叢書集成新編

八三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新編 第八二冊目錄

文學類

神異小說

玉壺記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一
王賈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三
王恭伯傳一卷附八二冊續幽怪錄中，此處不重出　撰人不詳　琳琅
五眞傳一卷附八二冊續幽怪錄中，此處不重出　撰人不詳　琳琅
靈應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五
張令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九
張無頗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一一
張遵言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一二
崔煒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一四
白蛇記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一七
洛京獵記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一九
洛神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二一
侯元傳一卷附八二冊三水小牘中，此處不重出　撰人不詳　抱經
烏將軍記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二三
魚服記一卷附八二冊續幽怪錄，此處不重出　撰人不詳　琳琅
寶應錄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二四
竇玉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二六
李章武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二八
李衛公別傳一卷附八二冊續幽怪錄中，此處不重出　撰人不詳　琳琅
李清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三〇
李林甫外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三二
韋鮑二生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三四
韋自東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三六
板橋記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三七
姚生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三八
薛昭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四〇
甘棠靈會錄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四一
獨孤穆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四二
柳歸舜傳一卷　撰人不詳　琳琅
趙合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四五
蚍蜉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四六
睦仁蒨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四八
馬自然傳一卷附一百冊續仙傳中，此處不重出　撰人不詳　夷門

陸顒傳一卷附八二册宣室志中，此處不重出	撰人不詳	稗海	
巴西侯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一五〇
曾季衡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一五二
鄭德璘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一五三
小金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一五五
南岳魏夫人傳一卷	撰人不詳	顧氏	一五七
王烈婦一卷	撰人不詳	龍威	一五九
鬼董五卷	撰人不詳	知不足	一六〇
窮怪錄一卷	撰人不詳	龍威	一七六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二十卷	宋 某撰	十萬	一七七
情豔小說			
趙飛燕外傳一卷附提要	漢 伶玄著	顧氏	一四七
飛燕遺事一卷	漢 撰人不詳	龍威	一五〇
漢雜事祕辛一卷附提要、補正	漢 撰人不詳	祕册	一五一
隋遺錄二卷附提要	唐 顏師古撰	百川	一五五
教坊記一卷附提要	唐 崔令欽撰	說海	一五七
李娃傳一卷	唐 白行簡撰	龍威	一六〇
章臺柳傳一卷	唐 許堯佐撰	龍威	一六三
會眞記一卷	唐 元稹撰	龍威	一六四
長恨歌傳一卷	唐 白居易撰歌 陳鴻傳	龍威	一六八
楊娼傳一卷	唐 房千里撰	龍威	一七〇
揚州夢記一卷	唐 于鄴撰	龍威	一七一
梅妃傳一卷	唐 曹鄴撰	龍威	一七二
非烟傳一卷	唐 皇甫枚撰	龍威	一七四
孫內翰北里誌一卷	唐 孫棨撰	說海	一七五
霍小玉傳一卷	唐 蔣防撰	龍威	一八〇
妝樓記一卷	後唐 張泌纂	龍威	一八二
趙氏二美遺踪一卷	宋 秦醇撰	稗乘	一八五
青樓集一卷	元 黃雪簑輯	說海	一八七
麗情集一卷附原麗情集	明 楊愼撰	函海	一九一
李師師外傳一卷附附錄	撰人不詳	琳琅	一九五
綠珠傳一卷	撰人不詳	琳琅	一九八
潤玉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二〇〇
柳參軍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二〇二
少室仙姝傳一卷	撰人不詳	說海	二〇三
板橋雜記三卷	清 余懷著	金陵	二〇五
詼諧小說			
拊掌錄一卷附提要	宋 元懷撰	說海	二一三
故事			
世說新語三卷附提要	南朝宋 劉義慶撰 梁 劉孝標註	惜陰	二一六
大業雜記一卷	南朝宋 劉義慶撰	指海	二八七
尚書故實一卷	唐 李綽編	寶顏	二九二
唐摭言十五卷附提要	唐 王保定撰	學津	二九六
大唐新語十三卷	唐 劉肅撰	稗海	三三五
松牕雜錄一卷附提要、補正	唐 李濬撰	奇晉	三七三

隋唐嘉話三卷	唐 劉餗撰	顧氏	三七七
唐國史補三卷附提要	唐 李肇撰	學津	三八五
明皇雜錄二卷附補遺、校勘記、提要	唐 鄭處誨撰	守山	四〇二
開天傳信記一卷附提要	唐 鄭棨撰	百川	四一〇
丁晉公談錄一卷附提要	宋 丁謂編	百川	四一四
南唐近事一卷	宋 鄭文寶編	寶顏	四一八
江南餘載二卷附提要	宋 鄭文寶撰	知不足	四二三
歸田錄二卷附提要、補正	宋 歐陽修撰	學津	四二八
東齋記事五卷附補遺、提要	宋 范鎮撰	守山	四三九
國老談苑二卷附提要	宋 王君玉編	百川	四五〇
涑水記聞十六卷	宋 司馬光撰	聚珍	四五五
湘山野錄三卷附提要、續補正	宋 僧文瑩著	學津	五〇二
玉壺清話十卷	宋 釋文瑩撰	知不足	五二六
近事會元五卷附校勘記、考證、提要、辨證、補正	宋 李上交撰	畿輔	五五六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二十卷、附提要	宋 邵伯溫著	學津	五七八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三十卷附提要	宋 邵博著	津逮	六一七
春明退朝錄三卷	宋 宋敏求述	百川	六六八
石林燕語十卷	宋 葉夢得撰	稗海	六七九
孫公談圃三卷附補遺、提要、辨證	宋 孫升撰	百川	七〇五
唐語林八卷附校勘記、提要	宋 王讜撰	守山	七一四

玉壺記

撰人不詳

玉壺記　說淵二十四 別傳二

元和初有元𣵀柳實者居于衡山二公俱有從父爲官淛右李庶人連累各竄于愛州二公共結行邁而往省焉至于廉州合浦縣登舟而欲越海將抵交阯艤舟於合浦岸夜有村人饗神簫鼓讙譁舟人與二公僕使齊往看焉夜將午俄飄風歘起斷纜漂舟入于大海莫知所適突長鯨之鼻搶巨鼇之背浪浮雪嶠日湧火輪觸蛟室之梭停撞蜃樓而瓦解擺簸數四幾欲傾沉然後抵孤島而風止二公愁悶而陟焉以見天王尊像瑩然于嶺所有金鑪香燼而別無人物二公周覽次忽覩海面上巨獸出首四顧若有察聽牙森劒戟目閃電光良久而沒逡巡復有紫雲自海面湧出蔓衍數百步中有五色大芙蓉高百餘尺

葉葉而綻內有帳幄若繡綺錯雜耀奪人眼又見虹橋忽展直抵於島上俄有雙鬟侍女捧玉合持金鑪自蓮葉而來天尊所易其殘燼炷以異香二公見之前告叩頭辭理哀酸求送人世雙鬟不答二公請益苦良久女曰子是何人而遽至此二公具以實白之女曰少頃有玉虛尊師當降此島與南溟夫人會約子但堅請之將有所遂言訖有道士乘白鹿馭彩霞直降于島上二公前拜而泣告尊師憫之言曰子可隨此女而謁南溟夫人當有歸期無以礙矣尊師語雙鬟曰余暫修眞畢當詣彼二子受教至帳前行拜謁之禮見一女未笄衣五色文彩皓玉凝肌紅妝艷絕神出天表氣肅滄溟二子告以姓字夫人哂之曰昔時天台有劉晨今有柳實昔有阮肇今有元𣵀昔時有劉阮今有元柳莫非天也設二榻而坐俄命侍女歌舞雅合節奏二子恍忽若夢于鈞天即人世罕聞見矣遂命飛觴忽有玄鶴銜彩牋自空而至曰安期生知尊師赴南溟會暫請枉駕尊師讀之謂玄鶴曰尋當至彼尊師語夫人曰與安期生間闊千年不值南遊無因訪話夫人遂促侍女進饌玉器光潔夫人對食而

二子不得餉尊師曰二子雖未合餉然爲求人間之食而餉之夫人曰然即別進饌乃人間味也尊師食畢懷中出丹篆一卷授夫人夫人拜而受之遂告去迴謂二子曰子有道歸乃不難然邂逅相遇合有靈藥相貺子但宿分自有師吾不當爲子師耳二子拜尊師遂去俄海上有武夫長數丈衣金甲仗劒而進曰奉使天眞清道不謹法當顯戮今已行刑遂趨而沒夫人命侍女紫衣鳳冠者曰可送客去而所乘者何侍女曰有百花橋可馭二子二子感謝拜別夫人贈以玉壺一枚高尺餘夫人命筆題玉壺詩贈曰來從一葉舟中來去向百花橋上去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俄有橋長數百步闌檻之上皆有異花二子於花間潛窺見千龍萬蛇遽相繳繞爲橋之柱又見昔海上獸已身首異處浮于波上二子因詰使者使者曰此獸爲不知二客故也使者曰我不當爲使而送子蓋有深意欲奉託強爲此行遂襟帶間解一琥珀合子中有物隱隱若蜘蛛形狀謂二子曰吾輩水仙也水仙陰也而無男子吾昔遇番禺少年情之至感遂有子未三歲合棄之夫人命與南岳神爲子其

來久矣聞南岳迴鴈使者有事于水府返日憑寄吾子所弄玉環往而使者隱之吾頗為恨望二君子為持此合子至迴鴈峯下訪使者廟而投之當有異變即得玉環為送吾子吾子亦當自有報効耳慎勿啓之二子受之謂使者夫人詩云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何也曰子歸有事但扣玉壺當有憑而應之事無不從矣又曰玉虛尊師云吾輩自有師師復是誰曰南岳太極先生耳二子及回岸詢時已一十二年矣驪愛二州親屬已殂謝矣問道將歸衡山中途因餒而扣壺遂有鴛鴦語曰當欲飲食前行自遇耳俄而道左有盤饌豐備二子食而數日不思他味尋即達家昔日童稚已弱冠矣然二子妻各謝世數年家人輩悲喜不勝曰人云郎君已沒大海服闋已九秋矣二子情厭人世體以清虛睍妻之喪不甚悲感遂相與直抵迴鴈峯訪使者廟以合子而投之倏有黑龍長數丈激風噴電折樹揭屋霹靂一聲而廟立碎二子戰慄不敢熟視空中乃有擲玉環者二子取之而送岳廟及歸有黃衣少年持二合子各到二子家曰中有藥若有斃者雖一甲子猶可塗其口中俄頃則活授之而使者不見二子遂以活妻室後共尋雲水訪太極先生而曾無影響可問却歸因大雪見老叟負樵而鬻二子哀其衰邁飲之以酒覩樵擔上有太極字遂禮而為師以玉壺告之叟曰吾貯玉液者亡來數十甲子甚喜再見二子因隨詣祝融自此而得道不復見矣

玉壺記 終

王賈傳

撰人不詳

王賈傳

婺州參軍王賈本太原人移家覃懷而先人之壟在於臨汝賈少而聰頴未嘗有過沈靜少言年十四忽謂諸兄曰不出三日家中當恐且有大喪居二日宅中火延燒堂室祖母年衰震驚自投于牀而卒兄以賈言聞諸父諸父訊賈賈曰卜筮知之後又白諸父曰太行南泌河灣澳內有兩龍居之欲識真龍請同觀之諸父怒曰小子好誕言駭物當笞之賈跪曰實有故請觀之諸父因與同行賈請具雨衣於是至泌河淵深處賈入水以鞭畫之水爲之分下有大石二龍盤繞之一白一黑各長數丈見人冲天諸父大驚良久瞻視賈曰既見矣將復之因以鞭揮之水合如舊則雲霧晝昏雷電且至賈曰諸父駭去因馳未里餘飛雨大注方知非常人也賈年十七詣京舉孝廉果擢第乃娶清河崔氏女選授婺州參軍還過東都賈母之表妹死已經年常於靈帳發言處置家事兒女童妾不敢爲非每索飲食衣服有不應求即加笞駡親戚咸怪之賈曰此必妖異因造姨宅唁姨諸子先是姨謂諸子曰明日王家外甥來必莫令進此小子大罪過人賈既至門不得進賈令召老蒼頭謂曰宅內言者非汝主母乃妖魅耳汝但私語汝郎君令引我入當爲除去之家人素病之乃潛言於諸郎郎悟因哭令賈行弔已因向靈言曰聞姨亡來大有神異言語如舊今故來謁姨何不與賈言也不應賈又邀之曰今故來謁姨若不言終不去矣當止於此魅被其勤請帳中言曰甥比佳乎何期別後生死遂隔汝不相忘猶能相訪愧不可言因涕泣言語泣聲皆姨平生聲也諸子聞之號泣令具饌坐賈於前命酒相對殷勤不已醉後賈因請曰姨既神異何不令賈一見姨曰幽明道殊何要相見賈曰姨不能全出請露面不然呈一手一足令賈見之如不相示亦終不去魅既被邀苦至因見左手於几宛然又姨之手也諸子又號泣賈因前執其手姨驚命諸子曰外甥無禮何不舉手諸子未進賈遂引其手撲之於地尚猶哀叫撲之數四即死乃老狐也真形既見體裸無毛命火焚之靈語遂絕賈至婺州以事到東陽令有女病魅數年醫不能愈令邀賈到宅置名饌而不敢有言賈知之謂令曰聞令有女病魅當爲去之因爲桃符令置所臥牀前女見符泣而駡須臾眠熟有大狸腰斬死于牀下疾乃止時杜暹爲婺州參軍與賈同列相得甚歡與暹同部領使于洛陽過錢塘江登羅刹山觀淛江潮謂暹曰大禹真聖者當治水時所有金櫃玉符以鎮川瀆此杭州城不鎮壓尋當陷矣暹曰何以知之賈曰此石下是相與觀焉因令暹閉目執其手令暹跳下暹忽閉目已至水底其空處如堂有大石櫃高丈餘鏁之賈手開其鏁遂去其蓋引暹手登之因同入櫃中又有金櫃可高三尺金鏁之賈曰玉符在中然世人不合見暹觀之既已則鏁石櫃又接其手令騰出暹纔跳躍則至岸矣既與暹交熟乃告暹曰君有宰相祿當自保愛因示其拜官歷任及於年壽周細語之暹後遷拜一如其說既而至吳郡停船而女子天生

五年矣毋撫之哀慟而賈不哭暹素重賈各見妻子如一家於是對其妻謂暹曰吾第三天人也有罪謫爲世人二十五年今已滿矣後日當行此女亦非吾子也所以早夭妻崔氏亦非吾妻卽吉州別駕李乙妻也緣時歲未到乙未合娶以吾既爲世人亦合有室故司命權以妻吾今期已盡妻卽當適李氏李氏三品祿致仕生五子大數已定不知何爲妄哭妻久知其夫靈異因輟哭請曰吾方年盛君何忍見舍且暑月在途零丁如此請送至洛陽得免栖遲行路之人猶合矜愍況室家之好而忍遺棄邪賈笑而不答因令造棺器納亡女于中置之船下又囑暹以身後事曰吾卒後爲素棺漆其縫將至先塋與女子皆附之於墓是後卽發至宋州崔氏伯任宋州別駕當留其姪聽之至冬初李乙必克討入京與崔氏伯相見卽伯之故人也因求婚崔別駕以姪妻之事已定矣暹然之其妻日夜涕泣請其少留終不答至日沐浴衣新衣暮時召暹相對言談頃而卧遂卒暹哭之慟爲制朋友之服如其言殯之行及宋州崔別駕果留其姪暹至則如臨汝厚葬及其子其冬李乙至宋州求壻其妻

崔別駕以妻之暹後作相歷中外皆如其語

王賈傳終

靈應傳

撰人不詳

靈應傳　說郛一一 別傳

涇州之東二十里有故薛舉城城之隅有善女湫廣袤數里蒹葭叢翠古木蕭疎其水湛然而碧莫有測其淺深者水族靈怪往往見焉鄉人立祠於旁曰九娘子神歲之水旱祓禊祈禱焉又州之西二百餘里朝那鎮之北有湫神因地而名曰朝那神其肸蠁靈應則居善女之右唐乾符五年節度使周寶在鎮日自仲夏之初數數有雲氣如奇峯者如美女者如鼠如虎者由二湫而興至于叢激迅風震雷電發屋拔樹數刻而止傷人害稼其數甚多寶責躬勵已謂爲政之未效致陰靈之所譴也至六月五日日午視事之暇昏然思寐乃解巾就枕寐猶未熟見一武士冠鍪被鎧持鉞而立於堦下曰有女客在門欲申參謁故先聽命寶曰爾爲誰乎曰其即君之閽者効役有年矣寶將詰其由已見二青衣歷階而升長跪于前曰九娘子自郊墅特來告謁故先使下執事致命于明公寶曰九娘子非吾通家親戚安敢造次相而乎言猶未終而見祥雲細雨異香襲人俄有一婦人年可十七八衣裙素澹容質窈窕憑空而下立庭廡之間容儀綽約有絕世之貌侍者十餘輩皆服飾鮮潔有如妃主之儀顧步徊翔漸及堦所寶將少避之以俟其意侍者趨而言曰貴主以君之節義可申誠信可託故將冤抑之狀上訴明公明公忍不救其急難寶遂命升堦相見賓主之禮頗甚肅恭登席而坐祥煙四合紫氣充庭斂態低鬟若有憂戚之貌寶命酌醴設饌厚禮以待之俄而斂袂離席逡巡而言曰幸以寓止郊園綿歷多祀醉酒飽德蒙惠誠深雖以孤枕寒床甘心没齒縈嫠有託負荷逾多但以顯晦殊途行止乖互今乃迫於情禮豈暇緘藏儻鑒幽情當敢披露寶曰願聞其說兼冀識其宗系苟可展分安敢以幽顯爲辭君子殺身以成仁徇其毅烈蹈赴湯火旁雪不平乃賓之志也對曰妾家世會稽之鄮縣卜築於東海之潭桑榆墳隴百有餘代其後遭世不造瞰室貽灾五百人皆遭庚氏焚炙之禍纂紹幾絕不忍戴天潛遁幽岩庚冤莫雪至梁天監中武帝好奇召人通龍宮入枯桑島以燒燕奇味結好於洞庭君寶藏主第七女以求異寶尋聞家讎庚毘羅自鄮縣白水郎棄官解印欲承命請行陰懷不道因使得入龍宮假以求貨覆吾宗嗣賴杰公敏鑒知渠挾私請行欲賜無辜之害慮其反貽伊戚辱君之命言於武帝武帝遂止乃命合浦郡落黎縣歐越羅子春代行妾之先宗羞其共戴慮其後患乃率其族韜光滅跡易姓變名避仇於新平真寧縣安村披榛鑿穴築室于茲先人弊廬殆成胡越今三世卜居先爲靈應君尋受封應聖侯後以陰靈普濟功德及民又封普濟王威德臨人爲世所重妾即王之第九女也笄年配於象郡石龍之少子良人以世襲猛烈血氣方剛憲法不拘嚴父不禁殘虐視事禮教蔑聞未及朞年果貽天譴覆宗絕嗣削跡除名唯妾一身僅以獲免父母抑遣再行妾終違命王侯致聘接軫交轅誠願既堅遂欲援刀自劓父母斥其剛烈遂遣屏居于茲土之別邑音問

不遑于今三紀雖慈顏未復溫凊久違離群索居甚爲得志近年爲朝那小龍以季弟未婚潛行禮聘甘言厚幣峻阻復來滅姓毀形殆將不可朝那遂通好於家君欲成其事遂使其季弟權徙居於王畿之西將質於我王以成姻好家君知妾之不可奪情乃令朝那縱兵相逼妾亦率其家僮五千餘人付以兵仗逆戰郊原衆寡不敵三戰三北師徒倦弊掎角無怙將欲收拾餘燼背城借一而慮晉陽水急臺城火炎一旦攻下爲頑童所辱縱沒于泉下無面石氏之子故詩云汎彼栢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此衛世子孀婦自誓之詞又云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召伯聽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强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今則公之教可以精通顯晦貽範古今貞信之教固不爲姬奭之下者幸以君之餘力少假兵鋒挫彼凶狂存其鰥寡成賤妾終天之誓彰明公赴難之心輒傾至誠幸無見阻贊心雖許之訝其辯博欲拒以他事以觀其詞乃曰邊徼事繁煙塵在望朝廷以西鄙陷虜蕪沒者三

十餘州將議舉戈後其土壤曉夕恭命不敢自安匪夕伊朝前茅即舉空多憤悱未暇承命對曰昔者楚昭王以方城爲城漢水爲池盡有荆蠻之地藉父兄之資强國外連三良內助而吳兵一舉鳥迸雲奔不暇嬰城迫於奔走寶玉遷徙宗社陵夷萬乘之靈不能庇先王之朽骨使申胥乞師於嬴氏血淚汚於秦庭七日長號晝夜靡息秦伯憫其窮急竟爲出師後楚退吳僅存亡國况芉氏爲春秋之强國申胥乃衰楚之大夫而以矢盡兵窮委身折節肝腦塗地感動於强秦矧妾一女子父母斥其孤貞狂童凌其寡弱綴旒之急安得不少動仁人之心乎贊曰九娘子靈宗異派呼吸風雲蠢爾黎元固在掌握又焉得示弱於世俗之人而自困如是者哉對曰妾家族望海內咸知只如彭蠡洞庭皆外祖也陵水羅水皆中表也內外昆季百有餘人散居吳越之間各分地土咸京八水半是宗親若以遣一介之使飛咫尺之書告彭蠡洞庭召陵水羅水率維陽之輕銳徵八水之鷹揚然後檄馮夷說巨靈鼓子胥之波濤混陽侯之鬼怪鞭驅列缺指揮豐隆扇疾風翻暴浪百道俱進六師鼓行一戰

而成功則朝那一鱗立爲虀粉涇城千里坐變汙瀦言下可觀安敢謬矣頃者涇陽君與洞庭外祖世爲姻戚後以琴瑟不調棄擲少婦遭錢塘之一怒傷生害稼懷山襄陵涇水窮鱗尋斃外祖之牙齒今涇上車輪馬跡猶在史傳具存固非謬也妾又以夫族得罪於天未蒙上帝昭雪所以銷聲避影而自困如是君若不悉誠款終以多事爲辭則向者之言不敢避上帝之責也贊遂許諾卒爵撤饌再拜而去寶及晡方寤耳聞目覽恍然如在翌日遂遣兵士一千五百人戍於湫廟之側是月七日鷄初鳴寶將晨興疏櫛尚暗忽於帳前有一人經行於帷幌之間有若侍巾櫛者呼之命燭竟無酬對遂厲聲而叱之乃言曰幽明有隔幸不以燈燭見迫也寶潛知其異乃屛氣息音徐謂之曰得非九娘子乎對曰某即九娘子之執事者也昨日蒙君假以師徒救其危患但以幽顯事別不能驅策苟能存其始卒幸再思之俄而紗窗漸白注目視之悄無所見寶良久思之方達其義遂呼按吏命兵籍選亡沒者名得馬軍五百人步卒一千五百人數內選押衙孟遠充行管都虞候牒送善女湫神是月

十一日抽廻戍廟之卒見於廳事之前轉旋之際有一甲士仆地口動目瞬問無所應亦不似暴卒者遂置於廊廡之間及明方悟遂使人詰之對曰其初見一人衣青袍自東而來相見甚有禮謂某曰貴主蒙相公垂莫大之恩拯其焚溺然亦未盡誠欵假爾明敏再通幽情幸無辭免也某急以他詞拒之遂以袂相牽懵然顛仆但覺與青衣者繼踵偕行俄至其廟促呼連步至於帷薄之前見貴主謂某云昨蒙相公憫念孤危俾爾戍於弊邑往返途路得無勞止余近蒙相公再借兵師深愜誠願觀其士馬精強衣甲銛利然都虞候孟遠才輕位下甚無機略今月九日有遊軍三千餘騎掠我近郊遂令孟遠領新到將士要擊於平原之上設伏不密反為彼軍所敗甚思一權謀之將俾爾速歸達我情素言訖拜辭而出昏然似醉餘無所知矣寶驗其說與夢相符意欲質其前事遂差制勝關使鄭承符以代孟遠是月十三日晚衙於後毬場瀝酒焚香牒請九娘神收管至十六日制勝關申云今月十三日夜三更已來關使暴卒實驚歎急使人馳傳看之至則果卒唯心背不冷暑月停屍亦不敗

壞其家甚異之忽一夜陰風慘列吹砂走石發屋拔樹禾苗盡偃及曉而止雲霧四布連夕不解至暝有迅雷一聲劃如天裂承符忽呻吟數息其家剖棺視之良久復蘇是夕親隣咸聚悲喜相仍信宿如故家人詰其由乃曰余初見一人衣紫綬乘驪駒從者十餘人至門下馬命吾相見揖讓周旋手捧一牒授吾云貴主得吹塵之夢知君負命世之才欲遵南陽故事思殄邦讐使下臣持茲禮幣聊展敬於君子而冀再康國步幸不以三顧為勞也余不暇他辭唯稱不敢酬酢之際已見聘幣羅於堦下鞍馬器甲錦綵服翫櫜鞬之屬咸布列於庭吾辭不獲免遂再拜受之卽相促登車所乘馬異常駿快飾裝鮮潔僕御整肅倏忽行百餘里有甲馬三百騎已來迎候驅殿有大將軍之行李余亦頗得志指顧之間望見一城雉堞穹崇溝洫深濬余惝怳不知所自俄於郊外備帳樂設享燕罷入城觀者如堵傳呼小使交錯其間所經之門不記重數及至一處有如公署左右使余下馬易衣趨見貴主貴主使人傳命請以賓主之禮見余自謂既受公文器甲臨戎之具即是臣也遂堅辭具戎服入見

貴主使人復命請去櫜鞬賓主之間降殺可也余遂捨器仗而趨入見貴主坐於廳上余拜一如君臣之禮拜訖連呼登堦余亦再拜升自西堦見紅粧翠眉蟠龍髻鳳而侍立者二十餘輩彈弦握管穠花異服而執役者又數十輩腰金拖紫曳組攢簪而趨隅者又非止一人也輕裘太帶白玉横腰而森羅於堦下者其數甚多次命召女客五六人各有侍者十數輩差肩接跡累累而進余亦低視長揖不敢施拜坐定有大校數人皆令與坐舉酒進樂酒至貴主斂袂舉觴將欲興詞叙向來徵聘之意俄聞烽燧四起叫噪喧呼云朝那賊部步騎數萬人今日平明攻破堡寨尋已入界數道齊進煙火不絕請發兵救應侍坐者相顧失色諸女不及叙別狼狽而散余及諸校降堦拜謝佇立聽命貴主臨軒謂余曰吾受相公非常之惠憫以孤惸繼發師徒拯其患難然以車甲不利權略是思今不量弊陋所以命將軍者正為此危急也幸不以幽僻為辭少匡不逮遂別賜戰馬二匹黃金甲一副旌旗旄鉞珍寶器用充庭溢目不可勝計彩女二人給以兵符錫賚甚豐余拜捧而出傳呼諸將指揮部伍

內外響應是夜出城相次探報皆云賊勢漸雄余素諳其山川地里形勢孤虛遂引軍夜出去城百餘里分布要害明懸賞罰號令三軍設三伏以待之遲明排布已畢賊汰其前功頗甚輕進猶謂孟遠之統衆也余自引輕騎登高視之見烟塵四合行陣整肅余先使輕兵擒戰示弱以誘之接以短兵且行且戰金革之聲天裂地坼余引兵詐北彼亦盡銳前趨鼓噪一聲伏兵盡起千里轉戰四面夾攻彼軍敗績死者如麻再戰再奔朝那狡童漏刃而去從亡之卒不過十人余選生馬二十騎追之果生置於麾下由是血肉漬草木脂膏潤原野腥穢蕩空戈甲山積賊帥以輕車馳送於貴主貴主登平朔樓受之舉國士民咸來會集引於樓前以禮責問唯稱死罪竟絕他詞遂令押赴都市腰斬臨刑有一使乘傳來自王所持急詔令促赦朝那曰朝那之罪吾之罪也汝可赦之以輕吾過貴主以父母再通音問喜不自勝顧謂諸將曰朝那妄動即父之命也今使赦之亦父之命也昔吾違命乃貞節也今若又違是不祥也遂命解縛使單騎送歸未及朝那包羞而卒於路余以克敵之功大被寵錫

尋備禮拜平難大將軍食朔方一萬三千戶別賜第宅輿馬寶器衣服婢僕園林邸第旌幢鎧甲次及諸將賞賚有差明日大宴預坐者不過五六人前所見六七女皆來侍坐丰姿豔態愈更動人笑語竟夕酣飲甚歡酒至貴主觴而言曰妾之不幸少處空閨天賦孤貞不從嚴父之命屏居於此三紀矣蓬首灰心未得其死鄰童迫脅幾至顛危若非相公之殊惠將軍之雄武則息國不言之婦又爲朝那之囚耳永言斯惠終天不忘遂以七寶鍾酌酒使人持送鄭將軍吾因避席再拜而飲余自是頗動歸心詞理懇切遂許給假一月宴罷明日辭謝訖擁其麾下三十餘人返於來路所經之處闃雞犬頗甚酸辛俄頃到家見家人聚哭靈帳儼然麾下一人令余促入棺櫬之中余擬前而爲左右所聳俄聞震雷一聲醒然而悟承符自此不事家產唯以後事付妻孥果經一月無疾而終其初欲暴卒每告其所親曰余本機鈐入用効節戎行雖奇功蔑聞而薄効靡立洎遭衆累讒謫于茲平生志氣鬱然未申丈夫終當扇長風摧巨浪推泰山以壓卵決東海以沃螢爝其鷹犬之心爲人雪不平之事

吾朝夕當有所受與子分襟固不久矣其月十三日有人自薛舉城晨發十餘里天初平曉忽見前有車塵競起旌旗煥赫甲馬數百人中擁一人氣槩洋洋然逼而視之鄭承符也此人驚訝移時因佇於路左見瞥如風雲抵善女湫而去俄無所見

靈應傳 終

張令傳

撰人不詳

張令傳　說郛四十五　別傳四　十五

浮梁張令家業蔓延江淮間累金積粟不可勝計秩滿如京師常先一程致頓陸海珍美畢具至華陰僕夫施幄幕陳鐏壘庖人炙羊方熟有黃衫者據盤而坐僕夫連叱神色不撓店嫗曰今五方七羅之輩橫關內此其流也不可與競僕夫方欲求其師以責之而張令至具以黃衫者告令曰勿叱召黃衣者問曰來自何方黃衫但唯唯耳促煖酒酒至令以大鍾飲之雖不謝似有愧色飲訖顧炙羊者目不移令自割以勸之一足盡未有飽色令又以奩中餕十四五啖之凡飲二斗餘酒酣謂令曰四十年前曾于東店得一醉飽以至今日令甚訝之乃勤懇問姓氏對曰某非人也蓋直旬送關中死藉之吏耳令驚問其由曰太山召人魂以將死之藉付諸嶽俾其捕送耳令曰可得一覩乎曰略窺亦無患於是解革囊出一軸其首云太山主者牒金天府其第二行云貪財好殺見利忘義人前浮梁縣令張某即張君也令見名泣告使者曰修短有命誰敢惜死但某方強仕不爲死備家業浩大未有所付何術得延其期某囊橐中計所直不下數十萬盡可以獻于執事使者曰一飯之恩誠宜報答百萬之賜某何用焉今有仙官劉綱者謫在蓮花峰足下宜匍匐徑往哀訴奏章令此則無計矣吾昨聞金天王與南嶽博戲不勝輸二十萬甚被逼迫足下可詣嶽廟厚數以許之必能施力於仙官縱力不及亦得路于蓮花峰下不爾荆榛蒙密川谷阻絕無能往者令于是齋牲牢馳詣嶽廟以千萬許之然後直詣蓮花峰得幽徑凡數十里至峰下轉東南有一茅堂見道士隱几而坐問令曰腐骨穢肉神亡魂耗者安得來此令曰鐘鳴漏盡亡在頃刻竊聞仙官能復精魂于朽骨致肌肉于枯骸既有好生之心豈惜奏章之力道士曰吾頃爲隋朝權臣一奏逐謫居此峰爾何德于予欲陷吾爲寒山之叟令哀祈愈切仙官神色甚怒俄有使者齎一函而至則金天王書札也仙官覽書笑曰關節既到難爲不應召使者反報曰不知又爲上帝譴責否乃啓玉函書一通焚香再拜以遣之凡食頃天符乃降其上署徹字仙官復焚香再拜以啓之云張某棄背祖宗竊假名位不顧法禮苟僉官榮而又鄙僻多藏詭詐無實百里之任已是叨居千乘之富全因苟得今案罪已實待戮餘魂何爲來章求延厥命但以扶危拯溺者大道所尚紓刑宥過者玄門是宗徇爾一吒全我弘化希其悛惡庶乃自新貪生者量延五年奏章者不能無罪仙官覽訖謂令曰大凡世人之壽悉可數百歲而以喜怒哀樂汨沒心源愛惡嗜慾戕伐性根而又揚已之能掩彼之長顛倒方寸頃刻萬變神倦思怠難全天和如彼淡泉汨於五味欲其不壞其可得乎勉遵歸途無墜吾教令拜辭舉首已失所在復尋舊路稍覺平易行十餘里黃衫吏迎前而賀令曰將欲奉報願知姓字吏曰吾姓鍾生爲宣城縣脚力亡于華陰遂爲幽冥所錄遞符之役勞苦如舊今曰何以免執事之困曰但酬金天王願日請置子爲閽人則吾飽神盤更矣文符已

遣牛日難更淹留便與執事別入廟南柘林三五步而沒是夕張令駐車華陰決東歸計酬天王願所費數踰二萬乃語其僕曰二萬可以贍吾十舍之資糧矣安可受祉于上帝而私謁于土偶人乎明旦遂東至偃師止于縣館見黃衫胥吏齎牒排闥而進叱張令曰何虛妄之若是今禍至矣由爾償三峰之願不果決俾吾答一飯之恩無始終悒悒之懷如痛毒聲言訖失所在項刻張令有疾留書遺妻子未訖而終

張令傳終

張無頗傳

撰人不詳

張無頗傳

長慶中進士張無頗，居南康，將赴舉，遊丐番禺，値府帥改移，投詣無所，愁疾臥於逆旅，僕從皆逃。忽遇善易者袁大娘來主人舍，瞪視無頗曰：子豈久窮悴耶。遂脫衣買酒而飲之，曰：君窮厄如是，能取某一計，不旬朔自當富贍，兼獲延齡。無頗曰：某困餒如是，敢不受教。大娘曰：某有玉龍膏一合子，不唯還魂起死，因此亦遇名姝。但立一表白，曰能治業疾。若常人求醫，但言不可治，若遇異人請之，必須持此藥而一往，自能富貴耳。無頗拜謝受藥，以暖金合盛之，曰：寒時但出此合，則一室暄熱，不假爐炭矣。無頗依其言，立表數日，果有黃衣者扣門甚急，曰：廣利王知君有膏，故使召見。無頗諒大娘之言，遂從使者而往。江畔有畫舸，登之甚輕疾。食頃，忽覩城宇極峻，守衛甚嚴。使者引無頗入十數重門，至殿庭，多列美女，服飾甚鮮，卓然侍立。使者趨而言曰：召張無頗至。遂聞殿上使軸簾，見一丈夫衣王者之衣，戴遠遊冠，二紫衣侍女扶立而臨砌，招無頗曰：請不拜。王曰：知秀才非南越人，不相統攝，幸勿展禮。無頗强拜，王磬折而謝曰：寡人薄德，遠邀大賢，蓋緣愛女有疾，一心鍾念，知君有神膏，儻獲痊平，實所媿戴。遂令阿監二人引入貴主院。無頗又經數重戶，至一小殿，廊宇皆綴明璣翠璫，楹楣煥爛，若布金鈿，異香氳鬱，滿其庭戶。俄有二女褰簾，召無頗入，覩眞珠繡帳中，有一女子，纔及笄年，衣翠羅縷金之襦。無頗切其脈，良久，曰：貴主所疾，是心之所苦。遂出龍膏以酒吞之，立愈。貴主遂抽翠玉雙鸞篦而遺無頗，目成者久之。無頗不敢受。貴主

曰：此不足酬君子，但表其情耳。然王當有獻遺。無頗媿謝。阿監遂引之見王，王出駭雞犀、翡翠盌、麗玉明瑰，而贈無頗。無頗拜謝。使者復引送于畫舸，歸番禺。主人莫能覺。纔貨其犀，已鉅萬矣。無頗睹貴主華豔動人，頗思之。月餘，忽有青衣叩門而送紅箋，有詩二首，莫題姓字。無頗捧之，青衣倏亦不見。無頗曰：此必仙女所製也。詞曰：羞解明璫尋漢渚，但憑春夢訪天涯。紅樓日暮鶯飛去，愁殺深宮落砌花。又曰：燕語春泥墮錦筵，情愁無意整花鈿。寒閨欹枕不成夢，香炷金爐自裊煙。頃之，前時使者又至，謂曰：王令復召，貴主有疾如初。無頗忻然復往，見貴主，復切脈次，左右云：王后至。無頗降階，聞環珮之響，遥見侍衛羅列，見一女子可三十許，服飾如后妃。無頗拜之，后曰：再勞賢哲，實所懷慚。然女子所疾，又是何苦。無頗曰：前所疾耳。心有擁觸而復作耳。若再餌藥，當去根幹耳。后曰：藥何在。無頗進藥合，后覩之，默然色不樂，慰諭貴主而去。后遂白王曰：愛女非疾，其私無頗矣。不然者，何以宮中暖金合得在斯人處耶。王愀然良久，曰：復爲賈充女耶。吾亦當繼其事而成之，無使久苦也。無頗出，王命延之別館，豐厚宴犒。後王召之，曰：寡人竊慕君子之爲人，輒欲以愛女奉託，如何。無頗再拜辭謝，心喜不自勝。遂命有司擇吉日，具禮待之。王與后敬仰愈於諸婿，遂止月餘，歡宴俱極。王曰：張郎不同諸婿，須歸人間。昨夜檢於幽府云，當是冥數，即寡人之女不至苦矣。番禺地近，恐爲時人所怪，南康又遠，況別封疆，不如歸韶陽甚便。無頗曰：某意亦欲如此。遂具舟楫，服飾異珍，金珠寶玉無限。曰：唯侍衛輩即須自置，無使陰人，此誠辭耳。遂與王別，曰：五年即一到彼，無彰於人。無頗挈家居於韶陽，人罕知者。住月餘，忽袁大娘叩門見無頗，無頗大驚。大娘曰：張郎今日賽口，及小娘子酬媒人可矣。二人各具珍寶賞之，然後告去。無頗詰妻，妻曰：此袁天綱女程先生妻也。暖金合，即某宮中寶也。後每三歲，廣利王必夜至張室。後無頗爲人疑訝，於是去之，不知所適。

張遵言傳

撰人不詳

張遵言傳　說淵四十　別傳四十

南陽張遵言求名下第途次商山山館中夜晦黑因起廳堂督芻秣見東墻下一物疑白腥人使僕者視之乃一白犬大如猫鬚睫爪牙皆如玉毛彩清潤瑩澤可愛遵言憐愛之目爲捷飛言駿奔之捷甚於飛也常與之俱初令僕人張志誠袖之每飲飼則未嘗不持目前時或飲食不快則必伺其嗜而啖之苟或不足寧自輟味不令捷飛不足也一年餘志誠袖行意以懈倦由是遵言每行自袖之飲食轉加精愛夜則同寢晝則同處首尾四年後遵言因行於梁山路日將夕天且陰未至所詣而風雨驟來遵言與僕等隱大樹下于時昏晦黙無所覩忽失捷飛所在遵言驚歎命志誠等分頭搜討未獲次忽見一人衣白衣長八尺餘形狀可愛遵言豁然如月中立各得辯色問白衣人何許來何姓氏白衣人曰我姓蘇第四謂遵言曰我已知子姓字矣君知捷飛去處否則我是也君今災厄合死我緣受君恩深四年已來能待我至於盡力輟味曾無毫釐悔恨我今誓脫子厄然須損十餘人命耳言訖乘遵言馬而行遵言步以從之可十里許遥見一塚上有三四人衣白衣冠人長丈餘手持弓劍形狀瓌偉見蘇四郎俯僂迎趨而拜拜訖莫敢仰視四郎問何故相見白衣人曰奉大王帖追張遵言秀才言訖偷目盜視遵言遵言恐欲蹐地四郎曰不得無禮我與遵言往還君等須與我且去四人憂恚啼泣而四郎謂遵言曰勿憂懼此輩亦不能戾君更行十里又見夜叉輩六七人皆持兵器銅頭鐵額狀貌皆可憎惡跳梁企躑進退獰暴遥見四郎戢毒慄立惕伏戰竦而拜四郎喝問曰作何來夜叉等覊獰毒爲戚施之顔俯行而前曰奉大王帖專取張遵言秀才偷目盜視之狀如初四郎曰遵言我之故人取固不可也夜叉等一時叩地流血而言曰在前白衣者四人爲取遵言不到大王已各使决鐵杖五百死者活者未分四郎今不與去某等盡死伏乞哀其性命暫遺遵言往四郎大怒叱夜叉夜叉等辟易崩倒者數十步外流血跳迸涕淚又言四郎曰小鬼等敢爾不然且急死夜叉等啼泣喑嗚而去四郎又謂遵言曰此數輩甚難與語今既去則奉爲之事成矣行七八里見兵仗等五十餘人形神則常人耳又列拜於四郎前四郎曰何故來對答如夜叉等又言曰前者夜叉牛叔良等七人爲追張遵言不到盡已付法某等惶懼不知四郎有何術救得某等全生四郎曰第隨我來或希冀耳凡五十人言可者半須臾至大黑門又行數里見城堞甚嚴有一人具軍容走馬而前傳王言曰四郎遠到某爲所主有限法不得迎拜於路請且於南館小休即當邀迓入館未安信使相繼而召兼屈張秀才俄而從行宮室欄署皆眞王者也入門見王披衮垂旒迎四郎而拜四郎酬拜起甚輕易言詞唯唯而已大王盡禮前揖四郎升階四郎亦微揖而上回顧遵言曰地主之分不可不爾王曰前殿淺陋不足四郎居處又揖四郎凡過殿者三每殿中皆有陳設盤榻食具供帳之備至四重殿方坐所食之物

及器用皆非人間所有食訖王揖四郎上
夜明樓樓上四角柱盡飾明珠其光如晝
命酒具樂飲數巡王謂四郎曰有佐酒者
欲命之四郎曰有何不可女樂七八人飲
酒者十餘人皆神仙間容貌粧飾耳王與
四郎各衣便服談笑亦隣於人間少年有
頃四郎戲一美人美人正色不接四郎又
戲之美人怒曰我是劉根妻爲不奉上元
夫人處分以涉於此君子何容易乎中間
許長史於雲林王夫人會上輕言某已贈
語杜蘭香姊妹至多微言猶不敢掉謔君
何容易耶四郎怒以酒巵擊牙盤一聲其
柱上明珠㲉㲉而落瞑然無所覩遵言良
久懵而復醒元在樹下與四郎及鞍馬同
處四郎曰君已過厄矣與君便別遵言曰
某受生成之恩已極矣都不知四郎之由
以歸感戴之所又某之一生更有何所賴
耶四郎曰吾不能言汝但於商州龍興寺
東廊縫衲老僧處問之可知矣言畢騰空
而去天已向曙遵言遂整轡適商州果於
龍興寺見縫衲老僧遂禮拜初甚拒遵言
遵言求之不已夜深乃曰君子苦求焉得
不應蘇四郎者太白星精也大王者仙府
謫官也今居於此遵言又以事問老僧僧
竟不對曰君今已離此厄矣勗遵言令歸
館穀明辰尋之已不知其處所矣

張遵言傳終

崔煒傳

撰人不詳

崔煒傳　說郛三十　別傳三十

貞元中有崔煒者故監察向之子也向有詩名知於人間終于南海從事煒居南海意豁如也不事家產多友豪俠不數年財業殫盡多棲止佛舍時中元日番禺人多陳設珍異於佛廟集百戲于開元寺煒因閒翫見乞食老嫗因蹶而破他人之酒甕當壚者毆之計其直僅一緡煒憐之為脫衣償其所直嫗不謝而去異日又來乃告煒曰謝子脫其難吾善灸贅疣今有越井岡艾少許奉子每贅疣灸一炷當即愈不獨愈疾且兼獲美豔煒笑而受之嫗倏亦不見後數日因遊海光寺遇一老僧贅生于耳煒出艾試灸之應手而落其僧感之謂煒曰貧道無以奉酬但轉經以資郎君之福祐耳此山下有一任翁者藏鏹巨萬亦有斯疾君子能療之當有厚報請為書達焉煒曰然任翁一聞喜躍禮請甚謹煒因出艾一爇而愈任翁告煒曰謝君子痊我所苦無以厚酬有錢千萬奉子幸且從容無草草而去因被留款煒素善絲竹能造其妙聞主人堂中琴聲乃詰家童曰主人之愛女也因請琴彈之女潛聽而有意焉時任翁家事鬼曰獨神每三歲必殺一人饗之期已逼矣求人不獲任翁與其子私計之曰門下客既無血屬可以為饗吾聞大恩尚不報況愈小疾乎遂令具神饌俟夜半擬殺煒已潛扃煒所處之室而煒不之悟是女密知之潛持刀於牕隙間告煒曰吾家事鬼今夜當殺汝而祭之汝可以此破牕遁去不然少頃死矣此刀亦望將去無相累也煒聞恐悸流汗以刀斷牕櫺攜艾躍出拔鍵而走任翁俄覺率家僮十餘輩持刃秉炬逐之六七里幾及之煒因迷道失足墜于大枯井中追者失蹤而返煒雖墜井為槁葉所藉幸而不傷及曉視之乃一巨穴深百餘丈無計得出四旁嵌空宛轉可容千人中有一白蛇盤屈可長數丈光照穴中前有石臼巖上有物滴下臼中如飴蜜蛇就飲之煒察蛇有異乃詣蛇稽顙謂之曰龍王某不幸墜于此願王憫之而不為害因飲其餘遂不饑渴細視蛇之唇吻亦有疣焉煒感蛇見憫欲為灸之而無燭不遂須臾忽有飄火入穴煒乃然艾啓蛇而灸是疣應手墜地蛇之飲食久以妨礙及去頗以為適遂吐徑寸珠酬煒煒不受而啓蛇曰龍王能施雲雨陰陽莫測神變由心行藏在已必能有道拯拔沉淪儻賜挈維得還人世則死生感激銘在肌膚但遂歸心不願懷寶蛇遂吞珠蜿蜒將有所適煒即再拜跨蛇而出去不由穴口只於洞中行可數十里其中幽暗若漆但蛇之光燭兩壁時見繪畫古丈夫咸有冠帶最後觸一石門門有金獸齧環洞然明朗蛇抵此不進而卸下煒煒將謂已達人世矣入戶但見一室空闊可百餘步穴之四壁皆鐫為房室當中有錦繡數間垂金泥紫帷更飾以珠玉炫晃如明星之綴帳前有金爐爐上有蛟龍鸞鳳龜蛇燕雀皆張口噴出香煙芬芳蓊鬱傍有小池砌以金璧貯以水銀鳧鷖之類皆琢瓊瑤而泛之四壁有床咸飾以犀象上有琴瑟笙簧鼗磬柷敔不可勝記煒細視手澤尚新乃恍然莫測是何洞府也良久取琴

試彈四壁戸榻皆啓有小青衣出而笑曰王京子已送崔家郎君至矣遂却走入須臾有四女皆古環髻曳霓裳之衣謂煒曰何崔子擅入皇帝玄宮耶煒乃捨琴再拜女亦酬拜煒曰既是皇帝玄宮皇帝何在曰暫赴祝融宴爾遂命煒就榻鼓琴煒彈胡笳女曰何曲也曰胡笳也曰何以爲胡笳吾不曉也煒曰漢蔡文姬郎中郎邕之女也被虜沒于胡中及歸感胡中故事因撫琴而成斯弄象胡中吹笳哀咽之韻女皆怡然曰大是新曲遂命酌醴傳觴煒乃叩首求歸詞旨頗切女曰崔子既來皆是宿分何必怱遽幸且駐淹羊城使者少頃當來可以隨往謂崔子曰皇帝已配田夫人而奉箕箒然便可相見崔子莫測所由未敢應荷已命侍女召田夫人田夫人不肯至曰未奉皇帝詔不敢見崔家郎君再命不至女謂煒曰田夫人淑德美麗世無儔疋願君子善奉之亦宿業耳夫人即齊王女也崔子曰齊王何人也女曰王諱橫昔漢初國亡而居海島者逡巡有日影入照坐中煒因舉首上見一穴隱隱然覩人間天漢耳四女曰羊城使者至矣遂有一白羊冉冉自空而下須臾至座間背有一丈夫衣冠儼然執大筆兼封一青竹簡上有篆字進於香几上四女命侍女讀之曰廣州刺史徐紳死安南都護趙昌充替女酌醴飲使者使者唱喏謂煒曰他日須與使者易服葺宇以相酬勞煒但唯唯四女曰皇帝有勑令與郎君國寶陽燧珠將往至彼當有胡人具十萬緡而易之遂命侍女開玉函取珠授煒煒再拜而捧之謂四女曰煒不曾朝謁皇帝又非親族何遽見遺如是女曰郎君先人有詩于越臺感悟徐紳遂有脩葺皇帝愧之亦有詩繼和賚珠之意已露詩中不假僕說郎君豈不曉耶煒曰敢遂請皇帝詩女命侍女書題于羊城使者筆管上云千歲荒臺隳路隅一章太守重椒塗感君拂拭意何極報爾佳人與明珠煒曰皇帝元何姓字女曰已後當自知耳女又謂煒曰中元日須具美酒豐饌于廣州蒲澗寺靜室吾輩當送田夫人往煒遂再拜告去欲躡使者之羊背女曰知有鮑姑艾可留少許煒但留艾不知鮑姑是何人也遂留之瞬息而出穴復于平地遂失使者與羊所在望其星漢時及五更矣俄聞蒲澗寺鐘聲遂抵寺僧人以早糜見餉遂歸廣平崔子先第舍稅居至日往主人舍詢之已三年矣主人謂煒曰子何所適而三秋不返煒不實告開其戸塵榻儼然頗懷悽愴問刺史徐紳果已死而趙昌替矣乃抵波斯店潛鬻是珠有老胡人一見遂匍匐禮拜曰郎君的入南越王趙佗墓中來不然不合得斯寶蓋趙佗以珠爲殉故也崔子乃具實告方知皇帝是趙佗也佗亦曾稱南越武帝耳遂具十萬緡而易之崔子詰胡人曰何以辯之曰我大食國寶陽燧珠也昔漢初趙佗使異人梯山航海盜歸番禺僅千載矣我國有能玄象者言來歲國寶當歸故我王召我具大舶之資抵番禺而搜索今日果有所獲矣遂出玉液而洗之光鑑一室胡人遽泛舶歸大食去煒得金遂具家産然羊城使者竟無影響忽有事于城隍廟見神像有類使者又覩神筆上有細字乃侍女所題也方具酒酬而奠之兼重粉繪及廣其宇是知羊城即廣州城廟有五羊焉又徵任翁之室則村老云南越尉任囂之墓耳又登越王殿臺覩先人詩云越井岡頭松柏老越王臺上生秋草古墓千年無子孫野人踐踏成官道兼覩越王繼和詩蹤跡頗異乃詢其主者主者曰徐大夫紳因

登此臺感崔侍御詩故有粉飾臺殿所以煥赫耳後將及中元日遂豐潔香饌甘醴屆于蒲澗寺之僧室夜半果四女伴田夫人至容儀艷逸言旨瀟雅四女與崔生會飲諧謔將曉告去崔子遂再拜訖致書達於越王卑辭厚禮敬荷而巳遂與夫人歸室因詰夫人曰既是齊王女何以遠配於南越夫人曰某國破家亡遭越王所虜以爲嬪御王薨因以爲殉乃今不知是幾時也看烹酈生如昨日耳每憶故事不覺潸然煒問曰彼四女者何人也曰其二東甌越王搖所獻其二閩越王無諸所獻也俱爲殉耳又問曰昔四女云鮑姑何人也曰鮑靜女葛洪妻也多行灸道於南海耳煒方歎駭昔日乞丐之老嫗焉又曰四女呼蛇爲玉京子何也曰安期生常跨斯龍而朝玉京故號之玉京子耳煒因在穴飲龍之餘肌膚少嫩筋力輕健後居南海十餘載遂散金破產棲心道門挈室同往羅浮訪其鮑姑後竟不知所適

崔煒傳終

白蛇記

撰人不詳

白蛇記　說淵五十五　別傳五十五

元和二年隴西李璜鹽鐵使遜之猶子也因調選次乘暇於長安東市見一犢車侍婢數人於車中貨易李潛目車中因見白衣之姝綽約有絶代之色李子求問侍者曰娘子孀居袁氏之女前事李家今身衣李之服方將外除所以市此耳又詢可能再從人乎乃笑曰不知李子乃與出錢貨諸錦繡姝遂傳言云且貸錢買之請隨到莊嚴寺左側宅中相還不晚李子甚悦時日已晚遂逐犢車而行礙夜方至所止犢車入中門白衣姝一人下車侍者以帷擁之而入李下馬俄見一使者將榻而出云且坐坐畢侍者云今夜郎君豈暇領錢乎不然此有主人否且歸主人明晨不晚也李子曰乃今無交錢之志然此亦無主人何見隔之甚也侍者入白復出曰若無主人此豈不可但勿以疎漏爲誚也俄而侍者云屈郎君李子整衣而入見青服老女郎立於庭相見曰白衣之姨也中庭坐少頃白衣方出素裙粲然凝質皎若辭氣閑雅神仙不殊畧序款曲翻然却入姨坐謝曰垂情與貨諸彩色比日來市者皆不知之然所假殊荷深愧李子曰綵帛麤繆不足以奉佳人服御何苦指價乎答曰渠淺陋不足侍君子巾櫛然貧居有三數十千債負郎君儻不棄則願侍左右矣李子悦拜於侍側俯而圖之李子有貨易所先在近遂命所使取錢三十千須臾而至堂西間門剨然而開飯食畢備皆在西間姨遂延李子入坐轉盼華煥女郎旋至命生拜姨而坐六七人具飯食畢命酒歡飲一住三日飲樂無所不至第四日姨云李郎且歸恐尚書怪遲後往來亦何難也李亦有歸志承命拜辭而出上馬僕人覺李子有腥臊氣異常遂歸宅問何處許日不見以他語對遂覺身重頭旋命被而寢先是婚鄭氏女在側云足下調官已成昨日過官覓公不得其二兄替過官已了李答以媿佩之辭俄而鄭兄至責以所往時李已漸覺恍忽祇對失次謂妻曰吾不起矣口雖語但覺被底身漸消盡揭被而視空注水而已唯有頭存家大驚懾呼從者訊之僕者具言其事及去尋舊宅所在乃空園有一皂莢樹樹上有十五千樹下有十五千餘無所見問彼處人云往往有巨白蛇在樹下更無別物姓袁者蓋以空園爲姓耳

復一說元和中鳳翔節度李聽從子琯任金吾參軍自永寧里出遊及安化門外乃遇一車子通以銀鏤頗極鮮麗駕以白牛從二女奴皆乘白馬衣服皆素而姿容宛媚琯貴家子不知檢束即隨之將暮焉二女奴曰郎君貴人所見莫非麗質某皆賤隷又皆麤陋不敢當公子厚意然車中幸有姝麗誠可留意也琯遂求女奴女奴乃馳馬傍車笑而顧曰郎君但隨行勿捨去某適已言矣琯既隨之聞其異香盈路日暮及奉誠園二女奴曰娘子住此之東今先去矣郎君且此迴翔某即出奉迎耳車子既入琯乃駐馬於路側良久見一婢出門招手琯乃下馬入坐於廳中但聞名香入鼻似非人世所有琯遂令人馬入安邑里寄宿黃昏後方見一女子素衣年十五六姿艷若神仙琯自喜之心所不能諭因

留止宿及明而出已見人馬在門外遂別而歸纔及家便覺腦疼斯須益甚至辰巳間腦裂而卒其家詢問奴僕昨夜所歷之處從者具述其事云郎君頗聞異香某輩所聞但蛇臊不可近舉家冤駭遽命僕人於昨夜所止之處覆驗之但見枯槐樹中有大蛇蟠屈之跡乃伐其樹發掘已失大蛇但有小蛇數條盡白皆殺之而歸

白蛇記終

洛京獵記

撰人不詳

洛京獵記　　說淵二十三　別傳二十三　二

咸通庚寅歲盧龍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張直方抗表請修入覲之禮優詔允焉先是張氏世蒞燕土民亦世服其恩禮燕臺之嘉賓撫易水之壯士地沃兵庶朝廷每姑息之洎直方之嗣事也出綺紈之中據方岳之上未嘗以民間休戚爲意而酣酒于室淫獸于原巨賞狎于皮冠厚寵襲於綠幘暮年而三軍大怨直方稍不自安左右有爲其計者乃盡室西上至京懿宗授之左武衛大將軍而直方飛蒼走黃莫親徼道之職往往設呵殿於通衢則犬彘無遺臧獲有不如意者立殺之或曰輦轂之下不可專戮其母曰尚有尊於我子乎則僭軼可知也於是諫官列狀請收付廷尉天子不忍置于法乃降爲　王府司馬俾分務洛師焉直方至東京既不自新而慢遊愈亟洛陽四旁翥者走者見之必群噪長嗥而去有王知古者東諸侯之貢士也雖薄涉儒術而數奇不中春官選乃退處于三川之上以擊鞠飛觴爲事遨遊於南鄰北里間至是有分於張直方延之觀其利喙贍辭不覺前席自是日相狎壬辰歲冬十一月知古嘗晨興則僦舍無煙愁雲塞望悄然弗怡乃徒步於直方第至則直方急趨將出畋也謂知古曰能從乎而知古以祁寒有難色直方顧小僮曰取短皂袍來請知古乃上加麻衣焉遂聯轡而去出夏門則凝霰始零由闕塞而密雪如注乃渡伊水而東南踐萬安山之陰麓而鞲弋之類甚夥傾羽觴燒兎肩殊不覺有嚴冬意及乎霞開雪霽日將夕焉忽有封狐突起於知古馬首乘酒馳之數里不能及又與獵徒相失須臾雀噪煙暝莫知所如隱隱聞洛城暮鐘但彷徨於樵徑古陌之上俄而山川黯然若一鼓將半試長望有炬火甚明仍作依積雪光而赴之復若十餘里至則喬林交柯而朱門中開皓壁橫亙真北闕之甲第也知古及門下馬將徙倚以待旦無何小駟頓轡閽者覺之隔闔而問阿誰知古應曰成周貢士太原王知古也今旦有友人將歸于崆峒舊隱者僕餞之伊水濱不勝離觴既摻袂馬逸復不能止失道至此耳遲明將去幸無見讓閽曰此乃劍南副使崔中丞之莊也主父近承天書赴闕郎君復隨計吏西征此惟閨幃中人耳豈可淹久乎某不敢去留請聞于內知古雖怵惕不寧自度中宵矣去將安適乃拱立以俟少頃有秉蜜炬自內至者振管闢扉引保母出知古前知古仍述厥由保母曰夫人傳語主與小子皆不在家於禮無延客之道然僻居與山藪接軫豺狼所嘷若復固拒是見溺而不援也請舍外廳翊日可去知古辭謝乃從保母而入過重門門側廳事欒櫨宏敞帷幙鮮華張銀鐙設綺席命知古坐焉酒三行復陳方丈之饌豹胎魴腴窮水陸之美者保母亦時來相勉食畢保母復問知古世嗣宦族及內外姻黨知古具言之乃曰秀才軒裳華胄金玉奇標既富春秋又潔操履斯實淑媛之賢夫也小君以鍾愛稚女將及笄年嘗託媒妁爲求佳對久矣今夕何夕獲遘良人潘楊之睦可遵鳳凰之兆斯在未知雅抱何如耳知古斂容曰僕文

愧金聲才非玉潤豈室家爲望惟泥塗是憂不謂龍及迷津慶逢子夜聆好音於魯館逼佳氣於秦臺二客遊神方兹莫及三星委照唯恐不揚倘或託彼強宗聰以佳偶則生平所志畢在斯乎保母聞言謔浪而入白復出致小君之命曰兒自移天崔門實秉懿範奉蘋蘩之敬如琴瑟之和惟以稚女是懷思配君子既辱高義乃叶夙心上京書路飛且不逹百兩陳禮事亦非賒忻慰所多傾矚而已知古磬折而荅曰某蟲沙微類分及湮淪而鍾鼎高門忽蒙採拾有如白水以奉清塵鶴企鳧移准待休命致詞畢保母戲曰他日錦雉之衣欲解青鸞之匣全開貌如月華室若雲邃此際煩相念否知古謝曰以凡近仙自地登漢不有所舉孰能自媒謹當誓彼襟靈志之紳帶期於沒齒佩以周旋復少時則燎沉當庭良夜將艾保母請知古脫服以休既解麻衣而皂袍見保母詛曰豈有逢掖之士而服從役衣邪知古謝曰此乃假之於與遊所熟者固非已有又問所從荅曰乃盧龍張直方僕射所借耳保母忽驚叫仆地色如死灰既起不顧而走入宅遥聞大叱曰夫人差事宿客乃張直方之徒也復聞夫人者叫曰火急斥出無啓寇讐於是婢子小豎輩群出秉猛炬曳白梏而登階知古恇儴走於庭中四顧遜謝罵言狎至僅得出門纔出已横門闔扉猶聞詛譁未已知古愕立道左自怛久之將隱頹垣乃得馬于其下遂馳走遥望大火若燎原者乃縱轡赴之則輸租車坊飯牛附火耳詢其所則伊水東草店之南也復枕轡假寝食頃而震方洞然心思稍安乃揚鞭於大道比及都門已有直方騎數輩來跡矣遙至其第既見直方而知古憤懣不能言直方慰之坐定知古乃述宵中怪事直方起而撫髀曰山魈木魅亦知人間有張直方邪且止知古復益其徒數十人皆射支飲冑者享以巵酒豚肩與知古復南出既至萬安之北知古前導雪中馬跡宛然直詣柏林下則碑板廢於荒坎樵蘇殘於茂林中列大塚十餘皆狐兎之窟宅其下成蹊於是直方命四周張羅彀弓以待内則束縕荷鍤且掘且薰少頃群狐突出焦頭爛額罝罹罥掛者應弦飲羽者凡狐大小百餘頭以其尸歸之水人曰嗟乎王生生世不諧而爲狐貉所侮況其大者乎向若無張公之皂袍則強死穢貍之宂矣余時在洛敦化里第於厍集中博士渤海徐公讜爲余言之豈曰語怪以據　故傳之焉

洛京獵記終

洛　神　傳

撰人不詳

洛神傳　　說淵二　別傳

大和中處士蕭曠自洛東遊至孝義館夜
憩于雙美亭時月朗風清曠善琴遂取琴
彈之夜半調甚苦俄聞洛水之上有長歎
者漸相逼乃一美人曠因捨琴而揖之曰
彼何人斯女曰洛浦神女也昔陳思王有
賦子不憶也耶曠曰然曠又問曰或聞洛
神即甄皇后后謝世陳思王遇其魄於洛
濱遂爲感甄賦後覺事之不正改爲洛神
賦寄意於宓妃有之乎女曰妾即甄后也
爲慕陳思王之才調文帝怒而幽死後精
魄遇王於洛水之上叙其宛抑因感而賦
之覺事之不典易其題乃不謬矣俄有雙
鬟持茵席具酒殽而至謂曠曰妾爲袁家
新婦時性好鼓琴每彈至悲風及三峽流
泉未嘗不盡夕而止適聞君琴韻清雅願
一聽之曠乃彈別鶴操及悲風神女長歎
曰眞蔡郎中之儔也問曠曰陳思王洛神
賦如何曠曰眞體物瀏亮爲梁昭明之精
選爾女微笑曰狀妾之舉止云翩若驚鴻
婉若遊龍得無疎矣曠曰陳思王之精魄
今何在女曰見爲遮須國王曠曰何爲遮
須國女曰劉聰子死而復生語其父曰有
人告某云遮須國久無主待汝父來作主
即此國是也俄有一青衣引一女曰織綃
娘子至矣神女曰洛浦龍君之愛女善織
綃于水府適令召之爾曠因語織綃曰近
日人世或傳柳毅靈姻之事有之乎女曰
十得其四五爾餘皆飾詞不可惑也曠曰
或聞龍畏鐵有之乎女曰龍之神化雖鐵
石金玉盡可透達何獨畏鐵乎畏者蛟螭
輩也曠又曰雷氏子佩豐城劍至延平津
躍入水化爲龍有之乎女曰妄也龍木類
劍乃金金既剋木而不相生焉能變化豈
同雀入水爲蛤雉入水爲蜃哉但寶劍靈
物金水相生而入水雷生自不能沈于泉
耳其後搜劍不獲乃妄言爲龍且雷煥只
言化去張司空但言終合俱不說爲龍任
之靈異亦人之鼓鑄鍛鍊非自然之物
是知終不能爲龍明矣曠又曰梭化爲龍

如何女曰梭木也龍本屬木變化歸本又
何怪也曠又曰龍之變化如神又何病而
求馬師皇療之女曰師皇是上界高眞哀
馬之引重負遠故爲馬醫愈其疾者萬有
餘匹上天降鑒化其疾於龍脣吻間欲驗
師皇之能龍後負而登天天假之非龍眞
有病也曠又曰龍之嗜鷰血有之乎女曰
龍之清虛食飲沆瀣若食鷰血豈能行藏
蓋嗜者乃蛟蜃輩耳無信造作皆梁朝四
公誕妄之詞爾曠又曰龍何好曰好睡大
即千年小不下數百歲偃仰于洞穴鱗甲
間聚積沙塵或有鳥銜木實遺棄其上乃
甲拆生樹至于合抱龍方覺悟遂振迅修
行脫其體而入虛無澄其神而歸寂滅自
然形之與氣隨其化用散入眞空若未胚
腪若未凝結如物在恍忽精奇杳冥當此
之時雖百骸五體盡可入于芥子之內隨
其舉止無所不之自得還元返本之術與
造化爭功矣曠又曰龍之修行向何門而
得女曰高眞所修之術何異上士修之形
神俱達中士修之神超而形沈下士修之
形神俱墜且當修之時氣爽而神凝有物
出焉即老子云恍恍忽忽其中有物也其
於幽微不敢泄露恐爲上天譴謫爾神女

遂命左右傳觴敘語情况昵洽蘭艷動人若左瓊枝而右玉樹繾綣永夕感暢其懷曠曰遇二仙娥於此眞所謂雙美亭也忽聞鷄鳴神女乃留詩曰玉筋凝腮憶魏宮朱絲一弄洗清風明晨追賞應愁寂沙渚煙鎖翠羽空織綃詩曰織綃泉底少歡娛更勸蕭郎盡此壺悲見玉琴彈別鶴又將清淚滴眞珠曠答二女詩曰紅蘭吐艷間夭桃自喜尋芳數已遭珠珮鵲橋從此斷遥天空恨碧雲高神女遂出明珠翠羽二物贈曠曰此乃陳思王賦云或採明珠或拾翠羽故有斯贈以成洛神賦之詠也龍女出輕綃一匹贈曠曰若有胡人購之非萬金不可神女曰君有奇骨異相當出世但澹味薄俗清襟養眞妾當爲陰助言訖超然躡虛而去無所睹矣後曠保其珠綃多遊嵩岳友人嘗遇之備寫其事今遁世不復見焉

洛神傳 終

烏將軍記

撰人不詳

烏將軍記

說淵四十九別傳四十九

代國公郭元振。開元中下第。自晉之汾。夜行陰晦失道。久而絕遠有燈火之光。以爲人居也。徑往投之。八九里。有宅門宇甚峻。既入門。廊下及堂上燈燭熒煌。牢饌羅列。若嫁女之家。而悄無人。公繫馬西廊前。歷階而升。徘徊堂上。不知其何處也。俄聞堂中東閣有女子哭聲。嗚咽不已。公問曰。堂中泣者。人邪。鬼邪。何陳設如此。無人而獨泣。曰。妾此鄉之祠。有烏將軍者。能禍福人。每歲求偶於鄉人。鄉人必擇處女之美者而嫁焉。妾雖陋拙。父利鄉人之五百緡。潛以應選。今夕鄉人之女。並爲遊宴者到是。醉妾此室。共鎖而去。以適于將軍者也。今父母棄之。就死而已。惴惴哀懼。君誠人邪。能相救免。畢身爲除掃之婦。以奉指使。公大憤曰。其來當何時。曰。二更。公曰。吾忝爲大丈夫也。必力救之。如不得。當殺身以狥汝。終不使汝枉死於淫鬼之手也。女泣少止。於是坐於西階上。移其馬於堂北。令一僕侍立于前。若爲儐而待之。未幾。火光照耀。車馬駢闐。二紫衣吏入而復走出。曰。相公在此。逡巡。二黃衣吏入而出。亦曰。相公在此。公私心獨喜。吾當爲宰相。必勝此鬼矣。既而將軍漸下。導吏復告之。將軍曰。入。有戈劍弓矢翼引以入。即東階下。公使僕前曰。郭秀才見。遂行揖。將軍曰。秀才安得到此。曰。聞將軍今夕嘉禮。願爲小相耳。將軍者喜而延坐。與對食。言笑極歡。公囊中有利刀。思取刺之。乃問曰。將軍曾食鹿臘乎。曰。此地難遇。公曰。某有少許珍者。得自

御廚。願削以獻。將軍者大悅。公乃起取鹿臘并小刀。因削之。置一小器。令自取。將軍喜。引手取之。不疑其他。公伺其無機。乃投其脯。捉其腕。其斷之。將軍失聲而走。導從之吏。一時驚散。公執其手。脫衣纏之。令僕夫出望之。寂無所見。乃啓門謂泣者曰。將軍之腕已在此矣。尋其血蹤。死亦不久。汝既獲免。可出就食。泣者乃出。年可十七八。而甚佳麗。拜於公前曰。誓爲僕妾。公勉諭焉。天方曙。開視其手。則猪蹄也。俄聞哭泣之聲漸近。乃女之父母兄弟及鄉中耆老。相與舁櫬而來。將收其屍以備殯殮。見公及女。乃生人也。咸驚以問之。公具告焉。鄉老共怒殘其神。曰。烏將軍此鄉鎮神。鄉人奉之久矣。歲配以女。才無他虞。此禮少遲。即風雨雷雹爲虐。奈何失路之客。而傷我明神。致暴於人。此鄉何負。當殺公以祭烏將軍。不爾。亦縛送本縣。揮少年將令執公。公諭之曰。爾徒老於年。未老於事。我天下之達理者。爾衆聽吾言。夫神。受天之命而爲鎮也。不若諸侯受命於天子而疆理天下乎。曰。然。公曰。使諸侯漁色於國中。天子不怒乎。殘虐於人。天子不伐乎。誠使爾呼將軍者。真神明也。神固無猪蹄。天豈使淫妖之獸乎。且淫妖之獸。天地之罪畜也。吾執正以誅之。豈不可乎。爾曹無正人。使爾少女年年橫死於妖畜。積罪動天。安知天不使吾雪焉。從吾言。當爲爾除之。永無聘娶之患。如何。鄉人悟而喜曰。願從命。公乃令數百人。執弓矢刀鎗鍬钁之屬。環而自隨。尋血而行。纔二十里。血入大塚穴中。因圍而斸之。應手漸大如甕口。公令束薪燃火投入照之。其中若大室。見一大猪。無前左蹄。血臥其地。突煙走出。斃於圍中。鄉人翻共相慶。會錢以酬公。公不受。曰。吾爲人除害。非鬻獵者。得免之女。辭其父母親族曰。多幸爲人。託質血屬。閨闈未出。固無可殺之罪。今者貪錢五十萬。以嫁妖獸。忍鎖而去。豈人所宜。若非郭公之仁勇。寧有今日。是妾死於父母而生於郭公也。請從郭公。不復以舊鄉爲念矣。泣拜而從公。公多歧援喻止之。不獲。遂納爲側室。生子數人。公之貴也。皆任大官之位。事已前定。雖生遠地而棄焉。鬼神終不能害明矣。

寶應錄

撰人不詳

寶應錄　說淵五十四　別傳五十四　五

開元中有李氏者嫁於賀若氏卒乃舍俗爲尼號曰眞如家於鞏縣孝義橋其行高潔遠近宗推之天寶元年七月七日眞如於精舍戶外盥濯之閒忽有五色雲氣自東而來雲中引手不見其形徐以囊授眞如曰寶之愼勿言也眞如謹守不敢失墜天寶末祿山作亂中原鼎沸衣冠南走眞如展轉流寓於楚州安宜縣肅宗元年建子月十八日夜眞如所居忽見二人衣皁衣引眞如東南而行行可五六十步值一城樓觀嚴飾兵衛鮮肅皁衣者指之曰化城也城有樓殿一人衣碧衣戴寶冠號爲天帝復有二十餘人衣冠亦如之呼爲諸天諸天坐命眞如進既而諸天相謂曰下界喪亂時久殺戮過多腥穢之氣達於諸天不知何以救之一天曰莫若以神寶壓之又一天曰當用第三寶又一天曰今沴氣方盛穢毒凝固第三寶不足以勝之須以第二寶授之則兵可息亂世可淸也天帝曰然因出寶授眞如曰汝往令刺史崔侁進達於天子復謂眞如曰前所授汝小囊有寶五段人臣可得見之今者八寶唯王者所宜見之汝愼勿易也乃具以寶名及所用之法授眞如已而復令皁衣者送之翌日眞如詣縣攝令王滔之以狀聞州州得滔之狀會刺史將行縣以狀示從事盧恆曰安宜縣有妖尼之事恠之甚也亟往訊之恆至縣召眞如欲以王法加之眞如曰上帝有命誰敢廢墮且寶非人力所致又何疑焉乃以囊中五寶示恆其一曰玄黃天符形如笏長可八寸餘闊三寸上圓下方近圓有孔黃玉也色比蒸粟澤若凝脂辟人間兵疫病氣其二曰玉雞毛文悉備白玉也王者以孝理天下則見其三曰穀璧白玉也徑五六寸其文粟粒自生無異雕鐫之狀王者得之則五穀豐稔其四曰王母玉環二枚亦白玉也徑六寸好倍於肉王者得之能令外國歸服其玉色光彩溢發特異於常盧恆曰玉信玉矣安知寶乎眞如乃悉出寶盤向日照之其光皆射日仰望不知光之所極也恆與縣吏同視咸異之翌日侁至恆白於侁曰寶蓋天授非人事也侁覆驗無異歎駭久之卽具事申報節度使崔圓圓異之徵眞如詣府欲歷視之眞如曰不可圓固强之眞如不得已又出八寶一曰如意寶珠其形正圓大如雞卵光色瑩徹置之堂中明如滿月其二曰紅靺鞨大如巨栗赤爛若朱櫻視之可應手而碎觸之則堅重不可破也其三曰琅玕珠其形如環四分缺一徑可五六寸其四玉印大如半手其文如鹿陷之印中著物則形見其五曰皇后採桑鉤二枚長五六寸其細如筯屈其末似金又似銀又類熟銅其六曰雷公石二枚斧形長可四寸闊一寸無孔膩如靑玉八寶置之日中則白氣連天措諸陰室則燭耀如月其所厭勝之法眞如皆祕不可得而知也圓爲錄表奏之眞如曰天命崔侁進達若何圓悟而止侁乃遣盧恆隨眞如上獻時史朝義方圍宋州又南陷申州淮河道絕遂取江路而上抵商山入關以建巳月十三日達京時肅宗寢疾方甚視寶促召代宗謂曰汝自楚王爲皇太子今上天賜

寶獲於楚州天許汝也宜保愛之代宗再
拜受賜以得寶之故即日改爲寶應元年
上既答天休乃升楚州爲上州縣爲望縣
改縣名安宜爲寶應焉刺史上進寶官皆
有超升號眞如爲寶和寵錫有加自後兵
革漸偃年穀豐登封域之內幾至小康寶
應之符驗也眞如所居之地得寶河壖高
敞境物潤茂遺址後六合縣尉崔珵所居
兩堂之間相傳云西域胡人過其傍者至
今莫不望其處而瞻禮焉

寶應録終

竇玉傳

撰人不詳

竇玉傳　　說淵五十　別傳五十

進士王勝蓋夷元和中求薦于同州時賓館填溢假郡功曹王翥第以俟試既而他室皆有客惟正堂以小繩繫門自牖而窺其獨床上有褐衾床北有破籠此外更無有問其隣曰處士竇三郎玉居也二客以西廂爲窄思與同居甚喜其無姬僕也及暮竇處士者一驢一僕乘醉而來夷勝前謁且曰勝求解于郡以賓館喧故寓于此所得西廊亦甚窄君子既無姬僕又是方外之人願畧同此堂以俟郡試玉固辭接對之色甚傲夜深將寢忽聞異香驚起尋之則見堂中垂簾帷喧然笑語於是夷勝突然入其堂中屛帷四合奇香撲人雕盤珍膳不可名狀有一女年可十八九嬌麗無比與竇對食侍婢十餘人亦皆端妙鋑爐煑茗方熟坐者起入西廂帷中侍婢悉入曰是何兒郎突衝人家竇面色如土端坐不語夷勝無以致辭啜茗而出既下堦聞閉戶之聲曰風狂兒郎因何共止古人所以卜隣者豈虛語哉竇辭以非已所居難拒異客必慮輕侮豈無他宅因復歡笑及明往覘之盡復其舊竇獨偃於褐衾中拭目方起夷勝詰之不對夷勝曰君晝爲布衣夜會公族苟非妖幻何以致麗人不言其實當卽告郡竇曰此固秘事言亦無妨比者玉薄遊太原晚發冷泉將宿于孝義縣陰晦失道夜投人莊問其主其僕曰汾州崔司馬莊也令人告焉出曰延入崔司馬年可五十餘衣緋儀貌可愛問竇之先及伯叔昆弟詰其中外親族乃玉舊親知其爲表丈也自幼亦嘗聞此丈人但不知官位慰問殷勤情意甚優重因令報其妻曰竇秀才乃是右衛將軍七兄之子是吾之重表姪夫人亦是丈母可見之從宦異方親戚離阻不因行李豈得相逢請郎見有頃一青衣曰屈三郎入其中堂陳設之盛若王侯之居盤饌珍奇味窮海陸既食大人曰君今此遊將何所求曰求舉資耳曰家在何郡曰海內無家大人曰君生涯知此身事落然蓬遊無抵徒勞往復丈人有女年近長成今便令奉事衣食之給不求于人可乎玉起拜謝夫人喜曰今夕甚佳又有牢饌親戚中配屬何必廣召賓客吉禮既具便取今夕謝訖復坐又進食食畢揖玉憩于西廳具沐浴訖授衣巾引相者三人來皆聰明之士一姓王稱郡法曹一姓裴稱戶曹一姓韋稱郡督郵相揖而坐俄而禮輿香車皆具花燭前引自西廳至中門展親御之禮因又遶莊一周自南門入及中堂堂中帷帳已滿成禮訖初三更妻告玉曰此非人間乃神道也所言汾州陰道汾州非人間也相者數子無非冥官妾與君宿緣合爲夫婦故得相遇人神路殊不可久住君宜卽去玉曰人神既殊安得配屬巳爲夫妻便合相從何爲一夕而別也妻曰妾身奉君固無遠近但君生人不合久居于此君速命駕常令君篋中有絹百疋用盡復滿所到必求靜室獨居少以存想隨念卽至十年之外可以同行今且晝別宵會爾玉乃入辭崔曰明晦雖殊人神無二小女子得奉巾櫛蓋是宿緣勿謂異類遂猜薄之亦不可言于人公法訊問言亦無妨言訖得絹百疋而別白

夜獨宿思之則來供帳饌具悉其携也若此者五年矣禹勝開其篋果有絹百疋因各贈三十疋求其秘之言訖遁去不知所在焉

寶玉傳終

李章武傳

撰人不詳

李章武傳　說淵七　七　別傳

李章武字飛　其先中山人生而敏博遇事便了工文學業皆得極至雖弘道自高惡爲潔飾而美貌閒容即之温然少與清河崔信友善信亦雅士多聚古物以章武精敏每咨訪辯論皆洞達玄微研究原本時人比之張華貞元三年崔信任華州別駕章武自長安詣數日出行於市北街見一婦人甚美因紿信云須州外與親故知聞遂賃舍於美人之家主人姓王此則其子婦也乃悅而私焉居月餘日所計用直三萬餘子婦所供費倍之既而兩心克諧情好彌切無何章武繫事告歸長安殷勤叙別章武留交頸鴛鴦綺一端仍贈詩曰

鴛鴦綺　知結幾千絲別後尋交頸應傷未別時

子婦答白玉指環一雙贈詩曰

念子還相思見環重相憶願君永持翫循環無終極

章有僕楊果者子婦齎錢一千以奬其敬事之勤既別積八九年章武家長安亦無從與之相聞至貞元十一年因友人張元宗寓居下邽縣章武又自京師與元會忽思曩好乃迴車涉渭而訪之日暝達華州將舍于王氏之室至其門則闃無行跡但外有賓榻而已章武以爲下里或廢業即農暫居郊野或親賓邀聚未始歸復但休止其門將別適他舍見東鄰之婦就而訪之乃云王氏之長老皆捨業而出遊其子婦歿已再周矣又詳與之談即云某姓楊第六爲東鄰妻復訪郎何姓章武具語之又云曩曾有傔姓楊名果乎曰有之因泣告曰某爲里中婦五年與王氏善交嘗曰我夫室猶如傳舍閱人多矣其於往來見調者皆殫財窮產甘辭厚誓未嘗動心頃歲有李十八郎曾舍于我家我初見之不覺自失後遂私侍枕席實蒙歡愛今與之別累年矣思慕之心或竟日不食終夜無寢我家人故不可託復被彼夫東西不時會遇脫有至者願以物色名氏求之如不參差相託祗奉并語深意但有僕夫楊果即是不二三年子婦寢疾臨死復見託曰我本寒微曾辱君子厚顧心常感念久以成疾自料不治曩所奉託萬一至此願申九泉啣恨千古睽離之歎仍乞留止此舍冀神會於髣髴之中章武力求鄰婦爲開門命從者市薪芻食物方將具裀席忽有一婦人持帚出房掃地鄰婦亦不之識章武因訪所從來云是舍中人又逼而詰之即徐曰王家亡婦感郎恩情將見會恐生怪怖故使相聞章武許諾云章武所由來者誠爲此也雖顯晦殊途人皆忌憚而思念情至實所不疑語畢執帚人欣然而去逡巡映門即不復見乃具飲饌呼祭自食飲畢安寢至二更許燈在床之東南忽爾稍暗如此再三章武心知有變因命移燭背牆置室東南隅旋聞西北角悉窣有聲如有人形冉冉而至五六步即可辨其狀貌衣服乃主人子婦也與昔見不異但舉止浮急音調輕清耳章武下床迎擁攜手款若平生之歡自云在冥録以來都忘親戚但思君子之心如平昔耳章武倍與狎暱亦無他異但數請令人視明星若出當須還不可久住每交歡之暇即懇託在鄰婦楊氏云非此人誰達幽恨至五更有人告可還子婦泣下牀與章武連

臂出門仰望天漢遂嗚咽悲惋却入室自於裙帶上解錦囊囊中取一物以贈之其色紺碧質又堅密似玉而冷狀如小葉章武不之識也子婦曰此所謂靺鞨寶出崑崙玄圃中彼亦不可得妾近與西岳玉京夫人戲見此物在衆寶璫上愛而訪之夫人遂假以相授云洞天群仙每得此一寶皆爲光榮以郎奉玄道有精識故以授獻常願寶之此非人間之有遂贈詩曰河漢已傾斜神魂欲超越願郎更迴抱終天從此訣章武取白玉寶簪一以酬之并答詩曰分從幽顯隔豈謂有佳期寧辭重重別所歎去何之因相持泣良久子婦又贈詩曰昔辭懷後會今別便終天新悲與舊恨千古閟窮泉章武答曰後期杳無約前恨已相尋別路無行信何因得寄心款曲敘別訖遂却赴西北隅行數步猶回顧拭淚云李郎無捨念此泉下人復哽咽佇立視天欲明急趨至角即不復見但空室窅然寒燈半滅而已章武乃促裝却自下邽歸長安武定堡下邽群官與張元宗携酒宴飲既酣章武懷念因即事賦詩曰水不西歸月暫圓令人恨望古城邊蕭條明早分岐路知更相逢何歲年吟畢與群官別獨行數里又自諷誦忽聞空中有歎賞音調悽惻更審聽之乃王氏子婦也自云冥中各有地分今於此則無日交會知郎思眷故冒陰司之責遠來奉送千萬自愛章武愈感之及至長安與道友隴西李訪話亦感其誠而賦詩曰石沉遼海闊劍別楚天長會合知無日離心淌夕陽章武既事東平丞相府因閑召玉工視所得靺鞨寶工亦不知不敢雕刻後奉使大梁又召玉工麤能辨乃因其形雕作槲葉象奉使上京每以此物貯懷中至市東街偶見一胡僧忽近馬叩頭云君有寶玉在懷乞一見爾乃引於靜處開視僧捧玩移時云此天上至物非人間有也章武後往來華州訪遺楊六娘至今不絶

李章武傳終

李清傳

撰人不詳

李清傳　說淵四十六　別傳四十六

李清北海人也代傳染業清少學道多延齊魯之術士道流必誠敬接奉之終無所遇而勤求之意彌切家富於財素爲青州之豪吒子孫及內外姻族近數百家皆能游手射利於益都每清之生日則爭先餽遺凡積百餘萬清性仁儉來則不拒納亦不散如此相因填累藏舍年六十九生日前一旬忽召姻族大陳酒食已而謂曰吾賴爾輩勤力無過各能生活以是吾獲優贍然吾布衣蔬食逾二十年矣寧復有意于華侈哉爾輩以吾老長行每遺吾生日衣裝服玩其侈亦至矣然吾自久所得繒之一室會未閱視徒損爾之給用資吾之糞土竟何爲哉幸天未錄吾魂氣行將又及生辰吾固知爾輩果營餽續之財吾所以先期而會蓋止爾之常態耳子孫皆曰續壽自遠有之非此將何以展卑下孝敬之心願無止絕婚姻故舊不安也清曰苟爾輩之志不可奪則從容所欲而致之可乎皆曰願聞尊旨清曰各能遺吾洪纖麻縻百尺總而計之是吾獲數千百丈矣以此爲紹續吾壽豈不延長哉皆曰謹奉教然尊旨的有所以卑小敢問清笑而謂曰終亦須令爾輩知之吾下界俗人妄亦求道精神心力夙夜勤勞于今六十載矣而曾無彰響吾年老矣耄朽殆盡自期筋骸止可遷延三二年耳欲乘視聽步履之尚能將行早志爾輩幸無阻吾先是青州南十里有高山俯壓郡城峯頂中裂豁爲關崖州人家家坐對嵐岫歸雲過鳥歷歷盡見按圖經云雲門山俗亦謂之劈山而清嘗意多時及是謂姻族曰雲門山神仙之窟宅也吾將往焉吾生日坐大竹簣以轆轤自縋而用纖縻爲組焉脫不可前吾當急引其組爾則出吾於組未振候及簣而止肆吾志所如當復來歸子孫姻族泣而諫曰寘實深遠不測紀極兄山精木魅蛇虺怪物何類不儲忽以千金自絕而投豈久視永年之階乎清曰吾之志也汝輩必阻則吾私行矣是不獲竹簣洪縻之安也衆知不可回則共成其事及期而姻族鄉里凡千百人競齎酒饌遲明大會於山椒清乃揮手謝辭而入焉良久及地其中極暗仰視天纔如手掌捫四壁止容兩席許東南有穴可俯僂而入乃棄簣遊焉初甚狹細漸往則可伸腰如此約行三十里見頭微明俄及洞口山川景象雲煙草樹宛非人世曠望久之惟東南十數里隱映若有君人焉因徐步詣之至則陡絕一臺階級極峻而南行可以登陟遂虔誠而上頗懷恐懼及至先覲堂宇甚嚴中有道士四五人清於是叩門俄有青童應門問曰青州染工李清青童如詞以報清聞中堂曰李清伊來也乃令前進清惶怖趨拜當軒一人遙語曰未宜來即遽至因令遍拜諸賢其時日已午忽有白髮翁自門而入禮謁啓曰蓬萊霞明觀丁尊師新到衆聖令邀諸真登上清赴會於是列真偕行謂清曰汝且居此臨出顧曰慎無開北扉清巡視院宇兼啓東西門情意颼颼然自惟永棲真境因至堂北見北戶斜掩偶出顧望下爲青州宛然在掌離思歸心良久方爾悔恨欲返諸真則已還矣其中相謂曰令

其勿犯北門竟爾自惑信知仙界不可妄至也因與甁中酒飲一甌其色濃白既而謂曰汝可且歸清則叩頭求哀又云無路却返衆謂清曰會當至此但時限未耳汝勿苦無途但閉目足至地則到鄉也清不得已流涕辭行或相謂曰遣其歸須令有以爲生清心恃豪富訝此語爲不知已一人顧清曰汝於堂內閣上取一軸書去清既得謂清曰脫無依賴可以此書自給清遂閉目遂覺身如飛鳥但聞風水之聲相激須臾履地開目即青州之南門其時纔申未城隍阡陌髣髴如舊至於屋室樹木人民服用俱已變改獨行盡日更無一人相識者即詣故居朝來之大宅宏門敗張新舊曾無倣像左側有業染者因投詣與之語其人稱姓李自云我本北海富家因指前後閭閈曰此皆我祖先之故業曾祖求道隋開皇四年生日自繼南山不知所終因是家道淪破清悒怏久之乃換姓氏寓遊城邑即取所得書開之則療小兒諸疾方也其年青州小兒痢疫清之所醫無不立愈不旬月財產復振時高宗永徽元年天下富庶而北海往往有知清者因是齊魯人從而學道術者凡百千輩至五年

清乃謝門徒云吾往泰山觀封禪自此莫知所往

李清傳終

李林甫外傳

撰人不詳

李林甫外傳　說淵十五　別傳十五

唐右丞相李公林甫年二十尚未讀書在東都好遊獵打毬馳逐鷹狗每於城下槐壇下驢擊鞠略無休日既憊捨驢以兩手扳據地歇一日有道士甚醜陋見李公踞地徐言曰此有何樂郎君如此愛也李怒顧曰關足下何事道者去明日又復言之李公幼聰悟意其異人乃攝衣起謝道士曰郎君雖善此然忽有顛墜之苦則悔不可及李公請自此修謹不復爲也道士嘯曰與郎君後三日五更會於此曰諾及往道士已先至曰爲約何後李乃謝之曰更三日復來李公夜半往良久道士至甚喜談笑極洽且曰某行世間五百年見郎君一人已列仙籍合白日升天如不欲則二十年宰相重權在己郎君且歸熟思之後三日五更復會於此李公回討之曰我是宗室少豪俠二十年宰相重權在己安可以白日升天易之乎已決矣及期往白道士嗟嘆咄叱如不自持曰五百年始見一人可惜可惜李公悔欲復之道士曰不可也神明知矣與之叙別曰二十年宰相生殺權在己威振天下然愼勿行陰賊當爲陰德廣救拔人無枉殺人如此則三百年後白日上升矣官祿已至可便入京李公匍匐泣拜道士握手與別時李公堂叔爲庫部郎中在京遂詣叔父以其縱蕩不甚紀錄之頗驚曰汝何得至此曰某知向前之過今故候覲請改節讀書願受鞭箠庫部甚異之亦未令就學每有賓客遣監杯盤之餚無不修絜或謂曰汝爲吾著其事雖雪深沒踝亦不去也庫部益親憐之言於班行知者甚衆自後以蔭叙累官至贊善大夫不十年遂爲相矣權巧深密能伺上旨恩顧隆洽獨當衡軸人情所畏非臣下矣數年後自固益切乃起大獄誅殺異已寃死相繼都忘道士槐壇之言戒也時李公之門將有趨謁者必望之而步不敢乘馬忽一日方午有人扣門吏驚候之見一道士甚枯瘦曰願報相公閽者呵而逐之外吏又欲鞭縛送于府道士微嘯而去明日日中復至門者乘間而白李公曰吾不記識汝試爲通及道士入李公見之醒然而悟乃槐壇所覩也慙悸之極若無所措却思二十年之事今已至矣所承教戒曾不遵行中心如疚乃拜道士迎嘯曰相公安否當時之請並不見從遣相公行陰德專枉殺人上天甚明譴謫可畏如何李公但搕額而已道士留宿李公盡除僕使處於中堂各居一榻道士唯少食茶果餘無所進至夜深李公曰昔奉教言尚有昇天之契今復遂否道士曰緣相公所行不合其道有所竄責又三百年也更六百年乃如約矣李公曰某人間之數將消既有罪譴後當如何道士曰莫要知否亦可一行李公降榻拜謝曰相公安神靜慮萬想俱遣幾如枯株即可俱也良久李公曰其都無念慮矣乃下招曰可同往李公不覺便隨道士去出大門及春明門到輒自開李公援道士衣而過漸行十數里李公素貴尤不善行困苦頗甚道士亦自知之曰莫思歇否乃相與坐於路隅逡巡以數節竹授李公曰可乘此至地方止愼不得開眼李公遂跨之騰空而上覺身泛大海但

聞風水之聲食頃止見大郭邑介士數百羅列城門道士至皆迎拜兼拜李公約一里到一府署又入門復有甲士升階至大殿帳榻華侈李公因欲就帳卧道士驚牽起曰未可恐不可廻耳此是相公身後之所處也曰審如是某亦不恨道士肅曰玆介鱗之屬其間苦事亦不少遂却與李公出大門復以竹杖授之一如來時之狀入其宅登堂見身冥坐於床上道士乃呼曰相公相公李公遂覺涕泗交流稽首陳謝明日別去李公厚以金帛贈之俱無所受但揮手而已曰勉旃六百年後方復見相公遂出門而逝不知所在先是安禄山常養道術士每語之曰我對天子亦不恐懼唯見李相公若無地自容何也術士曰公有陰兵五百皆有銅頭鉄額常在左右何以如此某安得見之禄山乃奏請與相宴於巳宅密遣術士於簾間窺伺退曰奇也某初見報相公有一青衣童子捧香爐而入僕射侍衛銅頭鉄額之類皆穿屋踰墻奔走而去某亦不知其故也當是仙官暫謫在人間耳

李林甫外傳終

韋鮑二生傳

撰人不詳

韋鮑二生傳

酒徒鮑生家富畜妓開成初行歷陽道中止定山寺遇外弟韋生下第東歸同憩水閣鮑置酒酒酣韋謂鮑曰樂妓數輩焉在得不有攜挈者乎鮑生曰幸各無恙然滯維揚日連斃數駟後乘既闕不果悉從唯與夢蘭小倩俱耳亦可以佐歡矣頃之二雙鬟抱胡琴方響而至遂坐鮑生之左縱絲擊金響亮溪谷酒闌鮑謂韋曰出城得良馬乎對曰予春初塞遊自鄜坊歷烏延抵平夏止靈廳而回部落駔駿獲數匹龍形鳳頸麂脛鳧膺跟大足輕脊平筋密者皆有之鮑撫掌大悅乃停盃命燭閱馬數匹于軒檻前與向來誇誕十未盡其八九韋戲鮑曰能以人換任選殊尤鮑欲馬之意頗切密遣四絃更衣盛裝頃之而至乃命奉酒獻韋生歌一曲以送之云白露濕庭砌皓月臨前軒此時去留恨含思獨無言又歌送鮑生酒云風颭荷珠難暫圓多生信有短因緣西樓今夜三更月還照離人泣斷絃韋乃召御者牽紫叱撥以酬之鮑意未滿往復之說紊然無章有紫衣冠者二人導從甚衆自水閣之西升階而來鮑韋以寺當星使交馳之路疑大僚夜至方恐悚乃入室闔戶以窺之而盃盤狼籍不暇收拾紫衣即席相顧笑曰此即向來捐妾換馬之筵乎因命酒對飲一人鬚髯甚長質貌甚偉持盃望月沈吟久之曰足下盛賦云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白露曖空素月流天可謂光前絕後矣對曰殊不見賞風霜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長鬚云數年來在長安蒙樂遊王引至南宮入都堂與劉公幹鮑明遠看試秀才予竊入司文之室於燭下窺能者制作見屬對頗切而賦有蜂腰鶴膝之病詩有重頭重尾之犯若如足下洞庭木葉之對爲紕繆矣小子拙賦云紫臺稍遠燕山無極涼風忽起白日西匿則稍起之聲俱遭黜退矣不亦異哉顧謂前長鬚曰吾聞古之諸侯貢士于天子尊賢勸善者也故一適

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黜爵再黜地三黜爵地夫古求士也如此猶恐搜山之不高索林之不遠尚有遺漏者乃每歲季春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而禮聘之當時儒墨之徒豈盡出矣智謀之士豈盡舉矣山林川澤豈無遺矣日月照臨豈盡得其所矣天子求之既如此諸侯貢之又如此聘禮復如此尚有栖栖於巖谷鬱鬱不得志者吾聞今之求聘之禮闕矣貢舉之道廢矣賢不肖同途焉才不才汨汨焉隱巖穴者自童髮窮經至于白首焉懷方策者自壯歲力學訖于沒齒焉雖每歲鄉里薦之于州府州府貢之于有司有司考之詩賦蜂腰鶴膝謂不中度聲音清濁謂不協律雖周孔之賢聖班馬之文章不由此製作靡得而達矣然皇王帝霸之道興亡理亂之體其可闕乎今足下何乃贊揚今之小巧而蔑古之大體況予乃憩皓月長歌之手豈能歡于雕文刻句者哉今珠露既清桂月如晝吟詠時發盃觴間行能援管聯句賦今之體調一章以樂長夜否曰何以爲題長鬚云便以妾換馬爲題仍以捨彼傾城求其駿足爲顧命左右折庭前芭蕉一片

啓書囊抽毫以操之各占一韻長鬚者唱云彼美人兮如瓊之英此良馬兮負駿之名將有求于逐日故何惜乎傾城香暖深閨未厭夭桃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聲人以矜其容馬乃稱其德既各從其所好諒何求而不克長跪而別姿容休燿其金鈿右牽而來光彩頓生于玉勒紫衣曰步及庭砌劝當軒墀望新恩懼非吾偶也戀舊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綠驄意已忘于綠鬢汗流紅頷愛無異于凝脂長鬚曰是知事有興廢用有取舍彼以絕代之容為鮮矣此以軼群之足為貴哉買笑之思既盡有類夢焉據鞍之力尚存猶希進也賦四韻訖芭蕉盡章生發篋取紅牋跪獻於廡下二公大驚曰幽顯路殊何見逼之若是然吾子非後有爵祿不可與鄙夫相遇謂生曰異日主文柄較量俊秀輕重無以小巧為意也言訖行十餘步而失

韋鮑二生傳 終

韋自東傳

不詳人撰

韋自東傳

貞元中．有韋自東者．義烈之士也．嘗遊太白山、棲止段將軍莊．段亦素知其壯勇者．一日．與自東眺望山谷．見一徑甚微．若舊有行跡．自東問主人曰．此何詣也．將軍曰．昔有二僧．居此山頂．殿宇宏壯．林泉甚佳．蓋開元中萬迴師弟子所建也．似驅役鬼工．非人力所能及．或聞樵者說、其僧爲野叉所食．今絕蹤二三年矣．又聞人說．有二野叉在於此山．亦無人敢窺焉．自東怒曰．余操心在乎侵暴．野叉何類．而敢噬人．今夕必挈野叉首至于門下．將軍止之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自東不顧．仗劍衣而往．勢不可遏．將軍悄然曰．韋生當其咎耳．自東捫蘿躡石．至於精舍．悄寂無人．覩二僧房大敞．其戶履舃俱在．衾枕儼然．而塵埃凝積其上．又見佛堂內細草茸茸．似有巨物偃寢之處．四壁多掛野彘玄熊之類．或庖炙之餘．亦有鍋鑊柴薪．自東乃知樵者之言不謬耳．度其野叉未至．遂拔柏樹．徑大如椀．去枝葉爲大杖．扃其戶以石佛拒之．是夜．月白如晝．夜未分．野叉挈鹿而至．怒其扃鐍．大叫以首觸戶．折其石佛而踣於地．自東遂以柏樹撾其腦．再舉而斃之．拽之入室．又闔其扉．頃之．復有野叉繼至．似怒前歸者不接己．亦哮吼觸其扉．復踣于戶閾．又撾之亦斃．自東知雌雄已殞．應無儔類．遂掩關烹鹿而食．及明．斷二野叉首．挈餘鹿而示段．段大駭曰．眞周處之儔矣．乃烹鹿飲酒盡歡．遠近觀者如堵．有道士出於稠人中．揖自東曰．某有衷懇．欲披告于長者可乎．自東曰．某一生急人之急．何爲不可．道士曰．某棲心道門．懇志靈藥．非一朝一夕耳．三

二年前．神仙爲吾配合龍虎丹一爐．據其洞而脩之．有日矣．今靈藥將成．而數有妖魔入洞．就爐擊觸．藥幾飛散．思得剛烈之士．仗劍衞之．靈藥倘成．當有分惠．未知能一行否．自東踊躍曰．乃平生所願也．遂仗劍從道士而去．躋險躡峻．當太白之高峯．將半．有一石洞．可百餘步．即道士燒丹之室．唯弟子一人．道士約曰．明晨五更初．請君仗劍當洞門而立．若見有怪物．但以劍擊之．自東曰．謹奉教．久立燭於洞門外．伺之．俄頃．果有巨虺長數丈．金目雪牙．毒氣氤鬱．將欲入洞．自東以劍擊之．似中其首．俄頃若輕霧而化去．食頃．又有一女子．顏色豔麗．執芰荷之花．緩步而至．自東又以劍拂之．若雲氣而滅．食頃．將欲曙．有道士乘雲駕鶴．導從甚嚴．勞自東曰．妖魔已盡．吾弟子丹將成矣．吾當來爲證也．盤旋候明而入．語自東曰．喜汝道士丹成．今有詩一首．汝可繼和．詩曰．三秋稽顙叩眞靈．龍虎交時金液成．絳雪既凝身可度．蓬壺頂上綵雲生．自東詳詩意曰．此道士之師．遂釋劍而禮之．俄而突入．藥鼎爆烈．更無遺在．道士慟哭．自東悔恨自咎而已．二人因以泉滌其鼎器而飲之．自東後更有少容．而適南嶽．莫知所止．今段將軍莊．尚有野叉骷髏見在．道士亦莫知所之．

板橋記

不詳人撰

板橋記　說淵二十一　別傳二十一

唐汴州西有板橋店店娃三娘子者不知從何來寡居年三十餘無男女亦無親屬有舍數間以鬻餐為業然而家甚富多有驢畜往來公私車乘不逮者輒賤其估以濟之人皆謂之有道故遠近行旅多歸之元和中許州客趙季和將詣東都過是宿焉客有先至者六七人皆據便榻季和後至最得深處一榻榻鄰比主人房壁既而三娘子供給諸客甚厚夜深致酒與諸客會飲極歡季和素不飲酒亦預言笑至二更許客醉倦各就寢三娘子歸室閉關息燭人皆熟睡獨季和展轉不寐隔壁聞三娘子悉窣若動物之聲偶於隙中窺之即見三娘子向壁下取燭挑明之後於巾箱中取一副耒耜并一木牛木偶人各大六七寸置於竈前含水噀之二物便行走小人則牽牛駕耒耜遂耕牀前一席地來去數出又於箱中取出一裹蕎麥子授與小人種之須臾生花發麥熟令小人收刈持踐可得七八升又安置小磨子磑成麪訖却收木人子於箱中即取麪作燒餅數枚有頃雞鳴諸客欲發三娘子先起點燈置新燒餅於食牀上與客點心季和心動遽辭開門而去即潛於戶外窺之乃見諸客圍牀食燒餅未盡忽一時踣地作驢鳴須臾皆變成驢矣三娘子盡驅入店後而盡沒其貨財季和亦不告於人私有慕其術者後月餘日季和自東都廻將至板橋店預作蕎麥燒餅大小如前所見既至復寓宿焉三娘子歡悅如初其夕更無他客主人供待甚厚夜深殷勤問所欲季和曰明晨發請隨事點心三娘子曰此事無疑但請穩睡半夜後季和窺之見一依前所為天明三娘子具盤食果置燒餅數枚於盤中訖更取他物季和乘間走下以先有者易其一枚彼不之覺也季和將發就食謂三娘子曰適會某自有燒餅請撤去主人者留待他賓即取已者食之方食次三娘子送茶出來季和曰請主人嘗客一片燒餅乃揀所易者與噉之纔入口三娘子據地作驢聲立變為驢甚壯健季和即乘之發蕪盡收木牛與木人子等然不得其術試之不成季和乘策所變驢周遊他處未嘗阻失日行百里後四年乘入關至華嶽廟東五六里路傍忽見一老人拍手大笑板橋三娘子何得作此形骸因捉驢謂季和曰彼雖有過然遭君亦甚矣可憐許請從此放之老人乃從驢口鼻邊以兩手擘開三娘子自皮中跳出宛若舊身向老人拜訖走去更不知所之

板橋記終

姚生傳

撰人不詳

姚生傳　　說淵二十五　別傳二十五

唐御史姚生罷官居于蒲之左邑有子一人外甥二人各一姓年皆及壯而頑鶩不肖姚之子稍長於二生姚惜其不學日以誨責而怠遊不悛遂於條山之陽結茅以居之冀絕外事得專藝學林壑重深囂塵不到將遣之日姚誡之曰每時季一試汝之所能學有不進必檟楚及汝汝其勉焉及到山中二子曾不開卷但樸斲塗墍爲務居數月其長謂二人曰試期至矣汝曾都不省書吾爲汝懼二子曾不介意其長讀書甚勤忽一夕子夜臨燭凭几披書之次覺所衣之裘後裾爲物所牽襟領漸下亦不之異徐引而襲焉俄頃復爾如是數四遂回視之見一小豚藉裘而伏色甚潔白光潤如玉因以壓書界方擊之豚聲駭而走遽呼二子秉燭索于堂中牖戶甚密周視無隙而莫知豚所往明日有蒼頭騎馬扣門摺箠而入謂三人曰夫人問訊昨夜嬰兒無知誤入君衣裾殊以爲懟然君擊之過傷今則平矣君勿爲慮三人俱遜詞謝之相視莫測其故少頃向來騎僮復至兼抱持所傷之兒并乳保數人衣襦皆綺紈精麗非尋常所見復傳夫人語云小兒無恙故以相示逼而觀之自眉至鼻端如丹縷焉則界方稜所擊之跡也三子愈恐使者及乳保皆甘言慰安之又云少頃夫人自來言訖而去三子悉欲潛去避之惶惑未決有蒼頭及紫衣宮監數十奔波而至前施屛幃裀席炳煥香氣殊異旋見一油蓬車青牛丹轂其疾如風賓馬數百前後導從及門下車則夫人也三子趨出再拜夫人微笑曰不意小兒至此君昨所傷亦不至甚恐爲君憂故來相慰耳夫人年可三十餘風姿閑整俯仰如神亦不知何人也問三子曰有家室未三子皆以未對曰吾有三女殊姿淑德可以配三君子三子拜謝夫人因留不去爲三子各創一院指顧之間畫堂高閣連雲而具翊日有輜軿至焉賓從粲麗逾於戚里車服炫晃流光照地香滿山谷三女自車而下皆年十七八夫人引三女升堂又延三子就座酒殽珍備果實豐衍非常世所有多未之識三子殊不自意夫人指三女曰各以配君三子避席拜謝復有送女數十若神仙焉是夕合巹夫人謂三子曰人之所重者生也所欲者貴也但百日不泄於人令君長生度世位極人臣三子復拜謝但以愚姝廢業播楚爲憂夫人曰君勿憂斯易耳乃敕地上主者令召孔宣父須臾宣尼具冠劍而至夫人臨階宣父拜謁甚恭夫人端立微勞問之謂曰吾三壻欲學君其導之宣父乃命三子指六籍篇目以示之莫不了然解悟大義悉通咸若素習既而宣父謝去夫人又命周尚父示以玄女兵符玉璜秘訣三子又得之無遺復坐與言則皆文武全才學究天人之際矣三子相視頗覺風度夷曠神用開爽悉將相之具矣其後姚使家僮饋糧至則大駭而走姚問其故具對以屋宇帷帳之盛人物豔麗之多姚驚謂所親曰是必山鬼所魅也促召三子三子將行夫人戒之曰愼勿泄露縱加楚撻亦勿言之三子至姚亦訝其神氣秀發瞻對閑雅姚曰三子驟爾皆有鬼物

憑爲苦問之故不言遂鞭之數十不勝其痛具道本末姚乃幽之別所姚素館一碩儒因召而與話儒者驚曰大異大異君何用責三子乎向使三子不泄其事則必爲公相貴極人臣今泄之其命也夫姚問其故而云吾見織女婺女須女星皆無光是三女星降下人間將福三子今泄天機三子免禍幸矣其夜儒者引姚視三星果無光姚乃釋三子遣之歸山至則三女邈然如不相識夫人讓之曰子不用吾言既泄天機當與子訣因以湯飲三子既飲則昏頑如舊一無所知儒謂姚曰三女星猶在人間亦不遠此地分寄爲所親言其處或云河東張嘉貞家其後將相三代矣

姚生傳終

薛昭傳

撰人不詳

薛昭傳

薛昭者．唐元和末為平陸尉．以氣義自負．常慕郭代公李北海之為人．因夜直宿．囚有為母復仇殺人者．與金而逸之．故縣聞於廉使．廉使奏之．坐謫為民于海東．勅下之日．不問家產．但荷銀鐺而去．有客田山叟者．或云數百歲時來．平生正與昭洽．乃齎酒闊道而飲餞之．謂昭曰．君義夫也．脫人之禍而自當之．眞荊聶之儔也．吾請從子．昭不許．固請、乃許之．至三鄉夜．山叟脫衣易酒大醉．其左右謂昭曰．可遁矣．與之攜手出東郊．贈藥一粒．曰、非唯去疾．兼能去食．又約曰．此去但遇道北有林藪繁翳處．可且匿．不獨逃難．當獲美姝．昭辭行．遇蘭昌宮．古木修竹四合其所．昭踰垣而入．追者但東西奔走．莫能知蹤矣．昭潛于古殿之西間．及夜．風清月皎．見階間有三美女笑語而至．揖讓升于花茵．以犀杯酌酒而進之．居其首女子酹之曰．吉利吉利．好人相逢．惡人相避．其次曰．良宵宴會．雖有好人．豈易逢邪．昭居窗隙間聞之．又誌田生之言．遂躍出曰、適聞夫人云．好人豈易逢邪．昭雖不才．願備好人之數．三女愕然良久．曰、君是何人．而匿于此．昭具以實對．乃設座于茵之南．昭詢其姓字．長曰雲容張氏．次曰鳳臺蕭氏．次曰蘭翹劉氏．飲將酣．蘭翹命骰子．謂二女曰．今夜嘉賓相逢．須有匹偶．請擲骰子．遇采強者．得薦枕席．乃遍擲．雲容采勝．蘭翹遂命薛郎近雲容姊坐．又持雙杯而獻曰．眞所謂合巹矣．昭拜謝之．遂問夫人何許人．何以至此．容曰．某乃開元中楊貴妃之侍兒也．妃甚愛惜．常令獨舞霓裳於繡嶺宮．妃贈我詩曰．羅袖動香香不已．紅蕖裊

秋煙裏．輕雲嶺上乍搖風．嫩柳池邊初拂水．詩成．皇帝吟諷久之．亦有繼和．但不記耳．遂賜雙金扼臂．因此寵幸．愈於群輩．此時多遇帝與申天師談道．余獨與貴妃得竊聽．亦數侍天師茶藥．頗獲天師憫之．因閒處叩頭乞藥．師云．吾不惜．但汝無分．不久處世．如何．我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天師乃與絳雪丹一粒．曰．汝但服之．雖死不壞．但能大其棺．廣其穴．含以眞玉．疎而有風．使魂不蕩空．魄不沈寂．有物拘制．陶出陰陽．後百年得遇生人交精之氣．或再生．便為地仙耳．我沒蘭昌之時．同輩具以白貴妃．憐之．命中貴人陳玄造受其事．送終之器．皆得如約．今已百年矣．仙師之兆．莫非今宵良會乎．此乃宿分．非偶然耳．昭因詰申天師之貌．乃田山叟之魁梧也．昭大驚曰．山叟即天師明矣．不然．何以委曲使余符曩日之事哉．又問蘭鳳二子．容曰．亦當時宮人有容者．為九仙媛所忌．毒而死之．藏吾穴之側．與之交遊．非一朝一夕耳．鳳臺請擊席而歌．送昭容酒．歌曰．臉花不綻幾含幽．今夕陽春獨換秋．我守孤燈無白日．寒雲隴上更添愁．蘭翹和曰．幽谷啼鸎整羽翰．犀沉玉冷自長歎．月華不忍扃泉戶．露滴松枝一夜寒．雲容和曰．韶光不駐分成塵．會餌金丹忽有神．不意薛生攜舊律．獨開幽谷一枝春．昭亦和曰．誤入宮垣漏網人．月華清洗玉階塵．自疑飛到蓬萊頂．瓊艷三枝半夜春．詩畢．旋聞雞鳴．三人曰．可歸室矣．昭持其衣．超然而去．初覺門戶至微．及經閾．亦無所妨．蘭鳳亦告辭而他往矣．但燈燭熒熒．侍婢凝立．帳幄綺繡．如貴戚家焉．遂同寢處．昭甚慰喜．如此數夕．但不知昏旦．容曰．吾體已蘇矣．但衣服破故．更得新衣．則可起矣．今有金扼臂．君可持往近縣易衣服．昭懼不敢去．曰．恐為州縣所執．容曰．無懼．但將我白綃去．有急．即蒙首．人無能見矣．昭然之．遂出三鄉貨之．市其衣服．夜至穴側．容已迎門而笑．引入曰．但啓櫬．當自起矣．昭如其言．果見容體已生．及回顧帷帳．但一大穴．多冥器．服玩金玉．惟取寶器而出．遂與容同歸金陵．幽棲至今．見在容鬢不衰．豈非俱餌天師之靈藥乎．申師名元也．

甘棠靈會錄

撰人不詳

甘棠靈會錄　說淵十八　別傳十八

會昌元年春孝廉許生下第東歸次壽安將宿于甘泉至甘棠館西一里已來逢白衣叟躍青驄自西而來行從極盛醺顔怡怡朗吟云春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繡嶺宮前鶴髮人猶唱開元太平曲生策馬前進問其姓氏叟微笑不對又吟一篇云厭世逃名者誰能答姓名曾聞三樂否看取路傍情生知其鬼物矣遂不復問但繼後而行凡二三里日已暮矣至噴玉泉牌候之叟笑謂生曰吾聞三數君子今夕追舊遊於北泉吾亦已被召自此南去吾子不可連騎矣生固請從叟不對而去生奮轡以隨之去甘棠一里餘見車馬導從塡隘路岐生仄蓋而進既至泉亭乃下馬伏于叢棘之下屛氣以窺之見四文夫有少年神貌揚揚者有短小器宇落落者有長大少髭髯者有清瘦言語及瞻視疾速者皆衣金紫坐于泉之北磯叟既至曰玉川來何遲叟曰適傍石墨澗尋賞憇馬甘棠館亭於西楹偶見詩人題一章駐步吟諷不覺良久座首者曰是何篇什得先生賞歎之若是叟曰此詩亦似爲席中一二公有其題而晦其姓名憐其終篇皆有意思乃曰浮雲凄慘日微明沉痛將軍負罪名白晝叫閽無近戚縞衣飲氣只書生佳人暗泣塡宮淚廐馬連嘶換主聲六合茫茫皆漢土此身無處哭田橫座中聞之皆襟袖掩面如欲慟絕神貌揚揚者云我知作詩人矣得非伊水之上受我推食脫衣之士乎久之白衣叟飛盃凡數十巡而座中欷歔未已叟曰再經舊遊無以自適宜賦篇詠以代管絃命左右取筆硯乃出題云噴玉泉感舊遊書懷各七言長句白衣叟唱云樹色川光向晩晴舊曾遊處事分明鼠穿月榭荊榛合草掩花園畦隴平跡陷黃沙仍未悟罪標青簡竟何名傷心谷口東流水猶噴當時寒玉聲少年神貌揚揚者詩云鳥啼鶯語思何窮一世榮華一夢中李固有寃藏蠹簡鄧攸無子續清風文章高韻傳流水絲管遺音託草蟲春月不知人事改閒垂光影照洿宮短小器宇落落者詩云桃蹊李徑盡荒凉訪舊尋新益自傷雖有衣衾藏李固終無表疏雪王章羈魂尚覺霜風冷朽骨徒驚月桂香天爵竟爲人爵誤誰能高叫問蒼蒼清瘦及瞻視疾速者詩云落花寂寂草綿綿雲彩山光盡宛然壞室基摧新石鼠潛宮水引故山泉青雲自致慙天爵白首同歸感昔賢惆悵林間中夜月孤光曾照讀書筵長大少髮髯者詩云新荊棘路舊衙門又駐高車會一樽寒骨未霑新雨露春風不長敗蘭蓀丹成豈分埋幽壤白日終希照覆盆珍重昔年金谷友共來泉際話孤寃詩成各自諷詠長號數四響動岩谷逡巡鬼車怪鶚相率啾唧哀猿老狸次第鳴叫頃之驟脚自東而來金鐸之聲振于坐中各命僕馬頗甚草草然無言語掩泣攀鞍若烟霧狀自庭而散生于是出叢棘尋舊路匹馬齧草於澗側蹇童美寢於路隅未明達甘泉店店嫗詰冐夜生具以對嫗曰昨夜三使走馬挈壺就我買酒得非此耶開櫃視之紙錢也此傳涯餗諸公枉死於甘露之變也

甘棠靈會錄終

獨孤穆傳

撰人不詳

獨孤穆傳　說淵二十七　別傳二十七

唐貞元中河南獨孤穆者客淮南夜投大義縣宿未至十里餘見一青衣乘馬顏色頗麗穆微以詞調之青衣對答甚有風格俄有車軨北下導者引之而去穆遽謂曰向者麤承顏色謂可以周旋終接何乃頓相舍乎青衣笑曰愧耻之意誠亦不足但娘子少年獨居性甚嚴整難以相許耳穆因問娘子姓氏及中外親族青衣曰姓楊第六不答其他既而不覺行數里俄至一處門館甚肅青衣下馬入久之乃出延客就館曰自絕賓客已數年矣娘子以上客至無所爲辭勿嫌疎漏也於是秉燭陳榻衾褥畢具有頃青衣出謂穆曰君非隋將獨孤盛之後乎穆乃自陳是盛八代孫青衣曰果如是娘子與郎君乃有舊穆詢其故青衣曰某賤人也不知其由娘子即當自出申達須臾設食水陸畢備食訖青衣數十人前導曰縣主至見一女年可十三四姿色絕代拜跪訖就坐謂穆曰莊居寂寞久絕賓客不意君子惠顧然而與君有舊不敢使婢僕言之幸勿爲笑穆曰羈旅之人館穀是惠豈意特賜相見兼許叙故舊且穆平生未離京洛是以江淮親故多不識之幸盡言也縣主曰欲自陳叙竊恐驚動長者妾離人間已二百年矣君亦何從面識穆初聞其姓楊自稱縣主意已疑之及聞此言乃知是鬼亦無所懼縣主曰以君獨孤將軍之貴裔世禀忠烈故欲奉託勿以幽冥見疑穆曰穆之先祖爲隋室忠臣縣主必以穆忝有祖風欲相顧託乃平生之樂聞也有何疑焉縣主曰欲自宣泄實增悲感妾父齊王隋帝第二子隋室傾覆妾之君父同時遇害大臣宿將無不從逆唯君先將軍力拒逆黨妾時年幼嘗在左右具見始末及亂兵入宮賊黨有欲相逼者妾因罵辱之遂爲所害因悲不自勝穆因問其當時人物及大業末事大約多同隋史父之命酒對飲言多悲咽爲詩以贈穆曰江都昔喪亂闕下多搆兵豺虎恐吞噬干戈日縱橫逆徒自外至半夜開重城膏血浸宮殿刀槍倚簷楹今知從逆者乃是公與卿白刃汚黃屋邦家遂因傾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誠哀哀獨孤公臨死乃結纓天地既板蕩雲雷時未亨今者二百載幽懷猶未平山河風自古陵寢露煙青君子秉恒德方垂忠烈名華軒一惠顧土室以爲榮丈夫立志操存沒感其情求義若可託誰能抱幽貞穆深嗟歎以爲班婕妤所不及也因問其平生制作對曰妾本無才但好讀古集嘗見謝家姊妹及鮑氏諸女皆善屬文私懷景慕帝亦雅好文學時時被命當時薛道衡名高海內妾每見其文心頗鄙之向者情發於中但直敘事耳何足稱賛穆曰縣主才自天授乃鄴中七子之流道衡安足比擬穆遂賦詩以答之曰皇天昔降禍隋室如綴旒患難在雙闕干戈運九州出門皆凶豎所向多逆謀白日忽然暮頹波不可收望夷既結釁宗社亦貽羞溫室兵始合宮闈血已流憫哉吹簫子悲啼下鳳樓霜刃徒見逼玉笄不可求羅襦遺侍者粉黛成仇讐邦國已淪覆餘生誓不留英英將軍祖獨以社稷憂丹血濺黼扆豐肌染戈矛今來見禾

忝盡日悲宗周玉樹深寂寞泉臺千萬秋感玆一顧重願以死節酬幽顯儻不昧終焉契綢繆縣主吟諷數四悲不自勝者久之逡巡青衣數人皆將樂器而有一人前白縣主曰言及舊事但恐使人悲感且獨孤郎新至豈可終夜啼泣相對乎某請充使召來家娘子相伴縣主許之既而謂穆曰此大將軍來護兒歌人亦當時遇害近在於此俄頃即至甚有姿色陪言笑因作樂縱飲甚歡來氏歌數曲穆唯記其一曰平陽縣中樹久作廣陵塵不意何郎至黃泉重見春良久曰妾與縣主居此二百餘年豈期今日忽有嘉禮縣主曰本以獨孤公忠烈之家願一相見欲豁幽憤耳豈可以塵土之質厚誣君子穆因吟縣主詩落句云求義若可託誰能抱幽貞縣主微笑曰亦大彊記穆因以歌諷之曰今聞久無主羅袂坐生塵願作吹簫伴同為騎鳳人縣主亦以歌答曰朱軒下長路青草啓孤墳猶勝陽臺上空看朝暮雲來氏曰曩者蕭皇后欲以縣主配后兄子正見江都之亂其事遂寢獨孤冠冕盛族忠烈之家今日相對正為嘉偶穆問縣主所封何邑縣主曰兒以仁壽四年生於京師時駕幸仁壽宮因名壽兒明年太子即位封清河縣主上幸江都宮徙封臨淄縣主特為皇后所愛常在宮內來曰夜已深矣獨孤郎宜早成禮某當奉候於東閤俟曉拜賀於是群婢戲謔皆若人間之儀既入臥內但其氣奄然其身頗冷頃之泣謂穆曰殂謝之人久為塵灰幸將奉事巾櫛死且不朽於是復召來氏飲讌如初因問穆曰承君今適江都何日當回有以奉託可乎穆曰死且不顧其他何有不可乎縣主曰帝既改葬妾獨居此今為惡王墓所擾欲聘妾為姬妾以帝王之家義不為凶鬼所辱本願相見正為此耳君將適江南路出其墓下以妾之故必為其所困道士王善交書符於淮南市能制鬼神君若求之即免矣又曰妾居此亦終不安居江南回日能挈我俱去置我洛陽北坂上得與君相近永有依託生成之惠也穆皆許諾曰遷葬之禮乃穆家事矣酒酣倚穆而歌曰露草芊芊頹塋未遷自我居此于今幾年與君先祖疇昔恩波死生契闊忽此相過誰謂佳期尋當別離俟君之北攜手同歸因下淚霑襟來氏亦泣語穆曰獨孤郎勿負縣主厚意穆因以歌答曰伊彼維陽在天一方驅馬悠悠忽來異鄉情通幽顯獲此相見義感疇昔言存繾綣清江桂舟可以遨遊惟子之故不遑淹留縣主泣謝穆曰一辱佳貺永以為好須臾天將明縣主涕泣穆亦相對而泣凡在坐者皆與辭訣既出門回顧無所見地平坦亦無墳墓之迹穆意恍忽良久乃定因從柳樹一株以誌之家人索穆頗甚急後數日穆乃入淮南市果遇王善交於市遂求一符既至惡王墓下為旋風所撲三四穆因出符示之乃止先是穆頗不信鬼神之事及縣主言無不明驗穆乃深歎訝亦私為所親者言之次年正月自江南回發其地數尺得骸骨一具以衣衾斂之穆以其死時草草塟必有闕既至洛陽大具威儀親為祝文以祭之塟於安喜門外其後獨宿於村墅縣主復至謂穆曰遷神之德萬古不忘幽滯之人分不及此者久矣幸君惠存舊好使我永得安宅道途之間所不奉見者以君見我腐穢恐致嫌惡耳穆覩其車轝導從悉光赫於當時縣主亦指之曰此皆君子賜也歲至己卯當遂相見其夕因宿穆所至明乃去穆既為數千里遷塟復昌言其事凡穆之故舊親戚無不畢知貞元十五年歲在己

卯穆晨起將出忽見數人至其家謂穆曰縣主有命穆曰豈相見之期至耶於其夕暴亡遂合葬于楊氏

獨孤穆傳終

趙合傳

撰人不詳

趙合傳　　說淵九　別傳九

進士趙合貌溫氣直行義甚高太和初遊五原路經沙磧覩物悲歡遂飲酒與僕使並醉因寢于沙磧中宵半醒月色皎然聞沙中有女人悲吟曰雲鬟消盡轉蓬稀埋骨窮荒無所依牧馬不嘶沙月白孤魂空逐鴈南飛合遂起而訪焉果有一女子年猶未笄容色絶代語合曰某姓李氏居于奉天有姊嫁洛源鎮帥因往省焉道遭党羌所虜至此擱殺劫其首飾而去後爲路人所悲掩于沙内經今三載知君頗有心義儻能爲歸骨於奉天城南小李村即某家枌榆耳當有奉報合許之請示其掩骼處女子感泣告之合遂收其骨包於橐中伺且俄有紫衣丈人躍騎而至揖合曰知子仁而義信而廉女子咨祈尚有感激我李文悅尚書也元和十三年分守五原爲犬戎三十萬圍逼城池之四隅兵各厚數十里連弩灑雨飛梯排雲穿壁決壕晝夜攻擊城中負戶而汲者矢如蝟毛當其時禦捍之兵纔三千激勵其居人婦女老幼負土而立者不知寒餒犬戎於城北建獨脚樓高數十丈城中巨細咸得窺之其遂設奇定計其樓立毀羌酋駭然以爲神功又語城中人曰慎勿折屋燒吾且爲汝取薪積於城下許人鉤上又大陰稍晦即鬪城之四隅多有人物行動聲云以夜攻城城中懾慄不敢暫安某曰不然潛以鐵索下燭而照之乃空驅牛羊行會其城兵士稍安又西北隅被攻摧十餘丈將遇昏晦群胡大喜縱酒狂歌云候明晨而入某以馬弩五百張而擬之遂下皮墻障之一夕併工暗築不使有聲滌之以水時嚴寒來日氷堅城之瑩如銀不可攻擊又羌酋建大將之旗乃贊普所賜立之於五花營內某夜穿壁而奪之如飛衆羌號泣誓請還前擄掠之人而贖其旗納其老幼婦女百餘人待其盡歸然後擲旗而還之時郊涇救兵二萬人臨其境股慄不進如此相持三十七日羌酋乃遥拜曰此城内有神將

吾今不敢欺遂卷甲而去不信宿達宥州一晝夜而攻破其城老小三萬人盡遭虜去以此利害則余之功及斯城不細但當時賞罰無章不得仗節出此城空加一貂蟬耳余聞鍾陵帝大夫舊葉一隄將防水潦後三十年尚有百姓及廉問周公感其功而奏立德政碑義然若余當時守壁不堅城中之人盡爲羌胡之賤隷豈存今日子孫乎知子有心請白其百姓諷其州墓與立德政碑足矣言訖長揖而去合既受教就五原以語百姓及刺史俱以爲妖不聽惆悵而返至沙中又逢昔日神人謝曰君爲言五原無知之俗刺史不明此城當有大災方與祈求幽府吾言於五原之事不諧此意亦息其禍不三旬而及矣言訖而沒果如期災生五原城雙死萬人老幼相食合挈女骸骨至奉天訪得小李村而瘞之及明日道側遇昔日女子曰感君之義吾之大父乃貞元中得道之士有演參同契續元經子能窮之龍虎之丹不日而成矣合受之女子已沒合遂捨舉究其玄微居于少室燒之一年能使瓦礫爲金寶二年能起斃者三年餌之度世今時有人遇之於嵩嶺耳

趙合傳終

蚍蜉傳

撰人不詳

蚍蜉傳　說淵十七　別傳十七

有徐玄之者自浙東遷于吳於立義里居其宅素有凶怪玄之利其花木珍異乃營之月餘夜讀書見武士數百騎升自床之西南隅於花砌上置綿纖縱兵大獵飛禽走獸不可勝計獵訖有旌旗豹纛弁導騎數百又自外入至西北隅有帶劍操斧手執弓挺者凡數百擎幄幕簾榻盤樑鼎鑊者又數百負罌盛陸海之珍味者又數百道路往返奔走探偵者又數百玄之熟視轉分明至中軍有錯綵信旗擁赤幘紫衣者侍從數千至按之右有大鐵冠執鉞前宣言曰殿下將欲觀漁於紫石潭其先鋒後軍幷甲士執戈戟勿從於是赤幘者下馬與左右數百升玄之石硯之上北設紅拂廬帳俄爾盤揚幄幕歌筵客席畢備賓旅數十輩緋紫紅綠執笙竽簫管者又數十輩更歌迭舞俳優之目不可盡記酒數巡上客有酒容者赤幘顧左右曰索漁具復有擔網網籠罩之類凡數百齊入硯中未頃獲小魚數百千頭赤幘謂諸客曰予請爲渭濱之業以樂賓乃持鉤於硯中之南灘衆樂徒歌春波引曲未終獲魴鯉鱸鱖百餘遽命操膾促膳凡數十味皆馨香不可言金石絲竹鏗鍧齊奏酒至赤幘者持盃顧玄之而謂衆賓曰吾不習周公禮不讀孔氏書而貴居王位今此儒髮鬢焦禿饑色可掬雖孜孜矻矻而又奚爲肯折節爲吾下卿亦得陪今日之宴玄之忽乃以書卷蒙之執燭以爇一無所見玄之捨卷而寢方寐聞見被堅執銳者數千騎自西牖下分行布伍號令而至玄之驚呼僕夫數騎已至床前乃宣言曰蚍蜉王子獵於羊林之澤釣於紫石之潭玄之庸奴遽有迫脅士卒潰亂宮車震驚既無高共臨危之心須有晉文還國之伐付大將軍龔虰追過宣訖以白練繫玄之頸甲士數十羅曳而去其行迅疾倏忽如入一城門觀者架肩疊足凡五六里又行數里見子城入城有宮闕甚麗玄之至堦下有赤衣冠者唱言追徐玄之至蚍蜉王大怒曰服儒服讀儒書不修前言往行而敢肆勇夌上付三事已下議乃釋縛引入會議堂見紫衣冠者十人玄之遍拜皆瞋目踞受所陳設之類尤炳煥於人間是時王子以驚恐入心厥疾彌甚三事已下議請置肉刑議狀未下太史令馬知玄進狀論曰伏以王子自不遵軌法遊佚失度視險如砥自貽震驚徐玄之性氣不回博識非淺凡修天爵難以妖誣今大王不能度已反恣胸臆信彼多士欲害哲人竊見雲物頻興沴怪屢作市言訛誡衆情驚疑昔者秦射巨魚而衰殷格猛獸而滅今大王欲害非類是躡殷秦但恐季世之端自此而起王覽疏大怒斬太史馬知玄於國門以令妖言者是時大雨暴至草澤臣蠹飛上疏曰臣聞縱盤遊恣漁獵者位必亡罪賢臣戮忠讜者國必喪伏以王子獵患於絶境釣禍於幽泉信任幻徒熒惑儒士喪履之戚所謂自貽今大王不究湛遊之非反聽誣詭之議況知玄是一國之元老實大朝之世臣是宜採其謀猷匡此顛仆全身或止於三諫犯上未傷於一言肝膽方期於畢呈身首俄驚於異處臣竊見兵書云無雲而雨

者天泣今直臣就戮而天爲泣焉伏恐比干不恨死於當時知玄恨死於今日大王又不貸玄之峻法欲正名於肉刑是抉眼而觀越兵又在今日昔者虞以宮之奇言爲謬辛併於晉公吳以伍子胥見爲非果滅於勾踐非敢自周秦悉數累瀆聰明竊敢以塵埃之卑少益嵩嶽王得疏卽拜蜚飛爲諫議大夫追贈太史馬知玄爲安國大將軍以其子蚳爲大史令賻布帛五百段米粟各三百石其徐玄之待後進止於是蚳詣宮門進表曰伏奉恩制云馬知玄有敢王子比干之忠貞有魏中尉辛毗之諫諍而我亟以用己昧於知人焚棟梁於將立大廈之晨碎舟楫於方濟巨川之日由我不德致彼非辜是宜褒贈其亡賞延于後者宸翰忽臨載驚載懼叩頭斷號回心止泣伏以臣先父臣知玄學究天人藝窮厤數因通玄鑒得居聖朝當大王採芻蕘之晨是臣父展嘉謨之日逆耳之言難聽驚心之說易誅今蒙聖澤傍臨照此非罪馮恩寵麗循驚已散之精魂好爵彌縫難續不全之腰領今臣豈可因亡父之誅戮冒國家之寵榮報平王既非本心効伯禹亦非素志況今天圖將變厤數甚憂伏乞斥臣遐方免逢喪亂王覽疏不悅乃退寢於候雨殿既寤宴百執事於陵雲臺曰朕有嘉夢能曉之使我心洗然而亮者賜爵一級群臣有司皆頓首敬聽王曰吾夢上帝云助爾金開爾國展爾疆土洎南自北赤玉洎石以答爾德卿等以爲如何群臣皆拜舞稱賀曰啓鄰國之慶也蜚飛曰大不祥何慶之有王曰何謂其然蜚飛曰大王逼脅生人滯留幽穴錫玆咎夢由天怒焉夫助金者鋤也開國者闢也展疆土者分裂也赤玉洎石與火俱焚也得非玄之鋤吾土攻吾國縱火南北以答繋頸之辱乎王於是赦玄之之罪戮方術之徒自壞其宮以禳厥夢又以安車送玄之歸纔及榻玄之夢覺汗流浹洽既明乃召家僮於西牖掘地五尺餘得蟻穴如三石缶因縱火以焚之靡有子遺自此宅不復凶矣

蚍蜉傳終

睦仁蒨傳

撰人不詳

睦仁蒨傳

唐睦仁蒨趙郡邯鄲人也少事經學不信鬼神常欲試其有無就見鬼人學之十餘年不能得見後徙家向縣於路見一人如大官衣冠甚偉乘好馬從五十餘騎視仁蒨而不言後數見之經十年凡數十相見後忽駐馬呼仁蒨曰比頻見君情相眷慕願與君交游仁蒨卽拜之問公何人邪答曰吾是鬼耳姓成名景本弘農人西晉時爲别駕今任臨湖國長史仁蒨問其國何在王何姓名答曰黄河已北總謂臨湖國都在樓煩西北沙磧是也其王卽故趙武靈王今統此國總受太山控攝每月各使上相朝於太山是以數來過此與君相遇也吾乃能有相益令君預知禍難而先避之可免横苦唯死生之命與大禍福之報不能移動耳仁蒨從之景因命其從騎當掌事以贈之遣隨蒨行有事令先報之卽爾所不知當來告我於是便别掌事恒隨逐如侍從者每有所問無不先知時大業初江陵岑之象爲邯鄲令子文本年未弱冠之象請仁蒨於家教文本仁蒨以此事告文本仍謂曰成長史語我有一事羞君不得道既與君交亦不能不告鬼神道亦有食然不能得飽常苦饑若得人食便得一年飽衆鬼多偷竊人食我既貴重不能偷之從君請一食仁蒨既告文本文本卽爲具饌備設珍羞仁蒨曰鬼不欲入人屋可於外水邊張幕設席陳酒食於上文本如其言至時仁蒨見景與兩客來坐從百餘騎既坐文本向席再拜謝以食之不精亦傳景意辭謝初文本將設食仁蒨請有金帛以贈之文本問是何等物仁蒨云鬼所用物皆與人異唯黄金及絹爲得通用然亦不如假者以黄色塗大錫作金以紙爲絹帛最爲貴上文本如言作之及景食畢令其從騎更代坐食文本以所作金錢絹贈之景深喜謝曰因睦生煩郎君供給郎君頗欲知壽命乎文本辭云不願知也景笑而去數年後仁蒨遇病不甚困篤而

不起月餘問常掌事掌事不知便問長史長史報云月内不知後月因朝太山爲問消息相報至後月長史來報云是君鄉人趙某爲太山主簿主簿一員闕薦君爲此官故爲文案經紀召君耳案成者當死仁蒨問計將安出景云君壽應年六十餘今始四十但以趙主簿横徵召耳當爲請之乃曰趙主簿相問睦兄昔與同學恩情深至今幸得爲太山主簿適遇一員官闕明府令擇人吾已啓公公許相用兄既不得長生命當有死死遇濟會未必當官何惜一二十年苟生邪今文書已出不可復止願决作來意無所疑也仁蒨憂懼病愈篤景謂仁蒨曰趙主簿必欲致官君可自往太山於州君陳訴則可以免仁蒨問何由見府君景曰往太山廟東度一小嶺平地是其都所君往自當見之仁蒨以告文本文本爲具行裝數日景又告仁蒨曰文書欲成君訴懼不可免急作一佛像彼文書自消仁蒨告文本以三千錢爲畫一座像於寺西壁訖而景來告曰免矣仁蒨情不信佛意尚疑之因問景云佛法說有三世因果此爲虚實答曰皆實仁蒨曰卽如是人死當分入六道那得盡爲鬼而趙武靈

王及君今尚為鬼邪景曰君縣內幾戶仁蒨曰萬餘戶又曰獄囚幾人仁蒨曰常二十人已下又曰萬戶之內有五品官幾人仁蒨曰無又曰九品已上官幾人仁蒨曰數十人景曰六道之義一如此耳其得天道萬無一人如君縣內無一五品官得人道者萬有數十如君獄內九品數十人入地獄者萬亦數十如君獄內囚惟鬼及畜生最為多也如君縣內課役戶就此道中又有等級因指其從者曰彼人大不如我其不及彼者尤多仁蒨曰鬼有死乎曰然仁蒨曰死入何道答曰不知如人知生而不知死仁蒨曰道家章醮為有益否景曰道者彼天帝總統六道是為天曹閻羅王者如人間天子太山府君如尚書令錄五道神如諸尚書若我輩國如大州郡每人間事道士上章請福如求神之恩天曹受之下閻羅王云以某月日得某申訴云宜盡理勿令枉濫閻羅敬受而奉行之如人奉詔也無理不可求免有枉必當得申何為無益也仁蒨又問佛法家修福何如景曰佛是大聖無文書行下其修福者天神敬奉多得寬宥若福厚者雖有惡道文簿不得追攝此非吾所識亦莫知其所以然

言畢即去仁蒨一二日能起便愈文本父卒還鄉里仁蒨寄書曰鬼神定有貪諂往日欲郎君飲食乃爾殷勤此知無復利相見殊落漠然常掌事猶見隨本縣為賊所陷死亡畧盡僕為掌事所導如常賊不見竟以獲全貞觀十六年九月八日文官賜射於玄武門文本時為中書侍郎自語人云爾

睦仁蒨傳終

巴西侯傳

撰人不詳

巴西侯傳　說淵五十六　別傳十六　五

吳郡張鋋成都人開元中以盧溪尉罷秩調選不得補於有司遂歸蜀行次巴西會日暮方促馬前去忽有一人自道左山逕中出拜而請曰吾君聞客暮無所止將欲奉邀命某以請願隨某去鋋因問曰爾君爲誰豈非太守見召乎曰非也乃巴西侯耳鋋即隨之入山逕行約百步望見朱門甚高人物甚多甲士環衛雖侯伯家不如也又步數十乃至其所使者止鋋於門曰願先以白吾君客當伺焉入乆之而出乃引鋋曰客且入矣鋋既入見一人立於堂上衣褐革之裘貌極異綺羅珠翠擁侍左右鋋趨而拜既拜其人揖鋋升階謂鋋曰吾乃巴西侯也居此數十年矣適知君暮無所止故輒奉邀幸少留以盡歡鋋又拜以謝已而命開筵致酒其所玩用皆華麗珍具又令左右邀六雄將軍白額侯滄浪君又邀五豹將軍鉅鹿侯玄丘校尉且傳教曰今日貴客來願得盡歡宴故命奉請使者唯而去乆之乃至前有六人皆黑衣鼎然其狀曰六雄將軍巴西侯起而拜六雄將軍亦拜又一人衣錦衣戴白冠貌甚獰狩曰白額侯也巴西侯又起而拜白額侯亦拜又一人衣蒼其質魁岸曰滄浪君也巴西侯又拜滄浪亦拜又一人被斑文衣似白額侯而稍小曰五豹將軍也巴西又拜五豹將軍亦拜又一人衣褐衣首有三角曰鉅鹿侯也巴西侯稱之又一人亦異狀類滄浪君曰玄丘校尉也巴西侯每揖之然後延坐巴西南向坐鋋北向六雄白額滄浪處於東五豹鉅鹿玄丘處於西既坐飲酒命樂又美人十數歌者舞者絲竹既發窮極其妙白額侯酒酣顧謂鋋曰吾今尚未夜食君能爲吾致一飽邪鋋曰未卜君侯所以食者願教之白額侯曰君之軀可以飽吾腹亦何貴他味乎鋋懼悚然而退巴西侯曰無此理奈何宴席之上有忤貴客邪白額侯笑曰吾之言乃戲耳安有如是哉固不然也乆之有告洞玄先

說淵　巴西侯傳　三

生在門願謁白事言訖有一人被黑衣頭長而身甚廣其人拜巴西侯揖之與坐且問曰何謂而來乎對曰某善卜者也知君將有甚憂故輒奉白巴西侯曰所憂者何也曰席上人將有圖君今不除後必爲害願君詳之巴西侯怒曰吾歡宴方洽何處有惟焉命殺之其人曰用吾言皆得安不用吾言則吾死君亦死將若之何雖有後悔其可追乎巴西侯遂殺卜者致於堂下時夜將半衆盡醉而皆臥于榻鋋亦假寐焉天將曉忽悸而寤見巳身臥於大石龕中其中設繡帷服玩珠璣犀象有一巨猿狀如人醉臥于地蓋所謂巴西侯也又見巨熊臥於前者蓋所謂六雄將軍也又一虎頂白亦臥于前所謂白額侯也又一狼所謂滄浪君也又一文豹所謂五豹將軍也又一巨鹿一狐皆臥于前蓋所謂鉅鹿侯玄丘校尉也而俱冥然若醉狀又一龜形狀甚異死於龕前乃向所殺洞玄先生也鋋既見大驚即出山逕馳告里中人里人相集得百數遂執弓挾矢入山中至其處猿忽驚而起且曰不聽洞玄先生言今日果如是矣遂圍其龕盡殺之其所陳器玩莫非珍麗乃具事以告太守先是人有

持其金貝緰帛過此者俱無何而失且有年矣自後絕其患也

巴西侯傳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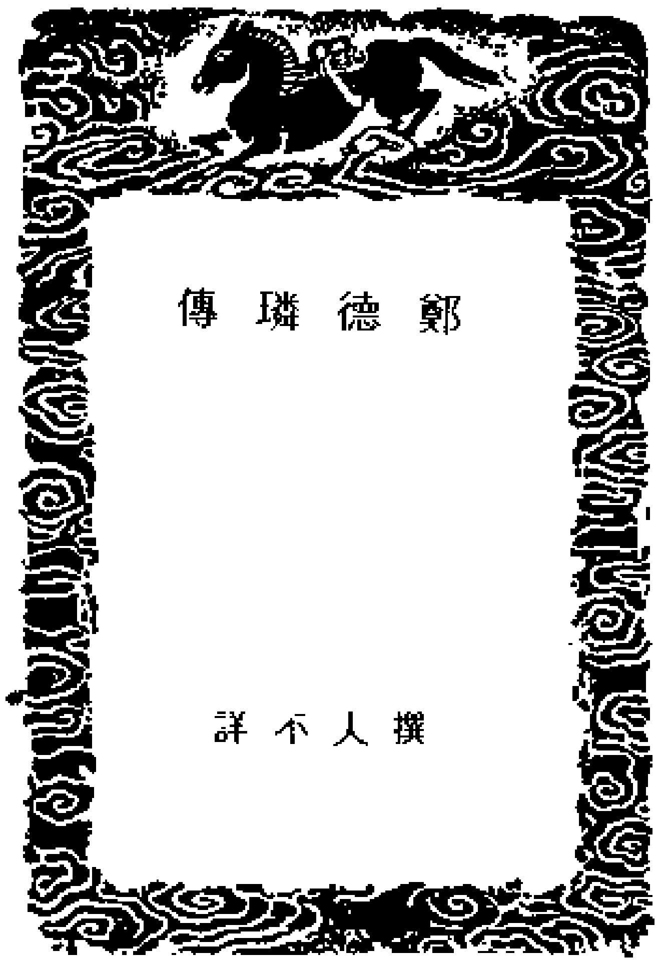
曾季衡傳

撰人不詳

曾季衡傳　說淵三十八　別傳十八

太和四年春鹽州防禦使曾孝安有孫曰季衡居使宅西偏院室屋壯麗而季衡處之有僕夫告曰昔王使君女暴終於此乃國色也晝日其鬼或見於此郎君慎之季衡少年好色願覩其靈異終不以人鬼爲間頻炷名香頗踈凡俗閽遊閑處悅然凝思一日晡時有雙鬟前揖曰王家小娘子遣某傳達厚意欲面拜郎君言訖欻然而没俄頃有異香襲衣季衡乃束帶伺之見嚮者雙鬟引一女而至乃神仙之人也季衡揖之問其姓氏曰某姓王氏字麗真父今爲重鎮昔時從大人牧此城處此室無何物故感君思深窃冥情激幽壤所以不間存没願思神會其來久矣但非吉日良時今方契願幸垂留意季衡留之欵會移時乃去握季衡手曰翊日此時再會慎勿泄於人遂與侍婢俱不見自此每及晡一至近六十餘日季衡不疑因與大父麾下將校說及艷麗誤言之將校怛然驚其事曰郎君將及此時願一扣壁某當與一二輩潛窺焉季衡亦終不能扣壁是日女郎一見季衡容色慘沮語聲嘶咽握季衡手曰何爲負約而泄於人自此不可更接歡笑矣季衡慙悔無詞以應女曰殆非君之過亦冥數盡耳乃留詩曰五原分袂真胡越燕拆鶯離芳草歇年少煙花處處春北邙空恨清秋月季衡不能詩耻無酬乃強爲一篇曰莎草青青鴈欲歸玉腮珠淚灑臨岐雲鬟飄去風香盡愁見鸎啼紅樹枝女遂於襦帶解蹙金結花合子又抽翠玉雙鳳翹一隻贈季衡曰望異日覩物思人無以幽冥爲隔季衡搜書篋中得小金鏤花如意酬之季衡曰此物雖非珍異但貴其名如意願長在玉手操持耳又曰此別何時更會女曰非一甲子無相見期言訖嗚咽而没季衡自此寢寐求思形體羸瘵故舊丈人王回推其方術療以藥石數月方愈乃詢五原紉針婦人曰王使君之愛女不疾而終于此院今已歸葬北邙山或陰晦而魂遊於此人多見之則女詩云北邙空恨清秋月者言其葬處耳

曾季衡傳終



鄭德璘傳　說淵六　六　別傳

貞元中湘潭尉鄭德璘家居長沙有親表居江夏每歲一往省焉中間涉洞庭歷湘潭多遇老叟棹舟而鬻菱芡雖白髮而有少容德璘與語多及玄解詰曰舟無糗糧何以爲食叟曰菱芡耳德璘好酒每挈松醪春過江夏遇叟無不飲之叟飲亦不甚媿荷德璘抵江夏將返長沙駐舟于黃鶴樓下傍有鹺賈韋生者乘巨舟亦抵于湘潭其夜與鄰舟告別飲酒韋生有女居于舟之柁櫓鄰舟女亦來訪別二女同處笑語夜將半聞江中有秀才吟詩曰物觸輕舟心自知風恬浪靜月光微夜深江上解愁思拾得紅蕖香惹衣鄰舟女善筆札因覩韋氏粧奩中有紅牋一幅取而題所闡之句亦哦吟良久然莫曉誰人所製也及旦東西而去德璘舟與韋氏舟同離鄂渚信宿及暮又同宿至洞庭之畔與韋生舟楫頗以相近韋氏美而艷瓊英膩雲蓮蓝瑩波露濯舜姿月鮮珠彩於水窗中垂鉤德璘因窺見之甚悅遂以紅綃一尺上題詩曰纖手垂鉤對水窗紅蕖秋色艷長江既能解珮投交甫更有明珠乞一雙彊以紅綃惹其鉤女因收得吟諷久之然雖諷讀即不能曉其義女不工刀札又耻無所報遂以鉤絲而投夜來鄰舟女所題紅牋者德璘謂女所製凝思頗悅喜暢可知然莫曉詩之意義亦無計遂其款曲由是女以所得紅綃繫臂自愛惜之明月清風韋舟遽張帆而去風勢將緊波濤恐人德璘小舟不敢同越然意殊恨恨將暮有漁人語德璘曰向者賈客巨舟已全家沒于洞庭耳德璘大駭神思恍惚悲惋久之不能排抑將夜爲弔江姝詩二首曰湖面狂風且莫吹浪花初綻月光微沉潛暗想橫波淚得共鮫人相對垂又曰洞庭風軟荻花秋新沒青娥細浪愁淚滴白蘋君不見月明江上有輕鷗詩成酹而投之精貫神祇至誠感應遂感水神持詣水府府君覽之召溺者數輩曰誰是鄭生所愛而韋氏亦不能曉其來由有主者搜臂見紅綃而語府君曰德璘異日是吾邑之明宰況曩有義相及不可不曲活爾命因召主者携韋氏送鄭生韋氏視府君乃一老叟也逐主者疾趨而無所礙道將盡覩一大池碧水汪然遂爲主者推墮其中或沉或浮亦甚困苦時已三更德璘未寢但吟紅牋之詩悲而益苦忽有物觸舟然舟人已寢德璘遂秉炬照之見衣服彩繡是似人物驚而拯之乃韋氏也繫臂紅綃尚在德璘喜驟良久女蘇息及曉方能言乃說府君感君而活我命德璘曰府君何人也終不省悟遂納爲室感其異也將歸長沙後三年德璘當調選欲謀醴陵令韋氏曰不過作巴陵耳德璘曰子何以知韋氏曰向者水府君言是吾邑之明宰洞庭乃屬巴陵此可驗矣德璘志之選果得巴陵令及至巴陵縣使人迎韋氏舟楫至洞庭側値逆風不進德璘使傭篙工者五人而迎之内一老叟挽舟若不爲意韋氏怒而唾之叟回顧曰我昔水府活汝性命不以爲德今反生怒韋氏乃悟恐悸召叟登舟拜而進酒果叩頭曰吾之父母當在水府可省覲否曰可須臾舟楫似沒于波然無所苦俄到往

時之水府大小倚舟號慟訪其父母父母居止儼然第舍與人世無異韋氏詢其所須父母曰所溺之物皆能至此但無火化所食惟菱芡耳持白金器數事而遺女曰吾此無用處可以贈爾不得久停促其相別韋氏遂哀慟別其父母叟以筆大書韋氏巾曰昔日江頭菱芡人蒙君數飲松醪春活君家室以爲報珍重長沙鄭德璘書訖叟遂爲僕侍數百輩自舟迎歸府舍俄頃舟却出于湖畔一舟之人咸有所覩德璘詳詩意方悟水府老叟乃昔日鬻菱芡者歲餘有秀才崔希周投詩卷于德璘內有江上夜拾得芙蓉詩即韋氏所投德璘紅牋詩也德璘疑詩乃詰希周對曰數年前泊輕舟于鄂渚江上月明時當未寢有微物觸舟芳馨襲鼻取而視之乃一束芙蓉也因而製詩既成諷咏良久敢以實對德璘歎曰命也然後更不敢越洞庭德璘官至刺史

鄭德璘傳終

小金傳

撰人不詳

小金傳　說淵六十二　別傳六十二

貞元六年十月范陽盧頊家于錢唐妻弘農楊氏其姑王氏早歲出家隸邑之安養寺頊宅于寺之北里有佳婢曰小金年可十五六頊家貧假食於郡內郭西堰堰去其宅數十步每令小金於堰主事常有一婦人不知何來年可四十餘著瑟瑟裙蓬髮曳漆履直詣小金坐自言姓朱第十二久之而去如是數日時天寒小金爇火以燎須臾婦人至顧見床下炭怒謂小金曰有炭而焚煙薰我何也舉足踏火火即滅以手批小金小金絕倒于地小金有弟年可四五歲在傍大駭馳報于家家人至已失婦人而小金瞑然如睡其身僵仆如束命巫人祀之釋然於是具陳其事居數日婦人至抱一物如狸狀而尖嘴捲尾尾類大身斑似虎謂小金曰何不食我猫兒小金曰素無爲之奈何復批之小金又倒火亦撲滅童子奔歸以報家人至小金復瞑然人祝之隨而愈自此不令之堰後數日令小金引船於寺迎外姑船至寺門外寺殿後有一塔小金忽見塔下有車馬朱紫甚盛竚立以觀之即覺身不自制須臾車馬出左右辟易小金遂倒見一紫衣人策馬問小金是何人旁有一人對答二人舉扶階上不令損紫衣者駐馬促後騎曰可速行冷落他筵饌小金問傍人曰行何適人曰過大雲寺寺主家耳須臾車馬過盡其院中人來方見小金倒于階上復驚異載歸祀酹之而醒是夕冬至除夜盧家方備粢盛之具見婦人鬼倏閃於戶牖之間以鬧不得入盧生以二虎目繫小金左右臂夜久家人怠寢婦人忽曳小金驚叫婦人怒曰作餅子何不啖我家人驚起小金乃醒而左臂失一虎目忽窻外朗言還你遂擲窻有聲燭之果得後數日視之帛裹乾茄子不復虎目矣冬至方旦有女巫來坐話其事未畢而婦人來小金即瞑然女巫甚懼方食遂挾一枚餺飥置戶限上祝之于時小金忽笑曰笑朱十二喫餺飥以兩手拒地合面於餺飥上吸之盧生以古鏡照之小金遂泣言朱十二毋在臨官縣若得一頓餺飥及顧船錢則不復來盧生如言遂訣別而去方欲焚錢財之時已見婦人背上負錢焚畢而去小金遂釋然爲問者小金毋先患風疾不能言忽然廚中應諾便入房切切然語出大門良久摳衣闊步而入若人騎馬狀直至堂而拜曰花容起居其家大驚花容即楊氏家舊婢死來十餘年語聲行動酷似之乃問花容何得來答曰楊郎遣來傳語娘子別久好在楊郎盧生舅也要小金毋子故遣取來盧生具傳懇辭以留受語而出門久之復命曰楊郎見傳語切今不用也急作紙人代之依言剪人題其名字焚之又言楊郎在安養寺塔上與楊二郎雙陸又問楊二郎是何人答曰神人耳又有木下三郎亦在其中又問小金前見車馬何人曰此是精魅耳本是東隣吳家阿嫂朱氏平生苦毒罰作蛇身今在天竺寺楮樹中有穴久而能變化通靈故化作婦人又問既是蛇身如何得衣裳著答曰向某家塚中偷來又問前抱來者是何物言野狸遂辭去即酌一杯令飲飲訖更請一杯與門前鑊八問

鏤八是何人云是楊二郎下行官又問楊二郎出入如此人遇之皆禍否答曰如他楊二郎等神物出入如風如雨在虛中下視人如螻蟻然命衰者則自禍耳他亦無意焉言訖而去至門方醒醒後問之皆不知也後小金夜夢一老人騎大獅子獅子如文殊所乘毛彩奮迅不可視旁有二崑崙奴操轡老人謂小金曰吾聞爾被鬼物纏繞故萬里來救汝是衰厄之年故鬼點爾作客云以取錢應點而巳渠亦自得錢汝若不值我來至四月當被作土戶汝則不免死矣汝於某日拾得繡佛子否小金曰然曰汝看此樣繡取七軀佛子七口幡子言訖又曰作八口吾誤言耳又截頭髮少許贖香以供養之其厄則除矣小金曰受教矣今苦腰背痛不可忍慈悲爲除之老人曰易耳卽令崑崙奴向前令展手便於手掌摩指則如墨染指便於背上點二灸處小金方醒具說其事卽造佛及幡視背上信有二點處遂灸之背痛立愈盧頊秉志剛直不信其事又罵之曰烏有聖賢來救一婢此必是鬼耳其夜又夢老人曰吾哀爾疾危是以來救汝愚郎主却嗔我作鬼魅耶吾亦不計此事汝至四月必作土戶然至三月末當須出杭州界以避之矣夫鬼神所部州縣各異亦猶人之有逃戶小金曰於餘杭可乎老人曰餘杭亦杭州耳何益也又曰嘉興可乎曰可老人曰汝於嘉興投誰家答曰某家有親欲投之老人曰其家有喪汝今避鬼還投鬼家何益也凡喪家有靈筵神道交通他則知汝所在汝投吉人家則可矣又臨發時脫汝所愛惜衣一事剪去身晉領縫襟帶餘處盡去之縛一草人衣之著宅之陰闇處汝則易衣而潛去也小金曰諸賢聖前度灸背當時獲愈今尚苦腰痛老人曰吾前不除爾腰者令爾知有我耳汝今欲除之邪復於崑崙手掌中研墨點腰間一處而去寤而驗之信有點跡便灸之又瘥其後婦人亦不來矣至三月盡如言潛之嘉興自後無事

小金傳終

南岳魏夫人傳

撰人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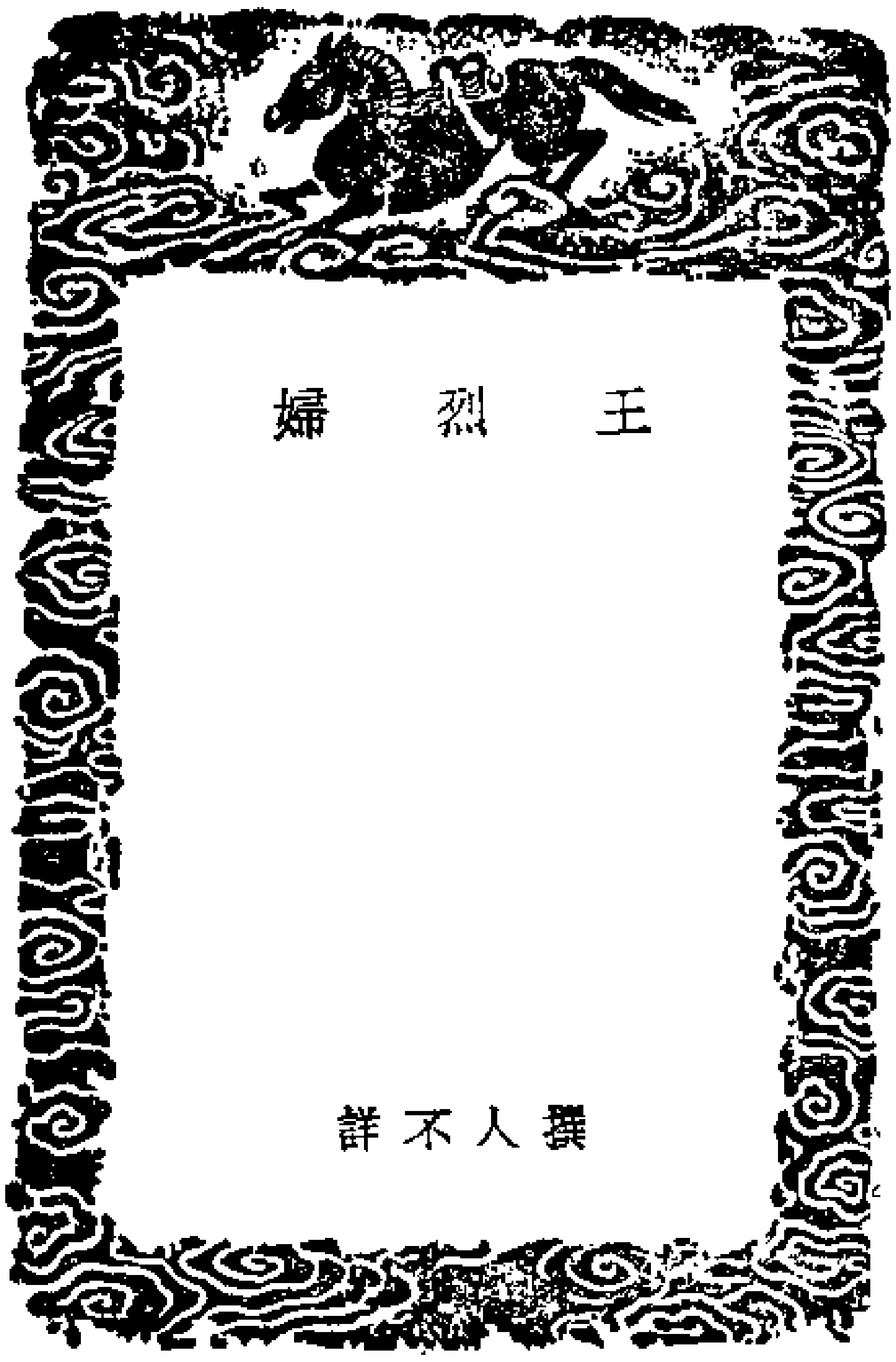
南岳魏夫人傳

魏夫人者任城人也晉司徒劇陽文康公舒之女也名華存字賢安幼而好道靜默恭介讀莊老三傳五經百氏無不該覽志慕神仙味真耽玄欲求神仙常服胡麻散茯苓丸吐納氣液攝生夷靜親戚往來一無關見常欲别居閑處父母不許年二十四彊適太保掾南陽劉文字幼彥生二子長曰璞次曰遐幼彥後爲脩武令夫人心期幽靈精誠彌篤二子粗立乃離隔室于齋于别寢將逾三月忽有太極真人安度明東華大神方諸青童扶桑碧阿陽谷神王景林真人小有仙王清虛真人王褒來降褒謂夫人曰聞子密緯真氣注心三清勤苦至矣扶桑大帝君勑我授子神真之道青童君曰清虛天王卽汝之師也度明曰子苦心求道道今來矣景林真人曰虛皇鑒爾勤感太極已注子之仙名於玉札矣子其勗哉青童君又曰子不更聞上道內法晨景玉經者仙道無緣得成也後日當會陽洛山中爾勤密之矣王君乃命侍女華散條李明允等便授雲蘊開玉笈出太上寶文八素隱書大洞真經靈書八道紫度炎光石精金馬神真虎文高仙羽玄等經凡三十一卷即手授夫人焉王君因告曰我昔於此學道遇南極夫人西城王君授我寶經三十一卷行之以成真人位爲小有洞天仙王今所授者卽南極元君西城王君之本文也此山洞臺乃清虛之别宮耳於是王君起立北向執書而祝曰太上三元九星高真虛微入道上清玉晨褒爲太常所敕使教于魏華存是日丹良吉日戊申謹授寶書神金虎文大洞真經八素玉篇合三十一卷是褒昔精思於陽明西山受真人太師紫元夫人書也華存當謹按明法以成至真誦修虛道長爲飛仙有泄我書族及一門身爲下鬼塞諸河源九天有命敢告華存祝畢王君又曰我昔受祕訣於紫元君言聽教於師之口云此篇當傳諸真人不但我得而已子今獲之太帝命爲此書自我當七人得之以白玉爲簡青玉爲字至華存則爲四矣於是景林又授夫人黃庭內景經令晝夜存念讀之萬遍後乃能洞觀鬼神安適六府調和三魂五藏生華色反孩嬰乃不死之道也於是四真吟唱各命玉女彈琴擊鍾吹簫合節而發歌歌畢王君乃解摘經中所脩之節度及寶經之指歸行事之口訣諸要粗訖徐乃别去是時太極真人命北寒玉女宋聯涓彈九氣璈青童命東華玉女烟景珠擊西盈之鍾陽洛神王命雲林玉女賈屈庭吹鳳喉之簫青虛真人命飛玄玉女鮮於虛金拊九合玉節太極真人發排空之歌青童吟太霞之曲神王諷晨啓之章清虛詠駕欻之詞既散之後諸真元君日夕來降雖幼彥隔壁寂然莫知其後幼彥物故植天下大荒亂夫人撫養內外旁救窮乏亦爲真仙默示其兆知中原之亂攜二子渡江璞爲庾亮司馬又爲溫太真司馬安成太守遐字子嵩爲陶太尉侃從事中郎夫人自洛邑達江南寇盜之中所過之處神明保祐常果元吉二子位既成立夫人遂得冥心齋靜真靈累感脩真之益與日而進凡在世八十三年以晉成帝咸和九年歲在甲午王君復與東華青童來降與夫人成藥兩劑一曰候神白騎神散一曰石精金光化形靈丸使頓而服之稱疾不行凡七日太一玄仙遂飆車來迎夫人乃託劍化形而去徑入陽洛山中明日清童君太極四真人清虛王君令夫人清齋五百日讀大洞真經并分别真經祕要道陵又授明威章奏存祝吏兵符籙之訣衆真各摽至訓三日而去道陵所以偏教委曲者以夫人在世當爲女官祭酒領職理民故也夫人誦經萬遍積十六年顏如少女於是龜山九虛太真金母金闕聖君南極元君共迎夫人白日昇天北詣上清宮玉闕之下太微帝君中央黃老君三素高元君太上玉晨太道君太素三元君扶桑太帝君金闕後聖君各令使者致命授夫人王札金文位爲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岳夫人比秩仙公使治天台大霍山洞臺中主下訓奉道教授當爲仙者而男之高仙曰真人女曰元君夫人受錫事畢王母及金闕聖君南極元君各去使夫人於王君小有天中更齋戒三月畢九微元君龜山王母三元夫人衆諸真仙並降於小有清虛上宮各命侍女陳曲成之鈞九霆合節八音靈際王母擊節而歌三元夫人彈雲璈而答歌餘真各歌須臾司命神仙諸隸屬及南岳迎官並至虎旂龍輦激耀百里中王母諸真乃共與夫人東南而行俱詣天台霍山臺又便道過句曲金壇茅叔申宴會二日二夕又共適於霍山夫人安駕玉宇然後各别初

王君告夫人曰學者當去疾除病因授甘草穀仙方夫人服之夫人能隸書小有王君並傳事甚詳悉又述黃庭内景注敘青精䭀飯方後釁降茅山子璞後至侍中夫人令璞傳法于司徒琅邪王舍人楊羲護軍長史許穆穆子玉斧並皆昇仙陶真白真誥所呼南真即夫也以晉興寧三年乙丑降楊家謂楊君曰修道之士不欲見血見雖避之不如不見又云向過東海中波聲如雷又云裴清靈真人錦囊中有實神經昔從紫微夫人所受吾亦有是西宮定本即是玄圃北壇西瑤之上臺天真珍文盡藏其中也因授書云若夫仰擲雲輪總轡太空手攜烟霄足陟玉庭身昇帝闕披寶嗡精諭九玄之逸度泯萬椿之長生真言玄浪高謳玉清今則廻靈塵埃訓我弟子周目五濁勞神臭腥子所營者道研詠者妙道妙既得吾子加之慮散蕩斯邪慎之慎之仍云河東桐栢山之西頭適崩二百餘丈吾昨與茅叔申詣清虛宮授真仙之籍得失之事頓落四十七人復上者三人耳固當洗心虛邁勤注理盡心殫意竭如脫兵人父如此者仙道亦不隱矣但在莊敬丹到而絕淫色之念也若抱濫慾之心行上真之道者清宮所落皆此輩也豈止落名生籍方將被考於三官也勉之慎之宗道者貴無邪棲真者安恬愉至寂非引順之王凌然非教授之匠故當因煩以領無耳爲道者精則可矣有情而不勤能而不專無益也要在憺心清齋戢念疾開可以數著東山勤望三秀差復益耳言者性命之全敗信者得失之關籥張良三期可謂篤道而明心矣又曰得道去世或顯或隱記體遺跡者道之隱也昔有再酣瓊液而叩棺一服刀圭而尸爛鹿皮公吞玉華而流蟲出戶賈季子咽金液而臭聞百里黃帝火九鼎於荊山尚有喬嶺之基季王服雲散以潛昇猶頭足異處墨狄因虹丹以沒水甯生服石腦而越火務光翦薤以入清水之泉柏成納氣而腸胃三腐如此之比不可勝紀微乎得道趣捨之迹固無常矣保命君曰所謂尸解者假形而示死非真尸南真曰人死必視其形如生人尸解也足不青皮不壞者亦尸解也目光不落無異生神者尸解也髮盡落而失形骨者尸解也白日尸解自是仙矣非尸解之例也若死經太陰暫過三官者肉朽脉散血沉灰爛而五臟自生骨如玉七魄營侍三魂守宅者或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三年當血肉再生復質成形必勝於昔日未死之容者此名煉形太陰易貌三官之仙也天帝云太陰煉身形勝服九轉丹形容端且嚴面色似靈雲上登太極闕受書爲真人是也若暫遊太陰者太一守尸三魂營骨七魄侍肉胎靈錄氣皆數滿再生而飛天也其用他藥尸解非是靈丸者即不得返故鄉三官執之也其死而更生者未殮而失其尸有形皮存而無者有衣結不解衣存而形去者有髮脫而形飛者有頭斷已死乃從一旁出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爲上夜半解者爲下向晚向暮去者爲地下王者此得道之差降也夫人之修道或災逼禍生形壞氣亡者侶由多言而守一多端而期苟免也是以脊巢顏枝而墜落百勝失於一敗惜乎通仙之才安可爲二豎子而致斃乎智以無崖傷性心以欲惡蕩真豈若守根靜中栖研三神備貫萬物而同玄鏡寂泯然與尼丸爲一而内外均福也真人歸心於一任於求信心歸則正神和信順利真之兆自然之感無假兩際也若外見祭觀之氣内有愠結之陋有如此者我見其敗未見其立地下主者乃下道之文官地下鬼師乃下道之武官文解一百四年一進武解缶之世人勤心於嗜慾彖味於清正華目以隨世長死而希仙者皆爲武解者尸之最下也夫人與衆真吟詩曰玄感妙象外和聲自相招靈雲鬱紫晨蘭風扇綠軺上真宴瓊臺邈爲地仙標所期貴遠道故能秀頻魍誑彼入素翰道成初不淹人事則可預使余形氣消夫人既遊江南遂於撫州并山立靜室又於臨汝水西置壇宇歲久蕪梗蹤跡殆乎有女道士黃靈徵年逾八十貌若嬰孺號爲花姑特加修飾累有靈應夫人亦寓夢以示之後亦昇矢玄宗勅道士蔡偉編入後仙傳大曆三年戊申魯國公顏真卿重加修葺立碑以紀其事焉

南岳魏夫人傳終

長白謝陞



王烈婦

王烈婦。姓方氏。貢生王□□繼室。王忤本縣主。繫獄間，徒瘐死獄中。訃至。方哀憤大呼。躍入河。衆救不死。雖僞胎墮。益不欲生。家人防慮嚴。求死不得。乃佯諧笑如平時。使防者稍懈。會新歲。方有弟設奠於王之靈。王家於靈事款之。甫即席。而方已投繯矣。未幾。刑幕某自署歸家。舟次。忽見方登舟索命。某駭跪哀求。連聲應曰。就來就來。匆匆覓筆硯。疾書一紙。置枕畔。托言上岸便溺。逾時不歸。舟人往覓。至神廟殿臺下。釋然縊屍則某也。歸舟檢枕畔紙。備述烈婦索命事。併縣主穢事關□□中。進纍卒。家口流落。吁。可畏也。

王烈婦

一

鬼董

撰人不詳

鬼董卷第一

洛陽人卒穎少年時因醉誤出郊野夜半方醒息於路傍見一尸發露骸骨穎甚傷念之達曙躬自掩埋其夕夢一少年可二十已來衣白練衣仗一劍拜穎曰我強寇耳平生恣意殺害作不平事近與同輩爭遂爲所害埋於路傍久經風雨所以發露蒙君復藏我故來謝君我生爲兇勇人死亦爲兇勇鬼若能容我棲託但君每夜微奠祭我常應君指使我既得託於君不至飢渴是得令君所求徇意也穎夢中許之及覺乃試設祭饗賂

以祀禱祈夜又夢曰我已託君矣君每欲使我卽呼赤丁子一聲輕言其事我必應聲而至也穎遂每潛告令竊盜盜人之財物無不應聲遂意後致富有金寶一日穎見鄰家婦有美色愛之乃呼赤丁子令竊焉鄰婦至夜半忽自外踰牆而至穎驚起款曲問其所由來婦曰我本無心忽夜被一人擒我至君處忽如夢覺我亦不知是何怪也不知何計卻得還家悲泣不已穎甚憫之潛留數日其婦家人求訪極切至於告官穎知之乃與婦人詐爲謀令婦人出別墅卻自歸言不知被何妖攝去今卻得回婦人至家後每三夜或五夜依前被一人取至穎家不至曉卽送歸經一年矣家人皆不覺婦人深怪穎有此妖術後因至切問於穎曰若不白我我必自發此事穎遂具述其實鄰婦遂告於家人共圖此患家人乃密請一道流潔淨作禁法以伺之赤丁子方夜至其門見符籙甚多卻反白於穎曰彼以正法拒我但力微耳與君力爭當惡取此婦人此來必須不放回也言訖復去須臾鄰家飄風驟起一室俱黑色但是符籙禁法之物一時如掃復失婦人至曙其夫遂告官同來

穎宅擒捉穎乃擲此婦人竟逃不知去所

章翰少時有志氣長安交游豪俠宅新昌坊有愛妾曰裴六娘者容範曠代宅於崇仁翰常悅之居無何翰有故游近畿數月方回及至妾已病死翰甚悼之既而日夕因宿其舍尚未葬殯於堂翰既無家室翰曰平生之愛存沒何間獨宿繐帳中夜半後庭月皓然翰悲歎不寐忽見門屏間有一物傾首而窺進退逡巡入庭中長丈許著豹皮褌鋸牙披髮更有三鬼繼進乃拽朱索舞於月下相與言曰牀上貴人奈何又曰寢矣便升階入窺所殯屍櫬於月中破而取其尸糜割股體環坐共食之血流於庭衣服狼籍翰恐懼且痛之自分曰向叶我作貴人我今擊之必無苦遂潛取帳外竿忽於堦中擲出大叫擊鬼鬼大駭走翰乘勢逐之西北隅踰垣而去有一鬼最後不得上翰擊中流血乃得去家人聞變亂起來救之翰具道其事將收餘骸及至堂殯所儼然如故而噉處亦無所見翰恍惚以爲夢中驗其蹤有血其上有迹竟不知其然後數年翰貴達

章仇兼瓊鎮蜀日佛寺設大會百戲在庭有十歲童兒

舞於竿杪忽有一物狀如鵰鶚掠之而去都眾大駭因罷樂後數日其父母見在高塔之上梯而取之兒神形如癡久之方語云見如壁畫飛天夜叉者將入塔中去飼果實飲食之味亦不知其所自旬日方精神如初

有吳生者江南人嘗游會稽娶一劉氏爲妾後數年吳生宰縣於鴈門郡與劉氏偕之官劉氏初以柔婉聞凡數年其後忽獷烈自持不可禁往往有逆意者卽發怒毆其婢僕或齧其肌血且甚而怒不可解吳生始知劉氏悍戾心稍外之嘗一日吳與鴈門部將數輩獵於野獲狐兔甚多致庖舍下明日吳生出劉氏卽潛入庖舍取狐兔生啗之且盡吳生歸因問狐兔所在而劉氏俛然不語吳生怒訊其婢婢曰劉氏食之盡矣生始疑劉氏爲他怪旬餘有縣吏以一鹿獻吳生命致於庭已而吳生紿言將遠適既出門卽屏身潛而伺之見劉氏散髮袒肱目皆盡裂狀貌頓異立庭中左手執鹿右手拔其脾而食之吳生大懼仆地不能起久之乃召吏卒十數輩持兵仗而入劉氏見吳生來盡去襦襮挺然立庭自若電光齒如戟刀筋骨盤蹙身盡青色吏卒俱戰慄不敢近食頃忽東向而走其勢甚疾竟不知所在

郭自東者義烈之士也嘗游太白山棲止段公莊段亦素知其壯勇者一日與自東眺望山谷見一徑甚微若舊有行跡自東問主人曰此何詣也段曰昔有二僧居此山頂殿宇宏壯林泉甚佳蓋唐開元中萬迴師弟子之所建也似驅役鬼工非人力所能及或問樵者說其僧爲怪物所食今絕跡二三年矣又聞人說有二怪物在於此山亦無人敢窺焉自東怒曰余操心在乎役暴怪物何類而敢噬人今日必挈其首致於門下段曰暴

虎馮河死而無悔自東不顧仗劍脅衣而往勢不可遏段悄然曰幸生當其發耳自東捫蘿攝石至於精舍悄寂無人覩二僧房大敞其戶長物俱在衾枕儼然而塵埃凝積其上又見佛堂內細草茸茸似有巨物偃寢其處四壁多挂野彘元熊之類或庖炙之餘鏥濕柴薪自東乃知是樵者之言不謬耳度其怪未至遂拔柏樹大如碗去枝葉爲大杖扃其戶以石佛拒之是夜月白如晝夜未分怪物挈鹿而至怒其扃鐍大叫以首觸戶折其石佛而踣於地自東以柏樹撾其腦再舉而斃之拽

之入室又闔其扉頃之復有怪物繼至似怒前歸者不接已亦哮吼觸其扉復踣於戶閾又撾之亦斃自東知雌雄已殞應無儔類遂掩關烹鹿而食及明斷二首挈餘鹿示段段大駭曰眞周處之儔矣乃烹鹿飲酒盡歡遠近觀者如堵有道士出於稠人中揖自東曰某有衷懇欲告於長者可乎自東曰某一生急人之急何爲不可道士曰棲心道門懸志金藥非一朝一夕耳三十年前神仙爲吾配合龍虎丹一爐據其洞術之有日矣今鑑藥將成數有妖魔入洞就爐掣觸藥幾飛散思得剛烈之士仗劍衛之藥儻成當有分惠未知能一行否耳自東踴躍曰乃平生所願也遂仗劍從道士而去躋險躡巖當太白之高峯將半有一石洞可百餘步即道士燒丹之室唯弟子一人道士約曰明晨五更初請君子仗劍當洞門而立見有怪物但以劍擊之自東曰謹奉教乃立燭於洞門外伺之俄頃果有巨虺長數丈金口雪牙毒氣氤氳將欲入洞自東以劍擊之似中其首頃刻若輕霧而化去食頃又有一女子顏色絕麗執芰荷之花緩步而至自東又以劍拂之若雲氣而滅食頃

將曙有道士乘雲駕鶴導從甚嚴勞自東曰妖魔已盡吾弟子丹將成矣吾嘗來爲證也盤旋俟明而入語自東曰吾汝道士丹成今有詩一首汝可繼和詩曰三秋稽顙叩眞靈龍虎交馳金液成絳雪既凝身可度蓬壺頂上彩雲生自東詳詩意曰此道士之師遂釋劍而禮之俄而突入藥鼎鼎裂更無遺在道士慟哭自東悔恨自咎而已二人因以泉漱其鼎器而飲之自東後更有少容而適南岳莫知所止今段怪物骷髏見在道士亦莫知所之

鉅鹿有王氏女美容儀而家貧同郡凌生納爲妾凌妻極妒背候凌出便縛王擲深谷中王倘脫而逃去入仙都爲女道士作妾薄命歎千餘言一夕見夢於凌語所苦且以詩授凌凌覺而得其詩於神前後凌妻死王乃得復返乎閨其事甚怪惜不見其詩今近有傳示予者因錄之裂裂薜蘿路淒風響枯枝路本羊腸形折轉多他岐誤識爲直道偶陷深叢蓁密林蔽寒月清光透妾肌野鴉徹夜啼猴鳴笑自悲雄狐戀妾號鼬鼠相追隨獨近虎狼窟噉吐安可期妾心豈不懼仰賴蒼穹垂

少年學羅學鸞鵲春詞長年學吹笙一吹雙鳳儀中年惟家禍來口生棘疑主君不及察遂逐妾江之濆昔嘗致幽調酬歡娛見寄今忽厭顏色中道成睽離妾寵好肉食妾獨甘苦薺寵好羅綺妾獨披素絲寵好外交妾獨嚴門媚人情懸與己璠璵擲瑕玼主君豈不明妾心洞無欺彼忍弄孟壽危機轉斯須不解覆孟情謂我爭妍媸猶棄長三年剖心無所施呼天天不言呼地地不知獨呼父與母何用生我爲飄飄逾草宿父母呼寧華攜手問苦樂白髮雙涕漣訓妾毋改心離手忽失之村雞已鳴前林杪流朝曦凝霜厚寸鞋轉寒且飢飢餔之穢粃寒苦戚然我振衣念所適偶入班姬祠配享古烈婦異代同貞姿吞聲禱元後　相委蛇老尼推眼兆端貞誠所宜神明保終竟致忘母自我出門楣孤影悽悽何所皆癸波印宿昨獨步清淮湄側逢蟻山媼左右兩相揆長跪叩休咎爲我閒籌著白茅藉沙上展冊尋良規上卦乃山岳下卦乃澤陂象文命爲損剛柔交爲時用孔術神教示妾錢含辭左貽雙瑤將右贈雙瓊琚元鬪瀉膠毒煙霞滿雙危一吸洗塵骨再吸清

宿腑脾首願爲徒冉冉不能追極目望空際俯首致遐思兀然迷去住深霄忽四馳濛濛宿霧生霏霏雨雪滋踽踽不自憐行行何所咨遙遙王宇寒念念懸雙眉浮浮復栽栽誰變何能支慷慨復自寬靜一背所持凌晨拾杜若薄暮搴江蘺入溪擷辟芷陟山采辛夷滋蘭以充佩幽蘭以爲緝蕙薰紉高髻芳蓀結輕帶斬艾裂裳裾周旋亦纖穠臨泉更洗心湛湛無塵私願登主君門含血愬所懷鄰母憫我冤爲妾啼歔欷勸汝須鄭重枉自棄怔忪基寵方治容儻非求嘗覓引頸望危闕霄漢千重基十二玉欄杆飛甍敞橫楣佳氣鬱繚繞雙雙峙交鵷可仰不可即斂抱空踟躕宮牆不得入況望處黍榮衣冠不得睹況望執盃匜聲響不得聞況望徵熊羆夢觸適四野雌雄飛雄蝶嗷嗷亂鳥鵲猛狂麋鹿纍煩走夜憐明滅多妖魅妾心不比石石破心不刻妾心不比鐵鐵蝕心不移氣噓作長虹虹消心不劇淚落凝碧血血盡心不痴一心徑方寸宇宙爲四維今忽張妾身獨蹈危人生同百骸苦樂何倍蓰誰家搗衣砧刀尺鬪時機誰家餚中饌滑滑嗚金匙誰家屢兒女謂

哭聲喑喑哀長抱窮愁手足交縈縮伏迴文巧悽悽終對誰中宵坐長歎寒窗淡淋漓啾唧孤鴈聲聲怨離披聽聽刳肝腸惻惻悄悄成真癡知生有牀巢知彪有碧椅知方不知圜大塊徒容伊自恨恨無聊杖面如刀傷驅殺何所用不如委幽遠抱石臨深淵嗚咽且噬攀柯欲維經絕斷如人推持刀忍自刎刀折谷復隨人求生不得我求死無奈天地誰云寬無所容四肢誰云日月明往來不能私而露未沾濡誰云澤浩瀚黃壤委何日愚愚徒行尸撫膺發浩歎仰首見南箕箕畔列牛女望望亦何其天上懸幽僻人間徒自熱不寐對明蟾吟哦演命詩字字皆自咎句句皆自畢篇篇相思淚耿耿矢神祇結束明依歸處女乃吾師危坐候大昕素楮鋪平坍纖纖出玉臂刺血忍耽譎揭管書血字態勢追契姬大義關綱常國家根平治不比長門賦首尾祈憐怡持展跪天讀神鬼皆於戲請龍卷作封殷勤孰爲貽仰登衡岳峯俯臨湘水涯尺鯉竟不至寡鴻亦我詒貿貿無所託顧見雙黃鵠嚶嚶類好音翼短無所禪斂衽復吟哦天風爲我吹百蟲爲我奔葦芳爲我委花落春復

華人老無回晚抱膝一假寐夢入主君帷宛爾素昔容申申弄長髮拜起泣且訴問對真孜孜主君頓然悟引手強攜提逡遊忽振覺依然身在茲形影自相弔惜惜如躑躅愕然魄與魂骨立如枯樹盤盤習故武兩脾如柔猗施歸復假臥殘骸如蠶皮默默忽回想人諸無百恭五內忌百感傷衷不可醫梳洗整容態亦自時彌祇滌補念凝花百草時栽蒔摘露採蘿蘼醯醯成珍龜和以愛河水漉以慈竹籭貯以偕老觥泛泛浮綠蟻奇言獻主君斥之爲村醞長夜不自愛摘蒲出瀾漪結爲合歡扇許許借不貸奇言獻主君施擲供長炊初秋風峻石石中含瑜琦琢成雙連環光燦益琥珀奇言獻主君遙遙阻透遙冬綫不斷織端緒　緯以歲寒裂製成同心稱奇言獻主君顧言光纓縷湊藥不復睨況望收窮巖蓮心意無由進退惟險陂安能坐待斃四海聊猶夷須女整嚴駕元女揚參旗　女堅寔壽華女執霞麾弄玉秉長旄青女妙執綏自虎服右驂左驂乃蒼螭前驅脩丹鳥後擁蛇與龜靈婦雙招搖發軔何躚躚宵遊東瀛仙妹對奕恭中有古麻姑挾我坐以婚一枰未勝負已爛樵斧柯迴輪忽西向息駕崑崙峰　登閬

風苑瑤臺晤參差上坐西王母温慰亦熙熙顧呼董雙成命取紊所司七弦妾對拊哀音動寒颸王母不忍聽泣隗雙交梨謝歸輔風驅丹丘迴且嶬窶妃嗇南宇蹤問來何遲貴出古書冊云是嘗娥碑始稱節不擬終稱行無紛檢卷對清詞飛鸞臨元池北風苦風色姑射嫩凝脂攜我展蓬瀛宛似泰山崖卻憶泰山陰雙鶴盧茅漢收淚何所往直到銀河堤玉女正擲梭鼓臂不知疲離恨雖不言宿淚雙凝頤顧妾停機杼指心盟不移再拜領項華復度白銀橋迴曰廣寒都宮殿相連絡纖阿步纖板梁舒笑喔咿羽衣霓裳曲再奏舞僛僛姮娥憐妾誠賜我不死劑芯芯一刀圭試嘗甘如飴無路獻主君長生敢自斷棄極能觀聽憶我填與篪乘風忽返駕復履舊園籬鄰母共相勞周游諒多禮顏色羨美好靈蒼失前期之願自處整衣獻所藏到門門不開拒我躲詑詑眾犬吠猶猜畢龍隔門歸依依門外柳青青牆上苔搖搖路傍竹灼灼籬邊葵朵朵雙鴛鴦池塘戲深叢相對皆有情無情獨房孱長號欲歸去此情終緊緊

薄媯安鵲巢屈氤滯魂茈彼升此顯沈物理亦總紕古來妾薄命頻連妾敢辭主君明且哲酌水分涇渭妾昧誠不凡主君當自諮但願主君心權衡析毫釐但願主君身康寧延福禔但願主君家內外敦倫彝主君衣食温妾寒亦自煖主君常醉飽妾餓如飽脈此心質神天威光赫祁祁雷霆司忠孝善人終見眦忠孝妾有違龍火尸壇遺妾倩早鑒元妙運成和比睢妾素所恥巧媚如狐狸長舌如鸚鵡哺啜如鷦鷯不意今之人盡此如鵲酌微舒以爲賢虞姬逐鞭笞西施侍枕席其妾流三巇世路此常態貞宜取此神明三尺臨聽察照燭詎論曾閭尹吉甫疑蜂殺其兒投杼踰危牆曾母豈不慈楚平放澤畔容色成黑黧汨羅終自沈潔白隨流澌近世岳將軍一家遭斧鉞父子君臣尚如此賤妾之命如銖錙又聞二叔婦流言用公避東陲三田生內艱紫荊且自萎張陳刎頸交一旦身摧殘王尊痛伯仁負之撫敵猷兄弟朋友多若是賤妾之軀如蜉蚍五倫自古不除譏此心但保無傾攲再閱貝錦萊葽讒投財猶莊姜不自惜悲歌送燕媯有恨不敢盡主君須細窺一朝明妾

心肯死繼苟麩大極象元爐陰陽運神鍵默鍛人與物雜然各相跑初巢足脩短識人當自低忽憶終南山秀拔無九疑上多靈異草毛女擎柏倦辟世三千年長髮飄墜垣願追與之遊微情尚約鸞雙翩忽遠鳴稹袂垂蝤蛸右耳閶天鑰和鸞咽兩頰擲火炙髮笑虺夢協休禕情曲幸剖白寵愛非所歧望門泣謝主君義貫庭一柰爲鈕鈕茄莫披褰伴毛女蘿蘋不照玻璨瓶馭風送倨恣遨遊羅浮匡廬巡峨嵋入遊遨境須自得堅白從來誰磷緇飄然長嘯去復去清泉白石容乎而

鬼董 卷一

新昌令妻亡倩女工作凶服中有一婦人穠麗殊絕縣令悅而留之甚見寵愛後數月一旦慘悴言之僕噛令怪而詰之曰本夫將至身方遠適所以悲耳令曰我在此誰如我何第自飲食無苦也後數日求去止之不可留乃以銀盃一枚為別謂令曰他日相思以此為念令贈羅四匹去後恒思之持銀盃不釋手每返公衙即置公衙案上先是縣某尉者已罷任還鄉其妻柩尚在縣遠來迎柩乃投刺謁令尉見銀盃數竊視之令問其故對曰此是妻棺中物不知何得至此令嗟歎良久因具

言始末兼論婦人形狀聲音及留盃贈羅之事尉憤叛良久乃使人開棺見婦人抱羅而臥尉怒甚積薪焚之沈其骨於江

張師厚太原人娶同郡崔氏號娘爲妻琴瑟甚諧生一子甫恭而卒號娘念之因感疾而亦卒師厚乃更娶白莊劉氏劉已嫁喪夫再醮師厚性實殘刻而妒忌師厚幾而畏之爲所禁制如處女不得還出師厚於故妻墓未能忘情時一往劉怨且怒乘閒挾健婦往擊碎其祠堂又迫師厚發取其骨投之江師厚歸夜垂涕屏處劉怒詬曰吾故夫美而俊暫纏家也爾何物鵲弁爲人奴乃污詆我背猶悼亡我獨不念昔耶遂大慟哭而疾作故夫憑焉叫呼怨厲以其背盟而醜也師厚呼法者張雲老治之號娘亦現形於旁曰余妾崔氏爾強以余歸又棄言焉又毀余祠沈余骨胡寧忍之余不爾貸也師厚自拜祈哀乃沒劉亦蘇秋夕劉強師厚出游猶有所畏呼雲老與之俱自棹飲酣舣舟龍潭劉方叟對而歌波心忽濤然而分一丈夫綠袍乘馬出自水底劉掩面曰法師救我故夫來矣綠袍舒臂丈餘挽劉入水雲老

法無所施徒呼籲師赴救及得之岸旁氣已絕矣師厚方驚慟俄異艕追於船中有人蓬首被血而立號娘也雲老拔劍跬步而前劍墜於水雲老徒手搏之誤中師厚相紛拏久之僕人入視則師厚殞於拳下矣時孫奴皆目見之故雲老止坐獄流云夷堅丁志載太原號娘正此一事但以號娘爲王氏師厚爲從善又不及劉氏那案此新奇而怪全在再娶一節而洪公不詳知故復載之以補夷堅之闕

鬼董卷第一

鬼董卷第二

秦姬之客濟人周浩卜居西湖鄰邸有白衣少婦來寓鄰右而慧始見猶自匿稍久目成心通叩諸鄰鄰曰汴人李氏夫死服將除方謀再行浩厚致媒鸞至之婦能先事中浩意相得甚歡歲餘觀濤於江見雙鬟女美出妻右心慕之秦姥姥曰此女居六和塔父母亡矣獨與嫡處方願以樂籍自鬻浩捐金數千方獲焉始至其家妻妾順比如虎塤後忽忿爭浩諭不可解至相毆擊兩怒方厲黑烟蓬勃出自吻敝屋如塗奇響一聲烟銷室

空二監俱失遣人訪其娘蕩然砂磧也浩怪愕不敢居其居從傳法寺假僧房徙焉元日四鼓欲之秦氏賀甫出門陰氣靄然龍燭隨滅婁不知從何來怒罵曰無行棄我逃釋謂終不能近汝耶浩罔然不省其妖隨謝之婦曰我已徙居入城矣偕至小宅中啜飲其宿明日乃得之望仙橋下半臥水中喘息僅屬扶歸療治數日乃愈浩益恐遷館於秦氏一夕坐胥室有穴窗者叱之隨躍自隙入妾也鉛丹不施雙鬟紛披而態度愈明豔倚浩嬌怨曰主母妒悍正藉君主張乃懦不能令使我至此且彼非人乃死老魅君何爲惑之浩亦迷罔不省留其寢妾挽出游偕飲中五酒家閣寺鐘而縮身乃在後圃池中污泥滿耳鼻秦氏呼一道士制之不驗乃使四卒夜番守之浩雖不得出而二女閒夜至或恐浩言云云叫呼嬉戲之使他客逆往建康道遇時中時中曰是水族之怪也鱉爲白衣穴西湖獺爲少女窟於江弗速拯將死於溺矣爲檄江湖神俾繫二物曰法不許殺也初周浩在西京困不自聊有洛灘（一作瀨）老翁夜鬧洛中溺鬼相謂曰欲取白衣士自代其衣下穿而姓周翁

旦而待日中而浩至於狀衣袂如鬼語力挽駐之乃脫至此又復過水魅云

或曰人靈於萬物人不能神禽獸昆蟲惡能神又惡能魅人凡言魅者其寓歟余曰凡人形盡則死死為鬼鬼而能有知者不待聖與智彼其形亡而神存故也主神則能神神又能神形自神而形謂之通自形而神謂之定定則慧通則空矣空則瀰漫八極而無所不至故能通天地化為物生亦神死亦神生有不神者自窒之也質其所以窒者而無以受故也惟萬物則不然故死不能神而生或神死不神者氣偏業累理悖無以神神也生或神者壽也今夫人大齊不踰百而物不踰不死不死則或靈矣世有為長生術者胥理則未窮言性則未盡言覺則非正久而仙能化能幻能前知物之魅者久也老壽也猶人之仙也然亦豈數數然見哉夫物之魅人者必以婬婬者其自魅也久矣已魅而物之魅類至矣何寓言之有

臨安府胥時安禮性陰賊險猾因與傳法寺僧有故怨安禮夜出察邏卒至寺旁僧方炊餅餌為斛供烟氣涌起邏卒闖入誣以遺火悉捕知事僧寘獄將加重刑有大璫挪居不平之宣言欲入奏乃得釋然猶有被杖者僧不勝痛憤而死未幾安禮在使廳指畫文書忽仆地死七竅皆流血安禮家全帛山積粉黛列屋平時惟以刻虐中尹意比其死也復以子代從卒或勸其子爾父多冤陷宜稍為冥福且彼積錢甚富用之卒未既也子曰彼為時安禮我為時某彼世時安禮負時某財今積以償鐵枷鐵梏聽安禮自受之時某無預也聞者為之一笑

善應尼余往在鹽官有姊見之狀貌寢陋意情然村媼耳泊時出危言道有脫禍起人意者頗疑之亦未信其能定慧也後捐數百錢券來託以市米余曰米非余事亦非爾事也應曰誠然我未知君爾持去屬之魯交之歲在戊子與魯叔於嘉禾曉行其閭中小巷有出揖者應也曰冀歲輟資在是今欲買牒與侍童待之既累日矣冬杪聞魯氏婢有盜幣帛者妄逮其童尉捕之應曰童何知我乃得盜狀盜天地之和盜日月之明盜衣食於桑麻穀粟盜資用於水火木金土盜骨肉精血於父母人孰非盜而獨此婢耶尉曰然則若所自有者何也應曰性也吾與官同亦與羣卒同亦與盜婢同知本有之性則前所謂盜者亦皆吾性之有而非眞盜矣羣卒不解其言謂侮己怒虐之甚苦至焚艾火爇灼應曰此非我也我出定劫前入空劫後諸佛慧眼且不能窺而況汝曹邪卒恭不得施乃解縱之明年三月旦日侍童夜叩魯氏門曰吾師亡矣魯視之儼然坐脫猶甚其故設意為之移寘他榻坐愈堅強面淡紅色翌日闍維舍利洋溢烟所泊林莽皆連五色纍珠有光始知其有隱德云

嘉定戊寅冬廣西諸司奏知欽州林千之食人事始千之得末疾有道人教以童男女肉強人筋骨遂捕境內男女十二三歲腊而食之謂之地雞地鴨其家小婢妾被食甚衆又以厚賄使卒掠人廬市鬧民稍知之皆深閉不敢出卒無以應命乃走其鄰橫州伏莽中掠過者橫州民呼為紅衣人蓋其盜也告州捕得卒言其情監司上諸朝既而獄久不決又使大理評事孫遝往全州置獄勘之遷延歲餘千之竟從輕典僅追毀除籍配吉

陽牢城而已既而言者論涇罪還罷去

嘉定癸未秋余在郡治客次中與尋與趙丞德清劉簿偕坐劉言德清先某宰以拔入監左臂疽發背之左其鄉黃使醫治之既愈矣未幾復發於右召醫十往返不肯來鄉貴強之醫不得已乃言曰某聞左藏召始男欲往賣假寐夢兩吏呼至幽府金紫人坐堂上厲聲曰某人治德清故出大辟使逃天罰案罪當以疽死爾前為傳藥愈之已違天意今勿復往往則罪且併及亡何左藏果殂嗚呼故出且爾故入當奈何蒞官行法其可一毫容心哉趙丞亦言某官衢湖之空相寺其人以嚴暴自喜得疾臥榻上作呼囚聲而自膺之又云訊若干則號呼痛楚兩股杖痕如織日日如是而不得遽死後不知如何姓名吾具問之而今忘矣

秦檜專柄時雅州守奉生日物甚富為棒燭百餘範精金為之心而外灌花蠟他物稱是使衙前某與卒十輩持走都下至鄂州之三山遇暴雨休於道傍草舍主人書生也寠甚方冬猶絺葛臥牛衣中蹙然曰雨甚日向昏屋漏不可居恐敗官物去此荒徑里許客舍甚整盍往館焉俾導以往至則果有長居焉其人姓魚氏見客喜出迎煩湯治飯問所以來歸側聞之摘語其夫此持太師壽禮必厚齎可圖也夫曰吾寧能敵十夫哉婦解囊示之蠱婦能貿藥常為婬尼蕩女墮殺子故畜毒甚多遂取殺鼠藥和諸毒併寘酒中而飲之中夜衆發狂狂然不知人獨衙前者飲少不能毒魚遇斥叱之十卒併命他物悉凝燼獨不知燭中有金不甚惜始置榻下會生納婦以兩炬與之生持歸墅不可燃刮視而金見遂數數乞燭於魚魚疑焉取餘燭視之始大悔撫夜誘

書生夫婦殺之從居漢陽爲米商小人驟得志買婢以
居妻曰致脩富我之謀也今疏我耶我且告之魚內不
樂又家持珠花與倡倡始疑其綦而當及得花葉下有
雍守姓名以示他客客告倡持告之郡逮夫婦皆磔於
市愉方盛四方賂獻山積金不足道又必窮索異寶皆
尚方所無若雍守之金燭又不足爲遂東豕直芹萍耳
女伶陳嘉慶居後市街之東夜獨寢夢有人黑而長綃
衣紊裳俯瞰其榻曰元司法有約不可不往嘉慶欲呼
母與婢而舌不得出乃應之曰今已午夜矣無人荷轎

不可去也我未省識元司法縱可去亦不汝從汝來不
由戶覓非鬼乎其人曰肩輿在門外矣夜深不須冶鉛
黛睡妝故自佳以手中扇揮之嘉慶覺身不自制從肩
中出至門果有肩輿二人負之乘空行至清冷橋下見
一士由廷升樓暫而多髯疏俊人也置飲款昵既曉復
以轎送之歸既寤以語其母猶謂偶然明日他客來方
舉杯忽冥然坐寐其所如雷呼撓皆不醒客怒而去逮
曉乃寤則夢遊也自是每夕皆然嘗從元司法求釵珥
香扇之類皆在枕旁嘉慶覩元頗當其意亦樂之謂姥
曰豈真有是人能此於夢乎彼非無資者倘能身相從豈
於夢魂邈矣姥求之清冷橋果有廷調元司法宵貌皆
如女所言問人衛間之謂無有又數月嘉慶不復夢視
元則已歸他日過諸塗則目逆而笑不知元生以術致
之耶抑偶然也
紹興初北客陳監倉寓鄧武軍舞女曰淑美而慧富子
劉生欲娶之劉父母以陳寓而挾官恐侵其資不許陳
亾女不能自存嫁同巷民黃生黃母以罪繫家騷於吏
炊弗屬使淑質衣於市過劉氏肆劉子見之喜呼入飲

之遺其衣子之千錢他日復來又益予之遂挑諧及亂
淑歸視夫如讎夫疑焉偵而知其數過劉也僞弗聞者
使淑厚要於劉獲既稔其實然後詬淑曰我雖極貧義
不食汚當執汝詣郡婦姦法不得用蔭免也淑恨怒飲
夫醉殺而析其骸寘甕中鄰有聞者捕淑赴官劉生知
女爲己累夜遁邏者得之縣鞠灃州淑坐殺夫支解入
不道以凌遲論刑有日矣獄卒謝德悅其貌夜半同牢
卒負而出諸垣與俱竄至興國某山李氏邸舍中李盜
藥也察其必竊而逃者率家人持兵紿以追至德恐穴
壁遁去淑爲李生所得詭言江州籍妓不堪官役故從
尉曹射士李妻悍不以歸寘諸酒肆中李嘗爲殺人掠
財淑久亦益習爲之謝德既脫去爲醫褐衣以藥游荆
鄂又三四年而返由故道飲李氏酒肆李生已忘其爲
德而淑懷德恩未替也瞰無人焉急走謂德僞醉臥於
此我復從君去德如其言夜淑堇酒飲李及兩童婢皆
僵仆呼德使就殺之席捲肆中所有與德西上適襄陽
李氏家人來見屍縱橫獨意李生視盜侶不謹爲所怨
殺不知淑實爲之也先是劉生既配流於澧以賄免不

敢歸往襄陽依其舅崔觀察崔亦盜巨擘以俠雄一方
暮年革故態多爲邸店自給有邸在闤闠中使劉生主
之德來適入其舍劉大驚密以叩淑淑率言之劉欲執
告德而恐淑并誅乃僞善視之月餘攜德出城飲以鐵
擊其腦推置樅溪中復納淑而室之亾何劉父嘗得放
停牒呼使歸檄以一赤馬一奴送劉至興國遇舅家奴
去乃迎淑剪其髮衣以緇衣賂尼寺而匿之劉未至興
國十里夜宿袁八店袁窺見橐中物殺之劉父以子失
歸期走价質之崔崔曰某日遣行既累月矣劉父驚疑

自走襄陽訪之崔之妻其妹也姑諱日設齋尼寺中挽
使偕行劉父見淑大驚曰是吾鄉殺夫者當極刑累吾
子使亾今胡爲在是其可乎乃械以陳邑淑竟論死嘻
異哉
襄陽士人張有新娶妻美而妒有疾將如廁而難獨行
欲與侍婢俱妻不可有至廁於垣穴中見人背坐色黑
且壯有以爲役夫不之怪也頃之此人迴顧深目巨鼻
虎口鳥爪謂有盍與予鞋有驚未及應悸自穴引手直
取其鞋口咀之鞋中血見如食肉狀遂盡之有恐奔告

其妻且尤之曰我如廁須一婢相送爾適固拒果遇妖
怪婦猶不信乃同觀之有坐廁怪又見奪餘一鞋咀之
妻恐扶有還他日有至後院怪又見語有吾歸爾鞋因
投其鞋有懼不敢拾因奔舍以怖成癇疾而卒
高密王孝少美丰彩嘗日晚倚門見一婦人從西來將
入郭姿色殊絕年可十八九明日出門又見之如此數
四日暮輒來王戲問之曰家在何處暮來此女笑曰兒
家近在南崗有事須至郭耳王試挑之女遂欣然因留
宿甚相親狎明且辭去數夜輒一來後乃夜夜來宿王
謂女曰家既近許相過否答曰家甚陋不堪延客且與
亾兄遺女同居不能無嫌疑耳王遂信之寵念轉密左
右一婢亦有美貌常以自隨其後雖在晝日亦復不去
王問曰兒女得無相望乎答曰何須強預他事如此後
一夜來色甚不悅啼泣而已王問之曰兒本前高密令
女辛殯於此今家迎喪明日當去王既愛念不復嫌忌
乃便悲惋問明日當至何時曰日暮耳明日臨別女以
一金縷玉杯及玉環一雙留贈王以繡衣答之揮淚而
別王於南崗視之果有迎喪者槻女顏色不變粉黛如

故見繡衣一領在棺中而失其所佩玉環及金杯家人方使有異王乃前具陳之兼示之玉環與杯皆捧之悲泣曰女先嫁爲任氏妻任無行見薄父母憐念呼令歸而死因問曰兒女尹誰曰家中二郎女十歲病死亦瘞其旁婢亦帳中木人也其貌正與從者相似王乃臨柩悲泣而別左右皆傷感後念之遂恍惚成疾久乃方愈然每思輒忘寢食也

沈翁者天目人名貲家僕於財有邸舍數間納四方過旅大雪中一人衣青褐衣投宿曰吾前途値盜囊資皆掠盡幸翁憐之翁具飯酌之酒且曰天雨雪君衣薄甚得無寒乎更爲具衣然火明日客辭行復與錢數貫客曰蒙翁厚德無以報觀翁色若有不豫然者其爲故哉翁曰某老年惟一女今爲祟侵臥牀榻耳徧訪高巫皆不能禁故常憂戚客曰此吾素所習也乃爲之結壇禹步驅其祟女疾遂愈翁感其意酬一日乃去他日客復來則戎裝乘馬持銀符銷從卒負胡牀叵羅威容甚武曰吾有職於嶽爲統兵助法將從爲天心法者捕鬼翁過吾厚故欲翁知之實拜起烟霧翕然而失淳熙間事

中瓦街者楊二官人游擊璫門依之爲課息故以貲稱一日有紫袍者以千錢求筮曰吾妹繫慈福宮所儲不下萬緡欲祈某璫取之筮吉凶云何楊曰卦得同人之九三其象健以明有人同焉然伏戎於莽財雖有之而必以詐乃可得也自是屢不一占占必千錢朋與楊共飲娼游相樂又數日言吾妹已出宮囊中所攜金朱過萬君語無毫髮差可謂通神遂以錢贈三千曰是猶未足爲君謝也居一二日復邀出飲語之曰吾妹欲求偶彼囊中雖富而年過四十慮娶者難之妹欲自見君以媒爲託楊忻然許之明日歸後兩僕以金合至其中皆名餚異饌佳果及髹器金卮信如禁中物婦人乘肩舁金箬擁目紫袍踵其後楊呼妻女延之盡出其家白金觴斝相酬酢夜漸向闌啓黃封酒婦自歌以飲楊及其家下至女奴皆偏酌之酒下咽楊見其妻昏然而蹶須臾舉室闌干僵仆方趨扶之而已亦然紫袍先命其妹升車取布囊盡捲席間所有及其妻女首飾計所直已千餘緡笑謂楊曰以詐得財信而有證然以相予之厚樓上箱笈皆不發取君自善視之方是時楊心目了然

獨口不能言身不能運耳明日藥氣既消皆無恙楊平時以智巧自負慚駭失辜貂不敢聲於賊曹密與求盜謹跡其人不復再見

鬼董卷第二

鬼董卷第三

吳江縣之北聚落曰衛浦民何氏見黃衣卒來逮捕曰官喚汝治殺人事民自念未嘗殺人拒之不可諭之不聽遂前捽其背回視身仆牀上方知已死乃哀叩之問何事卒曰丈人訟汝殺妻冥府不可欺宜以實對洎至官曹有官據案坐皂衣隸雁鶩行立呼民來前取婦翁訟牒示之民不識字吏爲之讀言嘗殺三妻最後者已女也民曰三妻誠有之然死非殺也官曰果何如當直言此非謾所也民言長者以癃亡次以蠱脹亡三當

丁亥水災廬舍漂沒無所得食死於餒耳民有子六七歲亦亡復繼死官又問汝子何由死民曰亦以飢疾間可知也吏引三妻洎子至官三問之如民言乃大怒曰老物以死誣人當反坐索大械拏婦翁兩鬼曳往獄中遣民歸過廡下有背衣人坐誦經呼曰若憐我乎民識其比鄰錢道人以焚死矣視其膚足有焦灼痕而其殆金幣山積錢曰平生誦金剛般若經精勤力不墮惡道然口其文而心有他屬又不解義趣故雖富足而不能超昇民曰若然何爲死於火錢曰方春暖田必取淤泥糞之殺蟲多矣能無及此乎豈特以火死今猶兩股日被焚灼但精緣故痛似可忍又須臾郎休不然殺生以一償一業果不可逃也又轉曲廊列巨釜煮湯沸涌數尺卒漉取析骸鋪板木上水噀皆起成人可認者三四人皆里居也相對號泣言殺業不可追悔盡語各家爲造經像又少進至庭中縶者甚衆鄰有兼併嘗訟伯里者亦在縶中與語輒不應形狀亦不大了了竦而叩諸吏吏曰是未死獨一魂先縶此他日壽盡乃案罪耳出門聞哭聲蓋已死再宿心尚暖故未之斂抵郎其屍

遂活蘇文忠公言僧耳處子死所見皆僧耳鬼今此氏亦徒見吳江近里死者豈一方各有治鬼事者耶自氏之卒已二三年鄰之黠者尚存其家狻如故

紹定己丑三月二十八日臨安天慶觀道士青陽某坐逝丹稜人常默坐雲堂不肯出醮祭亦不歷閫閣中先一日語所善者曰明日午時天大雷風汝視中驚出一佛其人笑曰汝道士乃談佛乎至期果猛雨大雷電視青陽已坐脫矣手持一紙偈有偈曰雷聲霹靂撒手便行縱跡混融萬法皆空黃冠能坐脫不惟未嘗見之亦前未之聞也

廬山歸宗寺往年有偉丈夫脩目美髯語音如鐘自壁烏帽謁主客僧曰販米來此觸熱不可歸欲借一面席度夏僧拒之曰僧俗不錯居況寺亦無閒屋叢林事矩嚴不與房居等也容山麓寂客安與此哉客曰我非求安者於選佛場側得數尺地可閱華嚴足矣梵宇如許不能容一老優婆塞耶僧不得拒以白主僧主僧異其人許之客坐夏九十日清苦過諸比丘日誦華嚴一卷安居竟乃辭去語主僧曰吾家廣德軍西門外姓張氏

家足穀他日或廩不繼幸使一化主來來歲寺以歉不入如其言訪之行西門外覓富人張氏了不可得寄錫光孝寺叩主僧主僧噫嘻曰豈非吾郡張王乎偕入寺視後殿偶像信向客也掛錫祝之而夜夢王來授以治眼方曰吾郡人且苦目疾師宜留此以藥施人勿取直人自當歲有所酬既而滿郡皆目眚廣德人恃王為命日禱祠下王復夢之曰光孝廬山僧施藥甚神無以吝為也人就僧乞藥應手如掃爭願奉施僧得錢數百萬以歸自是歸宗歲遣化廣德而施者不懈也寺刻木像王於僧堂之左以五戒薦香火日易華嚴一卷余所識禪僧行楷偶參至歸宗見寺僧有口吻歎不正者意其風淫欲予之藥僧曰非疾往來削髮時蒞事張王祠嘗適市得彘肉不能忍饞歸易華嚴卽罔不自知去臥寮中見李太尉持楇立其側自知犯王所禁心歎焉神舉手一指口隨指傾側今弗之療以識吾過李太尉者吾鄉里人死水而能神相傳事張王張王所至塑之祠下今封為威濟侯云

廬山天池峯絕高曼殊室利菩薩道場也夜夜有聖燈

來供之指禪登山夜見一燈自淮山飛來須臾變而為七七變而為四十九又為百千萬億不可說彌山偏谷已乃聯比相屬有如綿毯者數珠者華蓋者香爐者一僧入號不強詆之曰此妖耳不然則木石光燄能飛集吾手乃信其神言未脫口一燈飛來左肱上紅燄赫然而不熱摘取之封寘香奩中明日啓視止木葉一片耳淮山蓋四祖五祖道場亦夜有燈垂塔前松楸上天池燈則亦飛渡江供之予叩之友禪人其說不異

祠清禪師上饒人水巷一織之子知見明白叢林歸重平生無冑睫背平捐之不蓄衣囊不食常住不侑客食不過中食不衣羅紈不與人談世諦當諸老向謠獨荷擔大法安參政帥湖南迎致大溈山舊主者積錢七百萬清盡散之游僧及近山窮民知非僧衆詆師曰斂之於彼歸之於彼奚為不可佛法中僧乃當蓄財耶有夢覺堂者安公鄉人自蜀來見恭客及子姪交舉之安公不勝衆論使覺來為代師出偶卽舍從道傍者以狀邀飯師背其尾曰已非溈山僧不喫溈山飯不過兩旬餘岳州郡相見不數月副寺與勃行僧伴忽蹴其脇立死

行者役火工斷其首而逸尋見以梟入獄時安公已去湘使攝郡事者惡覺不待獄竟編置於岳陽如師言其他預記者甚衆師不自神也年八十餘順世於有主設利如金色珠彌滿林谷異香經月不散

寶慶丁亥七月十一夜四更大風起西南雨如注屋瓦皆飛一時頃風從東北迴射天地震搖平地水長數尺百年之木發拔無遺民居不以高下毀八九死於水中者不可勝計岸滸屍如積是年既無年餓死者甚多明年春大疫比屋相枕籍嘉興平江安吉三郡尤甚被其毒戶滅十五六窮困者率從腹中得人指髮絲從往平江賈鬻於市剖之得人耳猶懸金璫富民子見流民餓婦癯白皙持粟數斗畀其夫而納之食以粥兩日而復能視夜見天神叱之曰此婦當殍死奈何強食之不速遣女殆汝家禍富子不忍翌日神復見怒曰弗去將併疫矣俄而婦病亟屏之出門卽死

解鋒制幹以事如杭都寓臥客舍回視壁有罅駭然開闔而視之人居也粉壁朱戶美婦褰簾出與客語如素識以真珠花畀之曰持此歸謹藏之他時相遇合徵此

為信客愕然復視壁無纖隙花故在手乃一旱蓮草已枯矣還家卽病病中視草復為珠花病亟猶不忍釋手遂殂將昏垂死而妄見耶抑有奇鬼攝之惜無人問其所遇詳究者

雷城之南諸野寺千金無為最雄盛有房居僧幾二百人良田千餘頃相傳王衍捨宅為寺僧為諸僧言王衍瑯琊人乃今沂州去京數千里衍平生歷官亦不到江南不應有宅於此且衍以晉而毀節於道正使其人尚在乃義士所唾棄猶不足貴況必不然無妄攀援貽識者

笑率僧多不悅余之言戊子冬毀於大火雨中烈燄自浴宗起驟忽灰燼尺木不存先是有人夢入寺見兩廡皆大鬼深目巨喙甲而豹褶各執其物如有所伺老僧金襴僧伽梨自殿飛空去鬼皆合掌加額一神紅袍金冠從外來少女持絳幡從其後神以鞭指呼𤈦鬼繞寺而旋或牽赤驟至神乘以行鬼譟而從之其人驚譟覺猶在耳也凡是居僧無有持戒律愈富則愈造惡業蓋聚僧去之神乃加裁焉

里有居牛者以賤得牛喜甚辭歸臥使婦飼牛牛仰視

曰欲殺我當亟殺何以食爲婦驚而屠至以牛言告屠卽牛而默然怒婦紿而批其頰婦復往爲牛曰坐汝故而被詈汝適言而今默何也牛曰吾汝翁也坐屠牛故爲牛以受屠吾兒業於是婦與孫食焉闔吾言故能屠屠是我奪吾兒及婦孫食焉故寧死不言婦曰若然何爲爲我言曰使汝知必報耳婦具屠悍終不敢復向屠道牛語夜遂殺牛婦不肎食牛肉其夫復問其故具以告語傳之屠屠猶不爲改屠之頑無足道也牛易世矣猶爲子孫計耶嗚呼虐取之掊斂之深藏之今之牛比屋也操是一念以往豈特一爲牛而已哉

老子見推於仲尼蓋亦聖人也其道本以淸淨無爲爲宗衣冠喪祭與齊民同老子之子曰宗蓋有妻孥矣而又嘗仕周其在四民之中亦士耳特所衘者不同非於儒之外別有教也秦漢之詩神仙者其繁如蝟毛尤嘗稱老子況於三淸十極之說設祭醮符籙始於張陵成於寇謙之惡其無所本始適自託於老子以神其詐實於老子不相干老子書言有道之國其鬼不神其肎設爲三官九府仙官將吏以罔民耶爲亾一門不在洞元

洞神洞眞之科最爲後出模寫釋氏而不克肖以佛本不言爲亾後人設爲之已自背本教道士見其利入之厚因而倣爲益又張寇二師所不道也余姻家嘗提刑楫館其子德淸知縣鏘亾子舍先作黃籙醮招屬人𦵏生爲高功苟非黃冠特以法自名一凡民也召魂之夕旛重垂至地奏章時鶴二十餘盤旋壇上衆駭焉已醮提刑冢嗣餘杭宰夢其父來如平生而面慍色拱立曰所以畀久曰我死家乃遂無長幼序耶子先而父後禮歟驚而寤省所夢泣曰必爲黃籙故也亟營之復以命苟鶴來尤多余嘗觀丁謂陳彭年輩爲天書事每一行禮必以鶴奏成至數千鶴東封時無日無之故人呼謂鶴相謂必能妖術不然其徒中亦嘗有善此者至王老仔林靈素輩眞挾左道不足怪也余家藏道家法書甚多有所謂墜旛兇訣蓋亦幻惑聲者之耳特其心不自安爲之耳

崇寧末年大閹鄘暉之女爲鬼所魅始見偉男子如將家自稱舍人來相挑謔遂迷罔失常號呼笑歌辟及庭陌或晉梃欲出十餘人不能制隨召京師名道士治之

一夕失女偏城內外脊不可尋月餘忽在閣中澌然無恙問所見女曰始吾家呼法師來舍人曰吾力出漢天師上是何爲者既而見神兵四合乃嘯呼其徒至者千餘人亦皆被金執銳列陣相望聞呼其名蓋多近時戰死將校及赴市強囚也見有韓將軍者前白舍人曰彼軍雖不吾敵然舍人本爲行樂計是家一不得志必再天下之言法者何可勝計舍人寧能盡勝之耶何以此爲戰地耶舍人當先以夫人歸我力戰必勝而後反彼軍縱有脫者已不知夫人處矣舍人撫其背曰得良偶君之功也舍人先與女馳去韓軍於郝之門神兵悍鞚在後果不敢追舍人偕女入一叢祠旋化爲城郭臺觀池籞侈麗不可名韓將軍以捷歸獻俘受賞如人間軍禮居數日舍人曰吾得美妻不可不與姻鄰爲禮合肆筵召客客至數人有綠袍年少方二十餘美風度遇坐近女諦視之曰郝太尉女耶中貴人做官禁塗澤閨加於市人一等矣中飲舉酒酌舍人大言曰吾與公爲兄弟休戚無一不同今暫易室可乎舍人艴然曰吾與公爲兄弟世乃有以婦爲戲者耶綠袍曰吾誠欲之何戲

之有不吾與卽力爭耳推案而起擲玉杯盤皆碎於地舍人於然遂之綠袍就手去居一二日聞金鼓聲徧山谷甲騎數千譟於城下舍人帥師御之交綏而退綠袍爲七寨環城矢石下如雨韓將軍晝夜拒戰互有勝負如是者十餘日舍人軍事良苦無得狀悰韓將軍曰賊糧且絕不能久請深壁毋戰俟其飢疲而擊之我以奇兵邀其後度不勝矣會諜報德安公祇廟石王等助賊兵而資以糧兵來益夜不絕舍人謂女曰吾將家兵擁西復來戰此自郝州蠻應以西皆吾與也欲偕行恐飛丈流矢不可測汝還郝氏澄心正念求能楞嚴神咒者而學之百鬼不敢近不然賊吾去或能禍汝乃自燔其營潰圍出送女至閣而去女旣得反遂爲比丘尼不知此皆鬼耶神耶殊未可測也

鬼董卷第三

鬼董 卷四

鬼董卷第四

處士盧仲海與從叔纘客于吳夜就主人飲歡甚大醉率賓皆散而纘大吐甚困更深無救者獨仲海侍之仲海性孝友悉愫中藥物以護之半夜纘亡仲海悲惶伺其心尚煖計無所出忽思禮有招魂望反之文又先是有方士說招魂之驗乃大呼纘名連聲不息忽蘇而能言曰賴爾救我卽問其狀答曰我向被數吏引言郎中邀遊問其名乃稱尹逡巡至宅門闕甚峻車馬極盛引入尹迎勞曰飲適奉迎耳乃延入竹亭亭中皆朱紫相揖而坐左右進酒杯盤羅列妓樂雲集我意且洽都不思行李之事中宴忽聞爾喚聲衆樂齊奏心神已駭爵行無數我殆忘之俄頃又聞爾喚聲且悲我心惻然如是數四請辭主人苦留我告以家中有急主人暫放我來當或繼授我職事我向已處諾及到此方知是死若不呼我都忘身在此我殆去也宛然如夢今但畏再命爲之柰何仲海曰情之至隱復何可行前事既驗當復執意耳因焚香誦咒以備之言語之際忽然又殁仲海又呼之聲且哀厲急切直至欲明方蘇曰還賴爾喚聲我向復飲至酣暢坐寮裡際主人方敘文牒授我職聞爾喚聲哀厲依前惻怛主人訝我不怡我又暫乞歸再三主人笑曰大奇遂放我來今去留未決雞鳴將與陰陽向息又聞鬼神不越爾吾與爾逃之可乎仲海曰上計也卽共舟倍道併行而愈

太原王垂與盧收友善將乘舟適于淮浙至石門驛旁見一婦人立樹下容色殊麗負一錦囊乃弭棹伺之婦人果問曰船何適可容寄載否妾夫病在嘉興今欲看之足痛不能行二人曰諾遂攜囊而上居舡之首垂善鼓琴以琴挑之婦人綮然既而稍親合其譜甚辨不可言是夕與垂會船前收竊嘆焉夜深收探囊中物覩之滿囊髑髏耳收大駭知是鬼矣而無因達垂既而天明婦人暫登厓收告垂大懼因計將安出收曰宜伏篙下如其言頃間婦人來問王垂安在收紿之曰適上岸矣婦人乃委收而追垂於岸棄囊於岸併棹倍行數十里外不見來夜藏船僻處半夜婦人直至船中婦人頭白面有血腥穢不可言乃搜垂頭咬垂二人因大呼衆船皆助逐失婦人所在明日得紙梳一枚于席上垂數月而卒

張忠定公詠性好學佛守蜀成都日早起誦金剛經一遍乃出理事非則靜習禪凡蜀僧有戒行能講誦者皆致之一日過淨衆寺焚香禮適新造釋迦佛像出金色珠滿佛身及華座璀璨奪目取已復生不可勝計忠定亦得數百顆以歸爲之作贊文甚備越處州鮑朴然知府家香木觀音像傳世已久一日供旛上有存動而光明者檢之五色珠也發龕則山巖淨瓶華座之上纍纍相屬大者如芡細者如粟今固可愛忠定篤志學佛忠誠動天宜見此瑞鮑不甚留意內學苟菩薩以此勢之耶鮑公妃侍婢散有崔氏者爲余道之

何大門綵帛鋪傳生春日獨游見長橋坐而卜者方倦行戲卽之以五行問其人曰君命絕不佳必以刑死他未服言今當發官事事絕近傳不樂起度橋未至地下回顧已無見矣心惡之入清波門踐果核而跌觸貫家轆轤地據者云云傅方被酒反詈之併及其屯執赴官得杖以歸數日夜聞扣門聲甚武僕不肯啓扣門者曰我有藥欲爲三官人療瘡汝不入言欲困乃主耶僕言

之俑命之入乃前目椅上卜者也將一藥置几上曰以傳豬卽痊傳顧謝閉忽失之視藥乃狗糞耳遂絕痛不可忍卜之曰魁爲崇祭禜久乃愈俑蓋竪子不能家家禳哀　於四聖延祥觀今不知何如

都民賀庶樊生與其徒李游湖上某寺閒得女子屐絕弓小中有片紙曰妾擇對者也有媒議者可訪王老娘問之樊生少年心方蕩得之若狂莫知其何人他時過升陽宮庫前閒兩媼躡其後相語笑多道王老娘伺其入茶肆亦往爲兩媼請瀹茶僕曰王老娘在乎曰在爲

我道欲見僕自後呼一媼出四五十矣兩媼迎語之曰陶小娘子遣我問親事何如王曰未得當人意樊凡役自以鞋約得鞋者謂之樊大喜伺兩媼去獨呼飲王媼言鞋乃我得之陶今安在媼果能副吾事否媼咤曰天合也彼生二十有二年矣張郡王之孽也郡王死時方十七八出求偶已四年矣無當其意者故不嫁至今蓋中所有萬緡若少年而家富矣彼所欲然必令一見乃可約以明日會某氏酒肆中樊生如期往願之媼走而先四夫舁一轎一女奴從其後褰簾出揖粲然麗人目所未見飲至雅語淫褻狎媟以他故出女遂與樊亂不肯復去樊生父甚嚴以野合不敢攜女歸有貯貨屋在後市街女已知之自呼車與女奴偕往樊生不得已乃從之相挽登樓坐舁夫于門守舍傭見其人衣紙衣驚呼失聲四夫皆沒樊生坐樓上不知也中夜樊歸傭送迹之道所見猶不之信且曰傭煙湯登樓視婢乃一枯骸女在床自腰以下中斷而與處亟走報樊父父往驗之則蕩然空室無復存者鬼乃入其家卽子舍塗抹出拜舅姑上續命物與著新婦樊惟一子愛之訪善法者

或言賓燒瓶張生考名有驗呼治之女子無畏色出語曰我良家子方有婚議而彼遽姦汚我於酒肆中若謂此誰之罪今不居此將安歸張爲之勸解久之乃曰去易耳然吾終不置此人遂爲旋風而滅月餘樊與李游嘉會門外李以酒忤省史趙生趙生欲苦之樊與併遁不敢由故道乃登慈雲嶺從入錢湖門中宿兩暴至舍小人家主人母白服出迎曰顧六妻也夫死未盈月日暝雨甚主人母以榻處二客曰升陽宮前酒唯飲王老娘令急乃投我李謂樊曰彼何自知之得非亦鬼乎懼不敢寐中夜聞扣門聲呼顧六甚急二生竊見卓衣卒自窗隙上見老叟去同語嫗善視二客勿使去樊李益恐相攜自後戶而遁望荒邱中燈燭森列綠袍人據案決事鬼吏擁顧六翁媼在旁又有麗女鬼卒守之腰腹中絕以綫縫綴而不甚相屬諦視陶小娘子也二生疾走里餘聞稍春聲入家燈光自隙出投之扣主人姓名曰姓三醫樵者方搗粉耳爲言所遇之怪雜笑而不答端未定四夫與陶小娘子并王老娘顧六等坌集樊李奮臂肆擊力不勝而仆翌鬼將甘心焉俄而殿前司某統

制過衙從卒百許人呵殿至焉鬼皆捨去統制闖其中呻吟命下視之見樊李已昏不知人敕卒挾扶就湯肆喉治門開呼微者送之歸與時訪鬼所迹則陶小娘子信張氏之孽以外淫爲主所殺中腰一劍而斷王老娘居新門外亦以姦被戕顧六翁媼雍三皆儀邊新瘞者也此度是紹興末年事余近聞之

夷堅癸志載祖道堅以法治魁言物之無情者不能爲精皆妖憑之故久於魁者其魁配爲某稱若栝梓之類此理良是益予所對石言之塡意也有宮民妻孕不成子每產皆多怪奇異物狀不肖人類閒一似人則角其首翼其腋或身無膚其家大怪之雖祈禬不輟然不識其由有游僧過門嘆曰是家多妖能信我當相爲除之主人問焉僧曰而家產則得怪物孕則得其孕乎因指石斲獅子曰此其魁也爲之誦咒呼工鑿且斬趾而去後遂安妥連得丈夫子予謂石無知不能神是亦有憑焉爾

知見所不及當以佛言爲信佛所不道決無是也佛言琰魔羅蓋王捺落迦者止一琰魔羅王耳閻羅蓋琰魔

羅之訛也餘十八王見于阿含等經名皆梵語王主一獄乃閻羅僚屬義不得差肩十王之說不知起于何時佛所舉三千大千世界素訶其一今所居贍部特素訶之一洲極東南際于一世界不啻于大倉之稊米泰山直微塵耳閻羅蓋指一素訶世界言之其統攝大矣泰山奈何亦以王號與之敵體設輪轉王四天下盡入而幾于天者亦非主冥道乃槩列于十王其餘名號如宋帝五官之類皆無所稽據又七七日而所歷者七王自小祥以後二年乃僅經三王抑何疏密之懸絕邪當是僧徒爲此以恐愚民耳杭有楊媼信崇僧寄庫之說月爲一竹篋藏眞金銀而焚之付判官掌之判官者取十二支之肖似爲姓如寅生則黃判官丑爲田未爲朱亥爲袁卯爲柳戌爲成之類所謂十王者亦皆有鄉久而媼死女夢其來如平生衣飾十倍生時自言我富不可勝計但積貨而無人守之當多爲明器悉我與女游大官府望殿上十八環坐儀衛尊嚴曰此十王也我以生前功德故能出入其後宮又曰近以萬緡買宅行將遷矣女請觀之則以女未當死不可往遂寤識者多不

然之余曰無怪世界依妄而立本所無而想之立見于前矣彼婦平生持妄心死宜妄見女胥其母之妄一念適與妄合耳十王寄庫之有無則不待智者而後知

幹者沈進十歲兒忽不見後兩日開船板下有聲發視之兒在焉昏不能語湯發半日乃能道所見兩鬼青巾黃袍尋使游戲將擲與水中忽有白衣人長身多髯與鬼鬪而勝之負以入舟乃得免方是時舟板櫛比牢密又加釘焉不知兒何以能入也裴演醫明之子年十八九見人家奠楮泉祭殤鬼過其傍即覺罔罔不自制當前一持蓋者自腰以上可辨時回顧與語邀蹕之以行歷郵墅十餘日夜行不輟亦不覺倦洎其家散求之數日或言其在三十里外得之于橋上猶行不已入來益多持蓋者乃沒子族人侍其父飲別墅忽有黃衣卒拱而邀引之入池水中幾溺適有見者救之得免方其入水時視猶陸也三人者僅脫鬼手耳

杭優眼大郎病夢人持文袋覆之自首至足束而加縻力拒不可脫而寤病日甚遂死死數日見夢于其家曰前夢文袋爲大不祥今生爲猫黃質而黑章在沙皮巷

某人家子往視而俯泣白所以欲買歸猫主不肯或名呼之則仰視而俯膺

南上庫妓魁李都惜妹宜姊十四歲死乳媼夢其來泣訴曰不幸夭又不得復爲人今在竹桶酒肆中生好華今亦衣斑也幸憐我爲營佛果未之信其明日女兒復夢試求之則前夕貍奴生數子果有斑者以千錢贖之仍招律師施三聚戒戒終而猫死他日乳媼復夢曰今幸得爲人生王氏然以宿業未脫倡類也

都民鄭生居中瓦南爲京果肆次子娶婦三日大合客客有見燭光上人物長數寸者十餘號負一小棺回旋而行指以示人人皆見之莫不愕然獨鄭老無覩也須臾滅沒乃有白蝶數十繞屋而飛鄭老不樂罷酒意非吉證又兩日呼道士設醮禳之畢事焚楮泉回風飄火著屋楣上烈焰隨起相對實綠家植兩竿于門不知火從何來對然如炬遂延燒百餘家鄭老以焚死

嘉定戊寅春余在都友人林子之之婦翁承務郎君爲余言嘗有陳生（此爲隱其名）外謹而內宕好挑謔良家女婦尤爲縱行諸尼所弄一尼嘗孕生男抱之水中而殺之

未幾陳生病沈困見壁隙中有自外入者猴而人衣曰幽府逮汝陳生曰符安在猴曰安用符不符豈不可追汝乎陳罵曰幽明一理果追我安得無驗僞鬼假託求食耳且陰府何至乏人而使猴猴呼土地神與竈神某某急速汝不假符今此人不肯信隨二人偕送至關可乎二神曰諾猴升榻捽陳生魂自脅中出二人輔行中途而反陳獨與猴入大城官府中殿上垂簾猶幕皆異質而白織出左廡過小廳事朱綠數人聚坐如人間都廳呼陳生曰爾平生淫罪如沙塵又汚比丘尼彼尼雖非淨行然號則不可又因以殺子今將何辭陳以旁無左驗力諱曰無有官曰此非若人開可以口舌漫瞞也命吏曳入一小室吏曰爾諱悔宜自視之陳生視室中見尼娩子狀推兒在盆中婢酌水沃兒自見其身以手指麾使婢益水而力擠之曰毋使兒有聲乃大窘恐扣頭謝吏曰服矣吏持生出官命以狀對忽有紫衣神僧振錫自空而下坐者皆起合掌僧曰陳某祿算皆未盡又嘗倡率賻經僧有善業姑遣還何如衆曰唯菩薩命僧呼陳生戒之曰爾汚尼殺子惡隱世不知宜自發

露鏤版將幽府所見使來者知戒汝罪亦滅矣冥報正欲以警世言天機不可泄者妄也以錫擊其首豁然而醒汗流如洗疾遂愈逢人輒自狀其過邱益親聞之方將鋟木也此僧其大慈悲豈所謂地藏菩薩者耶

鬼董卷第四

鬼董卷第五

溫州人陳(名忘其)知華亭縣以裴端夫爲客至之明日午夜被酒起坐紗幬中庭下皆月朧朧綠衣小童歷階而升謁其等展謁曰某官祇候端夫欲下牀攬衣而其人已徑前矣一緋衣二綠衣皆幞頭秉笏當階旅揖而去不吐一辭端夫雖驚甚然念爲人師且適抵此柰何張鬼事閟不言明日方葬壯童復來云某官何詣恐驚教授不敢數進見令小奴子來道萬福一丱女十餘歲紅衣黃裳珠排滿頭跪揖而去自此朱綠者無復見而黃

閒攜女來戲劇端夫問女何人曰緋衣爹爹綠衣叔叔也媽媽姐姐嬸嬸妳妳輩三四十口在宅堂後避嫌不敢相見都教傳語先生問何姓何官女曰奴奴小孩兒都不理會升月餘端夫猶不以語陳君他日陳招飲女將一數歲兒騎身肩後揶揄之端夫顧笑陳力扣詰乃言其狀陳怒厲聲叱之兒驚而啼女頹怒曰我去說與爹爹未幾飲報嬖婢發狂疾陳與端夫偕入視之婢擔巨柴出欲擊人厲聲詬陳曰汝不受官失妻死乃猶木強耶言皆成文陳使數卒力制之以縣印徧印其身將曉乃定明日復然他婢婢者爲人所縛懸立虛空中不食者兩日陳徧召持法者治之略無驗端夫爲焚香講解之婢乃曰爲先生故且去後亂我血汝族陳以宅堂不可居徙於倉中未幾內子卒焉又月餘陳竟以驚劾罷將行董持謁謁端夫云某官辭朱綠衣復出揖端夫欲延坐問已無見矣端夫恃爲鬼所敬意必遠大自華亭歸數年乃客死京下端夫趣倘頗高能爲詩終於布衣可惜也端夫自作傳示余甚詳今獨記其梗槩如此

十四娘胡樂也江南舊無之淳熙閒木工周寶以小商

販易安豐場得其製于敵中始以獻蕃閫遂盛行寶有巧思久商于淮多與豪盜壯士相識後歸事閤尹林御藥秀以腹心淳熙十四年秋他閤介術者來林御藥以親舊厮役命雜試之言驗如指掌至周寶曰此囚也不踰歲當以刑死林御藥信之呼寶來語之曰我出入禁省事當畏謹設不幸而中卑不累我汝姑歸治素業邏歲月復來寶舍恨去久佚不能復勞又驟貧鬱鬱繞西湖而行適赤山見軍人取質衣于肆爲緡錢十餘所欠者六錢而肆主必欲得之相詬罵寶爲之解紛覩僱中纔餘五錢爲代償而去者又必欲得一錢寶亦大恨怒傷人相與嘆訝曰此所謂閔一郎也其人以不逮致宮虐取一方人恨不膾其肉寶失聲曰使在淮上爲壯士所辦粉久矣浙民懦容養惡奴至此傍有人曰舉知此無壯士盍所謂李勝勝善騎射軍中號李蒸見方客般司統制吳驥家教其子弟弓馬相率草飲勝訓寶此家不可容君盍往淮浙結壯士猿之寶心躍如即日行渡江自建康至盧見陸才告之故才曰此猪殺下也其可哉寶論說不已才許寶恨怒恐他日敗必汙己乃以二

十券與之好謂曰二十四郎獨可販藥耳然當往見林姑丈問樂所白林姑丈者安豐林青也素爲盜魁才資寶致於青而不質明青之鸑手安豐以事語青青曰此有彭八殺興國王孝忠皆健兒也久不過北界困悴無憀我爲君邏之以行既召之三人皆曰非吉言官人安能集事我一夫耳無以爲也又兩日得古訓于北盧塘訓曰千里行劫勞無逆理又在京撩賊採虎穴虎子不得必碎于虎口於衆強之訓推窑堅與國與孝忠怒拔刀曰始約爲兄弟死生以之今困于此幸有機使待此興且弄兄復推之坐有兄弟情耶我將自殺以血濺兄長衣矣訓迫不得已乃曰數內乎城外乎寶曰城外也去城幾何曰十里訓曰我聞赤山有撲玄去此幾里乎曰亦十里果爾當以狀來寶書付之乃皆南訓與興國孝忠自京口舟行寶林青彭八自建康直城陸行會于北關寶先販藥時背倚顏八船往來多與之昔使隨秘又悖商客雜沓顏八不以爲怪也至是亦用之謂曰我與數布客欲偕往淮南市藥不欲若行夜分當集于舟俟我來即疾出臨安界必倍酬汝顏縱舟新橋以待時

十二月初天大風雪古訓先使寶扣赤山城西邏檢寨門呼之曰大理寺有所捕事甚密可以十卒待于門不得姿出事畢當呼衛青衛逆入城訓僧弓挾矢立閔氏門寶以務扶磔而入訓射著鞦戶上使有聲曰我步軍司人也一軍苦統制虐相率叛去欲往浙東無異稚何於閔氏事不預君若有強也或咤呼者我必盡屠之赤山之人素聞其統制虐疑必軍變勢不可敵又素惡閔皆閉戶無出者訓始與衆誓毋殺人毋姦汙女婦既而林青縛閔生于木凡上寶刃其頸衆欲殺之訓苦禁乃免閔妻中官養女素號有色寶欲淫之訓怒拔刀將斬寶寶懼訓而退閔驚懼如癡醉人天將明邏者見門扉不完呼其僕則僕縶于竈下家人皆局閉樓上方股栗不能言旋解縛言于府府以付使臣朱直卿直卿與其儕言之總轄杭世亨曰江南鼠偷皆無禮淫殺此必淮人也直卿視盜所遺得務刃細竹縛爲火燧者半枚眞從中行以自隨尹脅之急直卿惶惑無計月餘姻家蘇生邀與市飲語出其物觀之因曰前往某家紙鋪中見周寶貿錢選細竹一束正此類耶今猶收得之命

取諸其家視殮所遺無異也直卿固知竇有母寓興橋
貢竹筐人家僞爲林御藥入往訪之母以出告上權侯
飯頃母歸而執之曰寶安在曰寶昨過臨平訪周來吉
計明旦當還邸翥周與寶有外親周有姻會故寶過之
而寶之邸在武林門外之陳酒家也直卿與其儕商略
卽之臨平捕寶未至二十里餘寶適旋縛以獻府拷訊
再三始述其事于是械寶于獄遣直卿踵往安豐捕諸
寇閱月而彭八與國孝忠皆就縛旣而寶等咸論棄市
術者之言可謂精而驗矣稽古訓逸去終莫能得
建康常夷字叔通博覽經典雅有文藝性耿介清直以
世業自高家近清溪嘗晝日獨坐有黃衫小兒齎書直
至閣前曰朱秀才相聞夷未嘗識也甚怪之始發其書
云吳郡秀才朱均白常高士書中悉非生人語大抵家
近在西岡幸爲善鄰思奉顏色末有一詩具陳云平生
游城郭弭殁委荒榛自我辭人世不知秋與春牛羊久
來牧松柏幾成薪分絕車馬好甘隨狐兔羣何知清風
至君子幸爲鄰烈烈盛名德依依佇良覿千年何且菲
一至動人神喬木如在望通衢良易遵高門儻無隔何

與析龍津其紙疊皆故弊常夷以感契殊深嘆異久之
乃爲答書殷勤切至仍道延期請與相見旣去令隨視
之至舍西一里許入古墳中至期夷爲具酒果須臾聞
扣門小兒云朱秀才來詣夷束帶出迎秀才著角巾葛
單衣曳履可年三十許風度閑和雅有清致與相勞苦
秀才曰僕梁朝時本州舉秀才高第屬四方多難遂無
宦情屛居求志陳永定末終此地久處泉壤常欽風味
幽明路絕遂廢將迎幸因良會大君子不見嫌棄得申
營積何樂如之夷答曰僕以暗劣不意賓垂所在咫尺

久闕承梁幸家殊顧欣感實多因就坐啜果飲酒問其
梁陳間事歷歷分明自云朱异從子說异事武帝恩幸
無匹帝有藏成金縷屛風珊瑚鈿玉柄麈尾林邑所獻
七寶澡瓶沈香鏤枕皆帝所祕惜賞于承雲殿講竟悉
將以賜异昭明太子薨時有白鷁四集梁時元鵠四雙
翔遶陵上徘徊悲鳴葬畢乃去元帝一目失明深忌諱
之爲湘東王鎭荊州嘗使博士講論語至子見齊者必
變色語不爲隱帝大怒乃酖殺之又嘗破北虜手斬一
裨將于謹破江陵帝見害時行刀者乃其子也沈約母

拜建昌太夫人時帝使散騎侍郞就家讀策授印綬自
僕射何敬容已下數百人就門拜賀朱梁已來命婦未
有其榮庾肩吾少事陶先生頗多藝術嘗盜貝會容向
空大嘯氣盡成雪又禁諸器物悉住空中簡文帝召宴
賜造鳳林寺少刹柱木未致津吏于江中獲一梓木正
與諸柱相符帝性至孝居丁貴嬪喪涕泣不絕臥痛潰
爛面盡生瘡侯景陷臺城城中水米隔絕武帝旣數進
粥宮中無米于黃門布袋中齎得四升食盡遂絕所求
不給而崩景得梁人爲長架悉斬其頭命軍士以三投
矢亂射殺之雖衣冠貴人亦無異也陳武帝旣殺王僧
辯天下大雨百餘日又說陳武微時家甚貧爲人傭保
以自給嘗盜取長城豪富包氏池中魚擒得以擔竿擊
甚困卽作後滅包氏此皆史所脫遺事類甚多不可悉
載後數相來往談宴賦詩才甚清渠遂成密交夷家有
吉凶皆預報之後夷病甚秀才謂曰司命追君爲長史
吾亦預求祭此職甚重尤難其選冥中貴盛無比生人
分當有死縱復強延數年何似居此地君當勿辭也夷
遂欣然不加藥數日而卒

屛恒皆吳人也其姑適張恭卽安定張軌之後隱居潛
州衛南縣人多重之有子三人俱進士擢第女三人長
適辛氏次適梁氏小女姑鍾愛習以詩禮頗有令德父
亡哀毀過禮恒常慕之及終制乃娶焉而留之衛南莊
恒以故入洛累月不得歸夜宿主人夢其妻隔花泣俄
而窺井笑及覺心惡之明日就卜者問曰隔花泣者顏
隨風而謝窺井笑者喜于泉路也居數日果有凶信恒
悲慟倍常後數歲方得歸衛南追其陳迹感而賦詩曰
寢室悲長簟妝樓泣鏡臺獨悲桃李節不共夜泉開魂
兮若有感彷彿夢中來又曰常時華堂靜笑語度更籌
夜飲入事改冥冥委荒邱陽原歎孤壟陰燕樹燭清
夜妝臺月空想蛾眉愁是夕風露清虛恒歌哭不寐更
深悲吟前悼亡詩忽聞暗中若泣聲初遠漸近恒驚惻
覺有異乃祝之曰倘是十娘子之靈何惜一言敘也勿
以幽冥隔礙宿昔之愛須臾闇言曰兒卽張氏也聞君
悲吟相念雖處陰冥實所悕惻君若誠心不以沈魂可
棄欲所記念是以此夕與君相聞恒驚歎流涕嗚咽曰
在心之事卒難申敘然須得一見顏色不恨張答曰隱

顯道隔相見殊難亦慮君有疑心妾非不欲盡也恒詞
益悲苦誓無疑貳俄而聞喚羅敷先出前拜言娘子欲
暫相見與七郎相見恒問羅敷曰我典汝與仙州康家
聞汝已于康家死矣今何得在此答曰被娘子賜來今
看阿美阿美卽恒之亡女也恒又惻然須臾命燃燭立
于阼階之北恒趨前泣而拜妻答拜恒乃執手敘以平
生妻亦流涕謂恒曰陰陽道隔與君久別雖冥寞無據
至于相思嘗不去心今六合之日冥官感君誠懇放兒
暫來千年一遇悲喜兼集又美娘小弱付無人今夕何

夕再遂年款駐乃令家人列拜起居徙燈入室施布帷
帳不可先坐乃曰陰陽尊卑以生人爲貴君可先坐駐
即如言笑謂駐曰君情旣不易平生然聞已再婚君新
人在淮南吾亦知甚不諧因語人生脩短固有定乎答
曰必定矣又問佛與道孰是非答曰同源異派耳別有
太極仙品總鑒之司出有入無之化其道大哉其餘一
如人間所說今不合具言彼此爲累駐懼不敢復問因
問欲何膳答曰冥中珍羞亦備惟無漿水粥不可致耳
駐即命備之旣至索別器攤之而食向口如盡及徹之

粥宛然駐悉飯其從者有老姊不肯同坐妻曰倚是舊
人不同輩小謂駐曰此是紫菊姊豈不識耶駐方記念
別席飯其餘侍者駐多不識聞呼名字乃是駐從京迴
日多剪紙人奴婢所題之名問妻妻曰皆君所與者乃
知錢財奴婢無不得也妻曰往日嘗弄一金釵鏤合子
藏于堂屋西北斗栱中無人知處駐取果得又曰豈不
欲見美娘乎今已長成駐曰美娘亡時襁褓地下豈受
歲乎答曰無異也須臾美娘至可五六歲駐撫之而泣
妻曰莫抱驚兒羅敷卻抱忽不見駐命下簾帷申繾綣
宛如生但聲手足呼吸冷耳又問冥中歸何處答曰在
舅姑左右曰娘子神靈如是何不還返生答曰人死之
後魂魄異處皆有所錄者不關形骸也君何不驗夢中
安能記其身也兒亡之後都不記死時亦不知殯葬之
處錢財奴婢君與則知至如形骸實總不管旣而綢繆
夜深駐曰同穴不遠矣妻曰曾聞合葬之禮蓋同形骸
至精神實都不見何婚此言也駐曰婦人沒地下亦有
再適乎答曰死生同流貞邪各異且兒亡堂上欲奪兒
志嫁與北庭都乾觀姪明遂兒誓志確然上下矜憫得

免駐悶憮然感慨而贈詩曰嶧陽桐半死延津劍一沈
如何宿昔內空負百年心妻曰方見君情輒欲留答可
乎駐曰幾日不屬文何以爲詞妻曰文詞素慮君嫌
猜而不爲此言志之耳今夕何害遂裂帶題詩曰不分
殊幽顯那堪異古今陰陽途自隔聚散兩難心又曰螢
階兔月斜銀燭半含花自憐長夜客泉路以爲家駐命
涕吟諷悲喜之間不覺天明須臾聞扣門聲言公婆使
丹參傳語令催新婦恐天明冥司督責妻泣而起與駐
訣別駐俯啓狀以附之整衣聞香郁然不與世同問此

香何方得答言韓壽餘香兒來堂上見賜駐執手曰何
時再一見答曰四十年耳留一羅帛子與駐收之爲念
駐答一金鈿合子卽曰前途日限不可久留自非四十
年內若於墓祭祀都無益必有相饗但於月盡日黃昏
時於野田中或於河畔呼名字兒盡得也忽忽不果久
語愿自愛言訖登車前去揚袂久之方滅舉家皆見車
在唐駐手記中
廣陵有賈人曰逵誠富於財頗以周給爲務治第新成
有夜扣門者就視無人如是再三因呼問之爲人耶鬼

良久乃答曰實非人也比居龍泉今爲黍水所毀求寄
君家治舍畢乃去耳逵誠不許曰人豈可與鬼同居耶
對曰暫寄居耳無害于君且以君氣誼聞于鄉里故告
耳逵誠許之因曰當止我何所逵誠曰惟有廳事耳卽
拜辭而去數月復來曰吾家已至廳事亦無妨君賓客
然可戒整家人愼火爲一不宜或當云吾等所爲也逵
誠亦虛其廳以奉之逵誠嘗爲詩鬼忽空中言曰君乃
能詩耶吾亦嘗好之可唱和乎逵誠卽具酒置紙筆于
前談論無所不至衆目視之酒與紙筆儼然不動試暫

回顧則酒已盡字已著紙矣前後數十篇皆有意義筆
迹勁健作柳體或問其姓字曰吾偶言之將不益于主
人可詩以寄言之乃賦詩云天然與我一靈通還與人
間事不同要識吾家眞姓字天地南頭一點紅衆亦不
諭也一日復告曰吾有少子婚樟樹神女將以某日成
禮復欲借君後堂三日以終君大惠可乎逵誠亦虛其
堂以俟留之三日復謝曰吾事訖矣還君此堂主人之
恩可謂至矣然君家老婢某可笞一百也逵誠辭謝召
婢笞數下鬼曰使之知過可止矣逵誠徐問其婢言曾

穴窗竊視見賓客男女廚膳花燭與人間不殊後歲餘
乃辭謝而去逵誠以事至廣陵久之不歸其家憂之鬼
復至曰君家憂主人耶吾將省之明日還曰主人在揚
子甚無恙行當歸矣新納一妾與之同寢吾燒其幌後
幅以戲之爾大笑而去逵誠歸問其事皆同後至龍泉
訪其居亦竟不獲

鬼董五卷得之毘陵楊道芳家此祇鈔本後有小
序寥落不能詳其可考者云太學生沈又云孝光
時人而關解元之所傳也喜其敘事整比雖涉怪
而有據故錄置巾笥中以貽同好
泰定丙寅清明日臨安錢孚跋

鬼董卷第五終

右鬼董五卷不著撰人姓名據恭定開鑴手跋語似
為宋孝光時沈某著特傳之者關漢卿耳考第四卷
有嘉定戊寅予在都之語則其人寧宗時尚存明蔣
一葵堯山堂外紀竟以爲關撰者誤矣所紀多涉鬼
神幻惑之事宜爲儒者所譏而勸懲之旨寓焉予固
不敢以無稽目之復梓以傳庶幾於世教有少補云
乾隆丙午七月既望歙鮑廷博識於知不足齋

窮怪錄

撰人不詳

闕名

說郛原本

茅崇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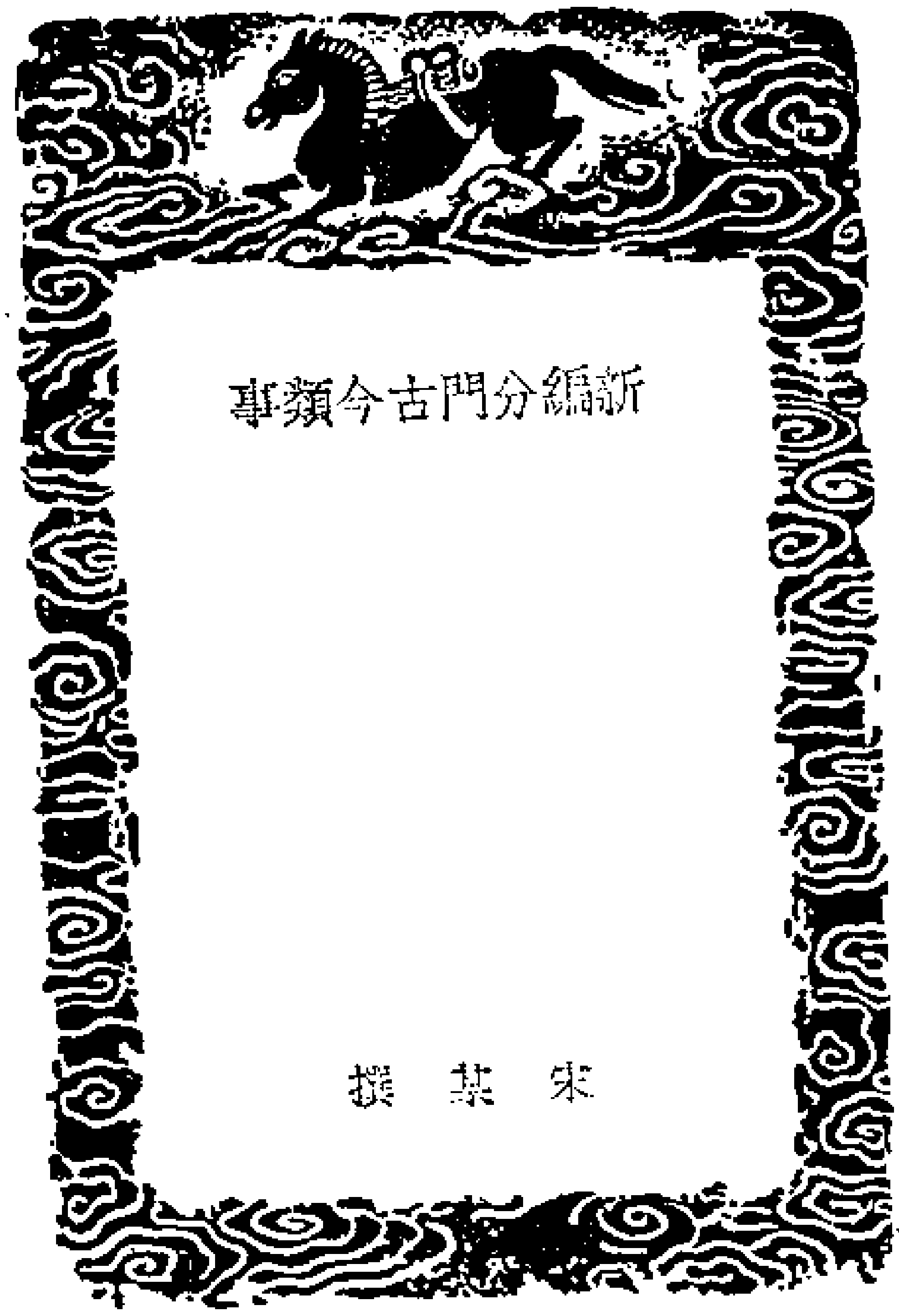
齊世祖永明十年丹陽郡民茅崇丱家夜夜厨中有人語笑復明燈火有宴飮之聲及開門視之即無所見及閉門即依然聞此數句忽有一道士詣崇丱問曰君家夜有妖患乎崇丱曰然道士乃懷中取一符與之謂崇丱曰但釘於竈上及北壁來日早視之言訖遂失其道士崇丱喜乃以符如其言明日見厨中有五六大鼠各長二尺無毛而色如朱盡死於北壁乃竟絕

天女

後魏明帝正光二年夏六月首陽山中有晚虹下飲於溪泉有樵人陽蔚於嶺下見之良久化爲女子年十六七異之問不言乃告浦津戍將宇文顯取之以聞明帝召入宮幸未央宮視之見其容貌姝美問云我天女也暫降人間帝欲逼幸而色甚難復令左右擁抱聲如鐘磬。化爲虹而上天。

射猪翁

辰州有射猪者逐入石室見老翁問何故射吾猪對以傷禾翁即呼一童責之曰何不謹門。令猪出射猪者。問翁是何人童子答曰此河上翁帝使爲諸生講易我即王弼受易未通遂罰守門



蜀本分門古今類事序

夫興衰、運也。窮達、時也。生死、命也。委心子窮天任運。修己俟時。謂命有定數。不可以智求。而罔者不遂。妄意僥倖。偶然得之。則誇衒辨智。矜持巧力。自以爲己之能。一或齟齬。則抑鬱亡聊。諉循亡恥。叙顛婢悔。囁嚅趑趄。所不至。節義廉遜之風。蕩然掃地矣。悲哉。乃以其意作古今類事二十卷。凡前定貴賤、貧富、死生、壽夭、與夫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一飲一啄。分已定於前。而形于夢。兆於卜。見於相。見應于讖驗者。莫不錄之。仍以其類分爲十門。使狷狂躁進迷惑徼利之徒見之。而少解。或謂予曰。昔李蕭遠言定命由天。論其本而不暢其流也。郭子元言致命由己。語其流而不詳其本也。劉孝標作辨命論以訂正之。其意若曰。命雖定于幽冥。移然不變。命實周流。非一。揆然難知。今子謂之前定。將定于天乎。定于人乎。應之曰。興衰窮達死生六者。天之所賦也。智愚善惡。此四者人之所爲也。天定可以勝人。人定亦能勝天。如裴度以陰德而致貴。孫亮以陰謀而減壽。善惡之報。當待天人。既定而求之。故予又別設二門。謂命已前定。有爲善而增者。有爲惡而削者。庶幾善人君子當正心修身。樂天知命。不以人勝天。不以天勝人。此古今類事之本意也。學者幸不以怪亂見誚。其事類則以古今相間。故不爲先後之叙。乾道己丑仲夏旬日。委心子序。

蜀本分門古今類事總目

第一卷

帝王運兆門上

陸賈天命
叔虞封唐
楚平壓紐
漢高靈符
光武符應
孫權豹尾
宋武龍章
明帝移宅
神武遇神
章鼎望氣
蕭紀改元
陳文簫鼓
周武得鼇
趙鞅病寤
始皇備胡
元后天璽
魏文黃龍
晉元玉冊
武陵石立
齊高授位
陳氏金字
梁武判轝
孔靖靈寢
太武遷都

煬帝縱魚　周祖破齊
隋文移都

第二卷

帝王運兆門下

高祖天啓　太宗審生
中宗拋石　天后知命
睿宗金牛　憲宗龍木
得寶改元　吐像古年
崔郎假我　一行當歸
佐鈞留箭　審音知變
鴻神爲備　武宗改名
宣宗符夢　晉王履位
潞王當帝　周宗過僧
石晉墜石　梁祖嗜雞
太元遇仙　楊助吟詩
聖宗征劉　魏開遇仙
陳摶睨趙　仲明天數
王白術數　一殿三天子
城下三天子　乾德名年
曹谷易格　錢氏歸朝

第三卷

異兆門上

孔甲取子　子方祀竈
王溥三田　文昌兩炬
裴度龍鏡　僧緒鴻鵠
仲舉貴人　智興侍中
陶侃爲公　魏舒自知
伯龍鬼笑　敬容何敗
顧琛立廟　范雲歸沁
江淹貂蟬　馬植黔南
子儀牽馬　文惠艤舟
懶殘撥芋　正己避墻

田方陰府　貴公謁表
周生參政　常世侍中
崔詔三勝　寶藏三品
張說橫財　孝叔蛇鏡
王勃不貴　思溫無敵
公謹過河　鼎夫驗中
魏鄭衍下

第四卷

異兆門中

尉遲賜帖　李什名卷
黃發大錢　李生白銀
朱嚴助教　俊民狀元
固言遇姥　韓湘開化
仁鈞遊地　李廣食鮎
德裕終南　楊瓘遷官
昭武販馬　歸皓溺水
高豫見怪　伯珍注名
處厚百日　師道勇退
陟鵶得錢　盧鏊無官
黃裳狀元　盧守山鎗
青宵得汗　武侯後身
子正角祖　鄭絪拜相
韋公玉簫

第五卷

異兆門下

張泊破瓜　盧杞宰相
德璘巴陵　寇相毀廟
張館赤光　韓滋讖語
郭仁討　大令狀式
文公田融　歐陽求退
鄭威中丸　賈氏侍御
黃蔣賢盡　士寧得道

范鎮三品　洪遵牌官
孔公新廟　栖閑行者
世則首冠　延卿職官
仲宣不出　張生得官
文叔過侯　燕王遇張
温裕壽齡　薛廷注壽
僧知宿命　僧遇異人
釋氏宿因　釋氏留難
六祖過難

第六卷

夢兆門上

呂錡射月　穆子號牛

公孫亡曹　蔡茂三禾
王濬三刀　周勃斃寢
周宣占驗　陶侃天門
查回著具　龐之定構
盧遠擇席　伯玉服輝
吉瞻鹿皮　鮑泉朱衣
豆盧名亭　奚眇推案
杜牧改名　良翊獻詩
范公榫詩　蜀主竹簽
之遜折臂　鴻漸相位
擊玉仙豬　孟簇附尾
吳激丹陽　思道點閱
丘旭定分　盧己賜緋
沈親鄂字　李迪玉魚
馮保方鄉　程具鑿行
微古太守　凉公昇柎 缺
孫華生文 缺　元規八字 缺

第七卷

夢兆門中

張霈乘驢　寶參半臂

劉悅改名　少卿領馬
盧繹白衣　希濟金介
潘洞篆銘　劉詠弄榜
觀文榜尾　蘇協慈字
李畋見塔　孫僅踐木
范政鋸柴　鈕韜稱松
陳公荊南　厚之翰林
裴頭黃尾　龍首山人
蔡齊狀元　全火及第
崔圓為相　錢生楚州
李柷斫足　東坡大異
魏清除代　般袞文學
周翊角甘　草制前定
錢公自述　錢丕得官
張洎二驢　化成得鷹
孫蟾除官　鄭湛鳳字
吳雀論題　王獵侍從
查颯天字　劉滋香印
文公刻蛇　孫相填名
丁序鳴名　劉隆麻豆

第八卷

夢兆門下

鄭獬白龍　楊瀾記室
曹佾斜髮　謝宗神告
淳化看蛇　景德隨官
戴昭偷錢　刁湛賦詩
濟陽築宅　柳環垂瀾
僧伽同行　辟支佛記
黃牛扇詩　張君房靈夢志
先大夫龍泉夢記　蒲教授荊山夢記
劉悅第三　孫鉉策題
文穎狀元　范厚類試

元珍贈詩　彥國文學
士美金堂　任俊變代
允韶甲門　何某二子
照鄰闖牀

第九卷

相兆門上

公孫見子　韓布當王
衛卿封侯　鄧通穿衣
亞夫餓死　李固奇表
張裕撫鬚　羊祜建功
周陶略同　禍裴共見
欣泰傷類　昭達眇目
沈攸乘舟　安仁封侯
管輅不達　建平術驗
天綱術驗　愼微術驗
梁鳳術驗　祿山異聞
姚崇甚貴　景融坐塵
艾顛登第　錢鏐非常
張相夢應

第十卷

相兆門下

班超封侯　王暉懷及
鍾幅亡家　王嗣夕死
中立爲將　李寬三無
冀公十全　种放帝友
若水公卿　乖崖贊府
師德跛足　元奘大貴
李嶠不富　錢楷知人
曹瑋知人　薛展狀元
薛邕列曹　馮偉易名
東之奇才　胡旦制誥
盧相敗士　若水見僧

韓丕甚貴　齊丘早退
歐陽省元　堯封幕職
子厚不壽

第十一卷

卜兆門上

畢萬筮仕　懿氏卜妻
季友爲輔　晉侯食新
管輅占驗　郭璞占驗
嚴洋卜數　卜珝知死
麻褐天馬　淸眞算壽
江總蓍卜　尹思月占
文育得錄　萬風推象
蒲師九宮　處謙星算
道茂請判　賾之貨死
頤素及第　呂進改名
張李異占　東門俱第缺
趙明奇中　王華占色
惟象要訣　韋盧同兆
老人飛蓍

第十二卷

卜兆門下

隗炤寶鼬　僧泓戲說
德裕食羊　杜悰救禍
杜延飛雉　崔圓大貴
程生官氣　韋翁異驗
李先共占　蘇協貴子
董神賦題　王佖遇僧
利用梅貴　王生聽聲
文泰言命　稽壽得狐
崔張不協　鍾應紫堂
曹谷命書　中和布算
從周時卜　趙公寄詩

李生三倖　鄭滂朝官

第十三卷

讖兆門上

龍尾收鍼　阿龜渡江
陳氏九六　僧辯童謠
隋帝拆字　潘石同歸
隋蜀不祥　公遐歸蜀
明皇制曲　適之鼎闕
望僊塔勛　王衍移居
蜀主禁錮　知俊揭骨
廣政破木　興聖略號
潞城新詩　後主古詩
晉公平蔡　黃賊黑臘
興國芒兒　毅夫楚江
崔立歸路　李生折足
庾亮旗旛　唐朱之兆
丘墟之象　搜珠之謡
愁蓋之讖　孟入之官
殺狐之兆

第十四卷

讖兆門下

遐周阿環　蜀主歸國
偽蜀桃符　廷珪孟字
陸公臺鹿　守忠禿鶖
木平留火　李密邢尼
執誼崖州　昭宗易樂
朱梁龜堂　莊宗唐晉
清泰小字　牛字助語
道昌篆書　彥博貝州
天命迎米　李主紬帛
符太保悄　少游藤下
孟津對魁　崔晤一星

子京稱旭　子奕蟬蛻
宋炎藥齊　安道佛卿
范子病藥　唐卿京官
史二致富　沂公梅詩
原夫清謹　王公後事
晉公朱崖　禹偁病鶴
萊公晚寘　廖融得句
楊軒燈詩　東坡入海
元之蘄州　存寶無首
陶鈞貽詩　仲英折桂
狀頭入相　王嵩詩讖

第十五卷

祥兆門

呂望封齊　仲尼玉書
越王烏喙　文翁擲斧
應樞天符　比干賜節
楊寶黃雀　張承白鵲
朱异飛蟬　行功魚袋
高駢肖鵬　秀之椰果

欽則飛蟲　江陵生洲
全忠生廬　武后萬年
南康祿食　錢起鬼謠
虹霓降祥　文成二事
子良雙虹　薛顯虹金
洪晉蜺龍　孔愉印龜
士龍叢林　張伯藏璧
孫儼瑞槐　鄭珏瑞麻
應元保蓮　慶源麥荷
處回旌節　天聖高第
慕容五木　李畋雨火
裴正槐瑞　沂公槐祥
敬洙彈鳥　危序晉榜

鄭畋彩選
第十六卷
婚兆門
韋固赤繩
李生墜後
盧氏對權
承業擇壻
明皇宮人
賈偶再生
高氏陰配
繼岡飄葉
黃鎬北載
仙客遺鏡
馬援同名
辛祕綠衣
盧渥紅葉
元稹偕老
閻儀繼室
僖宗宮人
袁況天意
于祐紅葉
介狐媒介
毛仙遙配

第十七卷
夢兆門
袁安葬生
滕公佳城
郭璞桑田
處俊壓角
沈彬石燈
崔巽三年
智興竹杖
伯玉榮貴
流之改葬
王果得銘
洛陽南市
呂才非論
由余氏墓
第十八卷
雜誌門
敬遠玉碗
劉毅齋名
孫堅異人
陶侃牛眠
庾氏生金
明徹白馬
韋墳萬日
郭璞龍耳
羊祜折臂
張裕累世
靈運古冢
大雅不利
地理吉凶
葉公陰宅
文孝石匣
南蕃羊壞

李和紗籠
盧齊禁亡
耿詢太史
多遜崖州
抽籤爲戲
鶴林花鋪
沈良借牒
陳氏修廟
全僧修寺
更人移廟
賈升知觀
于生遇風
程公逸事
實宗探鬮
鍾李同出
房琯龜茲
顏濬廢關
分河取丁
丘樹三笏
魏瓘築城
孝先竹床
曹翰居城
拱聖節度
王殿敍功
張泊修廟
孫何第一

亞夫角盤
范客題福
吳僧寶鑑
禹錫分定
胡宿名書
第十九卷
爲善而增門
韓厥紹孤
叔敖斷蛇
王忳繡被
王賀必興
裴度還帶
明府嫁婢
韋賓歸女
之亨放魚
查道侍從
和璞勸增
康成經驗
毋公印書
士衡撫失
郭注求室
列子力命
鄭玨吉凶
東坡分定
臧孫有後
張湯有後
丙吉非死
郭躬仁恕
洪敬嫁婢
劉齊延母
李賀延壽
從政延壽
張女二事
世明變格
元植及物
丁甫歸經

樊元遇仙　　梁卿思雅
李母放魚
第二十卷
爲惡而削門
袁侯長惡　　陳平陰謀
李廣殺降　　虞翻獲罪
無忌遂良　　蘇頲三品
裴公誤殺　　張說不義
崔應斬祿　　荀鶴惡念
蔡生陰賞　　齊丘矯命
孫亮誠誓　　陳昱再生
張昇改名　　李生促年
崇德遇僧　　沈明誠官
李紀殺生　　寇脊杜儉
叔賢降品　　孫覺誤落
宋公易名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一

帝王運兆門上

陸賈天命

樊噲嘗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於天。必有瑞應。果然乎。賈應之曰。有。夫目瞤得酒食。燈花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徵。大亦宜然。故目瞤則呪之。燈花則拜之。鵲噪則餧之。蛛集則放之。況天下大寶。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瑞應信也。天以寶爲信。應人之德。故瑞應天命不可以力取。由是觀之。符瑞之應。所以顯帝王之休命。故先儒謂聖人之興。必有非常之物。人弗能致者出焉。以明有所屬授。固不可厚誣於世。柳宗元作正符時。言董仲舒等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遂與詩書所著玄鳥、巨跡、大電、大虹、白狼、嘉禾之瑞。併以爲詭譎闊誕不足信。可謂好異而不經矣。余惟世人拘子厚之作。棄天弗徵。背人道以自任。故首標陸賈之言。然後取周漢以來古今帝王運兆之興衰。符瑞之應。驗定于前。契于後者。集而錄之。以見其信而有證云。出西京雜記。

周武得魚

商紂昏亂。武王將欲伐之。師渡孟津。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受命之祥也。牧野有一樵夫採木。探烏之巢。得赤玉璽。文曰水德將絕。木祚方盛。文皆大篆。紀商之世曆已盡。而姬之聖德方隆。

是以三分天下皆歸周。元元之類。嗟殷亡之晚。而恨周興之遲。至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皆天命所受也。劉孝標謂命運之定。逝者不可招。來者不可拒。其斯之謂歟。出西漢拾遺。

叔虞封唐

唐叔虞。周武王之子。成王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汝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因命之曰虞。及成王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曰以此封若于唐。周公入賀。請擇日封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此雖出於成王之戲。周公之諫。然天命已定於叔虞未生之時。雖欲不封。不可得也。柳宗元作桐葉封弟辨。以爲史佚成之。不可信。是爲知天實成之歟。出史記。

趙鞅病寤

趙簡子鞅疾。五日不知人。寤而語曰。我之帝所。與百神遊。甚樂。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熊死。又有一羆亦來。復射之。羆死。帝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告我曰。晉國且衰。七世而亡。今余以舜之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使董安于受其言而書藏之。後簡子出。有人當道。不去。簡子見之。曰諸。吾昔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吾射熊與羆。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君滅二卿。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賜我二笥有副。何也。答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何謂。賜以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欲延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而藏之府。後二年。三臣作亂。簡子遂滅范中行二卿。其子无恤。毋翟婢也。簡子以无恤賢。廢太子伯魯而立无恤。是爲趙襄子。智伯攻襄子。襄子保晉陽。遇三神於王澤。授以竹二節。朱書曰。天使汝反滅智。是賜以林胡之地。至於後世。且有抗王左衽。奄有河宗。至於諸貉。南伐晉。北滅黑姑。襄子受之。與韓魏合謀。果滅智伯。於是趙北有代。南并智氏。強于韓魏。至于武靈王。果七世矣。吳廣由其女娃嬴孟姚。甚有寵於王。王遂胡服。并略胡地。悉如天帝與三神之言。太史公備載於世家。以見興廢之有命。詢不誣矣。出史記。

楚平壓紐

楚共王无冢嗣。有寵子五人。乃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乃以璧見曰。當璧而拜之。神所立也。乃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其後共王薨。康王靈王相繼立。子干子晳皆不得立。平王終有楚國。故叔向曰。芈姓有亂。必季實立。獲神故也。豈非壓紐之驗已前定於當璧之拜乎。出左傳。

始皇備胡

秦始皇既并天下。自號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以至萬世。傳之无窮也。二十三年。燕人盧生入海還。以鬼神事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不知胡爲人名。乃使蒙恬擊胡。又築城河上爲塞以備胡。三

十六年，遣使天下，使者從關東過華陰，有神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滈池君，今年祖龍死，因忽不見，祖者，始也，龍為君象，謂始皇也，使者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不過知一歲事耳，於是遂出遊，少子胡亥請從，至七月，始皇亡於沙丘平臺，李斯趙高立胡亥，襲位為二世皇帝，而秦果亡，圖書之言合若符契，蓋天方興漢，其業將成，則命已定矣，始皇乃竭海內之力以備胡，易益哉。出史記。

漢高靈符

漢高祖為泗上亭長，嘗從王媼武負貰酒，時飲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弃責。呂公好相人，見高祖狀貌，曰臣相人多矣，无如季相，因以女歸之，生孝惠及魯元。田中有一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孝惠，曰夫人貴者此男也，及高祖來，呂后具言，乃追問老父，老父曰，嚮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君相貴不可言，及以亭長送徒驪山，到豐西澤中，令壯士一人行前，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高祖曰，壯士行何畏，乃拔劍斬蛇，後人行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人以為不誠，欲苦之，忽不見，秦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乃東遊以厭當之，高祖隱芒碭山澤，呂后往求得之，高祖怪問呂后，后曰季所居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後入關，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入關，吾使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也，急擊之，賴項伯得免，班彪王命論曰，餓饉流隸，飢寒道路，所願不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蓋貧窮亦有命也，況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妄取哉，若乃高祖靈瑞符應，可略聞矣，初劉媼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觀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豈不信哉。出漢史。

元后天璽

元后在家，嘗有白燕銜石大如卵，墜后績筐中，取之，石自裂為二，其中有文曰，母天下，后乃合之，遂復合不可開，乃寶藏焉，及為漢皇后，置之璽笥中，謂之天璽。出西京記。

光武符應

漢光武，諱秀，字文叔，圖讖，劉秀當為天子，故國師公易名秀以應之，光武徇河北，會王郎起邯鄲，乃入薊，王郎新盛，光武南出，晨行至滹沱河，无舡，衆皆愁，過適冰合得過，未畢而數車陷，進至博城，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人在傍，指曰努力，信都郡為長安守，去此八十里，光武馳赴之，先是光武生於建平元年，有赤光照室，方士夏賀良上言，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改號太初，王莽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改為貨泉，或以其文為白水真人，望氣者見舂陵郭，曰氣佳哉，欝欝蔥蔥然，同舍生強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為主，此皆受命之符，雖白魚之應，何以加之。出漢史。

魏文黃龍

建安六年，魏武大破袁紹於官渡，先是殷馗者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梁沛間，其鋒不可當，至是恰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矣，至熹平時，黃龍見譙，太史單颺謂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龍

必復見，內黃人殷登識記之，後四十五年，黃龍果復見於譙，登曰，颺之言其必驗乎，由是文帝即位，蓋文帝生於譙，龍見之應也，識者多以魏為紫色閏位，而天亦應之何耶，其它圖讖所著期運符命，並見於本紀。

孫權豹尾

吳孫權嘗獵於武昌樊山下，見一老母，問權曰，獵何獲，對曰只獲一豹，母曰何不豎其尾，忽然不見，後權稱尊號，乃立廟於山下。出武昌記。

晉元王策

晉太安之際，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及永嘉之亂，元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而帝遂即大位，化龍之應也，于時玉冊見於臨安，麒麟神璽出於大寧，日有重暈，皆以為中興之象也，夫二曜五緯天地之精氣，其應見上，其本在下，至治將興，則日星呈祥，及夫將廢，則變亦吉凶，是豈無尸之者乎。出晉史。

宋武龍章

宋高祖武帝，諱裕，小字寄奴，姓劉氏，微時嘗遊京口竹林寺，獨臥講堂前，上有五色龍章，衆僧見之，旋行止時見小龍二附翼，樵漁山澤，同侶亦覩焉，及貴，龍形更大，伐荻新州，見大蛇，射之傷，明日復至，聞杵臼聲，見童子數人衣青衣，於榛中搗藥，問其故，答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射，合散傅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答曰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叱之皆散，收其藥而反，每遇金瘡，傅之並驗，皆觀昔人論運命者，謂河出圖，洛出書，赤烏啣丹，白魚登舟，神母告符，神父指路，字成木葉，字出蝸涎，是皆天命已定，非有言語之聲、芳芬之臭、可得而知也，徒憑物以效意，假神以告人，觀諸孫權宋武，為不誣矣。出南史。

武陵石立

宋元嘉七年五月，武陵山隤，兩石高丈餘，如人，雕刻精奇，形如古石闕，占者云，武陵出天子，其年八月，孝武始生，後宮十五年，封武陵王，三十年即帝位，蓋石立之應也。出王子年拾遺。

明帝移宅

宋明帝封湘東王，孝武為開宅邸，方鑿池，獲赤玉二枚，及入朝，乃居西邸，建平王景起宅在建陽門外，始成，詔以一宅換之，自西邸移入新宅，河洛讖云，鑾輿豫見東南隅，而邸皆處宮城之東南，在巽地，蓋天之應之也。出宋明帝紀。

齊高授位

齊高帝在淮陰，理城塹，掘得古錫，下有篆書，諸人皆不能識，王僧虔獨曰，此何須辨，錫而有九，九錫之兆也，初帝年十七，嘗夢乘青龍上天，西行逐日，及貴，舊塋在武進，其上常有五色雲，又有龍出焉，宋明帝疑之，嘗出鎮淮陽，每懷憂懼，忽見神人謂曰，無所憂，子孫當昌，淮南太守孫奉伯與帝同室臥，夢帝乘龍上天，於下捉龍腳不得，覺而謂曰，兗州當大庇生靈，而我不得與也，奉伯果卒於宋，崔靈運夢天謂己曰，

蕭道成是我第十九子。我去。已授之天子年位。蓋自三王五帝以降。受命之次至帝為十九也。先是。宋武帝於嵩山得玉璧三十二枚。神人云。此宋卜世之數矣。三十二者。二三十也。宋至齊果六十年。帝之符應其前定如此。它具見本紀。（出南史）

神武過神

北齊神武少與劉貴賈智出獵。兔逸至迴澤一茅屋。為犬所噬。鷹兔俱死。神武射犬。犬斃。有二人持神武衣甚急。其母盲。乃曳杖呵之。曰何故觸大家。因出酒烹羊以飲之。自云有知。徧捫諸人。言並貴。至神武曰皆由此人。飲竟而出。迴更訪之。則本無人居。乃知向者非人也。殆亦假神以告者歟。（出集畧）

陳氏金字

陳高祖受禪之日。其夜會稽人史溥夢朱衣吏衣吏冠自天而下。導從數十。至太極殿前。北面執玉策金字。曰陳氏五主三十二年。遂凌空而去。嗚呼。天人相交。氣應混并。密然相關為表裏。其可誣哉。（出南史陳紀）

韋鼎望氣

陳武帝在南徐州。鼎望氣。知其當王。因謂之曰。明年有大臣誅死。後四歲梁代終。天之曆數當在舜後。陳氏是也。後四年。武帝遂受禪。至德初。鼎盡貨田宅。謂友人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期運將及。故破產。隋初。鼎聘周。遇隋文帝。謂曰。公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及陳亡。文帝召入。待遇甚厚。夫天不言。以氣與象傳吉凶。其應驗之速。雖桴鼓之答。錢炭之動不過也。（出南史）

梁武躍聲

梁武初為司徒祭酒。與范雲俱在竟陵王西邸。情好款甚。永明末。梁武卜居東郊之外。雲亦築室相依。梁武每至雲所。雲妻嘗聞蹕聲。自是甚心推事。（見南史）

蕭紀改元

蕭紀。字世詢。梁武之子也。為益州都督。侯景之難。乃僭號。改元曰天正。偕與蕭棟同號。時棟為景所立。亦改元天正也。識者云。於天為二人。正為一止。天意亦若曰二人各一年而止也。其後果悉如所言。昔齊玄篡晉世。亦僭改年號為大亨。當時聞亨者於文為二月了。後玄之敗果在仲春。由此觀之。崛強之徒苟恣縱於一時者。適所以發帝王之英鑑耳。（出南史）

孔靖晝寢

孔靖。字季恭。會稽山陰人。宋武帝東征孫恩。屢至會稽。過季恭宅。季恭正晝寢。有神人衣服非常。謂曰。起。天子在門。既而失之。遽出。適見帝。延入結交。執手曰。卿後當大貴。於是由盡禮接。贈給甚厚。及宋武受命。加以開府儀同三司。不受。讓以為贈。（出南史）

陳文簫鼓

劉仲舉。字德言。仕梁為長城令。陳文帝居鄉里。嘗詣仲舉。時天陰雨。仲舉獨坐齋內。聞城外有簫鼓聲。俄而文帝至。仲舉異之。帝嘗宿仲舉帳中。忽有神光五采照於室中。由是深自結。文帝嗣位。授侍中。予觀南

史。見王者之興。其神鑒故人有起耕販而取將相十數世不絕者。蓋其遇之之異耳。如宋武在門。梁武躍聲。陳文簫鼓。此其又異也。范雲、孔靖、仲舉、遂因之以致貴。豈徒然哉。（出南史）

太武遷都

後魏太武時。嵩陽太室中有寶神像。長數寸。乍見孝文。太和中有人避疫於此廟。見太武來造。神因曰。昨朝天帝。帝許以都洛陽。當得四百年。神言昨已得天符矣。太武出。神謂左右曰。虜性貪天符。但言四十而云四百年。後孝文遷都洛陽。果得四十年。神言天符。其數先定矣。（出古今五行記）

煬帝縱魚

煬帝時有獻巨鯉者。帝問漁者何姓。曰姓解。乃丹書解生二字於額。縱之池中。後見此魚益大。出於波瀾。解字已不全。惟存角生字。帝惡之。欲射而魚沒。竭池索之。不獲。蓋鯉而角生。乃李唐將興之兆也。嘻。自古興廢之兆。必有吉凶之符。符至而能竦然以道德合之。則瑞應可保。故武王周公享魚烏之瑞。君臣祇恐動色相戒。至於庸常。視之於瑞則自矜。而懈其所修。於異則自忽。而逆其所戒。由是瑞反為妖。妖遂為災。鄭之龍。魯之麟。漢之白雉。莽之黃屋是也。若夫逢凶而懼。反躬自新。則孽可更而為瑞。商之桑穀。成王之大風。宋景之熒惑。從可知矣。煬帝視巨鯉之變。不知德修。乃竭池索之。是逆其變而欲以力勝天也。烏得不亡乎。（出隋史）

周祖破齊

後周太祖時有李順興者。世傳秦築長城之日已為北面軍主。或隱或見。然聖莫測。魏自永熙之後。權雄分據。齊神武與軍數十萬于沙苑。太祖地狹兵少。懼不當敵。須臾。順興來。直云黃狗逐黑狗。黃狗夾尾走。於時東軍旗幟尚黃。西兵尚黑。太祖悟其言。遂力戰。果大破神武。（出古今五行記）

隋文移都

長安朝堂。即舊楊村。村門大樹猶在。初周有異僧棖公。言詞多驗。時有人集於樹下。棖公逐去之。曰此天子坐處。汝等何敢居此。至隋文即位。果移都於此。後隋末望氣者云。乾門有天子氣。連太原甚盛。煬帝乃置離宮。數遊汾陽以厭之。後唐高祖起并汾。遂有天下云。（出兩京記）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二

帝王運兆門下

高祖天啟

隋開皇末，有老翁謁唐高祖，狀貌甚異，曰：隋氏將絕，李氏將興，天之所命，將在君也。高祖惕然拒之。翁曰：旣為神所授，寧用讓耶。但在丹丘子之後。帝曰：丹丘謂誰。翁曰：公之道雖但公不知耳。天之所啟，神器所屬，必在二人。彼若無意，公自得之。帝問安在。曰：鄠杜間隱居。帝乃詣焉。旣見，貌若冰雪，鑿几栖圖，塊然自處。遽曰：吾久厭濁世，汝獨於時者，顯晦旣殊，幸无見忌。帝愕而謝，因啟曰：隋氏將亡，已有神告，當天祿者，其在我宗。僕宿叶冥徵，謂鍾大運，切知先生之道，亦契天人之兆。夫兩不相下，必將決雌雄於鋒力，銜智力於權謀。深恐中原久罹劉項之患，是來實有心焉，欲濟斯人於塗炭耳。殊不知先生弃唐虞之揖遜，躡巢許之遐蹤。僕所謂醯雞夏虫，未足以窺大道也。先生頷之。帝復進曰：天下之廣，豈一心一慮所能周。僕視前代之理亂，在輔佐得其人耳。苟非伊周皋夔之徒，蕭曹以還，皆瑣瑣常材，不足數。今先生尚不屈堯舜之位，固蔑視伊皋矣。一言可致昌運，得无誨我乎。先生曰：功業隨時，不可妄致，廢興有數，非人力所造。且非吾之所知也。訖不對。帝退，後再訪之，則其室已墟矣。高祖遂有天下。出神[illegible]錄

太宗書生

太宗生方四歲，有書生謁高祖曰：公在相法，貴人也，必有貴子。及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已去，使人追之，不知所在。因以為神，乃採其語，名之曰世民焉。出唐史

中宗拋石

唐中宗廢處房陵，仰天而歎，因拋一石於空中而祝之曰：我後帝者，此石不落。其石遂為桑枝格住，至今猶存。昔有人渡水拾得古鏡，進之。帝照面，鏡中人忽語曰：即作天子。未浹旬，復帝位。出異[illegible]

天后知命

唐武三思已封王，后欲立之。晚歲獲一妓曰綺娘，有出世色。三思寵以專房，情意大惑，欲屹於人，乃置酒，會公卿，莫不畢至，惟狄梁公託疾不往。酒行，命綺娘佐酒，請歌，豔舞妙冠一時。魏元忠有詩曰：傾國精神掌上身，天風飄動上香裀。須臾舞徹霓裳曲，驚卻高堂滿座人。拾遺蘇焜和之曰：紫府開樽召衆賓，更令妖豔舞紅裀。曲終獨向筵前立，滿眼春光射主人。三思大喜，惟恨梁公不至，謂其客曰：何薄我哉。吾欲致之死地，易若反掌。客乃告公曰：公為社稷計，何不外柔順以接之，而欲為兒小所圖乎。公然之。異日三思復開宴，衆客未至，公先往，謝三思曰：獨以薄命，恨不得見麗人，今日先至，願一見之。三思喜笑，令入召綺娘。小僕曰：不見矣。三命三返，皆曰：杳不可見。三思色變，自入求之。至於小閤中，聞有異香，俯而聽之，乃綺娘，其聲細如嬰兒，而分明可辨。三思大驚，曰：何至此也。綺娘曰：我非人也，乃天上花月之妖，帝遣我來奉笑言，亦欲蕩公之心爾。天方眷李氏，他姓不可當。願公無萌異志，則永保富貴，不然，武氏非進。狄公，時之正直人，我不敢見。安李氏者，必狄也。遂寂不聞耗。三思出，曰：綺娘異疾，不可見。是日三思曲意迎接梁公，會罷，密以此事聞天后。后知天命已定，不可強求，不久迎廬陵王回闕矣。出甘澤謠

睿宗金牛

唐睿宗在潞邸，有蝸涎成天子字，在寢室之壁。心懼之，以泥塗去。數日復如舊，如是者三。及即位，鑄金銀蝸牛數百枚，於功德前供養。亦有琢玉為之者，後人時有得之焉。出酉陽雜俎

憲宗龍木

元和時，內給事張維則自新羅使回，於海上洲島間遇神仙，遺一玉函，中有金龜玉印，龜高五寸，上負黃金。玉印方一寸八分，其篆文曰：鳳芝龍木，受命无疆。維則其進。是年寢殿前連理生靈芝二株，宛如龍形，上曰：鳳芝龍木，豈无驗乎。

得寶改元

開元末，弘農古函谷關得寶符，白石赤文成乘字。識者解之云：乘者四十八，所以示明皇御歷之數。及帝幸蜀之歲，果四十八。得寶之年，改元天寶。初，帝幸東都，因秋霽，與一行師共登天宮寺閣，臨眺久之，迴顧悽然，歎謂一行曰：吾甲子得終无患乎。一行曰：陛下幸萬里，聖祚无疆。及西狩至成都，前望大橋，上舉鞭問左右：是橋何名。節度使崔圓進曰：萬里橋。上歎曰：一行之言今果符，吾无憂矣。出松窗錄及開天傳信記

叱像占年

唐初有神像用金鑄。傳云周隋間術士鎔範成之。天后命置宮中。局其殿宇甚嚴。玄宗啟而觀焉。時肅宗在東宮。代宗尚稚。俱侍上。上問力士。此像有何異。力士曰。前代所製。可以占在位之年。其法當屬而叱之。儀年永則其像搖揚。不然一搖而止。上即嚴叫之。其像若甚懼。搖揚移時。仆於地。上喜笑曰。誠如是。我爲天子幾何時。力士拜賀。上命太子叱之。其像微搖。命皇孫叱焉。亦動搖久之。其後明皇在位四十八載。肅宗在位六年。代宗在位十九年。盡契其占。天命素定。惟神得而知之。雖鄭鄗之占不過是也。出宣室志

岩郎似我

德宗降誕三日。玄宗觀之。肅代二宗以次侍。保母擁褓德宗來呈。色不自得。龍體不舒。肅代不悅。以手自下遞傳呈上。明皇一顧曰。眞我兒也。謂肅宗曰。汝不及他。又謂代宗曰。汝亦不及他。彷彿似我。後在位二十七年。肅代眞不及也。明皇幸蜀。至中路。曰岩郎亦一度到此來裏。及德宗幸梁。乃應其驗。豈非天命前定。不可力改。故明皇先知之。雖而終不得免耶。出松窗雜錄

一行當歸

一行師欲歸寂。留物一封。令弟子進帝。發而視之。乃蜀當歸也。初不喻其旨。及幸蜀蜀回。知微意。深歎異之。其事與羅公遠无異。以此知行止自有前定。豈人力哉。出開元□

佐卿留箭

明皇天寶十三載重陽。獵於沙苑。見雲間孤鶴。上御弧矢。一發而中。鶴帶箭西南而逝。益州去城十五里。有明月觀。觀東廊一院最爲幽絕。每有青城道士徐佐卿一歲三四至。甚爲道流欽仰。一日忽自外來曰。吾行山中。爲流矢所中。此箭非人間所有。留之壁上。後年箭主到此。當付之。仍記云。留箭之時則十三載九月九日。後明皇幸蜀。偶至斯觀。見所挂箭。取而玩之。蓋御箭也。究其道乃沙苑獵飛。當日集此。上大奇之。因歎其幸蜀之兆已定於此。其事與一行當歸及萬里之讖相符合焉。出異聞記

審音知變

明皇一日聞奏霓裳曲。不樂。取筆記之於前殿之楹。高力士乘間請之。帝曰。朕所記殿柱。半月後當有叛者。朕聽樂知之。夫五音克諧。无相奪倫。早來之音。宮聲弛而商聲重。角聲散。徵聲廢。羽聲淫。宮弛者。君弱也。商重者。臣強也。角爲民。而散則流。徵爲事。而廢則亂。羽爲物。而淫則浮。又商音焦。焦者。灰之象。其應主兵。吾疑邊臣將叛。天下將亂。主弱而臣強也。帝又取蓍布卦。得離。曰重離二明相繼。上離白虎。下離青龍。白虎道路神。皆西方之物。吾將西遊矣。後一日。帝幸虢國夫人第。貴妃曰。妾昨夢與帝遊驪山。方食。火發驛旁大木千株皆焚。帝遂跨一白龍去如飛。妾跨一黑龍甚緩。叱之。見一物青而鞭龍數下。龍觸一峯而墮。妾亦沈一小室。青而曰。某此峯神也。妃子合居此。俄一騎曰。帝命妃子受益州牧。冠元后。仍賜絲百縷。遂覺。不知是何神也。後漁陽叛書至。帝果西幸至馬嵬。六軍不進。以誅楊國忠爲名。合門少長皆爲兵所殺。軍尚未進。曰禍胎尚在。遂賜貴妃死於古佛廟。以帛縊之。陳尸寺門。既解帛而氣復來。遂再縊之。乃絕。前次安平驛。帝曰。樂音與妃子之夢皆應矣。驪與離同音。驛與易同音。易旁木。楊字也。俱焚乃滅族之象

也。吾跨白龍。乃西遊耳。彼跨黑龍。陰晦之象。龍墮沈於一室。乃古寺之應。峯神乃山鬼。一騎爲馬。馬鬼是嵬。益州牧冠。冠必有絲。絲而加纍。縊字也。仍賜百縷。再縊而後絕也。略無差謬。信夢之前定如此。後肅宗即位靈武。非重離之應乎。帝曰重明乃一家事。吾家失之。吾家得之。又何憾。然則帝王興衰。豈偶然哉。出唐史補

過神爲備

天寶末。崔圓在益州。暮春上巳。與賓客將校數十百人。具舟楫遊於江。都人縱觀如堵。是日風色恬和。波流靜謐。初宴作樂。賓從肅然。忽聞下流數十里。絲竹競奏。笑語喧然。風水傳送如咫尺。須臾漸近。樓舡百艘。塞江而上。皆以錦繡爲帆。金玉飾舟。旄纛蓋傘。旌旗戈戟。絢紛照耀。中有朱紫十數人。綺羅妓女凡百許。飲酒奏樂方酣。他舟則列從官武士五六千人。持兵被嚴。泝沿中流。良久而過。圓即令訪問。隨行數里。近舟舟中方言曰。天子將幸巴蜀。蜀中諸留神祇遷移避禍。幸无深怪。圓駭愕能令。時朝廷无事。自此前爲其備。明年西狩。圓應猝无闕矣。出成都記

武宗改名

唐會昌末年。武宗忽改御名爲炎。火下火。及宣宗乃以光王龍飛。古文光字皆從火焉。噫先兆之明若是。豈偶然哉。出貞陵十七事

宣宗符夢

太子賓客盧眞有猶子爲桑門。會昌中沙汰歸俗。以蔭補光王府參軍。一日夢前師至其家。盧告以官卑屑屑。常思再披緇褐。師曰。像教興復非晚矣。語未竟。俄見日月旌旗千乘萬騎。言迎光王即皇帝位。未幾。武宗崩。帝果即位。竟符其夢。出宣室志

普王履位

唐李蔚知廣陵日。時咸通十二年也。有女僧二人至普光寺。忽如風狂。云後二年國有變。此寺大聖和尚當履寶位。術師喧叫。忽上峻塔。投身而下。遂不救。至十四年八月。乃僖宗即位。蓋普王也。出唐闕史

潞王當帝

清泰初。在岐陽。有判官姓何者。忽暴卒。云使者拘入冥間。陰君曰。汝无他過。今放還。與吾言於潞王。來年三月當帝天下。言訖引出。乃甦。欲白其事。左右以爲妖。月餘又暴卒。陰君責之。何故不達吾教。俾曰放去。可速達吾言。仍請畫吾形及地藏菩薩像。何退見節帥。雜亂間之。使者曰。此是朝代將變。升降去留將來之官爵耳。及再活。託以詞訟見王。密白之。王默遣去。來春果下詔攻岐陽。何知其必驗。至三月而何之言遂驗不差。潞泰即位。擬何夬與令。固知冥數前定。人力豈能遏之哉。出王氏見聞

周宗過僧

世宗南征得六合僧。善知人。言世宗數事若合符契。又曰。陛下得三十年。帝大悅。賜紫袍師號。又賜皇城院居之。即太祖龍潛之舊宅也。及世宗即世。人咸以爲謬。後幼主遜位。方驗三十年者。乃三主十年也。帝

王進數非前定乎。（出紀異錄）

石晉墜石

長興中。并州帝霰。一物墜地。視之。有一石如拳。自契丹界走至太原。偶延寶得之。發其中有物。遂椎破之。復有一石。冀之胴也。後晉祖鎮并門。不受清泰命。潛引契丹為援。清泰命張生鐵討之。時人謠云。生鐵打石頭。直待聞即休。未幾。契丹破生鐵兵。耶律德光乃曰。我聞中國有推背圖。欲一見之。及視之。至一挺墨處。曰此碑也。碑非石不立。乃立晉祖。以兵送入洛陽。及帝東遷汴州。乃改為東京。一依梁朝故事。洎少帝而晉氏滅。即石中有石。兩朝之應也。其石後在太原維摩院功德堂。（出紀異錄）

梁祖嗜雞

天福元年秋。汴州衙前渴章請假往宋州省親。十日既滿。過八日方參。朱全忠遣王繼貴之。章曰。某八日前忽暴死再活。初到冥司。見判官叱云。渴章未合死。有十五年祿命。可急放還。乃令紫衣吏一人引入別城。城中有五大殿。第一題額曰河東李克用。某偶闚窺之。見黑龍一目。第二曰蜀城皇帝王氏。窺見一白兔坐石牀。女監十人立於右。第三曰岐陽節度李茂貞。窺見短小一紫衣人戲小玉兒而坐。第四曰梁王朱氏。窺見一小青蜒虎。鐵繩縛柱中。前有雞肉一盤。吏者曰。此朱溫也。又曰。五殿英豪勇猛。惟朱溫不得善死。第五小殿曰楚王楊氏。吏曰。河東大王是獨眼龍。好富貴。子孫三世承之。歲在丁卯必死。蜀王但自守一隅。又奉三教。八年當即帝位。岐陽梅有霸號而无後。楚王江湖得志。梁王滅于申酉。汝慎勿泄。只與王繼言之。某乃出夢。其後一一如章言。梁祖平生嗜雞。日凡再食。前有雞肉之應也。由是知人之嗜好飲食皆有前定。況運兆興衰乎。（出洞微志）

太元遇仙

天復中有李太元者。蜀人也。嘗遊靈山。至一處。田種紫芝。遂攜篩之。行至一門。有青童出曰。彼何人而至此。丈人洞府。乃入報。引至堦後。禮丈人。遂命坐之堦下。飲以玉杯。俄有道士至。其狀類王先主。丈人與執手。上堂坐定。道士泣曰。余之子孫不久受禍。後唐將爲祚。告上帝。帝云已定。不可免矣。又有大將軍十餘人引一少年衣黃衣。太元視之。乃後主也。又一女子年五十許。拜訖。道士訶責。令送天獄。丈人曰。算猶未盡。乃止。既去。命玉女送太元汎舟去。太元拜辭。問玉女曰。老道士與後主何事。玉女曰。道士為蜀先主。後主將降唐。今見子孫不久國破。嘅追魂爽。歸洞子到世間。當自細知。後一年。乃咸康乙酉。與聖太子入蜀。後主遂降唐。乃知國主非凡人所為。國祚興亡。必由天數。王命論謂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其斯之謂歟。（出寶仙傳）

楊勛吟詩

楊勛者。前蜀後主乾德中。世號楊僕射。不知何處人。變化无常。為後主召羣仙於崇風殿。刑部侍郎潘嶠奏其妖怪。帝命武士於西市戮之。隨刃化為草人。未至所法處。僕射吟詩曰。聖主何曾識仲都。可憐社稷在須臾。市西便是神仙窟。何必乘槎汎五湖。其年冬。後主失國。果如其言。此亦可以知興廢之有前定也。（出洞微志）

聖宗征劉

陳摶字圖南。太宗召至京師。見於延英殿。時太平興國初。上欲親征河東。先生諫止之。約更四年方可取。會軍已興。上不以其言為然。命寢於御園。兵果不利而還。後王師再舉。果執劉繼元於并州。信乎興寢前定。神仙得而知之也。（談撰傳）

譙開遇仙

譙開於丙午年三月二日夜。其家人覺外門扇若有物觸動者。燭而闞之。則一老叟布裘赭色。方醉熟睡。因呼使起。曰恐晉夜者誤以汝為盜。可速去。叟起去。獨言曰。明年正月聖人出。開以為醉言耳。女僕曰。地上有一燒餅。一帖藥。急令逐而歸之。已无見。又覩遂而索之。亦不獲。明日以問諸人。則皆曰无是叟也。文與可學士聞之。取其餅藥。明年神宗即位。或聖人之出。固神仙所前知乎。開性簡靜。頗袝治氣。所逢異人多。閱遊大慈寺。文與可呼為大慈仙。（出澠水燕談）

陳摶睨趙

祖宗潛耀日。與趙韓王胥遊長安市。時陳摶乘一驢過之。下驢大笑。巾幘墜地。左手握聖祖。右手挽聖宗曰。可相從市飲乎。祖宗曰。與趙學究三人並遊。可當同之。陳睨視韓王甚久。徐曰。也得也得。非渠不可預此席。既入酒舍。韓王足疲。偶坐席左。陳怒曰。紫微帝垣一小星。輒據上次可乎。叱之使居席右。後祖宗龍飛。韓王乃為佐命。李覯道曰。運之將隆。必生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又曰。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其斯之謂歟。（出朝野雜錄）

仲明天數

周仲明。僞蜀時人。趙季良常密問孟先主壽。仲明曰。上合為霸主。食蜀中二十年祿。既登九五。於壽無筭。季良曰。可為命勝乎。曰天數也。非人力可為。季良又問子孫運數如何。曰二紀外有異人出。天下一統矣。季良默然。後二十六日。先主薨。初有丐者自號酣頭。手攜一燈。繫無足。所至處呼曰。不得登。登便倒。至是人以為應。（出成都紀）

王白術數

太祖收晉水從河東之年。晉危甚。使僞命殿直程再榮求救於契丹。至西樓而遇契丹宜徽使王白。白深於術數。謂再榮曰。晉必無患。南兵五月十七日當回。晉次日必大濟。後十年晉乃破。破即掃地矣。非惟晉破。而契丹亦衰。仍扶困御犯中原。飲馬黃河而返。又曰。晉破二十年後。契丹微弱。幾無遺種。子但記之。是年王師果不克晉。後十年。正當太平興國四年。乃平晉壘。太宗征漁陽。旋丙戌歲命曹彬伐燕不利。多勝乘勝抵黃河而退。王白扶困之言於此驗矣。興廢之數固有前定。何王白之術其妙如此耶。（出朝野雜錄）

一殿三天子

肅宗在東宮。為李林甫所譖。髮皆斑白。常早朝。上見之憫然。遂幸太子宮。庭宇不掃。器為生塵。上為之動色。命高力士選掖庭宮女以賜太子。吳皇后在選。一日侍寢。寤而不悟。乘燭視之。良久方省。肅宗問之。后

手捧左脅曰。步一神人言帝命吾與汝爲子。自左脅劍決而入。痛不可忍。檢之脅下有綫而赤者。遂以聞。代宗之生三日上幸東宮。賜之金盆以浴。皇后年幼。皇孫龍體未舒。負嫗取諸王子同日誕而體豐者以進。上視之不樂曰。此非吾兒。負嫗叩頭具服。上曰取吾兒來。於是以太子進。上向日視之。笑曰。此兒福祿遠過其父。謂高力士曰。此一殿有三天子。樂哉。（出柳氏史。）

城下三天子

五代周太祖時有麻衣和尙善望氣。李守正叛河中。周祖親征。麻衣謂趙韓王曰。李侍中安得久。其城下有三天子氣。未幾城陷。時周世宗與本朝太祖太宗從行。（出廣宋遺史。）

乾德名年

建隆末將改年號。宜示宰臣。擇前代所未用者。不得顧（？）疊。時中書商議。遂改乾德。後二年平蜀。宮人有入掖庭者。藝祖皇帝因行幸見一照子。鑄鑄奇異。視之背云乾德六年鑄。上異之。令黃門持出。便殿宣問宰臣。向所改年號有無重疊。時趙中令當國。對云無。上急召學士陶穀。陶之。穀云僞蜀後主王衍曾改此號。上由是重博洽之士。雖知術之竟不足以當乾德之號。乃天以此爲吾國家興隆之識耳。（出湘山野錄及歸田錄。）

曾谷易格

唐一行禪師製棊子格進之。當時士大夫宴集皆用焉。棊子格者。其字乃二十世李也。唐果傳二十帝。本朝曾谷撰新格最爲詳密。其法用金骰子以定私。凡九彩二百四十七。遍彩二百二十七。總成四百七十有四。必有徵有四。谷時爲職方員外郎。而術符之神妙極造化。眞一行之流亞。其變新格而爲四百七十有四。必有徵意。未可測也。（出東齋本（？））

錢氏歸朝

唐末錢鏐始兼有吳越。將廣牙城以大公府。有術者曰。王者改舊爲新。有國止及百年。如塡鎭西湖當十倍。鏐曰。世有千年而天下無眞主。者有國百年。吾所願也。遂增廣之。及夫忠懿之歸朝。錢氏霸吳越凡九十八年矣。（出東齋記事。）（出錢塘舊鈔。）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三

異兆門上

孔甲取子

夏孔甲畋於萯山。大風晦冥。入于人家。主人方乳。或占之曰。後來而喜。是子不勝。終必有殃。孔甲取之曰。以爲予子。誰敢殃之。及子長。折斷斧斬足。遂爲大閽。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善惡之數。若從天墜。若從地出。不得以理數推。非可以智力致。今人不知命之有定。而妄覬於分外。命定於貧賤。而穿鑿求富貴。命定於短折。而臨危求長壽。忉然之甚者也。（出呂子。）

子方祀竈

後漢陰子方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祀之。自是暴至巨富。有田七百頃。子方嘗言我子孫必將強大。其後陰識陰興封侯貴盛。三世侯者四人。繁昌如子方之言。由是觀之。陰氏之貴已定於三世之前矣。（出東漢。）

王溥三田

漢永初三年。國用不足。令民人入錢得爲官。琅琊王溥家貧無貲。不得仕。乃傭書洛陽市。爲人奕形貌。多文詞。僦其書者。丈夫賜其衣冠。婦人遺其金玉。一日之中衣寶盈車而歸。積粟十廩。九族宗親皆仰其衣

食。薄先時家貧。穿井得錢印。銘曰。傭力得富。粟至億庾。一土三田。軍門主簿。薄以錢輸官得中壘校尉。三田一土壘字也。校尉掌北軍壘門。故曰軍門也。錢印之銘。已見於貧賤之時。孰謂富貴而非前定哉。(出拾遺記)

文昌兩炬

唐丞相段文昌負才傲俗。常佐南康王韋皋爲成都館舍巡官。忽失意。皋逐之。攝靈池尉。羸童劣馬。奔迫就縣。去靈池六七里。已昏黑。路絕行人。忽有兩炬前引。吏呼曰。太尉來。既及郭門。兩炬皆滅。先時爲皋奉使入長安。嘗與劉禹錫深交。禹錫時爲禮部員外郎。方與日者相語。文昌入謁。日者匿於簾下。既去。爲禹錫曰。員外若圖省轄。事勢殊遠。須十年後。此客入相。方得本曹正郎耳。自是禹錫失意。連授外官。十餘年文昌果入相。乃除禮部郎中。日者之言。毫髮不差。向之兩炬。乃神物護持也。(出錄異記)

裴度龍鍾

唐中書令裴度微時。羈寓洛中。嘗乘驢入皇城。方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定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橋柱而立語曰。蔡州用兵日久。未知何時平定。忽覩度。驚愕而退。有僕者攜書囊後至。相去稍遠。聞老人云。適憂蔡州不平。須待此人爲將。既歸。僕具述其事。度曰。見我龍鍾相戲耳。度明年及第。泊秉鈞衡。朝廷議授吳元濟節鉞。度力請討之。遂命度爲淮西節度使。與師致討。稔兩月。擒元濟以獻。遂平淮西。及留守洛師。話天津老人之事。謂其必神仙也。不然何以前知。(出劇談錄)

僧孺鸂鶒

唐河南府伊闕縣前大溪。每僚佐有入遊者。卽水中先有小灘漲出石礫金沙。澄澈可愛。牛僧孺爲縣尉。一旦忽報灘出。翌日邑宰與同僚列筵於亭上。觀之。因見耆宿詢其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非西臺之命。若西臺。灘上當有鸂鶒雙立。前與後以此爲驗。僧孺因舉杯祝曰。既能有灘。何惜一雙鸂鶒。語畢。俄有鸂鶒飛下。不旬日果拜僧孺西臺監察。夫天之示人亦可知。一班一級。皆有定數。其所以得之者。豈人力哉。(出傳載)

仲舉貴人

陳仲舉微時。嘗行宿主人黃申家。申妻夜產。仲舉不知。夜三更、有叩門者。久許。聞應云。門內有貴人。不可前。宜從後往。俄聞往者還。門內者問之。是何兒名何。當有幾歲。還者云。是男。名阿奴。當十五歲。又問當若何死。答曰。爲人作屋落地死。仲舉聞而默志之。後十五年爲豫章太守。遣吏問昔兒阿奴所在。家云助東家作屋。墮棟而死。仲舉後果大貴。嗚呼。仲舉之貴與阿奴之死。固有定數。而名亦非由人乎。(出幽明錄)

智興侍中

唐王智興微時。嘗自郡赴上都。宿逆旅。遇店婦將產。見二人入智興所寢舍。驚曰。徐州王侍中在此。又曰。所生子後五歲當以金瘡死。智興志之。及期過店。問婦所生。云近因斧傷已卒。智興後官至侍中。陰注陽授。數不可逃。世之人區區競其智力。吁可悲也。

陶侃爲公

陶侃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斂板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爲公。位至八州都督。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爲公。若徹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血灑壁而爲公字。以紙裛手。公字愈明。侃後封長沙公。都督荊、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相者與朱衣之言若合符節。前定可知也。(出晉史)

魏舒自知

魏舒字陽元。少孤貧。嘗詣野。主人妻夜產。聞車馬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有應之者曰。男。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誰。曰魏公舒。後十五歲。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斧傷而死。自知當爲公矣。年四十始得上計。察孝廉。累官至司徒。遜位時。論謂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善終者。未之有也。(出晉史)

伯龍鬼笑

劉粹之宗人有劉伯龍者。少而貧薄。及長爲武陵太守。貧窶尤甚。嘗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什一之方。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爲鬼所笑也。遂止。嗟夫。伯龍歷位太守。以清貧而營什一之利。未爲過分。猶爲鬼所撫掌。況今之人治生則欲累富。入仕則欲速化。幽冥之中烏得而不絕倒乎。梵志詩云。世無百年人。擬作千歲調。以鐵作門閫。鬼見拍手笑。誠非妄語。因併錄之。以戒奸作妄動者。(出南史)

敬容何敗

何敬容字國禮、仕梁爲左僕射。少時嘗見沙門寶誌。謂曰。君後必貴。終當何敗耳。及敬容爲宰相。謂是何姓。當爲其禍。故抑沒宇族無仕進者。後乃爲河東王所敗。由是觀之。禍敗固已前定。雖欲苟免得乎。(出南史)

顧琛立廟

顧琛字洪琛。仕宋爲吳郡太守。初、琛爲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于時商旅數十舡。悉泊岸側。有一人玄衣介幘。執鞭屏諸舡云。顧吳郡部伍等至。應泊此岸。於是舡各東西。俄有一假裝至。事力甚寡。仍泊向處。人問顧吳郡早晚至。舡人答無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意竊知爲善證。因嘗之曰。若得郡。於是當立廟。至是果爲吳郡太守。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云。(出南史)

范雲歸心

范雲字彥龍。仕梁爲宰相。初與梁武情好甚歡。又常同宿顧暠之舍。暠之妻夜方產。有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因盡心推事。及梁臺建。遷侍中。帝受禪。遷右僕射。爲梁名相。其兆已見於同宿之時。豈不異哉。(出南史)

江淹貂蟬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也。永明初累官至侍中衛尉卿。初、淹年十三時。孤貧。採薪以養母。嘗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之。其母曰。此故汝之休證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乎。可留待得侍中著之。至是果如母言。昔子列子嘗謂窮達貴賤貧富皆命之所制。而非力之所能。觀諸江淹。爲不誣矣。(出南史)

馬植黔南

唐丞相馬植罷安南都護。與時宰不通。又除黔南。殊不得意。維舟峽中古寺。廟堤。堤畔林木。夜月明甚。見人白衣緩步堤上。吟曰。截竹爲筒作笛吹。鳳凰池上鳳凰飛。勞君更向黔南去。即是鈞陶萬類時。歷歷可聽。吟者數四。遣人問之。已失不見。後果自黔南人爲大理卿。不久遂拜相。噫。行止豈復由人哉。出將入相。各以數至。雖聖智不能迴也。出本事詩

子儀奪馬

郭子儀未貴時。一日有故。宿郊外田家。夜月朦朧。田家垣籬疎缺。公繫馬於茅軒前。夜深不寐。聞燭下有人聲。不見其形。又聞榻下有人呼燭下人曰。吾二人各值一更。中夜後。有盜來公馬。燭下與牀下人出擊盜。奪其馬以歸。曰爾何人。敢盜汾陽王馬。公驚乃去。常異之。其後公立大功。再造唐室。加尚父。累官汾陽王。中書二十四考。子孫封侯尚主。居家三百口。二十年內外無緦麻服。爲唐室第一人。命固前定。豈僥倖至是哉。出青瑣高議

文惠艤舟

大丞相文惠陳公受潮州通判。沿漕檄。權惠州刺史。率秀才許申偕行。中道艤舟古岸。江風頗涼。新月初出。恍有介冑百蹤。乘騎數人。指揮甚明。云今夜丞相漕使宿此。成稍疎虞。毫髮不赦。公與許相對。不知孰爲相。孰爲漕。明早詢其地。有姚娘廟存焉。後公來乘鈞衡。申亦作本路漕使。皆如其言。公皆使人自京師就其地祭享。以神其事。且欲世人知官爵之崇卑皆前定也。出青瑣高議

懶殘撥芋

衡岳寺有執役僧。性懶而食殘。人多呼爲懶殘。獨李泌常異之。一日往見。正撥火出芋啗之。取其半以授泌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泌後果相肅宗十年。出甘澤謠

正己看墻

唐李正己本名懷玉。侯希逸之內弟也。侯鎮淄博。以懷玉爲兵馬使。尋被飛語。侯怒。囚之。李抱冤無訴。壘石像佛。默祈之。方睡。聞有人在頭上語云。李懷玉汝富貴時至矣。即驚覺。略不見人。天尚黑。甚怪之。再睡。又聞曰。汝看墻上有青雀噪。即是汝富貴時。及覺。復不見人。有頃天曙。忽有青鳥十數飛墻上。俄聞三軍叫呼。逐出希逸。壞鎖取懷玉知留後。然則富貴真有時。時未至而區區強圖。其蔽甚矣。出酉陽雜俎

田方陰府

北京審裝司田方爲人謹愿。書札尤精。曾南院簽判大名府時。一日凌晨。呼之不時至。曾怒。械于憲司。及賓僚退而質問之。對曰。小人不幸。別有拘役之處。曾愈怒。曰汝爲使司典吏。復於何處執役。方猶屏去左右。云某久爲陰府所拘。主三品以上祿料。昨夜升降三人祿籍。迫曉而蘇。奔赴早衙不及。今日太尉食品某能知之。乃書於紙封之。俟事可驗。曾異其說。及退歸宅。食餛飩甚美。乃以野雉爲之。曾遽索所封驗之無差。乃釋之。出幕府燕閑錄

冀公遇裴

王冀公欽若。淳化二年。與西京武臣同行赴舉。忽失公所在。覓乃散僕尋之。一僕悲悖曰。此去有一神祠。公騎在宇下。有吏云。令公與王相歡飲。不可入也。軍急往見。公來詢之。不答。因指廟問民家。乃裴晉公廟。知公之非常人矣。公登第不數年。使兩川。回至褒城驛。忽見導從至。云唐宰相裴令公入謁。公忻然接之。因密報公大用之期。仍懷中出書一卷。示公以富貴爵位默定之事。言終而隱。及公登用。遂修飾祠宇。爲文紀之。出國史補

周生參政

乾興中有進士者。赴舉京師。道次宿州旅邸。偶宜春周生亦以薦送。相約偕行。而周甚豐富。遂爲其人所圖。是歲乃登第。再授巫山令。一日忽報周秀才干謁。其刺字州里姓名。乃向所殺者。遂忤惶悔謝。周曰。今未敢理冤。以君前定。合作陽間參政。此後方奉邀也。今某此來。以未能託生。合得爲神。爲此邑之城隍。願略與葺。遂不見其人。因鼎新其廟。由是威靈顯著。後其人自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才三日。周復通謁曰。某三十年孤魂無託。公今復何避。是日遂暴卒。此雖冤報之影響。亦以見參政之命皆前定也。出登科遺史

當世侍中

馮當世少孤。寓武昌。縱飲不羈。醉臥郊外。有漁者能漁。困臥其側。夢人叱之曰。馮侍中在此。安得不避。漁者驚起。見馮曰。秀才必貴。具以夢告。其後馮貴。訪漁者。不復見焉。出青瑣

崔韶三牓

崔韶常暴卒。復生。云見冥間列三牓。備書人間姓名。將相列金牓。其次列銀牓。州縣並列長鐵牓。然則姓名不在三牓之列。而區區奔競。真絕癡也。出拾遺

寶藏三品

貞觀中張寶藏爲金吾吏。下直。歎曰。吾年七十。未嘗一食酒肉。可悲哉。傍有一僧。曰六十日內。官登三品。何足歎也。言訖不見。異之。時太宗苦氣痢。醫智不効。寶藏曾困其疾。即具說以乳煎蓽撥。上服之立差。宜宰臣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上疾復發。問左右。吾前飲乳煎蓽撥有効。復命進之。又平。因曰。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曰。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已授三品矣。我天子不及汝耶。乃厲聲曰。與三品文官。授鴻臚卿。時正六十日矣。向使鄭公立除授之。則寶藏止得五品。故天使稍難之。以激太宗之怒。遂授三品。以符異僧之言。孰謂非前定歟。出獨異志

張說橫財

盧懷慎與張說同時作宰相。盧忽暴亡。其夫人崔氏不泣。謂家人曰。公命未盡。公清儉而說貪侈。說何存。公不應死。已而果復生。左右以夫人之言告。公曰。不然。適冥間見數十爐。皆曰爲張說鼓鑄橫財。我豈可同哉。未幾復卒。嗚呼。奢儉自人。而亦由定數耶。出異聞錄

孝叔蛇鏡

袁孝叔過異人。得書云。每受一命。卽開一幅。累任皆驗。一日晨起巾櫛。一物墮鏡中。如蛇。而有四足。驚仆而疾。數日遂卒。然留書尙多。其妻開視。皆空紙。最後一幅。畫蛇墮鏡中。異哉。出感定錄

王勃不貴

唐王勃方十三。隨舅游江左。嘗獨至一處。見一叟容服純古。異之。因就揖焉。叟曰。非王勃乎。勃曰。與老丈昔非親舊。何知勃之姓名。叟曰。知之。勃知其異人。再拜問曰。仙也。神也。以開未悟。叟曰。中元水府。吾所主也。來日滕王閣作記。子有清才。何不爲之。子登舟。吾助汝清風一席。子回。幸復過此。勃登舟。舟去如飛。乃彈冠詣府下。府帥閻公已召江左名賢畢集。命吏以筆硯授之。遞相推遜。及勃。則留而不拒。公大怒曰。吾新帶子之舊闕。乃洪都之絕敍。悉集英俊。俾爲記以垂萬古。何小子輒當之。命吏得句卽錄來。勃引紙。方書兩句。一吏入報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老儒常談。一吏又報曰。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曰。故事也。一吏又報曰。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荊而引甌越。公卽不語。自此往復吏報。但頷頤而已。至報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公不覺引手鳴几曰。此天才也。文成。閻公閱之曰。子落筆似有神助。令帝子聲流千古。吾之名聞後世。洪都風月。江山無價。子之力也。乃厚贈之。勃旋再過向遇神地。登岸。叟已坐前石上。勃再拜曰。神既助以好風。又教以不敏。當修牢酒以報神賜。勃因曰。某之壽天窮達。可得而知否。叟曰。壽天係陰司。言之是泄陰機。而有陰禍。子之窮通。言亦無患。子之軀神強而骨弱。氣清而體羸。腦骨虧陷。目睛不全。雖有不羈之才。高世之俊。終不貴矣。況富貴自有神主之乎。請與子別。勃聞之不悅。後果如言。出摭遺中元傳

思溫無祿

杜思溫。正元初大學生也。善鼓琴。常宿城府。攜琴臨水彈之。忽有一叟支頤來聽。起而詢之。老人曰。余秦時河南太守梁涉也。遭難身沒於此。聞君鼓琴。故來聽之。思溫問其窮通之事。叟曰。余少子乃主人間祿籍。嘗爲君問之。後二日會此。至期見之。叟曰。惜哉。君終不成名。亦無正官。然有假祿在巴蜀一十九年。俸入不絕。愼勿爲武職。恐有大禍。言訖不見。思溫明年果下第。遂能擧西游謁韋令公。公甚重之。累授要職。隨軍所請。雜俸月不下二萬。又娶大將女。而妻父常欲思溫在轅門。思溫憶老人之言。辭不受。大將密白韋公。補衬擊使。牒出不可辭。而常懼禍。及劉闢叛時。思溫在鹿頭城。城破爲亂兵殺。家族不知所在。此皆祿籍注定。宜不逃老人之言也。出成都記

公植渦河

崔公植。鄆州人。補冀州任丘主簿。熙寧中。河北地震未已。而公植秩滿。挈家南行數程。一夕孤宿周鋪中。風雨陰黑。夜半有人急叩門。呼崔主簿在此否。又呼曰。冀州有書。崔聞之。披衣起。未開門。先問何人。書曰無書。只教傳語。主簿合係地動壓殺人數。輒敢擅逃過河。已收魂赴岳。到家速來。迫開門。寂無所覩。其妻乃陳少卿宗書之女。陳時知磁州。崔度其必死。兼程送妻子至磁州。次日果卒。陰注已定。何可逃乎。出異聞錄

吳大換名

吳大者。賣鞋於虹飛橋。鄰人王二叔以掌鞋爲業。二人甚相得。王謂吳曰。我有女。君有兒。願作親家。吳曰諾。既成親而王死。越明年。吳晚歸百餘步。見王自東而來。相見。屈吳店飲。吳曰。親家翁已死。何故相見。王曰然。某之女嫁君好否。某在陰府頗甚感激。今特來相見。某今職此橋。來日橋下死五十三人。親家翁是一人之數。特爲換其姓名矣。來日愼勿上此橋。記之。出門不見。吳來日於橋側俟至午後。橋壞。打殺者果五十三人。豈不異哉。出靑瑣高議

鼎夫鹽中

楊鼎夫頃遊靑城。過阜江。同舟共濟者五十餘人。中流被暴風鼓蕩其舟。觸巨石而覆。同濟者悉爲洪浪漂沒。惟鼎夫若有物扶助之。泊於岸下。上有一老人。以杖引之。謂鼎夫曰。子是鹽裏中人。非水中人也。鼎夫致謝未終。已失老人矣。後鼎夫爲閬中幕權判榷鹽院。遇疾而卒。因有傳識百餘軸。妻子用以裹束其屍。歸葬成都。方驗老人鹽中之言。蓋死生皆有分定。不可易也。出勝鑒聞

魏鄭窗下

魏鄭公爲僕射。有二典事之甚謹。一日方寢。聞二人窗下相與言。一人曰。我等官職總由此翁。一人曰。不然。總由天上。鄭公聞之。遂作一書。遣言由此翁人。令送至侍郎處。書云。與此人一員好官。其人不知。出門忽心痛。乃憑言由天上者人。令送書去。及明年引注。由此翁者被放。由天上者得留。鄭公怪而問焉。具以心痛憑送書去告。鄭公乃歎曰。官職祿秩由天。不虛也。昔夫子不語怪力亂神。王肅謂神不由正。無益於教化。斯怪亂也。今異兆所錄貴賤貧富死生窮達。皆至神冥冥。獨運而成功。非智力然也。使見之者知命而不疑。豈無益於教乎。覽者詳之。出[illegible]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四

異兆門中

尉遲賜帖

隋末有一書生居太原，苦貧，以教導爲業。所居抵官庫，因穴而入，有錢數萬貫，遂欲取之。有金介胄持戈曰：汝要錢，可取尉遲公帖來，此是敬德錢也。書生訪求至鐵冶，有鍛鐵工尉遲敬德，書生拜之。尉遲曰：何故？曰：某貧困，足下當貴，乞錢五百貫，得否？尉遲怒曰：我打鐵人，乃見侮耳。生曰：若能賜一帖，他日當自知。乃令書生執筆曰：付厶人錢五百貫，具年月日，署名於後。書生拜謝去，尉遲與其徒大笑。書生得帖，至庫中，復見金甲人，呈之，笑曰：是也。令繫於梁上，遣書生取錢，止五百貫。後尉遲佐神堯立勳，請歸鄉里，勅賜錢一庫，未曾開者，遂得此庫錢。敬德閱簿欠五百貫，將罪主者，忽見梁上帖子，敬德視之，乃打鐵時書也。累日驚歎，使人求生，具陳所見，公厚遺之，以庫錢分惠故舊。出逸史

李什名巷

唐末有李氏者，夫妻孤老無子，藏鏹十萬，嗇不忍用。一日自言曰：吾夫婦辛勤治生，至此今老矣，盡少自奉。乃出錢市酒肉，其夕夫婦俱見金介神人怒顏而責之曰：此蜀王錢也，天使汝守之，奈何盜用？至王建入成都，用度方窘，李老獻其鏹，建曰：欲復讎乎？欲得官乎？李曰：俱无之。乃具述所見，建大喜曰：吾王蜀矣。

嘗令汝名傳後世，乃命以李什名其巷，李以見其姓，而什以見其鏹也。嗚呼，李氏辛勤藏鏹，乃爲蜀王守錢，世之臭徒區區多積，不惟嗇不忍用，而朝夕惶惶，貪求不足，以至自執牙籌，傾身障簏，誠可鄙笑，亦若有物使之者，見此當少悟矣。出成都記

黃覺大錢

黃覺嘗送客都門，至則客已遠矣。旅舍中見一道士，因取酒炙，命之共飲，既罷，道士以水寫呂字，始悟其爲洞賓也。曰：明年江南見君。覺果得江南官，及期見道士，懷中出大錢七，其次十，又三小錢，曰：數不可益也。予藥數寸，曰：歲以酒磨服之，可保一歲無疾。如其言，至七十餘，藥亦幾盡，爲詩曰：床頭歷日无多子，屈指明年七十三。果卒。見詩話

李生白銀

李秀才者，兗州人，家貧，設小學教童蒙，日止十人，朝夕供給常不足。一日遇疾暴卒，二日乃甦，謂其妻曰：我死地下，見姚狀元主判人間衣食簿，與我昔日有同場之好，謂我曰：甚貧矣，宜早歸，衣食某之本職，不敢私，特爲君添學生一十人，贈銀一笏，是某之私義也。其後人忽送兒童上學，比舊果加十人，生展修其屋，果獲白銀一鋌。嗟夫，學徒之多寡，亦復係陰司注定，況官職之崇卑，年壽之修短，祿廩之厚薄，孰謂无其數乎。出青瑣高議

朱嚴助教

王九齡常言：其嗣侍中有女子嫁諸司使夏偕，因病危甚，服朱嚴藥遂差，貂蟬喜甚，置酒慶之，女子於坐間求爲朱嚴奏官，貂蟬難之曰：今歲恩例已許門醫劉公才，當待明年。女子乃哭而起，徑歸不可留。貂蟬追謝之，召公才，諭以女子之意，輟是歲恩命以授朱嚴。制下之日而嚴死，公才乃屬王公曰：朱嚴未受命而死，法容再奏。公然之，再爲公才請，及制下，公才之尉氏縣，使人召之，公才方飲酒，聞得官大喜，遂暴卒。一四門助教而死二醫，一官不可妄得，況其大者乎。

俊民狀元

嘉祐中，進士奏名訖，未御試，京師妄傳王俊民爲狀元，不知言之所起，人亦不知俊民爲何人。及御試，王荊公時爲知制誥，與天章閣待制楊樂道二人爲詳定官。舊制，御試舉人設初考官，先定等第，復彌之，以送覆考官，再定等第，乃付詳定官，發初考所定等第，以對覆考之等第，如同則已，不同則詳其程文，當從初考或從覆考爲定，即不得別立等。是時荊公以初考覆考所定第一人皆未允當，於行間別取一人爲狀首，楊樂道守法，以爲不可，議論未決。太常少卿朱從道爲封彌官，聞之，謂同舍曰：二公何用力爭，從道十日前已聞王俊民爲狀元，非必前定，二公恨自苦耳。既而二人各以己意進奏，而詔從荊公之請。及發封，果王俊民也。詳定官得別立等第，自此始，遂爲定制。出筆談

固言遇姥

相國李固言元和六年下第遊蜀，遇一姥曰：郎君明年芙蓉鏡下及第，後二紀拜相，當鎮蜀土，願以季女

爲託。明年果狀元及第。詩賦有人鑑其容之目。後二十年李公登庸。是姥來謁。固言忘之。姥曰。吾嘗賜季女者。固言省前事。謝之。延入中堂。見其女。坐定。又曰。出將入相定矣。乞庇我女。至門不見。及固言鎮蜀日。盧氏外孫九齡不語。忽弄筆硯。固言戲曰。汝亦用此耶。忽曰。但庇成都老姥愛女。何愁筆硯無用。固言驚悟。遣人訪之。有巫張氏事金天神。卽姥之女。言能語此兒。請新繁尉三郎。因言如巫所說。是兒忽能言。由是蜀人待張如神。富貴數百金。怙勢用事。莫敢言者。然則富貴早晚皆有定時。鬼神皆知。而人獨不知。審人君子修己以俟可也。（出北夢瑣言）

韓湘開花

韓湘。昌黎文公猶子也。文公嘗勉之學。湘曰。湘之所學。非公所知。乃爲詩以見志。有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之句。公曰。子安能奪造化乎。湘曰。此甚易。乃聚土以盆覆之。良久。曰花發矣。舉盆。乃碧花二朵。公環而觀之。有金字詩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不曉其意。湘曰。他日乃驗。乃告去。未幾公以諫佛骨謫潮州。一日途中遇雪。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曰。公憶花上之句乎。正今日事。公詢之。乃藍田耳。公嗟歎曰。吾與汝足此詩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明除弊事。豈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深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出青瑣高議）

仁鈞避地

鄭仁鈞。欽說之子也。與裴弟同居。裴弟之姊嫁楊國忠之子。裴弟以疾喪明。甚怜之。時洛中有鄭生有異術。仁鈞使覘裴弟。曰。彼天曹判官也。仁鈞甚異之。忽一日謂其母曰。不久兵起。兩京皆亂。宜圖淮南避地。楊氏百口皆當誅滅。惟姊與甥可免。母如其言。入京以告其女。楊國忠聞之。其母乃理裝東歸。是年祿山叛。明皇西幸。楊氏無少長皆死。屠戮之際。其姊先覺。負其兒竄得脫。悉符裴弟之言。彼蓋以天曹判官。因得知之耳。（出唐宋遺史）

李庚食鱠

貞元中。万年縣尉李庚與前進士數人會于西亭。方具鱠。一客偶至。辭色甚傲。問其所能。曰善知人食料。李公曰。且古今日有人不得鱠喫否。客笑曰。唯君不預耳。李公曰。厶爲主人。安有不預之理。術驗則厚賞。誕妄則奉罰。請合座證之。因促饌。饌將進。俄有奔騎至云。京兆尹急召李公。頭上馬。適會緝盜賊事留連。乃密令報諸客先饌。戒庖人留鱠。且欲破術士之言。是晚李公回。諸客尚在。公令進鱠。方調和。且誚術士之妄。術士辭色安然。唯言必不謬誤。言訖。官亭爲久雨淤淖。仰泥方數尺。忽落盤上。器皿俱壞。李公驚異。問復有鱠否。報已盡矣。乃厚謝術士。以錢五十千贈之。（出唐宋遺史）

德裕終南

贊皇公李德裕好餌雄朱。一道士自云李終南。住羅浮來謁。曰聞公久服丹砂。敢希一見。公以示之。道士笑曰。此是世間凡夫服之促壽。乃探懷中出一玉象子。曰可求句漏丹砂者致象之鼻。三日象卽服之。更七日吐出方可餌。此太陽之精。凝結萬年矣。慎勿泄於人。惟忠孝是念。正直是守。又出一金象曰。此是其

雌。貴其相伴。不耐亡去。公後驗之无差。贊皇後不能守正。廣求姝美。其象服砂經年不吐。果得罪南竄於鬼門關。途逢前道士。怒索二象。至鰐魚潭。玉象如犬飛出。金象隨之。公到崖州。悲恨而卒。乃知象者南方之獸也。勾漏者朱崖之寶也。羅浮者海嶺之山也。道士自稱李終南。乃贊皇不返之意也。事之前定。一至於此。得非命乎。（出紀異錄）

楊瓘遜客

昔楊瓘尚書宦途未達。年六十。爲河北一縣宰。部下五伯。乃佐冥司。楊知而問之。對曰。厶非冥司主事。亦五伯之流耳。當今判者乃鄰縣長官也。聞卽當來。但自求之。旬日。鄰宰果至。與楊俱上州季集。楊頗加禮待之。既見。乃一皓首老翁。年七十餘。謝楊厚禮。詞色感愧。楊乃以情懇之。老宰曰。愧吾丈意深。禮厚固不敢隱。令揭簾施筆硯紙等。宰入其中。令楊拂且啓戶而入。見之喜色。彼面酒曰。官祿甚高。不足憂也。乃遺一文書曰。慎不可先覽。但經一事改一官卽開之。自此後。楊辟從事。拜殿中侍御。入爲省郎。又拜諫議大夫。當除授之際。覘文書皆不差。并年月日時並列於上。及貶辰州司馬。楊疑其不驗。取視之。亦云爲厶事貶也。後又召爲左丞。終於工部尚書。所經之事。皆與文書无異。豈非仕宦進退。皆陰司注定。不可得而損益哉。（[illegible]）

昭武販馬

封昭武者。餘杭酒徒也。栖栖不偶。乃求隨紅船入新羅。遂得季都綱。季都大紅主也。未至占城。船主令乘小紅。與三篙工取水。忽爲暴風所飄。不知何處。乃延步島上。望見一道士。衣一銀鼎。而浮一大珠。昭武遂禮之。具言窮相狀。道士曰。觀子之面。無外爽祿。可乘舟歸。吾與好風送還。昭武告以生計。道士曰。但販馬當自給。我陰冥人也。謝去。風起舟去如飛。一夕已達明州矣。遂販馬於衢婺閩。果得充養。以此觀之。衣食之數。果有前定也。（[illegible]）

歸皓溺水

歸皓。錢塘人也。天成四年。泛海來貢。忽值風濤。紅悉破溺。皓抱一木。隨波三日。抵一島。乃捨木登岸。見二道士手談。就拜禮之。道士曰。得非歸皓乎。又拜。忽一人自水中曰。海龍王請二尊師齋。乃與皓同往。既出命朱衣吏送皓還。吏引入一院。謂皓曰。侍郎元無名字。除進奉外人數姓名。並已收付遞司。皓請見其子吏曰。亦係大數。因難得回。乃遂召吳越溺人。歸侍郎一行判來。俄見一行二百餘人。俱至殿前。見皓咸拜爲之流涕。又令取溺水簿示皓。果皓一人不在其數。朱衣令取進奉物。列於庭。印封如故。卽令十餘雜送皓出。既出食頃。則見身乘小舸。並進奉物及裴因等。皆泊於岸上。小舸雖漏而不溺。訪其處。曰此萊州界也。旋有巡海人軍營運於岸上。小舸尋自焚滅。皓後謝病隱居。年八十卒。侍郎蓋承制所授兵部郎中耳。（出紀異錄）

高雅見怪

高雅爲荊湖轉運使。嘗至公安驛。假寐於廳上。忽聞人呼其姓名。雅驚起應之。見一人朱衣自地出云祿

命俱盡。言訖不見。雅急行至荊南。果卒。自見怪及卒。三日耳。（出吳淑祕閣閒談）

伯珍注名

荊伯珍。字君玉。南陽人。累舉進士不第。太平興國八年省試。正旦御乾元殿受朝賀。賦以正月之節文武稱賀爲韻。伯珍下語曰。羅袴初捲。爐香正焚。誤書焚爲噴。歸而始覺。中夕不寐。起曰。我聞二相公廟乃子游子夏也。舉子祈之必應。乃草一祝文。敍其事以乞夢。是夕夢二神人朱衣坐大壇上。謂伯珍曰。當鳴六合。數應二宋。亦須頭戴金冠。脚踏玉象。懷中出一枝花。曰桂也。伯珍跪受之。遂覺。試罷日以祝廟文具敍其言於主司宋公白。既詣省。尚早。乃息於省前。俄有二皁衣吏攜簿書坐其側。伯珍詢之。一吏答曰。我冥非人也。冥中走吏。送今年舉人過南宫姓名入泰山去。伯珍乃求其名。答曰。荊伯珍始試賦落韻不合過。二相公苦救之。前夜已命朱舍人與改了。今卻注名過也。又問及第否。此則有籍。吾不知也。逡巡二吏揖去。伯珍心喜。遂見宋公。公云。君非荊伯珍乎。所試賦甚佳。一噴字固知筆誤。前夜已與賈舍人同改爲賁字了。勿憂勿憂。其年過省。御前試六合爲家賦。鶯囀上林詩。名字在第二等末。徙尾第二人魏元樞之下彭垂象之上。並應神人之語。伯珍爲神告傳以紀之。吏云此別有籍。以是知得失高下。脉籍注定。人力區區何爲哉。（出荊伯珍神告傳）

處厚百日

王處厚。字元美。華陽人也。舉進士於孟氏。廣政丁卯歲下第。撫膺。乃出西郊淨衆佛剎。見一僧。老而雅。與語曰。吾本太中人。姓王。名緘。字固言。及進士第。至於今合得五百九十四甲子。一千一百八十八浹辰時。壯室有二。今計當一百三十年矣。遭亂爲僧。遊覽至此。會語久之。別去。又曰。秀才成在明年。處厚歸復訪之。已絕迹矣。是歲冬。忽聞扣門。乃其僧也。曰。吾欲遊峨眉。思一會別。乃引處厚遊寺北社廟公廟。俄有數吏由廟出降階列。僧曰。新官在此。便可公參。吏再拜。處厚悸慄。因問來春之事。僧爲一札以授之曰。春試畢開之。有十六字。曰周士同歲。二王殊名。圭居一焉。百日爲程。及放牓。處厚果第一。王慎言爲牓眼。八人爲周之八士也。處厚心惡百日之語。日出西郊遊古寺。吟詩曰。雖嘗今古事難窮。大抵榮枯總是空。算得生前隨夢蝶。爭如雲外指冥鴻。暗添雪色眉根白。旋落花光臉上紅。惆悵荒原懶回首。暮林蕭瑟起悲風。及暮還家。暴卒。同年見處厚藍袍槐笏投刺云。新授司命主簿。自登第及死。正百日。此不謂之前定可乎。（出名賢小說）

師道勇退

劉密直師道。嘗爲淮南轉運使。因往荊湖。至岳州一山寺殿上。見一老父。皤然瞪目相視。劉密甚不平。乃取別路去。意不欲再見之。已而老父則先在其前矣。心始異之。因屏人延坐。問以人之生死。必可知乎。老父曰。知其生則知其死。只如官人生襄鄧旅亭。則死亦可見矣。劉大驚曰。某實隨先君於南陽逆旅生此。無人知。今遇神明。願決平生通塞。老父微笑曰。官人自以至壬寅年當居樞要。若不勇退。則禍至。既已黜削。且居散地以延齡。倘復奮貴。則甲寅不可得過。語畢。拂衣而去。劉果以咸平五年自密直樞副省以弟

斐道所累。貴降。正屬壬寅。後閑居湘潭。乃漸復如舊。至大中祥符八年甲寅十月一日卒。略無差異。茲可以驗官祿得喪。果前定也。（出湘山野錄）

段粥得錢

長興三年。始謝東岱三郎爲威雄將軍。至建隆三年。有段粥者。年八十。善製笛。一夕有人云。威雄將軍追汝。遂入府見一黃衣少年。謂曰。知善製笛。可爲作三五管。粥即時作三五管獻之。少年指最後者曰。此尤爲妙。粥乞留。少年曰。爾算未盡。不可留。曰。某在人間苦飢寒。不願活也。少年曰。但去。將日給錢三百。後五年卽召。粥覺後日果賣笛得錢。如所許之數。雖大陰雨亦自有人來買。後五年乃死。（出稽神白小說）

盧瑩无官

盧瑩。兗州使院吏也。開寶九年。自城獨歸。行村路中。忽見旌旗甲馬。問之。云泰山三郎出獵。瑩嘗聞泰山三郎。見者求官祿多得如願。乃伏草中。俟見錦袍少年。從者甚盛。瑩趨出拜告。少年曰。爾無官分。與錢五百千。便過如飛。瑩後歸家。因浚渠。果獲錢如所許之數。以此知一官皆有分定。不可妄得也。（出稽神白小說）

黃裳狀元

延平黃狀元裳。少苦學。好夜讀書。忽一夕月明。聞水涯人偶語。俯而聽之。曰。吾在此十紀。來日當去。惟俟淮南二急脚來替。黃甚怪之。翌日亭午。果有二黃衣至水涯。就浴。黃乃急止之。仍令他日無復過此。是夕中夜鬼又語曰。我本當替。爲黃狀元所喝去。未有來期。黃自是知其必冠多士。至元豐中有梁迷者。一夕夢奏事殿中。見御座前揭一碑。金字大書黃裳二字。意必貴兆。乃改名爲黃裳。至明年御試進士第。果黃裳爲天下第一。信乎利名之前定也。（出紀異錄）

藍守山魈

韶州太守衙有山魈廟甚靈。嘉祐中。藍丞郎中知州。晚見一叟。異之。曰。山魈神也。知公愛民。今年五月十八日當有大水。居民漂溺。願備之。至日果大水。民皆獲免。時提刑趙琪與康州守黃郎中者交章爭訟。藍守問山魈神曰。趙黃爭競誰勝也。神曰。吾嘗入陰府詢之。二公所爭。恐勝負未決。相繼皆沒矣。公曰。二公年少氣焰。何遽死乎。神曰。陰數已定。則何可逃乎。後踰月。二公皆就獄。果相繼而卒焉。（出名賢錄）

吉寶得汗

吉寶臣。都下人也。熙寧五年臥病六日。神遊陰府。見紫衣據案呼云。何來。寶臣訴以病六日而未得汗。紫衣命左右下汗案。檢寶臣汗當下否。吏回報更五日。寶臣曰。五日則死矣。吏曰。祿算未終。更十日亦無所損。俄有二金人引寶臣出曰。此去日誦金剛經一遍。生無病苦。死不入惡道。引寶臣臨池。墮池中而覺。見妻子泣守之。果五日大汗而愈。噫。夫一汗之微。陰司猶以案牘注定。況大於此者乎。二金人則寶臣佛室中所塑二金像也。（出名賢錄）

武侯後身

天竺釋（失其名）。說隨衣穿書與紙縞至於京。嘗當南康韋皋之生纔三日。其家設齋命僧。此僧不召亦赴。家

人怒之。坐於庭中。齋畢。韋氏命乳母負嬰兒謁梵僧祝願。梵僧先攝衣升階視之。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相認之意。韋氏怪而問焉。僧曰。此非恒情所知。乃諸葛亮後身耳。武侯為相。蜀人受其賜。今當卻為蜀帥。宜寵坤維之人。吾與此子為友。知生君家。不遠而來。此子作劍南節度二十一年。至中令太尉。此外非吾所知也。父然之。因以武子為字。後悉知梵僧之言。乃知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知之而莫能預。聖哲安之而不敢謀。早晚進退。各以時至。咸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苟能知此。又烏有昔人不遇之文哉。（出感定錄）

子正角龍

熙寧丙辰。賊寇邕州。郴倅唐著作子正。監室過客。唐本桂州人。治平中赴京。解舉至全州。中途獻一僕得一肩夫。乃遊袁州日所役僦奴也。報重敝勤。若健羽雖輕。馮疾追。長先百步。唐恐其逸。遂遣之。其僕當日自金州至唐州凡二千七百餘里。日午已到。留書驛吏曰。候桂州唐秀才至。卽付之。唐後月餘方到。下馬於驛。驛吏曰。君非桂州唐秀才否。一月前有人留一書在此。書云是桂州唐秀才。歸異子謹封閉。啓封惟一詩曰。袁州相見又之全。不過先生道未緣。大抵有心求富貴。到頭無分學神仙。爐中靈藥宜頻施。鼎內丹砂莫妄傳。待得角龍為燕會。好來黃壁臥林泉。唐得之。詰其形貌。乃全州驛僕也。留書之日。卽全州所遣之日。始悟神仙人也。及過客當丙辰。正合書中角龍之句。富貴生死。莫不前定。惟仙人知之。而凡人罔莫測也。（出見聞錄）

鄭絪拜相

唐丞相鄭絪宅在昭國坊南門。忽有物投瓦礫。五六夜不絕。及移於安仁西門宅避之。瓦礫又隨而至。久之。復還昭國。鄭公歸心釋門。寅處常在禪室。及歸昭國入門。蟢子滿室。懸絲去地皆一二尺。不知其數。其瓦礫亦絕。翌日遂拜相。此最為靈異也。（出異聞錄）

韋公玉簫

韋皋公。少遊江夏。止於姜使君之館。姜氏之子曰荊寶。兄呼韋而恭事之。姜有小青衣曰玉簫。年十歲餘。常令祗侍韋兄。後二載。姜使君入關而家累不行。韋乃居止頭陀寺。荊寶時遣玉簫往來韋所。玉簫年長因而有情。韋後歸覲季父。行甚促。乃裁書別荊寶。寶乃與玉簫俱來。命令從往。韋不敢。遂與約七年取玉簫。因留玉指環一枚。并書一首遺之。七年不至。玉簫潛禱於鸚鵡洲。又逾年。玉簫歎曰。韋家郎君一別八年。是不來矣。絕食而殞。姜氏憫其節。并玉環殯之。後韋鎮蜀。三日詢獄囚凡三百人。其中一人云。僕射昔日韋兄也。乃厲聲曰。僕射憶姜家荊寶否。韋曰。深憶之。曰某是也。公曰。犯何罪而重繫。答曰。某後以明經及第。選青城縣令。家人誤爇廨舍。韋乃卽與雪冤。仍歸墨綬。奏眉州牧。來赴任。留兵幕。因問玉簫何在。姜曰。僕射與約七載。逾時不至。絕食而死。因吟玉環詩云。黃雀銜來已數春。別時留解贈佳人。長江不見魚書至。為遣相思夢入秦。韋甚悽歎。為修經像以報之。然念之不已。時有祖山人者。有少翁之術。能令逝者相見。韋乃使召之。七日清夜。玉簫果至。謝曰。承僕射寫經造像之力。便當託生。後十二年再為侍妾。臨訣

微笑曰。丈夫薄情。令人生死隔矣。韋以隴右之功。終德宗之代。理蜀不替。後因生日。東川盧八座獻一歌姬。亦玉簫為號。觀之乃真姜氏之玉簫矣。而中指有玉環隱出。不異留別之玉環也。韋歎曰。吾乃知存沒之分。一往一來。玉簫之言。斯可驗矣。（出友議）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五

異兆門下

張泊破瓜

呂洞賓仙翁多遊人間。自言呂渭之後。渭四子。溫、恭、儉、讓。讓終海州刺史。仙翁乃海州房。張泊家居。忽有謁士通謁。乃仙翁姓名。泊見之。索紙筆八分書七言一絕留題。頗言將佐鼎席意。末云。功成當在破瓜年。俗以破瓜為二八。泊果六十四乃其兆也。（出談苑）

盧杞宰相

唐盧杞未第。過仙嫗曰麻氏。以大葫蘆如二石甕。令杞乘之。騰入霄漢。至一處曰水晶宮。太陰夫人問以三事曰。公有仙相。能居此宮乎。能為地仙。時一到此乎。能為中國宰相乎。公願何事。杞曰。願為宰相。夫人悵然遣還。後杞果相德宗。（出西京記及列仙傳）

德璘巴陵

貞元中。有鄭德璘者。每歷洞庭湘陰。過一叟。嘗以松醪春飲之。因悅鄰舟韋氏女。以紅綃題詩贈。後韋舟沒於洞庭。德璘作詩弔之云。洞庭風軟荻花秋。新沒青娥細浪愁。淚滿白蘋君不見。月明江上有輕舸。至誠感應。詩達水府。府君曰。誰是鄭生所愛主者。見紅綃而語府君。府君曰。德璘異日是吾邑之宰。況昔

日有恩義相及。不可不活爾命。乃令携韋女逆鄭生。推墮一池中。沉浮困溺。時三更。德璘未寐。忽覩有物觸動舟。遂秉炬照見衣服采繡。似是人物。驚而拯之。乃韋女也。德璘喜駭。良久女乃甦。及曉方能言。云府君感君而活我。遂納爲室。感其異也。後五年。德璘當調集。謀醴陵令。韋氏曰。不過作巴陵耳。德璘曰。子何以知之。曰。昔水府君言是吾邑之宰。洞庭乃屬巴陵。此可驗也。德璘誌之。果注巴陵。後府君貽鄭詩曰。昔日江頭菱芡人。蒙君數飲松醪春。活君家室以爲報。珍重長沙鄭德璘。於是乃悟府君乃昔日老叟耳。出鑑異傳奇。

寇相毀廟

寇相準年十九。登易簡狀元下及第。知巴東縣。縣有一廟。不知其名。傳令尹皆夢其神泣告之曰。宰相將來。吾不敢居此。雖強留。必不容也。令曰。宰相何人。神曰。他日當自知。不敢預告。及寤。與同僚言之。不數日。邸吏賫狀來。乃寇爲之代。果以廟無名。圖牒所不載。而毀之。噫。廟之毀去。神固知之。而寇之爲相。已兆於此矣。神謂留必不容。蓋亦知寇公之正直也。出青瑣。

張諠赤光

進士張諠自鄂州來赴舉。南省試罷。騁未出門。嘗與儕輩游飲于市。偶一人前揖張曰。先輩便當及第。然宜保惜頭上二赤光。光在公無事。光失則公亦不免。愼之。忽不見。後張果及第。旣受官到任。官長有赫連立。乃二赤光也。不久赫連立卒。張亦以事去官。適知事皆前定。不可以智力免。出青瑣。

韓澈鑑語

乾元中。韓澈授隴州吳山令。與宇文觀辛稷善。並隨澈至吳山。暇日令廳前有大槐。觀稷行樹下。見一孔甚潤澤。中有青氣升爲雲。乃命掘之。得一冢。冢中有棺。棺中有髮及骨。因令收之。以新棺殯葬諸野。後鍔語云。是晉將軍契苾鍔。戰死葬此。冢近馬廐。欲求遷改不可得。今明府恩及幽壤。甚厚。然創造此謀。是宇文七及辛四。幽魂感戴。豈敢忘之。辛不久見將及第榮祿。是光其身。宇文命薄无位。雖獲一第。終不及祿。且多危難。吾當救其三死。若或爲正官。則雖我亦不能救。言畢乃去。觀家於岐山。久之。鍔忽空中語云。七郎夫人疾亟。適已往救。可無憂也。後觀無食。馬肉須臾粗至。如所語。會北客馬死。以肉餉觀。觀忘其言而食之。霍亂幾死。鍔云。何故違約也。遂疏方令服。即愈。後觀還吳山。會岐賊僭僞。觀素有名。被拘爲中書舍人。賊平。觀等繫獄。鍔謂觀妻云。七郎犯事。我爲求歸。事已解矣。有劉使君至。即得放出。尋而詔以劉晏爲刺史。晏奏賊徒點汚名賢。臣至州日。乞一切釋免。上可其奏。晏至。悉放之。觀旣恥爲賊汚。還家歲餘。呂崇賁爲河東節度。奏觀爲左衛兵曹。河東書記。敕至。觀甚喜。受敕拜謝。一奴忽仆地。作鍔靈語。歎息久之曰。向謂汝勿作官。何故受之。此度不能相救矣。觀云。爲之如何。答云。受事何可遽乎。萬珍重。後四月。觀遇暴卒。昔王充論衡有曰。凡人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失其富貴。以宇文觀觀之。其言豈不信哉。出廣異記。

舉措江湖

李虞部敏知常州武進縣日。有浙僧原式善鼓琴。夏五月。忽告辭往潤州金山寺去。留之不諧。曰。原式起江湖之興。遂辭。得一村童已過衣鉢。就舡矣。因與書令達州牧崔屯田。郡倅王持正。旣而原式至彼。便辭郡守在金山寺宿。日已暝矣。館于下閣。是夕揚子江颶風驟起。鼓浪沃岸。逡巡濤勢崩騰。忽忽若有火焰飛於波上。飄高數丈。至寺之中。其下閣欄柱欄楯逐浪而去。原式村童寂無影響。次日風浪漸息。有一漁者撑舡傍北岸。遙聞葭葦中有人呼之聲。往視之。乃原式之村童。漁者遂載之歸寺。僧異其事。送州牧。州牧送晉陵。時郡中僚佐咸視之。皆言事不可測。彼僧言有江湖之興。隨暴流而逝可矣。彼村童者年始及冠。於巨浪之中若一葉焉。果有神佑之歟。是无江湖之興歟。以是推之。萬途中各有定分信矣。出閒談集。

狄公默祝

狄武襄公昔本農家子。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失其名號鐵羅漢者鬪於水濱。至溺殺之。保伍方縛素。公適餉田中。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公。公曰。我不逃死。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者。縛我未晚也。衆從之。公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甦。乃舉其屍出水。數斛而活。其後無人知者。公沒。其子諮詠護喪歸葬西河。父老爲言此。元祐十年十二月五日。與詠同館北客。夜話及之。信乎人之富貴皆前定也。眉山蘇軾記。出東坡集。

文公出廳

王文貞公旦知臨江縣時。獄有死囚。公一夜不寢。思以計活之。方五鼓。空中有人喝直吏速起。相公出廳。斯須果開門昇廳。急呼囚問之。其爲相之兆已見於此時矣。先是公之父中令晉公祐嘗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因手植三槐於庭以待之。晉國知制誥二十年。最號淹遲。歷仕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不容。及文貞知制誥。與父相去不十年。入西掖。塔壁間父翰墨手澤猶在。長城錢公若水風鑒最高。與公同直史館。嘗曰。王子明旣貴且壽。吾進用雖在其前。皆所不及也。東坡嘗作三槐堂記。敍其事曰。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脩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以是知天之果可必也。文多不載。出東坡文、朝野雜錄。

歐陽求退

歐陽文忠公。慶曆末。水宿採石渡。舟人已寢。潮平月黑。公滅燭將寐。微聞呼聲曰。去來。舟尾有答者曰。今夜有參政舡宿此。不可擅去。齋料幸爲携至。公私念舟尾過浦。且無從人。必鬼也。通夕不寐。五鼓。岸上獵騎驟聲。舟尾者呼曰。齋料幸見遺。有且行且答者曰。道場不清淨。且无所得而歸。但多嗟恨之聲。公甚異之。後半月。遊金山。與長老語之。曰。是夜有施主攜室至方丈。忽思臥。遂乳一子。俄燈脫。風滅燭。大衆皆恐。乃公宿採石之夜。其後公果以參知政事除蔡州。銳於求退者。亦其前知也。出湘山野錄。

鄭咸中允

鄭咸。太原人。嘗劉繼元拒命。咸家苦於兵。父子離散。咸仗一劍而奔。一日渡水。舟覆。同載者皆溺。聞空中有人指呼曰。救中允。旣而咸得岸不死。然不知一舟中有不死者幾人。中允何謂也。旣抵溫州。定居舉進

士後爲武寧幕以太子中允致仕卒始悟姿中之言中允爲已也事之前定益可知矣（出幕府燕閑錄）

賈林侍御

唐德宗欲西幸有知星者奏云逢林即住帝曰豈可令朕止於林木間及奉天尉賈隱林謁帝帝以其名叶星者所奏召於卧内隱林陳攻守之策且奏曰臣昨夢日墜於地以頭戴之帝曰此來乃已前定遂拜隱林侍御史（出廣德神異錄）

蕭翁瞽叟

蕭羽江左人善畫水太宗作端拱樓命羽四壁畫龍水羽極其精思半年乃就羽時爲翰林藝學意望功賞太宗一日與嬪御登樓皇子尚幼遥見壁龍驚啼不敢觀命兩壁漫之羽遂不獲賞又有齊繼邕者善爲小兒醫初爲翰林醫學忽皇女有疾呼之切脈皇女見人衣緋輒驚宮人遽以緋袍蒙之而入尋以白于上即賜緋嗚呼繼邕借工皆技也皇女皇子皆貴也蕭羽以之而無賞繼邕以之而賜緋得非命矣乎（出唐宋遺史）

士寧得道

李士寧蓬州人語默不常或爲得道嘗見東坡於成都曰此子貴當爲制策舉首已而果然自非數有前定烏得而知之哉

范飄三品

范飄給事少縱酒落魄一日醉卧兗州堯廟殿中僕使扶歸已死矣經一日而蘇言始爲二紫衣吏所錄引入官府立庭下有大官據案怒目而責之曰堯之爲神孰不知敬子爲儒者敢褻慢之飄但謝罪而已顯有司使付獄治之有吏自東廡捧簿而上曰飄當爲三品官壽限尚遠大官者遂嚴呼戒而遣之使一吏伴送歸經廊間於窗隙中聞箠朴苦楚之聲窺之但火焰洪然聞聲而不見其人又至一處窺之見通天銅柱及縛金師子數十皆瞑目垂舌似不任其痛問其吏低語曰此歷代好殺之人非殺降之候遭害者受生已盡則釋去然去人天之位尚賒矣未幾而醒矣（出幕府燕閑錄）

洪濤辟官

洪濤字元賓南康星子人父宜爲都官郎中除王府教授濤以太廟齋郎補學生好學惇固似有不能言者熙寧三年登進士第爲石州法曹參軍一夕夢得官告卷若除目內有某年月日都官郎中洪宜卒某年月日石州司法參軍洪濤卒既覺神情勞悴遂乞侍養至京師宜卒不踰夢中之日然濤則亦近乃急扶櫬歸南康居一日有吏卒數人叅見言迎赴新官濤曰爾誤矣我方在憂苦中豈有赴官之事吏曰非誤太山辟君權判官天符已下不可移也然不過半載却還未幾濤卒亦不差夢中之日時濤妻徐氏胎已數月半年而生男酷肖濤云（出幕府燕閑錄）

孔公新廟

彭城郡靈應天王祠在子城上西北隅唐節度使李愿元和中建至孔給事道輔應舉時與馬僮周濟同

謁卜科名極孩三人皆得吉兆而孔三禱之皆同又曰他日合來鎮此藩者當再得吉兆惟孔公得之後果諫議大夫知徐州治未久即新廟貌及落成皆祝文未能暢意數改久之命顏淳之來謁公即命代爲其警句云裴叔昔年曾乞華陰之夢子房今日果如圯上之言孔公激賞曰神嘗許以享斯言矣（出前同）

栢閣行者

錢若水家居新安於栢閣院獨居一室院僧襲公有小行者時來室中翻亂文字點污筆硯乃白襲公請拘而笞之襲公曰此王氏子少孤不笞苦錢曰不然日授之以經可禁其擾人初授五行曰太少自十行至一紙以至一卷才經目便出走戲如初七日誦一部後一月授華嚴經八十卷忽一日上樹而去至夜不下覓不知所在後七年錢入洛陽逢移葬一內人扶櫬者四十衆錢於馬上忽認見其行者靑巾布衫錢乃下馬使人召之欣然而來公曰向栢閣何適今乃爲此賤役笑曰時云嵩山本欲念卻大藏經恐擾於人公相之曰君異人也請盡言之行者曰世間如某輩者千萬人人自不識公有仙風道骨可惜作官此去甚遠然終不至宰相惟忌爲御史官必不久又問壽如何曰轉官遲則壽亦遲言訖而去後錢公自布衣至兩府故登州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嘆曰王行者之言至矣心惡之果於是年十月二十三日暴卒時咸平六年也享年四十四夫祿壽脩短其數前定則不可改知命君子委心而任之可矣（出鈔閣閑錄）

世則首冠

王世則韓見素趙諫同謁陳希夷世則詐爲僕隸拜堦下先生笑而降階曰偽人者自偽也揖世則使坐諸生之右曰將來君獨首冠諸公蓋在此會也明年世則果進士狀頭其餘俱列于次以此益知科名之前定也（出陳希夷傳）

延卿職官

郭延卿洛陽人以文行稱嘗與呂蒙正張齊卿謁陳先生搏搏曰呂先輩當狀元及第位至宰相張先輩科名雖行間而福祿乃過於呂獨不言延卿它日蒙正曰惜哉郭君祿薄須俟呂作相始得一命張作相乃得職官耳既而呂果登狀元第及作相薦延卿校書郎張果在行間及作相深念延卿潦倒語其子宗誨曰爲我草一奏薦延卿京官翌日造朝遽索奏劄而宗誨誤書京爲職字後並二日降誥果止得職官希夷之言不啻目擊信乎命之前定不可易也（出前同）

仲宣不出

許仲宣諫議罷成都牧致書於陳搏先生問以休咎先生令人代答云諫議此去更不出未幾而仲宣卒蓋先生知其將終而不復出也（出前同）

張生得官

唐兗州鄒縣有張生者忘其名字貞觀十六年欲詣京赴選途經太山謁廟祈福張遍看神象至第四子見其儀容秀美祝曰但得四郎交遊何用仕宦行數里忽有數十騎至曰四郎拜謁人曰兄今歲欲赴選未合得官且途中有災張不以爲意乃別去才百餘里果被賊劫乃默祝曰四郎何不相救有頃果至盡

追補之四郎曰兄還於此相呼其年果不得而歸信乎一官皆先注定不可妄得也（出冥祥錄）

文叔遇俠

林文叔字野夫興化軍人治平間遊上都寓甘泉坊後巷貧甚幾不聊生比隣一孀婦年三十餘朝肩故衣出鬻暮卽歸居之對門有茶肆文叔多坐其中婦人亦時來飲茗時初冬文叔尙衣綌服婦人憐之乃以全體之服與之月餘嚴寒又以一衾遺之數日又以錢與文叔文叔愧謝婦人曰人有急難而不拯者非壯義士也後遂與文叔爲婚問其姓氏祖先皆不答二歲育一子一夕同寢中夜失之文叔驚起燭以尋之杳然不見其戶牖則如故俄自天飄而下手携紫囊胸插匕首喘猶未定婦人曰與子別矣子以視我爲何等人吾在仙鬼之間者率以忠義爲心吾居此十年者吾故夫爲軍使枉殺吾久欲報之吾上訴天下恐陰方得斥籍中取其頭示文叔曰此吾讐其神也執文叔手戀惜曰吾觀子之面與氣祿甚薄有祿則壽不永宜切戒之可貨宅携歸故鄉溪山魚酒醉臥一生足矣何必區區利祿者言訖躍出文叔依其言而歸壽八十餘而卒以此知祿薄而貪冒僥倖壽必不永錄之可爲浮躁者之戒（出翰苑名談）

燕王遇張

張九哥不知何地人嚴履間遊京師人皆言有道者燕王嘗以酒與之一日謁門見王取疋帛置地剪爲蜂蝶隨剪飛去或集王衣或聚美人釵髻王甚悅少選九哥曰恐失王帛乃呼之一一皆來復爲羅一端王異之因問曰吾壽幾何曰王壽與開寶寺浮圖齊堅乃飲之以酒而去後浮圖災王亦薨由此知壽天固有定數而物亦不逃乎數也（出同前）

温裕喜鵲

孔温裕嘗以諫事貶郴州司馬久之得其兄尙書温業書報云憲府欲辟作御史日望勅下又報云宰相以右史處之皆未有的耗一日喜鵲噪於庭乃祝之曰願早得官鵲乃飛去墜下方寸紙上有補闕二字極異之未幾果除此官（出同前）

薛廷注壽

天復末薛廷蜀人也性好禪而不食嘗於南斗北斗堂燒香後泛南海遇風吹抵一山遂登之是一宮殿有一赤衣使者曰非薛廷乎廷曰然使者引入宮見一人升堂而坐使者曰拜眞君眞君曰子來何遲命使者引入學士院遂至一堂題云選眞國學士院廷曰何爲選眞使者曰子居大唐一國耳廷見一案有報命童子檢之童子取報狀云大唐所生益州有幾復何姓名命追益州雙島杜克克曰所生計百居蜀者有十人五人爲宰相二人爲翰林三人充諫官既去廷求眞君取生祿簿注廷一百歲送廷登舟順風至姚州後歸蜀廷後果得一百歲而皆貧蓋不於眞君前乞富貴耳（出實仙傳）

僧知宿命

吳僧文捷戒律精苦奇跡甚多能知宿命予舊從文通者人多言其不誣一日閒談捷曰公更三年爲翰林學士壽四十歲後爲地下職仕與楊樂道待制聯曹公此時當衣衰絰文通聞之大駭曰數十日前夢

見楊樂道云受命與公同職事所居甚樂慎勿辭也後數年果爲學士而丁母喪年三十九矣明年秋忽使人與文通決別文通急往見之捷跚曰公大期在此月何用更來宜速還焉指計之曰急行尙可到家文通如其言馳還遍別骨肉是夜無疾而終以此知萬事無不前定也（出筆談）

僧遇異人

熙寧七年嘉興僧道親遊鴈蕩山見一人衣布褐身輕若飛心疑異人謂道親曰今宋朝第六帝也更後九年當有疾可持吾藥以獻此藥人臣不可服乃探囊出一丸如金錫曰龍壽丹也又謂曰明年歲當大疫吳越尤甚汝名已在死籍勉修善業當免此患又出一栢葉與之道親卽食之老人曰定免矣至癸亥六年步老人曰時至矣何不詣闕獻藥遂懷藥詣秀州具述本末州詣省獻之未數日上果不豫乃使道親詣鴈蕩於初遇處焚香而還上尋康復謂輔臣曰此但預示服藥兆耳其藥在彰善閣當時不曾進御（出筆談）

釋氏宿因

天竺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嘗至毗羅國遇一長者有子曰羅侯羅多隨師出家尊者曰昔如來記此子當五百年後爲大教主今之相遇蓋符宿因遂與剃度卽第十六祖也傳法眼至第十八祖伽耶舍多嘗行到大月氏國見一婆羅門舍有異氣尊者入見其王鳩摩羅多問爾延技尊者曰昔世尊記云吾滅後一千年有大士出現於月氏國紹隆元化今汝值吾應斯嘉運於是鳩摩羅多發宿命智出家付法又至第二十二祖婆修盤頭時有一羅漢名賢衆至羅閱城毗舍法家謂其人曰汝婦懷聖子當爲世燈慧日然過生二子一名婆修盤頭二名芻尼昔世尊在雪山修道芻尼野鵲也巢於頂上佛記云汝至五百年生羅閱城毗舍法家與聖同胞今無爽矣後一月果產二子婆修盤頭卽其一也自是法衣相傳至二十一祖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德勝王之太子也既受度得法至東印度謂其王曰此國當有聖人繼我是時有婆羅門子年二十許幼失父母不知名氏自言瓔珞故人號瓔珞童子尊者見之曰汝憶往事否曰我念遠劫

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轉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蓋契宿因尊者曰此童子非他卽大勢菩薩是也此聖之後復出二人一人化南度一人緣在震旦四五年卻返此方遂以宿因名般若多羅付法眼藏卽第二十七祖既得化法至南印度彼王三子其季菩提多羅遂爲法嗣改名菩提達摩尊者謂曰汝未可遠遊且止南天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卽六祖之第一也尊者演說八偈皆預讖佛教隆替後皆符契嗚呼釋氏號爲空門以解脫爲法宜乎超出於造化之外非數世之所能拘然其興衰隆替猶有前定觀其或五百年或一千年或化南印或度震旦如來皆密記之而後无不驗孰謂區區世俗而可逃乎（出傳燈錄）

釋氏留讖

天竺第二十四祖師子比丘姓婆羅門既傳正法眼藏於婆舍斯多卽謂之曰吾師密有懸記罹難非久遂以僧伽棃衣付之俾之他國隨机演化斯多受教直抵南天尊者以難不可苟免獨留罽賓國時此國

有外道二人學諸幻法。欲共謀亂。乃盜爲釋子。潛入王宮。事敗。王怒。乃破毀伽藍。祛除釋衆。王自秉劍斷釋者首。涌白乳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七日而終。至第二十七祖。謂菩提達磨曰。吾滅後六十年。佛法有留難。水中文布。自降之。遞尊者順世。達磨演法。化被南天。聲馳五印。果六十載。值異見王輕毀三寶。達磨念波羅提與王有緣。乃謂曰。佛法有難。汝宜往救。波羅提乃見王。廣說法要。王心開悟。悔謝前非。師言水中文布。卽波羅之應讖也。達磨心念震旦緣熟。行化時至。乃辭王曰。吾去非晚。一九卽回。達磨汎重溟。達於南海。宿梁普通八年丁未歲。見武帝不契。潛回江北。屆於洛陽。當魏孝明太和十年。時傳法於慧可大師。恰九年矣。欲西返天竺。乃告慧可曰。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遂端居而逝。慧可大師當第二十九祖。乃震旦之第二祖也。後傳法衣于僧璨大師。旣示以偈。又告之曰。汝受吾教。宜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昔達磨傳般若多羅懸記云。心中雖吉外頭凶。吾校年代。正在于汝。師遂隱於舒州皖公山。屬後周武帝破毀佛法。師居處无常。人无知者。遂免於難。心中吉蓋周字也。嗚呼。屯厄危難。在佛法猶有定數。雖佛之神力。知而不能救。信乎憑道之言不誣也。(出傳燈錄)

六祖遇難

六祖慧能大師。范陽人。姓盧氏。盧行者是也。傳信衣與法於洪忍大師。初達磨云。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自魏孝明太和十九年至唐先天二年。恰當其數。於是慧能大師曰。吾受忍大師衣法。今爲汝等說。汝不付其衣。將示寂。或問後莫有難否。曰。吾滅後五六十年。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裏須餐。遇滿之難。楊柳爲官。至開元十年八月三日夜。衆聞塔中有聲。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果見師頸有傷。具以賊聞。時縣令楊侃。刺史柳元恭。得牒擒捉。其賊人姓張名淨滿。受新羅僧餞。令取六祖首供養。師之所記。至是皆驗。此豈非前定事歟。(出同前)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六

夢兆門上

呂錡射月

魯成公十六年。晉楚戰鄢陵。晉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泥。亦必死矣。及戰。錡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反命。嗚呼。周禮春官大卜掌三夢之法。卽三代之夢。或占而辨之也。夏曰致夢。商曰觭夢。周曰咸陟。致之言至也。觭之言得也。咸陟言皆得也。謂神所至皆可得而占之也。呂錡之夢固甚異。而占之者不亦妙乎。(出左傳)

穆子號牛

穆子初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食而宿焉。適齊。娶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猳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旣立。所宿庚宗婦人獻以雉。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遂以爲豎。有寵。長使爲政。由於蕭丘。遂遇疾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弗進。則置虛器。命徹。叔孫不食卒。(出左氏)

公孫亡簪

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宫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卽位。好畋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且言畋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說曹伯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執曹伯陽殺之。曹遂亡。嗚呼。曹伯陽之與叔孫豹。禍由二人。而皆徵發於夢。豈非命已前定。乃憑夢而效驗歟。李蕭遠謂吉凶成敗。各以數至。信矣。（見左氏）

蔡茂三禾

蔡茂字子禮。河内懷人也。仕建武中。初在廣漢。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曰。大殿者宫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卽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爲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袞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月代戴涉爲司徒。乃辟賀爲掾。昔黄帝問岐伯曰。夢者爲何。岐伯之對以神氣發越。精識感通。有吉夢之殊祥。而釋氏以四法判夢。亦有善惡之先兆。其意謂命已前定。往往兆形於夢寐之間。詎不信哉。（後漢）

王濬三刀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爲廣漢太守。嘗夜夢懸三刀於臥床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遂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賀曰。於文三刀爲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及賊張洪殺益州刺史皇甫晏。果遷益州刺史。東坡詩有不獎三刀夢蜀都。正謂此也。（出晉史）

周勤夢疑

賈充字公閭。將初伐吳時。充自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帳下都督周勤時方晝寢。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逕。及覺。聞失充。乃出尋索。覩一逕。卽所夢之道。果見充至一府。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責充曰。與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何闇戇也。終當使保嗣死於鍾虡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言畢遣還。後少子賈謐與賈后謀敗。果斃之西鍾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皆如其言。（見晉史）

周宣占驗

周宣字孔和。樂安人也。妙於相夢。爲郡吏。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一日曹公至。與君杖。飲以藥酒。使宣占之。時黄巾賊起。宣曰。杖以起弱。藥以治病。八月一日賊必除滅。果然。文帝問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爲雙鴛鴦。宣曰。後宫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曰。夢者意也。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畢。黄門奏宫人相殺。無幾。其餘効甚多。具見本傳。（見三國志）

陶侃天門

陶侃嘗夢生八翼。飛上天。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臂猶痛。後位至八州都督。潛有窺覦之心。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晉史）

彥回蓍具

褚彥回少時。嘗夢人以卜蓍一具與之。遂蓍其一。至薨。年果四十八。（見南史）

慶之疋絹

沈慶之嘗歲旦夢有人以兩疋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寤而謂人曰。老人今年不免矣。兩疋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及薨。果年八十。嗚呼。死生有命。子夏嘗言之矣。觀彥回慶之夢。毫釐不差。謂脩短非前定可乎。（見南史）

慶遠褥席

柳慶遠字文和。從父兄世隆嘗謂慶遠曰。吾昔夢太尉以褥席是賜。遂登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我門族。後慶遠果繼世隆焉。（南史）

伯玉腋翅

荀伯玉。廣陵人。齊高祖親待之。嘗夢上廣陵城南樓上。有二青衣小兒語伯玉云。草中肅。九五相追逐。硯城下人頭上皆有草。泰始時。又夢高帝乘舡在廣陵北陌。兩腋下有翅不舒。問何當舒。曰卻後三年。伯玉夢中自謂呪師。凡六唾呪之。有龍出腋下。翅皆舒。還復斂。元徽二年。高帝破桂陽。五年廢蒼梧王。謂伯玉曰。卿夢今且効矣。（南史）

吉瞻鹿皮

吉士瞻字梁容。馮翊人。嘗夢得積鹿皮。從而數之。有十一領。及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祿乎。自其仕進。所莅已九。及天監二年。進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心甚惡之。果遇疾卒於郡。（南史）

鮑泉朱衣

鮑泉字潤岳。侯景之亂。被殺於江夏。沈其屍於黄鵠磯。初泉夢著朱衣行水上。及死。舉身帶血而沈於江。悉如其夢。夫夢之說多矣。周官有六夢之辨。洪範有三朋之占。周宣謂夢出於意。衞玠謂夢有於因。獨釋氏以四法判之。有善惡先兆之證。繇斯之說。以驗吉瞻鮑泉之夢。其理尤爲殊勝矣。（南史）

豆盧名亭

豆盧署本名輔眞。貞元六年下第。以文謁信安郡守鄭式瞻。甚禮之。謂曰。子複姓。不宜兩字名。改之如何。其夕夢一老人謂曰。聞使君與子改名。當四舉乃成。後二十年在此爲郡守。因指郡隙地曰。此可建亭臺。既寤思之。四者署也。遂以爲名。既二年又下第。爲夢無證。更二年果登第。蓋自更名後四舉也。大和九年。署自祕書少監爲衢州刺史。既周覽郡內。得夢中所指隙地。遂建一亭。名徵夢亭。命之前定。灼灼如此。躁進者睎之。可少抑焉。

奚陟推案

奚侍郎陟少年未從宦時。夢與朝客二十餘人就一廳喫茶。時方甚熱。陟東行首坐。茶起西行。自南而去。二甌徐行。不可得。奚渴甚。不堪其忍。俄有一吏走入。肥大抱簿書。近千餘紙。以案遮筆硯請判。陡方熱。又渴。兼惡其肥。忿之。乘高推其案曰。且將去。濃墨滿硯。正中文書之上。并吏人之面手足衣服。無不霑汙。及覺。錄之。藏於巾笥。後十五年爲吏部侍郎。時方以茶爲上味。日加修潔。陟性素奢。先爲茶器一副。餘人未之有也。時正熱。僉能請同舍外郎就廳茶會。陟爲主人。西面首坐。坐者二十餘人。兩甌緩行。又茶至揖客。

自西南而始雜以笑語其萊益邇陟先有痼疾加之熱甚萊不可待躁悶頗極逡巡一吏肥黑抱大文書彙筆硯滿面遷汗陟怒惡之乃於階上推曰且將去案倒正中令史面上及滿書盡污座客大笑陟方悟昔年之夢取記事驗之更無分毫之差嗟乎陟之貴爲吏侍已先定於十五年前固無足怪而茶甌之行文案之推吏書之蓋污亦復皆有定數豈偶然哉因備錄之以爲世戒（漢史）

杜牧改名

杜牧之嘗於宰執求小儀不遂請小秩又不遂忽夢人謂曰辭春不及秋昆腳與皆頭後果得比部員外又嘗夢人謂之曰爾當改名爲畢及覺牧之曰吾其死矣未幾果卒（出金華子及唐史）

良弼獻詩

李良弼故給事中昉之子大中祥符元年應進士舉同學究及第授應天府司士給事知鄭州良弼將行夜宿中牟夢人持詩版獻之曰九霄丹詔三天近萬疊紅芳一旦開日月山川須間甲爲君親到小蓬萊覺而白于父給事喜曰汝必有前程至鄭而別五年六月十九日良弼卒于應天府給事大悲痛夢之不誠也後張君房與給事同舟至應天日憩泊因細詰良弼卒殯之日月及葬地之所而釋之乃省其詩蓋良弼丙戌生年二十七卽詩首句云九霄丹詔三天近三九二十七夢時年二十五故云近也萬疊紅芳一旦開者萬葉之花一旦開盡卽是向衰謝之意也日月山川須間甲者其年六月十九日甲寅乃其卒也殯是二十九日甲子葬於府東甲地此是日月山川須間甲也六月又天德月德俱在甲爲君親到小蓬萊乃盧無寂寞之所也給事潸然曰是矣以此知死生日月皆有前定欲逭得乎哉（錄異）

范公捧詩

范仁恕字超光盧質辟爲同州錄事參軍經蒲津浮梁有釣師需一大魚鱗鬣頗異乃市而放之河流一夕夢驛舍中廳西俱變爲水有朱衣人自水中出捧詩一首以獻云感公脫蒲津之厄惟公富貴壽考固已前定更不敢言今報公它日之事詩云櫪馬遇孫陽超光力自强北林花正發西江彩毫香萬盡須經手千年事更長感君施大惠從此佐吾皇後果爲先主辟入蜀孟氏據兩川自御史中丞拜左僕射平章事凡十六年在位授太子太保致仕壽八十七歲（見雅說）

蜀主竹簽

廣政末年蜀主夜夢一神人問何人曰臣監饌來日嘗饌餬餅中有一小竹簽恐不顧食之有悞璽弱明日進食果於餅中尋得一小竹簽甚異之餅司以神告免戮至明年又夢前神問有何事但云神來辭再拜不答乃拜而去至明年國亡嗚呼一餅之食一簽之悞猶有前定神得而知之況與亡者乎（見成都廣記）

之遴折臂

劉之遴嘗寓居南郡忽夢前太守袁彖謂曰卿後當爲折臂太守卽居此中之遴後牛奔墮車折臂歎曰豈驄而王者乎後果再爲此郡（見南史）

鴻漸相位

杜鴻舉父嘗夢一大碑云宰相題名碑因問守者有姓杜人否曰唯有一人其名從鳥於是名其子爲鴻舉又謂之曰汝爲相則世世名子皆從鳥後生子以鴻漸名之果徵登相位焉（出唐宋遺史）

瓊玉仙籍

進士牛益萊州人一日出東都門息柳陰下儼然困怠夢至一處高門大第若宮觀狀一吏云此瓊玉宮也載神仙名籍少選有乘馬而至者乃故人呂內翰綠謂益曰吾掌此宮令子一見以消塵凡益執公帶而入見大殿殿上皆大碑裝以絳紗公命益立砌下公升殿舉紗益留之見白玉爲碑朱書字其上有大字云中州天仙籍其次皆姓名益惟識數人所識者乃丞相蘇易簡丞相李迪尙書余靖龍圖何中立而已公下殿與益坐一小室益曰天仙之籍可得聞乎公曰自有次序貞人而上非子可知也道君次貞人天仙次道君地仙次天仙水仙次地仙地上主者次水仙卑皆立功行進補方遞升仙階益曰所見者皆當世公卿何也公曰今世之守令亦異於常況公相登金門上玉堂日與天子論道者乎此固非常人能至益曰今見居世之卿相皆仙乎公曰十中七八益曰某聞觀廟堂高臥伊洛國之故老豈其仙也公曰某猶是玉臺貞人況有壽年九十三歲方還崑府益曰公今何職公曰吾更三百年方補地上主者益曰主者是何官公曰今之掌五岳四瀆名山大川者也公曰子可歸矣命一吏送之益儼而覺身在古柳下夜已一更傍有巡卒守之曰子病乎何故如此益不告之遂宿都門外邸明日爲詩題壁而去詩曰須信出塵事分明在目前幾多浮世客俱被利名牽益嘗與人語此其詩至今猶存焉（出靑瑣）

孟氏附尾

鄆州孟氏已殿試將唱名夢與衆人欲度水無舟一馬涉過氏將附尾有人止之見舉而過者三十餘人又一馬過氏乃附尾而濟焉明日唱第榜首渴京又三十餘人有渦直方次乃及氏焉（事府閑碑）

吳淑丹陽

吳淑未冠時其先人爲潤州書記時嚴續相公作鎮書記宅在子城西門一夜夢兩過門外有渖殿相策杖攜吳淑謂之忽顧謂曰與汝丹陽尉鎮而志之明年東海徐鉉解淑淑登第因以女妻之淑欲求都下一官徐鉉時在中書謂曰已選得一縣可二百里內淑思之曰得非丹陽乎及領官果如所夢云（出秘閣閑談）

思道斷闕

員外郎阮思道在江南幽城中夢與官員數千百人爲官府點閱首唱曰舒雅雅應喏卽過次曰陳淨淨次阮思道思道趨過更呼問曰姓阮爲是苑思道否對曰阮其人曰疑是苑但過但過時城已危思道以夢中所見是陰司閱鬼籍而已在其中也及升州平命江南降人朝見先命殿前楊公閱名初呼雅次呼淨次呼思道旣過復問姓阮爲是苑思道耶對曰阮也楊曰疑是大苑但過因悅然憶所夢一一符合噫行止語默皆有前定何阮君之夢若是之異乎（出秘閣閑談）

丘旭定分

丘旭江南人進士登第累任州縣後祕監李至奏舉爲祕閣官辭之乃得臨淮令嘗見吳淑有徒勞之歎

吳曰。向李祕閣舉君。君何不欲。旭曰。誠悔之。然亦有定分。旭在江東。夢至一處。滿目是山。指一山問人云。此何山。曰。雲臺山。及歸朝。除閬州蒼溪令。翠山滿目。指其一大山問縣人。乃云是雲臺山。又嘗夢為淮泗官。上木杪看水。比至臨淮。果大水。乘舟從木杪過。豈非前定乎。由是言之。非人事明矣。同前

盧已賜緋

李虛已為遂州通判時。太宗勤政。急於至治。知通皆給紙為歷。以書一任課績。殿日考能否以黜陟。至是紙自內出。以天詞戒勵敦勉之御翰。親題卷首。已賜數人矣。至虛已受賜。乃為詩二十韻以謝。上善之。召賜章服。仍賜錢五十萬。初虛已進詩而未被召。往謁殿中侍御史陳矜。矜曰。昨夜夢與君坐談。謂君曰。今日見君。明日君當賜緋。今見君正如昨夢中。豈明日賜緋乎。虛已不以進詩告。但曰。豈敢望。至明日果有是命。然形于他人之夢。何耶。同前

沈紀鄂字

沈紀者。其父為兩浙大將。紀好學能詩。尤工筆札。監某州日。適殿中侍御史龔穎丁母憂。與紀常往還。一日夢見大書一鄂字。而從四口。明日以語穎。皆未曉其故。後轉運使以紀勤幹。移監鄂州酒稅。及入州門。見上題鄂字。四口一如夢中所書。蓋陽冰篆也。初紀在漢陽。又夢著靴履水而過。登岸入府署。見漢陽監軍鄭文寶在後門。文寶曰。君自何所來。對曰。自武磯來。及是紀渡江。州中官吏皆江際迎接。紀乃著靴入舡。及入州。是廳廡一如所夢。文寶時為武磯巡檢。以公事至州。紀不知之。問其所自。乃云武磯來。其符合如此。信知動靜語默。皆前定也。同前

李迺玉魚

李迺。德宗時為司勳郎中。一日朝歸。馬上昏昏如醉。入宅謂其夫人曰。適夢見二黃衫人。引至一戶欲入。有人曰。未要來。須待玉魚符下。乃醒焉。何也。後入朝。朝堂地無纖埃。忽見玉魚一。光瑩奪目。遽取之歸。殊忘玉魚符之事。其夫人見之。頗省前事。潛不樂。果數日而逝。死生已定。烏可逭哉。戎幕閑談

馮偘方響

馮偘。即尚書瞻之子也。舉進士。藉藉有聲。一夕夢登崇孝寺幡刹極高處打方響。時有徐文幼能圓夢。乃往詢之。徐曰。雖有高第。須至下地。洎春闈而偘乃登第於韓熙載榜下。或以貴徐。徐曰。後當有應。果放榜數日。中書奏主司取去不當。乃追榜御試。偘覆落。乃高擊下第之應也。南唐近事

程員鷄行

程員舉進士。將遂試。夢烏衣告曰。君與王倫、廖衢、陳度、魏湑同及第。員喜。馳馬省門。見楊遂、張觀、曾顯立衙中。謂曰。榜在鷄行。遂悵然而覺。是年考功張佖權知貢舉。果放楊遂等三人。而員輩不應。既夏內降御札。尚虞遺賢。命張洎就中書重定詩賦。務在精選。洎果取員等五人附來春別榜及第。明年歲在癸酉。鷄行之應也。異哉異哉。見鄭文寶南唐近事

徵古太守

李徵古。宜春人。少貧賤。嘗宿司郡潘掾史家。潘妻夢門前衙儀甚盛。云太守在此。既見。乃寓宿秀才也。發而嘗於潘。遂厚待之。李至京。既及第。不二十年。自樞密副使除本州刺史。離闕日。元宗賜內酒二百瓶。既入宜春界。賜耆舊親知。為政公暇。登立千仞。惟馳車迎潘嫗。延留數月。以銀五百兩贈報。亦一代之奇異也。李□登祝融峯詩云。欲上祝融峯。先登古石橋。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七

夢兆門中

張鷟乘驢

張鷟少時。曾夢一大鳥。紫色五彩成文。飛下至庭前不去。告其父祖云。此吉祥也。鳳鳥有五色。赤文章者。鳳也。青者鸞也。黃者鵷鶵也。紫者鸑鷟也。此鳥為鳳凰之佐。汝當為帝輔也。因以名之。後舉進士。制策為岐王屬。夜夢著緋衣乘驢。睡覺自怪。我綠衣乘馬。何為衣緋卻乘驢。尋改授鴻臚卿。乘驢之應也。未經考。改授五品。衣緋之應也。前定如此。是豈以智力得之哉。唐逸史

竇參半臂

竇參為御史中丞。夢德宗以半臂文錦賜之。解者曰。半臂股肱之衣。公將遂居其位乎。不數日。果大拜。見宣室志

劉栴改名

蜀員外郎劉栴。本名審淩。忽夢一綠服人引令上檀香株。謂之曰。君速登。劉乃登。遂向懷中出緋衣令服之。覺因改名栴。未及一年。會郡牧請杜評事充倅職。奏授殿中侍御史賜緋。敕下。杜丁憂不行。杜遂舉劉。乃奏栴與杜所奏擬無別。劉方閒居力困。杜乃遺劉以新緋公服一領。果符其夢焉。出蜀異記

少卿領馬

蜀有朱少卿者不記其名寓旅舍中夢有人叩扉覓朱少卿聲甚厲覺訪之無影響復睡夢中又連呼之俄見一人手中執卷云少卿果在此朱曰吾姓即同少卿即不是其人遂卷文書兩頭只留一行以手遮上下果有朱少卿三字紺有一人自外牽馬一疋直入云少卿領取朱視之其馬無前足步步倒蹶匍匐而前其狀非常苦楚朱大驚覺常自惡之後蜀主開國有親知引薦累至司農少卿無何陳上患腳疾雙足自膝下俱落痛苦經旬五月五日死乃夢馬之兆也（出[illegible]）

盧絳白衣

金陵之陷有盧絳者圖興復李氏朝廷以節鉞招之絳遂自歸後以事乃被誅初絳舉事日夢一白衣婦人酌酒歌菩薩蠻以送之詞曰玉京人去秋蕭索金簫鶴起栖桐落欹枕悄無言月和殘夢謝孤衾惟暗泣何處砧聲急獨自凭闌干芭蕉生暮寒歌已謂絳曰它日於固子坡相見後果伏法於固子坡行刑者姓白噫禍福由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數之前定固可畏也（出[illegible]）

希濟金介

蜀御史中丞牛希濟文學贍超於時輩自云早年未出學院以詞科可以俯拾或夢一金介人曰郎君分無科名四十五方有官祿發而異之旋遇喪亂流寓於蜀依季父給事中牛嶠仍以氣嗜酒爲季父所責旅寄巴南旋遇開國不預勸進又以時輩所排十年不調爲先主一日召對除起居郎累加御史大夫向者之夢何其驗歟（出[illegible]）

潘洞篆銘

潘度支洞景德二年將赴御試夢入一宮既升堂坐間香霧四合良久漸開見四壁下乃大碑石皆且往看之皆人之姓字即不能一一記憶題額上有大篆四句云蒼璧禮天日月麗天龍化爲蛇衆人咨嗟暨日觀之意甚自忌及放榜即第十七名後半載方釋之蒼璧禮天天府第六名解送也日月麗天南宮第二名奏薦也比放榜即十七名及第董出篳田即龍化爲蛇也董亦不顯逮年五十餘度支員外授理而卒噫以此知名高下亦繫冥數矧科第與祿位富貴者乎奇哉（出[illegible]）

劉詠看榜

劉國博詠越向甫絕場屋間凡有所聞必以相告咸平二年春鎖院僅月餘時錢內翰最有名譽衆以甲科推之詠忽夜夢往省前探聞名第見一人問之曰錢十二作狀元否其人曰未知且相隨看榜至省院門插雙香牌殊不相下其人乃炬火相喚曰來看錢十二只於地上畫一圓子立皂小旗二口白小旗二口火即滅次問王曙得否其人又炬火見圖中有石一塊如拳又問王衢得否見圖中有皂黃三挺間雜尹方及宋鎬得否圖中無物火滅問高四得否圖中見大畫一金字中間立大刀一口光閃閃驚覺向諫思之皆不可解偕下端爲占之曰錢狀元未可圖必此乃皂白交錯耳王衢第三名定也王曙卻當及第董石者山之類也惟高四莫解謂宋二者必未得蓋圖中無物爾暨榜出乃孫暨作狀元錢卷白衣之王

衢第三人高輔堯第五詠乃悟曰王衢夢四刀而得金州金字中立一刀乃五數也神哉神哉（出[illegible]）

觀文榜尾

于觀文字夢得射洪人性清潔富於文學別業有林泉之致乃陳拾遺之舊鄰也下第後獻主司鳳玉賦爲時所稱明年復省試夢人以軸文與之曰此春榜也可收之既覺自謂曰委我收榜吾當爲榜尾乎書乾院吏報先班第九人是年只放進士九人果符所夢乃作詩云東堂令史報來時仙桂云攀第九枝作聽言音猶似夢御思公道即無疑寒門勞餞準擬到幽徑隸臘月漸移殘漏聲中棹馬去紵袍重戴已相隨嗟夫禮有六夢非有高變爲貞爲妄不可測知然感兆於精神著而吉凶可見若觀文之立志精確宜其感通之兆速於影響非至誠感神者歟（出[illegible]）

蘇協愁字

蜀進士蘇協字表徵鹽泉縣人幼寒素力學爲文典贍正雅僞廣政十九年冒赴下及第入試前一日宿聖壽寺僧房夜夢入一官廨中屏上有大書一愁字於廳後復見豎一秘器甚高大既覺惡之術士周世明占之曰此吉兆也蓋愁者不樂之辭有秘器而高大君之子孫當有至大官者是年協果登第掾於閬中又夢入一大府伏謁上官儀衛甚盛唱言與協官授廣都尉遂覺乃誌之於書册過有廣都縣又終不在此邑既歸朝掾於懷汝洛三任及太平興國五年其子易簡狀元及第幾歷清要特旨授協開亡曹仍賜朱紱易簡顯懷喜慍歲餘而協遂卒易簡後參大政子孫世爲顯官其兆皆已先於三紀之前矣語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士大夫不知命者觀此可以抑浮躁之志（出[illegible]）

李畋見塔

景德二年李廣都畋與友張及張逵楊交俱拔鄉薦奏名預殿試未唱名前一夕張及夢乘一筏涉浪觸岸而覺李夢遊開寶寺中路見寺塔數級出雲外逵夢以刀剪瓜而中折交夢東華門外候唱名舉人皆倒立既曉相會互言其異往興國寺謁僧夢僧解之僧云乘筏涉水必捷也雲外見塔高級也錯刀中折不利也舉人倒立非常也次日臨軒及果乙科及第逵果不利交夢舉人倒立蓋是李迪爲省居榜末至御前居第一果非常也李畋不預唱名三省其夢乃知塔者塲也雲外見之御前下第之象也故李有詩云省寄名應誤僧問夢亦虛是知所得一第皆陰注陽授豈人之能耶（出[illegible]）

孫僅拔木

孫僅未殿試前夢拔木數百而踐履其上自謂必作狀元居衆材之上後唱名果然（出[illegible]）

范政送藥

著作佐郎楚寔大曆中疫癘篤重十日僅迷不知人事一日忽夢黃衣女道士至謂寔曰汝有官祿壽命未合死因呼范政將藥來忽見小兒持瑠璃大角椀傾藥令飲飲畢便愈及明乃許叔異令人送藥來寔疾久困初不開目及見小兒與椀皆昨日所夢因呼小兒是范政否問之信然其疾遂愈寔之官祿壽命已有前定宜其未死而小兒之名與椀亦復預見於夢中信乎一飲一啄皆非偶然（出[illegible]）

鍾輻種松

鍾輻嘗作山齋，手種一松於齋前。是夜夢朱衣吏曰：松園三尺，子當登第。後三十年始成名，松園果三尺。異哉。（出[illegible]）

陳公荆南

乾興中，張君房作倅江陵時，知府李坦之得風病，府事不理，即渭使王淇發遣，未閱新知府之耗。時禮部陳從易主漕運於荆湖南路，由衡之邵讞獄之疑者，去邵兩驛間，艤舟水濱，夜宿佛寺中。時女使一名中宵忽驚遽起呼之，既悟，曰：適見一白衣人戴帽，儀容頗肅，以手抑胸曰：學士得荆南也，我是荆南五郎，來告之。到日望照管。陳甚異之。比到郡，後果承遞勑到，如夢之告。陳後到府，禮上，遂謁廟，乃與君房語之。蓋五通廟先為坦之毀拆，至是乃再葺之如舊，可不異哉。（出青瑣）

厚之翰林

元厚之少時，嘗夢人告之曰：異日當為翰林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林。既寤，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此夢之不然。及至熙寧中，厚之與除學士，同時先後入院者一人，楊元素繪，而厚之名絳，五人名皆從系，始悟兄弟之說。嗚呼，造化小兒時以此戲人歟，何前定如此耶。（出筆談）

裴頭黃尾

盧求應進士舉，一夕夢人告云：裴頭黃尾，三求六李。覺而志之。及榜出，裴求為狀元，黃[illegible]末名，三人名求，六人姓李，皆如夢中之語云。（出[illegible]）

龍首山人

本朝楊狀元貞，廷魁天下，英俊時彥皆以楊三元呼之。釋褐不久，臥病，乃曰：吾此疾恐不起矣。家人驚問，公曰：吾以夢證之也。吾昨夢至一處，若王公大人之居，有一人持一板云：楊某受龍首山人。龍首者以吾今作殿元，山人無官職之稱也。此疾愈，吾當道服遊林泉下，不復趨仕路矣。已而果不免，惜夫。（出[illegible]）

蔡齊狀元

真宗好文雅，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賜進士第，必召高第三四人並列於庭，察其形神，始賜第一人。或取其文辭瑰麗超邁者。蔡齊置器賦云：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徐奭鑄鼎象物賦云：是惟下正，詎聞公餗之欹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皆以為第一。先是，上一日夢殿前棐苗生，與蔡齊既唱名，聞蔡齊，乃召見，久之曰：得其人矣。遂以為狀元。其著於辭，形於夢，見於形如此，非偶然也。（出[illegible]）

全火及第

進士張頤，臨淮郡洪儒也。徐宗孟、全照、蔣洙之輩皆師事之。雍熙初，與二三子同被本州解，赴京師。是歲十月初，淮水已淺澁，旬日方到符離，宿於關門外舟中。夜夢上岸，盤旋間有人安放交椅一隻在岸次，頤乃就坐之，忽為推墮於地，曰：此是全火交椅，爾安得獨坐。遂驚覺。至春榜，果全照登第，其它同解俱及第焉。

崔圓為相

崔圓少貧賤，依親戚李彥先。時為刑部尚書，待之不甚加禮。一夕，李夢身桎梏，其從百人，為兵擁入天府，呼姓名，頗過刑，云：准法。李覘見紫衣人據案，乃崔也。踞出哀叫，紫衣人曰：李彥先特收禁。流汗而覺，自是厚待之，因薦之楊國忠。後遂以知留後，旬月拜相。京城克復，李公授偽官，與陳希烈等二百人合誅。崔為中書令，詳決之際，以姓名呼過，判云：准法。李大呼曰：相公豈不憶昔年所薦耶。崔乃悟，遂判李彥先收禁。具表其事，請贖罪，許之，流嶺外。昔日之夢，何其前定歟。（出[illegible]）

錢生楚州

慶曆中，司法參軍錢某赴任處州，夜夢至一廳，與祖考同席坐，忽見一人以緋抹額，召錢某作鬼官。答云：已受處州司法矣。乃固請。其祖厲聲曰：更候十四年。應曰：若更十四年，自當作楚州矣。夢覺，惡之。後為發運馬仲甫所舉，充楚州排岸，而卒。時正十四年矣。（出[illegible]）

李概研足

濮州李植與弟概赴省試，一夕夢奏名將出，同榻而寐。概忽驚呼，植問之，曰：夢人以刀研其足，覺猶微痛。明日，概預奏名。後數日，因閑行，有人拜於街中，乃濮州軍吏，云：尋六郎過省，某今隸名貢院，昨以六郎書榜，某幾遭笞撻。問之何也，乃曰：六郎之名乃木旁既，某誤書既下木，主司大怒，然將遍出院，許修改無異，則免罪責。遂以刀子劃其下木，幸而得免。叩其修字之時，乃概足痛之際。植嗟異久之。（出[illegible]）

東坡大異

蘇子瞻學士少時夢謁於公府，主人紫衣而赤面多髭，謂軾曰：君是大異。覺以告父弟，皆不悟也。是時子瞻年十四歲，後十四年舉賢良中選，詣御[illegible]謝知試王疇。既入門，儼如夢中，視疇乃夢中人也。既坐，謂子瞻曰：君是大異。兄弟相顧而笑，因請其故。疇曰：前日賢良就試，疇與封彌，以大異為卷號，是時意君為第一，今則果然。亦問其笑，乃以夢答，賓主大歡久之。（出[illegible]）

魏清除代

魏清累舉進士未第，嘗夢一烏衣云：魏公勉旃，將來當同陳皋。盜皋幾八舉，是歲第五人[illegible]舜座下及第，而清復退飛，常恨夢之無據。後三載，清乃於張泊座下及第，亦以八舉。時陳皋為餘干尉，既滿，清亦除是尉以代焉。科名仕宦，前定如此，可以為躁進者之戒。（出[illegible]）

殷袞文學

將作監張殷袞，燕人也。時劉守光為燕帥，有尼出入於國太處，殷袞託彼尼求一文學，終不得。一日，張夢見大城衙署，多擁書而無人，乃潛登廳事，見案上大簿云：天下職官姓名。張尋檢河北道，便見劉守光及文武職掌，莫不有名。張乃取筆自書文學張殷袞，書訖，墨色尤淡，遂下堦出門，忽覺，汗洽于背。乃誌之於論語策後。至明，忽有數騎至，云大王急召。張往至衙，有人費一牒云：與校書郎文學牒也。遂授之。其母國太郡劉曰：我與尼數言，不與，何忽授之。劉曰：彼有分，昨夜三更，有一朱衣吏謂我曰：張殷袞已注下為文學訖，故與之。及得牒，其姓名墨果甚淡。至晉天福中，其子希永常出論語策子以示人，戒躁進云。（出[illegible]）

洛白小說。

周琬角帶

周琬，湘中人。端拱二年進士及第，歸後將赴闕再調，至灃州，宿次，夢二吏云：大王請。遂行，至南岳廟，升殿見王。曰：知員外將入調，只欲辟在此中，與人間不殊，且無衣食之念，如何？琬辭。王乃索筆吟詩送之，云：作此既非樂，捨此去何圖。若問昔能事，惟留一角書。琬覺異之。既至京師，乃病於客邸。琬慮不起，遂扶力爲書，以寄其家。凡一角，封訖而卒。與詩意無異。信乎死生注定，則不可逃也。出名賢錄

草制前定

何鑽，太平興國中任祕書丞、度支判官，故王尙書化基任著作郎、開封推官。鑽忽一日在省凭案而寐，夢入一官府，如中書制敕院，或官或吏，憧憧出入，皆若有所除授。其中喜者沮者相半，皆形於色。鑽見衆人紛紛，亦前詢問，到一房，見一朱衣吏據案而坐，簿書堆積，如掌後官之狀。因前揖之，問所來。鑽曰：衆人皆有除改，某預數否？朱衣若有所閱視，徐曰：亦有候王化基草詞。因出而夢覺，遂言於王公。不兩月，王果超知制誥，又數月，鑽授虞部員外郎，出知邢州，官誥果王之詞。後錢內翰易自作洞微志，集諸名賢小說，目此爲草制前定云。

孫蟾除官

孫蟾，邢州人也。雍熙三年登第，除鄠縣尉，未授官，寓建隆道士院。一夕平曉，夢入宮府，曲池生蓮花。蟾入門西小院，窗灩碧紗，忽一吏抱文書出。蟾問此何所，吏曰：除官院。孫意欲除河北官，心甚速，遂擘窗紗窺之，見三吏在旁據一案，一吏唱曰：孫蟾除京北府鄠縣尉，是范舍人詞。一吏曰：蟾非進士，范作詞，莫不肯下筆。又一老吏曰：當制舍人不草，吏教誰草？又一吏在後低聲曰：范舍人尙取伊作小試官，右司理無不草之理。蟾聞除關中官，甚不樂，忽聞捕鎗，遂覺。後月餘，果除鄠尉，果范之詞。既赴任二年，范自刑部郎中知京兆府，明年發解，取蟾爲小試官，又奏授右司理參軍。夢中之言無一或差。錢亦標爲草制前定。

錢丕得官

錢公希白之姪名丕，天禧元年任將作少監，長子師古任廷評、監建州豐國監，例以考滿合敍遷。一夕，丕夢入一府，見一吏趨走，有若掌官簿者。丕揖而問之何也，曰：建州廷評轉官，第三片舍人卷假草詞。及覺，以班次排之，乃今彭城中憲爲第二片也。近在假多日，更旬餘，忽參假，當日師古果轉衛尉寺丞，劉當制爲此，亦草制前定也。

錢公自述

錢內翰易自述云：余淳化三年薦解，甍塔之下，便臥病于京師。五月六日，伏枕困睡，忽夢有老道士請登一紅泥壇，握手曰：成名二十六，章服二十九。時年二十二，心極惡，謂果然，則進趨稍遲也。無何，十年間聯不開。咸平元年，又以非服免。咸平二年方明第，時已三十二矣。竊疑夢之無證，細思而後得之，云二十六，非二十六乎？隱密神告之言，其前定若此。至於二十九章服之兆，則己過矣。後挺制策，追閨新直集

賢，宰南部，凡十五年，五品之前，息寂無聞焉。及攝鴻臚少卿，又修道書成，四上殿奏事，皆是二十九日。又無恩命，不可望也。及修道書畢，與祕閣校理揚鎬並蒙改賜章服，時大中祥符九年四月二日於閣門授賜。乘笏之際，見笏上大書二十九字，詢之庫吏，云此笏是第二番第二十九面也。笏尙前定，況官名乎？時士大夫皆異之，惜其字不敢洗去者數日焉。出洞微志。

化成得雁

員外郎趙化成嘗夢與友人張某坐庭中，忽有一雁自天而下，徘徊庭中，共捧得之。明日，語張言之。方坐庭中，果有一雁下於庭際，因共逐而得之，相與驚駭，乃以帛爲詩，繫其足放去。又有人夜夢所持繖柄折，明日果折；夢得一狐，翌日果有人送一狐。此最微事，而猶有前定如此。猖狂之士，視此可無妄動。出秘閣閒談。

張洎二驢

參政張洎嘗夢至一處，行路有泥濘，兩旁皆葭葦，有二驢在後，從旁過。及使回，至登州岸，時潮退，泥水載塗，路在葭蘆中，少頃，果有二驢後至，皆昔日夢中所見。嗚呼，行止果非人歟！出秘閣閒談。

鄭滂鳳字

進士鄭滂久在場屋，頗有後時之歎。一夕，夢及第，與裴周方同年。至太和初，有韋晨方者，尙書弘景族弟也，因與晨方更名爲周方。滂聞之，異。是年滂果及第，與周方遂同年。又其子傅嘗夢看及第榜，位大書一鳳字。大中元年乃以鳳翔貢求解，卷首便是鳳字。至東都試緱山月夜聞子晉吹笙詩，左右諸詩悉有鳳字。果登第焉。嗟夫，一鳳字猶有前定耶。出驗尙名錄。

吳奎論題

吳文肅公奎將舉賢良，一夕夢魏文帝升殿，問羣臣優劣，帝曰：韓延壽爲最。是夕，門下抄書吏楊開夢公讀楊阜傳，翊日告公。公異之，即取三傳熟讀。及祕閣試六論，一題乃韓延壽楊阜孰優論。公因此遂膺褒然之選。出澠水燕談。

王獵侍從

王獵，饒州人。天聖末舉，未第。一夕夢紫衣吏召至一宮門，揖入升廳，對拜者紫衣金帶，年三十許。覺後，私記其年月。獵後困於場屋，以推恩得同出身，既登仕版，又二十年，且七十，始爲尙書外郎，將乞身歸，人成止之。會英廟入繼，近臣以公爲宮僚，赴宮則門欄守衛宛如昔日之夢，及升廳拜揖，則衣冠儀貌皆所夢也。歸視篋中所記，乃英廟始生之夕。公侍講宮邸，未及期年，英廟即位，遂登侍從。仕宦進退，皆自有時，烏可妄覬耶？與文肅公天聖末與獵友善，親聞其詳。出澠水燕談。

彥祖天字

王彥祖，慶曆時初名充宗，赴廷試，題天以質不以文賦，罷寢旅舍，夢一人告曰：今年未當中第。彥祖甚不平之，其人曰：君中選時，賦題天字在下，君當三中選皆然。今題天字在上，第二，是以知其未也。及唱名，果不預。至八年再赴廷試，蓋軫象天地賦，又復黜去。皇祐五年免解，赴禮部，大疾困眠，夢至一處，見二人，乃

繼求平生祿命、二人笑指前面水池曰、待此水分流、君即登第、旣覺、自謂池水必不分流、決無中第望矣、久之、乃改名汾、以符水分之兆、及試禮部、縱父莫大於配天賦、廷試圜丘象天賦、皆中選、後召試學士院、又賦明王謹於非天、得帖職、皆符昔日之夢、異哉、

劉滋吞印

劉郎中滋、累舉不第、年餘四十、始遂登科、嘗夢有人提印滿籃、令吞之、印但任意吞、看吞得几顆、滋不得已、吞至十四顆、其印皆顯見於股上、後果歷十四任而終、（出青箱雜記）

文公剃鬚

李文定公迪、美鬚髯、未御試前一夕、忽夢被人剃削俱盡、迪甚惡之、有解者曰、秀才須作狀元、緣今歲省元是劉滋、已替滋也、是歲果第一人、

孫和塡名

孫樞密抃舊名賈、應舉時、嘗夢至官府、潭潭深邃、寂若無人、大廳上有抄錄人名一卷、意以爲春牓、遍覽無名、偶覩第二名下有空白處、抃欲塡之、空中有人語曰、無孫賈、有孫抃、夢中即塡孫抃、是歲果第三名、因字夢得、

丁序唱名

丁咸序應舉時、夢唱名已過殺有一龍蜿蜒騰上、又有一騎驅馳之比、唱名、有龍起騎起二人在其後、

國除掬豆

蘇國除應舉時、夢行道上、步步得掬豆一掬、是歲鄉薦、伯父郎中恤其乏路費、以驛分與之、遂沿路勸請、抵京師、即步步掬豆之應也、（已上並出青箱雜記）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八

夢兆門下

鄭獬白龍

鄭內翰獬、未貴時、病疫困甚、夢至一處、若宮闕、有吏迎謁甚恭、公曰、吾病煩熱、思涼浴以淸肌膚、吏云、辦之久矣、遂導至一室、中有小方池、甃以明玉、水光瀲灩、以手測之、淸冷可愛、公坐其上、引冰沃身、俄視兩臂、皆生白鱗、頫水中影、則頭已角出、公驚遽、去吏云、玉龍池惜乎公不入其水、入當大貴、但潛洒而已、幸而公是白龍翁、雖貴不至一品、乃覺大汗而愈、公後登第、爲天下第一、乃戲爲詩云、文闈數戰奪先鋒、變化須時自古同、霹靂一聲從地起、到頭元是白龍翁、平生以文章擅名、而終不至登庸、亦前定也、

楊礪記室

楊礪、周顯德中赴舉京師、嘗夜分獨坐、恍然見一人、衣冠甚古、謂礪曰、汝能從我游乎、礪從之、至一官府、儀衛嚴肅、引礪升大殿、見一人、容貌甚少、面南而坐、引者謂曰、此來和天尊也、異日爲爾之主、礪再拜而辭、建隆初、礪擢第、與宗爲襄王、以礪爲記室、旣謁見、歸謂諸子曰、今日襄王、乃昔所夢來和天尊也、殆其數乎、（出幕府燕閒錄）

曹確剃髮

曹確判度支，有台輔之望，忽夢剃髮為僧，心甚惡之，有一人古夢多驗，確召使占之，其人前賀曰：侍郎旦夕必登庸，夫出家者號剃度也，無何，杜相公出鎮江西，確果大拜。出摭神歷說

舊宗神告

天聖四年，海州書表舊宗遠夢有神告之，來年狀元是王堯臣，宗遠遂題於司房北壁，是年秋，賦開封府解，榜到，見王之姓名，因指謂同列曰：此是明年狀元，洎省榜到，見王又預奏名，舊再題於壁末，殿試，王堯臣果魁多士，至和中，舉狀儲仲詢之父知海州，親訪其事，備載之於蘇府燕閒錄。

淳化君蛇

淳化三年省試後，張君房夢入一大第，東壁下有紫漆迎椅等，一婦人紫衣如節使家知客，手持筆硯，陳列君房前，請賦詩，因測端緒，忽見從文司謀出曰：准盼詩一首，可自寫之，乃曰：亭尤蓬夜竹，寫與司謀曰：可用鄭亭字，親曰：不識自知音，朦朧留明月，終得拂背塵，寫訖，呈覽次，忽大蛇自繩床下出，或聞人大唱曰：看蛇，遂驚覺，占之多不解，後踰紀至景德乙巳年，君房始忝科第，豈蛇之兆乎。張君房自占

景德繩棺

君房應二舉，敗於垂成，每當失意時，必夢二三陰人跨驢迎引，至應忝御試之夜，亦懼其前夢，比至分背，頹然而夢，乃夢隨一棺櫬行於繐幕中，望之不見其蓋，於中但裝瓦石，犢其背，意且訝之，即前觀之，復見二足自膝而下出於棺櫬前，若新死者，前一人呼號，因而問之，其人曰：一人李沆，一人李至，因驚訝而覺，自亦知其吉兆矣，來日果叨名第，然不解二李之因，今亦解曰：二李者，狀元今大名相公應李沆也，故樞密李諮應李至也，何其神哉，夢三十年後始辨之。君房自占

戴昭傾錢

君房三舉及第，年夢涉昏霧，泛蒲河東行，旋憩一茶肆中，有公吏者承符狀，殊不相揖，據上位而坐，君房懐之，拂衣而起，旋見舊識進奏官何果者，君房因言其人，果曰：頃往求之，此是秀才將來手分，君房悟是冥司，乃出訪之，其人已出門外，乃揖謝之，其人曰：秀才將來名第，某必把手拽上也，君房又謝之，然其人似有所求，復有賞者邀其多少之狀，君房曰：若向及第，奉銀錢十萬貫，其人大感，意似過所望也，既別數步，又回曰：秀才將來化錢，必與謹，君房曰：亦不知與誰氏耳，其人曰：某姓戴名昭，本江南人，奉錢日但呼戴昭，即自領也，景德二年果登第，成名後三日，乃償其夢人之名，第陰司自有主者，孰非前定乎。君房自占

刁湍賦詩

咸平中，刁郎中湍，拔潤州解，賦舉京師，會其父典合肥，得替，相會於解舍，父喜其來，因語赴舉次第，是夜，父夢被召，既入門，見騶齊肅，自內而出曰：比部請賦七言詩，曰：聖朝文物古難過，何事寒門寵過多，父向石渠新拜職，子從金殿又登科，須教枚馬齊蹤跡，堪笑巢由隱薜蘿，報國報君何所有，一心待欲枕長戈，既覺已四鼓，召湍記之，來春孫僅榜，湍不預名第，父子以夢為非驗也，是年秋，即就天府求解，向春過省，比部自二月初授命使散山東，暨過御試一兩日，聞方回，翌日御試，乃於殿門外閣子中坐，伺湍之得失，

忽一大程官奉敕云：道來呈學士已授秘閣檢討，喜懼方甚，又一橫門官急來云：學士秀才第一等及第，父子同日俱被恩榮，至夜會話所夢合肥之詩，云父向石渠新拜職，子從金殿又登科，何其神哉。出睽車

濟陽築宅

濟陽丁公謂晉，因月夕召李虞部暾坐於涼堂，因語及宅基，始甚卑濕，初應舉年，僦此屋一間居之，蓋與錢內翰宅往還甚近，一夕夢白衣老人告吾曰：君能築起此地，於上安宅，必拜相矣，吾後官給事中，總判三司，因憶老人之言，適值役夫浚蔡河，運土併遺填之，其窨基址悉皆平正，遂建茲宅於上，今果忝三事矣，誠宅之祥耶，天之命耶，應之曰：有開必先，蓋天命也。出談聞錄

懶瓚垂訓

丞相濟陽公丁謂夢懶瓚師訓以覺悟之理，及覺，憶夢之象，坐一山巷中，俾畫工圖之，其年丁貶崖州司戶，道經澧州，宿雲蓋山海會禪寺，因縱步，見一山巷，歷歷如昔日之夢，訪彼僧，則曰：南岳懶瓚大明禪師巷，嗟惋久之，遂舍白金五十兩，延道場，供千僧，以答夢中之訓，自撰疏云：伏以佛垂獨智，道育群生，幾欲救於傾危，必預形於警戒，謂白衣干祿，明冢宰之重權，丹陛宜恩，忝先皇之優遇，補仲山之袞，曲盡一心，和傅說之羹，難調眾口，嘗於安寢，忽夢清容，妙訓昭昭，俾虛心而早悟，貞姿隱隱，恨凡目以何知，蓋以智未周身，非乖遠害，既禍臨而不測，或災及以非常，黜向西京，感皇恩而寬宥，竄於南府，當國憲以甘心，實自貽，孽非它作，念一家之撒地，恩萬里以何歸，既為負國之臣，永已經邦之術，程由湘土，道假巽山，正當煩惱之身，忽接詩閑之衆，方知富貴，難保始終，直饒而食之祭，豈若蔬羹之美，持形飯命，非發精神，捨白金，充修淨供，饋苾芻之高德，報懶瓚之深慈，冀保此行，乞無他患，伏願天回南眄，澤賜下臨，免至邊城，白日便同於鬼趣，得歸中夏，黃泉亦感于聖恩，度為丹誠，永賜法力，濟陽後復官為金紫光祿大夫，秘書監，致仕，卒于光州，詔復籍，初公為布衣時，過淮南，過道士曰：他日大貴，然似李德裕而稍優焉，果如其言。出談聞錄非名臣錄

僧伽同行

泗州大聖僧伽傳云：和尚何國人也，又云：世莫知其所從來，不知何國人也，近讀附史西域傳，有何國，予在惠州，忽被命責儋耳，太守方子容自攜告身來，且弔予曰：此固前定，可無恨，吾妻沈素事僧伽謹甚，一夕夢和尚告別，沈問所往，答云：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當有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乎，予以謂事孰非前定者，不待夢而知，然予何人也，而和尚辱與同行，得非夙世有小緣契乎。出東坡誌陸壁題

辟支佛記

至道元年六月十四日夜，張君房夢涉水田間，西南行，漸過上一山，行二三里，意甚怠之，及半塗，望南邊有一佛宮，門廊皆織篙竹，籬籬之東北上有一廳事，遂抵之，見西柱一帖云：應來往賓客只請於此，乃不敢直進，而坐於小木床上，逡巡一僧自中出，年可四十許，與客相接，欣然，衣紫背褐袝褡襪而已，乃索君房左手攜之，且拖其背者三，云：秀才它日當為某官，君房樂聞之，告誠如師言，它日將何相報，然不知此

處何所也。其僧不答。君房又詢之。意欲為文以誌其寺命。僧亦不言。君房堅請之。僧若不得已。曰。此明寄縣也。於是乎覺。自是十餘年不能辨。景德二年春。君房明第。六月八日蒙恩除將仕郎。試校書郎。知升州江寧縣事。冬十月赴任。十二月中。奉州帖。差准郊禋赦。勑設祭于縣之牛山。既出。時雨乍霽。泥濘載塗。涉田畔。夾畛西行。迤邐西南。灑然當年夢中之路。時日色漸暮。取山前通途弗及。乃由山後及二峯間。下望崇教精舍。後有編竹障之。比上佛室。登其殿亭。即昔夢廳事。復覩西壁上題云。往來君子不請書破壁。又夢中之帖也。洎瞻禮尊像。宛然昔夢之僧也。噫。自京至金陵。水陸數千里。乙未至乙巳。僅一紀之間。所夢與今事跡所見無毫髮差異。何其神耶。又益信謂食祿有地乎。亦未知君房過去百千生中。曾遊辟支佛。而夢君房道誠與之授記預告以所官乎。聞異之語。非及第之信乎。君房虔服鑑夢。誠不敢忘。故直筆書之。刻石於佛前。亦夢之宿心也。寺有舊記云。辟支佛自吳天紀四年至唐以來。幾示現者六矣。今君房之夢。抑又觀現之一焉。景德五年初八日記。

黃牛廟詩

歐陽文忠公為峽州夷陵令日。所作黃牛廟詩。軾嘗聞之於公。曰。予昔以西京留守推官。為館閣校勘時。同年丁寶臣元珍適來京師。夢與予同舟泝江入一廟中。拜謁堂下。予班元珍下。元珍固辭。予不可。方拜時。神像為起。鞠躬且使人邀予上。耳語久之。元珍私念。神亦如世俗待館閣乃爾異禮耶。出門見一馬隻耳。覺而語予。固莫識也。不數日。元珍除峽州判官。已而予亦貶夷陵令。日與元珍處。不復記前夢矣。一日。與元珍泝峽謁黃牛廟。入門悵然。皆夢中所見。予為縣令。固班元珍下。而門外鐫石馬缺一耳。相視大驚。乃留詩廟中。有石馬繫祠門之句。蓋私識其事也。元豐五年。謫居黃州。宜都令朱君嗣先見過。因語峽中山水。偶及之。朱君請書其事與詩。當刻石於廟。使人知進退出處。皆非人力。如石馬一耳。何與公事。而亦前定。況其大者。公既為神所禮。而猶謂之淫祀。以見其直氣不阿如此。感其言有味。故為錄之。正月二日眉山蘇軾書。（出東坡集）

張君房覩夢志

淳化癸巳仲冬之晦。張君房適自茂苑來客餘杭時。抱旅瘍之患。遐有告曰。凡經游是邦者。當禱吳山神祠。即伍君子胥也。今封王爵。君房聆之。鍔然曰。是故宜至誠耳。王。古之忠顯。在楚楚彊。來吳吳霸。及其去而死之。則吳亡楚弊。故得耀美湖湘。流芳祀典。迄今民不忘其庇。斯盛德者歟。翌日。恭謁於廟。肅爐條街。贊辭以心。默禱冥祈。由拜而退。時初陽盛景。愛日方中。載步林亭。四望闤闠。樓臺出沒。煙鶴浮沉。若水若山。如繪如畫。夾道有寒梅十數株。已爛熳矣。凝情抒思。比暮而回。是夜夢上一山。迨半間。有新創佛宮。中設尊像數身。殿偏門內。一道人手運籤牌。約長二尺餘。如今之桃符狀。君房揖之。道人曰。此籤也。意若今之道家十二真君所著撰者也。君房曰。身羇多剎。欲一卜之。可乎。道人乃出籤牌。抽之。引一牌。有朱書大字二行。凡四句。每句五字。曰時來自有期。此去不發違。行心但如此。非久銷疾病。而越於日。意亦知其吉告矣。感激而別。既下山百步。忽聞梅香。回望其上。乃昨日所見之花。爛然在目。因默悟曰。此吳山廟也。於

是遂覺。其時香芬馥滿衾枕間。良久方歇。自是旅瘍之苦浹旬而愈。於戲。靈神之告也若是乎。君房自祥符乙卯冬十月改官領錢塘之命。王祠即部之名勝也。非時來自有期乎。自淳化癸巳冬距祥符乙卯南至。爰蒞錢塘。今又三載。妻子溫飽。身跡安泰。豈非王之陰賜乎。今考秩告滿。將遠靈祠。苟不揭文志石。即不獨噴於宿心。亦負王之靈告也。因鐫而豎之。冀人知王之靈應耳。天禧三年秋九月二十一日。著作佐郎知錢塘縣事張君房記。

先大夫龍泉夢記（君州曹縣有龍泉神祠）

大觀乙酉歲。（如璋）避親移試漕臺。四月初吉。率親友十數人。遊龍泉。乞靈於昭惠主祠。方時神光晃耀。報應示祥。人皆竦動而欽奉之。某心專意誠。默有所禱。忽一僧未通名字。來附耳語曰。公春闈定捷。綱怪其語無倫。詢所以知之。稱能相形。唯唯而退。初不信其言。亦不究其工否。是年拔漕解。次年果明第。自京師歸抵鄉舍。纔三日。其僧來訪。乃澄照堂元通也。始云某實非和家者。一日嘗夢皓首紫衣人來語某。且況指祇候。翌日有官到此。因問官實誰是。答曰。執香合者是也。姓字為誰。曰。朱南仲也。至日諸人皆來。或持澡盥。或捧蓋學。各各不同。獨官人最後至。乃執一香合。因問詢名氏。皆合夢中之告。以此知高選無疑。昔日未敢明言。託之相耳。於戲。神之靈報。灼灼如是。烏可不書。今歲孟夏。宿澄照堂。元通話前事。聊以記其始末。且知人之吉凶得失。皆素定於冥兆。非由於人力以至動靜語默。亦有其數。如持一香合猶已定於前。神得而知之。況其它哉。古人謂神氣發越。精識所通。乃為吉夢之殊祥。（如璋）不才虔服靈夢。誠不敢忘。謹鐫于石。以報神貺。政和七年三月日。朱（如璋）謹記。

蒲教授荊山夢記

宣和癸卯冬十月。（成均）自成均遊華山。靈巖觀。晚宿荊山驛。夜分。夢一老人。衣冠甚偉。策杖來謁。自稱姓王。名安石。議論英發。袞袞可聽。且曰。人生當無書不讀。遍探懷中數冊見貺。指云。宜先討究孟享一事。少選遂覺。自是徧問知友。皆莫知其所謂。幾二十年不復省記矣。紹興壬戌秋八月。來尉繁江。備員御容殿香火官。四時孟享實預行事。始符夢中所說。私竊怪之。未幾游邑庠。而王氏父子進像在焉。粉墨剝落。塵埃滿面。忽憶荊山之夢。令人驚歎不已。遂命工摹諸壁上。以永其傳。庶酬疇日之報。然公以妙齡侍其先公殿中丞宰此邑。時天聖七年也。距宣和癸卯近百年矣。而精爽遁人。能以未來事告後進。且不忘其丱角遊戲之地。豈凡鄙耶。謹月而日之。以誌公之英魂俊魄尚在庠宮。而人之仕宦早晚。皆有前定。不可以強求也。紹興十四年四月中澣。三嵎蒲成隨記。

劉悅第三

劉悅。字聖與。天彭人。崇寧勝第三人。與常璞同年。又相善。方集英賜第。聖與歎息。若有所感。璞因詢之。聖與曰。人生得喪素定。非人力也。悅今日得見天子臨軒。公卿侍衛。以至天日氣像。樓殿相映。恍然如再至焉。悅七年前過梓潼神君祠。宿于祠下。夢與舉子數百人遊禁中。聽唱名於集英殿。俄有一衛士遽曰。公第三人及第。悅時名濤。因問曰。劉濤耶。衛士曰。無劉濤。乃劉悅。語未畢。臚傳劉悅矣。遂驚覺。雖知其神

而未敢改名。會元祐黜背若與上書邪等人同姓名者。勵改名。時上書有彭信軍進士名劉濤。悅因改今名焉。今日至庭中。無一而非昔日夢中所見者。初聞第一第二人已賜第。不覺正衣冠以待。及蒙恩果第三人。而亦實安然若久已得之者。信乎得喪果前定。非人力也。崇寧五年。悅歸過梓潼。既謝其事。又請常瓌爲記。（見靈應集）

孫鈸策題

大觀元年。孫鈸歲貢辟雍。乞夢於英顯神君。是夕夢赴試。有一人賫策題而立。因就讀之。見第一題問某事。餘皆如之。其人曰。錫燕泮亭。郡國舉賢與之禮。計借給食。多士忘奔赴之勞。用之可以取高第。既覺記之於書。及就試。則所問策題皆協于夢。如其言用之。果中優選。豈特人之窮貴前定。而文章亦自有陰相之者。（見靈應集）

文績狀元

何桌。文績。政和間被貢。宿梓潼。夢一吏賫黃勅授其中。云何桌可特授承事郎秘書省校書郎。次年文績果大魁。多士前此狀頭先除學官。惟文績獨除館職。既受勅銜位。與夢中所見不差一字。嗟夫。科名前定如此。士而不安義命可乎。（出靈應集）

處厚類試

杜居實。字處厚。遂寧人。政和間。夢川中放省牓三十四名。而杜預其數。覺而怪曰。省牓不下三百人。且省試在京師。不當在川蜀。自是二十餘年而不能曉。至建炎初。朝廷以艱難路隔。分路類省試。杜居實在潼川類試。過省中選者果三十四名。其夢始驗。此可以見一第皆有前定。而非人之能也。不然。何二十年而其應無毫髮之差耶。

元珍賭詩

桂材。字元珍。晉中人。大觀末貢于京師。宿神君祠下。夢人賭詩一聯云。樓高先見月。柳嫩更含煙。覺而不曉其意。是年登第。授唐安教官。因遊郡圃亭中見詩牓。乃前人詠唐安之作。不唯報其登第之兆。而唐安之任亦前定於此矣。

彥國文學

羅彥國。字伯達。成都人。累舉不第。至第四舉。齋戒乞夢於梓潼神君。時蔡相元長當軸。是夜夢元長謂曰。已奏公擬補直學士矣。次年羅又省下。除詣府投牒乞進舉推恩。遂授衛州文學。蓋衛學之應也。

士美金紫

朱士美。臨邛人。宣和初。被薦入京。宿梓潼祠下。夢遊一室。棟樑戶牖皆以金飾之。後年登第。乃調金堂尉。其事與前元珍無異。科名固有前定。況食祿之地。豈無前定歟。

任豫交代

任豫。字由道。青神人。與余先君友善。崇寧二年登第。歷官數年而卒。至崇寧五年。先君繼亦登科。一夕夢

與任豫交代。心嘗怨之。未幾。先君丁家艱。服闋。授新津尉。時前尉亦以疑去。州檄監稅兼攝尉職。既先君赴上攝尉。遣人下邑迎視之。乃一武人。亦名任豫。乃知昔日之夢與任豫交代爲不虛。此可以見前定也。

允蹈中門

鄧行甫。允蹈。紹興被薦成都。未類試前。齋戒徒步詣七曲山。乞靈于英顯神君。其夜夢神謂曰。已與卿安排中門高第。至次年。果爲類試冠。乃刻石紀其夢于廟之西廡。竊謂夢之應兆皆驗于此矣。及爲江陽縣官。考滿赴闕。將遂榮改。行次湖湘。以病卒于閘口鎮。乃知昔日之夢不惟報其魁捷。兼報其捐館之地也。神哉神哉。（出靈應集）

何某二子

賫中何與時。（如晦）宣和間免解赴闕。其二子被薦侍行。齋宿祠下。夢神君顧左右言曰。何某德行操修。留二位與其二子。次年二子俱登第。嗚呼。神君英鑑顯著。煥耀今古。間以未來先兆託夢于賢士大夫。無不應者。況何君之厚德有後。宜爲神之所祐也。（出靈應集）

照鄰關脉

朱照鄰。村祐中舉進士。夢逍梢關脉而弗成。是歲雖過省。御前上第。唯因推恩得一文學。乃梢不成之應也。（出異聞實錄）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九

相兆門上

公孫見子

魯文公元年春。王使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後八年。敖奔莒。魯人立文伯。文伯乃穀也。穀之子蔑。是謂孟獻子。蔑之子速。是謂孟莊子。速之子羯。是謂孝伯。羯之子貜。是謂孟僖子。貜之子何忌。是謂孟懿子。何忌子彘。是謂孟武伯。九世爲卿。故曰食子。謂奉祭祀以供養也。十五年。穆伯卒於齊。難乃立爲惠叔。乃請收而葬之。叔服之言豈不信而有驗歟。（出左氏）

黥布當王

黥布。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人有聞者。共戲笑之。布以囚有論輸作於驪山。陳勝起。與驪山徒數千人屬項梁。梁死。布常爲項羽前鋒。遂封布爲九江王。都六。後歸漢。立爲淮南王。南面而立。果應裂地之貴。當刑而王。其相已定於卑微之時矣。聞而戲笑者。能無愧乎。（出漢史）

衛青封侯

衛青字仲卿。父鄭季以縣吏給事陽信公家。與侯妾衛媼通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姊子夫得幸武帝。故冒姓衛氏。青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嘗以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安得封侯事乎。及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大長公主女也。聞子夫幸妬之。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大長公主欲殺青。其友公孫敖篡之得不死。上聞。迺召青為建章監侍中。由是亦顯。後將軍擊匈奴。取河南地為朔方郡。封長平侯。拜大將軍。子孫皆侯。貴盛莫比。鉗徒之言。豈不信哉。(出西漢)

鄧通穿衣

鄧通。蜀郡人。為黃頭郎。文帝夢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而上之。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自求之。見通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姓名。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悅。尊幸之日日異。賞賜巨萬以十數。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通錢布天下。其富如是。後為太子心恨。及景帝立。免通家居。居無何。人告通盜鑄錢。盡沒入之。通家尚負責數鉅萬。長公主賜通吏盡沒之。一簪不得著身。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一錢。寄死人家。一如相者之言。嗚呼。文帝以天子之勢。猶不能使鄧通免於貧餓。乃知貧富固有素定。區區人力不可得而發也。(見西漢佞幸傳)

亞夫餓死

周亞夫。太尉勃之子也。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柄。貴重人臣無二。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我何侯乎。然既以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視我。負指曰。縱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兄絳侯勝之有罪。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迺封條侯。景帝時為太尉。將兵破吳楚。五年遷為丞相。後以爭立太子事。上疏之。謝病免相。居無何。坐買甲楯。下廷尉獄。不食五日。歐血而死。許負之言。竟無毫髮之差。非前定而何。(出西漢)

李固奇表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公侯之相也。後果為漢太尉。漢太尉、三公也。

張裕撫鏡

蜀郡張裕。善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其必以刑死。未嘗不撲之于地。後果被誅。故劉孝標謂撫鏡知其將刑。其兆發於前期。信哉。(出蜀志)

羊祜建功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嘗遊汶水之濱。遇父老謂之曰。孺子有好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於天下。既而去。莫知其所之。祜後建平吳之策。卒時年五十八。後二歲而孫皓平。羣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因以剋定之功祭告祜廟。以此而驗。汝上老人之言。則已素定於六十年前矣。功名之際。豈可僥倖非成敗哉。(見晉史)

周陶略同

周訪。字士達。家於廬江潯陽。少時遇善相者廬江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嶽。功名略同。但陶得上壽。周得下壽。優劣更由年耳。訪小侃一歲。後訪為梁州刺史。都督梁州諸軍。年六十一卒。侃為荊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諸軍。年七十六。陳訓之言。位皆方嶽。上壽下壽皆驗矣。以此知無一而不前定也。(晉史)

馮婁共見

唐婁師德為揚州江陽尉。馮元常亦為尉。共見張冏藏。冏藏曰。二君俱貴。馮位不如婁。馮雖取錢多。即官益進。婁若取一錢。官即敗。後馮為浚儀尉。多肆慘虐。又緣取錢事。云以為清強。位至尚書左丞。婁終不敢取一錢。位至納言。家極貧匱。以此知官之崇卑。家之貧富。皆前定不虛也。(出朝野僉載)

欣泰傷額

張欣泰。字義亨。竟陵人。少時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年才三十。後忽屋梁墜傷額。又問相者。云無復公之相矣。然年壽更增。亦可得方伯焉。後果為雍州刺史。年三十六而卒。(出南史)

昭達眇目

章昭達。字伯通。吳興武康人。少時遇相者。謂曰。卿容貌甚善。須少虧。則當富貴。梁大同中。因醉墜馬。鬢前小傷。昭達喜。問相者。曰。猶未也。及侯景之亂。為流矢所中。眇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必富貴。及景平。陳文帝委以將帥。恩寵超於儕輩。後為開府儀同三司。(出南史)

沈攸乘舟

沈攸之。字洪先。吳興武康人。初賤時。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一小船出都。三人共上岸。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攸之曰。豈有此相者。曰。不驗。便是相書誤耳。後攸之為郢荊二州。超之廣州。景文南豫州刺史。皆如其言。大抵富貴貧賤。皆注定於稟生之初。而形於相貌之外。惟精於術者始得而知之。許劭嘗云。懸絲於牖。望之百日。則其絲久而愈大。又懸五彩絲。望之日日久而顏色愈明。然後可以觀人之形氣。今之僉妄。徼求衣食。妄言人之形神禍福。安足信哉。(出南史)

安仁封侯

李安仁。蘭陵人也。少時貧。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明帝嘗目安仁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後齊祖即位。安仁為中領軍。封康侯。國家密事。上唯與安仁議論。武帝即位。加侍中。富貴極于一時。自致榮寵。如相者之言。其後安仁欲尋相者。竟不知此人所在。豈神靈托相以告之耶。(出南史)

管輅不達

管輅。字公明。嘗自謂其背無三甲。腹有三壬。非貴壽相。後果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梁武帝嘗與諸名賢歎其奇才。而位不達。劉孝標謂士之窮達。莫非命也。乃作辨命論。以述其旨曰。世固有高才而無貴仕。饕餮而居大位者。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出文選)

建平術驗

朱建平。沛國人。善相術。魏太祖召為郎。文帝為五官將。坐客三十餘人。文帝問己壽。又令徧相衆賓。建平曰。將軍壽八十。至四十當有厄。謂夏侯威。君四十九。位為州牧。而亦有厄。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為常伯。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而旁人不見也。謂曹彪曰。君子藩國。至五十七。必厄於兵。宜防之。後文帝至黃初七年。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決矣。頃之果崩。夏侯威為兗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分必死。至下旬轉差。垂以平復。三十日晨。設酒曰。吾明日雞鳴。年便五十。及能客後。合瞑疾動。夜半卒。璩六十一為侍中。直省內。欻見白狗。問之。衆悉無見者。於是數聚會。急游觀。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三卒。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淩通。賜死。凡說此輩。無不如言。一何妙哉。(出三國志)

天綱術驗

袁天綱。成都人。與杜淹、王珪、韋挺、游。天綱謂淹曰。蘭臺學堂全。將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就。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而謂挺面如虎。當以武處官。然三君久皆得譴。淹果入天策為學士。珪太子中允。挺為右武率。武德中俱流嶲州。見天綱曰。公等終且貴。杜三品。難言壽。王韋亦三品。後於杜而壽過之。但晚節皆困。見岑文本曰。眉過目。文才振海內。雖得三品。恐是損壽之兆。文本後果至中書令。尋卒。見竇軌曰。後十年且顯。立功在梁益。軌後果為益州行臺僕射。見房元齡、李審素曰。房大富貴。李欲得五品。即從房求之。李不信之。後房為宰相。李為起居舍人。房卒。言於帝。以五品官贈之。武后幼。天綱見其母曰。夫人必生貴子。乃見元慶、元爽。曰官三品。保家人也。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夫。后最幼。抱以見。給曰男。天綱視之。驚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為女。當作天子。見張行成、馬周曰。近古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壽不長也。張晚得官。位宰相。高士廉謂曰。君後得何官。天綱曰。自知相祿已絕。不合更有。及夏四月數盡。如期而卒。其精微不可具紀。同時有張憬藏者。技與天綱埒。

憬藏術驗

張憬藏。長社人也。太子詹事蔣儼有所問。答曰。公厄在三尺土下。盡六年而貴。位刺史。無有祿矣。儼使高麗。囚居土室六年。還為浙州刺史。歲如期召掾史妻子。告當死。俄詔聽致仕。劉仁軌與鄭賢請占。答曰。劉當五品而譴終。位冠人臣。謂賢曰。君法當客死。仁軌為尚書僕射。賢曰。我二子皆富田宅。何客死。俄二子盡喪。鬻田宅寄死友家。魏元忠往見之。久不答。乃大怒曰。窮通貧賤。自屬蒼蒼。何預君耶。拂衣去。憬藏遽追還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卿相。姚崇、李迥秀、杜景佺從之游。憬藏曰。三人皆宰相。姚最貴。裴光庭當國。憬藏以紙大署台字。後數日貶台州。其驗甚多。不可盡載。至明皇時有金梁鳳者。頗言人貴賤壽夭。

梁鳳術驗

裴冕為河西留後。梁鳳言不半歲兵起。君當以御史除宰相。又言一日向雒。一日向蜀。一日向朔方。此時公當國。冕妖其言。絕之。俄而安祿山反。冕以御史中丞召。問以三日。答曰。雒日即滅。蜀日不能久。朔方日愈明。肅宗即位。而冕遂相。又謂呂諲曰。君且輔政。須大怖乃得。諲貴。韓吏椅之。吏突入。射諲。兩矢幾中。走

而免。明年知政事。李揆、盧允、殷服給謁鳳。不許。二人語以情。鳳曰。李舍人閱歲而相。盧不過郎官。後揆已相。乃擢盧吏部郎中。夫自漢至唐。能以相技顯於世者。如前數子。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絕藝。故備錄之。以為浮躁衒露者之戒。

祿山異聞

唐明皇朝退。召祿山陞殿。用鈿裹小杌子賜坐。請問甚久。方令引退。肅宗因暇陳曰。自古正殿。人臣不可坐。陛下縱愛之。但加之祿秩。賜之金帛可矣。明皇不答。異日朝退。又召祿山賜坐。肅宗乃懷疏伏於殿階下。上曰。臣於家。與陛下父子也。於朝。與陛下君臣也。至親切無如君臣父子矣。臣嘗習正殿人臣不可坐。陛下令召祿山賜坐。金口詢答。移時方使去。是臣言無所用。且臣位為太子。更欲何圖。若坐視朝廷之禮有所不正而不言。是臣陷君父於有過之地。則臣之不忠不孝之罪可知也。因泣涕交下。玄宗避命引起。辟去左右。撫其背曰。是非吾兒所能知也。此胡有奇相。吾以此厭之也。肅宗曰。若然。則何不殺之。玄宗曰。殺假恐生真。肅宗乃還東宮。私念默求計以殺之。一日召祿山飲。乃先教宮人曰。若吾索壽酒。汝當進鴆祿山。至酒數行。肅宗曰。將軍與吾家親逾骨肉。義極君臣。然將軍亦謹厚。吾頗喜也。今日與將軍為壽。乃命左右進壽盃。祿山舉之。將飲。適會鷰啣泥墮盃中。祿山乃不飲。復置盃於坐。起曰。臣蒙殿下賜酒已醉。乃再拜而去。初祿山生於南陽。李峯為鄧州刺史。嘗夜見東南有異气。明旦呼吏詢其所。乃得牧羊胡婦之子。峯見之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勸殺之。峯曰。不可。此胡雖必於國為盜。古有之。殺假恐生真矣。

[illegible]甚貴

陝州刺史王當有女。甚愛之。集州縣文武官。令善相者擇壻。相者曰。此無貴壻。惟識果毅姚某者有貴子。可嫁之。終必得力。當從其言。遂嫁之。時人咸笑焉。乃姚崇也。時年二十二。好獵。都未知書。嘗諧一親表飲。遂遇相者。謂之曰。公甚貴。異日必為宰相。歸以告其母。母勸令讀書。崇遂割放鷹鷂。折節學仕。為孝敬挽郎舉。下筆成章。後為同州刺史。先天二年。明皇講武新豐。故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外者皆行在。帝密召崇。既見。帝曰。公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以鷹犬為樂。遇相者。令無自棄。今猶能之。帝喜。乃咨天下事。衮衮不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乃說帝十事。而後輔政。為開元名宰。昔日嘗云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觀諸姚崇。豈以驗相者之言。無一而不應。孰謂相之可非乎。(出唐史)

景融坐廳

陸景融為新鄭令。有客相之。曰公從今三十年。當為此州刺史。然於法曹廳上坐。陸公不信。時陸公記法曹廳有桐樹。後三十年。果為鄭州刺史。所坐廳前有桐樹。因問之。乃云此廳本是法曹廳。往年刺史嫌宅窄。遂通法曹廳為刺史廳。乃知昔日之言方應。(出定命錄)

艾穎登第

艾穎侍郎少貧入京。途逢一叟。曰子相甚貴。當登第。授以書一策。乃左氏。穎異而熟讀之。及禮部試鑄鼎象物賦。出所授書。穎喜甚。援筆立成。若有相之者。果登第致甲科。(出澠水燕談)

錢鏐非常

錢鏐臨安人少有大志縣錄事鍾起諸子與鏐善而起常禁之豫章有術者言斗牛間有王氣乃遊錢塘以此法求其人鍾起與術者善乃召縣豪令觀之皆言其非一日起諸子與鏐侍而術者適來見之大駭曰此眞貴人也起乃召鏐使熟視之術者曰君之貴必因此人乃慰而遣之自是起願厚待於鏐時時賑其窮乏後鏐王錢塘宴父老于里中山林皆覆以錦繡起父子並列貴仕焉出贅玢遺史

張相夢驗

張商英元祐丁卯二月夢遊五臺山金剛窟平生耳目所不接想慮所不到覺而異之時爲開封府推官以告同舍林材中材中戲曰天覺其官非門乎後五月商英果除河東提點刑獄公事材中曰前夢已驗勉矣行焉人生事事預定何可逃也八月至部十一月卽詣金剛窟驗所見者皆與夢合信乎材中之言人事之預定矣出熙寧公士諸錄傳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十

相兆門下

班超封侯

班超少時有相者曰子雖布衣諸生當封侯萬里外超問狀相者曰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後果專功西域封定遠侯出後漢

王暉惱刃

趙温善袁許之術武將王暉事蜀先主有功爲一二貴臣所抑王銜之日過趙温温曰今日見君而有殺氣但君將來當爲三任郡守一任節制自是晩途不宜害人王乃出一匕首曰今日欲殺數子使自裁不意逢君請止後果爲郡守三任遷秦州節度如温之言皆前定而形於相也成都記

鍾幅亡家

江南鍾幅者金陵之才子年少俊逸遇一老僧相之曰先擢第則有妻及第則家亡記之生大怒曰吾方擢高第以起家何亡之有時樊若水女才質雙美甚愛幅之才而妻之始燕爾科詔遂下時周都洛幅入洛應詔果中甲科方得意狂放不還攜一女僕曰青箱過華州之蒲城其宰乃故人延留之數日時盛暑追涼於縣樓醉寢是夕幅夢其妻出詩一首爲示怨責頗深詩曰楚水平如練雙雙白鳥飛金陵多少地

一去不言歸夢中戲答一詩曰還吳東下過蒲城樓上清風酒半醒想得到家春已半海棠千樹欲彫零既覺還歸裝將至採石渡青箱暴卒生感悼悲悲葬於一新墳之側急圖到家至則門巷空閒妻亦已亡數月訪之親鄰妻亡之夜乃夢於縣樓之夕也後數日親友具舟攜幅致奠于葬所卽青箱葬之側其墳不植他木惟海棠數株花萼彫謝正合詩中之句因拊膺長慟曰信乎浮屠老師之言及第家亡之兆矣因遂不仕隱鍾山壽八十餘卒嗟夫禍福壽夭莫非前定而海棠之開榭亦復兆於詩句以此知一草一木皆有定數非人力所能及也見潘佑集

王顯夕死

唐王顯與文武皇帝有子陵之舊帝微時常戲顯曰王顯抵老不作繭及帝登極顯因奏臣今日得作繭否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顯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爲卿惜也顯曰朝貴而夕死足矣房元齡曰陛下旣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乃授之三品取紫袍金帶賜之其夜暴卒嗚呼雕顏賦理哆嘴顧額形之異也朝秀夕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固知三者定乎造化至于壽夭窮達獨曰由人不亦蔽乎出朝野僉載

中立爲將

唐杜蒸字中立少年時豪於財產他無所長其徒與之游利其酒炙其實蔑視之也一日同遊迎於城外客有善相者歷觀諸賓倨獨指中立曰此子異日當爲將矣一座大笑中立後尙眞源公主爲滄州節度使與符相者之言嗚呼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昔公孫弘主父偃對策不第嚴說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其詬恥爲何如哉及至開東閣列五鼎遂窮極富貴聲馳海外非先愚而後智前非而終是也蓋亦榮悴有定數非人力之所召自古皆然何獨中立而已乎出玉泉子

李寬三無

李寬爲常侍有門下士姓盧善相或問李公何如曰據其面所無者三無子無宅無冢公初有數子皆先卒有屋未嘗還鄉安居死于舟乘舟而歸舟破沈其骨焉出金華子

冀公十全

王冀公欽若鄉薦赴闕張齊賢時爲江南漕以書薦錢希白時希白方以才名獨步館閣適會延一術士以考休咎不容通謁冀公踞促門下因厲聲詬閽人術者適聞之謂錢公曰不知何人若形與聲相稱世無此貴者但恐形不副聲願邀之庶獲一見錢召之冀公甚微遠人神貌踈瘦復贅於頸舉止山野錢公蔑視之術者悚然側目睹視冀公起術者稱穎與歎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錢公戲之曰室內便有此等宰相乎術者正色曰公何言歟且宰相何時而无此君不作則已若作之則天下康富君臣相得至死有寵無弔所不完者但無子爾錢公曰他日將陶鑄吾輩乎術者曰恐不在他日卽日可待願公無忽後錢公方爲翰林學士而冀公已眞拜矣見朝野雜錄

种放帝友

种隱君放方少時與弟文往拜陳希夷。陳邀放內堂。淵默肬睨。以一絕贈之曰。鑑中有客白髭多。鑑外先生識也麼。只少六年年六十。此中陰德莫蹉跎。种都不曉。但屈指以三語授之曰。子貴爲帝友而無科名。晚爲權貴所陷。若靜默可以滿此數。种因不娶。貞宗初詔至闕。稱旨。以司諫奏十議西祀。倒蹕次河中。時長安父老三千餘人共表乞臨。上意未決。召种至行在以決之。种奏大槩此舉有不便者三。陛下方以孝治天下。嗣事秦漢侈心。封禪祭祀。更臨遊別都。久拋宗廟。於孝爲闕。不便一也。百司供擬。頓仗非緊。晚春蠶麥已登。深費農務。不便二也。精兵重臣扈從車蹕。京國一空。民心無依。況九廟乎。陛下宜深念之。三不便也。上玉色悚然曰。臣僚無一語及此。放曰。近臣但願扈清蹕。行曠典。文頌聲。以邀己名。陛下當自悟於清衷也。翌日還闕。貞宗欲放從駕。放辭。上曰。非久當召。既而大臣深忌之。恐還闕後必付放。乃先布所陷之悲。使雷有終諷之曰。非久朝省必君。慎勿輕起以有隱節。徐草一奏乞覲以問。變與還闕良苦。乃君臣之義也。种然之。上還京。欲召放。大臣奏放必辭。乞陛下記臣語。往往自乞覲。詔下。果不至。上已微怒。後半年河陽孫奭奏放歸覲。上大駭。召執政曰。卒如卿料。由是寵待遂解。是年亡。种少時有瀟湘感舊詩曰。離離江草與江花。往事洲邊一嘆嗟。漢傅有才終去國。楚臣無罪亦沈沙。湛寂野浦飛鴈半落。汀祠晚聚鴉。無限清忠沈浪底。滔滔千頃屬漁家。誠先兆也。然當時陷放者雖自以爲得計。不知陳希夷已言於少之時矣。是則命已定。特假手於權貴也。可不信哉。出雜錄

若水公卿 一說白閤道者事見此卷後

錢文僖若水少時謁陳摶。求相骨法。陳戒曰。過半月請子卻來。錢如期而往。至則邀入山齋地爐中。一老僧擁壞衲瞑目附火於爐傍。錢揖之。僧開目微應。無待遇之禮。三人者默坐久。陳曰。如何。僧擺頭曰。無此

骨。錢公起。陳戒曰。三日卻來。錢如期謁之。摶曰。吾始見子神觀清爽。謂可學神仙。有升舉之分。見之未精。不敢奉許。召此僧決之。渠言子無仙骨。但它日必爲貴公卿耳。錢曰。其僧何人。曰。麻衣道者。見雜錄

乖崖騎猪 出西清詩話及

乖崖公張詠太平興國二年科場試不陣成功賦。蓋太宗明年有河東之舉。公賦云。包戈臥鼓。豈煩師旅之威。雷動風行。舉協乾坤之德。自謂擅場。既而有司以對偶顯失黜之。還胡旦爲狀元。公憤然。欲學道。陳希夷相之曰。必爲貴公卿。一生辛苦。譬如人家張筵。方筵歡鼎沸。而中庭火起。坐客無奈。惟賴子滅之。以詩遺曰。征吳入蜀是尋常。鼎沸笙歌救火忙。乞得江南佳麗地。卻應多謝鬢邊斾。初不曉其言。後二年公乃及第。兩入蜀。定均順之亂。又急移餘杭。剪左道僧紹倫之叛。此征吳入蜀之驗也。累乞閑地不允。復以鬢瘡乞金陵養疾。方許。希夷之言一无差謬。初公在蜀。與一僧善。及歸。僧送至鹿頭。出一書付僧曰。收此至乙卯年七月二十六日請於官。對衆開之。愼不可私發。非不得其日者。有禍至。大中祥符乙卯歲。僧乃詣府陳之。知府淩策侍郎集從事共開之。乃公真容。手題曰。咏當血食於蜀。後數日得報。公以其年七月二十六日捐館。未捐館前公與逸人傅霖善。霖隱不仕。公後中第。日光顯。散遣親密四方求霖。三十年不可得。嘗作懷霖詩云。寄語巢由莫相笑。此生終不戀輕肥。後一日臥鈴閣。有被褐躡履者叩門曰。傅尚

書。青州傅霖來。閽吏入白公。公驚喜出迎。貴吏曰。傅先生汝敢姓名呼耶。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童心。是豈知世間有我哉。公問何昔隱今出。霖曰。子將去矣。故來報子。曰。詠亦自知之。霖曰。知乃去。後一月公薨。此足以見出處生死皆有前定。非復由人也。

師德跛足

袁客師天綱之子也。傳其父業。嘗與一書生同過江。登舟訖。遍視舟中人顏色。謂同侶曰。不可速也。遂相引登岸。私語曰。舟中數十人皆鼻下黑氣。大厄不久。豈可知而從之。但少留未發間。忽見一丈夫神色高朗。跛一足。負杖驅驢登舟。客師見此人。乃曰。可以行矣。貴人在內。吾儕無憂。登舟而發。至江中。風濤忽起。危懼雖甚。終濟焉。驅驢丈夫乃婁師德也。後位至於納言焉。出成都記

元景大貴 出南史

柳元景字孝仁。河東解人也。少時貧苦。嘗行至都下。遇大雷雨。日暮寒甚。頗有羈旅之嘆。岸側有一老父。自稱善相。謂元景曰。君方大富貴。位至三公。元景以爲戲。曰。人生免飢寒幸甚。豈敢更望富貴。老父曰。後當相憶。及後果貴。求向者父老。不知所在。以此觀之。富貴早晚。皆有前定。或先號而後笑。或始困而終吉。得之咸本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俟己俟時可也。安用戚戚於貧賤哉。

李嶠不富

李嶠幼有清才。兄弟三人皆不過三十歲。已長成。母甚憂之。相者又謂曰。郎君神氣清秀。而壽不永。恐不得過三十。其母大戚。留相者使與嶠連榻而寢。至更深。李睡已熟。相者視之。無喘息气。以手候之。鼻下气

絕。大驚。良久候其气。乃在耳中。遂撫而告之曰。得之矣。因賀其母云。郎君必大貴壽。乃是龜息。但貴壽而不富耳。後至則天朝拜相。而家常貧。後帝幸其宅。見嶠臥青布帳。帝曰。國相如是。失國之體。賜御用繡羅帳。嶠寢其中。達曉不安。覺其體生疾。遂自奏曰。臣少被相人云。不當華富。故寢不得安。帝嘆息久之。任令用舊者。乃安寢。夫嶠既爲相。位極人臣。不爲不貴矣。而一羅帳不能當之。以此而驗相者之言。謂命非前定可乎。出唐遺史

錢楊知人

錢副樞若水嘗遇異人傳相法。其事甚怪。錢公後傳楊大年。故當時稱此二人有知人之鑒。仲儁。揚州人也。少習明經。以貧傭書大年門下。大年一見奇之曰。子當進士及第。官至清顯。乃教以詩賦。後儁果於天禧中舉進士第一甲。官至正郎天章閣待制。以卒。謝希深爲奉禮郎。大年尤喜其文。每見則欣然延接。既去則嘆息不已。鄭天休在公門下。見其如此。怪而問之。大年曰。此子官亦清要。但年不及中壽。希深官至兵部員外知制誥。卒年四十六。皆如其言云。出歸田錄

曹瑋知人 出後集

天聖中。曹瑋以節鎮定州。王臘爲三司副使。疏決河北囚徒至定州。瑋謂臘曰。君相甚貴。當爲樞密使。然吾昔爲秦州時。聞德明歲使人以羊馬貿易於邊。課所獲多少爲賞罰。時將以此殺人。其子元昊年十三。

諫曰。吾本以羊馬爲國。今反以資中原。所得皆茶綵輕浮之物。適足以驕墮吾民。今又以此殺人。茶綵日增。羊馬日減。吾國其削乎。乃止不殺。吾聞而異之。使人圖其形。信奇偉。若德明死。此子必爲中國患。其當君爲樞密使之時乎。盡自今學兵法。講邊事。譏雖受教。亦未必甚信也。其後譏果與張觀陳執中同在樞府。元昊叛。楊義上書論亡兵事。上問三人。皆不知。遂皆罷去。譏之孫爲黃門。增其言之。若曾鞏者可謂前知矣。

薛展狀元

薛展爲兒時。有相者曰。此兒必爲狀元。及應進士舉。與侍郎李紓有隙。嘗爲所抑。後李知舉。薛欲東歸。相者又曰。君今歲爲狀元決矣。由是乃止。及策試排牓。乃翰林學士增趙日華爲狀元。朝列疑之。譏李改去。李不獲已。遂寫薛展二字。既奏名。方悟其夙怨。翌日展謝。李曰。天假吾手。非子之才。由是觀之。則命已前定。雖讎敵之家。亦不得而改也。出國史補遺

薛邕列曹

薛邕侍郎有宰相望。時崔造爲兵部郎中。與前進士姜公輔三人同會。有善相者張初維至。薛問張曰。只此座中有宰相否。答曰。崔姜二公宰相也。且同時。崔反在姜之後。已而姜爲京兆功曹。俄爲翰林學士。時朱泚帥涇原。得軍民心。姜上疏請爲之防。疏入不報。及泚反。德宗悔不納姜言。於行在驟拜姜給事中平章事。崔更後半年累拜相。與姜同時。薛竟終於列曹而已。出唐宋遺史

禹偁易名

孟蜀禮部侍郎范禹偁。彭門人。少不檢。以飛走爲事。忽有一道士訪之曰。子國家名器也。何不讀書以取祿位。須是改易姓名。必及第焉。候至戊年。後歸本姓。善自保愛。問其名。曰我安法尚也。既出門。失所在。范感其異。因入丹景山讀書。乃改姓張。稱名鍔。改禹偁。是時蜀無科場。遂東出入洛。長興二年。於考功盧華下及第。歸蜀授監察御史。果於戊年復歸本姓。上蜀丞相狀云。昔遇至人。令易本姓。往年金牓。誤題張祿之名。今日玉除。元是范增之裔。禹偁後終於翰林學士。見[illegible]

東之奇才

張東之任青城縣丞。年六十二矣。有善相者云。後當位極人臣。衆莫之信。後應制策被黜。則天令於所黜人中更擇。有司奏一人。書寫不中程。故黜之。則天覽畢。以爲奇才。召入問策中事。時甚之。即改上第。又爲狄仁傑姚崇兆薦。驟拜鳳閣鸞臺平章事。以誅二張功。封漢陽王。見定命錄

胡旦僧諧

胡狀元旦直館在京時。五月一日召饗齋僧一人。齋時趙州海慧大師仲休在座。其老僧且佩。胡問有何藝。僧曰。薄會人倫。胡曰。某去知制誥遠近。曰稍近。然不利草寄錢洗制。恐有禍。如何回避耶。胡笑而侮之曰。妖人也。食訖而去。其冬入西掖。凡三貶官。皆是草海轉贊書大夫制詞訖。即被貶去。第三度貶時數日前。京師內外喧喧傳胡舍人獨有被馬之厲。果自兵部郎中知制誥貶安州司馬。[illegible]

盧相敗士

盧多遜之父億。仕秘書。與李文公多來往。一日多遜同見李公。因同坐。盧面目塵埃垢汚。顏色昏黑。李詰之。盧曰。自少如此。逡巡有兆山供養主來。一龐眉老僧。云善哀許術。見盧面色笑曰。此敗士色。及第則變而潤澤。便歷華顯。須是持心正平。事主忠孝。不如是則敗士之色再來。卻恐應舉時不及也。自是盧登上第。歷兩省。以至參大政入相。其面色潤澤。飢體明瑩。而盧之心乃大行僧愛。所爲多不法。太平興國八年事敗。南竄。二十年潤澤之色頓去。敗土黑色宛然不異舊時。路人指而驚曰。非盧相之面也。李公億老僧之言。嗟惋久之。出[illegible]

若水見僧

鄆州觀察使太傅錢若水。雍容文雅。近世奇士。巡乞能偏務。遂拜集賢殿學士。其日錢希白賀之。留坐後廳。因云。某之此命。蓋亦前定。夜來方思二十年前白閣道者之言。因不虛矣。詢之。乃曰。某初應舉。往華陰謁陳摶先生。儼然相接。坐定數日。某欲聞而中輟者數四。賓主情未洽。但啜茶而退。臨別執手約後十日相訪。至期。延入山齋地爐中。先有一僧擁衲對座。良久。僧熟視某而謂陳曰。無此骨法。但能得好官。能於急流中勇退耳。陳又云。此人在太白山。累歲方一到耳。某欲再求一見。終不可得。人生萬事固知不可以力取矣。[illegible]

韓丕甚貴

諫議大夫韓公丕。未應舉時。嘗在洛京。有紫閣院主僧宗潤能知人。見韓曰。秀才甚貴。且速達。後樞密副使錢若水亦見僧。僧驚曰。前見韓秀才。訝其速達。今見錢秀才。又速於韓。當居其上。及錢赴舉。韓已知制誥。及錢登第。爲同州推官。入直史館。韓公猶在制誥之職。無何。韓遷翰林學士。錢曰。吾方直館。而韓已在翰林。僧言妄矣。不久。錢知制誥。而韓遷諫議大夫。罷職。錢乃代焉。其速而居其上也。仕宦遲速。信有前定。彼躁進之士。一或不遂。見他人居其上。則鬱鬱亡聊。可謂不知命者矣。[illegible]

齊丘早退

宋齊丘微時。日者相之曰。君貴不可說。然亞夫下獄之相。君實有之。位極之日。當早引退。庶幾保生。齊丘登相位。數載致仕。復以大司徒就徵。保大末。陳覺誅。干紀事。乃餓死于青陽。[illegible]

歐陽省元

歐陽文忠公舉進士。試尚書省爲第一人。與刁學士約飲於茶肆。近座有數僧私語。刁疑聞之。乘指一僧能相。適方竊議二君。刁問文忠何如。僧曰。此省元也。刁曰。作狀元耶。曰不。第二。曰不。第三。曰不。第四第五耶。曰不。故非省試第一人。御行不出第。刁曰。然則如何。曰當在第一甲。但不高爾。登科之後。萬苦艱難。十年始改京官。自此以後。當富貴。然有名無實。刁勃然曰。無文章耶。無德行耶。曰非此之謂也。有富貴之名。無富貴之實。雖居大位。不得享其樂。語已。能去。殊不以爲然。既而唱名。果在第一甲之末。爲西京留守推官。三年召試。文入高等。故事改官供職。而執政者不悅。止除館閣校勘。久之。有後命。三年改官。尹師魯不

喜數術。聞而笑之曰。六年後爲京官。狂僭妄言矣。未幾貶夷陵十年。方爲太子中允。自是繼擬清要。遂參大政。遭勍貶黜。遷徙不常。而內苦死喪疾病。皆如俯言。（出湘山野錄）

堯封幕職

張堯封南京進士也。累舉不第。家甚貧。有善相者見之曰。觀子之相。不過一幕職。然君骨貴。必享王封。人初莫曉其旨。後堯封進士及第。果終於幕職。堯封乃溫成皇后父也。后既貴。累贈堯封太師中書令。封清河郡王。由是始悟相者之言。知官祿之前定也。（出翰府名談）

子履不壽（出四時詩話）

嘉祐初。王文公陸子履同在書林。日者王生一日見兩公言。介甫自此十五年出將入相。顧子履曰。陸學士無背仕宦。龜筮多難。且壽不滿六十。官不至侍從。後皆如其言。子履死後。家人忽夢云。帝命吾同宋次道修官制。凡吾平生所著職官書可盡焚之。未幾朝廷果修官制。時文公在金陵。追傷子履詩云。主張壽祿無三甲。收拾文章有六丁。用管輅吾背無三甲。腹無三壬。及韓退之仙官勅六丁雷電下取將。此雖故事。而三甲六丁儼若天成。至如日者之言與官制之修。後皆符驗。以此知天下事無一而非前定也。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十一

卜兆門上

畢萬筮仕

閔公元年。晉滅霍滅魏。賜畢萬以魏。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後萬之孫魏犨爲晉卿。武子是也。自犨至斯。遂三分晉室。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遂命爲諸侯。後之議者謂三晉列於諸侯。乃天子之命。而不知其兆始於畢萬。乃天命也。命既前定。雖欲不許可乎。（出左氏）

懿氏卜妻

初懿氏卜妻陳敬仲曰。吉。是爲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初敬仲之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其身。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也。陳衰此其昌乎。及昭公八年。楚滅陳。陳桓子始大於齊。自敬仲至桓子正五世矣。又至哀公十七年。楚復滅陳。成子得政。乃敬仲八世孫也。懿氏之卜。周史之筮。蓋已先定二百年之前矣。豈偶然哉。（出左氏）

季友爲輔

魯季友。莊公母弟也。將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於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嗟夫季友之生。爲魯國輔佐。固係於天命。而友之名先見於楚丘之卜。與季友之手自然成文。名亦由天定耶。（見左氏）

晉侯食新

魯成公十年。晉侯夢大厲壞寢門而入。及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及新矣。六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子柳子謂巫新麥以爲識。果不得其所發。信乎一飲一啄。皆有前定也。（出左氏）

管輅占驗

魏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廣平劉奉林婦病困。已買棺器。時正月矣。輅占之曰。命在八月辛卯日日中時。林謂不然。而婦乃漸差。至秋發動。一如輅言。清河王經去官還家。見輅曰。近有一怪。欲煩作一卦。卦成曰。爻吉。不爲怪。遷官之證。其應行至。頃之。遷江夏太守。常至郭恩家。有飛鳩來在梁頭。鳴甚悲。輅曰。當有老人從東方來。攜豚一頭。酒一壺。主人雖喜。當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偶射雞作食。箭從樹間激中數歲女子手。流血驚怖。典農王洪直有雄雉飛來登直內鈴柱上。直大不安。輅曰。到五月必遷。時三月也。至期果遷渤海太守。後吏部尚書何晏請之。鄧颺在晏許。謂輅曰。君爲作一卦。知位當三公否。又問。夢青蠅集鼻何也。輅曰。君侯位重山岳。而懷德者少。夫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虧盈之數。輅還。爲其舅言之。舅責其太切。輅曰。與死人語何畏。十餘日晏颺皆誅。其舅乃服。正元二年。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甚厚。當富貴乎。輅歎曰。吾自知有分耳。天與我才。不與我壽。恐四十七八。不見汝嫁女兒也。吾命本在寅。加月蝕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但人不知耳。後明年二月卒。年果四十八云。（出三國志）

郭璞占驗（見晉史）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妙於陰陽算曆。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歎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剪爲龍荒乎。遂避地東南。有鼷鼠出延陵。占之曰。此郡東南有妖人作逆者。後當更有妖樹生。若瑞而非瑞。辛螫之木也。妖人期明年矣。已而無錫縣歘有茱萸四株。變枝而生。若連理。其年果盜殺吳興太守袁琇。璞常自言。殺我者山宗。至是有姓崇者讒璞於王敦。敦將舉兵。使璞筮。璞曰。無成。又問璞曰。吾壽幾何。答曰。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涯。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敦怒。收璞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曰。欲何之。曰。南岡頭。璞曰。必在雙柏下。既而果然。初璞經越城。間遇一人。呼問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璞曰。但取。後自當知。至是果此人行刑。嗟夫。郭璞之術。爲人厭勝。無不奇中。自知當死。而卒不免南岡之誅。豈非生死前定。非厭勝可免哉。

戴洋卜數

戴洋。字國流。吳興人。妙解占候卜數。人問洋曰。或言江南當有貴人。顧彥先、周宣珮當是否。洋曰。顧不及

鷹。周不見來年八月。桀果以十二月十七日卒。十九日鷹。死以明年七月晦日亡。司馬鷹坐吏免官。洋曰。卿雖免吏十一月當作郡加將軍。至期爲太山太守、振武將軍。鷹買宅行。洋止之曰。君不得至。當還。不可無宅。鷹果爲徐龕所逼。不得之郡。其宅占驗甚多。其見本傳。不可悉錄。今止取周顗之死。司馬之遲者。以見一死一生。一官一職。一行一止。莫不先有定數。人力區區。皆無益也。使奔競躁進者觀此。而稍安義命。不亦善乎。（見晉史）

卜珝知死

卜珝字子玉。匈奴後部人也。少好讀易。郭璞見而歎曰。吾所弗如也。奈何不免兵厄。珝曰。然。吾大厄在四十一。位爲卿將。當受禍耳。不爾者亦爲猛獸所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營之未見免兆。雖然。在南猶可延期。住此不過時月。珝曰。子勿爲公吏。可以免諸。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將也。珝曰。吾此雖當有帝王子。終不復奉兩京矣。瑯琊可奉。卿諸奉之。主晉祀者必此人也。珝遂隱于龍門山。劉元海僭號。徵爲大司農侍中。固以疾辭。元海曰。人各有心。卜珝之不欲在吾朝。何異高祖四公哉。可遂其高志。後復徵爲光祿大夫。珝謂使者曰。非吾死所也。及劉聰嗣僞位。徵爲太常。時劉琨據幷州。聰問何時可平。珝答曰。幷州乃陛下之分。今茲勉之必矣。聰戲曰。朕欲勞先生一行。可乎。珝曰。臣所以來不及裝者。正爲是行也。聰大悅。授珝使持節平北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後慎勿紛紜。及攻晉陽。爲琨所敗。珝卒先奔。爲其元帥所殺。（出晉史）

麻襦天馬

麻襦者。不知何許人也。石季龍時。在魏市中乞丐。言語卓越。狀如狂者。乞得米穀不食。輙散置大路。云飴天馬。趙興太守籍季龍。與共語。了無異言。惟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季龍不解。季龍乃遣驛馬送還本縣。既出城。請步云。我當有過。君至合口橋見待。使人如言而馳至橋。麻襦已先至。後慕容儁殺季龍尸於漳水。倚橋柱不流。時人以爲一柱殿下。卽謂此也。及元帝嗣位江左。亦爲天馬之應云。（見晉史）

嵩貞算壽

漢安定嵩貞。善算術。成帝時人。常自算其壽七十三。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書其屋壁記之。後乃二十四日晡時死。其妻曰。見算時長下一算。欲以告之。慮別有二日。今果差一日。死有餘恨矣。其後三國時有趙元達者。亦精於算術。偶居引算自校。乃歎曰。吾算訖盡某年月日。其終矣。妻數見其效。聞而哭泣。達欲弭妻之意。乃更算云。向者謬耳。尚未也。後如期死。嗟夫。人之生死。不離定數。何二子之妙一至於是耶。（見西京雜記及三國志）

江證蓍卜

江證字令和。仕宋爲鎮北長史。武帝卽位。不預顧命。甚怨望。帝知之。除東海太守。未發。憂甚。乃以奕蓍占卦云。有客南來。金椀玉杯。上乃奏證誹謗。死。果以金製盛藥鴆之。非偶然也。（出南史）

尹思月占

尹思晉人也。正月十五夜坐室中。遣兒視月中有異物否。兒視之曰。今年當大水。月中有人被蓑帶劍。思出自視之曰。今年將有兵亂。月中人乃帶甲仗矛耳。後果如其言。異哉。（出葛稚川神仙傳）

文育得銀

周文育字景德。仕梁爲開府儀同三司。微時常詣卜者。卜者曰。君北下不過作令長。南入則爲公侯。又謂曰。君須髮得銀至二千兩。若不見信。以此爲驗。文育後宿逆旅。有賈人求與文育博。遂勝之。果得銀二千兩。遂南還。武帝喜以麾下配之。勝立功。封壽昌縣公。如卜者之言云。（見南史）

淳風推象

太宗得祕讖。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王。太宗密召李淳風訪之。淳風曰。臣推玄象。已定矣。其人見生在宮中。從今不滿四十年。當有天下。而夷唐之子孫且盡。太宗曰。我求疑似者殺之。何如。淳風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王者不死。枉及無辜。且更四十年而老。老則慈仁。雖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爲讎。更生少壯。多殺而逞。則唐之子孫無遺種矣。帝遂止。其後武氏之禍。果四十年。操殺生柄。劫制天下。誅大臣宗室。遂據神器而有之。然卒復唐室者。蓋天命已定。不可改也。淳風之言。史臣稱其有益於時。與狃泥於神詭亂幻怪者異矣。（見唐書及感定錄）

瑞師九宮（出兩京記）

西京太平坊法壽寺有瑞師。善九宮。大理卿王璿常問之。師云。公某月當改官。似是中書門下。常近玉階者。璿自謂黃門侍郎未可得。若給事則已過矣。常疑之。後乃改爲金吾將軍。果侍玉階之前。非前定而何。

處謙星算

扶風馬處謙。窮窶自給。有一人謁焉。謂曰。我有秘法。能從我學乎。乃隨往至陶仙觀。受星算之訣。因戒之曰。子有官祿至五十二歲。幸勿近我。行止於王侯之門。處謙得訣甚驗。趙巨明入蜀。因隨至成都。王先主常令杜光庭問享壽幾何。對曰。王受元陽之氣四斤八兩。果七十二而薨。四斤八兩卽七十二兩也。處謙官至中郎。果五十二而卒云。（出蜀書）

道茂請判

桑道茂善太乙遁甲術。建中初。上言國家不出三年有厄。奉天有王氣。宜高垣堞。使可容萬乘。帝城之人莫知其故。朱泚之亂。賴以濟。道茂常齎一縑見李晟。再拜曰。公將來貴盛無比。我今命在公手。能見赦否。晟大驚。不領其言。道茂出懷中書。具姓名。署其左曰。爲賊脅迫。固請晟判。晟笑曰。欲我何語。曰。第言准狀赦之。晟勉從。又以縑易晟衫。請題衿膺曰。它日爲信。再拜去。後果爲朱泚所污。收長安。與逆徒縛旗下。將就刑。出晟衫及書以示晟。乃爲褒原其死。道茂居有二柏甚茂。曰。人居而木蓊者去之。乃以鐵埋其下。曰。後有發而死者。至太和中。溫造居之。發鐵而造死。李朋爲盛唐令。道茂曰。君位止此。而冢息位宰相。次亦大鎮。子孫百世。朋果卒。後其子石相文宗。福歷五鎮。諸孫皆通顯焉。（出劇談錄）

庭芝貨死

竇庭芝與卜者胡處先生相善。一日謂庭芝曰。君有大禍。非遇黃中君鬼谷子不可救。教庭芝物色求之。得李鄴侯泌。傾家結之。未幾朱泚亂。庭芝陷賊。事平。德宗命誅之。泌以前事上聞。特貸其死。德宗云。黃中君蓋指朕。謂卿爲鬼谷子。何也。出劉餗

闕棨及第見青瑣

都官員外郎謝闕棨常言。既過省。就殿試訖。獨詣相國寺艾評事卜肆求筮命。艾布卦言曰。君必及第。謝給告曰。昨日殿試。賦只作七韻。忘作第八韻。必不得也。艾曰。據卦足下年命俱合及第。餘不知其他。後果於蔡齊狀元下及第。竟不知何以得之。豈非命乎。

呂溱改名見青瑣

呂防常應舉京師。與市易劉神善相過甚善。同上之市飲。呂曰。某今歲如何。劉曰。且飲。奉爲言之。久而曰。將來春榜只有呂溱而無呂防。君其改之。蓋南省未試之前也。呂遂改名溱。果於李迪狀元下及第。

張李異占

太宗時。太史令李淳風與張文同坐。有暴風自南至。李云。南五里當有哭者。張以爲有樂者。乃令騎馳往觀之。遇葬者有鼓吹焉。二人異占而皆應。亦技之精者歟。見國史補遺

趙明奇中

崔造初左遷洪州時。州帥曹王將辟爲倅。有術士趙明者。言事多奇中。崔問之曰。曹王奏某爲副。果得之否。對曰。但得虔州刺史。今月某日勅到。必先弔而後賀。又問曰。我後作宰相否。曰。後四年必登庸。及期果勅到。授虔州刺史。是日崔私忌。果先弔後賀。又謂崔曰。到虔州須先驚恐。既而到虔州。崔與源休爲朱泚僞署宰相。崔甚懼。見次堂帖召之。時崔故人竇參作宰相。授崔兵部郎中。未幾遷給事中同平章事。計其日恰四年矣。劉孝標辨命論云。命體同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而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其崔造之謂歟。出幽閒

王蒙占色

王蒙與趙憬布衣之舊。趙既入相。蒙以縣令謁之。將擢爲御史。時德宗方親任憬。所言多從。蒙自喜。謂繡衣之拜可坐以竢也。一日。詣慈恩寺。見僧占色。蒙問早晚得官。僧曰。觀君之色。未見喜兆。此後若干年當得一遷上御史。蒙大笑之。數日。趙公乘間奏御史府闕官。因薦二人。其一蒙也。既出。裴延齡問曰。相公奏何事。公不對。延齡罵云。君此人奏請得行否。既見問上。憬向論請何事。上以語裴。裴曰。此人不可。憬所薦必其私也。他日上問憬。卿何以知此二人。憬曰。與臣故且親。上無言。他日見延齡。上謂曰。憬所請果如卿料。遂寢不行。蒙却歸故社。而趙公薨。後數年邊帥奏蒙爲從事。得假御史。竟以趙憬之力而蒙猶不得官。信乎僧之言知其前定不虛也。出翰苑名談

惟象要訣

歙州三靈山人程惟象。少逢異人。授要訣。言人貴賤壽夭無差。御史馬遵應舉時問之。惟象言二十四當

成名。不出十年。當知南方大邑。仍損前妻。再娶微姓貴族。皆無毫髮不應。後爲御史。責宣城再見。惟象曰。不久復職。今定四十七。已而果復京東漕。數月之間卒。年四十七云。呂景初自御史出通判江甯。以父諱乞換。惟象曰。已別有命。果移衍州。張方平問一丁酉人命。惟象曰。天貧星行初度。不當作內相。壽止五十四。已而果然。乃稱平也。其外應驗尤多。故杜待制杞爲詩云。有驗如有神。此亦可以見人生無一而不前定者。出澠水燕談

章盧同兆

術士李生傳管輅軌革法。卦影頗有驗。丞相章公嘗問之。卦影如水邊一月。中有十口。未幾除湖州。又盧龍圖秉亦使占卦影。同前之象。未幾亦除知湖州。事雖不同。而其影皆符合。出澠水燕談

老人飛箸出異記

明皇將平內難之前。遲疑未決。一日於苑明門外見一白衣烏帽老人賣卜。上請占之。俄有箸一莖突然飛出。挺於空中。老人笑曰。大吉。此卦只宜卜取天下。餘悉凶。然利在三日之內。上乃與劉幽求鍾紹京等入平內難。安北軍。捕逆黨。誅韋后。尊睿宗爲君。上使人訪前老人。莫知其處。遂於所見地立廟。號阿父神。上親制碑詞及書以表其異焉。夫蓍龜之靈于人何也。曰。蓍龜不與于人。聖人用之。所以彙人物之智耳。卿士從。庶民從。彙人之智也。龜從筮從。彙物之智也。明皇既謀于幽求等。而又卜於老人。其亦彙人物之智歟。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十二

卜兆門下

隗炤書版見晉史

隗炤。汝陰人。善易。臨終書板授其妻曰。後當大荒。雖窮慎莫賣宅。卻後五年。有詔使姓龔來頓此亭。其人負吾金。以此版責之。炤亡。其家大困。不敢賣宅。期日果有龔使者止亭中。妻齎版責金。使者惘然曰。賢夫何業。妻曰。善易而未嘗卜。使者取著筮之。歎曰。妙哉隗生。乃告炤妻曰。吾不負金。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必暫窮。故藏金以待。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板寄意。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甃。覆以銅盤。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還掘之。皆如其卜。噫。炤之前知固妙矣。而龔之筮不亦妙乎。

僧泓戒說

浮屠僧泓者。黃州人。與張欽之善。欽之弟訥之疾殆。泓曰。公弟位當三品。不足憂也。已而漸愈。後果至三品。常謂燕公張說市宅。戒曰。無穿東北隅。它日又見說。責曰。宅氣索然。云何。共視之。東北隅有三坎。駭曰。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後均垍果皆汙賊死斥云。出唐史

幽裕食羊

李德裕分司東都，嘗僧問休咎，僧結壇作佛事觀之曰：當逕公問其事，僧云：公生平當食千羊，今來未盡五百，所以當逕。公駭歎曰：我元和十三年爲丞相張公從事于北都，夢行晉山，上見目皆羊，有牧者曰：此相公生平所食。吾食常記此夢，無有知者，師言驗矣。後旬日，振武節度使遺吾于公餽四百羊，公遽召僧告之，僧曰：公不還矣。果貶崖州，竟沒荒裔。見宣室志

杜悰救禍

李生者，杜悰門下術士也。悰任西川節度使，時馬植罷黔南赴闕，道出成都。李見之，謂悰曰：受公恩久，思有以效答，今得之矣。黔南馬中丞非常人也，且公將有大禍，非馬中丞不得救。宜厚遇而結之。悰驚信其言。植將發，悰以厚幣贈之，仍令邸吏爲植於闕下買宅，所用之費皆悰關借。植至闕，但知感悰，而不知其旨。時除光祿，報至蜀，悰謂李生曰：貴人敗闕也，作光祿勳而已。生曰：姑待之。俄進大理卿，又遷刑部侍郎，充鹽鐵使。悰始猶疑，俄而作相。懿安皇后宣宗幽崩，悰懿安子婿也。忽一日，內枋子索檢責宰臣元載故事。植論旨，翌日延英上前萬端營救，植素辯博，能回上意，事遂寢，悰乃安。其事與寶廷芝桑道茂若類，故備錄之，以見禍福前定，推深於數者得而知也。出蜀書芸傳

杜愆飛雉

杜不愆，廬江人也。少就外祖郭璞學易卜，屢有驗。高平郗超年二十餘，得重疾，試令筮之。不愆曰：按卦言之，卿所苦尋除。然宜於東北三十里上宮姓家，索其雄雉，籠盛置東簷下。却後九日景午日午時，必當有雌雉飛來，與交。既而雙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除。又是休應，年將八十，位極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時正羸篤，慮命在旦夕，笑而答曰：若保八十之半，使有餘矣。一周病差，何足爲淹。然未之信，或勸依其言索雉，果得。至景午日，超臥南軒之下觀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飛入籠，與雄雉交而去，雄雉不動。超歎息曰：雖管郭之奇，何以尚此。超病彌年乃起，至四十卒於中書郎。見晉史

崔圓大貴見蜀異志

崔圓微時，欲舉進士，於魏縣見李含章云：君合武舉出身，官更不停，直至宰相。開元二十三年應將帥舉，又於河南充鄉貢進士。其日於福唐觀試，遇勸下便於試場中召拜執戟，參謀河西軍事，後官果不停。不踰二十年拜中書令，趙國公。又同常作司勳員外，初釋服，往見會昌寺克慎師，師笑云：人皆自蜀入省，公乃自省入蜀。從此常合在榆槊中，後當大貴。無何爲刑部員外，兼侍御史，充劍南節度，後入劍門，每行常有兵戈，未逾一年，便致勳業，復入蜀，常自說其如此。

穆生官氣出洞微志

穆應之者，後唐內園使延輝姪也。天成三年赴舉京師，時道風知舉甚嚴峻，應之頗憂懼，乃於宋巡官卜卦，卦成，宋曰：先輩今春未有喜。座中一僧見之，有不允之色，乃謂穆於寺塔前說話曰：宋巡官甚不工，術道審甚淺術，見秀才面上官氣已動，即三五日成就，聯承帝王非次之恩。穆曰：何由得此？僧曰：君豈自由宿生之分如此。穆殊不信。後一日，應之因省見延輝，與內園吏微服入園中游遊，會帝乘小駟與五七官

出長春殿，倉卒潛竹林邊，帝召見，穆之稱臣延輝之姪，應舉已試，閑入內苑瞻歸省爾。帝急召延輝問曰：此卿之姪耶？奏曰：是。帝欣然曰：卿乃有箇月桂兒，大是美事。立命武德使孟漢瓊宣名往中書，與一好官。授河中府永樂主簿。翌日詣寺求前僧，僧皆曰：無之。乃於東室見古壁梵僧，皇衣面貌皆昨日所見也。授官之日，去卜之日才五日。僧云宿生之分，豈不信哉。

章翁異驗

蜀孟氏朝有章翁，精者也，妙於易筮。時方詔下，有進士文谷、田淳、謝彥秀等訪之。章消息既久，謂谷曰：得非求名乎？曰：然。翁曰：使子鼓出古人之上，其如命何。水中之月，了不可取。謂彥秀曰：權實有寶，平守扃鐍，子欲得之，非五年不可。謂淳曰：良金在冶，但當成器，然用而必傾，慎之可也。淳果是年及第，負文學，性剛介，不畏強禦，自從補闕授撫諭令，排斥權貴，屢遭傾覆。後但縱酒狂吟，免禍而已。常有詩云：閑行閑坐復閑吟，一片澄然太古心。拾得好詩消假玉，綵來虛府靜如琴。已將蛇足師陳椮，惆把蠅頭愛華歆。必也長磨到如此，退身何更羨峯岑。文谷字太虛，蹤迹甚著，入場屋中，衆稱俯拾及第，出不利。上書訟主文，許以來年狀元。谷憤然致書謝曰：輕則輕矣，何須更掛於平衡；醜則醜焉，不必再窺於定鑑。遂不復應舉。謝彥秀果五年方成名。悉如章生之言，妙哉。見閑談錄

孝先共占

費孝先，字景韶，善卦影歌。常一日，蜀州張秀才者使占卦，拈得寅時。又有一人亦姓張，曰：某在家亦定得寅時來，乃共占之，得鼎卦，歌曰：躬躡身長羸，有路不尋常。雙五當言道，將雞作鳳凰。蜀張曰：此某本意。躬躡身長羸，某姓張也。有路不尋常，必得道也。某爲家計不與，去年爲思安鎮鳳凰山計長老傳一陰符法，某遂合得萬餘斤，未敢賣，先問卦。雙五是十，當言是計字。鳳凰者，鳳凰山。將雞乃符字也。餘一張亦曰：此事亦應。某娶常氏爲妻二十餘年無子，夫妻焚香至誠拈得寅時，止以某欲取猶子爲兒，妻欲取常家外甥爲兒，故看卦決之。今歌云：躬躡身長羸，是張家猶子也。猶子小名曰計郎。有路不尋常，是不要常家人也。雙五當言亦計字也。將雞作鳳凰，乃是求子爲嗣也。其妙如此。見蜀異志

蘇協貴子

僞蜀有道士開卜肆，言人生平休咎，皆如目覩。廣政中進士蘇協、杜希博同往訪之。道士謂蘇曰：秀才明年必成名。蘇未之信。道士曰：成固定矣，兼生貴子。時蘇夫人方孕，稍信之。又謂杜曰：秀才成何太晚耶？杜不樂，怪而退。明年蘇及第，杜果無成。蘇過杏園讌，生一子，即易簡也。杜稍信道士之言，再謁之，問名第遲晚，成未審祿始何年，秩終何地。道士曰：秀才勉哉，必成大名。然其事稍異，君成名之日在蘇君長子之幽下。杜曰：欲辭得乎？道士曰：從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其年蘇授彭州參軍，累任外官。其子易簡果以狀元及第，擢拱三年由翰林學士知貢舉，杜始得成都解，南宮奏名，御前登第，授常州軍事推官，竟不祿。如道士之言。嗚呼，人之稟賦，信有定數。古人謂宰衡之與皂隸，貴賤殊也；容彭之與殤子，壽天異也；猗頓之與黔婁，貧富別也；陽文之與敦洽，姸醜別也。咸得之自然，不假於才智。以此而觀蘇杜之事，安得不聞之前定

耶。（事見趙書）

叢祐賦題

進士叢祐之咸平元年。將赴舉。頗怯於公戰。嘗謁馬於信陵君廟下。忽遇秣陵進士許驥自南來。亦將求薦於府。敍話久之。許曰。適於一院。見一翁云開祿命。言其妙。盍往謁之。二子同詣。各說其生之年甲。翁曰。據命二君未見食祿之期。許戲之曰。今年狀元誰也。翁曰。此卻知之。遂於祿命簿後揭出一頁。上書一人。極肥大。被金紫。下注曰。咸平元年狀元三十。叢許莫能辨。又問曰。府試題可知乎。曰。豈惟府試。雖省試殿試皆可見。又於簿後揭一頁。上書赫日一輪。此省試賦題也。又一頁。亦書日一輪。曰國子監賦題也。二子莫測。已而收其簿入於院後。莫窮其跡。後府試雖爲日賦。監試迎長日賦。省試仰之如日賦。狀元乃孫僅。最豐博。年果三十。其年二子果不利於春官。此可以見科舉題目且皆前定。況得失乎。（出錢希白小說）

王佖遇僧

進士王佖李昭一江儼三人同詣二相公廟。欲詳筮於張。眼見不在。乃於門側見一老僧。坐戶限上。手執鐵磬。謂佖曰。秀才非卜今春事乎。貧道有卦得否。乃同坐西廡。僧乃探懷中卜錢。盤爲一浮圖。命佖手觸之。錢散於地。僧曰。卦成風地觀之山火賁。乃令猝斷曰。東行無門。西去華山。道遙捉難。遊子爲悲。佖曰。易中無此。僧曰。焦貢易林中詞也。此卦吉。當成。然安於遞。屯於解。江李二人曰。我何如。僧曰。不必布卦。面可盡見。須得王及第。李次之。江又次之。李則一幕蓋天。江則一邑補地。言訖。趨殿後不出。三子入之。絕無人。詢其閽者。曰。適見三秀才自言語。不見有僧。三子甚駭。其年。王果登科。除遞州推官。考滿改解州推官。卒。所謂屯於解也。李昭一端拱二年登科。卒於永興軍節度判官。此一幕蓋天也。江淳化三年登科。新津主簿。李順之亂。殘其邑。乃潛竄而卒。此一邑補地也。非前定有素。彼僧烏得知之。（出名賢小說）

利用極貴

致政少師趙公平叔嘗話。海州推官王務本。頃在舒州依祀郡守。一日。聞有術者頗精。郡守乃召賓客。呼術者令遍示座客何如。座中有一班行爲巡檢。術者云。巡檢極貴。衆官皆不及。坐客皆哂之。郡守因問王秀才何時登第。術者顧而言曰。須是巡檢入兩府方成名。座間無不哈笑而罷。後王果舉不第。忽聞巡檢者以和府功爲閤門使。王頗思前事。又十餘歲。巡檢者拜樞密使。王生殿試下。遂往謁樞密。因語當日術者之言。翌日。因對而陳其事於上前。乃召試殿庭。特賜第一甲及第。巡檢者乃侍中曹利用也。（出幕府燕閑錄）

王生聽聲

術士王生。金陵人。精而善聽聲。時丁相謂先能參知政事。知金陵。忽一日車從出自南門。王於稠人中潛聽其馬蹄聲。大言於衆中。參政月中必召大拜也。月餘果急詔歸覲。再拜中書。踰年真宗晏駕。丁充山陵使。時王生來京師。丁聞其來。甚喜。召館書院。厚待之。俟曉入朝。俾聽馬蹄聲。退語諸子曰。相公福壽堅固。但蹄聲有西行之兆。諸子責之曰。爾知相公充山陵使。故有是說耶。王不對。後有朝僚問之。曰。蹄雖西去。而無回聲。丁果從相。分司西京。殆有前定之命矣。古之術士以形聲二相。言人之吉凶。固有之矣。蓋人之

形色由裏而出。形聲自外而彰。參之可驗。惟馬蹄之聲。外物爾。非自我而形也。不知王生之術以何而得致其妙之如是哉。（出閑談錄）

文泰言命

司天春官正丁文泰。彭門人。精陶隱居三命。言災福多驗。李虞部（敢）景祐二年赴南省試。訪詢之。丁曰。子之命金水正在高強。金水必主文學。然凡五星雖得位。以時占之。則有順有伏有逆。子之命水在日前伏。但有聲無實。若順則有科名也。敢問逆又何如。曰。雖在宮分得力而多思難。又謂敢曰。子雖無科名而官至五品。壽備百年。敢後南省試天得一以清賦。破題云。沖者道之用也。氣者一之本焉。一既生於無體。清亦出於先天。是年過省。至御前試後。切聞覆考官將敢家狀與彼親之家狀互黏於卷子上。（其年未有編封之制）彼親尋及第。一命授職官卒。敢今自郎致仕。備上護軍。年已耄期矣。丁生之言何神驗如是。（出閑談錄）

積善得狐

成都楊世者。善卜。嘗告王積善曰。某日君得一野狐。初以爲妄也。至期有村民挈一布囊而至曰。偶得一狐。故以奉獻。噫乎。楊世之卜以數而知之。一狐之微。不可妄得。況富貴功名哉。（見趙書）

崔張不協

張曉、崔昭緯中和初西川同舉進士。相與詣日者問命時。曉自恃才名籍甚。人皆目爲將來狀元。崔生分居其下。無何日者殊不顧曉。但目崔曰。將來萬全及第。曉有慍色。日者曰。郎君亦及第。然須待崔君拜相。當此時過堂。既而曉以憂憤不終場。昭緯是年首冠。曉以詩刺之曰。千里江山陪驥尾。五更風水失龍鱗。昨夜浣花溪上雨。綠楊芳草爲何人。崔甚不平。會夜飲。崔以巨觥飲張。張辭。崔曰。但喫。御待我作宰相與君取狀頭。張怒。拂衣而去。因之不協。後七年崔自內廷大拜。張後於裴贄下及第。果於崔下過堂。夫才之不可恃也久矣。曉雖有才。其如命何。（出蜀異記）

垂應紫堂

王垂裕。玉局化道士。深於紫堂。王文康初作小官。垂裕見之曰。後若干年。嘗奉使入川。又若干日。當知成都。皆如其言。其徒李垂應。王嘉言皆傳其術。趙清獻抃嘗曰。僕知江原縣日。垂應嘗言某年當入蜀。後果授梓州路轉運。至梓州。得垂應書。言非久移成都。已而果然。僕官滿。垂應送至新都。彌牟餞曰。後六年再來此。攀迎台旆。彌牟距漢州二十里。垂應不肯前。曰。漢守孤寺丞。欲召某。而其人天獄最動。故不敢見。未幾。孤果以公事下獄。僕後六年知成都。先是僕以言事謫虔州。一日遞中得垂應書云。是行也乃必來成都之兆。宜切自愛。其精如此。王嘉言者字仲說。其師垂裕嘗曰。俟垂應衰則汝通矣。近年垂應多病。而嘉言之驗果日盛一日。去年言侯禕生日後三十日有小遷改。如期遷職官。今年言侯運判通北。春季內有喜信入夏乃見。果立夏前一日得輻白提倉改運判。後九日拜命。又先告人曰。王史館寅年必出中書。今年春末又告人曰。王相且出矣。聞者莫不非笑之。既而果然。夫推步卜筮。皆技也。能以技自顯於一世者。非特本之於天。亦由於數。觀嘉言之遊。必俟垂應之衰而後驗。不謂之數可乎。（見成都記）

曹谷命書

曹谷善星曆術數。識非如神。爲王欽若作命書云。七十年中一一加。弄珠灘上非甚詩。碧油幢下聞啼烏。千日招還上漢樓。欽若果七十二歲。建節知襄州。正得千日召還。又云。周匝將臨壬戌歲。定鼎門前春色異。一千日上少三錢。再入和羹宜並瘁。後欽若判西京七百日。再政府。卒乃壬戌歲也。又云。臨去尙猶聞禁漏。異姓嘉名在史書。欽若死之夕。漏將盡。撫子。女壻殿檢玉主後事。竊公出入將相。富貴諡者宜有定數。至於漏到不差。則谷之術信妙矣。

中和布算

太宗皇帝嘗遊後苑。登一小亭。制度極湫隘。顧謂近侍。此處尤宜撤而土木卑陋如此。遂命毀去。將重新之。於梁間得數板記。乃建隆初太祖所造。上頗悔之。新亭之意遂寢。一日司天監邢中和奏事。得對。上因以板記年月日問中和曰。卿試算斯人今如何。中和搢笏布策畢。奏曰。斯人已亡矣。上曰。何也。曰。數已盡矣。上曰。非人而物如何。中和曰。凡萬物異類。皆不能逃五行成敗之數。雖物亦當廢矣。初帝以此爲慊。及得中和之奏。乃釋然。徐謂中和曰。此苑中一亭子。其年月乃所建之時也。中和曰。凡臺榭樓閣屋木。數盡則廢矣。上曰。卿之言斯人已亡何也。對曰。五行木爲仁。仁主壽。臣以其壽而言之。太宗甚嘉之。賜與頗厚。（出幕府燕閒錄）

從周詩卜

何龍圖中立。初西川郭從周精於卜筮。乃以緣業求之。從周詩以贈之云。三字從來月正圓。一麾從此出秦關。錢塘春色濃如酒。貪醉花間臥不還。公後八月十五日改知制誥。以言邊事出知秦州。移之杭。乃捐館。何郭君卜筮之明若此。抑亦以前定而知之也。惜乎。知秦慶而不入兩府。自公始云。（出類苑名賢）

趙公寄詩

治平中。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抃鎮成都。有張山人不知所居。數至李道士之舍。一日語李曰。爲我白趙公。促治行裝。當入覲。且參大政。趙異之。令李與俱來。張固辭曰。與趙相見自有期。今未可也。未幾果膺召命。參政柄。及出鎮青社。時熙寧五年。張遺書云。當來相見。公喜曰。張山人且來矣。久之無耗。至秋再詔成都。方悟曰。山人言來。乃吾當往乎。遂寄詩有不同參政同時入。（謂呂惠卿也）也學尙書兩度來。（張詠也）到日先生應笑我。白頭猶自走塵埃之句。嗟夫。凡人一行一止。猶有前定。況公之出將入相。爲時重輕。豈偶然哉。（出澠水燕談錄）

李生三韓

進士李生者。久未第。訪日者訊命。日者曰。君過三韓即發祿。李乃徧謁貴人韓姓者。冀蒙推挽。至元豐初。朝廷遣使高麗。乃李故人。召與同往。至其國。考閱籍。乃古三韓之地。使還。賜出身。日者之言如符契之合。此可以見發祿之有地也。（出澠水燕談錄）

鄭濟朝官

濟常自言爲大理司直。常狀淹滯。有僧寶銳。知人休咎。因問之。乃曰。司直朝官終得。但中間合爲數敎使

府官耳。既而果歷河陽、浙西、淮南、累至檢校郎中。方除比部員外郎。亦如銳師之說。銳師說事。雖不皆小。然此極驗者。以陰隲前定之事耳。（出類苑名賢）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十三

讖兆門上

龍尾取虢

晉元公五年。晉侯假道于虞以伐虢。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在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策。鶉火中。必是也。冬十月丙子朔。晉果滅虢。虢公奔京師。如謠讖之詞云。（出左傳）

阿童渡江

羊祜欲伐孫皓。皆謂必藉上流之勢。又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祜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時王濬爲司農。祜知其才可任。濬又小字阿童。遂加龍驤將軍。監益州諸軍。後十三年。大舉伐吳皓。濬發蜀。兵不血刃。攻无堅城。遂降皓。果符阿童之謠。豈非功名之際。素有定數。往往兆見於謠讖乎。（出晉史）

陳氏九六

陳武帝末年。都市用錢每百皆除九。謂之九伯。已而有侯景之難。至後主末年。每百復除六。謂之六伯。已而有楊廣之難。識者乃知九者陽九。六者百六。蓋天爲之讖。非人事也。（出南史）

僧辯童謠

梁末童謠云。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及僧辯滅。羣臣以謠言奏曰。僧辯本乘巴馬以擊侯景。馬上郎王字也。塵謂陳。乃武帝興起之兆也。推此而言。則謠讖之兆。蓋出於天命。非人爲信矣。（出南史）

隋帝折字

隋煬帝嘗會飲宮中。爲折字令。取左右離合之意。謂杳娘曰。我取杳字爲十八日。時宮婢羅羅侍立。杳娘取羅字爲四維。帝又謂蕭妃曰。爾能折朕字乎。蕭妃乃應聲曰。能。但移左畫居右邊。豈非淵字耶。後驗之。乃唐公之諱也。（出南部煙花記）

潘石同歸

潘岳。字安仁。初爲琅琊內史。時孫秀爲小史給岳。岳惡其狡黠。數撻辱之。秀常銜恚。及趙王倫輔政。秀爲中書令。岳於南省內謂曰。猶憶疇昔周旋否。答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自知不免。石崇字季倫。有妓曰綠珠。善吹笛。秀使人求之。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示之曰。任所擇。使者曰。受命止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願加三思。崇不許。秀遂譖岳及崇謀奉齊王爲亂。誅之。岳之將詣市。初不知與崇俱收。及至而崇已先送在市。岳後至。崇謂之曰。安仁亦復爾耶。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蓋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岳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焉。（見晉史）

隋蜀不祥

僞蜀少主。季年遊豫無度。時徐貴妃姊妹皆有文辭。善應制。各賦詩留題丈人觀。及登上清宮。遣內人悉衣羽服、黃羅裙帔。畫雲鶴金道遙冠。前後妓從。勸觴。韶奏甘州曲。蓋王少主意在秦庭也。登山將半。少主甚悅。命止樂。自製詞云。畫羅衫子畫羅裙。能結束。稱腰身。柳眉桃臉不勝春。薄媚足精神。可惜許淪落在風塵。明年魏王繼岌平蜀。少主入洛。後內人果半落民間。昔隋煬帝幸江都。宮女多不得從。泣留帝。願擇將征遼。帝意不回。乃題詩賜宮妓曰。我夢江南好。征遼亦偶然。但存花貌在。相別只今年。帝果不還。夫七情未見。蘊之在心曰志。志有所之。然後發乎言。故詩之作。悉精神主之。有開必先。禍福隱顯。罔不踐矣。二主荒淫昏亂。爲日久矣。不祥之句。豈偶然哉。（出鑑誡錄）

公遠歸蜀

明皇學隱形於羅公遠。不盡其術。帝怒殺之。後有使者自蜀來。言道逢公遠歸蜀。曰。帝加我以丹頸之戮。豈能害我哉。因以蜀當歸爲獻。蓋幸蜀之讖也。其事與一行同。故兩存之。（出西玲雜史）

明皇制山

唐天寶中。樂章皆以邊地州郡爲名。若涼州、甘州、伊州之類。其曲遍繁聲。又名入破。後祿山之亂。其地皆西蕃所破。人謂之曲讖。又帝以乙酉生。而喜鬪雞。兆亂之象也。人謂之雞讖。（出東城老父傳）

適之鼎鬪

李適之與李林甫同相明皇。爭權不協。林甫陰賊。卻好謂適之曰。華山生金。採之可以富國。上未知之耳。適之性疏。信其言。它日從容爲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以穿鑿。故不敢聞。帝以林甫愛己。而薄適之不親。遂罷相。爲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先未罷前數日。廚中數鼎躍出相擊。足耳俱折。適之大駭。未幾貶宜州。旬月卒。鼎者宰相之任。鼎鬪而折其足耳。乃適之林甫爭權之兆。適之雖死於貶。計林甫必不免。後林甫晨起。書齋見一大鼠躍出。變爲蒼狗。怒目張牙。仰視林甫。以物擊之。應手而斃。此亦非吉兆也。踰月而林甫卒。噫。禍福素定。則吉凶先兆。林甫雖號姦雄。亦烏得免哉。（出明皇雜錄）

望德塔勳

唐建望德寺兩塔相對。高十三層。一日忽發動開闔。如欲傾倒者數四。其年果有祿山之變。乃其應也。（令狐澄大中遺事）

王衍移曆

僞蜀後主王衍。以唐道襲宅建上清宮。於老君尊像殿中。列唐朝十八帝眞。乃備法駕謁之。識者以其拜唐。乃歸命之兆也。先是。司天監胡秀林進曆。移閏在丙戌年正月。有隱者亦進曆。用宣明法。閏乙酉年十二月。彼此紛訴。仍於界上取唐國曆日。近臣曰。宜用唐國閏月也。遂改用閏十二月。街衢賣曆日者云。只有一月也。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乃滅。胡秀林本唐司天少監。仕蜀。別造永昌正象曆。推步之驗。天下一人。其移閏之事。固有深意。非常人可輕知也。

蜀主禁銅

蜀主末年。禁銅不計道佛尊像。勸用家事係銅者。並仰納官。碎之鑄錢。豐實藏庫。猶患不足。詔云。如有庫家質銅。並仰限日送納官中。百姓納照子者。卻還本主空匣。若是腰帶。卻還本主空鞓。居民忽聞禁銅。民有典銅者。並題云。召主收贖。由是競於庫家贖之。但云官中將去。贖不得也。是年蜀平。蜀與贖同音。乃其讖也。（見成都廣記）

知俊揚骨

竹貓者。食竹之鼠也。生於深山溪谷之中。非竹不食。狀如野狸。其肉肥美。土民重之。每發掘取之甚難。岐梁罷戰之年。秦隴諸谷間此物爭出。投城隍及所在民家。或穿墉壞垣。或自門闖而入。秦民之口腹飫焉。忽有童謠曰。貓貓引黑牛。天差不自由。但看戊寅歲。揚骨蜀江頭。智者不能識之。庚午歲。劉知俊叛梁入秦。家于天水。自天水流入蜀。居數年。而蜀人又謠曰。黑牛無繫絆。棱繩一時斷。僞蜀先主聞之。惱曰。黑牛者。劉之小字。棱繩者。吾子孫之名也。蓋王氏子孫以宗承字爲名。於是害劉知俊以厭之。明年歲在戊寅。先主病。合眼則見知俊在側。蜀人懼之。遂粉劉之骨。揚入於蜀江。識者方知貓者。劉也。黑牛。劉之小字。戊寅揚骨於蜀江之應也。（出錦里耆舊傳）

廣政破木

蜀廣政中。成都人李昶父因破木。中有紫文隸書太平兩字。蜀主以爲嘉祥。識者乃云。不應此時。須待破

丁方見太平耳。果自聖朝弔伐後。一方翕然。又改太平興國之讖也。（出成都記）

興聖駱駝

蜀城舊有興聖觀。廢爲軍營。庭宇堙毁。已數十年。軍中生子者。奕世擐甲矣。殊不知此爲觀基。甲申歲。僞蜀少主生日。僚佐將率俸金設齋。忽下令以設齋之費。敬修興聖觀。庀徒蔵事。急如星火。不日而觀成。丹腠未終。興聖太子統師入蜀。蜀地無駱駝。人不識之。將亡之前。王公大人及近貴權幸入宮者。皆競執駱駝杖以爲拜禮。自是內外効之。其杖長三尺許。屈一頭。傅以樺皮。識者以爲不祥。明年北軍至。駱駝塞劍棧而來。乃其應也。（出成都記）

滿城誦詩

太祖皇帝采聽明遠。每邊事纖悉必皆知之。有間者自蜀還。上問劍外有何事。間者曰。但聞成都滿城人皆誦朱長山苦熱詩云。煩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淸冷幾時來。上曰。此蜀民思吾來也。由是有弔伐之意。一日夢異僧號須菩提曰。已令田小哥進玉抱肚。用贖兩川人性命。然此子分不合得官。乞以錢與之。其後果有田小哥者。以玉抱肚進。上驗夢中之語。果不血刃而蜀平。又以其言不合得官。乃召田小哥厚賞遣之。由是而觀。一官不可妄得。必分定而後可也。

後主古詩

江南李後主常一日幸後湖。開宴賞荷花。忽作古詩云。蓼稍蘸水火不滅。水鳥驚魚銀梭投。滿目荷花千萬頃。紅碧相雜敷淸流。孫武已斬吳宮女。琉璃池上佳人頭。當時識者咸謂吳宮中而有佳人頭。非吉兆也。是年王師弔伐。城將破。或夢丱角女子行空中。以巨籮簇物散落如豆。著地皆人頭。問其故。曰。此當死於難者。最後一人冠服墜地。云此徐舍人也。既寤。徐鍇已死圍城中。當圍城時。作長短句云。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曲瓊金箔惆悵卷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烟草低迷。章未就而城破。及歸朝後。每懷江國。且念嬪妾散落。鬱鬱不自聊。嘗作長短句云。簾外雨潺潺。春意將闌。羅衾不煖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含思悽惋。殆不勝情。又嘗乘醉大書牆壁曰。萬古到頭歸一死。醉鄉非地有高原。醒而見之。大悔。未幾果下世。又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又鬢從近日添新白。菊是去年依舊黃。又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皆意氣不滿。非久享富貴者。其兆先讖於言辭云云。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斯之謂歟。（出翰苑名談并詩話）

晉公平蔡

元和元年秋九月。淮西帥吳少誠死。子元濟拒命。詔鄰淮西者以兵四面攻之。數年不剋。十三年。詔丞相晉國公裴度將而撫焉。度既至。命封人深城壕。方浚其地。有得一石者。上有雕出文字爲銘。封人得之以獻。其文曰。非庭一竿竹。竹色深綠綠。雞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度得之以示從事。命辨其義。咸不能究。方念之。俄有一卒自行間躍而賀曰。吳元濟逆天子命。縱兵爲反謀。賴天子威聖與丞相令德。不久

逆豎成擒矣。敢賀。度訊之。對曰。封人得石銘。乃其兆也。且非庭一竿竹。竹色深綠綠。喻吳少誠由行間一卒。遂擁兵十萬。爲一方帥。言其榮也。雞未肥者。無肉也。無肉爲己字。酒未熟者。無水也。無水爲酉字。障車兒郎。蔡之士也。且須縮者。謂宜退守其所也。推是言之。則己酉日當殄也。斯可俟矣。度喜。顧左右曰。辨者也。歎而異之。是歲冬十月。李愬將兵入淮西。生得元濟。盡誅反者。度較其日。果己酉焉。由是擢此卒爲裨將。（見平蔡錄）

黃賊黑賊

唐宣宗朝。京城賣蝦團以黃米幷黑頭麵爲之。云黃賊打黑賊。其後黃巢叛。事皆驗。（盧氏雜記）

興國芒兒

太平興國二年冬。縣司以春牛呈知府。就午門外安排。欲以香燈酒果。其芒兒塑之頗精。同判王洗馬睹明盧膊粗。擧事移寘廳上。知府程給事晚忽見廳角有一土偶。問左右。對曰。春牛與芒兒。遂令移出。仍問何人寘此。欲棄之。對云。乃同判指揮。遂召同判過廳相見。謂曰。上自開封府中至刺史下及縣令。皆有衙廳。是行德教政令之所。其餘則公廳而已。某雖不才。忝爲刺史。且芒兒者耕犁之人。不合將上廳。乃不佳之兆。將來恐村夫輩或有不軌耳。至甲午年。果有順賊之亂。乃其應焉。（出成都記）

穀夫楚江

鄭穀夫晚年詩筆飄逸淸放。幾不落筆墨畦徑。惝入李杜深格。能禁林。行次南都。遇雨二篇云。雨聲飄斷忽南去。雲勢旋生從北流。料得涼風消息近。蒲簾已在柳梢頭。又云。老火燒空未擬收。忽驚快雨破新秋。晚雲濃淡落日下。只到楚江南岸頭。荊僧文瑩顧謂其氣不振。後解杭麾赴闕。舟泊楚岸。卒于舟中。時人謂只到楚江南岸頭。乃詩讖也。（出青湘）

崔立歸路

崔立諫議有子與趙少師槪同年及第。轉大理評事。過天津橋墜馬。時集賢韓公與趙同爲開封府推。韓崔乃姻壻也。聞其墜馬。遂往視之。但嘔血不止。數日館於韓舍。因索筆吟曰。身隨花露重。命逐柳絲輕。明朝風雨霽。歸路在三淸。明日果卒。時有細雨微風。須臾而止。（詩話）

李生折足

周貫者。不知何許人。自號木雁子。治平熙寧中。往來西山。時時至高安。日多醉飲。畜一大瓢行沽。夜則以爲溺器。工作詩。詩必有意。人多不曉。至後方驗。時袁州有李生者。秀韻可愛。貫欲攜與同歸林下。而李嗜酒色。意欲無行。貫指其藥鐺作偈示之曰。頑鈍天教只作鐺。縱生三脚豈能行。雖然有耳不聞法。只愛人間戀火坑。尋死於西山。方將化。人問其幾何歲。貫曰。八十西山作酒仙。麻鞋踏破布衣穿。相逢甲子君休問。太極光陰不記年。後有人見於京師。附書於袁州李生云。我明年中秋夕當上謁也。至是果造李生。生時以事出不値。乃以白土大書其門而去曰。今年中秋夕。來赴去年約。不見破鐵鐺。彈指空剝剝。後李生果墮馬折一足。人以爲破鐵鐺之讖。亦前定也。（出冷齋夜話）

庚亮旐旐

庚亮上武昌，出石頭，百姓觀於岸上，歌之曰：庚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庚公還揚州，白馬牽旐旐。庚尋卒，當時以為白馬旐旐之讖焉。出晉史

唐朱之兆

太宗嘗為高祖獻陵，在京兆府唐朱里，及朱梁立，乃唐朱之驗矣。里者李也。後莊宗即位，謂之後唐，即李氏再造之讖也。出紀異志

丘墟之象

昭宗末年，長安役人取石於內苑起山，崎危屈曲，有若天成。又命取終南草木植之，畜山禽野獸狐兔麋鹿之類，縱其往來，帝與嬪采常遊處之。由是京師王公貴族競效之。未及半載，野草野花生滿宮闕與都下豪貴之家。識者以為丘墟荊棘之象，此必廢矣。後巢寇入京，焚滅殆盡，悉為瓦礫狐兔穴矣。遊者有禾黍之傷，此亦不祥之讖也。出紀異志

搜珠之賂

昭宗播遷於鳳翔，朱梁舉兵迎車駕，軍人咸以珠飾頭巾，競相誇上，乃朱在人上之讖也。後主於宮中作珠簾，勅京師市珠，收索殆盡，計無可得。有相國寺僧有藏之者，為隣僧所告，逐院搜之甚嚴，寺門晝閉。有人於市中請僧齋，關者曰：勅索正搜珠急，孰敢入者。至來年，莊宗入汴，盡滅朱氏，復令遠近搜之，寺僧曰：今日方是搜珠也。出紀異志

愁臺之讖

同光末，魏博亂，明宗討之，至城下，為兵所擁，南入汴州。帝乃自統驍騎征之，至一高臺，乘馬立其上，問其臺名，對曰：愁臺。帝不樂，即西歸，尋為郭門高所害。愁臺者，本賈誼為梁王傅，王墮馬，誼悒悒不樂，常登此臺悲吟愁嘯，後人因以名之。至是而為帝之讖，乃栢仁之類也。出異志

猛入之言

同光乙酉歲，王師平蜀，莊宗詔太原節度使孟知祥赴闕入川，鎮成都。先是蜀人打毬，一棒入湖者，謂之猛入，皆說為孟入，孟入者得蔭一歸。其後知祥盡得西蜀之地，乃僭大號，傳子昶入降，乃知得蔭一歸者，果一子也。出紀異志

殺狐之兆

契丹耶律德光侵少帝，乃將國入寇，遂陷京師，執帝幷母后，文武大臣及諸寶貨而歸。至鄴西紫栢橋愁死崗得疾，又至復州殺狐林死。崗本陳思王不為文帝所容，王常於此悲怨吟嘯，時人謂之愁思崗，後晉訛而謂之愁死。殺狐林者，本村人曾於林內射殺一狐，因此名之。至是而耶律死，乃有其應。昔高祖之畏栢仁，去之以全福；岑彭之惡彭亡，留之以致禍。讖雖由人，其禍福皆本於天，然則虜亦應天乎。此梁武所以言之而歎息也。出紀異志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十四

讖兆門下

遐周阿環

李遐周有道術，天寶中作題句，以兆祿山之亂，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又曰：木易若逢山下鬼，定知此處喪金環。蓋玉妃小名阿環，山下鬼乃嵬字，馬嵬之兆。時蜀有尼造補兵香汕本川進之宮中，謂之錦里汕，亦幸蜀之讖也。出青瑣

蜀主歸國

太祖皇帝乾德之初，京師居寧多貨肉以食人，多中其生，故先售。至是貨之差熟，乃巡里巷呼云：不貨來。其后蜀平，少主歸國，熟與蜀同音，主與貨同音，此其讖也。出蜀異志

偽蜀桃符

偽蜀每歲除日，諸宮門各給桃符，題字其上。偽太子善書札，取桃符親自題曰：天垂餘慶，地接長春，八字。聖朝伐蜀，明年蜀平，二月除侍郎呂公知成都軍府事。公名餘慶，太祖誕聖節號長春，天垂地接，先兆於桃符矣。出國史補

延鎮孟字

徐延瓊僞蜀王府之舅。於興義門造宅。宅內有二十餘院。皆彫墻峻宇。高臺深池。奇花異木。叢桂小山。三川珍物。無不畢集。秦川董城一村院。有紅牡丹一株。所植年代深遠。使人取之。掘土方丈。盛以木櫃。自秦川至成都數千里。縣大小㲼天隘狹險絕之路。方致焉。乃植于新第。因請少主臨幸。少主歎基側之大偉於宮禁。遂戲取筆於柱上大書一孟字。時俗謂孟爲不佳也。明年孟氏入成都。據其第。忽覩楹間有絳紗籠。迫而視之。乃一孟字。孟曰。吉祥。吾無易此居矣。孟之有蜀。蓋先兆也。出成都記。

誌公獲鹿

誌公常非鹿負鞍走山中云。兩角女子綠衣裳。却背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後安祿山作亂。兩角女子。安字也。綠之言祿。太行即山也。一止之月。乃正月也。正月敗亡之讖耳。李太白詩云。太白入月敵可摧。後祿山果正月死。太白食月。悉如其言。出唐宋遺史。

守忠禿鶖

開寶中。武昌留守楊守忠。就加正節度使。宣麻之際。有禿鶖集文德殿鴟尾。逐退而去。居數月。守忠薨于鄂渚。達理之士以爲非守中之祥。漢獻帝禿秋來集于鄴。亦野鳥入室之義也。出南唐近事。

木平望火

木平和尚不知何許人。保大初。行在門下。嘗入禁中。一日登百尺之樓。後主曰。新建此樓。制度佳否。乃對曰。宜望火。初不喻其旨。居數月。淮甸大擾。自壽陽沿烽候以應龍安山。旦夕登覽以候動靜。又上最愛慶王。王方幼。上問壽幾何。木平曰。當七十。是歲疾終。年止十七。蓋反語以對之也。亦猶郭璞對晉帝曰二百其人才一百二年。或者謂百二之期促人。乃宛而倒之耳。出南唐近事。

李密邢厄

李密歸國。封邢國公。後復叛。上遣兵征之。至六彈。乃斬於邢公山下。先是山之側有亂石縱橫。頗妨行李。人謂之邢公厄。密果死於此。見紀異志。

韋執誼崖州

韋執誼。京兆人。順宗時爲宰相。以王叔文黨貶崖州司戶。始身未顯時。不喜人言嶺南州縣。既爲郎。嘗詣職方觀圖。至嶺南輒瞑目。命左右撤去。及爲相。坐堂有圖。不就省。易旬。宮之崖州圖也。以爲不祥。惡之。果貶死。出唐史。

昭宗易梁

昭宗季年。有一鳥極大。甚止含元殿。夜棲丹鳳樓。俯仰有聲云。梁胡突。帝引弓射之。中血雨下。流直透殿梁。入木尤深。惻之莫能辨。帝惡之。命易梁。自茲天下多事。帝數蒙塵。后爲朱溫所篡。方知易梁之故。出南部新書。紀異錄。

朱梁龜堂

朱梁既立。寢宮之南門爲建國。議者謂建國王葬之年號。與此偶同。□前定矣。先是許州節度溫爲於據

內得一小龜。金色綠毛。迺之後湖池養之。建堂號曰金龜堂。至來年莊宗立國號唐。及入汴見之。指謂左右曰。金龜堂將歸我也。非廢興前定而形之於先兆乎。見紀異志。

莊宗唐晉

莊宗起義太原河北。創始乃昇魏州爲鄴都。置興唐府。改貴鄉縣爲唐縣。元城縣爲廣晉縣。及晉祖立。改爲唐晉府。乃知唐後即晉。亦先兆也。出紀異志。

清泰小字

清泰本姓王氏。恆州平山人也。天祐中。明宗掠地於恆定間。清泰立於崇福寺堦上。明宗見而異之。因曰。與我作兒得否。乃拜曰。萬年之幸。既歸見夫人。乃抱頭哭曰。真我親生子也。及明宗即位。封潞王。後即位。小字二十三。蓋正月二十三日生也。及爲君。乃以是日爲千春節。凡奏對皆避。但云兩旬三日。或數物則云二十二更不過二十四。蓋不敢斥皆也。在位三年。果爲晉所滅。出紀異志。

牛字助讖

長慶中。鄂州里巷間人每語人以牛字助之。又有一僧自號牛師。乍愚乍智。人有忤者。必曰。我兄即到。豈奈我何。未幾而奇章公（牛僧孺也）帶平章事。節制武昌軍。其語乃絕。師云我兄即到。此其先兆也。乃知入相出將。豈偶然哉。出幽閒鼓吹。

道昌篆讖

天復初。劉道昌。江吳人也。年九百歲。多曰之唐事。至成都郫縣。常親丹名鳥頂。一日跨鶴遊市。別相知。留詩而去。人以爲妖。後又得篆書於其室。曰。八雄爭天下。羗鼠先敗唧。（自庚子年黃巢入長安[illegible]）兔子上天床。（王建[illegible]）猴猻三下失。（[illegible]）李子生猳豬。（明宗[illegible]）乃牛生猳獵。（[illegible]）犟犬厮首尾。走上中華國。（[illegible]）其後事皆驗。出[illegible]。

彥博貝州

慶曆七年。貝州卒王則據城叛。詔明鎬加討。久無功。參知政事文彥博請行。仁宗欣然從之。且曰。貝字加文爲敗字。卿擒賊必矣。未逾月以捷報聞。詔拜平章事。曲赦河北。改貝州爲恩州。出涑水記聞。

天命迎宋

先是蜀郡秣陵與湘中嶺表交通往來。人使絡繹。所在館驛什物皆鐫字云迎鑾物。及王師自峽路西入。倒戈以迎。南征廣州。望風而逝。及視公廨物皆迎鑾字。乃迎宋之兆也。得非天命之先定乎。見紀異志。

李主綠帛

李國主未破之前。宮中綠帛爲風所飄。凌空而去。經宿方墜。變成淺碧色。輕翠可愛。以自然之色號天水碧。國中皆效之。是年國亡。蓋天水乃趙之郡號。碧皆近於逼也。異哉。出國史補遺。

符太保骨

王均咸平三年嘗兵馬鈐轄符昭壽。棄其尸於東門外。不見其元。觀者咸云。此是符太保骨頭。蓋昭壽好

自親庖車。又辭晴邈。每嫌邈庖者嘗多取羊骨煉之云。勿妄觸此。此是符太保骨頭。至是乃成其讖焉。（出從部書驛傳）

少游藤下（出淮海集）

秦少游嘗於夢中作好事近。有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之句。後南遷北歸。留於藤州。終於瘴江之上光華亭。時方醉起。以玉盂汲泉欲飲。笑視之而卒。乃醉臥古藤陰下之讖也。山谷跋其後云。少游醉臥古藤下。無復愁眉唱一盃。解道江南斷腸句。只今惟有賀方回。又先自作挽詞一篇。東坡跋之云。歲在庚辰六月。予與秦少游相別海康。意色自若。與平日不少異。但自作其挽詞耳。人咸怪之。予以謂少游齊生死了物我。戲出此語。無足怪者。已而果卒於藤州。嗚呼。豈自知其當然者耶。乃錄其詩云。東坡居士書。

孟津營起

陝右魏野處士。衛中李瀆徵君。乃中表也。俱有高節。以吟詠相善。野於東郊鑿土室。蔭以修竹。流泉。其前有樂天洞。瀆結茅齋。號浮螯堂。皆有瀟灑之趣。每乘興相過。賦詩飲酒。累日乃去。一日瀆自孟津訪野曰。瀆數日前恍惚間牀下有人曰。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即正其謬曰。豈非坐看雲起時耶。乃答曰。此浮螯安能起耶。頗疑之。了無所見。此必死期。故來訪別。痛飲數日還家。果卒。（出澠水燕談）

崔曙一星（出[illegible]唐雜錄）

崔曙作明皇火珠詩云。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時稱佳句。未幾曙卒。無子。惟一女名星星。蓋其讖也。

子京兩地

宋子京在蜀有詩三百篇。名曰猥藁。嘗吟曰。碧雲自有三年信。明月長爲兩地愁。以公之才。望竟不登兩地。愁憤而薨。人以爲此詩之讖也。（出詩話）

子美蟬蛻

蘇子美久失意不樂。一日登蘇之閶門。題云。時光苒苒都如夢。風物蕭蕭又變秋。家在鳳凰城闕下。江山安用苦相留。又書其旁曰。江山留人也。人留江山也。後竟不復用。遂作滄浪亭於吳中。一日於滄浪觀魚題詩。有自嗟不及游魚樂。虛作人間半世人之句。已非吉兆矣。未幾作[illegible]詩云。身如蟬蛻一榻上。夢似楊花千里飛。歐陽公見之大驚曰。子美可惜。子美可憐。已而果卒。年四十一。天下士大夫共嗟惜之。嗟夫子常言四十不惑。孟子亦言四十不動心。其義一也。蓋心之於人大矣。而外物或動之者。以惑故也。四十之年。氣已剛矣。識已明矣。於此之時而能定內外之分。辨榮辱之境。則外莫能動。而內自不惑。故不以死生窮達而輕其進。孰謂子美之賢而不知此耶。觀其以非罪竄與中作滄浪亭與魚鳥共樂。自翦形放適則神不煩。觀聽無邪則道以明。返思向之汨汨榮辱之場。與錙銖利害相磨揉爲可鄙。則胸中灑然不惑矣。其視死生猶去來之常也。向者之句吾見其超然自得以爲勝焉。（出詩話）

宋炎葉齊

淳化中。崇文院西序直廬絕高處。有人題一聯云。秋風疑炎去。庭樹葉齊落。是年立秋日。史館檢討宋炎

總驗。來年立秋。廿葉齊墜。皆前定也。（出國史補遺）

安道佛鄉

余安道將過韶赴闕。過韶陽。遊龍光山寺。題詩云。暫離人世界。且到佛家鄉。識者謂恐非吉兆。至旬日。公果卒於秦淮亭。（出詩話）

范子病葉

唐末吳人范處士生子七歲能詩。嘗作贈隱者詩曰。掃葉隨風便。澆花趁日陰。處士方平日。此子必垂名。因令作夏日詩云。火雲生不雨。病葉落非秋。平曰。惜乎不壽。未幾果卒。古人皆謂生有修短之命。短者不可緩之於寸陰。修者不可急之於筲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其范氏之子乎。（見遺史）

唐卿京官

張唐卿。景祐元年第一人及第。期集于興國寺。題壁云。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人續之云。君看姚曄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唐卿果終於京官。蓋姚曄大中祥符元年。梁固祥符二年。皆狀元。而終於京官。乃成其讖云。（出[illegible]）

史二致富

村民史二居京師朝陽門外。薄有莊土。籍屬開封。京師人俗諺有曰。濟殺史二。蓋人嗣事有不稱意者。遂此語以戲之。良爲無補益之義也。且非先知有史二之名者。國朝行東郊耤田之禮。街壇之外皆史二之地。畢事。賜之甚厚。史二之家遂致富贍。然非久而史二卒。濟殺之驗。俗諺爲之讖焉。（出[illegible]）

沂公梅詩

王沂公曾布衣時。以所業贄呂文穆公蒙正。卷首有早梅詩云。雪中未問和羹事。先向百花頭上開。文穆曰。此生次第安排作狀元宰相矣。咸平五年。公果狀元及第。遂相眞宗仁宗。非富貴前定而此詩爲之兆乎。（出詩話）

原夫賞體

鄭谷詩名盛於唐末。號雲臺編。而世俗但稱鄭都官詩。其詩多佳句而格不甚高。今已不行於世矣。梅聖俞晚年官至都官。一日會飲。劉原父戲之曰。聖俞官必至此。座客皆驚。原父徐曰。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也。聖俞頗不樂。未幾聖俞病卒。歐陽公爲序其詩爲宛陵集。而今人但謂之梅都官詩。一言之謔。後遂果然。豈其讖耶。斯可歎也。（見歸田錄）

王公後事

富鄭公弼早年嘗夢青州王相公以後事爲託。鄭公曰。相公德被生民。當得遐壽。何遽及此。後二年。王龍相知鄆州。辟公爲倅。到任歲餘。有大星墜於宅園東北角。家人怪之。相公曰。後月當見。至後月。公果薨。鄭公爲主其喪事。故鄭公挽詞云。遺德被生民。蓋夢中語讖也。（出名賢詩話）

晉公朱履

丁晉公謂釋褐授饒倅,同年白稹爲判官,一日稹以片幅假緡五鐶於公,公笑曰,是絡我也,榜下新婚,京國宮室豈無半千耶,權我攜之,嫁爲此耳,於紙尾書一絕答之曰,欺天行當吾何有,立地機關子大乖,五伯青蚨兩家鬬,赤洪崖打白洪崖,又公嘗爲陰獄詩云,黑水溪傍聊駐馬,奈何岸上試回頭,高崖倚處是陰獄,須信人生到此休,朱崖之行蓋兆於此矣,又公嘗爲貞宗山陵使,李維在翰林,拔其親識爲挽郎,繼請於公曰,更在陶鑄,公應聲曰,陶鑄復陶鑄,齋郎又挽郎,李繼之曰,自然堪下淚,何必更斜陽,未幾而丁敗,又公在中書日,因私第會賓客,忽顧衆而言曰,嘗聞江南李主鍾愛一女,聰慧姿質,時無與比,及當笄降,國主曰,吾止一女,才色頗異,今將選尚,卿等爲擇佳壻,須得少年奇表,抱殊才而有門地者,執政遍詢縉紳及外府將相之家,莫得全美,或有謂執政言曰,嘗聞洪州劉生爲本郡參謀,歲未及冠,儀形秀美,家門曾列二卿,兼富於辭藝,可以充選,執政遽言之上,亟令召之,及至皆如其說,國主大喜,於是成禮,拜駙馬都尉,鳴珂鏘玉,出入中禁,良田甲第,奇珍異寶,赫弈崇盛,貴顯當時,未周歲而公主卒,國主傷悼悲泣曰,吾不欲再覩劉生之面,執政削其官籍,一豁不與,却送還洪州,生恍若夢覺,惆知舊,丁語能因笑曰,謂他日亦不失作劉參謀也,席上聞之,莫不失色,後半載公貶朱崖,資貨田宅悉皆籍沒,孑然南行,疋馬數僕,宛如未第之時,豈事有前定而其兆見於言辭耶,或謂丁公姦邪傾險,自知不免,故興形於言耳,此爲得之。(出時話及遺史)

禹偁病鶴

王禹偁常作病鶴詩云,埋沒肯同鷄鶩塚,飛鳴不到鳳凰池,以公之文學才望,歷顯官,登金門玉堂,不爲難也,竟不至其地,豈非前定歟,而其讖已先見於詩矣,與宋子京兩地之意差類,故併錄之。(出詩話)

萊公晚寘

寇萊公詩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深入唐人風格,初授巴東令,人以寇巴東呼之,以比趙渭州韋蘇州也,然富貴之時所作詩詞皆悽楚怨感,常爲江南春二篇云,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又曰,杳杳煙波隔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日落汀洲一望時,愁情不斷如春水,議者常言深於詩詞者盡欲寄騷人情感清愁,以主其格,若語意清切,淵落高邁,始爲不俗,不知情極則志飄,感深則氣謝,故萊公常有送人使嶺詩云,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人以爲警絕,及晚寘海康,至境上,雷吏呈圖經拜迎於道,公問州去海遠近,曰只可十里,以來其憔悴走竄,已兆於前矣。(出詩話)

廖融得句

廖融處士,衡州衡山邑人,有道高尚之士,年六十以嘉□自樂,上官多慕其高行,融好吟詩,有佳句,傳湘人齒牙間,一日方苦吟,急召其子曰,吾不久當去世,子曰,何以言之,曰吾適得兩句,自惟非吉,子曰,何句也,融曰,蟲穿搗藥尾,鼠嚙釣魚缸,融自解曰,鼠破而蟲穿其中,無人也,缸爲鼠嚙,無用也,其子曰,未形紙筆無害,融云,雖未形紙筆,然吾已感之於心矣,乃囑子身後事,六十日果卒。(出[illegible])

楊軒燈詩

楊軒字公遠,衢州人也,舉進士,兩至省,尤有學問,多棲倚貴宦門館,平日好吟,有燈詩云,解照日月不照處,獨明天地未明時,倫輩多稱此句,然日月不照有何用也,天地未明而能明,非明也,軒竟死布衣,果不得用,符於詩讖,其前定乎。(出遺[illegible])

東坡入海

東坡先生在資善堂,與吳博正爲世外之友,常作洞庭春色賦,傅正頗愛重之,求親書其本,後又作中山松醪賦,自謂不減前作,乃取澄心堂紙杭州程弈鼠須筆易水供堂墨錄本以寄傅正,其賦云,望西山之咫尺,欲褰裳以遊遨,跨超峯之奔鹿,接挂壁之飛猱,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不久果有海南之竄,議者謂入海之讖也。

元之蘄州

王元之謫黃州,有二虎鬬,一虎死,食之畢,雞夜鳴,時謂守土者當其咎,貞宗惜其才,徙知蘄州,謝表有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之句,帝深異之,既至,聞啼鳥,問其名,或對曰,此名蘄州鬼,元之大惡之,未幾果卒於蘄,東坡作五禽言云,使君向蘄州,更唱蘄州鬼,我不識使君,寧知使君死,人生作鬼會不免,使君已老知何晚,豈不祥之讖也。(出湘水燕談及東坡集)

存寶無首

韓存寶本西羌熟戶,少負才勇,喜功名,累立戰功,年未四十爲涇原總管,一日,郡僚繪其像於涇州僧舍,或以其色不類,用粉塗之,將別加圖寫,未及,促詔赴闕,命經制戎瀘盜賊,後見其像者以爲無首,不祥,明年,存寶果以奏功不實誅。(出[illegible])

陶弼詒詩

皇祐二年,陳珙知邕州,冬至日旦坐廳事,寮吏方集,有白虹貫庭,自天屬地,明年五月,二龍鬬城南江中,馳逐往來,江水暴漲,未幾儂智高陷二廣,前此陶弼以詩貽楊畋,請爲備云,虹頭穿府署,龍角戰城門,兵興之讖也。(出[illegible])

仲英折桂

麻先生仲英,幼有俊才,七歲能詩,隨侍宦鄜州,時宋翰林白方謫官鄜時,到而召之,座中賦詩十篇,宋大稱賞,翌日宋以浣溪牋李廷珪墨諸葛氏筆遺之,乃贈以詩曰,宜憑微製川牋紙,寄與麻家小秀才,七歲能吟天骨異,前生應折桂枝來,年一十七,一試禮部歸,以二親既喪,祿不及養,無復仕宦意,退居臨淄下士里,紀覽該洽,行義高潔,鄉黨服其化,富韓公文潞公皆常致幣,龐莊敏公禮之尤厚,薦其行義於朝,詔以爲國子四門助教,州學授,東方學者爭訓□□,卒年九十,或以爲宋詩云前生已折桂枝來,卽今世不復更折矣,先生一試不第,終身不舉,宋詩爲之讖也。(出[illegible])

狀頭入相

本朝狀頭入相者，呂文穆蒙正、王文正旦、李文定迪、宋元憲庠、元獻登庸，知制誥石楊休賀以詩曰，皇朝四十三榜首，身到黃扉止四人。元獻大喜，特示同列，樞密副使王伯庸堯臣愀然色動曰，何不云已四人，而特言止哉。蓋伯庸實繼元獻魁天下士，未幾，薨于位，自嚴府至崇觀，果未有先多士而後大拜者，此詩讖也。出青箱雜記

王嵩詩讖

嵩字膽夫，居武都山，風格高邁，尤深於詩，嘗與楊元照評其詩，謂終篇之際，氣實輿纓，與前志不類。如古松詩，前曰，何人輕大廈，放爾偃深雲，可謂磐然。末云，高僧慣來看，踏破綠苔紋。湖泉觀云，時穿地脈乳，先覺密資天工，兩不知。末云，溪分潤宗朝晚，殘月發僧所之。送陳昭文赴舉云，朝宗任盤千重浪，日能滑巖片雲，末云，多慚亦儕休明代，搔空隨野老叢。其類非一，元照曰，詩者發志由衷而來，孰謂隱夫志不至乎，後不厚乎，其後均寇嬰城，嵩以名大為其所脅，坐是流于荒服，晚節不完，蓋已先形於詩矣。出□□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十五

祥兆門

呂望封齊

呂望釣於渭濱，獲鯉魚，剖腹得丹書曰，呂望封於齊。夫瑞應之來，必因物以效靈，憑人而成象。昴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蠶，彰興王之瑞，大者如此，小亦宜然，故目瞤燈花，陸賈嘗言其應，鵲噪鼠降，戴記常驗其神，有開必先，斯古今之通論也。彼蔽於人而不知天者，謂吉凶無徵，又烏足與語通方之士哉。出□□

仲尼玉書 見王子年拾遺

周靈王二十一年，孔子生，夜有神女擎香露沐浴徵在，鈞天之樂，空中言曰，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夫子生之前，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其文云，水精之子，繼周衰為素王。至定公二十四年，鉏商畋於大澤，得麟，以示夫子，繫紱尚在，夫子見之，抱而解紱，泣下沾襟。

趙王烏臺

趙王入吳，有丹烏來王而飛，故勾踐之霸也，乃起望烏臺，言丹烏之瑞也。王子年拾遺

文翁擲斧

漢文翁嘗從田斫柴為陂，夜有野豬鼻載土著柴中，比曉而塘成，稍當收，翁欲斷一木，其斷處去地一丈

八尺。翁呪曰，吾得二千石，斧當著此。因擲之，正中所欲處。後果為蜀郡太守。非富貴前定，精誠所感，故有是祥應乎。出名賢錄

鄧樞天符

後漢鄧樞生四子，見神光照社，樞以問于人，卜者曰，此天符也，子孫其興乎。自是諸子宦學顯達，並有才名，至瑀，七世貴盛，天符之祥也。出孝子傳

比干賜簡

何比干，汝人也，嘗有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其家人，未已，門首有老姥，年可八十餘，求避雨，雨甚而衣不濕，比干延入，禮待之，乃曰，君先出自后稷，佐堯有陰功，今天賜君策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之，曰，子孫能佩者富貴，言訖出門，不復見。出何氏家傳

楊震黃雀

震字伯起，華陰人，父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鴟梟所搏，墜於林下，為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拯救，實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如此環矣。至震，篤學，客居湖，有冠雀銜三鱣魚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始仕，至延光二年，代劉愷為太尉。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凡四世三公，蓋玉環之祥也。出續齊諧記

張承白鵠

承母孫氏，方懷承之時，泛輕舡，江浦忽有白蛇長三丈，騰入舟中，因呪曰，若為吉祥，勿毒噬我。篋而將歸，一宿不復見。又有白鵠翩翻入寢，母筮之，筮者云，吉祥也。鵠乃異年之物，翻入寢，從卑升高，發象當使子孫位極人臣。權名江表，後承生昭，仕吳為丞相，年至九十，蛇鵠之祥也，非天命前定，烏得有此。出王子年拾遺

朱异飛蟬

异字彥和，仕梁為右僕射，初除中書郎時，秋日有飛蟬正集异武冠上，時咸謂蟬珥之兆也，後歷官自員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蟬，乃其應也。出南史

行功魚袋

唐祕書少監崔行功，未得五品前，忽有鸛雀銜一物入其室，置案上去，乃魚袋鉤，嗟訝不已，後數日，加大夫，遂授五品服。異哉。見國史異纂

高駢貫鵰

高駢微時，為朱叔明司馬，總兵巡按，見雙鵰，謂衆曰，我若貴，矢當貫雙。發言訖果一發貫二鵰，衆大驚，號為落鵰手。後果封燕公。出定命錄

秀之擲巢

劉秀之為丹陽尹，與子弟雜事上寒，廳柱有一穿，秀之謂子弟曰，汝等試以栗遙擲之，入穿者後必得此

郡。秀之乃稷之從父兄子也。一擲獨入焉。後以功果爲丹陽尹。其驗遂應。信殊祥歟。（見南史）

欽則飛蟲

王欽則。臨淮射陽人。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蟲如飛豆。集其身。摘去乃脫。其處皆流血。欽則甚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此封侯瑞也。欽則聞之喜。故出都自效。初至盤陽縣六王山下。同侶十餘舡同發。欽則舡不進。見水下有烏棺。乃呪云。若是吉。使舡速進。吾富貴當改葬。俄舡須臾入縣。收棺葬之。後官至都督。封尋陽公。飛蟲之應也。（出南史）

江陵生洲

江陵舊有九十九洲。古老云。滿百。則出天子。晉桓玄鑿破一洲以應百數。隨而崩散。至宋文在藩。一洲自立。俄而入篡。元凶之禍。此洲還沒。太清末。復生一洲。而元帝即位。承聖末年。其洲與岸相通。惟九十九云。噫夫祥應之來。必出於天。然後合若符契。不然則與漢末天帝除書何異。（出南史）

全忠生蘆

唐乾符時。范陽人李全忠。少通春秋。好鬼谷子之學。嘗爲棣州司馬。忽有蘆一枝。生於所居之室。盈尺而有三節。焉心以爲異。告別駕張建章。建章曰。昔符洪以池中蒲生九節爲瑞。子孫繁昌。蘆常在陂澤而生於君室。此非常矣。三節者節鉞三人之瑞也。公誌之。全忠後事李可舉。諸將遂可舉而立全忠。累加至檢校太尉。子匡威爲幽州節度。果三人持節鉞焉。（出北夢瑣言）

武后萬年

唐天后既立國號周。又欲立三思爲後。狄仁傑切諫。上曰。奈何有武氏臨朝萬萬年之謠。公對曰。陛下改萬歲登封元年。又改萬歲通天元年。又改大足元年。則萬萬之數足矣。武后大悟。始有歸中宗之意。此固狄公忠正之對。亦足以見天運已定。后雖殘唐。不可改也。（出紀異錄）

南康祿食

南康王韋皋爲張延賞壻。忽夢二神人謂之曰。天下諸化領批人名籍。吾子名係葛璝。祿食全蜀。富貴將及。何自滯耶。勉哉行矣。異日富貴。無以葛璝爲忘也。後果尹成都。而夢久已忘之。又見二神人曰。富貴而忘其所因。一何甚耶。公悟。駭汗久之。乃躬詣雲林炷香精禱。命工擇日修崇作南宮閣四十。範金刻石。自製碑刻于洞門之側。給良田五百畝。以贍齋儲。蓋皋本命丁卯。屬葛璝也。以此觀之。謂富貴而非前定可乎。（出異聞錄）

錢起鬼謠

錢起。天寶中初從鄉薦。宿江湖上。嘗月夜獨吟。聞人詠於上曰。曲中人不見。江上數峰青。起愕然異之。攝衣出而無所見。以爲鬼謠而記之。及御試湘靈鼓瑟詩。以青字爲韻。落句久不屬。乃以鬼謠十字足之。有司以爲絕唱。遂登第。（出唐史）

虹蜺降祥

唐南康王韋皋鎮蜀。與賓客從事十餘人宴郡西亭。暴風雨俄頃而霽。方就食。忽虹蜺自空而下。直入庭。垂首於筵。吸其食飲且盡。首似驢。霏然若晴霞狀。紅碧相靄。虛空五色。四視左右。久之乃去。皋惟且惡之。遂罷宴。時豆盧某客於蜀。亦列坐。因起白公。何爲疑乎。公曰。吾聞虹蜺者妖沴之氣。今宴方酣而妖氣上吾筵。豈非怪之甚者乎。吾切疑之。豆盧曰。貞天下祥符也。固不爲人之怪耳。夫虹蜺天使也。降於邪則爲戾。降於正則爲祥。理固然矣。公正人也。是宜爲嘉爲祥。敢以前賀。乃具以爲符其語而獻。皋覽而喜。後旬日有詔就拜中書令。果爲嘉祥。豆盧之言信而有徵矣。（出成都記）

文成二事

唐率更令張文成。一旦有鵲鳥鳴於庭木上。其妻以爲不祥。連唾之。文成云。急灑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而賀客已在門矣。景雲二年。爲鴻臚寺丞。帽帶及袍並被鼠嚙。有蜘蛛大如栗。當寢門綠絲上。經數日。加階授五品官。男不幸。鼠嚙帶。欲斷。尋授博野尉。（見朝野僉載）

子良雙虹

唐永貞二年春三月。有雙虹入潤州大將張子良宅。初入甕水。盡入井飲之。是年九月。節度使李錡詔召不赴闕。欲爲亂。令子良領兵收宣歙。子良翻然反兵圍城。李錡就擒。子良加金吾將軍。尋拜節度使。（見異聞錄）

薛願虹金

東晉義熙初。晉陵薛願有虹飲其釜鬲。才噏便竭。願酒灌之。隨投隨竭。乃吐金滿器。於是日益隆富。（出文異錄晉）

洪寶蜆龍

侯洪寶。新坂人也。幼而家貧。年方十三四。嘗寐于簷下。天將雨。有虹自河飲水。俄貫于洪寶之口。不復出焉。其母見。不敢驚。良久。洪寶覺。母問有夢否。對曰。適夢入河飲水。俄足而歸。母聞之默喜。知其必貴矣。後數月。有蜀僧來其家求食。臨去謂侯母曰。女弟子當有後福。令得見子。乃侯母呼洪寶出揖。僧視之。僧曰。此蜆龍也。但離去鄉井。近江海仕宦。方有顯榮。又曰。此子性必慘毒。將爲生靈之患。但敬信三寶。即得善終。言訖而去。洪寶後果行伍出身。至于將領。同光三年。從興聖太子收蜀。蜀平之後。無何。與陝府節度康延孝等作叛。延孝誅。洪寶得赦。授閬州刺史。節度夔州。復自峽江遡于黔府。一州二鎮。皆近大江。官業高顯。臨戎御務。持法御下。傷於慘酷。然欽奉三寶。信心不怠。是知蜀僧之言不謬矣。（見鑒戒錄）

孔愉印龜

孔愉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先時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三。及其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愉乃悟。遂佩焉。（見晉書）

士矱叢林

唐武士矱。太原文水縣人。微時與邑人許文寶以鬻材木爲事。嘗聚材木數萬莖。一旦化爲叢林森茂。因

致大富。士轅與文寶會林下。自昔枯木成林。必當大貴。及高祖起。武以鞬胄從入關。故鄉人云。鞬以鸞林之故。果逢此鹿之秋。及士轅貴。達文寶依之。位終刺史。（見大顯事跡）

張伯藏璧

鍾離意為魯相。到官。令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劍履。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孔子教授堂前牀首有懸甕。意召訢問。此何甕。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遂命發之。得素書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即召張伯問。果服焉。夫自孔子沒而至于鍾離意。幾千歲矣。其前定如此。自非聖人。何以先知之神乎。（出宣別傳）

孫偓瑞槐

孫偓字龍光。第進士。歷顯宦。始其家堂上屋柱忽生槐枝。及朞而茂。後偓果秉政。相昭宗。封樂安縣侯。此槐瑞之應也。（虞史）

鄭珏瑞麻

梁相國鄭珏與李相國愚同為學士。忽一日。鄭之閤下有一麻生。李曰。承旨入相矣。指麻示之曰。此天命也。願得當制。以藝荒疏。時亢陽既久。其麻益茂。高丈餘。若雨露之偏滋焉。及霜降成實。取而視之。貞白麻也。是夜制出。果鄭登庸。而李復寓直。得不為乾坤之命。朋友之分乎。鄭年十九赴舉。凡十九年登第。又十九年入相。時人謂之三九相公。李常儕居。忽遇梁雨一庭。俱為白沙。公甚惡之。及薨。葬于伊闕。得吉地于白沙里。時人謂之白沙相公。皆前定也。（出紀聞談）

應元保運

廬山太平觀乃九天採訪使者祠。唐開元中創。至元豐二年。道士陶智仙遣一室。發地得一瓶。封鎖甚固。其中有銅錢。錢文有應元保運四字。亦不甚以為異。至元豐四年。詔忽進號使者為應元保運貞君。遣內侍廖維持御書額賜之。乃與錢文符合。具以事聞。併以其錢獻之。（出華錢）

麗源芰荷

朱麗源者。嘗為尉。能任。家于豫章之豐城。庭中地甚爽塏。忽生蓮一枝。其家怪懼。多方穢之。而遂生不已。乃築堤設水以灌之。遂成大池。芰荷甚茂。其年麗源選授南豐令。未幾入為大理評事。蓮生之應也。

處回旌節

旌節花者。王侍中處回嘗於私第延接布素之士。尋求藥術神仙之道。從蜀主所好也。一旦有道士龐居賓。穎布衣襤褸。山童從之。擎柱杖藥籃。中取花子二粒。種之以盆。覆之。逡巡去盆。則兩苗已生矣。隨月漸長。可長五尺。層層有花。爛然可愛。道士曰。此仙家旌節花也。處回命食不受。唯飲數杯而退。出門旋失所之。後處回果除二節鎮。方致仕。今猶有收得其花種者。如常花法種之。（出野人閑錄又雕距編）

天聖高第

天聖五年春。有二舉人閑行建隆觀中。相與語曰。今歲高第是何人。有二道士坐於廡下。白髮者曰。不難知之。二生曰。師豈有異乎。曰。無之。掉穿波底月。寒照水中天。不離乎此也。其年榜首王堯臣。小名越。榜次韓琦。次趙槩。月與越同。槩與韓同。天水則趙氏郡號也。再尋道士。不復見矣。（幕府燕閒錄）

慕容五木

慕容寶嘗因樗蒱呪曰。若富貴可期。願得三盧。於是三擲皆盧。人以為五木之祥。後果大貴。良由精誠所感而然也。

李畋兩火

李畋嘗為國子直講。欲求郡而未得。一日赴講席。諸生皆見畋巾上有兩焰火也。是日報得榮州。昔人嘗言。情想之於心。猶珠鑑之有影象。江海之有浪濤。善想之所變。為善為祥。惡情之所生。為惡為災。本於心。發於氣。形於兆。李畋以碩儒耆德直講國子。欲得一郡自效。固非過分。善想變感。發而為祥。理固然矣。其又奚疑。（出談苑及名臣傳）

蒙正槐瑞

呂文穆公（蒙正）為舉人時。客于建隆觀道士丁君之舍。帶往西洛省親。自冬至春方過。至板橋。逢職方劉蒙叟相揖。並轡同入順天門。劉因送呂之道院。至則門戶扃鑰如故。既發籥啟戶。見臥床前有物高三四尺。叢其合抱。其色白而黃。劉呂駭訝而視之。乃槐也。遽召道侶觀之。乃槐根至室而生耳。無不歎異。是歲公登科。不十年位至上公平章事。識者以為槐瑞焉。（出幕府燕閒錄）

沂公槐祥

王沂公（曾）青州人。郊居門直大路。夾以槐陰。兩大槐夾路交枝連理。是歲公生。作相之祥也。夫二公作相。其祥皆先見於槐。夫豈一氣之運偶然感發。莫詰其所以然耶。抑天時人事之際。或有以致之耶。不然則和氣之應。為王氏呂氏方大之祥。非偶然決也。（出沂公言行錄）

敬洙彈烏

何敬洙善彈。微時為鄂帥李簡家僮。李性嚴毅。果於殺戮。嘗游莽有斧頭。取李公所愛硯。盤于手曰。誰敢破此。何應曰。死生有命。吾敢碎之。遂擲硯階下。舉僕逃散。翌日李詰碎硯之由。怒甚。命擒之。李之夫人素賢明。知何有奇相。乃匿之後堂。旬餘。李獨坐小閣。有一烏中啄向李而噪。聲甚厲。李惡之。揮衣逐之。避烏隨其所之。叫噪不已。命家人驅逐。終不去。李怒顧左右曰。何敬洙善彈。亟召來。能斃此烏。當釋其罪。何挾彈一發斃之。李往貫擢為小校。累功至建節鉞。建隆初移鎮鄂渚。下車之日。見一烏顧何而鳴。何曰。昔日由爾以興。吾之祥也。乃取食物置案。烏翩然而下。食何手中。其後位至中書令太師致仕。功業崇極。時莫與比。靈禽之應。豈徒然哉。（鄭文寶南唐近事）

危序看榜

危序應舉。探省榜。出門散步。即逢泥濘。躊躇未前。有老嫗指示曰。秀才可低處過。危即從之。比看榜。再末

有名。是歲果及第。此與摭言所載後來者必銜得事頗相類。（出青箱記）

鄭畋彩選

原武鄭公畋。天聖中舉進士。嘗與同輩賭彩選。一坐盡負。獨畋贏數百緡。是歲解頭魁虞第三人及第。

馬拯同名

上官拯累舉不第。年過五十方得解。赴省試。遊相國寺。買詩一册。已爛晦。歸坼其表。乃五代時門狀一幅。曰勅賜進士及第馬拯。右拯伏蒙禮部放榜勅賜及第。謹詣門屏祇候謝。而馬拯與拯同名。是歲拯果登科。（出青箱記）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十六

婚兆門

韋固赤繩

杜陵韋固少孤。思早娶而求婚不成。貞觀二年。將遊淸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司馬潘防女爲議者。期於店西。未旦往焉。斜月尚明。有老人倚巾囊坐於堦。向月檢書。因問曰。老父所尋何書。曰幽冥之書。問曰。幽冥之書何以在此。答曰。凡人生之事皆幽使主之。君行自早。非我不當來也。固曰。然則君主何事。曰天下之婚牘爾。固喜曰。某少孤。願早娶以廣後嗣。十年不遂。今有人以潘女爲議。可以成否。老人曰。未也。君之婚適三歲。年十七方入君門。因問囊中何物。曰赤繩子耳。以繫夫妻之足。雖讐敵之家。貴賤懸隔。天涯從宦。吳楚異鄉。此繩一繫。終不可逭。君之脚已繫彼矣。它求何益。固曰。某妻安在。其家何爲。曰此店北賣菜陳嫗女也。及明。老人與固至菜市。有嫗眇一目。挽三歲女。敝陋之甚。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固怒曰。殺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當食夫祿。因子而食邑。庸可殺耶。老人遂隱。固因磨一小刀。付其奴曰。爲我殺之。明日奴袖刀入市。衆中刺之。一市紛擾。固問中否。奴曰。才中眉間耳。後固求婚終不遂。又十四年。以蔭參相州軍。刺史王泰喜之。因以女妻之。容色華麗。於眉間常帖一花鈿。雖沐浴燕處未嘗暫去。歲餘。固逼而問之。妻潸然曰。妾郡守之猶子也。時昔父曾宰宋城。終於官。時妾方在襁褓。兄亦繼歿。惟一莊在宋城。與

乳母陳氏居之。躬蔬以給朝夕。陳氏憐小。不忍暫去。三歲時。抱行市中。爲狂賊所刺。刀痕尚在。故以花鈿覆之。七八年前。叔從事盧龍。遂得在左右。以爲女嫁君耳。固曰。陳氏眇乎。曰然。何以知之。固曰。所刺者固使之也。因盡言之。夫妻相敬愈篤。後生男爲雁門太守。封太原郡夫人。乃知陰騭既定。不可變也。宋城宰聞之。題其店曰定婚店。（見紀聞續幽怪錄）

辛祕綠衣

辛祕五經及第後。常州赴婚。行至陝。因息於木陰。傍有丐者亦息。祕行止。不對。去之。丐者亦隨行。辛馬劣。不能相遠。觕強言不已。前及一綠衣人。辛揖而與之語。行數里。綠衣者驟馬前去。辛怪之。獨言此人何如是。丐者曰。彼時至。豈自由乎。辛悟其語異。始問曰。君言時至何也。答曰。少頃當知之。將及店。見數人擁問之。乃綠衣者卒矣。祕大駭。遂禮下之。語言之間。往往有精義。至汴。謂辛曰。至是矣。公所適何事。辛以娶約語之。乃笑曰。公士人。衆不可止。此行赴禮會者非君妻。君婚姻期甚遠。隔一日。乃扛一酒器與辛別。臨去。以綫複贈辛。帶有一結。語辛異時有疑。發視之也。積二十餘年。辛爲渭南尉。始婚裴氏。後因裴生日。會親賓客。忽憶丐者之言。解結視之。得大紙如手板。署曰。辛祕妻河東裴氏。某月日生也。辛計別丐者之日。妻尚未生焉。（見逸史）

李生錦箋

有李生者。其舅姓盧。有道術。別久忽相遇。邀李詣其居。曰。求得一錦箋。命侍飲。視箋後上有朱書字云。雲中辨江樹。天際識歸舟。盧謂李曰。此人名家。其要作婚姻否。李莫測而退。後娶陸長源女。乃所見於盧家者。問何能。曰。善錦箋。取而視之。朱字宛然。李乃具說見女。女亦曰。往常夢至一處。亦說曾見生云。（出唐逸史）

盧渥紅葉

盧渥應舉京師。偶臨御溝。見紅葉上有一絕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盧得之藏之巾箱。及宣宗有退宮三十人。許其適人。盧娶其一。既而於巾箱中睹紅葉。吁嗟久之。曰。當時偶題。不謂君得之也。（出雲溪友議。又出本事詩）

盧氏碧襦

上谷侯生以明經爲宋州虞城尉。初娶韓女。已五年矣。韓得夢吏引至一院。有冠服危冠據案者。韓拜之。俄有婦人年二十許。衣碧襦絳裲。以金玉釵爲首飾。自門而入。稱盧氏。怒謂韓曰。吾與子爲仇。知之乎。韓氏曰。妾本女子。未嘗出深閨。何仇之有。盧氏曰。我前身嘗爲職官。子讒告我罪而代我。我今訴上帝。豈前冤。汝死在朝夕矣。冠服者曰。汝之冤信如是。然韓氏餘一年壽。仍曰可速遣歸。使者送至門。悸而寤。寤之。不敢言。自是神色摧沮。侯生訊之。且以夢告。後又夢盧氏謂之曰。子死期至矣。韓氏遂寤。因是成疾。閱歲而卒。侯生後數年遊淮。次富水。郡僚隴西蕭慕侯生。以女妻之。及蕭氏歸。衣絳裲碧襦。以金玉爲首飾。與韓氏所夢無異。生具以夢語之。蕭氏曰。妾幼爲外族盧氏所愛。舅命爲己女。故以盧爲小字。夫婚姻

因有前定而絲綸碧襦亦復前定何耶以是觀之事無大小物無巨細一切分定固不可逃也（見靈異錄）

元綜偕老

崔元綜任益州參軍欲娶婦吉日已定忽假寐見人云此家女非君之婦君婦今日始生乃夢中相隨向東京履信坊十字街西北有一家入宅內東行屋下見一婦女方生一女云此是君之婦崔乃驚寤假而所約女忽然暴卒後官至四品年五十八乃婚侍郎韋陟堂妹年始十九雖嫌崔老竟嫁之乃於履信坊韋宅成親果在東行屋下詳勘歲月正崔公昔所夢之日其妻適生崔公位三品年九十崔夫人與之偕老尚四十年食其貫祿也（見定命錄）

承業擇婿

戶部尚書范陽盧承慶有兄女將笄而嫁之謂弟尚書左丞承業曰吾為此女擇得一婿乃裴居道其相當位極人臣然恐非善終必破家不可嫁也承業曰不知此女終他富貴否因呼其姪女熟視之曰裴郎位至郎官其女即合嫁斷裴後遭事不相及也卒嫁與之後居道官至郎中其妻果歿居道果至中書令後誅籍歿二盧之言一何神也（見定命錄）

閑儀擇室

李希仲趙郡人嘗為偃師宰有女名閑儀年十九歲遊戲後園花欄忽有人遙招之曰鄙有懇誠願託賢淑幸勿驚訝鄙為崔氏妻二男一女男名堅孟子鄙尤鍾念生六十日鄙則謝世夫人當為崔之繼室敢以念子為託望仁慈之言舉悲慟俄失所在後希仲秩滿家洛京天寶之亂幽薊起戎希仲挈家東遊至臨淮遇縣宰崔祈情款依然各敘祖姻乃內外三從之昆仲也時崔喪妻已半歲中饋無主幼稚零丁因求娶於希仲家當時危方為適適女人又成立遂歸之偃師故事初不省記忽聞崔氏中堂大哭即令詢問乃閑儀耳遽自省問則出少年孤孩曰此花欄所謂堅孟子也因是倍加撫育名之鑑遇及長官至陳郡太守（見玄怪錄）

明皇宮人

開元中賜邊軍纊衣製於宮中有於短袍中得一詩曰畜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了重結後生緣兵以詩白帥帥進呈明皇以詩遍示宮中曰作者勿隱不汝罪也有一宮人自言萬死上深憫之遂以嫁得詩者云吾為汝結今生緣邊人感泣（本事詩）

僖宗宮人

僖宗嘗自內製袍千領賜塞士神策馬真於袍中得金鎖一枚詩一首云玉燭製袍夜金刀呵手裁鎖寄千里客鎖心終不開其寶鎖人告之主將得其詩奏聞僖宗召馬赴闕遂以宮人妻之後僖宗幸蜀其夜不解衣前後捍禦其事與明皇相類此亦見婚兆之有前定也故併錄之（見本事詩）

賈偶再生

漢建安中南陽賈偶字文合得病亡見吏將詣太山已而曰何故誤追此人可遣之見一女子獨行文

合與語女曰某弘河人父見為弋陽令昨被召今得還文合既甦欲驗其事遂至弋陽謁令因曰君女事卒而却生耶具說女子容貌服色言語本末令人問女所言皆同遂大驚歎乃以女配文合成其異也（出搜神記）

竇汎天意

臨海樂安竇汎年二十餘死經日而甦云被錄天曹天曹主者乃其外兄料理得免有一女子同立門外知其有助因泣涕脫臂金及釵求救汎為之請良久云秋英同遣去秋英即此女名也乃俱出會日暮道側小屋如寄舍而無人遂同宿更相問女曰我姓徐在吳縣烏門臨瀆為居門有斑樹明旦各去遂並活汎後依語尋之果得徐舍與主人敘闊後問秋英何在主人云女初不出入君何以知其名汎因說昔日魂相見之由與秋英之言同徐氏試令侍婢數人出汎曰非也乃令秋英見之則如舊識徐氏曰此天意也遂以妻之後生子名曰天賜（見異記）

高氏陰配

吉州劉長史有三女皆絕色長女年十七病死劉與司兵院高廣相善秩滿同歸劉載女喪還高有子年二十一夜高氏子獨披書見女子來曰兒乃長史亡女也命當更生合得奉承君子雅意相採當白家令知高大驚曰幽明契合千載未有何難如之女曰後三日必生使開棺以面承露當活也高詣長史陳其事夫人深拒之高求之甚苦至夜劉及夫人皆夢女曰某命當更生天使配合必謂喜而見許何斷罔如是及覺遂大感悟乃許焉至期共開棺見女姿色鮮明漸有暖氣一家大驚擁於岸側守之一日至暮能言數日如故遂擇日於其地成婚後生數子因名其地為禮會村（見廣異記）

于祐紅葉

唐僖宗時有儒者于祐晚步禁衢臨觀御溝見浮葉流下有一葉若隱隱有墨迹乃取觀之果有詩一聯祐得之藏於書笥中祐復為二句題於紅葉而流之有附之以詩曰君恩不禁東流水流出宮牆是此溝祐累舉不捷乃依倚中貴人韓泳為門館久之泳召祐謂曰帝出宮嬪三十人使各適人有韓夫人與吾同姓今出禁庭來居吾舍子未娶年已踰壯夫人本良家才三十姿色甚麗吾言之使聘子何如祐避地謝泳乃令人通媒及助祐進六禮之數交二姓之歡就吉之夕祐願契意既久韓氏於祐箱笥中見紅葉大驚曰此吾所作之句君何故得之祐具以告韓氏復曰吾水中亦得紅葉不知誰之作也乃開笥取之即祐所題之葉相對驚歎感泣久之曰事豈偶然哉莫非前定也韓氏曰吾得葉之初有詩云獨步天溝岸臨流得葉時此情誰會得腸斷一聯詩聞者異之一日泳開宴謂祐曰子二人可謝媒人否韓氏笑曰吾與祐乃天合也遂索筆為詩曰一聯佳句題流水十載幽思滿素懷今日却成鸞鳳友方知紅葉是良媒泳喜笑曰吾今知天下事非偶然得者也僖宗幸蜀韓泳令祐導前韓氏以宮中舊物見帝具言適祐事帝召祐笑言曰卿乃朕門下舊客也祐伏地謝帝後還祐以從駕功得官韓氏生五子三女皆力學有官女亦配名家終身為命婦嘗聞在天之理可合則雖胡越而無間苟天理之未合雖比居隣屋其可得

也。銳於苟進而貪於苟求者，觀此可以自誡焉。出青瑣高議

繼圖飄葉

侯繼圖本儒素之家，手不釋卷，口不停吟。秋風四起，方倚檻於大慈寺樓，忽有木葉飄然而墜，上有詩曰：拭翠斂蛾眉，為鬱心中事。搦管下庭除，書成相思字。此字不書石，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天下負心人，不解相思意。有心與負心，不知落何地。侯貯巾篋，凡五六年，旋與任氏為婚。常念此詩，任氏曰：此是書葉詩，時在左綿書，那得至此。侯以飄葉對，取今書辨驗，與葉上字無異。益知婚姻之有前定也。見蜀異記

令狐媒介

晉索紞，字叔徹，有孝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紞曰：冰上為陽，冰下為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而與冰下人語，為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為人作媒，當冰泮而成婚。後太守田豹果因策為子求張氏女，為媒，仲春成婚。見晉史

黃霸共載

黃霸常與善相者共載，見一婦人，相者曰：此婦人合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推問乃巫女也，遂娶之。後黃霸位果至丞相。見漢書

毛仙遠配

吳淑，江東人，有妹在江南，適陳樞。樞卒，至京師欲求再配，有一尼，江東人，其母問尼曰：女子欲求親，有鄉里官者願求偶。一日尼曰：有馬淑者，湖南人，今為安州署夢尉，欲求親，因遂成結。初馬淑之先君在江南為饒州判，使其前妻謝氏方強壯之時，常使術士毛大仙者作卦歌，其中會述配偶之事，曰：水馬為妻壻，不久下泉鄉，命裏妨頭妻，再得口天娘。後謝卒，再娶吳氏。馬淑遭亂離，常錄此歌於巾箱中，因以示吳淑之妹。初淑與馬氏絕不相聞，尼亦非素識，因在京師卜師相過，遂得偶合，豈非前定歟。出洞微志

仙客遺縷

唐王仙客，建中朝臣劉振之甥也。少孤，與母養于外氏。振有女，名無雙，振妻常戲呼仙客為王郎子。後振為尚書租庸使，門館赫奕，冠蓋填塞，與仙客甥舅之分，懵然無聞，但寂不聞婚姻之議。一日振入朝，忽驟馬歸，汗流氣促，良久乃言：涇源兵亂，天子出苑北門，百官赴行在。因召仙客主管家事，先出開遠門，我將緒至。仙客出門既久，而其舅不至，乃至門伺之，門者云：租庸劉尚書欲出北門，不敢放出，追騎至，驅向北去矣。仙客大哭，歸襄陽村居二十年。京闕克復，乃入京訪舅消息，至新昌坊，遇使倉頭塞鴻及婢採蘋二人。後振以授偽官被誅，無雙沒入宮掖。仙客于故人李齊運，齊運以仙客為富平尉，知長樂驛。忽中使領內家三十人往園陵，無雙預其數，過驛留宿，與仙客束云：富平縣古押衙，人間有心人，能求之否。仙客乃厚結古生，以其事告之。古生取茅山使者藥，以採蘋為中使，賜無雙令自盡。託親嬪其屍，以遺仙客。曰：此無雙也。茅山使者藥服之立死，三日卻活。使者及塞鴻皆殺之，古生亦自刎。仙客乃與無雙變姓名，寓居

于潛數年，歸襄陽，夫婦偕老，男女成家。噫，人生之契闊會合多矣，罕有若斯之比，皆謂古今所無。無雙遭變籍沒，而仙客之志，至死不奪，卒遇古生之奇法，至冤死者十餘人，艱難走竄，其後歸故鄉，為夫婦二十餘年，豈非前定乎。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十七

墓兆門

袁安書生

袁安，字邵公，汝陽人，仕東漢永平為司空，為政雖號嚴明，然未曾鞫人以贓罪，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所不忍為也。聞者咸激自勵。初因父沒，母使安以雞酒詣卜者求葬地，遂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具以告。書生曰：吾能知之。安以雞酒為禮，畢乃指一處云：葬此者當世為上公。便與安別，須臾不見，安異之，遂葬其所占之地，遂為司空，子孫昌盛，四世五公焉。見漢史及幽明錄

孫堅異人

孫堅既遭父喪，出求葬地，忽有一異人曰：君欲百世諸侯乎？欲四世稱帝乎？曰：欲帝。異人乃指一處，喜悅而沒。堅異而從之，時富春有沙漲暴出，及堅為監丞，鄰黨相送於上，父老謂曰：此沙狹而長，子孫將為長沙矣。後果起兵於長沙，自權至皓四世稱僭，果葬地所致耶？將晉運方興，故止四世耶？大抵天命前定，故事無不合耳。見幽明錄及異苑

滕公佳城

滕公夏侯嬰也，嘗往東都，出門馬鳴，跑地不進。久之，公命掘地，得石槨，銘文梅古，異人莫之識，以示叔孫

通。通曰。科斗書也。文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公歎曰。天也。吾死其安此乎。遂葬其地。(見博異志幷西京雜記)

陶侃牛崗

陶侃微時。丁家艱。將葬。忽失牛而不知所去。遇一老父謂曰。前崗見一牛眠山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也。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山與周訪。訪父葬矣。後侃果爲三公。而訪三世爲益州刺史。如其所言。異哉。(見晉史)

郭璞桑田

璞嘗爲其母擇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即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由此觀之。水陸更變。莫不有定數。而況於人乎。

庾氏生金

庾冰嘗令郭璞筮其墓。以占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貴。然有白龍者。凶徵也。若墓碑生金。乃庾氏之大忌。後冰子蘊爲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其來。妾祕愛。不令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異於常狗。共怪之。將出非觀。在衆人前。忽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之禍至矣。又墓碑生金。俄爲桓溫所滅。如璞之言。異哉。(出晉史)

處俊壓角

郝處俊仕唐武后。爲侍中。既葬。有書生過其墓曰。葬壓龍角。其棺必斮。高宗多病。欲遜位武后。處俊極諫。事遂沮。后銜之。至其孫象賢。武后因事誅之。遂斮其祖父棺冢。書生之言至此而驗矣。非禍福定分而兆見於墓耶。(見唐史及朝野僉載)

明徹白馬

吳明徹。字通炤。秦郡人。仕梁爲司空。性至孝。嘗成墳塋未修。家貧。勤力耕穫。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枯。乃之田中。仰天號訴。居數日。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及秋大穫。足供葬用。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經墳。此是最小孝子大貴之徵。至時果有。應明徹最小子也。噫。富貴固有前定。乘馬逐鹿。亦復已定於前。行止果不由人明矣。(見南史)

沈彬石燈

郎官沈彬。既葬。掘地得石墓。中有石蓮花燈三碗。無它物。傍有銘云。開成二年開。雖開卻不埋。石燈猶未點。留待沈彬來。因遂葬之。雖乃天造地設。藏之以待彬耶。胡爲而前定若此也。(出乘異記)

韋墳萬日(見樊川集)

杜牧作韋溫墓誌云。韋公會昌五年五月頭始生瘡。召子壻裴復魯曰。吾墓宜以池州刺史杜牧爲誌。復魯曰。公去歲爾瘡生。迄今始一。尚微。何言之深。公曰。吾年二十九。官校書郎時。嘗涉滻水。既中流。有二人者。舉符召我者。其一人曰。墳墓至大。萬日始成。今未也。遂邀。今萬日矣。天使告我。我其可逃乎。謝醫不

問。果翌日不救。銘曰。德則至矣。位其充乎。如其充兮。可大厥功。以施生人。天先告之。萬日之期。天實爲之。

崔巽三年

唐明皇獵於溫泉之野。鵰飛兔走。御驄駿疾。馳約二十里。左右多不能從。惟白雲先生張約馬快能從帝。縱轡過一山。有新墳居其上。先生顧眺甚久。帝曰。如何。先生曰。葬失其地。安龍頭。枕龍角。不三年。自消鑠。傍有樵者。帝問何人葬此。樵者曰。山下崔巽家。帝令引至其家。巽之子尚衣斬縗衣。巽子不知帝也。乃延入坐。帝曰。山上新墳。非吉地也。巽子曰。父云遺言葬此。不敢違命。帝曰。汝父遺言何說。巽子曰。父存日有言曰。安龍頭。枕龍耳。不三年。萬乘至。帝驚顧嗟嘆稱美。先生曰。臣學未精。且返衡山。後詔錮巽子終身衛役。(見遺史)

郭璞龍耳

璞嘗爲人葬。晉帝微服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曰。出天子耶。答曰。能致天子來問耳。帝甚異之。(見晉史)

智興竹杖

唐王智興始微時。嘗爲徐州門子。有道士寓居門側。智興每旦起持帚。必掃道士之門。久而感之。謂智興曰。吾善審墓地。若能葬。當爲子卜之。智興他日引道士出視地。道士以所執竹杖表一處曰。必葬此。君當壽而兩世位至方伯。後智興再往瑩穴。其竹杖有枝葉叢生。心異之。遂葬焉。其後果至侍中云。

羊祜折臂

羊祜嘗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後祜因墮馬折臂。位至三公。信乎墓之有吉凶。不誣也。(出晉史)

伯玉暴貴

荀伯玉。廣陵人。微時有善相墓者。謂其父曰。君墓當出暴貴者。但不得久。又出失行女子。伯玉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後伯玉爲齊高祖親信。軍國密事皆委之。權重朝右。每暫歸休。軒蓋填門。爲武帝深忌。至永明元年伏誅。伯玉姊當嫁。明日應行。今夕逃隨人去。家尋求不得。後出家爲尼。伯玉暴富貴而卒敗亡。一如相墓之言。嗚呼。葬古無有也。後世用之。風水地理。山川向背。其吉凶亦從而生矣。後之葬者。可不慎哉。(出南史)

張裕累世

張裕。吳郡人。事宋爲會稽太守。五子演、鏡、永、辯、岱。俱知名。時人謂之張氏五龍。初裕之祖澄當葬。郭璞爲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則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者。位光祿。年六十而卒。子孫果皆昌盛云。(見南史)

流之改葬

後魏高流之爲徐州刺史。決河水灌城。破一古墓。得銘曰。吾死後三百年。背底生流泉。賴逢高流之。遷吾

上高原．流之異其塋乃爲之造棺槨衣服．取其骸而改葬之．嗟夫．流之何人．而姓名先見於三百年前．彼亦何人．而知三百年之後有一高流之耶．蓋凡物莫不囿於有形．有形則有定數．將亦以數而知之也．（見紀載）

鑿蓮古冢

宋浦陽江有琵琶圻．圻有古冢．墮水．甓有隱起字云．筮吉龜凶．八百年．落江中．謝鑿蓮取甓詣京．咸傳觀焉．乃驗龜繇．故知冢已八百矣．（出水經）

王果得銘

唐左衞將軍王果被責．出爲雅州刺史．於江縣繫舟．見岩腹有一棺臨空半出．乃緣崖登而觀之．得銘曰．欲墮不墮逢王果．五百年中重收我．果喟然曰．吾被責雅州．固前定．不然何以五百年而知吾之來乎．乃爲收葬而去．（水經）

大雅不利

温大雅．字彥洪．并州祁人．性至孝．與弟彥博大有皆知名．仕至禮部侍郎．改葬其祖．卜人占其地曰．弟則吉．不利於君．若何．大雅曰．如子言．我含笑入地矣．葬餘果卒．（見唐史）

洛陽南市

洛陽南市．即隋豐都市也．掘得一冢．棺中一人．皂幘朱衣．有銘曰．筮言居朝．龜言居市．五百年間．於此見矣．校其月日．當魏黃初二年也．（出兩京記）

地理吉凶

李侍郎游與畋議地理事曰．史中有言因葬而至公卿者．亦有因葬而至凶禍者．信矣乎．畋對曰．凡人與萬物悉受命于天．謂之天命．天能生之．故隨命之多少．地能養之．故隨分之厚薄．若以吉凶禍福因地理而得之．謂之地命．可乎．公曰．若然．古之因地理而得禍福者．此皆妄矣．曰．非妄也．易云．觀其所感．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已爲福善．福善之物應之．已爲災凶．災凶之物應之．其感在己．其應在彼．據是而論之．命果在天不在乎地．詳矣．公曰．聖人言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何也．曰．大凡置器用之物．猶擇其地．況於親乎．卜之者．慮坎穴之下．有湧泉伏石之類耳．非僥倖求福也．據陜狄冢流．以地平垣爲上．其次東南傾西北高．傾則水順流而不擁．高則岡繞抱而不缺．斯大槩也．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公曰．然．命果在天不在地乎．感在乎己．應在乎彼．物理之然也．（見鼓吹師集）

呂才葬論

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經曰．葬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是爲殯墓之所也．魂神之宅也．朝市貿遷不可知．石泉類謝不可常．是以謀及卜筮．庶無後艱．斯則備於愼終之禮也．後代葬說出於巫史．一物有失．便謂災及死生．多爲妨禁．以售其術．其書乃有百二十家．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易謂聖人之大寶曰位．何

以守位曰仁．而術者之法曰．官爵富貴．葬可致也．年壽修促．子姓蕃衍．葬可致也．夫日愼一日．澤及無疆．德則不建．祚乃無永．臧孫有後於魯．不聞葬得吉也．若敖絕後於荆．不聞葬得凶也．且人有初賤而後貴．始泰而終否者．子文爲令尹．三仕三已．展禽三黜於士師．彼冢墓已定而不改．此名位不常．何也．故知榮辱升降．事關諸人而不由葬．世之人爲葬巫所欺．罔擗踊荼毒．以期徼倖．由是相塋隴．希官爵．擇日時．規財利．謫數禮俗．皆不可以爲法．此呂才之論也．予詳原才之意．蓋患陰陽家多謬僞淺惡．世徒拘忌．故以經史推處其驗．謂富貴壽夭．皆由於天．而不由於葬．人宜修德以迎之．其意甚善．然不知古之葬者雖不主於吉凶．後世用之．風水地理．山川向背．其吉凶亦從而生矣．如陶侃牛岡．郭璞龍耳．處俊麟角．賈氏生金．班班史冊．禍福昭然．不可不信．以愚觀之．貴賤貧富．死生壽夭．雖有前定．亦由葬以致之．苟作善而福至．則葬得其吉．作惡而禍降．則葬得其凶．所謂有福之人．不居無福之地．此最確論也．後之人無以呂才之言而忽於卜葬．無以葬巫之術而怠於修德．二者兼愼而審處之．則善矣．（出唐史）

葉公陰宅（出紀異錄）

沙陽葉公儀吉未第時．求陰宅．葬其先人．未得．一日有林璞者謁之曰．北距縣五里山名雞源．有地可葬．葬後一紀．定出蟾苑客．因曰．臥龍欲騰頭角起．乃安龍頭案龍尾．申酉年中桂枝香．子孫折桂無窮已．葉曰．本朝自來辰戌丑未年爲廷試．何得申酉耶．客曰．五行推遷乃若此．後國家以寇難多事．廷試忽移戊申．是歲葉果登第．計其葬恰一紀．事之前定可知矣．

由余氏墓（自著小說）

韓文炳．蘇州節度使元璞之姪．仕爲元帥府判官檢校禮部尚書．顯德中．累入京爲供奉．有文學口辨．善應對．妻丘氏．開寶五年卒．炳求吉山擇墓地．炳幼精於靑烏之兆．於報恩院側古松林中得一穴．自和之曰．此吉地．有僧常泰亦謂之曰．此地據山之樹．嘗是古賢之墓．尙書不可重營．炳不從．遂躬督役夫開之．果古墓也．石板數重．柩已成灰．但骸骨一副在石之上．身長一丈．胸骨三尺．明若金色．更無他物．東畔一銅酒鐺．皆詩花．西畔一古劍．劍已蝕．餘大玉環在靶．亦是玉刻爲合抱芙蓉．玉色瑩然．炳心欲之．令役夫不得入．炳自降入下穴．取其環靶．忽然一枚鷙蜂．大如鴿子．從劍下飛出．於炳右眉上螫之．炳便悶倒．顚臥如斃．肩輿還宅．其夕遂卒．常泰掩之如故．至翌日．其子知玄號踊之次．冥然困睡．忽夢一古丈夫長丈餘．披魚鱗甲．擁大劍．跣足．足色如金．謂知玄曰．我帝堯時由余氏也．與陶唐氏．隗氏同禹理水有功．得封於吳．卒葬於此．當時此地乃海東漸之山也．宅兆甚吉．居之極安．汝始開吾石板．固已非矣．而輒欲奪吾玉劍．過孰大焉．今雖擊死．然隸吾籍中．吾在冥府大有所主．汝父且無苦．勿念之．遂覺．由是推之．墓之吉凶．始自盤古．由堯至於開寶．幾數千年矣．各有定分．則不可妄乎．後之營墓地者．宜鑑茲哉．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十八

雜誌門

敬達玉碗

後唐袁洪製爲蜀中從事。尤精算術。同府令算庭下桐樹葉。布算良久曰。若干葉。衆不服。命摘去二十二葉。復算曰。已少向者二十一葉矣。審視之兩葉梢小。止當一葉耳。張敬達有二玉碗。洪製量其廣深算之曰。此碗明年五月十六日巳時當破。敬達曰。吾謹藏之。能破否。卽命貯大籠。藉以衣絮。鏁之庫中。至期庫梁折。正壓其籠。二碗俱碎。嗟夫。一碗之碎。猶不逃於定數。而況人乎。（見稽神錄）

文孝石匣

洛中地內多宿藏。凡置第未經掘者。例出掘錢。張文孝左丞始以數千緡買洛大第。價已定。又求掘錢甚多。文孝必欲得之。累增至千餘緡。方售。人皆以爲妄費。及建廳舍。土中得一石匣。不甚大。而刻鏤精妙。皆爲花鳥異形。頂有篆字二十餘。而書法古怪。無人能識。發匣得黃金數百兩。鬻之金價正如買第之直。掘錢亦在其數。不差一錢。觀其款識文書。皆非近古所有。數已前定。則雖欲不妄費。安可得也。（見摭言）

劉毅齋名

桓玄在江州造盤龍齋。後劉毅爲刺史居之。毅小字曰盤龍云。（見丁用晦芝田錄）

南雍羊壇

南雍州記云。襄陽有壇。號承羊壇。刺史初至。必承羊詣壇。命繞之。以其遲數驗臨州之年。晉文帝爲刺史。羊行六遭以止。強之。果八年而後還也。（見襄陽耆舊傳）

李相紗籠

李藩丞相方未第時。有人告曰。公是紗籠中人。問其故。則曰冥司凡台相則立其像。以紗籠護之。後藩果至台輔。乃憲宗之時也。（見[illegible]）

宣宗探鬮

唐宣宗時將命相。必探中外人望爲相者三兩人姓名撚之。致香案上。以物覆之。焚香虔祝。探丸以命草麻。上切意李孝公於讓。竟探名不得。此可以言命也夫。（見盧氏雜說）

盧齊暴亡

永徽中盧齊卿暴亡。及甦云。見其舅爲冥司判官。有吏以文書呈曰。宇文融爲宰相。舅曰。此人豈堪作宰相。吏曰。天符已下。不可改。若歲月遠近則由裁判。舅乃紙尾判一百日。既而融果入相。百日而罷。人之官爵。陰注已定。則不可改。人力區區何爲哉。（見唐宋遺史）

鍾李同出

南唐鍾謨李德明寵遇日深。勢盛輝赫。嘗二人同出。傍有老叟竊指之。謂人曰。此二人一人無頭。一人項上有繩。未幾德明棄市。謨自經而死。（見唐宋遺史）

耿詢太史

隋大業中。耿詢造渾儀成。進之。帝召太史令袁充、少府監何稠等。驗三辰度數。晝夜運轉。毫釐不差。甚嘉之。欲用爲太史令。詢聞之。笑曰。詢故未合得此官。六十四五所不論耳。然得太史令卽命終。宇文化及篡叛。詢爲太史令。謀歸唐。事洩被害。時年六十五。觀詢之善能術數。蓋亦張衡郭璞之流也。（見大業拾遺）

房琯龜茲

房琯次律。河南人也。嘗詣邢和璞算終身之事。邢曰。君由東南止西北。祿命卒矣。降魄之處。非館非寺。病起於魚飧。而休於龜茲板。後房自袁州罷歸。至閬州舍於紫極宮。適見工人治木。房怪其木理成文。問之。道士曰。數月前有賈人施此龜茲板數斷。房始憶邢之言。有頃刺史具鱠邀房。房曰。邢君神人也。乃具白刺史。且以龜茲板爲託。是夕病鱠。果卒焉。（見酉陽雜俎）

多遜崖州

盧多遜。開寶中自尚書知制誥出鎮州。未久。召歸將大用。過洛。皆郊迎。有田膂者。見之嘆曰。吾輩得似此人足矣。旁有老人曰。君無羨此人。今雖榮顯。後五十年卽不如一切人。田方欲詰之。忽不見。或曰。此沈老也。久不到城。不知何故忽來。田乃訪之。欲問終身休咎。沈曰。素不解此。田曰。昨日同在城中。親聞君言。沈曰。老人不入州縣二十年矣。前日發疑。偶夢到城。亦記是君等。不知夢中之言因何而發也。田亦怪之。

以多遜方奬用，不敢言及其前宦。沈言乃驗，良由陽受陰注，數不可逃。彼沈老以專精知之，寓於夢而發於言耳。出名賢小說。

顏濟廢閣

會昌中，有顏濟秀才遊瓦棺寺，遇陳官人同遊是寺。語濟曰：今日倘此登臨，爲惜高閣不久毀除，故來一別耳。後數月，其閣因寺廢而毀焉。見傳奇。

抽籤爲戲

盧相多遜方丱角，其父携就雲發觀小學，與羣兒戲誦街廢壇上，有方籤一筒，競往抽之爲戲。時多遜尙未識字，歸以示其父，閱曰：身出中書堂，預因天水白，登仙五十二，終爲蹇島客。父見之，頗喜，追作相，與秦王廷謀事敗，始因趙普堂吏趙白，遂南竄，卒于朱崖，果年五十二。籤語無一字差。非之前定，一至於此，可不信哉。出蜀異志。

分河取丁

常有人自冥司放還，道中聞人語云：欲分黃支，前者要令三丁取一，針工不集，令諸二丁取一矣。後數月，節度薛公奏議分汴州河一支，以免衛城之患，先乞三丁取一，後更乞二丁取一，乃成，皆如所聞。大抵天下事雖出於人爲，必先定於陰注，殆假手於人耳。事成而自矜，良可嗤也。見幽怪錄。

鶴林花歸

殷七七名文祥，每醉歌曰：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鶴林寺有杜鵑花，貞元時，外國僧自天台鉢盂中以藥養其根，來植於此。或見紅裳女子遊花下，俗傳花神也。一日或謂七七曰：此花可開副重九乎？曰：可。乃前一日往寺中宿，中夜女子謂七七曰：妾爲上玄所命，來司此花，非久却歸閬苑，今與道人開之。來日晨，寺僧訝花漸拆，至九日爛熳。後經兵火，其花遂亡，信歸閬苑矣。見沈汾續仙傳。

丘樽三笏

丘樽爲兩浙進奏，開寶末年，廣州牙綱到，吏私竊一牙樽，易得之。命工解笏，得五，而其中三面甚大。工曰：此笏紅文光瑩，顏殊常。有一甚長史者，年過八十餘，善相笏，召使相之。既至，命水洗手，取其大者，向日觀之曰：此王侯笏也，然生人不當乘。又舉次者曰：宰相笏也。又取第三者熟視之曰：卿監笏也，亦可爲節度使，而非貞。其後不數日，忠懿王急須一大笏，樽乃以第一面附歸，蓋欲致之於武肅王祠中備供養耳。又月餘，沈相公遣堂吏欲致新笏，遂以次者進于相第，執之十餘年。餘第三面，樽以奉錢昭晏，昭晏後太平興國二年除衛尉卿，知滁州，皆如甚之言。嗟乎！三笏同出異用，物固不逃於數矣。是何甚老之術，其妙如此耶。見翰自小說。

沈良借緋

沈良除大理寺丞，通判吉州，借緋。途至餘干，貨一笏。次有一道士行乞至舖，見沈持笏，乃曰：貧道善相笏。見沈笏曰：此只是借緋笏耳。官人爭得賜緋賜紫？笏遂自出一面授沈曰：此笏借緋，乘是吉州通判執得。

沈大犒，延於靜室，謝以向去之事。道士笑曰：但且赴任，如獲擢後，貧道方爲官人別選一面。朝官笏曰：何時？曰：明年六月。乃去不見。明年六月，良果卒於吉州。章服品第只此，可以知其前定矣。

魏瓘築城

魏侍郎瓘初知廣州，忽子城一角頹墊，得古塼，塼面刻四大字云：委於鬼。公蓋合而成魏也，或其非與？乃大築子城，幾能留仲待制備代之。未幾，儂智高之亂，寇廣外城，一擊而摧，獨子城堅固，民逃於中，獲免者甚衆。賊退，朝廷以公有前知之備，加諫議大夫。城不知起於何年，而四字之應，果驗於後。事之前定如此，豈人力哉。出韓錄。

陳氏修廟

鄭內翰毅夫知荊南，一日，虎入市，嚙數人。郡大駭，競修浮屠法禳之。鄭公論市民曰：城隍廟在子城東北，荒頹久不葺，汝曹盍以齋金修之。獨一豪民陳務成者前對曰：某願獨葺，不須齋金也。因遂修之。換一巨梁，脊鑿一竅，嵌一板於其中，其下宛若新鑿，云：維大周廣順二年，歲次壬子，五月某日建。其旁又大題四字曰：遇陳則修。陳氏以幎巾裹之，獻於府。鄭公奇之，特爲刊其事於新梁之脊。其末云：噫，此能以物之極理推而至於斯乎？寧得先知之神乎？以此知非之前定不可易也。可疑者，何古人獨能而今人不能耶？治平丁未歲，安陸鄭獬荊南書堂記。

孝先竹床

至和二年，成都人有費孝先者，始來眉山，云近遊靑城山，訪老人村，壞其一竹床。孝先謝不敏，且欲償之。老人笑曰：子視其上字。字云：此床以某年某月造，至某年某月日爲孝先所壞。自其數耳，何以償爲。孝先知其異，乃留師事之。老人授以軌革卦影之術。前此未有知此學者，私後五年，孝先名聞天下，王公大人不遠千里，皆以金錢求其卦影，孝先因以致富。今四方治其學者，所在而有，皆自託於孝先，眞僞未可知也。聊復記之，使後世知卦影所自也。見[illegible]陸集。

全僧修寺

泗州大聖，西竺國人，唐高宗時始來中國，出處無常，與其言者，初若狂，已而皆驗。常憩毗陵國祥寺，殿將毀壞，師濟以衲衣沉梁上，仍告人曰：有人王來修此寺。師遂行，後三十年，其寺乃大興，皆僧全氏之力。師言人王之驗也。出王元澤文集。

曹翰屠城

曹翰圍江州三年，城陷，太宗嘉其盡節於所事，遣使諭翰，城下日拒命之人盡赦之。使人至獨木渡，大風數日不可濟。及風定而濟，則翰已屠江州無遺類，適一日矣。唐吏部尚書張嘉福奉使河北，逆韋之亂，有勅處斬，尋遣使人赦之。使人馬上昏睡，遲行一驛，比至已斬訖。與此相類，得非命歟。出筆談。

吏人移廟

寶元己卯歲，文遊泗州昭信縣，時龍圖吳公中復初爲尉此邑，僕偶之，見其廳事權倒，延坐別齋，因說

棟撓之由云。此廳不知其幾千百年。凡直吏者無一日不在其下。今日五鼓忽摧。使大驚。罰吏人必齋粉矣。命開廳呼之。則五吏俱驚。喈怪問汝輩夜來何處。知吏對曰。某等廳上。知吏皆見甲士數人仗戈叱起。令速移東廊。稍緩則死。遂驚怖匍匐疾走而去。未及廊。則廳已摧矣。公曰。皂隸微賤人也。尙有物衛之。況崇高聰明富貴前定。而無擁持者歟。（出雜錄）

拱聖節度

太宗善望氣。一歲春晚。幸金明池。回蹕至拱聖營。忽大雨。有司供擬無雨仗。因駐蹕於營門以避之。顧左右曰。此營它日當出節度使二人。蓋是時二夏侯仲守恩守贇在營。方弁角。後侍眞宗於蕃邸。及龍飛。二公俱致崇高。守恩爲節度使。守贇知樞密院。終於宣徽使。（見朝野雜錄）

賈升知觀

道士賈得升。陳希夷門人也。雍熙中。先生謂賈曰。華州老君殿後有神人黑衣冠。傳北極紫微帝君之命。汝爭立北極殿。昔唐時以此爲新貞之館。今吾復遇此神。後二十年。此觀興矣。惟汝得當之。後先生將終。密書奏疏。遣得升詣闕投進。太宗賜之紫衣師號。使主其觀事。又賜錢營北極殿以終其志。後眞宗祀汾陰。再幸其所。睹先生遺像。召賈得升對。蹕行宮。璽祖本命元辰三殿。先生始言二十年此觀興矣。據此。正協其數。果得升當之。由是知廢興之理。皆有定數。而況于人乎。（出陳摭郡）

王彥敍功

唐莊宗得天下。有從行禁旅王彥。乞敍功賞。奏大軍濟河日。係第一隊。及入汴日。又係前鋒。合遷補。帝領之。使且去。他日又奏。帝不納。或嘲曰。帝方好音樂。令樂工多被恩賞。子何不爲之。彥乃學吹管。得供御。終不獲賜。彥後事李嗣源。嗣源亦陳述其事。帝曰。朕亦知彥有功。但吾見其面則憤然。安更有賜與之意。帝因舉太宗時曰。待余心肯日。是汝命通時。信哉。莊宗之意也。人君提賞罰之柄。一喜怒爲人之禍福。王彥雖有功。而前定不合富貴。雖區區陳述。烏能回帝之意哉。（名輪秀談）

于生遇風

于立禮。元豐時自嶺表歸。至落星廟。舟遇風而沉。立禮爲人拯至一處。有榜曰三江都水使者。立禮趍庭。有官坐庭上。問曰。舟覆損幾人。吏曰。都不救。官曰。若有數未盡者。立當送還。命吏視立禮籍。籍吏出曰。立禮算未終。官曰。速送去。立禮出門。爲吏推之。遂浮沉波浪。漁者獲之乃免。以此知人之算數。皆陰籍注定也。（出名談）

張洎修廟

參政張洎常奉使還。經宮亭湖。風波忽起。因心禱求利涉。既而夢一紫衣丈夫與一女子偕至。揖與之坐。不敢固命之。乃坐。終恐懼不安席而去。及船至岸。見山上有廟。問之。乃宮亭神廟。入廟見其神與所夢正同。因許爲修飾而終不果。及參大政。始加葺焉。初湖側鄉人皆欲修廟。輒夢神曰。此自有爲吾葺者。爾不當治。民懼之而止。及是始驗。夫大道之行。天人交感。當公遜難之際。豈自知輔聖奧運。參決天下之務哉。

而山川之神。惕然祇懼。豈非冥數先定。而鑒心協應者乎。昔廬與鄰得方山而嶽井王仲德見白狼而紆難。皆冥祐既至。而響報隨之。時雖不同。事則符合。苟非道與運會。才由世出。則安能使玄符感發。兆於靈昧。如是其彰灼乎。（見吳淑左庭記）

程公逸事

公諱仁霸。眉山人。以仁厚信於鄉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憚遠宦。官闕。選士人有行義者攝之。公攝錄參眉山尉。有得盜蘆菔根者。所持刃誤傷主人。尉幸賞。以劫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囚坐廡下泣涕。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冤。咋謂盜曰。汝冤盍自言。吾爲汝直之。盜果稱冤。移獄。公既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公坐誤囚罷歸。不及月。掾尉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扣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是以至今。公壽盡今日。我爲公荷擔而往。暫對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具以語家人。沐浴衣冠。就寢而卒。軾幼時聞此言。已而外祖父壽八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爲監司者三人。元孫宦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或謂盜德公之深。不忍煩公暫對可矣。而獄久不決。豈主者惡之。亦因以苦尉掾歟。然則後之人稱貴而害人者。可不戒乎。（東坡集）

孫何第一

太宗時。親試進士。以先進卷子者賜第一人及第。孫何與李庶幾同在科場。皆有時名。庶幾文思敏速。而何苦思遲。自謂必居其下。會言事者上言。舉子輕薄爲文。不求精理。惟以敏速相誇。因言庶幾與舉子於餅肆中作賦。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爲勝。太宗聞之大怒。是歲殿試。庶幾最先進卷子。遽叱出之。由是何爲第一。此不前定之命乎。（出西齋）

亞夫角聲

元祐四年夏。王聖涂至河中。與鄰僚旅見提刑孫亞夫。孫曰。近日府中角聲不和。應在太守。時蒲贊政方到。未幾王震待制自同復鎭蒲。七日丁丑憂去。至九月。孫復曰。角聲不和尤甚。時報蒲中行龍圖自襄移蒲。十月到任。明年春卒。蓋禍福已定。而形於聲音。孫以審音而知之也。（出賓退錄）

士衡無失

李士衡爲館職使高麗。一武人爲副。高麗禮幣贈遺之物。士衡皆不關意。一切委於副使。時舡底疏漏。副使皆士衡所得縑帛藉舡底。而以己物登其上。以避漏濕。至海中遇大風。船欲傾覆。涉人大恐。請盡棄所載。不爾船重則難免。副使蒼皇悉取船中之物投之海中。更不暇揀擇。約投及半。風息船定。既而點檢所投。皆副使之物。士衡所得在舡底。一無所失。得失之分。人力豈能勝天哉。錄之可以爲姦巧小人之戒。

范密薦福

范文正公鎭鄱陽。有書生獻詩甚工。文公禮之。書生自言平生未嘗一飽。天下至寒餓者無在其右。時盛習歐陽率更字。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文正爲具紙打千本。使售於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故

時人爲之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又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冷齋夜話)

郭注求室

韓魏公客郭注、才甚美、然求室則病、行年五十、未有家室、魏公憐之、百計爲求婚、將遂、則其人必死、公乃以侍兒錫之、未及門而注死、是殆與范公客同科也、范魏功名富貴、如泰山黃河、日月所不能老、而兩客乃爾、謂非前定可乎、(夜話)

吳僧寶鑑

嘉祐中、沈括之伯兄爲衛尉丞、有吳僧持一寶鑑云、齋戒照之、見前途吉凶、伯兄如其言、以水濡其鑑、鑑不甚明、髣髴見人衣緋而坐、時伯兄爲京寺丞、衣綠無緋、遂有緋衣、不數月、以英宗覃恩、果賜緋、後其僧來京師、絲袞緊爲鄭史、皆照之、見著貂蟬甚著、不旬日、攝官奉祠、遂假貂蟬、鑑之所卜、悉甚異、何人之前定乃如此耶、(筆談)

列子力命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夭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下、而困於陳蔡、商紂之行不出三仁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常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力之能奈何壽彼方此、窮聖達逆、賤賢貴愚、貧善富惡耶、力曰、若是則我固無功於物、乃命之所制也、故注曰、命者必然之理、素定之分、豈不信哉、(出列子力命傳)

禹錫分定

唐劉禹錫云、道宣持律第一、忽一日、霹靂遶戶外不絕、宣曰、我持律無所犯、若有宿業、則不知之、乃褫三衣於戶外、恐有蛟螭憑焉、衣出而霆不止、宜視其十指甲、有一點如油麻者、在右手小指上、疑之、乃出於隔子孔中、一震而失半指、黑點是蛟螭之藏處也、禹錫云、斯龍亦可謂善求避地之所矣、而終猶不免、則一切分定、豈可逃乎、(見嘉話錄)

鄭珏吉凶

鄭珏當唐昭宗時作相、文章理道、典贍華美、小字十九郎、應舉十九年方及第、又第十九人、至相亦十九年、時皆異之、頃歲閬陽有孫六丈者、妙於推步、嘗謂歐曰、一生吉凶、須値三郎、變後如其言、年十三有詩名、二十三丁先考艱、三十三値李順叛、四十三拔成都解、五十三直太學、諱六十三改大理丞、知泉州惠安縣、七十三能和議郡、止關致仕、八十三病革不死、今又五年矣、不知此去復何如也、乃知冥形識於天地之間者、固不可逃於數也、(李歐自述默關集)

胡宿名言

胡文恭公宿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爲意、在文館二十餘年、常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士人當修身俟時、無爲造物者所嗤、世以爲名言、(澠水燕談)

東坡分定

東坡居士嘗曰、吾無求於世矣、所須二頃稻田以足饘粥耳、而所至訪問、終不可得、豈吾道方艱難、時無適而可耶、抑人生自有定分、雖一飽亦如功名富貴、不可輕得也、(見東坡集)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十九

爲善而增門

韓厥紹孤

晉司寇屠岸賈欲治靈公之賊、韓厥曰、吾先君以爲無罪不誅也、賈不聽、遂殺趙同趙括趙嬰齊等、趙朔妻遺腹生趙武、公孫杵臼以謀死而使程嬰鞠武、匿山中育之、後景公疾、卜之、以爲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公以問韓厥、厥曰、趙氏無罪、國人念之、故見於龜策、且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於是爲其孤而立之、以趙氏田邑畀趙武、其後韓厥子孫列爲諸侯、享國十數世、與趙魏相始終、韓氏於晉未有大勳、其所以至於此者、太史公特以能紹趙孤爲天下之陰德、而享斯報焉、太史公誠足以爲勸諭之君子也歟、(左傳史記)

臧孫有後

魯隱公將觀漁於棠、臧僖伯諫不聽、遂往陳漁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至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臧哀伯諫之、亦不從、哀伯名達、僖伯之子也、周內史聞之曰、臧孫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其後哀伯之子辰、是謂臧文仲、辰之子許、是謂臧宣叔、許之子紇、是謂臧武仲、數世皆爲魯之名臣、(左傳)

叔敖斷蛇

楚孫叔敖乃薳賈之子，曰蔿艾獵是也。爲兒時，出遊還，憂而不食。母問其故，泣曰：見兩頭蛇，恐死。母曰：今蛇安在？對曰：敖聞見兩頭蛇者不祥，恐後人又見，殺而埋之也。母曰：無憂矣。我聞有陰德者，天必報福。其後果進爲楚令尹。城沂之役，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故傳言其能使民是也。出賈子及左傳。

張湯有後

張湯仕孝武爲御史大夫，雖以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其子安世忠信謹厚，勤慎周密，遇引士大夫而不使知出於己。有郎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以爲譎水漿而釋之。其隱人過如此。又復志尚廉退，勤滿盈謙，屏辭俸祿，身衣弋綈。安世子延壽亦歷位九卿。延壽子勃，勃子臨，皆有謙儉之德。安世兄賀以得幸衛太子，下蠶室，爲掖庭令。而宣帝以皇孫收養掖庭，賀傷太子無辜，親養撫循，其恩甚厚。及壯，教以詩書，以家財爲娶妃。及宣帝即位，而賀已死。宣帝爲置守冢二百家，封其子爲恩德侯，安世小男彭祖，又少與宣帝同席研，又封爲陽都侯。賀孫霸，年七歲，亦拜爲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爲侍中。中常侍諸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自漢興至王莽，世侯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富平者。故史氏云：安世履道，滿而不溢，賀之陰德，亦有助云。予考驗其事，蓋湯之揚善止及其子，而後之榮盛累世，皆安世與賀積德之致。上天報施，確然於此矣。見前漢。

王忳繡被

王忳字少林，廣漢新都人。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謂忳曰：我應下有金十斤，死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忳乃鬻一斤，營殯葬，餘金悉置棺下。後歸署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墮忳前。忳言之縣，縣以歸忳。忳後乘馬，馬奔走入它舍，主人見之曰：今擒盜矣。問忳所由得，并及繡被。主人謂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忳因說葬書生事，并道其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因與忳俱迎彥喪，餘金具存。忳由是顯名，舉茂才，除郿令。見後漢。

丙吉葬死

丙吉字少卿。武帝末年，巫蠱事起，詔治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深哀曾孫無辜，會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分遣死者，詔獄繫無輕重皆殺之。使者夜到郡邸獄，吉閉門不納。武帝亦悟曰：天使之也。因並赦之。繫者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及宣帝立，吉絕口不道前恩。後吉病，上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死疾也。病果瘉，遂代魏相爲丞相。見前漢。

王賀必興

王賀翁孺，爲武帝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盜賊等，黨與及吏畏愞逗遛當坐者，皆縱不誅。它部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誅千石已下，及通行飲食坐連及者，大部至斬萬餘人。翁孺以奉使不稱免。嘆曰：吾聞活

千人者，子孫必封。吾所活萬餘人，後世其必興乎。翁孺生禁，禁生女政君，乃孝元皇后也。西漢。

郭躬仁恕

郭躬字仲孫。父弘習小杜律，斷獄三十年，用法平允，諸爲弘所決者，退無怨情，時人比之于公。年九十五卒。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吏獄斷刑，皆從矜恕。又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遂著于令。又章和元年赦繫囚，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躬爲上言，肅宗善之，詔赦焉。躬奏讞法科，多所生全。子晊至南陽太守，子鎮爲尚書，孫程立大功，遷尚書令，封定潁侯。子賀成侯。賀弟禎至廷尉，禎弟子禧至太尉。子鴻城安鄉侯。子孫爲三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范曄之論謂躬平刑審斷，幾於得情，則哀矜而勿喜者，慶延于世，蓋由於此。不然，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善惡之報，曾不旋踵而應之若符契歟。後漢史。

裴度還帶

唐中書令晉國公裴度，貌狀眇小，相不入貴。既屢黜場屋，頗亦自惑。會有相工在洛中，大爲搢紳所神。公時造之，相者曰：公形神稍異，不入相法，若不至貴，即當餓死。今則殊未見公貴處，可別日垂訪，爲郎君細看之。公去，一日出遊香山寺，徘徊於廊廡間，忽見一素衣婦人，致緹褶於僧伽欄楯之上，祈祝良久，瞻拜而去。少頃，度方見其緹褶在舊處，知其遺忘也，又料追付不及，遂收取以待婦人再至而還之。日暮不至，度乃歸逆旅。詰旦復携往寺門，始闢，覩昨日素衣疾趨而至，撫襟惋歎，若有非橫。度從而訊之，曰：父以罪被繫，昨告人假得玉帶一、犀帶一，以賂津要，不幸失去，老父不測之禍，無所逃矣。度悅然歸之，婦拜泣，請留其一以謝，度笑而不納。後詣相者，審度形色頓異，驚歎曰：此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非某所知也。度後果位極人臣，嗟富貴貧賤雖自有數，然不可得而知也。裴晉公以陰德而至貴如此，凡爲善者可不勉哉。出摭遺。

洪敬嫁婢

唐彭城劉洪敬字元溥，世居淮泗間，貲財數百萬，修德不耀，人莫知之，家雖富，利人之財不及怨，施人之恩不望報。長慶初，有善相者於徐泗道中見之，謂曰：君財雖豐，更三年大期至矣。元溥憂形於色，相者曰：夫相不及德，君雖不逃，而德其宜厚，但勤修令德，冀或延之。吾後三歲當復此來。元溥自此爲身後之計，有女將出嫁，乃抵維揚爲求媵妾，用錢八十萬得四人。有闌孫者，極姝麗，元溥詰其家世，乃洛人，父官淮西，遭吳寇跋扈，因與同姓疑爲近屬，身委鋒刃，家盡籍沒，寇平骨肉皆被俘掠，不可復知，妾今再易主矣。元溥爲太息曰：履雖新不加於首，冠雖獘不踐於足。衣冠之女而抱冤如此，吾忍孥之婢使人列哉。遂焚其券，先其女而嫁之，長慶二年三月辛卯，闌孫歸夫家。是夕，元溥夢一人，靑衣執簡，望塵而拜曰：余蘭孫之父也，無以報足下之賜，聞君壽將盡，當爲君請之於帝。後三日，元溥復夢前所夢者，紫衣象笏謝元溥曰：余不佞請君於帝，帝許延君壽二十五歲，富及三代，害吾家者悉獲按理，帝又憫余之冤，受以重職，縂主山川於淮海之間。嗚咽再拜而去。元溥不敢言。後三年，相者復至，自眉至髮熟視元溥曰：陰德之氣

上勋於天延壽二十五載。慶及三代。元溥遂以夢中所得告之。和者曰。昔韓子存趙氏孤。故十世位至王侯。有陰德故也。況闔孫身爲賤隸。骨肉淪謝。而能不顧殊色。憫而嫁之。天之報稱。不亦宜乎。見影燈錄又出陰德傳

明府嫁婢

唐范明府者。亡其名。頗曉術數。調授江南官。自課其命。來年秋祿壽俱盡。將出京。又訪於日者。日者曰。子來年七月數盡。不可遠適。范曰。某固知之。一女未嫁。利薄俸以資遣。俯及之任。買一婢。詢其所從來。婢曰。父爲某官。兵寇之亂。掠賣至此。范復問其姓名。乃舊昔之交契也。謂其妻曰。我女不憂不嫁。此而不嫁。後不可知。乃悉以女粧奩擇邑客識善者而配之。秩滿歸京。日者見之大驚曰。子何見給。前算子祿壽俱盡。今乃無恙。非甲子差謬。當有陰德。范曰。俱無之。日者詢究不已。范偶以嫁婢事告之。日者曰。即此是矣。子之福壽未可涯也。後歷官數任而終。成都集記

劉蔣延母

蔣字士遷。母明氏。疑疾。蔣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踊觀音經數萬遍。夜中感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君精誠篤至。當相爲申延。後六十日餘乃亡。嗚呼。謂之算盡則前定可知矣。非蔣之篤孝精誠。焉能少延其母乎。出南史

彥賓歸女

僞蜀羅城使程彥賓。隴西人也。進攻遂寧城破。獲處女三人。爲有姿容。彥賓以別室處之。閱旬。父母持金請贖。彥賓還金歸女。父母泣謝曰。願公早建旄節。彥賓笑曰。節旄非我所願。願我壽終無病耳。後年踰七十。果無疾而終焉。金部書齊傳

李賀延壽

唐咸通中。吉州牙將李賀。遇疾將死。夢入陰府。主吏謂之曰。汝嘗活七人命。當延十四年壽。吏執簿書宣主判者。乃命使人送還。賀藩誌其事。自是疾愈。後果十四年而終焉。

之亨放魚

梁劉之亨任南郡。嘗夢二人姓李。詣之曰。乞命。之亨不解其意。既明。有人以雙鯉遺之。鱗鬣搖動而甚活。之亨悟曰。鯉者李也。必夢中所感也。乃放之。其夕復夢前二人來謝之亨云。當令君延一算。

從政延壽

治平之初。渝州巴縣主簿黃靖國。權懷化軍使。有戍卒嘗本轄將官。黃語軍校曰。嘗本轄官。罪當死。若械送推鞫。煩紊多矣。宜自處之。故軍中以衣籠擊至死。熙寧五年。黃官儀州淦蠶。檄出相良原。病疫而死。凡二十二日乃甦。因錄所睹曰。始見二黃衣來追。出西門十數里。見宮城儀衛甚盛。乃入見王。黃再拜。王曰。何敢枉殺人。俄引一人至。厲聲曰。可速還我命。黃視之。乃懷化戍卒也。黃乃陳本末。王曰。若是豈枉殺耶。卒默然而退。俄有一吏引黃出門。見門戶鱗次。各有防衛。黃問之。吏指一門曰。此唐武后獄也。又指一門曰。此唐酷吏獄也。又指一門曰。此唐姦臣獄也。黃曰。何此輩錮之之久耶。吏曰。此輩死受無窮之苦。歷劫

無有出期。既而復見王。王曰。婢官儀州。醫工新從政識之乎。曰。識。王曰。有一事可以戒於世。徐喝一婦人年二十餘。卒以利刀剖其腹。刳其腸。流血滿地。叫號之聲所不忍聞。王曰。此華亭主簿王某妻李氏也。思與新亂。而不肯從。故受此苦。減延壽一紀。陰司最以此爲重也。陽間網疏而多漏。陰司法密而難逃。避罪圖福。君其勉焉。乃遣還家。及詢新從政。事蓋十五年矣。人無知者。幽冥之報。可不懼乎。青瑣高議又見名談

查道侍從

查道。淳化中赴舉。之資用。于諸親舊。得數萬緡。偶於逆旅次見一女子。甚端麗。詢之。故人之女也。道乃傾囊擇謹厚婿嫁之。其年道能舉。次年登科。其後位至侍從焉。

張女二事

趙州贊皇縣張燮女。治平四年二月七日死。三日而甦。語音忽變爲河東人。曰。我樂平縣王璉妹也。十七歸閻氏。夫性暴。自經而死。見二鬼導至大城。有王當殿曰。秦廣王也。王問所以死。左右取大鑑如車輪使我照之。因命一吏曰。此婦嘗剔股肉救姑病。又嘗燃香於臂。祈姑疾安愈。此二事可延十二年壽。宜令亟還。吏送至家。喉已斷。乃復告王。王許借屍。因得至此。又說冥間地獄。無異人間畫者。作善作惡。報如影響。可不畏哉。青瑣

和璞新墻

邢和璞好黃老之道。有崔司馬者。寓居荊。與邢有舊。崔病七年且死。必當恃於邢。崔一日疑臥室北墻有人聲。命左右視之。無所見。如此七日。而聲不已。墻忽透明如一粟。問左右。猶不見。經一日。穴大如盤。崔窺之。墻外有數人荷鍬立於穴側。崔問之。皆云邢真人處分令開此。司馬厄重。倍費功力。有頃有導騎五六。丞平幘朱衣。曰真人至。見邢輿中白給垂綬。執五明扇。侍衛數十。去穴數步而止。謂崔曰。公算盡。僕爲公再三請得延一紀。自此無苦也。言畢。隱如霧。旬日而病愈。果一紀乃終。出酉陽雜俎

世明變格

周世明。成都人。僞蜀政中有一縣令謁問休咎。周見其形露骨薄。乃曰。官人骨相可到升朝。但多屯蹇耳。切宜將息。後注劍州錄事參軍。復見周。周云。善保三年。一任平善。乃幸也。其人謝之。殊不足。後數日又來。周曰。骨氣如是。無可增飾。且人之心法不可算。相如裴晉公。術修陰德。德及於人。後貴爲台輔。前往推修德濟物之外。餘無術矣。其人既至任。山郡寂寥。公事簡少。盡日閑坐而已。旬日後。每夜夢魅不得睡。睡則見軍人無數。亦有百姓相雜遠近。似有所訴。神魂驚悸而覺。遂修牒公宇。亦復如是。尋於山寺借佛經看讀。蔬食以禳災。仍頻夢衆人告乞判憑。乃詢訪耆宿及老僧。僧云。所夢恐是陣亡兵士。且當時石郎來寇。闔在當州殺戮不少。皆埋瘞於此。必是乞公憑。各歸鄉耳。遂然之。便買紙爲錢。及自寫過關牒云。應四方士庶五姓軍人陣亡客死於當州者。仰執此公文各還本土。所在關津鋪戍不得欄勒。開州印。因以印之。至夜燒紙錢及茶酒澆酹。并牒燒之。是夜夢數百人以次叙拜謝。告辭而去。後又延僧念誦作功德疏。每百分燒遣一度。或三兩日一度燒紙。一一夢拜謝辭去。經半年。至無人入夢告辭乃止。後訪尋掘得遺

飯三十人較僧錢盡燒雅直至解官歸川復謁周世明一見驚異曰別後不知作何利濟形氣骨格盡變改不同往日其人曰守愼供職而已別無施爲又曰作何修禳利濟而得如是耶再三詰之乃肯俾禳家貧固無可爲周終不信遂餞及前事周曰此乃陰功變形氣敢賀明年升朝官必矣旣而辟勸改京秩至明年遷太子中舍焉出類書僧傳

康成經驗

唐陸康成嘗任京兆府法曹掾公退忽見亡故吏抱案數百紙請押問曰公已去世何復來曰此幽府文籍康成視之但有人姓名略無它事吏曰皆來年兵及死者問曰得無我乎吏曰有乃大駭曰君旣爲吏得無情耶曰故來啓明公耳唯金剛經可託即失之乃遽誦金剛經日數十遍明年朱泚叛署康成爲御史康成叱之曰賊臣敢干國士泚擬怒命數百騎環而射之康成但默念金剛經略無傷者泚曰當以忠信爲甲胄果然乃捨去遂隱終南山不復仕焉出報應記

元植及物

陳元植者粗有家道好行陰騭至禽蟲皆蒙其惠將食則百鳥飛鳴其坐隅凡十年餘一夕夢緋衣人長三尺謂曰爾甚有陰德及物於一切命皆欲濟活況人乎然爾壽命短促以此之故必當延壽宜勉爲之旣覺後飲食增加至九十九歲曾無疾苦一日晝坐袖中一物投地化爲緋衣人長二尺謂之曰君壽本不逾四十爲有陰功是以倍延今僅百歲須歸常理瞥然不見後逾月無疾而終出異錄漢書

毋公印書

毋公者蒲津人也仕蜀爲相先是公在布衣日嘗從人借文選及初學記人多難色公浩歎曰余恨家貧不能力致他日稍達願刻板印之庶及天下習學之者後公果於蜀顯達乃曰今日可以酬宿願矣因命工匠日夜雕板印成二部之書公覽之欣然曰適我願兮復雕九經諸書兩蜀文字由是大興洎蜀歸國豪貴之族以財賄禍其家者十八九上好書命使盡取蜀文籍及諸印板歸闕忽見板後有毋氏姓名乃問歐陽炯炯曰此是毋氏家錢自造上甚悅即命以板還毋氏至今印書者徧於海內於戲毋氏之志本欲廣學問於後世天果從之大凡處重位居富貴多是急聚斂恣聲色營第宅植田產以爲子孫之計及一旦失勢或爲不肖子所蕩至其後曾無立錐之地獨毋氏反以印書致家累千金子孫祿食初其在蜀雕印之日多爲衆所鄙笑及其後乃往假貸雖奘侯禮杞梓未可同年而語仲尼之教爾善餘慶一何偉歟左拾遺孫逢吉管語及因紀之以爲世戒出宋拜紀異錄

丁甫誦經

丁甫鄆州人幼多病有僧教甫日誦金剛經甫從其言一日病死七日見一吏引入一院有朱衣人呼判官判官問甫生平造何福業甫答曰十五歲日誦金剛經至今不廢判官讚嘆曰此第一功德金剛經比儒教論語聖人法言之根本也令甫誦經甫乃誦之如流判官曰止止非徒滅罪亦可延年遂吏令延壽一紀命吏送還爲門限礙仆而甦後人多羨之而誦經甫從此日加精勤後果一紀方卒出仙苑名談

樊元遇僧

樊元都下人元豐初有定安院僧眞覺年五十餘不知何所人也元遇之甚厚一日僧來叩門欲別元遂臥病昏迷僧去元數日乃省曰有一異事我初魂遊幽府至一門見罪人或繫或枷或吊抹其面或鑊鼎其頭莫知其數或見安定院僧急呼曰何爲至此乃引我入衙庭中庭上官見僧下堦迎曰法師何爲來訪僧曰一弟子被攝願判官恕之判官唯唯呼吏檢元善惡吏曰一生好食鷄鴨卵當入刀鋸獄又問罪數雖末吏曰餘一年判官曰元雖有一年彝業力甚大燒滅善籍滅其壽也今且放歸僧乃引元出僧曰吾自今日令元改過日誦金剛經幸爲增其祿壽判官曰果有功德於陰法亦合延年僧與元共登小坡推元下元乃甦遣人訪僧云已去兩日矣元自茲更不肉食日誦金剛經數遍老而安強此足以知爲善爲惡之報矣出名賢

崧卿思難

臨邛倪崧卿初任梓潼尉迎侍其父忽病瘫痛甚而未消崧卿齋戒默禱於英顯神君夜夢神君投藥于懷旣寤而瘡不痛數日自消後歸臨邛一日忽有一道人叩門謁其父曰公曾遇異人乎吾見子之氣色必有陰騭之者其父具以前病告之道人曰公有陰德故獲神祐不爾此難不起自此宜無忘神明言訖辭去數步不見天意亦欲知其以陰德而蒙祐也爲善者可不勉哉出歷仙傳

李母放魚

李冲元母元豐六年四月十四夜夢臨大池挑弄池水有一鮎魚長三四尺躍而登岸化爲烏衣小兒拜李母曰妾翊日合充夫人早膳今腹中有子五千願見哀憫一身得生則五千子俱得生矣李母許之未明呼家奴戒勿買魚而奴已如市果持一鮎魚至曰方自溪岸網中爭買得之正如夢中所見腹大如二升器李母嗟異亟令放溪中嗟夫魚雖微物然知其爲李母所得預來陰祈者蓋前定當充早膳也不然數人爭買何爲獨李母之奴得之耶李母平生奉佛不殺壽九十餘此亦爲善之報矣出勸善錄

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第二十

爲惡而報門

哀侯畏惡

魯莊公十年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止而見之弗賓息侯怒謗楚文王伐蔡敗蔡師于莘至十四年哀侯以莘故繩（注曰譽之也）息媯以語楚子楚子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乎（左氏）

陳平陰謀

滎陽之圍陳平爲高祖畫策曰彼項王骨鯁之臣亞夫、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王能捐金萬斤間其君臣必内相誅戮漢因舉兵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乃出黃金數萬斤與平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爲太牢之具進見楚使陽驚曰以爲亞父使迺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項王不信亞父大怒乞骸骨疽發背而死平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東門楚擊之平迺與漢王從西門出又使高祖僞游雲夢縛韓信從擊滅荼陳豨黥布凡六出奇

計世莫得聞而平嘗曰我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至曾孫何坐略人妻棄市嘗以衛氏親戚貴願得續封然終不得也（出漢史）

李廣殺降

漢李廣從弟蔡代公孫洪爲丞相蔡爲人名聲出廣下遠甚而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士卒或取封侯者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征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校尉材能不及中庸以軍功取封侯者數十人廣終無尺寸以取封邑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得侯也後人嘗爲詩云有去釣魚須作相無來射虎不封侯最爲名曾然不知雖之作也（出西漢）

虞詡獲罪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仕漢爲尚書令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己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出西漢）

無忌遂良

長孫無忌以私怨逐江夏王道宗又以吳王恪人望爲有文武才譖殺之恪臨終曰使社稷有靈無忌當族滅褚遂良亦譖殺劉洎後高宗欲立武昭儀無忌遂良固諫不從無忌貶黔州尋令自殺遂良貶愛州遂卒嗟夫古之君子一爲非義雖有百善卒不爲令德之士而天亦不以其所爲百善掩一非義故卒不享令終之福無忌遂良是也豈不惜哉（出唐史）

蘇頲三品

唐尚書蘇頲少時有人相之云當至尚書位終二品後至三品尚書病亟呼巫覡視之巫云公命盡不可復起頲以相者之言巫云公初實然但爲桂府時殺二人減六年壽以此不至二品蓋頲初涖桂州有二吏聽縣令頲爲令而殺吏乃嗟嘆久之遂薨蘇公之賢世稱明允而猶以枉直減其壽況它人哉

裴公誤殺

唐裴儉以殿中侍御史充河源軍使唐永和中破吐蕃於白羊澗八戰八克優詔褒美累官至納言臨終數日疑與不安無故驚曰笞我背者誰侍者曰無所見乃獨言若有所爭者曰我當壽八十今追我何也復自言曰誤殺二人減十年於是鞠氣屈伏俄而氣絕夫以裴公之明恕猶不免禍況其它哉

張說不義

唐史稱張說於玄宗最有德及太平用事納忠惓惓予觀說行事有甚不合於義者玄宗朝爲中書令既失政柄乃不自安素與蘇瓌善時瓌子頲爲相說作五君詠其一紀蘇瓌因以贈頲候瓌忌日獻頲頲覽詩嗚咽後見帝陳說忠謇累遷并州長史時王毛仲寵幸用事說諂事毛仲爲說求宰相既拜命謝毛仲謝方拜乃匍匐捉毛仲靴鼻而嗚之玄宗驕矜自肆說首唱封禪議勸其侈心時源乾曜不欲封禪及升山執事說皆引所厚善者爲之超階入五品衆怒其專其姦佞不義如此先是說嘗市宅浮屠泓戒之曰

無穿東北三隅也。宅日見訛曰。宅氣索然云何。與訛其視隅。有三坎丈餘。泓然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後祿山陷京師。其子均、垍、埱皆受僞命。垍死於賊中。均流合浦。豈非訛之不義。故爲陰譴所削耶。胡爲天奪其魄而忘僭濫之戒歟。出唐史

崔膺祿籍

唐博陵崔膺任扶溝令。亭午獨坐。有老人請見。膺問之。老人曰。冥司掌判官拜謁。望厚禮待之。老人延入。及庭自通名稱思廉。曰。某冥司要職。謂長官宏才。令將冠於當時。輒將心事相託。幸無驚異。膺曰。崇卑何幸明靈俯降。但緇微賤。力不符心。苟可施於區區。敢不從命。冥使曰。某將去人世。得居冥職。愛子文卿。少遭憫凶。居鄭滑院經十餘載。交替院務之日。欠折數萬貫。定實非己用。祇緣嚴明。俯爲存庇。膺曰。某扶溝令。焉知鄭滑院。冥使曰。閣下將來歷官清顯。雄居方鎮。位極人臣。數月後當與鄭滑院變職。儻不負今日之言。某於冥司願竭萬分護榮貴。非止一身。當令慶及後嗣。膺曰。唯唯。冥使感泣而去。膺附淮南杜悰作相。方求政理。乃具餘爲縣課績。驗使揚州。欲驗恩禮之言。時悰都督維揚。判鹽鐵。乃奏膺知鄭滑院事。及交割帳籍錢帛。欠折數萬貫。疋而膺扶搆受恩。程苛斥畢實。丁事至是。遽遍前約曰。欠折數蹟。何由辯明。雖非文卿所盜。積年不舉。當抵嚴刑。窮邊既定。鬼何能移。於是拘文卿。白其事於使。文卿自度必死。猶懷毒衣帶間。及將死。恩稱見文卿曰。無信之人。陷汝家族。吾爲汝上告于帝。帝許我奪崔膺壽祿。然吾之族亦滅矣。文卿仰藥死。膺視之。悔悟不已。膺後嗜於聲色。怠於爲政。爲妾金園所毒而卒。官果止於侍御史。崔氏遂微云。出□□

荀鶴惡念

梁太祖爲汴帥。頗延接舉人。或有通剌未得見者。雖累月。其謁者必詢其居止。以防非次請召。進士杜荀鶴自九華來。適遇山東用兵。未即見。賓吏乃置之相國寺塔院。凡半載。不問。一日。梁祖請客散後。以骰子自擲。意有所卜。再擲無貴彩。怒甚。因戲曰。我與杜荀鶴卜及第否。應聲成堂印。大喜。急請杜秀才。杜方沐洗。忽聞絕而仆。久之乃蘇。曰。我得吉夢。既見。賦無雲而雨詩。同是乾坤事不同。雨絲飛灑日輪中。若教陰翳都相似。爭表梁王造化功。大見賞。遇夜飲歡甚。遂登名春官。是年成名。裴贄下第八人。吏問當日何夢。杜不敢隱。云夢在大殿。一僧曰。君見梁王即食祿之來也。不久爲詞臣。苟無惡念。未可量也。及梁開國。爲翰林學士。恃舊凌虐。謀殺己所不悅者。未成而疾。涉旬乃卒。此豈非惡念也哉。出□□紀

葉生陰貴

開寶九年。浙右有葉生者。游京師。於一鋪中見鬻一玉像天尊。制度精妙。以萬錢酬之。月餘。東歸。與同儕登酒樓飲。能隣坐一道士。顧曰葉。遂揖之。將別。道士曰。能枉轍見顧。當於宋城相待。明日如期往。則道士已先在。因偕行二十餘里。至其庄。雖荒涼而甚幽邃。又開西偏道院。登小閣。即三清功德。供具之類皆珍奇。葉焚香瞻視。見有玉琢聖容二尊。乃虛一座。而其聖像與前所得大小皆同。道士云。足下身有寶氣。將非收玉像乎。若乾之處所即三清備矣。貨道入兩都。走吳蜀。正爲此事。今應得之。儻遂付與。當傳乾銀之

法。葉生許之。道士既傳其法。約一月。埃術驗。乃歸玉像。後如期道士以寶匣盛像而去。臨別曰。子得利術。我收聖像。乃宿契也。然子之相法不厚。所得若儉華之外。賑貧爲作者。自奉過侈。惡縱逸分。必損壽齡。遂去。葉生歸杭。遂大富。方經年而侈心生。大起第宅。多畜妹伎。爲長夜之飲。忽一日。嚴寒方擁爐而道士至。神色不和。徐數葉曰。昔日之言。何不見聽。今子以陰貲數盡。此旬葉方哀祈。忽然不見。後數日。果發疽而卒。此蓋過其定分而損壽也。識者多以爲戒懼云。出名賢小說

齊丘矯命

宋齊丘。洪非人。多機智。梅才辨事。徐知誥甚見狎寵。先請廣里壝以埤變之時。人謂之埤壝里。大齊丘乃說知誥曰。公累世相楊氏。有大功。民間皆知公非徐氏之嫡。其實李也。今有埤壝里大之兆。又讖曰。緜緜作。楊行密開托之初也。唐得非公而誰。天命定矣。願公速謝民望。知誥大悅。乃篡楊氏。僭帝位。國號大唐。遂以齊丘爲相。後璟立。以他事誅之。無遺類。於戲。矯天命。亂人倫。鮮有不及禍者。得不爲賊子亂臣之鑒誡乎。出紀異錄

孫亮減壽

合州都孔目官孫亮。自郡庭歸其家。過散從官張昇於路。謂之曰。使府欲得公參對公事。可即同往也。亮曰。我方自郡庭還。安有此命乎。既而思張昇乃已逝人也。始復驚怪。未必冥司所追。乃語昇曰。舊嘗有術者謂我壽當七十三。今纔六十有一。尚餘一紀耳。非爾之誤耶。曰。昇荷公恩有素。非敢誤也。然俟爲公再詢之。後二日。昇復至亮所曰。術者之言信有驗。然公受陰譴者三。是以不能盡公之所稟。公治平初爲司

理獄吏。郡人馮清訟婚。理直而公抑之。有諸。曰。有之。曰。此減公壽三歲也。治平末。公得富於郡守李公。公之同胄史蘇宥者。戆不能奉公。公譖而逐之。有諸。曰。有之。曰。是又減公壽五歲。前年公從母失色於公。公怒推而仆之。有諸。曰。有之。曰。是又減公壽四歲也。言訖不見。亮知必死。是夕亮感風恙而卒。吁。壽固前定。而孫亮以陰譴減一紀。予因錄之以爲惡人之戒。

陳昱再生

有中書吏陳昱者。暴死三日而甦。初見壁有一孔。有一人自孔擲一物。至地化爲人。乃其亡姊也。携其手自孔中出。曰。冥吏追汝。使我先見。吏在傍。皆黑如夜。極望有明處。橋傍曰會明。人皆用泥錢。橋極高。有行橋上者。姊曰。此生天也。昱行橋下。猶有在下者。或爲鳥鵲所啅。姊曰。此補網者也。又見一橋曰陽明。人皆用紙錢。至者吏輒剗除之。如抽貲然。已而見冥官。則陳襄述古也。問昱何故殺乳母。曰。無之。呼乳母至。血被面抱嬰兒。熟視昱曰。非此人也。乃陳用耳。遂放昱還。又使諸胥檢己籍。胥示之。年六十九。官左班殿直。曰以平生不燒香。故不甚壽。又曰。再辯更此一報身。即不同矣。意謂當超也。昱還。見追陳用往。既甦而用果卒焉。出□□

張景改名

張景喻之以古學尚氣義。少走河朔。與冀州一俠少游。俠者不軌事敗。景亦連坐。捕之甚急。遂改名李田。

通覽四海。所至題曰。我非東方兒。乃木子也。不是牛耕土。欲識我蹤跡。一氣萬物母。蓋烘晉。僕河東柳先生集序。破題曰。一氣萬物之母也。世豈知之。簡寂觀道士陳復常齋章奏。能遊神於冥寞。故以李田名聞之。求奏章以洗休咎。陳許之。一夕。天晴夜清。冠簡精恪。自初夜奏伏於露壇。後夜方起。起忽謂敖曰。陰冥之事。尉尚爾。況人間乎。吾上及三清。下逮九幽。閱籍無李田者。子以欺陰罔無休證矣。敖果終於一散官。壽不五十。幽陰雖不可知。其可昧乎。故備錄之。以爲欺謾闇冥者之戒。出雜錄

李生促年

先生袁亢。不知何地人也。葛裘草履。遍遊天下。齊州長清縣有李生者。以財雄於邑。先生日過其門。謂曰。貸我百金爲酒費。凡經歲無倦色。一日。先生來別曰。久此攪子。吾將遠遊。能餞我。則主人之意盡矣。亦將有以教子。生乃與先生出郊相餞。先生曰。子有大厄。能慎之乃免。取筆於生手掌書慎字曰。慎勿毆人。出一月。閭門外喧鬧。生遽出視焉。有毆而詈者。在生廡前。出言甚穢。生忘先生之言。忿然毆之。毆者仆地。奄然。生大悔泣。謂母曰。不聽先生之言。果有大禍。母曰。可竄以偸生。乃由屋後戶而去。方去見先生。先生曰。子復歸。吾爲子圖之。先生乃坐一靜室。謂生曰。子出受繫。吾自有計。先生闔戶閉目。生出爲吏所執。俄而毆者起坐。少選乃行。其去甚速。吏乃捨生令歸。生入室。視先生猶端坐閉目若入定者。翌日乃開眼。謂生曰。毆者固已死矣。吾出神入其屍。使走焉。吾已瘞其屍於鐵嶺山澗之傍。人跡所不至處矣。先生曰。子壽學宜有善報。壽期合至七十四。今以毆殺者。促四年矣。先生後去不知所之。出高賢錄

崇儀遇僧

閤門祗候程崇儀異宗在藩邸日。爲殿侍。上元之夜。將家屬入崇夏寺看燈。時金吾街司招新人。皆亡賴之徒。多窺人家士女。程見一人攜衣出入士女叢中。路無畏懼。程甚不平。於闇處擊殺。遂褫其袍鑲玉帶。假家屬出。了無人知。到曉捉賊卒不得。異宗即位。程以隨龍升殿値二十年。終不改轉一資。每見但云且去。數後程自江南告哀。至采石渡。遇一僧。視之甚久。乃揖程曰。何間二十年不改轉。良由曾殺人。見一衣衲者。稱爲君所殺。以此陰讎。故難得轉也。程以實告。僧曰。前過金山寺。爲設水陸齋。此人必去。君必轉官。程依其言。還京師。轉閤門祗候。由此觀之。官祿固有前定。人宜積善以招來。無爲惡而朘削也。出青瑣

浚明減官

齊州有宋浚明者。好食牛肉。忽一夕夢入官府。觀吏閱簿籍。就視之。見已姓名。官至端明殿學士。壽至八十。其下別朱書云。以食牛肉若干。減官至[illegible]。減壽若干。吏因謂浚明曰。食牛之罪。若人間殺降不原者。旣悔而覺。浚明後舉不第。年四十六而卒云。出戒殺錄

李紀殺生

李紀。洛陽人。其父蔭。例舉郎。知巴州。紀幼不喜書。雖嚴誨。莫肯就學。每隨侍之官。專以殺生爲樂。結彈網羅之類。凡可以取禽獸者。皆具焉。尤善彈射。所發輒中。日循城垣。或乘閑如郊。必獲十數禽以歸。擇可食者供膳。餘皆取毛羽以充用。所殺莫能勝紀。元豐八年二月中。張網於巴守之廨。圃有樓名駐鳳。紀攜

坐樓以伺之。少頃。見鶉鷄觸網仆地。紀喜躍。不暇躡履。跣足亟往視之。行數步。爲巨刺傷足。血流痛劇。然其心尚戀鷄脫網。強至網所。則其樓如故。無一鷄在焉。遂歸。足瘡日增。益以飽疾。閱旬而亡。時纔二十餘歲。亡後二日而甦。言始爲貳卒追去。至一官府。有人當廳事據案而坐。促吏閱簿。其色怒甚。呵紀曰。來生於汝何仇。酒過殺如是耶。汝本厚祿遐壽。以殺生故銷促盡矣。且當備歷諸苦。謂追者曰。送城隍部之既至神祠。乃巴之城隍廟也。神詰責曰。我司此城邑。事無巨細。皆所治。汝敢慢我。以彈網雜物置諸祠耶。紀叩頭謝。神令暫歸。語父。故得復甦。懇求家人廣爲佛事以解罪苦。言畢復卒。見王日休如鮮夫

寇萊杜儉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爲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不返。雖其不幸。亦可以爲戒。歸田錄

叔賢降品

蔡叔賢。汝人也。歷縣中。娶侯氏。生一子。名忠伯。旣冠。博學能文。慕韓退之爲人。排叱佛老。極惡緇黃。其父母不能禁止。然心知罪業報應。不可逃也。但陰施財錢以修寺觀。多飯釋道。用補其子之過。一日。叔賢苦心痛不救。三日再生。召其子曰。吾爲陰府所追。至一廳。見緋衣人稱判官。據案而坐。曰。汝一生好毀善道。當受拔舌之苦。吾告其謬。判官詢祖父名及甲子。曰。果誤矣。命赴功德案照對。判官曰。汝果有善。後一月當生於某官家。得六品官。本合得四品。緣以子所累而降。父子合相坐也。續命追其子。叔賢告判官以方欲修東寺未了。願得生還。乃給半日期。果後生至昏復逝。其子忠伯亦卒。後忠伯妻亦死。經半日見忠伯有犬形之報。此亦知善惡之報。何啻影響。叔賢官品猶以子累而降。況自作業乎。見輸迴名談

孫覺誤落

曾魯公嘗語同年孫覺作試院諸科考試官。誤落一倘書學究對。及八通誤作粗通。旣落之後。其人陳詞試官。將議申覆對。果誤落也。遂別出難題一科十二人。並不能對。乃俱落之。後因裴湘臥病。往問其疾。裴言死兩日後復甦。見公在陰府相揖。云爲誤落舉人見追。尙未對定。不數日而孫覺卒。此可爲後來試官葬鹵祇罄。任私意而不行公道者之戒。出舉中詢紫閒錄

・宋公易名

宋鄭公庠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鄭。白布衣時名動天下。號爲二宋。其爲知制誥。仁宗驟加獎眷。便欲大用。有忌其先進者譖之。爲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者交也。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言不祥。仁宗遽命改之。公怏怏不獲已。乃改爲庠。字公序。會用新名。移書葉道卿清臣。呼同年。葉戲之曰。淸臣宋郊勝第六中選。偶閱小錄。無宋庠者。不知何許人。公因寄一絕自解云。紙尾勤勤問姓名。禁林依舊玷華纓。莫書錄題臣向便是當時劉更生。公後更踐二府二十餘年。以司空致仕。竟享福壽。而諂者竟不見用以卒。

可以爲小人作惡之戒也。出歸田錄及西清詩話。

趙飛燕外傳

伶玄著

趙飛燕外傳

漢江東都尉伶玄撰

趙后飛燕父馮萬金祖大力工理樂器事江都王協律舍人萬金不肯傳家業編習樂聲亡章曲任為繁手哀聲自號凡靡之樂聞者心動焉江都王孫女姑蘇主嫁江都中尉趙曼曼幸萬金食不同器不飽萬金得通趙主主有娠曼性暴妒且早有私病不近婦人主恐稱疾居王宮一產二女歸之萬金長曰宜主次曰合德然皆冒姓趙宜主幼聰悟家有彭祖方脈之書善行氣術長而纖便輕細舉止翩然人謂之飛燕合德膏滑出浴不濡善音辭輕緩可聽二人皆出世色萬金死馮氏家敗飛燕妹弟流轉至長安於時人稱趙主子或云曼之他子與陽阿主家令趙臨共里巷託附臨屢為組文刺繡獻臨臨愧受之居臨家稱臨女臨嘗有女事宮省被病歸死飛燕或稱死者飛燕妹弟事陽阿主家為舍直常竊效歌舞積思精切聽至終日不得食侍直貧賤踈苦附且嚴事實求澡粉其費亡所愛共直者指為愚人飛燕通鄰羽林射鳥者飛燕貧與合德共被夜雪期射鳥者於舍旁飛燕露立閉息順氣體溫舒亡疹粟射鳥者異之以為神仙飛燕緣主家大人得入宮召幸其姑妹樊嫕於計為丞光司帝者故識飛燕與射鳥兒事為之寒心及幸飛燕瞑目牢握涕交頤下戰栗不迎帝帝擁飛燕三夕不能接略無譴意宮中素幸者從容問帝帝曰豐若有餘柔若無骨遷延謙畏若遠若近禮義人也寧與女曹婢脅肩者比邪既幸流丹浹藉嫕私語飛燕曰射鳥者不近女邪飛燕曰吾內視三日肉肌盈實矣帝體洪壯創我甚焉飛燕自此特幸後宮號趙皇后帝居鴛鴦殿便房省帝簿嫕上簿嫕因進言飛燕有女弟合德美容體性醇粹可信不與飛燕比帝即令舍人呂延福以百寶鳳毛步輦迎合德合德謝曰非貴人姊召不敢行願斬首以報宮中延福還奏嫕為帝取后五采組文手藉為符以召合德合德新沐膏九回沈水香為卷髮號新髻為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粧衣故短繡裾小袖李文襪帝御雲光殿帳使樊嫕進合德合德謝曰貴人姊虐妒不難滅恩受恥不愛死非姊教願以身易恥不望旋踵音詞舒閑清切左右嗟賞之嘖嘖帝乃歸合德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白髮教授宮中號淖夫人在帝后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帝用樊嫕計為后別開遠條館賜紫茸雲氣帳文玉几赤金九層博山緣合嫕諷后曰上久亡子宮中不思千萬歲計邪何不時進上求有子后德嫕計是夜進合德帝大悅以輔屬体無所不靡謂為溫柔鄉謂嫕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皇帝求白雲鄉也嫕呼萬歲賀曰陛下真得仙者上立賜嫕鮫文萬金錦二十四疋合德尤幸號為趙婕妤婕妤事后常為兒拜后與婕妤坐后誤唾婕妤袖婕妤曰姊唾染人紺褎正似石上華假令尚方為之未必能若此衣之華以為石華廣袖后在遠條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婕妤傾心翊護常謂帝曰姊性剛或為人構陷則趙氏無種矣每泣下悽惻以故白后姦狀者帝輒殺之侍郎宮奴鮮絝緼香恣縱棲息遠條館無敢言者后終無子后浴五蘊七香湯踞通香沉水坐燎降神百蘊香婕妤浴荳蔻湯傅露華百英粉帝嘗私語樊嫕曰后雖有異香不若婕妤體自香也江都易王故姬李陽華其姑為馮大力妻陽華老歸馮氏后姊弟母事陽華陽華善貴餙常教后九迴沉水香澤雄麝臍內息肌丸婕妤亦內息肌丸常試若為婦者月事益薄他日后言於承光司劑者上官嫵嫵膺曰若如是安能有子乎教后煮美花滌之終不能驗真臘夷獻萬年蛤不夜珠光彩皆若月照人亡妍醜皆美豔帝以蛤賜后以珠賜婕妤后以蛤粧五成金霞帳帳中常若滿月久之帝謂婕妤曰吾晝視后不若夜視之美每旦令人忽忽如失婕妤聞之即以珠號為枕前不夜珠為后壽終不為后道帝言始加大號婕妤奏書於后曰天地交暢貴人姊及此令吉光登正位為先人休不堪喜豫謹奏上二十六物以賀金屑組文茵一鋪沉水香蓮心梳一面五色同心大結一盤鴛鴦萬金錦一疋琉璃屏風一張枕前不夜珠一枚含香綠毛狸藉一鋪通香虎皮檀象一座龍香握魚二首獨搖寶蓮一鋪七出菱花鏡一奩精金彄環四指若亡絳綃單衣一襲香文羅手藉

三幅七出光雄肪髮澤一益紫金被褥香爐三枚文犀辟毒箸二雙碧玉膏奩一合使侍兒郭語瓊拜上后報以雲錦五色帳沉水香玉壺婕妤泣怨帝曰非姊賜我死不知此器帝謝之詔益州留三年輸為婕妤作七成錦帳以沉水香飾婕妤接帝於太液池作千人舟號合宮之舟池中起為瀛洲榭高四十尺帝御流波文縠無縫衫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裙碧瓊輕綃廣榭上后歌舞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簪擊玉甌令后所愛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中流歌酣風大起后順風揚音無方長吟細嫋與相屬后裙髀曰顧我顧我后揚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寧忘懷乎帝曰無方為我持后無方捨吹持后履久之風霽后泣曰帝恩我使我仙去不待悵然曼嘯泣數行下帝益愧愛后賜無方千萬入后房闥他日宮姝幸者或襞裙為縐號曰留仙裙婕妤益貴幸號昭儀求近遠條館帝作少嬪館為露華殿含風殿博昌殿求安殿皆為前殿後殿又為溫室凝釭室浴蘭室曲房連檻飾黃金白玉以璧為表裏千變萬狀連遠條館號通仙門后貴寵益思放蕩使人博求術士求匪安郤老之方時西南北波夷致貢其使者舉茹一飯晝夜不卧偃與屬國上其狀屢有光怪后聞之問何如術夷人曰吾術天地平生死齊出入有無變化萬象而卒不化后令樊嫕弟子不周遺千金夷人曰學吾術者要不淫與讒言后遂不報他日樊嫕侍后浴語甚讙后為樊嫕道夷言嫕抵掌笑曰憶在江都時陽華李姑畜鬪鴨水池上苦獺囓鴨時下朱里芮姥者求捕獺狸獻姥謂姑曰是狸不他食當飯以鴨姑怒殺其狸今夷術真似此也后大笑曰臭夷何足汙吾紋乎后所通宮奴燕赤鳳者雄捷能超觀閣兼通昭儀赤鳳始出少嬪館后適來幸時十月五日宮中故事上靈安廟是日吹塤擊鼓歌連臂踏地歌赤鳳來曲后謂昭儀曰赤鳳為誰來昭儀曰赤鳳自為姊來寧為他人乎后怒以杯抵昭儀裙曰鼠子能囓人乎昭儀曰穿其衣見其私足矣安在囓人乎昭儀素卑事后不虞見答之暴孰視不復言樊嫕脫簪叩頭出血扶昭儀為拜后昭儀拜乃泣曰姊寧忘共被夜長苦寒不成寐使合德擁姊背邪今日垂得貴皆勝人且無外摶我姊弟其忍內相摶乎后亦泣持昭儀手抽紫玉九雛釵為昭儀簪髻乃罷帝微聞其事畏后不敢問以問昭儀昭儀曰后妒我爾以漢家火德故以帝為赤龍鳳帝信之大悅帝嘗蚤獵觸雪得疾陰緩弱不能壯發每持昭儀足不勝至欲輒暴起昭儀常轉側帝不能長持其足樊嫕謂昭儀曰上餌方士大丹求盛大不能得得貴人足一持暢動此天與貴妃大福寧轉側俾帝就邪昭儀曰幸轉側不就尚能留帝欲亦如姊教帝持則厭去矣安能復動乎后驕逸體微病輒不自飲食須帝持匕箸藥有苦口者非帝為含吐不下咽昭儀夜入浴蘭室膚体光發占燈燭帝從幃中竊望之侍兒以白昭儀昭儀覽巾使徹燭他日帝約賜侍兒黃金使無得言私婢不豫約中出幃值帝即入白昭儀昭儀遽隱辟自是帝從蘭室幃中窺昭儀多袖金逢侍兒私婢輒牽止賜之侍兒貪帝金一出一入不絕帝使夜從婢益至百餘金帝病緩弱大醫萬方不能救求奇藥嘗得春䘏膠遺昭儀輒進帝一丸一幸一夕昭儀醉進七丸帝昏夜擁昭儀居九成帳笑吃吃不絕抵明帝起御衣陰精流輸不禁有頃絕倒褰衣視帝餘精出湧霑汙被內須臾帝崩宮人以白太后太后使理昭儀昭儀曰吾持人主如嬰兒寵傾天下安能斂手掖庭令爭帷幄之事乎乃拊膺呼曰帝何往乎遂歐血而死

伶玄自叙

伶玄字子于潞水人學無不通知音善屬文簡率尚真朴無所矜式揚雄獨知之然雄貪名矯激子于謝不與交雄深慊毀之子于由司空小吏歷三署刺守州郡為淮南相入有風情哀帝時子于老休買妾樊通德通德嫕之弟子不周之子也有才色知書慕司馬遷史記頗能言趙飛燕姊弟故事子于閑居命言厥厥不倦子于語通德曰斯人俱灰滅矣當時疲精力馳騖嗜欲蠱惑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占袖顧眎燭影以手擁髻悽然泣下不勝其悲子于亦然通德奏子于曰夫淫於色非慧男子不至也慧則通通則流流而不得其防則百物變態為溝為壑無所不往焉禮義成敗之說不能止其流惟感之以盛衰奄忽之變可以防其壞今婢子所道趙后姊弟事盛之至也主君悵然有荒田野草之悲哀之至也婢子拊形屬影識夫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俄然相緣奄忽雖婕妤聞此不少遣乎幸主君著其傳使婢子執研削道所記於是撰趙后別傳子于為河東都尉班躅為決曹得幸太守多所取受子于召躅數其罪而捽辱之躅從兄子彪續司馬史記絀子于無所収録

桓譚云

王莽時茂陵卞理者不仕以夏侯尚書授時更始二年赤眉過茂陵卞理棄圖書隱山劉恭入其廬獲金縢漆匱發之乃得玄書建武二年賈子翊以書示予曰卞理之琴師玄云也

尚書臣㬎校中書右伶玄趙后傳竹簡磨滅文義交錯不可具曉謹與臣㬎書同校定相證別刪去其不可詳台為一篇其趙后樊嫕無所終疑玄之闕文也

右飛燕外傳一卷見文獻通考陳氏稱漢河東都尉伶元撰自言與揚雄同時而史無所見或云茂陵卞理藏之于金縢漆櫃王莽之亂劉恭得傳於世晉荀勗校上是亦無可考但自司馬溫公著通鑑已取用淖夫人禍水滅火一語而通德擁髻等事文人相承用之亦久矣篇終帝崩一段情事正卽外戚傳中所問皇帝起居發病狀也宮闈祕密昭儀又未對狀自殺伶元何以得此委曲豈其時又別有女史執筆記此帷帳之事乎嗚呼吾以是而益信禍水滅火之言驗也汝上王讜識

飛燕外傳一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漢伶元撰末有元自序稱字子于潞水人由司空小吏歷三署刺守州郡爲淮南相其妾樊通德爲樊嫕弟子不周之子能道飛燕姊弟故事於是撰趙后別傳其文纖靡不類西漢人語序末又稱元爲河東都尉時辱班彪之從父躅故彪續史記不見收錄其文不相屬亦不類元所自言後又載桓譚語一則言更始二年劉恭得其書於茂陵卞理建武二年賈子翊以示譚所稱埋藏之金縢漆匱者似不應如此之珍貴又載荀勖校書奏一篇中經簿所錄今不可考然所校他書無載勖奏者何獨此書有之又首尾僅六十字亦無此體大抵皆出於依託且閨幃媟褻之狀嫕雖親狎無目擊理卽爲一竊得之亦無娓娓爲通德縷陳理其僞妄殆不疑也晁公武頗信之陳振孫雖有或云僞書之說而又云通德擁髻等事文士多用而禍水滅火之語司馬公載之通鑑夫文士引用不爲典據採淖方成語以入史自是通鑑之失乃援以證實是書紕繆殊甚且禍水滅火其語亦有可疑王懋竑白田雜著有漢火德考曰漢初用赤帝子之符旗幟尚赤而自有天下後仍襲秦舊故張蒼以爲水德孝文帝時公孫臣言當改用土德色尚黃其事未行至孝武帝改正朔色尚黃印章以五字則用公孫臣之說也王莽篡位自以黃帝之後當爲土德而用劉歆之說盡改從前相承之序以漢爲火德後漢重圖讖以赤伏符之文改用火德班固作志遂以著之高帝紀而後漢人作飛燕外傳（案懋竑此語尚以此傳爲眞出伶元蓋未詳考）有禍水滅火之語不知前漢自王莽劉歆以前未有以漢爲火德者甚其誤也云云據此則班固在莽歆之後沿誤尚爲有因淖方成在莽歆之前安得預有滅火之說其爲後人依託卽此二語亦可以見安得以通鑑誤引遂指爲眞古書哉

案此書記飛燕姊妹始末實傳記之類然純爲小說家言不可入之於史部與漢武內傳諸書同一例也

飛燕遺事

撰人不詳

飛燕遺事

闕名　　說郛原本

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中庭彤朱而殿丹漆砌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璧帶往往為黃金釭含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上設九金龍皆銜九子金鈴五色流蘇帶以綠文紫綬金銀花鑷每好風日幡旄光影照耀一殿鈴鑷之聲驚動左右設木畫屏風文如蜘蛛絲縷玉几玉牀白象牙簟綠熊席席毛長二尺餘人眠而擁毛自蔽望之不能見坐則沒膝其中雜熏諸香一坐此席餘香百日不歇有四玉鎮皆達照無瑕缺窗扉多是綠琉璃亦皆達照毛髮不得藏焉椽桷皆刻作龍蛇縈繞其間鱗甲分明見者莫不兢慄匠人丁緩李菊巧為天下第一締構既成向其姊子樊延

其二

趙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昭儀不能及也但昭儀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為當時第一皆擅寵後宮

其三

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遺飛燕書今日嘉辰貴姊懋膺洪冊謹上襚三十五條以陳踊躍之心

金華紫輪帽　金華紫羅面衣　織成上襦　織成下裳　五色文綬　鴛鴦襦　鴛鴦被　鴛鴦褥　金錯繡襠　七寶綦履　五色文玉環　同心七寶釵　黃金步搖　合歡圓璫　琥珀枕　龜文枕　珊瑚玦　瑪瑙彄　雲母扇　孔雀扇　翠羽扇　九華扇　五明扇　雲母屏風　琉璃屏風　五層金博山香爐　迴風扇　椰葉席　同心梅　含枝李　青木香　沉水香　香螺卮　九真雄麝香　七枝燈

其四

慶安世年十五為成帝侍郎善鼓琴能為雙鳳離鸞之曲趙后悅之白上得出入御內絕見愛幸嘗著輕絲履招風紫綃裘與后同居處欲有子而終無胤嗣趙后自以無子常託以禱祈別開一室自左右侍婢以外莫得至者上亦不得至焉以輧車載輕薄少年為女子服入後宮者日以十數與之淫通無時休息有疲怠者輒差代之而卒無子

其五

趙后有寶琴曰鳳凰皆以金玉隱起為龍鳳螭鸞古賢列女之象亦善為歸風送遠之操

其六

帝常以三秋閑日與飛燕戲於太液池以沙棠木為舟貴其不沉沒也以雲母飾於鷁首一名雲舟又刻大桐木為虬龍雕飾如真以夾雲舟而行以紫桂為柂枻及觀雲棹水玩擷菱蕖帝每憂輕蕩以驚飛燕命佽飛之士以金鎖纜雲舟於波上每輕風時至飛燕殆欲隨風入水帝以翠纓結飛燕之裾常怨曰妾微賤何復得預纓裾之遊今太液池尚有避風臺即飛燕結裾之處

其七

成帝好微行於太液池傍起宵遊宮以漆為柱鋪黑綈之幕器服乘輿皆尚黑色既悅於暗行憎燈燭之照宮中美御皆服皂衣自班婕妤已下咸帶玄綬簪珮雕如錦綉更以木蘭紗綃罩之至宵遊宮乃秉燭宴幸既罷靜鼓自舞而步不揚塵

飛燕遺事終

漢雜事秘辛

撰人不詳

漢雜事秘辛題辭

成都楊慎

漢雜事一卷得于安寧州土知州董氏前有義烏王子充印蓋子充使雲南時篋中書也然御覽諸書亦有漢雜事而略不見收此特載漢桓帝懿獻梁皇后被選及六禮冊立事而吳姁入后燕處審視一段最爲奇豔但太穢褻耳不謂冀炭赫震人猶得瀆選如此卷首有秘辛二字不可解要是卷帙甲乙名目余嘗搜考弓足原始不得及見約縑迫袜收束微如禁中語則纒足後漢已自有之言脫于口追駟不及聊志于此用塞踈漏之誚

按桓帝初爲蠡吾侯梁太后欲以女弟女瑩妻之徵至京師會質帝崩因立之其明年立女瑩爲后袁宏後漢紀范華書帝后兩紀李固傳並詳之后紀有司請徵引春秋在途稱后正謂前曾結婚也不應復下詔審視卽具故事詔中亦應略及之今第云貞靜之德流聞禁掖何也又劉昭禮儀志注云漢立皇后國禮之大而志無其儀取蔡質所記靈帝立宋后儀以備闕此書較多審視及六禮節次又在宋后前宜卿注志舊稱博悉不應舍此引彼卽位儀亦與注多同雖用修復生不能判此疑案也癸卯人日胡震亨識

漢雜事秘辛一卷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建和元年四月丁亥保林吳姁以丙戌詔書下中常侍超曰朕聞河洲窈窕明辟思服擇賢作儷隆代所先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所遺少女有貞靜之德流聞禁掖其與姁並詣商第周視動止審悉幽隱其毋諱匿朕將採焉姁卽與超以詔書趨詣商第第內讙謼食時商女女瑩從中閤細步到寢姁與超如詔書周視動止俱合法相超留外舍姁以詔書如瑩燕處屏斥接侍閉中閤子時日晷薄辰穿照蜃窻光送著瑩面上如朝霞和雪豔射不能正視目波澄鮮眉嫵連卷朱口皓齒修耳懸鼻輔靨頤頷位置均適姁尋脫瑩步搖伸髻度髮如黝髹可鑒圍手八盤墜地加半握已乞緩私小結束瑩面發赬抵攔姁告瑩曰官家重禮借見朽落緩此結束當加鞠翟耳瑩泣數行下閉目轉面內向姁爲手緩捧著日光芳氣噴襲肌理膩潔拊不留手規前方後築脂刻玉胸乳菽發臍容半寸許珠私處墳起爲展兩股陰溝渥丹火齊欲吐此守禮謹嚴處女也約略瑩體血足榮膚膚足飾肉肉足冐骨長短合度自顛至底長七尺一寸肩廣一尺六寸臀視肩廣減三寸自肩至指長各二尺七寸指去掌四寸肖十竹萌削也髀至足長三尺二寸足長八寸脛跗豐妍底平指斂約縑迫袜收束微如禁中久之不得音響姁令推謝皇帝萬年瑩乃徐拜稱皇帝萬年若微風振簫

胸鳴可聽不痔不瘍無黑子創陷及口鼻腋私足諸過臣妾姁女賤愚憨言不宣心書不符見謹秘緘昧死以聞時夜漏三下太后猶御壽安殿發緘歡喜顧語帝曰吾入宮後知有幼妹然中外隔闊目所未見不謂爭逵如爾明日詔下有司議禮有司奏曰謹按春秋迎王后于紀在途則稱后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女今大將軍參錄尚書事乘氏侯冀女弟膺紹聖善舊協潛邸結婚之際有命既集宜備禮章時進徵幣請下三公太常案禮儀奏可一準孝惠皇帝納后故事於六月癸未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尚書事乘氏侯冀乾施坤受實始人經不有配儷曷奉天地宗廟爰謀公卿咸謂宜率前典令使使持節太常弘宗正千秋以禮納采主人曰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女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之遺女未閑訓誡衣履若而人欽承前典肅奉儀制大將軍參錄尚書事乘氏侯冀土臣冀頓首再拜承制乙酉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尚書事乘氏侯冀兩儀配儷承天統物正位于內必族令族重申舊典令使使持節太常弘宗正千秋以禮問名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弘到重宣中詔問臣名族臣女弟女瑩父母所生先臣故九江太守定陵鄉侯統之遺玄孫先臣故褒親愍侯竦之曾孫先臣故少府特進乘氏侯雍之孫先臣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之遺女外出自先臣故侍中銅陽侯萬全之外曾孫先臣故大鴻臚銅陽侯桂之外孫年十六欽承前典肅奉儀制戊子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尚書事乘氏侯冀人謀龜從僉曰貞吉敬從典禮令使使持節太常弘宗正千秋以禮納吉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弘重宣中詔太卜元吉臣陋族卑鄙憂懼不勝欽承前典肅奉儀制辛卯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尚書事乘氏侯冀之女弟有母儀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廟永承天祚以黃金二萬斤馬十二匹玄纁穀璧以章典禮令使使持節司徒戒太常弘以禮納徵主人曰皇帝嘉命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寵以典禮備物典策欽承前典肅奉儀制甲午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尚書事乘氏侯冀謀于公卿大筮元龜罔有不臧率遵典禮令使使持節太常弘宗正千秋以禮請期主人曰皇帝嘉命使弘重宣中詔吉日惟今月庚子可迎臣欽承前典肅奉儀制庚子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尚書事乘氏侯冀歲吉月令吉日惟庚子率禮以迎令使使持節太尉喬司徒戒以迎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喬重宣中詔令月吉辰備禮以迎上公宗卿兼至副介近臣百兩臣螻蟻之族猥承大禮憂悚惶悸欽承前典肅奉儀制后服紺上玄下假髻步搖八雀九華十二鏌加以翡翠朱爵秣乘法駕重翟羽蓋金根車駕青交路青帷裳構畫輈黃金塗五末蓋蚤施金華駕駟馬龍旂九斿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車府令設鹵簿駕車四十六乘前鸞旗車皮軒闟戟九斿雲罕金鉦黃鉞洛陽令奉引公卿五官校尉司隸校尉河南尹妻皆乘其官車帶夫本官綬以從置虎賁羽林騎戎頭黃門鼓吹五時副車女騎夾轂執法御史在前五將營騎千乘萬騎引至闕下自皇漢迎后未有若斯之盛也至八月乙未詔曰維建和元年八月乙未制詔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女女瑩朕聞任姒佐周締運入百良以德重黃床足奉宗廟也朕以寡昧承嗣歷服爰求英淑共臨海內惟爾夙閑內戒德冠後庭有天桃之宜協和鳴之祥宜升尊位毋儀天下今使太尉喬使持節奉璽綬宗正千秋爲副立爾爲皇后其敬慎中饋以踐乃位無替朕命永奠坤維后即位于章德殿太尉使持節奉璽綬天子臨軒陛設虎賁旄頭五牛旗百官陪位皇后北面太尉往蓋下東向宗正大長秋西向宗正讀策文畢皇后稱臣妾皇帝萬年畢住位太尉喬授璽綬中常侍超長跪受璽綬奏于殿前女史授婕妤婕妤長跪受以授昭儀昭儀長跪受以帶皇后皇后伏起拜稱臣妾皇帝萬年訖黃門鼓吹三通鳴鼓畢羣臣以次出后即位大赦天下

漢雜事秘辛卷一 終

焦弱侯先生篤好異書逢人輒問壬寅余謁之還泊舟江市買得漢雜事抄本亟欲致之長年請乘風便解維遂不果抵家迫除夕矣叔祥過我問何以卒歲余出此書示之曰聊當椒盤時沈汝納胡孝轅方刻秘册彙函叔祥乞抄一通貽之余辭以心許焦先生叔祥曰與其私之焦先生毋寧公之海內之爲焦先生者余笑曰椒盤遂供客乎叔祥亦笑遂袖去繡水包衡彥平識

余始讀漢雜事自騃倩揺謂非漢人不能作及見孝轅跋語該引詳駁牴牾灼然乃更發書檢校復得可疑者數則按雜事所載立后儀並同宋后固無論即后服所稱紺上玄下八雀九華皆廟見所著若十二鑷是親蠶餙不宜于大婚之時合併而服也且鹵簿大駕與劉昭親蠶注不爽眉髮而六禮版辭亦見沈約宋書宋書云晉穆帝將納何后太常王彪之謂六禮宜依漢舊今考雜事及晉版辭一則曰欽承舊章肅奉典制一則曰欽承前典肅奉儀制此豈彪之所云華嶠改定而有異同邪禮使有太常弘不知爲誰其曰中常侍超單超也曰司徒戒趙戒也注曰蜀郡人曰太尉喬杜喬也但梁冀初欲厚禮納徵喬執不從冀遂于是年十一月殺喬朝廷此時寧敢拂冀遣喬爲使至于宗正千秋惟安帝時有劉千秋爲宗正去此幾四十年不應尚居此官未復有大赦天下語則建和元年八月乙未立后之下曾無此文雖此年十一月有減天下死罪一等語然與立后絕不相蒙當是仍襲宋后舊文耳惟以后生年推之用合商妻陰夫人所卒之年則后生于永建五年陰卒于陽嘉四年是生六歲而母始喪也于理稍不背戾又后紀注曰乘馬四匹馬也雜事乃云馬十二匹更檢晉志云漢高后制聘后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此則雜事較有所據足補悉依孝惠皇帝納后故事注余因念作僞者必非不讀漢書何至自闕紕實如此且審識一段描寫精瑩若有生氣似非假託可到恐秘記史官各有依據未可指爲膺作也海鹽姚士粦叔祥跋

自古以文字類寫娟麗無過衛詩之美莊姜其他若宋玉之娛光眇睞目增波郣含人之醬妃文膺且如飴唐玄宗之歎溫新剝雞頭肉杜樊川之纖纖玉笋褁輕雲之數語皆妙于形容亦足寫一時之艷然未有摩畫幽隱言人所不忍言若秘辛之搖人心目也且自如瑩燕處度爰解衣以至幽鳴可聽其間兩人周旋景光雖去今千百餘年猶歷歷如眼見而耳聞之也至其造語若捎不留手築脂刻玉胸乳菽發火齊欲吐之類咸此䂓率率口剏有後來含毫所不敢望者何得橫索同異相與疑之叔祥孝轅證據博矣然非所以語于文章之妙也繡水沈士龍識

漢雜事秘辛跋

漢雜事秘辛一卷

不著撰人名氏楊慎序稱得於安寧土知州萬氏沈德符敝帚軒剩語曰即慎所僞作也敘漢桓帝懿德皇后被選及冊立之事其與史舛謬之處明胡震亨姚士粦二跋辨之甚詳其文淫豔亦類傳奇漢人無是體裁也

書漢雜事祕辛後

楊慎撰

漢雜事一卷得于安寧州土知州董氏前有義烏王子充印蓋子充使雲南時館中書也然御覽諸書亦有漢雜事而略不見收此特載漢桓帝懿獻梁皇后被選及六禮册立事而吳姁入后燕處審視一段最爲奇艷但太穢褻耳不謂冀威赫㜑人猶得濆選如此卷首有秘帝二字不可解要是卷帙甲乙名目予嘗搜考弓足原始不得及見約縑迫袜收束微如禁中語則纏足後漢已自有之言脫于口追駟不及聊志于此用塞疎漏之誚成都楊慎

按桓帝初爲蠡吾侯梁太后欲以女弟女瑩妻之徵至京師會質帝崩因立之其明年立女瑩爲后袁宏後漢紀范蔚宗書帝后兩紀李固傳並詳

之后紀有司請徵引春秋在途稱后正謂前曾結婚也不應復下詔審視即具故事詔中亦應略及之今第云貞靜之德流聞禁掖何也又劉昭禮儀志注云漢立皇后國禮之大而志無其儀取蔡質所記靈帝立宋后儀以補闕此書較多審視及六禮節次又在宋后前宜卿注志舊稱博悉不應舍此引彼即位儀亦與法多同雖用修復生不能判此疑案也癸卯人日胡虔亨識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縉撰

漢雜事祕辛一卷

沈德符敝帚軒剩語曰即慎所僞作也

李慈銘孟學齋日記乙集上十三云祕辛雜事楊升菴因隋書經籍志有晉雜事之名依託而作祕辛者書部甲乙之目而今刻者俱作雜事祕辛顛倒不通矣

隋遺錄

顔師古撰

隋遺錄卷第上

唐顔師古撰

大業十二年煬帝將幸江都命越王侑留守東都宮女半不隨駕爭泣留帝言遼東小國不足以煩大駕願擇將征之攀車留惜指血染鞅帝意不回因戲飛帛題二十字賜守宮女云○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但存顔色在離別只今年車駕既行師徒百萬前驅大橋未就別命雲屯將軍麻叔謀濬黄河入汴堤使勝巨艦叔謀銜命甚酷以鐵脚木鵝試彼淺深鵝止謂濬河之夫不忠隊伍死水下至今兒啼聞人言麻胡來即止其訛言畏人皆若是帝離都旬日幸宋何安所進車車前隻輪高廣疎釘爲刃後隻輪庳䟽又下以柔楡爲之使滑勁不滯使牛御焉車名何妥車自都抵汴郡日進御車女車轎所偃垂鮫綃網雜綴片玉鳴鈴行搖玲瓏以混車中笑語冀左右不聞也長安貢御車女袁寶兒年十五腰支纖墮騃冶多態帝寵愛之特厚時洛陽進合蔕迎輦花云得之嵩山塢中人不知名採者異而貢之會帝駕適至因以迎輦名之花外殷紫內素膩菲芬粉蘂心深紅跗爭兩花枝幹烘翠類通草無刺葉圓長薄其香氣穠芬馥或惹襟袖移日不散嗅之令人多不睡帝命寶兒持之號曰司花女時詔虞世南草征遼指揮德音勑於帝側寶兒注視久之帝謂世南曰昔傳飛燕可掌上舞朕常謂儒生飾於文字豈人能若是乎及今得寶兒方昭前事然多慧態今注目於卿卿才人可便嘲之世南應詔爲絕句曰學畫鴉黄半未成垂肩嚲袖太憨生緣憨却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傍輦行上大悅至汴帝御龍舟蕭妃乘鳳舸錦帆綵纜窮極侈靡舟前爲舞臺臺上垂蔽日簾簾即蒲澤國所進以負山蛟睫紉蓮根絲貫小珠間睫編成雖曉日激射而光不能透每舟擇妙麗長白女子千人執雕板鏤金檝號爲殿脚女一日帝將登鳳舸凭殿脚女吳絳仙肩喜其柔麗不與群輩齒愛之甚久不移步絳仙善畫長蛾眉帝色不自禁回輦召絳仙將拜婕妤適值絳仙下嫁爲玉工萬郡妻故不克諧帝寢興罷擢爲龍舟首檝號曰崆峒夫人由是殿脚女爭效爲長蛾眉司宮吏日給螺子黛五斛號爲蛾綠螺子黛出波斯國每顆直十金後徵賦不足雜以銅黛給之獨絳仙得賜螺黛不絕帝每倚簾視絳仙移時不去顧內謁者云古人言秀色若可餐如絳仙眞可療飢矣因吟持檝篇賜之曰　舊曲歌桃葉新粧艶落梅將身倚輕檝知是渡江來詔殿脚女千輩唱之時越溪進耀光綾綾紋突起時有光彩越人乘樵風舟泛於石帆山下收野繭繰之繰絲女夜夢神人告之禹穴三千年一開汝所得野繭即江淹文集中壁魚所化也絲織爲裳必有奇文織成果符所夢故進之帝獨賜司花女洎絳仙他姬莫預蕭妃恚妬不懌由是二姬稍稍不得親幸帝常醉遊諸宮偶戲宮婢羅羅者羅畏蕭妃不敢迎帝且辭以有程姬之疾不可薦寢帝乃嘲之曰箇人無賴是橫波黛染隆顱簇小峨幸好留儂伴成夢不留儂住意如何帝自達廣陵宮中多効吳言因有儂語也帝昏湎滋深往往爲妖祟所惑嘗遊吳公宅雞臺恍惚間與陳後主相遇尚喚帝爲殿下後主戴輕紗皂幘青綽袖長裾綠錦純緣紫紋方平履舞女數十許羅侍左右中一人迥美[redacted]帝屢目之後主云殿下不識此人耶即麗華也每憶桃葉山前乘戰艦與此子北渡爾時麗華最恨方倚臨春閣試東郭㲄紫毫筆書小砑紅綃作答江令璧月句未終見韓擒虎躍青驄駒擁萬甲直來衝人都不存去就便至今日俄以綠文測海蠡酌紅粱新醖勸帝帝飲之甚歡因請麗華舞玉樹後庭花麗華白後主辭以抛擲歲久自井中出來腰支依拒無復往時姿態帝再三索之乃徐起終一曲後主問帝蕭妃何如此人帝曰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後主復詩十數篇帝不記之獨愛小窗詩及寄侍兒碧玉詩小窗云○午醉醒來晚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窗明○寄碧玉云離別腸應斷相思骨合銷愁魂若飛散憑仗一相招麗華拜求帝一章帝辭以不能麗華笑曰嘗聞此處不留儂會有留儂處安可言不能帝強爲之操觚曰○見面無多事聞名爾許時坐來生百媚實箇好相知麗華捧詩頳然不懌後主問帝龍舟之遊樂乎始謂殿下致治在堯舜之上今日復此逸遊大抵人主各圖快樂曩時何見罪之深耶三十六封書至今使人怏怏不悅帝忽悟叱之云何今日尚目我爲殿下復以往事訊我耶隨叱聲恍然不見

隋遺錄卷上

隋遺錄卷下

帝幸月觀煙景清朗中夜獨與蕭妃起臨前軒簾櫳不開左右方寢帝凭妃肩說東宮時事適有小黄門映薔薇叢調宮婢衣帶爲薔薇罥結笑聲吃吃不止帝望見腰支纖弱意爲寳兒有私帝披單衣亟行擒之乃宮婢雅娘也迴入寢殿蕭妃誚笑不知止帝因曰往年私幸安娘時情態正如此此時雖有性命不復惜矣後得月賓被伊作意態不徹是時儂怜心不减今日對蕭娘情態曾効劉孝綽爲雜憶詩常念與妃妃記之否蕭妃承問即念云憶睡時待來剛不來卸粧仍索伴解珮更相催博山思結夢沉水未成灰又云憶起時投籤初報曉被惹香黛殘枕隱金釵梟笑動上林中除却司晨鳥帝聽之咨嗟云日月遄逝今來已是幾年事矣妃因言聞說外方群盜不少幸帝圖之帝曰儂家事一切已託楊素了人生能幾何縱有他變儂終不失作長城公汝無言外事也帝嘗幸昭明文選樓車駕未至先命宮娥數千人昇樓迎侍微風東來宮娥衣被風綷直泊肩項帝覩之色荒愈熾因此乃建迷樓擇下俚稚女居之使衣輕羅單裳倚檻望之勢若飛舉又爇名香於四隅煙氣霏霏常若朝霧未散謂爲神仙境不我多也樓上張四寳帳帳各異名一名散春愁二名醉忘歸三名夜酣香四名延秋月粧奩寢衣帳各異製帝自達廣陵沉湎失度每睡須搖頓四體或歌吹齊鼓方就一夢侍兒韓俊娥尤得帝意每寢必召令振聳支節然後成寢別賜名爲來夢兒蕭妃常密訊俊娥曰帝體不舒汝能安之豈有他媚俊娥畏威進言妾從帝自都城來見帝常在何妥車車行高下不等女態自搖帝就搖怡悅妾今幸承皇后恩德侍寢帳下私効車中之態以安帝耳非他媚也他日蕭后誣罪去之帝不能止暇日登迷樓憶之題東南柱二篇云○黯黯愁侵骨綿綿病欲成須知潘岳鬢強半爲多情○又云○不信長相憶絲從鬢裏生閑來倚樓立相望幾含情殿脚女自至廣陵悉命備月觀行宮由是絳仙等亦不得親侍寢殿有郎將自瓜州宣事迴進合歡水果一器帝命小黄門以一隻馳騎賜絳仙遇馬急搖解絳仙拜賜私恩因附紅牋小簡上進曰○驛騎傳雙果君王寵念深寧知辭帝里無復合歡心帝省章不悅顧黄門曰絳仙如何來辭怨之深也黄門懼拜而言曰適走馬搖動及月觀果已離解不復連理帝意不解因言曰絳仙不獨貌可觀詩意深切乃女相如也亦何謝左貴嬪乎帝於宮中嘗小會爲拆字令取左右離合之意時沓娘侍側帝曰我取沓字爲十八日沓娘復解羅字爲四維帝顧蕭妃曰爾能拆朕字乎不能當醉一盃妃徐曰移左畫居右豈非淵字乎時人望多歸唐公帝聞之不懌乃言吾不知此事豈爲非聖人耶於是姦蠹起於內盜賊攻於外直閤裴虔通虎賁郎將司馬德勤等引左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將謀亂因請放官奴分直上下帝可奏即宣詔云門下寒暑迭用所以成歲功也日月代明所以均勞逸也故士子有遊息之談農夫有休勞之節咨爾髠衆服役甚勤執勞無怠埃壒溢於爪髮蟣蝨結於兜鍪朕甚憫之俾爾休番從便嚐戲無煩方朔滑稽之請而從衛士遞上之文朕於侍從之間可謂恩矣可依前件事是有焚草之變

右大業拾遺記者上元縣南朝故都梁建瓦棺寺閣閣南隅有雙閣閉之忘記歲月會昌中詔拆浮圖因開之得筍籜千餘頭中藏書一帙雖皆隨手靡潰而文字可紀者乃隋書遺藁也中有生白藤紙數幅題爲南部煙花錄僧志徹得之及焚釋氏群經僧人惜其香軸爭取紙尾拆去視軸皆有魯郡文忠顔公名題云手寫是錄即前之筍籜可不舉而知也志徹得錄前事及取隋書校之多隱文特有符會而事頗簡脫豈不以國初將相爭以王道輔政顔公不欲華靡前跡因而削乎今堯風已還德車斯駕獨惜斯文湮沒不得爲辞人才子談柄故編云大業拾遺記本文缺落凡十七八悉從而補之矣

隋遺錄下

大業拾遺記二卷

一名南部煙花錄舊本題唐顔師古撰末有跋語稱會昌中沙門志徹得之瓦棺寺閣乃隋書遺稿云云王得臣塵史稱其極褻可疑姚寬西溪叢語亦曰南部煙花錄文極俚俗又載陳後主詩云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窗明此乃唐人方域詩六朝語不如此唐藝文志所載煙花錄記幸廣陵事此本已亡故流俗僞作此書云云然則此亦僞本矣今觀下卷記幸月觀時與蕭后夜話有儂家事一切已託楊素了之語是時素死久矣師古豈疏謬至此乎其中所載煬帝諸作及虞世南贈袁寳兒作明代輯六朝詩者往往採摭皆不攷之過也

教坊記

崔令欽撰

四庫全書提要

教坊記一卷

唐崔令欽撰。是書唐書藝文志著錄。又總集類中載令欽註庾信哀江南賦一卷。然均不言令欽何許人。蓋作唐書時。其始末已無考矣。所記多開元中猥雜之事。故陳振孫譏其鄙俗。然其後記一篇。諄諄於聲色之亡國。雖體近譎諫。無一語顯斥元宗。而歷引漢成帝。高緯。陳叔寶。慕容熙。其言剴切而著明。乃知令欽此書。本以示戒。非以示勸。唐志列之於經部樂類。固爲失當。然其風旨有足取者。雖謂曲終奏雅。亦無不可。不但所列曲調三百二十五名。足爲詞家考證也。

教坊記

唐 崔令欽撰著作郎

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蓋相因習。東京兩教坊俱在明義坊。而右在南。左在北也。坊南西門外。即苑之東也。其間有頃餘水泊。俗謂之月陂。形似偃月。故以名之。

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常在上前也。其家猶在教坊。謂之內人家。敕有司給賜同十家。雖數十家。猶故以十家呼之。每月二日十六日。內人母得以女對。無母則姊妹若姑一人對。十家就本落。餘內人並坐內教坊對。內人生日。則許其母姑姊妹皆來對。其對所如式。

樓下戲出隊。宜春院人少。即以雲韶添之。雲韶謂之宮人。蓋賤隸也。非直美惡殊貌。居然易辨明。內人帶魚。宮人則否。平人女以容色選入內者。教習琵琶三絃箜篌箏等者。謂搊彈家。

開元十一年。初製聖壽樂。令諸女衣五方色衣以歌舞之。宜春院女教一日。便堪上場。惟搊彈家彌月不成。至戲日。上令宜春院人爲首尾。搊彈家在行間。令學其舉手也。宜春院亦有工拙。必擇尤者爲首尾。首既引隊。衆所屬目。故須能者。樂將闌。稍稍失隊。餘二十許人舞曲終。謂之合殺。尤要快健。所以更須能者也。

聖壽樂舞。衣襟皆各繡一大窠。皆隨其衣本色製。純縵衫下纔及帶。若短汗衫者。以籠之所以藏繡窠也。舞人初出樂次。皆是縵衣。舞至第二疊。相聚場中。即於衆中從領上抽去籠衫。各內懷中。觀者忽見衆女

成文纔病燠，竟不獲異。

凡欲出戲，所司先進曲名。上以墨點者即舞，不點者即否，謂之進點。戲日，內伎出舞，教坊人惟得舞伊州、五天，重來疊不離此兩曲，餘盡讓內人也。垂手羅、回波樂、蘭陵王、春鶯囀、半社渠、借席、烏夜啼之屬，謂之軟舞；阿遼、柘枝、黃麞、拂林、大渭州、達摩之屬，謂之健舞。

凡樓下兩院進雜婦女，上必召內人姊妹入內賜食，因謂之曰：今日娘子不須唱歌，且饒姊妹并兩院婦女。於是內妓與兩院歌人更代上舞臺唱歌。內妓歌則黃幡綽贊揚之，兩院人歌則幡綽輒訾詬之。有肥大年長者，即呼爲屈突干阿姑；貌稍胡者，即云康太賓阿妹。隨類名之，揣弄百端。諸家散樂，呼天子爲崖公，以歡喜爲蚬斗，以每日長在至尊左右爲長入。

筋斗裴承恩妹大娘，善歌，兄以配竿木侯氏。又與長入趙解愁私通。侯氏有疾，因欲藥殺之。王輔國、鄭銜山與解愁相知，又是侯鄉里，密謂薛忠王琰曰：爲我語侯大兄，晚間有人送粥，愼莫喫。及期，果有贈粥者，侯遂不食。其夜，裴大娘引解愁謀殺其夫，銜山頗警土袋，燈旣滅，銜山乃以土袋置侯身上，不壓口鼻。餘黨不之覺也。比明，侯氏不死，有司以聞。上令范安窮究其事，於是趙解愁等皆決一百。衆皆不知侯氏不掩口鼻而不死也，或言土袋綻裂故活。是以諸女戲相謂曰：自今後縫壓婿土袋，當加意夾縫縫之，更勿令開綻也。

坊中諸女以氣類相似，約爲香火兄弟，每多至十四五人，少不下八九輩。有兒郎聘之者，輒被以婦人稱呼，即所聘者兄見呼爲新婦，弟兒呼爲嫂也。兒郎有任宮僚者，宮參與內人對，同日垂到內門，車馬相逢，或搴車簾，呼阿嫂若新婦者，同黨求達，殊爲怪異。問被呼者，笑而不答。兒郎旣娉一女，其香火兄弟多相奔，云學突厥法。又云我兄弟皆相愛，欲得嘗者婦也。主者知亦不妬，他香火即不通。

蘇五奴妻張少娘，善歌舞，有邀迓者，五奴輒隨之。前人欲得其速醉，多勸酒。五奴曰：但多與我錢，喫鎚子亦醉，不煩酒也。今呼鬻妻者爲五奴，自蘇始。

范漢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開元二十一年出內，有姿媚而微愠羝。謂腋氣也。

曲名

獻天花　和風柳　美唐風　透碧空　巫山女　度春江　衆仙樂　大定樂　龍飛樂　慶雲樂

繞殿樂　泛舟樂　抛毬樂　淸平樂　放鷹樂　夜半樂　破陣樂　還京樂　天下樂　同心樂

賀聖朝　奉聖樂　千秋樂　泛龍舟　泛玉池　春光好　迎春花　鳳樓春　負陽春　帝臺春

繞池春　滿園春　長命女　武媚娘　杜韋娘　柳靑娘　楊柳枝　柳含煙　贊楊柳　倒垂柳

浣溪沙　浪淘沙　撒金沙　紗窗恨　金蓑嶺　隔簾聽　恨無媒　望梅花　望江南　好郎君

想夫憐　別趙十　憶趙十　念家山　紅羅襖　烏夜啼　牆頭花　摘得新　北門西　煮羊頭

河瀆神　二郎神　醉鄉遊　醉花間　燈下見　醉思鄉　太邊鄒　太白星　剪春羅　會佳賓

當庭月　思帝鄉　歸國遙　感皇恩　戀皇恩　皇帝感　戀情深　憶漢月　憶先皇　聖無憂

定風波　木蘭花　更漏長　菩薩蠻　破南蠻　八拍蠻　芳草洞　守陵宮　臨江仙　虞美人

映山紅　獻忠心　臥沙堆　怨黃沙　遐方怨　怨胡天　送征衣　送行人　望梅愁　阮郎迷

牧羊怨　掃市舞　鳳歸雲　羅裙帶　同心結　一捻鹽　阿也黃　劫家雞　綠頭鴨　下水船

留客住　離別難　喜長新　羌心怨　女王國　繚踏歌　天外聞　賀皇化　五雲仙　滿堂花

南天竺　定西番　荷葉杯　感庭秋　月遮樓　感恩多　長相思　西江月　拜新月　上行杯

團亂旋　喜春鶯　大獻壽　鵲踏枝　萬年歡　曲玉管　傾杯樂　謁金門　巫山一段雲　望月婆羅門

後庭花　西河獅子　西河劍器　怨陵三臺　儒士謁金門　武士朝金闕　摻工不下　麥秀兩岐　金雀兒　漣水吟　玉搔頭　鸚鵡杯　路逢花　初漏滿　相見歡　蘇幕遮

遊春苑　黃鍾樂　訴衷情　折紅蓮　征步郎　洞仙歌　太平樂　長慶樂　喜回鑾　漁父引

喜秋天　大郎神　胡渭州　夢江南　濮陽女　靜戎煙　三臺　上韻　中韻　下韻

普恩光　戀情歡　楊下採桑　大酺樂　合羅縫　蘇合香　山鷓鴣　七星管　醉公子　朝天

木笪　看月宮　宮人怨　歎疆場　拂霓裳　駐征遊　泛濤溪　胡相問　廣陵散　帝歸京

喜還京　遊春夢　柘枝引　留諸錯　如意娘　黃羊兒　蘭陵王　小秦王　花黃髮　大明樂

望遠行　思友人　唐四姐　放鷂樂　鎮西樂　金殿樂　南歌子　八拍子　魚歌子　七夕子

十拍子　措大子　風流子　吳吟子　生查子　胡醉子　山花子　水仙子　綠鈿子　金錢子

竹枝子　天仙子　赤棗子　千秋子　心事子　胡蝶子　沙磧子　酒泉子　迷神子　得蓬子

對碓子　麻婆子　紅娘子　甘州子　雁刺子　鎮西子　北庭子　采蓮子　破陣子　劍器子

獅子　女冠子　仙鶴子　穆護子　贊普子　蕃將子　回戈子　帶竿子　摸魚子　南鄉子

大呂子　南浦子　擷棹子　河瀆子　曹大子　引角子　隊踏子　水沽子　化生子　金蛾子

拾麥子　多利子　毗砂子　上元子　西溪子　劍閣子　嵇琴子　莫壁子　胡攢子　唧唧子

瓶花子　西國朝天

大曲名

踏金蓮　綠腰　涼州　薄媚　賀聖樂　伊州　甘州

泛龍舟　采桑　千秋樂　霓裳　玉樹後庭花　伴侶　雨霖鈴　柘枝　胡僧破　平翻

相馳逼　呂太后　突厥三臺　大寶　一斗鹽　羊頭神　大姊　舞大姊　急月記　斷弓弦

碧霄吟　穿心蠻　羅步底　回波樂　千春樂　龜茲樂　醉渾脫　映山雞　昊破　四會子

安公子　舞春風　迎春風　看江波　寒雁子　又中春　翫中秋　迎仙客　同心結

大面，出北齊蘭陵王長恭，性膽勇而貌婦人，自嫌不足以威敵，乃刻木爲假面，臨陣著之，因爲此戲，亦入歌曲。

踏謠娘，北齊有人姓蘇，皰鼻，實不仕，而自號爲郎中，嗜飲酗酒，每醉輒毆其妻，妻銜悲訴於鄰里。時人弄之。丈夫著婦人衣，徐步入場行歌，每一疊，旁人齊聲和之云：踏謠和來，踏謠娘苦和來。以其且步且歌，故謂之踏謠；以其稱冤，故言苦。及其夫至，則作毆鬭之狀，以爲笑樂。今則婦人爲之，遂不呼郎中，但云阿叔

子．調弄又加典庫．全失舊旨．或呼為談容娘．又非．

烏夜啼．宋彭城王義康．衡陽王義季弟兄．因之潯陽．後宥之．使未達．衡王家人扣二王所囚院曰．昨夜烏夜啼．官當有赦．少頃．使至．故有此曲．亦入琴操．

安公子．隋大業末．煬帝幸揚州．樂人王令言以年老不去．其子從焉．其子在家彈琵琶．令言驚問此曲何名．其子曰．內裏新翻曲子．名安公子．令言流涕悲愴．謂其子曰．爾不須扈從．大駕必不回．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為君．吾是以知之．

春鶯囀．高宗曉聲律．晨坐聞鶯聲．命樂工白明達寫之．遂有此曲．

記曰．夫以廉潔之美．而道之者寡．驕淫之醜．而陷之者衆．何哉．志意劣而嗜慾強也．借如涉畏途．不必皆死．而人知懼．溺聲色．則必傷夭．而莫之思．不其惑歟．且人之生身．所稟五常耳．至有悅其妻而圖其夫．前古多矣．是忘仁也．納異寵而薄糟糠．凡今衆矣．是忘義也．重衽席之虞．輕宗祀之敬．是廢禮也．貪耳目之玩．忽禍敗之端．是無智也．心有所愛．則暱冒苟得．不顧宿諾．是棄信也．敦諭履仁蹈義修禮任智而信以成之．嗚呼．國君保之．則比德堯舜．士庶由之．則齊名周孔矣．當為永代楷式．寧止一時稱舉．儻謂小善而無益．犯小惡而無傷．殉嗜慾近情．忘性命大節．施之於國則國風敗．行之於家則家法壞．敗與壞．不其痛哉．是以楚莊悔懼．斥遠夏氏．宋武納諫．遽絕慕容．終成霸業．號為良主．豈比高緯以馮小憐滅身．叔寶以張貴妃亡國．漢成以昭儀絕冢嗣．燕熙以符氏覆邦家乎．非無元龜．自有人鑑．遂形簡牘．敢告後賢．

李娃傳

白行簡撰

李娃傳

唐 白行簡撰

汧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娼女也節行瓌奇有足稱者故監察御史白行簡爲傳述天寶中有常州刺史滎陽公者畧其名氏不書時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雋朗有詞藻迥然不羣深爲時輩推伏其父愛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應鄉賦秀才舉將行乃盛其服玩車馬之飾計其京師薪儲之費謂之曰吾觀爾之才當一戰而霸今備二載之用且豐爾之給將遂其志也生亦自負視上第如指掌自毘陵發月餘抵長安居于布政里嘗遊東市還自平康東門入將訪友于西南至鳴珂曲見一宅門庭不甚廣而室宇嚴邃闔一扉有娃方凭一雙鬟青衣立妖姿要妙絕代未有生忽見之不覺停驂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詐墜鞭于地候其從者勅取之累眄于娃娃囬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辭而去生自爾意若有失乃密徵其友遊長安之熟者以訊之友曰此狹邪女李氏宅也曰娃可求乎對曰李氏頗贍前與通之者多貴戚豪族所得甚廣非累

百萬不能動其志也生曰苟患其不諧雖百萬何惜他日乃潔其衣服盛賓從而往扣其門俄有侍兒啟扃生曰此誰之第耶侍兒不答馳走大呼曰前時遺策郎也娃大悅曰爾姑止之吾當整粧易服而出生聞之私喜乃引至蕭墻間見一姥垂白上僂即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詞曰聞茲地有隙院願稅以居信乎姥曰懼其淺陋湫隘不足以辱長者所處安敢言直耶延生于遲賓之館館宇甚麗與生偶坐因曰某有女嬌小技藝薄劣欣見賓客願將見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舉步艷冶生遂驚起莫敢仰視與之拜畢敘寒燠觸類妍媚目所未覩復坐烹茶斟酒器用甚潔久之日暮鼓聲四動姥訪其居遠近生紿之曰在延平門外數里冀其遠而見留也姥曰鼓已發矣當速歸無犯禁生曰幸接歡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遼闊城內又無親戚將若之何娃曰不見責僻陋方將居之宿何害焉生數目姥姥曰唯唯生乃召其家僮持雙縑請以備一宵之饌娃笑而止之曰賓主之儀且不然也今夕之費願以貧窶之家隨其粗糲以進之其餘以俟他辰固辭終不許俄徙坐西堂帷幙簾榻煥然奪目粧奩衾枕亦皆侈麗乃張燭進饌品味甚盛徹饌姥起生娃談話方切詼諧調笑無所不至生曰前偶過卿門遇卿適在屏間厥後心常勤念雖寢與食未嘗或捨娃答曰我心亦如之生曰今之來非直求居而已願償平生之志但未知命也若何言未終姥至詢其故具以告姥笑曰男女之際大欲存焉情苟相得雖父母之命不能制也女子固陋曷足以薦君子之枕席生遂下階拜而謝之曰願以己爲廝養姥遂目之爲郎飲酣而散及旦盡徙其囊橐因家于李之第自是生

屏跡戢身不復與親知相聞日會倡優儕類狎戲遊宴囊中盡空乃鬻駿乘及其家僮歲餘資財僕馬蕩然邇來姥意漸怠娃情彌篤他日娃謂生曰與郎相知一年尚無孕嗣常聞竹林神者報應如響將致薦酹求之可乎生不知其計大喜乃質衣于肆以備牢醴與娃同謁祠宇而禱祝焉信宿而返策驢而後至里北門娃謂生曰此東轉小曲中某之姨宅也將憩而覲之可乎生如其言前行不踰百步果見一車門窺其際甚宏敞其青衣自車後止之曰至矣生下適有一人出訪曰誰曰李娃也乃入告俄有一嫗至年可四十餘與生相迎曰吾甥來否娃下車嫗逆訪之曰何久疏絕相視而笑娃引生拜之既見遂偕入西戟門偏院中有山亭竹樹蔥蒨池榭幽絕生謂娃曰此姨之私第耶笑而不答以他語對俄獻茶果甚珍奇食頃有一人控大宛汗流馳至曰姥遇暴疾頗甚殆不識人宜速歸娃謂姨曰方寸亂矣某騎而前去當令返乘便與郎偕來生擬隨之其姨與侍兒偶語以手揮之令生止于戶外曰姥且歿矣當與某議喪事以濟其急奈何遽相隨而去乃止共計其凶儀齋祭之用日晚乘不至姨言曰無復命何也郎驟往覘之某當繼至生遂往至舊宅門扃鑰甚密以泥緘之生大駭詰其鄰人鄰人曰李本稅此而居約已周矣第主自收姥徙居而且再宿矣徵徙何處曰不詳其所生將馳赴宣陽以詰其姨日已晚矣計程不能達乃弛其裝服質饌而食賃榻而寢生恚怒方甚自昏達旦目不交睫質明乃策蹇而去既至連扣其扉食頃無人應生大呼數四有宦者徐出生遽訪之姨氏在乎曰無之生曰昨暮在此何故匿之訪其誰氏之第曰此崔尚書宅

昨者有一人稅此院云遲中表之遠至者不暮去矣生惶惑發狂罔知所措因返訪布政舊邸邸主哀而進膳生怨懣絕食三日遘疾甚篤旬餘愈甚邸主懼其不起徙之于凶肆之中綿綴移時合肆之人共傷嘆而互飼之後稍愈杖而能起由是凶肆日假之令執繐帷獲其直以自給累月漸復壯每聽其哀歌自歎不及逝者輒嗚咽流涕不能自止歸則效之生聰敏者也無何曲盡其妙雖長安無有倫比初二肆之傭凶器者互爭勝負其東肆車轝皆奇麗殆不敵唯哀挽劣焉其東肆長知生妙絕乃醵錢二萬索顧焉其黨耆舊共較其所能者陰敎生新聲而相讚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長相謂曰我欲各閱所傭之器于天門街以較優劣不勝者罰直五萬以備酒饌之用可乎二肆許諾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證然後閱之士女大和會聚至數萬於是里胥告于賊曹賊曹聞于京尹四方之士盡赴趨焉巷無居人自旦閱之及亭午歷舉輦轝威儀之具西肆皆不勝師有慙色乃置層榻于南隅有長髯者擁鐸而進翊衛數人於是奮髯揚眉扼腕頓顙而登乃歌白馬之詞恃其夙勝顧眄左右旁若無人齊聲讚揚之自以為獨步一時不可得而屈也有頃東肆長于北隅上設連榻有烏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翣而至即生也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發調容若不勝乃歌薤露之章舉聲清越響振林木曲度未終聞者歔欷掩泣西肆爲衆所誚益慙耻密置所輸之直于前乃潛遁焉四座愕眙莫之測也先是天子方下詔俾外方之牧歲一至闕下謂之入計時也適遇生之父在京師與同列者易服章竊往觀焉有老豎即生乳母壻也見生之舉措辭氣將認之而未敢乃泫然流涕生父驚而詰之因告曰歌者之貌酷似郎之亡子父曰吾子以多財為盜所害奚至是耶言訖亦泣及歸豎間馳往訪于同黨曰向歌者誰若斯之妙歟皆曰某氏之子徵其名且易之矣豎凜然大驚徐往迫而察之生見豎色動回翔將匿于衆中豎遂持其袂曰豈非某乎相持而泣遂載以歸至其室父責曰志行若此汚辱吾門何施面目復相見也乃徒行出至曲江西杏園東去其衣服以馬鞭鞭之數百生不勝其苦而斃父棄之而去其師命相狎暱者陰隨之歸告同黨共加傷歎令二人齎葦席瘞焉至則心下微溫舉之良久氣稍通因共荷而歸以葦筒灌勺飲經宿乃活月餘手足不能自舉其楚撻之處皆潰爛穢甚同輩患之一夕棄於道周行路咸傷之往往投其餘食得以充腸十旬方杖策而起被布裘裘有百結繿縷如懸鶉持一破甌巡于閭里以乞食為事自秋徂冬夜入于糞壤窟室晝則周遊廛肆一旦大雪生為凍餒所驅冒雪而出乞食之聲甚苦聞見者莫不悽惻時雪方甚人家外戶多不發至安邑東門循理垣北轉第七八有一門獨啟左扉即娃之第也生不知之遂連聲疾呼饑凍之甚音響悽切所不忍聽娃自閤中聞之謂侍兒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連步而出見生枯瘠疥厲殆非人狀娃意感焉乃謂曰豈非某郎也生憤懣絕倒口不能言頷頤而已娃前抱其頸以繡襦擁而歸于西廂失聲長慟曰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絕而復蘇姥大駭奔至曰何也娃曰某郎姥遽曰當逐之奈何令至此娃斂容卻睇曰不然此良家子也當昔驅高車持金裝至某之室不踰期而蕩盡且互設詭計捨而逐之殆非人令其失志不得齒于人倫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絕殺而棄之又困躓若此天下之人盡知為某也生親戚滿朝一旦當權者熟察其本末禍將及矣既欺天負人鬼神不祐無自貽其殃也某為姥子迨今有二十歲矣計其貲不啻直千金今姥年六十餘願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當與此子別卜所詣所詣非遙晨昏得以溫凊某願足矣姥度其志不可奪因許之給姥之餘有百金北隅因五家稅一隙院乃與生沐浴易其衣服為湯粥通其腸次以酥乳潤其臟旬餘方薦水陸之饌頭巾履襪皆取珍異者衣之未數月肌膚稍腴卒歲平愈如初異時娃謂生曰體已康矣志已壯矣淵思寂慮默想曩昔之藝業可溫習乎生思之曰十得二三耳娃命車出遊生騎而從至旗亭南偏門鬻墳典之肆令生揀而市之計費百金盡載以歸因令生斥棄百慮以志學俾夜作晝孜孜矻矻娃常偶坐宵分乃寐伺其疲倦即諭之綴詩賦二歲而業大就海內文籍莫不該覽生謂娃曰可策名試藝矣娃曰未也且令精熟以俟百戰更一年曰可行矣於是遂一上登甲科聲振禮闈雖前輩見其文罔不斂衽敬羨願友之而不可得娃曰未也今秀士苟獲擢一科第則自謂可以取中朝之顯職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穢跡鄙不侔于他士當礱淬利器以求再捷方可以連衡多士爭霸羣英生由是益自勤苦聲價彌甚其年遇大比詔徵四方之雋生應直言極諫科策名第一授成都府參軍三事以降皆其友也將之官娃謂生曰今之復子本軀某不相負也願以殘年歸養老姥君當結媛鼎族以奉蒸嘗中外婚媾無自黷也勉思自愛某從此去矣生泣曰子若棄我當自剄以就死娃固辭不從生勤

請罷娃曰送子涉江至于劍門當令我回生許諾月
餘至劍門未及發而除書至生父由常州詔入拜成都
尹兼劍南採訪使浹辰父到生因投刺謁于郵亭父不
敢認見其祖父官諱方大驚命登階撫背慟哭移時曰
吾與爾父子如初因詰其由具陳其本末大奇之詰娃
安在曰送某至此當令復還父曰不可翌日命駕與生
先之成都留娃于劍門築別館以處之明日命媒氏通
二姓之好備六禮以迎之遂如秦晉之偶娃既備禮歲
時伏臘婦道甚修治家嚴整極為親所眷向後數歲生
父母偕殁持孝甚至有靈芝產于倚廬一穗三秀本道
上聞又有白燕數十巢其層甍天子異之寵錫加等終
制累遷清顯之任十年間至數郡娃封汧國夫人有四
子皆為大官其卑者猶為太原尹弟兄姻媾皆甲門內
外隆盛莫之與京嗟乎倡蕩之姬節行如是雖古先烈
女不能踰也焉得不為之歎息哉予伯祖嘗牧晉州轉
戶部為水陸運使三任皆與生為代故諳詳其事貞元
中予與隴西公佐話婦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國之
事公佐拊掌竦聽命予為傳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時
乙亥歲秋八月太原白行簡云

章臺柳傳

許堯佐撰

章臺柳傳

唐　許堯佐撰

天寶中，昌黎韓翊有詩名，性頗落托，羈滯貧甚，有李生者，與翊友善，家累千金，負氣愛才，其幸姬曰柳氏，艷絕一時，喜談謔，善謳詠，李生居之別第，與翊為宴歌之地，而館翊於其側，翊素知名，其所候問，皆當時之彥，柳氏自門窺之，謂其侍者曰，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遂屬意焉，李生素重翊，無所悋惜，後知其意，乃具饍請翊飲，酒酣，李生曰，柳夫人容色非常，韓秀才文章特異，欲以柳薦枕於韓君，可乎，翊驚慄，避席曰，蒙君之恩，解衣輟食久之，豈宜奪所愛乎，李堅請之，柳氏知其意誠，乃再拜，引衣接席，李坐生於客位，引滿極歡，李生又以資三十萬，佐翊之費，翊悅柳氏之色，柳氏慕翊之才，兩情皆獲，喜可知也，明年，禮部侍郎楊度擢翊上第，屏居間歲，柳氏謂翊曰，榮名及親，昔人所尚，豈宜以濯浣之賤，稽採蘭之美乎，且用器資物，足以待君之來也，翊於是省家於清池，歲餘乏食，鬻妝具以自給，天寶末，盜覆二京，士女奔駭，柳氏以艷獨異，且懼不免，乃剪髮毀形，寄跡法靈寺，是時侯希逸自平盧節度淄青，素藉翊名，請為書記，洎宣皇帝以神武返正，翊乃遣使間行求柳氏，以練囊盛麩金，題之曰，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氏捧金嗚咽，左右悽憫，答之曰，楊柳枝，芳菲節，所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無何，有蕃將沙吒利者，初立功，竊知柳氏之色，劫以歸第，寵之專房，及希逸除左僕射，入覲，翊得從行，至京師，已失柳氏所止，歎想不已，偶於龍首岡見蒼頭以駁牛駕輜軿，從

兩女奴，翊偶隨之，自車中問曰，得非韓員外乎，某乃柳氏也，使女奴竊言失身沙吒利，阻同車者，請詰旦幸相待於道政里門，及期而往，以輕素結玉合，實以香膏，自車中授之曰，當遂永訣，願寘誠念，乃回車以手揮之，輕袖搖搖，香車轔轔，目斷意迷，失於驚塵，翊大不勝情，會淄青諸將合樂酒樓，使人請翊，翊強應之，然意色皆喪，音韻悽咽，有虞候許俊者，以材力自負，撫劍言曰，必有故，願一效用，翊不得已，具以告之，俊曰，請足下數字，當立致之，乃衣縵胡，佩雙鞬，從一騎，徑造沙吒利之第，候其出行里餘，乃被衽執轡，犯關排闥，急趨而呼曰，將軍中惡，使召夫人，僕侍辟易，無敢仰視，遂升堂，出翊札示柳氏，挾之跨鞍馬，逸塵斷鞅，倏忽乃至，引裾而前曰，幸不辱命，四座驚歎，柳氏與翊執手涕泣，相與罷酒，是時沙吒利恩寵殊等，翊俊懼禍，乃詣希逸，希逸大驚曰，吾平生所為事，俊乃能爾乎，遂獻狀曰，檢校尚書金部員外郎兼御史韓翊，久列參佐，累彰勳效，頃從鄉賦，有妾柳氏，阻絕凶寇，依止名尼，今文明撫運，遐邇率化，將軍沙吒利凶恣撓法，憑恃微功，驅有志之妾，干無為之政，臣部將兼御史中丞許俊，族本幽薊，雄心勇決，卻奪柳氏，歸於韓翊，義切中抱，雖昭感激之誠，事不先聞，固乏訓齊之令，尋有詔，柳氏宜還韓翊，許俊賜錢二百萬，柳氏歸翊，翊後累遷至中書舍人。

論曰，柳氏志防閑而不克者也，許俊慕感激而不達者也，向使柳氏以色選，則當熊辭輦之誠可繼，許俊以才舉，則曹柯澠池之功可建，夫事由跡彰，功待事立，惜鬱堙不偶，義勇徒激，皆不入於正，斯豈變之正乎，蓋所遇然也。

鶯鶯傳

唐 元稹撰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丰容，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遊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洶洶拳拳，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三，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淫行。余眞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哂之。亡幾何，張生遊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人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托。先是張與蒲將之黨有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總戎節，令於軍，軍由是戢。鄭厚張之德甚，因飾饌以命張，中堂宴之。復謂張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攜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生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郎，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命女鶯鶯：出拜爾兄，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不然，爾且虜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悴容，不加新飾，垂鬟接黛，雙臉斷紅而已，顏色艷異，光輝動人。張驚，爲之禮。因坐鄭旁，以鄭之抑而見也，凝睇怨絕，若不勝其體者。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終於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對，終席而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爲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腆然而奔。張生悔之。翌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族姻，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予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紈綺間居，曾莫流盼。不爲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婢曰：崔之貞慎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爲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由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是夕，紅娘復至，持綵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有杏花一樹，扳援可踰。既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焉，達于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牀，生因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至？張因紿之曰：崔氏之箋召我也，爾爲我告之。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

駭，必謂獲濟。及崔至，則端服嚴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爲義，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婢僕，又懼不得發其眞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毋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絕望。數夕，張君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驚駭而起，則紅娘斂衾攜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置枕設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而修謹以俟。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支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熒，幽輝半床。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邪？及明，覩粧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茵席而已。是後十餘日，杳不復至。張生賦會眞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知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詩諭之。崔氏宛無難詞，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夕，再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不數月，復遊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往往張生自以文挑之，亦不甚覩覽。大略崔之出人者，藝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辯，而寡於酬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

甃幽邃，恒若不識；喜慍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歎於崔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沒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感於此行？然而君既不懌，無以奉寧。君常謂我善鼓琴，向時羞顏，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歔欷。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連，趨歸鄭所，遂不復至。明旦而張行。明年，文戰不勝，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緘報之詞，粗載於此，云：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脣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爲容？睹物增懷，但積悲歎耳。伏承示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常忽忽如有所失。於諠譁之下，或勉爲語笑，閑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敍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繾綣，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煖，而思之甚遙。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亡斁。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於終始之盟，則固不忒。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寢席，義盛意深，愚細之情，永謂終託。豈期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櫛。沒身永恨，含歎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略情，舍小從大，以先配爲醜行，謂要盟之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沒，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誠，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所佩。玉取其堅潤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絇，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眞，弊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爲好耳。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強飯爲佳。愼言自保，無以鄙爲深念。張生發其書於所知，由是時人多聞之。所善楊巨源好屬詞，因爲賦崔孃詩一絕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銷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孃一紙書。河南元稹亦續生會眞詩三十韻曰：微月透簾櫳，螢光度碧空。遙天初縹緲，低樹漸葱蘢。龍吹過庭竹，鸞歌拂井桐。羅綃垂薄霧，環珮響輕風。絳節隨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會雨濛濛。珠瑩光文履，花明隱繡龍。瑤釵行彩鳳，羅帔掩丹虹。言自瑤華浦，將朝碧玉宮。因游里城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蟬影動，迴步玉塵蒙。轉面流花雪，登床抱綺叢。鴛鴦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眉黛羞偏聚，脣朱煖更融。氣清蘭蕊馥，膚潤玉肌豐。無力慵移腕，多嬌愛斂躬。汗光珠點點，髮亂綠葱葱。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有限，繾綣意難終。慢臉含愁態，芳詞誓素衷。贈環明運合，留結表心同。啼粉流清鏡，殘燈遠闇蟲。華光猶苒苒，旭日漸曈曈。乘鶩還歸洛，吹簫亦上嵩。衣香猶染麝，枕膩尚殘紅。羃羃臨塘草，飄飄思渚蓬。素琴鳴怨鶴，清漢望歸鴻。海闊誠難度，天高不易沖。行雲無處所，蕭史在樓中。張之友聞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張亦志絕矣。稹特與張厚，因徵其詞。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寵嬌，不爲雲爲雨，則爲蛟爲螭，吾不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至今爲天下僇笑。余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時坐者皆爲深歎。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後乃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終不爲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章，詞曰：自從別後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床。不爲傍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竟不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絕之，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人多許張爲善補過者。予嘗於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使夫知者不爲，爲之者不惑。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於予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爲鶯鶯歌以傳之。崔氏小名鶯鶯，公垂以命篇。

李紳州公鶯鶯本傳歌附

伯勞飛遲燕飛疾，垂楊綻金花笑日。綠窗嬌女字鶯鶯，金雀婭鬟年十七。黃姑上天阿母在，寂寞霜姿素蓮質。門掩重關蕭寺中，芳草花時不曾出。

元微之古艷詩詞

春詞二首

春來頻到宋家東，垂袖開懷待好風。鶯藏柳暗無人語，惟有牆花滿樹紅。

其二

深院無人草樹光，嬌鶯不語趁陰藏。等閑弄水浮花片，流出門前賺阮郎。

鶯鶯詩一首

殷紅淺糝舊衣裳取次梳頭暗淡妝夜合帶烟籠曉
日牡丹經雨泣殘陽依稀似笑還非笑彷彿聞香不
是香頻動橫波嬌（一作嗔）不語等閑教見小兒郎

離思五首

自愛殘妝曉鏡中環釵慢篸綠絲叢須臾日射臙脂
頰一朵紅酥旋欲融（綫一作漫）

其二

山泉散漫繞階流萬樹桃花映小樓閒讀道書慵未
起水晶簾下看梳頭

其三

紅羅著壓逐時新杏子花紗嫩麴塵第一莫嫌才地
薄些些紕縵最宜人

其四

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取次花叢懶迴
顧半緣修道半緣君

其五

尋常百種花齊發偏摘梨花與白人今日江頭兩三
樹可憐枝葉度殘春

春曉詞一首

半欲天明半未明醉聞花氣睡聞鶯娃兒撼起鐘聲
動二十年前曉寺情

古决絕詞三首

乍可爲天上牽牛織女星不願爲庭前紅槿枝七月
七日一相見故心終不移那能朝開莫飛去一任東
西南北吹分不兩相守恨不兩相思對面且如此背
面當何如春風撩亂伯勞語此時拋去時握手苦相
問竟不言後期君情既决絕妾意亦參差借如死生

別安得長苦悲

其二

嗟春冰之將泮何余懷之獨結有美一人於焉曠絕
一日不見比一日於三年況三年之曠永別水得風
兮小而已波筍在苞兮高不見節矧桃李之當春競
衆人之攀折我自顧悠悠而若雲又安能保君皓皓
之如雪感破鏡之分明覩淚痕之餘血幸他人之既
不我先又安能使他人之終不我奪已焉哉織女嫁
黃姑一年一度暫相見彼此隔河何事無

其三

夜夜相抱眠幽懷尙沉結那堪一年事長遺一宵說
但感久相思何暇暫相悅虹橋流薄恨天鷄識時節
曙色漸曈曨華星次明滅一去又一年一年（一作年）何
時（一作可）徹有此迢遞期不如死生別天公隔（一作既）是
妒相憐何不便教相決絕

雜憶五首

今年寒食無月光夜色纔侵已上床憶得雙文通內
裏玉籠深處暗聞香（闌當作燒）

其二

花籠微月竹籠烟百尺絲繩拂地懸憶得雙文人靜
後潛教桃葉送秋千

其三

寒輕夜淺遶迴廊不辨花叢暗辨香憶得雙文籠月
下小樓前後捉迷藏

其四

山榴似火葉相兼亞拂低牆半拂簷憶得雙文獨披
掩滿頭花草倚新簾

其五

春冰消盡碧波湖漾影殘霞似有無憶得雙文衫子
薄鈿頭雲映褪紅酥

贈雙文一首

艷極翻含態憐多轉自嬌有時還自笑閑坐更無聊
曉日行看墮春酥旋欲消何因肯垂手（一作首）不敢望
回腰

王性之辨證

嘗讀蘇內翰贈子野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注言
所謂張生乃張籍也僕按微之所作傳奇鶯鶯事
在貞元十六年春又言明年生文戰不利乃在十
七年而唐登科記張籍以貞元十五年商郢下登
科既先二年決非張籍明矣每觀斯文撫卷歎息
未知張生果爲何人意其非微之一等人不可當
也會清源莊季裕爲僕言友人楊阜公嘗讀微之
所作姨母鄭氏墓誌云其既喪夫遭軍亂微之爲
保護其家備至則所謂傳奇者蓋微之自敍特假
他姓以避就耳僕退而考微之長慶集不見所謂
鄭氏誌文豈僕家所收未完或別有他本然細味
微之所敍及考於他書則與季裕之所說皆合蓋
昔人事有悖於義者多托之鬼神夢寐或假之他
人或云見別書後世猶可考也微之心不自抑既
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爲人敍事安能委
曲詳盡如此按樂天作微之墓誌以太和五年薨
年五十三則當以大歷十四年己未生至貞元十
六年庚辰正二十二歲（傳奇言生年二十二未知女色）又韓退之
作微之妻韋叢誌文作婿韋氏時微之始以選爲

校書郎正傳奇所謂後歲餘生亦有所娶者也貞元十八年微之始中書判拔萃授校書郎年二十四又微之作陸氏姊誌云予外祖父授睦州刺史鄭濟白樂天作微之母鄭夫人誌亦言鄭濟女而唐崔氏譜永寧一作定尉鵬亦娶鄭濟女則鶯鶯者乃崔鵬之女於微之為中表正傳奇所謂鄭氏為異派之從母者也非特此而已僕家有微之作元氏古艷詩百餘篇中有春詞二首其間皆隱鶯字傳奇言生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不書詩字者但此意及自有鶯鶯詩離思詩雜憶詩與傳奇所載猶一家說也又有古決絕詞夢遊春詞前敘所遇後言捨之以義及敘娶韋氏之年與此無少異者夢遊春詞云當年二紀初佳節三星度章門正全盛出入多歡裕二紀初謂二十四歲也其詩多言雙文意謂二鶯字為雙文也并書於後使覽者可考焉又意古艷詩多微之專因鶯鶯而作無疑又微之百韻詩寄樂天云山岫當階翠牆花拂面枝鶯聲愛嬌小燕翼玩逶迤注昔予賦詩云為見牆頭拂面花時惟樂天知此事又云幼年與蒲中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詩傳奇云生發其書於所知予亦聞其說生所善楊巨源為賦崔娘一絕凡是數端有一於此可驗決為微之無疑況於如是之眾邪然必更以張生者豈元與張受姓命氏本同所自出邪張姓出元氏之後元姓亦然為張氏至後魏有國改姓元氏僕喜討論考合同異每聞一事隱而未見及可見而不同如瓦礫之在懷必欲討閱歸於一說而後已嘗謂讀千載之書探千載之迹必須盡見當時事理如身履其間絲分縷解終始備盡乃可以置議論若略執一言一事未見其餘則事之相戾者多矣又謂前世之事無不可考者特學

者觀書少而未見爾微之所遇合雖涉於流宕自放不中禮義然名輩流風一作風流餘韻照映後世亦人間可喜事而士之臻此者特鮮矣雖巧為避就然意微而顯見於微之其他文辭者彰著又如此故反復抑揚張而明之以信其說他時見所謂姨母鄭氏誌文當詳載於後云

會眞記終

長恨歌傳

白居易　撰
陳鴻

長恨歌傳

唐　陳鴻傳　白居易撰歌

唐開元中，泰階平，四海無事。元宗在位歲久，勌于旰食宵衣，政無小大，始委于丞相，稍深居游宴，以聲色自娛。先是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即世。宮中雖良家子千萬數，無悅目者。上心忽忽不樂。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內外命婦，熠燿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靈液，澹蕩其間。上心油然，恍若有遇，顧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宏農楊元琰女于壽邸。既笄矣，鬢髮膩理，纖穠中度，舉止閑冶，如漢武帝李夫人。別疏湯泉，詔賜澡瑩。既出水，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人。上甚悅。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又命戴步搖，垂金璫。明年，冊爲貴妃，半后服用。繇是冶其容，敏其詞，婉孌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焉。時省風九州，泥金五嶽，驪山雪夜，上陽春朝，與上行同輦，止同室，宴專席，寢專房。雖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曁後宮才人、樂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盼意。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非徒殊艷尤態獨能致是，蓋才智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焉。叔父昆弟皆列在清貴，爵爲通侯。姊妹封國夫人，富埒王室，車服邸第，與大長公主侔，而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側目。故當時謠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爲門楣。其爲人心羨慕如此。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兵向闕，以討楊氏爲辭。潼關不守，翠華西幸。出咸陽，道次馬嵬，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錯以謝天下。國忠奉氂纓盤水，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而去之。倉皇展轉，竟就絕於尺組之下。既而元宗狩成都，肅宗禪靈武。明年，大兇歸元，大駕還都，尊元宗爲太上皇，就養南宮，自南宮遷於西內。時移事去，樂極悲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梨園弟子，玉管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歔欷。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魂，杳杳而不能得。適有道士自蜀來，知皇心念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元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游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又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絕天涯，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闕，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闔其門，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叩扉，有雙鬟童出應門。方士造次未及言，而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來。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于時雲海沉沉，洞天日晚，瓊戶重闔，悄然無聲。方士屏息斂足，拱手門下。久之，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珮紅玉，曳鳳舄，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憫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各析其半，授使者曰：爲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受辭與信，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徵其意，復前跪致詞：乞當時一事，不聞于他人者，驗于太上皇。不然，恐鈿合金釵，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年，侍輦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夜張錦繡，陳飲食，樹花燔香於庭，號爲乞巧。宮掖間尤尚之。時夜始半，休侍衛於東西廂，獨侍上。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復居此，復於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惟自安，無自苦耳。使者還奏太上皇，皇心嗟悼久之。餘具唐史。至憲宗元和元年，盩厔縣尉白居易爲歌以言其事，并前秀才陳鴻作傳，冠於歌之前，自爲長恨歌傳。居易歌曰：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迴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宴無閒暇，春從春遊夜專夜。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謾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

漁陽鞞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烟塵生
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
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
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迴看血淚相和流
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迴登劍閣峨嵋山下少人行
旌旗無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
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天旋日轉迴龍馭
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
君臣相顧盡霑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
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
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苑多秋草
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子弟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
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漏初長夜
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
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臨卭道士鴻都客
能以精神致魂魄為感君王展轉思遂教方士殷勤覓
排空馭氣奔如電昇天入地求之遍上窮碧落下黃泉
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
樓殿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
雪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
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裏夢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徊
珠箔銀屏迤邐開雲鬢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
風吹仙袂飄颻舉猶是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
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
昭陽殿裏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回頭下望人寰處
不見長安見塵霧惟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
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但令心似金鈿堅

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
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
在地願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楊太真生而有玉環在其左臂環上有填起太真二小字故小名玉環馬嵬變後明皇朝夕思惟形神憔悴有道士以少君術求見上極其寵待冀得復見即死不憾道士出袖中筆墨索細黃絹誦咒呵筆畫一女人像若天師所畫將符籙類人形而已使上齋戒懷之凝神定意想其平日三日夜不懈道士曰得之矣上出像觀之乃眞貴妃面貌也上喜甚道士笑曰未也請具五色帳結壇壁而供之索十五六聰慧端正之女二十四人齊聲歌子建步虛詞道士復焚符誦咒吸煙呵像上又命諸女一一如方呵之至定昏時請上自秉燭入帳中先是道士以五色石示上謂之衛道以少許研極細和以諸藥令作燭外畫五色花謂之還形燭上既入道士命侍者出反閉金扉以藏𨱔鎖鎖之于是太眞在帳中見上泣曰以天下之主不能庇一弱女何面顏復見妾乎宛香亭下月中之誓何在也上亦淚下言馬嵬之變出于不意其言甚多太眞意少釋與上曲盡綢繆勝于平日脫臂上玉環內上臂天未明道士啟扉曰宜別矣上出帳回視不復更見惟玉環宛然在臂耳道士具言大眞所以見解令見為其洞仙甚悉多所秘道士姓王名舟不知何許人要其術過于李夫人是邪非邪遠矣此說又與長恨歌異存之備考元虛子志

楊娼傳

房千里撰

楊娼傳

唐　房千里譔

楊娼者長安里中之殊色也、態度甚都、復以冶容自喜、王公鉅人享客競邀致席上、雖不飲者必爲之引滿盡歡、長安諸兒一造其室、殆至亡生破産而不悔、由是娼之名冠諸籍中、大售於時矣、嶺南帥甲貴遊子也、妻本戚里女、遇帥甚悍、先約設有異志者、當取死白刃下、帥幼貴喜婬、內苦其妻、莫之措意、乃陰出重賂削去娼籍、而挈之南海、館之他舍、公餘而同、夕隱而歸、娼有慧性、事帥尤謹、平居以女職自守、非其理不妄發、復厚帥之左右、咸能得其歡心、故帥益嬖之、間歲、帥得病且不起、思一見娼、而憚其妻、帥素與監軍使厚、密遣導意、使爲方略、監軍乃紿其妻曰、將軍病甚、思得善奉侍煎調者視之、瘳當速矣、某有善婢、久給事貴室、動得人意、請夫人聽以婢安將軍四體、如何、妻曰、中貴人信人也、果然、於吾無苦耳、可促召婢來、監軍卽命娼冒爲婢、以見帥、計未行而事洩、帥之妻乃擁健婢數十、列白梃、熾膏鑊於庭而伺之矣、須其至、當投之沸鬲、帥聞而大恐、促命止娼之至、且曰、此自我意、幾累於娘、今幸吾之未死也、必使脫其虎喙、不然、且無及矣、乃大遺其奇寶、命家僮榜輕舠、衛娼北歸、自是帥之憤益深、不踰旬而物故、娼之行適及洪矣、聞至、娼乃盡返帥之賂、設位而哭曰、將軍由妾而死、將軍且死、妾安用生爲、妾豈孤將軍者耶、卽撤奠而死之、夫娼以色事人者也、非其利則不合矣、而楊能報帥以死、義也、却帥之賂、廉也、雖爲娼、差足多乎、

揚州夢記

于鄴撰

揚州夢記

唐 于鄴撰

唐中書舍人杜牧。少有逸才。下筆成詠。弱冠擢進士第。復捷制科。牧少雋。性疏野放蕩。雖爲檢刻而不能自禁。會丞相牛僧孺出鎭揚州。辟節度掌書記。牧供職之外。唯以宴遊爲事。揚州勝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樓之上。常有絳紗燈萬數。輝羅耀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塡咽。邈若仙境。牧常出沒馳逐其間。無虛夕。復有卒三十人。易服隨後潛護之。僧孺之密教也。而牧自謂得計。人不知之。所至成歡。無不會意。如是且數年。及徵拜侍御史。僧孺於中堂餞。因戒之曰。以侍御史氣槪遠馭。固當自極夷塗。然常慮風情不節。或至尊體乖和。牧因謬曰。某幸常自檢守。不至貽尊憂耳。僧孺笑而不答。卽命侍兒取一小書簏。對牧發之。乃街卒之密報也。凡數千百。悉曰。某夕杜書記過某家。無恙。某夕宴某家。亦如之。牧對之大慙。因泣拜致謝。而終身感焉。故僧孺之薨。牧爲之誌。而極言其美。報所知也。牧既爲御史。久之。分務洛陽。時李司徒愿罷鎭閑居。聲妓豪華。爲當時第一。洛中名士咸謁見之。李乃大開宴席。當時朝客高流。無不臻赴。以牧持憲。不敢邀致。牧遣座客達意。願預斯會。李不得已。馳書。方對酒獨斟。亦已酣暢。聞命遽來。時會中已飲酒。女妓百餘人。皆絕藝殊色。牧獨坐南行。瞪目注視。引滿三卮。問李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牧復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皆亦迴首破顏。牧又自飮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

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迴。意氣閒逸。旁若無人。牧又自以年漸遲暮。常追賦感舊詩曰。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情。三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又曰。觥船一棹百分空。十歲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禪榻伴。茶煙輕颺落花風。太和末。牧復自侍御史出佐沈傳師江西宣州幕。雖所至輒遊。而終無屬意。咸以非其所好也。及聞湖州名郡。風物妍好。且多奇色。因甘心遊之。湖州刺史某乙。牧素所厚者。頗喻其意。及牧至。每爲之曲宴周遊。凡優姬倡女。力所能致者。悉爲出之。牧注目凝視曰。美矣。未盡善也。乙復候其意。牧曰。願得張水嬉。使州人畢觀。候四面雲集。某當閒行寓目。冀於此際。或有閱焉。乙大喜。如其言。至日。兩岸觀者如堵。迨暮。竟無所得。將罷。舟艤岸。於叢人中有里姥引鴉頭女。年十餘歲。牧熟視曰。此真國色。向誠虛設耳。因使語其母。將接致舟中。母女皆懼。牧曰。且不卽納。當爲後期。姥曰。他年失信。復當何如。牧曰。吾不十年。必守此郡。十年不來。乃從爾所適可也。母許諾。因以重幣結之。爲盟而別。故牧歸朝。頗以湖州爲念。然以官秩尙卑。殊未敢發。尋拜黃州池州。又移睦州。皆非意也。牧素與周墀善。會墀爲相。乃併以三牋干墀。乞守湖州。意以弟顗目疾。冀於江外療之。大中三年始授湖州刺史。比至郡。則已十四年矣。所約者已從人三載。而生三子。牧既卽政。兩使召之。其母懼其見奪。攜幼以同往。牧詰其母曰。曩既許我矣。何爲反之。母曰。向約十年。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年矣。牧因取其詞視之。俛首移晷曰。其詞也直。彊之不祥。乃厚爲饋而遣之。因賦詩以自傷曰。自是尋春去校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

洪邁曰。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斡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故諺稱揚一益二。謂天下之盛。揚爲一而蜀次之也。杜牧之有春風十里珠簾之句。張祜詩云。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僊。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詩云。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似時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徐凝詩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其盛可知矣。自畢師鐸孫儒之亂。蕩爲邱墟。楊行密復葺之。稍成壯藩。又燬於顯德。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尙不能及唐之什一。今日眞可酸鼻也。

附王穉登詩。新詩一首當壚頭。獨醉邗溝十二樓。贏得佳人稱薄倖。還如杜牧在揚州。

錢謙益揚州雜[illegible]詩。三度維揚十八年。舊遊零落不如前。車傍鄉里人何在。橋上吹簫事共傳。潮落遠江瓜步雨。烏啼荒驛竹西煙。風流杜牧元多感。到日登臨一惘然。

梅妃傳

曹鄴撰

梅妃傳

梅妃姓江氏莆田人父仲遜世爲醫妃年九歲能誦二南語父曰我雖女子期以此爲志父奇之名曰采蘋開元中高力士使閩粵妃笄矣見其少麗選歸侍明皇大見寵幸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三宮東都大內上陽兩宮幾四萬人自得妃視如塵土宮中亦自以爲不及妃善屬文自比謝女淡妝雅服而姿態明秀筆不可描畫性喜梅所居闌檻悉植數株上榜曰梅亭梅開賦賞至夜分尚顧戀花下不能去上以其所好戲名曰梅妃妃有蕭蘭梨園梅花鳳笛玻盃剪刀綺窗八賦是時承平歲久海內無事上於兄弟間極友愛日從燕間必妃侍側上命破橙往賜諸王至漢邸潛以足躡妃履登時退閣上命連宣報言適履珠脫綴綴竟當來久之上親往命妃妃拽衣迓上言胸腹疾作不果前也卒不至其恃寵如此後上與妃鬬茶顧諸王戲曰此梅精也吹白玉笛作驚鴻舞一座光輝鬬茶今又勝我矣妃應聲曰草木之戲誤勝陛下設使調和四海烹飪鼎鼐萬乘自有憲法賤妾何能較勝負也上大悅會太眞楊氏入侍寵愛日奪上無疏意而二人相疾避路而行上嘗方之英皇議者謂廣狹不類竊笑之太眞忌而智妃性柔緩亡以勝後竟爲楊氏遷於上陽東宮後上憶妃夜遣小黃門滅燭密以戲馬召妃至翠華西閣敘舊愛悲不自勝繼而上失寤侍御驚報曰妃子巳屆閣前當奈何上披衣抱妃藏夾幙間太眞旣至問梅精安在上曰在東宮太眞曰乞宣至今日同浴溫泉上曰此女巳放屛無並往也太眞語益堅上顧左右不答太眞大怒曰肴核狼籍御榻下有婦人遺舃夜來何人侍陛下寢歡醉至於日出不視朝陛下可出見群臣妾止此閣以俟駕回上愧甚拽衾向屛復寢曰今日有疾不可臨朝太眞怒甚徑歸私第上頃覓妃所在巳爲小黃門送令步歸東宮上怒斬之遺舃并翠鈿命封賜妃妃謂使者曰上棄我之深乎使曰上非棄妃誠恐太眞惡情耳妃笑曰恐怜我則動肥婢情豈非棄也妃以千金壽高力士求詞人擬司馬相如爲長門賦欲邀上意力士方奉太眞且畏其勢報曰無人解賦妃乃自作樓東賦畧曰

玉鑑塵生鳳奩香殄懶蟬鬢之巧梳閑縷衣之輕練苦寂寞於蕙宮但凝思乎蘭殿信標落之梅花隔長門而不見況乃花心颺恨柳眼弄愁煖風習習春鳥啾啾樓上黃昏兮聽鳳吹而回首碧雲日暮兮對素月而凝眸溫泉不到憶拾翠之舊遊長門深閉嗟青鸞之信修憶太液清波水光蕩浮笙歌賞讌陪從宸旒奏舞鸞之妙曲乘畫鷁之仙舟君情繾綣深敘綢繆誓山海而常在似日月而無休奈何嫉色庸庸妒氣沖沖奪我之愛幸斥我乎幽宮思舊歡之莫得想夢著乎朦朧度花朝與月夕羞懶對乎春風欲相如之奏賦柰世才之不工屬愁吟之未盡已響動乎疏鍾空長嘆而掩袂躊躇步於樓東

太眞聞之訴明皇曰江妃庸賤以廋詞宣言怨望願賜死上默然會嶺表使歸妃問左右何處驛使來非梅使耶對曰庶邦貢楊妃果實使來妃悲咽泣下上在花萼樓會夷使至命封珍珠一斛密賜妃妃不受以詩付使者曰爲我進御前也曰

柳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汚紅綃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

上覽詩悵然不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曲名始此也後祿山犯闕上西幸太眞死及東歸尋妃所在不可得上悲謂兵火之後流落他處詔有得之官二秩錢百萬搜訪不知所在上又命方士飛神御氣潛經天地亦不可得有宦者進其畫眞上言似甚但不活耳詩題於上曰

憶昔嬌妃在紫宸鉛華不御得天眞霜綃雖似當時態爭奈嬌波不顧人

讀之泣下命模像刊石後上暑月晝寢彷彿見妃隔竹間泣含涕障袂如花蒙霧露狀妃曰昔陛下蒙塵妾死亂兵之手哀妾者埋骨池東梅株傍上駭然流汗而寤登時令往太液池發視不獲上益不樂忽悟溫泉湯池側有梅十餘株豈在是乎上自命駕令發視纔數株得屍裹以錦裀盛以酒槽附土三尺許上大慟左右莫能仰視視其所傷脅下有刃痕上自製文誄之以

陽山顧氏文房

妃禮易葬焉

贊曰明皇自爲潞州別駕以豪偉聞馳騁大馬鄠杜之間與俠少游用此起支庶踐尊位五十餘年享天下之奉窮奢極侈子孫百數其閒萬方美色衆矣晚得楊氏變易三綱濁亂四海身廢國辱思之不少悔是固有以中其心滿其欲矣江妃者後先其間以色爲所深嫉則其當人主者又可知矣議者謂或覆宗或非命均其媢忌自取殊不知明皇耄而忮忍至一日殺三子如輕斷螻螘之命奔竄而歸受制昏逆四顧嬪嬙斬亡俱盡窮獨苟活天下哀之傳曰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蓋天所以酬之也報復之理毫忽不差是豈特兩女子之罪哉

漢興尊春秋諸儒持公穀角勝負左傳獨隱而不宣最後乃出蓋古書歷久始傳者極衆今世圖畫美人把梅者號梅妃泛言唐明皇時人而莫詳所自也蓋明皇失邦咎歸楊氏故詞人喜傳之梅妃特嬪御擅美顯晦不同理應爾也此傳得自萬卷朱遵度家大中戊年七月所書字亦 好其言時有涉俗者惜乎史逸其説略加 脩潤而曲循舊語懼沒其實也惟葉少蘊與予得之後世之傳或在此本又記其所從來如此

梅妃傳 終

埭川顧氏家塾梓行

梅妃傳

非烟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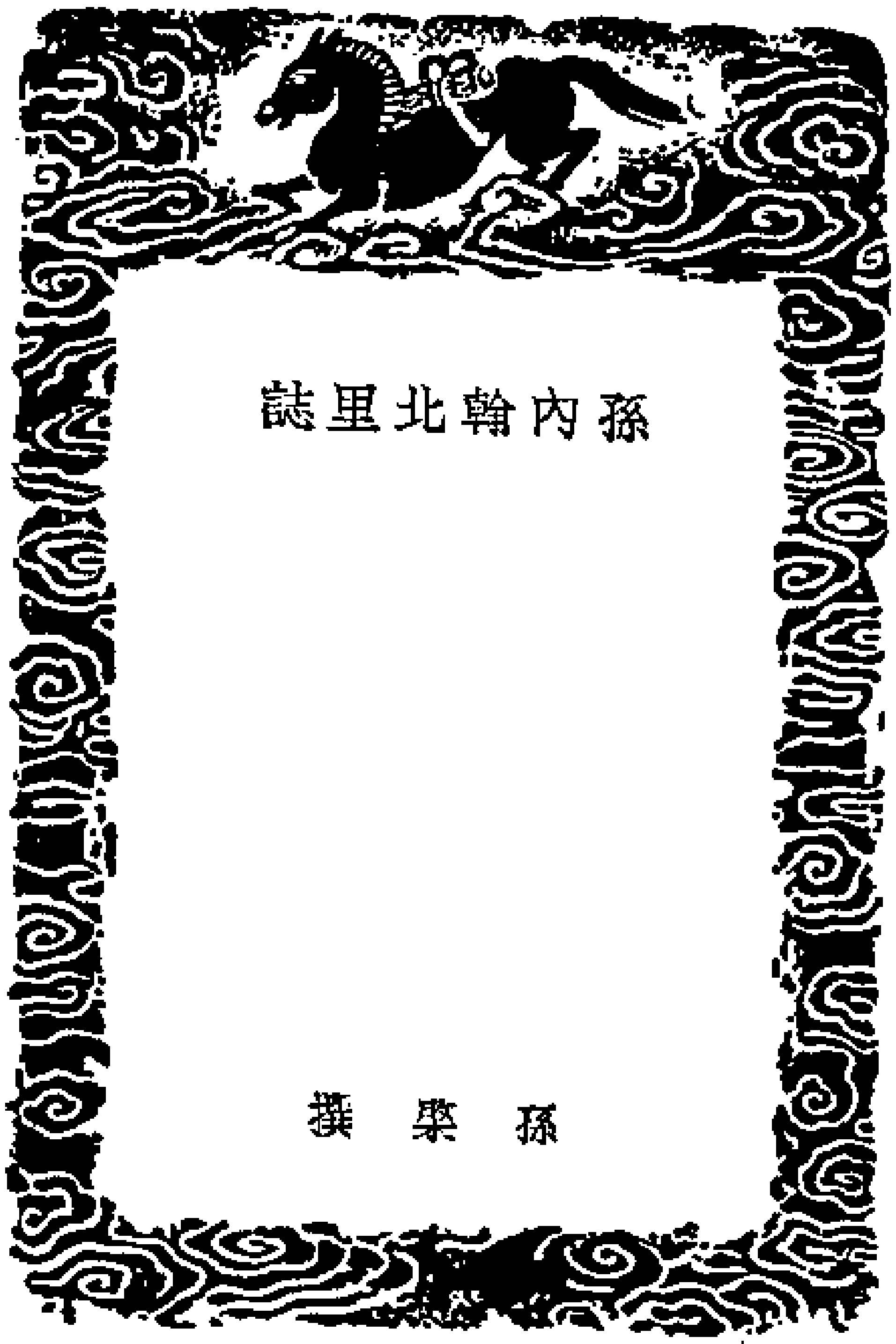
皇甫枚撰

非烟傳

唐　皇甫枚撰

臨淮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愛妾曰非烟，姓步氏，容止纖麗，若不勝綺羅，善秦聲，好文墨，尤工擊甌，其韻與絲竹合。公業甚嬖之。其比鄰天水趙氏第也，亦衣纓之族，其子曰象，端秀有文，纔弱冠矣，時方居喪禮。忽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非烟，神氣俱喪，廢食忘寐，乃厚賂公業之閽，以情告之。閽有難色，復爲厚利所動，乃令其妻伺非烟閒處，具以象意言焉。非烟聞之，但含笑凝睇而不答。門媪盡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持，乃取薛濤牋，題絕句曰：一覩傾城貌，塵心只自猜。不隨蕭史去，擬學阿蘭來。以所題密緘之，祈門媪達非烟。烟讀畢，吁嗟良久，謂媪曰：我亦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此生薄福，不得當之。蓋鄙武生麤悍，非良配耳。乃復酬篇，寫於金鳳牋，曰：綠慘雙蛾不自持，只緣幽恨在新詩。郎心應似琴心怨，脈脈春情更泥誰。封付門媪，令遺象。象啓緘吟諷數四，拊掌喜曰：吾事諧矣。又以剡溪玉葉紙，賦詩以謝曰：珍重佳人贈好音，綵牋芳翰兩情深。薄於蟬翼難供恨，密似蠅頭未寫心。疑是落花迷碧洞，只思輕雨灑幽襟。百回消息千回夢，裁作長謠寄綠琴。詩去旬日，門媪不復來。象憂懣，恐事泄，或非烟追悔。春夕，於前庭獨坐，賦詩曰：綠暗紅藏起暝烟，獨將幽恨小庭前。沉沉良夜與誰語，星隔銀河月半天。明日，晨起吟際，而門媪來，傳非烟語曰：勿訝旬日無信，蓋以微有不安。因授象以連蟬錦香囊，并碧苔牋，詩曰：無力嚴妝

倚繡櫳，暗題蟬錦思難窮。近來嬴得傷春病，柳弱花欹怯曉風。象結錦囊於懷，細讀小簡，又恐烟幽思增疾，乃剪烏絲闌爲回簡曰：春日遲遲，人心悄悄，自因窺覩，長役夢魂。雖羽駕塵襟，難于會合，而丹誠皎日，誓以周旋。況又聞乘春多感，芳履違和，耗冰雪之妍姿，鬱蕙蘭之佳氣，憂抑之極，恨不翻飛，企望寬情，無至憔悴。莫孤短韻，寧爽后期，惝怳寸心，書豈能盡。兼持菲什，仰繼華篇。詩曰：見說傷情爲見春，想封蟬錦綠蛾顰。叨頭爲報烟卿道，第一風流最損人。門媪既得回簡，徑齎詣烟閣中。武生爲府掾屬，公務繁夥，或數夜一直，或竟日不歸。是時適值生入府曹，烟持書得以歡曲尋繹。既而長太息曰：丈夫之志，女子之心，情契魂交，視遠如近也。於是闔戶垂幌，爲書曰：下妾不幸，垂髫而孤，中間爲媒妁所欺，遂匹合於瑣類。每至清風朗月，移玉柱以增懷；秋帳冬釭，泛金徽而寄恨。豈期公子，忽貽好音，發華緘而思飛，諷麗句而目斷。所恨洛川波隔，賈午牆高，聯雲不及於秦臺，薦夢尚遙於楚岫。猶望天從素懇，神假微機，一拜清光，九殞無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詩曰：畫簷春燕須同宿，洛浦雙鴛肯獨飛。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閒花裏送郎歸。封訖，乃召門媪，令達于象。象覽書及詩，以烟意稍切，喜不自持，但靜室焚香，虔禱以俟息。一日將夕，門媪促步而至，笑且拜曰：趙郎願見神仙否？象驚，連問之。傳烟語曰：今夜功曹直府，可謂良時。妾家後庭，郎君之前垣也。若不渝惠好，專望來儀。方寸萬重，悉候晤語。既曛黑，象乃躋梯而登，烟已令重榻於下。既下，見烟靚粧盛服，立於花下。拜訖，俱以喜極，不能言，乃相攜自後門入房中，遂背釭解幌，盡繾綣之意焉。及曉鐘初動，復送象於垣下。烟執象泣曰：今日相遇，乃前生因緣耳。勿謂妾無玉潔松貞之志，放蕩如斯，直以郎之風調，不能自固，願深鑒之。象曰：挹希世之貌，見出人之心，已誓幽庸，永奉歡狎。言訖，象踰垣而歸。明日，託門媪贈烟詩曰：十洞三清雖路阻，有心還得傍瑤臺。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蕊宮仙馭來。烟覽詩微笑，因復贈象詩曰：相思只怕不相識，相見還愁却別君。願得化爲松下鶴，一雙飛去入行雲。封付門媪，仍令語象曰：賴妾有小小篇詠，不然君作幾許大才面目。茲不盈旬，常得一期於後庭矣。展微密之思，罄宿昔之心，以爲鬼神不知，天人相助。或景物寓目，歌詠寄情，來往頻繁，不能悉載。如是者周歲。無何，烟數以細過撻其女奴，奴陰銜之，乘間盡以告公業。公業曰：汝慎言，我當伺察之。後至直日，乃僞陳狀請假。迨夕，如常入直，遂潛於里門，街鼓既作，匍伏而歸，循牆至後庭，見烟方倚戶微吟，象則據垣斜睇。公業不勝其忿，挺前欲擒象，象覺跳去，業搏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烟詰之。烟色動聲戰，而不以實告。公業愈怒，縛之大柱，鞭楚血流。但云：生得相親，死亦何恨。深夜，公業怠而假寐，烟呼其所愛女僕曰：與我一杯水。水至，飲盡而絕。公業起，將復笞之，已死矣。乃解縛舉置閣中，連呼之，聲言烟暴疾致殞。後數日，窆北邙，而里巷間皆知其強死矣。象因變服易名，遠竄江浙間。洛陽才士有崔李二生，常與武掾遊處。崔賦詩末句云：恰似傳花人飲散，空床拋下最繁枝。其夕，夢烟謝曰：妾貌雖不迨桃李，而零落過之。捧君佳什，愧仰無已。李生詩末句云：豔魄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其夕，夢烟戟手而言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矜片言苦相詆斥，當屈君於地下面證。數日，李生卒。時人異焉。



孫內翰北里誌序

唐　翰林學士孫　棨撰

自大中皇帝好儒術。特重科第。故其愛婿鄭詹事再掌春闈。上往往微服長安中。逢舉子則狎而與之語。時以所聞質於內庭。學士及都尉皆聳然莫知所自。故進士自此尤盛。曠古無儔。然率多膏粱子弟。平進歲不及三數人。由是僕馬豪華。宴游崇侈。以同年俊少者為兩街探花使。鼓扇輕浮。仍歲滋甚。自歲初等第于甲乙。春闈開送天官氏。設春闈宴。然後離居矣。近年延至仲夏。京中飲妓。籍屬教坊。凡朝士宴聚。須假諸曹署行牒。然後能致於他處。惟新進士設□顧吏。故便可行牒。追其所贈之資。則倍於常數。諸妓皆居平康里。舉子新及第進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館殿者。咸可就詣。如不吝所費。則下車水陸備矣。其中諸妓多能談吐。頗有知書言話者。自公卿以降。皆以表德呼之。其分別品流。衡尺人物。應對非次。良不可及。信可輟叔孫之朝。致楊秉之惑。比常聞蜀妓薛濤之才辯。必謂人過言。及覩北里二三子之徒。則薛濤遠有慚德矣。予頻隨計吏。久寓京華。時亦偷游其中。固非興致。每思物極則反。疑不能久。常欲紀述其事。以為他時談藪。顧非暇豫。亦竊俟其叨忝耳。不謂泥蟠未伸。俄逢喪亂。鑾輿巡省崤函。鯨鯢逋竄山林。前志掃地盡矣。靜思陳事。追念無因。而久罹驚危。心力減耗。向來聞見。不復盡記。聊以編次為太平遺事云。時中和甲辰歲無為子序。

北里誌目錄

海論三曲中事　天水僊哥
楚兒　鄭舉舉
牙娘　顏令賓
楊妙兒（長妓萊兒 次妓迎兒）（次妓永兒 次妓桂兒）
王團兒（長妓小潤 次妓小福）（次妓福娘）
俞洛眞　王蘇蘇
王蓮蓮　劉泰娘
張住住
附錄狎遊妓館五事（胡證尚書 楊汝士尚書）（裴思謙狀元 鄭合敬先輩）（鄭光業補袞）
北里不測堪戒二事（故王金吾式 令狐博士滈）

孫內翰北里誌

海論三曲中事

平康里入北門東回三曲，卽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錚錚者，多在南曲中，曲其循牆一曲，卑屑妓所居，頗爲二曲輕斥之。其南曲中者，門前通十字街，初登館閣者，多於此竊游焉。二曲中居者，皆堂宇寬靜，各有三數廳事，前後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右對設，小堂垂簾，茵榻帷幌之類稱是。諸妓皆私有所指占，廳事皆彩版，以記諸帝后忌日。妓之母，多假母也（俗呼爲爆炭，不知其因，應以難姑息之故也），亦妓之衰退者爲之。諸女自幼丏有，或傭其下里貧家，常有不調之徒，潛爲漁獵，亦有良家子，爲其家聘之，以轉求厚賂，誤陷其中，則無以自脫。初教之歌令而責之，其賦甚急，微涉退怠，則鞭朴備至，皆冒假母姓，呼以女弟女兄，爲之行第，率不在三旬之內。諸母亦無夫，其未甚衰者，悉爲諸邸將輩主之，或私蓄侍寢者，亦不以夫禮待（多有游惰者，於三曲中而爲諸倡所豢養，必號爲廟客，不知何謂）。比見東洛諸妓體裁，與諸州飲妓固不侔矣，然其羞匕箸之態，勤參請之儀，或未能去也。北里之妓，則公卿與舉子，其自在一也。朝士金章者，始有參禮。大京兆但能制其昇夫，或可駐其去耳。諸妓以出里艱難，每南街保唐寺有講席，多以月之八日，相牽率聽焉。皆納其假母一緡，然後能出於里。其於他處，必因人而游，或約人與同行，則爲下婢而納資於假母。故保唐寺每三八日，士子極多，蓋有期於諸妓也。有一嫗，號汴州人也，盛有財貨，亦育數妓，多蓄衣服器用，僦賃於三曲中。亦有樂工聚居

其側，或呼名之。泣至，每飲率以三鍰，繼燭卽倍之。

天水僊哥

天水僊哥，字絳眞，住於南曲中，善談謔，能歌令，常爲席糾，寬猛得所。其姿容亦常常，但蘊藉不惡，時賢雅尙之，因鼓其聲價耳。故右史鄭休範（仁表）嘗在席上贈詩曰：嚴吹如何下太淸，玉肌無奈六銖輕。雖知不是流霞酌，願聽雲和瑟一聲。劉覃登第，年十六七，永寧相國鄴之愛子，自廣陵入舉，輜重數十車，名馬數十駟。時同年鄭賓先輩扇之（[illegible]），極嗜欲於長安中。天水之齒甚長於覃，但聞衆譽天水，亦不知其妍醜，所由輩潛與天水計議，每令辭以他事，重難其來。覃則連增所購，終無難色。會他日天水實有所苦，不赴召，覃殊不知信，增緡不已。所由輩又利其所乞，且不忠告，而終不至。時有戶部府吏李全者（戶部棣子也），居其里中，能制諸妓，覃聞，立使召之，授以金花銀榼可二斤許，令貪其重賂，徑入曲追天水，入兜輿中，相與至宴所。至則蓬頭垢面，涕泗交下，褰簾一覩，亟使舁回，而所費已百餘金矣。

楚兒

楚兒，字潤娘，素爲三曲之尤，而辯慧，往往有詩句可稱。近以退暮，爲萬年捕賊官郭鍛所納，置於他所。潤娘在娼中狂逸特甚，及被拘繫，未能悛心。鍛主繁務，又本居有正室，至潤娘館甚稀。每有舊識過其所居，多於窗牖間相呼，或使人詢訊，或以巾箋送遺。鍛乃親仁諸裔孫也，爲人異常兇忍且毒，每知必極笞辱。潤娘雖甚痛憤，已而殊不少革。嘗一日自曲江與鍛行，前後相去十數步，仝版使鄭光業（昌圖）時爲補袞，道與之遇，楚兒遂出簾招之，光業亦使人傳語。鍛知之，因曳至中衢，擊以馬箠，其聲甚冤楚，觀者如堵。光業遙觀之，甚驚悔，且慮其不任矣。光業明日特取路過其居偵之，則楚兒已在臨街牕下弄琵琶矣。駐馬使人傳語，已持彩箋送光業詩曰：應是前生有宿冤，不期今世惡因緣。蛾眉欲碎巨靈掌，雞肋難勝子路拳。只擬嚇人傳鐵券（[illegible]），未應教我踏金蓮。曲江昨日君相遇，當下遺他數十鞭。光業馬上取筆答之曰：大開眼界莫言冤，畢世甘他也是緣。無計不煩乾偃蹇，有門須是疾連拳。據論當道加嚴箠，便合披緇念法蓮。如此興情殊不減，始知昨日是蒲鞭。光業性疏縱，且無畏憚，不拘小節，是以敢駐馬報復，仍便送之。聞者爲縮頸。鍛累主兩赤邑捕賊，故不逞之徒，多所效命，人皆憚焉。

鄭舉舉

鄭舉舉者，居曲中，亦善令章，嘗與絳眞互爲席糾，而充博非貌者，但負流品，巧談諧，亦爲諸朝士所眷。常有名賢醵宴，辟數妓，舉舉者預焉。今左諫王致君（調）、右貂鄭禮臣（毅）、夕拜孫文府（儲）、小天趙爲山（崇）皆在席。時禮臣初入內庭，矜誇不已，致君已下倦不能對，甚減歡情。舉舉知之，乃下籌指禮臣曰：學士語太多。翰林學士雖甚貴甚美，亦在人耳。至如李隲、劉允承、雍章亦嘗爲之，又豈能增其聲價耶。致君已下皆躍起拜之，喜不自勝，致禮臣因引滿自飲，更不復有言。於是極歡，至暮而罷，致君已下各取彩繒遺之。孫龍光爲狀元（名偓，文府弟，爲狀元在乾符五年），頗惑之，與同年侯彰臣（潛）、杜寧臣（彥殊）、崔勛美（昭願）、趙延吉（光逢）、盧文舉（擇）、李茂勳、

[illegible]等數人。多在其舍。他人或不盡預。故同年歲闕業訴醵罰錢。致詩於狀元曰。未識都知面。頻輸復分錢。苦心親筆硯。得志助花鈿。徒步求秋賦。持盃給暮饘。力微多謝病。非不奉同年。（闕樂簡辭之子。少有詞[illegible]操事之學。與同年）（非嘗知聞。多稱力郎不遇。臨觴故有此舊。曲內妓之頭角者為都知。分管諸妓。俾追召勻齊。舉舉絳真皆都知也。曲中常價。一席四鐶。見燭即倍。新郎君更倍其數。故云復分錢也。今左史劉郊文崇及第年。亦惑於舉舉。同年宴。而舉舉有疾不來。其年酒糾多乖事。舉遂令同年李深之邀為酒糾。坐久覺狀元微哂。良久乃吟一篇曰。南行忽見李深之。手舞如蜚令不疑。任爾風流兼蘊藉。天生不似鄭都知。）

牙娘

牙娘。居曲中。亦流輩翹舉者。性輕率。惟以傷人肌膚為事。故硤州夏侯表中。（澤）相國少子。（新及第。年少。硤州不到任。）及第中甲科。皆流品知聞者。宴集尤盛。而表中性疎猛。不拘言語。或因醉戲之。為牙娘批頰。傷其面頗甚。翼日。期集於師門。同年多竊視之。表中因厲聲曰。昨日子女牙娘抓破澤顙。同年皆駭然。裴公俛首而哂。不能舉者久之。（裴公其年主司。）今小天趙為山。每因宴席偏眷牙娘。謂之鄭若。為山內子。予從母妹也。甚明悟。為山頗憚之。或親姻中聞為山悅牙娘。遂以告其內子。他日為山自外歸。內子謂為山曰。今日顏色甚悅暢。定應是見鄭君也。為山憫然久之。無言以答。亦終不敢詰其言之所來。

顏令賓

顏令賓。居南曲中。舉止風流。好尚甚雅。亦頗為時賢所厚。事筆硯。有詞句。見舉人盡禮祗奉。多乞歌詩以為留贈。五彩箋常滿箱篋。後疾病且甚。值春暮。景色晴和。命侍女扶坐於砌前。顧落花而長嘆數四。因索筆題詩云。氣餘三五喘。花剩兩三枝。話別一樽酒。相邀無後期。因教小童曰。為我持此出宣陽、親仁已來。逢見新第郎君及舉人。即呈之。云曲中顏家娘子。將來扶病奉候郎君。因令其家設酒果以待。逡巡至者數人。遂張樂歡飲。至暮。涕泗交下。曰。我不久矣。幸各制哀挽以送我。初。其家必謂求賻送於諸客。甚喜。及聞其言。頗慊之。及卒。將瘞之日。得書數篇。其母拆視之。皆哀挽詞也。母怒擲之於街中。曰。此豈救我朝夕也。其鄰有喜羌竹劉駝駝。聰爽能為曲子詞。或云嘗私於令賓。因取哀詞數篇。教挽柩前同唱之。聲甚悲愴。是日瘞於青門外。或有措大逢之。他日召駝駝使唱。駝駝尚記其四章。一曰。昨日尋仙子。輀車忽在門。人生須到此。天道竟難論。客至皆連袂。誰來為鼓盆。不堪襟袖上。猶印舊眉痕。二曰。殘春扶病飲。此夕最堪傷。夢幻一朝畢。風花幾日狂。孤鸞徒照鏡。獨燕懶歸梁。厚意那能展。含酸奠一觴。三曰。浪意何堪念。多情亦可悲。駿奔皆露膽。麝至盡齊眉。花墜有開日。月沉無出期。寧言掩丘後。宿草便離離。四曰。奄忽那如此。天桃色正春。捧心還動我。掩面復何人。岱岳雖為道。逝川寧問津。臨喪應有主。宋玉在西鄰。自是盛傳於長安。挽者多唱之。或詢駝駝曰。宋玉在西。莫是你否。駝駝哂曰。大有宋玉在。諸子皆知。私於樂工及鄰里之人。極以為恥。遞相掩覆。絳真因與諸子爭全相鼬。失言云。莫倚居突肆。既而甚有恨色。後有與絳真及諸子昵熟者。勸問之。終不言也。

楊妙兒

楊妙兒者。居前曲。從東第四五家。本亦為名輩。後老退為假母。居第最寬潔。賓甚翕集。長妓曰萊兒。字蓬仙。貌不甚揚。齒不卑矣。但利口巧言。詼諧臻妙。陳設居止處。如好事士流之家。由是見者多惑之。進士天

水（光遠）故山北之子。年甚富。與萊兒殊相懸。而一見溺之。終不能捨。萊兒亦以光遠聰悟俊少。尤諂附之。又以俱善章程。愈相知愛。天水未應舉時。已相昵狎矣。及應舉。自以俊才期於一戰而取。萊兒亦謂之萬全。是歲冬。大誇於賓客。指光遠為一鳴先輩。及光遠下第。京師小子弟自南院徑取道詣萊兒。以快之。萊兒正盛飾立於門前。以俟榜。小子弟羅馬上念詩以謔之曰。盡道萊兒口可憑。一冬誇婿好聲名。適來安遠門前見。光遠何曾解一鳴。萊兒尚未信。應聲嘲答曰。黃口小兒口沒憑。逡巡看取第三名。孝廉持水添瓶子。莫向街頭亂椀鳴。其敏捷皆此類也。是春。萊兒雖久不捧於光遠。（京師以宴下第者謂之打眠頭。）光遠嘗以長句詩題萊兒室曰。魚鑰獸環斜掩門。萋萋芳草憶王孫。醉憑青瑣窺韓壽。困擲金梭惱謝鯤。不夜珠光連玉匣。辟寒釵影落瑤樽。欲知明惠多情態。役盡江淹別後魂。萊兒酬之曰。長者車塵每到門。長卿非慕卓王孫。定知羽翼難隨鳳。卻喜波濤未化鯤。嬌別翠鈿粘去袂。醉歌金雀碎殘樽。多情多病年應促。早辦名香為返魂。萊兒亂離前。有闕圖豪家以金帛聘之。置於他所。人頗思之不得。復覩萊兒以敏妙誘引賓客。倍於諸妓。權利甚厚。而假母楊氏未嘗優恤。萊兒因大詬假母。拂衣而去。後假母嘗泣訴於他賓。次妓曰永兒。字齊卿。婉約於萊兒。無他能。今相國蕭司徒遘甚眷之。在翰苑時。每知聞。聞為之致宴。必約定名占之。次妓曰迎兒。既乏丰姿。又拙戲謔。多勁詞以忤賓客。次妓曰桂兒。最少。亦窘於貌。但慕萊兒之為人。雅於逢迎。

王團兒

王團兒。前曲自西第一家也。（昨車駕反正。朝官多居此。）己為假母。有女數人。長曰小潤。字子美。少時頗籍籍者。小天崔垂休。（名澈。本字似之。及第時年二十。）變化年溺惑之。所費甚廣。嘗題記於小潤髀上。為山所見。（[illegible]）贈詩曰。慈恩塔下親泥壁。滑膩光華玉不如。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腿上逞歐書。（[illegible]）次曰福娘。字宜之。甚明白。豐約合度。談論風雅。且有體裁。故天官崔知之侍郎嘗於筵上與詩曰。（名澹。時方在內庭。）怪得清風送異香。娉婷僊子曳霓裳。惟應錯認偷桃客。曼倩曾為漢侍郎。（時為內庭戶部侍郎。）次曰小福。字能之。雖乏風姿。亦甚慧黠。予在京師與群從少年習業。或倦悶時。同詣此處。與二福環坐清談。雅飲。尤見風態。予嘗贈宜之詩曰。綵翠仙衣紅玉膚。輕盈年在破瓜初。霞杯醉勸劉郎飲。雲髻慵邀阿母梳。不怕寒侵緣帶寶。每凝風舉倩持裾。謾圖西子晨妝樣。西子元來未得如。得詩甚多。頗以此詩為稱愜。持詩於窗左紅牋。請予題之。及題畢。以未滿壁。請更作一兩篇。且見戒無艷。予因題三絕句。如其自述。其一曰。移壁回窗費幾朝。指環偷解薄蘭椒。無端鬥草輸鄰女。更被拈將玉步搖。其二曰。寒繡紅衣餉阿嬌。新團香獸不禁燒。東鄰起樣裙腰闊。剩蹙黃金線幾條。其三曰。試共卿卿戲語粗。畫堂連遣侍兒呼。寒肌不奈金如意。白獺為膏郎有無。尚被數行未滿。翼日詣之。忽見自札後宜之題詩曰。苦把文章邀勸人。吟看好箇語言新。雖然不及相如賦。也直黃金一二斤。宜之每宴洽之際。常慘然悲鬱。如不勝任。合坐為之改容。久而不已。靜詢之。答曰。此蹤跡安可迷而不返耶。又何計以返。每思之不能不悲也。遂嗚咽為之。他日。忽以紅箋授予。泣且拜。視之。詩曰。日日悲傷未有圖。懶將心事話凡夫。非同覆水應收得。只問僊郎有意無。余因謝之曰。甚

知曲旨。但非舉子所宜。何如。又泣曰。某幸未係教坊籍。君子倘有意。一二百金之費爾。未及答。因授予箋。請和其詩。予題其箋後曰。韶妙如何有遠圖。未能相爲信非夫。泥中蓮子雖無染。移入家園未得無。覽之。因泣不復言。自是情意頓薄。其夏。予東之洛。或醵飲於家。酒酣。數相囑曰。此歡不知可繼否。因泣下。洎冬初還京。果爲豪者主之。不復可見。（曲中諸子多爲富豪輩日輸一緡於母。謂之買斷。但未免官使。不復祗接於客。）至春上巳日。因與親知禊於曲水。聞鄰棚絲竹。因而視之。西座一紫衣。東座一縗麻。北座者獨趣（反反甲）麻衣。對米盂爲糾。其南二妓乃宜之與母也。因於棚後候其女傭以詢之。曰。宣陽綵纈舖張言爲街使郎官置宴。張郎宜之所主也。時街使令坤爲敬瑄二縗。蓋在外艱耳。及下棚。復見女傭曰。來日可到曲中否。詰旦詣其里。見能之在門。因邀下馬。予辭以他事。立乘與語。能之團紅巾擲予曰。宜之詩也。舒而題詩曰。久賦恩情欲託身。已將心事再三陳。泥蓮既沒移栽分。今日分離莫恨人。予覽之悵然。馳回。且不復及其門。每念是人之慧性可喜也。常語予。本解梁人也。家與一樂工鄰。少小常依其家。學針線。誦歌詩。總角爲人所誤。聘一過客。云入京赴調選。及挈至京。置之於是。客絕而去。初是家以親情接待甚至。累月後。乃逼令學歌令。漸遣見賓客。尋爲計巡遼所嬖。韋宙相國子及衛增常侍子所娶。輸此家不啻千金矣。間者亦有兄弟相尋。便欲論奪。某量其兄力輕勢弱。不可奪。無奈何。謂之曰。某亦失身矣。必恐徒爲。因尤其家得數百金與兄。乃慟哭永訣而去。每遇賓客話及此。嗚咽久之。

俞洛眞

俞洛眞。有風貌。且辯慧。頃曾出曲中。值故左揆于公。貴主許納別室。于公（琮）尙廣德公主。宣宗女也。頗有賢淑之譽。從子（俔）留其季父之子（俔棣）。于公柄國時。頗用事。曾貶振州司戶。後改名應舉。左揆爲力甚切。竟不得。後投跡今左廣令孜門。因中廣遂佐十軍。先通洛眞而納之。月餘不能事。諸贖之間。彰其迹以告貴主。主即出之。亦獲數百金。遂嫁一胥吏。未暮年而所有索盡。吏不能給。遂復入曲。攜胥一女。亦當時絕色。洛眞雖有風情。而淫冶任酒。殊無雅裁。亦時爲席糾。頗善章程。鄭右史（仁表）常與詩曰。巧製新章拍指新。金罍巡舉助精神。時時欲得橫波眄。又怕回籌錯指人。離亂前兩日。與進士李文遠（渭）溢之弟。今改名（澥）。其年初舉。乘醉同詣之。文遠一見。不勝愛慕。時日已抵晚。新月初升。因戲文遠題詩曰。引君來訪洞中僊。新月如眉拂戶前。領取嫦娥攀取桂。便從陵谷一時遷。予題於楣間訖。先回。間兩日。文遠因同詣南院。文遠甘前者醉中題姓字於所詣。非宜也。回將撤去之。及安上門。有自所居追予者曰。瀟關失守矣。文遠不肯中返。竟至南院。及回。固不暇前約。聲轡而歸。及親仁之里。已奪馬紛紜矣。因倉皇而回。遂乃奔竄。因與文遠思所題詩。眞讖詞也。

王蘇蘇

王蘇蘇。在南曲中。屋室寬博。卮饌有序。女昆仲數人。亦頗善諧謔。有進士李標者。自言李英公勣之後。久在大諫王致君門下。致君弟姪因與同詣焉。飲次。標題窗曰。春暮花株遶戶飛。王孫尋勝引塵衣。洞中僊子多情態。留住劉郎不放歸。蘇蘇先未識。不甘其題。因謂之曰。阿誰留郎君。莫亂道。遂取筆繼之曰。怪得

犬驚雞亂飛。羸童瘦馬老麻衣。阿誰亂引閒人到。留住青蚨熱趕歸。標性褊。頭面通赤。命駕先歸。後蘇蘇見王家郎君。輒詢熱趕郎在否。

王蓮蓮

王蓮蓮。字沼容。微有風貌。女弟小僊已下數輩皆不及。但假母有郭氏之癖。假父無王衍之嫌。諸妓皆攫金特甚。詣其門者或齟齬。稍不至。多被盡留車服賃衛而返。曲中惟此家假父頗有頭角。蓋無圖者矣。

劉泰娘

劉泰娘。北曲內小家女也。彼曲素無高遠者。人不知之。亂離之春。忽於慈恩寺前見曲中諸妓同赴曲江宴。至寺側下車而行。年齒甚妙。粗有容色。時遊者甚衆。爭往詰之。以居非其所。久乃低眉。及細詢之。云門前一樗樹子。尋遇暮雨。諸妓分散。其暮予有事北去。因過其門。恰遇犢車返矣。遂題其舍曰。尋常凡木最輕樗。今日尋樗桂不如。漢高新破咸陽後。英俊奔波遂喫虛。同遊人聞知。詰朝詣之者。結駟於門矣。

張住住

張住住者。南曲。所居卑陋。有二女兄不振。是以門甚寂寞。爲小鋪席。貨草剉薑果之類。住住、其母之腹女也。少而敏慧。能辨音律。鄰有龐佛奴、與之同歲。亦聰警。甚相悅。慕年六七歲。隨師於衆學中。歸則轉教住住。私有結髮之契。及住住將笄。其家拘管甚切。佛奴稀得見之。又力窮不能致聘。俄而里之南有陳小鳳者。欲權聘住住。蓋求其元。已納薄幣。約其歲三月五日及月初。音耗不通。兩相疑恨。佛奴因寒食爭毬。故逼其牆以伺之。忽聞住住曰。徐州子看看日中也。佛奴、龐勛同姓。儕輩徐郎。因私呼佛奴爲徐州子。日中。蓋五日也。佛奴甚喜。因求住住。云上巳日我家踏青去。我當以疾辭。彼即自爲計也。佛奴因求其鄰宋嫗爲之地。嫗許之。是日舉家踏青去。而嫗獨留。住住亦留。住住乃鍵其門。伺於東牆。聞佛奴語聲。遂梯而過。佛奴盛備酒饌。亦延宋嫗。因爲謾寢所。以遂平生。既而謂佛奴曰。子既不能見聘。今且後時矣。隨子而奔。兩非其便。千秋之誓。可徐圖之。五日之言。其何如也。佛奴曰。此我不能也。但願保之他日。住住又曰。小鳳亦非娶我也。其旨可知也。我不負子矣。而子其可便負我家而辱之乎。子必爲我之計。佛奴許之。曲中素有畜鬬雞者。佛奴常與之狎。至五日。因髡其冠。取丹物託宋嫗致于住住。既而小鳳以爲獲元甚喜。又獻三緡于張氏。遂往來不絕。復貪住住之明慧。因欲嘉禮納之。時小鳳爲平康富家。車服甚盛。佛奴傭於徐邸。不能給食。母兄喻之。鄰里譏之。住住終不捨佛奴。指階井曰。若逼我不已。骨董一聲即了矣。平康里中素多輕薄小兒。遇事輒唱。住住誑小鳳也。鄰里或知之。俄而復値北曲王團兒假女小福。爲鄭九郎主之。而私於曲中盛六子者。及誕一子。滎陽撫之甚厚。曲中唱曰。張公喫酒李公顛。盛六生兒鄭九憐。舍下雄雞傷一德。南頭小鳳納三千。久之。小鳳因訪住住。微聞其唱。疑而未察其與住住昵者。詰旦。告以街中之辭曰。是日前佛奴雄雞因避鬬、飛上屋傷足。前曲小鐵鑪田小福者。賣馬街頭。遇佛奴父。以爲小福所傷。遂毆之。住住素有口辯。因撫掌曰。是何龐濁打他。賣馬街頭田小福。街頭唱舍下雄雞失一足。街頭小福拉三拳。且雄雞失德。是何謂也。小鳳既不審。且不喻。遂無以對。住住因大咍。遽呼家人隨弄小鳳。甚不自

足。住住因呼朱遂。使以前言告佛奴。奴親釋足且良。遂以生絲繼其雙足。置街中。召羣小兒共變其唱。住住之言。小鳳復以住住家喚弄不已。遂出街中以避之。及見雙跋。又聞改唱。深恨向來誤聽。乃益市酒肉。復之張舍一夕宴語甚歡。至旦將歸。街中又唱曰。莫將龐大作荍（音翹）團。龐大皮中的不乾。不怕鳳凰當額打。更將雙腳用筋纏。小鳳聞此唱。不復詣住住。佛奴初傭徐邸。邸將甚憐之。爲致職名。竟裨邸將。終以禮聘住住。將連大第。而小鳳家事日蹙。復不侔矣。

附錄

胡證尚書

胡證尚書質狀魁偉。膂力絶人。與裴休公度同年。公嘗狎遊。爲兩軍力士十許輩凌轢。勢甚危窘。公潛遣一介求救於胡。胡衣皂貂金帶。突門而入。諸力士睨之失色。胡後到。飲酒一舉三鍾。不啻數升。杯盤無餘瀝。逡巡主人上燈。胡起取鐵燈臺。摘去枝葉而合其跗。橫置膝上。謂衆人曰。鄙夫請非次改令。凡三鍾引滿。一遍三臺酒須盡。仍不得有滴瀝。犯令者一鐵躋。（自謂燈臺。）胡復一舉三鍾。次及一角觝者。凡三臺三遍。酒未能盡淋漓。逃至坐。胡舉躋將擊之。羣惡皆起設拜。叩頭乞命。呼爲神人。胡曰。鼠輩敢爾。乞汝殘命。叱之令去。

裴思謙狀元

裴思謙狀元及第後。作紅箋名紙十數。詣平康里。因宿於里中。詰旦賦詩曰。銀缸斜背解鳴璫。小語低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

鄭光業補袞

鄭光業新及第年。宴次。有子女卒患心痛而死。同年皆惶駭。光業撤筵中器物。悉授其母。別徵酒器。盡歡而散。

楊汝士尚書

楊汝士尚書鎮東川。其子知溫及第。汝士開家宴相賀。營妓咸集。汝士命人與紅綾一匹。詩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國將軍又不貧。一曲高歌紅一匹。兩頭娘子謝夫人。

鄭合敬先輩

鄭合敬先輩及第後。宿平康里。詩曰。春來無處不閒行。楚潤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聞喚狀元聲。（楚娘字潤卿。妓之尤者。）

余頃年往長安中。鮮居儕寓。頗有介靜之名。然慍率交友。未嘗辭避。故勝遊狎宴。常亦預之。朝中知己。聞余能立於顏生子非生之間矣。余不逢聲律。且無耽惑而不免俗。以其道也。然亦悉其事。思有以革其弊。嘗聞大中以前。北里頗爲不測之地。故王金吾式。令狐博士滈。皆目擊其事。幾罹毒手。實昭著本末。垂戒後來。且又焉知嘗今無之。但不值執金吾曲臺之澀耳。王金吾。故山南相國起之子。少狂逸。曾昵行此曲。遇有醉而後至者。遂避之床下。俄頃。又有後至者。仗劍而來。以醉者爲金吾也。因梟其首而

擲之。曰。來日更呵殿入朝耶。遂據其牀。金吾獲免。遂不入此曲。其首家人收葬之。令狐博士滈。相君當權日。尙爲貢士。多往此曲。有昵熟之地。往訪之。一旦忽告以親戚聚會。乞輟一日。遂去之。滈於鄰舍窺。見其母與女共殺一醉人而瘞之室後。來日復再詣之。宿中夜問女。女驚而扼其喉。急呼其母。將共斃之。其母勸而止。及旦。歸告大京尹捕之。其家已失所在矣。以博文事不可不具載於明文耳。頃年舉子皆不及此里。惟新郎君恣遊於一春。近不知誰何啓迪。嗚呼。有危梁峻谷之虞。則回車返策者衆矣。何危禍之惑甚於彼而不能戒於人哉。則鼓洪波遵覆轍者。甚於作俑乎。後之人可以作規者。當力制乎其所志。是不獨爲風流之談。亦可垂誡勸之旨也。逃才慧。所以補其辱重廩也。逃誤陷。所以警其輕體也。敍宜之。所以憐孫己之惠也。敍洛眞。所以誡上姓之容易也。舉令賓。所以念蚩蚩者有輕才之高見也。舉住住。所以嘉碌碌者有重諾之明心也。引執金吾與曲臺。所以裨將來爲危梁峻谷之虞也。可不戒之哉。

霍小玉傳

蔣防撰

霍小玉傳

唐 蔣防撰

大歷中隴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進士擢第其明年拔萃俟試於天官夏六月至長安舍於新昌里生門族清華少有才思麗詞佳句時謂無雙先達丈人翕然推伏每自矜風調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諧長安有媒鮑十一娘者故薛駙馬家青衣也折券從良十餘年矣性便辟巧言語豪家戚里無不經過追風挾策推為渠帥常受生誠託厚賂意頗德之經數月生方閒居舍之南亭申未間忽聞扣門甚急云是鮑十一娘至攝衣從之迎問曰鮑卿今日何故忽然而來鮑笑曰蘇姑子作好夢也未有一仙人謫在下界不邀財貨但慕風流如此色目共十郎相當矣生聞之驚躍神飛體輕引鮑手且拜且謝曰一生作奴死亦不憚因問其名居鮑具說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愛之母曰淨持淨持即王之寵婢也王之初薨諸弟兄以其出自賤庶不甚收錄因分與資財遣居於外易姓為鄭氏人亦不知其王女姿質穠艷一生未見高情逸態事事過人音樂詩書無不通解昨遣某求一好兒郎格調相稱者某具說十郎他亦知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歡愜住在勝業坊古寺曲甫上車門宅是也已與他作期約明日午時但至曲頭覓桂子即得矣鮑既去生便備行計遂令家童秋鴻於從兄京兆參軍尚公處假青驪駒黃金勒其夕生澣衣沐浴修飾容儀喜躍交并通夕不寐遲明巾幘引鏡自照惟懼不諧也徘徊之間至於亭午遂命駕疾驅直抵勝業至約之所果見青衣立候迎問曰莫是李十郎否即下馬令牽入屋底急急鎖門見鮑果從內出來遙笑曰何等兒郎造次入此生調誚未畢引入中門庭間有四櫻桃樹西北懸一鸚鵡籠見生入來即語曰有人入來急下簾者生本性雅淡心猶疑懼忽見鳥語愕然不敢進逡巡鮑引淨持下階相迎延入對坐年可四十餘綽約多姿談笑甚媚因謂生曰素聞十郎才調風流今又見容儀雅秀名下固無虛士某有一女子雖拙教訓顏色不至醜陋得配君子頗為相宜頻見鮑十一娘說意旨今亦便令永奉箕帚生謝曰鄙拙庸愚不意顧盼儻垂採錄生死為榮遂命酒饌即令小玉自堂東閣子中而出生即拜迎但覺一室之中若瓊林玉樹互相照耀轉盼精彩射人既而遂坐母側母謂曰汝嘗愛念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即此十郎詩也爾終日吟想何如一見玉乃低鬟微笑細語曰見面不如聞名才子豈能無貌生遂連起拜曰小娘子愛才鄙夫重貌兩好相映才貌相兼母女相顧而笑遂舉酒數巡生起請玉唱歌初不肯母固強之發聲清亮曲度精奇酒闌及暝鮑引生就西院憩息閒庭邃宇簾幕甚華鮑令侍兒桂子浣沙與生脫靴解帶須臾玉至言敘溫和辭氣宛媚解羅

衣之際態有餘妍低幃暱枕極其歡愛生自以為巫山洛浦不過也中宵之夜玉忽流涕觀生曰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愛託其仁賢但慮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蘿無託秋扇見捐極歡之際不覺悲至生聞之不勝感歎乃引臂替枕徐謂玉曰平生志願今日獲從粉骨碎身誓不相捨夫人何發此言請以素縑著之盟約玉因收淚命侍兒櫻桃褰幄執燭授生筆硯玉管絃之暇雅好詩書筐箱筆硯皆王家之舊物遂取繡囊出越姬烏絲欄素段三尺以授生生素多才思援筆成章引諭山河指誠日月句句懇切聞之動人染畢命藏於寶篋之內自爾婉孌相得若翡翠之在雲路也如此二歲日夜相從其後年春生以書判拔萃登科授鄭縣主簿至四月將之官便拜慶於東洛長安親戚多就筵餞時春物尚餘夏景初麗酒闌賓散離思縈懷玉謂生曰以君才地名聲人多景慕願結婚媾固亦眾矣況堂有嚴親室無冢婦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約之言徒虛語耳然妾有短願欲輒指陳永委君心復能聽否生驚怪曰有何罪過忽發此辭試說所言必當敬奉玉曰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迨君壯室之秋猶有八歲一生歡愛願畢此期然後妙選高門以求秦晉亦未為晚妾便捨棄人事剪髮披緇夙昔之願於此足矣生且愧且感不覺涕流因謂玉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與卿偕老猶恐未愜素志豈敢輒有二三固請不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當却到華州尋使奉迎相見非遠更數日生遂訣別東去到任旬日求假往東都覲親至家日太夫人已與商量表妹盧氏言約已定太夫人素嚴毅生逡巡不敢辭讓遂就禮謝便有近期盧亦甲族也嫁女於

他門聘財必以百萬為約不滿此數義在不行生家素貧事須求丐便托假故遠投親知涉歷江淮自秋及夏生自以孤負盟約大愆迴期寂不知聞欲斷其望遙託親故不遣漏言玉自生逾期數訪音信虛詞詭說日日不同博求師巫遍詢卜筮懷憂抱恨周歲有餘羸臥空閨遂成沈疾雖生之書題竟絕而玉之想望不移賂遺親知使通消息尋求既切資用屢空往往私令侍婢潛賣篋中服玩之物多托於西市寄附鋪侯景先家貨賣曾令侍婢浣沙將紫玉釵一隻詣景先家貨之路逢內作老玉工見浣沙所執前來認之曰此釵吾所作也昔歲霍王小女將欲上鬟令我作此酬我萬錢我嘗不忘汝是何人從何而得浣沙曰我小娘子即霍王女也家事破散失身於人夫壻昨向東都更無消息悒怏成疾今欲二年令我賣此賂遺於人使求音信玉工悽然下泣曰貴人男女失機落節一至於此我殘年向盡見此盛衰不勝傷感遂引至延先公主宅具言前事公主亦為之悲歎良久給錢十二萬焉時生所定盧氏女在長安生既畢於聘財還歸鄭縣其年臘月又請假入城就親潛卜靜居不令人知有明經崔允明者生之中表弟也性甚長厚昔歲常與生同歡於鄭氏之室杯盤笑語曾不相間每得生信必誠告於玉玉常以薪芻衣服資給於崔崔頗感之生既至崔具以誠告玉玉恨歎曰天下豈有是事乎遍請親朋多方召致生自以愆期負約又知玉疾候沈綿慚恥忍割終不肯往晨出暮歸欲以迴避玉日夜涕泣都忘寢食期一相見竟無因由冤憤益深委頓牀枕自是長安中稍有知者風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俠之倫皆怒生之薄行時已三月人多春遊生與同輩五六人詣崇敬寺翫牡丹花步於西廊遞吟詩句有京兆韋夏卿者生之密友時亦同行謂生曰風光甚麗草木榮華傷哉鄭君銜冤空室足下終能棄置實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為思之歎讓之際忽有一豪士衣輕黃紵衫挾朱彈風神俊美衣服輕華唯見一翦頭胡雛從後潛行而聽之俄而前揖生曰公非李十郎者乎某族本山東姻連外戚雖乏文藻心嘗樂賢仰公聲華常思覯止今日幸會得覩清揚某之敝居去此不遠亦有聲樂足以娛情妖姬八九人駿馬十數匹惟公所欲但願一過生之儕輩共聆斯語更相歎美因與豪士策馬同行疾轉數坊遂至勝業生以近鄭之所止意不欲過便託事故欲迴馬首豪士曰敝居咫尺忍相棄乎乃挽挾其馬牽引而行遷延之間已及鄭曲生神情恍惚鞭馬欲迴豪士遽命奴僕數人抱持而進疾走推入車門便令鎖卻報云李十郎至也一家驚喜聲聞於外先此一夕玉夢黃衫丈夫抱生來至席使玉脫鞋驚寤而告母因自解曰鞋者諧也夫婦再合脫者解也既合而解亦當永訣由此徵之必遂相見相見之後當死矣凌晨請母梳粧母以其久病心意惑亂不甚信之僶勉之間強為梳粧粧梳才畢而生果至玉沈綿日久轉側須人忽聞生來欻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與生相見含怒凝視不復有言羸質嬌姿如不勝致時復掩袂返顧李生感物傷人坐皆欷歔頃之有酒殽數十盤自外而來一坐驚視遽問其故悉是豪士之所致也因遂陳設相就而坐玉乃側身轉面斜視生良久遂舉杯酒酬地曰我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韶顏稚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供養綺羅絃管從此永休徵痛黃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為厲鬼使君妻妾終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擲杯於地長慟號哭數聲而絕母乃舉屍寘於生懷令喚之遂不復蘇矣生為之縞素旦夕哭泣甚哀將葬之夕生忽見玉繐帷之中容貌妍麗宛若平生著石榴裙紫榼襠紅綠帔子斜身倚帷手引繡帶顧謂生曰媿君相送尚有餘情幽冥之中能不感歎言畢遂不復見明日葬於長安御宿原生至墓所盡哀而返後月餘就禮於盧氏傷情感物鬱鬱不樂夏五月與盧氏偕行歸於鄭縣至縣旬日生方與盧氏寢忽帳外叱叱之聲生驚視之則見一男子年可三十餘姿狀溫美隱身映幔連招盧氏生惶遽走起遶幔數匝倏然不見生自此心懷疑惡猜忌萬端夫婦之間無聊生矣或有親情曲相勸喻生意稍解後旬日生復自外歸盧氏方鼓琴於牀忽見自門拋一斑犀鈿花合子方圓一寸餘中有輕絹作同心結墜於盧氏懷中生開而視之見相思子二叩頭蟲一發殺觜一驢駒媚少許生當時憤怒叫吼聲如豺虎引琴撞擊其妻詰令實告盧氏亦終不自明爾後往往暴加捶楚備諸毒虐竟訟於公庭而遣之盧氏既出生或侍婢媵妾之屬暫同枕席便加妬忌或有因而殺之者生嘗遊廣陵得名姬曰營十一娘者容態潤媚生甚悅之每相對坐嘗謂營曰我嘗於某處得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殺之日日陳說欲令懼己以肅清閨門出則以浴斛覆營於牀周迴封署歸必詳視然後乃開又畜一短劍甚利顧謂侍婢曰此信州葛溪鐵唯斷作罪過頭大凡生所見婦人輒加猜忌至於三娶率皆如初焉

終

妝樓記

唐　張　泌纂

玉觀音

有女子卸冠者。奉觀音大士甚虔。比丘尼往往稱其修淨土。云嘗作觀音觀。觀其法身。金大金妙。自此夜恆夢見之。然甚小。若婦人釵頭玉佛狀。一日其夫寄一玉觀音。類夢中所見。自是奉之益篤。

翡翠指環

何充妓於後閣以翡翠指環換蘭編筆。充知狀曰。此物洞仙與吾。欲保長年之好。乃命齊頭急以蜻蜓帽贖之。

粉指印青編

徐州張尚書妓女多涉獵。人有借其書者。往往粉指痕並印于青編。

待闕鴛鴦社

朱子春未婚。先開房室。帷帳甚麗。以待其事。旁人謂之待闕鴛鴦社。

錢龍宴

洛陽人有妓樂者。三月三日。結錢為龍為蘇。作錢龍宴。四隅則撒真珠。厚盈數寸。以斑螺命妓女酌之。仍

各具數。得雙者為吉妓。乃作雙珠宴以勞主人。又各命作鵲綾帶。以一丸鶡舒之。可長三尺者。賞金菱角。不能者罰酒。

油花卜

池陽上巳日。婦女以薺花點油。祝而灑之水中。若成龍鳳花卉之狀。則吉。謂之油花卜。

桃花頮面

北齊盧士琛妻崔氏。有才學。春日以桃花和雪。與兒頮面。云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紅花與兒洗面作妍華。

十眉圖

明皇幸蜀。令畫工作十眉圖。橫雲、斜月、皆其名。

丹脂

吳孫和悅鄧夫人。嘗置膝上。和弄水精如意。誤傷夫人頰。血洿褲帶。醫者曰。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痕。及差。有赤點。更益其妍。諸嬖人更以丹脂點頰以要寵。

薔薇水

周顯德五年。昆明國獻薔薇水十五瓶。云得自西域。以灑衣。衣敝而香不滅。

妖態

梁冀妻孫壽色美。善為妖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為媚惑。

環榴臺

吳王潘夫人以火齊指環挂石榴枝上。因其處為臺。名曰環榴臺。

漆鴛履

延嘉中。京師長者皆著木屐。婦女始嫁。作漆畫屐。五色采為系。

剪刀池

剪刀池。昔東胤讀書于此。婦以女紅佐之。落剪刀于此池。

半陽泉

半陽泉。世傳織女送董子經此。董子思飲。舀此水與之。曰寒。織女因祝水令暖。又曰熱。乃拔六英寶釵。祝而攪之。於是半寒半熱相和與飲。

香溪

明妃。姊歸人。臨水而居。恆于溪中盥手。溪水盡香。今名香溪。

以女名

黃姑。牛郎也。溝婦。勇士也。皆以女名。

待女

蘭待女子同種則香。故名待女。

夜飛蟬

杜甫每朋友至。引見妻子。韋侍御見而退。使其婦送夜飛蟬以助粧飾。

醉來妝

金陵子能作醉來妝。

黄暈散

孫眞人黄昏散。夫妻反目服之必和。

女奴

貓。一名女奴。

不勝匕箸

飛燕贏逸。體微病。輒不自飲食。須帝持匕箸。

王母小女

太眞夫人。王母小女也。善嫺箜。

曉霞粧

夜來初入魏宮。一夕。文帝在燈下詠。以水晶七尺屛風障之。夜來至。不覺面觸屛上。傷處如曉霞將散。自是宮人俱用臙脂倣畫。名曉霞粧。

金鳳

除夕。梅妃與宮人戲鑄黄金散。瀉入水中。視巧拙以卜來年否泰。梅妃一瀉得金鳳一隻。首尾足翅。無不悉備。

吉慶花

薛瑤英于七月七日。令諸婢共剪輕綵。作連理花千餘朶。以陽起石染之。當午。散于庭中。隨風而上。徧空中如五色雲霞。久之方沒。謂之渡河吉慶花。藉以乞巧。

貓名

張摶好貓。其一曰東守。二曰白鳳。三曰紫英。四曰袪憤。五曰錦帶。六曰雲圖。七曰萬貫。皆價値數金。次者不可勝數。

女侍中

北史。後魏女侍中。視二品。然本後宮嬪御之職。

贈芍藥

芍藥一名將離。故鄭之士女取以相贈。

燕支

燕支染粉爲婦人色。故匈奴名妻閼氏。言可愛如燕支也。匈奴有燕支山。歌曰。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閼氏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婦人封侯

漢陰安侯。乃高帝兄伯妻。羹頡侯母丘嫂也。樊伉母呂須。封臨光侯。

西施毛嬙皆越女

莊子注。西施夏姬也。勾踐獻吳。又毛嬙。司馬云古美人。一曰越王美姬。則二女皆越產矣。

斜紅

斜紅綺臉。蓋古粧也。

紅潮

紅潮。謂桃花癸水也。又名入月。王建詩。密奏君王知入月。

雪衣女

廣南進白鸚鵡。洞曉言辭。呼爲雪衣女。一朝飛上妃鏡臺上。自云雪衣女昨夜夢爲鷙鳥所搏。上令妃授以多心經。記誦精熟。

印臂

開元初。宮人被進御者。日印選以綢繆記。印于臂上。文曰風月常新。印畢。漬以桂紅膏。則水洗色不退。

作勢刀

姑劉嶽作勢刀。以百鍊精鋼爲之。裁衣則盡成墨界。不用人手而自行。

婦人之貴

苗夫人。其父太師。其舅張河東。其夫張延賞。其子宏靖。其婿韋皐。近代婦人之貴。無如此者。

擅知音

于頔令客彈琴。其嫂知音。曰。三分中。一分箏聲。二分琵琶。全無琴韻。

姑影

女星傍一小星。名始影。婦女于夏至夜候而祭之。得好顏色。

七歲女子

如意中。有七歲女子能詩。則天召見。令賦送別兄弟。云。別路雲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雁。不作一行歸。

愁眉

梁冀婦改翠眉爲愁眉。

婦人卿壻

王安豐婦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禮爲不敬。後勿如之。婦曰。親卿愛卿。所以卿卿。我不卿卿。誰復卿卿。

綠珠井

綠珠井在白州雙角山下。耆老云、汲此井者誕女多美麗。識者以美色無益、以巨石塡之。迫後雖產女而七竅不完。

女裘

羊祜之女佩在母亡不飲食、三日而死。鄉里號曰女裘。

女宗

宋鮑蘇之妻不妬。宋公表其閭曰女宗。

尼之始

漢聽陽城侯劉峻等出家、僧之始也。又聽洛陽婦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

陳達妹

陳達妹才色甚美、髮長七尺、石季倫以爲夫人。

珠娘

越俗以珠爲上寶、生女爲珠娘、生男爲珠兒。

善臨寫

劉秦妹善臨寫右軍蘭亭及西安帖、足奪真跡。秦亦當時翰林善人也。

書法

書法蔡邕受於神人、而傳崔瑗及女文姬、文姬傳鍾繇、衛夫人。

如平生

李行修喪妻、偶得稠桑老人以術見其妻如平生。

寡婦莎

秦趙間有相思草、節節相續、又名斷腸草、孀婦草、寡婦莎。

鬱金

鬱金、芳草也。染婦人衣最鮮明、然不奈日炙、染成衣則微有鬱金之氣。

盜寫

女几、陳市上酒婦也。朱仲嘗於會稽賣珠、一日仲以素書倚酒於女几家、几盜寫、學其術。

化蝶

壞裙化蝶。

相思子

相思子卽紅豆、赤如珊瑚。詩所謂願君頻采擷、此物最相思。

紫雲娘

咎敢遇仙女曰、嘗見紫雲娘、誦君佳句。

四十九妻

彭祖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

木瓜粉

良人爲漬木瓜粉、遂却紅腮交午痕。

練行尼

孝文廢皇后馮氏、貞謹有節操、遂號練行尼。

女郎花

詩曰、木蘭開遍女郎花。

蘅蕪香

漢武夢李夫人遺蘅蕪香、覺而衣枕香三月不歇。

作裙

燉煌俗婦人作裙、縫縮如羊腸、用布一疋。皇甫隆禁改之。

錦韉

馬嵬媼得錦韉一隻、過客一玩百錢、前後獲錢無數。

妬女泉

并州妬女泉、婦人靚粧綵服至其地、必興雲雨。一名是介推妹。

鄉里

沈休文山陰柳家女詩云、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鄉里、謂妻也。南史張彪傳、呼妻爲鄉里、云我不忍令鄉里落宅處。

治家

崔樞夫人治家整肅、婦妾皆不許時世粧。

家法

房太尉家法、不着半臂。

並枕樹

潘章夫婦死、葬塚木交枝、號並枕樹。

趙氏二美遺蹤

宋秦醇撰

余里中有李生世習儒術而業甚貧余嘗過其家牆角一破筐藏古書數十冊中有趙氏傳事蹟殘缺脫落尚可觀覽余就李生乞之以歸補正編次成篇傳諸好事者

趙后腰骨尤纖細善踽步行若人手執花枝顫顫然他人莫能學也在主家時號為飛燕入宮後復引援其妹得幸為昭儀昭儀尤善笑語肌骨秀滑二人皆天下第一色傾後宮自昭儀入宮帝益希幸東宮昭儀居西宮后日夜欲求子為自固久遠計多用小犢車載年少子與通帝一日惟從三四人往后宮后方與人亂不知也左右急報后驚遽出迎帝冠髮散亂言語失度帝因亦疑焉帝坐未久復聞壁衣中有人嗽聲帝乃去由是帝有害后意以昭儀故隱忍未發一日帝與昭儀方飲帝忽攘袖瞋目直視昭儀怒氣怫然不可犯昭儀遽起避席伏地謝曰臣妾族孤寒下無強近之宗一旦得備後庭驅使之列不意獨承幸御濃被聖私立於眾人之上恃寵邀愛眾謗來集加以不識忌諱冒觸威怒臣妾願賜速死以寬聖抱因涕淚交下帝自引

昭儀曰汝復坐吾語汝汝無罪汝之姊吾欲梟其首斷其手足置溷中乃快吾意昭儀曰何緣而得罪帝言壁衣中事昭儀曰臣妾緣后得備後宮后死則妾安能獨生況陛下無故而殺一后天下有以窺陛下也願得身實鼎鑊體膏斧鉞因大慟以身投地帝驚遽起持昭儀曰吾以汝之故不害后第言之耳汝何自恨若是久之昭儀方就坐問壁衣中人帝陰窮其迹乃宿衛陳崇子也帝使人就其家殺之而廢陳崇昭儀往見后言帝所言且曰姊曾憶家貧寒飢無聊姊使我共鄰家女為草履入市貨履市米一日得米歸遇風雨無火可炊飢寒甚不能成寐使我擁姊背同泣此事姊豈不憶也今日幸富貴無他人戕我而自毀敗或再有過帝復怒事不可救身首異地為天下笑今日妾能拯救也存歿無定或爾妾死尚誰攀乎乃泣涕不已后亦泣焉自是帝不復往后宮承幸御者昭儀一人而已昭儀方浴帝私窺之侍者報昭儀昭儀急趨燭後避帝瞥見之心愈眩惑他日昭儀浴帝默賜侍者特令不言帝自屏罅覘蘭湯灩灩昭儀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帝意思飛揚若無所主帝常語近侍自古人主無二后若有則吾立昭儀為后矣后知昭儀以浴益寵幸乃具湯浴請帝以觀既往后入浴裸體而立以水沃之后愈親近而帝愈不樂不幸而去后泣曰愛在一身無可奈何后生日昭儀為賀帝亦同往酒半酣后欲感動帝意乃泣數行下帝曰他人對酒而樂子獨悲豈有所不足耶后曰妾昔在主宮時帝幸其第妾立主後帝視妾不移目甚久主知帝意遣妾侍帝竟承更衣之幸下體常污

御服童欲為帝浣去帝曰留以為憶不數日備後宮時帝齒痕猶在妾頸今日思之不覺感泣帝惻然懷舊有愛后意顧視嗟歎帝欲留昭儀先辭去帝遲暮方離后宮后因帝幸心為姦利經三月乃詐托有孕上牋奏云臣妾久備掖庭先承幸御遺賜大號積有歲時近因始生之日復加善祝之私特屈乘輿俯臨東掖久侍宴私再承幸御臣妾數月來內宮盈實月脈不流飲食美甘不異常日知聖躬之在體夢天日之入懷虹初貫日總是珍符龍據妾胸茲為嘉瑞更約蓄育神嗣抱日趨庭瞻望聖明踴躍臨賀謹此以聞帝時在西宮得奏喜動顏色答云因閱來奏喜慶交集夫妻之私義均一體社稷之重嗣續其先任體方初保綏宜厚藥有性者勿舉食無毒者可親有求上字勿煩箋奏口授宮使可矣兩宮候問使交至后慮帝幸見其詐乃與宮使王盛謀自為之計盛謂后曰莫若辭以有姙者不可近人近人則有所觸焉觸則孕敗后乃遣王盛奏帝帝不復見后第遣問安否而已俯及誕月帝具浴子之儀后召王盛入宮中謂曰汝自黃衣郎出入禁掖吾引汝父子俱富貴非無賴吾為自利長久計托孕乃吾之私意實非也已及期子能為我謀焉事成子萬世有後利盛曰臣為后取民間才生子攜入宮為后子但事密不泄亦無害后曰可盛訪郭外有生子者纔數日以百金取之以物囊之入宮見后既發器則子死后驚曰子死安用也盛曰臣今知矣載子之器氣不泄此所以死也臣當穴其上使氣可出入則子不死盛得子趨宮門欲入則子驚啼尤甚盛不敢入少選復攜之趨門子復

如是盛終不敢攜入宮盛來見后言子鸞啼事后泣曰爲之柰何時已踰十二月矣帝頗疑訝或奏帝云堯之母十四月而生堯后所娠當是聖人后終無計乃遣人奏帝云臣妾昨夢龍臥不幸聖嗣不育帝但歎惋而已昭儀知其詐乃遣人謝后曰聖嗣不育豈日月不滿也三尺童子尚不可欺況人主乎一日手足俱見妾不知姊之死所也時後庭掌茶宮女朱氏生子昭儀曰從何而得也乃以身投地大慟帝自持昭儀起坐昭儀聲言宮吏蔡規曰急爲吾取子來規取子上昭儀語規曰爲吾殺之規修慮未行昭儀怒罵曰吾重祿養汝將安用也不然吾併戮汝規以子擊殿礎死投之井後宮宮人孕子者皆殺之後帝行步遲澀氣憊不能御女有方士聞而獻丹其丹養於火者百日乃成先以大甕貯水滿卽下丹水中水卽沸又易去復貯新水如是十日不沸方可服帝日服一粒頗能行幸一夕在大慶殿昭儀醉連進十粒初夜絳帳中擁昭儀笑聲吃吃不止及中夜昏昏不能起坐向外臥昭儀急起秉燭視帝精出如泉溢有頃帝崩太后遣人理昭儀且急窮帝得疾之端昭儀乃自絕后居東宮忽寐中驚啼甚久侍者呼問方覺乃言曰適吾夢中見帝帝自雲中賜吾坐帝命進茶左右奏帝云向日侍帝不謹不合啜此茶吾意旣不足吾又問帝昭儀安在帝曰以數殺吾子今罰爲巨黿居北海之陰水穴間受千歲水寒之苦乃大慟後梁時北鄙大月支王獵如海上見巨黿出於穴其首猶貫玉釵顒望波間悵惓有戀人之意大月支王遣使問梁武帝帝以昭儀事報之

青樓集序

君子之於斯世也。孰不欲才加諸人。行足諸己。其肯甘於自棄乎哉。蓋時有否泰。分有窮達。故才或不羈。行或不揜焉。當其泰而達也。園林鐘鼓。樂且未央。君子宜之。當其否而窮也。江湖詩酒。迷而不復。君子非獲已者焉。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遺民若杜散人。白蘭谷。關已齋輩。皆不屑仕進。乃嘲風弄月。留連光景。庸俗易之。用世者嗤之。三君之心、固難識也。百年未幾。世運中否。士失其業。志則鬱矣。酤酒載嚴。詩禍叵測。何以紓其愁乎。小軒居寂。維夢是觀。商顏黃公之裔孫曰雪蓑者。攜青樓集示余。且徵序引。其志言讀之蓋已詳矣。余奚庸贅。竊惟雪蓑在承平時。嘗蒙富貴餘澤。豈若杜樊川贏得薄倖之名乎。然樊川自負奇節。不爲齷齪小謹。至論列大事。如罪言原十六衛戰守二論。與時宰論兵論江賊書。述古今。審成敗。視昔之平安杜書記爲何如耶。惜乎。天憖將相之權。弗使究其設施。迴翔紫薇。文墨官耳。揚州舊夢。尚奚憾哉。今雪蓑之爲是集也。殆亦夢之覺也。不然。歷歷青樓歌舞之妓。而成一代之豔史傳之也。雪蓑於行。不下時俊。顧屑爲此。余恐世以青樓而疑雪蓑。且不白其志也。故并樊川而論之。嗚呼。優伶則賤藝。樂則靡焉。文墨之間。每傳好事。其湮沒無聞者。亦已多矣。黃四娘託老杜而名存。獨何幸也。覽是集者。尚感士之不遇。時至正甲辰六月既望觀夢道人陽右朱經謹序

青樓集

元　雪蓑釣隱輯

【梁園秀】姓劉氏。行第四。歌舞談謔。爲當代稱首。喜親文墨。作字楷媚。間吟小詩亦佳。所製樂府。如小梁州、青歌兒、紅衫兒、扫塼兒、寨兒令等。世所共唱之。又善隱語。其夫從小喬。樂藝亦超絕云。

【張怡雲】能詩詞。善談笑。藝絕流輩。名重京師。趙松雪、商正叔、高房山皆爲寫怡雲圖以贈。諸名公題詩殆遍。姚牧菴、閻靜軒每於其家小酌。一日過鐘樓街。遇史中丞。中丞下道笑而問曰。二先生所往可容侍行否。姚云。中丞上馬。史於是屏騶從。速其歸攜酒饌。因與造海子上之居。姚與閻呼曰。怡雲今日有佳客。此乃中丞史公子也。我輩當爲爾作主人。張便取酒先壽史。且歌雲間貴公子玉骨秀橫秋水調歌一闋。史甚喜。有頃。酒饌至。史取銀二定酧歌。席終。左右欲徹酒器。皆金玉者。史云。休將去。留待二先生來此受用。其賞音有如此者。又嘗佐貴人樽俎。姚、閻二公在焉。姚偶言春秋時三字。閻曰。怡雲續而歌之。張應聲作小婦孩兒、且歌且續曰。暮秋時。菊殘猶有傲霜枝。西風了卻黃花事。貴人曰。且止。遂不成章。張之才亦敏矣。

【曹娥秀】京師名妓也。賦性聰慧。色藝俱絕。一日鮮于伯機開宴。座客皆名士。鮮于因事入內。命曹行酒適遍。公出自內。客曰。伯機未飲。曹亦曰。伯機未飲。客笑曰。汝以伯機相呼。可爲親愛之至。鮮于佯怒曰。小鬼頭敢如此無禮。曹曰。我呼伯機便不可。卻只許爾叫王羲之也。一座大笑。

【解語花】姓劉氏。尤長於慢詞。廉野雲、招盧疏齋、趙松雪、飲于京城外之萬柳堂。劉左手持荷花。右手舉杯。歌驟雨打新荷曲。諸公喜甚。趙即席賦詩云。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蓋漣漪。主人自有滄洲趣。遊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去尋詩。誰知咫尺京城外。便有無窮萬里思。

【珠簾秀】姓朱氏。行第四。雜劇爲當今獨步。駕頭花旦軟末泥等。悉造其妙。胡紫山宣慰嘗以沉醉東風曲贈云。錦織江邊翠竹。絨穿海上明珠。月淡時風淸處。都隔斷落紅塵土。一片閒情任卷舒。挂盡朝雲暮雨。馮海粟待制亦贈以鷓鴣天云。憑倚東風遠映樓。流鶯窺面燕低頭。蝦鬚瘦影纖纖織。龜背香紋細細浮。 紅霧斂。彩雲收。海霞爲帶月爲鈎。夜來捲盡西山雨。不著人間半點愁。蓋朱背微僂。馮故以簾鈎寓意。至今後輩以朱娘娘稱之者。

【趙眞眞、楊玉娥】善唱諸宮調。楊立齋見其謳張五牛、商正叔所編雙漸小卿怨。因作鷓鴣天、哨遍耍孩兒煞以詠之。後曲多不錄。今錄前曲云。煙柳風花錦作園。霜芽露葉玉裝船。誰知皓齒纖腰會。只在輕衫短帽邊。 啼玉靨。咽冰絃。五牛身去更無傳。詞人老筆佳人口。再喚春風在眼前。

【劉燕歌】善歌舞。齊參議還山東。劉賦太常引以餞云。故人別我出陽關。無計鎖雕鞍。今古別離難。兀誰畫蛾眉遠山。一尊別酒。一聲杜宇。寂寞又春殘。明月小樓閒。第一夜相思淚彈。至今膾炙人口。

【順時秀】姓郭氏。字順卿。行第二。人稱之曰郭二姐。姿態閑雅。雜劇爲閨怨最高。駕頭諸旦本亦得體。劉時中待制嘗以金簧玉管。鳳吟鸞鳴。擬其聲韻。平生與王元鼎密。偶疾。思得馬板腸。王卽殺所騎駿馬以啗之。阿魯溫參政在中書。欲矚意於郭。一日戲曰。我何如王元鼎。郭曰。參政宰臣也。元鼎文士也。經綸朝政。致君澤民。則元鼎不及參政。嘲風弄月。惜玉憐香。則參政不敢望元鼎。阿魯溫一笑而能。

【小娥秀】姓邳氏。世傳邳三姐是也。善小唱。能慢詞。張子友平章甚加愛賞。中朝名士。贈以詩文盈軸焉。

【杜妙隆】金陵佳麗人也。盧疏齋欲見之。行李匆匆。不果所願。因題踏莎行於壁云。雪暗山明。溪深花早。行人馬上詩成了。歸來聞說妙隆歌。金陵卻比蓬萊渺。寶鏡慵窺。玉容空好。梁塵不動歌聲悄。無人知我此時情。春風一枕松窗曉。

【喜春景】姓段氏。姿色不逾中人。而藝絕一時。張子友平章以側室置之。

【聶檀香】姿色嫵媚。歌韻淸圓。東平嚴侯甚愛之。

【南春宴】姿容偉麗。長於駕頭雜劇。亦京師之表表者。

【李心心、楊奈兒、袁當兒、于盼盼、于心心、吳女、燕雪梅】此數人者。皆國初京師之小唱也。又有牛四姐。乃元壽之妻。俱擅一時之妙。壽之尤爲京師唱社中之巨擘也。

【宋六嫂】小字同壽。元遺山有贈觱栗工張觜兒詞。卽其父也。宋與其夫合樂。妙入神品。蓋宋善謳。其夫能傳其父之藝。滕玉霄待制嘗賦念奴嬌以贈云。柳顰花困。把人間恩愛。尊前傾盡。何處飛來雙比翼。直是同聲相應。寒玉嘶風。香雲捲雪。一串驪珠引。元郎去後。有誰著意題品。誰料濁羽淸商。繁絃急管。猶自餘風韻。莫是紫鸞天上曲。兩兩玉童相並。白髮梨園。青衫老傅。試與留連聽。可人何處。滿庭霜月淸冷。

【周人愛】京師旦色。姿藝並佳。其兒婦玉葉兒。元文苑嘗贈以南呂一枝花曲。又有瑤池景、呂總管之妻也。賈島春、蕭子才之妻也。皆一時之拔萃者。王玉帶、馮六六、王榭燕、王庭燕、周獸頭、皆色藝兩絕。又有劉信香。因李侯寵之。名尤著焉。

【秦玉蓮、秦小蓮】善唱諸宮調。藝絕一時。後無繼之者。

【司燕奴】精雜劇。聲名與宋、郭相頡頏。後有班眞眞、程巧兒、李趙奴。亦擅一時之妙。

【天然秀】姓高氏。行第二。人以小二姐呼之。母劉。嘗侍史開府。高丰神靚雅。殊有林下風致。才藝尤度越流輩。閨怨雜劇。爲當時第一手。花旦駕頭。亦臻其妙。始嫁行院王元俏。王死。再嫁焦太素治中。焦後沒。復落樂部。人咸以國香深惜。然尙高潔凝重。尤爲白仁甫、李溉之所愛賞云。

【國玉第】教坊副使童關高之妻也。長於綠林雜劇。尤善談謔。得名京師。

【張玉梅】劉子安之母也。劉之妻曰蠻婆兒。皆擅美當時。其女關關。謂之小婆兒。七八歲。已得名湘湖間。

【王金帶】姓張氏。行第六。色藝無雙。鄧州王同知娶之。生子矣。有譖之於伯顏太師。欲取入教坊承應。王因一尼爲地。求間於太師之夫人。乃免。

【魏道道】勾欄內。獨舞鷓鴣四篇打散。自國初以來。無能繼者。妝旦色有不及焉。

【玉蓮兒】端麗巧慧。歌舞談諧。悉造其妙。尤善文楸握槊之戲。嘗得侍於英廟。由是名冠京師。

【樊事眞】京師名妓也。周仲宏參議嬖之。周歸江南。樊飮餞于齊化門外。周曰。別後善自保持。毋貽他人之誚。樊以酒酹地而誓曰。妾若負君。當刳一目以謝君子。亡何。有權豪子來。其母旣迫於勢。又利其財。樊則始毅然。終不獲已。後周來京師。樊相語曰。別後非不欲保持。卒爲豪勢所逼。昔日之誓。豈徒設哉。乃抽金篦刺左目。血流遍地。周爲之駭然。因歡好如初。好事編者爲雜劇曰樊事眞金篦刺目。行於世。

【賽簾秀】朱簾秀之高弟。欠耍俏之妻也。中年雙目皆無所覩。然其出門入戶。步線行針。不差毫髮。有目莫之及焉。聲遏行雲。乃古今絕唱。

【天錫秀】姓王氏。侯總管之妻也。善綠林雜劇。足甚小。而步武甚壯。女天生秀。稍不逮焉。後有工於是者賜恩深謂之邦老趙家。又有張心哥。亦馳名淮浙。

【金獸頭】湖廣名妓也。貫只歌平章納之。貫沒。流落湘湖間。酸齋嘗有老鶴啄之誚。

【周喜歌】字悅卿。貌不甚揚。而體態溫柔。趙松雪書悅卿二字。鮮于困學、衛山齋、都廉使公。及諸名公。皆贈以詞。至今其家寶藏之。

【王巧兒】歌舞顏色稱於京師。陳雲嶠與之狎。王欲嫁之。其母密遣其流輩開喩曰。陳公之妻。乃鐵太師女。妒悍不可言。爾若歸其家。必遭凌辱矣。王曰。巧兒一賤倡。蒙陳公厚眷。得侍巾櫛。雖死無憾。母知其志不可奪。潛挈家僻所。陳不知也。旬日後。王密遣人謂陳曰。母氏設計。置我某所。有富商約某日來。君當圖之。不然恐無及矣。至期商果至。王辭以疾。悲啼宛轉。飮至夜分。商欲就寢。王掐其肌膚皆損。遂不及亂。旣五鼓。陳宿搆忽剌罕赤闖縛商。欲赴刑部處置。商大懼。告陳公曰。某初不知。幸寢其事。願獻錢二百緡以

助財禮之費。陳笑曰。不須也。遂厚遺其母。攜王歸江南。陳卒。王與正室鐵。皆能守其家業。人多所稱述云。

【王奔兒】長於雜劇。然身背微僂。金玉府總管張公置於側室。劉文卿嘗有買得不直之誚。張沒。流落江湖。爲教師以終。

【時小童】善調話。卽世所謂小說者。如丸走坂。如水建瓴。女童亦有舌辨。嫁末泥度豐年。不能盡母之伎云。

【于四姐】字慧卿。尤長琵琶。合唱爲一時之冠。名公士夫皆以詩贈之。後有朱春兒亦得名於淮浙。

【平陽奴】姓徐氏。一目眇。四體文繡。精於綠林雜劇。又有郭太香。陳德宣之妻也。亦微眇一目。韓獸頭。曹皇宣之妻也。亦善雜劇。皆馳名金陵者也。

【趙偏惜】樊孛闌奚之妻也。旦末雙全。江淮間多師事之。樊院本亦罕與比。

【連枝秀】姓孫氏。京師角妓也。逸人風高老點化之。遂爲女道士。浪遊湖海。間嘗至松江。引一髽髻曰閩童。亦能歌舞。有招飮者。酒酣則自起舞。唱青天歌。女童亦舞而和之。眞仙音也。欲於東門外化緣造庵。陸宅之爲造疏語。多寓譏謔。其中有不比尋常鉤子。付靈老大鉗槌。百煉不回。萬夫難敵之句。孫於是飄然入吳。過醫人李恕齋。乃欲下嫁。好事者從俗嫁之。後不知所終。

【王玉梅】善唱慢調。雜劇亦精致。身材短小。而聲韻淸圓。故鍾繼先有聲似磬圓身如磬槌之誚云。

【李芝秀】賦性聰慧。記雜劇三百餘段。當時旦色號爲廣記者。皆不及也。金玉府張總管置於側室。張沒。後復爲娼。

【朱錦繡】侯耍俏之妻也。雜劇旦末雙全。而歌聲墜梁塵。雖姿不逾中人。高藝實超流輩。侯又善院本。時稱負絕藝者。前輩有趙偏惜。樊孛闌奚。後則侯朱也。

【樊香歌】金陵名姝也。妙歌舞。善談謔。亦頗涉獵書史。臺端雖屬角嚴峻。悉皆愛賞。士夫造其廬。盡日笑談。惜壽不永。二十三歲而卒。葬南關外。好事者春遊。必攜酒奠其墓。至今率以爲常。

【小玉梅】姓劉氏。獨步江浙。其女匾匾。姿格嬌冶。資性聰明。雜劇能迭生按之。號小技。後嫁末泥安太平。常謇謇而卒。有女寶寶。亦喚小技梅。藝則不逮其母云。

【楊買奴】楊駒兒之女也。美姿容。善謳唱。公卿士夫翕然加愛。性嗜酒。後嫁樂人查查鬼張四爲妻。憔悴而死。賈敵齋嘗以鵝挽青螺髻櫳白帶之句譏之。蓋以其有白帶疾也。

【張玉蓮】人多呼爲張四媽。舊曲其音不傳者。皆能尋腔依韻唱之。絲竹咸精。蒱博盡解。笑談亹亹。文雅彬彬。南北令詞。卽席成賦。審音知律。時無比焉。往來其門率富貴公子。積家豐厚。喜延款士夫。復揮金如土。無少暫惜。愛林經歷嘗以側室置之。後再占樂籍。班彥功與之甚狎。班司儒秩滿北上。張作小詞折桂令贈之。末句云。朝夕思君。淚點成斑。亦自可喜。又有一聯云。側耳聽門前過馬。和淚看簾外飛花。尤爲膾炙人口。有女倩嬌粉兒數人。皆藝殊絕。後以從良散去。余近年見之昆山。年餘六十矣。兩鬢如黧。容色倘潤。風流談謔。不減少年時也。

【趙眞眞】馮蚧子之妻也。善雜劇。有遶梁之聲。其女西夏秀。嫁江閏甫。亦得名淮浙間。江親文墨。通史鑑。教坊流輩。咸不逮焉。

【李嬌兒】王德名妻也。姿容姝麗。意度閑雅。時人號爲小天然。花旦雜劇。特妙江浙。駙馬丞相常客之。李牛辰。相君致賀禮。遇公燕則遣以馬腰截。至今歌館以爲盛事。

【張奔兒】李牛子之妻也。姿容丰格。妙於一時。善花旦雜劇。時人目奔兒爲溫柔旦。李嬌兒爲風流旦。

【龍樓景、丹墀秀】皆金門高之女也。俱有姿色。專工南戲。龍則梁塵暗簌。丹則驪珠宛轉。後有芙蓉秀者。婺州人。戲曲小令。不在二美之下。且能雜劇。尤爲出類拔萃云。

【襲天香】李魚頭之妻也。善歌舞。美風度。性嗜潔。玉骨冰肌。纖塵不染。雖鍚倪元鎭有潔病。亦甚愛之。則其人可知矣。

【翠荷秀】姓李氏。雜劇爲當時所推。自維揚來雲間。石萬戶置之別館。石沒。李誓不他適。終日卻掃。焚香誦經。石之子雲鬢萬戶。孫伯玉萬戶。歲時往拜之。余見其年已七旬。鬢髮如雪。兩手指甲皆長尺餘焉。

【趙梅哥】張有才之妻也。美姿色。善歌舞。名雖高而壽不永。張繼娶和當當。雖貌不揚而藝甚絕。在京師曾接司燕奴排場。由是江湖馳名。老而歌調高如貫珠。其女鸞童能傳母之技云。

【陳婆惜】善彈唱。聲遏行雲。然貌微陋。而談笑風生。應對如響。省憲大官皆愛重之。在弦索中。能彈唱韃靼曲者。南北十人而已。女觀音奴亦得其彷彿。不能造其妙也。

【汪憐憐】湖州角妓。美姿容。善雜劇。涅古伯經歷甚屬意焉。汪曰。若不棄寒微。當以側室處我。涅遂備禮納之。克盡婦道。人無閒言。數年涅沒。汪髡髮爲尼。公卿士夫多訪之。汪泪其形以絕衆之狂念。而終身焉。

【米里哈】回回旦色。歌喉淸宛。妙入神品。貌雖不揚。而專工花旦雜劇。余甘論之名不虛得也。

【顧山山】行第四。人以顧四姐呼之。本良家子。因父而俱失身。資性明慧。技藝絕倫。始嫁樂人李小大。李沒。華亭縣長哈剌不花置于側室。凡十二年。後復居樂籍。至今老于松江。而花旦雜劇。猶少年時體態。後輩且蒙其指教。人多稱賞之。

【李芝儀】維揚名妓也。工小唱。尤善慢詞。王繼學中丞甚愛之。贈以詩序。余記其一聯云。善和坊裏。驊騮構出繡鞍來。錢塘江邊。燕子銜將春色去。又有塞鴻秋四闋。至今歌館尤傳之。喬夢符亦贈以詩詞甚富。女童童善雜劇。間來松江。後歸維揚。次女多嬌。尤聰慧。今留京口。

【李眞童】張奔兒之女也。十餘歲卽名動江浙。色藝無比。舉止溫雅。語不傷氣。綽有閨閣風致。達天山檢校浙省。一見遂屬意焉。周旋三歲。一作載 達秩滿赴都。且約以明年相會。李遂爲女道士。杜門謝客。日以焚誦爲事。至期達授諸暨州同知而來。備禮取之。後達沒。復爲道士。節行愈勵云。

【眞鳳歌】山東名妓也。善小唱。彭庭堅爲沂州同知。雅守不亂。眞恃以機辨圓轉。欲求好於彭。一日大宴。彭會客。深夜方散。眞托以天寒不回。直造彭室。彭竟不辭。後寵甚密。

【大都秀】姓張氏。其友張七樂名黃子醋。善雜劇。其外腳供過亦妙。

【喜溫柔】什九之妻也。姿色端麗。而舉止溫柔。淮浙馳名。老而不衰。江西亦有喜溫柔。姓孫氏。其藝則不逮焉。

【金鶯兒】山東名姝也。美姿色。善談笑。搊箏合唱。鮮有其比。賈伯堅任山東僉憲。一見屬意焉。與之甚昵。後除西臺御史。不能忘情。作醉高歌、紅繡鞋曲以寄之。曰樂心兒比目連枝。肯意兒新婚燕爾。畫船開、拋閃的人獨自遙岑。綠陰西店兒。黃河水流不盡心事。中條山隔不斷相思。當記得夜深沉人靜悄自來時。來時節三兩句話。去時節一篇詩。記在人心窩兒裏。直到死。由是臺端知之。被劾而去。至今山東以為美談。

【一分兒】姓王氏。京師角妓也。歌舞絕倫。聰慧無比。一日丁指揮會才人劉士昌、程繼善等。於江鄉園小飲。王氏佐樽。時有小姬歌菊花會南呂曲云。紅葉落、火龍褪甲。青松枯、怪蟒張牙。丁曰。此沉醉東風首句也。王氏可足成之。王應聲曰。紅葉落火龍褪甲。青松枯怪蟒張牙。可詠題。堪描畫。喜觥籌席上交雜。答剌蘇頻斟入禮廳。麻不醉呵休扶上馬。一座歎賞。由是聲價愈重焉。

【般般醜】姓馬。字素卿。善詞翰。達音律。馳名江湘間。時有劉廷信者。南臺御史劉廷幹之族弟。俗呼曰黑劉五。落魄不羈。工於笑談。天性聰慧。至於詞章。信口成句。而街市俚近之談。變用新奇。能道人所不能道者。與馬氏各相聞而未識。一日相遇於道。偕行者曰。二人願相見。曰。此劉五舍也。此即馬般般醜也。見畢。劉熟視之曰。名不虛得。馬氏含笑而去。自是往來甚密。所賦樂章極多。至今為人傳誦。

【劉婆惜】樂人李四之妻也。江右與楊春秀同時。頗通文墨。滑稽歌舞。迥出其流。時貴多重之。先與撫州常推官之子三舍者交好。苦其夫間阻。一日偕宵遁。事覺決杖。劉負愧。將之廣海居焉。道經贛州。時有全普庵撒里。字子仁。由禮部尚書值天下多故。選用除贛州監郡。平昔守官清廉。文章政事。歐歷臺省。但未免耽於花酒。每日公餘。即與士夫讌歌賦詩。帽上常喜簪花。否則或果或葉亦簪一枝。一日劉之廣海過贛。謁全公。全曰。刑餘之婦。無足與也。劉詞闕者曰。妾欲之廣海。誓不復返。久聞尚書清譽。獲一見而逝。死無憾也。全哀其志而與進焉。時賓朋滿座。全帽上簪青梅一枝。行酒。全口占清江引曲云。青青子兒枝上結。令賓朋續之。眾未有對者。劉斂衽進前曰。能容妾一辭乎。全曰可。劉應聲曰。青青子兒枝上結。引惹人攀折。其中全子仁。就裏滋味別。只為你酸留意兒難棄舍。全大稱賞。由是顧寵無間。納為側室。後兵興。全死節。劉克守婦道。善終於家。

【小春宴】姓張氏。自武昌來浙西。天性聰慧。記性最高。勾闌中作場。常寫其名目貼於四周遭梁上。任看官選揀需索。近世廣記者少有其比。

【孫秀秀】都下小旦色也。名公巨卿多愛重之。京師諺曰。人間孫秀秀。天上鬼婆婆。

【事事宜】姓劉氏。姿色歌舞悉妙。其夫玳瑁斂。其叔象牛頭。皆副淨色。浙西馳名。

【簾前秀】末泥任國恩之妻也。雜劇甚妙。武昌湖南等處。多敬愛之。

【燕山景】田眼睛光妻也。夫婦樂藝皆妙。

【燕山秀】姓李氏。其夫馬二。名黑駒頭。朱簾秀之高第。旦末雙全。雜劇無比。

【荊堅堅】善唱。工於花旦雜劇。人呼為小順時秀。

【孔千金】善撥阮。能慢詞。獨步於時。其兒婦王心奇。善花旦雜劇尤妙。

【李定奴】歌喉宛轉。善雜劇。勾闌中曾唱八聲甘州。喝采八聲。其夫帽兒王。雜劇亦妙。凡妓以墨點破其面者。為花旦。

羅寄伯問見錄。載陳了翁題蔡奴像曰。觀全盛時。風塵中人物尚如此。嗚呼盛哉。余於青樓集。不能無感云爾。

至正丙午夏五月郡人夏邦彥書于風月樓中

麗情集序

麗情集一卷。屎集一卷。皆升菴採取古之名媛故事、間加考證而成者也。以緣情而綺麗。故名之。按此書世無傳本。得之丁小山疑古今麗人倘多。所錄必不止此。然別無他本可校。姑存之以備一種。錢江李調元雨村撰

麗情集

明　新都楊　愼撰

旋波移光

旋波、移光。越之美女。與西施、鄭姐、同進於吳王。肌香體輕。飾以珠幌。若雙鸞之在煙霧。

西施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證以折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書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于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真。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王亡後。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以終。乃笑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未精審。一時趁筆之過也。蓋吳既滅。卽沉西施于江。浮、沉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鴟夷爲范蠡之鴟夷。乃影撰此事。以誤後人於疑網也。旣又自笑曰。范蠡不幸遇杜牧。受誣千歲。又何幸遇予而雪之。亦快哉。

妬女

妬女者。介之推妹也。廟在幷州壽陽縣。妬婦津在洛水。卽劉伯玉妻死。投此水爲神。今按述異記曰。妬女泉在幷州。婦人不得靚妝彩服至其地。必興雲雨。一名介推妹。又按張鷟傳。武后召。鷟卒。死于妬女廟前。又見監志神祠敍事。晉王夫人殺其妾。因獄正卿。誅之。

馮夫人

漢書西域傳，馮夫人名嫽，漢宮人也。善史書，乘錦車持節，和戎而歸。按此事甚奇，而六朝、唐人無人籍詠者，惟劉孝威詩云，錦車勞遠馭。駱賓王詩，錦車朝促候，刁斗夜傳呼。徐堅詩，紫拆錦車節，月照角端弓。僅一句一聯而已。此事可書可歌，勝於詠明妃之失節，文姬之僞化多矣。

徐淑

予觀藝文類聚，見東漢婦人徐淑與夫秦嘉兩書，又觀玉臺新詠，見其與夫詩，皆麗則可誦。又考史通，稱其勵合禮儀，言成規矩，夫死毀形不嫁，哀痛傷生，可謂才德兼美者也。范曄後漢書作列女傳，乃舍淑而取蔡琰，何見哉。

秋胡妻

劉子元曰，列女傳載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于古冶，殉節異于曹娥。此乃凶險之頑人，強梁之悍婦，輒與貞烈爲伍，有乖其實焉。予按小說，載劉伯玉妻（字明光），聞其夫誦洛神賦，遂投洛水而死，名妬婦津。事與秋胡相類。秋胡妻可爲貞烈，則當祠于妬婦津，以劉伯玉妻配享可也。（胡應麟曰：當名妬妻所投水曰悍婦川。）

甄后

魏甄后豔而有色，先爲袁熙妻。曹公居鄴，令疾召甄。左右曰，五官郎將已取去。孟德歎曰，今年破賊正爲奴。后乃甄會女，初未嫁熙日，擬嫁子建。其後爲文帝后，以妬死。子建思之不忘，作感甄賦。明帝覽出也，見此賦，改名洛神。云甄氏何物一女子，至曹氏父子三人交爭之如此。

趙李

阮籍詩，西遊咸陽市，趙李相經過。顏延年注，趙飛燕、李夫人，非也。按漢書，乃成帝時趙季、李疑延年之儔。尚有此誤。

吳妃

魏文帝與妃改襪樣，以羅爲之，復加以綵繡，至今不易。至隋煬帝宮人織成五色立鳳朱錦襪靿。

潘妃

東昏侯潘妃以金蓮花步地，曰步步生蓮花。其寶履直千萬。

盧氏

范陽盧氏妻王氏撰天寶迴紋詩，凡八百十二字，循環有數，若寒暑之遞遷，應變無方，留陰陽之莫測，與蘇若蘭畢相類。

武后

唐類表載李逝仁賀武后新牙更生表云，易有四象，金牙爲壽考之象。詩具六義，玉齒載神仙之語。還年面輔，事不虧，卻老而瓠犀仍出，豎而不脆，開於導養之方，落而更生，得自靈飛之妝，乞宜示海內，仍錄付史官。史稱武后年七十，盛自拂拭，不覺衰耗，始信夏姬之年踰七十而雞皮三少，猶與巫臣生女，後嫁叔向。北史，胡后年踰不惑，而妖蠱若二八，是三人者，貴爲君配，而其行乃花鳩梨柑之所恥而不爲，然天乃祐之以壽，淫其亦理之不可曉者。

朱滔括兵

朱滔括兵，不擇士族，悉令赴軍，自閱於毬場。有士子容止可觀，進趨淹雅。滔召問曰，所業者何。曰，學爲詩。問有妻否。曰，有。卽令作寄內詩。援筆立成，詞曰，握筆題詩易，荷戈征戍難。慣從鴛被暖，怯向雁門寒。瘦盡寬衣帶，啼多濱枕檀。試留青黛着，迴日畫眉看。又令代妻作詩答曰，蓬鬢荊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人種，合是歸時底不歸。滔遺以束帛放歸。

王霞卿

進士鄭殷彝旋遊會稽，寓唐安寺，見粉壁有題云，瑯琊王氏霞卿，光啓三年，陽春二月，登於是閣。臨軒悵恨，觀物增悲，雖看燒燭之花，但比淒涼之色。時有輕綃捧硯，小玉觀題，詩曰，春來引步暫尋幽，愁見風光倚寺樓。正好開懷對煙月，雙眉不展自如鈎。鄭生和曰，題詩仙子此曾遊，應是尋春別鳳樓。賴得從來未相識，免教錦帳對銀鈎。霞卿乃邑宰韓嵩妻，自京師挈之任所。嵩遭疾而卒，鄭生欣然謁之，時霞卿覺，辭以疾而不見焉。但令總角婢子輕綃持詩答曰，君是烟霄折桂身，聖朝方切用儒珍。正堪西上文場戰，空向途中泥婦人。鄭得詩大慚而退。唐會昌中，三鄉有女子題詩于壁曰，西逐良人西入關，良人身歿妾空還。謝娘衛女不相待，爲雨爲雲過此山。進士陸貞洞、王觀、劉谷、王條、李昌鄴、王頑、李儔、張綺、高衢、章冰、賈馳十一人和之。曰三鄉略未聞，竊之而不內，憩而過焉。

胡琴婢勝兒

吳泰伯祠在閶門之東，每春秋，市人相率牲醴，多圖畫馬，綵輿美女以獻之。時金銀行以輕綃畫侍婢捧胡琴以從，其貌勝於白繪者，名爲勝兒。蓋他獻者無以匹也。女巫方舞，有進士劉景，蔑送客之金陵，置酒于廟。東通波館，忽欠伸思寢，夢紫衣冠者言，讓王奉屈，劉生隨至廟，周旋揖讓而坐。王語劉生曰，適納一胡妓，藝精而色麗，知吾子善歌，故奉邀作胡琴一曲，以寵之。生初頗不酣，命酌人間酒一盃，已醉，乃作歌曰，繁紘已停雜吹歇，勝兒調弄邏逤撥。大紘嘈嘈奔渦漩，浪疊波間倒溟渤。小紘切切怨颸颸，鬼哭神悲秋悉窣。倒腕斜飛鶴淚鳴，春雷直戛騰秋鶻。漢妃徒得端正名，秦女虛誇有仙骨。我聞天寶十年前，涼州未作西戎窟。麻衣右衽皆漢民，不省胡塵暫蓬勃。太平之末狂胡亂，犬豕崩騰恣唐突。元宗未到萬里橋，東洛西京一時沒。海內漢民皆入虜，飲恨吞聲空咽嗢。時看漢月望漢天，怨氣衝星成彗孛。國門之西八九鎮，高城深壘閉閑卒。河湟咫尺不能收，輓粟推車徒兀兀。今朝聞撥涼州曲，使我心神暗超忽。勝兒若向邊塞彈，征人淚血應闌干。吟畢以獻，王召勝兒授之。王之侍兒有妬者，以金如意擊勝兒，劉生驚而寤。歌傳于吳中。

青娥

唐小說。趙嘏嘗蓄一美姬。名靑娥。後爲浙帥所得。嘏及第。以一詩箴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化作不歸雲。當時聞說沙吒利。今日靑娥屬使君。浙帥使送歸之。逢嘏于橫水驛。姬抱嘏慟哭而絕。又薛宜僚使新羅。至靑州。悅一妓段東美。賦詩曰。阿母桃花方似錦。王孫草色正如煙。頻夢東美。感疾卒於外。柩至靑州。段奠之。一慟而卒。靑娥、東美。可留節妓矣。漢之蔡文姬、陳之樂昌公主。九原如見之。曰。豈不汗顏乎。

⿸厂氺麗情集

明 新都楊 慎撰

李芳儀（以下⿸厂氺古豔字。按⿸厂氺古歷字。乃先生偶誤。見余協錄。）

芳儀。江南國主李景女也。納士後。住京師。初嫁供奉官孫某。爲武彊都監。妻生女。皆爲遼中聖宗所獲。封芳儀。生公主一人。趙至忠虜部自北虜歸朝。嘗仕遼爲翰林學士。修國史。著虜庭雜記。載其事。時晁補之爲北都教官。覽其書而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曲云。金陵宮殿春霏微。江南花發鷓鴣飛。風流國主家千口。十五吹簫粉黛稀。滿堂詩酒皆詞客。舞錦揮毫在瑤席。後庭一曲風景改。收淚臨江悲故國。令公獻籍朝未央。敕書築第優降王。魏俘曾不輸織室。供奉一官奔武彊。秦淮潮水鍾山樹。塞北江南易懷土。雙燕游秋夢柏梁。吹落天涯猶並羽。相隨未是斷腸悲。黃河應有卻還時。寧知翻手明朝事。咫尺山河不可期。倉皇三鼓滹沱岸。良人白馬人誰見。國亡家破一身存。薄命如雲信流轉。芳儀加我名字新。教歌遣舞不由人。採珠拾翠衣裳好。深紅暗盡從胡塵。陰山射虎邊風急。嘈雜琵琶酒闌泣。無能遍數天河星。只有南箕近鄉邑。當年十指渡江來。十指不知身獨哀。中原骨肉又零落。黃鵠寄意何嘗回。生男自有四方志。女子那知出門事。君不見李陵椎髻泣窮邊。丈夫漂泊猶堪憐。江州廬山眞風觀。李主有國日施財。補之刊姓氏於石。有太寧公主、永嘉公主。皆李景女。不知芳儀者孰是也。

呂用之

唐呂用之在維揚日。佐高駢。專權擅政。有商人劉損妻裴氏。有國色。用之以陰事搆取。損憤惋。因成詩三首曰。寶釵分股合無緣。魚在深淵月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斷蹤靑鳥罷啣箋。金盃倒覆難收水。玉軫傾欹懶續弦。從此蘼蕪山下過。只應將淚比流泉。鸞飛舊伴魂何止。鳳得新梧想稱心。紅粉尙殘香漠漠。白雲將散信沈沈。已休磨琢投泥玉。懶更經營買笑金。願作山頭似人石。丈夫衣上淚痕深。舊嘗遊處偏尋看。睹物傷情死一般。買笑樓前花已謝。畫眉窗下月空殘。雲歸巫峽音容斷。路隔星河去住難。莫道詩成無淚下。淚如泉滴亦須乾。詩成。吟詠不輟。一日晚。見一虯髯老叟。行步迅疾。眸光射人。揖損曰。子衷心有何不平之事。損具對之。叟夜果入用之家。化形於斗栱之上。叱用之曰。所取劉氏之妻。并其寶貨。速還之。否則隨刃落矣。用之驚懼。夜遣幹事賚金并裴氏還損。損夜促舟去。虯髯亦無蹤跡。

浣花夫人

成都浣花谿有石刻浣花夫人像。三月三日爲浣花夫人生辰。傾城出遊。地志云。夫人姓任氏。崔寧之妾。按通鑑。成都節度使崔旰入朝。楊子琳乘虛突入成都。寧妾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自帥以擊之。子琳敗走。朝廷加旰僕射。賜名寧。任氏封夫人。

女狀元

女侍中。魏元乂妻也。女學士。孔貴嬪也。女校書。唐薛濤也。女進士。宋女郎林妙玉也。女狀元。王蜀黃崇嘏也。崇嘏臨邛人。作詩上蜀相周庠。庠首薦之。屢攝府縣。吏事精敏。胥徒畏服。庠欲妻以女。嘏以詩辭之曰。一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抛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靑松操。挺志堅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具述本末。乃嫁之。傳奇有女狀元春桃記。蓋黃事也。（鯤曰。元人春桃記今不傳。僅錄鬼簿有其目。大概如臨四聲猿劇。）

秦少游女

靖康間。有女子爲金虜所掠。自稱秦學士女。道中題詩云。眼前雖有還鄉路。馬上曾無放我情。讀者悽然。曾裘父爲作秦女行云。妾家先世居淮海。淮海文名喧宇內。自從貶死古藤州。門戶凋零三十載。可憐生長深閨裏。耳濡目染知文字。亦嘗強學謝娘詩。女子未嫁稱博士。妾年長來逢世亂。黃頭鮮卑兵入漢。妾身亦復墜兵間。花鈿不堪回首盼。一身漂蕩逐胡兒。被驅不異犬與雞。奔馳萬里向沙漠。天長地久無還期。北風瀟瀟易水寒。雪花滿地經燕山。千杯虜酒愁中醉。一曲琵琶淚裏彈。吞聲飲恨從誰訴。偶然信口題詩句。眼前有路可還鄉。馬上迷魂不知處。詩成吟罷更悽然。豈意漢地能流傳。當時情緒亦可念。至今聞者爲悲酸。憶昔中郎有女子。亦陷虜中垂一紀。暮年多幸逢阿瞞。厚幣贖之歸故里。惜哉此女不得如。終竟老死留窮廬。空餘詩語傳悽惻。不減胡笳十八拍。

蘇翼卿

翼卿與張浚魏公友。魏公既相。翼卿隱豫章東湖。饘粥自給。公托帥漕覓之。微服乃得見。詰朝再至。則閉關矣。啓之。惟書與金在。不啓封。曾茶山作歌云。東湖湖面波瀰瀰。東湖岸上春土肥。先生渺靄明月曉。種

來歲甲午成畦。把茅菴廬墳西壁。此身不願人間識。乾坤淸濁那復知。寸心杳緲黃塵隔。故人子房今九疊。交情不斷江湖濶。江西使消御騎驕。故作敲門問字人。黃金百鎰成一幅。多謝春風到茅屋。君爲使者吾邦民。見君容我更憔服。故人與我情重哉。君且歸矣明當來。明朝婦人不見黃金不勸書不開。使者持書三太息。封書復上黃扉側。翩翩剝駁窈冥冥裏。空向湖山訪行迹。向來桐江嚴子陵。曾得故人雙眼青。芒鞋卻踏金華路。太史甚詩說客星。先生得書掉頭去。并此湖光不回顧。夢尖孀婦截髻鬟。亦有老大閨中女。茶山此歌。可激貪鄙。張世南遊宦紀聞載。宋隱逸記蘇翁本末甚詳。宋得翁東湖遺事。北面挹湖山。築菴仰高。章泉先生名曰濮園菴。按茶山集此時不載。

張千載

千載字毅甫。廬陵人。文山友也。文山貴顯。屢以官辟皆不就。文山自廣還。至吉州城下。千載來見曰。丞相赴北。某亦北。遂以故宋官督求江西省。隨之北。寓于文山囚所側近。日以美食奉之。文山知是千載義爲。凡留燕三年。潛造一櫝。文山受刑後。卽藏其首。仍尋訪文山妻歐陽夫人於俘虜中。俾出。火其屍。千載拾骨寘囊。并櫝南歸。付其家葬之。次日。其子夢父文山怒云。繩鉅未斷。其子心動。毅然啓視之。則有繩束其髮。當其云云夢醒。且髮爾何足計。又萬無繩繫理。及見更服。公英爽可畏。劉須溪紀其事。贊于文像後曰。閒居忽忽。萬古咄咄。天風慘然。如勸主髮。如何尋約。亦念纍爲。豈其英爽。猶累形軀。同時之人。能不顏泚。背忌其生。今妒其死。

夫娘

南宋、蕭齊。崇尙佛法。閨內夫娘。悉令持戒。麾下將士。咸使誦經。（見法琳辯正論。）夫娘之稱本此。謂夫人娘子。蓋是稱美也。是時。北則胡后御扇于曇獻。南則徐妃贈枕于瑤光。甚至王女納于鳩摩羅什。反以爲榮。千金公主偶于淫毒丐僧。不以爲恥。後世以夫娘爲惡稱。緣此。東坡戲語有和尙宿夫娘。相率正上牀。衎陶九成乃爲罵語。蓋未見六朝雜說耳。

洗氏

馮寶妻洗氏。封石龍夫人。戰則錦繖寶幢。至老未嘗敗。年八十而終。智勇福三者全矣。古今女將第一人也。韃旗女將與李全戰者。見金史。可對錦繖夫人。（今按宋史李全傳。[illegible]韃女將一事亦載之。）

王氏

元制婦人妒者乘騍牛狗部中。（胡沙岡曰。太祖以徐中山爲夫人。卽此。知婦人妒者必不容于聖王之世。非特乘騍牛。賣皂莢而已。惜也不著令甲中。）宋劉休妻王氏妒。明帝勅令開小店。賣皂莢掃帚以辱之。（今按通宋劉休妻妬。帝勅令云云。）

曼靡

列子。鄭衛之處子。娥媌靡曼。注。靡曼。柔弱也。楚辭。蛾眉曼睩。靡顏膩理。注。曼。澤也。靡。緻也。言美女顏容脂緻。身體柔滑。漢書佞幸傳。柔曼之態。非獨女德。亦有男色焉。注。言其骨柔、而色理光澤也。近日有一士夫。一日觀佞幸傳。不覺色動曰。是先得于我心矣。一日席上見歌童以手承其頤。曰。爾何名。答曰。程嬰。乃笑

曰。爾爲程嬰。我卽杵臼。聞者捧腹。

李師師外傳

撰人不詳

李師師外傳

失名

李師師者汴京東二廂永慶坊染局匠王寅之女也寅妻既產女而卒寅以菽漿代乳乳之得不死在襁褓未嘗啼汴俗凡男女生父母愛之必為捨身佛寺寅憐其女乃為捨身寶光寺女時方知孩笑一老僧目之曰此何地爾乃來耶女至是忽啼僧為摩其頂啼乃止寅竊喜曰是女真佛弟子為佛弟子者俗呼為師故名之曰師師師師方四歲寅犯罪繫獄死師師無所歸有倡籍李姥者收養之比長色藝絕倫遂名冠諸坊曲徽宗宗下一本有皇字帝既位好事奢華而蔡京章惇王黼之徒遂假紹述為名勸帝復行青苗諸法長安中粉飾為饒樂氣象市肆酒稅日計萬緡金玉繒帛充溢府庫於是童貫朱勔輩復導以聲色狗馬宮室苑囿之樂凡海內奇花異石搜采殆徧築離宮於汴城之北名曰艮嶽帝般樂其中久而厭之更思微行為狎邪遊內押班張迪者帝所親倖之寺人也未宮時為長安狎客往來諸坊曲故與李姥善為帝言隴西氏色藝雙絕帝艷心焉翼日命迪出內府紫茸二匹霞㲲二端瑟瑟珠二顆白金廿鎰

詭云大賈趙乙願過廬一顧姥利金幣喜諾暮夜帝易服雜內寺四十餘人中一本無中字出東華門二里許至鎮安坊鎮安坊者李姥所居之里也帝麾止餘人獨與迪翔步而入堂戶卑庳姥出迎分庭抗禮慰問周至進以時果數種中有香雪藕水晶蘋婆而鮮棗大如卵皆大官所未供者帝為各嘗一枚姥復款洽良久獨未見師師出拜帝延佇以待時迪已辭退姥乃引帝至一小軒棐几臨窗縹緗數帙窗外新篁參差弄影帝翛然兀坐意興閒適獨未見師師出侍少頃姥引帝到後堂陳列鹿炙雞酢魚膾羊簽等肴飯以香子稻米帝為進一餐姥侍旁款語移時而師師終未出見帝方疑異而姥忽復請浴帝辭之姥至帝前耳語曰兒性好潔勿忤帝不得已隨姥至一小樓下湢室中浴竟姥復引帝坐後堂肴核水陸杯盞新潔勸帝歡飲而師師終未一見良久姥才執燭引帝至房帝搴帷而入一燈熒然亦絕無師師在帝益異之為倚徙几榻間又良久見姥擁一姬姍姍而來淡妝不施脂粉衣絹素無艷服新浴方罷嬌艷如出水芙蓉見帝意似不屑貌殊倨不為禮姥與帝耳語曰兒性頗愎勿怪帝於燈下凝睇物色之幽姿逸韻閃爍驚眸問其年不答復強之乃遷坐於他所姥復附帝耳曰兒性好靜坐一本無坐字唐突勿罪遂為下帷而出師師乃起解玄絹褐襖衣輕綈捲右袂援壁間琴隱几端坐而鼓平沙落雁之曲輕攏慢撚流韻淡遠帝不覺為之傾耳遂忘倦比曲三終雞唱矣帝亟披帷出姥聞亦起為進杏酥飲棗糕餺飥諸點品帝飲杏酥杯許旋起去內侍從行者皆潛候於外即擁衛還宮時大觀三年八月十七日事也姥私語師師曰趙人禮意不薄汝

何落落乃爾師師怒曰彼賈奴耳我何為者姥笑曰兒強項可令御史裹行已而長安人言籍籍皆知駕幸隴西氏姥聞大恐日夕惟啼泣泣語師師曰洵是夷吾族矣師師曰無恐上肯顧我豈忍殺我且疇昔之夜幸不見逼上意必憐我惟是我所竊自悼者實命不猶流落下賤使不潔之名上累至尊此則死有餘辜耳若夫天威震怒橫被誅戮事起佚遊上所深諱必不至此可無慮也次年正月帝遣迪賜師師蛇跗琴蛇跗琴者古而漆黦則有紋如蛇之跗蓋大內珍藏寶器也又賜白金五十兩三月帝復微行如隴西氏師師仍淡妝素服俯伏門階迎駕帝喜為執其手令起帝見其堂戶忽華廠前所御處皆以蟠龍錦繡覆其上又小軒改造傑閣畫棟朱闌都無幽趣而李姥見帝至亦匿避一本二字倒宣至則歛頸不能起無復向時調寒送暖情態帝意不懌為霽顏以老娘呼之諭以一家子無拘畏姥拜謝乃引帝至大樓樓初成師師伏地叩帝賜額時樓前杏花盛放帝為書醉杏樓三字賜之少頃置酒師師侍側姥匍匐傳觴為帝壽帝賜師師隅坐命鼓所賜蛇跗琴為弄梅花三疊帝銜杯飲聽稱善者再然帝見所供肴饌饌下一本有器皿二字皆龍鳳形或鏤或繪悉如宮中式因問之知出自尚食房廚夫手姥出金錢倩製者帝亦不懌諭姥今後悉如前無矜張顯著遂不終席駕返帝嘗御畫院出詩句試諸畫工中式者歲間得一二是年九月以金勒馬斷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名畫一幅賜隴西氏又賜藕絲燈暖雪燈芳苡燈火鳳銜珠燈各十盞鸚鵡杯琥珀盃琉璃盞鏤金偏提各十事月團鳳團蒙頂等茶百斤餅飥寒具銀餤餅數盒又賜黃白金各千兩時

宮中已盛（一本作其）傳其事鄭后聞而諫曰妓流下賤不宜
上接聖躬且暮夜微行亦恐事生叵測願陛下自愛帝
頷之閱歲再幸不復出然通問（一本無通問字）賞賜（一本作賚）未嘗
絕也宣和二年帝復幸隴西氏見懸所賜畫於醉杏樓
觀玩久之忽回顧見師師戲語曰畫中人乃呼之竟出
耶即日賜師師辟寒金鈿映月珠環舞鸞青鏡金虬香
鼎次日又賜師師端溪鳳咮硯李廷珪墨玉管宣毫筆
剡溪綾紋紙又賜李姥錢百千緡迪私言於上曰帝幸
隴西必易服夜行故不能常繼今艮嶽離宮東偏有官
地袤延二三里直接鎮安坊若於此處爲潛道帝駕往
還殊便帝曰汝圖之於是迪等疏言離宮宿衛人向多
露處臣等願捐貲若干於官地營室數百楹廣築圍牆
以便宿衛帝可其奏於是羽林巡軍等布列至鎮安坊
止而行人爲之屏迹矣四年三月帝始從潛道幸隴西
賜藏鬮雙陸等具又賜片玉棊盤碧白二色玉棊子畫
院宮扇九折五花之簟鱗文蓐（一本作昔）葉之席湘竹綺簾
五綵珊瑚鉤是日帝與師師雙陸不勝圍棊又不勝賜
白金二千兩嗣後師師生辰又賜（一本賜下有師師二字）珠鈿金
條（一本作脫）脫各二事璣琲一篋毳錦數端鷺毛繒翠羽緞
百匹白金千兩後又以滅遼慶賀大賚州郡加恩宮（一本作官）
府乃賜師師紫綃絹幕五綵流蘇冰蠶神錦被鈿鏖
錦罽黃金千兩良醞則有桂露流霞香蜜等名又賜李
姥大府錢萬緡計前後賜金銀錢繒帛器用食物等不
下十萬帝嘗於宮中集宮眷等讌坐韋妃私問曰何物
李家兒陛下悅之如此帝曰無他但令爾等百人改艷
妝服玄素令此娃雜處其中迥然自別其一種幽姿逸
韻要在色容之外耳無何帝禪位自號爲道君教主退

處太乙宮佚遊之興於是衰矣師師語姥曰吾母子嘻
嘻不知禍之將及姥曰然則奈何師師曰汝（一本作毋）第勿
與知唯我（一本作兒）所欲（一本欲下有是字）是時金人方
啓釁河北告急師師乃集前後所賜金錢呈牒開封尹
願入官助河北餉復賂迪等代請於上皇願棄家爲女
冠上皇許之賜北郭慈雲觀居之未幾金人破汴主帥
闥懶索師師云金主知其名必欲生得之乃索（一本作索）
之累日不得張邦昌等爲蹤迹之以獻金營師師罵曰
吾以賤妓蒙皇帝眷寧一死無他志若輩高爵厚祿朝
廷何負於汝乃事事爲斬滅宗社計今又北面事醜虜
冀得一當爲呈身之地吾豈作若輩羔鴈贄耶乃脫金
簪自刺其喉不死折而吞之乃死道君（一本君下有皇字）帝在
五國城知師師死狀猶不自禁其涕泣之汍瀾也
論曰李師師以娼妓下流猥蒙異數所謂處非其據矣
然觀其晚節烈烈有俠士風不可謂非庸中佼佼者也
道君奢侈無度卒召北轅之禍宜哉

李師師外傳終

附錄

道君北狩在五國城或在韓州凡有小小凶吉喪祭節
序北人必有賜賚一賜必要一謝表北人集成一帙刊
在榷場中傳寫四五十年士大夫皆有之余嘗見一本
更有李師師小傳同行於時
道君幸李師師家偶周邦彥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於
牀下道君自攜新橙一顆云江南初進來遂與師師謔
語邦彥悉聞之櫽括成少年遊云并刀如水吳鹽勝雪
纖手破新橙後云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
是少人行李師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作李師師奏云
周邦彥詞道君大怒坐朝宣諭蔡京云開封府有監稅
周邦彥者聞課額不登如何京尹不案發來蔡京罔知
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問續得復奏京尹至蔡
以御前聖旨諭之京尹云惟周邦彥課額增羨蔡云上
意如此只得遷就將上得旨周邦彥職事廢弛可日下
押出國門隔一二日道君復幸李師師家不見李師師
問其家知送周監稅道君方以邦彥出國門爲喜既至
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歸愁眉淚睫憔悴可掬道君大
怒云爾往那裏去李奏臣妾萬死知周邦彥得罪押出
國門略致一杯相別不知官家來道君問曾有詞否李
奏云有蘭陵王詞今柳陰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徧看
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詞爲官家壽曲終道君大
喜復召爲大晟樂正後官至大晟樂樂府待制邦彥以
詞行當時皆稱美成詞殊不知美成文筆大有可觀作
汴都賦如箋奏雜著皆是傑作可惜以詞掩其他文也
當時李師師家有二邦彥一周美成一李士美皆爲道
君狎客士美因而爲宰相吁君臣遇合於倡優下賤之

家國之安危治亂可想而知矣（貴耳集）

讀書敏求記云吳郡錢功甫祕冊藏有李師師小傳牧翁曾言懸百金購之而不獲見者偶聞邑中諸氏有此書急假錄一册文殊雅潔不類小說家言師師不第色藝冠當時觀其後慷慨捐生一節饒有烈丈夫概亦不幸陷身倡賤不得與墜崖斷臂之儔爭輝彤史也張端義貴耳集載有師師俠事二則傳文例舉其大故不載今併附錄於後又宣和遺事載有師師事亦與此傳不盡合可並參觀之琴六居士誌

李師師外傳校譌

一頁十行既位誤作即位○之餚誤原作餚之

四頁十四行行字誤原作件

五頁七行嚴昧誤原作嚴昧

李師師外傳續校

會稽鏡吾氏董金鑑輯

外傳一頁六行蹢當作蹄十八行葺字誤原作茸

三頁十一行吏字誤原作史

附補校

附錄一頁十二行尹京誤原作京尹

二頁十五行慣字誤原作櫃

綠珠傳

撰人不詳

綠珠傳

失名

綠珠者，姓梁，白州博白縣人也。州則南昌郡，古越地，秦象郡，漢合浦縣地。唐武德初，削平蕭銑，於此置南州，尋改為白州，取白江為名。州境有博白山、博白江、盤龍洞、房山、雙角山、大荒山。山上有池，池中有婢妾魚。綠珠生雙角山下，美而豔。越俗以珠為上寶，生女為珠娘，生男為珠兒。綠珠之字，由此而稱。晉石崇為交趾採訪使，以真珠三斛致之。崇有別廬在河南金谷澗，澗中有金水，自太白源來。崇即川阜製園館。綠珠吹笛，又善舞明君。（明君，昭君也。避晉文帝諱，改昭為明。）明君者，漢妃也。漢元帝時，匈奴單于入朝，詔王嬙配之，即昭君也。及將去，入辭，光彩射人，天子悔焉，重難改更。漢人憐其遠嫁，為作此歌。崇以此曲教之，而自製新歌曰：「我本良家子，將適單于庭。辭別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御流涕別，轅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涕泣霑珠纓。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延佇於穹廬，加我閼（於乾切）氏（音支）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陵辱，對之慚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屛營。昔為匣中玉，今為糞上英。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為情。」崇又製懊惱曲以贈綠珠。崇之美豔者千餘人，擇數十人妝飾一等，使同視之，不相分別。刻玉為倒龍佩，縈金為鳳凰釵，結袖繞楹而舞。欲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聽佩聲視釵色。佩聲輕者居前，釵色豔者居後，以為行次而進。趙王倫亂常，賊類孫秀使人求綠珠。崇方登涼觀，臨清水，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出侍婢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任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矣，然受命指索綠珠，不知孰是？」崇勃然曰：「吾所愛，不可得也。」秀因是譖倫族之。收兵忽至，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獲罪。」綠珠泣曰：「願效死於君前。」崇因止之，於是墜樓而死。崇棄東市。時人名其樓曰綠珠樓。樓在步庚里，近狄泉。狄泉在王城東。綠珠有弟子宋褘，有國色，善吹笛，後入晉明帝宮中。今白州有一派水，自雙角山出，合容州江，呼為綠珠江，亦猶歸州有昭君灘、昭君村、昭君場，吳有西施谷、脂粉塘，蓋取美人出處為名。又有綠珠井，在雙角山下。耆老傳云：汲此井飲者，誕女必多美麗。里閭有識者以美色無益於時，因以巨石鎮之。爾後雖有產女端妍者，而七竅四肢多不完具。異哉，山水之使然。昭君村生女，皆炙破其面，故白居易詩曰：「不取往者戒，恐貽來者冤。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瘢痕。」又以不完見而惜焉，牛僧孺周秦行紀云：夜宿薄太后廟，見戚夫人、王嬙、太真妃、潘淑妃，各賦詩言志。別有善笛女子，短鬟窄袖，長眉，貌甚美，與潘氏偕來。太后以接坐居之，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謂曰：「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妃養作妹。」太后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拜謝，作詩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空怨趙王倫。紅殘鈿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春。」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日誰人與伴？」綠珠曰：「石衛尉性嚴急，今有死不可及亂。」然事雖詭怪，聊以解頤。噫！石崇之敗，雖自綠珠始，亦其來有漸矣。崇常刺荊州，劫奪遠使，沈殺客商，以致巨富。又遺王愷鴆鳥，共為鴆毒之事。有此陰謀，加以每邀客宴集，令美人行酒，客飲不盡者，使黃門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於沈醉。至大將軍，故不飲，以觀其氣色，已斬三人。君子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崇心不義，舉動殺人，烏得無報也？非綠珠無以速石崇之誅，非石崇無以顯綠珠之名。綠珠之墜樓，侍兒之有貞節者也。比之於古，則有曰六出。六出者，王進賢侍兒也。進賢，晉愍太子妃，洛陽亂，石勒掠進賢渡孟津，欲妻之。進賢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女，胡羌小子，敢干我乎？」言畢投河。六出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又有竇姬者，武周時喬知之寵婢也，盛有姿色，特善歌舞。知之教讀書，善屬文，深所愛幸。時武承嗣驕貴，內宴酒酣，迫知之將金玉賭竇姬。知之不勝，便使人就家強載以歸。知之怨悔，作綠珠篇以敘其怨。詞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無復比，此日可愛得人情。君家閨閣未曾難，嘗持歌舞使人看。富貴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面傷紅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為君盡。」知之私屬承嗣家閽奴傳詩於竇姬。竇姬得詩悲泣，投井而死。承嗣令汲出，於衣中得詩，鞭殺閽奴，諷吏羅織知之，以至殺焉。悲夫！二子以愛姬示人，掇喪身之禍。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其此之謂乎！其後詩人題歌舞妓者，皆以綠

珠爲名庾肩吾曰南堂上客至新府皆絃撫自作明君辭遣教綠珠舞李元操云絳樹摇歌扇金谷舞筵開羅袖拂歸客留歡醉玉杯江總云綠珠含淚舞孫秀强相邀綠珠之沒已數百年矣詩人尚詠之不已其故何哉蓋一婢子不知書而能感主恩憤不顧身其志烈懍懍誠足使後人仰慕歌詠也至有享厚祿盜高位亡仁義之行褒反覆之情暮四朝三惟利是務節操反不若一婦人豈不愧哉今爲此傳非徒述美麗窒禍源且欲懲戒辜恩背義之類也季倫死後十日趙王倫敗左衛將軍趙泉斬孫秀於中書軍士趙駿剖秀心食之倫囚金墉城賜金屑酒倫慙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也飲金屑而卒皆夷家族南陽生曰此乃假天之報怨不然何以泉夷之立見乎

綠珠傳終

綠珠傳校勘記

綠珠傳一卷舊本無撰人名氏案馬氏經籍考題宋史官樂史撰宋人箸錄誤助亦載此傳而删節其半後有西樓北爲藏云云史館樂史尤精地理學故此傳推考山水爲詳又皆出於地志雜書者余謂綠珠一婢子耳能感主恩而奮不顧身是宜刊以風世云咸豐三年八月

仁和胡珽識

一頁二行粤字舊本作越按漢書作粤　六行粤字同上　八行別墅舊誤助作別墅　十三行製字誤作致一本　十六行於趣切舊誤作於趣切今訂

二頁三行一等撰誤作一處　八行數十一本作數百　九行麗矣一本作麗美○按索一本作止索　十三行王贓下一本有之字　十四行宋稗舊誤作宋碑　十六行而鬼谷誤助作西鬼谷造

三頁二行山水貞皎助作水土　四行僧儋當作僧爲　六行窣袖長帶一本作窣彩長帶

綠珠傳續校　會稽鈕吾氏董金鑑刊

四頁八行承字誤原作承緒當作贈

附備校

二頁十三行王贓下一本有之字見胡氏校記據加○以△

潤玉傳

撰人不詳

潤玉傳　說淵三十二　十七　別傳三

沈警字玄機吳興武康人也美風調善吟詠爲梁東宮常侍名著當時每公卿宴集必致驛邀之語曰玄機布席顛倒賓客其推重如此後荊楚陷没入周爲上柱國奉使秦隴途過張女郎廟行旅多以酒殺祈禱警獨酌水其祝詞曰酌彼寒泉水紅芳掇巖谷雖致之非遠而薦之略俗丹誠在此神其感錄既暮宿傳舍憑軒望月作鳳將雛含嬌曲其詞曰命嘯無人嘯含嬌何處嬌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又續爲歌曰靡靡春風至微微春露輕可惜關山月還城無月明吟畢聞簾外歎賞之聲復云閒宵豈虛擲山月豈無明音旨清婉頗異於常忽見一女子褰簾而入再拜云張女郎仲妹見使致意警異之乃具衣冠未離坐而二女已入謂警曰跋涉山川因勞動止警曰行役在途春宵多感聊因吟咏稍遣旅愁豈意女郎猥降仙駕願知伯仲二女郎相顧而笑之大女郎謂警曰妾是女郎妹適廬山夫人長男指小女郎云適衡山府君小子並以生日同覲大姊屬大姊今朝層城未旋山中幽寂良夜多懷輒欲奉屈無憚勞也遂攜手出門共登一輜軿車駕六馬馳空而行俄至一處朱樓飛閣備極煥麗令警止一水閣香氣自外入內簾幌多金縷翠羽綴以珠璣光照室內須臾二女郎自閣後乘羊車而至揖警就坐又具酒殺於是大女郎彈箜篌小女郎援琴爲數弄皆非人世所聞警嗟賞良久願請琴寫之小女郎笑謂警曰此是秦穆公周靈王太子神仙所制不願傳於人間警麤記數弄不復訪及酒酣大女郎歌曰人神相合兮後會難邂逅相遇兮暫爲歡星漢移兮夜將闌心未極兮且盤桓小女郎歌曰洞簫響兮風生流清夜闌兮管絃遒長相思兮衡山曲水斷絕兮秦隴頭又歌曰隴上雲車不復居湘川斑竹淚霑餘誰念衡山煙霧裏空看鴈足不傳書警乃歌曰義起曾歷許多年張碩凡得幾時憐何意今人不及昔暫來相見更無緣二女郎相顧流涕警亦下淚小女郎謂警曰蘭香姨智瓊姊亦常懷此恨矣警見二女郎歌詠極歡而未知密契所在警顧小女郎曰潤玉此人可念也良久大女郎命履與小女郎同出及門謂小女郎曰潤玉可便伴沈郎寢警欣感如不自得遂攜手入門已見小婢前施卧具小女郎執警手曰昔從二妃遊湘川見君於舜帝廟讀湘君碑比來相念頗切不謂今宵得諧宿願警亦備記此事執手款叙不能自已小婢麗質前致詞曰人神路隔別從會賒況姮娥妒人不肯留照織女無賴已復斜河寸陰幾時何勞煩語遂掩戶就寢備極歡昵將曉小女郎起謂警曰人神事殊無宜于晝大姊已在門首警於是抱持致於膝上共叙離情須臾大女郎卽復至前相對流涕不能自勝復置酒警歌曰正值行人心不平那宜萬里阻關情只今隴上分流水更泛從來嗚咽聲警乃贈小女郎指環小女郎贈警金合歡結歌曰心纓千萬結纓結幾千回結怨無窮極結心終不開大女郎贈警瑶鏡子歌曰憶昔窺寶鏡相望看明月彼此俱照人莫令光影滅贈答極多不能備

記龘憶數首而已遂相與出門復駕輜軿車送至于廟乃執手嗚咽而別及至館懷中探得寶鏡金縷結良久乃言於主人夜而失所時同侶咸恠警夜有異香警後使回至廟中於神座後得一碧𢦤乃是小女郎與秋香書備叙離恨書末篇云飛書達沆郎今已到衙陽若存金石契風月兩相望從此遂絕矣

潤玉傳終

柳參軍傳

撰人不詳

柳參軍傳　　說淵五十一　別傳五十一

華州柳參軍名族之子寡慾早孤無兄弟罷官于長安閒遊上巳日於曲江見一車子飾以金碧從一青衣殊亦俊雅已而翠簾徐褰見摻手如玉指畫青衣令摘芙蓉女容色絕代斜睨柳生良久生鞭馬從之即見車入永崇里柳生知其大姓崔氏女亦有母青衣字輕紅柳生不甚貧多方賂輕紅竟不之受他日崔氏女病其舅執金吾王因候其妹且告曰請爲子納焉崔氏不樂其母不敢違兄之命女曰願得嫁前時柳生足矣必不允以某與外兄終恐不生全其母念女深乃命輕紅於薦福寺僧道省院達意柳生爲輕紅所誘又悅輕紅輕紅大怒曰君性正麤奈何小娘子如此待于君某一微賤便忘前好欲保歲寒其可得乎某且以足下事白小娘子柳生再拜謝不敏始曰夫人惜小娘子情切今小娘子不樂適王家夫人是以偷成婚約君可三兩日就禮事柳生極喜備數百十財禮期日結婚後五日柳挈妻與輕紅于金城里居及旬月金吾到永從其母王氏泣云吾夫亡子女孤露被姪不待禮會强竊女去矣兄豈無教訓之道金吾大怒歸笞其子數十密令捕訪彌年無獲無何王氏殂柳生挈妻與輕紅自金城里赴喪金吾之子既見遂告父父擒柳生生云某于外姑王氏處納采娶妻非越禮私誘也家人大小皆熟知之王氏既殁無所明遂訟于官公斷王家先下財禮合歸于王金吾子常悅表妹亦不怨前橫也經數年輕紅竟潔已處焉金吾又亡移其宅于崇義里崔氏不樂事外兄乃使輕紅訪柳生所在時柳生尚居金城里崔氏又使輕紅與柳生爲期兼賫看圃豎令積糞堆與宅垣齊崔氏女遂與輕紅躡之同詣柳生柳生驚喜又不出城只遷群賢里後本夫終尋崔氏女知群賢里住復興訟奪之王生情深崔氏萬途求免託以體孕又不責而納焉柳生長流江陵二年崔氏與輕紅相繼殂王生送喪哀慟之禮至矣輕紅亦葬于崔氏墳側柳生江陵閒居春二月繁花滿庭追念崔氏凝想形影且不知存亡忽聞叩門甚急俄見輕紅抱粧奩而進乃曰小娘子且至聞似車馬之聲比崔氏入門更無他見柳生與崔氏叙契闊悲歡之甚問其由則曰某已與王生訣自此可以同穴矣人生意專必果夙願因言曰某少習樂箜篌頗有功柳生即時置箜篌調弄絕妙二年間可謂盡平生矣無何王生舊使蒼頭過柳生門忽見輕紅驚不知其所以又疑人有相似者未敢遽言問閭里又流人柳參軍彌怪更伺之輕紅知是王生家人亦具言于柳生匿之蒼頭却還城具言于王生生聞之命駕千里而來既至柳生門於隙窺之正見柳生坦腹於臨軒榻上崔氏女新粧輕紅捧鏡于側崔氏匀鉛黃未竟王生門外極叫輕紅鏡墜地有聲如磬崔氏與王生無憾遂入柳生驚亦待如賓禮俄又失崔氏所在柳生與王氏言事二人相看不喻大異之相與造長安發崔氏所葬驗之即江陵所施鉛黃如新衣服肌肉且無損敗輕紅亦然柳與王相誓却葬之二人入終南訪道遂不返

柳參軍傳終

少室仙姝傳

撰人不詳

少室仙姝傳　說郛十四　卷十四　別傳

寶曆中有封陟孝廉者居于少室貌態潔朗性頗貞端志在典墳僻於林藪探義而星歸腐草閱經而月墜幽窗矻矻孜孜俾夜作晝無非搜索隱奧未嘗縱慆日時也書堂之畔景像可窺泉石清寒桂蘭雅淡戲猱每竊其庭果唳鶴頻棲於澗松虎嶺時吟猿狖晝闃煙鎖篔簹之翠節露滋躑躅之紅葩薜蔓衣墻苔茸毯砌時夜將午忽飄異香酷烈漸布於庭際俄有輜軿自空而降畫輪軋軋直湊簷楹覩一仙姝侍從華麗玉珮敲磬羅裙曳雲體欺皓雪之容光臉奪芙蕖之濯豔正容斂衽而揖陟曰某籍本上仙謫居下界或遊人間五岳或止海面三峯月到瑤階愁莫聽其鳳管虫吟粉壁恨不寐於鸞衾燕浪語而徘徊鶯虛歌而縹緲寶瑟休泛虬觥懶斟紅杏豔枝激含嚬於綺殿碧桃芳萼引凝睇於瓊樓既厭曉粧漸融春思伏見郎君坤儀濬潔襟量端明學聚流螢文含隱豹所以慕其貞朴愛以孤標特謁光容願持箕帚又不知郎君雅旨如何陟攝衣朗燭正色而坐言曰某家本貞廉性唯孤介貪古人之糟粕究前聖之指歸編柳苦辛然糠幽暗布被糲食燒蒿茹藜但自困窮終不斯濫必不敢當神仙降顧斷意如此幸早迴車姝曰某乍造門墻未申繾追輒有詩一章奉留復七日更來詩曰謫居蓬島別瑤池春媚煙花有所思爲愛君心能潔白願操箕帚奉屏幃陟覽之若不聞雲軿既去窗戶遺芳然陟心中不可轉也後七日夜姝又至騎從如前時麗容潔服豔媚巧言又白陟曰某以業緣遽縈魔障欻起蓬山瀛島繡帳錦宮恨起紅茵愁生翠被難窺舞蝶於芳草每妬流鶯於綺叢靡不雙飛俱能對跱自矜孤寢轉憎空閨秋却銀釭但凝眸於片月春尋瓊圃空杼思於殘花所以激切前時布露丹懇幸垂采納無阻精誠又不知郎君意竟如何陟又正色而言曰某身居山藪志已顓蒙不識鉛華豈

知女色幸垂速去無相見尤姝曰願不貯其深疑幸望容其陋質輒更有詩一章後七日復來詩曰弄玉有夫皆得道劉剛兼室盡登仙君能仔細窺朝露須逐雲車拜洞天陟覽之又不過意後七日夜姝又至態柔容冶靚衣明眸又言曰逝波難駐西日易頹花木不停薤露非久輕漚泛水只得逡巡微燭當風莫過瞬息虛爭意氣能得幾時恃賴韶顏須臾槁木所以君誇容鬢尚未凋零固止綺羅貪窮典籍及其衰老何以任持我有還丹頗能駐命許其依託必寫襟懷能遣君壽例三松瞳芳兩目仙山靈府任意追遊莫種槿花使朝晨而騁豔休敲石火尚昏晝而流光陟乃怒目而言曰我居書齋不欺暗室下惠爲證叔子爲師是何妖精苦相凌逼心如鐵石無更多言儻若遲迴必當窘辱侍衛諫曰小娘子迴車此木偶人不足與語況窮薄當爲下鬼豈神仙配偶耶姝長吁曰我所以懇者爲是青牛道士之苗裔況此時一失又須曠居六百年不是細事於戲此子大是忍人又留詩曰蕭郎不顧鳳樓人雲濇迴車淚臉新愁想蓬瀛歸去路難窺舊苑碧桃春輜軿出戶珠翠響空冷冷簫笙杳

杳雲路然陟意不易後三年陟染疾而終
爲太山所追束以巨鏁使者驅之欲至幽
府忽遇神仙騎從淸道甚嚴使者躬身於
路左曰上元夫人遊太山耳俄有仙騎召
使者與囚俱來陟至彼仰窺乃昔日求偶
仙姝也但左右弹指悲嗟仙姝遂索追狀
曰不能於此人無情遂索大筆判曰封陟
性雖執迷操惟堅潔實由朴戇難責風情
宜更延一紀左右令陟跪謝使者遂解去
鐵鏁曰仙官已釋則幽府無敢追攝使者
却引歸良久蘇息後追悔昔日之事慟哭
自咎而已

少室仙姝傳終

板橋雜記序

或問余曰。板橋雜記。何爲而作也。余應之曰。有爲而作也。或者又曰。一代之興衰。千秋之感慨。其可歌可錄者何限。而子惟狹邪之是述。豔冶之是傳。不已荒乎。余乃听然而笑曰。此即一代之興衰。千秋之感慨所繫也。金陵、古稱佳麗之地。衣冠文物。盛於江南。文采風流。甲於海內。白下青谿。桃葉團扇。其爲豔冶也多矣。洪武初年。建十六樓。以處官妓。淡煙輕粉。重譯來賓。稱一時之盛事。自時厥後。或廢或存。迨至百年之久。而古蹟寖湮。存者惟南市、珠市、及舊院而已。南市者。卑屑所居。珠市者。間有殊色。若舊院。則南曲名姬。上廳行首。皆在焉。余生也晚。不及見南部之煙花。宜春之子弟。而猶幸少長承平之世。偶爲北里之遊。長板橋邊。一吟一詠。顧盼自雄。所作歌詩。傳誦諸姬之口。楚潤相看。態娟互引。余亦自詡爲平安杜書記也。鼎革以來。時移物換。十年舊夢。依約揚州。一片歡場。鞠爲茂草。紅牙碧串。妙舞清歌。不可得而聞也。洞房綺疏。湘簾繡幕。不可得而見也。名花瑤草。錦瑟犀毗。不可得而賞也。間亦過之。蒿藜滿眼。樓館劫灰。美人塵土。盛衰感慨。豈復有過此者乎。鬱志未伸。俄逢喪亂。靜思陳事。返念無因。聊記見聞。用編汗簡。效東京夢華之錄。標崖公蜆斗之名。豈徒狹邪之是述。豔冶之是傳也哉。客躍然而起曰。如此、則不可以不記。於是作板橋雜記。

題板橋雜記

余子曼翁。以所著板橋雜記示予爲序。予翻閱之。大抵北里志、平康記之流。南部煙花。宛然在目。見者靡不豔之。然未及百年。美人黃土矣。回首夢華。可勝慨哉。或曰。曼翁少年。近于青樓薄倖。老來弄墨。興復不淺。子方洗心學道。何爲案頭著阿堵物。予笑曰。昔明道眼前有妓。心中無妓。伊川眼前無妓。心中有妓。以定二程優劣。今曼翁紙上有妓。而曼翁筆下故無妓也。何傷乎一序之。長洲尤侗。

板橋雜記上卷

明　江甯余懷著

雅游

金陵、爲帝王建都之地。公侯戚畹。甲第連雲。宗室王孫。翩翩裘馬。以及烏衣子弟。湖海賓游。靡不挾彈吹簫。經過趙李。每開筵宴。則傳呼樂籍。羅綺芬芳。行酒糾觴。留髡送客。酒闌棋罷。墮珥遺簪。眞欲界之仙都。升平之樂國也。

舊院、人稱曲中。前門對武定橋。後門在鈔庫街。妓家鱗次。比屋而居。屋宇精潔。花木蕭疏。迥非塵境。到門、則銅環半啓。珠箔低垂。升階、則猧兒吠客。鸚哥喚茶。登堂、則假母肅迎。分賓抗禮。進軒、則丫鬟畢妝。捧娘而出。坐久、則水陸備至。絲竹競陳。定情、則目挑心招。綢繆宛轉。紈袴少年。繡腸才子。無不魂迷色陣。氣盡雄風矣。妓家僕婢稱之曰娘。外人呼之曰小娘。假母稱之曰娘兒。有客稱客曰姐夫。客稱假母曰外婆。

樂戶、統於教坊司。司有一官以主之。有衙署。有公座。有人役刑杖籤牌之類。有冠有帶。但見客則不敢拱揖耳。

妓家各分門戶。爭妍獻媚。鬬勝誇奇。凌晨、則卯飲淫淫。蘭湯灩灩。衣香一室。停午、乃蘭花茉莉。沈水甲煎。馨聞數里。入夜而擫笛搊箏。梨園搬演。聲徹九霄。李卞爲首。沙顧次之。鄭頓崔馬。又其次也。

長板橋在院牆外數十步。曠遠芊綿。水煙凝碧。迴光鷲峯兩寺夾之。中山東花園亘其前。秦淮朱雀桁遶

其後。洵可娛目賞心。漱滌塵襟。每當夜涼人定。風淸月朗。名士傾城。簪花約鬢。攜手閒行。憑欄徙倚。忽遇彼姝。笑言宴宴。此吹洞簫。彼度妙曲。萬籟皆寂。遊魚出聽。洵太平盛事也。

秦淮燈船之盛。天下所無。兩岸河房。雕欄畫檻。綺窗絲障。十里珠簾。客稱既醉。主曰未歸。遊楫往來。指目曰。某名姬在某河房。以得魁首者爲勝。薄暮須臾。燈船畢集。火龍蜿蜒。光耀天地。揚槌擊鼓。蹋頓波心。自聚寶門水關。至通濟門水關。喧闐達旦。桃葉渡口、爭渡者喧聲不絕。余作秦淮燈船曲、中有云。遙指鍾山樹色開。六朝芳草向瓊臺。一圍燈火從天降。萬片珊瑚駕海來。又云。夢裏春紅十丈長。隔簾偷襲海南香。西霞飛出銅龍館。幾隊蛾眉一樣妝。又云。神絃仙管玻璃杯。火龍蜿蜒波崔嵬。雲連金闕天門迥。星鋪銀城雪窖開。皆實錄也。嗟乎。可復見乎。

教坊梨園。單傳法部。乃威武南巡所遺也。然名妓仙娃。深以登場演劇爲恥。若知音密席。推奬再三。强而後可。歌喉扇影。一座盡傾。主之者大增氣色。纏頭助采。遽加十倍。至頓老琵琶。妥娘詞曲。則祗應天上。難得人間矣。

裙屐少年。油頭半臂。至日亭午。則提籃挈榼。高聲唱賣逼汗草、茉莉花。嬌婢捲簾。攤錢爭買。捉腕捺胸。紛紜笑謔。頃之、烏雲堆雪。竟體芳香矣。蓋此花、苞於日中。開於枕上。眞媚夜之淫葩。殢人之妖草也。建蘭、則大雅不羣。宜於紗櫥文榭。與佛手木瓜。同其靜好。酒兵茗戰之餘。微聞薌澤。所謂王者之香。湘君之佩。豈淫葩妖草。所可比綴乎。

南曲、衣裳妝束。四方取以爲式。大約以淡雅樸素爲主。不以鮮華綺麗爲工也。初破瓜者。謂之梳櫳。已成人者。謂之上頭。衣衫皆客爲之措辦。巧樣新裁。出於假母。以其餘、特自取用之。故假母雖年高。亦盛妝豔服。光彩動人。衫之短長。袖之大小。隨時變易。見者謂是時世妝也。

曲中女郎。多親生之女。故憐惜倍至。遇有佳客。任其留連。不計錢鈔。其傖父大賈。拒絕勿與通。亦不顧也。從良落籍。屬於祠部。親母則取費不多。假母則勒索高價。諺所謂娘兒愛俏。鴇兒愛鈔者。蓋爲假母言之也。

舊院、與貢院遙對。僅隔一河。原爲才子佳人而設。逢秋風桂子之年。四方應試者畢集。結駟連騎。選色徵歌。轉車子之喉。按陽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迴舟之一水皆香。或邀旬日之歡。或訂百年之約。蒲桃架下。戲擲金錢。芍藥欄邊。閒拋玉馬。此平康之盛事。乃文戰之外篇。迨夫士也色荒。女兮情倦。忽裘敝而金盡。亦逐歡寡而愁殷。雖設誓者之恆情。實冶遊者所深戒也。青樓薄倖。彼何人哉。

曲中市肆。精潔殊常。香囊雲舄。名酒佳茶。餳糖小菜。簫管琴瑟。並皆上品。外間人買者。不惜貴價。女郎贈遺。都無俗物。正李仙源十六樓集句詩中所云。市聲春浩浩。樹色曉蒼蒼。飲伴更相送。歸軒錦繡香者是也。

虞山錢牧齋、金陵雜題絕句中有數首。淡粉輕煙佳麗名。開天營建記都城。而今也入煙花部。燈火樊樓似汴京。一夜紅箋許定情。十年南部早知名。舊時小院湘簾下。猶記鸚歌喚客聲。（舊院馬二娘・字嬌采・）惜別留歡恨

馬蹤。勾闌月白夜忘歸。不知何與汪三事。趣我儂娛伴我歸。別樣風懷另酒腸。伴他薄倖耐他狂。天公要斷煙花種。醉殺揚州蕭伯梁。頓老琵琶舊典型。檀槽生澀響零丁。南巡法曲誰人問。頭白周郎掩淚聽。粘與詩附馬湘蘭。頓老琵琶·總佐曲新詩壓教功。褸衣垂白感湖湘。閒開閨集教孫女。身是前朝鄭妥娘。鄭女史。小名妥娘。詩列朝詩選閨集中。新城王阮亭、秦淮雜詩中有二首云。舊院風流數頓楊。梨園往事淚沾裳。樽前白髮談天寶。零落人間脫十娘。佐事南朝劇可憐。至今風俗鬬嬋娟。秦淮絲肉中宵發。玉律拋殘翠翠鈿。以上皆傷今弔古、感慨流連之作。可佐南曲談資者。錄之以當哀絲急管。黃濟翁云。解作江南斷腸句。世間惟有賀方回。倘遇旗亭歌者。不能不悲饒也。

板橋雜記中卷

麗品

余生萬曆末年。其與四方賓客交遊。及入范大司馬蓮花幕中。爲平安書記者。乃在崇禎庚辛以後。曲中諸兒。如朱斗兒、徐翩翩、馬湘蘭。皆不得而見之矣。則據余所見。而編次之。或品藻其色藝。或僅記其姓名。亦足以徵江左之風流。存六朝之金粉也。昔宋徽宗在五國城。猶爲李師師立傳。蓋恐佳人之湮沒不傳。作此情痴狡獪耳。風乍起。吹縐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彼美人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君子兮。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尹春、字子春。姿態不甚麗。而舉止風韻。綽似大家。性格溫和。談詞爽雅。無抹脂鄣袖習氣。專工戲劇排場。兼擅生旦。余遇之遲暮之年。延之至家。演荊釵記。扮王十朋。至見娘祭江二齣。悲壯淋漓。聲淚俱迸。一座盡傾。老梨園自歎弗及。余曰。此許和子永新歌也。誰爲韋青將軍者乎。因贈之以詩曰。紅紅記曲采春歌。我亦聞歌喚奈何。誰唱江南斷腸句。青衫白髮影婆娑。春亦得詩而泣。後不知其所終。嗣有尹文者。色豔而姣。逸飛揚。顧盼自喜。頗超於流輩。太平張維。則寵之。惟其所欲。甚歡。欲置爲側室。文未之許。嗣友人強之。文笑曰。是不難。嫁彼三年。斷送之矣。卒歸張。未幾文死。張後十數年乃亡。仕至監司。負才華任俠。輕財結客。磊落人也。

李十娘。名湘眞、字雪衣。在母腹中。聞琴歌聲。則勃勃欲動。生而娉婷娟好。肌膚玉雪。既含睇兮又宜笑。殆閑情賦所云。獨曠世而秀羣者也。性嗜潔。能鼓琴清歌。略涉文墨。愛文人才士。所居曲房密室。帷帳尊彝。楚楚有致。中構長軒。軒左、種老梅一樹。花時香雪霏拂几榻。軒右、種梧桐二株。巨竹十數竿。晨夕洗桐拭竹。翠色可餐。入其室者。疑非塵境。余每有同人詩文之會。必至其家。每客用一精婢侍硯席。磨隃麋。爇都梁。供茗果。暮則合樂酒宴。盡歡而散。然賓主秩然。不及於亂。於時流寇訌江。名士渡江。僑金陵者甚衆。莫不豔羨李十娘也。十娘愈自閉匿。稱善病。不妝飾。謝賓客。阿母憐惜之。順適其意。婉語遜詞。絕勿與通。惟二三知己、則恢情自接。嬉怡忘倦矣。後易名貞美。刻一印章曰。李十貞美之印。余戲之曰。美則有之。貞則未也。十娘泣曰。君知兒者。何出此言。兒雖風塵賤質。然非好淫蕩檢者流。如夏姬河間婦也。苟兒心之所好。雖相莊如賓。情與之洽也。非兒心之所好。雖勉同枕席。不與之合也。兒之不貞。命也如何。言已。泣下沾襟。余斂容謝之曰。吾失言。吾過矣。十娘有兒女曰媚姐。十三纔有餘。白皙髮覆額。眉目如畫。余心愛之。媚亦知余愛。嬌啼婉轉。作掌中舞。十娘曰。吾當爲汝媒。歲壬午。入棘闈。媚日以金錢投瓊。卜余中否。及榜發。落第。余乃憤鬱成疾。避棲霞山寺。經年不相聞矣。鼎革後。泰州刺史陳澹仙寓叢桂園。擁一姬。曰姓李。余披帷見之。媚也。各黯然掩袂。問十娘。曰。從良矣。問其居。曰。在秦淮水閣。問其家。曰。已廢爲菜圃。問其老梅與梧竹、無恙乎。曰。已摧爲薪矣。問阿母尚存乎。曰。死矣。因贈以詩曰。流落江湖已十年。雲鬟猶卜舊金錢。雪衣飛去仙哥老。休抱琵琶過別船。

葛嫩、字蕊芳。余與桐城孫克咸交最善。克咸名臨。負文武才略。倚馬千言立就。能開五石弓。善左右射。短小精悍。自號飛將軍。欲投筆磨盾。封狼居胥。又別字曰武公。然好狹邪遊。縱酒高歌。其天性也。先昵珠市妓王月。月爲勢家奪去。抑鬱不自聊。與余閒坐李十娘家。十娘盛稱葛嫩才藝無雙。即往訪之。闌入臥室。値嫩梳頭。長髮委地。雙腕如藕。面色微黃。眉如遠山。瞳人點漆。教請坐。克咸曰。此溫柔鄉也。吾老是鄉矣。是夕定情。一月不出。後竟納之閒房。甲申之變。移家雲間。間道入閩。授監中丞楊文驄軍事。兵敗被執。并縛嫩。主將欲犯之。嫩大罵。嚼舌碎。含血噀其面。將手刃之。克咸見嫩抗節死。乃大笑曰。孫三今日登仙矣。亦被殺。中丞父子三人同日殉難。

李大娘、一名小大。字宛君。性豪侈。女子也而有鬚眉丈夫之氣。所居臺榭庭室。極其華麗。侍兒曳羅縠者十餘人。置酒高會。則合彈琵琶箏瑟。或狎客沈元、張卯、張魁、數輩。吹洞簫。唱時曲。酒半、打十番鼓。曜靈西匿。繼以華燈。羅綺從風。不知喔喔雞鳴。東方既白矣。大娘曰。世有遊閒公子、聰俊兒郎。至吾家者。未有不蕩志迷魂、沒溺不返者也。然吾亦自逞豪奢。豈效齷齪倚門市娼。與人較錢帛哉。以此得俠妓聲於莫愁桃葉間。後歸新安吳天行。天行鉅富。貲產百萬。體羸善病。後房麗姝甚衆。疲於奔命。大娘鬱鬱不樂。與所歡胥生者。賂僕婢通音耗。漸托疾、屬胥生能醫。生得入見大娘。大娘以金珠銀貝、納藥籠中以出。與生訂終身約。後天行死。卒歸胥生。胥生本貧士。家徒四壁立。獲吳氏貲。漸殷富。與大娘飲酒食肉相娛樂。教女妓數人歌舞。生復以樂死。大娘老矣。流落闤闠。仍以教女娃歌舞爲活。余猶及見之。徐娘雖老。尚有風

情話念舊遊，濟焉出涕，與如華清宮女，說開元天寶遺事也。昔杜牧之於洛陽城東，重睹張好好，感舊傷懷，題詩以贈，末云：「朋遊今在否？落拓更能無？門館慟哭後，水雲秋景初。斜日挂衰柳，涼風出座隅。灑盡滿襟淚，短歌聊一書。」正為今日而設。余即出素扇以貽之，大娘捧扇而泣，或據牀以哦，哀動鄰壁。

顧媚，字眉生，又名眉，莊妍靚雅，風度超羣，鬢髮如雲，桃花滿面，弓彎纖小，腰支輕亞。通文史，善畫蘭，追步馬守真，而姿容勝之，時人推為南曲第一。家有眉樓，綺窗繡簾，牙籤玉軸，堆列几案；瑤琴錦瑟，陳設左右，香煙繚繞，檐馬丁當。余常戲之曰：「此非眉樓，乃迷樓也。」人遂以迷樓稱之。當是時，江南侈靡，文酒之宴，紅妝與烏巾紫裘相間，座無眉娘不樂，而尤艷顧家廚食品，差擬郇公、李太尉，以故設筵眉樓者無虛日。然艷之者雖多，妒之者亦不少。適浙東一傖父，與一詞客爭寵，合江右某孝廉互謀，使酒罵座，訟之儀司，誣以盜匿金犀酒器，意在逮辱眉娘也。余時義憤填膺，作檄討罪，有云：「某某本非風流佳客，謬稱浪子端王。以文鴛彩鳳之區，排封豕長蛇之陣；用誘秦誆楚之計，作摧蘭折玉之謀。種夙世之孽冤，結一時之風景。」云云。傖父之叔為南少司馬，見檄斥傖父東歸，訟乃解。眉娘甚德余，於桐城方瞿菴堂中顯遊場演劇為余壽。從此摧幢息機，矢脫風塵矣。未幾，歸合肥龔尚書芝麓。尚書雄豪蓋代，視金玉如泥沙糞土，得眉娘佐之，益輕財好俠，才下士，名譽盛於往時。客有求尚書詩文及乞畫蘭者，縑箋動盈篋笥，畫款所書「橫波夫人」者也。歲丁酉，尚書挈夫人重遊金陵，寓市隱園中林堂。值夫人生辰，張燈開宴，請召賓客數十百輩，命老梨園郭長春等演劇，酒客丁繼之、張燕筑及二王郎（中翰王式之、水部王恒之）串王母瑤池宴。夫人垂珠簾，召舊日同居南曲呼姊妹行者與燕，李六娘、十娘、王節娘皆在焉。時尚書門人楚嚴某，赴浙監司任，逗留居樓下，袒長跽，捧卮稱賤子上壽，坐者皆離席伏，夫人欣然為罄三爵，尚書意甚得也。余與吳園次、鄧孝威作長歌紀其事。嗣後還京師，以病死，斂時現老僧相，弔者車數百乘，備極哀榮。改姓徐氏，世又稱徐夫人。尚書有白門柳傳奇行于世。　顧眉生既屬龔芝麓，百計求嗣，而卒無子，甚至雕異香木為男，四肢俱動，錦綳繡褓，顧乳母開懷哺之，保母褰襟作便溺狀，內外通稱小相公，龔亦不之禁也。時龔以奉常寓湖上，杭人目為人妖。後龔竟以顧為亞妻。元配童氏，明兩封孺人，龔入仕本朝，歷官大宗伯，童夫人高尚，居合肥，不肯隨宦京師，且曰：「我經兩受明封，以後本朝恩典，讓顧太太可也。」顧遂專寵受封。嗚呼！童夫人賢節過鬚眉男子多矣。

董白，字小宛，一字青蓮，天姿巧慧，容貌娟妍。七八歲時，阿母教以書翰，輒了了。少長，顧影自憐，針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性愛閒靜，遇幽林遠澗，片石孤雲，則戀戀不忍捨去。至男女雜坐，歌吹喧闐，心厭色沮，意弗屑也。慕吳門山水，徙居半塘，小築河濱，竹籬茆舍。經其戶者，則時聞詠詩聲，或鼓琴聲，皆曰：「此中有人。」已而扁舟遊西子湖，登黃山，禮白嶽，仍歸吳門，喪母抱病，僦居以栖，隨如皋冒辟疆過惠山，歷澄江荊溪，抵京口，陟金山絕頂，觀大江競渡以歸。後卒為辟疆側室，事辟疆九年，年二十七，以勞瘁死。辟疆作影梅菴憶語二千四百言哭之。同人哀辭甚多，惟吳梅村宮尹十絕可傳小宛也。其四首云：「珍珠無價玉無瑕，小字貪看問妾家；尋到白隄呼出見，月明殘雪映梅花。」又云：「念家山破定風波，郎按新詞妾按歌，恨

殺南朝阮司馬，累儂夫婿病愁多。」又云：「亂梳雲髻下妝樓，盡室蒼黃過渡頭；鈿合金釵渾拋卻，高家兵馬在揚州。」又云：「江城細雨碧桃村，寒食東風杜宇魂；欲弔薛濤憐夢斷，墓門深更阻侯門。」

卞賽，一曰賽賽，後為女道士，自稱玉京道人。知書，工小楷，善畫蘭，鼓琴。喜作風枝娟娜，一落筆，畫十餘紙。年十八，遊吳門，居虎邱，湘簾棐几，地無纖塵。見客初不甚酬對，若遇佳賓，則諧謔間作，談詞如雲，一座傾倒。寄跡秦淮，遇亂，後遊吳門，吳梅村學士作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贈之，所云「昨夜城頭吹篳篥，教坊也被傳呼急。碧玉班中怕點留，樂營門外盧家泣。私更妝束出江邊，恰遇丹陽下渚船。翦就黃絁貪入道，攜來綠綺訴嬋娟」者，正此時也。在吳，作道人裝，然亦間有所主。侍兒柔柔，承奉硯席如弟子，指揮如意，亦靜好女子也。踰兩年，渡浙江，歸於東中一諸侯，不得意，進柔柔奉之，乞身下髮，復歸吳。依良醫鄭保御，築別館以居。長齋繡佛，持戒律甚嚴，刺舌血，書法華經以報保御。又十餘年而卒，葬於惠山祇陀菴錦樹林。

玉京有妹曰敏，頎而白，如玉肪，風情綽約，人見之，如立水晶屏也。亦善畫蘭鼓琴，對客為鼓一再行，即推琴斂手，面發赬，乞畫蘭，亦止寫筱竹枝蘭草二三朵，不似玉京之縱橫枝葉，淋漓墨瀋也。然一以多見長，一以少為貴，各極其妙，識者幷珍之。攜來吳門，一時爭艷，戶外屨恆滿，乃心厭市囂，歸申進士維久。維久宰相孫，性豪舉，好賓客，詩文名海內，海內賢豪多與之遊，得敏，益自喜，為閨中良友。亡何，維久病且殁，家中替，後嫁一貴官潁川氏，三年病死。

范珏，字雙玉，靜廉寡所嗜好，一切衣飾歌管、艷靡紛華之物，皆屏棄之，惟閉戶焚香，瀹茗相對，藥爐經卷而已。性喜畫山水，摹倣大痴顧寶幢，枯枒老樹，遠山絕澗，筆墨間有天然氣韻，婦人中范華原也。

頓文，字小文，琵琶頓老孫女也。性聰慧，略識字義，唐詩皆能上口，授以琵琶，布指護索，然意弗屑，不肯竟學。學鼓琴，雅歌三疊，清冷冷然，神與之浹。故又字曰琴心。云琴心生於亂世，頓老賴以存活，不能早脫樂籍，竄處青溪里巷門，寂寥風月淒涼，遂為健兒傖父所阨，最後為李姓者挾持，牽連入獄，雖緣情得保，猶守以牛頭阿旁也。後有王生者，挽合居間，贖救俾往，扮之風塵，贇贇可憐，猶援琴而鼓別鳳離鸞之曲，如猿吟鶴唳，不忍聞也。余既內傷許公，為其門生，直指使者，繼之後遂放居吳郡。王子其長主張燕筑家，與琴心比鄰而居，相慕悅。王子故輕俠，傾金錢贖其負，將攜歸，質別室，突遘奇禍，收者至，見琴心，詫曰：「此真禍水也！」惆其非辜，驅之去，獨捕王子。王子被戮，琴心逸，後終歸匪人。嗟乎！佳人命薄，若琴心者，其尤哉！其尤哉！

沙才，美而豔，豐而逸，竹棋皆嫻，天生尤物也。善弈棋，吹簫、度曲，長而姣容，留仙裙，石華廣袖，衣被燦然。後攜其妹曰嫩者，遊吳郡，卜居半塘，一時名噪，人皆以二趙、二喬目之。惜也才以瘵殁，嫩以半面嫁吒利，鬱鬱死。

馬嬌，字婉容，姿首清麗，濯濯如春月柳，灩灩如出水芙蓉，真不愧嬌之一字也。知音識曲，妙合宮商，老技師推為獨步。然終以誤墮煙花為恨，思擇人而事，不敢以身許人，卒歸貴陽楊龍友。龍友名文驄，以詩畫擅名，華亭董文敏亟賞之。先是閩中鄭遊僕有二姬，一曰李陀那，一曰珠玉耶，聖僕殁，龍友得玉耶，幷得

其所蓄書畫瓶硏几杖諸玩好古器。復擁婉容。終日摩挲笑語爲樂。甲申之變。貴陽馬士英。册立宏光帝。自爲首輔，援引閹兒阮大鋮。攜黨煽權。擾亂天下。以致五月出奔，都城百姓。焚燒馬阮居第。以龍友鄉戚有連。亦被焚炬、頃刻灰燼。時龍友巡撫蘇松。盡室以行。玉耶亦殉。婉容莫知所終。龍友父子殉難閩嶠。嫵遺種也。猶存老女、出歸金陵。依家僕以終天年。婉容有妹曰嫩。亦著名。又有小馬嫩者。輕盈飄逸。自命風流。眞州鹽賈用千金購得。奉懷陽陳公子。公子暱之。未久。并奩具贈豫章陳伯璣。生一子一女。如王子敬之有桃根也。

顧喜、一名小喜。性情豪爽。體態豐華。趺不纖妍。人稱爲顧大腳。又謂之肉屏風。然其邁往不屑之韻。凌霄拔俗之姿。則非籬壁間物也。當之者。似李陵提步卒五千人。抵鞮汗山、入峽谷。往往敗北生降矣。漢武帝悼李夫人賦有云。佳俠含光。余謂四字頗其宜。亂後。不知從何人以去。或曰。歸一公侯子弟云。

米小大、顧著美名。余未之見。然聞其纖妍俏潔。涉獵文藝。粉搯墨痕。縱橫縹帙。是李易安之流也。歸昭陽李太僕。太僕遇禍家滅。

王小大、生而韶秀。爲人圓滑便捷。善周旋。廣筵長席。人勸一觴。皆膝席歡受。又工于酒糾觥錄事。無毫髮謬誤。能爲酒客解紛釋怨。時人謂之和氣湯。揚州顧爾邁字不盈。鎭遠侯介弟也。挾戚里之富。往來平康。悅小大。貯之河庭。時時召客大飮。效陳孟公、高季武、授女將軍酒正印。左右指麾。客皆極飮沾醉。有醉而逸者。鎖門脫履臥地上。至日中乃醒。時吳橋范文貞公官南大司馬。不盈爲捍客出入轅戟。有古任俠風。書畫與鄭超宗齊名。

張元、淸瘦輕佻。臨風飄舉。齒少長。在少年場中。纖腰踽步。亦自楚楚。人呼之爲張小腳。

劉元、齒亦不少。而佻達輕盈。目睛閃閃。注射四筵。曾有一過江名士與之同寢。元轉面向裏帷。不與之接。拍其肩曰。汝不知我爲名士耶。元轉面曰。名士是何物。値幾文錢耶。相傳以爲笑。

崔科、後起之秀。目未見前輩典型。然有一種天然韶令之致。科亦顧影自憐。矜其容色。高其聲價。不屑一切。卒爲一詞林所窘辱。

董年、秦淮絕色。與小宛姐妹行。豔冶之名。亦相頡頏。鍾山張紫淀作悼小宛詩中一首曰。美人在南國。余見兩雙成。春與年同豔。花推月主盈。蛾眉無後輩。蝶夢是前生。寂寂皆黃土。香風付管城。

李香、身軀短小。膚理玉色。慧俊婉轉。調笑無雙。人名之爲香扇墜。余有詩贈之曰。生小傾城是李香。懷中婀娜袖中藏。何緣十二巫峰女。夢裏偏來見楚王。武塘魏子中。爲書於粉壁。貴陽楊龍友。寫崇蘭詭石於左偏。時人稱爲三絕。由是香之名盛於南曲。四方才士。爭一識面以爲榮。

珠市名妓附見

珠市在內橋傍。曲巷逶迤。屋宇湫隘。然其中有麗人。惜限於地。不敢與舊院頡頏。以余所見王月諸姬。并著述香神豔之勝。又何羨紅紅翠翠之名乎。恐遂湮沒無聞。使媚骨芳魂。與草木同腐。故附出於卷尾。以備金陵軼史云。

王月、字微波。母胸生三女。長卽月。次節。次滿。并有殊色。月尤慧妍。善自修飾。頎身玉立。皓齒明眸。異常妖冶。名動公卿。桐城孫武公暱之。擁致棲霞山下雪洞中。經月不出。於牛女渡河之明夕。大集諸姬於方密之僑居水閣。四方賢豪。車騎盈閭巷。梨園子弟。三班駢演。水閣外環列舟航。如堵牆。品藻花案。設立層臺。以坐狀元。二十餘人中。考微波第一。登臺奏樂。進金屈卮。南山諸姬。皆色沮。漸逸去。天明始罷酒。次日、各賦詩紀其事。余詩所云。月中仙子花中王。第一嫦娥第一香者、是也。微波繼之於幌中。不去手。武公益眷戀。欲置爲側室。會有貴陽蔡香君、名如衡。強有力。以三千金啖其父。奪以歸。武公悒悒。遂娶葛嫩也。香君後爲安廬兵備道。攜月赴任。寵專房。崇禎十五年五月。大盜張獻忠破廬州府。知府鄭履祥死節。香君被擒。搜其家得月。留營中。寵壓一寨。偶以事忤獻忠。斷其頭。函置於盤。以享羣賊。嗟乎。等死也。月不及嫩矣。悲夫。

王節、有姿色。先歸顧不盈。後歸王恒之。甘淡泊。怡然自得。雖爲姬侍。有荊釵裙布風。妹滿、幼小妍戲弄。竊寵輕盈。作嬌婢之態。保國公買置後房。與寇白門不合。後還秦淮。

寇湄、字白門。錢牧齋詩云。寇家姊妹總芳菲。十八年來花信違。今日秦淮恐相値。防他紅淚一沾衣。則寇家多佳麗。白門其一也。白門娟娟靜美。跌宕風流。能度曲。善畫蘭。粗知拈韻。能吟詩。然滑易。不能竟學。十八九時爲保國公購之。貯以金屋。如李掌武之謝秋娘也。甲申三月。京師陷。保國公生降。家口沒入官。白門以千金予保國贖身。匹馬短衣。從一婢而歸。歸爲女俠。築園亭。結賓客。日與文人騷客相往還。酒酣耳熱。或歌或哭。亦自歎美人之遲暮。嗟紅豆之飄零也。旣從揚州某孝廉。不得志。復還金陵。老矣。猶日與諸少年伍。臥病時。召所歡韓生來。綢繆悲泣。欲留之同寢。韓生以他故辭。執手不忍別。至夜、聞韓生在婢房笑語。奮身起喚婢。自箠數十。咄咄罵韓生負心禽獸行。欲嚙其肉。病甚劇。醫藥罔效。遂死。蒙叟金陵雜題、有云。叢殘紅粉念君恩。女俠誰知寇白門。黃土蓋棺心未死。香丸一縷是芳魂。

板橋雜記下卷

軼事

金陵都會之地．南曲靡麗之鄉．紈茵浪子．蕭瀟詞人．往來游戲．馬如游龍．車相接也．其間風月樓臺．尊罍絲管．以及變童狎客．雜伎名優．獻媚爭妍．絡繹奔赴．垂楊影外．片玉壺中．秋笛頻吹．春鶯乍囀．雖宋廣平鐵石心腸．不能不為梅花作賦也．一聲河滿．人何以堪．歸見梨渦．誰能遣此．然而流連忘返．醉飽無時．卿卿雖愛卿卿．一誤豈容再誤．遂致喪失平生之守．見斥禮法之士．豈非黑風之飄墮．碧海之迷津乎．余之編此編．雖曰傳芳．實為垂戒．王右軍云．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也．

瓜州蕭伯梁．豪華任俠．傾財結客．好遊狹斜．久住曲中．投轄轟飲．俾晝作夜．多擁名姬．簪花擊鼓為樂．錢宗伯詩所云．天公要斷煙花種．醉殺揚州蕭伯梁者、是也．

嘉興姚北若．用十二樓船、於秦淮招集四方應試知名之士百有餘人．每船邀名妓四人侑酒．梨園一部．燈火笙歌．為一時之盛事．先是嘉興沈雨若、費千金定花案．江南艷稱之．

曲中狎客．有張卯官笛．張魁官簫．管五官管子．吳章甫絃索．盛仲文打十番鼓．丁繼之、張燕筑、沈元甫、王公遠、朱維章串戲．柳敬亭說書．或集於二李家．或集於眉樓．每集必費百金．此亦銷金之窟也．

張卯尤滑稽．婉膩善伺美人喜怒．一日偶忤李大娘．大娘手碎其頭上鬃帽．擲之於地．卯徐徐拾取．笑而

哉之以去．

張魁、字修我．吳郡人．少美姿首．與徐公子有斷袖之好．公子官南都府佐．魁來訪之．閽者拒．口出褻語．几詬厲．公子聞而扑之．然卒留之署中．歡好無似．移家桃葉渡口．與舊院為鄰．諸名妓家往來相熟．籠中鸚鵡見之．叫曰．張魁官來．阿彌陀佛．魁善吹簫度曲．打馬投壺．往往勝其曹耦．每晨朝、即到樓館．插瓶花．爇爐香．洗岕片．拂拭琴几．位置衣桁．不令主人知也．以此僕婢皆感之．貓狗亦不厭焉．後魁面生白點風．眉樓客戲榜於門曰．革出花面篾片一名張魁．不許復入．魁慚恨．遍求奇方洗治之．良已．整衣帽、復至眉樓曰．花面定何如．亂後還吳．吳新進少年．搔頭弄姿．持簫擫管．以柔曼悅人者．見魁輒揶揄之．肆為詆訶．以此重窮困．龔宗伯奉使粵東．憐而賑之．厚予之金．使往山中販岕茶．得息頗厚．家稍稍豐矣．然魁性僻．常自言曰．我大賤相．茶非惠泉水、不可沾唇．飯非四糙冬舂米、不可入口．夜非孫春陽家通宵椽燭、不可開眼．鏹財到手輒盡．坐此不名一錢．時人共非笑之．弗顧也．年過六十．以販茶賣芙蓉露為業．庚寅辛卯之際．余遊吳．寓周氏水閣．魁猶清晨來．插瓶花．爇爐香．洗岕片．拂拭琴几．位置衣桁．如曩時．酒酣燭跋．說青谿舊事．不覺流涕．丁酉、再過金陵．歌臺舞榭．化為瓦礫之場．猶於破板橋邊．一吹洞簫．矮屋中一老姬．啟戶出曰．此張魁官簫聲也．為嗚咽久之．又數年．卒以窮死．

歲丙子、金沙張公亮、呂霖生．鹽官陳則梁．漳浦劉漁仲．雉皋冒辟疆．盟於眉樓．則梁作盟文、甚奇．末云．牲盟不如臂盟．臂盟不如心盟．

中山公子徐青君．魏國介弟也．家貲鉅萬．性豪侈．自奉甚豐．廣蓄姬妾．造園大功坊側．樹石亭臺．擬於平泉金谷．每當夏月．置宴河房．選名妓四五人．邀賓侑酒．木瓜佛手．堆積如山．茉莉芝蘭．芳香似雪．夜以繼日．把酒酣歌．綸巾鶴氅．真神仙中人也．宏光朝．加中府都督．前驅班列．呵導入朝．愈榮顯矣．乙酉鼎革．籍沒田產．遂無立錐．蓄姬雨散．一身子然．與傭丐為伍．乃至為人代杖．其居第易為兵道衙門．一日與當刑人約定杖數．計償若干．受杖時．其數過倍．青君大呼曰．我徐青君也．兵道林公駭問左右．有哀王孫者．跪而對曰．此魏國公之公子徐青君也．窮苦為人代杖．此堂乃其家廳．不覺傷心呼號耳．林公憐而釋之．慰藉甚至．且曰．君倘有非欽產．可清還者．本道當為查給．以終餘生．青君跪謝曰．花園是某自造．非欽產也．林公唯唯．厚贈遣之．查還其園．賣花石貨柱礎以自活．吾觀衛史所記、東昏宮妃賣蠟燭為業．杜少陵詩云．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為奴．嗚呼．豈虛也哉．

閩人[illegible]袞松風閣．鬱衣、眉生、皆在．蹤、聯騎入城．紅妝翠袖．躍馬揚鞭．觀者塞途．太平景象．恍然心目．

丁繼之扮張驢兒娘．張燕筑扮賓頭盧．朱維章扮武大郎．皆妙絕一世．丁張二老．並壽九十餘．錢虞山題三老圖詩．末句云．秦淮煙月經遊處．華表歸來白鶴知．不勝黃公酒壚之歎．

無錫鄒公履遊平康．頭戴紅紗巾．身著紙衣．齒高跟屐．佯狂沉湎．揮斥千黃金不顧．初場畢．盤大司馬門戲、遂試卷大合樂於妓家．高聲自誦其文．妓皆稱快．或時闌入梨園．氍毹上為參軍鶻也．

柳敬亭、泰州人．本姓曹．避仇流落江湖．休於樹下．乃姓柳．善說書．遊於金陵．吳橋范司馬．桐城何相國．引

爲上客。常往來衡曲。與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曲。敬亭以譚詞。酒酣以往。擊節悲吟。傾靡四座。蓋優孟東方曼倩之流也。後入左甯南幕府。出入兵間。甯南已敗。又遊松江馬提督軍中。鬱鬱不得志。年已八十餘矣。間遇余僑寓宜睡軒中。猶說秦叔寶見姑娘也。

萊陽姜如須。遊於李十娘家。漁於色。匿不出戶。方密之、孫克咸。並能屏風上行。漏下三刻。星河皎然。連袂閒行。經過趙李。垂簾閉戶。夜人定矣。兩君一躍登屋。直至臥房。排闥開張。勢如盜賊。如須下牀跪稱大王乞命。毋傷十娘。兩君擲刀大笑曰。三郎郎當。三郎郎當。復呼酒極飲。盡醉而散。蓋如須行三。如須高才曠代。偶效樊川。略同謝傅。秋風團扇。寄興掃眉。非沉溺煙花之比。聊記一則。以存流風餘韻云爾。

陳則梁、人奇文奇。舉體皆奇。嘗致書眉樓。勸其早脫風塵。速尋道伴。言詞切至。眉樓遂擇主而事。誠以鷙弓之鳥。遠爲避網之鱗也。掃眉才子。慕樂文人。時節因緣。不得不爲延津之合矣。

十七八女郎。歌楊柳岸曉風殘月。若在曲中。則處處有之。時時有之。予作憶江南詞云。江南好。只本無多。只在曉風殘月下。思之。祇益傷神。見之不堪回首矣。

沈公憲以串戲擅長。同時推爲第一。王式之中翰。王恆之水部。異曲同工。遊戲三昧。江總持、柳敬亭。依稀再見。非如呂敬遷、李仙鶴也。

樂戶有妻有妾。防閑最嚴。謹守貞潔。不與人客交語。人客強見之。一揖之外。翻身入簾也。亂後。有舊院大街顧三之妻李三娘者。流落江湖。遂爲名妓。忽爲匪類所持。暴繫吳郡獄中。余與劉海門、姜錫兄弟。及姚翼侯、張揆存。極力拯之。致書司李李蘧菴。僅而得免。然亦如嚴幼芳、劉婆惜。備受笞楚。決杖矣。三娘長身玉色。儀度如雲。最洪善飲。飲至百觥不醉。時辛丑中秋之際。庭桂盛開。置酒高會。黃湖叢、及玉峰女士偶靜容皆來。居停主人金叔侃。盡傾家釀。分曹角勝。轟飲如雷。如項羽章邯鉅鹿之戰。諸侯皆作壁上觀。飲至天明。諸君皆大吐。靜容亦吐。髻鬟委地。或橫臥地上。衣履狼藉。惟三娘醒然。猶不眠倚桂樹也。闊叢賈其餘勇。尚與翼侯豁拳。各盡三四大斗而別。嗟乎。俯仰歲月之間。諸君皆埋骨青山。美人亦棲身黃土。河山邈矣。能不悲哉。

李貞麗者。李香之假母。有豪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與陽羨陳定生善。香年十三。亦俠而慧。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夢。皆能妙其音節。尤工琵琶。與雪苑侯朝宗善。閹兒阮大鋮欲納交於朝宗。香力諫止。不與通。朝宗去後。有故開府田仰。以重金邀致香。香辭曰。妾不敢負侯公子也。卒不往。蓋前此大鋮恨朝宗。羅致欲殺之。朝宗逃而免。并欲殺定生也。定生大爲錦衣馮宗可所辱。

雲間才子夏靈胥作青樓篇寄武塘錢漱廣。末段云。二十年來事已非。不開畫閣鎖芳菲。那堪兩院無人到。獨對三春有燕飛。風枝不動新歌扇。露井橫飄舊舞衣。花草朱門空後閣。琵琶青塚恨明妃。獨有青樓舊相識。蛾眉零落頭新白。夢斷何年行雨蹤。情深一調留雲跡。院本傷心正德詞。樂府銷魂教坊籍。爲唱當時烏夜啼。青衫淚滿江南客。觀此可以盡曲中之變矣。悲夫。

附錄

宋蕙湘、秦淮女也。兵燹流落。被擄入軍。至河南衛輝府城。題絕句四首於壁間云。風動江空羯鼓催。降旗飄颭鳳城開。將軍戰死君王繫。薄命紅顏馬上來。廣陌黃塵暗鬢鴉。北風吹面落鉛華。可憐夜月箜篌引。幾度穹廬伴暮笳。春花如繡柳如煙。良夜知心畫閣眠。今日相思渾似夢。算來可恨是蒼天。盈盈十五破瓜初。已作明妃別故廬。誰散千金同孟德。鑲黃旗下贖文姝。後跋云。被難而來。野居露宿。即欲效章嘉故事。稍留翰墨。以告君子。不可得也。偶居郵舍。索筆漫題。以冀萬一之遇。命薄如此。想亦不可得矣。秦淮難女宋蕙湘和血題於古汲縣前潞王城之東。潞王城、潞藩府第也。

燕順、淮安妓女也。年十六。知義理。身棲青樓。以爲不可一日居。甲申三月。鳳陽督師馬士英標下兵鼓噪而散。突至淮城西門外。馬步五六百人。擄掠甚慘。妓女悉被擄。順獨堅執不從。兵以布縛之馬上。順舉身自擲。哭罵不止。兵竟刃之。

又山東鄒城縣之李家莊。旗亭壁間題三絕句云。不擬雙蛾開翠紗。誰從馬上撥琵琶。驛亭空有歸家夢。驚破啼聲是夜笳。日日牛車道路賒。偏身塵土向天涯。不因薄命生多恨。青塚啼鵑怨漢家。旌傳縣吏點名頻。一一分明漢語真。世上無如男子好。看他兒髮也嬌人。末署云。吳中難婦趙雪華題。凡此數者。皆羣芳之墮道旁者也。

附錄盒子會

沈周作盒子會辭。其序云。南京舊院。有色藝俱優者。或二十三十姓。結爲手帕姊妹。每上節。以春縶巧具殽核相賽。名盒子會。凡得奇品爲勝。輸者罰酒酌勝者。中有所私。亦來挾金助會。厭厭夜飲。彌月而止。席間設燈張樂。各出其技能。賦此。以識京城樂事也。辭云。平樂燈宵鬧如沸。燈火烘春笑聲內。盒奩來往鬬芳鄰。手帕綢繆通姊妹。東家西家百粹盛。裝殽飣核春滿案。豹胎間挾鰉冰脆。烏欖分檳椰玉生。不論多同較奇有。品裏輸無倒陪酒。呈絲逞竹會心歡。裂錦纏金走情友。闌堂一月自春風。酒香人語百花中。一般桃李三千戶。亦有愁人隔牆住。

重刻板橋雜記跋

曼持老人。籍莆田。明末、僑寓南都。遂家焉。（其子賓頤．字鴻客．次子蘭頤．字香祖．金陵詩徵齊著錄．鴻客、有金陵覽古詩．）咏外軒稾。研山草堂詩稾。曼翁集。板橋雜記。皆所著。然雜記、世尤稱之。蓋六朝脂粉。輒易中人。矧作者身當鼎革。其閒稱述。哀樂無時。篇曰、綢繆北里。憑弔南曲。不其傀與。（前之雅遊．仙會出．士女盛．曲中事．佚品．後之續記．畫舫錄．新柳記、等書．豔而不真．稱者乃寡、）客秋辦道。消膺是書。距今昔者所歎。今適弗忍卒讀。掩卷冥想。愛從中來。尤矣、事有傷心。不嫌異代。然而一灣淮水。與亡何窮。期美人之不來。借吾生之足樂。孤懷耿耿。抑又何焉。春閒手民。謀付梓。余喟然若喪。漫無以應。[illegible][illegible]物色。終焉此体。噫乎。茫茫世閒。斷腸無所。如有解者。甯識方回已。光緒二十七年夏四月。江甯傅春官識。

四庫全書提要

拊掌錄一卷

舊本題元人撰。不著名氏。後有至正丙戌華亭孫道明跋。亦不言作者爲誰。說郛載此書。題爲宋元懷。前有自序。稱延祐改元立春日𩕄然子書。蓋元懷自號也。此本見曹溶學海類編中。失去前序。遂以爲無名氏耳。書中所記。皆一時可笑之事。自序謂補東萊呂居仁軒渠錄之遺。故目之曰拊掌錄云。

拊掌錄

東萊呂居仁先生。作軒渠錄。皆紀一時可笑之事。余觀諸家雜說中。亦多有類是者。暇日裒成一集。目之曰拊掌錄。不獨資開卷之一笑。亦足以補軒渠之遺也。延祐改元立春日。𩕄然子書。

王溥。五代狀元。相周高祖世宗。至宋以宮師罷相。其父祚、爲周觀察使。致仕。祚居富貴久。奉養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壽耳。一日居洛陽里第。聞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問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貴極富溢。所不知者壽也。今以告汝。俟出當厚以卦價相酬也。既見祚。令布卦成文。推命大驚曰。此命惟有壽也。祚喜問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答以至八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答曰。能至百歲乎。又歎息曰。此命至少亦須一百三四十歲也。祚大喜曰。其間莫有疾病否。曰。殊無之。其人又細數之曰。俱無。祗是近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微苦臟腑。尋便安愈矣。祚大喜。回顧子孫在後侍立者曰。孩兒輩切記之。是年且莫教我喫冷湯水。

司馬溫公彈晉王廣淵。章八九上。留身乞誅之以謝天下。聲震朝廷。是時滕元發爲起居注。侍立殿均。既歸。廣淵來問元發。早來司馬君實上殿。聞乞斬某以謝天下。不知聖語如何。元發戲曰。我只聽得聖語云。依卿所奏。

葉濤好弈棋。王介甫作詩切責之。終不肯已。弈者多廢事。不以貴賤嗜之。率皆失業。故人目棋枰爲木野

狐。言其媚惑人如狐也。熙寧後。茶禁日嚴。被罪者衆。乃目茶籠爲草大蟲。言其傷人如虎也。

熙寧間。蜀中日者費孝先筮易以丹靑寫吉凶。謂之卦影。其後轉相祖述。畫人物不常。鳥或四足。或兩翼。人或儒冠而僧衣。故爲怪以見象。米芾好怪。常戴俗帽。衣深衣而躡朝鞾。紺緣。朋從目爲活卦影。

沈括存中。方就浴。劉貢父遽哭之曰。存中可憐已矣。衆愕問。云死矣盆成括也。

石資政中立。好詼諧。樂易人也。楊文公一日置酒。作絕句招之。末云好把長鞭便一揮。石留其僕。即和曰。尋常不召猶相造。况是今朝得指揮。其詼諧敏捷類如此也。又嘗於文公家會葬。坐客乃執政及貴遊子弟。皆服白襴衫。或羅或絹有差等。中立忽大慟。人問其故。曰。憶吾父。又問之。曰。父在時。嘗得羅襴衫也。蓋見在執政子弟服羅。而石止服絹。坐中皆大笑。

昔一長老。在歐陽公座上。見公家小兒有小名僧哥者。戲謂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兒要易長育。往往以賤物爲小名。如狗羊犬馬之類。是也。聞者莫不絕倒。

劉貢父嘗言人之戲劇。極有可人處。楊大年、與梁同翰、朱昂、同在禁掖。大年未三十。而二公皆高年矣。大年呼朱翁梁翁。每戲侮之。一日。梁謂大年曰。這老亦待留以與君也。朱於後面搖手曰。不要與。衆皆笑其敏。雖一時戲言。而大年果不五十而卒。

李覯。字泰伯。盱江人。賢而有文章。蘇子瞻諸公極推重之。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作古文彌佳。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然性介僻。不與人往還。一士人知其富有酒。然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癡。岳翁方且爲天子。女壻如何弟殺之。李見詩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既而又有寄酒者。士人聞之。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云。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喫了酒。後極索寞。今次不敢相留。留此酒以自遣懷。聞者大笑。

張文潛嘗言近時印書盛行。而鬻書者往往皆士人躬自負擔。有一士人盡掊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書。將以入京。至中途。遇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書。而貧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以貨之。而鬻書者雅有好古器之癖。一見喜甚。乃曰。毋庸貨也。我將與汝估其直而兩易之。於是盡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亟返其家。其妻方訝夫之回疾。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囊。磊磈然。鏗鏗有聲。問得其實。乃詈其夫曰。你換得他這箇。幾時近得飯喫。因言人之惑也如此。坐皆絕倒。

魯直在鄂。鄂州太守以其才望信重之。士人以詩文投贄。守必取質於魯直而報之。一同人投詩。頗紕繆。守攜見魯直。意其一言少助其人。魯直閱詩良久無語。太守曰。此詩不知酬以幾何。魯直笑曰。不必他物。但公庫送與四兩乾艾。於尻骨上作一大炷灸之。且問曰。爾後敢復凌分耶。同人竟無所濟。

科場進士程文多可笑者。治平中國學試策問體貌大臣。進士對策曰。若文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體者。若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遂謂文富豐碩。馮沈英少也。劉原甫遂目沈馮爲有貌大臣。又歐陽永叔主文試貴老爲其近於親賦。有進士散句云。觀茲黃耇之狀。類我嚴君之容。時烘堂大笑。

李廷彥曾獻百韻詩于一上官。其間有句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惻然憫之曰。不意君家凶禍重併如此。廷彥遽起自解曰。實無此事。但圖對屬親切耳。上官笑而納之。

歐陽公與人行令。各作詩兩句。須犯徒以上罪者。一云持刀哄寡婦。下海劫人船。一云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歐云酒粘衫袖重。花壓帽簷偏。或問之。答云、當此時徒以上罪亦做了。

黃家酷嗜燒煉。晚年疾篤。喻諸子曰。我死以大缸一枚坐之。復以大缸覆之。用鐵線上下管定。赤石脂固縫。葬之穴中足矣。

許義方之妻劉氏。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歸。語其妻曰。獨處無聊。得無與鄰里親戚往還乎。劉曰。自君之出。惟閉門自守。足未嘗履閾。義方咨歎不已。又問何以自娛。答曰。惟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然。命取詩觀之。開卷第一篇題云月夜招鄰僧閑話。

孫巨源內翰從劉貢父求墨。而吏送達孫莘老中丞。巨源以其求而未得譏劉。劉曰已嘗送君矣。已而知莘老誤留也。以其皆姓孫。而爲館職。故吏輩莫得而別焉。劉曰何不取其髯爲別。吏曰、皆髯而莫能分也。劉曰。既是皆髯。何不以其身之大小爲別。吏曰諾。於是館中以孫莘老爲大髯孫。巨源爲小髯孫學士。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遊。有士人李璋。素好訕謔。題其旁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章子厚與蘇子瞻少爲莫逆交。一日子厚坦腹而臥。適子瞻自外來。摩其腹以問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謀反底家事。子厚大笑。

有一士人赴宴。衆中有少年溺於色。甫就席。士人以服辭。乃命撤樂及屏去華妓。後觴酬及少年。少年辭士人曰。敗一席之歡。皆君也。正所謂不自殞滅。禍延過客耶。賓主爲之烘堂。

東坡在玉堂。一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凡數遍。每讀徹一遍。即再三咨嗟歎息。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歎。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冤苦聲。其一曰。也有兩句好。（[illegible]）其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黨臥而聞之。明日以告。東坡大笑曰。這漢子也有鑒識。

趙閱道罷政閑居。每見僧接之甚恭。一日士人以書贄見。公讀之終卷。正色謂士人曰。朝廷有學校。有科舉。何不勉以卒業。卻與閑退人說他朝廷利害。士人惶恐而退。後再往。門下人不爲通。士人詬閽者曰。參政使直得如此敬重和尚。閽者曰。釋常來見諸僧。亦只是平平人。但相公道是重他袈裟。士人笑曰。我這領白襴直是不直錢財。閽者曰。也半看佛面。士人曰。眞那堪不得些少來看孔夫子面。人傳以爲笑。

張文潛言。嘗問張安道云。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有二三分不合人意處。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七八分不解事矣。文潛大笑。

壽皇聖明。亦爲左右者所惑。有一川官得郡陛辭。有官者奏知來日有川知州上殿。官家莫要笑。壽皇問

如何不要笑奏云。外面有一語云。裏上鏝頭西字臉。恐官家見了笑。只得先奏。所謂知州者。面大而橫闊。故有此語。來日上殿。德壽一見。憶得先語。便笑云。卿所奏不必宣讀。容朕宮中自看。愈笑不已。其人出外。曰。早來天顏甚悅。以某奏劄稱旨。殊不知西字臉先入之言。所以動壽皇之笑也。

紹興九年。虜歸我河南地。商賈往來。攜長安秦漢間碑刻。求售於士大夫。多得善價。故人王錫老。東平人。貧甚。節口腹之奉而事此。一日語其遊。近得一碑甚奇。及出示。願無一字可辨。王獨稱賞不已。客曰。此何代碑。王不能答。客曰。某知之。是名沒字碑。宜乎公好尚之篤也。一笑而散。

張文潛嘗云。子瞻每笑天殿趙盾益可畏。水底右軍方熟眠。謂湯燖了王羲之也。文潛戲謂子瞻公詩。有獨看紅蕖傾白墮。不知白墮是何物。子瞻云。劉白墮善釀酒。出洛陽伽藍記。文潛曰。白墮既是一人。莫難爲傾否。子瞻笑曰。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杜康亦是釀酒人名也。文潛曰。畢竟用得不當。子瞻又笑曰。公且先去共曹家那漢理會。卻來此間廝魔。蓋文潛時有僕曹某者。在家作過。亦失去酒器之類。既送天府推治。其人未招承。方文移取會也。滿座大噱。

哲宗朝。宗子有好爲詩而鄙俚可笑者。嘗作卽事詩云。日暖看三織。風高鬭兩廂。蛙翻白出闊。蚓死紫之長。潑聽琵梧鳳。饅拋接建章。歸來屋裏坐。打殺又何妨。或問詩意。答曰。始見三蜘蛛織網於簷間。又見二雀鬭於兩廂廊。有死蛙翻腹似出字。死蚓如之字。方喫潑飯。聞鄰家琵琶作鳳栖梧。食饅頭未畢。閽人報建安章秀才上謁。迎客既歸。見內門上畫鍾馗擊小鬼。故云打死又何妨。哲宗嘗灼艾。諸內侍欲娛上。或舉其詩。上笑不已。竟不灼艾而罷。」

安鴻漸有滑稽清才。而復懼內。婦翁死。哭於路。其孺人性素嚴。呼入繐幕中詬之曰。路哭何因無淚。漸曰。以帕拭乾。妻嚴戒曰。來日早臨棺須見淚。漸曰。唯。計既窘。來日以寬巾納濕紙置於額。大叩其顙而慟。能。其妻又呼入窺之。妻驚曰。淚出於眼。何故額流。漸對曰。豈不聞自古云。水出高原。聞者大笑。

石曼卿爲集賢校理。微行娼館。爲不逞者所窘。曼卿醉。與之校。爲街司所錄。曼卿詭怪不羈。謂主者曰。乞祇就本廂科決。欲詰旦歸館供職。廂帥不喻其譏。曰。此必三館吏人也。杖而遣之。

吳中一士人。曾爲轉運司別試解頭。以此自負。好附託顯位。是時侍御史李制知常州。丞相莊敏龐公知湖州。士人遊毗陵。挈其徒飲倡家。顧謂一騶卒曰。汝往白李二。我在此飲。速遣有司排酒殽來。李二謂御史也。俄頃郡廚以飲食至。甚豐腆。有一簿書適在其家。見其事。後至御史家。語及之。李君極怪。使人捕騶卒得之。乃兵馬都監所假受士人教戒。就使庖買飲食以給坐客耳。李乃杖騶卒。使街司白士人出城。郡僚有相善者。出與之別。嗜之曰。倉卒遽行。當何所詣。士人應曰。且往湖州依龐九耳。聞者莫不大笑。

北都有妓女美色。而舉止生梗。士人謂之生張八。因府會。寇忠愍令乞詩于魏處士野。野贈之詩曰。君爲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尊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座客大發一噱。

張丞相好草聖而不工。流輩皆譏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其姪錄之。當波險處。姪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丞相熟視久之。亦自不識。詬其姪曰。胡不早問。致吾忘之。

李丹大夫客都下。一年無差遣。乃授昌州倅。議者以去家遠。乃改授鄂州。淵材聞之。乃吐飯大步往謁見其人。言丈丈故鄂倅有之乎。李曰。然。淵材悵然曰。誰爲丈丈謀。昌佳郡也。奈何去之。李驚曰。供給豐乎。曰非也。民訟簡乎。曰非也。曰然則何以知其佳。淵材曰。海棠無香。昌州海棠獨香。非佳郡乎。聞者傳以爲笑。

石曼卿隱於酒。謫仙之才也。然善戲。嘗出遊報寧寺。馭者失控。馬驚。曼卿墮馬。從吏遽扶掖升鞍。市人聚觀。意其必大詬怒。曼卿徐著鞭謂馭者曰。賴我是石學士也。若瓦學士。豈不破碎乎。

王榮老嘗官於觀州。罷官渡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篋中蓄奇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顧無所有。有玉麈尾。卽以獻之。不可。又以端石硯獻之。不可。又以宣尼虎帳獻之。亦不驗。夜臥念曰。有黃魯直草書扇頭。題韋應物詩云。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卽取視。傍恍之間曰。我猶不識。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對展。南風徐來。帆一飽而濟。吾意江神必元祐遷客鬼爲之。不然。亦何嗜之深也。書此可發一笑。

余家舊有軒渠錄。此卷從吳純齋處租歸。謹抄於且與茶小軒中。起八月三日庚子。迄六日癸卯。是日小雨弄晴。頗快人思。時太歲丙戌。至元十祀也。映雪老人華亭孫道明志。時年六十九矣。

世說新語

劉義慶 撰
劉孝標 註

世說新語序

嘗考載記所述晉人話言簡約玄澹爾雅有韻世言江左善清談今閱新語信乎其言之也臨川撰為此書採掇綜敘明暢不繁孝標所註能收錄諸家小史分釋其義詁訓之賞見於高似孫緯略余家藏宋本是放翁校刊本謝湖躬耕之暇手披心寄自謂可觀爰付梓人傳之同好因歎昔人論司馬氏之詐亡於清談斯言也無乃過甚矣乎竹林之儔希慕沂樂蘭亭之集詠歌堯風陶荊州之勤敏謝東山之恬鎮解莊易則輔嗣平叔擅其宗析梵言則道林法深領其乘或辭冷而趣遠或事瑣而意奧風旨各殊人有興託王茂弘祖士雅之流才通氣峻心翼王室又斑斑載諸冊簡是可非之者哉詩不云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余以琅邪王之渡江諸賢弘贊之力為多非誣說也夫諸賢言率過藻裁遂為終身品目故頹以標格相高玄虛成習一時雅尚有東京廚俊之流風焉然曠達拓落濫觴莫拯取譏世教撫卷惜之此於諸賢不無遺憾焉耳矣刻成序之嘉靖乙未歲立秋日也吳郡袁褧撰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世說新語三卷

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註義慶事迹具宋書孝標名峻以字行事迹具梁書黄伯思東觀餘論謂世說之名肇於劉向其書已亡故義慶所集名世說新書段成式酉陽雜俎引王敦澡豆事尚作世說新書可證不知何人改為新語蓋近世所傳然相沿已久不能復正矣所記分三十八門上起後漢下迄東晉皆軼事瑣語足為談助唐藝文志稱劉義慶世說八卷劉孝標續十卷崇文總目惟載十卷晁公武謂當是孝標續義慶元本八卷通成十卷又謂家有詳略二本迥不相同今其本皆不傳惟陳振孫書錄解題作三卷與今本合其每卷析為上下則世傳陸游所刊本已然蓋即游本王振孫載汪藻所云敘錄二卷首為考異繼列人物世譜姓字異同末記所引書目者則佚之久矣自明以來世俗所行凡二本一為王世貞所刊註文多所刪節殊乖其舊一為袁褧所刊蓋即從陸本翻雕者雖板已刓敝然猶屬完書義慶所述劉知幾史通深以為譏然義慶本小說家言而知幾繩之以史法擬不於倫未為通論孝標所注特為典贍高似孫緯略亟推之其糾正義慶之紕繆尤為精核所引諸書今已佚其十之九惟賴是註以傳故與裴松之三國志註酈道元水經註李善文選註同為考證家所引據焉

世說新語目錄

卷上之上
德行　言語
卷上之下
政事　文學
卷中之上
方正　雅量
識鑒
卷中之下
賞譽　品藻
規箴　捷悟
夙惠　豪爽
卷下之上
容止　自新
企羨　傷逝
棲逸　賢媛
術解　巧藝
寵禮　任誕
簡傲
卷下之下
排調　輕詆
假譎　黜免
儉嗇　汰侈
忿狷　讒險
尤悔　紕漏
惑溺　仇隙

宋臨川王義慶采摭漢晉以來佳事佳話爲世說新語極爲精絕而猶未爲奇也梁劉孝標註此書引援詳確有不言之妙如引漢魏吳諸史及子傳地理之書皆不必言只如晉氏一朝史及晉諸公列傳譜錄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於正史之外記載特詳聞見未接實爲註書之法右見高氏緯略

世說新語卷上之上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宋臨川王劉義慶撰

梁　劉孝標註

德行第一

陳仲舉言爲士則行爲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

汝南先賢傳曰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有室荒蕪不埽除曰大丈夫當爲國家埽天下值漢桓之末閹豎用事外戚豪橫及拜太傅與大將軍竇武謀誅宦官反爲所害

爲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

謝承後漢書曰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清妙高跱超世絕俗前後爲諸公所辟雖不就及其死萬里赴弔常豫炙雞一隻以綿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綿斗米飯白茅爲藉以雞置前醊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

主簿白羣情欲府君先入廨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閭席不暇煖

許叔重曰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車上跪曰式

吾之禮賢有何不可

袁宏漢紀曰蕃在豫章爲孺子獨設一榻去則懸之見禮如此

周子居常云吾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已復生矣

子居別見典略曰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時論者咸云顏子復生而族出孤父爲牛醫潁川荀季和執憲手曰足下吾師範也後見袁奉高曰卿國有顏子寧知之乎奉高曰卿見吾叔度邪戴良少所服下見憲則自降薄悵然若有所失母問汝何不樂乎復從牛醫兒所來邪良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所開良之師也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

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泰少孤年二十行學至城阜屈伯彥精廬乏食衣不蓋形而處約味道不改其樂李元禮一見稱之曰吾見士多矣無如林宗者也及卒蔡伯喈爲作碑曰吾爲人作銘未嘗不有慚容唯爲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初以有道君子徵泰曰吾觀乾象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辭以疾汝南先賢傳曰袁宏字奉高慎陽人友黃叔度於童齒薦陳仲舉於家巷辟太尉掾卒

車不停軌鸞不輟軛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

泰別傳曰薛恭祖問之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也

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爲己任

薛瑩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抗志清妙有文武儁才遷司隸校尉爲黨事自殺

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爲登龍門

三秦記曰龍門一名河津

（去長安九百里，水懸絕，龜魚之屬莫能上，上則化為龍矣。）

李元禮嘗歎荀淑、鍾皓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海內先賢傳曰：潁川先輩為海內所師者，定陵陳稚叔、潁陰荀淑、長社鍾皓。少府李膺宗此三君，常言：荀君清識難尚，陳君、鍾君至德可師。）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後從，長文尚小，載箸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箸膝前。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檀道鸞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

客有問陳季方：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深；上為甘露所霑，下為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

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與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一作元方難為弟，季方難為兄。）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漢桓帝時人也，亦出潁川，未詳其始末。）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邪？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全。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閒室之內，嚴若朝典。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之裏，兩不失雍熙之軌焉。

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傅子曰：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齊相管仲之後也。）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歆蜡日嘗集子姪燕飲，王亦學之。（禮記曰：天子大蜡八……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有人向張華說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曰：幸尚寬，何為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攜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邪？遂攜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

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家有一李樹，結子殊好，母恆使守之。時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祥嘗在別牀眠，母自往闇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於是感悟，愛之如己子。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

王戎云：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

王戎、和嶠同時遭大喪，俱以孝稱。王雞骨支牀，和哭泣備禮。武帝謂劉仲雄曰：卿數省王、和不？聞和哀苦過禮，使人憂之。仲雄曰：和嶠雖備禮，神氣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和嶠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嶠，而應憂戎。

梁王、趙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

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名士傳曰楷行已取與任心而動毀譽雖至處之晏然皆此類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中清遠將無以德掩其言晉陽秋曰祥少有美德行

王安豐遭艱至性過人裴令往弔之曰若使一慟果能傷人濬沖必不免滅性之譏曲禮曰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孝經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敎也

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史世語曰渾字長源有才望歷尚書涼州刺史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虞預晉書曰戎由是顯名

劉道眞嘗爲徒晉百官名曰劉寶字道眞高平人[illegible]扶風王駿晉諸公贊曰駿字子臧宣帝第七子[illegible]八歲爲散騎常侍[illegible]鎭關中爲政最美[illegible]西土思之[illegible]世見其碑贊者皆拜之而泣其遺愛如此[illegible]以五百疋布贖之既而用爲從事中郎當時以爲美事

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爲達或有裸體者晉諸公贊曰王澄字平子有達識荊州刺史[illegible]名士傳曰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湘州刺史[illegible]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爲通次者名之爲達也樂廣笑曰名敎中自有樂地何爲乃爾也

郗公値永嘉喪亂在鄕里甚窮餒鄕人以公名德傳共飴之公常攜兄子邁及外生周翼二小兒往食鄕人曰各自飢困以君之賢欲共濟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於是獨往食輒含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中興書曰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鄕人[illegible]郗公亡翼爲剡縣解職歸席苫於公靈牀頭心喪終三年周氏譜曰翼字子卿陳郡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輟己施焉同坐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遭亂渡江每經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己問其所以乃受炙人也文士傳曰榮字彥先吳郡人其先越王句踐之支庶封於顧邑子孫遂氏焉世爲吳著姓大父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少朗俊機警風穎標徹歷廷尉正曾在省與同僚共飲見行炙者有異於常僕乃割炙以啖之後趙王倫篡位其子爲中領軍逼用榮爲長史及倫誅榮亦被執凡受戮等輩十有餘人或有救榮者問其故曰某省中受炙臣也榮乃悟而歎曰一餐之惠恩今不忘古人豈虛言哉

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爲母炊爨作食王隱晉書曰祖納字士言范陽遒人九世孝廉納諸母三兄最治行操能清言歷太子中庶子廷尉卿避地江南溫嶠薦納爲光祿大夫王平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爲中郎王乂別傳曰乂字叔元琅邪臨沂人[illegible]有人戲之者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羖之皮邪史記曰百里奚楚人[illegible]爲虞大夫[illegible]秦繆公聞其賢欲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許與之[illegible]授以國政號五羖大夫

周鎭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中興書曰鎭字康時陳留尉氏人[illegible]王丞相往看之丞相別傳曰王導字茂弘琅邪人祖覽以德行稱父裁侍御史導少知名家世貧約恬暢樂道未嘗以風塵經懷也時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狹小而又大漏殆無復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卽啓用爲吳興郡晉陽秋曰胡威字伯虎淮南壽春人父質以忠清顯質爲荊州威自京師往省之[illegible]既至見父停廄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爲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爲汝糧耳[illegible]武帝語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勝卿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臣不如者遠也

鄧攸始避難於道中棄己子全弟子鄧粲晉紀曰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illegible]七歲喪父母及祖母居喪九年以孝致稱[illegible]攸以牛馬負妻子以逃賊又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illegible]旣過江取一妾甚寵愛歷年後訊其所由妾具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業言行無玷聞之哀恨終身遂不復畜妾

王長豫爲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中興書曰王悅字長豫丞相導長子也仕至中書侍郎丞相見長豫輒喜見敬豫輒嗔文字志曰王恬字敬豫導第二子也[illegible]多才藝善弈棋[illegible]長豫與丞相語恒以愼密爲端丞相還臺及未行嘗不送至車後恒與曹夫人併當箱篋長豫亡後丞相還臺登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簏封而不忍開王氏譜曰導娶彭城曹韶女名淑

桓常侍聞人道深公者輒曰此公既有宿名加先達知稱又與先人至交不宜說之桓彝別傳曰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十世孫也[illegible]亂渡江累遷散騎常侍[illegible]高逸沙門傳曰[illegible]法深[illegible]年七十九終於山中也

庾公乘馬有的盧晉陽秋曰庾亮字元規潁川鄢陵人明穆皇后長兄也[illegible]伯樂相馬經曰馬白額入口至齒者名曰榆鴈一名的盧奴乘客死主乘棄市凶馬也或語令賣去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卽復害其主寧可不安己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爲後人古之美談賈誼書曰孫叔敖之爲嬰兒也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母曰今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吾恐他人又見已埋之矣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以福[illegible]及爲令尹[illegible]效之不亦達乎

阮光祿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

借，何以車為？」遂焚之。（阮光祿別傳曰：裕字思曠，陳留尉氏人。祖略，齊國內史。父顗，汝南太守。裕淹通有理識，累遷侍中，以疾築室會稽剡山，徵金紫光祿大夫，不就，年六十一卒。）

謝奕作剡令，（中興書曰：謝奕字無奕，陳郡陽夏人。祖衡，太子少傅。父裒，吏部尚書。奕少有器鑒，辟太尉掾、剡令，累遷豫州刺史。）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醇酒罰之，乃至過醉而猶未已。太傅時年七八歲，著青布絝，在兄膝邊坐，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邪？」遂遣之。

謝太傅絕重褚公，常稱「褚季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文字志曰：謝安字安石，奕弟也。世有學行。安弘粹通遠，溫雅融暢。桓彝見其四歲時，稱之曰：此兒風神秀徹，當繼蹤王東海。善行書，累遷太保、錄尚書事，贈太傅。晉陽秋曰：褚裒字季野，河南陽翟人。祖䂮，安東將軍。父治，武昌太守。裒少有簡貴之風，沖默之稱，累遷江、兗二州刺史，贈侍中、太傅。）

劉尹在郡，臨終綿惙，聞閤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淫祀！」（劉尹別傳曰：惔字真長，沛國蕭人也，漢氏之後。真長有雅裁，雖蓽門陋巷，晏如也。歷司徒左長史、侍中、丹陽尹。為政務鎮靜信誠，風塵不能移也。）外請殺車中牛祭神，真長答曰：「丘之禱久矣，勿復為煩。」（包氏論語曰：禱，請也。孔安國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謝氏譜曰：安娶沛國劉耽女撥大尉劉子貞清粲有志操行己以禮而二子不才邁賢貲致罪子真坐兔官答曰子棄不訓尊之于貲日晉之行事是其再目所問見而不故效豈嚴訓所贊邪步石之旨同子逍之意也）

晉簡文為撫軍時，（續晉陽秋曰：帝諱昱，字道萬，中宗少子也。仁聞有智度。穆帝幼沖，以撫軍輔政。大司馬桓溫廢海西公而立帝，在位三年而崩。）所坐牀上，塵不聽拂，見鼠行跡，視以為佳。有參軍見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殺之，撫軍意色不說。門下起彈，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懷；今復以鼠損人，無乃不可乎？」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答曰：「非為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宣別傳曰：宣字子宣，陳留人，漢萊蕪長范丹後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兒童時手傷改容。家人以其年幼，皆異之。徵太學博士、散騎常侍，一無所就。年五十四卒。）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中興書曰：宣家至貧，罕交人事。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為改宅，宣固辭。羨之以宣貧，加年饑，共贊厚餉之，宣又不受。晉陽秋曰：韓伯字康伯，潁川人。好學，善言理，歷豫章太守、領軍將軍。）減五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褌邪？」范笑而受之。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同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唯憶與郗家離婚。」（王氏譜曰：獻之娶高平郗曇女，名道茂，後離婚。獻之別傳曰：祖父曠，淮南太守。父羲之，右將軍、會稽內史。獻之尚餘姚公主，遷中書令，卒。）

殷仲堪既為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盌盤，外無餘肴，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晉安帝紀曰：仲堪，陳郡人，太常融之孫也。車騎將軍謝玄請為長史，孝武說之，俄為黃門侍郎。自袁悅之誅後，上深為恭所侍，以為北郡荊州刺史王忱死，乃中詔用仲堪代焉。）

初，桓南郡、楊廣共說殷荊州，宜奪殷覬南蠻以自樹。（桓玄別傳曰：玄字敬道，譙國龍亢人，大司馬溫少子也。幼童中，溫甚愛之，臨終命以為嗣，年七歲，襲封南郡公。拜太子洗馬、義興太守，不得志，少時去職，歸其國。與荊州刺史殷仲堪素舊，情好甚隆。周祗隆安記曰：廣字德度，弘農人，楊儀後也。晉安帝紀曰：覬字伯道，陳郡人，仲堪從弟也。以中書郎尚為南蠻校尉，覬亦以率易才名，與仲堪俱如中常著桐，與從弟仲佛俱對曰。初，仲堪欲起兵，覬不同，楊廣與弟佺期勸殺覬，仲堪不許。）覬亦即曉其旨。嘗因行散，率爾去下舍，便不復還，內外無預知者。意色蕭然，遠同鬭生之無慍。時論以此多之。（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

王僕射在江州，為殷、桓所逐，奔竄豫章，存亡未測。（晉紀曰：王愉字茂和，太原晉陽人，安北將軍坦之子也。以輔國司馬為江州刺史，殷仲堪、桓玄所逐，奔臨川，為玄所得。玄篡位，以為尚書左僕射。）王綏在都，既憂戚在貌，居處飲食，每事有降。時人謂為試守孝子。（中興書曰：綏字彥猷，愉子也。少有令名，仕至荊州刺史。玄敗後，與父愉謀反，伏誅。）

桓南郡既破殷荊州，收殷將佐十許人，咨議羅企生亦在焉。（玄別傳曰：玄克荊州，殺殷道護及仲堪參軍羅企生、鮑季禮，皆仲堪所親也。）

桓素待企生厚，將有所戮，先遣人語云：「若謝我，當釋罪。」企生答曰：「為殷荊州吏，今荊州奔亡，存亡未判，我何顏謝桓公？」（中興書曰：企生字宗伯，豫章人。殷仲堪初請為府功曹，桓玄來攻，轉諮議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其弟遺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及仲堪走，文武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弟遺生曰：家有老母，將欲何行？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內，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遺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遂與仲堪去。仲堪走，玄至荊州，人士無不詣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曰：玄性猜忍，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是殷侯吏，見遇以國士，為弟以力見制，不能死難，何面目就桓求生乎？玄聞之怒，收而殺之。）既出市，桓又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昔晉文王殺嵇康，而嵇紹為晉忠臣，（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譙國銍人。父康，有奇才儁辯。紹十歲而孤，事母孝謹。累遷散騎常侍。惠帝敗於蕩陰，百官左右皆奔散，唯紹儼然端冕，以身衛帝，兵交御輦，飛箭雨集，遂以見害也。）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桓亦如言宥之。桓先曾以一羔裘與企生母胡，胡時在豫章，企生問至，即日焚裘。（玄遂斬之，時年三十有七，眾咸惜之。）

王恭從會稽還，（晉安帝紀曰：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祖濛，司徒左長史。父蘊，鎮軍將軍。恭起家著作郎，歷丹陽尹、中書令、前將軍、兗青二州刺史。）王大看之，（王大，王忱小字也。中興書曰：忱字元達，平北將軍坦之第四子也。少有風譽，仕至荊州刺史。）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吳郡陳遺，（未詳。）家至孝。母好食鐺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恆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賊出吳郡，（晉安帝紀曰：孫恩字靈秀，琅邪人，寇會稽，眾十萬人，攻沒郡縣，殺會稽內史王凝之。後為袁山松所破，投海死。）袁府君即日便征。（袁府君，袁山松也。見別傳。）遺已聚斂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潰散，逃走山澤，皆多饑死，遺獨以焦飯

得活時人爲純孝之報也

孔僕射爲孝武侍中豫蒙眷接烈宗山陵孔時爲太常形素羸瘦著重服竟日涕泗流漣見者以爲眞孝子續晉陽秋曰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車騎愉第六子也少而孤貧惟善樹節以儒素見稱歷侍中太常尚書遷左僕射特進卒

吳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陽郡後遭母童夫人艱道助坦之小字附子隱之小字也吳氏譜曰坦之字處靖濮陽人仕至西中郎將父堅取東莞童氏女名泰婉朝夕哭臨及思至賓客弔省號踊哀絕路人爲之落淚韓康伯時爲丹陽尹母殷在郡每聞二吳之哭輒爲悽惻語康伯曰汝若爲選官當好料理此人康伯亦甚相知韓後果爲吏部尚書大吳不免哀制小吳遂大貴達鄭緝孝子傳曰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揚州刺史殷浩之姊聰明婦人也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後若居銓衡當用此輩人後康伯爲吏部尚書乃進用之晉安帝紀曰隱之既有至性加以廉潔奉祿頒九族冬月無被桓玄欲革嶺南之弊以爲廣州刺史去州二十里有貪泉世傳飲之者其心無厭隱之乃至水上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重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爲廬循所攻逐京師歷尚書領軍將軍晉中興書曰舊云往廣州飲貪泉失廉潔之性吳隱之爲刺史自酌貪泉飲之隨石門爲詩云云

言語第二

邊文禮見袁奉高閬也失次序文士傳曰邊讓字文禮陳留人才儁辯逸大將軍何進聞其名召署令史以禮見之讓占對閑雅聲氣如流坐客皆慕之讓出就曹時孔融王朗等並前爲掾共書刺從讓讓平衡與交接後爲九江太守爲魏武帝所殺奉高曰昔堯聘許由面無怍色皇甫謐曰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堯舜皆師而學事焉後隱於沛澤之中堯乃致天下而讓焉由爲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膳不食聞堯讓而去其友巢父聞由爲堯所讓以爲汙己乃臨池洗耳池主怒曰何以汙我水由於是遁耕於中嶽穎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死葬箕山之巔在陽城之南十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嶽世世奉祀至今不絕也先生何爲顚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顚倒衣裳耳按袁閬卒於太尉掾未嘗爲汝南斯說謬矣

徐孺子穉也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邪五經通義曰月中有兔與蟾蜍者何月陰也蟾蜍陽也而與兔並明陰繫於陽也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孔文舉融也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爲司隸校尉詣門者皆儁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爲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陳韙後至人以其語語之韙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韙大踧踖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四世孫也高祖父尚鉅鹿太守父宙泰山都尉融別傳曰融四歲與兄食梨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小兒法當取小者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河南尹李膺有重名融欲觀其爲人遂造之膺問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莫不歎息僉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韙後至同坐以告韙曰人小時了了者長大未必能奇融應答曰即如所言君之幼時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曰長大必爲偉器

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晝日父眠小者牀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答曰偷那得行禮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魏氏春秋曰融對孫權使有訕謗之言坐棄市二子方八歲九歲融見收弈棋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二子曰安有巢覆而卵不破者哉遂俱見殺世語曰魏太祖以歲儉禁酒融謂酒以成禮不宜禁由是惑衆太祖收置法焉二子齠齔見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辭二子曰父尚如此復何所辭臣松之以爲世語云融見不辭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孫盛之言誠所未譬八歲小兒能懸了禍患聰明特達卓然既遣則其憂樂之情因亦有過成人矣安有見父被執而無變容弈棋不起若在暇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己之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父安宵猶若茲而況顧尚哉盛以此爲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傷理也

潁川太守髡陳仲弓按寔之在鄉里州郡有冤獄不能決者皆將詣至或到而情首或中遂改辭或託疾悔皆曰寧爲刑戮所苦不爲陳君所非豈有盛德感人若斯之甚而不以衛反招刑辟殆不然乎此所謂東野之言耳客有問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王廙注繫辭曰金至堅矣同心者其利無不入蘭芳物也無不樂者言其同心者物無不樂也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謬也故不相答客曰足下但因僞爲恭而不能答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己帝王世紀曰殷高宗武丁有賢子孝己其母早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尹吉甫放孝子伯奇琴操曰尹吉甫周卿也有子伯奇母死更娶後妻生子曰伯邦乃譖伯奇於吉甫於是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宣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於野而射殺後妻董仲舒放孝子符起未詳唯此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慚而退

荀慈明與汝南袁閬相見荀爽一名諝漢南紀曰諝文章典籍無不涉時人謂之荀氏八龍慈明無雙爽處篤志徵聘無所就張璠漢紀曰董卓秉政復徵爽實欲遁去吏持之急起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問潁川人士慈明先及諸兄閬笑曰士但可因親舊而已乎慈明曰足下相難依據者何經閬曰方問國士而及諸兄是以尤之耳慈明曰昔者祁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讎以爲至公春秋傳曰祁奚爲中軍尉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其子也君子謂祁奚可謂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諸夏且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爲悖德乎

禰衡被魏武謫爲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枹爲漁陽摻撾淵淵有金石聲四坐爲之改容典略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文士傳曰衡不知先所出逸才飄舉少與孔融作爾汝之交時衡未滿二十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共結殷勤不能相違以建安初北遊或勸其詣京師貴游者衡懷一刺遂至漫滅竟無所詣融數與武帝箋稱其才帝傾心欲見衡稱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帝甚忿之以其才名不殺圖欲辱之乃令錄爲鼓吏後至八月朝會大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絹製衣作一岑牟一單絞及小褌鼓吏度者皆當脫其故衣著此新衣次傳衡衡擊鼓爲漁陽摻撾蹋地來前容態不常鼓聲甚悲音節殊妙坐客莫不忼慨知必衡也既度不肯易衣吏呵之曰鼓吏何獨不易服衡便止當武帝前先脫褌次脫餘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岑牟次著單絞後乃著褌畢復擊鼓摻槌而去顏色無怍武帝笑謂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至今有漁陽摻撾自衡造也爲黃祖所殺孔融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武丁夢天賜己賢人使百工寫其像求諸天下見築者胥

胥靡，衣褐於傅巖之野，是謂傅說。張晏曰：胥靡，刑名也。胥，相也；靡，從也。謂相從坐輕刑也。魏武慚而赦之。

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處世，當帶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

襄陽記曰：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後為劉備軍師中郎將，從入蜀，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司馬徽別傳曰：徽字德操，潁川陽翟人。有人倫鑒識。居荊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議。時人有以人物問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辯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其婉約遜遁如此。嘗有妄認徽豬者，便推與之。後得豬，叩頭來還，徽又厚辭謝之。劉表子琮往候徽，遣問在不。會徽自鋤園，琮左右問：司馬君在邪？徽曰：我是也。琮左右見徽醜陋，罵曰：死傭！將軍諸郎欲求見司馬君，汝何等田奴，而自稱是邪？徽歸，刈頭著幘出見。琮左右見徽故是向老翁，恐，向琮道之。琮起，叩頭辭謝。徽乃曰：卿真不可然，吾甚羞之。此自鋤園，唯卿知之耳。有人臨蠶求簇箔者，徽自棄其蠶而與之。或曰：凡人損己以贍人者，謂彼急我緩也。今彼此正等，何為與人？徽曰：人未嘗求己，求之不與將慚。何有以財物令人慚者！人謂劉表曰：司馬德操，奇士也，但未遇耳。表後見，曰：世間人為妄語，此直小書生耳。其智而能愚，皆此類。荊州破，為曹操所得，操欲大用，會其病死。

德操曰：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

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俋俋乎耕而不顧。

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

莊子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

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為奇？此乃許、父所以忼慨，夷、齊所以長歎。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

皇甫謐高士傳曰：許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堯舜皆師事之。堯讓天下於由，由不受而逃去，隱於箕山。巢父，堯時隱人，聞由為堯所讓，以為汙，乃臨池洗耳。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呂氏春秋曰：呂不韋以子楚為秦，立子楚為莊襄王，以不韋為丞相，號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不足貴也。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義。若不一叩洪鐘，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劉公幹以失敬罹罪，

典略曰：建安十六年，世子為五官中郎將，妙選文學，使楨隨侍太子。酒酣坐歡，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平視。他日公聞，乃收楨，減死輸作部。文士傳曰：楨性辯捷，所問應聲而答。坐平視甄夫人，配輸作部，使磨石。武帝至尚方觀作者，見楨匡坐正色磨石。武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己自理，跪而對曰：石出荊山玄巖之下，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而不得申。帝顧左右大笑，即日赦之。

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謹於文憲？楨答曰：臣誠庸短，亦由陛下綱目不疏。

魏志曰：楨字公幹，東平寧陽人。以文學為太祖所識，與王粲、徐幹、陳琳、應瑒、阮瑀號建安七子。建安二十二年卒。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

魏書曰：毓字稚叔，潁川長社人，太傅繇長子也。年十四為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

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語其父鍾繇曰：可令二子來。於是敕見。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魏志曰：會字士季，毓之弟也。少敏惠夙成。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技藝，而博學精練名理，以夜續晝，由是獲聲譽。後為司徒，伐蜀反，為亂兵所殺。

魏明帝為外祖母築館於甄氏。

魏書曰：文昭甄皇后，中山無極人，明帝母也。明帝即位，追尊甄氏為太后，封后從子像為平原侯。太和六年，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諡為平原懿公主，又取后從孫黃為淑後，襲公主爵。明帝思念舅氏不已。

既成，自行視，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為名？侍中繆襲曰：

文章志曰：襲字熙伯，東海人。有才學，累遷尚書、光祿勳。

陛下聖思齊於哲王，罔極過於曾、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為名。

秦詩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毛詩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

魏略曰：晏字平叔，南陽宛人，漢大將軍何進孫也。母尹氏，為太祖夫人，晏長於宮省。又尚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秦丞相寒食散論曰：寒食散之方雖出漢代，而用之者寡，靡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尋也。

嵇中散語趙景真：

嵇紹趙至敘曰：至字景真，代郡人，漢末其祖流宕客緱氏。令新之官，至年十二，與母共道傍看。母曰：汝後能如此不？至曰：可爾耳。歸便求師誦書。蚤聞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答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老父不免勤苦。年十四，入太學觀，時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事訖去，遂隨車問先君姓名。先君曰：年少，何以問我？至曰：觀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先君具以告之。

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

史記曰：白起，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平原君曰：武安君小頭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面銳者，斷敢行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

恨量小狹。趙云：尺表能審璣衡之度，

周髀曰：周髀長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髀者，股也；正晷者，句也。正南千里，句一尺五寸；正北千里，句一尺七寸。日益表南，晷日益長。候句六尺，即取竹空徑一寸，長八尺，捕影而視之，空正掩日，而日應空之孔。由此觀之，率八十寸而得徑一寸，故以句為首，以髀為股。從髀至日下六萬里，而髀無影；從此以上至日，則八萬里。

寸管能測往復之氣；

漢書律曆志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候氣之應，而立宮商焉。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端，按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動。其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

何必在大，但問識如何耳。

司馬景王東征，

魏書曰：司馬師字子元，宣王長子也。以道德清粹，重於朝廷，為大將軍。魏朝之初，毌丘儉、文欽起兵淮南，師自征之。

取上黨李喜以為從事中郎。因問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來？喜對

日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熹畏法而至耳晉諸公贊曰熹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少有高行研精藝學宣帝為相國辟熹熹固辭疾景帝輔政為從事中郎累遷光祿大夫特進贈太保

鄧艾口喫語稱艾艾魏志曰艾字士載棘陽人少為農人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太丘長碑文曰言為世範行為士則遂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同者故改焉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見司馬宣王奇辟為掾累遷征西將軍伐蜀蜀平進位太尉為衛瓘所害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朱鳳晉紀曰文王諱昭字子上宣帝次子也列仙傳曰陸通者楚狂接輿也好養性游諸名山皆遇孔子而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後入蜀在峨眉山中也

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向秀別傳曰秀字子期河內人少為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不慮家之有無外物不足怫其心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好事者或存之或云是其族人所作因於不行乃告秀欲假其名秀笑曰可復爾耳後康被誅秀遂失圖乃應歲舉到京師詣大將軍司馬文王文王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常謂彼人不達堯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說隨次轉至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晉世譜曰世祖諱炎字安世咸熙二年受魏禪王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說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帝說羣臣歎服王弼老子注云一者數之始物之極也各是一物所以為主也各以其一致此清寧貞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實密似疏奮有難色帝笑之荀綽冀州記曰奮字武秋高平人魏大尉寵之孫也性清平有識自吏部郎出為冀州刺史晉諸公贊曰奮體量清雅有會祖寵之風遷尚書令為荀晞所害奮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今之水牛唯生江淮閒故謂之吳牛也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熱見月疑是日所以見月則喘

諸葛靚在吳於朝堂大會晉諸公贊曰靚字仲思琅邪人司空誕少子也雅正有才望誕以壽陽叛遣靚人質於吳以靚為右將軍大司馬孫皓問卿字仲思為何所思對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蔡洪洪集錄曰洪字叔開吳郡人有才辯初仕吳朝太康中本州從事舉秀才王隱晉書曰洪仕至松滋令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英奇於仄陋采賢儁於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舊說云隋侯出行有蛇斬而中斷者侯連而續之蛇遂得生新去後銜明月珠以報其德光明照夜同書因曰隋珠左思蜀都賦所謂隋侯鄙其夜光也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之山韓子曰和氏之璧蓋產於荊山之中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按孟子曰舜生於諸馮東夷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西夷人也則東夷是舜非禹也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尚書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作多士孔安國注曰殷大夫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徙近王都教誨也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按華令思舉秀才入洛與王武子相酬對皆與此言不異無容二人同有此辭疑世說穿鑿也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竹林七賢論曰王濟諸人嘗至洛水解禊事明日或問濟曰昨游有何語議濟云云還樂令廣也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illegible]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illegible]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illegible]我與王安豐戎也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illegible]

王武子晉諸公贊曰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司徒渾第二子也有儁才能清言起家中書郎終太僕孫子荊文士傳曰孫楚字子荊太原中都人[illegible]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嶵巍以嵯峨其水泙渫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illegible]

樂令女適大將軍成都王穎[illegible]虞世祖第十九子封成都王大將軍王兄長沙王執權於洛晉百官名曰司馬乂字士度封長沙王八王故事曰世祖第十七子遂構兵相圖長沙王親近小人遠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懷危懼樂令既允朝望加有婚親羣小讒於長沙長沙嘗問樂令樂令神色自若徐答曰豈以五男易一女晉陽秋曰成都王之起兵長沙王猜廣廣曰寧以一女而易五男乂猶疑之遂以憂卒由是釋然無復疑慮

陸機詣王武子晉陽秋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大司馬機與弟雲並有俊才司空張華見而說之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傳曰博學善屬文非禮不動入晉仕著作郎至平原內史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瘧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瘧俗傳行瘧鬼小多不病巨人故光武嘗謂景丹曰嘗聞壯士不病瘧大將軍反病瘧耳答曰來病君子所以為瘧耳

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答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恆晉百官名曰崔豹字正熊燕國人惠帝時官至太傅丞

元帝始過江朱鳳晉書曰帝諱叡字景文[illegible]謂顧驃騎曰寄人國土心常懷慚榮跪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為家是以耿亳無定處[illegible]亳今景亳是也九鼎遷洛邑春秋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今之河南是也願陛下勿以遷都為念

庾公造周伯仁晉書曰周顗字伯仁汝南安城人揚州刺史浚長子也晉陽秋曰顗有風流才氣少雅名正體嶷然儕輩不敢媟也[illegible]累遷尚書僕射為王敦所害伯仁曰君何所欣說而忽肥庾曰君復何所憂慘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丹陽記曰新亭吳舊立先基崩淪隆安中丹陽尹司馬恢之徙創今地周侯顗也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

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春秋傳曰楚伐鄭諸侯救之鄭執鄖公鍾儀獻晉景公觀軍府見而問之曰南冠而縶者為誰有司對曰楚囚也使稅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能為樂乎曰先父之職敢有二事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樂奏土風不忘舊也君盍歸之以合晉楚之成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顇語左右云見此芒芒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晉諸公贊曰衛玠字叔寶河東安邑人祖父瓘太尉父恆黃門侍郎玠別傳曰玠穎識通達天韻標令陳郡謝幼輿敬以亞父之禮論者以為出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世咸謂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娶樂廣女裴叔道曰妻父有冰清之姿婿有璧潤之望所謂秦晉之匹也為太子洗馬永嘉四年南至江夏與兄別於梁里澗語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日忠臣致身之道可不勉乎行至豫章乃卒

顧司空未知名詣王丞相丞相小極對之疲睡顧思所以叩會之顧和別傳曰和字君孝吳郡人祖容吳荊州刺史父相晉臨海太守和總角知名族人顧榮雅相器愛曰此吾家之麒麟也必振衰族累遷尚書令因謂同坐曰昔每聞元公道公協贊中宗保全江表鄧粲晉紀曰導與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國將亂勸帝渡江求為安東司馬政皆決之號仲父晉中興之功導實居其首體小不安令人喘息丞相因覺謂顧曰此子珪璋特達機警有鋒

會稽賀生體識清遠言行以禮賀循別見不徒東南之美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實為海內之秀

劉琨雖隔閡寇戎志存本朝王隱晉書曰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祖邁有經國之才父蕃光祿大夫琨少稱倜朗累遷司徒長史術隸右丞遷大將於長安以有殊勳封廣武侯年三十五出為并州刺史為段日磾所害謂溫嶠曰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漢書敘傳曰彪字叔皮扶風人客於天水隴西隗囂有窺覦之志彪作王命論以諷之東觀漢記曰馬援字文淵茂陵人從公孫述隗囂游後見光武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寥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眞也帝甚壯之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於河北使卿延譽於江南子其行乎溫曰嶠雖不敏才非昔人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立之功豈敢辭命虞預晉書曰嶠字太眞太原祁人少標俊清徹英穎顯名為司空劉琨左司馬是時二都傾覆天下大亂琨聞元皇受命中興忼慨幽并志存本朝使嶠奉使嶠謂然對曰嶠雖無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敢辭不報以運高首以李長史使勸進累遷驃騎大將軍

溫嶠初為劉琨使來過江于時江左營建始爾綱紀未舉溫新至深有諸慮既詣王丞相陳主上幽越社稷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有黍離之痛溫忠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泣敘情既畢便深自陳結丞相亦厚相酬納既出懽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復何憂史記曰管仲夷吾者潁上人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語林曰初溫率使勸進晉王大集賓客見之溫公始入姿形甚陋合坐盡驚既坐陳說九服分崩皇室弛絕晉王君臣莫不歔欷及言天下不可以無主聞者莫不踴躍植髮穿冠王丞相深相付託溫公既見丞相便遊樂不往曰既見管仲天下事無復憂

王敦兄含為光祿勳含別傳曰含字處弘琅邪臨沂人累遷徐州刺史光祿勳與弟敦作逆伏誅敦既逆謀屯據南州含委職奔姑孰鄧粲晉紀曰初王導協贊中興敦有方面之功敦以劉隗為閒已舉兵討之故含南奔武昌朝廷始警備也王丞相詣闕謝中興書曰導從兄敦舉兵討劉隗導率子弟二十餘人旦旦到公車泥首謝罪司徒丞相揚州官僚問訊倉卒不知何辭顧司空時為揚州別駕援翰曰王光祿遠避流言明公蒙塵路次群下不寧不審尊體起居何如

郗太尉拜司空語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紛紜遂至台鼎朱博翰音實愧於懷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為丞相臨拜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上問揚雄李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空名得進則有無形之聲傳後朱事自從故[illegible]傳曰博之翰音鼓妖先作易中孚曰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王弼注曰翰高飛也飛者音飛而實不從也

高坐道人不作漢語或問此意簡文曰以簡應對之煩高坐別傳曰和尚胡名尸黎密西域人傳云國王下以國讓弟遂為沙門永嘉中始到此土止於大市中和尚天姿高朗風韻遒邁丞相王公一見奇之以為吾之徒也周僕射領選撫其背而歎曰若選得此賢令人無恨俄而周侯遇害和尚對其孤作胡祝說數千言音聲高暢既而揮涕收淚其哀樂應變皆此類性高簡不學晉語諸公與之言皆因傳譯然神領意得頓在咨前塔寺記曰尸黎密冢曰高坐在石子岡常行頭陀卒於梅岡即葬焉晉元帝於冢邊立寺因名高坐

周僕射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嘯詠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答曰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鄧粲晉紀曰伯仁儀容弘偉善於接物應答精神足以蔭映數人深自持能致人而未嘗往焉

庾公嘗入佛圖見臥佛涅槃經云如來背痛於雙樹間北首而臥故後之圖繪者為此象曰此子疲於津梁于時以為名言

摯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將軍戶曹參軍復出作內史摯氏世本曰瞻字景雲京兆長安人太常虞兄子也父育涼州刺史瞻少善屬文起家著作郎中朝亂依王敦為戶曹參軍歷安豐新蔡西陽太守見敦以故壞婁賜老斯外部都督驕謙曰尊裴雖敖不宜與小吏敖曰何為不可驕時因辭曰若上服皆可用賜韶蟬亦可賜下乎敦曰非喻所引如此不堪二千石贈曰驕祓手西陽都服矣敦反乃左遷隨郡內史耳年始二十九嘗別王敦敦謂瞻曰卿年未三十已為萬石亦太蚤瞻曰方於將軍少為太蚤比之甘羅已為太老摯氏世本曰瞻高亮有氣節故以此答敦後知敦有異志建興四年與第五猗據荊州以距敦竟為所害史記曰甘羅甘茂之孫也年十二事秦相呂不韋欲使張唐相燕唐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又請車五乘以使趙還報秦秦封甘羅為上卿賜以甘茂田宅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王隱晉書曰孔坦字君平會稽山陰人書春秋有文辯歷太子舍人累遷廷尉卿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孔廷尉以裘與從弟沈孔氏譜曰沈字德度會稽山陰人祖父奕全椒令父群鴻臚卿沈至琅邪王文學沈辭不受廷尉曰晏平仲之儉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猶狐裘數十年劉向別錄曰晏平仲名嬰東萊夷維人事齊靈公莊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禮記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君子以為隘也又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晏子焉知禮[illegible]豚肩不能掩豆喻少也卿復何辭此於是受而服之

佛圖澄與諸石遊澄別傳曰道人佛圖澄不知何許人出於燉煌好佛道出家為沙門永嘉中至洛陽值京師有難潛遁草澤閒石勒為人好殺害因勒大將軍郭默略見勒以麻油塗掌占見吉凶數百里外聽浮圖鈴聲逆知禍福勒甚敬信之虎即位亦師澄號大和尚自鄴終曰開棺無屍唯袈裟法服在焉林公曰澄以石虎為海鷗鳥趙書曰虎字季龍勒從弟也征伐好斬將搴旗[illegible]人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illegible]止其父曰吾聞鷗鳥從汝游汝取來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鯤別見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

自參上流諸人咸共歎之曰年少一坐之顏回仁祖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晉陽秋曰謝尚字仁祖陳郡人鯤之子也七歲喪兄哀慟過人及遭父喪溫嶠往弔之尚號咷極哀既而收涕告訴有異常童嶠奇之由是知名仕至鎮西將軍豫州刺史

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為恨陶氏敘曰侃字士衡其先鄱陽人後徙尋陽侃少有[illegible]宇宙之志[illegible]入洛司空張華見而謂曰[illegible]劉弘[illegible]為長史[illegible]昔吾為羊太傅參[illegible]廣荊三州刺史加羽葆鼓吹封長沙郡公大將軍[illegible]拜不名劍履上殿[illegible]晉書載侃臨終表曰臣少長孤寒[illegible]歷世異恩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illegible]何恨但以餘寇未誅山陵未復所以憤慨[illegible]而已猶冀犬馬之齒尚可少延欲為陛下北吞石虎西誅李雄勢遂不振良圖不息臨晉振腕[illegible]伏願遴選代人使必得良才足以奉宣王猷遵成志業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有表若此非無獻替仁祖聞之曰時無豎刁故不貽陶公話言呂氏春秋曰管仲病桓公問曰[illegible]諱誰代子相者豎刁何如管仲曰自宮以事君非人情必不可用後果亂齊時賢以為德音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游朱門答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高逸沙門傳曰法師居會稽皇帝重其風德遣使迎焉法師暫出應命司徒會稽王天性虛澹與法師結殷勤之歡師雖升履丹墀出入朱邸泯然曠達不異蓬宇也或云卞令別見

孫盛為庾公記室參軍中興書曰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博學強識歷著作郎瀏陽令庾亮為荊州以為征西主簿累遷祕書監從獵將其二兒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邪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答曰字齊由公曰欲何齊邪曰齊許由晉百官名曰孫潛字齊由太原人中興書曰潛盛長子也豫章太守殷仲堪下討王國寶時潛在郡逼為諮議參軍固辭不就遂以憂卒齊莊何字答曰字齊莊公曰欲何齊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對曰聖人生知故難企慕庾公大喜小兒對孫放別傳曰放字齊莊監君次子也年八歲太尉庾公召見之放清秀欲觀試乃授紙筆令書放便自疏名字公題後問之曰為欲慕莊周邪放答曰意欲慕之公曰何故不慕仲尼而慕莊周放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於莊周其次者故慕耳公謂賓客曰王輔嗣應答恐不能勝之卒長沙王相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惠和並知之而常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懨敷別見續晉陽秋曰張玄之字祖希[illegible]于時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謂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大智度論曰[illegible]

庾法暢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法暢氏族所出未詳著人物論自敘其美云悟銳有神才辭通辯

庾穉恭為荊州庾翼別傳曰翼字穉恭潁川鄢陵人[illegible]以毛扇上武帝武帝疑是故物[illegible]侍中劉劭曰[illegible]柏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鍾夔先聽其音[illegible]稱恭上綵以好不以新庾後問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何驃騎亡後何充別見徵褚公入既至石頭王長史劉尹同詣褚褚曰真長何以處我真長顧王曰此子能言褚因視王王曰國自有周公晉陽秋曰[illegible]褚裒自丹徒入朝吏部尚書[illegible]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桓溫別傳曰溫字元子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後也[illegible]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衛詩也殳長一丈二尺無刃簡文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中興書曰悅字君叔晉陵人初為殷浩揚州別駕[illegible]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經霜彌茂顧愷之為父傳曰君以直道陵遲於世入見王王髮無二毛而君已斑白問君年君曰卿何偏蚤白君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臣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受命之異也王稱善久之

桓公入峽絕壁天懸騰波迅急晉陽秋曰溫以永和二年[illegible]迺歎曰既為忠臣不得為孝子如何[illegible]

初熒惑入太微尋廢海西晉陽秋曰泰和六年閏十月熒惑守太微端門十一月[illegible]簡文登阼復入太微帝惡之時郗超為中書在直引超入曰天命修短故非所計政當無復近日事不超曰大司馬方將外固封疆內鎮社稷必無若此之慮臣為陛下以百口保之帝因誦庾仲初詩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庾闡從征詩也聲甚悽厲郗受假還東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是身不能以道匡衛思患預防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因泣下流襟晉陽秋曰帝外壓強臣憂憤不得志在位二年而崩

簡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宣武至問上何在簡文曰某在斯時人以為能論語曰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歷告坐中人也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閒想也濠濮二水名也莊子曰莊子與惠子游濠梁水上

（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也？莊周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年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王曰：（文字志曰：王羲之字逸少，琅邪臨沂人。父曠，淮南太守。羲之少朗拔，為叔父廙所賞。善草隸。累遷江州刺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重其神駿。」（高逸沙門傳曰：支遁字道林，河內林慮人，或曰陳留人，本姓關氏。少而任心獨往，風期高亮，家世奉法。嘗於餘杭山沈思道行，泠然獨暢。年二十五始釋形入道。年五十三終於洛陽。）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入心處，便覺咫尺玄門。」劉曰：「此未關至極，自是金華殿之語。」（漢書敘傳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於成帝，宜勸學，召見宴昵殿，拜為中常侍。時上方鄉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之。）

羊秉為撫軍參軍，少亡，有令譽。夏侯孝若為之敘，極相讚悼。（羊秉敘曰：秉字長達，太山平陽人，漢南陽太守續曾孫。大父魏郡府君，即車騎掾元子也。府君夫人鄭氏無子，乃養秉為嗣。南任小心敬嶺十處，而鄭夫人處秉出客盡哀，儀而公府掾。及夫人並卒，秉華從安季禮，拔承人不閑其親雍舞，如也仕參撫軍將軍事。將舊千里之足，揮沖天之翼，惜乎春秋三十有二而卒。昔罕虎死，子產以為無與為善，自夫子之賀，有子產之歎。下後有子男，又不者，是何行善而謂繫也？豈非司馬生之所甚歎？）

羊權為黃門侍郎，侍簡文坐。帝問曰：「夏侯湛作羊秉敘，絕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羊氏譜曰：權字道輿，徐州刺史悅之子也，仕至尚書左丞。）權潸然對曰：「亡伯令問夙彰，而無有繼嗣。雖名播天聽，然胙絕聖世。」帝嗟慨久之。

王長史與劉真長別後相見，（王長史別傳曰：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其先出自周室，經漢、魏，世為大族。祖佑，北軍中候。父訥，新淦令。濛神氣清韶，年十餘歲，放邁不羈，弱冠檢尚，風流雅正，外絕榮競，內寡私欲。辟司徒掾、中書郎，以后父贈光祿大夫。）王謂劉曰：「卿更長進。」答曰：「此若天之自高耳。」（語林曰：仲祖語真長曰：卿近大進。劉曰：卿仰看耶？王曰：何意？劉曰：不爾，何由測天之高也。）

劉尹云：「人想王荊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荊產，王微小字也。王氏譜曰：微字幼仁，琅邪人。祖乂，平北將軍。父澄，荊州刺史。微歷尚書郎、右軍司馬。）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故當不昧此語。」（春秋傳曰：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杜預曰：介，東夷國也。葛盧，其君名也。）

劉真長為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宿，（晉陽秋曰：許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玄孫。總角秀惠，眾稱神童。長而風情簡素，司徒掾辟不就，蚤卒。）床帷新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吉凶由人，（春秋傳曰：吉凶無門，唯人所召。）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揚州記曰：冶城，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王茂弘所治也。）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帝王世紀曰：禹治洪水，手足胼胝，世傳為偏枯，足不相過，今禹步是也。）文王旰食，日不暇給。（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今四郊多壘，（禮記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戰國策曰：衛商鞅，衛之庶子也，名鞅，姓公孫。其少好刑名學，為秦孝公相，封於商。）豈清言致患邪？」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胡兒，謝朗小字也。續晉陽秋曰：朗字長度，安次兄據之長子。安蚤知名，文義艷發，名亞於玄。仕至東陽太守。）「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即公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王氏譜曰：凝之字叔平，右軍第二子也。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中興書曰：凝之事五斗米道。孫恩之攻會稽，凝之曰：吾已請大道，許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為孫恩所害。婦人集曰：謝夫人名道韞，有文才，所著詩、賦、誄、頌傳於世。）

王中郎令伏玄度、習鑿齒（王中郎傳曰：坦之字文度，太原晉陽人。祖東海太守承，清談平遠；父述，貞貴簡正。坦之器度淳深，孝友天至，譽稱朝野，標的當時。累遷侍中、中書令，領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中興書曰：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少有才學，舉秀才，大司馬桓溫參軍，領大著作，掌國史，游擊將軍，卒。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以文稱，善尺牘。桓溫在荊州，辟為從事，歷治中、別駕，遷滎陽太守。）論青楚人物。（滔集載其論略曰：循以春秋時館叔、管仲、隰朋、召忽、輸寫、肯風、婁王人、逢丑父、晏嬰、涓子、嚴風時、公羊高、孟軻、鄒衍、田單、奇羅、鄒炎、苦大夫、田子方、權子、魯連、淳于髡、騶子、田光、顏歌、野子、於陵仲子、王叔、即墨大夫。前漢時伏徵君、終軍、東郭先生、叔孫通、萬石君、東方朔、安期先生。後漢時大司徒伏三老、征草達、前倉慶、承幼子、徐防、蔣方、鄭康成、周孟王、劉祖榮、篇孝存、修共元、矩孫貨、顏劉仲謀、劉公山、王儀伯、姊宗碩、正平劉成、尚田魏、時管劬、安郎、根矩、華子魚、徐偉長、任昭先、伏尚陽，此皆青土有才德君也。南以神農生於黔中，部南詠其美於春秋，稱其多漢廣之風，不同雖鳴之精，子文叔拔，善與皆晏，比德技與之歌，鳳分德炎之詠，陷波從陰。夫人之折子真，市南宜徐，居華說之不為利，同符仲達，不及老叢夫妻，田光之於鳳原，鄧禹、卓茂無敢於天下，管幼安不勝鹿公，麗士元不推華子，焦何鄭二尚書獨步於藝，劍業令無對於晉世，昔伏義葬角邵，少吳雍長步身葬零陵，比其人則華的如此，論其士則琴聖之所葬，考其風則詩人之所歌，與其事周未有亦眉黃巾之賦，此何如青州邪？舊與相往反，鑿齒無以對也。）臨成，以示韓康伯。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韓曰：「無可無不可。」（馬能述論語，曰：唯義所在。）

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晉中興士人書曰：許詢能清言，于時士人皆欽慕仰愛之。）

荀中郎在京口，（晉陽秋曰：荀羨字令則，潁川人，光祿大夫崧之子也。清和有識裁，少以主壻拜駙馬都尉。是時殷浩子淡，百掇引淡為接抵典。羨與郗超投北中郎將、徐州刺史，以蒲屏為中南。書曰：羨年二十入山為徐竟二。中與方伯之少來有若淡者也。南徐州記曰：城西北有別嶺入江，三面臨水。）登北固望海云：「雖未睹三山，便自使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史記封禪書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山世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嘗有至者，言諸仙人、不死藥在焉，黃金白銀為宮闕，其物禽獸盡白，望之如雲，及至，反居水下，欲到，輒風引船而去，終莫能至。秦始皇登會稽，並海上，冀遇三神山之奇藥。漢武既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遂請藥，得於是上欣然東至海，冀獲蓬萊者之而去。）

謝公云：「賢聖去人，其間亦邇。」子姪未之許。公歎曰：「若郗超聞此語，必不至河漢。」（超別傳曰：超精於理義，沙門支道林以為一時之俊。莊子曰：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支公好鶴，住剡東岇山。（支公書曰：山去會稽二百里。）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鎩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謝中郎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是何水？」（中興書曰：謝萬字萬石，太傅安弟也。才氣高俊，蚤知名，歷吏部郎、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散騎常侍。）答曰：「曲阿湖。」（太康地記曰：曲阿本名雲陽，秦始皇以有王氣，鑿北阬以敗其勢，截其直道，使其阿曲，故曰曲阿也。與遐為出陽）

（今後名何）謝曰：故當淵注渟著，納而不流。

晉武帝每餉山濤恆少，謝太傅（安也）以問子弟，車騎（玄也）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謝車騎家傳曰：玄字幼度，鎮西奕第三子也。神理明俊，善微言。叔父太傅賞與子姪燕集，問：武帝任山公以三事，任以官人，至於賜予不過斤合，當有旨不？玄答有辭致也。）

謝胡兒語庾道季：（道季，庾龢小字。徐廣晉紀曰：龢字道季，太尉亮子也。風情率悟，以文談致稱於時，歷任至丹陽尹，兼中領軍。）諸人莫當就卿談，可堅城壘。庾曰：若文度來，我以偏師待之；康伯來，濟河焚舟。（春秋傳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杜預曰：示必死。）

李弘度常歎不被遇。（中興書曰：李充字弘度，江夏鄳人也。祖康，父矩，皆有美名。充初辟丞相掾、記室參軍，以貧求剡縣，遷大著作、中書郎。）殷揚州（殷浩，別見。）知其家貧，問：君能屈志百里不？李答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衛詩北門，刺仕不得志也。）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授剡縣。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字脩齡，琅邪臨沂人，王廙之子也。歷吳興太守，徵侍中、丹陽尹、祕書監，並不就。拜使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吳興記曰：於潛縣東七十里有印渚，渚傍有白石山，峻壁四十丈。印渚蓋眾溪之下流也。印渚己上至縣，悉石瀨惡道，不可行船；印渚己下，水道無險，故行旅集焉。）歎曰：非唯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

謝萬作豫州都督，新拜，當西之都邑，相送累日，謝疲頓。於是高侍中往，（中興書曰：高崧字茂琰，廣陵人。父悝，光祿大夫。崧少好學，善史傳，累遷吏部郎、侍中，以公累免官。）徑就謝坐，因問：卿今仗節方州，當疆理西蕃，何以為政？謝粗道其意。高便為謝道形勢，作數百語。謝遂起坐。高去後，謝追曰：阿酃故麤有才具。（阿酃，崧小字也。）謝因此得終坐。

袁彥伯為謝安南司馬，（安南，謝奉，別見。）都下諸人送至瀨鄉。將別，既自悽惘，歎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續晉陽秋曰：袁宏字彥伯，陳郡人，魏郎中令渙六世孫也。祖猷，侍中。父勖，臨汝令。宏起家建威參軍、安南司馬記室。太傅謝安賞宏機捷辯速，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乃祖之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迫試之，執手將別，顧左右取一扇而贈之。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坐歎其要捷。性直亮，故位不顯也。在郡卒。）

孫綽賦遂初，築室畎川，自言見止足之分。（中興書曰：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人。少以文稱，歷太學博士、大著作、散騎常侍。遂初賦敘曰：余少慕老莊之道，仰其風流久矣。卻感於陵賢妻之言，悵然悟之。乃經始東山，建五畝之宅，帶長阜，倚茂林，孰與坐華幕、擊鐘鼓者同年而語其樂哉。）齋前種一株松，恆自手壅治之。高世遠時亦鄰居，（世遠，高柔字也，別見。）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棟梁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盛弘之荊州記曰：荊州城臨漢江，臨江王所治。王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泣曰：吾王去不還矣。從此不開北門。）會賓僚出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賞。顧長康時為客，在坐，目曰：遙望層城，丹樓如霞。桓即賞以二婢。

王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亦何與人事！（晉諸公贊曰：羊祜字叔子，太山平陽人也。世長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以清德稱。為兒時遊汶濱，有行父止而觀焉，歎息曰：此兒大好相，年未六十，必有重功於天下。即富貴，無相忘。遂去，莫知所在。祜累遷都督荊州諸軍事。自在南夏，吳人設服，稱羊公，莫敢名者。荊州人聞公喪，號哭罷市。）故不如銅雀臺上妓。（魏武遺令曰：以吾妾與伎人，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繐帳，月朝十五日，輒使向帳作伎。）

林公見東陽長山曰：何其坦迤！（會稽土地志曰：山靡迤而長，縣因山得名。）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丘淵之文章錄曰：顧愷之字長康，晉陵人。父悅，尚書右丞。愷之義熙初為散騎常侍。）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宋明帝文章志曰：孝武皇帝諱昌明，簡文第三子也。初，簡文觀讖書曰：晉氏阼盡昌明。及帝誕育，東方始明，故因生時以為諱，而相與忘告簡文。問之，乃以讖對。簡文流涕曰：不意我家昌明便出。帝悲慟，推賢任才。年三十五崩。）左右啓：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續晉陽秋曰：寧康三年九月九日，帝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吏部尚書陸納兼侍中，卞耽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袁宏執經，中書郎車胤、丹陽尹王混擿句。）車武子（車胤，別見。）難苦問謝，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羊，喬小字也。袁氏家傳曰：喬字彥叔，陳郡陽夏人。父瓌，光祿大夫。喬歷尚書郎、江夏相，從桓溫平蜀，封湘西伯、益州刺史。）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風。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會稽土地志曰：邑在山陰，故以名焉。）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會稽郡記曰：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峯崿隆峻，吐納雲霧，松栝楓柏，擢幹竦條，潭壑鏡徹，清流寫注。王子敬見之曰：山水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謝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王珣遊嚴陵瀨詩敘曰：道壹姓竺氏，名德。沙門題目曰：道壹文鋒富贍。孫綽為之贊曰：馳騁遊說，言固不虛；唯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芬載敷；條柯猗蔚，枝幹扶疏。）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已皓然。

張天錫為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為苻堅所禽，用為侍中。後於壽陽俱敗，至都，（張資涼州記曰：天錫字公純嘏，安定烏氏人，張耳後也。曾祖軌，永嘉中為涼州刺史，值京師大亂，遂據涼土。天錫襲位，自立為涼州牧。苻堅使姚萇攻破涼州。天錫至長安，堅以為侍中、比部尚書、歸義侯。從堅至壽陽。堅軍敗，遂[illegible]。拜散騎常侍、西平公。中興書曰：天錫後以徵為廬江太守，嘉應侍中。）為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頗有嫉已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椹甘香，鴟鴞革響。（詩曰：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淳酪養性，人無嫉心。（西河舊事曰：河西牛羊肥，酪過精好，但寫酪置革上，都不解散也。）

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宋明帝文章志曰：愷之為桓溫參軍，甚被親暱。）人問之曰：卿憑重桓乃爾，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決溜。（春秋考異郵曰：距不周風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精大備也。蓋北風也。一曰大風。）或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征西寮屬名曰：毛玄字伯成，潁川人，仕至征西行軍參軍。）

范甯作豫章，（中興書曰：甯字武子，順陽人。學通覽羣，遷中書郎，出為豫章太守。）八日請佛有板，眾僧疑，或欲作答。有小沙彌在坐末，曰：世

尊默然則爲許可衆從其義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孝文王傳曰王諱道子簡文皇帝第五子也封會稽王領司徒揚州刺史進太傅爲桓玄所害贈丞相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歎以爲佳謝景重在坐續晉陽秋曰謝重字景重陳郡人父朗東陽太守重明秀有才會稱驃騎長史答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

王中郎甚愛張天錫問之曰卿觀過江諸人經緯江左軌轍有何偉異後來之彥復何如中原張曰研求幽邃自王何以還因時修制荀樂之風荀顗荀勗修定法制樂則未詳王曰卿知見有餘何故爲苻堅所制張資涼州記曰天錫明鑒穎發英聲少著答曰陽消陰息故天步屯蹇否剝成象豈足多譏

謝景重女適王孝伯兒二門公甚相愛美謝氏譜曰重女月鏡適王恭子愔之謝爲太傅長史被彈王即取作長史帶晉陵郡太傅已構嫌孝伯不欲使其得謝還取作咨議外示縶維而實以乖閒之及孝伯敗後太傅繞東府城行散丹陽記曰東府城西有簡文爲會稽王時第東則孝文王道子府道子領揚州仍住先舍故俗稱東府僚屬悉在南門要望候拜時謂謝曰王寧異謀阿寧王恭小字也云是卿爲其計謝曾無懼色斂笏對曰樂彥輔有言豈以五男易一女太傅善其對因舉酒勸之曰故自佳故自佳

桓玄義興還後見司馬太傅太傅已醉坐上多客問人云桓溫來欲作賊如何晉安帝紀曰溫在姑孰諷朝廷求九錫謝安使吏部郎袁宏具其草以示僕射王彪之彪之作色曰丈夫豈可以此事示人邪安徐問其計彪之曰聞其疾已篤且可緩其事安從之故不行桓玄伏不得起謝景重時爲長史舉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暗登聖明功超伊霍紛紜之議裁之聖鑒太傅曰我知我知即舉酒云桓義興勸卿酒桓出謝過檀道鸞稱之曰道子可謂易於由言謝重詭解紛紜矣

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王司徒傳曰王珣字元琳丞相導之孫領軍洽之子也少以清秀稱大司馬桓溫辟爲主簿從討袁眞封交趾望海縣東亭侯累遷尚書左僕射領選遷尚書令丞相初營建康無所因承而制置紆曲方此爲劣晉陽秋曰蘇峻既誅大事克平之後都邑殘荒議欲徙都豫章以郎皇全朝士及三吳豪傑謂可遷都會稽王導獨謂不宜遷都建業往之秣陵古者既有帝王所治之表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謂是王者之宅今雖凋殘宜修勞來旋定之道鎮靜羣情且百堵皆作何患不克復乎終至康寧導之策也東亭曰此丞相乃所以爲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國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可測

桓玄詣殷荊州殷在妾房晝眠左右辭不之通桓後言及此事殷云初不眠縱有此豈不以賢賢易色也孔安國注論語曰言以好色之心好賢人則善

桓玄問羊孚羊氏譜曰孚字子道泰山人祖楷尚書郎父綏中書郎孚歷太學博士州別駕太尉參軍年四十六卒何以共重吳聲羊曰當以其妖而浮

謝混問羊孚何以器舉瑚璉晉安帝紀曰混字叔源陳郡人司空琰少子也文學張薦立名累遷中書令尚書左僕射坐黨劉毅伏誅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鄭玄注曰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羊曰故當以爲接神之器

桓玄既篡位後御牀微陷羣臣失色侍中殷仲文進曰續晉陽秋曰殷仲文字仲文陳郡人祖融太常父康吳興太守仲文聞玄平京邑棄郡投玄玄甚說之引爲咨議參軍時王謐見禮而不親卞範之被親而少禮其懷遇重兼於王卞矣及玄篡位以佐命親祖貴厚自封崇輿馬容服窮極綺麗後房妓妾數十絲竹不絕音性甚貪吝多納賄賂家累千金常若不足玄既敗先投義軍累遷侍中尚書以罪伏誅當由聖德淵重厚地所以不能載時人善之

桓玄既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省應在何處有人答曰無省當時殊忤旨問何以知無答曰潘岳秋興賦敘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岳別見其賦敘曰晉十有四年余年三十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僕野人也猥廁朝列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于時秋也故以秋興命篇玄咨嗟稱善劉謙之晉紀曰玄欲復虎賁中郎將疑省直與不訪之僚佐咸莫能定參軍劉簡之對曰昔潘岳秋興賦敘云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以此言之是應值也玄懽然從之此語微異又答書末列姓名故詳載之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上翻之新樂錄曰靈運陳郡陽夏人祖玄車騎將軍父瑍秘書郎靈運歷祕書監侍中臨川內史以罪伏誅孔隱士謂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遣曲蓋之貌宋書曰孔淳之字彥深魯國人少以辭榮就約徵聘無所就元嘉初散騎郎徵不到隱上虞山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莊子云漁父謂孔子曰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逾數而跡逾多走逾疾而影不離自以爲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子修心守眞還以物與人則無累矣不修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事者乎

世說新語卷上之上終

宋臨川王劉義慶撰

梁　劉孝標註

政事第三

陳仲弓爲太丘長時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令吏殺焉主簿請付獄考衆姦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衆姦豈復過此（陳寔已別見）

陳仲弓爲太丘長有劫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至發所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按後漢時賈彪有此事不聞寔也）

陳元方年十一時（陳紀已見）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丘彊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宏漢紀曰寔爲太丘其政不嚴而治百姓敬之）袁公曰孤往者嘗爲鄴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檢衆漢書袁氏諸公未知誰爲鄴令故闕其文以待通識者）元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出周旋動靜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賀太傅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乃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環濟吳紀曰賀劭字興伯會稽山陰人祖齊父景並有美名劭歷散騎常侍出爲吳郡太守後遷太子太傅）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諸屯邸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衆陸抗時爲江陵都督（吳錄曰抗字幼節吳郡人丞相遜子孫策外孫也爲江陵都督累遷大司馬荊州牧）故下請孫皓然後得釋

山公以器重朝望年踰七十猶知管時任（虞預晉書曰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祖本郡孝廉父曜宛句令濤蚤孤而貧少有器量宿士猶不慢之年十七宗人謂宣帝曰濤當與景文共綱紀天下者也帝戲曰卿小族那得此快人邪好莊老與嵇康善爲河內從事與石鑒共傳宿濤夜起蹴鑒曰今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日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焉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也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隱身不交世務累遷吏部尚書僕射太子少傅司徒年七十九薨諡康侯）貴勝年少若和裴王之徒並共宗詠有署閣柱曰閣東有大牛和嶠鞅裴楷鞦王濟剔嬲不得休（王隱晉書曰初濟領吏部潘岳內非之密爲作謠曰閣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鞦和嶠刺促不得休竹林七賢論曰濟之處選非望路絕故貽之言）或云潘尼作之（文士傳曰尼字正叔滎陽人祖勗尚書左丞父滿平原太守並以文學稱尼少有清才文辭溫雅初應州辟終太常卿）

賈充初定律令（晉諸公贊曰充有才識明達治體加以善刑法由此與散騎常侍裴楷共定科令蠲除密網以爲故事）與羊祜共咨太傅鄭沖（王隱晉書曰沖字文和滎陽開封人有核練才清虛寡欲喜論經史草衣縕袍不以爲憂累遷司徒晉受禪進太傅）沖曰皋陶嚴明之旨非僕闇懦所探羊曰上意欲令小加弘潤沖乃粗下意（續晉陽秋曰初文帝命荀勗賈充裴秀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咨鄭沖然後施行也）

山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所題目皆如其言唯用陸亮是詔所用與公意異爭之不從亮亦尋爲賄敗（晉諸公贊曰亮字長興河內野王人太常陸乂兄也性高明而率至爲賈充所親待山濤爲左僕射領選濤行業既與充異自以爲世祖所敬選用之事與充咨論充每不得其所欲好事者說充宜授心腹人爲吏部尚書參同選舉若意不齊事不得諧可不召公與選而實由人充以爲然乃啟亮公忠無私濤以亮將與己異又恐其協情不允累啟亮可爲左丞非選官之才世祖不許濤乃辭疾還家亮在職果不能允坐事免官）

嵇康被誅後山公舉康子紹爲祕書丞（山公啟事曰詔選祕書丞濤薦曰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也猶宜先作祕書郎詔曰紹如此便可爲丞不足復爲郎也晉諸公贊曰康遇事後二十年紹乃爲濤所拔王隱晉書曰時以紹父康被法選官不敢舉年二十八山濤啟用之世祖發詔以爲祕書丞）紹咨公出處（竹林七賢論曰紹懼不自容將解褐故咨之於濤）公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人乎

王安期爲東海郡（王隱晉書曰承字安期太原晉陽人父湛汝南太守承沖淡寡欲無所循尚累遷東海內史爲政清靜吏民懷之避亂渡江是時道路寇盜所在屯結承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不見其憂喜之色元皇爲鎮東引爲從事中郎）小吏盜池中魚綱紀推之王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孟子曰齊宣王問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王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邪孟子曰文王之囿芻蕘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今王之囿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是以四十里爲穽於國中也民以爲大不亦宜乎）池魚復何足惜

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呂氏春秋曰甯越中牟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可以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也）使吏送令歸家

成帝在石頭（晉世譜曰成帝諱衍字世根明帝太子年五歲即位年二十二崩）任讓在帝前（晉陽秋曰任讓樂安人隨蘇峻作亂）戮侍中鍾雅（雅別傳曰雅字彥胄潁川長社人魏太傅鍾繇弟仲常曾孫也少有才志累遷至侍中）右衛將軍劉超（晉陽秋曰超字世瑜琅邪人漢城陽景王章之後封臨沂慈鄉侯因家焉超少有志尚爲縣小吏稍遷記室掾以忠謹清慎爲元帝所拔恆在左右累遷射聲校尉中書通事郎蘇峻作亂與鍾雅並侍帝側峻欲殺之未忍也會超謀奉帝出事覺遂見害）帝泣曰還我侍中讓不奉詔遂斬超雅事平之後陶公與讓有舊欲宥之許柳兒思妣者至佳（許氏譜曰柳字季祖高陽人祖允魏中領軍父猛吏部郎柳妻祖逖子渙女既有才能逖之子拜丹陽尹約爲逆以罪伏誅）諸公欲全之（永嘉流人名曰思妣名永）若全思妣則不得不爲陶全讓於是欲并宥之事奏帝曰讓是殺我侍中者不可宥諸公以少主不可違并斬二人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霑接人人有悅色唯有臨海一客姓任（語林曰任名顒時官在都預王公坐）及數胡人爲未洽公因便還到過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大喜說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闍蘭闍羣胡同笑四坐並懽（晉陽秋曰王導接誘應會少有悟者雖疏交常賓一見多輸寫款誠自謂爲導所遇同之舊暱）

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輒翻異王公怪其如此後以問陸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陸玩別傳曰玩字士瑤吳郡吳人祖瑁父英仕郡有譽玩器量淹雅累遷侍中尚書左僕射尚書令贈太尉）

其不可耳

丞相嘗夏月至石頭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云暑可小簡之庾公曰公之遺事天下亦未以為允殷羨言行曰王公薨後庾冰代相網密刑峻羨時行遇收捕者於途自慨然歎曰丙吉問牛喘似不爾嘗從容謂冰曰卿輩自是網目不失皆是小道小善耳至如王公故能行無理事謝安石每歎詠此唱庾赤玉曾問羨王公治何似詎是所長羨曰其餘令績不復稱論然三捉三治三休三收

丞相末年略不復省事正封籙諾之自歎曰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此憒憒徐廣歷紀曰導阿衡三世經綸夷險政務寬恕事從簡易故垂遺愛之譽也

陶公性檢厲勤於事晉陽秋曰侃練核庶事勤務稼穡雖戎陳武士皆勸勵之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歡喜慰賜若他所得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拔武昌郡西門所種侃後自出駐車施門問此是武昌西門柳何以盜之施惶怖首伏三軍稱其明察侃勤而整自強不息又好督勸於人常云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凡俗當惜分陰豈可遊逸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又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而不敢行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中興書曰侃嘗檢校佐吏若得樗蒲博弈之具投之于江曰樗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圍棋堯舜以教愚子博弈紂所造諸君國器何以此為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何不射弓談者無以易也作荊州時敕船官悉錄鋸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雪始晴聽事前除雪後猶濕於是悉用木屑覆之都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後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又云嘗發所在竹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用之

何驃騎作會稽晉陽秋曰何充字次道廬江人思韻淹通有文義才情累遷會稽內史侍中驃騎將軍揚州刺史贈司徒虞存弟謇作郡主簿孫統存誄敘曰存字道長會稽山陰人也祖陽散騎常侍父偉州西曹存風情高逸歷衞軍長史尚書吏部郎謇字道真仕至郡功曹以何見客勞損欲白斷常客使家人節量擇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見存存時為何上佐正與謇共食語云白事甚好待我食畢作教食竟取筆題白事後云若得門庭長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泰別傳曰泰字林宗有人倫鑒識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未行遭亂亡失汝何處得此人謇於是止

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驃騎驃騎看文書不顧之晉陽秋曰何充與王濛劉惔好尚不同由此見譏於當世王謂何曰我今故與林公來相看望卿擺撥常務應對玄言那得方低頭看此邪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諸人以為佳

桓公在荊州全欲以德被江漢恥以威刑肅物溫別傳曰溫以永和元年自徐州遷荊州刺史在州寬和百姓安之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式桓歆小字也桓氏譜曰歆字叔道溫第三子仕至尚書云向從閣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捎雲根下拂地足意譏不著桓公云我猶患其重

簡文為相事動經年然後得過桓公甚患其遲常加勸勉太宗曰一日萬機那得速尚書皋陶謨曰一日萬機孔安國曰機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

山遐去東陽王長史就簡文索東陽云承藉猛政故可以和靜致治東陽記云遐字彥林河內人祖濤司徒父簡儀同三司遐歷武陵王友東陽太守江惇傳曰山遐為東陽風政嚴苛多任刑殺郡內苦之惇隱東陽以仁恕懷物遐感其德為微損威猛

殷浩始作揚州浩別傳曰浩字淵源陳郡長平人 [illegible] 太宗以撫軍輔政徵浩為揚州劉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襆人問其故答曰刺史嚴不敢夜行

謝公時兵廝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求一時搜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為京都續晉陽秋曰自中原喪亂民離本域江左造創豪族并兼或客寓流離名籍不立太元中外禦強氐蒐簡民實三吳頗加澄檢正其里伍其中時有山湖遁逸往來都邑者後將軍安方接客時人有於坐言宜糾舍藏之失者安每以厚德化物去其煩細又以強寇入境不宜加動人情乃答之云卿所憂在於客耳然不爾何以為京都言者有慚色

王大為吏部郎王忱已見嘗作選草臨當奏王僧彌來聊出示之僧彌王珉小字也珉別傳曰珉字季琰琅邪人丞相導孫中領軍洽少子有才藝善行書名出珣右仕至中書令贈太常僧彌得便以己意改易所選者近半王大甚以為佳更寫即奏

王東亭與張冠軍善張玄已見王既作吳郡人問小令曰續晉陽秋曰王獻之為中書令王珉代之時人曰大小王令東亭作郡風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唯與張祖希情好日隆耳

殷仲堪當之荊州王東亭問曰德以居全為稱仁以不害物為名方今宰牧華夏處殺戮之職與本操將不乖乎殷答曰皋陶造刑辟之制不為不賢史考曰庭堅號曰皋陶舜謀臣也舜舉之於堯堯令作士主刑孔丘居司寇之任未為不仁家語曰孔子自魯司寇七日而誅亂法大夫少正卯

文學第四

鄭玄在馬融門下融自敘曰融字季長右扶風茂陵人少而好問學無常師大將軍鄧騭召為舍人乘舫武都會羌虜起邊鄉擾亂乃歎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何則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貲之身哉因往應之為校書郎出為南郡太守卒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眾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玄別傳曰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果然智者異之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歷數圖緯之言兼精算術 [illegible] 袁紹 [illegible] 會者三百餘人 [illegible] 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 [illegible] 在許都徵為大司農行至元城卒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玄竟以得免馬融海內大儒被服仁義鄭玄名列門人親傳其業何猜忌而行鴆毒乎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子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

惜陰軒叢書

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己注傳意漢南紀曰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少行清苦爲諸生尤明春秋左氏傳爲作訓解舉孝廉爲尚書郎九江太守玄聽之良久多與己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衛式微詩也毛公曰泥中衛邑名也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衛柏舟之詩

服虔既善春秋將爲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摯虞文章志曰烈字威考高陽安平人駰之孫瑗之兄子也靈帝時官至司徒太尉封陽平亭侯遂匿姓名爲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閒既知不能踰己稍共諸生敘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蚤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魏志曰會論才性同異傳於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傅嘏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離文多不載

何晏爲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客盈坐文章敘錄曰晏能清言而當時權勢天下談士多宗尚之魏氏春秋曰晏少有異才善談易老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弼別傳曰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少而察惠十餘歲便好莊老通辯能言爲傅嘏所知吏部尚書何晏甚奇之題之曰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以弼補臺郎弼事功雅非所長益不留意頗以所長笑人故爲時士所嫉又爲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好正始中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弼之卒也晉景帝嗟歎之累日曰天喪予其爲高識所惜如此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爲極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爲屈於是弼自爲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迺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爲道德二論魏氏春秋曰弼論道約美不如晏自然出拔過之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永嘉流人名曰徽字文季河東聞喜人太常潛少弟也仕至冀州刺史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邪弼別傳曰弼父爲尚書郎裴徽爲吏部郎徽見異之故問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恆訓其所不足

傅嘏善言虛勝魏志曰嘏字蘭石北地泥陽人傅介子之後也累遷河南尹尚書嘏嘗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傅子曰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如論才性原本精微鮮能及之司隸鍾會年甚少嘏以明智交會荀粲談尚玄遠粲別傳曰粲字奉倩潁川潁陰人太尉彧少子也粲諸兄儒術論議各知名粲能言玄遠常以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能言者不能屈每至共語有爭而不相喻裴冀州釋二家之義通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粲別傳曰粲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爲二家釋頃之粲與嘏善管輅傳曰裴使君有高才遠度善言玄妙也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文章敘錄曰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絕禮棄學晏說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也

中朝時有懷道之流有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語多小極不復相酬答乃謂客曰身今少惡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問晉諸公贊曰頠談理與王夷甫不相推下

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唯王夷甫來如小屈時人即以王理難裴理還復申晉諸公贊曰自魏太常夏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論于時侍中樂廣吏部郎劉漢亦體道而言約尚書令王夷甫講理而才虛散騎常侍戴奧以學道爲業後進庾敳之徒皆希慕簡曠頠疾世俗尚虛無之理故著崇有二論以折之才博喻廣學者不能究後樂廣與頠清閒欲說理而頠辭喻豐博廣自以體虛無笑而不復言惠帝起居注曰頠著二論以規虛誕之弊文辭精富爲世名論

諸葛厷年少不肯學問始與王夷甫談便已超詣王歎曰卿天才卓出若復小加研尋一無所愧厷後看莊老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王隱晉書曰厷字茂遠琅邪人魏雍州刺史緒之子有逸才仕至司空主簿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虀噉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周禮有六夢一曰正夢謂無所感動平安而夢也二曰噩夢謂驚愕而夢也三曰思夢謂覺時所思念也四曰寤夢謂覺時道之而夢也五曰喜夢謂喜說而夢也六曰懼夢謂恐懼而夢也按樂所言想者蓋思夢也因者蓋正夢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爲剖析之衛郎小差樂歎曰此兒胸中當必無膏肓之疾春秋傳曰晉景公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刺之不可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注肓鬲也心下爲膏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晉陽秋曰庾敳字子嵩潁川人侍中峻第三子恢廓有度量自謂是老莊之徒曰昔未讀此書意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仕至豫州長史

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樂因又舉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夫藏舟潛往交臂恒謝一息不留忽焉生滅故飛鳥之影莫見其移馳車之輪曾不掩地是以去不去矣庸有至乎至不至矣庸有去乎然則前至不異後至至名所以立前去不異後去去名所以生今天下無去矣而去者非假哉既爲假矣而至者豈實哉於是客乃悟服樂辭約而旨達皆此類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秀別傳曰秀與嵇康呂安爲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羈安放逸邁俗而秀雅好讀書二子頗以此嗤之後秀將注莊子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此書詎復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爾故復勝不安乃驚曰莊周不死矣後注周易大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互有彼此未若隱莊之絕倫也秀本傳或言秀遊託數賢蕭屑卒歲都無注述唯好莊子聊應徒謂所注以備遺忘云竹林七賢論云秀爲此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絕冥始了視聽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遊天下外萬物雖復使動競之人顧觀所徇皆悵然自有振拔之情矣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爲人薄行有儁才文士傳曰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道好學託志老莊時人咸以爲王弼之亞辟司空掾太傅主簿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句而已文士傳曰象作莊子注最有清辭遒旨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為掾。世謂「三語掾」。衛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一？」遂相與為友。名士傳曰：阮修字宣子，陳留尉氏人。好老易，能言理，不喜見俗人，時誤相逢，即舍去。傲然無營，家無儋石之儲，宴如也。琅邪王處仲為鴻臚卿，謂曰：鴻臚丞差有祿，卿常無食，能作不？修曰：亦復可耳。遂為鴻臚丞、太子洗馬。

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壻大會，晉諸公贊曰：裴遐字叔道，河東人。父綽，長水校尉。遐少有理稱，辟司空掾、散騎郎。王衍甚嘉之，以第四女適遐也。當時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贍，始數交未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鄧粲晉紀曰：遐以辯論為業，善敘名理，辭氣清暢，泠然若琴瑟。聞其言者，知與不知，無不歎服。王亦以為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為爾，將受困寡人女壻。」

衛玠始渡江，見王大將軍。敦別傳曰：敦字處仲，琅邪臨沂人。少有名理，累遷青州刺史，避地江左，歷侍中、丞相、大將軍、揚州牧，以罪伏誅。因夜坐，大將軍命謝幼輿。晉陽秋曰：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好老易，善音樂，以琴瑟為業。避亂江東，為豫章太守。王敦引為長史。年四十三卒，贈太常。玠見謝，甚說之，都不復顧王，遂達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體素羸，恆為母所禁。爾夕忽極，於此病篤，遂不起。玠別傳曰：玠少有名理，善易老，自抱羸疾，不能言，與友談論，衛君不言，善易老者自已。

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嵇康聲無哀樂論略曰：夫天地合德，萬物資生。異俗歌哭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歡，或聽歌而戚，然其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而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哉？養生、嵇康養生論曰：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庶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言盡意，歐陽建言盡意論曰：誠以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名不辯。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此猶聲發響應，形存影附，不得相與為二矣。苟其不二，則言無不盡矣。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

殷中軍為庾公長史，按庾亮僚屬名及中興書，浩為司馬，非長史也。下都，王丞相為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王述別傳曰：述字懷祖，太原晉陽人。祖湛，父承，並有高名。述蚤孤，事親孝謹，簡貴靜退，由是為有識所知，襲爵藍田侯。謝

鎮西並在。丞相自起解帳帶麈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反，其餘諸賢略無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明旦，桓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掾，王濛、王述並為王導所辟。輒翣如生母狗馨。」

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佛經之行中國尚矣，莫詳其始。牟子傳曰：漢明帝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博問群臣，通人傅毅對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於大月氏寫取佛經四十二章，在蘭臺石室。劉子政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魏略西戎傳曰：天竺城中有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曰莫邪。浮屠身服色黃，髮青如青絲，乳青毛，蛉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脅出，生而有結，墮地能行七步。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眾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豈當漢武之時，其經未行於中土，而但神明事之邪？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孔叢子曰：趙人公孫龍云：白馬非馬。非馬者，言白所以命色，馬所以命形也。色非形，形非色。夫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從，今合以為物，非也。為論以示謝。于時謝不即解阮語，重相咨盡。阮乃歎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

褚季野語孫安國云：中興書曰：孫盛甚稱情論難。「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支所言，但譬成孫褚之理也。然則學廣則難周，難周則識闇，故如顯處視月；學寡則易覈，易覈則智明，故如牖中窺日也。

劉真長與殷淵源談，劉理如小屈，殷曰：「惡，卿不欲作將善雲梯仰攻？」墨子曰：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般。般曰：吾請為子攻之，王令公輸般設攻宋之計，墨子九距之，公輸九攻之，而墨子九卻之，不能入，遂輟兵。墨子縈帶為守。甚愛之。

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後慧。」浩別傳曰：浩善老易，能清言。康伯，浩甥也。

謝鎮西少時，聞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過有所通，為謝標榜諸義，作數百語，既有佳致，兼辭條豐蔚，甚足以動心駭聽。謝注神傾意，不覺流汗交面。殷徐語左右：「取手巾與謝郎拭面。」按殷浩大謝尚三歲，是時流或當貴其勝致，便擁汗，故寫之。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易乾鑿度曰：易者，以言其德也，通情無門，藏神無內。光明四通，不煩不擾，澹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也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取象，變節相移，能消者息，必專者敗，此其變易也。不易也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日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為限邪？」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於瓦官寺，講小品。于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設疑難，林公辯答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摧屈。孫問深公：「上人當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不言？」高逸沙門傳曰：法深學義淵博，名聲蚤著，弘道法師也。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風？」成實論曰：波利質多天樹，其香則逆風而聞。深公得此義，夷然不屑。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閒。左右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麈尾，悉脫落，滿餐飯中。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穿卿頰。」孫盛別傳曰：盛善理義。時中軍將軍殷浩擅名一時，能與劇談相抗者，唯盛而已。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

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馮氏譜曰馮懷字祖思長樂人歷太常護國將軍)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向子期郭子玄逍遙義曰夫大鵬之上九萬尺鷃之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遙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唯聖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為能無待而常通豈獨自通而已又從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支氏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鵬鷃鵬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鷃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為不疾而速則逍然靡不適此所以為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飢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烝嘗於糗糧絕觴爵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此向郭之注所未盡)

殷中軍(浩也)嘗至劉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游辭不已劉亦不復答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劉惔已見)

殷中軍雖思慮通長然於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若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蒯通書曰夫有石城七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自固也)

支道林造即色論(支道林集妙觀章云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即為空色復異空)論成示王中郎(王坦之已見)中郎都無言支曰默而識之乎(論語曰默而識之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維摩詰經曰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云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是真入不二法門也)

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支道林拔新領異胸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王本自有一往雋氣殊自輕之後孫與支共載往王許王都領域不與交言須臾支退後正值王當行車已在門支語王曰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因論莊子逍遙遊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支法師傳曰法師研十地則知頓悟於七住尋莊周則辯聖人之逍遙當時名勝咸味其音旨道賢論以七沙門比竹林七賢遁比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尚玄同也)

三乘佛家滯義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諸人在下坐聽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說正當得兩入三便亂今義弟子雖傳猶不盡得(法華經曰三乘者一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菩薩乘聲聞者悟四諦而得道也緣覺者悟十二緣而得道也菩薩者行六度而得道也然則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聲聞為名也辟支佛得道或聞因緣而解或聽環珮而得悟神能獨達故以緣覺為名也菩薩者大道之人也方便則止行六度真教則通修萬善功不為己志存廣濟故以大道為名也)

許掾(詢也)年少時人以比王苟子(苟子王修小字也文字志曰修字敬仁太原晉陽人父濛司徒左長史修明秀有美稱善隸行書號曰流奕清舉起家著作佐郎琅邪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時年二十四昔王弼之沒與修同年故修弟熙乃歎曰無愧於古人而年與之齊也)許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於法師並在會稽西寺講王亦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寺與王論理共決優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疏王復屈許謂支法師曰弟子向語何似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哉

林道人詣謝公東陽時始總角新病起體未堪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東陽謝朗也已見中興書曰朗博涉有逸才善言玄理)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唯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謝公語同坐曰家嫂辭情忼慨致可傳述恨不使朝士見(謝氏譜曰朗父據取太康王韜女名綏)

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簡文)支為法師許為都講(高逸沙門傳曰道林時講維摩詰經)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衆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

謝車騎在安西艱中(安西謝奕已見)林道人往就語將夕乃退有人道上見者問云公何處來答云今日與謝孝劇談一出來(玄別傳曰玄能清言善名理)

支道林初從東出住東安寺中(高逸沙門傳曰遁居會稽晉哀帝欽其風味遣中使至東迎之遁遂辭丘壑高步天邑)王長史宿構精理并撰其才藻往與支語不大當對王敘致作數百語自謂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謂曰身與君別多年君義言了不長進王大慚而退

殷中軍讀小品(釋氏辨空經有詳者焉有略者焉詳者為大品略者為小品)下二百籤皆是精微世之幽滯嘗欲與支道林辯之竟不得今小品猶存(高逸沙門傳曰殷浩能言名理自以有所不達欲訪之於遁遂邂逅不遇深以為恨其為名識賞重如此之至焉語林曰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林公林乃虛懷欲往王右軍駐之曰淵源思致淵富既未易為敵且己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復服從亦名不益高若佻脫不合便喪十年所保可不須往林公亦以為然遂止)

佛經以為祛練神明則聖人可致(釋氏經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但能修智慧斷煩惱萬行具足便成佛也)簡文云不知便可登峰造極不然陶練之功尚不可誣

于法開始與支公爭名後精漸歸支意甚不分遂遁跡剡下遣弟子出都語使過會稽于時支公正講小品開戒弟子道林講比汝至當在某品中因示語攻難數十番云舊此中不可復通弟子如言詣支公正值講因謹述開意往反多時林公遂屈厲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來(名德沙門題目曰于法開才辯縱橫以數術弘教高逸沙門傳曰法開初以義學著名後與支遁有競故遁居剡縣更學醫術)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寫水著地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方圓者一時絕歎以為名通(莊子曰天籟者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郭子玄注曰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非我生也我不生物物不生我則自然矣已然謂之天然天然非為也故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故也)

康僧淵初過江未有知者恆周旋市肆乞索以自營忽往殷淵源許值盛有賓客殷使坐粗與寒溫遂及義理語言辭旨曾無愧色領略粗舉一往參詣由是知之(僧淵氏族所出未詳疑是胡人尚書令沈約撰晉書亦稱其有義學)

殷謝諸人共集(謝安殷浩)謝因問殷眼往屬萬形萬形來入眼不(成實論曰眼識不待到而知虛塵假空與明則故得見色若眼到色到色間則無空明如眼觸目則不能見彼當知眼不到而知依如此說則眼不往形不入遙屬而見也謝有問殷無答疑闕文)

槐蔭軒叢書

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矢穢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汙時人以爲名通

殷中軍被廢東陽(浩黜廢事別見)始看佛經初視維摩詰(僧肇注維摩經曰維摩詰者秦言淨名法身之大士見居此士以弘道也)疑般若波羅密太多後見小品恨此語少(波羅密此言到彼岸也經云到者有六焉一曰檀檀者施也二曰毗黎毗黎者持戒也[illegible]尸羅尸羅者精進也五曰禪禪爲定也六曰般若般若者智慧也然則五者爲舟般若爲導導則俱絕有相之流升無相之彼岸也故曰般若波羅密[illegible]其宗多而[illegible]少[illegible])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簡文)相王謂二人可試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崤函之固(崤謂二陵之地函谷關也並秦之險塞王者之所左思蜀都賦曰崤函帝王之宅)君其愼焉支初作改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爭鋒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遏稱曰(謝玄小字遏已見)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大雅詩也毛萇注曰訏大也謨謀也辰時也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劉洗濯料事處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無端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遙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眞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眞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即同載詣撫軍至門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爲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既前撫軍與之話言咨嗟稱善曰張憑勃窣爲理窟即用爲太常博士(宋明帝文章志曰憑字長宗吳郡人有意氣爲鄉閭所稱學尚所得敬而有文才以才選舉孝廉[illegible]太常博士累遷吏部郎御史中丞)

汰法師云六通三明同歸正異名耳(安法師傳曰[illegible])

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謝顧謂諸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詠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得漁父一篇(莊子曰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illegible]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illegible])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許語敘致精麗才藻奇拔衆咸稱善於是四坐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謝後麤難因自敘其意作萬餘語才峯秀逸(中興書曰安神情秀悟善談玄遠)既自難干加意氣擬託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曰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殷中軍孫安國王謝能言諸賢悉在會稽王許殷與孫共論易象妙於見形(孫盛易象妙於見形論[illegible])孫語道合意氣干雲一坐咸不安孫理而辭不能屈會稽王慨然歎曰使眞長來故應有以制彼即迎眞長孫意己不如眞長既至先令孫自敘本理孫麤說己語亦覺殊不及向劉便作二百許語辭難簡切孫理遂屈一坐同時拊掌而笑稱美良久

僧意在瓦官寺中(僧意氏族所出未詳)王苟子來(王脩小字苟子)與共語便使其唱理意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問

曰聖人如柱邪王曰如籌算雖無情運之者有情僧意云誰運聖人邪苟子不得答而去([illegible])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illegible]卵有毛雞三足[illegible]龜長於蛇丁子有尾[illegible]白狗黑[illegible]連環可解[illegible]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

殷中軍被廢徙東陽大讀佛經皆精解唯至事數處不解(事數謂若五陰十二入四諦十二因緣五根五力七覺之屬)遇見一道人問所籤便釋然

殷仲堪精覈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歎曰使我解四本談不翅爾([illegible])

殷荊州曾問遠公(張野遠法師銘曰沙門釋慧遠[illegible])易以何爲體答曰易以感爲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鐘東應便是易耶(東方朔傳曰[illegible])遠公笑而不答

羊孚弟娶王永言女(羊氏譜曰孚字子道泰山人輔國長史[illegible])及王家見壻孚送弟俱往時永言父東陽尚在殷仲堪是東陽女壻亦在坐孚雅善理義乃與仲堪道齊物殷難之羊云君四番後當得見同殷笑曰乃可得盡何必相同乃至四番後一通殷咨嗟曰僕便無以相異

歎爲新拔者久之。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閒強。晉安帝紀曰：仲堪有思理，能清言。

提婆初至，爲東亭第講阿毗曇。出經敘曰：僧伽提婆，罽賓人，姓瞿曇氏。[illegible]阿毗曇[illegible]心者[illegible]

始發講，坐裁半，僧彌便云：都已曉。即於坐分數四有意道人，更就餘屋自講。提婆講竟，東亭問法岡道人曰：法岡未詳氏族。弟子都未解，阿彌那得已解？所得云何？曰：大略全是，故當小未精覈耳。出經敘曰：提婆以隆安初遊京師，東亭侯王珣迎至舍講阿毗曇。提婆宗致既明，振發義奥，王僧彌一聽便自講，其明義易啓人心如此。未詳。

桓南郡與殷荊州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兩番。桓自歎才思轉退。殷云：此乃是君轉解。周祗隆安記曰：玄善言理。棄郡還國，常與殷荊州仲堪終日談論不輟。

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爲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爲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慚色。魏志曰：陳思王植，字子建，文帝同母弟也。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之，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見難問，應聲而答。太祖寵愛之，幾爲太子者數矣。文帝即位，恐其[illegible]不得在位，而[illegible]之。徙封東阿，後徙封陳，年四十一薨。

魏朝封晉文王爲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公卿將校當詣府敦喻。司空鄭沖馳遣信就阮籍求文。沖已見。籍時在袁孝尼家，袁氏世紀曰：準字孝尼，陳郡陽夏人。父渙，魏郎中令。準忠信居正，不恥下問，唯恐人之不勝己也。以世事多險，故治退不敢求進。著書十萬餘言。荊州記曰：準有儁才。宿醉扶起，書札爲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爲神筆。魏氏春秋曰：籍落魄不羈，將[illegible]文章記之，顧猶未至，晉文王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沈醉忘作，臨詣府，使人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illegible]

左太沖作三都賦初成，思別傳曰：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因爲氏焉。家世儒學。父雍，起於筆札，以能書爲御史。思蚤喪母，雍憐之，不甚教其書學。及長，博覽名文，遍閱百家。司空張華辟爲祭酒。賈謐舉爲祕書郎。謐誅，歸鄉里，專思著述。齊王冏請爲記室參軍，不起。時爲三都賦未成也。後數年疾終。其三都賦改定，至終乃上。初作蜀都賦云：金馬電發於高岡，碧雞振翼而雲披。鬼彈飛丸以礔礰，火井騰光以赫曦。今無鬼彈，故其賦往往不同。思爲人無吏幹而有文才，又頗以椒房自矜，故齊人不重也。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後示張公。張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王隱晉書曰：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族從皆累世富貴，獨守寒素，所居不移。[illegible]謐見之嗟歎，遂爲作敘。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斂衽讚述焉。思別傳曰：思造張載，問岷蜀事，交接亦疎。皇甫西州之逸士，不相爲伯。[illegible]

劉伶著酒德頌，意氣所寄。名士傳曰：伶字伯倫，沛郡人。[illegible]

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爲表。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爲述己所以爲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矣。

夏侯湛作周詩成，文士傳曰：湛字孝若，譙國人。魏征西將軍夏侯淵曾孫也。[illegible]

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湛集載其敘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湛續其亡，故云周詩也。潘因此遂作家風詩。岳家風詩，載其宗祖之德及自戒也。

孫子荊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孫楚集云：婦胡母氏也。其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illegible]王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太叔廣甚辯給，而摯仲治長於翰墨，俱爲列卿。每至公坐，廣談，仲治不能對。退著筆難廣，廣又不能答。王隱晉書曰：[illegible]

江左殷太常父子並能言理，亦有辯訥之異。揚州口談至劇，太常輒云：汝更思吾論。[illegible]

庾子嵩作意賦成，[illegible]從子文康見，問曰：若有意邪？非賦之所盡；若無意邪？復何所賦？答曰：正在有意無意之間。

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illegible]阮孚云：泓崢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

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溫、庾云：溫挺義之標，庾作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求看，兼贈貺之。

聞之闡更改望爲儁以亮爲潤云中興書曰闡字仲初潁川人太尉亮從之族也少孤九歲便能屬文遷散騎侍郎領大著作爲揚都賦絕當時五十四卒

孫興公作庾公誄袁羊曰見此張緩于時以爲名賞袁氏家傳曰喬有文才

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爲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此人人競寫都下紙爲之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王隱論揚雄太玄經曰玄經雖妙非益也是以古人謂其屋下架屋

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爲荊州治中鑿齒謝牋亦云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後至都見簡文返命宣武問見相王何如答云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忤旨出爲衡陽郡性理遂錯於病中猶作漢晉春秋品評卓逸續晉陽秋曰鑿齒少而博學才情秀逸溫甚奇之自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後以忤旨左遷戶曹參軍衡陽太守在郡著漢晉春秋斥溫覬覦之心也鑿齒集載其論略曰靜漢末累世之交爭廓九域之蒙晦大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昔以魏有代王之德則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共王秦政猶不見敘於帝王況暫制數州之衆哉且漢有係周之業則晉無所承契之迹安春秋之時吳楚稱王若推有德彼必自係於周不推吳楚也況長堅劇楚吳蜀兩定天下之功也

孫興公云三都二京五經鼓吹言此五賦是經典之羽翼

謝太傅問主簿陸退陸氏譜曰退字黎民吳郡人高祖凱吳丞相祖仰吏部郎父伊州主簿退仕至光祿大夫張憑何以作母誄而不作父誄退答曰故當是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誄不顯陸氏譜曰退憑壻也

王敬仁年十三作賢人論長史送示真長真長答云見敬仁所作論便足參微言脩集載其論曰或問易稱賢人黃裳元吉苟未能聞與理會有得不求通求通則有損有損則元吉之稱將盡設乎答曰賢人誠求能閒與理會當居然人從北之理盡猶一豪之頓一衆一衆之頓一衆難於理有損不足以捐累賢有情之至寡衆有形之至小豪不至捐累於賢人何有損之者哉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續文章志曰岳爲文選言簡章清綺絕倫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文章傳曰機善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猶譏其作文大治謂曰人之作文患於不才至子爲文乃患太多也

簡文稱許掾云玄度五言詩可謂妙絕時人續晉陽秋曰詢有才藻善屬文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世尚賦頌皆體則詩騷傍綜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雖時有質文而宗歸不異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過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爲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體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中興書曰范啓字榮期慎陽人父堅護軍啓以才義顯於世至黃門郎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而界道此之佳處輒云應是我輩語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與坐上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劉謙之晉紀載安議曰謹按謚法一德不懈曰簡道德博聞曰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觀乎人文化成天下儀之景行猶有彷彿宜尊號曰太宗謚曰簡文

袁虎少貧虎袁宏小字也嘗爲人傭載運租謝鎮西經船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船上有詠詩聲甚有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因此相要大相賞得續晉陽秋曰虎少有逸才文章絕麗曾爲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而貧以運租爲業鎮西謝尚時鎮牛渚乘秋佳風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虎在運租船中諷詠聲既清會辭文藻拔非尚所曾聞遂往聽之乃遣問訊答曰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佳其率有勝致即遣要迎談話申旦自此名譽日茂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

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爲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通載王東亭作經王公酒壚下賦甚有才情裴氏家傳曰裴榮字榮期河東人父穉豐城令榮少有風姿才氣好論古今人物撰語林數卷曰裴子檀道鸞謂裴松之以爲啓作語林榮儻別名啓乎

謝萬作八賢論與孫興公往反小有利鈍中興書曰萬善屬文能談論萬集載其敘四隱四顯爲八賢之論謂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也其旨以處者爲優出者爲劣孫綽難之以謂體玄識遠者出處同歸文多不載謝後出以示顧君齊顧氏譜曰夷字君齊吳郡人寵廢孝廉文辭少府卿夷辟州主簿不就顧曰我亦作知卿當無所名

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續晉陽秋曰宏從溫征鮮卑故作北征賦宏文之高者既成公與時賢共看咸嗟歎之時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袁即於坐攬筆益云感不絕於余心泝流風而獨寫公謂王曰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宏集載其賦云聞所聞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疚尼父之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物之足傷實致傷於天下感不絕於余心泝流風而獨寫晉陽秋曰宏嘗與王珣伏滔同侍溫坐溫令滔讀其賦至致傷於天下於此改韻云此賦所未讀滔乎執今於天下之後便移韻於寫送之致如爲未盡滔乃云得益寫一句或當小勝桓公語宏卿試思益之宏應聲而益王伏稱善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中興書曰曹毗字輔佐譙國人魏大司馬休曾孫也好文籍能屬詞累遷太學博士尚書郎光祿勳裁爲負版絝論語曰孔子式負版者鄭氏注曰負版謂邦國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非無文采酷無裁製

袁伯彥作名士傳成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輔嗣爲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劉伯倫阮仲容王濬沖爲竹林名士裴叔則樂彥輔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衛叔寶謝幼輿爲中朝名士見謝公公笑曰我嘗與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獪耳彥伯遂以著書

王東亭到桓公吏既伏閣下桓令人竊取其白事東亭即於閣下更作無復向一字續晉陽秋曰珣學涉通敏文高當世

桓宣武北征溫別傳曰溫以太和四年上疏自征鮮卑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歎其才袁虎云當令齒舌間得利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道陶公胡奴誘之狹室中臨以白刃胡奴陶範別見曰先公勳業如是君作東征賦云何相忽略宏窘蹙無計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靖亂長沙之勳爲史所讚續晉陽秋曰宏爲大司馬記室參軍後爲東征賦悉稱過江諸名望時桓溫在南州宏語衆云我決不及桓宣城時伏滔在溫府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啓溫溫甚忿以宏一時文宗又聞此賦有聲不欲令人顯問之後遊青山飲酌既歸公命宏同載衆爲危懼行數里問宏曰

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答曰尊公稱謂非下官所敢專故未呈啓不敢顯之耳溫乃云君欲爲何辭宏即答云風鑒散朗或搖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則宣城之節信爲允也溫泫然而止二說不同故詳載焉

或問顧長康君箏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者作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奇見貴 中興書曰愷之博學有才氣爲人遲鈍而自矜尚爲時所笑宋明帝文章志曰桓溫云顧長康體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平平耳世云有三絕畫絕文絕癡絕續晉陽秋曰愷之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爲戲弄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制瞻每遙贊之愷之得此彌自力忘倦瞻將眠語搥腳人令代愷之不覺有異遂發申旦而後止

殷仲文天才宏贍 續晉陽秋曰仲文雅有才藻著文數十篇 而讀書不甚廣博亮歎曰 亮別見 若使殷仲文讀書半袁豹 丘淵之文章敘曰豹字士蔚陳郡人祖耽歷陽太守父質琅邪內史豹歷吏中著作佐郎累遷太尉長史丹陽尹義熙九年卒 才不減班固 續漢書曰固字孟堅右扶風人幼有俊才學無常師善屬文經傳無不究覽

羊孚作雪贊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即潔成輝桓胤遂以書扇 中興書曰胤字茂祖譙國人祖沖太尉父嗣江州刺史胤少有清操以恬退見稱仕至中書令玄敗徙安成郡後見誅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 睹王爽小字也中興書曰爽字季明恭第四弟也仕至侍中太常 王問古詩中何句爲最睹思未答孝伯詠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爲佳

桓玄嘗登江陵城南樓云我今欲爲王孝伯作誄因吟嘯良久隨而下筆一坐之閒誄以之成 晉安帝紀曰玄文翰之美高於一世玄集載其誄敘曰隆安二年九月十七日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太原王孝伯薨川岳降神哲人是育既爽其乖不貽其禰天道茫昧孰測倚伏犬馬反噬豺狼翹陳嶺擢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亡邦國喪斁于以誄之爰旌芳郁文多不盡載

桓玄初并西夏領荊江二州二府一國 玄別傳曰玄既克殷仲堪後楊佺期遣使諷朝廷以都督八州領江州荊州二刺史 玄 于時始雪五處俱賀五版並入玄在聽事上版至即答版後皆粲然成章不相揉雜

桓玄下都羊孚時爲兗州別駕從京來詣門牋云自

頃世故睽離心事淪蘊明公啓晨光於積晦澄百流以一源桓見牋馳喚前云子道子道來何遲即用爲記室參軍孟昶 別見 爲劉牢之主簿 續晉陽秋曰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世以將顯父建征虜將軍牢之沈毅多計數爲謝玄參軍苻堅之役以驍猛成功及平王恭轉徐州刺史桓玄下都以牢之爲前鋒行征西將軍玄至歸降用爲會稽內史欲解其兵奔而縊死 詣門謝見云羊侯羊侯百戶賴卿

世說新語卷上之下終

世說新語卷中之上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宋臨川王劉義慶撰

梁　劉孝標註

方正第五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 陳寔及紀並已見 客問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慚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爲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疏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其見禮如此 楚國先賢傳曰宗承字世林南陽安衆人父資有美譽承少而修德雅正確然不群徵聘不就聞德而至者如林魏武弱冠屢造其門值賓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爲司空輔漢朝乃謂承曰卿昔不顧吾今可爲交未承曰松柏之志猶存帝不說以其名賢猶敬禮之敕文帝修子弟禮就家拜漢中太守武帝平冀州從至鄴陳羣等皆爲之拜帝猶以舊情介意薄其位而優其禮就家訪以朝政居賓客之右文帝徵爲直諫大夫明帝欲引以爲相以老固辭

魏文帝受禪陳羣有慽容帝問曰朕應天受命卿何以不樂羣曰臣與華歆服膺先朝今雖欣聖化猶義形於色 華嶠譜敘曰魏受禪朝臣三公以下並受爵位華歆以形色忤時徙爲司徒不進爵文帝久不懌以問尚書陳羣曰我應天受命百辟莫不說喜形於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羣起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曾事漢朝心雖悅喜義形其色亦懼陛下實應見憎帝大說歎息良久遂重異之

郭淮作關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屢有戰庸 魏志曰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建安中除平原府丞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稽留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遲何也淮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知免防風之誅也帝悅之擢領雍州刺史遷征西將軍淮在關中三十餘年功績顯著遷儀同三司贈大將軍 淮妻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當并誅 魏略曰凌字彥雲太原祁人歷司空太尉征東將軍謀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凌

[illegible]

殺自使者徵攝甚急淮使戒裝克日當發州府文武及百姓勸淮舉兵淮不許至期遣妻百姓號泣追呼者數萬人行數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還於是文武奔馳如徇身首之急既至淮與宣帝書曰五子哀戀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則無五子五子若殞亦復無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illegible]

諸葛亮之次渭濱關中震動[illegible]魏明帝深懼晉宣王戰乃遣辛毗爲軍司馬[illegible]宣王既與亮對渭而陳亮設誘譎萬方宣王果大忿將欲應之以重兵亮遣間諜覘之還曰有一老夫毅然仗黃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此必辛佐治也[illegible]

夏侯玄既被桎梏[illegible]時鍾毓爲廷尉鍾會先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illegible]考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色不異[illegible]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本母前宴飲本弟騫行還徑入至堂戶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雜[illegible]

高貴鄉公薨內外諠譁[illegible]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何以靜之泰云唯殺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可復下此不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illegible]

[illegible]和嶠爲武帝所親重語嶠曰東宮頃似更成進[illegible]往看還問何如答云皇太子聖質如初[illegible]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讎常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間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靚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復覩聖顏因涕泗百行帝於是慚悔而出[illegible]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武子俊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知愧不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恥之他人能令疏親臣不能使親疏以此愧陛下[illegible]

杜預之荊州頓七里橋朝士悉祖 王隱晉書曰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漢御史大夫延年十一世孫祖畿魏太僕父恕幽州荊州刺史預智謀淵博明於治亂常稱立德者非所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累遷河南尹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以平吳勳封當陽侯預無文藝之能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有大事輒在將帥之限贈征南將軍儀同三司 預少賤好豪俠不為物所許楊濟既名氏雄俊不堪不坐而去 八王故事曰濟字文通弘農人楊駿弟也有才識累遷太子太保與駿同誅 須臾和長輿來問楊右衛何在客曰向來不坐而去長輿曰必大夏門下盤馬往大夏門果大閱騎長輿抱內車共載歸坐如初

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悉至皆在連榻坐 語林曰中朝方鎮還不與元凱共坐預征吳還獨榻不與賓客共也 時亦有裴叔則羊稚舒後至曰杜元凱乃復連榻坐客不坐便去 晉諸公贊曰羊琇字稚舒泰山人通濟有才幹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各十年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特進 杜請裴追之羊去數里住馬既而俱還杜許

晉武帝時荀勗為中書監 虞預晉書曰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也十餘歲能屬文外祖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為安陽令民生為立祠累遷侍中中書監 和嶠為令故事監令由來共車嶠性雅正常疾勗諂諛 王隱晉書曰勗性佞媚譽太子出齊王當時私議損國害民孫劉之匹也後世若有良史當著佞倖傳 後公車來嶠便登正向前坐不復容勗勗方更覓車然後得去監令各給車自此始 晉泰之晉紀曰中書監令常同車入朝至和嶠為令而荀勗為監嶠意強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此始也

山公大兒著短帢車中倚武帝欲見之山公不敢辭問兒兒不肯行時論乃云勝山公 晉諸公贊曰山該字伯倫司徒濤長子也雄有器識仕至左衛將軍

向雄為河內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橫怒遂與杖遣之雄後為黃門郎劉為侍中初不交言武帝聞之敕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詣劉再拜曰向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絕何如於是即去武帝聞尚不和乃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猶絕 漢晉春秋曰雄字茂伯河內人世語曰雄有節概仕至黃門郎護軍將軍按王隱孫盛不與故君相聞議者昔

惜陰軒叢書

在晉初河內溫縣領校向雄送御犧牛不充呈郡輒隨此送洛陽天大熱郡送牛多死死乘往甚重太守吳奮召雄與杖雄不受杖曰郡牛者亦死也是牛亦充也奮大怒下雄獄將大治之會司隸辟雄都官從事數年為黃門侍郎奮為侍中同省相遇雄不見武帝問之給雄酒禮使詣奮解雄乃來詣此不相淮也晉諸公贊曰淮字君平沛國好狹人少則非劉濟王稱累遷河內太守侍中尚書僕射司徒以 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臣於劉河內不為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為君臣之好武帝從之 禮記曰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鄭玄曰為兵主來攻伐曰戎首

齊王冏為大司馬輔政 虞預晉書曰冏字景治齊王攸子也少聰慧及長謙約好施趙王倫篡位冏起義兵誅倫拜大司馬加九錫政皆決之而恣用嬖小不復朝覲遂為長沙王所誅 嵇紹為侍中詣冏咨事冏設宰會召葛旟 齊王官屬名曰旟字盧齊王從事中郎晉陽秋曰齊王起義為長史既克趙王倫與董艾等專執威權冏敗見誅 董艾 八王故事曰艾字叔智弘農人祖遇魏侍中艾少好功名不修士檢齊王冏輔政以艾為令左軍將軍王敗見誅 等共論時宜旟等白冏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卻不受冏曰今日共為歡卿何卻邪紹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雖官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為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釋冠冕襲私服此紹之心也旟等不自得而退

盧志於眾坐問陸士衡 世語曰志字子道范陽人尚書珽少子少知名起家鄴令歷成都王長史衛尉卿 陸遜陸抗是君何物 遜抗已見吳書 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珽 魏志曰毓字子家涿郡人 士龍失色 雲別見 既出戶謂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有不知鬼子敢爾 孔氏志怪曰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先冬至一日出家西獵見一獐舉弓而射中之獐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下唱客前有一人提一襆新衣曰府君以此遺郎充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謂充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鄙陋近得書為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即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手跡即歔欷無復辭免便敕內盧郎已來可令女郎妝嚴既就東廊至黃昏內白女郎妝嚴畢崔語充君可至東廊既至女已下車立席頭卻共拜時為三日給食三日畢崔謂充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若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養敕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涕零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自副充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別後四年三月三日充臨水戲忽見水旁有二犢車乍沈乍浮既而近岸同坐皆見而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共載充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即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以還充又與金椀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椀可頤兒恩愛從此別斷腸傷肝脾充取兒椀及詩忽然不見二車處充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遙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徑就充懷眾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歎死生之玄通也充後乘車入市賣椀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欻有一老婢識此問充得椀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姨也遣兒視之果如其婢言上車敘姓名語充曰昔我姨嫁少府生女未出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椀著棺中可說得椀本末充以事對此兒亦為之悲咽齎還白母母即令詣充家迎兒視之諸親悉集兒有崔氏之狀又似充貌兒椀俱驗姨母曰我外甥三月末間產父曰春暖溫也願休強也即字溫休溫休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植為漢尚書植子毓為魏司空冠蓋相承至今也 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

羊忱性甚貞烈趙王倫為相國忱為太傅長史乃版以參相國軍事使者卒至忱深懼豫禍不暇被馬於是帖騎而避使者追之忱善射矢左右發使者不敢進遂得免 文字志曰忱字長和一名陶泰山平陽人世為冠族歷車騎掾尚書郎太傅長史揚州刺史遷侍中永嘉五年遭亂被害年五十餘

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 王夷甫庾敳 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為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

阮宣子伐社樹 阮修已見春秋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而經稱之社者報功也然則社不可自祀何必非土之以為祀也 有人止之宣子曰社而為樹伐樹則社亡樹而為社伐樹則社移矣

阮宣子論鬼神有無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獨以為無曰今見鬼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復有鬼邪 論衡曰世謂人死為鬼非也人死不為鬼無知不能害人如人死為鬼者人見之宜徒見裸袒之形無為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服無精神人死與形體俱朽何以得貫穿之乎鬼見衣服象人則形體亦象人象人知非死人之精神也

惜陰軒叢書

人之精神也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之精神也

元皇帝既登阼以鄭后之寵欲舍明帝而立簡文時議者咸謂舍長立少既於理非倫且明帝以聰亮英斷益宜為儲副周王諸公並苦爭懇切中興書曰鄭太后字阿春滎陽人少孤先嫁田氏夫亡依舅吳氏時中宗敬后崩將納吳氏女與遊後園有言之於中宗納為夫人甚寵生簡文即位尊之曰文宣太后唯刁玄亮獨欲奉少主以阿帝旨元帝便欲施行慮諸公不奉詔於是先喚周侯丞相入然後欲出詔付刁刁協周王既入始至階頭帝逆遣傳詔遏使就東廂周侯未悟即卻略下階丞相披撥傳詔徑至御牀前曰不審陛下何以見臣帝默然無言乃探懷中黃紙詔裂擲之由此皇儲始定周侯方慨然愧歎曰我常自言勝茂弘今始知不如也中興書曰元皇以明帝及琅邪王裒並非敬后所生而謂裒有大成之度勝於明帝因從容問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今二子孰賢導曰世子宣城俱有爽明之德莫能優劣如此故當以年於是更封裒為琅邪王而此與世說互異然法盛採據與故以何為實且從容諷諫理或可安豈有登階一言曾無奇說便為之改計乎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杜預左傳注曰培塿小阜松柏大木也薰香草蕕臭草玩雖不才義不為亂倫之始玩已見

諸葛恢大女適太尉庾亮兒恢別傳曰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祖誕司空父靚亦知名恢少有令問稱為明賢避難江左中宗召補主簿累遷尚書令庾氏譜曰庾亮子會娶恢女名文彪庾會別見次女適徐州刺史羊忱兒羊氏譜曰羊楷字道茂遷為車騎掾父忱侍中楷仕至尚書郎娶諸葛恢次女亮子被蘇峻害改適江彪彪別見恢兒娶鄧攸女諸葛氏譜曰恢子衡字峻文仕至滎陽太守娶河南鄧攸女于時謝尚書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鄧是世婚江家我顧伊庾家伊顧我不能復與謝裒兒婚永嘉流人名曰裒字幼儒陳郡人父衡博士裒歷侍中吏部尚書吳國內史及恢亡遂婚謝氏譜曰裒子石娶恢小女名文熊中興書曰石字石奴歷尚書令聚斂無厭取譏當世於是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猶有恢之遺法威儀端詳容服光整王歎曰我在遣女裁得爾耳

周叔治作晉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別叔治以將別涕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婦女與人別唯啼泣便舍去鄧粲晉紀曰周謨字叔治顗弟也仕至中護軍嵩字仲智謨兄也性狷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被害王敦中興書曰嵩為御史中丞以直忤物為王敦所殺臨刑猶誦經周侯獨留與飲酒言話臨別流涕撫其背曰奴好自愛阿奴謨小字

周伯仁為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玄亮為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虞預晉書曰刁協字玄亮勃海饒安人少好學雖不研精而多所博涉累遷尚書令中宗信重之為王敦所忌舉兵討之協奔江乘敗死明旦報仲智仲智狼狽來始入戶刁下牀對之大泣說伯仁昨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刁為辟易於戶側既前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齊名那與佞人刁協有情逕便出

王含作廬江郡貪濁狼籍王敦護其兄故於眾坐稱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為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旁人為之反側充晏然神意自若中興書曰王敦以震主之威收羅賢儁辟充為主簿充知敦有異志逡巡疏外及敦稱兵充為一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柱而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為衿契徐廣晉紀曰顧顯字孟著吳郡人驃騎榮兄子少有重名泰興中為騎丞府為掾臨之

明帝在西堂會諸公飲酒未大醉帝問今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周伯仁為僕射因厲聲曰今雖同人主復那得等於聖治帝大怒還內作手詔滿一黃紙遂付廷尉令收因欲殺之按明帝未即位顗已為王敦所殺此說非也後數日詔出周群臣往省之周曰近知當不死罪不足至此

王大將軍當下時咸謂無緣爾伯仁曰今主非堯舜何能無過且人臣安得稱兵以向朝廷處仲狼抗剛愎王平子何在顗別傳曰王敦討劉隗時遣人召顗為東宮庶子在承華門外與顗相見曰大將軍此舉有在義與事未有人臣若此而不作亂者乎處仲狼抗而強忌平子何在有鑒顯曰君年少亦更共排排敦敦作而乃此何在乃將秋曰王卒乃荊州平子虞仲狼抗而強忌平子將軍因欲殺之而平子左右有二十人甚健皆持鐵掏馬鞭平子恒持玉枕大將軍乃犒荊州文武二十人積散食皆不能動乃使平子王撫便持下牀平子手引大將軍樓飛與力上圍甚苦乃得上屋上入許而死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溫太真所說溫嘗為東宮率後為吾司馬甚悉之須臾溫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溫曰皇太子作人何以溫曰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己乃重問溫太子何以稱佳溫曰鉤深致遠蓋非淺識所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為孝劉謙之晉紀曰敦欲廢帝言於眾曰太子不孝謂溫司馬昔在東宮悉其事嶠既正言敦忿而憚焉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卿何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而王師不振以此負公晉陽秋曰王敦既下六軍敗績顗長史郝嘏及左右文武勸顗避難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豈可草間求活外投胡越乎有餘力不對曰恨力不足豈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唯侍中鍾雅獨在帝側王隱晉書曰峻字子高長廣掖人少有才學仕郡主簿舉孝廉中原亂峻糾合流亡得數千家結壘本縣遠近感其恩義共宗焉討王敦有功封邵陵公遷歷陽太守外營將表曰鳴鼓自臺下云我反乃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乃作亂敗於陣或謂鍾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弊邪鍾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進矣

庾公臨去顧語鍾後事深以相委鍾曰棟折榱崩誰之責邪庾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克復之效耳鍾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春秋傳曰楚子圍鄭晉使荀林父

…晉師敗績…許之士貞子諫而止後林父敗狄…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

蘇峻時孔羣在橫塘爲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後賢記曰羣字敬休會稽山陰人祖竺吳豫章太守父奕全椒令羣有智局仕至御史中丞術爲阜陵令逢蘇峻亂與峻同反後以苑城降因衆坐戲語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家語曰孔子之宋匡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歌予和汝子路彈劍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月令曰仲春之月鷹化爲鳩鄭玄曰鳩搏穀也夏小正曰正月鷹則爲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

蘇子高事平蘇峻已見…王庾諸公欲用孔廷尉爲丹陽孔坦…亂離之後百姓彫弊孔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升御牀並蒙眷識共奉遺詔孔坦疏賤不在顧命之列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爲先今猶俎上腐肉任人膾截耳於是拂衣而去諸公亦止按王隱晉書蘇峻平坦…以吳郡多名族而坦年少乃授其…爲豫章太守坦辭母老不行以爲吳興內史

孔車騎與中丞共行孔愉…中丞孔羣也…在御道逢匡術賓從甚盛因往與車騎共語中丞初不視直云鷹化爲鳩衆鳥猶惡其眼術大怒便欲刃之車騎下車抱術曰族弟發狂卿爲我宥之始得全首領

梅頤嘗有惠於陶公後爲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收之侃曰天子富於春秋萬機自諸侯出王公既得錄陶公何爲不可放乃遣人於江口奪之晉諸公贊曰頤字仲真汝南西平人少好學隱退而求進…州刺史…侃以…荊州…頤見陶公拜陶公止之頤曰梅仲真膝明日豈可復屈邪梅陶非陶也

王丞相作女伎施設牀席蔡公先在坐不說而去王亦不留蔡司徒別傳曰謨字道明濟陽考城人儒學有識避地江左歷左光祿錄尚書事揚州刺史薨贈司空

何次道庾季堅二人並爲元輔晉陽秋曰庾冰字季堅太尉亮之弟也少有檢操見亮常器之曰吾家之將軍江州刺史成帝初崩于時嗣君未定何欲立嗣子庾及朝議以外寇方強嗣子沖幼乃立康帝中興書曰帝諱岳字世同成帝母弟也成帝崩即位年二十二康帝登阼會羣臣謂何曰朕今所以承大業爲誰之議何答曰陛下龍飛此是庾冰之功非臣之力于時用微臣之議今不覩盛明之世晉陽秋曰初顯宗寢疾…爭之不得…京兆…宜立長君…帝有慙色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棊王手嘗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傍有客曰此年少戲迺不惡王徐舉首曰此年少非唯圍棊見勝徐廣晉紀曰江虨字思玄陳留圉人博學知名善弈爲中興之冠累遷尚書僕射范汪棊品曰虨與王恬等棊第一品導第五品

孔君平疾篤庾司空爲會稽省之相問訊甚至爲之流涕庾既下牀孔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迺作兒女子相問庾聞回謝之請其話言王隱晉書曰坦方直而有雅望

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桓彎彈彈劉枕丸迸碎牀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鬬戰求勝中興書曰…桓甚有恨容晉書曰溫嘗爲徐州刺史故呼溫爲使君…劉尹真長已見

後來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謂曰黃吻年少勿爲評論宿士昔嘗與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高逸沙門傳曰晉元明二帝遊心玄虛託情道味以賓友禮待法師王公庾公傾心側席好同臭味也

王中郎年少時坦之已見江虨爲僕射領選欲擬之爲尚書郎有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擬我江聞而止按王處之別傳曰處之遷尚書郎…尚可作諸王佐邪此郎官寒素之品也

王述轉尚書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應讓杜許藍田云汝謂我堪此不文度曰何爲不堪但克讓自是美事恐不可闕藍田慨然曰既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如我述別傳曰述常以爲人之處世當先量己而後動義無虛讓是以應辭便受當固…不踰…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綽集載誄文曰咨予與公風流同歸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無私虛中納是吐誠誨非雖實不敏敬佩弦韋永戢話言口誦心悲既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庾羲小字道恩亮第三子拔尚率到位建威將軍吳國內史徐廣晉紀曰羲字叔和

王長史求東陽撫軍不用後疾篤臨終撫軍哀歎曰吾將負仲祖於此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稽王癡真癡王濛已見

劉簡作桓宣武別駕後爲東曹參軍劉氏譜曰簡字仲約南陽人祖…荊州刺史…大司馬參軍頗以剛直見疏嘗聽記簡都無言宣武問劉東曹何以不下意答曰會不能用宣武亦無怪色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真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孔子稱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劉尹之言蓋從此也

王修齡嘗在東山甚貧乏司州已見陶胡奴爲烏程令陶氏敘曰範字道則侃第十子也中興書曰範最知名歷尚書秘書監送一船米遺之卻不肯取直答語王修齡若飢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阮光祿赴山陵阮裕已見至都不往殷劉許過事便還諸人相與追之阮亦知時流必當逐己乃遽疾而去至

方山不相及（中興書曰：稱終日頹然，無所錯綜，而物自宗之。）劉尹時爲會稽，乃歎曰：我入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伊便能捉杖打人，不易。

王、劉與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腳加桓公頸，桓公甚不堪，舉手撥去。既還，王長史語劉曰：伊詎可以形色加人不？（溫別傳曰：溫有豪邁風氣也。）

桓公問桓子野：謝安石料萬石必敗，何以不諫？（子野，桓伊小字也。晉陽秋曰：伊字叔夏，譙國銍人。父景，護軍將軍。伊少有才藝，又善聲律，加以標悟省率，爲王濛、劉惔所知，累遷豫州刺史、將右將軍。）子野答曰：故當出於難犯耳。桓作色曰：萬石撓弱凡才，有何嚴顏難犯！

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答曰：相識已多，不煩復爾。（羅府君別傳曰：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蓋楚熊姓之後，啓土羅國，遂氏族焉。後寓湘境，散爲桂陽人。含[illegible]太守[illegible]太守，綏少子也。桓宣武辟爲別駕，以官廨諠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伐木爲牀，織葦爲席，布衣蔬食，[illegible]。桓公嘗謂衆坐曰：此自江左之秀，豈唯荊楚而已。累遷散騎常侍、廷尉、長沙相，致仕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含自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挺生，豈非至行之徵邪！）

韓康伯病，拄杖前庭消搖，（韓伯已見）見諸謝皆富貴，轟隱交路，歎曰：此復何異王莽時！（漢書曰：王莽宗族凡十侯、五大司馬。）

王文度爲桓公長史時，桓爲兒求王女，王許咨藍田。（王坦之下，述施已見。）既還，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膝上。文度因言桓求己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膝，曰：惡見文度已復癡，畏桓溫面？兵，那可嫁女與之！文度還報云：下官家中先得婚處。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後桓女遂嫁文度兒。（王氏譜曰：坦之子愷，娶桓溫第二女，字伯子。中興書曰：愷字茂仁，歷吳國內史、丹陽尹，贈太常。）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樗蒱，見有勝負，因曰：南風不競。（春秋傳曰：楚伐鄭，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杜預曰：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門生輩輕其小兒，迺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子敬瞋目曰：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荀、劉已見）

謝公聞羊綏佳，致意令來，終不肯詣。（羊氏譜曰：綏字仲彥，太山人。父楷，尚書郎。綏仕至中書侍郎。）後綏爲太學博士，因事見謝公，公即取以爲主簿。

王右軍與謝公詣阮公，（阮思曠也）至門語謝：故當共推主人。謝曰：推人正自難。

太極殿始成，（徐廣晉紀曰：孝武寧康二年，尚書令王彪之等啓改作新宮。太元三年二月，內外軍六千人始營築，至七月而成。太極殿高八丈，長二十七丈，廣十丈。尚書謝萬監視，賜爵關內侯；大匠毛安之關中侯。）王子敬時爲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題之，王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著門外。謝後見王曰：題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亦自爲也。王曰：魏阼所以不長。謝以爲名言。（宋明帝文章志曰：太元中，新宮成，議者欲屈王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寶。謝安與王語次，因及魏時起陵雲閣忘題榜，乃使韋仲將懸梯上題之。比下，鬚髮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云：宜絕楷法。安欲以此風動其意。王解其旨，正色曰：此奇事，韋仲將魏朝大臣，寧可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復逼之。）

王恭欲請江盧奴爲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盧奴，江敳小字也。晉安帝紀曰：敳字仲凱，濟陽人。祖統，散騎常侍；父虨，僕射，並以義正稱。素鄉名高世，敳歷位內外，簡退著稱，歷黃門侍郎、驃騎諮議。）直喚人取酒，自飲一盌，又不與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邪？更使酌與王。王飲酒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戶，江歎曰：人自量，固爲難。（[illegible]）

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中興書曰：爽忠孝正直。烈宗崩，王國寶夜開門入爲遺詔，爽爲黃門郎，拒之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立，敢有先入者斬！國寶懼，乃止。）

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爲小子。王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爲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中興書曰：王濛女諱穆之，爲哀帝皇后；王蘊女諱法慧，爲孝武皇后。）

張玄與王建武先不相識，（張玄已見。建武，王忱。晉安帝紀曰：忱初作荊州刺史，後爲建武將軍。）後遇於范豫章許，范令二人共語。（范甯已見）張因正坐斂衽，王熟視良久，不對。張大失望，便去。范苦譬留之，遂不肯住。范是王之舅，（王氏譜曰：坦之娶順陽范汪女，名蓋，即甯妹也，生忱。）乃讓王曰：張玄吳士之秀，亦見遇於時，而使至於此，深不可解。王笑曰：張祖希若欲相識，自應見詣。范馳報張，張便束帶造之。遂舉觴對語，賓主無愧色。

雅量第六

豫章太守顧劭，（環濟吳紀曰：劭字孝則，吳郡人，年二十七起家爲豫章太守[illegible]）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圍棋。（[illegible]爲人不飲酒[illegible]顧侯在坐，令人不樂[illegible]）外啓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賓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汝何無罪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於是豁情散哀，顏色自若。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晉陽秋曰：初，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嫡兄遜淫安妻徐氏，安欲告遜遣妻，以咨於康，康喻而抑之。遜內不自安，陰告安撾母，表求徙邊。安當徙，訴自理，辭引康。文士傳曰：呂安罹事，康詣獄以明之。鍾會庭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爲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羣惑衆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於是錄康閉獄。臨死，而兄弟親族咸與共別。康顏色不變，問其兄曰：向以琴來不邪？兄曰：以來。康取調之，爲太平引，曲成，歎曰：太平引於今絕也！）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爲師，不許。（王隱晉書曰：康之下獄，太學生數千人請之。）文王亦尋悔焉。（于時豪俊皆隨康入獄，悉解喻，一時散遣。康竟與安同誅。）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

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 見[illegible]之書贊語林曰大初從魏帝拜陵陪列於松柏下時暴雨霹靂正中所立之樹冠冕焦壞左右觀之皆伏太初顏色不改臧榮緒又以為諸葛誕也

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李樹多子折枝諸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名士傳曰戎由是幼有神理之稱也

魏明帝於宣武場上斷虎爪牙縱百姓觀之王戎七歲亦往看虎承間攀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顛仆戎湛然不動了無恐色 竹林七賢論曰明帝自閣上望見使人問戎姓名而異之

王戎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筒中箋布五端戎雖不受厚報其書 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劉毅奏南郡太守劉肇以布五十疋雜物遺前豫州刺史王戎請檻車徵付廷尉治罪除名終身戎以書未達不坐竹林七賢論曰世祖患之乃發詔曰以戎之為士義豈懷私議者乃息戎亦不謝

裴叔則被收神氣無變舉止自若求紙筆作書書成救者多乃得免後位儀同三司 晉諸公贊曰楷息瓚取楊駿女駿誅楷以婚家收付廷尉侍中傅祗證楷素意由此得免名士傳曰楚王之難李肇惡楷名重收將害之楷神色不變舉動自若諸人請救得免晉陽秋曰猶與王戎俱加儀同三司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樏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上 王[illegible]自謂風神

裴遐在周馥所馥設主人 鄧粲晉紀曰馥字祖宣汝南人代劉淮為鎮東將軍 [illegible] 遐與人圍棊馥司馬行酒遐正戲不時為飲司馬恚因曳遐墜地遐還坐舉止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甫問遐當時何得顏色不異答曰直是闇當故耳 一作闇故當耳一作真是闇當故耳

劉慶孫在太傅府于時人士多為所構唯庾子嵩縱心事外無迹可閒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千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 晉陽秋曰劉輿字慶孫中山人有豪俠才算善交結為東海王越所暱為太傅長史入為中外所歸八王故事曰司馬越字元超高密王泰長子少有令名累遷司空太傅 太傅於眾坐中問庾庾時頹然已醉幘墜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兩娑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後有人向庾道此庾曰可謂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

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卒不能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答己欲以分謗王不為動色徐曰白眼兒遂作 晉諸公贊曰邈字景聲河東聞喜人少有通才從兄頠器賞之每與清言終日達曙自謂理構多如輒每謝之然未能出也歷太傅從事中郎左司馬監東海王軍事少為文士而經事為將雖非其才而以罕重稱也

王夷甫長裴成公四歲不與相知時共集一處皆當時名士謂王曰裴令令望何足計王便卿裴裴曰自可全君雅志 裴頠已見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嚴以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布衣之好若其欲來吾角巾徑還烏衣 丹陽記曰烏衣之起吳時烏衣營處所也江左初立琅邪諸王所居 何所稍嚴 中興書曰於是風塵自消內外緝穆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主簿周旋無為知人几案閒事

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並恆自經營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 晉陽秋曰祖約字士少范陽遒人累遷平西將軍豫州刺史與蘇峻反敗投石勒勒誅之阮孚別傳曰孚字遙集陳留人咸第二子也少有智調而無儁異之能累遷侍中吏部尚書廣州刺史 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簏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 孚別傳曰孚風韻疏誕少有門風

許侍中顧司空俱作丞相從事爾時已被遇遊宴集聚略無不同 晉百官名曰許璪字思文義興陽羨人許氏譜曰璪祖[illegible]字子良[illegible] 字季[illegible]仕至吏部侍郎 嘗夜至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便命使入己帳眠顧至曉回轉不得快孰許上牀便咍臺大鼾丞相顧諸客曰此中亦難得眠處 顧和字君孝少知名族人顧榮曰此吾家麒驥也必興吾宗仕至尚書令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為假亮有大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溫太真嘗隱幔怛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為此論者謂不減亮蘇峻時遇害 庾氏譜曰會字會宗太尉亮長子年十九咸和六年遇害 或云見阿恭知元規非假 阿恭會小字也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 [illegible] 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唐亭住 錢唐縣記曰縣近海為激設縣諸豪姓斂錢雇人輦土為塘因以為名也 爾時吳興沈充為縣令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下是何物人云昨有一傖父來寄亭中 晉陽秋曰吳人以中州人為傖 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遙問傖父欲食餅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修刺詣公更宰殺為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慚公與之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壻丞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壻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牀上坦腹臥如不聞郗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 王氏譜曰逸少羲之小字羲之妻太傅郗鑒女名璿字子房

過江初拜官輿飾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早者並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 晉陽秋曰曼字祖延太山南城人父暨陽平太守曼頹縱宏任飲酒誕節與陳留阮放等號兗州八達累遷丹陽尹為蘇峻所害 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曼之真率 明帝東宮僚屬名曰固字道安

太山人文字志曰固父坦車騎長史固善草行著名一時避亂渡江累遷黃門侍郎處其清儉贍大壽盡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孫子兵法曰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凡軍必知五火之變故以火攻者明也

顧和始為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門外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語林曰周侯飲酒已醉著白帢憑兩人來詣丞相和覓蝨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曰此中何所有顧搏蝨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周侯既入語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中興書曰和有操量弱冠知名

庾太尉與蘇峻戰敗率左右十餘人乘小船西奔晉陽秋曰蘇峻作逆詔亮都督征討戰于建陽門外王師敗績亮於陳攜二弟奔溫嶠亂兵相剝掠射誤中柂工應弦而倒舉船上咸失色分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那可使著賊眾迺安

庾小征西嘗出未還婦母阮是劉萬安妻劉氏譜曰劉綏妻陳留阮蕃女字幼娥綏別見與女上安陵城樓上俄頃翼歸策良馬盛輿衛阮語女聞庾郎能騎我何由得見婦告翼庾氏譜曰翼娶高平劉綏女字靜女翼便為於道開鹵簿盤馬始兩轉墜馬墮地意色自若

宣武桓溫與簡文太宰武陵王晞共載密令人在輿前後鳴鼓大叫鹵簿中驚擾太宰惶怖求下輿顧看簡文穆然清恬宣武語人曰朝廷間故復有此賢續晉陽秋曰帝性溫深雅有局鎮嘗與桓溫太宰武陵王晞同乘至板橋溫密勑令無因鳴角鼓譟部伍並驚馳溫陽駭異晞大震帝舉止自若音顏無變溫每以此稱其德量故論者謂溫服憚也

王劭王薈共詣宣武劭薈別傳曰劭字敬倫丞相導第五子清貴簡素研味玄賾大司馬桓溫稱為鳳鶵累遷尚書僕射吳國內史薈字敬文丞相最小子有清譽夷泰無競仕至鎮軍將軍正值收庾希家中興書曰希字始彥司空冰長子累遷徐兗二州刺史希兄弟貴盛桓溫忌之諷免希官遂奔于暨陽初郭璞筮冰子孫必有大禍唯固三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鎮山陽弟友為東陽希自家暨陽及溫誅希弟柔倩聞希難逃於海陵後還京口聚衆事敗為溫所誅薈不自安逡巡欲去劭堅坐不動待收信還得不定迺出論者以劭為優

桓宣武與郗超議芟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宿續晉陽秋曰超謂溫雄武當樂推之運遂深自委結溫亦深相器重故潛謀密計莫不預焉明晨起呼謝安王坦之入擲疏示之郗猶在帳內謝都無言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郗不覺竊從帳中與宣武言謝含笑曰郗生可謂入幕賓也帳一作帷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中興書曰安元居會稽與支道林王羲之許詢共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談說屬文未嘗有處世意也風起浪湧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說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諠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眾人即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晉安帝紀曰簡文晏駕遺詔桓溫依諸葛亮王導故事溫大怒以為黜其權謝安王坦之所建也入赴山陵百官拜于道側在位望者戰慄失色或云自此欲殺王謝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阼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兵宋明帝文章志曰安能作洛下書生詠而少有鼻疾語音濁後名流多學其詠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安及坦之欲於坐害之王入失措倒執手版汗流沾衣安神姿舉動不異於常舉目遍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間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於是矜莊之心頓盡命部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王謝舊齊名於此始判優劣

謝太傅與王文度共詣郗超日旰未得前王便欲去謝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超得寵桓溫專殺生之威

支道林還東高逸沙門傳曰遁為哀帝所迎遊京邑久心在故山乃拜表還東時賢並送於征虜亭丹陽記曰太安中征虜將軍謝安立此亭因以為名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中興書曰蔡系字子叔濟陽人司徒謨第二子有文理仕至撫軍長史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褥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為卿面作計其後二人俱不介意

郗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安和上傳曰釋道安者常山薄柳人本姓衛年十二作沙門神性聰敏而貌至陋佛圖澄甚重之值石氏亂於陸渾山木食修學為慕容俊所逼乃住襄陽以佛法東流經籍錯謬更為條章標序篇目為之注解自支道林等皆宗其理無疾卒餉米千斛修書累紙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為煩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晉百官名曰謝奉字弘道會稽山陰人謝氏譜曰奉祖鑒散騎常侍父鳳丞相主簿奉歷安南將軍廣州刺史吏部尚書謝太傅赴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以它端雖信宿中塗竟不言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與論琴書戴既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知其量晉安帝紀曰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有清操恬和通任為劉真長所知性甚快暢泰於娛生好鼓琴善屬文尤樂遊燕多與高門風流者遊談者許其通隱屢辭徵命遂著高尚之稱

謝公與人圍棋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續晉陽秋曰初符堅南寇京師大震謝安無懼色方命駕出墅與兄子玄圍棋夜還乃處分少日皆辦破賊又無喜容其高量如此謝車騎傳曰氐賊符堅傾國大出衆號百萬朝廷遣諸軍距之凡八萬堅進屯壽陽玄為前鋒都督與從弟琰等選精銳決戰射傷堅俘獲數萬計得堅及雲母車寶器山積錦罽萬端牛馬驢騾駱駝十萬頭匹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晉百官名曰徽之字子猷中興書曰徽之羲之第五子卓犖不羈欲為傲達仕至黃門侍郎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異平常晉陽秋曰獻之雖不修賞貴而容止不妄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符堅遊魂近境符堅別見謝太傅謂子敬曰可將當軸了其此處

王僧彌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王珉謝玄並已見小奴王薈小字也僧彌舉酒勸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謝玄曾為徐州故云使君

惜陰軒叢書

僧彌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耳何敢
譸張玄叔父安曾為吳興玄少時從之遊故珉云然謝徐撫掌而笑曰衛軍
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也
王東亭為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其人
地為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賓客
即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吾當試之
後因月朝閣下伏公於內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
仆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重咸云是公輔器也續晉陽秋
曰珣初辟大司馬掾桓溫重之常稱王掾必為黑頭公未易才也
太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徐廣晉紀曰太元二十年九月有蓬星如
粉絮東南行歷須女至哭星按太元末唯有此妖不聞長星也且漢文八年有長星出東方文穎注曰長
星有光芒或竟天或長十丈或二三丈無常也此星見多為兵革事此後十六年文帝乃崩蓋知長星非
關天子世說虛也夜華林園中飲酒舉杯屬星云長星勸爾
一杯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
殷荊州有所識作賦是束皙慢戲之流文士傳曰晳字廣微陽平
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疏廣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自東海避難元城改姓去疏之足以為束氏晳博學
多識問無不對元康中有人自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司空張華以問晳晳曰此明帝顯
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晳為新咸諸文文甚鄙俗三十九歲卒元城為之廢市殷甚以為
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可觀便於手巾函中出之
王讀殷笑之不自勝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惡但
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悵然自失
羊綏第二子孚少有儁才與謝益壽相好益壽謝混小字也
嘗蚤往謝許未食俄而王齊王睹來王睹已見齊王熙小字也中興
書曰熙字叔和恭次弟尚鄱陽公主太子洗馬早卒既先不相識王向席有不
說色欲使羊去羊了不眄唯腳委几上詠矚自若謝
與王敘寒溫數語畢還與羊談賞王方悟其奇乃合
共語須臾食下二王都不得餐唯屬羊不暇羊不大
應對之而盛進食食畢便退遂苦相留羊義不住直
云向者不得從命中國尚虛二王是孝伯兩弟

識鑒第七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撥而
理之非君乎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姦賊恨
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累續漢書曰玄字公祖梁國睢陽
人少治禮及廢氏春秋梁遷尚書令玄嚴明有才略長於知人初魏武帝為諸生未知名也玄甚異之魏
書曰玄見太祖曰吾見士多矣未有若君者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按世
語曰玄謂太祖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祖乃造子將子將納焉孫盛雜語曰太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
人固問然後子將答曰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太祖大笑世說所言謬矣
曹公問裴潛曰卿昔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
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為治若乘邊守險足
為一方之主魏志曰潛字文行河東人避亂荊州劉表待之賓客禮潛私謂王粲司馬芝曰
劉牧非霸王之才而欲以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適長沙
何晏鄧颺夏侯玄並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魏略曰鄧颺字
玄茂南陽宛人鄧禹之後也少得士名明帝時為中書郎以與李勝等為浮華被斥正始中遷侍中尚書
為人好貨臧艾以父妾與之得顯官京師為之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何晏選不得人頗由颺以黨曹爽
誅諸人乃因荀粲說合之謂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
傑士虛心於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合則
致隙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史記曰相如以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欲辱
之相如每稱疾望見引車避匿其舍人欲去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吾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顧
彊趙弱秦以吾二人故不敢加兵於趙今兩虎勢不俱生吾以公家急而復私讐也頗聞謝罪
傅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
合虛聲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為而躁
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關籥貴同惡異多言而妬
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
之人爾遠之猶恐罹禍況可親之邪後皆如其言傅子
曰是時何晏以才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交通合徒黨鬻聲名於閭閻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皆
求交於嘏嘏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志然猶勸嘏結交云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場帝欲偃武修文親自臨幸悉
召羣臣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
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
史記曰孫武齊人吳起衛人並善兵法竹林七賢論曰咸寧中吳既平上將為桃林華山之事息役弭兵

示天下以大安於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府京向滄請武山濤因論孫吳用兵本
意濤為人常南縣甚以為國者不可以忘戰故及之名士傳曰濤招與智之仍無備原明皆與尚書盧欽
言及州兵本意武帝聞之曰山少傅名言也後諸王驕汰輕遘禍難於是
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
皆如公言時人以謂山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理會
王夷甫亦歎云公闇與道合[illegible]
[illegible]名士傳曰王夷甫推歎濤[illegible]曉為與道合其深不可測皆此類也
王夷甫父乂為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得時
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夷甫時總
角姿才秀異敘致既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既退看
之不輟乃歎曰生兒不當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亂天
下者必此子也晉陽秋曰夷甫父乂有簡將免官夷甫年十七見舅羊祜陳事辭甚俊
事狀辭甚俊偉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祜謂賓客曰此人必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
必此人也漢晉春秋曰初羊祜以軍法欲斬王戎甫又恐人言其必敗不祈貴重天下為之謠曰二王[illegible]
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
耳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illegible]
有文學才識永嘉末為河南尹遇害[illegible]
[illegible]也
石勒不知書石勒傳曰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匈奴之苗裔也雄勇好騎射[illegible]
[illegible]
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刻印
將授之大驚曰此法當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
諫迺曰賴有此耳[illegible]
[illegible]

衛玠年五歲神衿可愛祖太保曰此兒有異顧吾老不見其大耳
晉諸公贊曰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少以明識淸允稱傳歷保貴並之謂之常武子仕至太保爲楚王瑋所害玠別傳曰玠有盧令之秀淸勝之氣有羣伍之中有異人之望祖太保見玠五歲曰此兒神爽聰令與衆大異恐吾年老不及見爾

劉越石云華彥夏識能不足彊果有餘
虞預晉書曰華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太尉歆曾孫也累遷江州刺史軼有器得士人歡心以不從元皇命見誅[illegible]劉琨知軼必敗謂其自取之也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爲見機
文士傳曰張翰字季鷹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淸才美望博學善屬文造次立成辭義淸新大司馬齊王冏辟爲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以疾歸府以輒去除吏名性至孝遭母艱哀毀過禮自以年宿不營當世以疾終于家

諸葛道明初過江左自名道明名亞王庾之下
中興書曰恢避難過江與潁川荀道明陳留蔡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爲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淸
先爲臨沂令丞相謂曰明府當爲黑頭公
語林曰[illegible]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曰志大其量終當死塢壁間
晉諸公贊曰[illegible]爲塢人所害

王大將軍始下楊朗苦諫不從遂爲王致力乘中鳴雲露車逕前曰聽下官鼓音一進而捷王先把其手曰事克當相用爲荊州既而忘之以爲南郡
晉百官名曰朗字世彥弘農人楊氏譜曰朗祖囂典軍校尉父準冀州刺史王隱晉書曰朗有器識才量善能當世仕至雍州刺史
王敗後明帝收朗欲殺之帝尋崩得免後兼三公署數十人爲官屬此諸人當時並無名後皆被知遇于時稱其知人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渡江託足無所爾家有相爾等並羅列吾前復何憂周嵩起長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爲人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狼抗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
[illegible]已見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爲江州王含欲投王舒舒爲荊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迺所以宜往也
晉陽秋曰應字安期含子也敦無子養爲嗣以爲武衛將軍[illegible]
江州當人彊盛時能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覩衰厄必興愍惻
王彬別傳曰彬字世儒琅邪人[illegible]
荊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於江
[illegible]
彬聞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爲恨
[illegible]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已知名褚太傅有知人鑒罷豫章還過武昌問庾曰聞孟從事佳今在此不庾云試自求之褚眄睞良久指嘉曰此君小異得無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時既歎褚之默識又欣嘉之見賞
嘉別傳曰嘉字萬年江夏鄳人曾祖父宗吳司空祖父揖晉廬陵太守宗葬武昌新陽縣子孫家焉遂爲縣人嘉少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部廬陵從事下郡還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嘉不知還傳當問從吏亮以麈尾掩口而笑諸從事既去喚弟翼語之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太傅褚裒有器識亮正旦大會州府人士率多時彥嘉坐次甚遠裒問亮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指嘉謂亮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爲裒所得乃益器焉舉秀才又爲安西將軍庾翼功曹再爲江州別駕巴丘令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遊龍山參寮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吹嘉帽墮落溫戒左右勿言以觀其舉止嘉初不覺良久如廁命取還之廷尉太原孫盛爲諮議參軍時在坐溫命紙筆嘲之文成示溫溫以著嘉坐嘉還即答四坐嗟歎嘉喜酣暢愈多不亂溫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爾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答曰漸近自然轉從事中郎遷長史年五十三而卒

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
續晉陽秋曰逵善圖畫窮巧丹靑也
亦終當致名恨吾老不見其盛時耳

王仲祖謝仁祖劉眞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殷揚州殊有確然之志
中興書曰浩棲遲積年累聘不至
既反王謝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深爲憂歎劉曰卿諸人眞憂淵源不起邪

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園客爲代
園客爰之小字也庾氏譜曰爰之字仲眞翼第二子中興書曰爰之有父風桓溫徙于豫章年三十六卒
朝廷慮其不從命未知所遣乃共議用桓溫劉尹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復制
[illegible]

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藉累葉且形據上流三峽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克蜀觀其蒱博不必得則不爲
[illegible]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
宋明帝文章志曰安縱心事外疏略常節每畜女妓攜持遊肆也

郗超與謝玄不善苻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視淮陰矣
[illegible]

攻沒襄陽十九年大興師伐晉衆號百萬水陸俱進次于項城自項城至長安旌旗千里首尾不絕乃遣告晉曰已爲晉君於長安城中建廣夏之室今故大舉渡江相迎克日入宅也于時朝議遣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勳元功既舉時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 中興書曰于時氐賊彊盛朝議求文武良將可鎮禦北方者衛將軍安曰唯兄子玄可任此中書郎郗超聞而歎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其舉

韓康伯與謝玄亦無深好玄北征後巷議疑其不振康伯曰此人好名必能戰 續晉陽秋曰玄謙尚貞正有經國之才略 玄聞之甚忿常於衆中厲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君親故發不得復云爲名

褚期生少時謝公甚知之恒云褚期生若不佳者僕不復相士 期生褚爽小字也續晉陽秋曰爽字茂弘河南人太傅裒之孫秘書監歆之子太傅謝安見其少時歎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及長果俊邁有風氣好老莊之言當世榮譽弗之屑也唯與殷仲堪善累遷中書郎義興太守女爲恭帝皇后

郗超與傅瑗周旋瑗見其二子並總髮超觀之良久謂瑗曰小者才名皆勝然保卿家終當在兄即傅亮兄弟也 傅氏譜曰瑗字叔玉北地靈州人歷護軍長史安城太守宋書曰迪字長猷瑗長子也位至五兵尚書贈太常丘淵之文章錄曰亮字季友迪弟也歷尚書令左光祿大夫元嘉三年以罪伏誅

王恭隨父在會稽王大自都來拜墓 恭父蘊王大忱已見 恭暫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遂十餘日方還父問恭何故多日對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因語之曰恐阿大非爾之友終乖愛好果如其言 俄與恭爲王緒所閒終成怨隙別見

車胤父作南平郡功曹太守王胡之避司馬無忌之難置郡于酆陰是時胤十餘歲胡之每出嘗於籬中見而異焉謂胤父曰此兒當致高名後遊集恒命之胤長又爲桓宣武所知清通於多士之世官至選曹尚書 續晉陽秋曰胤字武子南平人父育爲郡主簿太守王胡之有知人識鑒見謂其父曰此兒當成門戶宜資令學問胤就業恭勤博覽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繼日焉及長

風姿美劭機悟敏率桓溫在荊州取爲從事一盛王治中府既博學多聞又善於激賞當時每有盛坐滿必何之皆云無車公不樂太傅謝公遊集之日開筵以待之累遷丹陽尹護軍將軍吏部尚書

王忱死西鎮未定朝貴人人有望時殷仲堪在門下雖居機要資名輕小人情未以方嶽相許晉孝武欲拔親近腹心遂以殷爲荊州事定詔未出王珣問殷曰陝西何故未有處分殷曰已有人王歷問公卿咸云非王自計才地必應在己復問非我邪殷曰亦似非其夜詔出用殷王語所親曰豈有黃門郎而受如此任仲堪此舉迺是國之亡徵 晉安帝紀曰孝武深爲晏駕後計擢仲堪代王忱爲荊州仲堪雖有美譽議者未以方嶽相許也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議者謂其殆實終爲桓玄所敗

賞譽第八上

陳仲舉嘗歎曰若周子居者眞治國之器 汝南先賢傳曰周乘字子居汝南安城人天資聰明高峙嶽立非陳仲舉黃叔度之儔則不交也仲舉嘗歎曰周子居者眞治國之器也爲太山太守甚有惠政 譬諸寶劍則世之干將 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請干將作劍干將者吳人其妻曰莫邪干將采五山之精六金之英候天伺地陰陽百神臨觀而金鑄之精不銷夫妻乃剪髮及爪而投之爐中金鐵乃濡遂成二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邪而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以獻闔閭闔閭甚寶重之

世目李元禮謖謖如勁松下風 李氏家傳曰膺嶽峙淵清峻貌貴重華夏稱曰潁川李府君頵頵如玉山汝南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馬南陽朱公叔飂飂如行松柏之下

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見許子政弱冠之時歎曰若許子政者有幹國之器正色忠謇則陳仲舉之匹 汝南先賢傳曰許虔字子政汝南召陵人明識人倫與郭林宗不及既之鑒也兄許子將兄弟弱冠時則曰平與之淵有二龍佳爲豫章從事許虔字子政平輿人體衛高傑雅正寬亮謝子徵見虔兄弟數曰若許子政者幹國之器也虔弟劭蟄未發時時人以評不如虔虔恒撫辟稱勁自以爲不及也釋褐爲稱功曹黜秦康惡一邪書然年三十五卒海內先賢傳門許劭字子將虔豹也山崎嶇蹐行慮規表彌陵謝子徵高才遠纖見彼十歲時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初劭核樊子擢於市肆肉廣承賁於容舍石李叔才於舞聞權郭子瑜於小吏廣陵徐孟本來陳故南闕彼高名召功曹時袁紹以公族爲濮陽長棄官還當軍從騎將入郡界乃歎曰許子將秉捨而袴豈可以吾身見之郡遂單馬而歸屏公府撫數辟皆不就避地江南卒於豫章也 伐惡退不肖范孟

博之風 張璠漢紀曰范滂字孟博汝南伊陽人爲功曹辟公府掾升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百城聞滂高名皆所綬去爲黨事見誅

公孫度目邴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也 魏書曰度字叔濟襄平人累遷冀州刺史遼東太守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少孤數歲時過書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泣也原曰凡得學者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中心感傷故泣耳師惻然曰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就業長則博覽治聞金玉其行仰世將就避地遼東公孫度厚禮之中陵既寧欲還郵至意度禁獨原密自術嚴詔部落日移北延郡及觀其意皆曰樂邴原潛有捕急太船諸杯蒼眥令熟所因夜去之數曰度乃覺吏欲追之匪門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也魏我簿參涵眾遷五官中郎長史

鍾士季目王安豐阿戎了了解人意 王隱晉書曰戎少清明曉悟 謂裴公之談經日不竭 裴頠已見

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裴 諸書皆云鍾會薦裴楷王戎於晉文王文王辟以爲掾不聞爲吏部郎

王濬沖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鍾曰向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滯才 晉陽秋曰戎爲兄臺錄會異之

諺曰後來領袖有裴秀 虞預晉書曰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父潛魏太常秀有識拔八歲能著文叔父徽有聲名秀年十餘歲有賓客詣徽出則過秀時人爲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大將軍辟爲撰文終推財與兄年二十五遷黃門侍郎諸安辭封鄉侯公後累遷左光祿司空四十八薨謚元公配食宗廟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修敬而人自敬 禮記曰周豐謂魯哀公曰宗廟社稷之中未施敬而民自敬 一曰如入宗廟琅琅但見禮樂器見鍾士季如觀武庫但覩矛戟見傅蘭碩江廧靡所不有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 玄食嘏濤並已見上

羊公還洛郭奕爲野王令 晉諸公贊曰奕字泰業太原陽曲人累世著族奕有才望歷雍州刺史尚書 羊至界遣人要之郭便自往既見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太業復往羊許小悉還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羊既去郭送之彌日一舉數百里遂

以出境免官復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顏子

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顧愷之畫贊曰濤無所標明淳深淵默人莫見其際而其器亦入道故見者莫能稱謂而服其偉量

羊長和父繇與太傅祜同堂相善任至車騎掾蚤卒長和兄弟五人幼孤羊氏譜曰繇字堪太山人祖續漢太尉不拜父秘京兆太守繇歷車騎掾娶樂國頡女生五子乘治式亮忱也祜來哭見長和哀容舉止宛若成人迺歎曰從兄不亡矣

山公舉阮咸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也名士傳曰咸字仲容陳留人籍兄子也任達不拘當世皆怪其所為及與之處少嗜欲哀樂至到過絕於人然後皆忘其向議為散騎侍郎山濤舉為吏部武帝不用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不覺歎焉晉百官名酒以率山濤啟事曰吏部郎史曜出處缺當選濤薦咸曰真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絕於時詔用陸亮竟以賄敗咸行己多違適史皆舉以為吏部郎世稱不許竹林七賢論曰山濤之舉阮咸固知上不能用蓋惜曠世之儁莫識其意故耳夫以咸之所犯方外之意稱其清真寡欲則迹外之意自見耳

王戎目阮文業清倫有鑒識漢元以來未有此人杜篤新書曰阮武字文業陳留尉氏人父諶侍中武闊達博通淵雅之士陳留志曰武魏末清河太守族子籍年總角未知名武見而偉之以為勝己知人多此類著書十八篇謂之阮子終於家郭泰友人宋子俊稱泰自漢元以來未有林宗之匹

武元夏目裴王曰戎尚約楷清通虞預晉書曰武陔字元夏沛國竹邑人父周魏光祿大夫陔及二弟韶茂皆總角見稱有器望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同郡劉公榮者

世說新語卷中之上

知人嘗造周周見其三子公榮曰君三子皆國士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力仕宜阿為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後至左僕射

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晉諸公贊曰嶠常慕其舅夏侯玄為人故於朝士中峨然不羣時類憚其風節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名士傳曰夷甫天形奇特明秀若神八王故事曰石勒見夷甫謂長史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三公不為我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也夜使排牆殺之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略不過叔叔亦不候濟脫時過止寒溫而已後聊試問近事答對甚有音辭出濟意外濟極惋愕仍與語轉造精微濟先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懍然心形俱肅遂留共語彌日累夜濟雖儁爽自視缺然乃喟然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至門濟從騎有一馬絕難乘少能騎者濟聊問叔好騎乘不曰亦好爾濟又使騎難乘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縈名騎無以過之濟益歎其難測非復一事鄧粲晉紀曰湛字處沖太原人隱德人莫之知雖兄弟宗族亦以為癡唯父昶異焉昶喪居墓次兄子濟往省湛見床頭有周易謂湛曰叔父用此何為頗曾看不湛笑曰體中佳時脫復看耳今日當與汝言因共談易剖析入微妙言奇趣濟所未聞歎不能測濟性好馬而所乘馬駿駛意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

世說新語卷中之上

近見督郵馬當勝但養不至耳濟取督郵馬穀食十數日與湛試之湛未嘗乘馬卒然便馳騁步驟不異於濟而馬不相勝湛曰今直行車路何以別馬勝不唯當就蟻封耳於是就蟻封盤馬果倒踣其俊識天才乃爾既還渾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濟具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

武帝每見濟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既而得叔後武帝又問如前濟曰臣叔不癡稱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晉陽秋曰濟有人倫鑒識其雅俗是非少所優潤見湛歎服其德宇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之曰欲以我處季孟之間乎晉諸公贊曰舒字陽元任城樊人少孤為外家寧氏所養寧氏起宅相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久乃別居身長八尺二寸姿望秀偉飲酒石餘而遲鈍質樸不為鄉親所重從叔父吏部郎衡有名當世亦不之知使守水碓每歎曰舒堪數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亦不以介意不修常人近事少工射著韋衣入山澤每獵大獲後為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為坐畫籌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歎而謝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轉相國參軍晉王每朝會坐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累遷侍中司徒

裴僕射時人謂為言談之林藪惠帝起居注曰頠理甚淵博贍於論難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褚氏家傳曰陶字季雅吳郡錢唐人[illegible]

世說新語卷中之上

陸龍躍於江漢彥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匱仕至中尉

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皋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鴻鵠之裴回懸鼓之待槌[illegible]凡此諸君以洪筆為鉏耒以紙札為良田以玄默為稼穡以義理為豐年以談論為英華以忠恕為珍寶著文章為錦繡蘊五經為繒帛坐謙虛為席薦張義讓為帷幪行仁義為室宇修道德為廣宅校蔡氏係士十六人無陸機兄弟又無凡此諸君以下疑蔡之

世說新語卷中之上

人問王夷甫山巨源義理何如是誰輩王曰此人初不肯以談自居然不讀老莊時聞其詠往往與其旨合顧愷之贊曰濤有而不恃皆此類也

洛中雅雅有三嘏劉粹字純嘏宏字終嘏漢字沖嘏是親兄弟王安豐甥並是王安豐女婿宏真長祖也[illegible]

時稱：謝才清，李才明，純粹邢。晉諸公贊曰喬字曾伯河間人有才學仕至司隸校尉順字長仕至太僕卿

衛伯玉為尚書令，見樂廣與中朝名士談議，奇之曰：自昔諸人沒已來，常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雲霧覩青天。晉陽秋曰尚書令衛瓘見廣曰昔何平叔諸人沒常謂清言盡矣今復聞之於君矣王隱晉書曰衛瓘有名理及與何晏鄧颺等數共談講見廣奇之曰每見此人則瑩然猶廓雲霧而覩青天

王太尉曰：見裴令公精明朗然，籠蓋人上，非凡識也。若死而可作，當與之同歸。或云王戎語。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鄭玄曰作起也

王夷甫自歎：我與樂令談，未嘗不覺我言為煩。晉陽秋曰樂廣善以約言厭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祿大夫裴叔則能清言常曰與樂君言覺其簡至吾等皆煩

郭子玄有儁才，能言老、莊。庾敳嘗稱之，每曰：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名士傳曰郭象字子玄自黃門郎為太傅主簿任事用勢傾動一府敳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其伏理推心皆此類也

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太尉答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王隱晉書曰澄通朗好人倫情無所繫

太傅府有三才：劉慶孫長才，晉陽秋曰太傅將召劉輿或曰輿猶膩也近將汙人太傅疑而禦之輿乃密窺天下兵簿諸屯戍及倉庫處所人穀多少牛馬器械水陸地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事自潘滔以下皆不知所對輿便屈指籌計所發兵仗處所糧廩運轉本無疑滯於是太傅遂委仗之 潘陽仲大才，裴景聲清才。八王故事曰劉輿才長綜覈潘滔以博學為名裴邈強立方正皆為東海王所暱俱顯一府故時人稱曰輿長才邈大才滔清才也

世說新語卷中之上

惜陰軒叢書

世說新語卷中之上

世說新語卷中之下

宋臨川王劉義慶撰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梁　劉孝標註

賞譽第八下

林下諸賢，各有儁才子：籍子渾，器量弘曠；晉諸公贊曰渾字長成清虛寡欲位至太子中庶子 康子紹，清遠雅正；已見 濤子簡，疏通高素；虞預晉書曰簡字季倫平雅有父風與裴頠劉漠等齊名稱出為征南將軍 咸子瞻，虛夷有遠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遺；名士傳曰瞻字千里少有美名行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識其要任至太子舍人孚為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 秀子純、悌，並令淑有清流；晉諸公贊曰純字長悌位至侍中悌字叔遜位至散騎常侍 戎子萬子，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晉諸公贊曰戎子萬有美號而太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也年十九卒 唯伶子無聞。凡此諸子，唯瞻為冠，紹、簡亦見重當世。

庾子躬有廢疾，甚知名。家在城西，號曰城西公府。晉百官名曰庾琮字子躬潁川人仕至太尉掾

王夷甫語樂令：名士無多人，故當容平子知。王隱晉書曰澄通朗好人倫情無所繫衍每言澄之志氣不羣及見其有識則二兄不復言也人士故以此重之無不悅附

王太尉云：郭子玄語議如懸河寫水，注而不竭。名士傳曰子玄有儁才能言老莊

司馬太傅府多名士，一時儁異。庾文康云：見子嵩在其中，常自神王。晉陽秋曰太傅數為從事中郎

太傅東海王鎮許昌，以王安期為記室參軍，雅相知重。敕世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或曰：王、趙、鄧三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謂安期、鄧伯道、趙穆也。八王故事曰趙穆字季子汲郡人貞淑有才識歷太傅參軍袁宏作名士傳以為

[illegible]袁宏作名士傳直云王參軍。或云趙家先猶有此本。

庾太尉少為王眉子所知，庾過江，歎王曰：「庇其宇下，使人忘寒暑。」[illegible]

謝幼輿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簡暢，嵇延祖弘雅劭長，董仲道卓犖有致度。」[illegible]

王公目太尉：「巖巖清峙，壁立千仞。」（顧愷之畫贊曰：夷甫天形瓌特，識者以為巖巖秀峙，壁立千仞。）

庾太尉在洛下，問訊中郎，中郎留之云：「諸人當來。」尋溫元甫、[illegible]劉王喬、裴叔則俱至，酬酢終日。庾公猶憶劉、裴之才儁，元甫之清中。（中一作平）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為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鐘聲，言多慷慨。[illegible]

王長史是庾子躬外孫，[illegible]丞相目子躬云：「入理泓然，我已上人。」[illegible]

庾太尉目庾中郎：「家從談談之許。」[illegible]

庾公目中郎：「神氣融散，差如得上。」[illegible]

劉琨稱祖車騎為朗詣，曰：「少為王敦所歎。」[illegible]

時人目庾中郎：「善於託大，長於自藏。」[illegible]

王平子邁世有儁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歎息絕倒。[illegible]

王大將軍與元皇表云：「舒風概簡正，允作雅人，自多於邃，最是臣少所知拔。中間夷甫、澄見語：『卿知處明、茂弘。茂弘已有令名，真副卿清論；處明親疏無知之者，吾常以卿言為意，殊未有得，恐已悔之。』臣慨然曰：『君以此試，頃來始乃有稱之者。』言常人正自患知之使過，不知使負實。」（使一作便）

周侯於荊州敗績，還未得用。王丞相與人書曰：「雅流弘器，何可得遺？」[illegible]

時人欲題目高坐而未能，桓廷尉以問周侯，周侯曰：「可謂卓朗。」桓公曰：「精神淵箸。」[illegible]

王大將軍稱其兒云：「其神候似欲可。」[illegible]

卞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間屋。」[illegible]

王敦為大將軍，鎮豫章，衛玠避亂，從洛投敦，相見欣然，談話彌日。于時謝鯤為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illegible]

王平子與人書，稱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illegible]

胡毋彥國吐佳言如屑，後進領袖。[illegible]

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巖巖，卞望之之峯距。」[illegible]

大將軍語右軍：「汝是我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illegible]

世目周侯：「嶷如斷山。」[illegible]

王丞相招祖約夜語，至曉不眠。明旦有客，公頭鬢未理，亦小倦。客曰：「公昨如是似失眠。」公曰：「昨與士少語，遂使人忘疲。」

王大將軍與丞相書，稱楊朗曰：「世彥識器理致，才隱明斷，既為國器，且是楊侯淮之子。[illegible]位望殊為陵遲，卿亦足與之處。」

何次道往丞相許丞相以麈尾指坐呼何共坐曰來來此是君坐 何充已見

丞相治揚州廨舍按行而言曰我正爲次道治此爾何少爲王公所重故屢發此歎 晉陽秋曰充導妻姊之子明穆皇后之姊夫也思韻淹濟有文義才情導深器之由是少有美譽遂歷顯位導有副貳己使繼相意故屢顯此指於上下

王丞相拜司徒而歎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 曹嘉之晉紀曰疇有重名永嘉中爲閻鼎所害司徒蔡謨每歎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

王藍田爲人晚成時人乃謂之癡 晉陽秋曰述[illegible]務自是不交非類雖聲英紛紛發久支黜述獨虔然曾不慕義由是名譽久稱

王丞相以其東海子辟爲掾常集聚王公每發言衆人競贊之述於末坐曰主非堯舜何得事事皆是丞相甚相歎賞 言非聖人不能無過虛讚諂述之徒

世目楊朗沈審經斷蔡司徒云若使中朝不亂楊氏作公方未已謝公云朗是大才 八王故事曰楊氏有六子曰尚是朗琳俊仲[illegible]名論者以爲有台輔之[illegible]庾公每追歎曰中朝不亂諸楊作公未已也

劉萬安即道眞從子庾公 琉字子躬 所謂灼然玉舉又云千人亦見百人亦見 劉氏譜曰綏字萬安高平人祖奧太祝令父斌著作郎綏歷驃騎長史

庾公爲護軍屬桓廷尉覓一佳吏乃經年桓後遇見徐寧而知之遂致於庾公曰人所應有其不必有人所應無已不必無眞海岱淸士 徐江州本事曰寧字安期東海郯人[illegible]累遷吏部郎左將軍江州刺史

桓茂倫云褚季野皮裏陽秋謂其裁中也 晉陽秋曰裒簡穆有器識故爲彝所目也

何次道嘗送東人瞻望見賈寧在後輪中曰此人不死終爲諸侯上客 [illegible]

[illegible]京師亂[illegible]出投蘇峻峻甚暱之以爲謀主及峻聞護軍起自詣戰屯于石頭是寧之計峻敗先降仕至[illegible]太守

杜弘治墓崩哀容不稱庾公顧謂諸客曰弘治至羸不可以致哀 晉陽秋曰杜乂字弘治京兆人祖預父錫有譽前朝乂少有令名仕丹陽丞遂卒成帝納乂女爲后 又曰弘治哭不可哀

世稱庾文康爲豐年玉穉恭爲荒年穀庾家論云是文康稱恭爲荒年穀庾長仁爲豐年玉 謂亮有廊廟之器翼有匡世之才各有用也

世目杜弘治標鮮季野穆少 江左名士傳曰乂清標令上也

有人目杜弘治標鮮淸令盛德之風可樂詠也 語林曰有人目杜弘治標鮮甚清令[illegible]容無顏盛德之風可樂詠也

庾公云逸少國舉故庾倪爲碑文云拔萃國舉 倪倩小字也徐廣晉紀曰倩字少彥司空冰子皇后兄也有才具仕至太宰長史桓溫以其宗彊使下邳王晃誣與[illegible]反而誅之

庾穉恭與桓溫書稱劉道生日夕在事大小殊快義懷通樂既佳且足作友正實良器推此與君同濟艱不者也 宋明帝文章志曰劉恢字道生沛國人識局明濟有文武才王濛每稱其思理淹通蕃屏之高選爲車騎司馬年三十六卒贈前將軍

王藍田拜揚州主簿請諱教云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於外餘無所諱 禮記曰婦人之諱不出門

蕭中郎孫丞公婦父劉尹在撫軍坐時擬爲太常劉尹云蕭祖周不知便可作三公不自此以還無所不堪 晉百官名曰蕭輪字祖周樂安人劉謙之晉紀曰輪有才學善三禮歷常侍國子博士

謝太傅未冠始出西詣王長史淸言良久去後苟子問曰 王濛子脩苟已見 向客何如尊長史曰向客亹亹爲來逼人

王右軍語劉尹故當共推安石劉尹曰若安石東山志立當與天下共推之 晉陽秋曰初安家於會稽上虞縣優遊山林六七年間徵召不至號彈奏相屬以禁錮而晏然不屑也

謝公稱藍田掇皮皆眞 徐廣晉紀曰述貞審眞意不顯

桓溫行經王敦墓邊過望之云可兒可兒 孫綽與庾亮牋曰王敦可人之目數十年間也

殷中軍道王右軍云逸少淸貴人吾於之甚至一時無所後 文章志曰羲之高爽有風氣不類常流也

王仲祖稱殷淵源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 晉陽秋曰浩善以通和接物也

王司州與殷中軍語歎云己之府奧蚤已傾寫而見殷陳勢浩汗衆源未可得測 徐廣晉紀曰浩清言妙辯玄致當時名流皆爲其美譽

王長史謂林公眞長可謂金玉滿堂林公曰金玉滿堂復何爲簡選王曰非爲簡選直致言處自寡耳 謂吉人之辭寡非擇言而出也

王長史道江道羣人可應有乃不必有人可應無已必無 中興書曰江灌字道羣陳留人僕射彪從也有才器與從兄逌名相亞仕尚書中護軍

會稽孔沈魏顗虞球虞存謝奉並是四族之儁于時之桀 沈存顗奉並別見虞氏譜曰球字和琳會稽餘姚人祖授吳廣州刺史父基右軍司馬球仕至黃門侍郎 孫興公目之曰沈爲孔家金顗爲魏家玉虞爲長琳宗謝爲弘道伏 長琳即存及球字也弘道謝奉字也言虞氏宗長琳之才謝氏伏弘道之美也

王仲祖劉眞長造殷中軍談談竟俱載去劉謂王曰淵源眞可王曰卿故墮其雲霧中 中興書曰浩能言理談論精微長於老易故風流者皆宗歸之

劉尹每稱王長史云性至通而自然有節 濛別傳曰濛之交物虛己納善恕而後行希見其喜慍之色凡與一面莫不敬愛之然少孤事諸母甚謹篤義穆族不修小潔以清貧見稱

王右軍道謝萬石在林澤中爲自遒上歎林公器朗神儁 支遁別傳曰遁任心獨往風期高亮

道祖士少風領毛骨恐沒世不復見如此人道劉眞長標雲柯而不扶疏 劉尹別傳曰惔既令望姻帝室故屢居達官然性不偶俗心淡榮利雖身登顯列而每挹降閒靜自守而已

簡文目庾赤玉省率治除謝仁祖云庾赤玉胷中無

宿物赤玉庾統小字中興書曰統字長仁穎川人衞將軍懌子也少有令名仕至尋陽太守

殷中軍道韓太常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是出羣器及其發言遣辭往往有情致續晉陽秋曰康伯清和有思理幼爲舅殷浩所稱

簡文道王懷祖才既不長於榮利又不淡直以眞率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晉陽秋曰述少貧約簞瓢陋巷不求聞達由是爲有識所重

林公謂王右軍云長史作數百語無非德音如恨不苦苦謂窮人以辭王曰長史自不欲苦物

殷中軍與人書道謝萬文理轉遒成殊不易中興書曰萬才器雋秀善自衒曜故致有時譽兼善屬文能談論時人稱之

王長史云江思悛思懷所通不翅儒域徐廣晉紀曰江惇字思悛陳留人僕射彪弟也隱居篤學手不釋書博覽典儒道兼綜徵聘無所就年四十九而卒

許玄度送母始出都人問劉尹玄度定稱所聞不劉曰才情過於所聞許氏譜曰玄度母華軼女也按詢集詢出都迎姊欲歸賦別贈晉陽秋亦然而此言遊存規釋矣

阮光祿云王家有三年少右軍安期長豫阮裕王悅安期王應並見已

謝公道豫章若遇七賢必自把臂入林江左名士傳曰鯤通簡有識不修威儀好迹逸而心整形濁而言清居身若穢動不累高鄰家有女嘗往挑之女方織以梭投折其兩齒既歸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其不事形骸如此

王長史歎林公尋微之功不減輔嗣支遁別傳曰遁神心警悟清識玄遠嘗至京師王仲祖稱其造微之功不異王弼

殷淵源在墓所幾十年于時朝野以擬管葛起不起以卜江左興亡續晉陽秋曰時穆帝幼沖母后臨朝簡文親賢民望任參輔桓溫有平蜀洛之勳擢登西陝帝自料文弱無以抗之陳郡殷浩素有盛名時論比之管葛徵浩爲揚州溫知意不抗己甚忌焉

殷中軍道右軍清鑒貴要晉安帝紀曰羲之風骨清舉也

謝太傅爲桓公司馬續晉陽秋曰初安優遊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桓溫在西藩欽其盛名言朝廷請爲司馬以世道未夷志存匡濟年四十起家應務也桓詣謝值謝梳

頭遽取衣幘桓公云何煩此因下共語至暝既去謂左右曰頗曾見如此人不

謝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田曹中郎趙悅子伏滔大司馬寮屬名曰悅字悅子下邳人歷大司馬參軍左衞將軍悅子以告宣武宣武云且爲用半趙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東山搢紳敦逼恐不豫人事況今自鄉選反違之邪

桓宣武表云謝尙神懷挺率少致民譽溫集載其平洛表曰今中州既平宜時綏定鎮西將軍豫州刺史謝尙神懷挺率少致人譽是以入贊百揆出蕃方司宜進據洛陽撫寧黎庶謂可本官都督司州諸軍事

世目謝尙爲令達阮遐集云清暢似達或云尙自然令上晉陽秋曰尙率易挺達超悟令上也

桓大司馬病謝公往省病從東門入溫時在姑孰桓公遙望歎曰吾門中久不見如此人

簡文目敬豫爲朗豫王恬已見文字志曰恬識理明貴爲後進冠冕也

孫興公爲庾公參軍共遊白石山衞君長在坐衞氏譜曰永字君長成陽人仕至左軍長史孫曰此子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作文庾公曰衞風韻雖不及卿諸人傾倒處亦不近孫遂沐浴此言

王右軍目陳玄伯壘塊有正骨陳泰已見

王長史云劉尹知我勝我自知濛別傳曰濛與沛國劉惔齊名時人以濛比袁喬惔比荀粲而共交友甚相知賞也

王劉聽林公講王語劉曰向高坐者故是凶物復東聽王又曰自是鉢釪後王何人也高逸沙門傳曰王濛恆尋遁遇祗洹寺中講正在高坐上每舉麈尾常領數百言而情理俱暢預坐百餘人皆結舌注耳濛云聽講衆僧向高坐者是鉢釪後王何人也

許玄度言琴賦所謂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劉尹其人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簡文其人嵇叔夜琴賦也劉惔眞長丹陽尹

魏隱兄弟少有學義魏氏譜曰隱字安時會稽上虞人歷義興太守御史中丞弟遺黃門郎總角詣謝奉奉與語大說之曰大宗雖衰魏氏已復有人

簡文云淵源語不超詣簡至然經綸思尋處故有局陳

初法汰北來未知名車頻秦書曰釋道安爲慕容晉所掠欲投襄陽行至新野集衆議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舉乃分僧衆使竺法汰詣揚州曰彼多君子上勝可投法汰遂渡江至揚土焉王領軍供養之中興書曰王洽字敬和丞相導第三子累遷吳郡內史爲士民所懷後拜中領軍尋加中書令不拜年二十六而卒每與周旋行來往名勝許輒與俱不得汰便停車不行因此名遂重名德沙門題目曰法汰高亮開達孫綽爲汰贊曰凄風拂林鳴泉時盤爽爽法汰校德無作事外蕭灑神內恢廓實從前起名隋後羅泰元起居注曰法汰以十二年卒烈宗詔曰法汰師喪逝哀痛傷懷可賻錢十萬

王長史與大司馬書道淵源識致安處足副時談

謝公云劉尹語審細孫綽爲惔誄敘曰神猶淵鏡言必珠玉

桓公語嘉賓阿源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嘉賓郗超小字也阿源殷浩也

簡文語嘉賓劉尹語末後亦小異回復其言亦乃無過

孫興公許玄度共在白樓亭會稽記曰亭在山陰臨流映壑也共商略先往名達林公既非所關聽訖云二賢故自有才情

王右軍道東陽我家阿林章清太出林應爲臨王氏譜曰臨之字仲產琅邪人僕射虎之子仕至東陽太守

王長史與劉尹書淵源觸事長易

謝中郎云王修載樂託之性出自門風王氏譜曰耆之字修載琅邪人荊州刺史廙第三子歷中書郎鄱陽太守給事中

林公云王敬仁是超悟人文字志曰修之少有秀令之稱

劉尹先推謝鎮西謝後雅重劉曰昔嘗北面按謝尙年長於劉僕神領風彰而曰北面於劉非可信

謝太傅稱王修齡曰司州可與林澤遊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常遣世務以高尙爲精與謝安相善也

諺曰揚州獨步王文度後來出人郗嘉賓續晉陽秋曰超少有

才氣越世負俗不循常檢時人爲一代盛譽者語曰大才槃槃謝家安江東獨步王文度盛德日新郗嘉賓其語小異故詩錄焉

人問王長史江彪兄弟羣從，王答曰：「諸江皆復足自生活。」彪及弟𣸣從弟灌並有德行知名於世

謝太傅道安北：「見之乃不使人厭，然出戶去不復使人思。」安北王坦之也續晉陽秋曰謝安初攜幼穉同好養志海濱神情超鶴尤好聲律然抑之以禮在哀能至弟萬之喪不聽絲竹者將十年及輔政而修室第園館麗車服雖期功之慘不廢妓樂王坦之因苦諫焉按謝公蓋以王坦之好直言故不思爾

謝公云：「司州造勝遍決。」宋明帝文章志曰胡之性簡好達玄言也

劉尹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充飲酒能溫克

謝太傅語真長：「阿齡於此事故欲太厲。」修齡王胡之小字也劉曰：「亦名士之高操者。」胡之別傳曰胡之治身清約以風操自居

王子猷說：「世目士少爲朗，我家亦以爲徹朗。」晉諸公贊曰祖約少有清稱

謝公云：「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王濛別傳曰濛性和暢能清言談道貴理中簡而有會商略古賢顯默之際辭旨劭令往往有高致

謝鎮西道敬仁：「文學鏃鏃，無能不新。」語林曰敬仁有異才時賢皆重之王右軍在郡迎敬仁叔仁輒同車常惡其遲後以馬迎敬仁雖復風雨亦不以車也

劉尹道江道羣：「不能言而能不言。」江灌已見

林公云：「見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得住，亦終日忘疲。」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少有風尚才器率舉有秀悟之稱

世稱荀子秀出，阿興清和。荀子已見阿興王蘊小字

簡文云：「劉尹茗柯有實理。」柯一作打又作朾

謝胡兒作著作郎，嘗作王堪傳，晉諸公贊曰堪字世冑東平壽張人少以高亮義正稱爲尚書左丞有準繩操爲石勒所害贈太尉不諳堪是何似人，咨謝公。謝公答曰：「世冑亦被遇。堪，烈之子，晉諸公贊曰烈字陽秀少知名魏朝爲治書御史阮千里姨兄弟，潘安仁中外。安仁詩所謂『子親伊姑，我父唯舅』。是許允壻。」岳集曰堪爲成都王軍司馬岳送王北別作詩曰微微髮膚受之父母峨峨王侯中外之首子親伊姑我父唯舅

謝太傅重鄧僕射，常言天地無知，使伯道無兒。晉陽秋曰鄧攸既棄子遂無復繼嗣爲有識傷惜

謝公與王右軍書曰：「敬和棲託好佳。」中興書曰洽於公子中最知名與潁川荀羨俱有美稱

吳四姓舊目云：「張文，朱武，陸忠，顧厚。」吳錄士林曰吳郡有顧陸朱張爲四姓三國之間四姓盛焉

謝公語王孝伯：「君家藍田，舉體無常人事。」按述雖簡而性不寬裕投火怒甚方之未甚若非太傅虛相褒飾則世說謬設斯語也

許掾嘗詣簡文，爾夜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語。襟情之詠，偏是許之所長，辭寄清婉，有逾平日。簡文雖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覺造膝，共叉手語，達于將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許。」續晉陽秋曰詢能言理曾出都迎姊簡文皇帝劉真長說其情旨及襟懷之詠每造膝賞對夜以繫日

殷允出西，郗超與袁虎書云：「子思求良朋，託好足下，勿以開美求之。」中興書曰允字子思陳郡人太常康第六子恭謙退有儒者之風屢吏部尚書世目袁爲開美，故子敬詩曰：「袁生開美度。」

謝車騎問謝公：「真長性至峭，何足乃重？」答曰：「是不見耳！阿見子敬，尚使人不能已。」語林曰羊驎因酒醉撫謝左軍謂太傅曰此家詎復後鎮西太傅曰汝阿見子敬便沐浴爲論兄望推此言意則安以玄不見真長故不重耳見子敬尚重之況真長乎

謝公領中書監，王東亭有事應同上省，王後至，坐促，王、謝雖不通，太傅猶斂膝容之。王謝不通事別見王神意閑暢，謝公傾目。還謂劉夫人曰：「向見阿瓜，故自未易有。按王珣小字法護而此言阿瓜未爲可解儻小名有兩耳雖不相關，正是使人不能已已。」

王子敬語謝公：「公故蕭灑。」謝曰：「身不蕭灑。君道身最得，身正自調暢。」晉陽秋曰安弘雅有氣風神調暢也

謝車騎初見王文度曰：「見文度雖蕭灑相遇，其復愔愔竟夕。」

范豫章謂王荊州：「卿風流儁望，真後來之秀。」王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范甯王忱並已見

子敬與子猷書，道兄伯蕭索寡會，遇酒則酣暢忘反，乃自可矜。

張天錫世雄涼州，以力弱詣京師，雖遠方殊類，亦邊人之桀也。天錫已見聞皇京多才，欽羨彌至。猶在渚住，司馬著作往詣之，未詳言容鄙陋，無可觀聽。天錫心甚悔來，以遐外可以自固。王彌有儁才美譽，當時聞而造焉。續晉陽秋曰珉風情秀發才辭富贍既至，天錫見其風神清令，言話如流，陳說古今，無不貫悉。又諳人物氏族，中來皆有證據。天錫訝服。

王恭始與王建武甚有情，後遇袁悅之間，遂致疑隙。

晉安帝紀曰初忱與族子恭少相善齊聲見稱及並登朝俱爲主相所待內外始有不咸之論恭獨深憂之乃告忱曰悠悠之論頗有異同當由驃騎簡於朝覲故也將無從容切言之邪若主相諧睦吾徒得勤力順時復何憂哉忱以爲然而慮弗見令乃令袁悅其言之悅每欲閒恭乃於王坐責讓恭曰卿何哀生同異疑諫朝好其言切屑恭雖悔恨謝忱爲構已也慌雖心不負恭而無以自亮於是情好大離而怨隙成矣然每至興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

司馬太傅爲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清疏。」恭正亮忱烈慨通朗誕放

王恭有清辭簡旨，能敘說，而讀書少，頗有重出。中興書曰恭雖才不多而清辯過人

有人道孝伯常有新意，不覺爲煩。

殷仲堪喪後，桓玄問仲文：「卿家仲堪，定是何似人？」仲文曰：「雖不能休明一世，足以映徹九泉。」續晉陽秋曰仲堪仲文之從兄也少有美譽

品藻第九

汝南陳仲舉、潁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先後。續漢書曰蔡伯喈陳留圉人通達有儁才博學善屬文伎藝術數無不精綜仕至左中郎將爲王允所誅蔡伯喈評之曰：「陳仲舉強於犯上，李元禮嚴於攝下。犯上難，攝下易。」張璠漢紀曰時人爲之語曰不畏彊禦陳仲舉天下模楷李元禮仲舉遂在三君之下，謝沈漢書曰竇武劉淑陳蕃爲三君所貴也高操清內尊而稱之故時人自以爲目元禮居八儁之上。薛瑩漢書曰李王暢荀緄朱

嵩魏朗劉祐杜楷趙典爲八俊英雄記曰先是張儉等相與作衣冠禮彈彈中人相誹言我彈中誅有八俊八乂猶古之八元八凱也謝沈書曰俊者卓出之名也姚信士緯曰陳仲舉體氣高烈有王臣之節李元禮忠壯正直有社稷之能海內論之未決蔡伯喈抑一言以變之疑論乃定也

龐士元至吳吳人並友之蜀志曰周瑜領南郡士元爲功曹瑜卒士元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及當還西並會閶門與士元言見陸績文士傳曰績字公紀幼有儁朗才數博學多通龐士元年長於績共爲交友仕至鬱林太守自知亡日年三十二而卒顧劭全琮環濟吳紀曰琮字子璜吳郡錢塘人有德行義業爲大司馬而爲之目曰陸子所謂駑馬有逸足之用顧子所謂駑牛可以負重致遠或問如所目陸爲勝邪曰駑馬雖精速能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百里所致豈一人哉吳人無以難全子好聲名似汝南樊子昭蔣濟萬機論曰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難曰子昭拔自賈豎年至七十退能守靜進不苟競濟答曰子昭誠自幼至長容貌完潔然觀其插齒牙樹頰頦吐脣吻自非文休之敵

顧劭嘗與龐士元宿語問曰聞子名知人吾與足下孰愈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沈吾不如子吳志曰劭好樂人倫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事往來或諷議而去或結友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論王霸之餘策覽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劭亦安其言吳錄曰劭安其言更親之

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吳書曰瑾字子瑜其先葛氏琅邪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之諸葛因爲氏瑾少以孝稱累遷魏志曰誕字公休爲吏部郎人累遷揚州牧六十八卒並有盛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不則公誅其得失以爲記數自是羣寮莫不憚其所屬遷揚州刺史鎮東將軍司空謀逆伏誅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吳吳朝服其弘量吳書曰瑾避亂江東大皇帝取爲長史遣使蜀但與弟亮公會相見退無私面時人服其弘量有容

司馬文王問武陔陳玄伯何如其父司空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爲己任者不如也明練簡至立功立事過之魏志曰陔與泰善故文王問之

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荀淑方陳寔荀靖方陳諶逸士傳曰靖字叔慈潁川人有儒才以孝著名兄弟八人號八龍隱身修學動止合禮弟爽亦有才學顯名當世或問汝南許章爽與靖孰賢章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太尉辟不就年五十終時人稱之號玄行先生荀爽方陳紀荀彧方陳羣典略曰彧字文若潁川人爲漢侍中守尚書令[illegible]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不以私欲撓意[illegible]諡曰敬侯以其名德高追贈太尉荀顗方陳泰[illegible]又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綏晉百官名曰康字仲豫徽之子晉諸公贊曰康有弘理也太子左率裴綽方王澄王朝目錄曰綽字仲舒楷弟也名至於楷歷中書黃門侍郎裴瓚方王敦晉諸公贊曰瓚字國寶楷之子才氣爽儁終中書郎裴遐方王導裴頠方王戎裴邈方王玄

冀州刺史楊淮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爲成器淮與裴頠樂廣友善遣見之頠性弘方愛喬之有高韻謂淮曰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淮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論者評之以爲喬雖高韻而檢不匝樂言爲得然並爲後出之儁[illegible]

劉令言始入洛[illegible]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太解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illegible]

王夷甫云閭丘沖[illegible]優於滿奮郝隆[illegible]此三人並是高才沖最先達[illegible]猶以沖之處賓足先二人

王夷甫以王東海比樂令名士傳曰承言理辯物但明其旨要不爲辭費有識伏其約而能通太尉王夷甫一世雅門見而推重之以比南陽樂廣故王中郎作碑云當時標榜爲樂廣之儷

庾中郎與王平子鴈行晉陽秋曰初王澄有通朗稱而輕薄無行兄夷甫有盛名時人許以人倫鑒識常爲天下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illegible]

王大將軍在西朝時見周侯輒扇障面不得住[illegible]後度江左不能復爾王歎曰不知我進伯仁退[illegible]雖復臘月亦扇面不休其憚如此

會稽虞駿元皇時與桓宣武同俠其人有才理勝望[illegible]王丞相嘗謂駿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illegible]兼之者其在卿乎駿未達而喪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郗鑒周曰鑒方臣如有功夫復問郗郗曰周顗比臣有國士門風[illegible]

王大將軍下庾公問卿有四友何者是答曰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毋彥國[illegible]阿平故當最劣庾曰似未肯劣庾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又問何者是王曰噫其自有公論左右躡公公乃止[illegible]

人問丞相周侯何如和嶠答曰長輿嵯櫱[illegible]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

傑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晉陽秋曰鯤隨王敦下入朝見太子於東宮語及夕太子從容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孰愈對曰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臣不如亮縱意丘壑自謂過之鄧粲晉紀曰鯤與王澄之徒慕竹林諸人散首披髮裸袒箕踞謂之八達故鄰家之女折其兩齒世為之謠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有勝情遠概為朝廷之望故時以庾亮方焉）

王丞相二弟不過江曰穎曰敞時論以穎比鄧伯道敞比溫忠武議郎祭酒者也（王氏譜曰穎字茂英位王護軍郎年二十卒敞字茂平丞相祭酒不就襲爵堂邑公年二十有二而卒）

明帝問周侯論者以卿比郗鑒云何周曰陛下不須牽顗比（按顗死時明帝乃即位世說此言妄矣）

王丞相云頃下論以我比安期千里亦推此二人唯

共推太尉此君特秀（晉諸公贊曰夷甫若少為同志所推服）

宋禕曾為王大將軍妾後屬謝鎮西鎮西問禕我何如王答曰王比使君田舍貴人耳鎮西妖冶故也（宋禕未詳）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庾元規對曰蕭條方外亮不如臣從容廊廟臣不如亮（按諸書皆以謝鯤比亮不聞周顗）

王丞相辟王藍田為掾庾公問丞相藍田何似王曰真獨簡貴不減父祖然曠淡處故當不如爾（[illegible]）

卞望之云郗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己一反治身清貞大修計校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反（按太尉劉寔論王肅方於事上好下佞己性嗜榮貴不求苟合治身不穢尤惜財物王郗志性儻亦同浮）

世論溫太真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間溫常失色（溫氏譜序曰晉大夫郤至封於溫子孫因氏居太原祁縣為郡著姓）

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恆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唯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前篇及諸書皆云王公重何充謂必代己相而此章以手指地意如輕詆或謬言析理何不退訓故邪）

何次道為宰相人有譏其信任不得其人（晉陽秋曰充所暱庸雜以此損名）阮思曠慨然曰次道自不至此但布衣超居

宰相之位可恨唯此一條而已（語林曰阮光祿聞何次道為宰相歎曰我當何處生活此則未許何為鼎輔二說便相符也）

王右軍少時丞相云逸少何緣復減萬安邪（劉綏已見）

郗司空家有傖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郗愔別傳曰愔字方回高平金鄉人太宰鑒長子也淵靖恬素無競無私曜歷會稽內史侍中司空）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

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美（中興書曰裕以人不須為學正以弘識為先故日勤然無所修綜而物自宗之）

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儁傷其道（理本真率巧則乖其宗道唯虛澹儁則違其致所以二子不免也）

時人共論晉武帝出齊王之與立惠帝其失孰多（晉陽秋曰齊王攸字大猷文帝第二子孝敬忠肅清和平尤親賢下士仁惠好施能屬文善尺牘初荀勗馮紞為武帝親幸攸惡勗之佞勗懼攸或嗣立必誅己且攸甚得衆心朝賢景附會帝有疾使及皇太子入問訊朝上皆屬目於攸而不在太子至是勗從容曰陛下萬年後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勗曰百官內外皆歸心於齊王太子焉得立乎陛下試詔齊王歸國必舉朝以為不可若然則臣言徵矣侍中馮紞又曰陛下必欲建諸侯成五等宜從親始親莫若齊王帝從之於是下詔使攸之國使闔勗執問己變舍不卻所為入辭出嘔血帝與之慟為執為曰葬上合過其實而天下歸之令自恚須陛下何哀之甚帝乃止劉殺問之故滁身稱疾焉）多謂立惠帝為重桓溫曰不然使子繼

父業弟承家祀有何不可（武帝兆禍亂覆神州在斯而已與懷且其若此況宜乎此言之非也）

人問殷淵源當世王公以卿比裴叔道云何殷曰故當以識通暗處（遐與浩並能清言）

撫軍問殷浩卿定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當勝耳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蔚簡令王仲祖何如曰溫潤恬和（徐廣晉紀曰凡稱風流者皆舉王劉為宗焉）桓溫何如曰高爽邁出謝仁祖何如曰清易令達阮思曠何如曰

弘潤通長袁羊何如曰洮洮清便殷洪遠何如曰遠有致思卿自謂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至於斟酌時宜籠罩當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時復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也

桓大司馬下都問真長曰聞會稽王語奇進爾邪（桓溫別傳曰興寧九年以溫克復舊京肅靜華夏進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大司馬加黃鉞使入參朝政）劉曰極進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復是誰劉曰正是我輩耳

殷侯既廢桓公語諸人曰少時與淵源共騎竹馬我

棄去己輒取之故當出我下（續晉陽秋曰簡文輔政引殷浩為揚州欲以抗桓桓素輕浩未之憚也）

人問撫軍殷浩談竟何如答曰不能勝人差可獻酬群心

簡文云謝安南清令不如其弟（安南謝奉也已見謝氏譜曰奉弟聘字弘遠侍中廷尉卿有才學）學義不及孔巖（中興書曰巖字彭祖會稽山陰人父倫黃門侍郎巖歷丹陽尹尚書西陽侯在朝多所匡益大得民和後卒于家）居然自勝

未廢海西公時王元琳問桓元子箕子比干迹異心同不審明公孰是孰非曰仁稱不異寧為管仲（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劉丹陽王長史在瓦官寺集桓護軍亦在坐（桓伊已見）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或問杜弘治何如衛虎桓答曰弘治膚清衛虎奕奕神令王劉善其言（衛玠小字虎日永和中劉真長謝仁祖共商略中朝人士或問杜弘治可方衛洗馬不謝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名士傳曰劉真長曰杜弘治膚清叔寶神清論者謂為知言）

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阿奴濛小字也都美也司馬相如傳曰閑雅甚都語林曰劉真長與丞相不相得每曰阿奴比丞相條達清長）

劉尹王長史同坐長史酒酣起舞劉尹曰阿奴今日

不復減向子期。類秀之任率也

桓公問孔西陽：安石何如仲文？西陽孔嚴也孔思未對，反問公曰：何如？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其處，故乃勝也。

謝公與時賢共賞說，遏、胡兒並在坐。公問李弘度曰：卿家平陽何如樂令？晉諸公贊曰：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少以清尚見稱，歷吏部郎、平陽太守。於是李潸然流涕曰：趙王篡逆，樂令親授璽綬。晉陽秋曰：趙王倫篡位，樂廣與崔隨進璽綬。亡伯雅正，恥處亂朝，遂至仰藥。恐難以相比！此自顯於事實，非私親之言。晉諸公贊曰：趙王為相國，取重為左司馬。重以倫將篡，辭疾不就。日教喻之，重不復自治，至於困甚，扶輿受拜，數日卒，時人惜之，贈散騎常侍。謝公語胡兒曰：有識者果不異人意。

王修齡問王長史：我家臨川，何如卿家宛陵？長史未答，修齡曰：臨川譽貴。長史曰：宛陵未為不貴。中興書曰：羲之自會稽王友，改授臨川太守。王述從驃騎功曹出為宛陵令，多修為家之具，初有勞苦之聲。丞相王導使人謂之曰：名父之子，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後屢臨州郡，無所造作，世始歎服之。

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苟子年十三，倚牀邊聽。既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韶音令辭不如我，往輒破的勝我。劉惔別傳曰：惔有儁才，其談詠虛勝，理會所歸，王濛略同，而敍致過之，其詞當也。

謝萬壽春敗後，簡文問郗超：萬自可敗，那得乃爾失士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區別智勇。中興書曰：萬字萬石，為豫州，既受方任，以矜豪傲物，失士眾之心。北中郎將郗曇以疾病還彭城，萬以為賊盛致退，便引軍還，眾遂潰亂，狼狽單歸，廢為庶人。

劉尹謂謝仁祖曰：自吾有四友，門人加親。謂許玄度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及於耳。二人皆受而不恨。尚書大傳曰：孔子曰：文王有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邪？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邪？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邪？自吾得由也，惡言不入於耳，是非禦侮邪？

世目殷中軍思緯淹通，比羊叔子。羊祜德高一世，才經夷險，淵源蕞爾之才，豈喻日月之明也。

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桓公。桓公停欲言，中悔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

王中郎嘗問劉長沙曰：我何如苟子？大司馬官屬名曰：劉奭字文時，彭城人。劉氏譜曰：奭祖彭城內史，父散騎常侍，奭歷車騎諮議、長沙相。劉答曰：卿才乃當不勝苟子，然會名處多。王笑曰：癡。

支道林問孫興公：君何如許掾？孫曰：高情遠致，弟子蚤已服膺；一吟一詠，許將北面。

王右軍問許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許未答，王因曰：安石故相為雄，阿萬當裂眼爭邪！中興書曰：萬器量不及安石，雖居藩任，時名在安之下。

劉尹云：人言江虨田舍，江乃自田宅屯。謂有能多也

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紹是石崇姊夫，蘇則孫愉子也。石崇金谷詩敘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眾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眾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凡三十人，吳王師、議郎、關中侯、始平武功蘇紹字世嗣，年五十，為首。

劉尹目庾中郎：雖言不愔愔似道，突兀差可以擬道。名士傳曰：敳頹然淵放，故莫有動其聽者。

孫承公云：謝公清於無奕，潤於林道。中興書曰：謝奕字無奕，陳郡人。陳逵字林道，潁川許昌人，祖準，太尉；父畛，光祿大夫。逵少有清譽，以將領歷西中郎將、梁淮南二郡太守。

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萬。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好談諧，善屬文辭，為當世所重。

孫興公、許玄度皆一時名流，或重許高情，則鄙孫穢行；或愛孫才藻，而無取於許。宋明帝文章志曰：許詢有才藻，善屬文，與孫綽並為一時文宗。續晉陽秋曰：詢不降志，而綽多穢行，時人鄙之。

郗嘉賓道謝公：造膝雖不深徹，而纏綿綸至。又曰：右軍詣嘉賓。嘉賓聞之，云：不得稱詣，政得謂之朋耳。謝公以嘉賓言為得。凡言詣者，蓋深覈之名也。謝不徹，王亦不詣，謝王於理相與為朋儕也。

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彊正，吾愧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庾龢已見

王僧恩輕林公，藍田曰：勿學汝兄，汝兄自不如伊。僧恩，王禕之小字也。王氏世家曰：禕之字文邵，坦之子，少知名，尚尋陽公主，仕至中書郎，未三十而卒，時人惜之，贈散騎常侍。

簡文問孫興公：袁羊何似？答曰：不知者不負其才；知之者無取其體。言其有才而無德也

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郗嘉賓問謝太傅曰：林公談何如嵇公？謝云：嵇公勤著腳，裁可得去耳。支遁傳曰：遁神悟機發，風期所得，自然超邁也。又問：殷何如支？謝曰：正爾有超拔，支乃過殷；然亹亹論辯，恐殷欲制支。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懍懍恆如有生氣；史記曰：廉頗者，趙之良將也，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請以十五城易璧。相如奉璧入秦，秦王無意償城，相如乃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秦王謝，相如使人懷璧從間道歸趙。以功拜上卿，位在頗右。

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曹氏譜曰：茂之字永世，彭城人也，小字蜍。祖韶，鎮東司馬；父曼，少府卿。茂之仕至尚書郎。李氏譜曰：志字溫祖，江夏鍾武人，仕至員外常侍、南康相。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貒貉噉盡。言人皆淳懿，則天下俱無智慮，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貒貉噉盡其身也。

衛君長是蕭祖周婦兄，謝公問孫僧奴：君家道衛君長云何？孫曰：云是世業人。謝曰：殊不爾，衛自是理義人。僧奴，孫騰小字也。中興書曰：騰字伯海，太原中都人，博學，歷廷尉。於時以比殷洪遠。

王子敬問謝公：林公何如庾公？謝殊不受，答曰：先輩

初，無論庾公自足沒林公。殷羨言行曰：時有人稱庾太尉理者，羨曰：此公好舉宗本雄人。

謝遏諸人共道竹林優劣，謝公云：先輩初不臧貶七賢。魏氏春秋曰：山濤通簡有德，秀、咸、戎、伶朗達有儁才，於時之談，以阮為首，王戎次之，山、向之徒，皆其倫也。若如盛言，則非無臧貶，此言謬也。

有人以王中郎比車騎，車騎聞之曰：伊窟窟成就。續晉陽秋曰：王坦之雅貴有識，風格峻整。

謝太傅謂王孝伯：劉尹亦奇自知，然不言勝長史。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王氏譜曰：操之字子重，羲之第六子，歷秘書監、侍中、尚書、豫章太守。子敬寒溫而已。既出，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推此知之。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當不同。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曰：外人那得知。宋明帝文章志曰：獻之善隸書，變右軍法為今體，字畫秀媚，妙絕時倫，與父俱得名。其章草疏弱，殊不及父。或訊獻之云：君書何如君家尊？答云：故當不同。世論云：君不如。答曰：世人那得知之。

王孝伯問謝太傅：林公何如長史？太傅曰：長史韶興。問：何如劉尹？謝曰：噫！劉尹秀。王曰：若如公言，並不如此二人邪？謝云：身意正爾也。

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撮王、劉之標。續晉陽秋曰：獻之文義並非所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為風流之冠也。

謝公語孝伯：君祖比劉尹，故為得逮。孝伯云：劉尹非不能逮，直不逮。言濛質而邃文也。

袁彥伯為吏部郎，子敬與郗嘉賓書曰：彥伯已入，殊足頓興往之氣。故知捶撻自難為人，冀小卻當復差耳。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賞井丹高潔。嵇康高士傳曰：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博學高論，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未嘗書刺謁人，北宮五王更請，莫能致，新陽侯陰就使人要之，不得。子猷云：未若長卿慢世。[illegible]

有人問袁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袁氏譜曰：恪之字元祖，陳郡陽夏人，祖王孫，司徒從事中郎，父翰，[illegible]令。恪之仕歷黃門侍中。答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殷作誄云：荊門晝掩，閑庭晏然。

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答曰：道季誠復鈔撮清悟，嘉賓故自上。撮謂超拔也。

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曰：世論以我家領軍比誰？中興書曰：謐字稚遠，劭子，有才器，襲爵武岡侯，仕至司徒。武岡曰：世以比王北中郎。東亭轉臥向壁，歎曰：人固不可以無年。領軍王洽，珣之父也，年二十六卒。珣意以其名德過坦之而無年，故致此論。

王孝伯道謝公濃至。又曰：長史虛，劉尹秀，謝公融。[illegible]

王孝伯問謝公：林公何如右軍？謝曰：右軍勝林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貴徹。言不若羲之，而勝胡之。

桓玄為太傅，大會，朝臣畢集，坐裁竟，問王楨之曰：我何如卿第七叔？王氏譜曰：楨之字公幹，琅邪人，徽之子，歷侍中、大司馬長史。第七叔，獻之也。于時賓客為之咽氣。王徐徐答曰：亡叔是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懽然。

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瑾集敘曰：瑾字仲璋，南陽人，祖遐，父暢，娶王羲之女，生瑾，有才力，歷尚書、太常卿。劉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樝梨橘柚，各有其美。莊子曰：樝梨橘柚，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

舊以桓謙比殷仲文。中興書曰：謙字敬祖，沖第三子，尚書僕射、中軍將軍。晉安帝紀曰：仲文有器才思。桓玄時，仲文入，桓於庭中望見之，謂同坐曰：我家中軍那得及此也！

規箴第十

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東方朔。漢書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朔別傳曰：朔，南陽步廣里人。武帝時上書，拜郎中，至太中大夫。朔曰：此非脣舌所爭，爾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側，因謂曰：汝癡耳！帝豈復憶汝乳哺時恩邪？帝雖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戀，乃悽然愍之，即敕免罪。[illegible]

京房與漢元帝共論，因問帝：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答曰：其任人不忠。房曰：知不忠而任之，何邪？曰：亡國之君各賢其臣，豈知不忠而任之？房稽首曰：將恐今之視古，亦猶後之視今也。[illegible]

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哀慟，軀體骨立。其母愍之，竊以錦被蒙上。郭林宗弔而見之，謂曰：卿海內之儁才，四方是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錦也，食夫稻也，於汝安乎？[illegible]

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汝安則為之吾不取也奮衣而去自後賓客絕百所日所一作許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莫不止諫此為小物何足甚耽休曰雖為小物耿介過人朕所以好之環濟吳紀曰休字子烈吳大帝第六子初封琅邪王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孫綝廢少主迎休立之休銳意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唯此時舍書[illegible]

孫晧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晧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吳錄曰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子忠鯁有大節篤志好學初為建忠校尉雖有軍事手不釋卷累遷左丞相時後主暴虐凱正直強諫以其宗族強盛不敢加誅也

何晏鄧颺令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輅稱引古義深以戒之颺曰此老生之常談輅別傳曰輅字公明平原人也明周易聲發徐州冀州刺史裴徽舉秀才謂曰何鄧二尚書有經國才略於物理無不精也何尚書神明清徹殆破秋毫君當慎之自言不解易九事必當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也輅曰若九事皆至義不足勞思若陰陽者精之久矣輅至洛果為何尚書問九事皆明何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也時鄧颺與晏共坐颺曰君自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邪輅尋聲答之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晏含笑而讚之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聞君著爻神妙試為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青蠅數十頭來在鼻上驅之不去有何意故輅曰鴟鴞天下賤鳥也及其在林食椹則懷我好音況

輅心過草木注情葵藿敢不盡忠唯察之爾昔元凱之弼重華宣惠慈和仁義之至也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忠孝之至也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眾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艮也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必至之分也夫變化雖相生極則有害虛滿雖相受溢則有竭聖人見陰陽之性明存亡之理損益以為衰抑進以為退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裒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己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尋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則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談輅答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也

晏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疏吐誠今人以為難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名士傳曰是時曹爽輔政識者

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復退也著五言詩以言志曰鴻鵠比翼遊羣飛戲太清常畏大羅網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順流唼浮萍永寧曠中懷何為怵惕驚蓋因輅言懼而賦詩

晉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傳後意諸名臣亦多獻直言帝嘗在陵雲臺上坐衛瓘在側欲申其懷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雖悟因笑曰公醉邪晉陽秋曰初惠帝之為太子咸謂不能親政事衛瓘每欲陳啟廢之而未敢也後因會醉遂跪牀前曰臣欲有所啟帝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也帝後悉召東宮官屬大會令左右齎尚書處事以示太子令處決太子不知所對賈妃以問外人代太子對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今宜以事斷不宜引書也妃從之泓乃具草令太子書呈帝大說以示瓘於是賈充語妃曰衛瓘老奴幾敗汝家妃由是怨瓘後遂誅之

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晉諸公贊曰郭豫字泰寧太原人仕至相國參軍知名早卒才拙而性剛聚斂無厭干豫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晉百官名曰李陽字景祖高平人武帝時為幽州刺史[illegible]猶漢之樓護漢書遊俠傳曰樓護字君卿[illegible]郭氏憚之夷甫驟諫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小為之損

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王隱晉書曰夷甫善施舍父時有假貸者皆與焚券未嘗謀貨利之事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閡行呼婢曰舉卻阿堵物

王平子年十四五見王夷甫妻郭氏貪欲令婢路上儋糞平子諫之並言不可郭大怒謂平子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永嘉流人名曰[illegible]樂安任氏女生澄急捉衣裾將與杖平子饒力爭得脫踰窗而走

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常流涕諫帝許之命酌酒一酣從是遂斷鄧粲晉紀曰上身服儉約以先時務性素好酒將渡江王導深以諫帝乃令左右進觴飲而覆之自是遂不復飲克己復禮官修其方而中興之業隆焉

謝鯤為豫章太守從大將軍下至石頭敦謂鯤曰余

不得復為盛德之事矣鯤曰何為其然但使自今已後日亡日去耳鯤別傳曰鯤之諷切雅正皆此類也敦又稱疾不朝鯤諭敦曰近者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四海之內實懷未達若能朝天子使羣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仗民望以從眾懷盡沖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勳侔一匡名垂千載時人以為名言[illegible]

元皇帝時廷尉張闓在小市居私作都門早閉晚開羣小患之詣州府訴不得理遂至檛登聞鼓猶不被判闓晉中興書曰闓字敬緒丹陽人張昭孫也[illegible]聞賀司空出至破岡連名詣賀訴虞預晉書曰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其先慶普漢世傳禮世所謂慶氏學族高祖純博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為侍中避安帝父諱改為賀氏[illegible]賀曰身被徵作禮官不關此事羣小叩頭曰若府君復不見治便無所訴賀未語令且去見張廷尉當為及之張聞即毀門自至方山迎賀賀出見辭之曰此不必見關但與君門情相為惜之張愧謝曰小人有如此始不即知蚤已毀壞

郗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甚矜之中興書曰鑒少好學博覽雖不及章句而多所通綜後朝覲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見必欲苦相規誡王公知其意每引作他言臨還鎮故命駕詣丞相丞相翹鬚厲色上坐便言方當乖別必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殊不流王公攝其次曰後面未期亦欲盡所懷願公勿復談郗遂大瞋冰衿而出不得一言

王丞相為揚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為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至和獨無言王問顧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為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諸

從事自覩缺然也

蘇峻東征沈充晉陽秋曰充字士居吳興人少好兵諸事王敦敦克京邑以充爲車騎將軍領吳國內史明帝伐王敦充率衆就王含謂其妻曰男兒不建豹尾不復歸矣敦死充將吳儒斬首於京都請吏部郎陸邁與俱陸碑曰邁字功高吳郡人器識清敏風檢澄峻累遷振威太守尚書吏部郎將至吳密勑左右令入閶門放火以示威陸知其意謂峻曰吳治平未久必將有亂若爲亂階請從我家始峻遂止

陸玩拜司空玩別傳曰是時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而薨朝野憂懼以玩德望乃拜司空玩辭讓不獲乃歎息謂朋友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無人矣時人以爲知言有人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瀉箸梁柱間地祝曰當今乏才以爾爲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戢卿良箴

小庾在荊州公朝大會問諸僚佐曰我欲爲漢高魏武何如翼別見宋明帝文章志曰庾翼名輩豈應狂狷如此哉時若有斯言亦傳聞者之謬矣一坐莫答長史江彪曰願明公爲桓文之事不願作漢高魏武也

羅君章爲桓宣武從事含別傳曰刺史庾亮命含爲部從事桓溫臨州轉參軍謝鎮西作江夏往檢校之中興書曰尚爲建武將軍江夏相羅既至初不問郡事徑就謝數日飲酒而還桓公問有何事君章云不審公謂謝尚何似人桓公曰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章云豈有勝公人而行非者故一無所問桓公奇其意而不責也

王右軍與王敬仁許玄度並善二人亡後右軍爲論議更克孔巖誡之曰明府昔與王許周旋有情及逝沒之後無慎終之好民所不取右軍甚愧

謝中郎在壽春敗臨奔走猶求玉帖鐙太傅在軍前後初無損益之言爾日猶云當今豈須煩此按萬未死之前安猶未仕高臥東山又何肯輕入軍旅邪世說此言迂謬已甚

王大語東亭卿乃復論成不惡那得與僧彌戲續晉陽秋曰珉與元琳並有名聲珣有故時人爲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

殷覬病困看人政見半面殷荊州興晉陽之甲春秋公羊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荀寅士吉射者君側之惡人往與覬別涕零屬以消息所患覬答曰我病自當差正憂汝患耳晉安帝紀曰殷仲堪之舉兵覬弗與同且以己居小任唯當守局而已晉陽之事非所宜豫也仲堪每邀之覬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遂以憂卒

遠公在廬山中豫章舊志曰廬俗字君孝本姓匡夏禹苗裔東野王之子秦末百越君長與吳芮助漢定天下野王亡軍中漢八年封俗鄡陽男食邑茲部即巨廬君俗兄弟七人皆好道術遂寓于洞庭之山故世謂廬山孝武元封五年南巡狩浮江親觀神靈乃封俗爲大明公因時以祭焉遠法師廬山記曰山在江州尋陽郡左挾彭澤右傍通川有匡俗先生出自殷周之際遁世隱時潛居其下或云俗受道於仙人而共遊其嶺遂託室崖岫即巖成館故時人謂爲神仙之廬而命焉法師遊山記曰自託此山二十三載再踐石門四遊南嶺東望香爐峯北眺九江傳聞有石井方湖中有赤鱗踊出野人不能敘而歎其寄而已矣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墮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

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陳不整麏兔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桓道恭玄之族也桓氏譜曰道恭字祖猷彝同堂弟也父赤之太學博士道恭歷淮南太守偽楚江夏相義熙初伏誅時爲賊曹參軍頗敢直言常自帶絳綿繩著腰中玄問此何爲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芒也玄自此小差

王緒王國寶相爲脣齒並上下權要王氏譜曰緒字仲業太原人融延父乂撫軍晉安帝紀曰緒爲會稽王從事中郎以佞邪親幸王珣王恭惡國寶與緒亂政與殷仲堪克期同舉內匡朝廷及恭表至乃斬緒以說諸侯國寶平北將軍坦之第三子太傅謝安壻也安惡其為人抑而不用及安薨相王輔政乃為中書令有寵於王國寶恭表罪狀王所待不為國寶謝罪諸侯兵所逐表抗疏稱國寶亂政王以其罪誅之王大不平其如此乃謂緒曰汝爲此欻欻曾不慮獄吏之爲貴乎史記曰周勃下廷尉上書告勃欲反勃既出歎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爲貴也

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爲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韓詩外傳曰昔周道之隆召伯在朝有司請召民召伯曰以一身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暴處於棠下而聽訟焉詩人見召伯休息之棠美而歌之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慙而止

捷悟第十一

楊德祖爲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壞之既竟曰門中活闊字王正嫌門大也文士傳曰楊修字德祖弘農人太尉彪子少有才學思幹魏武爲丞相辟爲主簿常白事知必有反覆教豫爲答對數紙以次牒之而行敕守者曰向白事必教出相反覆若按此次第連答之已而風吹紙次亂守者不別而遂錯誤公怒推問修慙懼以所自甚有理終亦是修後爲武帝所誅

人餉魏武一杯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衆衆莫能解次至楊修修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復何疑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修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齏臼八字魏武謂修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別記所知修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爲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齏臼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修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會稽典錄曰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漢安二年迎伍君神泝濤而上爲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號慕思盱乃投瓜於江存其父尸曰父在此瓜當沈旬有七日瓜偶沈遂自投於江而死縣長度尚悲憐其義爲之改葬命其弟子邯鄲子禮爲之作碑按曹娥碑在會稽中而魏武楊修未嘗過江也異苑曰陳留蔡邕避難過吳讀碑文以爲詩人之作無詭妄也因刻石旁作八字魏武見而不能了以問羣寮莫有解者有婦人浣於汾渚曰第四車解既而禰正平也禰即以離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即娥靈也

魏武征袁本初治裝餘有數十斛竹片咸長數寸衆云並不堪用正令燒除太祖思所以用之謂可爲竹椑楯而未顯其言馳使問主簿楊德祖應聲答之與帝心同衆伏其辯悟

王敦引軍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溫嶠爲丹陽尹

帝令斷大桁故未斷帝大怒瞋目左右莫不悚懼（按晉陽秋鄧紀皆云敦將至嶠燒朱雀桁以阻其兵而云未斷大桁致帝怒大為譏謬一本云帝自勸嶠入一本作瞰飲帝怒此則近也）召諸公來嶠至不謝但求酒炙王導須臾至徒跣下地謝曰天威在顏遂使溫嶠不容得謝嶠於是下謝帝迺釋然諸公共歎王機悟名言

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南徐州記曰徐州人多勁悍號精兵故桓溫常曰京口酒可飲箕可用兵可使）郗於事機素暗遣牋詣桓方欲共獎王室修復園陵世子嘉賓出行於道上聞信至急取牋視竟寸寸毀裂便回還更作牋自陳老病不堪人間欲乞閑地自養宣武得牋大喜即詔轉公督五郡會稽太守（晉陽秋曰大司馬將討慕容暐表求申勸平北將軍愔及袁眞等嚴辦愔以羸疾求退詔大司馬領愔所任授中興書愔辭北行溫責其不發轉授會稽世說為謬）

王東亭作宣武主簿嘗春月與石頭兄弟乘馬出郊時彥同遊者連鑣俱進（石頭桓熙小字中興書曰熙字伯道溫長子也仕至豫州刺史）唯東亭一人常在前覺數十步諸人莫之解石頭等既疲倦俄而乘輿回諸人皆似從官唯東亭奕奕在前其悟捷如此

夙惠第十二

賓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丘論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箸箄飯落釜中太丘問炊何不餾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與客語乃俱竊聽炊忘箸箄飯今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不對曰仿佛志之二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也

何晏七歲明慧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宮內欲以為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何氏之廬也魏武知之即遣還（魏略曰晏父蚤亡太祖為司空時納晏母其時秦宜祿阿蘇亦隨母在宮並寵如子常謂晏為假子也）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厀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群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孫年並七歲（顧愷之家傳曰敷字祖根吳郡吳人滔然有大成之量仕至著作郎二十三卒）在牀邊戲於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瞑於燈下二兒共敘客主之言都無遺失顧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復生此寶

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著襦尋作複褌兒云已足不須複褌也母問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故不須耳母甚異之知為國器

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著複衣但著單練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諫曰聖體宜令有常陛下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晝動夜靜（老子曰躁勝寒靜勝熱此言夜靜寒宜重肅也）謝公出歎曰上理不減先帝（謂簡文帝）

桓宣武薨桓南郡年五歲服始除桓車騎與送故文武別（桓沖別傳曰沖字幼子溫弟也累遷車騎將軍都督七州諸軍事）因指語南郡此皆汝家故吏佐玄應聲慟哭酸感傍人車騎每自目己坐曰靈寶成人當以此坐還之（靈寶玄小字也）鞠愛過於所生

豪爽第十三

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武帝喚時賢共言伎藝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與之於坐振袖而起揚槌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或曰敦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俄而一槌小異敦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應侍側者曰不然此是[illegible]梢使風之云船人大笑曰應知鼓又善於敦也）

王處仲世許高尚之目嘗荒恣於色體為之弊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者甚易耳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時人歎焉（鄧粲晉紀曰敦性簡脫口不言財利尚如此）

王大將軍自目高朗疏率學通左氏（晉陽秋曰敦少稱高率通朗有鑒裁）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魏武帝樂府詩）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

晉明帝欲起池臺元帝不許帝時為太子好養武士一夕中作池比曉便成今太子西池是也（丹陽記曰西池孫登所創吳史所稱西苑也明帝修復之耳）

王大將軍始欲下都處分樹置先遣參軍告朝廷諷旨時賢祖車騎尚未鎮壽春瞋目厲聲語使人曰卿語阿黑（敦小字也）何敢不遜催攝面去須臾不爾我將三千兵槊腳令上王聞之而止

庾穉恭既常有中原之志文康時權重未在己及季堅作相忌兵畏禍與穉恭歷同異者久之乃果行傾荊漢之力窮舟車之勢師次于襄陽（漢晉春秋曰翼風儀美劭才能豐贍少有經緯大略及繼兄亮居方州之任有匡維內外埽蕩群凶之志是時杜乂殷浩諸人盛名冠世

翼未之貴也常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清定然後議其所任耳其意氣如此唯與桓溫友善相期以寧濟宇宙之事初翼輒發所部奴及車馬萬數率大軍入沔將謀伐狄遂次于襄陽翼別傳曰翼為荊州雅有三志每以門地威重兄弟寵授不陳力竭誠何以報國雖蜀阻險塞胡負因力然皆無道酷虐易可乘滅當此時不能埽除二寇以復王業非大夫也於是徵役三州悉其將賓咸衆五萬衆率荒附治戎大舉直指魏趙軍大襄陽灌威潰北也）大會參佐陳其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眾屬目其氣十倍

桓宣武平蜀集參僚置酒於李勢殿巴蜀搢紳莫不來萃桓既素有雄情爽氣加爾日音調英發敘古今成敗由人存亡繫才其狀磊落一坐歎賞既散諸人

追味餘言于時尋陽周馥曰恨卿輩不見王大將軍 中興書曰馥周撫孫也字湛隱有將略曾作敦掾

桓公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此谿刻自處 皇甫謐高士傳曰陳仲子字子終齊人兄戴相齊食祿萬鍾仲子以兄祿為不義乃適楚居於陵嘗乏糧三日匍匐而食井李之實三咽而後能視身自織屨令妻辟纑以易衣食嘗歸省母有饋其兄生鵝者仲子頻顣曰惡用此鶂鶂為哉後母殺鵝仲子不知而食之兄自外入曰鶂鶂肉邪仲子出門生而吐之楚王聞其名聘以為相乃夫婦逃去為人灌園

桓石虔司空豁之長庶也 豁別傳曰豁字朗子溫之弟累遷荊州刺史贈司空 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童隸已呼為鎮惡郎嘗住宣武齋頭從征枋頭車騎沖沒陳左右莫能先

救宣武謂曰汝叔落賊汝知不石虔聞之氣甚奮命朱辟為副策馬於數萬眾中莫有抗者徑致沖還三軍歎服河朔後以其名斷瘧 中興書曰石虔有才幹有史學累有戰功壯至豫州刺史贈後軍將軍

陳林道在西岸 晉陽秋曰逵為西中郎將領淮南太守戍歷陽 都下諸人共要至牛渚會陳理既佳人欲共言折陳以如意拄頰望雞籠山歎曰孫伯符志業不遂 吳錄曰長沙桓王諱策字伯符吳郡富春人少有雄姿風氣年十九而襲業眾號孫郎平定江東為許貢家射破其面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豈可復立功乎乃謂張昭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大皇帝投以印綬曰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間卿不如我任賢使能各盡其心我不如卿慎勿北渡語畢而薨年二十有六 於是竟坐不得談

王司州在謝公坐詠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 騷九歌少司命之辭 語人云當爾時覺一坐無人

桓玄西下入石頭外白司馬梁王奔叛 續晉陽秋曰梁王珍之字景度中興書曰桓玄篡位國人有孔其者奉珍之之奔壽陽義旗既興歸朝廷仕至太常卿以罪誅 時事形已濟在平乘上笳鼓並作直高詠云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 阮籍詠懷詩也

世說新語卷中之下

世說新語卷下之上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宋臨川王劉義慶撰

梁　劉孝標註

容止第十四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 魏氏春秋曰武王姿貌短小而神明英發 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 魏書曰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 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

熱湯餅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魏略曰晏性自喜動靜粉帛不去手行步顧影按此言則晏之妖麗本資外飾且晏養自宮中與帝相長豈復疑其形姿待驗而明也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 魏志曰玄為黃門侍郎與毛曾並坐玄甚恥之不悅形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玄為羽林監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頹唐如玉山之將崩 魏略曰李豐字安國衛尉李義子也識別人物海內注意明帝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為誰以安國對之是時豐為黃門郎改名宣上問安國所在左右公卿相與以豐對上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邪仕至中書令為晉王所誅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 康別傳曰康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爾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 見者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蕭蕭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 王戎形狀短小而目甚清炤視日不眩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 岳別傳曰岳姿容甚美風儀閑暢 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沖絕醜 續文章志曰思貌醜顇不持儀飾 亦復效岳遊遨於是群嫗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 語林曰安仁至美每行老嫗以果擲之滿車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

石投之亦滿軍二說不同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恆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

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八王故事曰：岳與湛著契，故好同遊。）

裴令公有儁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臥，聞王使至，強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名士傳曰：楷病困，詔遣黃門郎王夷甫省之，楷回眸屬夷甫云：竟未相識。夷甫還，亦歎其神儁。）

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答曰：君未見其父耳。（康已見上）

裴令公有儁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為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劉伶身長六尺，貌甚醜顇，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梁祚魏國統曰：劉伶字伯倫，形貌醜陋，身長六尺，然肆意放蕩，悠焉獨暢，自得一時，常以宇宙為狹。）

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儁爽有風姿，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玠別傳曰：驃騎王濟，玠之舅也。嘗與同遊，語人曰：昨日吾與外生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見季胤、平子。（石崇金谷詩敘曰：王詡字季胤，琅邪人。王氏譜曰：詡，夷甫弟也，仕至修武令。）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王丞相見衛洗馬曰：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暢，若不堪羅綺。（玠別傳曰：玠素抱羸疾。兩京賦曰：姸姿進而羸形似不勝乎羅綺。）

王大將軍稱太尉：處眾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間。

庾子嵩長不滿七尺，腰帶十圍，頹然自放。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玠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死。時人謂看殺衛玠。（玠別傳曰：玠在羣伍之中，實有異人之望。齠齔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上，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為璧人。按永嘉流人名曰：玠以永嘉六年五月六日到豫章，其年六月二十日卒。此則玠之南度豫章四十五日，豈暇至下都而亡乎？且諸書皆云玠亡在豫章，而不云在下都也。）

周伯仁道桓茂倫：嶔崎歷落，可笑人。或云謝幼輿言。

周侯說王長史父：（王氏譜曰：訥字文開，太原人，祖默，尚書；父佑，散騎常侍。訥始過江，仕至新淦令。）形貌既偉，雅懷有槩，保而用之，可作諸許物也。

祖士少見衛君長，云：此人有旄仗下形。

石頭事故，朝廷傾覆，（晉陽秋曰：蘇峻自姑孰至于石頭，逼遷天子……[illegible]）溫忠武與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肅祖顧命不見及，且蘇峻作亂，釁由諸庾，誅其兄弟，不足以謝天下。（[illegible]）

于時庾在溫船後，聞之，憂怖無計。別日，溫勸庾見陶，庾猶豫未能往。溫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無憂也。庾風姿神貌，陶一見便改觀，談宴竟日，愛重頓至。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遒，聞函道中有屐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謔，竟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頹。右軍答曰：唯丘壑獨存。（孫綽庾亮碑文曰：公雅好所託，常在塵垢之外，雖柔心應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對山水。）

王敬豫有美形，問訊王公。王公撫其肩曰：阿奴恨才不稱。又云：敬豫事事似王公。（語林曰：謝公云：小時在殿廷會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人。）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江左名士傳曰：永和中，劉真長、謝仁祖共商略中朝人士，或曰：杜弘治清標令上，為後來之美。又面如凝脂，眼如點漆，粗可得方諸衛玠。）時人有稱王長史形者，蔡公曰：恨諸人不見杜弘治耳。

劉尹道桓公：鬢如反猬皮，眉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

司馬宣王一流人。（宋明帝文章志曰：溫為溫嶠所賞，故名溫。吳志曰：孫權字仲謀，策弟也。漢使者劉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有才秀明達，皆祿祚不終；唯中弟孝廉形貌魁偉，骨體不恆，有大貴之表。晉陽秋曰：宣王天姿傑邁，有英雄之略。）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大奴，王劭也，已見。中興書曰：劭美姿容，持儀操也。）

林公道王長史：歛衿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語林曰：王仲祖有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馨兒！時人謂之達也。）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

王長史嘗病，親疏不通。林公來，守門人遽啓之曰：一異人在門，不敢不啓。王笑曰：此必林公。（按語林曰：諸人嘗要阮光祿共詣林公，阮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此則林公之形，信當醜異。）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仁祖企腳北窗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晉陽秋曰：尚善音樂。裴子云：丞相嘗曰：堅石挈腳枕琵琶，有天際想。堅石，尚小名。）

王長史為中書郎，往敬和許。（敬和，王洽也，已見。）爾時積雪，長史從門外下車，步入尚書，著公服。敬和遙望，歎曰：此不復似世中人。

簡文作相王時，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內，桓語王曰：卿嘗欲見相王，可住帳裏。二客既去，桓謂王曰：

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自然湛若神君，（續晉陽秋曰：帝美風姿，舉止端詳。）公亦萬夫之望。不然，僕射何得自沒？（僕射，謝安。）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顧睞，便自有寢處山澤間儀。

謝公云：見林公雙眼，黯黯明黑。孫興公見林公：稜稜露其爽。

庾長仁與諸弟入吳，欲住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羣小滿屋，都無相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

見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退匿長仁已見一說是庾亮

有人歎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自新第十五

周處年少時凶彊俠氣為鄉里所患處別傳曰處字子隱吳郡陽羨人父魴吳鄱陽太守處少孤不治細行晉陽秋曰處輕果薄行州郡所棄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邅跡一作白額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為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一處即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孔氏志怪曰義興有邪足虎溪渚長橋有蒼蛟並大噉人郭西周時謂郡中三害周即處也乃自吳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況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邪處遂改勵終為忠臣孝子晉陽秋曰處仕晉為御史中丞多所彈糾氐人齊萬年反乃令處拒萬年伏波孫秀欲表處母老處曰忠孝之道何當得兩全乃進戰斬首萬計弦絕矢盡左右勸之退處曰此是吾授命之日遂戰而沒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胡牀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峯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泣涕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箋薦焉虞預晉書曰機薦淵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戴淵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誠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也若得託跡康衢則能結軌驥騄耀質廊廟必能垂光瑜琇夫枯岸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客烈於貢玉蓋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倫即辟剡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企羨第十六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葛帬策杖路邊窺之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阿龍丞相小字不覺至臺門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千里

諸賢共談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欲一作歎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己敵石崇甚有欣色王羲之臨河敘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莫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娛目騁懷信可樂也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矣故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

王司州先為庾公記室參軍後取殷浩為長史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啓求住曰下官希見盛德淵源始至猶貪與少日周旋

郗嘉賓得人以己比苻堅大喜

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晉安帝紀曰昶字彥達平昌人交殷中護陽劉君藏有志尚少為王恭所加禮義熙之動遷丹陽尹盧循既下昶慮事不濟仰藥而死嘗見王恭乘高輿被鶴氅裘于時微雪昶於籬間窺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

傷逝第十七

王仲宣好驢鳴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曾祖龔祖暢皆為漢三公粲至長安見蔡邕邕奇之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及也吾家書籍盡當與之遭亂荊州依劉表以粲貌寢通侻不甚重之太祖辟以從征吳道中卒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游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拔歧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為驢鳴以說其母人之所好儻亦同之

王濬沖為尚書令著公服乘軺車經黃公酒壚下過韋昭漢書注曰壚酒肆也以土為墮四邊高似壚也顧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來便為時所羈紲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竹林七賢論曰俗傳若此潁川庾爰之嘗以問其伯文康文康云中朝所不聞江左忽有此論皆好事者為之耳

孫子荊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荊後來臨屍慟哭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我為卿作體似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語林曰王武子葬孫子荊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既作驢鳴賓客皆笑孫曰諸君不死而令武子死乎賓客皆怒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王隱晉書曰戎子綏欲取裴遁女綏既蚤亡戎過傷痛不許人求之遂至老無取取者簡服其言更為之慟一說是王夷甫喪子山簡弔之

有人哭和長輿曰峨峨若千丈松崩

衛洗馬以永嘉六年喪謝鯤哭之感動路人永嘉流人名曰玠以六年六月二十日亡葬南昌城許徵墓東謝幼輿發哀於武昌城惋不自勝人問子何致哀如是答曰棟梁折矣何得不哀咸和中丞相王公教曰衛洗馬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修薄祭以敦舊好玠別傳曰玠咸和中改遷於江寧丞相王公教曰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民望可修三牲之祭以敦舊好

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張季鷹往哭之不勝其慟遂徑上牀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又大慟遂不執孝子手而出

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為庾兒婦既寡將改適亮下會合婆炎恢進已見上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

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按神記曰初庾亮病術士戴洋曰昔蘇峻事公於白石祠中許賽車下牛從來未解此鬼所考不可救也明年亮果亡初鎮武昌出石頭百姓看者於岸上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旐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鴉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旐車後連徵不入尋薨下都葬上馬

王長史病篤寢臥燈下轉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犀柄麈尾箸柩中因慟絕濛別傳曰濛以永和初卒年三十九沛國劉惔與濛至交及卒惔深悼之雖友于之愛不能過也

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實喪風味轉墜支遁傳曰法虔道林

理義遊也甚重之阿學也傳有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莊子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牙生輟弦於鍾子〔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弦終身不復鼓琴以為在者無足為鼓琴者也〕推己外求良不虛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卻後一年支遂殞

郗嘉賓喪左右白郗公郎喪既聞不悲因語左右殯時可道公往臨殯一慟幾絕〔中興書曰超年四十二先愔卒續晉陽秋曰初超黨於桓氏以父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傷愍為斃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則呈此箱公後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之則悉與桓溫往反密計愔於是大怒曰小子死已晚矣更不復哭〕

戴公見林法師墓曰德音〔支遁傳曰遁太元年終於剡之石城山因葬焉〕未遠而拱木已積冀神理緜緜不與氣運俱盡耳〔王珣法師墓下詩序曰余以寧康二年命駕之剡石城山即法師之丘也高墳鬱為荒楚丘隴化為宿莽遺跡未滅而其人已遠感想平昔觸物悽懷其為時賢所惜如此〕

王子敬與羊綏善綏清淳簡貴為中書郎少亡〔綏已見〕王深相痛悼語東亭云是國家可惜人

王東亭與謝公交惡〔中興書曰珣兄弟皆謝氏婿以猜嫌致隙太傅既與珣絕婚又離珉妻由是二族遂成仇釁〕王在東聞謝喪便出都詣子敬道欲哭謝公子敬始臥聞其言便驚起曰所望於法護〔法護珣小字〕

王於是往哭督帥刁約不聽前曰官平生在時不見此客王亦不與語直前哭甚慟不執末婢手而退〔末婢謝琰小字琰字瑗度安少子率有大度為孫恩所害贈侍中司空〕

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獻之以泰元十三年卒年四十五〕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不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卒〔幽明錄曰泰元中有一師從遠來莫知所出云人命應終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若逼人求代亦復不過少時人聞此咸怪其虛王子敬病篤通知而相和師曰夫生代死者以己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賢弟命既應終君侯算亦當盡復何所代子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篤恒禁來往聞亡便撫心悲慟都不得一聲背即潰裂推師之言信而有實〕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榱桷惟新便自有黍離之哀〔中興書曰烈宗喪會稽王道子執政寵幸王國寶委以機任王恭入赴山陵故有此歎〕

羊孚年三十一卒桓玄與羊欣書曰賢從情所信寄暴疾而殞〔孚已見宋書曰欣字敬元太山南城人少靖默無競美言笑善長於隸〕祝予之歎如何可言〔公羊傳曰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何休曰祝斷也天將亡夫子之兆〕

桓玄當篡位語卞鞠云〔卞鞠已見〕昔羊子道恆禁吾此意

今腹心喪羊孚爪牙失索元〔索氏譜曰元字天槃燉煌人父緒散騎常侍元歷征虜將軍歷陽太守幽明錄曰元在歷陽疾病西界一年少女子姓某自言為神降元來與元相問成治護元性剛直以為妖惑收以付獄戮之於市中女臨死曰卻後十七日當令索元知其罪如期元果亡〕而悤悤作此詆突詎允天心

棲逸第十八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膝巖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仡然不應復敘有為之教棲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𠹭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迺向人嘯也〔魏氏春秋曰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嘗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杵臼而已籍聞而從之談太古無為之道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先生翛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韻響寥亮蘇門先生乃逌爾而笑籍既降先生喟然高嘯有若鳳音籍素知音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俛仰間貧賤何必終竹林七賢論曰籍歸遂著大人先生論所言皆胸懷間本趣大意謂先生與己不異也觀其長嘯相和亦近乎目擊道存矣〕

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康集序曰孫登者不知何許人無家

於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每所止家輒給其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時時出入人間所經家設衣食者一無所辭去皆舍棄文王聞之嘉平中汲縣民共入山中見一人所居懸巖百仞叢林鬱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孫姓登名字公和康聞乃從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薾然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呂安事在獄為詩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王隱晉書曰孫登即阮籍所見者也嵇康執弟子禮而師焉魏晉去就易生嫌疑貴賤並沒故登或默也〕

山公將去選曹欲舉嵇康康與書告絕〔康別傳曰山巨源為吏部郎遷散騎常侍舉康康辭之並與山絕豈不識山之不以一官遇己情邪亦欲標不屈之節以杜舉者之口耳乃答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之〕

李廞是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居在臨海住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欲招禮之故辟為府掾廞得牋命笑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假人〔文字志曰廞字宗子江夏鍾武人通康秦州刺史安重平陽太守世有名整廞好學善為隸與兄式齊名廞疾不能行坐常俯臥彈琴讀書不輟河間王所太尉掾以疾不之後遊難處兄南渡司徒王導復辟之廞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加人承和中卒廞嘗為二府辟故弘李公遊由式字景則廞長況也愚理滿隱有平素之風遂征累遷臨海太守侍中年五十四而卒〕

何驃騎弟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答曰予第五之名何必減驃騎〔中興書曰何準字幼道廬江人驃騎將軍充第五弟也雅好

高尚徵聘一無所就充位居宰相權傾人主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世事于時名德皆稱之年四十七卒女為穆帝后追贈光祿大夫子恢讓不受〕

阮光祿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阮裕別傳曰裕居會稽剡山志存肥遯〕有人以問王右軍右軍曰此君近不驚寵辱〔老子曰寵辱若驚得之若驚失之若驚〕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揚子曰蜀莊沈冥李軌曰沈冥猶玄寂泯然無迹之貌〕

孔車騎少有嘉遁意年四十餘始應安東命未仕宦時常獨寢歌吹自箴誨自稱孔郎遊散名山〔孔愉別傳曰永嘉大亂愉入臨海山中不求聞達中宗命為參軍〕百姓謂有道術為生立廟今猶有孔郎廟

南陽劉驎之高率善史傳隱於陽岐于時符堅臨江荊州刺史桓沖將盡訏謨之益徵為長史遣人船往迎贈貺甚厚驎之聞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餉緣道以乞窮乏比至上明亦盡一見沖因陳無用翛然而退居陽岐積年衣食有無常與村人共值已匱乏村人亦如之甚厚為鄉閭所安鄧粲晉紀曰驎之字子驥南陽安衆人少尚質素虛退寡欲好遊山澤閑志存遁逸桓沖嘗至其家驎之方條桑謂沖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遂詣其父父命驎之然後乃還拂短褐與沖言父使驎之自持觴酒詣桑供賓沖敕人代之父辭曰若使官人則非野人之意也沖為慨然至昏乃退因請為長史固辭居陽岐去道斥近人士往來必投其家驎之身自供給贈致無所受去家百里有孤嫗疾將死謂人曰唯有劉長史當埋我耳驎之身往候之值終為治棺殯其仁愛皆如此以壽卒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于尋陽庾太尉說周以當世之務周遂仕翟秉志彌固其後周詣翟翟不與語晉陽秋曰翟湯字道淵南陽人漢方進之後也篤行任素義讓廉潔饋贈一無所受值亂多寇聞湯名德皆不敢犯尋陽記曰初庾亮臨州聞翟湯之風束帶躡屐而詣焉亮禮甚恭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薦之徵國子博士不赴主簿陳逵曰此君臥龍不可動也終于家

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袁宏孟處士銘曰處士名陋字少孤武昌陽新人吳司空孟宗後也少而希古布衣蔬食棲遲蓬蓽之下人間之事親族慕其孝大將軍命會稽王辟之稱疾不至相府歷年虛位而澹然無悶卒不降志時人奇之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旁連嶺帶長川芳林列於軒庭清流激於堂宇乃閑居研講希心理味庾公諸人多往看之觀其運用吐納風流轉佳加已處之怡然亦有以自得聲名乃興後不堪遂出僧淵已見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晉陽秋曰逵不樂當世以琴書自娛隱會稽剡山國子博士徵不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戴氏譜曰逯字安丘譙國人祖碩父綏有名位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逯以武勇顯有功封廣陵侯仕至大司農

許玄度隱在永興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似不爾耳許曰筐篚苞苴故當輕於天下之寶耳鄭玄注禮記云苞苴裹肉也或以葦或以草此言許由何致堯帝之讓僅僅之遺豈非輕邪

范宣未嘗入公門韓康伯與同載遂誘俱入郡范便於車後趨下續晉陽秋曰宣少尚隱遁家于豫章以清潔自立

郗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為辦百萬資并為造立居宇在剡為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舊居與所親書曰近至剡如官舍郗為傅約亦辦百萬資傅隱事差互故不果遺約字璞

許掾好游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郗尚書與謝居士善常稱謝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以累心處都盡尚書郗恢也別見檀道鸞續晉陽秋曰謝敷字慶緒會稽人崇信釋氏初入太平山中十餘年以長齋供養為業招引同事化納不倦以母老還南山若耶中內史郗愔表薦之徵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一名處士星占云以處士當之時戴逵居剡既有美才而交游貴盛先敷著名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

賢媛第十九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著稱鄉黨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為主母曰不可自我為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史記曰嬰故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為長者東陽人欲立長乃請嬰嬰母見之乃以兵屬項梁梁以嬰為上柱國

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茍求工遂毀為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漢帝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於是遂行漢書匈奴傳曰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明君賜之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文穎曰昭君本蜀郡秭歸人也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穰女也年十七儀形絕麗以節聞國中長者求之者王皆不許乃獻漢元帝帝造次不能別房帷昭君恚怒之會單于遣使帝命宮人裝出使者請一女帝乃謂宮中曰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越席而起帝謂之大驚悔是時使者進見不得止乃賜單于單于大說獻諸珍物昭君有子曰世違單于死世違繼立凡為胡者父死妻母昭君問世違曰汝為漢也為胡也世違曰欲為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石季倫曰明以觸文帝諱故改為明

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妤祝詛於是考問辭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善尚不蒙福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故不為也漢書外戚傳曰成帝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

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成帝微行過主見而說之召入宮大幸[illegible]飛燕譖許皇后及婕妤[illegible]上憐之賜黃金百斤飛燕驕妒婕妤恐見危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葬園中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戶見直侍並是昔日所愛幸者太后問何時來邪云正伏魄時過因不復前而歎曰狗鼠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魏書曰武宣卞皇后琅邪開陽人以漢延熹三年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日父敬侯怪之以問卜者王旦旦曰此吉祥也年二十太祖納於譙性約儉不尚華麗有母儀德行

趙母嫁女女臨去敕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可為惡邪母曰好尚不可為其況惡乎列女傳曰趙姬者桐鄉令東郡虞韙妻潁川趙氏女也才敏多覽韙既沒文皇帝敬其文才詔入宮省上欲自征公孫淵姬上疏以諫作列女傳解號趙母注賦數十萬言赤烏六年卒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爾行矣慎勿為善曰然則當為不善乎[illegible]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奇醜[illegible]交禮竟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為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魏略曰範字允明沛郡人仕至大司農為宣王所誅

婦云無憂桓必勸人桓果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出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鄭玄注曰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娩婦功絲枲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誡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為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魏氏春秋曰初允為吏部選遷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將加其罪允妻阮氏跣出謂之曰明主可以理奪不可以情求允頷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賜之

許允為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中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魏略曰初領軍與夏侯玄李豐親善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無何有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驅走允投書燒之不以開呈景王明年李豐等被收允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回遑不定中道還取袴大將軍聞而怪之曰我自收李豐士大夫何為忽忽乎會鎮北將軍劉靜卒以允代靜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繡晝行也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廚錢穀乞諸俳及其官屬減死徙邊道死晉諸公贊曰允有正情與文帝不平遂幽殺之婦人集載阮氏與允書陳允禍患所起辭甚酸愴文多不錄門人欲藏其兒婦曰無豫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太猛字子豹並有治理才學奇泰始中為太常丞世祖嘗祠廟奇應行事朝廷以奇受害之門不令接近出為長史世祖下詔述允宿望又稱奇才擢為尚書祠部郎猛禮學儒博

卿有才識為幽州刺史

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新婦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彥雲而令婦人比蹤英傑魏氏春秋曰王廣字公淵王凌子也有風量才學名重當世與傅嘏等論才性同異行於世魏志曰廣有志尚學行凌誅并死臣謂王廣名士豈以妻父為戲此言非也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為尚書助魏不忠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敕以至今日母都無慼容語之曰為子則孝為臣則忠有孝有忠何負吾邪世語曰經字彥緯清河人高貴鄉公之難[illegible]王沈王業出告經不出因沈業申意後誅[illegible][illegible]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經經不從曰吾子行矣[illegible]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視之達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晉陽秋曰濤雅素恢達度量弘遠心存事外而與時俯仰嘗與阮籍嵇康諸人著忘言之契王隱晉書曰韓氏有才識濤未仕時戲之曰忍寒我當作三公不知卿堪為夫人不耳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虞預晉書曰渾字玄沖太原晉陽人魏司徒昶子仕至司徒武子為妹求簡美對而未得有兵家子有儁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王氏譜曰鍾夫人名琰太傅繇之孫曰誠是才者其地可遺然要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群小雜處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擬者非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與婚武子從之兵兒數年果亡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婦人集曰充妻李氏名婉字淑文後遇赦得還充先已取郭配女郭氏名玉璜襄陵廣宣君也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晉諸公贊曰世祖踐阼李氏赦還而齊獻王妃[illegible]李氏別住外不肯還充舍郭氏語充欲就省李充曰彼剛介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去郭氏於是盛威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起迎郭不覺腳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語充充曰語卿道何物[illegible]也

賈充妻李氏作女訓行於世李氏女齊獻王妃郭氏女惠帝后充卒李郭女各欲令其母合葬經年不決賈后廢李氏乃祔葬遂定晉諸公贊曰李氏有才德世稱李夫人訓者生女荃女[illegible]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女[illegible]司空以其癡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遂為王氏母儀王隱晉書曰[illegible]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上取水舉動容止不失常未嘗忤觀以此知之[illegible]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曾孫王氏譜曰夫人黃門郎鍾琰女亦有俊才女德婦人集曰夫人有文才其詩賦頌誄行於世鍾郝為娣姒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東海家內則

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

李平陽，秦州子（李重已見丞嘉流人名曰康字玄胄江夏人秦州刺史），中夏名士。于時以比王夷甫。孫秀初欲立威權，咸云：「樂令民望不可殺，減李重者又不足殺。」（晉諸公贊曰：孫秀字俊忠，琅邪人。初，趙王倫封琅邪，秀給為近職小吏。倫數使秀作書疏，文才稱倫意。倫封趙，秀徙戶為趙人，用為侍郎，信任之。晉陽秋曰：倫篡位，秀為中書令，事皆決於秀，為齊王所誅。）遂逼重自裁。初，重在家，有人走從門入，出髻中疏示重，重看之色動，入內示其女，女直叫「絕」。了其意，出則自裁。（按諸晉書云重知趙王倫作亂，有疾不治，遂以致卒。而此書乃言自裁，甚謬。且倫、秀虐動輒誅夷，欲之咸懼，自當顯戮，何為逼令自裁？）此女甚高明，重每咨焉。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內宰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人聲。密覘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為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八王故事曰：浚字開林，汝南安城人。少有才名。太康初平吳，自御史中丞出為揚州刺史。元康初，加安東將軍。）遂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為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按周氏譜：浚取同郡李伯宗女。此云為妾，妄耳。）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舉孝廉（逵未詳），投侃宿。于時冰雪積日，侃室如懸磬，而逵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為計。」湛頭髮委地，下為二髲（一作髻），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悉割半為薪，剉諸薦以為馬草。日夕，遂設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逵既歎其才辯，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侃猶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為美談。」侃迺返。逵及洛，遂稱之於羊晫、顧榮諸人，大獲美譽。（晉陽秋曰：侃父丹，娶新淦湛氏女，生侃。湛虔恭有智算，以陶氏貧賤，紡績以資給侃，使交結勝己。侃少為尋陽吏，鄱陽孝廉范逵宿過侃，侃宿時大雪，侃家無草，湛徹所臥薦剉給馬，截髮賣以供調。逵聞之歎息。逵去，侃追送之。逵曰：豈欲仕乎？侃曰：有仕郡意。逵曰：當相談致。過廬江，向太守張夔稱之，召補吏，將孝廉，除郎中。時豫章顧榮或責羊晫曰：君奈何與小人同輿？晫曰：此寒俊也。王隱晉書曰：侃母既截髮供客，聞者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進之於張夔，羊晫亦簡之。後晫為十郡中正，舉侃為鄱陽小中正，始得上品也。）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坩鮓餉母。母封鮓付使，反書責侃曰：「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益，乃增吾憂也。」（侃別傳曰：母湛氏賢明有法訓。侃在武昌，與佐吏從容飲燕，常有飲限。或勸猶可少進，侃悽然良久曰：昔年少，曾有酒失，二親見約，故不敢踰限。及侃丁母艱，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服鮮異，知非常人，遣隨之，但見雙鶴沖天而去。幽明錄曰：陶公在尋陽西南一塞取魚，自謂其池曰鶴門。按吳司空孟宗為雷池監，以鮓餉母，母不受，非侃也。疑後人因孟假為此說。）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甚有寵，常著齋後。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續晉陽秋曰：溫尚明帝女南康長公）主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為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主慚而退。（妒記曰：溫平蜀，以李勢女為妾。郡主兇妒，不即知之，後知，乃拔刃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窗梳頭，姿貌端麗，徐徐結髮，斂手向主，神色閑正，辭甚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之。）

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玉臺。（希已見。玉臺，庾友小字。庾氏譜曰：友字惠彥，司空冰第三子，歷中書郎、東陽太守。）玉臺子婦，宣武弟桓豁女也。（庾氏譜曰：友子宣，字弘之，娶宣武弟桓豁之女，字女妙。）徒跣求進，閽禁不內。女厲聲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請曰：「庾玉臺常因人，腳短三寸，當復能作賊不？」宣武笑曰：「壻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中興書曰：桓溫殺庾希弟倩，希聞難而逃。希弟友當伏誅，子婦桓氏女請得宥。）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夫人已見。）

桓車騎不好著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桓氏譜曰：沖娶琅邪王恬女，字女宗。）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著之。

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司空，愔已見。郗曇別傳曰：曇字重熙，鑒少子。性韻方質，和正沈簡果。遷丹陽尹、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庋（二謝，安、萬）；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說。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恨迺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封胡，謝韶小字；遏末，謝淵小字。韶字穆度，萬子，車騎司馬。淵字叔度，奕第二子，義興太守。時人稱其尤秀者，或曰封胡遏末。封謂朗，遏謂玄，末謂韶，朗、玄、淵一作胡謂淵，遏謂玄，末謂韶也。）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卞鞠見几惡，欲易之。（鞠，卞範之母之外孫也。）答曰：「我若不隱此，汝何以得見古物？」

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夫人，玄之姊。）為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

郗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郗氏譜曰：超娶汝南周閔女，名馬頭。）曰：「生縱不得與郗郎同室，死寧不同穴！」（毛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鄭玄注曰：穴謂冢壙中也。）

謝遏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宋書曰：惠字令明，琅邪人，歷吏部尚書、太常。），問：「眼耳未覺惡不？」（婦人集載謝表曰：妾年九十，孤骸獨存，願蒙哀矜，賜其鞠養。）答曰：「髮白齒落，屬乎形骸；至於眼耳，關於神明，那可便與人隔？」

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之衡陽，（韓氏譜曰：繪之字季伯，父康伯，衡陽太守。）於闔廬洲中逢桓南郡。卞鞠是其外孫，時來問訊。謂鞠曰：「我不死，見此豎二世作賊！」在衡陽數年，繪之遇桓景真之難也。（續晉陽秋曰：桓亮字景真，大司馬溫之孫，父濟，給事中。初，玄篡逆見誅，亮奔於長沙，自號湘州刺史，殺太守，衡陽前太守韓繪之等十餘人為劉毅軍人郭珍斬之。）殷撫屍哭曰：「汝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汝去郡邑數年，為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

術解第二十

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樂每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既無一言直勗意忌之遂出阮為始平太守後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校己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於是伏阮神識晉後略曰鐘律之器自周之末廢而漢成哀之閒諸儒修而治之至後漢末復隳矣魏氏使協律知音者杜夔造之不能考之典禮徒依于時絲管之聲時之尺寸而制之甚乖古禮度於是世祖命中書監荀勗依典制定鐘律既鑄律管募求古器得周時玉律數枚比之不差又諸郡舍倉庫或有漢時故鐘以律命之皆不叩而應聲音與合又若其成晉諸公贊曰律成散騎侍郎阮咸謂勗所造聲高高則悲夫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長短所致然今鐘磬是魏時杜夔所造不與勗律相應音聲舒雅而久不知夔所造時人為之不足改易勗性自務乃因事左遷咸為始平太守而病卒後得地中古銅尺校度勗今尺短四分方明咸果解音然無能正者于實晉紀曰荀勗始造正德大豫之舞以魏杜夔所制律呂校大樂本音不和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商韓謙之是以失韻乃依周禮積累以起度量以度古器符于本銘遂以為式用之郊廟

荀勗嘗在晉武帝坐上食筍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腳

人有相羊祜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祜惡其言遂掘斷墓後以壞其勢相者立視之曰猶應出折臂三公俄而祜墜馬折臂位果至公幽明錄曰羊祜工騎乘有一兒五六歲端明可喜掘

墓之後兒即亡羊時為襄陽都督因盤馬落地遂折臂于時士林咸歎其忠誠

王武子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錢障泥前有水終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徑渡語林曰武子性愛馬亦甚別之故杜預道王武子有馬癖和長輿有錢癖武帝問杜預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陳述為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所言陳氏譜曰述字嗣祖潁川許昌人有美名

晉明帝解占冢宅聞郭璞為人葬帝微服往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為是出天子邪答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青烏子相冢書曰葬龍之角暴富貴後當滅門

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為近水景純曰將當為陸璞別傳曰璞少好經術明解卜筮永嘉中海內將亂璞投筴數曰黔將同異類矣便結親暱十餘家南渡江居于暨陽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其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唯母與昆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得一柏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可消矣王從其

語數日中果震柏粉碎子弟皆稱慶王隱晉書曰璞消災轉禍扶厄擇勝時人咸言京管不及大將軍云君乃復委罪於樹木

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言到臍督郵言在鬲上住

郗愔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內惡諸醫不可療聞于法開有名往迎之既來便脈云君侯所患正是精進太過所致耳合一劑湯與之一服即大下去數段許紙如拳大剖看乃先所服符也晉書曰法開善醫術嘗行莫投主人妻產而兒積日不墮法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臠而針之須臾兒下羊膋裹兒出其精妙如此

殷中軍妙解經脈中年都廢有常所給使忽叩頭流血浩問其故云有死事終不可說詰問良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歲抱疾來久若蒙官一脈便有活理訖就屠戮無恨浩感其至性遂令舁來為診脈處方始服一劑湯便愈於是悉焚經方

巧藝第二十一

彈棋始自魏宮內用妝奩戲傅玄彈棊賦敘曰漢成帝好蹴踘劉向以為勞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作彈棊今觀其道蹴踘道也按玄此言則彈棊之戲其來久矣且梁冀傳云冀善彈棊格五而此云起魏世謬矣文帝於此戲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為之客著葛巾角低

頭拂棊妙踰於帝典論自敘曰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略盡其妙少時嘗為之賦昔京師少工有二焉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常恨不得與之對也博物志曰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著巾角撇棊也

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眾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即頹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洛陽宮殿簿曰陵雲臺上壁方十三丈高九尺樓方四丈高五丈棟去地十三丈五尺七寸五分也

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既下頭鬢皓然因敕兒孫勿復學書文章敘錄曰韋誕字仲將京兆杜陵人太僕端子有文學善屬辭以光祿大夫卒衛恆四體書勢曰誕善楷書魏宮觀多誕所題明帝立陵霄觀誤先釘榜乃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著之家令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孔氏志怪曰勗以寶劍付妻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世語曰會善學人書伐蜀之役於劍閣要艾章表皆約其言令辭旨倨傲多自矜伐艾由此被收也荀勗知是鍾而無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傅形象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廢孔氏志怪曰于時咸謂勗之報會過於所失數十倍彼此書畫乃妙之極

羊長和博學工書文字志曰忱性能草書亦善行隸有稱於一時能騎射善圍棊諸羊後多知書而射弈餘藝莫逮

戴安道就范宣學中興書曰逵不遠千里往豫章就范宣宣見逵異之以兄女妻焉視范所為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唯獨好畫范以為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為有益始重畫

謝太傅云顧長康畫有蒼生來所無續晉陽秋曰愷之尤好丹青妙絕於時曾以一廚畫寄桓玄皆其絕者深所珍惜悉糊題其前桓乃發廚後取之好加理復愷之見封題如初而畫並不存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如人之登仙矣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唯務光當免卿此語耳（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鼓琴服菖蒲韭根湯將伐桀謀於光光曰非吾事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强力忍詬不知其他湯克天下讓於光光曰吾聞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讓我乎負石自沈於盧水）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俊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愷之畫古賢皆為之贊也）

王中郎以圍棊是坐隱支公以圍棊為手談（博物志曰堯作圍棊以教丹朱語林曰王以圍棊為手談故其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會戲）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續晉陽秋曰愷之圖寫特妙）欲圖殷荊州殷曰我形惡不煩耳顧曰明府正為眼爾（仲堪眇目故也）但明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日（日一作月）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

寵禮第二十二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牀王公固辭中宗引之彌苦王公曰使太陽與萬物同暉臣下何以瞻仰（中興書曰元帝登尊號百官陪位詔王導升御牀固辭然後止）

桓宣武嘗請參佐入宿袁宏伏滔相次而至蒞名府中復有袁參軍彥伯疑焉令傳教更質傳教曰參軍是袁伏之袁復何所疑

王珣郗超並有奇才為大司馬所眷拔珣為主簿超為記室參軍超為人多須珣狀短小于時荊州為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續晉陽秋曰超有才能珣有器望並為溫所眷）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時不去我成輕薄京尹（語林曰玄度出都眞長九日十一詣之曰卿尙不去使我成輕薄德二千石）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還下車呼其兒（兒即系之也文章錄曰系字敬祖仕至光祿大夫）語之曰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他語先問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易得為人作父如此何如

卞範之為丹陽尹羊孚南州暫還往卞許云下官疾動不堪坐卞便開帳拂褥羊徑上大牀入被須枕卞回坐傾睞移晨達莫羊去卞語曰我以第一理期卿卿莫負我（已見文章錄曰範之字敬祖濟陰冤句人祖曠下邳太守父循尚書郎桓玄輔政範之遷丹陽尹玄敗伏誅）

任誕第二十三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晉陽秋曰于時風譽扇於海內至于今詠之）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晉諸公贊曰何曾字穎考陳郡陽夏人少襲爵太傅曾以高雅稱加性仁孝累遷司隸校尉用心甚正朝廷憚之仕至太宰）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喪顯於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

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啖不輟神色自若（干寶晉紀曰何曾嘗謂阮籍曰卿恣情任性敗俗之人也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徒何可長也復言之於太祖籍飲噉不輟故魏晉之閒有被髮夷傲之事背死忘生之人反謂行禮者籍為之也魏氏春秋曰籍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檢而毀幾滅性然為文俗之士何曾等深所讎疾大將軍司馬昭愛其通偉而不加害也）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毛公注曰酒病曰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見竹林七賢論）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劉氏譜曰昶字公榮沛國人晉陽秋曰昶為人通達仕至兗州刺史）

步兵校尉缺廚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為步兵校尉（文士傳曰籍放誕有傲世情不樂仕宦晉文帝親愛籍恆與談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籍常從容曰平生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為東平太守文帝說從其意籍便騎驢徑到郡皆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清寧十餘日便復騎驢去後聞步兵廚中有酒三百石忻然求為校尉於是入府舍與劉伶酣飲竹林七賢論曰籍與伶共飲步兵廚中並醉而死此好事者為之言籍景元中卒而劉伶太始中猶在）

劉伶恆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幝衣諸君何為入我幝中（鄧粲晉紀曰客有詣伶值其裸袒伶笑曰吾以天地為宅舍以屋宇為幝衣諸君自不當入我幝中又何惡乎其自任若是）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籍曰（曲禮嫂叔不通問故譏之）禮豈為我輩設也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王隱晉書曰籍鄰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往哭盡哀而去其達而無檢皆此類也）

阮籍當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臨訣直言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廢頓良久（鄧粲晉紀曰籍母將死與人圍棊如故對者求止籍不肯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三斗舉聲一號嘔血數升廢頓久之）

阮仲容（咸也）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大布犢鼻幝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竹林七賢論曰諸阮前世皆儒學善居室唯咸一家尚道棄事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諸阮庭中爛然錦綺咸時總角乃豎長竿挂犢鼻幝也）

阮步兵（籍也）喪母裴令公（楷也）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牀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弔唁畢便去或問裴凡

弔主人哭客乃爲禮阮既不哭君何爲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歎爲兩得其中名士傳曰阮籍喪親不率常禮裴楷往弔之遇籍方醉散髮箕踞旁若無人楷哭泣盡哀而退了無異色其安同異如此戴逵論之曰若裴公之制弔欲冥外以護內有達意也有弘防也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閒共集不復用常桮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羣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竹林七賢論曰籍之抑渾蓋以渾未識己之所以爲達也後咸兄子簡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爲它賓設黍臛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是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蕩越禮樂廣譏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此樂令之言有旨哉謂彼非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

裴成公婦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許不通徑前裴從牀南下女從北下相對作賓主了無異色裴氏家傳曰頠取戎長女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卽遙集之母也竹林七賢論曰咸既追婢於是世議紛然自魏末沈淪閭巷逮晉咸寧中始登王途阮孚別傳曰咸與姑書曰胡婢遂生胡兒姑答書曰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可字曰遙集也故孚字遙集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視元裒敗而不救和曰元裒如北夏門拉攞自欲壞非一木所能支晉諸公贊曰愷字元裒樂安博昌人有雅識國幹萬機大小多綜之與賈充不平充乃啓愷掌吏部又使有司奏愷用御食器坐免官世祖情遂薄焉

劉道眞少時常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眞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迺還之後爲吏部郎嫗兒爲小令史道眞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之於是齎牛酒詣道眞道眞曰去去無可復用相報劉寶已見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名士傳曰修性簡任

山季倫爲荊州時出酣暢人爲之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莫倒載歸茗芋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著白接籬舉手問葛彊何如并州兒高陽池在襄陽彊是其愛將并州人也襄陽記曰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菱芡覆水是游讌名處也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桮酒文士傳曰翰任性自適無求當世時人貴其曠達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桮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傲達爲胡母輔之所知太興末爲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飲之主者謂是盜執而縛之知爲吏部也釋之卓遂引主人讌甕側取醉而去溫嶠素知愛卓請爲平南長史卒

賀司空入洛赴命爲太孫舍人經吳閶門在船中彈琴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閶亭聞弦甚清下船就賀因共語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之賀曰入洛赴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迺知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祖于時恒自使健兒鼓行劫鈔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晉陽秋曰逖性通濟不拘小節又賓客義徒皆暴桀勇士逖待之如子弟永嘉中流民以萬數揚土大饑賓客攻剽逖輒擁護全衛談者以此少之故久不得調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爲恒飲酒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糵事羣已見上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鄧粲晉紀曰王導與周顗及朝士詣尚書紀瞻觀伎瞻有愛妾能爲新聲顗於衆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顏無怍色有司奏免顗官詔特原之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溫太眞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樗蒱與輒不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於舫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卽送直然後得還經此數四中興書曰嶠有儁朗之目而不拘細行

溫公喜慢語卞令禮法自居卞壼別傳曰壼正色立朝百寮嚴憚貴游子弟莫不祗肅至庾公許大相剖擊溫發口鄙穢庾公徐曰太眞終日無鄙言重其達也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晉陽秋曰初顗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屢以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可謂鳳德之衰也語林曰伯仁正有姊喪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資望每醉諸公常共守之

衞君長爲溫公長史溫公甚善之每率爾提酒脯就衞箕踞相對彌日衞往溫許亦爾衞永已見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爲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籧篨覆之時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淛江寄山陰魏家得免中興書曰冰爲吳郡蘇峻作逆遣軍伐冰冰棄郡奔會稽後事平冰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廝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冰爲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

殷洪喬作豫章郡殷氏譜曰羡字洪喬陳郡人父識鎭東司馬羡仕至豫章太守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王長史謝仁祖同爲王公掾王濛別傳曰丞相王導辟名士時賢協中興庭命所加必延俊乂辟濛爲掾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謝便起舞神

意甚暇（晉陽秋曰尚性通任善音樂語林曰謝鎮西酒後於槃案閒為洛市肆工鴝鵒舞甚佳）

王公熟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戎性通任尚頗之）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桓子野家（伊已見）謝鎮西往尚書墓還葬後三日反哭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猶未許然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門外迎之把臂便下裁得脫幘著帽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衰（尚書謝裒尚叔也已見明帝文章志曰尚性輕率不拘細行兄葬後往墓還王濛劉惔共遊新亭濛欲招尚先以問惔曰計仁祖正當不爾見同耳濛乃遣要之尚初辭然已無歸意及再請即回軒焉其率如此）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輸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陳郡袁耽俊邁多能（袁氏家傳曰耽字彥道陳郡陽夏人魏中郎令渙曾孫也魁梧爽朗高風振邁少倜儻不羈有異才士人多歸之仕至司徒從事中郎）宣武欲求救於耽耽時居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許略無嫌吝遂變服懷布帽隨溫去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辦作袁彥道邪遂共戲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帽擲對人曰汝竟識袁彥道不（郭子曰桓公樗蒲失數百斛米求救於袁耽耽在艱中便云大快我必作采卿但快喚即脫其衰共出門去覺頭上有布帽擲去著小帽既戲袁形勢呼袒謝擲必盧雉二人齊叫敵家頃刻失數百萬也）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人自遠（光祿王蘊也續晉陽秋曰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略少醒日）

劉尹云孫承公狂士每至一處賞翫累日或回至半路卻返（中興書曰承公少誕任不羈家於會稽性好山水及求鄞縣遂遺郡務縱意游肆名山勝川靡不歷覽）

袁彥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袁氏譜曰耽大妹名女皇適殷浩小妹名女正適謝尚）語桓宣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桓車騎在荊州張玄為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村（村臨江去荊州三百里）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來造船云有魚欲寄作膾張乃維舟而納之問其姓字稱是劉遺民（中興書曰劉驎之一字遺民已見）張素聞其名大相忻待劉既知張銜命問謝安王文度並佳不張甚欲話言劉了無停意既進膾便去云向得此魚觀君船上當有膾具是故來耳於是便去張乃追至劉家為設酒殊不清旨張高其人不得已而飲之方共對飲劉便先起云今正伐荻不宜久廢張亦無以留之

王子猷詣郗雍州（中興書曰郗恢字道胤高平人北中郎將曇子長八尺美鬚髯風神魁梧烈宗器之以為藩伯之望自太子左率擢為雍州刺史）雍州在內見有毾㲪云阿乞那得此物（阿乞恢小字）令左右送還家郗出覓之王曰向有大力者負之而趨（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有大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郗無忤色

謝安始出西戲失車牛便杖策步歸道逢劉尹語曰安石將無傷謝乃同載而歸

襄陽羅友有大韻少時多謂之癡嘗伺人祠欲乞食往太蚤門未開主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答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遂隱門側至曉得食便退了無怍容為人有記功從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闕觀宇內外道陌廣狹植種果竹多少皆默記之後宣武溧洲與簡文集友亦預焉共道蜀中事亦有所遺忘友皆名列曾無錯謬宣武驗以蜀城闕簿皆如其言坐者歎服謝公云羅友詎減魏陽元後為廣州刺史當之鎮刺史桓豁語令莫來宿答曰民已有前約主人貧或有酒饌之費見與甚有舊請別日奉命征西密遣人察之至日乃往荊州門下書佐家處之怡然不異勝達在益州語兒云我有五百人食器家中大驚其由來清而忽有此物定是二百五十沓烏樏（晉陽秋曰友字它仁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性嗜酒當其所遇不擇士庶又好伺人祠往乞餘食雖復營署墟肆不以為羞桓溫常責之云君太不逮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溫大笑之始仕荊州後在溫府以家貧乞祿溫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為席起別友至尤晚問之友答曰民性飲道嗜味昨奉教旨乃是首旦出門於中路逢一鬼大見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慚回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雖笑其滑稽而心頗愧焉後以為襄陽太守累遷廣益二州刺史在藩甚有政績不存小察弘以大體為民所安說薨於益州）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晉東宮官名曰湛字處度高平人張氏譜曰湛祖嶷正員郎父曠鎮軍司馬）時袁山松出遊每好令左右作挽歌（續晉陽秋曰袁山松善音樂北人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疏質山松好之乃為文其章句婉其節制每因酒酣從而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以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行殯

羅友作荊州從事桓宣武為王車騎集別（車騎王[illegible]）友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前耳無事可咨今已飽不復須駐了無慚色

張驎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曰卿非田橫門人何乃頓爾至致（驎張湛小字也譙子法訓云有喪而歌者或曰彼為樂喪也有不可乎譙子曰書云四海遏密八音何樂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譙子曰周聞之蓋高帝召齊田橫至於尸鄉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於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為也鄰有喪舂不相引挽人銜枚孰樂喪者邪按莊子曰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紼引柩索也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紼所以有謳歌者為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左氏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夏命歌虞殯杜預曰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也然譙氏引禮之文頗有明據非固陋者所能詳聞疑以傳疑以俟通博）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中興書曰徽之卓犖不羈欲為傲達放肆聲色頗過度時人欽其才穢其行也）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中興書曰徽之任性放達棄官東歸居山陰也左思詩曰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雪停陰岡丹葩曜陽林）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著勝地王薈已見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續晉陽秋曰左將軍桓伊善音樂孝武飲燕謝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忤既吹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乃不如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臣有一奴善吹笛且相便串請進之帝賞其放率聽召奴奴既至吹笛伊撫箏而歌怨詩因以為諫也而不相識遇桓於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玄別傳曰玄初拜太子洗馬時朝廷以溫有不臣之迹故抑玄為素官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往看桓桓為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溫酒來桓乃流涕嗚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淚因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晉安帝紀曰玄哀樂過人每歡戚之發未嘗不至嗚咽王歎曰靈寶故自達靈寶玄小字也異苑曰玄生而有光照室善占者云此兒生有奇耀宜目為天人宣武嫌其三文復言為神靈寶猶復用三既難重前減神一字名曰靈寶語林曰玄不復立忌日止立忌時其達而不拘如此類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言阮皆同相如而飲酒異耳

王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晉安帝紀曰忱少慕達好酒在荊州轉甚一飲或至連日不醒遂以此死宋明帝文章志曰忱嗜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

惜陰軒叢書

世以大飲為上頓起自忱也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琅邪王伯輿終當為情死王氏譜曰廞字伯輿琅邪人父薈衛將軍廞歷司徒長史用祗隆安記曰初王恭將唱義使喻三吳廞居喪拔以為吳國內史國寶既死恭罷兵令廞反喪服廞大怒即日據吳郡以叛恭使司馬劉牢之討廞廞敗不知所在

簡傲第二十四

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漢晉春秋曰文王進爵為王司徒何曾與朝臣皆盡禮唯王祥長揖不拜唯阮籍在坐箕踞嘯歌酣放自若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桮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晉陽秋曰戎年十五隨父渾在郎舍阮籍見而說焉每適渾俄頃輒在戎室久之乃謂渾濬沖清尚非卿倫也戎嘗詣籍共飲劉公榮在坐不與焉親無恨色既而戎問籍曰彼為誰也曰劉公榮也嗇神曰勝公榮故與酒不如公榮不可不與酒唯公榮者不可與為竹林七賢論曰初籍與戎父渾俱為尚書郎每造渾坐未安輒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語就戎必日夕而返籍長戎二十歲相得如時輩劉公榮通士性尤好酒籍與戎酣醉終日而公榮不蒙一桮三人各自得也戎為物論所先皆此類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于時賢儁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文士傳曰康性絕巧能鍛家有盛柳樹乃激水以圜之夏天甚清涼恒居其下傲戲乃身自鍛家雖貧有人就鍛者康不受直唯親舊以雞酒往與共飲噉清言而已魏氏春秋曰鍾會為大將軍所昵聞康名而造之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為之禮會深銜之後因呂安事而遂譖康焉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晉陽秋曰安字仲悌東平人冀州刺史招之第二子志量開曠有拔俗風氣干寶晉紀曰初安之交康也其相思則率爾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晉百官名曰嵇喜字公穆歷揚州刺史康兄也阮籍遭喪往弔之籍能為青白眼見凡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喜往籍不哭見其白眼喜不懌而退康聞之乃齎酒挾琴而造之遂相與善干寶晉紀曰安嘗從康或遇其行康兄喜拭席而待之弗顧獨坐車中康母就設酒食求康兒共語戲良久則去其輕貴如此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為欣故作鳳字凡鳥也許慎說文曰鳳神鳥也從鳥凡聲

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陸既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惜陰軒叢書

王平子出為荊州晉陽秋曰惠帝時太尉王衍言於選者以弟澄為荊州刺史從弟敦為青州刺史澄敦俱詣太尉辭太尉謂曰今王室將卑故使弟等居齊楚之地外可以建霸業內足以匡帝室所望於二弟也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路時庭中有大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巾徑上樹取鵲子涼衣拘閡樹枝便復脫去得鵲子還下弄神色自若傍若無人鄧粲晉紀曰澄放蕩不拘時謂之達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恆偃臥其側見卞令肅然改容云彼是禮法人高坐傳曰王公曾詣和上和上解帶偃伏悟言神解見尚書令卞望之便斂衿飾容時歎皆得其所

桓宣武作徐州時謝奕為晉陵中興書曰奕自吏部郎出為晉陵太守先粗經虛懷而乃無異常及桓遷荊州將西之間意氣甚篤奕弗之疑唯謝虎子婦王悟其旨虎子謝據小字奕弟也其妻王氏已見每曰桓荊州用意殊異必與晉陵俱西矣俄而引奕為司馬奕既上猶推布衣交在溫坐岸幘嘯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遂因酒轉無朝夕禮桓舍入內奕輒復隨去後至奕醉溫往主許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謝萬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時阮思曠在坐曰新出門戶篤而無禮

惜陰軒叢書

謝中郎是王藍田女壻謝氏譜曰萬娶太原王述女名荃嘗著白綸巾肩輿徑至揚州聽事見王直言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藍田曰非無此論但晚令耳述別傳曰述少貧為遲重人未嘗知故有晚令之言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中興書曰桓沖引徽之為參軍蓬首散帶不綜知其府事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論語曰廄焚孔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注貴人賤畜故不問也又問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語曰子路問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馬融注曰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萃王

悟許（悟已見時為吳郡太守）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爾
萬猶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入門
內謝殊有欣色以為厚待己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
亦不坐仍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氣傲邁了無相酬
對意謝於是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不作
爾（王恬小字螭虎）

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
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
爽氣

謝萬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衆士謝公甚器
愛萬而審其必敗乃俱行從容謂萬曰汝為元帥宜
數喚諸將宴會以說衆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
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忿
恨之謝公欲深箸恩信自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
厚相遜謝及萬事敗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為隱士
故幸而得免（萬敗事已見上）

王子敬兄弟見郗公躡履問訊甚修外生禮及嘉賓
死皆箸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
郗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愔子超有盛名且獲寵於桓溫故為超慨惜）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
知子猷當往乃灑埽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
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
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
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王子敬自會稽經吳聞顧辟疆（顧氏譜曰辟疆吳郡人歷郡功曹平北參軍）有名園先不識主人徑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
燕而王遊歷既畢指麾好惡傍若無人顧勃然不堪
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
齒人傖耳便驅其左右出門王獨在輿上回轉顧望
左右移時不至然後令送箸門外怡然不屑

世說新語卷下之上

世說新語卷下之下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宋臨川王劉義慶撰
梁　劉孝標註

排調第二十五

諸葛瑾為豫州遣別駕到臺（瑾已見）語云小兒知談卿
可與語連往詣恪（江表傳曰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莫與為對孫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恪仕吳至太傅為孫峻所害）恪不與相見
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環濟吳紀曰張昭字子布正有才義仕吳為輔吳將軍）
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
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
凶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即駛車委去比
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卿遙
遙不至會答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群帝復問會皐繇
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之懿
士（二陳騫與泰也會父名繇故以遙遙戲之騫父矯宣帝諱懿泰父羣祖父寔故以此酬之）

鍾毓為黃門郎有機警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羣子玄
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魏志曰武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仕至光祿大夫）共
嘲毓景王曰皐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顧謂玄伯
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孔安國注論語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孔曰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
來敗人意（魏氏春秋曰時謂王戎未能超俗也）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
敗邪

晉武帝問孫皓（吳錄曰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大皇帝孫也景帝崩皓嗣位為晉所滅封歸命侯）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為不皓正飲酒因舉觴
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上汝一桮酒
令汝壽萬春帝悔之（悔其若出一汝辛之慢也）

孫子荊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
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

其耳逸士傳曰許由爲堯所讓其友巢父責之由乃過清冷水洗耳拭目曰向聞貪言負吾之友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頭責秦子羽云子羽未詳子曾不如太原溫顒潁川荀寓[illegible]范陽張華士卿劉許[illegible]義陽鄒湛[illegible]河南鄭詡[illegible]此數子者或謇喫無宮商或尪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讙譁少智諝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齏杵[illegible]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illegible]

[illegible]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啻如此[illegible]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共語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睹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答曰本謂雲龍騤騤定是山鹿野麋獸弱弩彊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illegible]

陸太尉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爲傖鬼

元帝皇子生普賜群臣殷洪喬謝曰殷羨已見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邪

諸葛令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邪諸葛恢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棊局曰何乃渹吳人以冷爲渹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語林曰真長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及劉嗟也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瑠璃盌謂伯仁曰此盌腹殊空謂之寶器何邪以戲周之無能答曰此盌英英誠爲清徹

所以爲寶耳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視之其根則群狐所託下聚溷而已謂鯤好嫉故答曰枝條拂青天不以爲高群狐亂其下不以爲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棊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蔡邕曰瓜葛疏親也

明帝問周伯仁真長何如人答曰故是千斤犗特王公笑其言伯仁曰不如捲角牸有盤辟之好以戲王也

王丞相枕周伯仁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干寶向劉真長敘其搜神記[illegible]劉曰卿可謂鬼之董狐[illegible]

許文思往顧和許顧先在帳中眠許至便徑就牀角枕共語既而喚顧共行顧乃命左右取枕上新衣易己體上所著許笑曰卿乃復有行來衣乎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管輅別傳曰鼻者天中之山也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

庾征西大舉征胡既成行止鎮襄陽[illegible]

(狀既至襄陽，狀尚書未可決，殷會兼前崩。見冰甚惡，長子方之，浮襄陽，自馳還夏口。)殷豫章與

書，送一折角如意以調之。(殷羨已見。)庾答書曰：得所致，雖

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眞長見其裝

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爲此，卿輩

亦那得坐談？(語林曰：宣武征還，劉尹數十里迎之。桓都不語，直云：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劉答曰：晉德靈長，功豈在爾？二人說小異，故詳載之。)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公無

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蠶室中？(漢書曰：李陵降匈奴，武帝甚怒，太史令司馬遷盛明陵之忠，帝以遷爲陵遊說，下遷腐刑，乃述唐虞以來，至于

麟止，以爲史記。遷與任安書曰：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茸以蠶室。蘇林注曰：腐刑者作窖室蓄火，如蠶室。時平陰有蠶室獄。)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爲桓宣武司馬，

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爲中丞，亦往相祖。

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

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

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答。(高靈已見。婦人集載桓玄問王凝之妻謝氏曰：太傅東山二十餘年，遂復不終，其理云何？謝答曰：亡叔太傅先正以無用爲心，顯隱爲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異耳。)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翕集家

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

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

山而隱。(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號巢父。高逸沙門傳曰：遁得深公之言，慚恧而已。)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

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

公何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客。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張玄之已見。)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

君口中何爲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

出入。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

(征西寮屬名曰：隆字佐治，汲郡人，仕至征西參軍。)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

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

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本草曰：遠志一名棘菀，其葉名小草。)

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

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

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

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即答曰：庾稚恭家。庾大笑曰：諸

孫大盛，有兒如此。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

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孫放別傳曰：放兄弟並秀異，與庾翼子園客同爲學生。園客少有佳稱，因嘲放曰：諸孫於今爲盛。盛，監君諱也。放即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放應機制勝，時人仰焉。司馬景王、陳、鍾諸賢相酬，無以逾也。)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范汪別傳曰：汪字玄平，穎陽人，左將軍略之孫。少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識，博涉經籍，致譽於時，歷吏部尚書，徐兗二州刺史。)

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史記曰：項羽爲漢兵所圍，夜起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

郝隆爲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

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娵

隅躍清池。桓問：娵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爲娵隅。桓

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

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角

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唐詩曰：晉獻公好攻戰，國人多喪。其詩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故嘲之。)

劉尚晉明帝女。(晉陽秋曰：恢尚廬陵長公主，名南弟。)

主見詩，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

殷洪遠答孫興公詩云：聊復放一曲。劉眞長笑其語

拙，問曰：君欲云那放？殷曰：㩳臘亦放，何必其鎗鈴邪？

(殷融已見。)

桓公既廢海西，立簡文，(晉陽秋曰：海西公諱奕，字延齡，成帝子也，與宰中郎位少。帝有閹人之疾，使宮人與左右通生子。大司馬溫自廣陵還姑孰，過京都，以皇太后令廢帝爲海西公。)

侍中謝公見桓公拜，桓驚笑曰：安石，卿何事至爾？謝

曰：未有君拜於前，臣立於後。

郗重熙與謝公書，道王敬仁：聞一年少懷問鼎，(郗曇、王修已見。史記曰：楚莊王觀兵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楚王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楚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爲九鼎也。)

不知桓公德衰，爲復後生可

畏？(春秋傳曰：齊桓公伐楚，責包茅之不貢。論語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

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義遠，吳國吳人，忠恕寬明，簡正貞粹，泰安中除蒼梧太守，討王含有功，封興道縣侯。)

憑時年數歲，斂手曰：阿

翁，詎宜以子戲父？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

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荊，敢與大邦爲讐。習云：薄伐

獫狁，至于太原。(小雅詩也。毛詩注曰：蠢，動也；荊，荊蠻也；獫狁，北夷也。習鑿齒，襄陽人；孫興公，太原人，故因詩以相戲也。)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諱之。(豹奴，桓嗣小字也。中興書曰：嗣字恭祖，車騎將軍沖子也，少有清譽，仕至江州刺史。王氏譜曰：混字奉正，中軍將軍恬子，仕至丹陽尹。)

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

桓逾不說。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林公

鬚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須，不可以

偏亡。(春秋傳曰：脣亡齒寒。)鬚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

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郗司空拜北府，(南徐州記曰：舊徐州都督以東爲稱，晉氏南遷，徐州刺史王舒加北中郎將，北府之號自此起也。)王黃門詣郗門拜，云：應變將略，非其所

長。驟詠之不已。郗倉謂嘉賓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語

殊不遜，深不可容。(郗倉，郗融小字也。郗氏譜曰：融字景山，愔第三子，琅邪王文學，不拜。)

嘉賓曰：此是陳壽作諸葛評。(蜀志陳壽評曰：亮連年動衆而無成，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也王隱晉書曰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好學善著述仕至中庶子初壽父為馬謖參軍諸葛亮誅謖髡其父頭亮子瞻又輕壽故壽撰蜀志以愛憎為評也人以汝家北武侯復何所言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東方朔傳曰漢武帝在柏梁臺上使羣臣作七言詩七言詩自此始也子猷承問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鳧出離騷

王文度范榮期俱為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後王因謂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范曰洮之汰之沙礫在後王坦之范啓已見上或是孫綽習鑿齒言

劉遵祖少為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忻然便取為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庾小失望遂名之為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氃氋而不肯舞故稱比之徐廣晉紀曰劉爰之字遵祖沛郡人少有才學能言理歷中書郎宣城太守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存嘲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略抵罪魏怡然而笑無忤於色魏氏譜曰顗字長齊會稽人祖胄處士父說大鴻臚卿顗仕至山陰令漢書曰沛公入咸陽召諸父老曰天下苦秦苛法久矣今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也但應劾於罪

郗嘉賓書與袁虎道戴安道謝居士云恆任之風當有所弘耳以袁無恆故以此激之袁戴謝並已見

范啓與郗嘉賓書曰子敬舉體無饒縱掇皮無餘潤郗答曰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非真者范性矜假多煩故嘲之

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中興書曰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陽秋曰何充性好佛道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久在揚州徵役吏民功賞萬計是以為遐邇所譏充弟準亦精勤唯讀佛經營治寺廟而已矣

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著弊絮在荊棘中觸地挂閡

范榮期見郗超俗情不淡戲之曰夷齊巢許一詣垂名何必勞神苦形支策據梧邪郗未答韓康伯曰何不使遊刃皆虛莊子曰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支策惠子之據梧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庖丁為文惠君解牛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文惠君問之庖丁曰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孫曰此噉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蘊謝玄已見王孝伯罷祕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丞齒似不鈍王曰不鈍頗亦驗

謝遏夏月嘗仰臥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著衣跣出屋外方躡履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而後恭戰國策曰蘇秦說惠王而不見用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大困而歸父母不與言妻不下機嫂不為炊後為從長過洛陽車騎輜重甚衆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謝秦曰嫂何前倨而後恭也嫂曰以季子位高而多金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貴豈可忽乎哉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颿顧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周祗隆安記曰破冢洲名在華容縣作牋與殷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颿無恙

苻朗初過江裴景仁秦書曰朗字元達苻堅從兄性宏放神氣爽悟堅常曰吾家千里駒也堅為慕容沖所圖朗降謝玄用為員外散騎侍郎吏部郎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沙門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是耶忱醜而才國寶美而狠故也朗常與朝士宴時賢並用唾壺朗欲夸之使小兒跪而張口唾而含出又善識味會稽王道子為設精饌訖問關中之食孰若於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即問宰夫如其言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恆半露問之亦驗又食鵝肉知白黑之處成試而記之無毫釐之差著苻子數十篇蓋老莊之流也朗矜高忤物不容於世後衆讒而殺之王咨議大好事問中國人物及風土所生終無極已王氏譜曰肅之字幼恭右將軍之第四子歷中書郎驃騎諮議朗大患之次復問奴婢貴賤朗云謹厚有識中者乃至十萬無意為奴婢問者止數千耳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初不交言直仰視云王乃復西戎其屋秦詩敘曰襄公備兵甲以討西戎婦人閔其君子故作詩曰在其版屋亂我心曲毛公注曰西戎之版屋也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境

孝武屬王珣求女婿曰王敦桓溫磊砢之流既不可復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須正如真長子敬比最佳珣舉謝混後袁山松欲擬謝婚續晉陽秋曰山松陳郡人祖喬益州刺史父方平義興太守山松歷祕書監吳國內史為孫恩所害初帝為晉陵公主訪婿於王珣珣舉謝混云人才不及劉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已足矣王曰卿莫近禁臠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旐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中興書曰仲堪父嘗疾患經時仲堪衣不解帶數年自分劑湯藥誤以藥手拭淚遂眇一目

桓玄出射有一劉參軍與周參軍朋賭垂成唯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起不破我當撻卿周曰何至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而況於卿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三子往觀之見橋竦然而高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迎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三子對曰見商子周殊無忤色桓語庾伯鸞曰晉東宮百官名曰庾鴻字伯鸞潁川人庾氏譜曰鴻祖義吳國內史父楷左衛將軍鴻仕至輔國內史劉參軍宜停讀書周參軍且勤學問

桓南郡與道曜講老子王侍中為主簿在坐桓曰王主簿可顧名思義王未答且大笑桓曰王思道能作

大家兒笑道曜未詳思道王禕之小字也老子明道若纇禕之字思道故曰顧名思義

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祖氏譜曰廣字淵度范陽人父台之光祿大夫廣仕至護軍長史

桓玄素輕桓崖，崖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遂不得佳者。崖桓脩小字續晉陽秋曰脩少為玄所侮於言常鄙之玄與殷仲文書，以為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楛矢；如其不爾，籬壁間物，亦不可得也。」國語曰仲尼在陳有隼集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尺有咫問於仲尼對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方賄來貢於是肅慎氏貢楛矢古者分異姓之職使不忘服故分陳以肅慎之貢若求之故府其可得使求之金櫝如初

輕詆第二十六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已見叔王澄也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毅邪？」史記曰樂毅中山人賢而為燕昭王將軍率諸侯伐齊終於趙庾曰：「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子也！」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之女也其醜無雙黃頭深目長壯大節卬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乃自詣齊宣王備後宮因說王以四殆王拜為正后吳越春秋曰越王句踐得山中採薪女子名曰西施鄭旦之吳王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許。」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風揚塵，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汙人。」按王公雅量通濟庾亮之在武昌傳其應下公以識度裁之羣言自息豈或有扇塵之事乎王隱晉書曰……丹陽記曰冶城吳時鼓鑄之所……

王右軍少時甚澀訥，在大將軍許，王、庾二公後來，右軍便起欲去。大將軍留之曰：「爾家司空、元規，王丞相已見

復何所難？」

王丞相輕蔡公，曰：「我與安期、千里共遊洛水邊，何處聞有蔡充兒？」晉諸公贊曰充字子尼陳留雍丘人……妬記曰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亦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眾妾羅列兒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疏臺中望見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遙見甚憐愛之語婢汝出問此是誰家兒奇可念給使不達旨乃答云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聞驚愕大恚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闌右手捉麈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方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乃故詣王公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敘謙志蔡曰不聞餘物唯聞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王大愧後貶蔡曰吾昔與安期千里共在洛水集處不聞天下有蔡充兒正忿蔡前戲言耳

褚太傅初渡江，嘗入東，至金昌亭，吳中豪右燕集亭中。謝歆金昌亭詩敘曰余尋師來入經吳行達昌門忽覩斯亭傍川帶河其榜題曰金昌訪之耆老曰昔朱買臣仕漢還為會稽內史逢其迎吏遊旅北舍與買臣爭席買臣出其印綬羣吏驚服自裁因事此亭號曰金傷失其字義耳褚公雖素有重名，于時造次不相識別，敕左右多與茗汁，少著粽，汁盡輒益，使終不得食。褚公飲訖，徐舉手共語云：「褚季野。」於是四坐驚散，無不狼狽。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歎子姪不令，云：「虎豘、虎犢，還其所如。」虎豘王彭之小字也王氏譜曰彭之字安壽琅邪人祖正尚書郎父彬衛將軍彭之仕至黃門郎虎犢彭之弟彪之小字也彪之字叔虎年二十而頭須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須少有局幹之稱累遷至左光祿大夫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長樂孫綽言次及劉真長死，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雅詩毛公注曰殄盡瘁病也褚大怒曰：「真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孫回泣向褚曰：「卿當念我！」時咸笑其才而性鄙。

謝鎮西書與殷揚州，為真長求會稽，殷答曰：「真長標

同代異，使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為甚，乃復為之驅馳邪？」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八王故事曰夷甫雖居台司不以事物自嬰當世化之羞言名教自台郎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遺事為高四海尚寧而識者知其將亂晉陽秋曰夷甫將為石勒所殺謂人曰吾若不祖尚浮虛不至於此袁虎率爾對曰：「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桓公懍然作色，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不？」劉鎮南銘曰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黃中通理博識多聞仕至鎮南將軍荊州刺史有大牛，重千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

牸；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以況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伏。袁甚恥之，恒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

高柔在東，甚為謝仁祖所重。既出，不為王、劉所知。仁祖曰：「近見高柔，大自敷奏，然未有所得。」真長云：「故不可在偏地居，輕在角𧣴奴角反中，為人作議論。」高柔聞之，云：「我就伊無所求。」人有向真長學此言者，真長曰：「我實亦無可與伊者。」然遊燕猶與諸人書：「可要安固。」安固者高柔也孫統為柔集敘曰柔字世遠樂安人才理清鮮安行仁義婚泰山胡母氏女年二十……

劉尹、江虨、王叔虎、孫興公同坐，江、王有相輕色。虨以手歙叔虎云：「酷吏！」詞色甚彊。劉尹顧謂：「此是瞋邪？非特是醜言聲，拙視瞻。」言江此言非是醜似和怒於王也

孫綽作列仙商丘子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遇風雲，為我龍攄。」列仙傳曰商丘子胥者高邑人好牧豕吹竽年七十不娶妻而不老道要言但食老朮菖蒲根飲水如此便不饑不老貴戚富室聞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將有匿術耶

綽爲贊曰商丘卓犖執策吹竽渴飲寒泉飢食且蒲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逢風雲爲我龍攄時人多以爲能王藍田語人云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真豬也

桓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上表諫此議甚有理桓見表心服而忿其爲異令人致意孫云君何不尋遂初賦而彊知人家國事孫綽表諫曰中宗龍飛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不然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地江東爲豺狼之場矣綽賦遂初陳止足之道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壁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夫人劉惔之妹謝深有愧色

簡文與許玄度共語許云舉君親以爲難簡文便不復答許去後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於此按邴原別傳魏五官中郎將嘗與羣賢共論曰今有一丸藥得濟一人疾而君父俱病與君邪父邪諸人紛紜或父或君原勃然曰父也亦不復難之君人親相接自古如此未解簡文詩者意

謝萬壽春敗後還書與王右軍云慙負宿顧右軍推書曰此禹湯之戒春秋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言禹湯以聖德自罪所以能興今萬失律致敗王羲之復貽書告也

蔡伯喈睹睞笛椽孫興公聽妓振且擺折伏滔長笛賦敘曰余同僚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耆老云蔡邕伯喈之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之館以竹爲椽邕仰眄之曰良竹也取以爲笛奇聲獨絕歷代傳之至于今王右軍聞大嗔曰三祖壽一作臺樂器虺瓦一作甩弔孫家兒打折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云箸膩顏帢𦈌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是何物塵垢囊中郎帢帽也裴子曰林公云文度箸膩顏挾左傳逐鄭康成自爲高足弟子篤而論之不離塵垢囊也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水同此玄味禮記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王孝伯見曰才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謝太傅謂子姪曰中郎始是獨有千載車騎曰中郎衿抱未虛復那得獨有中郎謝萬

庾道季詫謝公曰裴郎云謝安謂裴郎乃可不惡何得爲復飲酒庾龢已見裴郎又云謝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儁逸支遁傳曰遁每標舉會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遺時爲守文者所陋謝安聞而善之曰此九方皋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儁逸列子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臣有所與共擔纆薪菜者有九方皋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在沙丘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皋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皋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良馬也謝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爲此辭耳庾意甚不以爲好因陳東亭經酒壚下賦讀畢都不下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於此語林遂廢今時有者皆是先寫無復謝語續晉陽秋曰晉隆和中河東裴啓撰漢魏以來迄於今時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語林時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後說太傅事不實而有人於謝坐敘其黃公酒壚司徒王珣爲之賦謝公加以與王不平乃云君遂復作裴郎學自是衆咸鄙其事矣安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安者安問其歸資答曰嶺南凋弊唯有五萬蒲葵扇又以非時爲滯貨安乃取其中者捉之於是京師士庶競慕而服焉價增數倍旬月無賣夫所好生羽毛所惡成創痏謝相一言挫成美於千載及其所與崇虛價於百金上之愛憎與奪可不慎哉

王北中郎不爲林公所知乃箸論沙門不得爲高士論大略云高士必在於縱心調暢沙門雖云俗外反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

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洛下書生詠音重濁故云老婢聲

殷顗庾恆並是謝鎮西外孫謝氏譜曰尚長女僧要適庾龢次女僧韶適殷歆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嘗俱詣謝公謝公熟視殷曰阿巢故似鎮西殷顗小字阿巢於是庾下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復云巢頰似鎮西庾復云頰似足作健不庾氏譜曰恆字敬則祖亮父龢恆仕至尚書僕射

舊目韓康伯將肘無風骨說林曰范啓云韓康伯似肉鴨

符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共語子猷直孰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異人宏大慚而

退續晉陽秋曰宏苻堅太子也堅爲姚萇所殺宏將母妻來奔詔賜田宅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

王中郎舉許玄度爲吏部郎郗重熙曰相王好事不可使阿訥在坐頭訥許詢小字

王興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永嘉記曰王和之字興道琅邪人永嘉太守謝琰小字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云君得哀家梨當復不蒸食不舊語秣陵有哀仲家梨甚美大如升入口消釋言愚人不別味得好梨蒸食之也

假譎第二十七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爲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遑迫自擲出遂以俱免曹瞞傳曰操小字阿瞞少好俠放蕩不修行業孫盛雜語曰武王嘗私入中常侍張讓室讓覺之乃舞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有絕人力故莫之能害也

魏武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魏武常言人欲危己己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爲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爲實謀逆者挫氣矣曹瞞傳曰操在軍廩穀不足私語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足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衆操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衆心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題徇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其酷虐變詐皆此類也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劍擲魏武少下不箸魏武揆之其後來必高因帖臥牀上劍至果高[illegible]

殆將貳自斯以前不聞替附有何意故而剝之以劍也

王大將軍既為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之才，猶相猜憚，乃著戎服，騎巴賨馬，齎一金馬鞭，陰察軍形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賣食，帝過憩之，謂姥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廷駭懼，社稷是憂，故劬勞晨夕，用相覘察。恐形迹危露，或致狼狽。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與客姥馬鞭而去。行敦營匝而出。軍士覺，曰：「此非常人也！」敦臥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來！」命騎追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向姥：「不見一黃須人騎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人息意而反。異苑曰帝躬往姑孰敦時晝寢卓然驚悟曰營中有黃頭鮮卑奴來何不縛取帝所生母荀氏燕國人故貌類焉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恆置帳中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晉陽秋曰鳳字世儀吳興人也奸好利為敦鎧曹參軍知敦有不臣心因進說後敦敗見誅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污頭面被褥，詐孰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從橫，信其實孰眠，於是得全。于時稱其有智。按諸書皆云王允之事而此言羲之疑謬

陶公自上流來赴蘇峻之難，令誅庾公，謂必戮庾，可以謝峻。晉陽秋曰是時成帝在襁稚太后臨朝中書令庾亮以元舅輔政欲以風執格攻擅御闈撫而峻懷兵逝徵為逆遣數亮倒召峻王導卞壺燒不欲亮曰蘇峻豺狼將為禍亂晁錯所謂削亦反不削亦反遂下優詔以大司農徵之峻怒曰庾亮欲殺我也遂犯京邑[illegible]庾欲奔竄，則不可；欲會，恐見執，進退無計。溫公勸庾詣陶，曰：「卿但遙拜，必無他。我為卿保之。」庾從溫言詣陶。至，便拜。陶自起止之曰：「庾元規何緣拜陶士衡？」畢，又降就下坐；陶又自要起同坐。坐定，庾乃引咎責躬，深相遜謝。陶不覺釋然。

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婿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婿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按溫氏譜嶠初取高平李暅女中取琅邪王詡女後取廬江何邃女都不聞取劉氏便為虛謬省曰云劉氏政謂其姑女耳非指其女婿劉也孝標之注亦未為得玉鏡臺是公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illegible]琨假嶠左司馬都督前鋒諸軍事討劉聰[illegible]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甚正彊，無有登車理。[illegible]庾亮子會事[illegible]彪已見上恢既許江思玄婚，乃移家近之。初，誑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莫來，女哭詈彌甚，積日漸歇。江虨暝入宿，恆在對牀上。後觀其意轉帖，虨乃詐厭，良久不悟，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邪？」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慚，情義遂篤。[illegible]

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傖道人為侶，謀曰：「用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名德沙門題目曰支愍度才鑒清出孫綽愍度贊曰支度彬彬好是拔新俱稟昭見而能越人世重秀異咸競爾珍孤桐嶧陽浮磬泗濱後有傖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為我致意愍度，無義那可立？舊義者曰種智有是而能圓照然則萬累斯盡謂之空無常住不變謂之妙有而無義者曰種智之體豁如太虛虛而能知無而能應居宗至極其唯無乎治此計，權救飢爾，無為遂負如來也。」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啟藍田云：「興公向來，忽言欲與阿智婚。」藍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嚚，欲過阿智。方知興公之詐。阿智王處之小字處之字文將辟州淵將不就娶太原孫綽女字阿恆

范玄平為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嘗失官居東陽，桓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時方欲招起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譽，桓謂遠來投己，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望，語笑歡甚。顧謂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桓便謝其遠來意。范雖實投桓，而恐以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來省視。」桓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都盡。中興書曰初桓溫請范汪為征西長史復表為江州並不就還都因求為東陽太守溫甚恨之汪後為徐州溫北伐令汪出梁國失期[illegible]

謝遏年少時，好著紫羅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欲傷其意，乃譎與賭，得即燒之。遏謝玄小字

黜免第二十八

諸葛厷在西朝，少有清譽，為王夷甫所重，時論亦以擬王。後為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為狂逆。將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詣檻車與別。厷問：「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厷曰：「逆則應殺，狂何所徙？」厷已見

桓公入蜀，至三峽中，[illegible]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

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恆書空作字。揚州吏民尋義逐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晉陽秋曰浩以中軍將[illegible]

（[illegible]羌姚襄上詐降後有異浩陰圖之會關中有變苻健死浩率衆北伐[illegible]遂反軍至山桑襄將至浩棄輜重馳保譙[illegible]征西溫上表[illegible]乃廢為民[illegible]徙東陽之信安縣）

桓公坐有參軍椅烝薤不時解，共食者又不助，而椅終不放，舉坐皆笑。桓公曰：「同盤尚不相助，況復危難乎？」敕令免官。

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著百尺樓上，儋梯將去。」（續晉陽秋曰：浩雖廢黜，夷神委命，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戚。外生韓伯始隨至徙所，經年還都，浩送至渚側，乃詠曹顏遠詩曰：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其悲況于外者，唯此一事而已。[illegible]言未必皆實也。）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公問之曰：（大司馬僚屬名曰：鄧遐字應玄，陳郡人。平南將軍岳之子。勇力絕人，氣蓋當世，時人方之樊噲。桓溫參軍，數從征伐，竟陵太守。枋頭之役，溫既懷恥忿，且憚遐勇，因免遐官，病卒。）「卿何以更瘦？」鄧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破甑。」（郭林宗別傳曰：鉅鹿孟敏字叔達，敦樸質直，客居太原，擔甑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之，敏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府辟不就，東夏以為美賢。[illegible]）

桓宣武既廢太宰父子，仍上表曰：「應割近情，以存遠計。若除太宰父子，可無後憂。」簡文手答表曰：「所不忍言，況過於言？」宣武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更答曰：「若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桓公讀詔，手戰流汗，於此乃止。太宰父子遠徙新安。（司馬晞傳曰：晞字道升，元帝第四子，初封武陵王，拜太宰。少不好學，尚武凶恣。時太宗輔政，晞以宗長不得執權，常懷憤慨，欲因桓溫入朝殺之。溫既廢海西公，因奏晞及子綜謀逆，遂徙新安。[illegible]）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非復往日。大司馬府聽前有一老槐，甚扶疏。殷因月朔，與衆在聽，視槐良久，歎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illegible]）

（來謝混之徒，皆晞昔之所附也，今北府舊列，悉快然自失，後果誅信安。）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東陽太守，意甚不平。（晉安帝紀曰：仲文爲東陽，愈憤怨，乃與桓胤謀反，遂伏誅。仲文嘗照鏡不見其頭，俄而難及。）及之郡，至富陽，慨然歎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孫策富春人，故及此而歎。）

儉嗇第二十九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晉諸公贊曰：嶠性不通，治家富擬王公，而至儉，案有義之名。語林曰：嶠諸弟往園中食李，而皆計核責錢，故嶠婦弟王濟伐之也。）

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王隱晉書曰：戎性至儉，不能自奉養，財不出外，天下人謂為膏肓之疾。）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晉諸公贊曰：戎性簡要，不治儀望，自遇甚薄，而產業過豐，論者以為臺輔之重，非所宜。[illegible]）

王戎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恒鑽其核。

王戎女適裴頠，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說；女遽還錢，乃釋然。

衛江州在尋陽，（永嘉流人名曰：衛展字道舒，河東安邑人。祖列，彭城護軍；父韶，廣平令。展歷江州刺史、光祿大夫。）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留行一斤。（本草曰：王不留行生太山，治金瘡，除風，久服輕身。）此人得餉，便命駕。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illegible]）

王丞相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督白之。公令舍去，曰：「慎不可令大郎知。」（王悅。）

蘇峻之亂，庾太尉南奔見陶公。陶公雅相賞重。陶性儉吝，及食，噉薤，庾因留白。陶問：「用此何為？」庾云：「故可種。」於是大歎庾非唯風流，兼有治實。

郗公大聚斂，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旦問訊。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郗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迺開庫一日，令任意用。郗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郗公聞之，驚怪不能已已。（中興書曰：超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

汰侈第三十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彊，至于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王隱晉書曰：石崇為荊州刺史，劫奪殺人，以致巨富。王丞相德音記曰：丞相素為諸父所重，王君夫問王敦：聞君從弟佳人，又解音律，欲一作妓，可與共來。遂往，吹笛人有小忘，君夫聞，使黃門階下打殺之，顏色不變。丞相還，曰：恐此君處世，當有如此事。兩說不同，故詳錄。）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沈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群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語林曰：劉寔詣石崇，如廁，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蓐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寔遽反走，即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廁耳。）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絝襹，以手擎飲食。烝㹠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㹠。」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王、石所未知作。（[illegible]）

王君夫以𥻨糒澳釜，石季倫用蠟燭作炊。君夫作紫絲布步障碧綾裏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石以椒為泥，王以赤石脂泥壁。（晉諸公贊曰：王愷字君夫，東海人。[illegible]少有才力，而無檢行。晉氏政寬，又性至豪，[illegible]）

（崇禍悉原之郎處於都街陸肆其意色無所忌憚爲後軍將軍卒諡曰醜）

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恆冬天得韭蓱韲。又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爲搤腕，乃密貨崇帳下都督及御車人，問所以。都督曰：「豆至難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蓱韲是擣韭根，雜以麥苗爾。」復問馭人牛所以駛。馭人云：「牛本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爾。急時聽偏轅，則駛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晉諸公贊曰崇性好俠與王愷競相誇尚也）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卻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臠便去。（相牛經曰牛經出甯戚傳百里奚漢世河西薛公得其書以相牛千百不失本以負重致遠未服輜軿故文不傳至魏世高堂生又傳以與晉宣帝其後王愷得其書焉臣按其相經云陰虹屬頸千里其日陰虹者雙筋白尾骨屬頸甯戚所飯者也愷之牛亦有陰虹也甯戚經曰頭欲得高百體欲得緊大膁疏肋難齡龍頸突目好跳又角欲得細身欲促形欲得如卷）

王君夫嘗責一人無服餘衵，因直內著曲閣重閨裏，不聽人將出。遂饑經日，迷不知何處去。後因緣相爲垂死，迺得出。

石崇與王愷爭豪，並窮綺麗以飾輿服。（續文章志曰崇資產累巨萬金宅室輿馬僭擬王者庖膳必窮水陸之珍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而絲竹之藝盡一世之選築榭開沼殫極人巧與貴戚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而崇爲居最之首琇等每愧羨以爲不及也）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爲疾己之寶，聲色甚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尺四尺、條幹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衆。愷惘然自失。（南州異物志曰珊瑚生大秦國有洲在漲海中距其國七八百里名珊瑚洲洲底有盤石水深二十餘丈珊瑚生於石上初生白軟弱似菌國人乘大船載鐵網先沒在水下一年便生網目中其色黃枝柯交錯高三四尺大者圍尺餘三年色赤便以鐵鈔發其根繫鐵網於船絞車舉網還裁鑿恣意所作若過時不鑿便枯索蟲蠹其大者輸之王府細者賣之）

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邙下。（晉諸公贊曰濟爲河南尹未拜行過王宮吏不時下道濟於車前鞭之有司奏免官濟以此不長者尋轉大僕而王佑已見委任濟遂與兄佑不平）於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而地竟埒。時人號曰金溝。（溝一作埒）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家語曰顏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早死）而歎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史記曰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嘗相魯衛家累千金卒於齊）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甕牖語人！」（原憲以甕牖爲戶）

彭城王有快牛，至愛惜之。（朱鳳晉書曰彭城王權字子輿宣帝弟馗子太始元年封）王太尉與射，賭得之。彭城王曰：「君欲自乘則不論，若欲噉者，當以二十肥者代之。既不廢噉，又存所愛。」王遂殺噉。

王右軍少時，在周侯末坐，割牛心噉之，於此改觀。（俗以牛心爲貴故先食之）

忿狷第三十一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蹍之，又不得，瞋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況藍田邪？」（中興書曰述清貴簡正少所推屈以性急爲累安期述父也有名德已見）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胡之已見螭王恬小字也）司州言氣少有牾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輿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按王氏譜恬是胡之從兄）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彊來捉人臂！」

桓宣武與袁彥道樗蒱，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擲去五木。溫太真云：「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爲貴。」（論語哀公問孰爲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謝無奕性麤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極罵。王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時人歎其性急而能有所容。

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并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自清立，但人爲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劉謙之晉紀曰王獻之性甚整峻不交非類）

王大、王恭嘗俱在何僕射坐，（中興書曰何澄字子玄清正有器望歷尚書左僕射）恭時爲丹陽尹，大始拜荊州。（靈鬼志謠徵曰石民爲荊州鎮上明少時有民黃曇子乃歌曰黃曇英揚州大佛來上明少時忱爲荊州佛大忱小字也）訖將乖之際，大勸恭酒，恭不爲飲，大逼彊之，轉苦，便各以帬帶繞手，恭府近千人悉呼入齋，大左右雖少，亦命前，意便欲相殺。何僕射無計，因起排坐二人之間，方得分散。所謂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桓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鬬。南郡鵝每不如，甚以爲忿。迺夜往鵝欄間，取諸兄弟鵝悉殺之。既曉，家人咸以驚駭，云是變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

讒險第三十二

王平子形甚散朗，內實勁俠。（鄧粲晉紀云澄形雖散朗而內勁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後果爲王敦所害劉琨聞之曰自取死耳）

袁悅有口才，能短長說，亦有精理。始作謝玄參軍，頗被禮遇，後丁艱，服除還都，唯齎戰國策而已。語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

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既下說司馬孝文王大見親待幾亂機軸俄而見誅袁氏譜曰悅字元禮陳郡陽夏人父朗給事中仕至驃騎咨議太元中悅有寵於會稽王每勸專覽朝權王頗納其言王恭聞其說言於孝武乃託以他罪殺悅於市中既而朝野之望同異之聲播於朝野矣

孝武甚親敬王國寶王雅雅別傳曰雅字茂達東海郯人少知名雅之為侍中孝武甚信而重之雅薦王珣於帝帝欲見之嘗夜與國寶雅相對帝微有酒色令喚珣垂至已聞卒傳聲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傾奪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自可別詔召也帝然其言心以為忠遂不見珣

王緒數讒殷荊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他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他所論國寶謂緒於己有隱果情好日疏讒言以息按國寶得寵於會稽王由緒獲進同惡相濟未有如市賈終間王而誅叛曾不勝豈有仲堪微間而成離隙

尤悔第三十三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閤共圍棋並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蔕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瓶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魏略曰任城王彰字子文太祖卞太后第二子也剛勇而黃須太祖喜持彰須曰黃須兒竟大奇也魏氏春秋曰初彰來朝不即得見有此忿怒而暴薨復欲害東阿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方伎傳曰文帝問周宣曰吾夢摩錢文欲令滅而更明何謂宣悵然不對帝重問之宣對曰此自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文欲滅而明耳時帝欲治弟植之罪偪於太后但加貶爵

王渾後妻琅邪顏氏女王時為徐州刺史交禮拜訖王將答拜觀者咸曰王侯州將新婦州民恐無由答拜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答拜不成禮恐非夫婦不為之拜謂為顏妾顏氏恥之以其門貴終不敢離之禮人道之大豈由一言不拜而遂為妾媵者乎世說之言於是乎紕繆

陸平原河橋敗為盧志所讒被誅王隱晉書曰成都王穎討長沙王乂以機為前鋒都督而諸軍不同與時志為穎左長史乃譖機於穎穎大怒使秀收機機釋戎服著白帢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八王故事曰華亭吳由拳縣郊外墅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陸機兄弟共遊於此十餘年語林曰機為河北都督聞警角之聲謂孫丞曰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歎

劉琨善能招延而拙於撫御一日雖有數千人歸投其逃散而去亦復如此所以卒無所建鄧粲晉紀曰琨為并州牧招集離散

王平子始下丞相語大將軍不可復使羌人東行平子面似羌按王丞相德音豈應有此言斯言謬也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過不應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說飲酒及出諸王故在門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大將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可為三公不丞相不答又問可為尚書令不又不應因云如此唯當殺之耳復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己歎曰我不殺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

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溫未答頃王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為陛下陳之王迺具敘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明帝聞之覆面箸牀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長

王大將軍於眾坐中曰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者有人答曰唯周侯邑五馬領頭而不克大將軍曰我與周洛下相遇一面頓盡值世紛紜遂至於此因為流涕

溫公初受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駐之嶠絕裾而去溫氏譜曰嶠娶清河崔參女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皆發詔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辭愈固庾每詣周庾從南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對終日庾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強飯極歡并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將軍二千石而不稱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為庾元規所賣一歎遂發背而卒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篤疾兒既是偏所愛重為之祈請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蒙祐而兒遂不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

桓宣武對簡文帝不甚得語廢海西後宜自申敘乃豫撰數百語陳廢立之意既見簡文簡文便泣下數十行宣武矜愧不得一言

桓公臥語曰：作此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邪？續晉陽秋曰：桓溫既以雄武專朝，任兼將相，其不臣之心，形于音迹。曾臥對親僚，撫枕而起曰：為爾寂寂，為文景所笑。眾莫敢對。

謝太傅於東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速，或停或待，又放船從橫，撞人觸岸。公初不呵譴。人謂公常無嗔喜。曾送兄征西葬還，征西謝奕。日莫雨駛，小人皆醉，不可處分。公乃於車中手取車柱撞馭人，聲色甚厲。夫以水性沉柔，入隘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無得保其夷粹。孟子曰：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人可使為不善，性亦猶是也。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還，三日不出，云：寧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文公種菜，曾子牧羊，雜不識稻，何所多悔，此言必慮。

桓車騎在上明畋獵。東信至，傳淮上大捷。語左右云：群謝年少，大破賊！因發病薨。談者以為此死賢於讓揚之荊。續晉陽秋曰：桓沖本以將相異宜，才用不同，自以德量不及謝安，故解揚州以讓安，自謝少程單鎮。及為荊州，聞苻堅自出淮肥，謀以根本為患，遣其隨身精兵三千人赴京師。時安已遣諸軍，且欲外示閑暇，令沖軍還。沖大驚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吾量賊必破殘陽岡猶力淮派。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年少，而實寡弱，天下事知，吾其左衽矣。俄聞大尚竟操慨慨而薨。

桓公初報破殷荊州，周祗隆安記曰：仲堪以人情注於玄，疑劉延欲以玄代己，遣道人竺僧慾齎貨物遺相王寵辜泉屋，左右以罪狀玄，玄知其謀而擊滅之。曾講論語，至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孔安國注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玄意色甚惡。

紕漏第三十四

王敦初尚主，敦尚武帝女舞陽公主，字修禕。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琉璃碗盛澡豆，因倒箸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元皇初見賀司空，言及吳時事，問：孫皓燒鋸截一賀

頭，是誰？司空未得言，元皇自憶曰：是賀劭。[illegible] 吳錄曰：孫皓驕矜，劭上書切諫，皓深恨之。劭中惡風，口不能言語，去職數月。皓疑其託疾，收付酒藏，掠考千數，卒無一言。司空流涕曰：臣父遭遇無道，創巨痛深，無以仰答明詔。禮云：創巨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遲。元皇愧慚，三日不出。

蔡司徒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大戴禮勸學篇曰：蟹二螯八足，非蛇蟺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故蔡邕為勸學章取義焉。爾雅曰：螖蠌小者勞，即彭蜞也，似蟹而小。今彭蜞小於蟹，而大於彭螖，即爾雅所謂螖蠌也。然此三物皆八足二螯，而狀甚相類。蔡謨不精其小大，食而致斃，故謂讀爾雅不熟也。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一時之秀彥，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婿，從挽郎搜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失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共至石頭迎之，猶作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為茶為茗？覺有異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為熱為冷耳。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晉百官名曰：任瞻字育長，樂安人。父琨，少府卿。瞻歷謁者僕射、都尉、天門太守。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虎子，據小字。據字玄道，尚書裒第二子，年二十三亡。胡兒既無由知父為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己之不知，因其言次，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世有兄弟三人，則謂第二者為中。今謝兄弟有六人，以據為中郎，未可解，當由有三時以中為稱，仍不改也。胡兒懊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己之過，以相開悟，可謂德教。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床下蟻動，謂是牛鬭。殷氏譜曰：師字師子，祖識，父融，並有名。師至驃騎咨議，生仲堪。續晉陽秋曰：仲堪父曾有失心病，仲堪腰不解帶彌年。父卒，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流

謝而起曰：臣進退唯谷。大雅詩也。毛公注曰：谷，窮也。

虞嘯父為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尚煖，鮆魚蝦鱃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中興書曰：嘯父，會稽人，光祿潭之孫，右將軍純之子。少歷顯位，與王廞廞為虛人，義旗初為會稽內史。

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荊州。晉安帝紀曰：王忱死，會稽王欲以國寶代之，孝武中詔用仲堪，乃止。國寶主簿夜函白事云：荊州事已行。國寶大喜，而夜開閤喚綱紀，話勢雖不及作荊州，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都無此事。即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人事邪？

惑溺第三十五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為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屠鄴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為奴。魏略曰：建安中，袁紹為中子熙娶甄會女。紹死，熙出在幽州，甄留侍姑。及鄴城破，五官將從而入紹舍，見甄怖，以頭伏姑膝上。五官將謂紹妻袁夫人扶甄令舉頭，見其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為迎娶，擅室數歲。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見婦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知是熙妻，使令攬髮，以巾拭面，姿貌絕倫。既過，劉謂甄曰：不復死矣。遂納之，有寵。魏氏春秋曰：五官將納熙妻也，孔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太祖以融博學，真謂書傳所記。後見融問之，對曰：以今度古，想其然也。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粲別傳曰：粲常以婦人者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粲於是娉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歡宴。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傅嘏往喭粲，粲不哭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娶也，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國之色，然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時年二十九。粲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交皆一時俊傑。至葬夕，赴者裁十餘人，皆同年名士，哭之，感慟路人。奉倩曰：婦人德不足稱，當以色為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後人未昧此語。何劭論粲曰：仲尼稱有德者有言，而荀粲以為是力，頗所言有餘，而議不足。

賈公閭充別傳曰：充父逵晚有子，故名充，字公閭，言後必有充閭之貴。後妻郭氏

酷妒。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兒見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嗚之。郭遙望見，謂充愛乳母，卽殺之。兒悲思啼泣，不飲他乳，遂死。郭後終無子。晉諸公贊云：郭氏卽賈后母也，爲性高朗，知后無子，甚愛愍懷，每勸厲之。臨亡，謂賈后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充華及賈謐母必亂汝事。出入宮中，又曰此言昔亂汝事，后不能用，終至誅夷。按傳暢此言，則郭氏賢明婦人也。向令賈后同愛愍懷，豈當獲其妒悍，自棄其子？然則物我不同，或老而情異乎？

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存寵之，太原郭氏錄曰：秀字彥才，吳郡吳人，爲下口督，甚有威恩。孫晧晚年欲除之，遣將軍何定泝江上，詐以捕鹿三千口供廚，秀知謀，遂來歸化，世祖寵之，以爲驃騎將軍、交州牧。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篤。妻嘗妒，乃罵秀爲貉子。晉陽秋曰：蒯氏，襄陽人，祖良，吏部尚書；父鈞，南陽太守。秀大不平，遂不復入。蒯氏大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群臣咸見。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謂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冠而謝，遂爲夫婦如初。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爲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璅中看，見壽，說之。恆懷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及期往宿。壽蹻捷絕人，踰牆而入，家中莫知。晉諸公贊曰：壽字德眞，南陽堵陽人，曾祖暨，魏司徒，有高行。壽敦家風，性忠厚，豈有若斯之事？諸書無聞，唯見世說，自可信。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說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

聞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歇。十洲記曰：漢武帝時，西國月氏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燒之，芳氣經三月不歇，蓋此香也。充計武帝唯賜己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通，而垣牆重密，門閤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人修牆。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人跡，而牆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卽以狀對。充祕之，以女妻壽。郭子謂與韓壽通者，乃是陳騫女，卽以妻壽，未婚而女亡，壽因娶賈氏，故世因傳是充女。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婿，於禮爲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恆聽之。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語林曰：雷有寵，生恬、洽。

仇隙第三十六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干寶晉紀曰：石崇有妓人綠珠，美而工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別館北邙下，方登涼臺，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曰：「任所擇。」使者曰：「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爲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必不免。王隱晉書曰：岳父文德爲琅邪太守，孫秀爲小吏給使，岳數蹴蹋秀，而不以人遇之也。後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收岳。晉陽秋曰：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有才藻，時人爲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初，建爲馮翊太守，趙王倫爲征西將軍，孫秀爲腹心，撓亂關中，建每匡正，由是有隙。及倫篡位，秀遂說倫誅崇、建等。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邪？」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潘金谷集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劉璵兄弟少時爲王愷所憎，嘗召二人宿，欲默除之。令作阬，阬畢，垂加害矣。石崇素與璵、琨善，聞就愷宿，知當有變，便夜往詣愷，問二劉所在。愷卒迫不得諱，答云：「在後齋中眠。」石便徑入自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少年，何以輕就人宿！」劉璵、琨，晉紀曰：劉琨與兄璵，當世以爲豪俊，知名。

王大將軍執司馬愍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殺之，當時不盡知也。晉陽秋曰：王字敬才，宗室之子，爲湘州刺史。大將軍王敦將謀逆，召王爲軍司，王辭不就，王乃自與其黨謀。敦遣王廙擊之，王見殺。丞相王導曰：世將，無忌之父也。雖愍王家亦未之皆悉，而無忌兄弟皆稚。

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遊，無忌入告母，請爲饌。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將。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王氏門彊，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蓋以避禍耳。」無忌驚號，抽刃而出，胡之去已遠。

應鎮南作荊州，王脩載、譙王子無忌同至新亭與別，坐上賓甚多，不悟二人俱到。有一客道：「譙王丞致禍，非大將軍意，正是平南所爲耳。」無忌因奪直兵參軍刀，便欲斫脩載。走投水，舸上人接取，得免。

王右軍素輕藍田。藍田晚節論譽轉重，右軍尤不平。藍田於會稽丁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爲郡，屢言出弔，連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於是彼此嫌隙大構。後藍田臨揚州，右軍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參軍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爲時賢所笑。藍田密令從事數其郡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爲其宜。右軍遂稱疾去郡，以憤慨致終。

王東亭與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便不可復測。」答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云何耳。」

君一似胡廣瑜日王隱延爭陳平賀歌但問克終如何也

王孝伯死縣其首於大桁司馬太傅命駕出至標所孰視首曰卿何故趣欲殺我邪續晉陽秋曰王恭庶纗嗣雅抗表起兵於是遣左將軍謝琰討恭恭敗走曲阿爲湖浦尉所擒初遣子與恭善徽載出都面相折徹閣西軍之通乃令於兒塘斬之梟首於朱雀桁也

桓玄將篡桓修欲因玄在修母許襲之庾夫人云汝等近過我餘年我養之不忍見行此事桓氏譜曰桓沖後娶潁川庾蔑女字姚晉安帝紀曰修少爲玄所侮言論常爲之修深嫌焉有圖玄之意修母曰靈寶觀我如母汝等何忍骨肉相圖修乃止

世說新語卷下之下終

右世說三十六篇世所傳蓋爲十卷或作四十五篇而末卷但重出前九卷中所載余家舊藏蓋得之王原叔家後得晏元獻公手自校本盡去重複其注亦小加翦裁最爲善本晉人雅尚淸談唐初史臣修書率意竄定多非舊語尚賴此書以傳後世然字有譌舛語有難解以他書證之間有可是正處而注亦比晏本時爲增損至於所疑則不敢妄下雌黄姑亦傳疑以俟通博紹興八年夏四月癸亥廣川董弅題

郡中舊有南史劉賓客集版皆廢於火世說亦不復在游到官始重刻之以存故事世說最後成因併識於卷末淳熙戊申重五日新定郡守笠澤陸游書

嘉靖乙未歲吳郡袁氏嘉趣堂重雕

四庫提要辨證

世說新語三卷（宋劉義慶撰 梁劉孝標注）

余嘉錫撰

黃伯思東觀餘論，謂世說之名，肇於劉向，其書已亡，故義慶所集，名世說新書。段成式酉陽雜俎引王敦澡豆事，尚作世說新書，可證。不知何人改爲新語，蓋近世所傳，然相沿已久，不能復正矣。

嘉錫案：黃氏說見東觀餘論卷下跋世說新語後，云「世說之名，肇劉向，六十七篇已有此目，其書今亡。宋臨川孝王因錄漢末至江左名士佳語，亦謂之世說」。所考甚確。然通典卷一百五十六引曹公軍行失道三軍皆渴事，亦作世說新書，不止於酉陽雜俎。且世說之規箴篇，有東方朔京房各一事，賢媛篇有陳嬰母王明君各一事，則其書託始於前漢之初，黃氏謂起於漢末，非也。沈濤銅熨斗齋隨筆卷七云：「詳案太平廣記引王導桓溫謝鯤諸條，皆云出世說新書，則宋初本尚作新書，不作新語。然劉義慶書本但作世說，見隋書經籍志。藝文類聚北堂書鈔諸類書所引，亦但作世說。新書新語皆後起之名。」余案沈氏引太平廣記，可爲黃氏說添一證佐。至其謂義慶書本名世說，其新書之名亦後起，則非也。劉向校書之時，凡古書經向別加編次者，皆名新書，以別於舊本，故有孫卿新書、（見荀子後附劉向敘。）鼂氏新書、（見漢書注。）賈誼新書（見新書序。）之名。漢書藝文志，有左邱明國語二十一篇，又有新國語五十四篇，注云：「劉向分國語。」又說苑敘錄云：「臣向所校中書說苑，更以造新事十萬言，號曰新苑。」（見宋本說苑。）皆其證也。劉向世說雖亡，疑其體例亦如新序說苑，上述春秋，下紀秦漢。義慶即用其體，託始漢初，以與向書相續，故即用向之例，名曰世說新書，以別於向之世說。其隋志以下，但題世說者，省文耳。猶之孫卿新書，漢志但題孫卿子；賈誼新書，漢志但題賈誼，隋志但題賈子也。

至振孫載汪藻所云敘錄二卷，首爲考異，繼列人物世譜姓字異同，末記所引書目者，則佚之久矣。

案書錄解題卷十一云：「敘錄者，近世學士新安汪藻彥章所爲也。」提要引作汪藻所云，則似敘錄非汪藻自作矣。此本未佚，近日本人據宋刻影印成書。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縉撰

世說新語三卷

孝標所注特爲典贍，高似孫緯略亟推之，其糾正義慶之紕繆，尤爲精核

案困學紀聞尚書類引世說注云推周公城錄治城宜是金陵本耳今本闕此語又王先謙重刊本序云劉注匡謬之功尤爲此書增重而唐人修晉書如周安東求絡秀爲妾韓壽私賈充女之類經孝標糾正者猶取入傳何其迷謬若與桓靈寶殷仲文亂賊之徒言行無足稱述而書中稱舉至於再四良以其時篡奪相仍綱常廢墜不復知忠義爲何物此雖以苛責臨川又豈孝標所敢舉正者哉

大業雜記

劉義慶撰

大業雜記　　指海第三集

唐　杜寶　撰

大業元年敕有司於洛陽故王城東營建東京以越國公楊素爲營東京大監安德公宇文愷爲副檢三崤舊道令開蹔柵道時有術人章仇太翼表奏云陛下是木命人雍州是破木之衝不可久住開皇之初有童謠云修治洛陽還晉家陛下曾封晉王此其驗也帝覽表愴然有遷都之意即日車駕往洛陽改洛州爲豫州自豫州至京師八百餘里置一十四頓頓別有宮宮有正殿

發河南道諸州郡兵夫五十餘萬開通津渠自河起滎澤入淮千餘里又發淮南諸州郡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淮至于揚子入江三百餘里水面闊四十步通龍舟兩岸爲大道種榆柳自東都至江都二千餘里樹蔭相交每兩驛置一宮爲停頓之所自京師至江都離宮四十餘所

東都大城周迴七十三里一百五十步西拒王城東越瀍澗南跨洛川北踰谷水宮城東西五里二百步南北七里城南東西各兩重北三重南臨洛水開大道對端門名端門街一名天津街闊一百步道傍植櫻桃石榴兩行自端門至建國門南北九里四望成行人由其下中爲御道通泉流渠映帶其間端門即宮南正門重樓樓上重名大微觀臨大街直南二十里正當龍門出端門百步有黃道渠渠闊二十步上有黃道橋三道過渠二百步至洛水有天津浮橋跨水長一百三十步橋南北有重樓四所各高百餘尺過洛二百步又疏洛水爲重津渠闊四十步上有浮橋津有時開闔以通樓船入苑重津南百餘步有大堤堤南有民坊坊各周四里開

四門臨大街門並爲重樓飾以丹粉洛南有九十六坊洛北有三十坊大街小陌縱橫相對自重津南行盡六坊有建國門即羅城南正門也門南二里有甘泉渠疏洛入伊渠上有通仙橋五道時人亦謂之五橋橋南北有華表長四丈各高百餘尺建國門西二里有白虎門門西二里至苑城傍城南行三里有天經宮宮南二里有仙都宮並置先帝廟堂建國門東五里有長夏門門南二里至甘水渠渠南五里至伊水水東北流十餘里入洛端門西一里有右掖門門南過黃道渠橋橋南道西有右候衛府出右掖門門旁渠西二里有龍天道場南臨石瀉口即煬帝門師濟闍黎所居石瀉東西三百餘步（○案郡書案叢書三作二）闊五十餘步深八尺並用青大石長七八尺厚一尺自上至下積三重並用大鐵爲細腰互相鉤牽亦非常之牢固正當瀉口三十步初造瀉之時鑿地得大瓮容千斛許於是塡壅瀉成不過一年即破碎上令濟闍黎呪之後更修補得立二年閒衆亡還復毀破前後計用四十萬工以爲王城池水下前道渠入洛端門東有左掖門門南道左有左候衛府左掖門東

二里有承福門即東城南門門南洛水有翊津橋通翻經道場新翻經本從外國來用貝多樹葉葉形似枇杷葉而厚大橫作行書約經多少緣其一邊牒牒然今呼爲梵夾道場北有道術坊並是陰陽梵呪有道術人居之向有百餘家東城東有宣仁門門臨大街街大小與天津街相似東行盡六坊有上春門門外夾道南北有東西道諸郡邸百餘所每年朝集使停止之處并新戶坊東至雙楓樹三里宮城正門曰則天門南去端門五百步則天門東行二百步有興教門興教門一里有重光門即東宮正門門東二百步有泰和門並重觀門內即左右藏左藏有庫屋六重重二十五間間一十七架總一百五十間右藏屋兩重總四十間屋大小如左藏（左錄錦布絹紵綾麥金絹鼓雜香牙角）出則天門南橫街直東七百步有東太陽門門東即東城門東街北行三里有含嘉門門北

即含嘉城城北德猷門出含嘉城西有圓璧門門西有圓璧城城正南有曜儀門門南即曜儀城城南玄武門門內即宮出則天門南橫街直西七百步有西太陽門門道西南行第一院齊王宅第二院燕王宅第三院陳王宅第四院代王宅第五院越王宅宅西拒周王古城城西即入苑則天門南八十步過橫街道東有東朝堂道西有西朝堂西連內史省省西連謁者臺臺西連右翊衛府府西抵右掖門街街西有蠶庫庫西即西馬坊坊西抵西城西朝堂第二街北壁第一即右驍衛府府西連右禦衛府府西抵右掖門街街西有子羅倉倉有鹽二十萬石子羅倉西有粳米六十餘窖窖別受八千石窖西至西城西朝堂南第三街第一御史臺臺西連祕書省省西連衛庫庫西連右監門府府西連長秋監

監西抵右掖門街西即堂醞署署西連良醞署署西至粳米署坊東朝堂東連門下省省東殿內省省東連左掖衛府府東即抵左掖門街東即西錢坊坊進東錢坊〇說郛唐宋叢書作坊東建東錢坊東朝堂南第二街第一左驍衛府府東連左備身府府東左武衛府府東連左屯衛府府東連左禦衛府府東抵左掖門街街東即少府監監東即城東朝堂南第三街第一司隸臺臺東連光祿寺寺東連左監門府府東連太府寺寺東抵左掖門街街東即少府監連南監監東至城出東太陽門街北道東

第一街有鴻臚寺寺東有司農寺寺東連太常寺寺東拒城第二街即宣仁門大道大道北即尚書省第三街將作監監東連太僕寺寺東至城第四街有衛尉寺寺東連都水監監東宗正寺寺東連大理寺寺東拒城則天門兩重觀觀上曰紫微觀左右連闕闕高百二十尺門內四十步有永泰門門東二百步至會昌門永泰西二百步至景運門並步廊連市坐宿衛兵永泰門內四十步有乾陽門並重樓乾陽門東西亦軒廊周市門內一百二十步有乾陽殿殿基高九尺從地至鴟尾高二百七十尺〇說郛唐宋叢書二作一十三間二十九架三陛一作階軒文檻鏤檻欒櫨百重粢拱千構雲楣繡柱華榱璧璫〇說郛唐宋叢書作搆櫨窮軒甍之壯麗其柱大二十四圍倚井垂蓮仰之者眩曜南軒垂以朱絲網絡下不至地七尺以防飛鳥四面周以軒廊坐宿衛兵殿庭左右各有大井井面闊二十尺庭東南西南各有重樓一懸鐘一懸鼓刻漏則在樓下隨刻漏則鳴鐘鼓大殿北三十步有大業門門內四十步有大業殿規模小於乾陽殿而雕綺過之乾陽殿東有東上閤閤東二十步又南行六十步有

東華門門東四十步道北有文成門門內有文成殿周以軒廊東華門南四十步左延福門出門東行一百步至章善門街乾陽殿西有西上閤入內宮閤西二十步又行六十步有西華門出門西三十步道有武安門門內有武安殿周以軒廊西華門南四十步有右延福門出門西行一百步至明福門街大業文成武安三殿御坐見朝臣則宿衛隨入不坐則有宮人〇說郛唐宋叢書不坐則有四字作于其內三字疑有譌撒殿庭並種枇杷海棠石榴青梧桐及諸名藥奇卉東有大井二面闊十餘尺深百餘尺其三殿之內內宮諸殿甚多不能盡知則天門東二百步有興教門門北三十步有會昌門門北二百步有章善門入內尚食進食尚藥進藥內尚進物皆由此門會昌門內道左有內殿內省少府內監內尚光祿內廚道右門下內省左六衛內府左監門內府入章善門橫街東百二十步有重潤門東有東宮則天門西二百步有光政門門北三十步有景運門門北二百步有明福門入內宮命婦入朝學士進書皆由此門入景運門內道左有內史內省秘書內省學士館右監門內府右六衛內府膺

坊內甲庫道右命婦朝堂惠日法雲二道場道直玉清二元壇接西馬坊入明福門北行三十步有元靖門門內有元靖殿周以軒廊即宮內別供養經像之處出元靖門橫街東行四十步有修文殿西行百步有閶闔重門門南北並有仰觀臺高百尺門西即入寶城城內有儀鸞殿殿南有烏梓林栗林有蒲桃架四行長百餘步架南有射堂對閶闔門直西二百二十步有寶城門出北傍城三里有方諸門門即員璧城出寶城門西行七里至青城宮宮即西苑之內也

元年夏五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造十六院屈曲邊龍鱗渠〇說郛唐宋叢書龍上有周字渠作溝其第一延光院第二明彩院第三合香院第四承華院第五凝暉院第六麗景院第七飛英院第八流芳院第九耀儀院第十結綺院第十一百福院第十二萬善院第十三長春院第十四永樂院第十五清暑院第十六明德院置四品夫人十六人各主一院庭植名花秋冬即剪雜彩爲之色渝則改著新者其池沼之內冬月亦剪綵爲芰荷每院開東西南三門門並臨龍鱗渠渠面闊二十步上跨飛橋過橋百

步即種楊柳脩竹四面鬱茂名花美草隱映軒陛其中有逍遙亭八面合成〇說郛唐宋叢書八作四鮮華之麗〇鮮華說郛唐宋叢書本作精構冠絕今古其十六院例相倣數每院各置一屯屯即用院名名之屯別置正一人副二人並用宮人爲之其屯內備養芻豢穿池養魚爲園種蔬植瓜果四時餚膳水陸之產靡所不有其外遊觀之處復有數十或泛輕舟畫舸習採菱之歌或升飛橋閣道奏春遊之曲苑內造山爲海周十餘里水深數丈其中有方丈蓬萊瀛州諸山相去各三百步山高出水百餘尺上有通真觀集靈臺總仙宮分在諸山風亭月觀皆以機成或起或滅若有神變海北有龍鱗渠屈曲周遶十六院入海海東有曲水池其間有曲水殿上巳禊飲之所每秋八月月明之夜帝引宮人三五十騎人定之後開閶闔門入西苑歌管達曙諸府寺因乃置清夜遊之曲數十首初衛尉卿劉權祕書丞韋萬頃總監築宮城一時布兵夫周市四面有七十萬人城周匝兩重延袤三十餘里高四十七尺六十日成其內諸殿基及諸牆院又役十餘萬人直東都土工監常役八十餘萬人其木工瓦工

金工石工又役十餘萬人河南郡在宣範里西北去宮城七里河南縣在政化里去宮城八里在天津街西洛陽縣在德茂里宣仁門道北西去宮城六里大同市周四里在河南縣西一里○說郛唐宋叢書作十里出上春門傍羅城南行四百步至漕渠傍渠西行三里至通遠橋橋跨漕渠橋南即入通遠市二十門分路入市市東合漕渠市周六里其內郡國舟船舳艫萬計市南臨洛水跨水有臨寰橋橋南一里○說郛唐宋叢書作三里有豐都市周八里通門十二其內一百二十行三千餘肆甍宇齊平遙望一如榆柳交陰通渠相注市四壁有四百餘店重樓延閣互相臨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積出上春門東十二里有亭子宮宮南臨漕渠東臨積潤池池東二十里有華林園備池塘臨玩之處建國門西南十二里有景華宮宮內有含景殿及射堂樓觀池塹十餘里有甘泉宮一名芳潤宮周十餘里宮北通西苑其內多山阜○說郛唐宋叢書作阜崇峯曲澗秀麗標奇其中有閻風亭麗日亭棲霞觀行雨臺清暑殿南有通仙飛橋百尺磵青蓮峯上有翠微亭遊賞之美於斯為最大業元年春遷都未成敕內史

舍人封德彝於此置宮又敕揚州總管府長史王弘大修江都宮又於楊子造臨江宮內有凝暉殿及諸堂隍十餘所又敕王弘於揚州造舟及樓船水殿朱航○原本及唐宋叢書朱作水注一作朱說郛脫水字注同今據下文改板舶板舫黃篾舫平乘艨艟輕舸等五千餘艘八月方得成就

九月車駕幸江都宮發蘂洲宮○說郛唐宋叢書無宮字有日孫二字宿平樂園頭自漕渠口下乘小朱航行次洛口御龍舟皇后御翔螭舟其龍舟高四十五尺闊五十尺長二百尺四重上一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周以軒廊中二重有一百六十房皆飾以丹粉裝以金碧珠翠雕鏤奇麗○說郛唐宋叢書雕作刻加以流蘇羽葆○說郛唐宋叢書加作綴朱絲網絡下一重長秋內侍及乘舟水手以青絲大條繩六條兩岸引進其引船人並名殿腳一千八十人並著雜錦綵裝襖子行纏鞋襪等每繩一條八十人分為三番每一番引舟有三百六十人其人並取江淮以南少壯者為之皇后御次水殿名翔螭舟其殿腳有九百人又有小水殿九名浮景舟並三重朱絲網絡已下殿腳為兩番一艘一番一百人諸嬪妃所乘又有大朱航三十六名漾彩

舟並兩重加網絡貴人美人及十六夫人所乘每一艘一番殿腳百人又有朱鳥航二十四艘蒼螭航二十四艘白虎航二十四艘玄武航二十四艘並兩重其架船人名為船腳為兩番一艘一番六十人又有飛羽舫六十艘一重一艘一番四十人又有青鳧舸十艘凌波舸十艘宮人習水者乘之往來供腳一作奉已上殿腳及船腳四萬餘人有五樓船五十二艘諸王公主及三品已下坐給黃衣夫艘別四十人三樓船一百二十艘四品官人及四道場元壇僧尼道士坐給黃衣夫船別三十人又有二樓船二百五十艘五品已上及諸國番官乘黃衣夫船別二十五人板舶二百艘載羽儀服飾百官供奉之物黃衣夫船別二十人黃篾舫二千艘六品已下九品以上從官坐并及五品已上家口坐並船別給黃衣夫十五人已上黃衣夫四萬餘人又有平乘五百艘青龍五百艘艨艟五百艘艚艘五百艘八櫂舸二百艘艇舸二百艘並十二衛兵所乘并載兵器帳幕兵士自乘不給夫發洛口都五十日乃盡舳艫相繼二百餘里騎兵翊兩岸二十餘萬每行次諸部界五百里之內

競造食獻多者一州百舁于時天下豐樂雖此差科未足為苦文武百司並從別有步騎十餘萬夾兩岸翊舟而行

冬十月車駕至江都

十二月置城皋關於武牢城西邊黃河氾水之上

二年正月帝御成象殿元會○唐宋叢書本元作大設庭燎於江都門朝諸侯成象殿即江都宮正殿殿南有成象門門南即江都門

二月大駕出楊子幸臨江宮大會賜百寮赤錢於凝暉殿蒲戲為樂

四月敕土工監丞任洪則開東都漕渠自宮城南承福門分洛水東至偃師入洛又注洛水瀛錢之處名千步陂陂兩磧東至洛口通大船入通遠市○說郛唐宋叢書無又注洛水下二十六字

五月敕江南諸州科上戶分房入東都住名為部京戶六千餘家

六月學士秘書監柳顧言學士著作佐郎王曹等撰長洲玉鏡一部四百卷帝謂顧言曰此書源本出自華林

遍略然無復可加事當典要其卷雖少其事乃多於徧略對曰梁主以隱士劉孝標撰類苑一百二十卷自言天下之事畢盡此書無一物遺漏梁武心不伏即敕華林閣學士七百餘人人撰一卷其事數倍多於類苑今文選又富梁朝是以取事多於徧略然梁朝學士取事意各不同至如寶劍出自昆吾溪照人如照水切玉如切泥序例者盜錄為例事序溪者亦取為溪事撰玉者亦編為玉事以此重出是以卷多至如玉鏡則不然帝曰誠如卿說○說郛唐宋叢書此條無

七月自江都還洛陽敕於汾州西北四十里臨汾水起汾陽宮即管涔山河源所出之處當盛暑日臨河盥漱即涼風凛然如八月九月宮南五十餘里有分水嶺上四十里下亦四十里嶺上有泉出兩邊分流闊數步宮北三十里即是舊秦時長城也○此上二十四字說郛唐宋叢書缺

道士潘誕言能合不死之藥帝乃於嵩山造館名嵩陽館八年金丹不成斬之

九月改三侍爲三衞親衞六品勳衞七品翊衞八品又置左右十二衞府官有大將軍從三品將軍從四品武

賁郎將二人從四品武牙郎將二人從四品鷹揚郎將鷹擊郎將各四人並從五品又改侍官爲熊渠豹騎旄頭羽儀又改武候府爲候衞府○此上二條說郛唐宋叢書缺

三年帝御崇德殿不怡曰先朝不甚御此殿宜於北館之西別爲一殿因乃造承乾殿後改爲毓德殿在京師行次金城郡纂項羌首朝見帝問曰古有先零燒當等種落爾是何者之後對曰相傳獼猴之後帝笑之至浩亹川橋成乃行先是造觀風行殿三間兩廈丹柱素壁雕梁綺棋一日之內嶷然峙立夷人見此莫不驚駭以爲神異

六月敕開永濟渠引汾一作沁水入河又自汾一作沁水東北開渠合渠水至于涿郡二千餘里通龍舟

十月敕河北諸郡送工藝戶陪東都三千餘家於建陽門東道北■十二坊北臨洛水給藝戶居住十二月改天下州爲郡郡置贊治五品丞六品○說郛唐宋叢書此條缺

四年二月自京師還東都造天經仙都二宮

九月自塞北還○說郛唐宋叢書作幕至東都改胡牀爲交牀改胡瓜爲白露黃瓜改茄子爲崑崙紫瓜

梁郡有淸泠泉水周闊二里許即衞平所得大龜之處淸泠水南有橫瀆東南至碭山縣西北入通濟渠忽有大魚似鯉有角從淸泠水入通濟渠亦唐興之兆

五年吳郡送扶芳二百樹其樹夏生纏繞它樹葉圓而厚凌冬不凋夏月取其葉微火炙使香煮以飲碧渌色香甚美令人不渴先有籌禪師仁壽間常在內供養造五色飲以扶芳葉爲靑飲拔楔根爲赤飲酪漿爲白飲烏梅漿爲玄飲江笙一作桂○笙與桂並疑誤說郛唐宋叢書笙作莖桂作桂案桂疑當作桂爲黃飲又作五香飲第一沉香飲次丁香飲次檀香飲次澤蘭香飲次甘松香飲皆有別法以香爲主尚食直長謝諷造淮南王食經有四時飲春有扶芳飲桂飲江笙一作桂飲竹葉飲䕷花飲桃花飲夏有酪飲烏梅飲加蜜沙糖飲薑飲加蜜穀葉飲皂李飲麻飲麥飲秋有蓮房飲瓜飲香茅飲加沙糖茶飲麥門冬飲葛花飲檳榔飲冬有茶飲白草一作革飲枸杞飲人參飲茗飲魚荏飲蘇子飲並加米糗○此上九十五字說郛唐宋叢書缺

尚書令楊素於東都造宅新成僭於宮省宅方三百步門院五重高齋曲池時爲冠絕既而將入遷人就衞尉

少卿蕭吉請擇良日吉知其不終必致禍敗在於此宅乃以斗加書一卷封付使人此書全述死喪之事極凶惡之書也素焚於前庭素宅內造沉香堂成開之三日開視四壁並爲新血所洒腥氣觸人○說郛唐宋叢書此條缺

六年四月帝幸隴川宮避暑

敕撰區宇圖志一千二百卷卷頭有圖敘山川則卷首有山水圖敘郡國則卷首有郭邑圖敘城隍則卷首有公館圖其圖上題書字極細並是歐陽詢書即率更令詢之長子別造新樣紙長○此下當有脫文說郛唐宋叢書此條缺

十二月敕開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郡八百餘里水面闊十餘丈又擬通龍舟並置驛宮草頓並足欲東巡會稽

十年總兵東進幸北平榆林宮

弘農郡太守蔡王以國忌之日於弘敬寺設齋■忽然雲從東北來官人猶未行香並在殿前聚立仰看見兩童子衣赤兩童子衣靑俱從雲中下亦衣先至殿西南角柱下抽出一白蛇丈餘仰擲雲中少選蛇從雲直下還入所出柱下於是靑衣一人捧柱一人從空下又拔

出一白蛇長二丈許擲入雲中而去■家謂此柱腹空盤柱至心果空爲龍之所藏隱○此下二條說郛及唐宋叢書本並缺

製成新書凡三十一部總一萬七千餘卷入觀文殿寶廚初欲遷都洛陽移京師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大業元年敕挪顧言等入嘉則殿簡次此■第一本後缺

四月車駕幸汾陽宮避暑宮地即汾河之源上有山名管涔高可千仞帝於江山造亭子十二所其最上名翠微亭次閣風彩霞臨月飛芳積翠合璧含暉凝碧紫岩澄景最下名侗陽亭亭子內皆縱廣二丈四邊安欄門每亭鋪六尺榻子一合山下又有臨汾殿敕從官縱觀

十二年春正月又敕毘陵郡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近數萬人於郡東南置宮苑周十二里其中有離宮十六所其流觴曲水別有涼殿四所環以淸流共四殿一曰圓基二曰結綺三曰飛宇一作角四曰漏景其十六宮亦以殿名名宮芳夏湖之左一曰驪光宮二曰流英宮三曰紫芝宮四曰凝華宮五曰瑤景宮六曰浮綠宮七曰舒芳宮八曰懿樂宮左第一曰采壁宮二曰椒房宮一目風宮三曰朝霞宮一作淸暑四曰珠明宮五曰翠仙宮六曰翠

徵宮七曰曆成宮八曰千金宮及江左叛將燒遂蕩又欲於禹穴造宮未就而天下大亂

十二月修丹陽宮欲東巡會稽等郡羣臣皆不欲○以上三條續談助本無據唐宋叢書錄補

大業雜記終

皇清道光十九年歲次已亥金山錢熙祚錫之甫校梓

大業雜記跋

唐志杜寶大業雜記十卷直齋書錄解題云紀煬帝一代事序言貞觀修史未盡實錄故爲此書以彌縫闕漏郡齋讀書志云起隋仁壽四年煬帝嗣位止越王侗皇泰三年王世充降唐事按寶生唐初聞見當得其實惜其書已佚存於晁伯宇續談助者僅寥寥數條以說郛唐宋叢書所錄校之互有出入而晁本較勝今以晁爲主而以兩本參之起大業元年止於十二年略存其概未知能當十卷之幾也崇文總目題作大業拾遺與僞顏師古南部煙花錄一名相亂然雅俗相判殊遠太平廣記數引大業拾遺吳郡志亦引雜記白魚種子數條說郛於雜記誤題爲南宋劉義慶作而別出杜寶大業拾遺錄七條並與此扶芳樹條文頗相近以無關事實不及一一剩取云雪枝氏識

尚書故實

李綽　編

唐　趙郡　李綽　編

賓護尚書河東張公。三相盛門。四朝雅望。博物自同於壯武。多聞遠邁於咢臣。綽避難圃田。寓居佛廟。秩有同於錐印。跡更甚於酒傭。叨遂迎塵。每容侍話。凡聆徵引。必異尋常。足廣後生。可貽好事。遂纂集尤異者。兼雜以詼諧十數節。作尚書故實云耳。

高祖太武皇帝本名與文皇帝同上一字。後乃刪去。皆有碑版壁畫具在。太武是陵廟中玉冊定神堯。乃母后追贊顏公曾抗疏極論。爲袁傪所沮而寢。

太宗酷好法書。有大王眞蹟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爲一軸。寶惜者獨蘭亭爲最。置於座側。朝夕觀覽。嘗一日附耳語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與吾蘭亭將去也。及奉諱之日。用玉匣貯之。藏於昭陵。

天册府弧矢尺度。蓋倍於常者。太宗北逐劉黑闥爲突厥所窘。遂親發箭射退賊騎。突厥中得此箭。傳觀皆歎伏神異。後餘弓一張。箭五隻。藏在武庫。歷代（一作朝）郊丘重禮。必陳於儀衛之前。以耀武德。惜哉今興法物同爲灰燼矣。然此郎劉氏斬蛇劍之比也。豈不有所歸乎。

司馬天師名承禎。字紫微。形狀類陶隱居。玄宗謂人曰。承禎弘景後身也。天降車上有字曰。賜司馬承禎。尸解去日。白鶴（一作雲）滿庭。異香郁烈。承禎號白雲先生。故人謂車爲白雲車。至文宗朝並張燕公詩稿同取

入內。

有李幼奇者。開元中以藝干柳芳。嘗對芳念百韻詩。芳已暗記。便題之於壁。不差一字。謂幼奇曰。此吾之時也。幼奇大驚異之。有不平色。久之徐曰。聊相戲。此君所念詩也。因請幼奇更誦所著文章。皆一遍便能寫錄。

又說漢武帝時。嘗有外域獻獨足鶴。人皆不知。以爲怪異。東方朔奏曰。此山海經所謂畢方鳥也。驗之果是。因勑廷臣皆習山海經。山海經伯翳著。劉向編次作序。伯翳亦曰伯益。書曰益與朕虞。蓋隨禹治水。撮山海之異。遂成書。郭弘農注解。

鄭廣文作聖善寺報慈閣大像記云。自頂至頤八十三尺。額珠以銀鑄成。虛中盛八石。

搆聖善寺佛殿僧惠範。以罪沒入其財。得一千三百萬貫。

元載破家。籍財貨諸物。得胡椒九百石。

盧元公好道。眞方士有王谷者得黃白術。變瓦礫泥土立成黃金。賓護時在相國大梁幕中。皆目睹之。谷一日死於淮陰。賓護見范陽公敘言。公曰。王十五兄不死。後果有人於湘潭間見之。已變姓名矣。賓護旣徙知廣陵。常亦話於崔鄭公。公因說他日有王修能變竹葉爲黃金。某所目擊也。

進士盧融嘗說盧元公鎭南海日。疽發於鬢。氣息惙然。有一少年道士。直來牀前。謂相國曰。本師知尚書病瘡。遣某將少膏藥來。可便傅之。相國寵姬韓氏遂取膏藥疾貼於瘡上。至暮而較。數日平復。於倉皇之際。不知道士所來。及令勘中門至衙門十數重。並無出入處。方知其異也。盛膏小銀合子。韓氏收得。後猶在。綽即相國親密。目驗其事。因附於此。

公自言四世祖河東公爲中書令者諱。（綽安邑宅中。曾有河東公任中書令。若錄眞。）又說傳遊藝居相位者錄。

李師誨者。畫蕃馬李漸之孫也。爲劉從諫潞州從事。知劉不軌。遂隱居黎城山。潞州平。朝廷嘉之。就除一縣宰。曾於納僧處得落星石一片。僧云於蜀路早行。見星墜於前。遂圍數尺掘之得片石如斷磬。其一端有雕刻後猊之首。亦知磬有孔穿條處。尚光滑。豈天上樂器。毀而墜歟。此石後流轉到綽安邑宅中。

淸夜遊西園圖。顧長康畫。有梁朝諸王跋尾處云。圖上若干人。並食天廚。（張內藉子書。檢事未得。）貞觀中褚河南裝背。題處具在。本張維素家收得。（維素從中之子傳至）相國張公（弘靖）。元和中。准宣索并鍾元常寫道德經同進入內。（時張公鎭并州遂以圖表李太尉書公作也。）後中貴人崔潭峻自禁中將出。復流傳人間。維素子周封前涇州從事。在京。一日有人將此圖求售。周封驚異之。遂以絹數疋贖得。經年忽聞款關甚急。問之。見數人同稱仇中尉傳語。評事。知淸夜圖在宅。計閑居家貧。請以絹三百疋易之。周封憚其迫脅。遂以圖授使人。明日果賚絹至。後方知詐僞。乃是一力足人求江淮大鹽院。時王庶人涯判鹽鐵。酷好書畫。謂此人曰。爲余訪得此圖。然遂公所請。因爲計取耳。及十二家事起。復落在一粉鋪內。郭侍郎（承嘏）閽者以錢三百貫得獻郭。郭公又流傳至令狐家。宣宗嘗問相國有何名畫。相國具以圖對。復進入內。（寶繪錄見相國跋。）

公嘗於貴人家見梁昭明太子腦骨微紅而潤澤。抑異於常也。

又嘗見人腊，長尺許，眉目手足悉具，或以爲僬僥人也。

又說表弟盧某，一日碧空澄澈，仰見仙人乘鶴而過，別有數鶴飛在前後，適覩自一鶴背遷一鶴背，亦如人換馬之狀。

國朝李嗣眞評事云，顧壽屈居第一，然虎頭又伏衛協畫北風圖。（北風圖毛詩畫）

公平康里宅，乃崔司業融舊第，有司業題壁處猶在。

蜀王嘗造千面琴，散在人間，蜀王即隋文之子楊秀也。

又李汧公取桐孫之精者，雜綴爲之，謂之百納琴，用蝸殼爲徽，其間三面尤絕異，通謂之響泉韻磬，絃一上可十年不斷。

兵部李員外約，言汧公之子也，識度清曠，迥分塵表，與主客張員外諗同乘宦，幷韋徵君況，墻東遯世不婚娶，不治生業，李尤厚於張，每與張匡牀靜言，達旦不寐，人莫得知，贈張詩曰，我有心中事，不向韋二說，秋夜洛陽城，明月照張八。（諗即尚書公之季父）

佛像本胡夷朴陋，人不生敬，今之藻繪雕刻，自戴顒始也，顒嘗刻一像，自隱帳中，聽人臧否，隨而改之，如是者積十年，厥功方就。

絳州碧落碑文，乃高祖子韓王元嘉四男爲先妃所製，陳惟玉書，今不知者妄有指說，非也。

荀輿能書，嘗寫貍骨治勞方，右軍臨之，至今謂之貍骨帖。

古碑皆有圓空，（孔竅）蓋碑者悲本也，墟墓間物，每一墓有四焉，初葬穿繩於空以下棺，乃古懸窆之禮，禮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人因就紀其德，由是遂有碑表，數十年前，有樹德政碑，亦設圓空，不知根本甚失，後有悟之者，遂改焉。

公自述，高伯祖嘉祐，開元中爲相州都督，廨宇有災異，郡守物故者連累，故將軍（嘉祐金吾將軍）至，則於正寢整衣冠，通夕而坐，夜分，忽廳屏間聞歎息聲，俄有人自西廡而出，衣巾襤褸，形器憔悴，歷階而上，直至于前，將軍因厲聲問曰，是何神祇，來至於此，答曰，余後周將尉遲迥也，死於此地，遺骸尚存，願託有心，得舉鑿祭，前牧守者皆膽薄氣劣，驚悸而終，非余所害，又指一十餘歲女子曰，此余之女也，同瘞廡下，明日將軍召吏發掘，果得二骸，備衣衾棺器，禮而葬之，越二夕，復出感謝，因曰，余無他能報效，願裨公政節，宣水旱唯所命焉，將軍遂以事上聞，請置廟，歲時血食，上特降書詔褒異，勒碑敍述，今相州碑廟見在。

中書令河東公，開元中居相位，有張憬藏者，能言休咎，一日忽詣公，以一幅紙大書台字授公，公曰，余見居台司，此何意也，後數日，貶官台州刺史。

河東公鎮幷州，上問有何事，第言之，奏曰，臣有弟嘉祐，遠牧方州，手足支離，常繫念慮，上因口敕張嘉祐可忻州刺史，河東屬郡，上意不疑，張亦不讓，豈非至公無隱，出於常限者乎。

王平南廙，右軍之叔也，善書畫，嘗謂右軍，吾諸事不足法，惟書畫可法，晉明帝師其畫，王右軍學其書焉。

賓平太傅相國盧公攜舉時，寄居壽州安豐縣別墅，嘗遊芍陂，（芍字今呼爲鵲，華下芍藥之芍，按魏志是芍音者多）見里人負薪者，持碧

蓮花一朵，已傷器刃矣，云陂中得之，盧公後從事浙西，因使淮服，話於太尉衞公，公令搜訪芍陂，則無有矣，又徧尋於江淮間，亦終不能得，乃知向者一朵蓋神異耳。

京國頃歲街陌中有聚觀戲場者，詢之，乃二刺蝟對打，令既合節，奏有中章程，時座中有前將作李少監韞亦云曾見。

京城佛寺率非眞僧，曲檻迴廊，戶牖重複，有一僧室，當門有櫃，扃鎖甚牢，竊知者云，自櫃而入，則別有幽房邃閣，詰曲深嚴，囊橐奸回，何所不有。

牛相公僧孺鎮襄州日，以久旱祈禱無應，有處士不記名姓，衆云豢龍者，公請致雨，處士曰，江漢間無龍，獨一湫泊中有之，黑龍也，強驅逐，必慮爲災難制，公固命之，果有大雨，漢水泛漲，漂溺萬戶，處士懼罪，亦亡去，十年前有人他處見猶在。

汲冢書，蓋魏安釐王冢，晉時衞郡汲縣耕人於古冢中得之，竹簡漆書科斗文字，雜寫經史，與今本校驗，多有異同。（耕人姓不，不字呼作鵰，其名曰準，出春秋後序文選中注出）

王內史書帖中有與蜀郡守朱（不記名）書，求櫻桃來禽日給滕子，（來禽言味甘來衆禽也，俗作林檎）又云胡桃種已成矣，又問司馬相如楊子雲有後否，蜀城門是司馬錯所製存乎。

盧元公約奉道，暇日與賓友話言，必及神仙之事，云某有表弟韋卿材，大和中選授江淮縣宰，赴任，出京日，親朋相送，離灞滻，時已曛暮矣，行一二十里外，覺道路漸異，非常日經過處，既而望中有燈燭熒煌之狀，林木蔥蒨，似非人間，頃之有謁于馬前者，如州縣候吏，問韋曰，自何至此，此非俗世，俄頃復有一人至前，謂謁者曰，既至矣，則須速報上公，韋問曰，上公何品秩也，吏亦不對，卻走而去，遂巡遞聲連呼曰，上公屆，韋下馬，趨走入門，則峻宇雕墻，重廊複閣，侍衞嚴肅，擬於王侯，見一人年僅四十，戴平上幘，衣素服，遽謂韋曰，上階，韋拜而上，命坐，慰勞久之，亦無肴酒湯果之設，徐謂韋曰，某因世亂，百家相糺，竄避於此，推某爲長，強謂之上公，猶來數百年，無教令約束，但任之自然而已，公得至此，塵俗之幸也，不可久留，當宜速去，命取絹十疋贈之，韋出門上馬，卻尋舊路，迴望亦無所見矣，半夜朧月，信馬而行，至明則已在官路，遂旅暫歇，詢之於人，且無能知者，取絹視之，光白可鑒，韋遂驟卻入關，詣相國，具述其事，因以表表分遺親愛，相國得絹，亦裁制自服，韋云，約其處，乃在驪山藍田之間，蓋地仙也。

顧況字逋翁，文詞之暇，兼攻小筆，嘗求知新亭監，人或詰之，謂曰，余要寫貌海中山耳，仍辟善畫者王默爲副知也。

世言牡丹花近有，蓋以國朝文士集中無牡丹歌詩，張公嘗言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子華北齊人，則知牡丹花亦已久矣。

又說顧況志尚疎逸，近於方外，有時宰曾招致，將以好官命之，況以詩答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用喚狂生，此身還似籠中鶴，東望滄洲叫一聲，後吳中皆言況得道解化去。

有黃金牛者，擢進士第，人問與顧同房否，對曰，別洞。（黃本溪洞豪姓，生故以此對，人雖哂之，亦爲其實也）

王僧虔右軍之孫也。齊高帝嘗問曰：卿書與我書孰優？對曰：臣書人臣第一，陛下書帝王第一。帝不悅。後嘗以橛筆書，恐爲帝所忌故也。

陸暢字達夫，常爲韋南康作蜀道易，首句曰：蜀道易，易於履平地。南康大喜，贈羅八百疋。南康薨，朝廷欲繩其既往之事，復閱先所進兵器，刻定秦二字，不相與者因欲構成罪名。暢上疏理之，云：臣在蜀日見造所進兵器。定秦者，匠之名也。由是得釋。蜀道難，李白罪嚴武也。暢感韋之遇，遂反其詞焉。

聚善寺銀佛，天寶亂爲賊截將一耳。後少傅白公奉佛，鎔三鋌添補，然不及舊者。會昌拆寺，命中貴人毀像，收銀送內庫。中人以白公所添鑄，比舊耳少銀數十兩，遂詣白公索餘銀，恐涉隱沒故也。

又云：士張林說毀寺時，分遣御史檢天下所廢寺及收錄金銀佛像。有蘇監察者（不記名）巡覆兩街諸寺，見銀佛一尺以下者，多袖之而歸，謂之蘇杠（去聲）佛。或問溫庭筠將何對好，遽曰：無以過密陀僧也。

果州謝真人上昇前，玉帝錫以鞍馬爲信。意者使其安心也。刺史李堅遣之玉念珠，後問念珠在否，云已在紫皇之前矣。一日真人於紫極宮致齋，金母下降，郡郭處處有虹霓雲氣之狀。至白晝輕舉，萬目睹焉。

魏受禪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絕。鐫字皆須妙於篆籀，故繇方得鐫刻。

張懷瓘書斷曰：篆籀八分隸書、草書、章草、飛白、行書，通謂之八體，而右軍皆在神品。右軍嘗醉書數字，點畫類龍爪，後遂有龍爪書。如科斗、玉筯、偃波之類，諸家共五十二般。

公云：舒州灊山下有九井，其實九眼泉也。旱即殺一犬投其中，大雨必降，犬亦流出。

又南中久旱，即以長繩繫虎頭骨投有龍處，入水即數人牽制不定，俄頃雲起潭中，雨亦隨降。龍虎敵也。雖枯骨猶激動如此。

五星惡浮屠佛。今人家多圖畫五星，雜於佛事中，或謂之禳災者，眞不知也。

武后朝宰相石泉公王方慶，琅琊王也。武后嘗御武成殿，閱書畫，問方慶曰：卿家舊法書存乎？方慶遂集自右軍已下至僧虔、智永禪師等二十五人，各書一卷進上。后命崔融作序，謂爲寶章集，亦曰王氏世寶也。

今延英殿，靈芝殿也，謂之小延英。昔韓公居相位，以足疾步履微蹇，上每於此待之，宰相對於小延英，自此始也。

臺儀自大夫已下至監察，通謂之五院御史。國朝踐歷五院者共三人，爲李商隱、張魏公延賞、溫僕射造也。

裴岳者久業舉，與長興于左揆友善，曾有一古鏡子，乃神物也。于相布衣時，得一照，分明見有朱衣吏導從。他皆類此。賓護與岳微親，面詰之，云不虛。旋亦墜失。

陳朝謝赫善畫，嘗閱秘閣，歎伏曹不興所畫龍首，以爲若見眞龍。

陶貞白所著太清經，一名劍經。凡學道術者，皆須有好劍鏡隨身。又說干將莫耶劍，皆以銅鑄，非鐵也。（按：錄，古今刀劍錄云：自古好刀劍，多投伊水中以禳人之厄，故伊水中有怪異假人，自腰已下至腳，有背鼻口耳手足，常執害人矣。）

八分書起於漢時王次仲。次仲有道，詔徵聘於車中，化爲大鳥飛去，墜三翮於地，今有大翮山在常山郡界。

兵部李約員外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因邀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絕色也。又遺一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約數萬，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約自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也。後死商胡有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驗之，夜光果在。其密行皆此類也。

公云：牧弘農日，捕獲伐墓盜十餘輩，中有一人請間言事，公因屏吏獨問，對曰：某以他事隨死。盧氏縣南山堯女冢，近亦曾爲人開發，獲一大珠并玉盌，人亦不能計其餘寶器極多，世莫之識也。公因遣吏按驗，即冢果有開處，旋獲其盜。考訊與前通無異，及牽引其徒，稱皆在商州治務中。時商牧名卿也，州移牒公致書，皆怒而不遣。竊知者云：珠玉之器皆入京師貴人家矣。公前歲自京徒步東出，過盧氏，復問邑中，其如所說。然史傳及地里皆載不載此冢，且堯女舜妃也，皆死於湘嶺，今所謂者，豈傳說之誤歟，抑恐貽於茅茨土階，不宜有厚葬之事，即此冢果何人哉。

飛白書始於蔡邕，在鴻門見匠人施堊帚，遂創意焉。梁蕭子雲能之。武帝謂曰：蔡邕飛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在斟酌耳。嘗大書蕭字，後人匣而寶之，傳至張氏。賓護東都舊第有蕭齋，前後序引皆名公之詞也。

杜紫微頃於宰執求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嘗夢人謂曰：辭春不及秋，昆腳與皆頭。後果得比部員外。（又杜公自述，不曾歷小比，此必傳之誤。）

楊祭酒敬之愛才，公心嘗知江表之士項斯，贈詩曰：處處見詩詩總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相逢說項斯。因此名振，遂登高科也。

東都頃千頭造防秋館，穿掘多得蔡邕鴻都學所書石經，後洛中人家往往有之。

王內史借船帖，書之尤工者也。故山北盧尚書匡寶惜有年。公致書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嘗借人也。公除滁州，旗節在途，稅數程，忽有人將書帖就公求售，閱之，乃借船帖也。公驚異問之，云盧家郎君要錢，遣賣耳。公歎異移時，不問其價，還之，後不知落於何人。

京師書儈孫盈者，名甚著。盈父曰仲容，亦鑒書畫，精於品目，豪家所寶，多經其手，眞僞無逃焉。公借船帖，是孫盈所蓄，人以厚價求之不果。盧公其時急切，減而賑之，曰：錢滿百千，方得。盧公韓太沖外孫也，故書畫之尤者，多閱而識焉。

嘗有一淪落衣冠，以先人執友方爲邦伯，因遠投謁，冀有厚濡。及謁見，郎情極尋常，所費至寡。歸無道路之費，愁怨動容，因閑步長衢，歎吒不已。忽有一人衣服垢弊，行過于前，迴目之曰：公有不平之氣。余頗知之。因具告情旨。答曰：止於要厚郵小事耳，今夜可宿某舍，至暮往，即已延望門外，遂延入，謂之曰：余隱者也，見爲縣獄卒，要在濟人之急。既夜分，取一鋺合于面前，俄頃揭看，見一班白紫衫者纔長數寸，此人志責之曰：與人有分，不卹其孤可乎！紫衣者遜謝久之，復用鋺覆於地，更揭之則無有矣。明日平旦，聞傳聲

兒某秀才甚急。往則槃衣斂板以待。情義頗濃。遂贈數百緡。亦不言其事。豈非仙術乎。　經云佛教上周

鬼宿。蓋神鬼之事。鬼暗則佛教衰矣。吳先生嘗稱有靈鬼錄。佛乃一靈鬼耳。

李抱真之鎮潞州也。軍資匱闕。計無所為。有老僧大為郡人信服。抱真因詣之。謂曰。假和尚之道以濟軍中可乎。僧曰。無不可。抱真曰。但言請於鞠場焚身。某當於使宅鑿一地道通連。候火作即潛以相出。僧喜從之。遂陳狀聲言。抱真命於鞠場積薪貯油。因為七日道場。晝夜香燈。梵唄雜作。抱真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仍升座執爐。對衆說法。抱真率監軍僚屬及將吏膜拜其下。以俸入檀施。堆于其旁。由是士女駢塡。捨財億計。滿七日。遂送柴積灌油發焰。擊鐘念佛。抱真密已遣人塡塞地道。俄頃之際。僧薪並灰。數日籍所得貨財。輦入軍資庫。別求所謂舍利者數十粒。造塔貯焉。

又說。洛中頃年有僧得數粒所謂舍利者。貯於瑠璃器中。晝夜香燈。檀施之利。日無虛焉。有士子迫於寒餒。因請僧願得舍利。掌而觀瞻。僧遂出瓶授與。遽即吞之。僧惶駭如狂。復慮聞之於外。士子曰。與吾幾錢。當服藥出之。僧聞喜。遂贈二百緡。仍取爲病丸與喫。俄頃洩痢。以盆盎盛貯。滌而收之。（此一事。東都人嘗說。後即江表詩人許渾說。所爲。約非術於利者。乃明正之性。以慰無良。約與強礦推涯二人。爲女酒之侶也。）

章仇兼瓊鎮蜀日。佛寺設大會。百戲在庭。有十歲童兒（一作女童）舞于竿杪。忽有物狀如鵰鶚。掠之而去。羣衆大駭。因而罷樂。後數日。其父母見在高塔之上。梯而取之。則神如癡。久之方語云。見如壁畫飛天夜叉者。將入塔中。日飼果實飲饌之味。亦不知其所自。旬日方精神如初。

晉書中有飲食名寒具者。亦無註解處。後於齊人要術并食經中檢得。是今所謂糫餅。桓玄嘗盛陳法書名畫。請客觀之。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執書畫。因有污。玄不懌。自是會客不設寒具。

昌黎生者名父子也。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闇劣。嘗爲集賢校理。史傳中有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誤歟。必金銀車。悉改根字爲銀字。至除拾遺。果爲諫院不受。俄有以故人子憫之者。因辟爲鹿門從事也。

今謂進士登第。爲遷鶯者久矣。蓋自伐木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並無鶯字。頃歲省試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別書固無證據。豈非誤歟。

東晉謝太傅墓碑。但樹貞石。初無文字。蓋重難製述之意也。

西平王始將禁軍在蜀。戍營與張魏公不叶。及西平功高居相位。德宗欲追魏公者數四。盛西平不悅而罷。後上令韓晉公善說。然後並處中書。一日因內宴禁中。出瑞錦一疋。令緊兩人一處。以示和解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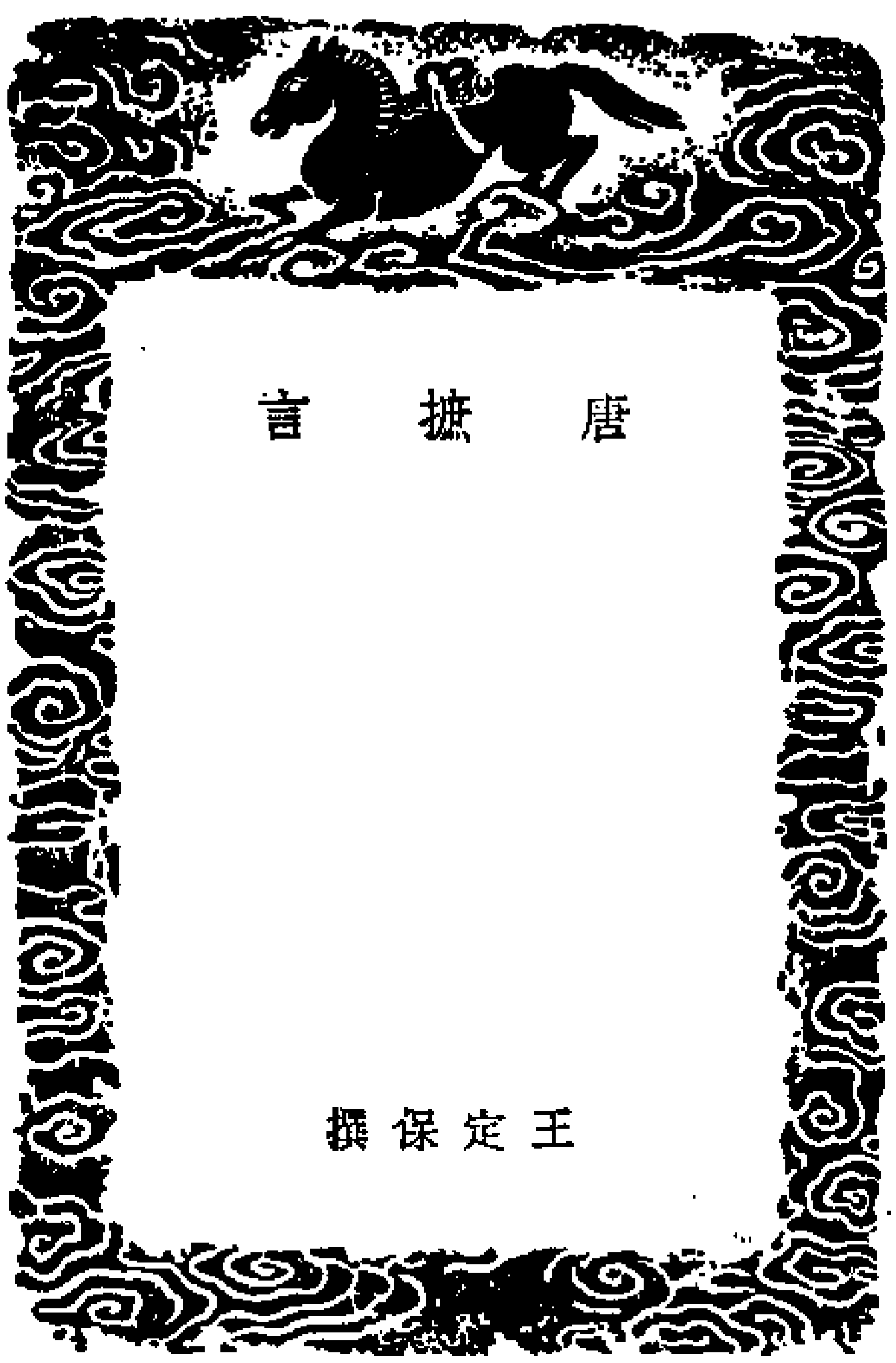
潞州啓聖宮有明皇帝欹枕斜書壁處。並腰鼓馬槽並在。公爲潞州從事皆見之。

千字文梁周興嗣編次。而有王右軍書者。人皆不曉。其始乃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武帝召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爲我韻之。興嗣一夕編綴進上。鬢髮皆白。而賞賜甚厚。右軍孫智永禪師自臨八百本。散與人間。江南諸寺各留一本。永往住吳興永福寺。積年學書。禿筆頭十甕。每甕皆數石。人來覓書。並請題頭者如市。所居戶限爲之穿穴。乃用鐵葉裹之。人謂爲鐵門限。後取筆頭瘞之。號爲退筆塚。自製銘誌。

孫季雍著茶經。又有著茶略者。言茶用青體。僧尼並不可令見之也。

鄭廣文學書而病無紙。知慈恩寺有柿葉數間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紅葉學書。歲久殆遍。後自寫所製詩并畫。同爲一卷封進。玄宗御筆書其尾曰。鄭虔三絕。

郭侍郎（承嘏）嘗寶惜書法一卷。每攜隨身。初應舉就雜文試。寫畢。夜色猶早。以紙緘裹。置於箧中。及納所試卷。誤納書帖。却歸鋪於燭籠下。取書帖觀覽。則程試宛在箧中。忽遽嗟嘆。計無所出。來往於棘闈門外。見一老吏詢其事。具以實告。吏曰。某能換之。然某家貧。居興道里。倘換得。願以錢三萬見酬。公悅而許之。逡巡齎程試。往而易書帖出授公。公媿謝而退。明日歸親仁里。自以錢送詣興道。款關久之。吏有家人出。公以姓氏質之。對曰。主父死三日。方貧未辦周身之具。公驚歎久之。方知棘闈所見乃鬼也。遂以錢贈其家而去。余在京。曾侍太傅相國處公宴語。親聞其事。今又得於張公。方審其異也云耳。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唐摭言十五卷。五代王定保撰。舊本不題其里貫。其序稱王溥為從翁。則溥之族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定保為吳融之壻。光化三年進士。喪亂後入湖南。五代史南漢世家稱定保為邕管巡官。遭亂不得還。劉隱辟置幕府。至劉龑僭號之時尚在。其所終則不得而詳矣。考定保登第之歲。距朱溫篡唐僅六年。又序中稱溥為丞相。則是書成於周世宗顯德元年以後。故題唐國號。不復作內詞。然定保生於咸通庚寅。至是年八十五矣。是書蓋其暮年所作也。同時南唐鄉貢士何晦亦有唐摭言十五卷。與定保書同名。今晦書未見。而定保書刻於商氏稗海者。刪削大半。殊失其真。此本為松江朱賓王所錄。末有跋語。稱以汪士鋐本校正。較稗海所載特為完備。近日揚州新刻。即從此本錄出。惟是晁公武讀書志稱是書分六十三門。而此本實一百有三門。數目差舛。不應至是。豈商濬之前已先有刪本耶。是書述有唐一代貢舉之制特詳。多史志所未及。其一切雜事。亦足以覘名場之風氣。驗士習之淳澆。法戒兼陳。可為永鑒。不似他家雜錄。但記異聞已也。惟定保自述。蓋聞之陸扆、吳融、李渥、顏蕘、王溥、王渙、盧延讓、楊贊圖、崔籍若等所談云。

唐摭言目錄

卷一
統序科第
貢舉釐革并行鄉飲酒
會昌五年舉格節文
述進士上篇
述進士下篇
散序進士
兩監
西監
東監
鄉貢
廣文
兩都貢舉
試雜文
朝見
謁先師
進士歸禮部
卷二
京兆府解送
元和元年登科記京兆等第榜序
廢等第
置等第

府元落　等第末爲狀元
等第能舉　爲等第後久方及第
海述解送　爭解元 呵買院門求試後封附
得失以道　恚恨

卷三
散序　謝恩
期集　點檢文書
過堂　關試
謚名　今年及第明年登科
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記

卷四
節操　與恩地舊交
師友　氣義

卷五
切磋
以其人不稱才試而後驗

卷六
公薦 門生舊主師友相匡附

卷七
起自寒苦 不第即貴附　好放孤寒
升沈後進　知己

卷八
通榜　王司擭闕
陰注陽授　夢
聽響卜　自放狀頭
遭遇　友放
誤放　憂中有喜
爲鄉人輕視而得者　以賢妻激勸而得者
已落重收　放老
及第與長行拜官相次

別頭及第　及第後隱居
入道

卷九
防慎不至　誤掇惡名
好知己惡及第　好及第惡登科
敕賜及第　表薦及第
惡得及第　芳林十哲
四兇

卷十
載應不捷聲價益振　海敘不遇
韋莊奏請追贈不及第人近代者

卷十一
反初及第　反初不第
無官受黜　薦舉不捷
已得復失　以德報怨
惡分疎　怨怒 戕害附

卷十二
自負　輕佻 戲謔嘲詠附
設奇沽譽　酒失

卷十三
敏捷　矛盾
惜名　無名子謗議

卷十四
主司稱意　主司失意

卷十五
雜記　條流進士
閩中進士　賢僕夫
佑論　切忌
沒用處

唐摭言卷一

五代　王定保　撰

統序科第

周禮。鄉大夫其鄉飲酒之教。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三年舉賢者貢于王庭。非夫鄉舉里選之義。源於中古乎。夫子聖人始以四科齒門弟子。後王因而範之。漢革秦亂。講求典禮。亦解術途方轍。以須賢俊。考德行。則升孝廉而激浮俗。論道藝。則第茂異而廣人文。故郡國貢士無虛歲矣。繇是天下上計。集于大司徒府。所以顯五教于萬民者也。我唐沿隋法漢。役孜矻矻。以事草澤。舉逸不改。而清濁殊塗。丹漆不施。而豐儉異致。始自武德辛巳歲四月一日。敕諸州學士及早有明經及秀才、俊士、進士。明於理體。爲鄉里所稱者。委本縣考試。州長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隨物入貢。斯我唐貢士之始也。厥有沿革。錄之如左。

貢舉釐革并行鄉飲酒

開元二十五年二月。敕應諸州貢士。上州歲貢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必有才行。不限其數。所宜貢之。解送之日。行鄉飲禮。牲用少牢。以官物充。

會昌五年舉格節文

公卿百寮子弟。及京畿內士人寄客。外州府舉士人等。脩明經進士業者。並隸名所在監及官學。仍精加

考試。所送人數。其國子監、明經舊格每年送三百五十人。今請送三百人。進士依舊格送三十人。其隸名明經亦請送二百人。其宗正寺進士送二十人。其東監、同、華、河中。所送進士不得過三十人。明經不得過五十人。其鳳翔、山南西道、東道、荊南、鄂岳、湖南、鄭滑、浙西、浙東、鄜坊、宣商、涇邠、江南、江西、淮南、西川、東川、陝號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一十五人。明經不得過二十人。其河東、陳許、汴、徐、泗、易、定、齊、德、魏、博、澤、潞、幽、孟、靈、夏、滄、青、鄆、曹、兗、海、鎮、冀、麟、勝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一十人。明經不得過十五人。金、汝、鹽、豐、福、建、黔、府、桂府、嶺南、安南、邕、容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七人。明經不得過十人。其諸支郡所送人數。請申觀察使爲解都送。不得諸州各自申解。諸州府所試進士雜文。據元格並合封送省。准開成三年五月三日敕落下者。今緣自不送所試。以來舉人公然拔解。今諸州府所試。各須封送省司檢勘。如病敗不近詞理。州府妄給解者。試官停見任用闕。

述進士上篇

永徽已前。俊、秀二科猶與進士並列。咸亨之後。凡由文學一舉于有司者。競集于進士矣。繇是趙儁等嘗刪去俊秀。故目之曰進士登科記。古者閭有序。鄉有庠。以時教行禮而視化焉。其有秀異者。則升于諸侯之學。諸侯歲貢其尤著者。移之于天子。升于太學。故命曰造士。然後命焉。周禮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以告于王者。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若列之于科目。則俊秀盛于漢魏。而進士隋大業中所置也。如侯君素、孫伏伽皆隋之進士也。明矣。然彰于武德。而甲於貞觀。蓋文皇帝修文偃武。天贊神授。嘗私幸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若乃光宅四夷。垂祚三百。何莫由斯之道者也。

述進士下篇

元和中。中書舍人李肇撰國史補。其略曰。進士爲時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實在其中。由此而出者。終身爲文人。故爭名常爲時所弊。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近年及第。未過關試。皆稱新及第進士。所以俾中表。皆有知聞近過關試。猶以一舊規之日。頻行納了付三銓。依把新銜書盛先。今日但稱前進士。知留在色與明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然拔解亦須預試人爲詞賦。非謂自拔。）將試各相保。謂之合保。群居而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還往。既捷。列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讌於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曲江大會。在關試後。亦謂之關宴。宴後。同年各有所之。亦謂之爲離會。）籍而入選。謂之春關。不捷而醉飽。謂之打眊氉。匿名造謗。謂之無名子。退而肄業。謂之過夏。執業以出。謂之夏課。（亦謂之執卷。）挾藏入試。謂之書策。此其大略也。其風俗繫於先達。其制置存于有司。雖然。賢者得其大者。故位極人臣。常有十二三。登顯列。十有六七。而元魯山、張睢陽有焉。劉闢、元稹有焉。

散序進士

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貞觀、永徽之際。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爲美。以至歲貢常不減八九百人。其推重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其負倜儻之才。

發通之術。蘇、張之辨說。荊、聶之膽氣。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籌畫。宏羊之書計。方朔之詼諧。咸以是而晦之。脩身慎行。雖處子之不若。其有老死於文場者。亦所無恨。故有詩云。太宗皇帝眞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竊嘗及撰河南府法曹參軍張從師墓誌云。從師祖指之。隋大業中進士甲科。位至侍御史、諸曹員外郎。損之生法。以領學儼藻名動京師。亦舉進士。自監察御史爲會稽令。

兩監

按實錄。西監。隋制。東監。龍朔元年所置。開元已前。進士不由兩監者。深以爲恥。李華員外寄趙七侍御詩。略曰。昔日蕭邵友。四人鵝成童。華與趙七侍御驊、邵十功曹軾、蕭十六司直穎、來冠遊太學、皆登共科、五人登科、相次與校、鄉後二年擢第。以寃橫貶李甫。中又郭代公、崔湜、當履冰。蕭皆由太學登第。李肇舍人撰國史補。亦云。天寶中。袁咸用、劉長卿、分爲朋頭。是時常重兩監。爾後物態澆漓。稔于世祿。以京兆爲榮美。同華爲利市。莫不去實務華。棄本逐末。故天寶二十載。敕天下舉人。不得言鄉貢。皆須補國子及郡學生。廣德二年。制、京兆府進士。並令補國子生。斯乃救壓覆者耳。奈何人心既去。雖拘之以法。猶不能勝。矧或執大政者。不常其人。所立既非自我。則所守亦不堅矣。蓋是貞元十年已來。殆絕於兩監矣。貞觀五年已後。太宗數幸國學。遂增築學舍一千二百間。增置學生凡三千二百六十員。無何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之內。八千餘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至永淳已後。乃廢。龍朔二年九月。敕學生在學。各以長幼爲序。初入學。皆行束脩之禮。各絹三匹。四門學生各絹二匹。俊士及律書算學州縣學。各絹一匹。皆有酒脯。其分束脩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又每年國子監所管學生。國監試。州縣學生。當州試。並藝業優長者爲試官。仍長官監試。其試者通計一年所授之業。口問大義十條。得八已上爲上。得六已上爲中。得五已下爲下。頻三不及。在學九年。律生六年不任貢舉者。並解退。其從縣向州者。聽下第。速須通計。服國應任者不在計限。諸博士助教皆分經授。諸一經必令終講。未終不得改業。開元二十一年五月敕。諸州縣學生。二十五已下。八品九品子弟若庶人。生年二十一已下。通一經已上。未及一經而精神聰悟。有文詞史學者。每年銓量舉送。所司簡試。聽入四門學充俊士。即諸州貢人省試下第。情願入學者。聽。國子監所管學生。尚書省補。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州縣學生。取郭下縣人替。諸州縣學生。習本業之外。仍令兼習吉凶禮。公私有禮事。令示儀式。餘皆不得輒使。諸有姓立私學。其欲寄州縣學授業者亦聽。會昌五年正月敕。公卿百寮子弟及京畿內士人寄習明經進士業者。並宜隸名太學。外州寄學及士人。並宜隸名所在官學。仍永爲常制。

西監

元和二年十二月。奏兩京諸館學生。總六百五十員。每館定額如後。兩京學生五百五十員。國子館八十員。太學七十四員。四門館三百員。廣文館六十員。律館算館各十員。又奏、伏見大寶已前國學生其數至多。並有員額。至永泰後。西監置五百五十員。東監近置一百員。未定每館員額。今請具每館定額如前。伏請下禮部准格補置。敕旨依。

東監

東監元和二年十二月。敕、東都國子監量置學生一百員。國子館十員。太學十五員。四門五十員。律館十員。廣文館十員。書館三員。算館二員。

鄉貢

鄉貢里選。盛於中古乎。今之所稱。蓋本同而末異也。今之解送。則古之上計也。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博士小箭 進古今員數十人。漢置五經而已。太常選民年十八已上好學者。補弟子。郡國有好文學敬順于鄉黨者。令與計偕。受業太常。如弟子。一歲輒課。通經藝。補文學掌故。上第爲郎。其秀異尊。太常以名聞。其下材不事學者。罷之。若等雖舉於鄉。亦由於學。兩漢之制。蓋本乎周禮者也。有唐貞元已前。兩監之外。亦頗重郡府學生。然其時亦由鄉里所升。直補監生而已。爾後膏粱之族。率以學校爲鄙事。若鄉貢。蓋假名就貢而已。景雲之前。鄉貢歲二三千人。蓋用古之鄉貢也。咸亨五年。七世伯祖鸞臺鳳閣龍石白水公、時任考功員外郎。下覆試十一人。內張守貞一人鄉貢。開耀二年。劉思元下五十一人。內雍思泰一人。永淳二年。劉廷奇下五十五人。內元求仁一人。光宅元年。閏七月二十四日。劉廷奇重試。下十六人。內康廷芝一人。長安四年。崔湜下四十一人。李溫玉稱蘇州鄉貢。景龍元年。李欽讓稱定州鄉貢。附學爾來。鄉貢漸廣。率多寄應者。故不甄別于榜中。信本同而末異也明矣。大歷中。楊綰疏請復鄉貢。實全乎實者。亦寢於公族。垂容官而已。

廣文

天寶九年七月詔、於國子監別置廣文館。以舉常修進士業者。斯亦救生徒之離散也。始其春官氏擢廣文生者。名第無高下。貞元八年。歐陽詹第三人。李觀第五人。邇來此類不乏。暨大中之末。咸通乾符以來。率以爲末第。或曰。鄉貢、賓也。學生、主也。主宜下於賓。故列於後也。大順二年。孔緯公在相位。思矯其弊。故特置吳仁璧於薦舷之上。明年公得罪去職。及第者復循常而已。悲夫。

兩都貢舉

永泰元年。始置兩都貢舉。禮部侍郎官號。皆以知兩都爲名。每歲。兩地別放及第。自大歷十一年。停東都貢舉。是後不置。

試雜文

進士科。與雋秀同源異派。所試皆答策而已。兩漢之制。有射策、對策、二義者何。射者、謂列策於几案、貢人以矢投之。隨所中而對之也。對則明以策問授其人。而觀其臧否也。如公孫宏、董仲舒。皆由此而進者也。有唐自高祖至高宗。靡不率由舊章。垂拱元年。吳師道等二十七人及第後。敕批云。略觀其策。並未盡善。若依令式。及第者唯祗一人。意欲廣收其材。通三者並許及第。後至調露二年。考功員外劉思元奏請加試帖經與雜文。文之高者放八策。尋以則天革命。事復因循。至神龍元年。方行三場試。故常列詩賦題目於榜中矣。

朝見

國朝舊式。天下貢士。十一月一日赴朝見。長壽二年。拾遺劉承之上疏。請元日舉人朝見。列於方物之前。從之。見狀錄司接覽。中使宣口敕撫論。建中元年十一月。兩集使及貢士。見於宣政殿。兵興已來。四方不上計。內外不會同者二十五年矣。今計吏至一百七十三人矣。仍令朝集使每日二人侍制。

謁先師

開元五年九月。詔曰。古有賓獻之禮。登于天府。揚于王庭。重學尊師。興賢進士。能美風俗。成教化。蓋先王之繇焉。朕以寡德。欽若前政。思與子大夫復臻于理。故他日訪道。有時忘飡。乙夜觀書。分宵不寐。悟專經之義。篤學史之文。永懷覃思。有足術者。不示褒揚。孰云獎勸。其諸州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宜令引就國子監謁先師。學官為之開講。質問其義。宜令所司優厚設食。兩館及監內得舉人亦准此。其日。清資官五品已上。及朝集使往觀禮。即為常式。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朕所望於習才也。

進士歸禮部

爲秀等科。比皆考功主之。開元二十四年。李昂員外。性剛急。不容物。以舉人皆飾名求稱。揺蕩主司。談毀失實。竊病之。而將革焉。集貢士與之約曰。文之美惡。悉知之矣。考校取舍。存乎至公。如有請託於時。求聲於人者。當首落之。既而昂外舅常與進士李權鄰居相善。乃舉權於昂。昂怒。集貢人。召權庭數之。權謝曰。人或猥知。竊聞於左右。非敢求也。昂因曰。觀衆君子之文。信美矣。然古人云。瑜不掩瑕。忠也。其有詞或不典。將與衆詳之。若何。皆曰。唯公之命。既出。權謂衆曰。向之言。其意屬吾也。吾誠不第決矣。又何藉焉。乃陰求昂瑕以待之。異日會論。昂果斥權章句之疵以辱之。權拱而前曰。夫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鄙文不臧。既得而聞矣。而執事昔有雅什。嘗聞於道路。愚將切磋。可乎。昂怒而嘻笑曰。有何不可。權曰。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閑。豈執事之詞乎。昂曰。然。權曰。昔唐堯衰耄。厭倦天下。將禪於許由。由惡聞。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讓於足下。而洗耳何哉。是時國家寧謐。百寮畏法令。兢兢然莫敢蹉跌。昂聞惶駭。蹶起不知所酬。乃訴於執政。謂權風狂不遜。遂下權吏。初昂強愎。不受屬請。及有請求者。莫不先從。由是庭議以省郎位輕。不足以臨多士。乃詔禮部侍郎專之矣。

論曰。永徽之後。以文儒亨達。不由兩監者稀矣。于時場籍先兩監而後鄉貢。蓋以朋友之臧否。文藝之優劣。切磋琢磨。匪朝伊夕。抑揚去就。與衆共之。有如趙郎崔李。（趙驊。郎餘令。崔顥。李華。）婁郭苑陳。（婁師德。郭元振。苑咸。陳子昂。）靡不名遂功成。安全契分。洎乎近代。厥道寖微。玉石不分。薰蕕錯雜。長我之望殊執。遠方之來亦乖。止謂羣居。倘非匹合。是知生而知之者性也。學而知之者習也。渾金璞玉。又何追琢之勞乎。潢汙行潦。又何板築之謐乎。紵衣之獻。彼跡疎而道親也。斐粧之刻。斯面交而心賊也。後之進者。定交擇友。當問道之何如。

唐摭言卷二

京兆府解送

神州解送。自開元天寶之際。率以在上十人。謂之等第。必求名實相副。以滋教化之源。小宗伯倚而選之。或至渾化。不然。十得其七八。苟異於是。則往往牒貢院請落由。暨咸通乾符。則為形勢吞嚼。臨制近同及第。得之者互相誇詫。車服侈靡。不以為僭。仍期集人事。宜賢之士不復齒。所以廢置不定。職此之由。其始末錄之如左。

元和元年登科記京兆等第榜敘

天府之盛。神州之雄。選才以百數為名。等列以十人為首。起自開元天寶之世。大曆建中之年。得之者搏躍雲衢。階梯蘭省。即六月沖霄之漸也。今所傳者。始于元和景戌歲。次敘名氏。目曰神州等第錄。

廢等第

開成二年。大尹崔珙判云。選文求士。自有主司。州司送名。豈合差第。今年不定高下。不鎖試官。既絕猜嫌。暫息浮競。差功曹盧宗回主試。除文書不堪送外。便以所下文狀為先後。試雜文後。重差司錄侯云章充試官。竟不列等第。明年。崔珙出鎮。徐方復置等第。

大中七年。韋澳為京兆尹。榜曰。朝廷將裨教化。廣設科場。當開元天寶之間。始專明經進士。及貞元元和

之際。又益以廌送相高。當時唯務切磋。不分黨甲。絕僥倖請托之路。有推賢讓能之風。等列標名。僅同科第。既爲盛事。固可公行。近日已來。前規頓改。互爭強弱。多務奔馳。定高卑於下第之初。決可否於差肩之日。曾非考覈。盡繫經營。奧學雄文。例舍於貞方寒素。增年矯貌。盡取於朋比群強。雖中選者曾不足云。而爭名者益熾其事。澳明居邀句。合貢英髦。非無藻鑑之心。懼有愛憎之謗。且李膺以不察孝廉去任。胡廣以輕舉茂才免官。況在管窺。實難裁處。況禮部格文本無等第。府解不合區分。其今年所合送省進士明經等。並以納策試前後爲定。不在更分等第之限。

設等第

乾符四年。崔淯爲京兆尹。復置等第。差萬年縣尉公乘億爲試官。　試火中寒暑退賦。　殘月如新月詩。

李時。文公孫。韋硎。沈駕。羅隱。劉棻。倪曙。

唐駢。周繁。池人。善賦。吳廷隱。賈涉。其年所試不敢。涉擬擬。而賦其等第。

府元落

郭求。元和元年。楊正舉。六年。唐炎。八年。高鉞。九年。平曾。長慶二年。

崔伸。寶曆二年。韋鎰。太和二年。鄭從讜。開成二年。韋瑑。乾寧二年。

等第末爲狀元

李固言。元和七年。

等第罷舉

劉蹟。孟夷。十二年。薛渾。長慶元年。李敖方。韋衍。大和二年。胡澳。韓宁。會昌二年。孫瑍。大中四年。周繁。乾符三年。

田閏。元和七年。韋琮。十四年。韋澥。盧緩。寶曆元年。殷儕。樊京。大中年。李審。韋硎。

張僎。辛諒。李餘。大中二年。韋故。二年。劉蔚。大中八年。溫岐。四年。韓肱。大中三年。沈儼。

韋元佐。元和八年。崔綰。郭扆。三年。元道。崔涓。開成二年。蘇倰。卒。魏鐐。羅隱。

爲等第後久方及第

韋力仁。趙蕃。大中三年。黃頗。劉棻。後二十一年。

論曰。孟軻言遇不遇命也。或曰。性能則命通。以此循彼。匪命從於性耶。若乃大者科級。小者等列。當其角逐文場。星馳解試。品第潛方於十哲。春闈斷在於一鳴。奈何取舍之源。殆不踰此。或解元永黜。或高等尋休。黃頗以洪奧文章。蹉跎者一十三載。劉棻以乎捲子弟。汨沒者二十一年。溫岐濫竄於白衣。羅隱負冤

於丹桂。由斯言之。可謂命通性能。豈曰性能命通者歟。苟悖於是。何姦宄亂常不有之矣。京兆府解送。比同禮部三場試。畢竟之後。並其試一場耳。

海述解送

荊南解比。號天荒。大中四年。劉蛻舍人以是府解及第。時崔魏公作鎮。以破天荒錢七十萬資蛻。蛻謝書略曰。五十年來。自是人廢。一千里外。豈曰天荒。

爭解元　即良院門來武役如雨

同華解最推利市。與京兆無異。若首送。無不捷者。元和中。令狐文公鎮三峯時。及秋賦。榜云。特加置五場。蓋詩、歌、文、賦、帖經爲五場。常年以清要書題求薦者。率不減十數人。其年莫有至者。雖不遠千里而來。聞是皆寢去。唯盧宏正尙書獨詣華請試。公命供帳酒饌。侈靡於往時。華之寄客。畢縱觀於側。宏正自謂獨步文場。公命日試一場。務精不務敏也。宏正已試兩場。而馬植下解。植將家子弟。從事者皆竊笑。公曰。此未可知。既而試登山采珠賦。略曰。文豹且異於驪龍。採斯疏矣。白石又殊於老蚌。剖莫得之。公大伏其精當。遂奪宏正解元。後宏正自丞郎將判鹺。俄而爲植所據。宏正以手札戲植曰。昔日華元。已遭毒手。今來鹺務。又中老拳。復日試破竹賦。咸通末。永樂崔侍中廉問江西。取羅鄴爲督郵。鄴因主解試時。尹璞自遠來求計偕。璞有文而使氣。鄴挾私黜之。璞大恚怒。疏鄴云。羅鄴諱則。則可知也。鄴父則。爲餘杭鹽鐵小吏。白樂天典杭州。江東進士多奔杭取解。時張祜自負詩名。以首冠爲己任。既而徐凝後至。會郡中有宴樂

天諷二子矛楯。祜曰。僕爲解元宜矣。凝曰。君有何嘉句。祜曰。甘露寺詩有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來。又金山寺詩。有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凝曰。善則善矣。奈無野人句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祜愕然不對。於是一座盡傾。凝奪之矣。

大中中。紇干峻與魏鉟爭府元。而紇干屈居其下。翌日。鉟暴卒。時峻父方鎮南海。由是爲無名子所謗曰。離南海之日。應得數斤。當北闕之前。未消一捻。因此峻兄弟皆罷舉。張又新時號張三頭。進士狀頭、宏詞敕頭、京兆解頭。

國朝自廣明庚子之亂。甲辰天下大荒。車駕再幸岐梁。道殣相望。郡國率不以貢士爲意。江西鍾傳令公起於義聚。奄有疆土。充庭述職。爲諸侯表式。而乃孜孜以薦賢爲急務。雖州里白丁。片文隻字。求貢于有司者。莫不盡禮接之。至於考試之辰。設會供帳。甲於治平。行鄉飲之禮。常率賓佐臨視。拳拳然有喜色。復大會以餞之。筐篚之外。率皆資以桂玉。解元三十萬。解副二十萬。海送皆不減十萬。垂三十載。此志未嘗稍怠。時舉子有以公卿關節。不遠千里而求首薦者。歲嘗不下數輩。

合淝李郎中羣。始與楊衡、符載等同隱廬山。號山中四友。內一人不記姓名。先是封川李相遊闕長。曾有名郎出牧九江郡者。執辭之際。屢以文柄迎賀於公。公曰。誠如所言。廬山處士四人。儻能計偕。當以到京兆先後爲齒。既公果主文。於是擁旄旗。造柴關。激之而笑。時三賢皆膠固。唯合淝公年十八。翳然曰。及其成功一也。遂束書就貢。比及京師。已鎖貢院。乃擿院門請引見。公聞其所止。答云。到京後時。未遑就館。合淝神貌瓌秀。主司爲之動容。因曰。不爲作狀頭。便可延於吾盧矣。楊衡後因中表盜衡文章及第。詣闕尋其人。遂

舉亦及第。或曰。見衡業古調詩。其自負者有一一鵾鵬飛上天之句。初謁其人。頗憤怒。既而問曰。且一一鵾鵬飛上天在否。前人曰。此何知見。最惜不敢。輒僞銜笑曰。猶可恕矣。符載後佐李騭爲江西副使。失意去從劉闢。（已上李泌與楊衡、符載等事一節，亦恐年代前後不相接，差互尤甚。）

高貞公郢就府解後時。試官別出題目曰。沙洲獨鳥賦。郢援筆而成曰。歟有飛鳥。在河之洲。一飲一啄。載沈載浮。貫心利涉之地。濟寶至清之流。（其年首送。）

得失以道

李翱與弟正辭書（貞元末，正辭取京兆解不送，翱以此書勉之。）其書曰。知汝京兆府取解。不得如其所懷。念勿在意。凡人之窮達所遇。亦各有時爾。何獨至於賢丈夫而反無其時哉。此非吾人之所憂也。吾所憂者何。畏吾之道未到於天人之際耳。其心既自以爲到且無謬。則吾何往而不得所樂。何必與夫時俗之人同得失憂喜而動乎心。借如用汝之所知。分爲十焉。用其九學聖人之道而和其心。使有餘者以與時進退俯仰。如可求也。則不啻富且貴也。如非吾力也。雖盡其十。祇益勤其心爾。安能有所得乎。汝勿信人號文章爲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俗所好之文。或有盛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一藝而名之哉。仲尼孟軻沒千餘歲矣。吾不及見其人。能知其聖且賢者。以吾讀其辭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安知其讀吾辭者。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誣也。夫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則吾未見其不力於仁義也。由仁義而後文者。性也。由文而後義者。習也。猶誠明之必相依爾。貴與富在乎外者也。吾不能知其有無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愛屑屑於其間哉。仁義與文章。生乎內者也。吾知其有也。吾能求而充之者也。吾何懼而不爲哉。汝雖性過於人。然而未能浩浩於其心。吾故書其所懷以張汝。且以樂言吾道云爾。

悲恨

太和初。李相回任京兆府參軍。主試。不送魏相公謩。深銜之。會昌中。回爲刑部侍郎。謩爲御史中丞。嘗與次對官三數人候對於閤門。謩曰。某頃歲府解。蒙明公不送。何幸今日同集于此。回應聲答曰。經（上聲）如今也不送。謩爲之色變。益懷憤悱。後回謫牧建州。謩大拜。回有啓狀。謩悉不納。既而回怒一衙官。決杖勒停。建州衙官。能庇衙役。求隸籍者。所費不下數十萬。其人切恨停廢。後因亡命至京師。接時相訴冤。諸相皆不問。會停午。憩于槐陰。顏色憔悴。傍人察其私詰之。其人具述本意。於是誨之曰。建陽相公素與中書相公有隙。子盍詣之。言訖。魏公導騎自中書而下。其人常懷文狀。即如所誨。望塵而拜。導從問。對曰。建州百姓訴冤。公聞之。倒持鞭尾。敲緇子門令止。及覽狀所論事二十餘件。第一件取同姓子女入宅。於是爲魏相極力鍛成大獄。時李相已量移鄧州刺史。行次九江。遇御史鞫却迴。建陽竟坐貶撫州司馬。終於貶所。

盧吉州肇。開成中。就江西解試。爲試官不送。肇有啓謝曰。巨鼇屭贔。首冠蓬山。試官謂之曰。昨某限以人數擠排。雖獲申展。深慚名第奉浼。焉得翻有首冠蓬山之謂。肇曰。必知明公垂問。大凡頑石處上。巨鼇戴

之。豈非首冠耶。一座聞之大笑。

華良夫嘗爲京兆解不送。良夫以書讓試官曰。聖唐有天下垂二百年。登進士科者三千餘人。良夫之族。未有登是科者。以此慨歎憤惋。從十歲讀書學爲文章。手寫之文。過於千卷。

王泠然與御史高昌宇書曰。僕之怪君甚久矣。不信往日任宋城縣尉乎。僕稍善文章。每蒙提獎。勤勤見遇。又以齊眦明承恩顧。銘心在骨。復聞升進。不出常者。當爲風波可畏。故進不逼近者。伏承皇華者出使江外。路次于宋。依然傍遊。門生故人。動有十數。蒙問及者衆矣。未嘗言泠然。明公縱欲高心不垂半面。豈不畏天下窺公侯之淺深與。著綠袍。乘驄馬。踖踖正色。誰敢直言。僕所以數日伺君。望塵而拜。有不平事。欲歸於君。莫服多言而彰公知也。先天年中。僕雖幼小。未閑聲律。輒參舉選。公既明試。並擬點額。僕之枉落。豈肯緘口。是則公之激僕。僕豈不知公之辱僕。僕終不忘其故。亦上一紙書。蒙數遍讀。重相摩獎。道有性靈。云某年來掌試。仰取一名。於是遂巡受命。匍匐而歸。一年在長安。一年在洛下。一年在家園。去年冬十月得送。今年春三月及第。往者雖蒙公不送。今日亦自致青雲。天下進士有數。自河以北。唯僕而已。光華藉甚。不是不知。君須稍垂後恩。雪僕前恥。若不然。僕之方寸。別有所施。何者。故舊相逢。今日之謂也。僕之困窮。如君之往昔。君之未遇。似僕之今朝。因斯而言。相去何遠。君是御史。僕是詞人。雖貴賤之間與君隔闊。而文章之道。亦謂同聲。而不可以富貴驕人。亦不可以禮義見隔。且僕家貧親老。常少供養。兄弟未有官資。嗷嗷環堵。菜色相看。貧而賣漿。値天涼。今冬又屬停選。試遣僕爲御史。君在貧途。見天下文章精神氣調得如王子者哉。實能憂其危。拯其弊。今公之富貴。亦不可多得。意者望御史今年爲僕索一婦。明年爲留心一官。幸有餘力。何惜些些。此僕之宿憾。口中不言。君之此恩。頂上相戴。儻也貴人多忘。國士難期。使僕一朝出其不意。與君並肩臺閣。側眼相視。公始悔而謝僕。僕安能有色於君乎。僕生長草野。語誠觸忤。幷詩若干首。別來三日。莫作舊眼相看。山東布衣。不識忌諱。泠然頓首。論曰。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又曰。求己不責於人。君子振跡發身。咸謂善地。反之於己。何得喪之不常。歸之於人。則愛憎之說作。王泠然之負氣。推命何疎。魏丞相之復仇。尤人太過。陵轢險詖。二子得之。有若李文公誨弟之書。華良夫干時之啓。所謂君子之儒也。徐凝馬植。豈非得之。且武當垂名於不朽。尹璞所謂雖文何益。後之學者。得不以爲炯戒哉。

唐摭言卷三

散序

定保生於咸通庚寅歲。時屬南蠻騷動。諸道徵兵。自是聯翩。寇亂中土。雖復籍太平里。而跡未嘗達京師。故治平盛事。罕得博聞。然以樂聞科第之美。嘗諮訪於前達間。如丞相吳郡公扆、翰林侍郎濮陽公融、恩門右省李常侍渥、顏夕拜蕘、從翁丞相溥、從叔南海記室渙。其次同年盧十三延讓、楊五十一贊圖、崔二十七籍若等十許人。時蒙言及京華故事。靡不錄之於心。退則編之於簡策。始以進士宴遊之盛。案李肇舍人國史補云。曲江大會。比爲下第舉人。其筵席簡率。器皿皆隔山抛之。屬比之席地幕天。殆不相遠。爾來漸加侈靡。皆爲上列所據。向之下第舉人。不復預矣。所以長安遊手之民。自相鳩集。目之爲進士團。初則至寡。洎大中、咸通已來。人數頗衆。其有何士參者。爲之酋帥。尤善主張筵席。凡今年纔過關宴。士參已備來年遊宴之費。由是四海之內。水陸之珍。靡不畢備。時號長安三絕。（曹贇主簿宅，中書門下，□良佐，并士參爲三絕。）團司所由百餘輩。各有所主。大凡謝後便往期集院。（團司先於主司宅側稅一大第，與新人期集。）院內供帳宴饌。卑於輦轂。其日。狀元與同年相見後。便請一人爲錄事。（舊例率以狀元爲錄事。）其餘主宴、主酒、主樂、探花、主茶之類。咸以其日辟之。主樂兩人。一人主飲妓。放榜後大科頭兩人。（第一部、）常詰旦至期集院。常宴則小科頭主張。大宴則大科頭。縱無宴席。科頭亦逐日請給茶錢。（平時不以數，錢每人日五百文。）第一部樂官科地。每日一千。第二部五百。見燭皆倍。科頭皆重分。

曲江大會。則先牒教坊。奏上御紫雲樓垂簾觀焉。時或擬作樂。則爲之移日。故曹松詩云。追遊若遇三清樂。行從應妨一日春。敕下後。人置被袋。例以圖障酒器錢絹實其中。逢花即飲。故張籍詩云。無人不借花園宿。到處皆攜酒器行。其被袋。狀元錄事同檢點。闕一則罰金。曲江之宴。行市羅列。長安幾於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揀選東牀。車馬闐塞。莫可殫述。洎巢寇之亂。不復舊態矣。

謝恩

狀元已下。到主司宅門。下馬綴行而立。斂名紙通呈。入門。並敘立於階下。北上東向。主司列席褥。東面西向。主事揖狀元已下。與主司對拜。拜訖。狀元出行致詞。又退著行。各拜。主司答拜。拜訖。主事云。請諸郎君敘中外。狀元已下各各齒敘。便謝恩。餘人如狀元禮。禮訖。主事云。請狀元曲謝名第。第幾人謝衣鉢。（衣鉢謂得主司名第，或與主司先人同名第，即謂衣鉢。如踐世科，即□□而謝。）謝訖。即登階。狀元與主司對坐。于時公卿來看。皆南行敘坐。飲酒數巡。便起赴期集院。（或云：此禮亦不常，即有於都省致謝，公卿來看，或不坐而去。）三日後。又曲謝。其日。主司方一一言及薦導之處。俾其各謝挈維之力。苟特達而取。亦要言之。

期集

謝恩後。方詣期集院。大凡敕下已前。每日期集兩度。詣主司之門。然三日後。主司堅請已。即止。同年初到集所。團司所由輩參狀元後。便參衆郎君。拜訖。俄有一吏當中庭唱曰。諸郎君就坐。雙東雙西。其日醵罰不少。又出抽名紙錢。每人十千文。其斂名紙見狀元。俄於衆中驀抽三五箇。便出此錢鋪底。一自狀元已下。每人三十千文。

點檢文書

狀元錄事。其啟事。取人數。主司於其間點請三五人。工於八韻五言者。或文字乖戾。使在點檢矣。大約避廟諱、御名、宰相諱。然三十所製。分爲兩卷。以金銅軸頭青縹首進上。

過堂

其日。團司先於光範門裏東廊供帳。備酒食。同年於此候宰相上堂後參見。于時主司亦召知聞三兩人。會於他處。此筵謂設不少。宰相既集。堂吏來請名紙。生徒隨座主過中書。宰相橫行。在都堂門裏敘立。堂吏通云。禮部某姓侍郎領新及第進士見相公。俄有一吏抗聲屈主司。乃登階長揖而退。立於門側。東向。然後狀元已下敘立於階上。狀元出行致詞云。今月日。禮部放榜。某等幸忝成名。獲在相公陶鑄之下。不任感懼。（在左右下，云廢懼。）即一一自稱姓名。稱訖。堂吏云。無客。主司復長揖。領生徒退詣舍人院。主司欄簾。舍人公服靸鞋延接主司。然舍人禮貌謙敬有加。隨事鋪杯酒。列於階前。鋪席褥。請舍人登席。諸生皆拜。舍人答拜。狀元出行致詞。又拜。答拜如初。便出於廊下。候主司出。一揖而已。當時詣宅謝恩。便致飲席。

關試

吏部員外。其日於南省試判兩節。諸生謝恩。其日稱門生。謂之一日門生。自此方屬吏部矣。

諱名

大相識。主司在具慶。次相識。主司在偏侍。小識相。主司有兄弟。聞喜。敕下宴。櫻桃。月燈。打毬。牡丹。看佛牙。每人三千以上

佛牙樓。寶壽、定水、莊嚴寺有之。寶壽最盛佛牙。用水精函子盛。銅漆函子盛之。然得一僧施捨資敷。多是豬龜緞首匹。方得拜之矣。關讌。此最大宴。亦謂之離會。猶送於前矣。

今年及第明年登科

郭代云。十八擢第。其年冬制入高等。

何扶。太和九年及第。明年捷三篇。因以一絕寄舊同年曰。金榜題名墨上新。今年依舊去年春。花間每被紅妝問。何事重來只一人。

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紀

進士題名。自神龍之後。過關宴後。率皆期集於慈恩塔下題名。故貞元中。劉太真侍郎試慈恩寺望杏園花發詩。會昌三年。贊皇公為上相。其年十一月十九日。敕諫議大夫陳商守本官。權知貢舉。後因奏對不稱旨。十二月十七日。宰臣遂奏依前命左僕射兼太常卿王起主文。二十二日。中書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為座主。趨附其門。兼題名局席等條疏進來者。伏以國家設文學之科。求貞正之士。所宜行敦風俗。義本君親。然後申於朝廷。必為國器。豈可懷賞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成膠固。所以時風浸薄。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臣等商量。今日已後。進士及第。任一度參見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參謁。及於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會朝官及題名局席。並望勒停。緣初獲美名。實皆少雋。既遇春節。難阻良遊。三五人自為宴樂。並無所禁。唯不得聚集同年進士。廣為宴會。仍委御史臺察訪聞奏。謹具如前。奉敕宜依。於是向之題名。各盡削去。蓋贊皇公不由科第。故設法以排之。洎公失意。悉復舊態。

曲江遊賞。雖云自神龍以來。然盛於開元之末。何以知之。案實錄。天寶元年。敕以太子太師蕭嵩私廟逼近曲江。因上表請移他處。敕令將士為嵩營造。嵩上表謝。仍議令將士創造。敕批云。卿立廟之時。此地閑僻。今傍江脩築。舉國勝遊。與卿思之。深避喧雜。事資改作。遂命官司。承已拆除。終須結構。已有處分。無假致辭。

蕭穎士。開元二十三年及第。恃才傲物。曼無與比。常自攜一壺。逐勝郊野。偶憩於逆旅。獨酌獨吟。會風雨暴至。有紫衣老父。領一小僮避雨於此。穎士見其散冗。頗肆陵侮。逡巡風定雨霽。車馬卒至。老父上馬呵殿而去。穎士倉忙覘之。左右曰。吏部王尚書也。穎士常造門。未之面。極所驚愕。明日。具長牋造門謝。尚書命引至廡下。坐而責之。且曰。所恨與子非親屬。當庭訓之耳。復曰。子負文學之名。倨忽如此。止於一第乎。穎士終于揚州功曹。小歸尚書榜裴起部。與郄之李搏先雜舊友。搏以詩賀起部曰。銅梁千里曙雲開。仙箏新從紫府來。天下也裝新羽翼。世間無復舊塵埃。嘉禎果中君平卜。賀喜須斟卓氏盃。應笑戎藩刀筆吏。至今泥滓曝魚鰓。既而復以二十八字謔之曰。竹隱風水化凡鱗。安上門前一字新。聞道蜀江風景好。不知何似杏園春。裴有六韻答曰。何勞問我成都事。亦報君知便納降。蜀柳籠堤煙矗矗。海棠當戶燕雙雙。富春不並窮師子。濯錦全勝旱曲江。高卷絳紗楊氏宅。時主文高鍇子壻。故有此句。半垂紅袖薛濤窗。浣花泛鷁詩千

首。靜來尋梅酒百缸。若說絃歌與風景。主人兼是碧油幢。

大和二年。崔郾侍郎東都放榜。西都過堂。杜牧有詩曰。東都放榜未花開。三十三人走馬迴。秦地少年多釀酒。卻將春色入關來。

胡証尚書質狀魁偉。膂力絕人。與裴晉公度同年。度嘗狎遊。為兩軍力人十許輩陵轢。勢甚危窘。度潛遣一介求救於証。証衣皂貂金帶。突門而入。諸力士睨之失色。証欲後到酒。一舉三鍾。不啻數升。杯盤無餘瀝。逡巡。主人上燈。証起取鐵燈臺。摘去枝葉而合其跗。橫置膝上。謂眾人曰。鄙夫請非次改令。凡三鍾引滿一遍。三臺酒須盡。仍不得有滴瀝。犯令者一鐵躋。自謂燈臺。証復舉三鍾。次及一角觝者。凡三臺三遍。酒未能盡。淋漓逮至並座。証舉躋將擊之。惡少皆起設拜。叩頭乞命。呼為神人。証曰。鼠輩敢爾。乞汝殘命。叱之令去。

崔沆及第年。為主罰錄事。同年盧象。俯近關宴。堅請假往洛下拜慶。既而淹緩久之。及同年宴於曲江亭子。象以雕幰載妓。微服羿轄。縱觀於側。遽為團司所發。沆判之。略曰。深擁席帽。密映氈車。紫陌尋春。便隔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

咸通中。進士及第過堂後。便以騾從。車服侈靡之極。稍不中式。則重加罰金。蔣泳以故相之子。少年擢第。時家君任太常卿。語泳曰。爾門緒孤微。不宜從世態所為。先納罰錢。慎勿以騾從也。

盧文煥。光化二年狀元及第。頗以宴醵為急務。嘗俯關宴。同年皆患貧。無以致之。一旦給以遊齊國公亭子。既至。皆解帶從容。文煥命團司牽驢。時柳璨告文煥以驢從非己有。文煥曰。藥不瞑眩。厥疾弗瘳。璨甚銜之。居四年。璨登庸。文煥憂戚日加。璨每遇之曰。藥不瞑眩。厥疾弗瘳。

曲江亭子。安史未亂前。諸司皆列於岸滸。幸蜀之後。皆燼於兵火矣。所存者唯尚書省亭子而已。進士關宴。常寄其間。既徹饌。則移樂泛舟。率為常例。宴前數日。行市駢闐於江頭。其日。公卿家傾城縱觀於此。有若中東床之選者十八九。鈿車珠鞍。櫛比而至。或曰。乾符中。薛能尚書為大京兆。楊知至侍郎將擧家人遊。致書於能假舫子。先是舫子已為新人所假。能答書云。已為三十子之塢居矣。知至得書。怒曰。昨日郎吏。敢此無禮。能自吏部郎中拜京兆少尹。權知大尹。開成五年。樂和李公榜。於時上在諒闇。故新人遊賞。率常稚飲。詩人趙嘏寄贈曰。天上高高月桂叢。分明三十一枝風。滿懷春色向人動。遮路亂花迎馬紅。鶴馭迴飄雲雨外。蘭亭不在管絃中。居然自是前賢事。何必青樓倚翠空。

曾歷年中。楊嗣復相公其座下。繼放兩榜。時先僕射自東洛入覲。嗣復率生徒迎於潼關。既而大宴於新昌里第。僕射與所執坐於正寢。公領諸生翼坐於兩序。時元白俱在。皆賦詩於席上。唯刑部楊汝士侍郎詩後成。元白覽之失色。詩曰。隔坐應須賜御屏。盡將仙翰入高冥。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再歲生徒陳賀宴。一時良史盡傳馨。當年疏傳雖云盛。詎有蘭鍼醉醁醽。汝士其日大醉。歸謂子弟曰。我今日壓倒元白。

大順中。王渙自左史拜考功員外。同年李德鄰自右史拜小戎。趙光允自補袞拜小儀。王拯自小版拜少

勳。換着鵠長何處恩。上裴公曰。昔於七十榜三年。逢禮含香次節遊。珠彩乍連星錯落。桂花曾對月嬋娟。玉經磨琢多成器。劍拔沈埋便倚天。獨念衛恩最深者。春來爲壽拜尊前。裴公答曰。謬持文柄得時賢。粉署清華次第遷。昔歲策名皆健筆。今朝稱職並同年。各懷器業寧推讓。俱上青霄豈後先。何事老來猶賦詠。欲將酬和永留傳。王起於會昌中放第二榜。內道場詩僧廣宣以詩寄賀曰。從辭鳳閣掌絲綸。便向青雲領貢賓。再闢文場無枉路。兩開金榜絕冤人。眼看龍化門前水。手放鶯飛谷口春。明日定歸台席去。鶺鴒原上共陶鈞。起答曰。延英面奉入青闈。亦選功夫亦選奇。在冶只求金不耗。用心空學秤無私。龍門變化人皆望。鶯谷飛鳴自有時。獨喜向公誰是證。彌天上士與新詩。

周墀任華州刺史。武宗會昌三年。王起僕射再主文柄。墀以詩寄賀。并序曰。僕射十一叔。以文學德行。當代推高。在長慶之間。春闈主貢。采摭孤進。至今稱之。近者朝廷以文柄重難。將抑浮華。詳明典實。繇是復委前務。三領貢籍。迄今二十二年于茲。亦縉紳儒林罕有如此之盛。況新榜既至。衆口稱公。揀忝沐深恩。喜陪諸彥。因成七言四韻詩一首。輒敢寄獻。用導下情。兼呈新及第進士。文場三化魯儒生。二十餘年振重名。曾忝木雞誇羽翼。又陪金馬入蓬瀛。(墀前年木雞賦及第。今陪僕射守職內庭。)雖欣月桂居先折。更羨春闈最後榮。欲到龍門看風水。關防不許暫離營。時諸進士皆賀。起答曰。貢院離來二十霜。誰知更忝主文場。楊葉縱能穿舊的。桂枝何必愛新香。九重每憶同仙禁。六義初吟得夜光。莫道相知不相見。蓮峯之下欲徵黃。

王起門生一榜二十二人。和周墀詩。嵩高降德爲時生。洪筆三題造化名。鳳詔停歸專北極。驪珠搜得盡東瀛。褐衣已換金章貴。禁掖曾隨玉樹榮。明日定知同相印。青衿新列柳門營。(盧肇。字子發。)公心獨立副天心。三轄春闈冠古今。蘭署門生皆入室。蓮峯太守別知音。同升翰苑時名重。遍歷朝端主意深。新有受恩江

海客。坐貽朝夕繼爲霖。(丁稜。字子陵。)三年竭力向春闈。塞斷浮華衆路岐。盛選棟梁非昔日。平均雨露及明時。登龍舊美無斜徑。折桂新榮盡直枝。莫道只陪金馬貴。相期更在鳳凰池。(姚鵠。字居雲。)昔年桃李已在榮。今日蘭蓀又發生。葑菲采時皆有道。權衡分處且無情。叨陪鸞鷺朝天客。共作門闌出谷鶯。何事感恩偏覺重。忽聞金榜扣柴荊。(退之自顧蕪劣。始不敢以明試之望。旋試之後。遂歸於城南山居。不期一旦進士國近人登榜。扣關相報。方知忝幸矣。高退之字遵聖。)當年門下化龍成。今日餘波進後生。仙籍共知推麗則。禁垣同得薦嘉名。桃蹊早茂誇新萼。菊圃初開耀晚英。誰料羽毛方出谷。許教齊和九皋鳴。(孟球。字廷玉。)孔門頻建鑄顏功。紫綬青衿感激同。一簣勤勞成太華。三年恩德重維嵩。楊隨前詔穿皆中。桂許平人折欲空。慚和周郎應見顧。感知大造竟無窮。(劉耕。字遵益。)常將公道選羣生。猶被春闈屈重名。文柄久持殊歲紀。恩門三啟動寰瀛。雲將幸接鸞鳳盛。變化欣同草木榮。乍得陽和如細柳。參差長近亞夫營。(裴翻。字雲章。)滿朝簪紱半門生。又見新書甲乙名。孤進自今開道路。至公依舊振寰瀛。雲飛太華清詞著。花發長安白屋榮。忝受恩光同上客。唯將報德是經營。(史驥。字彥龍。)滿朝朱紫半門生。新榜勞人又得名。國器從知收片玉。朝宗轉覺集登瀛。同升翰苑三年美。繼入花源九族榮。共仰蓮峯聽雪唱。欲叨仙曲意征營。(崔軒。字鳴岡。)一振聲華入紫微。三開秦鏡照春闈。龍門舊列金章貴。鶯谷新遷碧落飛。恩感風雷皆變化。詩裁錦繡借光輝。誰知散質多榮忝。鸞鷺清塵接布衣。(劉希邁。字大臣。)龍門一變荷生成。況是三傳不朽名。美譽

早聞嘍北闕頒波今見走東瀛。鸞行既接參差影。雞樹仍同次第榮。從此青衿與朱紫。升堂侍宴更何營。(林滋。字後象。)恩光忽逐曉春生。金榜前頭忝姓名。三感至公裨造化。重揚文德振寰瀛。佇爲霖雨曾相賀。半在雲霄覺更榮。何處新詩添照灼。碧蓮峯下柳間營。(李仙古。字垂後。)二十二年文教主。三千上士滿皇州。獨陪宣父蓬瀛奏。方接顏生鼎衛遊。多羨龍門齊變化。屢看雞樹第名流。升堂何處最榮美。朱紫環尊幾獻酬。(黃頗。字無頗。)三開文鏡繼芳聲。暗指雲霄接去程。會脈洪波先得路。早升清禁共垂名。蓮峯對處朱輪貴。金榜傳時玉韻成。更許下才聽白雪。一枝今過郄詵榮。(溫道符。字嬰瑞。)常將公道選諸生。不是鸞鴻不得名。天上宴迴聯步武。禁中麻出滿寰瀛。昔遊遍過前賢貴。門館仍叨後學榮。看著鳳池相繼入。都堂那肯滯關營。(郎上卿。字陟之。)重德由來爲國生。五朝清顯冠公卿。風波久佇濟川楫。羽翼三遷出谷鶯。絳帳青衿同日貴。春蘭秋菊異時榮。孔門弟子皆賢哲。誰料窮儒忝一名。(石貫。字總之。)文學宗師心稱平。無私三用佐貞明。恩波舊是仙舟客。德宇新添月桂名。蘭署崇資金印重。蓮峯高唱玉音清。羽毛方荷生成力。難繼鸞鳳上漢聲。(李潛。字德隱。)科文又主守初時。光顯門生濟會期。美擅東堂登甲乙。榮同內署侍恩私。羣鶯共喜新遷木。雙鳳皆當即入池。別有倍深知感士。曾經兩度得芳枝。(孟守。字處中。)儒雅皆傳德教行。幾敦浮俗贊文明。龍門昔上波濤遠。禁署同登渥澤榮。虛散謬當陪杞梓。後先寧異感生成。時方側席徵賢急。況說謳謠近帝京。(唐思言。字子文。)聖朝文德最推賢。自古儒生少比肩。再啟龍門將二紀。兩司鶯谷已三年。蓬山皆羨齊榮貴。金榜誰知忝後先。正是感恩流涕日。但思旌旆碧峯前。(左牢。字[illegible]。)春闈帝念主生成。長慶公聞兩歲名。有詔赤心分兩係。無私和氣浹寰瀛。龍門乍出難勝幸。鴛侶先行是最榮。遙仰高峯看白雪。多慚屬和意屏營。(王甚夷。字無競。)長慶曾收間世英。早居臺閣冠公卿。天書再受恩波遠。金榜三開日月明。已見差肩趨翰苑。更期聯步掌台衡。小儒謬跡雲霄路。心仰蓮峯望太清。([illegible]。字化光。)

曹汾尚書鎮許下。其子希幹及第。用錢二十萬。榜至鎮。開賀宴日。張之於側。時進士胡錡有啟賀。略曰。桂枝折處。著萊子之衣。楊葉穿時。用魯連之舊箭。(分之名故也。)又曰。一千里外。觀上國之風光。十萬軍前。展長安之春色。楊汝士尚書鎮東川。其子知溫及第。汝士開家宴相賀。營妓咸集。汝士命人與紅綾一匹。詩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國將軍又不貧。一曲高歌綾一匹。兩頭娘子謝夫人。

華州榜。薛侍郎諸門生詩曰。時在過聽委平衡。粉署華燈到曉明。開卷固難窺浩汗。執心空欲慕公平。機雲筆舌臨文健。沈宋篇章發詠精。自笑觀光輝昨日。披心爭不愧羣生。

盧相國鈞初及第。頗窘於牽費。俄有一僕願爲月傭。服飾鮮潔。謹幹不與常等。睹鈞褊乏。往往有所資。時俯及關宴。鈞未辦醵率。揆形於色。僕輒請罪。鈞具以實告。對曰。極細事耳。郎君可以處分最先後勾當何事。鈞初疑其妄。既而將試之。紿謂之曰。爾若有伎。吾當主宴。第一要一大第爲備宴之所。次則徐圖。其僕唯而去。頃刻乃迴白鈞曰。已稅得宅矣。請幾郎檢校。翌日。鈞強往看之。既而朱門甲第。擬於宮禁。鈞不覺欣然。復謂曰。宴處即大如法。此尤不易張陳。對曰。但請選日啟聞侍郎。張陳某請專掌。鈞始慮其非。反覆詰問。但微笑不對。或意其非常人。亦不固於猜疑。既宴除之日。鈞止於是。俄覩幕帟茵毯。華煥無比。此外

於竹花卉，皆爲是鈞之觴詠畢至。由是公卿間靡不訝詫。詰朝，其僕請假給遊諸色假借什物，因之一去不返。遂旬日鈞異其事，馳往舊遊訪之，則向之花竹一無所有，但見頹垣壞棟而已。議者以鈞之仁感通神明，故爲曲借一春之盛，而成終身之美。處庸鈞之孫，貞簡有祖風。光化初，華州行在及第。洎大寇犯闕，二十年搢紳不搆乏，處庸始登第。俄有李鴻者遺之，願傭力。鴻以錐刀暇日，往往反資於庸。此外未嘗以所須爲意。庸有舊業在南陽，嘗令鴻徵租，皆如期而至，往來千里，而未嘗侵費一金。既及第，鴻奔走如初。及一春事畢，鴻即辭去。

新進士尤重櫻桃宴。乾符四年，永寧劉公第二子覃及第，時公以故相鎮淮南，敕邸吏日以銀一鋌資覃醵罰，而覃所費往往數倍。邸吏以聞，公命取足而已。會時及薦新，狀元方議醵率，覃潛遣人厚以金帛預購數十碩矣。於是獨置是宴，大會公卿。時京國櫻桃初出，雖貴達未適口，而覃山積鋪席，復和以糖酪者，人享蠻畫一小盎，亦不啻數升。以至參御輩，靡不沾足。

羅玠貞元五年及第，關宴曲江，泛舟舟沉，玠以溺死。後有關宴前卒者，謂之報羅。

宣慈寺門子，不記姓氏，酌其人，義俠之徒也。咸通十四年，韋昭範先輩登第，昭範乃度支侍郎楊嚴懿親。宴席間帟幕器皿之類，皆假於計司。楊公復遣以使庫供借。其年三月中，宴於曲江亭，供帳之盛，罕有倫擬。時飲興方酣，俄覩一少年跨驢而至，驕悖之狀，傍若無人。於是俯逼筵席，張目引頸及肩，復以巨箠振築佐酒，謔浪之詞，所不忍聆。諸君子駭愕之際，忽有於衆中批其頰者，隨手而墜。於是連加毆擊，復奪所執箠，箠之百餘。衆皆致怒，瓦礫亂下，殆將斃矣。當此之際，紫雲樓門軋開，有紫衣從人數輩馳告曰：莫打。傳呼之聲相續。又一中貴驅殿甚盛，馳馬來救。門子乃操箠迎擊，中者無不面仆于地，敕使亦爲所箠。既而奔馬而返，左右從而俱入門，亦隨閉而已。座內甚忻媿，然不測其來，仍慮事連宮禁，禍不旋踵，乃以緡錢束素，召行毆者訊之曰：爾何人，與諸郎君誰素，而能相爲如此。對曰：某是宣慈寺門子，亦與諸郎君無素，第不平其下人無禮耳。衆皆嘉歎，悉以錢帛遺之。復相謂曰：此人必須亡去，不則當爲擒矣。後旬朔，座中賓客多有假塗宣慈寺門者，門子皆能識之，靡不加敬，竟不聞有追問之者。

裴思謙狀元及第後，作紅箋名紙十數，詣平康里，因宿於里中。詰旦賦詩曰：銀缸斜背解鳴璫，小語偷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

鄭合敬先輩及第後，宿平康里，詩曰：春來無處不閑行，楚潤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聞喚狀頭聲。楚娘、閩娘，妓之尤者。

盧肇，袁州宜春人，與同郡黃頗齊名。頗富於產，肇幼貧乏。與頗赴舉，同日遵路，郡牧於離亭餞頗而已。時樂作酒酣，肇策蹇郵亭側而過，出郭十餘里，駐程俟頗爲侶。明年，肇狀元及第而歸，刺史已下接之，大慚恚。會延肇看競渡，於席上賦詩曰：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銜得錦標歸。錦標，頗所得。

薛監晚年厄於宦途，嘗策羸赴朝，值新進士榜下綴行而出。時進士團所由輩數十人，見逵行李蕭條，前導曰：迴避新郎君。逵囅然，即遣一介語之曰：報道莫貧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

許盡者，睢陽人也，薄攻五字詩。天復四年，大駕東幸，駐蹕甘棠。盡於此際及第。梁太祖長子號大卿郎君者，嘗與盡周和，盡以卿爲與主，隨駕至洛下。攜同年數人醉於梁祖私第，因折牡丹十許朵。主吏前白云：凡此花開落，皆籍其數，中令公秀才奈何恣意攀折。盡便戲之，主吏銜之。潛遣一介馳報梁祖，梁祖聞之，顛睚眦，獨命械盡而獻。于時大卿竊知，間道先遣使至。盡遂亡命河北，莫知所止。

鄭光業新及第年，宴次，有子女卒患心痛而死。同年皆惶駭，光業撤筵中器物，悉授其母，別徵酒器，盡歡而散。

乾符四年，諸先輩月燈閣打毬之會，時同年悉集。無何，爲兩軍打毬軍將數輩私較於是。新人排比既盛，勉強遲留，用抑其銳。劉覃謂同年曰：僕能爲羣公小挫彼驕，必令解去，如何。狀元已下應聲請之。覃因跨馬執杖，躍而揖之曰：新進士劉覃擬陪奉，可乎。諸輩皆喜。覃馳驟擊拂，風驅雷逝，彼皆瞪眙。俄策得毬子，向空磔之，莫知所在。數輩慚沮，僶俛而去。時閣下數千人，因之大呼笑，久而方止。

咸通十三年三月，新進士集於月燈閣爲蹙鞠之會。擊拂既罷，痛飲於佛閣之上，四面看棚櫛比，悉皆褰去帷箔而縱觀焉。先是飲席未合，同年相與循檻肆覽，忽睹希回者，年七十餘，榜末及第。時同年將欲即席，希回堅請更一巡，衆皆笑，或謔之曰：彼亦何敢望回。

大中十年，鄭顥都尉放榜，請假往東洛覲省，生徒餞於長樂驛。俄有紀於屋壁曰：三十驊騮一烘塵，來時不鏁杏園春。楊花滿地如飛雪，應有偷遊曲水人。

乾符丁酉歲，關宴甲於常年，有溫定者，久困場屋，坦率自恣，尤憎時之浮薄。設奇以侮之。至其日，蒙衣肩輿，金翠之飾，負出於衆，侍婢皆稱是，徘徊於柳陰之下。俄頃諸公自露棚移樂登鷁首，既而謂是豪貴，其中姝麗，因遣促舟而進。莫不注視於此，或肆調謔不已。羣興方酣，定乃於簾間垂足定膝，脛偉而毳。衆忽覩之，皆掩袂嚬命迴舟避之。或曰：此必溫定矣。

乾寧末，駕幸三峯，太子太師盧知猷於西溪亭子赴進士關宴，因謂前達曰：老夫似趁關宴至今相繼止三十箇矣。

李峴及第，在偏侍上，俯逼起居宴，霖雨不止，遣賃油幕以張去之。峴先人舊廬升平里，凡用錢七百緡，自所居連亙通衢，殆足一里餘，參御輩不啻千餘人，駢馬車輿，闐咽門巷，來往無有寧謐者。而金碧照耀，頗有嘉致。峴時爲丞相韋都尉所委，干預政事，號爲李八郎。其妻又南海韋宙女，宙常資之金帛，不可勝紀。

神龍已來，杏園宴後，皆於慈恩寺塔下題名。同年中推一善書者紀之。他時有將相，則朱書之。及第後知聞，或遇未及第時題名處，則爲添前字。或詩曰：曾題名處添前字，送出城人乞舊詩。

苗台符六歲能屬文，聰悟無比，十餘歲博覽羣籍，著皇心三十卷。年十六及第。張讀亦幼擅詞賦，年十八及第。同年進士，同佐鄭薰少師宣州幕，二人嘗列題於西明寺之東廡，或竊注之曰：一雙前進士，兩箇阿孩兒。台符十七不祿，讀位至正卿。

李湯題名於昭應縣樓，韋蟾視之，走筆留謔曰：渭水秦川拂眼明，希仁何事寡詩情。只應學得虞姬壻，書字才能記姓名。

裴晉公赴敵淮西。題名華嶽之闕門。大順中。戶部侍郎司空圖以一絕紀之曰。嶽前大隊赴淮西。從此中原息戰鼙。石闕莫教苔蘚上。分明認取晉公題。

白樂天一舉及第。詩曰。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樂天時年二十七。省試性習相近遠賦。玉水記方流詩。攜之謁李涼公逢吉。公時爲校書郎。于時將他適。白遽造之。逢吉行攜行看。初不以爲意。及覽賦頭。曰。噫。下自人上。達由君成。德以愼立。而性由習分。逢吉大奇之。遂寫二十餘本。其日十七本都出。

論曰。科第之設。沿革多矣。文皇帝撥亂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籠英彥。邇來林棲谷隱。櫛比鱗差。美給華資。非第勿處。雄藩劇郡。非第勿居。斯乃名實相符。亨達自任。得以惟聖作則。爲官擇人。有其才者。靡捐於甕牖繩樞。無其才者。詎繫於王孫公子。莫不理推畫一。時契大同。垂三百年。擢士衆矣。然此科近代所美。知其美之所美者。在乎端己直躬。守而勿失。昧其美之所美者。在乎貪名巧宦。得之爲榮。噫。大聖設科。以廣其教。奈何昧道由徑。未旋踵而身名俱泯。又何科第之庇乎。刻諸奇芳逐勝。結友定交。競車服之鮮華。騁杯盤之意氣。沽激價譽。比周行藏。始膠漆於群強。終短長於逐末。乃知得失之道。坦然明白。鄙則所謂求名而亡。欲蓋而彰。苟有其實。又何科第之闕歟。

唐摭言卷四

節操

裴晉公質狀眇小。相不入貴。旣屢屈名場。頗亦自惑。會有相者在洛中。大爲縉紳所神。公時造之問命。相者曰。郎君形神稍異於人。不入相書。若不至貴。卽當餓死。然今則殊未見貴處。可別日垂訪。勿以蔬糲相鄙。候旬日爲郎君細看。公然之。凡數往矣。無何。阻朝客在彼。因退遊香山佛寺。徘徊廊廡之下。忽有一素衣婦人。致一緹襆於僧伽和尚欄楯之上。祈祝良久。復取筊擲之。叩頭瞻拜而去。少頃。度方見其所致。意彼遺忘。旣不可追。然料其必再至。因爲收取。踟躕至暮。婦人竟不至。度不得已。攜之歸所止。詰旦復攜就彼。時寺門始闢。俄覩向者素衣疾趨而至。逡巡撫膺惋歎。若有非橫。度從而訊之。婦人曰。新婦阿父無罪被繫。昨告人假得玉帶二。犀帶一。直千餘緡。以遺津要。不幸遺失於此。今老父不測之禍。無所逃矣。度憫然。復細詰其物色。因而授之。婦人拜泣。請留其一。度不顧而去。尋詣相者。相者審度。聲色頓異。大言曰。此必有陰德及物。此後前途萬里。非某所知也。再三詰之。度偶以此言之。相者曰。祇此便是陰功矣。他日無相忘。勉旃勉旃。度果位極人臣。

盧大郎補闕。（盧名上字與僕家諱同。下字曰暉。）升平鄭公之甥也。早少孤。長於外氏。鄭常誨之。舉進士。咸通十一年初舉。廣明庚子歲。遇大寇犯闕。竄身南服。時外兄鄭紹鎮南海。暉向與紹同庠序。紹仕州縣釋官。暉自號白衣卿相。

然二表俱爲舅鍾愛。別來未十稔。紹爲節將。暉乃窮儒。復脫身虎口。挈一囊而至。紹待之甚厚。時大駕幸蜀。天下沸騰。紹勉之出處。且曰。人生幾何。苟富貴可圖。何須一第耳。暉不答。復請賓佐誘激者數四。復虛右席以待暉。暉因曰。大朝設文學之科。以待英俊。如暉能否。焉敢期於獲捷。然聞昔舅氏所勗。常以一第見勉。今舊館寂寥。奈何遂宿昔之約。苟白衣致世。亦其命也。若見利改途。有死不可。紹聞之加敬。自是龍鍾場屋。復十許歲。大順中。方爲宏農公所擢。卒於右袞。

孫泰。山陽人。少師皇甫穎。操守頗有古賢之風。泰妻卽姨妹也。先是姨老矣。以二子爲託。曰。其長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疾。非泰不可適。衆皆伏泰之義。嘗於都市遇鐵燈臺。市之。而命洗刷。却銀也。泰亟往還之。中和中。將家于義興。置一別墅。用緡錢二百千。旣半授之矣。泰遊吳興郡。約回日當詣所止。居兩月。泰回。停舟徒步。復以餘資授之。俾其人他徙。于時睹一老嫗長慟數聲。泰疑悸。召詰之。嫗曰。老婦嘗逮事翁姑於此。子孫不肖。爲他人所有。故悲耳。泰憮然久之。因紿曰。吾適得京書。已別除官。固不可駐此也。所居且命爾子掌之。言訖。解維而逝。不復返矣。子展進士及第。入梁爲省郎。

論曰。范宣之三立。德居其首。夫子之四科。行在其先。矧乃五常者。總之於仁。百慮者。試之於利。禍福不能遷至德。貧富不能窺至仁。夫烱戒之倫。而窮達不侔者。其惟命與。苟涉諸道。又何窮達之異致矣。

與恩地舊交

劉虛白與太平裴公早同硯席。及公主文。虛白猶是舉子。試雜文日。簾前獻一絕句曰。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著麻衣待至公。

孟棨年長於小魏公。放榜日。棨出行曲謝。沆泣曰。先輩。吾師也。沆泣。棨亦泣。棨出入場籍三十餘年。

長孫籍與張公舊交。公兄呼籍。公將諷其改圖。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師友

李華以文學名重於天寶末。至德中。自前司封員外。起爲相國李梁公峴從事。檢校吏部員外。時陳少遊鎮淮陽。尤仰公之名。一旦城門吏報華入府。少遊大喜。簪笏待之。少頃。復曰。云已而蕭公功曹矣。卽穎士也。

盧江何長師。趙郡李華。范陽盧東美。少與韓衢爲友。江淮間號曰四夔。

裴佶字宏正。宰相耀卿之孫。吏部郎中綜之子。卒於工部尚書。鄭餘慶請先行朋友服。私謚曰貞子。因泰章。

喬潭。天寶十三年及第。任陸渾尉。時元魯山客死是邑。潭誠倅禮葬之。復卹其孤。李華三賢論云。潭。吾之孫。有古人風。李華稱元德秀、張友略。志如道德。行如經術。

貞元十三年。李程以大宏詞振名。與李敏同姓。同年同登第。又同甲子。（及第時俱二十五歲。）又同門。柴皆著行敏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般同。

隴西李弁與齊相國映友善。映為將相。弁為布衣。而弁致書於映。以友不以貴也。時映左遷于夔。弁書曰。三十三官足下。近年已來。宰臣當國。多與故人禮絕。僕以禮處足下。則足下長者。僕心未忍。欲以故人處足下。則慮愁怨之人。以僕為流輩。欲修書逡巡至今。忽承足下出守夔國。於蒼生之望。則為不幸。為足下謀之。則名遂身退。斯又為賀。僕昧時者。謹以為賀。但鄙陽、雲安。道阻且長。音塵寂蔑。永以三歎。僕所疾沈痼方肆。子弟力農為世棄矣。足下亦焉能不棄僕耶。足下素□。僕所知之。其於得喪。固怡如也。然朝臣如足下寡矣。明王豈當不察之耶。惟強飯自愛。珍重珍重。

李華祭蕭穎士文。維乾元三年二月十日。孤子趙郡李華。以清酌之奠。敬祭于亡友故楊府功曹蘭陵蕭公之靈。嗚呼茂挺。平生相知。情體如一。歲月之別。俄成古今。天乎喪予。此痛何極。華與蕭深重。艱難所鍾。殊方永絕。觸目號裂。途窮易感。況哭故人。以足下才惟挺生。名蓋天下。道孤命屈。掄踠終身。避亂全絜。忠也。甘危遜禍。孝也。有王佐之才。先師之訓。而發於道路。何負於天乎。痛哉。華時昔之歲。幸忝周旋。足下不棄愚劣。一言契合。古稱管鮑。今則蕭李。有過必規。無文不講。知名當世。實賴無人。術環往復。何日忘此。存實等泣血千里。羇旅相依。聞其一哀。心骨皆斷。夫痛之至者。言不能宣。遣欲寄詞。祇益填塞。茂挺。存其降鑒尚享。

韓文公瘞硯文。隴西李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四年悲歡否泰。未嘗廢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塞二年。登上第。行於褒谷閒。役者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於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而識之。士乎成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毀。不忍棄。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瓦礫異。

杜工部奕鄭廣文。皆以詩贈虔曰。諸公袞袞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過屈宋。德尊一代常坎壈。名垂萬古知何用。杜陵野老人更嗤。短褐身容髮如絲。日糴太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衾期。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真吾師。清夜沈沈動春酌。燈前細雨簷花落。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相如逸才親滌器。子雲識字終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銜盃。又曰。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則騎馬歸。頗遭官長罵。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賴得蘇司業。時時與酒錢。及虔卽世。甫賦八哀詩。其一章誄虔也。

崔羣字敦詩。貞元八年。陸贄下及第。與韓愈為友。羣佐宣州幕時。愈與羣書論交。略云。考之百行而無瑕。窺之閫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唯吾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然曉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晦明。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源者也。以此而推之。而度之。誠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從何而得也。

劉駕與曹鄴為友。俱攻古風詩。鄴旣擢第。而不卽出京。俟駕成名同去。果諧所志。

毛傑與盧藏用書曰。月日堂步子毛傑謹致書于盧公足下。傑聞古者所貴者道也。所好者才也。故才高則被襟而論翰墨。道粹則言事而致談笑。何必鷄鳴狗盜。始資僥倖之能。簞食瓢飲。不顧渭濱之川。自公立名

休代。博物多能。帝曰俯諾。擢為近侍。所以從容禁省。出入瑣闥。忠勇在躬。優柔薦及。傑時在草莽。運厄窮愁。思折俎而無因。嗟補門而不逮。豈知羣邪譖逆。聯響嗷嗷。紫奪我朱。讒詬惡十。顏公神色自若。心行不遂。頗芝尤以養聞。坐嫗鬒而收思。傑梁鴻遠旅。閔仲未歸。留戀德音。徘徊失路。友鄉童子。嘗臨接於宣尼。蘇門先生。竟未言於阮籍。公於傑者如彼。僕於公者若此。百年朝夕。何事惜於交遊。四海弟兄。何必輕於行路。賈生不云乎。達人大觀。物無不可。小智自私。賤彼貴我。況公拂衣高尚。智靜閑局。世事都捐。尤精道意。豈有自私而已。無大觀者哉。儻能偕雲壑。樊無知。態張良小子。說鴻濛之偈。遺黃石之書。盧往實歸。瑕霧露之微潤。裒多益寡。落隙山之一毫。則知足下之容深焉。小人之慮畢矣。

盧答毛公。毛子足下。勤身訪道。不辭氣瘴。裹糧鬼門。放蕩雲海。有足多矣。一昨不遺。猥辱書禮。期我退處。詢于道眞。使人慚愧也。僕知之矣。士之生代。則有冥志深巖。滅木穹窒。餘几遐以咽氣。味三秀以詠言。固將養蒙全理。不以能鳴天性。則其上也。義感當途。說動時主。懷全德以自達。裂山河以取貴。又其次也。至於誠信不申。忠孝皆缺。獨鍛魑魅。永投豺虎。無面目以可數。推心膺以問天。斯最下也。僕在壯年。常蘄其上。先貞後黷。卒罹憂患。負家為孽。從身于此。何顏復講道德哉。雖然。少好立言。頗聞長者之說。老而彌篤。猶憐薄暮之晷。加我數年。庶無大過。覽莊生鵾鵬之喻。則乾坤龍馬之旨可好矣。培風運海。則六九之源無差矣。覽之正氣。則洗心藏密有由矣。闢卷獨得。恬然會眞。不知宇宙之廖廓。不知生之與謝。斯亦曖昧所守。何必為是。儒吾人起予指掌。而說今之隱几。不亦樂乎。道在稊稗無相剛。曷為區區。過勞枝劍也。頃風眩成疾。下泛復厲。筆力此遐答。無所益灰。淹遲日期。庶不我責。盧藏用頓首。

方干師徐凝。干常刺凝曰。把得新詩草裏論。反語曰村裏老。李頻師方干。後頻及第。詩僧清越賭干詩云。弟子已得桂。先生猶灌園。

韓文公名播天下。李翱、張籍。皆升朝籍。北面師之。故愈答崔立之書曰。近有李翱、張籍者。從予學文。翱與陸傪員外書。亦曰。韓退之之文。非茲世之文也。古之文也。其人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後愈自潮州量移宜春郡。郡人黃頗師愈為文。亦振大名。頗嘗覩盧肇為碑版。則睡之而去。案實錄、愈與人交。其有論謝。嘗能鄭其孤。復為舉婚嫁。如孟東野、張籍之類是也。李義山師令狐文公。呼小趙公為郎君。於文公處稱門生。

氣義

郭代公年十六。入太學。與薛稷、趙彥昭為友。時有家信至。寄錢四十萬。以為學糧。忽有一衰服者叩門云。五代未葬。各在一方。今欲同時舉大事。乏於資財。聞公家信至。頗能相濟否。公卽命以車一時載去。略無留者。亦不問姓氏。深為趙、薛所誚。元振怡然曰。濟彼大事。亦何誚焉。其年為糧食斷絕。竟不成舉。

熊執易赴舉。行次潼關。秋霖月餘。滯於逆旅。俄聞鄰店有一士吁嗟數四。執易潛伺之。曰。前堯山令樊澤舉制科至此。馬斃囊空。莫能自進。執易造焉。遂輟所乘馬。倒囊濟之。執易其年罷舉。澤明年登科。

代公為通泉縣尉。掠賣千餘人。以供過客。天后異之。召見。大愜聖旨。并口占古劍一篇以進。上奇之。命錄

寫當直學士。

楊虞卿及第後。舉三篇。爲校書郎。來淮南就李鄘親情。遇前進士陳商啓護窮窘。公未相識。問之。倒囊以濟。

李北海。年十七。攜三百縑就納國色。偶遇人啓護。傾囊救之。

許棠久困名場。咸通末。馬戴佐大同軍幕。棠往謁之。一見如舊相識。留連數月。但詩酒而已。未嘗問所欲。一旦大會賓友。命使者以棠家書授之。棠驚愕莫知其來。啓緘。即知戴潛遣一介恤其家矣。

贊曰。孰以顯廉。臨財不苟。孰以定交。宏道則久。窮乃益堅。遂以胡有。無得無喪。天長地久。君子行之。小人則否。

唐摭言卷五

切磋

大居守李相。讀春秋。誤呼叔孫婼（敕略）。爲婼（敕晷）。日讀一卷。有小吏侍側。常有不懌之色。公怪問曰。爾常讀此書耶。曰然。胡爲聞我讀至此而數色沮耶。吏再拜言曰。緣某師授誤呼文字。今聞相公呼婼（敕略）。爲婼（敕晷）。方悟耳。公曰。不然。吾未之師也。自檢釋文而讀。必誤在我。非在爾也。因以釋文示之。（尚書略李以問知首。久而成名。自配皆爲譽。）小吏因委曲言之。公大慚愧。命小吏受北面之禮。號爲一字師。

韓文公著毛穎傳。好博塞之戲。張水部以書勸之。凡三書。其一曰。比見執事多尚駮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爲歡。此有累於令德。又高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藝。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爲。猶不爲損。況爲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爲也。今執事爲之。以廢棄時日。籍實不識其然。文公答曰。吾子譏吾與人言爲無實駮雜之說。此吾所以爲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體也。若高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思而誨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

羊紹素夏課。有畫狗馬難爲功賦。其實取畫狗馬難於畫鬼神之意也。投表兄吳子華。子華覽之。謂紹素曰。吾子此賦未嘉。賦題無鬼神。而賦中言鬼神。子盍爲畫狗馬難於畫鬼神賦。即善矣。紹素未及改易。子

華一夕成於腹笥。有進士章象。池州九華人。始以賦卷謁子華。子華聞之甚喜。象居數日。貢一篇於子華。其破題曰。有丹青二人。一則矜能於狗馬。一則誇妙於鬼神。子華大奇之。遂焚所著。而紹素竟不能以已下之。其年子華爲象取府元。

陳嶠謁安陸鄭郎中誠。三年方一見。誠從容謂嶠曰。識閻廷言否。嶠曰。偶未知聞。誠曰。不妨與之還往。其人文似西漢。

吳融廣明中和之際。久負屈聲。雖未擢科第。同人多贄謁之如先達。有王圖工詞賦。投卷凡旬月。融既見之。殊不言圖之臧否。但問圖曰。更曾得盧休信否。何堅臥不起。惜哉。融所得不如也。休圖之中表。長於八韻。向與子華同硯席。晚年拋廢。歸鏡中別墅。

李翺與陸傪書。李觀之文章如此。官止於太子校書。年止於二十九。雖有名於時俗。其卒深知其至者。果誰哉。信乎天地鬼神之無情於善人。而不罰罪也甚矣。爲善者將安所歸乎。翺書其人贈于兄。蓋思君子之知我也。予與觀平生不得相往來。及其死也。則見文。嘗謂使李觀若永年。則不遠於揚子雲矣。書己之文次。忽然若觀之文亦見於君也。故書苦雨賦。綴於前。當下筆時。復得詠其文。則觀也雖不永年。亦不甚遠於揚子雲矣。書苦雨之辭。既又思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詞旨其意適。則孟軻既沒。亦不見有過於斯者。當下筆時。如他人疾書之寫誦文。不是過也。其詞乃能如此。嘗書其一章曰。獲麟解。其他亦可以類知也。窮愁不能無述。適有書寄弟正辭。及其終亦自覺不甚下時當之所爲者。亦以附焉。亦唯讀觀愈之詞。冀一詳焉。翺再拜。

李元賓與弟書曰。年不甚幼。近學何書。擬應明經。爲復有文。明經世傳。不可墜也。文貴天成。強不高也。二事並良。苟事立。汝擇處高。

景福中。江西節度使鍾傳。遣僧從約進法華經一千部。上待之恩渥有加。宜從約入內。賜齋。而錫紫衣一副。將行。太常博士歲司顏以詩贈行。略曰。遠來朝鳳闕。歸去戀元侯。時吳子華任中諫。司顏仰公之名。志在闕和。以爲從約之資。融覽之。撫掌大笑曰。遮阿師更不要見。便把拽出。得其承奉如此矣。

皇甫湜答李生二書。第一書。辱書適曝。使者立復。不果一二。承來意之厚。傳曰。言及而不言失人。麤書其愚。爲足下答。幸察。來書所謂今之工文。或先於奇怪者。顧其文工與否耳。夫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衆。出衆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非有意先之也。乃自然也。必崔嵬然後爲嶽。必滔天然後爲海。明堂之棟。必撓雲霓。驪龍之珠。必錮深泉。足下以少年氣盛。固當以出拔爲意。學文之初。且未自盡其才。何遽稱力不能哉。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其僅自見也。將不勝弊矣。孔子譏其身不能者。幸勉而思進之也。來書所謂浮豔聲病之文。恥不爲者。雖誠可恥。但慮足下方今不爾。且不能自信其言也。向者足下舉進士。舉進士者。有司高張科格。每歲聚者試之。其所取。通足下所不爲者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足下方伐柯而舍其斧。可乎哉。恥之不當求也。求而恥之。惑也。今吾子求之矣。是徒涉而恥濡足也。寧能自信其言哉。來書所謂急急於

宜法家人者。適在位者之事。聖人得勢所施爲也。非詩賦之任也。功既成。澤既流。詠歌記述光揚之作作焉。聖人不得勢。方以文詞行於後。今吾子始學。未仕而急其事。亦太早計矣。凡來書所謂數者。假言之未稱。思之或過。其餘則皆善矣。既承嘉惠。敢自固昧。聊復所爲。俟見方盡。湜再拜。

皇甫湜與李生第二書。湜白。生之書辭甚多。志氣甚橫流。論說文章。不可謂無意。若僕愚且困。適生詞說於此。固非宜。雖然。惡言無從。不可不卒。勿怪。夫謂之奇。則非正矣。然亦無傷於正也。謂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謂不如常。適出常也。無傷於正。而出於常。雖尙之亦可也。此統論奇之體耳。未以言文之失也。夫文者非他。言之華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務奇。然亦無傷於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難也。生意便其易者乎。夫言亦可以通理矣。而以文爲貴者。非他。文則遠。無文即不遠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生何嫉之深耶。夫繪事後素。既謂之文。豈苟簡而已哉。聖人之文。其難及也。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詞。吾何敢擬議之哉。秦漢以來。至今文學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其文皆奇。其傳皆遠。生書文亦善矣。比之數子。似猶未勝。何必心之高乎。傳曰。其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生自視何如哉。書之文不奇。易之文可爲奇矣。豈礙理傷聖乎。如龍戰于野。其血元黃。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此何等語也。生輕宋玉。而稱仲尼、班、馬、相如爲文學。案司馬遷傳屈原曰。雖與日月爭光可矣。生當見之乎。若相如之徒。即祖習不暇者也。豈生稱誤耶。將識分有所至極耶。將彼之所立卓爾。非強爲所庶幾。遂讎嫉之耶。其何傷於日月乎。生笑紫貝闕兮珠宮。此與詩之金玉其相何異。天下人有金玉爲之質者乎。被薜荔兮帶女羅。此與贈之以芍藥何異。文章不當如此說也。豈謂怒三四而喜四三。識出之白而性入之黑乎。生云虎豹之文非奇。夫長本非長。短形之則長矣。虎豹之形。於犬羊。故不得不奇也。他皆倣此。生云自然者非性。不知天下何物非自然乎。生又云物與文學不相侔。此喩也。凡喩必以非類。豈可以彈喩彈乎。是不根者也。生稱以知難而退爲謙。夫無難而退。謙也。知難而退。宜也。非謙也。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生以一詩一賦爲非文章。抑不知一之少便非文章耶。直詩賦不是文章耶。如詩賦非文章。三百篇可燒矣。如少非文章。湯之盤銘是何物也。孔子曰。先行其言。既爲甲賦矣。不得稱不作聲病文也。孔子云。必也正名乎。生既不以一第爲事。不當以進士冠姓名也。夫煥乎郁郁乎之文。謂制度。非止文詞也。前者捧卷軸而來。又以浮豔聲病爲說。似商量文詞。當與制度之文異日言也。近風偸薄。進士尤甚。乃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說。爭爲虛張。以相高自謾。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書字未識偏旁。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此時之大病。所當嫉者。生美才。勿似之也。傳曰。唯善人能受盡言。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聞於湜者多矣。以生之有心也。聊有復。不能盡。不宣。湜再拜。

以其人不稱才試而後驗

韓文公、皇甫補闕見李長吉時年七歲。二公不之信。因而試高軒過一篇。

蔣凝。咸通中詞賦絕倫。隨計途次洪府。謁相國徐公。公見其人么麽。不信有其才。因試峴山懷古一篇。凝

於客位賦成。公大奇之。

令狐文公鎭三峯。時及秋賦。特置五場試。第一場雜文。第二場試歌篇。第三場表檄。先是盧弘正一人就試。來者皆悚縮而退。馬植以將家子來求薦。文公與從事皆鄙之。專令人伺其詞句。既而試登山采珠賦。曰。文豹且異於騏龍。采斯疎矣。白石又殊於老蚌。剖莫得之。衆皆大驚。遂停弘正解元矣。

黎逢氣貌山野。及第年。初場後至。使於簾前設席。主司異之。唯其生疎。必謂文詞稍是。專令人伺之。句句來報。初聞云。何人徘徊。曰。亦是常言。既而將及數聯。莫不驚歎。遂擢爲狀元。

王勃著滕王閣序。時年十四。都督閻公不之信。勃雖在座。而閻公意屬子壻孟學士者爲之。已宿構矣。及以紙筆巡讓賓客。勃不辭讓。公大怒。拂衣而起。專令人伺其下筆。第一報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生常談。又報云。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聞之。沈吟不言。又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公矍然而起曰。此眞天才。當垂不朽矣。遂亟請宴所。極歡而罷。

論曰。書云。人無常師。主善爲師。於戲。近世浮薄。率皆貴彼生知。恥乎下學。質疑問禮者。先慚愧色。探微賾奧者。翻沮沈流。風教頹圮。莫甚於此。由是李華自曰師於茂挺。李翺亦曰請益退之。于時名遂功成。才高位顯。務乎矯俗。以遏崩波。盛則盛矣。方之釋公以小吏一言。北面而師之者。可謂曠古一人而已。有若考覈詞藝之臧否。振舉後生之行藏。非唯立賢。所謂報國。嗟。今之論者。信僥倖之賊賊。

唐摭言卷六

公薦　門生盜主師友相薦附

崔郾侍郎既拜命。於東都試舉人。三署公卿。皆祖於長樂傳舍。冠蓋之盛。罕有加也。時吳武陵任太學博士。策蹇而至。郾聞其來。微訝之。乃離席與言。武陵曰。侍郎以峻德偉望。爲明天子選才俊。武陵敢不薄施塵露。向者。偶見太學生十數輩。揚眉抵掌。讀一卷文書。就而觀之。乃進士杜牧阿房宮賦。若其人。眞王佐才也。侍郎官重。必恐未暇披覽。於是搢笏朗宣一遍。郾大奇之。武陵曰。請侍郎與狀頭。郾曰。已有人。曰。不得已。即第五人。郾未遑對。武陵曰。不爾。即請此賦。郾應聲曰。敬依所教。既即席。白諸公曰。適吳太學以第五人見惠。或曰。爲誰。曰。杜牧。衆中有以牧不拘細行間之者。郾曰。已許吳君矣。牧雖屠沽。不能易也。

韓文公、皇甫湜。貞元中名價籍甚。亦一代之龍門也。奇章公始來自江黃間。置書囊於國東門。攜所業先詣二公卜進退。偶屬二公從容。皆謁之。各袖一軸面貽。其首篇說樂。韓始見題而掩卷問之曰。且以拍板爲什麽。僧孺曰。樂句。二公因大稱賞之。問所止。僧孺曰。某始出山隨計。進退唯公命。故未敢入國門。答曰。吾子之文。不止一第。當垂名耳。因命於客戶坊僦一室而居。俟其他適。二公訪之。因大署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訪幾官先輩不遇。翌日。自遺闕而下。觀者如堵。咸投刺先謁之。由是僧孺之名大振天下。

盧延讓光化三年登第。先是延讓師薛許下爲詩。詞意入癖。時人多笑之。吳翰林融爲侍御史。出官峽中。

廷讓時薄遊荆渚,貧無卷軸,未遑貽謁,會融表弟滕籍者,偶得延讓百篇,融覽大奇之,曰:此無他貴,不尋常耳。於是稱之於府主成汭,時故相張公職大租於是邦,常以延讓爲笑端,及融言之,咸爲改觀,由是大獲舉糧,延讓深所感激,然猶困循,竟未相面。後值融赴急徵入內庭,孜孜於公卿間稱譽不已,光化戊午歲,來自襄南,融一見如舊相識,延讓嗚咽流涕,於是攜贄成之矣。

將仕郎守太子校書郎王冷然,謹再拜上書相國燕公閣下: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則僕所以有意上書於公爲日久矣。所恨公初爲相,而僕始總角;公再爲相,僕方志學;及僕預鄉舉,公左官于巴邱;及僕叅常調,而公統軍于沙朔;今公復爲相,隨駕在秦,僕適効官,分司在洛,竟未識賢通之面,把相如之手,則堯舜禹湯之正道,稷倖夔龍之要務,焉得與相公論之乎?昔者公之有文章時,豈不欲文章者見之乎?公未富貴時,豈不欲富貴者用之乎?今公貴稱當朝,文稱命代,見天下未富貴有文章之士,不知公何以用之?公一登甲科,三至宰相,是因文章之得用,于今亦三十年,後進之士,公勿謂無其人。何者?長安令裴耀卿,於開元五年掌天下舉,擢僕高第,以才相知;今尚書右丞王邱,於開元九年掌天下選,拔僕清資,以智見許,然二君者,若無明鑒,寧處要津?是僕亦有文章,思公見也,亦未富貴,思公用也。此非自媒自衒,恐不道不知,有唐以來,無數才子,至於崔融、李嶠、宋之問、沈佺期、富嘉謨、徐彥伯、杜審言、陳子昂者,與公連飛並驅,更唱迭和,此數公者,眞可謂五百年後挺生矣。天喪斯文,凋零向盡,唯相公日新厥德,長守富貴,甚善甚善,是知天贊明主,而福相公,當此之時,亦宜應天之休,報主之寵,緬鏡其闕,匡救其災。若尸祿備員,則焉用彼相矣。僕聞位稱燮理者,則道合陰陽,四時不愆,則百姓無怨。豈有冬初不雪,春盡不雨,麥苗纔日而皆死,桑葉未秋而黃落,蚩蚩迷惑,嗷嗷愁怨,而相公溫眠甲第,飽食廟堂,僕則天地之一生人,亦同人而怨相公也。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言人君欲賢者而不用,徒張此意,厥災荒,云大旱也,陰陽不雨。復曰:師出過時茲謂嘖,其旱不生。夫天道遠,人道邇,僕多言者也,安知天道,請以人事言之。主上開張翰林,引納才子,公以傲物而富貴驕人,爲相以來,竟不能進一賢,拔一善,漢高祖云:當今之賢士,豈獨異於古人乎?有而不知,是彰相公之暗;知而不用,是彰相公之短。故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苗稼槁而便散,雨垂落而復收,此欲德不用之罰也。仍開六胡爲降,日寇邊陲,邦家連兵,來往塞下,巴西諸將,必不出師,過時之咎也。四郊之多壘,卿大夫之辱也。不知獺祭肉食者,何以謀之?相公在外十餘年,而復相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今人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天則不雨,公將若之何?昨五月有恩,百官受賜,相公官既大,物亦多,有金銀器及錦衣等,聞公受之,而有喜色。今歲大旱,黎民阻饑,公何不固辭金銀,請賑倉廩,懷寶衣錦,於相公安乎?百姓饑欲死,公何不舉賢自代,讓位請歸,公三爲相,而天下之人皆以公爲亢極矣。夫物極則反,人盈必衰,日中則昃,月成則虧,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今公富貴功成,文章名遂,唯身未退耳。相公昔在南中,自爲岳陽集,有送別詩云:誰念三千里,江潭一老翁。則知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寬;賈誼非流竄不能作賦,以自安。公當此時,思欲生人京華,老歸田里,脫身瘴癘,其可得乎?今則不然,忘往日之棲遲,貪暮年之富貴,僕恐前途更失,後恨難追。

主上以相公爲賢,使輔佐社稷,若擁德不讓,是曆明君之舉,豈曰能賢?僕見相公事方急,不可黷諸桃李。公聞人之言,或中,猶可收以桑榆。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相公五君詠曰:淒涼丞相府,餘慶在元成。蘇公一聞此詩,移相公於荆府,祐漸至相,由蘇得也。今蘇頲居益部,公坐廟堂,投木報瓊,義將安在?亦可舉蘇以自代,然後爲方朔之行,抑又聞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報國之重,莫若進賢。去年赦書云:草澤卑位之間,恐遺賢俊,宜令兵部即作條目,徵召奏聞,而吏部起請云:試日等第全下者,舉主量加貶削,條目一行,僕知天下父不舉子,兄不舉弟,向者百司諸州長官,皆無才能之識,並是全軀保妻子之徒,一入朝廷,則恐出智居州郡,即思改,豈有輕爲進舉,以取貶削?今歲天下向有四百人應舉,相公豈與四百人盡及第乎?既有第差,由此百司諸州長官,催貶削而不舉者多矣。僕竊謂今之得舉者,不以親則以勢,不以賄則以交,未必能鳴鼓四科,而裹糧三道,其不得舉者,無媒無黨,有行有才,處卑位之間,仄陋之下,吞聲飲氣,何足算哉?何乃天子令有司舉之,而相公令有司拒之,則所謂欲德不用,徒張此意,事與京房易傳同,故天下以大旱相試也。去年所舉縣令,吏部一例與官,舉若得人,天下何不雨?賢俊之舉,楚既失之,縣令之舉,齊亦未得。夫有賢明宰相,尚不能燮理陰陽,而令廟下宰君,豈即能緝熙風化?相公必欲選良宰,莫若舉前倉部員外郎吳太元爲洛陽令;必欲舉御史中丞,莫若舉襄州刺史靳□。清輦轂之路,非太元不可;生臺閣之風,非靳不可。僕非吳靳親友,但以知其賢明,相公有而不知,知而不用,亦其過深矣。抑又聞之,昔閔子騫爲政,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凡校書正字,一政不得入畿,相公曾爲此職,見貞觀已來故事,今吏部侍郎楊滔,眼不識字,心不好賢,獵我清司,改張我舊貫,去年冬奏請,自今已後,官無內外,一例不得入畿,即知正字校書,不如一鄉縣尉,明經進士,不如三衞出身。相公復此改張,甄別安在?古人有坐釣登相,立籌封侯,今僕無尙父之謀,薛公之策,徒以仕於書苑,生於學門,小道逢時,大言斯相,僕也幸甚幸甚。去冬有詩贈公愛子協律,其詩有句云:官微思倚玉,交淺怯投珠。呂氏春秋云:嘗之臠之味,可知一鼎之味。請公且看此十字,則知僕曾吟五言,則亦更有舊文願呈作者。如公之用人蓋已多矣,僕之思用,其來久矣。拾遺補闕,寧有種乎?僕雖不佞,亦相公一株桃李也。此書上論不雨,陰陽乖度,中興相公,進賢爲務,下論僕身求用之路,事繁而言不典,理切而語多忤,其審也必爲執事所晒,其惡也必爲執事所怒,儻晒既能怒方解,則僕當持舊文章而再拜來也。

韓偓,天復初入翰林,其年冬,車駕出幸鳳翔,偓有扈從之功,返正初,上面許偓爲相,奏云:陛下運契中興,當復用重德,鎮風俗,臣座主右僕射趙崇,可以副陛下是選,乞迴臣之命授崇,天下幸甚。上嘉歎。翌日制用崇暨兵部侍郎王贊爲相。時梁太祖在京,素聞崇之輕佻,贊復有嫌釁,馳入請見於上前,具言二公長短。上曰:趙崇是偓薦。時偓在側,梁主叱之。偓奏曰:臣不敢與大臣爭。上曰:韓偓出。尋謫官入閩,故偓有詩曰:手風慵展八行書,眼暗休看九局圖,窗裏日光飛野馬,案前筠管長蒲盧。謀身拙爲安蛇足,報國危曾捋虎鬚,滿世可能無默識,未知誰擬試齊竽。

崔顥,薦樊衡書:夫相州者,九王之舊都,西山嵯崇,足是秀異,竊見縣人樊衡,年三十,神爽清晤,才能絕倫,

雖白面書生。有雄膽大略。深識可以軌時俗。長策可以安邊裔。藏用守道。實用藏年。今國家封山勒崇。命代翠遇。合育之類。莫不踴躍。況詔徵隱逸。州貢茂異。衡之際。何千載一時。君侯復躬自執圭。陪譽日觀。此州名藩。必有所舉。當是舉者。非衡而誰。伏願不棄賢才。賜以甄獎。得預大禮。升聞天朝。衡因此時。策名樹績。報國榮家。今當代之士。知出君侯之門矣。願不勝區區。敢聞左右。俯伏階屏。用增戰汗。

顧薦齊秀才書。某官至辱垂下問。令公舉一人可管記之任者。愚以爲軍中之書記。節度使之喉舌。指事立言而上達。思中天心。發號出令以下行。期悅人意。諒非容易而可專據。竊見前進士高陽齊孝若者考叔。年二十四。舉必專授文。皆雅正。詞賦甚精。章表殊健。蘊前其美風雲。外若塵穢。中甚提衡。執事儀引在幕下。列於賓佐。使其馳一檄。飛一書。必能應馬上之急。求言服中之所欲。夫擢芳刈楚。不棄兩遠。況孝若相門子弟。射策甲科。家居君侯之字下。且數年矣。不勞重幣而獲至寶。甚善甚善。維都大府。多士如林。最所知者斯人也。謹爲閣下記其若此。唯用與舍。高明裁之。謹再拜。

李翺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翺再拜。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伯天下。攘戎狄。匡周室。亡國存。荊楚服。諸侯無不至焉。豎刁、易牙信而國亂。身死不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及者數世。桓公之信於其臣。一道也。所信者得其人。則格于天地。功及後世。不得其人。則不能免其身。知人不易也。豈唯霸者爲難。聖人亦不免焉。帝堯之時。賢不肖皆立於朝。堯能知舜。於是乎放驩兜。流共工。殛鯀。竄三苗。舉禹稷皋陶二十有二人。加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之內。遏密八音。後世之人。皆謂之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伴驩兜共工之徒於朝。禹稷皋陶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則堯將不能得無爲。而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哉。春秋曰。夏滅項。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繼絕存亡。賢者之事也。管夷吾用。所以能繼絕存亡國焉耳。豎刁易牙用。則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未有豎刁易牙爭權。不葬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也。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子之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賢。以及其終。而幸後世之掩其過也。則微矣。然則居上位。流德澤於百姓者。何所勞乎。勞於擇賢。得其人。措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茲天子之大臣。有士千里者。孰有如閣下之好賢不倦者焉。蓋得其人亦多矣。其所求而得而不取者。則有人焉。隴西李觀。奇士也。伏聞閣下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觀病死。昌黎韓愈。得古人之遺風。明於理亂根本之所由。伏聞閣下復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愈爲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用。觀、愈皆豪傑之士也。如此人不時出。觀自古天下。亦有數百年無如其人者焉。閣下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翺實爲閣下惜焉。豈惟翺一人而已。後之讀前載者。亦必多爲閣下惜之矣。茲有平昌孟郊。貞士也。伏聞閣下舊知之。郊爲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薦郊於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其有高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二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百首。杳默咸池音。彼二子皆知言者。豈欺天下之人哉。郊窮饑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曰。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其窮也

甚矣。又有張籍、李景儉者。皆奇才也。未聞閣下知之。凡賢士奇人。皆有所負。不苟合於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能盡其才。如勿用而已矣。能盡其才。而容讒人之所間者。如勿盡其才而已矣。故見賢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材。而不容讒人之所間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茲有二人焉皆來。其一賢士也。其一常常之人也。待之禮貌。不加隆焉。則賢者往。而常常之人日來矣。況其待常常之人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賢者不好色而好德者。雖好色而不如好德者次也。色與德均好者。復其次也。雖好德而不如好色者下也。不好德而好色者窮矣。人有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竭其財求之。而無所愛矣。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見焉。是豈非不好德而好色者乎。賢者則宜有別於天下之人矣。孔子述易。定禮樂。刪詩書。作春秋。聖人也。奮乎萬世之上。其所化之者非其道。則夷狄人也。而孔子之廟存焉。雖賢者亦不能日往而拜之。以其益於人者寡矣。故無益於人。雖孔聖之廟。猶不能朝夕而事焉。有待於人。而不能得善士良士。則不如無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郊將爲他人所得。而大有立於世。與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二者卒然有一於郊之體。其爲惜之不可既矣。閣下終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無可奈何矣。翺窮賤人也。直詞無讓。非所宜至于此者也。爲道之存焉耳。不直則不足以伸道也。非好多言者也。翺再拜。

贊曰。舉孤棄讐。聖人所美。下展蔽善。匹夫所鄙。懿彼數公。時行時止。守道克勤。薦賢不倦。冷然所尚。鴻儒不爲矣

唐摭言卷七

起自寒苦不第即貴附。

武德五年，李義琛與弟義琰、從弟上德三人同舉進士。義琛等隴西人，世居鄴城。國初草創未定，家素貧乏，與上德同居，事從姑，定省如親焉。隨計至潼關，遇大雪，逆旅不容。有咸陽商人見而憐之，延與同寢處。居數日，雪霽而去，琛等議鬻驢以一醉酬之，商人竊知，不辭而去。義琛後宰咸陽，召商人與之抗禮。琛位至刑部侍郎、雍州長史，義琰相高宗，上德司門郎中。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昭寺木蘭院，隨僧齋飡。諸僧厭怠，播至，已飯矣。後二紀，播自重位出鎮是邦，因訪舊遊，向之題已皆碧紗幕其上。播繼以二絕句曰：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脩。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鄭朗相公初舉，遇一僧善氣色，謂公曰：郎君貴極人臣，然無進士及第之分；若及第，即一生厄塞。既而狀元及第，賀客盈門，唯此僧不至。及重試退黜，唁者甚衆，而此僧獨賀曰：富貴在裏。既而竟如其所卜。

李絳，趙郡贊皇人，曾祖貞簡，祖岡，官終襄帥。絳為名相。絳子璋，宣州觀察。楊相公造白檀香亭子初成，會親賓落之。先是璋潛遣人度其廣狹，織一地毯，其日獻之。及收敗，璋從坐。璋子德璘，名過其實，入梁，終夕拜。

徐商相公常於中條山萬固寺泉入院讀書。家廟碑云：隨僧洗鉢。

韋令公昭度少貧窶，常依左街僧錄淨光大師，隨僧齋粥。淨光有人倫之鑒，常器重之。

好放孤寒

元和十一年歲在丙申，李涼公下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時有詩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爛銀文似錦，相將白日上青天。

李太尉德裕頗為寒畯開路，及謫官南去，或有詩曰：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

昭宗皇帝頗為寒畯開路，崔合州榜放，但是子弟，無問文章厚薄，鄰之金瓦，其間屈人不少。孤寒中唯程晏、黃滔擅場之外，其餘以是試考之，濫得亦不少矣。然如王貞白、張蠙詩，趙觀文古風之作，皆臻前輩之閫閾者也。

升沈後進

太和中，蘇景胤、張元夫為翰林主人，楊汝士與弟虞卿及漢公，尤為文林表式。故後進相謂曰：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

大中咸通中，盛傳崔慎由相公嘗寓尺題於知聞，或曰：王凝、裴瓚、舍弟安潛，朝中無呼字知聞，厭裏絕脈脈貧客。凝終宣城，瓚禮部尚書，潛侍中。

太中王崇、竇賢二家，率以科目為資，足以升沈後進，故科目舉人相謂曰：未見王竇，徒勞漫走。

奇章公始舉進士，致琴書於灞滻間，先以所業謁韓文公、皇甫員外。時首造退之，退之他適，第留卷而已。無何，退之訪湜，遇奇章亦及門。二賢見刺，欣然同契，延接，詢及所止，對曰：某方以薄伎卜妍醜於崇匠，進退惟命。一囊猶置於國門之外。二公披卷，卷首有說樂一章，未閱其詞，遽曰：斯高文，且以拍板為什麼？對曰：謂之樂句。二公相顧大喜曰：斯高文必矣。公因謀所居，二公沈默良久曰：可於客戶坊稅一廟院。公如所教，造門致謝，二公復誨之曰：某日可遊青龍寺，薄暮而歸。二公其日聯鑣至彼，因大署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謁幾官先輩不遇。翌日，輦轂名士咸往觀焉，奇章之名由是赫然矣。

論曰：馬不必騏驥，要之善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苟華而不實，以比周鼓舉者，不為君子腹誹鮮矣。

知己

張燕公知房太尉、獨孤常州知梁補闕，二君子之美，出於李翺上楊中丞書云：竊以朝廷之士，文行光明，可以為後進所依歸者，不過十人，翺亦嘗伏其門下。舉其五人，則無無誘勸之心，雖有卓犖奇怪之賢，固不可得而知也。其餘或雖知欲為薦言於人，復懼人不我信，因人之所不信，復生疑而不信，自信猶且不固，矧曰能人之固。是以再往見之，或不如其初；三往復不如其哉。若張燕公之於房太尉、獨孤常州之於梁補闕者，萬不見一人焉。

李翺感知己賦序：貞元九年，翺始就州府之貢，與人事。其九月，執文章一通，謁右補闕梁君。當此時，梁君譽滿天下，屬詞求進士奉文章走梁君門下者，蓋無虛日。梁君知人之過也，亦既相見，遂於翺有相知之

道焉。謂翔得古人之道風。期翔之名不朽於無窮。許翔以拂拭吹噓。翔初謂其面相進也。亦未幸甚。十一月。梁君遘疾而歿。翔漸遊于朋友公卿間。往往皆曰。吾既籍子姓名於補闕梁君也。翔迺知其非面進也。當時意謂先進者遇人特達。皆合有此心。亦未謂知己之難得也。梁君歿于茲五年。翔學聖人經籍教訓文句之爲文將數萬言。愈昔年見梁君之文弗啻數倍。雖不敢同德於古人。然亦幸無怍於中心。每歲試於禮部。迪以文章罷黜。名聲晦昧。於時俗人皆謂之固宜。然後知先進者遇人特達。亦不皆有此心。迺知知己之難得也。夫見善而不能知。雖善何爲。知而不能譽。則如弗知。譽而不能深。則如勿譽。深而不能久。則如弗深。久而不能終。則如勿久。翔雖不肖。幸婚梁君所知。君爲之言於人。豈非譽歟。謂其得古人之道風。豈非深歟。而遂及終身。豈非久歟。不幸梁君短命遐殁。是以翔未能有成也。其誰將繼梁君之志而成之歟。已焉哉。天之遽喪梁君也。是使予之命久迍邅厄窮也。遂賦知己以自傷。其言怨而不亂。蓋小雅騷人之餘風也。

李元賓曰。觀有倍年之友朱巨源。

李華撰三賢論。（劉迅、元德秀、蕭穎士）或曰。吾讀古人之書。而求古人之賢。未獲。遐叔謂曰。無世無賢人。其或世教不至。淪於風波。雖賢不能自辨。況察者未之究耶。鄭衞方奏。正聲間發。極和無味。至文無采。聽者不達。反以爲怪誠之音。太師樂工。亦朱顏而止。楚都之姿。雖爲頗顇。緼褐蒙面。艾美醜妾偷。自以爲陋。此二者既病不自明。復求者亦昔。將制其善惡。在澄政化俗。則賢不肖異貫。而後賢者自明。而察者不惑也。予兄事元魯山。而友劉蕭二功曹。此三賢者。可謂之達矣。或曰。願聞三子之略。遐叔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紀天下。劉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元齊愚智。劉感一物不得其政。蕭呼吸折節而穩。易元之道。劉之深。蕭之志。及於夫子之門。則達者其流也。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貨物。蕭病貶惡太亟。獎能太重。元奉親孝而樂天知命。以爲王者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天人之極致也。而辭章不稱。是無樂也。於是作破陣樂詞。協商周之頌。推是而論。則見元之道矣。劉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著。乃述詩書禮易春秋爲古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推是而論。則見劉之深矣。蕭以詩書爲煩。尤罪子長不編年。乃爲列傳。後代因之。非典訓也。將正其失。自春秋三家之後。非訓齊生人不錄。以序禮節以迄于今。志就而殁。推是而論。則見蕭之志矣。元據師保之席。瞻其人□。劉備卿佐之服。居賓友之地。言理亂根源。人倫隱則。繇乎元。精而後見其妙。蕭若百鍊之鋼。不可屈抑。當廢興去就之際。一死一生之間。而後見其大節。視過速。欲人人如我志。與時多背。常見詬於人中。取其節之舉。是可以爲人師矣。學廣而不偏精。其貫穿其於精者。文方復雅尙之至。皆以律度百代爲任。古之能者往往不至焉。超邁踔厲。可無知者言也。茂挺父爲莒丞。得罪謫河。張惟一時佐廉使按成之。茂挺初登科。自洛還莒。道遇卑變辭哀乞。惟一俛下。即日舍之。且曰。蕭贊府生一賢。方資天下風教。吾由是得罪無憾也。夫如是。得不謂之孝乎。或曰。三子者各有所與。遐叔曰。若太尉房公可謂名卿矣。每見魯山。即終日歎息。謂余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盡矣。若司業蘇公可謂賢人矣。每謂當時名士曰。僕不幸。生於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廣平程休士美。端重寡言。河間邢宇深明。操持不苟。宇弟宙次宗。和而不流。南陽張茂之季豐。守道而能斷。趙郡李萼伯高。含大雅之素。萼族子丹叔南。誠莊而文。丹族子惟岳謀道。沈遠廉靜。梁國

喬澤德源。昂昂有古風。宏農楊極士扶。敏而安道。清河房垂翼明。志而好古。河東柳識方明。遐曠而才。是皆慕元者也。劉在京□下常寢疾。房公時臨扶風。聞之。通夕不寐。晌謂賓從曰。即若不起。無復有神道。倚晉劉公。稱言見皇王之理矣。殷直清有識。尙惧言理少。未對劉面。常想見其人。河東裴騰士舉。朗邁真直。弟霸士會。峻清不雜。隴西李廩敬叔。堅明沖粹。范陽盧冊幼平。宜方而清。穎川陳詵言士。然直而不黷。渤海吳興宗秀長。專靜不撓。穎川陳謙不器。行古人之道。渤海高適達夫。落落有奇節。是皆重劉者也。工部侍郎韋述修國史。推蕭同事。禮部侍郎楊浚掌貢舉。問蕭求人。海內以爲德選。汝南邵軫緯卿。有詞學標幹。天水趙驊雲卿。才美行純。陳郡殷寅直清。達於名理。河南源衍秀融。粹而俊徵。會稽孔至惟微。述而好古。河南陸據德鄰。恢恢善於事理。河東柳芳仲敷。該博故事。長樂賈至幼鄰。名重當時。京兆韋收仲成。遠慮而深。南陽張友略維之。履道體仁。友略族弟邈季遐。溫其如玉。中山劉頌士端。疎明簡暢。穎川韓拯佐元。行略而文。樂安孫益盈孺。溫良忠厚。京兆韋建士經。中朗外純。穎川陳晉正卿。深於詩書。天水尹徵之。誠貫百家之言。是皆後於蕭者也。茂挺與趙驊、邵軫、洎華最善。天下謂之蕭李之交。殷寅、源衍。睦於二交。間不幸元罷魯山。終于陸渾。劉避地逝于安康。蕭歸葬先人。歿于汝南。今復求斯人。有之無之。是必有之。而察之未克也。三賢不登顯位。不享下壽。居委順。賢人之達也。不蒙其教。生人之病。余知三賢也深。故言之不怍。一云李蕭復有推舉。張友略。（出華集銘。）

顏眞卿與陸據、柳芳善。

杜紫微覽趙渭南卷早秋詩云。殘星幾點鴈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吟味不已。因目嘏爲趙倚樓。復有贈嘏詩曰。命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灞陵鯨海動。翰苑鶴天寒。今日訪君還有意。三條冰雪借予看。紫微更寄張祜詩曰。睫在眼前長不見。道非身外更何求。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

貞元中。李元賓、韓愈、李絳、崔羣。同年進士。先是四君子定交久矣。其遊梁補闕之門。居三歲。肅未之面。而四賢造肅多矣。靡不偕行。肅異之。一日延接。觀等俱以文學爲肅所稱。復獎以交遊之道。然肅素有人倫之鑒。觀愈等既去。復止絳羣曰。公等文行相契。他日皆振大名。然二君子位極人臣。勉旃勉旃。後二賢果如所卜。

李華著含元殿賦。蕭穎士見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白樂天初舉。名未振。以詩詩謁顧況。況謔之曰。長安百物貴。居大不易。及讀至賦得原上草送友人詩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況歎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難。老夫前言戲之耳。

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業贄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篇。揚眉謂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

蔣凝。江東人。工於八韻。然其形不稱名。隨計。途次襄陽。謁徐相商公。疑其假手。因試峴山懷古一篇。凝於客次賦成。尤得意。時溫飛卿居幕下。大加稱譽。

論曰。夫求知者。此言不通。既通者。匪節不合。得之於內。失之於外。萬萬不能移也。所以越石父免於縲紲。

未旋踵而責以非禮，善寤其合而已矣。其有渦辭敍事，言雖許口，知之者不其昝歟。苟異於是，其如險詖何。

唐摭言卷八

通榜

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傪員外通榜帖，韓文公薦十人於傪，其上四人曰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紓，其次六人，張苰、尉遲汾、李紳、張俊餘，而權公凡三榜共放六人，而苰、紳、俊餘、不出五年內皆捷矣。

陸忠州榜時，梁補闕肅、王郎中傑佐之。肅薦八人，俱捷，餘皆共成之。故忠州之得人，皆烜赫。事見韓文公與陸傪員外書。

三榜裴公第一榜，拾遺盧參預之。第二第三榜，諫議柳遜、起居舍人于兢佐之。錢紫微珝亦頗通矣。

鄭顥都尉第一榜，託崔雍員外爲榜。雍甚然諾。顥從之。雍第推延，至榜除日，顥待榜不至，阻稱且至，命雍遣小僮詩兒者傳云。來早陳賀。顥問有何文字。詩兒曰。無然。日勢既暮。詩兒且寄院中止宿。顥亦惑疑。因命搜詩兒懷袖。一無所得。顥不得已。遂躬自操觚。夜艾。詩兒以一蠟彈丸進顥。即榜也。顥得之大喜。狼忙札之。一無更易。

主司撓悶

貞元十一年，呂渭第一榜，撓悶不能定去留。因以詩寄前主司曰。獨坐貢闈裏。愁多芳草生。仙翁昨日事。應見此時情。

陰注陽受

楊嗣復第二榜，盧求者，李翺之壻。先是翺典合淝郡，有一道人詣翺，自言能使鬼神。翺謂其妖，叱去。既而謂翺曰。使君胡不惜骨肉。翺愈怒。命縶於非所。其夕內子心痛將絕。頗爲兒女所尤。亟命召至。謝過。道人唯唯而已。翺待之以酒。其人能劇飲。數斗不能亂。翺心敬憚。以孺人之危爲乞。因請爲翺奏章。其妻尋愈。翺叩頭致謝。復謂翺曰。所寫章不謹。某向者懼譴罰。翺對以自札。固無錯誤。其人微笑。即探懷中。得向所焚章。果注一字。翺益神之。後翺任楚州。（或曰桂州）其人復至。其年楊嗣復知舉。求落第。嗣復。翺之親表。由是頗以求爲慊。因訪於道人。道人言曰。此細事。亦可爲奏章一通。几硯紙筆。復置醇酎數斗於側。其人以巨杯引滿而飲。寢少頃而覺。覺而復飲。暨醉訖。即整衣冠。北望而拜。遂對按手疏二緘。遲明授翺曰。今秋有主司且開小卷。明年見榜。開大卷。翺如所教。詩遲中報至。嗣復依前主文。即開小卷。辭云。非頭黃尾三六。李翺奇之。遂寄嗣復。嗣復已有所貯。頗疑漏泄。及放榜。開大卷。乃一榜煥然。不差一字。其年裴休爲狀元。黃價居榜末。次則盧求耳。餘皆契合。後翺鎮襄陽。其人復至。翺虔敬可知也。謂翺曰。鄙人歲來。蓋仰公之政也。因命出諸子。熟視。皆曰不繼。翺無所得。遂遣諸女出拜之。乃曰。尚書他日外孫三人。皆位至宰輔。後求子攜、鄭亞子畋、杜審權子讓能。爲將相。

夢

鍾輻。虔州南康人也。始建山齋。爲習業之所。因手植一松於庭際。俄夢朱衣吏白云。松圍三尺。子當及第。輻惡之。爾來三十餘年。輻方策名。使人驗之。松圍果三尺矣。沈光始貢于有司。嘗夢一海船。自夢後成敗於垂成。暨登第年亦如是。皆謂失之之夢。而特地不測。無何。謝恩之際。升階。忽爾迴飈吹一海圖。拂光之面。正當一巨舶。即夢中所覩物。

孫龍光偓、崔澹下狀元及第。前一年嘗夢積木數百。偓踐履往復。既而請一李處士圓之。處士曰。賀喜郎君。來年必是狀元。何者。已居衆材之上也。

予次匡廬。其夕遙祝九天使者。俄夢朱衣道人。長丈餘。特以青灰落衣襟霏霏然。常自謂魚透龍門。凡三經復透矣。私心常慮舉事中輟。既三舉矣。欲罷不能。於是四舉有司。遂僥忝矣。

聽響卜

畢諴相公及第年。與一二同人聽響卜。夜艾人稀。久無所聞。俄遇人投骨於地。羣犬爭趨。又一人曰。後來者必銜得。

韋甄及第年。事勢固萬全矣。然未知名第高下。志在鼎甲。未免撓懷。俄聞於光德里南街。忽覩一人叩一板門甚急。良久軋然門開。呼曰。十三官尊體萬福。既而甄果是第十三人矣。

自放狀頭

杜黃門第一榜。尹樞爲狀頭。先是杜公主文。志在公選。知與無預評品者。第三場庭參之際。公謂諸生曰。主上誤聽薄劣。俾爲社稷求棟梁。諸學士皆一時英儁。柰無人相救。時入策五百餘人。相顧而已。樞年七

十餘。獨趨進曰。未論侍郎尊旨。公曰。未有榜帖。對曰。樞不才。公欣然延之從容。因命卷簾。授以紙筆。樞援毫斯須而就。每札一人。則抗聲斥其姓名。自始至末。列庭聞之。咨嗟歎其公道者一口。然後長跪授之。唯空其元而已。公覽讀致謝訖。乃以狀元爲請。樞曰。狀元非老夫不可。公大奇之。因命親筆自札之。

鄭損舍人。光啟中隨駕在興元。丞相陸公扆爲狀元。先是扆與損同止逆旅。扆于時出丞相文忠公之門。公切於了却身事。時已六月。雖叩公希奏置舉場。公曰。奈時深夏。復使何人爲主司。扆曰。鄭舍人其人也。公然之。因請扆致謝於損。扆乃躬詣損拜請。其榜貼皆扆自定。

遭遇

貞元二年。牛錫庶、謝登。蕭少保下及第。先是昕寶應二年一榜之後。爾來二紀矣。國之耆老。殆非俊造驅騖之所。二子久屈場籍。其待計偕來。主文頗以耕鑿爲急。無何並馳人事。因迴避朝客。誤入昕第。昕岸幘倚杖。謂二子來謁。命左右延接。二子初未知誰也。潛訪於閽吏。吏曰。蕭尙書也。因各以常行一軸面贄。大蒙稱賞。昕以久無後進及門。見之甚喜。因留連竟日。惟有一僕附耳。昕盼二子。歎然。既而上列雜至。二子竄於屏後。或曰。二十四年載主文柄。國朝盛事所未曾有。二子聞之。亦不意是昕。納處數刻淹留。失之善地。朝士既去。二子辭。昕面告之。復許以高第。竟如所諾。

友放

王相起長慶中。再主文柄。志欲以白敏中爲狀元。病其人與賀拔惎爲交友。惎有文而落拓。因密令親知申意。俾敏中與惎絕。前人復約敏中。爲具以待之。敏中欣然曰。皆如所教。既而惎果造門。左右給以敏中他適。惎遲留不言而去。俄頃。敏中躍出。連呼左右召惎。於是悉以實告。乃曰。一第何門不致。奈輕負至交。相與歡醉。負陽而寢。前人覩之大怒而去。懇告於起。且云不可必矣。起曰。我比只得白敏中。今當更取賀拔惎矣。

誤放

包誼者。江東人也。有文辭。初與計偕。到京師後時。鎖試不及。宗人祭酒佶憐之。館於私第。誼多遊佛寺。無何唐突中書舍人劉太眞。覩其色目。卽擧人也。命一介致問。誼勃然曰。進士包誼。素不相識。何勞要問。太眞甚銜之。以至專訪其人於佶。佶聞誼所爲。大怒而忌之。因詰責。遣徙他舍。誼亦無怍色。明年。太眞主文。志在致其永棄。故過雜文。後終場明透之。既而自悔之曰。此子既忤我。從而報之。是爲淺丈夫也。必矣。但能永廢其人。何必在此。於是放入策。太眞將放榜。先巡宅呈宰相。榜中有姓朱人及第。宰相以朱泚近大逆。未欲以此姓及第。亟遣易之。太眞錯愕趨出。不記他人。唯記誼爾。及誼謝恩。方悟已所惡也。因明言。乃知得喪非人力也。蓋假手而已。鄭侍郎薰主文。誤謂顏標乃魯公之後。時徐方未寧。志在激勸忠烈。卽以標爲狀元。謝恩日。從容問及廟院。標寒畯也。未嘗有廟院。薰始大悟。塞默而已。尋爲無名子所嘲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

憂中有喜

公乘億。魏人也。以辭賦著名。咸通十三年。垂三十舉矣。嘗大病。鄉人誤傳已死。其妻自河北來迎喪。會億送客至坡下。遇其妻。始夫妻闊別積十餘歲。億時在馬上。見一婦人粗縗跨驢。依稀與其妻類。因睨之不已。妻亦如是。乃令人詰之。果億也。億與之相持而泣。路人皆異之。後旬日登第矣。

爲鄉人輕視而得者

許棠。宣州涇縣人。早脩舉業。鄉人汪遵者。幼爲小吏。洎棠應二十餘舉。遵猶在胥徒。然善爲歌詩。而深晦密。一旦辭役就貢。會棠送客至灞滻間。忽遇遵於途中。棠訊之曰。汪都（都者吏之呼也）。何事至京。遵對曰。此來就貢。棠怒曰。小吏無禮。而與棠同硯席。棠甚侮之。後遵成名。五年棠始及第。

以賢妻激勸而得者

彭伉、湛賁。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卽湛姨也。伉舉進士擢第。湛猶爲縣吏。妻族爲置賀宴。皆官人名士。伉居客之右。一座盡傾。湛至。命飯於後閣。湛無難色。其妻忿然責之曰。男子不能自勵。窘辱如此。復何爲容。湛感其言。孜孜學業。未數載。一舉登第。伉常侮之。時伉方跨長耳縱遊於郊郭。忽有僮馳報湛郎及第。伉失聲而墜。故袁人謔曰。湛郎及第。彭伉落驢。

已落重收

顧非熊。況之子。滑稽好辯。陵轢氣焰子弟。爲衆所怒。非熊既爲所排。在舉場三十年。屈聲聒人耳。長慶中。陳商放榜。上怪無非熊名。詔有司追榜放及第。時天下寒進皆知勸矣。詩人劉得仁賀詩曰。愚爲童稚時。已解念君詩。及得高科晚。須逢聖主知。

元和九年。韋貫之榜。殷堯藩、雜文落矣。楊汝公尙書。乃貫之前榜門生。嘗言堯藩之屈。貫之爲之重收。或曰。李景讓以太夫人有疾。報堂論將省侍。諧達楊虞卿。懇稱班固源之屈。因而得之也。

貞元中。李繆公先榜落矣。先是出試。楊員外於陵省宿歸第。遇程於省司。詢之所試。程探靴中得賦藁示之。其破題曰。德動天鑒。祥開自華。於陵覽之。謂程曰。公今年須作狀元。翌日。雜文無名。於陵深不平。乃於故策子末揩寫。而斥其名氏。攜之以詣主文。從容給之曰。侍郎今者所試賦。奈何用佐題。主文辭以非也。於陵曰。不止題目。向有人賦。次韻腳亦同。主文大驚。於陵乃出程賦示之。主文賞歎不已。於陵曰。當今場中若有此賦。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無則已。有則非狀元不可也。於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遺賢矣。乃李程所作。亟命取程所納。面對不差一字。主文因而致謝於陵。于是請擢爲狀元。前榜不復收矣。或曰出榜重收。

放老

天復元年。杜德祥榜。放曹松、王希羽、劉象、柯崇、鄭希顏等及弟。時上新平內難。聞放新進士喜甚。詔選中有孤平屈人。宜令以名聞。特敕授官。故德祥以松等塞詔。各受正制。略曰。念爾登科之際。當予反正之年。宜降異恩。各膺寵命。松。舒州人也。學賈司倉爲詩。此外無他能。時號松啓事爲送羊腳狀。希羽。歙州人也。辭藝優博。松、希羽。甲子皆七十餘。象。京兆人。崇、希顏。閩中人。皆以詩卷及第。亦皆年逾耳順矣。時謂五老

榜。

及第與長行拜官相次

楊敬之拜國子司業，次子戴進士及第，長子三史登科，時號楊三喜。

崔昭矩，大順中裴公下狀元及第，翌日兄昭緯登庸。王倜承相晉公損之子，倜及第，翌日損登庸。王倜過堂別見。

歸黯綴遊拜席日，狀元及第榜下，旋遊脫白，期月無疾而卒。

別頭及第

別頭及第，始於上元二年，殷令名、鄭人政、王悌、崔志恂等四人，亦謂之承優及第。

楊嚴等，會昌四年王起奏：五人楊知至、（户部尚書汝士之子）源重、（故相李紳之甥）鄭朴、（河東節度使從讜之女壻）楊嚴、（監察御史發之弟）竇緘，（故相易直之子）恩旨令送所試雜文付翰林重考覆，續奉進止，楊嚴一人宜與及第，源重四人落下。時楊知至因以長句呈同年曰：由來梁燕與冥鴻，不合翩翩向碧空。寒谷謾勞鄒氏律，長天獨遇宋都風。此時泣玉情雖異，他日銜環事亦同。三月春光正搖蕩，無因得醉杏園中。

及第後隱居

殷冠卿，元和二年及第，以祿不及親，永懷罔極之念，遂隱于九華。長慶中，殿中侍御史李行脩舉冠卿孝節，徵拜右拾遺，不起。制曰：前進士殷冠卿，昔與計偕，以文中第，歸不及於榮養，恨每積於永懷，遂乃屏跡邱園，絕蹤仕進，守其至性，十有五年，峻節無雙，清飈自遠，夫旌孝行，舉逸人，所以厚風俗而敦名教也，宜承高獎，以儆薄夫，擢參近侍之榮，被侍移忠之効，可右拾遺。

施肩吾，元和十年及第，以洪州之西山，乃十二真君羽化之地，靈跡具存，慕其真風，高蹈於此，嘗賦閑居遣興詩一百韻，大行於世。

皇甫顥，早以清操著稱，乾符中及第，時四郊多壘，顥以垂堂之誡，絕意祿位，隱于鹿門別墅，尋以疾終。

入道

戴叔倫，貞元中罷容管都督，上表請度為道士。

蕭俛，自左僕射表請度為道士。

蔣曙，中和初自起居郎，以弟兄因亂相離，遂屏跡邱園，因應天令節，表請入道，從之。

顧況，全家隱居茅山，竟莫知所止。其子非熊，及第歸覲，既莫知況存否，亦隱於茅山，或聞有所遇，長生之祕術也。

論曰：士之謀身，得之者以才，失之者惟命，達失二揆，玄道要樞，可謂勤於脩己者與，苟昧於斯，緊彼禱者，臨深履薄，歧路紛如，得之則恃己所長，失之則尤人不盡，乎祿之子，能不惕諸，及知命也者，足以引之，而排頗望，不是倚之，而闇富貴，倚之則非悉，悉則祖性，皆引之則或通，通則尤怨興，故孔孟之言命，蓋防窮而已矣，有若立身慎行與聖哲同轍者，則得喪語默，復何蒂芥乎，復何容隆乎，然士有死而不忘者，思與知而已矣，包子之謀放，李翺之奏章，足以賞奖識，不足以彰事實，有功成身退冥心希夷者，吾不得而窺矣。

唐摭言卷九

防慎不至

張峴妻，顏蕘舍人猶女，峴有樊表兄者，來自江之南，告峴，請叩蕘求宰字，峴許之，而蕘久不應，樊謂誑己，中心銜之頗切，一旦謂峴曰：弟卷軸不翻惡札，可以佐弟，峴欣然以十餘軸授之，皆要切卷子，延引過試，每軸頭為札三兩紙而授之，峴釁憾而已。

房珝，河南人，太尉之孫，咸通四年，垂成而敗。先是名第定矣，無何，寫錄之際，仰泥落擊翻硯瓦，汙試紙，珝以中表重地，祇薦珝一人，主司不獲已，須應之，珝既臨曙，吏請叩翻試，主司不諾，遂罷。

李廷璧，乾符中赴試夜，於鋪內偶獲褶子半臂一對，廷璧起取衣之，同鋪賀之曰，此得非神授，逡巡，有一人擒捉大呼云：捉得偷衣賊也。

誤掇惡名

華京，建州人也，極有賦名，向遊大梁，嘗預公宴，因與監軍使面熟，及至京師，時已登科，與同年連鑣而行，逢其人於通衢，馬上相揖，因之謗議喧然，後頗至沈棄，終太學博士。

劉䣙者，高州劉舍人蛻之子也，䣙為文亦不惡，乾寧中，寓棲京師，偶與一醫工縱博，䣙待之甚至，往往假貸於其人，其人即上櫃吳開府門徒，䣙辟王為大京兆，醫工因為知柔診脈，從容之際，言䣙之窮且賊，知

柔甚傾覩。令試官以解送等第爲讓於知柔。知柔謂益是開府門人來媚。斯必開府之意也。非解元不可。由是以益居首送。益亦不知其由。自是益落數舉。方悟爲計莫能守之。

裴筠婚蕭楚公女。言定未幾。便擢進士。羅隱以一絕刺之。略曰。細看月輪還有意。信知青桂近嫦娥。

楊篆員外。從符中佐永寧劉丞相淮南幕。因遊江失足墜水。待撈人歸宅取衣。久之而不至。公聞之。命以衣授篆。少頃衣至。甚華麗。問之乃謙戒所賜。（時中貴李全歡監揚州。）公聞之無言。後除起居舍人。爲同列者改授禮部員外郎。由是一生坎軻。

奸知己惡及第

邵安石。連州人也。高湘侍郎南遷歸闕。途次連江。安石以所業投獻遇知。遂挈至輦下。湘主文。安石擢第。詩人章碣賦東都望幸刺詩曰。懶修珠翠上高臺。眉月連娟恨不開。縱使東巡也無益。君王自領美人來。

鄭隱者。其先閩人。徙居循陽。因而耕焉。少爲律賦。辭格固尋常。咸康末。小魏公沆自闕下黜循州佐。于時循人稀可與言者。隱投謁之。沆一見甚慰意。自是日與之遊。隱年少。懶於事。因傲循官寮。由是衆怒。故責其違祖。黥之非所。沆聞大怒。以發代隱輸官。復延之上席。未幾。沆以背恩還京。命隱脩行。隱奚性趨赴沆之門。吏家僕隸不惡之。往往呼爲乞索兒。沆待之如一。行次江陵。隱狎遊。多不館宿。左右爭告沆。召隱徵辯。隱以實對。沆又贅以財帛。左右尤不測也。行至商顏。詔沆知貢舉。時在京骨肉聞沆擢隱。皆以書止之。沆不能捨。遂令就策試。然與諸親約。止於此耳。暨榜除之夕。沆邀鄭自呼隱者三四。嬰然頓氣而言曰。鄭隱。崔沆不負了耶。更有何人肯與之一舉及第。然隱遠人。素無關外名。是不諳先達之門。既及第而益僞。上過關謁。策蹇出京。盤桓淮浙間。中和末。鄭續鎮南海。辟爲從事。諸同舍皆以無素知聞。隱自謂有科第。志無復答。既赴辟。同舍皆不喻。縱不得已。致隱於外邑。居歲餘。又不爲宰君所禮。貲續欲貢士以幕內無名人迎隱尸之。其宰君聞隱慢且久。仇之必矣。遂於餞送筵酖焉。隱大醉。吐血而卒。

崔元翰爲楊崖州炎所知。欲奏補闕。懇曰。願進士由此獨步場中。然不曉是試。先求題目爲地。崔赦知之。旭日都堂始開。盛氣白侍郎曰。白雲起封中賦。赦請退。主司於旋中卒愕換之。是歲二崔俱捷。

好及第惡登科

許孟容進士及第。學究登科。時號錦襪子上着莎衣。蔡京與孟容同。

論曰。古人舉事之所難者。大則赴湯火。次則臨深履薄。李少卿又曰。操空拳。冒白刃。鬬者雖不顧衆發豎。永爲子孫之戒。噫危矣。彼之得。因我也。失亦因我也。殊不知三百年來科第之設。草澤望之起家。簪紱望之繼世。孤寒失之。其族餒矣。世祿失之。其族絕矣。愧彼爲婁之義。觀乎析薪之喻。方之湯火深薄。空拳白刃。危在彼矣。是知瓜李之嫌。薏苡之謗。斯不可忘。若邵鄭二子。單進求名之志先其類。雖順坂之勢可惜。而報苗之戒難忘。名既顯揚。得之不求。崔公符闕。仁者所不爲也。許蔡二公。所取者道也。非爲名也。涉錦之譬。適浪而已。

敕賜及第

章保乂。咸通中。以兄在相位。應舉不得。特敕賜及第。擢入內庭。

永寧劉相鄴。字漢藩。咸通中。自長春宮判官召入內庭。特敕賜及第。中外賀緘極衆。唯鄆州李尚書種一章最著。乃福建韋尚書岫之辭也。於是韋佐鄆幕。略曰。用敕代勞。由官入名。仰溫樹之煙。何人折桂。沂甘泉之水。獨我登龍。禁門而便是龍門。聖主而永爲座主。又曰。三十浮名。每年皆有。九重知己。曠代所無。相國深所愜讚。蓋指斥太中的也。

杜昇父宣猷。終宛陵。昇有詞藻。廣明歲。蘇導給事刺劍州。昇爲軍倅。駕幸西蜀。例得召見。特敕賜緋。導入內。韋中令自翰長拜主文。昇時已拜小諫。抗表乞就試。從之。登第數日。有敕復前官并服色。議者榮之。

秦韜玉出入大閹田令孜之門。車駕幸蜀。韜玉已拜丞郎判鹺。及小歸公主文。韜玉准敕放及第。仍編入其年榜中。韜玉以書謝新人呼同年。略曰。三條燭下。雖阻文闈。數仞牆邊。幸同恩地。

王彥昌。太原人。家世籍甚。推於鼎甲。廣明歲。駕幸西蜀。恩賜及第。後爲嗣薛王知柔判官。昭宗幸石門。時宰臣與學士不及隨駕。知柔以京尹判鹺。權中書事。屬近輔表章繼至。切於批答。知柔以彥昌名聞。遂命權知學士。居半歲。出拜京尹。又左常侍大理卿。爲本寺人吏所累。南遷。

表薦及第

乾寧中。駕幸三峰。放文主者。擢梁王表薦及第。仍列於榜內。時楊令公（行密）鎮維揚。亦有宣薦。楊汴梗久矣。文主家湘州之清陽。辭親問道至行在。無何。脫榜爲吏部侍郎裴樞貶寮判官。至大梁。以身事叩梁王。王乃上表薦之。文主復擬飾非。偏投啓事於公卿間。略曰。於菟猶食非求尺璧之珍。鷂鶚避風。不當洪鐘之樂。既擢第。由宋汴驅過。假爲多言者所發。梁王大怒。亟遣追捕。已不及矣。然是歲言措大舉背負心常以文主爲證。白馬之誅。不由此也。

何澤。韶陽曲江人也。父鼎。容管經略。有文稱。澤乾寧中隨計至三峰行在。永樂崔公即澤之同年丈人也。聞澤來舉。乃以一絕振之曰。四十九年前及第。同年唯有老夫存。今日殷勤訪吾子。穩將鬐鬣上龍門。時主文與澤未分。又會相庭有所阻。（時崔相公徽侍郎即永樂猶子也。）因之敗於垂成。後漂泊關外。梁太祖受禪。澤假廣南幕職入貢。敕賜及第。

惡得及第

于梲。雍名韜玉。長與相國兄子。昔主視之如己子。莫不委之家政。往往與於關節。由是衆議喧然。廣明初。崔澤侍郎榜。昔主力取鼎甲。榜除之夕。爲設庭燎。仍爲宴具以候同年屈敬。還內人爽少者十餘輩。執燭跨乘。列於長興西門。既而將入辦色。有朱衣吏馳報曰。胡子郎君未及第。（胡子。梲小字。）諸姬應聲擲之于地。巢寇難後。於川中及第。依棲田令孜矣。或曰。梲及第非令孜力。後依其門耳。

高鍇侍郎第一榜。裴思謙以仇中尉關節取狀頭。鍇庭譴之。思謙迴顧厲聲曰。明年打脊取狀頭。明年。鍇戒門下。不得受書題。思謙自懷士良一緘入貢院。既而易以紫衣。趨至階下。白鍇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鍇不得已。遂接之。書中與思謙求巍義。鍇曰。狀元已有人。此外可副軍容意旨。思謙曰。卑吏面奉軍

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錯僥首良久曰。然則略要見裴學士。思謙曰。卑吏便是思謙。詞競堂
堂。鍇見之改容。不得已遂禮之矣。

賈郁。三衢人。早遊田令孜門。擢進士第。歷正郎金紫。李端。曲江人。亦受知於令孜。擢進士第。又爲令孜賓佐。俱爲孔魯公所嫉。文德中與郁俱陷刑網。

芳林十哲（今記得者八人。）

沈雲翔。亞之弟也。

林緒。改名絢。閩人。光化中守太常博士。

鄭玘。劉業。唐珣。吳商叟。（已上四人未知其詳。）

秦韜玉。京兆人。父爲左軍軍將。韜玉有詞藻。亦工長短歌。有貴公子行曰。階前莎毯綠不卷。銀龜噴香挽不斷。亂花織錦柳撚線。妝點池臺畫屏展。主人功業傳國初。六親聯絡馳朝車。鬭雞走狗家世事。抱來皆佩黃金魚。却笑書生把書卷。學得顏回忍飢面。然慕柏耆爲人。至於躁進。駕幸西蜀。爲田令孜擢用。未期歲。官至丞郎。判鹽鐵。特賜及第。

郭薰者。不知何許人。與丞相于都尉向爲硯席之交。及琮居重地。復綰財賦。薰不能避讒嫌。而樂爲半夜客。咸通十三年。趙騭主文。斷意爲薰致高第。騭甚撓阻而拒之無名。會列聖忌辰。宰執以下。於慈恩寺行香。忽有彩帖子千餘。各方寸許。隨風散漫。有若蜂蝶。其上題曰。新及第進士郭薰。公卿覽之。相顧駭然。因之主司得以黜去。

咸通中。自實翔虛。凡十人。今所記者有八。皆交通中貴。號芳林十哲。芳林。門名。由此入內故也。然皆有文字。蓋禮所謂君子達其大者遠者。小人知其近者小者。得之與失。乃不能糾別淑慝。有之矣。語其蠹家之心者。豈其然乎。

四凶（今所記者二）

陳磻叟者。父名岵。富有辭學。尤溺於內典。長慶中。嘗注維摩經進上。有中旨令與好官。執政謂岵因內道場僧進經。頗抑挫之。止授少列而已。磻叟形質短小。長喙疎齒。尤富文學。自負王佐之才。大言聘辯。雖接對相公。旁若無人。復自料非名教之器。弱冠度爲道士。隸名於昊天觀。咸通中。降聖之辰。二教論義。而貴衣履弊。上小不怿。宣下令後。雜新入內道場。有能折衝浮圖者。許以自薦。磻叟攝衣奉詔。時釋門爲主論自謂引涅槃經疏。磻叟應聲叱之曰。皇帝山呼大慶。阿師口稱獻壽。而經引涅槃。犯大不敬。初其僧謂磻叟不通佛書。既而錯愕。殆至顛墜。自是連挫數輩。聖顏大悅。左右呼萬歲。其日頓前賜紫衣一襲。磻叟由是恣其輕侮。高流宿德。多患之。潛聞上聽。云磻叟衣冠子弟。不願在冠帔。頗思理一邑以自效耳。於是中旨授至德縣令。磻叟從事未終考秩。拋官詣闕。上封事。通義劉公引爲判錄。非時召對數刻。磻叟所陳凡數十節。備究時病。復曰。臣請破邊瑊家。可以贍軍一二年。上問邊瑊何人。對曰。宰相路巖親吏。既而大爲巖恚怒。翌日。敕以磻叟誣罔上聽。訐斥大臣。除名爲民。流愛州。磻叟雖至顛躓。終不敢以其道自屈。亦有

重陘之疾。歷聘藩后。率以肩輿造掾廡。所至無不仰止。及巖貶。磻叟得量移爲鄧州司馬。時屬廣明庚子之後。劉巨容起徐將。得襄陽。不能磻叟。待以巡屬一州佐耳。磻叟怨讟兩下。中途與巨容益惡言云。已出無禮之鄉。漸及道途之境。巨容得之大怒。遣步健十餘輩移牒濮郢。追捕磻叟。時天下喪亂。無人爲隄防。既而爲卒伍所陵。全家泝漢至覆斬。後門三十餘口。無噍類矣。

劉子振。蒲人也。頗富學業。而不知大體。尤好凌轢同道。詆訐公卿。不恥干索州縣。稍不如意。立致寒暑。以至就試明庭。稠人廣衆。罕有與之談者。居守劉公主文。歲患舉子納卷繁多。榜云。納卷不得過三軸。子振納四十軸。因之大掇凶譽。子振非不自知。蓋不能抑壓耳。乾符中。官爲博士。三年。釋奠禮畢。令學官講書。宰臣已下。皆與聽焉。時子振講禮記。陸懿周易。

李涪者。封川相國之子也。其妻乃黃常侍禹之女也。大順中。邠州節度使侗父王行瑜外族黃氏。以舅事於禹。涪樂遊行瑜之門。行瑜呼涪李郎。曾與計偕。僕馬生生之具。皆行瑜所致。涪自是大恣。未幾按中來覲。誠天子誅大臣。縉紳間直是一體。涪出入行瑜之門。頗有得色。及行瑜敗。詔捕涪。涪亡命奔隨。

論曰。才者。璞也。識者。工也。良璞授於賤工。器之陋也。偉才任於鄙識。行之缺也。由是立身揚名。進德脩業。苟昧乎識。未有一其行藏者也。矧乃時之不來。命或多蹇。苟蔽於反己。得失係於尤人。豈不驟遂終危。雖榮是辱。非夫克明躁靜之本。洞究存亡之域。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而能絜身於厝夷者。未之有也。楊子雲曰。治亦鳳也。奚才高識其唯君子歟。

唐摭言卷十

載應不捷聲價益振

太和二年。裴休等二十三人登制科。時劉蕡對策萬餘字。深究治亂之本。又多引春秋大義。雖公孫弘、董仲舒。不能肩也。自休已下。靡不斂衽。然亦指斥貴幸。不顧忌諱。有司知而不取。時登科人李郃。詣闕進疏。請以已之所得。易蕡之所失。疏奏留中。蕡期月之間。屈聲播於天下。

乾符中。蔣凝應宏辭。爲賦止及四韻。遂曳白而去。試官不之信。遍詢所試。凝以實告。既而比之諸公。凝有得色。試官嘆息久之。劉之間。播於人口。或稱之曰。白頭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妝。

貞元中。樂天應宏辭。試漢高祖斬白蛇賦。考落。其賦有知我者謂我斬白帝。不知我者謂我斬白蛇也。然登科之人。賦並無聞。白公之賦。傳於天下也。

論曰。無義而生。不若有義而死。邪由而得。不若正直而失。雖抱屈於一時。竟垂裕於千載者。賓得之矣。此夫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者。自得之矣。麟肝鳳髓。不登於俎者。其唯蔣君乎。

海敍不遇

宋濟老於辭場。舉止可笑。嘗試賦誤落官韻。撫膺曰。宋五坦率矣。由此大著。後禮部上甲乙名。明皇先問曰。宋五坦率否。或曰有客讚宋濟曰。白袍何紛紛。答曰。爲朱袍紫袍紛紛耳。

張倬者，東之孫也。嘗舉進士落第，捧登科記頂戴之曰：此即千佛名經也。

平曾謁華州李相固言不遇，因吟一絕而去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銀屏晝不開。詩卷却拋書袋裏，譬如閒看華山來。

劉魯風江西投謁所知，頗爲典謁所阻，因賦一絕曰：萬卷書生劉魯風，煙波千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爲通。

羅隱光化中猶佐兩浙幕，同院沈嵩得新榜，封示隱，隱批一絕於紙尾曰：黃土原邊狡兔肥，犬如流電馬如飛。灞陵老將無功業，猶憶當時夜獵歸。

非布謁皮日休不遇，因以長書疵之，大行於世。

溫憲，先輩庭筠之子，光啓中及第，詩爲山南從事辟。入李巨川草薦表，盛述憲先人之屈，略曰：蛾眉先妒，明妃爲去國之人；猿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

盧汪門族甲於天下，因官家于荊南之塔橋，舉進士二十餘上不第，滿朝稱屈。嘗賦一絕，頗爲前達所推，曰：惆悵興亡繫綺羅，世人猶自選青娥。越王解破夫差國，一箇西施已太多。晚年失意，因賦酒胡子長歌一篇，甚著，敍曰：二三子逆旅相遇，貰酒於旁舍，且無絲竹以用娛賓友。蘭陵掾淮南生探囊中得酒胡子，寘於座上，拱而立，令曰：巡觴之胡人，心俛仰旋轉，所向者舉杯，胡貌類人，亦有意趣，然而傾側不定，緩急由人，不在酒胡也。作酒胡歌以誚之曰：同心相遇思同歡，擎出酒胡當玉盤。盤中臲卼不自定，四座親賓注意看。可以不在心，否以不在面，狗俗隨時自圓轉。酒胡五藏屬他人，十分亦是無情勸。爾不耕，亦不飢，爾不蠶，亦有衣，有眼不能分黼黻，有口不能明是非。鼻何尖，眼何碧，儀形本非天地力，雕鐫匠意若多端，翠帽朱衫巧裝飾。長安斗酒十千酤，劉伶平生爲酒徒。劉伶虛向酒中死，不得酒池中拍浮。酒胡一滴不入腸，空令酒胡名酒胡。

羅隱梁開平中累徵夕郎不起，羅袞以小天倖大秋姚公使兩浙，袞以詩贈隱曰：平日時風好涕流，讒書雖盛一名休。寰區歎屈瞻天問，夷貊聞詩過海求。向夕便思青瑣拜，近年尋伴赤松遊。何當世祖從人望，早以公台命卓侯。隱答曰：昆崙水色九般流，飮即神仙憩即休。敢恨守株曾失意，始知緣木更難求。鴒原謾欲爲餘力，鶴疑朋期間倦遊。遙望北辰當上國，羨君歸棹五諸侯。

孫定字志元，涪州大戎之族子，長於儲定數舉矣，而儲方欲就貢，或訪於定，定謔曰：十三郎儀表堂堂，好箇軍將，何須以科第爲資？儲頗銜之。後儲首途，未嘗言定之長。晚年喪志，放意杯酒，大順二年下第，遊京西，出開遠門，醉中走筆寄儲詩曰：行行血淚灑塵襟，事逐東流渭水深。愁跨蹇驢風尙緊，靜投孤店日初沈。一枝猶掛東堂夢，千里空馳北巷心。明日悲歌又前去，滿城烟樹噪春禽。定詩歌千餘首，多委於兵火，竟無成而卒。

歐陽澥者，四門之孫也，薄有辭賦，出入場中僅二十年，善和韋中令在閤下，澥即行卷及門，凡十餘載，未嘗一面，而庸澥出不輟，韋公雖不言而心念其人。中和初，公隨駕至西川，命相，時澥寓居漢南，公訪知行止，以私書令親隨劉巨容俾濟計偕，巨容得書大喜，待以厚禮，首薦之外，資以千餘緡，復大讌於府幕。既而撰日遊路，無何一夕心痛而卒，巨容因爲辦喪，書既呈於公，公覽之愴然，因曰：十年不見，酌然不錯。

劉得仁，貴主之子，自開成至大中三朝，昆弟皆歷貴仕，而得仁苦於詩，出入舉場三十年，竟無所成。嘗自述曰：外家雖是帝，當路且無親。既終，詩人爭爲詩以弔之，唯供奉僧棲白擅名，詩曰：忍苦爲詩身到此，冰魂雪魄已難招。直教桂子落墳上，生得一枝冤始銷。

李洞，唐諸王孫也。嘗遊兩川，慕賈閬仙爲詩，鑄銅像其儀，事之如神。洞爲終南山詩二十韻，句有殘陽高照蜀，敗葉遠浮涇。復曰：斷竹煙嵐凍，偏秋雨雹腥。遠平丹鳳闕，冷射五侯廳。大約全篇得唱。又贈司空侍郎云：馬饑餐落葉，鶴病聽殘陽。又曰：卷箔清溪月，敲松紫閣書。又送僧云：越講迎騎象，蕃齋懺射鵰。復贈高僕射曰：征南破虜漢功臣，提劍歸來萬里身。閑倚陵雲金柱看，形容消瘦老於眞。復曰：藥杵聲中搗殘夢，茶鐺影裏煮孤燈。復送人歸日東云：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時人但誚其僻澀，而不能貴其奇峭，唯吳子華深知。子華才力浩大，八面受敵，以八韻著稱，遊刃頗攻騷雅，嘗以百篇示洞，洞曰：大兄所示百篇中有一聯絕唱：西昌新亭曰：暖漾魚遺子，晴遊鹿引麛。子華不怨所鄙，而喜所許。洞三榜，裴公第二榜策夜簾獻曰：公道此時如不得，昭陵慟哭一生休。尋卒蜀中，裴公無子，人謂屈洞之致也。

趙牧不知何許人，大中咸通中效李長吉爲短歌，可謂蹙金結繡而無痕跡。對酒詩曰：雲翁耕扶桑，種黍養日烏，手挼六十甲子，循環落落如弄珠。長繩繫日未是愚，有翁臨鏡捋白鬚，飢魂弔骨吟古書，馮唐八十無高車。人生如寄在須臾，何乃自苦八尺軀。裂衣換酒且爲娛，勸君日飮之甌，夜飮一壺。杞天崩，雷騰騰，紂非舜是何足憑。桐君桂父豈欺我，醉裏騎龍多上升。菖蒲花開魚尾定，金丹始可延君命。其餘尤上輕巧，辭多不載。

崔櫓慕杜紫微爲詩，而櫓才情麗而近蕩，有無機集三百篇，尤能詠，如梅花詩曰：強半瘦因前夜雪，數枝愁向晚來天。復曰：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山鵲詩曰：雲生柱礎降龍地，露洗林巒放鶴天。如此數篇，可謂麗矣。若蓮花詩曰：無人解把無塵袖，盛取殘香盡日憐。此頗形迹，復能爲應用四六之文，辭亦深倖章句。

劉光遠不知何許人，慕李長吉爲長短歌，尤能埋沒意緒，竟不知其所終。

姚巖傑，梁國公元崇之裔孫，童丱聰悟絕倫，弱冠博通墳典，慕班固、司馬遷爲文，時稱大儒。嘗以詩酒放遊江左，尤肆陵忽前達，旁若無人。乾符中，顏標典鄱陽郡，場宇初搆，巖傑紀其事，文成，粲然千餘言。標欲刊去一兩字，巖傑大怒。既而標以睚眦，已勒石，遂命覆碑於地，以車牛拽之。磨去，巖傑以一篇紀之曰：爲報顏公識我麼，我心惟只與天和。眼前俗物關情少，醉後青山入意多。田子莫嫌彈鋏恨，寧生休唱飯牛歌。聖朝若爲蒼生計，也合公車到薜蘿。盧子發牧歙州，巖傑在婺源，先以著述寄焉，肇知其人性使酒，以手書褒美，贈之以束帛，辭以兵火之後，郡中凋弊，無以迎逢大賢。巖傑復以長牋激之，始以文友相遇。千載一時，肇不得已，輟所乘馬迎至郡齋，館穀如公卿禮。既而日肆傲睨，輕視子發。子發嘗以篇詠誇於巖

傑曰．明月照巴山．巖傑笑曰．明照天下．奈何獨照巴山耶．子發慚不得意．無何會於江亭．時蒯希逸在席．子發改令曰．目前取一聯象．令主曰．遠望漁舟．不闊尺八．巖傑遽飲酒一器．凭欄嘔噦．須臾即席．還徵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有集二十卷．自曰象溪子．中和末．豫章大亂．巖傑苦河魚之疾．寓于逆旅．竟不知其所終．

周賀．少從浮圖．法名清塞．遇姚合而反初．詩格清雅．與賈長江無可上人齊名．哭柏巖禪師詩甚．及賀賦一篇．與島不相上下．島曰．苦霧石床新．師曾占幾春．寫留行道影．焚却坐忘身．塔院關松雪．房廊露隙塵．自嫌雙淚下．不是解空人．賀曰．林逕西風急．松枝講法餘．凍髭亡夜剃．遺偈病時書．地燥焚身後．堂空著影初．此時頻下淚．曾省到吾廬．

釋嵒崟．少從浮圖．才力浩大．有李杜之風．其詩尤重奇險．至如四五片雲生絕壁．兩三行雁過疏松．復曰．拋芥子降顛狒狒．折楊枝灑醉猩猩．廬山瀑布曰．白鳥遠行監．玉虹孤飲潭．背負出兩巖．開成中．常遊豫章．武宗朝．准敕反初．名甚喧然．

胡汾．不知何許人．嘗隱廬山．苦心於五七言．桑落洲一篇曰．莫問桑田事．但看桑落洲．數家新住處．昔日大江流．古岸崩欲盡．平沙長未休．想應百年後．人世更悠悠．又月詩云．輪中別有物．（撫改云．桂樹當有土．）光外更無空．汾與李騭齒交．騭廉問江西．弓旌不至．

段維．或云忠烈之後．年及強仕．殊不知書．一旦自悟其非．聞中條山書生淵藪．因往請益．衆以年長．猶未發叢．不與授經．或曰．以律詩百餘篇．俾其諷誦．翌日．維悉能強記．諸生異之．復受八韻一軸．維誦之如初．因授之孝經．自是未半載．維博覽經籍．下筆成文．於是請下山求書糧．至蒲陝間．遇一前資郎牧．即世請維誌其墓．維立成數百言．有燕許風骨．厚獲濡潤．而乃性嗜煎餅．嘗爲文會．每箇煎餅纔熟．而維一韻賦成．咸通乾符中．聲名籍甚．竟無所成而卒．

劇燕．蒲坂人也．工爲雅正詩．王重榮鎮河中．燕投贈王曰．秖向國門安四海．不離鄉井拜三公．重榮甚禮重．爲人多縱．陵轢諸從事．竟爲正平之禍．

李濤．長沙人也．篇詠甚著．如水聲長在耳．山色不離門．又掃地樹留影．拂床琴有聲．又落日長安道．秋槐滿地花．皆膾炙人口．溫飛卿任太學博士．主秋試．濤與衛丹、張郃等詩賦．皆榜於都堂．

任濤．豫章筠川人也．詩名早著．有露團沙鶴起．人臥釣船流．他皆做此．數舉敗於垂成．李常侍騭廉察江西．特與放鄉里之役．盲俗互有論列．騭判曰．江西境內．凡爲詩得及濤者．即與放色役．不止一任濤耳．

羅虬．辭藻富贍．與宗人隱、鄴齊名．咸通、乾符中．時號三羅．廣明庚子亂後．去從鄜州李孝恭．籍中有紅兒者．善肉聲．常爲貳車屬意．會貳車騁鄰道．虬請紅兒歌．而贈之繒綵．孝恭以副車所貯．不令受所貺．虬怒．拂衣而起．詰旦手刃絕句百篇．號比紅詩．大行於時．

周鍼者．湖南人也．咸通初．以辭賦擅名．鍼嘗爲角觝賦．略曰．前衝後敵．無非有力之人．左攫右拏．盡是用拳之手．或非鍼者角觝．

周繁．池州青陽人也．兄繇．以詩篇中第．繁工八韻．有飛卿之風．

何涓．湘南人也．業辭．嘗爲瀟湘賦．天下傳寫．少遊國學．同時潘緯者．以古鏡詩著名．或曰．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夜賦瀟湘．

章碣．不知何許人．或曰孝標之子．咸通末．以篇什著名．乾符中．高侍郎湘自長沙攜邵安石至京及第．碣賦東都望幸以刺之．（詩在好知巳及第門．）復爲焚書坑詩曰．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從來不讀書．

來鵠．豫章人也．師韓柳爲文．大中末、咸通中．聲價益籍甚．廣明庚子之亂．鵠避地遊荊襄．南返．中和．客死于維揚．

閔廷言．豫章人也．文格高絕．咸通中．初與來鵠齊名．士衆嘗謂同志曰．閔生之文．酷似西漢．有旅櫬誌一篇．衆尤所推伏．

張喬．池州九華人也．詩句清雅．夐無與倫．咸通末．京兆府解．李建州時爲京兆參軍．主試．同時有許棠與喬及俞坦之、劇燕、任濤、吳罕、張嬪、周繇、鄭谷、李棲遠、溫憲、李昌符．謂之十哲．其年府試月中桂詩．喬擅場．詩曰．與月長洪濛．扶疎萬古同．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每以圓時足．還隨缺處空．影高羣木外．香滿一輪中．未種青霄日．應虛白兔宮．何當因羽化．細得問神功．其年頻以許棠在場席多年．以爲首薦．喬與俞坦之．復受許下薛能尚書深知．因以詩唁二子曰．何事盡參差．惜哉吾子詩．日令銷此道．天亦負明時．有路當重振．無門即不知．何曾見堯日．相與啜澆漓．

謝廷浩．閩人也．大順中．頗以辭賦著名．與徐寅不相上下．時號錦繡堆．

李巨川．字下己．姑臧人也．士族之鼎甲．工爲燕許體文．廣明庚子亂後．失身於人．佐興元楊守亮．大閹復恭養子．守亮敗．爲華帥韓建所擒．建重其才．奏令掌書奏．凡十餘年．名振海內．乾寧中．駕幸三峯．巨川自使下侍御史拜工部郎中．稍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時建奏勒諸王放散殿後都．岐下宋文通．皆巨川之謀也．上返正．轉假禮部尚書．充華州節度判官．上至華清宮．遣使賜建御容一軸．時巨川草謝表．以示吳子華．其中有形雲似蓋．以長隨紫氣隱闥而不度．子華吟味不已．因草篇與巨川．對換略曰．寰開萬里．克諧披覩之心．掌拔一峯．兼助捧持之力．天祐初．大駕幸岐．梁太祖自東平擁師迎駕．至三峯單騎出降．既而素忌巨川多謀．遣人害之．

陳象．袁州新喻人也．少爲縣吏．一旦憤激爲文．有西漢風骨．著貫子十篇．南平王鍾傳鎮豫章．以羔鴈聘之．累遷行軍司馬、御史大夫．傳薨．象復佐其子文政．爲淮帥攻陷．象被擒送維揚．戮之．象頗師黃老．忘至於此．莫知所自也．

湯篔．潤州丹陽人也．工爲應用．數舉敗於垂成．李巢在湖南．鄭續鎮廣南．俱以書奏受惠．晚佐江西鍾傳．書檄闒委．未嘗有倦色．傳女適江夏杜洪之子．時及昏暝．有人走乞障車文．篔命小吏四人．各執紙筆．倚馬待製．既而四本俱成．天祐中．逃難至臨川．憂恚而卒．

陳詡，吉州廬陵人也。少以辭賦貢于春官氏，凡十上，竟抱至冤。晚年從豫章鍾傳，復爲同舍所譖，退居南郭，以墳典自娛。因之博覽群籍，著書商較前史得失，尤長於班史之業。評三傳是非，著春秋折衷論三十卷；約大唐實錄，撰聖紀一百二十卷；以所爲述作，號陳子正言十五卷；其除賦論詩，別有編帙。光化中，執政議以蒲帛徵，傳聞之，復辟爲從事；後以讒黷尋遘病而卒。

李凝古，執事中書之子，沖幼聰敏絕倫，工爲燕許體文。中和中，從彭門時溥，溥令製露布，進黃巢首級，凝古辭學精敏，義理精通，凡數千言，冠絕一時，天下仰風。無何，溥奏諸將各備一匹，凝古獲諷諭而不之謝，溥因讒誅焉。

韋莊奏請追贈不及第人近代者

孟郊，字東野，工古風，詩名播天下，與李觀、韓退之爲友。貞元十二年及第，佐徐州張建封幕，卒使下廷評。韓文公作誌，東野諡曰貞曜先生。賈島詩曰：身殁聲名在，多應萬古傳。寡妻無子息，破宅帶林泉。冢近登山道，詩隨過海船。故人相弔處，斜日下寒天。（莊云不及第，誤也。）

李賀，字長吉，唐諸王孫也。父瑨肅，邊上從事。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華。時韓文公與皇甫湜覽賀所業，奇之，而未知其人。因相謂曰：若是古人，吾曹不知者；若是今人，豈有不知之理。會有以瑨肅行止言者，二公因連騎造門，請見其子。既而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賀就試一篇，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無人，仍目曰高軒過。曰：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轡搖冬瓏。馬蹄隱耳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宿羅心胸，殿前作賦聲磨空。筆補造化天無功，元精炯炯貫當中。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負冥鴻，他日不羞蛇與龍。二公大驚，以所乘馬命連鑣而還所居，親爲束髮。年未弱冠，丁內艱。他日舉進士，或謗賀不避家諱，文公特著辯諱一篇。不幸未登壯室而卒。

皇甫松，著醉鄉日月三卷，自敘之矣。或曰，松丞相奇章公表甥，然公不薦。因襄陽大水，遂爲大水辨，極言誹謗。有夜入真珠室，朝遊瑇瑁宮之句，公有愛姬名真珠。

李群玉，不知何許人。詩篇妍麗，才力遒健。咸通中，丞相脩行楊公爲奧主，進詩三百篇，授麟臺讎校。

陸龜蒙，字魯望，三吳人也。幼而聰悟，文學之外，尤善談笑。常體江、謝賦事，名振江左。居於姑蘇，藏書萬餘卷。詩篇清麗，與皮日休爲唱和之友，有集十卷，號曰松陵集。中和初，遘疾而終，顏蕘給事爲文誌其墓。吳子華奠文千餘言，略曰：大風吹海，海波淪漣，涵爲子文，無隅無邊。長松倚雪，枯枝半折，挺爲子文，直上巉絕。風下霜晴，寒鐘自聲，發爲子文，鏗鏘杳清。武陵深閑，川長晝白，間爲子文，渺茫岑寂。豕突禽狂，其來莫當；雲沉鳥沒，其去倏忽。腻若凝脂，軟於無骨，霏漠漠，澹涓涓，春融冶，秋鮮妍，觸即碎，潭下月，拭不滅，玉上煙。

趙光遠，丞相隱弟子，幼而聰悟。咸通、乾符中，以爲氣焰溫李，因之恃才不拘小節，常將領子弟，恣遊俠斜，著北里志，顧述其事。

李甘，字和鼎，長慶四年及第，登科記已注矣。（莊云不及第，誤矣。）溫庭皓，庭筠之弟，辭藻亞於兄，不第而卒。

劉得仁，陸逵，傅錫，平曾，賈島，劉稚珪，顧邵孫（吳人），沈珮（吳人）

顧蒙，宛陵人，博覽經史，慕燕許刀尺，亦一時之傑。餘力深究內典，蘇是艇爲浮圖碑，做歐陽學吏筆法，酷假前人。庚子亂後，弄使江浙間，無何有美姬公潤帥周寶奄有，蒙不能他去，而受其豢養，由此名價減薄。甲辰，淮浙荒亂，避地至廣州，人不能知，困於旅食，以至書千字文授於聾俗，以換斗筲之資，未幾遘疾而終。蒙顧易象著大順圖三卷。

羅鄴，餘杭人也。家富於財，父則爲鹽鐵小吏。有子二人，俱以文學干進，鄴尤長七言詩。時宗人隱亦以俳諧著稱，然隱才雄而疏率，鄴才詩而縝緻。咸通中，崔安潛侍郎廉問江西，志在弓旌，竟爲幕吏所沮，既而謝就什邡，因爲縣事閑冗，無成而卒。

方干，桐廬人也。幼有清才，爲徐凝所器，誨之格律。干或有句云：把得新詩草裏論。反語云村裏老，譌疑而已。王大夫（名與定保家諱同）廉問浙東，干造之，連跪三拜，因號方三拜。王公將薦之於朝，託吳子華爲表草，無何公遘疾而卒，事不諧矣。

前件人俱無顯遇，皆有奇才，麗句清辭，遍在詩人之口，銜冤抱恨，竟爲冥路之塵，但恐憤氣未銷，上衝穹昊。伏乞宣賜中書門下，追賜進士及第，各賜補闕、拾遺，見存明代，惟羅隱一人，亦乞特賜科名，錄升三級，便以特敕，顯示優恩，俾使已升冤人，皆霑寵渥，後來學者，更勵文風。

論曰：工拙由人，得喪者命，非賢之咎，伊時之病，善不爲名，而名隨之，名不爲祿，而祿從之，苟異於是，不汨而小人之儒也，尤人君子之儒也，反己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唐摭言卷十一

反初及第

劉軻。慕孟軻爲文。故以名焉。少爲僧。止于豫章高安縣南果園。復求黃老之術。隱於廬山。既而進士登第。文章與韓柳齊名。

反初不第

張策。同文子也。自小從學浮圖。法號藏機。桑名內道場。爲大德。廣明庚子之亂。趙少師崇主文。策謂時事更變。求就貢籍。崇庭譴之。策不得已。復舉博學宏辭。崇職受天官。復黜之。仍顯揭其過。策後爲梁太祖從事。天祐中在翰林。太祖頗奇之。爲謀府。策極力媒孽。崇竟罹冤酷。

無官受黜

襄陽詩人孟浩然。開元中頗爲王右丞所知。句有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者。右丞吟詠之。常擊節不已。維待詔金鑾殿。一旦。召之商較風雅。忽遇上幸維所。浩然錯愕伏床下。維不敢隱。因之奏聞。上欣然曰。朕素聞其人。因得詔見。上曰。卿將得詩來耶。浩然奏曰。臣偶不齎所業。上即命吟。浩然奉詔拜舞。念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臥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上聞之憮然曰。朕未曾棄人。自是卿不求進。奈何反有此作。因命放歸南山。終身不仕。

賈島字閬仙。元和中。元白尙輕淺。島獨變格入僻。以矯浮艷。雖行坐寢食。吟味不輟。嘗跨驢張蓋。橫截天衢。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島忽吟曰。落葉滿長安。志重其衝口直致。求之一聯。杳不可得。不知身之所從也。因之唐突大京兆劉棲楚。被繫一夕而釋之。又嘗遇武宗皇帝於定水精舍。島尤肆侮。上訝之。他日有中旨令與一官謫去。乃受長江縣尉。稍遷普州司倉而卒。

開成中。溫庭筠才名籍甚。然罕拘細行。以文爲貨。識者鄙之。無何執政間復有惡奏庭筠攪擾場屋。黜隨州縣尉。時中書舍人裴坦當制。忸怩含毫久之。時有老吏在側。因訊之升黜。對曰。舍人合爲貴詞。何者。入策進士與望州長馬一齊資。坦釋然。故有澤畔長沙之比。庭筠之任。文士詩人爭爲辭送。唯紀唐夫得其尤。詩曰。何事明時泣玉頻。長安不見杏園春。鳳皇詔下雖霑命。鸚鵡才高却累身。且飲綠醽銷積恨。莫辭黃綬拂行塵。方城若比長沙遠。猶隔千山與萬津。

薦舉不捷

張祜。元和、長慶中。深爲令狐文公所知。公鎭天平日。自草薦表。令以新舊格詩三百篇表進。獻辭略曰。凡製五言。苞含六義。近多放誕。靡有宗師。前件人久在江湖。早工篇什。研機甚苦。搜象頗深。輩流所推。風格罕及。云云。謹令繕新舊格詩三百首。自光順門進獻。望請宣付中書門下。祜至京師。方屬元江夏偃仰內庭。上因召問祜之辭藻上下。稹對曰。張祜雕蟲小巧。壯夫恥而不爲者。或獎激之。恐變陛下風教。上頷之。由是寂寞而歸。祜以詩自悼。略曰。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

長沙日試萬言。王璘辭學富贍。非積學所致。崔詹事廉問。特表薦之於朝。先是試之於使院。璘請書吏十人皆給硯。璘縱橫把筆。往來口授。十吏筆不停綴。首題黃河賦三千字。數刻而成。復爲鳥散餘花落詩二十首。援毫而就。時忽風雨暴至。數幅爲迴飈所卷。泥滓沾漬。不勝舒卷。璘曰。勿取。但將紙來。復縱筆一揮。斯須復十餘篇矣。時未亭午。已搆七千餘言。詹事傳語試官曰。萬言不在試限。請屈來飲酒。黃河賦復有僻字百餘。請璘對衆朗宣。旁若無人。至京師時。路巖人方當鈞軸。遣一介召之。璘意在沽激。曰請俟見帝。巖聞之大怒。亟命奏廢萬言科。璘杖策而歸。放曠於盃酒間。雖屠沽無間然矣。

已得復失

楊知至。會昌五年。王僕射重湊五人。源重、楊知至、楊嚴、鄭朴、竇緘。奉敕特放楊嚴。其餘四人皆落。知至感恩自弔詩曰。由來梁燕與冥鴻。不合翩翩向碧空。寒谷謾勞鄒氏律。長天獨遇宋都風。當時泣玉情雖異。他日銜環事亦同。二月春光花淡蕩。無因得醉杏園中。

張濆。會昌五年陳商下狀元及第。翰林覆落濆等八人。趙渭南貽濆詩曰。莫向春風訴酒杯。謫仙眞個是仙才。猶堪與世爲祥瑞。曾到蓬山頂上來。

以德報怨

裴垍舉宏辭。崔樞考之落第。及垍爲宰相。擢樞爲禮部。笑謂樞曰。聊以報德也。

賈泳父佾有義聲。泳落拓不拘細碎。嘗佐武臣倅晉州。昭宗幸蜀。三榜裴公時爲商于客且外客遊于鄜。

詠援之傲睨，公皆斥笏造詠。詠戎裝一揖曰：「主公何背邀放鷂子，勿怪如此倨傲而退。」竟頗銜之。後公三主文柄，詠兩舉，爲公所黜。既而謂門人曰：「賈詠誤側可哀，吾當報之以德。」遂放及第。

惡分疎

宋人許晝，閩人黃滔，滔皆宰淄州衙前，與晝聲迹不疎。光化三年，二人俱近事，滔謗晝，晝皆笞背矣。晝性卞急，時內翰吳融侍郎、西銓獨孤損侍郎皆晝知己，一旦造二君子自辨，因袒而視之，二公皆掩袂而入。晝遂其年俱落。

光化中，蘇拯與鄉人陳滌同處。拯與考功蘇郎中璞初敘宗黨，璞故奉常滌之子也。拯既執贄，以啓事溫卷，內謂陳滌緘封，滌遂誤書己名。璞得之大怒，拯聞之，倉黃復致書謝過。吳子華聞之曰：「此書應更攄也。」

文德中，劉子長出鎮浙西，行次江西。時陸威侍郎猶爲郎吏，亦寓于此。進士楷戴緘二軸投謁，誤以子長之卷面贄於威。威覽之，連有數字犯威家諱，威因拱而興。楷戴錯愕，白以大誤，尋以長箋致謝，略曰：「昔與之國書雖精，終慚誤筆；殷浩之兢持太過，翻達空函。」

怨怒 戮辱附

李義山師令狐文公。大中中，趙公在內廷，重陽日，義山謁不見，因以一篇紀于屏風而去。詩曰：「曾共山公把酒卮，霜天白菊正離披。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莫學漢臣栽苜蓿，還同楚客詠江蘺。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更重窺。」

張曙、崔昭緯，中和初西川同舉，相與詣日者問命。時曙自恃才名籍然，人皆呼爲將來狀元，崔亦分居其下。無何，日者殊不顧曙，目崔曰：「將來萬全高第。」曙有慍色。日者曰：「郎君亦及第，然須待崔家郎君拜相，當於此時過堂。」既而曙果以慘恤不終場。昭緯其年首冠，曙以篇什刺之曰：「千里江山陪驥尾，五更風水失龍鱗。昨夜浣花溪上雨，綠楊芳草屬何人？」崔甚不平。會夜飲，崔以巨觥飲張，張推辭再三，崔曰：「但喫却，待我作宰相，與你取狀頭。」張拂衣而去，因之大不叶。後七年，崔自內廷大拜，張後於三榜裴公下及第，果於崔公下過堂。

崔珏佐大魏公幕，與副車袁充常侍不叶。公俱薦之於朝。崔拜芸閣讎校，縱升江滸。曾有客以絲桐詣公，公善之，而欲振其名，命以乘馬迎珏，共賞絕藝。珏應召而至，公從容爲客請一篇。珏方恢怫鬱，因以發泄所蓄。詩曰：「七條絃上五音寒，此藝知音自古難。唯有河南房次律，始終留得董庭蘭。」公大慚恚。

張楚與達奚侍郎書：公橫海殊量，干霄偉材，鬱爲能賢，特負公望，雄筆麗藻，獨步當時，峻節清心，高邁流俗。某爲御史也，則察視臧否，糾逖姦邪；其任郎官也，則彌綸舊章，發揮清議；其拜舍人也，則丹掌綸綍，翱翔掖垣；其遷侍郎也，則綜覈才名，規模禮物，良由心照明鏡，手握純鈞，龍門少登，鵬翼孤運，猶且誰能下士，貴不易交，頃辱音書，恍若會面，眷顧之重，宿昔不渝，執翫徘徊，緘藏反覆，伐木之詩重作，採葵之詠再興，何慰如之，幸甚幸甚。僕誠鄙陋，素乏異能，直守愚忠，每存然諾，背憎嚮暗，少小不爲，遊陰成蹊，中生所

恥，故得從遊君子，蹈迹周行，獻酬之間，常多企慕。聊因翰墨，輒寫勞苦。公往在臨淄，請僕爲曹掾，幸奉顏色，得接徽猷，美景良辰，必然遊賞，斗酒雙肉，何曾暫忘，分若芝蘭，堅逾膠漆。時范穆二子，俱在周城，僕謬同人，見稱四友，皆因醉後，遂論晚途官資，衆議許公榮陽，教然不顧，公城相期，於下郡，成及爲榮，志氣之間，懸殊久矣。今范鄭中水逝，穆司台寺列，唯僕尚存，得觀榮貴，此時昔之情一也。時應制舉，同赴洛陽，時是春寒，正值雨雪，俱乘款段，莫不艱辛，朝則齊鑣，夜還連榻，行邁旋旋，中心搖搖。及次新鄉，同爲口號，公先曰：「太行松雪，映出青天。」僕答曰：「淇水煙波，半含春色。」向將首對，盡在一時，發則須酬，進便有詞，非無所屈，斯可爲歡，此時昔之情二也。初到都下，同止客坊，早已酸寒，復加屯蹶，周公家竪逃，絕糧無道，賴僕僑裝未空，同爨斯在，殆過時月，以盡有無，巷雖如窮，坐客常滿，還復嘲謔，頗展歡娛，公詠僕以衣稱障庭，僕詠公以糜粥和酒，復有愁瘵，提攜破笠，頻來掃除，共爲笑弄，此時昔之情三也。公授鄭縣，歸迎板輿，僕已罷官，時爲貧士，於焉貰酒，猶出荒郊，候得軒車，便成野酌，留連數日，款曲襟懷，旋值分離，遂行遠送，他鄉旅寓，摻袂依然，雖限山川，常懷夢想，此時昔之情四也。公在畿甸，僕尉長安，多陪府庭，是稱聯吏，數遊魏十四華館，頻詣武七芳筵，婉孌心期，綢繆讌語，歡接無暇，取與非他，車公若無，悒然不樂，黃生未見，鄙吝偏形，此時昔之情五也。公遷侍御，僕忝起居，執法記言，連行供奉，舉目相見，爲歡益深，煥爛玉除之前，馥郁香爐之下，仰戴穹極，盡觀朝儀，若在鈞天，如臨元圃，此時昔之情六也。僕轉郎署，先在祠部，公自臺端俯臨禮部，昔稱同舍，今則同廳，退朝每得陪行，就食尋常接坐，攀由鴻漸，倚是慕霞，咫尺餘光，環迴末職，官連兩歲，事等一家，此時昔之情七也。復考進士文策，同就侍郎廳房，信宿重闈，差池接席，掎摭之務，仰止彌高。于時賢郎幼年辭翰，公以本司恐謗，不議郎奚，僕明言必能，是敬王粲，某請座主，超升甲科，今果飛騰，已遷京縣，雖云報國，亦忝知人，此時昔之情八也。凡人有一於此，猶有可論，況僕周旋，若斯是歲深契，所以其申前好，用是寸心，非欲稱揚，故爲繁冗。今公全德之際，願交者多；昔公未達之前，欲相知者少。於多甚易，在少誠難，則公居甚易之時，下走處誠難之日，本以義分相許，則非勢利相趨。早爲相國所知，累遷官守，其在銓管也，用僕爲京兆掾；其在台衡也，用僕爲尚書郎，斐孚片言，曾蒙徽賞，連遭譏謗，偏與辨明，察於危難之情，知在明教之地。後緣疎惰，自取播遷，勵三省而多愆，升一黜而何瞻，騰司馬長史，再佐任治中，萬里山川，七周星歲，從閩過越，染瘴嬰痾，比先支離，更加枯槁，謫作頒行，雖爲非常，情尚有吝嗟，故術能無歎息，非辭坎壈，但媿邪撓，循觀昔人，沈淪多因推慮，其有超然卻貴自達，十不二三。以管仲之賢，須遭鮑叔；以陳平之智，須遇無知；以諸葛之才，見稱徐庶；以禰衡之俊，見藉孔融。如此之流，不可稱數，其於枵散，必待吹噓。如公顧眄生光，剪拂增價，豈忘朽株之事，而輕連茹之辭乎？即有言而莫從，未有不言而自致。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彼亦何哉，非敢望也。復恐傍人疎間，且錙成章，僕既無負於他人，人豈有嫌於僕？恐之竊料，當謂不然，彼欲加諸，復難重謝，昔武大抵如之，或在昔賢，或於延譽，都由謁授，不至分明，便起猜嫌，假成釁隙，廉尚獨能生愁，嘉宋者不深知，偏出時議，可爲般嗟。且今之從政，必也擇人，若非文儒，祇應吏道。僕於藻翰，留意則下筆成章；僕於幹蠱，專精則操刀必割。歷官一十五任，人

事三十餘年。夫琢玉為器者。尚掩微瑕。斲木為輪者。猶藏小節。僕縱有知。身還有長。垂如高班要津。鵠望已久。小郡偏州。當才為之。噫乎。不與其間。從用惻恨。要欲知其某郡太守。以示子孫。未知生涯幾何。莅當遂否。夫不可問。人欲笑為。然則同時郎官。及餘親故。自僕貶黜之後。亡者三十餘人。一負聲華。豈無知己。不與年壽。相次殁于泉扃。有若范宣城等。就中深密。最與追從。亦思題篋。匪朝即夕。奄然皆盡。非慟而誰。不奈吾儕多從鬼錄。獨求榮進。冒愧無厭。向前借舉於公。是罪自頃。探釋氏苦空之說。覽莊生齊物之言。雖辱何殊。喜懼無別。希求速進者。未必以前有。永甘棄廢者。未必以後無。倚伏難知。吉凶何定。朝榮暮落。始富終貧。范叢贊而後榮。鄧賜錢而餓死。當賤而貴。折臂猶亨。竊遺何定。波瀾飄飄。風雨任運。推轉何必越性于祈。但以郡城。最當官路。使命來往。賓客縱橫。馬少息。殺人當倒屣。偷蔽供將。蓋不足云。筋力漸衰。故難堪也。僕少乖剛。即起慚辭。誠兼濟之義存。若壓空而埋在。加以物務牽絆。形役徒勞。幸有田園。在於河內。控帶泉石。交映林亭。嵩逼太行。尤豐藥物。案書數千卷。足覽古今。子姪五六人。雅閑詩賦。兼令佐酒。何處生愁。更引園林。別成招隱。風來北牖。月出東岑。往往觀魚。時時夢蝶。唯開一徑。惟問四鄰。諸居於是閑棲。梁棟由其擬欲。行將謝病。自此歸耕。倘不遂微誠。則神是殛。遠陳本末之事。用體行藏之心。秋中漸涼。惟納休謐。出處方異。徂合無則。願以加飡。匪唯長億。不具。張楚白。

任華謹直。上嚴大夫牋。逸人姓任名華。是曾作書者校書郎者。輒敢長揖。俾三尺之童。奉牋於御史大夫嚴公閣下。僕隱居嚴壑。積有歲年。銷宦情於浮雲。擲世事於流水。今者輟魚釣。詣旌麾。非求榮。非求利。昨還拜中丞。喜聞生風。甚善甚善。華竊有所怪。請試言之。何者。華自去冬拜謁。偏承眷顧。幸辱以文章見許。以補袞相期。衆君子聞之。當仁矣。華嘗陪李太僕詣闕庭。公乃謂太僕曰。任子文辭可為卓絕。負冤已久。何不奏與太僕丞。華也不才。皆非所望。然公之相待。何前緊而後慢若是耶。豈華才誠於前日。而公之恩遇薄於茲辰。退思伏念。良增歎惋。且況華嘗以三數賦筆。奉呈於公。展手札云。足下文格由來高妙。今所寄者。尤更新奇。公書之次。故忘推薦。朝廷方以振舉遺滯為務。在中丞今日。得非公言之次乎。當公言之次。曾不聞以片言見及。公其意者。豈欲棄前日之信乎。華本野人。嘗思漁釣。尋常杖策。歸乎舊山。非有機心。致斯扣擊。但以今之後進。咸屬望於公。公其留意焉。不然。後進何望矣。任華頓首。

華與京尹杜中丞書。中丞閣下。僕嘗以為受人恩不易。何以言之。昔辟陽侯欲與朱建相知。建不與相見。無何建母喪。家貧。假借服具。而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焉。及辟陽侯遭讒而竟獲免者。建之力也。其後淮南王以諸呂之故。殺辟陽侯。而建以嘗往來。亦受其禍。是知相知之道。乃是禍福存立之門。固不易耳。僕非求名。非求利。是將觀公俯仰。窺公淺深。何也。公若帶驕貴之色。移夙昔之眷。自謂威足陵物。不能禮接於人。則公之淺深於是見矣。公若務於招延。不隔卑賤。念半面之舊。回青眼於片時。則公之厚德未易量也。惟執事少留意焉。且君子成人之美。僕忝士君子之末。豈不敢成公之美乎。于是將投公藥石之言。發公膏肓之疾。未知雅意欲聞之乎。必欲聞之。則當先之以卑辭。申之以喜色。則膏肓之疾。不勞扁鵲而自愈矣。公其喜聽之。何者。當今天下有識諫之士。咸皆不減於朱侍郎矣。然失在於倨。罔在於怒。且易曰。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復語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公之頃者。似不務此道。非恐亦於君子。亦應招怨於時人。禍患之機。怨讎之府。豈在利劍相盤。杖戟相撞。其亦在於辭色相干。升揖失節。則潘安仁以孫秀見罪。嵇叔夜為鍾會所圖。古來此類。蓋非一也。公所明知之。又安可不以為深誡乎。必能遇士則誡於倨。恤下則宏以恕。是可以長守富貴。而無疑危。公成人之美。在此而已矣。念之哉。任華一野客耳。用華言亦唯命。不用華言亦唯命。明日當拂衣而去矣。不知其他。

華與庾中丞書。中丞閣下。公久在西掖。聲華滿路。一一到京從。皆以孤介自處。終不能結金張之援。過衛霍之廬。苟或見招。輒以辭避。所以然者。以朱建自試。一昨。不意執事猥以文章見知。特於名公大臣。曲垂翦拂。由是以公為知己矣。亦嘗造詣門館。公相待甚厚。談笑怡如。僕由是益知公懿德宏遠。必能永保貞吉。而與人有終始之分。不然。何乃前日慨不自料。輒有所丐於公哉。若道不合。雖以王侯之貴。親御車相迎。或以千金為壽。僕終不顧。況有策款投贈。僥倖入門庭。闕強言乎。顧僕所求不多。公乃曰亦不易致。即當分減。然必若易致。則已自致矣。安能煩於公。且凡有濟物之心。必能恨於己。方可以成濟之道。公乃曰分減。豈恨己之義哉。況自蒙見許。已經旬日。客舍飢餒。寂寥無聲。公豈事繁遺忘耶。當不至遺忘。以為閒事耶。今明公位高望重。又居四方之地。若輕於信而薄於義。則四方無所取。唯公留意耳。任華頓首。

華告辭京尹賈大夫書。大夫閣下。昔侯嬴邀信陵君車騎過屠門。而信陵為之執轡。此豈辱公子耶。乃所以成公子名耳。王生命廷尉結襪。廷尉俯僂從命無難色。此豈辱廷尉乎。亦以成廷尉之名耳。僕所邀明公枉車過陋巷者。豈徒欲成君子之名而已哉。竊見天下有識之士。品藻當世人物。或以君子之才望美則美也。猶有所闕焉。其所闕者。在於恃才傲物耳。僕感君國士之遇。故以國士報君。其所以報者。欲使君恃才傲物之過。而補君之闕。宜其允迪忠告。惠然來思。而乃躊躇數日。不我顧。意者恥從賣漿博徒遊者乎。觀君似欲以富貴驕僕。乃不知僕欲以貧賤驕君。君何見之晚耶。抑又聞昔有躄者。恥為平原君家美人所笑。乃詣平原君請笑者頭。平原君雖許之。終所不忍。居無何。賓客別去過半。君怪之。有一客對曰。以君不殺笑躄者。謂君為愛色而賤士。平原君大驚悔過。即日斬美人頭。造躄者門謝焉。賓客由是復來。今君猶惜馬蹄不顧我。況有請美人頭者。豈復得哉。僕亦恐君之門客。於是乎解體。僕即解體者也。請從此辭。任華頓首。

崔國輔上何都督啟光啟。崔國輔謹上書于都督何公節下。昨有自府庭而退者云。君公垂責。以為怠於奉上之禮。死罪死罪。竊聞禮不妄說人。為近佞媚也。不好狎。自全仁義也。故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君臣上下。非禮勿定。宦學事師。非禮勿親。所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脩身踐言合道以成禮。今人無禮。多涉於佞媚。不全於仁義。故以難進而易退。孜孜善行者。為失禮。悲夫。古之有禮者則貴。今之有禮者則賤。雖然。君子終身不棄禮為苟容。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言善人不拘俗也。國輔嘗見君公有謀贊之能。明恤之道。敢以大雅之道而事君公。殊不知君公凡徒見待。君公聞叔向乎。聞張良乎。夫叔向者。不能言。退然不勝衣。為晉國之望。張良婦人也。而儒效之華。宜君公不禮。而曾為刀筆吏。碌碌無奇節。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屈原之忠貞。逐於楚。張儀之利口。權於梁。皆士之屯蒙。莫能自異。僕今日復何言

哉。

朱灣別湖州崔使君書。灣聞蓬萊之山，藏杳冥之中，行可到，貴人之門，無媒而通，不可到。驪龍之珠，潛於瀇滉之中，或可識，貴人之顏，無因而前，不可識。某自假道路，問津主人，一身孤雲，兩度圓月，凡被兩執事，三趨戟門，門人謂某曰，子私來耶，公來耶，若言公，小子實非公，若言私，公庭無私，不得入，以茲交戰彷徨于今。信知庭之與堂，不啻千里。況寄食漂母，夜眠漁舟，門如龍而難登，食如玉而難得，得如玉之粟，登如龍之門，如龍之門轉深，如玉之粟轉貴，實無機心，翻成機事，漢陰丈人聞之，豈不大笑。屬谿上風便，囊中金盡，望甘棠而歎，自引分而退。

論曰，夫子曰無擇言，身無擇行，言之遜，人不以為謟，言之危，人不以為訐，蓋言與行契，行由言宣，故先人以來，未有如某之衆者，儻有用言干進幾乎，若乃妄道匪終，得旨紀之者，時則有其人矣。

唐摭言卷十二

自負

杜甫莫相疑行。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集賢學士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彩動人主，今日饑寒趨路旁。晚將末節契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兒，莫爭好惡莫相疑。

甫獻韋右丞，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將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化淳。此意竟蕭索，行歌非隱淪。騎驢三十年，旅食京華春。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盃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主上頃見徵，歘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無縱鱗。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於百僚上，猥誦佳句新。竊効貢公喜，難甘原憲貧。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踆踆。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尙憐終南山，迴首清渭濱。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白鷗波浩蕩，萬里誰能馴。

崔仁師之孫，崔湜、并滌，及從兄涖，並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之際，自比王謝之家。謂人曰，吾之門人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為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故進取不已，而不以令終。

開元中，薛據自恃才名，於吏部參選，請受萬年錄事。流外官共見宰執訴云，赤縣錄事是某等清要官，今被

進士欲停，則等色人無措手足矣。遂罷。

鄭起居仁表詩曰，文章世上爭開路，閥閱山東拄破天。張曙拾遺與杜荀鶴同年，嘗醉中謔荀鶴曰，杜十五公大榮。荀鶴曰，何榮。曙曰，與張五十郎同年，爭不榮。荀鶴應聲答曰，是公榮，小子爭得榮。曙笑曰，何也。荀鶴曰，天下祇知有杜荀鶴，阿誰知有張五十郎。

盧延讓業癖詩，吳翰林融以賦卷擬之，然八面受敵。深知延讓之能。延讓始投許卷中有說爲一篇，斷句云，因知文賦易，爲下者之乎。子華笑曰，上門罵來。

薛保遜好行巨編，自號金剛杵。太和中，貢士不下千餘人，公卿之門，卷軸填委，率爲閽媼脂燭之費。因之平易者曰，若薛保遜卷，即所得倍於常也。

劉允章侍郎主文年，榜南院曰，進士納卷不得過三軸。劉子振聞之，故納四十軸。（此陵紹見卷九四內門）

元次山中興頌序云，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犯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夫立盛德大業者，必有詩頌，若今詩頌盛德，刻諸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

盧肇初舉，先達或問所來，肇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州出舉人耶。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由沅江出鰲甲，九肋者蓋稀矣。

王適侍御，元和初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太在見黜，故韓文公誌適墓云，上初即位，以四科登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耶。即提所作書，緣路歌吟，直言試。既至，對語驚衆，不中第，益久困矣。

薛能尙書題集後曰，詩源何代失澄清，處處狂波汙後生。常感道孤吟有淚，却緣風壞語無情。難甘惡少欺韓信，枉被諸侯殺禰衡。縱有纖毫也無益，四方聯絡盡蛙聲。

王貞白寄鄭谷郎中曰，五百首新詩，緘封寄去時。祇憑夫子鑒，不要俗人知。火鼠重燒布，冰蠶乍吐絲。直須天上手，裁作領巾披。

袁參上中書姚令公元崇書，曹州布衣袁參頓首謹上，梁公閣下，參將自託於君，長爲君用，欲之乎。且參之託君何。以利君也。若使君常懷相印，不失通侯，高客滿堂，黃金橫帶，則參請以車轍所至，馬首所及，而掩君之短，稱君之長，使天下之人不能議君矣。若使君當不測之時，遭不測之禍，身從吏訊，妻子滿獄，則參請以賢賢之身，渺渺之命，伏死一劍，以白君冤，使酷殺之刑，不能陷君矣。若使君因緣謗毀，不得見察，卒至免逐，爲天下笑，則參以一寸之節，三寸之舌，抗義犯顏，解于闕庭，使逐臣之名，不能汙君矣。君有盛恣之隙，睚眦之怨，朝廷之士，議欲促君，則參請以直辭，先挫其口，不衛，則更以背血，次汙其衣，見陵之羞，不能醜君矣。若使君事至不可知，千秋萬歲後，而君門闌卒有饑寒之虞，則參請解參之裘，推參之哺，勉勉不怠，終身奉之，使子孫之發，不能累君矣。此五者，參之所以利君而自託也，君其可乎。夫人不易知，知人不易，參於君，非有食客之舊，門生之恩，今使欲自託於君，長爲君用，得無不知參意而疑參妄乎。然妄心實亦有之，何也。參行年已半，春秋客復數載，黃金盡，烏裘弊，肝膽齒落，不得成名，而親之在堂，終莫有

恕。曰寡途遠。不知所為。然獨念非君無足依者。故今敢以五利求市於君。冀君一顧見誠。使得盡觀恐懼。叅聞言為必適者出。義為知己者行。丈夫雖心伏無感激。況今以親觀之故。而祈德於君。使君默然卒不見拒。闔後即叅。觸何面目。遂得默然而已哉。本向時之言。終不負德。夫幽則有鬼。天則有神。鬼神之間。叅所必有。如使叅敢負於君者。則鬼神之靈其殃之。敬以自盟。惟君之惠信也。且君以傑才。四入為相。雖情偽。君盡知之。至於進人亦多矣。然亦能有以叅之五利而許君乎。叅必恐餘飯生。而自守取容耳。則君之相士。何其備耶。至恐殆欲窺君之鑒矣。頓首頓首。叅今亦不敢盛稱譽。上紿于君。然竊自言之。正叅亦非天下庸人也。今君若見相以義。則叅之本圖。若見相以才。則惟君所識。今幸君之力能必致叅。由此時坐而相乘。語曰。厚利可愛。雖時難再。失利後時。終不有悔。君獨不聞駔人之泣乎。昔駔人為商。而貨冰于市。客有苦熱者。將買之。駔人自以得時。欲邀客以數倍之利。客於是怒而去。俄而其冰亦散。故駔人進且不得冰。二者俱亡。自泣而去。今君坐青雲之中。平衡天下。天下之士。皆欲附矣。此亦君貨冰之秋。而士買冰之際。有利則會。豈宜失時。苟使君猶自遲迴至冰散。則君向欲開口。其事豈得哉。願少圖之。無為駔人之事也。叅頓首。

輕佻（戲謔嘲詠附。）

顧雲。大順中。制同羊昭業等十人修史。雲在江淮。遇高逢休諫議。時劉子長僕射。清名雅譽。充塞搢紳。其弟崇望復在中書。雲以逢休與子長舊交。將造門希致先容。逢休許之久矣。雲臨岐請書。逢休授之一函。甚草創。雲微有疑。因潛啓開之。凡一幅。並不言事。但曰。羊昭業等擬將一尺三寸汗腳。踏他燒殘龍尾道。懿宗皇帝雖薄德。不任被前人羅織。執大政者亦大悠悠。雲吁歎而已。李白戲贈杜甫曰。飯顆坡前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形容何瘦生。祇為從來學詩苦。

鄭光業中表間有同人試者。于時舉子率皆以白紙糊案子面。昌嗣潛紀之曰。新糊案子。其白如銀。入試出試。千春萬春。光業弟兄共有一巨皮箱。凡同人投獻辭。有可嗤者。即投其中。號曰苦海。昆季或從容用咨諸戲。即命二僕舁苦海於前。人閱一編。靡不極歡而罷。光業嘗言。及第之歲。策試夜有一同人突入試鋪。為吳語。謂光業曰。必先必先。可以相容否。光業為輟半鋪之地。其人復曰。必先必先。諮仗取一杓水。光業為取。其人再曰。便干託煎一椀茶得否。光業欣然與之烹煎。居二日。光業狀元及第。其人首貢一啓。頗敘一宵之素。略曰。既取水。更煎茶。當時之不識貴人。凡夫肉眼。今日之俄為後進。竊相背馳。

羅隱謝裴廷裕詩卷云。澤國佳人。唯妝半面。棠邢辨士。或獻空籠。

賈島不善程試。每自疊一幅。巡鋪告人曰。原夫之輩乞一聯。乞一聯。

薛保遜。大中朝尤肆輕佻。因之侵侮諸叔。故自起居舍人貶洗馬而卒。其子昭緯。頗有父風。嘗任祠部員外。時李系任小儀。王蕘任小賓。正旦立仗。班退。昭緯朝吟曰。左金烏而右玉兔。天子旌旗。蕘遽請下句。昭緯應聲答曰。上李系而下王蕘。小人行綴。聞者靡不哄笑。天復中。自翰承累貶澄州司馬。中書舍人顏蕘嘗制。略曰。陵轢諸父。代嗣其凶。

咸通末。執政病舉人僕馬太盛。奏請進士舉人許乘驢。鄭光業材質瓌偉。或嘲之曰。今年敕下盡騎驢。短轡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

論曰。語云。當仁不讓於師。顏氏子亦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苟得其道。自方於舜。不為之太過。苟失其道。五尺童子。能不鄙其妄歟。叅以五利受售。不繫能否。儒行缺矣。輕薄之徒。終喪厥德。旅獒之戒。人子其惟慎諸。

設奇沽譽

咸通中。鄭愚自禮部侍郎鎮南海。時崔魏公在荊南。愚著錦襖子半臂。袖卷謁之。公大奇之。付夜飲更衣。賓從間竊謂公曰。此應是有擬不備耳。既而復易之。紅錦尤加煥麗。衆莫測矣。

王璘舉日試萬言科。崔詹事觀察湖南。因遺之夾纈數匹。璘裂目以中單背襦衣之以詣。崔公接之大驚矣。

酒失

崔檝酒後失。虔州陸郎中肱以詩謝之曰。醉時顛蹶醒時羞。麴蘖摧人不自由。叵耐一雙窮相眼。不堪花卉在前頭。

宋人衛元規。酒後忤宋州丁僕射。謝書略曰。自茲囚酒星於天獄。焚醉日於秦坑。人多記之。

杜工部在蜀。醉後登嚴武之床。厲聲問武曰。公是嚴挺之子否。武色變。甫復曰。僕乃杜審言兒。於是少解。

韓袞。咸通七年趙騭下狀元及第。性好嗜酒。謝恩之際。趙公與之首宴。公歷賞歐陽琳文學。袞睨之曰。明公何勞再三稱一複姓漢。公憫然為之徹席。自是從容不過三爵。及杏園開宴。時河中將相以故相守兵部尚書。其年子泳及第。相國欣然來突。衆皆榮之。袞厲聲曰。賢郎在座。兩頭著子女。相公來此得否。相公錯愕而去。及泳歸。公庭責之曰。席內有顛酒同年。不報我。豈人子耶。自是同年莫敢與之飲醉矣。

史裴上李中丞書。嚮之將至。鬼神奪魄。豈有委身府幕。忝下寮。而撞犯威重。前後非一。中丞雅甚。豈非知禮之人。豈非識恩之人。自拜指麾。十有三載。盃酒歌詠。久蒙提攜。未省蹔有差失。中丞因賜賓綮。辟贊府。及陪接萬里。甚始二年。正當策名之時。豈期因有干觸。此蓋命之衰陷。一至於此。實非常情之所料也。豈非十二年間。東馳西走。肝膽塗地。竟無所成。驥疑頗自。逢推遲。恩命垂至。自貽伊危。昔怜薄言。罔知攸處。豈非命矣。豈非命矣。且初舉之時。每舉一觴酒。未嘗不三思其過。假覺體中有酒。亦哀請於益。既對衆賓。復不敢苦辭。俄而迷亂作。令若怪魅以惑心神。事且不知。死亦寧悟。哀哉微命。有此舛剌。中丞縱寬以萬死。某亦無所施其面目。不即引決者。伏念累世單緒。一身早孤。中年未婚。晚乏兒息。封樹何日。先塋隳安。痛此窮迫。乞哀殘喘。今髡剪首髮。自為毀責。期在粉骨。永知此過。中丞庭前之日。願隨一卒。步走後塵。覿面布誠。以期他効。伏願少垂寬惠。戀戀故人。無任憂怍感切之至。謹投書閤下。荒辭無敘。萬不申一。仍憑押衙日哀謝不宣。裴再拜。

元相公在浙東時。賓府有薛書記。飲酒醉後。因爭令擲注子。擊傷相公猶子。遂出幕。醉來。乃作十離詩上

獻府主。馴擾朱門四五年，毛香足淨主人憐。無端咬著親情客，不得紅絲毯上眠。(犬離主) 越管宣毫始稱情，紅箋紙上撒花瓊。都緣用久鋒頭盡，不得羲之手裏擎。(筆離手) 雪耳紅毛淺碧蹄，追風曾到日東西。爲驚玉貌郎君墜，不得華軒更一嘶。(馬離廐) 隴西獨自一孤身，飛去飛來上錦裀。都緣出語無方便，不得籠中更喚人。(鸚鵡離籠) 出入朱門未忍拋，主人常愛語交交。銜泥穢汙珊瑚枕，不得梁間更壘巢。(燕離巢) 皎潔圓明內外通，清光似照水精宮。都緣一點瑕相穢，不得終宵在掌中。(珠離掌) 戲躍蓮池四五秋，常搖朱尾弄綸鉤。無端擺斷芙蓉朵，不得清波更一遊。(魚離池) 爪利如鋒眼似鈴，平原捉兔稱高情。無端竄向青雲外，不得君王手上擎。(鷹離鞲) 蓊鬱新栽四五行，常將貞節負秋霜。爲緣春筍鑽牆破，不得垂陰覆玉堂。(竹離亭) 鑄瀉黃金鏡始開，初生三五月徘徊。爲遭無限塵蒙蔽，不得華堂上玉臺。(鏡離臺) 馬上同攜今日盃，湖邊還折去年梅。年年祇是人空老，處處何曾花不開。歌詠每添詩酒興，醉酣還命管絃來。罇前百事皆依舊，點檢惟無薛秀才。(元公詩)

論曰：蕭穎以桃杖虎靴，邢紹以絳絲糾髮，所務先設奇以動衆，後務能以制人，振天下之大名，爲一時之口實者也。鄭公之服錦，王公之衣纈，得無意於彼乎。苟名實相遠，則服之不衷，身之災，沈酗之失，聖人所戒。雖王佐之才，得以贖過，其如名教何。

唐摭言卷十三

敏捷

王勮，絳州人。開耀中任中書舍人。先是五王同日出閤受冊，有司忘載冊文，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勮召小吏五人，各執筆，口授分寫，一時俱畢。

開元中，李翰林應詔草白蓮花開序及宮詞十首。時方大醉，中貴人以冷水沃之，稍醒，白於御前索筆，一揮文不加點。

溫庭筠燭下未嘗起草，但籠袖憑几，每賦一咏一吟而已，故場中號爲溫八吟。

段維晚富辭藻，敏贍第一。常私試八韻，好嚼煎餅，凡一箇煎餅成，一韻粲然。(此段已見卷十海敘不遇門。)

昭宗天復元年正旦，東內反正。既御樓，內翰維吳子華先至，上命於前跪草十餘詔，簡備精當，曾不頃刻。上大加賞激。

姻李鎮揚州，請章孝標賦春雪詩，命札於臺盤上。孝標唯然，索筆一揮云：六出飛花處處飄，黏窗拂砌上寒條。朱門到晚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消。

白中令鎮荊南，杜蘊常侍廉問長沙，時從事盧發致聘焉。酒酣傲睨，公少不懌，因改著詞令曰：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闕掌洪爐。少年從事誇門地，莫向樽前喜氣粗。盧答曰：十姓胡中第六胡，文章官職勝

崔盧。暫來閫外分茅苻，不稱賓筵語氣粗。公極歡而罷。

張祜客淮南幕中，赴宴時，杜紫微爲支使，南座有屬意之處，索骰子賭酒。牧微吟曰：骰子逡巡裹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祜應聲曰：但知報道金釵落，彷彿還應露指尖。

柳棠謁梓州楊尚書(汝士)，因赴社宴，楊公遍索巨魚，棠堅不飲。楊公口占一篇曰：文章漫道能吞鳳，杯酒何曾解嚥魚。今日梓州陪社宴，定應遭者老術書。棠應聲曰：未向燕臺逢厚禮，幸陪社會接餘歡。一魚吃了終無愧，鯤化爲鵬也不難。

柳公權，武宗朝在內庭，上嘗怒一宮嬪，久之，既而復召，謂公權曰：朕怪此人，然若得學士一篇，當釋然矣。目御前有蜀牋數十幅，因命授之。公權略不佇思，而成一絕曰：不忿前時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却得君王顧，重入椒房拭淚痕。上大悅，賜錦綵二十疋，令宮人拜謝之。

山北沈侍郎主文年，特召溫飛卿於簾前試之，爲飛卿愛救人故也。適屬翌日飛卿不樂，其日晚請開門先出，仍獻啓千餘字，或曰潛救八人矣。

裴慶餘咸通末佐北門李公淮南幕，嘗遊江，舟子刺船，誤爲竹篙濺水，濕近座之衣，公爲之色變。慶餘遽請彩牋，紀一絕曰：滿額鵝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衣濕，知道巫山行雨歸。公覽之極歡，命謳者傳之矣。

韋蟾左丞至長樂驛亭，見李湯給事題名，索筆紀之曰：渭水秦山照眼明，希仁何事寡詩情。驛應是得虞姬婿，書字纔能記姓名。

鄭仁表起居，經過滄浪峽，憩於長亭。郵吏堅進一板，仁表走筆曰：分陝東西路正長，行人名利火然湯。路旁著個滄浪峽，真是將閑擬悅忙。

裴廷裕，乾寧中在內庭，文書敏捷，號爲下水船。梁太祖受禪，姚洎爲學士，嘗從容上問及廷裕行止，洎對曰：頃歲左遷，今聞旅寄衡水。上曰：頗知其人，構思甚捷。對曰：向在翰林，號爲下水船。太祖應聲謂洎曰：卿便是上水船也。洎微笑，深有慚色。議者以洎爲急灘頭上水船也。

矛盾

令狐趙公鎮維揚，處士張祜嘗與狎讌。公因視祜改令曰：上水船，風又急，帆下人，須好立。祜應聲答曰：上水船，船底破，好看客，莫倚柂。

沈亞之嘗客遊，爲小輩所試，曰：某改令書俗各兩句：伐木丁丁，鳥鳴嚶嚶。東行西行，遇飯遇羹。亞之答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欺客打婦，不當嘍囉。

元和中，長安有沙門(不記名氏)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語意相合處。張水部頗恚之，冥搜愈切，因得句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徑往誇揚，乃曰：此應不合前輩意也。僧微笑曰：此有人道了也。籍曰：向有何人。僧乃吟曰：見他桃李樹，思憶後園春。籍因撫掌大笑。

張處士憶柘枝詩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白樂天呼爲問頭。祜矛楯之曰：鄙薄問頭之誚，

所不敢逃。然明公亦有日邊經。長恨辭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都不見。此豈不是日邊游母耶。

章孝標及第後。寄淮南李相曰。（或云寄白樂天。）及第全勝十改官。金湯鍍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郭。爲報時人洗眼看。紳頭以一絕箴之曰。假金方用眞金鍍。若是眞金不鍍金。十載長安得一第。何須空腹用高心。

方干。姿態山野。且更兔缺。然性好陵侮人。有龍邱李主簿者。不知何許人。偶於知聞處見干。而與之傳盃酌。龍邱目有翳。改令以譏之曰。干改令。諸人象令主。措大喫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龍邱答曰。措大喫酒點鹽。下人喫酒點鮓。（鮓去聲。）只見手臂著襴。未見口唇開袴。一座大笑。

惜名

李建州嘗遊明州磁溪縣西湖。題詩。後黎卿爲明州牧。李時爲都官員外。託與打詩板。附行綱軍將入京。

蜀路有飛泉亭。亭中詩板百餘。然非作者所爲。後薛能佐李福於蜀。道過此題云。賈掾曾空去。題詩豈易哉。悉打去諸板。唯留李端巫山高一篇而已。

韓文公作李元賓墓銘曰。文高乎當世。行出乎古人。（或謂文公曰。賓文止高乎當世。謂已高乎古人也。）

李程公。貞元中試日五色賦。及第。最中的者。賦頭八字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後出鎮大梁。聞浩虛舟應宏辭。復試此題。頗慮浩賦逾己。專馳一介取本。既至。啓緘。尚有憂色。及覩浩破題云。麗日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程在裏。

裴令公居守東洛。夜宴半酣。公索聯句。元白有得色。時公爲破題。次至楊侍郎。（汝士。或曰非也。）曰。昔日蘭亭無豔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知不能加。遽裂之曰。笙歌鼎沸。勿作此冷淡生活。元顧白曰。白樂天所謂能全其名者也。

湖南日試萬言。王璘與李羣玉校書相遇於嶽麓寺。羣玉揖之曰。公何許人。璘曰。日試萬言王璘。羣玉待之甚淺。曰請與公聯句可乎。璘曰。唯子之命。羣玉因破題而授之。（不記其詞。）璘覽之。略不佇思。而繼之曰。芍藥花開菩薩面。稜櫚葉散野叉頭。羣玉知之。訊之他事矣。

論曰。揚思明速。寡生知乎。用不以道。利口而已。矛盾相攻。其揆一也。惜名掩善。仁者所忌。堯舜其猶病諸。

無名子謗議

貞元中。劉忠州任大夫。科選多濫進。有無名子。自云。山東野客。移書於劉吏部足下。公總角之年奇童。入仕有方朔之專對。無枚皋之敏才。佳句推長。筆妙入神。善謔稱名。字不正。過此以往。非僕所聞。徒以命偶良時。身居顯職。方云好經術。重文章。買此虛名。負其美稱。今年典上虛天官之署。委平衡之柄。所期公有獨見之明。稱平爲首。豈意公有專恣之幸。高下在心。且數年以來。皆無大集。一昨所試。四方畢臻。公但以搜索爲功。糾訐爲務。或有小過。必陷深文。既毀其疑牘。又貶其官銜。使孝子虧全歸之望。良臣絕盡幽之怨。豈以省閣從容之司。甚於府縣暴虐之政。所立嚴法。樹威脅人。云奉德音。罔提上下。使聖主失含容之道。損寬仁之德。豈忠臣之節耶。主上居高拱穆清之中。是下每以煩碎之事。奏請無度。瀆黷頻多。累三接以示人。期一言以悟主。朝臣氣偏。選士聽號。內以承寵求榮。外以作威作福。豈良臣之體耶。且兩京常調

五千餘人。專判之流。亦有碩學之寵。莫不風趍洛邑。淹委咸京。其常衰之徒。令天下受屈。且衰以小道始俗。以大言誇時。宏辭升下登科。準判又不入等。徒以竊居翰苑。謬踐掖垣。雖十年掌於王言。豈一句在於人口。以散鋪不對爲古。以平意不經爲奇。作者見之痛心。後來聞之撫掌。奈何輕蔽天下之才。以自稱爲已高。以少取爲公道。故郄至自伐稱兵。處父尚云終喪其族。以茲偏見。求典禮闈。深駭物情。實乖時望。故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聖人用心。異代同體。衰云觀本崇旨。令少取入等。豈聖人容衆之意耶。爲近臣而厚辱于處士之儀。或其不可也。況杜亞侍知經術。素惜文辭。李翰雖以辭藻擢第。不以書判擅名。不愼舉人。自始伊鬱。又當衰謂所親曰。昨者考判。以經語對經。以史對史。皆未點對。考爲下等。先輸有當無名。判云。衛侯之政由甯氏。魯侯之令出季孫。又當無欲云。在陵室而須開。關夷盤而不可。豈以經對史耶。又嚴迪云。下樊姬之車。曳鄭崇之履。豈以史對經耶。數十年之間。布衆多之口。縱世人可欺。而先賢安可誣也。今有四豎子。取彼五幽人。且書中字判。以大明御宇爲頭。以敢告車軒爲尾。初類是顚。翻乃成箴。其間又金縱對於玉府。非惟擲頭不識。抑亦義理全乖。據此口嘲。據入關鍵。張栽華以江皋對洛浦。朱邵南以瓊老對乞言。題目未通。對仍未識。並考入等。可宜也哉。王申則童子何知。裴通以囚人見錄。苟容私謁。豈謂公平。夫有西施之容。方可論於美醜。無太阿之利。安可議其斷割。使五千之人。翕然騰口。四海之內。孰肯甘心。況宏辭大國光華。吏曹物色。公明立標榜。令盡赴上都。東京者棄而不收。當衰大辱於國。豈以往來取給。自喪秣陵之使。今日復謬。欲寄稽之恥。雖擢須賈之疑。衰不足以贖罪。負璨顚之荆。公不足以謝過。況所置科目。標在格文。盡無宏辭。因違明敕。欺天必有大咎。陂人必有不祥。足下以此持衡。實負

明公。以此求和。實負蒼生。況公爲主司。自合參議。信衰等升降由己。取捨在心。使士子含冤不得申結舌不得語。罔上若是。欺下如斯。豈以天德蓋高。帝閽難叫。亦由宰臣守道。任公等弄權。嗚呼。使朱雲在朝。汲黯當位。則敗不旋踵。安能保家。宰輔侍郎。非公等所望也。無名子長揖。詩曰。三銓選客不須嗔。五箇登科各有因。無論伯和憐吉猴。弄稚皮猴爲王申。歲暮甲第歸丞相。裴子門徒入舍人。莫怪徘徊南省判。奸他家自有景雕鶚。

顏標。咸通中。鄭薰下狀元及第。先是徐寇作亂。薰志在激勸勳烈。謂標爲魯公之後。故擢之巍峩。既而問及廟院。標曰。寒素京國無廟院。薰始大悟。塞默久之。時有無名子嘲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

崔濬試以至仁伐至不仁賦。時黃巢方熾。因爲無名子嘲曰。主司何事厭吾皇。解把黃巢比武王。（此條已見卷八門。）

趙觀試彼衰以象天賦。更放韓衰爲狀元。或爲中貴語之曰。侍郎既試王者被衰以象天賦。更放韓衰狀元。得無意乎。觀由是求出華州。

劉允章試天下爲家賦。爲拾遺杜脊休駁奏。允章臨窮。乃謂與脊休對時。允章出江夏。脊休尋亦改官。

光啓中。蔣曙以丹砂授裴和章中令。張鴻吳人。有文而不貧。或嘲之曰。張鴻只消千駄絹。蔣曙唯用一九丹。

論曰。聚書毀榜。自古有之。言之公足以改過。不公足以推命。雖雌雄之無益於己。夫子之謂相魋。孟子之稱臧倉。其是之謂與。

唐摭言卷十四

主司稱意

天寶十二載。禮部侍郎陽浚四榜。其放一百五十人。後除左丞。

至德二年。御臨岐山。右補闕兼禮部員外薛邕下二十一人。後至大曆二年。拜禮部侍郎。聯翩四榜。共放八十人。

貞元二年。禮部侍郎鮑防帖經。後改京兆尹刑部侍郎。元和十一年。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李逢吉下及第三十三人。試策後拜相。令禮部尚書王播署榜。其日午後放榜。

元和十五年閏正月十五日。太常少卿知貢舉李建下二十九人。至二月二十九日。拜禮部侍郎。

天祐元年。楊涉行在陝州放榜。後大拜。

二年。張文蔚東洛放榜。後大拜。

主司失意

大曆十四年。改元建中。禮部侍郎令狐峘下二十二人及第。時執政間有怒峘者。不得。勢擬傾覆。峘惶恐甚。因進其私書。上謂峘無良。放榜日竄逐。並不得與生徒相面。後十年。門人田敦爲明州刺史。峘量移本州別駕。敦始陳謝恩之禮。

長慶元年二月十七日。侍郎錢徽下三十三人。三月二十三日重試。落第十人。徽貶江州刺史。

會昌六年。陳商主文。以延英對見。辭不稱旨。改受王起。咸通四年。蕭倣雜文榜中數人有故。放榜後發覺。責受蘄州刺史。主司。其年二月十三日得罪。貶蘄州刺史。五年五月。量移虢略。中書舍人知制誥字文瓚制敕。朕體至公以御極。推至理以臨人。舉必任才。黜皆由過。二者之命。吾何敢私。中散大夫守左散騎常侍。權知禮部貢舉。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蕭倣。早以藝文。薦升華顯。淸貞不磷。介潔無徒。居多正直之容。動有休嘉之稱。近者擢司貢籍。期盡精研。旣紊官常。頗興物論。經詢大義。去留或致其紛拏。榜掛先場。進退備聞其差互。且昧泉魚之察。徒懷冰蘗之憂。豈可尚列貂蟬。復延騎省。俾分郡牧。用示朝章。勿謂非恩。深宜自勵。可守蘄州刺史。散官勳賜如故。仍馳驛赴任。

蕭倣。蘄州刺史。謝上表。知貢舉收賦表。臣某言。臣謬掌貢闈。果茲敗失。上負聖獎。下乖人情。實省已以兢數。每自咎而惶灼。猶賴陛下。猶矜拙直。特貸刑書。不奪金章。仍付符竹。荷恩宥而感戀。奉嚴譴以奔馳。不駐羸驂。繼持册檄。臣二月十三日。當日於宣政門外謝訖。便辭進發。今月一日到任上訖。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性惟樸愚。材昧機變。皆爲朋讒。果竊顯榮。一心唯知勍忠。萬慮未嘗念失。是以頃升諫列。已因論事去官。後忝瑣闈。亦緣舉職貶黜。身流嶺外。路絕中朝。甘於此生。不到上國。伏遇陛下臨御大寶。恭行孝思。詢以舊臣。猶蒙厚澤。臣遂從海嶠。首還闕廷。才拜升墀。俄擇紫詔。任掄材於九品。位超冠於六曹。家與國而同歸。官與職而俱盛。常思惕厲。益伦愧尤。已塵銓衡。復忝貢務。昨雖有過。今合具陳。臣伏以朝廷所大者莫過文柄。士林所重者無先辭科。推公過卽怨謗並生。行應奉卽語言皆息。爲日雖久。近歲轉難。如臣孤微。豈合操制。徒以副陛下振用明時至公。是以不避嘲論。堅收沈滯。請託旣絕。求瑕者多。臣昨選擇。實其不屈人。雖文之中。偶失詳究。竊衆口以騰毀。致朝典以指名。誠深懇而得數陳。奉詔命而須乘驛傳。綿遠藩。赴闕還郷國而只及一年。自近侍謫官。歷江山而又三千里。泣別骨肉。愁涉險艱。今則已達孤城。唯勤郡政。緝綏郭邑。調整里閭。必使獄絕冤人。巷無横事。峻法鈐轄於猾吏。寬宏撫育於疲羸。立欲勞。用贖前過。伏乞陛下特開容縱。俯察愚衷。臣前後黜責。多因奉公。秉持直誠。常逢於黨與。分使如此。時亦自嗟。寫肝膽而上告明君。希衰殘而得還帝里。豈敢復升榮級。更被寵光。願受代於蘄春。遂閑散於鸞下。臣官爲牧守。不同藩鎭。謝上之後。他表無因達天聰。而知在何時。備繁辭而併陳。今日馳魂執筆。流血拜章。形神雖處於遐陬。夢寐尚馳於班列。臣無任感恩惶恐涕泣望闕屛營之至。謹差軍事押衙某奉表陳謝以聞。

倣與浙東鄭商綽大夫雪門生辟扶狀。某昨者出官之由。伏計盡得於邸吏。久不奉榮問。惶懼實深。某自守孤直。叨大夫奬遇深。輒欲披陳其事。略言首尾。冀當克副虛襟。鑒其幽抱。伏以近年貢務。皆自閣下權知。某叨膺清選。不幸綸誥。去冬遽因銓衡。叨主文柄。班貂載筆。忝幸實多。遂將匪石之心。冀伸藻鏡之用。豈謂末俗澆漓。訛風刻薄。於庭得人之舉。而騰口易唱。長舌莫羈。吹毛豈惜其一言。指頰何啻於十手。旣速官謗。皆由拙直。竊以常年主司親屬。盡得就試。某敕下後榜示南院。外內親族。具有約勒。並請不下

文書。啟怨之語。日已盈庭。復禮部奏事云。當年例得明經一人。其而言其事。卽嚴蘇救。然皆陰害狡恨。求肆讒言。致雜文之處互。遞奏事之擯成。失於考議。故不引過。又當年榜帖。並他人主張。凡是俗知先當垂翅鎩乾在振。秉而不收。毀且錯擾。延而或取。致使主司矜制於一時。道恨遂流於他日。今春此當亦有數人。皆朝夕相門。日且自任。其相犄角。直系文書。某堅守不聽。唯蓮獨見。見在子弟無三舉。門生舊知耜數人。推公擬引。且匪在門館。日夕卽與子弟。不生為輕小之徒。望風傳此。曰雖側重事。門閥得專。某但不取知白之誠。豈提如黃之巧。頃年赴廣州日。外生薛延望遴十李仲將外生薛扶秀才。云負文業。窮寄嶺嶠。到鎮日相見之後。果有辭藻。久與宴處。端厚日新。成名後。人傳是蔣表外親。縮而巨富。資身財賂。麥晉科名。扶卽薛謂近從兄弟。班行內外。親族絕多。嶺表之時。寒苦可憫。時與月給。嫗說郝商。懷此謗言。豈蕭相近。況孔振是官文[illegible]者。韓縮郎文公令孫。蘇蕕故奉常之後。贖序雙高。而風埃久處。柳告是柳州之子。風毛殊有。而名字[illegible]。其餘四面搜羅。皆有久居藝行之士。繁於簡牘。不敢具載。某拔斷自己。實無愧恨。致朝廷厚風。去士[illegible]。慮此忠恨。豈惟悔尤。今則公忠道消。奸邪計勝。衆情猶有懊歎。深分却無惻嗟。何直道而遽不相容。正德而亦同浮議。久猶疑悶。莫驗聲嶷。幸無大故之嫌。勿信小人之論。[illegible]存舊知。臨紙寫誠。[illegible]增歎。特垂鑒宥。無輕棄遺。幸甚。

乾寧二年。崔凝榜。[illegible]貶合州刺史。先是李谿附於中貴。既慣退黜。自計推之。上亦深惡。說文[illegible]密旨令內人於門索懷挾。至於巾履。靡有不至。

唐摭言卷十五

雜文

高祖武德四年四月十一日。敕諸州學士及白丁。有明經及秀才俊士。明於理體。爲鄉曲所稱者。委本縣考試。州長重覆。取上等人。每年十月隨物入貢。至五年十月。諸州共貢明經一百四十三人。秀才六人。俊士三十九人。進士三十人。十一月引見。敕付尚書省考試。十二月吏部奏付考功員外郎申世寧考試。秀才一人。俊士十四人。所試並通。敕放選與理入官。其下第人各賜絹五疋充歸糧。各勤修業。自是考功之試。永爲常式。至開元二十四年。以員外郎李昂與舉子矛盾失體。因以禮部侍郎專知。

貞觀初放榜日。上私幸端門。見進士於榜下綴行而出。喜謂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進士榜。頭豎黏黃紙四張。以氈筆淡墨袞轉書曰。禮部貢院四字。或曰。文皇頃以飛帛書之。或象陰注陽受之狀。進士舊例於都省考試。

南院放榜。（南院乃禮部主事受領文書於此。凡版榜及諸色牒。多於此列之。）張榜牆。乃南院東牆也。別築起一堵。高丈餘。外有壖垣。未辨色。卽自北院將榜就南院張掛之。元和六年。爲監生郭東里決破棘籬。（籬在垣牆之下。南院正門外亦有之。）坼裂文榜。因之後來多以虛榜自省門而出。正榜張亦稍晚。

開成二年。高侍郎鍇主文。恩賜詩題曰。霓裳羽衣曲。三年。復而詩題爲賦題。太學石經詩。並附入貢院日

面試。大中中。都尉鄭尚書放榜。上以紅牋筆札一名紙云。鄉貢進士李（御名）。以賜鎬。

文貞公神道碑。太宗之文。時徵將薨。太宗嘗夢見。及覺左右奏徵卒。故曰。俄於髣髴忽覩形儀。復曰。高宗昔日得賢相於夢中。朕今此宵失良臣於覺後。

明皇呼宋濟作宋五。

高祖呼裴寂爲裴三。

高祖呼蕭瑀爲蕭郎。

德宗呼陸贄爲陸九。

宣宗呼鄭顥爲鄭郎。

裴晉公下世。文宗賜御製一篇。置於靈座之上。

白樂天去世。大中皇帝以詩弔之曰。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爲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

元和十三年。進士陳標獻諸先輩詩曰。春官南院粉牆東。地色初分月色紅。文字一千重馬擁。喜歡三十二人同。眼看魚變辭凡水。心逐鶯飛出瑞風。莫怪雲泥從此別。總曾惆悵去年中。

令狐趙公。大中初在內庭。恩澤無二。常便殿召對。夜艾方罷。宣賜金蓮花燭送歸院。院使已下。謂是駕來。皆鞠躬階下。俄傳吟曰。學士歸院。莫不聳異。金蓮花燭。柄耳唯至尊方有之。

韋澳孫宏。大中時同在翰林。盛暑。上在太液池中宣二學士。既赴召。中貴人頗以絡絡爲訝。初殊未悟。及就坐。但覺寒氣逼人。熟視有龍皮在側。尋宣賜銀餅餤。食之甚美。既而醉以醇酎。二公因茲苦河魚者數

夕。上竊知。笑曰。卿不禁事。朕日進十數。未嘗有損。銀餅餤皆乳酪膏腴所製也。

王源中。文宗時爲翰林承旨學士。暇日與諸昆季蹴鞠於太平里第。毬子擊起。誤中源中之額。薄有所損。俄有急召。比至。上訝之。源中具以上聞。上曰。卿大雍睦。遂賜酒兩盤。每盤貯十金椀。每椀容一升許。宣令并椀賜之。源中飲之無餘。略無醉態。

白樂天以正卿致仕。時裴晉公保釐。夜宴諸致仕官。樂天獨有詩曰。九燭臺前十二姝。主人留醉任歡娛。飄飄舞袖雙飛蝶。宛轉歌喉一索珠。坐久欲醒還酩酊。夜深臨散更踟躕。南山賓客東山妓。此會人間曾有無。

長慶中。趙相宗儒爲太常卿。贊郊廟之禮。罷相三十餘年。年七十六。衆論其精健。有常侍李益笑曰。僕爲東府試官所送進士。

開成中。戶部楊侍郎（汝士）檢校尚書。鎮東川。白樂天卽尚書妹婿。時樂天以太子少傅分洛。戲代內子賀兄嫂曰。劉綱與婦共升仙。弄玉隨夫亦上天。何似沙哥（沙哥汝士小字）領崔嫂。碧油幢引向東川。又曰。金花銀碗饒兄用。罨畫羅裙盡嫂裁。覓得黔婁爲妹婿。可能空寄蜀茶來。

李石相公鎮荊。崔魏公在賓席。未幾入拜翰林。明年登相位。時石猶在鎮。故賀書曰。賓筵初起。曾陪樽俎之歡。將幕未移。已在陶鈞之下。（[illegible]）

薛能尚書鎮彭門。時溥、劉巨容、周岌俱在麾下。未數歲。溥鎮徐。巨容鎮襄。岌鎮許。俱假端揆。故能詩曰。舊

將已爲三僕射，病身猶是六尙書。

崔安潛鎭西川，李鋌爲小將。廣明初，僖宗幸西蜀，鋌乃爲帥，帶平章事。安潛乃具寮耳，趨走，人皆美之。

廣承宣主文，後六七年，方衣金紫。時門生李石先於內庭恩錫矣。承宣拜命之初，石以所服紫袍金魚拜獻座主。

令狐趙公在相位，馬舉爲澤潞小將，因奏事到宅。會公有一門僧，善聲色，偶窺之，謂公曰：「適有一軍將參見相公，是何人？」公以舉名語之。僧曰：「竊覩此人，他日當與相公爲方面交代。」公曰：「此邊方小將，縱有軍功，不過塞垣一鎭，奈何以老夫交代？」僧曰：「相公第更召與語，貧道爲細看。」公然之。既去，僧曰：「今日看更親切，并恐是揚汴。」公於是稍接之矣。咸通元年，公鎭維揚。舉破龐勛有功，先是上面許成功與卿揚州。既而難於爽信，卽除舉淮南行軍司馬。公聞之，卽處分所司排比迎新使，麾下皆曰：「此一行軍耳。」公乃以其事白之。果如所卜。

光化二年，趙光逢放柳璨及第。光逢後三年不遷。時璨自內庭大拜，光逢始以左丞徵入。未幾，璨坐罪誅死，光逢膺大用，居重地十餘歲，七表乞骸，守司空致仕。居二年，復徵拜上相。

韋承貽咸通中策試，夜潛紀長句於都堂西南隅曰：「褒衣博帶滿塵埃，獨上都堂納試迴。蓬巷幾時聞吉語，棘籬何日免重來。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丸成鼎未開。殘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白蓮千朵照廊明，一片昇平雅頌聲。纔唱第三條燭盡，南宮風景畫難成。」（光化初，趙爲坊壝所白務；榜澗見而勉之，遂皆之如故。）

趙渭南嘏嘗有詩曰：「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果渭南一尉耳。嘏嘗家于浙西，有美姬，嘏甚溺惑。洎計偕，以其母所阻，遂不攜去。會中元爲鶴林之遊，浙帥（不知名姓。）窺之，遂爲其人奄有。明年，嘏及第，因以一絕箴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說沙吒利，今日靑娥屬使君。」浙帥不自安，遣一介歸之於嘏。嘏時方出關，途次橫水驛，見兜舁人馬甚盛，偶訊其左右，對曰：「浙西尙書差送新及第趙先輩娘子入京。」姬在舁中亦認嘏，嘏下馬揭簾視之，姬抱嘏慟哭而卒，遂葬於橫水之陽。

條流進士

咸通中，上以進士車服僭差，不許乘馬。時場中不減千人，雖勢可熱手，亦皆跨長耳。或嘲之曰：「今年敕下盡騎驢，短轡長鞦滿九衢。淸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相國魁梧甚，故有此句。此條已見卷十二輕佻門。）

閩中進士

薛令之，閩中長溪人，神龍二年及第，累遷左庶子。時開元東宮官僚淸淡，令之以詩自悼，復紀於公署曰：「朝旭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澀匙難綰，羮稀筯易寬。何以謀朝夕？何由保歲寒？」上因幸東宮，覽之，索筆判之曰：「啄木觜距長，鳳皇羽毛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因此謝病東歸。詔以長溪歲賦資之，令之計月而受，餘無所取。

歐陽詹卒，韓文公爲哀辭序云：德宗初卽位，宰相常袞爲福建觀察使，治其地。袞以辭進，鄉縣小民有能讀書作文辭者，親與之爲主客之禮，觀遊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于時詹獨秀出，袞加敬愛，諸

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也。詹死於國子四門助教，隴西李翺爲傳，韓愈作哀辭。

賢僕人

蕭穎士性異常嚴酷，有一僕事之十餘載，穎士每以箠楚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擇木，其僕曰：「我非不能他從，遲留者乃愛其才耳。」

武公幹常事蒯希逸十餘歲，異常勤幹。洎希逸擢第，幹辭以親在乞歸就養，公堅留不住，公飯嘉其忠孝，以詩送之，略曰：「山險不曾離馬後，酒醒長見在牀前。」同人醵相贈行，皆有繼和。（詩本末備。）

盧鈞僕夫。（已具憂愧門，茲爲盧鈞僕人亦同此。）

李元賓與弟書云：「賴僕佩信以賫月給。」其文頗勤勤敘之，而不記姓名。

李敬者，本夏侯譙公之傭也。公久厄塞名場，敬寒苦備歷。或爲其類所引曰：「當今北面官人，入則內貴，出則使臣，到所在打風打雨，你何不從之？而孜孜事一窮措大，有何長進？縱不然，堂頭官人，（此謂前堂吏爲堂頭官人。）豐衣足食，所往無不克。」敬冁然曰：「我使頭及第後，還擬作西川留後官。」衆大笑。時譙公於壁後聞其言。凡十餘歲，公自中書出鎭成都，臨行，有以鄰吏託者，一無所諾，至鎭，用敬知進奏，既而鞅掌極矣，向之笑者率多投之矣。

舊話

一曰：聞多見少，逆靜心勤。（若閑遊，知已也。事）卷頭有眼，（投卷必其地也。）肚裏沒繭。（得失算命，緊居川和。）二曰：覩謹氣和，見面少，聞名多。（古人有言，見多成熟之謂也。凡後進遊座前進之門，或庶遠座世誠，偶有所失，則雖有過人之文，終當作之謂。故文藝既至，奉投謁及時，不必孜孜求見也。如其深知已下蓋之契，師友則不然也。）三曰：上等舉人，應同人舉。（推公共也。）中等舉人，應丞郎舉。（計通塞也。）下等舉人，應宰相舉。

切忌

就門生手裏索及第。　求僧道處屬媚息。
對人前說中表在重位。　詐解作客。
愛享後進酒食。

沒用處

天寶二年，吏部侍郎宋遙、苗晉卿等主試，敕出請重試，制舉人第一等人十無二，御史中丞張倚之子奭手持試紙，竟日不上一字，時人謂之拽白。

高渙者，鍇之子也，久舉不第，或謔之曰：「一百二十箇蜣蜋，推一箇屎塊不上。」（蓋高氏三榜，每榜四十人。）

薛昭儉，昭緯之兄也。咸通末，數舉不第。先達每接之，卽問曰：「賢弟早晚應舉？」昭儉知難而退。

論曰：七情十義，雖不宗於仁而亂於禮者，鮮乃四科之本，文不居先。三益之門，德常在首。又何片言小善，辨口利辭，爭於簡編，作於粉繢者也？或曰不然。夫人頂天履地，惟呼最靈。有德者未必無文，其上也；文不勝德，其次也；德不勝文，有若文德其美，含元不耀者，其唯聖人乎？奈何近世薄徒，自爲岸谷，以含毫紙墨爲末事，以察言守分爲名流，消乎許品，是非適較今古，竟不能措一辭發一論者，能無愧於心乎？故僕輒

題觀詠，折衝樽俎者，皆列於門目，斯所以旌表贍敏，而矛盾楳燕也。亦由壽以馬鞭而侯之蓍蔡，知我者嘗免咎與。若乃先達所傳，臧否人物，雖不研究根本，皆可審鑑行藏，矣匪正言，足方周薛。其有迹號卓犖，而行同名子者，苟道而不售，則取舍之道，賤賢而貴愚，忠孝之本，先華而後實，七十子之徒，其臣於季孟者，亦其類而已。

唐以進士爲重，摭言所載，最爲詳備。刊之宜春郡齋，與好事者共之。嘉定辛未重午日，柯山鄭昉。

唐重科目，舉措分殊，有國史未具析者，賴王氏摭言，小大畢識，後代得聞其遺制。余流傳者寡，又爲末學所删，存不及半。是編一十五卷，從之京師慈仁寺集，乃定本也。卷尾有柯山鄭昉跋，稱嘉定辛未刊於宜春郡。吳江徐電發近錄棠村相國所藏，與此本略同，當就其校讎譌字發雕焉。朱彝尊竹垞跋。

摭言足本十五卷，從朱竹垞翰林借鈔，視稗海所刻多什之五。唐人說部流傳至今者絕少，此書洎封氏聞見記皆秘本可貴重，當有好事者共表章之。王士禛阮亭跋。

進士所從來尚矣。射義稱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射宮。鄭康成注，歲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也。三歲而貢士，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漢興其選，郡國有好文學、敬長上、出入不悖所聞，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受業，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唐之朝集使與貢士見於殿廷，舉人朝見，列于方物之前，猶循歲獻計偕之例。故進士一科，雖始於隋之大業，盛於唐貞觀永徽之際，而王制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其造端乎。考唐選舉志，科目有秀才、明經、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多至八十五科，終不得與進士並列，宜爲學者之所爭趨也。唐末有鳳閣侍郎王方慶八代從孫定保，撰摭言一書，記進士應舉登科雜事，共列一百五門，釐爲十五卷，每條有論贊。所述典故，有選舉志所未備者，豈非以當時崇尚而又爲歷代之所遵行者，故不憚詳細言之，以存舊事歟。此書行世絕少，吾鄉漁洋山人謂與封氏見聞記皆秘本可貴重者，特刊布以廣其傳。定保光化二年進士，爲吳融子華壻，其被子華祭陸魯望文，傑然有奇氣云。

乾隆丙子德州盧見曾序

唐摭言十五卷。無宋槧可讎。所見者唯一二照宋鈔本。後有嘉定辛未鄭昉跋語者。最爲近古。所稱白頭本是也。按第十卷載薦不捷聲賈從振薦凝條云。白頭花鈿滿面。不及徐妃半粧。後人因知。改作白頭。于字義則易明。於用意則甚乖。雅雨堂槧本亦仍其先。世人輕改古書。東坡因嘗病之矣。余既從傅臞仙處。假得舊本是正。益歎校訂之難。倘異日宋槧種子尚見人間。或恐金根日及。有不止於是者。是又深望而未敢必者也。嘉慶乙丑荷誕日琴川張海鵬識。

大唐世說新語原序

登仕郎前守江州潯陽縣主簿臣劉肅撰

自庖犧畫卦，文字聿興，立記注之司，以存警誡之法，傳稱左史記言，尚書是也，右史記事，春秋是也，洎唐虞氏作，木火遞興，雖戢干戈，質文或異，而九丘八索，祖述莫殊，宣父刪落其繁蕪，丘明捃拾其疑闕，馬遷創變古體，班氏遂業前書，編集既多，省覽爲殆，則擬虞卿陸賈之作，袁宏荀氏之錄，雖爲小學，抑亦可觀，爾來記注不乏於代矣，聖唐御寓，載幾二百，聲明文物，至化玄風，卓爾於百王，輝映於前古，肅不揆庸淺，輒爲纂述，備書微婉，恐貽牀屋之尤，全採風謠，懼招流俗之說，今起自國初，迄于大曆，事關政教，言涉文詞，道可師模，志將存勸，成十三卷，題曰大唐世說新語，聊以宜之開卷，豈敢傳諸奇人，

時

元和丁亥歲有事于圜丘之月序

大唐世說新語目錄

卷一
匡贊　規諫
卷二
極諫　剛正
卷三
公直　清廉
卷四
持法　政能
卷五
忠烈　節義
孝行
卷六

友悌　舉賢
卷七
識量　容恕
知微
卷八
聰敏　文章
卷九
著述　從善
卷十
釐革　隱逸
卷十一
褒錫　懲誡
卷十二
勸勵　酷忍
卷十三
諧謔　記異
郊禪

大唐新語卷之一

唐　劉肅　撰

匡贊第一

杜如晦少聰悟。精彩絕人。太宗引為秦府兵曹。俄改陝州長史。房玄齡聞於太宗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之才。若大王守藩無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不可。太宗乃請為秦府掾。封建平縣男。補文學館學士。令文學褚亮為之贊曰。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懷忠履義。身立名揚。貞觀初為右僕射。玄齡為左僕射。太宗謂之曰。公為僕射。當須大開耳目。求訪賢哲。此乃宰相之弘益。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為朕求賢哉。自是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其法令意在寬平。不求備以取人。不以己長格物。如晦玄齡引進之如不及也。太宗每與玄齡圖事。則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二人相須以斷大事。迄今言良相者。稱房杜焉。及如晦薨。太宗謂虞世南曰。吾與如晦。君臣義重。不幸物化。實痛于懷。卿體吾意。為製碑也。後太宗嘗新瓜美。愴然悼之。輟其半。使置之靈座。及賜玄齡黃銀帶。因謂之曰。如晦與公同心輔朕。今日所賜。推獨見公。泫然流涕。以黃銀帶辟惡。為鬼神所畏。命取金帶。使玄齡送之于其家也。

魏徵嘗陳古今理體，言太平可致。太宗納其言，封德彝難之曰，三代已後，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魏徵書生，若信其虛論，必亂國家。徵詰之曰，五帝三皇，不易人而理。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其所化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與蚩尤戰，既勝之後，便致太平。九夷亂德，顓頊征之，既尅之後，不失其理。桀為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而俱致太平。若言人漸澆訛，不返朴素，至今應為鬼魅，寧可得而教化耶。德彝無以難之。徵薨，太宗御製碑文，幷御書，後為人所讒，勅令踣之。及征遼不如意，深自悔恨，乃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舉也。既渡水，馳驛以少牢祭之，復立碑焉。

太宗嘗臨軒謂侍臣曰，朕所不能恣情以樂當年，而勵心苦節，卑宮菲食者，正為蒼生耳。我為人主□行將相事，豈不是奪公等名。昔漢高得蕭曹韓彭，天下寧晏，舜禹殷周得稷契伊呂，四海乂安，如此事，朕並兼之。給事中張行成諫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生人於塗炭，何禹湯所能擬。陛下聖德含光，規模弘遠，然文武之烈，未嘗無將相，何用臨朝對衆，與其校量，將以天下已定，不藉其力，復以萬乘至尊，與臣下爭功。臣聞天何言哉，而四時行焉。又曰，汝唯弗矜，天下莫與汝爭功。臣備員近樞，非敢知獻替事，輒陳狂直，伏待菹醢。太宗深納之，俄遷侍中。

太子承乾既廢，魏王泰因入侍，太宗面許立為太子，乃謂侍臣曰，青雀入見，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與陛下為子，更生之日。臣有一孽子，百年之後，當為陛下殺之，傳國晉王。父子之道，固當天性，我見其意甚矜之。青雀，泰小字也。褚遂良進曰，失言。伏願審思，無令錯誤。安有陛下萬歲之後，魏王持國執柄，為天子而肯殺其愛子，傳國晉王者乎。□下頃立承乾□寵魏王，愛之逾嫡，故至於此。今若立魏王，願須始得安全耳。太宗涕泗交下曰，我不能也。因起入內。翌日，御兩儀殿，群臣盡出，詔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褚遂良，謂之曰，我有三子一弟，所為如此，我心無憀，因自投于床，無忌爭趨持，上抽佩刀，無忌等驚懼，遂良於手爭取佩刀，以授晉王，因請所欲立，太宗曰，欲立晉王。無忌等曰，謹奉詔，異議者請斬之。太宗謂晉王曰，汝舅許汝也，宜拜謝之。晉王因下拜。移御太極殿，召百寮立晉王為皇太子，羣臣皆稱萬歲。

高宗朝，晉州地震，雄雄有聲，經旬不止。高宗以問張行成，行成對曰，陛下本封於晉，今晉州地震，不有徵應，豈徒然哉。夫地陰也，宜安靜，而乃屢動。自古禍生宮掖，釁起宗親者，非一朝一夕。或恐諸王公主，謁見頻煩，承間伺隙，復恐女謁用事，臣下陰謀，陛下宜深思慮，兼修德以杜未萌。高宗深納之。

則天朝，默啜陷趙定等州，詔天官侍郎吉頊為相州刺史，發諸州兵以討之。略無應募者。中宗時在春宮，則天制皇太子為元帥，親征之，應募者日以數千。賊既退，頊奏還，以狀聞，則天曰，人心如是□耶。因謂頊曰，卿可於衆中說之。頊於朝堂昌言，朝士聞者莫說，諸武患之，乃發頊弟兄贓狀，貶為安固尉。

頊辭日，得召見，涕泣曰，臣辭闕庭，無復再謁，請言事，臣疾亟矣，請坐籌之。則天曰，可。頊曰，水土各一盆，有競乎。則天曰，無。頊曰，和之為泥，競乎。則天曰，無。頊曰，分泥為佛為天尊，有競乎。則天曰，有。頊曰，臣亦為有競。以皇族外戚，各有區分，豈不兩安全耶。今陛下貴賤是非於其間，則居必競之地。今皇太子萬福，而三思等久已封建，陛下何以和之。臣知兩不安矣。則天曰，朕深知之。然事至是，頊與張昌宗同供奉，控鶴府。昌宗以貴寵懼不全，計於頊。頊曰，公兄弟承恩澤深矣，非有大功，必無全理。唯一策，若能行之，豈唯全家，當享茅土之封。除此外，非頊所謀。昌宗涕泣請聞之。頊曰，天下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高，武氏諸王殊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請復相王、廬陵，以慰生人之望。昌宗乃乘間屢言之，幾一歲，則天意乃易。既知頊之謀，乃召頊問，頊對曰，廬陵、相王皆陛下子，高宗初顧託於陛下，當有所注意。乃迎中宗，其興復唐室，頊有力焉。睿宗登極，下詔曰，頊時王命中圮，人謀未輯，首陳反正之議，克創祈天之業，永懷忠烈，寧忘厥勳，可贈御史大夫。

則天以武承嗣為左相，李昭德奏曰，不知陛下委承嗣重權，何也。則天曰，我子姪，委以心腹耳。昭德曰，若以姑姪之親，何如父子。何如母子。則天曰，不如也。昭德曰，父子母子尚有逼奪，何諸姑所能容。使其有便可乘，御寶位其遑安乎。且陛下為天子，陛下之姑受何福慶，而委重權於姪乎。事之去矣，則天矍然曰，我未思也。即日罷承嗣政事。

長安末，張易之等將為亂，張柬之陰謀之，遂引桓彥範、敬暉、李湛等為將，委以禁兵。神龍元年正月二十三日，暉等率兵將至玄武門，王同皎、李湛等先遣往迎皇太子於東宮，啓曰，張易之兄弟反道亂常，將圖不軌，先帝以神器之重，付殿下主之，無罪幽廢，人神憤惋，二十三年于茲矣。今天啓忠勇，北門將軍南衙執政，尅期以今日誅凶竪，復李氏社稷，伏願殿下暫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凶竪悖亂，誠合誅夷，如聖躬不康何，慮有驚動，請為後圖。同皎諷諭久之，太子乃就路。又恐太子有悔色，遂扶上馬，至玄武門，斬關而入，誅易之等於迎仙院，則天聞變，乃起，見太子曰，乃是汝耶。小兒既誅，可還東宮。桓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往者天皇棄羣臣，以愛子託陛下，今太子年長，久居東宮，將相大臣思太宗、高宗之德，誅兇竪，立太子，兵不血刃，而清內難，則天意人事歸乎李氏久矣。今聖躬不康，神器無主，陛下宜復子明辟，以順黔兆神祇之心，臣等謹奉天意，不敢不請陛下傳立愛子，萬代不絕，天下幸甚矣。則天乃臥不語。見李湛曰，汝是誅易之兄弟人耶。我養汝輩，翻見今日。湛不敢對。湛，義府之子也。

景雲二年二月，睿宗謂侍臣曰，有術士上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左右失色，莫敢對。張說進曰，此有讒人設計，擬搖動東宮耳。陛下若使太子監國，則君臣分定，自然窺覦路絕，災難不生。姚崇、宋璟、郭元振進曰，如說所言。睿宗大悅，即日詔皇太子監國。時太平公主將有奪宗之計，於光範門內乘步輦，俟執政以諷之，衆皆恐懼，宋璟昌言曰，太子有大功於天下，真社稷主，安敢妄有異議。遂與姚

崇奏公主就東都。出寧王已下爲刺史。以息人心。睿宗曰。朕更無兄弟。唯有太平一妹。朝夕欲得相見。卿勿言。餘並依卿所奏。公主聞之。大怒。玄宗懼。乃奏崇璟離間骨肉。請加罪黜。悉停寧王已下外授。崇貶申州刺史。璟楚州刺史。

蘇頲神龍中給事中拜修弘文館學士。轉中書舍人。時父瓌爲宰相。父子同掌樞密。時人榮之。屬機事填委。制誥皆出其手。中書令李嶠嘆曰。舍人思如泉涌。嶠所不及也。後爲中書侍郎。與宋璟同知政事。璟剛正多所裁斷。頲皆順從其美。璟甚悅之。嘗謂人曰。吾與父子前後皆同時爲宰相。僕射長厚。誠爲國器。獻可替否□□臣節。頲過其父也。後能政事。拜禮部尚書而薨。及葬日。玄宗遊咸宜宮。將舉獵。聞頲喪出。愴然曰。蘇頲今日葬。吾寧忍娛遊乎。遂中路還宮。初姚崇引璟爲中丞。再引之入相。崇善應變。故能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故能持天下之政。二人執性不同。同歸于道。叶心翼贊。以致刑措焉。

姚崇以拒太平公主。出爲申州刺史。玄宗深德之。太平既誅。徵爲同州刺史。素與張說不叶。說諷趙彥昭彈之。玄宗不納。俄校獵于渭濱。密召崇會于行所。玄宗謂曰。卿頗知獵乎。崇對曰。此臣少所習也。臣年三十。居澤中。以呼鷹逐兔爲樂。猶不知書。張璟謂臣曰。君當位極人臣。無自棄也。爾來折節讀書。以至將相。臣少爲獵師。老而猶能。玄宗大悅。與之偕馬臂鷹。遲速在手。動必稱旨。玄宗懽甚。樂則割鮮。閒則咨以政事。備陳古今理亂之本。上之可行者。必委曲言之。玄宗心益開聽之。亹亹忘倦。軍國之務。咸訪於崇。崇罷冗職。修舊章。內外有敍。又請無赦宥。無度僧。無數遷吏。無任功臣以政。玄宗悉從之。而天下大理。

張說獨排太平之黨。請太子監國。平定禍亂。迄爲宗臣。前後三秉大政。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爲文思精。老而益壯。尤工大手筆。善用所長。引文儒之士。以佐王化。得僧一行。贊明陰陽律曆。以敬授人時。封太山。祠脽上。舉闕禮。謁五陵。開集賢。置學士。功業恢博。無以加矣。尚然諾。於君臣朋友之際。大義甚篤。及薨。玄宗爲之罷元會。制曰。弘濟艱難。參其功者時傑。經緯禮樂。贊其道者人師。式瞻而百度允釐。既往而千載貽範。台衡軒鼎。垂黼藻於當年。徽策謚章。播芳蕤於後葉。故尚書左丞相燕國公說。星象降靈。雲龍合契。元和體其沖粹。妙有釋其至賾。挹而莫測。仰之彌高。釋義探繫表之微。英詞鼓天下之動。昔儔鳳凰。綱縷豪華。含春谷之聲。和而必應。蘊泉源之智。啓而斯沃。授命與國。則天衢以通。濟同以和。則朝政惟允。司鈞總六官之紀。端揆爲萬邦之式。方弘風緯俗。返本於上古之初。而遒德振仁。不臻於中壽之福。吁嗟不慭。既喪斯文。宣室餘談。洽若在耳。玉殿遺草。宛然留迹。言念忠賢。良深震悼。是用當宁撫几。臨樂撤懸。罷稱觴之儀。遵往禮之禮。可賜太師。賻物五百段。禮有加等。儒者榮之。

開元中。陸堅爲中書舍人。以麗正學士或非其人。而所司供擬過爲豐贍。謂朝列曰。此亦何益國家。空致如此費損。將議罷之。張說聞之。謂諸宰相曰。說聞自古帝王。功成則有奢縱之失。或興造池臺。或耽翫

聲色。罷上崇儒重德。親自講論。刊校圖書。詳延學者。今之麗正。即是聖主禮樂之司。永代規模。不易之道。所費者細。所益者大。陸子之言。爲未達也。玄宗後聞其言。堅之恩渥從此而減。

開元二十三年。加榮王已下官。勅宰臣入集賢院。分寫告身以賜之。侍中裴耀卿因入書庫觀書。既而謂人曰。聖上好文。書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允使學徒雲集。觀象設教。盡在是矣。前漢有金馬石渠。後漢有蘭臺東觀。宋有總明。陳有德教。周則虎門麟趾。北齊有仁壽文林。雖載在前書。而事皆瑣細。方之今日。則豈得扶輪捧轂者哉。

張九齡開元中爲中書令。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奏裨將安祿山頻失利。送就戮於京師。九齡批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令。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及到中書。九齡與語久之。因奏曰。祿山狼子野心。而有逆相。臣請因罪戮之。冀絕後患。玄宗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之意。誤害忠良。更加官爵。放歸本道。至武德初。玄宗在成都。思九齡之先覺。詔曰。正大厦者柱石之力。昌帝業者輔相之臣。生則保其榮名。歿則稱其盛德。飾終未允於人望。加贈實存於國章。故中書令張九齡。維嶽降神。濟川作相。開元之際。寅亮成功。讜言定於社稷。先覺合於蓍龜。永懷賢弼。可謂大臣。竹帛猶存。樵蘇必禁。爰從八命之秩。更重三台之位。可贈司徒。仍令遣使就韶州致祭者。

規諫第二

太宗射猛獸於苑內。有群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射之。四發殪四豕。有一雄豕直來衝馬。吏部尚書唐儉

下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顧而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儉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太宗善之。因命罷獵。

太宗有人言尚書令史多受賂者。乃密遣左右以物遺之。司門令史果受絹一疋。太宗將殺之。裴矩諫曰。陛下以物試之。遽行極法。使受陷其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乃免。

太宗嘗罷朝。自言殺卻此田舍漢。文德皇后問誰觸忤陛下。太宗曰。魏徵每廷辱我。使我常不得自由。皇后退朝服立於庭。太宗驚曰。何爲若是。對曰。妾聞主聖臣忠。今陛下聖明。故魏徵得盡直言。妾備後宮。焉敢不賀。於是太宗意乃釋。

張玄素貞觀初。太宗聞其名。召見。訪以理道。玄素曰。臣觀自古已來。未有如隋室喪亂之甚。豈非其君自專。其法日亂。向使君虛受於上。臣弼違於下。豈至於此。且萬乘之主。欲使自專庶務。日斷十事。而有五條不中者。何況萬務乎。以日繼月。乃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陛下若近鑒危亡。日愼一日。堯舜之道。何以加之。太宗深納之。

太宗幸九成宮還京。有宮人憩湋川縣官舍。俄而李靖王珪至。縣官移宮人於別所。而舍靖珪。太宗聞之。怒曰。威福豈由靖等。何爲禮靖等而輕我宮人。即令按驗湋川官屬。魏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

人豈肩隨。雖論其委任。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倣關庭法式。朝覲陛下。聞人問疾。若靖等自當與官吏相見。官吏亦不可不謁也。至於宮人供養之外。不合參承。若以此加罪。恐不益德音。駭天下耳目。太宗曰。公言甚是。遂捨不問。

谷那律貞觀中爲諫議大夫。褚遂良呼爲九經庫。永徽中。嘗從獵。途中遇雨。高宗問油衣若爲得不漏。那律曰。能以瓦爲之。必不漏也。意不爲畋獵。高宗深賞焉。賜那律絹帛二百疋。

魏知古性方直。景雲末爲侍中。玄宗初即位。獵于渭川。時知古從獵。因獻詩以諷曰。嘗聞夏太康。五弟訓禽荒。我后來冬狩。三驅盛禮張。順時鷹隼擊。講事武功揚。奔走來未及。翻飛豈暇翔。非熊從渭水。瑞翟相陳倉。此欲誠難縱。茲遊不可常。子雲陳羽獵。僖伯諫漁棠。得失鑒齊楚。仁恩念禹湯。雍熙諒在宥。亭毒匪多傷。辛甲今爲史。虞箴遂孔彰。手詔褒美。賜物五十段。後兼知吏部尚書。典選事。深爲稱職。所薦用人。遂至大官。

大唐新語卷之二

極諫第三

武德初。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三事諫。其一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凡曰蒐狩。須順四時。陛下二十日龍飛。二十一日獻鷂雛者。此乃前朝之弊風。少年之事務。何忽今日行之。又聞相國參軍盧牟子獻琵琶。長安縣丞張安道獻弓箭。頻蒙賞賚。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陛下有所欲。何求不得。陛下所少。豈此物乎。其二曰。百戲散樂。本非正聲。此謂淫風。不可不改。其三曰。太子諸王。左右群寮。不可不擇。願陛下納選賢才。以爲僚友。則克崇磐石。永固維城矣。高祖覽之悅。賜帛百疋。遂拜爲侍御史。

高祖即位。以舞胡安叱奴爲散騎侍郎。禮部尚書李綱諫曰。臣按周禮。均工樂胥。不得參士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襄。皆終身繼代。不改其業。故魏武帝欲使禰衡擊鼓。乃解朝衣露體而擊之。問其故。對曰。不敢以先生法服而爲伶人衣也。惟齊高緯封曹妙達爲王。授安馬駒爲開府。有國家者。俱爲殷鑒。今天下新定。開太平之運。起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廟。因非創業規模。貽厥子孫之道。高祖竟不能從。

蘇長武德四年。王世充平後。其行臺僕射蘇長以漢南歸順。高祖責其後服。長稽首曰。自古帝王受命。爲逐鹿之喻。一人得之。萬夫斂手。豈有獲鹿之後。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也。高祖與之有舊。遂笑而釋之。後從獵於高陵。是日大獲。陳禽於旌門。高祖顧謂群臣曰。今日畋樂乎。長對曰。陛下畋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有大樂。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對曰。爲臣私計則狂。爲陛下國計則忠矣。嘗侍宴披香殿。酒酣。奏曰。此殿隋煬帝之所作耶。何雕麗之若是也。高祖曰。卿好諫似直。其心實詐。豈不知此殿是吾所造。何須詭疑是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傾宮鹿臺琉璃之瓦。並非受命帝王節用之所爲也。若是陛下所造。誠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當陪侍。見陛下宅宇纔蔽風霜。當此時亦以爲足。今因隋之侈。人不堪命。數歸有道。而陛下得之。實謂懲其奢淫。不忘儉約。今於隋宮之內。又加雕飾。欲撥其亂。寧可得乎。高祖每優容之。前後匡諫諷刺。多所弘益。

張玄素爲給事中。貞觀初。修洛陽宮。以備巡幸。上書極諫。其略曰。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及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且陛下今時功力。何異昔日。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於煬帝。深願陛下思之。無爲由余所笑。則天下幸甚。太宗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玄素對曰。若此殿卒興。所謂同歸於亂。且陛下初平東都。太上皇勅高門大殿。並宜焚毀。陛下以瓦木可用。不宜焚灼。請賜與貧人。事雖不行。天下稱爲盛德。今若不遵舊制。即是隋役復興。五六年間。取舍頓異。何以昭示萬姓。光敷四海。太宗曰。善。賜絹三百疋。魏徵歎曰。張公論事。遂有廻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馬周。太宗將幸九成宮。上疏諫曰。伏見明勅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宮。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侍膳。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京二百餘里。鑾輿動軔。俄經旬日。非可朝行暮至也。脫上皇情或思感。欲見陛下者。將何以赴之。且車駕今行。本意只爲避暑。則上皇尚留熱處。而陛下自逐涼處。溫凊之道。臣切不安。文多不載。太宗稱善。

皇甫德參上書曰。陛下修洛陽宮。是勞人也。收地租。是厚斂也。俗尚高髻。是宮中所化也。太宗怒曰。此人欲使國家不收一租。不役一人。宮人無髮。乃稱其意。魏徵進曰。賈誼當漢文之時。上書云。可爲痛哭者三。可爲長歎者五。自古上書。率多激切。若非激切。則不能服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訕謗。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在陛下裁察。不可責之。否則於後誰敢言者。乃賜絹二十疋令歸。

徐充容。太宗造玉華宮於宜君縣。諫曰。妾聞爲政之本。貴在無爲。切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藉水。非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無功之費。終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豈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食。聖主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作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不竭。不用而息之。則人胥悅矣。詞多不載。充容名惠。孝德之女。賢之姑也。文彩綺麗。有若生知。太宗崩。哀慕而卒。時人傷異之。

房玄齡與高士廉偕行。遇少府少監竇德素。問之曰。北門近來有何營造。德素以聞太宗。太宗謂玄齡士廉曰。卿但知南衙事。我北門小小營造。何妨卿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解陛下責。亦不解玄齡等謝。既任大臣。即陛下股肱耳目。有所營造。何容不知。責其訪問官司。臣所不解。陛下所為若是。當助陛下成之。所為若非。當奏罷之。此乃事君之道。玄齡等問既無罪。而陛下責之。玄齡等不識所守。臣實不喻。太宗深納之。

總章中。高宗將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以為非便。高宗聞之。召五品已上謂曰。帝五載一巡狩。羣后肆朝。此蓋常禮。朕欲暫幸涼州。如聞中外咸謂非宜。宰臣已下莫有對者。詳刑大夫來公敏進曰。陛下巡幸涼州。宣王略。求之故實。未虧令典。但隨時度事。臣下竊有所疑。既見明勅施行。所以不敢陳說。奉勅顧問。敢不盡言。伏以高麗雖平。扶餘尚梗。西道經略。兵猶未停。且隴右諸州。人戶寡少。供待車駕。備挺稍難。臣聞中外實有竊議。高宗曰。既有此言。我止度隴。存問故老。蒐狩即還。遂下詔停西幸。擢公敏為黃門侍郎。

袁利貞為太常博士。高宗將會百官及命婦於宣政殿。并設九部樂。利貞諫曰。臣以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象闕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望請命婦會於別殿。九部樂從東門入。散樂一色。伏望停省。若於三殿別所。自可備極恩私。高宗即令移於麟德殿。至會日。使中書侍郎薛元超謂利貞曰。卿門傳忠鯁。能獻直言。不加厚賜。何以獎勸。賜綵百疋。遷祠部員外。

李君球。高宗將伐高麗。上疏諫曰。心之痛者。不能緩聲。事之急者。不能安言。性之忠者。不能隱情。且食君之祿者。死君之事。今臣食陛下之祿。其敢愛身乎。臣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故聖主重行之也。畏人力之盡。恐府庫之殫。懼社稷之危。生中國之患。且高麗小醜。潛藏山海。得其人不足以彰聖化。棄其地不足以損天威。文多不載。疏奏不納。

中書令郝處俊。高宗將下詔遜位于則天。攝知國政。召宰臣議之。處俊對曰。禮經云。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然則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則謫見于天。下則禍成于人。昔魏文帝著令。崩後尚不許皇后臨朝。奈何遂欲自禪位於天后。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后。惟陛下詳審。中書侍郎李義琰進曰。處俊所引經典。其言至忠。惟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高宗乃止。及天后受命。處俊已歿。孫象竟被族誅。始則天以權變多智。高宗將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威福並作。高宗舉動。必為掣肘。高宗不勝其忿。時有道士郭行真出入宮掖。為則天行厭勝之術。內侍王伏勝奏之。高宗大怒。密召上官儀廢之。因奏天后專恣。海內失望。請廢黜以順天心。高宗即令儀草詔。左右馳告。則天遽訴。詔草猶在。高宗恐其怨懟。待之如初。且告之曰。此並上官儀教我。則天遂誅儀及伏勝等。并賜太子忠死。自是政歸武后。天子拱手

而已。竟移龜鼎焉。

周興、來俊臣羅織衣冠。朝野懼懾。御史大夫李嗣真上疏諫曰。臣聞陳平事漢祖。謀疏楚之君臣。乃用黃金七十斤。行反間之術。項羽果疑臣下。陳平之計遂行。今告事紛紜。虛多實少。如當有凶慝。豈知不先謀疏陛下君臣。後除國家良善。臣恐有社稷之禍。伏乞陛下廻思遲慮。察臣狂瞽。然後退就鼎鑊。實無所恨。臣得致為忠鬼。孰與存為諂人。如羅織之徒。即是疏間之漸。陳平反間。其遠乎哉。遂為俊臣所搆。放于嶺表。俊臣死。徵還。途次桂陽而終。贈濟州刺史。中宗朝追復本官。

宗楚客兄秦客。潛勸則天革命。累遷內史。後以贓罪流于嶺南而死。楚客無他材。能附會武三思。神龍中。為中書舍人。時西突厥阿史那忠節不和安西都護郭元振。奏請徙忠節於內地。楚客與弟晉卿及紀處訥等納忠節厚賂。請發兵以討西突厥。不納元振之奏。突厥大怒。舉兵入寇。甚為邊患。監察御史崔琬劾奏楚客等曰。聞四牡項領。良御不乘。二心事君。明罰無捨。謹按宗楚客紀處訥等。□性唯險詖。志越谿壑。幸以遭遇聖主。累忝殊榮。承愷悌之恩。居獨諾之地。不能刻意砥操。憂國如家。微效涓塵。以裨川岳。遂乃專作威福。敢樹朋黨。有無君之心。闕大臣之節。潛通獫狁。納賄易貨。公引頑凶。受賂無限。醜閨充斥。穢跡昭彰。且境外交通。情狀難測。今娑葛反叛。邊鄙不寧。由此贓私。取怨外國。論之者取禍以結舌。語之者避罪而鉗口。晉卿昔居榮職。素闕忠誠。屢以嚴刑。皆由黷貨。今又叨忝類。沐殊恩。厚祿重權。當朝莫比。曾無悛改。乃狗贓私。此而容之。孰云其可。臣謬忝公直。義在觸邪。請除巨蠹。以答天造。中

宗不從。遂令與琬和解。俄而韋氏敗。楚客等咸誅。

蘇安恒博學。尤明周禮左氏。長樂二年。上疏請復子明辟。其詞曰。臣聞忠臣不順時而取寵。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故君道不明。忠臣之過。臣道不軌。烈士之罪。今太子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之恩。蔽太子之元良。據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焉能使天下移風易俗。惟陛下思之。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疏奏不納。魏元忠為張易之所搆。安恒又申理之。易之大怒。將殺之。賴朱敬則桓範等保護獲免。後坐節愍太子事下獄死。睿宗即位。下詔曰。蘇安恒文學立身。鯁直成操。往年陳疏。忠讜可嘉。屬回邪擅權。奄從非命。興言軫悼。用惻于懷。可贈諫議大夫。

張柬之既遷則天于上陽宮。中宗猶以皇太子監國。告武氏之廟。時累日陰翳。侍御史崔渾奏曰。方今國命初復。正當徽號稱唐。順萬姓之心。奈何告武氏廟。廟宜毀之。復唐鴻業。天下幸甚。中宗深納之。制命既行。陰翳四除。萬里澄廓。咸以為天人之應。

武三思得幸於中宗。京兆人韋月將等不堪憤激。上書告其事。中宗惑之。命斬月將。黃門侍郎宋璟執奏。請按而後刑。中宗愈怒。不及整衣履。岸巾出側門。迎謂璟曰。朕以為已斬矣。何以緩之。命促斬。璟曰。人言宮中私於三思。陛下竟不問而斬。臣恐有竊議。故請按而後刑。中宗大怒。璟曰。請先斬臣。不然。終

不奉詔，乃流月將于嶺南，尋使人殺之。

柳澤，睿宗朝太平公主用事，奏斜封官復舊職。上疏諫曰：藥不毒，不可以觸疾；詞不切，不可以補過。是以習甘旨者，非攝養之方；邇諛佞者，積危殆之本。陛下即位之初，納姚宋之計，咸黜斜封；近日又命斜封，是斜封之人不忍棄也，先帝之意不可違也。若斜封之人不忍棄，是韋月將燕欽融之流不可褒贈；李多祚鄭克義之徒不可清雪。陛下何不能忍於此，而獨忍於彼？使善惡不定，反覆相攻，致令君子道消，小人道長，為正者銜冤，附偽者得志。將何以止奸邪，將何以懲風俗耶？睿宗遂從之，因而擢拜監察御史。

倪若水為汴州刺史，玄宗嘗遣中官往淮南採捕䴔䴖及諸水禽，上疏諫曰：方今九夏時忙，三農並作，田夫擁耒，蠶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供園池之翫，遠自江嶺，達于京師，力倦擔負，食之以魚肉，間之以稻粱。道路觀者，莫不言陛下賤人而貴鳥。陛下當以鳳凰為凡鳥，麒麟為凡獸，則䴔䴖之類，曷足貴也。陛下昔龍潛藩邸，備歷艱危，今氛祲廓清，高居九五，玉帛子女，充於後庭，職貢珍奇，盈於內府。過此之外，又何求哉！手詔答曰：朕先使人取少雜鳥，其使不識朕意，將鳥稍多。卿具奏之，詞誠忠懇，深稱朕意。卿達識周材，義方敬直，故輟綱轄之重，以處方面之權。果能閑邪存誠，守節彌固，骨鯁忠烈，遇事無隱，言念忠讜，深用喜慰。今賜卿物四十段，用答至言。

安祿山天寶末請以蕃將三十人代漢將，玄宗宣付中書令，即日進畫。韋見素謂楊國忠曰：安祿山有不臣之心，暴於天下，今又以蕃將代漢，其反明矣。遂請對，玄宗曰：卿有祿山之意耶？見素趨下殿，涕泗且陳祿山反狀。詔令復位，因以祿山表留上前而出。俄又宣詔曰：此之一奏，姑容之，朕徐為圖矣。見素自此後每對見，每言其事，曰：臣有一策，可銷其難，請以平章事追之。玄宗許為草詔，訖，中留之，遣中使輔璆琳送甘子，且觀其變。璆琳受賂而還，因言無反狀。玄宗謂宰臣曰：必無二心，詔本朕已焚矣。後璆琳納賂事洩，因祭龍堂託事撲殺之。十四年，遣中使馮承威齎璽書召祿山，曰：朕與卿修得一湯，故召卿至。十月朕待卿于華清宮。承威復命，泣曰：臣幾不得生還。祿山見臣宣進旨，踞床不起，但云：聖體安穩否？遂令送臣於別館。數日然後免難。至十月九日反於范陽，以誅國忠為名，蕩覆二京，竊弄神器。迨今五十餘年，而兵未戢。易曰：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向使師尹竭股肱之力，武夫效腹心之誠，則豬突豨勇，亦何能至失於中策，寧在人謀，痛哉。

剛正第四

韋仁約彈右僕射褚遂良，出為同州刺史，遂良復職，黜仁約為清水令。或慰勉之，仁約對曰：僕守狂鄙之性，假以雄權，而觸物便發。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然不能碌碌為保妻子也。時武侯將軍田仁會與侍御史張仁禕不協，而誣奏之。高宗臨軒問仁禕，仁禕惶懼，應對失次。仁約歷階而進曰：臣與仁

禕連曹，頗知事由，仁禕懦而不能自理。若仁會眩惑聖聽，致仁禕非常之罪，則臣事陛下不盡臣之恨矣。請專對其狀。詞辯縱橫，音旨朗暢，高宗深納之，乃釋仁禕。仁約在憲司，於王公卿相未嘗行拜禮。人或勸之，答曰：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固當獨立耳。後為左丞，奏曰：陛下為官擇人，非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矣，亦微臣盡命之秋。振舉綱目，朝廷肅然。

李義府恃恩放縱，婦人淳于氏有容色，坐繫大理，乃託大理丞畢正義曲斷出之。或有告之者，詔劉仁軌鞫之。義府懼謀洩，斃正義於獄。侍御史王義方將彈之，告其母曰：奸臣當路，懷祿而曠官，不忠；老母在堂，犯難以危身，不孝。進退惶惑，不知所從。母曰：吾聞王陵母殺身以成子之義，汝若事君盡忠，立名千載，吾死不恨焉。義方乃備法冠，橫玉階彈之。先叱義府令下，三叱乃出，然後跪宣彈文曰：臣聞春鶵鳴於獻歲，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應時，士有賤而言忠者。乃廷劾義府曰：臣聞附下罔上，聖主之所宜誅；心狠貌恭，明時之所必罰。是以隱賊掩義，不容唐帝之朝；竊幸乘權，終齒漢皇之劍。中書侍郎李義府，因緣際會，遂階通顯。不盡忠竭節，對揚王休，策蹇勵駑，祗奉皇眷；而乃馮附城社，蔽虧日月，託公行私，交遊羣小。貪冶容之美，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洩其謀，殞無辜之正義。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猶輕；迴天轉地之威，方斯更烈。此而可恕，孰不可容。方當金風屆節，玉露啓途，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鸇並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高宗以義方毀辱大臣，言詞不遜，貶萊州司戶。秩滿，于昌

樂聚徒教授，母亡，遂不復仕進。總章二年卒，撰筆海十卷。門人何彥先員半千制師服三年，喪畢而去。

李昭德，則天朝諛佞者必見擢用，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有數點赤，詣闕請進，諸宰臣詰之，其人曰：此石赤心，所以進。昭德叱之曰：洛水中石豈盡反耶？左右皆失笑。昭德建立東都羅城及尚書省洛水中橋，人不知其役，而功成就。除數囚人大獄，遂能以正直庭諍，為皇甫文所構，與來俊臣同日弃市，國人憐惜相半，哀昭德而快俊臣也。

魏元忠以摧辱二張，反為所構，云結少年為耐久朋，則天大怒，下獄劾之。易之引張說為證，召大臣令元忠與易之辯，說等定是非。說佯氣逼不應，元忠懼，謂說曰：張說與易之共羅織魏元忠耶？說叱曰：魏元忠為宰相，而有委巷小兒羅織之言，豈大臣所謂？則天又令說言元忠不軌狀，說曰：臣不聞也。易之遽曰：張說與元忠同逆。則天問其故，易之曰：說往時謂元忠居伊周之地，臣以伊尹放太甲，周公攝成王之位，此其狀也。說奏曰：易之昌宗大無知，所言伊周，徒聞其語耳，詎知伊周為臣之本末。元忠初加拜命，授紫綬，臣以郎官拜賀，元忠曰：無尺寸功，而居重任，不勝戰懼。臣曰：公當伊周之任，何愧三品。然伊周歷代書為忠臣，陛下不遣臣學伊周，使臣將何所學？說又曰：易之以臣宗室，故託為黨，然附易之，有台輔之望；附元忠，有族滅之勢。臣不敢面欺，亦懼元忠冤魂耳。遂焚香為誓，元忠免死，流放嶺南。

張易之昌宗方貴寵用事，潛相者言其當王，險薄者多附會之。長安末，右衛西街有牓云：「易之兄弟長孫汲、裴安立等謀反。」宋璟時為御史中丞，奏請窮理其狀。則天曰：「易之已有奏聞，不可加罪。」璟曰：「易之為飛書所逼，窮而自陳，且謀反大逆，法無容免，請勒就臺勘當，以明國法。易之等久蒙驅使，分外承恩，臣言發禍從，即入鼎鑊，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悔。」則天不悅。內史楊再思遽宣勑命令璟出。璟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宰臣擅宣王命。」左拾遺李邕歷階而進曰：「宋璟所奏，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所奏。」則天意者解，乃傳命令易之就臺推斷，斯須特勑原之，仍遣易之昌宗就璟辭謝，拒而不見，令使者謂之曰：「公事當公言之，私見即法有私也。」璟謂左右，恨不先打豎子腦破，而令混亂國經，吾負此恨。時朝列呼易之昌宗為五郎、六郎，璟獨以官呼之。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中丞奈何喚五郎為卿？」璟曰：「鄭杲何庸之甚，若以官秩，正當為卿；若以親故，當為張五郎六郎矣。足下非張氏家僮，號五郎六郎何也？」杲大慚而退。

宋璟，則天朝以頻論得失，內不能容，而憚其公正，乃勑璟往揚州推按。奏曰：「臣以不才，叨居憲府，按州縣乃監察御史事耳。今非意差臣，不識其所由，請不奉制。」無何，復令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璟復奏曰：「御史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且仲翔所犯贓汚耳，今高品有侍御史，卑品有監察御史，今勑臣，恐非陛下之意，當有危臣，請不奉制。」月餘，優詔令副李嶠使蜀。嶠喜，召璟曰：「叨奉渥恩，與公同謝。」璟曰：「恩制示禮數，不以禮遣璟，璟不當行，謹不謝。」乃上言曰：「臣以憲司位居獨坐，今隴蜀無變，不測聖意令臣副嶠，何也？恐乖朝廷故事，請不奉制。」易之等冀璟出使，當別以事誅之。既不果，伺璟家有婚禮，將刺殺之。有密以告者，璟乘車舍于他所，乃免。易之尋伏誅。

薛懷義承寵遇，則天俾之改姓，云是駙馬薛紹再從叔，或俗人號為薛師，猖狂恃勢，多度併力者為僧，潛圖不軌。殿中侍御史周矩奏請按之，則天曰：「不可。」矩固請，則天曰：「卿去矣，朕即遣來。」矩至臺，薛師亦至，踏堦下馬，但坦腹於床，矩將按之，薛師躍馬而去，遽以聞。則天曰：「此道人患風，不須苦問，所度僧任卿窮按。」其事諸僧流遠惡州，矩後竟為薛師之所搆，下獄死。

則天朝，契丹寇河北，武懿宗將兵討之，畏懦不進，比賊退散後，乃奏滄瀛等州詿誤者數百家。左拾遺王永禮廷折之曰：「素無良吏教習，城池又不完固，遇賊畏懼，苟從之以求生，豈其素有背叛之心耶？懿宗擁兵數萬，聞賊輒退走，失城邑，罪當誅戮，今乃移禍草澤詿誤之人以自解，豈為臣之道？請斬懿宗以謝河北百姓。」懿宗惶懼，諸詿誤者悉免。

中宗朝，鄭普思承恩寵，而潛圖不軌，蘇瓌奏請按之，以司直范獻忠為判官。瓌奏收普思，普思妻得幸於韋庶人，持勑於御前，對中宗壓抑瓌，而理普思。獻忠歷階而進曰：「臣請先斬蘇瓌。」中宗問其故，對曰：「蘇瓌國之大臣，荷榮貴久矣，不能先斬逆賊，而後聞，今使其眩惑天聽，撓動刑柄，而普思反

狀昭露，陛下為其申理，此其反者不死，今聖躬萬福，豈有天耶？臣請死，終不能事普思。」獄乃定。朝廷感壯之。

中宗反正，纔月餘，而武三思居中用事，皇后韋氏頗干朝政，如則天故事。桓彥範奏曰：「伏見陛下每臨朝聽政，皇后必施帷幔坐於殿上，參聞政事。愚臣歷選列辟，詳求□□，帝王有與婦人謀及政事者，無不破國亡家，□傾朝繼路，以陰干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故稱牝雞之晨，唯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干政也。伏願陛下覽古人之言，以蒼生為念，不宜令皇后往正殿干外朝，專在中宮，聿修陰教，則坤儀式敘，鼎命惟新矣。」疏奏不納。又有故僧惠範山人鄭普思葉靜能等，並挾左道，出入宮掖，彥範等切諫，並不從，後彥範等反及禍。

桓彥範等既匡復帝室，勳烈冠古，武三思害其公忠，將誣以不軌誅之。大理丞李朝隱請聞明狀，卿裴談附會三思，異朝隱判，竟坐誅。談遷刑部尚書，侍御史李祥彈之曰：「異李朝隱一判，破桓敬等五家，附會三思，狀驗斯在，天下聞者，莫不寒心。刑部尚書從此而得，略無迴避，朝廷壯之。」祥解褐監亭尉，因校考為錄事參軍所擠排，祥趨入，謂刺史曰：「錄事恃糺曹之權，祥當要居之地，為其妄褒貶耳。使祥秉筆頗亦有詞。」刺史曰：「公試論錄事狀。」遂授筆曰：「怯斷大案，好勾小稽，隱自不清，疑他總濁，階前競鬬，困方休，獄裏囚徒，非赦不出。」天下以為譚笑之最矣。

宗楚客與弟晉卿及紀處訥等恃權勢，朝野岳牧除拜，多出其門，百寮惕懼，莫敢言者。監察御史崔琬不平之，乃具法冠陳其罪狀，請收案問。中宗不許。明日，又進密狀，乃降勑曰：「卿列諸簡，忠在觸邪，遂能不便權豪，使有彈射，眷言稱職，深領乃誠。然楚客等大臣，須存禮度，朕識卿姓名，知卿鯁直，但守至公，勿有迴避。」自此朝廷相謂曰：「仁者必有勇，其崔公之謂歟。」累遷刑部郎中，琬兄璆以孝友稱，歷刑部員外揚州司馬，丁母憂，晝夜哀號，水漿不入於口，不勝喪而卒。

陸大同為雍州司田時，安樂公主韋溫等侵百姓田業，大同盡斷還之。長吏懼勢，謀出大同，會將有事南郊，時已十月，長吏乃舉牒令大同巡縣勸田疇，冀他判司搖動其按也。大同判云：「南郊有事，北陸已寒，丁不在田，人皆入室，此時勸課，切恐煩勞。」長吏益不悅，乃奏大同為河東令，尋復為雍州司倉。長吏新興王皆附會太平公主，故多阿黨，大同終不從，因謂大同曰：「雍州判佐不是公官，公何為不別求好官？」大同曰：「某無身材，但守公直，素無廊廟之望，唯以雍州判佐為好官。」皆不能屈。大同閨門雍睦，四從同居，法言即大同伯祖也。

李令質為萬年令，有富人同行盜，繫而按之，駙馬韋擢策馬入縣，救盜者，令質不從。擢乃譖之於中宗，中宗怒，臨軒召見，舉朝為之恐懼。令質奏曰：「臣必以韋擢與盜非親非故，故當以貨求耳，臣豈不懼擢之勢，但申陛下法，死無所恨。」中宗怒解，乃釋之。朝列賀之曰：「蹔以獲譴流於嶺南，亦為幸也。」

大唐新語卷之三

公直第五

唐方慶，武德中為察非掾。太宗深器重之，引與六月同事。方慶辭曰，臣母老，請歸養。太宗不之遣。貞觀中，以為葉城令。孫襲秀神龍初為監察御史。時武三思誣桓敬等反，又稱襲秀與敬等有謀，至是為侍御史冉祖雍所按，辭理竟不屈。或報祖雍云，適有南使至，云桓敬已死。襲秀聞之，泫然流涕。祖雍曰，桓彥範負國刑憲，今已死矣。祖雍按足下事，意未測，聞其死，乃對雍流涕何也。襲秀曰，桓彥範自負刑憲，然與襲秀有舊，聞其死，豈不傷耶。祖雍曰，足下下獄，聞諸弟俱縱酒而無憂色，何也。襲秀曰，襲秀何負於國家，但於桓彥範有舊耳。公若盡殺諸弟不知矣，如獨殺襲秀，恐明公不得高枕而臥。祖雍色動，握其手曰，謝無黨，當活公。乃善為之辭，得不坐。

陸德明受學於周弘正，善言玄理。王世充僭號，署為散騎侍郎，王令子師之，將行束脩之禮，德明服巴豆散，臥東壁下。充之子入跪床下，德明佯銷之痢，竟不與語。遂移病成皋。及入朝，太宗引為文館學士，使閻立本寫其形，褚亮為之贊曰，經術為貴，玄風可師，勵學非遠，通儒在茲。終於國子博士。

李密既降，徐勣尚守黎陽倉，謂長史郭恪曰，魏公既歸于唐，我士衆土地皆魏公之有也。吾若上表獻之，

卽是自邀富貴，吾所恥也。今宜具錄以啓魏公，聽公自獻，則魏公之功也。及使至，高祖聞其表，甚怪之。使者具以聞，高祖大悅曰，徐勣感德推功，實忠臣也。卽授黎州總管，賜姓李氏。

貞觀□中，太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記何事，大抵人君得觀之否。遂良對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為檢戒，庶乎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劉洎進曰，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

太宗謂侍臣曰，朕戲作豔詩。虞世南便諫曰，聖作雖工，體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隨之，此文一行，恐致風靡。而今而後，請不奉詔。太宗曰，卿懇誠若此，朕用嘉之，羣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乃賜絹五十疋。先是，梁簡文帝為太子，好作豔詩，境內化之，浸以成俗，謂之宮體。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臺集，以大其體。永興之諫，頗因故事。

竇靜為司農卿，趙元楷為少卿。靜頗方直，甚不悅元楷之為官。屬大會，謂元楷曰，如隋煬帝意在奢侈，四海以奉一人者，司農須公矣。方今聖上躬履節儉，屈一人以安兆庶，司農何用於公哉。元楷赧然而退。初太宗既平突厥，徙其部衆於河南，靜上疏極諫，以為不便。又請太原置屯田以省饋餉，皆有弘益。

文德皇后崩，未除喪，許敬宗以言笑獲譴。及太宗梓宮在前殿，又垂惰過，侍御史閻玄正彈之曰，敬宗往居先后喪，已坐言笑黜。今對大行梓宮，又垂臂無禮。敬宗懼獲罪，高宗寬其奏，事寢不行，時人重其剛正。

張仁愿為左僕射，暮年頗以言詞取悅訴者。戶部員外魏克己斷案多為仁愿所異同，克己執之曰，異方之樂，不入人心，秋蟬之聲，徒聒人耳。仁愿怒焉，罵之曰，癡漢。克己俄遷吏部侍郎。

則天朝，豆盧欽望為丞相，請輟京官九品已上兩月日俸，以贍軍，轉帖百司，令拜表，羣臣俱赴拜表，而不知事由。拾遺王求禮謂欽望曰，羣官見帖卽赴，竟不知拜何所由。既以輟俸供軍，而明公祿厚俸優，輟之可也。卑官貧迫，奈何不使其知而欺奪之，豈國之柄耶。欽望形色而拒之。表既奏，求禮歷階進曰，陛下富有四海，足以儲軍國之用，何藉貧官九品之俸，而欽望欺奪之，臣竊不取。納言姚璹前進曰，秦漢皆有稅算以贍軍，求禮不識大體，妄有爭議。求禮曰，秦皇漢武稅天下，使空虛以事邊，奈何使聖朝倣習之。姚璹言臣不識大體，不知璹言是大體耶。遂寢。

魏元忠男昇娶滎陽鄭遠女，昇與節愍太子謀誅武三思，廢韋庶人，不克，為亂兵所害。元忠坐繫獄。遠以此乃就元忠求離書，今日得離書，明日改醮。殿中侍御史麻察不平之，草狀彈曰，鄭遠納錢五百萬，將女易官，先朝以元忠舊臣，操履堅正，豈獨尚其賢行，實欲榮其姻戚，遂起復授遠河內縣令，遠子良解褐洛州參軍。既迷婚關相，父子崇赫，迨元忠下獄，遂誘和離，今日得書，明日改醮。且元忠官歷三朝，榮踐十等，雖金精屢鍊，而玉色常溫，遠胄雖參學，身實凡品，若言齊鄭非偶，不合結綢，既沐玉交歡，理資

同欠，而下山之失未遂，御輪之登已周，無閑寄死託孤，見危授命，斯所謂滓穢流品，點辱衣冠，而乃延首靦顏，重塵清鑒，九流選敍，須有甄遷，四裔遐陬，宜從擯斥，雖逢恩渥，周洽刑罰，免加，而名教所先，理資懲革，請裁以憲綱，禁錮終身，遠從此廢弃，朝野咸賞察之公直。

來俊臣弃故妻，奏娶太原王慶詵女，侯思止亦奏娶趙郡李自挹女，勑正事商量。內史李昭德撫掌謂諸宰曰：大可笑，大可笑。諸宰問故，昭德曰：往年來俊臣賊劫王慶詵女，已太辱國，今日此奴又請索李自挹女，乃復辱國耶。遂寢。思止竟為昭德所繩，榜殺之。

長安末，諸酷吏並誅死，則天悔於枉濫，謂侍臣曰：近者朝臣多被周興、來俊臣推勘，遞相牽引，咸自承伏，國家有法，朕豈能違，中間疑有濫者，更使近臣就獄推問，得報皆自承引，朕不以為疑，即可其奏，自周興、俊臣死，更不聞有反逆者，然已前就戮者，豈不有冤濫耶。夏官侍郎姚崇對曰：自垂拱已後，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枉酷自誣而死，告事者特以為功，天下號為羅織，甚於漢之黨錮，陛下令近臣就獄問者，近臣亦不自保，何敢輒有動搖，賴上天降靈，聖情發寤，誅滅凶豎，朝廷宴安，今日已後，微軀及一門百口保見在內外官吏無反逆者。則天大悅曰：已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聞卿所說，甚合朕心。乃賜銀一千兩。

景龍中，中宗嘗遊興慶池，侍宴者遞起歌舞，并唱迴波詞，方便以求官爵。給事中李景伯亦起舞歌曰：迴波爾持酒巵，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喧譁竊恐非儀。於是宴罷。

安樂公主恃寵，奏請昆明池以為湯沐，中宗曰：自前代已來，不以與人，不可。安樂於是大役人夫，掘其側為池，名曰定昆池。池成，中宗幸焉，令公卿已下咸賦詩。黃門侍郎李日知詩曰：但願暫思居者逸，無使時傳作者勞。後睿宗登位，謂日知曰：朕當時亦不敢言，非卿忠正，何能如此。俄拜侍中。

景龍末，朝綱失敍，風教既替，公卿大臣初拜命者，例許獻食，號為燒尾。時蘇瓌拜僕射，獨不獻食。後因侍讌，宗晉卿謂瓌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喜乎。中宗默然。瓌奏曰：臣聞宰相主調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湧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稱職，所以不敢燒尾耳。晉卿無以對。

中宗暴崩，祕不發喪，韋庶人親總庶政，召宰相韋巨源等一十一人入禁中會議，遺詔令韋庶人輔少主知政事，授相王太尉，參謀輔政。宗楚客謂韋溫曰：今皇太后臨朝，宜停相王輔政，且太后於諸王居嫂叔之地，難為儀注，是詔理全不可。蘇瓌獨正色拒之，謂楚客等曰：遺詔是先帝意，安可更改。楚客、溫等大怒，遂削相王輔政語，乃宣行之。

玄宗命宋璟製諸王及公主邑號，仍遣中使宣詔，令更作一佳號。璟奏曰：七子均養，鳲鳩之德，平錫名號，不宜有殊，今奉此旨，恐母寵子異，非正家國之大訓，王化之所宜，不敢奉詔。玄宗從之。

蘇頲開元七年五月己丑朔，日有蝕之，玄宗素服候變，撤樂減膳，省囚徒，多所原放，水旱州皆定賑恤，不

急之務，一切停罷。蘇頲與宋璟諫曰：陛下頻降德音，勤卹人隱，令徒已下，刑盡責保放，惟流死等色，情不可寬，此古人所以慎赦也。恐言事者直以月蝕修刑，日蝕修德，或云分野應災，祈禳合上旨，臣以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女謁不行，讒夫漸遠，此所謂修德也。囹圄不擾，甲兵不黷，理官不以深苛，軍將不以輕進，此所謂修刑也。若陛下常以此留念，縱日月盈虧，將因此而致福，又何患乎。且君子恥言浮於行，故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要以至誠動天，不在制書頻下。玄宗深納之。

定安公主初降王同皎，後降韋擢，又降崔銑。銑先卒，及公主薨，同皎子繇為駙馬，奏請與其父合葬，勑旨許之。給事中夏侯銛駁曰：公主初昔降婚，梧桐半死，逮乎再醮，琴瑟兩亡，則生存之時，已與前夫義絕，殂謝之日，合從後夫禮，非今若依繇所請，卻祔舊姻，但恐魂而有知，王同皎不納於幽壤，死而可作，崔銑必訴於玄天。國有典章，事難逾越，銛謬膺駁正，敢廢司存，請傍移禮官，以求指定。朝廷咸壯之。

玄宗將封禪泰山，張說自定升山之官，多引兩省工錄及己之親戚。中書舍人張九齡言於說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為先，勞舊為次，若顛倒衣裳，則譏議起矣。今登封沛澤，千載一遇，清流高品，不沐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紱，但恐制出之後，四方失望，今進草之際，事猶可改。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談，何足慮也。果為宇文融所劾。

李輔國扈從肅宗，栖止帷幄，宣傳詔命，自靈武列行軍司馬，中外樞要，一以委之。及克京城，坐於銀臺門決事，凡追捕先行後聞，權傾朝野，道路側目。又求宰相，肅宗謂之曰：卿勳業則可，公卿大臣不欲如之何。又諷裴冕等速表薦己，肅宗患之，乃謂蕭華曰：輔國求為宰相，若公卿表來，不得不與。華與裴冕善，為之所。華出謂冕，冕曰：初無此事，臂可截也，而表不為也。復命奏之，上大悅。

清廉第六

李襲譽江淮俗尚商賈，不事農業，及襲為揚州，引雷陂水，又築句城塘，以溉田八百餘頃。襲譽性嚴整，在職非蔬素，好讀書，手不釋卷，居家以儉約自處，所得俸祿，散給宗親，餘貲寫書數萬卷，每謂子孫曰：吾不好貨財，以至貧乏，京城有賜田一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河南有桑千樹，事之可以充衣，所寫得書，可以求官，吾沒之後，爾曹勤此三事，可以無求於人矣。時論尤善之。

鄭善果父誠，周為大將軍，討尉遲迥遇害。善果性至孝，篤慎。大業中為魯郡太守，母崔氏甚賢明，曉正道，嘗於閣中聽善果決斷，聞剖析合理，悅；若處事不允，則不與之言，善果伏床前，終日不敢食。母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汝先君清恪，以身徇國，吾亦望汝及此，汝自童子承襲茅土，今至方伯，豈汝自能致之耶，安可不思此事，吾寡婦也，有慈無威，使汝不知教訓，以負清忠之業，吾死之日，亦何面目見汝先君乎。善果由是勵己清廉，所莅咸有政績，煬帝以其儉素，考為天下第一，賞物千段，黃金百兩，入朝拜庶子，數進忠言，多所匡諫，遷工部尚書，正身奉法，甚著勞績。

馮立有武藝,略涉書記,事隱太子,太子誅,左右悉逃散,立歎曰,豈有生受其恩,而逃其難,乃率兵犯玄武門,殺將軍敬君弘,謂其徒曰,微以報太子矣,遂解兵而遁,俄來請罪,太宗數之曰,汝間搆阻我骨肉,復出兵來戰,殺我將士,汝罪大也,何以逃死,對曰,屈身事主,期於効命,當戰之日,無所顧憚,因歔欷悲不自勝,太宗宥之,立謂其所親曰,逢莫大之恩,終當以死奉答,俄而突厥至便橋,立率數百人力戰,殺獲甚衆,太宗深嘉歎之,出牧南海,前後牧守率多貪冒,蠻夷患之,數為叛逆,立不營生業,衣食取給而已,嘗至貪泉,歎曰,此吳隱之所酌泉也,飲一盃,何足道哉,吾當汲而為食,畢飲而去。

裴炎有雅望於朝廷,高宗臨崩,與則王德眞俱受遺詔,輔少主,則天既臨朝,廢中宗為廬陵王,將行革命之事,徐敬業舉兵於揚州,時炎為內史,示閑暇不急討,則天潛察之,下炎詔獄,鳳閣侍郎胡元範,劉齊賢等庭爭,以炎忠鯁無反狀,則天曰,炎反有端,顧卿不知耳,範賢曰,若裴炎反,臣等亦反,則天曰,朕知裴炎反,知卿不反,炎既誅,範賢亦被廢黜,炎將刑,顧謂兄弟曰,可惜官職並自得之,炎無分毫遺,今坐炎流竄矣,炎雖官達而甚清貧,收其家,略無積聚,時人傷焉。

楊纂為祭酒,謂人曰,吾雖三品,非不榮貴,意常不逾時昔一尉也,時議重之,纂祖父休之,事北齊,執政將封為王,以寵之,休之固辭,而謂人曰,我非奴非獠,何事封王耶。

李日知為侍中,頻乞骸骨,詔許之,初日知將欲陳請,不與妻謀,及還,飾裝將出居別業,妻驚曰,家室屢空,子弟名官未立,何為辭職也,日知曰,書生至此,已過分,人情無厭,若恣其心,是無止足也。

李懷遠久居榮位,而好尚清簡,宅舍屋宇,無所增改,嘗乘款段馬,豆盧欽望謂之曰,公榮貴如此,何不買駿乘之,答曰,此馬幸免驚蹶,無假別求,聞者歎伏。

馮履謙七歲,讀書數萬言,九歲能屬文,自管城尉丁艱,補河北尉,有部人張懷道任河陽尉,與謙疇舊,餉一鏡焉,謙集縣吏遍示之,咸曰,維揚之美者,甚嘉也,謙謂縣吏曰,此張公所致也,吾與之有舊,雖親故不坐著之章程,吾効官,但以俸祿自守,豈私受遺哉,昌言曰,清水見底,明鏡照心,余之効官,必同於此,復書於使者,乃歸之,聞者莫不欽尚,官至祠部郎中。

盧懷慎,其先范陽人,祖父悊為靈昌令,因家焉,懷慎少清儉廉約,不營家業,累居右職,及秉鈞衡,器用服飾,無金玉文繡之麗,所得俸祿,皆隨時分散,而家無餘蓄,妻子不免匱乏,及薨,贈荊州大都督,謚曰文成,玄宗幸東都,下詔曰,故檢校黃門監盧懷慎,衣冠重器,廊廟周材,訏謨當三傑之一,舉行總四科之二,等平津之輔漢,同季文之相魯,節隣於古,儉實可師,雖清白瑩然,爲金非寶,然妻孥貧窶,儋石屢空,言念平昔,彌深軫悼,宜恤凌統之孤,用旌晏嬰之德,宜賜物一百段,米粟二百石,明年車駕還京師,望見懷慎別業,方營大祥,嗟憫其貧之,即賜絹五百疋,制蘇頲為之碑,仍御書焉,子奐,歷任以清白聞,為陝郡太守,開元二十四年,玄宗還京師,次陝城,嘉賞其政能,題贊於其廳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人

多惠愛,性質謙沖,亦既利物,存乎匪躬,為國之寶,不墜家風,天寶初,為晉陵太守,嶺南利兼山海,前後牧守贓汚者多,乃以奐為嶺南太守,貪吏斂跡,人庶愛之。

大唐新語卷之四

持法第七

戴冑有幹局,明法令,仕隋門下省錄事,太宗以為秦府掾,嘗謂侍臣曰,大理之職,人命所懸,當須妙選正人用心,存法無過,如戴冑者,乃以為大理少卿,杜如晦臨終,委冑以選舉,及在銓衡,抑文雅而獎法吏,不適輪轅之用,時議非之,太宗嘗言,戴冑於朕,無骨肉之親,但其忠直勵行,情深體國,所延官爵,以酬勞耳,其見重如此。

唐臨為大理卿,初蒞職,斷一死囚,先時坐死者十餘人,皆他官所斷,會太宗幸寺,親錄囚徒,他官所斷死囚,稱冤不已,臨所斷者,嘿而無言,太宗怪之,問其故,囚對曰,唐卿斷臣,必無枉濫,所以絕意,太宗歎息久之,曰,為獄固當若是,因遂見原,即日拜御史大夫,太宗親為之考詞曰,形若死灰,心如鐵石,初臨為殿中侍御史,正班,大夫韋挺責以朝列不肅,臨曰,此將為小事,不以介意,請俟後命,翌日,挺離班與江夏王道宗語,趨進曰,王亂班,將彈之,道宗曰,共公卿大夫語,臨曰,大夫亦亂班,挺失色而退,同列莫不悚動。

太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來刑網稍密,何也,對曰,誠在君上,不由臣下,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

入誠三等。失出誠五等。今則反是。失入無辜。失出則獲戾。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以罪之所致也。太宗深納其言。

張玄素為侍御史。彈樂蟠令叱奴騭盜官糧。太宗大怒。特令處斬。中書舍人張文瓘執據律不當死。太宗曰。倉糧事重。不斬恐犯者衆。魏徵進曰。陛下設法與天下共之。今若改張。人將法外畏罪。且復有重於此者。何以加之。騭遂免死。

李勣征高麗。將引其子婿杜懷恭行。以求勳効。懷恭性滑稽。勣甚重之。懷恭初辭以貧。勣贍給之。又辭以無奴馬。又給之。既而辭窮。乃亡匿岐陽山中。謂人曰。乃公將我作法則耳。固不行。勣聞。泫然流涕曰。杜郎放而不拘。或有此事。遂不之逼。時議曰。英公持法者。杜之懷慮深矣。

明崇儼為正諫大夫。以奇術承恩。夜遇刺客。勅三司推鞫其妄。承引逆坐者衆。高宗怒。促法司行刑。刑部郎中趙仁恭奏曰。此輩必死之囚。願假數日之命。高宗曰。卿以為枉也。仁恭曰。臣識慮淺短。非的以為枉。恐萬一非實。則怨氣生焉。緩之旬餘。果獲賊。高宗善之。遷刑部侍郎。

權善才。高宗朝為將軍中郎將。范懷義宿衛昭陵。有飛騎犯法。善才繩之。飛騎因番請見。先涕泣不自勝。言善才等伐陵柏。大不敬。高宗悲泣不自勝。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斷善才罪止免官。高宗大怒。命促刑。仁傑曰。法是陛下法。臣僅守之。奈何以數株小柏而殺大臣。精不奉詔。高宗涕泣曰。善才斫我父陵上柏。我為子不孝。以至是。知卿好法官。善才等終須死。仁傑固諫。侍中張文瓘以笏揮令出。仁傑乃引張釋之高廟辛毗牽裾之例。曰。臣聞逆龍鱗。忤人主。自古以為難。臣以為不難。居桀紂時則難。堯舜時則不難。臣今幸逢堯舜。不懼比干之誅。陛下不納臣言。臣瞑目之後。羞見釋之辛毗於地下。高宗曰。善才情不可容。法雖不死。朕之恨深矣。須法外殺之。仁傑曰。陛下作法。懸諸象魏。徒流及死。具有等差。豈有罪非極刑。特令賜死。法既無恆。萬方何所措其手足。陛下必欲變法。請今日為始。高宗意乃解。曰。卿能守法。朕有法官。命編入史。又曰。仁傑為善才正朕。豈不能為朕正天下耶。授侍御史。後因諫事。高宗笑曰。卿得權善才便也。時左司郎中王本立恃寵用事。朝廷懼之。仁傑按之。請付法。高宗特原之。仁傑奏曰。雖國之英秀。豈少本立之類。陛下何惜罪人而虧王法。必不欲推問。請曲赦之。棄臣於無人之境。以為忠貞將來之戒。高宗乃許之。由是朝廷肅然。

李日知為司刑丞。嘗免一死囚。少卿胡元禮異判殺之。與日知往復至于再三。元禮怒。遣府吏謂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無活法。日知報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無死法。竟以兩聞。日知果直。

則天朝。奴婢多通外人。輒羅告其主。以求官賞。潤州刺史竇孝諶妻龐氏。為其奴所告夜醮。勅御史薛季昶推之。季昶言其呪詛。草狀以聞。先於玉堦涕泣不自勝。曰。龐氏事狀。臣子所不忍言。則天納之。遷季昶給事中。龐弃市。將就刑。龐男希瑊訴冤於侍御史徐有功。有功覽狀曰。正當枉狀。停決。以聞。三司對

按。季昶益周密其狀。秋官及司刑兩曹既宣覆而自懼。衆迫有功。有功不獲申。遂處絞死。則天召見。迎謂之曰。卿比按失出何多也。有功曰。失出。臣下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願陛下弘大德。天下幸甚。則天默然久之。曰。去矣。勅減死。放于嶺南。月餘。復授侍御史。有功俯伏流涕。固不奉詔。則天固授之。有功曰。臣聞鹿走於山林。而命懸於厨者。何勢使然也。陛下以法官用臣。臣以從寬行法。必坐而死矣。則天既深器重。竟授之。遷司刑少卿。時周興來俊臣等羅告天下衣冠。遇族者數千百家。有功居司刑。平反者不可勝紀。時人方之于定國。中宗朝。追贈越州都督。優賜其家。并授一品官。開元初。竇希瑊外戚榮貴。奏請迴己之官以酬其子。

太宗時。刑部奏賊盜律反逆緣坐兄弟沒官為輕。請改從死。給事中崔仁師駮之曰。自羲農以降。或設獄而人不犯。或畫象而下知禁。三代之盛。泣辜解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成康至理。俱為稱首。及其叔世。亂獄滋繁。周之季年。不勝其弊。刑書原於子產。鑄鼎起於安于。秦嚴其法。以至於滅。又曰。且父子天屬。昆弟同氣。誅其父子。或累其心。如此不顧。何愛兄弟。文多不盡載。朝廷從之。

則天朝。恆州鹿泉寺僧淨滿有高行。衆僧嫉之。乃密畫女人居高樓。淨滿引弓射之狀。藏於經笥。令其弟子詣闕告之。則天大怒。命御史裴懷古推按。便行誅決。懷古究其根本。釋淨滿而坐告者以聞。則天盛怒。色動聲戰。責懷古寬縱。懷古執之不屈。李昭德進曰。懷古推事疏略。請令重推。懷古厲而言曰。陛下法無親疏。當與天下執一。奈何使臣誅無辜之人。以希聖旨。向使淨滿有不臣之狀。臣復何顏能寬之乎。臣守平典。庶無冤濫。雖死不恨也。則天意解。乃釋懷古。後副閻知微和親于突厥。突厥立知微為南面可汗。而入寇趙定。懷古因得逃歸。素羸弱。不堪奔馳。乃懇誠告天。願投死南土。倦而寢。夢一僧狀如淨滿者。引之曰。可從此路出。覺而從之。果獲全。時人以為忠恕之報。

魏元忠張說為二張所搆。流放嶺南。夏官侍郎崔貞慎將軍獨孤禕之郎中皇甫伯瓊等八人並追送于郊外。易之乃假作告事人柴明狀。稱貞慎等與元忠謀反。則天命馬懷素按之。曰。此事並實。可略問。速以聞。斯須中使催迫者數焉。曰。反狀皎然。何費功夫。遂至許時。懷素奏請柴明對問。則天曰。我亦不知柴明處。但據此狀。何須柴明。懷素執貞慎等無反狀。則天怒曰。爾寬縱反者耶。懷素曰。魏元忠以國相流放。貞慎等以親故相送。誠則可責。若以為謀反。臣豈誣罔神明。只如彭越以反伏誅。欒布奏事跪下。漢朝不坐。況元忠罪非彭越。陛下豈加追送者罪耶。陛下當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決聖衷足矣。今付臣推勘。臣但守法耳。則天曰。爾欲總不與罪耶。懷素曰。臣識見庸淺。不見貞慎等罪。則天意解。曰。卿守我法。乃赦之。時朱敬則知政事。對朝堂執懷素手曰。馬子馬子。可愛可愛。時人深賞之。

則天朝。或羅告駙馬崔宣謀反者。勅御史張行岌按之。告者先誘藏宣家妾。而云妾將發其謀。宣殺之。投屍于洛水。行岌按無狀。則天怒。令重按。行岌奏如初。則天曰。崔宣反狀分明。汝寬縱之。我令俊臣勘當。

汝無自悔。行岌曰。臣推事不弱俊臣。陛下委臣。必須狀實。若順旨妄族人。豈法官所守。臣必以為陛下試臣矣。則天厲色曰。崔宣若實殺妾。反狀自然明矣。不獲妾。如何自雪。更不得實。我即令俊臣推勘。汝自無悔也。行岌懼。逼宣家訪妾。宣再從弟思兢乃於中橋南北多致錢帛。募匿妾者。數日略無所聞。而其家每竊議事。則告者輒知之。思兢揣家中有同謀者。乃佯謂宣妻曰。須絹三百疋。雇刺客殺此告者。而侵晨微服俟於臺側。宣家有館客姓舒。婺州人。言行無缺。為宣家所信。委之如子弟。須臾見其人至臺側門入。以通于告者。遽密稱云。崔家雇人刺我。請以聞。臺中驚擾。思兢素重館客。館客不之疑。密隨之。行到天津橋。料其無由至臺。乃罵之曰。無賴險獠。崔宣破家。必引汝同謀。汝何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遺汝五百縑歸鄉。足成百年之業。不然。殺汝必矣。其人悔謝。乃引思兢於告者之黨。搜獲其妾。宣乃得免。

朱履霜好學。明法理。則天朝。長安市屢非時殺人。履霜因入市。聞其稱冤聲。乘醉入兵圍中。大為刑官所責。履霜曰。刑人於市。與衆共之。履霜亦明法者。不知其所犯。請詳其按。此據令式也。何見責之甚。刑官唯諾。以按示之。時履霜詳其案。遂拔其二。斯須監刑御史至。訶責履霜。履霜容止自若。剖析分明。御史意少解。履霜曰。准令當刑。能申理者加階。而編入史。乃侍御史之美也。御史以聞。兩囚竟免。由是名動京師。他日當刑之家。或可分議者。必求履霜詳案。履霜懼不行。死家訴於主司。往往召履霜詳究。多所全濟。補山陰尉。巡察使必委以推案。故人或遺以數兩黃連。固辭不受。曰。不辭受此餉。恐母妻詰問。從何而得。不知所以對也。後為姑蔑令。威化行于浙西。著憲問五卷。撮刑獄之機要。

僧惠範恃權勢。逼奪生人妻。州縣不能理。其夫詣臺訴冤。中丞薛登。侍御史慕容珣將奏之。臺中懼其不捷。請寢其議。登曰。憲司理冤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登坐此出為岐州刺史。時議曰。仁者必有勇。其薛公之謂歟。

李承嘉為御史大夫。謂諸御史曰。公等奏事須報承嘉知。不然無妄聞也。諸御史悉不稟之。承嘉厲而復言。監察蕭至忠徐進曰。御史。人君耳目。俱握雄權。豈有奏事先咨大夫。臺無此例。設彈中丞大夫。豈待，奏諮耶。承嘉無以對。

延和中。沂州人有反者。詿誤坐者四百餘人。將隸于司農。未即路。繫州獄。大理評事敬昭道援赦文刊而免之。時宰相切責大理。奈何免反者家口。大理及正等失色。引昭道以見執政。執政怒而責之。昭道曰。赦云。見禁囚徒。沂州反者家口並繫在州獄。此即見禁也。反覆詰對至于五六。執政無以奪之。詿誤者悉免。昭道遷監察御史。先是。夔州征人舒萬福等十人。次于巴陽灘。溺死。昭道因使巴渝。至萬春驛。方睡。見此十人祈哀。稱寃從。至于再三。乃召驛吏問之。驛人對如夢。昭道即募善游者出其屍。具酒殽以酹之。觀者莫不歔欷。乃移牒近縣。備棺櫬歸之。故鄉征人。聞者無不感激。

睿宗朝。雍令劉少微恃岑羲親姻。贓賄于貨。殿中侍御史辛替否按之。羲囑替否以寬其罪。替否謂同列曰。少微恃勢貪婪。吾忝憲司。奈何懼勢寬縱罪人。以侮王法。少微竟處死。

開元中。申王撝奏。府錄事閻楚珪望授府參軍。玄宗許之。姚崇奏曰。臣昔年奏旨。王公駙馬所有奏請。非降墨勑。不可商量。其楚珪官請停。詔從之。

肅宗初克復。重將帥之臣。而武人恃寵。不遵法度。將軍王去榮打殺本縣令。當法處盡。肅宗將宥之。下百寮議。韋陟議曰。昔漢高約法。殺人者死。今陛下出令。殺人者生。伏恐不可為萬代之法。陟時任吏部侍郎。有一致仕官敍五品。陟判之曰。青瑣屢踐。曾不立班。朱紱承榮。無宜以拜。時人推其強直政能。

武德中。以天命推新。宗室猶少。至三從弟姪。皆封為王。及太宗即位。問群臣曰。遍封宗子於天下。便乎。封德彝對曰。不便。歷觀往古。封王者。今最多。兩漢以降。唯封帝子及兄弟。若宗室疏遠者。非有大功。如周之郇滕。漢之賈。降並不得濫居名器。所以別親疏也。太宗曰。朕為百姓理天下。不欲勞百姓以養己之親也。於是疏屬悉降爵為公。

狄仁傑因使岐州。遇背軍士卒數百人。夜縱剽掠。晝潛山谷。州縣擒捕繫獄者數十人。仁傑曰。此途窮者。不輯之。當為患。乃明榜要路。許以陳首。仍出繫獄者。厚給遣之。高宗嘉曰。仁傑識國家大體。乃頒示天下。將其同類。潛竄畢首矣。

薛大鼎為滄州刺史。界內先有棣河。隋末填塞。大鼎奏聞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至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又決長蘆及漳衡等三河。分洩夏潦。境內無復水害。

高宗朝。司農寺欲以冬藏餘菜出賣與百姓。以墨勑示僕射蘇良嗣。良嗣判之曰。昔公儀相魯。拔去園葵。況臨御萬乘。而貨賣蔬菜。事遂不行。

員半千本名餘慶。與何彥光師事王義方。義方甚重之。嘗謂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改名半千。義方卒。半千彥光皆制師服。上元初。應六科舉。授武陟尉。時屬旱歉。勸縣令開倉賑恤貧餒。縣令不從。俄縣令上府。半千悉發倉粟以給百姓。刺史鄭齊宗大怒。因而按之。將以上聞。時黃門侍郎薛元超為河北存撫使。謂齊宗曰。公百姓不能救之。而使惠歸一尉。豈不愧也。遽令釋之。又應岳牧舉。高宗御武成殿召諸舉人。親問曰。兵書所云天陣地陣人陣。各何謂也。半千越次對曰。臣觀載籍多矣。或謂天陣。星宿孤虛也。地陣。山州向背也。人陣。偏伍彌縫也。以臣愚見。則不然。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則天利。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卒乘輕利。將帥和睦。此人陣也。若用兵者使三者去。其何以戰。高宗深嗟賞。對策上第。擢拜左衛胄曹參軍。仍充宣慰吐蕃使。引辭。則天曰。久聞卿。謂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外小事。不足煩卿。且留待制也。前後賜絹千餘疋。累遷正諫大夫。封平涼郡公。開元初

卒。

鄭惟忠名行忠信，天下推重。自山陰尉應制，則天臨軒，問何者爲忠。諸應制者對，率不稱旨。惟忠曰：臣聞外揚君之美，內匡君之惡。則天幸長安，惟忠待制引見，則天曰：朕識卿，前於東都言忠臣外揚君之美，內匡君之惡，至今不忘。中宗朝，拜黃門侍郎。時議禁嶺南首領家畜兵器，惟忠議曰：夫爲政不可騷其習俗，且蜀都賦云：家有鶴膝，戶有犀渠。如或禁之，豈無驚擾耶。事遂不行。

司農卿姜師度明於川途，善於溝洫。嘗於薊北約魏帝舊渠，傍海新創，號曰平虜渠，以避海難，饋運利焉。時太史令傅孝忠明於玄象，京師爲之語曰：傅孝忠兩眼窺天，姜師度一心穿地。言其思穿鑿之利也。

則天將不利王室，越王貞於汝南擧兵，不克。士庶坐死者六百餘人，沒官人五千餘口。司刑使相次而至，逼促行刑。時狄仁傑檢校刺史，哀其詿誤，止司刑使，停斬決，飛奏表曰：臣欲聞奏，似爲逆人論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存恤之意。奏成復毀，意不能定。此輩非其本心，願矜其詿誤。表奏，特敕配流豐州。諸囚次于寧州，寧州耆老郊迎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耶。相攜哭于碑側，齋三日而後行。諸囚至豐州，復立碑紀德。初，張光輔以宰相討越王，既平之後，將士恃威徵斂無度，仁傑率皆不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何徵發之不赴。仁傑汝南勃亂一越王耶。仁傑曰：今一越王已死，而萬越王生。光輔質之。仁傑曰：明公親董戎旃二十餘萬，所在劫奪，遠邇流離，創鉅之餘，肝腦塗地，此非一越王死而萬越王生耶。且脅從之徒，勢不自固，所以先著綱理之也。自天兵暫臨，其衆城歸順者，不可勝計，縋除四面成蹊，奈何縱求功之人，殺投降之士。但恐冤聲騰沸，上徹于天。將請尚方斬馬劍斬足下，當北面請命，死猶生也。遂爲光輔所譖，左授復州刺史，尋徵還魏州刺史，威惠大行，百姓爲立生祠，遷內史。及薨，朝野悽慟，則天贈文昌左相。中宗朝，贈司空。睿宗朝，追封梁國公，哀榮備於三朝，代莫與爲比。

韋景駿爲肥鄉令，縣界漳水，連年汎溢，景駿審其地勢，增築隄防，遂無水患，至今賴焉。時河大饑，景駿躬自巡撫貧弱，人吏立碑以紀其德。肥鄉人有母子相告者，景駿謂之曰：吾少孤，每見人養親，自痛終天無分。汝幸在溫凊之地，何得如此。錫類不行，令之罪也。因垂泣嗚咽，仍取孝經與之，令其習讀。於是母子感悟，各請改悔，遷趙州長史，路由肥鄉，人吏驚喜，競來犒餞，留連彌日。有童幼數人，年甫十歲，亦在其中。景駿謂之曰：計吾北去，此時汝輩未生，既無舊恩，何殷勤之甚也。咸對曰：比聞長老傳說，縣中廨宇學堂館舍堤橋，並是明公遺跡，將謂古人，不意得瞻覩，不覺欣戀倍於常也。終於奉先令。子述，開元天寶之際爲工部侍郎，代吳兢修國史。

開元九年，左拾遺劉彤上表論鹽鐵曰：臣聞漢武帝爲政，廐馬三十萬，後宮數萬人，外討戎夷，內興宮室，殫費之甚，實百當今。然而財無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人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人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之作法也，山澤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

專農，二則饒富，濟人盛事也。臣實謂當今宜行之。夫煑海爲鹽，採山鑄錢，伐木爲室者，豐餘之輩也。寒而無衣，饑而無食，傭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山海厚利，奪豐餘之人，薄斂輕徭，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益不足，帝王之道，不可謂然。文多不盡載。

李傑爲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於母，死甘分。傑察其狀，非不孝子也，謂寡婦曰：汝寡居唯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無悔乎？寡婦曰：子無賴，不順母，寧復惜之。傑曰：審如此，可買棺木來取兒屍。因使人侯其後。寡婦既出，謂道士曰：事了矣。俄將棺至。傑冀其悔，再三喻之，寡婦執意如初。道士立於門外，密令擒之，一問承伏，曰：某與寡婦有私，常爲兒所制，故欲除之。傑乃杖殺道士及寡婦，便以向棺盛之。

郭元振爲涼州都督。先是涼州南北不過四百餘里，吐蕃突厥二寇頻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於南界硤石置和戎城，北界磧中置白亭軍，控其路要，遂拓州境一千五百里，自是虜不復縱。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置屯田，盡水陸之利。往年粟麥斛至數千，及元振爲都督，一縑易數千斛，軍糧積數十年，牛羊被野，路不拾遺。爲涼州五年，夷夏畏慕。

崔皎爲長安令，邠王守禮部曲數輩盜馬，承前以上長令不敢按問，奴輩愈甚，府縣莫敢言者。皎設法擒捕，擧奴潛匿王家，皎命就擒之，奴儻盡縊殺，懸於街樹，城內肅然。出爲懷州刺史，歷任內外，咸有聲也。

大唐新語卷之五

忠烈第八

李玄通刺定州，爲劉黑闥所獲，重其才，欲以爲將。歎曰：吾荷朝恩，作藩東夏，孤城無援，遂陷虜庭。常守臣節，以忠報國，豈能降志，輒受賊官。拒而不受。故吏有以酒食餉者，玄通曰：諸君哀吾辱，故以酒食寬慰吾，當爲君一醉。謂守者曰：吾能舞劍，可借吾刀。守者與之。曲終，太息曰：大丈夫受國恩，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哉。以刀潰腹而死。高祖爲之流涕，以其子爲將軍。

劉感鎮涇州，爲薛仁杲所圍。感孤城自守，後督衆出戰，因爲賊所擒。仁杲令感語城中曰：援軍已大敗，宜且出降，以全家室。感僞許之。及到城下，大呼曰：逆賊饑餒，敗在朝夕。秦王率十萬衆，四面俱集，城中勿憂，各宜自勉，以全忠節。仁杲埋感腳至膝，射而殺之，垂死，聲色愈厲。高祖遂追封平城郡公，謚曰忠壯。

常達爲隴州刺史，爲薛擧將仵政所執，以見擧，達詞色不屈。擧指其妻，謂達曰：且識是后否。達曰：只是擁老嫗，何足可識。擧奇而宥之。有奴賊帥張貴問達曰：汝識我否。達曰：汝逃奴耶。瞋目視之。大怒，將殺達，人救獲免。及賊平，高祖謂達曰：卿之忠節，便可求之古人。命狐德棻曰：劉感常達，當須載之史策。後復拜隴州刺史。

堯君素爲隋煬帝守蒲州，頻敗義師。高祖使屈突通至城下說之，君素悲不自勝，通泣謂君素曰：「義兵所臨，無不響應，天時人事，可以意知，卿可早降，以取富貴。」君素曰：「主上委公以關中甲兵，付公以社稷，名位若自不思報効，何爲人作說客耶？」通曰：「我力屈。」君素曰：「當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慚而退。高祖又令其妻至城下，謂之曰：「天命有歸，隋祚已盡，君何自苦，隋身禍敗。」君素曰：「天下名義，豈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慟哭而去。君素亦知事必不濟，要在守死，數謂諸將曰：「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也。」俄爲麾下所殺。後太宗幸河東，嘉其忠節，贈河東刺史。

屈突仲通，隋煬帝所任，留鎮長安。義師既濟河，通將兵至潼關，以禦義師，遂爲劉文靜所敗。通走歸東都，不顧家屬，文靜遣通子壽往喻之。通曰：「昔與汝爲父子，今爲仇讐。」命左右射之。乃下馬東向哭曰：「臣力屈兵散，不負陛下，天地鬼神，照臣此心。」洎見高祖，高祖曰：「何見之晚也？」通泣曰：「不能盡人臣之節，於此奉見，爲本朝之辱，以愧湘王。」高祖曰：「忠臣也。」以爲兵部尚書。

蕭瑀，貞觀初爲左僕射。太宗謂之曰：「武德六年已後，太上皇有廢立之心，而未定也。我當此日，實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大功而不蒙賞。卿不可以厚利誘，不可以刑戮懼，真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貞臣。」又謂之曰：「卿之守道，吵身古人無以過也，然善惡大明，有時而失。」瑀謝曰：「臣特蒙誡訓，惟死

忠良。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十七年，與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圖形於凌煙閣。

安金藏爲太常工人，時睿宗爲皇嗣，或有誣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則天命來俊臣按之。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唯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則引佩刀自割，其五臟皆出，流血被地，氣遂絕。則天聞之，令舁入宮中，遣醫人卻內五臟，以桑白皮縫合之，傅藥，經宿乃蘇。則天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汝之忠也。」即令停推，睿宗由是乃免。金藏後喪母，復於墓側躬造石墳石塔。舊源上無水，忽有湧出泉，又李樹盛冬開花，犬鹿狎其道。使盧懷慎以聞，詔旌其門闕。玄宗即位，追思金藏節，下制褒美，拜右驍衛將軍，仍令史官編次其事。

李多祚，靺鞨酋長也。少以軍功歷右羽林大將軍，掌禁兵。神龍初，張柬之謂多祚曰：「將軍在北門幾年？」曰：「三十年。」柬之曰：「將軍擊鍾鼎食，貴擅當代，豈非大帝之恩？將軍既感大帝殊澤，能有報乎？大帝之子見在東宮，易之兄弟欲危宗社，將軍誠能報恩，正在今日。」多祚曰：「苟緣王室，惟相公所使，終不顧妻子性命。」因立盟誓，義形於色，遂與柬之定策誅易之等。以功封遼陽郡王，食實八百戶。後從節愍太子舉兵遇害，睿宗下詔追復本官。

發敬之，則天時每思唐德，唯以祿仕。謂子冠宗曰：「吾今佩服，乃莽朝之服耳。」累官至春卿侍郎，當入三品。子弟將通由歷於天官，有術者善陰陽算術，與敬之有舊，謂敬之曰：「六郎無煩求三品。」敬之曰：「弟子無所求，勵此兒子耳。」敬之弟訥之爲司禮博士，有疾甚危殆，術師指訥之曰：「八郎今日如臨萬仞間，必不墜矣。」嘗如其言。

武三思亂政，壽春周憬慷慨有節概，與駙馬王同皎謀誅之。事發，同皎遇害，憬遁於比干廟，自刎。臨死謂左右曰：「韋后亂國，寵樹奸佞，三思干上犯順，虐害忠良，吾知其滅亡不久，可懸吾頭於國門，觀其身首異處而出。」又曰：「比干，忠臣也，儻神道有知，明我以忠見殺。」三思果敗。

神龍初，桓彥範與張柬之等發北軍入玄武門，斬張易之等，遷則天於上陽宮。柬之勸兵於披延門，將引諸武以誅之。彥範以大功既立，不欲多誅戮，遽解其縛。柬之固爭不果。既而權歸三思，諸同謀者咸曰：「斬我項者，桓彥範也。」彥範曰：「主上疇昔爲英王，素有明斷，吾留諸武，□日致耳。今日事勢既爾，乃上天之命，豈人事乎？」尋並流放，爲三思所害，海內咸痛之。

節愍太子以武三思亂國，起北軍誅之。既而韋庶人與安樂公主翊中宗以登玄武門，千騎王歡喜倒戈擊太子，太子兵散走，至鄠縣，爲宗楚客之黨所害。三思嘗令子崇訓與安樂公主凌忽太子，太子積忿恨，遂舉兵而死，兆庶咸痛之。

睿宗皇帝即位，悼太子殞身徇難，下詔曰：「曾氏之孝也，慈親惑於疑聽；趙虜之族也，明帝寤而望思。既考前聞，率由舊典。太子大行之子，元良守器，往罹搆間，困於讒嫉，莫顧鈇鉞，輕盜甲兵，有此誅夷，無不悼

惜。今四凶殲服，十起何追，方申赤暈之冤，以抒黃泉之痛。可贈皇太子，謚曰節愍。」先是宗楚客、紀處訥、冉祖雍等奏言：「相王及太平公主與太子同謀，請收付獄。」中宗命御史中丞蕭至忠鞫之。至忠泣而奏曰：「陛下富有四海，貴爲天子，豈不能保持一弟一妹，受人羅織，宗社存亡，實在於此。臣雖至愚，竊爲陛下不取。漢書云：『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願陛下詳之。且往者則天欲立相王爲太子，相王累日不食，請迎陛下，固讓之誠，天下傳說。且明祖雍所奏，咸是搆虛。」中宗納其言，乃止。

節義第九

高祖命屈突仲通副太宗討王世充，時通二子俱在充所，高祖謂通曰：「東征之事，今且相屬，其如兩子何？」通對曰：「臣以朽老，誠不足當重任，但自惟疇昔就執，事豈以兩兒爲念。兩兒若死，自是其命，終不以私害公也。」高祖歎息曰：「狗義之夫，一至於此，可尚也。」

李綱慷慨有志節，每以忠義自命。初名瑗，字子玉，讀後漢書，慕張綱爲人，因改名曰綱，字文紀。周齊王憲引爲參軍，及憲遇害，無敢收視者，綱撫柩號慟，躬自埋瘞，時人義之。仕隋太子洗馬。太子勇之廢也，隋文帝切責宮寮，以其不存輔導。綱對曰：「今日之事，乃陛下過，非太子罪也。太子才非常品，性本常人，得賢明之士輔之，足嗣皇業。奈何使絃歌鷹犬之徒，日在其側，乃陛下訓導之不足，豈太子罪耶？」文帝奇之，擢爲尚書左丞。周齊王女孀居，綱以故吏，每加贍恤。及綱卒，宇文氏被髮號哭，如喪其夫也。

高祖入京城，隋代王府寮咸散，唯侍讀姚思廉不離王側，義師將入殿門，思廉謂之曰，唐公舉義，本匡王室，不宜無禮於王，衆伏其言，於是布列階下，須臾太宗至，聞其義，令其扶王至順陽門，泣拜而去，衆咸歎其貞謂忠烈之士也。

節愍太子兵散遇害，宮寮莫敢近者，有永和縣丞甯嘉勗解衣裹太子首號哭，時人義之，宗楚客聞之，大怒，收付制獄，貶平輿丞，因殺之，睿宗踐祚，下詔曰，甯嘉勗能重名節，事高嚮向，幽途已往，生氣懍然，靜言忠義，追存褒寵，可贈永和縣令。

祿山之難，御史中丞盧奕留司東都，祿山反，未至間，奕遣家屬入京，誓以守死，賊至，奕朝服持印坐廳事，以見賊徒，謂曰，爲人臣識忠與順耳，使不爲逆節死，無愧焉，賊徒皆愕然改容，遂遇害。

孝行第十

陳叔達，高祖宴侍臣，果有蒲萄，叔達爲侍中，執而不食，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得，高祖曰，卿有母遺乎，遂嗚咽流涕，後賜帛百疋，以市甘珍。

張志寬，爲布衣，居河東，隋末，喪父，哀毀骨立，爲州閭所稱，寇賊聞其名，不犯其閭，後爲里尹，在縣，忽稱母疾，縣令問其故，志寬對曰，昔所害苦，志寬亦有所害，向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怒曰，妖妄之詞也，繫之於獄，馳遣驗之，果如所言，異之，高祖聞，旌表門閭，就拜散騎常侍。

王君操父，大業中爲鄉人李君則毆死，貞觀初，君則以運代遷革，不懼憲綱，又以君操孤微，必無復讎之志，遂詣州府自歸，君操密藏白刃刺殺之，刳其心肝，咀之立盡，詣刺史自陳，州司以其擅殺，問之曰，殺人償死，律有明文，何方自理，以求生路，君操曰，亡父被殺二十餘年，聞諸典禮，父讎不同天，早願從之，久而未遂，常懼滅亡，不展冤情，今事既雪，甘從刑憲，州司上聞，太宗特原之。

裴敬彝父知周，爲陳國王典儀，暴卒，敬彝時在長安，忽涕泣謂家人曰，大人必有痛處，吾即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事在不測，能不戚乎，遂急告歸，父果已殁，毀瘠過禮，事以孝聞，累遷吏部員外。

杜審言雅善五言，尤工書翰，恃才謇傲，爲時輩所嫉，自洛陽縣丞貶吉州司戶，又與羣寮不叶，司馬周季重與員外司戶郭若訥共搆之，審言繫獄，將因事殺之，審言子并年十二，伺季重等酬醼，密懷刃以刺季重，季重中刃而死，并亦見害，季重臨死，歎曰，吾不知杜審言有孝子，郭若訥誤我至此，審言由是免官歸東都，自爲祭文以祭并，士友咸哀并孝烈，蘇頲爲墓誌，劉允濟爲祭文，則天召見審言，甚加歎異，累遷膳部員外。

孟景休事親以孝聞，丁母憂，哀毀逾禮，殆至滅性，弟景麟年在襁褓，景休親乳之，湩爲之豐，及葬時，屬寒跣而履霜，腳指皆墮，既而復生如初，景休進士擢第，歷監察御史，鴻臚丞，爲來俊臣所搆遇害，時人傷焉。

劉審禮爲工部尚書，儀鳳中吐蕃將入寇，審禮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戰於青海，王師敗績，審禮沒焉，審禮諸子自縛詣闕，自請入吐蕃以贖其父，詔許之，次子岐州司兵易從投蕃中省父，比至，審禮已卒，易從晝夜泣血，吐蕃哀其至性，還其父屍，易從徒跣萬里，扶櫬以歸，葬於彭城故塋，朝廷嘉之，贈審禮工部尚書，謚曰僖，審禮刑部尚書德威之子也，少喪母，爲祖母元氏所養，元氏有疾，審禮親嘗藥膳，事母亦以孝聞，與再從弟同居，家無異爨，閤門二百餘口，人無閒言，易從後爲彭城長史，爲周興所陷，繫於彭城獄，將就刑，百姓荷其仁恩，痛其誣枉，競解衣投於地曰，爲長史祈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易從一門仁孝，舉無與比，而橫罹冤酷，海內痛之，子昇年十歲，配流嶺南，後六道使誅流人，昇以言行忠信，爲首領所保匿，救獲免。

崔希高以仁孝友悌，丁母憂，哀毀過禮，爲鄴縣丞，芝草生所居堂，一宿而蘤，蓋盈尺，州以聞，遷監察御史，轉并州兵曹，馮翊令，官之徒荷其仁恤，時有異氣如蓋，當其廳事，須臾五色錯雜，遍於州郭，以狀聞，勅編入史，其在并州廳前，叢棘有小鳥如鵲，鵲來巢孕卵，五色且如雞子，數日，殼毀雛見，已大於母，月餘五色成文，大如鷰，馴擾閑暇，頃之飛翔，時歸舊所，人到於今號爲兵曹鳥。

張審素爲巂州都督，有告其贓者，勅監察楊汪按之，汪途中爲審素之黨所劫，對汪殺告事者，汪到益州，誣審素謀反，搆成其罪，遂斬之，籍沒其家，子瑝與兄琇年幼，徙嶺外，後各逃歸，汪後更名萬頃，轉殿侍御史，開元二十三年，瑝琇於東都候萬頃手刃之，繫表於斧刃，言復讎之狀，遂奔逃，行至汜水，爲吏所得，時人皆矜琇等幼稚孝烈，能復父讎，多言合從矜恕，張九齡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固言不可，玄宗以爲然，顧謂九齡等曰，復讎雖禮法所許，殺人亦格律具存，孝子之心，義不顧命，國家設法，焉得容此，殺人成復讎之志，赦之虧格律之道，然道路喧議，當須告示，乃下詔曰，張瑝兄弟同殺，推問款成，律有正條，俱合至死，近聞士庶頗有喧詞，矜其爲父報讎，或言本罪冤濫，但國家設法，事存久要，蓋以濟人，期於止殺，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不能加以刑戮，肆諸市朝，宜付河南府告示，瑝琇既死，士庶痛之，爲作哀誄，牓於衢路，市人斂錢，於死處造義井，并葬於北邙，恐爲萬頃家人所發，作疑冢數所於其所，其爲時人之所痛悼者如此。

大唐新語卷之六

友悌第十一

李勣既貴。其姊病。必親為煮粥。火爇其鬚。姊曰。僕妾幸多。何為自苦若是。勣對曰。豈無人耶。顧姊年長。勣亦年老。雖欲長為姊煮粥。其可得乎。

馮元常閨門孝友。天下無比。或居兄弟服制。晝則從事。夜則盡會禮堂。雖病亦各臥東西壁。口咊而已。除服乃歸私室。歷官左右丞。多所釐革。朝無留事。高宗大漸。勅諸長史曰。朕四體不好。百司奏事可共元常平章以聞。其委任如此。則天深忌之。及高宗崩。四方多說怪妄以為祥瑞。嵩陽令樊文進瑞石。則天命示百寮。元常奏論其妖妄。不可誣罔士庶。則天甚不悅。出為隴州刺史。尋構害之。神龍初。詔旌其門為忠臣門。元常忠孝正直。冠絕古今。而神理福善。眇然無依。天下咸惜之。元常祖慈明。李密之亂。為賊所執。慈明乃潛使人奉表江都。論賊形勢。密義而釋之。慈明知天命有歸。勸密歸國。密不納。賊帥翟讓怒。罵慈明。明曰。天子使我剪除叢雜。不圖為賊所執。合殺但殺。何煩罵也。讓大怒。亂斫而死。煬帝聞而傷之。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曰壯武公。拜二子為承務郎。

畢構為益州長史。兼按察使。多所舉正。風俗一變。玄宗降璽書以慰之。卿孤潔獨行。有古人之風。自臨蜀

川。弊訛頓易。覽卿前後執奏。何異破柱求奸。諸使之中。在卿為最。乃賜以衣服。終於戶部尚書。構性至孝。初丁繼親憂。其龐氏盧氏兩妹皆在襁褓。親乳之。乳為之出。及其亡也。二妹皆慟哭絕者久之。言曰。雖兄弟無三年之禮。吾荷鞠育。豈同常人。遂三年服。朝野之人莫不涕泗。構弟栩任太府主簿。留司東都。聞構疾。星馳赴京。侍醫藥者累月。既而哀毀骨立。終服親遙事年末嘗言笑。深為朝野所重。

薛王業母早亡。為賢妃親自鞠養。開元初。業迎賢妃歸私第以申供養。業同母妹淮陽涼陽二公主。亦早亡。業撫愛其子如己子。玄宗以業孝友。特加親愛。嘗疾。上親為祈禱。及瘳幸其第。置酒宴樂。更為初生之懽。因賦詩曰。昔見漳濱臥。言將人事違。今逢慶誕日。猶謂學仙歸。棠棣花承發。鶺原鳥再飛。其恩遇如此。

陸南金博涉經史。言行修謹。開元初。太常少卿盧崇道犯贓。自嶺南逃歸。匿於南金家。俄為讎人所發。侍御史王旭按之。崇道詞引南金。旭處以極法。南金弟趙璧請代兄死。南金執稱弟實自誣。以身當死。兄弟爭死。旭問其故。趙璧曰。兄長有能幹。家亡母未葬。小妹未嫁。自惟幼劣。生無所益。身自請死。旭上其狀。玄宗嘉而宥之。張說陸象先等咸相欽重。累遷庫部員外。南金祖士季為隋王侗記室兼侍讀。侗稱制。授侍郎。王充將行篡奪。侗謂士季曰。隋有天下三十餘載。朝廷文武遂無忠烈乎。士季對曰。見危授命。臣之夙心。今請因其啓事。便加手刃。後事洩。充遂停士季侍讀。貞觀初。為大學博士而卒。

舉賢第十二

李大亮。隋末為賊所獲。同輩餘人皆死。賊帥張弼見而異之。獨釋與語。遂定交於幕下。大亮既貴。每懷張弼之恩。貞觀末。張弼為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諸途而識之。持弼而泣。悉推家產以遺之。弼辭而不受。言於太宗曰。臣有今日之榮貴。乃張弼之力也。乞迴臣之官爵以復之。太宗即以弼為中郎。俄遷代州都督。大亮性志忠謹。雖妻子不見惰容。外若不能言。而內剛烈。房玄齡每稱曰。李大亮忠貞文武。有大將節。比之周勃王陵矣。後收葬五宗之無後者二十餘柩。送終之禮。莫不備具。所賜賞分遺親戚。事兄嫂如父母焉。臨終歎曰。吾聞禮男子不死婦人之手。於是命屏婦人。言畢而卒。家無餘財。無珠玉以為含。親戚孤遺為大亮鞠養。而服之如父者五十人。天下歎伏之。

高祖以唐公舉義於太原。李靖與衛文昇為隋守長安。乃收皇族害之。及關中平。誅文昇等。次及靖。靖言曰。公定關中。唯復私讎。若為天下。未得殺靖。乃赦之。及為岐州刺史。人或希旨。告其謀反。高祖命一御史按之。謂之曰。李靖反狀實。便可處分。御史知其誣罔。與告事者行數驛。佯失告狀。驚懼鞭撻行典。乃祈求於告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親奉進旨。今失告狀。幸救其命。更請狀。告事者乃疏狀與御史驗與本狀不同。即日還以聞。高祖大驚。御史具奏。靖不坐。御史失名氏。惜哉。

封德彝在隋。見重於楊素。素乃以從妹妻之。隋文帝令素造仁智宮。引德彝為土工監。宮成。文帝大怒。曰

楊素嘗百姓之力，雖侈離宮，爲吾結怨於天下。素惶恐，慮得罪。德彝曰：公勿憂，待皇后至，必有恩賞。明日果召素，良久方入，對，獨孤皇后勞之曰：大用意，知吾夫妻年老，無以娛心，盛飾此宮室，豈非孝順。賞賚甚厚。素退問德彝曰：卿何以知之。對曰：至尊性儉，雖見而怒，然雅聽后言。婦人唯麗是好，后心既悅，聖慮必移，所以知耳。素歎曰：揣摩之才，非吾所及也。素時勢略在位，下唯激賞德彝，撫其牀曰：封郎後時必據吾坐。後素南征，泊海曲，素夜召之，德彝落海，人救而免，乃易衣見素。素深加嘆賞，頻爲用焉。

薛收，隋吏部侍郎道衡之子，聰明博學。秦府初開，爲記室參軍，未幾卒。太宗深追悼之，後謂房玄齡曰：薛收不幸短命，若在，以中書令處之。

魏徵、王珪、韋挺俱事隱太子，時或稱東宮有異圖，高祖不欲彰其事，將黜免宮寮以解之，流挺、珪於嶲州。徵但免官。而徵言於裴寂、封德彝曰：徵與韋挺、王珪並承東宮恩遇，俱以被言退。今挺、珪得罪，而徵獨留，何也。寂等曰：此由在上。寂等不知。徵曰：古人云，成王欲殺召公，周公豈得不知。無何，挺等徵還。

馬周少落拓，不爲州里所敬。補州助教，頗不親事，刺史達奚怒杖之。乃拂衣去，曹汴爲浚儀令崔賢育所辱，遂感激西之長安，止於將軍常何家。貞觀初，太宗命文武百官陳時政利害，何以武吏不涉學，乃委周草狀。周備陳損益四十餘條，何見之，驚曰：條目何多也。不敢以聞。周曰：將軍蒙國厚恩，親承聖旨，所陳利害，已形翰墨，棄不可止也。將軍即不聞，其可得耶。何遂以聞。太宗大駭，召問，何遽召周，與語甚奇，之，直門下省，寵冠卿相。累遷中書令。周所陳事，六街設鼓以代傳呼，飛驛以達警急，納居人稅，及宿衛大小交即其條也。太宗有事遼海，詔周輔皇太子留定州監國。及凱旋，高宗遣所留貴嬪承恩寵者迓於行在。太宗喜悅。高宗曰：馬周教臣耳。太宗笑曰：山東偏寬我，錫賚甚厚。及卒，太宗爲之慟。每思之甚，嘗假道術以求見其恩遇如此。初周以布衣直門下省，太宗就命監察裏行，俄拜監察御史。裏行之名，自周始也。

岑文本初仕蕭銑，江陵平，授秘書郎，直中書省。李靖驟稱其才，擢拜中書舍人，漸蒙恩遇。時顏師古謫隷，故事長於文誥，時無逮，冀復用之。太宗曰：我自舉一人，公勿復也。乃以文本爲中書侍郎，專典機密。及遷中書令，歸家有憂色。其母怪而問之。文本對曰：非勳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古人所戒，所以憂耳。有來賀者，輒曰：今日只受弔，不受賀。遼東之役，凡所支度，一以委之，神用頓竭。太宗憂之，曰：文本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反。俄病卒矣。

太宗嘗問侍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對曰：臣愚不能盡知，唯吳王元軌數與臣言，臣未嘗不自失。太宗曰：卿以爲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亦漢之間平；至如孝行，古之曾閔也。由是寵遇彌厚，令聘徵女爲妃。元軌，高祖子也。高祖崩，毀折過禮，恒衣布衣，示有終身之戚。嘗使國令徵賦，令曰：請依諸王國賦貿易取利。元軌曰：汝爲國令，當正吾失，返誑吾以利也。令慚而退。則天時越王貞舉兵，元軌險例配流，行至陳倉，死於檻中，天下冤痛之。

岑文本，太宗嘗問曰：梁陳名臣，有誰可稱，復有子弟堪引進否。文本對曰：頃日隋師入陳，百司奔散，莫有留者，惟袁憲獨坐在後主之傍。王充將受禪，羣僚勸進，憲子承家託疾，獨不署名。此之父子，足稱忠烈。承家弟承序，清貞雅操，實繼兄風。乃由是召拜晉王友，記。高宗東朝，贈金紫光祿大夫、吏部尚書。

儲弘智事父以孝聞，學通三禮、漢史。武德中爲詹事府主簿，與諸司同修六代史，又同令狐德棻、袁朗等修藝文類聚。事兄弘安，同於事父，凡所動止，諮而後行。累遷黃門侍郎。高宗令弘智於百福殿講孝經，召宰臣已下聽之。弘智演暢微言，略陳五孝，諸儒難問，相繼酬應如響。高宗怡然曰：朕頗耽墳籍，至於孝經，偏所留意。然孝之爲德，弘益實深，故云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是知孝經之益爲大也。顧謂弘智曰：宜略陳此經切要者，以輔不逮。弘智對曰：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微臣顧以此言奉獻。高宗大悅，賜絹二百疋，遷國子祭酒，文集二十卷行於代。

李遜爲貝州刺史，甘露降於庭中樹，其邑人曰：美政所致。請以聞。遜謙遜，疑其非。歷官十七政，俸祿先兄弟嫂姪，謂其子曰：吾厚骨肉以衣食，不如厚之以仁義。勿辭微也。天下莫不嗟尚。

姚崇初不悅學，年逾弱冠，常過所親，見修文殿御覽，閱之喜，遂耽翫墳史，以文華著名。歷牧常、揚，吏並建碑紀德。再秉衡軸，天下欽其公直。外甥任異少孤，養在崇家，乃與之立家產，謂之曰：汝吾無間然矣，惜殊宗而代疎矣。命與其子同名焉，無別也。時人多之。

張楚金年十七，與兄越石同以茂才應舉。所司以兄弟不可兩收，將罷越石。楚金辭曰：以順則越石長，以才則楚金不如。請某退。時李勣爲州牧，歎曰：貢才本求才行，相推如此，可雙舉也。令兩人同赴上京，俱擢第。歷刑部尚書，後爲周興構陷將刑，仰天歎曰：皇天后土，豈不察忠臣乎，奈何以無辜獲罪。因泣下，市人爲之歔欷。須臾陰雲四塞，若有所感。旋降勅免刑，宣未訖，天開朗，慶雲紛郁。時人感其忠正孝悌之報。

狄仁傑爲兒童時，門人被害者，縣吏就詰之，衆咸移對，仁傑堅坐讀書。吏責之，仁傑曰：黃卷之中，聖賢備在，猶未對接，何暇偶俗人而見耶。以資授汴州判佐，工部尚書閻立本黜陟河南，仁傑爲吏人誣告，立本驚謝曰：仲尼云，觀過斯知仁矣，足下可謂海曲明珠，東南遺寶。特薦爲并州法曹。其親在河陽別業，仁傑赴任於并州，登太行，南望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所居，近此雲下。悲泣佇立久之，候雲移乃行。

高智周與郝處俊、來濟、孫處約同寓於石仲覽家。仲覽宣城人，而家於京都，破產以奉四子。嘗因夜臥，各言其志。處俊曰：願秉樞軸一日足矣。智周及濟願亦然。處約於被中遽起曰：大丈夫樞軸不可冀，願爲通事舍人，殿庭周旋，吐納足矣。仲覽嘗引相者觀濟等，相者曰：四人皆貴極人臣，而石不及見矣。然來早貴，所惜末途屯躓。餘遲而壽者，夫速登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天之道也。顧謂仲覽曰：公因四人而

23A 第八十三冊

逢後各從官州縣。及濟領吏部。處約以瀛州判佐參選。引注之次。濟遽索筆曰。如志如志。注通事舍人。注畢。下階敍平生。亦一時之美。智周後爲敎令。與佐官均分俸祿。累遷中書侍郎。知政事。仲覽貞觀末授兵部郎中。遂卒。而濟等乃貴。咸如相所言。

魏元忠爲二張所構。左授高要尉。王晙密狀以申明之。宋璟時爲鳳閣舍人。謂晙曰。魏公且全已。今子冒其威嚴而理之。坐見子狼狽也。晙曰。魏公忠而獲罪。晙爲義所激。必顛沛無恨。璟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

裴玫升爲尉氏尉。以無異效不居最課。考滿。刺史皇甫亮曰。裴尉苦節若是。豈可使無上考。選司何以甄錄也。俗號考終爲送路考。省校無一成者。然敢竭愚思。仰申清德。當寬中也。爲之詞曰。考秩已終。言歸有日。千里無代步之馬。三月乏聚糧之資。食唯半菽。室如懸磬。苦心清節。從此可知。不旌此人。無以激勸。時人咸稱亮之推賢。玫升之考者。知右最。官至青刺。

李福業爲侍御史。與桓敬等匡復皇室。及桓敬敗。福業放於番禺。匿志州參軍敬元禮家。吏搜獲之。與元禮俱死。福業將就刑。謝元禮曰。子有老親。爲福業所累。愧其深矣。元禮曰。明公窮而歸我。□我得已乎。今貽親以非疾之憂。深所痛切。見者傷之。

尹思貞爲青州刺史。勉百姓農桑。歲有四登者。巡察使路敬潛屆於境。部人以□□聞其庭。敬潛嘆曰。非善政所致。孰能至此。遂以聞。璽書旌賞。誠問思貞曰。公敏行者往與李承嘉忿競。何爲者斯。思貞曰。不能言者時或有言。承嘉恃權相侮。僕義不受。然不知言之從何而至矣。

張柬之進士擢第。爲清源丞。年且七十餘。永昌初。勉復應制策。試畢。有傳柬之考入下課者。柬之歎曰。余之命也。乃委歸襄陽。時中書舍人劉允濟重考。自下第昇甲科。爲天下第一。擢第拜監察。累遷荊州長史。長安中。則天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使。有乎。仁傑對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則今之宰臣李嶠蘇味道亦足爲之使矣。豈非文士齷齪。思大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者乎。則天悅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材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盡於國家。則天乃召以爲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仁傑曰。臣薦之爲相也。今爲洛州司馬。非用之也。乃遷秋官侍郎。及姚崇將赴靈武。則天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姚崇曰。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陛下急用之。登時召見。以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年已八十矣。與桓彥範敬暉袁恕己崔玄暐等誅討二張。興復社稷。忠冠千古。功格皇天云。

張沛爲同州刺史。任正名爲錄事參軍。劉幽求爲朝邑尉。沛奴下諸寮。獨呼二人爲劉大任大。若平常交。玄宗誅韋庶人。沛兄涉爲殿中監。伏法。并及沛。沛將出就刑。正名時在假內。聞之。遽出止沛曰。朝廷初有大難。同州京之左輔。奈何單使一至。便害州將。請以死守之。於是覆奏。而理沛於獄。曰。正名若死。使

君可憂。不然無慮也。時幽求方立元勳。居中用事。遂免沛於難。

劉幽求既翊戴睿宗。後爲中書令崔湜所構。放於番禺。湜令南海都尉周利貞殺之。時王晙爲桂州都督。知利貞希時宰意。留幽求於桂州。利貞屢移牒索之。晙終不遣。湜又切逼晙。遣幽求。晙報曰。劉幽求有社稷大功。窮投於荒裔。無當死之罪。奈何坐觀夷滅耶。幽求懼俱不全。謂晙曰。若忤大臣而見保。恐勢不可全。徒仰累耳。晙曰。足下所犯。非朝廷明也。晙如獲罪。放於滄海。亦無所恨。竟不遣。俄而湜誅。幽求復登用也。

韓琬少負才華。長安中爲高郵主簿。使於都場。以州縣徒勞。率然題壁曰。筋力盡於高郵。容色衰於主簿。豈言行之缺。而友朋之過歟。景龍中。自亳州司戶應制集於京。吏部員外薛欽緒考琬策入高等。謂琬曰。今日非朋友之過歟。昔嘗與魏知古崔璩盧藏用譯涅槃經於大雲寺。會食之後。偶見題壁。諸公曰。此高郵主簿歎後時耶。顧問主人。方知足下。即未有含蓄意。所以相沒。今日方申。琬謝之曰。士感知己。豈期十年之外。見君子之深心乎。

張嘉貞落魄有大志。亦不自異。亦不下人。自平鄉尉免歸鄉里。布衣環堵之中。蕭然自得。時人莫之知也。張循憲以御史出巡。次蒲州驛。循憲方復命。使務有不決者。意頗病之。問驛吏曰。此有好客乎。驛吏白以嘉貞。循憲召與相見。咨以其事。積時疑滯者。嘉貞隨機應之。莫不豁然。及命表。又出意外。他日則天以問循憲。具以實對。因請以己官讓之。則天曰。卿能舉賢。美矣。朕豈可無一官自進賢耶。乃召見內殿。隔簾與語。嘉貞儀貌甚偉。神彩俊傑。則天甚異之。因奏曰。臣生於草萊。目不覩闕廷之事。陛下過聽。引至天庭。此萬代之一遇。然咫尺之間。若披雲霧。臣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曰。善。遽命捲簾。翌日。拜監察御史。開元初。拜中書舍人。遷幷州長史天平軍節度使。有告其反者。鞫之無狀。玄宗將罪告事者。嘉貞諫曰。准法告事不實。雖有反坐。此則不然。天下無虞。重兵利器。皆委邊將。若告事者一不當。隨而罪之。臣恐握兵者生心。爲他日之患。且臣備陛下腹心。不宜爲臣以絕言事之路。玄宗大悅。許以衡軸

處之。嘉貞因曰。臣聞時難得而易失。及其過也。雖賢聖不能爲。時昔馬周起徒步。謁聖主。血氣方盛。太宗用之。盡其才。纔五十而終。向用稍晚。則無及已。今臣幸少壯。陛下不以臣不肖。雖宜及時用之。他日衰老。何能爲也。玄宗曰。卿第往太原。行當召卿。卒用之爲相。在職僩簡易。善疏決。論者稱之。

姜皎薦源乾曜。玄宗見之。驟拜爲相。謂左右曰。此人儀形莊肅。似蕭至忠。朕故用之。左右對曰。至忠以犯逆死。陛下何故比之。玄宗曰。我爲社稷計。所以誅之。然其人信美才也。至忠嘗與友人期街中。俄而雪下。人或止之。至忠曰。豈有與人期。畏雪不去。遂命駕徑往。立於雪中。深尺餘。期者方至。及登廊廟。居亂后邪臣之間。不失其正。出爲晉州刺史。甚有異績。晚徙失職。爲太平公主所引。與之同事。以及於禍害。

玄宗謂宰臣曰。從工部侍郎有得中書侍郎者否。對曰。任賢用能。非臣等所及。上曰。蘇頲可除中書侍郎。

仍令移入政事院、便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誥、有政事食自頲始也、及入謝、面辭、上曰、朕嘗欲用卿、每有一好官缺、即望諸宰臣論及此、皆卿之故人、遂無薦者、朕嘗為卿歎息、中書侍郎、朕極重惜、自陸象先改後、朕每思無出卿者、俄而弟詵為給事中、頲上表諫諍、上曰、古來有內舉不避親者乎、頲曰、昔大夫祁奚是也、上曰、若然、朕自用蘇詵、何得嫌言、近日卿父子猶同中書、兄弟有何不得、卿言非至公也、他日謂頲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時謂之蘇李、朕今有卿及李乂、亦不謝之、卿所制文誥、朕自識之、自今已後、進書皆須別錄一本、云臣某撰、朕便留禁中也、至今為故事、

大唐新語卷之七

識量第十三

大理卿孫伏伽自萬年縣法曹上書論事、擢侍書御史、即御史中丞也、雖承內旨、而制命未下、伏伽自朝還家而臥、不見顏色、斯須侍御史已下造門、子孫驚喜以報、伏伽徐起以見之、時人方之顧雍、伏伽與張玄素隋末俱為尚書令史、既官達後、伏伽談論之際、了不諱之、太宗嘗問玄素、玄素以實對、既出、神彩沮喪、如有所失、衆咸推伏伽之弘量、

高麗莫離支蓋蘇文貢白金、褚遂良進曰、莫離支弑其君、陛下以之興兵將弔伐、為遼東之人報主之恥、古者討弑君之賊、不受其賂、昔宋督遺魯君以郜鼎、桓公受之於太廟、臧哀伯諫、以為不可、春秋書之、百王所法、受不臣之筐篚、納弑逆之朝貢、不以為愆、何以示後、臣謂莫離支所獻不宜受、太宗從之、

王方慶為鳳閣侍郎知政事、患風俗偷薄、人多苟且、乃奏曰、准令式、繐縗大功未葬、並不得朝會、仍終喪、不得參燕樂、比來朝官不依禮法、身有哀慘、陪廁朝賀、手舞足蹈、公違憲章、名教既虧、實玷皇化、請申明程式、更令禁止、則天從之、方慶周司空褒之什孫、博通群書、所著論凡二百餘卷、尤精三禮、好事者多訪之、每所酬答、咸有典據、時人編次之、名曰禮雜問、聚書甚多、不減秘閣、至於圖畫、亦多異本、子晙

工札翰、善琴棋、少聰悟而性嚴整、歷殿中侍御史、

徐有功為秋官郎中、司刑少卿、歷居法官、數折大獄、持平守正、不以生死易節、全活者數千百家、有鹿城主簿潘好禮者、慕其為人、乃著論稱有功斷賢於張釋之、其略曰、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人、有功之斷獄、亦天下無冤人、然釋之所行甚易、徐公所行甚難、難易之間、優劣可知矣、君子以為知言、

狄仁傑為內史、則天謂之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欲知譖卿者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為過、臣當改之、陛下明臣、臣之幸也、若臣不知譖者、並為友善、臣請不知、則天深加歎異、

張文瓘為侍中、同列宰相以政事堂供饌珍美、請減其料、文瓘曰、此食天子所以重樞機待賢才也、若不任其職、當自陳乞以避賢路、不宜減削公膳、以邀虛名、國家所費不在於此、苟有益於公道、斯不為多也、初為大理卿、旬日決遣疑獄四百餘條、無一人稱屈、文瓘嘗臥疾、繫囚設齋以禱焉、及遷侍中、諸囚一時慟哭、其得人心如此、四子潛、沛、洽、涉、皆至三品、時人呼為萬石張家、咸以為積善之應也、

房光庭任俠不拘小節、薛昭坐流放而投光庭、光庭匿之、既露、御史陸遺逼之急、光庭懼、乃見執政、執政詰之曰、公郎官、何為匿此人、光庭曰、光庭與薛昭有舊、途窮而歸光庭、且其所犯非大故、光庭得不納之耶、若擒以送官、居廟堂者復何以見待、執政義之、出為磁州刺史、

神龍初、將合祔則天於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疏諫曰、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已來、始有合葬、伏願依漢朝之故事、改魏晉之頹綱、於乾陵之傍、更擇吉地、疏奏不納、有識之士咸是之、

開元初、玄宗詔太子賓客元行沖修魏徵撰次禮記疏、擬行之於國學、及成奏上之、中書令張說奏曰、今上禮記、是戴聖所編、歷代傳習、已向千載、著為經教、不可刊削、至魏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有同鈔書、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貞觀中魏徵因炎舊書、更加釐正、兼為之注、先朝雖加賜賚、其書亦竟不行、今行沖勒成一家、然與先儒義乖、章句隔絕、若欲行用、竊恐未可、詔從之、留其書於內府、竟不頒下、時議以為說之通識過於魏徵、

玄宗嘗賜握兵都將郭知運等四人天軍節度、太原尹王晙獨不受、上表曰、臣事君、猶子事父、在三之義、寧有等差、豈有經侍宮闈、多臣子敢當恩賜、以死自誓、固辭不受、優詔許之、

張說拜集賢學士、於院廳讌會舉酒、說推讓不肯先飲、謂諸學士曰、學士之禮、以道義相高、不以官班為前後、說聞高宗朝修史、學士有十八九人、時長孫太尉以元舅之尊、不肯先飲、其守九品官者、亦不許在後、乃取十九杯、一時舉飲、長安中、說修三教珠英、當時學士亦高卑懸隔、至於行立前後、不以品秩為限也、遂命數杯、一時同飲、時議深賞之、

李適之性簡率、不務苛細、人吏便之、雅好賓客、飲酒一斗不亂、延接賓朋、晝決公務、庭無留事、及為左相、每事不讓李林甫、林甫憾之、密奏其好酒、頗妨政事、玄宗惑焉、除太子少保、適之遽命親故歡會、賦詩

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舉朝伏其度量。適之在門下也，性疏而不忌。林甫嘗謂之曰：華山之下有金鑛焉，採之可以富國，上未之知耳。適之心善其言，他日款曲奏之。玄宗大悅，顧問林甫，對曰：臣知之久矣。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不可發掘，故臣不敢言。適之由是漸見疏退。林甫陰構陷之，貶於袁州，遣御史羅奭就州處置。適之聞命排馬牒到，仰藥而死，子霅亦見害。

牛仙客爲涼州都督，節財省費，軍儲所積萬計。崔希逸代之，具以聞。詔刑部尚書張利貞覆之，有實。玄宗大悅，將拜爲尚書。張九齡諫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有唐已來，多用舊相居之，不然，歷踐內外清貴之地，妙行德望者充之。仙客本河湟一吏典耳，拔升清流，齒班常伯，此官邪也。又欲封之，良爲不可。漢法非有功不封，唐尊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兵器，蓋將帥之常務，陛下念其勤勞，賞之金帛可也。尤不可列地封之。玄宗怒曰：卿以仙客寒士嫌之耶？若是，卿豈有門籍？九齡頓首曰：荒陬賤類，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起自胥吏，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士耳，羞與絳灌同列。陛下必用仙客，臣亦恥之。玄宗不悅。翌日，李林甫奏：仙客宰相材，豈不堪一尚書？九齡文吏，拘於古義，失於大體。玄宗大悅，遂擢仙客爲相。先是，張守珪累有戰功，玄宗將授之以宰相。九齡諫曰：不可。宰相者，代天理物，有其人而後授，不可以賞功。若開此路，恐生人心。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濫爵輕，不可理也。若賞功臣，卽有故事。玄宗乃止。九齡由是獲譴。自後朝士懲九齡之納忠見斥，咸持祿養恩，無敢庭議矣。

容恕第十四

崔善爲明天文曆算，曉達時務，爲尚書左丞，令史惡其明察，乃爲謗書曰：崔子曲如鉤，隨時待封侯。高宗謂之曰：澆薄之後，人多醜政，昔北齊奸吏歌斛律明月，高緯闇主，遂滅其家，朕雖不明，幸免斯事。乃搆流言者罪之。

李靖征突厥，征頡利可汗，拓境至於大漠。太宗謂侍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草創，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今暫勞偏師，無往不捷，單于稽首，恥其雪乎。羣臣皆呼萬歲。御史大夫溫彥博害靖之功，劾靖軍無紀綱，突厥寶貨，亂兵所分。太宗捨而不問，及靖凱旋，進見謝罪，太宗曰：隋將史萬歲破突厥，有功不賞，以罪致戮。朕即不然。當捨公之罪，錄公之勳也。

契苾何力，鐵勒酋長也。太宗征遼，以爲前軍總管。軍次白崖城，被矟中腰，瘡重疾甚。太宗親爲傅藥。城破，勅求得傷何力者，付何力令自殺之。何力奏曰：犬馬猶爲其主，況於人乎？彼爲其主致命，冒白刃而刺臣者，是義勇士也。不□相識，豈是冤讎。遂捨之。

裴玄本好諧謔，爲戶部郎中。時左僕射房玄齡疾甚，省郎將問疾，玄本戲曰：僕射病可須問之，旣甚矣，何須問也。有洩其言者，旣而隨例候玄齡，玄齡笑曰：裴郎中來，玄齡不死矣。

劉藎爲御史東都留臺時，蘭茗爲留守，輒役數百人修宮內。劉藎爲啓以不宜擅役工力，茗抑之曰：別奉

進旨。竄逐之，詔決笞二十下，配嶺南。竄後因他事左授臨朐令，時有勅令上佐縣令送租，咨已爲司農卿，知出納，咨雅知竄清介，不以擬事嫌然，乃召倉吏謂之曰：劉侍御頃在憲司，竟非僭逸，今親自送租，固無瑕玷，數州行納，與劉侍御同行，亦必無欠折。一切令受納，更無所問。時人賞咨忠恕。（劉名竄實）

蘇良嗣爲洛州長史，坐妻犯贓，左遷冀州刺史。及事釋，妻妹詣良嗣，初無愧色，謂之曰：牧守遷轉，出入是常，不關有所累也。後爲荆州長史。高宗使中官緣江採異竹，植於苑內，中官科船栽竹，所在縱暴。還過荆州，良嗣囚之，上疏切諫。高宗謂則天曰：吾約束不嚴，果爲良嗣所怪乎。詔慰諭，使令棄竹於江中。荆州舊有河東寺，後梁宣帝爲其兄河東王所造，良嗣見而歎曰：此在江漢之間，與河東有何關涉。遂奏改之。良嗣寡學，深爲人所笑。

盧承慶爲吏部尚書，總章初，校內外官考。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爲之考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無一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旣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衆推承慶之弘恕。

皇甫文備與徐有功同案制獄，誣有功黨逆人，奏成其罪。後文備爲人所告，有功訊之，在寬。或謂有功曰：彼曩將陷公於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有功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安得以私害公乎。

婁師德弱冠進士擢第，上元初，吐蕃強盛，詔募猛士以討之，師德以監察御史應募，高宗大悅，授朝散大

夫，專綜邊任，前後四十餘年，恭勤接下，孜孜不怠，而樸忠沉厚，心無適莫。狄仁傑入相也，師德密薦之，及爲同列，頗輕師德，頻擠之外使。師德知之而不憾。則天覺之，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守，賢則臣不知。又問：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官，未聞其知人。則天曰：朕之用卿，師德實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大慚而退，歎曰：婁公盛德，我爲其所容，莫窺其際也。當危亂之朝，屠滅者接踵，而師德以功名終始，識者多之。初，師德在廟堂，其弟某以資高拜代州都督，將行，謂之曰：吾少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得州牧，叨據過分，人所嫉也，將何以終之？弟對曰：自今雖有唾某面者，亦不敢言，但自拭之，庶不爲兄之憂也。師德曰：此適爲我憂也。夫前人唾者，發於怒也。汝今拭之，是逆前人怒也。唾不拭，將自乾，何如笑而受之。弟曰：謹受教。師德與人不競，皆此類也。

楊再思爲玄武尉，使於京，舍於客院。盜者竊其囊袋，邂逅遇之，盜者謝罪。再思曰：足下有道行，勿復爾，恐傷人害。足下但留公文，餘並仰遺。不形顏色，時人莫測其量。累官至納言。則天朝，旱澇，輒閉坊市南門以禳之。再思早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西門，峻而又滑，馭者遽叱牛不前，乃罵曰：一羣癡宰相，不能和得陰陽，而閉坊門，遣我艱行如此辛苦。再思徐謂之曰：你牛亦自弱，不得嗔他宰相。

陸象先爲蒲州刺史，有小吏犯罪，但慰勉而遣之。錄事曰：此例皆合與杖。象先曰：人情相去不遠，此豈不解吾意。若論必須行杖，當自汝始。錄事慚懼而退。嘗謂人曰：天下本自無事，只是愚人擾之，始爲煩耳。

但靜其源，何憂不簡。前後歷典數州，其政如一，人吏咸思之。

嘗午日，玄宗賜宰臣錢乳，宋璟既拜賜，而命賢人錄之，賢請將歸家錄子弟，誡曰：此乳珍異，他者不如，今付之歸，恐招賦換。璟誡之曰：自隱爾心，然疑他心耶？仗信示誡，猶恐不至，矧有猜貳，豈可得乎。

知微第十五

隋吏部侍郎高構典選銓綜，重房玄齡、杜如晦，愕然正視良久，降階抗禮，延入內齋，共食，謂之曰：二賢當興王佐命，位極人臣，杜年稍減於房耳。願以子孫為託。因謂裴矩曰：僕閱人多矣，未見此賢，嗟仰不已。貞觀初，如晦終右僕射，玄齡至司空，咸如構言。

房玄齡與杜如晦友善，慨然有匡主濟時之志。開皇中，隨父彥謙至長安。時天下宴安，論者以為國祚無疆，玄齡密告彥謙曰：隋帝盜有天下，不為後嗣長計，混淆嫡庶，使相傾奪，今雖清平，其亡可翹足而待。彥謙驚止之。因謂友人李少適曰：主上性多忌刻，不納諫爭，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唯行苛酷之政，不弘遠大之略，今雖少安，吾憂其危亂矣。少適以為不然。大業之季，其言皆驗。及義師濟河，玄齡杖策謁於軍門，太宗以為謀主，每歎曰：昔光武云，自吾得鄧禹，人益親。寡人有玄齡，亦猶禹也。佐平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二年，號為賢相，然無跡可尋，為唐宗臣宜哉。

李靖既平突厥，僑其種落，言於太宗曰：陛下五十年後，當憂北邊。至高宗末，突厥果為患。突厥初平，溫彥博議遷其人於朔方，以實空虛之地，魏徵以為不可，曰：夷不亂華，非長久之計。開元中，六胡果叛，咸如徵言。

李勣少與鄉人翟讓聚衆為盜，以李密為主，言於密曰：天下大亂，本為饑苦，若得黎陽一倉，大事濟矣。遂襲取之。時在饑饉，就倉者數十萬人，魏徵、高季輔、杜正倫、郭孝恪皆客遊，勣一見便加禮敬，引之臥內，談謔無倦。及平武牢，獲戴冑，頻推薦，咸至大官，時稱勣有知人之鑒。

侯君集得幸於太宗，命李靖教其兵法，既而奏曰：李靖將反，至隱微之際，輒不以示臣。太宗以讓靖，靖對曰：此君集反耳。今中夏乂安，臣之所教，足以安制四夷矣，今君集求盡臣之術者，是將有異志焉。時靖為左僕射，君集為兵部尚書，俱自朝還省，君集馬過門數步而不覺，靖謂人曰：君集意不在人，必將反矣。至十七年四月，大理因紇干承基告太子承乾、漢王元昌與侯君集反，太宗大驚，仍命召之以出，期不相聞，且將貰其死，羣臣固爭，遂請斬之，以明大法。謂之曰：與公長訣矣。遂歔欷下泣，君集亦自投於地，遂戮於四達之衢。君集謂監者曰：君集豈反者乎，蹉跌至此。昔自藩邸早承驅馭，擊滅二虜，頗有微功，為言於陛下，乞令一子以主祭祀。太宗特原其妻并一子，為庶人，流之嶺南。

馬周雅善敷奏，動無不中，岑文本謂人曰：吾觀馬周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榷古今，舉要刪蕪，言辯而理切，奇鋒高論，往往間出，聽之靡靡，令人忘倦。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死恐不能久矣。無何而卒，如文本

言。

秦叔寶隋將來護兒帳內，寶母死，護兒遣使弔之，軍吏咸怪曰：士卒遭喪多矣，將軍未嘗降問，今弔叔寶何也？護兒曰：此人勇有志節，吾豈以卑賤處之。叔寶後事李密，密敗入王充，程齩金謂叔寶曰：充好為咒誓，乃師老嫗耳，豈是撥亂主乎。後充拒王師，二人統兵，戰馬上揖充而降。太宗甚重之，功名克成，死於牖下，皆萬人敵也。

太宗破高麗於安市城東南，斬首二萬餘級，降者二萬餘人，俘獲牛馬十萬餘匹，因名所幸山為駐蹕山。許敬宗為文，刻石紀功焉。中書舍人敬播曰：聖人與天地合德，山名駐蹕，此蓋天意，鑾輿不復更東矣。自七月攻安市城，拔，乃班師焉。

魏王泰有寵於太宗，所給月料，逾於太子。褚遂良諫曰：聖人制禮，尊嫡卑庶，故立嫡以長，謂之儲君，其所承也重矣。俾用物不計，與王者共之。庶子雖賢，不是正嫡，先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伏見儲君料物，翻少魏王，陛下非所以愛子也。文多不盡載。太宗納之。

李義府僑居於蜀，袁天罡見而奇之曰：此郎君貴極人臣，但壽不長耳。因請舍之，託其子曰：此子七品相，願公提挈之。義府許諾，因問天綱壽幾何，對曰：五十二外非所知也。安撫使李大亮、侍中劉洎等連薦之，召見，試令詠烏，立成，其詩曰：日裏颺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許多樹，不借一枝棲。太宗深賞之，曰：我將全樹借汝，豈唯一枝。自門下典儀超拜監察御史。其後位壽咸如天綱之言。

李嗣真常與朝列同過太清觀，道士劉概輔儼為設樂。嗣真曰：此樂宮商不和，君臣相阻之徵也；角徵失次，父子不和之兆也；殺伐既多，哀調又苦，若國家無事，太子受其咎矣。居數月，章懷太子果為則天所怫，廢為庶人，死於巴州。劉概輔儼奏其事，自始平令擢為太常丞也。

魏元忠本名真宰，儀鳳中以封事召見，高宗與語，無所屈撓，遂喻道之忠，不辭蹈而出，高宗目送之，謂中書令薛元超曰：此書生雖未解朝廷禮儀，名以定體，真宰相也。則天時，為酷吏羅織下獄，有詔出之，小吏先聞，以告元忠，辭言問汝名何，曰：元忠。乃改名為元忠也。

裴行儉少聰敏多藝，立功邊陲，屢尅兇醜。及為吏部侍郎，賞拔蘇味道、王勮，曰：二公後當相次掌鈞衡之任。勮，勃之兄也。時李敬玄盛稱王勃、楊炯等四人，以示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也。勃等雖有才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者。楊稍似沉靜，應至令長，並鮮克令終。卒如其言。

王及善為文昌左相，因內宴，見張易之兄弟恃寵無人臣禮，數奏抑之，則天不悅，謂及善曰：卿既無事，更有遊宴，但檢校閤中，不須去也。及善因請假月餘，則天不之問。及善歎曰：豈有宰相而天子得一月不見乎？事可知矣。乃乞骸骨。

李迥秀任考功員外，知貢舉，有進士姓崔者，文章非佳，迥秀覽之，良久，謂之曰：第一清河崔郎，儀貌不惡。

揚眉如戟，精彩甚高，出身處可量，豈必要須進士。再三慰諭而遣之，聞者大噱焉。

玄宗東封迴，右丞相張說奏言：吐蕃醜逆，誠負萬誅，然國家久事征討，實亦勞心。今甘涼河鄯，徵發不息，已數十年，於茲矣。雖有剋捷，亦有敗軍，此誠安危之時也。聞其悔過請和，惟陛下許其稽顙，以息邊境，則蒼生幸甚。玄宗曰：待與王君㚟籌之。說出，謂源乾曜曰：君㚟勇而無謀，好兵以求利，兩國和好，何以爲功。彼若入朝，則吾計不行矣。竟如其言，說罷，君㚟贊兵，終致傾覆。時烏州獲闕啜，因上闕啜表以証焉。玄宗不納。至十五年九月，吐蕃果犯瓜州，殺刺史田元獻，并害君㚟，大殺掠男女，取軍資倉糧而去。君㚟馳赴肅州以襲之，還至甘州鞏筆驛，爲吐蕃所擊，師徒大敗，君㚟死之，咸如說言。

大唐新語卷之八

聰敏第十六

貞觀中，有雉集於東宮明德殿。太宗問羣臣曰：是何祥也。褚遂良對曰：昔秦文公時，有童子化爲雉，雌者鳴於陳倉，雄者鳴於南陽。童子言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以爲寶雞祠。漢光武得雄之祥，遂起南陽而有四海。陛下舊封秦王，故雄雉見於秦地，所以彰明德也。太宗悅曰：立身之道，不可無學，遂良博識，深可重也。

秦府倉曹李守素，尤諳氏族，時人號爲肉譜。虞世南語人曰：昔任彥升善談經籍，稱爲五經笥，今宜改倉曹爲人物志。

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書以從。太宗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祕書也。南爲祕書監，於省後堂集羣書中奧義，皆應用者，號北堂書鈔。今此堂猶存，其書盛行於代。

盧莊道年十三，造於父友高士廉，以故人子，引坐。會有獻書者，莊道竊窺之，請士廉曰：此文莊道所作。士廉甚怪之，曰：後生何輕薄之行。莊道請諷之，果通。復請倒諷，又通。士廉請敘，良久，莊道謝曰：此實非莊道所作，向窺記之耳。士廉即取他文及案牘試之，一覽倒諷，并呈已作文章。士廉具以聞，太宗召見，

策試，擢第，十六授河池尉。滿復制舉，擢甲科。召見，太宗識之，曰：此是朕聰明小兒耶。授長安尉。太宗將錄囚徒，京官以莊道幼年，懼不舉，欲以他尉代之。莊道不從，但閑暇不之省也。時繫囚四百餘人，令丞深以爲懼。翌日，太宗召囚，莊道乃徐狀以進，引諸囚入。莊道評其輕重，留繫月日，應對如神。太宗驚異，即日拜監察御史。

馮智戴，高州首領盎之子，貞觀初，奉盎拜入朝。太宗聞其善兵法，試指山際雲以問之，曰：其下有賊，今日可擊否。對曰：可擊。問何以知之，對曰：雲形似樹，日辰在金，金能制木，擊之必勝。太宗奇之，授左武衛將軍。

王義方博學有才，杖策入長安，數月，名動京師。勅宰相與語，侍中許敬宗以員外郎獨孤悊有詞學，命與義方論及史記。屢相詰對，義方竊曰：此郎何姓。悊曰：獨孤。義方曰：識字耶。悊不平之，左右亦憤憤。期須復相詰，乃錯亂其言，謂悊曰：長孫識字耶，若此者再三。悊不勝忿怒，對敬宗毆之。敬宗曰：此季踵後，終不可爲。乃黜悊，并義方爲侍御史。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於朝堂立語，李戲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對曰：松樹。李曰：此槐也，何忽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則爲松樹。無忌連問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曰：槐樹。無忌曰：汝不能復矯對耶。嘉隱應聲曰：何須矯對，但取其以鬼配木耳。勣曰：此小兒作獠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又應聲曰：胡面尚爲宰相，獠面何廢聰明。勣狀貌胡也。

賈言忠數歲，記諷書，一日萬言。七歲神童擢第，事親以孝聞。遷監察御史。時有事遼海，委以支度軍糧，還奏使宜，遷侍御史。高宗□遼東事，言忠奏遼東可平，畫其山川地勢，皆如目見。又問諸將所能，言忠對曰：李勣先朝舊臣，聖鑒所委。龐同善雖非鬬將，所持軍嚴整。薛仁貴勇冠三軍，名可震敵。高偘儉素自處，中果有謀。契苾何力沉毅持重，有統御才，頗剪之傷。諸將夙夜小心，忘身憂國，莫逮於李勣。高宗深納之。累遷吏部員外。

魏奉古制舉擢第，授雍丘尉。嘗因公讌，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覽之，曰：皆舊文。援筆倒疏之，草序者默然自失。列坐撫掌，奉古徐笑曰：適窺記之，非舊習也。由是知名。時姚崇叙許州，奉璽書謁崇，召奉古前曰：此聰明尉耶。他日持敕目，令示奉古。奉古一覽，便諷千餘言。崇驚起曰：仕宦四十年，未嘗見此。終兵部侍郎。

裴琰之弱冠爲同州司戶，但以行樂爲事，略不覗案牘。刺史李崇儀怪之，問戶佐，戶佐對：司戶小兒郎，不閑書判。數日，崇儀謂琰之曰：同州事物殷繁，司戶尤甚，公何不別求京官，無爲滯此司也。琰之唯諾，復數日，曹事委積，衆議以爲琰之不知書，但邀遊耳。他日，崇儀召入，勵而責之。琰之出，問戶佐曰：文案幾何。對曰：急者二百餘道。琰之曰：有何多，如此逼人。命每案後連紙十張，令五六人供研墨點筆，琰之不

上臨軒，以案書略言其事意，倚柱而斷之，詞理縱橫，文華燦爛，手不停綴，落紙如飛，傾州官寮觀者如堵。既而迴案於崇儀，崇儀曰：「司戶解判耶？」戶佐曰：「司戶大高手筆。」仍未之奇也。比四五案，崇儀悚怍，召琰之降階謝曰：「公詞翰若此，何忍藏鋒，以成鄙夫之過。」由此名動一州。數日，聞於京邑，除雍州判司。子從，開元中為吏部尚書。

李嗣真聰敏多才能，以許州判佐直弘文館。高宗東封還，幸孔子廟，詔贈太師，命有司為祝文。司文郎中富少頴沙直攬進，不稱旨，御筆淺破，付左寺丞賀蘭敏之。已下戰懼，遽召嗣真。嗣真筆立成，其章句云：「雖不遺百代，助損益而可知，永深千年，同此月而為友。」高宗覽之，則曰：「誰作此文？」有司言嗣真。高宗曰：「此人解我意。」遂有此句。詔加兩階。時敏之侍祖母，嗣真審其必敗，謂所親曰：「久蔭大樹，或有顛墜。吾屬無賴矣。」因饑年諷執政，求出為義烏令。敏之，則天姊子也，無何果敗。

天授中，春部王成器等五人同日冊命，有公忘載冊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宰臣已下相顧失色。中書舍人王劇立召小吏五人，各執筆，口授分寫，斯須而畢，詞理典贍，舉朝歎伏。

唐休璟為涼武大總管，諳練邊事，自碣石西逾四鎮，綿亘萬里，山川要害，皆記在目前。先是，突厥與吐蕃相攻，安西道絕，表奏押至，則天令宰臣商度事宜，休璟俄頃草奏，便施行。居十餘日，安西道果奏請兵馬應接程期，一如所畫。則天謂休璟曰：「恨用卿晚。」乃委以政事，謂魏元忠等曰：「休璟諳練邊事，卿等十當一也。」

玄宗幸成都，給事中裴士淹從。士淹聰悟柔順，頗精歷代史，玄宗甚愛之，馬上偕行，得備顧問。時肅宗在鳳翔，每有大除拜，輒啓聞。房琯為將，玄宗曰：「此不足以破賊也。」歷評諸將，並云非滅賊材。又曰：「若姚崇在，賊不足滅也。」因言崇之宏才遠略，語及宋璟，玄宗不悅曰：「彼賣直以沽名耳。」歷數十餘人，皆當其目。至張九齡，亦甚重之。及言李林甫曰：「妬賢嫉能，無亦敵也。」士淹因啓曰：「既知，陛下何用之久耶？」玄宗默然不語。

文章第十七

杜淹為天策府兵曹，楊文幹之亂，流越嶲。太宗戡內難，以為御史大夫。因詠雞以致意焉。其詩曰：「寒食東郊道，揚鞲競出籠。花冠偏照日，芥羽正生風。顧敵知心勇，先鳴覺氣雄。長翹頻掃陣，利距屢通中。飛毛遍綠野，灑血漬芳叢。雖云百戰勝，會自不論功。」淹聰辯多才藝，與韋福嗣為莫逆之友。開皇中，相與謀曰：「主上好嘉遯，蘇威以幽人見擢，盍各効之？」乃俱入太白，作言隱逸。隋文帝聞之，謫戍江表。後還鄉里，以經籍自娛。吏部郎中高構知名，表薦之。大業末，為御史中丞。雒陽平，將委質於隱太子，房玄齡恐資敵，遂啓用之，尋判吏部尚書，參議政事。

太宗在雒陽，宴羣臣於積翠池，酒酣，各賦一事。太宗賦尚書曰：「日昃翫百篇，臨燈披五典。夏康既逸豫，商辛亦沉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鮮。滅身資累惡，成名由積善。」魏徵賦西漢曰：「受降臨軹道，爭長趣鴻門。驅傳渭橋上，觀兵細柳屯。夜燕經柏谷，朝遊出杜原。終藉叔孫禮，方知天子尊。」太宗曰：「魏徵每言必約我以禮。」

李百藥，德林之子，才行相繼，海內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沉蔚，尤工五言。太宗嘗製帝京篇，命其和作，歎其精妙，手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及懸車告老，怡然自得，穿地築山，以詩酒自適，盡平生之意。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儀獨為宰相，嘗凌晨入朝，循洛水堤，步月徐轡，詠詩曰：「脈脈廣川流，驅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羣公望之如神仙焉。

華陰楊炯與絳州王勃、范陽盧照鄰、東陽駱賓王，皆以文詞知名，海內稱為王楊盧駱。炯與照鄰則可全，而盈川之言，為不信矣。張說謂人曰：「楊盈川之文，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恥居王後則信然，愧在盧前則為誤矣。」

蘇味道使嶺南，聞崔馬二侍御入省，因寄詩曰：「振鷺齊飛日，遷鶯遠聽聞。明光共待漏，清鑒各披雲。喜得廊廟舉，嗟為臺閣分。故林懷柏悅，新幄阻蘭熏。冠去神羊影，車連瑞雉群。獨憐南斗外，空仰列星文。」味道富才華，代以文章著稱。累遷鳳閣侍郎，知政事，與張錫俱坐法，繫於司刑寺。所司以上相之貴，所坐事雖輕，供待甚備。味道終不敢當，不乘馬，步至繫所，席地而臥，蔬食而已。錫乘馬至寺，舍三品院，氣色自若，帷屏飲膳，無乖平居。則天聞之，原味道而放錫於嶺南。

劉懷一有才藻，自滄州司法拜右臺殿中。時右臺監察鄧茂遷左臺殿中，懷一贈之詩曰：「推昔參多世，無雙仰異材。鷃鵬同放逐，鴛鷺忝遊陪。入任光三命，遷榮歷二臺。隔牆欽素躅，對閣限清埃。紫署春光早，蘭闈曙色催。誰憐夕陽至，空想鄧林隈。」

呂太一拜監察御史裏行，自負才華而不即真，因詠院中竹以寄意焉。其詩曰：「濯濯當軒竹，青青重歲寒。心貞徒見賞，籜小未成竿。」同列張沈和之曰：「聞君庭竹詠，幽意歲寒多。歎息為冠小，良工將奈何。」後遷戶部員外。戶部與吏部鄰司，吏部移牒戶部，令牆宇悉竪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一牒報曰：「眷彼吏部，銓綜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竪籬插棘。」省中賞其俊拔。

賀遂亮與韓思彥同在憲臺，欽思彥之風韻，贈詩曰：「意氣百年內，平生一寸心。欲交天下士，未面一虛襟。君子重名義，直道冠衣簪。風雲行可託，懷抱自然深。落凌霜雪，陵葉下風林。若上南登岸，希訪北山岑。」思彥酬之曰：「古人一言重，常謂百年輕。今投歡會面，顧盻盡平生。簪裾非所託，琴酒冀相并。累日同遊處，通宵款素誠。霜飄知柳脆，雪冒覺松貞。願言何所道，幸得歲寒名。」

張宣明有膽氣，富詞翰，嘗山行見孤松，賞翫久之，乃賦詩曰：「孤松鬱山椒，肅爽凌平臯。既挺千丈榦，亦生百尺條。青青恒一色，落落非一朝。大庭今已構，惜哉無人招。寒霜十二月，枝葉獨不凋。」鳳閣舍人梁載

言賞之曰：文之氣質，不減於長松也。宜明為郭振判官，使至三姓咽麪，因賦詩曰：昔聞班家子，筆硯忽然投。一朝撫長劍，萬里入荒陬。豈不厭艱險，只思清國讎。出門去何歲，霜露幾逢秋。玉塞已遐廓，鐵關方阻修。東都日窅窅，西海此悠悠。卒使功名建，長封萬里侯。時人稱為絕唱。

李嶠少負才華，代傳儒學，累官成均祭酒、吏部尚書、三知政事，封鄭國公。長壽三年，則天徵天下銅五十萬餘斤、鐵三百三十餘萬、錢二萬七千貫，於定鼎門內鑄八稜銅柱，高九十尺，徑一丈二尺，題曰大周萬國述德天樞，紀革命之功，貶皇家之德。天樞下置鐵山，銅龍負載，獅子、麒麟圍遶。上有雲蓋，蓋上施盤龍以托火珠，珠高一丈，圍三丈，金彩熒煌，光侔日月。武三思為其文，朝士獻詩者不可勝紀，唯嶠詩冠絕當時。其詩曰：轍跡光西崦，勳名紀北燕。何如萬國會，諷德九門前。灼灼臨黃道，迢迢入紫煙。仙盤正下露，高柱欲承天。山類叢雲起，珠疑大火懸。聲流塵作劫，業固海成田。聖澤傾堯酒，薰風入舜絃。欣逢下生日，還偶上皇年。後憲司發嶠附會韋庶人，左授滁州別駕而終。開元初，詔毀天樞，發卒銷爍，彌月不盡。洛陽尉李休烈賦詩以詠之曰：天門街裏倒天樞，火急先須卸火珠。計合一條絲線挽，何勞兩縣索人夫。先有訛言云：一條線，挽天樞。言其不經久也。故休烈賦詩及之。士庶莫不諷詠。天樞之北，韋庶人繼造一臺，先此毀拆。

則天初革命，大搜遺逸，四方之士應制者向萬人。則天御雒陽城南門，親自臨試。張說對策，為天下第一。

則天以近古以來未有甲科，乃屈為第二等。其警句曰：昔三監叛常，有司既糾之以猛；今四罪咸服，陛下宜濟之以寬。拜太子校書，仍令寫策本於尚書省，頒示朝集及蕃客等，以光大國得賢之美。

陸餘慶孫海，長於五言詩，甚為詩人所重。性峻，不附權要，出牧湖州，但以詩酒自適，不以遠謫介意。題奉國寺詩曰：新秋夜何爽，露下風轉淒。一聲竹林裏，千燈花塔西。題龍門寺詩曰：窗燈林靄裏，聞磬水聲中。更籌半有會，爐煙滿夕風。人推其警策。

長壽中，有滎陽鄭蜀賓，頗善五言，竟不聞達，年老方授江左一尉。親朋餞別於上東門，蜀賓賦詩留別曰：畏途方萬里，生涯近百年。不知將白首，何處入黃泉。酒酣自詠，聲調哀感，滿座為之流涕，竟卒於官。

神龍之際，京城正月望日，盛飾燈影之會。金吾弛禁，特許夜行。貴遊戚屬及下隸工賈，無不夜遊。車馬駢闐，人不得顧。王主之家，馬上作樂以相誇競。文士皆賦詩一章，以紀其事。作者數百人，惟中書侍郎蘇味道、吏部員外郭利貞、殿中侍御史崔液三人為絕唱。味道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利貞曰：九陌連燈影，千門度月華。傾城出寶騎，匝路轉香車。爛熳惟愁曉，周旋不問家。更逢清管發，處處落梅花。液曰：今年春色勝常年，此夜風光正可憐。鳷鵲樓前新月滿，鳳凰臺上寶燈燃。文多不盡載。

劉希夷一名挺之，汝州人。少有文華，好為宮體，詞旨悲苦，不為時所重。善搊琵琶。嘗為白頭翁詠曰：今年

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詩似讖，與石崇白首同所歸何異也。乃更作一句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既而歎曰：此句復似向讖矣，然死生有命，豈復由此。乃兩存之。詩成未周，為奸所殺。或云宋之問害之。後孫翌撰正聲集，以希夷為集中之最，由是稍為時人所稱。

張文成以詞學知名，應下筆成章、才高位下、詞標文苑等三入科，俱登上第，轉洛陽尉。故有詠燕詩，其末章云：變石身猶重，銜泥力尚微。從來赴甲第，兩起一雙飛。時人無不諷詠。累遷司門員外。文成凡七應舉，四參選，其判策皆登甲科。員半千謂人曰：張子之文，如青銅錢，萬揀萬中，未聞退時。故人號青銅學士。久視中，太官令馬仙童陷默啜，問張文成何在，仙童曰：自御史貶官。默啜曰：此人何不見用也。後新羅、日本使人朝，咸使人就寫文章而去。其才遠播如此。

魏求己自御史左授山陽丞，為詩曰：朝升照日檻，夕次下烏臺。風竿一眇邈，月樹幾徘徊。翼向高標斂，蹤隨下調哀。懷燕首自白，非是為年催。鄭繇少工五言，開元初，山範為岐州刺史，繇為長史。範失白鷹，深所愛惜，因為失白鷹詩以致意焉。其詩曰：白皙文章亂，丹青羽翮齊。雲間呼暫下，雪裏放還迷。梁苑驚池鶩，陳倉拂野雞。不知遼廓外，何處別依棲。甚為時所諷詠。子審亦以文章知名。

玄宗朝，張說為麗正殿學士，嘗獻詩曰：東壁圖書府，西垣翰墨林。諷詩關國體，講易見天心。玄宗深佳賞之，優詔答曰：得所進詩，甚為佳妙。風雅之道，斯焉可觀。並據才能，略為贊述，具如別紙，宜各領之。玄宗自於彩箋上八分書說贊曰：德重和鼎，功逾濟川。詞林秀發，翰苑光鮮。其餘學士已下，並有贊述，文多不盡載。

張說、徐堅同為集賢學士十餘年，好尚頗同，情契相得。時諸學士凋落者衆，唯說、堅二人存焉。說手疏諸人名，與堅同觀之。堅謂說曰：諸公昔年皆擅一時之美，敢問孰為先後。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皆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之文，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叢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乎。若施於廊廟，則為駭矣。閻朝隱之文，則如麗色靚粧，衣之綺繡，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為罪矣。堅又曰：今之後進，文詞孰賢。說曰：韓休之文，有如太羹玄酒，雖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有如豐肌膩體，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之文，有如輕縑素練，雖濟時適用，而窘於邊幅。王翰之文，有如瓊林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闕，濟其所長，亦一時之秀也。

大唐新語卷之九

著述第十八

太宗欲見前代帝王事得失。以爲鑒戒。魏徵乃以虞世南、褚遂良、蕭德言等采經史百家之內嘉言善語。明王暗君之跡。爲五十卷。號羣書理要。上之。太宗手詔曰。朕少尚威武。不精學業。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覽所撰書。博而且要。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朕致治稽古。臨事不惑。其爲勞也。不亦大哉。賜徵等絹千疋。綵物五百段。太子諸王各賜一本。

貞觀中。紀國寺僧慧靜撰續英華詩十卷。行於代。慧靜嘗言曰。作之非難。鑒之爲貴。吾所搜揀。亦詩三百篇之次矣。慧靜俗姓房。有藻識。今復有詩篇十卷。與英華相似。起自梁代。迄於今朝。以類相從。多於慧靜所集。而不題撰集人名氏。

江淮間爲文選學者。起自江都曹憲。貞觀初。揚州長史李襲譽薦之。徵爲弘文館學士。憲以年老不起。遣使就拜朝散大夫。賜帛三百疋。憲以仕隋爲祕書。學徒數百人。公卿亦多從之學。撰文選音義十卷。年百餘歲乃卒。其後句容許淹、江夏李善、公孫羅相繼以文選教授。開元中。中書令蕭嵩以文選是先代舊業。欲注釋之。奏請左補闕王智明、金吾衛佐李玄成、進士陳居等注文選。先是東宮衛佐馮光震入

院校文選。兼復注釋。解蹲鴟云。今之芋子。即是着毛蘿蔔。院中學士向挺之、蕭嵩撫掌大笑。智明等學術非深。素無修撰之藝。其後或遷。功竟不就。

太宗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比見前後漢史載揚雄甘泉羽獵、司馬相如子虛上林、班固兩都賦。此既文體浮華。無益勸誡。何假書之史策。今有上書論事。詞理可裨於政理者。朕或從或不從。皆須備載。

代有釋曇剛製山東士大夫類例三卷。其假冒者悉不錄。署云相州僧曇剛撰。後柳沖亦明氏族。中宗朝爲相州刺史。詢問舊老。咸云自隋朝以來。不聞有僧曇剛。蓋懼見害於時。而假託其名氏耳。

開元初。左庶子劉子玄奏議。請廢鄭子孝經、依孔注。老子請停河上公注。行王弼注。易傳非子夏所造。請停。引今古爲證。文多不盡載。其略曰。今所行孝經。題曰鄭氏。爰在近古。皆云是鄭玄。而魏晉之朝。無有此說。後魏北齊之代。立於學官。蓋虜俗無識。故致斯謬。今驗孝經非鄭玄所注。河上公者。漢文帝時人。葺於河上。因以爲號。以所注老子授文帝。因沖空上天。此乃不經之詭言。習俗之虛語。案藝文志注老子有三家。而無河上公注。雖使纔別朱紫。麤分菽麥。亦皆嗤其過謬。況有識者乎。藝文志易有十三家。而無子夏傳。子玄爭論。頗有條貫。會蘇宋文吏。拘於流俗、不能發明古義。竟排斥之。深爲識者所歎。

梁載言十道志解南城山。引後漢書云。鄭玄遭黃巾之難。客於徐州。今者有孝經序相承云。鄭氏所作。其序曰。僕避難於南城山。棲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蓋康成胤孫所作也。陸德明亦云。案鄭志及晉中經部並無。唯晉穆帝集講孝經。云以鄭注爲主。今驗孝經注與康成所注五經體並不同。則劉子玄所證信有徵矣。

蕭何封酇侯。先儒及顏師古以□酇爲南陽筑陽之城。筑陽今屬襄州。竊以凡封功臣多就本土。蓋欲榮之也。張良封留侯。是爲成例。案班固何須穿鑿。更制別音乎。

劉子玄直史館時。宰相蕭至忠、紀處訥等並監修國史。子玄以執政秉權。事多掣肘。辭以著述無功。求解史任。奏記於至忠等。其略曰。伏見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責。云經籍事重。努力用心。或歲序已延。何時輟手。綱維不舉。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云。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僕所以比者布懷知己。歷訟羣公。屢辭載筆之官。欲罷記言之職者。正爲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比肩。芸閣之間。英奇接武。僕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文多不盡載。至忠惜其才。不許。宗楚客惡其正直。謂諸史官曰。此人作書如是。欲置我於何地。子玄著史通二十篇。備陳史冊之體。

開元十年。玄宗詔書院撰六典以進。時張說爲麗正學士。以其事委徐堅。沉吟歲餘。謂人曰。堅承乏已曾七度修書。有憑準。皆似不難。唯六典歷年措思。未知所從。說又令學士毋煚等檢前史職官。以今式分入六司。以今朝六典象周官之制。然用功艱難。綰歷數載。其後張九齡委陸善經。李林甫委苑咸。至二

十六年始奏上。百寮陳賀。迄今行之。

開元十二年。沙門一行造黃道游儀以進。玄宗親爲之序。文多不盡載。其略曰。孰爲天大。此焉取則。均以寒暑。分諸晷刻。盈縮不愆。列舍不忒。制器垂象。永鑒無惑。因遣太史官馳往安南及蔚州。測候日影。經年乃定。

玄宗謂張說曰。兒子等欲學綴文。須檢事及看文體。御覽之輩。部帙旣大。尋討稍難。卿與諸學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類相從。務取省便。令兒子等易見成就也。說與徐堅韋述等編此進上。詔以初學記爲名。賜修撰學士束帛有差。其書行於代。

道家有庚桑子者。代無其書。開元末。襄陽處士王源撰亢倉子兩卷以補之。序云。莊子謂之庚桑子。史記作亢桑子。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源又取莊子庚桑楚一篇爲本。更取諸子文義相類者。合而成之。亦行於代。

從善第十九

魏徵嘗取急。奏曰。人言陛下欲幸山南。在外裝束悉了。而竟不行。何因有此消息。太宗笑曰。當時實有此心。畏卿嗔。遂停耳。

韋悰爲右丞。勾當司農木橦七十價。百姓四十價。奏其隱沒。太宗切責有司。召大理卿孫伏伽亟書司農罪。伏伽奏曰。司農無罪。太宗駭而問之。伏伽曰。只爲官木橦貴。所以百姓者賤。向使官木橦賤。百姓無由賤。但見司農識大體。不知其過也。太宗深賞之。顧謂韋悰曰。卿識用欲逮伏伽遠矣。

貞觀中。金城坊有人家爲胡所劫者。久捕賊不獲。時楊纂爲雍州長史。判勘京城坊市諸胡。盡禁推問。司法參軍尹伊異判之曰。賊出萬端。詐僞非一。亦有胡着漢帽。漢著胡帽。亦須漢裏兼求。不得胡中直覓。請追禁西市胡。餘請不問。纂初不同其判。遽命沉吟。少選乃判曰。纂輸一籌。餘依判。太宗聞之笑曰。朕用尹伊楊纂聞義伏輸一籌。朕復得幾籌耶。俄果獲賊。尹伊尋爲坊州司戶。尚藥局牒省索杜若。省符下坊州供送。伊判之曰。坊州本無杜若。天下共知。省符忽有此科。應由謝朓詩誤。華省曹郎如此判。豈不畏二十八宿向下笑人。由是知名。改補雍州司法。

郭翰爲御史。巡察隴右。所經州縣。多爲按劾。次於寧州。時狄仁傑爲刺史。風化大行。翰纔入境。耆老嶋揭之狀。已盈於路。翰就館。以狀所供紙筆置於案。召府寮曰。入境其政可知。願成使君之美。無爲久留徒煩擾耳。即命駕而去。翰性寬簡不苛。讀老子至和其光同其塵。慨然歎曰。大雅君子。明哲以保其身。乃祈執政。辭以儒門不願持憲。改授麟臺郎。時劉禕之坐賜死。既洗沐而神色自若。命其子草謝死表。其子哀號將絕。不能書。監刑者催迫之。禕之乃自操紙援筆即成。詞理懇至。見者無不傷痛。時翰讀之。爲宦者所奏。左授巫州司戶。俄而徵還。

陸象先爲益州長史。奏嘉邛路遠。請鑿岷山之南以從捷近。發卒從役。居人不堪。多道亡瘞死。行旅無利。左拾遺張宣明監姚嶲諸軍事。兼招慰使。仍親驗其路。審其難險。移牒益州曰。此路高由臨雲。深谷無景。至有斗絕巨險。殆不通人蹤。經之者必搏壁傍崖。脅息而度。雖造日登斷二十許里。木入猶挾援下。縱馬亦可踰穿。象先覽之悚惕。遽罷役。仍舊路以通。蜀人賴焉。

諛佞第二十

太宗嘗止一樹下曰。此嘉樹。宇文士及從而美之不容口。太宗正色謂之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悟佞人爲誰。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乃果然。士及叩頭謝曰。南衙羣臣面折廷諍。陛下常不舉首。今臣幸在左右。若不少順從。陛下雖貴爲天子。復何聊乎。太宗怒乃解。

代州都督劉蘭謀反。腰斬之。將軍丘行恭探心肝而食。太宗責之曰。典自有常科。何至如此。若食逆者心肝而爲忠孝。則蘭之心肝當爲太子諸王所食。豈到汝乎。行恭慚謝而退。蘭本青州明經。遇亂爲鄉里所稱。保完青部。遠近歸之。初降李密。密敗歸國。在代州爲遊客所告。遂族滅。

許敬宗。父善心與虞世基同爲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時爲內史舍人。備見其事。貞觀初。敬宗以便佞爲恩。德彝薄其爲人。每謂人曰。世基被戮。世南匍匐以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蹈舞以求生。敬宗深愧恨焉。初煬帝之被戮也。隋官賀化及。善心獨不至。化及以其人望而釋之。善心又不舞蹈。由是見害。及爲封德彝立傳。盛加其罪惡。掌知國史。記注不直。論者尤之。與李義府贊立則天。居害朝宰。公卿以下。重足累息。移皇家之社稷。剿生人之性命。敬宗手推轂焉。子昂頗有才藻。爲太子舍人。母裴氏早卒。裴侍婢有姿色。敬宗以爲繼。假姓虞氏。昂烝與之通。敬宗奏昂不孝。流於嶺南。又納資數十萬。嫁女與蠻酋馮盎子及監門將軍錢九隴。敍其閥閱。又爲子娶尉遲寶琳孫女。利其金帛。乃爲寶琳父敬德修傳。隱其過咎。太宗作威鳳賦賜長孫無忌。敬宗改云賜敬德。其虛美隱惡。皆此類也。敬宗卒。博士袁思古等議曰。敬宗位以才升。歷居清級。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落。聞詩聞禮。事絕於家庭。納采問名。唯同於黷貨。易名之典。須憑實行。案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謚爲繆。敬宗孫彥伯訴於執政。請改謚。禮官戚以爲既過能改曰恭。乃謚爲恭。彥伯。昂之子也。既與思古有怨嫌。將於衆中毆之。思古謂曰。吾與賢家君報讎。幾何反怒。彥伯大慚而退。

高宗末年。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則天幸災。逞己志。潛遏絕醫術。不欲其愈。及疾甚。召侍醫張文仲。秦鳴鶴診之。鳴鶴曰。風毒上攻。若刺頭出少血。則愈矣。則天簾中怒曰。此可斬。天子頭上豈是試出血處耶。鳴鶴叩頭請命。高宗曰。醫之議病。理不加罪。且我頭重悶。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朕意決矣。命刺之。鳴鶴刺百會及腦戶出血。高宗曰。吾眼明矣。言未畢。則天自簾中頂禮以謝。鳴鶴等曰。此天賜我師也。躬負繒寶以遺之。高宗甚愧焉。

則天稱尊號。以睿宗爲皇嗣。居東宮。洛陽人王慶之希旨。率浮僞千餘人。詣闕請廢皇嗣。而立武承嗣爲太子。召見。涕泗交下。則天曰。皇嗣我子。奈何廢之。慶之曰。神不歆非類。今日誰國。而李氏爲嗣也。則天因諭之令去。慶之終不去。面覆地以死請。則天務遣之。乃以內印印紙。謂之曰。持去矣。須見我。以示門者當聞也。慶之持紙去來自若。此後屢見。則天亦煩而怒之。命李昭德賜杖。昭德命左右引出光政門外。昌言曰。此賊欲廢皇嗣而立武承嗣。命撲之。眼耳皆血出。乃榜殺之。

則天朝嘗三月降雪。鳳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爲祥瑞。草表將賀。左拾遺王求禮止之。味道曰。國家事何爲誑妄以賀朝廷。求禮曰。宰相不能燮理陰陽。令三月降雪。此災也。乃誣爲瑞。若三月雪是瑞雪。臘月雷當爲瑞雷耶。舉朝善之。遂不賀。求禮方正有詞華。歷左臺殿中。轉衛王掾而卒。

魏元忠爲御史大夫。臥病。諸御史省之。侍御史郭霸獨後見元忠。憂形於色。請視元忠便液。以驗疾之輕重。元忠辭拒。霸因請嘗之。元忠驚惕。霸喜悅曰。大夫泄味甘。或難瘳。而今味苦矣。即日當愈。元忠剛直。甚惡其佞。露其事於朝庭。

張易之兄同休嘗請公卿宴於司禮寺。因請御史大夫楊再思曰。公面似高麗。請作高麗舞。再思欣然帖紙旗巾子。反披紫袍。作高麗舞。略無慚色。再思又見易之弟昌宗以貌美被寵。因諛之曰。人言六郎似蓮花。再思以爲不然。只是蓮花似六郎耳。有識咸笑之。後昌宗兄弟犯贓。則天命桓彥範李承嘉勘當以取實。經數日。彥範等奏昌宗兄弟共有贓四千餘貫。法當解職。昌宗奏臣有功於國家。所犯不至解

免。則天問諸宰臣曰。昌宗於國有功否。再思時爲內史。奏曰。昌宗合鍊神丹。聖躬服之有效。此實莫大之功。乃赦之。天下名士賤再思如糞土也。

成敬奇有俊才。文章可觀。就爲大理正。與姚崇有姻親。崇或寢疾。敬奇造宅省謁。對崇涕泣。懷中置生雀數頭。乃一一持出。請崇執手而後放之。祝云。願令公速愈。崇勉而從之。敬奇既出。崇甚其諛媚。謂子弟曰。此淚亦何從而來。自茲不復接遇。

鄭愔者。滄州人。來俊臣羅織文狀。皆愔草定。張易之兄弟寵爲殿中侍御史。易之敗。黜爲宣州司戶。既而歸武三思。用事。將害桓敬等。愔揣知其情。求謁三思。三思見之。愔先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怪問其故。對曰。前哭甚哀者。弔大王國破家亡也。後大笑者。賀大王得愔也。柬之等五人爲上所忌。日夜爲計。非剪除不足以快其意。大王豈不知之。今據將相之權。有過人之智。廢則天。兵不血刃。易於反掌。今料大王之勢。孰與則天。大王不去五王。身有累卵之危。此愔所以寒心也。三思大悅。引與登樓。謀陷五王而殺之。皆崔湜鄭愔之謀也。累遷吏部侍郎。賣官爲務。後與譙王重福構逆而死。

太平公主沉斷有謀。則天愛其類己。誅二張。滅韋氏。咸賴其力焉。睿宗朝。軍國大事皆令宰相就宅諮決。然後以聞。睿宗與羣臣呼公主爲太平。玄宗爲三郎。凡所奏請。必問曰。與三郎商量未。其見重如此。其

宰相有七。四出其門。玄宗孤立而無援。及竇懷貞等誅。乃遁於山寺。俄賜自盡。竇懷貞諂巧進用。累遷益州長史。每事中貴。盡得其歡心。韋庶人乳母王氏。本蠻婢也。懷貞聘之爲妻。封莒國夫人。俗爲妳母之婿曰阿奢。懷貞每因謁見及進奏表狀。列其官次。署曰翊聖皇后阿奢。時人鄙之。呼爲奢。懷貞欣然自得。韋庶人敗。遂斬其妻。持首以獻。居憲臺及京尹。每視事見無鬚者。誤以爲中官。必曲加承接。睿宗踐祚。懷貞位極人臣。道諛不悛。以至於敗。先天中。玄宗戡內難。懷貞投水死。

駙馬張垍。以太常卿翰林院供奉。贊相禮儀。雍容有度。玄宗心悅之。謂垍曰。朕罷希烈相。以卿代之。垍謝不敢當。楊貴妃知之。以告楊國忠。楊國忠深忌之。時安祿山入朝。玄宗將加宰相。命垍草詔。國忠諫曰。祿山不識文字。命之爲相。恐四夷輕於唐。玄宗乃止。及安祿山歸范陽。詔高力士送於長樂坡。力士歸。玄宗問曰。祿山喜乎。力士對曰。祿山恨不得宰相。頗有言。國忠遽曰。此張垍告之也。玄宗不察國忠之譖。疑垍漏洩。大怒。黜垍爲盧溪郡司馬。兄均爲建安郡司馬。弟埱爲宜春郡司馬。

大唐新語卷之十

釐革第二十一

武德九年十一月。太宗始躬親政事。詔曰。有隋御宇。政刻刑煩。上懷猜阻。下無和暢。致使朋友遊好。慶弔不通。卿士聯官。請謁斯絕。自今已後。宜革前弊。庶上下交泰。品物咸通。布告天下。使知朕意。由是風俗一變。澆漓頓革矣。

故事。江南天子則白帢帽。公卿則巾褐裙襦。北朝雜以戎狄之制。北齊有長帽、短靴、合袴、襖子、朱紫玄黃。各隨其好。天子多服緋袍。隋代帝王貴臣多服黃紋綾袍、烏紗帽、九環帶、烏皮六合靴。百官常服同於走庶。皆著黃袍及衫。出入殿省。後烏紗帽漸廢。貴賤通用。折上巾以代冠。用靴以代履。折上巾、戎冠也。靴、胡履也。咸便於軍旅。昔袁紹與魏武帝戰於官渡。軍敗。復巾渡河。遂相倣傚。因以成俗。初用全幅皁向後幞髮。謂之幞頭。周武帝裁爲四脚。武德以來。始加巾子。至貞觀八年。太宗初服翼善冠。賜貴臣進德冠。因謂侍臣曰。幞頭起自周武帝。蓋取便於軍容。今四海無虞。當息武事。此冠頗采古法。兼更幞頭。乃宜常服。可取服袴褶通用。此冠亦尋廢矣。

太史令傅奕博綜羣言。尤精莊老。以齊生死混榮辱爲事。深排釋氏。嫉之如讎。嘗至河東。遇彌勒塔。士女

幅帳體拜，奕長揖之曰：汝往代之聖人，我當今之達士。奕上疏請去釋教，其詞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故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稅。凡百黎庶，不察根源，乃追既往之罪，虛覬將來之福。布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期百日之糧。又上論十二首，高祖將從之，會傳位而止。

舊制，京城內金吾曉暝傳呼，以戒行者。馬周獻封章，始置街鼓，俗號鼕鼕，公私便焉。有道人裴翛然，雅有篇詠，善畫，好酒，嘗戲為渭川歌詞曰：遮莫鼕鼕鼓，須傾滿滿杯，金吾儻借問，報道玉山頹。甚為時人所賞。

裴晦為吏部侍郎，性聰悟，識理體。舊制，吏曹舍宇悉布棘，以防令史為與選人交通，及晦領選事，盡除之，大開銓門，示無所禁，私引置者，晦輒知之，召問，莫不首伏，初朝庭以晦改革前規，咸以為不可，竟銓綜得所，賄賂不行，舉朝歎伏。

高宗欲用郭待舉、岑長倩、郭正一、魏玄同等知政事，謂中書令崔知溫曰：待舉等歷任尚淺，且令參聞政事，未可即卿等同名稱也。自是外司四品以下官知政事者，以平章為名，自待舉始也。

自武德至長安四年已前，僕射並是正宰相，故太宗謂房玄齡等曰：公為宰相，當大開耳目，求訪賢哲，即其事也。神龍初，豆盧欽望為僕射，不帶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參議政事，後加知軍國事，韋安石為僕射東都留守，自後僕射不知政事矣。

自古帝王必躬籍田，以展三推終畝之禮。開元二十三年正月，玄宗親耕於雒陽東門之外，諸儒奏議，以古者耦耕，以一撥為一推，其禮久廢，今用牛耕，宜以一步為一推，及行事，太常卿奏三推而止，於是公卿以下皆過於古制。

隋制，員外郎、監察御史亦吏部注擬，訶即尚書侍郎為與之。自貞觀已後，員外郎盡制授，則天朝，御史始制授，肅宗於靈武即大位，以強寇在郊，始令中書以功狀除官，非舊制也。

武德、貞觀之代，宮人騎馬者，依周禮舊儀，多著羃䍦，雖發自戎夷，而全身障蔽。永徽之後，皆用帷帽，施裙到頸，為淺露。顯慶中，詔曰：百家家口，咸厠士流，至於衢路之間，豈可全無障蔽。比來多着帷帽，遂棄羃䍦，曾不乘車，只坐檐子，過於輕率，深失禮容。自今已後，勿使如此。神龍之末，羃䍦始絕。開元初，宮人馬上始著胡帽，靚妝露面，士庶咸效之。天寶中，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鞭帽，內外一貫矣。

開元中，天下無事，玄宗聽政之後，從禽自娛。又於蓬萊宮側立教坊，以習倡優曼衍之戲。酸棗尉袁楚客以為天子方壯，宜節之以雅，從禽好鄭衛，將蕩上心，乃引由余、太康之義，上疏以諷。玄宗納之，擢下邦主簿，而好樂如初。自周衰，樂工師散絕，迨漢制但紀其鏗鏘，不能言其義。晉末中原板蕩，夏音與聲俱絕。後魏、周、齊悉用胡樂，奏西涼伎，慍心駭耳，撫而不反。隋平陳，因清商而制雅樂，有名無實，五音虛懸

而不能奏。國初始採斑宮之義，備九變之節，然承衰亂之後，當時君子無能知樂，渢渢之辭，貯於太常。天寶中，乃以華原石代之。問其故，對曰：泗濱磬下，調之不能和，得華原石考之，乃和，因而不改。

玄宗比巡狩至於太行，坂路險澀，停車問左右曰：車中何物？曰：椑。禮云：天子即位為椑，歲一漆之，示存不忘亡也。出則載以從，先王之制也。玄宗曰：焉用此？命焚之。天子出不以椑從，自此始也。

玄宗嘗謁橋陵，至金粟山，覩崗巒有龍盤鳳翔之勢，謂左右曰：吾千秋後，宜葬此地。寶應初，追述先旨而置山陵焉。

舊制，宰相臣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魏徵、房玄齡等以他官兼政事者，皆云知門下省事。弘道初，裴炎自侍中轉中書令，執朝政，始移政事堂於中書省，至今以為故事。

國初因隋制，以吏部典選，主者將視其人，覈之吏事，始取州縣府寺疑獄，課其斷決，而觀其能否，此判之始焉。後日月淹久，選人滋多，案牘淺近，不足為準，乃採經籍古義以為問目，其後官員不充，選人益衆，

乃徵僻書隱義以試之，唯懼選人之能知也。適麗者號為高等，拙弱者號為藍縷，至今以為故事。開元中，裴光庭為吏部，始循資格，以一賢愚，遵平轉者喜其循常，負材用者受其抑屈，宋璟固爭不得。光庭及卒，有司定謚，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道，謚為克平。周禮大司徒掌選士之道，春秋之時，列士代祿，選士之制闕焉。秦承國制，所貴武力任事者，皆刀筆俗吏，不由禮義，以至於亡。漢因秦制，未遑條貫，漢高祖十一年，始下求賢之詔。武帝元光元年，始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貢舉之法起於此矣。元帝令光祿勳舉四科，以吏事。後漢令郡國舉孝廉，魏晉宋齊互有改易，隋煬帝改置明進二科，國家因隋制，增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并前為六科。武德則以考功郎中試貢士，貞觀則以考功員外掌之。士族所趣，唯明進二科而已。古唯試策，貞觀八年，加進士試經史，調露二年，考功員外劉思立奏二科並帖經，開元二十四年，李昂為考功，性剛急不容物，乃集進士與之約曰：文之美惡，悉知之矣，考校取舍，存乎至公，如有請託於人，當悉落之。昂外舅嘗與進士李權鄰居，相善，為言之於昂，昂果怒，集貢士數權之過，權曰：人或猥知，竊聞之於左右，非求之也。昂因曰：觀衆君子之文，信美矣，然古人有言，瑜不掩瑕，忠也，其有詞或不安，將與衆詳之，若何？衆皆曰：唯。及出，權謂衆人曰：向之斯言，意屬吾也，昂與此任，吾必不第矣，文何籍為？乃陰求瑕。他日昂果摘權章句小疵，牓於通衢以辱之。權引謂昂曰：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鄙文之不臧，既得而聞矣，而執事有雅什，嘗聞於道路，愚將切磋，可乎？昂怒而應曰：有何不可。權曰：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閑，豈執事辭乎？昂曰：然。權曰：昔唐堯衰怠，厭倦天下，將禪許由，由惡聞，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讓於足下，而洗耳何哉？昂聞惶駭，訴於執政，以權不遜，遂下權吏。初昂以強愎不受屬請，及有吏議，求者莫不允從，由是庭議以省郎位輕，不足以臨多士，乃使吏部侍郎掌焉。憲司以權言不可窮，竟乃寢罷之。

肅宗初即位，在彭原，第五琦以言事得召見，請於江淮分置租庸使，市輕貨以濟軍須，肅宗納之，拜監察御史。房琯諫曰：往者楊國忠厚斂以怒天下，今已亂矣。陛下即位以來，人未見德，琦聚斂臣也，今復寵之，是除一國忠，用一國忠也，將何以示遠方收人心乎？肅宗曰：今天下方急，六軍之命若倒懸然，無輕貨則人散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琯不能對。卒用琦策，驟遷御史中丞，改鑄乾元錢，一以當十，又遷戶部侍郎平章事，兼知度支租庸使，俄被放黜。代宗即位，復判度支鹽鐵事。永泰初，奏准天下鹽斗收一百文，迄今行之。

元載既伏誅，代宗始躬親政事，勵精求理。時當寇盜之後，國凋節奉公，天下翕然有升平之望。袞奏罷諸州團練防禦等使，以節財省費，使令刺史主當州軍事，司馬同副使，專押軍案，判司本帶軍使，令司兵判兵事，司倉判軍糧，司士判甲仗，士人團練，春夏放歸，秋冬追集，其刺史官銜既有持節諸軍事，使司軍旅，司馬即同副使之任，司兵參軍即是團練使判官。代宗並從之。袞獨出鑿擬，爲武兵之斷，持衡數歲，時川小康焉。

隱逸第二十二

孫思邈，華原人。七歲就學，日誦千言。及長，善談莊老百家之說。周宣帝時，以王室多故，隱於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爲國子博士，不就。常謂人曰：過是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生人。太宗召詣京師，嗟其顏貌甚少，謂之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之徒豈虛也哉！將授之以爵位，固辭不受。高宗召拜諫議大夫，又固辭。時年九十餘，而視聽不衰，頗明推步導養之術。時范陽盧照鄰有盛名於朝，而染惡疾，嗟稟受之不同，味彭殤之殊致，嘗問於思邈曰：名醫愈疾，其道如何？對曰：吾聞善言天者，必本之於人；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運轉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凝爲霜雪，張爲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人有四時五藏，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聲音，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瘤贅，陷而爲癰疽，奔而爲喘乏，竭而爲燋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則兆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孛彗流飛，此天文之危診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澤不降，川瀆涸竭，此天地之燋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針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也。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爲利回，不爲義疚，仁之方也；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制授承務郎直□尚藥局。永徽初卒，遺令薄葬，不設明器，牲牢之奠，月餘顏色不變，舉屍入棺，如空焉，時人疑其屍解矣。

朱桃椎，蜀人也。澹泊無爲，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沉浮人間。竇軌爲益州，聞而召之，遺以衣服，逼爲鄉正。桃

椎不言而退，逃入山中，夏則裸形，冬則樹皮自覆，凡所贈遺，一無所受。每織芒屩置之於路，見者皆言朱居士屩也，爲鬻取米，置之本處，桃椎至夕取之，終不見人。高士廉下車，深加禮敬，召之至，降階與語，桃椎不答，瞪目而去。士廉每加優異，蜀人以爲美譚。

張果老先生者，隱於恒州枝條山，往來汾晉，時人傳其長年祕術，耆老咸云：有兒童時見之，自言數百歲。則天召之，佯屍於妬女廟前，後有人復於恒山中見，至開元二十三年，刺史韋濟以聞，詔通事舍人裴晤馳驛迎之，果對晤氣絕如死，晤焚香啓請，宣天子求道之意，須臾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之。乃令中書舍人徐嶠、通事舍人盧重玄齎璽書迎之，果隨嶠至東都，於集賢院肩輿入宮，備加禮敬。公卿皆往拜謁，或問以方外之事，皆詭對。每云：余是堯時丙子年生，時人莫能測也。又云：堯時爲侍中。善於胎息，累日不食，時進美酒及三黃丸。尋下詔曰：恒州張果老，方外之士也，跡先高上，心入窅冥，是混光塵，應召城闕，莫知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問以道樞，盡會宗極。今將行朝禮，爰申寵命，可銀青光祿大夫，仍賜號通玄先生。累陳老病，請歸恒州，賜絹三百疋，并扶持弟子二人，給驛舁至恒州，弟子一人放回，一人相隨入山。無何壽終，或傳屍解。

盧藏用始隱於終南山中，中宗朝累居要職。有道士司馬承禎者，睿宗遣至京，將還，藏用指終南山謂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在遠？承禎徐答曰：以僕所觀，乃仕宦捷徑耳。藏用有慚色。藏用博學工文章，善草隸，投壺彈琴，莫不盡妙。未仕時，嘗辟穀練氣，頗有高尚之致。及登朝，附權要，縱情奢逸，卒陷憲夫。

司馬承禎字子微，隱於天台山，自號白雲子，有服餌之術。則天中宗朝，頻徵不赴。睿宗雅尚道教，稍加尊異，承禎方赴召。睿宗嘗問陰陽術數之事，承禎對曰：經云：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且心目一覽知每損之尚未能已，豈復攻乎異端，而增智慮哉。睿宗曰：理身無爲，則清高矣；理國無爲，如之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子曰：遊心於澹，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爲而成，無爲之旨，理國之要也。睿宗深加賞異，無何，苦辭歸，乃賜寶琴花帔以遣之。工部侍郎李適之賦詩以贈焉，當時文士無不屬和。散騎常侍徐彥伯撮其美者三十一首，爲製序，名曰白雲記，見傳於代。

王希夷，徐州人，孤貧好道。父母終，爲人牧羊，取傭供葬畢，隱於嵩山，師事道士，得修養之術。後居兗州徂徠山，刺史盧齊卿就謁，因訪以政事。希夷曰：孔子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可以終身行之矣。玄宗東封，勅州縣禮致，則已年九十六。玄宗令張說訪其道義，說甚重之。以年老不任職事，乃下詔曰：徐州處士王希夷，絕聖去智，抱一居貞，久謝囂塵，獨往林壑，朕封岱展禮，側席旌賢，賁然來思，應茲嘉召，雖綺季之跡，已過伏生之年，宜命秩以尊儒，俾全高於上齒。可中散大夫守國子博士，特聽還山，仍令州縣

歲時賻束帛羊酒、幷賜帛一百疋。

元愷博學善天文、然恭愼未嘗言之。宋璟與之同鄉曲、將加薦擧、兼遺米百石、皆拒而不受。元行沖爲刺史、邀至州、問以經義、因遺衣服。愷辭曰、微軀不宜服新麗、恐不勝其美、以速咎也。行沖乃泥汚而與之、不獲已、而受。及還家、取素絲五兩以酬之、曰、義不受過望之財。

白履中博涉文史、隱居大梁、時人號爲梁丘子。開元中、王志愔表薦其爲學官、可代馬懷素、褚無量入閣侍讀。乃徵赴京師、履中辭以老疾、不任職事、授朝散大夫。尋請歸鄉、手詔曰、卿孝悌立身、靜退敦俗、年過從老、不雜風塵、嗜慾早閑、通班是錫、豈唯精貞山藪、實欲獎勸人倫、日遊上京、徐還故里。遂停留數月。

玄宗徵嵩山隱士盧鴻、三詔乃至。及謁見、不拜、但磬折而已。問其故、鴻對曰、臣聞老子云、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鴻敢不忠信奉見。玄宗異之、詔入賜讌、拜諫議大夫、賜以章服、並辭不受。乃給米百石、絹五百疋、還隱居之所。

大唐新語卷之十一

褒錫第二十三

高祖嘗幸國學、命徐文遠講孝經、僧惠乘講金剛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詔劉德明與之辯論。於是詰難鋒起、三人皆屈。高祖曰、儒玄佛義、各有宗旨、劉徐等並當今傑才、德明一擧而蔽之、可謂達學矣。賜帛五十疋。時有國子司業蓋文達、涉經史、明三傳、賓抗爲冀州、集諸儒士令相論難、時劉焯、劉軌思、孔穎達、劉彥衡皆在坐、既相酬答、文達所言皆出其意表、賓大奇之。因問蓋生就誰學、劉焯對曰、此生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焯爲師導。賓曰、可謂冰生於水而寒於水也。

貞觀末、房玄齡避位歸第、時天旱、太宗將幸芙蓉園、以觀風俗。玄齡聞之、戒其子弟曰、鑾輿必當見幸、亟使灑掃備饌。俄頃太宗果先幸其第、便載入宮、咸以爲優賢之應。

貞觀十七年、太宗圖畫太原倡義及秦府功臣趙公長孫無忌、河間王孝恭、萊公杜如晦、鄭公魏徵、梁公房玄齡、申公高士廉、鄂公尉遲敬德、鄖公張亮、陳公侯君集、盧公程知節、永興公虞世南、渝公劉政會、莒公唐儉、英公李勣、胡公秦叔寶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太宗親爲之贊、褚遂良題閣、閻立本畫。及侯君集謀反伏誅、太宗與之決、流涕謂之曰、吾爲卿不復上凌煙閣矣。

魏徵有大志、不恥小節、博通羣書、頗明王霸之術。隋末爲道士、初仕李密、密敗、歸國後、爲竇建德所執、建德敗、委質於隱太子。太子誅、太宗稍任用、前後規諫二百餘奏、無不稱旨。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陵嫡之漸、太宗聞而惡之、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謇無逾魏徵、我遣輔太子、用絕天下之望。乃以爲太子太師。徵以疾辭、詔答曰、漢之太子、四皓爲助、我之賴卿、即其義也。知公疾病、可臥護之。徵宅無堂、太宗將營小殿、輟其材以賜之、五日而就。遣使齎布被素褥以賜之、遂其所尚。及疾亟、太宗幸其第、撫之流涕、問其所欲、徵曰、嫠不恤緯、而憂宗社之阻。徵狀貌不踰中人、而素有膽氣、善得人主意、身死之日、知與不知、莫不痛惜。

李綱爲詹事、隱太子嘗至溫湯、綱以小疾不從、獻生魚者、太子召饔者鱠之、時唐儉、趙元楷在坐、各自贊能爲鱠。太子謂之曰、飛刀鱠鯉、調和鼎食、公實有之、至於審諭弼諧、固屬李綱矣。於是送絹二百疋以遺之。數諫太子、鬱鬱不得志、辭以年老、乃乞骸骨。

高宗初立爲太子、李勣爲詹事、仍同中書門下三品、自勣始也。太宗謂之曰、我兒初登儲貳、故以宮事相委、勿辭屈也。勣嘗有疾、醫診之曰、須龍鬚灰方可。太宗剪鬚以療之、服訖而愈。勣頓首泣謝、他日飲謂勣曰、朕當屬卿以孤幼、思之無踰公者、往不負李密、豈負於朕哉。勣流涕而致辭、嚙指出血、俄而沈醉、解御服以覆之。

唐九徵爲御史、監靈武諸軍。時吐蕃入寇蜀漢、九徵率兵出永昌郡千餘里討之、累戰皆捷。時吐蕃以鐵索跨漾水濞水爲橋、以通西洱河、蠻築城以鎭之。九徵盡刊其城壘、焚其二橋、命管記閭丘均勒石於劍川、建鐵碑於滇池、以紀功焉。俘其魁帥以還。中宗不時加褒賞、左拾遺呼延皓論之、乃加朝散大夫、拜侍御史、賜綵袍金帶寶刀、累遷汾州刺史。開元末、與吐蕃贊普書云、波州鐵柱、唐九徵所鑄。即謂此是也。

開元初、左常侍褚無量與光祿卿馬懷素爲侍讀、詔曰、朕於百事有之、無如文籍。先王要道、盡在於斯。是欲令經史詳備、聽政之暇、遊心觀覽。無量等奉詔整理內庫書、至六年、分部上架畢、制文武百官入乾元殿東廊觀察、移時乃出。於是賜無量等束帛有差。

賀知章自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一日併謝二恩。時源乾曜與張說同秉政、乾曜問說曰、賀公久著盛名、今日一時兩加榮命、足爲學者光耀、然學士與侍郎何者爲美。說對曰、侍郎自皇朝已來、爲衣冠之華選、自非望實具美、無以居之。雖然、終是具員之英、又非往賢所慕。學士者、懷先王之道、爲縉紳軌儀、蘊揚班之詞采、兼游夏之文學、始可處之無愧。二美之中、此爲最矣。

張說既致仕、在家修養、乃東閣往京山之陽、於先塋建立碑表。玄宗仍賜御書碑額以寵之、其文曰、嗚呼、積善之墓。與宣父延陵季子墓誌同體也。朝野以爲榮。及說薨、玄宗親製神道碑、其略曰、長安中公爲

鳳閣舍人。麟臺監張易之誣構大臣。作為飛語。御史大夫魏元忠卽其醜正。必以中傷。天后致投杼之疑。中宗發掘鐵之變。是時動公為證。啗以右職。一言剛回四國交亂。公重為義。死且不辭。庭辯無撓。中旨有怍。左右為之惕息。而公以之抗詞。反元忠之營魂。出太子於坑穽。人謂此舉。義重於生。由是長流欽州。守正故也。文多不盡載。

右補闕毋煚博學有著述才。上表請修古史。先撰目錄以進。玄宗稱善。賜絹百疋。性不飲茶。製代茶餘序。其略曰。釋滯銷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累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為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煚直集賢。無何以熱疾暴終。初煚夢著衣冠上北邙山。親友相送。及至山頂。回顧不見一人。意惡之。及卒。僚友送至北邙山。咸如所夢。玄宗聞而悼之。贈朝散大夫。

自漢魏以來。歷代皆封孔子後或為褒成侯。或號褒聖侯。至開元二十七年。詔册孔子為文宣王。其嗣褒城侯。改封文宣王。令右丞相裴耀卿攝太尉。持節就國子監册命。訖。有司奠祭。樂用宮懸八佾之舞。詔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皆發揮此道。啓迪含靈。則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致天下之太平。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于今受其賜。不其猗歟。文多不盡載。

懲戒第二十四

太宗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太宗擊賞數四。詔坐者為詠。召閻立本寫之。閣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立本時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側。手揮丹青。不堪愧赧。旣而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面牆。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廝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此也。

高宗朝。姜恪以邊將立功為左相。閻立本為右相。時以年饑。放國子學生歸。又限令史通一經。時人為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三館學生放散。五臺令史明經。以末伎進身者。可為炯戒。

劉仁軌為給事中。與中書令李義府不協。出為青州刺史。時有事遼海。義府逼仁軌運糧。果漂沒。勅御史袁異式按之。異式希義府意。逼仁軌不以禮。或對之猥泚曰。公與當朝猜者為誰。何不引決。仁軌曰。仁軌方便。乃於房中裂布將頭自縊。少頃。仁軌出曰。不能為公死。劉仁軌豈失却死耶。坐此除名。大將軍劉仁願赴百濟。奏以為帶方州刺史。仁願凱旋。高宗謂之曰。卿將家子。處置補署。皆稱朕意。何也。仁願拜謝曰。非臣能為。乃前青州刺史教臣耳。遂發詔徵之。至則拜大司憲御史大夫也。初仁軌被徵。次於萊州驛。舍於西廳。夜已久。有御史至。驛人曰。西廳稍佳。有使止矣。御史曰。誰。答曰。帶方州刺史。命移仁軌於東廳。旣拜大夫。此御史及異式俱在臺內。不自安。仁軌慰之曰。公何瘦也。無以昔事不安耶。知昔為勢家所逼。仁軌豈不如韓安國。但恨公對仁軌臥而視耳。又謂諸御史曰。諸公出使。當舉冤滯。發明耳目。興行禮義。無為煩擾州縣。而自重其權。指行中御史曰。只如某御史夜到驛。驛中東廳西廳。復有何

異乎。若移乃公就東廳。豈忠恕之道也。願諸公不為也。仁軌後為左僕射。與中書令李敬玄不協。時吐蕃入寇。敬玄奏仁軌征之。軍中奏請多為敬玄所掣肘。仁軌表敬玄知兵事。敬玄固辭。高宗曰。仁軌須朕。朕亦行之。卿何辭。敬玄遂行。大敗於青海。時議頗少之。始仁軌旣官達。其弟仁相在鄉曲。升沉不同。遂構嫌隙。與軌別籍。每於縣衹奉戶課。或謂之曰。何不與給事同籍。五品家當免差科。仁相曰。誰能向狗尾底避陰涼。兄弟以榮賤致隔者。可為至戒。

楊昉為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以非隔兩朝。且其家親族亦衆。多為言者。所司理之。至於左司。昉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勃然過昉。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曰。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羇旅訴者乎。昉遽命案。立批之曰。父殺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敍。時人深賞之。

婁師德以殿中充河源軍使。永和中破吐蕃於白羊澗。八戰七勝。優詔褒美。授左驍衛郎將。高宗手詔曰。卿有文武才幹。故授卿武職。勿辭也。累遷納言。臨終數日。寢興不安。無故驚曰。撲我背者誰。侍者曰無所見。乃獨言若有所爭者。曰。我當壽八十。今追我何也。復自言往為官誤殺二人。減十年。詞氣若有屈伏。俄而氣絕。以婁公之明恕。尚不免濫。為政者得不慎歟。

李義府定策立則天。自中書舍人拜相。與許敬宗居中用事。連起大獄。誅鋤將相。道路以目。入則諂媚。出則奸宄。賣官鬻獄。海內囂然。百寮畏憚如畏天后。高宗知其罪狀。謂之曰。卿兒子女婿。皆不謹慎。多作罪過。今且為卿掩覆。勿復如此。義府恃則天不虞。高宗加怒勃然變色。頸頰俱起。徐對曰。誰向陛下道此。高宗曰。但知我言。何須問我所從得耶。義府怫然。竟不引過。緩步而出。會有金吾倉曹楊仁穎奏其贓污。詔劉祥道拜三司鞫之。獄成。長流巂州。朝野莫不稱慶。或作河間道元帥劉祥道破銅山賊李義府露布。牓之通衢。義府先取人奴婢。及敗。一夕奔散。各歸其家。露布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乾封初。大赦。唯長流人不許還。義府憂憤而死。海內快之。

劉思立任考功員外。子憲為河南尉。思立今日亡。明日選人有索闕者。吏部侍郎馬載深咨嗟以為名教所不容。乃書其無行注名籍。朝廷咸曰。□直銓宗旋品之奇。可謂振理風俗。其人比出選判。為衆目所賤。衆口所訴。亦趦趄而失步矣。自垂拱之後。斯風大壞。苟且公行。無復曩日之事。

王義方初拜御史。意望殊高。忽略人間細務。買宅酬直訖。數日。對賓朋忽證庭中雙青桐樹曰。此忘酬直。遽召宅主。付直四千。賓朋曰。侍御貴重。不知交易。樹當隨宅。無別酬例。義方曰。此嘉樹不比他也。及貶謫。或問其故。答曰。初以居要津作宰相示大耳。初義方將彈李義府。惲不捷。沉吟者久之。獨言曰。丁取為代名耶。循默以求達耶。他日忽言曰。非但為國除蠹。亦乃名在身前。遂彈焉。坎坷以至於終。

高宗大漸。顧命裴炎輔少主。旣而則天以太后臨朝。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為侍中。幷乳母之子五品官。

24 B　第八十三冊

炎等以爲不可。中宗不悅。謂左右曰。我讓國與玄貞。豈不得。何爲惜侍中。炎懼。遂與則天定策。廢中宗爲廬陵王。幽於別所。則天命炎及中書侍郎劉禕之率羽林兵入。左右承則天旨扶中宗下殿。中宗曰。我有何罪。則天曰。汝欲將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炎居中執權。親授顧託。未盡匡救之節。遽行伊霍之謀。神器假人。爲賊傳翼。其不免也宜哉。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衆中歎班固大才。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並入文選。何爲言無。由古曰。此並班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聞者掩口而笑。又謂同官曰。昨買得王僧孺集。大有道理。杜文範知其誤。應聲曰。文範亦買得張佛袍集。勝於僧孺遠矣。由古竟不之覺。仕進者可不勉歟。

周矩爲殿中侍御史。大夫蘇味道待之甚薄。屢言其不了事。矩深以爲恨。後味道下獄。勅矩推之。矩謂味道曰。嘗責矩不了事。今日了公事也好答辯。味道由是坐沐。

嚴識玄爲滎令。中書舍人路敬潛黜陟河南道使還。次滎。識玄自以初敍。復以敬潛使還。頗有慢色。雖郊迎之。纔上馬施鐙揖縱而已。敬潛怒識而笑之曰。郊外遠迎。故違明勅。馬上高揖。深慢王人。禮律有違。悲據無准。仰其之。識玄拜伏流汗。乃捨之。後轉魏州刺史。爲魏令李懷讓所訴。俄又俱爲兵部郎中。既同曹局。亦難以爲容。舉朝以爲深戒。

李知白爲侍中。子弟穠纖角而婚名族。識者非之。宰相當存久遠。敦風俗。奈何爲促薄之事耶。

惠妃武氏有專房之寵。將奪嫡。王皇后性妬。稍不能平。玄宗乃廢后爲庶人。寵愛日隆。次及太子。太子之將廢也。玄宗訪於張九齡。九齡對曰。太子天下本也。動之則搖人心。自居東宮。未聞大惡。臣謂父子之道。天性也。子有過。父怒而掩之。無宜廢絕。且其惡狀未著。恐外人窺之。僞陛下慈父之道。玄宗不悅。踪忍者久之。李林甫秉政。陰中計於武妃。將立其子以自固。武妃亦結之。乃先黜九齡。而廢太子。太子同鄂王瑤、光王琚同日幷命。海內痛之。號爲三庶。太子等既受寃死。武妃及左右屢見爲祟。宮中終夜相恐。或聞鬼哭聲。召巫覡視之。皆曰三庶爲厲。先是收鄂王光王。行刑者射而瘞之。乃命改葬而酬之。武妃死。其厲乃息。玄宗乃立肅宗爲太子。林甫之計不行。惕然懼矣。三庶以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死。武妃至十二月而斃。識者知有神道焉。

天寶中。李林甫爲相。專權用事。先是郭元振、薛訥、李適之等咸以立功邊陲。入參鈞軸。林甫懲前事。遂反其制。始請以蕃人爲邊將。冀固其權。言於玄宗曰。以陛下之雄才。國家富強。而諸蕃未滅者。由文吏爲將。怯懦不勝武事也。陛下必欲滅四夷。威海內。莫若武臣。武臣莫若蕃將。夫蕃將生而氣雄。少養馬上。長於陣敵。此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將之。使其必死。則夷狄不足圖也。玄宗深納之。始用安祿山。卒爲戎首。雖理亂安危係之天命。而林甫奸宄。實生亂階。痛矣哉。

大唐新語卷之十二

勸勵第二十五

徐文遠、齊尚書令孝嗣之孫。江陵被虜。至長安。家貧無以自給。兄林鬻書爲事。文遠每閱書肆。不避寒暑。遂通五經。尤精左氏。仕隋國子博士。越王侗以爲祭酒。大業末洛陽饑饉。因出樵採。爲李密所得。密即其門人也。令文遠南面坐。率其徒居北面拜之。遂謂密曰。將軍欲爲伊霍。繼絕扶傾。鄙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爲莽卓。迫險乘危。老夫耄矣。無能爲也。密謝曰。敬聞命矣。密敗。歸王充。充亦嘗受業。見之大悅。給其廩食。文遠每見充。必盡敬拜之。或問曰。聞君倨見李密。而敬王公。何也。答曰。李密君子。能受酈生之揖。王公小人。有殺故人之義。相時而動。豈不然歟。入朝遷拜國子博士。甚爲太宗所重。孫有功爲司刑卿。持法寬平。天下賴之。

趙郡王孝恭少沉敏。有識量。及爲佐命元勳。身極崇盛。嘗謂所親。吾所居宅微爲壯麗。非吾心也。將賣之。別營一所。粗充事而已。身沒之後。諸子若才。守此足矣。不才。冀免他人所利也。事未果。暴薨。

宋守敬爲吏。精白謹慎。累遷臺省。終於絳州刺史。其任龍門丞。年已五十八。數年而登列岳。每謂寮曰。公等但守清白。何憂不遷。俗云。鱣陸無休勢。余以爲仕宦亦無休勢。各宜勉之。

狄光嗣。仁傑長子也。歷瀛許貝等州刺史。居喪備禮。睿宗朝。起復太府少卿。光嗣頻表不赴。乃降勑曰。朕念卿家門忠於王室。每嘉情禮。以展殊恩。屢表固陳。詞理懇至。循環省覽。有足可矜。今遂所請。用勸孝悌。待卿情理云畢。更俟後命。仍編入史。

趙武孟少孤。生於河右。遂狎弋獵。獲鮮禽以膳其母。母勉之以學。武孟不從。母歔欷謂曰。汝不習典墳。而肆情畋獵。吾無望矣。不御所膳。感激而學。歲數年。博通經史。進士擢第。侍御史。著河西人物志。有集行於代。

于彥昭兵部侍郎知政事。封耿國公。睿宗朝。左授嶽州司馬而終。張說爲嶽州。著五君詠。述彥昭曰。耿公山嶽靈。思逸神亦妙。鶴鳥峻標立。寂玉振清調。叶贊休明啓。恩華日月照。何意瑤臺雲。風吹落紅徽。湘流下漢陽。淚一投弔。爲時賢器重如此。

韓思彥以御史巡察於蜀。成都富商積財巨萬。兄弟三人。分貲不平。爭訴長吏。受其財賄。不決與奪。思彥推案數日。令廚者奉乳自飲訖。以其餘乳賜爭財者。謂之曰。汝兄弟久禁。當饑渴。可飲此乳。纔過。兄弟竊相語。遂號哭攀援。相咬肩髀。良久不解。但言曰。蠻夷不識孝義。惡妻兒離間。以至是。侍御豈不以兄弟同母乳耶。復擗踴悲號不自勝。左右莫不流涕。請同居如初。思彥以狀聞。勑付史官。時議美之。

張沇自左拾遺左授許州司戶。有侍佐自相毆競者。沇曰。禮宗賢尚齒者。重耆德也。奈何耆舊而有喧競。此牧宰之政不行耳。沇主司戶。忝參其議。乃舉劉刺史已下俸。行鄉飲之禮。競者慚謀而退。風俗爲之改焉。

開元初。工部尚書魏知古卒。宋璟聞之。歎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能兼之者。其魏公乎。

酷忍第二十六

太宗征遼東。留侍中劉洎與高士廉馬周輔太子。於定州監國。洎兼左庶子。總吏禮戶三尚書事。太宗謂之曰。我今遠征。使爾輔翊太子。社稷安危。所寄尤重。爾宜深誡我意。洎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僭失者。臣謹即行誅。太宗以其言發無端。甚怪之。誡之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性疏而太健。必以自敗。深宜誡愼。以保終吉。及征遼還。太宗有疾。洎從外至。因大悲泣曰。疾如此。獨可憂聖躬耳。黃門侍郎褚遂良誣奏洎云。國家之事不足慮也。正當輔少主行伊霍之事耳。大臣有異者誅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詔問其故。洎以實對。遂良執證之。洎引馬周以自明。及問周。言如洎所陳。遂良固執曰。同諱之耳。遂賜洎死。遂良終於兩朝多所匡正。及其敗也。咸以爲洎之報焉。

吳王恪母曰楊妃。煬帝女也。恪善騎射。太宗尤愛之。承乾旣廢。立高宗爲太子。又欲立恪。長孫無忌諫曰。晉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也。且舉棋不定。前哲所戒。儲位至重。豈宜數易。太宗曰。朕意亦如此。不能相違。阿舅後無悔也。由是恪與無忌不協。高宗即位。房遺愛等謀反。勑無忌推之。遺愛希旨。引恪冀以獲免。

無忌旣與恪有隙。因而斃恪。臨刑罵曰。長孫無忌竊弄威權。構害良善。宗社有靈。當見其族滅。不久竟如其言。

高宗王后性長厚。未嘗曲事上下。母柳氏外舅柳奭見內人尙宮。又不爲禮。則天伺王后所不敬者。傾心結之。所得賞賜。悉以分布。因伺王后與母求厭勝之術。高宗遂有意廢之。長孫無忌已下切諫。以爲不可。時中書舍人李義府陰賊樂禍。無忌惡之。左遷壁州司馬。詔書未至門下。李義府密知之。問計於中書舍人王德儉。王德儉曰。武昭儀甚承恩寵。上欲立爲皇后。猶豫未決者。直恐大臣異議耳。公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爲福。坐取富貴。義府然其計。遂代德儉宿直。叩頭上表。請立武昭儀。高宗大悅。召見與語。賜寶珠一斗。詔復侍官。德儉、許敬宗之甥也。瘦而多智。時人號曰智囊。義府於是與敬宗及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等覘時變而布腹心矣。高宗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將議廢立。勣稱疾不至。志寧顏盟不敢對。高宗再三顧無忌曰。莫大之罪。無過絕嗣。皇后無子。今欲廢之。立武士彠女何如。無忌曰。先朝以陛下託付遂良。望陛下問其可否。遂良進曰。皇后出自名家。先帝爲陛下所娉。伏事先帝。無違婦德。愚臣不敢曲從。上違先帝之旨。高宗不悅而罷。翌日又言之。遂良曰。伏願再三審思。愚臣上忤聖顏。罪當萬死。但得不負先帝。甘心鼎鑊。因置笏於殿階曰。還陛下此笏。乃解巾叩頭流血。高宗大怒。命引出。則天隔簾大聲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翌日。高宗謂李勣曰。册立武昭儀。遂良固執不從。且止。勣曰。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許敬宗又宣言於朝曰。田舍兒剩種得十斛麥。尙欲換舊婦。況天子富有四海。立皇后有何不可。關汝諸人底事。而生異議。則天令人以聞。高宗意乃定。遂廢王皇后及蕭淑妃爲庶人。囚之別院。高宗猶念之。至其幽所。見其門封閉極密。唯通一竅以通食器。惻然呼曰。皇后淑妃何在。復好在否。皇后泣而言曰。妾得罪廢棄。以爲宮婢。何敢竊皇后名言。乾嗚咽。又曰。至尊思忠舊。使妾再見日月。望改此爲迴心院。妾再生之幸。高宗曰。朕即有處分。則天知之。各杖一百。截去手足。投於酒甕中。謂左右曰。令此兩嫗骨醉。可矣。初令宮人宣勑示王后。后曰。願大家萬歲。昭儀長承恩澤。死是吾分也。次至淑妃。聞勑罵曰。阿武狐媚。翻覆至此。百生千劫。願我託生爲猫兒。阿武爲老鼠。吾扼其喉以報。今日足矣。自此禁中不許養猫兒。頻見二人爲祟。被髮瀝血如死時狀。則天惡之。命巫祝祈禱。祟終不滅。

則天以長孫無忌不附己。且惡其權。深銜之。許敬宗希旨構禍。又伺其隙。會櫟陽人李奉節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監察御史李巢交通朝貴。有朋黨之事。詔敬宗推問。敬宗甚急。季方自殺。又搜奉節得私書與趙師者。遂奏言趙師即無忌。少髮呼作趙師。陰爲隱語。欲謀反耳。高宗泣曰。我家不幸。親戚中頻有惡事。往年高陽公主與朕同氣。與夫謀反。今阿舅復作惡心。近親如此。使我慚見百姓。其若之何。翌日。又令審問。敬宗奏曰。請准法收捕。高宗又泣曰。阿舅果耳。我決不忍殺之。竟不引問。配流黔州。則天令使

人過殺之。涼州長史趙持滿與韓瑗、無忌姻親。許敬宗懼爲己患。訊其同反。追至京考訊。歎曰。身可殺。詞不可奪。吏代占而結奏之。遂死獄中。尸於城西。親戚莫敢視。友人王方翼歎曰。樂布之哭彭越。大義也。周文之掩枯骸。至仁也。絕友之義。蔽主之仁。何以事君。遂收而葬之。高宗義之。不問。

周興、來俊臣等羅告天下。衣冠遇族者不可勝紀。俊臣案詔獄。特造十箇大枷。一曰定百脈。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魄。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豬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遭其枷者。宛轉於地。斯須悶絕。又有枷名□□□名見即□。復有鐵圈籠頭。名號數十。大略如此。又與其徒侯思止、衛遂忠等招集告事者數百人。造告密羅織經一卷。其意網羅平人。織成反狀。每訊囚先布枷棒於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見者魂魄飛越。罕不自誣。由是破家者已千數。則天不下階序躋移六合矣。天授中。春官尚書狄仁傑、天官侍郎任令暉、文昌左丞盧獻等五人並爲所告。俊臣既以族人爲功。苟引之承反。乃奏請一問即承同首。例得減死。乃脅仁傑等令承反。仁傑歎曰。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其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尚書事已爾。且得免死。德壽今業已受驅策。意欲求少階級。憑尚書牽楊執柔可乎。仁傑曰。若之何。德壽曰。尚書昔在春官。執柔任其司員外。引可也。仁傑曰。皇天后土。遣仁傑自行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焉。仁傑既承反。所司但待日刑。不復嚴備。仁傑求守者得筆硯。拆被頭帛書之。敍冤。置於綿衣中。謂德壽曰。時方熱。請付家人去其綿。德壽不之慮。仁傑子光遠得衣中書。持以稱變。得召見。則天覽之。憫然問俊臣曰。卿言仁傑等反。今子弟訴冤何也。俊臣曰。此等何能自伏其罪。臣寢處甚安。亦不去巾帶。則天使人視之。俊臣遽命仁傑巾帶。使者將復命。俊臣乃令德壽代仁傑等作謝死表。代署附使者進之。則天召仁傑等謂曰。卿承反何也。仁傑等曰。向若不承反。已死於枷棒矣。則天曰。何爲作謝死表。仁傑等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代署。仁傑等五人獲免。

孝敬帝仁孝英果。甚爲高宗所鍾愛。自升儲位。敬禮大臣及儒學之士。未嘗有過。天下歸心焉。咸亨初。留在京師監國。時關中饑甚。孝敬令取廊下兵士糧視之。見有食榆皮蓬實者。惻然哀之。命家令等給米使足。其仁惠如此。先是義陽、宣城二公主以母得罪。幽於掖庭。垂三十年不嫁。孝敬見之驚憫。遽奏出降。又請以沙苑地分借貧人。詔皆許之。則天大怒。即日以衛士二人配二公主。孝敬因是失愛。遇毒而薨。時年二十四。朝野莫不傷痛。

侯思止貧寠無賴。事恆州參軍高元禮家。則天朝以告變授侍御史。按中丞魏元忠曰。急承白司馬。不然。即喫孟青。洛陽北有坂名白司馬。將軍有姓孟名青捧者。思止閭巷傭保。皆以此謂諸囚也。元忠詞氣不屈。思止倒曳之。元忠徐起曰。我薄命。如乘惡驢而墜。脚爲鐙所掛。遂被曳耳。思止愈怒。又曳之。曰。汝拒捍制使。即奏斬之。元忠曰。侯思止。汝今爲國家御史。須識輕重。必須魏元忠頭。何不以鋸截將。無爲抑我承反。奈何佩服朱紱。親銜天命。不能行正直事。乃言白司馬孟青。是何言也。非魏元忠無人抑教。思止乃引忠上階。坐而問之。元忠容止自若。來俊臣黨人與司刑府史樊甚不叶。誣以謀反誅之。其子訴冤於朝堂。無敢理者。乃引刀自刳其腹。秋官侍郎劉如璿不覺言唧唧而涙下。俊臣奏如璿黨惡人。下獄。如璿對曰。年老目遇風而淚下。俊臣按之曰。目下涓涓之淚。既是因風。口中唧唧之聲。如何分雪。處之絞刑。則天宥之。流於瀼州。子景憲訴冤。得徵還。復本官。俊臣無文。其批鄭愔之詞也。則天時。朝士多不自保。險薄之徒。競告事以求官賞。左司員外崔獻可皆以頭觸玉階。請殺狄仁傑、裴行本。行本、獻可之舅也。既搢紳以祿品宴之。械頭下。當令露出。寬則天見之。時人方之李子慎。子慎誣告其舅以獲五品。其母見其着緋衫。覆牀涕泣曰。此是汝舅血染者也。

郭霸與來俊臣爲羅織之黨。嘗按芳州刺史李思徵。思徵不承反。乃殺之。聖曆中。思徵出見。霸甚惡之。退朝遽歸家。命人速請僧轉經設齋。須臾見思徵從數十騎止其庭。霸曰。汝枉陷我。今取汝。霸周章惶怖。拔刀自刳腹而死。是日閭里咸見霸。霸纔氣絕。思徵亦沒。太子諭德張元一以齊諧供奉。時中橋新成。則天問元一在外有何好事。元一對曰。洛橋成而郭霸死。即好事也。則天默然。

武三思既廢五王。慮爲後患。乃令宣州司功參軍鄭愔告張柬之與王同皎同謀反。又令人陰疏韋后穢行。牓於天津橋。請行廢黜。中宗大怒。付執政按之。諸相皆佯假寐。唯李嶠、韋巨源、楊再思退出承制。擬抉於其間。遂命御史大夫李承嘉深究其事。承嘉奏云。柬之等令人密爲此牓。雖託廢皇后爲名。實有危君之計。請加族誅。中宗大怒。遽令法司結罪。又諷皇太子上表。請夷柬之等三族。中書舍人崔湜又勸三思盡殺之。絕其歸望。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薦表兄周利貞。先爲桓彥範所惡。貶嘉州司馬。三思即以利貞爲南海都督。令矯詔殺之。唯桓彥範於竹槎上曳。肉盡而死。初柬之懼三思讒。引湜以爲耳目。使伺其動靜。湜反黨三思。以圖柬之等。君子知湜之不免耳。

武三思干紀亂常。海內忿恚。張仲之、宋之遜、祖延慶等謀於袖中發銅弩射之。伺便未果。之遜子曇知之。以告冉祖雍。祖雍以聞。則天勅宰臣與御史大夫李承嘉於新開門鞫。諸相懼三思。但僶俛作不應仲之等。唯李嶠獨與承嘉耳語。令御史姚紹之密致力士七十餘。引仲之對鞫。至則塞口反接。送於繫所。紹之謂仲之曰。張三事不諧矣。仲之固言三思反狀。紹之命棒之。而臂折。仲之大呼天子者七八。謂紹之曰。反賊。我臂且折。當訴爾於天曹。請裂汗衫與紹之。乃自誣反而族。紹之自此神氣自若。朝廷側目焉。尋坐贓污。憲司推之。獲贓五十餘貫。當死。韋庶人之黨護之。得免。放於嶺南。

大唐新語卷之十三

諧謔第二十七

太宗嘗宴近臣。令嘲謔以爲樂。長孫無忌先嘲歐陽詢曰。聳髆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家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答曰。索頭連背暖。漫襠畏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團團。太宗斂容曰。汝豈不畏皇后聞耶。無忌、后之弟也。詢爲人瘦小特甚。寢陋而聰悟絕倫。讀書數行俱下。博覽古今。精究書雅。初學王羲之書。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爲一時之絕。

溫彥博爲吏部侍郎。有選人裴略被放。乃自贊於彥博。稱解白嘲。彥博即令嘲廳前叢竹。略曰。竹冬月不肯凋。夏月不肯熱。肚裏不能容國士。皮外何勞生枝節。又令嘲屏牆。略曰。高下八九尺。東西六七步。突兀當廳坐。幾許遮賢路。彥博曰。此語似傷博。略曰。即扳公肋。何止傷博。博慚而與官。

則天朝。諸蕃客上封事。多獲官賞。有爲右臺御史者。則天嘗問張元一曰。近日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對曰。朱前宜着綠。朱仁傑着朱。閻知微騎馬。馬吉甫騎驢。將名作姓李千里。將姓作名吳揚吾。左臺胡御史。右臺胡元禮也。蕃人爲御史者。尋授別勅。

李義府嘗賦詩曰。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歸。有棗強尉張懷慶。好偷名士文章。

乃爲詩曰。生情鏤月成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迴雪影。時來好取洛川歸。人謂之諺曰。活剝王昌齡。生吞郭正一。

元崇遠爲巢州司馬。有一婢死。處分直典云。遠家老婢死。駈使來久。爲覓一榆木殯之。遠初到家。貧不能貰得新者。但經一用者充舉即得。亦不須道遠買。直云君家自□須直典出說之。一州以爲口實。

則天初革命。恐羣心未附。乃令人自舉供奉官。正員之外。置裏行拾遺補闕御史等。至有車載斗量之詠。有御史臺令史將入臺。值裏行數人聚立門內。令史下驢驅入其間。裏行大怒。將加杖罰。令史曰。今日過實在驢。乞數之然後受罰。裏行許之。乃數驢曰。汝技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諸裏行羞赧而止。

京城流俗。僧道常爭二教優劣。遞相非斥。總章中。興善寺爲火災所焚。尊像蕩盡。東明觀道士李榮因詠之曰。道善何曾善。云興遂不興。如來燒亦盡。唯有一羣僧。時人雖賞榮詩。然聲稱從此而減。

侯思止出自皁隸。言音不正。以告變授御史。時屬斷屠。思止謂同列曰。今斷屠宰。雞云圭。豬云誅。魚云虞。驢云平。縷俱云居。不得喫云詰。空喫結米云蕨麵泥去。如云儒何得不饑。侍御崔獻可笑之。思止以聞。則天怒謂獻可曰。我知思止不識字。我已用之。卿何笑也。獻可具以雞豬之事對。則天亦大笑。釋獻可。

晉宋以還。尚書始置員外郎。分判曹事。國朝彌重其選。舊例郎中不歷員外郎拜者。謂之土山頭果毅。言其不歷清資。便拜高品。有似長征兵士。便得邊遠果毅也。景龍中。趙謙光自彭州司馬入爲大理正。遷戶部郎中。賀遂涉時爲員外。戲詠之曰。員外由來美。郎中望不優。誰言粉署裏。翻作土山頭。謙光酬之曰。錦帳隨情設。金爐任意薰。唯愁員外署。不應列星文。

益州每歲進柑子。皆以紙裹之。他時長吏嫌紙不敬。代以細布。既而恐柑子爲布所損。每懷憂懼。俄有御史甘子布使於蜀。驛使馳白長吏。有御史甘子布至。長吏以爲推布裹柑子事。懼曰。果爲所推。及子布到驛。長吏但序以布裹柑子爲敬。子布初不之知。久而方悟。聞者莫不大笑。子布好學。有文章。名聞當代。

王上客自負其才。意在前行員外。俄除膳部員外。既乖本志。頗懷悵惋。吏部郎中張敬忠戲詠之曰。有意嫌兵使。專心取考功。誰知腳蹭蹬。幾落省牆東。膳部在省東北隅。故有此詠。

玄宗初即位。邵景、蕭嵩、韋鏗並以殿中升殿行事。既而景嵩俱加朝散。鏗獨不霑。景嵩二人多鬚。對立於庭。鏗嘲之曰。一雙鬍子着緋袍。一個鬚多一鼻高。相對廳前捺且立。自言身品世間毛。舉朝以爲歡笑。後睿宗御承天門。百僚備列。鏗忽風眩而倒。鏗既肥短。景意酬其前嘲。乃詠之曰。飄風忽起團欒迴。倒地還如着腳搥。昨夜殿上空行事。直爲元非五品才。時人無不諷詠。

竇懷貞爲京兆尹。神龍之際。政令多門。京尉由墨勅入臺者。不可勝數。或謂懷貞曰。縣官相次入臺。縣事

多辯者。懷貞對曰。倍辯於往時。問其故。懷貞曰。好者總在。僥倖者去故也。聞者皆大噱。

姚崇爲紫微令。舊例給舍直次不讓宰相。崇以年位俱高。不依其請。令史持直簿詣之。崇批其簿曰。告直令史。遣去又來。必欲取人。有同司命。老人年事。終不擬當。給舍見之。欲笑不復逼也。後遂停宰相直宿。

記異第二十八

沙門玄奘。俗姓陳。偃師人。少聰敏。有操行。貞觀三年。因疾而與志往五天竺國。凡經十七歲。至貞觀十九年二月十五日方到長安。足所親踐者一百一十國。探求佛法。咸究根源。凡得經論六百五十七部。佛舍利并佛像等甚多。京城士女迎之。塡城隘郭。時太宗在東都。乃留所得經像於弘福寺。有瑞氣徘徊像上。移晷乃滅。遂詣駕并將異方奇物朝謁。太宗謂之曰。法師行後。造弘福寺。其處雖小。禪院虛靜。可謂翻譯之所。太宗御製聖教序。高宗時爲太子。又作述聖記。並勒於碑。麟德中。終於坊州玉華寺。玄奘撰西域記十二卷。見行於代。著作郎敬播爲之序。

袁天綱。益州人。尤精相術。貞觀初。敕召赴京。途經利州。時武士彠爲刺史。使相其妻楊氏。天綱曰。夫人骨法必生貴子。乃遍召諸子。令相之。見元慶、元爽曰。可至刺史。終亦迍否。見韓國夫人曰。此女大貴。然亦不利。則天時衣男子服。乳母抱出。天綱大驚曰。此郎君□神彩奧澈。不易可知。試令行。天綱曰。龍睛鳳頸。貴之極也。轉側視之。若是女。當爲天子。貞觀末。高士廉問天綱曰。君之祿壽可至何所。對曰。今年四月死矣。咸如其言。

則天時。新豐縣東南露臺鄉。因風雨震雷。有山踊出。高二百尺。有池周迴三頃。池中有龍鳳之形。米麥之異。則天以爲休徵。號曰慶山。荊州人俞文俊上書曰。臣聞天氣不和則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疣贅出。地氣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而出變爲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爲非慶也。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禍立至。則天大怒。流之嶺南。

沙門一行。俗姓張。名遂。鄭公謹之從孫。年少出家。以聰敏學行見重於代。玄宗詔於光文殿改撰曆經。後又移就麗正殿。與學士參校曆經。一行乃撰開元大衍曆一卷。議十卷。曆成立十三卷。曆草二十四卷。七政長曆三卷。凡五部五十卷。未及奏上而卒。張說奏上。詔令行用。初。一行造黃道游儀以進。御製游儀銘付太史監。將向嶽臺上用以測候。分遣太史官大相元太等馳驛往安南、朗、兗等州。測候日影。同以二分二至之日正午時量日影。皆數年乃定。安南極高二十一度六分。冬至日長七尺九寸二分。春秋二分長二尺九寸三分。夏至影在表南三寸三分。蔚州橫野軍北極高四十度。冬至日影長一丈五尺八分。春秋二分長六尺六寸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此二所爲中土南北之極。其朗兗太原等州。差殊不同。一行用勾股法算之云。大約南北極相去纔八萬餘里。修曆人陳玄景亦善算術。歎曰。古人云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爲不可得而致也。今以丈尺之術而測天地之大。豈可得哉。

若依此而言。則天地豈得爲大也。其後參校一行曆經。並精密。迄今行用。

開元十五年正月。集賢學士徐堅請假往京兆。葬其妻岑氏。問兆域之制於張說。說曰。墓而不墳。所以反本也。三代以降。始有墳之飾。斯孝子永思之所也。禮有升降。貴賤之度。俾存歿之道各得其宜。長安神龍之際。有黃州僧泓者。能通鬼神之意。而以事參之。僕常聞其言。猶記其要。墓欲深而狹。深者取其幽。狹者取其固。平地之下一丈二尺爲土界。又一丈二尺爲水界。各有龍守之。土龍六年而一暴。水龍十二年而一暴。當其隧者。神道不安。故深二丈四尺之下。可設窀穸。墓之四維謂之折壁。欲下闊而上斂。其中頂謂之中樵。中樵欲俯斂而傍殺。墓中抹粉爲飾。以代石堊。不置瓴甋瓷瓦。以其近於火。不置黃金。以其久而爲怪。不置朱丹雄黃礬石。以其氣燥而烈。使墳上草木枯而不潤。不置毛羽。以其近於屍也。鑄鐵爲牛豕之狀像。可以禦二龍。玉潤而潔。能和百神。寘之墓內。以助神道。僧泓之說如此。皆前賢所未達也。桓魋石槨。王孫倮葬。奢儉既過。各不得中。近大理卿徐有功持法不濫。人用惟賢。及其葬也。儉不逾制。將穿墓者曰。必有異應。以旌若人。果獲石堂。其大如釜。中空外堅。四門八牖。古曰。此天所以旌有德也。置其墓中。其後終吉。後優詔褒贈。寵及其子。開府王仁皎以外戚之貴。墳墓踰制。擬服明器。羅列千里。墳上未乾。家毀子死。殷鑒不遠。子其擇焉。

郊禪第二十九

郊祀、禮之宗主也。傳曰。國之大事。惟祀與戎。唐堯望秩。周文明發。禮備心誠。神祇降福。東鄰殺牛。亳社用人。肆忌逞欲。禍不旋踵。秦興五時之祠。淫而無法。漢增百神之祀。瀆而不經。國家遠酌周官。近稽隋制。無文咸秩。牢饌其中。故撮其旨要載之篇末。

貞觀中。百官上表請封禪。太宗許焉。唯魏徵切諫。以爲不可。太宗謂徵曰。朕欲封禪。卿極言之。豈功不高耶。德不厚耶。遠夷不服耶。嘉瑞不至耶。年穀不登耶。何爲不可。徵對曰。陛下功則高矣。而人未懷惠。德雖厚矣。而澤未滂流。諸夏雖安。未足以供事。遠夷慕義。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罻羅猶密。積歲一豐。倉廩尚虛。此臣所以竊謂未可。臣未能遠譬。但喻於人。今有人十年長患。療理且愈。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之良醫。除其疾苦。雖已乂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萬國咸集。要荒之外。莫不奔走。自今伊洛。洎於海岱。灌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豈可引彼夷狄。示之虛弱。殫府竭財。未厭遠人之望。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橫議。悔不可追。豈獨臣言。兆人咸耳。太宗不能奪。乃停封禪。

高宗乾封初。封禪岱宗。行初獻之禮畢。執事者趨下。而宮官執帷。天后率六宮外壇行禮。帷席皆以錦繡爲之。識者咸非焉。時有權舍府果毅李敬貞上言。封禪須用明水。以實樽罍。按淮南子云。方諸見月則

洋而爲水。注云、方諸陰燧大蛤是也。磨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詔令試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便差送太山以供用。古封禪禮多闕不載、管仲對齊桓公、自古封禪者七十有二君、自管仲後西漢一封禪、東漢三封禪、而張說封祀壇碑云、高宗六之、於今七矣、意以漢安帝功德不副、徒有告成之文、故不以爲數耳。漢武帝封太山、刻石紀號、其文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親以孝、育人以仁、四守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生人蕃息、天祿未德、其歷代王、檢文皆秘、代莫聞知。

開元十三年、玄宗旣封禪、問賀知章曰、前代帝王、何故祕玉牒之文。知章對曰、玉牒本通神明之意、前代帝王、所求各異、或禱年算、或求神僊、其事微密、故外人莫知之。玄宗曰、朕今此行、皆爲蒼生祈福、更無私請、宜將玉牒示百僚。其詞曰、有唐嗣天子臣某乙、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啓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不定、上帝眷祐、錫臣忠武、底綏內難、推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嶽、謝成於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御製撰太山銘、親札勒山頂、詔張說製封祀壇碑、以紀功德。

玄宗將東封、賈張說、徐堅、詔知章、韋縚、康子元等撰東封儀、舊儀禪社首享皇地祇、皇后配享、新定睿宗以配皇地祇。說謂堅等曰、王者父天母地、皇地祇雖當皇母位、亦當皇帝之母也。子配母享、亦有何嫌、而議曰、欲令皇后配地祇、非古制也。天鑒孔明、福善如響、乾封之禮、皇后配地祇、天后爲亞獻、越國大妃爲終獻、宮闈接神、有乖舊典、上玄不祐、遂有天授易姓之事、宗社中圮、公族誅滅、皆由此也。景龍之季、有事圜丘、韋庶人爲亞獻、皆受其咎、平坐齋郎及女人執祭者、亦多夭卒。今主上尊天敬神、革故斯禮、非唯乾坤降祐、亦當垂範將來、爲萬代法也。事遂施行。

寶應初、杜鴻漸爲禮儀使、與禮官薛頎歸崇敬等、建議以神堯皇帝爲受命之主、非始封之君、得爲太祖、景皇帝、受封爲唐、即殷之契周之后稷也、郊天地、請以景皇帝配處、宗廟亦以景皇帝配獻、博士獨孤及議、亦以爲若配天之位旣易、則天祖之號宜廢、祀之不修、廟亦當毀、恐失宗祖報本之道、代宗從之。至永泰二年、關中大旱、自三月至六月不雨、執事者皆歸咎云、景皇帝追封於唐、高祖受命之祖、唐有天下、不因景皇帝、今配享失位、故神不降福、愆陽爲災、詔旨令百司議、乃止。先是諫議大夫黎幹亦奏稱景皇帝非受命之君、不合配天、發十詰十難以明之、疏奏不納。

松窗雜錄

李濬撰

松窗雜錄序

濬憶童兒時即歷聞公卿間叙國朝故事次兼多語其有事特異者取其必實之跡暇日輟成一小軸題曰松窗雜錄

松窗雜錄

唐　李濬　撰

平湖陸烜　訂

玄宗先天中再平內難後以中外無事銳意政理好於觀書逆自周漢以來有所未及者必欲盡舉之帝既勤書海內之風翕然率化尤注意於起居注先天開元中皆選當時鴻儒或貞正之士充之若有舉其職者雖十數年猶載筆螭頭

惜不欲去則遷名曹郎與兼之自先天元年至天寶十一載冬季起居注撰成七百卷內起居注撰成三百卷內起居注自開元二年春因上幸寧王宅叙家人禮至於樂奏前後酒食沾賚上無自專皆令稟於寧王教上日大哥好作主人阿瞞但謹爲上客上在禁中自稱阿瞞嘗以是極歡而罷明日寧王率岐薛已下同奏曰臣聞起居注必記天子言動臣恐左右史不得天子閨行極庶人之禮無以允示萬代臣請自今後臣與兄弟各輪日載筆於乘輿前得以行在紀叙其事四季則用朱印聯名牒送史館然皆依外史例悉上聞庶明臣等守職如螭頭官上以八分書日本國紙爲答辭甚謹慨然悉允所奏自是天寶十載冬季以成三百卷率以五十幅黃麻爲一編用雕檀軸紫龍鳳綾褾書成寧王上請自部納於史閣上命賜以酒樂共宴侍臣於史館

上寶惜是史尤甚因命別起大閣以貯之及祿山陷長安用嚴高計未升殿官先以火千炬猛焚是閣不移時灰滅故玄宗實錄百不叙及三四以是人間傳記者尤鮮祿山謀臣嚴莊高尙

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開元天寶花呼木芍藥本記云禁中爲牡丹花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月夜召太真妃以步輦從詔特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爲遂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學士李白進清平調詞三章白欣承詔旨猶苦宿醒未解因援筆賦之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曉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名花傾國兩相歡長

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龜年遽以詞進上命梨園弟子約畧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太真妃持頗梨七寶盃酌西涼州蒲萄酒笑領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真飲罷飾繡巾重拜上意龜年常話於五王獨憶以歌得自勝者無出於此抑亦一時之極致耳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他學士會高力士終以脫烏

皮六經爲深恥異日太眞妃重吟前詞力士戲
曰始謂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拳拳如是太
眞妃因驚曰何翰林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
以飛燕指妃子是賤之甚矣太眞頗深然之上
嘗欲命李白官卒爲宮中所捍而止
玄宗幸東都偶因秋霽與一行師共登天宮寺閣
臨眺久之上遐顧悽然發歎數四謂一行曰吾
甲子得終無患乎一行進曰陛下行幸萬里聖

祚無疆及西行初至成都前望大橋上舉鞭問
左右曰是橋何名節度使崔圓躍馬前進曰萬
里橋上因追歎曰一行之言今果符之吾無憂
矣
上好馬擊毬內廄所飼者意猶未甚適會黃幡綽
戲語相解因曰吾欲良馬久之而誰能通於馬
經者幡綽奏曰臣能知之且曰今三丞相悉善
馬經上曰吾與三丞相語政事之外悉究其旁
學不聞有通馬經者爾焉得之幡綽曰臣日日
沙堤上見丞相所乘馬皆良馬也以是知必通
馬經上因大笑而語他
上自臨淄郡王爲潞州別駕乞假歸京師覲時勝
跡尤用卑損曾春暮豪家子數輩盛酒饌遊於
昆明池選勝方宴上戎服臂小鷹於野次因疾
驅直突會前諸子輩頗露難色忽一少年持酒
船唱令曰宜以門族官品備陳之酒及於上因

大聲曰曾祖天子父相王臨淄郡王某也諸少
年聞之驚走四散不敢復視於車服上因聯飲
三銀船盡一巨餠徐乘馬而東去
上初以林邑國進白鸚鵡慧利之性特異常者因
暇日以金飾之示於三相上再三美之時蘇頲
初入相每以忠讜勵王因前進曰書云鸚鵡能
言不離飛鳥臣願陛下深以爲誡
何皇后始以色進及上登位不數年恩寵日衰后
憂畏之狀愈不自安然撫下有恩幸免讒語共
危之禍忽一日泣訴於上曰三郎獨不記何忠
脫新紫半臂更得一斗麪爲三郎生日湯餠耶
何忍不追念於前時上聞之戚然改容有憫皇
后之色由是得延於其恩者三更秋終以諸妃
恩遇日盛皇后竟見黜爲后無罪被擯六宮共
憐之（何忠何后自呼其父名也）
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二丞相子皆童

年上近撫於赭袍前賜與甚厚因語二兒曰爾
日憶所通書可奏爲吾者言之頲應曰木從繩
則正后從諫則聖嶠子（失其名）亦進曰斮朝涉之
脛剖賢人之心上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
德宗命李泌爲相以泌三朝顧遇禮待信用不與
諸宰相等嘗於便殿語及玄宗朝尤惜謬用李
林甫因再三歎息重言曰中原之禍自林甫始
也然以玄宗英特之姿何始不察耶泌因奏曰

玄宗盛年始初已歷則天中宗多難之後雖江
充將陷戾元賈后欲圖愍懷於肅宗之患無以
改過也及降封臨淄旋出入閤上下鄠杜之間
備聞人間疾苦又以天縱英姿志除內難有漢
宣之多異仗蕭王之赤城故英威一震姦宄自
殄而夙尚儒學深達政經薄漢高馬上之言美
武帝更僕之問自初登寶位樂近正人惟帝之
難力所能卑上旣勤儉政事無不施行又得良

臣天下自化及東封之後上每覽帝籍有自多
之言用聲色爲娛漸堂階之峻故古語曰貧不
學儉而儉自來富不學奢而奢自至若以儉勤
爲志則臣下守法官無邪人及昏慾稍深則政
亦怠矣故林甫善爲承迎上意招顧金玉託庇
左右安國委相之跡如是則百吏可知是以楊
雄言昔武帝運帑藏之財塡盧山之壑未爲害
也今貨入權門甚於此矣林甫未厭仙客繼之
昔齊桓以管仲存而霸業成管仲亾而齊難作
則古人所諷見於深旨由是泌屢以是非諷之
上怡然聽從似喜所得因曰相才而又知書吾
高枕矣
大和開成中有程脩已者以善畫得進謁脩已始
以孝廉召入籍故上不甚以畫者流視之會春
暮內殿賞牡丹花上頗好詩因問脩已曰今京
邑傳唱牡丹花詩誰爲首出脩已對曰臣嘗聞

公卿間多吟賞中書舍人李正封詩曰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上聞之嗟賞移時楊妃方恃恩寵上笑謂賢妃曰妝鏡臺前宜飲以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見矣

自太和乙卯歲後上不樂事稍閑則必有歎息之音會幸三殿東亭因見橫廊架巨軸於其上上謂侍已曰斯開元東封圖也因命內巨軸懸於東廡下上舉白玉如意指張說輩數人歎曰使吾得其中一人來則吾可見開元矣由是悵惜之意見於顏色遂命進美酎盡爵促步輦歸寢殿開成永諸錄中叙上語李右相曰吾思天下事難理則進飲醲酎以自醉解

狄仁傑之爲相也有盧氏堂姨居於午橋南別墅姨止有一子而未嘗來都城親戚家梁公每遇伏臘晦朔脩禮甚謹嘗經甚雪多休暇因候盧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携雉兎來歸膳咪進

於北堂顧揖梁公意甚輕簡公因啟姨曰某今爲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以從其旨姨曰相自貴爾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公大慙而退

姚崇爲相忽一日對於便殿舉左足不甚輕利上曰卿有足疾耶崇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因前奏張說罪狀數百言上怒曰卿歸中書宜宜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說未之知會朱衣吏報午後三刻說乘馬先歸崇急呼御史中丞李林甫以前詔付之林甫語崇曰說多智謀是必困之宜以劇地崇揖曰丞相得罪未宜太偪林甫曰公必不忍耶說當無害林甫正將詔付於御史中路以馬墜告假說之未遭崇搆也前旬月有教授書生私通於侍婢最寵者會擒得姦狀以聞於說說怒甚將窮獄於京兆尹書生厲聲曰覩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也公貴爲相豈無緩急有用人乎靳於一婢女耶說奇其言

而釋之以侍兒與歸書生一跳跡去旬月餘無所聞知忽一日直訪於說憂色滿面且言某感公之恩思有謝者久之今方聞公爲姚相國所搆外獄將具公不知之危將至矣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討於九公主必能立釋之說因自歷指狀所寶之物書生告云未足解公之難又凝思久之忽曰近有雞林郡夜明簾爲寄信者書生曰吾事濟矣因請手札數行懇以情言遂急趍出逮夜始及九公主邸第書生具以說旨言之兼用簾爲贄且請公主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思必始終恩加張丞相乎而今反用快不利張丞相之心耶明且公主入謁具爲奏之上感動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事並宜罷之書生亦不再見張丞相矣

太尉衛國公爲并州從事到職未旬月忽有王山人者詣門請謁公命與坐乃曰某善按冥也公

初未之奇因請正寢備几案紙筆香水而已因令垂簾靜伺之生與公偕坐於西廡下頃之王生曰可驗矣紙上書八字甚大且有楷注曰位極人臣壽六十四王生遽請歸竟不知所去及會昌朝三策一品薨於海南果符王生所按之年

衛公長慶中在浙右會有漁人於秦淮垂機網下深處忽覺力重異於常時及斂就水次卒不獲一物忽得古銅鏡可尺餘光浮於波際漁人驚取照之歷歷盡見五藏六腑縈脉動竦駭神魄因腕戰而墜漁人偶話於舍傍遂乃聞之於公盡周歲萬計窮索水底終不復得

物之異聞

雷公鏁　辟塵犀簪　媛金魚袋　青龍皮　鄱陽王墓中自動墨研　日中軟杖子　龍腦香篋笥子　元先生贈韋丹倚書鈹綃　鏤白玉香囊

并玉鏁子長三尺餘　異竹篋長二百餘丈　黃楊梚文有仙人乘龍形　張公洞翠碧　中藏上藥　□□□□□□□□□□□□□□□□□□□□□□　桃源洞中仙人碁子　不生滋鐵腰帶　葦殼倚書夢中所得軟羅襆巾　西蜀織成蘭亭　罽賓國黃金衣　筆管上鏤盧思道燕歌行　拂林國雕紫文馬腦如小合底寫國王□□上又小貌亦類之　自玉劍長二尺

餘

已上二十一物皆得其所自或經目識容有疑

問悉用條謹

頗以循學爲師見異而遷惑於釋老者數年近

溺於稗官小說寓言者數年今姪汝省前纂以記覽

博而戒則手抄說類已盈數帙且多付之剞劂矣然

君子擇善望達言曰皆學問之執中以致審言求其

紀要大成之一助若古孫莊顛黯鶩之對亦此勤儉

之餘狀眾不棧有所發其事而言之語於形人而言

何以加諸甚者他處從之習又累謂吾思天下事理

則近飲醪醉以自許解惑此等之可以為振之君

子觀此亦可以知所失書嘉靖庚寅四月十又日樹

居陸姪鐫於奇晉齋西窗

松牕雜錄終

松窗雜錄一卷

案此書書名撰人諸本互異唐志作松窗錄一卷不著撰人宋志作松窗小錄一卷題李濬撰文獻通考作松窗雜錄一卷題韋濬撰歷代小史則書名與通考同人名與宋志同蓋傳刻舛譌未詳孰是此本爲范氏天一閣舊鈔書名人名並與歷代小史同今姑從以著錄亦二占從二之義也其文與歷代小史所刻大槩相同惟多中宗召宰相一條及姚崇娣毋盧氏一條以司馬光通鑑考異證

之其中宗一條實原書所有知小史爲佚脫矣書中記唐明皇事頗詳整可觀載李泌對德宗語論明皇得失亦暸若指掌通鑑所載泌事多採取李繁鄴侯家傳纖悉必錄而獨不及此語是亦足以補史闕惟謂中宗召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二子皆童年因令奏所通書瓌應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子亦進曰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上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云云案頲於則天長安二年已爲御史瓌爲相時頲爲中書舍人父子同掌樞密並非童年故司馬光深斥其說頗不免於誣妄云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縉撰

松窗雜錄一卷

案此書書名撰人諸本互異

陸氏藏書志有明仿宋刊本松窗雜錄一卷題唐李濬編

隋唐嘉話

劉餗撰

隋唐嘉話 并序

彭城劉餗 字鼎卿撰

述曰余自髫丱之年便多聞往說不足備之大典故繫之小說之末昔漢文不敢更先帝約束而天下理康若高宗拒乳母之言近之矣曹參擇吏必於長者懼其文害觀焉馬周上事與曹參異乎許高陽謂死命爲不能非言所也釋教推報應之理余嘗存而不論若解奉先之事何其明著友人天水趙良玉睹而告余故書以記異

薛道衡聘陳爲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

隋高熲僕射每以盤盛粉置於卧側思得一公事輒書其上至明則錄以入朝行之

京城南隅芙蓉園者本名曲江園隋文帝以曲名不正詔改之

李德林爲內史令與楊素共執隋政素功臣豪侈後房婦女錦衣玉食千人德林子百藥夜入其室則其寵妾所召也素俱執於庭將斬之百藥年未二十儀神儁秀素意惜之曰聞汝善爲文可作詩自敘稱吾意當免汝死後解縛授以紙筆立就素覽之欣然以妾與之并資從數十萬

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隸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煬帝爲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獨不下帝帝每銜之胄竟坐此見害而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

僕射蘇威有鏡殊精好曾日蝕既鏡亦昏黑無所見威以爲左右所汙不以爲意他日日蝕半鏡亦半昏如之於是始寶藏之後櫃內有聲如磬尋之乃鏡聲也無何而子夔死後更有聲無何而威敗後不知所在云

洛陽南市即隋之豐都市也初築外垣之時掘得一塚無甎甓棺中有平上朱衣銘云筮言居朝龜言近市五百年間於斯見矣校其年月當魏黃初二年

隋文帝夢洪水沒城意惡之乃移都大興術者云洪水即唐高祖之名也

平陽公主聞高祖起義太原乃於鄠司竹園招集亡命以迎軍時謂之娘子兵

秦王府倉曹李守素尤精譜學人號爲肉譜虞秘書世南曰昔任彥昇善談經籍時稱爲五經笥宜改倉曹爲人物志

隋司隸薛道衡子收以文學爲秦王府記室早亡太宗追悼之謂梁公曰薛收不幸短命若在當以中書令處之

太宗將誅蕭墻之惡以匡社稷謀於衛公李靖靖辭謀於英公徐勣勣亦辭帝以是珍此二人

太宗燕見衛公常呼爲兄不以臣禮初嗣位與鄭公語恒自名由是天下之人歸心焉

太宗每見人上書有所裨益者必令黏於寢殿之壁坐卧觀覽焉

太宗每謂人曰人言魏徵舉動疏慢我但覺其嫵媚耳貞觀四載天下康安斷死刑至二十九人而已戶不夜閉行旅不齎糧也

太宗謂群臣曰始人皆言當今不可行帝王道唯魏徵勸我今遂得功業如此恨不得使封德彝等見之衛公既滅突厥斥境至於大漠謂太宗曰陛下五十年後當憂北邊　高宗末年突厥爲患矣

突厥之平僕射溫彥博請其種落于朔方以實空虛之地於是入居長安者且萬家鄭公以爲夷不亂華非久遠策爭論數年不決至開元中六胡州竟反叛其地復空也

衛公始困於貧賤因過華山廟訴於神且請告以位官所至辭色抗厲觀者異之佇立良久乃去出廟門百許步聞後有大聲曰李僕射好去顧不見人後竟至端揆隋大業中衛公上書言高祖終不爲人臣請速除之及京師平靖與骨儀衛文昇等俱收衛骨既死　太宗慮囚見靖與語因請於高祖而免之始以白衣從趙郡王南征靜巴漢擒蕭銑蕩一揚越師不留行皆靖之力武德末年突厥至渭水橋控弦四十萬　太宗初親庶政驛召衛公問策時發諸州軍未到長安居人勝兵不過數萬胡人精騎騰突挑戰日數十合帝怒欲擊之靖請傾府庫賂以求和潛軍邀其歸路帝從其言胡兵遂退於是據險邀之虜棄老弱而遁獲馬數萬匹玉帛無遺焉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銓人至梁公房蔡公杜愕然端視良久降階與之抗禮延入內廳共食甚恭曰二賢當爲興王佐命位極人臣杜年壽稍減於房

耳順以子孫相託貞觀初杜薨於右僕射房位至司徒秉政三十餘載

太宗之爲秦王府僚多被遷奪深患之梁公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才也帝大驚由是親寵日篤杜僕射薨後太宗食瓜美愴然思之遂輟其半使置之於靈座

鄭公嘗拜掃還謂　太宗人言陛下欲幸山南在外悉裝了而竟不行因何有此消息帝笑曰時實有此心畏卿嗔遂停耳

太宗嘗罷朝怒曰會殺此田舍漢文德后問誰觸忤陛下帝曰豈過魏徵每廷爭辱我使我常不自得后退而具朝服立於庭帝驚曰皇后何爲若是對曰妾聞主聖臣忠今陛下聖明故魏徵得直言妾幸備數後宮安敢不賀

太宗得鷂絶俊異私自臂之望見鄭公乃藏於懷公知之遂前白事因語古帝王逸豫微以諷諫語久帝惜鷂且死而素嚴敬徵欲盡其言徵語不時盡鷂死懷中

太宗謂梁公曰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朕嘗寶此三鏡用防已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太宗令衛公教侯君集兵法既而君集言於帝曰李靖將反至於微隱之際輒不以示臣帝以讓靖靖曰此君集反耳今中夏義安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矣而求盡臣之術者是將有他心焉

衛公爲僕射君集爲兵部尚書自朝還省君集馬過門數步不覺靖謂人曰君集意不在人必將反矣

太宗中夜聞告侯君集反起繞床而步亟命召之以出其不意既至曰臣陛下幕府左右乞留小子帝許之流嶺南爲奴侯君集既誅録其家得二美人容色絶代　太宗問其狀曰自爾已來常食人乳而不飯又君集之破高昌得金簟二甚精御府所無亦隱而不獻至時并得焉

英公始與單雄信俱臣李密結爲兄弟密既亡雄信降王充勣來歸國雄信壯勇過人勣後與海陵王元吉圍洛陽元吉恃其膂力每親行圍王充召雄信告之酌以金椀雄信盡飲馳馬而出槍不及海陵者尺勣惶遽連呼曰阿兄阿兄勣王雄信攬轡而止顧笑曰胡兒不緣你且了竟充既平雄信將就戮英公請之不得泣而退雄信曰我固知汝不了此勣曰平生誓共爲灰土豈敢念生但以身已許國義不兩遂雖死之顧兄妻子何如因以刀割其股以肉啖雄信曰示無忘前誓雄信食之不疑

英公雖貴爲僕射其姊病必親爲粥釜燃輒焚其鬚姊曰僕妾多矣何爲自苦如此勣曰豈爲無人耶顧今姊年老勣亦年老雖欲久爲姊粥復可得乎

英公嘗言我年十二三爲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爲難當賊有所不快者無不殺之十七八爲好賊上陣乃殺人年二十便爲天下大將用兵以救人死

鄂公尉遲敬德性驍果而尤善避槊每單騎入敵人刺之終不能中反奪其槊以刺敵海陵王元吉聞之不信乃令去槊刃以試之敬德云饒王著刃亦不畏傷元吉再三來刺既不少中而槊皆被奪去元吉力敵十夫由是大慙恨　太宗之禦竇建德謂尉遲公曰寡人持弓箭公把長槍相副雖百萬衆亦無奈我何乃與敬德馳至敵營叩其軍門大呼曰我大唐秦王能鬭者來與汝決賊追騎甚衆而不敢逼禦建德之役既陳未戰太宗望見一少年騎騘馬鎧甲鮮明指謂尉遲公曰彼所乘馬眞良馬也言之未已敬德請取之帝曰輕敵者亡脫以一馬損公非寡人願敬德自料致之萬全及馳往并擒少年而返即王充兄子僞代王琬宇文士及在隋亦識是馬實内廄之良也帝欲旌其能並以賜之

太宗將征遼衛公病不能從帝使執政以起之不起帝曰吾知之矣明日駕臨其第執手與別靖謝曰老臣宜從但犬馬之疾日月增甚恐死於道路仰累陛下帝撫其背曰勉之昔司馬仲達非不老病竟能自強立勳魏室靖叩頭曰老臣請輿病行矣至相州病篤不能進駐蹕之役高麗與靺鞨合軍方四十里

太宗望之有懼色江夏王進曰高麗傾國以抗王師平壤之守必弱假臣精卒五千覆一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帝不應既合戰爲賊所乘殆將不振遂謂衛公曰吾以天下之衆困於蕞爾之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時江夏在側帝顧之道宗具陳前言帝悵然曰時怱遽不憶也駐蹕之役六軍爲高麗所乘　太宗命視黑旗英公之麾也候者告黑旗被圍帝大恐須臾復曰圍解高麗哭聲動山谷勳軍大勝斬首數萬俘虜亦數萬

鄭公之薨　太宗自製其碑文并自書後爲人所間詔令仆之及征高麗不如意深悔爲是行乃歎曰若魏徵在不使我有此舉也既渡遼水令馳驛祀以少牢復立碑焉

征遼之役梁公留守西京勑以便宜從事不請或詣留臺稱有密者梁公問密謀所在對曰公則是

也乃驛遞赴行所及車駕於相州　太宗閱留守有表送告人大怒使人持長刀於前而後見之問反者爲誰曰房玄齡帝曰果然叱令斬腰斬書責梁公以不能自任更有如此者得專斷之

太宗嘗止一樹下曰此嘉樹宇文士及從而美之不容口帝正色曰魏公常勸我遠佞人我不悟佞人爲誰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日果然士及叩頭謝曰南衙群官面折廷爭陛下嘗不得舉手今臣幸左右若不少有順從陛下雖貴天子復何聊乎帝意復解

太宗使宇文士及割肉以餅拭手帝屢目焉士及佯爲不悟更徐拭而便啗之

趙公宴朝貴酒酣樂闋顧群公曰無忌不才幸遇休明之運因緣寵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貴可謂極矣公視無忌富貴何與越公或對爲不如或謂過之曰自揣誠不羨越公所不及越公一而已越公之貴也老而無忌之貴也少

武衛將軍秦叔寶晚年常多疾病每謂人曰吾少長戎馬經三百餘戰計前後出血不啻數斛何能無病乎

秦武衛勇力絕人其所將槍踰越常制初從　太宗圍王充於洛陽馳馬頓之城下而去城中數十人共拔不能動叔寶復馳馬舉之以還迨今國家每大陳設必列於殿庭以旌異之

隋唐嘉話上

隋唐嘉話中

太宗令虞監寫列女傳以裝屏風未及求本乃暗書之一字無失

太宗將致櫻桃於酅公稱奉則以尊言賜又以卑乃問之虞監曰昔梁帝遺齊巴陵王稱餉遂從之

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上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秘書也

太宗稱虞監博聞德行書翰詞藻忠直一人而已兼是五善太宗稱虞監亡哭之慟曰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虞公之爲秘書於省後堂集群書中事可爲文用者號爲北堂書鈔今此堂猶存而書盛行於代

太史令李淳風校新曆成奏太陽合日蝕當既於占不吉太宗不悅曰日或不蝕卿將何以自處曰有如不蝕則臣請死之及期帝候日於庭謂淳風曰吾放汝與妻子別對以尚早一刻指表影曰至此蝕矣如言而蝕不差毫髮

李太史與張文收率更坐有暴風自南而至李以南五里當有哭者張以爲有音樂左右馳馬觀之則遇送葬者有鼓吹焉

潤州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是晉某歲所造也是歲閏月造者法月數當十三今缺其一宜於黄鍾東九尺掘必得焉勅州求之如其言而得之

貞觀中景雲見河水清張率更以爲景雲河水清歌名曰燕樂今元會第一奏是也

太宗之平劉武周河東士庶歌舞於道軍人相與爲秦王破陣樂之曲後編樂府云

破陣樂被甲持戟以象戰事慶善樂廣袖曳屣以像文德鄭公見奏破陣樂則俯而不視慶善則翫之而不厭

太宗閱醫方見明堂圖五藏之系咸附於背乃愴

然曰令律杖笞奈何令髀背分受乃詔不得笞背

貞觀中有河內人妄爲妖言大理丞張蘊古以其素狂病不當坐　太宗以有情令斬之尋悔以無所及自後每決死刑皆令五覆奏

梁公以度支之司天下利害郎曹當闕求之未得乃自職之

張賓客文瓘之爲大理獲罪者皆曰張卿所罰不爲枉也

中書令馬周始以布衣上書　太宗覽之未及終卷三命召之所陳世事莫不施行舊諸街晨昏傳呼以警行者代之以鼓城門入由左出由右皆周法也

舊官人所服唯黄紫二色而已貞觀中始令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以上朱六品七品綠八品九品以青焉

貞觀中揀材力驍捷善持射者謂之飛騎上出遊幸則衣五色袍乘六閑馬猛獸皮韉以從

李義府始召見太宗試令詠烏其末句云上林多許樹不借一枝栖帝曰吾將全樹借汝豈唯一枝

宋謝眺詩云芳洲多杜若貞觀中醫局求杜若度支郎乃下芳州令貢州判司報云坊州不出杜若應由謝眺詩誤　太宗聞之大笑判司改雍州司法度支郎免官

太宗病甚出英公爲疊州刺史謂　高宗曰李勣才智有餘屢更大任恐其不厭伏於汝故有此授今若即發者我死後可親任之如遲疑顧望便當殺之勣奉詔不及家而行

有梟晨鳴於張率更庭樹其妻以爲不祥連唾之文收云急灑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者已在門

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呪術能死生人　太宗令於飛騎中揀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帝以

告太常卿傅奕奕曰此邪法也臣聞邪不伦正若使呪臣必不得行帝召僧呪奕奕對之初無所覺須臾胡僧忽然自倒若爲所擊者便不復蘇

貞觀中有婆羅僧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於是士馬奔湊其處如市時傅奕方臥病聞之謂其子曰是非佛齒吾聞金剛石至堅物不能敵唯羚羊角破之汝可往試之焉胡僧緘縢甚固求良久乃得見出角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今理珠玉者皆用云

閻立本家代善畫至荊州張僧繇舊迹曰定虛得名耳明日更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坐臥觀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張僧繇始作醉僧圖道士每以此嘲僧群僧於是聚錢數十萬貿閻立本作醉道士圖今並傳於代

率更令歐陽詢行見古碑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則布毯坐觀因宿其傍三日而後去

貞觀中彈琵琶裴洛兒始廢撥用手今俗謂搊琵琶是也

貞觀初林邑獻火珠狀如水精云得於羅刹國其人朱髮黑身獸牙鷹爪也

太宗宴近臣戲以嘲謔趙公無忌嘲歐陽率更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家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云索頭連背暖俒襠畏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團團帝斂容曰歐陽詢豈不畏皇后聞趙公后之弟也

高開道作亂幽州矢陷其頰召醫使出之對以鏃深不可出則俾斬之又召一人如前對則又斬之又召一人如前曰可出然王須忍痛因鈹面鑿骨置楔於其間骨裂開寸餘抽出箭鏃開道奏伎進膳不輟

太宗之征遼作飛梯臨其城有應募爲梯首城中矢石如雨而竟無爲先登英公指謂中書舍人許敬宗曰此人豈不大健敬宗曰健要是不解思量帝聞將罪之

太宗謂鄂公曰人言卿反何故答曰臣反是實臣從陛下討逆伐叛雖憑威靈幸而不死然所存皆鋒刃也今大業已定而反疑臣乃悉解衣投於地見所傷之處　帝對之流涕曰卿衣矣朕以不疑卿故此相告何返爲以恨

太宗謂尉遲公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謝曰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妻情臣每聞說古人語富不易妻仁也臣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

薛萬徹尚丹陽公主　太宗嘗謂人曰薛駙馬村氣主羞之不與同席數月　帝聞而大笑置酒召對握槊賭所佩刀子佯爲不勝解刀以佩之罷酒主悅甚薛未及就馬遽召同載而還重之逾於舊

梁公夫人至妬　太宗將賜公美人屢辭不受帝乃令皇后召夫人告以媵妾之流今有常制且司空年暮帝欲有所優詔之意夫人執心不迴帝乃令謂之曰若寧不妬而生寧妬而死乃遣酌卮酒與之曰若然可飲此酖一舉便盡無所留難帝曰我尚畏見何況於玄齡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著亦可識

虞監草行本師於釋智永嘗樓上學書業成方下其所棄筆頭至盈甕褚遂良問虞監曰某書何如永師曰聞彼一字直錢五萬官豈得若此曰何如歐陽詢曰聞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官豈得若此褚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於此虞曰若使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貴尚褚喜而退

褚遂良其父亮尚在乃別開門勅嘗有以賜遂良使者由正門而入亮出曰渠自有門

褚遂良爲　太宗哀冊文自朝還馬誤入人家而不覺也

太宗征高麗　高宗留居定州請驛遞表起居飛奏事自此始也

高宗之將冊武后河南公褚遂良謀於趙公無忌英公勣將以死諍趙公請先入褚曰太尉國之元舅脫事有不如意使上有怒舅之名不可英公曰勣請先入褚曰司空國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罪功臣之名不可遂良繇自草茅無汗馬功業先帝殊遇以有今日且當不諱之時躬奉　遺詔不効其愚衷何以下見　先帝揖二公而入帝深納其言事遂中寢

王義方時人比之禰禹鄭公每云王生太直　高宗朝李義府引爲御史義府以定冊武后勲恃寵任勢王惡而彈之坐是見貶坎軻以至於終矣

薛中書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進士擢第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

有患應聲病者問醫官蘇澄云自古無此方今吾所撰本草網羅天下藥物亦謂盡矣試將讀之應有所覺其人每發一聲腹中輒應唯至一藥再三聲過至他藥復應如初澄因爲處方以此藥爲主其病自除

楊弘武爲司戎少常伯　高宗謂之某人何因輒授此職對曰臣妻韋氏性剛悍服以此人見囑臣若不從恐有後患帝嘉其不隱笑而遣之

盧尚書承慶總章初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

失米盧考之曰監運損粮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無一言而退盧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容亦無愧詞又改注曰寵辱不驚考中上（元本缺數字）

長三數年間宮中可得陰映何力一無所應但誦古詩云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意謂此是冢墓間本非宮中所宜種孝仁遽令拔去更樹梧桐也

許高陽敬宗奏流其子昂於嶺南及敬宗死博士袁思古議謚曰謬昂子彥伯於衆中將擊之袁曰今爲賢者報讐何爲反怒彥伯慙而止

李義府既居榮寵葬其父祖自京至於三原七十餘里役者相繼始國家以來人臣喪事之盛所未有也京城東有冢極高大俗謂呂不韋冢以其欽上亦謂之尖冢咸淳初布政坊法海寺有英禪師言見鬼物云秦莊襄王遇其舍求食自言是其冢而後代人妄云不韋也

秘書少監崔行功未得五品前忽有鸜鵒銜一物入其堂置案上而去乃魚袋鉤決數日而加大夫

劉仁軌爲左僕射戴至德爲右僕射人皆多劉而鄙戴有老婦陳牒至德方欲下筆老婦問左右曰此劉僕射戴僕射因急就前曰此是不解事僕射卻將牒來至德笑令授之戴僕射無異述當朝以不能言及薨　高宗歎曰自吾喪至德無可復聞當其在時事有不是者未嘗放我過因索其前後所陳章奏盈篋閱而流涕朝廷始追重之

高宗乳母盧本滑州總管杜才幹妻才幹以謀逆誅故盧沒入於宮中帝所即位封燕國夫人品第一盧既藉恩寵屢訴才幹枉見構陷帝曰此先朝時事朕安敢追更先朝之事卒不許及盧以亡復請與才幹合葬帝以獲罪先朝亦不許之

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侍郎儀獨持國政嘗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轡詠詩云脈脈廣川流驅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群公望之猶神仙焉

高宗時司農欲以冬藏餘菜賣之百姓以墨敕示僕射蔣鎮嗣判曰昔公儀相魯猶拔去園葵況臨御萬邦而販蔬鬻菜事竟不行

楊汴州德幹　高宗朝爲萬年令有宦官恃貴寵放鷂不避人禾稼德幹擒而杖之二十悉拔去鷂頭宦者涕泣袒背以示於帝帝曰你情知此漢獰何須犯他百姓竟不之問

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陽盧滎陽鄭清河博陵二崔隴西趙郡二李等七姓恃其族望恥與他姓爲婚乃禁其自姻娶於是不敢復行婚禮飾其女以送夫家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長孫太尉無忌徐司空勣於朝堂立語徐戲於嘉隱云以公木何得非松長孫後問吾所倚何樹曰槐樹公曰汝不能復矯對耶嘉隱曰何煩矯對但取其以鬼木耳徐歎曰此小兒作獠面何得如此聰明徐狀胡故也

高宗時蠻群聚爲寇討之輒不利乃以徐敬業爲刺史州發卒郊迎敬業盡放令還單騎至府賊聞新刺史至皆繕理以待敬業一無所問他事已畢方曰賊皆安在曰在南岸乃從一二佐史而往觀者莫不駭愕賊初持兵覘望見船中無所有乃閉營藏隱敬業直入其營內使告云國家知君等爲貪吏所苦非有他惡可悉歸田里後去者爲賊唯召其魁帥責以早降之意各杖數十而遣之境內肅然其祖英公聞之壯其膽略曰吾不辦此然破我家者必此兒英公既薨　高宗思平遼勳令制其冢像高麗中三山猶漢霍去病之祁連云後孫敬業兵起武后令掘平之大霧三日不解乃止焉

隋唐嘉話中

隋唐嘉話下

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也

武后時投匭者或不陳事而設以嘲戲之言於是乃置使先閱其書奏然後投之匭中有司自此始也

徐大理有功每見　武后將殺人必據法廷爭嘗與后反復辭色逾厲后大怒令拽出斬之猶迴顧曰臣身雖死法終不可改至市臨刑得免除名爲庶人如是再三終不挫折朝廷倚賴至今猶稱之其子預選有司皆曰徐公之子豈可拘以常調者乎

皇甫文備武后時酷吏也與徐大理論獄誣徐黨逆人奏成其罪武后特出之無何文備爲人所告有功訊之在寬或曰彼將陷公於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徐曰汝所言者私忿也我所守者公法也安以私害公

李昭德爲內史婁師德爲納言相隨入朝婁體肥行緩李顧待不即至乃發怒曰耐殺人田舍漢婁聞之反徐笑曰師德不是田舍漢更阿誰是婁

師德弟拜代州刺史將行謂之曰吾以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得州牧叨據過分人所嫉也將何以全先人髮膚弟長跪曰自今雖有唾某面者某亦不敢言但拭之而已以此自勉庶免兄憂師德曰此適所謂爲我憂也夫前人唾者發於怒也汝今拭之是惡其唾而拭之是逆前人怒也唾不拭將自乾何若笑而受之武后之年竟保其寵祿率是道也

武后初稱周恐下心不安乃令人自舉供奉官正員外多置裏行拾遺補闕御史符至有車載斗量之詠有御史臺令史將入室值裏行御史數人聚立門內令史下驢衝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先數之然後受罰御史許之謂驢曰汝伎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於是羞而止

武后臨朝薛懷義勢傾當時雖王主皆下之蘇良嗣僕射遇諸朝懷義偃蹇不爲禮良嗣大怒使左右牽拽搭面數十武后知曰阿師當向北門出入南衙宰相往來勿犯他

武后使閻知微與田歸道使突厥歸道還云突厥叛知微爭之后乃令知微多持金帛以武延秀往娉其女突厥果留使者而入寇尊知微與可汗等以示華人大破趙定等州自河以北騷然朝廷以爲知微賣國乃族閻氏知微不知無何逃還武后業已致戮乃云其惡臣子所嫉賜百官甘心焉於是兵刃交下非要職者或不得其次云

武后初爲明堂明堂後又爲天堂五級則俯視明堂矣未就並爲天火所焚今明堂制度卑狹於前猶三百餘尺

武后爲天堂以安大像鑄大儀以配之天堂既焚鍾復鼻絕至中宗欲成武后志乃斲像令短建聖善寺閣以居之今明堂始微於西南傾工人以木於中薦之武后不欲人見因加爲九龍盤糺之狀其圓蓋上本施一金鳳至是改鳳爲珠群龍捧之

武后將如洛陽至闕鄉縣東騎忽不進召巫言晉龍驤將軍王濬云臣墓在道南每爲樵者所苦聞大駕今至故求哀后勑去墓百步不得耕殖至今荊棘森然

將軍王果嘗經峽口見一棺於崖側將墜使人遷之平遷得銘云更後三百年水漂我臨長江欲墮不墮逢王果

張易之昌宗初入朝官位尚卑謂附者乃呼爲五郎六郎自後因以成俗

張昌儀兄弟恃易之昌宗之寵所居奢溢逾於王主末年有人題其門曰一絢絲能得幾日絡昌儀見之遽下筆書其下曰一日即足無何而禍及

張昌宗之貴也武三思謂之王子晉後身爲詩以贈之詩至今猶傳

補闕喬知之有寵婢爲武承嗣所奪知之爲綠珠篇以寄之末句云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爲君盡寵者結於衣帶上投井而死承嗣驚惋不知其故既見詩大恨知之竟坐此見構陷亡

沈佺期以工詩著名燕公張說嘗謂之曰沈三兄詩直須還他第一

武后遊龍門命群官賦詩先成者賞錦袍左史東方虬既拜賜坐未安宋之問詩復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稱善乃就奪袍衣之

狄內史仁傑始爲江南安撫使以周赦王楚王項羽吳王夫差越王句踐吳夫槩二春申君趙他馬援吳桓王等神廟七百餘所有害於人悉除之唯夏禹吳太伯季札伍胥四廟存焉

魏僕射元忠每立朝必得常處人或記之不差尺寸魏僕射本名眞宰　武后朝被羅織下獄有命出之小吏聞者以告魏驚喜曰汝名何曰元忠乃改從元忠焉

宗正諫敬則代著孝義自宇文周至　國家並令旌表門標六闕

中宗反正後有武當縣丞壽春周憬存慨有節操乃與王駙馬同皎謀誅武三思事發同皎見害憬遁於比干廟中自刎臨死謂左右曰比干忠臣也

神龍中洛城東地若水影纖微必照就視則無所見長史李承嘉上表慶賀

崔融司業作武后哀策文因發疾而卒時人以爲三二百年來無此文

朝儀魚袋之飾唯金銀二等至武后乃改五品以銅中宗反正從舊

景龍中中宗遊興慶池侍宴者遞起歌舞并唱下兵詞方便以求官爵給事中李景伯亦起唱曰迴波爾時酒卮兵兒志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宜於是乃罷坐

景龍中多於側門降　墨勑斜封以授人官爵時人號爲斜封官

景龍中妃主家競爲奢侈駙馬楊愼交武崇訓至油灑地以築毬場

兵部尚書韋嗣立景龍中　中宗與韋后幸其莊封嗣立爲逍遙公又改其所居鳳凰原爲清虛原鸚鵡谷爲幽棲谷吏部南院　無選人坐韋嗣立尚書之爲吏部始奏請有司供牀褥自後因爲故事

昆明池者漢孝武所穿有蒲魚利京師賴之　中

宗朝安樂公主請焉　帝曰前代已來不以與人
不可主不悅因大役人徒別掘一池號曰定昆池
既成　中宗往觀令公卿賦詩李黃門日知詩云
但願暫思居者逸無使當時作者勞及　睿宗即
位謂之曰當時朕亦不敢言非卿中正何能若是
無何而遷侍中
李侍中日知初為大理丞　武后方肆誅殺大卿
胡元禮承旨欲陷人死令日知改斷再三不從元
李使謂李曰胡元禮在此人莫覓活李起謂使者
日知諮卿李日知在此人莫覓死竟免之
中宗崩既除喪吐蕃來弔深衣練冠待於廟今定
陵自有寢廟若擇宗室最長者素服受禮於彼其
可乎舉朝稱善而從之
徐彥伯常侍　睿宗朝以相府之舊拜羽林將軍
徐既文士不悅武職及遷謂賀者曰不喜有遷且
喜出軍耳
崔司知琬　中宗朝為侍御史彈宗楚客反盛氣
作色　帝優之不令問因召每彈人必先進內狀
許乃可自後以為故事
代有山東士大夫類例三卷其非士族及假冒者
不見錄署云相州僧曇剛撰後柳常侍沖亦明於
族姓中宗朝為相州刺史詢問舊老云自隋已來
不聞有僧曇剛蓋嫉於時故隱名氏云
李大夫傑之為河南尹有婦人訴子不孝其子涕
泣不自辯明但言得罪於母死甘分察其狀非不
孝子再三喻其母母固請殺之李曰審然可買棺
來取兒屍因使人尾其後婦既出謂一道士曰事
了矣俄而棺至李尚冀其悔喻之如初婦執意彌
堅時道士方在門外密令捨之既出其不意一問
便曰其與彼婦人有私常為兒所制故欲除之乃

杖母及道士殺便以向棺載母喪以歸
裴知古自　中宗武后朝以知音直太常路逢乘
馬者聞其聲竊曰此人即當墮馬好事者隨而觀
之行未半坊馬驚墮殆死嘗觀人迎婦聞婦佩玉
聲曰此婦不利姑是日姑有疾竟死云其知音皆
此類也又善於撫衛開元十二年終年且百歲近
代言樂衛道彌為最天下莫能以聲欺者
曹紹蘷沈之弼皆為太樂令享北郊監享御史有
怒於蘷欲以樂不和為之罪雜扣鍾磬使蘷暗名
之無誤者由是反歎伏
元行沖賓客為太常少卿有人於古墓中得銅物
似琵琶而身正圓莫有識者元視之曰此阮咸所
造樂具乃令匠人改以木為聲甚清雅今呼為阮
咸是也
太平公主於京西市掘池贖水族之生者置其中
謂之放生池慕銘云龜言水蕃言市
今上之為潞州別駕將入朝有軍人韓凝禮自謂
知兆上因以食箸試之既布卦一箸無故自起凡
三偃三起觀者以為大吉徵既而誅韋氏定天保
因此行也凝禮起家五品至今猶存
今上既誅韋氏擢用賢俊改　中宗之政依貞觀
故事有志者莫不想望太平中書令元之璟御史
大夫構河南尹傑皆一時之選時人稱姚宋畢李
焉
張同州沛之在州也任正名為錄事劉幽求為朝
邑尉沛奴下諸官而獨呼二公為劉大任大若平
常之交
今上之誅韋氏沛兄涉為殿中監見殺并令誅沛
沛將出就州正名時假在家聞之遽出曰朝廷初
有大難同州京之佐輔奈何單使一至便害州將

請以死守之於是勸令覆奏因送沛於獄曰正名
若死使君可憂不然無慮也時方立元勳用事於
中竟脫沛於難二公之力
蕭至忠自晉州之入也蔣大理欽緒即其妹壻送
之曰以足下之才不憂不見用無為非分妄求至
忠不答蔣退而曰九代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
也哉至忠既至中書令歲餘以誅死
開元始年上悉出金銀珠玉錦繡之物於朝堂若
山積而焚之示不復御用也
姚開府凡三為相而必兼兵部至於軍鎮道里與
騎卒之數皆暗能計之矣
郭尚書元振始為梓州射洪令徵求無厭至掠部
人賣為奴婢者甚衆武后聞之使籍其家唯有書
數百卷後令閱資財所在知皆以濟人於是奇而
免之後為涼州都督路不拾遺蕃國聞其風多請
朝獻自國家善為涼州者郭居其最
今上之初吐蕃傾國作寇并官薛訥為元帥以禦
之大捷而還時有賀者退曰薛公謀而有禮宜有
凱旋故事每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賜王宮以下射
中鹿賜為第一院賜綾其餘布帛有差至開元八
年秋舍人許景先以為徒耗國賦而無益於事乃
破執之其禮至今遂絕
京城諸州邸貞觀初所造至開元初李尚書入悉
賣與居人以錢入官
崔湜之為中書令河東公張嘉貞為舍人湜輕之
常呼為張底後曾商量數事意皆出人右湜驚美
久之謂同官曰知無張底乃我輩一般人此終是
其坐處湜死十餘載河東公竟為中書焉
東封之歲洛陽平御路北市東南隅得銘漢丞相
長史朱買臣墓云蕃言市十載之後阿誰是七十

年丞相

源乾曜張說以八月初五今上生之日請爲千秋節百姓祭皆就此日名爲賽白帝群臣上萬歲壽王公戚里進金鏡綬帶士庶結絲承露囊更相遺問十九年春詔州縣社及眞並不得用牲牢薦脯醢而已十九年夏詔京都置太公廟於孔子廟之西以秋春仲月上戊日致祭漢留侯張良配享置令丞録事各一員

洛陽畫工解奉先爲嗣江王家畫壁像未畢而逃及見擒乃妄云功直已相當因於像前誓曰若負心者願死爲汝家牛歲餘奉先卒後歲餘王牸産一騎犢有白文於背曰解奉先觀者日夕如市時今上二十年也

后土祠隔河與梁山相望舊立山神像以配座如妃匹焉至開元中年始別建室而遷出之或云張燕公之爲也

懷州北有丹水其源出長平山下傳云秦殺趙卒其水變赤因以爲名今上始幸太原知其故改爲懷水湟津關爲冏密

開元初司農卿姜師度引洛水灌朝邑澤盡發以修堤堰基爲水所漱今復頹削焉

崔滌府日知歷職中外恨不居八座及爲太常於都寺廳事後起一樓正與尚書省相望人謂之崔公望省樓

俗五月五日爲競渡戲自襄州已南所向相傳云屈原初沉江之時其鄉人乘舟求之意急而爭前後因爲此戲

晉謝靈運鬚美臨刑施爲南海祗洹寺維摩詰鬚寺人保惜初不虧損 中宗朝安樂公主五日鬭百草欲廣其物色令馳驛取之又恐爲他人所得因剪弃其餘遂絶

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地有以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揚子雲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後左思以雄爲假稱珍恠不詳也

江寧縣寺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帝平陳已訝其古至今猶存

舊人皆服袠巾至周武始爲四脚國初又加巾子焉

高齊蘭陵王長恭白類美婦人乃著假面以對敵與周師戰於金墉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乃爲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今人面是

靈州鳴沙縣有沙人馬踐之輒鎗然有聲持至他處信宿之後而無復聲矣

今開通元寶錢武德四年鑄其文歐陽詢率更所書也

王右軍蘭亭序梁亂出在外陳天嘉中爲僧永所得至太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日或以獻晉王王不之寶後僧果從帝借搨及登極竟未從索果師死後弟子僧辯得之太宗爲秦王日見搨本驚喜乃貴價市大王書蘭亭終不至焉及知在辯師處使蕭翊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乃搨十本以賜近臣帝崩中書令褚遂良奏蘭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於昭陵

晉平南將軍侍中王廙右軍之叔父工草隸飛白祖述張衛法後得索靖書七月二十六日一紙每寶翫之遭永嘉喪亂乃四疊綴於衣中以過江今蒲州桑泉令豆盧器得之疊迹猶存

王右軍告誓文今之所傳即其藁草不具年月日朔其眞本云維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月辛亥而書亦眞小開元初年潤州江寧縣瓦官寺修講堂匠人於鴟吻內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縣丞李延業求得上岐王獻便留不出或云後却借岐王十二年王家失火圖書悉爲煨燼此書亦見焚云

盧黃門思道仕高齊久不得進時和士開方貴寵用事或謂盧曰何不一見和王思道素自高欲往恐爲人所見乃未明而行比至其門立者衆矣盧駐馬望之彼何人斯森然而與槐柳齊列因鞭馬疾去有過盧黃門思道者見一胡人在座問此何等答曰從兄浩反語盧浩尚爲老胡

梁常侍徐陵聘於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録其文集以遺陵令傳之江左陵還濟江而沉之從者以問陵曰吾爲魏公藏拙

隋唐嘉話下

袁白齋宋板重雕

唐國史補

李肇 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唐國史補三卷唐李肇撰肇有翰林志已著錄此書其官尚書左司郎中時所作也書中皆載開元至長慶間事乃續劉餗小說而作上卷中卷各一百三條下卷一百二條每條以五字標題所載如謂王維取李嘉祐水田白鷺之聯今李集無之又記霓裳羽衣曲一條沈括亦辨其妄又謂李德裕清直無黨謂陸贄誣于公異皆爲曲筆然論張巡則取李翰之傳所記左震李汧李廙顏真卿陽城歸登鄭絪孔戣田布鄒待徵妻元載女諸事皆有裨於風教又如李舟天堂地獄之說楊氏穆氏兄弟賓客之辨皆有名理末卷說諸典故及下馬陵相府蓮義亦資考據餘如摴蒱盧雉之訓可以解劉禹錫詩劍南燒春之名可以解李商隱詩可採者不一而足自序謂言報應敘鬼神徵夢卜近帷箔則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談笑則書之歐陽修作歸田錄自稱以是書爲式蓋於其體例有取云

唐國史補序

唐尚書左司郎中李肇撰

公羊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未有不因見聞而備故實者昔劉餗集小說涉南北朝至開元著爲傳記予自開元至長慶撰國史補慮史氏或闕則補之意續傳記而有不爲言報應敘鬼神徵夢卜近帷箔悉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談笑則書之仍分爲三卷

魯山乳兒子　崔顥見李邕
張說西嶽碑　兗公荅參軍
劉迅著六說　元宗幸長安
西國獻獅子　裴旻遇眞虎
僞撰庾桑子　李白脫靴事
張均荅弟垍　王維取嘉句
張旭得筆法　李陽冰小篆
絳州碧落碑　胡雛犯崔令
王積薪聞棊　房氏子鬭疾
王摩詰辨畫　張果老衣物
白岑發背方　張公毆渾瑊
安祿山心動　楊妃好荔枝
百錢翫錦鞠　元宗思張公
臨淮代汾陽　蜀郡萬里橋
李翰論張巡　左震斬巫事
李唐諷肅宗　柳芳續韋書
李華含元賦　李翰借音樂
二李敘昭穆　李稹稱族望
張說婚山東　王家號鈒鏤

楊氏居閿鄉　元次山稱呼
出家大丈夫　李勉投犀象
李廙有清德　李華感節婦
李嶠詩擅場　袁傪破賊事
郗昂犯三怒　劉晏見錢流
母喜嚴武死　鄭損爲鄉葬
劉迺遷幸議　魚朝恩講易
淮水無支奇　佛法過海東
路嗣恭入覲　都盧緣橦歌
韓滉召徑山　黃三姑窮理
李丹與妹書　熊執易義風
劉頗償甕直　德宗恕尼哭
楊炎有崖谷　盧杞論官猪
王武俊決水　執朱泚使者
裴佶伴爲奴　李令能戢兵
于公異露布　李令戮臣首
埋懷村下營　韓滉自負米
張鳳翔被害　韓滉過大梁

盧杞爲奸邪　馬燧雪懷光
和解二勳臣　李馬不舉樂
盧邁撤醯醋　包佶惡陳氏
顏魯公死事　高郢陷河中
竇申號鵲喜　三處士高卑
汴州佛流汗　德宗望雲騅
命馬繼祖名　徐州朝天行
伊李署子壻　李泌任虛誕
李氏子墜塔　療風醞蛇酒
烏鬼報王稹　韋丹贖易黿
陽城裂白麻　裴延齡畫鵰
韓皐劾呂渭　張造批省牒
張宏毅過驛　韋倫朝朔望
韓陸同史幕　三評事除拜
諸道出界糧
右卷上凡一百三節

渾令喜不疑　韋皐大汾陽
韋太尉設教　高郢焚制草
楊穆分優劣　穆氏四子目
孟容拒宦者　德宗幸金鑾
行狀比桓文　閻吉州入道
韋皐白方語　恥升第爲貢
誤造鄭雲逵　何儒亮訪叔
陸羽得姓氏　顧況多輕薄
崔膺性狂率　劉劇假官稱
康崑崙琵琶　懸貝米盡圖
京兆府筵餞　劉禹埋首洞
李惠登循吏　陽城勉諸生
貢院文館事　李實薦蕭祐
任迪簡啜醋　熊執易諫疏
應制拜公在　崔叔清惡詩
馬暢宅大杏　曹洽殺小使
薛尚衍何辨　裴樞節度使
史牟殺外甥　鄭珣瑜罷相
王叔文揚言　鄭絪草詔事
議始得邪公　劉闢爲亂階

韋李皆心疾　唐衢唯善哭
得草聖三昧　李約買蕭字
韓愈登華山　王先生名言
滎澤蓮花漏　百官待漏院
封山帆有雨　役者將化虎
鳩烏久愈壽　犀牛解鴆毒
張氏三代相　高郢致仕制
苗夫人貴盛　李錡裂襟書
李鍔自約因　裴垍報崔樞
憲宗問京尹　獨孤郁嘉壻
韋相叱廣宜　韋相拒碑誌
杜羔有至行　余長安復讎
孔戣論海味　侯高試縣令
毬場草生對　鄭陽武易比
王相注太元　補文宰臣錄
陳諫閑染術　求碑誌救貧
崔昭行賄事　夜不開女牆
王鍔散財貨　韓琬賊張圖

陳儀刺高洪　論害武相事
晉公祭王義　張仲方駁謚
李氏公惠卿　李愬用李祐
韓昶同將朝　鑒虛煑肉法
盧昂惡琵琶　京師尚牡丹
郗昶食吐書　王忱百日約
公主降回鶻　趙太常精健
田孝公自殺　韋山甫服餌
僧靈澈元闕　貯酷辨峻能
王彥伯治疾　宋濟有義聲
王四舅一字　賈氏白麥麵
渤渡中浸黃　射雉免之法
古屋東窗戶　故囚報李勉
妾報父冤事
右卷中凡一百三節
近代宰相評　拜相禮優異
宰相判事目　臺省相呼目
兩省上事儀　中書參酌院

論僕射儀注　論尚書丞郎
申明同省敕　長名定留放
就私第注官　郎官判南曹
李建論選集　宋沇偽黃案
郎官分判制　敘諸曹題目
度支判出入　當直夜發敕
省中四軍案　御史臺故事
御史擾同州　崔御史巡囚
御史給公券　御史爭驛廳

用使下御史　臺省相覺憎
內外諸使名　敘著名諸公
敘專門之學　張參手寫書
熊氏類九經　高定易外傳
董和通乾論　詩賜戴叔倫
二文僧首出　韋應物高潔
李益著詩名　韓沈良史才
張登善小賦　敘近代文妖
敘進士科舉　禮部置貢院

曲號義陽子　宋濟答客嘲
宋五又坦率　敘時文所尚
裴冀論試題　二崔俱捷事
熊執易抱場　第果實進士
韓愈引後進　宋沇得徵調
李汧公琴名　雷氏琴品第
鄭宥調二琴　韓會歌妙絕
李舟著笛記　李牟夜吹笛
趙璧說五絃　李八郎善歌
于公嫉知音　于公順聖樂
曲名想夫憐　訛謬坊中語
敘諸茶品目　敘酒名著者
敘諸州精紙　貨賄通用物
詼諧等所自　敘風俗所侈
飲酒四字令　敘博長行戲
董叔儒博經　敘古樗蒲法
敘舟檝之利　獅子國海船
舟中鼠有靈　天官所書氣

虹蜺颶風母　人食雷公事
龍門人善游　杜邠公下峽
魚登龍門化　蟻為主簿蟲
江東吐蚊鳥　猓然有人心
猩猩好酒屐　甘子不結實
揚州江心鏡　蘇州傷荷藕
宣州兔毛褐　越人娶織婦
造物由水土　善和坊御井
敘祠廟之弊　蛆庫蔡伯喈
大學尼議政　元義使新羅
李汭不受贈　虜帳中烹茶
維州復陷事　贊普妻名號

右卷下凡一百二節

唐國史補目錄終

唐國史補卷之上凡一百三節

唐　李肇　撰

元魯山自乳兄子數日兩乳湩流兄子能食其乳方止

崔顥有美名李邕欲一見開館待之及顥至獻文首篇曰十五嫁王昌邕叱起曰小子無禮乃不接之

元宗令張燕公撰華嶽碑首四句或云一行禪師所作或云碑之文鑿破亂取之曰巉巉太華柱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見仙掌

陸兗公為同州刺史有家僮遇參軍不下馬參軍怒欲賈其事鞭背見血入白兗公曰卑吏犯某請去官公從容謂曰奴見官人不下馬打也得不打也得官人打了去也得不去也得參軍不測而退

劉迅著六說以探聖人之旨唯說易不成行於代者五篇而已識者伏其精峻

元宗開元二十四年時在東都因宮中有怪明日召宰相欲西幸裴稷山張曲江諫曰百姓場圃未畢請待冬中是時李林甫初拜相竊知上意及班旅退佯為蹇步上問何故對曰臣非病疾願獨奏事乃言二京陛下東西宮也將欲駕幸焉用擇時假有妨于刈穫則獨可蠲免沿路租稅臣請宣示有司即日西幸上大悅自此駕至長安不復東矣旬月耀卿九齡俱罷而牛仙客進焉

開元末西國獻獅子至長安西道中繫于驛樹樹近井獅子哮吼若不自安俄頃風雷大至果有龍出井而去

裴旻為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嘗一日斃虎三十有一因憩山下四顧自若有一老父至曰此皆彪也似虎而非將軍若遇真虎無能為也旻曰真虎安

在乎老父曰自此而北三十里往往有之晏𨽻馬而往次蒹葭中果有真虎騰出狀小而勢猛據地一吼山石震裂晏馬辟易弓矢皆墜殆不得免自此慙愧不復射虎

天寶中天下屢言聖祖見因以四子列學官故有偶爲庚桑子者其辭鄙俚非聖賢書

李白在翰林多沈飲元宗令撰樂辭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能動索筆一揮十數章文不加點後對御引足令高力士脫鞾上命小閹排出之

張均張垍兄弟俱在翰林垍以尚主獨賜珍玩以誇于均均笑曰此乃婦翁與女壻固非天子賜學士也

王維好釋氏故字摩詰立性高致得宋之問輞川別業山水勝絕今清源寺是也維有詩名然好取人文章嘉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英華集中詩也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李嘉祐詩也

張旭草書得筆法後傳崔邈顏真卿旭言始吾見公主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旭飲酒輒草書揮筆而大叫以頭揾水墨中而書之天下呼爲張顛醒後自視以爲神異不可復得後輩言筆札者歐虞褚薛或有異論至張長史無間言矣

李陽冰善小篆自言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言也開元中張懷瓘撰書斷陽冰張旭並不及載

絳州有碑篆字與古文不同頗爲怪異李陽冰見而寢處其下數日不能去驗其文是唐初不載書者姓名碑上有碧落二字人謂之碧落碑

梨園弟子有胡雛者善吹笛尤承恩寵嘗犯洛陽令崔隱甫已而走入禁中元宗非時託以他事召隱甫對胡雛在側指曰就卿乞此得否隱甫對曰陛下此言是輕臣而重樂人也臣請休官再拜將出上遽曰朕與卿戲耳遂令曳出雛至門外立杖殺之俄頃有敕釋放已死矣乃賜隱甫絹百匹

王積薪棊術功成自謂天下無敵將遊京師宿于逆旅既滅燭聞主人媼隔壁呼其婦曰良宵難遣可棊一局乎婦曰諾媼曰第幾道下子矣婦曰第幾道下子矣各言數十媼曰爾敗矣婦曰伏局積薪暗記明日覆其勢意思皆所不及也

韋陟有疾房太尉使子弟問之延入臥內行步悉藉茵毯房氏子弟襪而後登侍婢皆笑舉朝以韋氏貴盛房氏清儉俱爲美談

王維畫品妙絕于山水平遠尤工今昭國坊庾敬休屋壁有之人有畫奏樂圖維孰視而笑或問其故維曰此是霓裳羽衣曲第三疊第一拍好事者集樂工驗之一無差謬

天寶末有人于汾晉間古墓穴中得所賜張果老敕書手詔衣服進之乃知其異

白岑嘗遇異人傳發背方其驗十全岑賣弄以求利後爲淮南小將節度使高適脅取其方然終不甚效岑至九江爲虎所食驛吏收其囊中乃得真本太原王昇之寫以傳布

渾瑊太師年十一歲隨父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問曰將乳母來否其年立跳盪功後二年拔石堡城收龍駒島皆有奇効

安祿山恩寵寖深上前應對雜以諧謔而貴妃常在坐詔令楊氏三夫人約爲兄弟由是祿山心動及聞馬嵬之死數日歎惋雖林甫養育之而國忠激怒之然其他腸有所自也

楊貴妃生於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勝蜀者故每歲飛馳以進然方暑而熟經宿則敗後人皆不知之

元宗幸蜀至馬嵬驛命高力士縊貴妃于佛堂前梨樹下馬嵬店媼收得錦靿一隻相傳過客每一借翫必須百錢前後獲利極多媼因至富

元宗至蜀每思張曲江則泣下遣使韶州祭之兼賚貨幣以恤其家其誥辭刻于白石山屋壁間

郭汾陽自河陽入李太尉代領其兵舊營壘也舊士卒也舊旗幟也光弼一號令之精彩皆變

蜀郡有萬里橋元宗至而喜曰吾常自知行地萬里則歸

張巡之守睢陽糧盡食人以至受害人亦有非之者上元二年衛縣尉李翰撰巡傳上之因請收葬睢陽將士骸骨又採從來論巡守死立節不當異議者五人之辭著于篇

肅宗以王嶼爲相尚鬼神之事分遣女巫遍禱山川有巫者少年盛服棄傳而行中使隨之所至之地誅求金帛積載于後與惡少年十數輩橫行州縣間至黃州左震爲刺史震至驛而門扃不啓震乃壞鏁而入曳巫者斬之階下惡少年皆死籍其緡錢巨萬金寶堆積悉列上而言曰臣已斬巫請以所積貲貨以貸貧民輸稅其中使送上臣當萬死朝廷厚加慰獎拜震商州刺史

肅宗五月五日抱小公主對山人李唐于便殿顧唐曰念之勿怪唐曰太上皇亦應思見陛下肅宗涕泣是時張氏已盛不由己矣

柳芳與韋述友善俱爲史官述卒後所著書有未畢者多芳與續之成軸也

李華含元殿賦初成蕭穎士見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著論言龜卜可廢可謂深識之士矣以失節賊庭故其文殷勤于四皓元魯山極筆于權者作心所愧也

李翰文雖宏暢而思甚苦澀晓居陽翟常從邑令皇甫曾求音樂思涸則奏樂神全則綴文

李贊皇嶠初與李奉宸迥秀同在廟堂奉詔爲兄弟又西祖令璋與信安王禕同產故趙郡隴西二族昭穆不定一曾中或孫爲祖或祖爲孫

李稹酒泉公義琰姪孫門戸第一而有清名常以爵位不如族望官至司封郎中懷州刺史與人書札唯稱隴西李稹而不銜

張燕公好求山東婚姻當時皆惡之及後與張氏爲親者乃爲甲門

四姓唯鄭氏不離滎陽有岡頭盧澤底李土門崔家爲鼎甲太原王氏四姓得之爲美故呼爲鈒鏤王家喻銀質而金飾也

楊氏自楊震號爲關西孔子葬于潼亭至今七百年子孫猶在閿鄉故宅天下一家而已

元結天寶之亂自汝濆大率鄰里南投襄漢保全者千餘家乃舉義師宛葉之間有嬰城扞寇之功結天寶中始在商餘之山稱元子逃難入猗玗山或稱浪士漁者呼爲聱叟酒徒呼爲漫叟及爲官呼爲漫郎

崔趙公嘗問徑山曰弟子出家得否答曰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將相所爲也

李汧公勉爲嶺南節度使罷鎮行到石門停舟悉搜家

人畢家投于江中而去

李輿爲尚書左丞有清德其妹劉晏妻也晏方秉權嘗造廙宅延至晏室見其門簾甚弊乃令潛度廣狹以粗竹織成不加緣飾將以贈廙三攜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江左之亂江陰尉鄔載妻蔣氏爲盜所掠密以其夫棺告托于村嫗而後死之李華爲哀節婦賦行于當代

郭暧昇平公主駙馬也盛集文士即席賦詩公主帷而觀之李端中宴詩成有荀令何郎之句衆稱妙絕或謂宿構端曰願賦一韻錢起曰請以起姓爲韻復有金埒銅山之句暧大出名馬金帛遺之是會也端擅場送王相公之鎮幽朔韓翃擅場送劉相之巡江淮錢起擅場

袁傪之破袁晁擒其僞公卿數十人州縣大具桎梏謀必生致闕下傪曰此惡百姓何足煩人乃各遣笞臀而釋之

鄭昂與韋陟友善因話國朝宰相陟曰誰最無德昂誤對曰韋安石也已而驚走出逢吉溫于街中溫問何此蒼遑答曰適與韋尚書話國朝宰相最無德者本欲言吉頊誤云韋安石既而又失言復鞭馬而走抵房相之

第琯執手慰問之復以房融爲對昂有時稱忽一日驚犯三人寧朝嗟歎惟韋陟遂與之絶

劉忠州晏通百貨之利自言如見地上錢流每入朝乘馬則爲鞭算居取便安不慕華屋食取飽適不務兼品馬取穩健不擇毛色

嚴武少以強俊知名蜀中坐衙杜甫袒跣登其机案武愛其才終不害然與章彝素善再入蜀談笑殺之及卒母喜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官婢矣

大歷初關東人疫死者如麻滎陽人鄭損率有力者每

鄉大爲一墓以葬棄尸謂之鄉葬翕然有仁義之聲贈則盧藏用外甥不仕鄉里號曰雲居先生

代宗朝百寮立班良久閤門不開魚朝恩忽擁白刃十餘人而出宣示曰西蕃頻犯郊圻欲幸河中如何宰相已下不知所對而倉遑頗甚給事中劉不記名出班抗聲曰敕使反耶屯兵無數何不扞寇而欲脅天子去宗廟仗內震聳朝恩大恐駭而退因罷遷幸之議

魚朝恩于國子監高座講易盡言鼎卦以挫元玉是日百官皆在縮不堪其辱載獨怡然朝恩退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

楚州有漁人忽于淮中釣得古鐵鏁挽之不絶以告官刺史李陽大集人力引之鏁窮有青獼猴躍出水復沒而逝後有驗山海經云水獸好爲害禹鏁于軍山之下其名曰無支奇

佛法自西土故海東未之有也天寶末揚州僧鑒真始往倭國大演釋教經黑海蛇山其徒號過海和尚

柳相初名載後改名渾佐江西幕中嗜酒好入鄽市不事拘檢時路嗣恭初平五嶺元載奏言嗣恭多取南人金寶是欲爲亂陛下不信試召之必不入朝三伏中遣詔使至嗣恭不慮請待秋涼以修覲禮渾入雨泣曰公有大功方暑而追是爲執政所中今少遲延必族滅矣嗣恭懼曰爲之奈何渾曰健步追還表緘公今日過江宿石頭驛乃可嗣恭從之代宗謂載曰嗣恭不俟駕行矣載無以對

元載擅權累年客有爲都盧緣橦歌諷其至危之勢載覽而泣下

韓晉公聞徑山以爲妖妄肩輿召至庭中望其狀貌不

覺生敬乃爲設食出妻子以拜之妻乃曰願乞一號徑山曰功德山後聞自杭至潤婦人乞號皆得功德山也

杭州有黃三姑者窮理盡性時徑山有盛名常倦應接訴于三姑姑曰皆自作也試取魚子來咬著定有許鬧事徑山心伏或云夏三姑

李丹爲虔州刺史與妹書曰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生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聞者以爲知言

熊執易應舉道中秋雨泥潦逆旅有人同宿而屢歎息者問之乃堯山令樊澤將赴制舉驢劣不能進執易乃輟所乘馬并囊中縑帛悉與澤以遂其往詰朝執易乃東歸

灞滻道中有車載瓦甕塞于隘路屬天寒冰雪峻滑進退不得日向莫官私客旅羣隊鈴鐸數千羅擁在後無可奈何有客劉頗者揚鞭而至問曰車中甕直幾錢答曰七八千頗遂開囊取縑立償之命僮僕登車斷其結絡悉推甕于崖下須臾車輕得進羣譟而前

元載之敗其女資敬寺尼眞一納于掖庭德宗即位召至别殿告其父死眞一自投于地左右皆叱之上曰焉

有聞親之喪責其哭踴遂令扶出聞者殞涕

德宗在東宮雅知楊崖州嘗令打李楷洛碑釘壁以玩及即位徵拜炎有崖谷言論持正對見必爲之加敬歲餘頗倦盧杞揣知而陰中之

盧杞除虢州刺史奏言臣聞虢州有官猪數千頭爲患上曰爲卿移于沙苑何如對曰同州豈非陛下百姓爲患一也臣謂無用之物與人食之爲便德宗歎曰卿理虢州而憂同州百姓宰相材也由是屬意于杞卒秉其

奏

五節度討魏州王武俊來救引水以圍官軍樵採路絶馬司徒求于武俊曰若開路營退軍武俊曰我不會諸將討賊不利而退何詞以見天子遂令決水官軍退三十里復下軍營

李相夷簡未登第時爲鄭縣丞涇州之亂有使走驛東去甚急夷簡入白刺史曰聞京城有故此使必非朝命請執而問之果朱泚使朱滔也

朱泚之亂裴佶與衣冠數人佯爲奴求出城佶貌寢自

稱甘草門兵曰此數子非人奴如甘草者不疑

李令軍逼神麃倉賊張光晟內應晟乃得入先斬光晟又與駱元光爭功寘辭以待元光方食而覺走歸營不復更出然晟功戰兵最大也

德宗覽李令收城露布至臣已肅清宮禁祗謁寢園鐘簴不移廟貌如故感涕失聲左右六軍皆嗚咽露布于公異之詞也議者以國朝捷書露布無如此者公異後爲陸贄所忌誣以家行不至賜孝經一卷坎壈而終朝野惜之

德宗初復宮闕所賜勳臣第宅妓樂李令爲首渾侍中次之

司徒馬燧討李懷光自太原引兵至寶鼎下營因問其地名答曰埋懷村乃大喜曰擒賊必矣至是果然

韓晉公滉聞奉天之難以夾練囊緘盛茶末遣健步以進御至發軍食常自負米一石登舟大將已下皆運一日之中積載數萬斛後大修石頭五城召補迎駕子弟亦招物議也

張鳳翔聞難遣出所有衣服并其家人釧釵枕鏡列于

小廳將斷行在俄頃後院火起妻女出而投鹽鹽遂與判官由水竇得出匿村舍中數日稍定會鹽家僮先知之走告軍中軍中計議迎鹽遂遇害也

韓晉公自江東入覲氣燄傑出是時劉元佐在大梁倔强難制滉欲必致朝覲結爲兄弟入拜其親駐車三日大出金帛賞勞一軍爲之傾動元佐敬伏乃使人密聽滉滉夜問孔目吏曰今日所費多少詰責頗細元佐笑而鄙之

德宗既貶盧杞然常思之後欲稍還朝臣恐懼皆有諫疏上問李汧公曰盧杞何處姦邪勉曰天下以爲姦邪而陛下不知所以爲姦邪也

初馬司徒面雪李懷光德宗正色曰唯卿不合雪人惶恐而退李令聞之請全軍自備資糧以討凶逆由此李馬不叶

李令嘗爲制將將軍至西川與張延賞有隙及延賞大拜二勳臣在朝德宗令韓晉公和解之每宴樂則宰臣盡在太常教坊音聲皆至恩賜酒饌相望于路

李馬二家日出無音樂之聲則執金吾奏俄頃必有中

使來問大臣今日何不舉樂

盧相邁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堪邁笑而答曰足下終日食鹽醋復又何堪矣

包佶自陳少游所困遂命其子曰意欲數代不與陳氏爲婚媾

顏魯公之在蔡州再從姪峴家僮銀鹿始終隨之淮西賊將僭竊問儀注于魯公公答曰老夫所記唯諸侯朝覲之禮耳臨以白刃觀之晏然嘗草遺表及自爲墓誌祭文以置座隅竟遇害于龍興寺

李懷光之反高貞公陷于河中與呂鳴岳張延英謀誅之事洩二將遇害懷光執之于庭辭氣不撓又說懷光子璀駐軍四十七日時李少保鄘亦在獄中

竇參之敗給事中竇申止于配流德宗曰吾聞申欲至人家謂之鵲喜遂賜死

陽城居夏縣拜諫議大夫鄭鋼居閿鄉拜拾遺李周南居曲江拜校書郎時人以爲轉遠轉高轉近轉卑

汴州相國寺言佛有流汗節帥劉元佐遽命駕自持金帛以施之日中其妻子亦至明日復起輸齋財由是將

吏商賈奔走道路唯恐輸貨不及乃令官爲簿書籍其所入十日乃閉寺門曰佛汗止矣所入蓋巨萬計悉以贍軍

德宗幸梁洋唯御騅馬號望雲騅者駕還京飼以一品料暇日牽而視之至必長鳴四顧若感恩之狀後老死飛龍廄中貴戚多圖寫之

馬司徒孫始生德宗命之曰繼祖退而笑曰此有二義意謂以索繫祖也

張建封自徐州入覲爲朝天行末句云賴有雙旌在手中鏌鎁昨夜新磨了德宗不說

伊慎每求甲族以嫁子李長榮則求時名以嫁子皆自署爲判官奏曰臣不敢學交質罔上德宗從之

李相泌以虛誕自任嘗對客曰令家人速灑埽今夜洪崖先生來宿有人遺美酒一榼會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來與君同傾傾之未畢閽者云某侍郎取榼子泌命倒還之略無怍色

李氏子爲千牛與其儕類登慈恩寺塔窮危極險躡出檻外失身而墜賴腰帶挂釘風搖久而未落同登者驚

倒檻內不能起院僧遥望急呼一寺皆出以救連衣爲繩久乃取之下經宿乃蘇

李丹之弟患風疾或說烏蛇酒可療乃求黑蛇生置甕中醞以麴蘖要聽蛇聲數日不絕及熟香氣酷烈引滿而飲之斯須悉化爲水惟毛髮存焉

裴中令爲江陵節度使軍將譚弘受王稹往嶺南充使向至桂林館爲羣烏所噪王稹以石擊之烏中腦而墜死于竹林中其同行譚弘受忽病頭痛不可前令王稹先行去戒途遞相待或先報我家令人相接尋裴中令夢譚弘受言在道爲王稹所殺掠其錢物委屍在竹林中兩日內王稹合到乞令公治之王稹至遂付推司鞫楚伏法旬日弘受到知擊烏之事乃是烏鬼報讎也

韋丹少在東洛嘗至中橋見數百人喧集水濱乃漁者網得大黿繫之橋柱引頸四顧似有求救之狀丹問曰幾千錢可贖答曰五千文丹曰吾祇有驢直三千可乎曰可于是與之放黿水中徒步而歸後報恩別有傳

陽城爲諫議大夫德宗欲用裴延齡爲相城曰白麻若出吾必裂之而死德宗聞之以爲難竟寢之

裴延齡恃恩輕躁班列懼之唯顧少連不避延齡嘗畫一鵰羣鳥噪之以獻上上知衆怒如是故益信之而竟不大用

韓皐自中書舍人除御史中丞西省故事閣老改官則詞頭送以次人是時呂渭草敕皐憂恐問曰改何官渭不敢告皐劫之曰與公一時左降渭懼乃告之皐又欲訴于宰相渭執之牽其襟翊徇至午後三刻乃止

貞元中度支欲斫取兩京道中槐樹造車更栽小樹先符牒渭南縣尉張造造批其牒曰近奉文牒令伐官槐若欲造車豈無良木恭惟此樹其來久遠東西列植南北成行輝映秦中光臨關外不惟用資行者抑亦曾蔭學徒拔本塞源雖有一時之利深根固蔕須存百代之規况神堯入關先駐此樹元宗幸嶽見立豐碑山川宛然原野未改且邵伯所憩尚自保全先皇舊游寧宜翦伐思人愛樹詩有薄言運斧操斤情所未忍付司具狀牒上度支使仍具奏聞遂罷造尋入臺

李汶爲商州刺史渭南尉張宏毅過商州汶意謂必來干我以請餼 須臾吏報宏毅發去矣汶曰未嘗有也

及拜御史中丞首請爲監察御史于是宏毅有時望

韋倫爲太子少保致仕每朝朔望羣從甥姪候于下馬橋不減百人

陸長源以舊德爲宣武軍行軍司馬韓愈爲巡官同在使幕或譏其年輩相遼愈聞而答曰（一本作周愿曰）大蟲老鼠俱爲十二相屬何怪之有旬日傳布于長安

韓令爲宣武軍節度使張正元爲邕管經略使王宗爲壽州刺史皆自試大理評事殊拜本寺移牒醾光寺[illegible]相次而至寺監爲榮

貞元十五年討吳少誠始令度支供儲道出界糧元和十年又加其數矣

唐國史補卷之上 終

唐國史補卷之中 凡一百三節

德宗自復京闕常恐生事一郡一鎮有兵必姑息之唯渾令公奏事不過輒私喜曰上必不疑我也

郭汾陽再收長安任中書令二十四考勳業福履人臣第一韋太尉皐鎮西川亦二十年降土蕃九節度擒論莽熱以獻大招附西南夷任太尉封南康王亦其次也

韋太尉在西川凡事設教軍士將吏婚嫁則以熟綵衣給其夫氏以銀泥衣給其女氏又各給錢一萬死葬稱是訓練稱是內附者富贍之遠來者將迎之極其聚斂坐有餘力以故軍府寖盛而黎甿重困及晚年爲月進終致劉闢之亂天下譏之

高貞公郢爲中書舍人九年家無制草或問曰前輩皆有制集公獨焚之何也答曰王言不可存于私室

貞元中楊氏穆氏兄弟人物氣槩不相上下或言楊氏兄弟賓客皆同穆氏兄弟賓客各殊以此爲優劣

穆氏兄弟四人贊質員賞時人謂贊俗而有格爲酪質美而多入爲酥員爲醍醐言粹而少用賞爲乳腐言最凡固也

許孟容爲給事中宦者有以台座誘之者拒而絕之雖不大拜亦不爲患

德宗幸金鑾院問學士鄭餘慶曰近日有衣作否餘慶對曰無之乃賜百縑令作寒服

劉太眞爲陳少游行狀比之齊桓晉文物議薄騰後坐貢院任情貢及前事乃貶信州刺史

閻寀爲吉州刺史表請入道賜名遡棠隷桃源觀朝端盛賦詩以贈之戎昱詩云廬陵太守近隳官月帔初朝五帝壇

國子司業韋聿皐之兄也中朝以爲戲弄嘗有人言九宮休咎聿曰我家白方常在西南二十年矣

權相爲舍人以聞望自處嘗語同僚曰未嘗以科第爲資鄭雲逵戲曰更有一人遠問誰答曰韋聿者也滿座絕倒

鄭雲逵與王彥伯鄰居嘗有客來求醫誤造雲逵門雲逵知之延入與診候曰熱風頗甚客又請藥方雲逵曰某是給事中若覓國醫王彥伯東鄰是也客驚走而出自是京城有乖宜者皆曰熱風或云即劉侻也

進士何儒亮自外州至訪其從叔誤造郎中趙需宅白云同房會冬至需家致宴揮霍需曰既是同房便令引入就宴姊妹妻女並在座焉儒亮食畢徐出需細審之乃何氏子也需大笑儒亮歲餘不敢出京師自是呼爲何需郎中

竟陵僧有于水濱得嬰兒者育爲弟子稍長自筮得蹇之漸繇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令姓陸名羽字鴻漸羽有文學多意思恥一物不盡其妙茶術尤著鞏縣陶者多爲甆偶人號陸鴻漸買數十茶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輒灌注之羽于江湖稱竟陵子于南越稱桑苧翁與顏魯公厚善及元眞子張志和爲友羽少事竟陵禪師智積異日在他處聞禪師去世哭之甚哀乃作詩寄情其略云不羨白玉盞不羨黃金罍亦不羨朝入省亦不羨暮入臺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貞元末卒

吳人顧況詞句清絕雜之以詼諧尤多輕薄爲著作郎傲毀朝列貶死江南

崔膺性狂率張建封美其才引以爲客隨建封行營夜

中大呼驚軍軍士皆怒欲食其肉建封藏之明日置宴其監軍使曰某與尚書約彼此不得相違建封曰諾監軍曰某有請請崔膺建封曰如約逡巡建封復曰某有請監軍曰唯卻請崔膺合座皆笑然後得免

江淮客劉圓嘗謁江州刺史崔沆稱前拾遺沆引坐徐勘曰諫官不可自稱司直評事可矣須臾他客至圓抑揖曰大理評事劉圓沆甚奇之

韋應物爲蘇州刺史有屬官因建中亂得國工康崑崙琵琶至是送官表奏入內

江淮賈人積米以待踊貴圖畫爲人持錢一千買米一斗以懸于市揚子留後徐粲杖殺之

德宗非時召吳湊爲京兆尹便令赴上湊疾驅請客至府已列筵畢或問曰何速吏對曰兩市日有禮席舉鐺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之饌常可立辦也

劉澭拔涿州兵數千歸朝法令齊整雞犬無遺受行秦州刺史理普潤軍中不置更漏不設音樂士卒疾者策杖問之死者哭之時人疑其姦雄後拜節度而卒

李惠登自軍校授隨州刺史自言吾二名唯識惠字不識登字爲理清儉不求人知兵革之後闔境大化近代循吏無如惠登者

國子監諸館生洿雜無良陽城爲司業以道德訓喻有遺親三年者勉之歸覲由是生徒稍變自天寶五年置廣文館至今堂宇未起材木堆積主者或盜用之

李實爲司農卿督責官稅蕭祐居喪輸不及期實怒召至租車亦至故得不罪會有賜與當爲謝狀嘗秉筆者有故實急乃曰召衣齊衰者祐至立爲草狀實大喜延英面薦德宗問居喪禮服指以待及釋服明日以處士

拜拾遺貌雖工文章善書畫好鼓琴其拔擢乃偶然耳

任迪簡爲天德軍判官軍讌後至當飲觥酒軍吏誤以醋酌迪簡以軍使李景略嚴暴發之則死者多矣乃强飲之吐血而歸軍中聞者皆感泣後景略因爲之省刑及景略卒軍中請以爲主自衛佐拜御史中丞爲軍使後至易定節度使時人呼爲呷醋節帥

熊執易爲補闕上疏極諫竊示僚友歸登登慘然曰願寄一名雷霆之怒恐足下不足以獨當也

德宗晚年絕嗜慾尤工詩句臣下莫可及每御製奉和退而笑曰排公在俗有投石之兩頭置標號曰排公以中不中爲勝負也

杜太保在淮南進崔叔清詩百篇德宗謂使者曰此惡詩焉用進時呼爲准敕惡詩

馬司徒之子暢以第中大杏饋竇文場文場以進德宗未嘗見頗怪之令使就第封杏樹暢懼進宅廢爲奉誠園屋木盡拆入內也

姚南仲滑州苦於監軍使薛盈珍遣部將曹洽奏論盈珍盈珍亦遣小使偕行洽自度不得盡言于上至滋水

驛夜半先殺小使乃自殺縅遺表于囊中

于司空頔方熾於襄陽朝廷以大閹薛尚衍監其軍尚衍至頔用數不厚待尚衍晏如也後旬日請出遊及昇而歸帟幕茵榻什器一以新矣又列犢車五十乘實以綾綵尚衍頷之而已亦不形言頔歎曰是何祥也

襄州人善爲漆器天下取法謂之襄樣及于司空頔爲帥多酷暴鄭元鎮河中亦虐遠近呼爲襄樣節度

史牟榷鹽于解縣初變榷法以中朝廷有外甥十餘歲從牟檢畦拾鹽一顆以歸牟知立杖殺之其姊哭而出

救已不及矣

鄭相珣瑜方上堂食王叔文至韋執誼遽起延入閤內珣瑜歎曰可以歸矣遂命駕不終食而出自是罷相

王叔文以度支使設食于翰林中大會諸閹袖金以贈明日又至揚言聖人適于苑中射兔上馬如飛敢有異議者腰斬其日乃丁母憂

順宗風噤不言太子未立牛美人有異志上召學士鄭絪於小殿令草立儲詔絪搦管不請而書立嫡以長四字跪而上呈帝深然之乃定

憲宗固英主也然始即位得杜邠公大啓胸臆以致其道作事謀始邠公之力也

元和初陰陽家言五福太一在蜀故劉闢造五福樓符載爲之記初劉闢有心疾人自外至輒如吞噬之狀同府崔佐時體甚肥碩闢據地而吞背裂血流獨盧文若至不吞故後自惑爲亂

起居舍人韋綬以心疾廢校書郎李播亦以心疾廢播常疑遇毒鑠井而飲散騎常侍李益少有疑病亦心疾也夫心者靈府也爲物所中終身不痊多思慮多疑惑乃疾之本也

唐衢周鄭客也有文學老而無成唯善哭每一發聲音調哀切聞者泣下常遊太原遇享軍酒酣乃哭滿坐不樂主人爲之罷宴

長沙僧懷素好草書自言得草聖三昧棄筆堆積埋於山下號曰筆塚

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一蕭字存焉李約竭産自江南買歸東洛匾于小亭以翫之號爲蕭齋

韓愈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峰度不可返乃作遺書發狂慟哭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

羅浮王先生人或問爲政難易先生曰簡則易又問儒釋同道否先生曰直則同

越僧靈澈得蓮花漏于廬山傳江西觀察使韋丹初惠遠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銅葉製器狀如蓮花置盆水之上底孔漏水半之則沈每晝夜十二沈爲行道之節雖冬夏短長雲陰月黑亦無差也

舊百官早朝必立馬于望仙建福門外宰相于光宅車坊以避風雨元和初始制待漏院

京輔故老言每營山陵封輒雨至少霖淫亦十餘日矣

元和初洪崖冶有役者將化爲虎衆呼以水沃之乃不得化或問苕谿子是何謂也荅曰陽極而陰騰極而明爲雷爲電爲雪爲霜形之老之死之入聚者卵九竅者胎推遷之變化也燕雀爲蛤野雞爲蜃蝦蟇爲鶉鷃蛹爲蛾蚯蚓爲百合腐草爲螢火烏足之根爲蠐螬入竹生青蜓田鼠爲鴽老鸖爲猿胸蒸之變化也仁而爲暴聖而爲狂雌雞爲雄男子爲女人爲蛇爲虎耗亂之

變化也是必生化而後氣化氣化而後形化俗言四指者天虎也五指者人虎也唯道德者竊焉

松脂入地千歲爲茯苓茯苓千歲爲琥珀琥珀千歲爲瑿玉愈久則愈精也鴝鳥千歲爲鴆愈老則愈毒也

南中山川有鴆之地必有犀牛有沙虱水弩之處必有鸂鶒及生可療之草

張氏嘉貞生延賞延賞生弘靖國朝已來祖孫三代爲相唯此一家弘靖既拜爲韓皐自代韓氏休生滉滉生皐二代爲相一爲左僕射終不登廊廟

高貞公致仕制云以年致政抑有前聞近代寡廉罕由斯道是時杜司徒年七十無意請老裴晉公爲舍人以此譏之

苗夫人其父太師也其舅張河東也其夫延賞也其子宏靖也其子壻韋太尉也近代衣冠婦人之貴無如此者

李錡之擒也侍婢一人隨之錡夜則裂衿自書筦榷之功言爲張子良所賣教侍婢曰結之衣帶吾若從容奏對當爲宰相揚益節度不得從容受極刑矣吾死汝必

入內上必問汝汝當以此進之及錡伏法京城三日大霧不開或聞鬼哭憲宗又得帛書頗疑其冤內出黃衣二襲賜錡及子敕京兆府收葬之

李銛錡之從父兄弟也爲宋州刺史聞錡反狀慟哭悉驅妻子奴婢無長幼量其頸爲枷自拘于觀察使朝廷閔而恕之薄貶而已

裴相垍嘗應宏詞崔樞考不中第及爲相擢樞爲禮部侍郎笑而謂曰此報德也樞惶恐欲墜階又笑曰此言戲耳

憲宗久親政事忽問京兆尹幾員李吉甫對曰京兆尹三員一員大尹二員少尹時人謂之善對

獨孤郁權相子壻歷掌內職綸誥有美名憲宗嘗歎曰我女壻不如德輿女壻

韋相貫之爲尚書右丞入內僧廣宣贊門曰竊聞閣下不久拜相貫之叱曰安得不軌之言命紙草奏僧恐懼走出

長安中爭爲碑誌若市賈然大官薨卒造其門如市至有喧競構致不由喪家是時裴均之子將圖不朽積縑

帛萬匹請於韋相貫之舉手曰寧餓死不苟爲此也

杜羔有至行其父爲河北一尉而卒母氏非嫡經亂不知所之羔嘗抱終身之慼會堂兄兼爲澤潞判官嘗鞫獄于私第有老婦辯對見羔出入竊謂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兒詰之乃羔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往來河北求父厝所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詢館于佛廟日夜悲泣忽覩屋柱煙煤之下見字數行拂而視之乃其父遺跡言我子孫若求吾墓當于某村某家詢之羔號泣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餘指其邱壠因得歸葬羔至工部尚書致仕

衢州余氏子名長安父叔二人爲同郡方全所殺長安八歲自誓十七乃復讐大理斷死刺史元錫奏言臣伏見余氏一家遭橫禍死者實二平人繫獄戮者乃一孝子又引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得復讐之義請下百僚集議其可否詞甚哀切時裴中書垍當國李刑部鄘司刑事竟不行有老儒薛伯高遺錫書曰大司寇是俗吏執政柄乃小生余氏子宜其死矣

孔戣爲華州刺史奏江淮海味無堪道路擾人并其類

數十條上後欲用戣上不記名問裴晉公不能荅久之方省乃拜戣嶺南節度使有殊政南中士人死于流竄者子女皆爲嫁之

李遜爲衢州刺史以侯高試守縣令高策杖入府以議百姓亦近代所難也

憲宗問趙相宗儒曰人言卿在荊州毬場草生何也對曰死罪有之雖然草生不妨毬子往來上爲之啓齒

鄭陽武常言欲爲易比以三百八十四爻各比以人事又云元義之有莊周猶禪律之有維摩詰欲圖畫之俱

恨未能

王相注太元經常取以卜自言所中多于易筮

薾乂撰宰臣錄每拜一相旬月必獻一卷故得物議所嗤

陳諫者市人强記忽遇染人歲籍所染綀帛尋丈尺寸爲簿合圍諫泛覽悉記之州縣籍帳凡所一閱終身不忘

王仲舒爲郎中與馬逢有善每責逢曰貧不可堪何不求碑誌見救逢笑曰適有人走馬呼醫立可待否

裴佶常話少時姑夫爲朝官（不記名姓）有雅望佶至宅看其姑會其朝退深歎曰崔昭何人衆口稱美此必行賄者也如此安得不亂言未竟閽者報壽州崔使君候謁姑夫怒呵閽者將鞭之良久束帶强出須臾命茶甚急又命酒饌又令秣馬飼僕姑曰前何倨而後何恭也及入門有得色揖佶曰且憩學院中佶未下堦出懷中一紙乃昭贐官絁千匹

呂元膺爲鄂岳都團練使夜登城女牆已鏁守陴者曰軍法夜不可開乃告言中丞自登守者又曰夜中不辨是非雖中丞亦不可元膺乃歸明日擢守陴者爲大職

王鍔累任大鎭財貨山積有舊客誡鍔以積而能散之義後數日客復見鍔鍔曰前所見教誠如公言已大散矣客曰請問其目鍔曰諸男各與萬貫女壻各與千貫矣

張圓者韓宏舊吏初宏秉節事無大小委之後乃奏貶圓多怨言乃量移誘至汴州極歡而遣次八角店白日殺之盡收所賂而還

于頔任高洪苛刻剝下一道苦之小將陳儀白日袖刃刺洪于府羣胥奔竄洪走案庫而伏中刃七八不死

武相元衡遇害朝官震恐多有上疏請不窮究唯尚書左丞許孟容奏言當罪京兆尹誅金吾鋪官大索求賊行行然有前輩風采時京兆尹裴武問吏吏曰殺人者未嘗得脫數日果擒賊張晏輩

裴晉公爲盜所傷刺隷人王義扞刃死之公乃自爲文以祭厚給其妻子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十有二三

近俗以權臣所居坊呼之李安邑最著如爵邑焉及卒太常議謚度支郎中張仲方駁曰吉甫議信不著又興兵戎以害生物不可美謚其子上訴乃貶仲方

李載者燕代豪傑常臂鷹攜妓以獵旁若無人方伯爲之前席終不肯任載生栖筠爲御史大夫磊落可觀然其器不及父栖筠生吉甫任相國八年柔而多智公愨卿卿愨長近之矣吉甫生德裕爲相十年正拜太尉清直無黨

李司空愬之討吳元濟也破新柵擒賊將李祐將斬而後免之解衣輟食與祐臥起帳中半歲推之肝膽然後授以精甲使爲先鋒雖祐妻子在賊中愬不疑也夜冒風雪行一百六十里首縛元濟而成大功乃祐之力也

德宗建中元年貶御史中丞元令柔二年貶御史中丞袁高三年貶御史中丞嚴郢四年貶御史中丞楊頊皆四月晦談者爲異及元和擒劉闢李錡吳元濟行大刑者皆十一月朔豈偶然耳

鑒虛爲僧頗有風格而出入內道場賣弄權勢杖殺于京兆府城中言鑒虛善煑羊脾傳以爲法

盧昂主福建鹽鐵贓罪大發有瑟瑟枕大如半斗以金牀承之御史中丞孟簡案鞫旬月乃得而進憲宗召市人估其價直或云至寶無價或云美石非真瑟瑟也

京城貴遊尚牡丹三十餘年矣每春暮車馬若狂以不耽玩爲恥執金吾鋪官圍外寺觀種以求利一本有直數萬者元和末韓令始至長安居第有之遽命斸去曰吾豈效兒女子耶

郝玭鎭良原捕吐蕃而食之西戎大懼憲宗召欲授鉞睹其老耄乃止

王忱爲盩厔鎭將清苦肅下有軍士犯禁杖而枷之約曰百日而脫未及百日而脫者有三我死則脫爾死則脫天子之命則脫非此僣可折約不可改也由是秋毫不犯

太和公主出降回鶻上御通化門送之百僚立班于章敬寺門外公主駐車幕次百僚再拜中使將命出幕答拜而退

長慶初趙相宗儒爲太常卿贊郊廟之禮罷相二十餘年年七十六衆論伏其精健右常侍李益笑曰是僕東府試官所送進士也

田令既爲成德所害天子召其子布于涇州與之舉哀而授魏博節度布乃盡出妓樂捨鷹犬哭曰吾不回矣及魏郊三十里跣足被髮而入後知力不可報密爲遺表伏劍而終

韋山甫以石流黃濟人嗜欲故其術大行多有暴風死者其徒盛言山甫與陶貞白同壇受籙以爲神仙之儔長慶二年卒於餘干江西觀察使王仲舒遍告人曰山甫老病而死死而速朽無小異于人者

蘇州重元寺閣一角忽墊計其扶薦之功當用錢數千貫有遊僧曰不足勞人請一夫斫木爲楔可以正也寺

王從之僧飯食畢輒持楔數十執柯登閣敲椓其間未逾月閣柱悉正

舊說聖善寺閣常貯醋數十甕恐爲蛟龍所伏以致雷霆也

王彥伯自言醫道將行時列三四爐煮藥于庭老少塞門而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飲此氣者飲此皆飲之而去翌日各負錢帛來酬無不效者

宋清賣藥于長安西市朝官出入移貶清輒賣藥迎送之貧士請藥常多折劵人有急難傾財救之歲計所入利亦百倍長安言人有義聲賣藥宋清

揚州有王生者人呼爲王四舅匿跡貨殖厚自奉養人不可見揚州富商大賈質庫酒家得王四舅一字悉奔走之

寶氏子言家方盛時有奴厚斂羣從數宅之資供白麥麪醫云白麥性平由是悉食不疑凡數歲未嘗生疾其後有奴告其謬妄所輸麪乃常麥非白麥也羣從諸宅一時暴熱皆發

故老言五十年前多患熱黃坊曲必有大署其門以烙

黃爲業者灞滻水中常有晝至暮去者謂之浸黃近代悉無而患腰脚者衆耳疑其蒸鬱之也

凡射知雉兎頭脚之法云先以加其頭丈減其脚以見脚除頭以本頭除脚飛者在上走者在下

古之屋室中爲隔東爲戶故今語曰二十三日正南二十五日當戶

或說天下未有兵甲時常多刺客李汧公勉爲開封尉鞫獄獄囚有意氣者感勉求生勉縱而逸之後數歲勉罷秩客遊河北偶見故囚故囚喜迎歸厚待之告其妻曰此活我者何以報德妻曰償縑千匹可乎曰未也妻曰二千匹可乎亦曰未也妻曰若此不如殺之故囚心動其僮哀勉密告之勉衩衣乘馬而遁比夜半行百餘里至津店店老父曰此多猛獸何敢夜行勉因話言言未畢梁上有人瞥下曰我幾誤殺長者乃去未明攜故囚夫妻二首以示勉

貞元中長安客有買妾者居之數年忽爾不知所之一夜提人首而至告其夫曰我有父寃故至于此今報矣請歸泣涕而訣出門如風俄頃却至斷所生二子喉而去

唐國史補卷之中終

唐國史補卷之下 凡一百二節

宰相自張曲江之後稱房太尉李梁公爲重德德宗朝則崔太傅尚用楊崖州尚文張鳳翔尚學韓晉公尚斷乃一時之風采其後貞元末年得高貞公鄭門下亦足坐鎮風俗憲宗朝則有杜邠公之器量鄭少保之淸儉鄭武陽之精粹李安邑之智計裴中書之秉持李僕射之强貞韋河南之堅正裴晉公之宏達亦各行其志也 別本一時之風采下作其後天子少陸忠州每言我自致得又自賢僕射爲謚字謹素故常有別受顧問者宋年得高貞公其下並同

凡拜相禮絕班行府縣載沙塡路自私第至于城東街名曰沙堤有服假或百僚問疾有司就私第設幕次排班每元日冬至立仗大官皆備珂傘列燭有至五六百炬者謂之火城宰相火城將至則衆少皆撲滅以避之

宰相判四方之事有堂案處分百司有堂帖不次押名曰花押黃勅既行下有小異同曰帖黃一作押黃

宰相相呼爲元老或曰堂老兩省相呼爲閣老尚書丞郎郎中相呼爲曹長外郎御史遺補相呼爲院長上可兼下下不可兼上唯侍御史相呼爲端公

兩省謂起居郎爲螭頭以其立近石螭也中書門下官並于西省上事以便禮儀五品已上宰相送之仍並廊參

長慶初上以刑法爲重每有司斷大獄又令中書舍人一員參酌而出之百司呼爲參酌院

南省故事左右僕射上宰相皆送監察御史捧案員外郎奉筆殿中侍御史押門自丞郎御史中丞皆受拜而觀論以爲臣下比肩事主儀注太重元和已後悉去舊儀唯乘馬入省門如故上訖宰相百僚會食都堂

國初至天寶常重尚書故房梁公言李緯好髭鬚崔日知有望省樓張曲江論牛仙客皆其事也兵興之後官爵寖輕八座用之酬勳不暇故今議者以丞郎爲貴元和末有敕申明父子兄弟無同省之嫌自是楊於陵任尚書其子嗣復爲郎署兄弟分曹者亦數家

自開元二十二年吏部置南院始懸長名以定留放時李林甫知選寧王私謁十人林甫曰就中乞一人賣之于是放選牓云據其書判自合得留緣囑寧王且放冬集

裴僕射遵慶罷相知選朝廷優其年德令就宅注官自宣平坊牓引仕子以及東市西街時人以爲盛事

長慶初李尚書絳議置郎官十人分判南曹吏人不便旬日出爲東都留守自是選曹成狀常亦速畢也

李建爲吏部郎中常言于同列曰方今俊秀皆舉進士使僕得志當令登第之歲集于吏部使尉畿縣既罷又集乃尉兩畿而升于朝大凡中人三十成名四十乃至清列遲速爲宜既登第遂食祿既食祿必登朝誰不欲也無淹翔以守常限無紛競以求再捷下曹得其修舉

上位得其歷試就而言之其利甚博議者多之

吏部甲庫有朱泚僞黄案數百道省中常取戲玩已而藏之柳闢知甲庫白執政于都堂集八座丞郎而焚之

郎官故事吏部郎中二廳先小銓次格式員外郎二廳先南曹次廢置刑部分四覆戶部分兩賦其制尚矣

舊說吏部爲省眼禮部爲南省舍人考功度支爲振行比部得廊下食以飯從者號比盤二十四曹呼左右司爲都公省下語曰後行祠屯不博中行都門下行刑戶不博前行駕庫

故事度支案郎中判入員外判出侍郎總統押案而已貞元已後方有使額也

郎官當直發敕爲重水部員外郎劉約直宿會河北數四配流嶺南夜發敕直宿令史不更事唯下嶺南不下河北旬月後本州聞奏約乃出官

貞元末有郎官四人自行軍司馬賜紫而登郎署省中謔爲四軍紫

御史故事大朝會則監察押班常參則殿中知班入閤則侍御史監奏蓋含元殿最遠用八品宣政其次用七

品紫宸最近用六品殿中得立五花磚綠衣用紫案褥之類號爲七貴監察院長與同院禮隔語曰事長如事端凡上堂絕言笑有不可忍雜端大笑則合座皆笑謂之烘堂烘堂不罰大夫中丞入三院罰直盡放其輕重尺寸由于吏人而大者存之黄卷三院上堂有除改者不得終食惟刑部郎官得終之

王某云往年任官同州見御史出按回止州驛經宿不發忽索雜案又取印歷鏁驛甚急一州大擾有老吏竊兩乃因庖人以通憲胥許百縑爲賂明日未明已啓驛門盡還案牘御史乘馬而去

崔遠爲監察巡囚至神策軍爲吏所陷張蓋而入諸軍中索酒食意欲結歡竇文場怒奏立敕就臺鞭于直廳而流血自是巡囚不至禁軍也

寶應二年大夫嚴武奏在外新除御史食宿私舍非宜自此乃給公券

元和中元稹爲監察御史與中使爭驛廳爲其所辱始敕節度觀察使臺官與中使先到驛者得處上廳因爲定制

每大朝會監察御史押班不足則使下御史因朝奏者攝之諫院以章疏之故憂患略同臺中則務苛禮省中多事旨趣不一故言遺補相惜御史相憎郎官相輕

開元已前有事于外則命使臣否則止自置八節度十採訪始有坐而爲使其後名號益廣大抵生于置兵盛于興利普於銜命于是爲使則重爲官則輕故天寶末佩印有至四十者大歷中請俸有至千貫者今在朝有太清宮使太微宮使度支使鹽鐵使轉運使知匭使宮苑使閑廐使左右巡使分察使監察使館驛使監倉使左右街使外任則有節度使觀察使諸軍使押蕃使防禦使經略使鎮遏使招討使榷鹽使水陸運使營田使給納使監牧使長春宮使團練司使黜陟使撫巡使宣慰使推覆使選補使會盟使冊立使弔祭使供軍使糧料使知糴使此是大略經置而廢者不錄宦官內外悉屬之使舊爲權臣所管州縣所理今屬中人者有之

開元日通不以姓而可稱者燕公曲江太尉魯公不以名而可稱者宋開府陸兗公王右丞房太尉郭令公崔太傅楊司徒劉忠州楊崖州段太尉顏魯公位卑而著

名者李北海王江寧李館陶鄭廣文元魯山蕭功曹張長史獨孤常州杜工部崔比部梁補闕韋蘇州戴容州

二人連言者岐薛姚宋（亦曰蘇宋）燕許（大手筆）元王（秉權）常楊（制誥）蕭李（文章）又有羅鈐吉網（酷吏羅希奭吉溫）員推韋狀（能吏員嘉靜韋元甫）又有四夔四凶

大歷已後專學者有蔡廣成周易強象論語啖助趙匡陸質春秋施士丏毛詩仲子陵韋彤裴茝講禮章廷珪薛伯高徐潤並通經其餘地理則賈僕射兵賦則杜太保故事則蘇冕蔣乂歷算則董和（名犯憲宗廟諱）天文則

徐浑氏族則林寶
張參爲國子司業年老常手寫九經以謂讀書不如寫書
熊執易類九經之義爲化統五百卷四十年乃就未及上獻卒于西川武相元衡欲寫進其妻薛氏慮墜失至今藏于家
高定貞公郢之子也爲易合八出以畫八卦上圓下方合則爲重轉則爲演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著外傳二十三篇定小字畫二時人多以小字稱年七

歲讀書至牧誓問父曰奈何以臣伐君荅曰應天順人又問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父不能對年二十三爲京兆府參軍卒
董和究天地陰陽歷律之學著通乾論十五卷成至荆南節度裴胄之問董生言曰日常右轉星常左轉大凡不滿三萬年日行周二十八舍三百六十五度然必有差約八十年差一度自漢文三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至唐興元元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九度九百六十一年差十三度矣
貞元五年初置中和節御製詩朝臣奉和詔寫本賜戴叔倫于容州天下榮之
楚僧靈律行高潔而能爲文吳僧皎然亦名晝盛工篇什著詩評三卷及卒德宗降使取其遺文近代文僧二人首出
韋應物立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坐焚香掃地而坐其爲詩馳驟建安以還各得其風韻
李益詩名早著有征人歌且行一篇好事者畫爲圖障又有云回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

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天下亦唱爲樂曲
沈既濟撰枕中記莊生寓言之類韓愈撰毛穎傳其文尤高不下史遷二篇眞良史才也
張登長於小賦氣宏而密間不容髮有織成隱起往往蹙金之狀
近代有造謗而著書雞眼苗登二文有傳蟻穴而稱李公佐南柯太守有樂妓而工篇什者成都薛濤有家僮而善章句者郭氏奴不記名皆文之妖也
進士爲時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實集其中由此出者終身爲聞人故爭名常切而爲俗亦弊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將試各相保任謂之合保羣居而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還往既捷列書其姓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會大讌於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籍而入選謂之春關不捷而醉飽謂之打毷氉匿名造謗謂之無名子退而肄業謂之過夏執業而出謂之夏課挾

藏入試謂之書策此是大略也其風俗繫于先達其制置存于有司雖然賢士得其大者故位極人臣常十有二三登顯列十有六七而張關陽元魯山有焉劉闢元偁有焉
開元二十四年考功郎中李昂爲士子所輕詆天子以郎署權輕移職禮部始置貢院天寶中則有劉長卿袁成用分爲朋頭是時常重東府西監至貞元八年李觀歐陽詹猶以廣文生登第自後乃羣奔于京兆矣
貞元十二年駙馬王士平與義陽公主反目蔡南史獨孤申叔播爲樂曲號義陽子有團雪散雪之歌德宗聞之怒欲廢科舉後但流斥南史申叔而止
或有朝客譏宋濟曰近日白袍子何太紛紛濟曰蓋由緋袍子紫袍子紛紛化使然也
宋濟老于文場舉止可笑嘗試賦誤失官韻乃撫膺曰宋五又坦率矣由是大著名後禮部上甲乙名德宗先問曰宋五免坦率否
元和已後爲文筆則學奇詭于韓愈學苦澀于樊宗師歌行則學流蕩于張籍詩章則學矯激于孟郊學淺切

于白居易學淫靡于元稹俱名爲元和體大抵天寶之風尚黨大歷之風尚浮貞元之風尚蕩元和之風尚怪也
建中初金吾將軍裴冀曰若使禮部先時頒天下曰某年試題取某經某年試題取某史至期果然亦勸學之一術也
崔元翰爲楊崖州所知欲拜補闕懇曰願得進士由此獨步場中然亦不曉呈試故先求題目爲地崔敖知之旭日都堂始開敖盛氣白侍郎曰若試白雲起封中賦敖請退侍郎爲其所中愕然換其題是歲二崔俱捷
熊執易通于易理會建中四年試易知險阻論執易端坐剖析傾動場中乃一舉而捷
李直方嘗第果實名如貢士之目者以綠李爲首楞梨爲副櫻桃爲三甘子爲四蒲桃爲五或薦荔枝曰寄舉之首又問栗如之何曰取其實事不出八九始范匪以諸香品時輩後侯未虛掛百官本草皆此類也其升降義趣直方多則而效之
韓愈引致後進爲求科第多有投書請益者時人謂之

韓門弟子愈後官高不復爲也

宋沇爲太樂令知音近代無比太常久亡徵調沇乃考鐘律而得之

李沂公雅好琴常斲桐又取漆桶爲之多至數百張求者與之有絕代者一名響泉一名韻磬自寶于家

京師又以樊氏路氏琴爲第一路氏琴有房太尉石枕損處惜之不理

蜀中雷氏斲琴常自品第第一者以玉徽次者以瑟瑟徽又次者以金徽又次者螺蚌之徽

張相宏靖少時夜會名客觀鄭宥調二琴至切各置一榻動宮則宮應動商則商應稍不切乃不應宥師董庭蘭尤善沉聲祝聲

韓會與名輩號爲四夔會爲夔頭而善歌妙絕

李舟好事嘗得村舍煙竹截以爲笛鑑如鐵石以遺李牟牟吹笛天下第一月夜泛江維舟吹之寥亮逸發上徹雲表俄有客獨立于岸呼船請載既至請笛而吹甚爲精壯山河可裂牟平生未嘗見及入破呼吸盤擗其笛應聲粉碎客散不知所之舟著記疑其蛟龍也

李牟秋夜吹笛于瓜洲舟檝甚隘初發調羣動皆息及數奏微風颯然而至又俄頃舟人賈客皆有怨歎悲泣之聲

趙璧彈五絃人問其術荅曰吾之于五絃也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吾方浩然眼如耳目如鼻不知五絃之爲璧璧之爲五絃也

李衮善歌初于江外而名動京師崔昭入朝密載而至乃邀賓客請第一部樂及京邑之名倡以爲盛會紿言表弟請登末坐令衮弊衣以出合坐嗤笑頃命酒昭曰欲請表弟歌坐中又笑及囀喉一發樂人皆大驚曰此必李八郎也遂羅拜階下

于頔司空嘗令客彈琴其嫂知音聽于簾下曰三分中一分箏聲二分琵琶聲絕無琴韻

于司空頔因韋太尉奉聖樂亦撰順聖樂以進每宴必使奏之其曲將半行綴皆伏一卒舞于其中幕客韋綬笑曰何用窮兵獨舞言雖詼諧一時亦有謂也頔又令女妓爲六佾舞聲態壯妙號孫武順聖樂

于司空以樂曲有想夫憐其名不雅將改之客有笑者

曰南朝相府曾有瑞蓮故歌相府蓮自是後人語訛相承不改耳

舊說董仲舒墓門人過皆下馬故謂之下馬陵後人語訛爲蝦蟆陵今荊襄人呼提爲堤晉絳人呼梭爲莝（七戈反）關中人呼稻爲討呼釜爲付皆訛謬所習亦曰坊中語也

風俗貴茶茶之名品益眾劍南有蒙頂石花或小方或散牙號爲第一湖州有顧渚之紫筍東川有神泉小團昌明獸目峽州有碧澗明月芳蕊茱萸簝福州有方山之露（一作生）牙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灉湖之含膏常州有義興之紫筍婺州有東白睦州有鳩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壽州有霍山之黃牙蘄州有蘄門團黃而浮梁之商貨不在焉

酒則有郢州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河東之乾和蒲萄嶺南之靈谿博羅宜城之九醞潯陽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蝦蟆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漿類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謂菴摩勒毗梨勒訶梨勒（一本作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香春）

紙則有越之剡藤苔牋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長麻魚子十色牋揚之六合牋韶之竹牋蒲之白蒲重抄臨川之滑薄又宋亳間有織成界道絹素謂之烏絲欄朱絲欄又有繭紙

凡貨賄之物侈于用者不可勝紀絲布爲衣麻布爲囊氈帽爲蓋革皮爲帶內邱白甆器端溪紫石硯天下無貴賤通用之

初詠諧自賀知章輕薄自祖詠頹語自賀蘭廣鄭涉近代詠字有蕭昕寓言有李紓隱語有張著機警有李舟張彧歌後有姚峴叔孫羽訛語影帶有李直方獨孤申叔題目人有曹著

長安風俗自貞元侈于遊宴其後或侈于書法圖畫或侈于博弈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各有所蔽也

古之飲酒有杯盤狼藉揚觶絕纓之說甚則甚矣然未有言其法者國朝麟德中璧州刺史鄧宏慶始刱平索看精四字令至李稍雲而大備自上及下以爲宜然大抵有律令有頭盤有拋打盞工於舉場而盛於使幕衣冠有男女雜履舃者有長幼同燈燭者外府則立將校

而坐婦人其弊如此又有擊毬畋獵之樂皆溺人者也

今之博戲有長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有黃黑各十五擲采之骰有二其法生于握槊變于雙陸天后夢雙陸而不勝召狄梁公說之梁公對曰宮中無子之象是也後人新意長行出焉又有小雙陸圍透大點小點遊談鳳翼之名然無如長行也監險易者喻時事焉適變通者方易象焉王公大人頗或耽翫至有廢慶弔忘寢休輟飲食者及博徒是強名爭勝謂之撩（一作掩）零假借分畫謂之囊家囊家什一而取謂之乞（一作子）頭有通宵

而賤者有破產而輸者其工者近有渾鎬崔師本首出

圍碁次於長行其工者近有韋延祐一本作韋昆楊芃首出

如彈碁之戲甚古法雖設鮮有爲之其工者近有吉逵高越首出焉

貞元中董叔儒進博一局并經一卷頗有新意不行于時

洛陽令崔師本又好爲古之樗蒲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關人執六馬其骰五枚分上爲黑下爲白黑者刻二爲犢白者刻二爲雉擲之全黑者爲盧其采

十六二雉三黑爲雉其采十四二犢三白爲犢其采十全白爲白其采八四者貴采也開爲十二塞爲十一塔爲五禿爲四撅爲三梟爲二六者雜采也貴采得連擲得打馬得過關餘采則否新加進九退六兩采

凡東南郡邑無不通水故天下貨利舟檝居多轉運使歲運米二百萬石輸關中皆自通濟渠即汴河也入河而至也江淮篙工不能入黃河蜀之三峽河之三門南越之惡谿南康之贛石皆險絕之所自有本處人爲篙工大抵峽路峻急故曰朝發白帝暮徹江陵四月五月爲尤險時故曰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灩澦大如牛瞿塘不可留灩澦大如襆瞿塘不可觸揚子錢塘二江者則乘兩潮發櫂舟船之盛盡于江西編蒲爲帆大者或數十幅自白沙泝流而上常待東北風謂之潮信一本作信風七月八月有上信三月有鳥信五月有麥信暴風之候有拋車雲舟人必祭婆官而事僧伽江湖語云水不載萬言大船不過八九千石然則大曆貞元間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養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間開巷爲圃操駕之工數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歲一往來其利甚博

此則不啻載萬也洪鄂之水居頗多與屋邑殆相半凡大船必爲富商所有奏商聲樂從婢僕以據柂樓之下其間大隱亦可知矣

南海舶外國船也每歲至安南廣州師子國舶最大梯而上下數丈皆積寶貨至則本道奏報郡邑爲之喧闐有蕃長爲主領市舶使籍其名物納舶腳禁珍異蕃商有以欺詐入牢獄者舶發之後海路必養白鴿爲信舶沒則鴿雖數千里亦能歸也

舟人言鼠亦有靈舟中羣鼠散走旬日必有覆溺之患

海上居人時見飛樓如結構之狀甚壯麗者太原以北晨行則煙靄之中覩城闕狀如女牆雉堞者皆天宮書所說氣也

南海人言海風四面而至名曰颶風颶風將至則多虹蜺名曰颶母然三五十年始一見

或曰雷州春夏多雷無日無之雷公秋冬則伏地中人取而食之其狀類彘又云與黃魚同食者人皆震死亦有收得雷斧雷墨者以爲禁藥一作以爲藥石

龍門人皆言善游于懸水接水上下如神然寒食拜必

于河濱終爲水溺死也

近代杜邠公自西川除江陵五月下峽官舟千艘不損一隻舊語曰五月下峽死而不弔此特邠公之洪福自古未之有也

舊言春水時至魚登龍門有化龍者今汾晉山穴間龍蛻骨角甚多人採以爲藥有五色者

劍南元無蟆嘗有人任主簿將蟆之任而有之今呼爲主簿蟲也

江東有蚊母鳥亦謂之吐蚊鳥夏則夜鳴吐蚊於叢葦間湖州尤甚南中又有蚊子樹實類枇杷熟則自裂蚊盡出而空殼矣

劍南人之采猓然者獲一猓然則數十猓然可盡得矣何哉其猓然性仁不忍傷類見被獲者聚族而啼雖殺之終不去也噫此乃獸之狀人之心也樂羊食其子吏牟殺其甥則人之狀獸之心也

猩猩者好酒與屐人有取之者置二物以誘之猩猩始見必大罵曰誘我也乃絕走遠去久而復來稍稍相勸俄頃俱醉其足皆絆於屐因遂獲之或有其圖而贊曰

爾形唯猿爾面唯人言不忝面智不周身淮陰佐漢李斯相秦何如箕山高臥養真

羅浮甘子開元中方有山僧種于南樓寺其後常資進貢幸蜀奉天之歲皆不結實

揚州舊貢江心鏡五月五日揚子江中所鑄也或言無有百鍊者或至六七十鍊則已易破難成往往有自鳴者

蘇州進藕其最上者名曰傷荷藕或云葉甘爲蟲所傷又云欲長其根則故傷其葉近多重臺荷花花上復生一花藕乃實中亦異也有生花異而其藕不變者

宣州以兔毛爲褐亞于錦綺復有染絲織者尤妙故時人以爲兔褐真不如假也

初越人不工機杼薛兼訓爲江東節制乃募軍中未有室者厚給貨幣密令北地娶織婦以歸歲得數百人由是越俗大化競添花樣綾紗妙稱江左矣

凡造物由水土故江東宜紗綾 紙者鏡水之故也蜀人織錦初成必濯于江水然後文采煥發鄭人以滎水釀酒近邑與遠郊美數倍齊人以阿井煎膠其井比旁

井重數倍

善和坊舊御井故老云非可飲之水地卑水柔宜用盥濯開元中日以駱駝數十馱入內以給六宮

每歲有司行祀典者不可勝紀一鄉一里必有祠廟焉為人禍福其弊甚矣南中有山洞一泉往往有桂葉流出好事者因目為流桂泉後人乃立棟宇為漢高帝之神尸而祝之又有為伍員廟之神像者五分其鬚謂之五髭鬚神如此皆言有靈者多矣

江南有驛吏以幹事自任典郡者初至吏白曰驛中已理請一閱之刺史乃往初見一室署云酒庫諸醞畢熟其外畫一神刺史問何也荅曰杜康刺史曰公有餘也又一室署云茶庫諸茗畢貯復有一神問曰何曰陸鴻漸也刺史益善之又一室署云葅庫諸葅畢備亦有一神問曰何吏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不必置此

回鶻常與摩尼議政故京師為之立寺其法曰晚乃食敬水而茹葷不飲乳酪其大摩尼數年一易往來中國小者年轉江嶺西市商胡橐其源生於回鶻有功也

元義方使新羅發䑺林洲遇海島上有流泉舟人皆汲攜之忽有小蛇自泉中出舟師遽曰龍怒遂發未數里風雨雷電者至三日三夜不絕及雨霽見遠岸城邑問之乃萊州也

朝廷每降使新羅其國必以金寶厚為之贈唯李汭為判官一無所受深為同輩所嫉

常魯公使西蕃烹茶帳中贊普問曰此為何物魯公曰滌煩療渴所謂茶也贊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壽州者此舒州者此顧渚者此蘄門者此昌明者此㴩湖者

吐蕃自貞元末失維州常惜其險百計復之乃選婦人有心者約曰去為維州守卒之妻十年兵至汝為內應及元和中婦人已育數子蕃寇大至發火應之維州復陷

西蕃呼贊普之妻為朱蒙

唐國史補卷之下終

明皇雜錄

鄭處誨撰

明皇雜錄二卷別錄一卷，唐鄭處誨撰。處誨字延美，滎陽人，宰相餘慶之孫。太和八年登進士第，官至檢校刑部尚書宣武軍節度使。事蹟附見舊唐書鄭餘慶傳。是書成于大中九年，有處誨自序。案史稱處誨爲校書郎時撰次明皇雜錄三篇行于世，晁公武讀書志則載明皇雜錄二卷，然又曰別錄一卷，題補闕所載十二事，則史併別錄數之，晁氏析別錄數之也。葉夢得避暑錄話曰：鄭處誨明皇雜錄記張曲江與李林甫爭牛仙客實封時，方秋，上命高力士以白羽扇賜之，九齡惶恐作賦以獻，意若言明皇以忤旨將廢黜，故方秋賜扇以見意。新書取以載之本傳。據曲江集賦序曰開元二十四年盛夏奉勅大將軍高力士賜宰相白羽扇，九齡與焉，則非秋賜，且通言宰相，則林甫亦在，不獨爲曲江而設也。乃知小說記事，苟非耳目親接，安可輕書耶云云。則處誨是書亦不盡實錄。然小說所記，眞偽相參，自古已然，不獨處誨。在博考而愼取之，固不能以一二之失，竟廢此一書也。避暑錄話又曰：盧懷愼好儉，家無珠玉錦繡之飾，此固善事，然史言妻子至寒餓，宋璟等過之，門不施箔，風雨至，引席自障，則恐無此理。此事蓋出鄭處誨明皇雜錄，而史臣妄信之云云。今本無此一條，然則亦有所佚脫，非完帙矣。

明皇雜錄卷上

唐鄭處誨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開元中，房琯之宰盧氏也，邢和璞自泰山來，房琯虛心禮敬，因與攜手閒步，不覺行數十里，至夏谷村，遇一廢佛堂，松竹森映。和璞坐松下，以杖扣地，令侍者掘深數尺，得一缾，缾中皆是婁師德與永公書。和璞笑謂曰：省此乎？房遂洒然方記其爲僧時，永公即房之前身也。和璞謂房曰：君殁之時，必因食魚膾；既殁之後，當以梓木爲棺。然不得殁於君之私第，不處公館，不處元壇佛寺，不處親友之家。其後謫於閬州，寄居州之紫極宮，卧疾數日，使君忽具鱠邀房於郡齋，房亦欣然命駕，食竟而歸，暴卒。州主命攢櫝於宮中，棺得梓木爲之。

開元末，杭州有孫生者，善相人，因至睦州，郡守令遍相僚吏。時房琯爲司戶，崔渙自萬年縣尉貶桐廬縣丞。生曰：二君位皆至台輔，然房神器大寶合在掌握中，崔後合爲杭州刺史，某雖不見，亦合蒙其恩惠。既而房以宰輔齎册書自蜀往靈武授肅宗，崔後果爲杭州刺史，下車訪孫生，即已亡旬日矣。著伊子爲牙將，以粟帛賑卹其家。

開元中，上急於爲理，尤注意於宰輔，常欲用張嘉貞爲相，而忘其名，夜令中人持燭於省中，訪直宿者爲誰，還奏中書侍郎韋抗。上即令召入寢殿，上曰：朕欲命一相，嘗記得風標爲當時重臣，今爲北方諸侯，不欲訪左右，旬日念之，終忘其名，卿試言之。抗奏曰：張齊邱今爲朔方節度。上即令草詔，仍令宮人持燭，抗跪於御前，援筆而成。上甚稱其敏捷典麗，因促命寫詔敕。抗歸宿省中，上不解衣以待旦，將降其詔書。夜漏未半，忽有中人復促抗入見，上迎謂曰：非張齊邱，乃太原節度張嘉貞。別命草詔。上謂抗曰：雖朕志先定，可以言命矣。適朕因閱近日大臣章疏，首舉一通，乃嘉貞表也，因此灑然方記得其名。此一天啟，非人事也。上嘉其得人，復歡用舍如有人主張。

蘇頲聰悟過人，日誦數千言，雖記覽如神，而父瓌訓厲至嚴，常令衣青布襦伏於床下，出其頸，受榎楚。及壯而文學該博，冠於一時，性疏俊嗜酒。及元宗既平內難，將欲草制書，難其人，顧謂瓌曰：誰可爲詔？試爲思之。瓌曰：臣不知其他，臣男頲

甚敏速，可備指使，然嗜酒，幸免沾醉，足以了其事。元宗遽命召來，至時宿酲未解，粗備拜舞，嘗醉嘔殿下，命中使扶臥於御前，元宗親爲舉衾以覆之。既醒，受簡筆立成，才藻縱橫，詞理典贍。元宗大喜，撫其背曰：知子莫若父，有如此耶？由是器重，已注意於大用矣。弃嗣立，拜中書令，瓌署官告，頲爲之辭，薛稷書，時人謂之三絕。頲攬筆能言，有京兆尹過瓌，命頲詠尹字，乃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瓌與東明觀道士周彥雲素相往來，周將欲爲師建立碑碣，謂瓌曰：成某志不過煩相君諸子，五郎文，六郎書，七郎致石。瓌大笑曰：不言而心服其公。瓌子頲第五，詵第六，乘第七，詵善八分書。

元宗御勤政樓，大張樂，羅列百妓。時教坊有王大娘者，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狀瀛洲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於其間，歌舞不輟。時劉晏以神童爲祕書正字，年十歲，形狀獰劣，而聰悟過人。元宗召於樓上簾下，貴妃置於膝上，爲施粉黛，與之巾櫛。元宗問晏曰：卿爲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正，唯朋字未正得。貴妃復令詠王大娘戴竿，晏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得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元宗與貴妃及諸嬪御歡笑移時，聲聞於外，因命牙笏及黃文袍以賜之。

楊國忠之子暄舉明經，禮部侍郎達奚珣考之不及格，將黜落，懼國忠而未敢定。時駕在華清宮，珣子撫爲會昌尉，珣遽召使，以書報撫，令候國忠具言其狀。撫既至國忠私第，五鼓

初起，列火滿門，將欲趨朝，軒蓋如市。國忠方乘馬，撫因趨入謁於燭下，國忠謂其子必在選中，撫蓋微笑，意色甚歡。撫乃白曰：奉大人命，相君之子試不中，然不敢黜退。國忠卻立，大呼曰：我兒何慮不富貴，豈藉一名爲鼠輩所賣耶！不顧，乘馬而去。撫惶駭，遽奔告於珣曰：國忠持勢倨貴，使人之慘舒出於咄嗟，奈何以校其曲直？因致暄于上第。既而爲戶部侍郎，珣纔自禮部侍郎轉吏部侍郎，與同列，暄話於所親，尚歎己之淹徊，而謂珣遷改疾速。

蕭穎士開元二十三年及第，恃才傲物，曼無與比，常自攜一壺，逐勝郊野，偶憩於逆旅，獨酌獨吟，會有風雨暴至，有紫衣老人領一小童避雨於此，穎士見之散冗，頗肆陵侮。逡巡風

定而脩車馬卒至老人上馬呵殿而去穎士倉忙覘之左右曰吏部王尚書名邱初蕭穎士常造門未之面極驚愕明日具長牋造門謝邱命引至廡下坐責之且曰所恨與子非親屬當庭訓之耳頃曰子負文學之名倨忽如此止於一第乎穎士終揚州功曹

潤州刺史韋詵自以族望清華嘗求子壻雖門地貴盛聲名藉甚者詵悉以爲不可過歲除日閑無事襄挈登城眺矚見數人方於園圃有所瘞詵異之召吏指其所訪求焉吏還白曰所見乃參軍裴寬所居也今與寬俱來詵詰其由寬曰某常自解義不以苞苴汚其家今日有人遺鹿置之而去既不能自欺因與家僮瘞於後園以全其所守不謂太守見之詵因降階曰某有息女願授君子裴拜謝而去歸謂其妻曰嘗求佳壻今果得之妻問其誰即向之城上所見瘞物者明日復召來韋氏舉家覘其簾下寬衣碧衫疎瘦而長（唐制八品以下衣碧）入門其家大噱呼爲鸛鵲詵妻涕泣于帷下既退詵謂其妻曰愛其女當令作賢公侯之妻柰何白如瓠者人奴之材詵竟以女妻之而韋氏與寬偕老其稱爵貴盛親族莫有比焉故開元天寶推名家舊望以寬爲稱首

姚元崇與張說同爲宰輔頗疑阻屢以其相侵張銜之頗切姚既病誡諸子曰張丞相與我不叶釁隙甚深然其人少懷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歿之後以吾嘗同寮當來弔汝其盛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於帳前若不顧汝速計家事舉族無類矣目此吾屬無所虞便當錄其玩用致於張公仍以神道碑爲請既獲其文登時便寫進仍先礱石以待之便令鐫刻張丞相見事遲於我數日之後當悔若却徵碑文以刊削爲辭當引使視其鐫刻仍告以聞上說姚既殁張果至目其玩服三四姚氏諸孤悉如教誡不數日文成敍述該詳時爲極筆其略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存後數日張果使使取文本以爲詞未周密欲重爲刪改姚氏諸子仍引使者示其碑乃告以奏御使者復命悔恨拊膺曰死姚崇猶能算生張說吾今知才之不及也遠矣

李適之既貴且豪常列鼎於前以具膳羞一旦庭中鼎躍出相鬭家僮告適之乃往其所酹酒自誓而鬭亦不解鼎耳及足皆落明日適之罷知政事拜太子少保時人知其禍未止也俄爲李林甫所陷貶宜春太守適之男霅爲衞尉少卿亦貶巴陵郡別駕適之至州不旬月而終時人以林甫迫殺之霅乃迎喪至都李林甫怒猶未已令人誣告於河南府杖殺之適之好飲退朝後即速賓朋親戚談話賦詩曾不備於林甫初適之在相位日曾賦詩曰朱門長不備親友恣相過今日過五十不飲復如何及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借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及死非其罪時人冤歎之

李林甫宅亦屢有妖怪其南北隅溝中有火光大起或有小兒持火出入林甫惡之奏於其地立嘉猷觀林甫將疾晨起將朝命取書囊即常時所要事目也忽覺書囊頗重於常侍者開視之即有二鼠出焉投於地即變爲狗蒼色壯大雄目張牙仰視林甫命弓射之殷然有聲狗形即滅林甫惡之稱疾不朝其日遂病不踰月而卒

唐天后嘗朝諸皇孫坐于殿上觀其嬉戲取竺西國所貢玉環釧盃盤列於前後縱令爭取以觀其志莫不奔競厚有所獲獨元宗端坐略不爲動后大奇之撫其背曰此兒當爲太平天子遂命取玉龍子以賜玉龍子太宗於晉陽宮得之文德皇后常置之衣箱中及大帝載誕之三日後以朱絡衣褓并玉龍子賜焉其後常藏之內府雖其廣不數寸而溫潤精巧非人間所有及元宗即位每京師憊雨必虔誠祈禱將有霖注逼而視之若奮鱗鬛開元中三輔大旱元宗復祈禱而涉旬無雨帝密投南內之龍池俄而雲物暴起風雨隨作及幸西蜀車駕次渭水將渡駐蹕於水濱左右侍御或有臨流濯弄者於沙中得之上聞驚喜視之泫然流泣曰此吾昔時所寶玉龍子也自此每夜中光彩輝燭一室上既還京爲小黃門攘竊以遺李輔國李輔國常匱於櫃中輔國將敗夜聞櫃中有聲開視之已亡其所

王鉷之子準爲衞尉少卿出入以鬬雞侍帝左右時李林甫方持權恃勢林甫子岫爲將作監亦入侍帷幄岫常爲準所侮而不敢發一言一旦準盡率其徒過駙馬王瑤宅瑤望塵趨拜準挾彈命中於瑤巾冠之上因折其玉簪以爲取笑樂遂置酒張樂永穆公主親御七公主即帝之長女也仁孝端淑頗推於戚里帝特所鍾愛準既去或有謂瑤曰鼠輩雖恃其父勢然長公主帝愛女君待之或闕帝豈不介意耶夫子怒無所畏但性命繫七郎安敢不爾時人多呼爲七郎其盛勢橫暴人之所畏也如是

王毛仲本高麗人元宗在藩邸與李宜德服勤左右帝皆愛之每侍宴與姜皎同榻坐於帝前既而貴倨恃寵益爲不法帝常優容之每遣中官問訊毛仲受命之後稍不如意必恣其凌辱而後遣還高力士楊思勗忌之頗深而未嘗敢言於帝毛仲妻李氏既誕育三日帝命力士賜以酒食金帛甚厚仍命其子爲五品官力士既還帝曰毛仲喜否復有何詞力士曰出其兒以示臣熟視襁中曰此兒豈不消三品官帝大怒曰往誅韋氏此賊尚持兩端避事不入我未嘗言之今敢以赤子恨我耶由是恩義益衰帝自先天在位後十五年至開府者惟四人后父王仁皎姚崇宋璟王毛仲而已

明皇雜錄卷上

明皇雜錄卷下

張九齡在相位有謇諤匪躬之誠元宗既在位年深稍怠庶政每見帝無不極言得失李林甫時方同列聞帝意陰欲中之時欲加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九齡因稱其不可甚不叶帝旨他日林甫請見屢陳九齡頗懷誹謗於時方秋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賜將寄意焉九齡惶恐因作賦以獻又為歸燕詩以貽林甫其詩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蹔來豈知泥滓賤只見玉堂開繡戶時雙入華軒日幾迴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林甫覽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九齡洎裴耀卿罷免之日自中書至月華門將就班列二人鞠躬卑遜林甫處其中抑揚自得觀者竊謂一鵰挾兩兔俄而詔張裴為左右僕射罷知政事林甫視其詔大怒曰猶為左右丞相耶二人趨就本班林甫目送之公卿以下視之不覺股栗

元宗宴於勤政樓下巷無居人宴罷帝猶乘醉以觀兵部侍郎盧絢謂帝已歸宮掖垂鞭按轡縱橫樓下絢負文雅之稱而復風標清粹帝一見不覺目送之問左右曰誰近臣具以絢名氏對之帝亟稱其蘊藉是時林甫方持權忌能帝左右寵倖未嘗不厚以金帛為賄由是帝之動靜林甫無不知之翌日林甫召絢之子弟謂曰賢尊以素望清崇今南方藉才聖上有交廣之寄可乎若憚遐方即當請老不然以賓詹仍分務東洛亦優賢之命也子歸而具道建議可否于是絢以賓詹為請林甫恐乖眾望出為華州刺史不旬月誣其有疾為郡不理授太子詹事員外安置

唐元宗在東洛大酺於五鳳樓下命三百里內縣令刺史率其聲樂來赴闕者或謂令較其勝負而賞罰焉時河內郡守令樂工數百人於車上皆衣以錦繡伏廂之牛蒙以虎皮及為犀象形狀觀者駭目時元魯山遣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蔿于蔿魯山文也元宗聞而異之試徵其詞乃歎曰賢人之言也其後上謂宰臣曰河內之人其在塗炭乎促命徵還而授以散秩每賜宴設酺會則上御勤政樓金吾及四軍兵士未明陳仗盛列旗幟皆帔黃金甲衣短後繡袍太常陳樂衛尉張幕後諸蕃酋長就食府縣教坊大陳山車旱船尋撞走索丸劍角抵戲馬鬭雞又令宮女數百飾以珠翠衣以錦繡自帷中出擊雷鼓為破陣樂太平樂上元樂又列大象犀牛入場或拜舞動中音律每正月望夜又御勤政樓觀作樂貴臣戚里官設看樓夜闌即遣宮女於樓前歌舞以娛之

唐開元中樂工李龜年彭年鶴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學盛名彭年善舞鶴年龜年能歌尤妙製渭川特承顧遇於東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踰於公侯宅在東都通遠里中堂制度甲於都下（今裴晉公移於定鼎門外別墅號綠野堂）其後龜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勝賞為人歌數闋座中聞之莫不掩泣罷酒則杜甫嘗贈詩所謂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值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崔九堂殿中監崔滌中書令湜之弟也

唐開元中關輔大旱京師闕雨尤甚亟命大臣遍禱於山澤間而無感應上於龍池新刱一殿因召少府監馮紹正令於四壁各畫一龍紹正乃先於西壁畫素龍奇狀蜿蜒如欲振躍繪事未半若風雲隨筆而生上及從官於壁下觀之鱗甲皆溼設色未終有白氣若簾廡間出入於池中波湧濤洶雷電隨起侍御數百人皆見白龍自波際乘雲氣而上俄頃陰雨四布風雨暴作不終日而甘霖遍於畿內

安祿山之陷兩京王維鄭虔張通皆處於賊庭洎克復俱囚於楊國忠舊宅崔相國圓因召於私第令畫各畫數壁當時皆以圓勲貴莫二望其救解故運思精深頗極能事故皆獲寬典至於貶降必獲善地

張說之謫岳州也常鬱不樂時宰以說機辨才略互相排擯蘇頲方當大用而張說與頲相善張因為五君詠致書封其詩以遺頲戒其使曰候忌日近暮送之使者既至因忌日齋暮至頲門下會積陰累旬近暮弔客至多說先公寮舊頲因覽詩嗚咽流涕悲不自勝翌日乃上封事陳說忠貞謇諤嘗勤勞王室亦人望所屬不宜淪滯於遐方上乃降璽書勞問俄而遷荊州長史陸象先韋嗣立張廷珪賈曾皆以讒逐歲久因加甄收頲常以說父之執友事之甚謹而說重其才器深加敬焉

元宗幸華清宮新廣湯池制作宏麗安祿山於范陽以白玉石為魚龍鳧雁仍為石梁及石蓮花以獻雕鐫巧妙殆非人工上大悅命陳於湯中又以石梁橫亘湯上而蓮花纔出於水際上因幸華清宮至其所解衣將入而魚龍鳧雁皆若奮鱗舉翼狀欲飛動上甚恐遽命撤去其蓮花猶存又嘗於宮中置長湯屋數十間環迴甃以文石為銀鏤漆船及白香木船置於其中至於楫櫓皆飾以珠玉又於湯中壘瑟瑟及丁香為山以狀瀛洲方丈上將幸華清宮貴妃姊妹競車服為一犢車飾以金翠間以珠玉一車之費不下數十萬貫既而重甚牛不能引因復上聞請各乘馬於是競購名馬以黃金為銜籠組繡為障泥共會於國忠宅將同入禁中炳炳照灼觀者如堵自國忠宅至於城東南隅僕御車馬紛紜其間國忠方與客坐於門下指而謂客曰某家起於細微因緣椒房之親以至於是吾今未知稅駕之所念終不能致令名要當取樂於富貴耳由是驕奢僭侈之態紛然而昧處滿持盈之道矣太平公主玉葉冠虢國夫人夜光枕楊國忠鎖子帳皆稀代之寶不能計其值

楊貴妃姊虢國夫人恩寵一時大治宅第棟宇之華盛舉無與比所居韋嗣立舊宅韋氏諸子方午偃息於堂廡間忽見婦人衣黃羅帔衫降自步輦有侍婢數十人笑語自若謂韋氏諸子曰聞此宅欲貨其價幾何韋氏降階曰先人舊廬所未忍舍語未畢有工數百人登東西廂撤其瓦木韋氏諸子乃率家童挈其琴書委於路中而授韋氏隙地十數畝其宅一無所酬虢國中堂既成召匠圬墁授二百萬償其值而復以金盞瑟瑟三斗為賞後曾有暴風拔樹委其堂上已而視之略無所傷既撤瓦以觀之皆乘以木瓦其制作精緻皆此類也虢國每入禁中常乘驄馬使小黃門御紫驄之俊健黃門之端秀皆冠絕一時

張果者隱於恒州條山常往來汾晉間時人傳有長年秘術耆老云為兒童時見之自言數百歲矣唐太宗高宗屢徵之不起則天召之出山佯死於妬女廟前時方盛熱須臾臭爛生蟲聞則天信其死矣後有人於恒州山中復見之果乘一白驢日行數萬里休則摺疊之其厚如紙置於巾箱中乘則以水噀之還成驢矣開元二十三年元宗遣通事舍人裴晤馳驛於恒州迎之果對晤氣絕而死晤乃焚香啓請宣天子求道之意俄頃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之乃命中書舍人徐

嶠齎璽書迎之果隨嶠到東都於集賢院安置肩輿入宮備加禮敬元宗因從容謂曰先生得道者何齒髮之衰耶果曰衰朽之歲無道術可憑故使之然良足恥也今若盡除不猶愈乎因於御前拔去鬢髮擊落牙齒流血溢口元宗甚驚謂曰先生休舍少選聽語俄頃召之青鬢皓齒愈於壯年一日秘書監王迥質太常少卿蕭華嘗同造焉時元宗欲令尚主果未之知也忽笑謂二人曰娶婦得公主甚可畏也迥質與華成未諭其言俄頃有中使至謂果曰上以玉真公主早歲好道欲降於先生果大笑竟不承詔二人方悟向來之言是時公卿多往謁或問以方外之事皆詭對之每云余是堯時丙子年人時莫能測也又云堯時為侍中善於胎息累日不食食酒但進美酒及三黃丸元宗留之飲賜之酒辭以山臣飲不過二升有一弟子飲可一斗元宗聞之喜令召之俄一小道士自殿簷飛下年可十六七美姿容旨趣雅澹謁見上言詞清爽禮貌臻備元宗命坐果曰弟子常侍立於側未宜賜坐元宗目之愈喜遂賜之酒飲及一斗不辭果辭曰不可更賜過度必有所失致龍顏一笑耳元宗又逼賜之酒忽從頂湧出冠子落地化為一榼元宗及嬪御皆驚笑視之已失道士矣但見一金榼在地覆之榼盛一斗驗之乃集賢院中榼也累試仙術不可窮紀有師夜光者善視鬼元宗嘗召果坐於前而敕夜光視之夜光至御前奏曰不知張果安在乎願視察也而果在御前久矣夜光卒不能見又有邢和璞者

皆精於算術每視人則布籌于前未幾已能詳其名氏善惡夭壽前後所算計千數未嘗不析其詳細元宗奇之久矣及命算果則運籌移時意竭神沮終不能定其甲子元宗謂中貴人高力士曰我聞神仙之人寒燠不能瘵其體外物不能究其中今張果善算者不能究其年視鬼者莫得見其狀神仙倏忽豈非真者耶然嘗聞堇斟飲之者死若非仙人必敗其質可試以飲也會天大雪寒甚元宗命進堇斟賜果果遂舉飲盡三巵醺然有醉色顧謂左右曰此酒非佳味也即偃而寢食頃方寤忽覽鏡視其齒皆斑然焦黑遽命侍童取鐵如意擊其齒盡墮收於衣帶中徐解衣出藥一帖色微紅光瑩果以傅諸齒穴中已而又寢久之忽寤再引鏡自視其齒已生矣其堅然光白愈於前也元宗方信其靈異謂力士曰得非真神仙乎遂下詔曰恒州張果先生遊方之外者也跡先高尚心入窅冥久混光塵應召赴闕莫知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問以道樞盡會宗極今則將行朝禮爰申寵命可授銀青光祿大夫賜號通元先生未幾元宗狩於咸陽獲一大鹿稍異常者庖人方饌果見之曰此仙鹿也已滿千歲昔漢武元狩五年臣曾侍從畋於上林時生獲此鹿既而放之元宗曰鹿多矣時遷代變豈不為獵者所獲乎果曰武帝捨鹿之時以銅牌誌於左角下遂命驗之果獲銅牌二寸許但文字凋暗耳元宗又謂果曰元狩是何甲子至此凡幾年矣果曰是歲癸亥武帝始開昆明池今甲戌八百五十二年矣

元宗命太史校其長曆略無差焉元宗又奇之也是時又有道士葉法善亦多術元宗問曰果何人耶答曰臣知之然臣言訖即死故不敢言若陛下免冠跣足救臣即得活元宗許之法善曰此混沌初分白蝙蝠精言訖七竅流血僵仆於地元宗遽詣果所免冠跣足自稱其罪果徐曰此兒多口過不謫之恐敗天地間事耳元宗復哀請久之果以水噀其面法善即時復生其後累陳老病乞歸恒州詔給驛送到恒州天寶初元宗又遣徵召果聞之忽卒弟子葬之後發棺視之空棺而已

李遐周者頗有道術唐開元中嘗召入禁中後求出住元都觀唐宰相林甫嘗往謁之遐周謂曰若公存則家泰亡則家破林甫拜泣求其救解笑而不答曰戲之耳天寶末祿山豪横跋扈遠近憂之而上意未寤一旦遐周既去不知所之但於其所居壁上題詩數章言祿山僭竊及幸蜀之事時人莫曉後方驗之其末篇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燕市人皆去祿山悉幽薊之衆而起也函關馬不歸者哥舒翰潼關之敗匹馬不還也若逢山下鬼者馬嵬蜀中驛名也環上繫羅衣者貴妃小字玉環馬嵬時高力士以羅巾縊之也其所先見皆此類矣

開元中朝廷選用群官必推精當文物既盛英賢出入皆薄其外任雖雄藩大府由中朝冗員而授時以為左遷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為大理少卿路由大梁倪若水為郡守西

郊盛設祖席宴罷景倩登舟若水望其行塵謂掾吏曰班公是行何異登仙乎為之騶殿良所甘心默然良久方整回駕既而為詩投相府以道其誠其詞為當時所稱賞

元宗嘗器重蘇頲欲倚以為相禮遇顧問與群臣特異欲命相前一日上祕密不欲左右知迨夜將艾乃令草詔訪於侍臣曰外廷直宿誰遂命秉燭召來至則中書舍人蕭嵩上即以頲姓名授嵩令草制書既成其詞曰國之瓌寶上尋讀三四謂嵩曰頲瓌之子朕不欲斥其父名卿為刊削之上仍命撤帳中屏風與嵩嵩慚懼流汗筆不能下者久之上以嵩抒思移時必當精密不覺前席以觀唯改曰國之珍寶他無更易嵩既退上擲其草於地曰虛有其表耳（嵩長大多髯上故有是名）左右失笑上聞遽起掩其口曰嵩雖才藝非長人臣之貴亦無與比前言戲耳其默識神覽皆此類也

元宗命宇文融為括田使融方恣睢稍不附己者必加誣譖密奏以為盧從愿廣置田園有地數百頃帝素器重亦倚為相者數矣而又族望官婚鼎盛於一時故帝亦重言其罪但目從愿為多田翁從愿少家相州應明經常從五舉制策三等授夏縣尉自明經至吏部侍郎才十年自吏部員外至侍郎只七個月

明皇雜錄卷下

明皇雜錄補遺

高力士旣譴於巫山丹谷多薺而人不食力士感之因爲詩寄意兩京作斤賣五溪無人採地產雖有殊氣味終不改其後會赦歸至武溪道遇開元中羽林軍士坐事謫嶺南停車訪舊方知上皇已厭世力士北望號泣嘔血而死

天寶末羣賊陷兩京大掠文武朝臣及黃門宮嬪樂工騎士每獲數百人以兵仗嚴衞送於雒陽至有逃於山谷者而卒能羅捕追脅授以冠帶祿山尤致意樂工求訪頗切於旬日獲梨園弟子數百人羣賊因相與大會於凝碧池宴僞官數十人大陳御庫珍寶羅列於前後樂旣作梨園舊人不覺歔欷相對泣下羣逆皆露刃持滿以脅之而悲不能已有樂工雷海淸者投樂器於地西向慟哭逆黨乃縛海淸於戲馬殿支解以示衆聞之者莫不傷痛王維時爲賊拘於菩提寺中聞之賦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弦

唐天寶中有孫甑生者深於道術元宗召至京師甑生善摺石累卵折草爲人馬乘之東西馳走太眞妃特樂其術數召入宮試之及祿山之亂不知所之

唐開元中有僧義福者上黨人也梵行精修相好端潔縉紳士庶翕然歸依嘗從駕往東都所歷郡縣人皆傾向檀施巨萬皆委之而去忽一旦召其學徒告已將終兵部侍郎張均中書侍郎嚴挺之刑部侍郎房琯禮部侍郎韋陟常所禮謁是日亦同造焉義福乃昇座爲門徒演法乃曰吾沒于是日當以訣別耳久之張謂房曰某宿歲餌金丹爾來未嘗臨喪言訖張遂潛去義福忽謂房曰某與張公遊有數年矣張有非常之咎名節皆虧向來若終法會足以免難惜哉乃摘房之手曰必爲中興名臣公其勉之言訖而終及祿山之亂張均陷賊庭授僞署房琯贊兩朝竟立大節

僧一行姓張氏鉅鹿人本名遂唐元宗旣召見謂曰卿何能對曰唯善記覽元宗因詔掖庭取宮人籍以示之周覽旣畢覆其本記念精熟如素所習讀數幅之後元宗不覺降御榻爲之作禮呼爲聖人先是一行旣從釋氏師事普寂於嵩山師嘗設食於寺大會羣僧及沙門居數百里者皆如期而至且聚千餘人時有盧鴻者道高學富隱于嵩山因請鴻爲文讚歎其會至日鴻持其文至寺其師授之致於几案上鍾梵旣作鴻請普寂曰某爲文數千言況其字僻而言怪盍於羣僧中選其聰悟者鴻當親爲傳授乃令召一行旣至伸紙微笑止于一覽復致于几上鴻輕其疎脫而竊怪之俄而羣僧會於堂一行攘袂而進抗音興裁一無遺忘鴻驚愕久之謂寂曰非君所能敎導也當縱其遊學一行因窮大衍自此訪求師資不遠千里嘗至天台國淸寺見一院古松數十步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屛間聞院中僧於庭布算其聲簌簌旣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求吾算法已合到門豈無人導達耶卽除一算又謂曰門前水合却西流弟子當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請法盡授其術焉而門水舊東流忽改爲西流矣邢和璞嘗謂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太衍歷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則有聖人定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衍歷正在差謬則洛下閎之言信矣一行又嘗詣道士尹崇借揚雄太元經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旨深遠吾尋之積年尚不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遽見還也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大衍元圖及義訣一卷以示崇崇大嘆伏謂人曰此後生顏子也初一行幼時家貧鄰有王姥前後濟之約數十萬一行常思報之至開元中一行承元宗敬遇言無不可未幾會王姥兒犯殺人獄未具姥詣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當十倍酬也君上執法難以情求如何王姥戟手大罵曰何用識此僧一行從而謝之終不顧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徙一大甕於中央密選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謂曰某坊某角有廢園汝向中潛伺從午至昏當有物入來其數七者可盡掩之失一則杖汝如言而往至酉後果有羣豕至悉獲而歸一行大喜令寘甕中覆以木蓋封以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十其徒莫測詰朝中使叩門急召至便殿元宗迎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將大警於陛下也夫匹婦匹夫不得其所則殞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藏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繫乎釋門以瞋心壞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見莫若大赦

天下元宗從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至

開元末裴寬爲河南尹深信釋氏師事普寂禪師日夕造焉居一日寬詣寂云方有少事未暇款語且請遲回少憩也寬乃屛息止于空室見寂潔滌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聞扣門連云天師一行和尚至矣一行入詣寂作禮禮訖附耳密語其貌絕恭寂但頷云無不可者一行語訖降階入南室自闔其戶寂乃徐命弟子云遣鍾一行和尚滅度矣左右疾走視之一如其言滅度後寬乃服衰絰葬之自徒步出城送之

唐元宗旣用牛仙客爲相頗聲時議不叶因訪於高力士用仙客相外議以爲如何力士曰仙客出於胥吏非宰相器上大怒曰卽當康䛒蓋上一時恚怒之詞舉其極不可者或有稱䛒嘗以爲上之語恩渥頗深行當爲相矣䛒聞之以爲信然翌日盛服趨朝旣就列延頸北望冀有成命覩之者無不掩口然時論亦以長者目䛒䛒爲將作大匠多巧思尤能知地常謂人曰我居是宅中不爲宰相耶聞之者益爲嗤笑

元宗嘗命敎舞馬四百蹄各爲左右分爲部目爲某家寵某家驕時塞外亦有善馬來貢者上俾之敎習無不曲盡其妙因命衣以文繡絡以金銀飾其鬃鬣間雜珠玉其曲謂之傾盃樂者數十回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板牀乘馬而上旋轉如飛或命壯士舉一榻馬舞於榻上樂工數人立左右前後皆衣淡黃衫文玉帶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每千秋節命舞於勤政樓下其後上旣幸蜀舞馬亦散在人間祿山常覩其舞而心愛之自是因以數匹置於范陽其後轉爲田承嗣所得不之知也雜之戰馬置之外棧忽一日軍中享士樂作馬舞不能已廝養皆謂其爲妖擁篲以擊之馬謂其舞不中節抑揚頓挫猶存故態廄吏遽以馬怪白承嗣命箠之甚酷馬舞甚整而鞭撻愈加竟斃於櫪下時人亦有知其舞馬者懼暴而終不敢言

唐元宗自蜀回夜闌登勤政樓憑欄南望煙雲滿目上因自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夫久未還蓋思蜀道之詞也歌歇上聞有禱人乎遲明爲我訪來翌日力士潛求於里中因召與同至則果梨園子弟也其夜上復與乘月登樓唯力士及貴妃侍者紅桃在焉遂命歌涼州詞貴妃所製上親御

玉笛為之倚曲曲罷相視無不掩泣上因廣其曲今涼州傳於人間者益加怨切焉至德中明皇復幸華清宮父老奉迎壺漿塞路時上春秋已高常乘步輦父老進曰前時上皇過此常逐從禽今何不為上曰吾老矣豈復堪此父老士女聞之莫不悲泣新豐市有女伶曰謝阿蠻善舞凌波曲常入宮中楊貴妃遇之甚厚亦遊於國忠及諸姨宅明皇既幸蜀西南行初入斜谷屬霖雨涉旬於棧道雨中聞鈴音與山相應上既悼念貴妃採其聲為雨霖鈴曲以寄恨焉時梨園子弟善吹觱篥者張野狐為第一此人從至蜀上因以其曲授野狐洎至德中車駕復幸華清宮從官嬪御多非舊人上於望京樓中命野狐奏雨霖鈴曲未半上四顧淒涼不覺流涕左右感動與之歔欷其曲今傳於法部

天寶中諸公主相效進食上命中官袁思藝為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一盤之費蓋中人十家之產中書舍人竇華嘗因退朝遇公主進食方列於通衢乃傳呵按轡行於其間宮苑小兒數百人奮挺而前華僅以身免

武惠妃生日上與諸公主按舞於萬歲樓下上乘步輦從複道竊見衛士食畢以餅相棄水竇中上大怒命高力士杖殺之上方震怒左右無敢言者寧王從容諫上曰從複道竊見諸衛士之有過而殺之恐人臣不能自安又失大體陛下志在勤儉愛物惡棄於地奈何性命至重反輕于殘餐乎上躍然大悟遽命赦之

杜甫後漂寓湘潭間旅於衡州耒陽縣頗為令長所厭甫投詩於宰宰遂致牛炙白酒以遺甫飲過多一夕而卒集中猶有贈聶耒陽詩也

明皇雜錄補遺

明皇雜錄校勘記

郡齋讀書志明皇雜錄二卷別錄一卷題補闕所載十二事今本雜錄二卷其補遺一卷當即別錄也與讀書志合若直齋書錄解題僅云一卷崇文總目以鄭處誨為趙元則皆誤矣是書刊本甚尟佚譌四庫全書提要據葉夢得避暑錄話所摘盧懷慎事今本無之知有佚脫者此條今見太平御覽八百四十一太平廣記一百六十五又御覽廣記孔氏六帖海錄碎事事文類聚諸書引明皇雜錄頗出今本之外其引補遺處統稱雜錄或以別錄附後本可分可合之故惟史稱李德裕撰次柳氏舊聞處誨以為未詳別撰明皇雜錄三篇不云復有補遺不可解一也志著明皇雜錄二卷無別錄名不可解二也諸書所載逸文雖不定其果非別錄與否而今補闕十二事宛然無闕刪佚脫並在雜錄中不可解三也上卷玉龍子一條六帖八十二引稱別錄不可解四也錄中事實前後顛倒絕無倫次且二卷之書佚見幾半不可解五也竊意原本三篇既定二卷或經散佚好事者重為綴輯其所不及後人又錄為補遺晁氏所見已非原本祝穆生在晁氏後類聚前集崔琳條後集雪衣女條殆轉引他書耳茲訂正譌脫搜采逸文合附於後即不能補成完帙然較舊本已十羸三四至句字間小小異同恐傷瑣屑不復識別類書援引往往刪節成文間加點竄要不足為據也丁酉秋九錢熙祚識

卷上

房琯條

邢奐和璞 奐下當依廣記一百四十八補人字 一使君 御覽八百六十二作刺史

張嘉貞條

今為北方諸伯 廣記一百四十八作侯伯舊唐書作諸侯

勤政樓條

大張樂 御覽五百六十九樂上有聲字 出入于其間歌舞不輟 六帖三十三作立其上而舞中音節 因命牙笏及黃文袍以賜之 御覽文作發此下有時有金發大顧者看 劍舞戲寫郝里面及囊將軍士謂之春狀設大張伎樂罷小大優劣不阿雨斜其華傳選方舞鉀籔羅索然迴什抗 字令秦棄之其語多不可覽見才有殿散

李適之條

嘗不偏於林甫 廣記二百六十二偏作徧

王鉷條

出入以鬪雞侍帝左右 廣記一百八十八鬪人下有宮中二字 天子怒無所畏 句上脫日二字當依廣記補

卷下

張說條

說而遷荊州長史 廣記二百三十五句下有由是二字

華清宮條

其蓮花猶存 廣記二百三十六猶存上有至今二字事文類聚前集十八作至今存 飾車服

六帖作一下有斛字 又為一犢車 六帖為上有各字

虢國夫人條

而復以金盞瑟瑟三斗 御覽八百八盞作盃下有二字六帖十作金盃貯瑟瑟三斗 賞

乘以木瓦 御覽乘作承六帖前引此文云後歸韋氏大風折木墜堂上不損觀之瓦皆堅木也然則原本曾有聚風上書有後歸韋氏四字

李遐周條

唐宰相林甫 林甫上脫李字當依廣記三十一補 一旦遐周既去 既字誤當依廣記作 旣

蘇頲條

欽待以為相 廣記四百九十五待作倚

補遺

高力士條

丹谷多壽 六帖十六丹作山

牛仙客條

即當康蕃 廣記二百六十當下有用字 遂為嗤笑 廣記末有注云今即昌里西集牛相第節留宅也

舞馬條

絡以金銀 銀字六帖六十一事文類聚後集三十八並作鑣

自蜀回條

無不掩泣 羅隱志引此作為樓自漁罷無不感泣 益加怨焉 宋成下似書另起然驗書 志云別錄十二事一則晁氏所見已合為一 亦遊於國忠及諸姨宅 百七十四補云上至華清宮復召馬舞爾皇西出金帝器背疏云此書疑所與上侍之出案左右莫不嗚咽

明皇既幸蜀條

此條別錄一條舊一未因有從晁有並合為一

杜甫條

放於衡州耒陽縣 御覽八百六十三放上有舊字下有顛都二字

逸文

舞者樂之容也有大垂手小垂手或象驚鴻或如飛燕婆娑舞態也蔓延舞綴也古之能者不可勝記開元中有公孫大娘善劍舞僧懷素見之草書遂長進蓋壯其頓挫勢也 御覽五百七十四 案上並見樂府雜錄此疑有誤

開成末有樂人崇胡子能軟舞其腰支不異女郎也 同上此條疑樂府雜錄文

天寶中上命宮女子數百人爲梨園弟子皆居宜春北院上素曉音律時有馬仙期賀懷智洞知音律安祿山自范陽入覲亦獻白玉簫管數百事皆陳于梨園自是音響殆不類人間有中官白秀貞自蜀使回得琵琶以獻其槽以邏逤檀爲之溫潤如玉光耀可見有金縷紅文蹙成雙鳳貴妃每抱是琵琶奏於梨園音韻淒清飄如雲外 六帖作出 而諸王貴主泊虢國以下競爲貴妃琵琶弟子每奏曲畢廣有進獻 御覽五百八十三 六帖六十二

李林甫子壻鄭平爲戶部員外郎嘗與林甫同處一日林甫就院省其女迎平方櫛髮見林甫坐處甘露羹取而食之曰縱當華皓必當黰黑明日果有中使至賜林甫食中有甘露羹遂以與平平食訖一旦髮毛如黳 御覽八百六十一海錄碎事十八上引云李林甫婿鄭平髮斑明皇幸林甫宅賜食以甘露羹與平食一夕髮如黳與御覽有誤

唐楊慎矜隋室之後其父崇禮太府少卿葬少陵原封域之內草木皆流血守者以告慎矜大懼問史敬忠忠有術謂慎矜可以禳之免禍乃於慎矜後園大陳法事佇朝歸則裸袒桎梏坐於叢棘如是者數旬而流血亦止敬忠曰可以免禍慎矜蛻之遺侍婢明珠明珠有美色路由八姨門貴妃妹也姨方登樓臨大道姨與敬忠相識使人謂曰何得從車乎敬忠示旨使人去旅觀之姨於是固留遊敬忠坐樓乃曰後車美人請以見遺因黜其車以入敬忠不敢拒明日入宮以侍婢從帝見而異之問其所來明珠曰楊慎矜家人也近贈史敬忠帝曰敬忠何人而慎矜輒遺其婢明珠乃具言厭勝之事上大怒以告林甫林甫素忌慎矜才必爲相以吉溫陰害有飯于慎矜遂搆成其事下溫案之溫求得敬忠於汝州誣慎矜以自謂亡隋遺裔潛謀大逆將復宗祖之業於是賜自盡皆不全其族 廣記一百四十三

唐盧懷慎清慎貞素不營資產器用屋宇皆極儉陋既貴妻子尚不免飢寒而於故人親戚散施甚厚爲黃門侍郎在東都掌選事奉身之具纔一布囊耳後爲黃門監兼吏部尚書臥病既久宋璟盧從愿常相與訪焉懷慎臥于敝簀單席門無簾箔每風雨至則以席蔽焉常器重璟與從愿見之甚喜留命設食有蒸豆兩甌菜數莖而已此外儼然無物因持二人手謂曰二公當出入爲藩輔聖上求理甚切然享國歲久近者稍倦于勤當有小人乘此而進君其志之不數日而終疾既篤因手疏薦宋璟盧從愿李傑李朝隱上覽其表益加憐惜既歿家無留儲惟蒼頭自鬻以給喪事上因校獵于城南望墟落間環堵卑陋其家若有所營因馳使問焉還白懷慎大祥方設齋會上因爲罷獵因賜其貧匱縑帛以贈之 廣記一百六十五御覽八百十一並節引上

唐崔曙應進士舉作明堂火珠詩有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其言深爲工文士推服旣夭歿一女名星星而無男當時異之 廣記一百九十八

開元中有名醫紀朋者吳人也嘗授祕訣於隱士周廣觀人顏色談笑便知疾深淺言之精詳不待診候上聞其名徵至京師令於掖庭中召有疾者俾周驗焉有宮人每日昃則笑歌啼號若中狂疾而又足不能及地周視之曰此必因食且飽而大促力頓復仆于地而然也周乃飲以雲母湯旣已令熟寐之覺乃失所苦問之乃言嘗因大華公主載誕三日宮中大陳歌吹某乃主謳者懼其聲不能清且長食豘蹄羹遂飽而當筵歌數曲曲罷覺胸中甚熱戲於砌臺乘高而下未及其半復有後來者所激因仆于地久而方蘇而病狂因之足不能及地也上大異之有黃門奉使自交廣而至拜舞於殿下周顧謂曰此人腹中有蛟龍明日當產一子則不可活也上驚問黃門曰卿有疾否乃曰臣馳馬大庾嶺時當大熱旣困且渴因于路旁飲野水遂腹中堅痞如石周即以消石雄黃煮而飲之立吐一物不數寸其大如指視之鱗甲備具

投之以水俄頃長數尺周遽以苦酒沃之復如故形以器覆之明日器中已生一龍矣上深加禮焉欲授以官爵周固請還吳中上不違其意遂令還鄉水部員外郎劉復爲周作傳敘述甚詳 廣記二百一十九御覽九百三十 說郛本卷三四與郡志四十三

哥舒翰常鎭於青海路旣遙遠遣使常乘白駱駝以奏事日馳五百里 廣記四百三十六

上在東都遇正月望夜移仗上陽宮大陳影燈設庭燎自禁中至于殿庭皆設蠟炬連屬不絕時有匠毛順巧思結創繒彩爲燈樓三十間高一百五十尺懸珠玉金銀微風一至鏘然成韻乃以燈爲龍鳳虎豹騰躍之狀似非人力 六帖四

正月望夜上與葉法善遊西涼州燭燈十數里俄頃還而樓下之歌舞未終 同上

三元日宜令崇元學士講道德南華等經羣公咸就觀禮 同上

上自解紅玉帶賜寧王 六帖十二

上以紫金帶賜岐王蓋高宗破高麗所得開元中高麗遣使來朝宴內殿因從容言於內臣曰紫金帶本國亡是歲荒民散干戈屢起幸在內帑一見足矣上聞之封付其使 同上

帝友愛至厚殿中設五幄與五王處號五王帳 六帖十四

安祿山初爲張韓公帳下走使之吏韓公嘗令祿山洗足韓公腳下有黑點子祿山因竊窺之韓公顧笑曰黑子吾貴相汝亦能有之乎祿山曰某賤人也不幸兩足皆有比將軍者黑而加大韓公奇而謂之益親厚 六帖三十一唐語林末句[illegible]

吳道元善畫將軍裴旻請畫天宮寺壁道元曰聞將軍善舞劍願作氣以助揮毫旻欣然爲舞一曲道元看畢奮筆立成若有神助 六帖十二

明皇自爲上皇嘗玩一紫玉笛一日吹笛有雙鶴下顧左右曰上帝召我爲孔昇眞人未幾果崩 六帖十八

興慶宮帝潛邸於西南隅起花萼相輝二樓與諸王遊處祿山犯順乘遽以闢蜀欲遷幸置酒樓上命作樂有進水調歌者曰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上問誰爲此詞曰李嶠上曰眞才子也遂不終飲而去 六帖六十一唐雜錄書又六帖九十四作淒切 案京上記遷幸復登樓置酒有一少年自言工上歸之時慘然流涕歌罷仍待樂罷而去與此小異

羯胡犯京上欲遷幸復登花萼樓置酒四顧乃命進玉環玉
環者睿宗所御琵琶也異時上長樂宮中常置別榻以帕覆
之不以雜他樂器而未嘗持用至是命樂工賀懷智取調之
又命禪定僧段師彈之[illegible]
元獻皇后思食酸味明皇以告張說因進經袖出木瓜以獻
[illegible]
元宗曰我祖破高麗獲紫金帶紅玉支二寶朕以岐王初進
龍池篇賜之金帶以紅玉支賜妃子後以賜阿蠻[illegible]
六月一日上幸華清宮是貴妃生日上命小部音樂小部者
梨園法部所置凡三十人皆十五歲以下於長生殿奏新曲
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支因名荔支香[illegible]
元宗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各執樂器懸奏之曲度清
越一仙人曰此神仙紫雲迴今傳授陛下為正始之音上覺
命玉笛習之盡得其曲（上同）
元宗夢凌波池中龍女製凌波曲（上同）
僕琳三十年間無中外緦麻之喪[illegible]
天寶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歲久頗聰慧洞曉言詞上
及貴妃皆呼為雪衣女性即馴擾常縱其飲啄飛鳴然亦不
離屏幃間上令以近代詞臣詩篇授之數遍便可諷誦上每
與貴妃及諸王博戲上稍不勝左右呼雪衣娘必入局中鼓
舞[illegible]以亂其行列或啄嬪御及諸王手使不能
爭道忽一日飛上貴妃鏡臺語曰雪衣娘昨夜夢為鷙鳥所

搏將盡於此乎上使貴妃授以多心經記誦頗精熟日夜不
息若懼禍難有所禳者上與貴妃出于別殿貴妃置雪衣娘
于步輦竿上與之同去既至上命從官校獵於殿下鸚鵡方
戲于殿上忽有鷹搏之而斃上與貴妃歎息久之遂命瘞于
苑中為立塚呼為鸚鵡塚[illegible]
上所乘馬有玉花驄照夜白[illegible]
肅宗中興而枯松復生（上同）
明皇用葉法善術上元夜自上陽宮往西涼州觀燈以鐵如
意質酒而還遣使取之不誣[illegible]
上幸東都至繡嶺宮[illegible]
明皇雜錄校勘記終

象憫賊不拜舞

上西幸蜀祿山以車輦樂器及歌舞衣服迫脅樂工牽引犀象驅掠舞馬盡入洛陽復散于河北習時之盛掃地而盡矣洎肅宗克復方散求于人間其後歸于京師者十無一二焉祿山至東都既僭逆大設聲樂祿山指幽戎王番胡酋長多未之見因詔之曰吾自有天下大象自南海奔走而至見吾必拜舞鳥獸尚知天命有所歸何況人乎則四海必從我于是左右引象來至則瞋目憤怒略無拜舞者祿山大慚憤怒命左右置檻穽中以烈火爇之以刀槊俾壯士乘高投之洞中胸臆血流數丈智人樂工見者無不掩淚

避暑

上幸東都至繡嶺宮時當炎酷上以行宮狹隘謂左右曰此有佛寺乎吾將避暑于廣廈或云六軍頓委于其中不可違行上語高力士姚崇多計第往覘之力士回奏曰姚崇方袗絺綌乘小駟按轡于木陰下上悅曰吾得之矣遽命小駟而頓消煩溽乃嘆曰小事尚如此觸類而長之天下固受其惠矣

鸚鵡塚

天寶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歲久頗聰慧洞曉宮詞上及貴妃皆呼為雪衣娘方嬉戲于殿檻將有所至鷙搏而斃上與貴妃歎息久之遂瘞于苑中呼為鸚鵡塚

開天傳信記

鄭棨 撰

開天傳信記 幷序

吏部員外郎鄭 棨 撰

余何爲者也累忝臺郎思勤墳典用自修勵竊以國朝故事莫盛於開元天寶之際服膺簡策管窺王業叅於聞聽或有闕焉承平之盛不可殞墜輒因步領之暇搜求遺逸傳於必信名曰開天傳信記斗筲微器周鼎不節之咎何已遐乎好事者觀其志寬其愆是其心也

上於藩邸時每戲遊城南韋杜之間因逐狡兎意樂忘返與其徒十數一飲倦甚休息於封部大樹下適有書生延上過其家家貧止於村妻一驢而已上坐未久書生殺驢拔蒜備饌酒肉滂霈上顧而奇之及與語磊落不凡問其姓名乃王琚也自是上每遊韋杜間必過琚家琚所諮議合意益親善焉及韋氏專制上憂甚獨密言於琚曰亂則殺之又何疑也上遂納琚之謀戡定禍難累拜爲中書侍郎實預配享焉

上於諸王友愛特甚常思作長枕與諸王同起卧諸王有疾上輒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形憂於色左右或開諭進食上曰弟兄吾手足也手足不理吾身廢矣何暇更思美食安寢邪上於東都起五王宅於上都製花萼相輝之樓蓋爲諸王爲會集宴樂之地上與諸王靡日不會聚或講經義論理道間以毬獵蒲博賦詩飲食歡笑戲謔未嘗惰怠近古帝王友愛之道無與比也

開元初上勵精理道鏟革訛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諸國悉平爲郡縣自開遠門西行亘地萬餘里入河隍之賦稅左右藏庫財物山積不可勝較四方豐稔百姓殷富管戶一千餘萬米一斗三四文丁壯之人不識兵器路不拾遺行者不囊糧其瑞疊應重譯麕至人情欣欣然感登岱告成之事上猶惕厲不已爲讓者數四焉是時劉晏年八歲獻東封書上覽而奇之命宰相出題就中書試驗張說源乾曜等咸寵薦上以晏間生秀妙引晏於內殿縱六宮觀看貴妃坐晏於滕上親爲晏畫眉揔丱鬌宮中人投果遺花者不可勝數也尋拜晏秘書省正字

開元初山東大蝗姚元崇請分遣使捕蝗埋之上曰蝗天災也誠由不德而致焉卿請捕蝗得無違而傷義乎元崇進曰臣聞大田詩曰秉畀炎火者捕蝗之術也古人行之於前陛下用之於後古人行之所以安農陛下行之所以除害臣聞安農非傷義也農安則物豐除害則人豐樂興農去害有國之大事也幸陛下熟思之上喜曰事既師古用可救時是朕心也遂行之時中外咸以爲不可上謂左右曰吾與賢相討論已定捕蝗之事敢議者死是歲所司結奏捕蝗虫凡百餘萬石時無飢饉天下賴焉

上將登封太山益州進白騾至潔朗豐潤權奇偉異上遂親乘之柔習安便不知登降之倦告成禮畢復乘而下纔下山坳休息未久而有司言白騾無疾而殪上歎異之謚曰白騾將軍命有司具櫬櫝疊石爲墓在封禪壇北一里餘于今存焉

車駕次華陰上見嶽神數里迎謁上問左右莫之見遂詔諸巫問神安在獨老巫阿馬婆奏云三郎在路左朱鬉紫衣迎候陛下上顧笑之仍勅阿馬婆勅神先歸上至廟見神櫜鞬俯伏庭東南大栢樹下又召阿馬婆問之對如上見上加敬禮命阿馬婆致意而旋降詔先諸嶽封爲金天王仍上自書製碑文以寵異之其碑高五十餘尺闊丈餘厚四五尺天下碑莫比也其陰刻扈從太子王公以下百官名氏製作壯麗巧無倫比焉

上爲皇孫時風表瓌異神彩英邁嘗於朝堂叱武攸曁曰朝堂我家朝堂汝得恣蜂蠆而狼顧耶則天聞而驚異之再三顧曰此兒氣槩終當爲吾家太平天子也

西涼州俗好音樂製新曲曰涼州開元中列上獻上召諸王便殿同觀曲終諸王賀舞蹈稱善獨寧王不拜上顧問之寧王進曰此曲雖嘉臣有聞焉夫音者始於宮散於商成於角徵羽莫不根柢囊橐於宮商也斯曲也宮離而少徵商亂而加暴臣聞宮君也商臣也宮不勝則商勢卑商有餘則臣事僭卑則逼下僭則犯上發於忽微形於音聲播於歌詠見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禍悖逼之患莫不兆於斯曲也上聞之默然及安史作亂華夏鼎沸所以見寧王審音之妙也

天寶中上以三河道險束漕運艱難乃旁北山鑿石爲月河以避湍急名曰天寶河歲省運夫五十萬人無覆溺淹滯之患天下稱之其河東西徑直長五里餘闊四五丈深三四丈皆鑿堅石匠人於石得古鐵鏵長三尺餘上有平陸二字皆篆文也上異之藏於內庫遂命改河北縣爲平陸縣旌其事也

上御勤政樓大酺縱士庶觀看百戲競作人物塡咽金吾衛士白棒雨下不能制止上患之謂力士曰吾以海內豐稔四方無事故盛爲宴樂與百姓同歡不知下人喧亂如此汝何方止之力士曰臣不能也陛下試召嚴安之處分打場以臣所見必有可觀上從之安之到則周行廣場以手板畫地示衆曰犯此者死以是終五日酺宴咸指其地畫曰嚴公界境無一人敢犯者

蘇瓌初未知頲常處頲於馬廐中與傭僕雜作一日有客詣瓌候於廳所頲擁篲趨庭遺墜文書客取視之乃詠崑崙奴詩也其詞曰指頭十挺墨耳朵兩張匙客心異之而瓌出與客淹留客笑語之餘因詠其詩并言形貌問何人非足下宗族庶孽耶若加禮收舉必蘇氏之令子也瓌自是稍稍親之適有人獻瓌兎懸於廊廡間瓌乃召頲詠之立呈詩曰兎子死闌殫持來掛竹竿試將明鏡召何異月中看瓌大驚奇

驟加禮敬頲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及上平內難一夕間制詔絡繹無非頲出代稱小許公也

上封太山回車駕次上黨路之父老負擔壺漿遠近迎謁上皆親加存問受其獻饋錫賚有差父老有先與上相識者上悉賜酒食與之話舊故過村部必令詢訪孤老喪疾之家加弔恤之父老忻忻然莫不瞻戴叩乞駐留焉及車金橋御路縈轉上見數十里間旌纛鮮潔羽衛整肅顧謂左右曰張說言勒兵三十萬旌旗千里間陝右上黨至于太原見后土碑眞才子也左右皆稱萬歲上遂詔吳道玄韋無忝陳閎令同製金橋圖聖容及上所乘照夜白馬陳閎主之橋梁山水車輿人物草樹鴈馬器仗帷幕吳道玄主之狗馬騾驢牛羊駱駝猫猴猪狃四足之類韋無忝主之圖成時爲三絕焉

上幸蜀回車駕次劍門門左右巖壁峭絕上謂侍臣曰劍門天險若此自古及今敗亡相繼豈非在德不在險耶因駐蹕題詩曰劍閣橫空峻鑾輿出守回翠屏千仞合丹障五丁開灌木縈旗轉仙雲拂馬來乘時方在德嗟爾勒銘才其詩至德二年普安郡太守賈深勒于石壁今存焉

賀知章祕書監有高名告老歸吳中上嘉重之每別優異焉知章將行涕泣辭上上曰何所欲知章曰臣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賜之歸爲鄉里榮上曰爲道之要莫若信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卿子必信順之人也宜名之曰孚知章再拜而受命知章久而謂人曰上何謔我耶實吳人孚乃爪下爲子豈非呼我爲爪子耶

上嘗坐朝以手指上下按其腹朝退高力士進曰陛下向來數以手指按其腹豈非聖體小不安耶上曰非也吾昨夜夢遊月宮諸仙娛予以上清之樂寥亮清越殆非人間所聞也酣醉久之合奏諸樂以送吾歸其曲淒楚動人杳杳在耳吾回以玉笛尋之盡得之矣坐朝之際慮忽遺忘故懷玉笛時以手指上下尋非不安也力士再拜賀曰非常之事也願陛下爲臣一奏之其聲寥寥然不可名言也力士又再拜且請其名上笑言曰此曲名紫雲回遂載于樂章今太常刻石在焉

上封太山進次滎陽旃然河上見黑龍命弧矢射之矢發龍潛滅自爾旃然伏流于今百餘年矣按旃然即濟水也溢而爲滎遂名旃然左傳云楚師濟于旃然是也

華岳雲臺觀中方之上有山崛起半瓮之狀名曰瓮肚峯上賞望嘉其高迥欲於峯腹大鑿開元二字填以白石令百餘里望見諫官上言乃止

上於弘農古函谷關得寶符白石篆文正成乘字識者解之云乘者四十八年得寶之時天下言之曰得寶弘農得寶耶于今唱之得寶之年遂改天寶也

上幸愛祿山爲子嘗與貴妃於便殿同樂祿山每就坐不拜上而拜妃上顧問此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何在也祿山奏曰胡家即知有母不知有父故也上笑而捨之祿山豐肥大腹上嘗問曰此胡腹中何物其大如是祿山尋聲應曰腹中更無他物唯赤心爾上以言誠而益親善之

一行將卒留物一封命弟子進於上發而視之乃蜀當歸也上初不諭及幸蜀回乃知微旨深歎異之

羅公遠多祕術最善隱形之法上就公遠雖傳受不肯盡其要上每與同爲之則隱沒人不能知若自試或餘衣帶或露幞頭脚每被宮人知上所在上怒命力士裹以油幞置榨木下壓殺而埋弃之不旬日有中使自蜀道回逢公遠於路乘騾而笑謂使者曰上之爲戲一何虐耶

萬回師閿鄉人也神用若不足謂愚而癡無所知雖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兄被戍役安西音問隔絕父母謂其誠死日夕涕泣而憂思也萬回顧父感念甚忽跪而言曰涕泣豈非憂兄耶父母且信然萬迴曰詳思我兄所要者衣裝糗糧巾屨之屬悉備之某將覲焉忽一日朝齎所備夕返其家告父母曰兄平善矣發書視之乃兄迹也一家異之弘農抵安西萬餘里以其萬里而迴故謂之萬迴也居常貌如愚癡忽有先覺異見驚人神異也上在藩邸或遊行人間萬迴於聚落街衢高聲曰天子來或曰聖人來其後信宿間上必經過徘徊也安樂公主上之季妹也附會韋氏熱可炙手道路懼焉萬迴望其車騎道唾曰血腥不可近也不旋踵而滅亡之禍及矣上知萬迴非常人內出二宮人日夕侍奉特勑於集賢院圖形焉

道士葉法善精於符籙之術上累拜爲鴻臚卿優禮待焉法善居玄真觀嘗有朝客數十人詣之解帶淹留滿座思酒忽有人叩門云麴秀才法善令人謂曰方有朝寮未暇瞻晤幸吾子異日見臨也語未畢有一美措傲睨直入年二十餘肥白可觀笑揖諸公居末席伉聲談論援引古人一席不測恐聳觀之良久蹔起旋轉法善謂諸公曰此子突入語辯如此豈非魃魅爲惑乎試與諸公避之麴生復至扼腕抵掌論難鋒起勢不可當法善密以小劍擊之隨手失墜于階下化爲瓶榼一座驚懾遽視其所乃盈瓶醲醞也咸大笑飲之其味甚嘉坐客醉而揖其瓶曰麴生風味不可忘也

上命裴寬爲河南尹寬性好釋氏師事普寂禪師日夕造謁焉居一日寬詣寂寂曰有少事未暇款語且請遲回休憩也寬乃屏賓從止於空室見寂潔滌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聞扣門連聲云一行天師至一行入詣作禮禮寂之足禮訖附耳密語其貌絕恭寂但顧云無不可者語訖入禮禮語如是三寂惟云是是一行語訖降階入南堂自闔其扉寂乃徐命弟子云遣聲鐘一行和尚滅度矣左右疾走視之一如其言後寂滅度寬復衰絰葬之日徒步出城送之甚爲搢紳所識也寬子諝復爲河南尹素好談諧多異筆嘗有投牒誤書紙背諝判云者畔似那畔那畔似者畔我不可辞與你判笑殺門前著靴漢又有婦人投狀爭猫兒狀云若是兒猫即是兒猫若不是兒猫即不是兒猫諝大笑判狀云猫兒不識主傍我搦老鼠兩家不須爭將來與裴諝遂納其猫兒爭者亦哂

安祿山初爲張韓公帳下走使之吏韓常令祿山洗足韓公脚下有黑點子祿山因洗脚而竊窺之韓公顧笑曰黑子吾貴相也獨汝窺之亦能有之乎祿山曰某賤人也不幸兩足皆有比將軍者黑而加文竟不知是何祥也韓公奇而觀之益親厚之約爲義兒而加寵焉

無畏三藏自天竺上所司引謁上見而敬信焉上謂三藏曰師自遠而來困倦欲於何方休息耶三藏進曰臣在天竺國時聞西明寺宣律師持律第一願依止焉上可之宣律禁誡堅苦焚修精潔三藏飲酒食肉言行麄易往往乘醉而喧穢汚絪席宣律頗不甘心忽中夜宣律捫虱將投于地三藏半醉連聲呼曰律師撲死佛子宣律方知是神異人也整衣作禮投而師事之宣律精苦之甚常夜行道臨堦墜墮忽覺有人捧承其足宣律顧視之乃少年也宣律遽問弟子何人中夜在此少年曰某非常人即毗沙王之子那吒太子也護法之故擁護和尚久矣宣律曰貧道修行無事煩太子威神自在西域有可作佛事者願太子致之太子曰某有佛牙寶事雖久頭目猶捨敢不奉獻宣律求之即今崇聖寺佛牙是也

太眞妃最善於擊磬拊搏之音泠泠然新聲雖太常梨園之能人莫加也上令採藍田綠玉琢爲磬上造簨簴流蘇之屬皆以金鈿珠翠珍怪之物雜飾之又鑄二金師子作拏攫騰奮之狀各重二百餘斤以扶其他綵繪縟麗制作神妙一時無比也上幸蜀回京師樂器多忘失獨玉磬偶在上顧之悽然不忍置於前促令送太常至今藏於太常正樂庫

上所幸美人忽夢人邀去縱酒密會任飲盡而歸歸輒流汗倦怠忽忽後因從容盡白於上上曰此必術人所爲也汝若復往但隨宜以物識之其夕熟寐飄然又往半醉見石硯在前乃密印手文於曲房屛風上寤而具啓上上乃潜以物色令於諸宮觀求之異日於東明觀得其屛風手文尚在道士已遁矣

安西衙將劉文樹口辯善奏對上每嘉之文樹髭生頷下貌類猿猴上令黃幡綽嘲之文樹切惡猿猴之號乃密賂黃幡綽祈不言之幡綽訊而進嘲曰可憐好文樹髭鬚共頦頤別任文樹面孔不似猢猻猢猻强似文樹上知其賂遺大笑之

平康坊南街廢蠻院即李林甫舊宅也林甫於正堂後別創一堂製度彎曲有却月之形名曰月堂木土秀麗精巧當時莫儔也林甫每欲破滅人家即入月堂精思極慮喜悅而出必不存焉及將敗林甫於堂上見一物如人動遍體被毛毛如猪立鋸牙鉤爪三尺餘以擊林甫目如電光而怒視之林甫連叱不動遂命弧矢毛人笑而跳入前堂堂中靑衣遇而暴卒經于厩中善馬皆死不累日而林甫卒

太眞妃常因妬媚有語侵上上怒甚召高力士以輜軿送其家妃悔恨號泣抽刀剪髮授力士曰珠玉珍異皆上所賜不足充獻惟髮父母所生可達妾意望持此伸妾萬一慕戀之誠上得髮揮涕憫然遽命力士召歸

天寶初上游華淸宮有劉朝霞者獻賀幸溫泉賦詞調倜儻雜以俳諧文多不載今略其詞曰若夫天寶二年十月後兮臘月前辦有司之供具命駕幸于溫泉天門乾開露神仙之輻湊鑾輿劃出駈甲仗以駢闐青一隊兮黃一隊熊踏胷兮豹拏背朱一團兮繡一團玉鏤釘兮金鏤鞍述德云直攫得盤古髓掐得女媧瓤遮莫你古時千帝豈如我今日三郎其自敘云別有窮奇蹭蹬失路猖狂骨𩨟雖短伎藝能長夢裏幾回富貴覺來依舊恓惶今日是千年一遇叩頭莫五角六張帝覽而奇之將加賀上命朝霞改去五角六張字奏云臣草此賦時有神助自謂文不加點筆不停綴不願從天而改上顧曰眞窮薄人也授以春官衛上左焉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開天傳信記一卷唐鄭棨撰棨字蘊武滎陽人登進士第累官右散騎常侍好以詩諧託諷昭宗思其有所蘊蓄擢爲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所謂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者即其人也舊唐書本傳稱棨嘗歷監察殿中倉戶二員外金刑右司三郎而是書原本首署其官爲吏部員外郎本傳顛末之及或史文有所脫漏歟書中皆記開元天寶故事凡三十二條自序稱簿領之暇搜求遺逸期於必信故以傳信爲名其紀明皇巖游城南王琚延過其家謀誅韋氏一條據唐書琚傳乃琚選補主簿過謁太子乘機進說以除太平公主並無先過琚家之事司馬光作通鑑亦不從是書惟新唐書兼採之然韋氏稱制時琚方以王同皎黨亡命江都安得復卜居韋杜樂所記恐非事實宜爲通鑑所不取又如華陰見岳神夢遊月宮羅公遠隱形葉法善符籙諸事亦語涉神怪未能盡出雅馴然行世既久諸書言唐事者多沿用之故錄以備小說之一種焉

開天傳信記一卷

余嘉錫撰

唐鄭綮撰。綮字蘊武。滎陽人。登進士第。累官右散騎常侍。好以詩謠託諷。昭宗意其有所蘊蓄。擢爲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所謂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者。即其人也。舊唐書本傳。稱綮嘗歷監察殿中倉戶二員外。金刑右司三郎。而是書原本。首署其官爲吏部員外郎。本傳顧未之及。或史文有所脫漏歟。書中皆記開元天寶故事。凡三十二條。自序稱簿領之暇。搜求遺逸。期於必信。故以傳信爲名。

嘉錫案。陳振孫書錄解題卷五雜史類云。「開天傳信記一卷。唐吏部員外郎鄭綮撰。雜記開元天寶時事。」勞格唐郎官石柱題名考卷四。據以補入吏外。

丁晉公談録

丁謂 編

丁晉公談録

眞宗在儲貳時忽一日因乘馬出至朱雀門外方辰時有大星落于馬前迸裂有聲　眞宗回東宮驚懼時召司天監明天之文者詢之云不干皇太子事不煩憂慮自是國家災五年方應至第五年果　太宗晏駕

眞宗即位晉公言　眞宗即位有彗星見于東方　眞宗恐懼内愧涼德何以紹　太祖　太宗之德業是天禍也不敢詢于掌天文者唯俟命而已忽有先生王得一入見見聖容似有憂色密詰于中貴中貴述以聖上憂懼彗星之事得一遂奏云此星主契丹兵動十年方應至十年果契丹兵寇澶淵聖駕親征景德中契丹寇澶淵在河北聖駕在河南陣敵次忽日食盡　眞宗見之憂懼司天監官奏云按星經云主兩軍和解　眞宗不之信復檢晉書天文志亦云和解尋時契丹兵果自退而續馳書至求通好時晉公爲紫微舍人知鄆州

一日有野雞入端王宮　眞宗召司天丁文泰令筮之云郊野位交動必是郊野中五采生氣物見於皇城内皇闈外王宮之中以此推之須是野雞若然則無他必王記（上四件皆是眞宗親社稷晉公人皆不知也）

晉公嘗云居帝王左右奏覆公事愼不可觸機繫于宸斷所貴行事歸功恩于主上耳嘗有一臣僚判審刑院因進呈一官員犯贓罪案　眞宗方讀案遲回間欲寬貸次未有聖語其判院輒便奏云此是魏振男因茲　眞宗便赫怒云是魏振男便得受贓便得爲不法拂下其案云依法正行遂處死後來有一知院因觀前車覆轍每奏事兢懼取進止忽復有詞科臣僚犯贓罪案進呈　眞宗問云如何遂奏云此人悉以當辜聞說涕泣云玷陛下之與科名孤陛下之所任使更無面得見陛下更無面得見朝廷唯俟一死而已　眞宗聞之云特與貸罪安置

眞宗朝因宴有一親事官失却金楪子一片左右奏云且與決責上云不可且令尋訪又奏云只與決小杖上云自有一百日限若百日内尋得只小杖亦不可行也帝王尚守法如此爲臣子誠合如何

眞宗朝嘗有兵士作過於法合死特貸命於橫門決脊杖二十改配其兵士聲高叫喚乞劒不伏決杖從人把捉不得遂奏取進止傳宣云須決杖二十後別取進止處斬尋決訖取旨　眞宗云此只是怕見喫杖後如此既已決了便送配所更莫與問其寬恤如此令洪基益固景祚綿昌豈不由祖宗積德之所及乎

太宗即位後未數年舊爲宋邸牽攏僕馭者皆位至節帥人皆歎訝之洎晉公爲福建路轉運使日建州浦城知縣李元侃善筭術因訪問之云人生名品皆盡有階級固不可越誠卜家行度臨照次第而使然耳　太宗即位木在奎居兗州地分奎爲天奴僕宮故當時執馭者皆驟居富貴豈偶然耳晉公嘗見掌武太原公言先太師傾背時朝賢來弔朱紫盈門唯徐左省鉉獨攜一麻袍角帶於客位内更易後方入相弔以此知士大夫朝服臨喪慰問深不可也先太師即兵部侍郎祐也

艾仲孺侍郎言仲孺嘗聞祖母當日歸時衣笥中得黒黲衣妯娌骨肉皆驚駭而詰之云父母將此令候翁家私忌日著此衣出慰之當時士族之家猶有此禮今之時固未嘗聞也

徐左省鉉職居近列雖盛寒入奉朝請即未嘗披毛衫或詰之曰豈有雙闕之下衣戎服歟每覩待漏院前燈火人物賣肝夾粉粥來往喧雜即皺眉惡之曰眞同寨下耳一生好服寬袴未嘗衣裳謂諸士夫曰軒裳之家雞豕魚鱉果實蔬茹皆可備矣蓋沽酒市脯不食尔其勤尚儒素也如此

晉公被謫之初火掩房一日馮侍中拯薨背火守房王相公欽若薨背火拂著房而過因知公相大臣榮謝豈偶然哉

太祖豁達得天下後時韓王屢以在微時所不足者言之欲潛加害　太祖曰不可若塵埃中總教識天子宰相則人皆去尋也自後韓王不復敢言

杜鎬尚書鴻博之士也因看孫逖之文集云愼寬之詔沉思良久曰嘗徧閲羣書愼寬無所出也當是塡鰥寬之詔出毛詩哀䘏之義也愼寬傳寫之誤耳

眞宗欲東封泰山問兩地大臣可否大臣曰聖駕行幸豈無甲兵隨駕只恐糧草不備時晉公爲三司使　眞宗遂問曰朕東封糧草得備否晉公曰有備　眞宗又曰如何是備晉公曰隨駕兵士大約不過十萬人每日請　食米二升半一日只計支米二千五百石或遇駐蹕處所不過三日只支得米七千五百石何處州縣無七千五百石斛斗往回之間俱可有備　眞宗甚喜又問只與二升半米亦須與他些麪食晉公曰今來所經州郡只可借路而過使逐程百姓榮觀國家大禮固不可科率臣欲省司行文字告示沿路所經州軍必恐有公用錢州軍及應文武臣僚州縣官僚僧道百姓有進蒸餬者仰先具州縣官位姓名蒸餬數目申來待憑進呈破係省錢支與一倍價錢回賜仍大駕往東封日進蒸餬回日並許進酒肉緣有公使節帥防團刺史有人可以勾當仰於經過縣鎮草市處排當經進者是州縣官員僧道百姓可於經過本州縣處進　眞宗聞之又甚喜又問曰或遇泥雨非次支賜鞋䩮錢動要五七萬貫如何有備晉公對曰臣亦已有擘畫伏緣隨駕兵士各是披帶稍重到處若遇有支賜錢物如何將行臣欲先令殿前指揮使曹璨問當六軍或遇路中有非次支賜置隨駕便錢一司仍各與頭子支便於兵士住營處或指定州軍便支與各人骨肉請領一則便於兵士請領二則兵士隨駕骨肉在營得便到支錢物因茲甚安人心尋曹璨問諸六軍皆曰隨駕請得何用兼難

以將行若聖恩如此皆感戴官家　眞宗聞之又甚喜於是以此告諸兩地臣僚遂定東封聖駕往回略無闕誤　眞宗於是因晉公奏事次密謂晉公曰今來封禪禮畢大駕往回凡百事須俱揔辦集感卿用心晉公曰臣非才遭逢陛下過有委任臣實無所能今大禮已畢輒有一事上告陛下朝廷每有除改外面多謗議云某乙甚人主張某乙是甚人親戚此後每有除改外面多謗望聖聰不聽上曰朕深知不聽其如臣僚何晉公又曰只如每遇南郊大禮外面多竊議中書密院臣僚別有動靜今來禮畢望陛下兩地臣僚並令依舊免動人心　眞宗聞之甚喜彌加睠遇首台掌武聞之益多其奏議

忽一日　眞宗問馮拯如何晉公奏曰馮拯在中書密院十年却並無是非實亦公心於國家　眞宗良久不答又奏復不答遂退尋問掌武曰丁某每來朕前保持馮拯不知馮拯屢來破除伊掌武奏曰丁某不獨於上前不言人非於臣處亦未嘗言人之非掌武退謂晉公曰今後休於上前保持始平公亦別無他語掌武由是愈器重晉公

眞宗忽一日謂晉公曰有人來言卿主張謝濤受六重恩澤是否晉公曰臣亦記得謝濤是六重恩澤然亦非中書之所敢私試對陛下數之謝濤奉聖旨召試詩賦論三題可取蒙陛下面與直史館一重也謝濤係審官院磨勘合該改轉一官二重也謝濤累典大藩了當並有臣僚保舉合與轉運使三重也謝恩日面賜金紫四重也例奏得一男五重也例有支賜六重也　眞宗笑曰元來將此以爲六重恩澤

士大夫不可爭名競進致有其缺行玷平生之蹤跡

昔張去華當　太祖朝乞試有數知已皆館閣名臣保舉之　太祖怒而問曰汝有多少文章得如陶穀曰不如敢與竇儀比試曰不敢汝與張澹比試遂遅遅不對遂令張澹比試試畢考校所試優於張澹然澹是季父自此去華一生不得入館閣蓋由是耳

上谷寇公爲參政日素與馮拯不協拯以不合上章乞立儲貳　太宗怒降授太常博士知杭州尋令轉官與太博彭惟節同制時首台呂相公端除注二人俱授屯田員外郎上谷改其進呈文字將馮拯授虞部馮遂上章訟中書除授不當呂但於上前拜謝而待罪終不言寇之僭擅改授上聞之尋索元呂某除注文字視之由是睠注益厚馮遂移知江州然馮一生常追悔不合訟疏於寇亦如陳左丞恕之訟大將軍三司使王知贈錢內翰易之訟馮侍中皆是一時間不獲已而爲之不免一生恥其缺行

竇儀尚書本燕人爲性嚴重家法整肅尚書每對客即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爲尚書夫人先亡以房院稍多不敢與勢家爲親授遂再娶孔縣令女爲夫人夫人性愈嚴右丞夫人傾背即一房列五榻自孔夫人而下五房妯娌皆同寢處尚書薨孔夫人每召參政問事參政則披秉立於門外而應對焉其事嫂之禮如此尚書周世宗時爲翰林學士每宿直世宗宮中不敢令奏樂曰恐竇儀聞之至宋太祖登極猶在翰林忽一日宣召入禁闈中顧問事行至屛郭閒覘見　太祖衩衣潛身却退中官謂曰官家坐多時請出見儀曰聖上衩衣必是未知儀來但奏云宣到翰林學士竇儀　太祖聞之遂起索衫帶著後方召見復一日中書臣僚皆罷命韓王普爲相見無宰臣署勑　太祖悔其倉遽良久曰但去問竇儀是他會儀對曰今晉王正守中書令合且送相印請晉王署勑用印　太祖於是甚悅又晉公嘗言竇家二侍郎儼爲文宏贍不可企及有集一百卷得常楊之體又撰釋門數事五十件從一至百數皆節其要妙典故又善術數聽聲音而知興廢之未兆撰大周樂正一百卷周世宗時同兄儀在翰林爲學士儀常鄙其詭怪世宗常令陶人應二十四氣燒瓦二十四片各題識其節氣遂隔簾敲響令辯之一無差謬常指明德門謂楊盧二校書曰此門相次變爲大宮闕兵漸銷偃天下太平幾乎似開元天寶閒耳然京師人却漸逼迫二校書將來富貴皆見之也盧雖甚貴其如壽不及楊尋世宗禪位　太祖改明德門爲乾元門宮闕壯麗書軌混同多遜爲相貶朱崖而亡儼之爲尚書享年皆如其言又儀因於堂前雕起花椅子二隻以祗備右丞洎太夫人同坐儼忽見之謂兄曰好工夫柰何其間一隻至甚月日先破儀於是以幕覆於屛風後愛謹不用果至是日有內夫人至儀第其從人不知急於屛風後取此椅子就門外下馬遂爲馬踢而碎之此晉公聞於楊徽之尚書說也又儼謂其弟偁參政曰儼兄弟五人皆不爲相兼總無壽其間唯四哥稍得然結裹得自家兄弟妹妹了亦住不得後偁果爲參政只有妹王家太夫人即王沔參政之母儀儼之妹也無何亦得疾偁尋以抱病而歎曰二哥嘗言結裹姊妹兄弟亦住不得必不可矣果數日而薨晉公嘗謂竇二侍郎今之師曠也晉公即參政之東坦也

呂丞相端本自奏廕而至崇顯蓋器識遠大有公輔之才自爲司戶參軍便置外廚多延食客能知典故凝然不動年五十六七猶爲太常丞充開封府判官時秦州楊平木場坊木筏沿程免稅而至京呂之親舊競託選買呂皆從而買之於是入官者多揀退材植值三司使給事中侯陟急於富貴於　太宗前欲傾其衆人無何呂獨當之認爲已買　太宗赫怒俾臺司枷項送商於安置減耳後猶簽書府中舊事怡然曰但將來但將來著枷判事自古有之洎後發往商州身體魁梧　太宗傳宣令不得騎馬只令步去詣大笑如式略不介懷時有善筭者呂公木在土下宮又是方主晚年大達須位極人臣此何用慮耳尋自商州量移汝州上谷寇準屢奏呂某器識非常人漸老矣　陛下早用之　太宗曰朕知此人是人家子弟能喫大酒肉餘何所能後近臣皆上言稱呂某宜朝廷大用尋自太常丞知蔡州召入拜戶部員外郎爲樞密直學士時王二丈禹偁行誥詞略曰多直道以事君每援經而奏事後死賞花宴　太宗宣臣僚賦詩呂奏曰臣無出身不敢應詔洎爲戶部尚書門下相上谷猶爲諫議大夫參政忽一日未後三棒鼓呂上馬至門道裏立馬候上谷多時探上谷者曰參政方洗面裏呂乃徐謂從人曰餵得馬飽否其徽旨如此後表讓李參政沆大拜呂乞養疾授太子太保在京薨背享年七十三

王二丈禹偁忽一日閤中商較元和長慶中名賢所行詔誥有勝於尚書者衆皆驚而請益之曰只如元稹行牛元翼制云殺人盈城汝當深誡孥戮示衆朕不忍聞且尚書云不用命戮于社又云予則孥戮汝以此方之書不如矣其閱覽精詳也如此衆皆伏之

凡士大夫之必居大位者先觀其器度寛厚則無不中矣故韓王普在中書忽命呂公蒙正爲參預趙常潜覘其爲事而多之曰吾嘗觀呂公每奏事得聖上嘉賞未嘗有喜遇聖上抑挫亦未嘗有懼色仍俱未嘗形於言眞台輔之器也只如　太祖初即位命韓王爲相顧謂趙曰汝雖爲相見舊相班立坐起也須且讓他趙奏曰陛下初創業以爲相正欲彈壓四方臣見舊相臣須在上不可更讓也　太祖嘉之洎因奏忤旨上怒就趙手擘奏劄子挼而擲之趙徐徐拾之起以手展開近前復奏上愈怒拂袖起趙猶奏曰此事合如此容臣進入取旨其膽量也如此仍忽因大宴大雨驟至上不悅少頃雨不止形于言色以至叱怒左右趙近前奏曰外面百姓正望雨官家大宴何妨只是損得些少陳設濕得些少樂人衣裳但令樂人雨中做雜劇此時雨難得百姓得雨快活之際正好喫酒娛樂上於是大喜宣樂人就雨中奏樂入雜劇是日晏勸近臣百官軍員喫酒盡歡而散趙之爲相臨時機變能回聖上之心也如此又言趙普出鎭河陽襄鄧三郡皆以嚴重肅下政務自集惟聖節日即張樂設筵則豐厚飮饌凡一巡酒則遍勸席中喫盡盡與不盡但勸至三而止其雅素也又如此在相府或一日奏　太祖曰石守信王審琦皆不可令主兵上曰此二人豈肯作罪過趙曰然此二人必不肯爲過臣熟觀其非才但慮不能制伏於下既不能制伏於下其間軍伍忽有作孽者臨時不自由耳　太祖又謂曰此二人受國家如此擢用豈負得朕趙曰只如陛下豈負得世宗　太祖方悟而從之

太祖明聖慈惠歷代創業之主不可比也初陳橋爲三軍擁迫而回不獲已而徇其衆懇乃先與三軍約曰汝等入城不得驚動府庫不得殺害人民不得取奪財物從吾令則吾不違汝之推戴於是三軍皆曰不敢違命洎即位後遣王全斌等先鋒王自大散關入船自夔峽而入水陸齊攻曹彬爲都監沈義倫爲行營判官收復西蜀無何全斌殺降兵三千人是時曹不從命但收其文案不署字王曹沈等回太祖傳宣送中書取勘左右曰方克復西蜀回然殺降兵亦不可便按劾今後陛下如何用人　太祖曰不然今河東江南皆未歸復若不勘劾恐今後委任轉亂殺人但令勘成案宣令後殿見責問曰如何敢亂殺人又曰曹彬但退不干汝事曹不退但叩頭伏罪曰是臣同商議殺戮降兵朝廷問罪臣首合誅戮　太祖見曹如此皆與原之王受金州節度餘皆次第進擢也忽一日宣曹太尉彬潘太傅美曰命汝收江南又顧曹曰更不得似西蜀時亂殺人曹徐奏曰臣若不奏又恐陛下未知曩日西川元不是臣要殺降卒緣臣商量固執不下臣見收得當日文案臣元不肯着字　太祖令取進呈　太祖覽之又謂曰卿既商量不下爲何對朕堅自伏罪曰臣從初與王全斌等同奉陛下委任若王全斌等獲罪獨臣清雪不爲穩便臣是以一向伏罪　太祖曰卿既自欲當辜如此又安用此文字曰臣從初謂陛下必行誅戮臣留此文書令老母進呈陛下乞全母一身　太祖尤器遇之又潜謂曰但只要他歸伏愼勿殺人是他無罪只是自家著他不得卿切會取曹曰謹奉詔旨不敢違越晉公曰今國家享無疆之休良由是耳曹之四子璨瑋珣琮皆享豐祿豈非餘慶乎

五代晉朝時襄陽帥高懷德下親隨私通其愛姬竊錦襖子與其皁皁轉令人鬻於市高已知之或有人告於高曰大王錦襖子有人將在市中賣高曰錦襖子是人家宣賜得豈只是我家有莫亂執他人其皁都不覺其主已知也後以他事陰去之襄陽後帥安審琦亦有愛妾與外人私接忽因夜初隔幕燭下潜見有人自宅中出去據膝而言曰叵耐審琦是夕遇害莫知其誰子姪輩皆泣告曰大王平生器業如此豈無威靈使其奸人敗露須臾時於是其奸賊自以手擒捉身體撲於靈座前亦一僕廝耳晉公言居其上者制禦小人切不可失其機乃貫害之速也高之與安誠可爲鑒誡矣

太祖朝昭憲皇后因不豫召韓王普至卧榻前問官家萬年千載之後寶位當付與誰普曰晉王素有德望衆所欽服官家萬年千歲後合是晉王繼統仍上一劄子論之昭憲密緘題署藏之於宮内時韓王爲相尋出鎭襄陽洎　太祖晏駕　太宗嗣位忽有言曰若趙普在中書朕亦不得此位盧多遜聞之遂希旨密加誣譖將不利於韓王遽召歸授太子太保散官班中日負憂惕遂扣中貴密達　太宗云昭憲皇后寢疾時臣曾上一劄子論事時昭憲緘藏在宮中乞賜尋訪果於宮中尋得　太宗大喜方悟韓王忠赤是時上元登樓觀燈忽有宣旨召趙普赴宴左右皆愕然緣太子太保散官無例赴宴乃奏曰趙普値上辛在太廟宿齋　太宗曰速差官替來少頃召至太宗便指於見任宰相沈相公上座乃顧謂趙曰世間姦邪信有之朕欲卿爲相來日便入中書盧相聞之惶駭不已翌日盧遂告趙曰聖上有此宣示如何趙曰某今入相公必不可同處相公欲得保全但請上章乞退必無慮耳沈相尋乞致仕盧乃上章云陛下若不賜主張微臣必遭毒手　太宗怒使令罷相趙乃奏云乞除盧兵部尚書罷相　太宗不允乃以所上章示于韓王自後以秦王事謫于朱崖所以至今皆言盧遭趙之毒手耳

河東僞相趙文度歸向朝廷便授華州節度使時同州節度使宋相公移鎭邠州道由華下趙張筵命宋宋以趙自河東來氣燄凌之帶隨使樂官一百人入趙府署庭所使樂立于東廂將舉盞趙之樂官立于西廡時東廂先品數聲趙謂曰於此調吹採蓮送盞皆吹不得却令西廡吹之送盞畢東廂之樂由是失次宋亦覺其挫銳洎中筵起移於便廳再坐宋自吹笙送趙一盞趙遂索笛復送一盞聲調清越衆所驚歎其笛之妙宋之隨使樂工手指按之不滿洎席闌宋回驛趙又於山亭張夜宴召之不至宋於是宵遯晉公曰應事不可輕易宋爲知河東僭僞小國之有人矣

眞宗忽一日於龍圖閣諸侍讀侍講學士待制直閣

環侍以問九經書并疏共多少卷數侍講邢昺尚書而下俱不能對

盧相多遜在朝行時將歷代帝王年曆功臣事迹天下州郡圖誌理體事務沿革典故括成一百二十絕詩以備應對由是 太祖 太宗每所顧問無不知者以至踐清途登鈞席皆此力耳

皇城使劉承規在 太祖朝為黃門小底時氣性不同已有心力宮中呼為劉七每令與諸小底數員珠內夫人潛於看寬覘之未嘗偷竊一顆餘皆竊置於衣帶中洎 太宗即位後有一宮人潛逾垣而出捕獲 太宗遲疑間似不欲殺承規輒承意而奏曰此人不可容官家若放却宮人總走臣乞監去處置須是活取心肝進呈 太宗甚然之六宮皆拜而泣告承規再三奏不可留於是就 太宗前領去送一尼寺中潛遠嫁之却取旋殺豬心肝一具猶熱以合子貯來進呈六宮皆圍合子而哭之良久略揭視之便令承規將去仍傳宣賜承規壓驚銀五鋌由是宮掖之間肅然畏法

韓王普初罷龍州巡官到京至日者王勛卜肆問命次廉下看魯公驕殿稍盛歎曰似此大官修箇甚福來得到此勛曰員外即日富貴更強似此人何足嘆羨往往便為交代亦未可知後果如其言

今之朝廷儒臣多不知典故亦須記之只如左右揆為百僚師長守此官居中書可矣若在班列不可久居亦由御史大夫一百二十日須大拜耳是故朝廷將有爰立之命即除之只如御史中丞諫議大夫正授即便當給事中三年轉工部侍郎工侍授便當刑部侍郎轉兵部侍郎只如尚書左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不可更兼中省侍郎緣丞郎一般也若守六尚書省郎兼中書或門下侍郎可矣若自吏部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改轉便正轉充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侍郎便當左右丞若有改轉便自中書侍郎授禮部尚書或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只如中書舍人是閣老更不下知制誥不同他官耳或以他官充翰林學士却須下知制誥何者制誥是中書所掌翰林不當主之近代宰臣節帥除拜出自宸衷不欲預聞于外故以隔日宰臣百官出後密召翰林學士懷具員冊入禁闥上前議定是夕草制謂之內制中夜進入五更降出以麻紙大書之一行只可三字謂之白麻何者緣黃紙始自唐高宗朝已來只是中書出勅得使之所以內制用麻紙翊日乃以繡幞蓋於箱中置於案上謂之麻案臺於御座左右候進呈事退即降麻而宣之訖送中書出勑寫官告勑紙廣幅與常紙不同年月日先後署執政參政宰相銜署字後方接次列以使相御不押字亦不控斷行其官告却只下直日知制誥官名宣奉行更不下元撰麻詞翰林學士名銜緣翰林學士無例於中書行詞故也然後選中書上事日於閤門受告勑後始赴上若使相即中書正宰相送上至中書都堂正宰相坐東位使相看幾員列坐西位訖然後逐位就牙床小案子上判案三道仍側坐拽一腳候幾員各判案訖正宰相退然後看使相是幾員並正面並坐受賀其參政於中書都堂無位其宰臣官告用五色金花羅紙寫犀軸頭一如太君官告樣此事庶寮多不知因而記之

錢塘武肅王不識文字然凡所言皆可律下忽一日雜役兵士於公署壁題之曰無了期無了期營基纔了又倉基由是部轄者皆怒王見而謂曰不必怒命羅隱從事續書之曰無了期無了期春衣纔了又冬衣卒伍見之於是怡然力役不復怨咨又言武肅王左右筭術醫流無非名士有葉簡李咸者善占筮武肅忽一日非常旋風南來遶案而轉召葉簡問之曰無妨事此是淮南楊渥已薨但早遣弔祭使去王曰生辰使方去未知端的豈可便伸弔祭簡曰不然此是必然之理但速發使往彼若問如何得知但云貴國動靜當道皆預知之貴令知本國有人洎依而遣之生辰使先一日到楊渥已薨次日弔祭使至由是楊氏左右皆大驚伏其先見先是楊渥欲興兵取錢塘密遣人往聽鼓角聽者回告楊氏曰錢塘鼓角子子孫孫王爵不絕不可輕動

丁晉公談錄終

丁晉公談錄一卷

不著撰人名氏皆述丁謂所談當代故事晁公武讀書志以其出於洪州潘延之家疑即延之所作延之謂甥也今觀所記謂事皆誇美而敘澶淵之事歸之天象一字不及寇準又載準挾嫌私改傳擬轉官文字事皆顛倒是非有乖公論即未必延之所作其出於謂之餘黨更無疑義也然稱謂善畫筭精決真宗東封之行以為美談則欲譽其才適彰其附合時局小人之情狀終有不能自掩者矣

南唐近事

鄭文寶編

南唐近事序

南唐烈祖元宗後主三世共四十年。起天福丁酉之春。終開寶乙亥之冬。君臣用舍。朝廷典章。兵火之餘。史籍蕩盡。惜夫前事十不存一。余匪鴻儒。頗常嗜學。耳目所及。志於縑緗。聊資抵掌之談。敢望獲麟之譽。好事君子無或陋焉。太平興國二年歲次丁丑夏五月一日江表鄭文寶序。

南唐近事

宋　江表鄭文寶　編

烈祖輔吳之初。未踰強仕。元勳碩望。足以鎮時靖亂。然當時同立功如朱瑾李德誠朱延遇劉信張崇柴再用周本劉金張宣崔太初劉威韋建王綰等。皆握強兵分守方面。由是朝廷用意牢籠。終以跋扈為慮。上雖至仁長厚。納以為非老成無以彈壓。遂服藥變其髭鬢。一夕成霜。洎曆數有歸。讓皇內禪。諸藩入覲。竟無異圖。

烈祖嘗晝寢。夢一黃龍繞殿檻。鱗甲炳煥。照耀庭宇。殆非常狀。逼而視之。蜿蜒如故。上既寤。使視前殿。即齊王凭檻而立。偵上之安否。問其去止時刻。及視向背。皆符所夢。上曰。天意諄諄。信非偶爾。成吾家事。其惟此子乎。旬月之間。遂正儲位。齊王即元宗居藩日所封之爵也。

江都縣大廳相傳云。陰有鬼物所據。前政令長升之者必為瓦礫所擲。或中夜之後毀去按硯。或家人暴疾。遺火不常。斯邑皆相承居小廳蒞事。始獲小康。江夢孫聞之。詳值其說。然夢孫儒行正直。衆所推服。無何自祕書郎出宰是邑。下車之日。升正廳受賀訖。向夜具香案端笏當中而坐。爾周歲一遍。明日如常理事。竟爾無聞。自始來至終考。莫睹怪異。後之為政者皆伏其業焉。

金陵城北有湖。周迴十數里。幕府雞籠二山環其西。鍾阜蔣山諸峯聳其左。名園勝境。掩映如畫。六朝舊

跡。多出其間。每歲菱藕罟網之利不下數十千。建康皆錄所謂玄武湖是也。一日諸閣老侍讌朝堂。語及林泉之事。坐間馮謐因舉玄宗賜賀監三百里鏡湖。信爲盛事。又曰予非敢望此。但賜後湖。亦暢予平生也。虞部徐鉉怡聲而對曰。主上尊賢待士。常若不及。豈惜一後湖。所乏者知章爾。謐有大慚色。

朱鞏侍郎鞏甞甘在廣陵入學。其師甚嚴。每朝午歸餐。指坊爲約。其時不至。當行檟楚。朱雖稟師之命。然常爲里巷中一惡犬當道。過輒嘷吠。鞏乃盥衣盥犬再拜祈之曰。幸無嚙我。早入學中。免爲夫子箠責。精誠所至。涕泗交流。犬亦狂吠不顧。是夕犬暴卒于家。

處士史虛白北海人也。清太中客遊江表。卜居于潯陽落星灣。遂有終焉之志。容貌恢廓。高尚不仕。皆對客弈棋。旁令學徒四五輩各秉紙筆。先定題目。或爲書啓表章。或詩賦碑頌。隨口而書。握管者略不停綴。數食之間。衆製皆就。雖不精絕。然詞彩磊落。旨趣流暢。亦一代不羈之才也。晚節放達。好乘雙犢板轅。挂酒壺於車上。山童總角負瓢以隨。往來廬阜之間。任意所適。當時朝士咸所推仰。保大末淮甸未寧。割江之際。虛白乃爲割江賦以諷曰。舟車有限。鷗汀島以俱閑。魚鼈無知。尚交遊而不止。又賦臨士詩云。風雨揭卻屋。渾家醉不知。其譏刺時政。率皆類此。元宗南幸。道由蠡澤。虛白鶴氅杖藜。謁鑾輅於江左。元宗駐蹕存問。頒之穀帛。又知其嗜酒。別賜御醞數壺。以厚其意也。他日病將終。謂其子曰。皇上賜吾上樽。飲之略盡。僅留一榼。藏之於家。待吾死日。發以時服。置柱杖一條。及此酒於棺中。瘞之足矣。四時慎勿享奠。無益勞費。何利死者。吾當不歆矣。洎卒。家人一遵遺命。而其子頓絕時祀。每因節序。必修奠訖。焚紙鏹於座。紙皆不化。用益焚之。火則自滅。遂不復更祭奠矣。

嚴續相公歌姬。唐鎬給事通犀帶。皆一代之尤物也。唐有慕姬之色。嚴有欲帶之心。因雨夜相第有呼盧之會。唐適預焉。嚴命出妓解帶。較勝於一擲。舉座屏氣。觀其得失。六骰數巡。唐彩大勝。唐乃酌酒命美人歌一曲以别相君。宴罷拉而偕去。相君悵然遣之。

昇元初。許文武百僚觀內藏。隨意取金帛。盡重載而去。惟蔣廷翊獨持一縑還家。餘無所取。士君子以是而多之。終尚書郎。

鍾謨性聰敏。多記問。奏疏理論。頗脫時輩。自禮部侍郎聘周。忤旨。左授耀州典午。盛夏之月。自周徂秦。每見道旁古碑。必駐馬歷覽。皆默識。或止郵亭。命筆繕寫。一日之行。不過數里而已。又見一圭首豐碑。制度甚廣。約其詞旨不下數千餘字。臥諸荒蔓之中。半爲水潦所淹。無由披讀。謨欣然解衣游泳潦中。以手捫搨默記其文。志諸紙墨。他日徵還。重經是路。天久不雨。無復沈碑之泉。乃發筐得舊錄本。就讎校之。無一字差誤。

馮謐總戎廣陵。爲周師所陷。乃削髮披緇以紿周人。將圖間道南歸。爲識者所擒。送至行在。時鍾謨亦使周。人或譏之曰。昔日旌旗擁出坐籌之將。今朝毛髮化爲行腳之僧。世宗甚悅。因釋罪歸之。終中書侍郎。

賈崇自統軍拜使相鎮江都。周師未及境。盡焚其井邑棄壘而渡。元宗引見於便殿。責其奔潰之由。且曰。朝野謂卿爲賈尉遲。朕甚賴卿。一旦敵兵未至。乘中宵遁。何施面目至此耶。崇扣首具陳舒元既叛。大軍

失律。城孤氣蹙。無數旅之兵以禦要害。雖其尉遲亦無所施其勇。臣當孥戮。惟陛下哀之。以特旨釋罪。長流撫州。

元宗少躋大位。天性謙謹。每接臣下。恭愼威儀。動循禮法。雖布素僚友無以加也。夏日御小殿。欲道服見諸學士。必先遣中使數使宣諭。或請以小苦巾褁不及冠褐可乎。當日宋齊丘爲子嵩李建勳爲史館皆不之名也。君臣之間。待遇之禮率類於此。

沈彬長者。有詩名。保大中以尚書郎致仕。閒居于江西之高安。三吳侯伯多餉粟帛。皆荷杖郊原。手植一樹於平野之間。召諸子戒曰。異日葬吾此地。違之者非人子也。居數年彬終。諸子將起墳於植樹之所。穿有術士語以吉凶事。近樹北數尺之地卜葬。家人諾之。是夕諸子咸夢家君訶責推移葬地。復遣吾言。禍其至矣。詰朝乃依遺命。伐樹掘土深丈餘。得一石槨。工用精妙。光潔可鑒。蓋上刊八篆字云。開成二年霽椁一所。乃舉柩就椁而窆之。廣狹之間。皆中其度。彬第二子道者。亦能爲詩。以色絲盤銅佛像長寸餘。懸于襟上。衣道士服。辟穀。隆冬盛夏。惟單褐布裙。跣足日馳數百里。狂率嗜酒。罕接人事。多往來玉笥浮雲二山。林棲野宿。不常厥居。至今尚在。南中人多識之。

位崇文以德殊勳。位崇台袞。亘鎮名藩。節制遞之。坐鎮浮梁。出入三朝。喜慍莫形。世推名將。臨武昌日。閱兵於蹴踘場。武昌廳有古屋百餘間。久經霖雨。一旦而頹。出乎不意。聲聞數里。左右色動。心恐。惟崇文指縱點閱。安詳如故。亦無所顧問。

何敬洙善彈射。性勇決。微時爲鄂帥李簡家僮。李性嚴毅。果於殺戮。左右給使之人小有過愆。鮮獲全宥。何嘗因薄暮與同儕戲於小廳下。有蒼頭取李公所愛硯。墮于手中。謂諸儕曰。誰敢破此。何時飲酣乘興厲色而應曰。死生有命。吾敢碎之。乃擲硯于石階之上。鏗然毀裂。羣輩迸散。無敢觀者。翌日李衙退視事。責碎硯之由。主者具以實對。李極怒。即命擒何以至。死不旋踵矣。李之夫人素賢明。知何有奇相。每曰。異日當極貴。至是匿何後堂中。伺沒之間。李怒未解。夫人亦不敢救。一日李獨坐小廳。有一烏由簷向李而噪。其聲甚厲。李惡之。遂拂衣往後園池亭中。烏亦隨其所之。叫噪不已。命家人多方驅逐。略無去意。李性既褊急。怪怒愈甚。顧左右曰。何敬洙善彈。亟召來。能斃此者。當釋爾罪。何應召而至。注丸挾彈。精誠中激。應弦斃之。李佳賞至再。遂捨其罪。洎成立。擢爲小校。以軍功累建旌鉞。建隆初自江西移鎮鄂渚。下車之日。小亭中復見一烏。如何而鳴。何曰。昔日全吾之命。得非爾乎。乃取食物自散諸掌。烏翻然而下。食何掌中。其後何位至中書令守太師致仕。功第崇極。時莫與比。蓋昔之應。豈徒然哉。

謂僎即刑部尚書謐之子也。舉進士。初年少乘驊騮。以爲平折丹桂。秋賦之間。僎一夕夢登崇孝寺嶓剎極高處打方響。先是徐幼文能圓夢。遂詣徐請問之。徐曰。雖有聲價。至下地。洎來春。僎俄成名於侍郎韓熙載榜下。或有詰徐之言謬者。徐曰。誠如吾語。後當知之。放榜數日。中書奏主司取士不當。遂追榜御試。謂果覆落。

鄂匡闓爲海州刺史。有野客潘扆謁之。鄂不甚禮遇。館於外廐。忽一日鄂命潘觀獵近郊。鄂妻因當廐中

覘扆棲泊之所。樂相莞蓆竹籠而已。籠中有錫彈丸二枚。其他一無所有。艾夜扆從衡歸。啓籠之際。忽爲咳駭之聲。且曰。定爲婦人所瀏。幸吾朝來攜其光鋩。不爾斷婦人雖久矣。閨人異之。乃謝於鄭。鄭詰其由。室家具以實告。鄭頗疑異。遂召潘升堂屏左右曰。先生其有劍術乎。潘曰。素所習之。鄭曰。願先生陳其所妙。使某拭目一觀可乎。潘曰。何不可也。明日公當齋戒三日。擇近郊平廣之地。可試吾術。鄭如其約。至期命潘聯鑣而出至城東。其始潘自懷袖中出二彈丸。從掌中。俄有氣兩條如白虹之狀。微微出指端。須臾上。接於天。若風雨之聲。旋空而轉。又繞鄭之頸。左盤右旋千餘匝。其勢奔掣。其聲錚摐。雖震霆迅雷無以加也。鄭懼。案危坐。喪精褫魄。雨汗浹體。莫知己身之所從。乃稽首祈謝曰。先生神術。固已知矣。幸攝其威靈。無相見怖。潘笑舉一手。二白氣復收掌中。若雲霧之卷收。數食間復爲二錫彈丸矣。鄭自此禮遇彌厚。表薦於烈祖。納焉。其後欲傳之於人。一夕夢其師怒扆擅洩靈術。傳非其人。陰奪其法。既寤不復能劍矣。晚病終於紫極宮。臨終上言乞桐棺葬於近地。後當尸解。上從之。使中貴人護葬於金波園。至保大中。元宗命親信發塚觀之。骸骨猶在。略無異焉。

進士黃可字不可。孤寒朴野。深於雅道。詩句中多用驢字。如獻高侍郎詩云。天下傳將舞馬賦。門前迎得跨驢賓之類。又嘗謁舍人潘佑。潘教服槐子。云豐肌卻老。明旦潘公趨朝。天階未曙。見槐樹煙霧中有人若猿狙之狀。追而視之即可也。怪問其故。乃攜條而謝曰。昨蒙明公教服槐子法。故今日齋戒而擷之。潘大噱而去。

孫晟爲尚書郎。上賜一宅在鳳台山西岡壠之間。徙居之日。羣公畢至。韓熙載見其門卑巷陋。謂孫曰。敢隘若此。豈稱爲相第耶。舉座莫喻其旨。明年孫拜御史大夫。旬日之間。果正台席。

昇元格。盜物直三緡者。處極法。廬陵村落間有豪民。暑雨初霽。曝衣篋于庭中。失新潔衾服不少許。計其資直不下數十千。居遊僻遠人罕經行。唯一貧人隣垣而已。周訪蹤狀。必爲隣人盜之。乃訴于邑。邑白郡。郡命吏按驗。歸罪于貧人。詐服爲盜。詰其贓。即言散鬻于市。蓋不勝捶掠也。赴法之日。冤聲動人。長吏察其詞色似非盜者。未即刑戮。遂具案聞於朝廷。烈祖命員外郎蕭儼覆之。儼持法明辯。甚有理聲。受命之日。乃絕葷茹。齋戒理棹。冥禱神祇。晝夜兼行。佇雪冤枉。至郡之日。索案詳約始末。迄無他狀。儼是夕復焚香于庭。稽首冥禱。願降儆戒。將行大辟。翌日天氣融和。忽有雷雨自西北起。至失物之家。震死一牛。剖其腹。腹中得所失衣物。乃是爲牛所噉。納未消潰。遂赦貧民。而儼驟遷大用。

諫議大夫張義方命道士陳友合還丹於牛頭山。頻年未就。會義方遘疾將卒。促不成九轉之功。一旦命子弟發丹竈。竈下有巨虺。火吻錦鱗。蜿蜒其間。若爲神物護持。乃取丹自餌一粒。指虺而終。當時識者以爲氣未衰。服之陰者不容也。

劉仁贍鎮壽春。周師壓壘三載。壁而不降。一夕愛子泛舟於敵壘。艾夜爲小校所擒。疑有叛志。請于贍。贍將行軍法。監軍使懇救不遂。復使馳告其夫人。夫人曰。某郎妾最小子。攜提寵育。情若不及。奈軍法至重。不可私也。名義至大。不可虧也。苟屈公議。使劉氏之門有不忠之名。妾與令公何顏以見三軍。遂促令斬

之。然後成其喪禮。戰士無不隕涕。

高越燕人也。將舉進士。文價藹然。器宇森挺。時人無出其右者。鄂帥李公賢之。待以殊禮。將妻以愛女。越竊論其意。因題鷹一絕寄于屋壁云。雪爪星眸衆鳥歸。摩天專待振毛衣。虞人莫謾張羅網。未肯平原淺草飛。遂不告而去。後爲范陽王盧文納之爲壻。與王偕歸烈祖。累居清顯。終禮部侍郎。江文蔚俱以詞賦著名。故江南士人言體物者。以江高爲稱首焉。

朱匡業劉存忠雖無勳略。然以宿衛嚴整。皆處環衛之長。劉彥貞既敗。我師屢北。京師危之。元宗臨軒旰食。問其守禦之方。匡業對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遂忤旨流撫州。存忠在側。贊美匡業之言不已。流饒州。

韓寅亮偓之子也。嘗爲予言。偓捐館之日。溫陵帥聞其家藏箱笥頗多。而緘鎖甚密。人罕見者。意其必有珍玩。使親信發觀。惟得燒殘龍鳳燭。金縷紅巾百餘條。蠟淚尚新。巾香猶鬱。有老僕歎然而言曰。公爲學士日。常視草金鑾內殿。深夜方還翰苑。當時宮妓秉燭炬以送。公悉藏之。自西京之亂。得罪南遷。十不存一二矣。余東歲延平家有老尼。嘗說斯事。與寅亮之言頗同。尼即偓之妾云耳。

張易爲太弟賓客。方雅異羣。而好乘醉凌人。時論憚之。嘗侍宴昭愛宮。儲后持所愛玉杯親酌易酒。捧觴勸至。有不顧之色。易張目攘袂抗音而讓曰。殿下輕人重器。不止斷損至德。恐亦聖人慈儉之旨。言訖碎玉杯于殿柱。一座失色。儲后避席而謝之。

廬山九天使者廟有道士。忘其姓名。體貌魁偉。飲啗酒肉。有衆人之量。曉節服餌丹砂。躍於沖舉。魏王之鎮潯陽也。郡齋有雙鶴。因風所飄。墮于道館。迴翔嗷唳。若自天降。道士且驚且喜。焚香端簡。謝瞻雲霓。自謂當赴上天之召。命山童控而乘之。羽儀清潔。莫勝其載。毛傷骨折。血灑庭除。仰按久之。是夕皆斃。翌日飼養者詰知其狀。訴于公府。王不之罪。處士陳沆聞之。爲絕句以諷云。啗肉先生欲上昇。黃埃踏破紫雲崩。龍騰鶴背無多力。傳語麻姑借大鵬。

慶王茂元宗第二子也。雅有俊德。宗室罕倫。未冠而薨。上深悼惜。每顧侍臣曰。子夏喪明。不爲異也。或對曰。臣聞仁而不壽。仙經所謂鍊形於太陰之中。然慶王必將侍三后於三清。友王喬於玉除。伏冀少霽於念。上泫然焉。

烈祖輔吳。將有禪讓之事。人情尚懷彼此。一二不樂。周宗請之上曰。吾夜夢爲人引劍斷吾之頸。意所惡之。宗遂下階拜賀曰。當策立耳。居數日而內禪。

王穆爲當塗宰。頗以貨產爲務。會郡民遞狀訴其積貨賄于縣尹。穆乃判曰。汝雖打草。吾已驚蛇。爲好事者口實焉。

鄧張文高安鄉野之人也。烈祖時自尚書郎拜當陽令。升廳就案而食。自謂身顯彌榮。遑語兒子輩云。當思爲學自致烟霄。吾爲百里之長。擊鼓吹鉦。擁後控前。此吾稽古之力也。

宋齊丘微時。日者相之曰。君貴不可說。然惡夫下獄之相。若實有之。位極之日。當早引退。庶幾保全。齊丘

登相位數載致仕。復以大司徒就徵。保大末坐陳覺謀于記事。乃餓死于青陽。

元宗幼學之年。馮權常給使左右。上深所親倖。每曰。我富貴之日。爲爾置銀靴焉。保大初。聽政之暇。命親王及東宮舊僚擊鞠歡極。頒賚有等。語及前事。即日賜銀三十斤以代銀靴。權遂命工鍛靴穿焉。人皆哂之。

元宗嗣位之初。春秋鼎盛。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略無虛日。常乘醉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唯歌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上既悟。覆杯大懌。厚賜金帛。以旌敢言。上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固不當有銜璧之辱也。翌日。罷諸懽宴。留心庶事。圖閩吊楚。幾致治平。

常夢錫爲翰林學士。剛直不附。貴近側目。或謂曰。公能屈私門。何以爲樂。常曰。龔韓延飲。面壁而已。蓋謂魏岑權之際也。

周業爲左街使。信州刺史本之子也。與劉郎素有隙。（劉郎時爲兵部侍郎公主婿。）無何。昇元中金陵告災。業方酣飲人家。醉不能起。有聞上者。上顧親信施仁望曰。率衛士十人詣災所。見其馳救則釋。不然就戮於牀。仁望既往。亟使召業。家語之。業大怖。衣女子服。奔見仁望。仁望怒之。洎火息復命。至便殿門。會劉郎先至。亦將白災事。仁望揣劉意不能嚴業。又懼與之偕罪。計出倉卒。遽排劉越次見上曰。火不爲災。業誠如聖旨。上曰。戮之乎。仁望曰。業父本方臨敵境。臣未敢即時奉詔。上撫几大悅曰。幾誤我事。仁望自此大獲獎用。業乃全恕。

陳誨嗜鶴。馴養千餘隻。誨自南劍牧拜建州觀察使。去郡前一月。羣鶴先之富沙。舊所無子遺矣。又嘗因早衙。有一鶴投誨之懷袖中。爲鷹鸇所擊故也。誨感之。自是不復食鶴矣。

章齊一爲道士。滑稽無度。善於嘲戲。倡里樂籍多稱其詞。曰齊二。次曰齊三。保大中任樂坊判官。一旦暴疾。齊一齚舌而終。

女冠耿先生。長爪玉貌。甚有道術。獲寵於元宗。將誕前三日。謂左右曰。我子非常。產之夕當有異。及他夕果震雷繞室。大雨河傾。半夜雷止。耿身不復孕。左右莫知所產。將子亦隨失矣。

陳繼善自江寧尹拜少傅致仕。富於貲產。性鄙屑。別墅林池。未嘗暫適。既不嗜學。又杜絕賓客。惟自荷一鋤。理小圃成畦。以眞珠之餘顆若種蔬狀。布土壤之間。記顆俯拾。周而復始。以此爲樂焉。

烈祖鎮建業日。義祖薨于廣陵。致意將有奔喪之計。康王已下諸公子謂周宗曰。幸聞兄長。家國多事。宜抑情損禮。無勞西渡也。宗度王似非本意。堅請報命。宗信於烈祖。康王以忽遽爲制。宗袖中出箋。復爲左右取紙。得故著紙貼。乞手札。康王不獲已。而札曰。幸就東府舉哀。多壘之秋。二兄無以奔喪爲念也。明年烈祖朝覲廣陵。康王及諸公子果執上手大慟。詰上不以臨喪爲意。詬讓百端。哀慟物聽。上因出王所書以示之。王靦顏而已。

兵部尙書杜業。任樞密。有機變。足幾令。兵賦民籍。指之掌中。其妻張氏妒悍尤急。室絕婢妾。業憚之如事嚴親。烈祖嘗命元皇后召張至內庭。誡之曰。業位望通顯。得畜妾媵。何拘忌如此。豈婦道所宜耶。張摯謂

而言曰。業本狂生。遭逢始運。多壘之初。陛下所藉者汗馬未竭耳。而又早衰多病。縱之必貽其患。將誤于任使耳。烈祖聞之。大加獎嘆。以銀盆綵段賞之。

烈祖輔吳。四方多壘。雖一騎一卒。必加姑息。然群校多從禽聚飲。近野。或擾民庶。上欲糾之以法。而方藉其材力。思得的中之計。間於嚴求。求曰。無煩繩之。易絕耳。請敕泰興海陵諸縣。俾採鷹鸇。可不令而止。烈祖從其計。朞月之間。群校無復游墮者。

嚴求徵時。爲陽邑吏。陽宰器之。待以賓禮。每曰。卿當自愛。他日極人臣之位。吾不復見卿之貴。幸以遺孤留意。非年。嚴再登公輔。宰歿既久。其子理遺命候謁嚴門。嚴贈遺石束帛而已。其子慊懷而退。嚴不甚顧。密遺家人賫黃金數十斤。俟于逆旅間。謝之曰。非陽宰之子乎。相君使奉金以備行李。又薦一官。地宅僕馬畢爲之置。其子他日及門致謝。嚴曰。聊以報答府君平昔之遇耳。一見後終身謝絕焉。

烈祖輔吳。日與諸侯會射延賓亭。劉信彎牙注矢。揖擬四座。小校孫漢威疑不利于上。忽引身障烈祖以已當之。上自此益加寵遇。位至侍中九江帥。

劉信攻南康。終月不下。義祖讓信使者而杖之。詈曰。語劉信。要背即背。何疑之甚也。信聞命大怖。幷力急攻。次宿而下。凱旋之日。師至新林浦。觴餉不至。亦無所存勞。他日謁見。義祖命諸元勳爲六博之戲。以紓前意。信酒酣掬六骰于手曰。令公疑信欲背者。傾西江之水終難自滌。不負公。當一擲偏赤。誠如前旨。則衆彩而已。信當自拘。不煩刑吏耳。義祖免釋不暇。投之於盆。六子皆赤。義祖賞其精誠昭感。復待以忠貞焉。

李建勳鎮臨川。方與僚屬會飲郡齋。有從九江帥周宗皆至者。訴以赴鎮日近。器用儀注咸闕。求假于臨川。李無復報循。但乘醉大批其背一絕云。倘能阿衡來此郡。固無閑物可麤宜。邀君爲報羣胥道。莫作循州刺史看。

趙王李德誠鎮江西。有日者自稱世人貴賤一見輒分。王使女妓數人與其妻媵同妝梳服飾。偕立庭中。請辨良賤。客俯躬而進曰。國君頭上有黃雲。羣妓不覺皆仰首。日者曰。此是國君也。王悅而遣之。

陳覺微時。爲宋齊丘之客。及爲兵部侍郎也。其妻李氏妒悍。親執庖爨。不置妾媵。齊丘選姿首之婢三人與之。李亦無難色。率侍三婢若與姑禮。問其故。李曰。此令公寵倖之人。見之若面令公。何敢倨慢。三婢既不自安。求還宋第。宋笑而許之。

馮延巳鎮臨川。聞朝議已有除替。一夕夢通舌生毛。翌日有僧解之曰。毛生舌間。不可剃也。相公其未替乎。旬日之間。果已寢命。

張洎計偕之歲。爲閩帥燕王翼所薦。首謁韓熙載。韓一見待之如故。謂曰。子好一中書舍人。頃之韓主文。洎擢第。不十年果未綸闈之任。

進士李冠子善吹中管。妙絕當代。上饒郡公嘗聞於元宗。上甚欲召對。屬淮甸多故。盤桓非月。戎務日繁。竟不獲見。出闕日李建勳贈一絕云。韻如古澗長流水。怨似秋枝欲斷蟬。可惜人間容易聽。新聲不到御

樓前。

鍾傳鎮江西日。客有以覆射之法求謁。傳以曆日包一橘致袖中使射之。客口占一歌以揭之云太歲當頭立。諸神莫敢當。其中有一物。常帶洞庭香。

程員舉進士。將通試。夜夢烏衣吏及門告員曰。君與王倫廖儒陳度魏誚並已及第。員夢中甚喜。廻服馳馬詣省門。見楊逵張觀竹竿立街中謂曰。榜在雞行。何忽至此。員悵然而覺。祕不敢言。其年考功員外郎張保權知貢舉。果放楊逵等三人。員竟卒無徵應。既又內降御札。付盧遵賢。命張洎舍人取所試詩賦就中書重定。務在精選。洎果取員等五人附來春別榜及第。明年歲在癸酉也。

李德來任大理少卿。持法甚峻。忌刻便佞。時號李猫兒。本無學術。詐稱博聞。每呼將爲韓嵩。樂工爲伶倫。諸佞爲奪鍔。以此貽譏於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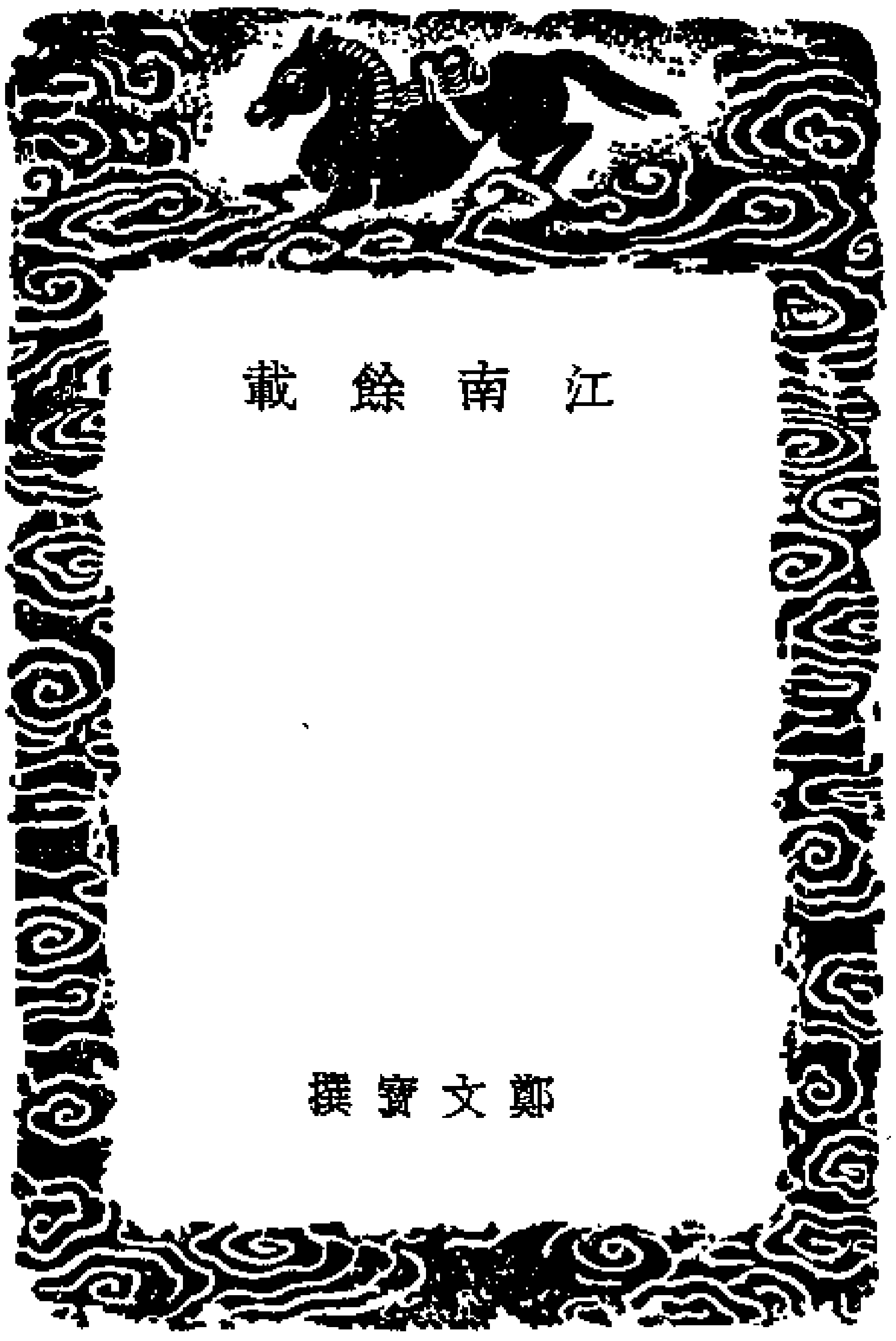
木平和尚。不知何許人也。保大初徵知闕下。傾都瞻禮。闐咽里巷。金帛之施。日積數萬。常出入宮禁中。他日從上登百尺樓。上曰。新建此樓。制度佳否。木平曰。尤宜眾火。上初不喻其旨。居數歲。木平卒。淮甸大擾。自壽陽設烽堠以應龍安山。旦夕上多登覽。以瞻動靜。又上旣鍾愛遂王。王初幼學。上問壽命幾何。木平曰。郎君聰明睿智。預知六十年尊壽當七十。是歲疾終。年十七。蓋反語以對之也。

李徵古宜春人也。少時賤遊。嘗宿同郡潘長史家。是夜潘妻夢門前有儀注鞍馬。擁劍鏘錄衛隊約二百人。或坐或立。且云太守在此。洎見乃寓宿秀才。發後言于潘曰。此客非常人也。妾來晨略見饒酒一餐。贈之金椀。囑曰。郎君他日富貴。愼勿相忘。李不可知也。來年至京。一舉成名。不二十年自樞密副使除本州刺史。離闕日。元宗賜內庫酒二百瓶。

韓熙載放曠不羈。所得俸錢。即爲諸姬分去。乃著衲衣負匡。令門生舒雅執手板。于諸姬院乞食。以爲笑樂。使中國作詩云。我本江北人。去作江南客。舟到江北來。舉目無相識。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

陶穀學士奉使。恃上國勢。下視江左。辭色毅然不可犯。韓熙載命妓秦弱蘭詐爲驛卒女。每日敝衣持帚掃地。陶悅之與狎。因贈一詞名風光好云。好因緣。惡因緣。只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明日後主設宴。陶辭色如前。乃命弱蘭歌此詞勸酒。陶大沮。即日北歸。

韓熙載北人。仕江南。致位通顯。不防閑婢妾。有北齊徐之才風。侍兒往往私客。客賦詩有云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著衣裳之句。熙載亦不介意。



四庫全書提要

江南餘載二卷

臣等謹案。江南餘載。宋史藝文志載之霸史類中。不著撰人名氏。馬端臨文獻通考。戚光南唐書音釋。迻作江南館載。字之譌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是書原序。略曰。徐鉉始奉詔爲江南錄。其後王舉。路振。陳彭年。楊億。皆有書。大槩六家皆不足以史稱。而龍袞爲尤甚。熙寧八年。得鄭君所述于楚州。其事迹有六家所遺或小異者。刪落是正。取百九十五段。以類相從云云。然振孫謂鄭君者莫知何人。考鄭文寶有南唐近事二卷。作于太平興國二年丁丑。又江表志三卷。作于大中祥符三年庚戌。不在此序所列徐鉉。王舉。路振。陳彭年。楊億。龍袞六家之內。則所稱得于楚州者。當即文寶之書。檢此書所錄雜事。亦與文寶江表志所載互相出入。然則所謂刪落是正。實據江表志爲藍本矣。今世所行江表志。名爲三卷。實止二十四頁。蓋殘缺掇拾。已非完書。此書所謂一百九十五段者。今雖不可全見。而永樂大典內所引尚夥。多有江表志所不載者。則江表志雖存而實佚。此書雖佚。尚有太半之存也。宋志載此書二卷。書錄解題等諸家書目並同。今采輯其文。仍爲二卷。以補江表志之闕焉。乾隆三十九年十月恭校上。

江南餘載卷上

昇元初。烈祖南郊。是日司天奏日延三刻。（按江南野史作月延三刻。此作日。未識孰是。）

天官書。太乙紫宮倚鑿。故南郊壇壝皆取其色。江南用五色。此五帝壇耳。禮官失之。

江南文臣。烈祖時唯稱楊彥伯。高弼。孫晟。李匡明。龔蕭儼。成幼文。賈潭。（潭及事元宗。）元宗時。江文蔚。王仲連。李貽業。游簡言。湯悅。高越。（越及事後主。）張義方。張緯。鍾謨。李克明。張易。趙宣輔。（宣輔及事後主。）陳繼善。後主時。徐鉉。徐鍇。韓熙載。王克貞。張洎。張穎。張佖。楊澤。朱鞏。喬舜。潘文節。湯澥。楊濤。郭昭度。孫舉。伍喬。孟拱辰。馮謐。李平。張紹。賈球。蒯鼇。

烈祖夜坐南薰閣。召見道士王棲霞。問何術可致太平。棲霞對曰。治身治心。乃治家國之本。今陛下飢嗔飽喜。尚不能節。何以福及蒼生。是時元宗母宋后在簾中。聞之歎爲至言。賜以金帛。棲霞皆不受。所居元眞觀西北陂澤中有高樹。棲霞嘗於其上焚拜奏章。烈祖欲爲之建壇。棲霞曰。建國之初。經用不足。不宜營此冗務。

烈祖嘗以中秋夜翫月延賓亭。宋齊丘等皆會。時御史大夫李主明、面東而坐。烈祖戲之曰。偏照隴西主明。應聲對曰。出自東海。皆以帝之姓爲謔也。

烈祖爲政事僕射時。遣人聘越。問識羅給事否。曰。不識。亦未聞名。越人曰。四海知有羅江東。何獨拙於用乎。對曰。金榜上無名。所以不知也。

王愼辭北使時，詔賜授以論著事語百餘條，皆機務之要，嚴可求覽之，請益一事，曰，若問熙雲長劍多少，卽對以來時五十指揮皆在都下，柴再用不得赴鎭也，愼辭至汴京，果首問是時方議南征，問愼辭所對，遂能兵，

元宗初遇延魯自水部員外郎爲中書舍人，李建勳歎曰，爵祿所以馭士，今四郊未靖，而延魯以一言稱旨，輒驟遷之，若後有立大功者，當以何官賞之，（按陸游南唐書延魯本傳，亦載此，乃江州觀察使杜昌業之言，此作李建勳，疑誤，）

元宗嘗語散騎常侍王仲連云，自古江北文士，不及江南衆多，仲連對曰，老子出亳州眞源，仲尼出兗州曲阜，然則亦不少矣，上有愧色，

後主末年，洪州有婦人萬氏，善言禍福，遠近謂之萬仙童，江正臣謂時人曰，此所謂國將亡，聽於神者也，未幾而曹彬渡江，

張憲爲監察御史，後主旣納周后，頗留心於聲樂，憲上疏言，聞有詔以戶部侍郎孟拱宸宅與教坊使袁承進居止，昔高祖欲以舞人爲散騎常侍，舉朝非笑，今承進教坊使耳，以侍郎宅居之，亦近之矣，後主批答賜帛三十段，以旌敢言，

開寶中，鄭國公從謙使梁，以水部員外郎查元方副之，旣至而虜多遜爲館伴使，與元方對奕，忽謂元方曰，江南畢竟如何，元方斂衽對曰，江南事天朝二十餘年，君臣禮分極矣，復以如何爲問耶，多遜爲之愧謝，因曰，勿謂江南無人，

曹翰居江州，噍類無所縱，而譙門陳氏昆弟七人，散處城中，事定皆還，無所損，人以爲孝義之感，

池州旣平，俘廚人口稍多，宰相李建勳請官出錢贖之，還本土，東國賴之，

徐鉉在徐州，治官舍，得宿藏錢數百千，鉉恥而不取，乃復瘞之，後鉉家老奴潛往發之，固無所覩，

保大中，太平府孫氏女年十三歲，母爲虎攫去，女持刀跳登虎背，連斫其頸，虎奮跳不脫，遂斫虎死，乃還家葬母屍，

嚴續在江州，有奴忤意，續策逐之，州有柏林，多虎，奴請殺之，輒持梃往，噬虎母并數子，皆殲焉，或言譚有蛟，奴解衣下潛，蛟來繞之，乃急抵登岸，烹而食之，謂人曰，吾勇無敵，恨不見用於時耳，

徐鉉言，銅陵縣尉某，儒不能事，嗜酒善狂，嘗與同官令飲江上，忽見賊艘鳴鼓弄兵，沿流而下，尉乘醉仗劍，驅市人而禦之，賊皆就縛焉，事聞，後主嘉之，賜以章服，除本縣令，此因酒而倖成也，

錢氏科斂苛慘，民欠升斗，必至徒刑，湯悅徐鉉嘗使焉，云夜半聞聲若箠撻號叫，及曉問之，乃縣司催科耳，其民多裸行，或以篾竹繫腰，

徐知訓在宣州，聚斂苛暴，百姓苦之，入覲侍宴，伶人戲作綠衣大面，若鬼神者，傍一人問誰何，對曰，我宣州土地神也，吾主入覲，和地皮掘來，故得至此，

張崇帥廬州，人苦其不法，因其入覲，相謂曰，渠伊必不復來矣，崇聞之，計口徵渠伊錢，明年，又入覲，州人不敢交語，唯道路相目，捋鬚爲慶而已，崇歸，又徵捋鬚錢，其在建康，伶人戲爲死獲譴者，云，當作水族去，

陰司遂判曰，焦湖百里，一任作獺，

姚鳳爲內樞使，奢僭，嘗因病思鹿血羹，輒殺北苑長生鹿食之，

宋齊丘好交術士，得罪之日，出入其門者，蓋八百人，

翰林學士江文蔚侍宴，醉而無禮，明日，拜表謝罪，上命賜衣一襲以慰之，

元宗宴於別殿，宋齊丘已下皆在，酒酣，出內宮聲樂以佐歡，齊丘醉狂，手撫內人於上前，衆爲之悚慄，而上殊不介意，盡興而罷，明日，上於臥帷中索紙筆賜慰，齊丘乃自安，

游簡言爲中書侍郎，兼領銓選，甚擇清流，有部唐者，試判不入等，上疏言簡言父恭，嘗爲鄂帥杜洪記室，洪與朱梁結連，恭預其謀，簡言乃逆臣之子，不宜列於清近，上怒其誹謗，詔決杖配流饒州，

馮延己自元帥府掌書記爲中書侍郎，登相位，時論少之，延魯之敗，御史中丞江文蔚上疏請黜延己，上曰，相從二十年，賓客故寮，獨此人在，中書亦何足怪，雲龍風虎，自古有之，且厚於故人，則於斯人亦不得薄矣，

楊守忠授武昌節度使，宣麻日，有禿鶖當正衙立，班退乃去，未幾而守忠卒，

開寶中，嘗一夕有禿鶖自西北來，成羣翳天，自初更至中夜方盡，

趙宣輔者，中原人，仕於江南，官省郎，頗有時名，重陽日，與兩浙諸公登高於北山，誦杜甫詩以勸酒，至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潸然涙下，坐客異之，未幾宣輔卒，

劉奐自言生時五星雖在吉地，然俱隱不見，吾必不得爲權勢官矣，後奐官終起居舍人，

姚端年十八，狀元及第，宰相游簡言以女妻之，未幾疾終，時人謂之女殺狀元，

高越爲書生，游河朔，有牧伯欲妻之，爲鶻子詩而去，詩曰，毛骨英靈志性奇，摩雲專待盤毛衣，庭人莫便張羅網，未肯平原淺草飛，越後爲査氏壻，

江夢孫夜夢直木生於庭，詰朝，其妻產男，遂名直木，幼聰穎，後官至刑部員外郎，

張洎云，嘗至信州龍虎山，値鄉民產子者，手執金如意一枚而生，此子後爲道士，不知所之，

張洎與錢若水夜直太宗閤殿，召二人草制詞，加李昉左僕射班，洎輒前數唐以來十餘名相，皆有德望，鎭服天下，故自右加左，今以此待昉，非公議所允，若水欲進解之，洎當帝前，以笏拂若水曰，陛下慕知矣，明日，洎進制草，有云，黃樞重地，難委於具臣，眷吳於鹽梅，擢於大議，太宗竟從洎意，昉止右僕射歸班，（按此條載李昉知左僕射，係宋太宗太平興國時事，與江南無涉，或因張洎而及之，洎仕南唐，爲清輝殿學士，江南平，歸宋，拜太子中允，）

保大末，太弟景遂乞就藩，燕王宏冀爲皇太子，以合旨勝子逼遂昭慶宮，歛，太弟始自鎭國門上馬就道，論者知太子之不永焉，（按元宗十六年三月，改元交泰，立宏冀爲太子，是年五月，卽不用國號年號，明年九月，太子宏冀卒，）

徐鍇以屯田郎中知制誥，久次當遷中書舍人，而宰相游簡言每抑之，鍇遂詣簡言，簡言從容曰，以君之才地，何止舍人，但兄弟並居清要，物忌太盛，請少緩之，使衆稱淹恤，進固未晚，鍇頗快快，簡言徐出妓佐酒，疊唱歌辭，皆鍇所製，鍇乃大喜，起謝，歸以告兄鉉，鉉曰，汝乃爲數闋歌換中書舍人耶，

趙叟者。自保大之初。至於開寶之季。嘗爲貢院門子。每歲放牓之後。或去或留。率皆掛之。若出於叟手然。進士何蒙贈叟詩曰。桂枝輸卻正淒然。又被嚣聲聒盡眠。唯有趙翁知仔細。相傳好語待來年。開寶初。舉子齊愈及第。還行至白門。忽於馬上大笑不已。遂墜。馭者扶策良久乃蘇。蓋其喜成名如此。

趙綺困於場屋。將自三山北渡。以歸梁京。爲邏者所得。遂下廷尉。從獄中上書曰。初至江干。登天網之難逃。及歸棘寺。知獄吏之可尊。後主覽之。批其末曰。陵雖孤恩。漢亦負德。乃釋其罪。明年。綺狀元及第。

賈覃自言。應舉時。從駕於鄂杜。忽於村店遇大僚避雨者。竊訪之。乃主司楊侍郎涉。當時匆遽不暇脫穿衿衣褐。與卷投贄。楊公稱歎再三。覃自以爲必入等矣。及牓出。則無名。有私於楊公者。公曰。覃好事業。但不脫衣褐。故爲累耳。

國中有稱冤者。多立於御橋下。謂之拜橋。甚者操長釘。擲鉅斧而釘脚。又有闖入於殿庭者。謂之拜殿。後主時。進士竹顥、謝泌。皆南省下第。而顥釘脚。泌拜殿以稱冤。士風於此掃地。

陳致雍熟於開元禮。官太常博士。國之大禮。皆折衷焉。與韓熙載最善。家無儋石之儲。然妾妓至數百。暇奏霓裳羽衣之聲。頗以帷簿取譏於時。二人左降者數矣。熙載時。陳郎不著世儒衫也。好嬉遊日笑談。幸有葛巾與藜杖。從呼宮觀老都監。其廳中置大鈴。大署其旁曰。無錢僱僕。客至請挽之。

高鎔有通天犀帶。紫穀有歌人。皆當時無比者。嘗請博戲之。滿座屏氣。鎔擲大勝。鎔命歌人引滿一曲。以辭從主。歌能遂擄以歸。

柴再用按家樂於後園。有從人竊窺於門隙者。再用遇之。召至園中。使觀曰。恐隙風傷爾眸子。

孫晟初事秦王從榮。從榮敗。晟漁服亡命。至貞陽。未及渡。追騎奄至。晟不顧。坐淮岸。捫敝衣齧蝨。追者捨去。乃渡淮至壽春。節度使劉金延與語。晟陽瘖不對。授館累日。忽謁漢淮南王廟。金先使人伏神座下伺之。悉聞其所禱。乃送詣金陵。時烈祖輔吳。喜其文辭。遂與禪代祕計。

江南餘載卷下

德明宮本南唐烈祖之舊宅。在後苑之北。卽景陽臺之故址。有太湖石。特奇異。非數十人不能運致。卽陳後主之假山遺址。其下有井。石欄有銘。字跡隱隱猶在。

後苑有宮髻石。世傳張祜舊物。上有杜紫微杭州刻字稍寄之跡。祜以其形若宮髻。故名之云。祜平生癖好太湖石。故三吳牧伯多以爲贈焉。

元宗能朝。多御延英殿。聽公卿奏事。因卽其處爲閣。甚壯。有司請益額名。上以生月在孟春。御題爲千春閣。

朝元門三橋。龍躍、鎮國、天津。二曲尺。跨水覆尾。舊制。文武大臣帶平章事者。許乘馬行過鎮國天津二橋。百官皆就二曲尺下馬。

元宗遷都洪州。過蘇湖江口永壽禪院。觀射假蓋松東南枝。遂枯死。至今御箭仍在。

讓皇在泰州。賦詩曰。江南江北舊家鄉。二十年前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榭亦荒涼。煙凝遠岫愁千疊。雨滿孤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回首細思量。

烈祖爲尚書左僕射。年甫三十。自以居揖讓之際。非老成無以臨衆。乃服白髮藥。一夕皓然。

讓皇在泰州數年。每有嗣息。及五歲。必有中使至。賜品官章服。然卽日告卒。

蘇洪規築揚州城.古塚中得石銘.其文曰.日爲箭兮月爲弓.射四時兮何時窮.但見天將明月在.不覺人隨流水空.南山石兮高穹隆.夫人墓兮在其中.猿啼鳥叫煙濛濛.千年萬年松柏風.

進士舒雅.嘗從鄭元素學.元素爲雅言.溫韜亂時.元素隨之.多發關中陵墓.嘗入昭陵.見太宗散髮.以玉架衛之.兩廂皆置石榻.有金匣五.藏鍾王墨跡.蘭亭亦在其中.嗣是散落人間.不知歸於何所.

宋齊丘出鎮洪州.詔賜錦袍.烈祖親爲衣之.李建勳贈詩有一人若上馬.雙節引還鄉之句.時論榮之.謂延己.李建勳拜相.張義方獻詩曰.兩處沙堤同日築.其如啓沃藉良謀.民間有病誰開口.府下無人具監題.

莊布訪皮日休.不遇.因以書疏其短失.世頗傳其文.日休子光鄴嘗爲吳越王使江南.輒問江表何人近文最高.或對曰.近世無聞.惟莊布贈皮日休書.家藏一本.光鄴大慚.

保大五年元日大雪.詔太弟以下曾宴.登樓賦詩.遣中使就李建勳第示之.建勳與中書舍人徐鉉.勤政殿學士張義方.皆和進呈.復召建勳.義方.鉉入.夜艾乃散.鉉爲之敍.太弟使名士畫爲圖障.(按元宗元日登樓詩云.珠簾高捲莫輕遮.往往相逢隔歲華.春氣昨宵飄律管.東風今日放梅花.素姿好把芳姿掩.落勢還同舞勢斜.坐有賓朋尊有酒.可憐情味屬儂家.)

李夷鄴者.南唐諸孫.嗜酒不羈.保大初.以宗室賢才.拜正卿.累經左降.逾年.輒復故官.元宗上巳開宴.夷鄴不在召中.乃獻詩曰.偶憶昔年逢上巳.輕舟柳岸宴群臣.人間寥落時時歎.天上風光日日新.玉鼎已來諸國瑞.珠袍閑有萬年春.賦詩飲酒平生事.腸斷金門願再親.上賜御札曰.我家有此狂宗正.快哉.

徐鉉爲人忠厚.不以位貌驕人.在海州時.蒯亮爲錄事參軍.鉉與往還如僚友.亮授代.鉉以詩送之曰.昔時聞有蒯先生.二十年來道不行.抵掌竹談天下事.折腰猶怍俗人情.老還上國風光少.貧憶歸裝結束輕.遂客臨流倍惆悵.晚風黃葉滿孤城.有印粲者.獻詩曰.不將才業誇時詩.人仰聲名遍海涯.月滿朝衣聽禁漏.更闌分直掃宮花.諫書未上先焚槀.御筆曾傳立草麻.見說下朝無一事.小池栽蕊學僧家.

徐鍇撰義門陳氏書堂記.有男女長幼以屬食之辭.既已授之.又密令寫碑人自於末添一食字.或問其故.鍇曰.非食無以義聚.欲以此一字爲陳氏子孫之誡耳.

李建勳致仕.自稱鍾山公.詔授司徒.不起.學士湯悅致狀賀之.建勳以詩答曰.司空猶不作.那敢作司徒.幸有山公號.如何不見呼.

李建勳能相.元宗於西苑天全閣別置廨院待之.命右僕射孫晟同寓直焉.建勳進詩曰.御苑賜房令待詔.此身殊勝到蓬瀛.禁中仙樂無時過.階下常人不敢行.疏籟弄芳秋氣落.叢柯發翠露華清.天廚送食何功承.空詠康哉贊盛明.

張洎、潘祐.俱爲忘形之交.其後俱爲中書舍人.乃相持.祐之死也.洎蓋有力.

韓熙載南遷.上表略曰.無橫草之功.可補於國.有滔天之過.自累其身.老妻伏枕以呻吟.稚子環牀而坐泣.三千里路.送孤客以何之.一葉扁舟.乘病身而前去.上憫之.遂留不遣.

開寶中.張昭遠倅建州.奉敕至武夷山.禱秋雨歇.聞雲中仙樂.自辰及酉不絕.大抵多竹聲.昭故曉音律.審其曲.有人間迎仙客云.

開寶末.長老法倫夢金陵兵火四起.有書生朗吟曰.東上波流西上船.桃源未必有真仙.干戈滿目家何在.寂寞空山聞杜鵑.

祕書郎刁侃.文安郡公(按文安郡公徐游.知誥子也.初名景游.避元宗諱.去景字.)之愛壻.姻連戚里.第宅甚盛.一日.侃弟妹於庭下.忽見兩人沿古槐而上.以瓦擲中之.應手墜地.四肢雖具.長纔二寸許.狀如世所畫夜叉然.瘞之.是夕.侃家堂室之間.鬼怪無數.或見大手.或甚巨頰.如是者三夕餘.設醮謝之.猶不已也.是時.周維簡講易於侃別院.獨無變怪.於是盡徙焉.維簡方設泰卦.卷而假寐.恍惚中見冠裳者數百人.前揖自言.昔自南岳來.寄居古槐.歲月已久.今刁侃弟妹皆無道.橫害二子.悲歎不堪.適嘗索債.既匿先生之舍.且先生方講聖經.非某措手之時.願聞談義.容解脫之爽.維簡驚覺.爲之齋沐.旬日終篇.鬼怪乃絕.

安陸人毛生.善食毒蛇.以酒吞之.嘗至洪州.以弄蛇取食.積十餘年.有賈薪者.自鄱陽來.夜夢老叉云.爲我寄一蛇與毛生.可乎.賈薪者許之.至洪州.逆薪將盡.有蛇蟠船中.根觸不斷.因悟前夢.攜以詣毛生.毛生攫之.忽嚙其乳.大叫仆地.食頃已爛.亦不知蛇所在.

金毅爲御史判官.逮御史臺主簿.判覆刑司.藏餘.染疫.晝見三囚詣校.自陳罪不至死.而君冀寘於法.今得請於上帝.君本猶有三十餘年在世.三人各折君十年.宜知之.明日毅卒.

祕書監歐陽遇判大理寺日.奏當潯陽縣令余紹卿死罪.時論冤之.既而紹卿常見形相隨.遇惡之.乃請告至廬山九天使者廟下.設黃籙齋醮.以淨陰冥.然紹卿亦至席間.其夕.遇爲鬼神推擲殿下而斃.

宋齊丘至青陽.初命穴墓給食.俄又絕之.餓者數日.中使詔齊丘曰.侯命公指館.方供食耳.以絮塞其口.遂卒.卒時有黑氣起.直貫九華山.元宗暮年.禁中往往見齊丘.陳覺.李徵古.如生時.禳之不去.甚惡之.因議南幸.太子宏冀病.亦數見太弟爲祟云.

楊恢義爲侍衛時.方在閣中.鐺鼎忽自廚中成行而出.列於庭下.又半夜戈戟忽有聲.火出炎炎者數夕.俄而敗.下獄.

賈詰善望氣.能節鎮歸闕.時驅舟江上.忽見晚天氣如鸞鳳.須臾.羽翼零落.色變爲蒼.詰歎曰.此爲我耳.自是慘然不樂.及召對.果以忤旨竄授諸衛將軍.

放文圭爲舉子時.嘗經大澤中.遇大雨雷電.僕乘皆踣.文圭安詳如不聞.及至逆旅.從者怪之.試詢文圭兩耳.皆有泥封塞云.後爲翰林學士.

魏羽肄業於白鹿洞.臨赴舉.大醉.臥百花峯下.稍醒.忽有鬼物十數環侍其側.羽叱斷之.對曰.以公貴人.故奉守耳.其後羽以昭文館校書起家.過江.至三司使、工部侍郎.

開寶中.吉州城頭有人.面方三尺許.睨目多髭.自旦至酉.乃沒.

開寶中.宋師至金陵.詔鄭彥華以水軍迎戰於慈湖峽.是日重霧不解.八月十一日.白虹貫月.咫尺不分.

范陽盧文進自云.嘗借契丹入絕漠.射獵以給軍食.一日晝晦.星象燦然.衆皆懼.捕得番人曰.吾國以爲

常也。頃之。景復開朗。

江州有田婦採拾於野。忽爲虎攫而踞之。婦向天大呼。虎舉其掌。婦視其中有刺。因爲拔之。虎乃捨婦而去。

元宗時。海國進象數頭。皆能拜舞山呼。

靈芝觀言千歲蝙蝠色如雪。目如菽。集則倒懸。以其腦重故也。服此可以長生。後主時。有人獲之進上。上方事佛。禁殺戮而不用。後不知所之。

唐末有御廚庖人隨中使至江表。聞崔胤誅北司。遂漂浮不歸。留事吳。至烈祖受禪。御膳宴飲皆賴之。有中朝之遺風。其食味有鷺鷥餅。天喜餅。駝蹄餤。雲霧餅。（挑陰・滿香・雜糕列傳所饌・尚有春分餤・雲霧餅・精炙・螺醍饆・紅頭簽・五色餛飩・子母饅頭・而無雲露餅・附載於此・）

後主篤信佛法。於宮中建永慕宮。又於苑中建靜德僧寺。鍾山亦建精舍。御筆題爲報慈道場。日供千僧。所費皆二宮玩用。

鄭元素者。溫韜之甥。隱居廬山青牛谷。不交人事。元宗召至都下。館於徐鉉家。及卒。鉉令元素鄉人龍敏瘞其屍於石子岡陽穴之際。有七鶴盤旋空中。敏輒麾之。一一下拂棺蓋。

許堅往來何山處阜之閒。草裳布囊。或臥於野。或和衣浴澗中。澹然不接人事。獨笑獨吟而已。其詩有云。祇應天上路。不爲卜方開。道既學不得。仙從何處來。又題簡寂觀云。常恨眞風千載隱。洞天還得恣游遨。松楸古跡一壇靜。鸞鶴不來青漢高。茅氏井寒丹亦化。元宗碑斷夢曾勞。分明有箇長生路。不向紅塵白二毛。堅詩頗多。其語意類此。甘德中。無疾卒於金陵。歲餘。忽於洪州謁見兵部員外郎陳嶠。嶠至建康言之。王化基發其墓。已尸解去。

魏進忠不知何許人。徐玠稱其有飛鍊之術。上聞於烈祖。俄擢爲延英殿使。寵錫甚厚。詔以延英殿爲飛鍊所。進忠造宅於皇城之東。廣致妓樂。託結貴近。出入導從。擬於王者。或賂人金帛。動踰千百。士人多附之。經數年。竟無狀。遂配東海縣。

周繼諸者。鄱陽人。詣闕上書。累官至郎省。告免歸鄉。與名僧道士爲雲泉之交。元宗召之。授以美官。堅辭不就。上嘉之。賜粟帛。又賜金鉏一柄。敕曰。是睽苑中自種藥者。今以賜卿。表卿高尙之節。

蜀人陳曙者。王氏末年。避地淮南。隱於蘄州山中。鄉人祀神。曙不召亦必至。醉飽而後去。雖百神祠。曙皆徧往也。其所居屋一閒。道書數卷而已。與蛇虎雜處。而恬然無所忌。元宗遣中書舍人高越賫束帛徵之。三往不應。後移居鄂州。不知所終。越嘗贈以詩。略云。詔者之云。能脩儒業學脩眞。養拙歲愚四十春。到老不疎林裏鹿。平生未識日邊人。閒花發處千堆錦。嚴雪鋪時萬樹銀。多謝朝賢遠相問。未聞雞得鳳爲鄰。

僧謙明嗜酒。好爲詩。獨居一室。每日鐺中煑肉數斤。醉酒一壺。不俟爛熟。旋斷旋飲。以此爲常。嘗中秋詠月云。迢迢東海出。漸漸入雲衢。此夜一輪滿。淸光何處無。乘興遂子夜鳴鐃。烈祖聞之。不罪也。召問其所求。對曰。唯願甕生四腳。能著兩裙。

28 A

歸田錄

歐陽修撰

自序

歸田錄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笑談之餘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閒居之覽也有聞而誚余者曰何其迂哉子之所學者修仁義以爲業誦六經以爲言其自待者宜如何而幸蒙人主之知備位朝廷與聞國論者蓋八年於茲矣既不能因時奮身遇事發憤有所建明以爲補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怨嫉謗怒叢于一身以受侮于羣小當其驚風駭浪卒然起於不測之淵而蛟鱷黿鼉之怪方駢首而闖伺乃措

身其間以蹈必死之禍賴天子仁聖惻然哀憐脫於垂涎之口而活之以賜其餘生之命曾不聞吐珠銜環效蛇雀之報蓋方其壯也猶無所爲今既老且病矣是終負人主之恩而徒久費大農之錢爲太倉之鼠也爲子計者謂宜乞身於朝遠引疾去以深戒前日之禍而優游田畝盡其天年猶足竊知止之賢名而乃裴徊俯仰久之不決此而不思尚何歸田之錄乎余起而謝曰凡子之責我者皆是也吾其歸哉子姑待治平四年九月乙未歐陽修序

歸田錄卷一

廬陵　歐陽修　撰

後學　張海鵬　訂

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拜僧錄贊寧奏曰不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贊寧者頗知書有口辯其語雖類俳優然適會上意故微笑而頷之遂以爲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議者以爲得禮

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預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怪而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蓋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預都料爲法有木經三卷行於世世傳浩惟一女年十餘歲每臥則交手於胷爲結構狀如此踰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於世者是也

國朝之制知制誥必先試而後命有國以來百年不試而命者纔三人陳堯佐楊億及修忝與其一爾

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宗道）爲諭德其居在宋門外俗謂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側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往往易服（一作衣）微行飲於其中一日眞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怪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幸先見教冀不異同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一作罪大）也中使嗟歎而去眞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眞宗問曰（一作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一作俱）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

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眞宗笑曰卿爲宮臣恐爲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爲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爲章獻明肅太后言羣臣可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其後章獻皆用之

太宗時親試進士每以先進卷子者賜第一人及第孫何與李庶幾同在科場皆有時名庶幾文思敏速何尤苦思遲會言事者上言舉子輕薄爲文不求義理惟以敏速相誇因言庶幾與舉子於餅肆中作賦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爲勝太宗聞之大怒是歲殿試庶幾最先進卷子遽叱出之由是何爲第一

故參知政事丁公（度）晁公（宗慤）往時同在館中喜相諧謔晁因遷職以啟謝丁時丁方爲羣牧判官乃戲晁曰啟事更不奉答當以糞墼一車爲報晁答曰得墼勝於得啟聞者以爲善對

石資政（中立）好諧謔士大夫能道其語者甚多嘗因入朝遇荆王迎授東華門不得入遂自左掖門入有一朝士好事語言問石云何爲自左（去聲）掖門入石方趨班且走且答曰秖爲大（音泰）王迎授聞者無不大笑楊

大年方與客棋石自外至坐於一隅大年因誦賈誼鵩賦以戲之云止於坐隅貌甚閑暇石遽答曰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故老能言五代時事者云馮相（道）和相（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顧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詬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於是哄堂大笑時謂宰相如此何以鎮服百僚

錢副樞（若水）嘗遇異人傳相法其事甚怪錢公後傳楊

大年故世稱此二人有知人之鑒仲儒揚州人也少習明經以貧傭書大年門下大年一見奇之曰子當進士及第官至清顯乃教以詩賦儒天禧中舉進士第一甲及第官至正郎天章閣待制以卒謝希深爲奉禮郎大年尤喜其文每見則欣然延接既去則歎息不已鄭天休在公門下見其如此怪而問之大年曰此子官亦清要但年不及中壽爾希深官至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卒年四十六皆如其言希深初以奉禮郎鎖廳應進士舉以啟事謁見大年有云曳鈴其

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如蒼生何大年自書此四句於扇曰此文中虎也由是知名

太祖時郭進爲西山巡檢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將有異志者太祖大怒以其誣害忠臣命縛其人予進使自處置進得而不殺謂曰爾能爲我取繼元一城一寨不止贖爾死當請賞爾一官歲餘其人誘其一城來降進具其事送之於朝請賞以官太祖曰爾誣害我忠良此纔可贖死爾賞不可得也命以其人還進進復請曰使臣失信則不能用人矣太祖於是賞以一官君臣之間蓋如此

魯肅簡公立朝剛正嫉惡少容小人惡之私目爲魚頭當章獻垂簾時屢有補益讜言正論士大夫多能道之公既卒太常謚曰剛簡議者不知爲美謚以爲因謗議之竟改曰肅簡公與張文節公（知白）當垂簾之際同在中書二公皆以清節直道爲一時名臣而魯尤簡易若曰剛簡尤得其實也

宋尚書（祁）爲布衣時未爲人知孫宣公奭一見奇之遂爲知己後宋舉進士驟有時名故世稱宣公知人公

嘗語其（一無此字）門下客曰近世謚用兩字而文臣必謚爲文皆非古也吾死得謚曰宣若戴足矣及公之卒宋方爲禮官遂謚曰宣成其志也

嘉祐二年樞密使田公（況）罷爲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罷樞密使當降麻而止以制除蓋往時高若訥罷樞密使所除官職正與田公同亦不降麻遂以爲故事眞宗時丁晉公（謂）自平章事節度使除兵部尚書參知政事節度使當降麻而朝議惜之遂止以制除近者陳相（執中）罷使相除僕射乃降麻龐籍罷節度使除觀文殿大學士又不降麻蓋無定制也

寶元康定之間余自貶所還過京師見王君貺初作舍人自契丹使歸余時在坐見都知押班殿前馬步軍聯騎立門外呈榜子稱不敢求見舍人遣人謝之而去至（一無此字）慶曆三年余作舍人阿引者即斂馬駐立前呵者傳聲太尉立馬急遣人謝之比舍人馬過然後敢行後予官於外十年而還遂入翰林爲學士見三衙呵引甚雄不復如當時與學士相逢分道而過

更無斂避之禮蓋兩制漸輕而三衙漸重舊制侍衛親軍與殿前分爲兩司自侍衛司不置馬步軍都指揮使止置馬軍指揮使步軍指揮使（一作止稱馬步軍指揮使）以來侍衛一司自分爲二故與殿前司列爲三衙也五代軍制已無典法而今又非其舊制者多矣

國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曰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年號有寶字文不可重故也

太祖建隆六年將議改元語宰相勿用前世舊號於是

改元乾德其後因於禁中見內人鏡背有乾德之號以問學士陶穀穀曰此僞蜀時年號也因問內人乃是故蜀王時人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歎宰相（一有之字）寡聞也

仁宗卽位改元天聖時章獻明肅太后臨朝稱制議者謂撰號者取天字於文爲二人以爲二人聖者悅太后爾至九年改元明道又以爲明字於文日月並也與二人旨同無何以犯契丹諱明年進（一作遂）改曰景祐是時連歲天下大旱改元詔意冀以迎和氣也五

年因郊又改元曰寶元自景祐初羣臣慕唐元宗以開元加尊號遂請加景祐於尊號之上至寶元亦然是歲趙元昊以河西叛改姓元氏朝廷惡之遽改元曰康定而不復加於尊號而好事者又曰康定乃謚爾明年又改曰慶曆至九年大旱河北尤甚民死者十八九於是又改元曰皇祐猶景祐也六年日蝕四月朔以謂正陽之月自古所忌又改元曰至和三年仁宗不豫久之康復又改元曰嘉祐自天聖至此凡年號九皆有謂也

寇忠愍公（準）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而又貶衡州副使又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戶時丁晉公與馮相（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及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寇聞丁當來遣人以蒸羊逆於（一作迓於）境上而收其僮僕杜門不放出聞者多以（一作公）爲得體

楊文公億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剛勁寡合有惡之者

以事語之大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閤深在禁中既見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藁數篋以示大年云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爲人所譖矣由是佯狂奔於陽翟眞宗好文初待大年眷顧無比晚年恩禮漸衰亦由此也

王文正公旦爲人方正持重在中書最爲賢相嘗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公嘗語尹師魯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聞者歎服以爲名言

李文靖公沆爲相沈正厚重有大臣體嘗曰吾爲相無他能唯不改朝廷法制用此以報國士大夫初聞此言以爲不切於事及其後當國者或不思事體或收恩取譽屢更祖宗制度至官兵冗濫不可勝紀而用度無節財用一作力匱乏公私困弊推迹其事皆因執政不能遵守舊規妄有更改一作改更所致至此始知公言簡而得其要由是服其識慮之精

陶尚書穀爲學士嘗晚召對太祖御便殿陶至望見上將前而復卻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穀終彷徨不進

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已束帶穀遽趨入

薛簡肅公知開封府時明肅政鎬爲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其後公守秦益常辟以自隨優禮特異有問於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爲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參知政事以卒時皆服公知人

臘茶出一作於劍建草茶盛於兩浙兩浙之品日注爲第一自景祐已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尤精囊以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養之用辟暑濕之氣其品遠出日注上遂爲草茶第一

仁宗退朝常命侍臣講讀於邇英閣賈侍中昌朝時爲侍講講春秋左氏傳每至諸侯淫亂事則略而不說上問其故賈以實對上曰六經載此所以爲後王鑒一作監戒何必諱

丁晉公自保信軍節度使知江寧府召爲參知政事中書以丁節度使召學士草麻時盛文肅爲學士以爲參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遂以制除丁甚恨之

寇忠愍之貶所素厚者九二字一作之人自盛文肅已下皆坐斥逐而楊大年與寇公尤善丁晉公憐其才曲保全之議者謂丁所貶朝士甚多獨於大年能全之大臣愛才一節可稱也

太祖時以李漢超爲關南巡檢使捍契丹與兵三千而已然其齊州賦稅最多乃以爲齊州防禦使悉與一州之賦俾之養士而漢超武人所爲多不法久之關南百姓詣闕訟漢超貸民錢不還及掠其女以爲妾太祖召百姓入見便殿賜以酒食慰勞之徐問曰自漢超在關南契丹入寇者幾百姓二字一作對曰無也太祖曰往時契丹入寇邊將不能禦河北之民歲遭劫虜汝於此時能保全其貲財婦女乎今漢超所取孰與契丹之多又問訟女者曰汝家幾女所嫁何人百姓具以對太祖曰然則所嫁皆村夫也若漢超者吾之貴臣也以愛汝女則取之得之必不使失所與其嫁村夫孰若處漢超家富貴於是百姓皆感悅而去太祖使人語漢超曰汝須錢何不告我而取於民乎乃賜以銀數百兩曰汝自還之使其感汝也漢超感

泣誓以死報

仁宗萬機之暇無所翫好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爲神妙凡飛白以點畫象形物而點最難工至和中有書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自謂窮盡物象上亦頗佳之乃特爲清淨二字以賜之其六點尤爲奇絕又出三百點外

仁宗聖性恭儉至和二年春不豫兩府大臣日至寢閤問聖體見上器服簡質用素漆唾壺盂子素甆盞進藥御榻上衾褥皆黃絁色已故暗宮人遽取新衾覆其上亦黃絁也然外人無知者惟兩府侍疾因一作侍疾見之爾

陳康肅公堯咨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爾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入而一作而入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此與莊生

所謂解牛斲輪者何異

至和初陳恭公罷相而並用文富二公彥博弼正衙宣麻之際上遣小黃門一有三輩二字密於百官班中聽其論議而二公久有人望一旦復用朝士往往相賀黃門具奏上大悅余時爲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殿上問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爲對上曰自古二字一作古者人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耶故余作文公批荅云示惟商周之所記至夢卜而求賢孰若用搢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

者與進上語也

王元之在翰林嘗草夏州李繼遷制繼遷送潤筆物數倍於常然用啟頭書送（一作狀）拒而不納蓋惜事體也近時舍人院草制有送潤筆物稍後時者必遣院子詣門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為怪也

內中舊有玉石三清真像初在真遊殿既而大內火遂遷至玉清昭應宮已而玉清又大火又遷於洞真宮又火又遷於上清上清又火皆焚蕩無孑遺遂（一有又字）遷於景靈而宮司道官相與惶恐上言真像所至輒火景靈必不免願遷（二字一作乞移）他所遂遷於集禧宮迎祥池水心殿而都人謂之行火真君也

丁文簡公（度）罷參知政事為紫宸殿學士即文明殿學士也文明本有大學士為宰相兼職又有學士為諸學士之首後以文明者真宗諡號也遂更曰紫宸近世學士皆以殿名為官稱如端明資政是也丁既受命遂稱曰丁紫宸議者又謂紫宸之號非人臣之所宜稱遂更曰觀文觀文是隋煬帝殿名理宜避之當時不知然則朝廷之事（一作士）不可以不學也

王冀公（欽若）罷參知政事而真宗眷遇之意未衰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時寇萊公在中書定其班位依雜學士在翰林學士下冀公因訴于上曰臣自學士拜參知政事今無罪而罷班反在下是貶也真宗為特加（一作置）大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上其寵遇如此

景祐中有郎官皮仲容者偶出街衢為一輕浮子所戲遽前賀云聞君有臺憲之命仲容立馬愧謝久之徐問其何以知之對曰今新制臺官必用稀姓者故以

君姓知之爾蓋是時三院御史乃仲簡論程掌禹錫也聞者傳以為笑

太宗時宋白賈黃中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以詩云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蒙正為（一作至）宰相賈黃中李至蘇易簡皆至參知政事宋白官至尚書老於承旨皆為名臣

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一有中丞二字）劉子儀為中丞始牓臺中今後御史有所言不須先白中丞雜端至今如此

丁晉公之南遷也行過潭州自作齋僧疏（一有文字）云補仲山之袞雖曲盡於巧心和傅說之羹實難調於眾口其少以文稱晚年詩筆尤精在海南篇詠尤多如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一有之句二字）尤為人所傳誦

張僕射（齊賢）體質豐大飲食過人尤嗜肥豬肉每食數斤天壽院風藥黑神丸常人所服不過一彈丸公常以五七兩為一大劑夾以胡餅而頓食之淳化中罷相知安州安陸山郡未嘗識達官見公飲啗不類常

人眾郡驚駭嘗與賓客會食廚吏置一金漆大桶於廳側窺（一作竊）視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酒漿浸漬漲溢滿桶郡人嗟愕以謂享富貴者必有異於人也然而晏元獻公清瘦如削其飲食甚微每析半餅以筯卷之抽去其筯內捻頭一莖而食（一有之字）此亦異於常（一無此字）人也

宋宣獻公（綬）夏英公（竦）同試童行誦經有一行者誦法華經不過問其習業幾年矣曰十年矣二公笑且閔之因各取法華經一部誦之宋公十一（一作五）日夏公七

日不復遺一字人性之相遠（一有也字）如此

樞密曹侍中（利用）澶淵之役以殿直使於契丹議定盟好由是進用當章獻明肅太后時以勳舊自處權傾中外雖太后亦嚴憚之但呼侍中而不名凡內降恩澤皆執不行然以其所執既多故有三執而又降出者（一無此字）則不得已而行之久之為小人（一有之字）所測凡有求而三降不行者必又請之太后曰侍中已不行矣請者徐啟曰臣已告得侍中宅嬭婆或其親信為言之許矣於是又降出曹莫知其然也但以三執不能已遂俛行之於是太后大怒自此切齒遂及曹芮之禍乃知大臣功高而權盛禍患之來非智慮所能防也

曹侍中在樞府務抑僥幸而中官尤被裁抑羅崇勳時為供奉官監後苑作歲滿敘勞過求恩賞內中唐突不已莊獻太后怒之簾前諭曹使召而戒勵曹歸院坐廳事召崇勳立庭中去其巾帶困辱久之乃取狀以聞崇勳不勝其恥其後曹芮事作鎮州急奏言芮反狀仁宗太后大驚崇勳適在側因自請行既受命喜見顏色晝夜疾馳鍛成其獄芮既被誅曹初貶隨州再貶房州行至襄陽渡北津監送內臣楊懷敏指江水謂曹曰侍中好一江水蓋欲其自投也再三言之曹不喻至襄陽驛遂逼其自縊

宋鄭公庠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祁自布衣時名動天下號為二宋其為知制誥仁宗驟加獎眷便欲大用有忌其先進者譖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者交也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言不祥仁宗遽命改之公怏怏不獲已乃改為庠字公序公後更踐

二府二十餘年以司空致仕兼享福壽而終一作終而
語者竟不見用以卒可以爲小人之戒也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勳業之盛無與爲比嘗曰自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既平江南回詣闔門入見牓子稱奉勑江南勾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眞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賜進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並列於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賜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奭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欹傾銓乃上玄宜取王臣之威重遂以爲第一蔡齊置器賦云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遂以爲第一人

錢思公生長富貴而性儉約閨門用度爲法甚謹子弟輩非時不能輒取一錢公有一珊瑚筆格平生尤所珍惜常置之几案子弟有欲錢者輒竊而藏之公即悵然自失乃牓于家庭以錢十千贖一作購之居一二

日子弟佯爲求得以獻公欣然以十千賜之他日有欲錢者又竊去一歲中率五七如此公終不悟也余官西都在公幕親見之每與同僚歎公之純德也

國朝雅樂即用王朴所製周樂太祖時和峴以爲聲高遂下其一律然至今言樂者猶以爲高云今黃鍾乃古夾鍾也景祐中李照作新二字一作角作樂又下其聲太常歌工以其一作爲太濁歌不成聲當鑄鍾時乃私賂鑄匠使減其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而成聲而照竟不知以此知審音作樂之難也照每謂人曰聲高則急促下則舒緩吾樂之作久而可使人心感之皆舒和而人物之生亦當豐大王侍讀洙身尤短小常戲之曰君樂之成能使我長一有大字乎聞者以爲笑而樂成竟不用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一作亦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

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爲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不返雖其不幸亦可以爲戒也

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朱衣雙引太祖朝李昉爲學士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而已昉一有因字亦去其一人至今如此

往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臣某先朝盛度丁度並爲學士遂著姓以別之其後遂皆著姓

晏元獻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居富貴性豪俊所至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爲南京留守時年三十八幕下王琪張亢最爲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爲牛琪瘦骨立亢目爲猴二人以此自相譏誚琪嘗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坐爲之大笑

楊文公嘗戒其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既而公因作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遽請於公曰未審何時得覩生菜於是公爲之大笑而易之

夏英公竦父官於河北景德中契丹犯河北遂歿于陣

後公爲舍人丁母憂起復奉使契丹公辭不行其表云父歿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夷樂之聲當時以爲精一作四六偶對最爲精絕

孫何孫僅俱以能文馳名一時僅爲陝西轉運使作驪山詩二篇其後篇有云秦帝墓成陳勝起明皇宮就祿山來時方建玉清昭應宮有惡僅者欲中傷之因錄其詩以進眞宗讀前篇云朱衣吏引上驪山遽曰僅小器也此何足誇遂棄不讀而陳勝祿山之語卒得不一作不得聞人以爲幸也

楊大年每欲一作遇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棋二字一作乃運語笑諠譁而不妨搆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錄門人疲於應命頃刻之際成數千言眞一代之文豪也

楊大年爲學士時草答契丹書云隣壤交歡進草既入眞宗自注其側云朽壤鼠壤糞壤大年遽改爲隣境明旦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爲不稱職當能因亟求解職眞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眞有氣

性一作性氣

太常所用王朴樂編鍾皆不圓而側垂自李照胡瑗之徒皆以爲非及照作新樂將鑄編鍾給銅一有於字鑄瀉務得古編鍾一枚工人不敢銷毀遂藏於太常鍾不知何代所作其銘曰一作云粤朕皇祖寶龢鍾粤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王朴夷則清聲合而其形不圓而一有字側垂正與朴鍾同然後知朴博古好學不爲無據也其後胡瑗改鑄編鍾遂圓其形而下再叩之揜鬱而不揚其銅鍾又長甬而震掉其聲不

和書作佐郎劉羲叟竊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必有眩惑之疾未幾仁宗得疾人以羲叟之言驗矣其樂亦尋廢（一有不用二字）

自太宗崇獎儒學驟擢高科至輔弼者多矣蓋自（一作太）平興國二年至天聖八年二十三榜由呂文穆公（蒙正）而下大用二十七（一作五）人而三人並登兩府惟天聖五年一榜而已是歲王文安公（堯臣）第一今昭文相公韓僕射（琦）西廳參政趙侍郎（槩）第二第三人也予忝與二公同府每見語此以爲科場盛事自景祐元年已後至今治平三年三十餘年十二榜五人已上未有一人登兩府者亦可怪

歸田錄卷二

眞宗朝歲歲賞花釣魚羣臣應制嘗一歲臨池久之而御釣不食時丁晉公（謂）應制詩云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眞宗稱賞羣臣皆自以爲不及也

趙元昊二子長曰佞令受次曰諒祚諒祚之母尼也有色而寵佞令受母子怨望而諒祚母之兄曰沒藏訛𠺕者亦黠虜也因教佞令受以弑逆之謀元昊已見殺訛𠺕遂以弑逆之罪誅佞令受子母而諒祚乃得立而年甚幼訛𠺕遂專夏國之政其後諒祚稍長卒殺訛𠺕滅其族元昊爲西鄙患者十餘年國家困天下之力有事於一方而敗軍殺將不可勝數然未嘗少挫其鋒及其困於女色禍生父子之間以亡其身此自古賢智之君或不能免況夷狄乎訛𠺕教人之子殺其父以爲己利而卒亦滅族皆理之然也

晏元獻公善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人皆以爲知言

契丹阿保機當唐末五代時最盛開平中屢遣使聘梁梁亦遣人報聘今世傳（一有李琪二字）李琪金門集有賜契丹詔乃爲阿布機當時書詔不應有誤而自五代以來見於他書者皆爲阿保機雖今契丹之人自謂之阿保機亦不應有失又有趙志忠者本華人也自幼陷虜爲人明敏在虜中舉進士至顯官既而脫身歸國能述虜中君臣世次山川風物甚詳又云阿保機虜人實謂之阿保謹未（一作莫）知孰是（一作也字）此聘人所以愼於傳疑也

眞宗尤重儒學今科場條制皆當時所定至今班親試

進士放及第自十八人已上御試卷子並錄本於眞宗影殿前焚燒制舉登科者亦然

近時名畫李成巨然山水包鼎虎趙昌花果成官至尚書郎其山水寒林往往人家有之巨然之筆惟學士院玉堂北壁獨存人間不復見也包氏宣州人世以畫虎名家而鼎最爲妙今子孫猶以畫虎爲業而曾不得其髣髴也昌花寫生逼眞而筆法軟俗（一作務）殊無古人格致然時亦未有其比（一作未有過此者）

寇萊公在中書與同列戲云水底日爲天上日未有對而會楊大年適來白事因請其對大年應聲曰眼中人是面前人一坐稱爲的對

朝廷之制有因偶出一時而遂爲故事者契丹人使見辭賜宴雜學士員雖多皆赴坐惟翰林學士祗召當直一員（一作人）餘皆不赴諸王宮教授入謝辭宗時偶因便殿不御袍帶見之至今教授入謝必使上入內解袍帶後出見之有司皆以爲定制也

處士林逋居於杭州西湖之孤山逋工筆畫善爲詩如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頗爲士大夫所稱又梅花詩云疏影橫斜水淸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評（一作能）詩者謂前世詠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又其臨終爲句云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尤爲人稱（一作傳）誦自逋之卒湖山寂寥（一作寞）未有繼者

俚諺云趙老送燈臺一去更不來不知是何等語雖士大夫（一作君子）亦往往道之天聖中有尚書郎趙世長者常以滑稽自負其老也求爲西京留臺御史有輕薄子送以詩云此回眞是送燈臺世長深惡之亦以不能酬而爲恨其後竟卒於留臺也

官制（一作[illegible]）廢久矣今其名稱訛謬者多雖士大夫皆從俗不以爲怪皇女爲公主其夫必拜駙馬都尉故謂之駙馬宗室女封郡主者謂其夫爲郡馬縣主者爲縣馬不知何義也

唐制三衛官有司階司戈執干執戟謂之四色官今三衛廢無官屬惟金吾有一人每日於正衙放朝喝不坐直謂之四色官尤可笑也

京師諸司庫務皆由三司舉官監當而權貴之家子弟親戚因緣請託不可勝數爲三司使者常以爲患田

元均爲人寬厚長者其在三司深厭于請者雖不能從然不欲峻拒之每溫顏强笑以遣之嘗謂人曰作三司使數年强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士大夫聞者傳以爲笑然皆服其德量也

茶之品莫貴於龍鳳謂之團茶凡八餅重一斤慶歷中蔡君謨爲福建路轉運使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品絕精（一作精絕）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直金二兩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齋中書樞密院各賜一餅四人分之宮人往往鏤（一作縷）金花於其上蓋其貴重如此

太宗時有待詔賈元以棋供奉號爲國手邇來數十年未有繼者近時有李憨子者頗爲人所稱云舉世無敵手然其人狀貌昏濁垢穢不可近盖里巷庸人也不足置之樽俎間故胡旦嘗謂人曰以棋爲易解則如旦聰明尚或不能以爲難解則愚下小人往往造於精絕信如其言也

王副樞（疇）之夫人梅鼎臣之女也景彝初除樞密副使梅夫人入謝慈壽宮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梅鼎

臣女也太后笑曰是梅聖俞家乎由是始知聖俞名聞於宮禁也聖俞在時家甚貧余或至其家飲酒甚醇非常人家所有問其所得云皇親有好學者宛轉致之余又聞皇親有以錢數千購聖俞詩一篇者其名重於時如此

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嘗語僚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辭蓋未嘗頃刻釋卷也謝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廁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聞於遠近其篤學如此余因謂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廁上也蓋惟此尤可以屬思爾

國朝宰相最少年者惟王溥罷相時父母皆在人以爲榮今宋丞相（庠）入中書時年五十二太夫人在堂康强後三年太夫人薨有司議贈卹之典云無見任宰相丁憂例是歲三月十七日春宴百司已具前一夕有旨宰相母喪在殯特罷宴此事亦前世未有

皇祐二年嘉祐七年季秋大享皆以大慶殿爲明堂蓋明堂者路寢也方於寓祭圜丘斯爲近禮明堂額御篆以金塡字門牌亦御飛白皆皇祐中所書神翰雄偉勢若飛動余詩云寶篆飛雲動金文耀日晶者謂二牌也

錢思公官兼將相階勳品皆第一自云平生不足者不得於黃紙書名每以爲恨也

三班院所領使臣八千餘人涖事于外其罷而在院者常數百人每歲乾元節醵錢飯僧進香合以祝聖壽謂之香錢判院官常利其餘以爲餐錢群牧司領內外坊監使副判官比他司俸入最優又歲收糞墼錢頗多以充公用故京師謂之語曰三班喫香群牧喫糞

咸平五年南省試進士有教無類賦王沂公爲第一賦盛行於世其警句有云神龍異稟猶嗜欲之可求糲草何知尚薰蕕而相假時有輕薄子擬作四句云相國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門外驢舞柘枝識者以謂言雖鄙俚亦著題也

國朝之制自學士已上賜金帶者例不佩魚若奉使契丹及館伴北使則佩事已復去之惟兩府之臣則賜佩謂之重金初太宗嘗曰玉不離石犀不離角可貴者惟金也乃創爲金銙之制以賜群臣方團毬路以賜兩府御仙花以賜學士以上今俗謂毬路爲笏頭御仙花爲荔枝皆失其本號也

宋丞相（庠）早以文行負重名於時晚年尤精字學嘗手校郭忠恕佩觿三篇寶藏之其在中書堂吏書牒尾以俗體書宋爲宋公見之不肯下筆責堂吏曰吾雖不才尚能見姓書名此不是我姓堂吏惶懼改之乃肯書名

京師食店賣酸䭔者皆大出（一作書）牌牓於通衢而俚俗昧於字法轉酸從食䭔從臽有滑稽子謂人曰彼家所賣餕（音俊）餡（音陷）不知爲何物也飲食四方異宜而名號亦隨時俗言語不同至或傳者轉失其本湯餅唐人謂之不托今俗謂之餺飥矣晉束皙餅賦有饅頭薄持起溲牢丸之號惟饅頭至今名存而起溲牢丸皆莫曉爲何物薄持荀氏又謂之薄夜亦莫知何物也

嘉祐八年上元夜賜中書樞密院御宴于相國寺羅漢

院國朝之制歲時賜宴多矣自兩制已上皆與惟上元一夕祇賜中書樞密院雖前兩府見任使相皆不得與也是歲昭文韓相（一作公）集賢曾公樞密張太尉皆在假不赴惟余與西廳趙侍郎（槩）副樞胡諫議（宿）吳諫議（奎）四人在席酒半相顧四人者皆同時翰林學士相繼登二府前此未有也因相與道玉堂舊事為笑樂遂皆引滿劇飲亦一時之盛事也

國朝之制大宴樞密使副不坐侍立殿上旣而退就御廚賜食與閤門引進四方館使列坐廡下親王一人伴食每春秋賜衣門謝則與內諸司使副班于垂拱殿外廷中而中書則別班謝于門上故朝中為之語曰廚中賜食階下謝衣蓋樞密使唐制以內臣為之故常與內諸司使副為伍自後唐莊宗用郭崇韜與宰相分秉朝政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自此之後其權漸盛至今（一作本）朝遂號為兩府事權進用祿賜禮遇與宰相均惟日趨內朝侍宴賜衣等事尚循唐舊其任隆輔弼之崇而雜用內諸司故事使朝廷制度輕重失序蓋沿革異時因循不能釐正也

蔡君謨旣為余書集古錄目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為世所珍余以鼠鬚栗尾筆銅綠筆格大小龍茶惠山泉等物為潤筆君謨大笑以為太清而不俗後月餘有人遺余以清泉香餅一篋者君謨聞之歎曰香餅來遲使我潤筆獨（一作猶）無此一種佳（一無此字）物茲又可笑也清泉地名香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可終日不滅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與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惜其初受勑修唐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猢猻入布袋矣刁氏對曰君於仕宦亦何異鮎魚上竹竿耶聞者皆以為善對（一作昔梅聖俞以詩名當世然終不得一館職晚年在唐書局充修書自尚冀書成鳴得一貼職以償素願書垂就而卒時人莫不歎其奇薄其初修唐書也常竊歎曰吾今可謂猢猻入布袋）

仁宗初立今上為皇子令中書召學士草詔學士王（珪）當直詔至中書諭之王曰此大事也必須面奉聖旨於是求對明日面稟得旨乃草詔羣（一作諸）公皆以王為真得學士體也

盛文肅公豐肌（一作肥）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疎瘦如

削二公皆兩浙人也並以文辭知名於時梅學士詢在真宗時已為名臣至慶歷中為翰林侍讀以卒性喜焚香其在官舍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爐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兩袖郁然滿室濃香有竇元賓者五代漢宰相正固之孫也以名家子有文行為館職而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故時人謂之語曰盛肥丁瘦梅香竇臭也

寶元中趙元昊叛命朝廷命將討伐以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各置經略安撫招討使余以為（一作謂）四路皆內地也當如故事置陝西四面行營招討使令自於境內何所招討余因竊料王師必不能出境其後用兵五六年劉平任福葛懷敏三大將皆自戰其地而大敗由是至於罷兵竟不能出師

呂文穆公（蒙正）以寬厚為宰相太宗尤所眷遇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楪（一作鏡）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敢言聞者歎服以謂賢於李衛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為物累者昔賢之所難

也

國朝百有餘年年號無過九年者開寶九年改為太平興國太平興國九年改為雍熙大中祥符九年改爲天禧慶歷九年改為皇祐嘉祐九年改為治平惟天聖盡九年而十年改為明道

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牓子亦謂之錄子今謂之劄子凡羣臣百司上殿奏事兩制以上非時有所奏陳皆用劄子中書樞密院事有不降宣勑者亦用劄子與兩府自相往來亦然若百司申中書皆用狀惟學士院用咨報其實如劄子亦不書（一作出）名但當直學士一人押字而已謂之咨報（今俗謂草書名為押字也）此唐學士舊規也唐世學士院故事近時墮廢殆盡惟此一事在爾

燕王（元儼）太宗幼子也太宗子八人眞宗朝六人（一無此字）已亡歿至仁宗即位獨燕王在以皇叔之親特見尊禮契丹亦畏其名其疾亟時仁宗幸其宮親為調藥平生未嘗語朝政遺言一二事皆切於理余時知制誥所作贈官制所載皆其實事也

華元郡王（允良）燕王子也性好晝睡每自旦酣寢至暮始興盥（一作類）濯櫛漱衣冠而出燃燈燭治家事飲食宴樂達旦而罷則復寢以終日無日不如此由是一宮之人皆晝睡夕興允良不甚喜聲色亦不為佗驕恣惟以夜為晝亦其性之異前世所未有也故觀察使劉從廣燕王壻也嘗語余燕王好坐木馬子坐則不下或饑則便就其上飲食往往乘興奏樂於前酣飲終日亦其性之異也

皇子顥封東陽郡王除武州節度使檢校太傅翰林學

學士對上言太傅天子師臣也子爲父師於體不順中書樞密自唐以來親王兼師傅官者蓋自國朝命官祇以差遣爲職事自三師三公以降皆是虛名故失於因循而議者皆以買言爲當也

端明殿學士五代後唐時置國朝尤以爲貴多以翰林學士兼之其不以翰院兼職及換職者百年間纔兩人特拜程戡王素是也

慶歷八年正月十八日夜崇政殿宿衛士作亂於殿前殺傷四人取準備救火長梯登屋入禁中逢一宮人

問寢閤在何處宮人不對殺之既而宿直都知聞變領宿衛士入搜索已復進竄後三日於內城西北角樓中獲一人殺之時內臣楊懷敏受旨獲賊勿殺而倉卒殺之由是竟莫究其事

葉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後有之說者云因人有姓葉號葉子青（一作清　或作晉）者撰此格因以爲名此說非也唐人藏書皆作卷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備檢用者卷軸難數卷舒故以葉子寫之如吳彩鸞唐韻李郃彩選之類是也骰子格本備檢用故亦以葉子寫之因以爲名爾唐世士人宴聚盛行葉子格五代國初猶然後漸廢不傳今其格世或有之而無人知者惟昔楊大年好之仲待制（簡）大年門下客也故亦能之大年又取葉子彩（一作名）紅鶴皁鶴者別演爲鶴格鄭宣徽（戩）章郇公（得象）皆大年門下客也故皆能之余少時亦有此二格後失其本今絕無知者

國朝自下湖南始置諸州通判既非副貳又非屬官故嘗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監汝舉動

爲其所制太祖聞而患之下詔書戒勵使與長吏協和（二字一作同押）凡文書非與長吏同簽書者所在不得承受施行自此遂稍稍戢然至今州郡往往與通判不和往時有錢昆少卿者家世餘杭人也杭人嗜蟹昆嘗求補外郡人問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無通判處則可矣至今士人以爲口實

嘉祐二年余與端明韓子華翰長王禹玉侍讀范景仁龍圖梅公儀同知禮部貢舉辟梅聖俞爲小試官凡鎖院（一有經字）五十日六人者相與唱和爲古律歌詩一百七十餘篇集爲三卷禹玉余爲校理時武成王廟所解進士也至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故禹玉贈余云十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堂余答云昔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閑思十年事笑談今此（一作日）一樽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宜爲白髮翁也天聖中余舉進士國學南省皆忝第一人薦名其後景仁相繼亦然故景仁贈余云淡墨題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繼前塵也聖俞自天聖中與余爲詩友余嘗贈以蟠桃詩有韓孟之戲故至

此梅贈余云猶喜共量天下士亦勝東野亦勝韓而子華筆力豪贍公儀文思溫雅而敏捷皆勍敵也前此爲南省試官者多窘束條制不少放懷余六人者懽然相得羣居終日長篇險韻衆製交作筆吏疲於寫錄僮史（一作僕）奔走往來間以滑稽嘲謔形（一作加）於風刺更相酬酢往往烘堂絕倒自謂一時盛事前此未之有也

往時學士循唐故事見宰相不具靴笏繫鞋坐玉堂上遣院吏計會堂頭直省官學士將至宰相出迎近時學士始具靴笏至中書與常參官雜坐於客位有移時不得見者學士日益自卑丞相禮亦漸薄蓋（一作甚）習見已久恬然不復爲怪也

張堯封者南京進士也累舉不第家甚貧有善相者謂曰觀子之相不過一幕職然君骨貴必享王封人初莫曉其旨其後堯封舉進士及第終於幕職堯封溫成皇后父也后既貴堯封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清河郡王由是始悟相者之言

治平二年八月三日大雨一夕都城水深數尺上降詔

責躬求直言學士草詔有大臣惕思天變之語上夜批出云淫雨爲災專戒不德遽令除去大臣思變之言上之恭已畏天自勵如此

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談（一作詼）諧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有章得象也世言閩人多短小而長大者必爲貴人郇公身既長大而語聲如鐘豈由其類者是爲異人乎其爲相務以厚重鎮止浮競時人稱其德量

金橘產於江西以遠難致都人初不識明道景祐初（一作中）始與竹子俱至京師竹子味酸人不甚喜後遂不至而金橘香清味美置之罇俎間光彩灼爍（一作的皪）如金彈丸誠珍果也都人初亦不甚貴其後因溫成皇后尤好食之由是價重京師余世家江西見吉州人甚惜此果其欲久留者則於菉豆中藏之可經時不變云橘性熱而豆性涼故能久也

凡物有相感者出於自然非人智慮所及皆因其舊俗而習知之今唐鄧間多大柿其初生澀堅實如石凡百十柿以一榠樝置其中（榅桲亦可）則紅熟爛如泥而可

食士人翁之烘柿者非用火乃用此爾淮南人藏鹽酒蟹凡一器數十蟹以皂莢半挺置其中則可藏經歲不沙 一作散 至於薄荷醉貓死貓引竹之類皆世俗常知而翡翠屑金人氣粉犀此二物則世人未知者

余家有一玉罌形製甚古而精巧始得之梅聖俞以為碧玉在潁州時嘗以示僚屬坐有兵馬鈐轄鄧保吉者真宗朝老內臣也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翡翠云禁中寶物皆藏宜聖庫庫中有翡翠盞一隻所以識也其後予偶以金環於罌腹信手磨之金屑紛紛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諸藥中犀最難擣必先銼屑乃入眾藥中擣之眾藥篩羅已盡而犀屑獨存 一作在四字 余偶見一醫僧元達者解犀為小塊子方一寸半許 一作四字一寸半許 以極薄紙裹置於一無此字懷中 一有近字 近肉以人氣蒸之候氣薰蒸浹洽乘熱投臼中急擣應手如粉因知人氣之能粉犀也然今醫工皆莫有知者

石曼卿磊落奇才知名當世氣貌雄偉飲酒過人有劉潛者亦志義之士也嘗與曼卿為酒敵聞京師沙行

王氏新開酒樓遂往造焉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所飲過多非常人之量以為異人稍獻肴果益取好酒奉之甚謹二人飲啖自若傲然不顧至夕殊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喧傳王氏酒樓有二酒仙來飲久之乃知劉石也

燕龍圖肅有巧思初為永興推官知府寇萊公好舞柘枝有一鼓甚惜之其鐶忽脫公悵然以問諸匠皆莫知所為燕請以鐶脚為鐶鑽內之則不脫矣萊公大喜燕為人寬厚長者博學多聞其漏刻法最精今州郡往往有之

劉岳書儀婚禮有女坐婿之馬鞍父母為之合髻之禮不知用何經義據岳自敘云以時之所尚者益之則是當時流俗之所為爾岳當五代干戈之際禮樂廢壞之時不暇講求三王之制度苟取一時世俗所用吉凶儀式略整齊之固不足為後世法矣然而後世猶不能行之今岳書儀十已廢其七八其一二僅行於世者 一作悉 皆苟簡粗略不如本書就中轉失乖謬可為大笑者坐鞍一事爾今之士族當婚之夕以兩

倚相背置一馬鞍反令婿坐其上飲以三爵女家遣人三請而後下乃成婚禮謂之上高坐凡婚家舉族內外姻親與其男女賓客堂上堂下竦立而視者惟婿上高坐為盛禮爾或有偶不及設者則相與悵然咨嗟以為闕禮其轉失乖謬至於如此今雖名儒巨公衣冠舊族莫不皆然嗚呼士大夫不知禮義而與閭閻鄙俚同其習 一作所 見而不知為非者多矣前日濮園皇伯之議是已豈止坐鞍之謬哉

世俗傳訛惟祠廟之名為甚今都城西崇化坊顯聖寺者本名蒲池寺周氏顯德中增廣之更名顯聖而俚俗多道其舊名今轉為菩提寺矣江南有大小孤山在江水中嶷然獨立而世 一作俚 俗轉孤為姑江側有一石磯謂之澎浪磯遂轉為彭郎磯云彭郎者小姑婿也余嘗過小孤山廟像乃一婦人而勅額為聖母廟豈止俚俗之謬哉西京龍門山夾伊水上自端門望之如雙闕故謂之闕塞而山口有廟曰闕口廟余嘗見其廟像甚勇手持一屠刀尖銳按膝而坐問之云此乃豁口大王也此尤可笑者爾

今世俗言語之訛而舉世君子小人皆同其謬者惟打字爾 打丁雅反 其義本謂考擊故人相毆以物相擊皆謂之打而工造金銀器亦謂之打可矣蓋有槌撾作擊之義也至於造舟車者曰打船打車網魚曰打魚汲水曰打水役夫餉飯曰打飯兵士給衣糧曰打衣糧從者執傘曰打傘以糊黏紙曰打黏以丈尺量地曰打量舉手試眼之昏明曰打試至於名儒碩學語皆如此觸事皆謂之打而徧檢字書了無此字丁雅反者其義主考擊之打自音謫 當作滴 耿以字學言之打字從手從丁丁又擊物之聲故音謫耿為是不知因何轉為丁雅也

用錢之法自五代以來以七十七為百謂之省陌今市井交易又克其五謂之依除咸平五年陳恕知貢舉選士最精所解七十二人王沂公 曾 為第一御試又落其半而及第者三十八人沂公又為第一故京師為語曰南省解一百依除殿前放五十省陌也是歲取人雖少得士最多宰相三人乃沂公與王公 隨 章公 得象 參知政事一人韓公 億 侍讀學士一人李仲

容御史中丞一人王臻知制誥一人陳知微而汪白青楊偕二人雖不達而皆以文學知名當世

唐李肇國史補序云言報應敘鬼神述夢卜近帷薄悉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談笑則書之余之所錄大抵以肇為法 一作亦然六字 而小異於肇者不書人之過惡以謂職非史官而掩惡揚善者君子之志也覽者詳之

歸田錄卷二 終

歸田錄

歸田錄二卷

宋歐陽修撰多記朝廷軼事及士大夫談諧之言自序謂以唐李肇國史補爲法而小異於肇者不書人之過惡陳氏書錄解題曰或言公爲此錄未成而序先出裕陵索之其中本載時事及所經歷見聞不敢以進旋爲此本而初本竟不復出王明清揮麈三錄則曰歐陽公歸田錄初成未出而序先傳神宗見之遽命中使宣取時公已致仕在潁州因其間所記有未欲廣布者因盡刪去之又惡

其太少則雜記戲笑不急之事以充滿其卷帙既繕寫進入而舊本亦不敢存二說小異周煇清波雜志所記與明清之說同惟云原本亦嘗出與明清說又不合大抵初藁爲一本宜進者又一本實有此事其旋爲之說與刪除之說則傳聞異詞耳惟修歸潁上在神宗時而錄中稱仁宗立今上爲皇子則似英宗時語或平時劄記歸田後乃排纂成之偶忘追改歟其中不試而知制誥一條稱宋惟楊億陳堯叟及修三人費袞梁谿漫志舉眞宗至道三年四月以梁周翰夙負詞名令加獎擢亦不試而知制誥實在楊億之前糾修誤記是偶然疏舛亦所不免然大致可資考據亦國史補之亞也

四庫提要補正

歸田錄二卷

胡玉縉撰

自序謂以唐李肇國史補爲法而小異於肇者不書人之過惡其中不試而知制誥一條稱宋惟楊億陳堯叟及修三人費袞梁谿漫志舉眞宗至道三年四月以梁周翰夙負詞名令加獎擢亦不試而知制誥實在楊億之前糾修誤記

强宗案所學集有跋是書云自言不書人之過惡故書中於丁謂王欽若夏竦並採錄其遺事而未嘗有一字斥其儉邪惟歐公素不解音韻之學故於文字之通轉假借未能會通而歸於一如契丹之阿保機一作阿布

機一作阿保謹保布機謹聲相近所謂雙聲之學也而不能明其通轉之故故以爲未詳孰是又謂餺飥唐人謂之不托今俗謂之餺飥不飥亦雙聲字二字似異實同亦不能決劉原父嘗譏歐九不讀書者其此類之謂歟

東齋記事

附補遺

范鎮撰

四庫全書提要

東齋記事六卷。宋范鎮撰。鎮字景仁。華陽人。仕履事迹、具宋史本傳。是書據其自序。乃元豐中作。宋藝文志作十二卷。文獻通考作十卷。舊本久佚。未能考其孰是。今採輯永樂大典所收、以類編次、釐爲五卷。又江少虞事實類苑。曾慥類說。亦多引之。今删除重複。綴爲補遺一卷。雖未必鎮之完書。然以宋志及通志所載卷數計之、幾于得其強半矣。王得臣麈史載是書。爲鎮退居時作。故所記蜀事較夥。晁公武讀書志稱崇觀閒、以其多及先朝故事、禁之。今觀其書。多宋代祖宗美政。無所謂誹訕君父得罪名教之語。特以所記之諸事。皆與熙寧新法隱然相反、殆有寓意于其間。故鎮入黨籍。而是書亦與蘇黃文字同時禁絕。迨南渡以後、黨禁既解、其書復行。是禁之特惡其異議耳。非眞得罪於朝廷也。今所存諸條句下、如張綸註曰。京板作張綸之類。凡有數處。是當時刊本、且不一而足矣。鎮與司馬光相善。惟論樂不合。此書所記、尚斷斷相爭。而於胡瑗阮逸。詞氣尤不能平。蓋始終自執所見者。他如記蔡襄爲蛇精之類。頗涉語怪。記蜜章人三眼、突厥人牛蹄之類、亦極妄誕。皆不免稗官之習。故通考例之小說家。然核其大綱、終非碧雲騢東軒筆錄諸書所得並論也。

自序

予嘗與修唐史。見唐之士人著書以述當時之事。後數百年、有可考正者甚多。而近代以來蓋希矣。惟楊文公談苑。歐陽永叔歸田錄。然各記所聞、而尚有漏略者。予既謝事。日於所居之東齋、燕坐多暇、追憶館閣中、及在侍從時交游語言。與夫里俗傳說。因纂集之、目爲東齋記事。其蜀之人士與其風物爲最詳者、亦耳目之熟也。至若鬼神夢卜、率收錄而不遺之者、蓋取其有戒於人耳。

東齋記事卷一

宋　范鎮　撰

劉尚書渙嘗言，宣祖初自河朔南來，至杜家莊院，雪甚，避於門下，久之，看莊院人私竊飼之，數日，見其狀貌奇偉，兼勤謹，乃白主人，主人出見，而亦愛之，遂留於莊院，累月，家人商議，欲以爲四娘子舍居之婿，四娘子即昭憲皇太后也，其後生兩天子，爲天子之母，定宗廟大計，其兆蓋發於避雪之時，聖人之生，必有其符，信哉。

太祖時，李漢超鎮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常山，賀惟忠易州，何繼筠棣州，郭進西山，武守琪晉陽，李謙溥隰州，李繼勳昭義，趙贊延州，姚內斌慶州，董遵誨環州，王彥昇原州，馮繼業靈武，筦榷之利，悉以與之，其貿易則免其征稅，故邊臣皆富於財，以養死士，以募諜者，敵人情狀、山川道路，罔不備見而周知之，故十餘年無西北之憂也。

太祖征河東，絳州薛化光上書，凡伐木先去枝葉，後取根柢，今河東外有契丹之援，內有人戶供輸，竊恐歲月間未能下矣，宜於太原北石嶺山及河北兩界山東靜陽村、樂平鎮、黃澤關、百井寨，各建城寨，扼契丹援兵，遷其部內人戶於西京、襄、鄧、唐、汝州，給閒田使自耕種，絕其供饋，如此不數年間可平定矣，其後卒用其策，而下河東，化光簡肅公之父，後贈中書令。

太祖一日御後殿慮囚，內有一囚告云，臣是官家鄉人，太祖以爲戚里鄉人，遣問之，乃云，臣住東華門外，太祖笑而宥之。

曹利用先賜進士出身，而後除僕射，乃知進士之爲貴也如此。

景德中，李迪賈邊皆舉進士，有名當時，及就省試，主文咸欲取之，既而二人皆不與，取其卷視之，迪以賦落韻，邊以當仁不讓於師論，以師爲衆，與注疏異說，乃爲奏其道所以乞特收試，時王文正公爲相，議曰，迪雖犯不考，然出於不意，其過可恕，如邊特立異說，此漸不可啓，將令後生務爲穿鑿，破壞科場舊格，遂收迪而黜邊。

蔡文忠公齊狀元及第，眞宗視其形貌秀偉，舉止安重，顧謂寇萊公曰，得人矣，因詔金吾給騶從傳呼，狀元給騶從始於此也。

祥符中，楊文公以母疾不俟報，歸陽翟，初，眞皇欲立莊獻爲皇后，文公不草詔，莊獻既立，不自安，乃託母疾而行，上親封藥，加以金帛賜之。

眞皇時崇天慶觀，張鄧公士遜爲廣南東路轉運使，會詔天下置天慶觀，公因請即舊觀爲之，以紓天下土木之勞，詔如其請。

眞宗東封，故梁固以下進士及第，祀后土汾陰，故張師德以下進士及第，固狀元梁顥子，師德亦狀元張去華子，魏野以詩賀曰，封禪汾陰連歲榜，狀元俱是狀元兒。

眞皇時以任密學中正知成都府，代張尚書詠，或以爲不可，時王文正公爲相，上實問之，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矩，它人往往妄有變更矣，上是之，冒者亦服王公之能用人也。

天聖三年，濮州德陽縣均渠鄉民張勝家，析木有天下太平字，因進上之，朝廷賜以茶綵，仍改鄉名太平。

太平興國六年，司天言五福太一自甲申年入黃室巽宮，在吳分，仍於京城東南蘇村作東太一宮，至天聖六年，又言戊辰自黃室趨蜀分，乃於八角鎮築西太一宮，春夏秋冬四立日，更遣知制誥舍人舉祠官往祠之，一日，宋元憲公祠東太一宮，見殿廡欹側破漏，因問道士，答曰，孤寨太一，舉舍人聞奏完修之，時西太一宮新建，室宇宏麗，供具嚴飾，故道士因目東太一宮爲孤寨太一。

天聖中童謠云，曹門好，有好好，曹門高，有高高，其後今太皇太后爲皇后，太皇太后姓曹氏，英宗皇帝即位，而高太后爲皇后，高后曹氏之所出，前史載謠言者，信哉不可忽也。

賞花釣魚曾賦詩，往往有宿構者，天聖中，永興軍進山水石，適值會命賦山水石，其間多荒惡者，蓋出其不意耳，中坐優人入戲，各執筆若吟咏狀，其一人忽仆于界石上，衆扶掖起之，既起曰，數日來作一首賞花釣魚詩，準備應制，卻被這石頭擦倒，左右皆大笑，翌日降出其詩，令中書銓定，秘閣校理韓羲最爲鄙惡，落職與外任。

初，永興造塔，姿遵知府，多采石以代塼甓及燒灰，皆內碑碣爲之一空，得是石不敢毀，來獻其石，蓋楓狀也，書山水二字，鐫之字可數尺，筆勢雄健，旋枕寘其上，水流其間，潺潺有聲，蓋開元中所作也，今在清

院殿。

賞花釣魚宴，舊制三館直館預坐，校理而下，賦詩而退。按孔平仲談苑，亦記此事，賦詩而退下云：太宗與李宗諤爲校理，作詩云：戴了宮花賦了詩，不容重見赭黃衣，無憀却出宮門去，還似當年不第時。上即令赴宴，自是校理而下，皆與會也。則此文義未了，當有脫落。

道家有金龍玉簡，學士院撰文，具一歲中齋醮數，投於名山洞府。天聖中，仁宗皇帝以其險遠窮僻，難賫送醮祭之具，頗爲州縣之擾，乃下道錄院裁損，才留二十處，餘悉罷之。河南府平陽洞、台州赤城山玉京洞、江寧府華陽洞、舒州潛山司真洞、杭州大滌洞、鼎州桃源洞、常州張公洞、南康軍廬山詠真洞、建州武夷山升真洞、潭州南岳朱陵洞、江州馬當山上水府、太平州中水府、潤州金山下水府、杭州錢塘江水府、河陽濟瀆北海水府、鳳翔府聖湫仙遊潭、河中府百丈泓龍潭、杭州天目山龍潭、華州車箱潭，所罷處不可悉記。予嘗於學士院取金龍玉簡視之，金龍以銅，玉簡以階石制。

天聖中，雄州民妻張氏戶絕，有田產，於法當給三分之一與其出嫁女，其二分雖有同居外甥，然其估緡錢萬餘，當奏聽裁。仁皇曰：「此皆細民自營者，無利其沒入。」悉以還之。是時王沂公爲宰相，呂文靖公、魯肅簡公參知政事，極贊美之。

故事，翰林侍讀學士無帶出外者，張知白罷參知政事，授此職知大名府。然非歷二府而出者，不得焉。寶元中，梅詢始帶知鄭州，改許州，自後兩制遂爲例也。

景祐元年，仁皇感疾，厲宣翰林醫不愈，李大長公主言許希善針，遂召使針，三進針而愈。擢希尚藥奉御，賜予甚厚。希謝恩罷，又東向而拜，上遣人問之，對謝其師扁鵲，乃詔作扁鵲廟。是時山東顏太初作詩美其不忘本，而刺縉士大夫都貴位享厚祿，而不知尊孔子。

慶曆三年，澧州獻木，有文曰「太平之道」。予嘗于天章閣下觀瑞物，見此木板有北斗文，仍有輔星，形勢曲折，文采煥然。

後唐明宗置端明殿學士，太平興國中，改端明爲文明，以程羽爲文明殿學士，位在樞密副使之下。明道元年，改承明爲端明，二年，除宋宣獻公爲學士，與文明之職並存，而降其班序。是歲又改殿曰延和，慶曆七年，以真宗諡號，改文明爲紫宸，而丁文簡公度爲紫宸殿學士。既而言者以爲紫宸非臣下所稱，乃以延和爲觀文殿，而以丁爲觀文殿學士，相繼以賈文元公昌朝爲大學士，仍詔自今非嘗爲宰相者勿除。

慶曆八年，後以茶香礬藥見錢爲四稅，沿邊用之，茶礬香藥爲三稅，近裏州軍用之，議者謂四稅與見錢之法，皆不可常守，必視邊計之厚薄，與其物價之高下，以時而變通之，乃可也。

慶曆八年，南岳瑞應峯前一夕大雷雨，平地湧木若龜然，手足皆具，高二尺，圍一丈。

慶曆初，萬勝軍皆市井驕軟新應募者，西賊易之，而素畏虎翼。是時麟府路兵馬鈐轄張亢作建寧寨，更其旗幟，賊見萬勝旗幟，不知其虎翼軍也，而先犯之，萬弩齊發，賊奔潰，斬首二千餘級，遂築建寧、清塞、百勝、中候、鎮川五堡，亢之智謀大率如此。

真宗皇帝嚴於醮祭之事，其表章則用昭受乾符之寶，其後大內火，寶亡，止用御前之寶。慶曆中，下學士

院定其文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醮祠則用之。

慶曆中興學，一日判監諸學官皆會，石守道言於坐曰：「屬生有何事者？只知有仁義，不知有寒餓。」遂命予家。是時諫官御史皆以賦取士，無益於治，而蔡尤致力助之。下兩制議，兩制以爲賦詩用之久，且祖宗故事不可廢。蔡聞之大慚，焚其生平所爲賦百餘篇，不復舉進士，又以戒其子云。其後何郯從周之聘，誠安逸處士，蔡果州西充縣人。

慶曆中，廣南西路區希範以白崖山蠻蒙趕內寇，破環州及諸寨。時天章杜待制杞自西京轉運使徙廣西，既至，得宜州人吳香爲鄉導，攻白崖等寨，復環州，因誘降之。大犒以牛酒，既醉，伏兵發，擒賊六百餘人。後三日始得希範，醢之，以賜溪洞諸蠻，取其心肝，繪爲五藏圖，傳於世。其間有眇目者，則肝缺漏。是時梅公儀摯爲御史，言杞殺降失朝廷大信，請加罪。朝廷錄其功，止加戒諭而已。其後杞知慶州，一日，方據廁，見希範等前訴，叱謂曰：「若反人，於法當誅，尚何訴爲？」未幾而卒。殺降古人所忌，杞知之心，常自疑，及其衰，乃見爲祟，無足怪也。

皇祐末，邕州白氣亘天，江水泛溢。司戶參軍孔宗旦言于知州陳珙，宜備邊，珙不聽。未幾而儂智高內寇，破邕、貴、橫、龔、潯、藤、梧、封、康、端十州，圍廣州，殺將吏張忠等數十人，最後遣狄公青以蕃落五百騎敗之邕州歸仁鋪，凡得首級五千三百四十一，築爲京觀。初讖言云：「皇家穢，錄家收。」至是爲狄公所敗。

仁宗至和二年，封孔子四十七代孫孔宗愿爲文宣公，尋改封孔宗愿爲衍聖公。按宋史仁宗本紀，至和二年三月丙子，封孔子後爲衍聖公，不載初封爲文宣公事。按文苑傳稱文宣公孔聖祐，則原封實爲文宣公，本紀蓋其後改之名耳。

嘉祐元年五月二十四日昏時，二星相繼西流，一出天江，一出天市。劉仲更曰：「出天江者主大水，出天市者主散財。」未幾都城大水，居民廬舍及軍營漂流者不知幾千萬區，天變不虛發也如此。

嘉祐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召近臣天章閣下觀書、圖、瑞物，上親作飛白書，令左右搢笏以觀，又令內玉

殿尾人賜一紙，既而置酒羣玉殿上，謂羣臣曰：「今天下無事，故與卿等樂飲。」中坐賜詩，羣臣皆和，又賜太宗時斑竹管筆、李廷珪墨、陳遠握墨、陳朗斷墨，再就坐，終宴更大觴，取鹿頭酒親封，遣內侍滿斟獨勸韓魏公琦一觴而盡，又勸一杯，盧公奔平生不飲，亦勉一巨盃。又分上前香藥，增諸餅中，各令持歸。至二十六日，溫州獻柑子，復置會，自兩府、三館臣僚悉預，因賞翰前日太宗草，故再爲此會，其禮數一如前，但不賦詩矣。

嘉祐中，交趾貢麟二，予嘗於殿庭中與觀，狀如水牛，身披肉甲，鼻端一角，食生芻果瓜，每飼之，必先以杖擊其角，然後食之。是時中外皆言非麟者衆，田元均況爲樞密使，言非麟，又歷引諸書所載形狀，皆無此獸，恐爲遠人所欺，卒以爲異獸，詔答之。予嘗見陳公弼言，榮州楊氏家水牛生子類此，蓋牛入水而蛟龍感之以生也。

禮部貢院試進士日，設香案於堦前，主司與舉人對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設位供帳甚盛，有司具茶湯飲漿。至試學究，則悉徹帳幕氈席之類，亦無茶湯，渴則飲硯水，人人皆黔其吻，非故欲困之，乃防氈幕及供

應人私傳所試經義。蓋嘗有試者。故事爲之防。歐文忠公詩。焚香禮進士。撤幕待經生。以爲禮數重輕如此。其實自有爲之。

嘉祐中。進士奏名訖。未御試。京師妄傳王俊民爲狀元。莫知言之所起。人亦莫知俊民爲何人。及御試。王荆公時爲知制誥。與天章閣待制楊樂道二人爲詳定官。舊制。御試舉人設初考官。先定等第。復彌封之。以送覆考官。再定等第。乃付詳定官。發初考官所定等以對覆考之等。如同卽已。不同則詳其程文。當從初考。或從覆考爲定。卽不得別立等。是時王荆公以初覆考所定第一人皆未允當。於行間別取一人爲狀首。楊樂道守法以爲不可。議論未決。太常少卿朱從道時爲彌封官。聞之謂同舍曰。二公何用力爭。從道十日前已聞王俊民爲狀元。事必前定。二公恨自苦耳。旣而二人各以己意進呈。而詔從荆公之請。及發封乃王俊民也。詳定官得別立等。自此始。遂爲定制。

仁皇朝內侍張宗禮。無爲山燒香。得古柏圍數丈。中空。可以施臥榻坐數。予目爲自然庵。其上枝葉鬱然。前有竹徑。設童子如迎客之狀。甚可愛賞。

仁宗朝講讀官侍邇英者皆立。每問事則衆人齊對。頗紛紜。乃詔皆坐。惟當讀者以次立。而記注亦坐。石昌言楊休奏。記注官當立侍。諦聽德音。以詳記錄。不可坐。遂令立侍。

崇政殿之西有延羲閣。南向。迎陽門之北有邇英閣。東向。皆講讀之所也。仁宗皇帝卽位。多御延羲。每初講讀。或講讀終篇。則宣兩府大臣同聽。賜御書。或遂賜宴。其後不復御延羲。專御邇英。凡春以二月中至端午罷。秋以八月中至冬至罷。講讀官謁門上。賜食。俟後殿公事退。繫鞵以入。宣坐賜茶。就南壁下以次坐。復以次起講讀。又宣坐賜湯。其禮數甚優渥。雖執政大臣亦莫得與也。按延羲閣原本羲作義。考宋史本紀亦作義。而地理志俱作羲。按義爲太宗原名。不應稱名延義。今從地理志改正。

仁宗嘗暑月不揮扇。鎮侍邇英閣。嘗見左右以拂子袪蚊蠅而已。冬不御爐。每御殿則於朶殿設爐以禦寒氣。寒甚則於殿之兩隅設之。嘗者云。體被中和之氣則然矣。

仁宗皇帝好雅樂。又嚴天地宗廟祭祀之事。及崇奉神御。故中外言樂者不可勝計。置局而新製亦屢焉。其教不肖。宦侍建言怪飾神御。歲月不絕。然爲之終身不衰。慶曆中。陝西用兵後。有建請出田獵以耀武功。四方以鷹犬來獻。惟恐居後。然出獵者一再而止。帝王之好。豈可以不慎哉。好雅樂祭祀之事。人爭以雅樂祭祀之事來。之未必皆得其當。然好之終身不衰。不害也。方下令校獵。而人爭以田獵鷹犬來奉。乃一再而遂止。仁皇帝誠知所好矣。不然者。何以廟號曰仁哉。

仁皇末年。有鵲巢於宣德門山棚上。毀而復巢者再。識者竊以爲異。

正月十四日。上御樓。遣中使傳宣從官曰。朕非好遊觀。蓋與萬民同樂。翌日蔡君謨獻詩紀其事。

治平三年春。有星孛出營室。歷於虛危。術者占曰。營室衞分。虛危齊分。上受命之國。主墳墓哭泣。踰年而熙寧改元矣。天之告人。豈不昭昭然哉。

故事。郊廟讀祝册官至御名必起。上至郊宮更衣。詣壇下。百官皆迴班迎向。英宗皇帝初告廟。詔讀册官無起。及詣壇下。詔百官勿迴班。所以見事宗廟之精意也。

予嘗修玉牒。知國家慶緒之繁衍。治平中。宗室四千餘人。男女相半。存亡亦相半。親王置翊善侍講記室。餘則逐宮院置都講教授。歲時有喜慶。則燕崇政殿或太清樓。命之射。課其書劄。或試以歌詩。擇其能者而推賜器幣。以旌勸之。嘉祐三年。始置大宗正司。以濮王及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守節領其事。有所奏請。不得專達。必經宗正司詳酌而後以聞。所以勉進其教睦而糾正其愆違也。其後增置講書官四員。別置小學教授一十二員。又增同知大宗正一員。而置官益多。其疏屬又聽其出外。官則自勵而向學者稱衆矣。

東齋記事卷二

漢斛之法。方尺而圜其外。庣旁九釐五毫。其實十斛。積百六十二萬分二千龠之實也。不言深而言方者。無分寸之別也。圜其外者。亦相生之數也。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云耳者。謂升合如耳形附於斛之左右也。今胡瑗之升合皆方制之。而斛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是以方分置算而然也。龠其狀似爵者。謂圜如爵也。今之龠方一寸。深八分一釐。亦以方分置算也。上三下二者。謂斛在上。并升合爲三也。斗在下。并龠爲二也。圜而函方。斛之形也。上下皆然也。今上以圜函方。下爲方斗而已。左一右二者。升在上而左。合在上。龠在下。而俱右也。今合龠俱在上。而龠附自爲崇觀。失之於前。而胡瑗阮逸踵之於後也。夫龠斛非是。而欲考正黃鍾。安可得也。

燕肅判太常寺。建言今之樂太高。始下詔天下。求知音者。李照言樂比古高五律。而胡瑗阮逸相繼出矣。李照之樂。以縱黍累尺。黍細而尺長。律之容乃千七百三十黍。胡瑗以橫黍累尺。黍大而尺短。律之容千二百黍。而空徑乃三分四釐六毫。空徑三分四釐六毫。與容千七百三十黍。皆失於以尺而生律也。阮逸又欲以量而求音。皆非也。最後有成都房庶者。亦言今之樂高五律。蓋用唐樂而知之。自收方響一笛一。皆唐樂也。其法以律生尺。而黍用一稃二米。是時無二米黍。據見黍爲律。雖無千八百三十黍之謬。與三分四釐六毫之差。然其聲才下三律。蓋黍細爾。其法則是矣。王原叔深胡瑗。大不喜其說。朝廷但授

臨武縣[illegible]首有傳[illegible]。[illegible]凡[illegible]而止。[illegible]元節之後。其為人簡脫。皆與鄉閭。然好音。宋子京[illegible]田元均說皆截由[illegible]之。是時丁[illegible]亦[illegible]較[illegible]笛[illegible]。與[illegible]節同。予皆於雄州王臨處得北界笛一，比太常樂下四律。教坊樂下二律。[illegible]律。[illegible]於才元處得并州銅尺一。比太府尺長三分。以之定律。與唐樂聲同。太府尺定律與此界笛同。[illegible]者必有一得也。若得真黍。用房庶法為律以考之。其為至當不疑矣。其黍一稃二米者。世皆[illegible]朴[illegible]知[illegible]。而不知樂之壞。自朴始也。初太常鐘磬皆無款識。朴用橫黍尺制律命其鐘聲而誌刻之。太祖患[illegible]不高。和峴用影表尺八寸尺也。故樂比唐為高五律矣。今太常鑄鐘最大者、聲中唐之黃鐘。誌刻乃云林鐘。餘鐘率皆如此。李照則多鑿[illegible]鐘。以合其律。而鐘聲又不如朴時。雖非本聲。而北器尚完也。惜哉。司馬君實內翰光於予莫逆之交也。惟議樂為不相合。君實以胡瑗一黍廣為尺而後制律。予用房庶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為律而後生尺。律之法曰。凡律圍九分。以尺而生律者。律為十分三釐八毫矣。以其不合。又變而為方分。其差謬處、不可一二數也。以律生尺。九十分黃鐘之長。加十分以為尺。凡律皆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積實八百一十分。自九十分三分損益之。而十二律長短相形矣。自八百一十分三分損益之。而十二律積實相通矣。往在館閣時。決於同舍。同舍莫能決。遂弈棊以決之。君實不勝。乃定。其後二十年君實為西京留臺。予往候之。不持他書。惟持所撰樂語八篇示之。爭論者數夕。莫能決。又投壺以決之。予不勝。君實謹曰。大樂還魂矣。凡半月卒不得要領而歸。豈所見然邪。將戲謔邪。抑遂其所執不欲改之邪。俱不可得而知也。是必戲謔矣。（按宋史鎮傳．鎮于樂尤注意．獨主房庶以律生尺之說．與司馬光辨論．往反凡數萬言．神宗時．嘗詔鎮與劉几定樂．鎮曰．定樂必先正律．帝然之．而劉几即用李照樂加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鎮．鎮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至哲宗朝．乃請太府銅尺為之．逾年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帝及太后御延和殿召執政同閱視．下之太常．樂奏三日而[illegible]．）

皇祐中。再定雅樂。胡瑗鑄十二鐘。大小輕重如一。其狀類鐸。為大環。鑄盤龍蹲熊辟邪其上。謂之旋蟲。而平聲之。故其聲鬱而不發。又陝西鑄大錢。民以為患。是冬日食心宿。劉義叟謂予曰。上將感心腹之疾。是與周景王同占也。予初不信然之。尋使契丹。還至雄州。聞上得心腹之疾矣。歸問其故。義叟曰。景王鑄大錢。又鑄無射。而為大林。所謂害金再興者也。是時日亦食於心。而景王得是疾。故曰與景王同占。噫。義叟而不言。則左邱明所載伶州鳩之語為陋矣。是義叟不獨為知術數。其發揚邱明、功亦為不細。義叟字仲更。澤州人。以修唐書授崇文院檢討。未及謝。疽發背而卒。

周禮、雷鼓鼓神祀。靈鼓鼓社祭。路鼓鼓鬼享。康成云。雷鼓八面鼓也。靈鼓六面鼓也。路鼓四面鼓也。鼓之數不見於經。然神有尊卑。則其數有多寡隆殺。理或然也。必演時尚然。所以康成云也。幾面鼓、猶官幾兩車、幾區宅、幾廛田也。而唐開元中。蜀人有檜圓以獻者。一鼓而為八面六面四面。既不可考矣。乃於縣內別營散鼓。國朝仍之。郊社宗廟設而不用。景祐中。馮元請公言靁鼓靈鼓路鼓並當考擊。而散鼓請罷。乾德四年。詔廢不用。然不言鼓之制非。是甚可怪也。

自唐開元時。父卒、眾子在、嫡孫不傳重。以其不襲封也。然不知至于服紀。則有所不齊。國朝亦著於禮令。景祐中。石資政中立卒。眾子在、嫡孫不傳重。末幾而眾子卒。其家奏嫡孫合與不合傳重。下禮院議。於是

宋景文公判太常。不疑次道與予為禮官。景文公遂令三人各為議狀。不疑曰。初嘗傳重。不傳重誤也。宜改正之。使退為服。次道則用江都集禮。以為嘗接服。若曰父死、眾子在、嫡孫不傳重。眾子死。嫡孫接服。嫡孫死。眾孫接服。是一尊親為兩等服也。予謂石氏之孫宜依禮令。不傳重。且為本服。自今而後。別著令。父死眾子在、嫡孫傳重。然後得禮之正。又為不疑難曰。石氏子嘗傳重。就令石氏子於服中犯刑。如何處之。必以見行法。見行禮處之也。豈可旋更禮法。使變葬服而傳重。加以重刑也。又為次道難曰。眾子死。嫡孫接服。嫡孫死。眾孫接服。是何異家人共犯。止坐尊長。尊長方決而死。乃令次家長接續。足其杖數邪。是無此理也。然景文從次道議。仍請著為令。其後眾子在、嫡孫請傳重者。聽傳重。其不請者則不傳重。豈禮之意哉。

故事武臣不持喪。韓玉汝奏請持喪。下兩制臺諫官議。唐子方介為御史中丞。其說皆不欲令持喪。是時會議於玉堂後廳。子方曰。今日不可高論也。歐陽永叔勃然曰。父母死而令持服。安得為高。孫莘老得於坐子旁。不發數曰。俊人也。舉然一言。亦中於禮。兩制與臺諫官覺為兩議。以上遂詔閤門祗候。內殿崇班已上持服。供奉官以下不持。是則官高者得為父母服。官卑者則不為服。無官者將何以處之乎。

殿前司、捧日天武軍司、龍衛步軍司、神衛馬軍司。謂之上四軍。合左右廂。廂各三軍。每軍五指揮。各有都指揮使一員。都虞候副之。又有第四軍、以處所退年高者。雖都指揮使。止有都虞候。殿前司又有神勇宣武驍騎各上下軍、二十指揮。又有神騎驍勝各十指揮。虎翼左右各三軍。軍各十指揮。並有都指揮使。都虞候。馬軍司有雲騎武騎各十指揮。步軍司有虎翼左右各三軍。軍十指揮。每軍各有都指揮使一員。都虞候副之。遇轉員各以次遷補。凡遷至軍指揮使。[illegible][illegible]團練[illegible]節上。落軍職。為正刺使之本任。其老疾者有退。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副都軍頭。隸軍頭司。甚者。黜為外州軍馬步軍都指揮。

禁衛凡五重。以親從官為一重。寬衣天武官為一重。御龍弓箭直弩直為一重。御龍骨朵子直為一重。御龍直為一重。凡入禁衛一重。徒一年至三年止。誤者減二等。傳下皆誤入禁衛。定私罪。永叔再為論奏為公罪。得臨制舉。

周諫議湛善射弩。十發十中的。隔屋射亦然。嘗謂予曰。其法雖由習熟。然亦自有神用。今以架服弩施箭其上。往往不中。至于用神之專。無不向的。非神用而何。

元昊叛時。楊偕讀[illegible]遵神楯劈陣刀。皆以步卒五百人試於殿廷。其法外環以車。內比以楯。楯刻獸狀。設機使開闔。所以驚馬。亦以禦箭。當時人皆非笑之。其後王吉陣於兔毛川。賊以鐵鷂子衝陣。弓弩不可施放。乃以劈陣刀披其甲。斷馬脛。馬奔逸。墮崖[illegible]死者不可勝計。自陝西用兵。惟兔毛川勝捷者。由劈陣刀也。鐵鷂子賊中謂之鐵林。騎士以索貫穿于馬上。雖死不墮。以豪族子親信者為之。

范恪在陝西。亦為有功。嘗挽一石七斗力弓。其箭鏃如鎌。謂之鎌弓。箭羽間勒其官稱姓名。往往一箭貫二人者。賊甚畏之。

東齋記事卷三

丁文簡公度嘗言，舉進士時，以知制誥爲贄卷，既而復自笑曰，是不祥也。然其後爲知制誥、翰林學士、參知政事。蓋其所存者，從來有素矣。初舉人居鄉，必以文卷投贄先進，自糊名後，其禮寖衰，賈許公爲御史中丞，又奏罷公卷，而士子之禮都亡矣。

薛簡肅贄謁潘魏公，首篇有雪晝恣自負，早晚達明君句。潘曰，不知秀才所負何事。讀至第三篇春詩云，千林如有喜，一氣自無私，乃曰，秀才所負者此也。

夏英公竦嘗言，楊文公文如錦繡屏風，但無骨耳。議者謂英公文譬諸泉水，迅急湍悍，至於浩蕩汪洋，則不如文公也。

王文正公之爲相也，王沂公爲知制誥，呂許公爲太常博士知濱州。沂公嘗見文正公，問君識太常博士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他日復見，復問之，沂公曰，見朝士多稱其才者。凡三見三問，乃曰，此人異日當與公同秉國政。是時沂公既有名當世，頗以器業自許，中不能平，因曰，公識之耶。曰，不識也。然則何以知之。曰，吾見其奏請爾。沂公猶不信，強應曰，諾。其後丁晉公既敗，沂公先在中書，而許公自知開封府除參知政事，二人卒同秉政，沂公乃爲許公言之，問其當時奏請，乃不稅農器等事也。

李參自荊南召，欲以爲三司使，參政孫夢得抃固執不可，曰，此人爲主計，外臺承風刻剝，則天下之人益

困弊矣。由是遂改授羣牧使。

陝西路轉運使請永興軍秦坊同（在京板無同字）等州官、置酤坊。王沂公言榷酤之法，蓋出於前代之不得已。今經費之廣，未能省去，官自造酤，細民猶見侵擾也。

周諫議湛爲鹽鐵判官，三司文帳煩冗，吏胥欺蔽，若不可究者，爲之立勘同法，歲減天下設帳七千道。又括天下隱戶三十三萬，發其詭號凡十二種。

夏秋稅納之物，如鹽麴之類，名件煩碎，慶曆中，有司建議併合歸一名，以省帳鈔，程文簡爲三司使，獨以謂仍舊爲便，若沒其舊名，異日不知，或再取鹽麴，則致重複，此亦善慮事也。

韓持國知潁川府時，彥以狀元及第，每稱狀元，持國怒曰，狀元無官耶。自此呼爲簽判，彥終身銜之。馬涓巨濟亦以狀元及第爲秦簽，亦呼狀元，秦帥呂晉伯曰，狀元者及第未除也，既爲判官，不可曰狀元。巨濟愧謝。

湘山野錄載，胡旦乞入見王沂公，奏旦特厭，乞送中書，問求見之因，至堂，沂公與諸相具門生禮，列拜，旦長揖而坐。中書，宰相治事之地，褻儀百辟者在是，外臣乞對，送中書引問，自有公禮，何暇講師生之私敬。且于都堂欵然受諸相之拜而不辭，決無此理。予於祕閣嘗見其撰業通論，非有出於人者，而所爲如此，豈不惜哉。

國朝言水利者，惟乾州刺史張綸（京板作張倫）爲有績效之最。天聖末，爲江淮發運副使，築高郵北新河長堤

二百里，旁錮石爲距，分十閘以瀉橫流，泰州有捍海堰，久廢不治，與范希文經畫修復之，遂命兼知泰州。堰成，復租戶萬二千七百，州人感之，爲立生祠。

陳公弼知潭州長沙縣，郡僧有海印者，多識權貴人，數撓政違法，奪民園池，吏數令莫敢治，公弼捕置之，以園池還民。又知虔州雩都縣，毀淫祠數百區，勒巫覡爲良民七十餘家。湖南之人，掠良人，踰嶺賣爲奴婢，周湛爲廣東提點刑獄，下令捉搦，及令自陳，得男女二千六百餘人，遣其家。而世少知之，蓋亦古之良吏也。

仁皇初，薛簡肅知開封府，上新即大位，莊獻臨朝，一切以嚴治，人謂之薛出油。其後移知成都，歲豐人樂，隨其俗與之嬉遊，作何處春遊好詩十首，自號薛春遊，欲換前所稱也。

薛簡肅公時，布一匹三百文，依其價春給以錢，而秋令納布，民初甚善（一作喜）之。今布千錢，增其價才至四百，其後轉運使務多其數，富者至數百匹，貧亦不下二三十匹，而貧富俱不憚矣。

鳳州貧民不能葬者，棄屍水中，蔣慎微爲推官，以俸錢市曠地使之葬，慎微名明遠，閬州人，所至有惠政。其知櫟陽縣也，溉水爲三渠，置斗門若干，第六第七門久廢而不治，而歲役百夫者凡三十年，白府罷之，聚邑鎮稅歲六十萬，不登者三十年，奏減四十萬，清州戶絕絲歲千餘兩，代輸者八十年，斥賣之。此足以見其宿抱之所存，子子方，今爲度支員外郎。

張職方其知江陰軍，吏盜錢三百萬，匿二十年矣，發其姦，捕繫數十人，轉運使趙鼎謂曰，此應賞典，願寬

吾名以聞。其慘然曰。殺人以求賞可乎。悉召吏。諭以償錢則貸出之。不然則爾死矣。吏之親屬聞者。爭出錢以償。十日乃足。乃推二人已死者爲首。餘悉貸之不問。鄒愧起嘆曰。公長者非吾所及也。其簡肅公之婿。

王景彝之父博文爲樞密副使。月餘而卒。景彝亦爲樞密副使。月餘亦卒。人甚異之。故事初入二府者。三數月而後辦理事。景彝才到即點檢辦理。英皇甚注意禮貌之。何天奪之速也。

治平元年甲辰十二月。吳奎罷樞密副使。奎自嘉祐七年三月除樞密副使。閱遷禮部侍郎。是年十二月以父憂去位。在樞府凡三年。明年起復。奎子大理評事。見於延和殿。面諭齋詔賜奎。而奎固辭。從之。

王景彝與予同在唐書局。十餘年如一日。春夏秋冬各有衣服。歲歲未嘗更。而常若新置。至綿衣則皆有分兩帖子綴於其上。視其輕重厚薄而以時換易。有僕曰王用。呼即在前。冬月往往立睡于幃後。其不敢懈如此。一日送食於其家。宜中器其用悉典解使之。督索旬日而後得。景彝卒不知。是則效小謹者不可不察其大過。嚴之微。惟小謹之悅。至於大過則不聞。可不戒哉。

王景彝嘗謂予曰。立朝當以一人爲法。予曰。君法何人。曰曾明仲。然謹約爲近而嚴過之。其福壽固弗逮也。

水部郎中薛宗孺嘗舉崔庠充京官。後庠犯贓。宗孺知濟州京東轉運司。差官取勘。久之。會赦當釋。是時歐陽永叔參知政事。特奏不與原免。議者以爲永叔避嫌則審矣。自計無乃過乎。使宗孺自爲過惡。雖毒不原可矣。今止坐失舉。而不原赦。亦太傷恩。故宗孺銜之特深。以爲一謗爭兩厚思。兩奏。劉宗孺循甫公之姪。骑幹人也。

蔡君謨嘗言。宋宣獻公未嘗俗談。在河南時。衆官聚廳虛。因公問之曰。汝與某人素有何冤。因不能對。坐上官吏以俗語問之。因始能對。又云。宋元憲公近之和氣拂拂然襲人。景文公則英采秀發。三人者久視之無一點塵氣。眞神仙中人也。

王武恭公德用。寬厚善撫御。其狀貌魁偉。而面色正黑。雖匹夫下卒。閭巷小兒。外至遠夷君長。皆知其名。識與不識稱之曰黑王公。皇祐末。仁宗以爲樞密使。而以富韓公爲宰相。是冬契丹使至。公爲伴射。使者曰。以公爲樞密使。富公爲相。得人矣。上聞甚喜。

狄武襄公靑。初爲延州指揮使。與西賊大小二十五戰。每戰帶銅面具。被髮出入行陣間。凡八中箭。累官至涇原路招討副使。上未識其面。欲召見之。會賊寇邊。急止令圖其形以進。其後爲樞密使。

張鄧公嘗謂予曰。某舉進士時。寇萊公同遊相國寺前。詣一卜肆。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既出。逢張相齊賢、王相隨。復往詣之。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內而有四人宰相。相顧大笑而退。因是卜者聲望日消。亦不復有人問之。卒窮餓以死。四人其後皆爲宰相。共欲爲之作傳。未能也。是時鄧公已致仕。猶能道其姓名。今予則又忘其姓名矣。其人亦可哀哉。

王章惠公隨。舉進士時甚貧。遊於翼城。逋人飯錢而入縣。石務均之父爲縣吏。爲償錢。又飯之。館之於其

家。而其母尤所加禮。一日務均醉毆之。王遂去。明年登第。久之爲河東轉運使。務均恐懼逃竄。然隨豈有害之之意乎。至是事敗。文潞公爲縣捕之急。往投隨。隨已爲御史中丞矣。未幾封一鋌銀至縣。俾務均之母。事少解。乃隨爲參知政事。奏務均教練使。務均亦改行自修。王公長厚而不忘一飯之恩也如此。

石資政中立好談諧樂易人也。楊文公一日置酒作絕句招之。末云。好把長鞭便一揮。石立其僕即和云。勁常不合猶相造。況是今朝得指揮。其談諧敏捷類皆如此。又嘗於文公家會葬。坐客乃執政貴游子弟。皆服白襴衫。或羅或絹。有差等。中立坐而大慟。人問其故。曰。憶吾父。又問之。曰。父在時嘗得攔襴衫也。蓋見執政子弟服羅而石止服絹。坐中皆大笑。石之父熙載（京板有太宗三字）皆爲樞密副使。

景祐中。有輕薄子以古人二十字詩衍成二十八字。嘲謔云。仲昌故國三千里。宗道深宮二十年。殿院一聲河滿子。龍圖雙淚落君前。龍圖者王博文也。嘗吏大藩鎭。開封知府、三司使。任使一日對上（京板有前字）。因敍歷之久。不覺淚下。殿院者蕭定基也。爲殿中侍御史。與韓魏公、吳春卿、王君貺同發解開封府舉人。作河滿子曲嘲之。因奏事上問之。令誦一過。宗道者王宗道也。爲諸宮教授及講書凡二十餘年。輒于上前自訴在宗藩二十餘年。求遷用。仲昌者章郇公之從子。論科場不公。郇公奏閩牒歸建州。當時人以爲雖用古人詩句而切中一時之事。遂傳以爲笑樂。

東齋記事卷四

成都府學有周公禮殿。及孔子像在其中。其上壁畫三皇五帝。及三代以來君臣。即晉王右軍與蜀守帖。求三皇五帝畫像是也。其柱鐫會隸書刻其上。其屋制甚古。非近世所爲者。相傳以爲秦漢以來有也。殿下有二堂。曰溫故。曰時習。東西相對。堂各有碑。碑曰左生某右生某。皆隸書。亦西漢時諸生姓名也。其門屋東西畫麟麒。蓋取感麟歎鳳之義。其畫甚精。亦不知何代所爲。蔣密學堂謁廟。令圬墁之。莫測其所謂也。其西有文翁石室。其南有高朕石室。比文翁石室差大。背有石像。朕或以爲勝。宋溫之理洗石以辨之。乃朕字也。（背持雍成）相傳東漢人也。殿之南面有石刻九經。蓋孟氏時所爲。又爲淺廊覆之。皆可讀也。（周公禮殿乃古之事，祀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唐顯慶始以孔子爲先聖也。）

武侯廟柏。其色若牙然。白而光澤。不復生枝葉矣。杜工部詩云。黛色參天二千尺。其言蓋過。今才十丈。古之詩人好大。其事率如此也。工部詩及段相國文昌記。石在於廟堂中。

大慈寺御容院。有唐明皇鑄像在焉。又有壁畫。明皇按樂十眉圖。其地有瑞草紋。謂之瑞草地。亦謂之花錦地。張乖崖公符令刻平之。封其門戶。後五日開復生如故。灩澦堆在夔州江中。傳者云與成都石筍根相連。往時石筍下燎火。而灩澦水沸。蓋妄也。或云出圖經。

劍門山崖壁。相傳有誌公和尙跡。像戴笠以拄杖將經。望之宛然如眞。又傳有白檜立崖石上。若雪色然。

予嘗歷未得告歸過劍門關。關使羅君天錫遣予香數兩。且言有一卒竹爲井疏。由崖縫中以兩肘拶石而上。伐一巨枝。乃枯柏也。其香酷烈。非常柏之類。二物者幾千百年。行人往來無不瞻仰。至天錫時始知爲柏。則誌公亦可知矣。

嚴仙觀即嚴君平拔宅仙處。今其地可一二頃。陷尺許。謂之嚴仙觀。至今有拖腸鼠。相傳當時墮地者遺極。又云嚴卜真人乘鶴上昇之地。南宋元嘉三年建有七星巖。

初孟氏時。蜀之邑里常患盜。眉州陳氏常依青神縣東山以避之。蜀既平。公弼之祖母史氏議徙族於邑中。乃西過江。擲金釵中流曰。今眞天子在上。吾不復過此。以與賊爲仇也。嗟婦人女子乃知吾治如此。況賢哲乎。可以見一方之人情也。

淳化中張鄧公士遜爲梓州射洪縣令。會歲旱。禱於白崖山陸使君祠。遂雨。公立庭下。若聽命然。須雨足乃退。蜀人刻石記其事於祠中。

初蜀人雖知向學而不樂仕宦。張公詠察其有聞於鄉里者。得張及李畋張逵。屢召與語民間事。往往延入臥內。從容款曲。故公於民情無不察者。三人佐之也。其後三人皆薦於朝。俱爲員外郎。而蜀人自此慕多仕宦也。

張尚書詠在蜀時。米斗三十六文。絹疋三百文。公計兵食外。盡令輸絹。米之餘者許城中貧民買之。歲凡若干。貧民頗不樂。公曰他日當知矣。今米斗三百。絹疋三貫。富人納貴絹而貧人食賤米。皆以當時價於官無所損益。而貧富乃均矣。此張公之惠於蜀之人。懷思之不能已也。

張尚書再任蜀。承甲午庚子年後。戶口凋喪。久之乃諭僧司令作大會。集四路僧。以觀民心。與其登耗。是時兵革亂離。人家稍復生業。公大喜。文潞公守成都。僧司因用張公故事請作大會。公許之。四路州軍人衆悉來觀看。填溢坊巷。有蹂踏至死者。客店求宿一夜千錢。自張公至是四五十年間。蕃滋不啻數千百倍。地不加廣而人衆如此。取之又日益多。可不慮哉。初人家門前各以闕狹管認僧衆茶湯。其一僧遺袈裟笠子而去。行茶者至衆。皆以爲與僧最濃。爭分袈裟笠子。無子遺者。頃之僧還。乃登廁來。衆大笑。復集錢市袈裟笠子償之。至今傳之爲笑。

田元均諱況。寬厚明辨。其治成都。最爲有聲。有訴訟。其懦弱不能自伸者。必委曲問之。莫不盡得其情。故決遣未嘗少誤。蜀人謂之照天蠟燭。

蜀州江有硬堰。漢州江有軟堰。皆唐章仇公兼瓊所作也。鮮于惟幾蜀州人。爲漢州軍事判官。更爲硬堰。一夕水暴至。蕩然無孑遺者。蓋蜀州江來遠。水勢緩。故爲硬堰。硬堰者皆巨木大石。漢州江來近。水勢湍悍。猛驟難制。故爲軟堰。軟堰者以粗茭細石。各有所宜也。自惟幾改制。未畢工而壞。前人之作豈可輕變之哉。惟幾名卒。多學能詩。又善醫。其爲人自強。人謂之鮮于第一。

文潞公任成都府日。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寺院。凡十八處。減價糶賣。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翌日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升斗以糶。或抑市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焰。而終不能平其價。大抵臨事當須有術也如此。

蜀人正月二日三日上塚。知府亦爲之出城置會。是時薛公奎以是日會於大東門外。有戍卒扣鄭龍腦家求富貴。鄭即以錢匙筯一把與之。既出。隨以告人。至第二巷尾客店。升屋放火殺傷人。相次都監至。捕者益多。卒自知不免。即下就擒。都監往白薛公。公指揮只於擒獲處令人斬却。民以爲神斷。不然。妄相攀引。旬月間未能了。得又安其徒黨反側之心也。

薛長孺爲漢州通判。戍卒閉營門。放火殺人。謀殺知州兵馬監押。有來告者。知州監押皆不敢出。長孺挺身叩營。諭之曰。汝輩皆有父母妻子。何作此事。元不預謀者各作一邊。於是不敢動。惟首謀者八人突門而出。散於諸縣村野捕獲。是時非長孺則一城之人盡塗炭矣。鈐轄司不敢聞。遂不及賞。長孺乃簡肅公之姪。質厚人也。臨事乃敢決如此。

廣安軍俗信巫疾病不加醫藥。康定中大疫。壽安縣太君王氏家婢疫染相枕藉。他婢畏不敢近。且欲召巫以治之。王氏不許。親爲煮藥致食餌。左右爭勸止之。則曰。平居用其力。至病則不省視。後當誰使者。王氏之子黎洵錞嘗與予同舉太學。爲予言之。錞侁即其孫也。

蜀有孫太古知微。善畫山水仙官星辰人物。其性高介。不娶。隱於大面山。時時往來導江青城。故二邑人家至今多寶孫畫。亦寫畫於成都。今壽寧院十一曜絕精妙。有先君題記在焉。又有李懷袞者。成都人。亦善山水。又能爲木石翎毛。其所居及寢處皆置土筆。雖夜中酒醒睡覺得意時。急起畫於地。或被上。遲明模寫之。則優於平居所爲也。又有趙昌者。漢州人。善畫花。每晨朝露下時。遶欄檻諦玩。手中調采色寫之。自號寫生趙昌。人謂趙昌畫染成不布采色。驗之者以手撚拭。不爲采色所汙。乃真趙昌畫也。其爲生菜折枝果實尤妙。三人者平生至畫精思一發於畫。故其畫爲工而能名於世。又有王有者。漢州卒也。州將每令趙昌畫。則遣有服事供應之。久其畫遂亞於昌。其爲人亦精潔有巧思。非卒之流輩也。

黃筌黃居寀蜀之名畫手也。尤善爲翎毛。其家多養鷹鶻。觀其神俊以模寫之。故得其妙。其後子孫有弄其畫業而事田獵。放者既多養鷹鶻。則買鼠或捕鼠以飼之。又其後世有捕鼠爲業者。其所置習不可不慎。人家置博弈之具者。子孫無不爲博弈。藏書者子孫無不讀書。置習豈可以不慎哉。予嘗爲梅聖俞言。聖俞作詩以記其事。

蜀有朝日蓮。蔓生。其花似蓮而色白。其大如錢。人家以盆貯水而植之。朝生於東。夕沈於西。隨日出沒。可以測候時刻。又有虞美人草。唱虞美人曲。則動搖如舞狀。以腿拍節。唱他曲則不然。予熙寧乙卯還蜀。見朝日蓮。日出則出。日沒則沒。無東西也。虞美人草唱他曲亦動。此傳者過爾。

蜀江有鹹泉。有能相度泉脈者。卓竹江心。謂之卓筒井。大率近年不啻千百井矣。每歲日產鹽數百斤。其少者亦不下百十斤。而蜀鹽價不賤。信乎食口之衆。

蜀之產茶凡八處。雅州之蒙頂。蜀州之味江。邛州之火井。嘉州之中峯。彭州之堋口。漢州之楊村。綿州之獸目。利州之羅村。然蒙頂爲最佳也。其生最晚。常在春夏之交。其芽長二寸許。其色白。味甘美。而其性溫

毀、非他茶之比。蒙頂者、書所謂蔡蒙旅平者也。李叔初與予書言。方茶之生。雲霧覆其上。若有神物護持之。其次羅村茶。色綠而味亦甘美。

蜀之蚊蚋。惟漢州爲最甚。頗水處蛙聲亦爲多。唐相房公琯作西湖。無蚊蚋及蛙聲。周禮蟈氏掌去鼃黽。焚牡鞠、以灰灑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殆用此術。然不載蚊蚋之禁如何。而同歷數百年。其術不衰。予熙寧乙卯遊西湖。雖無蛙聲。然有蚊蚋。或云近始有。或云誤傳。

東齋記事卷五

英宗皇帝未生。濮安懿王夢二龍戲日旁。俄與日俱墜。以衣承之。大纔寸許。將納於佩囊。忽失所在。久乃見於雲中。一龍人言曰。我非汝所有。生之夕。又見黃龍數四出入臥內。豈不神異哉。

仁宗朝。原國公承炳、冬至侍宴於崇政殿。仁皇數以酒勸之。不敢辭。遂醉。卽廷中賜輦。親視其升。勅御士送還邸。明日遣內人問起居。以姪行呼而不名之。公好老氏之學。一夕夢青衣執雉扇前導。悟而告家人曰。吾數盡矣。具冠帶將朝而卒。

有堂吏嘗夢火山軍姓劉人作狀元。閱火山軍解文。無姓劉人。明年劉煇作狀元。煇能作賦。有聲場屋。人不以行許之。歷江寧河中簽判卒。

馮當世參政之父式、爲左侍禁以終。當世幼時。取其所讀書。題其後曰。將仕郎守將作監丞通判荊南軍府事借緋馮京。式既沒十一年。當世狀元及第。爲荊南通判。視其所題。無一字差者。是所謂知子者矣。

王珪母李氏嘗謂人曰。吾兒必貴。但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幾日房元齡杜如晦到其家。李私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自孟母擇鄰之後。無復有賢德之母光於史牒。珪母乃以交之賢卜其子之貴。嘻、知子莫若父。未聞有母之知子也。異乎哉。

孫夢得參政。初名賈、字道卿。嘗語予曰。某舉進士過長安。夢見持一大文卷者。問之云。來年春榜。察而視

之不可。問其有孫賈否。曰無。惟第三人有孫抃。既寤遂改名抃。因字夢得。又數日至華陰。與數同人詣金天帝廟乞籤。且求夢。夜中夢朝廷下草制詔。諸人相慶曰。他日爲知制誥翰林學士矣。雖未以爲信然。乃陰自喜。明年第三人及第。其後爲集賢院知制誥。如其夢云。又言某初得此夢甚喜。及才作翰林學士。頗嫌之矣。人心是無厭也。是時夢得已爲參知政事。俸祿差厚。其與學士亦不甚相遠。但清要不如學士。而勞實過之。

蔡君謨知福州。以疾不視事者累日。每夜中卽夢登鼓角樓擊鼓而悟。通判有怪鼓角將累日不打三更者。因對數夜有大蛇盤據鼓上。不敢近。君謨既愈。與通判言所夢。正與鼓角將所說同。人遂以君謨爲蛇精。

曾魯公生日放生。以螺蛤之類以爲人所不放。而活物之命多也。一日夢被甲者數百人前訴。既寤而問其家。乃有惠蛤蜊數籠者。卽遣人放之。是夜復夢被甲者來謝。

李昇初自蜀浮江而下。至荊湖間。家人市二巨鱉。而昇初未知也。夜中夢皂衣姥告乞命。怪問家人。家人曰。此必所買鱉也。卽遣放之。亦復夢皂衣姥來謝。然則太史公記宋元事者有之矣。古者君子遠庖廚。聞其聲不忍食其肉。雖然天地間生此所以養人。但不必天物則可矣。沈文通以龍圖侍講知杭州。州人好食蝦蟆。文通一切禁之。終二年人不敢食。蝦蟆亦不生。及文通代去。其禁遂弛。而復生如故。此物理之不可致詰者也。

三司副使陳洎既卒。數下語處其家事。今三司使薛公向洎大勳舉轉京官。居處密邇。因語其子下語時、幸一相報。一日二更後來報薛。薛因往。才至廳上。洎卽云薛殿丞在廳上。請入來。薛遂入謂之曰。以副使平生且將享遐壽至大位。何爲止此。洎曰。有罰。惟犯上帝與不孝則然。薛因謂曰。公平生未嘗有犯上帝與不孝事。何爲有罰。曰。上帝則不爾。然三世不葬矣。所憑而下語者小婢。才十二歲耳。

嘉祐末。一婦人產羊。羊有三口。其二死耳。亦能食物。以青布幕之。得錢則發以示人。

魚逆水而上。鳥向風而立。取其鱗羽之順也。有時微風不知所從來。觀鳥之所向則可知矣。

蜀有鮒魚緣木。有聲如嬰兒。孟子所謂緣木求魚者。以其不可得也。是亦未聞者矣。

王興班潘嘗言。治平中京師有兩鮭魚墮於木上。此爲異矣。

江湖間築池塘養魚苗。一年而鬻魚。插竹其間。以定分數而爲價值之高下。竹直而不倚者爲十分。稍欹側爲九分。以至於四五分者。歲入之利。多者數千緡。其少者亦不減數十百千。

京師大水時。城西民家油坊爲水所壞。水定後。甕中得魚千餘斤。與油價相當。

宋君亞嘗言。嘉陵江上見二鶻擲卵相上下以接之。蓋習其飛也。其胎教之意乎。白子儀言亦然。又言翅羽未成。則躍出巢穴。往往墜崖下死。蓋其天性使爾。予應之曰。是亦躁進之類也。

白子儀言。峽間多虎。能役使鬼。一日昏夜叩人門。作人言。出應之。推之而去。人言者、乃鬼也。既食人。又能俾其魂而役使之。或見其形。或聞其聲。皆倀魂也。

白子儀爲予言，吉州有捕猿者，殺其母皮之，并其子貨於龍泉蕭氏。其子號呼數日不食，蕭百端求其所嗜飼之，乃食。又得母皮，跳踯大呼，又不食數日而斃。此天性也如此，況於人乎。蕭嘗舉進士，失其名，爲作孝猿傳。

予嘗於朝天嶺見猴數百千，連手而下飲於嘉陵江，既飲復相接而上，周匝而後已。最大者二，其一居前，其一居後，若部將然。甚小則母抱持而下。彼中言曰：每盜人蜜禾，則以藤繫其身，以插其藂稈，人有得其藏者，謂之胡孫倉，可以致富，蓋菽禾果實無不有者。

邛竹杖以蠻馬，則愈久而愈潤澤堅韌，以擊貓則隨節折裂矣。

鍮碼以假金銀，雖百十年不壞，以椎皂莢，則一夕破碎。王右軍帖皆言蜀活無風則不動，石脾入水則乾，出水則濕。出水則濕，可以見矣，入水則乾，何以驗之乎。

歸州民家自漢王昭君嫁異域，生女者無妍醜，必灸其面，至今其俗猶然。

契丹之先，有一男子乘白馬，一女子駕灰牛，相遇於遼水之上，遂爲夫婦，生八男子，則前史所謂迭爲君長者也。此事得於趙志忠。志忠嘗爲契丹史官，必其實也。前史雖載八男子，而不及白馬灰牛事。契丹祀天，至今用灰牛白馬。予嘗書其事於實錄契丹傳，王禹玉恐其非實，删去之。予在陳州時，志忠知扶溝縣，嘗以書問其八男子迭相君長時爲中原何代，志忠亦不能答，而云約是秦漢時，恐非也。

張文裕言：契丹嘗云其北室韋人皆三眼，見二眼者則驚怪之。又言有牛蹄突厥，今永寧軍庫中有突厥脚二，皆牛蹄也。然前史書室韋突厥傳，並不載之。

蕭慶嘗言：契丹牛馬有熟時，有不熟時，一如南朝養蠶也。予問其故，曰：有雪而才露出草一寸許時，如此則牛馬大熟；若無雪或有雪而沒卻草，則不熟。蓋契丹視此爲豐凶。

戎讀戎人謂掃地爲窣沒坤。坤，地也；窣沒，掃也。

東齋記事補遺

錢俶進寶帶，太祖曰：朕有三條帶，與此不同。俶請宣示，上曰：汴河一條，惠民河一條，五丈河一條。俶大慚服。

仁宗皇帝將祫享，韓持國爲禮官，建言皇后廟孝章淑德章懷神主不當合食於太廟。下待制以上議。議者凡十餘人，孫夢得、武平仲、楊侍講、向龍圖、劉原甫、王景彝、何聖從以爲皆當食太廟。歐陽永叔、楊叔子、韓長文、唐子方、包希仁、錢君倚、元厚之以爲當從持國論，卒爲二議以上。朝廷以爲日迫，且依舊合食，須後別議。而武平仲當草詔，其辭竟主其所議。自後亦不復議皇后別廟者，以其不可入太廟也。合食而入太廟，又何必爲別廟哉。其議論之難合也若是。

張尚書守蜀，人心大安。及代去，留一卷實封與僧正，云俟十年觀此。後十年公薨於陳州，訃至，開所留文字，乃公畫像，衣冕褐，繫草絹，自爲贊曰：乖則違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遂畫像於府治及寺觀中。

曹太尉瑋知秦州，西番內寇。是時公方灼灸才數壯，猝起應敵，指揮號令。及事定，灸瘡愈癱大數寸，蓋用氣力使然也。曹公在渭部，有過惡者，皆平定之。每以餞將官爲名，出郊而兵馬次序以食品爲節，若曰下某食，即某隊發，比至水飯，則捷報至矣。大帥料敵如此。

毬路金帶、俗謂之笏頭帶，非二府文臣不得賜。武臣而得賜者惟張耆爲樞密使，李用和以元舅，王貽永爲駙馬都尉，李昭亮亦以戚里，四人者皆兼侍中，出於特恩。范文正鎭青社，會河朔艱食，時青賦在博州置場收納，民大患挽運之苦，而河朔斛價不甚翔踊。公止減民本州納價，每斗三錢，給鈔與之，俾簽帳者輓金往幹，曰：博守席君夷亮，余嘗蹤論，又足下之婦翁也，攜書就彼坐倉，以倍價招之，事必可集。齎巨榜數十道，介其境則張之。郡中不肯假屋，寄僧舍可也。簽帳疑數行，及至，川皆如公料，村斛時爲厚價所誘，貿者山積，不五日遂足，而博斛亦行，斛金餘數千緡，按等趁給還青民，因立像祠焉。

文潞公嘗言：初及第，授大理評事，知絳州翼城縣，未赴任。有客李本者，三見訪而後得見之。且言：某有昔爲縣中巡檢，幸公庇之。又嘗曰：某非獨敢奉干，亦有以奉助。某嘗知其邑戶口衆，人猾難治，因出一策，文字皆影跡人姓名，其首姓張，比潞公至，姓張人事已敗，竊未能結正，縣尉皆云某鋒在此各歲餘，豈無過失，爲此人所持，君之來必辨之矣。於是窮得其姦狀，上於州，決配之，邑人皆悚畏。

王安簡公奏：河北朝廷根本，而雄州河北咽喉，先朝用才如何承矩、謹邊累年，官止諸司使。又刺史李允則凡二十年亦不過引進使。今用人太輕，而賞與過厚，非制敵之術。公爲御史中丞，嘗留百官班以廷爭張堯佐事，仁皇遂遣使爲止之，罷堯佐宣徽、景靈宮使。

太宗時，馬元方爲三司判官，建言：方春民乏絕時，豫給緡錢貸之，至夏秋輸絹於官，預買絹紬，蓋始於此。

契丹有鴈見審者，於接伴勸酒，見辭曰：勸酒當以其量，若不以量，如徭役而不分戶等高下也。以此知契丹徭役亦以戶等，中國可不量戶等役人耶？大戶小戶必以此出也。

張文孝公觀性沈靜，未嘗行草書，自詠詩云：保心如止水，爲行見真書。人以爲着題。

歐陽永叔每誇政事，不誇文章；蔡君謨不誇書；呂濟叔不誇棋；何公不誇飲酒；司馬君實不誇清節。大抵不足則誇也。

劉隨待制爲成都通判，嚴明通達，人謂之水晶燈籠。

胡旦作大硯，可數尺，鐫其旁曰：宋胡旦作漢春秋硯。遺命埋塚中。

史中煇之母張氏，能知人，觀其所爲而知其貴賤貧富。文潞公張杲卿高敏之初舉進士時，皆館其家。張氏極禮待之，言潞公杲卿敏之大貴，且有名。及達，皆如其言。中煇名焴，爲光祿卿。

于彭年深於術數，一日有報杜祁公作相者，彭年曰：百日罷相。後如其言。彭年名籍。

周式贊薛簡肅所樂庭松詩云：花前嫌毋所，雪裏屈原醒。公大稱之。

王贄知蘇州，毀吳元濟廟，立狄仁傑李愬像，號雙廟。

故老能言蜀時事云：天兵伐蜀，蜀主大懼，合廷臣謀所以拒天兵者。役鐵搶趨班而對，幾箇鐵搶不獨有口才，兼有膽勇，蜀聽之，乃云是臣則斷定不敢，於是衆笑而退。

荔枝熟，人未采，則百蟲不敢近，人纔采，則百鳥蝙蝠之類無不殘傷。故采荔枝者，日中而采之。

成都十邑，惟新繁稅平，初定稅時，有姓趙者相地肥瘠以爲稅入輕重之數，至今人謂之趙均平。

有諫議周伯者，知安州時，一日之圃，於園中見一大蛇盤於梧桐之上，熟視之，乃周伯神而假蛛也。予嘗亦嘗言：周伯於相法爲蛇精也。

世言棘能辟猫，蓮能辟砂，物理相感也。有蓮生處則砂不聚，花果以棘圍之則茂。

世言猫有五德：不上而仁也，得於人歲也，令人兩手捧擦禮也，生指鮮骨節間智也，獨必以時信也。予嘗患此，自十一歲至於十九歲方愈，今六十有六，復患，知五德爲最詳，故錄之。

國老談苑

王君玉編

宋　夷門隱叟王君玉編

太祖嘗謂趙普曰。唐室禍源在諸侯難制。何術以革之。普曰。列郡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替。則無虞。因從之。

開寶中。御廐新調御馬成。進。太祖御宣政殿親閱時。太宗尹天府。召之。既至。俾自殿陛乘之。太宗固辭以人臣之禮不可。上勉之。不從。其懇已而目送之。且謂左右曰。今公其他日太平天子也。

太祖以范質寢疾。數幸其家。其後慮煩在朝太臣。止令內夫人問訊。質家迎奉器皿不具。內夫人奏知。太祖即令翰林司、裝果子牀酒器凡十副以賜之。復幸其第。因謂質曰。卿爲宰相。何自苦如此。質奏曰。臣向在中書。門無私謁。所與飲酌。皆貧賤時親戚。安用器皿。因循不置。非力不及也。儻設厚賜。有涉近名。願陛下察之。尋薨。開寶中因相位乏人。太祖歎曰。如范質。眞宰相也。嗟悼久之。

太祖嘗曲宴翰林學士王著。御宴既罷。著乘醉喧譁。太祖以前朝學士。優容之。令扶以出。著不肯退。即趨近屏風。掩袂慟哭。左右拽之而去。明日。或奏曰。王著逼宮門大慟。思念世宗。太祖曰。此酒徒也。在世宗幕府。吾所素諳。況一書生。縱哭世宗。能何爲也。

太祖曰。周世宗征淮南。太祖總軍政。然分部之制。稟於世宗。時宣祖不豫。是役當淮將皇甫暉之敵也。宣祖偉之。密諭移軍。上告以世宗之命。遂止。上翌日、瑄成奮志。以圖報効。挺身死戰。血濡袖。既而擒

暉。淮南平。上功居第一。王業資於是矣。向若苟私循軍移。世宗有命。則得禍無類。又安能延不拔之基。以延祚於萬世者乎。

太祖提周師甚寡。當李景十五萬衆。陣於清流山下。士卒恐懼。太祖令曰。明日午當破敵。人心遂安。翌日正午。太祖果臨陣。親斬僞驍將皇甫暉。以覆其衆。是時環滁僧寺、皆鳴鐘而應之。既平。鳴鐘因爲定制。迨時滁州午鐘記。

太祖嘗暑月納涼於後苑。召翰林學士竇儀草詔。處分邊事。儀至苑門。見太祖岸幘。跣足而坐。儀即退立閤門。使者趣儀。儀曰。官家方取便。未敢進閤門。使怒而奏之。太祖自視微笑。遽索御衣、而後召入。未及宣詔意。儀奏曰。陛下新即大位。四方瞻望。宜以禮示天下。臣即不才。不足勤聖顧。臣恐賢傑之徒聞而解體。太祖斂容謝之。自後對近臣、未嘗不冠帶也。

太祖將親征潞賊李筠。詔留後呂餘慶趙普於京師。普因私謁　太宗於朱邸。且曰。普託迹諸侯十五年。今偶雲龍。變家爲國。賊勢方盛。萬乘蒙塵。是臣子効命之日。幸望啓奏此誠、願軍前自効。太宗即以聞上。太祖笑曰。趙普豈勝甲冑乎。因謂　太宗曰。是行也。朕勝則不言。萬一不利。則使趙普分兵守河陽。別作一家計度。及凱旋、錫賚皆及普。　太祖曰。普有從朕伐叛之勤。宜當加等。於是授侍郎樞密使。

太祖一日初暑幸翰林院。時學士盧多遜獨直。上行輿辟。引入寢殿。因指所御青縑帳紫綾褥。謂多遜曰。朕在外。意朕豈侈耶。朕用此、猶常愧之。

太宗嘗冬月命徹獸炭。左右或啟曰。今日苦寒。上曰天下民困。是寒者衆矣。朕何獨溫愉哉。

太宗嘗幸龍圖閣閱書。指西北架一襆函。上親自署鑰者。謂學士陳堯咨曰。此田錫章疏也。已而愴然久

之。

太宗一日寫書。筆滯、思欲滌硯中宿墨。顧左右咸不在。因自俯銅池滌之。既畢。左右方至。上徐顧曰。留著何處來。

太宗志遵儉樸。每居內服澣濯之衣。或有穿者。則命紉補以進。

太宗退朝。常以經籍自娛。所閱之策。以帕裹。小黃門侍之。巡行殿籬畢。以爲從藥糊之須、率皆副焉。又以柏爲界尺。長數寸。謂之隔筆簡。每御製或飛宸翰。則用以鎮所臨之紙。

眞宗初即位。暇日、召翰林學士王禹偁與之論文。禹偁奏曰。夫進賢黜不肖。闢諫諍之路。彰爲誥命。施之四方。延利萬世。此王者之文也。至於雕織之言。豈足軫慮思、較輕重於瑣瑣之儒哉。願黍末務。大以成宗社之計。上顧曰。卿愛朕之深矣。

眞宗在朱邸時。諸王競營假山。兗王山成。合宴以賞。眞宗預焉。酒方洽。王指爲侍讀姚坦曰。是山崇麗乎。坦曰。聚血爾。何山之謂也。昔年夏侯嶠爲宛丘令。加賦充而邀賞。刑之血。日沃于庭。此山之工。實倍彼賦。非聚血而何。上不懌而輟宴。遽罷。乃去山爲盤。寫儷行簽。他日對而命宴。坦叩頭謝曰。非英賢何能及此。太宗聞之。甚有嘉焉。

眞宗在東宮，一日 太宗勅令學草書，乃再拜曰，臣聞王者事業，功侔日月，一照、使隱微盡曉，草書之體，誠爲祕妙，然達者蓋寡，儻臨事或誤，則罪有歸焉，豈一照之心哉，詎願能之。 太宗大喜，顧謂之曰，他日之英王也。

仁宗在儲宮， 眞宗愼擇官僚，皆難其人，得宗道時作正言，慷慨敢諫，忽一日便坐召對， 眞宗曰，太子天下之本，當得正人輔之，今以付卿，其志心以輔吾子，宗道退讓，牧奬遣之，翌日除右諭德。

仁宗既卽位，每朝退，多弄翰墨，一日學書，適遇江陵王欽若奏章上達，因飛帛大書王欽若三字，旣罷，左右取之，是於 太后，是時欽若有再命相之議，太后遂令中使合其字，緘爲湯藥，馳驛以賜欽若，卽口宣召之，欽若至闕下，故寂無知者。

周世宗在濮爲諸衞將軍，嘗遊畿甸，謁縣令，（亡其姓名）令方聚邑客蒲博，弗得見，世宗頗銜之，及卽位，令因部夫犯贓數百疋，宰相范質以具獄上奏，世宗曰，親民之官，贓狀猥籍，法當處死，質奏曰，受所監臨財物有罪止，贓雖多，法不至死，世宗怒厲聲曰，法者，自古帝王之所訓本，以防姦，朕立法殺二贓吏，非酷刑也，質曰，陛下殺之卽可，若付有司，臣不敢署勅，遂貸其命，因令今後犯者，並以枉法論，質乃奉詔，令刑統中強率斂入已並同枉法者是也，質之守正不回，大率如是。

范質在中書，急於論品人物，凡滯賓華綴，未嘗虛授於人，延士大夫講貫世務，以觀器識，顯德中，殿中侍御史柴自牧石補闕裴英同謁質于中書，質詢及民間利病，因謂自牧曰，嘗歷州縣乎，自牧對以數任職事，次問英，英唐相贄之後，以門地自負，乃曰，徒勞之役，猶英偶免，質怒責英曰，質雖不才，備位宰相，坐政事堂，與諫官御史論生民疾苦，非戲言也，浮薄之徒，安可居諫署，英慙懼而退，明日質具奏其事，英遂授散秩。

趙普在中書，每奏牘事有違戾 太祖意者，因請之於上，或擲之於地，普徐拾之，振塵以獻，有及再三者，理遂而已。

曹彬初尅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閉於一第，竅度食，且戒左右，是將進御，當密行之，洎事寧，訪其親以還之，無親者，備禮以嫁之，彬平蜀回，輜重甚多，或言悉奇貨也， 太祖令伺之，皆古圖書，無珠金寸錦之附。

范質性儉約，不受四方遺賂，自五代以來，宰相取給於方鎭，由質絕之，爲相輔，居第止十一間，門屋庳隘，周 太祖嘗令世宗詣質，時爲親王，軒馬高大，門不能容，世宗卽下馬步入，及嗣位，從容語質曰，卿所居舊宅耶，門樓一何小哉，因爲治第。

周世宗嘗欲以竇儀陶穀並命爲宰相，以問范質，質曰，穀有才無行，儀執而不通，遂寢其事。 太祖又欲令參知政事，趙普憚其剛嚴，奏以薛居正代之，終不入中書，亦其命也。

雷德驤判大理寺，一日有疑讞，非次請對，時 太祖放鷹鶻於後苑，見德驤，奏曰，陛下以放鷹爲急，刑獄爲常，臣切未論，上怒舉持玉鉞撞之，二齒墮地，德驤拾而結於帶中，上謂曰，汝持訴我耶，德驤曰，臣安

敢訴陛下，自有史官書之。 上從而悔，厚賜以遣之。

竇儀自周朝以來，負文章識度，有望于時，搢紳許以廊廟之器，儀因以公台自許，急於大用，乃設方略，以經營之，爲端明殿學士，判河南府時，括責民田，增其賦調，欲期恩寵，以致相位，當時洛人苦之，又嘗舉詔按錦州獄，希世宗旨，鍛鍊成罪，枉陷數人，士君子以此少之。

樞某爲翰林待詔，有良馬日馳數百里，陶穀欲取之，累貫于樞，樞曰，學士要，誠合拜獻，某年老有足疾，非此馬馴良不能出入，更俟一二年解職，必以爲貢，穀心銜之，後因草密詔，召樞於閣中書之，穀曰，吾嘗愛樞卿破體王書，寫了進本來，樞卽與書之，穀突入閣中，取其本，乃謂樞曰，帝王密詔，內有 國家機事，未經進御，輙寫一本，欲將何用，洩漏密旨，罪當不赦，卽呼吏作奏牘，發其事，樞不能自明，但哀恐哀訴而已，穀曰，亟將馬來，釋爾，遂并馬劫取之。

又嘗奉使兩浙，獻詩二十韻于錢俶，其末云，此生頭已白，無路搢王門，時穀官是丞郎，職爲學士，奉命小邦，獻詩已是失體，復有搢門之句，何辱命之甚也。

又浙帥開宴，盤金鍾以爲爵爵，穀後因臥病，浙帥使人問其所欲，穀以金鍾爲請，浙帥以十副贈之，乃以詩謝云，乞與金鍾病眼明，其苟得無恥之如此，及復命，將出其境，卽賦詩于郵亭云，非蜚休恃重波險，譯馬曾嘶九曲濱，講令人傳誦，冀掩前詩之失，穀之狡譎多此類也。

劉溫叟方正守道，以名教爲己任，幼孤事母以孝聞，其母甚賢，初爲翰林學士，私庭拜母，卽命二婢箱擧公服金帶置于階下，謂溫叟曰，此汝父長興中入翰林時所賜也，自先君子棄背以來，常懼家門替隆，今汝能自致青雲，繼父之職，可服之無愧矣，因欷歔掩泣，溫叟伏地號慟，退就別寢，素衣蔬食，追慕數日，然後服之，士大夫以爲得禮，溫叟累居顯要，清貧尤甚，未嘗受人饋，知貢擧時，有經學門生居畿內者，獻粟草一車，溫叟却之，其人曰，此物出於躬耕，願以致勤，溫叟不得已而受之，卽命家人置衣一襲，以爲答，并其直卽倍於粟草矣，自是無敢獻遺者，爲御史中丞時，嘗道由乾元門，左右奔告，輿方御樓，溫叟如常而行，樓側下馬，入奏曰，此門按故事非賜大宴不御，今陛下無故而登，軍廳幾或聞，則有恩給之望，臣所以不却導從者，不欲嘗使耳目也，非禮勿動，臣驗當風憲，敢不言之，上遽遣給內帑三千緡，付縣官以自贖。

趙普自樞密副使授集賢殿大學士，是時范質等皆罷相，中書絕曹，普授官勅，無人署字， 太祖在資福殿，普因入奏其事， 太祖曰，卿但進來，朕爲卿署字可乎，普曰，此有所行，非帝王所親之， 太祖俄曰，卿問陶穀竇儀，必有所說，普乃召問之，儀曰，唐文宗時，甘露事後，中書無宰相，然嘗時册命輔相卽不知何人，今皇帝京尹官是中書令，此正宰相任也，署勅宜矣，普入奏，遂命 太宗署勅焉。

田錫爲諫議大夫，疾亟，進遺表， 眞宗實御醫，賚上藥馳往，已無及矣，俄召宰相對，袖其表而示之，且曰，錫自臨大寶，閱是表多矣，亦斷斷宗族，則希恩子孫，未有如錫生死以國家爲慮，而儆戒於朕，興歎久之，命優其贈典。

寇準再入中書。魏野貽詩曰。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未幾南遷。皆謂此詩句。

崔遵度爲太子諭德。性方正淸素。尤精於琴。嘗著琴箋。以天地自然有十二徽。非因數也。范仲淹嘗問琴理於遵度。對曰淸麗而靜。和潤而遠。琴書是也。

李遵勗、楊億、劉筠、常聚高僧。論宗性。遵勗命畫工各給其像成圖。目曰禪會。

陳省華以大卿居家。其子堯叟參樞密。堯咨掌制誥。每朝退。褫服來侍。僚賓至。則尊者臨焉。

張詠爲兵部尙書。臨終上疏言丁謂姦邪。用之亂國。願斬之以謝天下。

國老談苑卷第二

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內帑災。縑帛幾盡。三司使林特請和市於河外。章三上。旦悉抑之。頃而特率屬僚詣於宰府。旦徐曰。致微之帛。固應自至。奈何彰闕弱於四方。居數日外貢併集。受帛四百萬。蓋旦先以密符督之也。

王嗣宗爲御史中丞。眞宗一日幸相國寺。回自北門。嗣宗上言曰。天子行黃道。豈可由後門。臣任當風憲。敢曠職。上悅其直。給內帑三千緡。以自賦。北門由是不常開焉。

曹璨彬之子也。爲節度使。其母一日閱宅庫。見積錢數千緡。召璨指而示曰。先侍中履歷中外。未嘗有此積聚。可知汝不及父遠矣。

寇準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處士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洎準南遷時。北使至內宴。宰執預焉。使者歷視諸相。語譯導者曰。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坐無答者。

王旦在中書二十年。嘗日暮歸。徑趨書閣。闔扉以自息。雖家人之親密者。不復接焉。常以蝗旱憂愧辭位。俄而疾發不食。眞宗命內饔爲肉糜。宦官緘器以賜。日嘗三四。且疾亟。聚家人謂曰。吾無狀。久坐台司。今且死矣。當祝髮緇衣。以遂吾平昔之志。未幾而絕。家人輩皆欲從其言。惟壻蘇耆力排而止之。

張知白爲參知政事。嘗言參政之名。實貳丞相。體當隆之。每乘馬直入政事堂下。

寇準鎭大名府。北使路由之。謂準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

李允則守雄州。匈奴不敢南牧。朝廷無北顧之憂。一日出官庫錢千緡。復斂民間錢起浮圖。即時飛謗至京師。至於監司。亦屢有奏劾。眞宗悉封付允則。然攻者尙喧譁。眞宗遣中人密諭之。允則謂使者曰。某非留心釋氏。實爲邊地起望樓耳。蓋是時北鄙方議罷兵。罷斥堠。允則不欲顯爲其備。然後謗毀不入。果其所爲。

陶穀以翰林學士奉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蝤蛑。詢其名類。忠懿命自蝤蛑至蟛蚏。凡羅列十餘種以進。穀視之。笑謂忠懿曰。此謂一代不如一代也。

田錫知制誥。太宗命三班奉職出使回上殿。因訪民間利病。錫上言曰。陛下苟令三班奉職上殿言事。未審從呂蒙正已下何用。乃罷之。

趙世長以宗正卿北使。時九月。既宴。薦瓜。主客舉謂世長曰。此方氣候誠早。彼想未也。世長對曰。本朝來歲季夏。此味方熟。故知北節物晚也。

滕涉以戶部副使聘北朝。既至。宴主客謂涉曰。南朝食肉何故不去皮。涉曰。本朝出產絲蠶。故肉不去皮。

楊億在翰林。丁謂初參政事。億列賀焉。語同列曰。骰子選爾。何多尙哉。未幾辭職逃歸陽翟別墅。

陳彭年在翰林。所兼十餘職。皆文翰清祕之目。時人謂其署銜爲一條冰。

馮拯姬媵頗衆。在中書。密令堂吏市珠絡。自持爲遺。或未允所售。出入懷之。有及三四夕。

魯宗道爲正言。言事遠忤。眞宗稍忌之。宗道一日自訴於上前曰。臣在諫列。言事乃臣之職。陛下以數而忌之。豈非有納諫之虛名。俾臣負素餐之辱矣。臣切愧之。願罷去。上喜其忠懇。勉而遣之。他日追念其言。御筆題殿壁曰魯直。

蘇易簡在翰林。太宗一日召對。賜酒甚歡。上謂易簡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答曰。忠孝一生心。上悅。以所御金器盡席悉賜之。

种放隱終南山。至老不娶。奉母。非力耕之粒不食。四方從學者幾百人。由此被召。

寇準有飲量。每飲。賓席常闔扉輟驂。以留之。未嘗點油。雖溷軒馬廄。必用蠟炬。

陳恕長於心計。爲鹽鐵使。旋擿弊。大興利益。太宗深器之。嘗御筆題殿柱曰眞鹽鐵陳恕。

李宗諤爲翰林學士。家雖百口。雍睦有制。眞宗嘗語侍臣曰。臣僚家法。當如宗諤。

李遵勗爲駙馬都尉。折節待士。宗楊億爲文。於第中築室塑像。晨夕伸函丈之禮。刻石爲記。未幾億卒。

寇準年三十餘。太宗欲大用。尙難其少。準知之。遂服地黃兼餌蘆菔以反之。未幾髭髮皓白。

查道以儉約律己。爲龍圖閣待制。每食必盡一器。度不勝則不復下筯。雖蔬茹亦然。嘗謂諸親曰。福當如是惜之。

祥符中建昭應宮。計役工十五年而成。丁謂繼領其事。以夜繼晝。每繪一椽。給燭二條。遂七年而就。

杜鎬廣博爲龍圖閣學士。眞宗一日問橫食原於何代。鎬對曰。漢景帝爲太子。文帝鍾愛。既居東朝。文帝念之曰。太子之食必料差殊。乃命太官每具兩樽橫以一賜之。此其始也。

魯宗道爲參政。以忠鯁自任。嘗與宰執議事。時有不合者。宗道堅執不回。或議少有異。則遷諍不已。然多從宗道所論。時人謂曰魚頭公。蓋以骨鯁目之也。

天聖初。朝廷清明。賞罰必信。時王欽若王曾張知白魯宗道皆以忠義許國。故風采聳動。雖姚宋佐唐蕭曹出漢。無以方此數君子者。

戚綸待制龍圖閣。天書初降。羣臣表賀。詞皆溢美。綸獨言曰。曠古未有此事。不可恃之爲祥。當戒愼修省以答天意。眞宗覽而嘉之。

張詠鎭杭州。有訴者曰。某家素多藏。某二歲而父母死。有甲氏贅於某家。父將死。手券以與之曰。吾家之財。七分當主於甲。三分吾子得之。某既成立。甲氏執遺券以析之。數理於官。咸是其遺言而見抑。詠嗟賞之。謂曰。爾父大能。微彼券。則爲爾患在乳臭中矣。遂命反其券而歸其資。

魯宗道以孤直遇主。公家之事。知無不爲。每中書歸私宅。別居一小齋。繪山水。題曰退思巖。獨游其間。雖家人罕接焉。

查道爲館陶尉。與程宿寓於逆旅中。夕有盜取其衣。既覺呼宿曰。衣有副乎。曰。當奉假。盜聞之。棄篋而去。

寇準謫晉道。惟衣秀繫爲相時所得金笏頭帶。當權希時者諷其違禮。準拒之曰。君父所賜。服之不忘。未見禮之失也。諷者赧顏而退。

丁謂在朱崖。家于洛陽。爲書緘致　眞宗恩遇。厚自剋責。且勵家人不可興怨。遂寄洛守。託達於家。洛守不敢私開。遽奏之。上覽而感動。遂有常州之命。

王旦在中書。東封西祀。悉脩總領。祥符中。處士魏野介山齎持詩以獻曰。聖朝宰相頻頻出。君在中書十四秋。西祀東封俱禮畢。好來相伴赤松遊。且袖其詩累於上前求退不遂。

查道初應舉。自荊州湖遊索獲資十餘萬。至襄陽逆旅。見女子端麗秀出。非處中之偶。因詰其所來。乃故人之女也。遂以行囊求良謹者嫁之。是歲由此罷舉。又嘗於旅邸床下獲金釵一束。且百隻。慮所遺者必復來求之。向晚。果二人至。見道但嗟惋而已。道詰之。具言其所遺。如道所獲。遂盡以付之。其人驚喜。請留三之一以爲謝。道固拒之而去。

丁謂既竄朱崖。路由湘潭佛寺。飯僧爲文以自敍。其略曰。補仲山之袞。雖盡巧心。和傅說之羹。難調衆口。既至貶所。教民陶瓦。先爲公宇。次營所居之第。爲小樓。日遊其上。閱書焚香。怡然以自得。後將有衡陽之命。諫官劉隨上言曰。彼擅移於陵域。將不利於嗣君。合取頭顱。置之郊廟。遂中止。

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大旱。一日自中書還第。路由潘氏旗亭。有狂生號王行者。在其上。指旦大呼曰。百姓困旱。焦勞極矣。相公端受重祿。心得安邪。遂以所持經擲旦。正中于首。左右擒之。將送京尹。旦遽曰。言

中書過彼何罪哉。乃命釋之。

寇準初爲密學。方年少得意。偶撰江南山云。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又云。日暮江南一望時。愁情不斷如春水。意皆悽惋。末年果南遷。

种放以諫議大夫還山。眞宗命宴餞於龍圖閣。羣臣賦詩以附行。杜鎬學士獨跪上前。誦北山移文。督句鏘趨。一坐盡傾。上尤響之。

徐鉉爲散騎常侍。太宗嘗曰。官家之稱。其義安在。鉉曰。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蓋皇帝之謂也。淳化中上苑象斃。太宗命使宜問鉉。鉉對曰。請於前左足求之。果得以進。詔復詢之。鉉曰。象胆隨四時在足。今方二月。臣故知耳。初自南唐入京市宅。以歲餘見宅主貧困之甚。因召而謂曰。得非售宅虧直而致是耶。予近撰碑獲潤筆二百千。可償爾矣。宅主固辭不獲。亟命左右輦以付之。後謫邠州。年七十手不釋卷。嘗親寫許愼說文一部。識細無誤。一日櫛髮。命紙大書曰。道者天地母。投筆而絕。

賀蘭歸眞有奇志異術。隱居嵩山。景德中。眞宗朝陵。因訪異人。左右以歸眞聞。乃召對。問曰。知卿有點化之術。可以言之。歸眞奏曰。臣請言帝王點化之術。願以堯舜之道點化天下。可致太平。惟陛下用之。

盧多遜既卒。許歸葬。其子察護喪權厝襄陽佛寺。將易以巨櫬。乃啓其屍不壞。儼然如生。遂逐時易衣。至祥符中猶然。

王欽若與賀古同倅三司。一日。賀古曰。天下宿逋之財。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亡族破家。延民大矣。俟啓而詔之。欽若即命吏理其數。翌日上奏。眞宗大驚曰。先帝豈不知耶。欽若曰。先帝非不審其弊。蓋與陛下收天下心。眞宗嘉泣久之。遽詔有司。俾盡釋焉。欽若自此寵眷之厚。

張詠鎭永興。有父老訴牛舌爲人所割。詠詰之。爾於鄰仵誰氏最隙。訴者曰。有甲氏嘗貸粟於某家。不遂。搆怨之深。詠遣去。戒云。至家徑解其牛貸之。父老如教。翌日有百姓訴殺牛者。詠謂之曰。爾割某氏牛舌。以償貸粟之怨。而反致訟耶。其人遂伏罪而謂神明矣。

寇準掾雷康。丁謂謫朱崖。將假路於雷康。準聞之。寘遂誠宛於謂。今謂將來。而吾僕有剛者。必將致仇。當爲防之。於是聚合博奕。亦閉之。詰且。聞夜三更謂往矣。乃令散。

李宗鍔以京秩帶館職。不預賞花釣魚故事。賦詩。戴了宮花賦了詩。不容重見赭黃衣。無憀獨出金門去。恰似當年不第歸。太宗覽之大笑。特詔預宴。即日改官。

祥符中。天書降。羣臣稱賀。魯宗道上疏。略曰。天道福善禍淫。不言示化。人君政得其理。則作佑以垂報。治乖於上。則出異以警戒。又何書哉。臣恐姦臣肆其誕妄。妖惑上聽。眞宗雖不開納。然甚奇之。

查道性淳古。早寓常州琅山寺。躬事薪水以給衆。常衣巨衲。不復洗濯。以育蚤虱。晚年待制龍圖閣。朝列伏其重德。咸謂之查長老。

丁謂爲侍中。嘗賦詩云。千金家累非良寶。一品高官是強名。未幾而籍沒資產。削免官爵。果符言志也。其中書時。總領山陵事。李維在翰林。將授其親職爲挽郞。懇請於謂曰。更在陶鎔。謂應聲曰。陶鎔復陶鎔。

30 A　第八十三冊

齋郎，又挽郎。維對曰，自然墳誕下，何必更殘陽。未幾而貶敗。至朱宴，撰詩賦文論數十篇，號知命集。其詩有草解忘憂憂底事，花能含笑笑何人之句。

四庫全書提要

國老談苑二卷，舊本題夷門隱叟王君玉撰。考陳振孫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作國老閑談，卷數與此相合。而註稱夷門君玉撰，不著其姓。然則此名後人所改，王字亦後人所增也。是編所記，乃宋太祖、太宗、眞宗三朝雜事，於當時士大夫頗有所毀譽，尤推重田錫，而貶斥陶穀，其餘如丁謂諸人，俱不免於微詞。雖閒或抑揚過情，而大致猶據實可信。如范質不受賂遺，竇儀職分盡弟偁封尹晉，啟趙普請從征上黨，曹彬平蜀回，橐中惟圖書諸條，宋史皆採入本傳中。他亦多敍述詳贍，足與史文相參考。惟記太祖清流關之戰，謂隨陣親斬僞驍將皇甫暉，不知暉兵敗見擒，送壽州行在，周世宗賜以金帶鞍馬，因創甚不肯治而死，並非殲之陣前。又謂是時瑯琊寺僧鳴鐘，遂爲定制，案滁人一日五時鳴鐘，乃後人感暉之義，以資追薦，亦非爲太祖助戰而設。此則傳聞之譌異，未可盡從。至謂太宗欲用老成，寇準欲求速進，遂餌地黃蘆菔以求白髭，恐準亦未必至是也。

涑水記聞

司馬光撰

涑水記聞目錄

卷一　四十六條
卷二　二十八條
卷三　二十九條
卷四　二十一條
卷五　十七條
卷六　三十六條
卷七　二十二條
卷八　三十五條
卷九　三十九條
卷十　二十七條
卷十一　十四條
卷十二　二十五條
卷十三　十七條

卷十四　二十四條
卷十五　十七條
卷十六　三十條

臣等謹案、涑水記聞、宋司馬光撰。光有易說、已著錄。是編雜錄宋代舊事、起于太祖、訖于神宗。每條皆註其述說之人、故曰記聞。或如張詠請斬丁謂之類、偶忘名姓者、則註曰不記所傳。明其他皆有證驗也。間有數條不註者、或總註于最後一條、以括上文。或後來傳寫、不免有所佚脫耳。其中所記、國家大政爲多、而亦間涉瑣事。案文獻通攷溫公日記條下、引李燾之言曰、文正公初與劉道原共議、取實錄國史、旁採異聞、作資治通鑑後紀。今所傳記聞及日記、朔記、皆後紀之具也。光集有與范祖禹論修長編書、稱妖異有所警戒、詼諧有所補益、並告存之。大抵長編寧失于繁、無失于略云云。此書殆亦是志歟。至于記太祖時宋白知舉一事、自註云疑作陶穀。記李迪丁謂開閣一事、前一條稱上命翰林學士錢惟演草制、謂改中書、惟演乃出迪而留謂。後一條稱謂二人俱罷相、迪知鄆州、明日、謂復留爲相。种世衡遣王嵩反間一事、前一條云間旺榮、後一條云間剛浪凌。招撫保州亂兵一事、前一條云田況、後一條云郭逵。則見異詞、兩存其說、亦仍通鑑攷異之義也。王明清玉照新志曰、元祐初修神宗實錄、秉筆者極天下之文人、如黃秦晁張是也。紹聖初、鄧聖求蔡元長上章、指爲謗史、乞行重修。蓋舊文多取司馬文正公涑水記聞、如韓富歐陽諸公傳、及敍劉永年家世、載徐德占王文公之類、永年常由呂正獻之評、曾南豐安備借書多不遜、陳秀公母賤之類、取引甚多。于是裕陵實錄皆以朱筆抹之、盡取王荊公日錄以刪修、號誠朱墨本。是光此書、當日是非之所繫、故紹述之黨務欲排之。然明清所舉諸條、今乃不見于書中、殆避而刊除歟。陳振孫書錄解題亦曰、此書行世久矣、其間記呂文靖數事、呂氏子孫頗以爲諱、蓋嘗辨之、以爲非溫公全書、而公之曾孫侍郎伋、遂從而實之、上章乞毀板、識者以爲譏。知當時公論所在、不能以私儀抑矣。其書宋史藝文志作三十卷、書錄解題作十卷、今所傳者凡三本、其文無大同異、而分卷則多寡不齊。一本十卷、與陳氏目錄合。一本二卷、不知何人所併。一本十六卷、又補遺一卷、而自九卷至十三卷所載、往往重出、失于刊削、蓋本光未成之稿、傳寫者隨意編錄、故自宋以來、即無一定之卷數也。今參稽釐訂、凡一事而詳略不同、可以互證者、仍存備攷。凡兩條複見、徒滋冗贅者、則竟從刪。其補遺一卷、或疑即李燾所謂日記者、案書錄解題載溫公日記一卷、司馬光熙寧在朝所記、凡朝廷政事、臣僚差除、及前後奏對、上所宣諭之語、以及聞見雜事、皆記之、起熙寧元年正月、至三年十月出知永興而止。此卷雖皆記熙寧之事、然無奏對宣諭之語、且所記至熙寧十年、與止于三年亦不符、非日記明甚。今仍併入此書、共爲一十六卷、以較舊本卷數雖殊、要于光之原書無所竄改也。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侍講學士臣紀昀

纂修官編修臣鄒芝

涑水記聞卷一

宋　司馬光　撰

建隆元年正月辛丑朔，鎮定奏契丹與北漢合勢入寇，太祖時爲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受周恭帝詔，將宿衛諸軍禦之，癸卯，發師，宿陳橋，將士陰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未能親政，今我輩出死力爲國家破賊，誰則知之，不若先立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甲辰，將士皆擐甲執兵仗，集于驛門，讙譟突入驛中，太祖尚未起，太宗時爲內殿祗候供奉官都知，入白太祖，太祖驚起，出視之，諸將露刃羅立于庭，曰，諸軍無主，願奉太尉爲天子，太祖未及答，或以黃袍加太祖之身，衆皆拜于庭下，大呼稱萬歲，聲聞數里，太祖固拒之，衆不聽，扶太祖上馬，擁逼南行，太祖度不能免，乃攬轡駐馬，謂將士曰，汝輩自貪富貴，強立我爲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爲若主也，衆皆下馬聽命，太祖曰，主上及太后，我平日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曹今日毋得輒加不逞，近世帝王，初舉兵入京城，皆縱兵大掠，謂之夯市，汝曹今毋得夯市及犯府庫，事定之日，當厚賚汝，不然，當誅汝，如此可乎，衆皆曰，諾，乃整飭隊伍而行，入自仁和門，市里皆安堵，無所驚擾，不終日而帝業成焉。（明道二年，先公爲利州路轉運使，光侍食于蜀道驛中，先公爲光言太祖不夯市事，且曰，國家所以能混一海內，蓋具，內外無事，由太祖以仁義得之故也。）

天平軍節度使同平章事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爲京城巡檢，（案宋史韓通傳，作京城內外都巡檢。）闇愎無謀，

時人謂之韓瞠眼，其子少病傴，號韓橐駝，頗有智略，以太祖得人望，嘗勸通爲不利，通不以爲意，及太祖勒兵入城，通方在內閣聞變，遑遽奔歸，軍士王彥昇遇之于路，躍馬逐之，及于其第，第門不及掩，遂殺之，并其妻子，太祖以彥昇專殺，甚怒，欲斬之，以受命之初，故不忍，然終身廢之不用，太祖即位，贈通中書令，以禮葬之，自韓氏之外，不戮一人而得天下。

周恭帝之世，有右拾遺直史館鄭起，上宰相范質書，言太祖得衆心，不宜使典禁兵，質不聽，及太祖入城，諸將奉登明德門，太祖命將士皆釋甲還營，太祖亦歸公署，釋黃袍，俄而將士擁質及宰相王溥魏仁浦等皆至，太祖嗚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今爲六軍所逼，一旦至此，慚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軍校羅彥環按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太祖叱之不退，質頗誚讓太祖，且不肯拜，王溥先拜，質不得已從之，且稱萬歲，請詣崇元殿召百官就列，周帝內出制書禪位，太祖就龍墀北面再拜，命宰相扶太祖登殿，易服于東序，還即帝位，羣臣朝賀，及太祖即位，先命溥致仕，蓋薄其爲人也，嘗稱質之賢，曰，惜也，但欠世宗一死耳云。（鄭毅夫）

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在旁，出諸懷中進之，而曰，已成矣，太祖由是薄其爲人。

周恭帝幼沖，軍政多決于韓通，通愚愎，太祖英武有度量，多智略，屢立戰功，由是將士皆愛服歸心焉，及將北征，京師間讙言出軍之日，當立點檢爲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于外州，獨宮中不之知，太祖懼，密以告家人曰，外間讻讻若此，將如之何，太祖姊（或云，即[illegible]長公主）面如鐵色，方在廚，引麪杖逐太祖擊之，曰，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胸懷，乃來家間恐怖婦女何爲耶，太祖默然而出。（王[illegible]云）

太祖之自陳橋還也，太夫人杜氏、夫人王氏，方設齋于定力院，聞變，王夫人懼，杜太夫人曰，吾兒平生奇異，人皆言當極貴，何憂也，言笑自若，太祖即位，是月、契丹北漢皆自遁。

太祖初即位，頗出微行，或諫曰，陛下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之變，其可悔乎，上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能得，拒之亦不能止，萬一有不虞之變，其可免乎，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然我終日侍側，不能害我，若應爲天下主，誰能圖之，不應爲天下主，雖閉戶深居，何益也，由是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我不汝禁也，于是衆心俱服，中外大安，詩稱武王之德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又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漢高祖罵醫曰，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乃知聰明之主，生知之性，如合符矣。（此亦得之先公云）

太祖嘗見小黃門有損壞鐙者，怒曰，豎子可斬也，此乃天子辭令，汝豈得收之耶云。（始平公）

太祖將親征，軍校有獻手檛者，上曰，此何以異于常檛而獻之，軍校密曰，陛下試引檛首觀之，檛首即劍柄也，有刃韜于中，平居可以爲杖，緩急以備不虞，上笑投之于地曰，使我親用此物，事將何如，當是時，此物固足恃乎，云。（[illegible]）

太祖嘗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內侍行首王繼恩請其故，上曰，爾謂天子爲容易耶，早來吾乘快，指揮一事而誤，故不樂耳，孔子稱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太祖有焉。

太祖平蜀。孟昶宮中物有寶裝溺器。遽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求無亡。得乎。見諸侯大臣侈靡之物。皆遣焚之。

太祖初即位。頗好畋獵。墜馬。怒。自拔佩刀刺馬。殺之。既而歎曰。我耽逸樂。乘危走險。自取顛困。馬何罪焉。自是遂不復獵。

開寶元年。羣臣請上太祖尊號曰應天廣運一統太平聖神文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上曰。幽燕未定。何謂一統。遂卻其奏。

太祖嘗謂左右曰。朕每因宴會。乘歡至醉。經宿。未嘗不自悔也。

太祖親征澤潞。中書舍人趙逢。憚涉山險。稱墜馬傷足。止于澤州。及師還。當草制。復稱疾。上怒。謂宰相曰。逢人臣。乃敢如此。遂貶房州司戶。

太祖遣曹彬伐江南。臨行。謂之曰。克之還。必以使相爲賞。彬平江南而歸。上曰。今方隅未平者尚多。汝爲使相。品位極矣。豈肯復力戰耶。且徐之。更爲我取太原。因密賜錢五十萬。彬怏怏而退。至家。見布錢滿室。乃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太祖重惜爵位。不肯妄與人如此。孔子稱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太祖嘗彈雀于後園。有羣臣稱有急事請見。太祖亟見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詰其故。對曰。臣以尚急于彈雀。上愈怒。舉柱斧柄撞其口。墮兩齒。其人徐俯拾齒置懷中。上罵曰。汝懷齒欲訟我耶。對曰。臣不能訟陛下。自當有史官書之。上悅。賜金帛慰勞之。

太祖幸西京。將徙都。羣臣不欲留。時節度使李懷忠乘間諫曰。東京有汴渠之漕。坐致江淮之粟四五千萬。以贍百萬之軍。陛下居此。將安取之。軍府重兵。皆在東京。陛下誰與此處乎。上乃還。（右皆出石介三朝聖政錄。）

潞州節度使李筠謀反。其長子泣切諫。不聽。使其長子入朝。且詗朝廷動靜。太祖迎謂曰。太子。汝何故來。其子以頭擊地曰。此何言。必有讒人構臣父耳。上曰。吾亦聞汝數諫。老賊不汝聽耳。汝父使汝來者。不復顧惜。使吾殺之耳。吾今殺汝何爲。汝歸語汝父。我未爲天子時。任自爲之。我既爲天子。汝獨不能少讓之耶。其子歸。具以白筠。筠欲謀反。有僧素爲人所信嚮。筠乃召見。密謂之曰。吾軍府用不足。欲借師之名以足之。吾爲師作維那。教化錢糧各三十萬。且寄我倉庫。事畢之日。中分之。僧許諾。乃令僧積薪坐其上。刻日自焚。筠爲穿地道于其下。令通府中。至日。走歸府中耳。筠乃與夫人先往。傾家財盡施之。于是遠近爭以錢糧饋之。四方輻輳。倉庫不能容。旬日。六十萬俱足。筠乃塞地道。焚僧殺之。盡取其錢糧。遂反。引軍出澤州。東。太祖自往征之。山路險狹多石。不可行。上自于馬上抱數石。羣臣六軍皆負石。即日開成大道。筠戰敗于城上。走入澤州。圍而克之。斬筠。（〔案〕宋史李筠傳。及宋文鑑。皆作筠赴火死。）遂略澤州。進至潞州。其子開城降。遂赦之。（國史云。）

太祖初登極時。杜太后尚康寧。常與上議軍國事。猶呼趙普爲書記。嘗撫勞之曰。趙書記。且爲盡心。吾兒未更事也。太祖寵待趙韓王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驤劾奏趙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曰。鼎

鐺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曳于庭數匝。徐使復冠。召升殿曰。今後不宜爾。且赦汝。勿令外人知也。

昭憲太后聰明有智度。嘗與太祖參決大政。及疾篤。太祖侍藥餌。不離左右。太后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曰。此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也。太后笑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因敕戒太祖曰。汝萬歲後。當次傳之二弟。則幷汝之子亦獲安矣。太祖頓首泣曰。敢不如母教。太后因召趙普于榻前。約爲誓書。普于紙尾自署名云。臣普書。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太宗即位。趙普爲盧多遜所譖。出爲河陽。日夕憂不測。上一日發金匱。得書。大悟。遂遣使急召之。普惶恐。爲遺書與家人別而後行。既至。復爲相。

趙普嘗欲除某人官。不合太祖意。不用。明日。普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太祖怒。取其奏壞裂投地。普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乃悟。用之。其後果稱職。得其力。

太祖時。嘗有羣臣立功當遷官。上素嫌其人。不與。趙普堅以爲請。上怒曰。朕固不爲遷官。將若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刑與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上怒甚。起。普亦隨之。上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上悟。乃可其奏。（右皆趙興宗云。）

太祖既得天下。誅李筠李重進。召趙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爲國家建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唐季以來。戰鬬不息。國家不安者。其故非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矣。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也。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復言。吾已喻矣。頃之。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酒酣。上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爾之德。無有窮已。然爲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敢安寢而臥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誰不欲爲之。守信等皆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復有異心。上曰。然。汝曹無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汝雖欲不爲。不可得也。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以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多積金銀。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撫賜賚之者甚厚。與結婚姻。更置易制者。使主親軍。其後又置轉運使通判。主諸道錢穀。收選天下精兵。以備宿衛。而諸功臣亦以善終。子孫富貴。迄今不絕。向非趙韓王謀慮深長。太祖果斷。天下何以治平。至今斑白之老。不覩干戈。聖賢之見。何其遠哉。普爲人陰刻。當時以睚眦中傷人甚多。然其子孫至今享福。國初大臣鮮能及者。得非安天下之謀。其功大耶。（始平公云。）

太祖既納韓王之謀。數遣使者分詣諸道。選擇精兵。凡其才力技藝有過人者。皆收補禁軍。聚之京師。以備宿衛。厚其賜稟。居常躬自按閱訓練。皆一以當百。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由我太祖能强幹弱枝。制治于未亂故也。（始平公云。）

太祖征河東，圍太原，久之不拔。宿衞之士皆憤，自告曰：「蕞爾小城而久不拔者，士不致力故也。臣等請自往力攻，必取之。」上止之曰：「吾蒐所訓練汝曹，比至于成，心力盡矣。汝曹悉皆天下精兵之髓，實吾之牙爪。吾寧不得太原，豈可糜滅汝曹于此城之下哉！」遂引兵而還。軍士聞之，無不感激，往往有出涕者。

初，梁太祖因宣武府署修之為建昌宮，晉改命曰大寧宮，周世宗後加營繕，猶未盡如王者之制。太祖始命改營之，一如洛陽宮之制。既成，太祖坐正殿，令洞開諸門，縱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見之。」

太祖征李筠，河東遣其宰相衞融將兵助筠。融兵敗，生獲之。上面責其助亂，因謂融：「今赦汝，汝能為我用乎？」對曰：「臣家四十口，皆受劉氏溫衣飽食，何忍負之！陛下雖不殺臣，臣終不為陛下用，得間則走河東耳。」上怒，命以鐵撾撾其首，血出。融曰：「人誰不死，死君事，臣之福也。」上曰：「忠臣也。」召之于御座前，傅以良藥，賜襲衣金帶及鞍勒，拜太府卿。

王師平江南，徐鉉從李煜入。太祖責之，以其不早勸李煜降也。鉉曰：「臣在江南，備位大臣，國亡不能止，罪當死，尚何所言！」上悅，撫之曰：「卿誠忠臣，事我當如事李氏也。」

太祖聞國子監集諸生讀書，甚喜，遣使賜之酒果，曰：「今之武臣，亦當使其讀經書，欲其知為治之道也。」

太祖聰明豁達，知人善任使，擢用英俊，不問資級，察內外官有一材一行可取者，密為記籍之。每一官缺，則披籍選用焉。是以下無遺材，人思自效。（右皆出三朝聖政錄。）

太祖微時，與董遵誨有隙。及即位，召而用之，使守通遠軍。通遠軍，今環州是也。其母因亂沒胡中，上因契丹厚以金帛贖而與之。遵誨感泣，誓無死所。黨項羌掠回鶻貢物，遵誨寄聲詰讓之，羌懼，即遣使謝，歸其所掠。

太祖使郭進守西土，每遣戍卒，上輒戒曰：「有罪，我尚能赦汝，郭進殺汝矣，不可犯也。」有部下軍校告其謀反者，上詰問其故，軍校辭窮，服曰：「進御下嚴，臣不勝忿怨，故誣之耳。」上命執以與進，令自殺之。進釋不問，使禦河東寇，曰：「汝有功，則我奏遷汝官；敗，則降河東，勿復來也。」軍校往死戰，果立功而還。

張永德，周祖之婿也，為鄧州節度使。有軍士告其謀反，太祖械送之永德，笞之十下而已。（右曾魯平公云。）

張美為滄州節度使，民有上書告美強取其美女為妾及受取民財四千緡。太祖召上書者諭之曰：「滄州昔張美未來時，民間安否？」對曰：「不安。」曰：「既來則何如？」對曰：「既來，則無復兵寇。」帝曰：「然則張美全活滄州百姓之命，其賜大矣。雖娶汝女，汝安得怨？今汝欲貶此人，殺此人，吾何愛焉？但愛汝滄州之人耳。吾今戒勅美，美宜不復敢。汝女值錢幾何？」對曰：「值錢五百緡。」帝即命官給美所取民錢，并其女直而遣之。乃召美母，告以美所為。母叩頭謝罪曰：「妾在闕下，不知也。」乃賜其母錢萬緡，令遺美曰：「爾汝兒汝欲錢，當從我求，無為取于民也。」善遇民女，眞時嫁遣其家，數厲撫之。美惶恐，折節為廉謹，頃之以政績聞。美在滄州十年，故世謂之滄州張氏。（右晁安道云。）

周顒，連州人。湖南與廣南戰，顒為廣南所虜，其妻馮氏并二子留在家。顒在廣南，有官祿矣。太祖平廣南，

得顒，喜，以為平廣南得一人耳。後以為侍御史，廣南轉運。顒久已改娶，使人訪其故妻，先與之別二十七年矣。妻固不嫁，育二子皆長。顒欲復迎之，妻曰：「君既有室，我不可復往。且吾有婦孫，居此久，不可去。」顒為具奏，詔特封為縣君，并其二子，顒皆為奏官。（張公紳云。）

周顒為白州縣主簿，大吏有姦，顒械治之。太祖奇其材，擢為贊善大夫，後通判興州事。有外寨軍校，殺其士卒，恐掠居民，顒往責而斬之，衆莫敢動。上聞，益壯之，詔褒稱焉。（出□□）

王明為鄱陵縣令，公廉愛民。是時天下新定，法禁尚寬，吏多受民賂遺，歲時皆有常數，民亦習之，不知其非。明為鄱陵令，民以故事有所獻饋，明曰：「令不用錢，可人致數束薪。」積薪務至數十萬，明取以築堤道。明年，無水患。太祖聞之，即擢明知廣州。

君倚曰：太祖初晏駕時，已四鼓，孝章宋后使內侍都知王繼隆召秦王德芳。繼隆以太祖傳位晉王之志素定，乃不召德芳，而以親事一人，徑趨開封府召晉王，見醫官賈德玄坐于府門。問其故，德玄曰：「去夜二鼓，有呼我門者，曰晉王召，出視則無人。如是者三。吾恐晉王有疾，故來。」繼隆異之，乃告以故，叩門與之俱入見王，且召之。王大驚，猶豫不敢行，曰：「吾當與家人議之。」入久不出，繼隆趣之曰：「事久，將為他人有矣。」遂與王雪中步行至宮門，呼而入。繼隆使王且止其直廬，曰：「王且待于此，繼隆當先入言之。」德玄曰：「便應直前，何待之有？」遂與俱進至寢殿。宋后聞繼隆至，問曰：「德芳來耶？」繼隆曰：「晉王至矣。」后見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託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德玄後為班行，性貪，故官不甚達，然太宗亦優容之。

太祖時宮人不滿三百人，猶以為多，因久雨不止，故又出其數十人。

太祖嘗曰：「貴家子弟，惟知飲酒彈琵琶耳，安知民間疾苦！」由是凡以資蔭出身者，皆先使之監當場務，未得親民。

太祖嘗謂秦王侍講曰：「帝王之子，當務讀經書，知治亂之大體，不必學作文章，無所用也。」

太祖性節儉，寢殿設布緣葦簾，常出麻屨布衫以示左右曰：「此吾故時所服也。」（右出□□）

太祖欲使符彥卿典兵，趙韓王屢諫，以謂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柄，上不聽。宣已出，韓王復懷之請見，上迎謂之曰：「豈非以符彥卿事耶？」對曰：「非也。」因別奏事，既罷，乃出彥卿宣進之。上曰：「果然，宣何以復在卿所？」韓王曰：「臣託以處分之語未備，復留之。惟陛下深思利害，勿復後悔。」上曰：「卿苦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豈能負朕耶？」韓王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上默然，遂中止。（右出□□）

太祖事世宗于澶州，曹彬為世宗親吏，掌茶酒。太祖嘗從之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太祖即位，常語及世宗舊吏曰：「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使從征蜀之軍。（右□□）

太祖時，宋白知舉，（闕）多受金銀，取捨不公，恐榜出，羣議沸騰，乃先具姓名以白上，欲託上旨以自重。上怒曰：「吾委汝知舉，取捨汝當自決，何為白我？我安能知其可否？若榜出，別致人言，當斲汝頭以謝衆！」白大懼而悉改其榜，使協公議而出之。

涑水記聞卷二

呂蒙正相公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于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蒙正曰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無知也不問之何損時皆服其量

太祖末關中羣盜有馬四十匹常有盜于富平人志必勝之驅略婦人使荷舂鍤隨之曰吾克富平必爽其城郭富平人恐羣猖剽掠見同州巡檢侯舍人告急舍人素有威名率衆伏于邑北羣盜聞之捨富平不攻而去舍人引兵于邑西邀之令士皆傳弩戒勿妄發曰賊皆有甲不可射射其馬無其裝又劫掠所得非素習戰也射之必將驚潰既而合戰衆弩俱發賊馬果驚躍散走縱兵擊之俘斬殆盡餘黨散入他州巡檢獲之自以爲功疑諸州邑盜固稱我非此巡檢所獲乃侯舍人所獲也巡檢怒自詣獄責之曰爾非我所獲而何盜曰我昔與君遇于某地君是時何不擒我耶我又與君遇于某地君是時棄兵而走何不擒我耶我爲舍人所破狼狽失據爲君所得此所謂敗軍之卒舉帚可撲豈君智力所能獨辦耶巡檢慚而退

至道中國家征夏州調發陝西芻粟饋軍至靈武陝西騷動民皆逃匿賦役不肯供給有詔督運者皆得便宜從事不奉常法吏治率皆峻急而京兆府通判水部員外郎楊譚大理寺丞林特尤甚長安人歌之

曰楊譚見手先斷鐔林特逢頭便宋枷長安多大豪及有蕃戶尤不可誠令有見任知某州妻清河縣君者不肯運糧譚鎖而杖之于是莫敢不趨令譚時令民每驢負若干每人擔若干仍齎糧若干官爲封之須出塞乃聽食怨嗟之聲滿道既而京兆最爲先辦民無逃竄者諸州皆稽留不能比事罷人畜死者十八九由是人始復稱之二人以是得顯官譚終諫議大夫特至尚書三司使

李順作亂于蜀詔以參知政事趙昌言監護諸將討之鳳翔是時寇準知州事上言趙昌言素有重名又無子息不可征獨授以利柄太宗得疏大驚曰朝廷皆無忠臣言莫及此賴有寇準愛國家耳（案）原本太宗訛太祖祖訛有今據李攸宋朝事實改正乃詔昌言行所至即止專以軍事付王紹宣（案）紹宣、宋朝事實作繼恩罷知政事以工部侍郎知鳳翔府召寇準參知政事昌言自鳳翔歷秦陝永興三州入爲御史中丞真宗咸平五年翰林學士王欽若直館洪湛知貢舉京師宗族有奏名至及第者既而其家分居爭財出其錢簿有若干曹遺知舉洪學士上怒下御史臺窮治逮及王欽若亦有所受是時欽若被眷遇上大怒以昌言操意巘險稱昭大臣昌言自戶部尚書兼御史中丞貶安州司馬自是不獲省錄十餘年更屢赦量移放還至祥符中乃復敘爲戶部侍郎西祀恩遷吏部侍郎卒

李順反太宗命參知政事趙昌言爲元帥昌言爲人辯智于上前指畫破賊之策上悅之恩遇甚厚既行時有峨眉山僧茂貞以術得幸嗣上曰昌言折頞觀有反相不宜委以蜀事上悔之遽遣使者追止其行以兵付諸將留少兵令昌言駐鳳州爲後援事平罷參知政事知鳳翔府云王原叔

錢若水爲同州推官知州某性褊急數以胸臆決事不當若水爭不能得輒曰當陪奉贖銅耳既而果爲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以贖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前後如此數矣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訴于州命錄事參軍鞫之錄事嘗貸錢于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尸水中遂失其尸或爲元謀或從而加功罪皆應死富民不勝榜楚自誣服具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爲得矣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廳詬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觀其獄詞耶留之且旬日知州屢趣之不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于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賜則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非我也其人趨詣若水廳事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遶垣而哭傾家貲以飯僧爲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欲爲之奏論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冤死耳論功非其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錄事于何地耶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錄事詣若水叩頭愧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于是遠近翕然稱之未幾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半歲中爲知制誥二年中爲樞密副使

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復

爲檄。言陰陽人狀。國家不利八月出師。當吏取十月。轉運司遂散芻粟。既而復爲檄云。得保塞胡偵候狀。言賊且入寇。當以時進兵。芻粟卽日取辦。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乏軍興。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付三函。令乘驛騎。取轉運使盧之翰、竇玭及某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不去。上既食久之。使人偵視。廷中有何。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尚立焉。上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期爲樞密副使。朕所以擢任爾者。爲賢爾。乃不才如是耶。尚留此安候。對曰。陛下不知臣無能。使得待罪二府。固當竭其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今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彼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鞫驗事狀明白。乃加誅。亦何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故不敢退。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爲行軍副使。既而虜欲入寇事皆虛。繼隆坐貶招討。知秦州。此王[illegible]曰云。有其異字句。○(案)[illegible]而大略相同。

曹侍中將薨。眞宗親臨視之。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固問之。對曰。臣二子璨與瑋。才器可取。皆堪爲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已而果然。瑋知秦州。嘗出巡城。以城上遮箭板太高。召主者令卑之。主者對曰。舊如此者久矣。瑋怒曰。舊固不可改也。命牽出斬之。僚佐以主者老將。諳兵事。罪小。宜可赦。皆諫瑋。瑋不聽。卒誅之。軍中惕伏。西蕃犯塞。候騎報虜將至。瑋方飲啖自若。頃之。報虜去城數里。乃起貫甲。以帛纏身。令數人引之。身倚不動。上馬出城。望見虜陣。有僧奔馬徑來于陣前檢校。瑋問左右曰。彼布陣乃用僧耶。對曰。不然。此虜之貴人也。瑋問軍中誰善射者。衆言李超。瑋卽呼超指示之曰。汝能取彼否。對曰。退太保威靈。願得五十騎裹送至虜陣前。可以取之。瑋以百騎與之。勑曰。不獲而返。當死。遂進至虜陣前。騎左右開。超射之。一發而斃。于是虜鳴笳而遁。瑋以大軍征之。虜衆大敗。出塞窮追。俘斬萬計。改邊塞西邊由是懾服。至今不敢犯塞。每言及瑋。則加手于額。呼之爲父云。(全鈔)

瑋在秦州。有士卒十餘。叛赴虜中。軍吏來告。瑋方與客弈棋。不應。軍吏亟言之。瑋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顯言耶。虜聞。亟歸告其將。盡殺之。云(伯衡)

曹侍中彬爲人仁愛多恕。平數國。未嘗妄斬人。嘗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意。彬曰。吾聞此人新取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意如此。云(張編)

楊徽之。建州浦城人。少好學。善屬文。有志節。是時福建屬江南。亦舉進士科。以延士大夫。徽之恥之。乃間道詣中朝應舉。夜浮江北。周世宗時及第。爲拾遺。是時太祖已爲時望所歸。徽之上書言之。及太祖卽位。將殺徽之。太宗時爲晉王。力救之。曰。此周室忠臣也。不可殺。其後左遷爲峨眉令。十餘年不得調。太宗卽位。始召之。用爲太子諭德。侍講。官至兵部侍郎。贈僕射。徽之性介特。人罕能入其意者。雖親子弟。不肯奏以爲官。平生獨奏外孫宋綬。族人自誠。徽之碑族也。徙居建昌。自誠子偉。仕至翰林學士。從父弟儀。今爲祕閣校理。云(前錄)

光祿寺卿王濟。刑部詳覆官。屢上封事。是時諸道皆提舉茶鹽酒稅官。朝廷因令訪察民間事。吏之能否。甚重其選。會京西道缺。太宗問左右。刑部有好言者爲誰。左右以濟對。上卽以授之。

魏廷式爲徒州路轉運使。入奏事。太宗令以事先詣中書。廷式曰。臣乘傳來三千七百里之外。所奏事。固望陛下宸斷決之。非爲宰相來也。奈何詣中書。上悅。卽非時出見之。賜錢五十萬。遣還官。

兖王宮翊善姚坦。好直諫。王嘗作假山。所費甚廣。既成。召官屬置酒共觀之。衆皆褒歎其美。坦獨俯首不視。王強使視之。坦曰。坦見血山耳。安得假山。王驚問其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峻急。里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賦所出。非血山而何。太宗聞是言。時亦爲假山。(案)此上二十一字。原本脫去。今據王偁東都事略補入。亟命毀之。王每有過失。坦未嘗不盡言規正。宮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右乃教王詐稱疾不朝。太宗日使醫視之。逾月不瘳。召王乳母入宮。問王疾增損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翊善姚坦檢束起居。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耳。上怒曰。吾選端士爲王僚屬者。固欲輔佐王爲善耳。今王不能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未知出此。必爾輩爲之謀耳。因命杖之數十。召坦慰諭曰。卿居王宮。爲羣小所嫉。大爲不易。卿但能如此。毋患讒言。朕必不聽。

田錫好直諫。太祖或時不能堪。錫從容奏曰。陛下日往月來。養成聖性。上悅。亦重之。[illegible]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人。少善屬文。舉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長洲縣。太宗聞其名。召爲右正言。直史館稍闕。遂知制誥。禹偁性剛狷。數忤權貴。宦官尤惡之。上累命執政召至中書戒諭之。禹偁終不能戒。禹偁爲翰林學士。上優待之。同列莫與比。上嘗曰。當今文章。惟王禹偁獨步耳。

王禹偁子嘉言。爲館職。平時若愚騃。獨寇萊公知之。喜與之語。萊公知開封府。一旦。問嘉言曰。外人謂劣丈云何。嘉言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萊公曰。于吾子意何如。嘉言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未相爲善。相則譽望損矣。萊公曰。何故。嘉言曰。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皆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功名俱美。今丈人負天下重望。相則中外有太平之責焉。而丈人之于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此嘉言所以恐譽望之損也。萊公喜。起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于深識遠慮。則不能勝吾子也。云(聞平公)

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太宗甚喜。是時。寇準爲樞密院。使呂端爲宰相。上獨召準與之謀。退自宰相幕次前過。不入。端使人邀之。曰。嚮者主上召君何爲。準曰。議邊事耳。端曰。陛下戒君勿言于端乎。準曰。不然。端曰。若邊鄙常事。樞密院之職。端不必預知。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以莫之知也。準以獲繼遷母告。端曰。君何以處之。準曰。準欲斬于保安軍北門之外。端曰。陛下以爲何如。準曰。陛下以爲然。令準之密院行文書耳。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者也。願君少緩其事。文書勿亟下。端將入覆奏之。卽召閤門吏。役奏宰相臣呂端請對。上召入之。端見具道準言。且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高祖曰。願遺我一杯羹。夫舉大事者。固不顧其親。況繼遷本悖逆之人哉。且陛下今日殺繼遷之母。繼遷可擒乎。若不然。徒樹怨讎而堅其叛心也。上曰。然則奈何。端曰。以臣之愚。請置于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卽降。終可以

繫其心，而使生死之命在我矣。上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爲節。其母後病死于延州，繼遷尋亦死，其子德明竟納降請命云。張淳發

魏王德昭，太祖之長子，從太宗征幽州。軍中夜驚，不知上所在，衆議有謀立王者，會知上處，乃止。上微聞，銜之，不言。時上以北征不利，久不行河東之賞，議者皆以爲不可。王乘間入言之，上大怒曰：待汝自爲之，未晚也。王惶恐，還宮，謂左右曰：帶刀乎？左右辭以禁中不敢帶。王因入茶果閣門，拒戶，取割果刀自刎。上聞之，驚悔，往抱其屍，大哭曰：癡兒，何至此邪！云。王宣獻

燕王元儼，太祖遺腹子，太宗子養之云。楊樂道

太宗時，寇準爲員外，奏事忤上旨，上拂衣起，欲入禁中。準手引上衣，令復坐，決其事，然後退。上由是嘉之。

太宗器重準，嘗曰：朕得寇準，猶唐文皇之得魏鄭公也。準以虞部員外郎言事，召對稱旨，太宗謂宰相曰：朕欲擢用寇準，當授以何官？宰相請用爲開封推官。上怒曰：此官豈所以待準者？宰相請用爲樞密直學士。上沈思良久，曰：且使爲此官則可也。云。楊子

李穆字孟雍，陽武人，幼沈謹溫厚，好學。聞酸棗王昭素先生善易，往師之。昭素喜其開敏，謂人曰：觀李生才能氣度，他日必爲卿相。昭素先時著易論三十三篇，秘不傳人，至是盡以授穆。穆由是知名。舉進士，翰林學士徐台符知貢舉，擢之上第。除郢州軍事判官，遷汝州防禦判官。周世宗即位，求文學之士，或薦穆，擢拜左拾遺。太祖登極，遷殿中侍御史，屢奉使僞國。平蜀之初，通判洋州，又通判陝州，坐有罪，復免一官。

久之，召爲中允，尋以左拾遺知制誥。太宗即位，屢遷至中書舍人。宰相盧多遜得罪，穆坐與之同年登進士第，降授司封員外郎。上惜其才，尋命之致校官院。及御試進士，上見其顏色憔悴，憐之，復以爲中書舍人，職任皆如故。尋命知開封府，有能名，遂擢參知政事。穆性至孝，母病累年，惡濕而畏風，穆身自扶持起居，能適其志，或通夕不寐，未嘗有倦惰之色。母卒，哀毀過人，朝命起復，固辭，不得已視事，然終不飲酒食肉，未終喪而卒，年五十七。上甚惜之，謂宰相曰：李穆國之良臣，奄爾淪沒，非穆之不幸，乃國之不幸也。穆贈工部尚書。出行狀。

錢氏在兩浙，置知機務如知樞密院，通儒院學士如翰林學士。云。唐子方

周仁冀事錢俶，首建歸朝之策。吳越丞相沈虎子者，錢氏舊臣也。俶爲朝廷攻拔常州，虎子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俶出虎子爲刺史，以仁冀代爲丞相。仁冀說俶曰：主上英武，所向無敵，今天下事勢已可知，保族全民，策之上者也。俶深然之。太祖時自明州海道入朝，太祖遣之還。太平興國三年，仁冀復從俶入朝，盧多遜說上留之，勿遣。俶朝謁畢，數日欲去，不獲命，又不敢辭。君臣恐懼，莫知所爲。仁冀曰：今朝廷意可知，大王不速納土，禍將至矣。俶左右爭以爲不可，仁冀厲聲曰：今已在人掌握中，去國千里，雖有羽翼，不能飛出耳。遂定，速納兩浙地圖，請效土爲內臣。上一再辭讓，遂受之，改封俶淮海國王，俶子惟濬淮南軍節度使、兼侍中，以仁冀爲郡。俶辭，又更除郢州。（〔案〕宋史[illegible]元年）春，徙封鄧王。以仁冀爲鴻臚卿。〔案〕宋史錢俶傳，太平興國三年三月，來朝，賞賚甚厚，仁冀等賜金帶器幣鞍馬有差。時校係承旨沈承禮，俶爲節度使，不載周仁冀姓名，疑即以仁冀而傳聞異辭。卒之

不遷官，蓋太宗心亦薄之也。云。李子方

孫何、丁謂舉進士第，未有名，翰林學士王禹偁見其文，大賞之，贈詩云：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如今便好令修史，二子文章似六經。二人由此詩名大振。

盧多遜父有高識，深惡多遜所爲，聞其與趙中令爲仇，曰：彼元勳也，而小子毀之，禍必及我，得早死，不及見其敗，幸也。竟以憂卒。未幾，多遜敗。云。宋公

韓王將營西宅，遣人于秦隴市良材以萬數。盧多遜陰以白上，曰：普身爲元宰，乃與商賈競利。及宅成，韓王時爲西京留守，已病矣，詔歸闕。將行，乘小車一遊第中，遂如京師，卒于館，不復再來矣。

張藏英，燕人，父爲人所殺，藏英尚幼，稍長，擒讎人，生剮以祭其父，然後食其心肝。鄉人謂之報讎張孝子。契丹用爲盧臺軍使，逃歸中國。從世宗征契丹，藏英請不用兵，先往說下瓦橋關，乃單騎往城下呼曰：汝識我乎？我張盧臺也。因陳世宗威德，曰：汝非敵也，不下，且見屠。藏英素爲燕人所信重，契丹遂自北門遁去，城人開門請降。云。張文裕

涑水記聞卷二

涑水記聞卷三

太祖時，趙韓王普爲宰相，車駕因出，忽幸其第。時兩浙王錢俶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瓶于韓王，置在廡下。會車駕至，倉卒出迎，不及屏也。上顧見，問何物，韓王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滿貯瓜子金也。韓王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上笑曰：但取之，無慮。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因命韓王謝而受之。韓王東京宅皆用此金所修也。云。宋公

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稱愈。及克金陵，城中皆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未至十年，子孫有乞匄于海上者矣。云。程[illegible]

彬入金陵，李煜來見，彬給五百人，使爲之運宮中珍寶金帛，惟意所取，曰：明日皆籍爲官物，不可復得矣。時煜方以亡國憂懼，無意于當財，所取不多，故比諸降王獨貧。彬克江南，入見，詣閤門進牓子云：奉敕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美其不伐。

王禹偁，濟州人，生十餘歲，能屬文。太平興國八年進士及第，補成武主簿，改大理評事，知長洲縣。太宗方獎拔文士，聞其名，召拜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故事，賜緋者給銀帶，上特命以文犀帶賜之。禹偁獻端拱箴以爲誡，尋以左司諫知制誥。上嘗稱之曰：王禹偁文章，當今天下獨步。判大理寺，散騎常侍徐鉉爲奴巫

道安所與謫官。禹偁上疏訟之。請反坐奴罪。由是貶商州團練副使。無祿。種蔬自給。徙解州團練副使。上思其才。復召為左正言。仍命宰相以剛直不容物戒之。加直昭文館。以父老。求外補。出知單州。遭父喪。起復。至道初。召為翰林學士。知通進司。多所封駁。孝章皇后崩。喪禮頗不備。禹偁上書論之。坐出知滁州。徙知揚州。（出宋次道所為禹偁神道碑。）

王禹偁為諫官。上禦戎十策。大旨以為外任人。內修德。則可以與之。外則合兵勢以重將權。罷小臣詗邏邊事。行間諜以離其黨。遣趙保忠折御卿率所部以張掎角。下詔感勵邊人。取燕薊舊疆。蓋弔晉遺民。非貪其土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資其謀。不貴虛名以戒無益。禁游惰以厚民力。端拱冬。旱。禹偁上疏。請節用省役。薄賦緩刑。（出神道碑。）

真宗即位。召王禹偁于揚州。復知制誥。修太宗實錄。執政疑禹偁輕重其間。落職。出知黃州。州境有二虎鬭。食其一。冬雷。羣雞夜鳴。禹偁上疏。引洪範傳陳戒。且自劾。上以問司天官。對以守臣任其咎。上乃命知蘄州。尋詔還朝。禹偁已卒。（卒于咸平四年五月戊子。出宋次道所為神道碑。）

太宗末。王禹偁上言。請明數繼遷罪狀。募故胡殺之。真宗即位。詔羣臣論事。禹偁上疏。陳五事。一曰謹邊防。通盟好。因繼統之慶。赦繼遷罪。復與夏臺。彼必感恩內附。且使天下知屈己而為人也。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于下。開寶前。諸國未平。而財賦足。兵威強。由所養之兵銳而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設官至簡。而事皆舉。興國後。增員太冗。宜皆經制之。三曰艱選舉。使入官不濫。先朝登第近萬人。官糾以舊制。選舉歸于有司。至吏部銓擇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宜復格敕注擬。四曰澄汰僧尼。使疲民無耗。罷度人修寺。二十載容自銷鑠。亦救弊之一端。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謇諤之士。知進而不疑。姦愉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其後潘羅支射死繼遷。西夏款附。卒如禹偁策。而議限度僧尼之數。及病囚輕繫得養治于家。至今行之。

太宗時。禹偁為翰林學士。嘗草繼遷制。遺馬五十匹。以備潤筆。禹偁以狀不如式。卻之。及出守滁州。閩人鄭襃徒步來謁禹偁。愛其儒雅。及別去。為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卻繼遷五十馬。顧肯虧此價哉。禹偁之卒。諫議大夫戚綸誄曰。事上不回邪。居下不謟佞。見善若己有。疾惡過仇讎。世以為知言。

祥符中。真宗觀書龍圖閣。閱禹偁章奏。歎美切直。因訪其後。宰相稱其子嘉言以進士第為江都尉。即召對。擢大理評事。嘉祐中。其曾孫汾。舉進士甲科。以免解例當降。仁宗閱其世次。曰。此王禹偁孫也。命無降等。而問其子孫仕者幾人。汾具以對。及汾改京官。又命優進其秩。（出宋次道所撰碑。）

張洎為舉人時。張佖在江南。已通貴。洎每奉謁求見。稱從表姪孫。既及第。稱弟。及秉政。不復論中表矣。以龐僎過之。佖怨洎入骨髓。國亡。俱仕中國。洎作鏝假設辭云。亢而無悔。佖奏駁之。洎屢引經傳自辨。乃得解。（李見[illegible]史。）

張洎與陳喬。皆為江南相。金陵破。二人約效死于李煜之前。喬既死。洎白煜曰。若俱死。中國責陛下久不歸命之罪。誰為陛下辨之。臣請從陛下入朝。遂不死。太宗時。洎為員外郎。判攷功。建議公判流內銓。年少

佀貴。每入省。洎常立于省門揖候之。萊公悅。引與語。愛其辨博。遂薦于太宗。欲用之。而聞潘佑因洎而死。薄其為人。太宗好琴棋。琴棋待詔多江南人。洎皆厚撫之。太宗嘗從容問佑之死于待詔。曰。人言皆謂洎譖之。何如。待詔對曰。李煜自以佑言切直而殺之。非執政之罪也。萊公又數為上言。洎學術該富。智識玄敏。上亦自愛其才。久之。遂與萊公皆參知政事。洎女嫁錢文僖公。倨不事姑。或效其姑語以為笑。後修出之。由是兩家不相能。故文僖公作國史。為洎傳。極言其短。

王嗣宗。汾州人。太祖時。舉進士。與趙昌言爭狀元于殿前。太祖乃命二人手搏。約勝者與之。昌言髮禿。嗣宗毆其幞頭墜地。趨前謝曰。臣勝之。上大笑。即以嗣宗為狀元。昌言次之。初為秦州司理參軍。路沖知州事。嘗以公事忤沖意。怒械繫之。會有獻新果一盒者。沖召嗣宗謂曰。汝為我對一句詩。當脫汝械。嗣宗請詩。沖曰。佳果更將新合合。嗣宗應聲曰。惡人須用大枷枷。沖悅。即捨之。太宗時。嗣宗以秘書丞知橫州。上遣武德卒之嶺南詗察民間事。嗣宗執而杖之。械送闕下。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賢俊。而猥以此輩為耳目。竊為陛下不取。上大怒。命械送嗣宗詣京師。既至。上怒解。嘉嗣宗直節。遷太常博士。通判澶州。後知汾州。州有某王廟。巫祝假之以惑百姓。歷年甚久。舉州信重。前後長吏皆先謁奠。乃敢視事。嗣宗毀其廟。窟其穴。得狐數十頭。盡皆殺之。云。（出[illegible]）

張關封云。梅侍讀詢。晚年尤躁于祿位。嘗朝退。過閤門。見箱中有錦韉云。胡則侍郎致仕告身。同列取視之。詢遽避之而過。曰。辭重而言甘。誘我也。何以視。時人多笑之。孫器之云。詢年七十餘。又病足。常撫其足而詈之曰。是中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所有愛馬。每夜令五人相代牽之。將馬不繫于柱。恐其繫絆或傷之也。又夜中數自出視之。嘗牽馬將衆。撫其背曰。賤畜。吾已薄命矣。汝豈無分被紬褥耶。魏伯建云。

詢與孫何盛度丁謂。真宗時。俱在清貫。詢好潔衣服。宜以龍腦。其香數步襲人。何性落拓。衣服垢汙。皮膚充壯。居馬上。前如仰。後如俯。謂與人面如刻削。時人為之語曰。梅香孫臭。盛肥丁瘦。滄州曰。何性落拓而酷好古文。為轉運使。頗尚苛峻。州縣吏患之。乃求古碑字磨滅者數本。聯釘于館中。何至。則讀其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而嗅之。往往至暮不復省錄文案云。器之曰。何為轉運使。令人負碑礫自隨。所至散之地。吏應對小誤。則于地倒臾之。故從者遍伏其威。妄為寒暑。所至騷擾。人不稱賢。度雖肥。拜起輕捷。為翰林學士時。嘗自前殿出。宰相在後。度初不知。忽見趨而避之。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于其中。翰林學士石中立見其喘甚。問之。度告其故。中立曰。相公問否。度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奴乃以我為牛也。訓觀雖肥。若常寒餓者。而貴聲天下。相者以為貴猴形云。中立性滑稽。嘗與同列觀南御園所畜獅子。主者云。縣官日破肉五觔以飼之。同列戲曰。吾儕反不及此獅子耶。中立曰。然。吾儕官皆員外郎。（借聲為園外狼也。）敢望園中獅子乎。衆大笑。朝士上官閒嘗謔之曰。公名位非輕。奈何談笑如此。中立曰。君自為上官閒。（閒借聲為鼻。）何能知下官口。及為參知政事日。或謂曰。公為兩府。談諧度可止矣。中立取除書示曰。敕命我可本官參知政事。餘如故。奈何止也。嘗墮馬。左右驚扶之。中立起曰。賴爾石參政也。得若瓦參政。已粉久矣。

中立為參知政事。無他材能。時人或以鄭黨方之。未幾。罷為資政殿學士。不復用。老于家。

先朝時，館閣舉進士者，時有一人以爲奇異，試不中，皆以貴罰爲私罪。其後詔文官臨選兩舉，武官一舉不中者不獲罰。景祐四年，館閣人最盛，開封府投牒者至數百人，國子監及諸州者不在焉。是時，陳堯佐爲宰相，韓億爲樞密院副使，既而解牒出，堯佐子博古爲解元，億子孫四人皆無落者，衆議嘩然，作河滿子以嘲之，流聞達于禁中。殿中侍御史蕭定基時掌牒錄，因奏事，上問河滿子之詞，定基因誦之。先是，天章閣待制范仲淹坐言事左遷饒州，王宮待制王宗道因奏事自陳爲王府官二十年不遷，詔改除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王博文言于上曰：「臣老且死，不復得望兩府之門。」因泣下，上憐之，數日遂爲樞密副使。當時輕薄者取覆詩，括其文以嘲之曰：「天章故國三千里，學士深宮二十年，殿院一聲河滿子，龍圖雙淚落君前。」于是詔今後館閣應舉人與白衣別試，各十人中解三人，在外者衆試于轉運司，恐其妨白衣解額故也。慶歷中，又詔文武館閣試者不復限以舉數，故事館閣及第注官者皆升一甲，今不復升之。

宋靜曰：景祐五年御試進士，上以時議之故，密詔陳博古、韓氏四子及兩家門下士范鎮、宋祁試卷皆不得預。致宮奏鎮、祁實有文，久在場屋有名聲，非附兩家之勢得之，乃聽致而降其等級。故事省元及第，未有在第二甲，雖近下，猶升之；省元及第二甲自鎮始。鎮字景仁，成都人，與兄鎡皆以詞賦著名，自與育歐陽修爲省元，殿前唱第，過三人則疾聲自言，鎮獨默然，時人以是賢之。靜字子鎮，眉州人。

廣州曾紹齊言其鄉里數十年之間，吏治簡易，民俗富樂，有女不肯以嫁官人，云恐其往他州縣，難相見也。嫁娶者宗族親爲飲宴以相賀，四十日而止，俗今不然。

慶歷五年正月一日見任兩制以上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illegible]，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illegible]，同中書門下平章事：[illegible]，參知政事：[illegible]，樞密副使：[illegible]，節度使中書門下平章事：[illegible]，尚書、節度使：[illegible]，資政殿大學士：[illegible]，端明殿大學士：[illegible]，翰林學士：[illegible]，資政殿學士：[illegible]，龍圖閣學士：[illegible]，樞密直學士：[illegible]，翰林侍讀學士：[illegible]，龍圖閣學士：[illegible]，御史中丞：[illegible]，尚書左丞：[illegible]，給事中：[illegible]，諫議大夫：[illegible]，龍圖閣直學士：[illegible]，天章閣待制：[illegible]，前兩府致仕：太傅張士遜、太子太師張耆、太子太傅李[illegible]，太子少傅李若谷、太子少保任布。前兩制致仕：[illegible]侍郎。

張安道曰：呂申公夷簡平生朝會出入進止皆有常處。事發時，修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疾韓范者皆欲文致修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羣臣無敢言者，槩獨上書言：「修以文章爲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輕加汚辱。臣與修蹤跡疏，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書奏，上不悅，人皆爲之懼，槩亦淡然如平日。久之，修坐降爲知制誥、知滁州，執政銜槩，皆令槩求去，乃知蘇州，遭喪去官，服闋，除翰林學士。槩復求去，以歐陽修先進，不可超越爲學士，奏疏不報，時論美之。

槩公曰：先帝時，龍圖閣待制皆更直祕閣，下夜召入禁中，訪以外事，近歲直者惟申牘乞疾而已。

李受曰：淳化中，趙韓王出鎮，太宗患中書權太重，且事衆，宰相不能悉制，遂令參知政事時爲諫官，上言請分

中書吏房置審官院，刑房置審刑院，初皆以兩制重臣領之，其審刑詳議官皆自臺諫館閣爲之；近歲用人頗輕，清流皆恥爲之。凡天下獄事，有涉命官者，皆以其獄上，請先下審刑，既令詳議官投均分之，鈐轄大情，即日下大理寺詳斷，官復投均分之，抄其節目，以法處之，皆手自書，斷定，復上審刑院詳議官再覆之，重抄節目貼黃，六人通觀，署定，乃奏。其有不當，則駁下更正之。故大理寺常畏審刑院，小爲吏凡有事，審刑院用頭子下大理寺，大理寺申狀。

原叔曰：陸參少好學，謹護，獨與其母居。鄰家失火，其母急呼參，不應，熾之，燒牀下，良久，東散，火將至，曰：「大人當者呼參，未來散，故不敢應。」及長，舉進士及第，皆爲縣令，有劫盜繫甚急，參怒之，呼問曰：「汝迫于飢寒爲是耳，非性不善也。」命緩其縛，一夕逸之，吏急以告參，參命捕之，歎曰：「我仁惻緩汝，汝乃忍負參如此，脫復捕得，胡顏見參？」又有盜田者，判其狀尾而授之曰：「汝不見虞芮之事乎？」訟者讀以示所訟，皆不能解，復以見參，參又判其後曰：「嗟乎！一縣之人竟無深于時者。」人皆傳以爲笑。蔡文忠公以爲有淳古之風，薦之朝廷，官員外郎，遷史館檢討，著叢書十卷。

師道曰：張昇（音升）自知雜左遷知潤州，司諫陳旭數言其梗直，宜在朝廷。上曰：「吾非不知昇賢，然言詞不擇輕重。」旭請其事。上曰：「頃論張堯佐事云：『陛下勤身克己，欲致太平，奈何以一婦人壞之乎？』」旭曰：「此乃直言，人臣所難也。」上曰：「又論楊懷敏，苟得志所爲，不減劉季述，何至于此？」旭曰：「昇志在去惡，言之不激則聖聽不回，亦不可深罪也。」皇祐二年，昇以天章閣待制代杜杞知慶州。

又曰：杜杞字偉長，爲湖南轉運副使，五溪蠻反，杞以金帛官爵誘出之，因爲設宴，飲以曼陀羅酒，昏醉，盡殺之，凡數千人，因立大宋平蠻碑，自擬馬伏波，上疏論功，朝廷劾其棄信專殺之狀，既而舍之，官至天章閣待制。

皇城使宋安道，故名國昌，始以醫進，皇祐初，爲滑藥局奉御，職上藥。是時尚、楊二美人方有寵，朝夕嬖侍上寢，上體爲之敝，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皆歸罪二美人，保慶楊太后亟以爲言，未能去。入內侍省都知閻文應日夕侍上言之不已，上不勝煩，乃許。文應召氈車載之出，二美人涕泣辭說，不肯行，文應批其頰罵曰：「宮婢尚復何云！」即載送別宮。明日下詔，以尚氏爲女冠，楊氏爲尼，立曹后。

道粹曰：景祐初，內寵頗盛，上體多疾，司諫滕宗諒上疏曰：「陛下日居深宮，留連荒宴，臨朝則多倦色，政事如不挂聖懷。」坐是出知信州。又曰：呂許公見上體不安，故擢允讓管勾宗室，蓋換西班官皆公之策也。故時自借職十遷至諸司副使，及換西班官，自率府副使因遷爲蕃郡刺史，俸祿十倍于前，國再盛所于今爲盛。（案此下似有闕文。）

又曰：范諷性倜儻，好直節，不拘細行，自在場屋，與韓瀆、滕宗諒遊，已有軒輊之名。及爲中丞九載，張士遜援呂夷簡，夷簡引己至二府，夷簡忌其剛亢，久之不敢引，諷憤激，求出知兗州，將行，謂上曰：「陛下朝中無臣，一旦紀綱大壞，然始召臣，將無益。」夷簡銜之，故尋被貶謫。

呂相在中書，奏令參知政事宋綬編例，又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爲相矣。」

涑水記聞卷四

叔譚爲余言，嘗通判定州，佐王德用。是時契丹主在燕京，朝廷發兵屯定州者幾六萬，居逆旅及民家。閭塞城市，未嘗有一人敢喧譁縱横者。將校相戒曰：吾輩各當務斂士卒，勿令擾我菩薩。一旦，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喧譁紛擾，監官懼，逃隱。有四卒以黑米見德用，德用曰：汝從我。當自入倉視之，乃往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此輩見所給米腐黑，以爲所給盡如是，故喧譁耳。專副對曰：然，某之罪也。德用叱從者杖專副人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之物，不給與汝輩，當棄之乎？汝何敢乃爾喧譁？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死罪。德用又叱：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使者拜流汗，乃舍之。倉中肅然，僚佐皆服其能處事。

翰林學士曾公曰：景祐末，河東地震，京師正月雷，上憂災異，深自貶損。秘書丞國子監直講林瑀上言：災異有常數，不足憂。又依附周易，推衍五行陰陽之言，上之。上素好術數，觀瑀書，異之，欲爲遷官。參知政事程琳以爲不可，乃賜緋章服。瑀時兼諸王宮教授，琳因言瑀所挾多圖緯之言，不宜與宗室遊，乃罷宮職。上每讀瑀書，有不解者，輒令御藥院批問，瑀因是得由御藥院關說于上，大抵皆諂諛之辭，緣飾以陰陽，上大好之。會天章閣待制闕，講官李淑等薦史館檢討王洙，書在中書，未行，一旦，內以瑀充侍讀。是時呂夷簡雖惡瑀，欲探觀上意用瑀堅否，乃曰：瑀、上所用，洙、臣下所薦耳，不若並進二名，更請上擇之。衆以爲

然。明日，以洙、瑀名進。上曰：王洙何如？夷簡對曰：博學明于經術。上曰：吾已命瑀矣，若何？夷簡曰：請並用二人。乃俱拜天章閣侍講。瑀侍上數年，專以術數悅上，薦徐復善易，召至闕下，拜官不受。瑀與撰天文會元圖上之，言自古興帝即位，皆乾卦御年，若漢高祖、太祖皇帝亦然。上以其書問御史中丞賈昌朝，對曰：臣所不曉。瑀與昌朝辨于上前，由是與昌朝不協。上問瑀：太祖即位之年在何卦？瑀對：乾卦。又問：真宗？亦然。上由是不樂，益厭瑀之迂誕。昌朝因劾奏瑀爲儒士，不師聖人之言，專挾邪說，罔惑上聽，不可在近侍。有詔落侍講，通判饒州，後知成州，坐事失官，遂廢于世。

傅求曰：皇祐二年，詔陝西揀閱諸軍及新保捷，年五十以上，若短小不及格四指者，皆免爲民。議者紛然，以爲邊事未可知，不宜減兵，又云停卒一旦失衣糧，歸鄉閭，必相聚爲盜賊，緣邊諸將爭之尤甚。是時文公執政，龐公爲樞密使，同執行之不疑。是歲，陝西所免新保捷凡三萬五千餘人，皆歡呼返其家。其未免者，尚五萬餘人，皆悲涕，恨己不得去。求曰：陝西緣邊計一歲費七十貫錢養一保捷，是歲凡減二百四十五萬貫，陝西之民由是稍蘇。

又曰：慶曆初，永叔、安道、王素俱除諫官，君謨以詩賀曰：御筆新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當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謨猷裨帝力，直須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俱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三人以其詩薦于上，尋亦除諫官。

張侍郎曰：陳執中以前兩府知青州，兼青齊一路安撫使，轉運使沈邈、陳巡古之徒輕之，數以事侵執中。

書以卒數萬餘侵青州城，民間苦之。集賢校理李昭遘上言執中之短，詔以昭遘疏示之，執中慚懼，上疏求江淮小郡，詔不許。會賊王倫起沂州，入青州境，執中謂青齊捉賊傅永吉曰：沂州、君所部也，今賊發部中，又不能從，君罪大矣。永吉懼，請以所部兵追之，自謂必得賊。自青齊歷楚泗、真揚，入淮南，永吉自後躡兵驅之，賊聞後有兵，不敢止舍，比至淮南，賊疲敝不能進，黨與稍散，永吉追擊，盡殺之。上聞之，嘉永吉，以爲能，超遷閤門通事舍人，又遷閤門使，入見，許升殿。上稱美永吉獲倫之功，永吉對曰：臣非能有所成也，皆陳執中授臣節度，臣奉行之，幸有成耳。因極言陳執中之美，上益多永吉之讓，而賢執中，因問永吉曰：執中在青州凡幾時？對曰：數歲矣。未幾，上謂宰相曰：陳執中可爲參知政事。于是諫官蔡襄、孫甫等爭上言：執中剛愎不才，若任以政，天下之不幸。上不聽，諫官爭不止，上乃命中使齎敕誥即青州授之，且諭意曰：朕欲用卿，舉朝皆以爲不可，朕不惑人言，力用卿耳。明日，諫官復上殿，上作色迎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耶？朕已召之矣。諫官乃不敢復言。中使至青州，諭上旨，執中嗚泣謝恩。既至中書，是時杜衍、章得象爲相，賈昌朝與執中參知政事，凡議論，執中多與之立異。蔡襄、孫甫所言既不用，因求出，事下中書，甫本衍所舉用，于是中書共爲奏云：今諫院闕人，乞且留二人供職。既奏，上頷之。退歸，即詔吏出劄子，令襄、甫且如舊供職。衍及得象既署，吏執劄子詣執中，執中不肯署，曰：嚮者上無明旨，當復奏，何得遽令如此？吏還白衍，衍取劄子壞焚之。執中遂上奏云：衍黨顧二人，苟欲令其在諫署，欺罔擅權。及臣覺其情，遂取劄子焚之以滅迹，懷姦不忠。明日，衍左遷尚書左丞，出知兗州，仍即日發遣。賈昌朝爲相，蔡襄知福州，孫甫知鄧

州。頃之，得衆出知陳州，執中遂爲相。

又曰：執中之爲相也，葉清臣爲翰林學士，草其制詞，少所褒美。慶曆六年夏，清臣以翰林侍讀學士自揚州移知汾州，過京師，袖麻詞草于上前，自陳曰：臣代王言，不敢虛美。皆執中爲相，才德實無可言，執中以是怨臣，故徙臣自揚州移臣汾州，水陸數千里，臣誠無訴，惟陛下哀之。改知澶州。至官未逾月，改知青州。明年夏，參政殿學士程琳自知永興軍府移青州，執中復奏移清臣自青州移永興軍。清臣官時爲戸部郎中，上命遷諫議大夫。執中曰：故事，兩制自中書郎中遷左右郎，今遷諫議大夫，太優，乞且令兼龍圖閣學士。上許之。故事，新除知永興軍府者，皆有錫賚。執中復曰：清臣近已得賜。遂不與。清臣愈怏怏，過京師，復于上前力言執中之短。上疏及自陳者不可勝數，辭龍圖閣學士不受。上命與之錫賚，亦不受。既而給赴長安。上遇執中亦如故。或曰：往者執中自諫官左遷，乘舟東下，清臣自兩浙罷官歸，道中相遇，而爭泊舟之地，遂相忿，嘗以是有隙，所從來遠矣。

又曰：天章閣待制張昷之爲河北都轉運使，保州界河巡檢兵士，常以中貴人領之，與州抗衡，多驕蹇不相平。州常下之。其士卒驕悍，糧賜優厚，雖不出巡徼，常廩口食，通判石待擧以爲虛費，申轉運使罷之。士卒怨怒，遂作亂，殺知州、通判等。梟待擧首于木上，爭共射之，箭不能容，則拔去更射。推都監爲主，不從，即以鋒刺之，洞心，刃出于背。又推監押韋貴，貴曰：若必能用吾言，乃可。衆許之，遂立貴爲主。貴以言諭之，令勿動倉庫及妄殺人，且說之以歸順朝廷。會朝廷遣知制誥田況賫詔諭之，況遣人于城下喻與賊語，出詔示之。賊終狐疑不信，稍近城，則射之，不能得其要領。有殿直者，徑躍遂詣城下，謂賊曰：我班

行也，汝下索，我欲登城就汝語。賊乃下索，即援之登城，謂賊曰：我班行也，豈不自愛，苟非誠信，肯至此乎。朝廷知汝非樂爲亂，由官吏遇汝不以理，使至此。今赦汝罪，又以賜秩賞汝，使兩制大臣齎詔書來諭汝，尚疑之，豈有詔書而不信耶。兩制大臣而爲誕妄耶。辭氣雄辯，賊皆相顧動色，曰：果如此，更使一二人登城。即復下索，召其所知數人登城，賊于是信之，爭投兵下城降。即日開門，大軍入，收後服者一指揮而坑之，餘皆勿問。殿直加閤門祗候。

保州城未下之時，有中貴人楊懷敏（〔案〕宋朝事實作楊懷德。）與張昷之不協，在軍中密奏云：賊于城上呼云，斬張昷之首，我當降。願賜昷之首以示賊，宜可得。上從之，遣中使准劍往，即軍中斬昷之首以示賊。是時，參知政事富弼宣撫河北，遇之，即遣中使復還，且奏賊初無此言，是必怨讎者爲之耳。今有之，若以一卒之故，斬都轉運使頭，此後政令何由得行。上意乃解，昷之落職，知虢州。

王逵者，屯田郎中李壘僕夫也。事壘久，親信之。既而去爲應募兵，以選入軍伍。凡十餘年，會壘以子學妖術妄言事，父子被繫御史臺獄，上怒甚，治獄方急，壘平生親友無人敢餉問之者。逵日夕守臺門不離，給飲食，候伺問者四十餘日。壘坐貶南恩州別駕，仍即時監防出城，諸子皆流嶺外，逵追送之，防者逐之，逵曰：我主人也，豈得不送之乎。壘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從者皆辭去，曰：某不能從君之死鄉也。數日，壘感憤自死，旁無家人，逵使舁守其屍，出爲之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爲流涕。殯于城南佛舍，

然後去。嗚呼，逵誠賤隸也，非知有古忠臣烈士之行，又非矯迹求名以取爵祿也，獨能出于天性至誠，不顧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始終無倦如此，豈不賢哉。嗟乎，彼所得于壘，不過一飯一衣而已，今世之士大夫，遊因人之力，或致位公卿，已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側足，戾目寂之，猶懼其禍之將及己也，若投猛犬，遠避去之，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優恤振救耶。彼雖紆然衣冠，類君子哉，稽其行事，則此僕夫必羞之。

王舉曰：解鹽之利，唐氏以來，可以半天下之賦。神功以此法令嚴峻，民不敢亂煮煉，官鹽大售。真廟以降，稍刑罰寬，聚斂，私鬻多，官利日耗。章獻時，衆議還人，始建通商之策，大臣陳堯咨等多謂不便，章獻力欲行之，廷謂大臣曰：聞外多苦鹽鹹，信否。對曰：惟御膳及宮中鹽苦耳，外間皆是土鹽。章獻曰：不然，御膳亦多土，鹽不可食，欲爲通商，則何如。大臣皆以爲必如是，縣官所耗失利甚多。章獻曰：雖棄數千萬之耗，何害。大臣乃不敢復言。于是命將度與三司詳定，卒行其法。詔下，各都之民，皆作歲聖恩齋。慶曆初，范祥復建議，官自運鹽于諸州賣之。八年，范祥又請令民入錢于邊，給鈔請鹽，朝廷從之，擢祥爲陝西提刑。

又曰：太宗初築塘泊，非以限幽薊之民，蓋欲遏敵寇之奔軼，使出一塗，見易制耳。及楊懷敏爲水利，乃欲可以限絕契丹，陸塞其北，而稍注水益之，漫衍而南，侵溺民田無有限極，其間合處又三十四里，而闊者密相比，以朝廷有決溺之役，敵自梁門遂城之間，積薪土爲甬道而來，曾不留行，又況冰凍及自西山鹹不合處，則足以明其無益矣。去歲，河決商胡，河朔水災，所以甚于往前者，以河流入塘泊，堰有缺處，敵補之水，不能北流，則愈南徙也。（〔案〕此條有訛脫字句。）

梁適曰：杜杞在廣南，誘宜州蠻數千人，飲以曼陀羅酒，醉而殺之，以書詫于寮友，自比馬援曰：此不足以

爲吾功，方能辦西北，願未得施耳。時言事者爭言杞爲國家行不信于蠻夷，獲小忘大，朝廷詰杞之所殺蠻數，爲郎洞中殊之耶，以金帛召致耶。杞不能對，亦有陰爲之助者，故得不坐。然杞自虞部員外郎數年，位至兩制。（〔案〕杜杞殺五溪蠻事，已見前卷，此條疑出，而詞句略有不同。）

孫奭，字宗古，博平人。幼好學，博通書傳，善講說。太宗擢拔中九經及第，再調大理評事，充國子監直講。太宗幸國子監，詔奭說尚書說命三篇。奭年少位下，然音讀詳明，帝稱善，因歎曰：天以良弼賚商，朕獨不耶。因以切勵輔臣，賜奭緋章服，累遷都官員外郎，侍諸王講，賜紫章服。

眞宗即位，命中書門下諭奭欲任以他官，奭對不敢，辭爲諸王侍講，頃之，自職方員外郎除工部郎中，充龍圖閣待制。會眞宗幸亳州，謁太清宮，奭上書切諫，眞宗不納，遂爲解疑論以示羣臣。俄知密州，轉左諫議大夫，知河陽，還，爲給事中。奭以父年九十，乞解官侍養，詔知兖州，上即位，召還，以工部侍郎爲翰林侍講學士，預修先朝實錄。丁父憂，起復舊官。久之，改兵部侍郎，兼龍圖閣學士。奭每上前說經，及亂君亡國之事，反覆申繹，未嘗避諱，因以規諷，又撰五經切治道者爲五十篇，號經典徽言，上之，並撰逸爲圖，乞施便坐，爲觀戒之助。時章獻明肅皇太后每五日一御殿，與上同聽政，奭因言古帝王早暮見，未有曠日不朝，陛下宜每日御殿，以覽萬幾。奏留中不報。上與太后雅敬重之，每進見，常加禮。久之，上表致仕，上與太后御承明殿，委曲致諭，不聽所請，因詔與龍圖閣學士馮元講老子三章，禮部尚書晏殊進讀唐史，各賜帛

二百匹。改工部尚書、知兗州。侍宴太清樓，近臣皆預。儀出御飛白書賜羣臣，中書門下樞密院大字一軸，諸學士以下小字各二軸，惟奭與太子少傅致仕晁迥大小兼賜焉。詔羣臣賦詩。翌日，奭入謝承明殿，上令講老子三章，賜襲衣、金帶、銀鞍勒馬。及行，賜宴于瑞聖園，上賦詩餞行，詔近臣賦詩，士大夫以為榮。耕籍恩，改禮部侍郎。是歲，奭表乞致仕，病甚，戒其子不納辭表，曰：「無令我死婦人之手。」年七十有四。諡曰宣。奭累勤方直，議論有根柢，不肯隨衆雷同。真宗已封禪，符瑞屢降，羣臣皆歌頌盛德，獨奭正言諫諍，毅然有古人風。宋又定著論語、爾雅、孝經正義，請以孔穎達書鏤板，復鄭氏所注月令。（案）唐開元中，刪定月令，李林甫注之，列行于宋。景祐初，從奭言復舊。初，五郊從祀不設席，藉不施羅薦，時變飲福用一尊，不設三爵，登歌不徹，祀昊天上帝外，級止十七位，享先農在所殺之前，上丁釋奠無三獻，宗廟不備二舞，奭皆言其謬闕，並從增改云。又建言：禮家六天帝止是天之六名，實則一帝，今位號重複，不合典禮，冬至祈穀五帝並祀，設五帝，不設昊天帝位，乞與羣臣議，不行。撰鹵簿記、鐃歌、樂記圖、五經節解、五服年月，傳于時。三子：瑞，虞部員外郎；珙，衛尉寺丞，早卒；瑜，殿中丞。

伯京曰：馮元、孫奭俱以儒業稱，調進士，奭諸科及第。奭數上疏直諫。真宗末，侍東宮，天聖初，皆為侍讀學士。十年，奭因請老，詔不許，奭請不已，乃罷禮部尚書，知兗州。上宴太清樓下以餞之，又詔兩制三館餞于祕閣。奭已辭所行，詔追餞席于瑞聖園。先是，言兩制者中丞不預，王時為中丞，恥之，曰：「朝廷盛事也，吾不可以不預。」上疏請行，詔許之。上又賜御書以寵之。卒于兗州。元性儉素，判國子監，公儲日以其家所賜酒充事而取直以歸，人以此少之。無子，死之日，家貲鉅萬。子高曰：故事，直學士以上皆賜金帶。孫奭羸老不勝其重，詔特聽服犀帶而賜金帶。

張遜晦之曰：十一月，夏虜寇承平寨，都鈐轄許懷德卻之。寇曰：「來月見延州城下。」范雍懼，請濟師。十二月，以甲五千來，留半月，寇無鬭。正月初，遣屯華池。寇又聲言由保安來，懷德與承平部署石元孫、鈐轄黃德和屯保安以禦之，李貴贏食士債之。十七日，寇聲言取金明，與其甲以侯速衰，不至，釋而歸。十八日四鼓，寇奄至，士叛，擇其騎入延。十九日，寇及城下。先是，雍期寇且至，亟呼劉平至自華池赴難。會大舉，平兼行過保安，元孫、德和以其甲巡夕宿白巾，未知寇及郭。二十日五鼓，平合東議雍師。裨將郭遵曰：「吾未識寇深淺，而聲進必敗，請先止此，偵而進。」平叱曰：「豎子敢沮，乃爾怯，汎吾軍。」遂呼馬乘去，士未備食，踐突行數十里。寇偽為雍使督進，且曰：「寇已至遵隘。」宣以萬騎引兵平偕之，遂泊屯五龍川，據高自守。二十一日，寇以羸兵先犯之，遂陷陣搏戰，仁誠而返，已而再至，平軍少利。比晚，復至，為兩翼以挾之，德和乃以數千人南遁，平軍遂敗，寇圍而殲之，遵等死。二十二日旦，呼元孫以殘卒數千自困。夜四鼓，賊環營呼曰：「如許殘兵，不降何待？」平旦，賊騎自山四出，絕官軍為二，平與元孫俱被執，平不復食，死于興州。雍以實狀聞，乃斬德和腰，貸平、元孫家。（案）宋史劉平傳：初，德和言平降賊，朝廷發禁兵圍其家，文彥博鞫於河中，具得其實，遂釋其家，德和坐腰斬，而延州吏民亦證劉平戰沒狀，遂贈劉方軍節度使兼侍中，諡壯武，其後得平在興州未死，及石元孫歸，乃知平沒于興州，所載誠此較詳，而大略知合。初，雍辟許用章自副延州，破賊圍，雍召用章問計，對曰：「惟有死爾，尚何言？」會其夜寇大作，賊撤城下兵去。用章以嘗勸雍棄延州，詔杖流。雍遂知安州。（案）許用章，原本脫注，東都事略附范雍傳云：臨邛人，以

進士起家，累遷藩府，攝職以屬，寶州，與范仲淹經略延州，仲淹所薦于朝，因說亦以為言，起監陝州酒，降知鄜州，終都官員外郎，與韓琦所記，宋祁，今並附其注。

又曰：十月一日，涇原部署葛懷敏、鈐轄李知和以甲七萬出屯瓦亭，裨將劉賀以胡三萬從行，留且半月，遂攻平定。平定守郭固、鎮戎守曹瑛（案）東都事略及宋史並作曹英。皆來請援。十日，進屯鎮戎，李知和請郭固請救之，懷敏未應，知和請與英先進，曰：「君亦無庸人，今能偷安，我不能也。」十日，遂以甲進，寇以羸旅餌知和，告勝相繼，軍中心躍。十日，知和至平定十里，為寇所狎，東告懷敏，遂以大軍赴之，適至平定，知和已敗還，軍中憂寇繼至，趙珣以數千騎旁出欲邀之，寇乃退。自是寇每夕出軍後呼噪，軍中閉壁滅火，且輒徹去，糧道絕。十日，懷敏諸將皆欲遁走，珣曰：「來夜寇必有伏，若由籠竿往，彼無險，且非所虞。」自將雜至四鼓，不決。珣憤，欲斷指，衆解之，因罷。比明，中軍已行，衆從之，寇躡其後，為方陣而行，及定川，寇分為二，追自兩旁截之，軍絕為三，中殲，前軍脫者十二三，後軍自籠竿盡免。（案）此下脫佚未盡。宋史附趙珣于史紹傳，附葛懷敏于父霸傳，曹英、李知和、王保、王文、許思純、李良臣等皆遇害，贈官有差。

西鄙用兵，許公（呂夷簡）當國，增兵四十萬，及文公（彥博）為相，龐公（籍）為樞密使，減陝西保捷八萬。

儂智高破嶺南十四州，狄青平之。

文公能三薦接伴，不使侵擾河北，將使大悅。

趙抃上言：陳相不學無術，措置顛倒，引用邪佞，酬私隙，排斥善良，很復任情，家聲狼籍，招延十……等八事。

涑水記聞卷五

明道二年四月己未，呂夷簡罷爲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上與呂夷簡謀，以夏竦等皆莊獻太后之黨，悉罷之。（案：宋史呂公綽傳，初謚眞宗元后，曾曰莊，以公綽言，眞宗謚章聖，而后曰莊，非禮，乃更爲章。此書稱莊獻、稱章獻，前後不一，今悉仍原文。）退告郭后。郭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并夷簡罷之。是日，夷簡押班，聞唱其名，大駭，不知其故。夷簡素與內侍副都知閻文應相結，使爲中詗，久之，乃知事由郭后。

十月戊午，張士遜罷。呂夷簡復入相。上以張士遜等在相位，多不稱職，復思呂夷簡。會上莊獻太后謚，還，過樞密使楊崇勳飲酒，致班退失時，罷士遜爲左僕射，崇勳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復以夷簡爲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

初，莊獻太后稱制，郭后恃太后勢，頗驕橫。後宮多爲太后所禁遏，不得進。太后崩，上始得自縱，適美人尚氏、楊氏尤得幸。尚氏父自所由除直殿，賞賜無算，恩寵傾京師。郭后妒，屢與之忿爭。尚氏嘗於上前有侵后不遜語，后不勝忿，起批其頰，上自起救之，后誤批上頸，上大怒。閻文應勸上以爪痕示執政大臣而謀之。上以示呂夷簡，且告之故。夷簡因密勸上廢后。上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乘輿乎？廢之，未損聖德。上未許。外人籍籍，頗有聞之者。左司諫、秘閣校理范仲淹因登對，極陳其不可，且曰：宜早息此議，不可使有聞于外也。夷簡將廢后，奏請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十二月乙卯，稱皇

后請入道，賜號淨妃，居別宮。有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孔道輔，怪閤門不受章奏，遣吏詗之，始知其事。未降詔。丙辰，與范仲淹帥諸臺諫詣閤門請對，閤門不爲奏。道輔欲自宣祐門入，趨內東門，宦官者闔扉拒之。道輔拊門銅環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我曹入諫？宦者奏之，須臾，有旨令臺諫欲有所言，宜詣中書附奏。道輔等悉詣中書，論辨喧譁。夷簡曰：廢后自有典故。仲淹曰：相公不過引漢光武勸上耳，此漢光武失德，又何足法耶？其餘廢后皆昏君所爲。主上躬堯舜之資，而相公更勸之效昏君所爲乎？夷簡拱立曰：茲事明日請君更自登對力陳之。道輔等退，夷簡即爲救狀，貶出道輔等。故事，中丞罷，須有告詞，至是直以敕除之。道輔等始還家，敕尋至，遣人押出城。

十一月戊午，故后郭氏薨。后之獲罪也，上直以一時之忿，且爲呂夷簡、閻文應所譖，故廢之。既而悔之。后出居瑤華宮，章惠太后亦逐楊、尚二美人，而立曹后。久之，上遊後園，見郭后故肩輿，悽然傷之，作慶金枝詞，遣小黃門賜之，且曰：當復召汝。夷簡、文應聞之，大懼。會后有小疾，文應使醫官故以藥發其疾，疾甚，未絕，文應以不救聞，遽以棺斂之。王伯庸時爲諫官，上言郭后未卒數日，先具棺器，請推按其起居狀，上不從，但以后禮葬于佛舍而已。

始平公自鄆徙并，過京師，謁上。時上將用文富爲相，以爲得人，謂公曰：朕新用二相，如何？公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而用之，甚副天下之望。上曰：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于富弼，萬口同詞，皆曰賢相也。始平公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詳知所爲，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耳。況前者被謗而出，今當益畏慎矣。富弼頃爲樞密院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有與之爲恩者，故交口譽之，冀其進用，而已有所利焉。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祿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概之，則向之譽者將轉爲謗矣。此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之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可致也。上曰：卿言是也。

慶曆四年三月癸亥朔，丁卯，上曰：楊安國、趙師民皆醇儒，乃昔時選度之比，久侍經筵，各宜進職。于是安國加直龍圖閣，仍賜紫。又以安國新除母服，家貧，賜金百兩。師民充天章閣侍讀，仍賜緋。

呂許公疾病，仁宗剪髭爲藥以賜之，又手詔以問羣臣可任兩府者，其親遇如此。

文公爲相，楊公爲樞密使，以國用不足，同議省兵，于是揀放爲民者六萬餘人，減其衣糧之半者二萬餘人。衆議紛然，以爲不可。樞呂言、李昭亮尤甚，皆言衣食于官久，不願爲農，又皆習弓刀，一旦散之閭閻，必皆爲盜賊。上亦疑之，以問二公。公曰：今公私困竭，上下皇皇，其故非他，正由畜養冗兵太多故也。今不省去，無由蘇息。萬一果有聚爲盜賊者，二臣請以死當之。既而昭亮又奏：兵人揀放，所以如是多者，大抵皆縮頸曲腰，詐爲短小，以欺官司耳。公乃實兵人，苟不樂歸農，何爲詐欺如此？上意乃決，邊儲由是稍蘇。後數年，王德用爲樞密使，許懷德爲殿前都指揮使，復奏選廂軍以補禁軍，增數萬人。

狄青既破儂智高，平邕州，上甚喜，欲以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宰相龐籍曰：昔太祖時，慕容延釗將兵一舉得荊南湖南之地，方數千里，兵不血刃，不過遷官加爵邑，賜金帛，不用爲樞密使也。曹彬平江南李煜，欲

求使相。太祖不與。曰。今西有河東。北有幽州。汝爲使相。那肯復爲朕死戰耶。賜錢二十萬貫而已。祖宗重名器如山嶽。輕金帛如糞壤。此陛下所當法。今青奉陛下威靈。殄戮兇醜。克稱聖心。誠可褒賞。然方于延鈞與彬之功。則不逮遠矣。遂用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則青名位極矣。寇盜之變。不可前知。萬一他日青更立大功。欲以何官賞之哉。且樞密使高若訥無過。若之何罷之。不若且爲之移鎭。加檢校官。賜之金帛。亦足以酬青之功矣。上曰。向者諫官御史言。若訥舉胡恢書石經。恢狂險無行。又若訥前導者毆人致死。可謂無過乎。龐公曰。今之庶僚。舉選人充官未遷官者。猶不坐。況若訥大臣舉恢以本官書石經。未嘗有所遷也。奈何以此解其樞務哉。若訥居馬上。前導去之甚遠。不幸毆人至死。若訥歸執之以付開封。正其法。若訥何罪哉。且諫官御史上言之時。陛下既已赦若訥不問矣。今乃追舉以爲罪。無乃不可乎。參知政事梁適曰。王則止據貝州一城。文彥博攻而拔之。猶爲宰相。儂智高擾亂廣南兩路。青討平之。爲樞密使何足爲過哉。籍曰。貝州之賞。當時論者已嫌其太重。然彥博爲參知政事。若宰相有闕。次補亦當爲之。況有功乎。又國朝文臣爲宰相。出入無常。武臣爲樞密使。非有大罪。不可罷也。且臣不欲使青爲樞密使者。非徒爲國家惜名器。亦欲保全青之功耳。青起于行伍。驟擢爲樞密副使。中外洶洶。以爲朝廷未有此比。今青立大功。言者方息。若又賞之太過。是復召衆言也。爭之累日。上乃從之。曰。然則更與其諸子官何如。籍曰。昔衞青有功。四子皆封侯。此固有前世之比。無傷也。于是以青爲護國軍節度使河中尹。加檢校太傅。諸子皆超遷數官。賞賜金帛甚厚。後數月。兩府奏事。上顧籍笑曰。卿前日商量除狄青官深合事宜。可謂深遠之慮矣。是時適當以若訥爲樞密使。位在己上。宰相有闕。若訥當次補。而武臣雖爲樞密使。不妨己進補。故于上前爭之。既不能得。退甚不懌。乃密爲奏言狄青功大賞之太薄。無以勸後。又密令人以上前之語告青。又使語內侍省押班石全斌。使于禁中自訴其功。及言與孫沔褒賞太薄。許爲外助。上既日日聞之。不能無信。頃之。上忽對兩府謂籍曰。平蠻之功。前日賞之太薄。今以狄青爲樞密使。孫沔爲樞密副使。石全斌先給觀察使俸。更候一年。除觀察使。高若訥優遷一官。加觀文殿學士。罷之經筵。又言張堯佐亦除宣徽使。聲色俱厲。籍錯愕對曰。容臣等退至中書商議。明日再奏。上曰。勿往中書。只于殿門閤內議之。朕坐于此以候之也。若訥時爲戶部侍郎。籍乃與同列議于閤內。以若訥爲尙書左丞。加觀文殿學士。兼侍讀。其餘皆如聖旨。入奏之。上容色乃和。遂下詔行之。

始平公定州歸朝。既入見。退詣中書白執政以求致仕。執政曰。康寧如是。又主上意方厚。而求去如此之堅。何也。始平公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厭棄。然後去。乃不得已也。豈得爲止足哉。因退歸私第。堅臥不起。自青州至是三年。凡七上表。其劄子不勝數。朝廷乃許之。以太保致仕。是時。論者皆謂公精力克壯。未必肯決去。至是乃服。

嘉祐元年。正月甲寅朔。上御大慶殿。立仗朝會。前夕。大雪至曉。宮架折。上在禁庭。跣禱于天。及旦霽。百官就列。既捲簾。上暴感風眩。冠冕欹側。左右復下簾。或以指抉上口出涎。乃小愈。復捲簾。趣行禮而罷。戊午。宴契丹使者于紫宸殿。平章事文彥博奉觴詣御榻上壽。上顧曰。不樂耶。彥博知上有疾。猝愕無對。然尙

能終宴。己未。契丹使者入辭。置酒紫宸殿。使者入至庭中。上疾呼曰。趣召使者升殿。朕幾不相見。語言無次。左右知上疾作。遽扶入禁中。文彥博遣人以上旨諭契丹使者云。昨日宮中飲酒過多。今不能親臨宴。遣大臣就驛賜宴。仍授國書。彥博與兩府俟于殿閤。久之。召內侍都知史志聰鄧保吉等問上至禁中起居狀。志聰對以禁中事嚴密。不敢泄。彥博怒叱之曰。主上暴得疾。係社稷之安危。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耶。自今疾勢增損。必一一見白。仍命直省官引至中書取軍令狀。志聰等素謹願。及夕。諸宮門白下鎖。志聰曰。汝曹自白宰相。我不任受其軍令。庚申。兩府留宿東閣小殿門起居。上自禁中大呼而出曰。皇后與張茂則謀大逆。語極紛錯。宮人扶侍者皆隨上而出。謂宰相曰。相公且爲天子肆赦消災。兩府退。始議下赦。茂則內侍也。上殊不喜。聞上語。即自縊。左右救解。得不死。文彥博召茂則責之曰。天子有疾。譫言耳。汝何遽如是。汝若死。使中宮何所自容耶。令常侍上左右。毋得輒離。曹后以是亦不敢輒近上左右。諸宮主最長（案：諸宮主當是周陳國公主。）時已病心。初不知上之有疾。更無至親在上側者。惟十閤宮人侍奉而已。既不能省事。兩府但相與議定。稱詔行之。兩府以上弱不寧。欲留宿宮中而無名。辛酉。文彥博建議設醮祈禳于大慶殿。兩府晝夜焚香。設幄于殿之西廡。史志聰等白。故事兩府無留宿殿中者。彥博曰。今何論故事也。壬戌。上疾小間。暫出御崇政殿以安衆心。癸亥。賜在京諸軍月支錢。兩府求詣寢殿見上。史志聰難之。平章事富弼責之。志聰等不敢違。是日兩府始入福寧殿臥內奏事。兩制近臣日詣內東門起居。百官五日一入。甲子。赦天下。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求見。執政白事。文彥博曰。此際宮門何可夜開。詰旦。素入白有卒告都虞候欲爲變者。執政欲收捕按治。彥博曰。如此則張皇驚衆。乃召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問之曰。都虞候某甲者何如人。懷德曰。在軍職中最爲謹良。彥博曰。可保乎。曰可保。彥博曰。然則此卒有怨于彼。誣之耳。當亟誅以靖衆。衆以爲然。彥博乃請平章事劉沆判狀尾。斬于軍門。及上疾愈。沆譖彥博于上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狀呈上。上意乃解。先是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胡河穿六漯渠入橫隴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結內侍右班副都知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兩府聚處于大慶殿庭。執狀抗言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文彥博知其意有所在。未有以制也。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等以其狀白宰執。彥博視而懷之。不以示同列。同列間不以告。既而召二人而詰曰。汝今日有所言乎。對曰。然。彥博曰。天文變異。汝職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欲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爾。二人退。彥博乃以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妄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漯于京師方位。彥博復遣二人。武繼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不敢輒妄言。有人教之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漯。恐治前罪。乃更言六漯在東北。非正北。無害也。戊辰以後。上神思浸清。然終不語。羣臣奏事。大抵首肯而已。壬申。罷醮。兩府始分番歸第。各宿其二府。二月癸未朔。甲申。詔惟兩府近臣候問于內東門。餘悉罷之。甲辰。上始御延和殿。自省府官以上及宗室皆入參。丙午。百官奏賀康復。

貢父曰，章獻劉后本蜀人，善播鼗。蜀人宮美〔案〕李攸宋朝事實及宋史后妃傳，並作龔美。攜之入京，美以鍛銀爲業。時眞宗爲皇太子，尹開封，美因鍛得見太子。語之曰，蜀婦人多才慧，汝爲我求一蜀姬。美因納后于太子，見之，大悅，寵幸專房。太子乳母惡之。太宗嘗問乳母，太子近日容貌瘦瘠，左右有何人。乳母以后對。上命去之。太子不得已，置于殿侍張耆之家，耆避嫌，遂不敢下直。未幾，太宗宴駕，太子卽帝位，復召入宮。

劉貢父曰，眞宗將立劉后，參知政事趙安仁以爲劉后寒微，不可以母天下，不如沈德妃，出于相門。上雖不樂，而以其守正，無以罪也。他日，上從容與王冀公論方今大臣誰最爲長者，冀公欲擠安仁，乃譽之曰，無若趙安仁。上曰，何以言之。冀公曰，安仁昔爲故相沈義倫所知，〔案〕宋史沈倫傳，沈名義倫，以與太宗名下字同，止名倫。此仍作義倫，當是因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改名，有諱避名二字，今不必避也。至今不忘舊德，常欲報之。上默然，明日，安仁遂攺政事。

王旦太尉薦寇萊公爲相，萊公數短太尉于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理當然，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萊公在藩鎮，嘗因生日搆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爲人所奏。上怒甚，謂太尉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太尉徐對曰，準誠能，無如騃何。上意遂解，曰，然，此正是騃耳。遂不問。及太尉疾亟，上問以後事，惟對以早宜召寇準爲相云。〔[illegible]〕

錢晉元曰，眞宗末，王冀公每奏事，或懷數奏，出其一二，其餘皆匿之。既退，以意稱聖旨行之。嘗與馬知節俱奏事上前，冀公將退，知節目之曰，懷中奏何不盡出之。

張乖崖嘗言使寇公治蜀，未必如詠，至如澶淵一擲，詠不敢爲也。深歎服之云。〔晉公〕

邢惇，雍州人，以學術稱鄉曲，家居不仕。眞宗末，以布衣召對，問以治道，惇不對。上問其故，惇曰，陛下東封西祀，皆已畢矣，臣復何言。上因除試四門助教，遣歸。惇衣服居處，一如平日，鄉人不覺其有官也。既卒，人見其敕與廢紙同束屋梁間云。〔晏元獻〕

涑水記聞卷六

馮拯，河南人，其父爲趙韓王守第舍。拯年少時，韓王見之，問此爲誰。其父對曰，某男也。韓王奇其狀貌，曰，此子何不使之讀書。其父遂使之就學。數年，舉進士。韓王爲之延譽，遂及第。太宗時，拯上書請立太子，太宗怒，謫之嶺南。久之，以右正言通判廣州事。其同官爲太常博士，署位常在拯下。寇萊公素惡拯，會覃恩，拯遷虞部員外郎，其同官遷屯田員外郎，以拯嘗謫，讓居其下。萊公見奏狀，怒，下省詰之曰，虞部署位乃在屯田之上，于法何據，趣以狀對。于是拯密奏言寇準以私憾專抑挫臣。呂端畏怯，不敢與爭，張洎又準所引用，朝廷之事，一決于準，威福自任，縱恣不公，皆如此。比上君〔一作省〕章奏，大怒，萊公由是出知鄧州。上又嘗讓呂端、張洎二人，皆頓首曰，準在中書，臣等備員而已。眞宗卽位，拯遂被用，至宰相。今上卽位，竄丁朱崖，罪竄之南荒，拯之力也。拯無文學，而性抗直，自峯發奢勝宜至侍郎云。〔垂之典〕

種放以處士召見，拜官，眞宗待以殊禮，名動海內，後謝歸終南山，恃恩驕倨甚。王嗣宗時知長安，見通判以下皆拜謁，放小俛，垂手接之而已。嗣宗內不平。放召其諸姪至，出拜嗣宗，嗣宗坐受之。放怒，嗣宗曰，向者通判以下拜君，君扶之而已，此白丁耳。嗣宗狀元及第，名位不輕，胡爲不得坐受其拜。放曰，君以手搏狀元耳，何足道也。嗣宗怒，遂上疏言放實空疎，才識無以踰人，專飾詐巧，盜虛名。陛下尊禮放，擬爲顯官，臣恐天下竊笑，益長澆偽之風。且陛下召魏野，野閉門避匿，而放陰結權貴以自薦達。因抉摘言放陰事

數條，上雖不之問，而待遇之意寖衰。齊州進士李冠嘗獻嗣宗詩曰：「終南處士聲名滅，邠土妖狐窟穴空。」王嗣宗不信鬼神，疾病，家人為之焚紙錢祈禱，嗣宗聞之，笑曰：「何等鬼神，敢問王嗣宗取枉法贓耶！」鄭獬云。

嗣宗性忌刻，多與人相迕，世傳嗣宗有恩讎簿，已報者則勾之，晚年交遊皆入讎簿。宋次道云。

林特本廣南[illegible]官，以勤為吏職，又善以辭色承上接下，官至尚書三司使、修昭應宮副使。是時，丁朱崖為修宮使，特一日三見，亦三拜之，與吏卒語，皆煦煦撫慰之，由是人皆樂為盡力，事無不齊集，精力過人，常通夕坐而假寐，未嘗解衣就枕云。劉元瑜

周王祐，章穆皇后也，真宗在藩邸時生，養禁中，從幸永安，還，得疾薨，時年十歲許。章穆悲感成疾，明年亦崩云。宋次道

李允則知雄州十八年。初，朝廷與契丹和親，約不修河北城隍，允則欲展州城，乃置銀器五百兩于城北神祠中，或曰：「城北孤迥，請多以人守之。」允則不許。數月，契丹數十騎盜取之，允則大怒，移牒涿州捕賊，因且築北城，契丹內慚，不敢止也。允則為長吏，于市中下馬往富民家，軍營與婦女笑語，無所間，然富民犯罪，未嘗稍貸假，契丹中機密事，動息皆知之，當時邊臣無有及者云。[illegible]

真宗不豫，寇萊公與內侍省都知周懷政密言于上，請傳位皇太子，上自稱太上皇，上許之，自皇后以下皆不預知。既而月餘無所聞，二月二日，上幸後苑，命後宮挑生菜，左右皆散去，懷政伺上獨處，衷懷小刀，要上所，跪奏曰：「臣前言社稷大計，陛下已許臣等，而月餘不決，何也？臣請剖心以明忠款。」因以刀割其胸，僵仆于地，流血淋漓，上大驚，因是疾作，左右扶輿入禁中，皇后命收懷政下獄，按問其狀，又于宮中實得萊公奏書傳位事，乃命親軍校楊崇勳等告云寇準、周懷政等謀廢上立太子，遂誅懷政而貶萊公。

寇萊公之貶雷州也，丁晉公遣使齎敕往，授之以錦囊，貯劍揭于馬前。既至，萊公方與郡官宴飲，驛使言狀，萊公遣郡官出迎之，中使避不見，入傳舍中，久不出，問其所以來之故，不答，上下皆惶恐，不知所為。萊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以敕示之。萊公乃從錄事參軍借綠衫著之，短纔至膝，拜受敕于庭，升階復宴飲，至暮而罷。

真宗晚年不豫，嘗對宰相盛怒曰：「昨夜皇后以下皆云蜀劉氏置朕于宮中。」衆知上眊亂誤言，皆不應。李迪曰：「果如是，何不以法治之？」良久，上悟曰：「無是事也。」章獻在幄下聞之，由是惡迪，初自給事中參知政事，除工部尚書平章事，既而貶官，十餘年歷諸侍郎，景祐初，復以工部侍郎入相云。趙子[illegible]

胡順之為浮梁縣令，民臧有金者，素豪橫，不肯出租，畜犬數頭，里正近其門，輒噬之，繞垣密植橘柚，人不可入，每歲，里正常代之輸租，前縣令不肯禁。順之至官，里正白其事，順之怒曰：「汝輩嫉其富，欲使之為仇耳，安有王民不肯輸租者耶？第往督之。」及期，里正白不能督，順之乃使快手繼之，又白不能，又使押司錄事繼之，又白不能，順之慎然曰：「然則此租必使令自納耶？」乃令里正聚藁，自抵其居，以藁塞門而焚之，臧氏人皆逃逸，順之悉令掩捕，驅至縣，其家男子年十六以上盡痛杖之，乃召謂曰：「胡順之無道，既焚爾宅，又杖爾父子兄弟，爾可速詣府自訴矣。」臧氏皆慴服，無敢詣府者，自是臧氏租常為一縣先。府常遣教練

使詣縣，順之聞之，曰：「是固欲來煩擾我也。」乃微使人隨之，陰記其入驛舍及受驛吏供給之物，既至，入謁，色甚倨，順之延與坐，徐謂曰：「教練何官耶？」曰：「本州職員耳。」曰：「應入驛乎？」教練使踧踖曰：「道中無邸店，暫止驛中耳。」又曰：「應受驛吏供給乎？」曰：「道中無芻糧，故受之。」又曰：「應與命官坐乎？」教練使乃趨下謝罪，順之乃收械繫獄，貫暗室中，以藁環其側，教練使不勝其苦。因順之過獄，呼曰：「令何不問我罪？」順之笑謝曰：「教練幸勿訝也，今方多事，未暇論也。」繫十日，然後杖之二十，教練使不服，曰：「我職員也，有罪當受杖于州。」順之笑曰：「教練使久為職員，殊不知法，杖罪不送州也。」卒杖之。自是府吏無敢擾縣者，雖惡之，然亦不能罪也。後有青州幕僚發麻氏罪，破其家，皆順之之力也，真宗聞其名，召至京師，除著作佐郎、洪州僉判。順之為人深刻無恩，至洪州，未幾，病目畏明，常以物帛蒙封，乃能出，若日光所爍，則慘痛徹骨，由是去官，家于洪州。專以無賴把持長短，淩轢細民，殖產至富。後以軍恩遷秘書丞，又上書得失，章獻太后臨朝，特遷太常博士，又以軍恩遷屯田員外，卒于洪州。順之，進士及第，頗善屬文云。[illegible]

青州臨淄麻氏，其先五代末嘗為本州錄事參軍，節度使廣納貨賂，皆令麻氏主之，積至巨萬，既而節度使被召赴闕，不及取所寄，麻氏盡有其財，由是富冠四方。真宗景德初，契丹寇澶州，其游兵至臨淄，麻氏率壯夫千餘人據堡自守，鄉里賴之全濟者甚衆，至今塞址尚存，謂之麻氏寨。兵退，麻氏斂器械，盡輸官，留十二三以衛其家。麻溫舒兄弟皆舉進士，館閣美官，家既富，饒宗族，橫于齊，有孤姪儒弱，麻氏家長恐分其財，幽餓殺之，事覺，姜遵為轉運使，欲樹名聲，因案其家，獲兵器及玉斝書小印，因奏麻氏大富，縱橫臨淄，齊人懾服，私畜兵刃玉寶，將圖不軌。于是麻氏或死或流，子孫有官者皆貶奪，籍沒家財，不可勝紀。麻氏由是遂衰云。[illegible]

真宗時，京師民家子有與人鬭者，其母追而呼之，不止，母顛蹶而死，而會疏決，法官疑其罪，皆白上，上曰：「母呼不止，違犯教令，當徒二年，何謂答也。」群臣無不歎服云。[illegible]

永興軍上言朱能得天書，真宗自拜迎入宮。孫奭知河陽，上疏切諫，以為天且無言，安得有書？天下皆知朱能所為，惟上一人不知耳，乞斬朱能以謝天下。其辭有云：「得來惟自于朱能，崇信只聞于陛下。」其質直如此，上亦不責，頃之，朱能果敗。

真宗將西祀，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切諫，以為西祀有十不可，陛下不過欲效秦皇漢武，刻石頌德，誇耀後世耳。其辭有云：「昔秦多徭役而劉項起于徒中，唐不恤民而黃巢因于饑歲，今陛下好行幸，數賦斂，安知天下無劉項黃巢乎？」上乃自製辨疑論以解之，仍遣中使撫諭焉。奭子瑜，字叔[illegible]，云此疏手錄[illegible]，以詩[illegible]之，予從求其本再三，不肯出也。

景德初，契丹入寇，是時，寇準、畢士安為相，士安以疾留京師，準從車駕幸澶淵。王欽若陰言于上，請幸金陵以避其銳，陳堯叟請幸蜀。上以問準，時欽若、堯叟在旁，準心知二人所為，陽為不知，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斬也。今敵勢憑陵，陛下當率勵衆心，進前禦敵，以衛社稷，奈何欲委棄宗廟，遠之楚蜀耶？且以今日之勢，鑾輿回轂，則萬衆驚潰，楚蜀可得至耶？」上乃止，二人由是怨準。上在澶淵南，殿前都指揮使高瓊固請幸河北，曰：「陛下不幸北城，北城百姓如喪考妣。」馮拯在旁呵之曰：「何得無禮！」瓊怒曰：「君以文章為

二府大臣。今敵騎充斥如此。猶責瓊無禮。君何不賦一詩以退敵耶。上乃幸北城。至浮橋。猶駐輦不進。遣以所執撾築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焉。上乃命進輦。既至。登北城門樓。張黃龍旗。城下將士皆呼萬歲。氣勢百倍。會契丹大將中弩死。其衆遂退。他日。上命寇準召瓊詣中書戒之曰。卿本武臣。勿強學儒士作經書語也。

寇準從車駕在澶淵。每夕與楊億痛飲。謳歌諧謔。喧譁達旦。上使人覘知之。喜曰。得渠如此。吾何憂矣。敵兵既退。來求和親。詔劉仁範往議之。仁範以疾辭。乃命曹利用代之。利用與之約。歲給金帛二十萬。敵嫌其少。利用復還奏之。上曰。百萬以下皆許也。利用辭去。準召利用至幄次。與語曰。雖有敕旨。汝往。所許毋得過三十萬。過則勿見準。準將斬汝。利用至敵帳。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車駕還自澶淵。畢士安迎于半道。既入京師。士安罷相。寇準代為首相。以澶淵之功。待準至厚。羣臣無以為比。數稱其功。王欽若疾之。久之。數乘間言于上曰。澶淵之役。準以陛下為孤注與敵博耳。苟非勝敵。則為敵所勝。非為陛下萬全計也。且城下之盟。古人之恥。今敵衆悖逆。侵逼畿甸。準為宰相。不能殄滅兇醜。卒為城下之盟以免。又足稱乎。上由是寖疎之。

王旦疾久不愈。上命肩輿入禁中。使其子雍與直省吏扶之。見于延和殿。勞勉數四。因命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下之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再三問。不對。上曰。張詠如何。不對。又曰。馬亮如何。不對。上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若寇準。上憮然有間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任久侍。遂辭退。旦薨歲餘。上卒用準為相。直省吏今尚存。親為元震言之。前數事。皆元震聞其先人所言也。震先人為侍省都知。右皆元震云。

真宗晚年不豫。寇準得罪。丁謂、李迪同為相。以其事進呈。上命除準小處知州。謂退署其紙尾曰。奉聖旨。除遠小處知州。迪曰。曏者聖旨無遠字。謂曰。與君面奉德音。君欲擅改聖旨以庇準耶。由是二人鬬鬩。更相論奏。上命翰林學士錢惟演草制。罷謂政事。惟演遂出迪而留謂。外人先聞其事。制出。無不愕然。上亦不復省也。元震及李子儀云。

真宗時。王文正旦為相。賓客雖滿座。無敢以私干之者。既退。旦察其可與言者及素知名者。使吏問其居處。數月之後。召與語。從容久之。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所言而獻之。觀其才之所長。密籍記其名。他日其人復來。則謝絕不復見也。每有差除。旦先密疏三四人姓名請于上。上所用者。輒以筆點其首。同列皆莫之知。明日。于堂中議其事。同列爭欲有所引用。旦曰。當用某人。同列爭之。莫能得。及奏入。未嘗不獲可。同列雖嫉之。莫能間也。丁謂數毀旦于上。上益親厚之。曹瑋久在秦州。累求代。上問旦。誰可代瑋者。旦薦樞密直學士李及。上即以及知秦州。衆議皆謂及雖謹厚有行。非守邊之臣。不足以繼瑋。楊億以衆言告旦。不答。及至秦州。將吏心亦輕之。會有屯駐禁兵白晝掠婦人銀釵于市中。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觀書如故。將吏皆驚。不日聲聞達于京師。億聞之。復見旦。具道其事。謂旦曰。向者相公初用及。外廷之議。謂及不勝其任。及今材器乃如此。信乎相公知人之明

也。且又曰。外廷之議。何其易得也。夫以禁軍戍邊。白晝掠于市。主將斬之。事之常也。烏足以為異政乎。且之用及者。其意非為此也。夫以曹瑋知秦州七年。羌人讋服。邊境之事。瑋處之已盡其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敗瑋之成績。且所以用及者。但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模而已矣。億由是益服旦之識度。張宗益云。

真宗既與契丹議和。王文正旦問于李文靖沆曰。和議何如。文靖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文正亦未以為然。及真宗晚年多事巡遊。大修宮觀。文正乃潛嘆曰。李公可謂有先知之明矣。狄傳文云。

蘇子容曰。王冀公既以城下之盟短寇萊公于真宗。真宗曰。然則如何可以洗此恥。冀公曰。今國家欲以力服契丹。所未能也。戎狄之性。畏天而信鬼神。今不若盛為符瑞。引天命以自重。戎狄聞之。庶幾不敢輕中國。上疑未決。因幸祕閣。見杜鎬。問之曰。卿博通墳典。所謂河圖洛書者。果有之乎。鎬曰。此蓋聖人神道設教耳。上遂決冀公之策。作天書等事。故世言符瑞之事。始于冀公。成于杜鎬云。晚年王燒金以幻術竊貴。京師妖妄繁熾。遂有席帽精事。閭里讙擾。嚴刑禁之。乃止。

陳恕為三司使。上命具以中外錢穀大數以聞。恕諾而不進。久之。上屢趣之。恕終不進。上命執政詰之。恕曰。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庫之充羨。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上聞而善之。元晦云。

太宗疾大漸。李太后與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王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潞王元佐。太宗崩。太后使繼恩召宰相呂端。端知有變。鎖繼恩于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謂曰。宮車已宴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先帝之命。更有異議。乃迎太子立之。尊以繼勳為使相。赴陳州本鎮。昌齡為忠武行軍司馬。繼恩為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胡旦除名。流潯州。謝濟道云。

真宗既于大行柩前即位。垂簾引見羣臣。宰相呂端于殿下平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祖傳之處敍大云。

真宗嘗謂李宗諤曰。聞卿能敦睦宗族。不損家聲。朕今保守祖宗基業。亦猶卿之治家也。

真宗初即位。以工部侍郎郭贄知天雄軍。贄辭訴不肯赴職。上不許。贄退。上以問宰相。對曰。近例亦有已拜而復留不行者。上曰。朕初即位。命贄為大藩而不行。後何以使羣臣。卒遣之。

石熙政知寧州。上言。昨清遠軍失守。蓋朝廷素不留意。因請兵三五萬。真宗曰。西邊事。吾未嘗敢忘之。蓋熙政遠不知耳。周瑩等曰。清遠失守。將帥不才也。而熙政敢如此不遜。必罪之。上曰。羣臣敢言者亦甚難得。苟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用。置之。若必加罪。後誰敢言者。因賜詔書褒嘉焉。

真宗東封還。羣臣獻歌頌稱贊功德者相繼。惟進士孫籍獻書。封禪帝王之盛事。然願陛下慎于盈成。不可遂自滿假。上善其言。即召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

秦國長公主嘗為子六宅使世隆求正刺史。真宗曰。正刺史係朝廷公議。不可。魯國長公主為翰林醫官

使趙自化求倚良傲兼醫官院事。上謂王繼英曰。雍王元份亦嘗為自化求遙郡。朕以遙郡非醫官所領。此固不可也。駙馬都尉石保吉自求見上。言僕夫盜財。乞特加重罪。上曰。有司自有常法。豈肯以卿故亂天下法也。又請于私第決罰。亦不許。

真宗即位。每旦御前殿。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審刑院及請對官以次奏事。辰後。入宮上食。少時。出坐後殿閱武事。至日中罷。夜則召侍讀學士詢問政事。或至夜分還宮。其後率以為常。

真宗嘗讀易。召大理評事馮元講泰卦。元曰。泰者。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天地交泰。亦猶君意接于下。下情達于上。無有壅蔽。則君臣道通。向若天地不交。則萬物失宜。上下不通。則國家不治。上大悅。賜元緋衣。

真宗寵禮杜鎬。鎬直龍圖閣。上嘗因沐浴罷。飲上尊酒。封其餘。遣使賜鎬于閣下。鎬素不飲。得賜。喜。飲之至盡。因醉得疾。忽僵不知人。上聞之。徒步行至閣下。自調藥飲之。仍召其子渥入侍疾。少頃。鎬蘇。稍見至尊在。欲起。上撫令臥。鎬疾平。然後入宮。方鎬疾亟時。上深自咎責。以為由己賜酒。致鎬疾也。

种放隱于終南山豹林谷。講師經籍。門人甚衆。太宗聞其名。召之。放辭以母老不至。詔每節給錢物供養其母。咸平元年。母卒。真宗賜錢二十萬。帛三十匹。米三十斛以葬。明年。復賜錢五萬。詔本府禮遣。亦辭疾不至。五年。又遣供奉官珪齎詔至山召之。仍賜錢十萬。絹百匹。放應命至闕。上召見放便殿。賜坐與語。即坐拜司諫。直昭文館。賜居第什器。御廚給膳。明年。放上表請歸山。上令暫歸。三兩月復來赴闕。因拜起居舍人。宴餞于龍圖閣。上賦詩送之。命群臣皆賦。景德三年。遷右諫議大夫。祥符元年。遷給事中。從祀汾陰。拜工部侍郎。

真宗祀汾陰。召河中府處士李瀆劉巽。巽拜大理評事。致仕。乃賜緋。瀆以疾辭。又召華山鄭隱敷永李寧對于行宮。隱賜號正晦先生。又召陝州魏野。亦辭疾不應命。右皆出實錄政錄。

先朝命郭后。真宗后。蓋章穆。觀奉宸庫。后辭曰。奉宸。國之寶庫。非婦人所當入。陛下欲惠賜六宮。願量頒之。不敢奉詔。上為之止。李賁云。

涑水記聞卷七

樞密直學士張詠知益州。有巡檢所領龍猛軍人。潰為寇盜。龍猛軍者。本皆群盜不可制者。充之。慓悍善鬬。進入數州。俘掠而去。蜀人大恐。詠一日召鈐轄以州事委之。愕然請其故。詠曰。今盜勢如此。而鈐轄晏然安坐。無討賊心。是欲令詠自行也。鈐轄宜攝州事。詠將出討之。鈐轄驚曰。某行矣。詠曰。何時。曰。即今。詠令左右張酒具于城西門上。曰。鈐轄將出。吾今餞之。鈐轄不得已。勒兵出城。與飲于樓上。酒數行。鈐轄曰。某願有謁于公。詠曰。何也。曰。某所求兵糧。願皆應付。詠曰。諾。老夫亦有謁于鈐轄。曰。何也。詠曰。鈐轄今往。必滅賊。若無功而退。必斷頭于此樓之下矣。鈐轄震慄而去。既而與賊戰。果敗。士衆皆還走幾十里。鈐轄召其將校告之曰。觀此翁所為。其斬我不為異也。遂復進力戰。大破之。賊遂平。

張詠時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之以白詠。詠熟視。判其牒曰。勘殺人賊。既而案問。果一民也。與僧同行于道中。殺僧。取其祠部戒牒三衣。因自披剃為僧。僚屬問詠何以知之。詠曰。吾見其額上猶有繫巾痕也。王曄之云。

真宗造玉清昭應宮。張詠上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丁謂頭置于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于丁謂之門。以謝丁謂。上亦不罪焉。不記所聞。

真宗判開封府。楊礪為府僚。及登儲貳。因為東宮官。即位。為樞密副使。病甚。真宗幸其第問疾。所居在陋

巷中。輦不能進。左右請還。上不許。因降輦步至其第。存勞甚至。云。原叔

楊礪。太祖建隆初狀元及第。在開封府。眞宗問礪何年及第。礪唯唯不對。眞宗退問左右。然後知之。自悔失問。礪不以科名自伐。由是重之。

眞宗知開封府。李應機知咸平縣。府遣散從以帖下縣。有所追捕。散從恃勢讙呼于縣廷。應機怒曰。汝所事者。王也。我所事者。王之父也。父之人可以笞子之人。汝乃敢如此。杖之二十。散從走訴。具道其語。泣訴于王。王不答。而默記其名。嘉其諒直。及即帝位。擢應機通判益州事。召之登殿。謂之曰。朕方以西蜀爲憂。故除卿此官。委以蜀事。此未足爲大任。卿行。第勉之。有便宜事。密疏以聞。應機至州。未幾。有走馬入奏事。前一日。知州置酒餞之。應機故稱疾不會。走馬心已不平。及暮。應機又使人謂走馬曰。應機有密疏。欲附走馬入奏。明日未可行也。走馬不知其受上旨。愈怒。強應之曰。諾。明日。走馬使人詣應機曰。某治裝已畢。且行矣。願得所賫文疏。應機曰。某之疏。不可使人傳也。當自來受之。走馬雖怒其意。欲積其驕橫之狀。具奏于上。乃詣應機廨舍受其疏以行。既至。隱殿。上迎問曰。李應機無恙乎。有疏來否。走馬愕然失據。即對曰。有。因探其懷出之。上周覽。稱善數四。因問應機在蜀治行何如。走馬跼蹐。轉辭更稱譽之。上曰。汝還語應機。凡所言事皆善。已施行矣。更有意見。並當以聞。蜀中無事。行召卿矣。頃之。召入。遷擢數歲中至顯官。應機爲吏強敏而貪財。多權詐。其後上亦察其人。稍疏之。云。李公謹

景德初。契丹寇澶州。樞密使陳堯叟奏請江河皆撤去浮橋。舟船皆收南岸。敕下河陽陝州河中府。如其奏。百姓大驚擾。監察御史王濟知河中府。獨不肯撤。封還敕書。且奏以爲不可。陝州通判張稷。時以公事在外。州中已撤浮橋。稷還。聞河中府不撤。乃復修之。寇相時在中書。由是知此二人。明年。召濟爲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方且進用。濟性褊直。衆多嫉之。及寇相出。濟遂以郎中知杭州。徙知洪州而卒。稷亦徙爲三司判官轉運使。

景德初。契丹犯河北。王欽若鎮府。有兵十萬餘。契丹將至。城中恟懼。欽若與諸將探符守諸門。閤門使孫全照曰。全照將家子。請不探符。諸官自擇便利處。所不肯當者。某請當之。既而莫肯守北門者。乃以全照付之。欽若亦自分守南門。全照曰。不可。參政主帥。號令所出。謀畫所決。北門至南門二十里。請復待報。必失機會。不如居中央府署。保固腹心。處分四面。則大善。欽若從之。全照素教蓄。每地分弩手皆執朱漆弩。射人馬。洞徹重甲。隨所指揮。用無不勝。于是大開北門。下釣橋以待之。契丹素畏其名。皆環過攻東門。良久。捨之。急趣故城。是夜。月黑。契丹自故城潛師復過魏府。伏兵斷其後。魏兵不能進退。全照請于欽若曰。若亡此兵。是無魏也。北門不足守。全照請救之。欽若許之。全照率麾下出南門力戰。殺傷契丹。後兵略盡。魏乃復存。云。張翼

寇萊公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飛鷹走狗。太夫人性嚴。嘗不勝怒。舉秤錘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捫其痕。輒哭。云。楚植

景德中。契丹犯澶淵。天子親征。樞密使陳堯叟王欽若密奏。宜幸金陵以避其鋒。是時。乘輿在河上行宮。

召寇準入謀事。準將入。聞內中人謂上曰。羣臣欲將官家何之邪。何不速還京師。準入見。上以金陵謀問之。準曰。羣臣怯懦無知。不異于向者婦人之言。今強敵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將士旦夕望陛下至。氣勢百倍。今若陛下回輦數步。則四方瓦解。敵乘其勢。金陵可得至邪。上善其計。乃北渡河。

丁寇異趨。不協久矣。寇爲樞密使。曹利用爲副使。寇以其武人。輕之。議事有不合者。萊公輒曰。君一武夫耳。豈解此國家大體。鄭公由是銜之。眞宗將立劉后。萊公及王旦向敏中皆諫。以爲出于側微。不可。劉氏宗人橫于蜀中。奪民鹽井。上以后故。欲捨其罪。萊公固請必行其罪。是時。上已不能記覽政事。多宮中所決。丁相知曾寇不平。遂與鄭公合謀。請罷萊公政事。除太子少傅。上初不知。歲餘。忽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亦莫敢言。上崩。太后稱制。萊公貶雷州。是歲。丁相亦獲罪。

張齊賢爲布衣時。倜儻有大度。孤貧落魄。常舍道上逆旅。有羣盜十餘人。會食于逆旅之間。居人皆惶恐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諸大夫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者。顧吾輩麤疏。恐爲秀才笑耳。即延之坐。齊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能爲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間焉。乃取大碗。滿酌飲之。一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豚肩。以指分爲數段而啗之。勢若狼虎。羣盜視之愕眙。皆咨嗟曰。眞宰相器也。不然。何能不拘小節如此也。他日宰執天下。當念吾曹皆不得已而爲盜耳。願早自結納。競以金帛遺之。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還。

張齊賢。眞宗時爲相。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訴訟。又因入宮。自理于上前。更十餘日不能斷。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也。臣請自治之。上許之。齊賢坐相府。召諸訟者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少乎。皆曰。然。即命各供狀結實。乃召兩吏。趣從其家。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皆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乃止。明日。奏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云。魏昭孫

長安多仕族子弟。恃蔭縱橫。二千石鮮能治之者。陳堯咨知府。有李太監者。堯咨舊交。其子尤爲強惡。一旦以事自致公府。堯咨問其父兄宦遊何方。得安信否。語言勤至。既而讓曰。汝不肖無賴如是。我不能與汝言。官法又不能及汝。恃蔭橫刑。無復恥耳。我與爾父兄舊遊。猶骨肉。當代汝父兄訓之。乃引于便坐。手自杖之數十下。由是子弟亡賴者皆惕息。然其用刑過酷。有博戲者。杖之。桎梏列于市。至死。暴于其傍。腐臭氣中。猶皆死。後來者係于先死者之足。其殘忍如此。云。

眞宗時。王欽若善承人主意。上望見輒悅之。每拜一官。中謝日。輒問曰。除此官。且可意否。其寵遇如此。欽若爲人陰險多詐。善以巧譎中人。人莫之悟。與王旦同爲相。翰林學士李宗諤有時名。旦善視之。且欲引參政事。以告欽若。欽若曰。善。且曰。當以白上。宗諤家貧。祿廩不足以給婚嫁。旦前後資借之凡千餘緡。欽若知之。故事。參知政事申謝日。所賜物近三千緡。欽若因密奏。宗諤負王旦私錢不能償。旦欲引宗諤參知政事。得賜物以償己債。非爲國擇賢也。明日。旦果以宗諤名聞于上。上作色不許。其權譎皆此類。後罷相。爲資政殿學士。故事。雜學士位在翰林學士下。及欽若入朝。上見其位在李宗諤下。怪之。以問左右。左

石以故事對。上側然欽若資政殿大學士。位在翰林學士上。資政殿大學士自此始。初。欽若與丁謂善。援引至兩府。及謂得志。稍叛欽若。欽若憾之。及立皇太子。以當時兩府領少師少傅少保。召欽若于外。爲太子太保。眞宗不豫。事多遺忘。丁謂方用事。時有詔欽若以太子太保歸班。欽若袖詔書曰。上命臣以歸班。不識詔旨所謂。上留其詔。改除司空資政殿大學士。頃之。欽若宴見。上問卿何故不如中書。對曰。臣不爲宰相。安敢之中書。上顧都知送欽若詣中書視事。欽若既出。使都知奏以無白麻。不敢奉詔。因歸私第。上命中書降麻。丁謂因除欽若節度使同平章事西京留守。(案此下原本缺數句。)欽若上表請覲。未反。而留府事委僚屬而入朝。謂因責以擅委符印。辭闕無人臣禮。下詔貶司農卿南京分司。會今上即位。丁謂敗。章獻太后以欽若先朝舊臣。復起知昇州。自昇州召還至北京。大臣始知之。既至。復爲相。然欽若不復大用事如眞宗時矣。未幾。有朝士自外方以寄遺欽若。爲人所知。欽若因自發其事。太后由是解體。頃之。薨于位。謚曰文穆。無子。養族人爲後。欽若方用事時。四方饋遺不可勝紀。其家金帛圖書奇玩。富于丁謂。爲天火所焚。一朝殆盡云。李若愚

王文穆爲人雖深刻。然其人。智略士也。澶淵之役。文穆鎮天雄。契丹既退。王親軍率大兵觸魏府。魏府鈐轄懼。欲閉城拒之。文穆曰。不可。若果如此。則猜嫌遂形。是成其叛心也。乃命于城外十里結綵棚以待之。至則迎勞獻宴。飲酒送日。既罷。其所統兵皆已分散諸道矣。親軍皆不知焉。康定初。河亭上遇一朝士韓服者言之。

王欽若爲翰林學士。與比部員外郎直集賢院修起居注洪湛。同知貢舉。湛後登入貢院時。諸科已試第六場。是時。法禁尚疎。欽若奴祁睿。得出入貢院。欽若妻受一舉人賂。書睿掌以姓名。諸欽若皆奏名有濟源經科因一僧許賂欽若銀十鋌。既入六鋌。餘負而不歸。僧往索之。因喧鬬事發。下御史臺鞫案事方紛紜。眞宗擬欽若參知政事。中丞趙昌言以獄辭聞。收欽若下臺對辨。上雖知其事。終不許。曰。朕待欽若至厚。欽若欲銀。當就朕求之。何苦受舉人賂耶。且欽若纔登兩府。豈可遽令下吏乎。昌言爭不能得。湛乃獨承其罪。詔免死罪。杖背免刺面。配嶺南牢城。湛家貧。每會客。從同僚梁顥借銀器。是時。適在其家。沒以爲贓。欽若內亦自愧。其後擢湛子鼎爲官以報之。眞宗晚年。欽若恩遇寖衰。人有言其受金者。欽若于上前辨白。乞下御史臺覈實。上不悅。曰。國家置御史臺。固欲爲人辨虛實耳。欽若惶恐。因求出藩。乃命知杭州。蘇子容云。

王欽若爲亳州判官。監會亭倉。天久雨。倉司以穀溼。不爲受納。民自遠方來輸租者。食穀且盡。不能得輸。欽若悉命輸之倉。奏請不拘年次。先支溼穀。不至朽敗。奏至。太宗大喜。手詔褒許之。因識其名。秩滿入見。擢爲朝官。眞宗即位。欽若首乞免放欠負。由是大被知遇。以至作相。天聖初。契丹遣使請借撫內地牧馬。朝廷疑惑。不知所答。欽若方病在家。章獻太后命肩輿入殿中問之。欽若曰。不與則示怯。不如與之。彼以虛言相恐喝耳。未必敢來。宜書詔答諾。使奏乞籍頓士馬。以備非常。太后從之。契丹果不入塞地。時知定州。曹浻云。

太宗時。大臣得罪者。貶謫無所假貸。制辭極言詆之。未幾。思其才。便復進用。眞宗重于進退大臣。制辭亦加褒借。向敏中爲相。與故薛居正宅。居正子婦柴氏。上書訟敏中與之將價。且言敏中欲娶己。己不許。上面問敏中。對曰。臣自喪妻以來。未嘗議及再娶。既而上聞其欲娶王承衍女弟。責其不實。罷相歸班。其麻辭曰。翼戴之功未著。廉潔之操蔑聞。又曰。朕選用不明。搢紳興誚。議者以敏中爲終身擯棄不復用矣。是時。凡罷相出鎮者。多不以吏事爲意。寇萊公雖有重名。所至之處。終日遊宴。所愛伶人。或付與富室。輒有所得。然人皆樂與之處。不以爲非也。張齊賢倜儻任情。獲劫盜。或時縱遣之。所至蕃歸。上曰。大臣出臨方面。惟向敏中盡心于民事耳。于是有復用之意。會夏州李繼遷末年兵敗被傷。(爲潘羅支所射傷。)自度孤危且死。屬其子德明。必歸朝廷。曰。一表不聽。則再請。雖累百表。不得請。勿止也。繼遷死。德明納款。上亦欲息兵。乃自永興徙敏中知延州。受其降。事畢。徙知汝南府。東封西祀。皆以敏中爲東京留守。西祀還。遂復爲相。薨相位。

向相在西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求寢于門外車箱中。許之。夜半。有盜入其家。自牆上挾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爲主人所納而強求宿。而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詣縣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墜眢井。則婦人已爲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亡僧并婦屍。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姦。誘與俱亡。恐爲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其中。贓在井旁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詣府。府皆不以爲疑。獨敏中以贓不獲爲疑。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某前生當負此人死。無可辨者。敏中固問之。僧乃以實對。敏中因密使吏訪其賊。吏食于村店。店嫗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某僧者。其獄如何。吏紿之曰。昨日已笞死于市矣。嫗歎息曰。今若獲賊何如。吏曰。府已誤決此獄矣。雖獲賊。亦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此村中少年某甲所殺也。吏曰。某人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捕獲之。案問。心服。并得其贓。一府咸以爲神。云。始平公

王旦。字子明。大名人。祖徹。進士及第。官至左拾遺。父祜。以文學介直知名。知制誥二十餘年。官至兵部侍郎。風鑑精審。且少時。祜嘗明以語人。謂旦必至公輔。手植三槐于庭以識之。且自幼聰悟。寬裕清粹。太平興國中。一舉登進士第。除大理評事。知岳州平江縣事。徙監潭州酒稅。知州事何承矩薦其才行。太宗詔除著作郎。時方興文學。修三館。建祕閣。聘文籍。且以選預校正。遭父喪。起出供職。歸其中。通判鄭州事。月餘。徙濠州。遭母喪去。詔復故任。淳化初。以殿中丞直史館。明年。除右正言。知制誥。四年。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會妻父趙昌言參知政事。旦上奏。以知制誥中書屬官。引唐獨孤郁避權德輿事。固求解職。上嘉而許之。以禮部郎中充集賢院修撰。掌銓課如故。踰年。昌言罷政事。旦即日復知制誥。依前修撰。仍賜金紫。逮眞宗即位。除中書舍人。數月。召入翰林爲學士。尋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司。咸平三年。權知貢舉。數旬日。就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明年。遷工部侍郎。參知政事。景德初。契丹入寇。從車駕幸澶淵。時鄆王留守京師。遽得心疾。馳且權東京留守事。乘傳而歸。尋以便宜從事三年。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明年，車駕幸永安，以旦爲朝拜諸陵大禮使，及還，監修國史。大中祥符元年，天書降，以旦爲封禪大禮使，又爲天書儀衛使，從登封泰山，遷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受詔作封禪壇頌，遷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及祀汾陰，以旦爲汾陰大禮使，遷左僕射、同平章事，受詔作汾陰祠壇頌。上更欲遷旦官，旦懇辭乃止，加昭文館大學士，及增加功臣而已。及聖祖降臨，又加門下侍郎。玉清昭應宮成，以旦爲玉清昭應宮使，鑄銅像成，以旦爲迎奉聖像大禮使，寶符閣成，又爲天書刻玉使，車駕幸亳，以旦爲奉祀大禮使。上以兗州爲聖母降生之地，于是盛建景靈宮，以旦爲朝修使，宮成，拜司空，國史成，進拜司徒。天禧元年，進拜太保、同平章事，聖祖上尊號，以旦爲太極觀奉上寶册使。旦在政府十有八年，以疾辭，累章不許。及自兗州還，懇請備至，乃詔册封太尉、兼侍中，五日一赴起居，因入中書，遇軍國有重事，不以時日皆入參決。旦聞之惶恐，拜章乞寢恩，至閤門候命，乃止增加封邑而優假之數。卒如前詔。既而疾甚，求對便座，扶以升殿，上見其羸瘠，惻然許之。旦退，復上奏，明日，册拜太尉，依前玉清昭應宮使，罷知政事，特給宰臣月俸之半，仍令禮官具尚書省都堂署事之儀，未及行，其年九月己酉，薨。贈太師、尚書令，謚文正。上出次發哀，宰臣奉慰。擢其弟度支員外郎、子大理評事睦爲衛尉寺丞，兄子大理寺丞賞爲大理寺丞，（案）自其弟以下蓋此，有脫誤。旦兄也，弟旭，子雍、沖、素，兄子睦，弟子賞也。外孫韓緘、蘇舜元並賜同學究出身，子素、弟子徽俱未官，素補太常寺太祝，徽祕書省校書郎。初，旦與錢若水同直史館，知制誥，有僧善相，謂若水曰：「王舍人他日位極人臣，富貴無與爲比。」若水曰：「王舍人面偏而喉有骨高，如何其貴也？」僧曰：「作相之後，面當自正，喉骨高者，主自奉養薄耳。」後果如其言。旦以寬厚清約爲相幾二十年，遭時承平，人主寵遇至厚，公廉自守，中外至今稱之。事寡嫂謹，撫弟妹恩，凡賜所得，與宗族共之，家事悉委弟旭，一無所問。遇恩蔭補，偏于疎從，身沒之日，諸子猶有褐衣者。性好釋氏，臨終遺命剃髮著僧衣，棺中勿藏金玉，用荼毗火葬法，作卵塔而不爲墳，其子弟不忍，但悒僧衣于棺中，不藏金玉而已。

眞宗時，馬知節、林崇訓皆以檢校官簽書樞密院事。知節爲人質直。眞宗東封泰山，車駕發京師，上及從官皆蔬食，封禪禮畢，上謂宰臣王旦等曰：「卿等久食蔬不易。」旦等皆再拜。知節言：「蔬食者惟陛下一人而已。王旦等在道中與臣同次舍，無不私食肉者。」又顧旦等曰：「知節言是否？」旦再拜曰：「誠如知節言。」（劉貢甫云。）

涑水記聞卷八

王化基爲人寬厚，嘗知澶州。（案）宋史化基傳，亦無知澶州事。王與僚佐同坐，有卒過庭下，爲化基揖而不及幕職。僚佐退，召其卒笞之。化基聞之，笑曰：「我不知欲得一揖如此之重也。若或知之，化基無用此揖，皆以與之。」人皆服其雅量，官至參知政事、禮部尚書，謚曰惠獻。子舉正，有父風，官亦至參知政事、禮部尚書，謚曰安簡。（邊肅淵云。）

李文定公迪罷陝西都運使還朝。是時，眞宗方議東封西祀，修太平事業。知秦州曹瑋奏：羌人潛謀入寇，請大益兵爲備。上怒瑋虛張虜勢恐喝朝廷，以迪新自陝西還，召見，示以瑋奏，問其虛實，欲斬瑋以戒妄言者。文定從容奏曰：「瑋武人，遠在邊鄙，不知朝廷事體，輒有奏陳，不足深罪。臣前任陝西，觀邊將才略，無能出瑋之右者，他日必能爲國家建功立事。若以此加罪，臣爲陛下惜之。」上意稍解。迪因奏曰：「瑋良將，必不妄言，所請之兵，亦不可不少副其請。臣觀陛下意，但不欲從都門出兵耳。秦之旁郡兵甚多，可發以戍秦。臣在陝西，籍諸州兵數爲小册，常置懷中以自隨，今未敢以進。」上趣取閱之，曰：「以某州兵若干戍秦州，卿即傳詔樞密遣之。」既而羌衆果入寇，瑋迎擊，大破之，遂開山外之地。奏到，上喜謂迪曰：「山外之捷，卿之功也。」及上將立章獻后，迪爲學士，屢上疏諫，以章獻起于寒微，不可母天下，由是章獻深銜之。周懷政之誅，上怒甚，欲責及太子，群臣莫敢言，迪爲參知政事，候上怒稍解，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爲此計。」

上大悟。由是獨誅懷政等。而東宮不動搖。迪之力也。及爲相。眞宗已不豫。丁謂與迪同奏事退。既下殿。謂矯書聖語。欲爲林特遷官。迪不勝忿。與謂爭辨。引手板欲擊謂。謂走獲免。因更相論奏。詔二人俱罷相。迪知鄆州。明日。謂復留爲相。迪至鄆且半歲。眞宗晏駕。迪貶衡州團練副使。謂使侍禁王仲宣押迪知衡州。仲宣至鄆州。見通判以下而不見迪。迪惶恐。以刃自刎。人救得免。仲宣淩侮迫脅。無所不至。人往見迪。輒籍其名。或餽之食。留至潰腐。棄捐不與。迪客鄧餘怒曰。豎子欲殺我公以媚丁謂耶。鄧餘不畏死。汝殺我公。我必殺汝。從迪至衡州。不離左右。仲宣頗憚之。迪由是得全。至衡州歲餘。遷祕書監知舒州。章獻太后崩。迪時以尚書右丞知河陽。今上即位。召詣京師。加資政殿大學士。數日。復爲相。迪自以爲受不世之遇。盡心輔佐。知無不爲。呂夷簡忌之。潛短之于上。歲餘。罷相。出知某州。迪謂人曰。迪不自量。恃聖主知之。自以爲宋璟。而以呂爲姚崇。而不知其待我乃如是也。（文定子及之云。）

眞宗乳母劉氏。號秦國延壽保聖夫人。言惟寬宗族。近有宰求內批者。上咸不遂。康定元年十月戊子。謂宰相曰。自今內批與官及差遣者。竝具條。復奏取旨。上。（〔案〕此條言惟寬宗族句似有脫誤訛。）

慶曆三年五月。旱。丁亥夜。雨。戊子。宰相章得象等入賀。上曰。昨夜朕忽聞微雷。因起露立于庭。仰天百拜以禱。須臾雨至。朕及嬪御衣皆沾濕。不敢避去。移時雨霽。再拜而謝。方敢升階。得象對曰。非陛下至誠。何以感動天地。上曰。比欲下詔罪己。避寢撤膳。又恐近于崇飾虛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禱爲佳耳。

慶曆三年九月。知諫院王素、余靖、歐陽修、蔡襄以言事不避。竝改章服。十月。王素除淮南轉運使。將之官。入辭。上謂曰。卿今使去諫院。事有未言者。可盡言之。右正言余靖奉使契丹。入辭。書所奏事于笏。各用一

字爲目。上顧見之。問其所書者何。靖以實對。上指其字一一問之。盡而後已。上之聽納不倦如此。

溫成皇后張氏。其先吳人。從錢氏歸國。爲供奉官。祖穎。進士及第。終于縣令。子堯封。肯幼。二女。入宮事眞宗。名位甚微。堯封亦進士及第。早終。妻惟有一女。即后也。庶子化基幼。堯封從父弟堯佐亦進士及第。時已爲員外郎。不收卹諸孤。后母賣后于齊國大長公主家爲歌舞者。而適蹇氏。生男守和。大長公主納后于禁中。仙韶部宮人賈氏母養之。上嘗宮中宴飲。后爲俳優。上見而悅。遂有寵。后巧慧善迎人主意。初爲修媛。後冊爲貴妃。飲膳供給。皆踰于曹后。幾奪其位數矣。以曹后素謹。上亦重其事。故不果。上以其所出微。欲使之依士族以自重。乃稍進用堯佐。數年間。爲三司副使。天章閣待制。三司使。淮海軍節度使。宣徽使。追封堯封爲清河郡王。后母爲齊國夫人。后兄化基子守和。皆拜官。宗族赫然俱貴。至和元年正月。妃疾薨。上哀恤之甚。追冊爲溫成皇后。禮數資送。甚極豐厚。后方寵幸。賈氏尤用事。謂之賈夫人。受納貨賂。爲人屬請。無不行者。賈安公以姑禮事之。遂被大用。然亦以此獲譏于世。齊國夫人柔弱。故官爵賞賜。多入堯佐。而化基等反不及焉。化基終于閤門祗候。后薨。齊國夫人相繼物故。後數年。堯佐亦卒。張氏遂衰。

子淵曰。溫成立忌日。禮官列言不可。執政患之。有禮官謂執政曰。禮官張芻獨主此議。他人皆不得已從之耳。執政乃追引前歲芻乞落職。代父牧入蜀。及乞廣安軍。進退失據。奏落館校職。監潭州酒。禮官議者稍稍息。

慶曆元年十二月。才人張氏。進封修媛。慶曆四年三月。以修媛張氏之世父職方員外郎堯佐。提點開封府縣鎭公事。右正言余靖上言。堯佐不當得此差遣。一堯佐不足爲輕重。但恐郭后之禍。興于楊尚。上曰。朕不以女謁用人。自有臣僚奏舉。物議不允。當與一郡。至和元年。張氏妃薨。初諡廣明皇后。又諡元明。又諡溫成。京師禁樂一月。正月二十日。自皇儀殿殯于奉先寺。儀衞甚盛。又詔與孝惠、淑德、章懷、章惠俱立忌。正月二十日殯成。上前五日不視朝。兩府不入。前一日之夕。上宿于皇儀殿。設警場于右掖門之外。是日旦發引。陳鹵簿鼓吹。太常樂。僧道威儀甚盛。皇親兩府諸司。緣道設祭。自右掖門至奉先院。絡繹不絕。百官班辭于御史臺前。陳祭。又赴奉先院。已殯。百官復詣西上閤門奉慰。

寶元二年十一月丁酉。旬休。上御延和殿。決御史臺所奏雋士元獄。謂宰相曰。此獄事連大臣。近者臺司進奏。禁止鄭戩、龐籍起居。自餘竝度程琳。琳無論奏。度琳乃儒臣耳。脫有權勢更重者。當如之何。于是開封府判官李宗簡特追一官。勒停。天章閣待制龐籍贖銅四斤。知汝州。自餘與士元交關者。皆以罪輕重責降有差。其知開封府鄭戩等按鞫士元不罪。特放。知樞密院事盛度除尚書右丞。知揚州。參知政事程琳降授光祿卿。知潁州。皆以交關士元。使幹治私務故也。御史中丞孔道輔降授給事中。知鄆州。以不按劾二人之罪故也。

十二月庚申。賜京西路延馬遞步特支錢。詔審刑刑部大理寺不得通賓客。有受情曲法者。聽相告之科。鄜延路奏邊事警急。差強壯丁防守諸寨。換禁兵關敵。從之。辛酉。賜鄜延特支錢。

上問宰相唐世入閣之儀。參知政事宋庠退而講求以進。曰。唐有大內。有大明宮。大內謂之西內。大明宮謂之東內。高宗以後。多居東內。其正南門曰丹鳳。丹鳳之內曰含光殿。每歲大朝會則御之。次曰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大冊拜則御之。次曰紫宸殿。謂之上閤。亦曰內衙。奇日視朝則御之。唐制天子日視朝。則必立仗于正衙。或乘輿止于紫宸。則呼仗自東西閤門入。故唐世謂奇日視朝爲入閤。

李端愿曰。章獻之志非也。暴得疾耳。鑿垣而出。殯于洪福寺。章獻之過也。（〔案〕此論章懿后之[illegible]妃。其事在明道元年。）又曰。上幼沖即位。章獻性嚴。動以禮法禁約之。未嘗假以顏色。章惠以恩撫之。上多苦風痰。章獻禁蝦蟹海物。不得進御。章惠嘗藏弆以食之。曰。太后何苦虐吾兒如此。上由是[illegible]章獻而親章惠。謂章獻爲大孃。章惠爲小孃。及章獻崩。尊章惠爲太后。所以奉事曲盡恩意。景祐中。薨。神主祔于奉慈廟。弟茂宗。少爲役兵。以章惠故得官。性兇悍使酒。好以滑稽嫚罵人。世謂之楊滑稽。數犯法。上以章惠故優容之。官至觀察使。初。丁謂治第于城南。茂宗爲兵負土[illegible]。及謂罷政。第沒。上以賜茂宗居之。

十一日。賜兩府兩制宴于中書。喜雪也。

十九日。賜兩府兩制宴于都亭驛。曾相王之多至故也。果有八列。近有稱。凡酒一獻。從以四殽。案酒也。付氏也。使者也。大官也。（〔案〕此上二條僅某日原有某年某月一條疑有脫誤云。）

至和元年春。張貴妃薨。上哀悼之甚。欲極禮數以寵秩之。乃追諡溫成皇后。殯于皇儀殿。命參知政事劉沆監護喪事。是時。陳執中、梁適爲宰相。王拱辰、王洙判太常寺。兼禮儀事。皆恐不愛名器。以承順上意。

又詔以溫成皇后立忌日。同知禮院邵諮、張芻與充、鞠眞卿皆爭之。執政患之，因芻向時奏以父歿皆任蜀官，自乞代父入蜀。既而又奏得父書，自願入蜀，更不代行。無何，收至京師，復上奏乞免蜀官。以是執政以芻奏事更不代行，前後異同，落史館檢校，監潭州酒，欲以警策其餘。禮院故事，常豫爲印署衆銜，或非時中旨有所訪問，不暇徧白禮官，則自判寺一人書塡印狀，通進施行。是時溫成喪事，日有中旨訪問禮典，判寺王洙兼判少府監，廨舍最近，故吏多以事白洙。洙常希望上旨，以意裁定，塡印狀進內，事既施行，而論者皆言禮官無以自明。乃召禮直官戒曰：自今凡朝廷訪問禮典，稍重應商議者，皆須徧白衆官，承定奏聞。是非當行熟事，不得輒以印狀申發。仍責狀申委。後數日，有詔問溫成皇后廟應如他廟用樂舞否。禮直官李亶以事白洙，洙即塡狀奏云：當有樂舞。事下禮院，充與眞卿怒，即牒送禮直官李亶于開封府，使按其罪。是時蔡襄權知開封府，洙抱案卷以示襄曰：印狀行之久矣，禮直官何罪。襄患之，乃復牒送亶于禮院，云：請任自施行。充與眞卿復牒送府，如是再三。先是，眞卿好遊臺諫之門。會溫成后神主祔新廟，皆以兩制攝獸官，端明殿學士楊察攝太尉，殿中侍御史趙抃監察，吳充監禮。上又遣內臣臨視，察臨事，內出圭瓚以盥。充言于察曰：禮，上親享太廟，則用圭瓚；若有司攝事，則用璋瓚。今有司祭溫成廟，而用圭瓚，薄于太廟而厚于嬪妾也。其于聖德虧損不細，請奏易之。察有難色曰：日已暮矣，明日行事，言之何及。內臣侍祭者已聞之，密以上聞，詔即改用璋瓚。祭之明日，趙抃上言劾察、襄知開封府，不禁治禮直官罪，畏懦觀望。于是執政以爲充因初祭教抃上言，又禮直官日在溫成墳所訴于內臣云：欲逐禮直官于開封府者，充與眞卿二人而已。由是怒充與眞卿。明日，詔禮直官及繫獄禮生各贖銅八斤，充及眞卿皆補外官。充知高郵軍，眞卿知淮揚軍。于是臺諫爭言充等不當補外，最後右正言修起居注馮京言最切直，以爲今百職隳廢，獨充能舉其職，而陛下責皆吏太輕，責充等太重，將何以振飭紀綱？于是朝廷落京修注，即日趣充等行。開封府推官集賢校理刁約掌墳頗懈，亦嘗對中貴人言溫成禮數太重，詔以約爲京西路提點刑獄，亦即日行。元規受詔，不肯撰冊，辭曰：故事，正后，翰林學士讀冊，今召臣承之，臣實恥之。奏報聞。至日，集賢官僚謂之曰：公今日何爲復來？元規曰：其傳誤本耳。又諫追冊曰：皆由佞臣贊成茲事。二相甚銜之，將行追貶，言官力諫，上意稍解。明日，以問執政，執政順成之，恐得及毋湜、俞希孟皆求外補，郭申錫請長告，皆以言不用故也。

楊樂道曰：初，章獻爲上娶郭后，后恃章獻，嬉妒。章獻崩，后與尚美人爭寵，批傷今上頸。上召都知閻文應示之，文應勸上廢后。上問呂夷簡，亦曰古有之。遂降敕廢爲金庭教主，文應懷敕并道衣以授之。后恚，有詩語，文應即驅出，以車送瑤華宮。既而上悔之，作慶金枝曲，遣使賜后，后和而獻之。又使詔入宮，文應懼。以疾聞，上命賜之酒及藥，文應遂弒之。（丁正臣曰：范鎭聞上遣上以后召之。疾，文應使醫官置毒，上竟不知。）

慶曆三年九月，知諫院蔡襄上言：自今中書樞密院執政官，非休暇日，私第不得見客，欲訪天下之事，采拔奇異之材，許臨時延召。詔從之。

至和二年七月，翰林學士歐陽修上言：兩制以上，毋得詣兩府之第。詔從之。

嘉祐四年五月，上手詔賜兩府曰：朕觀在昔君臣，惟同心同德，故知天下之務，享無疆之休。倘徒猜防之端，是乖信任之道。因納言履漸御臣之規，頤立科條，用制邪慝。方今岡任皆賢，倚爲股肱，論道是咨，推誠無間，而有禁未解，斯豈稱朕意耶？先是，兩制臣僚不許至執政私第，兩府大臣奏薦人不得充臺諫官。凡此條約，其悉除之，庶使君臣之際，了無疑間之迹。卿等諫官舉措，義宜如何。

嘉祐七年二月癸卯，以駙馬都尉李瑋知衛州，事兗國公主入居禁中。瑋所生母楊氏，歸瑋之宅。公主乳母韓氏出居于外。公主宅勾當內臣梁懷吉（案宋史作懷一），勒歸前省。公主宅諸色祗應人，始皆隨遣人。（案此句有訛誤。）瑋貌陋性樸，上以章懿太后故，命之尚公主。自始出降，常以庸奴視之，乳母韓氏等復離間，梁懷吉等給事公主闔內，公主愛之。公主嘗與懷吉等閒飲，楊氏窺之，公主怒，毆傷楊氏，由是外人讙譁，咸有異議。朝廷貶逐懷吉等于外州，公主悲懟，或欲自經，或欲赴井，或縱火，或焚他舍，以邀上意，必令召懷吉等還。上不得已，亦爲召之。然主意終惡瑋，主是不復肯入中門，居于廳事，晝夜不眠，或欲自盡，或欲突走出外，狀若顚狂。左右以聞，故有是命。三月戊申朔，壬子，制曰：降車服之等，所以見王姬之貴；啟脂澤之封，所以昭帝女之寵。茲雖親愛之攸屬，時乃風化之所關，苟不能安諧于厥家，則何以觀示于流俗？兗國公主生而甚慧，朕所鍾憐，故于外家之近親，以求副車之善配，而保傅無狀，閨門失歡，歷年于茲，生事不順，遂于聽聞，深所駭嗟。雖然恩義之常，人所難斷，至于賞罰之際，朕安敢私？宜告大庭，降從下國。於戲，惟肅雍以成美德，惟柔順以輔令名，及茲格恭，庶幾永福，可降封沂國公主。觀察使駙馬都尉李瑋改建州觀察使，依舊知衛州。公主既還禁中，上數使人慰勞李氏，賜瑋金二百兩，且謂曰：凡人富貴，亦不必爲主壻也。于是瑋兄璋上言：家門薄祐，弟瑋愚騃，不足以承天姻，乞賜指揮，上許之離絕。又以不睦之咎，皆由公主，故不加責降焉。

嘉祐元年夏，詔自今舉選人充京官者，已舉不得復首。又被舉者亦不得納舉主人。詔文武官宗室鎮御內官應奏蔭親戚補官者，舊過乾元節奏一人者，今過三年親郊乃得之，其餘減損各有差。

京師雨兩月餘不止，水壞城西南隅，淹沒軍營民居甚衆。宰相以下親護役救水，河北京東西江淮兩陝皆大水。

九月辛卯，上以疾瘉，恭謝天地于大慶殿，禮畢，御宣德門，大赦，改元，恩賜皆如南郊。

二年夏五月庚辰，管勾麟府路軍馬公事郭恩，遇夏賊于屈野河西，與戰，敗績。恩及走馬承受公事黃元道皆爲賊所擒。秋，賊復遣元道歸。

詔文武官應磨勘轉官者，皆令審官院以時舉行，毋得自投牒。又詔自今間歲一設科場，復置明經科。

三年五月甲申，榜朝堂，敕鹽鐵副使郭申錫與李參鞫失實，黜知濠州。

李參，鄆州人，爲定州通判。夏守恩爲眞定路部署，貪贓不法，轉運使楊偕收存欲發其事，使參按之，得其斂戍卒家貲錢十萬，爲之逼死者，權知定州，取富民金釵四十二枚，爲之移卒于外縣。守恩坐除名，連州編管，弟殿前指揮使守贇亦解兵柄，由是知名。

范文正公于景祐三年言呂相之短。坐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尋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呂公自大名復入相。言于仁宗曰。范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耶。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使。上以許公爲長者。天下皆以許公爲不念舊惡。文正面謝曰。向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獎拔。許公曰。夷簡豈敢復以舊事爲念耶。及文正知延州。移書諭趙元昊以利害。元昊復書。語極悖慢。文正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聞。時宋相庠爲參知政事。先是許公執政。諸公唯諾書紙尾而已。不敢有所預。宋公多與之論辨。許公不悅。一日。二人獨在中書。許公從容言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乃擅與元昊書。得其書。又焚去不奏。他人敢爾耶。宋公以爲許公誠深罪范也。時朝廷命文正分析。文正奏臣始聞賊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賊勢益振。故復書悖慢。臣以爲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在臣矣。故不敢以聞也。奏上。兩府共進。宋公遽曰。范仲淹可斬。杜祁公時爲樞密副使。曰。仲淹之志出于忠果。欲爲朝廷招叛耳。何可深罪。爭之甚切。宋公謂許公必有言相助也。而許公默然終無一語。上顧問許公如何。許公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一官。知耀州。于是論者喧然。而宋公不知爲許公所賣也。宋公亦尋出知揚州。

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以姑息爲安。以避謗爲智。柔而易制者。升爲心腹。姦而可使者。保爲羽翼。是張禹不獨生于漢。而李林甫復見于今也。夷簡見書。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耳。

丁正臣曰。皇姪宗實。既堅辭宗正之命。諸中貴人。乃薦燕王元儼之子允初。上召入宮。命坐賜茶。允初顧左右曰。不用茶。得熟水可也。左右皆笑。既罷。上曰。允初癡騃。豈足任大事乎。

濮王薨。任守忠王世寧。護塟事。凌蔑諸子。所餉遺近萬緡。而心猶未厭。故奏宗懿不孝。坐奪俸黜官。

癸未。皇子猶堅臥不肯入肩輿。宗諤責之曰。汝爲人臣子。豈得堅拒君父之命而終不受耶。我非不能與衆執汝強置于肩輿。恐使汝遂失臣子之義。陷于惡名耳。皇子乃就濮王影堂慟哭而就肩輿云。楊樂道

令教授周孟陽作讓知宗正表。每一表。餉之金十兩。孟陽辭。皇子曰。此不足爲謝。俟得請。方當厚酬耳。凡十八表。孟陽獲千餘緡云。亦樂道

丁正臣曰。皇子堅辭新命。孟陽使人謂之曰。君已有此迹。若使中人別有所奏。君獨能無恙乎。

涑水記聞卷九

景祐三年正月。詔御史中丞杜衍沙汰三司吏。吏疑衍建言。己亥。三司吏五百餘人詣宰相第諠譁。又詣衍第詬詈。亂擲瓦礫。詔捕後行三人。杖脊配沙門島。因罷沙汰。

壬申。以翰林學士戶部郎吳奎爲左司郎中。權知開封府。翰林侍讀學士權知開封府王素充羣牧使。初、素與歐陽修數稱富弼于上前。弼入相。素頗有力焉。弼既在相位。素知開封府。意弼引己以登兩府。既不如志。因詆毁弼。又求外官。遂出知定州府。徙知徐州。復還知開封府。愈鬱鬱不得志。厭倦煩劇。府事多廢弛不治。數出遊宴。素性儇侈。在益州定州。皆以贓聞。爲人無志操。士大夫多鄙之。開封府先有散從官馬千。馬清義。督察盜賊。累功至班行。府中賴之。或謂素二馬在外。威福自恣。大爲姦利。素悉奏逐之遠方。于是京師盜賊累發。求捕不獲。臺官言素不才。亦自乞外補。朝廷因而徙之。

大理寺丞楊忱。監蘄州酒稅。仍令御史臺即日押出城。忱故翰林侍讀學士偕之子。少與弟慥。俱有俊聲。忱治春秋。慥治易。乘先儒舊說。務爲高奇以欺駭流俗。其父甚奇之。與人書曰。天使忱慥。力扶周孔。忱爲文尤怪僻。人少有能讀其句者。忱常言春秋無褒貶。與人談。流蕩無涯岸。要取不可勝而已。性輕易、喜傲、忽人、好色、嗜利。不修操檢。謫貶江淮間。以口舌動搖監司及州縣。得其權力以侵刻細民。江淮間甚苦之。至是除通判河南府事。待闕京師。弟慥掌永興安撫司機宜。卒于長安。忱不往視。日遊處于娼家。會有告

其販紗縠稅者，忱自言與權三司使蔡襄有宿隙，乞下御史臺推鞫。朝廷許之。獄成，以赦論，仍衝替。忱尚留京師。御史中丞王疇劾奏忱曰：忱自談道義，而身為詐欺，氣凌公卿。

王尚恭曰：包希仁知廬州，即鄉里也。親舊多乘勢擾官府，有從舅犯法，希仁撻之。自是親舊皆屏息。

李公明曰：孔中丞道輔，初以太常博士知仙源縣。諸孔犯法，無所容貸。（案：曲阜改仙源，在大中祥符五年，金太宗天會七年，始復稱曲阜。故此云仙源，與宋史孔道輔傳合。乃東都事略則云：道輔知曲阜縣，蓋後人追改，並南宋時原文。附識于此。）

章獻太后臨朝，內侍省都知江德元權傾天下。其弟德明，本使過杭州，時李及知杭州，待之一如常時小人奉使者，無所加益。僚佐皆曰：江使者之兄居中用事，當今無比，宰相大臣如反掌耳，而使者精銳猶不在人下。明公待之禮無加者，明公雖不求福，獨不畏其禍乎？及曰：及待江使者不敢慢，亦不敢過，如是足矣，又何加焉。既而德明謂及僚佐曰：李公高年，何不求一小郡以自處，而久居餘杭繁劇之地，豈能便耶？僚佐走告及，曰：果然江使者之言，甚可懼也。及笑曰：及老矣，誠得小郡以自逸，庸何傷。待之如前，亦無所加。既而德明亦不能傷也。時人服其操守。

郭后既廢，京師富民陳子誠者，因保慶楊太后納女入宮，太后許以為后也。已至掖庭，將施御。勾當御藥院閻士良聞之，遽見上。上方披百葉圖擇日。士良曰：陛下讀此何為？上曰：汝何問焉。士良曰：臣聞陛下欲納陳氏為后，信否？上曰：然。士良曰：陛下知子誠是何官？上曰：不知也。士良曰：子誠是大臣家奴僕之官也。陛下若納奴僕之女為后，豈不愧見公卿大臣也。上遽命出之。（士良自言。孫器之云。）

先是，趙元昊每遣使奉表入貢，不過稱教練使，衣服禮容，習如牙吏。寶元元年十二月丙寅，鄜延路奏元

昊遣使戴金冠，衣緋佩蹀躞，奉表納旌節告敕。其表略曰：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者，臣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邊七州，悉差肩而克。又曰：臣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真王之號，夙感于頒宣；尺土之封，顯蒙于割裂。又曰：稱王則不喜，朝帝乃是從。輻輳屢期，山呼齊舉，伏願以一垓之土地，建為萬乘之邦家。于時再讓靡遑，群情又迫，事不得已，顯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為世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年號天授禮法延祚。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寬慈及物，許以西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歡好。魚來雁往，任傳鄰國之音；地久天長，永鎮邊方之患。至誠瀝懇，仰俟帝俞。

寶元二年六月壬午，詔元昊在身官爵並宜削奪，仍除屬籍。蕃戎之人，有能捕斬元昊者，即除靜難軍節度使，仍賜錢穀銀絹。元昊所部之人能歸順者，並等第推賞。丙戌，詔河東安撫司牒北朝安撫司以趙元昊背叛，河東緣邊點集兵馬，慮北朝驚疑。

寶元二年五月壬子，以定國軍節度使、知樞密院事王德用充武寧軍節度使，赴徐州本任。癸丑，德用獻所居第，以第為芳林園，詔給其直。八月庚辰朔，（[illegible]）武寧節度使王德用自陳所置馬得于馬商陳貴，契約具在，非折繼宣所賣。詔德用除右千牛衛將軍，徙知隨州，仍削還宿州通判一員。九月丁未，折繼宣授諸衛將軍，徙知內地，以其弟代之。已（案：宋史王德用傳云：有言德用市馬于府州者，上以為市于商人，宣言將不……又折御卿傳：子惟忠知府州，卒，以子繼宣嗣州事。寶元中繼宣坐貪虐，

……左監門衛將軍。此條不著……）

寶元二年十二月乙丑，鄜延環慶路都部署司奏夏賊寇掠保安軍及延州駐泊，鈐轄六宅使盧守懃將兵擊卻之，各以功大小受賞有差。散直狄青拔多，超四資，除殿直。

癸酉，雨木冰。己卯，昭遠受詔率狗民（案：昭遠不著姓，其上文有缺佚。）孔道輔卒于鄆州。

契丹乘西鄙用兵，中國疲敝，陰謀入寇。朝廷聞之，十月始修河北諸州城，又籍民為壯強以備之。又括陝西河東民為鄉兵弓手。時天下久承平，忽聞點兵，民情驚擾，敕命以令籍民兵止令守衛，避有不逞之徒妄相驚煽，云官欲文面為兵發之戍邊。有為此言者，聽人告捕，當以其家財充賞。（案：此條宋史慶曆元年十月上……河北城。）

二年正月，契丹大發兵屯幽薊間，先使其宣徽南院使蕭英、翰林學士劉六符奉書入見。己巳，邊吏以聞，朝廷為之旰食。壬申，以右正言知制誥富弼假中書舍人充接伴。

康定初，夏賊寇延州，永平寨主監押欲引兵匿深山，俟賊去復歸。指揮使史吉帥所部數百人，遮城門，立于馬前曰：寨主監押欲何之？二人以其謀告吉。曰：如此，兵則完矣，如城中百姓芻糧何？此往還之迹何可掩？異日為有司所劾，吉為指揮使，不免于斬頭，願先斬吉于馬前。不然，不敢以此兵從行也。寨主監押慚懼，引轡而返。賊至圍城，吉率衆拒守，數日而賊去。朝廷以寨主監押完城功，各遷一官。吉曰：幸不失城寨，吾豈論功乎。後官至團練使。女為郭遵夫人，亦有明識。遵善治生家，甚富。夫人常規之曰：我與公俱老，所衣食幾何，子孫皆有官，公位望不輕，胡為多藏以敗名也。

章郇公得象之高祖，建州人，仕王氏為刺史，號章太傅。其夫人練氏，智識過人。太傅嘗出兵，有二將後期，欲斬之，夫人置酒，飾美姬進之。太傅歡甚，迨夜分，醉，夫人密捐二將使去。二將奔南唐，將兵攻建州，破之。時太傅已卒，夫人居建州。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夫人，且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將屠此城，夫人植旗于門，吾以戒士卒勿犯也。夫人返其金帛，并旗勿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之人，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止不屠。太傅十三子，其八子，夫人所生也。及宋興，子孫及第至達官者甚衆。餘五房子孫鮮及第者，惟章衡狀元及第，其父亦八房子孫，餘五房耳云。（黃師謀。）

初，周王將生，詔選孕婦朱氏以備乳母。已而生男，真宗取視之曰：此兒豐盈，亦有福相。留宮中，娛皇子。七歲，出，真宗以其兒賜內侍省都知張景宗為養子，名曰茂實。及長，累歷軍職，至馬軍副都指揮使。有軍人繁用，其父嘗為張氏僕。用幼聞父言，茂實生于宮中，或言先帝之子，于上屬為兄。用冀幸恩賞，即為表，具言其事，于中衢邀茂實以表呈之。茂實銜之，以用屬開封府，以用妄言，杖之，配外州下軍。然事遂流布，衆始譁然。于是言事者請召用還察實，詔以嘉慶院為制獄鞫之。至和元年八月，嘉慶院制獄奏：軍人繁用，素病心，妄對張茂實陳牒，稱茂實為皇親。案：張茂實得狀嘗奏，擅送本衛，取勘。諫官劾茂實當上言而不以聞，擅流配卒，夫不宜典兵馬。獄成，知諫院張擇行錄問，以繁用非心病，詔更驗定，繁用配廣南牢城，所連及者皆釋之。茂實先已內不自安，求出，除寧遠軍節度使、知滁州。

樞密直學士明鎬討貝州久未下，上深以爲憂，問于兩府。參知政事文彥博請自往督戰。八年正月丁丑，以彥博爲河北宣撫使，督諸將討貝州。時樞密使夏竦惡鎬，所奏請多從中沮之，惟恐其成功。彥博奏今在軍中請得便宜從事，不從中覆。上許之。閏月庚子，剋貝州，擒王則。初，彥博至貝州，與明鎬督諸將築距闉以攻城，旬餘不下。有卒董秀、劉炳請穴地以攻城，彥博許之。貝州城南臨御河，秀等夜于岸下潛穿穴，棄土于水，晝匿穴中，城上不之見也。久之，穴成，自教場中出。秀等以褐裹之，走白彥博，選敢死士二百，命指揮使將之，銜枚自穴中入。有軍前虞候楊遂請行，許之。遂曰：軍中有病死者數人，此不可去，請易之。從之。既出穴，登城殺守者，垂繩以引城下之人。城中驚擾，賊以火牛突登城者，登城者不能拒，願引卻。楊遂力戰，身被十餘創，援槍刺牛，牛卻走踐賊，賊遂潰。王則張幡卜吉，與其黨突圍走，至村舍，官軍追圍之，則猶著花襆頭，軍士爭趣之，部署王信恐賊死無以辨，以身覆其上，遂生擒之。卜吉死于亂兵，不知所在。彥博請斬則于北京，夏竦奏言所獲賊魁恐非真，遂檻車送京師，剮于馬市。董秀、劉炳並除內殿崇班。

初，趙元昊既陷安遠、寨門，朝廷以延州堡寨多，徒分兵力，其遠不足守者，悉棄之，而虜益內侵，爲邊患。大理寺丞、簽署保大軍節度判官事种世衡建言：州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城，修之，東可通河東運路，北可

扼虜要衝。詔從之，命世衡帥兵董其役，且城之。城中無井，鑿地百五十尺，始遇石而不及泉，士人告不可鑿，衆以爲城無井則不可守。世衡曰：安有地中無水者。即命工鑿石而出之，得石屑一器，酬百錢。凡過石數重，水乃大發，既清且甘，城中牛馬皆足。自是邊城之無井者效之，皆得水。詔名其城曰青澗，以世衡爲內殿承制、知城事。（出希文所作墓志。宋本亦云。）

世衡字仲平，放兄之子。世衡少尚氣節，以蔭將作監主簿，累遷太子中舍，嘗知武功縣，用刑嚴峻，杖人使自覓闌立枷上受笞，足或落枷，則更從一數之，人亦服其威信。或有追呼，不使人執帖下鄉村，但以片紙榜縣門云：追某人期某日詣縣庭。其親識見之皆懼，走告之，皆如期而至。（于墓志云。）後通判鳳州，知州王蒙正章獻太后姻家也，皆以私干世衡，不從，乃誘王知謙使詣闕訟冤，而陰爲之內助。世衡坐流竇州。章獻崩，龍圖閣直學士李紘奏雪其罪，補衛尉寺丞。（墓志云。）後知澠池縣，葺館舍，設什器，乃至砧臼匙筯，無不畢備。客至如歸，由是聲譽大振。縣旁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能舉，世衡下令校手搏，傾城人隨往觀之。世衡謂觀者曰：汝曹先爲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衆欣然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其權數皆如此類。初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射的，中者輒與之。既而中者亦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皆能射。士卒有病者，常使一子視之，戒以不愈必笞之。撫養羌酋，親入其帳，得人歡心，爭爲之用，寇至，應破之。部落待遇如家人，有功者，或解所服金帶，或撤席上銀器遺之。比數年，青澗城遂成富強，于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宋本云：亦出墓志。）

洛苑副使、知青澗城种世衡爲廚吏李戎以擅用官物諸不法事訴訟，按驗有狀，鄜延經略使龐公奏世衡披荊棘，立青澗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頃之，世衡徙知環州，將行，別龐公，拜且泣曰：世衡心腸鐵石，今日爲公下淚也。（龐公云。）

慶曆二年春，范文正公巡邊至，爲環慶經略使，環州屬羌多懷二心，密與元昊通，公以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完固，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奴訛者，素倔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耶。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尚寢，世衡蹴起之，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疑吾耶。率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出墓志。）

羌酋慕恩部落最強，世衡嘗撫而用之。嘗夜與慕恩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潛于壁隙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慚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心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生羌歸附者百餘帳，納所得元昊文券袍帶，無復貳心。世衡令諸族各設烽火，元昊掠之，更相救，皆敗去，遂不敢犯。（郭固云。）

世衡嘗以罪怒一番落將，杖其背，僚屬爲之請，莫能得。其人被杖已，奔趙元昊，甚親信之，得出入樞密院。歲餘，盡詢得其機事以歸，衆乃知世衡用以爲間也。（宋云。）

環原之間，屬羌敏珠密藏、康諸三種最大，素號橫猾，撫之驕不可制，攻之則險不可入，嘗爲原州患。其北有三川通于夏虜，三川之間有古細腰城，廢壞四年。參知政事范文正公宣撫陝西，命世衡與知原州蔣偕共城之。世衡先遣人說誘夏虜，以故未出兵爭之。世衡以錢募戰士，晝夜版築，旬月而成。乃召三種酋長，諭以官築此城爲汝禦寇，三種既出其不意，又援路已絕，因而服從。世衡在役所得疾，明年正月甲子卒。屬羌朝夕聚哭柩前者數日，青澗、環州吏民及屬羌皆畫像事之。八子：詁、診、詠、諮、諤、記、誼、（出墓志。又此所記八子之名，原缺其一。）

初，洛苑副使种世衡在青澗城，欲遣僧王嵩入趙元昊境爲間，與之飲，謂曰：虜若得汝，拷掠求實，汝不勝痛，當以實告耶。嵩曰：寧死不言。世衡曰：先試之。乃縛嵩于庭而掠之數百，嵩不屈。世衡曰：汝真可也。時元昊使其妻之兄弟旺榮、及剛朗凌分將左右廂兵用事，世衡使嵩爲民服，齎書與旺榮曰：朝者得書，知有

善意，欲背僞歸款朝廷，甚善，事宜早發，狐疑變生。且遺之棗及銀龜。旺榮以聞于元昊，留嵩囚地牢中，且半歲。會元昊欲復歸中國，而恥先自言，乃釋嵩，因使旺榮遺邊將書，遣剛朗陵歷下教練使李文貴送嵩還，曰：向者种洛苑書，意欲求通和耶。邊將遣文貴及嵩詣延州。時龐公爲經略使，已奉朝旨，招納元昊，始遣文貴往來議其事，奏嵩除三班借職。（宋云及何上。）

東染院使种世衡長子詁，初抗志不仕，慕叔祖放之爲人，既卒，人哀之者。皇祐中詣闕自言：父世衡遣王嵩入夏虜，離間其用事臣旺榮兄弟，皆被誅，元昊由是勢衰，稱臣請服。經略使龐籍掩臣父子之功，自取兩府。龐公時爲樞密使，奏稱嵩入虜境即被囚，元昊委任旺榮如故，及元昊請服之時，先令旺榮爲書遺

逸將。元昊妻即旺榮妹。元昊黜其妻。旺榮兄弟怨望。元昊旣稱臣後二年。旺榮謀弒元昊子褒婦之夕作亂。殺元昊。事覺族誅。非因間離而死。臣與范仲淹韓琦皆親受中書劄子。候西事平除兩府。旣而仲淹琦先除。臣次之。非臣專以招懷之功得兩府。文書具在。皆可致驗。朝廷知誥妄言。納以父功。特除誥天興主簿。令御史臺押出城趣使之官。

嘉祐七年。拓跋諒祚始請稱漢官。以伶人薛老峰爲副使。稱左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又請尚主。及乞國子監所印書釋氏經一藏。幷譯經僧。及幞頭。工人。伶官等。詔給國子監書。及釋氏經。幷幞頭。尚主辭以昔嘗賜姓。其餘皆託辭以拒之。夏嘗遣使者賜諒祚生辰禮物。初命內殿承制余允爲賀官。上言。允本庶人。吏乞擇使者。乃命供備庫副使張宗道。初入境。虜館宗道于西室。迓者曰。主人居先。禮之常也。天使何疑。宗道曰。僕與夏主比肩以事天子。若夏主自來。當相爲賓主。爾陪臣也。安得爲主人。當循故事。僕居上位。爭久不決。迓曰。君有幾首。乃敢如此。宗道大笑曰。有一首耳。來日已別家人。今日欲取宗道首則取之。宗道之死得其所矣。但恐夏國必不敢爾。迓者曰。譯者失辭。某自謂有兩首耳。宗道曰。譯者失辭。何不斬。譯者乃先宗道自云。兩國之歡如魚水。宗道曰。然則天朝水也。水可無魚。魚不可無水。

于內帑借錢一百二十萬。紬絹七十萬。銀四十萬。錦綺二十萬。助十分之七。（案）此條上文有缺佚。

昨張鑒大興陝河之役。使面俱闊百五十尺。所修自京東抵南京。以東已狹。不更修也。今歲所修止于開封境。王巖云。（案）此條原委未明。亦似有脫誤。

夏英公爲南京留守。杖人好潛加其數。提點刑獄馬洵美重大也。劾奏之曰。夏竦大臣。朝廷寄任。非輕罪有難恕者。明施重刑可也。何必默罔下人。潛加杖數乎。詔取戒勵。當時文臣皆爲英公恥之。

滕宗諒知涇州。用公使錢無度。爲臺諫所言。朝廷遣使者鞫之。宗諒聞之。悉焚公使曆。使者至不能案。朝廷落職。徙知岳州。石遐云。

滕宗諒知岳州。修岳陽樓。不用省庫錢。不斂于民。但牓民間有宿債不肯償者。獻以助官。官爲督之。民負債者爭獻之。所得近萬緡。置庫于廳側。自掌之。不設主典案籍。樓成極雄麗。所費甚廣。自入者亦不鮮焉。州人不以爲非。皆稱其能。石遐云。

諫議大夫李宗詠。昔侍中崧之孫也。父粲。崧之庶子。崧之遇禍。粲猶在襁褓。其母投之牆外。由是獨得免。崧于故相昉爲從叔。世居深州饒陽。墳墓夾道。崧在道東謂之東李。昉在道西謂之西李。故宗詠納與宗諤聯名。尚臣云。

黃庠洪州人。文學精贍。取國子監進士。解貢院奏名皆第一。聲譽赫然。天下之士。皆服爲之下。及就殿試。病不能執筆。有詔復舉。就殿試未及期而卒。

楊寘字審賢。兩爲國子解元。貢院奏名殿廷唱第皆第一。未除官而卒。

馮京字當世。鄂州人。府解貢院殿廷皆第一。自見。

歐陽修字永叔。吉州人。舉進士。國子補監生。發解禮部。奏名皆第一人。天聖八年及第。

嘉祐七年三月乙丑。以參知政事孫抃爲觀文殿學士。同羣牧制置使。樞密副使趙槩爲參知政事。翰林學士左司郎中權知開封府吳奎爲樞密副使。抃以進士高第累官至兩制。淳厚無他材。上以久任翰林。擢爲樞密副使。多病健忘。爲官自陳分緒。求避吏以文書白抃。抃見吏衰絰。誤以爲醫官。因引手案上。謂曰。抃數日來體中不佳。君試爲診之。聞者傳以爲笑。及在政府。百司白事。但對之拱默。未嘗開一言。是時樞密使恐名不勝任。殿中侍御史韓縝因進見。極言其不才。當置之散地。抃初不知。後數日。中書奏事退。宰相韓琦曾公亮遂留身在後。抃下殿謂參知政事歐陽修曰。丞相留身何也。修曰。豈非奏君事也。抃曰。抃有何事。修曰。御史韓縝言君。君不知也。抃乃頓足摘耳曰。不知也。因移疾請退。朝廷許之。

涑水記聞卷十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鈐轄廨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拆馬廄爲薪。不可禁遏。軍校白之。座客股慄。公曰。天實寒。可折與之。神色自若。飲宴如故。卒氣沮無以爲變。楊希元云。

故相劉沆薨。贈侍中。知制誥張瓌草詞。詞頗薄其爲人。其子瑾詣闕。累章歷究。稱瓌挾私怨。至誣瓌云。祖奸父贓。母穢妻濫。瓌洎之孫。父方洞。皆以贓抵罪。母妻之謗出于讒晦所誣。一門衣榮醜。一身備百惡。又帥兄弟父母衰絰詣待漏院哭訴執政。冀贖乃朝廷恩典。瓌不當加貶黜之詞。五月戊子。（或云四月丙午。）瓌左遷知黃州。然瑾竟亦不敢請諡。

張密學奎。張客省亢。母宋氏。白之族也。其夫好黃白術。宋氏伺其夫出。取其書并燒煉之具。悉焚之。夫歸怒之。宋氏曰。君有二子。不使就學。日見君燒煉而效之。他日何以興君之門。夫感其言而止。宋氏不愛金帛。市書至數千卷。親教督二子使讀書。客至。輒于窗間聽之。客與其子論文學政事。則爲之設酒殽。或閒談諧謔。則不設也。僑居常州。胡樞密宿爲舉人。有文行。宋氏以爲必貴。亢少蹤弛。宋氏常藏其衣冠。不聽出。惟胡秀才召。乃給衣冠使謁之。旣而二子皆登進士第。仕至顯官。吳公云。

張密學奎少嗜酒。嘗有酒失。母怒欲笞之。遂不復飲。至終身。

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也。性亮直。喜面折人。魏公執政。用監司有非其人者。公孺曰。

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爲心造化以蛇虎者，害人之物，故置蛇于藪澤，置虎于山林。公今乃置之通衢，使爲民害，可乎？魏公甚慙悔之。

范仲淹字希文，早孤，從其母適朱氏，因冒其姓名，與朱氏兄弟俱舉學究。少尪瘠，嘗與衆客同見諫議大夫姜遵，遵素以剛嚴著名，與人不款曲，衆客退，獨留仲淹，引入中堂，謂其夫人曰："朱學究年雖少，奇士也，他日不惟爲顯官，當立盛名于世。"遂坐置酒，待之如骨肉。人莫測其何以知之也。年二十餘，始改科舉進士。云。

晏丞相殊留守南京，仲淹遭母憂，寓居城下，晏公請掌府學。仲淹嘗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或先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詗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給云："適疲倦，暫就枕耳。"仲淹問未寢之時觀何書，其人亦妄對，仲淹即取書問之，其人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爲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用意，使學者準以爲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輳，其後宋人以文學有聲名于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服除，至京師，上宰相書，言朝政得失，民間利病，凡萬餘言。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亦在京師，薦一人爲館職，曾謂殊曰："公知范仲淹，捨不薦而薦斯人乎？已爲公置不行，宜更薦仲淹也。"殊從之，遂除館職。頃之，冬至立仗，禮官定議，欲媚章獻太后，請天子帥百官獻壽于庭。仲淹奏以爲不可。晏殊大懼，召仲淹怒責之，以爲狂。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受明公誤知，常懼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更以正論得罪于門下也。"殊慚無以應。

黃晞，閩人，好讀書，客遊京師，數十年不歸。家貧，鬻茶以爲生，衣不蔽體，得錢輒買書，所蓄殆數百緡。自號聱隅子。石守道爲直講，聞其名，使諸生如古禮，執羔鴈束帛，就里中聘之，以補學職，晞固辭不就。故歐陽永叔哭徂徠先生詩云："羔羊聘黃晞，晞驚走鄰家"是也。著書甚多。至和中，或薦于朝，除試太學助教，月餘，未及其祿祀，遇疾暴卒。一子甚愚，所聚及自著書，皆散無存者。云。

杜祁公衍，杭州人，父早卒，遺腹生公。其祖愛之。幼時，祖父脫帽，使公執之，會山水暴至，家人散走，其姑投一竿與之，使挾以自從，公一手挾竿，一手執帽，漂流久之，救得免，而帽竟不濡。前母二子不孝，悖其母，改適河陽錢氏。祖父卒，公年十五六，其二兄以爲母私財以適人，就公索之，不得，引劍斫之，傷腦，走投其姑，姑匿之重橑上，出血數升，僅而得免。乃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間，貧甚，傭書以自資。嘗至濟源，富民相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資用稍給。舉進士，殿試第四。及貴，其長兄猶存，待遇甚有恩禮。二兄及錢氏姑子孫，受公蔭補官者數人，仍皆爲婚嫁。云。

慶曆三年九月丁卯，上幸天章閣，召中書樞密院官，朝拜太祖太宗御容，觀內庫瑞物，因問安邊大略，移刻而罷。

慶曆四年四月戊戌，上與執政論及朋黨事，參知政事范仲淹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爲一黨，不可禁也，在聖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爲善，其于國家何害？"

慶曆四年五月己巳，詔特徙右司諫、直集賢院、知汾州兼涇原路都署尹洙知慶州。先是，資政殿學士鄭

戩兼陝西四路招討經略都部署，內殿崇班、渭州西路巡檢劉滬建策，以爲秦渭兩路有急，發兵相救，路去隴坻之內回遠，恐不及事，請築翦斤于山外，築水洛結公二城，以兵戍之，緩急以通援兵之路。戩以狀聞，命滬及著作郎董士廉董其役。會樞密院使韓琦陝西宣撫，還奏罷四路招討，以戩知永興軍，又言山外多熟戶，恐城未畢而寇至，請罷之。戩因極言築二城之利，不可輒罷，詔三司副使魚周詢往視其利害。未至，尹洙召滬士廉，令罷。滬士廉以熟戶既集，官物無所付，請遂城之，洙怒，以滬士廉違部署司節制，命涇原路部署狄青往械之，青械繫滬士廉于德順軍，及魚周詢還，言二城利害與戩議同，乃徙洙于慶州，滬降二官，士廉徙他路官，皆支修城禁軍弓箭手等錢有差。

慶曆四年六月，范希文宣撫陝西河東，自知橫要毀之者多，上稍疏之，乃上章乞罷政事，除一郡。上欲聽其請，章郇公言于上曰："仲淹素有重名，今一請而罷之，恐天下皆謂陛下輕黜賢臣，不若且賜詔不允，若仲淹即有表謝，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上從之。希文果奉表謝，上曰："果如章得象言。"遂罷知邠州。既而杜丞相、富彥國、韓稚圭、歐陽永叔、余希道，稍稍皆以事得罪矣。云。

慶曆六年八月甲戌，以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吳育爲樞密副使，丁度爲參知政事。是時宰相賈昌朝、陳執中議罷制科，育以爲不可，爭論于上前，退而上章求解政務，故有是命。龐籍爲樞密副使，在度前，籍女嫁參知政事宋庠，因言于上，以親戚非爲嫌，故度得先之。

通泰海州皆濱海，舊日潮水皆至城下，土田斥鹵，不可稼穡。范文正公監西溪倉，建白于朝，請築捍海隄于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朝廷從之，以文正爲興化令，專掌役事。又以發運使張綸兼知泰州，發通泰楚海四州民夫治之，既成，民至于今享其利，興化之民往往以范爲姓。

野利王旺榮、天都王剛朗凌者，皆元昊妻之昆弟也，與元昊族人嵬名山等四人爲謀主，分掌軍國之政，而剛朗凌勇健有智謀，尤用事。种世衡知青澗城，白始事，公遣土僧王嵩遺剛朗凌書。元昊因竄，而使剛朗凌麾下教練使李文貴詣世衡所，陽爲不喻曰："前者使人以書來，何意也？豈欲和親耶？"公以其言妄，止文貴于青澗城。後數月，元昊寇渭源，葛懷敏戰沒。會梁適使契丹，契丹主謂適曰："元昊欲歸款南朝而未敢，若南朝以優禮懷來之，彼必洗心自新矣。"于是密詔公招懷元昊，元昊苟肯稱臣，雖仍其僭稱亦不害，若改稱單于可汗，則固大善。公以爲若此，固使人往說之，則元昊益驕，不可與言，乃自青澗城召李文貴謂之曰："汝之先王及今王之初奉事朝廷，皆不失臣節，汝曹忽無故妄加之名，使汝主不得爲朝廷臣，紛紛至今，使彼此之民肝腦塗地，皆汝羣下之過也。汝犯邊之初，以國家承平日久，民不習戰，故屢與汝勝，今邊民亦習戰，汝之屢勝，豈可常耶？我國家富有天下，雖偏師小衂，未至大損，汝兵一敗，社稷可憂矣。天之立天子者，將使溥愛四海之民而安定之，非欲殘彼而取快也。汝歸語汝主，若誠能悔過從善，降號稱臣，歸汝朝廷，以息彼此之民，朝廷之所以待汝者，禮數賞錫，必優于前矣。"文貴頓首曰："此固西人日夜之願也，龍圖能爲言之朝廷，使彼此息兵，其誰不受賜。"公乃厚待而遣之。頃之，文貴復以剛朗凌等遣公書來言和親之意，用鄰國抗敵之禮，公上之朝廷，爲

沒書草稱剛朗凌等爲太尉。使公爭之。公曰。方今抑其僭名。而稱其臣。已爲三公。則元昊可降爲耶。不若稱其胡中官號。寧令非中國之所急。無傷也。朝廷善而從之。剛朗凌又以書來。欲仍其僭稱。公不復奏。即日答之。曰。此非邊臣之所敢知也。若名號稍正。則議易合耳。于是元昊使伊州刺史賀從勗上書稱男。曩霄上書父大宋皇帝。從勗至京師。朝廷遣趙良佐張安與等復往議定名號。及每歲所賜之物。及他置約。使稱臣誓表上之。

至和三年春。仁宗疑疾不能言。兩府以設道場爲名。宿禁中。專決庶政。有禁卒詣開封府告大校謀爲變者。府中夜封上之。時富公以疾謁告。惟潞公劉相王伯庸（〔案〕王堯臣字伯庸）居中。且日。潞公召三陣團大校平日所爲如何。三帥言其謹愿。潞公秉筆欲判其狀。斬告變者。伯庸捏其膝。乃請劉相判之。（〔案〕文彥博請劉沆判狀事。已見前第五卷。較此倍詳。惟未及王堯臣之捏膝。此不載劉沆謂彥博以墨判乃叵。則潞公本明。必令兩府簽證。始悉嘬矣。）

仁宗疑疾。兩府雖宿禁中。數日不知上起居。潞公召內侍都知等詰之。曰。主上疾有增損。皆不令兩府知。何也。對曰。禁中事不敢漏泄。潞公怒曰。天子違豫。海內寒心。彥博等備位兩府。與國同安危。豈得不預知也。何謂漏泄。顧直省官曰。引都知等至中書。令供狀。今後禁中事。如不令兩府知。甘伏軍令。諸內侍大懼曰。暮皇城諸門白下鎖。都知曰。汝自白兩府。我當他劍不得。由是禁中事兩府無不知者。樞密使王德用開便門入。中書潞公執守門。親事官封府鞫之。明日。謂同列曰。昨日悔不斬守門者。天子違豫。禁中門戶豈得妄開也。（〔案〕此取內侍都知等供狀。亦見前第五卷。此叙述較詳。故不嫌複出。）

先是。詔周後柴氏每遇親郊。聽奏補一人充班行。至是。或上言皇嗣未生。蓋以國家未如古禮。封二王後。

二月癸酉。詔擇柴氏族人最長一人。除京官。已在班行。則換文資。仍封崇義公。于河南鄭州境內與地八差遣。更給公田十頃。其周室陵廟委之管勾。歲時祭享。至如知州資序。即與他處差遣。更取以次近親長者受官承替。（〔案〕東都事略及宋史封柴氏後爲崇義公。在嘉祐四年四月癸酉。此作二月癸酉。而未繫年。當是傳寫有脫誤。）

嘉祐七年正月辛未。學士院奏定郊祀天地。宜止以二帝配。佑溫成皇后廟歸去后號。自今不復命兩制祠。止令本廟使臣行禮。

嘉祐七年。五月辛未。樞密副使包拯卒。拯字希仁。廬州人。進士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官且十年。人稱其孝。後歷監察御史。爲天章閣待制。知諫院。遷龍圖閣直學士。知瀛州。又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爲人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吏民畏服。遠近稱之。歷御史中丞三司使樞密副使。拯爲長吏。僚佐有所關白。喜面折辱人。然其所言若中于理。亦幡然從之。剛而不愎。亦人所難也。

尹師魯謫官監復州酒時。范希文知鄧州。師魯得疾。即擬去官。詣鄧州。以後事屬希文。希文日往視其疾。師魯曰。今日疾勢復增幾分。可得幾日。一旦遣人招希文甚遽。既至。師魯曰。洙今日必死矣。人言將死者必見鬼神。此不可信。洙並無所見。但覺氣息奄奄漸欲盡耳。隱几與希文語久之。謂希文曰。公可出。洙將逝矣。希文出至廳事。已聞其內號哭。希文竭力送其喪及妻孥歸洛陽。（成好鄰云。）

余靖本名希古。韶州人。舉進士。未預解。曲江主簿王仝嘗遇之。爲干知韶州者。舉制科。知州怒以爲玩也。按其罪無所得。惟得與希古接坐。仝坐追收停任。希古杖臀二十。仝遂閒居處州。不復仕進。希古更名靖。字安道。取他州解及第。景祐中爲館職。爲范文正訟寃。貶罪。由是知名。范公入參大政。引爲諫官。祕書丞茹孝標喪服未除。入京師。私營身計。靖上言孝標冒哀求仕。不孝。孝標由是獲罪。深銜靖。靖遷龍圖閣直學士。王仝數以書干靖求貸。靖不能應其求。孝標聞靖嘗犯刑。詣韶州。廉求其案。得之。時錢子飛爲諫官。方攻范黨。孝標以其事語之。子飛即以聞。詔下處州王仝。靖陰使人諷仝。令避去。仝辭以其不能出。靖置銀百兩于茶簏中。託人餉之。所託者。怪其重。開視獲銀。而致茶于仝。仝大怒。詣處州勘官同對。當日按坐者。余希古今不知所在。仝不從。對稱希古即靖是也。靖竟坐以左屯衛將軍分司。（伯溫云。）

余靖初及第。歸韶州。州吏皆矜其獄者往見之。靖不爲禮。吏恨之。乃取靖案裹以縑油。置于梁上。吏病且死。囑其子曰。此方今達官之案。他日朝廷必來求之。汝謹掌視。愼勿失去。及茹孝標來求其案。人以爲事在十年前。必不在。孝標訪于吏子。竟得之。（伯溫云。）

丁度字公雅。開封祥符人。祖顗。藏書家貧。聚書至八千卷。爲大室以貯之。曰。吾聚書多。雖不能讀。必有好學者爲吾子孫矣。父逢吉以儒事真宗于藩邸。官至將作監丞致仕。度以恥廕歲舉服勤詞學第二人登科。解褐大理評事。通判通州事。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今上即位。度上書請博延儒臣。數講道。贈增益諫官。切劇治體。墾闢荒蕪。安集流民。以爲州縣殿最。章獻皇后薨之。遷太常博士。賜緋。俄出知湖州事。徙京西轉運使。以祠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學士。久之。兼侍讀學士。又加承旨。又兼端明殿學士。國朝故事。中書制民政。樞密專兵謀。及趙元昊逆命。朝廷事多。度建言古之號令皆出于一。今二府分兵民之政。若措置異同。則下無適從。非爲國體。于是始詔軍旅重務二府通議。度在兩禁十五年。性寬厚。若不修威儀。流輩多易之。上嘗從容問度用人資序與才器孰先。度對曰。天下無事則循守資序。有事則簡拔才器。上甚善之。會諫官有言度求間求進者。上以度言論執政。且曰。度侍從十五年。而應對如是。不自爲地。眞

道厚長者也。尋以爲工部侍郎樞密副使。逾年參知政事。頃之。衛士爲變。事連宦官楊懷敏。樞密使夏竦言于上。請使御史與宦官同于禁中鞫其獄。不可滋蔓。使反側者不自安。度曰。宿衞有變。事關社稷。此可忍。孰不可忍。因請付外臺窮治黨與。自旦爭至食時。上卒從竦議。未幾。度求解政事。時初置紫宸殿學士。以度爲之。兼侍讀學士。或以紫宸稱呼非宜。改爲觀文殿學士。後數年。爲吏部尚書。謚文簡。度早喪妻。晚年學修養之術。嘗獨居靜室。左右給使惟老卒一二人而已。

文彥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毋湜。鄠人也。至和中。湜上言陝西鐵錢不便于民。乞一切廢之。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爲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惑擾也。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匹。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于是衆曉然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

拓跋諒祚之母沒藏氏。本野利旺榮之妻。曩霄通焉。有娠矣。曩霄初娶野利氏。生子甯令。將納剛朗凌女

爲婦。旺榮與剛朗淩謀，因成婚之夕，邀曩霄至其帳，伏兵殺之。事泄，族誅。寄城氏，削髮爲尼，而生諒祚。慶曆八年，正月辛未，寧令哥殺曩霄，國人討誅之，立諒祚。邢佐臣云。

涑水記聞卷十一

王舉云：儂智高犯廣州，舉爲轉運使，出巡至梅州，聞之而還。仲簡使人間道以蠟丸告急，且召舉。舉從者纔數十人，問曰：廣城何由得入？城東有賊所不到者，可以夜縋而入。舉曰：不可。進至惠州，廣民擁馬求救，曰：賊圍城，十縣民皆反，相殺掠，死傷散野。舉曰：吾聞之先父曰：凡有大事，必先詢誠者而後行之，無人則詢老者也。乃召耆老問之，對曰：某家客戶十餘人，今復亡爲賊矣。請各集兵衛其家。舉曰：賊者多以非客，何以禦之？仍召每村三大戶，與之帖，使人募壯丁二百，又帖每縣尉募弓手三千人以自衛，捕得叛掠者十餘人，皆腰斬之。又牒知州、知縣，令皆得擅斬人。一夕，鄉村晏然。舉爲募民驍勇者以自隨，得二千人，船百艘，建旗旌鉦鼓，長驅而下，趣廣州。賊兵數千人來逆戰，舉御之，賊皆斂兵，聚于城西，乃開南門作梁而入。舉不視家，登城，子死于賊人之手而不哭。樹鹿角于南門之西以拒賊，自是南門不復閉矣。凡糧用皆自南門而入。東關主簿黃同，取撫村知新州侍其淵在廣州，舉以其忠勇，與之共守。積衆數萬，皆所掠二廣之民也，使之晝夜攻城，爲火車，順風已焚西門。時六月，城上不能立，軍校請舉下城少休，舉欲從之，淵責劍言軍校曰：汝曹竭力拒敵，則猶可以生；若欲逃去，縱不爲賊所滅，朝廷亦當族汝，前部亦欲何之？舉乃止。士氣亦百倍，賊卒不能克而退。提刑鮑軻牽兵欲過嶺北至雄州，蕭勃留之，乃且遂一方。又召舉至雄州計事，舉不來，又令之。諫官李兌奏舉只在廣州端坐，及奏舉退走，關解，舉降一官，信州監稅。軻受

賞，舉不自言。黃固當解城時，盡瘁力，已而辭勸若有不足者。淵亦得卿。淵功亦不錄。此舉云。王

慶曆四年，二月庚子，供奉陳曙等遷官，賞討光化賊之功也。先是，知光化軍水部員外郎韓綱，性苛急，失衆士心。去年九月，盜邵興等入光化軍城，剽劫閭里。綱部分官殺軍士三百餘人，被甲乘城，凡十餘日，城中民富饒者，獻蒸餅、酒肉以享甲士。綱以餅肉之半犒士，及賜酒人一卮，而斥賣其餘，欲以其錢市兵器爲守禦備。軍士營遠者，或不時得飲食，而綱所給餅，當至日旰，燥硬不可食。時有監押使在軍中，所部軍士不以時給，監自隨長，又請獻錢以資監押之軍士。綱曰：本軍之士，尙無錢給之，何有于監押？悉辭不受。軍士遂訴傳長獻以資乘城之士，而知軍卻之，益加怨憤綱。又使員僚王德作城內布兵圖，久之不成，綱怒罵曰：我不敢斬汝耶？因召劊子，令每日執劍待命于庭下。十月三日，民有入粟得官者，劊子中通刺謁綱，綱迎，劊子中不用拜，軍士誤聽以爲子中獻錢，而綱辭不取。時方給餅肉，員僚邵興叱軍士退曰：汝勿食此。因出屋外投蒸餅入綱庭中，綱怒，命執投餅者，得數人，械繫于獄，明日獄司以節狀追捕其黨。邵興懼，因糾率其衆，盜取庫中兵器作亂，欲殺綱。綱自宅後踰城逃出，乘小舟沿漢下數里，再宿而後返。興官吏皆逃，興等遂焚掠居民，劫其指揮使李美，及軍士三百餘人，行趨蜀道。李美老不能行于道，自經死。興獨率其衆與商州巡檢戰，殺之。員僚趙千及軍百餘人，自賊所走還光化軍，興所過劫掠居民行旅，及敗興元府兵于饒風嶺，殺其將。興元府員僚趙明以衆降興，興與閬洋州有虎翼兵投之，乃自州北循山而西，州遣捉賊使臣李方將虎翼兵追之。二十九日，擊破興等于漕水，斬興及其黨五十餘人，生擒趙明。餘黨皆潰，州縣逐捕，盡誅之。陳曙等皆以功遷。綱坐棄城除名，英州編管，監押許士從追三官，舒州編管。

慶曆四年八月乙卯，上曰：近觀諸路提轉所按舉官吏，務爲苛刻，不存遠大，可降詔約束。

保州雲翼兵士，舊有特支口糧，通判石待舉以爲安坐充食，白轉運司減之，軍士怨怒作亂，殺知州、通判、都監，以監押韋貴爲主，閉城拒命。詔真定府副都部署李昭亮、沿邊都巡檢入內押班楊懷敏、知定州皇城使賀州刺史王果等討之。內侯、楊衛奏保州城下，諸將未有統一，詔富弼乘驛詣城下，授之節制，以便宜從事。九月，李昭亮、楊懷敏命侍禁郭逵以詔書入城招諭亂兵，亂兵開城出降，有數百，後出悉誅。庚申，河北都轉運使按察使工部郎中知汝州（案此下有闕文。）皆坐減雲翼食，及不覺察亂兵也。郭逵加閤門祗候。逵兒遼以勇力聞，從劉平與夏戰，死五龍水。（案陳州八作臨水。見前第四卷。作川涉路詔論降。與此所記不同。）

周革曰：景德中，中國作誓書以授契丹，其使者繼之以四言曰：雖不才，敢遵誓約，有渝此盟，神明殛之。慶曆中，歲增給二十萬，更作誓書，亦如之。嘉祐初，樞密院求誓書不獲，又求實化軍趙度文字亦不獲。乎是韓稚圭曰：樞密院國家戎事之要，今文書散落如此，不可。乃命大理寺丞周革編輯之，數年而畢，成千餘卷。得杜衍、祁公手錄誓書一本于廢冊，其正本不復見。

慶曆中，契丹以兵壓境，欲復周世宗所取關南之地，聲言中國，其言周世宗曰：人神共怒，社稷不延。其言太宗曰：恃有征之志，已定并汾，興無名之師，直抵幽薊。富公之使北也，朝廷以三書與之，其一增物二十萬，其一增十萬，其一以公主妻梁王，約曰：能爲我令元昊務臣納款，我歲增二十萬物，不能者，歲增十萬

物。契丹曰。元昊稱臣納款。我國指之勞耳。汝當以二十萬與我。然當謂之獻。或謂之納。然後可。至于公主、則不必歸也。富公固爭獻納之名。歸白朝廷。

慶曆三年十二月八日。韓琦奏。竊以元昊叛逆朝廷。未能誅討。欲爲守禦之計。則莫若修完城寨。賊來則堅壁清野以待之。使其不戰而困。此經久之策也。臣前至涇原。見緣邊堡寨隙措。應財許者甚衆。合計度修築其山外弓箭手等。今年以來。役作甚苦。又聞來春欲令興修永洛結公二城。以通秦州涇原救應之路。北間自涇原章川堡至秦州隴城寨一百三十里。並是生戶所居。只于其中通連一徑。須作二大寨。十餘小堡。乃可通。計其土功。何啻百萬。更須採伐林木。作樓櫓營廨。又須分正兵三四千人屯守。積蓄芻糧。所收如此。只求一日通進援兵。又救應山外北積石、儀州黃石河路。只省得兩程。況劉滬昨已殺降永平路城一帶生戶。李中和降隴州城一帶蕃部。各補署職。各充熟戶。將來若進援兵。勘不下五六千人、小小蕃族。安敢窺梗。則知不須城寨。已可往來。況今近裏要害城堡。尚多闕誤。豈暇于孤絕無益之處、枉勞軍民。事之緩急、當有先後。伏乞只作朝廷指揮下陝西緣邊四路部署司、涇原經略司。將涇原路弓箭手等、來春只令修築逐地未了堡寨。其永洛結公二城。權住修築。候向來城寨修完了畢。別奏取旨。如朝廷未以爲然。乞選差親信中使至涇原秦鳳路。詢問文彥博、狄青、尹洙、即知修永洛城使與未使。詔如議。罷修。

先是。內殿崇班、渭州西路巡檢劉滬建策修二城、陝西四路招討都署鄭戩主其事。知秦州文彥博、知渭州尹洙等皆不欲修。會琦自陝西宣撫還。奏請罷之、又罷四路招討以戩知永興軍。因極言築二城之利不可罷。遣滬與著作佐郎董士廉依前策修之、議者紛紜不決。詔三司副使魚周詢往視其利害。未至、洙召滬士廉令罷役。蕃部皆遁止。滬等請自備財力。卒修二城。滬士廉亦以熟戶低集。官物無所付、恐違蕃部之意、別致生變、遂城之。洙以滬士廉違節度。命狄青往斬之。青囚之以聞。于是城中蕃漢之民皆逃潰。生戶及亡命等爭據其地。韓琦又言。鄭戩奏乞令臣不預商量。臣常患臣僚臨事、多避形迹。或致賞罰間有差誤。因退思之。臣在西邊及再任宣撫。首尾五年。只在涇原秦鳳兩路。于永洛城事。比之他人知之甚詳。今若隱而不言。復事形迹。則是臣偷安不忠。有誤陛下委任之意。臣是以不避誅責。輒陳所見利害。凡十三條。詔滬與魚周詢等、及陝西都轉運使鄭戩等奏二城修之于邊。計其便。況永洛城今已修畢。惟女牆少許未完、褒之可惜。誠宜遂令訖役。五月十六日。詔戩等卒城之。

琦所論十三條大略。言水洛左右皆小小種落。不屬大朝。今雖取其地。于彼置城。于元昊未有所損。于邊亦無所益。一也。緣邊禁弓箭手。逐年借貸。修葺城寨。尚未完備。今又修此城堡。大小六七。計恐二年方可得成。物力轉見勞敝。二也。將來修成。上件城堡。計恐分屯正軍不下五千人。所要糧草。並須入中和糴。所費不小。三也。自來涇原秦鳳兩路。通進援兵。只爲未知得儀州黃石河路。所以議者多欲修永洛一帶城寨。自近歲修城黃石河路。秦鳳兵往涇原。並從腹內經過逐城。有驛舍糧草。若救靜邊寨。比永洛只遠一程。若救鎮戎德順軍。比永洛卻近一程。今來永洛勞費如此。又多疎虞。比于黃石河腹內之路。遠近所較不多。四也。陝西四路。自來只爲城寨太多。分卻兵勢。每路正兵不下七八萬人。及守城寨之外。不過二萬

人、今涇原秦鳳兩路。若更分兵守永洛一帶城寨。則兵勢轉弱。兼元昊每來入寇。不下十餘萬人。若分三四千人于山外、靜邊章山堡以來出沒。則兩路救兵。自然隔絕、其城寨內兵力單弱。必不敢出城。不過自守而已。如此是枉費功力。臨事一無所濟。況自來諸路救兵。極多不過五六千人至一萬人。作節次前來。只是張得虛聲。若先爲賊馬扼其來路、必應援不及。若自黃石河路。則賊隔隴山。不能扼截。五也。自隴川入秦州。由故關山險隘行。兩日方至清水縣。水北十里則爲麻珝寨。自清水又行山路兩日。方至秦州。由是觀之。秦州遠在隴關之外。是爲孤絕。其東路隔限永洛城一帶生戶道路不通。秦州視之以爲離軼。只備西路三都公一帶賊馬來路。今若開永洛城一帶道路。其城寨之外。必漸有人煙耕種。蕃部等更不敢當道住坐。蓄細之人易來窺覘。賊若探知此路平快。將來入寇。分一道兵自麻穰寨扼斷故關及永洛。則援兵斷絕。秦州必危。所以秦人聞言開道。皆有驚慮之言。不可不知。六也。涇原路緣邊地土最爲膏腴。自來嘗有弓箭手家人及內地浮浪之人。請城寨官員求充弓箭手。背後有空閑地土。一如人爲之標占。此蕃只要官中添置城寨。只務修得蕃部土地耕種。又無分毫租稅。緩急西賊入寇則和（和一作私）逃入內地。事過之後、卻來首身。所以人數雖多、希得其力。又商賈之徒。各務求贍于新城內射地土居作。取便于蕃部交易。昨來劉滬下唱和修城之人。盡是此輩。于官中未見有益。七也。涇原一路重兵。皆在渭州。自州至永洛城凡六程。若將來西賊以兵圍脅永洛城。日夕告急。部署司不可不救。少發兵則不能前進。多發兵則與前來葛懷敏救定川寨覆沒大軍事體一般。所以涇原路患見添置城寨者。一恐分卻兵馬。二恐救應艱難。八也。議者修永洛城。不惟通兩路。除熟戶外。其生有雞嶋谷者。遠谷必利城、勝家城、烏城、古渭州窩谷、洮河、蘭州、疊宕州、連宗哥青塘城一帶、種類莫知其數。然族帳分散。不相君長。故不能爲中國之患。又諸元昊爲草賊。素相仇讎。不肯服從。今永洛城乃其一也。朝廷若欲開拓邊境。須待西北無事。財力強盛之時。當今取之。實爲無用。九也。今修永洛城。本要通兩路之兵。其隴城川等大寨。須藉秦鳳差人修葺。今秦州文彥博累有論奏。稱其不便。顯是妨礙。不合勤移。十也。凡邊上臣僚。圖賞效者。特在于選擇將校。訓練兵馬。修完城寨。安集蕃漢。以備寇之至而已。貪功之人則不然。惟務興事求賞、不思國計。故昨來鄭戩差許遷等部領兵馬修城。又差走馬承受杜知微作都大照管名目。若修城功畢、則皆是轉官酬獎之人。不則與尹洙、狄青所見不同。遂奪中輟。希望轉官。皆不如意。今若復修永洛城。則隴川等又須相援興築。其逐處所差官員將校、人人只望事了轉官。豈有更爲國家向後兵馬糧草之費。十一也。昨者涇原路抽回許遷等兵馬之時。只築得數百步、例各二尺以來。其劉滬特恃鄭戩輕視本路主帥。一向興工不止。及至差官交割。又不聽從。此狄青等所以收捉送禁。奏告朝廷。今來若以劉滬全無過犯。只是狄青、尹洙可罪。乃是全不計修永洛城經久利害。只徇鄭戩等爭氣加誣。則邊上帥臣。自此節制不行。大害軍事。十二也。陝西四路。惟涇原一路所寄尤重。蓋川原平闊。賊路最多。故朝廷委尹洙、狄青以經略之任。近西界雖遣人議和、自楊守素回後、又紀月餘。寂無消耗。環慶等路、不住有賊馬入界鈔掠。今已五月。去防秋不遠。西賊姦計。大未可量。朝廷當獎勵逐路帥臣。協作支吾。今乃欲以偏裨不受節制。爲無過。而卻加罪主帥。

32 A

實見事體未順，十三也。更乞朝廷察臣不避形迹，論列邊事，時與究其利害，略去嫌疑，處置不差。非乃經久。

靜江軍留後劉平為鄜延、環慶路副都部署，屯慶州。康定元年正月，鄜延路都部署范雍、聞夏賊將自保安軍土門路入寇，移牒使平將兵趨土門救應。十五日，平將所部三千人發慶州，十八日至保安軍，遇鄜延路副都部署石元孫。十九日，與元孫合軍趨土門，有諜言賊兵數萬已入寨，直指金明，會得范雍牒令平、元孫還兵救延州。平、元孫引兵還，明日復至保安軍，四晝夜兼行，二十二日平旦至萬安鎮，平、元孫將騎兵先發，令兵徐[illegible]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許止，令騎兵先趨延州[illegible]門。是時東染院副使鄜延路駐泊都監黃德和將兵二千餘人屯保安軍北碎金谷，巡檢万俟政、郭遵各將所部分屯他所，范雍皆以牒召之，使救延州。平又使人促之。明日，平旦，平所部步兵尚未至，平與元孫還逆之，至二十里馬鋪，乃遇兵，及德和、郭遵各所部亦皆會。凡五將，騎合近萬人，乃引兵東行五里，平下令諸軍齊進，又行五里，至三川口遇賊。是時平地有雪五寸許，賊于水東為偃月陣，官軍亦于水西作偃月陣相向。賊稍遣兵涉水為橫陣，郭遵及忠佐王信先往薄之，不能入。既而官軍並進，擊卻之，奪其傍牌，殺溺水者八九百人。平左耳後及右脛皆中箭。會日暮，軍士爭挈人頭及斫馬請平論功，平曰：戰方急，且自記之，悉當賞汝也。言未究，賊引生兵大至，直前衝官軍，官軍卻二三十步。是時黃德和在陣後，先率麾下二三百人走上西南山，衆軍顧之，皆潰。平子侍禁宜孫追及德和，執其馬鞚，拜之數十，曰：太保且當勒兵還，與大人并力卻賊。今先去，欲何之？德和不從。宜孫又請遣兵一二人邀訪其父，德和不與。宜孫與德和俱走。平使軍校以劍邀士卒，近在左右者得千餘人，力戰拒賊。賊退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下，立寨自固，距賊一里許。賊夜使人至寨傍問曰：寨內有主將否？平戒軍士勿應。賊又使詐為環卒傳送文牒，軍士知其詐，斫殺之。至四更，賊使人繞寨語曰：幾許殘卒，不降何待？平使指揮使李康應之曰：狗賊，汝不降，我何降也！且日救兵大至，汝狗賊庸是破乎。及明，平命軍士整促甲馬，再與賊戰，賊又使人臨陣叫曰：汝肯降乎？我當捨爾，不則盡殺之。平又使李康應曰：我來巡邊，何者為降？汝欲和者，當為汝奏朝廷耳。賊乃舉鞭麾騎自西山不可勝計，令聲官軍，死者甚衆，卒已降。平與元孫巡陣東偏，賊騎直前衝陣中央，陣分為二，平與元孫皆為賊所虜。平僕夫王信以頭敦負留後印及宣敕，從平在陣，與平相失，賊盡奪其衣并頭敦等，信[illegible]買得免。是時黃德和自山中南走，出甘泉縣北，稍稍收散卒，得五六百人，緣道誘兵士剽掠民家，被寇者貨財及飲酒，殺其牛畜食之。二十五日至鄜州。二十六日，虞候張政自戰所脫歸，德和問曰：汝見劉太尉否？太尉平後來如何？政當時實與劉石相失，不能知其處，道中聞散言，劉太尉以亡失多，不敢歸，已降賊矣。因言于德和曰：劉太尉二十四日再與賊戰，士卒死傷至盡，太尉令軍士曰：汝曹勿復爭鬭，今日敗矣，吾不能死，汝曹當解甲降之耳。誠遂執其馬轡而去。德和曰：果然，吾與汝曹當[illegible]言二十四日不肯降賊力戰得出，作奏上之，不惟解罪，亦可收功，汝曹皆有賞矣。政出，因播其言于市里云：平降賊。散卒續至者皆言平降賊，以順德和意。有番落將呂密皆見平與元孫為賊所擒，并得官軍旗幟收卷以去，德和問之，亦

順指意，言平與元孫降賊，賊以紅旗前導而去。德和遂命所親吏辛容作呂密等狀，仍增損其語使與己意相傅會。容諭密等狀中有名者，皆應得賞，乃更私益兵士曲榮等數人名于其中。德和即以密等狀為狀云：二十三日，賊生兵衝破大陣，臣與劉平等陣西出為寨。二十四日再與賊戰，平以其卒降賊，臣等[illegible]不受制，與數百人力戰得出。會平僕夫王信自延州來，德和與知鄜州[illegible]館使雜問之，信私念其主為大將，而為賊所擄，可醜，因紿言賊使李金明來約和親，平令李康往答之。既而康還，言元昊欲與太尉面相約結。平乘馬入賊軍中，從者不得入，皆見擒剿。信獨脫歸。德和召信詣東廂，召信語曰：軍士來者皆言平降，而汝獨言平往約和，何也？信曰：此非信之所知也。數日，德和召信語曰：汝太尉降賊，人人皆知之。我已取軍士等狀奏之矣。汝今言乃異同，朝廷將有制獄，汝何能受其榜楚乎？我與汝銀一枚，汝認之速去，勿留矣。信拜受之。是時鄜州使人監守信，信欲亡不得，身無人衣長，乃為書遣平子曰：信從太尉與賊戰不利，太尉入賊中約和親，今人乃言太尉叛降賊，朝廷將有制獄，信冒以死明太尉忠，亦保太尉一家。今信衣裝為賊所掠，飢寒不可忍，願衣裝及錢糧速寄以來。有庭人將如鄜州，信與書寄之。鄜延走馬承受薛文仲遇之，得其書以聞。二月一日，德和將其衆歸延州，及州城南，范雍使人代領其衆，遣德和歸鄜州。總朝廷旨，遂徙之同州。德和始懼，奏言臣盡忠于國，范雍聽言，信衆軍走，又以書賦錢糧虛守遂及薛文仲，云有中貴人至者，當力為營護之，死生不敢忘。守勤等悉上其書。十一日，朝廷遣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入內供奉官梁知誠即河中府置獄按之。先是，有詔平僕人王信乘傳詣闕，既而復械送河中府。彥博按治德和及信等，不能隱，皆服其情。時河東都轉運使王沿又奏言：訪知延州有金明敗卒二人自賊中逃還云：劉平、石元孫、李士彬皆為賊縶縛而去。平在道不食，數罵賊云：狗賊，我頭長三尺餘，何不速殺我，縛我與賊去也。彥博牒延州求二卒，皆不知處。四月十五日，其獄以聞，中書樞密院共召外理約法。准律，主將以下先退者斬之。又部曲告主者絞。二十二月，兩府進呈，奉聖旨黃德和于河中府腰斬，梟其首于延州城下。王信杖殺。(案)劉平戰沒，見聞錄第四卷，而所記未詳，此可與參證。

趙元昊娶于野利氏，生子當為嗣，以野利氏兄弟為謨寧令，旺榮號野利王，剛朗凌號天都王，分典左右廂兵，貴寵用事。知青澗城事种世衡欲離間其君臣，遣僧王嵩齎銀龜及書遺旺榮曰：汝欲歸附，何不速決。旺榮見之笑曰：种使君年亦長矣，乃為此兒戲乎。因囚嵩于窖中。凡歲餘，元昊雖屢入寇，常以勝歸，然人畜死傷亦衆，部落甚苦之。又歲失賜遺及緣邊交市，頗苦乏之。思歸朝廷，而恥先發，遂歷三年，使旺榮出嵩而問之，曰：我不曉种使君之意，欲與我通和耶？即贈之衣服，遣教練使李文貴與之偕詣世衡。時龍圖閣直學士龐籍為鄜延經略招討使，以元昊新寇渭原，止之于邊，不使前。朝廷以厭兵，欲赦元昊之罪，密詔籍懷之。籍上言：賊驟勝方驕，若中國自遣人說之，彼亦倨慢不可與言。乃召文貴詣延州問狀，文貴言來講和。籍謂之曰：汝先王及今王歸事朝廷甚謹，由汝群下妄加之名號，遂使得罪于朝廷，致彼此之民血流原野。汝民習于戰鬭，吾民習于太平，故王師數不利，然汝豈能保其常勝耶？吾敗不害，汝敗社稷可憂。今若能悔過從善，出于款誠，名體俱正，當相為奏之，庶幾朝廷或開允耳。(案)此前卷上卷所記大略相[illegible]，而文辭或異或[illegible]，各有[illegible]。

（□□□□・白不）因附賀遣歸。文貴等以旺榮曹偶四人書來，用敵國修好之禮。籍以其不遜，未敢復書，請于朝廷。朝廷急于休息，命籍復書，納而勿拒，稱旺榮等爲太尉。且曰：元昊果肯稱臣，雖仍其僭名可也。籍上言：僭名理不可容，臣不敢奉詔。太尉，天子上公，非陪臣所得稱。今方抑止其僭，而稱其臣爲上公，恐彼滋驕，不可得臣。旺榮等書自稱寧令、謨寧令，此虜中之官，中國不能知其義，可以無嫌，臣輒從而稱之。旺榮等又請欲用小國事大之禮。籍曰：此非邊帥所敢知也。汝主若遣使者奉表以來，當爲導致于朝廷耳。三年正月，元昊遣其伊州刺史賀從勖上書，稱男邦泥定國兀卒曩霄上書父大宋皇帝。籍使謂之曰：天子至尊，荊王叔父也，猶上表稱臣。今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勖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使得至京師，而天子不許，請更歸議之。籍上言：請聽從勖詣闕，更遣使者往至其國，以詔旨抑之，彼必稱臣。凡名稱禮數及求丐之物，當力加裁損，必不得已乃少許之。若所求不違，恐豺狼之心未易盈厭也。朝廷乃遣著作佐郎邵良佐與從勖俱至其國更議之。四年五月，元昊自號夏國主，始遣使稱臣。八月，朝廷聽元昊稱夏國主。歲賜絹茶銀綵合二十五萬五千。元昊乃獻誓表。十月，賜詔答之。十二月，冊命元昊爲國主，更名曩霄。（〔案〕自□□以下，□□與見第十卷附記，亦繫倫五月□。）

种世衡卒。龐籍爲樞密副使。世衡子詁上訟官□□遺書，稱吾父離間剛朗凌，使元昊誅之，由是元昊失其羽翼，稱臣請服。今籍以吾父功爲兩府，而吾父無所褒賞。有邊爲上言之，籍取前後邊奏辯于上前曰：元昊稱臣請服之時，剛朗凌等方用事，文書皆其兄弟所行。稱臣後數年，自以作亂被誅，非因世衡之離間也。臣向與韓琦、范仲淹俱得旨，候西事平除兩府。琦與仲淹先爲之，非獨世衡之功而得之也。朝廷猶以世衡有功之故，除詁天興尉，丞即日勒之官。（〔案〕：詁上書事已見前第九卷，而此詞及所記各不同，故皆兩存。）

夏國酋長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有衆萬餘人。其弟夷山先降，爲熟戶。青澗城使种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山，賂以金盂。名山小吏李文喜受其賂，許以來降，名山不知也。既而諤大發兵，夜至閉其帳。名山驚，援槍欲鬥。夷山呼之曰：兄已約降，何爲如是。其姊識其聲，曰：汝爲誰。曰：夷山也。姊曰：何以爲驗。夷山示之手，無一指，是也。姊曰：名山我何嘗約降。夷山曰：兄已受种使君金盂。名山曰：金盂何在。文喜方以示之。名山投槍而哭。諤遂以兵驅其部落，牛羊南還，衆多逃亡。比至入塞，纔四千餘人。朝廷即除名山諸司使。云。（郭師）

种諤之謀取綏州，兩府皆不知之。及奏得綏州，文潞公爲樞密使，以爲趙諒祚稱臣奉貢，今忽襲取其地，無名，請歸之。時韓魏公爲首相，方求出，上乃以韓公判永興軍，兼陝西四路經略使，度其可守可棄以聞。韓公至陝西，言可受。文公以朝旨詰之曰：若受之，則當饋糧戍之，以兵有急當救之，此三者皆有備乎。韓公對不及饋戍及救，彼自有以當諒祚。因貽書令勿給糧，追還戍兵，若諒祚攻嵬名山，勿救也。時宣徽使郭逵爲鄜延經略使，以爲不可。韓公使司封郎中劉航往督責之，逵固執不從，曰：如此，則降戶無以自存，皆潰去矣。乃奏請築綏州城，置兵戍之，命之曰綏德城。擇降人壯健驍手，給糧以爲戰兵，得二千餘人。（郭師）云。

文公以取綏州爲無名，請以易安遠寨門于夏國。遣祠部郎中韓稹與夏國之臣薛老峯議于境。老峯曰：

苟得綏州，請獻安遠塞門寨基。稹曰：其土田如何。老峯曰：安有遺人衣而留領袖乎。稹信之，入奏。樞密院劄子下鄜延，令追綏德戍人，還其芻糧，不盡者焚之。經略使郭逵以爲夏虜心狀紿，俟得安遠塞門，然後棄綏德未晚，匿其劄不行。既而遣使交地，虜曰：所獻者寨基，其四旁土田皆不可得。使者以聞。上怒，甚以讓文公。文公亦奏前劄鄜延更不施行。時趙禼掌機宜于經略司，求前劄不獲，甚憂恐，逵乃出示之。禼曰：此他人所不敢爲也。云。（郭師）

涑水記聞卷十二

范師雍在鄜延，命李金明士彬分兵守三十六寨，勿令虜得入寨。其子諫曰：虜大舉將入寇，宜聚兵以待之。兵分則弱，不能拒也。士彬不從。康定元年，虜兵大至，士彬所部皆潰，其子力戰而死，彬遂爲所擒。云。（郭師）

金明既陷，安遠寨門二寨在金明之北，知延州趙振不能救，并移安遠救城中兵民以歸。又移寨門寨主高延政曰：可守則守，不可守亦救兵民以歸。延政守半歲，救兵不至，遂舉衆棄城歸，虜據險邀之，衆皆沒。及元昊請降，遂割其地以賜之。云。（郭師）

寶元元年九月十六日，鄜延路都鈐轄司奏：今月五日，六宅副使金明縣都監新寨解家河盧關路巡檢李士彬申：四日戌時，男殿直懷寶及七雞寨指揮使引到宥州牒侍者籍臧福羅，以趙元昊所給告身三道來，云山遇令公先在元昊處爲樞密，元昊數誅諸部大人且盡，又欲誅山遇。八月二十五日，山遇自河外與侍者二人逃歸，既濟河，集緣河兵斷河津三處。二十八日，山遇使其弟三太尉者將宥州兵監河津諸屯。九月一日，告籍臧福羅以事狀，哭且言曰：去年大王弟侍中謀反，欲殺大王，賴我聞之以告大王，大王存至今日，我之力也。今乃欲殺我。汝爲我齎此告身三道赴金明，道引告延州大人：我當悉以黃河以南戶口歸命朝廷。朝廷欲得質者，以我子若我弟皆可也。大王來追，我自以所部兵拒之。汝至南，得何語，當師來。我別以馬七八百匹獻朝廷，更令使者自保安軍驛路告延州。我此月三日集宥州鹽州兵至

河上，悉發月日歸朝廷也。密誡羅至金明，以狀首本司契勘前此元昊所部有叛者，為元昊所誅，已其奏聞，今山遇云欲歸朝廷，本司商量，令李士彬遣其告身，論以元昊職官無虧，難議受其降，故遣之還。臣等仍恐賊為姦詐，已戒緣邊斥候嚴備去訖。又奏六日保安軍北番官巡檢殿直劉懷中狀申，訓知山遇等于二日起兵，有衆二千餘人，劫掠村社族帳，只在宥州境內，尋得保安軍狀云，五日寅時，山遇及弟二防禦三防禦等將麾下一十五騎至，皆被甲執兵告指揮使云，欲歸命朝廷，臣等已令保安軍詰問山遇等所以來事故，勒令北歸，仍令緣邊部族首領嚴兵巡邏，或更有北來戶口，皆約遣令還，毋得承受，別致引惹者。詔鄜延路都鈐轄司嚴飭緣邊諸寨及番官等，晝夜設備，遣人詗候，如賊人自在北境互相攻戰，即于界首密行拒落，毋得發兵，或更有山遇所部來投告者，令李士彬等具為彼宜婉順約回，務令安帖。所詗知事宜，節次驛置以聞，仍下環慶、涇原路部署司、麟府路軍馬司準此。是時知延州管勾鄜延路軍馬公事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郭勸，都鈐轄四方館使、惠州刺史李渭，知保安軍供備庫副使朱吉，高繼

隆等破後橋寨。康定元年五月十八日，鄜延環慶路經略使范雍奏：洛苑使、環慶路鈐轄高繼隆，禮賓使、環慶路駐泊鈐轄知慶州張崇俊部領兵馬入西賊界打破賊後橋寨，先令番官本職巡檢李明領番部閤寨，繼隆、崇俊領大軍繼進，與賊鬬敵相殺。又分擘兵甲令柔遠寨主侍禁閤門祗候、武英監押左侍禁王凝、東谷寨監押奉職張立、左侍禁閤門祗候、北路都巡檢郝仁禹攻打寨城，其武英先打破寨北門入城，又令淮安鎮都監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劉政、東谷寨主、左侍禁賈巖各部領兵馬入賊界駐泊，牽拽策應，破蕩諸族帳，又令入內西頭侍奉官走馬承受公事石全政把截十二盤路口。其殿侍軍員兵士及番官使喚得力，或斫到人頭，或傷中重係第一等功勞者，凡一百一十五人，伏乞體驗，令來北賊往來沿邊作禍，正當用人之際，特與各轉補名目，所貴激賞邊臣，及各軍吏効命。奉聖旨，高繼隆、張崇俊于見今使額上各轉七資，劉政、郝仁禹以下，各轉官有差。

寶元二年，二月甲寅，保順軍節度使、邈州首領嚩斯羅（案：原闕。東都事略，作嘶囉。）遣使入貢方物。四月辛酉朔，癸亥，樞密院奏嚩斯羅前妻為尼，已有二子，今再娶喬氏女為妻，詔嚩斯羅前妻賜紫衣師號及法名，令妻賜邑號，二子並除團練使。

寶元二年九月，金明都監李士彬，捕得元昊偽署環州刺史劉乞移，（案：[illegible]此與傳異。[illegible]互見。）送京師斬于都市，以元昊令入延州界，誘保塞番官故也。

康定元年三月癸酉，韓琦奏，昨者見賊寇延州，有西路都巡檢使侍禁閤門祗候郭遵從劉平與賊戰，有跨馬揮二劍以出，大呼云，欲鬬將者，平問諸將無敢敵者，遵獨請行，因上馬揮二鐵簡與賊格鬬，賊應手腦碎，餘衆遂卻，頃之，遵又橫大鐵刀率百餘人進陷賊陣，至其帳而還，凡三出三入，所殺者幾百人，遵馬倒，為賊所害，則賊中皆歎服其勇也。乞優賜褒贈，及錄其子孫。詔贈遵果州團練使，母、妻皆封郡君，諸子悉除供奉官、侍禁、殿直，兄弟亦以差拜官。丙子，黑風自西北起，京師晝晦如暮，移刻而止。丁丑，始遣中使臨問劉平、石元孫家屬，加賜賻。（案：劉平郭遵石元孫戰敗事，已見第十一卷，而所記始末，與此詳略各異，互證乃備。）四月戊子，都轉運司奏請令

華江南造紙甲三二萬副，本路給防城手力。詔委逐路州軍以逐年帳籍製造。

康定元年六月，言事者以朝廷發兵戍守西邊，恐諸處無備，乞于京東西州軍增置弓手。辛丑，詔天章閣待制高若訥為京西體量安撫使，就委點集。甲辰，中書門下奏諸路並宜增置弓手，以備盜賊。詔除陝西、河北、河東、京西已從差及川陝、廣南、福建更不點外，其餘路量戶口多少增置。戊申，三司奏乞下開封府、幷河北買鹽三千斛，收軍器輸陝西。詔減二千斛，仍增京東西兩路。

康定元年四月癸巳，秦鳳路部署司奏邈州首領嚩斯羅之子麻氈自請擊夏賊，乞朝廷遣使慰諭，乃降詔命從之。八月辛丑，詔屯田員外郎劉渙往秦州至邈州以東勾當公事，渙知皆州，自請使外國故也。

康定元年九月丙寅，詔河北、河東、強壯陝西、京東、京西、新添弓手，皆以二十五人為團，團置押官一員，四團為都，置正副都頭一人，五都為一營，置指揮使一人教習。

康定元年秋，夏賊寇保安軍鎮戎軍。九月二十日，環慶路部署知慶州任福謀擊夏賊白豹城，以牽制賊勢，使東路都巡檢任政、華沙寨主胡永錫擊之，使鳳川寨監押殿直劉世卿將廣勇神虎二指揮背華沙。又使淮安鎮都監劉政、監押張立，將兵趨西谷寨，與寨主譚北擊近寨諸族，期以二十日北時俱發。福以十六日夜閉門後，按諸軍甲，十七日未明出兵，令城門非從兵行，無得輒出一人，聲言巡邊，是夜宿業樂鎮，十八日晚，入柔遠寨，十九日犒諭柔遠諸番部，禁止毋得出城，密部分諸將，使駐泊都監王懷正攻白豹城西，斷神林彰來路，（案：神林彰之彰，與前寶元二年九月劉乞彰之彰，[illegible]而宋史夏國傳亦作彰，[illegible]非傳寫之訛。）北都巡檢范全攻其東，斷金湯之路，柔遠寨主譚嘉震攻其北，斷葉市之路，供奉官王凝、走馬承受石全政攻其南，族帳駐泊都監武英主入城門鬬敵，福以大軍駐于城南，照管策應，是日引兵柔遠寨，發番官等于臧馬嶺而行，凡七十里，二十日北時，至白豹城，各分部令卯時攻城，卯時克之，悉焚其偽署李太尉衙署、酒稅務、糧倉、草場、及民居室，四十里內禾稼積聚，諸將分破族帳四十一，擒偽署張團練，殺首七人，斬獲二百五十有餘級，虜牛馬羊橐駝七千餘頭，器械三百餘事，印記六面，偽官敕告身及番書五十通，軍士死者一百六十四人，以范全及番官巡檢趙明為殿而還。

康定二年，府州奏，七月二十三日，西賊不知萬數，圍逼州城，攻擊四日夜，乃退，尋令鄉兵趙希等探候西賊，尚在後河州赤土嶺毛家塢一帶下寨，未起，去州三十二里，州司竊慮西賊詐作退勢，誘引大兵追逐，

別設伏兵于衛州城，見不敢令人探候，及申幷代部署司乞救應，次麟府路走馬承受公事樊玉奏，竊見本路軍馬司準麟州公文，自七月二十七日被西賊攻圍西城，二十八日至九月九日午時，其賊拔寨過屈野河西山上白草平一帶下寨，去州約十五里，其夜當州令通引官魏智及百姓衆千白政等，偷路往州東探候，建寧寨已為西賊所破，賊于周迴下七寨，殺害寨主監押及寨內軍民，焚蕩倉場庫務，軍兵居民居散樓戰棚皆盡，其賊亦不曾下屈野河來奔衛州城，當州日夜拒守，軍民危困，今遣百姓李璁飛騎長夜偷路去登乞軍兵，司晨夜進城，發兵救應。河東路轉運使文彥博奏，昨西賊圍豐州及寧遠寨，其幷代州都部署通判團練使王元，麟府州鈐轄東染院使昭州刺史康德輿只在府州閉壘自守，並無出兵救

極之意。以致八月七日。寧遠寨破。十九日豐州破。二十一日西賊引退已遠。麟州路通。二十三日元等乃牒府州索隨軍十日糧草。計人糧馬料九千石。草五萬六千束。以二十六日出軍。臣等遂令保德火山等嵐軍人戶各備腳乘于府州。請搬上件隨軍。其王元康德輿其于府州城外五七里下寨作食。所搬糧草經三日。復將所部兵馬入城。亦不先告人戶令知。其人戶等見軍馬入城。謂是西賊將至。皆倉皇奔竄入城寨。所搬糧草腳乘並在野寨。明日方令人戶搬所餘糧草于倉場回納。竊緣人戶請搬糧草、雇腳乘。所費至重。臣取得人戶雇腳文帖。每搬隨軍草一束、糧一斗、不以遠近日數。計錢一百文。如此費耗。若一兩次。何以任之。若或出軍襲賊、遠救城寨、須要糧草先行。雖有重費。不可辭勞。其如賊退已遠、麟州道路已通。方領軍馬出城。又不前去追襲。卻只在府州城外五七里劄寨。令人戶運糧。竟復何以自安。方今西事未平。捍邊全藉良將。若王元康德輿擬下之材。如此舉動。必致敗事。伏乞朝廷明行重典。以戒偷夫。別擇武臣付以邊事。詔昨以西賊圍閉麟州府。尋差王元及并代州鈐轄供備庫使楊懷忠往彼策應。自部領軍馬到府州。並不出兵。廣作聲援救應。致陷沒豐州及寧遠寨。其康德輿係專管勾麟府路軍馬公事。亦只在府州端坐。不出救應。已降敕命王元降右衛將軍陝州團練使。楊懷忠降供備庫副使。康德輿落鄜軍令。逐路都部署司。遍行戒飭。仍令王元康德輿分析上件因依聞奏。

知延州范雍奏。前月趙元昊悉衆入寇。陷金明寨。執都監李士彬父子。遂攻安遠寨門。永平三寨。安遠最居極邊。賊衙擁兩重門。監押侍禁鄜元吉。遣下軍士斫退賊兵。復奪得城門。拒守數日。賊乃去。賊遂令衆屯於州城之北三川口。列十餘寨。二十三日。賊分兵出東西城之後。及西城之間。呼噪射城上人。城上諸軍發矢攻賊。死者頗衆。遂不敢攻。明日。賊引兵退。其守城將佐鈐轄盧守懃等。謹作次其功狀。乞超資酬賞。以勵後來。又奏。栲栳寨主殿直高德。監押殿直韓遂。安遠寨主供奉官蘇詠。奉職曹度。借職王傑。皆死于賊。鄜元吉及寨門寨主供奉官高延德。權監押右侍禁王繼元。永平寨主左侍禁郭延珍。權監押左侍禁王懿。皆有拒守之功。詔死事者優與贈官。仍睠錄其子孫。元吉遷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充安遠寨主。

李士彬世爲屬國胡酋。領金明都巡檢使。所部十有八寨。胡兵近十萬人。延州人謂之鐵壁相公。夏虜素畏之。元昊叛。遣使誘士彬。士彬殺之。元昊乃使其民詐降士彬。士彬白之延州范雍。請徙置南方。雍曰。討而擒之。孰若招而致之。乃賞以金帛。使隸于士彬。于是降者日至。分隸十八寨甚衆。元昊使其諸將每與士彬遇。輒不戰而走。曰。吾士卒聞鐵壁相公名。莫不墜膽于地。狼狽奔走。不可禁止也。士彬益驕。又以嚴酷御下。或有所侵暴。故其下多有怨憤者。元昊乃陰以金爵誘其所部。往往受之。而士彬不知。是歲、元昊遣衙校賀眞來見范雍。自言欲改過自新。歸命朝廷。雍喜。厚禮而遣之。凡先所獲俘梟首于市者。皆斂而葬之。宜爲致祭。眞既出境。虜騎大入。諸降虜皆爲內應。士彬時在黃堆寨。聞虜至。索馬。左右以弱馬進。虜遂縶馬以詣元昊。士彬使其腹心亦乞軍主以珠璧示母妻使逃。母妻策馬奔延州。范雍猶疑。使人詗虜。皆爲所擒。明日騎至城下。元昊對士彬耳而不殺、後十餘年、卒于虜中。

康元初。夏虜入寇。參知政事宋庠。薦供奉官閤門祗候桑懌有功略。今在嶽衛。請召于西邊任使。詔遣內殿崇班。充鄜延路駐泊都監。頃之。徙涇原路駐泊都監屯鎮戎軍。至是戰死。

慶曆元年二月十二日。趙元昊寇渭州。先遣遊兵數千騎入寇。侵掠懷遠寨、靜邊寨、籠竿城。西路都同巡檢常鼎、劉肅及諸寨與戰。斬獲頗衆。于是環慶路部署任福及鈐轄朱觀、涇原路都監王珪、桑懌、渭州都監趙律、鎮戎軍都監李簡、監押李禹亨等。合兵三萬餘人追擊之。將作監丞耿傅掌督糧。亦在軍州。賊陰引兵數萬自武延川入據姚家渦家好水三川口。諸將及士卒食盡後。分道爭進。十四日晨。至三川口。是時官軍追賊已三日。士卒飢疲。猝與賊遇。悍力戰先死。福等兵大敗。福與武英王珪趙律李簡李禹亨劉肅耿傅皆死于賊。指揮使忠佐死者十五人。軍員二百七十一人。士卒六千七百餘人亡。馬一千三百匹。殺虜民五千九百餘口。熟戶一千四百餘口。焚二千二百六帳。斬賊首五百一十級。獲馬一百五十四匹。

任福字祐之。開封人。少時頗涉書史。咸平中應募補殿前諸班。以材力選爲列校。凡六遷至渝儀刺史。寶元初。夏州趙元昊始絕朝貢。朝廷選班直諸校有勇幹者。除前班官。任以邊事。除福莫州刺史。充嵐石隰州都巡檢使。尋改鳳翔秦鳳階成等路駐泊馬部軍副都部署兼知隴州。康定元年。遷忻州團練使。充鄜延路駐泊兵馬部署。尋徙知慶州兼邠寧環慶路兵馬部署安撫使。是歲九月。福與諸將攻元昊白豹城。拔之。破其四十餘帳。獲其防禦團練使等七人。朝廷賞其功。遷賀州防禦使兼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月餘。又遷侍御親軍都虞候。明年春。受詔乘傳至涇原與陝西都部署經制邊事。二月。元昊寇渭州。福與諸將出兵合數萬人禦之。先戰小利。乘勝直進。至三川口。忽遇虜兵且二十萬。官軍大敗。矢中福子懷亮之喉。懷亮墜馬。從福騎快告之。福猶趣以疾戰。虜擊懷亮墜死。福乘馬運四刃鐵簡與虜鬪。身被十矢。知中二刃。乃爲虜所殺。年六十一。上聞而惜之。贈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進封其母董氏爲隴西郡太夫人。妻王氏封瑯琊郡夫人。子懷德除供備庫副使。懷亮贈率府副率。懷孳除供奉官。懷讓侍禁。孫惟非惟讓皆除殿直。姪懷玉除借職。賜田宅。賻賵甚多。

王文字誠之。維州北海人。咸平三年進士及第。補寧化軍判官。天聖四年。爲夔州路轉運使。施州徼外夷利得賜物。每歲求入貢者甚多。所過煩擾。爲公私患。文奏令以貢物輸施州。遣還溪洞。文城施州通寧安軍道以運糧。朝廷嘉之。歷江南東陝西河北東路轉運使。并州有寇盜攻劫行旅。州縣不能制。立行部至并州選巡檢兵士十五人自隨。陽云以議行鹽。微服知盜處。掩捕盡獲之。五日中獲十八人。盜賊遂息。自河東徙揚州。明道二年。以太常少卿爲戶部副使。尋以足疾出知廬州。遷右諫議大夫。徙知密州。秩滿歸卒。

慶曆初。趙元昊圍麟州。二十七日。城中無井。掘地以貯雨水。是時水竭。知州苗繼宣指泥以塗積稿。備火箭射賊。有諜者潛入城中。出告元昊。城中水已竭。不過二日當破。元昊望見塗稿。曰。城中無水。何暇塗稿。斬諜者。解圍去。麟州之圍。苗繼宣募吏民有能通信求援于外者。通引官王吉應募。繼宣謂曰。須幾人從

32 A

行。吉曰：今虜騎首重，無所用威，請悉髮衣胡服，挾弓矢，齎糗糒，爲胡人夜縋而出，遇虜問，則爲胡語答之，晝伏夜行，然後出虜寨，外走諸府州告急，府州遣將兵救之，吉復間道入城，城中皆呼萬歲。及圍解，詔除吉本州指使。

吉嘗從都監王凱及中貴人將兵數千人，猝遇虜數萬騎，中貴人惶恐，以手帛自縊。吉曰：官何患不死，何不且令王吉與虜戰，若吉不勝，死未晚也。因使其左右數人守中貴人，有不測，當盡斬若屬。因將所部先登射殺虜大將，虜衆大奔，衆軍乘之，虜顛仆死者萬餘人。奏上，凱自侍禁除禮賓使本路鈐轄，吉自奉職除禮賓副使。吉嘗與夏虜戰，其子文寶，年十八，從行。戰罷，不見文寶，其麾下請入虜中求之，吉止曰：此王吉子，而爲虜所獲，倘何以求爲。頃之，文寶挈二首以至，吉乃喜曰：如此真我子也。吉每與虜戰，所發不過一矢，即棄弓肉袒而入，手殺數人，然後反。因及其張弓挾矢之時，直往抱之，使彼倉猝無以拒，吉則成擒矣。吾前後數入其陣，未嘗兩矢也。時又有張節與吉齊名，皆不至顯官而卒。

慶曆三年正月，廣南東路轉運司奏，前此溫台府巡檢軍士鄂陵殺巡檢使，寇掠數十州境，亡入古城。泉州商人邵保以私財募人之古城取鄂陵等七人而歸，梟首廣市，乞旌賞。詔補殿侍、南劍州酒稅。初，內臣溫台巡檢張懷信，性苛虐，號張列挈。康定元年，鄂陵等不勝怨，忿殺之，至是始平焉。

慶曆四年夏四月壬辰朔，丁酉，澧州奏山蠻鄧和尚等寇掠衡道永郴州桂陽監。先是，宜州奏本管環州蠻賊歐希範僭稱桂王，歐正辭僭稱桂州牧，〔案〕宋史作以希範推正辭爲桂王，與此有異。攻環州，殺官吏。詔以虞部員外郎杜杞爲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充廣南西路轉運按察使，兼本路安撫，委以便宜經略。

慶曆四年七月，梓州路轉運司奏，知瀘州侍禁閤門祗候李康伯令教練使史受招諭淯井叛蠻脅長出降，乞旌賞，及補授殿侍，充淯州監一路巡檢。李康伯與提點刑獄。

邈州首領唃斯羅有三子，曰瞎氈、轄氈、董氈。董氈尤桀黠，殺二兄而并其衆。唃斯羅老，國事皆委之董氈。秦鳳經略使張方平使人誘董氈入貢，許奏爲防禦使。董氈遣使入貢，會知雜御史與中復劾奏方平擅以官爵許戎，啟其貪心，方平議遂不行。契丹以女妻董氈，與之共圖夏國。夏主諒祚與之戰，屢爲所敗。嘉祐六年秋，諒祚遣使請尚公主，鄜延經略司奏之，朝廷令鄜延勿納其使。會諒祚舉兵擊董氈，屯于古渭州之側。古渭州熟戶諸酋長皆懼，以爲諒祚且來併吞諸族，皆詣方平請求救。方平懼，隆樓櫓爲守城之備。盡籍諸縣馬，悉發下番兵以自救。偏信張公云。

皇祐末，古渭州熟戶反，增秦州戍兵甚多。事平，文公悉分屯于永興、涇原、環慶三路，期以有警急則召之，以省芻糧，謂之下番兵。關西震聳，方平仍騁言狀，乞發京畿禁軍十指揮，止本路。樞密使張昇言于上曰：臣昔在秦鳳，每人言虜入寇，前後甚衆，皆無事實。今事未可知，而發京畿以赴之，騷動遠近，非計也。請少須之。上從之。數日，方平復奏，諒祚已引兵西去擊董氈矣。諒祚尋復爲董氈所敗，築堡于古渭州之側而還。

涑水記聞卷十三

皇祐中，儂智高自邕州乘流東下。時承平歲久，緣江諸州，城柵隳廢，又無兵甲，長吏以下，皆望風逃潰。贊善大夫知康州趙師道謂僚屬曰：賊鋒甚盛，吾州衆寡不敵，必不能拒賊，然吾與兵馬監押爲國家守城，賊至死之，職也。若君等先賊未至，宜與家屬避山中。師道亦置其家屬山中。師道妻方產，棄子于草間而去。師道在城上，妻遣奴與師道相聞，師道怒曰：吾已與汝爲死訣，尚寄聲何爲。引弓射奴，殺之。時賊已在近，師道與監押閉門守城，賊攻陷之。師道坐正廳事，射殺賊數人，然後死。賊以城人拒己，悉焚其官府民舍殆盡之。進至于封州，太子中舍知封州曹覲，微服懷州印匿于民間。賊搜得之，延坐與食，謂曰：爾能事我，我以爾爲龍圖閣學士。覲罵曰：死蠻，汝安知龍圖閣學士爲何物，乃欲汚我。賊怒，斬之。及事平，朝廷贈覲諫議大夫，師道太常少卿，妻子皆受官邑，賜賚甚厚。棄城者皆除名編管。康論云。

儂智高世爲廣源州酋長，役屬交趾，稱廣源州節度使。有金坑，交趾賦斂無厭，州人苦之。智高桀黠難制，交趾惡之，以兵掩獲其父，留交趾以爲質。智高不得已，歲輸金貨甚多。久之，父死，智高怨交趾，且恐終爲所滅，乃叛交趾，過江，徙居安德州，遣使詣邕州，求朝命爲補刺史。朝廷以智高叛交趾而來，恐疆埸生事，卻而不受。智高由是怨，數入爲寇。先是，禮賓使开贇坐事，出爲洪州都指揮使，會赦，有薦其材勇，前所坐薄可收，使詔除御前忠佐，將兵戍邕州。贇欲邀奇功，深入其境，兵敗，爲智高所擒。恐智高殺之，紿言我來

非戰也。朝廷遣我招安汝耳。不則部下人不相知。誤相傷鬬。遂至于此。因命以緋幅。智高喜。以爲然。遣其黨數十人隨贄至邕州。不敢復求刺史。但乞通貢朝廷。邕州官狀。朝廷以贄妄入其境。取敗。爲賊所擒。又欲脫死。妄許其朝貢。爲國生事。罷之。謫爲全州都指揮使。智高之人皆羈留。智高大恨。且以朝廷及交趾皆不納。窮無所歸。遂謀作亂。有黃師宓者。廣州人。以販金常往來智高所。因爲之畫取廣州之計。智高從之。以爲謀主。是時武臣陳珙知邕州。智高陰結珙左右。珙不之知。皇祐四年四月。智高悉發所部之人及老弱。盡室沿江而下。凡戰兵七千餘人。五月乙巳朔。奄至邕。珙閉城拒之。城中之人爲內應。賊遂陷邕州。執珙等。官吏皆殺之。司戶參軍孔宗旦罵賊而死。智高自稱仁惠皇帝。改元啟曆。沿江東下。橫貴潯藤梧康封端諸州無城柵。皆望風奔潰。不二旬。至廣州。知廣州仲簡。性愚且狠。賊未至時。僚佐論爲之備。皆不聽。至遣兵出戰。賊使勇士數十人。以青黛塗面。跳躍上岸。廣州兵皆奔潰。先是。廣州地皆蜆殼。不可築城。前知州魏瓘以甓爲之。其中甚隘小。僅可容府署倉庫而已。百姓皆走。挈金寶入城。簡閉門拒之。曰。我城中無物。猶恐賊來。況聚金寶于城中耶。城外人皆號哭。金寶悉爲賊所掠。簡遂閉門拒守。轉運使王罕時巡按至梅州。聞之。遽還番禺。鄉村無賴少年。乘賊勢互相剽掠。州縣不能制。民應募自新者甚衆。罕乃下馬。召諸老人坐而問之。曰。汝曹嘗經此變乎。對曰。昔陳進之亂。民間亦如是。時有縣令籍民間強壯者。悉令自衞。鄉里無得他適。于是鄰村亦不能侵暴。鄰村一境獨安。罕即遍移牒州縣用其策。且斬爲暴者數人。民間始安。罕既入城。鈐轄侍其淵等共修守備。賊掠得海船崑崙奴。使登樓車以瞰城中。又琢石令圓以爲礮。每發、輒殺數人。晝夜攻城。五十餘日。不克而去。時提點刑獄鮑軻欲避其家至嶺北。至南雄州。

知州賁而留之。軻乃調廣州闕。日有所奏。簡在圍城中無奏章。賊退。朝廷賞軻而責簡。簡坐左遷。五月乙巳朔。丙寅。儂智高攻廣州。壬辰。詔知桂州陳曙將兵救之。直史館楊畋。業之族人也。嘗爲湖南提點刑獄。討叛蠻。與士卒同甘苦。士卒愛之。時居父喪。六月乙亥。詔起畋爲廣南西路體量安撫使。畋儒者。迂闊無威。諸將不服。詔罷之。七月丙午。以余靖經制廣南東西路賊盜。壬戌。智高解廣州圍。西還攻賀州。不克。廣南東路鈐轄張忠初到官。所將皆烏合之兵。智高遇戰于白田。忠敗死。西路鈐轄蔣偕。性輕率。舉措如狂人。軍于太平場。初不設備。九月戊申。智高悉衆擊殺之。丙辰。又敗官軍于瀧舳洞。丁巳。以余靖提舉廣南東西路兵甲。尋爲經略使。又命樞密直學士孫沔入內押班石全彬與靖同討智高。西路鈐轄王正倫敗于館門驛。遂陷昭州。樞密副使狄青請自出戰擊賊。庚午。以青爲宣徽使。荊湖南北路宣撫都大提舉經制廣南東西路盜賊事。諫官韓絳上言。狄青武人。不足專任。因請以侍從文臣爲之副。上以訪執政。時龐籍獨爲相。對云。向者王師所以屢敗。皆由大將權輕。偏裨人人自用。遇賊或進或退。力不相勝故也。今青起于行伍。若以侍從之臣副之。彼視青如無。青之號令不得行。是循覆車之轍也。青素名善將。今以二府將大兵討賊。若又不勝。不惟嶺南非陛下之有。則荊湖江南皆可憂矣。禍難之興。未見其涯。不可不慎。青昔在鄜延。居臣麾下。沈勇有智略。若專以智高之事委之。使先以威齊衆。然後用之。必能辦賊。幸陛下勿以爲疑也。上曰。善。以是嶺南用兵。皆受青節度。其撫綏民事則與孫沔等議之。時余靖軍于賓州。

聞智高將至。棄城及芻糧走保邕。丁丑。智高陷賓州。靖引兵揚言邀賊。留監押守邕州。監押亦走。甲申。智高復入邕州。十一月。狄青至湖南。諸道兵皆會。諸將聞宣撫使將至。爭先立功。余靖遣廣南西路鈐轄陳曙將萬人擊智高。爲七寨。逗遛不進。十二月壬申朔。智高與曙戰于金城驛。曙敗遁歸。死者二千餘人。棄捐器械輜重甚衆。交趾王德政請出兵二萬助收智高。狄青奏官軍自足辦賊。無用交趾兵。丁未。詔交趾毋出兵。青又請西湯蕃落廣銳近二千騎與俱。五年正月。青至賓州。余靖陳曙皆來迎謁。時儲運未至。青初令備五日糧。既又備十日糧。智高聞之。由是懈惰不爲備。上元張燈高會。先是。諸將觀元帥如僚寀。無所嚴憚。每議事。各執所見。喧爭不已。不用其命。己酉。狄青悉集將佐于幕府。立陳曙于庭下。數其敗軍之罪。并軍校數十人皆斬之。諸將股慄。莫敢仰視。余靖起拜曰。曙之失律。亦靖節制之罪也。青曰。舍人文臣。軍旅之事。非所任也。于是勒兵而進。步騎二萬人。或說儂智高曰。騎兵利平地。宜遣人守崑崙關。勿使度險。使其兵疲食盡。擊之。無不勝者。智高驟勝。輕官軍。不用其言。青倍道兼行。出崑崙關。直趨其城。智高聞之。狼狽遽發兵出戰。戊午。相遇于歸仁鋪。青使步卒居前。匿騎兵于後。賊使驍勇者執長槍居前。羸弱悉在其後。前鋒孫節戰不利而死。將卒畏青令嚴。力戰。莫敢退者。青登高丘。執五色旗。麾騎兵爲左右翼。出長槍之後。斷賊兵爲二。旋而擊之。檢立爲東。賊軍敗。殺獲三千餘人。獲其侍郎黃師宓等。智高走還城。官軍追之。登城下。發中夜縱呼。賊聞之。以爲官軍且進攻。棄城走。明日青入城。遣裨將于振追之。過田州。不及而還。智高奔大理。捷書至。上喜謂龐籍曰。嶺南非卿執義之堅。不能平。今日皆卿功也。狄青還。上欲以爲樞密使同平章事。籍曰。昔曹彬平江南。太祖謂之曰。朕欲用卿爲使相。然今外敵尚多。卿爲使相。安肯

復爲朕盡死力耶。賜錢二十萬緡而已。今青雖有功。未若彬之大。若賞以此官。則富貴極矣。異日復有寇盜。青更立功。將以何官賞之。且青起軍中。致位二府。衆論紛然。謂國朝未有此比。今幸而立功。論者方息。若又賞之太過。是復使青得罪于衆人也。臣所言非徒爲國體。亦爲青謀也。昔衞青已爲大將軍。封侯立功。漢武帝更封其子爲侯。陛下若謂賞功未盡。宜更賞其諸子。爭之累日。上乃許之。二月癸未。加青護國軍節度使、樞密副使如故。仍遷諸子官。既而議者多謂青賞薄。石全彬復爲青訟功于中。五月乙巳。竟以青爲樞密使。先是。所司奏余安道〔余靖字安道〕。募人能獲智高者。有孔目官楊元卿進士石鑑等十人。皆應募請行。安道一一問之。以元卿爲善。元卿曰。西山諸蠻凡六十族。皆附智高。其中元卿知其一族。酋作。以逆順論之。順從。使之轉諭他族。無不聽矣。若皆聽命。則智高將誰與處。此必成擒矣。安道悅。使齎黃牛鹽等物往說之。二族隨元卿出見安道。安道皆鋪紋綵裝飾諸牒如告身狀。慰勞燕犒。厚賜遣之。于是轉相說與。稍稍請降。先是。智高纍寄于特磨寨。及敗。攜其母弟妻子往居之。聞諸族俱叛。惶懼。留其母及弟智光子繼封于特磨寨。使押衙一人將兵衞之。智高自將兵五百。及其六妻六子奔大理國。欲借兵以攻諸族。安道使元卿等十人發諸族陳光等六州兵襲特磨寨。殺押衙。獲其母弟子以歸。安道欲京之。廣南路轉運司奏所獲非智高母子。蠻人妄執之以干賞耳。于是安道奏送京師。詔囚之。以俟得智高。辨其眞僞。詔許之。緣道皆不執縻。供待甚厚。至京師。館于故府司。朝夕給飲膳。惟所欲。如養嬌子。月費錢三百餘

賈。病則擁醫隨視。後數月。智光發疽。殿防衛者欲突走。伯庸上言。（案）伯庸上疑脫王字。智高母致病不誅。無以懲蠻夷。又徒費國財。養之無用。請戮之。上怒曰。余靖欲存此以招智高。而卿等專欲殺之耶。自是羣臣不敢言。智高母年高六十餘。隨難方口。智光年二十八。神識不慧。智高使之所部州不能治。黜之。其妻美色。智高奪之。繼封年十四。智高長子。智高僭立爲太子。繼明八歲。安道以獲智高母。有其所親黃汾于韶州。使部送至京師。汾自茶職遷大理寺丞。元卿除三班奉職。鑑除齋郎。其餘智除齋郎殿侍。以元卿鑑燒蠻結。皆留侍儂母。元卿等憤嘆曰。昔我初獲智高母。余侍郎謂我等勿入京師。留此待官賞耳。我等皆曰。智高殺我等親戚。近數十口。我願至京師。分此蠻一臠食之。豈知今日朝夕舉之。若孝子之養親。執政者仍被我云。汝勿得以私憤遂殺此蠻。設有不幸。我等當償其死耶。數見執政。涕泣求歸。不許。

儂智高將至廣州。天章閣待制知廣州仲簡尚未之信。殊不設備。榜于衢路。令民敢有相扇動欲逃竄者斬。及賊至。簡閉其城拒守。郊野之民欲入城者。閉門不納。悉爲賊所殺掠。簡陰具舟欲與家屬逃去。僚屬以爲不可。會轉運使王罕巡行他州。聞賊至。遽還入廣州城。悉力拒守。幾陷者數四。僅而得免。提點刑獄鮑軻止于南雄城。詗賊動靜。相繼以聞。及賊退。朝廷責罕奏章稀少。黜監信州稅。仲簡落職知筠州。以鮑軻爲勤職。欲以爲本路轉運使。衆議有言而止。

蔣偕將千餘人晝夜兼行。追儂智高至黃富場。蠻人詗知官軍飢疲。夜以酒設饗飲之。卽帳中斬偕首。因縱擊其衆。大破之。梟偕及偏裨首于戰場而去云。李章

儂智高圍廣州既久。城中窘急。而賊亦疲之。又不習水戰。常擺海賊來抄其寶貨。東莞縣主簿兼令貴因素爲吏民所愛信。偵知賊情。乃募海上無賴少年得數千人。船百餘艘。沿流而下。夜擣廣州城。鼓譟而進。賊大驚。卽時遁去。廣州命因率所募之衆。泝流追之。而賊衆船自他路去。追之不及。會通判武遣素不悅因。乃按因所率舟中之民私載鹽鐵于上流販賣。及縣中官錢有出入不明者。繫因下獄治之。秤以贓罪。倜儻坐停仕。既而上官數爲辯雪。治平中。乃得廣州錄職。云。紫子直

石鑑邕州人。嘗舉進士不中第。儂智高陷邕州。鑑親屬多爲賊所殺。鑑逃奔桂州。智高攻廣州不下。還據邕州。祕書監余靖受朝命討賊。鑑以書干靖。言邕州三十六洞蠻素受朝廷官爵恩賜。必不附智高。今者從智高東下。皆廣源州蠻。及中國亡命者。不過數千人。其餘皆驅掠二廣之民也。今智高據邕州。財力富強。必誘脅諸蠻。再圖進取。若使智高盡得三十六洞之兵。其爲中國患。未可量也。鑑素知諸洞山川人情。請以朝廷威德說諭諸蠻酋長。使之不附智高。智高孤立。不足破矣。靖乃假鑑昭州軍事推官。間道說諸洞酋長皆聽命。惟結洞酋長黃守陵最強。智高深與相結。洞中有良田甚廣。饒粳糯及魚。四面阻絕。惟一道可入。智高遺守陵書曰。吾嚮者長驅至廣州。所向皆捷。所以復還邕州者。欲撫存汝諸洞耳。中國名將如張忠蔣偕輩。皆望風授首。步兵易與不足畏。所未知者騎兵耳。今聞狄青以騎兵來。吾當試與之戰。若其克捷。吾當長驅以取荊湖江南。以邕州授汝。不捷則吾寓汝洞耳。休息士卒。從特磨洞借馬。教習騎戰。候其可用。更圖後舉。必無敵矣。幷以金珠遺守陵。守陵答書。運糯米以餉智高。鑑使人說守陵曰。智高乘

州縣無個債存謀前。今力盡勢窮。復寇邕州。朝廷興大兵以討之。敗在朝夕。汝世受國恩。何爲無辜隨之。以取族滅。且智高父存勗。本居廣源州。弟存祿。爲武勒州刺史。存勗襲殺存祿而奪其地。此皆汝耳目親見也。智高父子貪詐無恩。特如虎狼不可親也。今汝乃欲延之洞中。吾見汝且爲所奪矣。不可不爲之備。守陵由是猜疑。稍疏智高。智高怒。遣兵襲之。守陵先爲之備。逆戰。大破之。會智高亦爲狄青所敗。遂不敢入結洞而逃奔特磨。西接大理。地多善馬。智高悉以所得二廣金帛子女遺特磨酋儂夏誠。又以其母妻與夏誠弟夏卿相結納。夏誠許以兵馬借之。智高留其母及一弟一子。幷其將居于夏誠所居之東十五里絲萊寨。而身詣大理。欲借兵以寇四川。使其母以特磨之兵。自邕州寇廣南。鑑請詣特磨襲夏誠。俘智高。智高以兵守三龕水。鑑幾爲所獲。不得進而還。鑑言于靖曰。特磨距邕州四十日程。智高恃其險遠。必不設備。鑑請不用中國尺兵斗糧。募諸洞壯丁往襲之。仍以重賂說特磨。使爲內應。取之必矣。靖許之。仍許薦鑑將大兵爲鑑後繼。當與鑑相距十程。鑑募洞丁得五六千人。率之以前進。（案）原本此下連接知邕州蕭注曰二百十三字爲一條。據文義絕不相屬。今分爲二。

知邕州蕭注曰。廣源州本屬邕州。儂智高父本山獠。殺廣源州酋豪而據之。田州酋長請往襲之。知邕州者恐其生事。禁不許。廣源州地產金一兩直一縑。智高父由是富強。招誘中國及諸洞民。其徒甚衆。交趾惡之。遣兵襲虜之。智高時年十四。與其母逃竄得免。收其餘衆。臣事交趾。既長。圖報于交趾。陰結李德政左右。欲棄其國。事覺。逃歸。因求內附朝廷。恐失交趾之心。不納。智高謂其徒曰。今吾既得罪于交趾。中國又不我納。無所容。止有反耳。乃自左江轉掠諸洞。徙居右江文村。陰察官軍形勢。與邕州奸人相結。使爲內應。在文村五年。遂舉邕州陷之。

儂智高圍廣州。轉運使王罕嬰城拒守。都監侍其淵晝夜未嘗眠。久之。將士疲極。有禆將誘士卒下城。欲與之開門降賊。淵遇之。諭士卒曰。汝曹降賊。必驅汝爲奴隸。負擔歸其巢穴。朝廷欲誅汝曹父母妻子。不若併力完城。豈惟保汝家。亦將有功受賞矣。士卒乃復還登城。罕乃立于城上。諭怨衆。徐撫而慰之。曰。公

勿驚。公隨身有弓弩手否。罕曰。有。乃與罕率弩手二十餘人。銜枚至一處。俯見賊已踰壕。緣梯登城。淵堞矣。城上人皆不覺。淵指示弩手使射之。賊驚走出壕外。及賊退。淵終不言禆將謀反之事。時治平中致仕。介甫知其爲人。特除一子官。給全俸。淵年八十餘。氣志安壯。范堯夫以爲陰德之報。云。洗大

熙寧中。朝廷遣劉彝知桂州。以圖交趾。起鄉作戰船。團結洞丁以爲保甲。給陣圖。使依此教戰。諸洞騷然。使人執交趾圖以言攻取之策。不可勝數。嶺南進士徐百祥屢舉不中第。陰遺交趾書曰。大王先世本閩人。聞今交趾公卿貴人多閩人也。百祥才略不在人後。而不用于中國。願得佐大王下風。今中國欲大舉以滅交趾。兵法有先發制人之心。不若先舉兵入寇。百祥請爲內應。于是交趾大發兵入寇。陷欽廉邕三州。百祥未得間往歸之。會石鑑與百祥有親。奏補百祥有戰功。除侍禁充欽廉巡檢。朝廷命宣徽使郭逵討交趾。交趾請降曰。我本不入寇中國。人呼我耳。因以百祥書與逵。逵檄廣西轉運使按鞫。百祥逃去。自經而死。云。郭坤

交趾賊熙寧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五日連破欽、廉二州，又破邕州管下太平、永平二寨。二十七日，圍邕州。知州皇城使蘇緘晝夜築城力戰，所殺傷蠻人甚多，城因以固。九年正月四日，廣西鈐轄張守節等過崑崙關赴援，兵少輕進，三千餘人悉爲蠻衆所掩，殺傷殆盡。劉執中與廣西提刑道回，後更無援兵。王師自京師數千里赴援，孤城抗賊，晝夜不得休息。正月二十一日，矢石且盡，城遂潰破，蘇緘猶督士卒殊死戰。兵民死者十萬餘口，擄婦女小弱者七八萬口。二十二日，賊焚邕州城。二十三日，遂回本洞。今王師前軍二將已達桂林，一將暫戍長沙，中軍且夕過府，亦長沙置局，後軍三將分屯荊、鼎、澧三郡，一將襄州。（案）今王師前軍三將句至此句四十三字，與上下文不相屬，當是錯簡。　湖北饑，米斗錢百五十鈔，餓死者無數云。任公格

初，榜下交趾管內州峒官吏軍民等云：已差吏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趙卨充安南道行營都總管、經略安撫招討使，兼廣西南路安撫使，昭宣使、嘉州防禦使、內侍押班李憲充副使，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忠州刺史燕達充副都總管，應興師水陸兼進。天示助順，已兆布新之祥；人知悔亡，咸懷敵愾之氣。咨爾士庶，久淪塗炭，如能諭王內附，率衆自歸，執廟獻功，拔身助順，爵賞賜予，當倍常科。舊惡宿負，一皆原滌。乾德幼稚，罪非己出，造庭之日，待遇如初。朕言不渝，衆聽無惑。比聞編戶極困誅求，已戒使人具宣恩旨，撫征橫賦，到即蠲除。冀我一方，永爲樂土。時交趾爲露布，榜之衢路，言所部之民叛如中國者，官吏容受庇匿，我遣使訴于桂管，不服，又遣使泛海訴于廣州，亦不服，我故率兵追捕亡者。而鈐轄張守節等輒相邀遮，士衆奮擊，應時授首。又言桂管點閱峒兵，明言又見討伐。又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師欲相拯濟。故介甫自作此榜以報復之云。王正甫

提點刑獄楊畋自將擊破叛蠻。癸丙，詔特支荊湖擊蠻諸軍錢有差，仍命中使齎詔察視其功狀以聞。

王罕知潭州，州素號多事，知州多以威嚴取辦。罕獨以仁恕爲之，州事亦治。有老嫗病狂，數邀知州訴事，言無倫理，知州卻之，則悖罵。先後知州以其狂，但命邀者屏逐之。罕至，嫗復出，左右欲逐之，罕命引歸廳事，召使前，徐問，嫗雖言雜亂無次，亦有可曉者，乃本爲人嫡妻，無子，其妾有子，夫死，爲妾所逐，家貲爲妾盡據之。嫗屢訴于官，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爲直其事，以家貲還之，吏民服其能察冤云。李南公

衙祠試院門禁嚴密，家人日遣報報平安，傳數人口，訛謬皆不可曉，常苦之。皇祐中，王罕爲監門，始置平安歷，使吏隔門問來者，詳錄其語于歷，傳入院中，試官復批所欲告家人之語及所取之物于歷，罕遣吏呼其人讀示之，往來無一差失，自知舉至彌封、謄錄、巡捕共一歷，人皆見之，不容有私，人甚便之，是後遵以爲法。見自

熙寧中，王韶開熙河，諸將皆以功遷官。皇城使知原州桑湜獨辭不受，曰：羌廝撥國藏不戰而降，臣何功而遷官。執政曰：衆人皆受，獨君不受，何也？對曰：衆人皆受，必有功也。湜自知無功，故不受。當辭之時，人重其知恥。

元豐五年，韓持國知潁昌府，官滿有旨，許令持國再任。中書舍人曾鞏草詔詞，稱其純明直亮，既進呈，上覽，批其後曰：按維天資怠忽，素無事國之意，朋姦罔上，老不革心。朕以東宮之舊，姑委使郡，非所望于承

流官化者也。而草詞非體，可令付鞏罰十斤，別草詞以進。

元豐中，文潞公自北都召對，上問以西和戡閤事。潞公對曰：臣等備位兩府，當此之際，議軍國，乃職分耳。然亦幸值時無李輔國、王守澄之徒用事于中，故臣等得效其忠勤耳。上慨然有間而美之。仁宗宦官雖有寵信任者，臺諫言其罪，輒斥之不庇也，由是不能弄權。

涑水記聞卷十四

茂州舊領羈縻九州，皆蠻族也。蠻自推一人爲州將，治其衆。州將常在茂州受處分。茂州居群蠻之中，地不過數十里，舊無城，惟植鹿角。蠻人屢以昏夜入茂州，剽掠民家六畜及人。茂州輒取貨于民家，遺州將往贖之，與之講和而誓，習以爲常。茂州民甚苦之。熙寧八年，屯田員外郎李琪知茂州，民投牒請築城，琪爲奏之，乞如民所請。築城繞民居凡八百餘步，朝廷下成都路鈐轄司度其利害。時龍圖閣直學士蔡延慶知成都，鈐轄李琪已罷去，大理寺丞范百常知茂州，延慶下百常檢度。百常言其利，朝廷遂令築之。既而蠻酋訴于百常，稱城基侵我地，乞罷築。百常不許，訴者不已，百常以梃驅出。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始興築。羈縻靜州等蠻數百人奄至其處，茂州兵纔二百人，百常帥之拒戰，殺數人，蠻乃退。百常率民入牙城。明日，蠻數千人四面大至，悉焚鹿角及民廬舍，引梯衝攻牙城，矢石雨下，百常率衆乘城拒守。至二十九日，其酋長二人爲檑木所殺，蠻兵乃退。既而四川初屢來攻城，皆不克而退。然其衆猶環繞四山，城中人不敢出。茂州南有箕宗關路通永康軍，北有隴東路通綿州，皆爲蠻所據。百常募人間道詣成都，及書木牌數百投江中，告急求救。于是蜀州駐泊都監孫詩將數千人自箕宗關入，蠻伏兵擊之，詩死，而士卒死殺不多。又有王供備等將數千人自隴東道入，時州蠻請降，從者殺其二子，蠻怒，誘靜州等蠻，使邀其前而自後驅之，衆從上流，官軍既涉而決之，殺溺殆盡。既而鈐轄司命百常與之和，蠻人稍定。築

延慶奏乞朝廷遣近上內臣共經制蠻事。朝廷命押班王中正專制蠻事。中書院樞密劄子皆云：「奉聖旨講和。」而中正自云受御前劄子掩襲叛蠻。其年五月，中正將兵數千，自箕宗關入經蕃州蕩州獠，乘其無備，掩襲之，斬首數百級，掠畜產，焚其廬舍皆盡。既而復與之和誓。至七月，又襲擊之，又隨而與之和誓。乃還奏云：事緣，今蔡帥兵，恐鈐司不肯應給軍需，故奏乞近上內臣共事。中正受宣命，凡軍事皆與都鈐轄司商議。中正將行奏云：「茂州夷戍都巡，若事大小一與鈐轄司商議，恐失事機，乞委臣專決。」鈐轄司知有旨依奏。中正既至，軍事進止皆一己出，蔡不復得預聞，事既施行，但關知而已，鈐司皆附之。遂奏蔡延慶區處失宜，致生邊患。又延慶既與和誓，而臣引兵入箕宗關，蠻譏約出兵拒戰。蔡山是徙知渭州，以寶政殿學士馮京代之。又奏范百常築城侵蠻地，生邊患，坐奪一官，勒停。隴西川肥美，靜州等蠻時引生羌據其地，中正不能討，北路遂絕。故事，與蠻爲和誓者，蠻先輸貨謂之抵兵，又輸求和物，官司乃籍所掠人畜財物使歸之，不在者增其價，然後輸誓牛羊豕棘耒耜各一，乃縛劍門于誓場，酋豪皆集，人人引于劍門下過，刺牛羊豕血歃之，掘地爲坎，及縛羌婢坎中，加耒耜及棘于上，人投一石擊婢，以土埋之，巫師詛曰：「有違誓者，當如此婢。」及中正和誓，初不令輸抵兵求和等物，亦不索其所掠，自備誓具，買羌婢以誓，處之經宿而失。中正先自劍門過，蠻皆怨而輕之，自是剽掠不絕。（狄諮、范百常云。）

王中正在河東，令轉運司勾押吏與陳安石同坐，計度軍糧。吏曰：「都運在此，不敢坐。」中正叱曰：「此中何論都運司事，辦奏，汝所行。不辦，有劍加汝。」

先是，种諤上言，乞不受王中正節制，曾誇有破米脂城功，天子許之。明日諤至，誓不復見中正，引兵先趨夏州。時河東夫見鄜延夫言此去綏德城甚近，兩日中亡歸者二千餘人，河東轉運判官莊公岳等斬之不能禁。初，王中正在河東，奴視轉運使，又奏提舉常平倉趙咸管勾隨軍運糧草，凡有所需索，不行文書，但遣人口傳指揮。轉運使楊思不敢違，公岳等以口語無所憑，從容白中正云：「太尉所指揮事多，恐將命者有所忘誤，乞記之于紙筆。」自後始以片紙書之。公岳等白中正軍出境，應備幾日糧。中正以爲鄜延受我節制，前與鄜延軍遇，彼糧皆我有也，乃書片紙云：「止可備半月糧。」公岳等恐中道乏絕，陰更備八日糧。及种諤既得詔，不受中正節制，委中正去，鄜延糧不可復得，人馬漸乏食，乃遣官屬引民夫千餘人

索胡人所窖穀發之，得千餘石。庚午，至夏州，已降种諤。中正軍于城東，城中居民數十家。時朝旨禁入賊境抄掠，賊亦棄城邑皆走，河北士卒無所得，皆憤怨思戰。諸將皆言于中正曰：「鄜延軍先行，所獲功甚多，我軍出境近二旬，所獲纔三十餘級，何以復命于天子？且食盡矣，請襲取宥州，聊可藉口。」中正從之。癸酉，至宥州，城中有民五百餘家，遂屠之，斬首百餘級，降者十餘人，獲牛馬百六十、羊千九百。軍于城東二日，殺所得馬牛羊以充食。甲戌，畿內將官張□□、知府州折克行引兵二千餘人，發賊窖，遇賊千餘人，與戰敗之，斬首九百餘。丙子，至牛心亭，食盡。丁丑，至奈王井，遇鄜延營機宜苗思義，得其糧，遂引兵趨保安軍順寧寨。己卯，王中正軍于歸娘嶺下，不敢入寨，遣官屬請糧于順寧。軍夫凍餒，僵仆于道路，未死，衆已剮其肉食之。十一月丙戌，得朝旨班師，乃歸延州。計士卒死亡者近三萬人，夫逃歸者大半，死者近三千餘

人，隨軍入寨者萬千餘人，馬二千餘匹，死者幾半，餘三千餘匹無還者。初，上令王中正、种諤皆趨靈州、興州。中正不習軍事，入虜境，望空而行，無嚮導，斥候性恇怯，所至逗留，恐虜知其營柵之處，每夜二更，輒令軍士滅私火，後軍飯尚未熟，士卒食之多病。又禁軍中驢鳴。及食盡，士卒怨憤，流言皆先殺王昭宣及莊、趙二漕歸。中正頗聞之，乃于衆中揚言，必竭力前進，死而後已，陰令走馬承受命安石奏轉運司糧運不繼，故不能進軍，今且于順寧寨境上就食。莊公岳亦奏本期得鄜延糧，因朝廷罷中正節制，故糧乏。上怒，命械繫公岳等于隰州獄，治其罪。公岳等急，乃奏臣等在麟府本具四十日糧，王中正令臣等只備半月糧，片紙爲驗。臣等陰備八日糗糧。今出塞二十餘日，始至宥州，糧不得不乏。上乃命脫械，出外答款。中正恐公岳復有所言，甚懼，及還朝，潛隰謂公岳等各降一官，職事皆如故。（（案）謂公岳等義本例，疑有脫誤。）

初，河東發民夫十一萬，中正減糧，數止有六萬餘人，餘皆令待命于保德軍。既而朝旨令餘夫運糧自鄜州出，踵中正軍，凡四萬餘人，遣晉州將官訾虎將兵八千護送之。虎等奏兵少夫多，不足護送，乞益兵出塞，及不知道所從出，又不知中正何所之。有詔夫還，更令隰州趨延州踵中正。會天章閣待制趙卨爲河東轉運使，奏冬氣已深，水凍草枯，饋運難通，乃罷之。王中正既還延州，分所部兵屯河東諸州，山東兵往往百千爲羣，擅自潰歸，朝命所在招撫，給券遣歸本營。土兵亦有擅去者。會高遵裕亦失利，詔中正自延州引所部兵救之。中正移書河東分兵屯石州，趙宗本將州兵屯隰州，士卒不肯行，集庭下喧呼罵宗本父子，閉門相保。又有山東將官王從丕部兵亦不肯發，從丕曉諭數日乃行。會遵裕已至慶州，詔中正引還。宗本、從丕各降二官，士卒不問。

元豐三年，瀘州蠻乞弟犯邊，詔四方館使韓存寶將兵討之。乞弟所居曰歸來州，距瀘州東南七百里。十月，存寶出兵，久雨，四十餘日出塞，纔六十餘里，留屯不進，遣人招諭。乞弟有文書服罪請降。軍中食盡，存寶引還，自離瀘州至此凡六十餘日。朝廷責其不待詔，擅引兵還，命知雜御史何正臣就按斬之。更命林廣將存寶部兵及環慶兵、黔南兵合四萬人，以四年十二月再出擊之。離瀘州四百餘里，即是深箐（七嶺切，竹廣山），皆高阪險絕，竹木茂密，華人不能入，蠻所恃以自存者也。蠻逆戰于箐外，廣擊敗之。蠻走，廣伐木開道，引兵踰之，又二百餘里，至歸來州。乞弟逆戰又敗，乃率其衆竄匿。五年正月己丑，廣入歸來州，惟茅屋數十間，分兵搜捕山箐，皆無所獲，所齎食盡，得蠻所儲粟千餘斛，數日亦盡，餽運不繼。先是，有旨封詔書在走馬承受所，題云：「至歸來州乃開。」至是開之，詔云：「若至歸來，討捕乞弟，必不可獲，聽引兵還。」是役也，顧得黔南兵，皆土丁，過出征日給米二升，餘無所給，諸州民夫負糧者既輸糧，官不復給食，以是多餓死不還。有名籍可知者四萬人，其家人輒行及送資裝者不預焉。軍士屯瀘州，廣給糴糧物故者六七千人，所費約緡錢百餘萬。

元豐四年冬，朝廷大舉討夏國。十一月，環慶都總管高遵裕出旱海趨靈州城，使涇原副使總管劉昌祚出葫蘆河，共趣靈州，詔昌祚受遵裕節制。昌祚上言軍事不稱旨，上賜遵裕書云：「昌祚所言迂闊，必若不任事

者。宜擇人代之。遵裕由是銜呂矸。既而呂矸先至靈武城下。或傳呂矸已克靈武城。遵裕倍道赴之。卽上賈表曰。臣遣呂矸進攻。已克其城。既而所傳皆虛。遵裕至靈武城。以爲城朝夕可下。使呂矸軍于閒地。自以環慶兵攻之。時軍中皆無攻具。亦無知其法者。遵裕旋命採木造之。皆細小樸拙不可用。又造土囊。欲以塡塹。又欲以軍法斬呂矸。衆共解之。呂矸旣忠成疾。涇原軍士皆憤怨。轉運判官范純粹謂遵裕曰。兩軍不協。恐生他變。力勸遵裕詣呂矸營問疾以和解之。遵裕又使呼城上人曰。何不亟降。其人曰。我未嘗敗。何謂降也。

徐禧在鄜延。乘勢使氣。常言用此精兵破賊擣。左縈右拂。在前斬之。一步可取三級。諸將有獻策者。禧輒大笑曰。妄語可斬。賊陣未出。高永能請擊之。禧曰。王者之師。豈可以狙詐取勝耶。由是取敗。

高遵裕旣敗歸。元豐五年。李憲請發兵自涇原築堡。稍前直抵靈州。攻之。先是。朝廷知陝西困于夫役。下詔諭民。吏不調夫。至是李憲牒都轉運司復調夫饋糧。以和雇爲名。官日給錢二百。仍使人逼之。云受密詔。若軍乏糧斬都運使以下。民間騷然。出錢百緡。不能雇一夫。相聚立栅于山澤。不受調。吏往捕之。所州加知縣以督之。不能進。命巡檢縣尉逼之。則執梃欲鬭。州縣無如之何。士卒出前塞。凍餒死者十五六。存者皆憚行無歸志。倉庫蓄積皆竭。羣臣莫敢言。獨西京留守文潞公上言。師不可再舉。天子嘉獎謝之。樞密副使呂晦叔亦言其不可。上不懌。晦叔因請解機務。詔除知定州。會內侍押班李舜舉自涇原來。爲上泣言。必若出師。關中必亂。上始信之。召晦叔慰勞之。舜舉退詣執政王禹玉。禹玉迎見。以好言悅之。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亦止宜供禁庭灑掃之職耳。豈可當將帥之任耶。聞者代禹玉發慚。六月。詔罷涇原之役。更命鄜延修六寨。以包橫山之地。遣舜舉與承議郎直龍圖閣徐禧往視之。乃命禧節制軍事。八月。禧舜舉與鄜延經略使沈括、轉運使李稷將步騎四萬及諸路役兵。始修永洛。與米脂綏德。皆在無定川中。永洛北倚山。南臨無定河。三面皆絕崖。地險要。虜騎數來爭之。皆敗去。先是。夏虜發國人十丁取九以爲兵。近二十萬人。齎百日糧。屯于涇原之北。候官軍出塞而襲之。旣聞城永洛。卽引兵趨鄜延。邊人來告者前後數十。禧等皆不之信。且曰。虜若大來。是吾立功進官之秋也。上賜禧等黃旗曰。將士立功受賞。當倍于米脂。禧等恐沈括分其功。乃曰。城略已就矣。與存中歸延安。九月乙酉。留李稷及步兵三萬餘人于永洛。括偕禧舜舉以八千人還米脂。是日。永洛遣人走告虜騎且至。丙戌。禧括留屯米脂。舜舉復如永洛。丁亥。虜騎至城下。禧命鄜延總管曲珍領城中兵陳于崖下水際。禧舜舉稷植黃旗坐于城上臨視之。虜自未明引騎過陣前。至食時未絕。裨將高永能曰。吾衆寡不敵。宜及其未成陣衝擊之。庶幾可破。不從。虜與官軍夾水而陣。前後無際。將士皆有懼色。曲珍曰。今衆心已搖。不可復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爲大將。奈何遇敵不戰。先自退耶。俄而虜鳴笳于陣。鐵騎爭涉水犯官軍。先是。選軍中勇士良馬。謂之選鋒。使君陣前。戰未幾。選鋒先敗退走。蹂蹤後陣。虜騎乘之。官軍大潰。偏裨死者數人。士卒死、及棄甲南走者幾半。曲珍與殘兵萬餘人入城。崖峻道狹。騎兵棄馬緣崖而上。喪馬八千餘匹。虜遂圍之。時樓堞皆未備。

六寨爲虜所據。城中乏水、至絞馬糞。食死人腦。被圍累日。曲珍度城必不能守。白禧請帥衆突圍南走。猶愈于坐而待死。禧怒曰。君已敗軍。又欲棄城耶。戊戌、夜大雨。城遂陷。珍帥衆數百人踰城走免。稷舜舉皆沒。命官死者三百餘人。士卒得免者十無一二。沈括聞曲珍敗。永洛被圍。退保綏德。遂歸延州。時有詔命李憲將環慶兵數萬救永洛。比至延州。永洛已陷矣。

永洛既失守。夏國以書繫矢射于環慶境上、經略使盧秉奏之、虜乃更遣所得俘因齎書移牒以道來。意不敢不以聞。其詞曰。十一月八日。夏國西南都統嵬名濟。迺謹裁書致于安撫經略麾下、伏審統戎方面。久向英風。應顧撫綏以副傾注。昨于兵役之際。提戈相軋。今以書問。旨信非疑。化干戈之不同。蓋各忠于所事。不得不如此耳。夫中國者。禮義之所從出。必動止猷爲。不失其正。苟聽諛受間。肆詐窮兵。侵人之土疆。殘人之黎庶。是乖中國之體。豈不爲夷狄之羞哉。昨朝廷暴驅甲兵。大行侵討。蓋天子與邊臣之議。謂夏國方守先誓。宜出不虞。五路進兵。一舉可定。遂有去年靈州之役。今秋永洛之戰。較其勝負。與前日之議。爲何如哉。且中國祖宗之世。于夏國非不經營之。五路窮討之策。既嘗施之矣。諸邊肆撓之謀。亦嘗用之矣。知僥倖之無成。故終歸樂天事人之道。兼夏國提封一萬里。帶甲數十萬。西連于闐。作我歡鄰。北有大燕。爲我強援。今與中國乘隙伺便。角力鬭爭。雖十年豈得休息哉。卽念天民無辜。被茲塗炭之苦。孟子所謂未有好殺能有志于天下也。況夏國主上自朝廷見伐之後。夙宵興念。謂自祖宗之世。事中國之禮無或虧。貢聘不敢怠。而邊吏幸功。上聰致惑。祖宗之盟既阻。君臣之分不交。豈不惜哉。至于魯國之憂。不在顓臾。隋室之變。生于楊感。此皆明公得于胸中。不待言而後喩。今天下倒垂之望。正在英才。何不進諒言。闢邪議。使朝廷與夏國歡好如初。生民重見太平。豈獨夏國之幸。乃天下之幸也。【案】宋史夏國傳。經略劉昌祚上其書。神宗諭昌祚答之。與此作經略使盧秉以聞有異。

孔暍（子虯切）舒山處士畋之弟也。爲順陽令。有虎來至城南。暍令吏卒往逐之。暍㝡居其前。虎振山大吼。吏卒皆失弓槍仆。虎來搏暍。有小吏執硯𢾾當其前。虎銜以去。暍取獵戶毒矢挺身逐之。左右諫不可。暍曰。彼代我死。吾何忍不救之。遂入山十餘里。竟射中虎。奪小吏而還。小吏亦不死。

王幡之爲河北以輕躁得罪。勒令分司。久之除知處州。到官日上表云。淸時有味。白首無成。又曰。插架有風。容開無日。或解之曰。杜牧詩云。淸時有味是無能。閒愛孤雲靜愛僧。欲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蓋寓怨望。有旨復令分司。

趙閱道抃。熙寧中以資政殿大學士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餓死者十五六。諸州皆牓衢路立賞。禁人增米價。閱道獨牓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于是諸州米商輻輳。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閱道治民。所至有聲。在成都抗越尤著。（張濤云。）

趙閱道爲人。淸素好養生。知成都。獨與一道人及大瓢偕行。後知成都。并二侍者無矣。（蜀人云。）

至和中、范景仁爲諫官。趙閱道爲御史。以論陳恭公事有隙。熙寧中、介甫執政、恨景仁數詆之于上。且曰。陛下問趙抃。卽知其爲人。他日上以問。閱道對曰。忠臣。上曰。卿何以稱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不豫。鎭首

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謂關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關道曰。不敢以私害公。范景仁云。

曾布爲三司使、與呂嘉問爭市易事、介甫主嘉問、布坐左遷。詔命使出朝士多未知之。布字子宣。嘉問字望之。或問劉貢甫曰。曾子避席。又問望之何如。曰。望之儼然。介甫聞之不喜。由是出貢父知曹州。公佐云。

馮當世、孫和叔、呂晦叔、薛師正、同知樞密府。三人屢于上前爭論。晦叔獨默不言。既而上獨問之。晦叔方爲之開析。可否語簡而當。上皆納之。三人亦不能違。已出則未嘗語人。皆譏晦叔術默不副衆望。晦叔亦不辨也。同僚或爲辨之。伯淳云。

上好與兩府議論天下事。嘗謂晦叔曰。民間不知有役矣。對曰。然。上戶昔日以役多破家。今則俛食安居。誠幸矣。下戶昔無役。今納錢則苦矣。上曰。然則法亦當更矣。伯淳云。

晦叔與師正奉命入樞府。師正事晦叔甚恭。久之、晦叔亦稍親之。議事頗相左。閤門副使韓存寶、將陝西兵討瀘戎、殺數柵、斬首數百級。上欲優進官秩、以勸立功者。師正曰。瀘戎本無事。今優賞存寶、後有立功大于此者、何以加之。晦叔曰。薛尚書言是也。乃除四方館使。伯淳云。

市易司法、聽人賒貸、縣官貨財。以田宅或金帛爲抵當。三人相保則給之。皆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加罰錢百分之一。貧人及無賴子弟、多取官貨。不能償積息、罰愈滋、因繫督責。徒存虛數、實不可得。刑部郎中王居卿、初提舉市易司奏。以田宅金帛抵當者、減其息。無抵當徒相保者、不復給。自元豐二年正月七日以前、本息之外所負罰錢悉蠲之。凡數十萬緡。負本息者延期半年、衆議頗以爲愜。楊作云。

李南公知長沙縣。有鬬者、甲強乙弱、各有靑赤。南公召使前、以指揑之。乙與甲僞也。詰之果服。蓋方有櫸柳以葉塗肌、則靑赤如毆傷者。剝其皮橫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棓傷者。水洗不落。南公曰。毆傷者血聚而硬。僞者不然。故知之。有一村多豪戶、稅不可督。所差戶長輒逃去。南公曰。此村無用戶長。知縣自督之。書其村名帖之于柱。豪右皆懼。是歲、初限未滿、此村稅最先集。又諸村多詭名稅存戶亡。每歲戶長代納。亦不可督。南公悉召其村豪右謂之曰。此田不過汝曹所典買耳。與汝期一月。爲我推究。不則汝曹均輸之。及期、盡得買佃之人。使各承其稅。河北提點刑獄、有匪行犯罪下獄。按之不服。閉目不食、百餘日。獄吏不敢拷訊。甚患之。南公曰。吾有術能使之食。引出問曰。吾欲以一物塞汝鼻、汝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即食。且服罪。人問其故。南公曰。彼必善服氣者。以物塞鼻、則氣結、故懼。

元豐元年、正月十五日、張燈。太皇太后以齒疾不能食、不出觀。故上于閏月十五日夜、于禁中張燈。密令妓樂俱入。太皇太后疾尙未平。酒數行而起。李偕臣云。

其年冬、太皇太后得水疾、御醫不能愈。會新知邠州薛昌期亦病水疾、得老兵王麻胡療之、數日而愈。上聞之、遣中使召麻胡入禁中療太皇太后疾、亦愈。上喜、即除麻胡翰林醫官、賜金紫、仍賜金帛直數千緡。

岐王夫人馮侍中拯之曾孫也。失愛于王、屏居後閤者數年。元豐二年春、岐王宮遺火、尋撲滅。夫人聞有火、遣二婢往視之。王見之、詰其所以來。二婢曰。夫人令視大王耳。王乳母素憎夫人、與王二嬖人共譖之曰。火始夫人所爲也。王怒、命內知客鞫其事。二婢不勝拷掠、自誣云。夫人使之縱火。王杖二婢、而且哭于

太后曰。新婦所爲如是。臣不可與同處。太后怒。謂上必斬之。上素知其不睦。必爲左右所陷。徐對曰。彼公卿家子。豈可遽爾。俟按驗得實。然後議之。乃召二婢。使宮官鄧穆問鞫于皇城司。數日、獄具無實。又令宮官馮諮録問。上乃以其獄白太后。因召夫人入禁中。夫人大懼。欲自殺。上遣中使慰諭曰。汝無罪、勿恐。且命徑詣太皇太后宮。太皇太后亦慰存之。太后與上繼至。詰以火事。夫人泣拜謝罪。乃曰。縱火則無之。然妾小家女。福薄、誠不足以當岐王伉儷。幸赦其死。乞削髮出外爲尼。太后曰。聞汝詛罵岐王、有諸。對曰。妾乘忿或有之。上乃罪乳母、及二嬖人。命中使送夫人于瑤華宮。不披戴、俸月錢五十緡。更增倍之。厚加賚送。曰。俟王意解、當復迎之。林貺云。

涑水記聞卷十五

元豐三年。開封府界提點陳向建議。令民皆及三千緡者、養戰馬一匹。民甚苦之。薛師正時爲樞密副使、初無異議、及事已施行、向詣樞密院白事、師正欲抑衆議、折難甚苦。向怒、以告諫官舒亶。劾奏師正爲大臣、事有不可、不面陳、而背訕以盜名。由是罷正議大夫、知潁州。諫官又言其罷黜之後、不杜門省咎、而賓客集其門、日以百數。對客有怨懟語。改知隨州。翰林學士御史中丞李定坐不糾彈、落職知河陽。

富公爲人溫良寬厚。汎與人語、若無所異同者。及其臨大節、正色慷慨、莫之能屈。智識深遠、過人遠甚。而事無巨細、皆反覆熟慮、必萬全無失、然後行之。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坐稍久、則吏從旁唱宰相尊重、客蹴踖起退。及公爲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羣公稍稍效之、自公始也。自致仕歸西都十餘年、常深居不出。晚年賓客請見者亦多謝以疾。所親問其故。公曰。凡待人無貴賤賢愚、禮貌當如一。吾累世居洛、親舊蓋以千百數。若有見有不見、是非均一之道。若人人見之、吾衰疾不能堪也。士大夫亦知其心、無怨也。嘗欲往老子祠、乘小轎過天津橋、會府中徙市于橋側、市人喜公之出、隨觀之、于是安上門市爲之空。其得民心也如此。及違世、士大夫無遠近、識與不識、相見則以言、不相見則以書、更相弔哭、往往垂泣。其得士大夫心也又如此。嗚呼、苟非事君盡忠、愛民盡仁、推惻怛至誠之心、充于內而見于外、能

如是乎。

初選人李公義陳言，請爲鐵龍爪以濬河。其法用鐵數斤爲龍爪形，沈之水底，繫絙以船，曳之而行。宦官黃懷信以爲鐵爪只到于水下，如耙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絙，兩端釘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車絞之，去來撓蕩泥沙，已又移船而濬之。事下大名安撫司，安撫司命金堤司管勾官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驗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官滿入京師，王介甫問子淵濬川鐵耙龍爪法甚善，何故不可用，子淵因變言此誠善法，但當時同官議不合耳。介甫大喜，即除子淵都水外監丞，置濬川司，使行其法，聽其指使二十人，給公使庫錢。子淵乃于河上令指使分督役卒用二物疏濬，各置曆，書其課曰：某日以耙疏若干步，深若干尺。其實水深，則耙不能及底，虛曳去來；水淺，則齒礙泥沙，曳之不動，卒乃反齒向上而曳之。所書之課，皆妄撰，不可考驗也。會都水監丞程昉建議，於大名河曲開直河，既成，子淵、昉稱直河淺，牒濬川司，使用耙濬之，庶幾附以爲功。昉從之，既而奏上，狀昉、子淵及督役指使各遷一官。先是，大名河每歲夏水漲，則自許家港溢出，及秋水落，還復故道，皆在大堤之內。熙寧八年，子淵復求功，乃令指使諷諸埽申大名府云：今歲七分入許家港，三分行故道，恐河勢遂移。公牒濬川司耙疏濬故道，府司從之。是歲旱，港水所浸田不過萬頃。子淵用耙不及一月而能。九年，子淵上言：去歲大河幾移，賴濬川耙得復故道，出民田數萬頃。其督役官吏乞酬獎。事下都水監司保奏，稱子淵等有奇功，乞加優賞。是時天下皆言濬川鐵耙龍爪如兒戲，適足以資談笑。王介甫亦疑之，故不信都水監之言，更下河北轉運安撫司令保奏。會介甫罷相，文潞公上言：河水漲大，非耙可濬，秋涸故其常理，雖河濱甚愚之人，皆知濬川耙無益于事，臣不敢雷同保奏。其爲欺罔，奏上。上不悅，命知制誥熊本與都水監主簿陳祐甫、河北轉運司陳知儉共按問諸埽人，言八年故河道水減三尺，耙未至，僅已增二尺，耙至，又增二尺。又從以前十年水皆夏溢秋復，不惟此一年，乃奏水落實非耙所致。子淵在京師先聞之，遽上殿言：熊本、陳知儉、陳祐甫意謂王安石出，文彥博必將入相，附會其意，以濬川耙爲不便。臣聞本奉使按事，乃謁彥博納拜，從彥博飲食，祐甫、知儉皆預焉，及屏人私語。今所奏必不公，且觀彥博之意，非止言濬川耙而已，陛下一聽其言，天下言新法不便者，必蜂起，陛下所立之法大壞矣。上以爲然。于是知雜御史蔡確上言：熊本奉使不謹，議論不公，乞更委官詳定濬川是非。十年，詔命確與知檢院黃履詳定，有是非者，取勘聞奏。確于是置獄逮繫府佐二百餘人，獄淹半年不決。上又命內供奉官馮宗道試濬川耙于汴水，宗道辭以疾，上令俟宗道疾愈，必往試之。宗道乃請與子淵偕往，每料測水有深于舊者，有不增不減者，大率三分各居其一。宗道每日據實奏聞，上意稍悟，治獄微緩。會滎澤河堤漲急，詔判都水監俞充往治之。河危將決，賴用濬川耙疏導得免，具圖以聞，上嘉之，于是治獄益急。時郊赦將近，詔濬川事不以赦原，獄具，子淵坐上言詐不實，熊本、陳祐甫坐附會違制，陳知儉坐報制院不實。元豐元年正月辛未，敕熊本落知制誥，奪一官，以屯田員外郎分司，范子淵、陳祐甫奪二官，職任如故，陳知儉奪一官，充替。知儉云。

前判都水監李立之云：介甫前作相，嘗召立之問曰：有建議欲決白馬河堤以淤東方之田者，何如？立之不敢直言其不可，對曰：此策甚善，但恐河決所傷至多。昔天聖初，河決白馬東南，汎濫十餘州，與淮水相通，徐州城上垂手可掬水，且橫貫京城，隔北使往還之路，無乃不可。介甫沈吟良久曰：縱使一淤何傷，但恐妨北使路耳。乃止。

集賢校理劉貢父好滑稽，嘗造介甫，值一客在座，獻策曰：梁山泊決而涸之，可得良田萬餘頃，但未擇得便利之地貯其水耳。介甫傾首沈思曰：然，安得處所貯許水乎？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爲有策，遽問之，貢父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介甫大笑，遂止。

介甫秉政，鳳翔民獻策：陝西府有澗水，西流入河，若疏導使深，又鑿陝右山，使通穀水，因道大河東流入穀水，自穀入洛，至鞏復會于河，以通漕運，可以免砥柱之險。介甫以爲然，牒下京西陝西轉運司差官相度。京西差河南府戶曹王奕，王奕欲言不便，則恐忤朝廷獲罪；欲言便，則恐爲人笑。乃申牒言：今至穀水上流相度，若疏引大河水得至澠縣境入穀水，委實便利可行，蓋出澠縣境，則陝右大山，屬陝西路故也。陝西言不可行，乃止。熙寧以來，汴口每歲隨河勢向背，改易不常，其處于春首發數州夫治之，應舜臣上言：汴口得便利處，可歲歲常用，何必屢易，公私勞費。蓋汴口官吏欲歲興夫役以爲己利耳。今訾家口在孤柏嶺下，最當河流之衝，水必不至乏絕，自今請常用之，勿復更易。或水小則爲輔渠，于下流以益之；大則沿斗門以洩之。介甫善其議而從之。擢舜臣權三司判官。後歲，介甫出知江寧，會汴水大漲，京師甚憚。朝廷命判都水監少卿宋昌言往視之。昌言白政府，請塞訾家口，獨留輔渠，韓子華、呂吉甫皆許之。時監丞侯叔獻適在外，不預議。昌言至汴口，牒問提舉汴口官王玨等二口水勢，玨等報訾家口水三分，輔渠水七分，昌言遂奏塞訾家口。朝廷從之。叔獻素與昌言不協，及介甫再入相，叔獻譖昌言附會韓、呂，塞訾家口，故變易相公在政府所行事。介甫怒，昌言懼，求出，得知陝州。會熙寧八年夏，河背新口，汴水絕，叔獻屢上言：由昌言塞訾家口所致。朝廷命叔獻開之，既通流，于是昌言及王玨各降一官，昌言乃徙都斗監。李立之仍出知陝，以叔獻代之。立之未離京師，河背訾家口，汴水復絕，一如前日。朝廷更命叔獻開之，亦不罪叔獻也。立之云。

元豐元年，詔塞汴河，發民夫五十萬，役兵二十萬，云欲整故道以導河北行，不行，則決河北岸土孫河口，任其所至，恐其浸淫，南及京城故也。天章閣待制韓縝、都水監丞劉璯、河北運判汪輔之掌之。邢處云。

舊制，河南、河北、曹、濮以西、秦、鳳以東，皆食解鹽，益、梓、利、夔四路皆食井鹽，河東食土鹽，其餘皆食海鹽。自仁宗時，解鹽通商，官不復榷。熙寧中，市易司始榷開封、曹、濮等州及利、益二路，官自運解鹽賣之，其餘利。非鹽，依官無解鹽，即聽自賣。九年，有殿中丞張景溫建議，請榷河中等五州官自賣鹽，增市其價，民不肯買，乃課民日買官鹽，隨其貧富作業爲多少之差。有買賣私鹽，聽人告，重給賞錢，以犯人家財充。買官鹽食之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于是民間騷怨，鹽折鈔稍法，每席六緡，至是才直二緡有餘，商人不入粟，邊儲失備。朝廷疑之，乃召陝西東路轉運使皮公弼入議其事。公弼極陳其不便，有旨令于三司議之。三司使沈括以向附介甫意，言景溫法可行，今不可改。嘗言其非，而更爲別劃，括據景溫申官賣鹽歲擬

利二十餘萬緡。今通商則失此利。再取旨上殿。介與公爭議之。公爭條陳實無此利。于是罷開封河中等州、登州等路買馬。獨曹濮等數州行其溫之法。云。公編

與仲卿、蘇中正等爲樞密副使。上言請廢河南北監牧司。文潞公爲樞密使。以爲不可。元厚之爲翰林學士。與曾孝寬受詔詳定。厚之計其吏兵之祿。及牧田可耕種。所以奏稱兩監歲費五十六萬緡。所息之馬用三萬緡可買。詔書廢天下馬監。止留沙苑一監。選其馬可充軍馬用者。悉令送沙苑監。其次給傳置。其次斥賣之。牧田聽民租佃。仍令轉運司輸每歲所有五十三萬緡于市易務。馬既給諸軍。則當給芻粟及繼而糧餉。所省費甚廣。諸監馬送沙苑者。止四千餘匹。在道羸死者殆半。厩馬盡于此矣。時熙寧八年冬也。馬上宣云。

熙寧初、余罷中丞。復歸翰林。有成都進士李戒投書見訪云。戒少學聖人之道。自謂不在顏回、孟軻之下。其詞孟浪高自稱舉。大率如此。又獻役法大要。以爲民苦重役。但聞有因役破產者。不聞因稅破產也。請增天下田稅錢穀各十分之一。募人充役。仍命役重輕分爲二等。上等月給錢千五百。穀二斛。中下等以是爲差。計雇役猶有羨餘。可助經費。則公私不日皆富實矣。余試舉一事難之曰。衙前有何等。戒曰。上等。余曰。今夫衙前掌官物。敗失者或破萬金之產。彼肯顧千五百錢、兩斛之穀。來應募耶。戒不能對。余因謝遣之曰。僕已去言職。君宜詣當官獻之。居無何。復來投書曰。三皇不聖。五帝不聖。自生民以來。惟孔子爲聖人耳。孔子沒。孟軻以降。蓋不足言。今日復有明公。可繼孔子者也。余駭懼。遂返其書曰。足下何得爲此語。固請留書。余曰。若留君書。是當此而有之也。死必不敢。又欲投余左右。余叱左右使勿接。乃退。余以其狂妄。嘗語于同列。以資戲笑。時韓子華知成都。戒亦嘗以此策獻之。子華大以爲然。及入爲三司使。欲奏行之。余與同列共笑。且難子華。意沮乃止。及介甫爲相。同置制三司條例司。爲介甫言之。介甫亦以爲然。雇役之議自此起。時李戒已得心疾。能舉歸成都矣。見自

介甫之再入相也。張諤建言。往者衙前經歷重難。皆得場務酬獎。享利過厚。其人見存者。請依新法。據分數給錢。縮外餘利。追理入官。謂之打扶。專委諸州長吏檢括。如有不盡。以違制罪之。不以赦降出官原免。于是諸州競爲刻剝。或數十年前。嘗經酬獎。今已解役。家皆貧破。所應檢錢有及二三千緡者。往往不能償而自殺。

介甫中明按問欲舉之法。曰。雖經拷掠。終是本人自道。皆應減二等。由是劫賊盜無死者。云。劉唱玉

先朝以來。夔州路減省賦。上供無額。官不榷酒、不禁茶鹽、務以安遠人爲意。

熙寧八年五月。內批張方平樞密使。介甫即欲行文書。吉甫留之。曰。當俟晚集更議之。因私語介甫曰。安道入。必爲吾屬不利。明日再進呈。遂格不行。云。明眺

三司使章惇贊登對上。譽張安道之美。問識否。惇退以告吉甫。明日。吉甫與安道同行入朝。因告以上語。且曰。行當大用矣。安道縮鼻而已。其暮安道方與客坐。惇通刺入門謁見安道。使謝曰。素不相識。不敢相見。惇慚怍而退。故蘇承禧彈惇曰。朝登陛下之門。暮入惠卿之室。爲此也。由是上惡惇。介甫惡安道。未幾

皆出。

介甫初參大政。章辟光上言。岐王、嘉王不宜居禁中。請使出居于外。太后怒。與上言。辟光離間兄弟。宜加誅竄。辟光揚言王參政、呂惠卿教我上此書。今朝廷若深罪我。我終不貸此二人。惠卿懼以告介甫。上欲竄辟光于嶺南。介甫力營救。止降監當而已。呂獻可攻介甫。引辟光之言以聞于上。獻可遂罷中丞。知鄧州。蘇子容當草制。曾魯公召諭之曰。辟光治平四年上書。當是時。介甫猶在金陵。惠卿監杭州酒。安得而教之。故其制詞云。當小人交構之言。肆罔上無根之語。制出。士大夫皆以子容制詞爲非。子容以魯公之言告。乃知治平四年辟光所上書。他事非言岐嘉。子容深悔之。嘗謂人曰。介甫雖黜逐我。我怨之不若魯公之深也。云。王覺

魏韓公判相州。有三人爲劫。爲鄰里所逐而散。既而爲魁者謂其徒曰。自今劫人。有敢者先殺之。衆諾。他日又劫一家。執其老嫗搒棰求貨。鄰人不忍。其傳呼來語賊曰。此嫗更無他貨。可惜搒死。其徒即刺殺之。州司皆處三人死刑。案後官周清本江寧法司。後爲兵司大將。干介甫引爲中書習學。且立法云。若刑房能駁正大理寺及刑部斷獄違法得實者。一事遷一官。故刑房吏日取舊案。吹毛以求其失。清以此自大將因年遷至供備庫使。行堂後官事。請駁之曰。新法凡殺人。雖已死。其爲從者被執。雖經拷掠。苟能先引服。皆從按問欲舉律減四等。今盜魁令其從云有敢者先殺之。則魁當爲首。其從用魁言殺殺者。則爲從。又至獄先引服。當減等。而相州殺之。刑部不駁。皆爲失入死罪。事下大理。大理以爲魁言有敢者先殺之。蓋執兵杖來鬭者也。今鄰人以好言勸之。非敢也。其徒自出己意手殺人。不可爲從。相州斷是。詳斷官竇平周孝恭以此白檢正劉奉世。奉世曰。若爲法官自斷。何必相示。二人曰。然則不可爲失入。奉世曰。君自當依法。此豈必欲有爲失入耶。于是大理奏相州斷是。清執前議再駁。復下刑部。新官定刑部以清駁爲是。大理不服。方爭論未決。會皇城司奏相開。（案相字疑衍）僉書相州判官日斷此獄。聞周清駁之。懼得罪。詣京師。歷抵親識求救。文潞公之子。大理評事文及甫。乃陳安民之姊子。吳沖卿之婿也。沖卿時爲首相。安民以書召開云。徹宜自來照管法司。竭其家貨入京師。欲貨大理吏。求問息耗。相州人高在等在京師爲司農吏。利其貨。詭託當吏散人。共耗用其物。實未嘗見大理吏也。爲皇城司所奏。言齎三十餘緡。行求大理。事下開封府按鞫。無行賂狀。惟得安民與開書。諫官蔡確知安民與沖卿有親。乃密言事連大臣。非開封可了。乃移其獄下御史臺司。旬有數日。所按與開封無異。會沖卿在告。王珪奏令確共按之。與寺丞劉仲弓推鞫。收大理寺詳斷官竇平、周孝恭等。枷縛暴於日中。凡五十七日。求其受賄事。皆無狀。中丞鄧潤甫夜聞掠囚聲。以爲平、孝恭等。其實他囚也。潤甫心非確所爲。慘刻而力不能制。確引陳安民置枷于前而問之。安民懼。具道嘗請求文及甫。及甫已白丞相。丞相甚垂意。確得其辭甚喜。遂欲與潤甫登對奏之。言丞相受請枉法。潤甫止之。明日。潤甫在經筵獨奏相州獄事甚微。大理實無受賂事。而蔡確深探其獄。滋蔓不已。竇平等皆朝士。搒掠身無完膚。皆銜冤自誣。乞早結正。上甚駭異。明日。確欲登對。上使人止之。不得前。命諫官黃履、監察御史黃廉、御藥李舜舉同詣臺。按驗三人。與潤甫、確坐廉下。約都不得語。引囚于前。

讀示以所承之詞令。實則責實。虛則自陳冤。因設獄吏之辭。皆責款引實。驗拷掠之痕。則撫之。屬辭還奏。
確又上書陳安民請求文及甫事。述宰相鄧潤甫黨附執政。不欲推究。故早求結正。上遂大怒。以潤甫爲
面欺。確爲忠直。
元豐元年。四月丙辰。潤甫落翰林學士中丞。以右諫議大夫知撫州。告詞曰。奏事不實。奉憲失中。言涉詆
欺。內懷顧避。中允監察裏上官均亦嘗上言。確按獄深刻。降授光祿寺丞。知邵武軍光澤縣。告詞曰。不務
審克。苟爲朋附。俾加閱實。不如所言。確自右正言除右諫議權中丞。確遂收文及甫繫獄。及甫欋亦云。嘗
白丞相。言因是。又云。嘗屬沖卿子都收判官太常博士安持。確又收刑房檢正劉奉世。奉世先爲樞府檢
詳。沖卿自樞府入相。奏爲檢正。雅信重之。確令大理稱受奉世風旨。出和州獄。奉世擢、亦云于起居日。嘗
受安持屬請。又欲收安持。上不許。令即訊安持。恐被收。亦言嘗以屬奉世。時三司使李承之、副使韓忠彥、
皆上所厚。承之嘗爲都檢正。忠彥韓公之子也。確皆令因引之。承之知之。數爲上言確險詖之情。上意亦
解。趣使結正。六月己丑。劉奉世落直史館。監、吳安持各一官。降監當。文及甫衝替。陳安民追停。韓忠彥贖
銅十斤。自餘連坐者十餘人。周諝遷一官。沖卿上表請退。及閤門待罪者三四日。上遣中使召出令視
事。確屢飾奏詆宰對。言罪吳安持太輕。上曰。子弟爲親戚所屬請。不得已而應之。此亦常事。何足深罪。
卿等但欲其攻吳充出之。此何意耶。以確所彈奏留還之。言者乃止。公麻李擧之。王得臣。伯淳聞如陳公。

涑水記聞卷十六

向來執政弄權者。雖溥因喜怒作威福。猶不敢亂資序。廢敕令。王介甫引用新進。資淺者多借以官司。爲
己盡力。則因而進擢。成小有忤意則奪。借官而斥之。或無功。或無過。則皆附資致及常格。然後遷官。如呂
吉甫弟升卿。新及第爲真定府觀察推官。初無資考。使之察訪京東。還除淮南轉運判官。轉運判官。皆須
朝官爲之。借以太子中允。特召爲崇政殿說書。及介甫與吉甫有隙。升卿復于上前詆訐介甫之短。由此
被斥。然猶以資力久。特遷太祝。監無爲軍稅。練亨甫以泗州軍事推官爲崇文院校書。兼檢正官。及坐鄧
綰事。亦以官力久。循一資爲潭州軍事判官。
介甫用事。坐違忤斥逐者。雖累經赦令。不復舊職。如知制誥李大臨。蘇頌、封還李定詞頭解職。外補幾十
年、經三赦、大臨纔得待制。頌不得祕書監。及熙寧十年國忌赦。頌除諫議大夫。云。宗閔
熙寧七年國忌赦。中書奏論官應復者四十餘人。中旨悉復舊原。呂吉甫參知政事。意所惡者。皆廢格不
可。如胡宗愈、劉摯。皆坐爲臺諫官。言事落職外補。至是惟摯復館職。宗愈爲蘇州通判。一不霑恩。摯嘗言
曾布。布爲吉甫所惡故也。十年、國忌赦。宗愈始復館職。云。宗閔
介甫用新進爲提轄。其資在通判以下。則稱權發遣知州。稱權又遷。則落權字。云。李舜舉
何淚以鐵事參軍提舉梓州路常平倉。淚所至暴橫。窘棰吏民以立威。嘗奮厲無地。氣陵提刑。直出其上。

公牒州縣云。云承御寶司指揮。其提轄庫皆不得施行。轉運司李琮判官陳充、與之議事不合。輒叱罵之。
知州詣之白事。下馬于門外。循廊而進。至其坐榻之側。亦不爲起。淚欲廢廣安軍。衆議以爲劳出他州。壹
不可廢。有章辟方得其父俵暨校理何琛所撰鼓角樓記以呈之。曰。先君子亦具言置軍要害之意。淚曰。
凡事當從公論。此妄語。何足恤也。李琮等具奏其狀、詔罷歸。淚沿道上奏。詆琮等無所不道。至京師。下開
封府鞫問。淚索紙萬幅以答。詔府司以數百幅給之。乃一紙書一宗。坐上書詐不實。凡一百四十事。由是
停官。時所遣提舉官。大抵狂妄作威。而淚最爲甚。云。劉[illegible]
初韓公知揚州。介甫以新進士僉書判官事。韓公雖重其文學。而不以吏事許之。介甫數以古義爭公事。
其言迂闊。韓公多不從。介甫秩滿去。會有上韓公書者。多用古字。韓公笑而謂僚屬曰。惜乎王廷評不在
此。此人頗識難字。介甫聞之。以韓公爲輕己。由是怨之。及介甫知制誥。言事復多爲韓公所沮。會遭母喪。
服除時。韓公猶當國。介甫遂留金陵。不朝參。曾魯公知介甫怨忌韓公。乃力薦于上。強起之。其意欲以排
韓公耳。云。蘇冕
上將召用介甫。訪于大臣。爭稱舉之。張安道時爲承旨。獨言安石言僞而辯。行僞而堅。用之必亂天下。由
是介甫深怨之。云。蘇冕
曾布改助役爲免役。呂惠卿大恨之。云。蘇冕
介甫使徐禧王古按秀獄。求惠卿罪不得。又使蹇周輔按之。亦無狀迹。王雱危之。以諷練亨甫呂嘉問。亨
甫等請以鄧綰所言惠卿事。雜他書下秀獄。不令丞相知也。惠卿素加恩結堂吏。吏遽報惠卿于陳州。惠
卿列言其狀。上以示介甫。介甫對無之。歸以問雱。乃知其狀。介甫以讓雱。雱時已疑疾。憤怒遂絕。介甫以是避

于上。遂堅求退。云。蘇冕
介甫請并京師行陝西所鑄折二錢。既而宗室及諸軍不樂。有怨言。上聞之。以問介甫。欲罷之。介甫怒曰。
朝廷每舉一事。定爲浮言所移。如此何事可爲。退。遂移疾臥不出。上使人諭之曰。朕無間於卿。天日可鑒。
何遽如此。乃起。云。蘇冕
諫議大夫程師孟嘗請于介甫曰。公文章命世。師孟多幸。生與公同時。願得公爲墓誌。庶傳不朽。惟公矜
許。介甫問先正何官。師孟曰。非也。師孟恐不得常侍左右。欲豫求墓誌。俟死而刻之耳。介甫雖笑許而心
憐之。及王雱死。有習學檢正張安國。被髮藉草。哭于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郡君妊娠。安國願死。托生
爲公嗣。京師爲之語曰。程師孟生求速死。張安國死願託生。云。蘇冕
上以外事問介甫。介甫曰。陛下從誰得之。上曰。卿何以問所從來。介甫曰。陛下以他人爲密而獨隱於臣。
豈君臣推心之道乎。上曰。得之李評。介甫由是惡評。竟擠而逐之。他日介甫復以密事質于上。上問從誰
得之。介甫不肯對。上曰。朕無隱于卿。卿獨有隱于朕乎。介甫不得已曰。朱明之爲臣言之。上由是惡朱明。朱
明。介甫妹夫也。及介甫出鎮金陵。吉甫欲引介甫親暱置之左右。薦朱明爲侍講。上不許。曰。安石更有妹
夫。爲誰。以沈季長對。上即召季長爲侍講。吉甫又引弟升卿爲侍講。升卿素無學術。每進講多捨經

而謂錢穀利害營錢等事。上特問以經義。升卿不能對。輒目季長。從旁代對。上問難甚苦。季長詞屢屈。上問從誰受此義。對曰。受之王安石。上笑曰。然則且留季長。蓋黨附介甫。而常非王雱王安禮及吉甫所爲。以謂必累介甫。雱等深惡之。故亦不甚得進用也。云。伯淳

熙寧六年十一月。吏有不附新法。介甫欲深罪之。上不可。介甫固爭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聞民間亦頗苦新法。介甫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者。豈足顧也。上曰。豈若幷祁寒暑雨之怨亦無耶。介甫不悅。退而屬疾家居。數日。上遣使慰勞之。乃出。其黨爲之謀曰。今取門下士。上所素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重。將有人窺間隙矣。介甫從之。既出。即奏擬章惇、趙子幾等。上正喜其出。勉强從之。由是權益重。云。物齊之

熙寧八年、十一月。介甫以疾居家。上遣中使問疾。自朝至暮十往返。督官脈狀。皆使駛行親事論奏。既愈。復給假十日。將治又給三日。又命兩府就第議事。云。伯淳

興化縣尉胡滋。其妻宗室女也。自言夢人衣金紫。自稱王待制來。爲夫人兒。妻將產子。介甫聞之。自京師至金陵。與夫人皆坐于船門簾下。見船過輒問。非胡尉船乎。既而得之。舉家悲喜。頓往撫視。謂滋。遣之金帛。不可勝數。邀與俱還金陵。滋言有捕盜功。應詣銓理賞。介甫使人爲營致除京官。留金陵半年。欲留其兒。其母不可。乃遣之。云。蘇寔

內侍李憲既怨介甫能其南征。乃言青苗錢爲民害。上以內批詰之。介甫固執不可而止。先是。州縣所斂青苗。使者督之。散盡乃已。官無餘畜。至是剩留五分。皆憲發之也。云。蘇寔

介甫既能相。沖卿代之。于新法頗更張。禹玉始無異同。御史彭汝礪劾奏。禹玉云。向者王安石行新法。王珪從而和之。今吳充變行新法。王珪亦從而和之。若昨是則今非。今是則昨非矣。乞介珪分析。禹玉由是爲非新法不肯變。汝礪又言俞充爲成都轉運使。與宦官王中正共討茂州蠻。媚事中正。故得都校正。又言李憲擁兵驕恣。由是不得居臺中。加館職充江南東路提刑。汝礪因辭館職。云。蘇寔

呂升卿于上前言林亨甫以檢僞爲王雱所昵。且曰。陛下不信臣言。臣老母敢以爲誓。于是蔡謙言王安國非議其兄。呂惠卿謂之不弟。放歸田里。今升卿對陛下親詛其母。比安國罪不尤重乎。有旨升卿罷江西轉運副使。削中允落直集賢院。以太祝監無爲軍酒稅。時熙寧八年十二月也。云。王得臣

吉甫言王安禮以宦職狎遊無度。安禮由是乞出一京。即許之。除知潤州。介甫納以吉甫先居疑在潤州。欲使安禮采其過失故也。云。[illegible]

王安國。字平甫。介甫之弟也。常非其兄所爲。爲西京國子監教授。溺于聲色。介甫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安國願兄宜遠佞人也。官滿至京師。上以介甫故召上殿。時人以爲必除侍講。上問以其兄秉政。物論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重。知人不明耳。上默然不悅。由是別無恩命。久之。乃得館職。安國嘗力諫其兄以天下洶洶。不樂新法。皆歸咎于公。恐爲家禍。介甫不聽。安國哭于影堂曰。吾家滅門矣。又嘗責曾布以誤惑丞相。更變法令。布曰。足下人之子弟。朝廷變法。何預足下事。安國勃然怒曰。丞相吾兄也。丞相父。即吾之父也。丞相由汝之故。殺身破家。僇及先人。發掘丘墓。豈得不預我事也。仲弓思正蘇寔云。

士大夫以渡議不正。歲疾歐陽修。有謗其私從子婦者。御史中丞彭思永。殿中侍御史蔣之奇。承流言劾奏之。之奇仍伏于上前。不肯起。詔二人具所從來。皆無以對。治平四年、三月壬申。俱坐謫官。仍敕榜朝堂。略曰。偶因燕申之言。遂騰空造之語。醜詆近列。中外駭然。以其乞正典刑。故須體實其事。有一于此。朕亦不敢以法私人。及詳章之屢聞。皆狂謬而無效。又曰。苟無根之毀是聽。則誣欺之路大開。上自謝修。下逮庶尹。閨門之內。咸不自安。先是之奇盛稱濮議之是以媚修。由是薦爲御史。既而攻修。修尋亦外遷。其上謝表曰。未乾薦禰之墨。已開射羿之弓。

熙寧十年七月。王韶獻所著名曰發明自身之學。皆荒浪狂誕之語。其一篇曰。法身三門。其略曰。敷陽子既拜樞密副使。知洪州。于廬山之北建法堂。中建法身像。號曰太虛無極眞人。遂立三門。一曰總攝獨化之門。二曰萬靈朝眞之門。三曰金剛巨力之門。太虛無極眞人獨化行于天下。而天下方冥兩明兩晦。有識無識。皆會而朝之。太虛無極眞人出獨化之明。建大法旗。擊大法鼓。手提玉印。臨大庭而朝接之。其書凡十萬餘言。皆做此。既而進御。又募印以遺朝中諸公及天下藩鎭學校。其妖妄無所忌憚如此。王公議得其書以示余。

觀文殿學士知洪州王韶上謝表曰。發貧而壯。富貴非學者之本心。與時偕行。功業蓋丈夫之餘事。又曰。自信甚明。獨立不懼。而折廷爭。則或貽同列之忿。指論時病。則或異大臣之爲。以至聖論。雖時有小差。然臣言亦未嘗曲徇。又曰。臨然知死生之不迷。灼然見古今之不異。通理盡性。雖未能達至道之淵微。立言著書。亦是以賁一朝之盛美。知雜御史蔡確上言。韶不才。忝竊自請便親。故因謝表。辭旨怨懟。指斥聖躬。公爲悖慢。于是落韶觀文殿學士。降知鄂州。

交趾之圍邕州也。介甫言于上曰。邕州城堅。必不可破。上以爲然。既而城陷。上欲召兩府會議于天章閣。介甫曰。如此則聞愈彰。不若只就東府。上從之。介甫憂沮形于顏色。王韶曰。公居此尙爾。況居邊徼者乎。願少安重以鎭物情。介甫曰。使公往。能辦之乎。韶曰。若朝廷應副。何爲不能辦。介甫由是始與韶有隙。云。蘇寔

李士寧者。蓬州人。自言學多詭數。善爲巧發奇中。且不識字。而能口占作詩。頗有才思。而詞理迂誕。有類讖語。專以妖妄惑人。周遊四方。及京師。公卿貴人多重之。人未嘗見其經營。及有營變、而貸用常饒。猝有賓客十數。珍饌立具。皆以爲有歸錢術。王介甫尤信重之。熙寧中、介甫爲相。館士寧于東府且半歲。日與其子弟遊。及介甫將出金陵。乃歸蓬州。宗室世居者。太祖之孫。頗好文學。結交士大夫。有名。稱士寧先亦私人。晚親宅與之遊。士寧以爲太祖璽。造宗室子孫。嘗享其祚。曾仁宗有賜英宗母仙遊縣君挽歌。微有傳後之意。士寧竊其中間四句。易其首尾四句。密言世居當受天命以贈之。世居甚寵遇焉。云。蘇寔

進士龔適試補監生第一。介甫愛其新對策。布衣徐禧得洪州進士黃雍所著書竊其語。上書獎美新法。介甫亦賞其言。皆奏除官。介于中書習學檢正。及介甫出知金陵。吉甫薦二人皆安石素所器重。上召見適。奏對不稱旨。上以介甫故、除光祿寺丞。館閣校勘檢正官。月餘而卒。禧稱旨。禧無學術。而口辯。揚眉鼓

得，是以移人意。上或問以政事，嬪對此非臣所學云云，其說皆雜譜也。而獲承嬪收得雜草，封上之。承嬪
又言嬪母及妻，皆非良家，嬪與其妻先姦後婚，妻恃此淫佚自恣，嬪不敢禁。又言嬪前居父喪而博，為吏
所捕，因亡命詣闕上書。

鄭俠閩人，進士及第。熙寧七年春，上以旱災下詔聽吏民直言得失。俠以選人監安上門，上言，新制使選
人監京城門，民所賫物無粗大皆征之，使貧民愁怨。人主居深宮，或不知之。書聞，并進之朝廷，以為狂妄
而不問。會王介甫請罷相，上未之許。俠上言天旱，安石所致，若罷安石，天必雨。既而介甫出知江寧府，是
日雨。俠自以為所言中乎，是屢上疏論事，皆不省。是歲多，俠上書幾五千言，極陳時政得失、民間疾苦，且
言王安石作新法為民害，呂惠卿朋黨姦邪，壅蔽聰明，獨馮京時立異與校計，請黜惠卿，進用馮京。呂吉
甫大怒，白上奪俠官，汀州編管。俠貧甚，士大夫及小民多憐之，或有遺之錢米者。上問馮京嘗識鄭俠
乎，對曰：臣素不之識。御史知雜張璪聞之，陰訪求當世與俠通交狀，或語以當世皆從俠借書，遺之錢
米，璪即劾奏京大臣與俠交通有迹，而敢面謾云不識。又俠所言朝廷機密事，俠選人，何從知之，必京教
告使之上書。上以章示當世，質對不識，乞下所司辨正。惠卿乃使其黨知制誥鄧潤甫與御史臺同按劾。
遣選人舒亶乘驛追俠，詣臺索其篋中文書，悉封上之，舒亶還，特除京官以賞之。篋中搜治，俠其疏所
與交遊者皆逮繫之。僧曉容善相，多出入當世家，亦收繫按驗。取當世門族閱視，賓客無俠名。俠素師事
王安國，而議論皆與安國異。與王安國同非新法，安國親厚之。俠既上疏，安國索其草觀之，俠不與。安國曰：家
兄為政，必使天下共怨怒，然後行之。子今言之甚善，然能言之者子也，能掩揚流布于人者我也。子必以
其草視我。俠曰：已焚之矣。俠詣登聞檢院上疏，集賢校理丁諷判檢院，延坐與啜茶，詢其所言，稱獎之。諷
又嘗見當世，語及俠，當世稱俠疏文詞甚佳，小臣不易敢爾。俠既貶逐，前三司副使王克臣與之舊，命其
子駙馬都尉師約賚送之。師約曰：師約姻帝室，不敢與外人交。請其銀百兩，大人自遺之。克臣從之。于是
臺司收安國諷等鞫之，安國自陳無此語。臺司引俠使證之，俠見安國，笑曰：平甫居常自負剛直，議論何
所不道，今乃更效小人欲為詆讕耶。安國慚懼，即服罪。潤甫等亦探俠獄，多所連引，久繫不決。上以其枝
蔓，令歲前必介獄具。臺官皆不得歸家，獄成。惠卿奏俠謗國，欲置之大辟。上曰：俠所言，非為身也，忠臣亦
可念，豈宜深罪之。但移英州編管而已。當世罷政事，以諫議大夫知亳州。王克臣奪一官。丁諷落職，監蘄
為軍酒稅。王安國追出身以來敕誥，放歸田里。曉容勒歸本貫。其餘吏民有與俠交遊及餽送者，皆杖脊
二十、遠州編管。仍賜詔介甫慰諭，又以安禮權都檢正，以慰其心。范堯夫、張次山、王孝先云。

三班使臣王永年者，宗室之婿，自南方罷官，押錢綱數千緡詣京師，私用千餘緡，求妻家償之。其妻父叔
皮不為償，三司督之急。永年知叔皮嘗于上元夜微步遊門里，乃夜叩東府門告變，叔皮及弟叔放私語
某者云：已有天命，謀作亂，密造乘輿服御服已具。敕開封府判官吳幾復按驗，皆無狀。永年引諱病死獄
中，方免叔皮。公編云。

王永年，宗室叔皮之婿也，監金耀門文書庫。翰林學士楊繪、待制竇卞皆嘗舉之。永年盜賣官文書，得錢

數于婿家，提其妻知之，偽立簿云：買金銀若干遺楊內翰，若干遺竇待制，亦嘗買紗帛及酒遺繪卞，及提
舉司集賢修撰張芻，繪受之，卞止受其酒，芻俱不受。又嘗召繪卞飲于其家，令縣君手擎酒以飲卞繪。縣
主以永年盜官文書事白叔皮，叔皮自宗正司牒按其事，永年夜叩八位門告變，詔吳幾復按之。永年告
變事今已明白，其盜官文書等事，請付三司結絕。既而三司使沈括奏事涉兩制，請付御史臺鞫治，皆有
旨依。知雜御史蔡確奏幾復不抉摘卞繪贓污，避事情情。熙寧十年五月，繪責授荊南節度副使，卞落
職管勾鑑仙觀，吳幾復知唐州。上以芻獨不受其餽遺，未幾，遷諫議大夫知鄧州。李南公、新叔云。吳

知制誥鄧潤甫上言：近日縉臣專尚告訐，此非國家之美，宜用敦厚之人，以變風俗。上嘉納之，尋有中旨，
以陳襄為樞密直學士，宋次道為龍圖閣直學士。時熙寧八年十二月也。王得臣云。

湘山野錄

僧文瑩著

提要

湘山野錄三卷續錄一卷，宋僧文瑩撰。文瑩字道溫，錢唐人。文獻通考引晁公武讀書志以爲吳僧，今案讀書志實無吳字，通考誤也。其書成於熙寧中，多記北宋雜事，以作於荆州之金鑾寺，故以湘山爲名。讀書志作四卷，通考則續錄亦作三卷，皆與今本不同，未詳孰是。厲鶚宋詩紀事稱文瑩及識蘇舜欽，欲挽致於歐陽修，文瑩辭不往。今考錄中歐陽公謫滁州一條，稱文瑩頃持蘇子美書薦謁之，迨還吳，蒙見送云云，與鶚所言正相反，豈別據他說未及考此書耶？續錄中太宗即位一條，李燾引入長編，啟千古之論端，程敏政宋紀受終考詆之尤力。然觀其始末，並無指斥逆節之事，特後人誤會其詞，致生疑竇，是非作者本意，未可以爲是書病也。吳幵優古堂詩話論其以賜鄆伯妓人入道詩誤爲陳彭年送中國長公主爲尼詩，朱翌猗覺寮雜記論其載琴曲賀若一條誤賀若夷爲賀若弼，姚寬西溪叢語論其記宋齊邱事失實，蓋

考證偶疎，未爲大失。王士禎古夫于亭雜錄論其載王欽若遇唐裴度事，小說習徑，亦不足深求。惟朱弁曲洧舊聞曰：宇文大資言文瑩嘗游丁晉公門，晉公遇之厚，野錄中凡記晉公事多佐佑之。人無董狐之公，未有不爲愛憎所奪者，然後世豈可盡欺？是則誠其一瑕耳。

湘山野錄卷上

吳僧文瑩著

真宗即位之次年，賜李繼遷姓名而復進封西平王。時宋湜、宋白、蘇易簡、張洎在翰林，俾草詔，冊皆不稱旨。惟宋公湜深賾上意，必欲推先帝欲封之意，因進辭曰：先皇帝早深西顧，欲議真封，屬軒鼎之俄遷，建漢壇之未逮，故茲遺命，特付眇躬，爾宜望弓劍以拜恩，守疆垣而效節。上大喜，不數月參大政。

皇祐中，明堂大享，時世室亞獻無宮僚，惟杜祁公衍以太子太師致仕南京，仁宗詔公歸以侍祠。公已老，手染一疏以求免，但直致數句，更無表章鋪敘之飾，止以奇牋妙墨碎帖行書親寫，陳奏：臣衍向者甫及年期，遽上印綬，天慈極深，曲徇私欲。今犬馬之齒七十有三，外雖支持，中實衰弊，且明堂大享，千載難逢，臣子豈不以捧璋侍祭爲榮遇？臣但恐顛倒失容，取戾非淺，伏望陛下察臣非矯，免預大禮，無任屏營。

闕前代興亡及前朝纂弒之事以自省戒，而卿等掩隱不說，今後除君臣不可聞之事外，自餘皆宜明講。後值說禮記及檀弓，經有君即位而爲椑（蒲亦反）歲一漆之，鄭注云：椑，著身棺也。王者[illegible]繁，當預備，歲一漆者，若其未成然。蓋諸公議不忍明說，貼黃掩之。上以拍揭起潛窺，始講退，留宋尚書祁以問之，宋備陳其義。上曰：當筵盡顯說。宋謝曰：臣子所不忍言，致上疏天譽，臣等死罪。仁宗笑曰：死生常理也，何足悼焉。

王文貞公旦釋褐知臨江縣時獄有合死囚公一夜不寐思以計活之方五鼓空中人喝直更速起相公將出廳果斯須開堂門升廳急呼死囚出問公之父中令晉公祐嘗曰此兒異日必爲三公因手植三槐於庭以待之有作詩紀其事者甚多晉國知制誥二十餘年最號淹遲文貞知誥與父相去不十年入西掖牆壁間共父翰墨手澤猶在坐卧不易處長城錢公若水風鑒最高與公同直史館謂人曰王子明既貴且壽吾進用雖在其先皆所不及也果長城公纔四十卒 首行有缺誤

孫集賢冕天禧中直館幾三十年江南端方之士也節概清直晚守姑蘇甫及引年大寫一詩於廳壁詩云人生七十鬼爲鄰已覺風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謀泉石養閑身去年河北曾逢李 見素 今日淮西又見陳 或云陳李二公皆差者也 寄語姑蘇孫刺史也須抖擻老精神題畢拂衣歸九華以清節高操羞百執事之顏朝廷嘉之許再任詔下已歸竟召不起王冀公欽

若里閈交素也冀公天禧中罷相以宮保出鎮餘杭艤舟蘇臺歡好款密醉謂孫曰老兄淹遲日久且寬衷當別致拜問公正色曰二十年出處中書一素交潦倒江湖不預一點化筆迫事權屬他出朝數千里爲方而始以此語見悅得爲信乎冀公愧謝解舟遂行

夏英公竦𡚒作詩墨筆無虛致鎮襄陽時胡祕監旦喪明居襄性多狷躁譏毀郡政英公昔嘗師焉至贄達尚以青衿待之而不免時一造焉一日謂公曰讀書

乎曰郡事鮮暇但時得意則爲絕句胡曰試誦之公曰近有燕雀詩云燕雀紛紛出亂麻漢江西畔使君家空堂自恨無金彈任爾啾啾到日斜胡頗覺因少戢慶歷初被召眞拜將屆闕以言者抨罷除使相知南京到任以二闋寄執政曰造化平分荷大鈞腰間新佩玉麒麟南湖不住栽桃李擬伴沙鷗過十春又曰海鴈橋邊春水深略無塵土到花陰忘機不管人知否自有沙鷗信此心公後鎮西京時張相昇知諫垣以一詩諷曰弱羽傷弓尚未完孤飛殊不擬驚鸞

明珠自有千金價肯與遊人作彈丸卒不敢以一言及之

眞宗初詔种隱君放至闕以數對稱旨日既高中人送中書賜諸相皆盛服俟其來种隱君葦布上長揖而已楊大年閤之頗不平以詩嘲曰不把一言裨萬乘秖叉雙手揖三公上聞之獨召楊曰知卿有詩戲种某楊汗浹股慄不敢匿避又曰卿安知無一言裨朕乎出一皂囊內有十軸乃放所奏之書也其書曰十議所謂議道議德議仁議義議兵議刑議政議賦議安議危 石今道璧政錄有之 俾大年觀之從容奏曰臣當翊日負荊謝之

張尚書詠鎮陳臺一日邸報同年王文貞公旦登庸乖崖色不甚悅會舜振贊謁客曰朝廷安肯用經綸康濟人乎顧余素以直節自誓束髮登仕無兩府之志時幕中杜詩隱者乘其諳而忧之曰飛子素知公無兩府意適問曰此吾胸中蘊奇子安得預其知乎杜曰某嘗背誦公柳詩安得解綬同范蠡縣縣和雨繫扁舟之句因所以知之慨少解

乖崖公太平興國三年科場試不陣成功賦益太宗明年將有河東之幸公賦有包戈卧鼓豈煩師旅之威雷動風行舉順乾坤之德自謂擅場欲奪大魁夫何有司以對耦顯失因黜之遂削且爲狀元公憤然毀裂儒服欲學道於陳希夷摶趨豹林谷以弟子事之決無仕志希夷有風鑒一見之謂曰子當爲貴公卿一生辛苦曾猶人家張筵方笙歌鼎沸忽中庖火起座客無奈惟賴子滅之然祿在後年此地非棲憩之所乖崖堅乞入道陳曰子性度明躁安可學道果後二年及第於蘇易簡榜中希夷以詩遺之云征吳入蜀是尋常鼎沸笙歌救火忙乞得江南佳麗地卻應多謝腦邊瘡初不甚曉後果兩入蜀定王均李順之亂又急移餘杭翦左道僧紹倫妖蠱之叛至則平定此征吳入蜀之驗也累乞閑地朝廷終不允因腦瘡乞金陵養疾方許之

張乖崖成都還日臨行封一紙軸付僧文鑒大師者上題云請於乙卯歲五月二十一日開後至祥符八年當其歲也府凌侍郎策知成都文鑒至是日持見凌

公曰先尚書何以此囑某已若干年不知何物也乞公開之泊開乃所畫野服攜筇黃短褐一小眞也凌公奇之於大慈寺閣龕以祠焉益公祥符七年甲寅五月二十一日叢開眞之日當小祥也公以劍外鐵緡輜重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一界換之始祥符辛亥今熙寧丙辰六十六年計已二十二界矣雖極智者不可改

眞宗西祀回蹕次河中時長安父老三千人具表請行在乞臨幸且稱漢唐舊都關河雄固神祇人民無不

望天光之下臨也上意未果召种司諫放以決之放种持兄喪於家飯至館鶻之㸃鶻鵲樓與決雍都之幸种懇奏曰大駕此幸有不便者三陛下方以孝治天下謝事泰岱修心封禪群獄而更尋游別都久曠宗廟於孝爲闕也其不便一也百司但擬頓仗事繁晚春饑麥已登深賦與務此不便二也精兵重臣起從重輟京國一空民心無依況九廟乎此陛下深宜念之乃其三也上玉色愀然曰臣僚無一語及此者放曰近臣但願廷清蹕行曠典文頌聲以邀己名此

陛下當自寤於清衷也翊日傳召鑾輿還闕臨遣竟人所幸宜不允真宗傾欲邀放從駕至京叔乞還家林上曰非久必當召卿

譯經鴻臚少卿光梵大師惟淨江南李王從謙子也通敏有先識解五竺國梵語慶歷中朝廷百度例務減省淨知古者必廢譯經不若預奏乞罷之臣聞在國之初大建譯園逐年聖節西域進經合今新舊何啻萬軸盈函溢屋佛語多矣又況鴻臚之設虛費廩廩恩錫用給率養尸素欲乞罷廢仁宗曰三聖崇奉朕烏敢罷且又緣頁所籍名件皆異域文字非鴻臚安辨因不允未幾孔中丞道輔果乞廢罷上因出淨疏示之方已懸疏中其鑵宮銘衛解木木既分中有蠡錄紋數十字如梵書旁行之狀因進呈仁宗遣都知羅崇勳譯經潤文使夏英公竦詣傳法院特詔開堂導譯兼聖節譯經則詔之開堂蕞得辨异之語以慨國獨淨先天香導譯翰刻方曰五竺無此字不通辨譯左瑺恚曰請大師且領聖意若稍成文譯館恩例不淺而英公亦以此意諷之淨曰某等幸若竊文秘可姿辨

誠教門之殊光恐異日彰譯亥之迹雖死何補二公竟不能屈遂罷奏稱非宇皇祐三年入滅神其塔者此二節特不書惜哉

祥符中日本國忽梯航稱貢非常貢也蓋因本國之東有祥光現其國素傳中原天子聖明則此光現真宗喜勅本國建一佛祠以鎮之賜額曰神光朝辭日上親臨遣吏使回乞令詞臣撰一寺記時當直者雖偶中魁選詞學不甚優贍居常止以張學士君房代之蓋假其稽古才雅也既傳宣令急撰寺記時張尚爲小官醉飲於樊樓遣人徧京城尋之不得而夷人在閤門翹足而待又中人三促之紫微大窘後錢楊二公玉堂暇日改閑忙令大年曰世上何人最得閑司諫拂衣歸華山蓋种放得告還山養藥之時也錢希白曰世上何人最號忙紫微失却張君房時傳此事爲雅笑

种司諫既以三不便之奏諫真宗長安之幸惟大臣深忌之必知車輅還闕不久須召先布所陷之基使其里佰甫有終諷之曰非久朝貢必召明逸愼勿輕起

當白有隱節徐宜持削一奏請覲以問鑾駕還闕之良若乃君臣之厚誠也种深然之上還京已渴佇與執政議召种之事大臣奏曰种某必辭免乞陛下記臣語久而不召往往自乞覲試召之詔累下不至辭曰臣父幼亡伯氏鞠育誓持三年之喪以報其德止有數月乞終其制上已微感後半年知河陽孫奭果奏入具言种某乞詣闕請覲上大駭召執政曰李知卿料何邪大臣曰臣素知放之所爲彼視山林若桎梏蓋强隱持飾以沽譽豈眞遯之人耶請此一覲亦妄心

狂動知聰府將慮有大用之親陛下宜察之蓋王文貞旦累章求退之時也由此罷待遂解割付河陽賜种買山銀一百兩所請宜不允是歲逐亡祥符八年也种少時有瀟湘感事詩曰離離江草與江花往事洲邊一歎嗟漢傳有才終去國楚臣無罪亦沉沙妻京野浦飛寒鳥半落汀祠聚晚鴉無限清忠歸淚底酒涓千頃屬漁家識先兆也初种隱君少時與弟放往拜陳希夷搏陳宿飛府僕來日有二客一客勝於廊縱且果至惟遜放升堂般勤覘覘以一絕贈之曰

鉦中有客白髭多鐵外先生識也麼只少六年年六十此中陰德莫蹉跎种都不之曉但屈指以三語投之曰子貴爲帝友而無科名晚爲權貴所陷种又乞袁嚴之術陳曰子若寡欲可滿其數种因而不娶不勝壽六十一

楊大年年十一建州送入闕下真宗親試一賦一詩頃刻而就上喜令中人送中書俾宰臣再試時參政李至狀臣等今月某日入內都知王仁睿傳聖旨押送建州十一歲習進士楊億到中書其人來自江湖對敭軒陛殊無懾怯便有老成蓋聖祚承平神蛮間出也臣亦令賦喜朝京闕詩五言六韻亦頃刻而成其詩業封進詩內有七閩波渺邈雙闕氣岧嶤曉登雲外嶺夜渡月中潮願秉清忠節終身立聖朝之句

天禧中宰臣奏中書樞密院接見賓客然兩府愼密之地亦欲存動天下之民皆早務接待復滯留機務又分論古事各有異同欲乞今後中書樞密院每有在外得替到闕及在京主執臣僚如有公事並逐日於

巳時巳前聚椅見客巳分嚴郎候次日急速者不在
此限非公事不得到中書密院
真宗西祀回召臣僚赴後苑宣示御製太清樓聚書記
朝拜諸陵因幸西京記西京內東門彌九壁記皆新
製也笑謂近臣曰雖不至精僕卻盡是朕親撰不假
手於人此語蓋有在楊大年也歸田錄述之
景德四年司天判監史序奏今年太歲丁未六月二十
五日五星當聚周分既而重奏臣尋推得五星自閏
五月二十五日近太陽行度按甘氏星經曰五星近
太陽而輒見者如君臣齊明下侵上之道也若伏而
不見即臣讓明於君此百千載未有也但恐今夜五
星皆伏真宗親御禁臺以候之果達旦不見大赦天
下加序一官羣臣表賀
寇萊公詩若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深入唐人風
格初授歸州巴東令人皆以寇巴東呼之以比前趙
渭南韋蘇州之類然富貴之時所作詩皆淒楚愁怨
嘗爲江南春二絕云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
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又曰

杳杳煙波隔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日落汀洲一望
時愁情不斷如春水余嘗謂深於詩者盡欲慕騷人
清悲怨感以主其格語意清切脫灑孤邁則不無殊
不知清極則志飄感深則氣謝萊公富貴時送人使
嶺南云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人以爲警絕既罷
海康至境首雷吏呈圖經迎拜於道公問州去海近
遠曰只可十里憔悴衰兆已兆於此矣于嘗愛王沂
公曾布衣時以所業贄呂文穆公蒙正卷有早梅句
云雪中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文穆曰此生

次第已安排作狀元宰相矣後皆盡然
陳郎中亞有滑稽辯知潤州治迹無狀浙憲馬卿將
欲按之至則陳已先從廉按訖憲車將起因餞於甘
露寺閣至卒爵陳將注子來郎中處滿著陳舉起
遜拜懇辭曰何謂何謂陳曰不敢望滿但得成資保
全而去舉坐大笑憲馬笑曰豈有此事既而竟不敢
發有陶鑑者負所業謁此兄下陳玩之曰試請口占
盛業生曰某卷中有方地爲輿賦兩破題曰粵有大
德其名曰坤陳應聲曰吾聞子此賦久矣得非下句

云非講經之座正乃論法之沙門乎滿座大笑陳尤
工藥名詩有棊爲臘寺訶子下衫因春瘦縮砂裁風
月前湖近軒窗半夏涼之句皆不失風雅
丁晉公貶崖時權臣實有力焉後十二年丁以秘監召
還光州致仕時權臣出鎮許田丁以啟謝之其略曰
三十年門館游從不無事契一萬里風波往復盡出
生成其婉約皆此又自襄州召還知制誥謝兩府啟
二星入蜀難分矜寡之權五月渡瀘皆是提封之地
後云識當揣摩往往執鞭前修裒慎寄於孔光不言
溫樹體風流於謝傅且詠蒼苔
時大臣爲樞相以非辜降節度使謫漢東會禁林主誥
者素爲深讐貶語云公侯之家鮮克稟訓茅土之後
多或墜宗具官某亡國之衰緒孽臣之累姻時冢宰
謂典誥曰萬選公其貶語太酷禁林曰當留數句以
俟後命太宰笑曰尚未還慨乎
石參政中立在中書時盛文肅度禁林當直撰張文節
公知白神道碑進御罷呈中書石急問之是誰撰蓋
卒對曰度撰對訖方悟滿堂大笑又劉中師因上殿

賜對衣腰帶榮君之賜銜而不換速服之謝於其第
乃寶瓶銀帶也曾方齋庭中尚泥足跡生於泥中彷
彿濡漬石問曰郎中肯早幾多曰若干歲曰果信果
信土入寶瓶遂有此撰
錢思公謫居漢東日撰一曲曰城上風光鶯語亂城下
煙波春拍岸綠楊芳草幾時休淚眼愁腸先已斷情
懷漸變成衰晚鸞鏡朱顏驚暗換昔年多病厭芳樽
今日芳樽惟恐淺每歌之酒闌則垂涕時後閣尚有
故國一白髮姬乃鄧王俶歌鬟驚鴻者也曰吾憶先
王將薨預戒挽鐸中歌木蘭花引紼爲送今相公其
將亡乎果薨於隨鄧王舊曲亦有帝鄉煙雨鎖春愁
故國山川空淚眼之句頗相類
吳越舊式民間盡算丁壯錢以增賦輿貧匱之家父母
不能保守或棄於襁褓或賣爲僮妾至有提攜寄於
釋老者眞宗一切蠲放吳俗始蘇
雍熙二年鳳翔岐山縣周公廟有泉涌舊老相傳時
平則流時亂則竭唐安史之亂其泉竭至大中年復
流賜號潤德泉後又涸今其泉復涌澄甘瑩潔太宗

嘉之
楊叔賢郎中異眉州人言頃有眉守初視事三日大排
樂人獻口號其斷句云爲報吏民須慶賀災星移去
福星來新守頗喜後數日召優者問前日大排樂詞
口號誰撰其工對曰本州自來舊例祇用此一首
楊叔賢自強人也古今未嘗許人頃爲荆州幕時虎傷
人楊就虎穴磨巨崖大刻誡虎文如鱷魚之類其略
曰咄乎爾彪出境潛游後改官知蕪林以書託知軍
趙定基打誡虎文數本書言蕪俗庸獷欲以此化之

仍有詩曰且將先聖詩書教暫作文翁守鬱林尙道
人打碑次日本耆申某月日磨崖碑下大蟲咬殺打
碑匠二人判門止以耆狀附遞奇省
范文正公鎭餘杭今侍讀王樂道公在蘇楊內翰隱甫
公察請信州未幾召還赴闕過杭公厚遇之特排日
遣樂吏往察判廳請樂辭樂道叱之不作來日酒數
行遣吏投書於席大概言陶之學先王之道也未始
游心於優笑之藝始某從事於幕天下之士識與不
識皆以陶爲賀蓋今歡笑蟠滑修立之士無不肯明

湘山野錄卷上　十六　照曠閣

公之門游擢至於華顯者獨以某不幸吏於左右公
未嘗訓之以道德摩之以仁義反以伎戲之事委之
非某素望也且金華楊公亦吾儒高第之一人爾苟
某始者瓌魏等歷淸秩遇執事之境必不肯以優伶
之辭爲記也云云公以書示隱甫隱甫笑曰彼及宦
司尤無謂也公頗動旣而移衛壽社樂道少安又王
尙書拱辰長安上事日理掾撰樂詞有人間合作大
丞相天下猶呼小狀元之句又梅龍圖摯餘杭上事
日一曹像撰頭盞曲有黃閣方開鼎和羹正待梅之
句二吏因叉知衆二公蔫擢不數年並陞於臺閣皆
繫乎幸不幸爾
太平興國四年綵州羅江縣羅公山眞人羅公遠昔隱
有人乘車往來山中石上有新轍迹深三尺餘石蓋
五色如州倅士衡綵繳迹至洞口聞雞犬聲
興國七年蘄州通判王袞奏往戲眉山提點白水寺忽
見光相寺西南兀崖山上皆變金色有丈六金身次
日有羅漢二尊空中行坐入紫色雲中
治平中御史有托呂狀元溱杭州日事者其語有歡遊

湘山野錄卷上　十七　照曠閣

豔嶠之間家家失業樂伙西湖之上夜夜忘歸執政
笑謂言者曰眞遊所由不收犯夜亦宜一打
李遵勗龍相江南出鎭豫章一日與賓僚遊東山各事
竟履輕衫攜酒餚引步於漁溪樵塢間遇佳處則飲
忽平田間一茅舍有兒童誦書聲相君攜策就之乃
一老叟教數村童叟髮怵離席致容趨謝而翔雅有
體氣謂滿酒丞相耍之遂觴於其虛遲之客右叟亦
不敢輒談李以觥湯進食數裂貧餘有曰此不宜多
食號爲五臟刀斧叟竊笑丞相曰先生之哂必有異
聞叟謝曰小子愚賤偶失容於鈞重然貧無所聞李
堅質之仍酌以巨觥曰無說則沃之叟不得已問說
者曰敢問刀斧之說有稽乎曰舉世盡云若有其稽
叟曰兒鴞冠子所謂五臟刀斧者非所食之梨乃離
別之離爾蓋言人之別離戕伐胸懷甚若刀斧遂就
架取一小策振拂以呈丞相乃鴞冠子也檢之如其
說李特加重
金陵賞心亭丁晉公出鎭日重建也秦淮絕致淸在軒
檻取家篋所寶黃安時雪圖張於亭之屏乃唐周昉

湘山野錄卷上　十八　照曠閣

絕筆凡經十四守雖極愛而不敢輒覬倘一帥遂竊
去以市畫蘆鴈掩之後君玉王公琪復守是郡登亭
留詩曰千里秦淮在玉壺江山淸麗壯吳都昔人已
化遼天鶴舊畫難尋卧雪圖冉冉流年去京國蕭蕭
華髮老江湖殘蟬不會登臨意又噪西風入座隅此
詩與江山相表裏爲貿畫者之蕭斧也
淳化甲午李順亂蜀張乖崖鎭之僞蜀僭侈其宮室規
模皆王建孟知祥乘其弊而爲之公至則盡損之如
列郡之式郡有西樓樓前有堂堂之屏乃黃筌畫雙
鶴花竹怪石衆名曰雙鶴廳南壁有黃氏畫湖灘山
水雙鷺二畫妙格冠於兩川賊鋒旣平公自壞屋盡
置其畫爲一堂因名曰畫廳
鼎州甘泉寺介官道之側嘉泉也便於漱酌行客未有
不舍車而留者始寇萊公南遷日題於東檻曰平仲
酌泉經此回望北闕黯然而行未幾丁晉公又過之
題於西檻曰謂之酌泉禮佛而去後范諷之諷安撫
湖南留詩於寺曰平仲酌泉回北望謂之禮佛向南
行煙嵐翠鎖門前路轉使高僧厭寵榮詩屏猶存

湘山野錄卷上　十九　照曠閣

六快活詩長沙致仕王道田揆議六君子而作也六人
者郎帥周公沆漕貽公良規憲李公碩劉公舜臣倅
朱寺丞陽許立是也其詩略曰湖外風物奇長沙信難
續衡峰排古靑湘水湛寒綠舟檝通大江車輪會平
陸昔賢官是邦仁澤流豐沃今賢官是邦刻剝人脂
肉怏昔甘棠化傷今猛虎毒然此一邦內所樂人幾
六酒與二廩僚守廼兩廰屬高堂日成會深夜繼以
燭蟀蹄皆綺紈器皿盡金玉歌喉若珠纍舞腰如素
束千態與萬狀六官惟不足因成快活詩薦之堯舜
目云云餘數聯皆嘲咄猥駁固不足紀愚後至長沙
訪故老皆云豈有茲事蓋公暇以登臨爲適在所皆
爾一酒食遂類猛虎割脂啗肉之害果苛政者直不
知如何此邪所以觸憲網皆自速也有樊太傅立二
人者里閈交素遂乞骸俱老於故鄉而林泉相依以
二疏風義日高一旦誇詩旣出急捕樊以脅之樊喪
膽無守悉以游從之事實之以求苟免仍希賞格獄
具獎坐嘲諦之典盡剝其籍立以告讒獲賞因轉一
官昂然拜命略無三覆之差詰辭曰爲兩交者不其

湘山野錄卷上　二十　照曠閣

難乎誠所謂也澆風義薄惡故錄之以自誨
熙寧而來大臣盡學術該貫人主明博議政罷輒留之
詢講道義日論及近代名臣始終大節時宰相有舉
馮道者蓋言歷事四朝不渝其守參政唐公介曰兢
慎自全道則有之然歷君雖多不聞以大忠致君亦
未可謂之完宰相曰借如伊尹三就桀而三就湯非
歷君之多乎唐公曰有伊尹之心則可況擬人必於
其倫以馮道竊比伊尹則臣所未喻也率然進說吐
辭爲經美哉
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
樓上愁玉梯空竚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
連短亭止此詞不知何人寫在鼎州滄水驛樓復不
知何人所撰魏道輔泰見而愛之後至長沙得古集
於子宣內翰家乃知李白所作
又歐陽公頃謫滁州一同年忘其人將赴閬倅因訪之即
席爲一曲歌以送曰記得金鑾同唱第春風上國繁
華而今薄宦老天涯十年岐路孤負曲江花聞說閬
山通闤苑樓高不見君家孤城寒日等閑斜離愁難

盡紅樹遠連霞其飄逸清遠皆白之品流也公不幸晚
爲憸人構淫豔數曲射之以成其毀予皇祐中都下
已聞此闋歌於人口者二十年矣嗟哉不能爲之力
辨公尤不喜浮圖文瑩頃持蘇子美書薦謁之迨還
吳蒙詩見送有孤閑竺乾格平淡少陵才及有林間
著書就應許山邊來之句人皆怪之
宋鄭公庠省試良玉不琢賦號爲擅場時大宗胥內翰
偃考之酷愛必謂非二宋不能作之奈何重疊押韻
一韻有瓌奇擢秀及而無刻斲之名之句深惜之密
與自改擢名爲擅場後埒之於第一殆發試卷果鄭
公也胥公薦孳於後進故天聖明道間得譽於時若
歐陽公等皆是後雖貴顯而眷盼亦衰故學士王平
甫撰胥公神道碑略云諸孤幼甚歸於潤州公平日
薦擢相踵而材勢大顯者無一人所助獨宋鄭公卹
其家甚厚蓋茲事也
僞吳故國五世同居者七家先主昇爲之旌門閭免征
役尤著者江州陳氏乃唐元和中給事陳京之後長
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雍睦凡巾櫛椸架及男女

授受通問婚葬悉有規制食必羣坐廣席未成人者
別一席犬百餘隻一巨船共食一犬不至則羣犬不
食別墅建家塾聚書延四方學者伏臘皆資焉江南
名士皆肄業於其家
晏元獻公撰章懿太后神道碑破題云五嶽崢嶸崑山
出玉四溟浩渺麗水生金蓋言誕育聖躬實繫懿后
奈仁宗夙以母儀事明肅劉太后膺先帝擁佑之託
難爲直致然才者則愛其善比也獨仁宗不悅謂晏
曰何不直言誕育朕躬使天下知之晏公具以前意
奏之上曰此等事卿宜置之區區不足較當更別改
晏曰已焚草於神寢上終不悅追升祔二后赦文孫
承旨抃當筆協聖意直敘曰章懿太后丕擁慶羨實
生眇冲顧復之恩深保綏之念重神馭既往仙遊斯
邈嗟乎爲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
顏不及乎四海之致養念言一至追慕增結上覽之
感泣彌月明賜之外悉以東宮舊玩密賚之歲餘參
大政
天聖七年曹侍中利用因姪汭聚無賴不軌獄既具有

司欲盡劾交結利用者將檢人幸其便陰以文武四
十餘人諷之俾深治仁宗察之急出手詔其文武臣
僚內有先曾與曹利用交涉往還曾被薦舉及嘗親
昵之人並不得節外根問其中雖有涉汭之事者恐
或詿誤亦不得深行鍛鍊其仁卹至此是年聖算方
二十
天聖七年晏元獻公奏朝廷置職田蓋欲稍資俸給其
官吏不務至公以差遣徇僥競者極衆屢致訟言上
頗聽覽欲乞停罷時可其奏但令佃戶逐年收課利
類聚天下都數紐價均散見任官員至九年二月忽
降勑國家均敷職土以厲清白向因僥倖遂行停罷
風聞搢紳之間特廉守道者甚衆苦節難守宜布明
恩悉仍舊貫審官三班流內銓今後將有無職田處
均濟公平定奪差遣不得私徇
咸平中翰林李昌武宗諤初知制誥至西掖追故事獨
無紫薇自別野移植閣今庭中者院老吏相傳猶是
昌武手植晏元獻寫賦於壁曰得自李野來從召圃
有昔日之絳老無當時之仲文覩茂悅以懷舊指蔽

芾以思人
太宗第七女申國大長公主平生不茹葷端拱初幸延
聖寺抱對佛願捨爲尼真宗即位遂乞削髮上曰朕
之諸妹皆厚賜湯邑築外館以尚天姻酬先帝之愛
也汝獨願出家可乎申國曰此先帝之願也堅乞之
遂允進封吳國賜名清裕號報慈正覺大師建寺都
城之西額曰崇真落國近戚及掖庭嬪御願出家者
若密恭懿王女萬年縣主曹恭惠王女惠安縣主凡
三十餘人皆隨出家詔普度天下僧尼中國俗許止

三十八尼夏十有六入滅

冀公王欽若淳化二年自懷州赴舉與西京武覃偕行途次圃田忽失公所在覃遂止於民家散僕尋之俄見僕闊步而至驚悸言曰自此數里有一神祠見公所乘馬弛鞍宇下某徑至廡昇有門吏約云令公適與王相歡飲不可入也某竊窺見其中果有筵歡杯盤之具覃亟與僕同往見公已來將半酣矣詢之笑而不答覃知到民家指公曾處乃喪晉公廟覃心異之知公非常人矣公登第後不數年爲翰林學士使兩

川回輅至襄城驛方憩於正寢將吏忽見導從自外而至中有一人云唐宰相裴令公入謁公忻然接之因密謂公大用之期乃懷中出書一卷示公以富貴爵位黜定之事言終而隱及公登庸訪田神祠出俸修飾爲文紀之

石延年曼卿爲祕閣校理性磊落豪於詩酒明道元年以疾卒曼卿平生與友人張生尤善死後數日張生夢曼卿騎青騾引數蒼頭過生謂生曰我今已作鬼仙召汝偕往生以母老固辭久之曼卿怒登騾而去顧生曰汝太考吾召汝安得不從今當命補之同行矣後數日補之遂卒補之乃范諷字今儀眞有碑石序其事尤詳

大參元厚之公成童時侍錢塘府君於荆南每從學於龍安僧舍後三十年公以龍圖貳卿帥於府昔之老僧猶有在者引旌鉞訪舊齋而門徑窗扉及泉池釣遊之迹歷歷如昨公感之因搆一巨堂榜曰碧落手寫詩於堂詩有九重侍從三明主四紀乾坤一老臣及過廬都失眼前人之句雖向老而男子雄鶚之氣

殊未衰欲未幾果以翰林召歸爲學士俄而又參熙寧天子大政眞所謂乾坤老臣也其堂遂爲後進之大勸

湘山野錄卷上終

湘山野錄卷中

眞宗爲壽邸升儲宮命侍講邢昺說尚書凡八席詩禮論語孝經皆數四既即位咸平辛丑至天禧辛酉二十一年之間雖車輅巡封迴鑾曠世闊典其間講席歲未嘗輟至末年詔直閣馮公元講周易止終六十四卦未及繫辭以元使虜遂罷及元歸淸蹕漸不豫後仁宗即位半年侍臣以崇政殿閣所講遺編進呈方册之上手澤延鉞及細筆所記異義歷歷盡在兩宮掩泣於黼幄數日命侍臣撰講席記

僕射相國王公隨道丙申歲爲譙幕因按逃田饑而流亡者數千戶力謀安集疏奏乞貸種粒牛糧懇訴其苦朝廷悉可之一夕夢紫城異舍夢中有人召公出拜空中紫綬象簡者親度凝重如牧守赴上之儀遣一緋衣丱童遺公曰以汝有愛民深心上帝嘉之賜此兒爲宰相子受試即緣道飽聽食於楚靈王廟作詩誌於壁其夕夫人亦有祥兆而因娠焉後果生一子即慶之是也器格淸粹天與文性未十歲公已對孩爲奏補郞職門蔭止稱進士或號樓神子惟談紫府丹臺間事有古木詩不逕是漢使誰識是靈槎胖符壬子歲謂所親曰上元夫人命我爲玉童只爲昔父未受相印受則吾去矣不數日公正拜慶之已疾公憶丙申之夢默不敢言下踰月慶之卒年十七眞宗聞其才矜郵特甚命尚官就宅加賻襚詔賜進士及第焚誥於室

徐騎省鉉在江南日著書已多亂離散失十不收一二傳者止文集二十卷方成童鉉於水濱忽一狂醉道士叱之曰吾戒汝只在金魚廟何得竊走至此以杖

將怒擊父母亟援之仍同目怒視曰金魚將還廟於郊他日撻於廟亦未晚因不見後果論官於郊遂罷無子

石守道介康定中主盟上庠酷憤時文之弊力振古道時庠序號爲全盛之際仁宗孟夏鑾輿有玉津餞麥之幸道由上庠守道前數日於首善堂出題曰諸生請皇帝幸國學賦糊名定優劣中有一賦云今國家始建十親之宅新封八大之王蓋是年造十王宮封八大王元儼爲荆王之事也守道晨興鳴鼓於堂集諸生誚之曰此輩鼓篋游上庠提筆場屋稍或黜落尚騰謗有司悲哉吾道之衰也如是此物宜遽去不爾則鼓其姓名擿以懲其謬時引退者數十人

高副樞若訥一旦召姚嗣宗晨膳忽一客老郎官者至遂自舉新詩喋喋不已日既高賓主盡餒無由其去姚亦關中詩豪辨譃無羈潛計之此老非玩不起果又舉甘露寺閣詩云下觀揚子小姚應聲曰宜對卑末狗兒肥雖憾不已又舉秋日峽中感懷曰猿啼旅思悽姚應曰好對犬吠王三嫂老客振色曰是何下

輩余掛屋驢聲二十年姚對曰未曾撥斷一條絃因奮然而去高大喜因得就匕

一歲潭州試僧童經一試官舉經頭一句曰三千大千時谷山一閩童接誦輒不通因操南音上請曰上覆試官不知下頭有世界耶沒世界耶羣官大笑

安鴻漸有滑稽清才而復內懼婦翁死哭於柩其孺人性素嚴呼入穗幕中詬之曰汝哭何因無淚漸曰以帕拭乾妻嚴戒曰來日早臨去聲定須見淚漸曰唯計既窘來日以寬巾濕紙置於額大叩其顙而慟慟罷其妻又呼入窺之妻驚曰淚出於眼何故額流漸對曰僕但聞自古云水出高源鴻漸秋風警句曰陳王閣上生栽點之青苔謝客門前染一溪之寒水有才雅以京德盡掩之然不聞有遺行

魏侍郎瓘初知廣州忽子城一角頹墊得一古塼塼面範四大字云委於鬼工蓋合而成魏也感其事大築子城纔罷詔還除仲待制簡代之未幾儂智高寇廣其外城一擊而摧獨子城堅完民逃於中獲生者甚衆賊退帥謫筠州朝廷以公有前知之備加諫議再

知廣二年召還公以築城之效自論久不報有感懷詩曰羸羸霜髮一衰翁蹤跡年來類斷蓬萬里遠歸雙闕下一身閑在衆人中螭頭賜對恩雖厚雉堞論功事已空淮上有山歸未得獨揮清涕洒春風文潞公采詩進呈加龍圖尹京魏詩精處五羊書事曰誰言嶺外無霜雪何事秋來亦滿頭之句

鄭內翰毅夫公知荆南一日虎入市齧數人郡大驚競修浮圖法禳之鄭公諭市民曰惟城隍廟在子城東北實闕井繫焉荒頹久不葺汝曹盍以齋金修之獨一豪陳務成者前對曰某願獨葺不須齋金也因修之換一巨梁背鑿一竅圓一版於竅中字在其下宛若新墨云惟大周廣順二年歲次壬子五月某日建其傍大題四字曰遇陳則修陳氏以緹巾襲之獻於府鄭公奇之特爲刋其事於新梁之霽其末云嗚此能以物之極理推而至於斯乎寧得先知之神乎可疑者何古人獨能而今人不能治乎丁未歲十月安陸鄭獬於荆南畫堂記之後今大參元公領荆文學因道其事願以其文刻於廟求公一跋序以必信於

世公欣然諾之未幾以翰林召歸爲學士遂參大政茲事因寢尚鬱於心

皇祐中楊待制安國邇英閣講周易至節卦有慎言語節飲食之句楊以語朴仁宗反問賈魏公曰慎何言語節何飲食魏公從容進其說曰在君子言之則出口之言皆慎入口之食皆節在王者言之則命令爲言語燕樂爲飲食君天下者當慎命令節燕樂上大喜後講論語當經者乃東北一明經臣講至自行束脩以上之文忽進數談殆近乎攫曰至於聖師誨人尚得少物況餘人乎侍筵羣公驚愧汗浹明日傳宣經筵臣僚各賜十縑諸公皆恥之方議共納時宋莒公庠留身奏臣聞某人經筵進鄙猥之說自當深譴反以錫賜褻謂非宜然餘臣皆已行之命拜賜可也若臣弟祁以臣在政府於議不便令謹獨納上笑曰若卿弟獨納不獨妨諸臣亦貽某人之羞但傳朕意受之

祥符四年駕幸汾陰起假師駐蹕永安天文院測驗渾儀杜貽範奏卯時二刻日有赤黃輝氣變爲黃珥又

雙紫氣已時後輝氣復生

祥符四年正月天書至鄭州有鶴一隻西來兩隻南來盤旋久之不見是日午時車駕至行宮復有鶴三隻飛於行宮之上

寇忠愍罷相移鎭長安悰況牢落有戀闕之興無階而入忽天書降於乾祐縣指使朱能傳意密諭之俾公保明入奏欲取信於天下公損節遂成其事物論已譏之未幾果自秦川再召入相將行有門生者忘其名請獨見公召之其生曰某愚騃有三策輒瀆鈞重

公曰試陳之生日第一莫若至河陽稱疾兌覲求外補以避害第二既覲日便以乾祐之事露誠奏之可少救平生公直之名第三不過入中書爲宰相爾公不悅拂起之後詩人魏野以詩送行中有好去上天辭將相歸來平地作神仙之句蓋亦警之爲赤松之遊竟不悟至有海康之往

汝州葉縣大井澗忽得一石上刻四句云葉邑之陰汝海之東茲有國寶不藏其中葉人大惑謂之神石寶於縣祠中亭禱日盛貪夫至有瀦井掘田廣求國寶

者累歲未已忽一客因遊仙鬼觀北極殿有一礎爲柱所壓柱稜外鐫四句猶可見曰賦世永錚享國巨庸子賢而嗣命考而終其客徐以廟中神石之句合之其韻頗協量之復長短無差白邑宰取其礎觀乃唐開成中一中郎將墓誌銘安礎時欲取其方因裁去餘石棄井中後得之遂解惑焉

呂申公累乞致仕仁宗眷倚之重久之不允他日復叩於便坐上度其志不可奪因詢之曰卿果退當何人可代申公曰知臣莫若君陛下當自擇仁宗堅之申公遂引陳文惠堯佐曰陛下欲用英俊經綸之臣則臣所不知必欲圖任老成鎮靜百度周知天下之良苦無如陳某者仁宗深然之遂大拜後文惠公極懷薦引之德無以形其意因撰燕詞一闋攜觴相館使人歌之曰二社良辰千家庭院翩翩又見新來燕鳳凰巢穩許爲鄰瀟湘煙暝來何晚亂入紅樓低飛綠岸畫梁時拂歌塵散爲誰歸去爲誰來主人恩重珠簾卷申公聽歌醉笑曰自恨卷簾人已老文惠應曰莫愁調鼎事無功老於岩廊蘊藉不減厚爲旅清有

吳江詩平波渺渺煙蒼蒼菰蒲纔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斜入鱸魚鄉又湖州碧瀾堂詩苕溪清淺霅溪斜碧玉光寒照萬家誰向月明終夜聽洞庭漁笛隔蘆花

余頃與麥叔華郎中景陽登襄陽東津寺閣麥博雅君子也蔡君謨吳春卿皆昔師之素稱翰墨之妙時寺閣有舊題二十九字在壁者字可三寸餘其體類顏而逸勢格清美無一點俗氣其語數句又倜而有法云楊孜襄陽人少以詞學名於時惜哉不歸今死矣遺其親於尺土之下悲夫止吾二人者徘徊玩之不忍去恨不知寫者爲誰又不知所題之事後詰之於襄人乃楊庶幾學士死數載葬其親之殯在香嚴界佛舍中已廿年

鄭毅夫公入翰林爲學士後數月今左揆王相國繼入其玉堂故事以先入者班列居上新公奏曰臣德業學術及天下士論皆在王某之下今班列翻居其上臣所不遑欲乞在下主上面諭之揆相固辭曰豈可徇鄭某謙抑而變祖宗典故耶又數日鄭公乞罷禁

林以避之主上特傳聖語王某班列在鄭某之上不得爲永例後揆相爲鄭公紓誌其墓語雖優重至挽詞有欲知陰德事看取玉堂人之句佳其謙也

潘佑事江南既獲用恃恩亂政譖不附己者頗爲時患以後主好古重農因請稍復井田之法深抑兼并民間有買之產使即還之奪田者紛紛於州縣又按周禮造民籍曠土皆使樹桑民間舟車稚磑箱篋鐶釧之物悉籍之符命旁午急於星火吏胥爲姦百姓大擾幾聚而爲亂後主寤急命罷之佑有文而容陋其妻右僕射嚴續之女有絕態一日晨妝佑潛窺於鏡臺其面落鑑中妻怖遽倒佑怒其惡己因棄之佑方丱未入學已能文命筆題於壁曰朝遊滄海東暮歸何太速秖因騎折玉龍腰謫向人間三十六果當其歲誅之

詩人魏郎中當知睦州日嘗言桐廬縣一民兼并刻剝閭里怨之盡詛曰死則必爲牛一旦死果鄰村產一白牛腹旁分明題其鄉里名姓牛主潛報兼并之子亟往視之既果然亦悲恨無計又恐其事之彰欲以

償求之其民須得百千方售其孤亦如數贈之既得之遂藏於家未幾一針筆者持金十千首於郡曰某民令我刺隸入字於白牛腹下約得金均分今實不均故首之吏鞫刺時之事曰以快刀剃去毛以針墨刺字毛起則宛如天生纔深嫉之獄二姦寘於島

慶歷中一日丞相將出中書俟午漏未上因從容聚廳閑話許及本朝文武之家箕裘嗣續閥閱之盛請公屈指若文臣惟韓大參億之家武臣惟夏宣徽守贇之家堂吏馳白韓夏二宅以爲美報

沖晦處士李退夫者事矯怪攜一子游京師居北郊別墅帶經灌園持古風飾以外一日老圃請撒園葵郎傅物志張騫西域所得胡荽是也俗傳撒此物須主人口誦猥語播之則茂退夫者固矜純節執菜子於手撒之但低聲密誦曰夫婦之道人倫之性云云不絕於口夫何客至不能訖事戒其子使畢之其子尤矯於父執餘子咒之曰大人已曾上聞皇祐中館閣遂爲雅戲凡或淡話清談則曰宜撒園荽一巡

馮大參當世公始求爲於武昌會小宗者庸謬寡斷堅

欲劉落又欲置於末綴時鄂倅南宮誠監試嘗折封定卷大不平奮然力主之須俾魁送小宗者理直不免以公冠於鄉版果取大魁釋褐除判南倅南宮遷潭倅公以詩寄謝曰嘗思鵬海隔飛翻曾得天風送羽翰思比邱山何以戴心同金石欲移難經年空嘆音塵絶千里長思道義懽每向江陵訪遺治邑人猶指縣題看箋云江陵縣額即君臨治時親墨也

楊文公由禁林爲汝守張尚書詠移書云張老子今年七十矣氣血衰劣洒然沉皆入靜自守以眞排邪忿覩來無不審大年官若是而守若是又思大年氣薄多病應遂移疾之請盛年辭榮是名高格若智不及氣屑屑罹禍者自古何限大年素養道氣宜終寶壽地眞致潤屋得君得時無害生民大年知張老子乎老子心無蘊畜絶情絶思觀身世若脫屣豈能念他人乎大年自持不宣詠白其語直氣勁如垂崖之在目于實晉書稱王龔之書云吾於文章書札識人之形貌情性眞所謂也

崔公誼者鄭州德學生也累舉不第後竟用舅氏買魏

公蔭補莫州任邱簿熙寧初河北地震未已而公罷秩滿挈家已南行數程一夕宿孤村馬舖中風雹陰黑夜半急叩門呼曰崔主簿在否逆避僕曰在又呼曰莫州有書崔聞之方披衣遽起未開門先問何人書曰無書只教傳語崔主簿君合係地動壓殺人數輒敢擅逃過河已收魂促發到家速來追問門外無所覩其妻乃陳少卿宗儒之女陳郎府知壽州推度其必死遂兼程送妻挈至壽陽次日遂卒

寶元己卯歲予遊泗州郡倅縣時大龍奧公中復初筵

尉此邑因獲謁之一日往訪其廳已摧延別齋曾訪且徙楝撓之由云此廳不知其幾千百年凡直更者無一夕不在其下今日五鼓忽催僕大驚已諸更人必盡粉矣急閉堂扉呼之五吏俱聲唐僕怪問曰汝輩夜來何處打更吏夫對曰某等皆見甲士數人仗戈叱起令速移東廊稍緩則死時驚怖顛仆疾走而去未及廊其廳已摧公因謂予曰臺隸賤人也動靜尚有物衛之況崇高聰明乎予後遊餘杭猶憶公以詩送行有義羅飛雞伏鶴綴杯渡西來訪故人之句

太宗善望氣一歲春晚幸金明回蹕至州北合懽拱聖營兩大下時有司供擬無雨仗因駐蹕轅門以避之謂左右曰此營他日當出節度使二人蓋二夏昆仲守恩守贇在營方卯後侍眞廟於藩邸嘗從龍飛二公俱崇高後守恩爲節度使守贇知樞密院事終於宣徽南北院使

胡大監旦喪明歲久忽襄陽奏人胡某欲詣闕乞見眞宗許之既到闕王沂公曾在中書謂諸公曰此老利吻若獲對必妄訐時政因先奏曰胡某昏瘵日久延陛昭舞失容恐取笑於仗衛乞令送中書問求見之因眞宗令中人閤門傳宣送且於中書或有陳敘具封章奏上胡知必廟堂衛也甚假之至堂方及席沂公與諸相具諸生之禮列拜於前且但長揖方坐沂公問丈曰近目疾增損如何胡曰近亦稍減見相公參政只可三二分來人其家饑率此再問所來之事堅乞引對中人再傳聖旨既無訐但言襄陽無書乞賜一監諸相曰此必不可得急具劄子奏批下奉聖旨依奏乞見宜不允

尹師魯爲渭帥與劉滬董士廉輩議水洛城事既矛府朝旨召尹至闕送中書給紙札供析邸文呂申公因聚廳啜茶令堂吏置一牒於尹曰傳語龍圖不欲孝諸只令送茶去時集相幸師魯之議將屈矣謂諸公曰尹龍圖眞道殘茶磨去磨來漿水亦嚥不下師魯之握去政堂切近聞之擲筆於案厲聲曰是何委巷猥語輒入廟堂眞治世之不幸也集相愧而銜之後致身於禍厚根於此也

范文正公鎮青社會河朔艱食青之賦稅博州置納青民大患輦置之苦而河朔斛價不甚翔踴公止戒民本州納價每斗三鏹給抄與之俾簽幕者輓金往幹曰博守席君夷亮余嘗薦論又足下之姊翁也攜書就彼坐倉以倍價招之事必可集實巨榜數十道介其境則張之設郡中不肯假廩寄僧舍可也簽幕教行蔔至則皆如公料村斛時爲厚價所誘貿者山積不五日遂足而傳斛亦衍斛金尚餘數千緡隨等差給還青民因立像祠焉

舒州灊山因芟薙蘿蔓得一詩刻在峭壁乃杜牧之金陵懷古也曰玉樹歌沉王氣終景陽兵合曙樓空梧楸遠近千家冢禾黍高低六代宮石燕拂雲晴亦雨江豚翻浪夜還風英雄一去豪華盡唯有江山似洛中遍閱集中無之必牧之之作也又薛許昌集中見之

王冀公欽若鄉薦赴闕張僕射齊賢時爲江南漕以書薦謁錢希白公易時以才名方獨步館閣適會延一術士以考休咎不容通謁冀公踽促門下因厲聲詬閽人術者遙問之謂錢曰不知何人耶若聲形相稱

世無此貴者但恐形不副貌耳願邀之使某獲見希白召之冀公畢徵處人神骨疎瘦復贅於頸而舉止山野希白覩之衛者悚然側目瞻視冀公起衛者稽顙再嘆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錢戲曰中堂內便有此等宰相乎衛人正色曰公何言歟且宰相何時而無此君不作則已若作之則天下康富而君臣相得至死有慶而無弔不完者但無子爾錢戲曰他日將陶鑄吾輩乎衛者曰恐不在他日即日可待願公毋忽後希白方爲翰林學士冀公已眞拜

唐質肅公介一日自政府歸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爲汝輩栽培而荆棘則甚多矣然汝等窮達莫不有命惟自勉而已

劉孝叔吏部公述深味道腴東吳端淸之士也方强仕之際巳恬於退撰一闋以見志曰挂冠歸去舊煙蘿閒身健養天和功名富貴非由我莫貪他這般路足風波水晶宮裏家山好物外勝遊多晴溪短棹時時醉唱裏稜羅天公奈我何後將引年方得請爲三茅宮僚始有養天和之漸夫何巳先朝露歌此闋幾三十年信乎一林泉與軒冕難爲必期

宋九僧詩惟惠崇師絕出嘗有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靑之句傳誦都下籍籍喧著餘者逐寂寥無聞因是之乃厚誣其盜閩僧文兆以詩嘲之曰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偷古句古人詩句犯師兄

寇萊公一日延詩僧惠崇於池亭探鬮分題丞相得池上柳靑字韻崇得池上鷺明字韻崇默遶池徑馳心於杳冥以搜之自午及晡忽以二指點空微笑曰巳

得之巳得之此篇功在明字凡五押之俱不倒方今得之丞相曰試誦口舉崇曰照水千尋迥棲煙一點明公笑曰吾之柳功在靑字巳四押之終未愜不若且罷崇詩全篇曰雨絕方塘溢遲徊不復驚暴翎沙日暖引步爲風淸及斷句云主人池上鳳見爾憶蓬瀛

范文正公謫睦州過嚴陵祠下會吳俗歲祀里巫迎神但歌滿江紅有桐江好煙漢漢波似染山如削遶嚴陵灘畔鷺飛魚躍之句公曰吾不善音律撰一絕送神曰漢包六合網英豪一箇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吳俗至今歌之

太祖皇帝將展外城幸朱雀門親自規畫獨趙韓王普時從幸上指門額問普曰何不祇書朱雀門須著之字安用普對曰語助太祖大笑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一歲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爲關吏所搜盡籍之皆南海明胎也在任無不垂涎而愛之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唐質肅公介時以言事謫潭倅分珠獄發

奏方入仁宗預料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具奏聚上覽之果然眞所謂知臣莫若君也

開平元年梁太祖即位封錢武肅鏐爲吳越王時有諷錢拒其命者錢笑曰吾豈失爲一孫仲謀耶拜受之改其鄉臨安縣爲臨安衣錦軍是年省塋壟延故老旌鉞鼓吹振耀山谷自昔游釣之所盡蒙以錦幪或樹石至有封官爵者舊貿鹽肩擔亦裁錦韜之一鄰媼九十餘攜壺漿角黍迎於道左鏐下車亟拜媼撫其背猶以小字呼之曰錢婆留喜汝長成蓋初生時光怪滿室父懼將沉於了溪此塋隔前之遙字焉爲牛酒大陳鄉飲別張蜀錦爲廣幄以飲鄉婦凡男女八十巳上金樽百歲巳上玉樽時黃髮飲玉者尚不減十餘人鏐起執爵於席自唱還鄉歌以娛賓曰三節還鄉兮挂錦衣吳越一王駟馬歸臨安道上列旌旗碧天明明兮愛日輝父老遠近來相隨家山鄉眷兮會時稀斗牛光起兮天其敌（止）時父老雖聞歌進酒都不之曉武肅覺其歡意不甚浹洽再酌酒高揭吳喉唱山歌以見意詞曰你輩見儂底歡喜（吳人謂儂爲我）別是一般滋味子（呼味爲寐）永在我儂心子裏（止）歌闋合聲賡贊叫笑振席歡感閭里今山民尚有能歌者

餘杭能萬卷者浮圖之眞儒介然持古人風節有與學者典類一百廿卷天禧中祕館購書王冀公欲若特請附焉冀公尤所禮重其居延慶寺在大慈塢時饗皆抱經授業師居嘗喜閱唐韻諸生長竊笑一日出題於法堂曰楓爲虎賦其韻曰脂入於地千歲成虎諸生皆不喻固請之不說凡月餘檢經史殆百家會最小說俱無見者闕筆以請教師曰聞諸君笑老僧酷嗜唐韻茲事止在東字韻第二版請詳閱諸生檢之果載楓字註中云黃帝殺蚩尤棄其桎梏變爲楓木脂入地千年化爲虎魄復諸生始敬此書又有云松液入地爲虎魄者唐李商隱虎魄詩有曾爲老茯苓本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猶可覿之句未知孰是余頃見虎魄中蚊蚋數枚凝結在內信爲詩不誣

江南李後主性寬恕威令不素著神骨秀異駢齒一目有重瞳篤信佛法殆國勢危削自嘆曰天下無周

公仲尼吾道不可行但著雜說百篇以見志十一月獵於青龍山一牝狙觸網於谷見主雨淚稽顙搏膺屢指其腹主大怪戒虞人保以守之是夕果誕二子因感之還幸大理寺親錄囚繫多所原貸一大辟婦以孕在獄產期滿則伏誅未幾亦誕二子煜感牝狙之事止流於遠吏議短之

退傳宸翰鄧公士遜晚春乘安輿出南薰縱轡都城游金明抵春指宜秋而入關兵捧門牌請官位退傳止書一闋於牌云閑遊靈沼送春回關吏何須苦見猜八十衰翁無品秩昔曾三到鳳池來

江南鍾輻者金陵之才生恃少年有文氣豪體傲一老僧相之曰先輩壽則有矣若及第則家亡記之生大詩曰吾方擢高第以起家何亡之有時樊若水女才質雙盛愛輻之才而妻之始義爾科詔遂下時從周都洛輻入洛應書果中甲科第二方得意狂放不歸攜一女僕曰青箱所在疎縱過華州之蒲城其宰乃故人亦醞藉之士延留久之一夕盛暑追涼於縣樓痛飲而寢青箱侍之是夕夢其妻出一詩爲示

怨題寄深詩曰楚水平如練雙雙白鳥飛金陵幾多地一去不言歸夢中悵悵亦戲答一詩曰還吳東下過蒲城樓上清風酒半醒想得到家春已暮海棠千樹欲凋零既寤頗厭之因理裝漸歸將至采石渡青箱心疼數刻暴卒生感悼無奈忽忽瘞葬於一新墳之側急圖到家至則門巷空閴榛荊封蔀妻妾亡已數月訪親鄰樊亡之夜乃夢於縣樓之夕也後數日親友具舟糧輦致奠於葬所卽青箱瘞葬之側新墳乃是不植他木惟海棠數株方葉搨零謝正合詩中之句因拊膺長慟曰信乎浮圖師及第家亡之告因竟不仕隱鍾山著書守道壽八十餘江南諸書及小說皆無惟潘佑集中有樊氏墓誌事與此稍同

錢思公鎮洛所辟僚屬盡一時俊彥時河南以陪都之要驛舍常闕公大創一館榜曰臨轅既成命謝希深尹師魯歐陽公三人者各撰一記曰奉諸君三日期後日攀請水榭小飲希示及三子相掎角以成其文文就出之相較希深之文僅五百字歐公之文五百餘字獨師魯止用三百八十餘字而成語簡事備復

典重有法歐謝二公縮袖曰止以師魯之作納丞相可也吾二人者當匿之丞相果召獨師魯獻文二公辭以他事思公曰何見忽之深已礱三石奉候不得已俱納之然歐公終未伏在師魯之下獨載酒欲之通夕講摩師魯曰大抵文字所忌者格弱字冗諸君文格誠高然少未至者　字冗爾永叔奮然持此說別作一記更減師魯文廿字而成之尤完粹有法師魯謂人曰歐九眞一日千里也思公兼將相之位帥洛止以賓友遇三子創道服紵衩各三每府園文會丞相則寄巾紫褐三人者羽氅攜紵而從之

太宗喜奕棊諫臣有乞編竄棊待詔賈元於南州者且言元每進新圖妙勢悅惑明主而萬機聽斷大政壅遏復恐坐馳睿襟神氣鬱滯上謂言者曰朕非不知聊避六宮之惑耳卿等不須上言

眞宗嘗以御製釋典文字法音集三十卷天禧中詔學僧廿一人於傳法院箋注楊大年充提舉註釋院事製中有六種震動之語一僧探而箋之暗碎糞竅將三百字大年都抹去自下二句止八字曰地體本靜動必有變其簡當若此

杜祁公以宮師致仕於南都時新榜一魏袠者出倅巨蕗道由應天大帥王資政舉正以其少年高科方得意於時盡假以牙兵實轡旌鉞導從呵擁特盛祁公遇於通衢無他路可避乘款段裹帽暗弊二老卒斂馬側立於傍舉袖障面新貴人頗恚其立馬而避問從者曰誰乎對曰太師相公

眞宗欲擇臣僚中善弓矢美儀彩伴虜使射弓時錢惟君惟陳康肅公堯咨可與陳方詞以職進用時以晏元獻爲翰林學士太子左庶子事無巨細皆咨訪之上諭晏曰陳某若肯換武當授與節鉞卿可諭之時康肅母燕國馬太夫人尚在門範嚴毅陳曰當白老兒不敢自擅既白之燕國命杖撻之曰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爲名臣汝欲叨竊厚祿貽羞於閥閱忍乎因而無報眞宗遣小璫以方寸小紙細書問晏曰主皮之議如何小璫恨遂中書大臣恍然不喻炎日眞奏眞宗不免笑而就之朕爲不曉此一句經義因問卿等止繫其璫於前省亦不加罪

湘山野錄卷中終

石曼卿一日謂祕演曰館俸淸薄不得痛飲且僚友殲之殆遍奈何演曰非久引一酒主人來謁不可不見不數日引一納粟牛監簿者高貲好義宅在朱家曲爲薪炭市評別第在繁臺寺西房緡日數十千長韻演曰某雖薄有涯涘而身迺塵賤難近淸貴慕師交游蓋館殿名士或遊奉有關無恢示及演因是攜之以謁曼卿便令置宮醪十擔爲贄列醞於庭演爲傳刺曼卿愕然問曰何人演曰前所謂酒主人者不得

湘山野錄卷下　一　照曠閣

已因延之乃問甲第何許生曰一別舍介繁臺之側其生粗亦翔雅曼卿聞語演曰繁臺寺閣虛爽可愛久不一登其生離席曰學士與大師果欲登閣乞預寵諭下處正與閣對容具家蔬在閣迎候石因諾之一日休沐約演同登演預戒生生至期果陳具於閣器皿餚核冠於都下石演高歌褫帶飲至落景曼卿醉喜曰此遊可紀以盆漬墨濡巨筆以題云石延年曼卿同空門詩友老演登此生拜卯曰塵賤之人幸獲陪侍乞挂一名以光賤迹石雖大醉猶握筆沉慮無其策以拒之遂目演醉舞佯狂諷之曰大武生牛也捧硯用事可也竟不免題云牛某捧硯永叔後作詩戲曰捧硯得全牛

寇萊公嘗曰毋氏言吾初生兩耳垂有肉環數歲方合自疑嘗爲异僧好遊佛寺遇虛窗靜院惟愛與僧談眞公歷富貴四十年無田園邸第入覲則寄僧舍或僦居在大名日自出題試貢士曰公儀休拔園葵賦蓋辦華辭治第詩此其志也詩人魏野獻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采詩者以爲中的虜使至大名

湘山野錄卷下　二　照曠閣

問公曰莫是無地起樓臺相公否公因早春晏客自撰樂府詞俾工歌之曰春早柳綠無力低拂青門道暖日籠啼鳥初拆桃花小遙望碧天淨如埽曳一縷輕煙縹緲堪惜流年謝芳草任玉壺傾倒

王冀公罷參政眞宗朝夕欲見擇便殿淸近惟資政爲優因以公爲本殿大學士公奏曰臣雖出於寒賤不能獨宿欲乞除一臣僚兼之遂以陳文僖彭年並直一夕公攜一巨榼入宿方與陳夜酣飲遂中人持鑰開宮扉獨召公匆匆而入謂陳曰請同院不須相候獨酌數杯先寢至行在眞宗與公對飲飲罷持禁燭送歸繁若列星陳危坐伺之已四鼓笑曰同院尚未寢乎陳曰恭候司長豈敢先寢喜笑倒載解襪覆猶幾不能坦腹自矜曰某江南一寒生遭際眞主適主上以巨觥敵飲僅至無算抵掌語笑如僚友之無間已而遂寢殆曉盥櫛罷與陳相揖覺夜歸數談頗疏漏自言夜來沉湎殊不記歸時之早晚無乃失容於君子乎陳曰無之但殷勤愧謝既別色將趨班同趨出殿門執其手以語封之曰夜來數事止是同院

湘山野錄卷下　三　照曠閣

一人聞之文僖歸謂子弟曰大臣愼密體當如此

李侍讀仲容魁梧善飲兩禁號爲李萬回眞廟飲量近臣無擬者欲敵飲則召公公房常寡談頗無記論酒至酣則應答如流一夕眞宗命巨觥俾滿飲欲劇觀其量引數入聲大醉起固辭曰告官家撤巨器上乘醉問之何故謂天子爲官家遽對曰臣嘗記蔣濟萬機論言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上甚喜從容數杯上又曰眞所謂君臣千載遇也李亟曰臣惟有忠孝一生心縱冥搜不及於此

丁晉公釋褐授饒倅同年白稹爲判官稹一日以片幅假緡於公云爲一故人至欲具飧舉篋無一物堪質幸假靑蚨五鐶不宜稹白謂之同年晉公笑曰是紿我也榜下新婚京國富室豈無半千質具邪懼余見挽同婿之酗於筒尾立書一闋戲答曰欺天行當吾何有立地機關子太乖五百青蚨兩家鬬白洪崖打赤洪崖時已光朱崖之讖

眞宗國郵凡蔭補子弟有當齋挽之職者若齋郎止侍齋祭若挽郎至有執紼挐導靈仗者子弟或赧之王

湘山野錄卷下　四　照曠閣

沂公曾在中書翰林李承旨維覩沂公爲姪求免兩日詣中堂求免其子挽鐸之執沂公曰此末事請叔丈少候首台聚廳當白之丁晉公出廳沂公白之丁遂諾謂李曰何必承旨親來李遂拜謝拜起戲謂丁曰昨日幷今日齋郎與挽郎蓋言兩日伺之丁慮辭曰自然堪下淚何必更殘陽滿座服其敏捷而事更安帖不數日遂出未及洛而南遷下淚之讖也

張尚書僕蜀時承旨彭公乘始冠欲持所業爲贄求文鑒大師者爲之容鑒曰請君遇旅塵游寺日具禰郴績文俟之老僧先爲持文來呈果稱愛始可出拜若入塵之牲廝測一日果來鑒以彭文呈之公熟覽殆遍無一語袁疑都迦於地彭公大沮後將赴闕臨岐託鑒召彭至語之曰向示盛編心極愛嘆不欲形言者子方少年若老夫以一語獎借必爲忽自惰故抑地以奉激他日子之官亦不減老夫而益淸近留鐵絹抄二百道爲綵綢之助勉之後果益然

借錄贊寧有大學洞古博物著書數百卷王元之禹偁徐騎省鉉疑則就而質焉二公皆拜之柳仲塗開因

湘山野錄卷下　五　照曠閣

曰余頃守維揚郡堂後菜圃纔陰雨則青燄夕起觸近則散何邪寧曰此燐力刃反火也兵戰血或牛馬血著土則凝結爲此氣雖千載不散柳遺拜之曰擬之皆斷鏃折鐵乃古戰地也因贈以詩中有空門今日見張華之句太宗欲知古高僧事撰僧史略十卷進呈充史館編修壽八十四司天監王處訥推其命孤薄不佳三命星角皆無壬遁俱無壽貴之處謂寧曰師生時所異者止得天貴星臨門必有裂土侯王在戶否寧曰母氏長謂某曰汝生時卧草錢文穆王元瓘往臨安縣拜塋至門雨作避於茆檐甚久始浣浴襁藉畢徘徊方去

皇祐間館中詩筆石昌言楊休最得唐人風格余嘗攜琴訪之一詩見謝尤佳曰鄭衛湮俗耳正聲追不回誰傳廣陵操老盡嶧陽材古意爲師復淸風尋我來幽陰竹軒下重約月明開悉遺泯故錄焉

蘇子美有贈祕演師詩中有垂頤孤坐若癡虎眼吻開合猶光精之句人謂與演寫眞演頤頷方厚顧祕徐緩喉中含其聲嘗若鼾睡然其始云眼吻開合無光精演以濃筆塗去無字自改爲猶字向子美詬之曰

吾尚活豈當曰無光精耶中又有一聯云賣藥得錢輒沽酒一飲數斗猶惺惺又都抹去蘇曰吾之作誰敢點竄耶演曰君之詩出則傳四海吾不能斷葷酒爲浮圖罪人何堪更爲君詩所暴子美亦笑而從之

蘇子美以奏邸舊有賽神之會局吏皆醵積架舊倫以醫肴具歲以爲常惟子美作之言者圖席入以進制獄鍛鍊皆一時之名賢獄就盡黜臺館爲之一空子美坐自盜律削籍寓湖州後朝廷有哀之之意因郊赦文中特立一條應監主自盜情稍輕者許刑部理雪言者又抨云郊赦之敕先無此項必挾情曲庇蘇舜欽固以此文舞之折言破律殺無赦乞付立法者於理竟不遂而死有郊禋感事詩云不及雞竿下坐人之句哀哉

錢文僖公若水少時謁陳摶求相骨法陳戒曰過半月請子却來錢如期而往至則邀入山齋地爐中一老僧擁壞衲瞑目附火於爐旁錢揖之其僧開目微應無遇待之禮錢頗慊之三人者嘿坐持久陳發語問曰如何僧擺頭曰無此等骨既而錢公先起陳戒之

曰子三兩日却來錢曰唯後如期謁之摶曰吾始見子神觀淸粹謂子可學神仙有昇舉之分然見之未精不敢奉許特召此僧決之渠言子無仙骨但可作貴公卿爾錢問曰其僧者何人曰麻衣道者

君謨蔡公出守福唐時李泰伯遊自建昌攜文訪之一日命遊及陳孝常烈早勝於後圃望海亭不設樽酒麗饌邀起時方暮春瓷酒於圃鄰人竊遊籍娼數子時亦尋芳於此與太守在亭因斂襦聲喏而過蔡公遂留之旋命就具就以爲侑酒方行舉歌一拍陳烈者驚懼踉駭越牆攀木而遁泰伯即席賦詩云七閩山水掌中窺案與登臨到落暉誰在畫簾沽酒處幾多鳴櫓趁潮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積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蓋譏其矯之過也

錢子高明逸始中大科知潤州值上元於因勝寺法堂對設戲幄庭下方以花磚遍甃嚴雅始新子高飭役徒掘磚埋燈時長老達觀曇穎者法辨迅敏度其

氣驕難諷但佯其語曰可惜打破八花磚錢厭之讙不敢動

撫人饒餗者馳辯逞才素揮閥於都下熙寧初免解到闕因又失意當朝廷始立靑苗方且議交上大丞相閉閤不覩事之際生將出關以詩投相閤曰又還垂翅下煙霄歸指臨川去路遙二畝荒田須賣却要錢準備納靑苗丞相亦以十千贐之生少與劉史館相公沖之有素時劉相館職知衡州生假道封下因謁之公投名紙已頗類不悅生趨前遽曰某此行有少急幹不可暫緩行李已出南關又不敢望旌麾暫過須一拜見但乞一飯而去公旣聞不肯少留遂開懷待之問曰途中無闕否生曰並無惟乏好酒兩壺遂贈佳醞一擔拜別鞭馬遂行公頗幸其去至耒陽密覘其令譽不甚謹遽謁之曰知郡學士甚託致意有雙壺乃兵廚精醞仗某攜至奉贈請具書謝之其令聞以書爲謝必非詐又幸其以酒令故人送至其勢可持大喜之急戒刻木數刻問臧金半鍰贐之暨發遂去後數日劉公得謝書方審其已墮其術矣又一

歲下第出京庶巨商厚貲以免征算自撰除目一紙盡宰輔兩禁及三路巨鎭除拜纍積皆近擬議凡過關首謁局吏坐定遽曰遊關近日差除否仕人無不願聞者曰某前數日闕鎭院觀出京在某官宅恰見內探錄至遂行其間寧不少關覦貴者聞之無不願見讀訖即曰下第窮生弊舟無一物敢煩公吏略賜一檢其官皆曰豈煩如是言訖拜辭颿然遂行凡舊此衛下汴淮歷江海其關賦僅免二三千緡苟務其用以濟大謀遂爲妙策歟

都尉李文和公（遵勗名 原註）雖累世勳忠尚天姻而識學優贍與楊文公爲禪悅深交其法辨與天下禪伯相角沁園東北濱於池曰靜淵莊精葺齋延高僧遇冀國大長主垂帨之日設高座鳴法鼓於宅之法堂命谷隱石霜葉縣三大禪者登座演法時大長主於繡閣設箔觀焉臨濟宗範每登座拈拄杖敲擊牀機以示法用前二師說法竟其末葉縣禪師者機用剛猛始登座以拄杖就膝拗折擲於地無一語便下文和笑曰老作家手段將別師曰都尉亦不得無過斯須冀

國召公入箔怪問曰末後長老何故發怒公雍容對曰宗門作用施設不定乞無賜訝公將薨治而不亂自寫遺頌曰拈下幞頭脫却腰帶若覓生死問取布袋時膈胃躁熱尼道堅就機問曰都尉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切要照管主人翁公曰大師與我煎一服藥來尼無語公曰這師姑藥也不會煎投枕未安而沒

吾友契嵩師熙寧四年沒於餘杭靈隱山翠微堂火葬訖不壞者五物睛舌鼻及耳毫數珠時恐厚誣以烈火重鍛鍛之愈堅嵩之文僅參韓柳間治平中以所著書曰輔教編攜詣闕下大學者若今首揆王相歐陽諸巨公皆低擡以禮時王仲儀公素爲京尹特上殿以其編進呈許附教藏賜號明教大師嵩童體完潔至死無犯火訖根器不壞此節可高天下之士余昔得其累文講說音若清磬未嘗少嗄及終方得其驗嵩字仲靈藤州人詩類老杜楊公濟蟠收全集公濟深伏其才嵩嘗詩有千年猶可照吳邦之句

夏英公鎮襄陽遇大赦賜酺宴部中有致仕高年各賜

束帛時胡大監旦瞽廢在襄英公依詔旨選精縑十疋贈之胡得縑以手捫之笑曰寄語舍人何寡聞至此奉還五疋請檢韓詩外傳及服虔賈誼諸儒所解束帛戔戔賁於邱園之義自可見證英公檢之果見三代束帛束脩之制若束脩則十脡之脯其實一束也若束帛則卷其帛屈爲二端五疋遂見十端表王者屈折於隱淪之道也夏亦少沮

宋齊邱相江南李先主昪及事中主璟一世皆爲右僕射璟愛其才而知其不正一日遊景於華林廣園以明粧列侍召齊邱共宴試小妓羯鼓齊邱即席獻羯鼓詩曰巧斲牙牀鑲紫金最宜平穩玉槽深因逢淑景開佳宴爲出花奴奏雅音掌底輕慢孤鵲噪杖頭乾快亂蟬吟開元天子曾如此今日將軍好用心又嘗獻鳳凰臺詩中有我欲烹長鯨四海爲鼎鑊我欲羅鳳凰天地爲罾繳之句皆欲亂其跋扈也而主終不聽不得意上表乞歸九華其略云千秋載籍願爲知足之人九朵峰巒永作乞骸之客主知其詐也一表許之賜號九華先生以青陽一縣輿賦給之怨毀萬狀後放歸田里鎖之穴其穡以給膳遂自經年

七十三初上元縣一民將疾暴死心氣尚煖凡三日復甦乃誤勾也自言至一殿庭間忽見先主被五木縲械甚嚴民大駭竊問曰主何至於斯耶主曰吾爲宋齊邱所誤殺和州降者千餘人以冤訴囚此主問其民曰汝何至斯耶其民具道誤勾之事主聞其民却得生還喜且泣曰吾使汝歸語嗣君凡寺觀鳴鐘當延之令永吾受苦惟聞鐘則暫休或能爲吾造一鐘尤善民曰我下民爾無緣得見設見之捌以爲驗主沉慮曰吾在位嘗與于闐國交聘遺吾一瑞玉天

王吾愛之嘗置於髻受百官朝一日如厠忘取之因感頭痛夢神謂吾曰玉天王寘於佛塔或佛體中則當愈吾因獨引一匠擕於瓦棺寺鑿佛左膝以藏之香泥自封無一人知者汝以此事可驗又云語嗣君勿信用宋齊邱民既還家不敢輒已遂乞見主具白之果曰寡何憑民具以玉天王之事陳之主親詣瓦棺剖佛膝果得之感泣慟擗遂立造一鐘於清涼寺鐫其上云薦烈祖孝高皇帝脫幽出厄以玉像建塔藏於蔣山齊邱寵待愈解

張晦之景以古學尚氣義走河朔與冀州一俠少游後俠者不軌事敗景亦逮繫捕之甚急遂改姓名李田逍遁四海所至即題曰我非東方兒（木子也）不是牛耕土（田也）欲識我蹤跡一氣萬物母蓋景嘗撰河東柳先生集序破題曰一氣萬物之母也世盡知之景所以遍題者亦欲遵於知己儞寂觀道士陳履常善奏章能遊神於冥景以李田姓名竭之求奏一章以決休否陳許之一夕天虛夜淸冠簡精恪自初夜抱章俯伏於露壇後夜方起起忽謂之曰陰冥之事雨尙欺之況人間乎吾上及三淸下遠九幽闕籍無李田者子以欺陰圓無隱微矣景終於一散官壽不五十陳康肅堯咨知荊南憐其道窮爲葬於龍山落帽臺碑以表其墓焉廬在荊江之滙陰祐桑麻田子孫凋零盡爲漁樵傷佑嗟哉陸魯望所謂莫倚文章庇子孫集三十卷行於世

成都無名高僧者誦法華經有功賊王均李順兩亂於蜀亦不敢害一旦忽一山僕至寺言先生來晨請師誦經在棗市奉候至則已在引入溪嶺數重煙嵐中

搆一跨溪山閣乃其居也僕傳其語曰先生請師且誦經老病起晚誦至見寶塔品願見報欲一聽至此品報之果出對服杖藜兩眉垂肩但默揖爇香側聽聽罷遂入不復出將齋以藤籃竹箸秫飯一盂杞菊數甌不調鹽酪美若甘露食訖僕持襯一鐶敬施之曰先生寄語上人遠到山舍不及攀送遣僕送出路口因中途問僕曰先生何姓曰姓孫曰何名僕於僧掌中書思邈二字僧因大駭欲再往僕遽失之凡山中尋三日竟迷舊路歸視襯資乃金錢一百皆良金也中五六金一半向鐵由茲一膳身輕無疾天禧中已一百五十歲長遊都市後隱不見

殿中丞程東美守賓州日儂賊寇賓因棄城後得罪編置於郢純厚人也能道守賓日監斬陳崇儀事甚詳自言狄相青正月一日至賓初六日詰旦帥師將起就坐擒陳及裨將供奉官（忘其姓名）將斬之捽二人者於庭謂曰二君後事但請無慮青一切爲置之時陳（犯英廟諱）神識荒越卒無一詞獨供奉者慷慨不怖氣貌怡然叩狄公曰某萬死無恨獨一事須干白聽以亡母骨櫬尚寄州南存留院二十年不孝未葬某今得罪既死乞令燒訖假其骨尋遣人馳歸并家書付妻男將某骨與亡孃之骨買地一處葬之則閉目受刃無恨矣狄公許之摘二人者就廊酒食時曉寒酒但冷諸陳但狂號不能食獨供奉者飲啖如平時謝衆兵曰吾本一健兒今日陷率一崇儀使與劍何虧於我乎汝輩努力無當效我索紙筆寫家書一字無誤及至市先設衾褥面北正坐顧持刀者曰刃銛利否若一刀不斷我必訴汝於陰府言訖刃下斷訖大旆遂

南矣

潘逍遙閬有詩名所交遊者皆一時豪傑盧相多遜欲立秦邸潘預其謀混迹於講堂巷開藥肆劉少逸飽少孤二人者爲藥童唐巾韋帶氣貌爽秀後太宗登極秦邸之謀不集潘有詩曰不信先生語剛來帝里遊清宵無好夢白日有閑愁之句事敗已褒多遜宅斯須將捕於閬閬覺之止舟其鄰曰吾謀逆事彰吾若就誅止一身奈汝並鄰皆知吾戲編竄屠戮者不下數十人今若匿得吾一身則庇汝輩數家之禍然萬無搜近之理所謂等下逃箭也吾出門則擒之汝輩自度宜如何其鄰無可奈何遂藏於壁少頃捕者四集至則失之矣朝廷下諸路畫影以搜獄既具投多遜於崖已而物議漸息閬服僧服髡鬚五更持磬出宜秋門至秦亭挈擔爲箍桶匠投故人阮思道爲秦理掾陰認之遂呼至庭俾葺故桶阮提錢三鍰明示於閬大擲於案乘馬遂出閬諭其意提金直入於室因匿焉阮歸責閽者曰案上三鍰及桶匠安在皆曰不知遂痛杖閽者令捕之閬恨之遍尋於市數日不得其蹤既後徐諷秦帥曹武惠彬曰朝廷捕潘閬甚急閬亦豪邁之士竄伏既久欲遁死地稍裂精他逸則何所不至公大臣也可奏朝廷少寬捕典或聊以一小官召出亦羈縻之一端也帥然之遂削奏太宗以四門助教招之因遂出閬有清才嘗作憶餘杭一闋曰長憶西湖盡日凭闌樓上望三三兩兩釣魚舟島嶼正清秋笛聲依約蘆花裏白鳥成行忽驚起別來閑想整綸竿思入水雲寒錢希白愛之自寫於玉堂後壁

蜀先主嗣建初賜道士杜光庭爲廣德先生戶部侍郎蔡國公時蜀雖方平尤惡盜賊犯者贓無多少皆斬是歲蜀饑有三盜庾者止得數斗引至庭覆鞫會光庭方論道於廣殿親三囚將亦惻然謂杜曰茲事如何亦冀其一言見救而杜卒無一語但唯唯而已勢不得已遂斬之杜歸舊宮道院三無首者立於旁哭訴曰公救我也蜀主問公意欲見救忍不以一言活我今冥路無歸將其奈何杜悔責甚痛辟穀一年修九幽脫厄科儀以拔之其魂歲餘方去光庭越州人博學有文章在唐爲麟德殿供奉有經綸才唐室欲相之

韓熙載字叔言事江南三主時謂之神仙中人風彩照物每縱轡春城秋苑人皆隨觀談笑則聽者忘倦審音能舞善八分及畫筆皆冠絕簡介不屈舉朝未嘗拜一人每獻替多嘉納吉凶儀制不如式者隨事稽正制誥典雅得元和之風屢欲相之爲宋齊丘深忌終不進用陳覺以福州之敗齊丘庇之特赦不誅熙載上疏廷爭必請寘法齊丘益怒誣以縱酒少檢貶和州司馬其資平生不飲琴覺其譖非久召還年六十九拜中書侍郎卒煜嘗恨不得熙載爲相贈平章事謚文靖嚴僕射續以位高寡學爲時所鄙又江文蔚嘗作蟹賦譏續略曰外視多足中無寸腸又有口襄雖貴每失途於相沫胸中戈甲嘗聚衆以橫行之句續深銜之强自激昂以熙載有才名固請撰其父神道碑欲苟稱譽取信於人以珍貨幾萬緡仍輟未勝衣一歌鬟寵同房者爲潤毫之贈意其獲盼必可深諷熙載納贈受姬遂諾其請文既成但敘譜裔

品秩及寵葬褒贈之典而已無甚顯迹及紀之事業
者續憐之封墀向奠其改窴熙載至以向所贈及歌
姝悉還之臨登車止寫一闋於泥金雙帶曰風柳搖
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斷留取
樽前舊舞衣

李丞相沆有長者譽一世僕違宅金數十千忽一夕遁
去有女將十歲奕娑格自寫一券係於帶願賣於宅
以償焉丞相大惻之亂夫人曰願如己子育於室訓
教婦德俟長成求偶嫁之止請夫人親結褵以主其

婚然而務在明潔夫人如所諭及笄擇一婿亦頗良
具奩帑歸之女範果堅白其二親後歸舊京聞之論
感心骨丞相病夫婦刲股爲藥饋之至薨衰絰三年

熙寧丙辰歲交趾寇邕郡倅唐著作子正盡室遇害唐
桂州人治平中赴京謝舉至全州中途欲儆一僕得
一肩夫乃遊袁州日所役舊奴也挈重擔勁若健羽
雖鞭馬疾追長先百步之外恐他逸遂遣之其僕當
日自全州行至唐州凡二千七百餘里日午已到留書
寂驛吏曰候桂州唐秀才至即付之唐後月餘方到
唐下馬於驛驛吏前曰君非桂州唐秀才否一月前
有人留一書在此因出示之書面云呈桂州唐秀才
歸眞子謹封唐曰吾豈識歸眞子耶因啓封惟一詩
曰袁山相見又之全不遇先生道未緣大抵有心求
富貴到頭無分學神仙饑中靈藥宜頻施鼎內丹砂
莫妄傳待得角龍爲燕會好來黃壁臥林泉唐得之
頗怪因詰其形貌乃全州驛僕也留書之日即全州
所遣之日始悟神仙人寶詩於篋遇好事者則出之
及遇害當丙辰正合詩中謂角龍也

江南徐知諤爲潤州節度使溫之少子也美姿度喜畜
奇玩蠻商得一鳳頭乃飛禽之枯首也彩翠奪目朱
冠紺毛金觜如生正類大雄雞廣五寸其腦平正可
爲枕諤償錢五十萬又得畫牛一軸晝則嚙草欄外
夜則歸臥欄中諤獻後主煜煜持貢闕下太宗張後
苑以示羣臣俱無知者惟僧錄贊寧曰南倭烏禾反海
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胎中有餘淚數
滴者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
燒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
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爲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記
後杜鎬檢三館書目果見於六朝舊本書中載之

眞宗深念稼穡聞占城稻耐旱西天菉豆子多而粒大
各遣使以珍貨求其種占城得種二十石至今在處
播之西天中印土得菉豆種二石不知今之菉豆是
否始植於後苑秋成日宣近臣嘗之仍賜占稻及西
天菉豆御詩

祥符已前中貴人壹帶將仕郎階若太尉秦翰者左藏
之名將累立戰功始以將仕郎內侍省內府承局今

則不問輸後進彰闕單節

初申國長公主爲尼掖庭嬪御隨出家三十餘人詔兩
禁送於寺賜齋饌傳宣各令作詩送惟陳文僖公彭
年詩尚有記者云盡出花鈿散寶津雲鬟初剪向殘
春因驚風燭難留世遂作池蓮不染身貝葉乍翻疑
軸錦梵聲纔學誤梁塵從茲豔質歸空後湘浦應無
解佩人或云作詩之說恐非好事者能於鵾鴻天曲
聲歌之

明州天台教主禮法師高僧也聚徒四百衆以往生淨
土勸衆修行晚結十僧修三年懺燒身爲約楊大
年寡　道三以書留之云億聞我師比修千日之懺
將捨四大之軀結淨土之十僧生樂邦之九品竊曾
具懇冀銜誠情乞住世以爲期廣傳道而興利願希
垂諾冀獲瞻風後禮師終不諾又貽書杭州天竺式
懺主託渡江留之云億再拜昨爲明州禮教主宏發願
心精修懺法結十人之淨侶約三載之近期決取樂
國之往生並付火光之正受載懷景重竊欲勸留誠
以天台大教之宗師海國羣倫之歸嚮傳演秘筌之

學增延壽命之期冀其住世之悠長廣作有情之饒
益遂形翰牘罄敘誠言得其報音確乎不奪慮喪人
天之眼目孰爲像季之津梁懺主大師同稟哲師兼
化本國可願波錢塘之巨浪造鄭水之淨居善說無
窮宜伸於理奪眞機相契須仗於神交是年誕節禮
與寇相國萬紫服以留之時馬副樞知節請大年撰
其父全乂神道碑潤筆一物不受止求薦一師號馬
樞奏臣以楊某爲先臣撰碑況詞臣潤筆國之常規
乞降聖旨俾受臣所贈眞宗召大年問之因得以其
事爲奏眞宗深加嘆重謂大年曰但能賦意留之住
世若師號朕與之潤筆即宜無讓遂賜號法智大師
住世七年方入滅楊希白碑其異於塔

何大符做中祥符四年十月爲東嶽奉冊使奏奉冊前
十日雨雪日甚至十一月五日詣本廟奉冊忽然景
氣晴和宛若春意又得兗州狀稱據黃現鋪人員夏
興狀今月四日將兵巡至馬嶺見五人各服黃紫衣
執儛蓋與等恐是冊使向前迎接忽然氣霧漸起即
不見又得天貺觀道士孫守一狀冊使詣本殿焚香

畢有阜鵲兩隻至殿盤旋飛翥甚久詞臣各進頌
歐公撰石曼卿墓表蘇子美書邵餗篆額山東詩僧祕
演力幹屢督歐俾速撰文方成演以庚二兩置食於
相藍南食殿罐詑白歐公寫石之日為具召館閣諸
公觀子美書書畢演大喜曰吾死足矣飲散歐蕪獨
演日鐫訖且未得打竟以詞翰之妙演不能却歐公
忽定力院見之問寺僧曰何得僧曰半千買得歐怒
回詬演曰吾之文反與庸人半千鬻之何無識之甚
演卅稽特精徐語歐曰學士已多他三百八十三矣
歐愈怒曰是何演曰公豈不記作省元時庸人競摹
新賦叫於通衢復更召呼云兩文來買歐陽省元賦
今一碑五百價已多矣歐因解頤徐又語歐曰吾友
曼卿不幸蚤世固欲得君之文張其名與日星相磨
而又窮民售之頗濟其乏豈非利乎公但笑而無說

湘山野錄卷下　黑蓄閣

湘山野錄卷下終

吳僧文瑩著　如晦編

本朝眷待耆德於儀物之盛惟王文貞公也病深屢乞
骸不允扶掖求對於便坐面懇之真宗憫皇太子出
幕拜留曰吾方以卿翼吾兒卿瘦瘠殆此朕安敢強
勑曰冊拜太尉諮禮官草儀就都堂赴上五日一起
居起居日入中書預參決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並
入至病之革公召楊文公於卧內囑以後事曰吾深
厭煩惱慕釋典願未來世得為苾蒭林間宴坐觀心

為樂將易簀之時君為我剃除鬚髮服壞色衣勿以
金銀之物置棺內用茶毘火葬之法藏骨先塋之側
起一茆塔用酬夙願吾雖深戒子弟恐其拘俗託子
叮嚀告之又曰仗子撰遺表但謦敘感戀而已慎毋
及姻戚大年對曰餘事敢不一一拜教若剃髮三衣
之事此必難遵公三公也萬一薨奄鑾輅必有襚禭
之臨自當斂贈公衮豈可加於僧體乎至薨大年與
諸孤協議但以三衣置柩中不藏寶貨而已壽六十
一配享真宗廟廷

太宗作九絃琴七絃阮嘗謂其琴蓋以宮絃加廿絲號
為大武宮絃減廿絲號為小武其大絃下宮徵之一
徵定其聲小絃上宮徵之一徵定其聲太宗嘗顧受
宮調中十小調子乃隋賀若弼所撰其聲與意及用
指取聲之法古今無能加者十調者一曰不博金二
曰不換玉三曰夾泛四曰越溪吟五曰越江吟六曰
孤猿吟七曰清夜吟八曰葉下聞蟬九曰三清外一
調最優古忘其名琴家祇命曰賀若　太宗嘗謂不
博金不換玉二調之名頗俗御改不博金為楚澤涵

秋不換玉為塞門積雪命近臣十人各探一調撰一
辭蘇翰林易簡探得越江吟曰神仙神仙瑤池宴片
片碧桃零落春風晚翠雲開處隱隱金輿挽玉麟背
冷清風遠文瑩京師遍詢琴阮待詔皆云七絃阮九
絃琴藏祕府不得見

嘉祐中仁宗自內閣降密勑近以女謁縱橫無由禁止
今後應內降批出事主司未得擅行次日執奏定可
否始數日左承天門一竟衣老兵持竹弊器上以敗
荷覆之門吏搜之乃金巨弁一枚上鏤巨蚌燦然不
知其數禁門舊律盡依外門例凡有搜搦更不申覆
即遂所司時開封方鞫劾次一小璫馳騎急傳旨令
放其物即進呈府尹魏公瓘不用執奏法遂放之唐
質肅公介方在諫垣疏曰陛下廓御以來所降勑旨
未有若執奏內批之勑為今治世之大公也臣風聞
禁門近有搜搦之獄傳旨令放主司殊不顧執奏之
法乞再收犯者劾之使正其典疏入不報公又疏曰
臣聞王者一語朝出四海夕聞今執奏之勑既為無
用乞下詔收之免惑天下既而又不報公又疏曰臣

聞開封乃天下百執事之首司也魏某為尹臣君父
詔旨輒不遵守望端門無咫尺之地尚敢輒爾況九
州之遠乎欲重貶魏某以警不遵君命之惡臣以言
職不能早罷請喪亦乞罷黜魏由是降越州時咸事
詩有鐵冠持白簡蕭颯聚青蠅之句謝上表略云狂
風動地孤蓬所以易飄衆斧登山直木終須先伐才
者愛之

張富學秉知冀州日一巨豁劫民之財復亂其女賊敗
得贓將受戮其被盜父母以不幸之事泣訴於公公

忿極俾設架釘於其門凡三日臨之義者頗快焉後旬年感疣疾一日方午劇發中使至宅急宣公力疾促聲至禁門中人引至便殿垂箔立軒陛久之怒稍中輟對曰爭得公認其聲乃真宗也不知其端不敢察辨斯須又曰張乘爭得非法殺人公方奏曰臣束髮入仕謹遵憲章豈止丹筆書極典雖一笞朴亦覆覈情審上曰卿自與本人對辨引於殿西南隅啓一獄扉因係萬狀始悟非人世也引一鐵枷罪人血肉淋漓膚節星散泣訴於公曰汝用非法殺我以肢體

零散奈何亦無受託之所公方認其賊也詬之曰汝所犯豈止一死邪糜萬爛亦不足塞其父母之恥將敢更有訴乎旁有一胥容服詭嚴視之乃秉從事河陽日一幕典也遇公甚勤低容曰五刑自有常典亦不得恤其訴公曰其將奈何吏曰幸公之算未盡暫緣誤至此爾但遣之俾託生可却還公怖且窘卽其遣之之術於吏曰念吾與子有河陽之舊吏曰遣功之大無如法華經焉但至誠許之公遂許歸日召僧誦百部以至滌及千部因亦不捨公愈怖吏又曰不必多爲其持誦之法但貴長久日誦一僧誦一部許終其身乃可遣也公如其說許之果沒不見公三日神方還觀始覺在榻後乃日召一僧誦一部至薨未嘗一日廢闕

晏殊相年七歲自臨川詣都下求舉神童時寇萊公出鎮金陵殊以所業求見萊公一見器之既辭命所乘賜馬鞍轡送還旅邸復諭之曰馬卽還之鞍轡恭賚桂玉之費知人之鑒今尠其比

太宗克復江南得文臣徐鉉博通今古擢居祕閣一日

後苑象斃上令取膽剖腹不獲上異之以問鉉鉉奏曰請於前左足求之須臾果得以進亟召鉉問對曰象膽隨四時在足今方二月故臣知在前左足也朝士皆歎其博識也

景德初匈奴寇澶車駕議幸時曹武公瑋及秦翰爲澶駐泊部許便宜軍馬事不由中覆二將議曰威虜不過河則已萬一渡橋奈北遼州素不設備逆督士卒深闊渠以遶城旋開旋以枯蒿雜草覆渠面使虜不測其深淺駕至澶臣僚乞駐蹕澶南宜盡誅以滅之可也唯高殿前瓊力挽鑾駕以進揚其聲曰儒人之言多二三願陛下勿遲疑不渡河無以安六軍之心御駕方渡橋時士卒不山呼左右頗異之瓊曰乞急張黃屋使遠邇認之既而果齊聲呼萬歲士氣歡振是夕車駕次北澶匈奴毳帳前一里星殞若巨石其聲鳴吼移刻始盡此最爲澶淵之先吉也皇弟雍王元份留守東京暴中風眩急詔王文貞旦代司留都事

侯仁寶卽趙韓王普之甥也世爲洛陽大族知邕州久

在嶺外求歸西洛而無其計詐以取交趾竊其奏乞詣闕面陳其策太宗納之其舅韓王時已爲盧多遜所譖罷相出河陽多遜當國必知是役之艱因欲致仁寶於敗績以沮趙普而太宗復不痛仁寶求歸之矯盧因奏曰今果許仁寶自邕至闕復還嶺表率師往取反覆路遠恐爲交人先警豈若就湖南兵數萬乘不備而襲之太宗深然之詔團練使孫全興將湖南兵三萬與仁寶南取交州兵至白藤江爲賊盡滅仁寶爲交趾所擒梟首於米裔縣宜然也全興奔北斬於闕下

蜀人嚴儲者與蘇易簡之父善儲之始舉進士而蘇之子易簡生三日爲飲局有日者同席儲以年月詢之日者曰君當俟蘇公之子爲狀元乃成名坐客皆笑後歸朝累上不捷太平興國五年果於易簡榜下登第

仁廟初纂臨幷衮冕纔十二歲未能待旦起日高時明肅太后垂箔擁佑一日遣中人傳旨中書爲官家年小起晚恐稽留百官班次每日祇來這裏休語斷會

首台丁晉公適在案告惟馮相拯在中書覆奏曰乞候丁謂出廳商議邠丁參告果傳前語晉公口奏曰臣等止聞今上皇帝傳寶受遺若移大政於他處則社稷之理不順難敢遵稟晉公由此忤明肅之旨復面責同列曰此一事諸君卽時自當中覆何必須候某出廳足見顧藉自厚也晉公更衣馮謂魯參曰渠必獨作周公今吾輩爲莽卓乃真宰存心也初寇忠愍南貶日丁晉秉筆謂馮相曰欲與竄崖又再拶然波如何馮但唯唯丁乃徐擬雷州及丁之貶也適當馮相秉筆謂魯參曰鶴相始欲貶寇於崖嘗有鯨波之嘆今暫屈周公涉鯨波一遭竟竄崖州

鄭工部文寶爲陝運時賊遷欲侵靈武朝廷患之詔鄭便宜經度西事鄭前後自環慶親部芻粟越瀚海七百里入靈武者十二次諸羌之語皆通曉鄭心知靈武不可守故參校史傳作河西隴右圖進呈極言乞棄靈武朝廷方遣大將王超援之又力諫太宗太平之時愼無開邊疲弊生姓太宗閱奏極怒撫以他事坐擅議鹽禁及建營田以積石廢壘築爲清遠軍三

過貶郴州藍山令王超授兵方至環州靈武果沒
遂班師而李順擾蜀隴賊趙包聚徒數千附之鄖
知必趨棧以進分兵夜襲斬其魁殲餘黨皆又輕
車使蜀至渝涪閬廣武卒謀亂自雲安飛小檝下
峽數百里一夕擒之所舉如神然太宗終怒藍山
任滿更移枝江京山二縣牢落五六年方復郎仍
高於詩可參二杜之間予收之最多歸田錄所采
者非警絕蓋歐公未全見也在江南師徐騎省鉉小
篆皆篆千文以示鉉其字學不出一中指之中騎省
嘗曰篆雖於小而易於大鄭子小篆李陽冰不及若
大篆可兼爾又學琴於崔諭德遵度崔謂楊大年曰
鄭仲賢彈琴恐古有之若今則無吾篋中畜琴朴一
琴號水泉者乃江南故國清風閣所寶本欲攜葬泉
下託君贈之爲我於龍池題數字記於腹此琴之聲
可盡餘琴六七固仲賢沒其子於陵進於祕府文集
二十卷談苑十卷江表志二十卷壽六十一
杜祁公衍在中書奏武臣帶軍職若四廂都虞候等出
領藩郡不惟避使額重而又供給優厚在祖宗時蓋

鄙臣僥倖不足用故以此優之俾集事今四廂寧
肯帶此職者皆近戚紈綺欲乞兼罷仁宗深然之許
爲著令係告中外方三日一近姻之要者懇闕援上
不得已忽批一內降某人特與防禦使四廂都虞候
抑南京係人不得援例次日祁公執奏臣近奉聖訓
王言未收昨日何忽又降此批仁宗降玉色諭云卿
且勉行此一批巷事有無可奈何者祁公正色奏曰
但道杜衍不肯竟從之
太祖收晉水浸河東之年晉危使偽命殿直程轉榮間
道入契丹求救兵至西樓叩於契丹宣徽使王白曰
南朝今收弊國危蹙不保乞師以救白深於術數謂
榮曰晉必無患南兵五月十七日當罷晉次日必大
濟再榮因問他後安危之數白曰後十年晉破破即
掃地矣非惟晉破而契丹亦衰然扶困却犯中原飲
馬黃河而返又曰晉破二十年後契丹微弱滅絕幾
無遺種矣子但記之是時王師果不克晉約後十年
當太平興國四年方平晉壘又白嘗謂契丹扶困再
犯之事者即太宗征漁陽旋兵雍熙丙戌歲命曹武

惠彬伐燕不利是年冬虜報役王師失勢於河間虜
乘勝抵黃河而退皆如王白之言白冀州人年七十
詔氣方直雖事契丹嘗諫曰南朝天地山河與虜不
同雖暫得一小勝不足恃彼若雪恥稍興兵復燕
薊破榆關而直趨深河恐穹廬氈幕不勞一踐而盡
契丹服其語欲誅之蓋賴其學術年八十卒
祖宗潛耀日嘗與一道士游於關河無定姓名自曰混
沌或又曰眞無每行乏則探囊金愈探愈出三人者
每劇飲爛醉生善歌步虛爲戲能引其喉於杳冥間
作清徵之聲時或一二句隨天風飄下惟祖宗聞之
曰金猴虎頭四眞龍得眞位至醒詰之則曰醉夢語
豈足憑耶至膺圖受禪之日乃庚申正月初四也自
御極不再見下詔草澤遍訪之或見於轘轅道中或
嵩洛間後十六載乃開寶乙亥歲也上已祓禊駕幸
西沼生醉坐於岸木陰下笑揖太祖曰別來喜安上
大喜亟遣中人密引至後掖恐其遁急回蹕與見之
一如平時抵掌浩飲上謂生曰我久欲見汝決疑一
事無他我壽還得幾多在生曰但今年十月廿日夜

晴則可延一紀不爾則當速措置上酷留之俾泊後
苑苑吏或見宿於木末鳥巢中止數日不見帝切切
記其語至所期之夕上御太清閣以望氣是夕果晴
星斗明燦上心方喜俄而陰霾四起天地陡變雪雹
驟降移仗下閣急傳宮鑰開端門召開封王即太宗
也延入大寢酌酒對飲宦官宮妾悉屏之但遙見燭
影下太宗時或避席有不可勝之狀飲訖禁漏三鼓
殿雪已數寸帝引柱斧戳（丑角反）雪顧太宗曰好做好
做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內將
五鼓周廬者寂無所聞帝已崩矣太宗受遺於柩前
即位逮曉登明堂宣遺詔罷聲慟引近臣環玉衣以
瞻聖體玉色溫瑩如出湯沐
如京使柳開與處士潘閬爲莫逆之交而尚氣自任潘
常嗤之端拱中典全州途出維揚潘先世卜居於彼
迎謁江滨因偕往傳舍止於廳事見中堂局鑰甚祕
怒而問吏吏曰凡宿者多不自安向無人居已十稔
矣柳曰吾文章可以驚鬼神膽氣可以讋夷夏何畏
哉即啓戶埽除處中而坐閬潛思曰豈有人不畏鬼

神乎乃託事告歸請公獨宿閬尚門密謂驛吏曰柳
公我之故人常輕言自衒今作戲怖渠無致詫也閬
薄暮以黛染身衣豹文犢鼻吐獸牙被髮執巨鎚由
外垣而入（正排）廳者俯視堂廡是夕月色晴霽洞鑒毛
髮柳見即循階而行閬忽變聲呵之柳悚然舉目再
呵之似覺惶懼遽云某假道赴任暫憩此館非意干
忤幸賜恕之閬遂疏柳生平幽隱不法之事厲聲曰
陰府以汝積戾如此俾吾持符追攝便須急行柳忙
然設拜曰事誠有之其如官序未達家事未了倘垂

恩庶誠有厚報言訖再拜繼之以泣閬徐曰汝識吾否柳曰塵土下士不識聖者閬曰只我便是潘閬也柳乃延呼閬下闕素知公性躁暴是夕潛遁柳以對亟詰朝解舟

國初文章惟陶尚書穀爲優以朝廷眷待詞臣不厚乞罷禁林太祖曰此官職甚難做依樣畫葫蘆且做且做不許罷復不進用穀題詩於玉堂曰官職有來須與做才能用處不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一生依樣畫葫蘆駕幸見之愈不悅卒不大用

明肅太后欲謁太廟詔禮官草儀時學臣皆以周官后服進議佞者密請曰陛下垂簾聽大政號兩宮尊稱山呼及輿御皆王者制度入太室豈當以后服見祖宗邪遂下詔服袞冕諫疏交上復宰臣執議俱不之聽不得已將誕告頼薛簡肅公以嚴右人語氣明直不文其談簾外曰奏曰陛下大謁之日還作漢兒拜邪女兒拜邪明肅無答是夕報罷

范文正公仲淹爲右司諫章獻劉太后聽政忽遣一巨璫諭之曰今後凡有大號令不須强上拗三五年爲一宰相不難致公覺其言甘必有所謂果誕告冬至日大會前殿仁宗率羣臣爲壽有司將具公上疏曰臣聞王者尊極儀法配天故所以齒輅馬踐廐芻尚皆有誅況屈萬乘之重冕旒行北面之禮乎此乃開後世弱人主以强母后之漸也陛下果欲爲大宮履長之賀於閨掖以家人承顏之禮行之可也抑又慮慶之容御軒口陛使百官瞻奉於禮不順事遂已又獨衡乞皇太后還政疏曰陛下擁扶聖躬聽斷大政日月持久今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發握乾綱而

歸坤經非黃裳之吉象也豈若保慶壽於長樂奄收天權還上眞主以享天下之養

姚嗣宗關中詩豪忽繩檢坦然自任杜祁公帥長安多裁品人物謂尹師魯曰姚生如何人尹曰嗣宗者使白衣入翰林亦不忝減死一等黥流海島亦不屈姚聞之大喜曰所謂善評我者也時天下久撤邊警一旦忽元昊以河西叛朝廷方羈縻關豪之際嗣宗也因爲二詩於驛壁有踏碎賀蘭石埽清西海塵布衣能效死可惜作窮鱗又一絕百越干戈未息肩九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笑不語静聽松風春晝眠之何韓忠獻公奇之奏補職官既而一庸生張亡其名亦堂堂人蝟髯黑面頂靑巾緇裘持一詩代刺搖袖以謁杜公曰昨夜雲中羽檄來按兵誰解埽氛埃長安有客面如鐵爲報君王早築臺祁公亦異之奏補乾貼一尉而胸中無一物未幾以贓去任

馮延巳鎭臨川聞朝議已有除替一夕夢通舌生毛翊日有僧解之曰毛生舌間不可剃也相君其未替乎旬日之間果巳寢命

江南馮謐嘗於待漏堂謂諸閣老曰元宗賜賀監鏡湖三百里信爲盛事他日賜歸止得後湖足矣徐鉉答曰主上賢賢下士常若不及豈惜一後湖所乏者知章耳謐大有慙色

康定中西賊寇邊王師失律於好水川沒巨將旌旗者四五朝廷方擾時當國一相以老得謝拂衣晏坐而歸兩府就宅爲賀因而陳觴退相飲酣自矜於席曰某一山民耳遭時得君今還袞紼告老於家當天下平定無一事之辰自謂太平幸民石參政中立應聲曰只有陝西一大寇盜未獲坐客吞聲縮耳幾墮

范文正公以言事凡三黜初爲校理忤章獻太后旨貶倅河中僚友餞於都門曰此行極光後爲司諫因郭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之不勝貶睦州僚友又餞於亭曰此行愈光後爲天章閣知開封府撰百官圖進呈丞相怒奏曰宰相者所以器百官今仲淹盡自掄擢安用彼相臣等乞罷仁宗怒落職貶饒州時親賓故人又餞於郊曰此行尤光范笑謂送者曰仲淹前後三光矣此後諸君更送只乞一上牢可也客大

笑而散惟王子野質力疾獨留數夕抵掌極論天下利病留連惜別范嘗謂人曰子野居常病羸不勝衣及其論忠義則龍驤虎賁之氣生焉明日子野歸客有迎大臣之旨惱之者君與范仲淹國門會別一笑語一樽俎釆之皆得其實將有黨錮之事君乃第一人也子野對曰果得此者録某與范公數夕郵亭之論條進於上未必不爲蒼生之幸豈獨質之幸哉士論壯之文正公雖極端方而笑謔有味師魯時謫郢州監稚郡守趙可度者迎府之好惡酷加凌忽公爲郡帥特奏曰尹洙夙病可惜死於僻郡乞令就任所醫理可其奏遂客於郢車不如意凡樽俎語言皆無憀倘人不敢侍之或怒至以雙指扭其臉侑者泣訴於公公曰爾輩豈知此是龍圖硬性客笑而師魯不笑

祖宗居潛日與趙韓王遊長安市時陳摶乘一衞遇之下驢大笑巾幘幾墜左手握太祖右手挽太宗可相從市飲乎祖宗曰與趙學究三人並遊可當同之陳睥睨韓王甚久徐曰也得也得非渠不得預此席既

入酒舍韓王足疲偶坐席左陳恕曰紫微帝垣一小星輒據上次不可斥之使居席右

柳仲塗開以殿中侍御史改崇儀使知寧邊軍寧邊定州博野縣是也扺虜境之要柳纔至間者試邊州郡驍告契丹將犯境獨柳馳書陳五事與節帥郭宣徽守文逆料虜情必無犯邊之事敢以族保後果不動有真定人白萬德者邊豪也爾族七百餘帳萬德以威愛禧之慕仲塗才名願往覩之凡出入界上設帳劇飲間以詩書諷倅信重仰服一夕與之飲於邊帳謂萬德曰中原乃君父母之邦棄以臣胡虜奈禮義何觀君氣貌雄特南朝大侯伯不過此爾中原失幽薊六十年將與師取之君能順動先自南歸則裂茅土封公侯不絕其世炳爲書其功於方冊豈不韙歟萬德大喜將定日率豪傑請約於境各以所授告命交而爲質議方合會急召知全州萬德與仲塗別曰君不集其事者天乎

韓忠獻公神道碑皇帝御製也中云薨前一夕有大星殞於園中櫪馬皆鳴又云公奉詔立皇子立皇太子

被顧命立英宗爲皇帝立朕以承祖宗之序可謂定策元勳之臣後銘其碑曰公行不歸中夕是悼尚想公儀撰潛庬草復御篆十字填金以冠其額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大哉天子之文章也廣大明白日星之照江海不過此辭也

唐昭宗以錢武肅鏐平董昌於越拜鏐爲鎮海鎮東節度使中書令賜鐵券恕九死子孫二死羅隱撰謝表略曰鐫金作誓指日成文蓋陛下憫臣處極多虞愛臣防衰末至所以廣開聖澤永保私門屈以常刑容其必死雖君親爲意在其必恕必容而臣子盡心亦豈敢傷慈傷愛謹當日愼一日戒子戒孫不可以此而累恩不可因茲而賈禍上始莊宗入洛又遣使貢奉懇承旨故向請玉冊金券有司定儀非天子不得用後竟賜之鏐卽以節鉞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名其居曰殿官屬悉稱臣又於衣錦軍大建玉冊金券詔書三樓復遣使冊東夷諸國封拜其君長幾極其勢與向之謝表所陳處極防微累恩賈禍之誡殊相戾矣禪月貫休嘗以詩投之曰貴逼身來不自

由幾年勤苦踏山邱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萊子衣裳宮錦窄謝家詩詠綺霞羞他年名上凌煙閣豈羨當時萬戶侯鏐愛其詩遣客吏諭之曰教和尚改十四爲四十州方與見休性褊介謂吏曰州亦難添詩亦不改然閑雲孤鶴何天而不可飛邪遂飄然入蜀以詩投孟知祥有一瓶一缽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之句知祥厚遇之鏐後果爲安重誨所創王爵以太師致仕重誨死明宗乃復鏐舊爵位

丁晉公在中書日因私第會賓客忽顧衆而言曰某嘗聞江南李後主鍾愛一女早有封邑聰慧姿質時無與比年及笄降國主謂執政曰吾止一女才色頗異今將選尚卿等爲擇佳婿須得少年奇表負殊才而有門地者執政遍詢搢紳須外府將相之家莫得全美或有詣執政言曰嘗聞洪州劉生者爲本郡參謀歲甲未冠儀形秀美大門曾列二卿兼富辭藝可以塞選執政遽以上言亟令召之及至皆如其說國主大喜於是成禮授少列拜駙馬都尉鳴珂鏘玉出入中禁良田甲第奇珍異寶赫奕崇盛雄視當府未周

歲而公主告卒國主傷悼悲泣曰吾不欲再覩劉生之面勑執政削其官籍一簪不與却送還洪州生恍若夢覺觸類如舊丁語罷因笑曰某他日亦不失作劉參謀也席上聞之莫不失色後半載果有朱崖之行貲貨田宅在京者悉皆籍沒孑然南行匹馬數僕宛如未第之日諒先兆不覺出於口吻李公防時在丁坐親聆其說

處士魏野貌寢性敏志節高尚鳳閣舍人孫僅與野敦縞素之舊尹京兆日寄野詩說府中之事野和之其末有見說添蘇亞蘇小隨軒應是瑪瑙之句添蘇長安名姬也孫頗愛之一日孫召添蘇謂曰魏處士詩中以爾方蘇小如何添蘇曰處士詩名譪於天下者鄙薄在其間是蘇小之不如矣又何方之乎孫大喜以野所和詩贈之添蘇喜如獲寶一夕之內長安爲之傳誦添蘇以未見野深懷企慕乃求善筆札者大署其詩於堂壁衒露於人未幾野因事抵長安孫折簡其來邀置府宅他人未之知也有好事者密召過添蘇家不言姓氏添蘇見野風貌魯質固不前席

野忽舉頭見壁所題添蘇曰魏處士見譽之作野殊不答乃索筆於其側別紀一絕添蘇始知是野大加禮遇詩曰誰人把我狂詩句寫向添蘇繡戶中閑暇若將紅袖拂還應勝得碧紗籠

李相簡穆公沆嘗被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兄爲無口貌公笑曰吾居政府然無長才但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此補國爾今國家防制纖悉密若凝脂苟必徇所陳一一行之則所傷實多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正所謂也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於民邪公

甍沐浴右脅而逝七日盛暑中方斂不䦨腐氣信歿踐之明效也

王平甫安國奉詔定蜀民楚民秦民三家所獻書可入三館者令史李希顏料理之其書多剝脫而得一弊紙所書花蘂夫人詩筆書乃花蘂手寫而其詞甚奇與王建宮詞無異建之辭自唐至今誦者不絕口而此獨遺棄不見取受詔定三家書者又斥去之甚爲可惜也遂令令史郭祥繕寫入三館既歸口誦數篇與荊公荊公明日在中書語及之而禹玉相公甞

世參致願傳其本於是盛行於時文瑩親於平甫處得副本凡三十二章因錄於此其詞曰

五雲樓閣鳳城閒花木長新日月閑三十六宮連內苑太平天子住崑山

會真廣殿約宮牆樓閣相扶倚太陽淨甃玉階橫水岸御爐香氣撲龍牀

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曲江好春景畫船來去碧波中

東內斜將紫禁通龍池鳳苑夾城中曉鍾聲斷嚴妝罷院院紗窗海日紅

殿名新立號重光島上亭臺盡改張但是一人行幸處黃金閣子鎖牙牀

安排諸院接行廊水檻周迴十里强青錦地衣紅繡毯盡鋪龍腦鬱金香

夾城門與內門通朝罷巡遊到苑中每日日高祇候處滿隄紅豔立春風

廚船進食簇時新侍宴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鱠隔花催喚打魚人(一作鱠盤)

立春日進內園花紅蘂輕輕嫩淺霞跪到玉階猶帶露一時宣賜與宮娃

三面宮城盡夾牆苑中池水白茫茫亦從獅子門前入旋見亭臺繞岸傍

離宮別院繞宮城金板輕敲合鳳笙夜夜月明花樹底傍池長有按歌聲

御製新翻曲子成六宮纔唱未知名盡將觱篥來抄譜先按君王玉笛聲

旋移紅樹斲青苔宣使龍池更鑿開展得綠波寬似海水心樓殿勝蓬萊

太虛高閣凌波殿背倚城牆面枕池諸院各分娘子位羊車到處不教知

修儀承寵住龍池掃地焚香日午時等候大家來院裏看教鸚鵡念宮詞

才人出入每參隨筆硯將行繞曲池能向彩牋書大字忽防御製寫新詩

六宮官職總新除宮女安排入畫圖二十四司分六局御前頻見錯相呼

春風一面曉妝成偷折花枝傍水行却被內監遙覷見故將紅荳打黃鶯

梨園弟子簇池頭小樂攜來候燕遊旋炙銀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

殿前排宴賞花開宮女侵晨探幾迴斜望苑門遙舉袖傳聲先喚近臣來

小毬場近曲池頭宣喚勳臣試打毬先向畫樓排御幄管絃聲動立浮油

供奉頭籌不敢爭上棚專喚近臣名內人酌酒纔宣賜馬上齊呼萬歲聲

殿前宮女總纖腰初學乘騎怯又嬌上得馬來纔欲走幾迴拋鞚把鞍橋

自教宮娥學打毬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認遍遍長贏第一籌

翔鸞閣外夕陽天樹影花光遠接連望見內家來往處水門斜過畫樓船

內人追逐採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水並船相鬬濕羅衣

新秋女伴各相逢罨畫船飛別浦中旋折荷花伴歌舞夕陽斜照滿衣紅

少年相逐採蓮回羅帽羅衫巧製裁每到岸頭齊拍水競提纖手出船來

早春楊柳引長條倚岸緣堤一面高稱與畫船牽錦纜暖風搖出綵絲條

婕妤生長帝王家常近龍顏逐翠華楊柳岸長春日暮傍池行困倚桃花

月頭支給買花錢滿殿宮人近數千遇着唱名多不語含羞急過御牀前

寒食清明小殿旁綵樓雙夾鬬雞坊內人對御分明看先睹紅羅十擔牀

大平興國五年祕書丞安德裕知廣濟軍是歲亢旱因禱於髻山神祠方炷香神自幃中冉冉而出古服峩冠拱揖而前立安以至誠所感殊不爲懼遂訴以亢之災苦曰某堆阜之神也久竊鄉人之薦愧無酬答恨力小地卑不能興致雲雨雖云龍司厥職動息由天某當爲公至主者之所密俟兩信必先期奉報言訖

而隱安是夕夢神曰兩候甚遍只在來早及期大澍千里告足翌日公具牢醴以謝之

湘山野錄三卷續錄一卷錢塘僧文瑩所著也多紀錄北宋事蹟凡名公鉅卿高僧韻士風雅酬酢著筆更詳嘗述柳仲塗贈贊寧句云詩中有空門今日見張華其自負可想見矣自號道溫與蘇舜欽友善嘗題其詩或强之謁大一居士堅辭不往終老於荆州之金鑾有渚宮集鄭毅爲之序琴川毛晉識

宋僧文瑩湘山野錄上中下三卷汲古刊本卷上第三條於牆壁間上雇注有缺誤今從閒仙從黃堯圃家抄得宋槧本詳爲校訂補入十四行又二行原缺仍宋本之舊其毛本未注缺而有缺誤者卷中胡大監條大訛文胡亦必廟堂稿也下脫甚憾之三字已悉一監又訛見下句多不字卷下宋齋郎相條華林唐下脫園以明殺列侍召齋郎共室試小段均並齊部即十九字張晦之條龍山落下脫帽臺碑以表其墓焉八字其他一字二字之訛不勝縻俱遵宋本校正云乙丑清和月虞山張海鵬識

續湘山野錄 五 照曠閣

續湘山野錄卷

湘山野錄

西庫提要補正

湘山野錄三卷續錄一卷

胡玉縉撰

文獻通考引晁公武讀書志以爲吳僧文瑩今案讀書志實無吳字通考誤也舊錄中太宗即位一條李燾引入長編啓千古之疑端程敏政宋紀受終考証之尤力然觀其始末並無指斥逆節之事特後人誤會其詞致生疑竇是非作者本意未可以爲是書病也

瞿氏目錄有宋刻元鈔本云宋刻則不題名仁宗以前御諱有闕筆餘皆不闕元鈔續錄題吳僧文瑩如晦題下卷郭尉季和文公註云犯御名案和文名璽爲神宗嫌名知亦從北宋本出也以毛氏津逮秘書本相校好誤甚多其中卷末眞宗欲擇臣僚條拜舞使射弓時雙下脫去備者惟跣麻屨公肯者可爲讀方以胡駁逢用十六字遂至不可讀矣玉縉案六爲入誤吳氏并經籍廠對題跋記云宋紀受終考三卷程敏政著其辨太祖太宗禪位之誤以宋陽彥公正史爲據而辟湘山野錄之未實讀書敏求記對錄條下稱成化間有宣德本刻綱鑑宋元通鑑辨宋太祖太宗授受之疑謂自李燾誤削湘山野錄所載之并致野史所載太祖太宗對飲燭影下時見太宗有不可勝之狀而燾改不可爲爲遜避太祖欲傳嗣太宗曰好做好做而燾改爲好爲做好爲之又加大聲二字遂不免有斧鉞之病此皆辨之曰太宗留宿禁內此亦誤疑太祖既不能寧復自登斷且至嚴是畿否乎其說見高明快李燾齋兩學齋日記七集下四六云所記皆宋初及仁宗以前事雖多稱劉斂非盡小說而多博聞失實不足取信其續錄中記太祖燭影斧聲原本涉臆怪以彰道士之神異全出無稽不足辨也陶宗儀輟耕錄十五云能改齋漫錄唐陽鄒伯作妓人出家詩云云湘山野錄乃謂謝彥年作此不考之過也

湘山野錄提要補正 一

湘山野錄提要補正 二

525

玉壺清話

釋文瑩撰

玉壺清話序

玉壺隱居之潭也（潭一作筆）文瑩收古今文章著述最多自
國初至熙寧間得文集二百餘家僅數千卷（僅一作近）其間
神道碑墓誌行狀實錄及奏議碑表野編小說之類傾
十紀之文字聚衆學之醇郁君臣行事之迹禮樂憲章
之範（範一作文）鴻勳盛美（鴻一作洪）列聖大業關累世之隆替載
四海之見聞（見聞一作聞見）惜其散在衆帙世不能盡見因取
其未聞而有勸者聚爲一家之書及纂江南遺事（遺一作遺）
并爲李先主昇特立傳藁爲十卷（藁一作雕）且夫黃帝之時

世淳事簡倘有風后力牧爲史官職其書暨玉山中古
之所以有史者（古之所以一作知所以）必欲其傳無其傳則聖賢
治亂之迹都寂寥於天地間當知傳者（一知字下有其字）亦古
今之大勸也書成於元豐戊午歲八月十日餘杭沙門
文瑩湘山草堂序（補校鈔四庫本之闕見叙吳本作載）

玉壺清話卷第一

眞宗嘗曲宴羣臣於太清樓君臣驩浹談笑無間（一云君臣歡笑無間）忽問廛沽尤佳者何處（一無尤字）中貴人奏有南仁和
者亟令進之徧賜宴席上亦頗愛問其價中貴人以實
對上遽問近臣曰唐酒價幾何無能對者唯丁晉公奏
曰唐酒每升三十（一有錢字）上曰安知丁曰臣嘗讀杜甫詩
曰蚤來就飲一斗酒（一云蚤來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是
知一升三十錢上大喜曰甫之詩自可爲一時之史

蘇翰林易簡一日直禁林得江南徐邈所造欹器（一作徐遜）

遂以水試於玉堂一小璫傳宜於公見之不識其名因
密奏既曉太宗召對問曰卿所玩者得非欹器乎公奏
曰然亟取進之於便坐上親試之以水或增損一絲許
器則隨欹（欹一作其水）合其中則凝然不搖上歎曰眞聖人
切誠之器也公奏曰願陛下執大寶神器持盈守成皆
如此器（一無此字）則王者之業可與天地同久矣（一云可以與天地同久）
上徐笑謂公曰若腹之容酒得此器之節（一云若平時飲酒得此器之節）
之安有沉湎之過耶蓋公嘗嗜飲過中故託此以規之（一無四字）
易簡泣謝歎佩（歎一作感）上親撰欹器銘及草書誡酒
詩以賜焉

樞密直學士劉綜出鎮并門兩制館閣皆以詩寵其行
因進呈眞宗深究詩雅時方競務西崑體磔裂雕篆（篆一作鐫）
親以御筆選其平淡者止得八聯晁迥云風駕都門
曉微涼花樹秋楊億止選斷句關榆漸落邊鴻過（過一作度）
誰勸劉郎酒十分朱巽云塞垣古木含秋色祖帳行塵
起夕陽李維云秋聲和暮角膏雨逐行軒孫僅云汾水
冷光搖畫戟蒙山秋色鎖層樓錢惟演云置酒軍中樂
聞笳塞上情都尉王貽永云河朔雪深思愛日并門春

臘詠甘棠劉筠云極目關山高倚漢順風鵰鶚遠凌秋
上謂綜曰并門在唐世皆將相出鎮凡扺治邊從事者
以題詠述懷寵行之句多寫於佛宮道院（院一作宇）纂集成
編曰太原事績（目一作日）後不聞其作也綜後寫御選句圖
立於晉祠綜名臣也少孤依外兄通遠軍使董遵誨以
從學遵誨遣綜貢馬于朝（一本董遵誨句下云遣誨以從事遣綜貢馬于朝）選
日太祖解眞珠盤龍衣遣綜齎賜遵誨綜時年十六歲
奏曰臣外兄止以方責修人臣之常節陛下解寶勒賜
之臣竊恐勳臣別立殊績陛下當何以爲賜敷奏清雅
辭容秀徹太祖愛之訓左右曰兒非常材從容謂之曰
吾委遵誨以方面不得以此爲較後雍熙二年擢第于
梁顥榜中同年錢若水深器之推挽於朝

興國中太宗建祕閣選三館書以實焉命參政李至尚
書一日李昉宋琪徐鉉三學士叩新閣求書以觀至性
畏愼拒曰榻綸誠某所掌鎖面巾羃嚴祕難啓禁諸君
非所職竊窺不便三人者笑謂至曰請無慮主上文明
吾輩苟以觀書得罪不猶愈他咎乎因強拉祕鑰啓窺
至密遣閣使馳奏上知之亟走就閣賜飲仍令盡出閣

籍古畫賜昉等縱觀昉上言請升祕閣于三館之次從
之仍以飛白閣額賜之及賜草書千字文至請勒石上
曰千字文本無稽梁武帝得鍾繇破碑愛其書命周興
嗣次韻而成之文理無足取夫孝爲百行之本卿果欲
勒石朕不惜爲卿寫孝經本刻于閣陰（一無陰字）以敦化也

熙寧元年狀元呂公溱爲京尹上殿進劄子時府推官
郎中周約隨班於後令上忽問呂曰卿體中無恙否呂
對曰臣無事斯須又問卿果覺安否呂又對曰臣不敢
強時呂公神彩氣貌略無少虧將退又問周曰卿見呂

滌如何周對曰以臣觀滌似亦無事（亦一作是）呂出殿門滌
疑之驚巾拂面索鏡自照問周曰足下果見滌如何周
曰龍圖無自疑容彩安靜果數日感疾遂逝不起此較
然知聖人之觀物殊有風見（一本云殊異凡見）況他事可昧天
鑒哉周中立責授巴陵親語其尉朱元明元明佳士也
敢妄說乎
景德三年有巨星見於天氐之西光芒如金圓無有識
者春官正周克明言按天文錄荊州占其星名周伯語
曰其色金黃其光煌煌所見之國太平而昌又按元命

苞此星一曰德星不時而出時方朝野多歡六合平定
鑾輿澶淵凱旋方城富足（方一作萬）賦斂無橫宜此星之見
也克明本進士獻文於朝召試中書賜及第
太宗將親攻范陽李南陽在參大政以二策抗疏爲今
願陛下選將帥中威武有謀敦龐多福克荷功名者授
宸算付銳兵俾往征之大策不出京轂恭守宗祧慰撫
黔庶示敵人以閒暇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咽喉或暫
駐清蹕揚天威以壯軍聲策之中也若其邊衛兩朝
壓夕埃鱗龍飛于旗常擁貔貅于鑾輅勞侍衛屐士失
耕農非愚臣所知也疏既入覽以其疾求退士論嘉之
曹武惠彬始生周晬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其
所取武惠左手提干戈（提一作握）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
餘無所視後果爲樞密使相卒贈濟陽王配享帝食公
雖兼將相之領不以爵祿自大造門者皆降廡而揖不
名呼下吏吏之稟白者雖劇暑不冠不與見伐江南西
蜀二國諸將皆稛載而歸惟公但圖史衾簟而已爲潞
帥中途遇朝紳必引車爲避過市賤其傳呼戒導吏去
馬不得越十輪恐驚過市井性仁恕清慎無撓強似淳

談論清白如寒儒宅第無十日之資至坐武帳止衣弋
綈紵袍素胡牀而已征幽州偶失律於涿鹿素服待罪
趙參政昌言請案誅朝廷寢之止責右驍衛上將軍未
幾遂起趙參政自延安還因事被劾於尚書省久不許
見時公已復密使（一云時公已除樞密使）三抗疏力雪之方許朝謁
士論歎伏子璨天禧三年授使相拜制未久而卒（宋史作彬）
（子七人璨瑋玹玘珣琮璨以天禧三年授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卒他本作琮者非或又誤作璨）
太宗將幸漁陽李文正昉抗疏力諫曰臣聞古哲王之
制國方五千里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蓋威德不能加乎
殊不欲以四夷勞中國陛下豈不聞秦戍五嶺漢事三
邊道殣相枕戶籍消滅一人失道億兆惟毒然而闢遠
夷通絕域必因魁傑之主濟以好事之臣所以張騫霍
去班超投筆或以重幣結之或以強兵懾之投軀於萬
死之地使志於一朝之憤煬帝規模廣遠欲吞秦漢自
勞萬乘親出玉關關右流沙騷然民不聊生觀陛下（一云不願陛下）
又欲事煬帝秦漢之事云云公居常奏論皆雍容
和婉未嘗有逆鱗之節此疏之上士論駭伏後果伐燕
無成太宗方憶前疏忠鯁始賜手詔厚論其家（論一作謝）

太祖初有事於太社時國中除典（中一作衍）多或未修太社
祝文亦亡舊式詔詞臣各撰一文謄錄糊名以進上覽
之謂左右曰皆輕重失中獨御筆親點一文曰惟此庶
乎得體開視之乃竇儼撰者文曰惟某年太歲月朔日
宋天子某敢昭告于太社謹因仲春仲秋祗率常禮敬
以玉帛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香萁兼薦醴齊備茲
禮瘞用伸報本敢以后土句龍氏配神作主惟神品物
賴之職生庶類資以含洪方直所以著其道博厚所以
兼其德有社者敢忘報乎尚饗遂詔儀定其儀注公以

開元禮參酌於三代之典給以進熟之際作雍和樂太
社之飯自正門入配坐之饌自左闥入皇帝詣罍洗之
儀並如圜丘（事具本文）詣太社樽所執樽者舉冪贊酌醴齊
太常卿引皇帝于太社神坐前捧爵跪奠太祝持版進
于神坐之右西向跪讀祝文
黃夷簡聞雅有詩名在錢忠懿王假幕中陪尊俎二十
年開寶初太祖賜俶開吳鎮越崇文耀武功臣遣夷簡
謝於朝將歸上謂夷簡曰歸語元帥朕已於薰風門外
建離宮規模華壯不減江浙兼賜名禮賢宅以待李煜

與元帥先朝者卽賜之今煜崛強不朝吾將討之元帥
助我乎無爲他謀所惑果然（一作果爾）則將以精兵堅甲奉
賜向見常州元帥有大功俟江南平可暫來相見否無
他但一慰延想渴固不久而朕執圭幣三見於天矣豈
孩自誣卽當遣還也夷簡受天語俛首而歸私自籌曰
茲事大難王或果以去就之計見決于我胡以爲對殆
歸見假因不匿盡以天語授之遂稱疾于安溪別墅（墅一作業）
保身潛遁夷簡山居詩有宿雨一番蔬甲嫩春山幾
焙茗旗香之句（山一作風）雅喜治釋太平中歸朝爲光祿少
卿後以壽終焉
苗訓仕周爲殿前散員學星術於王處訥從太祖北征
處訥論訓曰（一云預謂訓曰）庚申歲初太陽躔亢宿亢怪性剛
（一無怪字）其獸乃龍恐與太陽並駕若果然則聖人利見之
期也至庚申歲旦太陽之上復有一日衆皆謂目眩以
油盆俯窺果有兩日相磨盪卽太祖陳橋起聖之時也
處訥幼夢持鏡照天列宿滿中剖腹納之遂通曉星緯
之學太祖卽位樞密使王　建隆二年辛酉歲撰金雞
曆以獻上嘉納之卽改名曰應天曆御製曆序處訥謂

所知曰此歷更二十年方見其差必有知之者吾不得預焉至太平興國六年辛巳吳昭素直司天監果上言應天歷大差太宗詔修之

錢昱忠獻王宏佐長子也（案宋史作佐表忠觀碑作仁佐）諸書彌記在故國與贊寧僧錄選舉竹數束得一事抽一條並得百餘條寧倍之昱著竹譜三卷寧著筍譜十卷昱輕便美秀太祖授禪伯父俶遣持貢入闕賜後苑宴射時江南使者已先中的命昱解之應弦而中賜玉帶旌賞之歸朝願以刺史求試乞換臺閣送學士院試制誥三篇格在優等改祕書監尤善翰牘太宗取閱深愛之謂左右曰諸錢雅札多學浙僧亞栖書體格浮軟其失仍俗獨此兒不類以御書金花扇及行草寫急就章賜之後南郊當增秩上曰丞郎德望甚眾昱王孫也檢操無守不宜循之授郢團練恤惜名器也

太祖征太原還至真定幸龍興觀道士蘇澄隱（蘇一作蘓）迎鑾駕甫備星冠年九十許氣貌魁疎上因延問甚久自言頃與亳州道士丁少微華山陳摶結游于關洛嘗遇孫君房（遇一作訪）麻皮處士上問曰得何術對曰臣得長嘯引和之法（和一作導）遂令長嘯其聲清入杳冥移時不絕上嘉久低迴假寐殆食頃方欠伸其聲嗝不中斷上大奇之因問引導之法養生之要（引導之法四字吳校增入）陸對曰王者養生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為無欲凝神太和黃帝唐堯（黃帝二字吳校增入）所以享國永圖得此道也遂賜號紫素先生

賦同文宋都之真儒雖古之純德者殆亦罕得其徒不遠千里而至教誨無倦登科者題名于舍凡孫何而下七榻五十六人不善治榻（吳校云不吾治容或是不害）鄉里之帆寒及婚葬失其所者皆力賑之好為詩有孟諸集楊侍讀徽之守南都召至郡齋禮遇益厚唱和不絕楊謂君曰向隱居昔號堅白先生以足下純白可伴僕輒不揆已表於朝奏乞賢者之號未知報否後果從請及設舊學百餘楹過如庠序之盛州郡惜其廢奏乞賜額為本府書院命奉禮郎（一無郎字）戚舜賓主之即綸子也

李南陽至晉作元宮賦其序略曰予少多疾羸不勝衣庚寅歲冬夕忽夢游一道宮金碧明煥一巨殿一寶牀巋然于中一金龍蟠踞於牀之上碧焰金熒光射天地

旁有綠衣道士韓駉者前謂余曰此元宿之宮也大象無停輪宜速拜之汝將事此龍積疾亦消予拘拜龍輒先拜至至道初（一云龍輒先拜云至道初）太宗立真宗為皇太子命公與李沆相並為賓客（一無相字）太宗戒真皇曰二臣皆宿儒重德不可輕待吾選正人輔導於汝汝宗其國本吾無慮矣真宗恭稟聖訓見必先拜待元宮之兆也

李集賢建中沖退喜道（沖一作恬）處搢紳有逍遙之風善翰札行筆尤工至于古隸分篆俱絕其妙人得之則寶焉為詩清淡閒暇如其人也有杭州望湖樓詩小艇閒撐處湖天景物微春波無限綠白鳥自由飛落日孤汀遠輕烟古寺稀時擁一壺酒戀到晚涼歸西湖詩有漲煙春氣重貯月夜寒深之句皆類于此晚喜洛中景物求留居園池亭樹蕭灑自如每喜誦楞嚴經中四句云將聞持佛佛何不自聞聞復翳根除塵消覺圓淨凡起居皆詠之後被詔與張君房集賢校勘道藏時號稱職

真宗為壽春郡王開府太宗詔宰臣為朕選端方純明有德學無過闕臣僚二人為王友僉擇（僉一作愉）曰惟得崔遵度張士遜衛遵度與物無競口未嘗有是非清潔

完如（完一作好）不喜名勢掌右史十年每立殿墀僂身楹檻之外以避顧眄善琴得古人深趣著琴牋十篇鳴琴於室妻子殆不得見通夕只聞琴聲張士遜鄧公生均州鄖鄉深山間始冠已有純德稱於鄉里京西（一作西京）舊有淫祠曰大戒其說朗雄立二十四詞二十六門公幼往觀之其巫傳神語曰張秀才請於中書門下坐後果以師傅之重和仁廟出處皆太平壽八十六

長安一巨家壞得古銅鼎狀方而四足古文一十六字人莫之曉命句中正辨其篆曰此鳥迹文也其詞曰天王遷洛岐豐錫公秦之幽宮鼎藏於中命杜鎬考其事曰武王克殷都於豐鎬以雍州為王畿及平王東遷洛邑以岐豐之地賜秦襄公篆曰岐豐錫公必秦襄之基也後耕人果得折碑刻云秦襄公墓中正有字學篆隸行草盡精與徐鉉校定說文又同吳楊文舉撰雍熙廣韻（吳本云吳鉉楊文舉云云）遂直史館（一無史字）篆太宗神主藏太室西壁及篆謚寶遂賜金紫益州華陽人也

太祖問趙韓王儒臣中有武勇兼濟者何人趙以辛仲甫為對曰仲甫才勇有文頃從事於郭崇教其射法後

崇反師之膽辨宏博縱橫可用遂召見時太祖方以武臣戡定寰宇更不暇他試便令武庫以烏漆新勁弓令射仲甫輕挽即圓破的而中又取堅鎧令擐之若被單衣太祖大稱愛仲甫奏曰臣不幸本學先王之道願致陛下於堯舜之上臣雖遇昌時陛下止以武夫之藝試臣一弧一矢其誰不能上慰之曰果有奇節用卿非晚後被擢險易難臨之年參大政公嘗為起居舍人使契丹虜主曰中朝党進者真驍將也如進輩有幾虜所以固於者謀調進不虜族中國無之公對若進者庶夫

驕材甯行伍中者進者不可勝數虜主少沮意欲報之
辛巳兩朝以誠講好今渝約見留臣有死而已嘗笑李
陵輩苟生甘恥於羊酪之域無足取也契丹因厚修道
禮送之度其志必不可奪也

玉壺清話卷第一

玉壺清話卷第二

開寶塔成欲撰記太宗謂近臣曰儒人多薄佛典向西
域僧法遇自摩竭陁國來表述本國有金剛坐乃釋迦
成道時所踞之坐求立碑坐側朕令蘇易簡撰文賜之
中有鄙佛爲夷人之語朕甚不喜詞臣中獨不見朱昂
有識佛之迹因詔公撰之文既成敦崇嚴重太宗深加
歎獎公舉進士之時（一云公博學少之時）趙韓王深所器重謂人
曰朱有君子之風壽德遐到時宗人朱遵度有學名謂
之朱萬卷目公爲小萬卷掇歷清貫三十年（一作五十年）晚
以工部侍郎懇求歸江陵逾年方允止令謝於殿門外
復詔賜坐時方劇暑恩旨寵厚詔秋涼進程時吳淑附
行詩有浴殿夜涼初閣筆渚宮秋晚得懸車之句尤爲
中的錫宴玉津園中人傳詔令各賦詩爲送若李承旨
維有清朝納祿猶彊健（一作納祿）白首還家正太平及陳文
惠公堯佐部吏百函迎齎里送兵千騎過荊門之句凡
四十八篇皆警絕一時朝論榮之弟協亦同時總皆享
耆壽家林相接謂之渚宮二疏荊帥陳康肅堯咨表其
居爲東西致仕坊八十二薨門人請諡正裕先生
王宮保溥乾德初相太祖以舊相先朝令德固優待之
故事一品班在臺省之後特制分臺省班於東西遂爲
著式公父祚并州郡小吏後以防禦使致仕於家祚壽
康福每搢紳拜於其家置樽爲壽公必朝服侍立客輒
不安引避於席祚曰學生僕之豚犬爾豈煩謙避耶溥
後篡集蘇冕崔鉉二會要撰成一百卷目曰唐會要敎
其子貽孫尤負奧學上嘗問趙韓王曰男女拜何
以跪而女不跪（一云何以男跪而女不跪）歷問學臣無有知者惟貽
孫曰古者男女皆跪至天后世女始拜而不跪韓王曰

何以爲質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遂得擢學賓
馮瀛王道德度凝厚事累朝體貌山立其子吉特浮俊
無檢（一作傳）倖一爲少卿善琵琶妙出樂府（妙下一作有古字）一世無及者
父酷戒之略不少悛一日家宴因欲辱之處賤伶之列
衆執器立於庭奏數曲罷倒以樂頭纏綵隨衆伶給之
吉置纏綵於左肩抱琵琶按膝長跪厲聲呼謝而退家
人大笑於簾間有詩文曰能爲吉進此技於天子否凡
賓僚飲聚長爲不速酒酣即彈彈罷起舞舞罷作詩昂
然而去自謂曰馮三絕及撰昭憲太后謚議舉朝歎服
乾德四年郊禮容樂俱刊正漸備有司奏其闕典但少
宗廟殿庭宮懸三十六架加鼓吹熊羆十二按樂禮朝
會登歌用五瑞郊廟奠獻用四瑞回至樓前（一云退仗至樓前）
奏采茨之曲御樓奏隆安之曲各用樂章又八佾之舞
以象文德武功請用元德升聞天下大定之舞從其
請（案加鼓吹熊羆十二句下似有脫誤）
江南邊鎬初生其父忽夢謝靈運持刺來謁自稱前永
嘉守脩髯秀彩骨清神竦所被衣巾輕若煙霧曰欲託
君爲父子頃游浙西飛來峰飜譯金剛經然其經流分

中有未合佛旨處願寄君家刊正無他祝慎勿以葷腥
啖我及七歲放我出家爲眞僧以畢前經夢訖鎬生貌
貌高古類夢中者父愛之小字康樂成童聰敏攻文字
甚若風誦（誦一作構）一堅求出家其親不肎以鞾迫之初不能
食後亦稍稍及冠翹秀綺婚者衆親强而娶焉後嗣主
愛其博雅累用之然而柔惰寡斷惟好釋氏初從軍平
建州凡所克捷惟務全活建人德之號爲邊羅漢及克
湘潭鎬爲統軍諸將欲縱掠獨鎬不允軍入其城巷不
改市潭人德之謂之邊菩薩及師於潭政出多門紀

無感悟惟事僧佛楚人失望謂之逸和尚

太祖初郊凡國典大儀修講或未全備至於勘契之式次郊方舉大禮畢鑾輅還至闕門則行勘箭之儀內中過殿門則行勘契之儀勘箭者其箭以金銅為鏃長三寸形若鑿柄其笴香檀木為之長三尺金鍍飾其端以絳羅泥金囊韜之金吾仗掌焉其鏃以紫羅泥金囊貯之駕前司掌焉每大駕還闕中扉(扉一作扇下同)駐蹕少俟有司聲云南來者何人(一無南字)駕前司告云大宋皇帝行大禮畢禮儀使既奏曰請行勘箭金吾司取其笴獨前司

取其鏃兩勘之能即奏曰勘箭訖有司又聲曰是不是贊喝者齊聲曰是如是者三方開扉分班起居迎駕大輅方進勘契者以香檀刻魚形金飾鱗鬣別以香檀板為魚形(為一作刻)一坎而為範其魚則駕前司掌焉其範則宮殿門司掌焉鑾輿過宮殿門(門一作與)以魚合範然後開扉迎駕其贊唱喝迎拜(一無喝字)一如勘箭之式

真宗喜談經一日命馮元談易非經筵之常講也謂元曰朕不欲煩近侍久立欲於便齋亭閣選純孝之士數人(一作上直司人)(上直司人一作知何人)一便裘頂帽横經並坐聽則鷹著果蓋笑談削去進說之儀遇疲則罷(遇一作過)元薦查道李虛己李行簡三人者預焉奏曰道歙州人母病嘗思鱖羹方冬無有市者道泣禱河神鑿冰脫巾取得鱖魚果尺餘以饋母後舉賢良入第四等虛己母瞍明醫者曰浮翳泊睛但舌舐乎日勿藥自瘳虛己舐睛二年遂明行簡父患癰極痛楚以口吮其敗膏不唾於地父疾遂平真宗立召之曰俾陪侍喜曰朕得朋矣

太祖收并門凱旋日范杲為縣令即道鑾進講聖壽詩(進一作講)有千里版圖來浙右一聲金鼓下河東之句上愛

之賜一官改服色

擒劉鋹至闕下欲獻俘太廟莫知其儀時張昭以戶部尚書致仕於家深識典故國初規制皆張昭與竇儀所定太祖遣學士李瀚就問俘廟之儀庶同參酌張昭臥病口占其式以授瀚不遺一字瀚遂心服昭之該明

太宗居晉邸問賓僚今朝父子一德者何人有以劉溫叟父子為對者溫叟父岳退居河陰溫叟方七歲嘗謁客曰吾老矣他無所覬但得世難稍息與此兒偕為溫洛之叟耕釣煙月為太平之漁樵平生足矣後記父語父因名焉(一因上無父字)岳後唐為學士溫叟晉少帝時父為學士入蓋禁之受命之日抱敕立堂下其母未與之見隔簾聞魚鑰聲俄而開篋二青衣舉一箱至庭則紫袍兼衣也母始捲簾見之曰此則汝父在禁林內庫所賜者(一無庫字)溫叟跪泣捧受開影凝列袍以文告其先方拜母慶以父名岳終身不聽樂大朝會有樂亦以事辭之客有犯其諱則慟哭急起與客遂絕太宗聞之嘉歎益久溫叟時為中丞家貧太宗致五百緡以賻之拜貺訖以一櫃貯於御史府西楹令來使緘鑰而去至明年端

午以紈扇角黍賻之視其封宛然所親緘之曰昔耶賻緡恤公之貧盍開扃以濟其乏溫叟曰昔主身為京兆尹兒為天子府為御史長非之則解散受之則何以激流品乎後太宗聞之益加敬重

乾德三年再郊范魯公質為大禮使以鹵簿清游隊持有甲騎甚衆於武庫(一作聚)取鎧胄精明可畏於禮容有所不順陶穀尚書為禮儀使出意絕之以青繒畫甲絕為甲文(絕一作繒)(文一作紋)袍中裏之(中一作衣)綠青絕為下裙(絕一作)絳(一作練)皮為絡長短至膝加珂紋銅鈴(銅一作金)(加字下一作玉字)遂著為

及後輟至今用焉(案此段多舛字且有脫文別本亦互異並校者各以意改耳今悉仍元本而錄宋史以正之宋史陶穀傳云其人甲以布為身黃絁表之青綠畫為甲文紅錦緣青絁為下帬絳韋為絡金銅玦長短至膝前胸為人面二目背連膺纏以紅錦騰蛇馬具裝蓋尋常馬甲但加珂拂於前膺及後鞦○又案宋史儀衛志范質為郊祀大禮使陶穀為禮儀使以清游隊有甲騎具裝莫知其制度穀以其所記造之又作大輦皆率意定其制事在建隆四年據太祖本紀為乾德元年蓋是年十一月南郊改元也非乾德三年事又案太祖在位前郊凡四舉南郊再郊實在乾德六年是年因郊改元開寶此云乾德三年再郊亦誤也又清油隊當依宋史作清游隊)

穀本姓唐避晉祖諱易之明博該敏尤工歷象將偽晉虜勢方熾謂所親曰五星數夜連珠於西南已聚太明在張然左衽之變有真主已在漢地觀虜

帳騰蛇氣纏之虜主必不歸國未幾德光斃於漢又學東起已役於北穀曰胡雛非久自相吞噬安能亂華後皆驗然

竇禹鈞生五子儀儼侃偁僖相繼登科馮瀛王贈禹鈞詩有靈椿一樹老丹桂五枝芳時號竇氏五龍儀仲材棠儀儼尤著儀為禮部侍郎太祖欲相之趙韓王忌其學(一無字)忌儀明博輒引薛居正參大政以沮之儼素蘊文學為周世宗所重判太常寺校管籥錞磬辨清濁上下之數分律呂還相之法去京房清宮一弦調之二年方合大律又著樂章(章一作書)凡三弦之通七弦之琴十二弦之箏二十五弦之瑟三漏之籥七漏之笛八漏之篪十七管之笙二十三管之簫皆立譜調按通而合之器雖異而均和不差編於歷代樂章之後目曰大周正樂諸樂寺掌之依文教習尤善推步星曆與盧多遜楊徽之同在諫垣儼謂二公曰丁卯歲五星當連珠於奎奎主文又在魯分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遺必見之老夫不與也果在乾德丁卯歲五星連珠於奎太宗鎮兗海其明博如此

太祖嘗謂趙普曰卿苦不讀書今學臣角立雋軌高駕卿得無愧乎普由是手不釋卷然太祖亦因是廣閱經史

李瀚及第於和凝相牓下後與座主同任學士會凝作相瀚爲承旨適當批詔大書於玉堂幃閣和相舊閣悉取圖書器玩留一詩於楣榻之盡去云座主登庸歸鳳閣門生批詔立鼇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不

艾侍郎穎少年赴舉逆旅中遇一村儒狀極茸闒顧謂艾曰君此行登第必矣艾曰賤子家於鄆無師友加之汶上少典籍今學疎寡聊觀場屋爾安敢俯拾耶儒者曰吾有書一卷以授君宜少俟於此詰旦奉納翌日果持至乃左傳第十卷也謂艾曰此卷書不獨取富貴後四十年亦有人因此書登科甲然齡祿俱不及君記之艾頗爲異時亦諷誦果會李愚知舉試鑄鼎象物賦事在卷中一揮而就愚愛之擢甲科後四十年當祥符五年御前放進士亦試此題徐奭爲狀元後艾果以戶部侍郎致仕七十八歲薨於故徐年四十四爲翰林學士

卒

乾德初國用未豐議曉爲淮淸議盡榷舒廬蘄黃壽五州茶貨置四十四場一歲一歲盡搜其利歲衍百餘萬緡淮俗苦之後騰舟敗溺淮民比屋相賀（一作戶）

秦亭之西北夕陽鎮產巨材森鬱綿亘不知其極止利於戎建隆初國朝方議營造尚書高防知秦州闢地數百里築堡扼其要募兵千餘人爲採造務與戎約曰渭之北戎有之渭之南秦有之累積材數萬本爲桴筏渭而下後番部率眾族絕渭奪筏殺兵防出師與戰剿戮

其衆生擒數十人勢俘於獄以聞太祖憫之曰奪其地之所產得無爭乎仍送邊州之援不若罷之下詔厚撫其酋所禁之戎各以袍帶優賜之遣還其部諸戎泣謝後上表願獻美材五十萬於朝（一作四十萬）

許仲宣青社人三爲隨軍轉運使心計精敏無絲髮遺曠征江南軍中之須當不備之際（一云軍中所須無不備之）曹武惠公固欲試之凡所索則隨應給王師將夜攻城仲宣陰計之曰永夕運鍤寧不食耶既膳無器可乎預科陶器數十萬夜半發成食兵將就食果索其器如數給之他

率類此征交州爲廣西漕士死於瘴者十七八大將孫全興失律（一作孫全興）仲宣奏乞罷兵不待報以兵分屯湖南諸州開帑賞給縱其歸仍謂人曰吾寧瘴嶺客魂數萬生還中國已恨後時若更俟報將積屍於廣野矣詠一族活爲大吾何恨哉又飛檄諭交人以禍福交人遂送款乞內附遣使修貢仲宣上表待罪太宗褒詔大嘉之以祕書監致仕於家八十三終謚仁惠公

愍說者不知何人所撰偶一敝冊中錄之云熙寧丙辰四月二十六日襄州通衢一死婦理官驗之帶二公符云潭州婦人阿毛（一作婦女）其夫楊全（一作楊金）配隸房陵既死本州請陳願負夫骨歸葬故鄉道時大疫遂斃於道嗚呼轅門之匹婦豈不知改從於人免凍餒以苟餘生乎蓋能以義藏中懍然不懼數千里之遠負夫骨以歸此節婦義女之爲反斃於道天乎福善助順之理信所以難忱也蕃梁士族之家夫始屬纊已欲括奩結橐求他耦而適者多矣宜將何理以趣之

郭忠恕畫殿閣重複之狀（一作樓閣）梓人較之毫釐無差太宗聞其名詔授監丞將建開寶寺塔（建一作造）浙匠喻皓料

一十三層郭以所造小樣末底一級折而計之至上層餘一尺五寸殺（去聲）收不得（一作收殺不得）謂皓曰宜審之皓因數夕不寐以尺較之果如其言黎明叩其門長跪以謝尤工篆籀詩華惟縱酒無檢多忤於善人蓋崇義建隆初拜學官河洛之師儒也趙韓王嘗拜之郭使酒詠其姓玩之曰近貴全爲聵攀龍即是聾雖然三箇耳其奈不成聰崇義應聲反以忠恕二字解其嘲曰勿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忠恕大慚終亦以此敗檢坐謗時政擅貨官物流登州中途卒槀葬於官道之旁他日親友與斂葬發土覩之輕若蟬蛻殆非區中之物也李留臺建中以書學名家手寫忠恕汗簡集以進皆科蚪文字太宗深悼惜之詔付祕閣

玉壺清話卷第二

玉壺清話卷第三

盧多遜相生曹南方幼其父攜就雲陽道觀（觀一作宮）小學時與羣兒誦書廢壇上有古鐵一筒競往抽取爲戲時多遜尚未識字得一籤歸示其父詞曰身出中書堂須因天水白登仙五十二終爲蓬海客父見頗喜以爲吉讖留籤於家迨後作相及其敗也始因遭堂吏趙白陰與秦王廷美連謀事暴遂南竄（暴一作竄）年五十二卒於朱崖籤中之語一字不差初多遜與趙韓王睚眦太宗踐祚每召對即傾之上以盧受斷哉之劉普於河陽普朝

辭抱笏面訴氣懾心懦奏曰臣以無狀之賤移事累聖况曩日昭憲聖后大漸之際臣與先帝面受顧命遺臣親寫二寮令大寶神器傳付陛下以二書合縱批文（云一公遺批之）立臣銜爲辭其一書先后納於棺一書先帝手封收宮中乞陛下試尋之孤危之迹庶乎少雪臣此行身務則事起猜嫌在遐危若累卵誰與臣辨（與一作爲）一後果得此書於禁中帝疑既釋竄多遜於朱崖上謂普曰朕幾欲誅卿故王禹偁韓王挽詞有鴻恩書冊府遺訓在金縢乃此事也

至道元年燈夕太宗御樓時李文正昉以司空致仕於家上亟召安輿就其宅召至賜坐於御榻之側數對明爽精力康勁上親酌御尊飲之選殺核之精者賜焉謂近侍曰昉可謂善人君子也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也又從容語及平日滯邸明和之事公遽前席歷歷具誦御詩幾七十餘篇一句不訛上謂曰何記之精邪公奏曰臣不敢妄對臣自得謫無事每晨起盥櫛坐於道室焚香誦詩無一詩日誦一徧閒或御誦道佛書上喜曰朕亦以卿詩別當貯之

每愛卿翰墨楷秀老來筆力在否公對曰臣衰不逮昔猶太宗詞所寫爾上即令以六品正官與之遂除國子監丞

呂中令蒙正國朝三入中書惟公與趙韓王爾未嘗以姻戚徼寵澤子從簡當奏補時公爲援門相舊制宰相奏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加朝階（案宋史起于蠲遜之子雅從遂門）獨公奏曰臣昔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一作六品）況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能霑寸祿者無限今臣男從簡（一無從簡二字）始離襁褓一物不知膺此寵命恐罹陰譴止乞以臣釋褐日所授官補之因謂方九止授九品京官自爾爲制公生於洛中祖第正寢至易簀亦在其寢其子集賢二卿居簡平日親與文瑩語此事云

張司空齊賢致仕歸洛康寧富壽先得裴晉公午橋莊鑿渠周堂花竹照映日與故舊乘小車攜觴游釣於門日老夫已毀裂軒冕或公綏巡訪不敢拜見道一臥雖以視田稼醉則就於木陰酒醒則起皆以詩戲示故人午橋今得晉公廬花竹煙雲興有餘師亮白頭心已足四登兩府九尚書公慕唐李大亮爲人對上前申明

律意惟務裁減又奏乞罷三班吏杖罰請從贖論皆可之爲江南東西淮經制使信處三州錢料極爲永便又議私鑄之典曰小人雖加死法亦盜鑄不已朋或取遁則嘯聚林谷臣詢砂鑞錢每一金煤膽鉛炭亦不減三分（一作二分）但乞許民間折三分通用既無厚利自然不爲矣後竟皆駁議恐驟懸官法遂擬其行

梁丞相適始任刑詳一旦隨判院盧南金上殿進刑子奏案中偶有臣僚名次公者（案宋史云賓與同院胡瀛奏何次公案）仁宗忽問曰因何名次公列院以明法登仕不能即對時梁代對曰臣聞漢黃霸字次公必以霸字而名也（案宋史云盧延日蓋慕黃霸字次公）上遂問曰卿是何人對曰臣祕書丞審刑詳議官梁適又問卿是那个梁家對曰先臣祖顥先臣父固俱中甲科獨臣不肯於張唐卿榜行閒及第（案東都事略梁顥傳梁子固眞宗梁顥有子之言○延博案宋史亦云顥子少孤慮適交適交及所自著以進眞宗曰梁顥有子矣）上曰皆卿面貌酷肖梁固他日上殿進劄子進擢遇抱笏俯躬奏曰向蒙陛下金口親諭臣面貌類先臣伏念先臣孤父頃事太宗眞宗皆祥符之前不知陛下以何知之上曰天章閣有名臣頭子

朕觀之甚熟適因下殿泣謝音儀堂堂上頗愛之有用之之意一旦中書進熟除一臣僚爲益漕凡進之例更無改批但紙尾書可而已忽特批云差梁適未幾又除修記注以合格臣僚進之復批梁適自後知制誥至翰林學士除目凡上皆批於公由祕丞至台輔不十年

太祖（一作太宗後又作太祖與此本同未知孰是）欲開惠民五丈二河以便運載吏督治有陳丞昭者（案本作史承昭後同）江南人諳水利使董其役丞昭先以緄都量河勢長短計其廣深次量鍤之闊狹以鍤累尺以尺累丈定一夫自早達暮合運若干鍤計鍤若干土總其都數合用若干夫以日奏上太祖歎曰不如所料當斬於河至訖役止衍九夫上慮之又令杵諸軍子弟濬池於朱明門外以習水戰後以防禦使從征太原督人輿城堅拒遂議攻討以革內壯士衆之爲洞而入雖力攻不陷師已老上深憫之且將親幸其洞揣巢刳果何狀撫士卒時李漢瓊爲攻城總管挽御衣以諫曰孤壘之危何宵累卵矢石如雨陛下宜以社稷自重遂罷其幸止行頒賚而已既不克又欲增兵丞昭奏曰陛下有不語兵千餘萬在左右胡不用

之上不悟丞昭以馬策指汾太祖遂曉大笑曰從何取
上丞昭云紉布囊括其口投上流以塞之不設板築可
成臣防用其策役士將半水起一尋城中危甚會大暑
復晉人開道求契丹援兵適至遂議班師

周世宗顯德中遣周景大濬汴口又自鄭州導郭西濠
達中牟景心知汴口既濬舟楫無壅將有淮浙巨商貿
糧斛賈（一云貿糧斛賈）萬貨臨汴無委泊之地諷世宗乞令許
京城民環汴栽榆柳起臺榭以爲都會之壯世宗許之
景率先應詔踞汴流中要起巨樓十二間方運斤世宗
輦輅適因問之知景所造頗喜賜酒犒其工不悟其規
利也景後邀鉅貨於樓下檝波委藏入數萬計今樓尚
存

祈御卿淳化中拜永安節度麟府總管契丹萬餘騎忽
入寇御卿一擊遂敗斬五千級獲馬千匹擒司徒舍利
數十人虜中號爲疾厥太尉太宗大賞之自後世襲其
爵子孫繼爲府州總管治其郡夏倚中立常言嘉祐中
爲麟倅公牒至府其州將乃御卿四世孫不類胡種雖
爲雲中北州大族風貌尨厚揖讓和雅其子弟亦皆知

書留中立凡數日出圖史器玩琴尊弧矢之具雖皇州
搢紳家止於是論信乎文德之遐被也秣馬於庭（一云陳數
馬於庭）子雖上閑治少每歲仲春縱游牝於燕山孕歸於櫪
任其自產其種必渥洼也然其牡（一作牝似誤）罕有歸者

陵州鹽井舊深五十餘丈鑿石而入其井上土下石石
之上凡二十餘丈以楩柟木四面鉗疊用障其土土下
即鹽脈自石而出僞蜀置監歲煉八十萬斤顯德中一
日龍自井躍霧塞而出村叟一老父泣曰井龍已去鹹
泉將竭吾蜀亦將衰矣乃孟昶即國之二十三年也自
茲石脈泆寒（一作澀）毒煙上蒸以綆縲煉匠下視綆者皆
死不復開後民食大饑（一作饉）太祖即位建隆中除賈琰
贊善大夫通判陵州事幹浚井琰至井齋戒虔禱引綆
徒數百人祝其井曰聖主臨御深念遠民井果有靈隨
浚而通再拜而入役徒憚不冒下琰執插先之數旬不
見泉眼（不字誤）初煉數百斤日稍增數千斤郡人繪琰像
祀於井旁（一作祠）

石元懿熙載西洛人家貧游學事母以孝聞嵩陽道中
遇一叟熟視之稽顙曰真太平良弼也吾幼爲唐相房

元齡僕書蒼頭房公公酷似之囑之曰見子事契相救
者即真主也尊事之語訖即滅後國初太宗建泰寧軍
節公謁之傾意接納爲掌書記游從觴詠情禮深厚公
長於太宗師事尊祖常以兄呼之然亦得事上之體不
諂不瀆故免數斯之辱洎踐祚七年爲右僕射平章事
卒太宗親幸其第臨喪哭之哀謂近侍曰石某以純正
事朕自府邸至台席朕知之無纖瑕方此委用朕不幸
也

寶元元年朱正基爲郢州知峽州即江陵內翰之子一夕
夢一吏自云城隍神遣某督修夷陵縣廨宇願速葺不
宜後時朱不甚爲意逾三夕夢之方少異焉因語同僚
亦謂異之然亦未加葺明日報至歐陽永叔謫授夷陵
縣吏云已及荊門朱感其夢待之特異將入境率僚屬
遠郊迓之（一作迎）歐公臨邑亦以遷謫自處益事謙謹每
泉白皆斂板於庭州將常伺之候入門先抱笏降於階
至滿任不改前容歐公親語其事於其孫集賢初平學
士焉（初平上一有朱字）

王昭素酸棗縣人學古純直行高於世市物隨所索償

其直賈者乃曰適所索實非本價昭素謂之曰汝但受
之免陷汝於妄語昔自爾人無敢紿者相戒曰王先生
市物不可虛索一夕盜者穿窬將入以橫木滿室不通
其穴昭素覺之盡室之物潛擲於外謂偷兒曰速去速
去恐有捕者盜慚委物而遁鄉黨幾息李穆昔師之遂
爲學士薦於朝詔旨召至便殿（一云薦于太宗召至便殿）年七十顏
如渥丹目若點漆眾居絕欲四十年家無女侍上揖坐
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起整巾稽顙改容
而說上問曰何故昭素奏曰此爻正當陛下今日之事
引喻該證微含箴補上側聽嗟歎謂能暢著聖蘊詔賜
國子博士致仕賜茶中月餘詢治世養身之術昭素曰
治世莫若愛民養身無若寡欲（無若一作莫若）此外無他上愛
其語書於屏几卒年八十九

辛文悅後周通經史粗儒太祖幼嘗從其學顯德中爲
殿前都點檢節制方面兵紀森嚴與文悅久不相見上
每亦念之文悅一夕忽夢迎拜鑾輿於道側貴屏之下
乃太祖也文悅再拜帝亦爲之笑起夕太祖亦夢其來
令左右詢訪文悅忽然脩巾至門矣上大異之（一云太祖親幸之）

後遷員外郎

柳仲塗開知潤州胡旦秘監爲淮漕二人者俱以名
驚於時旦造漢春秋編年五紀始先經後經（一無此經字）發
明凡例之類切倂聖作書甫畢邀開於金山觀之頗以
述作自矜開從其招而赴焉方拂案開編未暇展閱
拔劍叱之曰小子亂常名教之罪人也生民以來未有
如夫子者至若丘明而下公穀鄒郟數子止取傳述而
已爾何輩輒敢竊聖經之名冠於編首今日聊贈一劍
以爲後世狂斐之戒語訖勇逐之旦闊步攝衣急投舟

監綠民及身頭角人擁入奔者不免稍斫數劍於舷聊以徙悄（作恤）悠後朝廷授開洪儀使知寧邊軍鈐轄沙漠其子溥及第於咸平三年陳堯咨榜唱名日真宗召至軒陛親問溥曰汝來很至汝父已至今賜汝及第給錢三萬俾歸見而夸給設族親特加輪榆

杜審琦昭憲皇太后之兄也建寧州節一旦請覲審琦視太祖太宗皆甥也一日陳內宴於福寧宮昭憲后臨之祖宗以渭陽之重終宴侍焉及為壽之際二帝皆捧觴列拜樂人史金著者（金一作全）纔能屬文致詞於簾陛之外其略曰前殿展君臣之禮虎節朝天後宮伸骨肉之情龍衣拂地祖宗特愛之

張秉戶部員外郎知制誥唐故事首曹掌有掌誥者秉乞退為行內不試演綸之職（試一作誰）遂退為度支員外郎知制誥自爾為例

柴諫議成務知河中府有遠識妙略當錄真宗幸蒲中嚴扼飛輓之衝（諸一作衝，衝一作術）公悉應之略無弛曠當思府衙狹隘市民淺僕居閣節衛幾輸之不容公計之門特平民安萬一翠華西幸輪蹄億蹕千乘萬騎訪以為處遂奏乞撤民居以廣街衢可之未幾果有汾陰之幸因留蹕蒲闕凡五日

張去華登甲科直館宮激昂急進取越職上言知制誥張濟盧多遜殿院師頏詞學荒淺深玷臺閣頗較優劣太祖立召濟輩臨軒重試委陶穀考之止遜多遜入格餘並黜之時議謂濟為落第紫微頏為揀停殿院賜去華襲衣銀帶為右補闕士論短之後十六年不遷反不逮平進者榜下宋白昔同直館白為學士去華猶守舊職（舊一作秩）

邵曄知廣州鑿內濠以泊舟楫不為颶風所害相次陳世卿代之奏乞免本州計口買鹽之害五年之後民始有完衣飽食廣人歌曰邵父陳母除我二苦

張乖崖鎮益州乞代當蜀難已平願均勞逸王文正旦舉凌侍郎策具言性寬純懿臨政強濟所治無曠上嘉遂除之凌公少年嘗夢人以六印懸劍鋒以授之後在劍外凡六任時辟楊蟠為益倅奏名上太宗不識蟠名字亟召問立名之因奏曰臣父命之（一云先臣命之）不知其由兄蚡弟蚡蓋從虫臣家漢太尉寬之後今已孤不敢輒更上曰蟠有何義奏曰臣聞出羽陵蠹書曰白魚蠹也上歎曰古人名子不以日月山川隱疾尚恐稱呼有妨今以細碎微類列名其子（列一作例）未知其謂也以御筆抹去虫止賜名曹弟蚡之女妻夏英公閣範嚴酷聞於掖庭因奉命婦朝後宮章獻后奇賞之方少哉

胡大監旦知明州道出維揚時同年董給事儼知揚州過之特歡截籍投轄以留之一日延入後館出姬侍列役餘其宴豆皆上方貴器飲酣胡謂董曰吾輩出於諸生（一作書生）所享若此巍亦忝矣樊舟亦有袁甚二三容止玩飾不侔同年之家人生會合難得或不棄來日能枉駕弊舟數盃可乎董感其意大喜徐又曰三品珍器待家平生未識可略假舟中聊以誇示荊釵得否董笑曰狀元見見外之甚也頃命滌濯以巨篋盛貯之對面封訖令送舟中明日五鼓張帆乘風瞥然不告而行不旬至杭州辟大謀塊亦膀下生也首問胡曰過維揚見董同年否胡曰見（一云胡曰見杭）又曰董望之材器英邁奇男子也然止是性貪一日尊前胡謂薛曰聊假二千緡創立鑑湖別墅（一無立字）郭壓才罷便當謝病一扁舟釣於越溪

豈能隨蝸蜒競吻角乎薛公不得已贈白金三百星聊為釣溪一醉且願頷頷之不為少謝後知制誥王繼恩平蜀有功特勤徼寵潛蓄怨讟將加恩以錢數千兩賂且託為要詔（一作詞）事敗且削籍為典午寘潯州安置焉

玉壺清話卷第三

玉壺清話卷第四

王師伐蜀孟昶出兵拒之其勢既蹙始有齋表詣王全斌請降即率其母逮官屬泝峽流而下至江陵上遣使厚勞之別賜茶藥慰其母手詔止曰國母李氏有賢識昶在國或縱侈過度往往訴撻于庭有司候昶至闕令銜璧俘獻于太廟一切罷之車駕親勞于近郊（案劉時郊勞實命晉王此云車駕蓋委曲避書耳）止令素服待罪于兩觀之下御含元殿備禮見之預詔有司由右掖門東道入第五百楹什用器皿悉賜焉封昶爲中書令秦國公給巨鎮節俸拜

命六日而卒年四十七發哀輟朝視三公之秩初其母纔至闕上以禁掖肩輿至宮庭嬪御扶掖親酌酒飲之曰母但寬中勿念鄉土異日必送母歸蜀母奏曰妾家本太原若許妾還并門死亦心足時晉尚未平太祖聞言甚喜曰俟平劉鈞立送母歸必如所願因厚賜之後昶卒母亦不哭以酒酹地曰爾貪生失理不能納欵于眞主又不能死社稷貪生至此吾以汝在所以忍死至今汝既死吾安藉其生耶遂不食數日而卒

蜀州青城民王小波爲亂小波死又推其妻弟李順爲賊首帥黨蟻聚萬餘人兩川大擾張詠議雍知梓州雍生於河朔極邊素諳守禦之法練士卒三千人輦綿州金帛凡其衛又募勇卒千餘人守城設砲弩飛矢石創械具方備賊果至大設衝梯火車晝夜力攻在圍八十日張守設方略立於矢石告衆曰勉力無自墮萬一城破先梟吾首獻賊以贖汝命吾已飛檄帥帳求援兵不久必至翌日果王繼恩分兵來援賊方潰詔嘉美咸平中拜工部侍郎鹽鐵使不得叢省之體齟齬無因機三司簿領留案前曰急急中急（吳本云三司簿領留案前急則撿）上聞

之笑曰蜀之俗狀殆至于此命王嗣宗代之

賊窟學士綸初筮仕知太和縣其俗險悍喜構虛訟公至以術漸化先設巨械嚴固狴牢其難擬組索比他邑數倍民已畏駭次作論民詩五十絕不事風雅皆流俗易曉之語俾之諷詠以申規警立限曰諷誦半年頑心不悛一以峻法治之果因此詩獄訟大減其詩有云文契多欺歲月深便將疆界漸相侵官中驗出虛兼實枷鎖鞭笞痛不禁大率類此江南往往有本每當歲時與囚約曰放汝暫歸祀其先（一云祀其祖先）櫛沐蠶蟲民感其惠皆及期而還無敢逭者

朱台符眉州人俊邁敏博少有賦名與同輩課試以尺度其晷台符入寸而一賦已就凡有所作文字其彫篆皆類于賦（篆一作琢）章疏敷由亦然河西作梗因上封事其略曰且夫結之以恩者彼必懷之示之以威者彼必長之若偏則所謂繼遷者自當革心而束手款塞而旋延矣又嘗爲數闋其略曰歌遏雲兮慘容色舞迴風兮腰一搦又曰鬟柔而聚焉難成望極而烏寞易散常本深心兮壯丹期到如今兮賜沐頰扇鄉人用錫胥扫朱拱

正一闋乃閨怨賦一首只少原夫

孫漢公何擢甲科與丁相謂同學于場屋時號孫丁爲右司諫以彈奏昧望疏議剛鯁知制誥掌三班素近視每上殿進劄子多宿誦精熟以合奏牘忽一日飄牘委地四散俯拾奮亂倒錯合奏不同上厲詞之俄而倉皇失措墜笏于地有司以失儀劾上釋而不問因懟恚抱病乞分務西雒不允遣太醫診視令加鍼灸公性粗素剛對太醫曰與父母完膚自失儀致生疾疹反以鍼艾被之況生死有數苟攻之不愈吾寧甘爲強死鬼邪遂不起

謝史館泌解國學舉人（學一作了）一黜落甚衆羣言沸撓（一作搖）懷疑以伺其出公知潛由他途（途一作道）一投史館避宿數日太宗聞之笑謂左右曰泌職在考校豈敢濫收小人不自揣分反怨主司然爾須避防又問曰何官職驕蹇難倖都人斂避左右奏曰惟喜者知雜阿挪難近遂授知雜以避擲磚之患公深慕盧元朴素恬簡病革盥沐衣羽衣焚香端坐而逝首不少欹

楊大年二十一歲爲光祿丞賜及第太宗極稱愛三月

後苑曲宴未貼職不得預公以詩貽館中諸公曰闕戲宮花滿鬢紅上林絲管侍重瞳蓬萊咫尺無因到始信仙凡迥不同諸公不敢匿即時進呈上訝有司不即召左右以未貼職爲對即日直集賢院免謝令預曲宴（曲一作曉）後修冊府元龜王相欽若總其事詞臣二十八人（一無八字）分撰篇序下詔須經楊億刪定方許用之大年祖文逸僞唐玉山令大年將生一道士展刺來謁（展一作袖）自稱懷玉山人冠褐秀爽斯須遂失公遂生後至三十七爲學士晝寐于玉堂（一作殿）忽有夢一道士來謁亦稱懷玉山故人（一無故字）舉從袖中出一詩牒曰內翰加官取閱之其榜上題篇二十七字大年夢中頗驚曰得非數乎道士微笑又曰許添乎道士點頭夢中命筆止添一點爲四十七至其數果卒

李密學濟與李昌武宗諤同宗同歲月後一日而生二人者平生休戚舒慘一無不同（一云與之同）及昌武死濟亦後一日卒昌武即司空昉第三子在玉堂眞宗召公同

丁晉公侍宴玉宸殿上曰朕常思國朝將相之家世緒不墜相維助將惟曹彬爾閱卿家尤更繩緝有法朕繼

二聖基業亦如鄭家保守門闕祥符五年同丁相迎眞宗聖像爲迎奉副使公歸上因幸玉堂及問途中之事因奏曰汴渠流屍蔽河而下蔡鑄灘諸魚鳥恣啖上聞之惻然嗟念因而送御製泗水發願文敕守臣勒石於津亭歲給錢百緡修釋道齋醮各七日爲之懺滌每一屍官給遞餘三片錢一鏹酒紙脯餌仰令收瘞永爲著式御製略云嗟乎灘磧之上競食者烏鳶烏渚之間爭餐者魚鼈汝等雖非他速殃盡自貽仕宦者怙勢以凌民爲民者欺心而冒法願汝等仗茲洗滌各遂超騰悟諸佛本宗之旨體太上眞筌之理（一作靈）

景德初北戎請盟欲撰答書久亡體制時趙文定安仁爲學士獨記太祖朝書札規式（吳本太祖一作太宗）詔撰之及修明講好之制（一云盟好之制）（一云及修講）深體輕重朝論美之時虜使韓杞者始修聘好猶悍無檢命公技伴公旋教覲見之儀方漸馴擾及將辭姚服太長步武縈足復欲在往公戒之曰君將陞殿受還書去天顏咫尺可乎剛折之繼不敢明年虜遣姚柬之（柬之一作東之下同）翹翹者也至闕復接伴柬之者輕縱莲辨坐則談兵公徐謂曰君號多聞者

豈不聞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今得已之時也二國始以禮儀修好非若所談之事方此少戢酬對得體遂參辭符二政拜宗正卿掌玉牒屬籍國初梁周翰創宗籍之制不便宮邸公裁酌得宜又造仙源積慶圖盡列長幼親屬之目（吳本屬目作疎）以近於便坐張之爲盛事（一云誠爲盛事也）

眞宗爲開封尹呼道衢中鐵盤市卜一髯者（卜一字闕一作鐵）熾令張耆夏守贇楊崇勳左右數輩揣聽辨其因以爲娛戲中戲否獨相王繼忠韓者駭之曰此人可謂半生食漢祿半生食胡祿眞宗笑而遣去繼忠後爲觀察使高陽總管咸平六年虜寇望都與虜酣戰至乙夜戎騎合圍數十重徐戰徐行旋向西山而遁（一作欲）至白城陷虜上聞之甚嗟悼皆謂即沒景德初戎人乞和繼忠與撰奏章而勸誘掖大有力焉朝廷方知其存後每歲遣使眞宗手封御帶藥茗以賜焉（吳本作御藥茗帶）繼忠服漢章南望天闕稱未死臣哭拜不起問遺體起居不避虜嫌以其德儀雄美（一作姿）虜以女妻之偽封吳王改姓耶律（案宋史云賜姓名爲耶律顯忠又改名宗信封楚王）卒於虜人謂陷蕃王氏

也

戴恩爲御龍弓箭直都虞候一日西蜀進壽龍城道觀長壽仙人圖（一作賦）一其本吳道元之迹太宗閱之酷肖戴恩又恐所見有殊亟召數班軍校近侍內臣徧示之曰汝輩且道此圖似何人羣口合奏曰似戴恩上笑而異之因是進用後建寧遠軍節舉朝止呼戴長壽

眞宗車駕巡師大名王雝端濟爲鈐倅調丁夫十五萬修黃汴河濟以調役虛勞民乞徐圖之詔往經度遂減十萬張齊賢相請令濟立狀保河不決奏曰河之決繫陰陽災沴責在調元者和陰陽弭災沴爲國致太平河豈有決乎臣乞先令宰臣立一保狀天下太平然後臣以族入狀保河不決丞相曰今非太平耶濟對曰北有胡寇西有賊遷關右兩河歲被侵擾臣敢謂未也上勤咨謂之間以邊計娛奏可采後知河中府車輅幸澶淵虜騎剽侵詔濟河斷橋梁毀舟筏絕者以軍律論濟疑驕飛奏曰陝西關防天設其數十萬舸只河爲帳若用小舟沈艦必交此誠可惜（案此數句上疑有脫文宋史濟傳云陝西有斷）防闕閉絕運（一作斷事）所斷梁之議搖動民心尤宜數動一旦化之可惜

綏推眞宗覽其議立罷之

張乖崖性剛多躁蜀中盛暑食餛飩（蜀中上疑有脫字）項巾之帶屢垂於器手約之頻煩急取巾投器中曰但請喫困捨匕而起少年慷慨學擊劍尤喜立奇節謂友人曰張詠賴生明時讀典墳以自律不爾則爲何等人耶李順之亂益州大將王繼恩上官正護師逗遛不進公激使行盛陳供帳郊餞以酒酣舉爵謂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勉力平蕩寇壘以手指其地曰若師老日曠即爾當死所也徐謂繼恩曰朝廷始若許僕參後騎豈至今日醜賊以孰師久矣自是士氣舉振俘捷而還

王元之禹偁嘗作三黜賦以見志初爲司諫知制誥疏雪徐鉉貶商州團練副使方召歸爲學士坐爲孝章皇后遷梓宮于燕國長公主之第羣臣不成服元之私語賓友曰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典坐訕謗出守滁州方召還知制誥撰太祖徽號玉冊語涉輕誣會時相不悅責黜黃州迫近郊將行時蘇易簡內翰榜下放孫何等進士三百五十三人奏曰禹偁禁林宿儒累爲

遷客漂泊可念臣欲令榜下諸生罷期集送于郊奏可之至日行送過四短亭（一云至行山送過西短亭）諸生拜別於官橋元之口占一闋付狀元曰爲我深謝蘇公偶不暇取筆硯其詩云緣行相送我何榮老鶴乘軒愧谷鶯三入承明不知舉看入門下放諸生時交親縱深密者衛將好惡不敢私近惟竇元賓執其手泣於閤門曰天乎得非命歟公復以詩謝曰惟有南宮竇員外爲余垂淚閤門前至郡未幾忽二虎鬭於郡境一死之食始半羣雞夜鳴冬雷雨雹詔內侍乘驛勞之命設禳謝

司天奏守土者當其咎卽命徙斬上表略曰宣室鬼神之問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文止期身後上覽曰嗟乎倂其亡乎御袖掩涕俄都踰月果卒嘗侍宴瓊林太宗獨召至御榻面誡之曰卿聰明文章在有唐不下韓柳之列但剛不容物人多沮卿使朕難庇焉倂泣拜畫辭而謝

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欲以皇王之道御寓愧無稽古深博傳有御覽但記分門事類繁碎難檢令諫臣以治亂興亡急要寫置一屏欲常在目時知雜田錫奏曰皇王

之道微妙曠闊今且取軍國要機一事以行之師平太原遂茲二載未賞軍功願因郊籍議功酬之乞罷交州之兵免驅生靈爲瘴嶺之鬼此二者雖不繫皇王之治陛下宜念之上嘉納曰錫與得綸面之體而此尤難爲各遊許當國錫謫於中書白曰公以元勳當國宜非掛斂有司羣臣封奏盡必先經中書非尊王之體也諫官章疏令閤門塡狀大弱臺諫之風尤爲不可尊引咎正容厚謝皆能之錫將卒自草遺表猶勸上以慈儉納諫爲意絕無私請上厚䘏之

李丞相穀與韓熙載少同硯席（一作幼）一分攜結約於河梁曰吾以才命遊其上（一云吾以才命遇一作命遇）順中澣仕周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熙載事江南李先主爲光政殿學士承旨二公書問不絕熙載戲貽穀書曰江南果相我長驅以定中原穀答熙載云中原若相我下江南如探囊中物爾後果作相親征江南熙載卒已數歲先是朝廷遣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爲名實使覘之李相密遣熙載書曰吾之名從五柳公驕而喜奉（而一作忽）宜善待之至果爾容色凜然崖岸高峻燕席談笑未嘗啓齒熙載謂所親

曰吾觀穀歷久矣豈煩至是耶觀秀實公也（字）非端介正人其守可隳諸君請觀因令宿留俟寫六朝書畢館泊半年熙載遣歌人秦蒻蘭者詐爲驛卒之女以中之弊衣竹釵日暮擁帚灑掃驛庭蘭之容止宮掖殆無五柳乘隙因詢其迹蘭曰妾不幸夫亡無歸託身父母卽守驛翁嫗是也情旣須失慎獨之戒將行留曰（一無留字）又以一闋贈之後數日醼于澄心堂（他本俱作清心堂今從吳本）李中主命玻璃巨鍾滿酌之穀毅然不顧威不少霽出蘭於席歌前闋以侑之穀慙笑捧腹簪珥幾委不敢不釂釂罷復灌幾類漏卮倒載吐茵尚未許罷從大爲主禮所薄還朝日止遣數小吏攜壺漿薄餞於郊（一有亭字）迨歸京鸞膠之曲已喧陶因是竟不大用（竟一作卒）其詞春光好云好因緣惡因緣奈何天只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

玉壺清話卷第四

玉壺清話卷第五

翰林朱昂嘗撰襄節婦傳大爲人倫之勸節婦荃少歸周謂昭州人布衣謂太祖召便殿試時務大稱上旨擢贊善大夫嘗天造之初凡所任人處留從便符彥卿恭恣不法除謂爲屬邑永濟縣令俾繩之彥卿聞其來魂膽俱喪驥棗郭廷謂但拱於馬上爾境上數強寇劫財傷人彥卿受賊縱之使遁謂出令敢有藏盜者斬不數日函獲之不解府卽時斬決以狀其奏太祖大壯之興國二年詔選副廣南羅延吉爲轉運副使以定嶺寇時

奔命赴道不得與荃別後委寄繁劇嶺塞馳走不遑於家二十六年父母欲奪荃嫁之荃泣謂父曰吾夫豈碌碌久困者耶食貧守死俟之父不敢強荃執禮事舅姑益謹閨壼有法家素貧荃蔬罕繁績得絲則織而爲杼軸勤儉自營生計漸盛雖里之淑婦靜女罕識其容者聞其風則韓箱斂敬子漸長築舍於外聘習命師教之後連業益裕舅姑將老附塋選美上大爲壽坎松楨茂密盡得其制又爲其夫料上腴田數百頃水竹別墅亭閣相望然謂在路亦修高節矣荃二十六年間畢一婚二嫁皆清望之族迨謂歸俱已皓首勸夫偕老於家林焉

國初王朴寶儼講求大樂考正律呂無不諧協朴儼沒患無繼者後和峴故相凝之子也禮樂二學特勝前儒太祖天性曉音律末年郊禋覺雅樂聲高詔樂臣曰必圭黍尺度之差詔峴平之峴精思調整而終不和歸家私謂弟峴曰錯管之中竅聲終高主聲不甚暢亮主上其將不豫乎踰年果崩（崩一作是）樂府中有古玉笛素號又手笛無稽也上遂欲增入雅樂峴調品使合大律別立

號爲拱辰賫詔備雅樂弟㠓凝之幼子知制誥南郊贊導乘輿俯仰如畫神彩照物太宗愛之謂宰臣曰朕深欲詔㠓入翰林但恐其瞬子眊然視物不正不可爲近侍

呂文仲歙人爲中丞有陰德咸平中鞫曹南猾民趙諫獄諫豪於財結士大夫根帶特固忽御寶封軒裳姓名七十餘輩自中降出皆昔委諫營產貿妾者悉令窮治文仲從容奏曰更請察其爲人衒籍姓名候獄逮對數之日斥之未晚眞宗從之

仁宗讀五代史至周高祖幸南莊臨水亭見雙兔戲于池出沒可愛帝引弓射之一發疊貫從臣稱賀仁宗掩卷謂左右曰逞藝傷生非朕所喜也內臣鄭昭信掌內膳十五年嘗面誡曰動活之物不得擅烹深惡於殺也

王著爲僞蜀明經者正書行草（正一作王）深得家法爲翰林侍書與侍讀更直太宗令中使持御札示著著曰未盡善也上臨學益勤後再示之著曰止如前偶中人詰其故著曰帝王始工書若或驟稱則不復留意矣後歲餘復示之奏曰功已至矣非臣所及後眞宗聞之謂宰臣

曰善規益者也宜居臺憲後終于殿中侍御史（一無史字）

郭仲儀贄眞宗在藩爲皇子侍讀太宗東宮御製戒子篇命贄注解且令委曲講論眞宗每以純厚長者遇之在儲宮作詩贈之略曰該明聖典通今古發啓沖年曉與常後參大政因論事朴直上意不悅免入對之際宿酲未解左遷荊南因終身戒酒至卒不飲早榮倒棄亦斥之其節剛若是矣（一無矣字）

邢尚書昺曹州農家子（一云曹州人一云田家子）深曉播殖眞宗每雨雪不時憂形于色責日官所定雨澤豐凶之兆多或不中昺因進耒耜歲占三卷大有稽驗皆牧童村老歲月於畎畝間揣占所得咸平三年置經筵侍講首以公爲之昺初應五經廷試日升殿講師比二卦取羣經發題太宗嘉其精博擢九經賜第眞宗晚年多召于近殿（一作禁）從容延對忽一日見公衰甚御袖掩目泣然曰宮邸舊僚淪謝殆盡存者惟卿爾遂齎銀千兩絹千匹康裕無恙果非久感疾（久一作時）將易簀車駕臨問公拖紳從巾歷敘遭際上爲之泣別既終又爲之臨喪惟將相喪疾方有此幸

楊侍讀徽之太宗聞其詩名盡索所著得數百篇（數一作四）奏御仍獻詩以謝卒章曰十年牢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上和之以賜謂宰臣曰眞儒雅之士操履無玷拜禮部侍郎御選集中十聯寫於屏梁周翰詩曰誰似金華楊學士十聯詩在御屏中十聯詩者有江行云天寒酒薄難成醉地迥臺高易斷魂（臺一作樓）塞上云戍樓烟自直戰地雨長腥僧舍云偶題巖石雲生筆閑遶庭松露溼衣湘江舟行云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與江爲云廢宅寒塘雨（雨一作水）荒墳宿草煙嘉陽川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長圓又云浮花水入瞿塘峽（水一作浪）帶雨雲歸越嶲州年夜云（年一作元）春歸萬年樹月滿九重城宿東林云開盡菊花秋色老落殘桐葉雨聲寒余嘗謂公曰以天地浩露滌其筆於冰甌雪椀中則方與公詩神骨相附焉

張茂直兗人家貧甚讀書少游汶上嘗貿瓜於圃錢倚鋤睥睨曰予非久當斷頭下刃之際稍遲則死稍緩則生果覆究必害官貫無何叛卒超據兗劫驅守陴周師破叛擒賊者例坐斬斬殆盡至茂直振刃者諦之曰

汝冤甚修其幘爲蟣血所污可先斷之茂直許爲將理頸得釋免後知制誥祕書監卒

梁修撰周翰一歲後死謂凡從臣各探韻賦詩梁得春字曰百花將盡牡丹坼十雨初晴太液春上特稱之爲史館修撰上疏自今崇德長春二殿皇帝之言侍臣論列之事望令中書修爲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亦合本院編纂每月終送史館自餘百司凡干對拜除授沿革之事悉條報本院仍令舍人分直皆從之

李繼隆善馳驛日走四五百里往江南常往來覘兵勢中塗遇虎射殺之與央人戰流矢中額胄堅不傷太祖欲拔用謂曰并州平時獻捷來當厚賞汝時軍中內侍數輩皆伺城陷爭求獻捷會有機事當入奏皆不願行繼隆獨請赴闕太祖詰其來早繼隆奏曰金陵破在旦夕上問安知對曰臣在途中遇大風天地晦冥城破之兆也翌日捷至太祖召謂之曰果如汝所料是夜城陷均其賞在獻捷之上除莊宅使

眞宗車駕在澶淵大將王超擁兵十萬屯鎮定逗遛不進馬太尉知節移書詰讓復辭以中渡無橋徒涉爲患

公命工庀材一夕而就始肯出兵知節全義之子也七歲父卒太祖軫念曰眞羽林孤兒也召入內選國子學列青衿胄子之間御賜今名後果有立纔二十餘爲監衛使咸平初帥秦號爲善政秦俗羌戎支屬二三十帳殆二紀公悉遣歸諸番懷感終其任不敢犯邊木泉銀銅界歲不發（木泉一作永泉一作小泉義俱未詳疑是來泉案宋史云時州有銀礦一作銅課）不除主吏破產償之不足（破一作傾）鞭朴累月公三分悉已之知延州戎人將謀入抄值上元令大張燈累夕大開諸門虜不測卽皆引去

李士衡(宋史作仕衡)少時一俠者遺一劍囑之曰君他日發迹(一作晉若)在於劍記之後為祕書丞知劍州王均亂成都陷漢州進攻綿不下因趨劍門士衡預度寇至城必不能守徙金帛居民保劍關(吳校作劍閣宋史作劍門案劍州志大劍山谿壁中斷兩崖相對如門諸葛武侯鑿石架空為飛梁閣道以通行旅於此立劍門關是以有劍閣劍關之名其實則一耳)焚其倉廩以羸軍卒之流勇者(流勇者一作流逋者與似有誤)得數千人賊果大至公與監兵裴臻拒闘擊之賊既焚數夕大冰雪(數字吳校增)均衆食敗稽木皮臻與再戰斬虜餓者三千級墮崖墜者無算賊背遁保益州(案宋史李仕衡作仕衡知劍州王均反仕衡度州兵不足守即棄城焚甲械金帛東守劍門既而賊陷漢州攻劍州州空無所資即趨劍門仕衡預招賊衆得千餘人待之不疑賊將至與鈐轄裴臻迎擊之斬首數千級云云敘事較明錄附于此)馳奏既上除士衡度支員外郎臻崇儀使公果因劍發迹以至貴顯遂卒劍亦失之

甯宣徽有終李順亂為峽內詔發兵食規畫戎事大有紀律至成安軍賊勢充斥公瀕江三面樹柵一夕陰晦賊衆掩至鼓譟舉火公安坐樹氣貌自若賊既合公引奇兵出其後擊之賊驚亂赴水火死者無數就拜右諫議大夫知益州次閬州(三字據宋史增入)寓佛舍度賊必至命左右重閉召士人嚴更警備初夕聞道而出賊圍寺數重及寺壞惟得擊柝者公宦施予豐於宴犒費不足則傾私帑給之奉身止銅器鞍勒而已頗涉道書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釣餌橫戈開邊拔劍討叛死生食息之不顧及其死也一棺裁身萬事都已悲夫某德初卒

王顯太宗在藩與周瑩為給侍赤脚道者相顯曰此兒須為將相但無陰德爾及長太宗愛之曰爾非儒家奈寡學問他日富貴不免面牆取軍誡三篇令誦之咸平

三年使相出師定州便宜從事忽一日一道士通刺為謁破冠敝褐自稱鄧都觀主笑則口角至耳亂髮若蝟(髮一作鬚)謂顯曰昨日上帝牒番魂二萬至本觀未敢收於冥籍死於公之手者公果殺之則功冠於世然滅公算十年二端請裁之顯謂風狂叱起後日契丹引數萬騎獵于威虜軍境即梁門也會積雨虜弓皆皮弦緩弱不可用縱引兵勦襲大破之梟名王貴將十五輩(五一作餘)獲偽羽林印二紐(羽林下一有印字)斬二萬級聚京觀於境上露布至闕朝廷以樞相召歸赴道數程而卒

陳彭年字永年生撫州十三歲著皇綱論萬餘言為江左名輩所重(左一作右)除正言待制於龍圖閣與晁少保迥厥綸學綸條貢舉事盡革舊式防閑主司嚴設糊名謄錄取字林韻集韻略字統及三蒼爾雅定其字式為禮部韻及廟國之避(國一作諱)凡科場儀範遂為著格編太宗御集公書字甚急日可萬餘細碎急草翌日往往不能辨一旦遽卒眞宗急遣中人詣其家取平生編著但破篋中得二十餘軸人不能辨惟起居院吏趙亭能辨之上召亭補三班吏令重寫之送楊大年別行改敕無一字之誤者

黃晞閩人皇祐初游京師不赴場屋多以古學游搢紳之門凡著書自號聱隅子走京塵幾十年公卿謂臣無不前席晞屣裂帽破馳走無倦後謂臣重晞之道者列章為薦盡力提挽朝廷甚優授京官知臣邑有旨留國子監將有司業之命始拜敕稿謝知己才三日館於景德如意輪院一日晚歸解鞍少憩謂院僧曰僕道人也勤苦貧寒(一云勤苦貧長安)客路漂泊棄昇未肯溫飽今日方不生事畢且放懷酣寢一夕請戒僧道慎無見喧僧諾之高屏遂寢翌日大驚寂無所聞寺僧擊扃大呼已卒於榻矣

劉樞密昌言泉人為起居郎太祖連賜對三日幾至日旰捷給詼諧善揣摩捭闔以迎主意未幾以諫議知密院然士論所不協君臣之會亦隆替有限一旦聖眷忽解謂左右曰劉某奏對皆操南音朕理會一句不得因遂乞郡允之

趙參政昌言汾人太宗廷試愛其詞氣明俊擢寘甲科未幾拜中丞上幸金明池香例臺臣無從游之制太宗

喜之特召預宴自公始也擢為樞密副使是時陳象輿董儼俱為鹽鐵副使胡旦知制誥盡同年生俱少年為一時名俊梁顥又嘗與公同幕五人者旦夕會飲於樞第棋觴弧矢未嘗虛日每每乘醉夜分方歸金吾吏逐夜候焉首發諸象輿醉鞭捶其吏曰金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都人謔曰陳三更董半夜(半一作宗)趙公因是坐貶崇信軍司馬淳化中以諫議起知天雄大河貫府蓋豪猾者剝耳僧欲售之誘姦人穴其堤使潰公知之伏劍露刃盡取豪猾屢積給用其蘇遂絕又忽潰河漲流入御河陵府城公籍禁旅殺牛為酒募衆右出脊牧卒負土護之皆樂從不數日水退城完就加給事參政召還上渴佇詔乘疾置赴中書太宗笑謂公曰半夜之會不復有之公叩陛泣謝

眞宗尹京畢相士安為府判沈毅忠厚中書將有僉諧太宗令輔臣歷選俱不稱旨而李相沆必欲用寇公上曰準少年進用才銳氣浮為朕選河朔有重德稀姓者處其中而鎮之近臣少喻上意方以畢公進上果大喜遂用參大政時曹利用為樞相寇曹二人者一時恃酒

往往凌詬於席公處其閒嘗溫容以平之不踰月與寇
俱平章事歲餘准負重望太宗謂李沆曰朕固欲用士
安者用一作相一頃夢數神人擁一紫綬者令拜朕曰非久當
相陛下夢中熟視之乃士安也
太宗飛白書張詠向敏中二臣名付中書曰二人者皆
名臣爲朕記之向公自員外郎爲諫議知樞密院止百
餘日咸平四年除平章事後坐事出永興軍駕幸澶淵
手賜密詔盡付西鄙事許便宜從事公得詔藏之視政
如常會邦人命國儺有告禁卒欲倚儺爲亂者公密使
麾兵被甲衣袍伏於夾廡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
酒縱閱無一人預知者命儺入先令馳逞於中門外後
召至階公振袂一揮伏卒齊出盡擒之果各懷短刃即
席誅之勳訖屏屍以灰沙掃庭張樂以宴賓從股慄
李文靖公沆初知制誥太宗知其貧多負人息錢曰沆
爲一制誥俸入幾何家食不給豈暇償逋耶特賜錢一
百三十萬令償之後爲學士因宴上目送愛之曰沆風
度端粹眞佳士也後爲右揆居輔弼當太平無一事凡
封章建議務更張喜激昂鼓擽闔公悉屏之謂所
親曰無以報國聊用以安黎庶爾景德二年薨上臨哭
之慟大呼曰天乎忠良純厚合享遐壽
呂正惠公端使高麗遇風濤恍惚摧檣折舵吳本云遇風濤帆檣摧折
舟人大恐公恬然讀書若在齋閣時首台呂文穆蒙
正告老甚切上宴後苑作釣魚詩獨賜公斷章云欲餌
金鉤深未到磻溪須問釣魚人意以首宰屬公公和進
云愚臣鉤直難堪用宜問濠梁結網人文穆得謝果冠
台席眞宗初即位居諒闇每見公則肅然起敬吳本起敬作拱
揖未嘗名呼或以字呼上對公但稱小子公體貌魁梧

庭陛頗峻陛一作階命梓人別爲納陛人一作工納一作綴兩使外域
虜主欽重後使虜者至則問曰呂公作相未
太宗命蘇易簡評講文中子中有楊素遺子食經羹黎
含糗之句句一作說上因問曰食品稱珍何物爲最易簡對
曰臣聞物無定味適口者珍臣止知齏汁爲美太宗笑
問其故曰臣憶一夕寒甚擁爐火火上一有燒字乘興痛飲大
醉就寢四鼓始醒以重衾所擁咽吻燥渴時中庭月明
殘雪中覆一齏盎盎一作缶不暇呼僮披衣掬雪以盥手滿
引數缶連沃渴肺咀齏數根燦然金脆然一作若臣此時自
謂上界仙廚鸞脯鳳腊殆恐不及屢欲作冰壺先生傳
紀其事因循未暇也太宗笑而然之
文瑩丙午歲訪辰帥張不疑師正時不疑方五十齒已
疎搖咀嚼頗艱後熙寧丁巳不疑帥鼎鼎一作漸復見招爲
武陵之游陵一作林後同凡巨臠大胾利若刀截已六十二矣
余怪而詰焉曰得藥固之時余滿口搖落危若懸旌設
以此藥試之輒愈再固因求此方以療病齒者凡用之
皆效題曰西華嶽蓮花峯神傳齒藥方一無華字序曰元豐
在天聖中結道友登嶽頂齋宿祈禱方已徧游三峯陟
太上泉至明星館於故基下得斷碑數片其鐫有古文
洗滌而後可辨讀之乃治口齒烏髭藥歌一首廬嶽月
濯入劍裂不完遂錄以歸而後朝之名卿鉅公訪山中
故事語及者皆傳之修製以用其效甚應歌曰豬牙皁
角及生薑西國升麻蜀地黃木律旱蓮槐角子木一作草細
辛荷葉蓟荷葉心子也要相當青鹽等分同燒煅研殺將來使
最良揩齒牢牙髭鬢黑誰知世上有仙方不疑晚學益
深經史洽革講摩縱橫文章詩歌樂章則就著括異志
數萬言僞游錄八卷觀其餘蘊尚盤錯於胸中與余武

陵之別慨然口占二詩云憶昔荊州屢過從當時心已
慕冥鴻渚宮禪伯唐齊己淮甸詩豪宋惠崇老格疎閒
松偃澗清談瀟灑坐生風史官若覓高僧事莫把名參
伎術中一本云莫把參僧傳中似誤又云碧嶂孤雲冉冉歸解攜情
緒異常時餘生歲月能多少此別應難約後期約一作定風
義見於詩焉
長沙北禪經室中懸觀音印像一軸下有文乃故待制
王元澤撰鏤板者乃鄰倅關蔚宗文云都官蓋彥輔郎
中嘗魘去初兩緋衣名入一大府嚴甚有紫衣當案者
曰此王也實廡下投以沙盆剔囚目使研之餘斷腕截
耳不可勝數或恐懼失便溺頃一官至呵堅解衣縶以
有官無罪官怒曰此治殺生獄豈問官耶聲吾呼觀音
因者皆和而殺者完縶者釋俱出案亦出乃蘇余友吳
居易與彥同官開封府言彥性朴直不苟於獄以故或
忤在勢者云壬子歲王雱元澤記舟楫杞刻之以廣
其傳庶乎世之聞見者有所警焉戊午歲趙元澤病中
友人魏道輔訊於寢對榻一巨屏大書曰宋故王先
生墓誌先生名雱字元澤登第於治平四年釋褐授星
子尉起身事熙寧天子裁六年拜天章閣待制以病謁
於家云後尚有數十言挂衣於屏角覆之不能盡見此
亦得謂之達歟亦得一作得不

玉壺清話卷第五

玉壺清話卷第六

范魯公質舉進士和凝相主文愛其私試因以登第凝舊在第十三人謂公曰君之辭業合在甲選暫屈爲第十三人傳老夫衣鉢可乎魯公榮謝之後至作相亦復相繼時門生獻詩有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之句初周祖自鄴起師向闕京國擾亂魯公遁迹民間一旦坐對正巷茶肆中（一作封上巷吳校作封丘巷）忽一形貌怪陋者前揖云相公相公無慮無慮時暑中公執一葉素扇偶寫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一聯在上陋狀者奪其扇曰今之典刑輕重無準吏得以侮何啻大暑耶（一云大者何啻耶）公當深究獄弊持扇急去一日於祆廟後門一短鬼手中執其扇乃茶肆中見者（茶字吳校增）未幾周祖果以物色聘之得公於民間遂用爲相憶昔陋鬼之語首議刑典疏曰先王所恤莫重於刑今繁苛失中輕重無準民罹橫刑吏得侮法願陛下酌神刑典深軫無告世宗命公與臺官劇可久知雜張湜聚都省詳修刑定惟務裁減太官供膳治五年書成目曰刑統

張尚書詠再知益州轉運使黃觀以治狀條奏下詔褒美時賊鋒方斂紀綱過嚴蜀民尚懷擊析之憶而嘉邛二州新鑄景德大鐵錢利害未定橫議蜂起朝廷慮之遣謝賓客濤爲西川巡撫上臨軒諭之曰詠之性剛決強勁卿之性仁明和恕卿往濟之（一云卿之仁明和恕往濟之）必無遺策宜以朕意諭詠賴卿在彼朕無西顧之憂每事宜與濤協心精議副朕倚賴（案宜與濤一作宜與詠似誤蓋副詠之性四句俱論濤已畢）輒辭在彼云云（皆諭詠之辭也）謝公至蜀明宣賚詔侑書公抃蹈泣拜畢乘從槀（吳校從槀作從衆）就[illegible]撫勞西蜀遂安

太祖受禪以趙韓王普有佐命巨勳除右諫議大夫權

當直學士未幾范質罷相以公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既冠台府參總廟樞參政呂餘慶薛居正雖副之但奉行敕書備位而已不宜制不預奏事不押班每府候對長春殿廬修沃大小之務皆決於公兼權之議（吳校議作權對）權請於時論令李繼遷擾邊用公討封趙保忠守其寨故地因令滅之保忠歸與繼遷合謀爲邊患河西擾（擾一作攖）皆歸於公因不得與政詔令參政更掌印押班奏事分其權也（也一作地）奪制宰相報到未刻方出中書時歲大熱特許公纔午歸第遂爲永制年七十一病久無生意解所寶雙魚犀帶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醮星露罷以謝往咎上清道錄姜道元爲公叩幽都乞神語神曰趙某開國忠臣也柰何冤累不可逃道元又叩乞所冤者神以淡墨一巨牌示之濃煙罩其上但牌底見大字謝（一作火下同案說文美字從羊從大但今俗書亦有從火者盡兩存之）潛歸公力疾冠帶出寢涕泣受神語閱牌底大字公曰我知之矣此必秦王廷美也然當時事曲不在我果自與盧多遜遣堂吏趙白交通其事暴露自速其害豈當咎予但願早逝得面辨於幽獄曲直自正是夕普卒上感悼涕泗自撰神道碑八分御書賜之

真宗中年多或不豫欲權弭聽斷燮和於西林園郇太清樓也議委政於皇太子加冠監國用王沂公曾以精之時中丞王臻不喻上意議方下（吳校作旨方下）遂以疏上云（吳校上作入改作奏）臣聞欲行皇子冠左傳異議曰以星終爲年紀十二而一周於天道備所以人君十二始冠冠弁也行之於廟漢已還則有即位而冠者皆出於不得已也故改其名爲加元服皆漢儒因事旋講實非古也冠義云冠者禮之始也王教之本今皇子未成俾冠而臨國

冠道未成不冠而監豈可以爲子之道理焉唐貞觀二年太宗欲以皇太子監國召三品以上官建議羣臣莫敢對者臣竊謂茲事體重陛下春秋未高伏望陛下念萬國調順氣劑存真納和不必過計社稷萬靈扶擁聖躬云（吳本作護）時以政出宮闈不敢妄決（一云下無敢決）議者遂寢

晉太尉居潤博州人不識字每按牘以左手捉巨筆一畫長數寸餘雖狡史譁詐也（史一作吏）一畫之則敗（則一作必）沈相倫在幕府謂所親曰吾觀沈推官五載未嘗妄發一笑一語（語一作言）行步端重如嚴廟堂（堂一作朝）吾見則禮敬之必爲宰相遂力薦於太祖稱沈沈厚可用後果作相皆悵其不知書晉氏子孫皆召於家延學立師傳如己子教之以報其知人之德也

太祖探聽明遠每邊閫之事纖悉必知有間者自蜀還上問曰劍外有何事間者曰但聞成都滿城誦朱長山苦熱詩曰煩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清冷幾時來（來一作回）上曰此蜀民思吾之來伐也時雖已下荊楚孟昶有辱亡倚衆之慢而討之無名昶欲朝貢王昭遠固止之乾德三年昶遣諜者孫遇齎蠟丸帛書間道往太原結劉鈞爲援爲朝廷所獲太祖喜曰興師有名矣執間者命王全斌率禁旅三萬分路討之俾孫遇指畫山川曲折關道遠近令工圖之而授神算令王全斌往焉曰所克城寨止藉器甲芻糧錢若財帛盡分給戰士王師至蜀昶遣王昭遠師師來拒未幾相繼就擒昶始降執昶赴闕大將王仁贍自南劍獨先歸闕乞見恐己惡暴露歷數全斌等數將貪殘貨財弛縱兵律（縱一作壞）爲所訴反欲自解太祖笑謂仁贍曰納李廷珪妓女擅開豐德庫取金寶

此又請誰耶仁贍惶怖叩伏待罪上又曰此行清介畏
慎但有曹彬一人爾蓋臣請深治征蜀諸將橫越之惡
太祖盡釋之
魏人柴公以經義教授里中有女子備後唐莊宗掖庭
明宗入洛遣出宮父母往迎之至洛遇雨踰旬不能進
其女悉以奩具計直十萬分其半與父母令歸大名曰
兒見溝旁郵舍隊長黝色花項爲雀形者極貴人也願
事之父母大愧之知不可奪問之即郭某乃周祖也因
事之執箕帚之禮一日謂其夫曰君極貴不可言然時
不可失妾有五萬願奉君以發其身周祖因其貲得爲
軍司其父柴公平生爲獨猿之人傳司冥間事一日晨
起忽大笑妻問之不對但笑不已公惟喜飲妻過極醉
因漏泄其事曰花項漢將爲天子後果然
王彥儔上蔡人五代之際爲本郡軍校材質雄偉剛毅
有謀勇冠羣卒久欲奮發而無其端一旦同列輩五六
人者（五字疑衍）語彥儔曰（語一作告）天下紛紛能者可立吾輩何
忍端坐以溫飽自望耶可相其起事（其一作與）以圖富貴乎
彥儔私自計曰此六人者死氣使面是爲我啓迹也遂

許之曰吾今夜正當宿直君輩可持短兵入吾奉爲內
應（奉字疑誤）富貴之來不出今夕六人者皆是夜皆至彥儔
伏甲於內盡殺之持其首詣郡泣告刺史曰巡警無狀
致姦盜竊發已伏其罪矣願公親出以撫衆刺史驚喜
而出方慰勞次彥儔立斬之遂擁上蔡明日籍其六家
郡中震恐無敢動者後朝廷力討之勢不能守奉其母
奔金陵郡李先主特喜其來至其家親拜其母以彥儔
爲和州刺史
一巨商姓段者畜一鸚鵡甚慧能誦隴客詩及李白宮

詞心經每客至則呼茶問客人安否寒暄（安否一作起居）主人
惜之加意籠養一旦段生以事繫獄半年方得釋到家
就籠與語曰鸚哥我自獄中半年不能出日夕惟只憶
汝汝還安否家人餵飲無失時否鸚哥語曰汝在禁數
月不堪不異鸚哥籠閉歲久其商大感泣遂許之曰吾
當親送汝歸乃特具車馬攜至秦隴揭籠泣放祝之曰
汝卻還舊巢好自隨意其鸚哥（下疑脫一字）整羽徘徊似不忍去後
聞嘗止巢於官道隴樹之末（一作杪）凡吳商驅車入秦者鳴於
巢外問曰客還見我段二郎安否悲鳴祝曰若見時爲

道鸚哥甚憶二郎余得其事於高虞晉叔事在熙寧六
七年間
慶曆壬午歲王師失律於西河好水川亡沒數巨將劉
平葛懷敏任福等石元孫陷虜急奏入已旬餘大臣固
緘之仁宗因御化成殿一貧衣老卒擁帚掃木陰下忽
顧聲長歎曰可惜劉太尉上怪問何故獨語此老卒曰
官家豈不知劉太尉與五六大將一時殺了上驚問汝
何聞此老卒因捨帚解衣帶書進呈曰臣知啓州西虎
翼一脊盡折臣皆亦物故於西陣此書乃家中人急報
也上以書急召執政視之大臣始具奏臣實得報恐未
審候旦夕得其詳方議奏聞乞自寬聖慮上厲對曰事
至如此猶言自寬聖慮卿忍人也冢宰因謝病乞骸骨
盧文進范陽人少從軍身長八尺姿貌偉異名振燕薊
莊宗遣兵於兩河屢戰獲勝一夕忽敗夜走馬墜淵中
纔及水一躍而出明日視之乃郡之無能渡絕岸高險
深不可測文進知有神助己氣因復振收餘衆會食於
野一巨蛇長十丈餘徑至坐所衆皆奔避獨文進不動
蛇引首及膝文進以匕筯取食飼之訖蛇蜿蜒方去奔

敗之餘物情疑阻畢衆入契丹虜主厚遇使率兵救鎮
冀又與莊宗進戰明宗即位宅思南士部曲皆華人復
還中國明宗親加寵勞因詔得封大將軍（因詔得一本作建請對）
八十二無病卒卒之日星殞於寢大如盃文進爐赤光
丈餘與星相接
王輿爲江南楊氏軍中小校少從軍圍潤州中巨弩射
右耳其矢穿左耳而去旁二人中矢死之輿臥病百餘
日乃愈至老不聾亦無瘢迹又嘗攻潁夜有道士告之
曰旦有流星下墜能避之則富貴不可名（名一作言）不爾則
斃矣及旦輿拔劍倚櫓木驅兵城中飛大石正中其櫓
及輿鎧甲皆糜碎而墜輿曰流星乃此也益自貴重終
爲使相
孫登者山東人世傳近二百歲得異術以固齡體精神
所以待禮焉鄭翰林公鎮荊南唐詔彥範湖北二公
以廣成浮丘禮之館於楚望登無他奇朴直不矯不以
昂事干公勢殺夫嘗言登雖不以實年告人每說周末
國初事則皎如目擊校之已百五六十歲矣文瑩與登
游鄭館歲餘惟喜飲醉酣經旬不一粒食殊不知書一

夕不告鄭公夜奔景陵投道復守陳少卿宗儒以託死
死之日親寫書到荊府謝公公甚嗟悼囑陳公曰吾死
後當歛棺前後以竹板二等吾身歛之後三十年（疑是後二
十年）當剖棺此貲知也遂殯北塔側閱後二年陳少卿知
壽州因事詣闕補官道枉道至景陵恐其尸解剖棺視
之則已腐敗世之臟方士者豈可鑑焉
太宗一日幸禁林謂宋翰林昂曰漢宣帝最好勤政尚
五日一視朝萬務寧無壅積耶朕則不敢輒怠也公因
得諫言臣聞堯舜優游巖廊之上亦萬機允正唐太宗

天下太平房喬請三日一視朝臨政高宗實宇寧靜長孫无忌請隔日視事悉從自後（一本作後二字在悉從上疑誤）雙日不坐隻日御視五日一開延英遂爲通式今庶政清簡百執猶寧居於私第惟陛下疑旒黈纊無暫暇宜三五日一臨軒（一無五字）崔洪聳貽太和合動直靜專之道易擷思慮保御眞氣後中書知之與臺諫繼陳奏請臣等切見朱昂之請對深協至治仍乞徇所陳久而纔允

王狀元君貺天聖庚午甲科及第元豐戊午垂五十年方有重金之賜謝表特優略云橫金三紀未佩隨身之魚賜帶萬釘改觀在廷之目豈伊散任得拜恩章車服以庸品儀辨等國朝故事惟二府刻毬路之花文武近班通一例號遇仙之樣獨承寵命度越朝規此蓋陛下寵厚老臣禮加常制憫事三朝之舊俾階四府之崇奉以垂腰既表再鏗之遇寶之在體更增上劣之華

玉壺清話卷第六

玉壺清話卷第七

眞侯嘉正荆南人劉鼻子者幼嘗善弈骨及命術謂曰將來須及第亦有清職惟恃弈貴自餘俱弱已俸外別有百金橫入不病則死後至正言直館充益王生辰使得金幣方盤歸私第欲置之爲潤屋忽一蛇自地起立久而復仆（一作復方）遂感疾月餘而卒太宗上元御樓觀燈嘉正進十韻末句云兩制誠堪美青雲侍玉輿不憚賜和以規之有薄德終慚舉通才倒上居之句育丹嘗曰使我乾得水銀半兩知制誥一日平生足矣二願俱不遂而卒

太祖生于西京夾馬營至九年西幸遂其舊駐蹕以鞭指其巷曰朕憶昔得一石馬兒爲戲羣兒屢竊之朕埋於此不知在否斸之果得然太祖愛其山川形勝樂其風土有遷都之意李懷忠爲雲騎指揮使諫曰京師正得皇居之中（皇居一作天下）黃汴漿流漕運儲廩可仰億萬不煩飛輓況國帑重兵宗廟禁掖若太山之安根本不可輕動也遂罷議拜安陵奠哭爲別曰此生不得再朝于此也即更衣取弧矢仰關望（望一作基）望西北鳴弦發矢以定之矢委處謂左右曰即此乃朕之皇堂也以向得石馬埋于中（中一作基）又曰朕自爲陵名曰永昌是歲果晏駕

李度顯德中舉進士工詩有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之句人多誦之（誦一作稱）王朴爲樞密止以此一聯于中文柄知舉遂擢爲第三人嘲曰主司只誦一聯詩

唐陸龜續水經嘗言蛇雉遺卵于地千年而生蛟龍屬漢武帝元封中潯陽浮江親射蛟于江中獲之乃是也其蛟破殼之日（破一作出）聲于一方洪水飄溺與人謂之發洪余少時嘗游杭州西城縣之伊山（案西城縣無攷疑新城縣之誤）

擘此事方曉春忽茂草中一雌雉飛起丈餘趄翼咨亂又復入草中數四不絕久而不出予竊怪之薙草往觀果一巨蛇一雌雉蟠結纏糾津沫狼藉斯須雉驚飛而蛇亦入草中始驗龜之說不誣

丁文果司天監丞無他學惟善射覆太宗時以爲娛一日匱一物品器中令射之果乃課其經曰離爲華華山中採花雖無官職一日兩衙啓之乃數蜂也又令爲下郎取一物令射之果曰有頭有足不石即玉欲要縮頭不能入腹啓之乃壓書石龜也即日賜緋并錢五萬

祥符中契丹使至因言本國喜誦魏野詩但得上帙願求全部眞宗始知其名將召之死已數年搜其詩果得草堂集十卷詔賜之魏野字仲先其詩固無飄逸俊邁之氣但平朴而常不事虛語爾如贈寇萊公云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及謝寇萊公見訪云驚回一覺遊仙夢村巷傳呼宰相來中的易曉故虜俗愛之野與孟津詩人李瀆爲詩友野鑿室于陝郊曰樂天洞瀆結廬于中條山曰浮翠堂皆樹石清幽各得詩人之趣瀆字長源一日自孟津訪別于野曰數夕前忽一人來狀下謂曰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時一作頭）予猶規其誤曰豈非坐看雲起時乎答曰此雲安能起耶又非夢寐與鬼之交無一物此必死期先報故來相別遂痛飲數夕而還家未幾而卒

曹武毅翰魏人也曹武惠彬眞定人也二曹皆著名人多詞之同宗翰有宏材偉特之度能詩有玉關集領金吾日當直太宗召與語曰朕嘗覽卿詩有曾因國難披金甲（國一作留）恥爲家貧賣寶刀他日燕山磨峭壁定應先勒大名留頗佳朕每愛之翰因叩謝征幽州爲東路深

賽總管善風角一夕㐲聲颭風至帳翰從容搢帶曰(從容一作促令)寇至之兆也未幾果然大敗其寇於城下從征幽州萃以部分攻城忽得一蟹翰曰水物向陸(一云水物何向陸棲)失依據也而足多者救又蟹者解也其將班師乎果然其精敏率如此

開寶初太宗居晉邸殿前都虞候奏太祖曰晉王天日姿表恐物情附之爲京尹多肆意不戢吏僕縱法以結豪俊(結一作召)陛下當圖之上怒曰朕與晉弟雍睦起國和好相保他日欲令管勾天下公事麤狂小人敢離我手

足耶亟令誅之逮太宗纂承高陽關奏妖氣夜起(氣)橫亘北陸邊情頗搖太宗召向相敏中于玉華殿密議之向奏曰臣聞雍翰偵節高陽恃功驕恣橫越兵律陛下宜召還誅之以厭氛祲上曰是何言歟朕嘗乘怒誅張瓊至今痛恨若翰者朕以其能拔于行伍遂建節旄料某不負朕也(一無不字一作乎)止遣一詞臣宣撫慰勞而已祆祲自消邊心亦寧(心一作愧)

開寶九年錢忠懿俶來朝上遣皇子德昭迓于南京車駕爲幸禮賢宅撫視備儀什物充滿庭㕑俶至詔處之賜劍履上殿書詔不名妻子俱朝封妻爲吳越國王妃召父子宴射苑中諸王預坐一日賜俶獨宴惟太宗秦王侍坐上愛俶姿度凝厚笑曰眞王公材俶拜謝中人掖起上遣太宗與俶叙齒爲昆仲俶循走叩頭泣謝曰臣燕雀微物與鸞鳳序翼是驅臣于速死之地也獲止將上將幸西京乞扈從不允曰天氣向熱卿宜歸國宴別于廣武殿後三年來朝宴于長春殿劉鋹李煜二降王預焉未幾會陳洪進納土俶情頗危厭乞罷吳越王詔書願呼名不允從征太原每晨趨雞初鳴曉與羣臣

侯于行在(一云每晨趨雞初鳴先于羣臣侯于行在)嘗假寐於殿廬上知之諭曰知卿入朝太早中年宜避霜露每日遣二巨燭先領引于前俶侯謁而已(一作止)先一駕至弁門猶未降上御崇政殿其拒王師者流血滿川上顧俶曰朕固不欲爾盡敗屈之惡勢不可已卿能自惜一方以圖籍歸朝(歸一作貢)不血于刃乃爲嘉也俶但叩頭拜謝(但作僅吳校)非久身罹于朝願納圖貢見𡨚草木亦無所傷朝廷遣考功郎范旻知杭州至則悉以山川土籍管鑰庾廩數徹授于旻遂起遣兵民投關俶最後入覲知必不還(一作心知不還)離杭之日徧別先王陵廟泣拜以辭詞曰嗣孫俶不孝不能守祭祀又不能死社稷今去國修覲還邦未期萬一不能再掃松檟願王英德各遂所安無恤墜緒拜訖慟絕幾不能起山川爲之慘然

永平中延平津一神劍夜懸于空光掩星斗其劍止長三尺許每天地澄霽隱乎而轉啟明東起則沒時或浮于津面漁者見之近則漸沈遂指劍州于延平津割劍州之劍浦汀州之沙縣隸焉

文瑩至長沙首訪故國馬氏天策府諸學士所著文章

擇其名者惟徐東野李宏皋爾遂得東野詩浮脆輕豔皆浮華嫵媚侑一時儔俎觴(一云皆錦華靡麗一時尊俎觴)其何不過牡丹宿醉蘭蕙春悲霞宮月城翦紅鋪翠而已獨貽汪居士一篇庶乎可採曰門在松陰裏山僧幾度過藥鼎四不大熱妙子無多滿籠髮迥殘風戀綠蘿金烏兼玉兔年歲奈君何又得宏皋雜文十卷皆駢枝章句雖嚴凝者亦能道信乎文之難也

錢熙泉南才雅之士進四夷來王賦萬餘言太宗愛其才擢官職有司請試上笑曰試官前進士猶未親自選

中嘗撰三釣酸文舉世稱精絕略曰渭川凝碧早抛釣月之流商嶺排青(排一作飛)不逐眠雲之侶又曰年年落第春風徒泣於遷鶯處處羈游夜雨空傷於斷雁其文千言率類於此卒鄉人李慶孫爲詩哭之曰四夷妙賦無人誦三釣酸文舉世傳

翰林鄭毅夫公晚年詩筆飄灑清放幾不落筆墨畛畦間入李杜深格守餘杭日閑送客西湖續卅文瑩舊居留詩於壁云春入湖邊靜漲花翻送吟又東飛江雲北飛燕同客本風不相見又餘杭郡閣云雨彩橫殘虹秋

容陰映日寒江帶暮流晚角穿雲出寒峯翠如織宿鳥去無迹封書寫所懷聊託荊門翼又熊翰林行次南都逢雨云雨聲飄斷忽南去雲勢旋生從北流料得涼風消息好蕭蕭已在柳梢頭又老火燒空未擬收忽驚快雨破新秋晚雲澀淡落日下只在楚江南岸頭時頗訝其氣象不違後解杭尾將赴青社以病困泊舟楚岸遂卒其語已兆於先

嘗謂文老不衰者止見今大參元厚之絳頭在禁林懷荊南舊游云去年曾醉海棠叢聞說新枝發舊紅昨夜夢回花下飲不知身在玉堂中詞氣略不少衰又嘗爲公垂八十筆力尚完時曾子宣內翰守鄱陽手寫一東徵之略云扶搖方遊六月去而不息消長以道七日自當來復吾友中祕書楊經臣博贍才雅而嘗誦之(而字疑衍)經日(日一作曰經臣)謂余曰此非知其然(句有脫誤)而爲神驅於氣使之爲爾(於字疑衍)

乾德九年正月乾元殿受降王朝尼琛參定其議有李朴請誅之制其本文(李朴吳校作李外)裁織上聖功頌次年將東封又進御刻草上愛之批於紙尾獎之云兕功

須及此辭無一字可議後應制後苑詩有微臣自媿頭如雪也向鈞天侍玉皇上和以賜曰珍重老臣純不已我慙寡昧繼三皇爲之美傳

楊信高陽人忠朴善御士卒開寶二年爲散指揮廨舍直大內之北一夕中夜忽聞巨砲衝擊叩其寢信驚起披衣曰大庭必有變果太祖開元武門急召信入禁中擒叛黨杜廷進三十九人一云杜延進等十九人除以姓名授之黎明盡爲信所捕擒至便殿不用吏鞫面訐得實訐一作詆悉戮於市信忽患瘖太祖惜其善撫輒以重兵之柄委之雖不能語而申明紀律嚴肅有度有童曰玉奴者天賦甚慧善揣信意凡奏事及指揮軍律賓客語論但回顧玉奴畫掌爲字悉能代信語輕重緩急便否避就盡協其意病將革忽能語太宗異駭親幸其第信力疾扶於樹感泣敘遇遇一作寵一音詞明徹至死猶叩頭乞嚴邊備毋忽亭障信泣太宗亦泣至翌日卒賜瑞玉小玦爲含一無瑞字

田重進范陽人不識字忠朴有守太宗在藩邸以酒餌賜之拒而不受使者曰晉王賜汝重進曰我只知有官

家誰能與他人酒食乎人謂太宗極許之後鄭文寶出漕陝右上親付曰田某先帝宿將勇毅宜力卿爲朕善待之

太原將平劉繼元降王師隨繼興將凱旋而三軍希賞請將遂有平燕之請未敢聞上惟翰者皆朝之名將也奏曰當峻坂走丸之勢所至必順此若不取後恐噬臍上然之改變北伐功將御而班師御一作集與校因整旅徐還無何至金臺驛王師失利利一作律則或南潰者數千騎上遣翰以兵追之翰奏曰但乞陛下不問奔潰之罪任臣請單騎獨往當攜之而歸當一作可上許之翰策馬獨往追之將及揚鞭大呼諸君不須若爾何傷乎料主上天鑒必貰精明君等久負堅執銳衝冒遠征一旦小衄豈不念父母妻子憶戀之苦耶上特遣吾邀一作諭爾輩同還宜知幾速反衆稍稍聽從遂收收一作抽身而還一夜半至營各分部伍雖犬亦不鳴上喜密解金帶賜翰曰此朕藩邸時所繫者

端拱中或言威虜軍糧運不繼虜乘其虛將欲窺取朝廷敕遣大將李繼隆他本俱作李繼倫今從吳校發鎮定卒萬餘護

送芻粮數千輛軍將實其虜虜諜報之率精銳萬餘騎邀于中道時尹繼倫爲沿邊都巡檢領所部數千巡徼邊野忽當虜鋒虜蔑視而不顧勁欲前掠繼倫謂麾下曰虜氣銳於進吾當卷甲銜枚躡其後以擊之彼貪前行必忘其尾豈虞我之至耶遂飽秣伺其夕懷短兵躡逐其後至唐河天未明虜騎去我軍將近遂釋鞅會食食罷將戰繼倫舉兵一麾如拉枯折朽胡雛越且舉匕方食短兵擊折一臂乘馬先遁一皮室擊死之皮室者虜相也分飛潰亂自躁踐北寇之患遂已繼倫面色黑胡人相戒曰黑大王不可當後淳化中著作孫崇諫陷北歸太宗召見面詰虜庭事崇諫備奏唐河之役上始盡知歎曰奏邊者忘其功不狀其實以昧朕昧一作欺非卿安知邊加防禦使

賈黃中乃唐撰華夷圖丞相耽四世孫七歲舉童子開頭及第一闕一作狀一作闕李文正昉以詩贈之七歲神童古所難賈家門戶有衣冠七人科第排頭上五部經書誦舌端見楊不知名字貴登瀛未識管絃歡從茲穩上青霄去萬里誰能測羽翰後與國中參太宗大政性極清畏

嘗知金陵一日案行府寺覩一院含扃鐍甚嚴公怪之因發鑰得寶貨數十巨櫃櫃一作千乃故國宮闈所遺之物不隸于籍數不可計公亟集僚吏啓其封悉籍之以表上上歎曰貪贓者籍庫之物尚冒禁盜況亡國之遺物乎賜錢三百萬以旌其潔事母孝不幸年五十六先母而逝太宗邺其家既葬其母入謝上面撫之勿以諸孫及私門之務自撓朕常記之

梁丞相適頃爲詳議官審刑議事隸在中書之刑廳合院之右朋僚親暱者往往時過笑語公以政堂近竊不自安因命輩趨廳之東告來者曰紫垣甚近黃閣非遙僚友見過幸低聲笑語適謹啓後紫垣黃閣不十年登之語兆之應也若此公之祖顥字太素鄆人登雍熙二年甲科他本俱作熙寧二年甲科今從吳校司諫知誥羣臣封事悉付公并薛公映詳定可否奏所棄斥子固字仲堅用父蔭賜進士出身服闋詣登聞讓前恩命願鄉舉果祥符二年亦擢甲科

錢文僖若水嘗率衆過河號令軍伍分布行列悉有規節深爲武將所伏上知之謂左右曰朕嘗見儒人談兵

不過講之於樽俎硯席之間於文字則引孫吳述形勢皆閑暇清論可也責之於用則臨事罕見有成效者今若水亦儒人號武可嘉也時北虜猶擾上密以手劄訪之公奏曰制邊滅戎之策無他臣聞唐室三百年而獨傳一鎮屯戍甚少不及今日之盛大戎未嘗侵境盡幽薊爲唐北門命帥屯兵以鎮之稍有侵軼則呼嘯應敵時有者請城綏州積兵以禦党項詔公自魏乘傳疾往按至則乞罷時論韙之上嘗謂左右曰朕觀若水風骨秀邁神仙資格苟用之則才力有餘朕止疑其壽命促

臨果至大用恐愈追之其後果天

玉壺清話卷第七

玉壺清話卷第八

太宗御廄一馬號碧雲霞折德扆獲之於燕薊因貢焉口角有紋如碧霞夾於雙勒圉人飼秣稍跛賁音倚失恭則蹄齧吼噴怒不可解從征太原上下岡阪其平如砥下則伸前而屈後登高則能反之太宗甚愛上樽餘瀝時或令飲則嘶鳴踴躍後聞宴駕悲頓骨立眞宗遣從皐轝於熙陵數月遂斃詔令以敝幃埋桃花犬之旁

兗進者鄆州人本出溪戎不識一字一歲朝廷選進防秋於高陽朝辭日須欲致詞敘別天陛閤門使吏謂進曰太尉邊臣不須如此進性強很堅欲之知班不免爲

其詞於笏倩進於庭進一作昔教令熟誦進抱笏前跪移時不能道一字忽仰面瞻聖容厲聲曰臣聞上古其風朴略願官家好將息仗衛掩口幾至失容後左右問之曰太尉何故忽念此二句進曰我嘗見措大們愛掉書袋我亦掉一兩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讀書來吳本官家作上

興國中太宗召陳摶赴闕摶隱華山雲臺觀年百餘歲世宗拜諫議不受始四五歲時戲渦水側一青衣媼抱置懷中乳之曰令汝更無嗜慾之性聰悟過人先生有高識嘗戒門人种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不假進取逆動天闕名馳寰海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閒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之戒之放至晚節侈飾過度營產滿雍鎬門人戚屬以怙勢強併歲入益厚遂喪清節時議凌忽王嗣宗守京兆乘醉慢罵條奏於朝會赦方止祥符八年歲旦山齋曉起服道衣聚諸生列飲取平生文藁悉焚之酒數行而逝奇男子也

蘇內翰易簡在禁林八年寵待之優優一作深冀出夷等李相沆入玉堂後於蘇蘇一作公一旦先除參政以公爲承旨

發與參政等蘇不甚悅上謂公曰朕欲正舊典先合用卿第正台宰然庶欲令卿延厚壽基稔育聞望乃先用沆卿宜無慊慊吳校作歉蓋知其齡促也公以母老急於進用因乾明聖節進內道場醮步虛十首中有玉堂臣老非仙骨猶在丹臺望泰階上悉其意俾參大政未幾遂卒年三十九上嗟悼爲之雪涕賜挽詞斷云時向玉堂尋舊迹八花磚上日空長

王沔字楚望端拱初參大政敏於裁斷時趙韓王罷政出洛呂文穆公蒙正嘗厚自任中書多決於沔省例丞相循於盧然巨燭凡盡始曉將入朝尚有留稿迨決未盡沔嘗漏舍止然數寸事都訖猶徘徊笑談方曉談一作語上每試舉人多令公詳試卷去善詳書縱文格下者能抑揚高下迎其辭而讀之聽者無厭經讀者高選舉子當納卷祝之曰得王楚望讀之幸也

王參政化基興國二年及第於呂蒙正牓猺禍投贄謁知嵐州趙韓王學術平淺議以縣進之少年無益於治特詔改准幀特一作理令從吳校公歎曰不幸忝和以元勳自恃特忌晚進男兒既遭明時甘能事幀府承迎於婉晝之

末乎抗疏自薦表稱眞定男子公常慕范滂有攬轡澄清天下之志遂撰澄清疏略皆切於時要太宗壯之曰化基自結人主慷慨之俊傑也亟用之由著作郎三司判官左拾遺召試中丞補闕知制誥魏楚有望尤善爲詩感慨有吳璞未成終是寶精鋼寧折不爲鉤之句可見其志矣後參大政趙鎔以宣徽使知樞院上特命參政班在宣徽之上

盧彥猷侍讀謂弟彥範詔供擢一時才雅之舉彥猷知書好古彥範文章氣格高簡不凡疎秀北六朝人物尤

精緻異遺一小劄亦必華牋妙管詳雅有意忽一客攜
黃筌梨花臥鵲圖求貨其花畫全株臥二鵲於花中斂
羽合目其態逼真合用價數百緡彥猷蓄畫最多開篋
以蜀之趙昌唐之崔彝數品花較之（吳校品作名）俱所不及
題曰錦江釣叟黃筌筆彥猷留其半因暫置齋中少玩
絹色晦淡酷類古縑彥猷視其圖角有巨印（吳校印作闕）徐
少潤揭而窺之乃和買絹印彥範博知世故大笑曰和
買絹始於祥符初因王勉知潁州歲大饑出府錢十萬
緡於民約曰來年蠶熟每貫輸一縑謂之和買自爾為

例黃筌唐末人此後人矯為也遂還之不受其誣
徐騎省鉉事江南後主為文館學士（吳本作文口學士校補館字）隨
煜納國太宗詰責以不能諷煜早獻圖貢鉉對曰臣聞
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為人謀國當百世不傾諷主
納疆得為忠乎太宗神威方霽曰今後事我亦當如是
鉉不幸為學士坐請求尹京張去華以一親故注重辟
諷去華上言貫索星見請曲赦讞獄坐是削官為靜難
行軍司馬（吳校增案當作靜難軍行軍司馬）後端居不出銘其齋以
自箴曰多有想曳棲此陋室風雨可蔽庭戶不出知足
為富娛老以佚貂冠蟬冕虎皮羊質處之恬然永終爾
言竟卒於邠鉉晚年于詩愈工游木蘭亭云蘭舟破浪
城陰直玉勒穿花逆樹深觀水戰云千帆日助陰山勢
萬里風馳下瀨聲病中云倘容咄咄頻書字與世消
真問津謫居云野日荒荒悲鵩舍水風漠漠傲貂裘陳
祕監歸泉州云三朝恩澤馮唐老萬里江關賀監歸宿
山寺云落月依樓角歸雲擁殿廊弟鍇詞藻尤勝年十
歲羣從燕集令賦秋聲詩頃刻而就略云井梧分墮砌
塞鴈逼橫空雨滴苔痕紫風驅蘚葉紅盡見秋聲之意

至道二年曹璨自河西馳騎入奏賊遷萬餘眾寇靈州
上問呂相端趙樞密鎔平戎之略呂奏曰容臣等共陳
利害（吳本共作具）為一狀進呈時張洎對上前斥端曰居啓
沃之地君問即對邊城之急從容冥搜抒思檢閱補綴
深失訏謨之體端奏曰洎不過揣摩陛下意謂上為之
默笑（吳本上字下有亦字）洎善事內臣動息先知蓋上意久欲棄
之果翌日先於兩府獨抗一疏爲言乞棄靈武保邊慨
運轉粟領費務軍野宿孤迴難援泉源高洞兵也厚兵
云上謂向敏中曰洎果為呂端所料朕嘗不喜劉蟒輩
動節迎合以卜朕意今洎亦然以疏遏之謂洎曰卿所
陳朕不會一句頃在翰苑眷遇特厚（遇一作斷）凡篇章聚卷
止謂之翰長儒臣由此少解焉
寇萊公給事中知吏部選時張洎亦為給事中掌考功
官序雖齊視洎乃為屬曹寇少年進用才銳氣勇復為
首曹慊洎不以本司官長奉己洎又以老儒宿德聞望
自持不肯委節事寇洎坐（洎坐字上下疑有脫文）寇視事罷則整
巾對書終日危坐伺候於省門（伺疑洎字之誤）一揖而退不交
一談寇一日忽作庭雀一詩玩洎略曰少年挾彈多狂
逸不用金圓用蠟圓蓋譏洎頃在江南重圍中為李煜
草詔於蠟圓中追上江救兵之事也洎不免強顏附之
後稍親暱其辨論談笑橫飛于席則寇胸中蘊蓄有
不發者盡為洎摘而取之因是大伏遂推挽於朝力加
薦擢
太宗推敦崇憲動畏彈奏雍熙九年春讌比歡甚時滕
中正權中丞上謂羣臣曰朕所樂者非歌舞樽罍蓋時
平民康與卿等放懷同慶爾願中丞曰三爵之飲寬
為常禮朕與羣臣徹常算快飲數盃可乎中正奏曰臣

聞文王在鎬與羣臣同樂古之誠者但恐酒淫失度爾
今君臣熙洽穆穆皇皇微臣敢不奉詔殿上皆呼萬歲
遂以虞爵徧授俾恣飲焉
孔承恭上言乘令文賤避貴之類四條乞鑿木牌立於
郵堠以為民告諭行之一日太宗問承恭曰令文中貴
賤長少輕重各有相避並記何必又云去避來此義安
在承恭曰此必戒於去來者互相回避爾上曰不然借
使去來相避止相憧憧於通衢之人密如交蟻焉能一
一相避哉但恐設律者別有他意其精悉若是（是一作此）

太宗深惜民力擢樊知古為諫議河北東西都轉運使
自樊始也（案自樊始也句與太宗深惜民力語文義不貫似有脫誤）奏請修河北諸
城計木五百萬條畚鍤什具七百萬事上曰大河乃天
設巨塹以限戎夏胡奴豈有違天限之勞乎（吳本無限字）萬
里長城金湯之固又奚為哉重困吾民損和傷惠所陳
姑當宜罷之詔有司量給材用修整（案此下另為一條今從吳校）
知古江南人無鄉里之愛舉於鄉不獲第因謀北歸獻
伐於鋪（伐一作計）以釣竿漁於采石江凡數年橫長絚於江
水之廣深經夜中沈除有物波低助起心知其闊之占
遂仕策謁太祖奏曰可造舟為梁以濟王師如履坦途
遂學士院本科及第遣湖南督匠造黃黑龍船於荊南
破竹為索數千艦由荊南而下舟既集就采石磯試焉
密若胼脅不差尺寸知古舊名若冰太祖以其聲近弱
兵之厭故改之江南平為侍御史邦人怨之累世巨木
悉斬焉
太宗親征北虜師還途中御制詩有鑾輿臨紫塞朔野
凍雲飛遂令何蒙進鑾輿臨塞賦朔雲飛詩召對嘉賞
授贊善詩有塞日穿痕斷邊鴻背影飛縹緲隨黃屋陰

沈護御衣俄一縣尉宋捷者膺督護鑾遊倚其姓名之
識旋擢一官因而章疏歌頌雜進不已諸科亦扣行在
乞免文解其表面題云進上官家遊洗瀆疏屢有司
巫請隨駕至銀臺（隨駕二字吳校增。案此下似有脫誤）應奏御文字先
經本臺封駁方進因而少戢
許讓知益州歸首奏曰乞預為蜀外之備上怪問之讓
曰臣解秩時貿無烽警蜀民浮獄易擾難安以物情料
之但恐狂嘯不測既而不久李順果叛時皆伏其先見
朝廷遣王繼恩討之既平除張乖崖知益州繼恩等素
失督御之略師旅驕很詠密奏乞命近臣分屯師旅以
殺其勢朝廷命張鑑往（張鑑吳本作張鑒下同）上召對後苑鑑雖
進士本出將家奏曰成都新復軍旅未和間使命遽至
貿易戎伍慮有猜懼變生不測乞假臣一安撫之命臣
至彼自措置上嘉納後果以川峽分為益梓利夔四路
代還拜諫議
朝廷議城古威州遣訪鄭文寶公奏曰欲城威州不若
先建伯魚青岡清遠三城為頓歸師之亞地俟秦民稍
蘇關輔營田積邊粟修五原故積之地党項之會藏為我

鷹犬若爾則不獨措注安西亦可綏服河湟此定邊之
勝策也朝廷從之建興三城之役費緡粟數十萬計西
民苦之一夕盡為山水蕩去又奏減解池鹽價損課二
十萬緡（吳本損作捐）貶監山枝江長壽三縣令累年方牽復
工部員外郎轉運使文瑩頃遊鄂中二邑僧壁尚有公
之詩鄂城新亭曰每到新亭即厭歸野香經雨長松間
四簷山色消繁者一局棋聲下翠微冰片角巾簪淵月
錦紋拳石砌苔磯近來學得龍中鶴迴避流鶯笑不飛
寒食訪僧云客舍愁經百五春雨餘溪寺綠無塵金花
開處鞦韆鼓粉類誰家鬭草人水上碧桃流片段梁間
新燕語逡巡高僧不飲客攜酒來勸先朝放逐臣篇篇
清絕不能盡錄公聞雲州陷衣胡服引單騎冒雪間道
走清遠故城得其實奏請班師
太宗居晉邸知客押衙陳從信者心計精敏掌功官帑
輪指節以代運籌緡忽無差開寶初有司秋奏倉儲止
盡明年二月太宗因詰之信曰但令起程即計往復日
數以糧券併支（支他本俱作之今從吳校）可責其必歸之限運至陳
留即預劃主司戒運徒先候於倉無淹留之弊每運可

減二十日楚泗至京舊限八十日一歲止三運每運出
淹留虛程二十日歲自可增一運太宗以白太祖遂立
為永制一歲晉邸歲終籌錯年費何啻數百萬計惟失
五百金履籌不出一春頭偶記之晉王一日登府樓遠
觀尊檀者實歎精捷令來府取庫金與之時信不在後
失告之魏丕為作坊使舊制床子弩止七百步上令丕
增至千步求規於信信令懸弩於架以重墜其兩端弩
勢負取所墜之物較之但於二分中增一分以應新弩
則自可千步矣如其制造後果不差
景祐元年張唐卿勝賜恩澤出身章服等制詔詞略云
青衿就學白首空歸屢陳鄉老之書不預賢能之選靡
貧激昂而自勵止期華皓以見收仁宗怒曰後世得不
貽其子孫之羞乎御筆抹去宋鄭公別進云久淪巖穴
夙蘊經綸驚遷未由於藉林鶚薦屢光於鄉校縱轡誠
紛於遠到搏風勉屈於卑飛上頗悅
安鴻漸滑稽輕薄成傳凌侍郎策世籍本徽其父曾為
鎮所由公方成童父攜拜鴻漸為立一名漸因命名曰
教之安言所由生也鴻漸老為教坊判官凌公判宣徽

院樂籍錄焉亦微銜之一日謂之曰汝今世之一禰衡
爾才雖不逮偶免一烹焉
杜文正鎬江南集賢校理澄心堂歸朝直秘閣上幸太
閣詢經義敷對稱旨賜金紫景德中為近侍扈從澶淵
之幸洎凱旋鑾駕還闕日有司空行宮（吳本空作定）適當懿
德皇后忌辰上疑回鑾鼓吹鐃簫非便時公為儀仗使
已先馳還闕飾迎駕之儀遂馳騎問公公即奏曰於義
無害武王載木主伐紂時居喪尚前歌後舞況忌者乃
追遠存思爾（存思一作思存）一公凡戒檢書吏曰某事在某書某
卷幾葉幾行覆之未嘗有差
太宗詔卿士舉賢良翰林朱公昂舉陳彭年陳以家貧
無貲編可投之備入削奏乞終任不願上道杜龍圖鎬
乃祕閣術列章奏曰朱昂端介畏重不妄舉人況彭年
負有才譽幼在江左已為名流所重乞不須召試止用
昂之舉詔備清問可也乃以本官直史館

玉壺清話卷第八

玉壺清話卷第九

李先主傳

唐祚告絕江南始有國廣陵楊氏當天祐戊寅間江淮無主奄三十郡自建正朔制度草創後授於李氏方能漸舉唐室憲章命僞晉陳濬等修吳史未成而濬沒建隆乾德間史官高遠著吳錄二十卷未參本朝之史會遠卒史館之內遠將病其藁悉焚之故江南始末多或漏落僧於餘書雜著間有載其事者先主昇字正倫唐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元孫其父志去宗室懸遠

飄游他郡爲徐州判官安貧謫厚喜佛書多游息佛寺號爲李道者主以光啓四年生于彭城會天下喪亂因轉徙濠梁家貧二姊爲尼吳武王楊行密克濠梁主爲亂兵所掠時尚幼行密見而奇之育爲己子長子楊渥驕很恣橫多戒淩之行密慮爲渥所害謂大將徐溫曰此兒異常吾深愛之慮失保佑汝無子可賜汝養之溫得主致保姆命師傅鞠育與之及長身長七尺坦額隆準神彩鑑物（吳校鑑作射）雖緩行從者闊步追之不及相者曰正所謂龍行虎步也瞻視明燦其音如鐘嘗泛舟渡淮暴漲中起舟人倉皇號無制主舉聲指畫（吳本指作揹）聲出數百丈外兩岸皆聞天祐中童謡曰東海鯉魚飛上天蓋謂主也主亦育於徐氏後竟復唐姓一狂僧走金陵城中猖狂荒急每見人則稱飛龍子凡十餘年趣主來爲昇州刺史狂僧見之乃不復語矣（吳本乃作四）時江淮初定（元作江淮初平今從吳校）守宰者皆武夫率以兵戈爲急務主獨好文招儒術擇廉吏德望者立物情歸美徐知訓爲淮南節度使驕倨淫虐爲朱瑾所殺一方甚擾主亟往代之悉反其治寬徭簡役初知訓已忌主之能每欲加害

嘗開宴主預坐伏劍士於室乃彥能行酒以爪掐主主作吐茵而起僅免之後又飲於廣陵城東山光寺會屯適自京入覲亦預焉知訓狂酲（吳校酲作醉）一決欲害之其弟知諫白於主（吳校白作目）遂鞭馬急奔知訓不逞授劍與彥能俾急追之彥能及於中途但舉劍揚袂遙示之及河而止以奔騎難追爲白追知訓遇害也其父溫方知其惡將吏盡被黜責明年建吳國以主爲左僕射參大政於是百姓始得投戈息肩時四境雖定惟越人爲梗主不欲瀆武專務安輯遂所和好戢兵薄賦休養民力山澤所產公私同之戢撥吏能橫斂中外之情翕然依附雖剛鷙很愎者率亦馴擾所統僅三十餘州爲太平之世者二十年留延賓亭待四方豪傑無貴賤之隔非意相干者亦涵容遣之漂泛羇游者隨才而用之縉紳之後窮不能婚（吳作）者皆與畢之義父溫雖鎮金陵凡朝政但總大綱而已其闕庶政皆主使之金陵司馬徐玠者性詭險深忌於主屢諷溫曰輔政之權不宜假也請以嫡子知詢代之以收其勢主知之遽上疏求罷政事（吳校上字）

增表將上會溫卒知詢果襲之所爲不法不久亂萌已兆主使諭之亟令入朝以避蕭牆之禍朝廷以爲左統軍悉罷兵柄主時始專大任秉執益謹一日臨鏡理白髭喟然歎曰丈夫此物懸於頷壯圖已矣時不待人惜哉有周宗者廣陵人少孤貧事主爲左右給事敏黠可喜聞主之歎請入廣陵（吳校入作如）告宋齊丘以禪代之事齊丘險刻忌其謀非己出手疏切諫言天時人事未可之際請斬宗爲謝主怒其專輒將斬之徐玠力援獲免後數年徐玠請禪之說行宗方復職後竟爲樞密使後五載壬辰歲出鎮金陵以長子璟爲兵部尚書參政事

如溫之制甲午歲進封齊王加元帥置左右丞相以宋齊丘佐之丁酉十月受吳禪奉吳主爲讓皇改年昇元追考溫武皇帝子璟爲吳王以建康爲西都廣陵爲東都仰金陵使府爲宮但加鴟尾欄楯而已（吳校楯作檻）終不改作接見親族一用家人禮昔所師友之尊長者皆親拜之初主將受禪也時吳之宗室臨川王濛久囚廢于歷陽（一作田）司馬徐玠素不悅於主欲濛受禪（吳本欲下有立字）陰諷太尉中書令西平王周本及趙王李德誠寵倚以德爵勳舊之重欲使推戴於濛蓋玠之謀也（吳校蓋作盡）濛

聞將受禪殺監守者與親信走騎投西平王周本本已昏老不知時變皆其子祚左右其事故拒之不令入報濛懇祈再三亦不許閉中門外執濛以殺之本知之怒曰我家郎君何不使吾一見濛既被害吳室遂移本力疾狀老隨衆至建康但勸進而已自是心頗內媿數月而卒實素無推戴之誠而主寬裕置而不辨及其死也厚葬之優恤其孤遜讓皇於京口以潤州解舍爲丹陽宮以處之用親吏馬思讓（吳本作思讓）爲丹陽宮使讓皇以世子璉屬於主曰吾無一事但爲選師儒之有年德者教育吾兒令知人倫孝禮他日不絕祀享俾吾先血食泉下（吳校先作獲）吾志足矣主爲選中書舍人徐善兼右庶子以教焉璉讓皇長子也十歲封江都王立爲太子性淳謹好學背情神淡靜餐霞露風塵者所不許主受禪封璉中書令池州刺史將赴上（吳本無上字）遇宴食飲冷失節卒於池口舟中（他本俱作氏中今從吳校）年十九歲初先主第四女（先主一作主生蓋後亦或稱先主則主生殆後人校改也）璉納之爲妃賢明溫淑容範絕世及禪代封永興公主聞人呼公主則嗚咽流涕辭不願稱宮中爲之慘戚璉卒永康終身縞素斥去

容飾不茹葷血惟誦佛書但自稱未亡人朝夕焚香對佛自誓曰願兒生生世世莫爲有情之物居延和宮年二十四無疾坐亡凡五夕光如白練（吳校白作虹）長丈餘自口而出至歛溫軟如生主感悼哽痛詔李建勳刻碑宮中紀其異未幾將復有唐之姓尙懷徐氏之恩未欲驟改不忍卽言旣而諸王羣寮懇請方下議有司及百官中外悖情不得已方復姓李立唐之宗廟祀高祖及太宗而下追尊考溫廟號義祖封徐氏二子爲王用張居詠李建勳爲平章事張延翰爲僕射十一月讓皇殂於丹陽宮主喪服三年受禪之三載夏四月始郊祀圜丘時當上旬月沒頗早迨升壇之際皎潔如晝非日非月至柴燎甫畢夜景復晦一若常夕人咸異之羣臣請上尊號主曰尊稱者率皆虛美厥且非古制抑請不允下詔曰宜寢來章不得再上時金吳符瑞不輟所奏皆抑而不納以張宣爲鄂州節度使宣以邊功自恃強橫不法鄂市寒雪有民鬬於炭肆者捕而詰之乃市炭一秤權衡頗輕使秤之果然宣斬鬻炭者取其首與炭懸於市主聞之歎曰小人衡斛爲欺古今皆然宣誅刑太過（一州

作法）盡奪官以團副置于蘄春遣潤州節度使王輿代之時天下愲亂刑獄無典因是凡決死刑方用三覆五奏之法（案馬令南唐書作三奏）民始知有邦憲物情歸之果安州節度使李金全感慕德誼率衆來歸（一云以衆來降）封金全爲宣威統軍是歲趙王李德誠卒德誠卽建勳之父也少時人相曰太山之高可比君福不用寸功日享千鍾德誠少事吳王獨無一能寵遇特深爲馬步軍使但豐白充美服裂乘馬而已從諸軍圍安仁義于潤州諸軍見仁義竹帔罵詬辱（軍一作將）惟德誠執禮未嘗以一語辱之城陷仁義執弓矢毅然坐于城上無敢近者久之獨呼德誠使前曰吾與小人皆罵辱吾獨汝見我有禮且有奇相他日至貴吾委命於爾以爲爾功乃擲弓矢於地（乃一作遂）以愛妾美玩盡贈之德誠扶掖下城由是擢拜曰進中書令（日字上疑有脫文）封趙王子四十餘人至先主受禪用其子建勳之謀率諸侯勸進以推戴之功卒厚寵遇楊武王諸將惟德誠無寸功止用謙善而已卒年八十四梁王徐知諤卒溫之少子也該明經術風度　　普爲詩觴文好游樂善押侮　偏購古書名畫一日游燕

山除地爲廣圃編虎皮數百番爲巨幄植旗張纛極于驕侈自號武帳會文武大張樂飲時以落游方鼓吹振天忽神物卷江波爲大風雨蟄拔去其帳亂飛如蝶翻空而散知諤單騎奔建康感寒遂病而卒平日嘗謂所親曰諺謂人生百歲七十者稀吾幼享富貴而復恣肆一日之費敵世人一年之給或幸卒于七十之半已足矣果卒于三十五十子皆郡縣公冬十月主巡幸東都過故老宴于舊宅親戚有亡者弔撫慰勞勳臣義士之墓親設祭誄拔決囚繫踰月而歸時貢條未備士有仕策獻文稍可采錄者委中書舍人張延翰收試院量材稱用（一作稱用）皆得其職主有異見人之休戚死生皆先見之湯悅仕吳爲祕校（祕一作書校）主受禪用爲學士一日謂悅曰近覺神彩明爽精芒中發得非有異遇乎悅不敢隱曰臣數日前夙興獨而流星墜盆中驚異之際掬之吞飛入口餘無他遇主曰卿之貴異他日無比者果事二朝後歸朝爲太子詹事八十餘卒虔州節度使王安持節諸觀逐卒于朝年七十二安廬江人少事吳武王觀戰敵酣武王坐于高阜注目以望陣勢安捧溺器侍

側忽陣外一執梨刃士疾走而至徑趨王座止數十步安妨身左右盡凝立將目前視無一夫警者安乃擲所捧于地取弓射之一發而倒徐納弓于鞬中復捧器而立神色不少變武王奇之曰汝眞有器度當至極貴冬十月誅泰州刺史褚仁規廣陵人恭邊至廣陵鹽監使（鹽字吳校削）凡爲治屬於威刑民吏戢懼所部皆富于魚鹽竹葦之產國家每有大役常賦不能給者仁規行視民中所有舉籍取之以應國調事訖償之略無逋負民亦無怨主甚賞之仁規晚年揞克無度羣入私門驅掠婦女刑法橫濫會陳覺與之有隙密暴其狀遣御史劾之主盡釋不問將東巡召爲靖江軍使督舟師爲從及還遂留之以罷其郡使再下責其殘暴仁規象犯無術乘恚上書頗肆抵忤幾無君臣之分下其事委陳覺就泰州按鞫仁規悶使者往按大懼遂自首收付大理數日賜死秋七月宋齊丘罷丞相爲洪州節度使宋齊丘屢諷主曰天下自廣明之後劇離板蕩垂四十年諸侯角立今才名有望主（句疑有脫誤）仍江淮頻歲豐稔兵食皆足乃天意欲中興主迎之際宜恢復疆宇爲萬世之固

主長歎謂齊丘曰吾少長軍旅親干戈爲民之害甚矣不忍復言苟彼安吾亦安矣何更求哉先生之教謹不敢守（一云敢不遵守）由是收權衡之柄（一作權衡）因黜之以遠其迹是年吳越與宮室府庫鎧中庾廩焚之殆盡羣臣復欲乘其弊而襲之諸將自齊者甚衆主固拒不許同人生何堪此禍也土木當亦傷害乃遣使唁之賚俯糧鎚僅百餘艘以賜其急越人德之（劉國案此下至丁卯之歲也一段係中土事不應誤入先主紀疑于皆出帝時）顯德中周世宗即位主遣韓熙載往朝及歸主因問新帝容表言動（吳本言動作晚詳）及朝廷體貌

熙載盛言惟見殿前典親兵都點檢即太祖也龍角虎威凜然有異舉目顧視電目隨轉公卿滿廷爲氣懾所射盡奪其色新帝雖富威武其厚重之態負山河之固但恐不及其後太祖即位主方悟熙載之語主將近暮年厄運所會日漸衰謝自世宗平淮甸已抱覆亡之憂無何太祖於京城南池按甲舫戰艦日習水戰聞者歸報主疑猜愈抱隱憂貢將平揚州也小人因是覬覦者紛紛奔叛竟以平吳之策獻于朝初彭澤令薛真者以賊貶池州文學因不逞之臣杜著者（吳校云因不逞與臣杜著者）

僞爲吳商絕延德渡奔獻策請決秦汴陂淹溉農田數千頃畝江南深仰爲便陰決之以枯竭殺其實無仰可俯而拾世宗怒曰天產五稼以養生民決陂殺稼者其肖乎（吳校肖作天）立命斬其首著於獨市下詔撫慰主方少安而狂妄輩因以蠢蠢然終以城闕臨戚欲遷豫章（遷一作選）（吳校戚作遷）尤不達金陵之廣上馳詔勸使仍舊主遷熙載入朝聊謝熙載歸語主曰五星連珠於奎奎主文章仍在魯分今皆于鎮兗海料非久必爲太平中國之主願記臣語時乾德丁卯之歲也主自受代以來寄簡多俗吏細大之務主親決之末年始任儒雅雜用節儉之政（雜字吳校增）悉罷苛細將修復典故以爲將介因感疾漸至殘廢遂寢焉曉爲方士所誤餌硫黃丹砂吐納陰修之術忿躁怒居常故寬和殆病百司奏事或厲聲呵詬然無他害恕有司案牘果事理明白者則收斂顏色懇懇謝而從之既覺歉屯多布德澤文武官沒者子孫隨收敘不限資蔭孤露者皆其婚葬幼未堪任及無嗣者出內帑以賑之死王事者下至卒伍皆給二年之廩士之貴賤長幼卒無身後之患（吳校卒作憂）先是數歲前一漁者

持簑笠綸竿擊短版唱漁家傲其舌爲鳴根之解只參之自號回回客（吳校作回回客）入後疑爲呂洞賓音清悲如嫠波問藝者無厭唱曰二月江南山水路李花零落春無主一箇魚兒無覓處風兼雨土龍生甲歸天去（吳本土作玉下同）人或與錢則擺首不接唱於金陵凡半年了無悟者里巷村落皆歌焉土龍生甲果以甲辰歲二月殂於正寢魚兒乃向所謂鯽魚也歌中之語皆驗焉進鄭郡公徐鉉奉遣表來上太祖覽親朝五月特追贈庫使榮義帛祭賻儀典隆厚嗣君遣浯謚乞追尊帝號許之（案進鄭郡公徐鉉此亦誤）謚曰孝高皇帝議者以先主繼唐昭宗之後號當稱宗韓熙載建議以謂古者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我失之自我得之謂之中興今先主中興之君也宜當稱祖與論是之遂廟號烈祖陵曰永陵先主幼歷喪亂備諸險易故持兼節（吳本作廉節）以國勤託老謙卑自牧（案故持云云數句疑有脫誤吳校云故持廉節以國勤自謙卑以自牧亦尚有誤字）身爲輔相事義祖徐溫（吳校作義父）禮如庶人稍有疾則衣不解帶藥必親嘗溫嘗責諸兒曰汝輩能如二兄則可以爲天下範也以長子璟嗣皇后宋氏爲元敬皇

太后子四人西平王景遂宜城王景達保寧王景遏

玉壺清話卷第九

玉壺清話卷第十

江南遺事

鍾山相李建勳少好學風調閑粹徐溫以女妻之奩槖之外復賜田沐邑歲入巨萬雖極富盛不喜華靡屏斥世務喜從方外之遊偏覽經史賓槖純備故（故字疑衍文）所以常居重地（常字吳校增）寡斷不振其爲詩少猶浮靡晚年方造平淡管別墅於蔣山泉石佳勝再罷相過疾求退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或謂曰公未老無疾求此命無乃復爲九華先生耶九華即宋齊丘常乞骸歸隱國

主公曰余嘗笑宋公輒以閒處徵逆素心吾必非壽考之物勞生紛擾耗真靈魂求數年閒適爾嘗畜一玉磬尺餘以沉香節安柄叩之聲極清越客有談及猥俗之語者則擊玉磬數聲於耳客或問之對曰聊代洗耳一軒榜曰四友軒以琴爲嶧陽友以磬爲泗濱友南華經爲心友湘竹簟爲夢友果遂閒曠五年而卒江南之佳士也

白鹿洞道士許筠世傳許旌陽之族能持混胎丈人攝魔還精符按摩起居以濟人疾含神內照恬然無欲忽一越人來謁曰吾有至寶在懷今垂死欲求一人付之舉世皆貪夫無堪受者欲沉於海又所不忍出一丸石如碧玉雞卵以贈筠且曰古傳扶桑山有玉雞鳴則金雞鳴金雞鳴則石雞鳴石雞鳴則人間雞悉鳴矣（一本云古傳扶桑山玉雞玉雞鳴則金雞鳴金雞鳴則石雞鳴石雞鳴云云一本云古傳扶桑日出有玉雞鳴云云此從吳本）此石雞卵也張騫又曰琵琶出扶桑山流落海北岸（北字吳校增）能嚼鐵玉石（嚼一作噉）但五金砂及寶礦（礦一本作鑛今從吳校）碎而成屑以卵環攪寶末盡黏其上不假淘汰筠得之漫於金沙洗取試攪金屑如碎麩盡綴於卵取棄之皆

良金也日可取百鎰筠曰吾此學不貪爲寶此物喪身於道益遠瘞於鍾山之中（一本云瘞於山中）後竟無得者

徐常侍得罪貶邠平日嘗走書託洪州永新都官胡克順曰僕必死於邠君有力他日可能致我完軀（一云致吾完骸）歸葬故國侍先子於泉下即故人厚恩也未幾果遣訃來告順感其預託刻巨舟齎厚贄親往邠迎之舟出海隅一巨邑忘其名邑有東海大帝祠帳殿巖盛禱享塡委時索湘典邑舟未至鉉先謁之稱江南放叟徐鉉湘素聞其名倏敬迎拜冠服嚴偉笑談高邁曰僕得罪於邠幸免囚繫放歸故里艤舟邑下因得拜謁仍有少懇拜聞追曉再謁語訖失之湘大駭未久津吏申有徐常侍櫬柩船到岸湘大感動亟往舟撫其柩曰先公有眞容否曰有遂張之於津亭果適之來謁者湘設席感動置醪俎再拜以奠追暝果至曰適蒙厚饗多謝寶己之幸甚少事（一云有少事）不得已須至拜叩僕在江南爲學士日一畢諸（吳校畢作戳）獄一寶帶託僕投執政變一巨獄（吳校巨字增）僕時頗有勢敘執政不敢違然事不枉法以賊名畢身恐旅櫬過廟帝所不容君宰封社廟籍鄉

版皆隸於君君爲吾禱之帝必無難（吳校無難作不違）湘感其誠告爲之潔休過己事（吳校過下增如字）齋心冥禱訖令解舞過廟恬然無纖瀾之驚薄暮果再至飾小懷剿爲謝（吳校小作巾）其剿題曰鉉再謝別東坡索君賢者合喜再拜欸然而去泊再開其剿旋爲灰飛湘頗懷東坡之疑後果爲左諫議大夫

廬山布衣江夢孫潯陽人博綜經史孝弟介潔不妄語不隱己過李主召置門下爲國子司業一旦面陳曰迂儒無所補平生讀書意在惠民益言無益願求一官以自劾主曰胡爲卑飛自喪其節耶固不許固求之補天長縣令以官誥示之曰捿告罷與君無賓友之客（友一作客）指其庭曰此地即君斂板趨伏之所也君寧甘乎夢孫曰苟遂素願無悍其他乃授之至治所其吏白曰正廳凶惡自來邑令居之怪異不得其終已陳設使廳矣江固呵曰長民不踞正廳（吳校踞一作居）非禮也既上事久之果有妖物嘯梁仆瓦（吳校一作擲瓦仆几）喧號萬狀羣吏伏匿江整衣焚香奠酒（吳校衣作服奠作置）語鬼曰僕爲令合踞此廳君等有祠堂林墓（一云君等有祠堂林墓　吳校君等下有當字）安得居此耶吾行

己不欺闇室無愧君輩此處必有祀典管神吾當告之語訖移榻就寢高枕而臥（吳校臥作寐）寂無見聞後視事率以簡易仁恕爲理民士愛之（吳校士作大）甫及滿任解秩歸田縣人緣河泣涕挽舟酷留凡不絕者三日主聞之嘉歎不已手批委曲（一批作札）以美爵誘之悍勤再任堅然不起耕田侍母氏（一云耕田奉母　吳校無氏字）暇則以經術課諸生及子直木後爲員外郎（一云暇則以經術授諸子及弟子直木　一云授諸子弟子直木云云　吳校云教諸生其子直木云云）

王建封事李氏爲天威軍都虞候驍勇剛直平建州功冠諸將權刺史後圍福州與諸將爭功城垂克建封勒兵退（吳校云勒兵先退）致壞成績主銜其恨（吳校恨作憾）方理擅退兵者將討之建封大怖納官以自劾李主佯示寬厚召還付以精兵稔其惡也後果怙權漸侵朝政時鍾謨魏岑李德明二三小人以姦佞獲倖傾害忠良建封上書歷詆數子之惡庭諍喧詬請盡誅黨進用公直璟大怒曰武臣既握重兵復干預國政如何可事主君耶流池州道殺之才死鍾魏等自見建封爲梟（自一作目）廣聲曰吾爲國擊邪去惡欲誅君輩以肅朝綱嗣君反誅於我今

奉侯諸君（吳本奉作事）共辨於陰晝夕隨之（吳校夕作夜）夕岑等所道士奏章告天竟不能脫不月餘二三子相繼卒

嗣主璟幼有奇相惟義祖徐溫器之曰此子殆非人臣相（吳校增相字）溫食即命同席南向以坐之（吳本向作面）曰徐氏無此孫溫自金陵迎吳王於迎鑾江大閱水嬉還至百家渚向夕暴風忽起舟人束手於駭浪中（他本手俱作身今從吳本）溫四望無計遂抱禍負璟於背囘語嬪御曰吾善游不暇救爾輩所保者此子爾言訖風息君神護璟天姿高邁始山闈即就廬山瀑布前構書齋爲他日閑適之計及迫於紹襲遂捨爲開先精舍

吳武讓皇既殂於丹陽其族屬徙居泰州廨舍先主自受禪已還未暇措置迨殂方囑付嗣君曰邦君皆楊氏所有天地事物之變偶移在我然順逆之勢不常吾所憫孤兒婺女僑寄殊鄉令往泰州津斂楊族安於京口贍撫育無令失所男女婚嫁悉資官給璟梟逆戒遣園苑使尹延範具舟車調發往泰般護時王室在難道路已亂延範慮有他變取子弟六十人皆殺之惟載婦女以渡江璟大怒以延範腰斬仍誅其族於市以慰其

寃楊氏諸女二十餘人選士族嫁之奩匣闈案不失常度

江南故國每至暮冬淮水淺涸則分兵屯守謂之把淺時監軍吳廷紹以爲時平境安當無事之際虛費糧廩亟令撤警惟淮將劉仁贍熟練防淮之事其辭以爲不可未幾報周師以闘者所誤半夜猥至（吳本猥作猝）郡人大恐仁贍神氣閒暇部分守禦其堅如壁周師斬關者於岸卷兵遂退

孫忌高密人孤貧好學尋縱橫奇詭時李先主輔政忌

謂之口吃與人初接不能道寒溫坐頃之際（他本俱無際字）詞
辯鋒起不拘名理主憐其才辟置門下後過江與徐玠
同對禪代之事擢拜學士爲中書舍人朱齊丘排出舒
州觀察使州多黥隸凶人曰歸化軍忌因撫馭不均忽
二卒白晝持刃求害於忌賊由西門而入忌坐東門先
見之屏左右厲聲揚袂招之曰吾在此賊已錯愕謂賊
曰爾輩殺者未晚大丈夫視死若歸無名而死然亦可
惜吾死汝輩必不免豈不少念所親負爾何罪倒挾其
族乎因諭之禍福賊漸留聽又與之約曰吾解金帶助
汝急奔有追汝者指天地神明爲殛賊感其言遐帶而

玉壺清話卷十　七　知不足齋叢書

遁（吳校遁作受）其辯豈率類此（鮑一作辨）忌後擢拜與馮延己俱
相（擢字吳校增）延己醜其正謂人曰可惜金醆玉盃盛狗屎
後使北周世宗不道甘言取悅於忌間以江南虛實兵
甲糊屬忌正色抗辭曰臣爲陪臣代主以覲天王反以
此鈎臣（鮑一作釣）臣寧背心賣國以衒富貴乎惟死以謝陛
下爾世宗命斬之將誅南望再拜遙辭其主顧左右曰
吾此一死可羞千古佞臣賊子之顏復何恨哉引頸迎
刃璟聞之北面素服招魂舉哀至慟其痛幾絕
李彥貞爲楚海州刺史吏事精敏聲譽日益後秘壽春
惟務聚斂不知紀極列肆有業盡收其利古安豐塘溉
田萬頃爲陽穎之彥貞託濬濠爲名決塘以漲濠濠滿
塘竭遂不復築民田皆涸無以供輿賦盡賣之而去彥
貞選上腴賤價以市之買足再築塘以畜水歲積巨億
一旦酷暑彥貞據涼坐安輿行田霆震暴起（吳本霆作雷）黑
霧入輿奄彥貞入杳冥中食頃擲下糜碎於地俄又飛
火環其舍倉庾廩淨無孑遺被焚者十餘人大爲兼
併之戒後主特縣吏收恤籍招舊主復還之以警天譴

玉壺清話卷十　八　知不足齋叢書

後子孫亦以禍敗
晉王景遂先主第三子天資雍睦美姿容（吳校作美容止）性和
厚謙皇祖於丹陽道送葬望柩哀慟雨淚觀者爲之出
涕兄璟繼位立爲儲副固讓不從改字退夫以見志接
物得人歡心喜與賓僚宴詠投壺賦詩好用美玉器每
以玉器行酒客傳玩惟謹譬張易乘醉抵於地曰輕人
貴貨殿下豈當至是耶坐客失色景遂收容厚謝（放容疑改容之誤）撤以他器嗣主遣易迓海使契丹景遂手疏贊之
曰朝中如易者幾希宜朝夕左右今迓不測之淵投足
賤虜歸朝冀準嗣主答曰張易奇人海龍王亦懼之景
遂一日朝服忽於空中拱讓（空一作堂）謂左右曰上帝詔許
旌陽召吾偕往須當行矣（須一作既）急入北堂拜辭所生母
無疾坐亡贈太傅謚文成
常夢錫鳳翔人岐王李茂貞臨鎮惟喜狗馬博塞馳逐
夢錫抱學有才雖爲鄉里所重以茂貞不禮儒術
故東晉渡淮至廣陵謁先主辟置門下洎受禪（吳校洎作主）
進侍御史詞氣方毅深識典故擢爲給事中悉委機事
歷言宋陳馮魏黨姦佞險詐不宜置左右主深然之事

玉壺清話卷十　九　知不足齋叢書

垂報而主殂遂爲群黨排擊黜池州判官後起爲禮部
侍郎不復言事自割地之後公卿在坐有言及大朝者
夢錫大笑曰君輩嘗言致君如堯舜何忽一旦自以大
國爲小朝得無媿乎衆皆默散夢錫文章詩筆精贍合
體然懶於編收故無文集方與客坐奄然而卒前數日
謂所知曰齊丘陳覺輩敗在朝夕但恨不能延數日之
命俾吾目見（吳本但作所）然先在泉下候數子之誅果卒不
久齊丘雉經於青陽陳覺李徵古殺於都陽道中
宋齊丘豫章人天下喪亂經籍道息齊丘忿然力學根
古明道宗經著書鍾氏既亡洪州兵亂隨衆東下先主
爲昇州刺史往依焉大禮之齊丘本字超回歙人江台
符（江當作汪）貽書侮之曰謂足下齊大聖以爲名超亞聖以
爲字齊丘慚改字子嵩先主深欲進用爲義父徐溫所
惡凡十年溫卒方用爲平章事遂樹朋黨陰自封殖狡
險貪愎古今無之不知命無遠識事三朝惟延卜祝占
相者數十輩置門下傳云齊丘少夢乘龍上天至垂老
猶抱狂妄及國家發難倘欲因其釁以窺覬時已年七
十三矣事敗因於家鑿土頓穿竇以給食因而縊焉平

玉壺清話卷十　十　知不足齋叢書

生無正娶止以倡人爲偶亦封國無子以從子摩詰爲
嗣
世宗既罷兵使鍾謨以誠來諭曰吾與江南大義已定
固無他慮然人命不保江南無備已久後之人將不汝
容可及吾之世繕脩城隍分據要害爲子孫之計宜矣
璟得命乃修建康諸郡城池毀者堅之甲卒寡者補之
又議遷都璟曰建康與敵境隔江而已又在下流吾今
移都豫章據上流而制根本上策也羣臣多不欲遂背
洪州爲南都洪州雖爲大藩及爲都邑則迫隘丘坎無
所施力羣情不安之下議來遷會疾作殂於洪州年四
十六
後主煜幼子宣城郡公仲宣后周氏所生敏慧特異甫
月神采若圖畫（吳校月作字）三歲能誦孝經及古雜文[illegible]
膝上授之以數萬言因作樂盡別其節宮中諸侍自然
知聽親之禮見士大夫拱讓進退皆如成人棲霞道者
異僧也能知往事自鍾山迎於大內令嬪御抱出此兒
見之自能合爪於顙棲霞曰不辭之器也此兒與陛下
并后夙有深冤以陛下積德不能酷償故爲劫恩變賊

玉壺清話卷十　十一　知不足齋叢書

詐披廷割父母之肝腸宜晉養之而勿懸年五歲忽自
言曰兒不能久居今將去矣因瞑目逝周后在疾聞之
亦逝煜悼痛傷悲哽咽幾絕者數四將赴井救之獲免
韓熙載才名遠聞四方載金帛求爲文章碑表如李邕
焉俸入賞賚倍於他等畜聲樂四十餘人閑檢無制（一闕
作）往往時出外齋（他本俱作齋出今從吳校）與賓客生雜處後主屢
欲相之但患其疎簡既卒悲痛之謂近臣曰吾託不得
相熙載今將贈以平章事（吳本無事字）有此典故否或對曰
昔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乃援此制諡文靖主遣人
選葬隴口惟須山峯秀絕靈仙勝境或與古賢丘表相
近使爲泉臺雅遊果選得梅嶺岡（他本梅下俱空一字吳校補嶺字案南唐書作梅頤岡本知載是吳更改）謝安墓側命集賢殿學士徐鉉集遺文
藏之書殿
許州節度使姚景鍾離人少隸晉事馬部刺史劉金收
爲廐奴馬瘦務皆立者景用唐刺史南卓養馬法飼秣
爪翦針烙啗哺不數月盡良馬金暇日因至廐中值景
熟寢二赤蛇長不及尺戲景面上金以杖叩脛驚之遽
入其鼻金因奇待引爲親事小心厚重以女妻之積勞
爲禪將李先主昇運其爲人使鎭許州姚無他技能但
廉且有守先是屬郡苦於供億刺史廳廡間蓋一巨匱
俾吏投鏹於中滿則易之謂之鎭廳匱任內三易之習
以爲常景至則首命去之取與有度諸郡頗樂後至使
相八十三卒於位何必讀書乎
建州老僧卓嵓明戒檢清潔精持無忘（他本俱作持律無忘今從吳校）
徒衆甚盛其目有重瞳垂手過膝嵓明自脈之謂其徒
曰此吾宿世冤業有此異相必爲身累出家兒安用此
爲及江南收建州以上將祖全恩（全恩一作全思案十國春秋作祖全恩）

査文徽率衆襲建　師夜出（吳校師字上脫建字）隔水而戰陣酣
文徽潛師以出繼之以輕銳腹背夾擊（他本俱作伏兵皆夾擊今從吳
校）建人大敗逾城而遁保建安及歸無主（他本俱云逾城賊而遁歸此
安歸又無主今從吳本）內臣李義者以嵓明有重瞳之異可立爲
主遂推戴爲建安主嵓明笑謂衆曰權越何誤耶吾修
眞斷妄觀身如夢君雖推我（他本俱作立我今從吳校）奈無統御之
術果爲李義所殺義自稱留後
虔州妖賊張遇賢循州縣小吏也縣村有神降於民與
人交語不見其形言禍福輒中（吳校言禍福上增附民二字）民競依
之遇賢因置香果於神神謂衆曰張遇賢是第十八尊
羅漢可嗣事我遇賢親聞之遂嗣其家率邪甚謹既而
羣盜大起無所統一乃禱於神求當爲主者曰張遇賢
當爲汝主衆因推爲中天八國王改年爲長樂（吳校作永樂）
辟置百官神曰汝輩可度嶺取虔孝賊奉遇賢襲南康
虔州節度使賈浩始甚輕之殊不設備賊衆蟻聚遂至
十萬（他本俱作十公今從吳校）遇賢自擇嵓際據白雲洞造宮室尊
劫四出攻掠無度李主璟遣都虞候嚴恩討之遇鎬監
軍璩論鎬曰（他本論俱作謂）蜂蟻空恃妖幻中無英雄至則可
擒果至連敗其衆（吳校至字上有嚴恩至之語○案嚴恩馬令南唐書作嚴思禮）遇賢日窘
告神神曰吾力謝禍起庇汝不及善自爲處（處一作計）遂執
之斬於建康市
徐常侍鉉仕江南日嘗直澄心堂（常一作肯）每被入直至
飛虹橋馬留不進（吳本云馬不敢進）裂鞍斷轡進之流血掣鞚
却立鉉寓書於杭州沙門贊寧者曰下必有海馮骨水
火俱不能毀惟漏以腐精隨毀者乃是鉉斷之去土丈
餘果得巨獸骨上脛可長五尺膝而下長三尺體骨若
毀杜積薪焚之三日不動以腐精纔漏之遂爛焉

右書一名玉壺野史明刻止傳五卷吳人吳岫訪得
後五卷四明范欽又從岫借鈔始成完書丙申夏日
借江帆木錄之未竟閱明年目疾大作倩友人王凝
足成之脫句誤字幾於十之五六俟得善本正之丁
酉中元枚菴漫士吳翌鳳書
此書訛脫傳本皆然己亥春二月借朱文游丈藏本
凡用硃筆塗改校補一千六百餘字雖未詳盡亦頗
精允若其底本則與此無一不同也暇閒錢遵王讀
書敏求記載有其從祖柔木樓校本凡行間脫字一
一補綴完好殆即是本之祖乎書以志幸翌鳳又記
宋僧文瑩字道溫錢塘人工詩喜藏書尤留心當世
之務老歸荊州金鑾紀逃一時聞見成湘山野錄一
書稱史材焉是書亦瑩所撰體例略同特所稱玉壺
爲隱居之渟未詳所在耳其自序云爾十紀之文字
聚衆學之醇郁以成一家之言蓋方外之士所未有
也文瑩嘗游丁晉公之門謂遇之甚厚故野錄昔昔
公事頗佑佑之朱少張嘗引歐陽公後世苟不公至
今無聖賢之詩以譏之此書謂事僅於卷首一見初
無譏詞其他紀載多與史傳相印證似亦未可盡非
也又宜齋陳氏云瑩及識蘇子美欲挽致於歐陽永
叔瑩辭不往予攷湘山野錄云公尤不喜浮圖文瑩
持蘇子美書薦謁之迫還吳蒙詩見造有孤鬪笠乾
格平淡少陵才及有林間著書就應爲日邊來之句
人皆怪之云云則瑩又未嘗不可歐公也傳聞異詞
其不可盡信蓋如此野錄已刻於毛氏津逮祕書此
則脫誤相仍久無善本是冊爲吾友枚菴漫士手校
庶爲精核其間一二事與宋史未合者偶爲正之刊

梓家塾與隱湖舊刻竝行於世讀者庶有劍合之喜云

乾隆庚子六月望日長塘鮑廷博識於寶綸堂

玉壺清話卷第十

近事會元

李上交撰

原序

儒家者流誠資博洽天下之事故有本原苟道聽之未詳則資謬而奚解貫綜廣記以避無稽嘗謂經籍之淵原易探討耳目之接或難周知上交以退寓鍾陵靜尋近史及諸小說雜記之類起唐武德而下盡周顯德之前摭細務之所以然閒談之引據如曰小不足講惜則包羞聊此篇聯無謂發睡凡五百事釐為五卷曰近事會元爾時丙申嘉祐改元長至日也

近事會元校勘記

右近事會元五卷從文瀾閣本抄出校梓後得舊抄本末題萬歷壬午夏五元紫齋錄副本與四庫全書提要所云合惟輾轉傳寫彼此互有譌脫校時一一過略記於別紙案原序稱凡五百事今參合兩本計三百五十九條止四百七十事別五事僅存其目然則闕失已多均非李氏原書矣戊戌長夏錢熙祚雪枝氏識

原序

故有本原舊抄本故作故　曰近事會元爾日上脫日字當依舊抄本補

卷一

曰丹鳳門北望日字誤疑當作由舊抄本空　復詔從駕建者舊抄本建下空一字　謂佩刀刀子礪石契苾真噦厥鍼筒火石也舊抄本火石下有袋等二字與唐書輿服志合　賤者之服此句下舊抄本多非此之謂者也六字　自後總制賜緋紫此與唐輿服志文合舊抄本作至□□元年其緋紫

卷二

首條標題舊抄本作學士宮大館瀛洲麗正集賢北門學士翰林待詔翰林供奉翰林學士南翰林院北院翰林　第十一條標題五色下有服字舊抄本分二目云五色金花綾紙五色麻紙

開元元年十一月舊抄本十二月　敕並依舊舊抄本有名字下　闕中相輕舊抄本中官作中書　轉知院閣廡左右巡察監察館驛等使此與唐國史補合舊抄本作苑閣廡左右巡察監察館驛無等使二字轉運知院官添　謂之使舊抄本不作謂與國史補合　大朝會則押班常參則殿中分班舊抄本押班上有監察二字分作對　故存好古君子舊抄本存下有疑字

自漢揮儀監舊抄本作漢舊儀　第七十二條標題舊抄本無　度使舊抄本節度使判官掌記參謀五度使副　充西北番馬步都部署舊抄本多節　始此也舊抄本部署二字

卷三

兵丁指揮為一軍本作丁字舊抄本作十兵字俱衍　唯恐遷人之知舊抄本　皆親剤焉舊抄本作親薪焉似誤　摘茶藥於場中造之本下多也字舊抄本場上有官字　第六十五條標題舊抄本脫　唐德宗時趙贊請稅

間架算除陌其法屋二架為間舊抄本此下脫二十字　中等一千下等五百舊抄本等下並有價字此下有所由吏匿一間者字　凡設二字　取於其家　除陌法公私貿易一貫舊抄本作舊算二十加等算為五十舊抄本下公私給與貿易率　一月　正月敕　糶一條

卷四

教坊記云宜春人為戲則以雲韶添之雲韶為宮蓋避柘枝遂序之謂之健舞此本兩條誤合為一又有脫簡今據舊抄本訂正如左

雲韶院

教坊記云宜春人為戲則以雲韶添之雲韶為宮蓋賤隸者也此亦有脫誤教坊記原文云樓下戲出隊宜春院人少則以雲韶添之雲韶謂之宮人蓋賤隸也

軟舞　健舞

教坊錄云迴波樂春鶯囀烏夜啼之類謂之軟舞阿遼柘枝達摩之屬謂之健舞

豈意今日登于雅樂舊抄本作奏　舞者至一百二十八此下舊抄本有白居易云二百七字並脫去而多胡旋舞一條補錄于左

胡旋舞

唐明皇天寶六載安祿山為上所寵加范陽節度使先

是居國居上脫　貢胡旋舞女爾後安祿山與楊貴妃俱言其藝傳之者不逃舞態上交按白樂天歌詞云胡旋舞手應絃足應鼓絃一聲雙袖舞左右轉不知疲千周萬帀無已時又云胡旋女出康居徒勞東來萬里餘中原自有能胡旋鬪妙爭妍爾不如中有太真外祿山二人最是能胡旋祿山胡旋迷君眼兵過黃河疑未反太真胡旋惑君心死棄馬嵬念更深從此地局天維轉五十年來制不禁

有一聲上必覺為正之一聲下疑脫一字舊抄本同　其曲之編聲處聲字唐書作繫舊抄本亦誤　腦取指鼓也取字疑當作聚舊抄本亦誤　未可

彈五十四弦大絃也（上絃字傳寫作絲 舊抄本亦誤）潑寒戲（舊抄本作潑寒胡戲）

改交雲中都護府爲單于都護府（交字抄下餘改交州 爲安南都護府而行）

（舊抄本同）唐肅宗至德二年（舊抄本作載）

卷五

事舅姑自珪始也（舊抄本作自日 成風自珪始也）倡傳安道者（安道字上舊抄本有殿章司與）

（當依舊抄本補合本紀）永爲定式始也（舊抄本無也宋二字）干擾主事（舊抄本作司與）

其人皆野鑤劄爲兵（唐本紀野作舒 舊抄本亦誤）第二十九

條機題（舊抄本市貫下又 標自監一目注缺）秦人日日爲播蒜（舊抄本作目爲搖蒜）

（駁誤日字似有）王中和四年六月（舊抄本作廣明四年考唐紀 明紀元不及二年非也）

州宋守奏敗巢于合鄉（宋守舊抄本亦紀 宋道舊抄本亦誤作）劫西晉王

近事會元校勘記　四

源府（西抄本王作至）

太歲乙酉避亂于洋蕩之村居是年閏六月憂悶無聊遂手書此本二十日而畢是書爲秦季公所藏予從孫崐自借抄之七月初六日孱守老人記

右孫從薄丈敵源原本余從余君蕭客抄得之雖甚小碎足可補唐五代典故之缺也孱守老人姓馮名舒字巳倉又號癸巳老人虞山人丙申七夕延陵吳翌鳳書

近事會元考證

卷一

玉華寺條　唐高祖（按祖乃宗之譌）

延英殿條　多以私自集（按舊刻唐傳 其集以告）

紫宸殿條　改內爲萬歲殿（按內字衍）

改宮殿門名條　應天門改爲乾元門（按舊紀作乾化門日 乾元門應天字誤）積善門改爲興善門（舊紀作積慶誤）

帝王服赤黃袍衫條　多黃服文綾袍（按舊志黃服當作服黃）士赤黃（舊志作士 庶以黃）

幞頭巾子條　唐制云（制當作志）文官仕任多以紫皂官絁爲

近事會元考證　一

頭巾平頭子（按舊志作低 平頭下落巾字）

金銀銅魚符條　改內外所佩魚作龜（按本書複出一條 內外下當有官字）

腰輿條　幸萬安山玉泉（按舊書泉下落寺字）以王慶諫而止（王下落方字）

親試舉人條　內五百人登上第（按舊紀百字衍）

參預朝政條　貞觀十八年（舊紀在十七年）

僕射始帶同中書門下條　以李勣爲尚書右僕射（舊紀右不作）左

平章事條　永淳二年（舊紀在元年）

鸞臺侍郎條　神龍二年（舊志在元年）

平章草制條　至從貴寵（按本紀寵當作衮）

沙堤條　府縣填路（毛刻據史補府縣下有我沙二字）

火城條　宰相元日冬至（毛本無宰字）列燭有五六百炬謂之火城宰相將至（毛本五六上有至字 百下有者字 將至上有大城二字）

時政記條　百官無從得書（舊傳作百官史）每日封送史館（舊作日月）

內樞密使條　內侍知省事（舊紀作內常侍）

樞密院條　先是宰臣兼樞機之務（舊紀樞機作機密）

卷二

學士條　唐高祖武德初在秦府文學館（應刻翰林志作唐太宗始於

近事會元考證　二

秦王府開文學館 案舊紀開文學館乃武德四年太宗在秦府事 此本脫）太宗貞觀初（鮑本太宗下有二字）

初國朝修梁陳舊事　睿宗朝初改爲翰林待

詔（案乾封已後始號北門學士某某爲之 則天朝睿宗朝則某某元宗初改爲翰林待詔 據此則）睿宗之說至元乃爲學士別建學士院於翰林之南（鮑本下有翰林）

德宗朝北翰林始兼學士之名（鮑本不作德宗朝北院）

大學士條　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舊紀作大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 四字當作 補此不脫）

翰林院承旨條　其院左右銀臺門內也（按舊志在右銀臺門內）故當設

當代四人（舊志作當代四人）文士入禁中（舊志作文士爲藥）

乙廢翰林學士條　德宗不許（舊傳此字不許二字 鮑本補）

花磚條　冬中以日影及磚爲入直之候（作日影及磚）

官誥沿革條　李恩翰林舊規云（按翰林舊規李恩作 見唐志崇文總目）宰相使相官（用作楊鉅爲翰林學士院舊規）

四禁條　命書起草（鮑本作起草進書）

制名條　行誅討拜免三公宰相（鮑本拜免上有行字作大）雙日起草

雙日宣機務急速亦雙日（鮑本下有亦字 下脫用字）

書詔名條　凡將相告身用金花五色綾紙其式小番用

五色麻紙（鮑本凡將相告身用金花五色綾紙所司印 凡吐蕃贊普書及別錄用金花五色綾紙上用印 白檀香木真珠瑟瑟鈿函銀鎖 及別錄用五色麻紙 紫檀香木函 其外自有香 以五色綾紙 銀鎖 並不用印）

近事會元考證　三

（案其式小番當指蕃番軍長吐番宰相之類 上脫吐蕃贊普一段）

小三昧大三昧條　出銀臺門乘馬（鮑本銀臺下脫門字 按唐兩京城坊考 大和門北爲左銀臺門 西面二門北右銀臺門之北故草制其間者因名北門學士 翰林院在銀臺門）

改官名數條　內史省爲中書省（舊志作內史省 省作內書省）改治書御史爲御史中丞（舊志作治書侍御史）

右郎中爲承務郎（舊志作右司郎中爲承務郎 此作左誤）

下有中字中字誤 省監二字誤

改太監爲太監 內府監（舊志此作內侍省 太監字誤）少府爲內府監（舊志少府下有監字 北脫）

主政爲主事 給事爲中書舍人（舊志給事）內侍監爲內侍省（舊志）

文武部等級依舊條　正月（舊紀在三月）

閣老條　尚書丞郎相呼爲曹長（毛本丞郎下有郎中二字）員外郎御

史拾遺(毛本拾遺作遺補)
諫官爰條 爰患略同臺中則糾舉省中多士(毛本作務)
(可證多士作多事)
諸使職條 于外則命使臣(毛本下外字上有小二字) 於是有爲使則
(毛本無有字) 有佩印至三十者(毛本作 [illegible]) 今在朝太清
宮至此共大略([illegible])

監庫二字有時而置十六官內外悉詔之使(毛本官字悉上有 [illegible])
(字則毛本脫而此猶存 悉詔作詔悉)
掛項橋條 尙書省東南隅(王刻隅作隅誤)
氷廳條 時呼祠爲氷廳(王本作祠部 呼爲氷廳)
御史條 常參則殿中分班(毛本分班作知) 殿中得立花磚(毛本花磚 [illegible])
(上有 [illegible] 字)
御史哄堂條 凡御史上臺絕言笑有不可忍雜端大笑
合座皆笑謂之哄堂不罰(毛本上臺作上堂 合座上有則字 謂之哄堂不罰作謂之)
(哄堂不罰 據 [illegible])
六軍將軍兼大夫條 寶應元年(案寶應宜改廣德 廣德元年即寶應二年也)
六將軍兼大夫(六下脫軍字)
郎中員外郎授刺史條 唐太宗永泰二年(代誤爲太)
內允條 永徽二年(舊紀在三年)
十使巡察條 景龍二年(舊紀在三年)
司封條 開元二十四年九月改尙書主爵爲司封(案舊書 [illegible])
司天臺條 自漢渾儀監(案自漢二字衍) 乾元二年(舊志作元年 舊紀同)
同正員條 永徽四年(舊紀在六年)
致仕給半祿料條 以太子太師蕭昕(舊書作太子少師)
致仕官在本品上條 參朝之官宜在本品之上(據舊紀官當作 [illegible])

(日本品下有見任二字)
天策上將條 如天策上將(舊紀作加天策上將 如字誤)
都統條 或總五道(或總三道 據舊志上將 [illegible]) 許徐州以康成訓(承誤)
成
防禦使條 行則建節封(據舊志封當作樹)
神策軍條 天福三年(福當作寶)
都部署條 襲州張景達(景當作敬)
卷三
夾寨條 乃於東山口築道(據舊傳東下脫門字)
十指揮爲一軍條 唐明宗(據此上脫後字) 左右羽林軍(據舊紀左右作 [illegible])
武官不得轉文官條 六月(舊紀在正月 六字誤)
南郊賞給條 及諸州共賜十八萬端匹(舊紀作及諸軍兵十八萬段匹)
出兵名數條 千人置總管一人(舊志作千人置子總管一人 五千人置總管一人)
(人此脫 九字)
聖節賜宴素食條 開成四年(舊紀在二年)
南曹檢覈條 乃上三銓推中署書(申誤)
小銓條 稗書紀綱(舊志紀綱作綜述) 俱爲員外分掌之(舊志作典員外)
修唐書成條 張道等(路字 [illegible] 上脫)

三傳三史科條 禮部奏請置三傳三史科(舊紀作諫議大夫殷侑奏)
(禮部與請置三傳三史科)
置義條 唐德宗貞元二年(據舊紀在憲宗元和二年 此誤)
兩都龍貢舉條 唐代宗永泰十年(舊紀在大曆十年 此誤)
兩都與選條 唐代宗寶應二年(舊紀在廣德二年 此誤)
開元禮條 撰成百十五卷(舊紀作百五十卷)
用公孔子廟條 令國子監學(舊紀無監字 衍)
賜諸道公用糧草條 周世祖顯德六年(宗誤)
稅有省耗條 則輸二升(舊傳升作斗)
估折支條 皆以不甚資用者給之名曰雜附物(據舊 [illegible] 雜附二 [illegible])

(舊作 [illegible] 收正)
借京城富商錢條 不過一二十大富(商 據舊志作 [illegible] 宜改)
刺史進奉條 皆說刺爲餘又進奉(據舊志 [illegible])
稅竹木茶漆及常平鹽條 唐代宗永泰四年(舊志在德宗建中三年)
年
復香茶法條 復開元之制(舊紀作貞元 開字誤)
稅間架算除陌條 或兩者(據舊志兩下脫字) 有交易了用牙者
(不了 誤) 投狀自牽(牽集 誤) 公私所入(私家 誤) 正月放龍(放誤)
羽林大盈庫條 貢臣貪權(舊傳貢作賈)
卷四

霓裳羽衣曲條 會西京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作河西 [illegible])
(西節度使楊敬忠 霓裳羽衣曲) 嫣然縱逝游龍驚(長虞集 此下有 [illegible])
(與聽霓裳羽衣曲 欲生二句) 唳鶴曲終長引聲(此下有 [illegible] 作見十九韻) 楊氏創聲君
進譜(此下有君言 舞七韻)
涼州條 始于宮商(張刻傳信記作始于宮散于商) 莫不根蒂于宮商也
(張本作莫不根抵 蒂于宮商也)
西涼州曲條 僅半歲(王刻剔數作既至半載) 吹今道調涼州是也
(王本作曲 調涼州)
傾杯樂條 有數拍不均(錢刻樂府雜錄句上有內字) 拍不中其節(錢本依和 [illegible])
(無其節二字) 上瞋目顧之(錢本作上瞋目視之) 一日而卒(錢本 [illegible] 改日爲 [illegible])
道調子條 上誤謂曲拍之(錢本作 [illegible]) 轉成此曲(錢本作 [illegible])
咷老子條 樂府錄云(按此條見樂府雜錄 內當脫雜字)
離別難條 士人陷冤獄([illegible]) 有妻配入掖庭其夫
本善吹篳篥([illegible])
如意娘條 樂府雜錄云(按此條不見 [illegible])
君臣相遇樂條 樂府錄云(按今本 [illegible])
夜半樂條 正半夜斬長樂門關([illegible])

京師平兵夜半新聲原製夜半樂京二曲

荔枝香條　天寶四載毛刻作天寶十四載按太真外傳天寶四年七月冊女道士楊氏為貴妃又十四年六月一日上幸華清宮乃貴妃生日則為十四載無疑

春鶯囀條　教坊錄云錄記誤命樂工白鳴達寫之王刻教坊記作白明達

大唐雅樂條　合三十一曲八十四調按通考樂四全載此段三十一曲作三十二曲又樂二大唐雅樂合四十八曲八十四調

左教坊條　教坊錄云錄記誤左教坊在延正坊王本作延政坊按兩京城坊考光宅坊下引教坊記亦作延政坊

宜春院條　教坊錄云錄記誤

七德舞條　今來一百九十載具舞今來作爾來天下至今歌舞之此下有歌七德舞七德三十七字

舞馬條　又施三層寶牀唐志寶牀作板

梨園子弟條　有一聲聲下脫誤字

雅歌雅聲俗音條　銓敘前後所用樂章為五奏唐志奏作卷下各一奏亦作卷

曲破條　其曲之徧聲處名入破錢本作此曲徧繁聲名入破按陳氏樂書唐明皇天寶中樂章多以邊地名曲如涼州甘州伊州之類曲終繁聲名為入破又通考樂二凡曲終必雅聲霓裳羽衣曲將畢引聲益緩則曲終繁聲凡樂如是此作聲字誤當作終錢本亦誤

羯鼓條　注都曇狀腰而小者腹取指鼓也錢刻羯鼓都曇鼓似腰鼓

鼓而小答腰鼓者即指鼓也按校注太平廣記引此注作狀帶作腰御覽亦作腰鼓按通考樂部羯鼓狀南天竺之器狀也其狀似漆小又容雞鼓其龍茲物之器也其制如羯鼓抑又頗而短以指揩之其聲甚震亦謂之揩鼓也

琵琶名條　傳載云唐字脫自上而下謂之琵自下而上謂之琶錢本作自下而上謂之琵自上而下謂之琶按風俗通以手琵琶因以為名推手前曰琵引手卻曰琶把則北誤當依錢本改

調啞鐘條　謂之啞鐘唐志此句脫

發兆戲條　神龍二年舊紀在元年此誤

神都條　神龍元年舊志在光宅元年此誤

汴州衙為天帝宮條　天福三年舊紀在二年天帝宮舊紀作大寧宮

單于都護府條　改交雲中都護府按舊紀衍交字

築長安羅城條　三千日畢功按舊紀千作十

卷五

婦人乘檐子及禁斷條　幾莽羅帷羅誤帷宜據舊志改

兜籠條　易于檐負擔據誤

婦人纔搏鞋條　規制亦重規誤觀宜據舊志改

皆要親迎輿樂條　備諸六親禮誤親宜據舊志改下俚庸鄙里誤俚

公主事舅姑條　王珪子敬直敬誤欽動修法制脩誤循

貴妃條　天寶三年八月舊紀在四年太真外傳作七月

改岳山名條　請改吳山為華岳華岳為泰山舊志岳俱作山

五嶽封王條　至開元十二年按舊志二為三之誤封中嶽為司天王舊志中嶽下脫為中天王南嶽六字舊紀同

天下減廢佛寺及僧條　由是天下拆寺四千五百餘所舊紀五百作六百還俗僧尼二百六萬五百舊紀二百作二十勒大秦穆護袄二千餘人舊紀袄作袄二作三

再廢寺條　三千六百三十六所舊紀千作萬

臨節條　近日浮薄之後舊紀後作徒此誤

雜錐條　有眾二萬舊紀作二十萬

甘露事條　太和元年本紀在九年此誤

鄭州僕射陂條　為太保陂按舊紀此下脫叢僕射陂六字靖因以為名舊紀靖作故此誤

格十八卷條　各格十八卷舊志作以為格十八卷

畢敕條　于宮城門之外右之外二字倒勒因徒于闕前舊志勒下有集字

匭條　及直諫評者投之西南按舊志直下脫言字西誤南以識官收表疏舊志作以收天下表疏

刑統條　進新刪定大周刑統舊紀作新刪定刑統此誤

斷獄禁樂條　上進蔬食按舊紀上有宜字為下有食字

赦書一本在內條　赦書須內一本據舊紀內上有留字

表狀奏制條　正月三月舊紀在

制敕用黃紙條　二月舊紀在三月

沙門島條　罪妄友覡覡字誤舊紀作覡下同

配衙前安置條　十月舊紀在十一月

貶虔州條　神龍六年舊紀在二年此誤

吳元濟條　置為軍職舊傳置作署此誤蔣以少誠意舊傳蔣作蕭乃偽置少陽攝副使舊傳置誤年二十五舊傳二作三

黃巢條　斬巢黃揆秉三人黃字衍舊傳作斬巢及鄴揆等七人

近事會元考證終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近事會元五卷宋李上交撰上交貫里人始末未詳是書成於嘉祐元年前有上交自序陳振孫書錄解題曰近事會元五卷李上交撰自唐武德至周顯德雜事細務皆紀之錢曾讀書敏求記曰上交退隱鍾陵尋近史及小說雜記之類凡五百事纂爲五卷目曰近事會元唐史所失記者此多載焉此本末題萬歷壬辰元素齋錄副本猶明人舊鈔卷數與二家所記合其紀事起訖年月與振孫所言合條數及自序之文亦與曾所言合蓋即原本惟振孫以爲皆記雜事細務今覈其書自一卷至三卷首載宮殿之制次儀與服之制次職官制軍制其次亦皆六曹之掌故四卷爲樂曲爲州郡沿革惟五卷頗載瑣聞然如婦人攜子兜籠氈轝氈親迎轝樂障車公主事姑舅公主賜謚山川岳瀆封號國忌行香上元點燈散從親事官處士謚先生律格赦書投匭刑統律令死罪覆奏斷獄禁樂逐旬問罪人表狀書奏制敕及始流沙門爲始配衙前安置始貶厓州諸條亦皆有關於典制大抵體例在崔豹古今註高承事物紀原之間其中如霓裳羽衣曲考證亦極精核不可徒以雜事細務目之振孫殆未詳核其書但見其標題列論如雲仙雜記清異錄之式遂漫以爲小說類

近事會元跋

近事會元五卷宋李上交撰上交貫里人宋志通典類上交所著書有豫章西山記二卷廣西郡邑圖志一卷樂府記一卷柴先生脈訣一卷今皆亡佚此書據上交自序稱退寓金陵尋近史及諸小說雜記之類起唐武德迄周凡五百事纂爲五卷題名曰近事會元今考此書採摭唐書及五代史居十之八所引雜記之書寥寥無幾亦有不諳開元始之義者其中複出者三條第一卷佩魚一事第二卷殿中省一事御史中丞一事皆紀志互引失於檢核然所引據有足證今史之譌舛者如唐本紀景龍二年四月修文館增置大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此書則作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唐職官志改殿中省爲中御府丞爲大夫此書則作殿中省爲中御府監爲太監丞爲大夫唐音樂志隋用黃鐘一宮惟扣七鐘餘五鐘虛懸而不扣據此書則作隋用黃鐘一宮惟扣七鐘餘五鐘虛懸不扣謂之啞鐘又陸贄乞廢翰林學士德宗不許今吳通元本傳德宗下注云闕文武德三年改內史省爲中書省今志誤爲內書省爲中書省龍朔二年改內侍監爲內侍省今志誤爲內侍省爲內侍監祕書省隸中書之下漢代藏書之所有延英閣殿內石渠之藏今志誤爲延閣周世宗顯德五年中書進新刪定大周刑統今本紀誤爲新定刪定大周刑統凡此之類皆可據以補正是書傳本甚稀錢氏熙祚刊入守山閣叢書內繼得萬歷舊鈔本彼此合勘計三百九十五條止四百七十事不合原書之數舊鈔本於三卷末列五目並注云闕則所失不止一條錢氏所爲校勘記第識兩本之異同其中譌脫多未訂正今與王君吾卿步君芴孫逐一校勘重爲考證付於各卷之末其原書則一仍錢刻之舊云光緒十一年乙酉四月十三日王灝謹識

近事會元卷一　　畿輔叢書

宋贊皇李上交撰

太極殿

唐高祖于隋義寧二年五月受隋禪改大興殿爲太極殿

翠微宮 長安本太和宮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四月營太和宮於終南山尋改爲翠微宮

玉華宮 坊州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七月建玉華宮于坊州宜君縣之鳳皇谷

玉華寺

唐高祖永徽二年廢玉華宮爲玉華寺

八關宮　合璧宮 洛陽

唐高宗顯慶五年四月造八關宮於東都苑內五月復改爲合璧宮

天宮寺 洛陽

唐高祖潛龍時舊宅

蓬萊宮 洛陽

唐高宗龍朔二年四月造

乾元殿 洛陽

唐高宗麟德二年三月造

紫桂宮 洛陽

唐高宗儀鳳四年五月造于河池之西

龍尾道　含元殿 長安

唐高宗咸亨元年三月改長安蓬萊宮爲含元殿側有龍尾道自平堦至地凡詰曲七轉曰丹鳳門北望宛如龍尾下垂于地兩垠欄悉以青石爲之至今石柱猶有存者

萬年宮　九成宮 長安

唐高宗永徽二年九月改九成宮爲萬年宮

集賢殿　麗正殿　集賢殿書院 長安

唐明皇開元十三年四月改集仙殿爲集賢殿改麗正殿書院爲集賢殿書院

廣花萼樓　勤政樓　築夾城芙蓉園 長安

唐明皇開元二十年六月長安廣花萼樓前面題曰勤政樓又築夾城芙蓉園

太清宮

唐明皇天寶二年九月敕譙郡紫極宮宜準西京爲太清宮

觀風樓 長安

唐明皇天寶八年四月於華清宮作觀風樓

再廣長安夾城 長安

唐德宗貞元十二年八月廣夾城

華清宮　温泉宮 長安

唐明皇天寶六載十月改温泉宮爲華清宮

紫極宮

唐明皇天寶二年諸州置紫極宮

集靈臺　長生殿 長安

唐明皇天寶元年十月新成長生殿名曰集靈臺以祀天神也

明皇歸西內　興慶宮 長安

唐肅宗上元元年七月上皇自興慶宮移歸西內李輔國遷之興慶宮即南內也

延英殿

唐傳載云肅宗以苗晉卿年老艱步故設之也後來臣僚得詣便殿多以私自集希求恩寵欲進其身以此爲望焉

都亭驛　上元驛 汴梁

晉高祖天福五年八月改東京之上元驛爲都亭驛

至德宮 洛陽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六月以舊宅爲至德宮

紫宸殿　萬歲殿

周世宗顯德六年十二月改內萬歲殿爲紫宸殿

改宮殿門名 洛陽

唐哀宗天祐二年五月延喜門改爲宣仁門重明門改興教門長樂門改光政門光範門改應天門應天門改爲乾元門宣政門改爲敷政門宣政殿改爲貞觀殿日華門改爲左延福門月華門改爲右延福門萬壽門改爲萬春門積善門改爲興善門含章門改爲膺福門含淸門改爲延義門金鑾門爲千秋門延和門爲彰善門

帝王服赤黃袍彩

唐太宗貞觀中制翼善冠朔望視朝以常服及帛練裙襦

通著之若服袴褶又與平巾幘通用著于令其常服赤黃袍衫折上頭巾九環帶六合靴皆起自魏周便于戎事自貞觀已後非元日冬至受朝及大祭皆常服而已志云中宗景龍二年七月太子左庶子劉子元進議曰燕服蓋古之褻服也今亦謂之常服江南則以巾褐裙襦北朝則雜以外國之制委自北齊有長帽短靴合袴襖子朱紫元黃各任所好雖謁見君上出入省寺若非元正大會一切通用高氏諸帝常服緋袍隋代帝王貴臣多黃服文綾袍烏紗帽九環帶烏皮六合靴百官常服同于匹庶皆著黃袍出入殿省天子朝服亦如之惟帶加十三環以爲差異蓋取其便事其烏紗帽漸廢貴賤通服折上巾其制周武帝建德年所造也晉公宇文護始命袍加下襴及大業元年煬帝始制詔吏部尚書牛宏等憲章古則創造衣冠自天子逮于胥吏章服皆有等差始令五品以上通服朱紫已後用兵及車駕行幸百官雖服袴褶而軍間不便六年復詔從駕涉遠者文武官等皆戎衣貴賤異等雜用五色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已下兼用緋綠胥吏以靑庶人白屠商皂士卒黃武德初因隋舊制天子讌服亦名常服唯以黃袍及衫後漸用赤黃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黃爲衣服雜飾

幞頭　帽子　腰帶　靴　公服

右五事上官詳前帝王服色赤黃之說下文幞頭乃烏紗帽耳當時必垂其帽之餘者故前說云漸廢是廢其制度也又云貴賤通服折上巾只是以其帽之餘帛折而上繫之俗謂幞頭小腳以便事也但謂無巾子時爲帽圍其頭也有巾子時爲巾也今之小紗帽子者亦以因幞頭而生其制又去其巾子耳何者其帽之餘帛亦折而上繫之俗曰帽爲是也腰帶乃是九環十三環帶也言環即今之帶上金玉等名具也俗曰袴具言在袴具之上有眼目曰左眼是不忘其本存古之環象也環以佩魚袋算袋等也雜鞾即六合靴也以六片縫合而成公服即宇文護加襴之袍也

笏

唐高祖武德四年八月敕五品已上象笏三品已上前挫後直五品已上前挫後屈自有唐已來一例上圓下方曾不分別六品已下執竹木爲笏上挫下方

手巾　算袋　刀子　磨石　鞊韘

唐高宗上元元年八月又制一品已下並帶之武官欲帶者聽之睿宗景雲元年七月詔一品已下帶手巾算袋其刀子礪石等不許佩武官五品已上佩鞊韘七事七事謂佩刀刀子礪石契苾眞噦厥針筒火石也開元初復罷之

幞頭巾子

唐制云武德已來始有巾子文官名流尙平頭小樣者則天朝貴臣內賜高頭巾子呼爲武家諸王樣中宗景龍四年三月因內宴賜宰臣已下內樣巾子開元以來文官仕任多以紫皂官絁爲頭巾平頭子相效爲雅製開元十九年十月賜內供奉官及諸司長官羅頭巾及官樣巾子迄今服之也今宋朝所謂頭巾乃古之幅巾賤者之服

金銀銅魚袋　龜袋　特進佩魚　散職佩魚

唐高宗永徽二年五月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魚袋至咸亨三年五月五品已上賜新魚袋並飾以銀三品以上各賜金袋刀子礪石至垂拱二年正月諸州都督刺史並准京官帶魚袋至天授元年九月改內外所佩魚作龜久視元年十月職事三品已上龜袋並用金飾四品用銀飾五品用銅飾上守下行皆從官給神龍元年內外官五品已上依舊魚袋六月嗣王郡王特許佩金魚袋景龍三年八月令特進佩魚散職佩魚自此始也自武德已來皆從正員帶闕官始佩魚袋員外判試檢校自則天中宗後始有之皆不佩魚雖正員官得佩亦去任及致仕卽解去魚袋至開元九年張嘉貞爲中書令奏諸致仕許終身佩以爲榮寵以理去任亦聽佩魚

袋自後恩制賜賞緋紫例兼魚袋謂之章服因之佩魚袋服朱紫者甚衆

改銅魚袋

唐則天嗣聖元年詔五品佩銅魚袋中宗返正從舊

佩龜

唐則天天授元年九月改內外官所佩魚作龜

乘輿袴褶非帷用赤黃

唐明皇天寶六載禮儀使太常卿韋縚奏舊用紫今請依御袍赤黃色敕從之

銀菟符

隋義寧二年三月封唐祖爲相國總百揆四月停竹使符頒銀菟符於郡國也

銀魚符

唐高祖武德元年九月改銀菟符爲銀魚符也

笏囊

唐傳云故事皆搢笏於帶而後乘馬開元二十四年宰相張九齡體羸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笏囊之設自九齡始也

腰輿

唐則天神功元年幸萬安山玉泉以山徑危欲御腰輿而

上以王慶誅而止

皇親禁人出入掖庭

唐明皇開元十年九月禁諸王公主駙馬外戚家除非至親以外不得出入門庭妄說言語

親試舉人

唐高宗顯慶四年二月上親試舉人凡九百人內五百人登上第

眞宰相

唐高祖武德初至長安四年已前僕射並是眞宰相

專知樞密

唐太宗貞觀十六年正月岑文本爲中書侍郎專知樞密

知門下省

唐太宗貞觀十六年鄭國公魏徵爲太子太師知門下省事

同中書門下三品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三月以兵部尚書英國公李勣爲太子詹事同知中書門下三品

參預朝政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八月以刑部尚書張亮參預朝政

左右相

唐明皇天寶元年二月侍中爲左相中書令爲右相

宰相以平章事爲名

唐高宗永隆二年以中書侍郎郭正一與郭待舉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此官自正一始也

參知機務

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正月以崔仁師爲中書侍郎參知機務

僕射始帶同中書門下

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高宗嗣位至七月以李勣爲尙書右僕射爲中書門下三品

參知政事

唐高宗顯慶四年五月以兵部尙書任雅相度支尙書盧承慶並參知政事

平章事

唐高宗永淳二年四月上謂參知政事崔知溫曰郭正一郭待舉等歷任尙淺且令預聞政事未可與卿等同名稱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者遂以平章事爲名

文昌臺　鸞臺　鳳閣　左右肅政臺

唐則天光宅元年九月改尙書省爲文昌臺左右僕射爲文昌左右相吏部爲天官戶部爲地官禮部爲春官兵部爲夏官刑部爲秋官工部爲冬官門下省爲鸞臺中書省爲鳳閣御史臺爲左肅政臺專知京師百官及監諸軍旅并承詔出使更置右肅政臺專知諸州按察

鸞臺侍郎　都臺　麟臺　控鶴

唐則天垂拱元年二月改黃門侍郎爲鸞臺侍郎文昌都省爲都臺秘書省爲麟臺左右監門率府爲控鶴禁衛率府至神龍二年二月詔並依舊依永淳已前官名

賜宰相生日器幣

晉少帝天福六年七月賜宰臣馮道生辰器幣道辭以幼失父母不記生日堅讓不受生辰賜物始此也

前八司

唐志云吏兵禮部考功都省御史臺中書門下謂之前八司其餘則曰後行

中書草制

唐憲宗元和八年前朔方靈鹽節度使王佖爲右衛將軍凡將相出入翰林草制謂之白麻至佖詔中書草制因爲例也

沙堤長安

唐李肇國史補云拜宰相禮絕班行府縣塡路自私第至于子城東街名沙堤

火城

李肇國史補曰宰相元日冬至立仗大官皆備珂繖列燭有五六百炬謂之火城宰相將至則皆滅以避宰相也

兩省　四孔炙　宰相判官　廳脚　撓額褁頭

唐盧氏雜說云諫議無事不入宰相每過入省有廚食四孔炙中書舍人時謂宰相判官宰相親嫌不拜知制誥爲廳脚又云不由三省直押中書舍人者謂之撓額褁頭

時政記

唐則天長壽二年姚璹奏以爲帝王謨訓不可暫無紀述若不宣自宰相百官無從得書乃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一人專知撰錄號曰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宰相之撰時政記自璹始也

堂老

李肇國史補云宰相呼爲堂老

政事堂

唐志云舊制宰相常于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房玄齡以他官兼政事者皆云門下省事宏道初裴炎爲中書令執朝政始移政事堂于中書省

內樞密使

唐宣宗大中十一年七月以飛龍使宮闈局令王歸長守

內侍省內侍知省事充內樞密使始也

崇政院

梁太祖開平元年以敬翔檢校司空改樞密院爲崇政院以翔知院事

廢樞密院

晉高祖天福四年四月先是桑維翰免樞機之務以劉處讓代之奏議多不稱旨俄而處讓丁母憂因以其印付中書樞密院由是遂廢

乞復置樞密院

晉高祖天福七年六月崩少帝登位至其年七月宰臣馮

道等表請復置樞密院初高祖之事後唐也親安重誨秉
政賞罰由己常惡之及卽位銳意廢罷一委中書至是道
等偕舉劇乞置不允

近事會元卷一終

近事會元卷二

學士　宏文館　麗正殿　集賢殿　北門　翰林
待詔　翰林供奉　翰林學士

翰林志云唐高祖武德初在秦府文學館擢杜如晦等十
八人皆以本官兼學士學士自此始也分三番更直宿閤
下時謂之登瀛洲太宗貞觀初置宏文館學士政條引入
講論明皇置麗正殿學士後改爲集賢殿書院學士亦草
書詔後來翰林書詔置學士集賢書詔乃罷初國朝修
梁陳舊事有中書舍人六員專掌詔誥雖曰禁省亦非密
切故溫大雅魏徵等雖時召草制未有名號又乾封中始

號北門學士睿宗朝初改爲翰林待詔又改爲翰林供奉
至開元二十六年乃爲學士別建學士院于翰林之南李
白韓翃輩在舊翰林院雖有其名不職其事德宗朝北翰
林始兼學士之名

大學士

唐中宗景龍二年四月修文館增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
員直學士十二員

翰林院承旨

唐志天子在大明宮其院左右銀臺門內也在興慶宮其
院在金明門內也西內院在顯福門也若在東都華淸宮
皆有待詔之所其待詔者有詞學經術合煉僧道卜祝術
藝書奕各別院以廩之日晚而退其所重者詞學武德貞
觀時有溫大雅魏徵李義府許敬宗等皆召入禁中
驅使未有名目乾封中劉禕之等以文詞召入待詔常于
北門候進止時謂之北門學士天后時蘇味道韋皆待詔禁
中中宗時上官昭儀獨當書詔之任睿宗時薛稷賈又當
此任元宗時張說等皆詔謂之翰林待詔王者尊極一日
萬機中外表疏批答或詔從中出宸翰所揮亦資其檢討
謂之視草故常設當代四人以備顧問肅宗至德已後天
下用兵制詔皆從中出於是擇人命曰翰林學士充選者

文士入禁中亦如中書舍人例置學士六人內擇年深德
重者一人爲承旨所以獨承密命故也德宗好文尤難其
選貞觀已後爲學士承旨多至宰相

乞罷翰林學士

唐德宗貞元初召吳通元兄翰林學士與陸贄俱爲上知
時相嫉忌贄性褊急屢於上前短通元又言平時工藝書
畫之徒待詔翰林比無學士只自肅宗至德後天子召集
賢學士于禁中草書詔因在翰林院待進止遂以名奔播
之時道路或預除改權令草制今四方無事制書分職宜
歸中書舍人學士之名理須停罷贄以通元援引朋黨禁
中吐力排己故欲罷之德宗不許

花磚　八磚學士

翰林志云學士院北廳有花磚道冬中以日影及磚爲入
直之候李程性嬾好晚入常過八磚乃至衆呼爲八磚學
士

鈴索

翰林志云學士院南北廳外各有鈴索人不敢輒入也

官誥沿革　命婦官誥用金花紙

李愚翰林舊規云舊例宰相使相官用五色背綾金花紙
節帥白綾金花紙命婦卽金花綾紙唐昭宗乾甯二年十

月李鋋自黔南節度授京兆尹兩度誥報中書使白綾紙
也

四禁

翰林志云命書起草其禁有四一曰漏泄二曰稽緩三曰
遺失四曰忘誤所以重王命也

書詔印

唐憲宗元和初置書詔印翰林學士院主之

制名　白麻　白麻不使印　雙日起草

翰林志云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行誅討拜免三公宰相
命將曰制並使白麻紙不使印也雙日起草隻日宣機務

急速亦雙日

書詔名　白藤紙　黃麻紙　青藤紙　五色

翰林志云凡賜與徵召宣索處分曰詔使白藤紙凡慰撫軍旅曰書使黃麻紙並使印也道場齋醮告詞文使青藤紙朱字謂之青詞凡諸陵薦告上表內道場嘆道文並使白麻紙凡將相告身用金花五色綾紙其次小番用五色麻紙並不使印

改年爲載

唐明皇天寶三年正月改年爲載

浴堂　金鑾坡

唐德宗雅尚文學學士輩又嘗詔對浴堂門移院於金鑾坡對御起草賦詩

內相

唐德宗貞元十一年雖有宰相而謀猷參決多出于翰林學士陸贄時人目曰內相

私臣

貞元十一年翰林學士陸贄曰學士乃私臣元宗初令待詔唱和文章而已物議是之

僕直

翰林志云初入學士當直之數外更有僕直各有等第數目

小三昧　大三昧

翰林志云學士每下直出門相謔謂之小三昧出銀臺門乘馬謂之大三昧如佛之去穢縛而自在也

內翰入院班次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八月詔翰林學士依入院先後爲班次唯承旨必居班首

後廢翰林學士院

晉高祖天福五年八月廢翰林學士院併歸中書舍人

端明殿學士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五月以馮道趙鳳並充端明殿學士學士之始命也

紫薇省　黃門省

唐明皇開元元年十一月改尚書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中書省爲紫薇省門下省爲黃門省

改官名數　司馬　長史　中臺　西臺

唐高祖武德三年三月改納言爲侍中內史令爲中書令給事郎爲給事中內史省爲中書省太宗貞觀二十三年六月改民部尚書爲戶部尚書七月改治書御史爲御史中丞改諸州治中爲司馬別駕爲長史治禮郎爲奉禮郎高宗顯慶元年改戶部爲度支龍朔二年改尚書省爲中臺中書省爲西臺僕射爲匡政左右丞爲肅機左右郎中爲承務吏部爲司列主爵爲司封考功爲司績禮部爲司禮祠部爲司禋膳部爲司膳主客爲司蕃戶部爲司元度支爲司度倉部爲司倉金部爲司珍兵部爲司戎職方爲司城駕部爲司輿庫部爲司庫刑部爲司刑都官爲司僕比部爲司計工部爲司平屯田爲司田虞部爲司虞水部爲司川尚書爲太常伯侍郎爲少常伯郎中爲大夫侍中爲左相黃門侍郎爲東臺侍郎給事爲中臺舍人散騎常侍爲左右侍極諫議大夫爲正諫大夫中書令爲右相侍

郎爲西臺侍郎舍人爲西臺舍人秘書省爲蘭臺監爲太史少監爲侍郎丞爲大夫著作郎爲司文郎太史令爲秘書閣郎中御史臺爲憲臺御史大夫爲大司憲御史中丞爲司憲大夫殿中省爲中御府監爲太監丞爲大夫內侍監爲內侍省太常爲奉常光祿爲司宰衛尉爲司衛宗正爲司宗太僕爲司馭大理爲詳刑鴻臚爲司文司農爲司稼太府爲外府少府爲內府監將作監爲繕工監國子監爲司成館博士爲宣業都水監爲司津監洗馬爲司經大夫家令寺爲宮府寺至咸亨元年十二月詔新改官名並仍依舊

文武部等級依舊

唐明皇天寶十一載正月改吏部爲文部兵部爲武部至肅宗至德二年十二月敕並依舊

殿中省

唐志云煬帝改殿中局爲殿內省唐高祖武德中改爲殿中省龍朔改爲中御府咸亨復改爲殿中省

秘書省

唐志云秘書中書之下漢代藏書之所有延英閣廣內石渠之藏又御史中丞在殿內掌蘭臺秘書圖籍後漢延熹二年始置屬大常寺掌禁中圖書秘文後併入中書至晉惠帝則置秘書寺掌中外三閣圖書梁又改寺爲省龍朔改爲蘭臺光宅改爲麟臺神龍中復爲秘書省也有二局

一日著作一日太史

閣老　曹長　院長

唐李肇國史補云兩省相呼爲閣老尚書丞郎相呼爲曹長員外郎御史拾遺相呼爲院長

諫官兼館職

後唐明帝長興四年七月李愚奏以著作郎尹拙爲左拾遺直史館諫官兼館職自拙始也

把麻閤句

唐嘉話錄云通事舍人宣詔舊例拾遺團句把麻者蓋謁者不知書多失句讀故用拾遺低聲摘句以助之及呂溫爲拾遺被喚把麻不肯去遂成故事拾遺不把麻自呂始也

螭頭下記言事

唐文宗太和九年十二月敕左右省起居賫筆硯及紙于螭頭下記言事

參酌院

唐穆宗長慶初以刑法太重每有司斷大獄又令給事中中書舍人參酌出入之百司呼爲參酌院

臺諫惜憎

唐李肇國史補云諫院以章疏之故憂患略同臺中則紏舉省中多士會趣不一故言遺補相惜御史相憎郎中相輕

諸使職

唐李肇國史補云開元已前于外則命使臣否則止自置八節度十採訪始有坐而為使者其後名號益廣於是有為使則重為官則輕故天寶末有佩印至三十者大歷中請俸有至千貫者今在朝太清宮太微宮度支鹽鐵轉運知院閑廄左右巡察監察館驛等使監倉監庫左右街外任則節度觀察諸軍押番防禦團練經略鎮遏招討権鹽水陸運營田給納監牧長春宮有時而置者則大禮禮儀會盟删定三司黜陟撫巡宣慰推覆覆糴會册立弔祭供軍糧料和糴此其大略經置而廢者不錄官內外悉謂之使舊為權臣所管州縣所理今屬中人者有之

省眼　南省舍人　振行　比盤　都公

唐李肇國史補云舊說吏部為省眼禮部為南省舍人考功度支為振行比部得廊下食以飯從者號比盤二十四曹呼左右司為都公

拗項橋 長安

唐因話錄云尚書省東南陽通衢有小橋相目為拗項橋言侍御史及殿中久次者至此必拗項西望南宮也

冰廳

因話錄云時呼祠為冰去聲廳言其清且冷也

御史　七貴

李肇國史補云御史故事大朝會則押班常參則殿中分班入閤則侍御史監奏蓋含元殿最遠用八品宣政其次用七品紫宸最近用六品殿中得立花磚綠衣用紫案褥之類號為七貴

御史哄堂

李肇國史補云凡御史上臺祗言笑有不可忍雜端大笑合坐皆笑謂之哄堂不罰

御史臺門北開

唐談賓錄云御史臺門北開蓋取其肅殺就陰之義故京臺門北開矣按北者故事云御史臺在宮城西南其門北開又故城御史臺亦北開龍朔中置桂坊為東朝憲府門亦北開然北都御史臺門南開當時創造者不經反於故事同時高宗以權宜加此設御史臺亦云耳又北開者或云是隋初移都之時兵部尚書李圓通兼御史大夫欲向省便之故開此門也

五院

唐尚書故實御史臺移白大夫已下至監察謂之五院也

御史裏行

唐太宗貞觀中馬周以布衣直門下省太宗命就監察御史裏行俄拜監察御史裏行始此

御史中丞

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七月改治書為御史中丞

宰相病坊　給舍病坊　監察御史病坊

唐兩京記時以秘監為宰相病坊少監為給事中中書舍人病坊秘書丞及著作佐郎為監察御史病坊言從職不任繁劇者當改入此省然其職在圖史非復喧卑故存好古君子厭趨競者亦求為之

六軍將軍兼大夫

唐代宗寶應元年授王仲昇為右羽林將軍兼御史大夫六將軍兼大夫自此始也

郎中員外郎授刺史

唐太宗永泰二年四月詔尚書省郎中授中州刺史員外郎下州刺史

內允　內史舍人

唐高宗永徽二年九月改太子中允為內允中書舍人為

內史舍人

太子賓客

唐高宗顯慶元年正月以許敬宗為太子賓客賓客始有也

十使巡察

唐中宗景龍二年八月遣十使巡察天下

司封

唐明皇開元二十四年九月改尚書主爵為司封

大理評事

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十二月大理寺置評事

殿前承旨改為殿直　密院承旨改為承宣

晉高祖天福五年四月詔以承旨名職最重除翰林承旨外殿前承旨改為殿直密院承旨改為承宣

司天臺

唐睿宗景雲二年自渾儀監改為太史監復為太史局乾元二年三月十九日敕改太史監為司天臺

州別駕

唐高宗永淳元年七月置

員外判試檢校

唐志云自則天中宗後始有之皆不佩魚

同正員

唐高宗永徽四年八月尚藥奉御蔣孝璋員外特置仍同正員員外同正員自蔣始也

醫學

唐太宗貞觀三年九月諸州置醫學

醫博士

唐明皇開元十一年九月天下諸州各置醫博士一人

致仕給半祿料

唐德宗貞元五年四月以太子太師蕭昕為工部尚書致仕給半祿料永為長式初致仕官只給半祿無料上加之

待老臣給半料自祈始也

授官舉人自代

唐德宗建中元年正月詔常參官及諸道節帥已下至大理評事等授訖三日於四方館上表讓一人自代其外官委長吏附送表至中書門下每官闕以舉多者授之

食實封

唐明皇開元十年十一月敕中書門下共食實封三百戶自源乾曜張嘉貞始也

致仕官在本品上

唐太宗貞觀二年九月詔內外文武官年老致仕抗表去

職者參朝之時宜在本品之上

待漏院

唐憲宗元和二年六月始置百官待漏院于建福門外

籠街喝道

唐文宗太和二年舒元褒上疏云元和長慶中中丞行李不過半坊今乃遠至兩坊謂之籠街喝道但以崇高自大不思僭擬之嫌

斜封

唐睿宗景雲元年八月以中宗時官爵踰濫因依妃主恩敕而受官者時謂斜封禁之

天策上將

唐高祖武德四年十月高祖以古官不稱秦王殊功乃別表徽號如天策上將

節將封王

唐明皇天寶九年五月封安祿山為東平郡王節將封王自此始也

使相

唐明皇天寶十五載六月授崔圓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蜀郡長史劍南節度如故使相始也

驃騎大將軍

唐高宗顯慶七年九月初置驃騎大將軍官為從一品

觀軍容使

唐肅宗至德中令魚朝恩監軍事九節度討安慶緒于相州郭子儀李光弼名齊功敵不立統帥以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朝恩始也

元帥　副元帥

唐志天寶中安史之亂肅宗討賊以廣平王為天下兵馬元帥即代宗也又以郭子儀李光弼隨其方面副之號副元帥代宗即位又以雍王為之即德宗也自後不置至昭宗以輝王為之即哀帝也

都統

唐肅宗乾元中置之或總五道至上元末省至宣宗大中之後討徐州以康承訓討黃巢以荊南王鐸皆號為都統

招討使

唐德宗貞元末置之其後隨用兵權置兵罷則停之

防禦使　團練使　守捉使　并副

唐肅宗至德後中原置節度使又大都要害之地置防禦使治軍事刺史兼之不賜旌節至上元後改防禦使為團練守捉使又與團練使兼置防禦使名前使各有副使判官皆天寶後置唐志曰親王總戎曰元帥文武總統曰總

管以奉使言之則曰節度使若大使旌節賞木契以行元宗天寶中緣邊禦寇之地置八節度使受命之日賜之旌節謂之節度使得以專制軍事行則建節封疏外任之重無踰此焉有副使一人行軍司馬一人判官二人掌書記一人參謀無員數皆天寶後置之中原則無要上有也

神策軍　宦官主兵

唐昭宗天福三年宰相崔允奏曰高祖太宗承平時無內官與軍旅自天寶已後宦官寖盛貞元元和分羽林衛為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令宦官主之唯以二千人為定制自是參掌機密遂至內務百司皆歸宦者上下彌縫共為

不法

都部署

後唐末帝清泰三年五月三日以晉州張敬達為副總管充西北番馬步都部署始此也

刺史治軍　軍鎮名節度額　觀察

唐志曰肅宗至德之後中原用兵刺史皆治戎軍遂有防禦團練制置之名要衝大郡皆有節度之額寇盜稍息則易以觀察之號也

觀察使奏刺史

唐文宗太和三年十一月敕文刺史分憂得以專達事有違法觀察使然後奏聞

左右千牛

唐高宗顯慶五年三月始有左右千牛

近事會元卷二終

近事會元卷三

鴈子軍

唐昭宗景福元年朱瑄叛于兗鄆募勇士數百號雙鴈子頰立爲鴈子都時朱全忠聞之亦選數百人號爲落鴈都署朱漢賓爲軍使故人呼朱落鴈

夾寨

梁太祖開平四年五月發山東民饋糧於潞州以敵後唐數爲唐將周德威抄襲運路頗艱乃於東山口築道連接爲柵以通餉道自是梁軍保之謂之夾寨

破夾寨

近事會元卷三　一

梁太祖開平四年乃唐天祐五年也蓋後唐不改年號莊宗率親軍抵梁城以李嗣源李存璋王霸進軍斫燒夾寨爲道嗣源壞夾寨梁軍投戈南奔

舂磨寨

唐僖宗廣明三年六月黃巢與蔡宗權合縱兵掠陳許蔡人倂骨爲食謂之舂磨寨碎骨也

殿前諸班

周世宗顯德元年自高平之役覘諸軍未甚嚴整遂有退志至其年十月命本朝太宗皇帝一槩揀驍健者爲殿前諸班遂有散員指揮內殿直散都頭鐵騎控鶴之號汰去老弱者

兵丁指揮爲一軍

唐明宗長興三年三月以神捷神威廣捷諸軍左右羽林軍分四十指揮每十指揮爲一軍置都指揮使一員

大將受命

唐志云大將出軍征討皆告廟受鉞辭齊太公廟訖不宿於家

姑息戎臣

唐穆宗馭軍未得其要常云宜姑息戎臣即位之後至長慶詔軍士死王事三周年不得停衣糧先於所州留使錢

近事會元卷三　二

近事會元卷三

內每貫割二百文助軍初傾府庫給賞長行所獲人至鉅萬非時賜與不可勝紀故軍旅益驕法令益弛戰則不克而國危也

監軍有印

唐德宗貞元十一年五月鑄河東監軍印自王定遠始也

武官不得轉文官

唐僖宗廣明元年六月詔今後武官不得轉文官所冀轅輪各適其用其內司不在此限

南郊賞給

唐德宗貞元六年十一月內南郊禮畢宣赦後立仗將士及諸州其賜十八萬端匹南郊賞給始此

出兵名數　贊軍定例

唐志云凡將帥出行兵滿一萬人巳上置長史司馬倉兵胄三參軍五千人巳上減司馬諸軍各置使一人五千人巳下各置副使一人一萬人巳上置營田副使一人每軍皆有倉兵胄三參軍其橫海高陽唐興恒陽北平等五軍皆本州刺史爲使凡鎮皆有使一人副使一人一萬人巳上置司馬兵倉胄三參軍五千人巳下減司馬凡諸軍鎮每五百人置押官一人千人置總管一人凡諸軍鎮使副以上四年一替總管以下二年一替押官隨軍替

近事會元卷三　三

百官廊食　入閤賜食

後唐明宗天成初以亂離之前常參官每日朝退賜食廊下謂之廊食自乾符後經費不足輟每日之賜至是遇入閤即賜

入館

後唐明宗天成四年四月司業張溥請復舊八館以廣生徒按六典監有文學國子太學四門律學書學溥言誤矣

聖節獻物及天下賜宴

唐明皇開元十七年八月五日上生辰宴百僚于花萼樓百寮表請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王公巳下獻鏡及承露囊天下諸州咸令宴樂休假三日仍編于令

聖節賜宴素食

唐文宗開成四年八月詔慶成節朕之生辰天下賜宴庶同歡泰不欲屠宰非信向空門恐中外臣庶不諭朕意宜設齋筵自今宴會蔬食任陳脯醢

罷元會

唐德宗貞元二年正月罷元會爲歲饑也又貞元十八年正月朔以大雪罷元會又憲宗元和十一年正月朔不受元會以宿師於野也

休假追遊爲樂

近事會元卷三　四

唐明皇開元二十五年詔旬節休假並不須入曹司任追勝爲樂

燒尾

唐中宗景龍三年蘇瓌除右僕射舊例公卿大臣初拜官皆許獻食名曰燒尾宗晉卿謂瓌曰何不燒尾瓌奏中宗曰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臣不稱職所以不敢燒尾

南曹檢覆

唐志云員外郎一人掌判南曹謂在銓曹之南也每歲選人將課必由之覆其實乃上三銓進申署焉

小銓　小選

唐志云內外官吏則有假寧之節行李之命策書紀績功賞殿最其員俱爲員外分掌之郎中一人掌小銓亦分爲九品通謂之行署以其在九流之外故曰流外銓亦曰小選其較試銓注與流內銓略同也

雕印周儀二禮公穀二傳

漢隱帝乾祐二年五月于國子監置也

修唐書成

晉少帝開運二年六月監國史劉昫張昭遠等修唐書二百三卷上之

罷發解官員

近事會元卷三　五

後唐明宗長興三年詔選人文解不合式罪發解官員

九經印板

後唐明宗長興三年二月中書奏乞依石經文字刊九經書印板從之

三銓為一銓

後唐明宗天成四年十月併吏部三銓為一銓也

置南曹

唐文宗開成二年六月吏部奏長定選格請加置南曹郎中一人別置印一面從之

三傳三史科

唐穆宗長慶三年三月禮部奏請置三傳三史科從之

墨義

唐德宗貞元二年十二月禮部舉人試罷口義試墨義十條

通典

唐德宗貞元十七年淮南節度使杜佑進通典凡九門二百卷

帖經

唐明皇開元二十五年三月敕今後明經帖十通五品已上口問大義十條取通六品已上仍答時務策三道取粗有文理者及進士停帖小經宜準明經例試大經十道通四然後從試雜文及策訖送中書門下詳覆

兩都罷貢舉

唐代宗永泰十年罷兩都貢舉皆集上都

兩都舉選

唐代宗寶應二年七月楊綰知東京選貢至知東都舉兩都分舉選自此始也

制舉詩賦

唐明皇天寶十三年八月上御勤政樓試四科制舉人策外加詩賦各一首自此始也

不充鄉貢

唐明皇天寶十二年七月詔舉人不得充鄉貢皆補學生

四部書

唐明皇開元盛時有四部諸庫書謂甲乙丙丁之次

禮部掌舉人

唐明皇開元二十四年三月始移考功貢舉遣禮部侍郎掌之

開元禮

唐明皇開元十四年五月進集賢院學士蕭嵩始奏起居舍人王仲邱撰成百十五卷名大唐開元禮二十年九月

頒所司行用

明經加帖　進士試雜文

唐高宗時侍御史劉思立遷考功員外郎始奏請明經加帖進士試雜文自思立始也

國子監

唐高宗龍朔二年正月初置國子監也

頒五經正義于天下

唐高宗永徽四年三月頒孔穎達五經正義于天下

重撰晉書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詔房喬褚遂良重撰晉書於是奏許敬宗來濟陸元仕劉子翼令狐法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八人分撰以臧榮緒書為諸晉書主參考諸家甚詳然多浮詭細碎為學者所譏唯李淳風天文之類最佳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遂總題曰御撰凡一百三十卷

周公孔子廟

唐高祖武德二年六月令國子監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致祭

選部高等　藍縷

唐高祖太宗武德貞觀初因隋制以吏部典選役人滋多

判目近復乃採經籍古義假設甚隱言以試之唯恐選人之知通者謂之高等弱者謂之藍縷

賜諸道公用糧草

周世祖顯德六年二月詔賜諸道公用糧草有差

稅有省耗

漢隱帝乾祐三年十一月平章事王章與郭威楊邠等聚斂太過時論非之時下令民稅每斛別輸二升名曰省耗百姓苦之

估折支

漢隱帝乾祐三年中樂臣王章與楊邠不善儒士郡官月俸皆以不甚資用者給之名曰雜閑物仍命高價估定旋又加之曰擡估尚未滿其意時更增之

轉運判官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以劉審交為鄢紹宏下轉運判官始此

添蠶鹽錢增麴價

後唐末帝清泰二年正月三司奏增添也

發運判官

晉高祖天福六年十二月兩浙錢元瓘卒史云元瓘起家先為鹽鐵發運判官也

三司使

後唐明宗長興元年八月始以許州節度使張延朗為兵部尚書充三司使也

借京城商錢

唐德宗建中三年四月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以軍興庸調不足請借京城富商錢大率每商留萬貫餘並入官不過一二十大商則國用濟矣詔下大索京城纔得八十萬貫又少尹韋禎乃逼索之止及二百萬貫時判度支杜佑曰今用月費一百餘萬貫若獲五百萬貫纔可支給也

鹽鐵兼轉運使

唐代宗寶應元年以劉晏爲戸部侍郎京兆尹度支鹽鐵轉運使鹽鐵轉運自晏始也

鄉里鄰保坊村

唐高祖武德七年令云百戸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五家爲保在邑居者爲坊在田野者爲村

諸道節帥進奉

唐志云德宗興元初克復京師後府藏盡虛諸道初有進奉以資經費復時有宣索其後諸賊既平朝廷無事常賦之外進奉不息韋皋劍南有日進李兼江南有月進杜亞揚州劉贊宣州王緯李錡浙西皆競爲進奉以固恩澤貢

入之奏皆曰臣於正稅外方圓亦曰羨餘節度使或託密旨乘此盜貿官物諸道有謫罰官吏入其財者優刻祿廩通津達道者稅之蒔蔬藝果者稅之死亡者稅之節度觀察交代或先期稅入以爲進奉然十無其一二三耳其餘沒入此節度使進奉始也

刺史進奉

唐志曰德宗興元初裴肅爲常州刺史乃鬻貨薪炭案牘百賈之上皆規判焉餘又進奉無幾遷浙東觀察使天下刺史進奉自肅始也

判官進奉

唐德宗興元初宣州劉贊死判官嚴綬傾軍府資用進奉徵拜刑部員外郎天下判官進奉自綬始也

揚擲米運

唐志云明皇開元初每運米至京或砂礫糠粃雜乎其間詔使揚擲較其虛實揚擲之名自此始也

捉官本錢收利

唐明皇開元十八年先是高戸捉官本錢後御史大夫李朝隱奏請薄稅百姓一年稅錢充之依舊令高戸及典正等捉月收利借官人稅錢

稅竹木茶漆及常平事

唐代宗永泰四年度支侍郎趙贊議常平事竹木茶漆盡稅之稅茶之說肇于此矣

稅茶法

唐德宗貞元九年戸部侍郎張滂立稅茶法曰請於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申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

移茶種植

唐文宗太和元年王涯請使茶山之人移茶樹就官場中栽之摘茶葉於場中造之舊有貯積皆使焚棄天下怨之

茶法廢

唐文宗太和九年王涯誅後令狐楚以戸部尚書右僕射主之以是年茶法大壞奏請付州縣而入其租於戸部人人悅之

復舊茶法

唐文宗開成元年李石以中書侍郎判收茶法復開元之制

稅間架算除陌

唐德宗時趙贊請稅間架算除陌其法屋二架爲間上等質每間出錢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或貧無他財獨守故業坐多屋出算者動數十萬人不勝其苦匿一間者杖六十告者賞錢五十貫取於其家除陌法公私貿易一貫

舊算二十加等算爲五十給與他物或兩者約錢爲率算之市牙各給印紙人買賣隨署記翌日合算之有交易了用牙者給其私簿無私簿者投狀自算其有隱錢百者沒入二千杖六十告者十千取其家資法既行而主人市牙得專其柄率多隱盜公私所入會不得半怨聲喧然至興元元年正月放罷（已下失折納一條）

瓊林大盈庫

唐德宗興元元年賊泚平復府庫空虛後諸藩供奉繼至乃奉天行在貯官物于廊下題名曰瓊林大盈庫陸贄諫曰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聞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貢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各區分稅賦當委于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于天子以奉私求明皇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禍萌於茲

開元通寶錢

唐高祖武德四年鑄其文乃歐陽詢書也

近事會元卷三終

霓裳羽衣曲

唐野史云明皇開元中道人葉法善引上入月宮時秋上若淒冷不能久留回于天半尚聞仙樂及歸但記其半曲遂于笛中寫之會西京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爲之散序因敬述所進爲曲身名霓裳羽衣曲也又楊妃外傳云天寶四年七月於鳳凰園册女道士楊氏爲貴妃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注云明皇三鄉望女几山所作也又引劉禹錫詩云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又小說云術士羅公遠導明皇入月

宮聞之尤甚怪誕不足爲證上亥當明皇洞曉音律必仗神其曲謂得于天上也或夢寐所成亦非異事若云形憶丹天殆欺人也女几詞而作近之矣今又按樂苑云霓裳羽衣曲開元西涼府節度使楊敬述進在越調中又樂苑云婆羅門曲改霓裳羽衣曲入大乞食調今之大食越調聲相近唯商一均是二調俱可行之皆屬商也婆羅門曲大乞食調越調雙調今時樂工盡知之其散序不復留爲近年樂工穿鑿不明越與大食俱屬商聲但見舊曲有仲呂商即林鐘商也便就其調草爲八拍曲破殊無和會涼其曲必大也自唐憲宗時猶奏此曲今不傳者有以巢賊之後很然也無如白居易歌詩可證耳白詩云開元遺曲自淒涼況近秋天調是商又和元稹歌云我昔元和侍憲皇曾陪內宴入昭陽千歌百舞不可數就中最愛霓裳舞舞時寒食春風天玉鉤欄下香案前案前舞者顏如玉不著人間俗衣服虹裳霞帔步搖冠鈿瓔纍纍佩珊珊娉婷似不任羅綺顧聽樂懸行復止磬簫箏笛遞相攙擊擫吹彈聲邐迤（法曲之初衆樂不齊唯金石絲竹次第發聲霓裳序初亦如此）散序六奏未動衣陽臺宿雲慵不飛（散序六徧無拍故不舞之野史云此是明皇所得之數分爲六序也）中序擘騞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折（中序始有拍亦名拍序此後乃進婆羅門曲也）飄然轉旋回雪輕嫣然縱送游龍驚烟蛾斂略不勝態

風袖低昂如有情上元點鬟招萼綠王母揮袂別飛瓊繁音急節十二徧跳珠撼玉何鏗錚（十二徧而終）翔鸞舞了卻收翅唳鶴曲終長引聲（凡曲將畢皆聲拍促速惟霓裳之末長引一聲也）君不見我歌云驚破霓裳羽衣曲又不見我詩云曲愛霓裳未拍時由來能事皆有主楊氏創聲君造譜（楊氏謂敬述創聲今微之寄譜與樂天也）

胡渭州　伊州

涼州　新涼州

樂譜錄云唐明皇天寶中西涼節度使蓋嘉運進

唐明皇開元六年西涼州都督郭知運進又有新涼州並在宮調上宮羽祥七宮有入涼州內正宮別有小涼州亦曰倖官涼州其餘稱中來七宮涼州中美聲聚而爲之此有與新涼州也又鄭綮傳信記云初郭知運進此曲上召諸王便殿聽之曲終甯王不樂對曰此曲雖佳臣有間焉夫音者始于宮商成于角徵羽莫不根蒂于宮商也斯曲宮離而少徵商亂而加暴宮也商臣也宮不勝則君勢卑商有餘則臣事僭卑則犯下僭則犯上發于忽微形于音聲播之于詠見之于人事臣恐有播越之禍悖逆之患莫不兆于斯曲也上默然後有安史之亂

西涼州曲

唐幽閒鼓吹云元載子名伯和勢傾中外時閫帥寄樂伎

十人既至半歲無因得送伺其門下彈琵琶人康崑崙得通伯和一試之難遇崑崙矣先有和何段善本者自製西涼州崑崙求之不與至是以樂伎半賭之乃肯傳焉今道調涼州是也

楊柳枝

唐穆宗時白居易長慶集云楊柳枝洛下小新聲也小伎有善歌者可聽故試之云小伎攜桃葉新聲蹋柳枝口動櫻桃破鬟低翡翠垂又別柳枝詩云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娜多年伴醉翁上交按杆情詩集述白居易有數伎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爲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居易年既高邁小蠻方豐豔因爲楊柳枝詞以託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于金色軟于絲永豐坊裏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工唱是詞上問誰詞永豐在何處左右對從因東使命取永豐柳二枝植于禁中居易感上知名又爲一章末句云定知今夜天文裏柳宿光中添兩星

中和樂

唐德宗貞元十四年二月一日中和節以雨雪改于二月七日宴羣臣因奏上所製中和樂曲也

傾杯樂

唐太宗貞觀初內宴長孫無忌進此曲又樂府雜錄云唐

宣宗喜吹蘆管自製此曲有數拍不均上初捻管令俳兒辛骨䶊拍不中其節上瞋目顧之䶊憂一日而卒上交詳此二說恐先者是宮調後來宣宗轉于他調製之也又明皇開元中亦用此曲每日輪馬三十四舞之

道調子

唐懿宗命樂工史敬約吹蘆管初弄道調上誤謂曲拍之敬約醒其拍轉成此曲以隱其誤也

康老子

樂府錄云唐富人康老子落托好與樂工游處家計蕩盡而卒樂府嗟之遂製此曲

離別難

唐則天時士人陷冤獄有妻配入掖庭其夫本善吹蘆管乃撰此曲以寄哀情始名二郎神蓋取良人行第也畏人知遂三易其名亦曰悲切子終號怨回鶻

如意娘

樂府雜錄云唐則天撰之

君臣相遇樂

樂府錄云唐明皇天寶中命譚淨眼等撰

雨淋鈴

樂府雜錄云唐明皇自蜀反正樂人張野狐所製亦曰還

京樂

夜半樂

樂府雜錄云唐明皇入平內難正半夜斬長樂門關領兵入宮翦逆人後造此曲

望江南

樂府雜錄云始朱崖李太尉鎮浙西日為亡妓謝秋娘所撰本名謝秋娘後改此名亦曰夢江南

荔枝香

唐甘澤謠云天寶四載六月一日明皇驪山駐蹕會貴妃誕辰上命小部音聲樂人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貢荔枝因名其曲為荔枝香

奉聖樂曲

唐盧氏雜說云韋皋鎮西川進之也

春鶯囀

教坊錄云唐高宗曉聲律因風葉鳥聲晨坐聞之命樂工白明達寫之遂有此曲凡變複大弦末管鼓吹作此曲入鳥聲間彈之筝則移西柱向上鳥聲畢入急復移如舊也

內教坊　雲韶府

唐高祖武德已來置于禁中以按習雅樂以中官一人充使則天改為雲部府神龍中復為教坊

大唐雅樂

唐太宗貞觀二年太常少卿祖孝孫斟酌南北樂考以古音作為大唐雅樂以十二律各順其月旋相為宮制十二和之樂合三十一曲八十四調

改法曲為仙部曲　仙韶院

唐文宗開成三年詔改法曲為仙部曲仍以伶官所居謂之仙韶院

左教坊　右教坊

教坊錄云唐明皇開元末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正坊右善歌左善舞蓋相習也

宜春院　十家　三國

教坊錄云女妓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謂在上前也骨肉在居教坊謂之內人家有請俸其得幸者謂之十家故鄭嵎津陽門詩云十家三國爭光輝是也家雖多亦以十家呼之三國謂秦韓虢楊氏三夫人也

雲韶院

教坊記云宜春人為戲則以雲韶添之雲韶為宮嬪選柘枝蹉摩之屬謂之健舞

七德舞　破陣樂

唐太宗貞觀元年宴日奏秦王破陣之曲蓋太宗在藩為

秦王時士庶軍人相與作之被甲持戟象戰事上嘆曰豈意今日登于雅樂朕雖以武功定天下終以文德綏海內遂令虞世南等改製歌詞更名七德舞舞者至一百二十人後白居易作新樂府五十篇以七德舞為首詩云七德舞七德歌傳自武德至元和元和小臣白居易觀舞聽歌知樂意樂終稽首陳其事太宗十八舉義兵白旄黃鉞定兩京擒充戮竇四海清二十有四功業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亡卒遺骸散帛收飢人賣子分金贖魏徵夢見子夜泣張謹哀聞辰日哭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剪鬚燒藥賜功臣李勣嗚咽思殺身含血吮瘡撫戰士思摩奮呼乞效死不獨善戰善乘時以心感人人心歸今來一百九十載天下至今歌舞之

舞馬

唐明皇開元中三宴日諸樂戲外有舞馬三十匹為傾杯樂曲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寶牀乘馬而上抃轉如飛後安祿山亦將數匹而歸私習之其後田承嗣代祿山舞馬尚存者一旦于櫪上聞鼓聲頓挫以舞之廄人惡之衆箠以為其馬尚謂怒其未妍妙因更奮擊宛轉曲盡其態厮役告承嗣以為妖遂戮之而舞馬絕

梨園弟子

唐明皇開元二十年以聽政之暇率太常樂工弟子三百人為絲竹之戲音響齊發有一聲誤必覺而正之號皇帝弟子又云梨園弟子以置近院於禁林苑之梨園也

坐部　立部

唐高祖初登極後燕享因隋舊制用九部之樂其後分為坐立二部

胡歌雜蕃俗音　法曲

唐明皇開元二十五年太常卿韋縚令博士韋逌直太樂尚沖樂正沈元福郭沚令陳虔申懷操等銓敘前後所用樂章為五卷付太樂習之時太常舊相傳有宮商角徵羽讌樂五調歌各一卷縚又令元成更相整比為七卷又自開元已來歌者雜用蕃俗里巷之曲其元成所集者工人多不能曉相傳謂之法曲也

曲破

唐會要云天寶樂章多以邊地為名若涼州甘州伊州之類是焉其曲之編聲繁處名人破後其地盡為西蕃所沒破其兆也

羯鼓

唐羯鼓錄云此樂出外國以尚羯鼓故也其音主太簇一

均在都曇答臘鼓之下雞婁鼓之上（都曇狀腰而小　答臘取指鼓也）

搊琵琶

唐國史纂要異云貞觀中彈琵琶裴洛兒私撥用手今日搊琵琶也

古琵琶

酉陽雜俎云琵琶用鵾雞弦開元中段師名善本能彈琵琶用皮絃賀懷智破撥彈之不能成聲

琵琶名

傳載云唐時漢中王瑀見康崑崙彈之曰琵琶多聲少亦未可彈五十四絃大絃也自上而下謂之琵自下而上

謂之琶

賀老琵琶

唐談賓錄云賀老名懷智也

調啞鐘

唐太宗貞觀二年祖孝孫以隋用黃鍾一宮唯扣七鍾餘五鍾虛懸不扣謂之啞鍾遂以旋宮之法皆徧扣之無復虛懸也

雜戲弄孔子

唐文宗太和六年二月寒食上宴羣臣伶人弄孔子帝曰孔子古今之師安得侮瀆亟驅出之

潑寒戲

唐則天神龍二年中宗即位後十一月御洛城樓始觀潑寒之戲至開元二年禁斷因張說奏也（邊人以水相潑于寒月爲戲謂之乞寒戲云）

雍州

唐高祖武德元年改隋京兆郡爲雍州也

洛州總管府

唐高祖武德四年討平王世充改隋河南郡置洛州總管府也

神都

唐則天神龍元年改東都爲神都

復東都

唐則天神龍元年改神都爲東都

河南府

唐明皇開元二年改洛州爲河南府

東京

唐明皇天寶元年改東都爲東京洛陽也

東都

唐高宗顯慶元年改洛陽宮爲東都

西京

唐明皇天寶元年以京師爲西京長安也

京兆府

唐明皇開元元年改雍州爲京兆府

西京　南京　中京

唐肅宗至德二載十二月改蜀郡爲南京鳳翔爲西京西京爲中京

開封府爲東都　汴州爲開封府　東都爲西都

梁太祖開平元年四月也東都爲西都即洛陽也

梁都汴

梁太祖於唐天祐四年四月登位國號大梁改元天平元年都于汴

汴州衙爲天寧宮

晉高祖天福三年五月中丞張昭遠奏據前代行幸所至皆立宮名遂改汴州衙城門爲天寧宮

升汴州爲東京

晉高祖天福三年十月升汴州爲東京又改洛陽爲西京也

新東京諸門名

周世宗顯德五年五月改新東京諸門名也

總管府爲都督府

唐高祖武德七年改總管府爲都督府也

行臺爲都督府

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廢陝州道大行臺置洛州都督府廢益州大行臺置益州大都督府

十道

唐太宗貞觀元年併省隋之州郡分爲十道

分天下爲十五道

唐高宗時平高麗百濟遼海已東皆爲州縣俄而復叛不入提封景雲二年分天下州縣置二十四都督府以統之議者以權重不便罷之元宗開元二十四年分天下爲十五道每道置採訪使檢察非法如漢刺史之職

二十四都督府

唐睿宗景雲二年依先代故事分二十四都督府至其年七月并停唯揚益并荊四大都督府長史階爲三品

分五管　廣邕爲二道

唐懿宗咸通三年正月敕嶺南分道爲五管局嶺南廣邕二道

單于都護府

唐高宗麟德元年正月改雲中都護府爲單于都護府官品同大都督府

安南都護

唐高宗永隆二年八月改交州爲安南都護府

築長安羅城（幷）

唐高宗永徽四年十一月築長安羅城和雇百姓四萬一千人三千日畢功

作東京羅城

周世宗顯德二年四月新作京師羅城

郡爲州　太守爲刺史

高祖武德元年罷郡置州改太守爲刺史也

州爲郡　刺史爲太守

唐明皇天寶元年改州爲郡刺史爲太守

郡復爲州　太守復爲刺史

唐肅宗至德二年十二月詔復舊也

瓦橋關爲雄州　益津關爲霸州

周世宗顯德六年五月改也

蔡州

唐代宗寶應元年十月八日改豫州爲蔡州避上諱也

麟州

唐明皇開元九年張說奏置以安黨項

升州

周世宗顯德五年三月於上元縣置昇州

福州

唐明皇開元十三年改閩州為福州避文相類聲相近也

廢麟州

唐明皇開元十四年廢麟州

清德軍

晉高祖天福六年八月改舊檀州為清德軍

明州

唐明皇開元二十六年分越州置明州

五丈河　蔡河

周世宗顯德六年二月發滑亳丁夫濬五丈河東流于定陶入於濟以通青鄆運路又疏蔡河以通陳潁

近事會元卷四終

近事會元卷五

婦人乘檐子及禁斷

唐高宗咸亨二年敕曰百官家口咸預士流至于衢路之間豈可全無障蔽婦人比來多著帷帽遂弃冪䍦曾不乘車別坐檐子遞相倣效浸成風俗過為輕率深失禮容理須禁斷

兜籠

唐志巴蜀婦人多有肅宗乾元已來以兜籠易于檐負京城奚車兜籠代于車舉奚車似今之坐車耳

婦人綫靴綫鞋

唐高祖武德已來婦人著履規制亦重又有綫靴開元以來例著綫鞋取輕妙便于事

昏娶親迎乘樂　障車

唐志云大極元年左司郎中唐紹上疏云親迎之儀備諸六禮當須昏以為期詰朝謁見往者下俚庸鄙時有障車邀其酒食以為戲樂近日此風轉盛上及王公乃廣奏音樂多集徒侶遮擁道路障車禮既過于聘財歌舞喧嘩殊非助感請禁之

公主事舅姑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王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時廢公主事舅姑之禮珪曰主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欲成國家之美耳遂與妻就席坐令公主親行盥饋之禮而退事舅姑自珪始也

公主賜謚

唐德宗貞元十五年七月故唐安公主賜謚曰莊穆自此始也

貴妃

唐明皇天寶三年八月冊太真妃楊氏為貴妃始也

夾寨夫人

後唐莊宗天祐五年五月破夾寨于潞州得符道昭妻侯氏有才色時稱夾寨夫人

會昌山

唐明皇天寶元年改驪山為會昌山始也

后土祠

漢武時嘗行后土祠暨廢至唐明皇再修之按傳記云后土祠脽河與梁山相望舊立山神像以配坐如妃匹焉至開元中始別建寢而遷出之燕公張說為之文俗傳安道者淫怪尤甚焉

封諸山為公

唐明皇天寶十載封沂山為東安公會稽山為永興公吳山為成德公霍山為聖應公醫巫閭山為廣甯公已上並三月十七日一時禮冊者也

吳山為西嶽

唐肅宗至德二年春改吳山為西嶽

改嶽山名

唐肅宗上元中以聖躬不康術士請改吳山為華嶽華嶽為泰山華州為泰州華陰縣為泰陰縣寶應元年復舊

封四海為王

唐明皇天寶十載正月封東海為廣德王南海為廣利王西海為廣潤王北海為廣澤王

封四瀆為公

唐明皇天寶六載河瀆封靈源公濟瀆為清源公江瀆為廣源公淮瀆為長源公

文宣王　兗國公

唐明皇開元二十七年贈孔子為文宣王顏回為兗國公

五嶽封王

唐明皇先天二年二月封華山神為金天王至開元十三年封太山神為天齊王天寶五年封中岳為中天王北岳為安天王

天下減廢佛寺及僧

武宗會昌五年併省天下佛寺減僧教銅像鐘磬納官鑄
錢鐵像就農器由是天下拆寺四千五百餘所還俗僧尼
二十六萬五百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
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爲兩稅戶十五萬人隸僧尼屬
主客顯明外國之教勒大秦穆護祆二千餘人還俗不雜
中華之風也

再廢寺

周世宗顯德二年四月詔州廢寺三千六百三十六所

佛骨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

名赴臨皋驛迎鳳翔法門寺塔有釋迦佛指骨一節入內
時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之

道士隸宗正寺

唐明皇開元二十五年詔改

僧道拜父母

唐明皇開元二年閏二月令道士女冠僧尼致拜父母

國忌行香齋僧

晉高祖天福五年二月國忌日宰臣跪爐百官依班序立
每忌日飯僧百人永爲定式始也

關節

唐穆宗長慶元年四月詔云文學之科聞近日浮薄之徒
扇爲朋黨謂之關節干擾主司

歷日板

唐文宗太和九年十二月敕諸道州府不得私置歷日板

霜錐

唐懿宗咸通十年龐勛據徐州有眾二萬男子十五已上
皆令執兵其人皆以鋤鉤爲兵號霜錐

拂菻狗

唐高祖武德七年高昌國王麴文泰獻狗雌雄各一高六
寸長尺餘性甚慧云出拂菻國中國有拂菻狗自此始也

上元點燈

唐志曰睿宗好樂元宗又善音律先天二年正月望蕃僧
婆陁請夜開門燃百千燈睿宗宴喜門觀樂凡四日

市買

唐德宗貞元十三年宦者主宮中市買謂之宮市抑買人
物但稱宮市則斂手付眞偽不辨

撏蒜

後唐閔帝初秦雍間令長設酒食私丐於部民俗謂之撏
蒜及清泰初麥重誨爲京兆尹之鎮長安亦爲之秦人目
爲撏蒜考者詳之蓋語訛耳乃倒算是也

晉少帝敗

晉少帝開運四年正月爲契丹所刼遷于封禪寺也

茶神

唐傳載云時有鬻茶之家陶爲陸羽之像置于煬器之間
云宜茶足利也因目之曰茶神有交易則以茶祭無則以
釜湯沃之

玉樹

唐傳記云雲陽界多漢離宮故地至唐有樹似槐而葉細
土人謂之玉樹玉樹青蔥左思賦有之或非其語過證不
知此樹也

華夷圖

唐德宗貞元十七年宰臣賈耽上海內華夷圖

繁臺 音婆 吹臺

汴州之南有地名曰繁臺梁開平二年七月改爲講武臺
本梁王吹臺也因繁氏居之

打夜狐

唐敬宗寶歷二年十一月帝好深夜自捕狐狸宮中謂之
打夜狐

甘露事

唐文宗太和元年十一月李訓鄭注謀宦官詐言金吾仗
舍石榴樹有甘露請上觀之致亂

立獸炭

唐代宗大歷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至十月九成宮貢立
獸炭鑪

木芍藥

唐松窗雜錄云開元禁中初重木芍藥即牡丹也蓋禁中
呼之耳

跳脫

盧氏雜說云唐文宗問宰臣云古詩云輕衫襯跳脫跳脫
是何物也宰臣未對上曰即今之腕釧也眞誥言安妃有

斫粟金跳脫是臂飾也

廢放從親事官

周太祖廣順元年三月詔廢諸州散從親事官公私便之

諡先生

唐志云蘊德邱園聲實明著則諡曰先生大行大名之小
行小名之

鄭州僕射陂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十一月詔頒故僕射李靖爲太保改
鄭州僕射陂爲太保陂乃後魏孝文賜僕射李沖靖因以
爲名今世改之誤也

天樞

唐則天長壽三年八月斂東都銅鐵鑄天樞于端門之外
至明皇開元二年九月詔毀之

律十二卷

唐太宗貞觀六年房元齡等定律五百條分爲十二卷也

格十八卷

唐貞觀十一年刪武德貞觀以來敕格三千餘件定留七
百條各格十八卷

式二十卷

唐明皇開元時式二十卷前朝多少不定也

肆赦

唐志云肆赦之日武庫令設金雞及鼓于宮城門之外右勒囚徒于闕前撾鼓千聲訖宣詔爲釋之

赦書

唐志云赦書頒諸州用絹寫行天下

匭

唐則天垂拱初年鎔銅爲匭四面置門各依方色共爲一室東面曰延恩匭上賦頌求官爵考封表者投之南面曰招諫匭有言時政得失及直諫諍者投之西面曰申冤匭有陳得罪冤濫者投之北面曰通元匭有元象災變及軍謀祕策投之每日置于朝堂以識官收表疏既出之後不遜之徒或至攻訐陰私謗訕朝政者後令中書門下官一人專監其狀仍責識官然後許封進行之始也

刑統

用世宗顯德五年七月中書進新刪定大周刑統

律令

唐高祖武德七年始定律令

鬭競律

唐憲宗元和二年八月刑部奏改律第八卷爲鬭競律也

禁選人帶京債許借料錢

唐武宗會昌二年二月中書奏赴選官人多京債到任塡還致其貪求罔不由此今年三銓于選官許連狀相保戶部各保量加給料錢衣食稍足可責清廉從之

州縣官禁部民接坐

後唐明宗長興二年九月詔天下州縣官無與部民接坐

死罪五覆奏

唐太宗時河內人李好德素有風狂而語涉妖妄時直中書省張蘊古究其獄寔顛病有徵法不當坐太宗始令斬蘊古于東市尋悔之因發敕凡決死罪皆令所司五覆奏蘊古始也

隔獄禁樂

唐太宗貞觀五年七月初令天下決死刑日上進蔬食內教坊太常不舉樂也

逐句問罪人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正月詔長史逐句問罪人以杜枉濫也

赦書一本在內

唐文宗開成元年赦書上曰朕務行寬不欲崇長空文宰臣李石奏曰赦書須內一本陛下時看之

表狀書奏側

唐明皇先天二年正月制敕表狀書奏牋牒年月等數作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字

制敕用黃紙

唐高宗上元三年二月敕制比用白紙多爲蟲蠹今後尚書省下諸司州縣宜並用黃紙

沙門島

漢隱帝乾祐三年正月罪安友規坐失城也友規爲永興節度副使不能防守致趙思綰之叛衙至是流登州沙門島始也

配衙前安置

後唐末帝淸泰元年十月罪興州刺史馮暉坐屯乾渠爲蜀人來侵奔歸鳳翔配同州衙前安置自此始也

貶崖州

唐中宗神龍六年六月滑州刺史平陽郡王敬暉貶崖州司馬自此始也

盜殺武元衡又傷裴度

唐憲宗元和十年六月鎮帥王承宗遣盜夜伏靖安坊刺宰相武元衡死之又于通化坊刺中丞裴度傷首不死

貶李德裕

唐宣宗大中元年七月貶李德裕潮州司馬員外安置二

年九月再貶崖州司戶至其年十二月死于崖州也

吳元濟

唐德宗時先是吳少陽本滄州人與吳翔者相善翔子少誠知淮西留後乃以金帛取少陽至名爲堂弟置爲軍職充申州刺史五年少誠病因家童蔣以少誠意召少陽至少誠已困乃僞置少陽攝副使知軍州遂告少誠之死少陽自爲留後爾後少陽據蔡五年不朝憲宗元和九年卒子元濟借襲逆命御略近郡邑千餘里關東大恐九年十月以李光顏爲忠武節度光蔡等州招撫使十年正月詔奪元濟在身官五月裴度經制屢戰不已至十二年裴度得賊帥吳秀琳李佑因委任定計其年將臣李愬十一月率兵於十日夜越險而入十一日擒元濟并家屬赴京斬于獨柳樹下年二十五自少誠阻兵已來三十餘年也

黃巢

唐僖宗乾符四年四月宛朐賊黃巢聚萬人起攻鄆州陷之至中和四年六月鄆州朱守奏敗巢于合鄉七月巢將林言斬巢黃揆乘三人降也

安祿山

唐明皇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反于范陽至肅宗至德二年正月五日爲嚴莊李豬兒所殺死

朱泚

唐德宗建中四年十月涇軍亂迎朱泚反至興元元年李晟渾瑊等破賊泚走至平原爲幽州軍士韓旻斬泚

秦宗權

唐僖宗中和三年六月蔡州刺史秦宗權敵黃巢將孟楷退敗遂與通和文德元年昭宗即位後十二月蔡州牙將申叢執宗權撾折其足

拓跋思恭 即元昊之祖也

昔赫連勃勃後魏道武末僭稱大夏天王自云徽赫與天連又號其支庶爲鐵伐氏言鋼銳如鐵可以伐人燕士築

號曰統萬言統領衆多也自赫連築城已來類于關右爲患逮延至唐僖宗朝有拓跋思恭鎭夏州討黃巢有功賜姓李名石卒有拓跋仁福爲番部都指揮使亦從其姓梁開平中將吏立仁福爲帥卒子彝殷繼爲帥世有綏宥銀夏靜五州彝殷仕周爲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皇朝建隆元年賜名彝興至乾德五年九月卒贈太師其子光睿襲位太平興國中卒其子繼筠襲位繼筠卒弟繼捧襲位繼捧以昆弟不睦乞留京師於是歸者數人皆列爵也唯克文者依舊知夏州乾德九年夏州抛襲背逆者繼遷繼遷逝去獲其母妻之屬羊馬甚多繼遷乃繼捧弟也端

近事會元卷五

拱元年授繼捧節度使賜姓趙氏名保忠端拱二年繼遷僞順歸賜官及姓趙氏名保吉爾後累爲邊患眞宗即位繼遷遣使修貢亦僞順也景德元年二月鄜延路奏繼遷於去年十二月劫西番王涼府爲潘羅支詐降集六國番部合擊敗之繼遷中流矢至靈州界三十里死其子阿移尚幼卽德明也稱臣乞歸順云保吉遺令也時景德三年九月授德明夏州節度使封西平王至明道元年十一月進封夏王是月德明薨制授德明子元昊節制封西平王寶元元年十一月元昊進奉南郊人不至十二月遣上表納旌節自陳僭竊事

近事會元卷五終

四庫提要辨證　　余嘉錫撰

近事會元五卷 宋李上交

上交貫爵人始末未詳。是書成於嘉祐元年。

嘉錫案：[illegible]卷十一李上交條云：「續通鑑長編百七十三：皇祐四年八月乙未，降權[illegible]尚書職方員外郎李上交爲太常博士，坐失覺察[illegible]也。又百五十八：慶曆六年三月丙午，判[illegible]李上交知[illegible]，以在部[illegible]也。[illegible]三百十五：嘉祐二年，[illegible]職方員外郎李上交[illegible]。[illegible]西山記一卷，[illegible]李上交撰。嘉祐丁酉歲」[illegible] 其考上交始末頗詳，足補提要之闕。上交[illegible]人，而自署[illegible]，[illegible]也。宋志地理類有李上交撰京西山記一卷。

前有上交自序，陳振孫書錄解題曰：近事會元五卷，李上交撰，自唐武德至周顯德雜事細務皆紀之。今觀其書，自一卷至三卷，皆[illegible]之制，[illegible]，大較官制、軍制，其大旨[illegible]之學故，因[illegible]，[illegible]然如婦人[illegible]子等條，亦皆有關於典制，大抵體例在杜佑古今注高承事物紀原之間，不可徒以雜事細務目之。振孫殆未詳核其書。但見其標題列說如靈仙雜記諸異錄之式，遂謂以爲小說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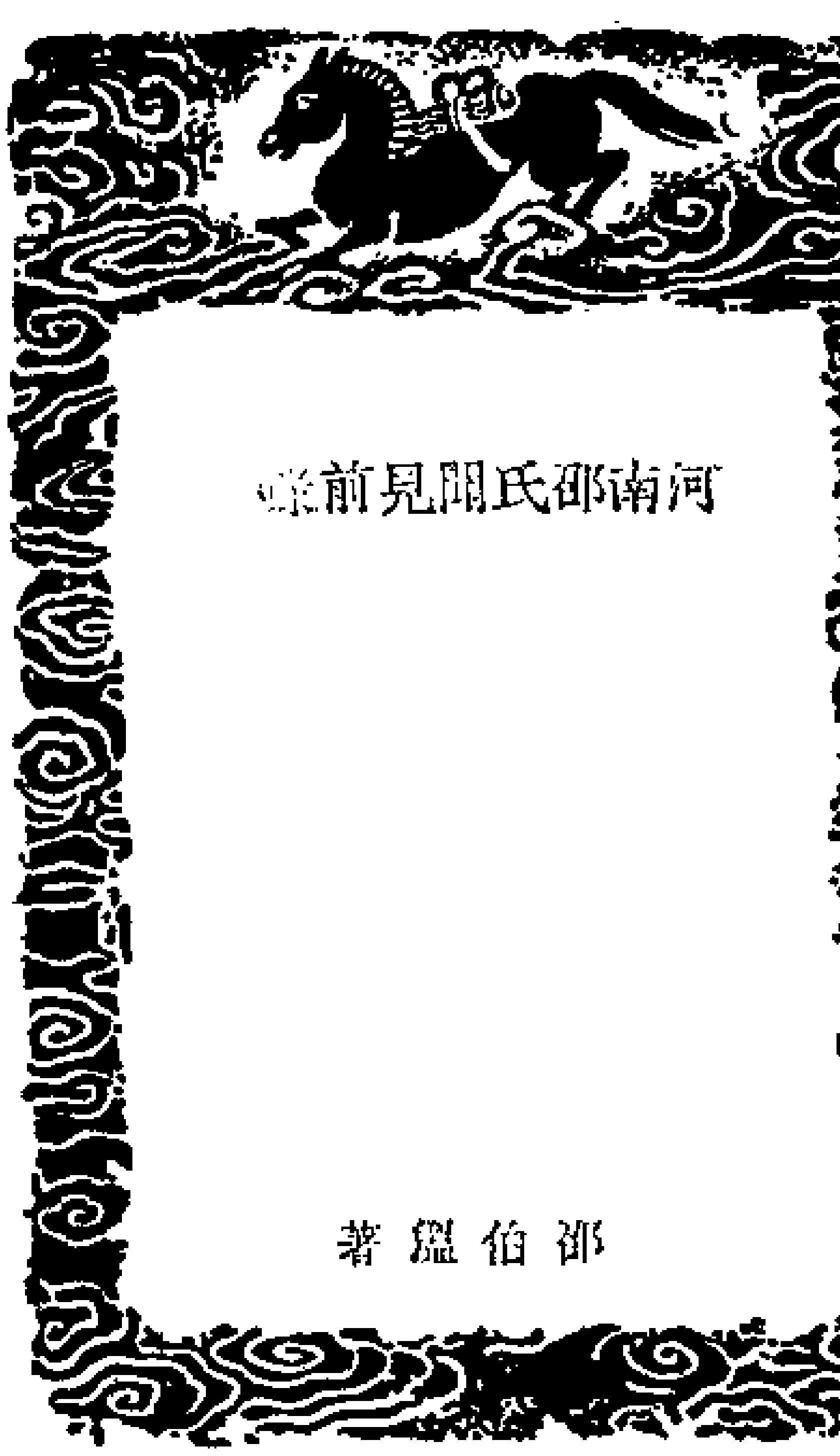
案上交自序云：「[illegible]近史，及諸小說雜記之類，起唐武德而下，至周顯德之前，摘細務之所因，[illegible]之引據」，是振孫目爲雜事細務，正用其自序之詞，不可以此[illegible]。且其書所[illegible] [illegible] 所舉[illegible]亦著錄於小說家。[illegible] 而此書則在雜家中。是振孫亦未嘗以爲小說也。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縉撰

近事會元五卷

前有上交自序陳振孫書錄解題曰近事會元五卷李上交撰自唐武德至周顯德雜事細務皆紀之錢曾讀書敏求記曰上交退閑鍾陵摭近史及小說雜記之類凡五百事釐爲五卷目曰近事會元所以志所失記者此多[illegible]此本末題萬曆壬辰元素齋錄副本殆明人所鈔卷數與二家所記合其紀事起訖年月與振孫所言合[illegible]及自序之文亦與曾所言合蓋卽原本惟振孫以爲雜記雜事細務今觀其書自一卷至三卷皆載官殿之制次載輿服之制次載官制軍制其大旨六書之學故四卷皆樂曲爲州郡名稱五卷頗載故聞然如婦人[illegible]子[illegible]迎娶樂籍東公主駙馬公主賜諡山川岳瀆封號國忌行香上元點燈散從親事官聽士諡先生律格救春按覆刑統律令死罪覆奏斷獄禁刑遷旬問罪人畫狀審奏制勅及始度沙門島始配衙前安置始貶居州諸條亦皆有關於典制大抵體例在崔豹古今注高承事物紀原之間其中如霓裳羽衣曲考證亦極精核不可徒以雜事細務目之振孫殆未詳核其書但見其標題列說如靈仙雜記諸異錄之式遂謂以爲小說耳

錢氏目錄有舊鈔本卽從元素齋本傳錄者云此本卷三中[illegible]復[illegible]去後[illegible]去改正[illegible]默謂[illegible]五條[illegible]此則[illegible]要亦未當[illegible]不敢不討俟考又案自序云上交以退寓[illegible]靜尋近史及諸小說雜記之類起唐武德而下迄周入顯德之前摘細務之所因撫閒談之引據凡五百事云云是陳錄錢記多本自序何必乏引細務二字明見自序又何得以振孫爲未詳核其書



四庫全書提要

聞見前錄二十卷。宋邵伯溫撰。伯溫有易學辨惑。已著錄。伯溫藉邵子之緒。猶及見元祐諸耆舊。故於當時朝政。具悉端委。是書成於紹興二年。前十六卷記太祖以來故事。而於王安石新法始末。及一時同異之論。載之尤詳。其論洛蜀朔三黨相攻。惜其各立門戶。授小人以間。又引程子之言。以為變法由於激成。皆平心之論。其記鐙籠錦事出文彥博之妻。於事理較近。其記韓富之隙。由撤簾不由定策。亦足以訂彊至家傳之譌。周必大跋呂獻可墓誌。謂伯溫是書頗多荒唐。凡所書人及其歲月。鮮不差誤。殆好惡已甚之詞。不盡然也。十七卷多記雜事。其洛陽永樂諸條。皆寓麥秀黍離之感。十八卷至二十卷皆記邵子之言行。而孀女轉生。穎擴敗孕。意欲神奇其父。轉涉妖誕。又記邵子之言。謂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文中子以佛為西方聖人。亦不以為非。似乎附會。至投壺一事。全猥瑣不足紀。蓋亦擇焉不精者。取其大旨可耳。

邵氏聞見前錄序

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則聞而知之。則見而知之。伯溫早以先君子之故。親接前輩。與夫侍家庭、居鄉黨、遊宦學。得前言往行為多。以畜其德則不敢當。而老景侵尋。偶負後死者之責。類之為書。曰聞見錄。尚庶幾焉。紹興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甲子。河南邵伯溫書。

先君子嘗曰。吾自為童子。事康節公几杖於左右。多聞天下之士。故自富文忠公、司馬文正公、呂正獻公而下。吾皆得從之遊。其學道淵源。可尋而行之者。將終吾身焉。然吾老矣。思有以遺後之學者。乃著其所聞見於書。自為之序。紀述甚廣。烏乎。國以典刑為重。曰老成人者。則又重焉。故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蓋以言行所從來者遠矣。士如孔子者。有所未知。必訪先達之士。既有得。有立於禮經者之舊曰。吾聞之老聃云。其嚴如此。先君平居如齋。淡然無甚好。惟著書。此書獨晚出。雖將寓疾病中。維削不置。其心可悲矣。先君既不幸。上得其平生之書。有制褒揚甚備。博不肖、終無以顯先君之令德。類次其遺書。既成。於絕編斷簡之中。得聞見錄。為次第二十卷。并傳於代。蓋自紹聖以來。大臣用私意亂天下。至有所懼也。又取小夫佞人為史官。以文之。而史法始壞矣。上不直之。下詔學士更修以出之。豎夫先君已矣。則是書也。尚有取焉。仲子博謹序。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一

宋　邵伯溫　著

太祖微時。遊渭州潘原縣。過涇州長武鎮。寺僧守嚴者。異其骨相。陰使畫工圖於寺壁。青巾褐裘。天人之相也。今易以冠服矣。自長武至鳳翔。節度使王彥超不留。復入洛。枕長壽寺大佛殿西南角柱礎晝寢。有藏經院主僧見赤蛇出入帝鼻中。異之。帝寤。僧問所向。帝曰。欲見柴太尉於澶州。無以爲資。僧曰。某有一驢子可乘。又以錢幣爲獻。帝遂行。柴太尉一見奇之。留幕府。未幾。太尉爲天子。是謂周世宗。帝與宣祖俱事之。南征北伐。屢建大功。以至受禪。萬世之基。實肇於澶州之行。帝即位。盡召諸節度入覲。宴苑中。舊帥爭起論功。惟彥超獨曰。臣守藩無效。願納節、備宿衛。帝喜曰。前朝異世。事安足論。彥超之言是也。從容問彥超曰。卿當日不留我。何也。彥超曰。涔蹄之水。不足以澤神龍。帝若爲臣留。則安有今日。帝益喜曰。獨令汝更作永興節度一任。長壽寺僧亦召見。帝欲官之。僧辭。乃以爲天下都僧錄。歸洛。今永興有彥超畫像。長壽寺殿中亦有僧畫像。皆偉人也。嗚呼。聖人居草昧之際。獨一僧識之。彥超雖不識。及對帝之言。亦自有理。異哉。

周世宗死。恭帝幼沖。軍政多決於韓通。通並掌軍政。通愚愎。將士不附。太祖英武。有度量智略。多立戰功。故皆愛服歸心焉。將北征。京師之人。喧言出軍之日。當立點檢爲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他州。太祖聞之

懼。密以告家人曰。外間洶洶如此。奈何。太祖姊、即魏國長公主。面如鐵色。方在廚。引麪杖逐太祖曰。大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乃於家間恐怖婦女何爲耶。太祖默然而出。

太祖初登極時。杜太后尚康寧。與上議軍國事。猶呼趙普爲書記。嘗勞撫之曰。趙書記且爲盡心。吾兒未更事也。太祖待韓王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驤劾奏普強占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之曰。鼎鐺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曳於庭數匝。徐復冠。召升殿曰。後當改。姑赦汝。勿令外人聞也。

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在旁。出諸懷中進曰。已成矣。太祖甚薄其爲人。穀葬在京師東門外覺昭寺。已洞開。空無一物。寺僧云。屢掩屢壞。不曉其故。張舜民曰。陶爲人輕險。嘗自指其頭、謂必戴貂蟬。今髑髏亦無矣。

太祖初受天命。誅李筠、李重進。威德日盛。因問趙普、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生靈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兵定長久之計。其道如何。普曰。陛下言及此。天人之福也。唐季以來。戰爭不息。家國不安者。無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安矣。語未卒。帝曰。卿勿復言。吾已喻矣。頃之。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飲酒。帝屏左右謂曰。吾賴爾曹之力多矣。念爾之功不忘。然爲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敢安枕而臥也。守信等問其故。帝曰。此豈難知。所謂天位者。衆欲居之爾。守信等皆頓首曰。陛下出此言何也。今天命已定。誰敢復有異心。上曰、不然。汝曹雖無此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汝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憐。示以可生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耳。所謂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顯榮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食相懽。以終天命。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幸甚。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政。上許之。盡以散官就第。所以撫慰賜賚甚厚。或與之結婚。於是更置易制者。使主親軍。其後又置轉運使、通判。使主諸道錢穀。收天下精兵以備宿衛。而諸功臣亦以善終。子孫富貴。迄今不絕。向非韓王謀慮深長。太祖聰明果斷。天下無復太平之日矣。聖賢之見。何其遠哉。世謂韓王爲人陰刻。當其用事時。以睚眦中傷人甚多。然子孫至今享福祿。國初大臣鮮能及者。得非安天下功大乎。

太祖遣曹彬伐江南。臨行。諭曰。功成以使相爲賞。彬平江南歸。帝曰。今方隅未服者尚多。汝爲使相。品位極矣。豈肯復戰耶。姑徐之。更爲吾取太原。因密賜錢五十萬。彬怏怏而退。至家。見錢布滿室。乃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嗚呼。太祖重惜爵位如此。孔子稱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太祖得之矣。

祖宗開國。所用將相皆北人。太祖刻石禁中曰。後世子孫。無用南人作相。內臣主兵。至真宗朝。始用閩人。其刻不存矣。嗚呼。以藝祖之明。其前知也。漢高祖謂吳王濞曰。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非汝耶。然天下

一家，憤無反已而果然，邵祖亦云。

太祖即位之初，數出微行以偵伺人情，或過功臣之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帝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普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共於普堂中設重裀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無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遂定下江南之議。帝曰：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吾今思之猶耿耿，不可用也。普於是薦曹彬為將，以潘美副之。明日命帥，彬與美陛對，彬辭才力不迨，乞別選能臣。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諭彬曰：所謂大將者，能斬出位犯分之副將，則不難矣。美汗下不敢仰視。將行，夜召彬入禁中，帝親酌酒。彬醉，宮人以水沃其面。既醒，帝撫其背以遣曰：會取會取，他本無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蓋欲以恩德來之也。是故以彬之厚重，美之明銳，更相為助，令行禁止，未嘗妄戮一人，而江南平，皆帝仁聖神武所以用之得其道云。

太祖初即位，謁太廟，見其所陳籩豆簠簋，則曰：此何等物也？侍臣以禮器為對。帝曰：我之祖宗寧曾識此。命徹去，亟令進常膳，親享畢，顧近臣曰：却令設向來禮器，俾儒士輩行事。至今太廟先進牙盤，後行禮。康節先生嘗曰：太祖皇帝其於禮也，可謂達古今之宜矣。

東京唐汴州，梁太祖因宣武府置建昌宮，晉改曰大寧宮，周世宗雖加營繕，猶未如王者之制。太祖皇帝受天命之初，即遣使圖西京大內，按以改作。既成，帝坐萬歲殿，洞開諸門，端直如引繩，則歎曰：此如吾心，小有邪曲，人皆見矣。帝一日登明德門，指其榜問趙普曰：明德之門，安用之字？普曰：語助。帝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普無言。

太祖登極未久，杜太后上仙，初從宣祖葬國門之南奉先寺。後命宰相范質為使，改卜未得地，質罷，更命太宗為使，遂奉於永安陵，又欲遷遠祖於西京之穀水，蓋宣祖微時葬也，相並兩冢開壙皆白骨，不知辨，遂即墳為園，歲遣官並祭，洛人謂之一塋二位云。伊川先生程頤曰：為並葬擇地者可以識之智矣。

太祖獵近郊，所御馬失，帝躍以下，且曰：吾能服天下矣，一馬獨不馴耶？即以佩刀刺之，既而悔曰：吾為天子，數出遊獵，馬失又殺之，其過矣。自此終身不復獵。

太祖朝，晉邸內臣奏請木場大木一章造器用，帝怒，批其奏曰：破大為小，何若斬汝之頭也。其木至今在，半枯朽不動，烏乎，太祖於一木不忍暴用以違其材，況大者乎。

忠正軍節度使王審琦與太祖皇帝有舊，為殿前都指揮使，禁中火，審琦不待召，領兵入救，臺諫官有言，罷歸壽州本鎮。朝辭，太祖諭之曰：汝不待召以兵入衛，忠也；臺臣有言，不可不行。第歸鎮，吾當以女妻汝子承衍者。召承衍至，則已有婦樂氏，辭。帝曰：汝為吾壻，吾將更嫁樂氏。以御龍直四人控御馬載承衍歸，遂尚秦國大長公主，樂氏厚資嫁之。帝謂承衍曰：汝父可以安矣。審琦歸鎮七年，卒，先諸鎮納節。

以使相。後追封秦王，謚正懿。承衍官至護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河中尹，贈尚書令，追封鄭王。烏乎，太祖駕御英雄，聽納言諫，聖矣哉。

僞蜀孟昶以降王入朝，舟過眉州湖瀼渡，一宮嬪有孕，昶出之，祝曰：若生子，孟氏尚存也。後生子，今為孟氏不絕。昶治蜀有恩，國人哭送之，至犍為別去，因號曰蜀王灘。蜀初平，呂餘慶出守，太祖諭曰：蜀人思孟昶不忘，卿官成都，凡昶所榷稅食飲之物，皆宜罷。餘慶奉詔除之，蜀人始欣然，不復思故主矣。

真宗景德元年，契丹入寇，犯澶淵，京師震動。當時大臣有請幸金陵、幸蜀者，左相畢文簡公病不出，右相寇萊公獨勸帝親征。帝乃決，途幸澶淵。帝初不欲過河，寇公力請，高瓊控帝馬渡浮梁，帝登城，六軍望黃屋呼萬歲，聲動原野，士氣大振。帝每使人覘萊公動息，或曰：寇準晝寢，鼻息如雷。或曰：寇準方命庖人斫膾。帝乃安。既射死虜驍將順國王撻覽，虜懼請和。帝令擇重臣報聘，萊公遣侍禁曹利用。上曰：凡虜所須即許之。萊公戒之曰：若許過二十萬金幣，吾斬若矣。和議成，虜將請假伏邀擊，可使虜匹馬不返。萊公勸帝勿從，縱契丹歸國，以保盟好。帝回鑾，每歎萊公之功。小人或譖之曰：陛下知博乎？錢輸將盡，取其餘盡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尚何念。帝聞之，遂疏萊公，卒罷逐云。

真宗東封西祀，禮成，海內晏然。一日，開太清樓宴親王宰執，用仙韶女樂數百人，有司以宮嬪不可視外，於樓前起彩山障之，樂聲若出於雲霄間者。李文定公、丁晉公坐席相對，文定令行酒黃門密語晉公曰：如何得倒了假山？晉公微笑。上見之，問其故，晉公以實對。上亦笑，即命女樂列樓下，臨軒觀之，宣勸益頻。文定至霑醉。

章獻明肅太后，成都華陽人，少隨父下峽，至玉泉寺，有長老者善相人，謂其父曰：君貴人也。及見后，則大驚曰：君之貴以此女也。又曰：遠方不足留，盍遊京師乎？父以貧為辭，長老者贈以中金百兩。后之家至京師，真宗判南衙，因張耆納后宮中。帝即位，為才人，進宸妃，至正位宮闈，聲勢動天下。仁宗即位，以太皇太后垂簾聽政。玉泉長老者已居長蘆矣，后屢召不至，遣使就問所須，則曰：道人無所須也。玉泉寺無僧堂，長蘆寺無三門，后其念之。后以本閤服用物下兩寺為營建，獨長蘆寺臨江，門起水中，既成，輒為蛟所壞。后必欲起之，用生鐵數萬斤壘其下，門乃成，蓋蛟畏鐵也。今玉泉寺僧堂梁記曰后所建云。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二

仁宗好用道引術理髮。有宮人能之。號曰梳頭夫人。一日帝退朝。命夫人理髮。嬪御列侍。帝袖中有章疏。左右爭取之。帝不能止。有從旁讀者。蓋臺臣乞放宮女章也。衆聞之默然。獨梳頭夫人歎息曰。今京師富人尚求妾媵。豈有天子嬪御外臣敢以爲言。官家而逐言者。則清淨矣。帝不語。既御膳。幸後苑。命內侍按宮人籍。上自出若干人。行臺臣之言也。梳頭夫人以入宮久。首出之。帝亦不問。或謂參知政事吳奎曰。上比漢文帝何如。奎對以此則曰過文帝遠矣。

仁宗朝程文簡公判大名府時。府兵有肉生於背。蜿蜒若龍伏者。文簡收禁之。以其事聞。仁宗謂宰輔曰。此何罪也。令釋之。後其兵以病死。嗚呼。肉龍生於兵之背。妖也。帝釋之。德足以勝妖矣。兵械死。宜哉。

孫文懿公爲翰林學士。撰升祔李太后赦文曰。章懿太后丕擁慶羨。寔生眇沖。顧復之恩深。保綏之念重。神馭既往。仙遊斯邈。嗟乎。爲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顏。不及乎四海之致養。念言一至。追慕增結。仁宗覽之感泣彌月。公自此遂參大政。帝問文懿曰。卿何故能道朕心中事。公曰。臣少以庶子不齒於兄弟。不及養母。以此知陛下聖心中事。上爲之流涕。先是晏元獻公撰章懿太后神道碑曰。五嶽崢嶸。崑山出玉。四溟浩渺。麗水生金。蓋以明肅太后爲尊也。學士大夫、寡其善比。獨仁宗不悅。

伯溫嘗得老僧海妙者。言仁宗朝因赴內道場。夜聞樂聲出甃甓間。帝忽來臨觀久之。顧左右曰。衆僧各

賜紫羅一疋。僧致謝。帝曰。來日出東華門。以羅置懷中。勿令人見。恐臺諫有文字論列。嗚呼。仁宗以微物賜僧。尚畏言者。此所以致太平也。海妙又言。嘗觀仁宗二十許歲時。祀南郊。回坐金輅中。日初出。面色與金光相射。眞天人也。因以記之。

仁宗一日幸張貴妃閣。見定州紅甆器。帝堅問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獻爲對。帝怒曰。嘗戒汝勿通臣僚饋遺。不聽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妃愧謝。久之乃已。妃又嘗侍上元宴於端門。服所謂燈籠錦者。上亦怪問。妃曰。文彥博以陛下眷妾。故有此獻。上終不樂。後潞公入爲宰相。臺官唐介言其過。及燈籠錦事。介雖以對上失禮遠貶。潞公尋亦出判許州。蓋上兩罷之也。或云。燈籠錦者。潞公夫人遺張貴妃。公不知也。唐公之章。與梅聖俞書竄之詩過矣。烏乎。仁宗寵遇貴妃。冠於六宮。其責以正禮尚如此。可謂聖矣。

仁宗朝。王安石爲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楪盛釣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帝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帝不樂之。後安石自著日錄。厭薄祖宗。於仁宗尤甚。每詆漢武帝。其心薄仁宗也。故一時大臣富弼、韓琦、文彥博、皆爲其詆毀云。

仁宗時。一日天大雷震。帝衣冠焚香再拜。退坐靜思所以致變者。不可得。後苑作匠進一七寶枕屏。遽取碎之。嗚呼。帝敬天之威如此。其當太平盛時。享國長久。宜矣。至熙寧大臣。以天變不足畏說人主。以成今日之禍。悲夫。

仁宗御馬有名玉逍遙者。馬色白。其乘之安如輿輦也。圉人云。馬行步有尺度。徐疾皆中節。馭者行速。則以足撅之。一日燕王借乘。即長鳴不行。王怒還之。帝父事王甚恭。配南城馬鋪。久之復奉御。其行如初。帝升遐。從葬至陵下。悲鳴不食而斃。伊川先生程頤謂伯溫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歟。

本朝祖宗以來。進士過省赴殿試。尚有被黜者。遠方寒士。殿試下第。貧不能歸。多至失所。有赴河而死者。仁宗聞之惻然。自此殿試不黜落。雖雜犯亦收之末名。爲定制。可以謂之仁矣。

仁宗至和間不豫。昏不知人者三日。既愈。自言夢行荊棘中。周章失路。有神人被金甲自天而下。謂帝曰。天以陛下有仁心。錫一紀之壽。帝曰。吾何當歸。神人曰。請以臣之車輅相送。帝登車。問神人何人。曰。臣所謂葛將軍者。帝寤。令檢案道藏。果有葛將軍主天門事。因增其位號於大醮儀中。立廟京師。帝自此御朝。即拱默不言。大臣奏事。可即首肯。不即搖首。而時和歲豐。百姓安樂。四夷賓服。天下無事。蓋帝知爲治之要。任宰輔。用臺諫。畏天愛民。守祖宗法度。時宰輔曰富弼、韓琦、文彥博。臺諫曰唐介、包拯、司馬光、范鎮、呂誨云。烏乎。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無所不及。有過之者。此所以爲有宋之盛歟。

仁宗初納光獻后。后有疾。國醫不效。帝曰。后在家用何人醫。后曰。妾隨叔父官河陽。有疾。服孫用和藥輒效。詔召用和。服其藥果驗。自布衣除尚藥奉御。用和自此進用。用和本衛人。以避事客河陽。善用張仲景法治傷寒。名聞天下。二子奇、兆。皆登進士第。爲朝官。亦善醫。

仁宗初升遐。禁中永昌郡夫人翁氏位有私身韓蟲兒者。自言嘗汲水。仁宗見龍繞其身。因幸之。留其釧。復

遣以物爲驗。遂稱有娠。既踰期不產。按驗皆虛之。詐得其釧於佛閣土中。乃蟲自埋也。翁氏削一資。杖韓蟲配尼寺爲尼。初執政請誅之。光獻太后曰。置蟲於尼寺。欲令外人盡知其詐。若殺之。則必謂蟲實生子也。英宗初載。光獻后垂簾同聽政。其決事之明類如此。

仁宗皇帝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升遐。遺詔到洛。伯溫時年七歲。尚記城中軍民以至婦人孺子。朝夕東向號泣。紙烟蔽空。天日無光。時尹氏王元修自京師過洛。爲先公言京師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者與小兒皆焚紙錢哭於大內之前。又有周長孺都官赴劍州普安知縣。行亂山中。見汲水婦人亦戴白紙行哭。嗚乎。此所謂百姓如喪考妣者歟。

熙寧初。仁宗幼女下嫁錢景臻。京師父老知其爲仁宗女也。隨其車者哭泣。涕。元祐中。北虜主謂本朝使人曰。寡人年少時。事大國之禮或未至。蒙仁宗加意優容。念無以爲報。自仁宗升遐。本朝奉其御容如祖宗。已而泣。虜主爲太子時。雜入國使人中。雄州密以聞。仁宗召入禁中。俾見皇后。待以厚禮。臨歸撫之曰。與汝一家也。異日惟盟好是念。生靈是愛。故虜主感之。嗚乎。帝上賓既久。都人與虜主追慕猶不忘。此前代所無也。

英宗山陵。有監官與遜。哭慟於仁宗永昭陵下曰。臣事陛下四十餘年。得服役天上。死不恨。是夕遂暴卒。韓魏公爲司馬溫公云。

永安營道全者。嘗爲三陵塚寨。年踰九十。坐丁謂移永定陵皇堂事。編管亳州。道全言地中有藏物多驗。言人神之過。赦歸永安。嘉祐七年。道全忽歷邏川原。觀地形。語人曰。此地將有大役。明年仁宗升遐。初卜陵。有司召問之。道全曰。今永安地吉。宜徙以爲陵寢。有司疑其欲騷動縣人。凡所言皆不用。道全亦相繼卒。今永昭陵既成。或曰。地名和兒原。非佳兆。後三年英宗晏駕。

元豐中。神宗倣漢原廟之制。增築景靈宮。先於寺觀迎諸帝后御容。奉安禁中。涓日。以次備法駕羽衛前導赴宮。觀者夾路。鼓吹振作。教坊使丁仙現舞。望仁宗御像。引袖障面。若揮淚者。都人父老皆泣下。嗚呼。帝之德澤在人深矣。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三

英宗於仁宗爲姪。宣仁后於光獻爲甥。自幼同養禁中。溫成張妃有寵。英宗還本宮。宣仁還本宅。溫成薨。帝謂無子。一日帝謂光獻曰。吾夫婦老無子。舊養十三（英宗行第。）滔滔（宣仁小字。）各以長立。朕爲十三。后爲滔滔主婚。使相娶嫁。時宮中謂天子娶婦。皇后嫁女云。蓋仁宗光獻以英宗爲子。聖意素定矣。此殆天命非人力也。至召英宗爲皇子。入謝。帝與后適御後苑迎謁（曙。英宗諱。）尊。帝謂后曰。豈偶然哉。嘉祐八年三月晦日。帝起居尚安。夜一更遽索藥。且召后。后至。帝指心不能言。宣醫投藥已無及。帝崩。左右欲開宮門召兩府。后曰。此際宮門不可開。但以密敕召兩府黎明入。又三令進粥。四更再召醫入。使人守之。翌旦兩府入。后哭。告以上崩。令召皇子嗣位。英宗初不敢當。兩府共抱之。解其髮。被以黃衣。命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惶懼。甚筆不能下。丞相魏公韓琦從容曰。大行皇帝在位幾年。珪乃能草詔。英宗即位。數日有疾。執政大臣請光獻后垂簾權同聽政。后辭避。久之乃從。則光獻立子之功。其可掩哉。故神宗深感之。所以事光獻之禮甚至。追光獻之崩。神宗哀毀不能視朝。其所製挽章。至今讀之。令人流涕也。韓魏公薨。其子孫倣郭汾陽著家傳十卷。具載魏公功業。至英宗即位之初。乃云光獻信讒。屢有不平之語。魏公以危言感動。曰。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穩。又嘗太后曾問漢昌邑王事如何。又云太后言。昨夕夢甚異。見這孩兒却在慶寧宮。（即英宗舊在藩邸。）魏公曰。却在慶寧宮。乃是聖躬復膺之兆。此是好夢。又

嘗英宗不豫，魏公奏曰：大王長立，且與照管。（謂神宗）后怒曰：肯欲背棄中求免耶。又言太后對大臣泣訴英宗語曰：富弼意主太后。又云太后欲御前殿，魏公論奏云云乃止。又云嘗諫有章，乞早還政，太后泣曰：若放下更豈見眼道耶。如此等事尚多，皆誕妄不恭，非所宜言。韓氏子孫販賣松檟，張大勳業，以希進用，不知陷其父祖於不義也。王巖叟者，父子為魏公之客，亦著魏公遺事一編，其記魏公事行甚詳，至論光獻權同聽政事，亦為歟誕。謂太后還政之後，魏公勸英宗加儀衞，帝曰：相公休奬縱母后。又謂魏公對太后曰：自家無子，不得不認業。其意以謂英宗非魏公不得立，既立非魏公不得安也。英宗受仁宗天下，貴為天子，思所以報光獻之德者，何以為稱。反惜儀衞末禮，有無奬縱母后之語於英宗，孝德不無累乎。非惟太皇太后天下之母也，以其無子而令認業，為臣子者悖慢至此，不幾於毀辱者乎。前代姦人自稱定策國老，以天子為門生，皆緣此。以魏公之賢，使死者有知，其敢當也。故神宗嘗曰：如此恐非韓琦之意。伯溫皆論英宗之立，首建議者，范蜀公也，繼之者司馬溫公也，順成仁宗光獻意者，韓魏公也。富公辭戶部尚書，章呂誨中丞，魏公以下遷官疏，乃天下之公言也，具書之以俟史官採擇。

英宗即位之初，感疾不能視朝，大臣請光獻太后垂簾權同聽政，后辭之不獲，乃從。英宗才康復，后已下手書復辟。魏公奏疏，謂有章疏請太后早還政，后聞之遽起，魏公急令儀鸞司撤簾，后猶未轉御屏，尚見其衣也。時富韓公為樞密相，怪魏公不關報撤簾事，有韓魏公欲致弼於族滅之地之語。歐陽公為參政，首議追崇濮安懿王。富公曰：歐陽公讀書知禮法，所以為此舉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韓公耳。富公因辭執政，例遷官，疏言甚危，三日不報，見英宗面奏曰：仁宗之立陛下，皇太后之功也。陛下未報皇太后大功，先錄臣之小勞，非仁宗之意也。方仁宗之世，宗屬與陛下親相等者尚多，必以陛下為子者，以陛下孝德彰聞也。今皇太后謂臣與胡宿、吳奎等曰：無夫婦人無所告訴，至不忍聞。臣實痛之。豈仁宗之所望於陛下者哉。以笏指御牀曰：非陛下有孝德，孰可居此。英宗俯躬曰：不敢。富公求去益堅，遂出判河陽。自此與魏公、歐陽公絕。後富公致政居洛，每歲生日，魏公不論遠近，必遣使致書，辭甚恭，富公但答以老病無書。魏公之禮終不替，至薨乃已。豈魏公有愧於富公者乎。然天下兩賢之。魏公、歐陽公之薨也，富公皆不祭弔，國史著富公以不預策立英宗，與魏公絕，至此祭弔不通，非也。

本朝自祖宗以儉德垂世，故藝祖之訓曰：當思在甲馬營時可也。其所用幃簾，有青布緣者。仁宗生長太平，尤節儉，京城南慈賢寺，溫成張妃墳院也，寺中有溫成宮中故物，紫朱漆牀、黃絹緣席、黃隔織御帝、御飛白牌、溫成影帳，牌纔二尺，朱漆金字而已。以溫成寵冠六宮，服用止此，故帝寢疾大臣入問，見所御皆黃紬，烏乎！非儉之德，不在此乎！英宗內無嬪御，王廣淵以濮邸舊僚進待制，皆不能辦儀物。韓魏公為言，帝曰：無名以賜，不可。後數日有旨令廣淵書無逸篇於御屏，賜白金百兩。烏乎！吾本朝祖宗以節儉為家法如此。

光獻太皇太后元豐四年寢疾，以文字一函封鎖甚密付神宗曰：俟吾死開之，雖不可因此罪人。帝泣受。后疾愈，帝復納此函，后曰：姑收之。是年七月，后上仙，帝開函，皆仁宗欲立英宗為皇嗣時臣僚異議

之書也。神宗執書慟哭，以太皇太后遺訓，不敢追咎其人，故帝宮中服三年之喪，盡禮盡孝者，知慈德之不可報也。

伯溫侍長老言曰：本朝惟眞宗咸平景德間為盛，時北虜通和，兵革不用，家給人足，以洛中言之，民以車載酒食聲樂遊於通衢，謂之棚車鼓笛。仁宗天聖明道初尚如此。至寶元康定間，元昊叛，西方用兵，天下稍多事，無復有此風矣。元昊既稱臣，帝絕口不言兵，厭兵以後，天下雖復太平，終不若天聖明道之前也。烏乎，仁宗之兵厭兵也，不得已而用之，事平不用，此所以為仁歟。

神宗潁邸，英宗命韓魏公擇宮僚，用王陶、韓維、陳薦、孫固、孫思恭、邵亢，皆名儒厚德之士。王陶、韓維進止有法，神宗內朝拜稍急，維曰：維下拜，王當效之。諸公一日侍神宗坐，近侍以弓樣靴進，維曰：王安用武靴。神宗有愧色，亟令毀去。其翊贊之功如此，故潁邸賓僚號天下選云。

神宗初即位，中丞王陶言宰相韓魏公不押常朝班，為跋扈。帝遣近侍以章疏示魏公，公奏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黃門至，則可縛臣以去矣。帝為之動。出王陶知陳州。神宗即位，銳意求治，初用呂溱為翰林學士，為開封府，溱死，又用滕甫為翰林學士，為御史中丞。甫性疏，上時遣小黃門持短封御札問事，甫誇示於人，或有見御札中誤用字者，乃反謗甫以為揚上之短，上怒疏斥之。以為泄人李逢親黨，不復用。時王安石居金陵，初除母喪，英宗屢召不至。安石在仁宗時論立英宗為皇子，與韓魏公不合，故不敢入朝。安石雖高科有文學，本遠人，未為中朝士夫所服，乃深交韓、呂二家兄弟。韓、呂朝廷之巨室也，天下之士不出於韓，即出於呂。韓氏兄弟絳字子華，與安石同年高科，維字持國，學術尤高，不出仕，用大臣薦入館。呂氏公著字晦叔，最賢，亦與安石為同年進士。子華、持國、晦叔爭揚於朝，安石之名始盛。安石又結一時名德之士如司馬君實輩，皆相善。先是治平間，神宗為潁王，持國翊善，每講論經義，神宗稱善，持國曰：非某之說，某之友王安石之說。至神宗即位，乃召安石，以至大用。

神宗既退司馬溫公，一時正人皆引去，獨用王荊公，盡變更祖宗法度，用兵言利，天下始紛然矣。帝一日侍太后同祁王至太皇太后宮，時宗祀前數日，太皇太后曰：天氣晴和，行禮日亦如此，大慶也。帝曰：然。太皇太后曰：吾昔聞民間疾苦，必以告仁宗，嘗因赦行之，今亦當爾。帝曰：今無它事。太皇太后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錢，宜因赦罷之。帝不懌，曰：以利民，非苦之也。太皇太后曰：王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帝欲愛惜保全，不若暫出之於外，歲餘復召用可也。帝曰：羣臣中惟安石能橫身為國家當事耳。祁王曰：太皇太后之言，至言也，陛下不可不思。帝因發怒曰：是我敗壞天下耶？汝自為之。祁王泣曰：何至是也。皆不樂而罷。溫公嘗私記富韓公之語如此，而世無知者。後事中蔡京等修哲宗史，以王安石為聖人，然亦書慈聖光獻后、宣仁聖烈后因間見上流涕，為言安石變亂天下，已而安石罷相，豈安石之罪，雖其黨豈不能文耶？抑天欲彰吾本朝母后之賢，自不得而删也。帝退安石，十年不用，元豐末，帝屬疾，念可以託聖子者，獨曰：將以司馬光、呂公著為師傅，王安石不預也。烏乎，聖矣哉，神宗。元豐四年，召北京留守文潞公陪祀南郊，會更官制，自司徒侍中拜太尉，罷侍中，為開府儀同三司，判河南

府。陛辭，先是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國老，以至和中潞公、與劉沆、富韓公、王參政堯臣，共乞立英宗爲皇嗣，章草進呈其父功，帝留之禁中。面問潞公，公對與國老合，乃加潞公兩鎮節度使，官其子宗道爲承事郎。潞公力辭兩鎮，止受食邑。劉沆贈太師中書令，兗國公，子瑾自祠部員外郎爲天章閣待制。王堯臣贈太師中書令，諡文忠，子國老自水部員外郎充祕閣校理。富公進司徒，子紹京除閤門祇候。富公之客李偲問公曰：公治平初進戶部尚書，堅辭。今進司徒，一辭而拜，何也？公曰：治平初乃某自辭官，今日潞公以下皆遷，某豈敢堅辭，妨他人也。蓋潞公與荊公論政事不合，出判北京，七年不召，自此帝眷禮復厚矣。

神宗初欲破夏國，遂親征大遼，御營兵甲器械旗幟皆備，分河北諸路兵，遂將並保甲民兵，諸路騷動。一日帝衣黃金甲，以見光獻太后，后曰：官家著此，天下人如何？脫去不祥。又欲京城安樓櫓，后亦不許，但以虛貯於諸門。

神宗友愛二弟，不聽出於外。至元祐初，宣仁太后始命築宅於天波門外。既就館，哲宗奉宣仁后臨幸，有旨二王諸子各進官一等。舍人蘇軾行制，辭曰：先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出居於外。蓋武王待周召之寵，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制恩，始從其請，出就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義，二聖不同，同歸於道，可以爲萬世法。朕奉侍兩宮，按行新第，願瞻儀思，潸然出涕。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在家何等爲樂，王言爲善最樂。帝大其言，因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年十五以上悉帶之，著之簡冊，天下不以爲私。今王諸子，性于忠愛，漸於禮義，自勝衣以上，頎然皆有成人之風，朕甚嘉之。其各進一官，以助其爲善之樂。尚勉之哉，毋忝父祖，以爲邦家之光。次日，丞相呂大防、范純仁二夫人入見，宣仁后曰：昨同皇帝幸二王府，二王侍立，尚食甚恭。皇帝待之亦盡禮。吾老矣，深以此爲喜。又曰：仁宗事燕王，盡子姪禮，王頗自重，但以行第呼仁宗，雖禁中服用，王輒取之。仁宗不敢吝。吾二兒豈敢如此？烏乎！后之言其旨深矣。不幸后上仙，小人謗毀，雖所不至，天下冤之。其辭伯溫著之辨誣云。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四

熙寧七年春，契丹遣汎使蕭禧來言代北對境有侵地，請遣使分畫。神宗許之，而難其人。執政議遣太常少卿判三司開拆司劉公忱爲使，忱對便殿曰：臣受命以來，在樞府考核文據，未見本朝有尺寸侵虜地。且鴈門者古名限塞，雖跬步不可棄，奈何欲委五百里之疆，以資敵乎？臣既辱使指，當以死拒之。惟陛下主臣之言，幸甚。帝壯之。忱出疆，帝手敕曰：虜理屈則忿，卿姑知所欲與之。忱不奉詔。初以祕書丞呂公大忠爲副使，命下，大忠丁家艱，詔起復，未行。公亦使回，虜又遣蕭禧來。帝開天章閣，召執政與忱、大忠同對資政殿，論難久之。帝曰：凡虜爭一事，尚不肯已，今兩遣使，豈有中輟之理？卿等爲朝廷固惜疆境誠是也，然何以弭患？大忠進曰：彼遣使和來，即與代北之地，若有一使曰魏王英弼者來，求關南之地，則如何？帝曰：卿是何言也？大忠曰：陛下既以臣言爲不然，今代北安可啓其漸？忱進曰：大忠之言，社稷大計，願陛下熟思之。執政皆知不可奪，罷忱爲三司鹽鐵判官，大忠乞終喪制。帝遣中使賜富韓公、韓魏公、文潞公、曾魯公手詔，其略曰：朝廷通好北虜幾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彌甚，代北之地，素無定封，故造釁端，妄求理辨，比敕官吏，同加案行，雖圖籍甚明，而詭辭不服，又橫使復至，意在必得。詳慮無厭，勢恐未已，萬一不測，何以待之？古之大政，必諮故老云云。韓魏公疏曰：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則似不以大敵爲恤，北人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雖聞北主孱而妄弱，豈無強梁宗屬與

夫謀臣策士引先發制人之說。造此釁端。故歷遣使以爭理地界爲名。觀我應之之實如何爾。其所致虜之疑者七事。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乃因商舶招諭而來。且高麗來與不來。於國家固無損益。而契丹知之。謂朝廷將以圖我。一也。吐蕃部族。不相君長。未嘗爲邊患。而強取其地。建熙河一路。殺其老弱以數萬計。所獲不貲。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二也。邊近西山。地勢高仰。不可爲洪澇。向聞遣使部兵。徧植榆柳。冀其成長。以制虜騎。昔慶曆間所謂創立隄防。障塞要路。無以異矣。三也。義勇民兵。將校精熟。教習亦精。而忽創團保甲一道。紛然搔擾。人十失其七。破可用之成法。得增數之虛名。四也。河北諸州。緣邊近裏城池。工築並興。增置防城之具。檢視衣甲器械。五也。創都作院。頒降弓刀新樣。大作戰車。此皆衆目所視。諜者易窺。費財殫力。先自困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預。聲言出征。又深見可疑之形。七也。夫北虜素爲敵國。因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爲謀者也。今橫使再至。初示偃蹇。以探伺朝廷。況代北初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敵情無厭。浸淫不已。不許。虜遂持此以爲已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卒隳盟好。臣昔曾言青苗錢事。而言者輒賜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聞新法日下。實避嫌疑。不敢論列。今親被詔問。事係國家安危。言及而隱。罪不容誅。臣嘗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簡。治國之本。當先富強。聚財積穀。寓兵于農。則可以鞭笞四夷。盡復唐之故疆。然後制禮作樂。以文太平。故散青苗錢。使民出利。又爲免役之法。次第取錢。繼百端補救。終非善法。此所謂富國之術也。又內外置市易務。小商細民。無措手足。加以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官吏茫然。不能詳記。違者坐徒。不以赦降。監司督責。以刻爲明。峻法之苛。過於告緡。今農怨於畎畝。商旅歎於道路。官吏不安其職。恐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陛下始謀者大誤也。陛下有堯之仁。舜之聰。改過不吝。聖人之德也。而又好進之人。不顧國家利害。但得邊事將作。富貴可圖。必曰虜勢已衰。特外示驕慢爾。以陛下神聖文武。若擇將臣領大兵深入虜境。則強制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累歲災傷。民力大乏。緣邊次邊州郡。積糧不充。新選將官。皆麤勇寡謀之人。義勇保甲。新點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於堅城之下。糧道不繼。腹背受敵。雖曹彬米信名德宿將。猶以此致岐溝之敗也。臣愚今爲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它意。恐爲諜者所誤耳。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隳累世之好。永敦信誓。兩絕嫌疑。望陛下以自見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能去。以釋猜疑。則可以遷延歲月。陛下益養民愛力。用賢任能。疎遠姦諛。進用忠鯁。天下悅服。邊備日充。塞下有餘粟。帑中有羨財。虜果自敗盟誓。有衰亂之形。然後一振威武。恢復故疆。快忠義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矣。富韓公疏曰。臣五六年來。切覩綏州、囉兀、熙河、岷鄯、戎瀘、交趾。咸議用兵。或以喪師。或以獻馘。即時傳播四方。而西師初舉。便傳必覆靈夏。向又大傳有人上平燕之策。北虜必然尋以探知。彼復聞朝廷練士馬。繕城池。利器械。聚芻糧。加之招致高麗。欲爲牽制。又置河北三十六將。事機參合。此敵人所以先期造釁。既發爭端。勢未肯已也。今[illegible]已

成。代北各屯兵馬。境上爭論。逾年未決。橫使再至。事歸朝廷。自當之則恐理難款緩。使要可許。從之則兵起而患速。順之則河東斥候日蹙。雖紓目前。遺患在後。臣謂不若一委邊臣。堅持久來圖籍界爲據。使之盡力交相詰難。然北虜非不自知理曲。蓋欲生事。遂興干戈。豈是無故驟興。實有以致其來也。惟陛下深省熟慮。不可獨謂敵人造釁背盟也。惟彼若萬一入寇。事不得已。我但嚴兵以待之。來則禦戰。去則備守。此自古中興防邊之要也。若朝廷乘忿便欲深入討擊。臣實慮萬有一跌。其害非細。或更與西夏爲犄角之勢。則朝廷宵旰矣。事既至此。二邊警急。數年未得息肩。四方因徵。必有觀望者。臣願陛下以宗社爲憂。以生靈爲念。納汙含垢。且求安靜。非萬全不舉。此天下之願。而臣之志也。而又聞傳陛下決爲親征之謀。中外聞之。心殞膽落。陛下英睿天縱。必有成算。然太平天子。與創業之主。事體絕異。尤不可慨然輕舉。又恐朝廷且作聲勢。初無實事。若如此。乃是我以虛聲而召彼實來也。張虛聲者。必有疎略之虞。作實來者。必盡周密之慮。成敗豈不灼然。假令人得志而遂此契丹一種。事力素強。又有夏國、鴨綠、高麗、黑水、女真、韃靼、諸蕃爲之黨援。其勢必難殄滅。則繇此結成邊患。卒無已時。臣竊謂因今橫使之來。且可選人以其疑我者數事。開懷諭之云。凡爲武備。乃中國常事。非欲外興征伐。向來用武之地。皆小蕃有過者。朝廷須當問罪。若吾二大邦。通好已七十餘年。無故安肯議欲破壞。又恐是姦人走作。妄興間諜。因此互相疑貳。馴成釁隙。遂有今日爭理。如朝廷更有可說之事。但盡說之。須令釋然無惑。乃一助也。橫使如不的。即遣報聘者。於戎主前具道此意。庶幾一得必有所益。緣彼大都朝廷議興。方成圖計。既有猜貳之心。豈無安靜之欲。只以疑情未釋。遂成倔強。若與開解明白。必肯回心。若兩情不通。禍患日深。必成後悔。臣更望陛下兼採博訪。不宜專聽一偏。恐有迎合聖意。及畏避用事之人。不敢以實事聞而誤國家大計。臣所以及此者。竊聞去春久旱。陛下特降手詔。許人極陳時政得失。尋聞上章論列者甚多。隨而或遭貶降。陛下殊不以手詔召人極陳爲意。而從容之。反令得罪。士大夫自此。皆務結舌。下情不能上達。朝政莫大之患也。願陛下深思極慮。早令天下曉喻也。文潞公、曾魯公議。皆主不與之論。皆乞選將帥利兵甲以待敵。時王荊公再入相。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也。以筆畫其地圖。命天章閣待制韓公縝奉使舉與之。蓋東西棄地五百餘里云。韓公承荊公風旨。視劉公呂公有愧也。議者爲朝廷惜之。烏乎。祖宗故地。孰敢以尺寸不入王會圖哉。荊公輕以界鄰國。又建以與爲取之論。使帝遂擯韓富二公之言不用。至後世姦臣以伐燕爲神宗遺意。卒致天下之亂。荊公之罪。可勝數哉。

神宗天資節儉。因得老宮人言祖宗時。妃嬪公主。月俸至微。歎其不可及。王安石獨曰。陛下果能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帝始有意主青苗助役之法矣。安石之術類如此。故呂誨中丞彈章曰。外示朴野。中懷狡詐。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五

紹聖初。哲宗親政。用李清臣爲中書侍郎。范丞相純仁與清臣論事不合。范公求去。帝不許。范公堅辭。帝不得已。除觀文殿大學士。判潁昌府。召章惇爲相。未至。清臣獨當中書。亟覬幸相位。復行免役青苗法。除諸路常平使者。惇至。不能容。以事中之。清臣出知北京。建中靖國初。上皇即位。用韓忠彥爲相。清臣爲門下侍郎。忠彥與清臣有連。故忠彥惟清臣言是聽。清臣復用事。范右丞純禮。忠彥所薦。清臣能之。劉安世、呂希純。皆忠彥所重。清臣不使入朝。外除安世帥定武。希純帥高陽。張舜民。忠彥薦爲諫大夫。清臣出之帥真定。其所出與外除、及不使入朝者。皆賢士。清臣素所憚、不可得而用者。忠彥儒甚。不能爲之主。曾布爲右相。范致虛諫疏云。河北三帥連衡。恐非社稷之福。劉安世、呂希純同日報罷。清臣亦爲布所陷。出知北京。伯溫嘗論紹聖建中靖國之初。朝廷邪正治亂未定之際。皆爲一李清臣以私意幸相位壞之。邪說既勝。衆小人並進。清臣自亦不能立於朝矣。使清臣在紹聖初同范丞相。在建中靖國初同范右丞、劉安世、呂希純、張舜民。以公議正論共濟國事。則朝廷無後日之禍。而清臣亦得相位矣。此忠臣義士惜一時治亂之機。爲之流涕者也。

元符末。上皇即位。皇太后垂簾同聽政。有旨復哲宗元祐皇后孟氏位號。自瑤華宮入居禁中。時有論其不可者。曰。上於元祐后。叔嫂也。叔無復嫂之理。程伊川先生謂伯溫曰。元祐皇后之賢固也。論者之言。

亦未爲無理。伯溫曰。不然。禮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皇太后於哲宗。母也。於元祐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爲不可。非上以叔復嫂也。伊川喜曰。子之言得之矣。相繼姦臣曾布、蔡京用事。朋黨之禍再作。元祐后竟出居舊宮者二十年。靖康初。大金陷京師。逼上皇、淵聖帝北狩。宗族盡徙。獨元祐后以在道宮不預。虜退。羣臣請入禁中。垂簾聽政。以安反側。至上即位於宋。幸維揚。虜再犯。幸餘杭。后於艱難中輔成上聖德爲多。后崩。上哀悼甚。不能視朝者累日。下詔服齊衰。謚曰昭慈聖獻。烏乎。后逮事宣仁聖烈太后。其賢有自矣。至於廢興。則天也。

熙寧初。韓魏公罷政。富公再相。神宗首問邊事。公曰。陛下即位之初。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不言用兵。二字蓋是時王荊公已有謀勸帝用兵以威四夷。初是用王韶取熙河以斷西夏右臂。又欲取靈武以斷大遼右臂。又結高麗欲圖大遼。又用章惇爲察訪使。以取湖北夔峽之蠻。又用劉彝知桂州。沈起爲廣西路安撫使。以窺交趾。二人不密。造戰艦於富良江上。交趾偵知。先浮海載兵陷廉州。又破邕州。殺守臣蘇緘。屠其城。掠生口而去。又用郭逵、趙卨宣撫廣南。使直搗交趾。逵老將。與卨議論不同。爲交趾扼富良江。兵不得進。瘴死者十餘萬人。元豐四年。五路大進兵取靈武。夏人決黃河水灌以灌吾壘。兵將凍溺饑餓、不戰而死者數十萬人。又用呂惠卿所薦徐禧築永樂城。夏人以大兵破之。自禧而下。死者十餘萬人。報夜至。帝早朝。當宁慟哭。宰執不敢仰視。帝歎息曰。永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蒲宗孟進曰。臣嘗言之。帝正色曰。卿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卨嘗言用兵不是好事。既又謂宰執曰。自今更不用兵。與卿等共享太平。然帝從此鬱鬱不樂。以至大漸。烏乎痛哉。

元符末。哲宗升遐。上皇即位。欽聖皇太后垂簾同聽政。召范忠宣公於永州。虛宰席以待。忠宣病不能朝。乃拜韓忠彥爲左僕射。安燾有時望。方服母喪。乃拜曾布爲右僕射。次年改建中靖國。欽聖太后上仙。布爲山陵使。布與內臣劉瑗交通。多知禁中事。就陵下密疏中丞趙挺之、建議紹述。以迎合上意。布還朝。與忠彥勢相敵。漸逐忠彥薦引之士。右丞范公純禮。爲人沈默剛正。數以言忤上。布憚之。謂駙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樞密都承旨。范右丞不以爲然。遂罷。詵嘗以劄子求此官於上。上稟皇太后。后曰。王詵浮薄。果使爲之。則壞樞密院。駙馬都尉王師約在先朝爲此官稱職。可命之。上從王詵所納劄子。批除王師約樞密都承旨。皇太后之意也。布妄言出於范右丞、以激怒詵。詵信而恨之。後詵因館伴大遼使。妄稱范右丞押宴。席間語犯御名辱國。右丞不復辨。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潁昌府。自此忠彥之客相繼被逐矣。布專意紹述。盡復紹聖元符之政。忠彥儒而無智。既怨布。乃曰。布之自爲計者。紹述耳。吾當用能紹述者勝之。遂召蔡京。京之用自韓忠彥始。忠彥竟不能安其位。能去布。獨相。壽諫官陳瓘、龔夬罷。多賢者。皆布所用。亦不合去。蔡京拜右丞。至作相。蔡卞知樞密院。京既用事。曾布罷相。京歸起大獄。治布贓狀。貶布白州司戶參軍。廉州安置。布之諸子、及門下士、皆重貴。蔡京爲之也。韓忠彥亦安置於河北近郡。尋聽自便。京陰報其薦引之功云。大觀末。上頗厭京。因星變出之。又以飾臨平之山。決興化之水等事。謂其有不利社稷之心。貶太子少傅。居蘇州。上用張商英爲右相。商英無術寡謀。銳視

閒列。聞言遂興。上不樂罷之。京素結內臣童貫。因貫使大遼歸。詐言虜主問蔡京何在。上信之。再召京。時何執中已爲左相。乃拜京太師。謂之公相。總三省事。童貫既引京。自欲爲樞密使。京止以爲太尉節度使陝西宣撫使。貫大失望。始怨京矣。京以太師致仕。上命鄭居中爲相。居中丁母憂。相余深。皆鄙夫小人、無足言。又相王黼。黼年少凶愎。欲其功高蔡京。乃獨任結大金、滅大遼、取燕雲事。童貫經撫房樞密院皆不預。下族誅之令。禁言北事。黼後以太傅致仕。總領應奉司以固上寵。白時中、李邦彥並左右相。備祿庸儒。無所立。蔡京以宥廢復出領三省事。用其子絛爲謀主。絛與其兄相仇。絛敗。京復致仕。宣和七年十一月。上郊天罷。方恭謝景靈宮。聞金人舉兵犯京師。上下詔稱上皇。禪位於淵聖皇帝。改元靖康。李邦彥主和議。遣李鄴、李棁、鄭望之、使虜。割三鎮爲城下之盟。虜退。李邦彥罷。復不許三鎮。次年冬。虜破京師。二帝北狩。今上即位於宋。幸維揚。渡江幸餘杭。嗚乎、曾布、蔡京、王黼之罪。上通於天也。具載之以爲世戒。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六

伯溫崇寧中居洛。因過仁王僧舍。得蕪子册故書一編。有趙普中書令、雍熙三年爲鄧州節度使日。諫太宗皇帝伐燕疏。與劄子各一道。其憂國愛君之深。言出乎文章之外者。雖陸宣公論事。中不辨也。疏曰。武勝軍節度使臣趙普。右臣自二月中。伏覩忽降使臣差般糧草。及詳敕命。知取幽州。既奉指揮。尋行科配。非時舉動。萬屬因蘇。爾後雖聞捷書。未聞成事。稍稍兒復。俄及炎蒸。飛芻輓粟。以猶累。擐甲持戈而未已。民疲師老。漸恐有之。臣自此月以來。轉增疑慮。濟思陛下萬幾在念。百姓爲心。聖略神功。舉無遺算。至於平收浙右。力取河東。垂後代之英奇。雪前朝之憤氣。四海咸歸於掌握。十年時致於雍熙。唯彼蕃戎。豈爲敵對。遷徙鳥舉。自古難得制之。前代聖帝明王。無不置於化外。任其追逐水草。皆以禽獸畜之。此際官家。何須掛意。必是有人扶同諂佞。誑惑聰明。因舉不急之兵。稍涉無名之繼。非論曲直。但敵淹延。將成六月之征。頗有千金之費。以茲忖度。深抱憂虞。竊念臣雖寡智糧謀。嘗親墳典。千古興亡之理。得自簡編。百王善惡之徵。聞於經史。其間禍淫福善。莫不如影隨形。煥若丹青。明如日月。嘗爲大訓。歷代寶之。臣讀史記。見漢武帝時。主父偃、徐樂、嚴安。疊所上長書。及唐元宗時宰相姚元崇直奏十事。可以坐銷悲害。立致昇平。惟慮至尊。未能留意。臂時救弊。無出於斯。又聞前事爲後事之師。古人是今人之則。據其年代雖即不同。量彼是非。必然無異。輒思抄錄。專具進呈。伏望聖慈。特垂披覽。謹具

逐件如後。云云 伏念臣濫以庸材。叨居顯位。幸遇千年之運。深承二聖之知。從白屋而上青霄。非繇智略。出卑僚而登極位。只是遭逢。恩私何啻於車魚。報效不如於犬馬。粗懷性識。嘗積兢惶。所惧者、齒髮衰殘。精神減耗。既不能獻謀闕下。又不能效命軍前。惟有微誠。書章上奏。今者、伏自朝廷大興禁旅。遠伐山戎。驅百萬戶之生靈。咸當辛運。致數十州之地土。半失耕桑。則何異爲蹊鼠而發機。將明珠而彈雀。所得者少。所失者多。且於得少之中。尤難入手。更向失多之外。別有關心。前未見於便宜。可垂興於詳酌。臣又聞聖人不凝滯於物。見可而進。知難而退。理有變通。情無拘執。故前所謂事久則慮易。兵久則變生。臣之愚誠。深懼於此。秦始皇之拒諫。終累子孫。漢武帝之回心。轉延宗社。如忽遲晚。恐失機宜。而況旬朔之間。便爲七月。竊慮內地先困。邊廷荒涼。北狄則弓硬馬肥。轉難擒制。中國則民疲師老。應誤指呼。臣今獨與羣衆之言。深負彌天之過。輒陳狂瞽。抑有其辭。竊以暮景殘光。能餘幾日。酬恩報義。正在今時。恐勞宵旰之憂。遂避僭踰之罪。庶希聖聽早議抽軍。聊爲一縱之謀。別有萬全之策。伏望皇帝陛下、安和寢膳。惠養疲羸。長令外戶不扃。永使邊烽罷警。自然殊方慕化。率土歸仁。既四夷以來王。料契丹而安往。又何必勞民動衆。賣犢買刀。有道之事易行。無爲之功最大。如斯弔伐。是又萬全。臣又竊料陛下非次興兵。恐因偏聽。其衆人多獻佞。事失防微。大凡小輩。各務身謀。雖思國計。或承官問。曾不實言。盡解欺君。實憂敗事。得之則奸邪獲利。失之則社稷懷憂。昨者直取幽州。未審誰爲謀者。必無成算。俱是誑言。其於虛實之間。此際總應彰露。臣既不知頭主。無以指射姓名。伏望官家尋其尤者。特正姦人之罪。免傷聖主之明。所貴詐僞欺心。忠臣盡力。共畏三千之法。同堅八百之基。臣於此時。欲吐肺肝。先寒毛髮。驚疑猶豫。數日沉思。又念往哲臨終。尚能尸諫。微臣未死。爭忍面諛。明知逆耳之言。不是全身之計。但緣恩同卵翼。命直鴻毛。嘗聞國士之知。豈比衆人之報。投竟棄市。甘當此日之誅。竊覩像安。不造來生之業。惟祈聖明。特賜察量。更存細微。別具劄子。冒犯冕旒。臣無任傾心瀝懇。憂國忘家。謝瀰徬徨。激切屛營之至。其劄子曰。臣盡守藩方。聊知稼穡。見當州管界。承前多是荒涼。戶小民貧。租遙路僻。量其境土。五縣中四縣居山。驗彼人家。三分內二分是客。昨來差配。甚覺艱辛。伏緣在此直至冀州。來往四千餘里。或是無丁有稅。須至雇人般量。每斛雇召之資。賤者不下五百。元配二萬石。數約破十萬貫錢。直如本戶自行。費用無多。所較乃是二萬家之貧戶。出此十萬貫之見錢。所以典桑賣牛。十閒六七。其間兼有鬻男女者。亦有棄性命者。仍加審諦。偶副嚴期。自從起發去來。已及八十餘日。近知內有人戶。爽私抑糴鄉村。皆云裝起軍糧。未有送納去處。緣無口食。再取盤纏。雖不辨其虛實。又難行於本覈。訪聞街坊竊議。前後說得多般。稱被契丹圍却軍都。兼被劫糧草。及令尋勸。皆却隱藏。盜賊臣無以知軍前事宜。只聽得外面消息。況九重密事。慮不泄於朝廷。柰何百姓流言。已相傳於道路。詳其住滯。必有艱難。伏乞聖慈。乎令停罷。更或遲久。轉費糧儲。潛思今日人情。不可再行差配。如或再行徭役。決定廣有逃移。假令收下幽州。邊境轉廣。干戈未息。忽然生事。未見理長。必因有僭濫之徒。姦邪之黨。但說契丹時逢幼主。地有災星。以此爲詞。曲中聖旨。不審戎情上下。幽州俱致其生涯。士馬照臨。

外廢不可以征討。若彼能同衆意。輔幼主以難輕。不順事情。撫災星而亦敗。誠宜守道。事貴無私。如樂禍以求功。縱歷得之而不武。此蓋兩省少昌言之士。臺憲無有彈之人。而況補闕拾遺。合專司於規諫。天文歷算。須預定於吉凶。成茲誤失之繇。各負疏遺之罪。若無懲責。何戒後來。一臣緣久居近職。備見人情。至於後殿三班。前朝百僻。文武雖異。是非略同。纔奉委差。便思僥倖。雖詢利害。各避嫌疑。而況毀譽生心。貪求恣意。扶同狂妄。率以爲常。其間久歷事者。明知而佯作不知。初爲官者。不會而仍兼詐會。多非允當。少得純良。而又凡關宣敕。委差便是。合王心腹。方資視聽。切要精詳。就中用軍不同。聞事必料。曾使沿邊相度。往返參詳。不知能有幾人應得。當時言語。如今比較。並見直虛。乞誅罔上之辭。流便作抽軍之題目。自此則潛消媚佞。免誤朝廷。唯此區分。以爲激勸。一唯有勾抽不同舉發。一則我無闕志。一則彼有肆心。而況契丹懷禽獸之心。恃胡馬之力。乖慈恕捨。却虜追奔。須作隄防。免輸奸便。伏乞皇帝陛下。密授成算。遐宣睿謀。但令硬弩長槍。周旋釋捍。前歌後舞。小作程途。縱過交鋒。何憂乏力。只應偕宿。尋遶城池。便可使戰士解鞍。且作防邊之旅。耕夫歸舍。重爲樂業之人。是知多難興王。已垂芳於往昔。從諫則聖。宜頌美於當今。此事既行。天下幸甚。一臣今將本末。細具敷陳。嘗思發跡之繇。實有殊常之幸。其於際遇。近代無倫。伏自宣祖皇帝滁州不安之時。臣蒙召入臥內。昭憲太后在宅寢疾之日。陛下喚至牀前。念有傾心。皆曾執手。温存撫諭。不異家人。惟傾竭節盡忠。以至變家爲國。叛戮繼望。有此遭逢。先皇開創之初。尋居密地。陛下纂承之後。再入中書。蒙二聖之深知。當兩朝之大用。不惟此世。應繫前生。禮雖限於君臣。恩實同於骨肉。是以凡開啓沃。罔避危亡。蓋緣每認陛下本是天人。暫來人世。是以生知稼業。性稟仁慈。潛聞內裏看經。盤中戒肉。今者願忍一朝之忿。常隆萬劫之因。如或未止干戈。必恐漸多殺害。即因民愁未定。戰勢方搖。仍於夢幻之中。大作煩勞之事。是何徵類。誤我至尊。乞明驗於奸人。願不容於首惡。與言及此。涕淚交流。又念臣雖寡智謀。實同榮辱。都緣意切。不覺辭煩。冒犯宸嚴。不勝戰越。其疏與國史所載太略相似。有不同者劄子。唯見於此。太宗晚喜佛。中令因其所喜以諫云。

伯溫竊聞太祖一日以幽燕地圖示中令。問所取幽燕之策。中令曰。圖必出曹翰。帝曰。然。又曰。翰可取否。中令曰。翰可取。孰可守。帝曰。以翰守之。中令曰。翰死孰可代。帝不語。久之曰。卿可謂遠慮矣。帝自此絕口不言伐燕。至太宗因平河東。乘勝欲摘燕薊。時中令鎮鄴州。故有是奏。帝下詔褒其言。烏乎。中令從祖宗定天下。尚以取幽燕爲難。近時小人竊大臣之位者。乃建結女眞滅大遼取幽薊之議。卒致天下之亂。悲夫。

王晉公祐事太祖爲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告之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爲相也。蓋魏州節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於上。祐往別太宗於晉邸。太宗屛左右、欲與之言。祐徑趨出。祐至魏。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橫。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彥卿無異意乎。祐曰。臣與符彥卿家各百口。願以臣之家保符彥卿家。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長。

願陛下以爲戒。帝怒其語直。貶護國軍行軍司馬。華州安置。七年不召。太宗即位。謂輔臣曰。王祐文章之外。別有清節。朕所自知。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初祐笑曰。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旦也。祐素知其必貴。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

國初趙普中令爲相。於廳事坐屛後。置二大甕。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中。滿即焚於通衢。李沆文靖爲相。當太平之際。凡建議務更張喜激昂者。一切不用。曰。以報國耳。烏乎。賢相思慮遠矣。至熙寧初。王荊公爲相。疑食不暇。置條例司。潛論天下利害。賢不肖雜用。賢者不合而去。不肖者嗜利。獨留。盡變更祖宗法度。天下紛然。以致今日之亂。蓋知趙中令、李文靖得爲相之體也。

太宗一日謂宰輔曰。朕如何唐太宗。衆人皆曰。陛下堯舜也。何太宗可比。丞相文正公李昉獨無言。徐誦白樂天詩云。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八百來歸獄。太宗曰。朕不如也。神宗序溫公資治通鑑曰。若唐之太宗。孔子所謂吾無間焉者。神宗可謂無愧於太宗矣。至召見王荊公。首建每事堯舜之論。神宗信之。荊公與其黨始務爲高大之說。至厭薄祖宗。以爲不足法。況唐之太宗乎。文正公之言、可拜也。

眞宗不豫。大漸之夕。李文定公與宰執以祈禳宿內殿。時仁宗幼沖。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之。無以爲計。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熱水、曰。王所須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中。水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即上馬去。文定臨事大率類此。

太祖既下江南。以賈黃中知金陵。一日黃中按行府第。見庫舍局鑰甚嚴。集僚吏發之。得寶貨數十巨櫃。皆李氏宮闈之物。不隸於籍者。黃中悉表上之。太祖歎曰。吾府庫之物有籍。貪猾者尚冒竊盜之。況此亡國之遺物乎。賜黃中錢三百萬。以旌其潔。黃中、唐相耽四世孫也。年七歲以童子舉及第。李文公昉贈之詩曰。七歲神童古所難。賈家門戶有衣冠。十人科第排頭上。五部經書誦舌端。見榜不知名字貴。登筵未識管絃歡。從今穩上青霄去。萬里誰能測羽翰。至太平興國中、遂參大政。年五十六以卒。太宗厚恤其家。謂其母曰。勿以諸孫及私門之窘自撓。朕嘗記之也。黃中之孫種民者、元豐中爲宰相蔡確所用。官大理寺丞。鍛鍊故相陳恭公執中之子世儒與其婦獄。至極典。天下寃之。又以蔡確風旨。就府第問同知樞密院呂公公著。呼公之子希純及老嫗立庭下。問世儒妻呂氏請求事。以擠搖之。希純等曰。呂氏因樞密之姪。皆以此事來告樞密。樞密不語。垂涕而已。竟無以爲罪。神宗知之、怒曰。元無旨就問呂公著。賈種民小臣。輒敢淩辱執政。時論謂黃中之後衰矣。

賈黃中、字媧民、滄州人。唐相耽之裔。所賦詩成云寶儀年十五舉進士。授校書郎。集賢校理。左拾遺、補闕。嶺南平。爲采訪使。江南平。知升州。召還知制誥。遷翰林學士。太宗多召見。訪以時政得失。對曰、職當書詔。思不出位。太宗益重之。除給事中參知政事。太宗召見其母王氏。命之坐。謂曰。教子如是。今之孟母也。性端重、守家法。多知臺閣故事。朝之典禮。資以損益。當時名士。皆出其門。有文集行於世三十卷。公與宋白、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拜翰林學士。時承旨扈蒙贈詩曰。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皆爲名臣。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七

范魯公質舉進士。和凝爲主文。愛其文賦。凝自以第十三登第。謂魯公曰。君之文宜冠多士。屈居第十三者。欲君傳老夫衣鉢耳。魯公以爲榮。至先後爲相。有獻詩者云。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周祖自鄴舉兵向闕。京師亂。魯公隱於民間。一日坐封邱巷茶肆中。有人貌怪陋。前揖曰。相公無慮。時暑中。公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詩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冤獄。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因攜其扇去。公惘然久之。後至祆廟後門。見一土偶短鬼。其貌肖茶肆中見者。扇亦在其手中。公心異焉。亂定。周祖物色得公。遂至大用。公見周祖。首建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得以因緣爲姦。周祖特詔詳定。是爲刑統。

范魯公戒子孫詩。其略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己。相鼠與茅鴟。宜鑒詩人刺。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爲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厄從此始。是非毀譽間。適足爲身累。舉世重交游。擬結金蘭契。忿怨從是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心。汪汪淡如水。舉世好奉承。昂昂增意氣。不知奉承者。

以爾爲玩戲。所以古人疾。蘧篨與戚施。舉世重任俠。俗呼爲氣義。爲人赴急難。往往陷刑制。所以馬援書。殷勤告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爲識者鄙。非惟副宗所用宰輔。皆忠厚篤實之士。獨魯公爲之稱首。余讀國史得其詩。錄以爲子孫之戒。

僧海妙者。朗余昔出入丁晉公門下。公作相時。鑿池養魚。覆以板。每客至。去板釣鮮魚斫膾。其餽饌珍異。不可勝數。後自朱崖以祕書少監移光州。海妙往見之。公野服杖屨行山中。觀村民採茶。勞其辛苦。人不知爲晉公也。公與海妙相別曰。吾不死。五年趙元昊叛。邊事起。朝廷更用大臣。公無疾沐浴衣冠。臥佛堂中而薨。

元豐二年。予居洛。有老父年八九十。自云少日隨丁晉公至朱崖。頗能道當時。呼問之。老人曰。公自分司西京貶崖州。某從行至龍門南彭婆鎮。公宿驛。夜過盜。失物甚多。至今有玉椀在潁陽富家。盜所質也。至崖州。久之。某辭歸。公授以蠟丸。戒曰。俟西京知府與僉府官。即投之。某如所教。知府王欽若也。對府官得之。不敢開。遽以奏。乃自陳乞歸表也。其中云。雖遭天之罪大。終立主之功高。雖有旨復祕書監。移光州。嗟夫、任智數者。君子所不爲也。世謂丁晉公、王冀公皆任智數。如老人之言。則晉公又出冀公之上矣。

王內翰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世農家。九歲爲歌詩。畢士安作州從事。亟稱之。長益能文。有場屋聲。登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第。召試相府。擢右拾遺直史館。因北戎犯邊。獻替建和議。太宗賞之。宰相趙普尤加器重。至景德間。卒用其議。與虜通好。又與夏侯嘉正、羅處約、杜鎬同校三史。多所是正。遷左司諫知制誥。因論徐鉉爲人誣告。內翰辨其非罪。責商州團練副使。尋召入翰林爲學士。孝章皇后上仙。詔遷梓宮於故燕國長公主第。羣臣不爲服。內翰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罪以謗訕。知滁州。真宗即位。以直言應詔。召爲知制誥。咸平初。修太祖實錄。與宰相論不合。又以謗訕知黃州。移蘄州。死於官。其平生大節如此。故所著建隆遺事。一曰餘中記。自敍甚祕。蓋曰。吾太祖皇帝諸生也。一代之事。皆目所見者。考於國史。或有不同。一曰。上性嚴重少言。酷好看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若聞人間有奇書。不恡千金以求之。顯德初。從世宗南征。初平淮甸。有纖人譖上於世宗曰。趙某下壽州。私有重車數乘。世宗遣人伺察之。果有籠篋數車。遂令引入行在。面開之。無他物。惟書數千卷。世宗異之。召上諭之曰。卿方爲朕作將帥、辟土疆。當堅甲利兵。何用書爲。上頓首謝曰。臣無奇謀上贊聖德。濫膺寄任。常恐不逮。所以聚書觀覽。欲廣見聞、增智慮也。世宗曰、善。又曰、上北征之夕。次陳橋驛。羅彥環等獻中央之服。立上爲天子。請登馬南歸。才出驛門。上勒馬不前。謂諸將校曰。我有號令、能稟之乎。諸將皆伏地聽命。上曰。爾輩自貪富貴。逼我爲君。今入京師。不得輒恣劫掠。依吾令即當有重賞。不然則連革撥隊。有斧鉞之誅。諸將皆再稟命。戎馬遂行。既入國門。兵至如賓。秋毫不犯。先是京城居人聞上至。皆大恐。將謂五代之弊。縱士卒剽掠。既見上號令兵士即時解甲歸營。市井不動。略無驚擾。衆皆大喜。又聞上與前朝約之事。滿城父老皆相賀曰。五代天子。皆以兵威強制天下。未有德信著於人者。今上踐阼未終日而

有愛民之心。吾聖老矣。何幸見眞天子之御世乎。自唐末至五代。藩方節制。皆不稟朝命。上踐阼。漸隳
大度推赤心以待之。繇是諸路節將憚德畏威。不敢跋扈。歲時貢奉無闕。朝廷有所差。皆執藩臣之
節甚恭。識者知宋威之行矣。太平之基立矣。又曰。杜太后度量恢廓。有才智。國初內助爲多。上初自陳
橋即帝位。進兵入城。人先報曰。點檢上時官爲點檢。已作天子歸矣。時后寢未興。聞報安臥不答。晉王輩皆驚
躍奔走出迎。晉王後受命。是爲太宗。斯須。有上親信人至。入白后。后乃徐徐而起曰。吾兒素有大志。果有今日矣。
俄頃上至。見后於堂上。衆皆賀之。惟后儼然不樂。上甚訝之。左右進白后曰。臣聞母以子貴。自古如此。
后子今作天子。胡爲不樂。后謂上曰。吾聞爲君不易。且天子者。致身於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
可尊。或失馭。則欲爲匹夫不得。是吾所以憂也。子宜勉之。上再拜曰。謹受教。又曰。乾德開寶間。天下將
大定。惟河東未遵王化。而疆土實廣。國用豐羨。上愈節儉。宮人不及二百。猶以爲多。又宮殿內惟掛青
布緣簾。緋絹帳。紫紬褥。御衣止赭袍。以綾羅爲之。其餘皆用絁絹。晉王已下因侍宴禁中。從容言服用
太草草。上正色曰。爾不記居甲馬營中時耶。上雖貴爲萬乘。其不忘布衣時事皆如此。又曰。開寶末。議
遷都於洛。晉王言京師屯兵百萬。全藉汴渠漕運東南之物贍養之。若遷都於洛。恐水運艱阻。闕於軍
儲。上省表不報。命留中而已。異日晉王宴見。從容又言遷都非便。上曰。遷洛未已。久當遷雍。晉王叩其
旨。上曰。吾將西遷者無他。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之故事。以安天下也。晉王又言在德不在
險。上不答。晉王出。上顧侍臣曰。晉王之言固善。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又曰。上享天下十七
年。左右內臣有五十餘員。止令掌宮掖中事。未嘗令預政事。或有不得已而差出外方。止令幹一事。不

得妄採聽他事奏陳。天下以爲幸。開寶末。差內臣禱名山大川。俄有黃門於洞穴採得怪石。有類羊形。
以爲異而獻之。上曰。此是墳墓中物。何用獻爲。命碎其石。仍杖其黃門。逐之。不受內臣所獻皆如此。又
曰。乾德初。浙西錢俶來朝。上待之甚厚。俶方到闕。自晉王丞相及中外臣僚。有表章五十餘封請留俶。
上曰。錢俶在本國。歲修職貢。無闕。今又委質來朝。若利其土宇而留之。殆非人主之用心。何以示信於
天下也。卒俱不納。俶辭歸國。賜與金帛名馬之外。別以黃絹封署文書一角。付俶曰。候至本國開之。仍
諭俶曰。朕知卿忠勤。若朕常安健。公則常有東南。他人即不可也。俶感泣拜謝而去。俶至錢塘。開帊中
文字。乃是晉王丞相已下請留俶章五十餘封。俶大驚。以表稱謝。上存心仁信類如此。烏乎。王內翰前
甞諸公識與不識。皆背傰之。曰。古之遺直也。伯溫晚生。得其私書於海內兵火之餘。取可傳者列之。
李文定公迪爲舉子時。從种放明逸先生學。將試京師。從明逸求當塗公卿薦書。明逸曰。有知滑州柳開
仲塗者。奇才善士。當以書通君之姓名。文定攜書見仲塗。以文卷爲贄。與謁俱入。久之。仲塗出曰。讀君
之文。須沐浴乃敢見。因留之門下。一日。仲塗自出題。令文定與其諸子及門下客同賦。賦成。驚曰。君必
魁天下。爲宰相。令門下客與諸子拜之。曰。異日無忘也。文定以狀元及第。十年致位宰相。仲塗門下客
有柳某者。後官至侍御史。文定公命其子東之娶其女。不忘仲塗之言也。文定所擬賦題不傳。如王沂
公曾初作有物混成賦。識者知其決爲宰相。蓋所養所學發爲言辭者。可以觀矣。程明道先生爲伯溫

云。
寇萊公既貴。因得月俸置堂上。有老媼泣曰。太夫人捐館時。家貧。欲絹一匹作衣衾。不可得。不及公之今
日也。公聞之大慟。故居家儉素。所臥青帷。二十年不易。或以公孫宏事靳之。公笑曰。彼詐我誠。尙何愧。
故魏野贈公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宅起樓臺。後虜使在廷。目公曰。此無宅相公耶。或曰。公頗專奢縱。非
也。蓋公多典藩。於公會宴設則甚盛。亦退之所謂顏石之儲。嘗空於私室。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余得
於公之甥王公丞相所作公墓誌。公遺事如此。
張文定公齊賢。河南人。少爲舉子。貧甚。客河南尹張全義門下。飲啖數人。自言平時未嘗飽。遇村人作
願齋方飽。嘗赴齋後時。見其家懸一牛皮。取煮食之無遺。太祖幸西都。文定公獻十策於馬前。召至行
宮。賜衛士廩食。文定就大盤中以手取食。帝用柱斧擊其首。問所言十事。文定且食且對。略無懼色。賜
束帛遣之。帝歸。謂太宗曰。吾幸西都。爲汝得一張齊賢。宰相也。太宗即位。齊賢方赴廷試。帝欲其居上
甲。有司置於丙科。帝不悅。有旨一榜盡除京官通判。文定得將作監丞。通判衡州。不十年位宰相矣。
河南節度使李守正叛。周高祖爲樞密使討之。有麻衣道者謂趙普曰。城下有三天子氣。守正安得久。未
幾城破。先是守正子娶符彥卿女也。相者謂貴不可言。守正曰。有婦如此。吾可知矣。叛意乃決。城破舉
家自焚。符氏坐堂上不動。兵入。叱之曰。吾父與郭公有舊。汝輩不可以無禮見加。或白公。命柴世宗納
之。後爲皇后。三天子氣者。周高祖。柴世宗。本朝藝祖。同在軍中也。麻衣道者其異人乎。
華山隱士陳摶。字圖南。唐長興中進士。游四方。有大志。隱武當山。詩云。他年南面去。記得此山名。本朝張

鄧公改南面爲南嶽。題其後云。辭讎題詩志何大。可憐今老華圖南。蓋唐末時詩也。常乘白騾。從惡少
年數百。欲入汴州。中途聞藝祖登極。大笑墜驢曰。天下於是定矣。遂入華山爲道士。葺唐雲臺觀居之。
藝祖召不至。太宗召以羽服見於延英殿。顧問甚久。拜中書見宰相。宋琪問曰。先生得元默修養
之道。可以教人乎。曰。摶不知吐納修養之理。假令白日沖天。亦何益於聖世。上博通今古。深究治亂。眞
有道仁明之主。正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勤心修鍊。無出於此。琪等稱歎。以其語奏。帝益重之。帝初問
以伐河東之事。不答。後師出果無功。還華山數年。再召見。謂帝曰。河東之事今可矣。遂克太原。帝以其
善相人也。遣詣南衙見眞宗。及門亟還。問其故。曰。王門廝役皆將相也。何必見王。建儲之議遂定。後賜
號爲希夷先生。眞宗即位。先生已化。因西祀汾陰。幸雲臺觀。謁其祠。加禮焉。帝知建儲之有助也。烏乎。
世以先生爲神仙。善人倫風鑒。淺矣。至康節先生。實傳其道於先生之細者。尙以比漢四皓云。
种先生放。字明逸。隱居終南山豹林谷。聞華山陳希夷先生之風。往見之。希夷先生一日令灑掃庭除。曰
當有嘉客至。明逸作樵夫拜庭下。希夷挽之而上。曰。君豈樵者。二十年後當爲顯官。名聞天下。明逸
曰。某以道義來。官祿非所問也。希夷笑曰。人之貴賤。莫不有命。貴者不可爲賤。亦猶賤者不可爲貴也。
君骨相當爾。雖晦迹山林。恐竟不能安。異日自知之。後明逸在眞廟朝。以司諫赴召。帝攜其手登龍圖
閣。論天下事。甚眷遇如此。及辭歸山。遂遷諫議大夫。東封。改給事中。西祀。改工部侍郎。希夷又謂明逸曰。

君不娶，可謂中壽。明逸從之。至六十歲卒。先是，希夷爲明逸卜上世葬地於豹林谷下，不定穴。既葬，希夷見之，言地固佳，安穴稍後，世世當出名將。明逸不娶無子，自其姪世衡至今爲將帥，有聲。希夷既上表定日解化於華山張超谷石室中，明逸立碑，敍希夷之學，曰明皇帝王伯之道云。嗚呼，仙者非希夷而誰歟。

錢若水爲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希夷不復留。後若水登科，爲樞密副使，年才四十致政。希夷初謂若水有仙風道骨，意未決，命老僧者觀之。僧云：做不得。故不復留。然急流中勇退去，神仙不遠矣。老僧，麻衣道者也，希夷素所尊禮云。

康節先生嘗誦希夷先生之語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去。又曰：落便宜是得便宜。故康節詩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是得便宜。蓋可終身行之也。

李文靖公作相，嘗讀論語。或問之，公曰：沆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咸平、景德中，李文靖公沆在相位，王文正公旦知政事。時西北二方未平，羽書旁午無虛日。上既宵旰，二公廢食不遑。文正公歎曰：安得及見太平，吾輩當優游矣。文靖公曰：國家有強敵外患，足以警懼。異日天下晏平，上意漸滿，未能高拱無事。某老且死，君作相時，當自知之。蓋深念也。及北鄙和好，西陲款附，於是朝廷展禮，封山行慶，巨典盛儀，無所不講。文靖已亡，文正既衰，援於舊事，每歎曰：文靖聖矣。故當時謂文靖爲聖相云。

呂文穆公諱蒙正，微時於洛陽之龍門利涉院土室中，與溫仲舒讀書。其室中今有畫像。有詩云：八滴風急浪花飛，手把魚竿傍釣磯。自是釣頭香餌別，此心終待得魚歸。又云：怪得池塘春水滿，夜來雷雨起南山。狀元及第，位至宰相。溫仲舒第三人及第，官至尚書。公在龍門時，一日行伊水上，見賣瓜者，意欲得之，無錢可買。其人偶遺一枚於地，公悵然取食之。後作相，買園洛城東南，下臨伊水，起亭以饐瓜爲名，不忘貧賤之義也。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八

呂文穆公既致政，居於洛，今南州坊張觀文宅是也。真宗祀汾陰，過洛，文穆尚能迎謁。至回鑾，已病，帝爲幸其宅，坐堂中。（宅後歸張氏，御坐處人不敢居正寢。）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公對曰：臣諸子皆豚犬，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川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語，遂至大用，文靖公也。先是，富韓公之父貧甚，客文穆公門下。一日白公曰：某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公許之。其子韓公也。文穆見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亟令諸子同學，供給甚厚。文穆兩入相，以司徒致仕。後韓公亦兩入相，以司徒致仕。文穆知人之術如此。文靖公亦受其術。文潞公自兗州通判代歸，文靖一見奇之，問潞公曰：有兗州舉遺以來，明日；潞公進呈。文靖熟視久之，蓋欲相潞公乎也。厲潞公爲殿中侍御史，爲從官平貝州，出入將相五十年，以太師致仕，年踰九十。天下謂之文富。二公者皆出呂氏之門，嗚乎、盛哉。

呂文靖公爲相，章獻太后垂簾同聽政。李宸妃薨，章獻祕之，欲以宮人常禮、治喪於外。文靖早朝，留身奏曰：聞禁中有貴人薨，喪禮宜從厚。章獻遂挽仁宗入內，少頃獨坐簾下，召文靖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與？公曰：臣待罪宰相，事內外無不當預。章獻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公從容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也，喪禮宜從厚。章獻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且奈何？文靖乃請治喪皇儀殿，太后與帝舉哀，殺苑百官、奉慰。鑿西華門以出，用一品禮，殯洪福寺。公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

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莫道夷簡不曾說來。章獻皆從之。後章獻上仙。燕王謂仁宗。言陛下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慟毀頓。不視朝者累日。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為皇太后。謚章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帝親哭視之。后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者。以有水銀沃之。故不壞也。帝歎息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使仁宗孝德、章獻母道兩全。文靖公先見之明也。嗚乎、智哉。

呂文靖公致政居鄭州。范文正公自參知政事。出為河東陝西宣撫使。過鄭、見文靖。問曰。參政出使何也。文正曰。某在朝無補。自謂此行欲圖報於外。文靖笑曰。參政誤矣。既跬步去朝廷。豈能了事。文正聞其言。始有悔意。未幾除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時富韓公亦自樞密副使為河北宣撫使。將還朝。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四路安撫使。嗚乎。文靖公既老。其料天下事尚如此。智數絕人遠矣。

至和間、仁宗不豫。一日少間。思見宰執。執政聞召亟往。呂文靖為相。使者相望於路、促其行。公按轡益緩。至禁中。諸執政已見上。上體未平。待公久。稍倦。不樂曰。病中思見卿。何緩也。文靖徐曰。陛下不豫。久不親朝。外議頗異。臣待罪宰相。正晝自通衢馳馬入內、未便。帝聞其言。歎久之。諸公始有愧色。又文靖夫人因內朝。皇后曰。上好食糟淮白魚。祖宗舊制。不得取食味於四方。無從可致。相公家壽州、當有之。夫人歸。欲以十奩為獻。公見問之。夫人告以故。公曰。兩奩可耳。夫人曰。以備玉食。何惜也。公悵然曰。玉食所無之物。人臣之家安得有十奩也。嗚乎、文靖公若其智絕人類此。

孫文懿公眉州魚蛇人。少時家貧。欲典田赴試京師。自經縣判狀。尉李昭言戲之。似君人物。求試京師者有幾。文懿以第三登第。後判審官院。李昭言者赴調。見公恐甚。意公不忘前日之言也。公特差昭言知眉州。又公嘗聚徒榮州。貧甚。得束脩之物持歸。為一村鎮將悉稅之。至公任監左藏庫。鎮將者部州綱綱至。見公愧懼。公慰謝之。以黃金一兩贈其歸。其盛德如此。

韓參政億、李參政若谷、王丞相隨未第時。同於嵩山法王寺讀書。有一男子自言善相。曰。王君、宰相才也。韓李二君、皆當為執政。王君官雖高。子孫不及韓李二君之盛。後韓參政之子絳、縝皆為宰相。維為參知政事。李參政之子淑、係三院學士。有文名。兩家曾孫宦學至今不衰。王丞相之後微矣。異哉。韓參政之孫宗師侍郎云。

韓參政億、李參政若谷未第時。皆貧。同途赴試京師。共有一席一氈。乃割分之。每出謁。更為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為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去。次舉韓亦登第。後皆至參知政事。世為婚姻不絕。韓參政之孫宗師侍郎云。

慶曆三年。范文正公作參知政事。富文忠公作樞密副使。時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光化。知軍棄城走。奏至。二公同對上前。富公乞取知軍者行軍法。范公曰。光化無城郭、無甲兵。知軍所以棄城。乞薄其罪。仁

宗可之。罷朝至政事堂。富公怒甚。謂范公曰。六丈要作佛耶。范公笑曰。人何用作佛。某之所言有理。少定為君言之。富公益不樂。范公從容曰。上春秋鼎盛。豈可教之殺人。至手滑。吾輩首領皆不保矣。富公聞之汗下。起立以謝曰。非某所及也。富公素以父事范公云。

薛簡肅公知成都。范蜀公方為舉子。一見愛之。館於府第。俾與子弟講學。每曰。范君廟廊人也。公益自謙退。乘小騶至銅壺閣下。即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為帥客也。簡肅還朝。載蜀公以去。或問簡肅曰。自成都歸。得何奇物。曰。蜀珍產不足道。吾歸得一偉人耳。時二宋公有大名。一見。與公為布衣交。及同賦長嘯卻胡騎。公賦成、人爭傳誦之。公後為賢從事。其所立。溫公自以為不可及也。嗚乎。簡肅公者。可謂知人矣。

胡先生瑗、判國子監。其教育諸生皆有法。安厚卿樞密在席下。厚卿苦瘵疾。凡眾立廡下。升堂聽講說。人乘疾飄作。先生使人被之以歸。調護甚至。厚卿登科。疾良愈。或以與文康公苦淋疾。為樞密使。疾自平正同。蓋人之疾病。隨血氣之通塞。氣血既快。疾亦自愈也。先生每語諸生。食飽、未可據按、或久坐。皆於氣血有傷。當習射投壺遊息焉。是亦食不語、寢不言之遺意也。程伊川曰。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國子監有先生祠。紹聖初。林自為博士。聞於朝。撤去。

尹師魯、謫崇信軍節度副使。移筠州監酒。得疾時范文正公知鄧州。聞於朝。乞師魯就醫於鄧。仁宗許之。師魯至。文正日挾醫以往。調護甚備。師魯無甚苦也。一日、文正偶以事未往。師魯遣人招之。文正亟往。師魯隱几端坐。已瞑目矣。文正伏而呼之。師魯復開目。文正問曰。何所見也。師魯從容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復閉目而絕。呂獻可病。手書以墓銘委司馬溫公。公亟省之。獻可已瞑目矣。公伏而呼之曰。更有以見囑乎。獻可復開目曰。天下尚可為。君實其自愛。遂閉目以絕。嗚乎。大君子於死生去來不變蓋如此。至於平生以道義相推重者。獨不能忘也。

王懿恪公拱辰與歐陽文忠公。同年進士。文忠自監元省元赴廷試。銳意魁天下。明日當唱名。夜備新衣一襲。懿恪輒先衣以入。文忠怪焉。懿恪笑曰。為狀元者當衣此。至唱名果第一。後懿恪、文忠、同為薛簡肅公子壻。文忠先娶懿恪夫人之姊。再娶其妹。故文忠有舊女壻為新女壻。大姨夫作小姨夫之戲。懿恪早貴。文忠自選入館職。謫夷陵時。懿恪已為知制誥。後入翰林為學士。轉八座尚書。熙寧初、拜宣徽使。通歷藩府。元豐初、召還。赴院供職。出判北京。特賜笏頭毬路金帶、佩魚。如兩府之所服者。懿恪以表謝曰。橫金三紀。未佩隨身之魚。賜帶萬釘。改觀在廷之目也。蓋祖宗舊制。見任兩府。許笏頭毬路金帶佩魚。前任者。非特旨不許。尚書翰林學士。於御仙花金帶上佩魚者。元豐近制也。惟方團胯帶。乃可佩魚。毬路帶、方團胯也。故曰近制也。文忠與懿恪雖友壻。文忠心少之。文忠為參政時。史擬進懿恪僕射。文忠曰。僕射、宰相官也。王拱辰非曾任宰相者。不可。改東宮官。以至拜宣徽使。終身不至執政。蓋懿恪主呂文靖。文忠主范文正。其黨不同云。

天聖明道中。錢文僖公自樞密留守西都。謝希深為通判。歐陽永叔為推官。尹師魯為掌書記。梅聖俞為

主簿.嘗天下之士.錢相遇之甚厚.多會於普明院.白樂天故宅也.有唐九老畫像.錢相與希深而下.亦畫其旁.因府第起雙桂樓.西城建臨園驛.命永叔師魯作記.永叔文先成.凡千餘言.師魯曰.某止用五百字可記.及成.永叔服其簡古.永叔自此始爲古文.錢相謂希深曰.君輩臺閣禁從之選也.當用意史學.以所聞見擬之.故有一書.謂之都廳閒話者.諸公之所著也.一時幕府之盛.天下稱之.又有知名進士十人.游希深永叔之門.□王復王尙恭爲稱首.時科舉法寬.秋試府園雙廳.希深監試.永叔聖俞爲試官.王復欲往請懷州解.永叔曰.王尙恭作解元矣.王復不行.則又曰.解元非王復不可.蓋諸生文賦.平日已次第之矣.其公如此.當朝廷無事.郡府多暇.錢相與諸公.行樂無虛日.一日出長夏門.屏騎從.同步至午橋.訪郭隱君.郭不知爲勳.亦不加禮.抵暮別去.送及門曰.野人未嘗至府廷.無從上謁謝.錢相悵然.謂諸公曰.斯人視富貴爲如何.可愧也.郭君名延卿.時年踰八十.少從張文定呂文穆公游.以文行稱.張呂二公相繼入相.薦於朝.命以職官.不出洛.人至今呼爲郭五秀才庄云.

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游嵩山.自潁陽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各有所懷.忽於烟靄中有策馬渡伊水來者.既至.乃錢相遣廚傳歌妓至.吏傳公言曰.山行良勞.當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錢相遇諸公之厚類此.後錢相謫漢東.諸公送別至彭婆鎭.錢相置酒作長短句.俾妓歌之.甚悲.錢相泣下.諸公皆泣下.王沂公代爲留守.御吏如束濕.諸公俱不堪其憂.且訝其多出游.責曰.公等自比寇萊公何如.寇萊公尙坐奢縱取禍貶死.況其下者.希深而下不敢對.永叔取手板起立曰.以修論之.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爾.時沂公年已高.若爲之動.公偉之.永叔後用沂公薦入館.然猶不忘錢相.或謂錢相甍.易名者三.卒得美謚.永叔之力云.

賈內翰黯.以狀元及第.歸鄧州.范文正公爲守.內翰謝文正曰.某晚生偶得科第.願受教.文正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內翰拜其言不忘.每語人曰.吾得於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盡也.烏乎.得文正公二字者.足以爲一代之名臣矣.

狄武襄公靑.初以散直爲延州指揮使.時西夏用兵.武襄以智勇收奇功.嘗被髮帶銅鑄人面.突圍陷陣.往來如神.賊畏懾服.無敢當者.而顯達光遠.賢士大夫翕然稱之.尤爲范文正.韓忠獻.韓正獻.諸公所知.文正公授以春秋漢書曰.爲將而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耳.武襄感服.自勉勵無怠.後位樞密.或告以嘗推狄梁公爲遠祖.武襄愧謝曰.某出田家.少爲兵.安敢祖唐之忠臣梁公者.又或勸去黥涅字.則曰.某雖貴.不忘本也.每至韓忠獻家.必拜於廟庭之下.入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待其子弟.其異於人如此.郭宣徽逵.少時人物已魁偉.日懷二餅.讀漢書於京師州西酒樓上.饑即食其餅.沽酒一升飲.再讀書.抵暮歸.率以爲常.酒家異之.後亦以散直爲延州指使.范文正公爲帥.令去私撫.偏坐終日不出門.文正益任之.韓魏公代文正公宣徽.又事之.魏公尤器重.卒立大功.遂至副都總管.治平中召爲簽書樞密院.楊太尉遂微時.爲文潞公虞候吏.每燕會.太尉獨不食餘饌.他人與之亦不顧.潞公以此奇之.公定貝州.太尉穴地道入城.先登.受上賞.後官至節度使.留太尉授爲小官.時客京師逆旅中.未嘗

出行.同輩以爲疾.後爲名將.帥官節度使.兩除殿帥.四人者.其功業.智勇.貴賤.遇合.略相似.故并書之.

杜祁公少時客濟源.有縣令者能相人.厚遇之.與縣之大姓相里氏議婚.不成.祁公亦別娶.久之.祁公妻死.令曰.相里女子當作國夫人矣.相里兄弟二人.前却祁公之議者兄也.令召其弟曰.秀才杜君人材足依也.當以女弟妻之.議定.非兄尤之.弟曰.杜君.令之重客.令之意其可逆.兄悵然曰.姑從之.俾教諸兒讀書耳.祁公未成婚.赴試京師.登科.相里之兄.厚資往見公曰.婚已定.豈敢逆某.既出仕.願發門下.無教兒讀書者.謝兄道却之.相里之兄.大慙以歸.祁公旣娶相里夫人.至從官.以兩郊禮.奏與姓恩任.相里之弟.後官至員外郎.任道司門.爲先公云.

余爲潞州長子縣尉.西寺中有王文康公祠.其老僧爲余言.文康公之父.邑人也.以教授村童爲業.有兒年七八歲.不能養.欲施寺之瀛師.祖師善相.謂曰.兒相貴.可令讀書.因以錢幣資之.是謂文康公.後公貴.祖師已死.命寺僧因祠之.文康公最受寇萊公之知.因妻以女.居洛陽陶化坊.洛人至今謂之西州王相公宅云.有子益恭.益柔.益柔官龍圖閣直學士.有時名.孫愼言.愼行.愼術.俱列大夫.皆賢.從康節先生交遊也.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九

富韓公.初遊場屋.穆修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公果禮部試下.時太師公官耀州.公西歸.次陝.范文正公尹開封.遣人追公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還.公復上京師見文正.辭以未嘗爲此學.文正曰.已同諸公薦君矣.久爲君闢一室.皆大科文字.正可往就館.時晏元獻公爲相.求婚於文正.文正曰.公之女若嫁官人.某不敢知.必求國士.無如富某者.元獻一見公.大愛重之.遂議婚.公亦繼以賢良方正登第.公之立朝.初以危言直道事仁宗.爲諫官.至知制誥.宰相不悅.故薦公以使不測之虜.歐陽公上書.引盧杞薦顏眞卿使李希烈事.言宰相欲害公也.不報.公能使虜之君拒節公之言.修好中國.不復用兵者幾百年.可謂大功矣.然公每不自以爲功也.使回.除樞密直學士.又除翰林學士.又除樞密副使.公皆以奉使無狀.力辭不拜.且言虜既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除樞密副使.時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帝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象諭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烏乎.使虜之功偉矣.而不自有焉.至知靑州.活饑民四十餘萬.每自言以爲功也.蓋曰過於作中書令二十四考矣.公之所以自任者.世烏得而窺之哉.蘇內翰奉詔撰公墓道之碑.首論公使虜之功.非公之心也.伯溫先君子隱居謝聘.與公爲道義交.

獨爲知公者焉。

嘉祐二年。大遼以重兵壓境。泛使劉六符再至。求關南十縣之地。虜意不測。在廷之臣。無敢行者。富韓公往聘。面折虜之君臣。虜辭屈。增幣二十萬而和。方富公再使也。受國書及口傳之詞於政府。既行。謂其副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辭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公馳還見仁宗。具論之曰。政府固爲此。欲置臣於死。臣死不足惜。柰國命何。仁宗召宰相呂夷簡面問之。夷簡從容袖其書曰。恐是誤。當令改定。富公益辨論不平。仁宗問樞密使晏殊曰。夷簡決不肯爲此。直恐誤耳。富公怒曰。晏殊姦邪。黨呂夷簡以欺陛下。富公。晏公之壻也。富公忠直如此。契丹既平。仁宗深念富公之功。御史中丞王拱辰對曰。富弼不能止夷狄黷無厭之求。念陛下止一女。若虜乞和親。弼亦忍棄之乎。帝正色曰。朕爲天下生靈。一女非所惜。拱辰驚懼。知言之不可入。因再拜曰。陛下言及於此。天下幸甚。烏乎、吾仁宗聖矣哉。拱辰蓋呂丞相之黨云。

至和間、富公當國。立一舉三十年推恩之法。蓋公與河南進士段希元、魏升平同場屋相善。公作相。不欲私之。故爲天下之制。二人俱該此恩。希元官至太子中舍。致仕、轉殿中丞。升平官至大理寺丞。此法至今行之。烏乎、爲宰相不私其親。如富公可稱賢矣。升平既卒。公念之不忘。招其子宜與子孫講學。公薨、宜亦老。猶居門下。至崇寧間。立試門客法。宜不爲新學。始求去。仁宗末年。富公自相位丁太夫人艱。上遣使下詔起復者六七。公竟不起。至其末云。陛下得一不孝子。且將何用。仁宗乃從其請。英宗已即位。魏公已遷左相。故用富公爲樞密相。魏公已下皆遷官。富公亦遷戶部尚書。公辭曰。竊聞制詞敍述陛下即位以臣在憂服。無可稱道。乃取嘉祐中臣在中書日嘗議建儲。以此爲效。而推今日之恩。嘉祐中雖嘗泛議建儲之事。仁宗尙難其請。其於陛下。則如在茫昧杳冥之中。未見形象。安得如韓琦等後來功效之深切著明也。又辭曰。韓琦等七人。委是有功。可以重疊受陛下官爵。臣獨無一毫之效。又辭曰。韓琦等七人。於陛下有功有德。獨臣於陛下無功。不過在先朝有議論之勞。又辭曰。琦等勳烈彰灼。明如日星。中外執筆之士。歌詠之不暇。伏乞促令入謝。以快群望。以此見富公豈因不預定策而歡魏公哉。

熙寧初。富公再入。與曾魯公並相。呂公弼爲樞密使。韓公絳、趙公槩、馮公京、趙公抃、皆爲參知政事。俱久次。王荊公安石拜參知政事。乃薦呂公公著爲御史中丞。有旨特許不避公弼。公弼不自安。乞出除宣徽使、判太原府。移秦州。趙公槩致仕。馮公、趙公皆出。富公判亳州。曾公判永興軍。惟韓公絳與荊公在政府。既而絳宣撫陝西。外拜昭文相。荊公拜史館相。絳失職。以本官知鄧州。荊公遂拜昭文相。司馬溫公除樞密副使。以議新法不合。辭不拜。出知永興軍。呂公公著力言新法。罷中丞。出知永州。韓公維亦以論不合。罷開封府。知河陽。皆與荊公交遊推揚之人。皆退斥不用。荊公獨用事。乃以富公爲沮青苗法。落使相。散僕射。判汝州。荊公後以觀文殿大學士知金陵。乃薦呂惠卿爲參知政事。惠卿既得位。遂叛荊公。出平日荊公移書。有曰。無使齊年知。謂馮公京。蓋荊公與馮公皆辛酉生。又曰。無使上知。神

宗始不悅荊公。奏惠卿又起李逢獄。事連李士寧。士寧者、蓬州人、有道術。荊公居喪金陵。與之同處數年。意欲併中荊公也。又起鄭俠獄。事連荊公之弟安國。罪至追勒。惠卿求害荊公者無所不至。神宗悟。急召荊公。公不辭。自金陵泝流七日至闕。復拜昭文相。惠卿以本官出知陳州。李逢之獄遂解。其黨數人皆誅死。李士寧止於編配。烏乎、荊公非神宗保全。則危矣。再相不久。復知金陵。領宮祠。至死不用。初。韓公絳論助役與荊公同。後拜史館相。亦爲惠卿所不容。出知定州。

熙寧二年。富公判亳州。以提舉常平倉趙濟言公沮壞新法。落武寧節度、及平章。以左僕射判汝州。過南京。張公安道爲守。列迎謁騎從於庭。張公不出。或問公。公曰。吾地主也。已而富公來見張公。門下客私相謂。二公天下偉人。其議論何如。立屏後聽。張公接富公亦簡。相對屹然如山岳。富公徐曰。人固難知也。張公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仁宗皇祐間。某知貢舉院。或薦安石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安石者既來。凡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某惡其人。檄以出。自此未嘗與之語也。富公俛首有愧色。蓋富公素喜王荊公。至得位亂天下。方知其姦云。

元豐六年。富公疾病矣。上書言八事。大抵論君子小人爲治亂之本。神宗語宰輔曰。富弼有章疏來。章惇曰。弼所言何事。帝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可令分析孰爲小人。帝曰。弼三朝老臣。豈可令分析。左丞王安禮進曰。弼之言是也。罷朝。惇責安禮曰。左丞對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輩今日曰誠如聖諭。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惇無以對。是年五月。大星隕於公所居還政堂下。空中如甲馬聲。公登天光臺焚香再拜。知其將終也。異哉。公既薨。司馬溫公、范忠宣弔之。公之子紹庭、紹京泣曰。先公有自封押章疏一通。殆遺表也。二公曰。當不啓封以聞。蘇內翰作公神道碑。謂世莫知其所言者。是也。神宗聞訃震悼。出祭文。遣中使致祭。恩禮甚厚。政府方遣一奠而已。朝廷故例。前宰相以使相致仕者、給全俸。富公以司徒使相致仕居洛。自三公俸一百二十千外、皆不受。公淸心學道。獨居還政堂。每早作。放中門鑰入。瞻禮家廟。對夫人如賓客。子孫不冠帶不見。平時謝客。文潞公爲留守。時節往來。富公素喜潞公。昔同朝。更拜其母。每勸潞公早退。潞公愧謝。既薨。其子朝議名紹庭、字德先。守其家法者也。公兩女與其壻及諸甥。皆同居公之第。家之事一如公無恙時。毫髮不敢變。鄉里稱之。建中靖國初。朝廷擢德先爲河北西路提舉常平。德先辭曰。熙寧變法之初。先臣以不行青苗法。臣不敢爲此官。上益嘉之。除祠部員外郎。崇寧中、德先卒。鄭人晁詠之誌其墓。文甚美。獨不書辭提舉常平事。有所避也。惜哉。德先之子直柔。事今上。爲同知樞密院事。

韓魏公自樞密副使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王荊公初及第、爲僉判。每讀書至達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見荊公少年。疑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荊公曰。君少年無廢書。不可自棄。荊公不答。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魏公後知荊公之賢。欲收之門下。荊公初不屈。如召試館職不就之類是也。故荊公熙寧日錄中。短魏公爲多。每曰。韓公但形相好爾。作畫虎圖詩詆之。至荊公作相。行新法。魏公言其不便。神宗感悟。欲罷其法。荊公怒甚。取魏公章送條例司疏駁。頒天下。又諷呂申公有言播鎮

大臣將興晉陽之師。除君側之惡。自草中公論詞。昭著其事。因以撼魏公。賴神宗之明。眷禮魏公。終始不替。魏公薨。帝撰悼詞製墓碑。恩意甚厚。荊公有挽詩云。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輀。猶不忘魏公少年之語也。

熙寧二年。韓魏公自永興軍移判北京。過闕上殿。王荊公方用事。神宗問曰。卿與王安石議論不同。何也。魏公曰。仁宗立先帝爲皇嗣時。安石有異議。與臣不同故也。帝以魏公之語問荊公。公曰。方仁宗欲立先帝爲皇子時。春秋未高。萬一有子。措先帝於何地。臣之論所以與韓琦異也。荊公強辯類如此。嘗魏公請册英宗爲皇嗣時。仁宗曰。少俟後宮有就閣者。公曰。後宮生子。所立嗣退居舊邸可也。蓋魏公有所處之矣。然荊公終英宗之世。屢召不至。實自慊也。或云。黎襄亦有異議。英宗知之。襄不自安。出知福州。治平初。英宗即位。有疾、疾作。請光獻太后垂簾同聽政。有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姦邪反覆。間諜兩宮。時司馬溫公知諫院。呂誨爲侍御史。凡十數章請誅之。英宗雖悟、未施行。宰相韓魏公一日出空頭敕一道。參政歐陽公已簽。參政趙槩難之。問歐陽公曰。何如。歐陽公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魏公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者立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敕填之。遣使臣即日押行。其意以謂少緩則中變矣。烏乎。魏公眞宰相也。歐陽公言吾爲魏公作晝錦堂記云。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者。正以此。

尹師魯以貶死。其子朴方襁褓。既長。韓魏公聞於朝、命官。魏公到北京。辟爲屬。教育之如子弟。朴少年有才。所爲或過舉。魏公掛師魯之像哭之。朴亦早死。烏乎。魏公者。可以謂之君子矣。

張僉部名方。爲白波三門發運使。王司封名洪爲副使。文潞公父令公名异爲屬官。皆相善。張僉部召去。薦文令公爲代。潞公爲子弟。讀書於孔目官張望家。望皆爲舉子。頗知書。後隸軍籍。其諸子皆爲儒學。潞公少年好遊。令公怪責之。潞公久不敢歸。張望白令公曰。郎君在某家學問益勤苦。不復遊矣。因出潞公文數百篇。令公爲之喜。王司封欲以女嫁公。其妻曰。文彥博者寒薄。其可妃乎。乃已。後潞公出入將相。張望尚無恙。公判河南日。母申國太夫人生日。張望自河清來獻壽。有詩云。庭下郎君爲宰相。門前故吏作將軍。張望以子通籍封將軍云。望嘗曰。吾子孫當以立門金石心爲名。長子靖。與潞公同年登科。兄弟爲監司者數人。潞公遇之甚厚。至門孛行。諸孫益顯。有爲侍從者。康節先生云。嘗見張將軍沈深雄偉。有異於衆人。能識潞公於童子時。宜其有後也。

文潞公少時。從其父赴蜀州幕官。過成都。潞公入江瀆廟觀壁。祠官接之甚勤。且言夜夢神令灑掃祠庭。曰。明日有宰相來。官豈異日之宰相乎。公笑曰。宰相非所望。若爲成都。當令廟室一新。嘉祐中。公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視事之三日。謁江瀆廟。若有感焉。方經營改造中。忽江漲。大木數千章蔽流而下。盡取以爲材。廟成。雄壯甲天下。又長老曰。公爲成都日。多宴會。歲旱。公尙出遊。有村民持焦穀苗來訴。公能會。齋居三日。禱於廟中。即日雨。歲大稔。異說、文潞公幼時與羣兒擊毬。入柱穴中不能取。公以水灌之。毬浮出。司馬溫公幼與羣兒戲。一兒墮大水甕中。已沒。羣兒驚走不能救。公取石破其甕。兒得出。

識者已知二公之仁智不凡矣。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十

文潞公慶歷間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公年未四十。成都風俗、喜行樂。公多燕集。有飛語至京師。御史何郯聖從蜀人。因謁告歸。上遣伺察之。聖從將至。潞公亦爲之動。張俞少愚者、謂公曰。聖從之來無足念。少愚因迎見於漢州。同郡會有營妓善舞。聖從喜之。問其姓。妓曰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即取妓之項上帕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妓作柳枝詞歌之。聖從爲之醉。後數日聖從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以燕聖從。迎其妓雜府妓中。歌少愚之詩以酌聖從。聖從每爲之醉。聖從還朝。潞公之謗乃息。事與陶穀使江南郵亭詞相類云。張少愚者。奇士。潞公固重其人也。

韓魏公留守北京。李稷以國子博士爲漕。頗慢公。公不爲較。待之甚禮。俄潞公代魏公爲留守。未至、揚言云。李稷之父絢。我門下士也。聞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吾視稷猶子也。果不悛。將庭訓之。公至北京。李稷謁見。坐客次。久之。公著道服出。語之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稷不獲已。如數拜之。稷後移陝漕。方五路興兵取靈武。稷隨軍。威勢益盛。一日早作。入鄜延軍營。軍士鳴鼓聲諾。帥种諤臥帳中未興。諤怪之。出對稷呼鼓角將問曰。軍有幾帥。曰大尉耳。帥未升帳。輒爲轉運鳴鼓聲諾。何也。借汝之頭。以代運使者。叱出斬之。稷倉皇引去。怖甚。不能上馬。自此不敢入諤軍。後朝廷遣給事中徐禧。

鄜延安帥沈括爲帥种諤領兵築永樂城。諤議不合。括以聞。朝廷留諤守延安。括專永樂之役。未至。夏人傾國圍永樂城、已急。監軍李舜舉衣襟作奏曰。臣無所恨。願朝廷勿輕此賊。李稷亦作奏。但云、臣千苦萬苦也。神宗得奏。皆爲之慟。城既破。徐禧不知所在。或云降。淋張芸叟言。有自西夏歸見之者。舜自經死。或云李稷以酷虐。乘亂爲官軍所殺。烏乎。稷不得其死、宜哉。

文潞公判北京。有汪輔之者。新除運判。爲人褊急。初入謁。潞公方坐廳事。閱謁刺置案上不問。入宅、久之乃出。輔之已不堪。既見。公禮之甚簡。謂曰。家人頃令沐髮。忘見運判。勿訝。輔之沮甚。舊例。監司至之三日。府必作會。公故罷之。輔之移文定日檢按府庫。通判以次白公。公不答。是日公家宴。內外非並不許通。輔之坐都廳。吏白侍中家宴。匙鑰不可請。輔之怒。破架閣庫鎖。亦無從檢按也。密勸潞公不治。神宗批輔之所上奏。付潞公。有云、侍中舊德。故煩臥護北門。細務不必勞心。輔之小臣。敢爾無禮。將別有處置之語。潞公得之不言。一日會監司。曰老謬無狀。幸諸君寬之。監司皆愧謝。因出御批以示輔之。輔之皇恐。遂歸。託按郡以出。未幾。輔之罷。烏乎。神宗眷遇大臣。沮抑小人如此。可謂聖矣。

元豐間。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就第廟坐。見監司府官。唐介參政之子義問。爲轉運判官。退謂其客尹煥曰。先君爲臺官。嘗言潞公。今豈挾以爲恨耶。某當避之。煥曰。潞公所爲必有理。姑聽之。明日公交府事。以次見監司府官如常儀。或以問公。公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庶僚也。既交印。河南知府見監司矣。義問聞之。復謂煥曰。微君殆有失於潞公也。一日潞公謂義問曰。仁宗朝先參政爲臺諫。以言某謫官。某亦繼相判許州。未幾。某復召還相位。某上言。唐某所言正中臣罪。召臣未召唐某。臣不敢行。仁宗用某言起參政。通判潭州。尋至大用。與某同執政。相知爲深。義問聞潞公之言。至感泣。自此出入潞公門下。後潞公爲平章重事。薦義問以集賢殿修撰帥荊南。烏乎。潞公之德度絕人蓋如此。

洛城之南東午橋。距長夏門五里。蔡君謨爲記。蓋自唐已來。爲游觀之地。裴晉公綠野庄。今爲文定張公別墅。白樂天白蓮庄。今爲少師任公別墅。池臺故基猶在。二庄雖隔城。高槐古柳。高下相連接。午橋西南二十里。分洛堰。引洛水正南十八里。龍門堰引伊水。以大石爲杠。互受二水。洛水一支自後載門入城。分諸園。復合一渠。繇天門街北天津引龍二橋之南。東至羅門。伊水一支正北入城。又一支東南入城。皆北行分諸園。復合一渠。由長夏門以東以北至羅門。皆入於漕河。所以洛中公卿庶士園宅。多有水竹花木之勝。元豐初。開清汴、禁伊洛水入城。諸園爲廢。花木皆枯死。故都形勢遂減。四年。文潞公留守。以漕河故道湮塞。復引伊洛水入城入漕河。至偃師與伊洛匯。以通漕運。隸白波輦運司。詔可之。自是由洛舟行可至京師。公私便之。洛城園圃復盛。公作亭河上。榜曰漕河新亭。元祐間。公還政歸第。以几杖屨組臨是亭。士女從公遊樂焉。

元豐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潞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卿大夫年德高者爲耆英會。以洛中風俗尚齒不尚官。就資勝院建大廈曰耆英堂。命閩人鄭奐繪像其中。時富韓公年七十九。文潞公與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趙丙、

祕書監劉几、衛州防禦使馮行已、皆年七十五。天章閣待制楚建中、朝議大夫王慎言、皆七十二。太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燾、皆年七十。時宣徽使王公拱辰。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預其會。年七十一。獨司馬溫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謩故事。請入會。溫公辭以晚進。不敢班富文二公之後。潞公不從。命鄭奐自幕後傳溫公像。又至北京傳王公像。於是預其會者凡十三人。潞公以地主攜妓樂就富公宅作第一會。至富公會。送羊酒不出。餘皆次爲會。洛陽多名園古剎。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人隨觀之。潞公又爲同甲會。司馬郎中程太中珦。席司封汝言。皆丙午人也。亦繪像資勝院。其後司馬公與數公又爲真率會。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惟菜無限。楚正議違約。增飲食之數。罰一會。皆洛陽太平盛事也。洛之士庶又生祠潞公於資勝院。溫公取神宗送潞公河南詩。隸書於榜曰。佇瞻堂。塑公像其中。冠劍偉然。都人事之甚肅。初溫公自以晚輩。不敢預富文二公之會。潞公謂溫公曰。某留守北京。遣人入大遼偵事。回云。見遼主大宴群臣。伶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攫取懷之。有從其後以挺扑之者。曰。司馬端明耶。君實清名在夷狄如此。溫公愧謝。方潞公作耆英會時。康節先生已下世。有中散大夫張執中者。少年登科。皇祐初。已作祕書丞。不樂仕進。覓休致。其年德不在諸公下。居洛多杜門。人不識其面。獨與康節相善。執中未嘗一至公府。其不預會者。非潞公遺之也。文潞公嘗曰。人但以某長年爲慶。獨不知閱世既久。內外親戚皆亡。一時交遊凋零殆盡。所接皆邈然少年。無可論舊事者。正亦無足慶也。范忠宣公亦曰。或相勉以攝生之理。不知人非久在世之物。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郭人民皆非。則獨存何足樂者。烏乎。皆達理之言也。

英宗即位。侍御史呂誨、獻可。言歐陽修首建邪議。推尊濮安懿王。有累聖德。幷劾韓琦、曾公亮、趙槩、積十餘章。不從。乞自貶。又十餘章。率其屬以御史敕告納帝前。曰。臣言不效。不敢居此位。出知蘄州。徙晉州。神宗即位。擢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擢御史中丞。帝方勵精求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久。日刻宴。例隔登對官於後殿。須上更衣復坐以次贊引。獻可待對於崇政殿。司馬溫公爲翰林學士。侍讀邇英閣。亦趨資善堂待召。相遇朝路。並行而北。溫公密問曰。今日請對何所言。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愕然曰。王介甫素有學行。命下之日。衆皆喜於得人。奈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爲此言耶。安石雖有時名。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姦回。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矣。溫公又諭之曰。與公相知。有所懷不敢不盡。未見其不善之迹。遽論之不可。獻可曰。上新嗣位。富於春秋。朝夕謀議者二三執政。苟非其人。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耶。語未竟。閤門吏抗聲追班。乃各趨以去。溫公自經筵退。默坐玉堂。終思之不得其說。既而搢紳間寖有傳其疏者。多以爲太過。未幾。中書省置三司條例司。相與議論者。以經綸天下爲己任。始變祖宗舊法。專務聚斂。私立條目。頒於四方。妄引周官。以實誅賞。輔弼異議不能回。臺諫從官力爭不能奪。州郡或奉行微忤其意。則譴黜從之。所用皆儉薄少年。天下騷然。於是昔之懷疑者。始愧仰獻可以爲知人。溫公與安石相論辨尤力。神宗欲兩用之。命溫公爲樞密副使。溫公以言不從、

不拜。以三書抵安石。冀其感悟而改也。安石如故。所爲終不悛。乃絕交。溫公既出。退居於洛。每慨然曰。呂獻可之先見。吾不及也。獻可嘗言安石不已。出知鄧州。康節先生與獻可善。方獻可初起召。康節與論天下事。至獻可論官。無一不如所言者。故獻可之爲鄧州也。康節寄以詩云。一別星霜二紀中。升沉音問不相通。林間談笑須歸我。天下安危且係公。萬乘几前當蹇諤。百花洲上略相從。不知月白風清夜。能憶伊川舊釣翁。獻可和云。冥冥鴻羽在雲天。邈阻風音已廿年。不謂聖朝求治理。尚容遺逸臥林泉。羨君自有隨時樂。顧我官閒飽晝眠。應笑無成三黜後。病衰方始賦歸田。獻可得請宮祠歸洛。溫公、康節日相往來。獻可病。自草章乞致仕。曰。臣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脈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寖成風痺。遂難行步。非祗憚跛躄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是思納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蓋以一身之疾。喻朝政之病也。溫公、康節日就臥內問疾。獻可所言。皆天下國家之事。憂憤不能忘。未嘗一語及其私也。一日手書託溫公以墓銘。溫公亟省之。已瞑目矣。溫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獻可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故溫公誌其墓。論獻可爲中丞時。則曰有侍臣棄官家居者。朝野稱其才。以爲古今少倫。天子引參大政。衆皆喜於得人。獻可獨以爲不然。衆莫不怪之。居無何。新爲政者恃其才。棄衆任己。厭常爲奇。多變更祖宗法。專汲汲於斂民財。所愛信引拔。時或非其人。天下大失望。獻可屢爭不能及。抗章條其過失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使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又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誌未成。河南監牧使劉航仲通自請書石。既見其文。仲通復遲回不敢書。時安石在相位也。仲通之子安世曰。成吾父之美可乎。代書之。仲通又陰祝獻可諸子勿摹本。恐非三家之福。時用小人蔡天申爲京西察訪。置司西都。天申厚賂鐫工。得本以獻安石。天申初欲中溫公。安石得之。掛壁間。謂其門下士曰。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獻可忍死謂溫公以天下尚可爲。當自愛。後溫公相天下。再致元祐之盛。獻可不及見矣。天下誦其言而悲之。至溫公薨。獻可之子由庚作挽詩云。地下若逢中執法。爲言今日再昇平。記其先人之言也。司馬溫公嘗曰。昔與王介甫同爲群牧司判官。包孝肅公爲使。時號清嚴。一日群牧司牡丹盛開。包公置酒賞之。公舉酒相勸。某素不喜酒。亦強飲。介甫終席不飲。包公不能強也。某以此知其不屈。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十一

神宗皇帝初召王荆公於金陵。一見奇之。自知制誥進翰林學士。荆公欲變更祖宗法度。行新法。退故老大臣。用新進少年。溫公以爲不然。力爭之。神宗用荆公爲參知政事。用溫公爲樞密副使。溫公以言不從。辭不拜樞密。呂公弼因奏事殿上。謂帝曰。陛下用司馬光爲樞密。以光與王安石議論不同。力辭。今日必來決去就。時溫公待對立庭下。帝指之曰。已來矣。帝又歎曰。汲黯在庭。淮南寢謀。溫公堅求去。帝不得已。乃除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到官踰月。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誨於安石始參政事之時。已言安石爲姦邪。謂其必敗亂天下。臣以謂安石止於不曉事與狠愎爾。不至如誨所言。今觀安石汲引親黨。盤據要津。擠排異己。占固權寵。常自以己意。陰贊陛下內出手詔。以決外庭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己。而謗議悉歸於陛下。臣乃自知先見不如誨遠矣。純仁與顥皆安石素厚。安石拔於庶僚之中。超處清要。純仁與顥。視安石所爲。不敢顧私恩。廢公議。極言其短。臣與安石南北異鄉。取舍異道。臣接安石素疏。安石待臣素薄。徒以屢嘗同僚之故。私心眷眷。不忍輕絕而預言之。因循以至今日。是臣不負安石。而負陛下甚多。此其不如純仁與顥遠矣。臣承乏兩制。逮事三朝。於國家義則君臣。恩猶骨肉。視安石專逞其狂愚。使天下生民被荼毒之苦。宗廟社稷有累卵之危。臣畏懦惜身。不早爲陛下別白言之。軾與文仲皆

疎遠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虎狼之怒。上書對策。指陳其失。隳官獲譴。無所顧慮。此臣不如軾與文仲遠矣。人情誰不貪富貴、戀俸祿。鎮覩安石熒惑陛下。以佞爲忠。以忠爲佞。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不勝憤懣。抗章極言。因自乞致仕。甘受醜詆。杜門家居。臣顧惜祿位。爲妻子計。包羞忍恥。尚居方鎮。此臣不如鎮遠矣。臣聞居其位者、必致其事。食其祿者、必任其患。苟或不然。是爲竊盜。臣雖無似。嘗受教於君子。不忍以身爲竊盜之行。今陛下惟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爲賢。則賢。以爲愚。則愚。以爲是、則是。以爲非、則非。諂附安石者、謂之忠良。攻難安石者、謂之讒慝。臣之才識。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議論。固安石之所非。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伏望聖恩裁處其罪。若臣罪與范鎮同。則乞依范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帝必欲用公。召知許州。令過闕上殿。方下詔。帝謂監察御史裏行程顥曰。朕召司馬光。卿度光來否。顥對曰。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帝曰。未論用其言。如光者常在左右。人主自可無過。公果辭召命。乞西京留司御史臺。以修資治通鑑。後乞提舉嵩山崇福宮。凡四任。歷十五年。帝取所修資治通鑑。命經筵讀之。所讀將盡、而進未至。則詔促之。帝因與左丞蒲宗孟論人才。及溫公。帝曰。如司馬光、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帝之眷禮於公不衰如此。特公以新法不罷。義不可起。元豐官制成。帝曰。御史大夫非用司馬光不可。蔡確進曰。國是方定。願少俟之。至元豐七年秋。資治通鑑書成。進御。時拜公資政殿學士。賜帶如二府品數者。修書官皆遷秩。召范祖禹及公子康、爲館職。時帝初微感疾。既安。謂宰輔曰。來春建儲。以司馬光、呂公著爲師保。帝意以謂非二公不可託聖子也。至來春三月。未及建儲而帝升遐。神宗知公之深如此。當熙寧初。荊公建新法之議。帝惑之。至元豐初。聖心感悟。退荊公不用者七年。欲用公爲御史大夫。爲東宮師保。蓋將倚以爲相也。嗚乎。天下不幸。帝未及用公而崩。此後世所以有朋黨之禍也。

司馬溫公爲西京留臺。每出、前騶不過三節。後官宮祠。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識爾。王荊公辭相位。居鍾山。惟乘驢。或勸其令人肩輿。公正色曰。自古王公雖不道。未嘗敢以人代畜也。嗚乎。二公之賢多同。至議新法不合。絕交。惜哉。

司馬溫公閑居西洛。著書之餘。記本朝事爲多。曰齋記、曰日記、曰記聞者、不一也。今亡矣。時與王介甫已絕。其記介甫則直書善惡不隱。曰。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舉進士有名於時。慶曆二年第五人登科。初簽署揚州判官。後知鄞縣。好讀書。能強記。雖後進投藝及程試文。有美者讀一過輒成誦在口。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措意。文成、觀者皆服其精妙。友愛諸弟。俸祿入家。數日輒無。爲諸弟所費用。家道屢空。一不問。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人莫能詘。始爲小官。不汲汲於仕進。皇祐中。文潞公爲宰相。薦安石及張瓌、曾公定、韓維四人恬退。乞朝廷不次進用。以激澆競之風。有旨皆籍記其名。至和中。召試館職。固辭不就。乃除羣牧判官。又辭不許。乃就職。少時。懇求外補。得知常州。繇是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授以美官。惟患其不肯就也。自常州徙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嘉祐中、除館職、三司度支判官。固辭不許。未幾、命修起居注。辭以新入館。館中先進甚多。不當超處其右。章

十餘上。有旨令閤門吏齎敕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吏隨而拜之。安石避之於廁。吏置敕於案而去。安石使人追而與之。朝廷卒不能奪。歲餘復申前命。安石又辭。七八章乃受。尋除知制誥。自是不復辭官矣。伯溫惜其不傳於代。故表出之。

熙寧初、朝廷遣大理寺丞蔡天申爲京西察訪。樞密挺之子也。至西京、以南資福院爲行衙。挾其父勢。妄作威福。震動一路。河南尹李中師待制、轉運使李南公等。日蚤晚衙之甚恭。時司馬溫公判留司御史臺。因朝謁應天院神御殿。天申者、獨立一班。蓋尹以下不敢相壓也。既報班齊。溫公呼知班曰。引蔡寺丞歸本班。知班引天申立監竹木務官富贊善之下。蓋朝儀位著以官爲高下。朝謁應天院、留臺職也。天申即日行。

司馬溫公既居洛。時往叉縣展墓。省其兄郎中公。爲其羣從鄉人說書講學。或乘興遊荊華諸山以歸。多遊壽安山。買疊石谿。作爲休息之地。嘗同范景仁過韓城。抵登封。憩峻極下院。登嵩頂、入崇福宮會善寺。由轘轅道至龍門。遊廣愛奉先諸寺。上華嚴閣千佛巖。尋高公堂。渡潛溪、入廣化寺。觀唐郭汾陽鐵像。涉伊水。至香山皇龕。憩石樓。臨八節灘。過白公影堂。凡所經從。多有詩什。自作序曰遊山錄。士大夫爭傳之。公不喜肩輿。山中亦乘馬。路險策杖以行。故嵩山題字曰。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于平穩之地。則不跌。慎之哉。其旨遠矣。方公退居于洛也。齊物我、一窮通。若將終身焉。一日出相天下。則功被社稷。澤及生靈。嗚呼、眞古所謂大丈夫矣。

元豐四年。官制書成。神宗自禁中帖定圖本。出先謂宰輔曰。官制將行。欲取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蔡確進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王珪亦助之。又有旨。范純仁弟純粹自京東提舉常平移陝西轉運判官。上殿。帝問純仁無恙。純粹曰。臣兄純仁無恙。帝方悟時純仁爲西京留臺。尋除直龍圖閣。

元豐變法之後。重以大兵大獄。天災數見。盜賊紛起。民不聊生。神宗悔之。欲復祖宗舊制。更用舊人。遽厭代未暇。而舊臣耆德猶具在也。司馬溫公自與王荊公論不合。不拜樞密使。退居西洛。負天下重望十五年矣。故哲宗即位。宣仁后同聽政。首起公爲宰相。其於政事不容有回忌也。故公取其害民之尤甚者罷之。王荊公嘗有歎曰。終始開新法爲不便者。獨司馬君實耳。蓋賢其賢而不敢怨也。或謂公曰。元豐舊臣如章惇、呂惠卿、蔡確皆小人。它日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朋黨之禍作矣。不可不懼。公正色曰。天若祚宋。當無此事。遂改之不疑。嗚乎、公之勇猛。孟軻不如也。若曰當參用元豐舊臣。共變其法。以絕異時之禍。實公所不取也。自紹聖治亂論曰元祐黨者。豈非天哉。後世得公之言。可以流涕痛哭矣。

王荊公知明州鄞縣。讀書爲文章。二日一治縣事。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於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修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故熙寧初爲執政。所行之法。皆本於此。然荊公知行于一邑則可。不知行于天下、不可也。又所遣新法使者。多刻薄小人。急於功利。遂至決河爲田。壞人墳墓室廬膏腴之地。不可勝紀。青苗雖取二分之利。民請納之費至十之七八。又公吏冒民。新舊相因。其弊益繁。保甲保

馬尤有害。天下騷然、不得休息。蓋祖宗之法敝矣。獨役法、新舊差募二議、俱有弊。吳蜀之民。以雇役爲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爲便。荆公與司馬溫公皆早貴。少歷州縣。不能周知四方風俗。故荆公主雇役。溫公主差役。雖舊典亦有弊。蘇內翰、范忠宣、溫公門下士。復以差役爲未便。章子厚、荆公門下士。復以雇役爲未盡。內翰忠宣子厚雖賢否不同。皆聰明曉吏治。兼知南北風俗。其所論甚公。各不私於所主。元祐初、溫公復差役。改雇役。子厚議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如役法。則熙寧初以雇役代差役。議之不詳。行之太速。故後有弊。今復以差役代雇役。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太速。後必有弊。溫公不以爲然。子厚對太皇太后簾下。與溫公爭辯至喧。異日難以奉陪喫劍。太后怒其不遜。子厚罷去。蔡京者、知開封府。用五日限。盡改畿縣雇役之法爲差役。至政事堂白溫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紹聖初、子厚入相。復議以雇役改差役。置司講論。久不決。蔡京兼提舉。白子厚曰。取熙寧元豐法施行之耳。尚何講爲。子厚信之。雇役遂定。蔡京前後觀望反覆。賢如溫公。暴如子厚。皆足以欺之。眞小人耳。溫公已病。改役法限五日。欲速行。故利害未盡。議者謂差役雇役二法兼用則可。行差役之法。凡家業至三百千者。聽充。又許假借府史胥徒。雇之無害。衙前非雇上戶有物力行止之人。則主官物。護綱運。有侵盜之患矣。唯當革去舊公庫公廚等事。雖不以坊場河渡酬其勞可也。雇役、則皆無賴少年應募。不自愛惜。其弊不可勝言。故曰。差雇二法、並作並用。則可行也。荆公新法。農田水利。害時自不能久行。保甲保馬等。相繼亦罷。獨青苗散斂。至建炎中國亂始罷。嗚呼、荆公以不行新法。不作宰相。溫公以行新法。不作樞密副使。神宗退溫公。而用荆公。二公自此絕。

王荆公天資孝友。俸祿入門。諸弟輒取以盡不問。其子雱既長。專家政。則不然也。荆公諸弟皆有文學。安禮者、字和甫。事神宗爲右丞。氣豪玩世。在人主前。不屈也。一日宰執同對。上有無人材之歎。左丞蒲宗孟對曰。人材半爲司馬光以邪說壞之。上不語。正視宗孟久之。宗孟懼甚。無以爲容。上復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司馬光者。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又因泛論古今人物。宗孟盛稱揚雄之賢。上作而言曰。揚雄著劇秦美新。不佳也。上不樂。宗孟又因奏書請官闕單上曰。所修書殊甚無愚。宗孟又引例。書局儀鸞司等當賜帛。上以小故未答。安禮進曰。修書殊儀鸞司者恐不預。上爲之笑。罷朝。安禮戲宗孟曰。揚雄爲公坐累矣。方孫子瞻下御史獄。小人勸上殺之。安禮言其不可。安國者、字平甫。尤正直有文。一日荆公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甫吹笛於內。荆公遣人諭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即應曰。願相公遠佞人。惠卿深銜之。後荆公罷。爲惠卿所陷。放歸田里。卒以窮死。雱者、字元澤。性險惡。凡荆公所爲不近人情者。皆雱所教。呂惠卿輩奴事之。荆公置條例司。初用程顥伯淳爲屬。伯淳賢士。一日盛暑。荆公與伯淳對語。雱者因首跣足。手攜婦人冠以出。問荆公曰。所言何事。荆公曰。以新法數爲人沮。與程君議。雱箕踞以坐。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頭于市。則新法行矣。荆公遽曰。兒誤矣。伯淳正色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雱不樂去。伯淳自此與荆公不合。祖宗之制。宰相之子無帶職者。神宗特命雱爲從官。然雱已病。不能朝矣。雱死。荆公

能相。哀悼不忘。有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之詩。蓋以比孔子也。荆公在鍾山。嘗恍惚見雱荷鐵枷杻如重囚。荆公遂施所居半山園宅爲寺。以薦其福。後荆公病瘡。良苦。嘗語其姪曰。亟焚吾所謂日錄者。姪紿公、焚他書代之。公乃死。或云、又有所見也。

王荆公知制誥。吳夫人爲買一妾。荆公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爲軍大將。部米運失舟。家資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爲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司馬溫公從龐穎公辟。爲太原府通判。尚未有子。穎公夫人言之。爲買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汝自妝飾至書院中。冀公一顧也。妾如其言。公訝曰。夫人出。汝安得至此。亟遣之。穎公知之。對僚屬言其賢。荆公、溫公、不好聲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皆同。二公除修注。皆辭至六七。不獲已方受。溫公除知制誥。以不善作辭令。屢辭免。改待制。荆公官浸顯。俸祿入門。任諸弟取去。盡不問。溫公通判太原時。月給酒饋待賓客外。輒不請。晚居洛。買園宅。猶以兄郎中爲戶。故二公平生相善。至議新法不合。始著書絕交矣。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十二

呂晦叔、王介甫、同爲館職。當時閣中皆知名士。每評論古今人物治亂。衆人之論、必止於介甫。介甫之論、又爲晦叔止也。一日論劉向當漢末言天下事。反復不休。或以爲知忠義。或以爲不達時變。議未決。介甫來。衆問之。介甫卒對曰。劉向強聒人耳。衆意未滿。晦叔來。又問之。則曰。同姓之卿歟。衆乃服。故介甫平生待晦叔甚恭。嘗薦晦叔曰。京師二年。疵吝積於心。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然而反。夫所謂德人之容。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得之矣。以安石之不肖。不得久從左右。以求於心而稍近於道。又曰。師友之義。實有望於晦叔。故介甫作相。薦晦叔爲中丞。晦叔迫於天下公議。反言新法不便。介甫始不悅。謂晦叔有驩兜共工之姦矣。

王荆公與呂申公素相厚。荆公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又曰。晦叔作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其重之如此。荆公薦申公爲中丞。欲其爲助。故申公初多用條例司人作臺官。既而天下苦條例司爲民害。申公乃言新法不便。荆公怒其叛己。始有逐申公意矣。方其薦申公爲中丞。其辭以謂有八元八凱之賢。未半年所論不同。復謂有驩兜共工之姦。荆公之喜怒如此。初亦未有以罪申公也。會神宗詔執政。呂公著嘗言。韓琦乞罷青苗錢。數爲執事者所沮。將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荆公因用此爲申公罪。除侍讀學士。知潁州。宋次道當制。辭荆公使之明著其語。陳相暘叔以爲不可。次道但云。敷奏失實。

援據非宜。荆公怒。自改之曰。比大臣之抗章。因便殿之輿對。輒緣方鎮。有除惡之謀。深駭予聞。無事理之實。申公素謹密。實無此言。或云。孫覺莘老嘗爲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折。若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已忘其人。但記美鬚。誤以爲申公也。熙寧四年。申公以提舉崇福宮居洛。寓興教僧舍。欲買宅。謀於康節先生。康節曰。擇地乎。曰不。擇材乎。曰不。康節曰。公有宅矣。未幾。得地于白師子巷張文節相宅西。隨高下爲園宅。不甚宏壯。康節、溫公、申公時相往來。申公寡言。見康節必從容終日。亦不過數言而已。一日。對康節長歎曰。民不堪命矣。時荆公用事。推行新法者。皆新進險薄之士。天下騷然。申公所歎也。康節曰。王介甫者遠人。公與君實引薦至此。尚何言。公作曰。公著之罪也。十年春。公起知河陽。河陽尹賈公昌衡、率溫公、程伯淳、餞于福先寺上東院。康節以疾不赴。明日。伯淳語康節曰。君實與晦叔席上各辯論出處不已。某以詩解之曰。二龍閒臥洛波淸。幾歲優游在洛城。顯得二公齊出處。一時同起爲蒼生。申公鎮河陽歲餘。召拜樞密副使。後以資政殿學士知定州。又以大學士知揚州。哲宗即位。拜左丞、遷門下侍郎。與溫公並相元祐。如伯淳之詩云。伯溫以經明行修命官。見公于東府。公語及康節。咨歎久之。謂伯溫曰。科名特入仕之門。高下勿以爲意。立身行道。不可不勉。伯溫起謝焉。公三子希哲、希績、希純。皆師事康節。故伯溫與之游甚厚。三年。公辭位。拜司空平章軍國事。次年薨。

王介甫與蘇子瞻初無隙。呂惠卿忌子瞻才高。輒間之。神宗欲以子瞻爲同修起居注。介甫難之。又意子瞻文士。不曉吏事。故用爲開封府推官以困之。子瞻益論事無諱。擬廷試策。獻萬言書。論時政甚危。介甫滋不悅子瞻。子瞻外補官。中丞李定。介甫客也。定不服母喪。子瞻以爲不孝。惡之。定以爲恨。劾子瞻作詩謗訕。子瞻自知湖州下御史獄。欲殺之。神宗終不忍。貶散官黃州安置。移汝州。過金陵。見介甫甚歡。子瞻曰。某欲有言於公。介甫色動。意子瞻辨前日事也。子瞻曰。某所言者。天下事也。介甫色定。曰。姑言之。子瞻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介甫舉手兩指示子瞻曰。二事皆惠卿啓之。某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固也。然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事上者。豈可以常禮乎。介甫厲聲曰。某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蓋介甫嘗爲惠卿發其無使上知私書。尙畏惠卿恐子瞻泄其言也。介甫又語子瞻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子瞻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介甫笑而不言。

王荆公晚年於鍾山書院多寫福建子三字。蓋悔恨於呂惠卿者。恨爲惠卿所陷。悔爲惠卿所誤也。每山行。多恍惚獨言若狂者。田畫承君云。荆公嘗謂其姪防曰。吾昔好交游甚多。皆以國事相絕。今居閑。復欲作書相問。防忻然爲設紙筆案上。公屢欲下筆作書。輒長歎而止。意若有所愧也。公旣病。和甫以邸吏狀視公。適報司馬溫公拜相。公悵然曰。司馬十二作相矣。公所謂日錄者。命防收之。公病甚。令防焚去。防以他書代之。後朝廷用蔡卞請。下江寧府至防家取日錄以進。卞方作史。憚禍。乃假日錄減落事

實。文致姦僞。上則侮薄神宗。下則誣毀舊臣。盡改元祐所修神宗正史。蓋荆公初相。以師臣自居。神宗待遇之禮甚厚。再相。帝滋不悅。議論多異同。故以後日錄下欺神宗。著之今見於世止七十餘卷。陳瑩中所謂尊私史以壓宗廟者也。伯溫竊謂荆公聞溫公入相。則曰司馬十二作相矣。蓋二公素相善。荆公以行新法作相。溫公以不行新法辭樞密使。反復相辨論。三書而後絕。荆公相溫公長者。不修怨也。至荆公薨。溫公在病告中。聞之。簡呂申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贈卹之典宜厚。大哉溫公之盛德。不可及矣。

范蜀公以侍從事仁宗。首建立皇子之議。事英宗。又言稱親濮安懿王爲非禮。以此名重天下。熙寧初。王荆公始用事。公以直言正論折之。不能勝。上章乞致仕。曰。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荆公見之怒甚。持其疏至手顫。嘗世解之曰。參政何必爾。遂落翰林學士。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舍人蔡延慶行詞。荆公不快之。自草制極於醜詆。明日。蔡延慶因賀公。且以制辭出於荆公爲解。公笑誦其詞曰。材無任職之能。某披襟當之。內有懷利之實。則夫子自道也。公上表謝。其略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竊睹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公旣退居。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輒置酒盡歡。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久之。以二人肩輿歸蜀。極江山登臨之勝。賑其宗族之貧者。朞年而後還。元祐初。哲宗登極。宣仁后垂簾同聽政。首以詔特起公。詔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爲我強起。無或憚勤。天下望公與溫公同升矣。公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以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先是。神宗山陵。公會葬陵下。蔡京見公曰。上將起公矣。公正色曰。某以論新法不合得罪先帝。一旦先帝棄天下。其可因以爲利。故公卒不爲元祐二聖一起。紹聖初。章惇、蔡卞欲并斥公爲元祐黨。將加追貶。蔡京曰。京親聞蜀公之言如此。非黨也。惇、卞乃已。或曰。司馬溫公、范蜀公同以淸德聞天下。其初論新法不便者出於一人之言。而晚乃出處不同。何也。伯溫曰。熙寧初。溫公、蜀公坐言新法。蜀公致其仕。溫公不拜樞密副使。請宮祠者十五年。元豐末。神宗升遐。哲宗冲幼。宣仁太后首用溫公爲宰相。蜀公旣致政於熙寧之初。不爲元祐起也。此二公出處之不同。其道則同也。

眉山蘇明允先生。嘉祐初游京師。時王荆公名始盛。黨與傾一時。歐陽文忠公亦善之。先生。文忠客也。文忠勸先生見荆公。荆公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作辨姦一篇。爲荆公發也。其文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事之推移。勢之相因。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羊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也。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

止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曰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言、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未形之惡、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之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斯文出、一時論者多以為不然、雖其二子、亦有嗟其甚矣之嘆、後十餘年、荊公始得位為姦、無一不如先生言者、呂獻可中丞、於熙寧初荊公拜參知政事日、力言其姦、每指荊公曰、亂天下者、必此人也、又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司馬溫公初亦以為不然、至荊公虐民亂政、溫公乃深言於上、不從、不拜樞密使以去、又貽荊公三書甚苦、冀荊公之誠從也、荊公不從、乃絕之、溫公恨然曰、呂獻可之先見、余不及也、若明允先生、其知荊公、又在獻可之前十餘年矣、豈溫公不見辯姦也、獨張文定公表先生墓、具載之、

錢朝請者、名景諶、忠懿王孫、嘉祐間、官殿直、巡轄西京馬遞鋪鈐轄、登進士第、師事康節先生、仲父同場屋、仲父之非、康節闢以為誤、熙寧八年、與王十三丈韶、於熙河同從瀛帥張諫議八丈、於瀛定國辟為屬宦、因康節寄錢丈王丈詩、張丈見之、寄康節詩曰、橋邊處士文如錦、塞上將軍髮似絲、錢丈與王荊公齋后、荊公用事、論新法不合、遂相絕、終身為外官、其家集有答兗守趙度支書、自序甚詳、云彼者、指荊公也、足以見錢丈之賢矣、其書曰、景諶再拜、督府度支器之八兄執事、專使至、蒙賜書、周悉既感且慚、象審府政清閒、安居多暇、甚善甚善、某與吾兄別已八九年、其間悲哀艱難、家事百出、患難多而懽意少、都無自適之樂、雖人事使然、亦年齒將衰、情悰不佳耳、每遇美狀樂事、羣居衆處之樂、反戚戚感傷、至終日慘然而去、不知吾兄懷抱又如何也、及蒙垂問八九年間所得所失、并問及拒時宰事、乃欲僕以遂既辟計、吾兄以人言之聞、未判其是非、故此及之也、僕亦不自知其為是為非、但盡己之力、行己之見而已、試為吾兄一二陳之、始僕為進士時、彼為太常博士、主別頭試、取僕于數百人之中、以為知道者、得預薦送于春官、彼又稱僕於公卿間、是後日遊其門、執師弟子之禮、授經論文、非二帝三王之道、孔子孟子之言不言、及其提點畿內、僕為簽簿、當是時、學士大夫趨之者不一、獨以文稱爲、則親其人亦已熟矣、及僕調滎陽澤令、機丁家難、聞其參大政、天下之人無不懽喜鼓舞、謂其必能復三代之風、一致太平、是時僕自許昌以私事來京師、因見之于私第、方盛夏、與僧智緣者並臥於地、又其興日越親者一人、相踐而坐於傍、顧僕脫帽襪服、初不及其他、卒然問曰、青苗助役如何、僕對曰、以利少而害多、後日必為平民之患、又問曰、孰為可用之人、則對以居喪不交人事、而知人之難、尤非淺淺事、彼不樂、僕私自謂大賢為政於天下、必有奇謀遠策、出人意表、亦不敢必其無亂、及歸許、見變易祖宗法度、專以聚斂苛刻為政、而務新奇、創為新法、而天下奸進之人、紛紛然以利進矣、殊非曩日之所講

而聞者、又二三年、僕以調官來京師、當其作相當國、又往見之、彼喜僕之來、令先見其弟平甫、平甫因故人、知我者、亦喜曰、相君欲以館閣處君、而任以事、僕議與平甫相詆、以謂百事皆可、所不知者新法役法耳、平甫雖以僕為太甚、擊節贊歎、以僕為知言、及見彼、首言欲僕治峽路役書、又以戎瀘僰事見委、僕以不知峽路民情、而戎瀘用兵、驚朝廷舉動、一路生靈休戚顧繫、知兵愛人者、彼大怒、是時坐客數十人、無不為僕寒心者、及退就館舍、有為僕憤歎者、有指以為矯而誑者、僕固已自得於胸中、亦不卹人言之是非、僕每觀自古以來、好利者衆、顧義者寡、天下萬事、皆由人而不在於己、何也、利勝於義也、是以君子從其由人者、而行其在己者、故出處去就、我固有者也、必本義而行之、在我則有所不為、易為利所動、而亦由於人、則姦亦可為也、夫姦之所以為姦者、利勝於義、而不知所以為之者、僕皆病此風行之於天下也甚久、歷千百年、無一人正其弊、而矯其俗者、以是行之於世、愈益自信而不疑、又何人言之卹哉、仰不愧於天、俯不愧於人、內不愧於心、僕之所得如此、當時雖私自喜、得不致於禍、以為厚幸、然又以哀其人識淺而慮困、不知治亂興亡之本、而暗於治體、自國朝以來、得君未有如此之專者、方天子聰明神聖、祖宗積德百年、仁恩覃澤、洽人骨髓、而未有享之者、正當輔天子以道德、施忠厚之化、以承列聖之休、享百年之澤、安養元元之民、與天下共之、致太平之業、成萬世不可拔之基、以貽子孫於無窮、而反玩兵黷刑、變亂天常、以亂祖宗為不足法、蔽塞人主聰明、離天下之心、以基亂階、此忠臣義士尤所痛惜也、後僕官滎鄭、彼益任政用事、而一代成法、無一二存者、百姓愁苦、而郡縣吏諂諂畏懼、咸以罪去者、不但變其法制而已、至于教人之道、治人之術、經義文章、自名一家之學、而官人議政、皆去故而尚新奇、天下靡然向風矣、乃以穿鑿不經、入於虛無、牽合臆說、作為字解者、謂之時學、而春秋一王之法、獨廢而不用、又以荒唐誕怪、非昔是今、無所統紀者、謂之時文、傾險趨利、殘民而無恥者、謂之時官、驅天下之人務時學、以時文邀時官、僕既預仕籍、而所學者、與時事業、以春秋為之主、皆大中至正、三綱五常之道、其所為文、學六經、而為必本于道德性命、而一歸於仁義、其施於官者、則又忠厚愛人、兼善天下之術、自顧不合於時、而學之又不能、方惶惶然無所容其迹、而故人張諫議定國、辟僕為高陽帥幕、到官已逾一年矣、幸而主人仁厚鎮靜、邊鄙無事、得優游於文史、而才到又得一子、今已三歲、一女早嫁令族、顧一身都無所累、然有衰老之兄、又一弟早卒、孤遺戢然、未畢婚嫁、卽主人罷府、當求抱關擊柝之仕、以為貧賤、身避當塗之怨、今邵堯夫先生亦有書招我為洛中之游、兼有詩云、年光坐去也、人事轉蕭然、此後貧而老者、生事粗足、幼而孤者、有分有歸、亦西歸洛中、守先人墳墓、徜徉于有洛之表、吾願畢矣、吾兄愛我素厚、知我此志、故盡僕所懷、君覽裂去、無以示人、以速吾禍、聞吾兄亦治明水之居、不知何時定歸、因書垂及、相去甚遠、未有占會之期、唯愛民自厚、他無足紓云、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十三

劉仲通慕司馬溫公、呂獻可之賢。方溫公欲誌獻可墓時。仲通自請書石。溫公文出。直書王介甫之罪不隱。仲通始有懼意。其子安世、字器之。出入溫公門下。代其父書。自此登知名。至溫公入相元祐。薦器之爲館職。謂器之曰。足下知所以相薦否。器之曰。某獲從公遊舊矣。公曰。非也。某閑居。足下時節問訊不絕。某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某之所以相薦也。至溫公薨。器之官浸顯。爲溫公之學益篤。故在諫。以忠直敢言聞於時。紹聖初黨禍起。器之尤爲章惇、蔡卞所忌。遠竄嶺外。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器之不屈也。抵一郡。聞有使者自京師來。人爲器之危之。郡將遣其客來勸器之治後事。客泣涕以言。器之色不動。留客飯。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紀綱之僕。從容對曰。聞朝廷賜我死。即死。依此數紙行之。笑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從其僕取其所書紙閱之。則皆經紀其家。與經紀其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歎。以爲不可及也。器之留數日。使者入海島。杖死內臣陳衍。章惇、蔡卞因令迂往諸郡。逼脅流人自盡耳。器之一日行山中。扶其母籃輿憩樹下。有大蛇冉冉而至。草木皆披靡。擔夫驚走。器之不動也。蛇若相向者。久之乃去。村民羅拜器之曰。官、異人也。蛇、吾山之神也。見官喜相迎耳。官遂行無恙乎。建中靖國初。以上皇登極赦恩。得歸。居南京。尋復從官。帥定武。蔡京用事。再落職。以死。烏乎。溫公門下士多矣。知器之者。所守凜然。死生禍福不變。眞元祐人也。器之平生喜讀孟子。故其剛大不

社之氣似之。

熙寧間。上書者言。秦州閒田萬餘頃。賦民耕之。歲可得穀三萬石。因籍所賦者爲弓箭手。並邊有積年滯鈔不用。用之以遷蜀貨、而鬻於邊州。官於古渭特置市易務。因之可以開河湟。復故土。斷匈奴右臂。宰相力行其議。知秦州事李師中。極言其不可。乃命開封府推官王韶、同內侍押班李若愚、按其實。蘊臣還奏曰。臣按所謂閒田者。皆無之。且興貨以積塊上。實啟戎心、開邊隙。爲後患甚大。臣竊以謂不可也。聞者以其言爲難。蘊臣後爲賢從官。其墓誌所載如此。伯溫曰。上書者。王韶也。宰相力行者。王介甫也。知秦州李師中者。鄆州名臣李誠之待制也。介甫主韶之說。爲熙河之役。天下之士無敢言其不可者。王公獨能言之、難哉。

熙寧中。朝廷有生老病死苦之語。時王荊公改新法。日爲生事。曾魯公以年老依違其間。富韓公稱病不出。唐參政興與荊公爭議。積憤不勝。疽發背死。趙清獻唯稱苦。時范忠宣公爲侍御史。嘗勸之。言荊公章云。當在近功。忘其舊學。言富公章云。謀身過於謀國。言曾公趙公章云。依違不斷可否。忠宣每曰。以王介甫比莽、卓過矣。但急於功利。遂忘素守。荊公猶欲用忠宣爲同修起居注。忠宣不從。出爲陝西漕。又移成都漕。荊公不悅。竟以事罷之。元豐初。蔡確排吳充。罷相。指王珪爲充黨。欲并逐之。珪懼。確引用爲執政。時珪獨相久。神宗厭薄之。珪不悟。確機警覺之。一日密問珪曰。近上意於公厚薄何如。珪曰。無他。確曰。上厭公矣。珪曰。奈何。確曰。上久欲收復靈武。患無任責者。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適江東漕張琬有違法事。帝怒珪、欲遣官按治。珪以帝意告都檢正俞充。充與琬善。以書告琬。琬上章自辯。帝問珪曰。張琬事唯朕卿。琬何從知。珪以漏上語。退朝甚憂。召俞充問之。充對以實。珪曰。某與君俱得罪矣。然有一策。當除君帥環慶。願上取靈武之章。上喜。罪可免。乃除充待制帥環慶。充果建取靈武之策。未幾充暴卒。以高遵裕代之。有旨以遵裕節度五路大兵。爲靈武之役。涇原副帥劉昌祚領大部兵先至靈武城下。以遵裕未至。不敢進。熙河李憲兵不至。鄜延副帥种諤、獨乞班師。遵裕至。夏人大集。決黃河水以灌我師。凍餒沉溺、不戰而死者。十餘萬人。遵裕狼狽以遁。屬遵裕之罪。擁兵不救、以實其說。推其兵端。由王珪避漏泄上語之罪所致。紹聖初、謂珪策立哲宗有異議。以爲臣不忠。追貶。實非其罪。而靈武之禍、其罪也。蔡確罪尤大。貶死新州。有以也夫。蔡確鞫相州獄。朝士被繫者。確令獄卒與之同室而處。同席而寢。飲食旋溷、共在一室。置大盆於前。凡饋食者。羹飯餅餌。悉投其中。以杓勻攪。分飼之如犬豕。置不問。故繫者幸其得問。無罪不承。確專以起獄致位宰相云。

章惇者、郇公之疎族。舉進士。在京師。館於郇公之第。私族父之妾。爲人所掩。踰垣而出。誤踐街中一嫗。爲嫗所訟。時包公知開封府。不復深究。贖銅而已。惇後及第。在五六人間。大不如意。詬讀考試官。人或求觀其敕。擲地以示之。士論忿其不恭。熙寧初。試館職。御史言其無行。罷之。及介甫用事。張郇、李承之薦惇可用。介甫曰。聞惇大無行。承之曰。某所薦者、才也。顧惇才可用於今日耳。素行何累焉。公試與語。自當愛之。介甫召見之。惇素辯、又善迎合。介甫大喜。恨得之晚。擢用數年。至兩制三司使。右司馬溫公記

惇如此。伯溫作惇傳。載辨誣甚詳。

楊元素爲中丞。與劉摯言助役有十害。王荆公使張璪作十難以詰之。璪辭不爲。曾布曰。請爲之。仍詔二人向背好惡之情。果何所在。元素惶恐。請曰。臣愚不知助役之利。乃謝。當伏妄言之罪。摯獨曰。爲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人主不知利害之實。卽復條對布所難者。以伸前議。且曰。臣所向者陛下。所背者權臣。所好者忠直。所惡者邪姦。臣今獲罪。譴逐固自其分。但助役終爲天下之患害。願陛下勿忘臣言。于是元素出知鄭州。摯責監倉。璪亦由此忤荆公意。坐非辜落修注。

呂惠卿丁父憂去。王荆公未知心腹所託。可與謀事者。曾布時以著作佐郎編敕。巧黠善迎合荆公意。公悅之。數日間。相繼除中允館職。判司農寺。告謝之日。抱敕告五六通。布爲都檢正。故事白荆公卽行。時謂當世王禹玉並參政。或曰。當更白二公。布曰。丞相已定。何問彼爲。俟敕出令押字耳。故唐坰對兩府彈荆公文。呂惠卿、曾布、安石心腹。王珪、元絳、安石之僕隸。又曰。珪奴事安石。猶懼不了云。

土蕃在唐最盛。至本朝始衰。今河湟邈川青唐洮岷以至階利文政綿州威茂黎雅州夷人。皆其遺種也。獨唃廝囉一族最盛。雖西夏亦畏之。朝廷封西平王。用爲藩翰。陝西州縣特置驛。謂之唃家位。歲貢奉不絕。未開熙河前。關中士人多言其利害。雖張橫渠先生之賢。少時亦欲結客以取。范文正公帥延安。招置府第。俾修制科。至登進士第。其志乃已。仁宗皇帝朝。韓琦、富弼二公爲宰相。凡言開邊者。皆不納。熙寧初。王荆公執政。始有開邊之議。王韶者。以新安縣主簿遊邊。得其說。遂上開河之策。荆公以爲奇謀。乃有熙河之役。岷州白石大潭蘇州屬縣有賦稅。其餘無斗粟尺布。唯仰陝西州縣。朝廷帑藏供給。故自開熙河以來。陝西民日困。朝廷財用益耗。初。唃廝囉分處諸子於熙河洮岷之地。唃廝囉死。諸子皆衰弱。故韶能取之。唃廝囉諸子唯董氈者在湟鄯最盛。韶之勢止能取河州。韶暫入朝。鬼章已舉兵攻河州。遂有踏白之敗。景思立死之。紹聖初。章惇作相。曾布作樞密。董氈已死。自立爲強臣阿里骨所篡。國人畏之。阿里骨死。其子瞎征立。國人思故主。不輔瞎征。瞎征懦弱。欲爲僧。國人又欲殺之。瞎征遂乞納土歸朝廷。時帥熙河童貫初領邊事。乃受之。瞎征至朝。封官爵。道居熙州。建中靖國初。韓忠彥爲相。安燾爲樞密。遂棄湟鄯。求唃氏苗裔立之。韓忠彥罷。蔡京作相。復湟鄯。遣安燾與熙河帥姚雄。及凡議棄者逐。事復興矣。嗚乎。朝廷受小國叛臣所納地。不能正其罪。又賞以官爵。在理爲不順。蔣穎叔初、言者乞求青唐種族。以湟鄯之地賜之。朝廷下熙河帥議以聞。無敢任其責者。乃已。至大金陷陝之六路。兵入熙河。卽求湟鄯舊族。盡以其地與之。嗟夫。彼夷狄也。能知行正道如此。

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升遐。詔至洛。故相韓康公爲留守。程宗丞伯淳。自御史出爲汝州酒官。會以檄來。舉哀於府。既罷。謁康公之子宗師兵部曰。某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補官。某獨除監司。某不敢當辭之。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泣。兵部曰。今日朝廷之事何如。宗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當何如。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若使自變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

議。師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二公果並相。召宗丞。未行。以疾卒。溫公申公亦相繼薨。呂汲公微仲、范忠宣公堯夫並相。忠宣所見與宗丞同。故蔡確貶新州。忠宣獨以爲不可。至謂汲公曰。公若重開此路。吾曹將不免矣。忠宣竟能去。嗚呼。宗丞爲溫公申公所重。使不早死。名位必與忠宣等。更相調護。協濟於朝。則元祐朋黨之論。無自而起也。宗丞可謂有先見之明矣。與韓兵部論此事時。范醇夫、朱公掞、杜孝錫、伯溫同聞之。今四十年而其言益驗。故爲表出之。

哲宗卽位。宣仁后垂簾同聽政。羣賢畢集于朝。專以忠厚不擾爲治。和戎偃武。愛民重穀。庶幾嘉祐之風矣。然雖賢者不免以類相從。故當時有洛黨、川黨、朔黨之語。洛黨者。以程正叔侍講爲領袖。朱光庭、賈易等爲羽翼。川黨者。以蘇子瞻爲領袖。呂陶等爲羽翼。朔黨者。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領袖。羽翼尤衆。諸黨相攻擊而已。正叔多用古禮。子瞻謂其不近人情如王介甫。深疾之。或加抗侮。故朱光庭、賈易不平。皆以謗訕誣子瞻。執政兩平之。是時既退元豐大臣於散地。皆銜怨刺骨。陰伺間隙。而諸賢者不悟。自分黨相毀。至紹聖初。章惇爲相。同以爲元祐黨。盡竄嶺海之外。可哀也。呂微仲秦人。戇直無黨。范醇夫蜀人。師溫公。不立黨。亦不免竄逐以死。尤可哀也。

熙寧間。梁丞相適薨。聞光獻后有旨於相國寺飯僧資薦。神宗問曰。豈以梁適爲仁宗舊相耶。后曰。微適。吾無今日矣。帝問其故。曰。吾初册后。仁宗一日對宰輔言。後宮中左右前後皆皇后之黨。宰相陳執中。請付外施行。梁適進曰。閭巷之人。今日出一妻。明日又出一妻。猶爲不可。況天子乎。執中之言非是。仁宗不語久之。曰。梁適忠言也。嗚乎。唯仁宗之聖。梁公之賢。吾光獻后所以爲宋之任姒歟。

李承之待制。奇士。蘇子瞻所謂李六丈人豪也。爲章子厚論其父緯之功於朝。久不報。自詣漏舍以狀白丞相韓魏公。公曰。君果讀書。自當取科名。不用紛紛論賞也。承之云。先人功雖未辨。深恐先大臣湮鬱無以見於地下。故忍恥自言。若欲求官。稍識字。第二人及第固不難。魏公、王堯臣榜第二人登科。承之故云。公聞其語。愕然。或云魏公德量服一世。獨於承之終身不能平。承之既登第。官浸顯。益有直聲。唐介參政爲諫官時。言文潞公燈籠錦獻張貴妃事。上怒甚。謫介春州。承之送以詩。有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並遊英俊顏何厚。已死姦雄骨尚寒之句。後介用潞公薦。官於朝廷。無所言。承之以書從介索所送詩。介無以報。取詩還之曰。我固不用斧削詩也。以山寒二字頗不同故云。可見承之剛正也。承之在仁宗朝官州縣。因邸吏報包拯拜參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正色曰。包公無能爲。今知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此人也。後荆公相神宗。以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爲說。承之深誚之。至呂獻可中丞死。承之以詩哭之。有姦進賢須退。忠臣死國甚語。生覺何益。斷卜九泉遊之句。荆公之黨呂惠卿益怨之。未有以發也。會承之上章自叙。神宗留其章禁中。惠卿竊窺之。惠卿因節略文意。以天生微臣實爲陛下等語激上意。遂有惑弄人主之言。終其身不至大用。嗚乎。士若承之。豈孔子所謂剛者歟。

朱壽昌者。少不知母所在。棄官走天下求之。刺血書佛經。志甚苦。熙寧初。見於同州。迎以歸。朝士多以詩

美之。蘇內翰子瞻詩云。感君離合我酸心。此事今無古或聞。王荊公薦李定爲臺官。定嘗不持母服。臺諫給舍俱論其不孝不可用。內翰因壽昌作詩貶定。故曰此事今無古或聞也。後定爲御史中丞。言內翰多作詩貶上。自知湖州赴詔獄。小人必欲殺之。張文定、范忠宣二公上疏救。不報。天下知其不免矣。內翰獄中作詩寄黃門公子由云。與君世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斷因。或上聞。上覽之悽然。卒救之。止以團練副使安置黃州。

元豐七年甲子六月二十六日。洛中大雨。伊洛漲。壞天津橋。波浪與上陽宮牆齊。夜西南城破。伊洛南北合而爲一。深丈餘。公卿士庶第宅廬舍皆壞。唯伊水東渠有積薪塞水口。故水不入府第。韓丞相康公尹洛。撫循賑貸。無盜賊之警。人稍安。後兩日。有惡少數輩。訛言水再至。人皆號哭。公命擒來。決配之。乃定。聞於朝。築水南新城新堤。增築南羅城。明年夏。洛水復漲。至新城堤下。不能入。洛人德之。康公尹洛有異政。此其大者。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十四

元豐末、神宗山陵。韓康公尹洛。凡上供之物皆預辦。雖中貴人。不敢妄有所求。蓋公之子宗師。從賢士大夫游。有所聞、必白公施行之。又朱光庭。杜純孝錫。皆府官。薦爲山陵司屬。二人忠信有餘。多所論列。役成而民被其賜。公以功拜使相判大名。既去而人益思之。先是神宗鑾輿次永安。公迎於郊。朱太妃體衞於後。公亦迎之。太妃還禁中。偶爲宣仁太后言。宣仁怒曰。韓某先朝老臣。汝安得當拜庭之禮。太妃泣謝。公之名重如此也。

韓持國大資知潁昌府。時彥以狀元及第爲簽判。初見持國。通謁者稱狀元。持國怒曰。狀元無官耶。自此呼時彥簽判云。彥終身銜之。馬涓巨濟亦爲狀元及第。爲秦州簽判。初呼狀元。呂晉伯爲帥。謂之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也。既爲判官。不可曰狀元也。巨濟愧謝。晉伯又謂巨濟曰。科舉之學。既無用。修身爲己之學。不可不勉之。時謝良佐顯道作州學教授。顯道爲伊川程氏之學。晉伯每屈車騎。同巨濟過之。則顯道爲講論語。晉伯正襟肅容聽之。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又數以公事案牘委巨濟詳覆。且曰。修身爲己之學不可後。爲政治民其可不知。巨濟自以爲得師。後立朝爲臺官有聲。每曰。呂公教我之恩也。賢於時彥遠矣。

元祐初、哲宗幼沖。起文潞公以平章軍國重事。召程頤正叔爲崇政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每侍上講。

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潞公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公頓首謝。立不去。時公年九十矣。或謂正叔曰。君之倨、視潞公之恭。議者爲未盡。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爲上師傅。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議者服其言。

元祐三年。范忠宣公爲尚書右僕射。有吳處厚者。以蔡確題安州車蓋亭詩來上。以謂謗訕。宣仁太后得之。怒曰。蔡確以吾比武后。當重竄。呂汲公爲左丞。不敢言。忠宣乞薄確之罪。不從。初議貶確新州。忠宣謂汲公曰。此路荊棘已七八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汲公又不敢言。忠宣因乞罷政。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劉摯罷。哲宗與宣仁太后、復用忠宣爲右相。宣仁太后寢疾。宰輔入問。后留忠宣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章獻太后朝、勸后盡母道。在仁宗朝、勸帝盡子道。卿當似之。嗚呼。宣仁后之所以望忠宣者。羣臣莫及也。哲宗親政。呂汲公欲遷殿中侍御史楊畏爲諫議大夫。忠宣曰。天子諫官。當用正人。楊畏不可用。汲公方約畏爲助。謂忠宣曰。豈以楊畏嘗言公耶。忠宣曰。不知也。蓋上初召忠宣。畏嘗有言。上不行。忠宣故不知也。忠宣因乞罷政。上不許。後楊畏首叛汲公。凡可以害汲公者。無所不至。又李清臣首建紹述之議。多害正人。一日。哲宗震怒。謂門下侍郎蘇轍曰。卿安得以秦皇漢武上比先帝。蘇門下下殿待罪。呂汲公辭不敢仰視。忠宣從容言曰。史稱武帝雄材大略。爲漢七制之主。蓋近世之賢君。蘇轍果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政之初。進退大臣。不當如訶叱奴僕。哲宗怒少霽。蘇門下舉笏以謝忠宣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蘇公與忠宣同執政。忠宣寡言。蘇公平昔若有所疑。至此方知其賢。忠宣屢乞罷政。出知陳州。章惇用事。元祐黨禍起。忠宣獨不預。至呂汲公南遷。忠宣齋戒上書救汲公。惇怒。亦謫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忠宣欣然而往。每諸子怨章惇。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維少師謫均州。其子告章惇以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爲言。求歸白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元符末、哲宗升遐。上皇即位之初。欽聖皇太后同聽政。忠宣公自永州先以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蓋二聖欲用公矣。遣中使至永州賜茶藥。宣諭曰。皇帝與太皇太后甚知相公在先朝言事忠直。今虛位以待相公。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治。只爲左右有不是當人。阻隔相公。公頓首謝。又曰。太后問相公。官家即位。行事如何。天下人何說。公曰。老臣與遠方之人。唯知鼓舞聖德。又曰。天下有不便事。但奏來。公曰。敢不奉詔。又曰。鄧州且去否。公曰。已出望外。如歸鄉里。又曰。離闕下日。二聖再三言。太后在宮中。皇帝在藩邸。甚知相公是直臣。公感泣不已。復進右正議大夫。提舉崇福宮。繼復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召赴闕供職。而公病。詔詞有曰。唯修德尚齒。昭示禮優。庶幾荏論嘉謀。日聞忠告之語。公捧詔泣曰。上果用我矣。目明全失。風痺不隨。恩重命輕。死有餘責。將至畿內。上又遣中使賜銀合茶藥。促公入覲。仍宣諭見之意。公曰。老臣將忘。不可勉強。中使曰。朝廷有優禮。公曰。老臣命薄。雖蒙聖眷。又遣中使賜銀絹各五百以備道路之費。又遣國醫診視。所須並出內府。一錢不得取於公家。候

公疾愈．乃得歸．公乞歸潁昌養疾．上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乃曰．范某得一識面足矣．上知公不能起．始命相．公疾少間．命醫者在門．不許受私謝．乃以天寧節所得冠帔請換服色．上批其奏曰．冠帔可留與骨肉．醫者之服依所請．卿忠言嘉謀．宜時有陳奏．以副朕眷待耆德求治之意．公表謝．復告老．詔不允．比詔至．公已薨矣．上與太皇太后聞震悼．出涕．先是公疾革．精識不亂．諸子侍讀．口占遺表凡八事．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內一事云．若宣仁之謗議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皆權臣務快其私憤．非泰陵實謂之當然．蓋忠宣思所以報宣仁后之託也．諸子以其所言皆朝廷大事．且防後患．以公口占．繳一緘．申潁昌府．用府印寄軍資庫．公將葬．李之儀作行狀．且論平生立朝行己之大節．蔡京用事．小人附會．言公之子正平等撰造中使至永州傳宣聖語．以為遺表非公意也．正平與李之儀．皆下御史獄．捶楚甚苦．正平、之儀、欲誣服．其傳宣中使獨不服．曰．舊制、凡傳聖語．受本於御前、請寶印出注籍．於內東門．遣使受聖語籍中．使從其家得永州傳宣聖語．本有御寶．如所言．又驗內東門受聖語籍．亦同．又下潁昌府．取正平所繳納遺表八事．皆實．獄遂解．正平猶羈管象州．之儀羈管太平州．正平之家．死于嶺外者十餘人．獨正平過赦得歸．不出仕．終身為選人．蔡京者、紹聖初為戶部尚書．欲結后戚．向氏墳寺事下開封府．正平為開封府縣尉．往按視其地．曰．向氏寺地步已足．民田不可奪．府以其言聞．哲宗怒．京贖銅二十斤．京由此恨正平．故欲報殺之．嗚呼．使忠宣無恙．相上皇於初載．天下豈復有今日之亂．公既病不能朝．上皇始命相曰．曾布與蔡京云．

嘉祐中．李參自荊南帥召為三司使．參政孫抃曰．參刻剝聚斂之材．不可用．改羣牧使．蓋祖宗不以財計用人．至仁宗朝大臣所宗尚如此．元豐初．薛向自三司使除同知樞密院．雖以能吏治．曉財用進．時朝廷下州縣令民戶養保馬．天下以為不便．宰執堅行之．向獨以為不可．以本官責知隨州．既死．至元祐初．錄其言．謚恭敏．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十五

程宗丞先生名顥、字伯淳．弟侍講先生名頤、字正叔．康節先公以兄事其父太中公．二先生皆從康節遊．其師曰周敦頤茂叔．宗丞為人清和．侍講為人嚴峻．每康節議論．宗丞心相契．若無所問．侍講則時有往復．故康節嘗謂宗丞曰．子非助我者．然相知之盡．二先生則同也．橫渠張先生名載、字子厚、弟戩、字天祺．為二程先生之表叔．子厚少豪其才．欲結客取熙河郭鄯之地．范文正公帥延安．閉之館於府第．俾修制科．與天祺皆登進士第．方同二程先生修中庸大學之道．尤深於禮．熙寧初．子厚為崇文院校書．天祺與伯淳同為監察御史．時介甫行新法．伯淳自條例司官為御史．與臺諫官論其不便．俱能．上納主伯淳．介甫亦不深怒之．除京西北路提點．伯淳力辭．乞與同列俱貶．改澶州簽判．天祺尤不屈．一日至政事堂言新法不便．介甫不答．以扇障面而笑．天祺怒曰．參政笑某．不知天下人笑參政也．趙清獻公同參大政．從旁解之．天祺曰．公亦不可謂無罪．清獻有愧色．謫監鳳翔府司竹監．舉家不食筍．其清如此．未幾卒於官．子厚亦求去．熙寧十年．吳充丞相當國．復召還館．康節已病．子厚知醫．亦喜談命．診康節脈曰．先生之疾無虞．又曰．頗信命否．康節曰．天命某自知之．世俗所謂命．某不知也．子厚曰．先生知天命矣．尚何言．子厚入館數月．以病歸．過洛．康節已捐館．折簡慰撫伯溫勤甚．見二程先生曰．某之病必不起．尚可及長安也．行至臨潼縣．沐浴更衣而寢．及旦視之．亡矣．門生衰絰挽車．葬鳳翔之橫

渠。是謂橫渠先生。伯淳自澶州請監洛河木竹務以便親。除判武學。未赴。以中丞李定言罷。知開封府。扶溝縣。失囚。謫汝州監酒。元祐初。以宗正丞召。將大用。未赴。卒。葬伊川。文潞公表其墓曰明道先生。正叔、元祐初。用司馬溫公、呂申公薦召對。初除職官。再除館職。除崇政殿說書。歲餘。出判西京國子監。兩除直秘閣。不拜。紹聖中。坐元祐黨。謫涪州。過上皇即位。赦得歸。久之復官。以卒。是謂伊川先生。三先生俱從康節遊。康節尤喜明道。其譽之與富韓公、司馬溫公、呂申公相等。故康節四賢詩云。彥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君實之言優游。伯淳之言條暢。四賢洛之觀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寧之間。大為一時之壯。則康節之所以處明道者盛矣。一日。二程先生侍太中公。訪康節於天津之廬。康節攜酒飲月陂上。歡甚。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明日。悵然謂門生周純明曰。昨從堯夫先生遊。聽其論議。振古之豪傑也。惜無所用於世。純明曰。所言何如。明道曰。內聖外王之道也。是日康節有詩云。草軟波平風細溜。雲輕日淡柳低摧。狂言不記道何事。劇飲未嘗如此盃。好景只知閑信步。朋歡那覺大開懷。必期快作賞心事。却恐賞心難便來。明道和云。先生相與賞西街。小子親攜几杖來。行處每容參劇論。坐隅還許侍餘盃。檻前流水心同樂。林外青山眼重開。時泰心閑兩難得。直須乘興數追陪。明道敬禮康節如此。故康節之葬。伯溫獨請誌其墓焉。悲夫。先生長者已盡。其遺言尚存。伯溫自念衰矣可傷。不可使後生無聞也。因具載之。

元符末。呂惠卿罷延安帥。陸師閔代之。有訴惠卿多以人冒功賞者。師閔以其事付有司。未竟罷去。曾布為樞密使。素與惠卿有隙。特自太原移德孺延安。蓋德孺於惠卿、亦有隙也。德孺至。取其事自治。有自皇城使追奪至小使臣者。德孺由是大失邊將之心。議者謂其詞於前政事已在有司。德孺乃取以自治。失矣。德孺聰明過人。而為曾布所使。惜哉。未幾。德孺亦以論役法罷。如忠宣丞相則不然。公帥慶陽時。為總管种詁無故訟於朝。上遣御史按治。詁停任。公亦罷帥。至公樞密副使。詁尚停任。復薦為永興軍路鈐轄。又薦知隰州。公每自咎曰。先人與种氏上世有契義。某不肖。為其子孫所訟。寧論事之曲直哉。烏乎、可謂以德報怨者也。以德孺之賢。於是乎有愧於忠宣矣。

田晝者字承君。陽翟人。故樞密宣徽公姪也。其人物雄偉。議論慷慨。俱有前輩之風。鄒浩志完者。教授潁昌。與承君遊、相樂也。浩性懦。因得承君。故遇事輒自激勵。元符間。承君監京城門。一日。報上召志完。承君為之喜。又一日。報志完賜對。承君益喜。監門法不許出。志完亦不來。久之。志完除言官。承君始望志完矣。志完遣客見承君、以測其意。客問承君近讀何書。承君曰。吾作墨子詩。有知君既得雲梯後。應悔當年泣染絲之句。為鄒志完發也。客言於志完。志完折簡謝承君。辭甚苦。因約相見。承君曰。斯人尚有所畏。未可絕也。取告見之。問志完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為何官。志完愧謝曰。上遇稽臣。未嘗假以辭色。獨於某若相喜者。今天下事故不勝言。意欲使上益相信而後言。言可有益也。承君許之。既而朋黨之禍大起。時事日變。承君謝病。歸陽翟田舍。一日。報廢皇后孟氏。立劉氏為皇后。承君語諸子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又一日。志完以書約承君會潁昌中途。承君喜甚而往。志完具言諫立

皇后時。某之言難矣。上初不怒也。某因奏曰。臣即死不復望清光矣。下殿拜辭以去。至殿門望。上猶未興。凝然若有所思也。明日。某得罪。志完、承君相留三日。臨別。志完出涕。承君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志完茫然自失。歎息曰。君之賜我厚矣。乃別去。建中靖國初。承君入為大宗丞。宰相曾布欲收置門下。不能屈。除提舉常平、亦辭。請知淮陽軍以去。吏民畏愛之。歲大疫。承君日自挾醫戶問病者。與之良劑。一日。小疾不出。正晝、一軍之人。數見承君擁騎從騰空而去。就問之。死矣。或曰為淮陽土神云。

儒釋之道雖不同。而非特立之士不足以名其家。近時伯溫聞見者二人。大儒伊川先生程正叔。元祐初用司馬溫公薦。侍講禁中。時哲宗幼沖。先生以師道自居。後出判西京國子監。兩加直秘閣。皆辭之。黨禍起。謫涪州。先生注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為憂。遇赦得歸。不以為喜。長老道楷者、崇寧中、以朝廷命住京師法雲寺。上一日賜紫方袍及禪師號。楷曰。非吾法也。却不受。中使聞於上。以為道楷擲敕。於地。上怒。下大理寺杖之。理官知楷為有道者。欲出之。問曰。師年七十乎。曰。六十九矣。有疾乎。楷正色曰。某平生無病。上賜杖。宜不可輕輕之。遂受杖。無一言。自此隱沂州芙蓉溪。從之者甚盛。朝廷敕有旨。復命為僧。不從。嗚呼、二人者、雖學不同。皆特立之士也。為儒為釋而不以道者。聞其風可以少愧矣。

程伯淳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為有材能知變通。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堯夫辭同修起居注得罪。張天祺自監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狠愎。眾人以為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眾君子未用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為害不至此之甚也。天下以先生為知言。

陳瓘字瑩中。閩人。有學問。年十八。登進士甲科。紹聖初。用章惇薦為太學博士。先是。惇之妻嘗勸惇無修怨。惇作相專務報復。首起朋黨之禍。惇妻死。惇悼念不堪。瑩中見惇容甚戚。謂惇曰。公與其無益悲傷。曷若念夫人平生之言。蓋譏惇之報怨也。惇以為忤。不復用。曾布為相。薦瑩中為諫官。為都司。蔡卞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實錄。曾布亦主熙寧元豐之政。瑩中上布書。謂卞特私史以壓宗廟及兩時政之不當。時布又以為忤。出之。瑩中為諫官時。為上皇極言蔡京、蔡卞不可用。用之決亂天下。蔡京深恨之。既貶責。例用赦放歸。猶隸通州。一日。瑩中之子走京師。言蔡京事。詔獄下明州捕瑩中甚急。士民哭送之。瑩中不為動。既入獄。見其子被繫。笑曰。不肖子煩吾。蔡京用酷吏李孝壽治其事。孝壽坐廳事擺中。列五木於庭。引瑩中問之。瑩中從容曰。蔡京之罪。某實知之。不肖子不知也。多求紙自書。孝壽慚。以瑩中為不知情。即日放歸。再隸通州。其子配海上。瑩中撰尊堯集。以辯王安石妄作日錄以誣神宗。誣神宗者。今行於世。靖康初。不及大用以死。特贈諫議大夫。瑩中晚喜康節先生之學。嘗從伯溫求遺書。曰。吾於康節之學若有得也。

伯溫紹聖初監永興軍鑄錢監。呂晉伯龍圖居里第。數見之。深蒙器愛。伯溫能官。貧不能歸。用薦詞薦為闕

官。一日見呂公，公曰：君亦爲此官何耶？選人作諸司勾當，使臣爲走馬承受，則一生不可作他官矣。伯溫對以故，公曰：爲親爲貧則可也。公丞相汲公之兄，性剛直，謹禮法，爲從官歸鄉，見縣令必致桑梓之恭，待部吏如子弟，多面折其短，而樂於成人，雖丞相亦未嘗少假顏色也。一日至府第，坐堂上，丞相夫人拜庭下，命二婢子掖之，公怒曰：人以爲丞相夫人，吾但知呂二郎新婦耳，不疾病，用人扶何也？丞相爲之愧謝乃已。每勸丞相辭位，以避滿盈之禍。紹聖中，丞相南遷，公帥平涼，議邊事不合，移帥秦。又與鍾傳議不合，亦忤章惇，降待制，知同州，致仕，復龍圖閣直學士。嗚呼，呂公今之古人也，伯溫尚及見之，記其平生之言如此。

本朝古文，柳開仲塗、穆修伯長首爲之唱，尹洙師魯兄弟繼其後，歐陽文忠公早工偶儷之文，故試於國學、南省，皆爲天下第一。既擢甲科，官河南，始得師魯，乃出韓退之文學之。公之自敘云爾。蓋公與師魯於文雖不同，公爲古文則居師魯後也。如五代史，公嘗與師魯約分撰，故公謂爽陵曰：始師魯嘗曰開正以來，始似無事，始爲更前歲所作十國志，蓋是進本，務要卷多，今若便爲正史，盡合刪削，存其大者，細小之事，雖有可紀，非干大體，自可存之小說，不足以累正史。數日檢竊本，因盡刪去矣，十亦去其三四。師魯所撰在京師時不曾細看，路中細讀，乃大好。師魯素以史筆自負，果然河東一傳大妙，修本所取法於此傳，亦有繁簡未中者，願師魯刪之，則盡善也。正史更不分五史，通爲紀傳，今欲將梁紀并漢周，修且試撰，以師魯爲之，如前歲之議，其他列傳約略，且將逐代功臣隨紀各自撰傳，待續次盡將五代列傳姓名寫出，分爲二分，手作傳，不知如此於師魯如何？吾儕棄於時，聊欲因此粗伸其志，少希後世之名，如修者幸與師魯相依，若成此書，亦是榮事。今特告朱公遣此介奉咨，希一報，如何便各下手，只候任滿歸，便令督國志草本去云云。其後師魯死，無子，今歐陽公五代史頒之學官，盛行於世，內果有師魯之文乎？抑歐陽公盡爲之也？歐陽公誌師魯墓，論其文曰簡而有法，公曰：在孔子六經中，唯春秋可當，則歐陽於師魯不薄矣。崇寧間，改修神宗正史，歐陽公傳乃云同時有尹洙者，亦爲古文，然洙之才不足以望修云。蓋史官皆晚學小生，不知前輩文字淵源自有次第也。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十六

楊凝式少師，唐昭宗朝爲直史館，宰相涉之子也。朱全忠篡唐禪位，涉爲奉傳國寶使，凝式曰：大人爲唐宰相，使國家至此，不可爲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欲滅吾族。神色不寧者數日。全忠既篡，凝式歷梁、唐、晉三朝，陽狂不任事，累官至太子少師。其書法自顏柳以入二王之妙。居洛陽延福坊，每出遊，從與馬在前，多行於後。一日欲遊天宮寺，從者曰：盍往廣愛寺？亦從之。今西京寺觀多寶塔院有遺像尚存。近歲劉壽臣爲留臺，於故紙中得少師自書假牒十數紙，皆楷拔精絕。世論少師書以行草爲長，誤矣。

國初，隱士石砒，居洛陽之北邙山，與孫侍中爲留守，砒每騎驢造侍中，見必拜之，飲酒至醉乃去。砒好作詩，多道家語，有曰：結網蜘蛛翻仰肚，轉枝啄木倒垂頭。意謂謀利者如此。又曰：蝸牛角上爭閑事，石火光中寄此身。意謂好名利者若此。洛人頗能誦之。一日自城中飲酒大醉，騎驢夜歸，失所在。

孫覺龍圖未第時，家高郵，與士大夫講學於郊宮別墅，一夕晦夜，忽月光入窗隙，孫異之，與同舍望光所在，行二十里餘，見大珠浮遊湖面上，其光燭天，旁照遠近，有崔伯易者作感珠賦記之。熙寧初，孫登科，爲河南縣主簿，自云。

周長孺字士彥，濮州人，楊寘榜登第，爲衛州共城縣令，得師曰邵康節先生。士彥事先生以古弟子禮，先

生告以先天之學。士彥性剛。遇事輒發。既從先生。即淡然若無意於世者。其季父猖、怪問之。士彥慨然曰。此吾得於先生者。士彥在共城。獵近郊。有兔起草間。自射中之。即其處不復見兔。得一石。刻其文曰。士彥當都而卒。後士彥每至京師。必避歸。不敢留。治平末。以都官員外郎知澤州晉城縣。卒。喪歸過洛。貧不能行。康節留其家。經紀甚備。教其子純明以學問。爲娶程伊川先生之姪。純明後登元祐三年進士第。彥因獵得石刻。驗於數十年之後。與滕公佳城事相類。異哉。

張唐英者。天覺丞相兄也。丞相少受學於唐英。唐英有史才。嘗作宋名臣傳、蜀檮杌行於代。熙寧元年春。以前御史服除還京朝。過洛。府尹同僚賜出賞花。皆不見。唐英贈詩傳舍云。先帝昭陵土未乾。又聞永厚葬衣冠。小臣有淚皆成血。忍向東風看牡丹。尹聞之。遣遺皆爲禮。却而不受。蓋仁宗山陵初成。英宗厭代。顧唐英還朝不得歸臺。不然。河南尹者不免矣。

皇祐初。洛陽南資福院、有僧號義琛者。素出入尹師魯門下。師魯自平涼帥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均州監酒。過洛。義琛見之曰。鄉里門徒數人。欲一望見龍圖。有頃。諸人出一睹而去。皆洛中大豪。義琛已密約貸錢。爲師魯買洛城南宮南村負郭美田三十頃。師魯初不知。后義琛復以歲所得地利償諸人。至師魯卒。喪歸洛。義琛哭柩前。納其券於師魯家。師魯素貧。子孫賴此以生。烏乎。在仁宗朝一僧尚負義如此。風俗可謂厚矣。康節先生與義琛善。每稱之也。

陝西豪士劉易、多遊邊。喜談兵。寶元康定間、韓魏公宣撫五路。薦於朝。賜處士號。易嘗作詩。魏公爲書。或不可其意。則發怒洗去。魏公欣然再書不憚。尹師魯帥平涼。延易府第。尊禮之。狄武襄代師魯。遇之亦厚。每燕設。易嗜食苦馬菜。不得即叫怒無禮。邊城無之。狄公爲求於內郡。后每燕集。終日唯以此菜啗之。易不能堪。方殺常慢。時稱狄公善制也。

謝希深幼子景平。初任爲大理評事。監光化軍稅。有兵官者。爲本廳軍員持以事。兵官常鬱鬱不樂。景平一日問之。兵官泣訴。景平曰。君嘗解官去。吾必能報之。兵官去。景平因權軍事。呼軍員詰之曰。老兵何敢把持兵官。使罷任去。軍員者無賴。大言曰。景平但可飲酒聯韻耳。此事不當預。景平以犯階級送獄。獄成。決配之。希深一時有大名。其諸子皆賢。景平居幼。尚有家風云。

祖無擇字擇之。蔡州人。少從穆伯長爲古文。后登甲科。嘉祐中。與王介甫同爲知制誥。擇之爲先進。時詞臣許受潤筆物。介甫因辭一人之饋不獲。義不受。以其物置舍人院梁上。介甫以母憂去。擇之取爲本院公用。介甫聞而惡之。以爲不廉。熙寧二年。介甫入爲翰林學士。拜參知政事。權傾天下。時擇之以龍圖閣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介甫密諭監司、求擇之罪。監司承風旨。以贓濫聞於朝廷。遣御史王子韶按治。子韶小人也。逮擇之下獄。鍛鍊無所得。坐送貸客酒三百小瓶。責節度副使安置。元豐中。復祕書監集賢院學士。移知光化軍以卒。士大夫冤之。同時有知明州光祿卿苗振。監司亦因觀望。發其贓罪。朝廷遣崇文院校書張載按治。載字子厚。所謂橫渠先生者。悉平反之。罪止罰金。其幸不幸有若此者也。

嘉祐中、有李殿丞者。知濟源縣。魏廣者。主簿。汜水人。二人素相好。一日會府中。李被酒。謂廣曰。我果官滿。當薦君爲尉。未幾。河南倅闕。李乂攝之。遂檄廣權縣官。相從益歡。監司以燕飲數。俱罷歸故官。廣先去。李餞於東門。席上賦詩。有曰。今日不知明日事。人情反覆似車輪。我今自是飄萍客。更向長亭作主人。蓋嘗時朝廷文法寬。所用監司皆長者。故能容州縣之吏如此。任道司門爲康節先生云。

薛俅肅之。爲梓州路提刑。市有道人賈兔毫筆者。以蜀中所無也。因呼之。見其目光射人。因問其所得。絕不言而去。道中爲余言如此。道中名元實、有體學。皆爲尚書郎。其爲人忠信不妄云。

長安百姓常安民。以鐫字爲業。多收隋唐銘誌墨本。亦能篆。教其子以儒學。崇寧初、蔡京、蔡卞、爲元祐姦黨籍。上皇親書刻石。立於文德殿門。又立於天下州治廳事。長安當立。召安民刊字。民辭曰。民愚人。不知朝廷立碑之意。但元祐大臣、如司馬相公者。天下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鐫也。府官怒。欲罪之。民曰。被役不敢辭。乞不刻安民鐫字於碑。恐後世并以爲罪也。烏乎。安民者一工匠耳。尚知邪正。畏過惡。賢於士大夫遠矣。故余以表出之。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十七

長安張衎、年八十。以術遊士大夫間。其爲人有忠信、識道理。章子厚、蔡持正、官州縣時。許其爲宰相。蒲傳正、薛師正、未顯。皆以執政許之。紹聖初。余官長安。因論范忠宣公命。衎曰。范丞相命。甚似其父文正公。文正艱難中僅作參知政事耳。余曰。忠宣爲相。何也。衎曰。今朝廷貴人之命皆不及。所以作相。又曰。古有命格。今不可用。古者貴人少。福人多。今貴人多。福人少。余問其說。衎曰。昔之命出格者。作宰執。次作兩制。又次官卿監、爲監司大郡。享安逸壽考之樂。任子孫、厚田宅。雖非兩制。福不在其下。故曰。福人多。貴人少。今之士大夫。自朝官便作兩制。忽能去、但朝官耳。不能任子孫、貧約如初。蓋其命發於刑殺。未久即災至。故曰貴人多、福人少也。余又以同時爲監司者張芸叟、陸孝叔、邵仲恭、吳子平、數公命問之。衎曰。皆帶職正郎、員外郎耳。取進於此即不可。獨仲恭數促。其后芸叟爲侍郎。孝叔侍制。未幾皆謫官。孝叔帥熙。子平帥秦。壽卒。仲恭郎。移常州。卒年五十五。三公皆直龍圖。無一不如衎之言者。章子厚作相。意氣方盛。因其姪緈不用其言。亦不怒也。后遂有崖州之禍。蔡持正以門客假承務郎奏衎。貲其術。衎與總領市吳宮田舜卿善。衎有錢數千緡。舜卿爲買田。以官戶名占之。后舜卿贓敗。官籍其產。衎之田在焉。或勸衎自陳。衎曰。衎故與田君善。田君占衎之地。吳意也。田君不幸至此。衎訟於有司。非義也。卒不請其田。士大夫多稱之。衎病、余見之。則曰數已盡。某日當死。凡家事悉處之矣。公其記之。已而

果然。

河南郜氏，其先錢塘人。名承訓者，事吳越王，以才武稱。錢氏歸朝，授左侍禁。子正，大中祥符元年姚曄榜登甲科，爲明州慈谿縣令。卒，妻李氏，更嫁任諫議布。正有子，李攜於郜氏族人以去。族人家破，有故老嫗收養之。任公守越州，客或謂郜氏子無恙，公愕然，歸問夫人，夫人泣曰：初不欲以兒累公，留於郜氏之族，族破，今流落矣。任公閔焉，多以金帛求得之。年五歲，公教育之如己子，遂冒任姓，名適。公知樞密院，欲官之，夫人泣辭，且謂適發憤讀書。慶曆初登進士第，夫人方爲之喜，夫人死。任公謂適曰：前不欲任以官者，成其志也。今當再薦，以示無間，其無辭。適泣謝，遂以公薦，轉太常寺太祝。又奏其子以官。任公薨，適解官持喪，如父服。自聞於朝，乞還姓郜氏，因納任公所奏之官。有旨許歸姓，不許納官。與任氏兄弟相持而哭，乃別去。故任郜世爲婚姻。適更名后，通籍，贈其父直爲太常博士，終尚書職方員外郎、福建路運判。若子若孫若曾孫數十人，多知名士，遂爲洛陽大家。

河南劉氏，有名環雋者，事齊魏，爲中書侍郎。子坦，事隋文帝，贈尚書右丞。子政會，事唐高祖、太宗，爲洪州大都督。既死，太宗手勅曰：政會昔預義舉，有殊勳，則戶部尚書，諡襄，配享高祖廟，圖形凌煙閣。子元意，襲爵，封渝國公，事太宗，尚南平公主。弟元象，主客郎中。元育，登州刺史。元意之子名奇，長壽中爲天官侍郎，論則天革命，下獄死。弟循，金吾衞將軍。子慎知，幼居父喪，奉其母居伊南。一日羣盜至，衆走，慎知獨不動。盜怪問，則曰：母老且病，不可行，唯有同生死耳。盜感其言而去，賴之以免。弟超，河南少尹。徵與郡太守。徵之子數，開元中以功臣之後，賜進士第，爲濟州東阿縣令。服後母喪，以毀卒。子藻，祕書郎。弟全成、方平，皆有文。方平之子符，寶歷二年擢第，至戶部侍郎，贈司徒。八子：崇龜、崇彝、崇望、崇魯、崇謩、崇珪、崇瓌、崇玗，皆有官。崇珪子岳，天福四年登進士第，事後唐明宗爲吏部侍郎，贈司徒。子溫叟，事本朝太祖皇帝，爲御史中丞。太祖一日與數騎者登正陽門之西樓，溫叟自臺歸，過其下，或告溫叟當避，溫叟不顧。明日求對，面謝曰：陛下御前樓，則六軍必有希賞賜者，臣所不避者，欲陛下非時不御樓也。太祖大悅，出內帑三千緡，付有司自制。太宗尹開封，知其貧，以五百千錢遺之，溫叟受而不辭，對其使扃記於西廡。至明年，太宗復遣其使餉以酒，使者視其扃記如故，歸白其事。太宗歎息曰：吾之錢尚不肯受，況他人者乎。仍命發歸，以成其美名。遂著故事，月給錢一萬，不足，以職料充之。溫叟辭其名，不取。太祖因與太宗從容論廷臣之有名節者，太宗以還錢事聞，太祖歎美久之。後求退，太祖曰：俟朕選有守道正直如卿者，卽可代。子烜，太宗朝爲贊善大夫。烜登進士第，爲龍圖閣直學士，權開封府。明肅太后朝獨召對，后曰：知卿名族，十數世，欲一見卿家譜，恐與吾同宗也。烜曰：不敢。后數問之，度不可免，因陛對爲風眩，仆而出，乞出知河南府。再召，懇避不行，求爲留司御史臺。以卒。烜七子：旣、几、先、枕、兆、兢、几登科，皆因陛對奏仁宗不進家譜事，上稱歎久之。忱爲監司郡守有聲。唐老、元和爲右正言。自北齊至本朝五百餘年，而劉氏不衰。洛陽多大家，世以譜牒相付授，郜氏、劉氏尤爲著姓，有可傳者。

康節先公曰：昔居衞之共城，有趙及諫議者，自三司副使以疾乞知衞州，多名醫故也。有中受者、韓醫，自

晉得術於高若訥參政，得脈於郝氏老。其說謂高參政醫學甚高，旣貫，診脈少，故不及郝老，非郝老不可治。趙如其言，郝氏至，診其脈曰：有沉積，當下。趙服其藥，下不止，已垂殆。郝老乃坐趙於大盆中，用慢澆其頭項，以湯沃之，遂甦。趙呼中受罪之曰：君謬舉郝老者。中受曰：某之術不及郝老遠甚，公病當下，但氣虛，藥劑苦大，不能禁，然宿疾良已，可賀。又曰：郝老之脈通神，公舉家之人坐帳中，俾遍診脈，其老少男女，已未嫁娶，無不知者。趙試其說，信然，始加禮。自此疾平，復入爲三司副使。中受，朝廷用爲太醫丞。郝老本河朔人，旣死，張峋子堅誌其墓，載其平生所治甚異，曰：士人之妻孕，診其脈曰：六脈皆絕，反用子氣育養，故未死，子生母卽死矣。已而果然。郝老平時不合藥，末諸藥，過病品，最增減之，服者無不驗。外從其學者，皆名醫云。

洛中形勢，郟鄏山在西，邙山在北，成皐在東，以接嵩關塞。其直南爲女几，連荆華，至終南山。洛水來自西南，伊水來自南，右澗水，左瀍水。隋文帝登邙山，對關塞而歎曰：眞天關也。今之洛城也。周公所卜在其西北，郟鄏二山相屬，定鼎於郟鄏是也。前臨澗洛二水，故曰穀洛鬭，將毀王宮也。洛誥曰：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東漢洛陽是也，在今洛城之東十八里，跨洛水，前直轘轅，北屬邙山，極平遠。西晉後魏皆都焉。晉又築金墉城，在其西北。其山川秀潤有餘，形勢雄壯，差不逮長安。長安東崤函，東南荆華，以周終南山，西南太白、雞足山，又西秦隴、岐山，北梁山，東北雷首中條山，與平陽諸山相屬。涇渭灞滻澇潏之水，在其後前左右，以入於河。故堯都平陽，舜都蒲坂，周都岐山，文王都豐，武王都鎬，秦初建國於秦，後遷岐山之陽，今寶雞是也。穆公羽陽宮故基、三良墓尚存。至始皇都咸陽，跨渭水，爲阿房宮。西漢都秦宮之東，今未央、長樂、章臺諸宮，城闕尚存。隋文帝初都漢宮，後遷稍東，枕龍首，巢山，築長安新城，制度甚壯，南接華嚴川，以視南山，北臨渭水，城南北三十餘里，東西二十餘里，漢未央宮在其苑囿中。唐因爲都，又起東內，今含元殿、太液池，故基尚存。又起南內，謂之興慶宮，今池殿故基亦在。自東築夾城複道，南至興慶宮，又南至曲江，東跨灞滻，以臨驪山。山上起翔鸞閣，望京樓，山下起華清宮，有溫泉，以白玉石爲芙蓉出水，爲御湯、蓮花湯、太子湯、百官湯。其宮闕北臨渭水，由華清宮、東離宮，相望以屬東都。自堯舜周秦漢唐，都城皆相近，嵩山大河，平川沃野，形勢壓天下。洛陽民俗和平，土宜花竹；長安尚有秦漢游俠之風，地多長楊花老槐，耕桑最盛，古稱陸海。前代英雄，必得此然後可以有爲，今竟沈於北狄，惜哉。

洛中風俗尚名教，雖公卿家，不敢事形勢，人隨貧富自樂，於貨利不急也。歲正月，梅已花，二月，桃李雜花盛，三月，牡丹開。於花盛處作園圃，四方伎藝舉集，都人士女載酒爭出，擇園亭勝地，上下池臺間，引滿歌呼，不復問其主人。抵暮遊花市，以筠籠賣花，雖貧者亦戴花飲酒相樂。故王平甫詩曰：風暄翠幕春沽酒，露濕筠籠夜賣花。姚黃初出邙山後白司馬坡下姚氏酒肆，水北諸寺間有之，歲不過十數枝，府中多取以進。次曰魏花，出五代魏仁浦樞密園池中島上，初出時，園吏得錢，以小舟載遊人往過他處未有也。自餘花品甚多。天聖間，錢文僖公留守時，歐陽公作花譜，才四十餘品。至元祐間，韓玉汝丞相

39A　第八十三冊

留守。命留臺張峋譜之。已百餘品矣。姚黃自襯綠葉中出微黃花。至千葉。魏花微紅、葉少減。此二品皆以姓得名。特出諸花之上。故洛人以姚黃爲王。魏花爲妃云。余去鄉久矣。政和間爲過之。當春時。花園花市皆無有。問其故。則曰。花未開。官遣人監護。甫開。盡檻土移之京師。籍園人名姓。歲輸花如租稅。洛陽故事遂廢。余爲之歎息。追記其盛時如此。

河中府河東縣永樂鎮。唐永樂縣也。本朝熙寧初廢爲鎮。面大河。背倚首中條山。形勢雄深。安史之亂。士人多避地於此。有姚孝子莊。孝子名栖筠。唐貞元中爲農。嘗戍邊。栖筠之父爵其兄曰。兄嗣未立。弟已有子。請代兄行。遂歿於戍。時栖筠方三歲。其後母再嫁。鞠於伯母。伯母死。栖筠葬之。又招魂葬其父。廬於墓側。終身哀慕不衰。縣令蘇恒以俸錢買地開阡陌。刻石表之。河東尹渾瑊上其事。詔加優賜。旌表其門。名其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敦愛。栖筠生岳。岳生君儒。君儒生師正。正拓至師正。仍世成孝。至本朝慶曆中。再加旌表。元祐中。縣令王闢之以狀列於朝。乞詔史官書之。蓋自唐以來。孝義之風不少變。政和甲午。余過其家。長少列拜庭下。以次升堂侍立。應對有禮。道其家世。次第甚詳。蓋自栖筠而下。義居二十餘世矣。余爲之低回歎息而去。其村人爲余言。姚氏世推尊長公平者主家。子弟各任以事。專以一人守墳墓。近歲爲僧亦廬墓側。早晚於堂上聚食。男子婦人各行列以坐。小兒席地。共食於木槽。飯罷。即鎖廚門。無異爨者。男女衣服各一架。不分彼此。有子弟新娶。私市食以遺其妻。妻不受。納於尊長。請杖之。望其墓。林木蔚然。桐植種蓺甚謹。有田十頃。僅給衣食。稅賦不待催驅。未嘗以訟至縣庭。今三百餘年。守其家法無異辭者。經唐末五代之亂。全家守墳不去。熙寧間。陝右歲歉。舉族百口同往唐鄧間就食。比其返。不失一人。政和中。取粟麥於民。繼之均糴。姚氏力不給。舉家日夜號泣。欲亡去。余聞之惻然。論縣官曰。孝義之門。忍使至此。爲作狀申府。申監司。得免焉。烏乎。今永樂陷虜。姚氏爲虜民。不知其存亡矣。因具書之。

樞密章公楶謂余曰。某初官入川。妻子乘驢。某自控。兒女尚幼。共以一驢馱之。近時初官非車馬僕從數十不能行。可歎也。前輩勤儉。不自侈大。蓋如此。因錄之。

紀公實爲余言。嘗聞其父言。王冀公欽若以使相尹洛。振車騎入城。士民聚觀。富韓公方爲舉子。與士人魏叔平、段希元、一張姓者同觀於上東門裏福先寺三門上。門高。富公魁偉。三人者挽之以登。見其旌節導從之盛。富公歎曰。王公亦舉子耶。三人者曰。君何歎。安知吾輩異日不爾也。後富公歷將相。以三公就第。年八十乃薨。謚曰文忠。其名位不在冀公之下。而功德則過之。魏叔平、段希元至富公爲宰相。以特奏名命官。張姓者窮老而死云。

熙寧初。洛陽有老人党翁者。貨藥。日於水南北往來。行步甚快。少年不及也。自言五代禍秦年爲兵。嘗事柴世宗。有放停公帖可驗。藏卷腳幞頭。衣黃衫。繫革帶。猶唐裝也。有妻無子。問其事。則不答。至元豐中。不知所在。余嘗親見之。亦異人矣。

有關中商得鸜鵒於隴山。能人言。商愛之。偶以事下有司獄。旬日歸。輒歎恨不已。鸜鵒曰。郎在獄數日已

不堪。鸜鵒遭籠閉累年。奈何。商感之。攜往隴山。泣涕放之去。後每商之同輩過隴山。鸜鵒必於林間問郎無恙。託寄聲也。瀘南之長寧軍有畜秦吉了者。亦能人言。有夷酋欲以錢伍拾萬買之。其人告以苦貧。將鬻爾。秦吉了曰。我漢禽。不願入夷中。遂動而死。嗚呼。士有背主忘恩。與甘心異域而不能死者。曾秦吉了之不若也。故表出之。

余爲西蜀憲。其治在嘉州。州之西有花將軍廟。將軍英武。見於杜子美之詩。廟史以匣藏唐至德元年十月鄭丞相告云。花驚定將軍也。是歲土蕃陷當州。將軍與丞相豈同功者耶。告後列金紫光祿大夫左相兼國公臣。正議大夫門下侍郎平章事博陵縣開國男臣。不書姓名。右相闕。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平章事姓名磨滅。謹按至德元年。肅宗初即位於靈武。右丞相裴冕死故闕之。其歲六月甲午。劍南節度使崔圓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七月庚午。武部尚書平章事韋見素爲左相。蜀太守崔渙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其不書姓名磨滅者。此三人無疑矣。中書省官臣書姓名。門下省官臣不書姓名。當時節度廢闕如此。然花將軍之名驚定。唯得於此告也。或云將軍丹稜東館人。今東館廟貌尤盛云。廟史又出本朝乾德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僞蜀主遣僞蜀太子孟元喆以降入朝。舟過廟下。祭文二紙。墨色如新。其窮急悲傷之辭。讀之亦令人歎息云。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十八

伯溫曾祖母張夫人。遇祖母李夫人嚴甚。李夫人不能堪。一夕欲自盡。夢神人令以玉筯食羹一杯。告曰。無自盡。當生佳兒。夫人信之。後夫人病瘦。醫者既投藥。又夢凝堂門之左右木瓜二株。右者已枯。因爲大父言。大父遂取藥令覆之。及期生康節公。同墮一死胎。女也。後十餘年。夫人病臥堂上。見月色中一女子拜庭下泣曰。母不察庸醫以藥毒兒。可恨。夫人曰。命也。女子曰。若爲命。何兄獨生。夫人曰。汝死兒獨生。乃命也。女子涕泣而去。又十餘年。夫人再見女子來泣曰。一爲庸醫所誤。二十年方得受生。與母緣重。故相別。又涕泣而去。則知釋氏輪迴鬼神之說。有可信者。康節知而不言者也。親謂某云。

伊川丈人與李夫人因山行。於雲霧間見大黑猿。有感。夫人遂孕。臨蓐時。慈烏滿庭。人以爲瑞。是生康節公。公初生。髮被面。有齒。能呼母。七歲戲於庭。蟻穴中豁然別見天日。雲氣往來。久之。以告夫人。夫人至。無所見。禁勿言。既長。游學晉州山路。馬失。同墜深澗中。從者攀緣下尋。公無所傷。唯壞一帽。熙寧十年。公年六十七矣。夏六月屬微疾。一日晝睡覺。且言曰。吾夢旌旗鶴雁自空而下。導吾行亂山中。與司馬君實、呂晦叔諸公相分別於一驛亭。回視其壁間。有大書四字曰。千秋萬歲。吾神往矣。無以醫藥相逼也。嗚呼異哉。

太學博士姜愚。字子發。京師人。長康節先公一歲。從康節學。稱門生。先公年四十五。未娶。潞州張仲賓太

傳。孝稷之、白未第亦從康節。子發與稷之二君同白康節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先生年踰四十不娶、親老無子、恐未足以爲高。康節曰、貧不能娶、非爲高也。子發曰、某同學生王允修、爲樂善、有妹甚賢、似足以當先生。稷之曰、先生欲婚、則某備聘。令子發與王允修言之。康節遂娶先夫人。後二年、伯溫始生。故康節有詩云、我今行年四十七、生男方始爲人父。鞠育教誨誠在我、壽天賢愚繫於汝。我若壽命七十歲、眼前見汝二十五。我欲願汝成大賢、未知天意肯從否。子發本京師富家、氣豪樂施、登進士第、月分半俸奉康節。治平間、知滁州六安縣、以目疾分司、居新鄉。子發死、康節以其女嫁河南進士紀輝、視之如己女。伯溫以姊視之。元符三年、紀輝與妻女俱亡。今二子樂道、未過時、與子發交遊甚善、樂道苦貧、教小學京師。居州西、子發居州東、相去遠。一日大雪、子發念樂道與其母寒餓、自荷一杖、踏雪以行。至樂道之居、扣門久之方應。樂道同母凍坐、日已過高春未飯。子發惻然、亟出買酒肉薪炭往復、同樂道母子附火飲食。樂道從子發表罪、問之、以綿衣質錢買飯食也。子發說論籍士人樂贈之、爲一請會。得錢數百千、爲樂道娶妻。樂道登第、調陳州判官、妻卒。子發又爲求范文正公夫人姪汝陽李氏以繼。其負義如此。熙寧初、樂道以翰林侍讀學士爲西京留守、子發老益貧、且喪明、自新鄉駕小車來見樂道、意樂道哀之也。樂道遺酒三十壺而已。子發殊悵然、康節館於天津之廬、典衣贍其行、歸新鄉、未幾卒。

康節先公少日遊學、先祖母李夫人思之、悲傷至倒懸佛書。康節亟歸、不復出。夫人捐館、康節特毀甚。財自營以葬祖父。假家蘇門山下、康節獨築室百源之上。時李成之子挺之爲共城縣令、一見康節、心相契、授以大學。康節益自克勵、三年不設榻、晝夜危坐以思、寫周易一部、貼屋壁間、日誦數十遍。聞汾州任先生者有易學、又往質之。挺之去爲河陽司戶曹、康節亦從之、寓州學、貧甚、以飲食之油貯燈讀書。一日、有將校自京師出代者、見康節曰、雖苦學如秀才者、以紙百幅錢十枚爲獻。康節辭而後受。每舉此語先夫人、吾少艱難如此。嘗爲子孫言之。康節又嘗謂伯溫曰、吾早歲徒步遊學、至有所立、艱哉。程伯淳、正叔雖爲名士、本出世家、其成就易矣。因泣書之以示子孫。康節先公厭賤間過洛、館於水北汾氏、愛其山水風俗之美、始有卜築之意。至皇祐元年、自衛州共城奉大父伊川丈人遷居、珍。門生愼州武陟知縣侯紹曾字孝傑、助其行。初寓天宮寺三學院、劉諫議元瑜字君玉、呂諫議獻可、靜居。張少卿師錫及其子職方君景伯、狀元師德之子諫議君景憲、王諫議尙柔、字勝之、子中散兄弟罰、祥師柔及其子孫、南國張大丞師雄及諸子、劉推國之子、祕監几字伯壽、修撰忱字明復、侍講李寔字景眞、吳少卿執中、王學士起、字仲儒、李侍講育、字仲象、子顥、字端伯、姚郎中輿、字周輔、交遊甚歡、稱門生。洛人爲買宅於履道坊西天宮觀東、趙諫議借田於汝州葉縣、后王不疑同鄉人買田於河南延秋村。康節復還葉縣之田。嘉祐七年、王宣徽尹洛、就天宮寺西天津橋南五代節度使安審琦宅故基、以郭崇韜廢宅餘材、爲屋三十間、請康節遷居之。富韓公命其客孟約買對宅一園、皆有水竹花木之勝。熙寧初、行買官田之法、天津之居亦官地、榜三月、人不忍買。諸公曰、使先生之宅他人居之、吾輩

蒙恥矣。司馬溫公而下、集錢買之。康節先生以詩謝王宣徽曰、嘉祐壬寅歲、新巢始成功、正分清德里、更近帝王宮。檻俯端門峻、軒迎兩觀雄。窗虛縈澗、簷迥棨伊嵩。好景尤難得、高談豈易逢。無才濟天下、有分樂年豐。水竹腹心裏、鶯花肺藪中。老來歡不已、蹈節歎何窮。嘯傲陪羣侶、經營荷府公。丹誠徒自寫、匪報自恩隆。后以詩謝溫公諸公曰、重謝諸公爲買園、買園城裏古林泉。七千來步平流水、二十餘家爭出錢。嘉祐卜居終是僦、熙寧受券遂能專。鳳凰樓下新閑客、道德坊中舊散仙。洛浦清風朝滿袖、嵩岑皓月夜盈軒。接籬倒戴芰荷畔、談麈輕搖楊柳邊。陌做銅駝花爛漫、堤連金谷草芊綿。青春未老尙可出、紅日已高猶自眠。洞號長生宜有主、窩名安樂豈無權。敢於世上明開眼、會向人間別看天。盡送光陰歸酒盞、都移造化入詩篇。也知此片好田地、消得堯夫筆似椽。今宅契司馬溫公戶名、園契富韓公戶名、莊契王郎中戶名。康節初不改也。康節益曰、貧家未嘗求於人、人饋之雖少必受。嘗謝伯溫曰、名利不可兼也。吾本求名、既爲世所知矣、何用利哉。故甘貧樂道、平生無不足之意。嗟夫、洛陽風俗之厚、人物之盛、不可見矣。重念老淚可傷、因詳書之以示子孫云。

康節先公謂本朝五事、自唐虞而下所未有者、一、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克服天下在即位後。三、未嘗殺一無罪。四、百年方四葉。五、百年無心腹患。故觀盛化詩曰、紛紛五代亂離間、一旦雲開復見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車書萬里舊山川。尋常巷陌猶簪紱、取次園亭亦管絃。人老太平春未老、鶯花無害日高眠。又曰、吾曾養拙賴明時、爲幸居多寧不知。天下英才中遁跡、人間好景處開眉。生來只慣見豐稔、老去未嘗經亂離。五事歷將前代舉、帝堯而下固無之。伯溫竊疑未嘗經亂離爲太甚。先公曰、吾老且死、汝輩行自知之。永念先公嘗本朝太平盛時、隱居求志、辭聘不屈。其發爲詩章每如此。

康節先公與富文忠公早相知。文忠初入相、謂門下士田棐大卿曰、爲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卽命爲先生處士、以遂隱居之志。田大卿爲康節言。康節不答、以詩二章謝之曰、相招多謝不相遺、將爲胸中有所施。若進豈能禁吏責、既閑安用更名爲。願同巢許稱臣日、甘老唐虞比屋時。滿眼淸對在朝列、病夫無以繫安危。又云、欲遂終焉老閑計、未知天意果如何。幾重軒冕酬身貴、得此雲山到眼多。好放未嘗無興詠、壯心都已入消磨。鴻鵠自有江湖樂、安用區區設網羅。文忠公終不相忘、乃因明堂祫享、赦詔天下舉遺逸。公意謂河南府必以康節應詔。時文潞公尹洛、以兩府禮召見康節、康節不屈、遂以鄉處黃景應詔。景字子璧、亦從康節遊、客李邯鄲公家、公之子壽朋薦於潞公。時天下應詔者二十八人、同見宰執於政事堂。至河南黃景、以閏音自通姓名、文忠不樂、各試論一首、命官爲試銜知縣。文忠奏天下尙有遺材、乞再令舉。詔從之。王拱辰尙書尹洛、乃以康節應詔。穎川薦常秩、皆先除試將作監主簿、不理選限。文忠招康節而不欲私、故以天下爲請。知制誥王介甫不識康節、繳還辭頭曰、使邵某常民、一試銜亦不可與。果賢者、不當止與試銜、宜召試、然後官之。上不納。下知制誥祖无擇、除去不理選限行詞。然康節與常秩皆不起。是時富公已丁太夫人憂去位矣。熙寧二年、神宗初卽位、詔天下舉遺逸。御史中丞三司副使與充龍圖閣學士祖無擇皆薦康節。時歐陽公作參知政事、奏重常

秋。故潁川亦再以秩應詔。康節除秘書省校書郎。潁州團練推官。辭不許。既受命。即引疾不起。答鄉人二詩。一曰。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斷送落花安用雨。裝添舊物豈須春。幸逢堯舜爲眞主。且放巢由作外臣。六十病夫宜揣分。監司何用苦開陳。二曰。卻恐鄉人未甚知。相知深後又何疑。貧時興祿是可受。老後得官難更爲。自有林泉安素志。況無才業勵丹墀。藉揚若守吾儒分。免被韓文議小疵。常秩以職官起。時王介甫方行新法。天下紛然以爲不便。思得山林之士相合。常秩賜對。神宗問曰。仁宗召、卿何故不起。朕召、何故起。秩曰。仁宗容臣不起。陛下不容臣不起。因盛言新法之便。乃除諫官以至待制。帝寖薄之。介甫主之不忘。然亦知其爲人矣。熙寧初。介甫之弟安國字平甫。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從康節遊。歸以出處語介甫。介甫歎曰。邵堯夫之賢。不可及矣。神宗正史康節列傳。史臣書云。與常秩同召。某卒不起。有以也夫。

康節先公與富韓公有舊。公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大第與康節天津隱居相邇。公曰。自此可時相招矣。康節曰。某冬夏不出。春秋時間過親舊間。公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公謝客。戒子曰。先生來。不以時見。康節一日過之。公作詩云。先生自衞客西畿。樂道安閒絕世機。再命初筵終不起。獨甘窮巷寂無依。貫穿百代常探古。吟詠千篇亦造微。珍重相知忽相訪。醉和風雨夜深歸。康節和曰。道堂閒訢傲多時。處外盃觴不浪飛。初上小車人已識。醉和風雨夜深歸。又題康節擊壤詩集云。黎民於變是堯時。便字堯夫豈可知。更覽新詩名擊壤。先生全道略無遺。其知康節如此。公嘗令二青衣搭頭掖之以行。一

日與康節會後園中。因康節論天下事。公喜甚。不覺獨步下堂。康節不爲起。徐指二青頭戲公曰。忘卻拄杖矣。公深居託疾謝客。而公嘗苦氣痞。康節曰。好事到手。毋慎不爲他人做了。鬱鬱何益。公笑曰。此事未易言也。蓋爲嘉祐建儲耳。雖剛勇遇事詳審。不爲全不發。康節因戲之。公一日有憂色。康節問之。公曰。先生度某之憂安在。康節曰。豈以王安石罷相。呂惠卿參知政事。惠卿凶暴過安石乎。公曰。然。康節曰。公無憂。安石、惠卿本以勢利合。惠卿安石勢利相敵。將自爲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果叛安石。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至。公謂康節曰。先生識慮絕人遠矣。一日薄暮。司馬公見康節曰。明日僧顒修開堂說法。富公、呂晦叔欲偕往聽之。晦叔貪佛。已不可勸。富公果往。於理未便。某後進。不敢言。先生曷止之。康節曰。恨聞之晚矣。明日公果往。後康節因見公。謂公曰。聞上欲用裴晉公禮起公。公笑曰。先生以謂某衰病能起否。康節曰。固也。或人言上命公。公不起。一僧開堂。公乃出。無乃不可乎。公驚曰。某未之思也。與康節食筍。康節曰。筍味甚美。公曰。未如中堂骨頭之美也。康節曰。野人林下食筍三十年。未嘗爲人所奪。公今日可食中堂骨頭乎。公笑而止。康節疾病。公日遣其子偕醫者來。饋藥物不絕。康節捐館。公賻贈之甚厚。伯溫除喪。往拜公。公惻然曰。先生高尚。勸之學修養。復曰。不能學胡走亂走也。問伯溫年幾何。娶未。伯溫對年二十四。未娶。公曰。晚娶甚善。可以保養血氣。專意學問。吾年二十八登科。方娶。嘗白先公先夫人。未第決不娶。弟妹當先嫁娶之。故田氏妹先嫁元鈞也。伯溫自此得出入公門下。悲夫。今海內之士。皆獲拜公牀下。唯伯溫一人。想公英偉之姿。凜然如在世也。

熙寧三年。司馬溫公與王荊公議新法不合。不拜樞密副使。乞守郡。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後數月。神宗思之。曰。使司馬光在朝。人主自然無過舉。移許州。令過闕上殿。公力辭。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遂居洛。買園於尊賢坊。以獨樂名之。始與伯溫先君子康節遊。嘗曰。光、陝人。先生。衞人。今同居洛。即鄉人也。有如先生道學之尊。當以年德爲貴。官職不足道也。公一日著深衣。自崇德寺書局散步洛水堤上。因過康節天津之居。謁曰。程秀才。既見、溫公也。問其故。公笑曰。司馬出程伯休父。故曰程。留詩云。拜罷歸來抵寺居。解鞍縱馬罷傳呼。紫衣金帶盡脫去。便是林間一野夫。草軟波清沙路微。手攜筇杖著深衣。白鷗不信忘機久。見我猶穿岸柳飛。康節和曰。冠蓋紛華塞九衢。聲名相軋在前呼。獨君都不將爲事。始信人間有丈夫。風背河聲近亦微。斜陽淡泊隔雲衣。一雙白鷺來煙外。將下沙頭卻背飛。公一日登崇德閣。約康節久未至。有詩曰。淡日濃雲合復開。碧伊清洛遠縈迴。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康節和云。君家梁上年時燕。過社今年尚未迴。剛[illegible]誤君凝佇久。萬花深處小車來。又云。天啓夫君八斗才。野人中路必須迴。神仙一語難忘處。花外小車猶未來。康節有安樂窩中詩云。半記不記夢覺後。似愁無愁情倦時。擁衾側臥未欲起。簾外落花撩亂飛。公愛之。請書紙屏上。字實奇古。某家世寶之。公與康節唱酬甚多。具載擊壤集。公嘗問康節曰。某何如人。曰。君實腳踏實地人也。公深以爲知言。至康節捐館。公作挽詩二章。其一曰。蘊德聞風久。論交傾蓋新。何須半面舊。不待一言親。講道切磋直。忘懷笑語頻。重官蒙薦賢。佩服敢書紳。記康節之言也。康節又曰。君實九分人也。其重之如此。後公以康節之故。遇其孤伯溫甚厚。公無子。以族人之子康爲嗣。康字公休。其賢似公。識者謂天故生之也。公休與伯溫交游益厚。公薨。公休免喪。元祐間。方欲大用。亦不幸卒。特贈諫議大夫。公休有子植。方數歲。公休素以屬伯溫。如范純夫、內翰諸賢皆曰。將以成溫公之後者。非伯溫不可。朝廷知之。伯溫自長子縣尉移西京國子監教授。俾植得以卒業。因經紀司馬氏之家。植字子立。既長。其賢如公休。天下謂眞溫公門戶中人也。亦蚤死。無子。溫公之世遂絕。

司馬溫公初居洛。問於康節曰。有尹材字處初、張雲卿字伯紀、田述古字明之三人。皆賢。後處初、明之得遊於溫公門下。獨伯紀未見。康節以問公。公曰。處初、明之之賢。如先生言。張君者。或聞旅殯其父於和州。久不省。未敢與見。康節曰。張雲卿可謂孝矣。雲卿之父謫官。死和州。貧不能歸。因寓其喪。雲卿奉其母歸洛。貧甚。府尹哀之。俾爲國子監說書。得月俸七千以養。若爲和州一行。則能休數月。將飢其母矣。其故如此。溫公悵然曰。某之聽誤矣。伯紀自此亦從溫公游。未幾。伯紀之母死。徒步至和州迎父柩合葬。三君子既受知溫公。公入相。元祐初。明之以遺逸命。伯紀以累舉特恩同除學官。溫公好賢下士。能用康節之言如此。伯紀學問該洽。文潞公於經史注疏或有遺忘。多從伯紀質之。

康節先生與趙宗道學士游。宗道年長。康節拜之。其諸子皆以父師之禮事康節。宗道早出富韓公門下。熙寧初。宗道自西都留臺領宮祠以卒。先是宗道季子濟爲提舉常平。勸富公不行新法。朝廷坐其首罷富公使相。宗道卒。富公以致政居洛。賻恤其家甚厚。其兄弟服除。欲往謝富公。濟獨未敢行。謝於康

節，康節曰，以富公德度，尚何疑於君，第往勿疑。諸兄行，君不行，是自處以不肖也。明日，濟偕諸兄以進。富公撫之甚恩，濟不自安，起謝罪，公止之曰，吾見故人子，前日公事可不論也。濟謝康節曰，微先生，濟之過不可贖也。

熙寧癸丑春，大名王荀龍、字仲賢，入洛見康節先公，其議論勁正，有過人者，康節喜之，和其詩曰，車從貫花來北京，耿君先期已馳情，此時限緒奈何重，今歲開花徒有聲，既辱佳章當壁刺，尊無累句代通名，天之美才應自惜，料得不為時虛生。仲賢，魏公客也，因出魏公送行詩，顏體大書，極奇偉。康節曰，吾少日喜作大字，李挺之曰，學書妨學道，故嘗有詩云，憶昔初學大字時，學人飲酒與吟詩，若非益友推金石，四十五歲成一非。仲賢又誦魏公詩云，春去花叢胡蝶亂，雨餘蔬圃桔槹閒，康節愛之曰，怨而不傷，婉而成章之言也。仲賢之子名巖叟，字彥霖，元祐初，自知定州安喜縣召為監察御史，有直聲，從位簽書樞密院。彥霖父子皆魏公之客，魏公定相州，薦彥霖為屬，韓康公代魏公，康公欲留彥霖，彥霖謝曰，某魏公之客，不願出它門也。士君子稱之。

康節先公嘗言，李復圭龍圖臨事有斷，年二十八知滑州，與郡官夜會，有衛兵奪銀匠鐵鎚殺人者，一府皆驚擾，公捕至立斷之，上章待罪，諸司亦按公擅殺，仁宗曰，李復圭帥才也，除知慶州，責光化軍，有放停卒自陳乞添租劄佃某人官田者，公曰，汝揀停之兵，知何能佃官田，卒曰，筋力未衰也，公曰，汝以衰故揀停，既未衰，卻合充軍，呼刺字人刺元軍分，人皆稱之。公才高為衆所忌，故仕宦數不進，公居多不平，康節因和其詩作天吟一篇曰，一般顏色正蒼蒼，今古人曾望斷腸，日往月來無少異，陽舒陰慘不相妨，迅雷震後山川裂，甘露零時草木香，幽暗嵓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凰，千花爛爲三春雨，萬木凋因一夜霜，此意分明難理會，直須賢者入消詳。蓋其意使有所感悟也。

康節先公赴河南尹李君錫會，投壺，君錫末箭中耳，君錫曰，偶爾中耳，康節應聲曰，幾乎敗壺，坐客以爲的對，可謂善謔矣。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十九

熙寧初，王宣徽之子名正甫，字茂直，監西京糴料院，一日，約康節先公同吳處厚、王平甫、會飯，康節辭以疾，明日，茂直來，康節謂曰，某之辭會有以，姑聽之，吳處厚者，好議論，平甫者，介甫之弟，介甫方執政，行新法，處厚每譏刺之，平甫雖不甚主其兄，若人面罵之，則亦不堪矣，此某所以辭會也。茂直歎曰，先生料事之審如此，昨處厚席間毀介甫，平甫作色，欲列其事於府，某解之甚苦乃已。嗚呼，康節以道德尊一代，平居出處，一飯食之間，其慎如此，爲子孫者當念之。

熙寧中，洛陽以道德爲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侍從曰司馬溫公、呂申公，士大夫位卿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康節先公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嗚呼盛哉。

康節先公嘉祐中，朝廷以遺逸命官，辭之不從，河南尹遣官就第送告敕朝章，康節服以謝，即褐衣如初，至熙寧初，再命官，三辭，又不從，再服朝章謝，且曰，吾不復仕矣，始爲隱者之服，烏帽緇褐，見卿相不易也。司馬溫公依禮記作深衣冠簪幅巾縉帶，每出，朝服乘馬，用皮匣貯深衣隨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嘗爲康節曰，先生可衣此乎，康節曰，某爲今人，當服今時之衣，溫公歎其言合理。

富公未第時，家於水北上陽門外，讀書於水南天宮寺三學院，院有行者名宗顯，嘗給事公左右，及公作

相.顯巳爲倂用公奏賜紫方袍號寶月大師.公致政.築大第於至德坊.與天宮寺相邇.公以爲謝客.宗顯來.或不得前.則直入道堂.見公曰.相公頗憶院中讀書時否.公每爲之笑.時節送遺甚厚.康節先公自北城遊洛.未爲人所知也.宗顯獨館焉.可見宗顯非俗僧也.康節登其院.嘗作洛陽懷古賦曰.洛陽之爲都也.地居天地之中.有中天之王氣在焉.予家此.治平歲.會秋雨霽.與殿院劉君玉登天宮寺三學閣.洛之風景.因得周覽.惜其百代興廢以來.天子雖都之.而多不得其久居也.故有懷古之感.以通議論.君玉好賦.以賦貽.秋雨霽.日色清.妖方出.秋氣明.何幽懷之能快.唯高閣之可憑.天之空廓.風之輕冷.覽三川之形勝.感千古之廢興.乃眷西北.物華之妍.鬱情物態.一氣茫然.擁樓閣以高下.煥金碧之光鮮.當地勢之拱處.有王居之在焉.惜乎天子居東都.此邦若舊.夏不會要於方來.不驗令於天下.聲明文物.不此而出.道德仁義.不此而化.宮殿森列.鞠而爲茂草.園囿羅布.荒而爲平野.鑾輿會不到者三十餘年.使人依然而歎曰.虛有都之名也.噫.夏王之治水也.四海之內.列壤惟九.而居中者.實曰豫州.荆河之北.此爲上流.周公之卜宅也.率土之濱.建國爲萬.而居中者.實曰洛陽.瀍澗之側.此唯帝都.迄於今二千年之有餘.因興替之不定.故靡常其厥居.我所以作賦者.閱古今變易之時.述興亡異同之迹.追既失之君王.存後來之國家也.噫.大昊始法.二帝成之.三王全法.參用適宜.伊六聖之經理.實萬世之宗師.我乃師治民之道.於是乎大備矣.逮夫五霸抗軛.七雄猖蹶.漢之興.乘秦之弊.曹之擅.幸漢之衰.始鼎立而治.終豆分而隳.晉中原之失守.宋江左之蹉跌.或走齊而驛.魏.或道陳而經.隋.自元魏據河南之土.植六朝之風物.李唐蟠關中之腹.承五代之亂離.其間或道勝而得民.或兵强而憎下.或虎吞而龍噬.或雞狂而犬詐.或創業於艱難.或守成於逸暇.或覆餘而終焉.或苞桑而振者.故得陳其六事.雖善惡不同.其成敗一也.其一曰.大哉德之爲大也.能潤天下.必先行之於身.然後化之於人.化也者.效之也.自人而效我者也.所以不嚴而治.不爲而成.不言而信.不令而行.順天下之性.命.育天下之生.靈.其帝者之所爲乎.其二曰.至哉政之爲大也.能公天下.必先行之於身.然後教之於人.教也者.正之也.自我而正人者也.所以有嚴而治.有爲而成.有言而信.有令而行.救天下之疾苦.遂天下之生.靈.其王者之所爲乎.其三曰.壯哉力之爲大也.能致天下.必先豐府庫.峙倉箱.銳鋒鋩.峻金湯.嚴法分於烈火.肅兵刑於秋霜.陳民聽於上下.懾羣心於外荒.其霸者之所爲乎.其四曰.時若傷之於隨.失之於寛.始則廢事.久而生姦.既利不能勝害.故冗得以疾.賢.是必薄其賦斂.欲民不困而民愈困.省其刑罰.欲民不殘而民愈殘.蓋致之之道.失其本矣.其五曰.時若任之以明.專之以察.始則烈烈.終焉闕闕.既上下以交虞.乃恩信之見奪.是以峻其刑罰.欲民不犯而民愈犯.厚其賦斂.欲國不竭而國愈竭.蓋致之之道.失其末矣.其六曰.水旱爲沴.年歲耗虛.此天地之常理.雖聖人不能無.蓋有備而無患.□□□□□□不得中者.加以寛猛失政.重輕逸權.不有水旱.而民已困.而況有水旱兵革者焉.所謂本末交失.不亡何待.天下有成敗六焉.此之謂也.君天下者.得不用聖帝之典謨.行明王之教化.士可殺.不可辱.民可近.不可下.上能德如子焉.下必載其后也.仲尼所以陳革命.則抑爲人之匪君.明湯

國、則杜爲人之不臣.定禮樂.而一天下之政教.修春秋.而明諸侯之亂倫.刪詩以揚文武之美.序書以贊堯舜之仁.贊大易以都括.與六經而並存.噫者不可以地之重.易民之教.□□□□□悖天之時.必時數之各偏.則居地而得宜.是故知地不可因有之也.君上必欲上爲帝事.則請執天道焉.中爲王事.則請執人道焉.下爲霸事.則請執地道焉.三道之間.能舉其一.千古之上.猶反掌焉.則是洛之興也.又何計乎都與不都也.如欲用我.吾從其中.康節先生經世之學.蓋如此.託賦以自見耳.熙寧間.宗顯尚無恙.伯溫嘗就其院館.宗顯每以富公爲舉時事和勉.曰.公夜枕困枕.席雖不能久.欲有所思.冬以冰雪.夏以新水沃面.其勤苦如此.康節先公懷古賦初無本.唯宗顯能誦之.年幾九十乃死.康節先公嘗言.本朝祖宗立天下之士.非前代可比.內無大臣跋扈.外無藩鎮強横.亦無大盜賊.獨夷狄爲可慮.故有十六國時云.普天之下號寰區.大禹曾經治水餘.衣到繁時多蟣虱.瓜當爛處足蛆蟲.草木不養狂寇.象魏何嘗遇亂胡.尼父有言堪味處.當時欠一管夷吾.又作觀非詩.陳敍古今.至西晉云.二主蒙塵路.五胡犯鼎彝.世無管夷吾.令人重歔欷.常曰.孔子念管仲之功.自不以被髮左衽爲幸.若管仲者.可輕議哉.烏乎.有以也夫.

康節先公先天之學.伯溫不肖.不敢稱贊.平居於人事禨祥.未嘗輒言.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康節先公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爲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康節先公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鸜鵒來巢.氣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瘴瘧之類.北人皆苦之矣.至熙寧初.其言乃驗.異哉.故康節先公嘗有詩曰.流鶯啼處春猶在.杜宇來時春已非.又曰.幾家大第横斜照.一片殘春啼子規.其旨深矣.伯溫後因熙州有唐碑.本朝未下時.一日有家雀數千集其上.人惡之曰.豈此地將爲漢有邪.因焚之.蓋夷中無此禽也.已而果然.因并記之.以信先君之說.

康節先公於書無所不讀.獨以六經爲本.蓋得聖人之深意.平生不爲訓解之學.嘗曰.經意自明.苦人不知耳.屋下蓋屋.牀下安牀.滋益甚矣.所謂陳言生活者也.故有詩曰.陳言生活不須矜.自是中才皆可了.以老子爲知易之體.以孟子爲知易之用.論文中子謂佛爲西方之聖人.不以爲過.於佛老之學.口未嘗言.知之而不言也.故有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際天地.其所著皇極經世書.以元會運世之數.推之千歲之日.可坐致也.以太極爲室.與乾坤爲門戶.包括六經.陰陽剛柔.行乎其間.消息盈虛.相爲盛衰.皇王帝伯.相爲治亂.其肯爲訓解之學也哉.

熙寧三年四月.朝廷初行新法.所遣使者.皆新進少年.遇事風生.天下騷然.州縣始不可爲矣.康節先公閒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先公.康節先公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嗚呼.康節先公深達世務.不以沽激取虛名如此.世所謂康節先公爲隱者.非也.

康節先公出行不擇日。或告之以不利。則不行。蓋曰。人未言則不知。旣言則有知。而必行。則鬼神數也。春秋祭祀。約古今禮行之。亦焚楮錢。程伊川怪問之。則曰。明器之義也。脫有一非。豈孝子慈孫之心乎。又曰。吾高曾今時人。以籩豆簠簋薦牲。不可也。伯溫謹遵遺訓而行之也。

伯溫昔侍家庭。請於康節先公曰。大人至和中。仁宗在御。富公當國。可謂盛矣。乃謝病不起。何也。先公曰。本朝至仁宗。政化之美。人材之盛。朝廷之尊。極矣。謝或未至。後有不及也。天之所命。非偶然者。吾雖出。尙何益。是非爾所知也。伯溫再拜稽首。不知所以問。

康節先公遺訓曰。汝固當爲善。亦須量力以爲之。若不量力。雖善亦不當爲也。故有詩曰。量力動時無悔吝。隨宜樂處省營爲。若求騏驥方乘馬。只恐終身無馬騎。又嘗曰。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疏。未能遠。不可急去。必招悔吝也。故無客君序曰。見善人未嘗急合。見不善人未嘗急去。伯溫佩之。終身不敢忘。

康節先公言。昔東京有一道人。日飲酒於市。□□□□鄰曰。今日當有某人來。已而果然。自此莫不然。或問預知何術。曰。無心耳。曰。無心可學乎。曰。才欲使人學無心。卽有心矣。又程伊川先生言。昔貶涪州。過漢江。中流船幾覆。舉舟之人皆號泣。伊川但正襟安坐。心存誠敬。已而船及岸。於同舟衆人中。有老父問伊川曰。當船危時。君正坐甚莊。何以。伊川曰。心守誠敬耳。老父曰。心守誠敬固善。不若無心。伊川尙欲與之言。因忽不見。嗚呼。人果無心。險難在前。猶平地也。老子曰。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唯無心者能之。

康節先公見一道人。言嘗泛海。遇船風泊岸。與數人下採薪。有巨人數十。長丈餘。相呼之聲如禽獸。盡捉以去。用竿竹魚貫之。食以醇酒。道人者偶在其竹末。巨人醉睡。走登船。得脫。因解衣出其所穿跡。在脇下。康節先公曰。四海之外。何所不有。但人耳目不能及耳。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二十

熙寧中。有一道人無目。以錢置手掌中。卽知正背年號。人皆異之。康節先公聞曰。以錢脫爾之足。亦能知之乎。道人答曰。此吾師之言也。愧謝而去。

伯溫少時。因讀文中子至使諸葛武侯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因著論以謂武侯霸者之佐。恐於禮樂未能與也。康節先公見之。怒曰。汝知武侯。猶不可妄論。況萬萬相遠乎。以武侯之賢。安知不能興禮樂也。後生輒議先賢。亦不韙矣。伯溫自此於先達不敢妄論。

伯溫上世范陽。以忠直篤實讀書謹禮爲家法。大父伊川丈人。尤質直。平生不妄笑語。年七十有九。以治平四年正月初一日捐館。初無疾。不食飲水者累日。除夜。康節先公以下侍立左右。伯溫方七歲。大父鍾愛之。亦立其傍。大父曰。吾及新年往矣。康節先公以下皆掩泣。大父止之曰。吾兒以布衣名動朝廷。子孫皆力學孝謹。吾瞑目無憾。何用哭。大父平日喜用大杯飲酒。謂康節先公曰。酌酒與汝別。康節同叔父滿酌大杯以獻。大父一舉而盡。再酌。飲及半。氣息微矣。謂康節曰。吾平生不害物。不妄言。自度無罪。卽死。以肉祭。勿做佛事亂吾教。無令吾死婦人手。汝兄弟候吾就小斂。方令家之人哭。勿舉號。俾我失路。康節先公泣諾。以從。康節謀葬大父。與程正叔先生同卜地於伊川神陰原。不盡用葬書。大抵以五音擇地。以昭穆序葬。陰陽拘忌之說。皆所不信。以是年十月初三日葬。開棺。大父顏貌如生。伯溫尙

記之。熙寧十年夏，康節先生感微疾，氣日益耗，神日益明，笑謂司馬溫公曰：某欲觀化一遭，如何？溫公曰：先生未應至此。康節先生曰：死生常事耳。張橫渠先生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論命否？當推之。康節先公曰：若天命則知之，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橫渠曰：先生知天命矣，某尚何言。程伊川曰：先生至此，它人無以爲力，願自主張。康節先公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無可主張。時康節臥正寢，諸公議後事於外，有欲葬近洛城者，康節先公已知，呼伯溫入曰：諸公欲以近城地葬我，不可，當從伊川先塋耳。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曰：生於太平世，長於太平世，死於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以是夜五更捐館。其治命如大父伯溫不敢違。先是，康節先公每展伊川大父墓，中途上官店，必過孝傑殿丞家。孝傑從康節先公最早。孝傑死，有八子，康節先公過之，如子姪。每過之，則迎拜侍立左右甚恭。康節先公捐館之年，寒食過之，謂諸子曰：吾再經此，與今日異矣。諸子不敢問。至葬，喪車及上官店，諸子泣而言之，以爲異。張景觀，字臨之，學行甚高，康節先公喜之，將赴澤州武龍尉，告別，康節先公泣數行下，謂曰：吾不見子之歸矣。張崏，字子堅，康節先公於門弟子中謂可語道者，赴調京師，康節先公愀然色變曰：吾死矣，不復相見也。皆是年之春也。嗚呼，康節先公所以預知者何止此哉。伯溫不肖，不能有所述也，惟修身俟死，下從九原耳。尚追憶其遺言，以示子孫。

康節先公與呂微仲丞相不相接，先公與橫渠先生張子厚同以熙寧十年丁巳捐館。今微仲文集中有和母同州丁巳吟云：行高名並奐，命否數皆殲。嗟爾百君子，賢哉二丈夫。世方敦薄俗，（邵堯夫、張載，道不仕。）誰復距虛無。（張子厚論佛老之失。）望道咸瞻若，修梁遽壞乎。害章嬌澆綾，環經泣秦備，賴有諸良友，能令紹不孤。爲先公與子厚作也。蓋河南府以先公訃聞，詔贈著作郎，謚康節。子厚自祕閣病免西歸，及長安以歿。門人衰服挽車葬橫渠云。伯溫獲見公，每語先公，則悵然有不可及之歎。後伯溫初仕長子縣尉，公入相元祐，故西京國學教授，未久，公能政。嗚呼，亦所以爲不孤之惠歟。康節先公居洛，凡交游年長者拜之，年等者與之爲朋友，年少者以子弟待之，未嘗少異於人，故得人之歡心。每歲春二月出，四月天漸熱即止；八月出，十一月天漸寒即止。故有詩云：時有四不出，（大風、大雨、大寒、大暑。）會有四不赴。（公會、葬會、生會、醵會。）每出，人皆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尊奉。每到一家，子弟家人爭具酒饌，問其所欲，不復呼姓，但名曰吾家先生至也。雖閨門骨肉間事有未決者，亦求教。康節先公以至誠爲之開諭，莫不悅服。十餘家如康節先公所居安樂窩，起屋以待其來，謂之行窩。故康節先公歿，鄉人挽詩有云：春風秋月嬉遊處，冷落行窩十二家。洛陽風俗之美如此。康節先公過士友家，晝枕，見其枕屏畫小兒迷藏，以詩題其上云：遂令高臥人，欹枕看兒戲。案熙寧間也。陳恬云。擊壤集不載。

熙寧初，歐陽文忠公爲參知政事，遣其子棐叔弼來洛省王宣徽夫人之疾，將行，語叔弼曰：到洛唯可見邵先生，爲致吾欽慕之意。康節先生既見叔弼，從容與語平生出處，以及學術大概，臨別猶曰：其無忘鄙野之人於異日。後十年，康節先公捐館，又十年，韓康公尹洛，請謚於朝，叔弼偶爲太常博士，次當謚議。叔弼嘗謂晁說之以道云：棐作邵先生謚議，皆往昔親聞於先生者。嘗時少年，一見忻然延接，語及

平生學術出處之大，故得其詳如此。豈非先生學道絕世，前知來物，預以告耶。蓋驗於二十年之後與哉。

康節先生少時游京師，與國子監直講邵必不疑初敘宗盟，不疑年長，康節先生以兄拜之。蓋不疑自河朔遷丹陽，康節先公上世亦河朔人故也。至康節自衛入洛，不疑爲京西提刑，嘉祐中，河南府薦康節先公以遺逸，不疑自作薦章，其詞有厚德足以鎮薄俗，清風可以遺來世，相推重如此。熙寧初，不疑以龍圖閣學士知成都府，過洛，別康節先公曰：某陛辭日，再薦先生矣。康節先公送洛北，別去。不疑中途寄康節先生詩云：我乘孤傳絕崎嶇，君擁群書臥洛城，富貴人間亦何有，閒忙趣味甚分明。不疑次金牛驛暴卒，喪歸，康節先公哭之慟。女嫁楊國寶應之，應之亦康節先公門生，康節先公視之猶子也。開解元豐中爲河南府推官，康節已捐館，伯溫復以兄拜之。宣和己亥，伯溫赴巢州，道出閬州，有知閬中縣邵光美瑞者相迎，自稱同姓姪云。伯溫以宗族源流爲問，美瑞曰：光之上世自渭州入蜀，爲閬公先人叔父行也。伯溫曰：康節先公以兄事祕閣公，伯溫不敢忘。自此與美瑞之中外皆論親。癸巳，伯溫奉使西州，美瑞居郫，嘗至其家拜刑部公廟。美瑞資和易，與人言如恐傷之，至臨吏政，是非毅然不可奪，君子人也。丹陽、河南、成都之邵，其大節如此。嗟夫，世不講宗盟久矣，具載之以示三家子孫。

伯溫之叔父諱睦，後祖母楊氏夫人出也，少康節先生二十餘歲，力學孝謹，事康節如父。熙寧元年四月八日暴卒，年三十三。康節先公哭之慟，既卒，興其故書，得叔父所作重九詩云：衣如當日白，花似昔年黃。擬問東籬事，□□□杳茫。及死，殯後園東籬下。嘻，人之死生，是果前定矣。

康節先公既捐館，二程先生於伯溫有不孤之意，所以教我甚厚。宗丞先生謂伯溫曰：人之爲學，忌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先人敝廬，後無門，由傍舍委曲以出，某不便之，因鑿壁爲門。侍講先生見之曰：前人規制必有理，不可改作。某亟塞之。侍講謂周全伯曰：邵君雖小事亦相信，勇於爲善者也。某初入仕，侍講曰：凡作官，雖所部公吏有罪，立案而後決，或出於私怒，比具案亦散，不至倉卒傷人。每決人有未經杖責者，宜慎之，恐其或有所立也。伯溫終身行之。

熙寧八年秋，與士人十餘輩講學於洛陽建春門廣愛寺端像院以待試。一夕，夢至殿庭唱第，望殿上女主也。覺謂同舍，皆不曉。至元祐二年秋，以經行薦，明年春，唱名集英殿，宣仁太后垂簾聽政也。方悟前夢，驗於十五年之後，果有數矣。

邵氏聞見後錄

邵博 著

四庫全書提要

聞見後錄三十卷。宋邵博撰。博字公濟。伯溫子也。是編蓋續其父書。故曰後錄。其中論復孟后諸條。亦有與前錄重出者。然伯溫所記。多朝廷大政。可裨史傳。是書兼及經義史論詩話。又參以神怪俳諧。較前錄頗為瑣雜。又伯溫書盛推二程。博乃排程氏而宗蘇軾。觀所記游酢謝良佐之事。知康節沒後。程氏之徒。欲尊其師而抑邵。故博有激以報之。蓋怙權者務爭利。必先合力以攻異黨。異黨既盡。病利之不獨擅。則同類復相攻。講學者務爭名。亦先合力以攻異黨。異黨既盡。病名之不獨擅。則同類亦相攻。固勢之必然。不足怪也。至其敍辨疑孟諸說。至盈三卷。雖辨費駁。真出梅堯臣手。記王子飛事。稱佛法之驗。記馮保衛事。推道教之驗。論妄誅譚稹之非。詆趙鼎宗洛學之謬。皆有乖邵子之家法。他若以元稹詩作黃巢之類。引據亦頗疏略。惟其辨宣仁之誣。載司馬光集外章疏之類。可資考訂。譏通鑑削屈原之非。駁王安石取馮道之謬。辨伊川易傳。非無乖繆。證紹興玉璽。實非和璧。論皆有見。說詩亦多可採。宋人說部。完美者稀。節取焉可矣。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一

宋　邵博　著

太祖既定天下。嘗令趙普等二三大臣。陳當今已施行。可利及後世者。普等歷言大功數十。太祖俾更言其上者。普等畢思慮無以言。因以為請。太祖曰。吾家之事。唯養兵可為百代之利。蓋因年飢歲。有叛民而無叛兵。不幸樂歲變生。有叛兵而無叛民。普等頓首曰。此聖略非下臣所及。予謂議者以本朝養兵為大費。欲復寓兵于農之法。書生之見可言而不可用者哉。

自唐以來。大臣見君。則列坐殿上。然後議所進呈事。蓋坐而論道之義。藝祖即位之一日。宰執范質等猶坐。藝祖曰。吾目昏。可自持文書來看。質等起進呈罷。欲復位。已密令中使去其坐矣。遂為故事。

太宗以柴禹錫、趙鎔皆晉邸故吏。頗親任之。後禹錫、鎔告秦王廷美陰謀。事連宰相盧多遜。趙普與多遜有隙。上章乞備樞軸。以糾姦變。廷美竄房州。多遜竄崖州。擢禹錫樞密副使。鎔知樞密院。禹錫、鎔並散遣吏卒于闕門內外偵事。吏卒有醉酒與賣書人韓玉鬭毆不勝者。又誣玉有指斥語。禹錫、鎔以聞。玉伏法。太宗尋知其冤。遂疎禹錫、鎔。不復信用。未幾皆罷。廷美以太平興國七年五月。遷房陵。九年正月卒。前詔以是年十一月有事于泰山。五月。迅雷中烈火作。焚乾元文明二殿。罷封泰山。柴禹錫病狂易。趙普亦被重疾。委吏甄潛禱于終南上清宮。天神降語云。普坐冤累耳。廷美至真宗咸平二年。方自

厲陵。歸葬汝州梁縣新豐鄉。前已追復洛王。謚曰悼。仁宗即位。贈太師尚書令。出國史。

國初有神降于鳳翔府盩厔縣民張守真家。自言天之尊神。號黑殺將軍。守真遂爲道士。每神欲至。室中風肅然。聲如嬰兒。守真獨能辨之。凡吉凶之人有禱。言其禍福多驗。開寶元年。太祖召守真。見于滋福殿。疑其妄。十月十九日。命內侍王繼恩。就見建隆觀降神。神有晉王有仁心等語。明日太祖晏駕。晉王即位。是爲太宗。詔築上清太平宮于終南山下。封神爲翊聖將軍。出太宗實錄國史道釋志翊聖傳。

仁皇帝誕降。章懿后榻下。生靈芝一本。四十二葉。以應享國四十二年之瑞云。

仁宗皇帝四時衣袂。冬不御爐。夏不御扇。眞天地中和之氣故也。

燕恭肅王。仁皇帝叔父也。頗自尊大。數取金錢于有司。曰預借吾俸可也。積數百萬。有司以聞。詔除之。御史沈邈言其不可。帝愴然曰。御史誤矣。太宗之子八人。惟王一人在耳。朕當以天下爲養。數百萬錢。不足計也。

仁皇帝慶曆中。親除王素、歐陽修、蔡襄、余靖、爲諫官。風采傾天下。王公言王德用進女口事。帝初詰以宮禁事何從知。公不屈。帝笑曰。朕眞宗之子。卿王旦之子。有世舊。豈他人比。德用實進女口。已服事朕左右。何如。公曰。臣之憂。正恐在陛下左右耳。帝即命宮臣、賜王德用所進女口。錢各三百千。押出內東門。訖奏。帝泣下。公曰。陛下既不棄臣言。亦何遽也。帝曰。朕若見其人。留戀不肯去。恐亦不能出矣。少時宮官奏宮女已出內東門。帝動容而起。

仁皇帝慶曆年。京師夏旱。諫官王公素。乞親行禱雨。帝曰。太史言原月二日當雨。一日欲出禱。公言臣非太史。是日不雨。帝問故。公曰。陛下幸其當雨以禱。不誠也。不誠不可動天。臣故知不雨。帝曰。明日禱雨醴泉觀。公曰。醴泉之近。猶外朝也。豈憚暑不遠出耶。帝每意動。則耳赤。耳已盡赤。厲聲曰。當禱西太乙宮。公曰。乞傳旨。帝曰。車駕出郊不豫告。卿不知典故。公曰。國初以處非常。今久太平。豫告百姓。俱瞻望清光者衆耳。無虞也。諫官故不扈從。明日特召王公以從。日色甚熾。埃霧漲天。帝玉色不怡。至瓊林苑。回望西太乙宮。上有雲氣如香煙以起。少時雷電雨甚至。帝卻道遙撤御平輦徹蓋還宮。又明日召公對。帝喜曰。朕自卿得雨幸甚。又曰。昨即殿庭雨立百拜。焚生龍腦香十七斤。至中夜舉體盡濕。公曰。陛下非天當悲良。然陰氣足以致疾。亦當慎。帝曰。念不雨。欲自以身爲犧牲。何慎也。

仁皇帝內宴。十門分各進饌。有新蟹一品。二十八枚。帝曰。吾尚未嘗。枚直幾錢。左右對直一千。帝不悅曰。數戒汝輩無侈靡。一下箸。爲錢二十八千。吾不忍也。置不食。李巖度藏仁皇帝飛白四民安樂四字。旁題化成殿醉筆。賜貴妃。嗚呼。雖酒酣嬪御在列。尚不忘四民。故自聖帝明王以來。天獨以仁謚之也。

諫官韓絳。面奏仁皇帝曰。劉獻可遣其子以書抵臣。多斥中外大臣過失。不敢不聞。帝曰。朕不欲留人過失于心中。卿持歸焚之。嗚呼。與世主故相離間大臣。使各舉其短以爲明者異矣。

韓絳又言。天子之柄。不可下移。事當間出睿斷。仁皇帝曰。朕不憚自有處分。深恐未中于理。有司奉行。則其害已加于人。故每欲先盡大臣之慮而行之。嗚呼。與世主事無細大當否。獨出手敕。用縣外庭公議

者。異矣。

嘉祐二年秋。北狄求仁皇帝御容。議者慮有厭勝之術。帝曰。吾待彼厚。必不然。遣御史中丞張昇道之。北主盛儀衞親出迎。一見驚肅再拜。語其下曰。眞聖主也。我若生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捧蓋爲一都虞候耳。其畏服如此。

嘉祐中。將修東華門。太史言太歲在東。不可犯。仁皇帝批其奏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西家之東。乃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其興工勿忌。

仁皇帝以嘉祐七年十二月丙申。幸天章閣。召兩府兩制臺諫等。觀三朝御書。置酒賦詩于羣玉殿。庚子。再幸天章閣。召兩府以下。觀瑞物十三種。一、瑞石。文曰趙二十一帝。二、瑞石。文曰眞君王萬歲。三、瑞木。曰大運宋隆起成文。四、七星珠。五、金山。重二十餘斤。六、丹砂山。重十餘斤。七、馬金蹄。八、猷石。九、白石。乳花。十、瑞木。左右異色。十一、瑞竹。一節有二莖並生其中。十二、龍卵。有紫斑而小。十三、鳳卵。色白而大。觀太宗眞宗御集。面書飛白。命翰林學士王珪題姓名。徧賜之。又幸羣玉殿。置酒作樂。親諭以前日之燕草創。故再爲之。無惜盡醉。獨召宰相韓琦至榻前。酌鹿胎酒一大杯。琦一舉而盡。各以金盤貯香藥。分賜之。明年三月。帝升遐。故韓琦哀册文云。因驚前會之非常。似與羣臣而訣別也。

仁皇帝崩。遣使訃于契丹。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虜主執使者手號慟曰。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其後北朝非仁皇帝所賜御衣。嚴事之。如其祖宗陵墓云。

眞宗時。皇嗣未生。以綠車旄節。迎濮安懿王養之禁中。至仁宗生。用簫韶部樂。送還邸。後仁宗亦以皇嗣未生。用眞宗故事。選近屬得英宗養禁中。以至嗣位。英宗蓋濮王第十三子。殆天意也。

文思院奉上之私。無物不具。宣仁后同聽政九年。不取一物。嗚呼賢哉。

上爲天下兵馬大元帥。至南都。是日即帝位。昭慈太后遣內侍官邵成章。以乘輿服御來。有一道冠。非人間之制。成章捧以奉上曰。太母令奏殿下。祖宗以來。退朝燕閒。不裹巾。只戴道冠。自神宗始易以巾。非舊制也。願殿下即位後。退朝燕閒。只戴此冠。庶幾如祖宗時氣象。上流涕受之。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明太祖之外。止有三昭三穆而已。前代帝王。于太祖未正東嚮之時。大率所祀不過六世。初英宗即位。祔仁宗而遷僖祖。至神宗即位。祔英宗復還僖祖。而遷順祖。司馬文正公、范文忠公。嘗言僖祖當遷。太祖當正東嚮之位。最後孫觀文固言。漢高祖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爲始祖。光武之興。亦不敢尊舂陵。今國家據南面之尊。享四海九州之奉者。太祖之所授也。不當以僖祖替其祀。請以太祖爲始祖。而爲僖祖立廟。如周人別祀姜嫄之禮。禘祫之日奉祧主東嚮。此韓愈所謂以孫尊祖之意也。丞相韓魏公讀之嘆曰。此議足以傳不朽矣。王荊公薦禮學。又喜爲異論。以爲不然。三公之議格不行。今太祖猶未正東嚮之位云。

元豐三年。初行官制。以階易官寄祿新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爲開府儀同三司。左右僕射。爲特進。吏部尚書爲金紫光祿大夫。五曹尚書。爲銀青光祿大夫。左右丞爲光祿大夫。六曹侍郎。爲正議大夫。給

事中爲通議大夫，左右諫議爲太中大夫，祕書監爲中大夫，光祿卿至少府監爲中散大夫，太常至司農少卿爲朝議，六曹郎中爲朝請、朝散、朝奉大夫，凡三等，員外郎爲朝請、朝散、朝奉郎，凡三等，起居舍人爲朝散郎，司諫爲朝奉郎，正言太常國子博士爲承議郎，太常祕書殿中丞爲奉議郎，太子中允贊善大夫中舍洗馬爲通直郎，著作佐郎大理寺丞爲宣德郎，光祿衞尉寺將作監丞爲宣義郎，大理評事爲承事郎，太常寺太祝奉禮郎爲承奉　郎，祕書省校書郎正字將作監主簿爲承務郎，今歲月寖遠，舊官制少有知者，予故詳出之。

元符末，徽宗卽位，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復哲宗元祐皇后孟氏位號，自瑤華宮入居禁中，有謂擧者，論其不可，曰：上于元祐后，叔嫂也，叔無復嫂之禮。程伊川謂先人曰：元祐后之賢者也，論亦未爲無禮。先人曰：不然，禮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皇太后于哲宗，母也；于元祐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爲不可？非上以叔復嫂也。伊川喜曰：子得之矣。

紹興己未春，僉人初許歸徽宗梓宮，宰臣上陵名永固，有缺王者，嘗犯後魏明帝、後周文宣二后陵名，下祕書省參考，如經實，然前漢平帝、後漢殤帝、十國劉鋹同曰康陵，本朝順祖亦曰康陵，後魏明帝、後周宣帝、唐中宗同曰定陵，本朝僖祖亦曰定陵，前漢惠帝、唐懿宗王后同曰安陵，本朝宣祖亦曰安陵，唐太宗曰昭陵，本朝仁宗曰永昭陵，後魏宣武后曰永泰陵，唐元宗曰泰陵，本朝哲宗亦曰永泰陵，蓋本朝陵名，犯前代陵名者不一，祖宗以來不避也。予時爲校書郎，爲祕監言具白丞相不報，再議徽宗陵名，改永祐云。

本朝太祖、神宗、哲宗實錄，皆有二本，其更修各有自云。

國初詔有曰：周文武成康陵，各具衰冕袍附，亦不免唐末五代暴發之禍矣，漢唐以來陵寢，不足道也。

先人在元符年，奏書直宣仁后事，刑部有罪籍者，三十年不赦，晚著辨誣，猶三十年奏書也，國有陳牒豈可直，先人疾病，擁其書曰：但供吾藏山中耳，上寔明元年之二日，詔揚宣仁后之功，削誣謗，下有司索先人辨誣，先人既歿，予兄弟追懷遺慮，未敢上，有司督以復命，則奏曰：與其藏諸名山，爲百世未見之書，孰若上于公朝，補一代不刊之史，詔以辨誣祕著作之庭，體按新史，亦作辨誣一書，著得于先人辨誣者，每曰：河南邵某云，初無先人斥一時用事者之言也。用事者之家，遂予兄弟近擬一書以附國論，又誣矣，故具列上元年二日詔哲宗實錄曾丞相以下文字，以明今日正論，不獨自先人辨誣出云。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

建炎元年五月二日手詔

建炎元年五月二日，門下中書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宣仁聖烈皇后保佑哲宗，有安社稷大功，姦臣懷私，誣衊聖德，著在國史，以欺後世，可令國史院別差官從實刊修，播告天下，其蔡確、蔡卞、邢恕、蔡懋三省取旨行遣，仍不得引用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

哲廟實錄

先是元豐七年三月，大燕中燕，延安郡王侍，王珪率百官賀，及升殿，又諭王與珪相見，復分班再拜稱謝。是冬諭輔臣曰：明年建儲，當以司馬光、呂公著爲師保，神宗彌留，后敕中人梁惟簡曰：令汝婦製一黃袍，十歲兒可衣者，密懷以來，蓋爲上倉猝踐阼之備。神宗太母，所以閭護于上者，確然先定，無纖介可疑。邢恕傾危士也，少游光、公著門，蔡確得師保語，求所以結之者，而深交恕。確爲右僕射，以遷恕起居舍人，一日確遣恕要后姪光州團練使公繪、寧州團練使公紀，辭不往。明日又遣人招至東府，確曰：宜往見邢舍人，恕曰：家有桃着白花，可愈人主疾，其說出道藏，幸留一觀，入中庭，紅桃花也，驚曰：白花安在，恕執二人手曰：右丞相令布腹心，上疾未損，延安沖幼，宜早定議，岐、嘉皆賢王也，公繪等懼曰：君欲禍吾家，徑去，已而恕反謂后與珪爲表裏，欲捨延安而立其子顥，頵已及悖，確持無疑，確使山陵，韓縝

簾前，具陳恕等所以誣太后者，使遠言者舉其姦，再貶知隨州，確尋貶新州，劉摯拜右僕射，恕坐黨與，謫監永州酒稅，紹聖二年，除恕待制，知青州，章惇、蔡卞執政，謀所以釋憾于元祐舊臣者，知恕險驚，果于誕罔，又銜摯等黜己，方思有所逞，爲確報投荒之怨，召爲御史中丞，于是日夜論劉摯、梁燾、王巖叟等，謀廢立，又造司馬光范祖禹赴召，有主少國疑，宜訓事可慮語，以實后屬意徐邸之謗，又誣高士京上書告王珪，嘗令高士充問其父遵裕，慎太后之意欲誰立，遵裕叱遣，士充乃去，又教確之子渭，進文及甫慶語書，有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等語，以斥渭、摯等，有廢上謀，惇、卞起同文館獄，使蔡京、安惇、窮治，于是時中人郝隨，日夜媒孽稱制時事，眩惑左右，惇、卞交關謀議，奉行文書于外，作追廢太皇太后詔，請上宣讀于護殿，欽聖獻肅皇太后，欽成皇后，苦要上，辭甚悲，曰：吾二人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上必行此，亦何有于我，上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禁中相慶，而隨等不悅，明日惇、卞再前請，上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神御殿乎，擲其奏于地，同文之獄，追逮后殿御藥官張士良，脅以刀鋸鼎鑊，無所得，又適有星變，詔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釋勿治，恕徒以詆于邀取，極口譖言，仇執政以逞，適惇、卞用事，因緣乘會，捨不利之謀，無以激怒人主，廢辱之禍，幾上及于君親，曾不以爲忌，而倘何有于臣下之家，推迹讒口，開端亂原，雖江充息夫躬，倘何以加，上尤善知人，灼見是非邪正，以照臨百官中外，罔有遁情，如謂嘉問居後輩，械不可用，留邢恕于朝，亂剛秩言路，必無安靜之理，實切中其厲。

御史中丞傅堯俞、諫議大夫梁燾、范祖禹、右正言劉安世、殿中侍御史朱光庭，交章論確，恕謗不道，人臣所不忍聞，按確與章惇、黃履、邢恕在元豐末，結爲死黨，自謂聖主嗣位，皆有定策之功，確所以桀驁狙愎，無所忌憚，若不早辨白，解天下之疑，恐歲月寖久，邪說得行，離間兩宮，有傷慈孝，于是太皇太后御延和殿，宣諭三省樞密院大臣曰：皇帝是神宗長子，子承父業，其分當然，昨神宗服藥既久，曾因宰執大小，吾以皇子所書佛經宣示，是時衆中惟首相王珪，因奏延安郡王當爲皇太子，餘人無語，確有何策立之功，若他日復來欺罔上下，豈不爲朝廷之害，遂貶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仍給遞馬發遣，惇、履、恕亦皆得罪。

曾丞相布手記

三省用蔡祖洽言，追貶王珪昌化軍司戶參軍，追賜簡遺表恩例及子孫等，如劉摯等旨揮，再對未及奏事，上遽宣諭，王珪當先帝不豫時，持兩端，又召遵裕子與隱事，當時黃履曾有文字論列，及同列敦迫，其後方言上自有子，布云：此事皆臣等所不知，但累見章惇、邢恕等，道其略，不知黃履章疏在否，上云有，布等闕禁中無此章，履曾于紹聖初錄奏，此三省又令履錄私藁，以爲省證。

是日又聞蔡渭上書，言文及甫元祐中以書抵邢恕云，劉摯、傅堯俞、梁燾輩有師昭之迹，又云此輩皆不樂廣揚，又言必欲置眇躬于快意之地而後已，而恕嘗以此書示蔡碩，三省召恕問之有實，遂令恕繳奏，有旨令蔡京、安惇根究，書中白簡爲粉昆，蓋以其字況之也，廣揚謂其父及甫云，此輩不樂其

父不放安進師昭之說，乃詆訐之辭，至于眇躬，不知何謂，執政有以爲指斥者，余以問變，言此嘗有此心，余云：有心須有迹，變云：無迹即無事，沖云：此事可大可小，蓋言眇躬若文及甫自謂即無他矣，然元祐中人自分兩黨，其相詆訐，乃至于此，可因恕、碩交通，尤可駭。

梁巖卒，余謂子中云：早知此，則不復力陳矣，子中云：不然，其他所陳，有補者不一，亦不爲徒發，子中又云：對留甚久，衆皆云：有如中丞之對也，先是紹聖初，蔡確母明氏有狀言邢恕云，梁燾嘗對懷州致仕人李洵言，若不誅確，于徐邸豈得穩便，尋不曾施行，既而因及甫唐老耶，蔡渭曰：燾云，唐老事何足治，何不治梁燾，變遂檢明氏狀進呈，下究問所推治究問所以，問恕云：得之尚朱，遂召朱非問，朱所陳恕語云：得之李洵，又下洵問狀云：實聞燾此語，遂欲按燾而從之也，自去歲因蔡碩言，文及甫嘗有書抵邢恕云：劉摯有師昭之心，行道之人，所共知也，遂下恕取及甫書，恕以聞，遂差蔡京、安惇推究，問公事所以，別試所摭及甫詰之，云：得之父彥博，終無顯狀，京又令及甫疏摯黨人，納于上前，于劉燾、孫諤輩皆是，以及甫言未可施行，鞫問摯等與陳衍等交通有廢立之意，乃柳州安置，紹貶省張士良與衍同爲御藥，主宣仁閤中文字，而其言亦無顯狀，但云衍嘗預知來日三省所奏事，作掌記與太母，爲酬答執政之辭，太母每垂簾，但誦之而已，又言太母彌留時，衍可否二府事，並依可，及用御寶，皆出于衍，而不以稟上也，既而獄終未決也，及甫遂在西京士良發遣府司。

晁待制說之撰邢尚書之子居實墓表中，語曰：子嘗謂趙括少談兵，而父奢不能難者，非不能難也，不欲恕之也，劉歆之異同其父，向非爲斯文也，漢庭與新室，不可並處也，如惇夫于尚書公，則于斯文而不能難者也，是曾參之事點也，非元之事曾參也，移此其中顧惟古之大臣哉，嗟夫，古人之不壽者，予得二人焉，王子晉年十有五，識聖賢治亂之原，而極天人生死之符，顏子年二十有九，然陋巷中有爲邦之志，夫子告之以四代之禮樂，所謂具體而微者，果知顏子哉，其次則又有二，揚雄之子童烏，九歲而存，則元嘗著明，無待于侯芭，魏武之子蒼舒，十三而存，則漢之存亡，雖未可知，必不至于殺荀文若矣，則惇夫之壽天，所係者可勝言耶。

黃著作庭堅荊江亭詩曰：魯中狂士邢尚書，自言挾日上天衢，敦夫若在鞭此老，不令平地生崎嶇，敦夫名居實，早死，尚書公子也。

王宗丞鞏聞見錄，著王械非武臣王械，爲邢恕教令，上書誣宣仁于哲宗有異心，恕又教蔡渭等上書論元祐及元豐末等事，其書一錢悉存，皆恕手筆，其間塗竄者非一，械于哲宗朝論之，得閤門職名，既死，其子直方時，出恕之書，以示親舊者，自元豐末至宣仁上仙，無不被誣者，于王珪尤甚，直方死，其書歸晁敏之云。

江端友靖康元年月日，新王府贊讀臣江端友，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伏覩宣仁聖烈皇后，當元豐末，垂簾聽政，保佑哲宗皇帝，起司馬光爲宰相，天下歸心，踰九年之間，朝廷清明，海內乂安，人到于今稱之，其大公至正之道，仁民愛物之心，可以追配仁宗，至于力行祖宗故事，抑絕外家私恩，皆

是時耆老盛德之士。田野至愚之人。皆有復見女中堯舜之語。且功德巍巍如此。天下歌誦如彼。而一邢恕搆造無根之語。以爲謗議。使後世疑焉。如日月之明。而浮雲蔽之。臣不勝痛憤。初元豐中高遵裕大敗于靈武。責散官安置。未幾神宗崩。哲宗嗣位。宰臣蔡確。以謂遵裕者。宣仁之族叔也。即建請未復以悅宣仁之意。而不知宣仁之不私其親也。宣仁簾中宣諭曰。遵裕喪師數十萬。先帝緣此震驚。悒悒成疾。以至棄天下。今肉未寒。吾豈忍遽私骨肉而忘先帝。推恩獨不可及遵裕。確謀大沮。後確謫知安州。作詩譏訕。乜貶新州、而邢恕乃確之腹心也。偶與遵裕之子士京。中山同官。遂以乘簾時。不推恩事復事。激怒之。使上書言王珪。曾遣遵裕之子士充。來議策立事、遵裕斥去之。士京庸懦不識字。實恕教之爲書。士充疎遠小臣。素不識珪、珪安得與之議社稷大計。又何從輒通宮禁語言。且上書時。珪、遵裕、士充。亦皆死矣。何所考據。臣竊聞元豐八年時政記。即蔡確所修也。其載三月中策立事甚詳。何嘗有一疑似之言。恕之本心。但謂不顯王珪異同。則難以歸功蔡確。而不知厚誣聖母之罪大也。恕之爲人。非獨有識之士無取。其子居實。亦不樂其父所爲也。天下皆知之。章惇排斥元祐者也。在簾前奏事。惇傲不遜。都堂會議。以市井語。詬侮同列。豈忠厚君子哉。尚云極力以消除徐王覬覦之謗。惇與王珪蔡確。同爲執政。受顧命。使當時果有異同。豈肯復爲此言乎。則恕之謗。可謂欺天矣。紹聖中蔡卞獨倡追廢聖母之議。賴哲宗仁孝。不聽其說。不然。人神痛憤。失天下心。爲後世笑。悔可及乎。自比年以來。天變屢作。禍亂繁興。水旱相仍。夷狄內侮。安知非祖宗在天之靈赫怒于斯耶。至于高氏一族。銜冤抱恨無所伸雪。亦足以感傷和氣。召致災祥。未必不由此也。臣竊惟聖人之德。莫先于孝祖廟。帝王之政。必急于明是非。陛下即位以來。登用賢俊。退斥姦邪。如追贈司馬光等。既已辨人臣之謗。而明是非矣。而宣仁聖烈皇后者。神宗之母。陛下之曾祖母也。負謗三十餘年。公卿大臣。未嘗以一語及之。可不痛乎。范純仁遺表有云。宣仁之誣謗未明。使純仁在朝廷。必能辨之也。臣願陛下敕有司。檢求案牘。推究言語之端。發之于誰。何。其證佐安在。則小人之情見矣。誕發明詔。曉諭中外。庶使遠邇臣民。疑議消釋。渙然如春冰之遇太陽。豈不快乎。然後以策告宣仁。及神祖廟。上以慰在天之靈。下以解人神之憤。昔漢靈帝夢威宗。怒其責宋皇后。周成王時。皇天動威。彰周公之德。以此知宗廟之靈。禍福之驗。甚可懼也。宣仁之謗。臣以爲陛下惟不聞耳。聞而不辨。豈所謂教天下以孝乎。臣不勝區區之情。惟陛下裁擇。臣端友惶恐昧死再拜。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三

東坡先生傳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曰三江之解。古今皆不明。予以所見考之。自豫章而下。入于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自蜀岷山至于九江彭蠡。以入于海。爲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爲漢。過三澨大別。以入于江。匯于彭蠡。以入于海。爲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上爲二。自夏口以上爲三。江漢合于夏口。與豫章之江。皆匯于彭蠡。則三爲一。過秣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復三矣。然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蓋此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而水味異。故至于今有三泠之說。古今稱唐陸羽知水味。三泠相雜。而不能欺。不可誣也。予又以禹貢之言考之。若合符節。禹貢之敘漢水也。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夫漢既已入江。且匯爲彭蠡矣。安能復出于北江。以入于海乎。知其以味別也。禹之敘江水也。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夫江已與漢合。且匯爲彭蠡矣。安得自別爲中江。以入于海乎。知其以味別也。漢爲北江。岷山之江爲中江。則豫章之江爲南江。不言而可知矣。禹以味別信乎。曰。濟水既入于河。而溢爲滎。禹不以味別。安別滎之爲濟也。導水之未治也。東南皆海。豈復有吳越哉。及彭蠡既瀦。三江入于海。則吳越始有可宅之土。水之所鍾。獨震澤而已。故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安國以爲。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爲北江。入于海。疏矣。蓋安國未嘗南游。按經文以

意度之，不知三江距震澤遠甚，決無入理，而震澤之大小，決不足以受三江也。班固曰：南江從會稽吳縣南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會稽丹陽容有此三江，然皆是東南枝流小水，自相派別而入海者，非禹貢所謂中江北江自彭蠡出者也。人徒見禹貢有三江中北之名，而不悟一江三派合流而異味也。故雜取枝流一小水以應三江之數，如使此三者爲三江，則是與今京口入海之江爲四矣。京口之江，視此三者猶畎澮，禹獨遺大而數小，何耶？世謂先正論三江以味別，自孔子刪定書以來，學者不知也。然予讀唐史，高宗問許敬宗：書稱浮于濟漯，今濟與漯斷不相屬，何故而言？敬宗曰：夏禹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今自漯至溫而入河，水自此洑地，過河而南出爲滎，又洑而至曹濮散出于地，合而東，汶水自南入之，所謂溢爲滎，東出于陶邱，又東會于汶是也。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復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蓋江河以味別，敬宗先言之矣。東坡先生不表見之者，嫌其姓名汙簡冊耳。

王弼注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以爲沾濡之形也。蓋弼不知古易形作刑，渥作剭，剭音屋，故新唐元載贊用刑剭，亦周禮剭誅云。

書首堯舜，詩首文王，春秋首隱公，史記世家首吳泰伯，列傳首伯夷，謙之爲德也大矣哉。

孔子贊周公，贊召公，不贊太公。　顏子得位爲堯舜文王，孟子得位爲湯武。　韓退之羑里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知文王之心者也。

讀孟子，欲言周禮而患無其籍。今周禮最後出，多雜以六國之事，大要瀆祀斂財，冗官擾民，可施于文不可措于事者也。先儒以爲六國陰謀之書，則過矣。鬼伯以更生爲新室之書也。曰詩書但稱四嶽，新室稱五嶽，周禮亦稱五嶽，類此不一。余頗疑之，後得司馬文正公日記，上言：青苗法曰此周禮泉府之職，周公之法也。光對曰：陛下容臣不識忌諱，臣乃敢昧死言之。昔劉歆用此法以佐王莽，使農商失業，涕泣于市道，卒亡天下，安足爲聖朝法也？且王莽以饑貸民，使爲本業，計其所得之利，十取其一，比于今日歲取四分之息，猶爲輕也。上曰：王莽取天下本不以正。光對曰：王莽取之雖不以正，然受漢家完富之業，向使不變法征利，結怨于民，猶或未亡也。是文正公意亦以周禮多新室之事也。自王荊公藉以文其斂事，蓋以爲周公之書，學者無敢議者矣。

孔子答群弟子問孝，不過一二言，至曾子則特爲著經。又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其告曾子，猶曰吾道一以貫之。蓋顏淵死，孔子之所付授者曾子一人耳。至孔子沒，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貌類孔子，欲以事孔子者事之，獨曾子不可，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其絕識非餘子可及也。獨不在四科之列，世頗疑之。或曰：顏淵等十人同在陳蔡者，曾子以孝不去其親，故不在。或曰：孔子弟子，曾子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論語書曾子死，則論語自曾子弟子子思之徒出無疑。曾子皆與其徒追記孔子稱顏淵等之言，曾子以朋友各字之，予孔子稱曾子之言，自不記也。果孔子之言，則名之矣。當曰：德行顏回、閔損、冉耕、冉雍；言語宰予、端木賜；政事冉求、仲由；文學言偃、卜商

也。蓋論語之法，師稱弟子則名之，弟子對師，雖朋友亦名之，自相謂則字之。此說爲近。如曰陳蔡之厄，孔子有死生之疑，欲表其人于後世，故用春秋之法，字以褒之，則賢哉回也，賜也可與言詩，假之言是也。雍也可使南面，獨非褒乎？

楊氏爲我，過于義；墨氏兼愛，過于仁。仁義之過，孟子尙以夷狄遇之，誅之不少貸。同時有莊子者，著書自堯舜以下無一不毀，毀孔子尤甚，詩書禮樂刑名度數，舉以爲可厭，其叛道害教，非楊墨二氏比也。莊子蒙人，孟子鄒人，其地又相屬，各如不聞，如無其人，何哉？惟善學者能辨之。若曰莊子眞詆孔子者，則非止不知莊子，亦不知孟子矣。

孔子曰：君君臣臣。君不君，臣不臣，理也。孟子則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蓋孔子不忍言者，孟子盡言之矣。

孟子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元豐末年，詔以孟子配饗孔子廟，巍然冠冕，坐乎顏子之次，師曾子坐席下，師子思立廡下，豈但行于長者之先哉？果孟子有神，其肯自違平生之言，必不敢享矣。

老萊子聞穆公欲相子思，謂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爲乎？子思曰：順吾性而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清剛而傲不肯，且又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肯固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可以有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不見夫齒乎？齒堅剛卒以相磨，舌柔順終以不敝。子思曰：吾不敢爲舌，故不能事君。予讀子思語，知孟軻氏之剛固有師也。

司馬文正公太元說，其略曰：揚子雲眞大儒者耶？孔子既沒，知聖人之道者，非子雲而誰？孟與荀殆不足擬，況其餘乎？觀元之書，明則極于人，幽則盡于神，大則包宇宙，細則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爲一，括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萬物而兼爲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蓋天下之道雖有善者，蔑以易此矣。考之于渾元之初而元已生，察之于當今而元非不行，窮之于天地之季而元不可亡，叩之于萬物之情而不漏，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槩之以六經之言而不悖，藉使聖人復生，視元必釋然而嘆，以爲得已之心矣。乃知元者以贊易也，非別爲書與易角逐也。予謂文正公以識以誠爲學之本，果于元無所見，肯爲此言乎？程伊川以元爲贅者非也。伊川之門人以文正公不知先天之學者，亦非也。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四

司馬文正公作文中子補傳曰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六代祖元則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兄元謨以將略顯而元則用儒術進元則生煥煥生虯虯齊高帝將受宋禪誅袁粲虯由是北奔魏魏孝文帝甚重之累官至幷州刺史封晉陽公諡曰穆始家河汾之間虯生彥官至同州刺史彥生傑官至濟州刺史封安康公諡曰獻傑生隆字伯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隋文帝嘗從容謂隆曰朕何如主隆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于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爲累帝默然有間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隆乃著興衰要論七篇奏之帝雖稱善亦不甚達也歷昌樂猗氏銅川令棄官歸教授卒于家隆生通自元則以來世傳儒業通幼明悟好學受書于東海李育受詩于會稽夏琠受禮于河東關朗受樂于北平霍汲受易于族父仲華仁壽三年通始冠西入長安獻太平十二策帝召見嘆美之然不能用罷歸尋復徵之煬帝卽位又徵之皆稱疾不至專以教授爲事弟子自遠方而至者甚衆乃著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續書百有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贊易七十篇謂之王氏六經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饘粥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于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與焉素待之

如初有武候大將軍賀若弼嘗示之射發無不中通曰美哉藝也君子志道據德依仁然後游于藝也弼不悅而去通謂門人曰夫子矜而愎難乎免于今之世矣納言蘇威好畜古器通曰昔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太學博士劉炫問易通曰聖人之于易也沒身而已矣況吾儕乎有仲長子光者隱于河渚嘗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爲通以爲知言曰名愈消德愈長身愈退道愈進若人知之矣通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不可謂知人矣見辨命論曰人事廢矣弟子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通曰是漢文之所難也廢肉刑害于義省之可也衣弋綈傷于禮中焉可也王孝逸曰天下皆爭利而棄義若之何通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或問人善通曰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對曰未嘗與久也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辨問止怨通曰不爭故其鄉人皆化之無爭者賈瓊問羣居之道通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眞外不殊俗故全也賈瓊請絕人事通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通曰莊以待之信以應之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泛如也則可通謂姚義能交或曰簡通曰茲所以能也又曰廣通曰廣而不濫茲又所以爲能又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疏近而不狎頹如也通嘗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又曰美哉周公之志深矣乎寧家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也又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又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貧又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也又曰我未見欲謗而惡聞者又曰昏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又曰居近而識遠處今而知古其惟學乎又曰輕譽苟毀好憎尙怒小人哉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階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階去媒讒佞遠矣通闢北山黃公善醫先飮食起居而後針藥謂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爻象大業十年尙書召通蜀郡司戶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十四年病終于家門人諡曰文中子二子福郊福時二弟凝績

評曰此皆通之世家及中說云爾元謨仕宋至開府儀同三司績及福時之子勔勃皆以能文著于唐世各有列傳余竊謂先王之六經不可勝學也而又奚續焉續之庸能出于其外乎出則非經矣苟出而續之則贅也奚益哉或曰彼商周以往此漢魏以還也曰漢魏以還因之雜記之詳矣奚待于續經然後人知之必也好大而欺愚乎則彼不愚者孰肯從之哉今其六經皆亡而中說猶存中說亦出于其家雖云門人薛收姚義所記然予觀其書竊疑唐室旣興凝與福時輩並依時事從而附益之也何則其所稱朋友門人皆隋唐之際將相名臣如蘇威楊素賀若弼李德林李靖竇威房玄齡杜如晦王珪魏徵陳叔達薛收之徒考諸舊史無一人語及通名者隋史唐初爲也亦未嘗載其名于儒林隱逸之間豈諸公皆忘師棄舊之人乎何獨其家以爲名世之聖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福時又云凝爲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狀太宗不信之但黜爲姑蘇令大夫杜淹奏凝直言非辜長孫無忌與君集善由是與淹有隙王氏兄弟皆抑不用時陳叔達方撰隋史畏無忌不爲文中子立傳按叔達前宰相與無忌位相埒何故畏之至沒其師之名使無聞于世乎且魏徵實總隋史縱叔達曲避權威徵肯聽之乎此予所以疑之也又淹以貞觀二年卒十四年君集平高昌還而下獄由是考之十七年謀反

誅。此其前後參差不實之尤著者也。如通對李靖聖人之道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又對魏徵以聖人有憂疑。退語董常以聖人無憂疑。曰心迹之判久矣。皆流入于佛老者也。夫聖人之道。始于正心修身齊家治國。至于安萬邦。和黎民。格天地。遂萬物。功施當時。法乘後世。安在其無所至乎。聖人所爲。皆發于至誠。而後功業被于四海。至誠心也。功業迹也。奚爲而判哉。如通所言。是聖人作僞以欺天下也。其可哉。又曰。佛聖人也。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又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元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苟爲聖人矣。則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烏有可行于西方。而不可行于中國哉。苟非聖人矣。則泥于中國。獨不泥于西方耶。秦焚詩書故滅。使詩書之道盛于秦。安得滅乎。老莊貴虛無而賤禮法。故王衍、阮籍之徒乘其風而鼓之。飾談論。恣情欲。以至九州覆沒。釋迦稱前生之因果。棄今日之仁義。故梁武帝承其流而信之。嚴齋戒。弛政刑。至于萬姓塗炭。發端倡導者。非二家之罪而誰哉。此皆議論不合于聖人者也。唐世文學之士。傳道其書者甚寡。獨李翺以比太公家教。及司空圖、皮日休始重之。宋興。柳開、孫何振而張之。遂大行于世。至有真以爲聖人可繼孔子者。余讀其書。想其爲人。誠好學篤行之儒者也。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譽之太過。更使後之人莫之敢信也。余恐世人譏其僭而累其美。故采其行事。于理可通。而所言切于事情者。著于篇。以補隋書之缺。傳成。文正公聞予大父康節何如。康節贊之曰。小人無是。當世已棄。君子有非。萬世猶譏。錄其所是。棄其所非。君子有歸。因其所非。棄其所是。君子幾希。惜哉仲淹。壽不永乎。非不廢是。瑕不掩瑜。雖未至于聖。其聖人之徒歟。文正自此數言文中子。故又特書于通鑑語中。然文正疑所稱朋友門人皆隋唐之際將相名臣。如蘇威、楊素、賀若弼、李德林、李靖、竇威、房元齡、杜如晦、王珪、魏徵、陳叔達、薛收之徒。無一人語及通姓名者。又疑其子弟譽之太過。又疑唐世文學之士傳道其書者甚寡。獨李翺以比太公家教。及司空圖、皮日休始重之。予得唐文人劉禹錫言。在隋朝諸儒。惟王通能明王道。隱白牛谷。遊其門者。皆天下俊傑。著書于家。沒謚曰文中子。則蘇威輩實其朋友門人無疑。非子弟譽之太過無疑。不但司空圖、皮日休、重其書亦無疑也。禹錫之言。豈文正偶不見耶。文正文傳。康節之贊。則未行于世。予故表出之。程伊川亦曰。文中子格言。前無荀卿、揚雄也。

予家有藏。司馬文正公隸書無爲贊。按公傳家集無之。曰。爲黃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爲無爲。迂叟以爲不能作無爲贊曰。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則天。爲者敗之。不如自然。

章子厚在京兆相府。顧坐客曰。延安帥章質夫。因板築發地。得大竹根。半已變石。西邊自昔無竹。亦一異也。客皆無語。先人獨曰。天地回南作北有幾矣。公以爲今日之延安。爲自天地以來西邊乎。子厚太息曰。先生觀物之學也。蓋子厚亦出康節門下也。

張籍祭退之詩云。魯論未訖注。手足今微茫。是退之嘗有論語傳。未成也。今世所傳。如宰予晝寢。以晝作畫字。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作音字。浴乎沂。以浴作沿字。至爲淺陋。程伊川皆取之何耶。

又子畏于匡。顏淵後。曰。吾以爾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字自有意義。伊川之門人改云。子在。回何敢先。學者類不服也。

呂汲公嘗還祕書丞乞用其官易母封邑。朝廷從之。中外以爲美事。獨劉敞原父曰。禮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蓋不敢以己貴而加諸親也。今君之舉孝矣。于禮者居奈何。又法未嘗封。亦非所以尊之也。公聞之瞿服。自以爲不及。終身重敬原父之學。

楚州徐積有孝行。東坡諸公。特敬禮之。初積學于胡瑗。瑗門人甚衆。一日獨召積。食于中堂。二女子侍立。積問瑗門人或問。見侍女否。將何以對。瑗曰。莫安排。積聞此一語。忽大省悟。其學頓進云。

子張疑高宗諒陰三年。子思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爲異父兄弟服大功。子夏譏服齊衰。孔子沒。門人疑其服。洙泗之上。親從孔子學禮者。尚如此。故三年之喪。鄭云二十七月。王云二十五月。改葬之服。鄭云服緦三月。王云葬訖而除。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云從乎繼。寄育乃爲之服。無服之殤。鄭云子服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諸儒之議。紛辨不齊也。蓋參歲之太息者。予表出之。以見末世多諱。于喪禮易失難明爲甚。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五

唐以前文字未刻印。多是寫本。齊衡陽王鈞。手自細書五經。置巾箱中。巾箱五經自此始。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雖極亂之世。而經籍之傳甚廣。予曾大父遺書。皆長興年刻本。委于兵火之餘。僅存儀禮一部。

世傳王氏元經。薛氏傳。關子明易。李衛公問對。皆阮逸擬作。逸嘗以私稿示蘇明允也。晁以道云。逸才辨莫敵。其擬元經尊書。以欺一世之人不難也。予謂逸後爲讎家告。立太山石。枯上林柳之句。竄批死。豈亦有陰譴耶。

說文云。姓、人所生也。古之神聖之人。其母感天而生。故從女。又古姓姚、媯、姬、姜之屬。皆從女者。其義甚異。典籍雖著云。

伊川之學。以誠敬爲本。其傳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曰動之大者。莫如雷。故以雷言之。震驚百里。其威遠也。人之致其誠敬。莫如祭祀。匕以載鼎實升于俎。鬯以灌地而降神。方其酌灌以求神。薦牲而祈享。盡其誠敬之心。雖雷震之威。不能使之懼而失守也。故云。不喪匕鬯。夫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惟誠敬而已。說誠敬致善。予故表出之。

伊川說納約自牖曰。約所以進結其君之道也。自牖因其明也。牖所以通內外之象也。人臣以忠信善道。

絡于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闇處也，所通者明處也，就其明處而告之，則易也。自古能諫其君，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張子房之于漢是也，高祖以戚姬故，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爭之者衆矣，嫡庶長幼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人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掌。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子房、周昌、叔孫通，然不從彼而從此者，就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余不論于易之義當否，于理則善矣，故表出之。

古易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係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其次第不相雜也。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今入彖象文言于卦下者，自費氏始。孔穎達又謂王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當卦。蓋古易已亂于費氏，又亂于王氏也。予家藏大父康節手寫百源易，實古易也。百源在蘇門山下，康節讀易之地，尊祕闕亦有本。

程伊川說黃裳元吉，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黃裳元吉之戒。如武氏之變固也，女媧不見于書，果有煉石補天之事，亦非變也。不言漢呂氏獨非變耶。蘇仲虎則曰，伊川在元祐時，以罪逐，故為此說，以譏垂簾之政，予不敢以為然。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王氏解，視黍而謂之稷者，憂而昏也。程氏解，彼黍者，我后稷之苗也。校先儒平易明白。王說固為穿鑿云。

書伊訓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文義甚嚴，無簡冊斷缺之迹。孟子獨曰，成湯之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始為太甲。果然，則伊尹自湯以來，輔相四代，何在湯在太甲，弛張如此，在外丙在仲壬，絕不書一事也。考于曆，若湯之下，增此六年，至今之日，則戾而不合矣。司馬遷、皇甫謐、劉歆、班固，又因孟子而失也。獨孔安國承其家法不變，蓋詩書之外，孔子不言者，予不敢知也。

東坡書上清宮碑云，道家者流，本于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謝顯道親見程伊川誦此數語，以為古今論仁，最有妙理。

予官中祕時，陳瑩中諸子出瑩中答楊中立辨伊川不論先天之學書。因以予嘗見伊川從弟顯，出伊川之書諭軸，必勉以熟讀王介甫易說云云。駛下方士為伊川之學者曰，吾師易學，何王氏足言。譁然不服，欲我盤也，欲更與之辨，則嘗膝顯所出伊川之書亡矣。近守居山，有程生者，出伊川貽其外大父金堂謝君書，在晚謫涪陵時，猶勉以學易當自王介甫也。錄之，將示前日以不信過我者。頤啓，前月末，吳齋郎送到書，信悉越中率報，計半月方達，冬寒遠想，動履安和，侍居旋為客次，日以延望，乃知止行甚但也，來春江水穩善，儻有所授，能一訪甚佳。只云忠涪間看親人，必不疑也。顧倚小子甚安，來春本欲作春秋文字，以此無書，故未能，卻先了論語或禮記也。春秋大義數十，皎如日星，不容遺亡，只恐微細義例，老年精神有所漏落，且請推官用意尋究，後日見助。如往年所說，詩、止、殺般，書非類是也。若欲治易，先尋繹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貫，餘人易說，無取枉費功，年亦長矣，宜汲汲

也，未相見間，千百慎愛。十一月初九日，頤啓，知縣推官。

春秋書爵文公毀泉臺。公羊曰，譏之曰，先君為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也。靖康初政，盡毀宣和中所作離宮別苑，寧相不學之舉，非上意也。

康節手寫易、書、詩、春秋字，端勁無一誤失，伯孫子之賢者，其謹藏之勿替。

范淳甫內翰邇英講讀，至擬人必于其倫，曰，先儒謂擬君于君之倫，擬臣于臣之倫，特其位而已。如桀紂人君也，謂人為桀紂，必不肯受；孔顏匹夫也，謂人為孔顏，必不敢受。東坡深嘆其得勸講之體。

程伊川易傳得失未議，示不過辭也，故為鄙近，然亦辭也。在康節時，于先天之易，非不問不語之也。後伊川云，人數為矣，予嘗因陳瑩中報楊中立、游定夫書，辨其略矣，并列之下方，以遺知言之君子。

陳瑩中答楊中立游定夫書，康節云，先天圖心法也，圖雖無文，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是。故其詩曰，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天地自我出，自餘惡足言。又云，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此一節直解圖意，知逆知四時之化也。然則先天之學，以心為本，其在經世者，康節之餘事耳。世學求易于文字，至謂皇極，其或以為考數之書，康節詩云，自從三度絕韋編，不讀書來十二年，俯仰之間無所愧，任人謗道是神仙。同時者目其人為神仙，後來者名其書為考數，皆康節之所不憂也。乃其心則務三聖而已矣。觀物云，起震終艮一節，明文王之八卦也；天地定位一節，明伏羲之八卦也。蓋先天之學，本乎伏羲，而備于文王，故其詩曰，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咸損見義，雷風相薄，恆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為六十四。八卦者，易之小成也；六十四卦者，易之大成也。集伏羲、文王之事，而成之者，非孔子而誰乎。康節嘗謂孟子未嘗及易一字，而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又曰，人能用易，是為知易，若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夫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故聖人之用易，闔闢于未然，變其窮而通之也。若夫暑之窮也變而為寒，寒之窮也變而為暑，則是自變而自通者也，自變自通，復何賴于聖人乎。子雲贊易而非與易旋，孟子用易而語不及焉，此所謂賢者識其大者，其去聖人之用也不為遠矣。然而或非太元為覆瓿之書，或擠孟子于既聖之列，私論害公義，有所在，闇此于未然，豈乏人哉。奈何其無益也。觀物云，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重未然之防，是謂之易之大綱，而其論孔子所以盡三才之道者，則曰行無轍迹，至妙至妙，在一動一靜之間而已矣。闡先天之幽微，先天之關，不在康節之書乎，雖在康節之書，而書亦不足以盡其奧也。故司馬文正與康節同時友善，而未嘗有一言及先天學，其著家範，本于家人一卦，而盡取王弼之說。今之說易者，方且厭常出奇，離日用而騖太空也。又或詆文正公擬先天之學，豈足以略二公弛張之意乎。二公不可得而見矣，瓘徒見其書，而欲闚其心，然乎否耶。當先覺之任者，願賜一言，庶幾終可以無大過也。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六

論先天八卦之位。與繫辭不同。璿竊謂康節先生。所以辨伏羲文王之易者。爲明此也。伏羲之易。乾南而坤北。自乾而左。巽而右。兌在東。離爲陽。與起震終艮之序。則離上而坎下。震東而兌西。與先天之位。固不同矣。乾坤屯蒙之序。與乾履大有大壯之序。亦不同也。乾坤屯蒙之序。孔子作序卦以教天下。其辭其義。可瞭而習也。乾履大有大壯之序。文王不言其義。後之學者。何所據而習之。雖無可據之義。而怡之在心。心蘊不足以發其奧。心畫不足以形其妙。寓于言語文字。而先天之易隱矣。索隱之士。豈乏人哉。皆理而求數。文王發之。閫閾其門。而扼其出。孔子繼文王之志。微顯闡幽。一以仁義。默而成之。不言。聖人之教如此。潔淨精微。可謂至矣。後之學者。猶有舍經取緯。遂大理而墮正經者。京房之流是也。康節云。物理之學。不可強通。強通則失理而入于迷矣。皇極之書。不可以強通者也。失理之士。捨仁義而迷小道。背象物而役私情。如是而取皇極者。文正闕焉。非與康節異心也。蓋伏羲文王之易。一而不一。文王康節之學。同而不同。蓋王之時異。闔闢之義殊。易之所以爲異者。未嘗二也。所謂伏羲之八卦。文王之八卦。未嘗異。未嘗同也。曰一曰二。曰異曰同者。皆求易之情僞。璿竊意其如此。而情之所是。亦不敢以爲必然。更須面叩。乃可以決耳。蒙論繫辭。論釋諸爻。未有及象數者。豈得意忘象者。與孔子之學耶。此言盡易之要矣。至于日晷氣候之說。未及深考。然以爻當碁。既出于繫辭。而曆象二語。又載于堯

典。月令所紀。皆節候也。鳥火虛昴。可辨分至。辰弗集房。則失閏可知。春秋日食之數。後世曆象。十得七八。已號精密。是故離坎之上下。乾坤之南北。在六經者。恐皆可考。不獨易也。孔子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歲不能自成也。當有成歲之法。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之法也。治曆明時。乃先王莫大之政。以閏征考之可以見矣。而王者惟寅而成歲之法。付之有司。有司失職。必誅無赦。非如他罪之可宥也。夫何聖而不然哉。賴此以授民時也。敢不欽乎。然而聖人之文。經天緯地。經出于上。而緯在有司。上授下守。民時所賴。皆不可以不欽也。稽覽配合之說。一本于緯。曆法之所取。而有司之所當習也。康節云。洛下閎但知曆法。唯揚子雲知曆法。又知曆理。易之在先天者。非曆理乎。文正讀太元說曰。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槩之以六經之言而不悖。借使聖人復生。視元必釋然而笑。以爲得己之心矣。乃知元者所以贊易。非別爲書而與易競也。又曰。夫畋者。網而得之。與弋而得之。何以異哉。易網也。元弋也。何害不旣設網。而使弋者爲之助乎。又曰。孔子旣沒。知聖人之道者。非揚子而誰。孟與荀殆不足以擬。況其餘乎。璿淺陋。初不知元。嘗輙議其得。而妄評其是非。自聞康節之言。始索子雲于曆理之內。及觀文正之論。然後知太元不可不學。而其奥然未有入路。尙苦其字之難識。況欲遽測其秘奥乎。文正自謂求之積年。乃得觀之。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稍得闚其梗槩。然後昭然置書歎。子雲爲眞大儒矣。凡文正之學。主之以誠。守之以謙。得十百而說一二。其于元也。不觀不到。則其言不若是矣。璿初不聞此。乃輕議子雲之書。而妄評其是非。心之愧懼。可勝言哉。棄舊說于重戒。累初習于平地。庶幾推往而無懸。積新而可隆。尙賴先覺大君子。惟其止而與之進也。

璿所論康節之學。恐不然。康節詩云。自從三度絕韋編。不讀書來十二年。俯仰之間無所愧。任人謗道是神仙。神仙且不受也。以爲數學可乎。康節云。先天之學。心法也。然則其學在心。或于心外欲觀休咎。故以皇極爲考數之書耳。如謂康節未嘗以皇極語人。故其說不傳。自有伏羲八卦。可以闕玩。惠迪則吉。違之則咎。何必更求休咎于皇極之書也。

故諫大夫陳公瑩中論康節先天之學。嘗爲楊中立、游定夫出也。大諫公與康節不相接。博之先君。因公之辭。皆進遺書之歸歸焉。于時國有巨盜據顯位未發。公以言刺之。反得罪。其後人無敢繼者。諮之威自此幾卒至于亂天下。世以公之明比漢何武、唐郭子儀、本朝呂獻可、蘇明允矣。或疑公前知如神。亦出于康節之書。則非也。公旣殁。始爲康節之學。其英偉絕人之資。所見超詣。如此特也。中立、定夫。同出伊川之門。于先達之序尙未詳。故不知其學也。明道、伊川。親康節。賦詩曰。先生相與賞西街。小子親攜几杖來。其熟如此。張橫渠于伊川。諸父比也。橫渠見康節。尙拜牀下。博物記王拱夫人語及伊川。必曰。程二秀才云云。蓋當康節隱居謝聘日。伊川尙年少。未爲世所知也。博蚤見伊川。又與伊川族弟頤齋、穎知好大學。伊川于其奔中。獨與之言易。嘗從穎得書疏一通。伊川手迹也。曰。爲易學者。但取王輔嗣、胡先生、王荊公之說讀之。無餘事矣。今伊川易傳行于世。大旨可見。爲其學者。遂以大諫公所謂伏羲八卦賭之。則駭矣。康節平居尙不以語人。博其敢謂伊川有所不知也。近時妄人出雜書數十百條。託

爲伊川之說，宜欲前無古人，足以重己之師矣。如司馬文正、張橫渠，皆斥以爲未至，但以康節爲數學，亦安知所謂數者，非伊川之雅旨也。豈中立、定夫亦惑于此歟。大諫公反復論之深矣。先君之戒，則曰：張、邵、許、遠同爲忠義，兩家子弟材智汚下，不能明二父之志，更相毀于後世，故并爲退之所貶。凡詆伊川之說，以議吾家學者，若子孫可勿報辨。博爲史官，大諫公中子正，同爲尚書郎，尚以世家之故，過博拜，爲博道公平生之旨爲詳，又出此書俾論著其下。博不肖，不知大父之學，若其淵源不可評者，亦嘗有聞矣。然博之言，有不敢盡者，尚遵先君遺訓云。

先友周全伯，喪嫡母次所生母死，疑其爲服爲位。全伯，程伊川子壻，伊川尚不能決。先人問之司馬文正公，曰：某承問，有人居嫡母之喪，而所生母卒，疑其所以爲服，及爲位之禮。按雜記云：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又云：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是先有喪而重有者，皆當別爲服也。又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其葬也，先輕而後重，其奠及虞，先重而後輕。此謂遭同月者也。今之律令，嫡、繼、慈、養與母同例，皆應服齊衰三年。子之于母，嫡庶雖殊，情無厚薄，固當同服，而喪服小記云：妾附于妾祖姑，置妾與女君，尊卑殊絕，設位于他所可也。禮者大事，先賢不敢輕議，況如某，庸敢輒以許人。姑記所聞以報，尚裁爲幸。予謂文正公之于禮，可以爲後世法矣，故表出之。

近年洛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漢蔡伯喈隸，尚書、禮記、論語，各已壞缺。論語多可辨，每語必他出，更十數語，則曰凡章若干。如朝聞道夕死可也，如鳳兮鳳兮何而德之衰，如執輿者爲誰子，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是知津矣，如置其杖而耘等語，校今世本爲異。尚書高宗饗國百年，今世本肆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爲異甚。初熹平四年，伯喈以經籍遺穿鑿謬妄，同馬日磾等以前聞考正，自書于石，立洛陽大學門下，摹寫者日千，車乘填塞廣陌。至隋開皇六年，遷其石于長安，文字剝滅不可知，詔問劉焯、劉炫，能盡補葺之說，焯因據飛章之毀。予謂孔子自衛反魯，一定詩書之冊，至漢熹平六百年有奇，已多謬失，自熹平至隋開皇，又四百年有奇，自開皇至今代，又五百年有奇，其謬失可勝計也耶。伯喈、焯、炫，皆一時通儒之稱，伯喈曰然，焯、炫又曰然，可信也。按隋史既遷其石于長安，今尚有出于洛陽者何哉。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七

唐高祖之起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高祖謂世民曰：若事成，天下皆汝所致，當以汝爲太子。將佐亦以爲請，世民辭。太子建成喜酒色遊畋，齊王元吉多過失，世民功名日盛，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共傾世民，各引樹黨友。高祖晚多內寵，小王且二十人，其母競交結諸長子以自固。建成、元吉曲意事諸妃嬪，諂諛賂遺，無所不至，以求媚于高祖。或云烝于張婕妤、尹德妃。世民獨不然，故妃嬪爭譽建成、元吉而短世民。世民平洛陽，妃嬪等私求寶貨，并爲親屬求官，世民曰：寶貨皆以籍奏，官當授賢才有功者。不許。淮南安王神通有功，世民特給田數十頃，張婕妤之父因婕妤欲奪之，神通執秦王之令不可，俄以爲怨。尹德妃父阿鼠強橫，毆秦王府屬杜如晦，折一指，曰：汝何人，過我門不下。德妃反奏家爲秦王左右陵暴。高祖積怒，數責世民，世民深自辨，終不信。又世民每侍宴宮中，對諸妃嬪，思太穆皇后早世，不得見上有天下，或歔欷流涕，高祖顧之不樂。諸妃嬪因密共譖世民曰：海內幸無事，陛下春秋高，唯宜相娛樂，秦王獨泣涕，正是憎疾妾等。陛下萬歲後，妾等母子決不爲秦王所容。因相與泣，且曰：皇太子仁孝，陛下以妾母子屬之，必能保全。高祖爲之愴然，由是待世民浸疎，而建成、元吉日親矣。元吉勸建成除世民，曰：當爲兄手刃之。世民從高祖幸元吉第，元吉伏護軍宇文寶于寢內，欲刺世民，不果。高祖幸仁智宮，建成居守，世民、元吉從。建成令元吉就圖世民，曰：安危之計，決在今歲。建成又使郎

將佘朱煥。校尉橋公山。以甲遣慶州都督楊文幹。使之舉兵。欲表裏相應。佘朱煥橋公山告其事。文幹遂反。高祖怒甚。因建成于幕下。餇以麥飯。高祖謂世民曰。楊文幹反。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應自行。還立汝為太子。吾不能効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為蜀王。蜀兵脆弱。他日不能事汝。取之易耳。元吉與妃嬪。更迭為建成請。封德彝亦為之營解。高祖意遂變。唯責以兄弟不睦。歸罪太子中允王珪。右衛率韋挺。天策兵曹參軍杜淹。並流于巂州。高祖校獵城南。命建成、世民、元吉。馳射角勝。建成有胡馬。肥壯而喜蹶。以授世民曰。此馬甚駿。能超數丈澗。弟善騎。試乘之。世民乘以逐鹿。馬蹶。世民躍立于數步之外。馬起復乘之。如是者三。顧宇文士及曰。彼欲以此見殺。死生豈不有命。建成聞知。反令妃嬪譖于高祖曰。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為天下主。豈有浪死。高祖大怒。先召建成元吉。後召世民入。責之曰。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速邪。世民免冠頓首。請下法司按驗。高祖怒不解。忽有司奏突厥入寇。高祖乃改容勞勉世民。命之冠帶。與謀突厥。高祖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事平之後。猜嫌益甚。建成夜召世民飲酒。因鴆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數升。淮南安王神通扶之還西宮。高祖問世民疾。敕秦王素不能飲。自今無得復夜飲。因謂世民曰。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為嗣。汝固辭。且建成年長。為嗣日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同處京邑。必有紛競。當遣汝建行臺居洛陽。自陝以東皆主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世民涕泣辭。建成、元吉相與謀。秦王若至洛陽。有土地甲兵。不可復制。不如留之長安。則一匹夫。取之易耳。乃密令數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聞往洛陽。無不喜躍。觀其志趣。恐不復來。又近幸之人。各以利害說高祖。事復中止。建成元吉與後宮日夜譖世民。高祖信之。將加罪。陳叔達力諫乃止。元吉請殺世民。高祖曰。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狀未著。何以為辭。秦府僚屬。皆憂懼不知所出。房元齡謂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地。實社稷之憂也。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國。存亡之機。間不容髮。正在今日。無忌曰。吾懷此已久。未敢言。今當白之。乃入言于世民。世民召元齡謀之。元齡曰。大王功在天下。當承大業。今日憂危。乃

天贊之也。其勿疑。又與府屬杜如晦共勸世民。誅建成元吉。元吉以秦府多驍將。乃譖尉遲敬德。下詔獄。世民為之分辨。僅免。又譖程知節。出為康州刺史。知節謂世民曰。大王股肱羽翼盡矣。身何能久。建成謂元吉曰。秦府知略之士可憚者。獨房元齡杜如晦耳。皆譖逐之。會元吉當北伐。請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元、秦叔寶等偕行。又簡閱秦王帳下精銳之士。王晊密告世民曰。建成語元吉。吾與秦王餞汝于昆明池。使壯士拉殺秦王于幕下。以暴卒聞。敬德等汝悉坑之。世民以晊言。告長孫無忌等。長孫無忌等。勸世民先事圖之。世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旦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敬德曰。人情誰不愛死。今衆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禍機垂發。而王猶晏然不以為憂。王縱自輕。如社稷宗廟何。王如不用敬德言。敬德將竄身草澤。不能留王左右。交手受戮也。無忌曰。不從敬德之言。事今敗矣。敬德必不為王有。無忌亦當相隨而去。世民曰。吾言亦未可全棄。公更圖之。府僚又曰。元吉凶戾。終不肯事建成。聞薛實嘗言。元吉之名。合成唐字。當主唐祀。元吉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

掌耳。彼與建成謀未成。已有取建成之心。亂心無厭。何所不為。若使二人得志。恐天下非復唐有。佘何匹夫之節。忘社稷之計乎。會太白經天。傅奕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高祖以其狀授世民。世民乃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曰。臣于兄弟無絲毫之負。今欲殺臣。似為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枉死。永違君親。魂歸地下。實恥見諸賊。高祖省之愕然。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明日世民遂誅建成、元吉云。予嘗論史官贊唐太宗曰。比迹湯武。則有慚于成康。若過之。何庶幾云。孫諫議甫則直以為聖矣。東坡則以從諫近于聖也。如建成之虜慢。元吉之凶戾。得以辜太宗。則唐之宗社。可立以亡。孰能保隋之遺民于塗炭鋒鏑之餘。傳三百年之遠乎。故劉昫、歐陽文忠之史。于誅建成、元吉。不譏也。昫又曰。當高祖任讒之年。建成忌功之日。苟除畏偪。孰顧分崩。變故之興。間不容髮。方懼毀巢之禍。寧虞尺布之謠。蓋一代之公言也。獨范內相純夫作唐鑑。以太宗誅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不同。曰。管蔡流言于國。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于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予以為不然。周公繫周之存亡。爲若太宗繫唐之存亡哉。管蔡一流言以危周公。周公得而誅之。建成、元吉已酖太宗不死。尚夾甲伏兵。懔懔日夜欲發。不比管蔡之危周公也。太宗獨不得而誅之乎。管蔡之危周公。則得罪于天下。建成元吉之害太宗。獨不得罪于天下乎。附餘之人。恃太宗以為命者。宜甚于周之人恃周公也。以周公之盛。因非管蔡可危。不幸不免。為周之輔佐者。召公而下。尚有人。王室何卹于間也。如建成、元吉得害太宗。唐隨以亡矣。不止于間王室也。太宗豈得而私之哉。純夫又曰。立子以長不以功。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予亦以為不然。古公捨長泰伯。立季歷為太子。文王捨長伯邑考。立武王為太子。非邪。若以賢也。大賢亦莫如太宗。大功大德。格于天地。不俟古公文王之明智。雖甚愚至下之人。亦知其當有天下。高祖惑于內不察也。老耄荒悖。可勝言哉。予故具列建成元吉謀害太宗之事。以見太宗之計。出于亡聊。實與天下誅之。比周公誅管蔡之義。甚直不愧也。以反純夫之說。以遺知言之君子。

漢高祖方擁戚姬。周昌嘗燕入奏事。是周昌得見戚姬也。又漢高祖欲廢太子。周昌廷諍。呂后側耳東廂聽。見周昌。跪謝云云。是呂后得見周昌也。又文帝幸霸陵。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顧謂羣臣。皆得見慎夫人。又帝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盎因前說云云。是袁盎亦得見皇后慎夫人也。漢宮禁之法不嚴如此。

司馬遷敍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敍二百年事。八十萬言。晉張輔用此論優劣云。

蔡邕以致遠恐泥。為孔子之言。李固以其進銳者其退速。為老子之言。杜甫以東方朔割肉為社日。以褒姒為夏商。皆引用之誤。

前漢敍傳。外傳四荒。按書外薄四海。博字為誤。魏高堂隆傳。是用大簡。按詩是用大諫。簡字為誤。後漢書方術傳。懷協道藝。當作挾字。胡廣傳。讒者剝異。當作駮字。朱浮傳。保宥生人。當作祐字。王允乳藥求死。當作茹字。史官失于是正。類此者不一。

漢高祖父太上皇.前史不載名.後史章帝紀.祠太上皇於萬年.注名煓.瓦官 一名執嘉.高后紀.載高祖母曰昭靈后.

戾太子非美謚也.宜帝以加其祖.予謂太子之死可哀也.與幽厲之惡不同.與孟子所謂.雖孝子慈孫不能改者.亦不同也.

昔人賤庶生子.孫堅五子.吳史載其四.仁庶生也.不錄.故陳武贊曰.子表將家支庶.而與胄子比翼齊衡.拔萃出類.不亦美乎.然田嬰有子四十人.而賤妾之子文最賢.故以爲太子.孟嘗君也.

賈誼疏云.生爲明帝.沒爲明神.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又云.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是時文帝尚無恙.非不忌也.更爲之前席.如武帝以道惡.曰.以我不行此道邪.以馬瘦.曰.以我不乘此馬邪.皆殺主者.其有間矣.今章奏不當名趙廣漢.按幽史會要.本朝廣漢之後也.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八

憲宗元和十四年.自鳳翔法門寺.迎佛骨入禁中.韓愈以諫逐.十五年.有陳宏志之禍.懿宗咸通十四年.又迎其骨入禁中.諫者以憲宗爲戒.懿宗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不數月崩.送佛骨還法門寺.愈之諫云.奉佛以來.享年不永者.其知言哉.

後漢胡廣卒.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衣縗絰者數百人.董翊舉孝廉.爲須昌令.聞舉將將死.棄官去.唐杜審言.受崔融之知.融死.爲服緦麻.裴佶與鄭餘慶友善.佶死.餘慶爲行服.此禮久廢.近時張樂全薨.東坡用唐人服坐主喪.緦麻三月.東坡薨.張文潛坐舉哀行服得罪.

新唐史.韓退之.鄧州南陽人.史記白起攻南陽.徐廣註云.此南陽.河內修武也.則退之修武人也.以爲鄧州誤矣.

西漢于定國.東海有孝婦.養姑甚謹.夫死無子.不肯更嫁.姑不欲累其婦.自經死.姑女誣婦殺之.官乃曲成其獄.定國爭之.太守不聽.乃抱其具獄.哭于府上.辭病去.太守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而定國白之.乃殺牛祭孝婦.大雨歲熟.東漢孟嘗.上虞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老壽終.而夫女弟誣婦鴆之.官收其罪.嘗言其枉.太守不聽.哀泣門外.因謝病去.太守殺寡婦.郡中連旱二年.後太守至.嘗具陳其冤.乃刑訟女而祭婦冢.天雨穀稼遂登.二事甚相類.范曄後出.無一言何也.

唐代宗既誅元載.欲盡誅其黨.韓會等.吳湊苦諫.止降遠州.會.退之兄也.退之謂兄罹讒口.承命南遷.按會所坐非罹讒者.柳子厚亦云.韓會善清言.名最高.以故多得謗.豈士能清高.反污于元載乎.近時王銍作會補傳.亦不許黨元載事.皆非實錄.

班固奴嘗醉罵洛陽令种兢.至竇憲敗.兢收捕固.固在其數.死獄中.固著漢書未就.詔固女弟曹世叔妻昭.續後一作續成之.是謂曹大家.華嶠論固曰.排死節.否正直.不以殺身成仁爲美者.予謂嶠爲知言.則固附竇憲以死.不足悲也.班固作漢史.失于長司馬遷.自武帝而上.于遷之詞.不敢輒易.如項羽傳.但移高祖事于本紀中耳.他傳皆然.應遷書某人有曰.其子某.今爲大官.距固之世.已二百年.固盡其人.亦皆曰.其子某.今爲大官.失于長遷也.遷作.歷代史人物表.食貨等志.嘗著歷代之人.固作漢史、表志.亦著歷代之人.失于長遷也.因知長遷.按漢書自武帝而下.至平帝.續成之可也.于其詞.重出不可也.孔子作經.使後世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其法固不知也.獨韓退之作王仲舒碑.又作誌.蘇子瞻作司馬君實行狀.又作碑.其事同.其制各異.庶幾知之矣.

前蜀劉禪.以魏景元五年三月降.明年十二月.魏亡.後蜀王衍.以唐同光三年十一月降.明年三月被誅四月.莊宗死郭從謙之變.二主失于遜降.殆相類.然衍不足道.禪若稍收用其先人舊臣遺策.中原方易代.必未能闚蜀.譙周之罪.上通于天矣.

路巖貶新州.死于楊收死之祠.見通鑑.劉摯貶新州.死于蔡確死之室.見王鞏雜記.二事甚類.可駭也.

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慚作而退.以厲文王卻虞芮之訟.以媚王莽.蜀之爲侯.又有甚于劇秦美新者.

王莽令國中不得有二名.又遣使諷單于爲一名.東漢士大夫.以操節相高.遇莽之事必惟也.乃終其世.謹一名之律.何也.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子孔子六世孫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體成則自然也.如子順之論.乃孟軻氏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久假而不歸.安知其非有之論也.齊乎涑水先生曰.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況能霸乎.東坡先生曰.假之與性.其本亦異矣.豈論歸與不歸哉.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予每誦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二語.三太息也.

曹參召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第五倫領長安市.公平廉介.無有姦枉.程伊川曰.今人治獄不治市.故予爲吏.于二致不敢不勉.

初回紇風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衆志專一.勁健無敵.自有功于唐.唐賜遺豐腆.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築宮室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爲之虛耗.而虜俗亦壞.如耶律德光.雖狃中土.而有之.且死.其母猶不哭.撫其尸曰.待我國中人畜如故.然後葬汝.蓋謂華夷者天也.有或反此.非其福也.

李紳族子虞.雅以紳將論李逢吉之疏.告逢吉.故紳爲逢吉所陷.呂晦叔族子嘉問.先以晦叔欲論王介

市之疏。告介甫。故晦叔爲介甫所逐。蓋知不肖子代不乏人也。

陳叔寶不道。楊廣親擒之。叔寶死。諡煬。後楊廣不道尤甚。死亦諡煬云。

唐故事。天下有冤者。許哭于太宗昭陵之下。

漢高祖入關。與民約法三章。蕭除秦苛令。唐高祖入長安。與民約法十二條。盡除隋暴禁。

太史公曰。子貢在七十子之徒最饒。使孔子之名布揚于天下者。子貢後先之也。予謂非是。太史公既被刑。報益州刺史任安書。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豈乎子貢之饒有感焉。如孔子之聖。何資于饒乎。

秦孝文王葬壽陵。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室。漢韓信家貧。母死無以葬。乃行營高敞地。令旁可置萬家者。顏師古註。言其有大志也。初不知信實本夏太后語耳。予謂有地學者云。至一之地。坦然平。蓋其法古矣。

王濬伐吳。在益州作大艦。長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門。其中可以馳馬往來。木柹蔽江而下。吳建平大守吾彥取流柹以白吳主。云云。予謂古八尺爲步。一百二十步。爲九十六丈。江山無今昔之異。今蜀江曲折。山峽不一。雖盛夏水暴至。亦豈能回泊九十六丈之船。及冬江淺。勢若可涉。其常之船。一經灘磧。尙累日不能進。而王濬以咸寧五年十一月。自益州浮江而下。決不可信。又建平今爲夔州。距益州道里尙數千。柹蔽江。近不爲蜀人取之。乃遠爲吳人得之乎。特史官夸辭云爾。如血流漂杵之事。孟子固不信也。

蕭道成既誅蒼梧王。王敬則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卽位。沈攸之召諸軍主曰。我被太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克。白紗帽共着耳。蓋晉、宋、齊、梁以來。惟人君得着白紗帽。家有范蕤撰梁武帝本亦着白紗帽也。

梁武帝以熒惑入南斗。跣而下殿。以禳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之讖。及聞魏主西奔。慚曰。虜亦應天象邪。當其時。虜猶據中原之土。安得不應天象也。

突厥本西方賤種。姓阿史那氏。居金山之陽。爲柔然鐵工。至其酋長土門。始強大。頗侵魏西邊。魏丞相泰。始遣酒泉胡安諾槃陁使其國。國人喜曰。大國使至。吾國興矣。其後遂陵中國。唐高祖至以臣事之。卒爲太宗所滅。予謂天初無夷夏之辨。其爲盛衰。陰陽治亂之數也。驗于今昔。無不然者。

羊祜從甥王衍。從祜論事。辭甚辨。祜不答。衍怒拂衣去。祜顧他客曰。王夷甫以盛名居大官。然傷風敗俗者此人也。又步闡之役。祜欲以軍法斬王戎。故戎衍于祜。以積怨毀之。時人爲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後衍倚虛誕鄙薄名教。識者以爲疑。戎獨深然之。以致夷狄亂中原之禍。衍身自不免。羊公之知人。于王衍。則呂獻可之于王荆公似之。于王戎。則張九齡之于安祿山似之。嗚呼賢哉。

北齊劉炫。字光伯。時求遺書。乃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訟之者。原赦降死一等。今有連山易。竊疑此甚。豈炫之僞書乎。

齊著作郎祖珽。有文學。多技藝。而疏率無行。嘗因宴失金叵羅。于珽髻上得之。近世以沈爲巨羅。渚巢爲

洗。其可笑之甚。上未知叵羅果何物也。

漢韓信擒李左車。問以下齊之策。周宇文邕破晉陽。擒高延宗。問以取鄴之策。皆辭而後對。必如其言。事甚類。豈兵法當爾耶。

唐鄭元璹使突厥。說頡利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擄掠所得。皆入國人。于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親。可無跋涉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棄兄弟積世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說。引精騎數十萬還。元璹自義寧以來。五使突厥。幾死者數矣。本朝慶曆二年。北敵以重兵壓境。欲得關南十縣。其勢不測。富韓公報使。謂北主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北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于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擄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勝負未可知。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北主大悟。首肯者久之。是亦鄭元璹之議也。如富公。則終身不自以爲功。而賢使敵之事。公必變色退避不樂。東坡書顯忠尙德之碑。首著公使敵事。今天下誦之。然非公意也。

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云。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僞啓三塗。謬張六道。恐喝愚民。詐欺庸品。又云。生死壽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云由佛。又云。降自羲農。至于有漢。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永。漢明帝始立胡神。洎于苻石。羌胡亂華。主庸臣佞。祚短政虐云云。韓退之論佛骨表。伏羲至周文武時。皆未有佛。而年多至百歲。有過之者。自佛法入中國。帝王事之。壽不能長。梁武事之最篤。而國大亂。憲宗得表大怒。將加極法。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之後。帝王咸致夭促。何其乖剌也。予謂愈之言。蓋廣傅奕之言也。故表出之。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九

唐高宗曰。隋煬帝拒諫而亡。朕常以爲戒。虛心求諫。而無諫者何也。李勣曰。陛下所爲盡善。羣臣無得而諫。予謂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爲后。決于李勣陛下家事勿問外人一言。又謂高宗盡善無可諫。太宗以勣遺高宗。失于知人矣。

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爲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時宋璟爲相。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慟哭而死。初熙寧元豐間。西羌大酋領。鬼章青宜結爲邊患。數覆官軍。神宗懸旌節爲賞。捕之不能得。至元祐年。將种誼生致之。呂汲公在相位。擢誼但轉一官爲西上閤門使而已。亦宋璟之意也。

李勣。許敬宗。于高宗立武后。李林甫于元宗廢太子。皆以陛下家事。何必問外人一言而定。嗚呼。姦人之言。自世主之好以入。故必同。

高祖益蕭何二千戶。以嘗繇咸陽時。送我獨贏錢二。光武賜馮異。以珍寶衣服錢帛。用報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二帝于二臣。甚類。可以謂之故人矣。

高祖令項籍舊臣皆名籍。獨鄭君者不奉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劉裕嘗招司馬休之府錄事韓延之。不屈。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更字顯宗。名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如鄭君韓延之二人者。可

以諂事君之說矣。

漢宣帝初立。謁見高廟。霍光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唐宣宗初立。李德裕奉册。上間左右。適近我者。非太尉耶。每顧我。使我毛髮洒淅。世謂霍氏之禍。萌于驂乘。李氏之禍。起于奉册。故曰威震主者不畜。二公甚類也。

李匡威忌日。王鎔就第弔之。匡威素服裹甲見之。唐末武人忌日。尙素服受弔也。

張芸叟爲安信之言。嘗見唐野史一書。出二事。一明皇爲李輔國所弒。肅宗知其謀。不能制。不數日晏駕。殺之。一黃巢起。北司方收王涯。虜全者。適在坐。幷收之。全訴曰。山人也。北司折之曰。山人何用見宰相。全語衆疑其與謀。自涯以下。皆以疑反繫柱上。釘其手足。方行刑。全無疑。北司令添一釘于脇後。人以爲添丁之讖云。

秦始皇兼幷天下。灰六籍。銷五兵。廢古文武之事。自立一王之制。本大賈人呂不韋之子。曹操以姦雄之資。正大漢。有餘力世官者。本夏侯氏之子。晉元帝渡江。爲東晉。尙百年。本小吏牛氏之子。天之所與。有不可知者。

晉史劉聰時。盜發漢文帝霸陵。宣帝杜陵。薄太后陵。得金帛甚多。朝廷以用度不足。詔收其餘。以實府庫。自漢至晉。已四五百年。陵中之帛。豈不腐壞。當云金玉可耳。又蘇公爲韓魏公論葬。曰漢文葬于霸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爲聖明。後世安于泰山。亦非也。

牛僧孺自伊闕尉試賢良方正。深詆時政之失。宰相李吉甫惡之。泣訴于憲宗。以考官爲不公。罷之。考官白樂天也。故幷爲吉甫父子所惡。予謂牛李之黨。兆于此。嘉祐中。蘇子由制策。上自禁省。歷言其闕不少避。至紹宰相不肯恩。得罷師儒。鄴處俊。而用之。宰相魏公。亟以國士遇之。非但不忌也。嗚呼。賢于李吉甫遠矣。

司馬文正初作歷代論。至論曹操則曰。是奪之于盜手。非取之于漢室也。富文忠疑之。問于康節。以爲非是。予家尙藏康節答文忠書副本。當時或以告文正。今通鑑魏紀下。無此論。

太史公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大湟。上姑蘇。望五湖。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而作河渠書。吳蜀之水爲江。秦之水爲河。其曰江淮等。不當通曰河。蓋太史公秦人也。

漢史蕭何傳。先百姓上書。言何強賤買民田宅數千。又後言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其反覆不可信如此。

漢高祖嫚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奴耳。至張良必字曰子房。而不敢名。高祖僞遊雲夢。縛韓信。載後車。信嘆息曰。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者。如子房乘人間事。從赤松子遊。高祖安得而害之。故司馬遷其書之。班固乃削去下二語。是未達淮陰之嘆耳。

漢高祖出成皐。東渡河。獨滕公從。張耳、韓信軍修武。至宿舍傳。晨自稱漢使者。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卽臥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高祖來。大驚。高祖奪兩人軍。卽令張耳備守趙地。韓

借爲相國。文帝以劉禮軍灞上，徐厲軍棘門，周亞夫軍細柳營。上自勞軍。至灞上棘門，軍直馳，大將以下騎出入送迎。至細柳，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帝至，又不得入。于是帝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于是天子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帝曰：嗟乎，此眞將軍矣。鄉者灞上棘門，如兒戲耳。予謂韓信善治軍，天子來乃不知，至臥內奪印符以去，是可襲而虜也。其不嚴于周亞夫也遠矣。

兩漢之士，惟蕭張子房後諸葛孔明，有洙泗大儒氣象。子房既辭齊三萬戶封，又讓相國于蕭何，與之從容言天下事甚衆。善乎太史公曰：運籌帷幄之中，制勝于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于易，爲大于細，可謂盡之矣。

劉元德忍死屬孔明，君才十倍曹丕，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蓋元德已知禪之不肖，志欲拯一世之人于塗炭之中，旣不幸以死，非孔明不可，乃誠言也。亦堯舜禹之事也。孫盛何人，輒以爲亂命，又以爲權術，豈足與論元德、孔明哉。東坡先生謂孔明出師表，可與伊訓說命相爲表裏。予謂亦周公鴟鴞救亂之詩也。故曰：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功，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使孔明爲元德出師，必不爲此言矣。及軍中以孔明死赴聞，蜀人赴之不許，祠之又不許，至野祭相弔以哭，何耶。使孔明不死，未保禪能相終始也。

崔瑗家無儋石，當世貲其親故，李固留風致敬。然杜喬爲八使，乃以贓罪奏瑗。士之欲免于讒謗，難矣哉。王陽車馬極鮮明，崔瑗賓客盛餚膳，然兩公皆清修飾士也。故論人者，當察其實何如耳。

神宗惡後漢書范曄姓名，欲更修之，求東觀漢記，久之不得。後高麗以其本付醫官某人來上，神宗已厭代矣。至元祐年，高麗使人言狀，訪于書省，無知者。醫官已死，于其家得之，藏于中秘。予嘗寫本于呂汲公家，亦兼之兵火中矣。又予官長安時，或云鄠杜民家有江表傳、英雄志，因爲外臺言之，亟委官以取。民驚懼，遂焚之。世今無此三書矣。

堯舜禪讓之事，尚有幽囚野死之鄙言，賴孔子得無完書耳。況其假堯舜以爲禪讓者，欲其臣主俱全難矣。獨漢獻帝，自初平元年庚午卽位，至延康元年庚午，遜位于魏王曹丕，實在位三十年。丕奉帝爲山陽公，邑萬戶，位在諸侯王上，奏事不稱臣，受詔不拜，以天子車服郊祀天地，宗廟祖臘皆如漢制。黃初七年丙午，曹丕死，曹叡立。靑龍二年甲寅，山陽公薨，自遜位後十四年矣。叡變服率羣臣哭盡哀，遣使弔祭，監護喪事，諡孝獻皇帝，册曰曹叡云，用漢天子禮儀葬禪陵。後五年曹叡死，齊王芳立。四年廢，高貴鄉公髦立。五年死，陳留王奐立。景元元年庚辰，山陽公夫人節薨，王臨于華林園，使使持節追諡獻穆皇后。及葬，車服制度皆如漢氏故事。後四年，陳留王禪位于晉。是魏之奉漢帝后與其國相終始也。視晉以降曰禪讓者，豈不爲盛德事乎。史臣不知此義，尚貶曹丕無曠大之度，予故表出之。

上柱國竇毅，尚周武帝姊襄陽公主，其女聞隋楊堅受周靜帝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爲男子，救外家之禍。毅與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赤吾族。毅由是奇之，以妻唐公李淵，是爲太穆皇后，實生太宗，卒能滅隋云。

丹陽陶宏景，博學多藝，能好養生之術，仕齊爲奉朝請，棄官隱茅山。梁武帝早與之游，恩禮甚至，每得其書，焚香以受，數手敕招之不出。朝廷有吉凶征討大事，必先諮之，月中常有數信，人謂之山中宰相。將沒，有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時天下之士，猶尙西晉之俗，競談玄理，故宏景云爾。蓋散誕論空，則廢禮法，禮法既廢，則夷狄矣。古今之變有必然者，宏景其知言哉。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

漢高祖一竹皮冠，起田野，初不食秦祿，卒能除其暴，拯一世之人于刀鑊陷穽之下，置于安樂之地，帝天下，傳之子孫四百年，其取之無一不義，雖湯武有愧也。史臣不知出此，但稱斷蛇著符，協于火德，陋矣。

太史遷取賈誼過秦上下篇，以爲秦始皇本紀、陳涉世家下贊文。班固云爾，固賈誼傳不書過秦，今史記陳涉語下著過秦，爲褚先生曰，非也。

王荆公非歐陽公，取馮道，按道身事五主，爲宰相，果不加誅，何以爲史。荆公明妃曲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宜其取馮道也。

韓信既破趙廣武君李左車，降虜也，乃西鄉而師事之，古今稱爲盛德事。然信既重左車如此，曷不言于高祖，登用之。一問攻燕伐齊之後，則不知左車何在，其姓名亦不復見于史矣。如信故善鍾離昧，昧亡歸信，信遇之不薄也。一日逼昧自剄，持其首以見高祖，昧罵曰：公非長者。予恐蔚之李左車，如後之鍾離昧也。信之不終宜哉。

新唐史南詔語中，海島獠嗣間蟄人，馬援南征，留之不誅者，謂馬留人。今世猴爲馬留，與其人形似耳。

舜一歲而巡四嶽，南方多暑，以五月之暑而南至衡山，北方多寒，以十一月之寒而至常山，世頗疑之。漢書郊祀志，武帝自三月出行封禪，又並海至碣石，又巡遼西，又歷北邊，又至九原，五月還甘泉，僅以百

日行萬八千餘里尤荒唐矣

丞相掾和洽言于曹操曰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世有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淸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夫立教以中庸貴可繼也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僞矣紹興以來宰相趙元鎮好伊川程氏之學元鎮不識伊川士習以進反用妖妄眩惑一世每拱手危坐竟日無一言或就之則曰吾方思誠敬姑去爲姦爲僞者十人而九必敝衣粗食以自垢汙否則斥爲不肖矣予恐後世之惑也得和洽之言故表出之

田橫遠居萬里外海島中高祖必欲其來否則發兵誅之橫不敢違四皓者近在商山距長安無百里以高祖之暴而子房謂上有不能致者四人何也蓋四皓俱振世之豪其一天下務人羣之致初與高祖同高祖已帝則可隱矣故高祖全之不欲屈非不能屈也吾大父康節云

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降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嘆曰昔戰國之時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絶迹于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予謂桓靈之時國命自閹寺出世既憤怨不平故處士抗正議互相名字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之名太學諸生從之者至三萬餘人閹寺反謂則相署共爲部黨圖危社稷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南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二百餘人皆死獄中或徙或廢或禁及七族者又六七百人天下爲之騷動自古衣冠之禍未有也世謂范滂等備忠孝之節者誤矣予得申屠蟠事實賢其絶識先物保身明哲故表出之

禹後二世已失邦啓太康也周公後五世已殺君伯禽考公煬公幽公弟濆殺幽公自立也殷湯後一世有大甲失道伊尹放之桐宮周武王後四世有昭王王道微缺南巡狩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漢高祖後一世有呂氏之禍唐太宗後一世有武氏之禍是數君者豈無遺澤乎

漢武帝用杜周爲廷尉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餘萬人唐武后鞫流人一日之中萬國俊殺三百人劉光業殺九百人王德壽殺七百人

伯夷姓墨名元或作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兄弟也孤竹君之子也夷齊蓋謚云出論語疏春秋少陽篇

前漢書循吏傳云孝宣自霍光薨後始躬親萬幾勵精爲治五日一聽政自丞相以下各奉職而進五日一聽政史臣以爲美則孝宣而上不親覽天下之務可知矣

李勣病謂其弟弼曰我見房杜生平勤苦僅能立門戶遭不肖子蕩覆無餘[illegible]我子孫悉以付汝葬畢當居我堂撫養孤幼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皆先撾殺然後以聞自是至死不復更言予謂勣親見太宗百戰取天下之難又忍死甚悲之言首以勣遺高宗至高宗欲立太宗才人阿武爲后

褚遂良郝處俊等死爭不可獨用勣此陛下家事勿問外人一言唐之宗社幾于覆亡何勣能慮其家而不能慮其國也勣眞鄙夫也哉

司馬文正公修通鑑時謂其屬范淳父曰諸史中有詩賦等若止爲文章便可刪去蓋公之意欲士立于天下後世者不在空言耳如屈原以忠廢至沉汨羅以死所著離騷漢淮南王太史公皆謂其可與日月爭光豈空言哉通鑑并屈原事盡削去之春秋褒毫髮之善通鑑掩日月之光何耶公當有深識求於考異中無之

古者人君即位稱元年始終之義也漢武帝乃加建元之號後因以名年已非是又數更易其號實令人君即位稱元年之後再稱元年之理唐之太宗即位稱貞觀元年至二十三年而終爲近古云

唐太宗以讖欲盡殺宮中姓武者李淳風以爲不可竟殺李君羡讖云有一女子身姓武其明白如此後高宗欲立太宗才人武氏爲皇后長孫無忌郝處俊褚遂良力諫初無一辭及武氏之讖何也武氏之變至不可言司馬文正通鑑不書怪獨書此讖云

漢桓帝時或言民之貧困以貨輕錢薄皆更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太學能言之士議之予嘗論國有大事何太學之士得議蓋其噓枯吹生抑揚震動至此故竇武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陳蕃閑王甫之變將諸生八千餘人拔刃以入范滂挾公議爲訐公卿皆折節下之太學諸生附之者三萬餘人卒成部黨之禍漢隨以亡也豈但曹節等罪哉

靖康初元海外與國亂神州勢尙淺朝廷有施行太學諸生必起論之又率合國人進斥大臣擊登聞鼓碎之廟堂畏怯拱默不敢立一事天下卒至不救賴今天子中興加大號令始畏懾壞散不然其禍不在漢部黨之下矣

鮑宣云民有七亡豪強大姓蠶食無厭一亡也馬援云大姓侵小民乃太守事耳然以曹操之勇尙云先在濟南除殘去穢以是爲豪強所忿恐致家禍故謝病去今之君子欲區區以禮義廉恥威大姓之暴吾民者亦疎矣

蜀于韋皐劉石文字後書皐名者必鐫其中僅可辯故宋子京書皐事云蜀人思之見其遺像必拜凡劉石著皐名者皆鏟去其文尊諱之近有自西南夷得皐授故君長牒于皐位下書若皐字復塗以墨如劉石者蓋皐花字也當時書石亦用前名後押之制非蜀人鏟其文尊諱之如本朝韓魏公書花字寫成琦字復塗以墨尙可辨亦此體也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二

大賢知孟子，其可隨有或非或疑或辨或黜者，何也？予不敢知，具列其說于下方，學者其折衷之。後漢王充有刺孟，近代何涉有刪孟，文繁不錄。王充刺孟出論衡，韓退之贊其閎門潛思，論衡以修矣，則退之于孟子醇乎醇之論，亦或不然也。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于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　右荀卿非十二子

疑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曰：孟子所願學者孔子，然則君子之行，孰先于孔子？孔子歷聘七十餘國，皆以道不合而去，豈非非其君不事乎？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豈非非其友不友乎？陽虎得政于魯，孔子不肯仕，豈非不立于惡人之朝乎？為定、哀之臣，豈非不羞汙君乎？為委吏，為乘田，豈非不卑小官乎？舉世莫知之，不怨天，不尤人，豈非遺佚而不怨乎？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豈非阨窮而不憫乎？居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豈非由由與之偕而不自失乎？是故君子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而不同，遯世無悶，非不恭也。苟無失其中，雖孔子由之，何得云君子不由乎。

疑陳仲子避兄離母。曰：仲子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蓋為不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蓋謂不以其道取于人，而成之也。仲子直當諫其兄矣，而兄不用也，仲子之志以為吾既知其不義矣，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居于於陵。於陵之室與粟，身織屨妻辟纑而得之也，非不義也，豈當更問其粟與穜之者誰邪？以所食之鶃鶃，兄所受之饋也，故哇之，豈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邪？君子之責人當探其情，仲子之避兄離母，豈所願邪？若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為也，孟子過之何歟。

疑孟子將朝王。曰：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車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況召之有不往而他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于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德齒，可慢彼哉。

疑孟子謂蚳鼃無官責。曰：孟子居齊，齊王師之。夫師者，道人以善，而救其惡者也，豈得謂之無官守無言責乎？若謂之為貧而仕邪，則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仰食于齊，非抱關擊柝之比也。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夫賢者所為，百世之法也，余懼後之人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皆援孟子以自況，故不得不疑。

疑沈同問伐燕。曰：孟子知燕之可伐，而必待能仁政者，乃可伐之。齊無仁政，伐燕非其任也，使齊之君不謀于孟子，孟子勿預知可也；沈同既以孟子之言勸王伐燕，孟子之言，倘有懷而未盡者，安得不告于而正之乎？夫軍旅者大事也，民之死生，國之存亡皆繫焉，苟勸不得其宜，則民殘而國危，仁者何忍坐視其繆妄乎。

疑父子之間不責善。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于父。傳云：愛子教之以義方。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不責善，是不諫不教也，而可乎。

疑性猶湍水。曰：告子云：性之無分于善不善，猶水之無分于東西。此告子之言失也。水之無分于東西，謂平地也，使其地東高而西下，西高而東下，豈決導所能致乎？性之無分于善不善，謂中人也，瞽瞍生舜，舜生商均，豈陶染所能變乎？孟子云：人無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自幼及長，日所見者堯舜也，不能移其惡，豈人之性無有不善乎。

疑生之謂性。曰：孟子云：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告子當應之云：色則同矣，性殊也。羽性輕，雪性弱，玉性堅，而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來犬牛人之難也。孟子亦可謂以辨勝人矣。

疑齊宣王問卿。曰：禮，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嫌其偪也。為卿者無貴戚異姓，皆人臣也。人臣之義，諫于君而不聽，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若之何其以貴戚之故，敢易位而處也。孟子之言過矣，君有大過無若紂，紂之卿士，無若王子比干、箕子、微子，親且貴也，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商有三仁焉。夫以紂之過大，而三子之賢，猶且不敢易位也，況過不及紂，而賢不及三子者乎，必也後世

有貴戚之臣，諫其君而不聽，遂廢而代之，曰：吾用孟子之言也，非篡也，義也，其可乎。或曰：孟子之志，欲以權齊王也。是又不然。齊王若聞孟子之言而懼，則將愈忌惡其貴戚，聞諫而誅之。貴戚聞孟子之言，又將起而蹈之。則孟子之言，不足以革驕君之非，而適足以為篡亂之資也，其可乎。

疑所就三，所去三。曰：君子之仕，行其道也，非為禮貌與飲食也。伊尹去湯就桀，桀豈能迎之以禮哉。孔子栖栖遑遑，周遊天下，佛肸召欲往，公山弗擾召欲往，彼豈為禮貌與飲食哉，急于行道也。今孟子之言曰：雖未行其言也，迎之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是為禮貌而仕也。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君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于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是為飲食而仕也。必如是，不免于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也。古之君子之仕者，殆不如此。

疑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曰：所謂性之者，天予之也；身之者，親行之也；假之者，外有之而內實無也。堯舜湯武之于仁義也，皆性得而身行之也。五霸則強焉而已矣。夫仁者，所以治國家而服諸侯也，皇帝王霸皆用之，顧其所以殊者，大小高下遠近多寡之間耳。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況能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

疑瞽瞍殺人。曰：虞書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所貴于舜者，為其能以孝和諧其親，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于惡也。如是則舜為子，瞽瞍必不殺人矣。若不能止其未然，至于殺人，執于有司，乃棄天下，竊之以逃，狂夫且猶不為，而謂舜為之乎。是特委巷之言也，殆非孟子之言也。且瞽瞍既執于皐陶矣，舜惡得而竊之。雖負而逃于海濱，皐陶猶可執也。若曰皐陶外雖執之以正其法，而內實縱之以予舜，是君臣相與為偽，以欺天下也，惡得為舜與皐陶哉。又舜既為天子矣，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雖欲遵海濱而處，民豈聽之哉。是皐陶之執瞽瞍，得法而亡舜也，所亡益多矣。故曰：是特委巷之言，殆非孟子之言也。　右司馬文正公疑孟

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其于顏淵，試之也熟，而觀之也審矣。蓋嘗默而察之，閱三月之久，而其顛沛造次，無一不出于仁者，是以知其終身弗叛也。君子之觀人也，必于其所慮焉觀之，此其所慮者，容有偽也，雖終身不得其真。故三月之久，必有備慮之所不及者。偽之與真，無以異，而君子賤之何也，有利害臨之則敗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安知其非有也。假之與性，其本亦異矣，豈論其歸與不歸哉。使孔子觀之，不終日而決，不待三月也，何不知之有。

子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志者，無求無作，志于心而已，孟子所謂心勿忘者。據者，可求可作之謂也。依者，未嘗須臾離，而游者出入可也。君子志于道，則物莫能留，而游于藝，則道德有自生矣。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孟子較禮食之輕重，禮重而食輕，則去食；食重而禮輕，則去禮，惟色亦然。而孔子去食存信，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不復較其輕重何也。曰：禮信之

于食色。如五穀之不殺人，今有問者曰：吾恐五穀殺人，欲禁之如何。必答曰：吾寧食五穀而死，不禁也。此孔子去食存信之論也。今答曰：擇其殺人者禁之，其不殺人者勿禁也。五穀安有殺人者哉，此孟子禮食輕重之論也。禮所以使人得妻也，廢禮而失妻者皆是，緣禮而不得妻者，天下未嘗有也。信所以使人得食也，棄信而失食者皆是，緣信而不得食者，天下未嘗有也。今立法不從天下之所同，而從其所未嘗有，以開去取之門，使人以為禮有時而可去也，則將各以其私意權之，其輕重豈復有定物乎。由孟子之說，則禮廢無日矣。或曰：舜不告而娶，則以禮則不得妻也。曰：此孟子之所傳，古無是說也。凡舜之事，塗廩浚井，不告而娶，皆齊東野人之語，考之于書，舜之事父母，蓋烝烝焉不至于姦，無是說也。使不幸而有之，則非人理之所期矣。自舜已來，如瞽瞍者，蓋亦有之，為人父而不欲其子娶妻者，未之有也。故曰：緣禮而不得妻者，天下無有也。或曰：嫂叔不親授，禮也，嫂溺而不援，曰禮不親授可乎，是禮有時而去取也。曰：嫂叔不親授，禮也，嫂溺援之以手，亦禮也，何去取之有。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二

季康子問政于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艸，艸上之風必偃。蓋雖堯舜在上，不免于殺無道，然君子終不以殺人訓民，之不幸而自蹈于死，則有之，吾未嘗殺也。孟子言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使後世暴君汙吏，皆曰吾以生道殺之，故孔子不忍言之。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大凡物之可求者，求則得，不求則不得也。仁義未有不求而得之，亦未有求而不得者，是以知其可求也。故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富貴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得者，是以知其不可求也。故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聖人之于利，未嘗有意于求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然將直告之以不求，則人猶有可得之心，特迫于聖人而止耳。夫迫于聖人而止，則其止也有時而作矣。故告之以不可求者，曰使其可求，雖吾亦將求之，以為高其閈閎，固其扃鐍，不如開門發篋而示之無有也。而孟子曰：食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義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君子之教人，將以其實，何不謂之有。夫以食色為性，則是可求而得也，而君子禁之；以仁義為命，則是不可求而得也，而君子強之。禁其可求者，強其不可求者，天下其孰能從之。故仁義之可求，富貴之不可求，理之誠然者也，以可為不可，以不可為可，雖聖人不

能。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立然諾以爲信。犯患難以爲果。此因孔子之所小也。孟子因之。故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此則非孔子之所謂大人也。大人者。不立然諾。而言未嘗不信。不犯患難。而行未嘗不果。今也以不必信爲大。是開廢信之漸。非孔子去兵、去食之意。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子產爲鄭作封洫。立謗政。鑄刑書。其死也。教太叔以猛。其用法深。其爲政嚴。有及人之近利。而無經國之遠猷。故子羿叔向皆譏之。而孔子以爲惠人。不以爲仁。蓋小之也。孟子曰。子產以乘輿濟人于溱洧。惠而不知爲政。蓋因孔子之言。而失之也。子產之于政。將齊其民賦。完治其城郭道路。而以時修其橋梁。則有餘矣。豈以乘輿濟人者哉。禮曰。子產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此又因孔子之言而失也。

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夫鄭聲之害。與佞人等。而孟子曰。今樂猶古樂。何也。使孟子爲政。豈能存鄭聲而不去之哉。其曰。今樂猶古樂。特因王之所悅而入其言耳。非獨此也。好色好貨好勇。是諸侯之三疾也。而孟子皆曰無害。從吾之說。百姓惟恐王之不好也。譬之於醫。以藥之不可口也。而以其所嗜爲藥。可乎。使聲色與貨而可以王。則利亦可以進仁義。何獨拒梁王之深乎。此豈非失其本心也哉。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性可亂也。而不可滅。可滅非性也。人之叛其性。至于桀紂盜跖極矣。然其惡必自其所喜怒。其所不喜怒。未嘗爲惡也。故木之性上。水之性下。木抑之可使輪囷。抑者窮。未嘗不上也。水激之可使瀵涌上達。激者衰。未嘗不下也。此孟子之所見也。孟子有見于性。而離于善。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道者性。而善繼之耳。非性也。性如陰陽。善如萬物。萬物無非陰陽者。而以萬物爲陰陽。則不可。故陰陽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非無也。今以其非無。卽有而命之。則凡有者皆物矣。非陰陽也。故天一爲水。而水非天一也。地二爲火。而火非地二也。爲善而善非性也。使性而可以謂之善。則孔子言之矣。苟可以謂之善。亦可以謂之惡。故荀卿之所謂性惡者。蓋生於孟子。而揚雄之所謂善惡混者。蓋生於二子也。性其不可以善惡命之。故孔子之言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夫苟相近。則上智與下愚。曷爲不可移也。曰。有可移之理。無可移之資也。若夫吾弟子由之論也。曰。雨於天者水也。流于江河。蓄于坎井。亦水也。積而爲泥塗者。亦水也。指泥塗而告人曰。是有水之性可也。曰吾將使其清而飲之。則不可也。是之謂上智與下愚不移。有蘇東坡云。子爲論語說。與孟子辨者八。

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何如。曰。孔子死不得其傳矣。彼孟子者。名學孔子。而實背之者也。焉能傳。敢問何謂也。曰。孔子之道。

君君臣臣也。孟子之道。人皆可以爲君也。天下無王。霸者不興。言僞而辨者不殺。諸子得以行其意。孫吳之智。蘇張之詐。孟子之仁義。其原不同。其所以亂天下一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吾以爲孟子者。五霸之罪人也。五霸率諸侯事天子。孟子勸諸侯爲天子。苟有人性者。必知其逆順耳矣。孟子當周顯王時。其後尙且百年。而秦并之。嗚呼。孟子忍人也。其視周室如無有也。

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而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也。功烈如彼其卑。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嗚呼。是猶見人之救鬪者。而笑曰。胡不因而殺之。貨可得也。雖然。他人之救鬪者耳。桓公管仲之于周。救父祖也。而孟子非之。奈何。　或曰。然則湯武不爲歟。曰。湯武不得已也。契稷、公劉、古公之時。詎知其有桀紂哉。夫所以世世樹德。以善其身。以及其國家而已。湯武之生。不幸而遭桀紂。放之殺之。而從天下。豈湯武之願哉。仰畏天。俯畏人。欲遂其爲臣。而不可得也。由孟子之言。則是湯武修仁行義。以取桀紂耳。嗚呼。吾乃不知仁義之爲篡器也。

仲虺之誥。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孔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彼順天應人。猶兢兢如此。而孟子罔求之。其心安在乎。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又曰。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書序。伊尹旣醜有夏。復歸於亳。孟子亦曰。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夫周顯王未聞有惡行。特微弱耳。非

紂也。而齊梁不事之。非桀也。而孟子不就之。嗚呼。孟子欲爲佐命。何其躁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曰。紂一人惡邪。衆人惡邪。衆皆善而紂獨惡。則去紂久矣。不待周也。夫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同之者可數邪。紂存則逋逃者存。紂亡則逋逃者曷歸乎。其欲拒周者。又可數邪。血流漂杵。未足多也。或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故荀卿曰。殺者皆商人。非周人也。然則商人之不拒周審矣。曰。如皆北。焉用攻。

或問禹薦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有諸。曰。禹不知啟賢邪。知而且以傳益邪。父不知子。安用明哉。知其賢。天下終歸之。而讓以爲名。是僞也。孰謂聖人而不明且僞也。夫益亦不知啟賢。不辭于禹。禹崩而後避之。以蹈舜禹之迹。又終不得爲舜禹。其無慙乎。益與稷。皐陶。一體人也。不宜如是。且吾夫子未之言也。或曰。然則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于陽城。何如。曰。堯不聽舜讓。舜受終于文祖。舜不聽禹讓。禹受命于神宗。或二十有八載。或十有七年。曆數在躬。旣決定矣。天下之心。旣固結矣。又可避乎。舜禹未嘗避也。由孟子之言。則古之聖人作僞者也。王莽執孺子手。流涕歔欷。何足怪哉。

或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弨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

予治。有諸。曰。書云。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弗格姦。又曰。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是瞽象未嘗欲殺舜也。瞽象欲殺舜刃之可也。何其完廩浚井之迂。其亦有所試矣。象猶能感。則謂二嫂者。帝女也。舜而妻之可乎。堯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于畎畝之中。而不能衞其女乎。雖其見奪。又無吏士。無刑法以治之乎。舜以父母之不愛。號泣于旻天。父母欲殺之。幸而得脫。而遽敢舉何其樂也。是皆委巷之說。而孟子之聽不聰也。

或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何如。曰。皆孟子之過也。大雅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九命然後錫以圭瓚秬鬯。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功德受此賜。周自王季中分天下而治之矣。奚百里而已哉。商頌曰。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違。至于湯齊。契之時。已受大國。相土承契之業。入爲王官伯。出長諸侯。威武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商自相土。威行乎海外矣。奚七十里而已哉。嗚呼。孟子之教人。教之以不知量也。

或曰、然則仁義無益于人者乎。曰。奚其爲無益也。天子用之以保其天下。諸侯用之以保其社稷。卿大夫用之以保其宗廟。士用之以保其祿位。庶人用之以保其田里。使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夫婦相愛相悱。相正相救。厭然如宮商之應。如黼黻之文。禍亂日以消。名譽日以廣。奚其爲無益也。若夫挾欲趨利。圖謀非分。豈仁義之意哉。乃孟子之邪言。陷人于逆惡也。

或曰。孟子之言。諸侯奚不爲也。謂其迂闊者乎。曰。迂闊有之矣。亦是悖也。孟子位諸侯。則能以取天下矣。位卿大夫。豈不能取一國哉。爲其君者。不亦難乎。然滕文公嘗行孟子之道矣。故許行陳相稱之曰仁政。曰聖人也。其後寂寂。不聞滕侯之得天下也。孟子之言。故無驗也。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三

孔子與賓牟賈言大武。曰。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武王之志。猶不貪商。而孟子曰。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謂商之祿未盡也。病其有賢臣也。文王貪商如此其甚。則非君之小心。安在哉。豈孔子妄言哉。孔子不妄也。孟子之誣文王也。

或曰。孟子之心。以天下積亂已久。諸侯皆欲自爲雄。苟說之以臣事周。孰能將也。故揭仁義之竿。而湯武爲之餌。幸其速售。以拯斯民而已矣。曰。孟子不肯枉尺直尋。謂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其肯屑就之如此乎。夫仁義又豈速售之物也。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固知有周室矣。天之所厭。必若桀紂。周室其爲桀紂乎。盛之有衰。若循環然。聖王之後。不能無侍亂。尚賴臣子扶救之耳。天下之地方百里者有幾。家家可以行仁義。人人可以爲湯武。則六尺之孤可託者誰乎。孟子自以爲好仁。吾知其不仁甚矣。

齊王欲見孟子。而稱有疾。明日出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請必無歸而造于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行矣。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夫孟子爲齊卿無官職耶。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孔子德備且齒少耶。君之所不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謂講道之頃耳。非常常然也。人君尊賢。其臣尚當辭。焉可以要之也哉。是孟子之驕矜矣。

宜乎其教諸侯以反天子也。

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今之學者曰。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得以行王道。孟子說諸侯行王道。非取王位也。應之曰。行其道而已乎。則何必紂之失之也。何憂乎善政之存。何畏乎賢人之輔。尺地一民。皆紂之有。何害諸侯之行道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行王政而居明堂。非取王位而何也。君親無將。不容纖芥於其間。而學者紛紛。強為之辭。又謂孟子權以誘諸侯。使進于仁義。仁義達則尊親。周室自復矣。應之曰。言仁義而不言王。彼悅之而行仁義。則云尊周矣。言仁義之可以王。彼悅之。則假仁義以圖王。唯恐得之之晚也。尚何周室之顧哉。嗚呼。今之學者。嘗聞甚矣。是孟子而非六經。樂王道而忘天子。吾以為天下無孟子可也。不可以無六經。無王道可也。不可以無天子。故作常語以正君臣之義。以明孔子之道。以防亂患于後世耳。人知之非我利。人不知非我害。悼學者之迷惑。聊復有云。　右李泰伯常語。

毀我知之。譽我知之。是邪非耶。必求諸道。非道則已。孟子語知其有以曉然合于孔子者。常語不得不進之也。而罪由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久則難變。故文王未洽於天下。齊有千里之地。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以其時考之則可。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是教諸侯以仁政叛天子者也。欲為佐命者也。常語不得不絕之矣。夫天子固不可叛也。六經亦不可叛也。苟可叛之。則視孟之書。猶寇兵虎翼者也。孟既唱之。學者和之。劉歆以詩書助王莽。荀文若說曹操以王伯。乃孟之一體耳。使後世之君。卒不悅儒者。以此常語之作。其不獲已。傷昔之人。以其言叛天子。今之人又以其言叛六經。故曰天下無孟子則可。不可以無六經。無王道則可。不可以無天子。是有大功于名教。非苟言焉。　右陳次公述常語。

孟軻誠學孔子者也。其有背而違之者。常語討之甚明。世之學者。不求其意。從附而非之。是亦有由然也。何也。由孔子百餘歲而有孟軻。由孟軻數百歲而及揚雄。又數百歲而及韓愈。揚與韓賢人也。其所以推尊孟子。皆義于其書。今常語驟有異于二子。宜乎其學軻者相驚而譁譊也。然譁譊者豈知二子之尊孟軻處。常語亦尊之矣。所譏者教諸侯以叛天子。以為非孔子之志也。又以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為今之害。故今之儒者。往往由此言而破六經。常語可不作邪。且由孟子歿千數百年矣。初荀卿背一自其非。而扼于揚子雲。及退之醇乎醇之說行。而後之學子遂尊信之。至于今茲。其道乃高出于六經。常語不作。孰為究明。或曰。子言則是矣。如衆口何。曰。顏與聖人如何。尚謂衆人之間哉。故曰。人知之非我利。人不知非我害。　右傅野述常語。

桃應問于孟子曰。舜為天子。皐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歟。曰。舜安得而

禁之哉。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其天下。劉子曰。孟子之言。察而不盡理。權而不盡義。孝子之事親也。既外竭其力。又內致其思。不使其親有不義之名。不使其人有間非之言。瞽瞍使舜塗廩。從而焚之。乃下。使浚井。從而揜之。乃出。舜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夔夔齊慄。瞽亦允若。書曰。父頑母嚚弟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由是觀之。舜為天子。瞽瞍必不殺人也。仲尼之作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故以子則諱父。以臣則諱君。豈獨春秋然哉。雖為士者亦然。故必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以聽之。昔者商鞅之作法也。太子犯之。鞅曰。太子君之貳也。不可以刑。刑其傅與師。鞅之法刻矣。然而猶有所移。由是觀之。瞽瞍殺人。皐陶必不執也。葉公子高問于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何如。孔子曰。不可。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由是觀之。瞽瞍殺人。皐陶雖執之。舜必不聽也。舜豈以天下有所受。顧臨其親哉。夫聖人莫大焉。天子莫尊焉。以天下養。莫備焉。德為聖人。尊為天子。以天下養。然而不能使其親無一朝之患。是則非舜也。知聖人之德。知天子之尊。知天下養之備焉。而不知天子父之貴也。而務搏執之。則非皐陶也。無其事云爾。有其事。奚至于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故曰。孟子之言。察而不盡理。權而不盡義。夫衡之為物也。徒懸則偏而倚。加權焉則運而平。一重一輕之間。聖人權之時也。請問權。曰。皐陶不難棄士。不過失刑而已矣。以君臣權之。天下之為君臣者必定。義莫高焉。舜不難棄位。不過隱法而已矣。以父子權之。天下之為父子者必悅。仁莫盛焉。故善為政者。無以小妨大。無以名毀義。無以術害道。無以所賤干所貴。迂其身有以利天下。則為之。疑其名有以安天下。則為之。其唯舜皐陶乎。　右劉中原父聞辯。

予讀韓愈書。知其斥楊墨。排釋老。以尊聖人之道。其志篤矣。自孟軻揚雄沒。傳其道而醇者。唯韓愈氏而已。然其言孟軻輔聖明道之功。不在禹下。斯亦過矣。得非美其流而忘其源乎。當堯之時。洪水滔天下。民病其害深矣。雖堯舜之聖。猶吝嗟遑遑。未有以治之之道。禹乃決横流而放于海。教斯民而奠厥居。是天下之患。非禹不能去。昭昭然矣。雖百讚高。又何益哉。孔子之道。衣被天地。陶甄日月。萬類之性。人鑑之本。孰不由其德而能存乎。苟一日失之。則鳥獸之不若也。當周之亡。辨詐奰横。聖人之道。偶不行于一時。亦猶天地之晦。日月之蝕運之常也。復何傷乎。孟軻學聖人者也。慨然而興。闢楊墨。誅叛義。以尊周公孔子。信有功于世。然聖人之道。無可無不可。苟當時軻之徒不能力排楊墨。橫逆異端。則仁義以訓天下人。聖人之教。果從而廢乎。且使聖人之道。遭楊墨之害。而遂衰微。則一家之小說爾。又烏足謂萬世之法哉。軻雖欲張大其教。天下可從而興乎。是聖人之道。不為一人而廢。一人而興。又昭昭然矣。其後嬴秦肆虐。火其書。窒其途。愚天下之耳目。使不能通其說。其為害過楊墨遠矣。然漢家之興。則孔氏之言。曾龍于海內。豈復由軻之辨而後行邪。故曰。譽之不足益。毀之不足損。由其道大也。後之儒者。有能立言著書。振蕩其風。發明其旨則可矣。若曰。隨其廢而興之。因其墜而述之。得非過矣乎。余謂楊墨之禍。未若洪水。然而九年之害。非禹不能平。孔氏之道。雖見侵毀。初不由軻而益尊。苟毀譽由軻而興。則不足謂之孔氏之道。使聖復生。必不易予言也。　右張俞論韓愈稱孟子功不在禹下。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謚法曰，受禪成功曰舜，仁聖盛明曰舜。白虎通曰，舜猶僢也，言能推信堯道而行之。孔安國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百有十二歲。案書稱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言百姓悲慕堯德，且明舜雖受終，令天下服喪三年，如繼世之禮，故于殂落下終言之。下文云，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謂堯崩踰年，見于文祖廟而改元。孟軻不達此旨，以爲三載服除後，舜格于文祖，乃妄稱孔子曰，舜既爲天子，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若然，當以服除之月至廟，不當用正月元日也。踰年改元，春秋常法，迄今如之。軻又云，堯舜既崩，三年喪畢，舜禹皆避其子，然後踐位。且舜正月上日，受終文祖，已二十八年，豈容至服除未定，方讓其子。孔安國仍軻之謬，乃曰，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復至文祖廟。周衰，楊墨道盛，孟子排而闢之，可謂醇矣，其餘論經義，談世事，知謀往往短局乖戾，儒者愛其詞簡意淺，雜然崇尚，固可嗤笑也。司馬遷曰，舜年三十，堯舉之，五十攝行天子事，五十八堯崩，六十一代堯踐位，三十九年崩，亦用孟軻傳說也。鄭元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徵庸三十，謂歷試三十年也，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十歲也。右劉道原資治通鑑外紀。

臣聞春秋尊一王之法，以正天下之本，與禮之尊無二上，其旨實同。蓋國之於君，家之于父，學者之於孔子，皆當一而不二者，是以明王能黜百家，表章六經，大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今國家五十年來，于孔子之道，或二而不一矣。其義說既歸之于老莊，而設科以孟子配六經，視古之黜百家而專明孔氏六經者，不亦異乎。前者學官能黜孔子春秋，而表章僞雜之周禮，以孟子配乎孔子，而學者發言，折中于孟子，而略乎論語，固可致矣。今皇太子初就外傅之時，會官僚講孝經，而讀孟子。蓋孟子不當先諸論語者也。如以孟子先諸論語，豈所以傳道。皇太子天資過世之令質，而觀之以一德哉。臣愚竊以謂宜講孝經，而讀論語，姑候講孝經畢日，復講其已讀之論語，其入德亦易矣。或問曰，讀爾雅，以示文字訓詁之本源，而明天地萬物之名實，先儒謂爾雅本是周公訓成王之書，信不疑也。臣愚沈落衰塞之時，苟蒙君一日非常之眷，自太子佐論德，授以屬事，苟有所志，不敢無犯而有隱。臣愚自度此言一出，必遭世俗譏謗不淺矣。其所恃以安者，陛下聖度，旁燭萬代之微，而不爲世俗惑也。重惟太子天下之本，而一本于孔子六經，則宗廟社稷之流光，不亦偉乎。臣以狂瞽獨見之言，冒干宸扆，不勝惶懼待罪之至。

右晁以道奏審皇太子讀孟子。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四

陳叔易言，王荊公得東坡表忠觀碑本，顧坐客曰，似何人之文，自又曰，似司馬遷，自又曰，似遷何等文，自又曰，三王世家也。予以爲不然，司馬遷死，其書亡景帝武帝二紀，禮書樂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傳，三王世家。至元成間，褚先生者，補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當時以其言鄙陋，失遷本意。荊公豈不知此，而以今三王世家爲遷之書邪。如識者多以司馬遷紀武帝，故于本紀但著絕海求神仙，大宛取馬，用兵祠祭等事，以爲謗書，亦非也。

子由云，子瞻讀書，有與人言者，有不與人言者，不與人言者，與轍言之，而謂轍知之。世稱蘇氏之文，出于檀弓，不誣矣。

柳子厚云，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固不爲病，然而萬一離婁子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也。予謂惟文章英發，前無古人者，庶當兼佩斯言矣。

柳子厚云，北之晉，西適豳，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以妙語起其可遊者，謂之令人翛然有出世外之意。然子厚別云，永州于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則出遊，遊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則畏射工沙蝨，含怒竊發，動成瘡痏。子厚前所記黃溪、西山、鈷鉧潭、袁家渴，果可樂乎，何言之不同也。

東坡江行唱和集序云。昔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山川之有雲。艸木之有花實。充滿勃鬱而見乎外。雖欲無有。其可得耶。故予爲文至多。未嘗敢有作文之意。時東坡年方冠。尚未第。其有發乎文章已如此。故黃門論曰。公之于文。得之于天也。

歐陽公謂曾子固云。王介甫之文。更令開廓。勿造語及模擬前人。又云。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謂梅聖俞云。讀蘇軾書。不覺汗出。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又曰。軾所言樂。乃修所得深者爾。不意後生達斯理也。歐陽公初接二公之意。已不同矣。

退之於文。不全用詩書之言。如田宏正先廟碑曰。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爲駉駜泮閟之詩。使聲于其廟。以假魯靈。其用詩之法如此。如前進士上宰相書。解釋菁菁者莪。二百餘字。蓋少作也。

柳子厚紀其先友于父墓碑。意欲著其父雖不顯。其交游皆天下偉人善士。列其姓名官爵。因附見其所長者可矣。反從而譏病之不少貸。何也。是時子厚貶永州。又喪母。自傷其來而不得歸也。其窮阨可謂甚矣。而輕侮好譏議。尚如此。則爲尚書郎時可知也。退之之云。不自貴重者。蓋其資如此。

柳子厚書段太尉逸事。解佩刀。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郭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吾戴吾頭來矣。宋景文修新史曰。吾戴頭來矣。去一吾字。便不成語。吾戴頭來者。果何人之頭耶。曾子固之文。可以名家矣。然歐陽公謂廣文曾生者。在禮部奏名之前。已爲門下士矣。公示與孝宗詩。有云。我始見曾子。文章初亦然。崑崙傾黃河。渺漫盈百川。决疏以道之。漸斂收橫瀾。東溟知所歸。識路到不難。是子固于文。遇歐陽公方知其所歸也。而子固祭歐陽公文。自云戇直不敏。早蒙振拔。言由公誨。行由公率也。子開于歐陽公下世之後。作子固行述。乃云。宋興八十餘年。海內無事。異才間出。歐陽文忠公。赫然特起。爲學者宗師。公稍後出。遂與文忠公齊名。余以爲過矣。張籍哭韓退之詩云。而後之學者。或號爲韓張。退之曰。籍湜輩者。學者曰。韓門弟子。不曰韓張也。蘇東坡曰。文忠之薨。十有八年。士庶所歸。散而自賢。我是用懼。日登師門。有以也夫。曾子開論其兄子固之文曰。上下馳騁。愈出而愈新。讀者不必能知。知者不必能言。蓋天才獨至。若非人力所能。學儘精思。莫能到也。又曰。言近指遠。雖詩書之作。未能遠過也。蘇子由論其兄子瞻之文曰。遇事所爲。詩騷銘記。書檄論譔。率皆過人。又曰。幼而好學。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晉人。至唐褚、薛、顏、柳。髣髴近之。子開之言類夸大。子由之言務謙下。後世當以東坡南豐之文辨之。

文用助字。柳子厚論當否。不論重複。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退之亦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近時六一、文安、東坡三先生知之。愚溪惜楊誨之。用莊子太多。反累正氣。東坡早得文章之法于莊子。故于詩文多用其語。

讀司馬子長之文。茫然若與其事相背戾。如書人民樂業。自年六七十。公亦未嘗至市井。游敖戲嬉。如小兒狀。何關于律書也。伯夷傳首曰。余登箕山。其上有許由冢云。意果何在。下用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

士。吾亦爲之。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等辭。殊不類。其所以爲閎深高古者歟。視他人拘拘窘束。一步武不敢外其事者。膽智甚薄也。惟杜子美之于詩似之。

魯直以晁載之閔吾廬賦。問東坡何如。東坡報云。晁君騷辭。細看甚奇麗。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魯直以漸箴之。凡人爲文。宜務使平和至足之餘。溢爲奇怪。蓋出于不得已耳。晁君喜奇似太早。然不可直云爾。非爲之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爲朋友講磨之語可耳。予謂此文章妙訣。學者不可不知。故表出之。

東坡中制科。王荊公問呂申公。見蘇軾制策否。申公稱之。荊公曰。全類戰國文章。若安石爲考官。必黜之。故荊公後修英宗實錄。謂蘇明允有戰國縱橫之學云。

老蘇公云。學者于文。用引證。猶訟事之用引證也。既引一人得其事。則止矣。或一人未能盡。方可他引。

宋玉招魂。以東南西北四方之外。其惡俱不可以託。欲屈大夫近入修門耳。時大夫尚無恙也。韓退之羅池詞云。北方之人兮。謂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時柳儀曹已死。若曰。國中於侯。或是或非。公言未出。不如遠即羅池之人。千萬年奉嘗不忘也。嗟夫。退之之悲儀曹。甚于宋玉之悲大夫也。

英宗實錄。蘇洵卒。其子軾辭所賜銀絹。求贈官。故贈洵光祿寺丞。與歐陽公之誌。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祿寺丞不同。或云。實錄王荊公書也。又書洵機論衡策文甚美。然大抵兵謀權利機變之言也。蓋明允時。荊公名已盛。明允獨不見。作辨姦以刺之。故荊公不樂云。

楚詞文章。屈原一人耳。宋玉親見之。尚不得其髣髴。況其下者。唯退之羅池詞。可方駕以出。東坡謂鮮于子駿之作。追古屈原。友之過矣。如晁无咎所集續離騷。皆非是。

韓退之之文。自經中來。柳子厚之文。自史中來。歐陽公之文。和氣多。英氣少。蘇公之文。英氣多。和氣少。蘇叔黨爲葉少蘊言。東坡先生初欲作志林百篇。才就十二篇。而先生病。惜哉。先生胸中尚有偉于武王非聖人之論者乎。

予客長安。藍田水壞一墓。得退之自書薛助教誌石。校印本殊不同。印本挾一矢。石本乃指一矢爲妙語。又城中有發地得小狹青石。刻痤破硯銘。長安又得退之李元賓墓銘。段季展書。校印本無友人博陵崔宏禮賣馬葬國東門之外七里之事。又印本銘云。已乎元賓。文高乎當世。行過乎古人。竟何爲哉。石本乃意何爲哉。益嘆石本之語妙。歐陽公已下。好韓氏學者。皆未見之也。

李漢于韓退之。不曰子婿。曰門人。云退之之時文。漢所類也。如革華傳。本集無之。趙璘因話錄云。才命論稱張燕公。革華傳稱韓文公。老牛歌稱白侍郎。佛骨詩稱鄭司徒。皆後人所誣。其詞至鄙淺。則革華傳非退之作明甚。予謂凡李漢所不錄。今曰昌黎外集。皆可疑。如柳子厚云。退之寓書曰。見送元先生序。不斥浮圖。又劉夢得云。韓愈謂柳子厚曰。若知天之說乎。皆爲子言天之說云云。又云。柳子厚死。退之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又退之自云。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今其說其書皆不傳。則漢之所失亦多矣。

司馬遷父名談。故史記無談字。改趙談爲趙同。范曄父名泰。改郭泰、鄭泰俱爲太。杜甫父名閑。故詩中無閑字。其曰鄰家閑不違者。古本則不違。竹閃朱旗北斗閑者。古本北斗殷。李翱父名楚。今故所爲文皆以今爲茲。獨退之因李賀作諱辯。持言徵之說。退之父名仲卿。于文不諱也。曹志爲植之子。其奏云。幹不植强。不諱其父名也。呂偕爲吳臣。其書云。功以權成。不諱其君名也。

樊宗師之文怪矣。退之但取其不相襲而已。曰魁紀公三十卷。曰樊子三十卷。曰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紀、記、誌、說、論、讚、銘。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有十九。其評曰。多乎哉。古未有也。又曰。然而必出于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又曰。紹述于斯術。可謂至于斯極者矣。曰未有。曰難。曰極。特取其不相襲耳。不直以爲美也。故其銘曰。惟古于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蓋斥班固而下相襲者。退之于文。吝許可如此。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五

王勃滕王閣記。落霞孤鶩之句。一時之人共稱之。歐陽公以爲類俳可鄙也。然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亦記其意義甚遠。蓋勃文中子之孫。世尚其學。一時之人不識耳。

東坡報江季恭書云。非國語。鄙意不然之。但未暇著論耳。柳子之學。大率以禮樂爲虛器。以天人爲不相知云云。雖多皆此類也。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至于時令斷刑正符。皆非是。予謂學者不可不知也。

曹植七啓。旨食味芳遠之巢龜。張協七命。肴食味丹穴之雛雞。極燔饌而二物似不宜充庖也。

或問東坡。雲龍山人張天驥者。一無知村夫耳。公爲作放鶴亭記。以比古隱者。又遺以詩。有脫身聲利中。道德自濯澡。過矣。東坡笑曰。裝鋪席耳。東坡之門。稍上者不敢言。如詹聰、蜜殊之流。皆鋪席中物也。

東坡于故人。但寫陶淵明、杜子美、李太白、韓退之、柳子厚之詩。爲南華寫柳子厚六祖大鑒禪師碑。南華又欲寫劉夢得碑。則辭之。呂微仲丞相作法雲秀和尚碑。丞相意欲得東坡書石。不敢自言。委劉壬蘊言之。東坡先索其藁讀觀之。則曰。軾當書。蓋微仲之文自佳也。

什子因初爲太平州司戶。守張伯玉。前輩人也。歐陽公、王荊公、諸名士。共稱子因文章。伯玉殊不顧問。語子因。吾方作六經閣。其爲之記。子因凡脺藁六七。終不當伯玉之意。則謂子因曰。吾自爲之。其書于紙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云云。子因始大服。從自勵于學矣。

長安安信之子允爲予言。舊藏韓退之家集。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卷。豳紙正書。有悲之親改定字。後爲張浮休取去。

歐陽公謂蘇明允曰。吾閱文字多矣。獨喜尹師魯、石守道。然意猶有所未足。今見子之文。吾意足矣。嗚呼。歐陽公之足。孔子之達。杜子美之無恨。韓退之之是也。

李仲蒙常。蘇子容丞相外孫。爲予言。東坡歸自儋耳。舟次京口。子容初薨。東坡已病。遣叔黨來弔。自作祭僧文。所謂在熙寧初。陪公文德殿下。已爲三舍人之冠。及元祐際。綴公邇英閣前。又爲五學士之首。雖凌厲高闊。不敢言同。而出處大際。無甚相愧者。明日季常與子容諸孫往謝之。東坡側臥泣下不能起。

李義山樊南四六集。載爲鄭州天水公言甘露事表云。宰臣王涯等。或久服顯榮。或超蒙委任。徒思改作。未可與權。數奏之時。已彰虛僞。伏藏之際。又涉猖狂云云。當北司憤怒不平。至誣殺宰相。勢猶未已。文宗但爲涯等流涕而不敢辨。義山之表。謂徒思改作。未可與權。獨明其無反狀。亦難矣。

司馬文正公薨。范蜀公取蘇翰林行狀作誌。系之以銘。翰林當書石。以非春秋微婉之義。謂公休諫議云。軾不辭書。恐非三家之禍。就易名銘。蜀公之銘世不傳。予故表出之。曰。天生斯民。乃作之君。君不獨治。爰畀之臣。有忠有邪。有正有傾。天意若曰。待時而生。皇皇我宋。神器之重。卜年萬億。海內一統。而熙寧初。姦小蹤縱。以朋以比。以閉以蔽。乃于黎民。誕爲過弄。人不聊生。天下詾詾。險陂儉猾。唱和雷同。謂天不足畏。謂衆不足從。謂祖宗不足法。而敢爲誕謾不恭。赫赫神宗。洞察于中。乃罷乃斥。遠佞投凶。誅鉏羣毒。方復任公。奄棄萬國。未竟厥終。二聖繼承。謀謨輔佐。乃曰斯時。非公不可。召公洛京。虛心至誠。公至京師。朝訪夕諮。公既在位。中外咸喜。信在言前。拭目以觀。日親萬機。勤勞百爲。盡瘁疑國。夢寐以之。曾未期月。攬濁振滯。事無巨細。悉究本末。利興害除。賞信罰必。曰賢不肖。若別白黑。耆舊俊乂。野汝擁遺。元惡大憝。去之不疑。無有遠邇。風從響應。職考載籍。名實相稱。天胡不仁。喪吾良臣。天實不恕。喪吾良輔。嗚呼已乎。而不留乎。山嶽可拔也。公之意氣堅不可奪也。江漢可竭也。公之正論挺不可遏也。嗚呼公乎。時既得矣。道亦行矣。志亦伸矣。而壽止于斯。哀哉。

歐陽公平生尊用韓退之。于其學無少異矣。退之作處州孔子廟碑。以謂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孔子焉。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坐。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非皆無如孔子之盛。所謂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其賢過于堯舜遠者。此其效歟。永叔作穀城縣夫子廟記。迺云。後之人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是歐陽公以退之爲謬論矣。

眉山老蘇先生。里居未爲世所知時。雷簡夫太簡爲雅州。獨知之。以書薦之韓忠獻、張文定、歐陽文忠三公。皆有味其言也。三公自太簡始知先生。後東坡、潁濱但言忠獻、文定、文忠。而不言太簡何也。予嘗雅

州。得太簡、蘇先生書。皆以問先生行孫子符仲虎。亦不能言也。簡夫長安人。以道才命官。其文亦奇。國史有傳。上韓忠獻書。簡夫啓。昨年在長安。累獲來記。及入蜀來。路遠頗如疎怠。恭惟思照。恕其如此。不審均逸名都。寢食何似。簡夫向年。自與尹師魯別。不幸其至死不復相見。故居常恨以謂天下後：：無復可與議論當世事者。不意得鄰荒隔。梅在西南。而東距眉州。僅數百里。一日。眉人蘇洵。攜文數篇。不遠相訪。讀其洪範論。知有王佐才。史論得遷史筆。權書十篇。譏時之弊。審勢審敵審備三篇。皇皇有憂天下心。嗚呼。師魯不再生。孰與洵抗邪。簡夫自念。道不著。位甚卑。言不爲時所信重。無以發洵之蘊。遂告之曰。如子之文。異日當求知于韓公。然後決不埋沒矣。重念簡夫。旣遠門幕。職有所守。不獲搢版約袂。疾指快讀。洵文于几格間。以酬公之視聽也。但邑邑而已。洵年踰四十。寡言笑。淳謹好禮。不妄交遊。亦嘗舉茂才。不中第。今已無意近仕。益州安道。薦爲成都學官。未報。會今春將二子入都。謀就秋試。幸其東去。簡夫因約其暇日。令自稱所業。求見節下。願加獎進。則斯人斯文。不爲不遇也。上張文定書。簡夫啓。簡夫近見眉州蘇洵著述文字。其間如洪範論、眞王佐才也。史論、眞良史才也。豈惟西南之秀。乃天下之奇才爾。令人欲麋珠齏芝。躬執匕箸。飫其腹中。恐他饌傷。且不稱其愛護如此。但怪其不以所業。投于明公。問其然。後云。洵已出張公門下矣。又辱張公薦。欲使代黃柬爲郡學官。洵思遂出張公之門。亦不辭矣。簡夫喜其說。竊計明公引洵之意。不祗一學官。洵望明公之意。亦不祗一學官。第各有所待也。又聞明公之薦。累月不下。朝廷重以例檢。執政者靳之。不特達。雖明公重言之。亦恐一上未報。豈可使若人年將五十。遲遲于塗路間邪。昔蕭昕薦張鎬云。用之則爲帝王師。不用則幽谷一叟耳。願明公薦洵之狀。至于再。至于三。俟得請而後已。庸爲洵進用之權也。上歐陽內翰書。簡夫啓。簡夫頃年待詔公車府。因故人蘇子美。始拜符采。不間不遺。許接議論。未兩三歲。而執事被聖上不次之知。遂得以筆舌進退天下士大夫。士大夫不知刑之可懼。賞之可樂。生之可卽。死之可避。而知執事之筆舌可畏。簡夫不于此時。乘其平生之力。以謹自附于下風。而方從事戎馬間。或告疾于巖隧。故足迹不至于門牆。書問不通于左右者。且十餘年矣。豈偶然哉。蓋有故耳。執事之官。日隆于一日。昔之所以議進退天下士大夫者。今又重之以權位。故其一言之出。則九鼎不足爲重。簡夫見棄于時。使與俗吏齒碌碌外官。多謗少譽。方世之視其言。不若鴻毛之輕。故姓名不見記于執事矣。夫人重之不爲。簡夫宜爲輕哉。方俟退于畎畝之中。絕于公卿之間。而後敢以尺書問閣吏。道故舊之情。今未能畢其志。而事已有以舉之矣。伏見眉州人蘇洵。年踰四十。寡言笑。淳謹好禮。不妄交遊。嘗著六經洪範等論十篇。爲後世計。張益州一見其文。嘆曰。司馬遷死矣。非子吾誰與。簡夫亦聞之曰。生王佐才也。嗚呼。起洵于貧賤之中。簡夫不能也。然言之亦不在簡夫也。若知洵不以告于人。則簡夫爲有罪矣。用是不敢固其初心。敢以洵聞左右。非惟執事職在翰林。以文章忠義。爲天下師。洵之窮達。宜在執事。嚮者洵與執事不相聞。則天下不以是責執事。今也讀簡夫之書。旣達于前。而洵又將東見執事于京師。今而後。天下將以洵累執事矣。

陳希亮字公弼。天資剛正人也。嘉祐中。知鳳翔府。東坡初擢制科。簽書判官事。吏呼蘇賢良。公弼怒曰。府判官何賢良也。杖其吏不顧。或謁入不得見。故東坡客次假寐詩。雖無性命憂。且復忍斯須。又九日獨不預府宴。登眞興寺閣詩。憶弟恨如雲不散。望鄉心似雨難開。其不堪如此。又東坡詩案云。任鳳翔府簽判日。爲中元節。不過知府廳。罰銅八斤。亦公弼案也。東坡作府齋醮禱祈諸小文。公弼必塗墨改定。數往反。至爲公弼作淩虛臺記曰。東則秦穆公祈年橐泉。南則漢武長楊五柞。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計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于臺而已哉。然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破瓦頹垣。無復存者。旣已化爲禾黍荊棘。邱墟隴畝矣。而況于此臺歟。夫臺不足恃以長久。而況于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公弼覽之笑曰。吾視蘇明允猶子也。某猶孫子也。平日故不以辭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懼夫滿而不勝也。乃不吾樂邪。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後公弼受他州饋酒。從贓坐。沮辱抑鬱。抵于死。或云。歐陽公憾于公弼。有曲折。東坡不但與公弼相遇之薄也。公弼子慥季常。居黃州之岐亭。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歸之。元豐初。東坡謫黃州者。執政疑公弼廢死自東坡。委于季常甘心焉。然東坡季常。相得驩甚。故東坡特爲公弼作傳。至比之汲黯。曰。軾官鳳翔。實從公二年。方是時年少氣盛。愚不更事。屢與公爭議。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崔德符戲語予曰。果如元豐執政之疑。東坡之悔。豈釋氏懺悔之悔乎。

晏公不喜歐陽公。故歐陽公自分鎭敍謝。有曰。出門館不爲不舊。受恩知不爲不深。然足迹不及于賓階。書問不通于執事。豈非飄流之質。愈遠而彌疎。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動常得咎。舉輒累人。故于進趨。非止自便。偶因天幸。得請郡符。間遂老之所思。流風未遠。瞻大邦之爲殿。接壤相交。晏公得之。對賓客占十數語。授書吏作報。客曰。歐陽公有文聲。似太草草。晏公曰。答一知舉時門生。已過矣。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六

歐陽公乞致仕表云。俾其解組宦庭。還車故里。披裘散髮。逍遙垂盡之年。鑿井耕田。歌詠太平之樂。客有面嘆其工緻平淡者。公曰。也不如老蘇秀才有田一廛。足以爲養。行年五十。復將何求。蓋蘇明允謝官牋中語。公愛之尚不忘耳。

予見司馬文正手寫歐陽公青州不俟秋料青苗錢。放罪謝表。戒小人之遂非。希君子之改過二語。文正喜其工邪。抑以遂非改過爲不然也。如文正力詆青苗等事。免樞密。出帥長安謝表。則云。雖復失位危身。終不病民害國。

本朝四六。以劉筠、楊大年爲體。必謹四字六字。律令故曰四六。然其敝類俳語可鄙。歐陽公深嫉之曰。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修所好。少爲進士時。不免作。自及第遂棄不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于職當作。亦不爲作也。如公之四六云。造謗于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陷以中人。宣言于庭者。遂非鴟梟之惡音。孰不聞而掩耳。俳語爲之一變。至蘇東坡于四六。如曰。禹治兗州之野。十有三載乃同。漢築宣防之宮。三十餘年而定。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復也。蓋天助有德。而非人功。其力挽天河以滌之。偶儷甚惡之氣一除。而四六之法則亡矣。

梅聖俞著碧雲騢。嘲昭陵時名下大臣。惟杜祁公、富鄭公、韓魏公、歐陽公無貶外。悉譏詆之。無少避。其序

曰。碧雲騢廄馬也。莊獻太后臨朝。以賜荊王。王惡其旋毛。太后知之。曰。旋毛能害人邪。吾不信。留以備上閑。爲御馬第一。以其吻肉色碧如霞片。故號云。世以旋毛爲醜。此以旋毛爲貴。雖貴矣。病可去乎。噫范文正公者。亦在甄中。以文正微時。常結中書吏人范仲尹。因以破家。文正既貴。略不收卹。王銍性之不服。以爲魏泰僞託聖俞著此書。性之跋范仲尹墓誌云。近時襄陽魏泰者。場屋不得志。喜僞作它人著書。如志怪集、括異志、倦遊錄。盡假名武人張師正。又不能自抑。出其姓名。作東軒筆錄。皆用私喜怒誣衊前人。最後作碧雲騢。假名梅聖俞。毀及范文正公。而天下駭然不服矣。且文正公與歐陽公梅公立朝同心。詎有異論。特聖俞子孫不耀。故挾之借重以欺世。今錄楊闢所作范仲尹墓誌。庶幾知泰亂是非之實至此也。則其他泰所厚誣者。皆迎刃而解。可盡信哉。僕猶及識泰。知其從來最詳。張而明之。使百世之下。文正公不蒙其謗焉。穎人王銍性之題。予以爲不然。亦書其下云。矣哉。性之之意也。使范公不蒙其謗。聖俞亦不失爲君子矣。然聖俞遂接諸公。名聲相上下。獨窮老不振。中不能無躁。其謝范公詩。一出屢更郡。人皆望酒壺。俗情難可學。奏記向來無。貧賤常甘分。崇高不解諛。雖然門館隔。泣與衆人俱。夫爲郡而以酒悅人。樂奏記。納諛佞。豈所以論范公者。聖俞之意。眞有所不足邪。如著文公燈籠錦事。則又與書寫詩合矣。故予疑此書實出于聖俞也。

有董子問予東坡梅花詩。玉奴終不負東昏。按南史。齊東昏侯妃潘玉兒。有國色。牛僧孺周秦行記。薄太后曰。牛秀才遠來。誰爲伴。潘妃辭曰。東昏侯以玉兒身亡國除。不擬負他。注云。玉兒妃小字。東坡正用此事。以玉兒爲玉奴誤也。又過岐亭陳季常詩。不見盧懷愼。蒸壺似蒸鴨。按盧氏雜記。鄭餘慶約客食。戒中廚爛蒸去毛勿拗項折。客謂蒸鵝鴨。既就食。各置蒸葫蘆一枚于前。則蒸壺似蒸鴨者。鄭餘慶非盧懷愼。亦誤也。又送子由出嶽詩。憶昔庚寅降屈原。旋看蠟鳳戲僧虔。按南史王曇首內集。聽子孫爲戲。僧達跳地作虎子。孫虔累十二博棊。不墜落。僧綽采蠟燭作鳳皇。則以蠟鳳戲者。僧綽非僧虔。亦誤也。又和徐積詩。殺雞未肯邀季路。裹飯應須問子來。按莊子。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往食之。則裹飯者子輿。非子來。亦誤也。又謝黃師是送酒詩。偶逢元放覓拄杖。不覺翅生來坐隅。按左慈元放傳。無拄杖酒事。按抱朴子列仙傳。孔元方每飲酒。以拄杖卓地。倚之。倒其身。頭在下。足在上。則拄杖酒事。乃孔元方。非左元放。亦誤也。又和李邦直詩。恨無揚子一區宅。嬾臥元龍百尺樓。按陳登字元龍。許汜與劉備在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寧有事邪。汜曰。昔遇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無救世之意。而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于地。何止上下牀之間邪。表大笑。則百尺樓者。劉備非元龍。亦誤也。又豆粥詩。淳薪破竈自燎衣。饑寒頓解劉文叔。按後漢史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至南宮縣。遇大風雨。引車入道旁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馮異進麥飯。非豆粥。若蕪蔞亭豆粥。則無淳薪破竈燎衣等事。亦誤也。又和劉景文聽琵琶詩。猶勝江左狂靈運。共鬭東昏百草鬚。按唐劉夢得嘉話。晉謝靈運美髯。

臨刑施爲南海祗洹寺維摩塑像鬚，寺人寶惜，初無虧損，至中宗朝，安樂公主五日鬬百草，欲廣物色，令馳驛取之，又恐爲他所得，翦棄其餘，則以鬚延鬪百草者，唐安樂公主，非齊東昏侯，亦誤也，又會獵詩，不向如皋閑射雉，歸來何以得卿卿，按左傳昭公二十八年，賈大夫娶妻美，御以如皋，射雉獲之，杜氏注，爲妻御之皋澤，則如當訓之，非地名，亦誤也，又衡市詩，湖陽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按韓退之謁衡嶽詩，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又云，竄逐蠻荒幸不死，故以爲退之遷潮陽歸日作，是未詳退之先謫陽山令，徙掾江陵，日委舟湘流，往觀衡嶽之詩，乃云潮陽太守南遷歸，亦誤也，周詩大姒嗣徽音者，大姒嗣大任耳，大任于大姒君姑也，有嗣之義，司馬文正行狀，三聖嗣位，哲宗于神廟爲子，曰嗣位則可，宣仁后于神廟爲母，曰嗣位則不可，亦誤也，又二疏贊，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是驕士，三良臣謂蓋寬饒、韓延壽、楊惲也，遂以孝宣殺此三人，故二疏去之耳，按漢史孝宣地節三年，疏廣爲皇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少傅，至元康四年俱謝病去，後二年，當神爵二年九月，司隸校尉蓋寬饒下有司，自殺，又三年，當五鳳元年十二月，左馮翊韓延壽棄市，又一年，當五鳳二年十二月，平通侯楊惲要斬，皆在二疏去之後，以二疏因殺三人而去者，亦誤也，佛書，日月高懸，盲者不見日，喻眇者不識日，眇能視，非盲也，豈不識日，亦誤也，又序謝自然欲過海求師，或謂蓬萊隔弱水三萬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馬子微，身居赤城，名在絳闕，可往從之，自然可還，授道于子微，白日仙去，按子微以開元十五年死于王屋山，自然生于大歷五年，至貞元十年仙去，是子微死四十三年，自然始生，乃云，自然授道于子微，亦誤也，東坡信天下後世者，尋有誤邪，予應之曰，東坡累語千百，猶信天下後世也，畫子更曰，有是言，凡學者之誤，亦許矣，予曰，謝非東坡奈何，

程文簡公父元白，官止縣令，以文簡貴，贈太師，狀無可書，歐陽公追作神道碑，至九百餘言，世以爲難，韓忠獻公父國華，推右無官，以忠獻貴，贈太保，狀無可書，李邦直追作神道碑，至三百餘言，其文無一贅語，世尤以爲難也。

呂獻可以追尊濮園事，擊歐陽公，如曰，其官某，首開邪議，妄引經證，以枉道悅人主，以近利負先帝者，凡十四章，具載獻可奏議中，司馬文正作序，乃首載歐陽公諫臣論，以爲誠言，文正之意，以獻可能盡歐陽公所書諫臣之事，使歐陽公無得以怨獻，抑以歐陽公但能言之，獻可實能行之也，不然，獻可排歐陽公爲邪，反以歐陽公之論，序獻可之奏，又以爲誠言可乎，歐陽公晚著濮議一書，專與獻可諸公辨，獨歸過獻可爲甚矣。

孔子自謂不及顏回，曾孟德祭楢元文云，謝東坡醉白堂記亦云。

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于河，至于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之，龜來見夢于宋元王，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元繡之衣，而乘輜車云云，出史記龜策列傳，韓退之送東野序云，東野夜得夢，有夫元衣由實用此事；

東坡既遷黃岡，京師盛傳白日仙去，神廟聞之，對左丞蒲宗孟嘆惜久之，故東坡謝表有云，疾病連年，人

皆相傳爲已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也。

曾南豐讀歐陽公晝錦堂記，來治于相，與真州東園記，從以籃舫之功，二語皆以爲病。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七

嘉祐六年三月，仁宗皇帝幸後苑，召宰執侍從，臺諫館閣以下，賞花釣魚，中燕上賦詩，晴旭暉暉苑樹開，氤氳花氣好風來，游絲罥絮縈行仗，墮蕊飄香入酒杯，魚躍紋波時潑剌，鶯留深樹久徘徊，青春朝野方無事，故許歡遊近侍陪，宰相韓琦、樞密曾公亮、參政張昇、孫抃、胡宿、歐陽脩、陳旭以下皆和，帝獨稱賞偉琦，輕陰閣雨迎天步，寒色留春送壽杯之句，時翰林學士承旨宋祁久疾在告，明日和詩來上，帝覽之已悵然，不數日，祁薨，益加嘆悼云。

真宗嘗問楊大年，見比紅兒詩否，大年失對，每語子孫爲恨，後諸孫有得于相國寺庭，雜貨故書中者，蓋唐末羅虬、羅鄴、羅隱兄弟，俱有文，時號三羅，虬登科，從事坊州，有營妓小字紅兒，先爲郡將所愛，人不敢近，虬亦悅之，郡將不能容，虬棄官去，然于紅兒猶不忘也，擬諸美物，作比紅兒詩百首，事出摭言，亦略見太平廣記中，大年不知何也。

嘉祐中，侍從官列薦國子博士梅堯臣，宜在館閣，仁皇帝曰，能賦一見天顏萬人喜，卻回宮路樂聲長者也，蓋帝幸太學，堯臣有詩，或傳入禁中，帝愛此二語，召試賜第，竟不登館閣以死。

兗州之東有湖澤，每夏中霖雨，則積水瀰望，至秋分後，[illegible]起水中如出，一夕盡涸，初不可測，奇石林立，或峙其下，得穴，水自此入，李衛公平泉有石，刻字曰湖澤，作亭其前，曰魯石，有詩云，魯客持相贈，瓊瑰乃

不如者，究之漏澤石也。

國史補載韓退之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峯，度不可返，發狂慟哭，華陰令百計取得之。或云無是事。予讀退之答張徹詩云：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陘。倚巖睨海浪，引袖拂天星。日駕此回轄，金神所司刑。泉紳拖脩白，石劍攢高青。磴蘚澾拳跼，梯飈颭伶俜。悔狂已咋齒，垂誡仍鐫銘。可信國史補不妄。

韓退之使鎮州，題壽陽驛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兼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團。鎮州歸，再賦云：別來楊柳街頭樹，擺撼春風祇欲飛。還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發待郎歸。孫子陽為予言：近時壽陽驛發地得二詩石，唐人跋云：退之有倩桃、風柳二妓，歸途聞風柳已去，故云。後張籍祭退之詩云：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者，非此二人耶。

錢昭度有食梨詩云：西南片月充腸冷，二八飛泉繞齒寒。予讀樂府解題，井謎云：二八三八，飛泉仰流。蓋二八三八為五八，五八四十也，四十為井字。

黃魯直詩云：山椒欲雨好雲氣，湖面逆風生水紋。汪彥章用其體云：野田無雨出龜兆，湖水得風生縠紋。昔宋景文問晏元獻，劉夢得灕西春水縠紋生，生字當作何義，元獻云：作生于縠紋，意不合，當作生落之生。景文歎服，以為妙語。今彥章以生對出，則作生長之生矣，豈不聞元獻之説耶。

王元之濟州人，年七八歲已能文。畢文簡公為郡從事，始知之。問其家以磨麵為生，因令作磨詩，元之不思以對：但存心裏正，無愁眼下遲。若人輕著力，便是轉身時。文簡大奇之，留于子弟中講學。一日太守席上出詩句：鸚鵡能言爭似鳳。坐客皆未有對，文簡寫之屏間，元之書其下：蜘蛛雖巧不如蠶。文簡歎息曰：經綸之才也。遂加以衣冠，呼為小友。至文簡入相，元之已掌書命矣。

唐人知貢舉者有詩云：梧桐葉落滿庭陰，鎖閉朱門試院深。曾是昔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初心。後為下第者戲作五言以消之。（出盧雜記）

余嘗見南唐李侯擬標書宮人戲奴扇云：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銷魂感舊遊。多謝長條似相識，強垂煙穗拂人頭。

唐荊州每解送舉人多不成名，號曰天荒。至劉蛻舍人以荊州解及第，號破天荒。東坡嘗以詩二句，送瓊州進士姜唐佐：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用此事也。題其後云：待子及第，當續後句。後唐佐自廣州隨計過許昌，見穎濱時，東坡已下世，相持出涕。穎濱為足成其詩云：生長茅間有異方，風流稷下古諸姜。適從瓊管魚龍窟，秀出羊城翰墨場。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目長。

李士寧蓬州人，有異術。王荊公所謂李生坦蕩蕩，所見實奇哉者。熙寧中，宗室世居獄，連士寧，呂惠卿初叛荊公，欲深文之以傾荊公。神宗覺之，爾復相荊公。荊公平生好辭官，不復辭，自金陵連日夜以來，惠卿能去，士寧止從編管。初，士寧贈荊公詩，多全用古人句，荊公問之，則曰：意到即可用，不必皆自己出。又問古有此律否，士寧笑曰：孝經孔子作也，每章必引古詩，孔子豈不能自作詩者，亦所謂意到即可

用，不必皆自已出也。荊公大然之。至辭位，過觀音院，題薛能、陸龜蒙二詩于壁云：江上悠悠不見人，十年一覺夢中身。慇懃為解丁香結，放出枝頭自在春。蠟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夕陽舂，當年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用士寧體也。後又多集古句，如胡笳曲之類不一。夫子曳杖之歌，有泰山其頹，哲人其萎之語。唐天寶中，長安雨木冰，寧王憲諺曰：冬凌樹稼達官怕。熙寧中，京師雨木冰，又華山崩，阜頭谷數千百丈，壓七村之人。時王荊公為相，變亂典常，微斂財利，識者危之。韓魏公薨，荊公作挽詩云：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頹果見哲人萎。蓋以魏公當之。潘邠老云：花發想捎蝶、鶯啼噴趁魚，安音頓。乃謂邠老不如春，曾以落為發上聲，如曰雨發花發之類，少陵春人也。

唐詩家有假對，非因。杜頭雨濕地黃酒，架上一封天子書。又三人鑄腳坐，一夜掉頭吟。又鼠欲搖青女，官猶佐子男。鍔何是也。或鄙其不韻，如杜子美枸杞因吾有，雞棲奈汝何。又飲子猶通汗，愴看想根床，杜收之當時物議未嘗小，後代雖名白日縣，亦用此律也。

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唐僧靈徹語，東坡海會殿上梁文全取之。陶淵明讀山海經詩云：形天無千歲。蓋緣本之誤，適形天舞干戚耳。按山海經，海中有獸名形天，每出水必銜干戚而舞云。

王荊公步月中山，薛顏叔為發運使過之，傳呼甚寵。荊公意不悅。顏叔喜謔，荊公有詩云：怪見傳呼殺風景，不如禪客夜相投。按李義山雜纂，殺風景門，月下傳呼，用此事。

唐史中和四年六月，時溥以黃巢首上行在。僞也。東西二都，父老相傳，黃巢實不死，其為時溥所急，陷太山狼虎谷，乃自髡為僧，得脫。往投河南尹張全義，故巢黨也，各不敢識，但作南禪寺以舍之。予數至南禪，壁間畫僧巢也。其狀不逾中人，唯正蛇眼為異耳。老人言：更有故寫真紙本尤奇，巢題詩其上云：猶憶當年草上飛，鐵衣脫盡挂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倚闌干看落暉。為李易初取也。

慶歷中，翰林侍讀學士淑守鄭州，題周少主陵云：弄耜牽車挽鼓催，不知門外倒戈回。荒墳斷隴才三尺，猶道房陵半仗來。時上命淑作陳文惠公堯佐墓銘，淑書堯佐好為小詩，間有奇句，及有忘憂亦成癖語。陳氏子弟請易去，淑以文先奏御，不可易。陳氏子弟恨之，刻淑周陵詩于石，指倒戈為謗，上亦以為訕應天順人，非逆伐而取之，落淑學士。淑上章辨，捐書之義，蓋紂之前徒自倒戈攻紂，非武王倒戈也。上知淑深于經術，待之如初。宋內翰祁曰：白公云：后大嫉甜酒，才高笑小詩。其獻臣之謂乎。獻臣淑之字也，為文尤古奧，有樊宗師體。

王羲之傳，山陰道士好養鵝，羲之往觀，意甚悅，欲得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鵝以去。李太白送賀監詩，乃云：鏡湖流水春始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世人有以右軍寫黃庭經換鵝者，又承太白之誤耳。李太白俠客行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元微之俠客行云：俠客不怕死，怕死事不成。事成不肯藏姓名。或云二詩同詠俠客而意不同如此。予謂不然，太白詠俠，不肯受報，如朱家終身不見季布是也。微之詠俠，欲有聞于後世，如聶政姊之死，恐終滅吾賢弟之名是也。

少陵陶冶性情存底物。本顏之推。至于陶冶性情。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又少陵悲君隨燕雀。薄宦走風塵。本陳勝與人傭耕之語也。又少陵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本班固自敘。時上方鄉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尙書論語。金華殿中也。又少陵露井凍銀牀。本晉書樂志。淮南篇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綆汲寒漿也。又少陵春水船如天上坐。本沈雲卿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船如天上去。魚似鏡中懸也。或以此論少陵之妙。予謂少陵所以獨立千載之上者。不但有所本也。三百篇之作。果何本哉。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八

歐陽公每哦太白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之句。曰。杜子美不逮也。予謂約以子美律詩。青天外。其可以白鷺洲爲偶也。

退之石鼓詩。體子美八分歌也。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眞。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時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爲事誠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予昔與蘇仲虎會湍溪眞登僧房。客有出東坡書淵明此詩者。仲虎曰。大父平生愛寫此詩于士友間。數見之。予曰。伏羲神農出上古。所謂奕之爲而任其自然。下此始有傳。然事多僞而不實。孔子特彌縫之。使天下後世曰聖人。而不敢議。功德被于堯舜以降。其實豈不遠哉。如汲郡魏襄王冢中所得竹簡文字。淵明固不廢也。東坡論武王非聖人。不知昔者已駭然不服。其可與論淵明此意也。仲虎不覺起立曰。可畏哉淵明。故反曰。吾醉中戲言。當恕也。

劉中原父。望歐陽公稍後出。同爲昭陵侍臣。其學問文章。勢不相下。然相樂也。歐陽公喜韓退之文。皆成誦。中原父戲以爲韓文究。每戲曰。永叔于韓文。有公取。有竊取。竊取者無數。公取者粗可數。永叔贈僧云。韓子亦嘗謂。收斂加冠巾。乃退之送僧澄觀。我欲收斂加冠巾也。永叔聚星堂燕集云。退之嘗有云。

青蒿倚長松。乃退之醉留孟東野。自慚青蒿倚長松也。非公取乎。歐陽公以退之詞累子。不但用不足爲其累爲叛道。中原父笑曰。永叔無傷事主也。

杜子美飲中八仙歌。其句云。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世賢。世賢二字。殆不可曉。或云世字當作避字。寫本誤也。蓋左相者。李適之也。有在壁。右相李林甫姦邪。適之議論數不同。自免去。有詩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試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子美銜杯樂聖稱避賢者。正用適之詩語也。

韓退之與孟東野鬬雞聯句。有云。神槌困朱亥。古本云。袖槌。用史記。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殺晉鄙事也。

韓熙載畜妓樂數百人。畢入爲妓爭奪以盡。至貧乏無以給。夕則敝衣履。作瞽者。負獨絃琴。隨房歌鼓以丐飲食。東坡謝元長老衲裙詩云。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用其事也。然予獨未達東坡之意。

古樂府。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藁砧。鈇也。問夫何在也。山上出字。夫出也。何當大刀頭。刀頭有環。何時還也。破鏡飛上天。月半還也。如李義山。客看小垂手。忽聞大刀頭。宋子京什損歸書邈鯉沉。客介殘月缺刀頭。俱用此事云。

杜子美贈韋左丞詩。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原憲貧所自不一。貢公喜注。引王陽入仕。貢禹彈冠。事雖是而無貢公喜三字。予謂劉孝標廣絕交論云。王陽登則貢公喜。此其自也。

杜子美青青竹笋迎船出。日日江魚入饌來。後得古本。日日作白白。不但于句甚偶。其思致亦不同。

張籍老將詩云。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古人傳誦以爲佳句。按漢書天幸二字。乃霍去病非衛青也。漢書音義。數音朔。則亦不可對天矣。

杜子美贈高適詩云。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退之贈張功曹詩云。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杜牧之寄姪阿宜詩云。一語不中治。鞭捶身滿瘡。蓋唐參軍簿尉。有罪加鞭撻。如今之胥吏也。高子勉親見山谷云聞。予初疑其不然。因讀唐史代宗命劉晏考所部官吏善惡。刺史有罪者五品以上劾治。六品以下杖訖奏。參軍簿尉不足道也。

杜審言字必簡。子美大父也。景龍初爲國子監主簿。和韋承慶山莊詩五首。迴轉危峯竦。橋斜缺岸妨。玉泉移酒味。石髓換粳香。綰霧青絛弱。牽風紫蔓長。猶言行樂少。別向後池塘。攢石當軒倚。懸泉度牖飛。鹿麝衝妓席。鶴子曳童衣。園果嘗難遍。池蓮摘未稀。卷簾先待月。應在醉中歸。攜琴遶碧紗。搖筆弄青霞。杜若幽林草。芙蓉曲沼花。宴遊成野客。形勝得山家。往往留仙步。登攀日易斜。野興城中發。朝英物外求。情懸朱紱望。契動赤城遊。海燕巢書閣。山雞舞畫樓。雨餘淸更晚。共坐北巖幽。賞翫期他日。高深處此時。地爲八水背。峯作九山疑。池靜魚偏逸。人閒鳥欲欺。青溪留別興。更與白雲期。味其句法。知子美之詩有自云。

舒州峯頂寺。有李太白題詩。夜宿峯頂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曾子山始見之。不出于

集中亦恐少作耳。

國史先大父康節傳云。與常秩同召。某卒。不起。襄矣。故大父之葬。門生挽詩。有地下若逢常處士。挪揄應笑贈官來之句。

古今詩人。多以記境熟。語或相類。鮑明遠云。昔如韝上鷹。今似檻中猿。杜子美云。昔如縱壑魚。今如喪家狗。王荊公云。昔如下聲三鶻拳。今如倒曳九牛尾。李太白云。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杜牧之云。故鄉七十五長亭。選詩云。流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太白云。水忽戀前浦。雲猶歸舊山。嵇叔夜云。委性命兮任去留。陶淵明云。曷不委心任去留。方干云。蟬曳殘聲過別枝。蘇子美云。山蟬帶響穿疏戶。韋應物云。野渡無人舟自橫。寇萊公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王元之云。謫居思遁世。多病厭浮生。萊公云。愁多怯秋夜。病久厭人生。唐人云。人心勝潮水。相送過潯陽。梅聖俞云。寒潮如特送。不肯過湓城。元之云。燒殘灰燼方分玉。發盡寒沙始見金。聖俞云。力槌頑石方逢玉。撥盡寒沙始見金。杜子美云。坐歆賢人酒。門聽長者車。荊公云。室有賢人酒。門多長者車。唐人云。萬井閭閻皆禁火。九原松柏自生煙。聖俞云。千門皆禁火。九野自生煙。劉夢得云。藥性病生諳。于鵠云。病多諳藥性。唐人云。中流見樹影。兩岸聞鐘聲。張祜云。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諸名下之士。豈相剽竊者邪。

杜祁公齒落詩。有鯽須饒舌在。寒不爲唇亡之句。時年八十。其警策尚如此。

李太白詩。我醉欲眠卿可去。陶潛語也。杜子美使君自有婦。選中羅敷詩語也。泥汙后土何嘗乾。宋玉九辯語也。

杜子美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王子韶云。無風谷名。不夜城名。嘗親至其地。如李義山錦瑟詩。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莊生。望帝。皆瑟中古曲名。

杜子美以鄭李對文章。嚴僕射對望鄉臺。春首舊對霍嫖姚。正冠對吹帽。又云。軒墀曾寵鶴。如鶴乘軒。左氏傳注云。軒。大夫車也。非軒墀之軒。或以爲病。惟知詩者能辨之。

杜子美飲中八僊歌。知章騎馬似乘船。又天子呼來不上船。用兩船字韻。汝陽三斗始朝天。又舉頭白眼望青天。用兩天字韻。蘇晉長齋繡佛前。又皎如玉樹臨風前。又脫帽露頂王公前。用三前字韻。眼花落井水底眠。又長安市上酒家眠。用兩眠字韻。牽牛織女詩。蛛絲小人態。曲綴瓜果中。又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用兩中字韻。李太白高陽歌云。鸕鶿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用兩杯字韻。廬山謠云。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闕前開二峯長。又翠影紅霞映朝日。鳥飛不到吳天長。用兩長字韻。韓退之李花詩。水盤夏薦碧實脆。斥去不御慚其花。又誰將平地萬堆雪。剪刻作此連天花。用兩花字韻。雙鳥詩。兩鳥各閉口。萬象銜口頭。又百舌舊饒聲。從此常低頭。用兩頭字韻。示爽詩。冬夜豈不長。達旦燈燭然。又此來南北近。里閭故依然。用兩然字韻。猛虎行。猛虎死不辭。但慚前所爲。又親故且不保。人誰信汝爲。用兩爲字韻。子美太白退之。于詩無遺恨矣。當自有體邪。

杜子美詩。將軍只數霍嫖姚。對苑馬總歸春苜蓿。嫖姚字如律。當讀平聲。又云。材藝妨騮馬。不是故離羣。

離字如律。當讀平聲。漢書音義。嫖姚字皆讀去聲。音鰾鷂。校弓離翠索居。釋文離字讀去聲。力智反。音利。退之云。凡爲文辭。宜略識字。有以也。

王荊公以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薄韓退之矣。然喜深將策試。終害仰桓寬。又氣嚴當酒暖。灑急聽窗知。皆退之詩也。荊公詠雪則云。借問火城將策試。何如雲屋聽窗知。全用退之句也。去古人陳言以爲非。用古人陳言乃爲是邪。

東坡與陳傳道書云。知傳道日課一詩。甚善。此技雖高才。非甚習不能工。蓋梅聖俞法也。又韓少師云。梅聖俞學詩日。欲極賦象之工。作挑燈杖子詩。得數十首。李邯鄲諸孫亨仲云。吾家有梅聖俞詩本。世所傳多爲歐陽公去其尤者。忌能名之或壓也。予謂歐陽公在諫路。頗詆邯鄲公。亨仲之言。恐不實。然曾仲成云。歐陽公有韓孟于文詞。兩雄力相當。孟窮苦纍纍。韓富浩穰穰。郊死不爲島。聖俞發其藏。等句。聖俞謂蘇子美曰。永叔自要作韓退之。強差我作孟郊。雖戲語亦似不平也。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九

晁以道言。王荊公與宋次道。同爲羣牧司判官。次道家多唐人詩集。荊公盡即其本。擇善者籤帖其上。令吏抄之。吏厭書字多。輒移荊公所取長詩籤。置所不取小詩上。荊公性忽略。不復更視。唐人衆詩集以經荊公去取皆廢。今世所謂唐百家詩選。曰荊公定者。乃羣牧司吏人定也。

宋子京罷守成都。故事當爲執政。宋至。宰相于兩地見次。盡以他人充之。子京悵然。有梁園賦罷相如。至宣室釐殘賈誼歸之句。言者又論蜀人不安其奢侈。遂止爲鄭州。望國門不得入。久之再爲翰林承旨。未幾不幸。計至成都。士民哭于其祠者數千人。謂不安其奢侈者誣矣。宰相韓魏公也。言者包孝肅也。然子京先有碧雲漫有三年信。明月長爲兩地愁之句。竟不至兩地。悲憤而沒。世以爲讖云。

呂申公帥維揚。東坡自黃岡移汝海。輕從見之。申公置酒。終日不交一語。東坡昏睡。歌者唱夜寒斗覺羅衣薄。東坡驚覺。小語云。夜來走卻稚將博也。歌者皆匿笑。酒罷行後圃中。至更坐。東坡即几案間筆盡書歌者嗣句云。雨葉風枝曉自勻。綠陰青子淨無塵。閑吟邊屋扶疏句。須信淵明是可人。申公見之亦無語。

韓魏公與宋尚書。同試中書。賦璇圭。宋公太息曰。老矣。尚從韓家郎君試邪。蓋宋公文稱已著。韓公以從官子弟二名登科。然世尚未盡知也。或謂韓公則愧謝曰。某其敢望宋公。報罷必矣。已而韓公爲奏篇

之首。宋公反出其下。後韓公帥中山。作閱古堂。宋公詞有云。聽說中山好。韓家閱古堂。遺圖名將相。劉石好文章。韓公見之不悅。

王荆公初執政。對客悵然曰。投老欲依僧耳。客曰。然則抱佛脚。公微笑曰。投老欲依僧。古人全句。客曰。急則抱佛脚。亦全俗語也。然上去投。下去脚。豈不爲的對邪。公遂大笑。

蘇仲虎言。有以澄心紙求東坡書者。令仲虎取京師印本東坡集。誦其中詩即書之。至邊城歲莫多風雪。强壓香醪與君別。東坡閣筆怒目仲虎云。汝便道香醪。仲虎驚懼。久之。方覺印本誤以春醪爲香醪也。

劉夢得作九日詩。欲用餻字。以五經中無之。輟不復爲。宋子京以爲不然。故子京九日食餻。有詠云。颷館輕霜拂曙袍。糗餈花飲鬬分曹。劉郎不敢題餻字。虛負詩中一世豪。遂爲古今絕唱。糗餌粉餈餻類也。出周禮。詩豪。白樂天目夢得云。

李太白僧伽歌云。此僧本住南天竺。爲法頭陀來此國。又云。嗟予落泊江淮久。罕遇真僧說空有。時僧伽已顯于淮泗之上矣。黎幹中識郭子儀。隱逸中識司馬子微。浮屠中識僧伽。則太白亦異人也哉。

白樂天長恨歌有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之句。寧有興慶宮中夜不燒蠟油。明皇帝自挑燈者乎。書生之見可笑耳。

元和中。處士唐衢善哭。聞白樂天謫。輒大哭。衢後死。樂天有詩云。何當向墳前。還君一掬淚。

晁以道問予。梅二詩何如黃九。予曰。魯直詩到人愛處。聖俞詩到人不愛處。以道爲一笑。

柑橘二物。草木書各爲一條。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曰。洞庭春色。東坡之賦。嘗用橘事。豈以橘條下云。其類有朱柑、乳柑、黃柑、石柑乎。大柑無故事。名洞庭春色。亦橘也。

歐陽公于詩主韓退之。不主杜子美。劉中原父每不然之。公曰。子美老夫清晨梳白頭。元都道士來相訪之句。有俗氣。退之決不道也。中原父曰。亦退之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之句之類耳。公賞中原父之辯。一笑也。

蜀人謂象齒爲白暗。犀角爲黑暗。少陵詩云。黑暗通蠻貨。用方言也。

李太白詩云。昔作芙蓉花。今爲斷腸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按陶宏景僊方注云。斷腸草不可食。其花美好。名芙蓉。

李習之、韓退之、孟東野善。習之于文。退之所敬也。退之與東野唱酬傾一時。習之獨無詩。退之不議也。尹師魯、歐陽永叔、梅聖俞善。師魯于文。永叔所敬也。永叔與聖俞唱酬傾一時。師魯獨無詩。永叔不議也。習之師魯之于詩。以爲不足作邪。抑不能也。

夔峽之人。歲正月。十百爲曹。設牲酒于田間。已而衆操兵大噪。謂之養（蠻去）烏鬼。長老言地近烏蠻戰場。多與人爲厲。用以禳之。沈存中延少陵家家養烏鬼。其自也。疏詩者乃以鸕鷀別名烏鬼。予往來夔峽間。問其人。如存中之言。鸕鷀亦無別名。

華州齊雲樓。有唐昭宗詞。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蒲中鸛鵲樓。有唐太宗詩。昔乘匹馬去。今傾六龍來。

其英偉悽怨之氣。何風孫不同也。

東坡爲黃魯直作長短句。文君壻知否。笑君卑辭奇語也。文君壻猶虜姬壻云。今刻本者不知。有自改文君細知否可笑耳。

東坡別李公擇長短句。憑仗飛魂招楚些。我思君處君思我。退之與孟東野詩。以余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于余之意也。

宋子京在翰林時。同院李獻臣以次有六學士。一日張貴妃詞頭下。欲行告庭之禮。未決。子京遽以詞上。妃怒。抵于地曰。何學士敢輕人。子京出知安州。以長短句詠燕子。有因爲銜泥汙錦衣。垂下珠簾不敢歸之句。或傳入禁中。仁皇帝覽之一歎。尋召還玉堂署。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樂遊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李太白詞也。予嘗秋日餞客咸陽寶釵樓上。望漢諸陵在晚照中。有歌此詞者。一坐悽然而罷。

夔州營妓。爲喻廸孺扣銅盤。歌劉尙書竹枝詞九解。尙有當時含思宛轉之豔。他妓者皆不能也。廸孺云。歐陽詹爲并州妓賦高城已不見。況乃城中人詩。今其家尙爲妓。詹詩本亦尙在。妓家夔州。其先必事劉尙書者。故獨能傳當時之聲也。

僊女侍。董雙成。桂殿夜涼吹玉笙。曲終却從天官去。萬戶千門空月明。河漢女。玉鍊顏。雲軿往往到人間。九疑有路去無跡。裊裊天風吹佩環。李太尉文饒迎神送神二曲。予遊秦。尙有能宛轉度之者。或并爲一曲。謂李太白作非也。

程叔微云。伊川聞誦晏叔原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長短句。笑曰。鬼語也。意亦賞之。程晏二家有連云。

晏叔原。臨淄公晚子。監潁昌府許田鎮。手寫自作長短句。上府帥韓少師。少師報書。得新詞盈卷。蓋才有餘而德不足者。願郎君捐有餘之才。補不足之德。不勝門下老吏之望云。一監鎮官。敢以杯酒間自作長短句示本道大帥。以大帥之嚴。猶盡門生忠于郎君之意。在叔原爲甚豪。在韓公爲甚德也。

予嘗見東坡一帖云。王十六秀才遺拍板一串。意予有歌人。不知其無也。然亦有用。陪傅大士唱金剛經耳。字甚奇逸。如欲飛動。晉卿作小楷書其下云。此拍板以遺朝雲。使歌公所作滿庭芳。亦不惡也。然朝雲今爲惠州土矣。予意韓退之、張籍、翰翁間。亦無此一段風流耳。

東坡赤壁詞。灰飛煙滅之句。圓覺經中佛語也。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

仁皇帝問王懿敏素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懿敏曰。下臣其敢言。帝曰。姑言之。懿敏曰。唯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憮然有間曰。唯富弼耳。懿敏下拜曰。陛下得人矣。既告大庭相富公。士大夫皆舉笏相賀。或密以聞。帝益喜曰。吾之舉賢于夢卜矣。

神宗問周世宗何如。馮公京曰。世宗威勝于德。故享國不永。王荆公曰。世宗之死。遠邇哀慕。非無德也。荆公卒以強辨勝同列。不知馮公之對。適襲祖之辭。見三朝寶訓云。

王荆公初參政事。下視廟堂如無人。一日爭新法。怒目諸公曰。君輩坐不讀書耳。趙清獻同參政事。獨折之曰。君言失矣。如皋夔稷契之時。有何書可讀。荆公默然。

憲成李公及爲杭州。不遊宴。一日遇雪。命促僦具。郡僚不勝意于歌舞高會也。乃訪林和靖于孤山。清談閒賞。又日飲食外。不市一物。至去官。唯買白樂天集一部。

傅伯公云。司馬文正公力辭樞近。嘗勉以主上眷遇異等。得位庶可行道。道不行去之可也。公正色曰。古今爲此名位所誘。虧喪名節者不少矣。卒辭不就。文潞公曰。司馬君實操行。直當求之古人中也。

傅獻簡與杜祁公。取未見石刻文字二本。皆讀于背。各記一本。祁公再讀。獻簡一讀。粗能之不差一字。祁公時年踰七十矣。光祿丞趙楊在坐見之。

韓魏公、文潞公。先後鎮北門。魏公時。朝城令杖一卒犯兵。方二下。兵輒悖罵不已。令以送府。公問兵實悖令否。曰實。曰汝禁兵。既在縣有役。則有階級矣。即判送狀領赴市曹處斬。從容平和如常時。衆見其投判筆。方知有異。潞公時。復有外縣送一兵。犯如前者。公震怒問虛實。兵以實言。亦判送狀處斬。擲其筆。二公之量不同。魏公則彼自犯法。吾無怒焉。潞公異稟雄豪。蓋怒不容也。劉器之爲韓璵云。

東坡論張文定。以一言曰大。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天下未嘗一日無士。而仁宗之世。獨爲多士者。以其大也。實能嘆細德之嶮微。知鳳鳥之不下。閔溝瀆之尋常。知吞舟之不容。傷時無是大者以容己也。蓋天下大器也。非力兼萬人。其孰能舉之。非仁宗之大。其孰能容此萬人之英乎。世以爲知言。神宗嘗問文定識王安石否。曰安石視臣大父行也。臣見其大父日。安石髮未燥。衣短褐布。身瘡疥。役灑埽事。一蒼頭耳。故荆公亦畏其大。不敢與之爭辨。日錄中盜詆前輩諸公。獨于文定無譏云。

劉器之曰。吾從司馬公五年。得一語曰誠。請問其目。則曰。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至誠其道則一也。又問所以致力。公喜曰。問甚善。自不妄語入。吾初甚易之。退而自檃括日之所行。與所言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有餘地矣。

或問劉器之曰。三代以下宰相學術。司馬文正一人而已。曰學術固也。如宰相之才。可以斡回四海者。未敢以爲第一。蓋元祐大臣類豐于德。而廉于才智也。先人亦云。司馬公所謂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者。以御史大夫諫大夫執法殿中。勸講經幃。用則前無古人矣。

趙清獻公平生日所爲事。夜必衣冠露香九拜。手告于天。應不可告者。則不敢爲也。

張堯封從孫明復先生學于南京。其女子常執事左右。堯封死。入禁中爲貴妃。寵遇第一。數遣使致禮于明復。明復閉門拒之終身。

慶曆中。富鄭公、韓魏公。俱少年執政。頗務興作。章郇公位丞相。終日默然如不能言。或問郇公。富韓勇于事爲何如。曰。得象每見小兒跳躑戲劇。不可訶止。俟其抵觸牆壁自退耳。方銳于跳躑時。勢難遏也。後富韓二公。閱歷歲月。經涉變患。始知天下之事。不可妄有紛更。而王荆公者。年少氣盛。強項莫敵。遂取祖宗典制變亂之。二公不可救止而去。始嘆郇公之言爲賢也。

唐制唯給事中得封還制書。康定間。中官劉從德妻王氏。遂國夫人。富韓公爲知制誥。封還詞頭。知制誥。今中書舍人也。中書舍人繳詞頭。自富公始。王氏雖爲人。初以后族出入禁中。其父蒙正。始因以通姦利云。

呂申公云。唯人主之眷不可恃。

王荆公在半山。使一老兵方汲泉埽地。當其意。擧之不容口。忽誤觸燈檠。即大怒。以爲不力。逐去之。參寥在坐。私語他客云。公以喜怒進退一老兵。如在朝廷以喜怒進退士大夫也。

王荆公與曾南豐平生以道誼相附。神宗問南豐卿交王安石最蚤。安石何如人。南豐曰。安石文學行誼。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神宗遽曰。安石輕富貴不吝也。南豐曰。臣謂吝者。安石勇于有爲。吝于改過

耳。神宗頷之。

王荆公晚喜說字。客曰，霸字何以從西。荆公以西在方域主殺伐，累言數百不休。或曰，霸從雨不從西也。荆公隨輒曰，如時雨化之耳。其學務鑿無定論類此。如三經義，頒于學官數年之後，又自列其非是者，奏請易去。視古人懸諸日月不刊之說，豈不誤學者乎。

或譖胡宿于上曰，宿名當爲去聲，乃以入聲稱名，何不識。豈堪作詞臣。上以問宿，宿曰，臣名歸宿之宿，非星宿之宿。譖者又曰，果以歸宿取義，何爲字拱辰也。故後易字武平。

王荆公之子雱作荆公畫像贊曰，列聖垂教，參差不齊。集厥大成，光于仲尼。是聖其父過于孔子也。雱死，荆公以詩哭之曰，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是以兒子比孔子也。父子相聖，可謂無忌憚者矣。

楊大年爲翰林學士，適禁中詔試天下士。一日，會鄉里待試者，或言，學士必持文衡，幸預有以教之。大年作色拂衣而入，則曰，於休哉。大年果知貢舉，凡程文用於休哉者，皆中選。適當時坐中之客，半不以爲意，不用也。

東坡在翰苑，薄暮中使宣召，已半醉，遽汲泉以漱，意少快，入對內東門小殿。簾中出除目，呂公著司空平章軍國重事，呂大防、范純仁左右僕射。既承旨，宣仁后曰，學士前年爲何官。曰，臣前年爲汝州團練副使。今爲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陛下。曰，不關老身事。曰，遭遇皇帝陛下。曰，亦不關官家事。曰，豈出大臣論薦。曰，亦不關大臣事。東坡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宣仁后曰，久欲令學士知，此是神宗皇帝之意。帝飲食停匕箸看文字，宮人私相語，必蘇軾之作。帝每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學士上僊耳。東坡不覺哭失聲。后與上亦泣，左右皆泣。已而命坐，賜茶。宣仁后又曰，學士直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東坡下拜，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東坡爲王鞏云。

東坡先謫黃州，熙寧執政妄以陳季常鄉人任俠家資之饒，有世讎，後謫惠州，紹聖執政妄以程之才姊之夫有宿怨，假以憲節，皆使之甘心焉。然季常、之才從東坡甚驩也。

劉器之與東坡元祐初同朝。東坡勇于爲義，或失之過，則器之必約以典故。東坡至發怒曰，何處把上（去把）[illegible]曳得一劉正言來，知得許多典故。或以告器之，則曰，子瞻固所抵也，若恃其才，欲變亂典

常，則不可。又朝中有語云，閩蜀同風，腹中有蟲，以二字各從虫也。東坡在廣坐作色曰，某聞立賢無方，何得乃爾。器之曰，某初不聞其語，然立賢無方，須是賢者乃可。若中人以下，多繫土地風俗，安得不爲土習風移。東坡默然。至元符末，東坡、器之各歸自嶺海，相遇于道，始交驩。器之語人云，浮華豪習盡去，非昔日子瞻也。東坡則云，器之鐵石人也。

司馬丞相薨于位，程伊川主喪事，專用古禮。將祀明堂，東坡自使所來弔，伊川止之曰，公方預吉禮，非哭則不歌之義，不可入。東坡不顧以入，曰，聞哭則不歌，不聞歌則不哭也。伊川不能敵其辯也。

晁以道爲予言，嘗親聞東坡曰，先生易傳當傳萬世，因何恨某不知數耳。

李文仲言，東坡自海外歸毗陵，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夾運河岸，千萬人隨觀之。東坡顧坐客曰，莫

看殺軾否。其爲人愛慕如此。

東坡作錢塘日，答劉道原書云，道原要刻印七史固善，方新學經解紛然，日夜摹刻不暇，何力及此。近見京師經義題，國異政，家殊俗，國何以言異，家何以言殊。又有其善喪厥善，其厥不同何也。又說易觀卦本是老鸛，詩大小雅本是老鴉。似此類甚衆，大可痛駭。時熙寧初，王氏之學務爲穿鑿至此。

安世月八日登對，聽問甚詳，太母首語及先公，惻怛久之，曰，如司馬相公盡心朝廷，何可更得。君臣之間如此，可紀可紀。予舊收諫大夫劉安世器之報司馬公休書一紙，如上曰可紀也，故紀之。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一

趙肖堂親見魯直晚年懸東坡像于室中，每蚤作，衣冠薦香，肅揖甚敬。或以同時聲名相上下爲問，則離席驚避曰，庭堅望東坡門弟子耳，安敢失其序哉。今江西君子曰蘇黃者，非魯直本意。

東坡帥揚州，曾旼罷州學教授，經真州，見呂惠卿。惠卿問軾何如人。旼曰，聰明人也。惠卿怒曰，堯聰明，舜聰明，大禹之聰明邪。旼曰，雖非三者之聰明，是亦聰明也。惠卿曰，軾學何人。旼曰，學孟子。惠卿愈怒，起立曰，何言之不倫也。旼曰，孟子以民爲重，社稷次之，此所以知蘇公學孟子也。惠卿默然。

李定自鞫東坡獄，勢不可向。一日于崇政殿門外語同列曰，蘇軾奇才也。俱不敢對。又曰，前二三十年所作詩文，引援經史，隨問即答，無一字之差，眞天下奇才也。嘆息久之。蓋世之公論，至讎怨不可輕也。

王彥霖繫年錄，元祐六年三月，神宗實錄成，著作郎黃庭堅除起居舍人，蘇子由不悅曰，庭堅除目某爲尙書右丞，不預聞也。已而後省封還詞頭，命格不行。子由之不悅，不平呂丞相之專乎，抑不樂庭堅也。

庭堅字魯直，蓋出東坡門下，或云後自欲名家，頗相失云。

范文正公尹天府，坐論呂申公降饒州。歐陽公爲館職，以書責諫官不言，亦貶夷陵。未幾，申公亦謫。後歐陽公作文正神道碑云，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驩然相約，共力國事，天下之人皆以此多之。文正之子堯夫以爲不然，從歐陽公辨，不可，則自削去驩然共力等語。歐陽公殊不樂，爲蘇明允云。

范公碑，爲其子高措于石本改動文字，令人恨之。文正墓誌，則富公之文也。先是富公自歐陽公平章。其言曰：大抵作文字，其間有干着善惡可以爲勸戒者，必當明白其詞，善惡焯然，使爲惡者精知戒，爲善者精知勸，是亦文章之用也。豈當學聖人作春秋，隱與微婉，使後人傳之注之，尚未能通，又疏之，疏之尚未能盡，以至爲說、爲解、爲訓釋、爲論議，經千餘年，而學者至今終不能貫徹曉了，何謂如春秋者，惟聖人可爲，除聖人而下，皆不可爲，爲之亦不復取信于後矣。學者能約春秋大義，立法立例，善則褒之，惡則貶之，苟有不得已須當避者，稍微其詞可也。不宜使後人千餘年而不知其意也。若善不能勸，惡不能戒，則是文字將何用哉。既書之而惡者自不戒，善者自不勸，則人之罪也，于文何過哉。竊當病今之人作文字無所發明，但依違模稜而已。人之爲善固不易，有讒謗毀者，有被竄斥者，有窮困塞餓者，甚則誅死族滅，而執筆者但求自便，不與之表顯，誠罪人也。人之爲惡者，必用姦謀巧計，貨賂朋黨，多方以逃刑戮，況不止刑戮是逃，以至子子孫孫，享其餘蔭而不絕，可謂大幸矣。執筆者又隱之，不敢書其惡，則惡者愈惡，而善人常沮塞不振矣。君子爲小人所勝所抑者，不過祿位耳，惟有三四寸竹管子，向口角頭褒善貶惡，使善人貴，惡人賤，善人生，惡人死，須是由我始得，不可更有所畏怯而默默，受不快活也。向作希文墓誌，蓋用此法，但恨有其意而無其詞，亦自謂希文之善稍彰，姦人之惡稍毖矣。今永叔亦云，胸臆有欲道者，誠當無所避，皦然寫之，泄忠義之憤，不亦快哉。則似以禍之說爲是也。然禍之說，豈公是公非，非于惡人有所加誅也。如希文墓誌中所誣姦人，皆指事據實，蓋是天下人闡知者，卽非粗意爲之。彼家數子皆有權位，必大怒，諍議斷不卹也。初寶元、慶曆間，范公、富公、歐陽公，天下正論所自出。范公薨，富公、歐陽公相約書其事矣。歐陽公後復不然，何也。予讀富公之書至汗出，有以春秋之誅爲未快，嗚呼，可畏哉。

英宗初臨御，韓魏公爲相，富鄭公爲樞密相。一日，韓公進擬數官者，策立有勞，當遷官。富公曰：先帝以神器付陛下，此輩何功可書。韓公有愧色。後韓公帥長安，爲范堯夫言其事，曰：琦便怕它富相公也。

雅州有婦人阿云，謀殺夫而自承者，知州許遵謂法因犯殺傷而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科故殺傷法，而敕有因疑被執，招承減等之制，卽以按問欲舉聞，意以謀爲殺之因，所因得首，合從原減，奏下百官議。蓋鬬殺、劫殺，鬬與劫爲殺因，故按問欲舉可減，以謀而殺，則謀非因所，不可減。司馬文正公議曰：殺傷之中，自有兩等，輕重不同，其處心積慮，巧詐百端，掩人不備者，則謂之謀；直情徑行，略無顧慮，公然殺害者，則謂之故。謀者尤重，故者差輕。今此人因犯它罪，致殺傷他人罪，雖得首原，殺傷不在首例者，從謀殺則太重，若從鬬殺則太輕，故酌中令從故殺傷法，其直犯殺傷，更無它罪者，惟未傷則可首，但係已傷，皆不可首。今許遵欲將謀之與殺，分爲兩事，則故之與殺，亦是兩事也。且律稱得免所因之罪，彼刼因掠人，皆是也，已有所犯，因而又殺傷人，故刼掠可首，而殺傷不原，若平常謀慮不爲殺人，當有何罪，可得首免，以此知謀字止因殺字生文，不得別爲所因之罪也。若以鬬殺與謀殺，皆爲所因之罪，從故殺傷法，則是鬬傷自首，反得加罪一等也。自廷尉以下，皆嫉許遵之妄，附文正公之議，王荊公不知

法，好議法，又好與人爲異，獨主遵議。廷尉以下爭之，不可得，卒從原減。至荊公作相，議竟立按問舉法，一問不承，後雖自言，皆不得爲按問。時欲廣其事，雖累問不承，亦爲按問，天下非之。至文正公作相，立法，廬州軍大辟，罪人情理不可憫，刑名無疑慮，輒敢奏聞者，並令刑部舉駁，重行朝典，不得用例破條。蓋祖宗以來，大辟可憫與疑慮得奏裁，若非可憫、非疑慮，則是有司妄讞，以幸寬縱，豈除暴惡安善良之意乎。文正公則辟以止辟，正法也；荊公則姑息以長姦，非法也。至紹聖以來，復行荊公之法，而殺人者始不死矣。予嘗聞後漢張敏之議，可爲萬世法，曰：孔子垂經典，臯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或以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爲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斃。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卽爲灾，秋一物華卽爲異。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而已。蓋與司馬文正之議合也。蘇黃門初嫉許遵之讞，後復云：遵子孫多顯者，豈能活一人，天理固不遺哉。亦非也。使妄活殺人者可爲陰功，則被殺者之冤豈不爲陰讎乎。

韓魏公自外上章，條數王荊公新法害天下之狀，神宗感悟，諭執政罷之。荊公方在告，乞分司。趙清獻公參政事，曰：欲俟王安石出，令自罷之。荊公既出，疏駁魏公之章，持其法益堅，卒至敗亂天下，識者于清獻公有遺恨焉。

先人嘗言：熙寧間，司馬文正、范忠宣先後爲西都留臺，吾皆從之遊。至元祐初，文正起爲宰相，忠宣起爲樞密使，吾見之，其語言服用，一如在西都時，但忠宣顏色甚澤，文正清苦無少異，吾以此窺忠宣，其中豈尚以名位爲藥邪。

予見司馬文正公親書一帖：光年五六歲，弄青胡桃，女兄欲爲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子以湯脫之，女兄復來，問脫胡桃皮者，光曰：自脫也。先公適見，訶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語。後公以誠學授劉器之，曰自不謾語入。東坡書公神道之石，亦曰：論公之德，至于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以二言，曰誠曰一云。

韓忠獻公、宋景文公同召試中選，王德用帶平章事，例當謝。二公有空疎之譏，資德用曰：亦曾見程文，誠奇雋少年，更宜廣問學。二公大不堪。景文至曰：吾觀見一老衙官，是納侮也。後二公俱成大名，德用已甚。忠獻爲景文曰：王公雖武人，尚有前輩激勵成就後學之意，不忘也。予得之李先仲，王公外孫云。

文潞公本姓敬，其曾大父避石晉高祖諱，更姓文，至漢復姓敬，入本朝，其大父避翼祖諱，又更姓文。初敬氏避諱，各用其一偏，或爲文氏，或爲苟氏，然敬字從茍（音己力切），非苟也，從文非文也，俱非其一偏也。

蘇東坡既貶黃州，神宗殊念之，幹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又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爲檢討官，先進太祖總論，已不當神宗之意，未幾，罷去。東坡自黃岡移汝墳，舟過金陵，見王荊公于鍾山，留連燕語。荊公曰：子瞻當重作三國書。東坡辭曰：某老矣，願舉劉道原自代云。

元豐末，司馬文正所進通鑑成，進御，丞相王珪、蔡確見，上問何如，上曰：當容降出，不可久留。又諮款曰：賢

于荀悅漢紀遺失。能訶。中使以其書至政事。每葉縫合以睿思殿寶章。睿思殿。上禁中讀書之地也。令人王旋等在省中。從丞相來觀。丞相笑曰。君輒近禁樹。以言上所愛重者。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二

熙寧年。邊吏報契丹將入寇。亟遣中貴人。取兩河民車。以為戰備。民大驚擾。自宰執以下。言不便者騰遙。但不省。時沈括存中為記注。一日。侍筆立御座側。上顧曰。卿知籍車之事乎。括曰。未知。車將何用。上曰。北狄以多馬取勝。惟車可以當之。括曰。胡之來。民父子墳墓田廬。皆當棄去。復暇卹車乎。朝廷姑借其數而未取。何傷。上喜曰。卿言有理。何論者之紛然也。括曰。車戰之利。見于歷世。巫臣教吳子以車戰。遂猾中國。李靖用偏箱鹿角車。以擒頡利。臣但未知一事。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五御折旋。利于輕速。今之民間鐵車。重大椎樸。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則跬步不進。故俗謂之太平車。或可施于無事之日。恐兵間不可用耳。上欣喜曰。無人如此作說者。當更思之。明日遂罷籍民車。執政問括曰。君以何術而立談能此事。上甚多太平車之說也。括曰。聖主可以理奪。不可以言爭。若車可用。其敢以為非。括未幾遷知制誥。

司馬文正公在洛陽修史日。伊川先生程頤正叔。為布衣。年尚少。其見亦有時。今為伊川學者。其文正齋記中有曰正叔云。以為字伊川者非也。是王議建中字正叔耳。然伊川後用文正薦。勸講禁中。未幾謫去。先是劉莘老論曰。紛紛之論。致疑于程頤者。直以謂自古以來。先生處士。皆盜虛名。無益于用。若頤者。特以迂闊之學。邀君索價而已。天下節義之士。遯道不出。如頤等輩。蓋亦不少。彼無所援于上。故不

聞謝。又以頤辭免侍命之言曰。前朝名舉布衣。故事具存。是頤之自欲為种放。而亟欲得崇諫侍從矣。不可不察也。聖人自有中道。過之則偏。天下自有常理。背之則亂。伏望辨真偽。重名器云云。孔文仲論曰。頤在經筵。僭橫。造請權勢。騰口間亂。以償恩讎。致市井之間。目為五鬼之魁。請令其助賈易。彈呂陶。及造學制。詭謬。童稚嗤鄙云云、又曰。頤汙下憸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宜放還田里。以示典刑云云。劉器之論曰。程頤、歐陽棐、畢仲游、楊國寶、孫朴。交結執政子弟。搢紳之間。號五鬼。又曰。進言者必曰五鬼之號。出于流俗不根之言。何足為據。臣亦有以折之。方今士大夫。無不出入權勢之門。何嘗盡得鬼名。惟其陰邪潛伏。進不以道。故程頤等五人。獨被惡聲。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蓋人之毀譽。必以事驗之。今衆議指目五人。可謂數矣。然推考其迹。則人言有不誣者。臣請歷陳其說。若程頤則先以罪去云云。蘇子瞻奏則曰。臣素疾程頤之姦。形于言色。因頤教誘孔文仲。令以私意論事。為文仲所奏。頤遂得罪云云。又子瞻為禮部尚書。取伊川所修學制。貶駁譏誚略盡。如蘇子瞻、劉莘老、孔文仲、劉器之。皆世之君子。其于伊川先生。不同如此。至京黨錮。則同在黨中。悲夫。

予為校書郎時。嘗問趙丞相元鎮。云。張天覺者。首造元祐黨籍之人也。靖康初。與范文正、司馬文正同追贈。天下已非之。公身任邪正之辨。既未能追改。更贈以文忠。是與蔡公、富公、均一等也。可乎。元鎮悵然曰。蜀句濤在從班游談。有司不肯。不能執法耳。予見其有愧色。亦不復言。

某公在章獻明肅后垂簾日。密進唐武氏七廟圖。后怒抵之地曰。我不作負祖宗事。仁皇帝解之曰。某欲但為忠耳。后既上賓。仁皇帝每曰。某心行不佳。後竟除平章事。蓋仁皇帝盛德大度。不念舊惡故也。自某公死。某公為作碑誌。極其稱、贊。天下無復知其事者矣。某公受潤筆帛五千端云。

王冀公久被真廟異眷。晚居政府。某州妖獄發。蓋以中外士大夫。與妖人往來歌詩聞。有云。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王欽若。真廟面責之。冀公辨數四。終不證。則頓首曰。臣官工部尚書。安敢擅稱至左僕射。此理明甚。而聖意終不解者無他。蓋臣福薄耳。遂坐竄免云。

范近方爾忠宣答徽猶論邊事書云。大略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鬭力。中國與夷狄較勝負。不唯不可勝。兼亦不足勝。雖勝亦非也。嗚呼。甚盛德之言也。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為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趙韓王微時。求唐太宗昔。非昭陵下。呂汲公帥長安。醴泉民析居。爭所則皇雕管。訟于府曰。得者富盛。設公取葬秦陵下。

盧多遜南遷。度大庾嶺。憩一小家。其嫗頗能語言。多遜詳問之。則曰。我中州仕族。有子官亦遷嶺。為宰相盧多遜。挾私遣冤以死。多遜中懷毒螫。專犯法禁。我留此嶺土。以俟其過。多遜之行甚疑。嫗詢不識。即倉皇遁去。

蘇子由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又以為強奪民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僦劵甚明乃已。不一二年，子厚謫雷州，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其報復如此。

錢塘德基為予言：吾家先王，據唐末五季，有吳越，順事中國，不敢效他霸府之僭。恭俟真主之出，即奉版籍歸于職方氏。故自國朝以來，學士大夫以忠孝名吾家，無一議者。至歐陽公始云，得封落星石為落星山銅書，知吳越亦嘗改元寶正，著于史矣。又歸田錄書思公子弟一歲四五竊公珊瑚筆格，率其以錢贖之，若果然，何子弟之不肖也。思公尹洛日，歐陽公出幕下，特以國士遇之，豈子弟中有不相驩者邪。

李王煜以太平興國三年七月七日生日，錢王俶以雍熙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日，皆與賜器醑中使燕能暴死，並見國史。

周世宗得李氏與契丹求援蠟書，以為名下淮甸。藝祖得孟氏結太原蠟書，以為名下蜀。二事正同。

漢唐宦者可謂盛矣，然官不至師保也。一劉鋹有宦者七千餘人，始有為師保者。藝祖既縛鋹，自來除其禍，內侍不許過供奉官，又鋹之宮，概名龍德云。

張侍中耆遺言厚葬，晏丞相殊遺言薄葬，二公俱葬陽翟。元祐中，同為盜所發。侍中壙中，金玉珠寶充塞，盜不近其棺，所得已不勝負，皆列拜而去。丞相壙中，但瓦器數十，盜怒不酬其勞，斷棺取金帶，亦木也，遂以斧碎其骨。厚葬免禍，薄葬致禍，楊王孫之計疏矣。

蜀靖恭先生楊匯源澈，負介潔，生遠方，于朝廷故實、學士大夫譜牒，皆能通貫，其于中國之士，范端明景仁、內翰純夫、尚書蘇子瞻、門下侍郎子由外，不論也。杜門委巷之下，著書賦詩，人無知者，獨予先君實薦于朝，曰：成都府布衣楊匯，學行甚高，志節甚苦，于本朝典禮，故家氏族，奇字異書，無所不知，杜門陋巷，若將終身，嘗崇尚廉恥，招徠逸遺之日，如匯者，委棄遠方，誠為可惜。伏望朝廷特加聘召，亦不報。竟死于委巷之下，藏書萬籤，古今石刻本，過六一堂中集古錄所有者。予校中祕書，間為信安郡王諶仁仲言之。王一日侍上燕，語及靖恭先生事，上為之一嘆，將詔予語其家，以書以金石刻本來上。會予謝病去，後先生之子知狀，乃盡以其書其金石刻本投一部刺史，曰：上久欲得此，為我易一官如何。部刺史知其不肖，給曰諾，盡私有之，遺以酒漿數壺耳。

歐陽公在政府，寄潁州處士常秩詩云：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公將休致，又寄秩詩云：賴有東鄰常處士，披簑戴笠伴春鋤。蓋公先為潁州，得秩于民伍中，殊好之。至公休致歸，每接賓客，必返退士初服，秩已從王荊公之招，公獨朝章以見，愧之也。秩入朝，極其諛佞，迎升次對，至日著春秋學數十卷，自許甚高，以荊公不喜春秋，亦絕口不言，匿其書不出。適兩河歲饑，有旨青苗錢振倚閣，王平甫戲秩曰：君之春秋，亦權倚閣矣。後神宗謂秩甚薄，荊公亦鄙之。秩失節，快快如病狂易，或云自裁以死。荊公尚表于墓，蓋其失云。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三

予舊從司馬氏得文正公熙寧年辭樞密出帥長安日手集草疏，公尋自免，絕口不復言天下事矣。其疏不見于傳家集，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誨于安石始參政事之時，即指安石為姦邪，謂其必敗亂天下。臣以為安石止于不曉事，與很愎，不至如誨所言。今觀安石援引親黨，盤據要津，擠排異己，以固權寵，常自以己意，陰贊陛下，內出手詔，以決外庭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己，而謗議悉歸于陛下。臣乃自知先見不如誨遠矣。純仁與顥，皆與安石素厚，安石拔于庶僚之中，超處清要。純仁與顥，觀安石所為，不敢顧私恩，廢公議，極言其短。臣與安石，南北異鄉，取舍異道，臣接安石素疏，安石待臣素薄，徒以屢嘗同僚之故，私心眷眷，不忍輕絕而顯言之，因循以至今日，是臣不負安石而負陛下，臣不如純仁與顥遠矣。臣承乏兩制，逮事三朝，與國家義則君臣，恩猶骨肉，覩安石專政，逞其狂愚，使天下生民被荼毒之苦，宗廟社稷有累卵之危，臣畏懦愛身，不早為陛下別白言之。軾與文仲，皆疏遠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很虎之怒，上書對策，指陳其失，隳官獲譴，無所顧慮，此臣不如軾與文仲遠矣。人情誰不貪富貴，戀俸祿，鎮覩安石熒惑陛下，以佞為忠，以忠為佞，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不勝憤懣，抗章極言，因自乞致仕，甘受醜詆，杜門家居，臣顧惜祿位，為妻子計，包羞忍恥，尚居方鎮，此臣不如鎮遠矣。臣聞居其位者必

疑其事，貪其祿者，必任其患，苟或不然，是爲盜竊。臣雖無似，嘗受教于君子，不忍以身爲盜竊之行。今陛下唯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爲賢則賢，以爲愚則愚，以爲是則是，以爲非則非，諂附安石者，謂之忠良，攻難安石者，謂之讒慝。臣之才識，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議論，固安石之所非，今日之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伏望聖恩，裁處其罪，若臣罪與范鎮同，則乞依范鎮例致仕，或罪重于鎮，則或竄或誅，所不敢逃。取進止。

司馬文正公曰：呂獻可之先見，吾不及也。予慮後世得其言不得其事，惑也。有公門下士諫大夫劉安世器之，嘗書范景仁傳後語可信，故書于下方。熙寧中，王介甫初參大政，神考方厲精圖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畢，日刻既晏，例隔登事官于中廡，須上入更衣，復出以次贊引。時呂獻可爲御史中丞，司馬文正公爲翰林學士，侍讀邇英閣，將趨經筵，相遇于庭中，文正公密問曰：今日請見，言何事耶？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政。文正公愕然曰：以王介甫之文學行誼，命下之日，衆皆喜于得人，奈何遽言之。獻可正色曰：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于用則疏，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之宰輔，天下必受其禍。文正公曰：與公素爲心交，苟有所懷，不敢不盡。今日之論，未見有不善之迹，似傷匆遽，或別有章疏，願先進呈，姑留是事，更加籌慮可乎？獻可曰：上新嗣位，富于春秋，朝夕所與謀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惟恐不及，斷可緩耶？語未竟，閤門吏抗聲追班，遂趨而出。文正公退自講筵，默坐玉堂，終日思之，不得其說。既而縉紳閒浸有傳其章疏者，往往偶語竊議，譏其太過。未幾，聞中書置三司條例司，卒日介甫之門，諸險躁進之士，悉辟召爲屬吏，朝夕相與謀議，以經綸天下爲己任，務變更祖宗法，斂民財以足國用，妄引用古書，蔽其誅剝之實，輔弼大臣，異議不可回，臺諫從官，力爭不能奪，郡縣監司，奉行微怍其意，則譴詘隨之，于是百姓騷然矣。然後前日之議者，始愧仰嘆服，以爲不可及，而獻可終緣茲事出知鄧州。嗚呼，行僻而堅，言僞而辨，記醜而博，順非而澤，唯孔子乃能識之，雖子貢之智，有所不知也。方介甫自小官以至禁從，其學行名聲，暴著于天下，士大夫識與不識，皆謂介甫不用則已，用之則必能興起太平。獻可獨不以爲然，已而考其行事，卒如所料，非明智不惑，出于世俗之表，何以臻此。易曰：知幾其神矣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獻可有焉。文正公退居洛陽，每論當世人物，必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予心誠服之，故作景仁傳，蓋景仁之勇決，得文正之傳而後明，獻可墓文，雖亦成于公手，然止載其平生大節，而自相論難之語，不欲詳著，獻可先見，世莫有知者，予嘗從學于文正公，親聞其說，懼賢者正論遺讜，遂將淪沒而無傳，故書獨公之傳，以貽樂善之君子云。

紹聖以來，權臣挾繼述神宗爲變者，必先挾王荊公，蔡氏至以荊公爲聖人，天下正論一屈荊公，則曰非毀荊公也，詆神宗也，不忠于繼述也，正論遂廢，鉤黨牢不可解，仁人君子，知必爲異日之禍，其勢不可向，無計策以救，陳瑩中流涕以問諫大夫劉安世器之，曰：且奈何。器之親受司馬文正公之學，廉智絕人，曰：不自神宗，不自荊公，不可救。故瑩中反疏蔡氏所出荊公日錄語中詆神宗事，曰尊堯集云。意

上心不平于荊公，則蔡氏可伐，正論可出，鉤黨可解，異日之禍可救也。瑩中坐以流竄抵死，正論卒不出，鉤黨卒不解，異日之禍卒不可救者，天也。予讀其書而悲之，尚慮後世或不達瑩中本趣，但以爲闢荊公之詆神宗者，故具著之。尊堯集文煩不著，著其序曰：臣聞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矣。此安石之精義也。有三經焉，有字說焉，有日錄焉，皆性命之理也。蔡卞、蹇序辰、鄧洵武等用心純一，主行其教，所謂大有爲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謂繼述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謂一道德者，亦以性命之理而一之也。其所謂同風俗者，亦以性命之理而同之也。不習性命之理，謂之流俗，黜流俗則竄其人，怒曲學則火其書，故自卞等用事以來，其所謂國是者，皆出性命之理，不可得而動搖也。臣昨在諫省，所上章疏，皆以安石比于伊尹，伊尹聖人也，而臣過以安石比之者，臣于此時，猶蔽于國是故也。又臣所上章疏，謂安石爲神考之師也，神考堯舜也，任用安石，止于九年而已矣，初任後棄，何嘗終以安石爲是乎？而臣過以安石爲神考之師者，臣于此時，猶蔽于國是故也。臣昨者以言取禍，幾至誅殛，賴陛下委曲保全，賜臣餘命，臣感激流涕，念念循省，得改過之幾焉。蓋臣之所當改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孔子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性命之理，其有易此乎？臣伏見治平年中，安石唱道之言曰：道隆而德駿者，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爲賓主。自安石唱此說以來，幾五十年矣，國是淵源，蓋兆于此。臣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定則不可改也。天子南面，公侯北面，其可改乎？今安石性命之理，適有北面之禮焉，夫天子北面以事其臣，則人臣南面以當其禮，臣于性命之理，安得而不疑也。傳曰：君之所以不臣者二，當其爲祭主則弗臣，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師無北面，則是弗臣之禮也，豈有天子而可使北面者乎？漢顯宗之于桓榮，所以事之者可謂至矣，而所施之禮，不過坐東嚮而已，適以君而朝臣，以父而拜子，則是齊東野人之語，觸無父之禮，以此爲教，豈不亂名分乎？亂名分之教，豈可學乎？臣既誤學乎教，豈可以不悔乎？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臣于既往之謬，豈敢雖悔而不改乎？臣昔以安石爲神考之師，是臣重安石而輕神考也。臣昔以安石比伊尹之聖，是臣戴安石而誣陛下也。臣爲陛下耳目之官，而妄進輕詐之言，臣之罪惡如邱山矣，臣若不洗心自新，痛絕王氏，則何以明改過之心乎？臣所著尊堯集者，爲欲明改過之心而已矣。莊周曰：明此以南嚮，堯之爲君；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莊周之道，虛誕無實，不可以治天下，然于名分之際，不敢不嚴也。飛蜂走蟻，猶識上下，豈可以人臣自聖，而至于缺名分哉？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安石北面之言，可謂之順乎？據此不順之教，則所遂熙豐之事，何日而成乎？廢大法而立私門，啟攙奪而生後患，可爲寒心，孰大于此？臣請序而言之：昔紹聖史官蔡卞，專用王安石日錄，以修神考實錄，薄神考而厚安石，尊私史而壓宗廟。臣居諫省，請改裕陵實錄，及在都司，進日錄辨，當是之時，臣于日錄，未見全帙，知其爲私史而已，未知其爲增史也。自去闕以來，尋訪此書，偶得全編，遂復周覽，竄身雖遠，不廢討論，路過長沙，曾留轉藏之語，待盡合浦，又著乖絕之文，考詆誣譏玩之詞，見蔡卞增僞之意，尚謂安石趣錄，皆可遽據卞之所增，適是稱僞，當是之時，臣于日錄考之未熟，知其爲增史而已，未知其爲悖史

也。蓋由臣智識昏鈍，覺悟不早。追思誣告奏章，乃至合誣舊迹，語亦正理，隨俗妄談，既輕神考，又誣陛下。若它時後日陛下以此怒臣，臣將何以自救。敢不悔乎。日錄云：卿，朕師臣也。迺安石始造之言。又云：皆言朕有爲。岦神考親發之訓。既託訓以自擧，又託訓以輕君。輕君則詆侮譏薄，欲乘名分；自擧則嫉塞陵犯，前無祖宗。其語皆緊，聊擧一二。日錄云：朕自覺材極凡庸，恐不足與有爲。恐古之賢君，皆須天資英邁。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朕頑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卿初任講筵，勸朕以講學爲先，朕意未知以此爲急。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卿莫只是爲在位久，度朕終不足與有爲，故欲去。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所以爲君臣者，形而已矣。形故不足累卿。此非託訓以輕君乎。詆侮譏薄，欲乘名分，可以略見于此矣。日錄又云：王安石造理深，能見得衆人所不能見。此託訓以自擧也。又云：如王安石不惟智識高遠，精密不易，抵當流俗，天生明俊之才，可以庇覆生民。此託訓以自擧也。又云：卿無利欲，無適莫，非獨朕知卿，人亦盡知。若餘人安可保。此託訓以自擧也。又云：卿才德過于人望，朕知卿了得事有餘。此託訓以自擧也。驕蹇陵犯，前無祖宗，可以略見于此矣。聖主以奉先爲孝，羣臣以承上爲忠。明知其罪，誰敢輒置。則可以抵塞衆口，可以熒惑聖聰。誑脅之術，莫甚于此。始則留身乞批，以脅制于同列；終則著書矯誣，以傳遞于後人。顯脅臣鄰，何是權道。上干君父，可不辨乎。自到闕以來，至爲變故之始，不錄經筵之款奏，但書七對之游辭。載神考降問之咨詢，無一問仰及于三代。皆神考但塞獨魏，謂厭身不異皋伊。仍于供職之初，長言論理財之才，可恐貴利而壞俗。陳孟子之恥言，凡它人極論之辭，掠爲已說。彼所獻管商之術，歸過先猷，背神考

之誹辭。則曰以朕比文王，豈不爲天下後世笑。論太祖之征伐，則曰江南李氏何嘗理曲。恣排蹤擠之維，蓋爲烈考之詞矯誣，天孰甚于此。祖宗之威靈如在，聖主之繼述日新，若不辨託訓之誣，何以解天下之怒。而況託訓之外，肆詆尤多。神考小心慎微，彼則曰好察細務。神考畏天省事，彼則曰畏慎過當。神考欲除苛細之法，彼則曰元首叢脞。神考欲寬疑似之獄，彼則曰陛下含糊。神考體貌勤賢，彼則曰含容姦慝。神考嘉納忠直，彼則曰不懲小人。又謂姦罔之徒，陛下能誅殺者，比忠良于元濟，責神考爲憲宗。謂不可以從兵，當必勝而後已。神考守祖宗不殺之戒，以天地好生爲心，厭乘其言，務待浸薄。先逐鄭俠，次出安石。至于熙寧之末，而安石前日之所怒者，復見收矣。至于元豐之末，司馬光等前日之所言者，復見思矣。卞等不遵神考末命，但務闊已之私，以繼紹安石爲心，以必行誅殺爲事。請于哲宗，而哲宗不許；請于陛下，而陛下拒之。人心歸仁，天助有德，遂使姦謀內潰，逆黨自彰。卞既不敢居金陵，人亦不復聖安石。悔從王氏，豈獨臣哉。朝廷搢紳，協心尊上。庠序義士，理所同然。科擧誇能，孰肯遽陳其所蘊。有用之士，亦將先忍而後爲。變王氏輕君之術，合春秋尊王之義，濟濟多士，何患無人。又況安石所施，其事既往，若不自述于文字，後人安知其用心。著爲此書，天使之也。且安石著書之意，豈是便欲施行。卞所安排，非無次序，自謂擧無遺策，何乃發于流傳，宜示遠近，不太速乎。然則流傳之速，天促之也。天之右序我宋，而不助王氏，亦可知也。如臣昔者，妄推安石，謂之聖人，如視蟻垤以爲泰山，如

指蹤誇以爲大海，易言無責，鬼得而誅。悔不可追，讎否何補。聖人，人倫之至也。傲上亂倫，豈聖人乎。聖人，百世之師也。教人誣僞，豈聖人乎。孔子集大成也，尚以不居爲謙。光武有天下者也，猶下歎言之詔。豈可身處北面人臣之位，而甘受子驕僭之名乎。若出安石畫像贊曰：列聖垂教，參差不齊，集厥大成，光乎仲尼。蔡卞大書之，刊于石，與卞所撰諸書經義並行于世。臣昔以爲義應擧，析字談經，方務趣時，何敢立異。改過自新，請自今始。于是取安石日錄，編類得六十五段，釐爲八門：一曰聖訓，二曰論道，三曰獻替，四曰理財，五曰邊機，六曰論兵，七曰處己，八曰寓言。事爲之論，又于逐門總而說之。凡爲論四十有九篇，合二門爲一卷，并序共爲五卷。臣以憂患之餘，精力困耗，披文索義，十不得一，加以海隅寡陋，人無賜書，神考御集，無由恭閱，又日錄與御批日曆時政記，抵牾同異，無文可考，欲校不得，但專據私書，略分眞僞，不能盡究底蘊，亦可以闕其大端矣。凡臣之所論，以紹述宗廟爲本，以辨明聖訓爲先。蓋所述在彼，則宗廟不尊；誣語未判，則眞訓不白。何以光揚神考有爲之心，何以將順陛下述事之志。凡今之士，學古入官，身雖未試于朝廷，心亦不忘于畎畝，戴天履地，寧忍同誣。日措心勞，徒唱謝僞。犯古今之公議，極典籍之所非，陰率獄言，顯違格訓。安石欲置四輔，神考以爲不可；神考欲建都省，安石以爲不可。然今則四輔成矣，都省毀矣。道路爲之流涕，聖哲能不痛心。人皆獨非于一京，安知謀皆于蔡卞。至于宿衛之法，亦敢更張，變亂舊規，創立三衛，用私吏包藏之計，懷新經穿鑿之文，以畏懼不改爲非，以果斷變易爲是。按書定計，以使其兄當面贊成，退而稱哀。京且由之而不悟，他人豈測其用心。非過而勵，蹤跡方露，斷咎痛恨，雖悔何追。在私家何足備論，于國事豈宜如此。謂塘濼未必有補，可

以決水爲田。謂河北要害，民備可以誠州爲縣。至于言江南利害，則曰州縣可析。論兵民將領，則曰獎拔豪傑。四海本是一家，何爲分彼分此。大法無過宿衛，安得率爾勸搖。廢舊闢新，厥意何在。昔元祐更張之始，方安石身沒之初，衆皆獨罪于惠卿，或以安石爲朴野，優加贈典，欲鎮浮薄。司馬光猶尺其存呂惠卿責詞，猶在深懲，在列仙惡元台。凡同時論之人，無一人指點安石，往往言章疑似，或于裕陵役卞。以闕伺爲心，包藏而待，調色諫史，增汙忠賢。凡僞撰分布之言，與怨嘗惠卿之語，例皆刊削，意在年能。欲使其述私書，將欲濟其大欲，布等在其術內。卞計無一不行，良由儀附之初，不稽其弊。若使早崇名分，何至橫流。詞馬光謀國之罪，可勝言哉。臣聞熙寧之初，論安石之罪，中其肺肝之隱者，呂誨一人而已。熙寧之末，論安石之罪，中其肺肝之隱者，惠卿一人而已。呂誨之言曰：大姦似忠，大佞似信。外視樸野，中藏巧詐，驕蹇傲上，陰賊害物。呂惠卿之言曰：安石盡棄素學，而隆尚縱橫之末數，以爲奇術，以至譖愬脅持，蔽賢黨姦，移怒行狠，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凡此數惡，莫不備具，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平日閑居，一旦攉地，不知安石何苦而爲此也。謀身如此，以之謀國，必無遠圖，而陛下既以不可少，而安石之罪，固未易言。又曰：平日以何如人遇安石，安石平日以何等人自任，不意窮恣乃至如此。又曰：君臣防閑，豈可爲安石而廢哉。又曰：臣之所論，皆中其肺肝之隱。臣某竊謂元祐臣僚，于呂誨之言，則擧之太過；于惠卿之言，則毀之太過。此二臣者，趣向雖異，至于論安石之罪，皆忠于神考。

則其言一也。豈可專譽確而毀惠卿乎。偏毀惠卿。此王氏之所以益熾也。元祐之偏。可不鑒哉。臣竊以天下譬如一舟。舟平則安。偏則危。臣之以言取禍。初緣此語。然臣自疏此語。猶野人之献芹也。切于愛君。又欲以獻。前日之欲殺臣者。必亦瞑目矣。然臣之肝腦。本是報國之物。臣若愛吝此物。則陛下不得聞安石之罪矣。陛下不得聞安石之罪。則人之利害咸在矣。爲我宋之臣。豈得不思乎。適者天子幸學。拜謁宣尼。本朝故臣坐而不立。躋此逆像。卞唱之也。輔臣縱逆而養姦。禮官舞禮而行詔。僭自內始。遂于四方。萬國寒心。外夷非笑。驚冕爽佚。祓釋所無。屢加于冠。何以示訓。自有中國以來。五品不遜。未有此比。然則觀此一像。而八十卷之大槩。可以未讀而知矣。蔡氏、鄧氏、薛氏皆立安石之像。祠于家廟。朝拜安石而頌曰。聖矣聖矣。暮拜安石而頌曰。聖矣聖矣。國學風化之首也。豈三家之家廟乎。故曰。廢大法而立私門。啓擅攬而生後患。可爲寒心。莫大于此。忠君愛國之士。孰敢以此爲是乎。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極天下之非。而可以謂之國是乎。嗚呼。講先王之道。而以唬百姓爲先。論周公之功。而以僭天子爲禮。唬民歲久。姦圖日深。僭語爲胎。遂產逆像。以非爲是。態度日移。廢道任情。今甚于昔。昔者初立國是。使惇行之。惇既竄逐。移是于布。布又竄逐。移是于京。三是皆發于卞謀。三臣同歸乎誤國。然則巢國是乎。果卞是乎。若以卞是爲是。則操心頗僻。賦性姦回。如鄧綰者。不當逐也。若以卞是爲是。則以塗炭必敗之語。詆誣神考。如常立者。不當竄也。神考遂擯。可以見悔用安石之心。哲宗寘立。可以見斥絕安石之意。兩朝威斷。天下皆以爲至明。陛下光揚。亦以去卞爲急務。掃除舊穢。允協人心。布澤日新。上合天意。樂于將順。搢紳所聞。夢闊馳誠。名限疏遠。彼元祐元符之籍。雖漸絕弛。而人尙未見用。應詔上書之罪。雖已釋放。而士猶在沮辱。沮辱者不可復問。未用者當自退藏。其餘雖在朝廷。或非言路。明哲之士。又務保身。縱有強聒之流。且無私史之陳。唯臣因論私史。禍隙至深。得存餘命。全由獨斷。臣之所以報國者。敢不勉乎。兼臣年老病多。決知處世難久。與其齎志于沒後。孰若取義于生前。義在殺身。志惟尊主。故臣所著日錄辨。名之曰。四明尊堯集云。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四

晁說之以道。其姓名蚤列東坡先生薦剡中。崇寧初又以應詔言事。編部黨者。三十暑寒不敢。淵聖帝元年。起入西掖。典倚命。獨以上裴窗學過之。其初見帝之言。亦陳肇中聲堯之意也。曰。臣竊以謂善觀聖帝明君。成天下之業者。不觀其迹而觀其志。恭惟神宗皇帝。巍巍然之功在天下者。孰不親矣。其末年所以爲天下後世慮者。未易爲衆見後聞道也。神宗皇帝即位之初。御韓琦論新法之疏。至于再三。遂琦之甍。與兩宮震悼。躬製神道碑。念之不已。每對臣僚。稱琦爲社稷之臣。方即位初時。深欲相富弼。辭以疾。退居洛陽。弼在洛陽。多以手疏論天下大利害。皆大臣之所不敢言者。神宗欣然開納。賜以手札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茍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嘗因王安石有所建明。而卻之曰。若如此。則富弼手疏。稱老臣無處告訴。但仰屋竊嘆者。即當至矣。弼之甍。神宗躬製祭文。有曰。言人所難。議定大策。謀施廊廟。澤被四方。他人莫得而預也。又其即位之初也。獨以穎邸舊書。賜司馬光。遂光不願拜樞臣之命。而歸洛陽。修資治通鑑。隨其所進。命經筵讀之。其讀將盡。而所進未至。即詔趣之。熙寧中。初尙滌小硯。乃躬擇其尤者賜光。其書成。賜帶乃如輔臣品數賜之。嘗因蒲宗孟論人材。乃及光曰。未論別。只辭樞密一節。自朕即位來。唯見此一人。在元豐末。靈武失利。神宗當宁慟哭。大臣不敢仰視。已而嘆曰。誰

爲朕言有此者。乃復自發言曰。唯呂公著數爲朕言之。用兵不是好事。豈若公著嘗爭新法。不便于熙寧初哉。元豐之末。將建太子。愼求宮僚。神宗宣諭輔臣。獨得司馬光、呂公著二人。于王安石、呂惠卿、何有哉。至朕薄代言之臣。謂一時文章不足用。思復辭賦。章惇猶能爲蘇軾道上德音也。經筵蔡卞。愈爲恍惚荒謬之說。上意殊不在。遂趙彥若以經侍。則皆忠質純朴之言也。上聽之喜。因問曰。安得此說。彥若對曰。先儒傳注。臣得以發之。上益喜。其在政事。因韓維自請前日謬于敷奏之罪。乞皆改正。上欣然嘆曰。卿不遂非甚好。若是王安石。則言害臣之道矣。元豐末。不得已罷爲戶馬之說。神宗俯首嘆曰。朕于是乎愧于文彥博矣。王珪等請宜德音。復曰。文彥博頃年爭國馬不勝。乃奏曰。陛下十年後必思臣言。珪因奏曰。能去祖宗馬監。是王安石堅請行之者。本非陛下意也。上復嘆曰。安石相誤。豈獨此一事。安石在金陵。見元豐官制行。變色自言曰。許大事。安石略不得與聞。安石漸有畏懼上意。則作前後元豐行以諂諛。求保全也。先是安石作詩義序。極于諂諛。上却之。命別撰。今所施行者是也。神宗聞安石之貧。命中使甘師顏賜安石金五十兩。安石好爲詭激矯厲之行。即以金施之定林僧舍。師顏因不敢受常例。回具奏奏之。上諭御藥院。牒江寧府于安石家。取甘師顏常例。安石約呂惠卿。無令上知一帖。惠卿既與安石分黨。乃以其帖上之。上問縣河歲費之實于安石。安石論王韶不必盡數以對。韶旣叛安石。亦以安石言上之。不知自昔配饗大臣。皆有形迹如此之類乎。安石不學孔子春秋。而配饗孔子。晚見薄于神宗。而配饗神宗。無乃爲國家政事之累乎。神宗一日盡釋市易務拘繫保人。在京師者無慮千人。遠近聞之。罔不手足舞蹈謳歌。神宗嘗恨市易法曰。百姓家大富者。猶不肯圖小利。國家何必屑屑如此耶。嗚呼。上天若賜眷祐。神宗更在位數年。則市易法之類。將自掃除之。不使後日議者紛紛。知爲誰。而不知爲聖君之累乎。有志之士。痛心疾首不能已者。政爲是也。陛下圖治之初。近當奉上皇求言之詔。遠嘗成神宗晚歲之志。則天下幸甚。

洛陽名公卿園林。爲天下第一。靖康以後。祝融回祿。盡取以去矣。予得李格非文叔洛陽名園記。讀之至流涕。文叔出東坡之門。其文亦可觀。如論天下之治亂。候于洛陽之盛衰。洛陽之盛衰。候于園圃之興廢。其知言哉。故具書之左方云。

富鄭公園

洛陽園池。多因隋唐之舊。獨富鄭公園。最爲近闢。而景物最勝。游者自其第西出探春亭。登四景堂。則一園之勝景顧可覽而得。南渡通津橋。上方流亭。望紫筠堂而還。右旋花木中百餘步。走蔭樾亭。賞幽臺。抵重波軒而止。直北走土筠洞。自此入大竹中。凡謂之洞者。皆斬竹丈許。引流穿之。而徑其上。橫爲洞一。曰土筠。縱爲洞三。曰水筠。曰石筠。曰榭筠。歷四洞之北。有亭五。錯列竹中。曰叢玉。曰披風。曰猗嵐。曰夾竹。曰兼山。稍南有梅臺。又南有天光臺。臺出竹木之杪。遵洞之南而東。還有臥雲堂。堂與四景堂相南北。左右二山。背壓通流。凡坐此。則一園之勝。可攬而有也。鄭公自還政事歸第。一切謝絕賓客。燕息此園。幾二十年。亭臺花木。皆出其目營心匠。故逶迤衡直。閎爽深密。曲有奧思。

董氏西園

董氏西園。亭臺花木。不爲行列區處。蓋因其物歲增月葺所成。自南門入。有堂相望者三。稍西一堂。在大池間。逾小橋。有高臺一。又西一堂。竹環之。中有石芙蓉。水自其花間湧出。開軒窗四面甚敞。盛夏燠暑。不見畏日。清風忽來。留而不去。幽禽靜鳴。各夸得意。蓋山林之景。而洛陽城中遂得之于此。小路抵池。池南有堂。面高亭。堂雖不宏大。而屈曲甚邃。游者至此。往往相失。豈前世所謂迷樓者。元祐中。有留守。喜宴集于此。

董氏東園

董氏以財雄洛陽。元豐中少縣官錢。籍入田宅。城中二園。因廢壞不治。然其規模尙足稱賞。東園北鄉。入門有栝可十圍。實小如松實。而甘香過之。有堂可居。董氏盛時。載歌舞游之。醉不可歸。則宿此數十日。南有敗屋遺址。獨流杯、寸碧二亭尙完。西有大池。中有堂。榜曰含碧。水四面噴瀉池中。而陰出之。故朝夕如飛瀑。而池不溢。洛人盛醉者。登其堂輒醒。故俗目爲醒酒也。

環溪

環溪。王開府宅園。其潔華亭者。南臨池。池左右翼而北。過涼榭。復匯爲大池。周回如環。故云。榭南有多景樓。以南望。則嵩高、少室、龍門、大谷。層峰翠巘。畢效奇于前。榭北有風月臺。以北望。則隋唐宮闕樓殿。千門萬戶。岧嶤璀璨。亘十餘里。凡左太沖十年極力而賦者。可一目而盡也。又西有錦廳秀野臺。園中樹松檜花木千株。皆品別種列。除其中爲島塢。上可張幄。各時其盛而賞之。涼榭錦廳。其下可坐數百人。宏大壯麗。洛中無逾者。

劉氏園

劉給事園涼堂。高卑制度。適愜可人意。有知木經者。見云。近世建造。率務峻立。故居者不便而易壞。唯此堂正與法合。西有臺尤工緻。方十許丈地也。樓橫堂列。廊廡回縈。欄楯周接。木映花承。無不妍穩。洛人日爲劉氏小景。今析爲二。不能與他全園爭矣。

叢春園

今門下侍郎安公。買于尹氏。岑寂而喬木森然。桐梓檜柏。皆就行列。其大亭有叢春亭。高亭有先春亭。叢春亭出荼蘼架上。北可望洛水。蓋洛水自西洶湧奔激而東。天津橋者。疊石爲之。直力滀其怒。而納之于洪下。洪下皆大石底。與水爭。噴薄成霜雪聲。聞數十里。予嘗窮冬月夜登是亭。聽洛水聲。久之。覺清洌侵人肌骨。不可留乃去。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五

天王園花園子

洛中花甚多種，而獨名牡丹曰花王。凡園皆植牡丹，而獨名此曰花園子。蓋無他池亭，獨有牡丹數十萬本。凡城中賴花以生者，畢家于此。至花時張幄幕，列市肆，管絃其中。城中士女，絶煙火游之。過花時則復爲邱墟，破垣遺竈相望矣。今牡丹歲益滋，而姚魏花愈難得，魏花一枝千錢，姚黃無賣者。

歸仁園

歸仁，其坊名也。園盡此一坊，廣輪皆里餘。北有牡丹芍藥千株，中有竹百畝，南有桃李彌望。唐丞相牛僧孺園七里檜，其故木也。今屬中書李侍郎，方創亭其中。河南城方五十餘里，中多大園池，而此其冠。

苗帥園

節度使苗侯既貴，欲極天下佳處，卜居得河南。河南園宅又號最佳處，得開寶宰相王溥園，遂購之。園既古，景物皆蒼然。復得完力藻飾出之，于是有欲凴淩諸園之意矣。園故有七葉二樹，對峙高百尺，春夏望之如山。今創堂其北。竹萬餘竿，皆其大滿二三圍，疏筠琅玕，如碧玉椽。今創亭其南。東有水，自伊水來，可浮十石舟。今創亭壓其溪。有大松七，今引水繞之。有池宜蓮荷，今創水軒，板出水上。對軒有橋亭，制度甚雄侈。然此猶未盡得之，丞相故園水東爲直龍圖閣趙氏所得，亦大創第宅園林，其間稍北曰

郟鄏陌，列七丞相第，文潞公、程丞相宅，旁有池亭，尙不可與趙韓王園比。

趙韓王園

趙韓王宅園，國初詔將作營治，其經畫制作，殆侔禁省。韓王以太師歸是第，百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罕居之，故園池亦以扃鑰爲常。高亭大榭，花木之淵藪，歲時獨廝養擁彗負畚插其間而已。蓋天之予實開，每自吝惜，疑甚于聲名爵位。

李氏仁豐園

李衛公有平泉花木記，百餘種爾。今洛陽良工巧匠，批紅判白，接以他木，與造化爭妙，故歲歲益奇且廣。桃李梅杏蓮菊，各數十種，牡丹芍藥，至數百種。而又遠方異卉，如紫蘭茉莉瓊花山茶之儔，號爲難植，獨植之洛陽，輒與其土產無異。故洛中園圃花木，有至千種者。甘露院東李氏園，人力甚治，而洛中花木無不有。中有四并，迎翠、濯纓、觀德、超然、四亭。

松島

松柏樅杉檜栝皆美木，洛陽獨愛栝而敬松。松島者，數百年松也。其東南隅雙松尤奇。在唐爲袁象先園。本朝屬李文定丞相，今屬吳氏，傳三世矣。頗葺亭榭池沼，植竹木其旁。南築臺，北修堂，東北道院，又東有池，池前後爲亭臨之。自東大渠引水注園中，清泉細流，涓涓無不通處。在他郡尙無有，洛陽獨以其松名。

東田（一本作東圃）

文潞公東田，本藥圃。地薄東城，水渺瀰甚廣，泛舟游者，如在江湖間也。淵映、瀍水二堂，宛宛在水中。湘廳、藥圃二堂間之。西去其第里餘。今潞公官太師，年九十，尙時杖屨游之。

紫金臺張氏園

自東田並城而北，張氏園，亦繞水而富竹木。有亭四。河圖志云，黃帝坐玄扈臺，郭璞云，在洛汭，或曰，此其處也。

水北胡氏二園

水北胡氏二園，相距十許步，在邙山之麓，瀍水經其旁。因岸穿二土窰，深百餘尺，堅完如埏埴，開軒窗其前，以臨水上。水淸淺則鳴漱，湍瀑則奔駛，皆可喜也。有亭榭花木，率在二窰之東。凡登覽而倘佯，俯瞰而峭絕，天授地設，不待人力而巧者，洛陽獨有此園耳。但其亭臺之名，皆不足載，載之且亂實。如其臺四望盡百餘里，而縈伊繚洛乎其間，林木薈蔚，雲煙掩映，高樓曲榭，時隱時見，使畫工極思不可圖，而名之曰翫月臺。有庵在松檜藤葛之中，闢旁牖，則蘿之所見，亦非陳于前，而名之曰學古齋。其失皆此類。

大字寺園

大字寺園，唐白樂天園也。樂天云，吾有第在履道坊，五畝之宅，十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者是也。今

張氏得其半，爲會隱園，水竹尙甲洛陽。但以其圖考之，則凡曰某堂有某水，某亭有某木，至今猶在，而曰堂曰亭者，無復彷彿矣。豈因于天理者可久，而成于人力者不足恃也。寺中樂天刻尙多。

獨樂園

司馬公在洛陽，自號迂叟，謂其園曰獨樂園。園卑小，不可與他園班。其曰讀書堂者，數椽屋。澆花亭者，益小。弄水種竹軒者，尤小。見山臺者，高不過尋丈。其曰釣魚菴、採藥圃者，又特結竹梢蔓草爲之爾。公自爲記，亦有詩行于世。所以爲人欽慕者，不在于園爾。

湖園

洛人云，園圃之勝，不能相兼者六，務宏大者少幽邃，人力勝者乏蒼古，多水泉者艱眺望。能兼此六者，唯湖園而已。予嘗游之，信然。在唐爲裴晉公園。園中有湖，湖中有洲，曰百花洲。北有堂曰四并。其四達而旁東西之蹊者，桂堂也。截然出于湖之右者，迎暉亭也。過橫池，披林莽，循曲徑而後得者，梅臺知止菴也。自竹徑望之超然，登之翛然者，環翠亭也。渺渺重邃，尤擅花卉之盛，而前據池亭之勝者，翠樾軒也。其大略如此。若夫百花酣而白晝暝，青蘋動而林陰合，水靜而跳魚鳴，木落而群峰出，雖四時不同，而景物皆好，則又不可殫記者也。

呂文穆園

伊洛二水自東南分，逕入城中，而伊水尤淸澈，園亭喜得之，若又當其上流，則春夏無枯涸之病。呂文穆園在伊水上流，木茂而竹盛。有亭三，一在池中，二在池外，橋跨池上，相屬也。洛陽又有園池中一物特有稱者，如大隱莊梅，楊侍郎園流杯，師子園師子是也。梅蓋早梅，香甚烈而大，說者云，大庾嶺梅移其本至此。流杯水雖急，不旁觸爲異。師子非石也，入地數十丈，或以地考之，蓋武后天樞銷鑠不盡者也。舍此又有嘉猷、會節、恭安、溪園，皆隋唐官園。雖已犂爲良田，樹爲桑麻矣，然宮殿池沼，與夫一時會集之盛，遺俗故老猶有識其所在，而道其廢興之端者，游之亦可以觀萬物之無常，覽時事之倏來而忽逝也。

李格非曰，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殽澠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先受兵。余故曰，洛陽之盛衰者，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正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于東都者，號千有餘所。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踐，廢而爲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爲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處矣。余故曰，園圃之興廢者，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于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于園圃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高進于朝，放乎以一己之私自爲，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也。

予嘗游長安，過晁以道赴守成州，同至唐大明宮，登含元殿故基，蓋龍首山之東麓，高于平地四十餘尺。南向五門，中曰丹鳳門，正面南山，氣勢若相高下，遺址屹然可辨。自殿至門，南北四百餘步，東西五百步，爲大庭。殿後彌望盡耕爲田，太液池故迹，尙數十頃，其中亦耕矣。明日，追路以道入咸陽，至渭水未央、

建章宮故基，計其繁夥宏麗，過大明遠甚。其兼制秦夏，非壯麗無以重威可信也。又明日，至秦阿房宮一殿基，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所謂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直抵南山表，山之巔爲闕者，視未央、建章又不足道。縣令張琦者言，如周之鎬京、豐宮、靈臺、明堂、辟水，地亦相識。唯靈臺可辨，其崇才二十尺，宮殿則無復遺址。以道太息曰，詩所謂經始勿亟，庶人子來者，其專以簡易儉約爲德，初不言形勝富強，益知仁義之尊，道德之貴，彼阿房雖壯，皆生于不足。秦、漢、唐之迹，更可鑒矣。予追記其言，有可感者，故具書之。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六

客有云，昔爲兗州掾曹，與一二友人，謁岱嶽，因登絕頂，行四十里，宿野人之廬。前有樂窟，地多鬼箭天麻元參之類。約五鼓初，各杖策而東，條一二里，至大平頂，叢木中有眞廟東封擁道址，擁衲而坐，以伺日出。久之，星斗漸稀，東望如平地。天際已明，其下則晦。又久之，明處有山數峰，如臥牛車蓋之狀。星斗盡不見，其下尙晦。初意日當自明處出，又久之，自大晦中日輪湧出，正紅色，騰起數十丈，半至明處，卻半有光，全至明處，卽全有光。其下亦尙晦。日漸高，漸辨色，度五鼓三四點也。經眞廟頓宿之地，石上方柱窠甚多。又經獅口泉，大石有竅如獅，噴其口，水自中出。又經天門十八盤，尤聳秀。北眺皆齊諸山，可指數。信天下之偉觀也。

客又言，兗州之東，曲阜城，魯國也。孔子廟宅在焉。庭中二檜，各十數圍。東者紋左旋，西者紋右旋。世傳孔子手植也。殿前有壇，魯恭王所壞堂基也。城北卽孔林，其中有亭，眞廟駐蹕之地。西北隅孔子墓，東北隅伯魚墓，正北子思墓。孔子云，商人尙左，故孔子墓在西也。

舊說武都紫泥，用封璽。故詔有紫泥之名。今階州故武都也。山水皆赤，爲泥正紫色。然泥安能作封，當是用爲印色耳。又說武都爲武王采地。文、成、康三州，亦三王采地也。皆因以得名。雖無經見，其傳亦古矣。

趙復言，昔往來豐鄗間甚熟，漢高帝宅與蕭相宅相鄰，俱卽以祠之。行平衍之地，山原迤邐，求所謂豐西

之澤.芒碭之澤皆無之.亦無遺迹.與史所著不合.

蜀號天險.秦以十月取之.後唐以七十五日取之.本朝以六十六日取之.

予過武功唐高祖宅.昔號慶善宮.今爲佛祠.前向渭水.史載太宗生之日.有二龍戲于門外.此地也.寺旁殊偏仄.蘇世長云.臣昔侍陛下于武功.見所居宅.僅庇風雨者.有唐二帝塑像.不知何帝也.而於杖得唐本太宗畫于壁.極奇偉.與世所傳不同也.

天下州名.俗呼不正者有二.一處州.舊爲括州.唐德宗立.嘗避其名.適處士星見分野.故改爲處州.音楮.今俗誤爲處所之處矣.洋州乃汪洋之洋.音楊.今俗誤爲詳略之詳矣.上自朝省.下至士大夫皆云爾.無能正之者.

今道州古之有庳.獠夷所處.實荒服也.曰舜之于象.封之.非放也.象不得有爲于其國.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皆孔子所不言.有庳距舜之都平陽.越在江湖萬里之外.如曰.欲常常而見.源源而來.亦勞矣.但出于孟子也.韓子曰.象爲弟而舜叔之.通鑑外紀.筆之不刪云.

夔州古名朐䏰.朐音蠢.又音劬.䏰如尹反.又音忍.蚯蚓也.至今其地多此物.春秋時.人苦寒熱疾.謂之蚯蚓瘴云.

鳳翔府園有枯槐一株.故老云.昭宗扶此樹.令朱全忠結韈.四顧無應者.故至今謂手托槐云.

沈黎武侯駐兵之處.城壁尚存.中有武侯祠.敗屋數椽.雜他土木鬼神.甚不典.予爲州.按本書更作之.刻石以記.又榜其廡下.記文多不著.榜云.黎州據本州縣士民狀.伏見漢大丞相武侯諸葛公.其操節之大.足以師表天下後世.不但有功于蜀之一邊也.廟于州之武侯城中古矣.今即其地更作盛廟.宜有約束.庶幾不致褻慢有神.隨壞前制者.謹按蜀本書.大丞相元子.侍中尚書僕射軍師將軍諱瞻.本傳一有善政.雖不出其議.民必讙言.吾葛侯所爲也.其譽如此.鄧艾下蜀.遣使遺以書曰.若降.表爲琅琊王.瞻怒斬使者.率其子尚.大呼搏戰以死.君子曰.外不負其國.內不愧其家.忠孝兩有焉.今大丞相廟.以將軍配.又按漢晉春秋.蜀大丞相諸葛公南征夷.有孟獲者.豪健莫敵.公七擒七縱之.獲始服曰.公天威也.夷不復反矣.今以天威名公之堂.寫丞相府從事將佐.自鎮南大將軍馬公忠以下.十八人于堂中.又按大丞相文集.丞相南征.詔賜金鈇鉞一.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今并寫于廡下.惟唐南康王韋公皋.太尉李公德裕.舊分祠于大丞相廟庭.以其各有功于一邊.得不廢.外此祠依他叢祠妄以土木丹青塑畫鬼神等物者.當從州縣按舉.置于理.右版榜廟中.以示方來.無致違戾.

秦州伏羌城三都谷.有曹瑋武穆與羌酋李遵戰勝之地.羌人到今畏懾不敢耕.草木彌望.武穆以六月二十日生.邦人遇其日.大作樂祭于其廟云.

唐昭宗爲朱全忠劫遷洛陽.至陝.以何皇后臨蓐.留肯迷佛寺行宮.全忠怒.逼行甚急.今寺中佛坐蓮花葉上.有當時宮人書.願皇后早降生.服色如新.

先人宰陝之芮城縣.一村落皆李氏.蓋唐之遺族.高祖微時.嘗居其地.有故宅基.民收高祖詔書十數紙.

皆免賦役.事傳云.不得欺壓李姓.予嘗有錄本.近失去.

今歸州屈沱.屈原舊居也.世傳原有姊.以原施行不與衆合.以見流放.棄之獨歸.故歸州又曰秭歸.袁崧云.姊秭古字通用.與原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余之語合.

歸州有昭君村.村人生女無美惡.皆灸其面.白州有綠珠村.舊井尚存.或云飲其水生美女.村人竟以瓦石實之.豈亦以二女子所遭爲不祥邪.

浙人謂富家爲起早.蓋言錢多則事多.不能安眠也.雖俗下之語.亦有理云.

紹聖元年.咸陽縣民段義.夏日淩曉雨後.弱桑村落中.立何人門.足陷地.得玉璽一.玉檢玉璽方四寸.篆文如鳳鳥魚龍之形.曰受命于天.既受永昌.按玉璽記.秦始皇得藍田玉.刻以爲璽.命丞相李斯篆文云云.又王莽逼元后取璽.后投之地.故一角缺.驗之皆合.唯記云.玉色黃.此青若色耳.蓋漢高祖至霸上.子嬰奉車降軹道.所上者.世世傳受.號曰傳國璽.董卓徙都關中.孫堅入洛.得于城南井中.至梁朱全忠後.始失所在.今忠以下.多都汴洛.今璽尚出于秦.又云.昔亦刻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八字.則無之.又不云有玉檢爲異.有詔來上.廷議以爲瑞.改元元符.命段義以官.至靖康國破.敵取以去矣.和氏玉見藺相如語中.璧也.其可刻以爲璽邪.

宣和元圭.出于懿恪家.蓋上有懿恪朱書元圭二字.或上之.以爲眞夏后氏之瑞.後復燕山.又得一元圭.尤奇古.非前圭可比.朝廷以先既行盛禮.不應再有出者.藏之內庫不復問.至金人起.後圭歸敵國.寶冕.奉其主.前圭亦取去.然竇建德以獲元圭.故國號夏.不知二圭果何代物也.

紹聖初.先人官長安府.于西城漢高祖廟前.賣湯餅民家.得一白玉盆.高尺餘.通刻雲氣龍鳳.蓋爲海中神山.足爲鼇鱉.實三代寶器.府上于朝.批其狀云.瑰磊之物.不可進御.當歸收官庫.尚遵祖宗典制也.至政和中.先人再官長安.問之.已失所在矣.

楚氏洛陽舊族.元帖者.爲予言.家藏一黑水晶枕.中有半開紫杏一枝.希代之寶也.初避寇入潁陽.凡先世奇玩悉棄之.獨負枕以行.寇勢逼.亦棄于山谷中.文序世言.潞公有白玉盆.徑尺餘.三足.破貝州時.仁皇帝賜也.常用以貯酒.後納之壙中云.

中隱王正叔云.王仲至帥長安日.城中一古冢.有碧色大甆器.容水一斛.中有白玉嬰兒.高尺餘.水故不耗敗.如新浴者.玉嬰兒爲仲至取去.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七

張浮休云。盜夜發咸陽原上古墓。有火光出。用劍擊之。鏗然以墜。視之白玉鎮也。豈至寶久埋藏。欲飛去邪。既擊碎之。有中官取以作算籌。浮休亦得一二。

宣和殿聚殷周鼎鍾尊爵等數千百種。國破。盡取禁中物。其下不禁勞苦。半投之南壁池中。後世三代彝器。當出于大梁之墟云。

主父齊賢者。自言少窮貧。從齊得村落中。有牧兒入古墓中求羊。得一黃磁小褊罏。樸拙甚朴。時田中豆莢初熟。兒欲用以貯之。才投數莢。隨手輒盈滿。兒驚。以告同隊兒。三四試之皆然。道上行人見之。投數錢。隨手亦盈滿。遂奪以去。兒啼號告其父。父方築田。持鋤追行人及之。相爭競。以鋤擊罏破。猶持碎片。以示齊賢。其中皆五色靈人面相聯貫。色如新。亦異矣。齊賢為王性之云。

近歲。犍為、資官二縣接境。地名龍透。向氏佃民耕田。忽聲出地中。耕牛驚走。得銅劍一。長二尺餘。民持歸。挂牛闌上。入夜劍有光。闌牛驚移之舍中。其光益甚。民懼。亦遊擲于戶外。即飛去。蓋神物也。士承椿云。向其婦家也。

牛僧孺李德裕相讎。不同國也。其所好則每同。今洛陽公卿園囿中石。刻奇章者。僧孺故物。刻平泉者。德裕故物。相半也。如李邦直歸仁園。乃僧孺故宅。埋石數家。尚未發。平泉在懸龍之右。其地僅可辨。求德

裕所記花木。則易以禾黍矣。

世傳李太白草書數軸。乃葛叔忱僞作。叔忱豪放不羈。或嘆太白無字畫可傳。叔忱偶在僧舍。縱筆作字一軸。題之曰李太白書。且與其僧約。異日無語人。每欲其僧信于人也。其所謂得之丹徒僧舍者。乃書之丹徒僧舍也。今世所傳法書要錄。法書苑。墨藪等書。著古今能書人姓名盡矣。皆無太白書之品第也。太白自負王霸之略。飲酒鼓琴。論兵擊劍。鍊丹燒金。乘雲仙去。其志之所存者。蓋不暇及之。而草書奇偶如此。事跡混自晦。無一言及之乎。叔忱翰墨自絕人。故可以戲一世之士也。姑以道為予言如此。

大儒宋景文公學該九流。于音訓尤邃。故所著書用奇字。人多不識。昔納子婦三日。子以婦家饋食物書白。一過目。即曰。書錯一字。姑報之。至白報書。即怒曰。吾薄他人錯字。汝亦爾邪。子皇駭。卻立綴扣其錯。以筆塗煖字。蓋婦家書以食物煖女云。報亦如之。子益駭。又綴扣當用何煖字。久之。怒聲曰。從食從而從大。子退檢字書博雅中。出餪字。注云。女嫁三日。餉食為餪。女始知俗間餽女云者。自有本字。

東坡謝滕達道書云。前日得觀所藏諸書。使後學稍窺家傳之秘。幸甚。想先所訓。尤為近古。某方治此書。得之頗有開益。拜賜之重。若獲珠貝。老朽不掇。輒立訓傳。尚未畢功。異日當為公出之。古學崩壞。言之傷心也。李方叔云。東坡每出。必取聲韻音訓文字。複置行篋中。予謂學者不可不知也。

陶隱居與梁武帝啓云。逸少有名之跡。不過數種。黃庭、勸進、像贊、洛神。不審猶得在否。褚遂良逸少正書目。樂毅論、黃庭經、畫贊、盡出內舍。以次共十四帖。合五卷。勸進已亡。洛神不錄。蓋遂良疑以洛神為子敬書故。柳公權亦云。褚柳于書工矣。其鑒裁尚有失。古語二王以來。評書之妙。惟隱居為第一。不誣也。

崇寧初。經略天都。開地得瓦器。實以木簡札。上廣下狹。長尺許。書為章草。或參以朱字。表物數曰。緋錢匹。綿綫屯。鍾米若干。皆章和年號。松為之如新成者。字遒古若飛動。非今所畜書帖中比也。其出于書吏之手。尚如此。正古謂之札書。見漢武紀郊祀志。乃簡書之小者耳。張浮休跋王君求家章草月儀云留。

崔偓佺淳化中判國子監。有字學。太宗問曰。李覺嘗言。四皓中一人姓。或云用上加一撇。或云用上加一點。果何音。偓佺曰。臣聞刀下用撇音角。兩點下用為鹿音。用上一撇一點。俱不成字。四皓中一人角里先生也。予謂今書角里。用上加撇者非是。

俗語借與人書為一癡。還書與人為一癡。予每疑此語近薄。借書還書理也。何癡云。後見王樂道與錢穆父書。出師頌書。函中最妙絕。古語借書一瓻。還書一瓻。欲以酒二尊往。知御例外物不敢。因檢說文。瓻抽遲反。亦音絺。注云酒器。古以借書。蓋俗誤以為癡也。

荊浩論曰。山水之學。吳道子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王維、李思訓之流不數也。其所自許可知矣。然人喜本朝。如長安關同、營邱李成、華原范寬之絕藝。荊浩者又不數也。故本朝畫山水之學。為古今第一。

國初營邱李成畫山水。前無古人。後河陽郭熙得其遺法。成之子覺。熙之子思。俱為從官。頗廣求兩父之筆。故見于世者益少。益可貴云。

觀漢李翕、王稚子、高貫方墓碑。多刻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尚有其遺法。至吳道元。絕藝入神。然始用巧思。而古意少減矣。況其下者。此可爲畫者道也。

畫花趙昌意在似。徐熙意不在似。非高于畫者。不能以似不似第其高下也。

杜少陵之子詩也。獨長安中隊王正叔以予爲知者。獨人重孫知微、崔白、東坡獨曰工匠手耳。其識遠矣。宣和中。遊大黃門。見西都多出金帛易古畫本。求售者如市。獨于郭宣徽家。取吳生畫一軸。手指甲內人去其韻勝。出東坡所賦周員外畫背面欠伸內人。何敦尊予少年時。嘗因以作續麗人行云。

予舊于温城孔寧極家。見孔毅私紀一編。有云。退之豐肥喜睡。每來吳家。必命枕簟。近湖陽劉方明摹唐本退之像來。信如毅之記。益知世所傳。好須髯者。果韓熙載也。

退以道言。當東坡盛時。李公麟至爲畫家廟像。後東坡南遷。公麟在京師。遇蘇氏兩院子弟于途。以扇障面不一揖。其薄如此。故以道鄙之。盡棄平日所有公麟之畫于人。

郭恕先畫重樓複閣。間見疊出。挈木工料之。無一不合規矩。其人世外僊者。尚于小藝詳山精致如此。何邪。

予收南唐李侯。得中集第九一卷。畫目。上品九十五種。內番王放簇帳四。今人注云。一在陸農師家。二在諸京家。江鄉春夏景山水六。注云。大李將軍。又今人注云。二在馬粹老家。山行摘瓜圖一。注云。小李將軍。又今人注云。在劉忠諫家。盧思道劍方行一。注云。小李將軍。又今人注云。在李伯時家。明皇遊獵圖一。注云。小李將軍。又今人注云。在馬粹老家。奚人習馬圖三。注云。韓幹。又今人注云。一在野僧家。中品三十三種。內月令風俗圖四。今人注云。在楊康功龍圖家。楊妃使婢衣女亂雙陸圖一。注云。李蘋。又今人注云。在王粹老家。今易主矣。竹四。今人注云。在王仲儀之子定國處。其着色臥枝一竿尤妙。下品百三十九種。內回紋圖二。注云。殷嵩。又今人注云。在仲儀家。詩圖二。鈸一。稷竄人物分兩處。中爲遠水紅橋小山。作寶車從騎迎若蘭。車與人物甚小而緊。大類畢周昉。而氣製甚遠。貓一。注云。汀州李爽。又今人注云。在劉正言家。花面行者一。小者三。如生。後有李伯時跋云。江南開中集一卷。得于邵安簡家。其中名品。多流散士大夫家。公麟尚見之。有朱印曰。建業文房之印。曰內合同印。有墨印曰。集賢院御畫紀。表以回鶻書錦。襪以黃經紙。予意今注出于伯時也。然不知集有幾卷。其他卷品目何物也。建業文房亦盛矣。每撫之一歎。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八

鳳翔府開元寺。大殿九間。後壁吳道元畫。自佛始生、修行、說法至滅度。山林宮室人物禽獸。數千萬種。極古今天下之妙。如佛滅度。比邱衆躃踊哭泣。皆若不自勝者。雖飛鳥走獸之屬。亦作號頓之狀。獨菩薩淡然在旁如平時。略無哀戚之容。豈以其能盡死生之致者歟。曰畫聚宜矣。其識開元三十年云。今鳳翔爲敵所據。前之邑屋皆邱墟矣。予故表出之。

古畫觀一法。楊惠之與吳道子。同師張僧繇學畫。惠之見道子筆法已至到。不服居其次。乃去學塑。亦爲古今第一。嗟夫畫一技耳。尚不肯少下。況于遠者大者乎。

曰研瓦者。唐人語也。非削以瓦爲研。蓋研之中。必隆起如瓦狀。以不留墨爲貴。百餘年後。方可其平易。古人用意于一研。尚如此。

予嘗評研。端石如德人。每過于爲厚。或廉于才。不能無底滯。歙石如俊人。口輒傾側。頗失之輕。而遇事風生。無一不厭足人意。能發其才地。則爲絕品。又灘端石竟日慮易水。其積率不盡除。歙石一濕即瑩徹。擬留墨亦一快耳。唐氏爲研說甚廣。初不出此。

石昔時。關中有曰李處士者。能補石研。研已破碎。留一二日以歸。完好如新琢者。其法不傳。或以爲異人。

近世傳畫學在筆墨。畢顧草創于紙。尤不擇。唐人有熟紙。有生紙。熟紙。所謂妍妙輝光者。其法不一。生紙

非有喪故不用。澀之與陳京帮云。送孟郊序。用生紙寫。言餘于自解。不暇擇耳。今人少有知者。

司馬文正平生。隨用所居之邑紙。王荆公平生。只用小竹紙一種。

宣城陳氏。家傳右軍求筆帖。後世益以作筆名家。柳公權求筆。但遺以二枝。曰公權能書。當繼來索。不必卸之。果卸之。遂多易以常筆。曰前者右軍筆。公權固不能用也。予從王正夫父子。得張義祖所用獗心毫。雖鋒長二寸許。他人不能用。亦曰。右軍遺法也。義祖名友正。退傅之子。居昭德坊。不下闢二十年。學書盡窺右軍之妙。尙以蔡君謨公遠近。米元章爲狂誕。非合作。然世無知者。如其所用筆可驗也。獨王正夫父子好之云。

太祖下南唐。所得李廷珪父子墨。同他俘獲物。付主藏籍收。不以爲貴也。後有詔更作相國寺門樓。詔用黑漆。取墨于主藏。車載以給。皆廷珪父子之墨。至宣和年。黃金可得。李氏之墨不可得也。

黃魯直就几閱刪。取小錦囊。中有墨半丸。以示潘谷。谷隔錦囊手之。即置几上。頓首曰。天下之寶也。出之。乃李廷珪作耳。又別取小錦囊。中有墨一丸。谷手之如前。即嘆曰。今老矣。不能爲也。出之。乃谷少作耳。其藝之精如此。

故德陽縣男虞祺。字齊年。起陵州諸生中。初不知佛書也。每曰。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其至則一也。吾知此而已。嘗講賦斂。鞭箠馬牛其人之日。一潸變。再潸。瀘川民獨晏然倚以朝夕也。間以微疾。凭几不言。忽顧坐客曰。古佛俱來。吾亦歸矣。男子允文。旁立泣下。又笑曰。人而爲佛。寧不可哉。客異其非君平生之言。即之已逝矣。明年始有更生佛事。陵州民鮮迷者。病死一晝夜再生。其言初爲黃衣逮去。過故里中少年曾生曰。鄉之大夫虞君。主更生事。明當爲更生佛。亟見之。前抵宮室沈沈。王者冕服正坐。虞君也。吏問述故爲善狀。述辭力貧。但一至瓦屋山。見峰支佛瑞色甚勝。得釋去。王再救述。過諸吾家。虞從更生道場。師數更生佛名字勿怠。語定。白毫光自王身起。直大觀闕黃金書榜。大慈大悲更生如來。述洒然而悟。明當虞君謀祭云。士陳公蹟年當九十。直書其事甚備。華嚴道人祖覺。自大涅槃經中。得更生佛因地不誣。虞君不爲佛學佛言。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著其爲更生佛非無疑。先世彭山楊舜欽使君。在田間。夜夢故詩吏王咨者。多哀言辭去。夜後穿出牛一尾。使君懲其咨善。驚起。家人之夢亦合。相語未竟。外報一牛生。遽取火視之。牛仰首淚下。嗚呼。君子小人之善惡。如天淵然。有報亦如之。予悼著其略。以爲世戒。

王子飛觀文爲予言。吾使三韓。泛海每危。于風濤輒佛書以投。異物出沒爭奪以去。至投道釋則不顧。

鳳翔府郿陽鎭法門寺塔。藏佛手指骨一節。唐憲宗盛儀衛迎入禁中。韓吏部表諫者。塔下甘爲大有石芙蕖。工製精妙。每芙蕖一葉。上刻一施金錢人姓名。殆數千人。宮女姓名爲多。如曰張好好、李水水之類。與慈恩寺塔壇上所書同。又刻白玉象所葬佛指骨。置金蓮花中。琉璃水晶匣可見。予官和中過之。有老頭陀言。舊多寶器。唐諸帝諸王施以供佛者。盡爲植勢取去。尙餘二水晶獸環珖。亦奇物也。

五臺山佛光。其傳舊矣。唐穆宗實錄。元和十五年四月四日。河東節度使裴度。奏五臺山佛光寺側慶雲

現。若金仙乘狻猊。領其徒千萬。自巳至申乃滅。又峩眉普賢寺。光景殊勝。不下五臺。在唐無聞。李太白峩眉山詩。言仙而不言佛。華嚴經以普賢菩薩爲主。李長者合論言五臺山。而不言峩眉山。又山中諸佛祠。俱無唐刻石文字。疑特盛于本朝也。

天禧中、齊州言。有僧如因。妖妄惑人。輒稱正法一千年一劫。像法一千年一劫。末法一千年一劫。今像法已九百六十年。才餘四十年。即是末劫。當饑饉疾疫刀兵云云。事下兩街。僧錄司奏。正法像法三災劫等。悉出大藏經論。非妖。皇帝但勅天下大藏經論。勿妄以示人云。

又熙寧初。神宗謂王安石曰。有比邱尼于姓者。爲富弼言。世界漸不好。勿預其事可也。弼信之。然亦不之罪也。

予嘗以前開長老言。謁保衡過漢張陵事。刻石于蜀中崇壽觀矣。後得呂大臨與叔所作保衡傳。尤詳盡。與叔授橫渠先生之道。以誠以正爲本。可信其不誣。然漢史建安二十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祖父陵。順帝時。客于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時謂之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其法相付授。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曰理頭。大抵與黃巾相類。朝廷不能討。就拜魯鎭夷中郎將。領漢寧太守。則所謂張陵者。果異人乎。今道家者流。祖其事不可辨云。與叔謂保衡傳。嘉祐末年。京師麻家巷。有聚小學者李道。太學生謁保衡。皆與之遊。一日保衡至道學舍。有一道士。形貌恢偉。髯髮怪異。言語如風狂人。與道相接。保衡見而異之。既去。保衡問道。道曰。此道士居建隆觀。朝夕嘗過我。我固未嘗詣之。乃落魄不檢者。子何問之。保衡曰。余居與建隆甚邇。凡觀之道士。皆與之識。未始見此人。既而保衡頗欲訪之。它日保衡至道學舍。復見前道士。問其所止。亦曰建隆。既去。保衡默從之。入觀門。至西廊而沒。保衡往追尋之不復見。因觀廊壁繪畫。有一道士。正如所見者。其上題云。張天師。保衡心異之。他日乃具冠帶。伺于李道之舍。道問曰。子何所伺。保衡佯以它語答之。凡伺三日。其道士始自外至。已若佯醉者。與道相見如常日。保衡既見。正如所畫者。遂出拜之。稱曰。天師。道士辭避曰。足下無過言。道亦笑曰。此道士安得天師之稱哉。保衡再三叩禮。具述所見。道士乃曰。諾。以某日會于某地。保衡曰諾。如約而往。道士見之曰。但舉目視日。十日必有所見。可復會于某地。保衡歸依所教視日。視既久。目不復眩。至十日。乃視日中有人形。細視之。見道士在日中。形貌宛然。保衡復往會道士。道士曰。何所見。保衡曰。見天師在日中。道士曰可復歸再視日。百日外復有所見。可再相會于某地。愼勿洩也。保衡如教視之。家人以爲風狂。問之不答。逾百日。乃見己形亦在日中。與道士立。保衡乃會道士。具誠之。道士曰。可教矣。乃爲授以符籙。可以攝制鬼神。其道士復不見。保衡居太學中。嘗與一幼子。每思之。召至其前。同舍生皆見之。一日保衡語其友人曰。予適過西車子曲。見一小第。門有車馬。有數婦人始下車。皆不以物蒙蔽其首。其第二下車者。年二十許。頗有容色。意其士大夫自外至京師者。必其妻也。予欲今夕就子前舍小飲。當召向所見婦人觀之。友人曰。良家子。汝焉可妄召。必累我矣。保衡曰。非召其人。乃攝其生魂。聊以爲戲耳。然必至夜。俟其寢寐乃召之。若夢中至此。止可遠觀。愼勿近之。近之

則魂不得還，其人必死矣。遂與友人簿葬出門，過其舍，伺少頃，開門中有婦人聲，保衡心知乃適所見婦人，即吸其氣，以綵綫繫其中指，既而至友人學舍，命僕取酒至，與之對飲，令從者就寢，至夜，保衡起開門，有婦人自外至，乃所見者，形質皆如人，但隱隱然若空中物，其語聲如嬰兒，見保衡拜之，保衡問其誰氏，具道裴氏，其夫適自外罷官還京師，復問保衡曰，此何所也，適記已就寢，不意至此，又疑其步寐而比夢寐差分明，又疑死矣，此得非陰府邪，保衡曰，此亦人間耳，今使可歸，當勿疑也，命立于前，款曲與語，至五更始遣去，人傳保衡甚得召鬼之術，保衡以進士及第，今官爲縣令云。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九

張君猷爲湖南漕，過衡嶽，自廟輿中見路左一道觀甚麗，榜曰朱陵宮，遙望其中，有一羽衣立殿上，君猷意欲下，而從騎半已過，明年再經其地，求朱陵宮無之，父老云，旁近但有朱真人祠，至其下，乃前所見朱陵宮之處，才小屋一二楹，其變異如此。

唐呂仙人故家岳陽，今其地名仙人村，呂姓尚多，藝祖初受禪，仙人自後苑中出，留語良久，解赭袍衣之，忽不見，今岳陽仙人像，羽服下著赭袍云。

北齊敕道士剃髮爲沙門，宣和中，敕沙門者冠爲道士，古今事不同如此。

郝翁者名允，博陵人，少代其兄長征河朔，不堪其役，逝去，月夜行山間，憊甚，憩一樹下，忽若大羽禽下止其上，熟視之，一黃衣道士也，允拜乞憐，道士曰，汝郝允乎，因授以醫術，晚遷鄭圃，世以神醫名之，遠近之人賴以活者四十餘年，非病者能逝活之也，蓋其術精良可信，不幸而不可治，必先語之，雖死亦無恨于脉，非獨知已病，能前知未病與死，近者頃刻，遠者歲年，至其日時皆無失，歲嘗候測天地六元五運者四方之病，前以告人，亦無失，皇祐年翁死，張峋子堅誌其墓云，夏英公病泄，太醫皆爲中虛，翁曰，風客于胃則泄，殆藁本湯證也，英公駭曰，吾服金石等物無數，泄不止，其敢飲藁本乎，翁強進之，泄止，太常博士楊日宣病寒，翁曰，君脉首擧而尾息，尾擧而首息，在法爲魚遊蝦戲，不可治，不數日死，州

監軍病悲恚，翁告其子曰，法當甚怍，即愈，時通守李宋卿御史嚴甚，監軍內所憚也，翁與其子，請于宋卿，一造問，因責其過失，監軍忿怖汗出，病乃已，殿中丞姚程腰脊痛，不可俛仰，翁曰，穀獨氣也，當食餘怒，四股受病，傳于大小絡中，痛而無傷，法不當用藥，以藥攻之，則益痛，須一年能俛仰，二年能坐，三年則愈矣，後三年而愈，里婦二，一夜中口噤如死狀，翁曰，血脉滯也，不用藥，聞雞聲自愈，一行躐跡輒踣，翁曰，脉厥也，當治筋，以藥熨之自快，皆驗，士陳堯道妻病，衆醫以爲勞傷，翁曰，亟屏藥，是爲娠證，且賀君得男子矣，已而果然，又二婦人娠，一咽噤不能言，翁曰，兒胞大經壅，兒生經行則言矣，不可毒以藥，既免，母子俱全，一極壯健，翁偶診其脉，曰，母氣已死，所以生者，反恃兒氣耳，如期子生母死，翁所治病半天下，神異不可勝紀，如上所記，特鄭圃之人共知者也，翁有子名懷質，盡能傳其學，懷質皆自診其脉，語人曰，我當暴死，不數年果暴死，翁讀黃帝內經，患王冰之傳多失義指，刪以朱墨籤其下，世尚未見，懷質死，其書亦亡，獨太醫趙宗古得六元五運之法于翁，嘗以上朝廷，今行于世云。

無爲軍醫張濟善用針，得訣于異人，云能解人而視其經絡，則無不精，因歲饑，人相食，凡視一百七十人，以行針無不立驗，如孕婦，因仆地而腹偏左，針右手指而正，久患脫肛，針頂心而愈，傷寒翻胃，嘔噦累日，食不下，針眼眦，立能食，皆古今方書不著，陳瑩中爲作傳云，藥王爲上世良醫，皆草木金石名數凡十萬八千，悉知苦酸鹹淡甘辛等味，故從味因悟入，益知今醫家別藥曰味者古矣。

鄭師甫云，嘗患足上傷瘡，水入腫痛，不可行步，有丐者令以耳塞敷之，一夕水盡出，愈。

崇寧年西都修大內，患苑中池水易涸，或云從牛骨池中，則水不涸，從之果然，范晦老嘗役親見之，呂公晉伯云，除蝨法，吸北方之氣，噴筆端，書欽深淵默漆五字，置于牀帳之間，即盡除，公質正直，非妄言者。

洛陽楚氏，非龍門之東尹樊村，鑿井每不得泉，有術者云，夜以水盆器見星多者，下有泉，用之果然。

今世俗謂卦影者，亦易之象學也，如見豕負塗，載鬼一車，非象而何，未易以義理調也，予見王巖叟言，益日將翁，嘗從一頭陀占卦象，其詞云，須逢庚午方亨快，半是春來半是秋，頭陀云，豈君運行庚午，春秋之間少快邪，久之無驗，晚用秦相君薦，至參知政事，和君庚午生，半春半秋，秦字也，其異如此。

殿中丞邵灌，頗知數，熙寧十年秋，翰林學士楊元素貶官荊州，過池陽見之，落門，明年當改元，以易步之，豐字用事，必以豐字紀年，如期改元豐云。

汾晉間祈雨，裸袒叫呼，稱臂爲反覆手狀，又以水灑行道之人，殆可笑，按董仲舒傳注，有閉陰縱陽，以水洒人之說，蓋其自也。

廣西人喜食巨蟒，每見之，即誦紅娘子三字，蟒輒不動，且誦且以藤蔓繫其首于木，剸殺之。

熊山行數千里，各于巖穴林藪之間，有藏伏之所，山中人謂熊館云，如虎豹出百里外，則迷失故道矣。

鸛鵲能勸水，故水宿物莫能害，鴆能巫步禁蛇，故食蛇，啄木穴樹巢其中，人或用木塞之，能以[illegible]符，其塞自出，鵲知歲所在，又有隱巢木，故鷙鳥不可見，燕營巢避戊巳日，故不傾壞，鶴有長水石，故能巢中畜魚，水不涸，蓋不止于有知也。

有隱者劉易，在王屋山，見一蜘蛛為大蜂所螫，腹脹欲裂，亟就草間，嚙芋梗磨之，脹卻平，因以治人之被蜂螫者，痛立止。

魚枕骨作器皿，人知愛其色瑩徹耳，不知遇蠱毒必爆裂，尤可貴也。

油紺紙、石灰、麥糠、馬矢、蕺草，皆能出火。

馬驢騾陽類，起則先前，治用陽藥；羊牛駝陰類，起則先後，治用陰藥，故獸醫有二種。

梧桐，百鳥不敢棲，止避鳳凰也。古語云爾，驗之果然。

蜀中喜事者，南歸多載木犀花以來，種之皆生，或擇嫩條接冬青枝間亦生，豈其類耶。謂萬年枝者，冬青也；玉樹者，槐也。宮苑中多此二木，特易以美名。冬青又名凍青，貴其有歲寒不改之節，故司馬長卿謂之女貞，自不為文君地邪。

芸草，古人用以藏書，曰芸香是也。置書帙中即無蠹，置席下即去蚤虱。葉類豌豆，作小叢，遇秋則葉上微白如粉汙，南人謂之七里香。大率香草花過即無香，縱葉有香，亦須采掇嗅之方覺。此草遠在數十步外，已聞香，自春至秋不歇，絕可翫也。

柹柿有七絕：一有壽，二多陰，三無禽巢，四無蟲蠹，五有嘉實，六其本甚固，七霜葉紅可翫也。

榆有二種，一名郎榆，一名姑榆，郎榆無莢。

千葉黃梅花，洛人殊貴之，其香異于它種。蜀中未識也。近興利州山中樵者薪之以出，有洛人識之，求于其地，尚多，始移種遺好事者，今西州處處有之。

予嘗春日經夷陵山中，多紅梨花，歐陽公之詩，裴回其下不能去。近蜀中亦稍見之，又有得千葉杏花於劍州山中者，在洛陽花木譜中無之，亦奇產也。

蜀無橄欖，或云，司馬相如、揚雄所謂等賦，喻蜀父老文，封禪書，王褒中和樂職宣布詩，聖主得賢臣頌，揚雄劇秦美新，諸作皆爛美，足以取悅當代。張九齡策安祿山，姜公輔論朱泚，危言可驗，輕棄之不采。相如、揚雄蜀人，九齡、公輔嶺海之士，以草木臭味譬之，如橄欖不生于蜀，生于嶺海也。亦猶唐李直方以貢士第果實，一綠李，二粉梨，三櫻桃，四柑子，五蒲桃，或薦荔枝，曰：寄舉之首也。蓋始于范曄以諧香品時輩，侯朱虛著百官本草，皆戲言之善者耳。然近日蜀中，種橄欖輒生于山園，自有數章。

蘭有二種，細葉者春花，花少；闊葉者秋花，花多。黃魯直蘭說云：楚人滋蘭之九畹，樹蕙之百畝，蘭以少故貴，蕙以多故賤。予以為非是。蓋十二畝為畹，則九畹百畝，亦相等矣。又云：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是以細葉為蘭，闊葉為蕙，亦非也。楚人曰蕙，今零陵香也。又云蕭，所謂一薰一蕕者也。唐人但名鈴鈴香，亦名鈴子香，取其花倒懸枝間，如小鈴也。近時附入本草，云出零陵郡，亦不詳。本草自有薰草條，亦名蕙草，甚明，零陵為重出云。

凌霄花有毒，一作出蜀，有人凌晨仰視其花，花中露水滴入眼中，遂失明。或云，金錢亦然。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三十

政和戊戌夏六月，京師大雨十日，水暴至，諸壁門皆塞以土，汴流漲溢，宮廟危甚，宰執廬于天漢橋上。一僧師家，蚤起見有蛟螭伏于戶外，每自蔽其面，若羞慚狀，萬人聚觀之。道士林靈素方以左道用事，曰妖也，擅殺之。四郊如江河，不知其從出。識者已知為兵象矣。林靈素專毀佛，泗州普照王塔廟亦廢，嘗水驟至，遂下詔加普王六字號，水退復削去，先當制舍人許翰以詞太褒得罪。

盧立之尚書云：宣和末，禁中數有變異，曰攔內者為甚異，夜久有巨人呼攔云，過人必撕裂之，中官有膽勇者數輩相約俟其出，追逐之，巨人返走，墜一物鏗然有聲，取視之，乃內帑所藏鐵幞頭也。趙正之云：禁中舊有此怪，不出仙韶院，至宣和末，始遍出宮殿中云。

宮官盧功裔云：宣和末，鬼車滴血于福寧殿庭，又有狐登御坐。又內殿塼砌上，忽有梢血，遽視之復出，去塼亦出，鑿地亦出，至廢其殿云。

李瑞云：宣和末，為洛陽縣尉，有職事在西宮，一龍夏伏起宮中者，無慮日，殆數百處，初因異之，未既，金人入洛，宮遂焚。張浮休云：向謫郴江，夏日在寓舍，伴輩兒讀書次，忽天際一船載人物如行水上，久之方沒。

三峽中石壁千萬仞，飛鳥懸猿不可及之處，有洞穴累棺櫬，或大或小，歷歷可數，峽中人謂仙人棺槨云。

按隋唐嘉話，將軍王果于峽口崖側，見一棺將墜，遷之平處，得銘云：後三百年水漂我，欲墜不墜逢王果。今洞穴在懸絕石壁千萬仞之上，唯大禹初鑿三峽，道岷山之江時，人迹或可至，不在崖側，不止三百年也。留其棺槨，皆完好如新，不知果何物為之，亦異矣。

長安乾明寺，唐太廟也。庭中有星隕石，狀如伏牛，有手迹四，足迹二，如印泥然。故老云：武氏革命日隕。又興平一道觀中有星隕石，如半柱，滿其上皆鱗皺，豈果繫于空中邪？殆不可知也。旁有石，記西竹時隕。

熙寧中，少華山崩，壓七村之人，不可勝計。先是，穴居虎豹之屬盡避去，人獨不知，遂罹禍。山以夜崩，聲聞百里外，州距山才二十里，初不聞其聲，如此。

元符年，衆人宿岐山驛客邸，明日一人亡其首，無血，官捕殺者，踰年竟不得。或云：俠客氣劍中人無血。政和年，河中府旱，實能營妓輩行逋衢中，忽暴風起，飛劍滿空，或截髻，或斷臂，或劍面，但不死，亦不傷。他人或云：劍俠為戲耳。予親見之。

殿中丞邱舜元，閩人也。舟泝汴，遇生日，艤淮亭，家人酌酒為壽，忽假寐，夢登岸，過林薄，至一村舍，主人具飲食，既覺，行岸上，皆如夢中所見，至村舍，有老翁方撤席，如賓退者，問之，曰：吾先以是日亡一子，祭之耳。舜元默然，知前身為老翁子也，厚遺之以去。

歐陽公嘗夢為鸜鵒，初夏清曉，飛鳴綠陰中，甚樂。

劉法欲生，其母韓娘忽若墜壓而下，視之，上有大蛇蜿蜒，若被痛楚狀，母怖甚，避之他所，法生，再視之，但蛇蛻耳。後法為將，有實蹟。崇寧興儒學，則有學子之無賴者；宣和興道學，則有道士之無賴者。坐此謫官久之，以節度使檢校少師帥熙河，童貫盡取本道精兵去，俾用老弱下軍深入篥廬，遂陷，貫方奏捷，反以不實節制聞，士大夫冤之。

王荊公在鍾山，乘驢涉莨行荒村中，有婦人裝首執文書一紙，遮公曰：妾有冤訴。公喻以退居，不預公事，當自州縣理之。婦人曰：妾冤訴關相公。乞留文書一觀，公不能卻，令執樂囊老兵取收，至半山園視之，素紙一幅耳。公以是月薨，豬子防為王性之云。

滕章敏公達道帥青社，一夕會其屬，酒半，教官頓起，家有急，公先遣之去，坐客皆散，立前後，公來，共見一無頭偉人，着錦袍坐于主席，公與客俱驚，易不敢前，少時作黑霧散去，公親為王樂道云。

近李西美帥成都，士陳甲者館于便齋，夜月色中，有危髻古裳衣婦人數輩，語笑前花圃中，甲殊不懾，有甚麗者誦詩：舊時衣服盡雲鬟，不到迴仙不是家。今日樓臺渾不識，只餘古木記宣華。又：小雨擁纖梅子黃，晚粧收盡月侵廊。樹陰把酒不成醉，何處無情枉斷腸。忽不見。今府第故蜀宮，豈當時宮女尚有鬼邪？按蜀檮杌，宣華故苑名。

近种湘守敘州，壞客館為東園，督夜兵，其見大蛇自客館出，穿西牆以去，樓下臨大江，度其地約長十數丈，明求之于館之壁，有穴方廣寸尺許，發之，其蟠屈之迹，大一間，壁土色光膩，如新泥飾者，豈異物亦避暴役，穿穴以去邪？不數日湘死。

興元府火，飛燼落天慶觀殿下古柏上，柏中空，盡焚，吳階遠近，明日得如羊肋骨者數百枝，蓋大蛇也。帥楊掌武倚出以視客云。

程孝祖言，昔提舉成都茶馬，夏日坐後圃堂上，忽聞其後鐵鏁鈴鐺之聲，遽窺窗外，一物自小池中出，龍形而如貓，曳其尾石砌上，鱗甲有聲，少頃雷雨暴作，失去。孝祖疑世所畫龍皆非是，予謂蟒蛟合為龍類，最衆有如貓者，豈孝祖所見乎。

程致仲為予言，近歲瞿齋小書出丹稜李逢道，遇女妖非不妄。致仲親見泥金餙篆出入雲氣中，黃色衣奇麗，每目非人間之物，蓋妖所服，留以遺逢者。又歌曲多仙語，何小書失載云。

李公擇之子夷齊，宣和中為發運司屬，渡莫抵江上亭，亭吏云：先有曰水太保者在焉。夷齊遣吏謝之，屏內云：太保嘗避去。已而老少婦人數輩傳呼太保來，太保者一十餘歲丱角童子耳，各乘馬以去，人馬皆異狀，夷齊疑之，遣數健步躡其後，各號懼而返，云：約十數里外，望大澤，人馬皆下，投其中。昔江子我為予言，後與夷齊同官成都，問之信然。

高駢初展成都外城，後王氏、孟氏相繼僞以為都，其更作奢僭之力，發地及泉也。近靖康年，帥盧立之亦增繕，期年役甚大，至紹興年，霖雨，北壁壞，帥孫渥才興工，于數尺土下得高駢石記云：刻置築中，後若干年當出，正與其年合，前累有大役，不得者數未契也。高駢好異術，豈亦有知數者邪。

傅獻簡云：王荊公之生也，有獾入其室，俄失所在，故小字獾郎。

歐陽公云：予作憎蠅賦，蠅可憎矣，尤不堪蚊子，自遠噆來咬人也。

秦少游在東坡坐中，或調其多髯者，少游曰：君子多乎哉。東坡笑曰：小人樊須也。

經筵官會食資善堂，東坡盛稱河豚之美，呂元明問其味，曰：直那一死。再會，又稱豬肉之美，范淳甫曰：奈發風何？東坡笑呼曰：淳甫誣告豬肉。

郭忠恕嘲聶崇義曰：近貴全為聵，攀龍即作聾，雖然三箇耳，其奈不成聰。崇義曰：吾不能詩，姑以二言為謝，勿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陳亞嘲蔡襄亦云：陳亞有心終是惡，蔡襄無口便成衰。王汾嘲劉攽亦云：早朝殿內須呼汝，寒食原頭盡拜君。攽又嘲王觀云：汝何故見賣？觀曰：賣汝直甚分文。其滑稽皆可書也。

孫傳師名覽，人有投詩者曰：伏惟笑覽。傳師曰：君無笑覽，覽合笑君。

關東方虬，更三十年，乞汝西門豹作對，唐人語也。今相州有西門豹祠，神像衣裳之間，微露豹尾，韓魏公見之，笑令斷去。

韓玉汝平生喜飾廚傳，一飲啖可兼數人，出帥長安，餞程四行，詞云：喜廉頗之能飯。玉汝不悅。又有賞人號競渡船者，以其唯利是競也，席大光作宣官，擊之曰：某別名競渡船，中貯無賴之小人，外校必爭之微利也。士大夫戲傳之。

王荊公喜說字，至以成俗，劉貢父戲之曰：三鹿為麁，鹿不如牛，三牛為犇，牛不如鹿，謂宜三牛為麁，三鹿為犇，若難于遽改，欲令各權發遣。荊公方解縱繩，惡不次用人，往往自小官暴擢要地，以資淺皆號權

發遁。故幷聲之。劉貢父云。有人不識鬬爭字。以書問里先生。答曰。厶吏切。又疑吏字。問曰。戶橫切。又疑橫字。問曰。胡行切。又疑行字。問曰。戶爭切。竟不知其為何音也。予嘗舉以為笑。獻客有善切字者非之。亦難與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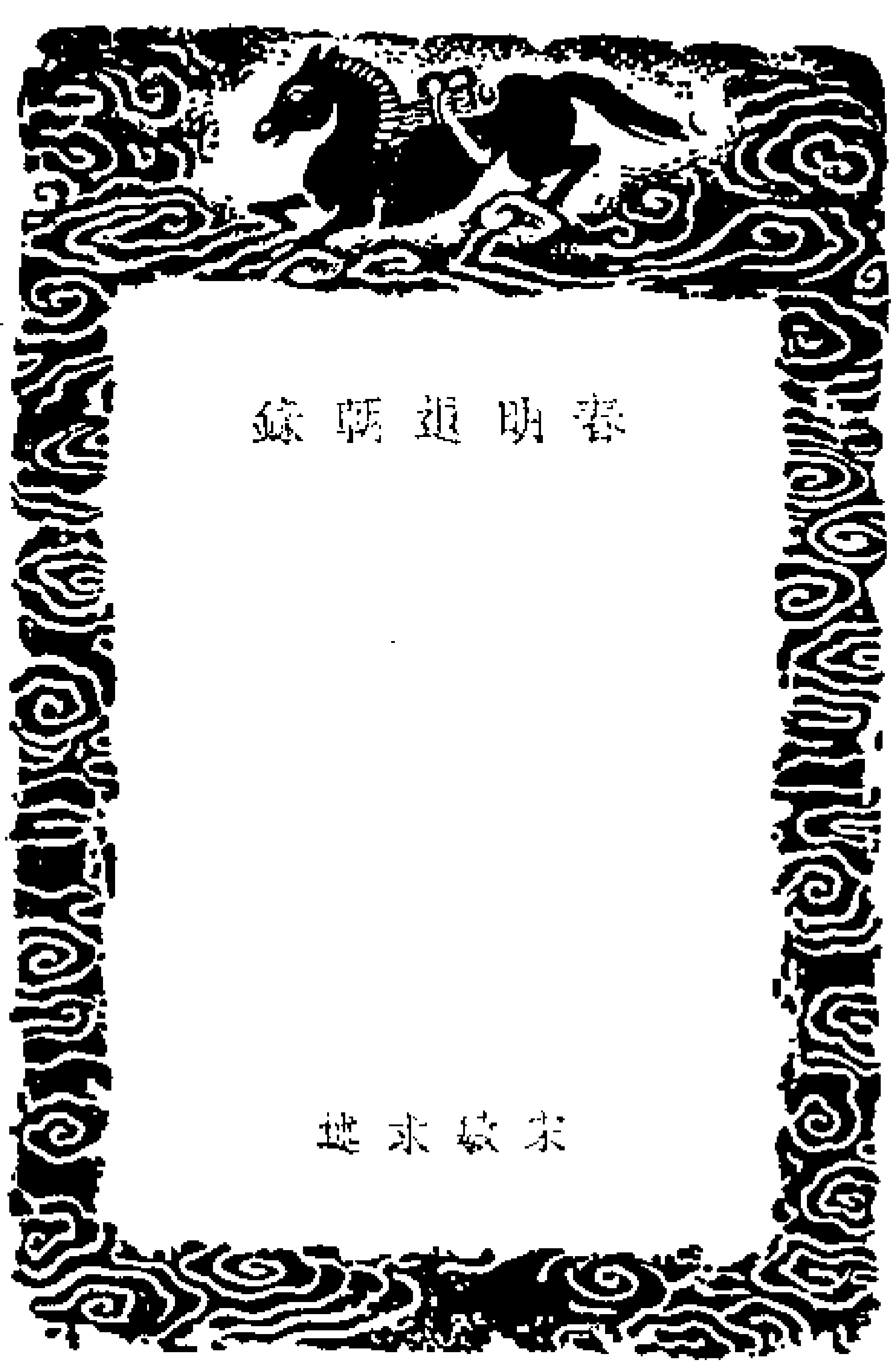
士人口吃。劉貢父嘲之曰。本是昌徒。又為非類。雖無雄才。御有艾氣。蓋周昌、韓非、楊雄、鄧艾、皆口吃也。

客問劉貢父曰。某人有隱過否。中司將鳴鼓而攻之。貢父曰。中司自可鳴鼓兒。老夫難為暗箭子。客笑而去。滑稽之為厚者也。

劉貢父呼蘇軾為倒懸蛤蜊。蓋蛤蜊一名殼菜也。蘇深銜之。馬默擊劉貢父。玩侮無度。或告貢父。貢父曰。既稱馬默。何用驢鳴。立占馬默驢鳴賦。有冀北羣空。黔南技止之對策。亦奇才也。

王荊公好言利。有小人諂曰。決梁山泊八百里水以為田。其利大矣。荊公喜甚。徐曰。策固善。決水何地可容。劉貢父在坐中。曰。自其旁別鑿八百里泊。則可容矣。荊公笑而止。予以與優旃漆城難為蔭室之語合。故書之。

王荊公會客食遲。問孔子不撤薑食何也。劉貢父曰。本草書。薑多食損知。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故云。荊公喜。以為異聞。久之。乃悟其戲也。荊公之學術穿鑿類此。



春明退朝錄卷上 并敘

宋　宋敏求撰

熙寧三年。予以諫議大夫奉朝請。每退食。觀唐人洎本朝名臣撰著以補史遺者。因纂所聞見繼之。先臣在春明里。題爲春明退朝錄云。十一月晦。常山宋敏求述。

國朝宰相趙令盧相文潞公四十三登庸。寇萊公四十四。王沂公四十五。賈魏公四十八。

樞密副使趙令三十九。寇萊公三十一。晏元獻公三十五。韓魏公三十六。

參知政事。蘇侍郎易簡三十六。王沂公三十九。

知制誥。蘇侍郎二十六。王沂公二十七。盧相楊文公晏元獻公宣獻公今宣徽使王公拱辰。皆二十八。夏文莊三十。

學士。蘇侍郎二十八。晏元獻公宣徽王公皆三十。宣獻公三十五。王沂公李邯鄲皆三十六。楊文公錢子飛皆三十七。盧相今參政王禹玉皆三十八。

吳正肅言。律令有丁推。推字不通。少壯之意。當是丁稚。唐以大帝諱避之。損其點畫云。

眞宗朝。歲時始賜飲於宰相第。大兩省待制以上赴。林尚書特以諫議大夫爲三司副使。亦預焉。既而并

諸副使。遂以爲常。王太尉在任。唯用太官之膳。少加蜜餞。自丁晉公助以家饌。乃令饋之。

天聖七年。玉淸昭應宮災。遂罷輔臣爲宮觀使。而景靈宮會靈觀祥源三宮觀。以學士舍人管句。康定元年。李康靖公能參知政事爲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會靈觀。自後學士皆爲提舉。至和初。晏元獻公以舊相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萬壽（晏建家也）觀。而武臣今致政李少師端愿爲觀察使。止得管句祥源觀。自陳於樞府。宗袞（宋元憲也謝朓呼安爲宗袞）乃加以都管句。今朝官亦云提舉。非故事也。

宗袞嘗言。推云。可從而遂。推供而閑。非六經之文也。

宋景文言。人之屬文。自穩當字。第初思之未至也。又曰。爲文是靜中一業爾。

本朝置樞密使副。或置知樞密院同知院。然使與知院。不並置也。熙寧元年。文潞公呂宣徽爲使。而潤州陳丞相旭越州召爲知院。逾一歲。陳丞相爲副使。位在呂公之上故也。

國初。范魯公、王祁公、魏僕射三相。罷。趙令獨相。始置參知政事。自是一相或二相。至咸平中。始有呂文穆、李文靖、向文簡三相。又至至和中。文潞公、劉丞相、富鄭公三相。

太平興國四年。石元懿始以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八年。張司空齊賢王公沔。並以諫議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景德三年。馬正惠以檢校太傅、韓公崇訓以檢校太保並簽書樞密院事。治平二年。今郭宣徽爲同簽書院事。

文臣爲樞密使。皆帶檢校太尉太傅、兼本官。乾興元年。錢文僖以兵部尚書爲樞密使。不帶檢校官。有司之失也。

趙德明歸款。眞宗賜以宗姓。然不附屬籍。晁文元草制云。奕世荷殿邦之德。舉宗聯命氏之榮。寶元二年。元昊叛。詔削屬籍。非也。

唐太宗自撰鄭元成碑。德宗亦撰段秀實碑。

本朝太宗撰中令趙公碑。皇祐中。王侍郎子融守河中還。乃以唐明皇所爲裴耀卿碑額上之。仁宗遂御篆賜沂公碑曰旌賢。其後褒之者。懷忠。（呂許公）顯忠。（李武忠）旌忠。（寇萊公）全德元老。（王太尉文正公）教忠積慶。（父文靖公）褒親。（李侍中）褒賢。（晏元獻公）旌功。（曹武惠）崇學。（晏元獻）崇儒。（丁文簡）舊德。（張鄧公）勵先積慶。（趙中令子孫）旌忠懷德。（張侍中者）儒賢。（文公）褒賢。（王文正）思賢。（劉丞相沆）清忠。（孫王武）旌忠元勳。（狄武襄）褒忠。（陳恭公）純孝。（張文孝）英宗御篆忠規德範。（宋元憲）上御篆淳德守正。（呂文穆）大儒元老。（賈魏公）

國朝三師三公者。太祖即位。天雄節度符魏王彥卿。自守太尉爲太師。定難節度西平王李中令彝興。自守太傅爲太尉。荊南節度南平王高中令保融。自守太保爲太傅。

趙令以司徒太保侍中在中書。以太保中書令留守西京。又以太師西京養疾。王文正以司空司徒太保在中書。以太尉能爲玉淸昭應宮使。

范魯公以司徒在中書，王祁公、薛文惠、呂文穆並以司空在中書，丁晉公、馮魏公、王冀公並以司空司徒在中書，韓魏公以司空在中書，司徒爲節度侍中，曹襄悼、文潞公並以司空爲樞密使，侍中呂文靖能相，以司徒監修國史，曾魯公以司空爲節度侍中。

呂許公以太尉致仕，張鄧公、曾魯公並以太傅致仕，陳恭公以司徒致仕，李相昉、張相齊賢、章郇公、宋鄭公、富韓公並以司空致仕。

國朝宰相爲僕射：魏公仁浦、趙令、薛文惠、沈恭惠、宋惠安、李文正、呂文穆、呂正惠、李文靖、張司空、王文正、向文簡、王冀公、寇萊公、呂許公、王沂公、賈魏公、陳恭公、韓魏公、文潞公、富鄭公、曾魯公二十二人。樞相爲僕射：陳文忠、曹襄悼、張榮僖、王康靖四人。樞密使爲僕射，石元懿一人。

列聖神御殿，始咸平初，真宗令供奉僧元藹寫太宗聖容於啓聖院，後王詔昭應宮範金繪宗像，餘多塑像。其殿名，在京曰慶基（奉太祖宣祖）、開先（奉太祖，在太平興國寺）、二聖（奉太祖太宗，在昭聖宮同殿，見上）、永隆（奉太宗，在啓聖院，見上）、安聖（玉清昭應宮以下並廢）、奉真（宗，在景靈宮）、延聖（奉真宗）、永崇（奉先宗）、孝嚴（奉仁宗，在景靈宮）、英德（奉英宗，在景靈宮）。在外曰章武（以下州郡，並奉太祖）、興元、天慶（西京應天院）、鴻命（以下西京應天院，奉太宗）、帝華、統平（奉太宗）、昭孝（以下西京應天院，奉真宗）、信武（并州，奉真宗）、又鳳翔太平宮有太宗神御殿，南京鴻慶宮有三聖神御殿，西京永安縣會聖宮有五聖神御殿，今京師定力院有太祖御像。

（國初侍王，詔）諸后影殿曰重徽（奉孝明皇后、孝惠皇后）、彰德（奉淑德皇后）、廣孝（奉賢皇太后）、廣愛（奉章懿皇太后）。

開寶八年十一月，江南平，留汴水以待李國主，舟行盛寒，河流淺涸，詔所在爲堰閘，豬水以過舟，官吏坐凍、督役稍稽，則皆何校，甚者劾舉以文被罰，州縣官降敕而杖之者凡十餘人。

舊制，將相食邑萬戶，即封國公。王太尉爲相，過萬戶而雖猶不封。慶曆七年南郊，中外將相唯夏鄭公合萬戶，中書請封英國公，因詔使相未滿萬戶皆得封，於是王康靖封遂國公，章文簡封郇國公，王武恭封冀國公，其後遂以邑封合萬戶者徹國。

國朝以來封國公者：范侍中（魯）、王文獻（祁）、向侍中拱（秦）、静難節度劉公重進（燕）、保大節度趙公贊（衛）、定國節度馮公繼業（梁）、張侍中永德（鄧）、張尚書昭（陳許鄭）、孟中令昶（秦）、王中令彥超（邠）、趙中令（梁許）、呂文穆（許蔡徐）、寇忠愍（萊）、丁祕監（晉）、馮文懿（魏）、曹襄悼（韓）、王文穆（冀）、張榮僖（鄧）、呂文靖（申許）、王文正（沂）、張文懿（鄧）、章文簡（郇）、夏文莊（英鄭）、王康靖（遂鄧）、王武恭（冀鄧）、賈文元（魏安許）、陳恭公（岐英）、文侍中（潞）、杜正獻（祁）、宋元憲（鄭莒）、龐莊敏（潁）、韓侍中（魏國）、曾侍中（魯英）、富相（韓鄭）。

太子諡：昭成（許王元僖）、悼獻（周王元祐）。

諸王諡：悼（魏王廷美）、懿（魏王德昭）、康惠（燕王德芳）、恭憲（楚王元佐）、恭靖（陳王元份）、文惠（安王元傑）、恭懿（鄆王元偓）、恭惠（曹王元偁）、恭肅（鎮王元偓）、悼靖（王）。

昉悼穆（斯王）、悼懿（鄭王）。

公主諡：恭懿（太祖女魏國大長公主）、賢肅（太祖女秦國大長公主）、賢靖（太祖女晉國大長公主）、恭惠（太宗女魏國大長公主）、

英惠（太宗女陳國大長公主）、和靜（太宗女…大長公主）、懿順（太宗女…大長公主）、慈明（太宗女…大長公主）、獻穆（太宗女…）、昭懷（…）、莊孝（仁宗女…）。

宗室諡：恭裕（…）、康孝（…）、安懿（濮王…）、孝定（…）、榮易（…）、恭肅（…）、思恪（…）、恭懿（…）、康簡（…）、安恭（…）、信靖（…）、信穆（…）、安僖（…）、恭僖（…）、良靖（…）、和惠（…）、恭靜（…）、安簡（…）、恭簡（…）。

宰相諡：文獻（…）、良（…）、安（…）、康（…）、恭（…）、慈惠（…）、昭裕（…）、宣懿（…）、忠獻（…）、僖安（…）、文定（…）、文惠（…）、恭靜（…）、康僖（…）、恭惠（…）、忠恪（…）、文正（…）、文穆（…）、文節（…）、章惠（…）、文定（…）、文憲（…）、文靖（…）、元獻（…）、正獻（…）、文簡（…）、惠安（…）、榮信（…）、文正（…）、忠愍（…）、恭敏（…）、文元（…）、文懿（…）。

莊敏、元憲、景莊。

樞密使諡：元靖（…）、景莊（…）、元懿（…）、恭懿（…）、文莊（…）、宣簡（…）、惠穆（…）、文忠（…）、襄悼（…）、榮僖（…）、文僖（…）、恭毅（…）、勤（…）、文康（…）、康靖（…）。

樞密使相諡：武惠（…）、武恭（…）、文忠（…）。

參知政事諡：文莊（…）、文懿（…）、文恭（…）、康肅（…）、康節（…）、恭肅（…）、惠獻（…）、文定（…）。

中立文僖（…）、康懿（…）、安簡（…）、文莊（…）、簡肅（…）、文正（…）、正肅（…）、宣獻（…）、文烈（…）、文忠（…）、文簡（…）、康穆（…）、忠憲（…）、文安（…）、忠穆（…）、宣肅（…）、康（…）。

靖（…）介。

樞密副使知院同知院諡：宣靖（…）、恭質（…）、景莊（…）、宗惠（…）、仁宗（…）、安惠（…）、任武穆。

（…公）忠獻、信質、憲成、文孝、文肅、恭惠、威敏、孝肅、文恭、忠簡。

使相諡：恭惠、王元靖、正懿、仁宗（…）、莊惠、武烈、莊烈、恭孝、武惠、忠武、武穆、榮密、忠順。

忠懿、恭密、莊武、武僖、文簡、良僖、安僖。

文臣諡：文安、章靖、宣懿、文莊、恪、忠定、文、文恭、襄、忠肅、恭安、文莊、恭惠、修懿、文元、懿敏、宣懿、靖、康肅。

武臣諡：溫肅、恭僖、恭惠、武毅、忠武、勤威、和惠、恭肅、忠惠、元惠、武康、武懿、忠毅、恭莊、宣惠、和文、壯恪、安毅、忠。

偉。（夏守贇）忠愍。（曹瑋公、孫公）壯愍。（劉平公、任福公）恭壯。（高化公）壯定。（[illegible]）忠恪。（曹[illegible]公）忠[illegible]。（[illegible]）良惠。（[illegible]）榮毅。（許懷德）良

定。（李端懿）勤惠。（張孜公）

外戚。謚。武懿。（劉美公）康懷。（劉從德）安僖。（曹佾公）恭懿。（[illegible]公）恭思。（[illegible]）

內臣。謚。忠肅。（劉承規）安簡。（王承[illegible]）僖靖。（[illegible]）安恪。（[illegible]守）僖恭。（王守忠）安僖。（[illegible]守）僖良。（[illegible]）良恪。（張永和）榮恪。（藍元用）忠

安。（張惟吉）僖勤。（石全[illegible]）僖恪。（[illegible]）威勤。（[illegible]）僖安。（王守[illegible]）

任恭惠與呂許公同年進士，而同為博士。恭惠登樞，年耆康強。許公時尚為相，嘗所歎羨，詢其服餌之法。恭惠謝曰：不曉養生之術，但中年因讀文選有所悟爾，謂石韞玉以山輝，水含珠而川媚也。許公深以為然。

父子掌誥。國初至熙寧元年凡九家：李文正（[illegible]）、王兵部（[illegible]）王惠獻（[illegible]）、晁文元（[illegible]）、錢希白（[illegible]）、梁翰林（[illegible]）、呂文靖（[illegible]）、宋宣獻公（[illegible]）、蘇儀甫（[illegible]）。

咸平六年，併三部為三司使，官輕則為權使公事。慶曆中，葉翰林道卿再總計，止云權使，蓋中書誤也。其後遂分權使與使公事為兩等。

舍人院每知制誥上事，必設紫褥於庭，面北拜敕。閣長立褥之東北隅，謂之壓角。宗袞作掖垣叢誌，而不解其事。按唐舊書亦無明據，惟裴廷裕正陵遺事云：舍人上事，知印宰相當壓角，則其禮相傳自唐也。予為舍人日，鄧興宗入院，不疑為閣長壓角，時議美之。

太平興國中，始置譯經院于太平興國寺，延梵學僧翻譯新經，始以光祿卿湯公悅、兵部員外郎張公洎潤色之。後趙文定、楊文公、晁文莊、李尚書維，皆為譯經潤文官。天禧中，宰相丁晉公始為使。天聖三年，又以宰相王冀公為使，自後元宰繼領之。然降麻不入銜，又以參政樞密為潤文。其事寖重，每誕節必進新經，前兩月二府皆集，以觀翻譯，謂之開堂，亦唐之清流盡在也。前一月，譯經使潤文官又集以進新經，謂之閉堂。慶曆三年，呂許公罷相，以司徒為譯經潤文使。明年致仕，章郇公代之，自後降麻入銜。

宗袞嘗曰：殘人矜才，逆詐恃明，吾終身不為也。亦猶唐相崔渙曰：抑人以遠謗，吾所不為。

予治平初，同判尚書禮部，掌諸處納到廢印，極多，率皆無用。按唐舊說，禮部郎中掌省中文翰，謂之南宮舍人，百日內須知制誥。王元之與宋給事詩云：須知百日掌絲綸。又謂員外郎為瑞錦窠，員外郎廳前有大石，諸州府送到廢印，皆於石上碎之。又圖寫祥瑞，亦員外郎廳所掌。令狐楚元和初任禮部員外郎，有詩曰：移石幾回敲廢印，開箱何處送新圖，是也。今之廢印宜準故事碎之。

唐內人墓謂之宮人斜，四仲遣使者祭之。（見唐人文集）

京師街衢置鼓於小樓之上，以警昏曉。太宗時命張公洎製坊名，列牌於樓上。按唐馬周始建議置鼕鼕鼓，惟兩京有之，後北都亦有鼕鼕鼓，是則京都之制也。二紀以來，不聞街鼓之聲，金吾之職廢矣。

太常寺，國初以來，皆禁林之長主判，而禮院自有判院、同判院。大中祥符中，符瑞繁縟，別建禮儀院，輔臣主判，而兩制為知院。天禧末，罷知院。大聖中，省禮儀院，而寺與禮院事務不相兼。康定元年，置判寺、同判寺，兼禮儀事。近有至六七人者。按唐太常置卿一員、少卿二員、博士四員。祥符中，置博士二員，後加至四員。今若置判寺一員、同判寺二員，則合唐之卿數矣。（[illegible]）

太常寺舊在興國坊，今三班院是也。景祐初，燕侍郎肅判寺，畫寒林屏風，時稱絕筆。其後為判寺者好事者竊取之。嘉祐八年，徙寺於福善坊，其地本開封府納稅所。英宗在藩邸，判宗正寺，建為寢舍。既成而已立為皇子，遂為太常所請焉。

端拱中，西掖六舍人，既而田錫罷職，知陳州；頃之，宋湜貶均州團練副使，王元之商州團練副使。熙寧二年，閣老錢君倚守江寧。明年，予自請出院，李才元、蘇子容皆落職，惟吳沖卿擢三司使，不供職。閣下無人草制，遂命二直院焉。

開寶二年，李文正（[illegible]）以中書舍人、盧相以知制誥，並命直學士院。六年，知制誥張公澹直學士院。太平興國元年，湯舉更悅、徐騎省鉉直學士院，王梓州克正、張侍郎洎直舍人院，四人公皆江南文士也。至熙寧二年，復置舊官。

唐制，宰相四人，首相為太清宮使，次三相皆帶館職，洪（[illegible]）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集賢殿大學士，以此為次序。本朝置二相，昭文修史，首相領焉；集賢，次相領焉。三館職惟修史有職事，而頗以昭文為重，自次相遷首相乃得之。趙令初拜，止獨相，領集賢殿大學士，紹兼修國史，久之方遷昭文館。薛文惠與沈恭惠並相，薛自參政領監修，拜相仍舊，而沈領集賢。畢文簡與寇忠愍並相，而畢領監修，寇領集賢。王太尉獨相，亦止領集賢。近時王章惠、龐莊敏初拜及獨相，悉兼昭文修史二職，非舊制也。

文臣自使相除樞相，罷節而還舊官。景祐元年，王沂公自使相帶檢校官，復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充樞密使。慶曆七年，夏鄭公自使相入樞，仍帶節度使，亦非舊制也。

太祖太宗時，文臣為使相，惟趙令一人；真宗時，寇萊公、王冀公二人；節度使李南陽一人。乾興後，難遽數矣。

唐文武疊用，袁滋自尚書右丞出華州刺史，召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如是者數人。本朝頗循其制。工部侍郎王公明兼黃州刺史，給事中翁公維岳換海州刺史，三司使、尚書左丞李公士衡換同州觀察使，學士承旨、刑部尚書李公□維換相州觀察使，翰林學士、工部侍郎陳公堯咨換宿州觀察使，如錢鄆州及慶曆初韓范龐王四公皆換觀察使，以用兵假之也。龍圖閣直學士馬公季良換秦州防禦使，非美遷也。武臣換文資者，太宗時，白州刺史錢昱換秘書監，遷工部侍郎，復換觀察使。

真宗優待王冀公，景德中罷參知政事，始置資政殿學士以命之。宰相寇萊公顧抑之，令班翰林之下，乃

命爲大學士。冀公請鑄印。不許。遂領尙書都省。以都省自有印也。

後唐明宗以樞密使安重誨不通文義。置端明殿學士。以翰林學士馮道、趙鳳爲之。班樞密使之後。食於北院。端明殿即西京正衙殿也。本朝程侍郎羽爲之。後隨殿名改爲文明殿學士。李司空昉嘗爲之。慶曆中以同永定陵號。改爲紫宸殿學士。丁文簡能參知政事爲之。何右丞郯、時爲御史、言紫宸非人臣所稱。又改爲觀文殿學士。宋莊、賈魏公以使相換僕射。因置大學士處之。仍詔非歷宰相不除。明道中改承明殿爲端明殿。會先公自南都召歸。特置學士。班翰林資政之下。與舊職名同。而立位異矣。

唐姚南仲不歷尙書侍郎而入省。便爲僕射。近世鄭文肅、劉丞相、張尙書方平、王宣徽拱辰、滕侍讀甫、皆不歷郎中員外。而便爲諫議大夫。呂給事惠卿、鄧中丞綰甫、亦然。

尙書省二十四司。唐世以事簡者兼學士舍人。本朝唯重左曹館職。提點刑獄。例得名曹。省府判官轉運使得名曹。又遷左曹學士舍人待制。遷二曹。帶史撰更得優遷。如蘇儀甫自刑部員外郎遷禮部郎中。王原叔自工部郎中遷吏部郎中是也。胡宿帶史撰亦得優遷。李邯鄲自博士爲禮部員外郎。賈魏公自司封員外郎爲禮部郎中是也。景祐中宋景文修樂書成。遷工部員外郎。慶曆中呂仲裕、王原叔、修崇文總目成。並爲工部員外郎。予預修唐書。亦忝此官。又朝選久不磨勘者。郭諫議申錫遷右司員外郎。祖擇之工部員外郎。張修撰問禮部郎中。

邇英閣、講讀之所也。閣後有隆儒殿。在叢竹中。制度特小。王原叔久在講筵。而身品短。同列戲之曰。宜爲隆儒殿學士。

孫之翰言。太祖一日召對趙中令。出取幽州圖以示之。趙令詳觀稱歎曰。是必曹翰所爲也。帝曰。何以知之。普對。方今將帥材謀。無出於翰。此圖非翰。他人不可爲也。翰往。必可得幽州。然既得幽州。陛下遣何人代翰。帝默然。持圖歸內。

楊庶幾孜言。胡祕監旦退居襄陽。鑄大硯以著漢春秋。書成。瘞其硯。每聞大臣名士薨卒。必作傳以紀其善惡。然世不傳。庶幾亦自有所述。

杜甫終於耒陽。槀葬之。至元和中。其孫始改葬於鞏縣。元微之爲誌。而鄭刑部文寶謫官衡州。有經耒陽杜子美墓詩。豈但爲誌而不克遷。或已遷而故冢尙存耶。

唐官有定員。闕則補之。後唐長興二年。詔諸州得替節度防禦團練使刺史。並令隨常朝官逐日立班。二年赦免常朝。令五日赴起居。國初尙多前資官。今閤門儀制。尙有見任前任節度防禦團練使。太宗時。始從磨勘遷遣。後改爲審官。眞宗時。京朝官四年乃得遷。天聖中。方有三年之制。而在外任者不得遷。須至京引對。乃得改秩。明道中。始許外任歲滿亦遷。時恭謝天地覃恩。不隔磨勘。有觖望者。於是朝士始多。景祐明堂覃恩。隔磨勘。人情苦其不均。英宗與上即位。故復用恭謝之例。

春明退朝錄 卷上 一三

建隆至天禧。每朝廷大禮。二府必進官。天聖二年南郊。呂許公懇言之。乃止。自是加恩而已。

每大禮。兩府加恩。功臣階勳食邑實封。內得三種。學士至待制。大兩省。得階勳而下二種。大卿監至小卿監一種。得加食邑。郎中而下。至朝京官。一種。階勳而已。

凡加食邑。宰相千戶。實封四百戶。餘降麻官。食邑七百戶。實封三百戶。直學士以上。食邑五百戶。實封二百戶。舍人待制散尙書至少卿監以上。食邑三百戶。實封一百戶。

凡食邑三百戶。封縣開國男。五百戶封子。七百戶封伯。千戶封郡侯。二千戶封公。千五百戶以上始加實封。

唐大曆時。始有同中書門下三品。時中書令侍中皆正三品。大曆中。並升爲二品。皆天福五年。升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正二品。國初樞密使吳延祚以父諱璋。加同中書門下二品。用升品也。

每南郊大禮。衞唐制命五使。宰相爲大禮使。學士爲禮儀使。鹵簿使。御史中丞爲儀仗使。知開封府爲橋道頓遞使。而禮儀使本太常卿事。尙書兵部主字圖。鹵簿使是其職也。儀仗使排列之。而鹵簿使皆攝之。其職事頗相涉。眞宗時。東封西祀。奉祀皆輔臣爲五使。南郊則用學士而下。仁宗耤田。恭謝大饗明堂。祫饗。上大饗並循眞廟之制。

春明退朝錄卷中

予昔判官告院。知制誥時又提舉兵吏司封官告院。而不白司勳。恐遺之也。凡文臣及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諸司使副內殿承制崇班。皆用吏部印。管軍至軍校環衞官。用兵部印。封爵命婦用司封印。加勳用司勳印。

凡官告之制。后妃。銷金雲龍羅紙十七張。銷金鸞袋寶裝軸紅絲網金箔榣。公主。銷金大鳳羅紙十七張。銷金鸞袋瑇瑁軸紅絲網塗金銀鈴榣。（皇后降制遇告。不以告身而用冊。本朝諸后皆冊之。[illegible]）親王宰相使相。背五色金花綾紙十七張。法錦鸞袋犀軸色帶紫絲網銀鈴榣。樞密使三師三公前宰相至僕射東宮三師嗣王郡王節度使。白背五色金花綾紙十七張。法錦鸞袋犀軸色帶。參知政事樞密副使知院同知院簽書院事宣徽使僕射東宮三師御史大夫宗室率府副率以上。白背五色綾紙十七張。法錦鸞袋牙軸色帶。尙書觀文殿大學士資政殿大學士東宮三少六統軍上將軍留後觀察使同上。惟用法錦褾。（用紫色師子錦以雅錦非舊制也。）三司使翰林學士承旨至直學士待制丞郎給事中丞大兩省賓客大卿監祭酒詹事庶子大將軍防團刺史橫行使內諸司使軍職遙郡樞密都承旨初除駙馬都尉。白綾大紙七張。法錦褾大牙軸色帶。三司副使少卿監司業起居郎至正言。知雜至監察御史郎中員外郎四赤令諭德少府事

家令率更令太子僕太常博士節度行軍司馬副使橫行副使諸司副使樞密院副承旨軍職都指揮使忠佐馬軍步軍都軍頭以上、藩方馬步軍都指揮使、并不帶都者、白綾大紙七張。大錦褾牙軸青帶。國子博士至洗馬通事舍人諸王友六尚奉御諸衞將軍承制崇班閤門祇候五官正諸州別駕樞密院諸房承旨（知官至將軍以上用大綾紙大錦褾大牙軸）兩使判官防團副使幕府舉副京官館職寺後官中書樞密院主事諸軍職都虞候忠佐馬軍步軍副都軍頭諸班指揮使藩方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都虞候內供奉官至內品、白綾中紙五張。中錦褾中牙軸青帶。祕書郎至將作監主簿、白綾小紙五張。黃錦褾角軸青帶。幕職州縣官、監簿郎保章正諸州長史司馬中書錄事主書守當官樞密院令史書令史諸軍指揮使內品待詔書藝、白綾小紙五張。小錦褾木軸青帶。諸蕃君子大將軍司階司戈司候郎將以上、並白綾大紙。法錦大牙軸色帶。凡修儀婉容才人貴人美人、銷金小鳳羅紙七張。銷金纈袋。碾牙軸紅絲網。銷金銀結描。司言司正尚衣尚食典寶常使。金花羅紙七張。法錦褾袋。內降夫人郡君、閥窠羅紙七張。黃錦褾袋。宗室婦常使。金花羅紙七張。法錦褾袋。宗室女、素羅紙七張。法錦褾袋。國夫人、銷金團窠五色羅紙七張。並錦褾袋。郡夫人常使、金花羅紙七張。（[illegible]）法錦褾袋。（[illegible]）郡君縣太君並郡刺史正郎以上妻並銷金。常使、羅紙七張。餘命婦、並素羅紙七張。

凡封贈父祖為降麻官、用白背五色綾紙、法錦褾大牙軸。餘雜品、止給大綾紙、法錦褾大牙軸。

凡朝士父在、經大禮推恩、得致仕官不給奉。父任陞朝官以上致仕、自得奉舊制。若因其子更加秩、則不給奉。

凡宰相使相、母封國太夫人、妻封國夫人。樞密使副使參知政事尚書節度使、母封郡太夫人、妻封郡夫人。（[illegible]）直學士以上給諫大卿監觀察使、母封郡太君、妻封郡君。（[illegible]）少卿監防團以下至陞朝官、母封縣太君、妻封縣君。

凡輔臣宣徽使初入、封三代。為東宮三少。（曾祖為少傅、祖父為少保、父為少師）因進官或遇大禮、進加至太師、兩令國公使相節度使、亦封三代。尚書宣政殿大學士三司使、封二代。至太尉。（[illegible]）學士至待制、封一代。至太尉。餘陞朝官以上、至吏部尚書。（[illegible]）唐相止贈一代。樞德與能相、為檢校吏部尚書與元節度使。自潤州改葬其父於東都亡祖之域、其祖係移右羽林軍錄事參軍、因表納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請回贈祖一官。詔不許納官、特贈係尚書禮部郎中。（[illegible]）

唐制、宰相不兼尚書左右丞。蓋僕射當為宰相、而丞糾省中儀事。元和中、韋貫之為右丞平章事。不久而遷中書侍郎。又僕射給諫、亦不為致仕官。然楊於陵為左僕射致仕。（本朝沈倫亦以僕射致仕）

唐節度使除僕射尚書侍郎。謂之納節。皆不降麻。止舍人院出制。天禧中、丁晉公自保信軍節度使除吏部尚書參知政事。先公在西閣、當制。至和中、韓魏公自武康軍節度使除工部尚書三司使、降麻。非故事也。

皇祐中、宗袞請從家廟。下兩制禮官、議以為廟室當立長者。身沒而子孫官微、即廟隨毀。而以其子孫襲三品階勳及爵應當得承祀。不報。

祕府有唐孟詵家祭儀、孫氏仲享儀數種、大抵以士人家用臺卓享祀類几筵、乃是凶祭。其四仲吉祭當用平面能綠屏風而已。

漢乾祐中、除樞密使、始降麻。如將相之制。本朝循之。石元懿罷為僕射、亦降麻。高文莊、田宣簡、呂寶臣罷。止舍人院出告。

天聖中、修國史王安簡、謝陽夏、李邯鄲、黃唐卿為編修官。安簡神情沖澹、唐卿刻意篇什。謝李嘗戲為句曰、王貝閑如鶴、黃吟苦似猿。

天聖中、錢文僖留守西都。而應天院有三聖御像。去府僅十里。朔望集衆官朝拜。未曉而往、朝拜畢、三杯而退。文僖戲為句曰、正好睡時行十里、不交談處飲三杯。又有人送語內、復曰、聽衙捉到須依法、令內盛來定付廚。

宗袞嘗貴黃子温詩。子温名孝恭。天聖八年登進士第、為大理寺丞、失官。其從兄子思亦善詩、詠懷曰、日者未知要、今貴世人爭笑猾生狂。筵年曰、風鈴燕引五六子、露井榴開三四花。子思名孝先。天聖二年登進士第、終太常博士。

治平三年、予為知制誥。夏六月、夢丞相遣朱衣吏召命草某人為遷諸殿學士制。既寤、不能記其姓名及其文詞也。明年五月甲辰、丞相遣朱衣吏召、當制、舍人呂縉叔草制、除邵不疑為寶文閣學士。後數日、得承旨張公所作詔云、適見尉字（[illegible]）還在西清。恍然記去歲之夢興詔文、雖合其名、若有契焉。

尊號起於唐中宗稱應天神龍皇帝。後明皇稱開元神武皇帝。自後率如之。陸贄嘗以諫德宗。宗袞嘗著尊號錄一篇、緊以贄云損之又損、天下歸仁、益之滋驕。上即位、羣臣凡再上尊號、率不許。

李尚書維有三兄。文靖丞相、贈尚書虞部員外郎、源太子中舍。皆五十八而終。尚書亦是歲大病、繼言於朝、乃罷翰林學士、換集賢院學士、出知許州。王給事疇文與其子拔皆武職、然並踰月而終。

歐陽少師言、為河北都轉運使、冬月、按部至滄景間、於野亭夜半聞車遊兵馬之聲、幾達旦不絕。問宿彼處人、云、此海神移徙、五七年間一有之。

致政王侍郎子融言、天聖中、歸其鄉里青州時、滕給事涉為守、盛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以紙摹之、其家尚餘數幅。

凡節度州為三品、刺史州為五品。唐內臣為中尉、惟贈大都督。國初曹翰以觀察使判潁州、是以四品臨五品州也。品同為知、隔品為判。自後惟輔臣宣徽使太子太保僕射為判、餘並為知州。

參知政事父見其進拜者，盧宋庄、吳正肅，與尚書張公安道、樞副陳堯叟、張文孝、吳文肅，由登用而朝廷多峻加其父恩命。

唐時，黃河不聞有決溢之患。唐書惟載薛平爲鄭滑節度使，始河溢瓠子東，泛滑，距城纔二里，許平按求故道，出黎陽西南，因命其從事裴弘泰往諭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弘正許之，乃籍民田所當者，易以他地，疏導二十里，以殺水悍，還壖田七百頃於河南，自是滑人無患。此外無所見。蓋河朔地，天寶後久屬藩臣，縱有河事，不聞朝廷也。而汴河亦不聞疏通之事，惟鄭畋集載，爲相時，汴河淤塞，請令河陽節度使於汴口開導，仍令宣武、感化節度使牒帖州縣，封閉公私斗門。感化，即徐州也。

唐兩京皆有三館，而各爲之所，所以逐館命修撰文字。本朝三館合爲一，並在崇文院中。景祐中，命修總目，則在崇文院。餘各設局他所，蓋避衆人所見。太宗實錄在諸王賜食廳，真宗實錄在元符觀，祥符中修冊府元龜，于文程務樞密使領其事，乃就宣徽府院廳以便其事。自後遂修國史，官要名曰編修院。又修仁宗實錄，而英宗實錄同時並修，遂在慶壽宮史館，領日曆局，設修撰二員，宰相爲監修，自皆編修院，以修撰一人主之，而日曆等書皆析歸編修院。

唐在京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官五品以上及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每日參。武官五品以上，仍每月五日、十一日、二十一日、二十五日參。三品以上，九日、十九日、二十九日又參。（王沂公家一本作四品以上九日十九日二十九日再參）其長上折衝果毅若文武散官五品以上直諸司及長上者，各準職事參。其洪（正字避宣祖嫌諱）文館及國子監博士學生每季參。若兩省請服失容及泥滑，並停。（以上唐儀制令）凡京官司有常參官，謂五品以上職事官、八品以上供奉官。（以上唐六典）正（正字仁宗嫌名也）元二年，敕文官充翰林學士、皇太子諸王侍讀，武官充禁軍職事，並不常朝參。其在三館等諸職掌者，並朝參訖，各歸所務。是年，御史中丞竇參奏：常參文武官，準令每日參。自艱難以來，遂許分日，待戎事稍平，即依常式。其武官準令五品以上每月六參，三品以上更加三參，頃並停廢，今請準令御復舊儀。十三年，御史竇參奏：諸司常參文官，隔假三日以上，並以橫行參假。其武班每月先配九參、六參，（九參謂一月九次，六參謂一月六次）今後每經三節假滿，縱不是本配入日，並依文官例，橫行參假。（以上唐會要）後唐同光二年，四方館奏：今後除隨駕將校及外方進奏專使，文武兩班三品以上官，可於內殿對見，其餘並請正衙。從之。天成元年，御劄賜文武百僚每日正衙常朝外，五日一赴內殿起居，每月朔望日，賜廊下食。唐室承平時，常參官每日朝退賜食，謂之廊餐。自乾符亂離，繼之惟月旦入閤日賜食。明宗即位，諫官請文武百僚五日一起居，見帝於便殿，李琪以爲非故事，以五日爲繁，請每月朔望日入閤賜廊下食，謂五日起居之儀，至是宣旨朔望入閤外，五日一起居以爲常。天成元年，敕今後若遇不坐正殿日，未御內殿前，使令閤門使宣不坐放朝，班退。是年，御史臺奏：凡新除官及差使者，合於正衙謝辭。每遇內殿起居日，百官不於正衙敘班，其差使及新除官辭謝，不令參謝，每內殿起居日，百僚先敘

班於文明殿庭候辭謝官退，則班入內殿。從之。晉天福二年，中書門下奏：在內廷諸司使等，每除正官，請令赴正衙謝後，不赴常朝。其京官未陞朝官，祇赴朔望朝參。從之。（以上五代會要）國朝諸在京文武陞朝官，每日朝。其有制免常朝者，五日一參起居。（國朝會要）按唐制，文武職事官，並赴常參。武班五日一參，又有三日一參。（五日參非朔望參，三日參乃九參）所謂常參官，未有無職事者。由後唐同光中，乃分常朝內殿，凡隨駕將校、外方進奏使、文武三品以上官，即於內殿對見，其餘並詣正衙。至天成初，詔文武百官每日常朝外，五日一赴內殿起居，其趨朝官遇宣不坐，放朝，各退歸司。本朝視朝之制，文德殿曰外朝，凡不釐務朝臣，日赴，是謂常朝。垂拱殿曰內殿，宰臣樞密使以下要近職事者并武班，日赴，是謂常起居。每五日，文武朝臣釐務令釐務並赴內朝，謂之百官大起居，是則奉朝之制，自爲三等。蓋天子坐朝，莫先於正衙殿，於禮，群臣無一日不朝者，故正衙雖不坐，常參官猶立班，俟放朝乃退。（唐有職事者謂之常參，今謂外朝不釐務者謂之常參）

唐月御宣政，設殿中細仗，兵部房隨等於廷，朝官退，皆賜食。自開元後，朔望宗廟上薦食，明皇意欲避正殿，遂御紫宸殿，喚仗入閤門，遂有入閤之名。在唐時殊不爲盛禮，唐末常御殿，更無仗，遇朔望，特設之。趨朝者仍給廊下食，所以鄭谷輩多形於詩詠嗟羨，而五代行之不絕。祖宗數御文德殿行入閤禮。熙寧二年，予被詔修閤門儀制，以爲文德入閤非是，當喚仗御紫宸殿，請下兩制與太常議之。學士承旨王公珪等以爲入閤是唐日坐朝之儀，不足行。詔削去其禮。予與閤門諸君因請如唐御宣政，肆設仗衛御之，詔乃可。今朔望御文德殿，始於此也。閤門有儀入閤圖，頗約其禮而簡便之。凡文武官百人，執仗四百人。其五龍、五鳳、五嶽、五星旗，御馬皆立殿門之外。仗制，凡遇假三日而著於令者，宰相至陞朝官，並赴文德殿參假，謂之橫行。次日，百官仍赴內殿起居。近年遇假後多便起居，而廢橫行之禮。

吏部流內銓，每除官，皆云樞判正衙謝，復正謝前殿，引選人謝辭。蓋唐以來謂之對敭，判銓與選人同入起居畢，判銓於殿廷近北西嚮立，選人謝辭訖，出，判銓官亦謝而出。近止令選人門謝辭，判銓不復入。

魏野居於陝郊，其地頗有水竹之勝，客至，必留連飲酒。真宗時，聘召不起。天禧中，卒，贈秘書省著作郎。野子閑有父風，皇祐中，天章閣待制李公昭遘守陝，言於朝，賜號清逸處士。

古者將葬，請謚以易名，近世多葬殯或已葬而請謚。唐獨孤及謚郭知運，而有司員外郎崔夏以爲知運葬已五十年，今請易名，竊恐非禮。及以爲請謚者五家，皆在葬後，若太師一年，呂諲四年，盧奕五年，顏杲卿八年，獨知運遂以過時見抑。且八年與五十年，其緩一也，與奪殊制，不可。遂謚知運曰威。

國朝以來，博士爲謚，考功覆之，皆得褒潤。慶曆八年，有言博士以美謚加於人，以利濡潤，有同納賂。有詔不許收所遺。於是藎臣子孫競來請謚，既而禮院厭其煩，遂奏罷。嘉祐中，李尚書維家復來請謚，博士呂縉叔引詔以拒之。

唐制，兼官三品得贈官，如韓文公嘗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後終吏部侍郎，而贈禮部尚書是也。又觀察

使多暗兩省侍郎以就三品得謚。國初以來。惟正官三品方得謚。兼官贈三品不得之。真宗命陳彭年詳定。遂詔文武官至尚書節度使卒。許輟朝。贈至正三品。許請謚。而史失其傳。寶元中。光祿卿知河陽鄭立卒而輟朝。非故事也。

上元然鐙。或云沿漢祠太一自昏至晝故事。梁簡文帝有列燈賦。陳後主有光璧殿。遙詠山鐙詩。唐明皇先天中。東都設鐙。文宗開成中建鐙。迎三宮太后。是則唐以前歲不常設。本朝太宗時。三元不禁夜。上元御乾元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後罷中元下元二節。而初元游觀之盛。冠於前代。

周禮。四時變國火。謂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而唐時惟清明取榆柳火以賜近臣戚里。本朝因之。惟賜輔臣戚里帥臣節察三司使知開封府樞密直學士中使皆得厚賜。非常賜例也。

唐曲江。開元天寶中。旁有殿宇。安史亂後盡圮廢。文宗覽杜甫詩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因建紫雲樓落霞亭。歲時賜宴。又詔百司於兩岸建亭館。太宗於西郊鑿金明池。中有臺榭。以閱水戲。命士人游觀。無存泊之所。若兩岸如唐制設亭。即踰曲江之盛也。

太宗時。建東太一宮於蘇邸。遂列十殿。而五福君棊二太一處前殿。冠通天冠。服絳紗袍。餘皆道服霓衣。天聖中。建西太一宮。前殿處五福君棊大遊三太一。亦用通天絳紗之制。餘亦道冠霓衣。熙寧五年。建中太一宮。內侍主塑像。乃請下禮院議十太一冠服。禮院乃具兩狀。一如東西二宮之制。一請盡服通天絳紗。會有言亳州太清宮有唐太一塑像。上遣中使視之。乃盡服王者衣冠。遂詔如亳州之制。

綠漆器始於王冀公家。祥符天禧中。每為會。即盛陳之。然製自江南。頗質朴。慶曆後。浙中始造。盛行於時。

嘉祐初。袞國公主降李瑋。時少師歐陽公長禮儀。與諸博士折衷婚禮。頗放古制。治平中。邵不疑以知制誥權知諫院。請選官撰本朝冠喪祭之禮。乃詔禮院詳定。遂奏請置局於本院。不許。因循寢之。

皇祐二年七月。李侍中用和卒。詔輟視朝。下禮院。乃檢會李繼隆例。院吏用印紙申請自二十一日至五日輟朝。而二十四日太廟孟饗。在輟朝之內。同知院范侍郎鎮。引春秋仲遂卒猶繹。請罷饗。判寺宋景文以日迫集議不及止之。會繙見大中祥符三年四月敕。石保吉卒。輟四日五日七日朝三日。其六日太廟孟饗。已是大祠。不坐。又二十六日宣祖忌。行香奉慰。予時同知院。欲請移輟二十七日。朝判寺王原叔言。與中請反覆。遂亦止。

歐陽少師提總修太常因革禮。道姚子張闢見問。太祖建隆四年。南郊。改元乾德。是歲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而郊禮在十六日。何也。乃檢日曆。其赦制云。律且協於黃鍾。日正臨於甲子。乃避晦而用十六日甲子郊也。及修實錄。以此兩句太質而削去之。遂失其義。皇祐二年當郊。而日至復在晦。宗袞遂建明堂之禮。

張唐公言。徐常侍鉉謫邠州時。柳仲塗開為守。重之。鄭仲賢文寶為陝西轉運使。鄭。即騎省門人也。到官。即來致謁。而仲塗以郡務不果。厚禮其來。乃先揖於徐公。鄭既謁見。徐曰。柳侯甚恭畏。鄭翌日而返。

列子廟在鄭州圃田。其地有小城。觀甚古。相傳有唐李德裕手題名。而前碑留紀甚多。嘉祐中。王文惠公為章惠太后園陵使。還。請增葺之。於是修建都盛。今其榜。陳文惠之筆。

孟州汜水縣有武牢關城。城內有山數峰。一峰上有唐昭武廟。按李德裕所書一品集載昭武廟乃神堯太宗塑像。今殿內有二人立廟。以冠傳付之貌。或云。失二帝塑像而但存侍者故也。

李文正公謂相為僕射。春朝請。居城東北隅昭慶坊。去禁門遠。每五鼓則興。從白居易集數冊於茶籠中。至安遠門使舍。然燭觀之。俟啟鑰。則赴朝。雍熙二年三月。詔中書門後兩棒鼓出。樞密院門後四棒鼓出。

開寶六年六月。敕參知政事薛居正呂餘慶於都堂。與宰臣趙普同議公事。是月。又敕中書門下押班知印及祠祭行香。今後宣令宰臣趙普與參知政事薛居正呂餘慶輪知。既而復有釐革。雍熙四年。文德殿前始設參政塼位。在宰相之後。至道中。寇萊公為參知政事。復與宰臣輪日知印。正衙押班。其塼位遂與中書門下一班。皆敕齊列銜。街衢並馬。宰相使相上事。非有公事。並升都堂。及萊公罷。遂詔只令宰臣押班知印。參政止得輪祠祭行香。正衙塼位。次宰臣之下立。凡有公事。並與宰臣同升都堂。如宰臣使相上事。即不得升。

景德四年六月。敕臣僚自外到闕及在京主執。如有公事。並日逐於巳時以前。中書樞院聚廳相見。其後復分廳見客。慶曆八年。禁止之。如景德之制。

太宗製笏頭帶以賜輔臣。其能給尚亦服之。至祥符中。趙文定罷參知政事為兵部侍郎。後數歲。除景靈宮副使。真宗命廷賜御仙花帶與紬鞶。遂服御仙帶。自後二府罷者。學士與散官通服此帶。遂以為故事。予親見蔡文忠罷參知政事為戶部侍郎服此帶。蓋曾為學士。用品文金帶。曾經賜者許繫之。（先公為翰林及侍讀）（[illegible]）其宰相罷免。雖散官。並依舊服笏帶。李文定天聖中自祕書監來朝。除刑部侍郎。並服笏帶。近有能參政者。黑帶佩魚而入。非故事也。入兩府。自黑帶賜笏帶。太宗朝例甚多。祥符中。張文節自待制為中丞而參政事。天聖中。晏侍郎自三司副使為諫議大夫而樞密。並賜如上。

春明退朝錄卷下

京城士人。舊通用青絹涼繖。大中祥符五年九月。惟許親王用之。餘並禁止。六年六月。始許中書樞密院依舊用繖出入。

丁晉公天禧中鎮金陵。臨秦淮建亭。名曰賞心。中設屏及唐人所畫袁安臥雪圖。時稱名筆。後人以蘆鴈圖易之。嘉祐初。王侍郎君玉守金陵。建白鷺亭於其西。皆棟宇軒敞。盡覽江山之勝。

唐成都府有散花樓。河中有薰風樓。綠莎廳。揚州有賞心亭。鄭州有夕陽樓。潤州有千巖樓。今皆易其名。或不復見。

祕府書畫。予盡得觀之。二王真蹟內三兩卷。有陶穀尚書跋尾者。尤奇。其畫。梁令瓚二十八宿真形圖。李思訓著色山水。韓滉水牛。東丹王千角鹿。其江南徐熙唐希雅蜀黃筌父子畫筆甚多。

王鄜公家有晉諸賢墨蹟。唐相王廣津所寶有永存珍祕圖刻閻立本畫老子西昇經。唐人畫鎖諫圖。王冀公家有褚遂良書唐太宗帝京篇太宗見祿東贊步輦圖。錢文僖家書畫最多。有大令黃庭經。李邕雜蹟。錢宣靖家王維[illegible]室圖。周安惠家獻之洛神賦。蘇侍郎家魏鄭公諫太宗圖。楚樞密有江都王馬。王尚書仲儀有回文織錦圖。（以上皆錄見者。）

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或云自唐所植。即李衛公所謂玉蘂花也。然不可移徙。今京師亦有之。

近人有收讀祖過神圖者。諸皆臨往。而有借。爲觀者所指。翌日。並加借以幅事。

今開老王勝之嘗運兩浙。於民家得唐沈旣濟所撰劉展亂紀一卷。時唐書已成。所載展事殊略。按展。上元元年。爲宋州刺史。與御史中丞李銑。皆副淮西節度使王仲昇。銑貪暴無法。而展性剛缺不折。王仲昇奏銑狀而誅之。次謀及展。然展居睢陽有兵權。難與圖。乃與監軍使邢延恩謀。以展爲都統江南淮南節度防禦使。代李峘。欲其赴鎮。於途中執之也。展頗以爲疑。遣使請符節於峘。旣得之。悉舉睢陽兵七千人赴廣陵。延恩始納李峘與淮南東道節度使鄧景山。圖展。及事露。傳檄州郡。言展反狀。發兵距之。展亦露布言李峘反。而南北驚急。文檄交馳於道。景山渡淮。陳於徐城。潰。爲展所敗。又破李峘於下蜀。二年。命田神功舉平盧軍東下。展迎戰。爲神功再破之。遂棄廣陵而奔江南。以舟師自金山引鬬。神功有五船而展殺其二船。後爲賈隱林射展中目。因而斬之。傳首京師。收器械三十餘萬。展旣平。租庸使元載以吳越雖兵荒後。民産猶饒。乃辟召豪吏。分宰列邑。以重斂之。其州縣賦調。皆有逋逃。乃稽諸版籍。通校大數。八年之賦。舉空名以斂之。其科率之列。不約戶品之上下。但家有粟帛者。則以人徒圍捕之。如擒捕寇盜。然後簿錄其產而中分之。甚者十八九。時人謂之白著。言其厚斂無名。其所著者。皆公然明白。無所嫌避。一云世人謂酒醋爲白著。旣爲劉晏之後。人不堪其困弊。則必餌捕酤酊。如飲者之著也。（劉公傳中亦有白著與此差異[illegible]）高要有白著歌曰。上元官吏務剝削。江淮之人多白著。其所紀用兵次第甚詳。此獎舉之云。

賈直孺在翰林。建言。皇子不當爲檢校師傅。乃詔止除檢校太尉。

九宮貴神。始天寶初。術士蘇嘉慶上言。請置壇。則親祠。及王璵爲相。又勸肅宗親祠。大和中。監察御史舒元輿奏列。遂降爲中祀。會昌中。李德裕爲相。復爲大祀。宣宗時。又降爲中祀。乾符中。宰相崔彥昭。因蕭遘請覆應。又升爲大祀。

宗袞言。世傳魏鍾繇表云。鴈信懸之衆。鵲巢可通勉勵之意。恐古人借使。又疑非誤。

宰相三入者。趙中令。太祖朝初相。太宗朝兩入。呂文穆、太宗朝再相。真宗朝一入。呂許公、張鄧公、仁宗朝皆三入。

學士三入。李文正劉中山子儀。（中山三入。玉堂集云。三入翰林。皆待譴。楊昭度宜召入院。其舉自代。皆宣獻公。）宋[illegible]文範。[illegible]仁四人。李邯鄲五入而一不拜。

建隆三年十二月。班簿二百二十四員。文班一百五十四人。內南班一百一十人。兩省二十七人。學士三人。留司十八人。武班七十四人。內留司一十一人。

梁開平二年南郊。執仗使兵士二千九百七十人。建隆四年郊。兵部執儀仗兵士一萬一千六十人。太常寺鼓吹等二千六百四人。太僕寺推鞏兵士六百八十二人。六軍執鞏人員兵士五百五十二人。左右金

吾衛仗各一百五十二人。左金吾仗三百五十八人。右金吾仗三百五十九人。殿中省押番人員并執擎兵士共五百三十一人。司天臺一百六十二人。八司都四千三百七十三人。合兵部二萬七千四百三十三人。

予家有范魯公雜錄。記世宗親征。忠正駐蹕城下。宵中夜有白虹自淝水起。亘數丈。下貫城中。數刻方沒。自是吳人閉壁踰年。殍殕者甚衆。及劉仁贍以城歸。遷州於下蔡。其城遂廢。又曰。江南李璟發兵攻建州王延政。有白虹貫城。未幾城陷。合宇焚爇殆盡。

又曰。近朝皇太后、皇后皆有印璽。文曰皇太后之印、皇后之印。故事。二宮立。各有宮名。長秋、長樂、長信之類是也。宜以宮名為文。垂尊之位。亦不合言印。當云某宮之寶。

又曰。近世諸王公主制中稱皇子、皇弟、皇女。疑皇子相承為例。止合云第幾子、第幾弟、第幾女云。

又曰。江南有國時。田每十畝。輸一畝半。以充菸薄。

又曰。罰俸例。一品八貫。二品六貫。三品五貫。四品三貫五百。五品三貫。六品二貫。七品一貫七百五十。八品一貫三百。九品一貫五十。

又曰。上古以來。逐朝曆名。黃帝起元用辛卯曆。顓帝用乙卯曆。虞用戊午曆。夏用丙寅曆。成湯用甲寅曆。周用丁巳曆。魯用庚子曆。秦用乙卯曆。漢用太初、四分曆、三統曆。魏用黃初、景初曆。晉用元（正字犯御名）始曆。合元萬分曆。宋用大明曆、元嘉曆。齊用天保曆、同章曆、正象曆。後魏用興和曆、正元曆、正象曆。梁用大同曆、乾象曆、永昌曆。後周用天和曆、丙寅曆、明元（正字犯御名）曆。隋用甲子曆、開皇曆、皇極曆、大業曆。唐用戊寅曆、麟德曆、神龍曆、大衍曆、元和觀象曆、長慶宣明曆、寶應曆、正元曆、景福崇元（正字犯御名）曆。晉天福用調元曆。周顯德用欽天曆云。本朝太祖用應天曆。太宗用乾元曆。真宗用宜天曆。仁宗用崇天曆。英宗用明天曆。已而復用崇天曆。

忠懿錢俶父自國初至歸朝。其貢奉之物。著錄行於時。今大宴所施塗金銀花鳳狻猊壓舞茵蕃人及銀裝龍鳳鼓。皆其所進也。凡獻銀絹綾錦乳香金器瑇瑁寶器通天帶之外。其銀香龍香象獅子鶴鹿孔雀。每隻皆千餘兩。又有香藥酒麴諸什器。莫能悉數。祥符天聖經火。多焚去。今太常有銀飾鼓十枚。尚存。

外臣除節度使。景德前。止舍人院作制。楊文公外制集。有咸潘羅支廝鐸督朔方軍節度數制是也。其後遂學士院降麻。如大禮加恩。在將相後數日方下。然不鎖院。不宣麻。近年遂同將相例。鎖院告廷矣。

交州進奉使。舊多遣兵馬使或都管內刺史或靜海節度賓幕之職。及其歸。多加檢校官或就遷其職。如行軍司馬副使之類。近皆自稱王官。又亦以王官命之。

尚書省舊制。尚書侍郎郎官不得著靴鞋過都堂門。唐兵部吏部侍郎郎官選限內不朝。今審官東西院三班院皆預內朝。而流內銓止趁五日起居。疑循舊制也。

丁晉公、魏公位三公侍中、而未嘗冠貂蟬。杜祁公相甫百日。當慶曆四年郊祠。貂冠公袞。又升輅奉册。改謚諸后。

杜祁公罷相知兗州。寓北郊佛寺。以待兗州接人。踰再浹日。會宗袞自汝陽召還。過其寺造謁。而杜公曰。處此幾與在中書日同矣。且莫北去。欲誠錢云郭汾陽付留此。蓋自戲其居位不久也。

杜祁公休退。居南都。客至無不見。止服衫帽。嘗曰。七十致政。可用高士服乎。

唐宰相奉朝請。郎退延英。止命政事大體。其進擬差除。但入熟狀畫可。今所存有開元宰相奏請狀二卷。鄭畋鳳池稿草內載兩為相奏擬狀數卷。樞府有擬狀注制十卷。多用四六。紀其人履歷性行。論請皆宰相自草。五代亦然。寇萊公罷。楊文公曰。予不能為唐時宰相。蓋嬾於命詞也。今中書日進呈差除。退即批聖旨。而同列押字。國初范魯公始為之。

李西樞遜成為知制誥。尚衣緋。出守荊南。召為學士。閤門舉例賜金帶。而不可加於緋衣。乃并賜三品服。

太宗命製毬路笏帶賜輔臣。後雖罷免。亦服焉。趙文定罷參知政事。頃之。除景靈宮副使。賜以御仙帶。自後罷宰相仍服笏帶。罷參樞皆止服御仙帶。

江南有清輝殿學士。張公洎為之。蜀有麗文殿學士。韓昭為之。今契丹有乾文閣待制。

皇后有謚。起於東漢。自是至于隋。皆單謚。光烈陰皇后、明德馬皇后、和熹鄧皇后、文獻獨孤皇后是也。史家取帝謚冠其上以別之。如云光烈皇后陰氏、明德皇后馬氏也。非謂欲連帝謚而名之也。然則賈家尚單、文家尚複。後世或用複謚。如唐正（正字犯仁宗嫌名）觀中。長孫皇后謚文德。後太宗謚文皇帝。文德自是複謚。其義自用二名。偶同太宗之謚爾。中宗謚孝和。趙氏謚和思。言取帝謚配之。其後昭成肅明元獻章欽（正字犯翼祖廟諱）叡真昭德莊憲諸后。皆不連帝謚。國初追尊四廟三祖之后。冠以帝謚。及杜太后崩。始謚明憲。未幾。欲同三祖之后。遂改昭憲。及太祖諸后。自連孝字。太宗后連德字。真宗后連莊字。皆用複謚。非連帝謚為義。慶曆中。乃言孝字連太祖謚。德字連太宗謚。遂改為章以連真宗謚。且祖宗謚號皆十餘字。豈止配一字為義。又太祖功烈豈專以孝稱。太宗后連德字。乃在下文。與祖宗后謚文不對。可如東漢諸后單舉之乎。皇祐中。予為禮官。龍圖閣直學士趙周翰奏議甚詳。下禮院。時新以章易莊。朝廷以宗廟事重。不欲數更張。遂寢其所奏。

祖宗朝。使相節度使未嘗有領京師官局者。其奉朝請。必改他官。多為東宮三少上將軍統軍。趙中令以使相自河陽逕除太子少保。至明道中。錢相始為景靈宮使。治平中。武康節度李公端愿始為醴泉觀使。

至和中。仁宗疾平。以太宗至道年升遐。深惡其年號。趣詔中書改之。是歲以郊。為恭謝天地。改元曰嘉祐。

宋景文言。大小孤山。以孤獨為字。有廟江壖。乃為婦人狀。龍圖閣直學士陳公簡夫留詩曰。山稱孤獨字。廟塑女郎形。過客雖知誤。行人但乞靈。時稱佳句。

太祖時。大卿監卒。皆輟朝一日。乾德以前。文武官贈三品。皆不得謚。惟任三品官。乃得謚。眞宗大中祥符中。命陳文僖公彭年重定。以正三品尚書節度使卒。始輟朝。贈尚書節度使。許定謚。自後遂用其制。而日曆實錄國史。皆遺其事。

尚父錢忠懿王。自太祖開基。貢獻不絕。帝以其恭順。待之甚厚。及討江南。命爲升州東南面行營招撫制置使。旣獻戎捷。及拔常州。拜守太師。依前尚書令兼中書令吳越國王。又親赴行營。帝益嘉之。詔令歸國。江南平。頗請入覲。許之。旣至。會太祖幸洛陽郊禋。西歸有日矣。詔趣其返。忠懿陛辭。面敍感戀。願子孫世世奉藩。太祖謂曰。盡吾一生。盡汝一生。令汝享有二浙也。忠懿以帝賜重約。旣得歸。喜甚。以爲大保其國矣。是歲。永昌鼎成。後二年。來朝。遂舉版籍納王府焉。

唐王及善曰。中書令可一日不見天子乎。太祖開寶九年。以中外無事。始詔旬假日不坐。然其日輔臣猶對于後殿。問聖體而退。至道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旬假。是日太宗猶對輔臣。至夕帝崩。李南陽永熙挽詞曰。朝謁玉几言猶在。夜啓金縢事已非。時稱佳作。至眞宗時。旬假輔臣始不入。寶元中。西事方興。假日視事。慶曆初。乃如故。

唐白文公自勒文集。成五十卷。後集二十卷。皆寫本。寄藏廬山東林寺。又藏龍門香山寺。高駢鎭淮南。寄語江西廉使。取東林集而有之。香山集經亂。亦不復存。其後履道宅爲普明僧院。後唐明宗子秦王從榮。又寫本寘院之經藏。今本是也。後人亦補東林所藏。皆篇目次第非眞。與今吳蜀摹版無異。

夏鄭公爲宣徽使忠武軍節度使。自河中府徙判蔡州。道經許昌。時李邯鄲爲守。乃徙居他所。空使宅以待之。夏公以爲知體。

凡公家文書之稾。中書謂之草。樞密院謂之底。三司謂之檢。今祕府有梁朝宣底二卷。卽正（正字犯仁宗諱名）明中崇政院書也。檢卽州縣通稱焉。

祖宗時。宰相罷免。惟趙令得使相。餘多本官歸班。參樞亦然。天禧中。張文節始以侍讀學士知南京。天聖中。王文康以資政殿學士知陝州。自慶曆後。解罷率皆得職焉。

祖宗時。唯樞密直學士帶出外任。李尚書維罷翰林爲集賢院學士。知許州。劉中山子儀自翰林爲臺丞。李虛成以翰林權使三司。皆斬出。並以樞密直學士。劉知穎州。李知洪州。蔡文忠以翰林兼侍讀兩學士。改龍圖閣學士。知密州。自翰林改龍圖而出藩。蔡文忠始也。近歲。率帶侍讀及端明學士。邢公昺以侍讀學士知曹州。孫宣公亦以侍講知袞州。二公皆久奉勸講。遂優以其職補外。自張文節以舊輔臣帶侍讀出守。至寶元中。梅公詢始以侍讀學士知許州。侍讀帶外任。自梅公始也。其後翰林出者。率皆換其職。晁文元公天禧中自翰林承旨換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臺。吳正肅公皇祐中以資政殿學士。李少師公明嘉祐中以龍圖閣直學士。並換集賢判西臺。近歲皆以禁職分臺。

太宗命創方團毬路帶。亦名笏頭帶。以賜二府文臣。明道初。張徐公爲樞密使。兼侍中。獨得賜之。皇祐初。李侍中用和以叔舅新賜。時王侍中貽永爲樞密使。遂并賜之。其後曹侍中亦以叔舅而賜焉。

文穆王冀公。天聖初再爲相。旣拜命謝恩。卽請詣景靈宮。存眞殿朝謁。眞宗皇帝。冀公仍以五百千建道場。託先公爲齋文。其略曰。奉諱之初。謝病於外。臨西宮而莫及。企南狩以方追。失其本。餘不盡記。自後二府初拜恩入謝。卽詣景靈宮。蓋踵冀公故事也。

凡拜職入謝。多有對賜。拜官加勳封謝恩。雖二府亦無有。景德初。王冀公以參知政事判大名府召還。加邑封。時契丹方請好。眞宗欲重其事。冀公入謝。特命以衣帶鞍馬賜之。自後二府轉官加階勳封邑入謝。並有對賜。

慶曆四年。賈魏公建議修唐書。始令在館學士人供唐書外故事二件。積累旣多。乃請曾魯公宋侍郎唐卿分類附於本傳。五年夏。命四判館二修撰刊修。時王文安宋景文楊宣懿今趙少師判館閣。張尚書余尚書安道爲修撰。又命編修官六人。曾魯公趙龍圖周翰何密直公南范侍郎景仁邵龍圖不疑與予。而魏公爲提舉。魏公罷相。陳恭公不肯領。亦當宋元憲。而以景文爲嫌。乃用丁文簡。丁公薨。劉丞相代之。劉公罷相。王文安代之。王公薨。曾魯公代之。遂成書。初景文修慶曆編敕。未暇到局。而趙少師請守蘇州。王文安丁母憂。張楊皆出外。後遂景文獨下筆。久之。歐少師領刊修。遂分作紀志。歐公始亦以編敕不入局。周翰亦未嘗至。後辭之。公南過開封籍。不疑以目疾辭去。遂命王忠簡景彝補其缺。頃之。呂縉叔入局。劉仲更始修天文曆志。後充編修官。將卒業。而梅聖兪入局。修方鎭百官表。嘉祐五年六月。成書。曾公以提舉月淺。自辭賞典。唯賜器幣。宋二公范王與余皆遷一官。縉叔直祕閣。仲更崇文院檢討。未謝而卒。聖兪先一月餘卒。詔官其一子。初編修官作志草。而景文欲分禮儀與兵志。探討唐事甚詳。而卒不用。後求其本不獲。縉叔欲作釋音補少遺逸事。亦不能成。

太尉在三師之下。蓋唐以來以上公爲重。李光弼自司空爲太尉。薨。贈太保。郭子儀自司徒爲太尉。薨。贈太師。李德裕自司徒爲太尉。皆以超拜。李載義自司徒爲太保。王智興自司徒爲太傅。二人卒。俱贈太尉。是以上公寵待宗臣。餘雖有功。可遷保傅。而掌武之尊。不可得也。五代至國初。節度使皆自檢校太傅遷太尉。太尉遷太師。爲無升秩明文。

北都使宅。舊有過馬廳。按唐韓偓詩云。外使進鷹初得按。中官過馬不教嘶。注云。上每乘馬。必中官馭以進。謂之過馬。旣乘之。躞蹀嘶鳴也。蓋唐時方鎭亦倣之。因而名廳事也。

唐明皇以諸王從學。召集賢院學士徐堅等討集故事。兼前世文辭。撰初學記。劉中山公子儀愛其書曰。非止初學。可爲終身記。

二府舊以官相壓。李文正自文明殿學士工部尚書爲參知政事。而宋惠安公乃自左諫議大夫參知政

事遂刑部尚書居其上。至祥符末。王沂公與張文節公同參知政事。王轉給事中。張轉工部侍郎。而班沂公下。意頗不悅。乃復還武卿之命。止以舊官優加階邑。自後始以先後入爲次序。

太宗詔諸儒編故事一千卷曰太平總類。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華。小說五百卷曰太平廣記。醫方一千卷曰神醫普救。總類成。帝日覽三卷。一年而讀周。賜名曰太平御覽。又詔翰林承旨蘇公易簡、道士韓德純、僧贊寧集三教聖賢事迹各五十卷。書成。命贊寧爲首坐。其書不傳。真宗詔諸儒編君臣事迹一千卷曰册府元龜。不欲以后妃婦人等事廁其間。別纂彤管懿範七十卷。又命陳文僖公裒歷代帝王文章爲宸章集二十五卷。復集婦人文章爲十五卷。亦世不傳。

樞密院閒降宣故事。其典故中院。按今有梁朝宣底二卷。載朱梁正（正字犯仁宗嫌名。）明三年四年事。每事下有月日云。臣李振宣。或除官差官。或宣事於方鎮等處。其間有云宣頭宣命宣旨者。梁朝以樞密院爲崇政院。始置使。以大臣領之。任以政事。正（正字犯仁宗嫌名。）明年是李振爲使。當時以宣傳上旨。故名之曰宣。而樞密院所出文字之名也。似欲與中書敕並行。雖無所刪見。疑降宣始自朱梁之時。晉天福五年。改樞密院承旨爲承宣。亦似相合。其底乃底本也。繫日月姓名者。此所以爲底。聞今尚仍舊名。（熙寧七年六月十三日。）

或問今之敕起何時。按蔡邕獨斷曰。天子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然自隋唐以來。除改百官。必有告敕。而從敕字。予家有景德年敕。其制蓋須由中書門下省。故劉禕之云不經鳳閣鸞臺。何謂之敕。唐時政事堂在門下省。而除擬百官。必中書令宣。侍郎奉。舍人行。進入畫敕字。此所以爲敕也。然後政事堂出牒布於外。所以云牒奉敕云云也。慶曆中予與蘇子美同在館。子美嘗攜其遠祖蘇瓌唐時敕數本來觀。與予家者一同。字皆不載敕字。而近世所用也。

皇祐二年。仁宗始祀明堂。范文正公時守杭州。而杜正獻致政居南都。蔣侍郎希魯致政居蘇州。皆年耆體康。范公建言。朝廷闕禮。宜召元老舊德陪位于廷。於是乃詔南都起杜公。西都起任安惠公陪祀。供帳都亭驛以待焉。二公卒不至。加賜衣帶器幣。賜一子出身。自後前兩府致政者。大禮前。率有詔召之。然亦無至者。禮畢。皆賜衣帶器幣焉。

本朝兩省清望官。尚書省郎官。並出入重戴。祖宗時。兩制亦同之。王黃州罷翰林、滁州謝上表云。臣頭有重戴。身被朝章是也。其後祥符天禧間。兩制並徹去之。非故事也。

祖宗時。未有磨勘。每遇郊祀等恩。皆轉官。未滿二載者不轉官。例加五階。王黃州自知制誥。未有勳。便加柱國。在滁州爲散郎。自承奉郎加朝散大夫階。

宋偓。後唐明宗之外孫。漢太祖之駙馬。累鎮節度。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有女十五人。開寶皇后。最居長。韓樞密崇訓、寇萊公、王武恭公。皆其婿也。多享國封。

張尚書安道言。嘗收得舊本道家奏章圖。其天門有三人守衛之。皆金甲狀。謂爲將軍掌旌。周將軍掌節。

（其一宏記）嘉祐初。仁宗夢至大野中。如迷錯失道。左右侍衛皆不復見。既而遙望天際。有幡幢車騎乘雲而至。輟乘以迎帝。帝問何人。答曰。葛將軍也。以儀衛護送帝至宮闕。乃寤。後詔令宮觀設像供事之。於道書中求其名位。然不得如圖之詳也。

至道二年十一月。司天冬官正楊文鎰建言。曆日、六十甲子外。更留二十年。太宗以甲支相承。雖止於六十。本命之外。卻從一歲起首。並不見當生紀年。若存兩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使期頤之人。猶見本年號。令司天議之。司天請如上旨。印造新曆頒行。可之。

本朝之制。凡稱有大赦曲赦德音三種。自分等差。宗袞言。德音非可名制書。乃臣下奉行制書之名。天子自謂德音。非也。予按唐常袞集。赦令一門。總謂之德音。蓋得之矣。

太宗淳化五年日曆。載上謂侍臣曰。週斷天下事。直須耐煩。方盡臣下之情。昔莊宗可謂百戰得中原之地。然而守文之道。可謂懵然矣。終日沈飲。聽鄭衛之聲。與胡樂合奏。自昏徹旦。謂之聒帳。半酣之後。發狀酒篋。沈醉歌哥。至夜不已。招箭者但以物擊銀器。言其中的。與俳優羅結十弟兄。每略與近臣商議事。必傳語伶人。敘相見遲晚之由。縱兵出獵。涉旬不返。於優倡猱雜之中。復自矜寫春秋。不知當時刑政何如也。蘇易簡對於時政曰。上自潛躍以來。多詳延故老。問以前代興廢之由。銘之於心。以爲鑑戒。上來數事皆史傳不載。秉筆之臣。得以紀錄焉。

唐日曆正（正字犯仁宗嫌名。）觀十年十月。詔始用黃麻紙寫詔敕。又曰。上元三年閏三月戊子敕。制敕施行。既爲永式。比用白紙。多有蟲蠹。自今已後。尚書省頒下諸司及州下縣。宜並用黃紙。（魏志、劉放孫資明帝以可召宣王命納黃紙即數紙令放作詔。）

石林燕語

葉夢得撰

石林燕語卷之一

宋 葉夢得撰

太祖皇帝微時嘗被酒入南京高辛廟香案有竹杯筊因取以占己之名位以一俯一仰爲聖筊自小校而上至節度使一一擲之皆不應忽曰過是則爲天子乎一擲而得聖筊天命豈不素定矣哉晏元獻爲留守題廟中詩所謂庚庚大橫兆警欬如有聞蓋記是也

太祖英武大度初取僭僞諸國皆無甚難之意將伐蜀命建第五百間於右掖門之前下臨汴水曰吾聞孟昶族屬多無使有不足昶既俘即以賜之召李煜入朝復命作禮賢宅於州南略與昶第等親幸視役以煜江南嘉山水令大作園池導蔡河水注之會煜稱疾錢俶先請覲即以賜俶二居壯麗制度略侔宮室是時諸國皆知在掌握間矣煜居後爲尚書都省假居至錢思公惟演亦歸有司以爲賓公宮錫慶院今太學其故地也

漢凡王宮皆曰禁中後以元后父名禁遂改禁爲省唐以前天子之命通稱詔武后名照遂改詔爲制唐代後集賢院有待制之名即漢東方朔之徒所謂待詔金馬門者也京師大內梁氏建國止以爲建昌宮本唐宣武節度治所未暇增大也後唐莊宗遷洛復廢以爲宣武軍晉天福中因高祖臨幸更號大寧宮今新城是也其增展外羅城蓋周世宗始爲之

太祖建隆初以大內制度草創乃詔圖洛陽宮殿展皇城東北隅以鐵騎都尉李懷義與中貴人董役按圖營建初命懷義等凡諸門與殿須相望無得輒差故垂拱福寧柔儀清居四殿正重而左右掖與昇龍銀臺等諸門皆然惟大慶殿與端門少差爾宮成太祖坐福寧寢殿令闢門前後召近臣入觀諭曰我心端直正如此有少偏曲處汝曹必見之矣羣臣皆再拜後雖嘗經火屢修率不敢易其故處矣

太宗即位尊孝章皇后爲開寶皇后移居東宮而不建名真宗尊明德太后始名所居殿曰嘉慶後中書門下請爲皇太后建宮立名于是詔築宮曰萬安明肅太后既臨朝不築宮止名所居殿曰會慶明肅上仙遺詔進太妃楊氏爲皇太后乃名所居爲保慶號保慶太后訖治平慈聖宮曰慈壽元祐宣仁宮曰崇慶建中欽聖宮曰慈德皆遵用萬安故事也崇寧初元符太后宮稱崇恩蓋進太后故禮加于開寶云

崇政殿即舊講武殿惟國忌前一日及軍頭司引見呈試武藝人吏部引改官人即常朝退少頃以衫帽再坐忌前則服淺黃衫皂帶自延和殿出降階由庭中步至不乘輦過兩然後行西廊皆祖宗之舊也從官獨二史入入侍舊制不甚大崇寧初始徙向後數十步因增舊制發舊基正中得玉斧大七八寸玉色如截肪兩旁碾波濤戲龍文如屈髮制作極工妙余爲左史時每見之蓋古殿其下必有寶器爲之鎮今乘輿行幸最近御前所持玉斧是也

東華門直北有東向門西與內東門相直俗謂之謻門而無榜張平子東京賦所謂謻門曲榭者也薛綜注謻曲也斜行依城池爲道集韻謻字或作𨗨以爲宮室相連之稱今循東華門墻而北轉東面爲北門亦可謂斜行依墻矣凡宮禁之言相承必皆有自也

啓聖禪院太宗降誕之地太平興國中既建爲寺以奉太宗神御太祖降誕於西京山子營久失其處真宗朝嘗遣人訪之或以驍勝營旁馬廐隙地有二岡隱起爲是復即其地建應天禪院以奉太祖天聖中明肅欲並奉真宗神御其間而難于遺太宗因以殿後齋宮並置二殿曰三聖殿慶曆中始名太祖殿曰興先太宗曰帝華真宗曰昭孝

瓊林苑金明池宜春苑玉津園謂之四園瓊林苑乾德中置太平興國中復鑿金明池於苑北導金水河水注之以教神衛虎翼水軍習舟楫因爲水嬉宜春院本秦悼王園因以皇城宜春舊苑爲富國倉遂遷于此玉津園則五代之舊也今惟瓊林金明最盛歲以二月開命士庶縱觀謂之開池至上巳車駕臨幸畢即閉歲賜二府從官燕及進士聞喜燕皆在其間金明水戰不復習而諸軍猶爲鬼神戲謂之旱教玉津半以種麥每仲夏駕幸觀刈麥自仁宗後亦不復講矣惟契丹賜射爲故事宜春俗但稱庶人園以秦王故也荒廢殆不復治祖宗不崇園池之觀前代未有也

太祖嘗問趙中令禮何以男子跪拜而婦人不跪趙不能對遍詢禮官皆無知者王貽孫祁公溥之子也爲言古詩長跪問故夫即婦人亦跪也則天時婦人始拜而不跪因以太和中張建章渤海國記所載爲證趙大賞天聖初明肅太后垂簾欲被袞冕親祠南郊大臣爭莫能得薛簡肅公闕即服袞冕陛下

當爲男子拜乎。婦人拜乎。議遂格。禮九拜。雖男子亦不跪。貽孫之言蓋陋矣。閻肅亦適舉其言偶中。使當時有以貽孫所陳密啓者。則亦無及矣。然天下至今服閻肅之抗論也。

母后加謚。自東漢始。本朝后謚。初止二字。明道中以章獻明肅嘗臨朝。特加四字。至元豐中。慶壽太皇太后上仙。章子厚爲謚議。請于朝。詔以太后功德盛大。四字猶懼未盡。始仍故事。遂謚慈聖光獻。自是宣仁聖烈。與欽聖憲肅。皆四字云。

熙寧末年旱。詔議改元。執政初擬大成。神宗曰。不可。成字于文一人負戈。繼又擬豐亨。復曰不可。亨字爲子不成。惟豐字可用。改元豐。

范魯公質王祁公溥。皆周朝舊相。太祖受禪時。質年四十四。溥四十二。在位俱二年。質罷八年薨。溥二十年薨。雍容禪代之際。疑出不生。雖二人各有賢德。然太祖保全大臣。亦前代所未有也。質性本褊急。好面折人過。然以廉介自居。未嘗營生事。四方饋獻。皆不納。太宗嘗論前宰相。以質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爲稱。溥寬厚。喜薦導後進。罷相時。其父尚無恙。猶當執子弟之禮不廢。貽永尚太宗女。乃其子也。

張伯玉。皇祐間爲侍御史。時陳恭公當國。伯玉首言天下未治。未得真相故也。由是忤恭公。仁宗時眷恭公厚。不得已出伯玉知太平州。然亦惜其去。密使小黃門諭旨勞之曰。聞卿貧無處。朕當爲卿治裝。翼日中旨三司賜錢五萬。恭公猶執以爲無例。上曰。吾業已許之矣。卒賜之。祖宗愛惜財用如此。又見所以獎勵言官之意也。

明肅太后上徽號。初欲御天聖殿。即今大慶也。王沂公爭之。乃改御文德殿。元祐初。宣仁太后受冊。有司援文德故事爲請。宣仁不許。令學士院降詔。蘇子瞻當制。頗斥天聖之制。猶以御文德爲非是。既進本。宣仁批出曰。如此。是彰先姑之失。可別作一意。但言吾德薄不敢比方前人。聞者無不畏服。是歲冊禮止御崇政殿。

韓魏公爲英宗山陵使。是時。兩宮嘗爲近侍姦人所間。一日侵夜。忽有中使持羅帷御封至。魏公持之久不發。忽自起赴燭焚之。使者懼懇曰。有事當別論奏。安可輒焚御筆。公曰。此某事。非使人之罪也。歸但以此奏知。卒焚之。有頃。外傳有中使再至。公亟出迎問故。曰。得旨追前使人取御封。公曰。不發焚之矣。二使歸報。慈聖太后歎息曰。韓琦終見事遠。有斷。

大遼國信書式。前稱月日。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大遼國徵號皇帝闕下。入辭。次具使副全銜。稱今差某官充某事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奉書陳賀不宣。謹白。其辭率不過八句。回書其前式同。後具所來使銜。稱某官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不具副使銜。辭亦不過八句。元祐間。宣仁太后臨朝。別遣太后使副。以皇帝書遺意。式皆如前。但云今差某官充太皇太后某使。餘賀書亦如之。

元祐垂簾。呂司空晦叔當國。元日欲率羣臣以天聖故事請太后同御殿。行慶會稱賀之禮。宣仁謙避不從。止令候皇帝御殿禮畢。百官內東門拜表而已。蘇子容嘗制作手詔云。顧惟菲涼。豈敢比隆于先后。其在典法。亦嘗擬合於前規。是歲進春帖子。其一篇云。上壽奉朝近外廷。詔恩不許會公卿。自時二史

書誠德。只使華官進姓名。

國朝典禮。初循用唐開元禮。舊書一百五十卷。太祖開寶中。始命劉溫叟、盧多遜、扈蒙三人。補緝遺逸。通以今事爲開寶通禮二百卷。又義纂一百卷。以發明其旨。且依開元禮。設科取士。嘉祐初。歐陽文忠公知太常禮院。復請緝編。以姚闢、蘇洵掌其事。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議者病其太簡。元豐中。蘇子容復議以開寶通禮及近歲詳定禮文。分有司、儀注、沿革爲三門。爲元豐新禮。不及行。至大觀中始脩之。鄭達夫主其事。然時無知禮者。書成。頗多牴牾。後亦廢。

士大夫家廟。自唐以後不復講。慶曆元年郊祀赦。聽文武官皆立廟。然朝廷未嘗討論立爲制度。無所遵守。故久之不克行。皇祐二年。初祀明堂。宋宣公爲相。乃始請下禮官定議。于是請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宮少保以上立三廟。而其詳皆不盡見。文潞公爲平章事。首請立廟于洛。終無所考據。不敢輕作。至和初。知長安。因得唐杜佑舊廟于曲江。猶是當時舊制。一堂四室。旁爲兩翼。嘉祐初。遂倣爲之。兩廡之前。又加以門。以其東廡藏祭器。西廡藏家牒。祊在中門之右。省牲展饌滌濯等。在中門之左。別爲外門。置庖廚于中門外之東南。堂中分四室。用晉荀安昌公故事。作神板而不爲主。唐周元陽祀錄。以元日、寒食、秋分、冬夏至爲四時祭之節。前祭皆一日致齋。在洛則以是祭。或在他處。則奉神板自隨。倣古諸侯載遷主之義。公元豐間始致仕歸洛。前此在洛無幾。則廟不免猶虛設。乃知古今異制。終不可盡行也。

父沒稱皇考。于禮本無見。王制言天子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則皇考者。曾祖之稱也。自屈原離騷稱朕皇考曰伯庸。則以皇考爲父。故晉司馬機爲燕王告禰廟文。稱敢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後世遂因不改。漢議宣帝父稱。蔡義初請謚爲悼。曰悼太子。魏相以爲宜稱尊號曰皇考。則皇考乃尊號之稱。非後世所得通用。然沿習已久。雖儒者亦不能自異也。

治平中。議濮安懿王稱號。學士王禹玉。中丞呂獻可。諫官范景仁、司馬君實等。皆謂宜稱皇伯。此固然不可。歐陽永叔爲參政。尤詆之。五代史書追尊皇伯宗儒爲宋州刺史。所以深著其說。然遂欲稱考。則不免有兩統二父之嫌。故議者紛然久不決。慈聖光獻太后內出手詔。令稱親。當時言亦力爭而止。以諸侯入繼。古未有也。自漢宣帝以來始見之。魏相以爲宜稱皇考。此固亡乎禮之禮。而哀帝稱定陶王爲恭皇。安帝稱清河王爲孝德皇。則謬矣。禮以王以皇以顯冠考。猶是尊稱。若與謚而加皇。乃帝號。既不足辨父子。而併父此正禮之所禁也。曾子固嘗著議。以爲父沒之通稱。施于爲人後之義爲無嫌。此蓋附永叔之意。當時群議既不決。故仍舊但稱濮安懿王。蓋難之也。

皇祐、治平。天下財賦。歲入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出入略相當。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治平加二萬餘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治平加一千萬以上。二者皆倍于景德。元豐中。曾子固嘗請欲推考所從來。悉爲裁損。使歲入如皇祐、治平。而祿吏與郊之費同景德。止二者所省已半。以類推之。歲入以億萬爲率。歲但省十之一。則三十年當有九億萬。遂可以爲十五年之蓄。議格不行。此雖論其大約。

未必盡然。要之育節用。假當略倣此。可以得實效。愈于毛舉目前瑣碎。徒爲裁減之名。而訖不能行也。

仁宗慶曆初。嘗詔儒臣檢討唐故事。日進五條。數喩近臣。以爲有補。其後久廢。元祐間。蘇子容爲承旨。在經筵。復請如故事。史官學士採新舊唐書諸帝所行及羣臣獻納。日進數事。因詔講讀官遇不講日。各進漢唐故實三事。子容仍於逐事後略論得失大旨。當時遂以爲例。

濮議。廷臣既皆欲止稱皇伯。歐陽文忠力詆以爲不然。因引儀禮及五服勅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則是雖出繼。而其本生猶稱父母也。是以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稱皇考。時未能難之者。惟司馬君實在諫院。獨疏之云。爲人後而言父母。此因服立文。捨父母則無以爲稱。非謂其得稱父母也。此殆政府欲欺罔天下之人。以爲皆不識文理。若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則無嫌。故可稱其父爲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爲皇祖。光武起布衣。雖名中興。與創業同。使自立七廟。猶不爲過。況但止稱皇考。今上爲仁宗子。而稱濮王爲皇考。則置仁宗何地乎。文忠得此。亦無以奪之。謂稱皇伯不然。君實雖辯之力。然無據依。亦終不能奪文忠也。

故事。宰相食邑滿萬戶。始開國。賈文元罷相。知北京。未滿萬戶。以出師佐平貝州功。特封安國公。其後以武勝軍節度使入爲醴泉觀使。留京師。請還節。仁宗特置觀文殿大學士。寵之。觀文有大學士。自文元始。蘇子容挽辭所謂大邦開國貫元勳。秘殿升班寵舊臣是也。

故事。臺官皆御史中丞知雜與翰林學士互舉。其資任須中行員外郎以下。太常博士以上。曾任通判。人未歷通判。非特旨不薦。仍爲裏行。此唐馬周故事也。議者頗病太拘。難以應格。熙寧初。司馬君實爲中司。已請稍變舊制。及呂晦叔繼爲中司。遂薦張戩、王子韶二人。皆京官也。既而王荆公驟用李資深。以秀州軍事判官特除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命下。宋次道當制。封還制頭。已而次命李才元、蘇子容。皆不奉詔。蓋謂旋除中允而命。猶自選人而除也。三人皆謫。卒用資深。近歲有差遣合用京官。特改官而除者。自資深始也。

國朝經筵講讀官。舊皆坐。乾興後始立。蓋仁宗時年尚幼。坐讀不相聞。故起立欲其近耳。後遂爲故事。熙寧初。呂申公、王荆公。爲翰林學士。吳沖卿知諫院。皆兼侍講。始建議。以爲六經言先王之道。講者當賜坐。因復請行故事。下太常禮院詳定。當時韓持國、刁景純、胡宗夫爲判院。是申公等言。蘇子容、龔鼎臣、周孟陽及禮官王汾、劉攽、韓忠彥。以爲講讀官曰侍。蓋侍天子。非師道也。且講讀官一等。侍讀仍班侍講上。今侍講坐而侍讀立。不應爲二。申公等議遂格。今講讀官。初入皆坐賜茶。唯當講官起就案立。講畢復就坐。賜湯而退。侍讀亦如之。蓋乾興之制也。

邢昺自翰林侍講學士以工部尚書知曹州。仍舊職。翰林侍講學士外除。自昺始。張文節公知白。求能參知政事。以刑部侍郎充翰林侍讀學士。知天雄軍。翰林侍讀學士外除。自知白始。爲班翰林學士上。從其官也。

石林燕語卷之二

周官坐而論道。謂之王公者。非人臣也。王乃天子。公五等諸侯。自三公而下。皆卿大夫爾。古者。以六卿兼三公。通謂之卿。唐制宰相對正衙。皆立而不奏事。開延英奏事。始得坐。非尊之也。蓋以其論事難于久立。本朝范魯公爲相。當禪代之際。務從謙畏。始請皆立。則今經筵官初皆得坐者。非以其師尊之。亦以講讀難久立故也。太祖開寶中。召王昭素講便殿。太宗端拱中。幸國子監。召學官李覺講。皆賜坐。此出一時特恩。非講官例也。

應天府。藝祖肇基之地。祥符七年。始建爲南京。詔即衙城爲大內。正殿以歸德爲名。當時雖降圖營建。而實未嘗行。天聖中。王沂公爲守。始請減省舊制。別爲圖以進。亦但報聞。其後夏文莊、韓忠獻、張文定相繼爲守。有請。惟能修祥輝、崇禮二門而已。元豐間。蘇子容自南京被召還朝。復以爲言。但請以沂公奏先修歸德一殿。約爲屋百間。神宗亦未暇也。至今惟正門。以眞宗東封回。嘗駐蹕肆赦。觀醮賜名重熙頒慶樓。納是雙門。未嘗改作。內中惟有御製詩碑亭二。余爲守時。已將傾頹。其中樸野。殆不可入也。

元豐官制行。王禹玉爲左僕射。蔡持正爲右僕射。新省成。即都堂禮上。郎中員外郎迎于門外。僕射拜廳訖。升廳。各判祥瑞案三道。學士兩省官賀于廳上。中丞尚書以下百官。班于庭下東西向。僕射降堦就褥位。直省官贊揖。臺吏引中丞出班。北向致辭賀。復位。直省吏贊拜。僕射答拜。退即尚書省。燕侍郎給

舍以上及中丞學士皆與時有司定儀制以開禹玉尋拜辭神宗以官名始正特行之自後爲相者初正謝卽辭例從之故惟此一舉而已

元豐官制行吳雍以左司郎中出爲河北都轉運使是時神宗方經營北虜有巡幸之意密以委雍乃除直龍圖閣都司除職自此始其後文及甫自吏部員外郎出知陝府潞公在洛使養爲請欲以示優禮亦除直龍圖閣郎官除職自此始皆非常例也故事自郎中出入皆未有□職者至元祐間范子奇自左司郎中除河北轉運使范純粹自右司郎中除京東轉運皆除直龍圖閣用吳雍例也

元豐五年官制初行新省猶未就僕丞幷六曹寓治於舊三司司農寺尙書省及三司使廨舍七月成始遷入新省牓曰文昌府前爲都省令廳在中僕射廳分左右凡爲屋一千五百八十間有奇六曹列于後東西向爲屋四百二十間有奇凡二千五百二十間有奇合三千一百間有奇時首拜王禹玉蔡持正爲相至元祐紹聖間二人皆貶其後追治元祐黨人呂申公司馬溫公呂汲公范忠宣劉莘老皆貶免者惟蘇公一人而已故言陰陽者皆謂凡居室以後爲重今僕射廳不當在六曹前使言于是都官員外郎蒙安國自言得唐都省圖六曹在前持獻請遷遂遷爲七寺監移建如唐制旣卽其地步欲遽成將作少監李誡總其事殺其間數工亦減裂余爲祠曹郎猶及居之議者惜其壯麗不逮前也

契丹旣脩兄弟之好仁宗初隆緒在位于仁宗爲伯故明肅太后臨朝生辰正旦虜皆遣使致書太后本朝亦遣使報之猶姊姨通書于伯叔無嫌也至和二年宗眞卒洪基嗣位宗眞妻臨朝則仁宗之弟婦也與隆緒時異衆議每遣使但致書洪基使專達禮意其報亦如之最爲得體元祐初宣仁臨朝洪基亦英宗之弟因用至和故事

禮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鄭氏以逮爲及識當是有知之稱舊法祖父母私忌不爲假元豐編勅修假寧令於父母私忌假下添入逮事祖父母者准此意謂生時祖父母尙存云爾然不當言逮事蓋誤用禮之文也原爲此法者謂生而祖父母死則爲不假存則爲假所以別于父母也若謂逮事爲及見之辭則禮云不逮父母者今遺腹子固有不及見父者矣而母則安有不及見者乎法初行安厚卿爲樞密適祖母忌祖母沒時厚卿纔二歲疑而以問禮部郎官何洵直洵直雖知法官之誤因欲遂就其說引子生三月而父名之以爲天時一變爲有識欲以三月爲限斷過矣今士大夫凡生而祖父母存者皆告假從立法者之意也

唐以宣政殿爲前殿謂之正衙卽古之內朝也以紫宸殿爲便殿謂之上閤卽古之燕朝也而外別有含元殿古者天子三朝外朝內朝燕朝外朝在王宮庫門外有非常之事以詢萬民于宮中內朝在路門外燕朝在路門內蓋內朝以見羣臣或謂之路朝燕朝以聽政猶今之奏事或謂之燕寢鄭氏小宗伯注以漢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爲周之外朝而無何證未央宮言前殿則宜有後殿大會殿設于司徒府則爲外朝而宮中有前後則爲內朝燕朝蓋去周猶未遠也唐含元殿宜如漢之大會殿宣政紫宸乃前後殿其沿習有自來矣方其盛時宣政蓋常朝日見羣臣遇朔望陵寢薦食然後御紫宸旋

傳宣喚仗入閤宰相押之由閤門進百官隨之入謂之喚仗入閤紫宸殿言閤猶古之言寢此御朝之常制也中世亂離宣政不復御正衙立仗之禮遂廢惟以隻日常朝御紫宸而不設仗敬宗始復修之因以朔望陳仗紫宸以爲盛禮亦爲之入閤誤矣

唐正衙日見羣臣百官皆在謂之常參喚仗入閤百官亦隨以入則唐制天子未嘗不日見百官也其後不御正衙紫宸所見惟大臣及內諸司百官俟朝于正衙者傳聞不坐卽退則百官無復見天子矣敬宗再舉入閤禮之後百官復存朔望兩朝至五代又廢故後唐明宗始詔羣臣每五日一隨宰相入見謂之起居時李琪爲中丞以爲非禮請復朔望入閤之禮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見羣臣不可罷朔望入閤可復遂以五日羣臣一入見中興殿爲起居朔望天子一出御文明前殿爲入閤訖本朝不改元豐官制行始詔侍從官而上日朝垂拱謂之常參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爲六參官在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爲朔參官遂爲定制古者天子之居總曰宮而不名其別名皆曰堂明堂是也故詩言自堂徂基而禮言天子之堂初未有稱殿者秦始皇紀言作阿房甘泉前殿蕭何傳言作未央前殿其名始見而阿房甘泉未央亦以宮名疑皆起于秦時然秦制獨天子稱陛下漢魯有靈光殿而司馬仲達稱曹操范鎭稱竟陵王子良皆曰殿下則諸侯王漢以來皆通稱殿下矣至唐初制令惟皇太后皇后百官上疏稱殿下至今循用之蓋自唐始也其制設吻者爲殿無吻不爲殿矣

本朝未定六參之制百官日俟朝于前殿者使殿初引班常以四色官一人立垂拱門外亢聲唱前殿不坐及宰相便殿奏事畢卽復出押百官虛拜於前殿庭下而散其宰相遇奏事日高皆不復押亦百官以序自拜於陛下而出韓魏公爲相在位久遂更不押班王樂道爲中丞力擊之以爲不臣其言雖過然當時議者猶以無故不押班爲非禮故司馬君實代樂道以辰時二刻前朝退則押班過則免遂以爲例

前世常患加役流法太重官有監驅之勞而配隸者有道路奔亡困踣之患蘇子容元豐中建議請依古置圜土取當流者治罪訖髡首鉗足晝夜居作夜則置之圜土滿三歲而後釋未滿歲而遇赦者不原旣釋仍送本鄉譏察出入又三歲不犯乃聽自如崇寧中蔡魯公始行之人不以爲善也

集賢院學士故事初不分高下但以爲名而品秩自從其官故吳正肅公以前執政資政殿大學士劉原甫以從官翰林侍讀學士皆以疾換授蓋不爲要職也然在學士之列視待制則爲優故元厚之以天章閣待制知南京仁宗卽位亦特換授是歲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蘇子容能知制誥知亳州再遇赦遂復此職皆謂別其品秩不報故其謝表云惟麗正圖書之府儲開元禮樂之司在外館之地則爲閣正學士之名則已貳先朝著令或自二府公台而踐更近例遷官皆由兩省丞郎而兼領又云惟其恩數之優當有官儀之別亦皆自言于公府豈敢取必于僉諾

國朝講讀官初未有定制太宗始命呂文仲爲侍讀繼而加翰林侍讀寓直於御書院文仲官著作佐郎但如其本官班而已眞宗卽位楊文莊公徽之爲樞密直學士以老求罷徽之嘗爲東宮官乃特從

翰林侍讀學士以命之，并授文仲、夏侯嶠三人。又以邢昺爲翰林侍講學士，始升其班次，翰林學士祿賜與之同，設直廬于秘閣，侍讀更直侍講學士。

講讀官自楊崇勳等後，馮元、魯宗道皆以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高若訥以天章閣待制兼侍讀，皆不加翰林及學士之名。讀官初無定職，但從講官入侍而已。宋宣獻、夏文莊爲侍讀學士，始請日讀唐書一傳，仍參釋義理，後遂爲定制。

唐有翰林侍書學士，柳公權嘗爲之。太宗平蜀，王著蜀人，善書，爲趙州隆平縣主簿，或薦其能書，召爲衛尉寺丞、史館祗候，使詳定急就章等，後遂以爲翰林侍書，而不加學士之名，蓋惜之也。自著後不復除人。著後官亦不顯。有翰林學士王著者，自別一人，非此人也。王君玉琪爲館閣校勘，晏元獻以前執政留守南京，辟爲簽書留守判官公事，詔特令帶舊職，從之。館職外除，自君玉始。

神宗初欲爲韓魏公神道碑，王禹玉爲學士，密詔禹玉具故事有無。禹玉以唐太宗作魏徵碑，高宗作李勣碑，明皇作張說碑，德宗作段秀實碑，及本朝太宗作趙普碑，仁宗作李用和碑，六事以聞，于是御製碑賜魏公家，或云即禹玉之辭也。

唐制，門下省有弘文館，中書省有集賢殿書院，皆以藏圖書。弘文館即脩文館也，武德初置，設生徒，使習書講，京官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上爲直學士，及使他官領直館，武后垂拱後，以宰相兼領館務。中宗景龍中，置大學士，至開元初，乾元殿寫四部書，置乾元院，後改麗正脩書院，又改集賢直學士等官。略如弘文，自是宰相皆帶弘文、集賢大學士，遂爲故事。

梁遷都汴，正明中，始于右長慶門東北設屋十餘間，謂之三館，蓋昭文、集賢、史館也。初極卑陋。太宗太平興國中，更命于左昇龍門裏舊車輅院地改作，置集賢書于東廡，昭文書于西廡，史館書于南廡，賜名崇文院、猶未有秘書省也。端拱中，始分三館書萬餘卷，別爲秘閣，命李至兼秘書監，宋泌兼直閣，杜鎬兼校理。三館與秘閣始合爲一，故謂之館閣，然皆但有書庫而已。元豐官制行，遂改爲秘書省。

唐正觀初，始設史館于門下省，以他官兼領，秩卑者以爲直館，宰相監脩撰。開元中，李林甫爲監脩國史。始遷于中書省，後置史館脩撰。迄五代，遂爲故事。

本朝乾德初，首以趙韓王監脩國史，脩撰之外，復有編脩、校勘、勘書、校勘、編脩，隨時創制不一。俸但以書庫吏抄錄報狀論次，其後遂命進奏院及諸司凡詔令符皆關送，開寶後命中書樞密皆書時政記，以授史官。淳化中，張秘請別置起居院，爲左右史之職，以梁周翰、李宗諤爲之。凡長春崇德殿宣諭陳列準中書以時政記記之，樞密院則本院記之，其餘百司封拜除授，沿革制置等事，皆悉記錄，月終送文館。而起居郎舍人分直崇政殿，別記言動，爲起居注。元豐官制行，左右史所書如舊，各爲廳于兩省後。史館歸之著作局，國史院有故，則置假左散騎常侍廳爲之，而後始以宰相監脩。

梁改樞密院爲崇政院，因置直崇政院。唐莊宗復舊名，遂改爲樞密院直學士。至明宗時，安重誨爲樞密使，明宗既不知書，而重誨又武人，故孔循如議置端明殿學士二人，專備顧問，以馮道、趙鳳爲之，班翰

林學士上，蓋樞密院職事官也。

本朝樞密院官既備，學士之職浸廢，然猶嘗從樞密使遇，每文德殿視朝，則升殿侍立，亦不多除人。官制行，乃與學士皆與職名，爲直學士之冠，不隸樞密院，升殿侍立爲樞密都承旨之任，每吏部尚書補外，除龍圖閣學士，戶部以下五曹則除樞密直學士，相呼謂之密學。

元昊請和，歐公以當時議論有三：一曰天下困矣，不和則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紓患；一曰羌夷險詐，雖和而不敢罷兵，則與不和無異，是空包屈就之羞，全無紓患之實；一曰自屈志請和之後，退而休息，練兵訓卒，以爲後圖。三說皆力破之，以爲不和害少，和則害多。因言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之人，其類有五：不忠于陛下者，欲急和，謂數年以來，廟堂勞於籌運也，邊鄙勞於戎事，苟欲避此勤勞，自偷目下安逸，他時後患，任陛下獨當也。無識之人欲急和，謂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後大患，伏而未發也。姦邪之人欲急和，謂陛下以太平無事，而留聖心怠于庶事，因欲進其邪佞，惑亂聰明也。疲兵懦將欲急和，謂賊敗之罪，不知得人則勝，但懼賊來皆敗也。陝西之民欲急和，謂其困于調發誅求也。五者惟陝西之民可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遜順之意，其餘可一切不恤，使大議不沮，而善謀有成。

本朝宰相，自建隆元年至元祐四年，一百三十年，凡五十人；自元祐五年至今紹興六年，四十六年，凡二十八人，幾倍于前也。

故事，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虛，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選者亦皆第四等，獨吳正肅公嘗入第三等，後未有繼者。至嘉祐中，蘇子瞻、子由乃始皆入第三等，已而子由以言太直，爲考官胡武平所駁，欲黜落，復降爲第四等。設科以來，止吳正肅與子瞻入第三等而已，故子瞻謝啓云：誤占久虛之等。

官制行，內兩省諸廳照壁，自僕射而下，皆郭熙畫樹石，外尚書諸廳照壁，自令僕而下，皆待詔書周官。蘇子容時爲吏部侍郎，謝幸省進官表云：三朝澳省，已叨過竊之恩；六典周官，願護書屏之戒。

元豐間，三佛齊、注輦國入貢，請以所貢金蓮花、真珠、龍腦依其國中法，親撒于御坐，謂之撒殿，詔特許之。御延和殿引見，使跪撒于殿柱外，前未有也。注輦在廣州南，水行約四千里至廣州，三佛齊前後別種，與古城國爲鄰。

國朝三公官未始兼備，惟元豐末，文潞公守太尉，雍王、曹王守司空，富鄭公、曹濟陽守司徒，皆同一時。其後宣和間，蔡魯公爲太師，王將明爲太傅，鄭達夫爲太保，方和職兩見。

元豐三年，高麗入貢，有日本國車一乘，正使柳洪、副使朴寅亮先致意館伴官云：諸侯不貢車服，誠知非禮，但本國欲中朝略見日本工拙爾。詔特許進。

內香藥庫在謻門外，凡二十八庫，真宗賜御製七言二韻詩一首，爲庫額，曰：每歲沈檀來遠裔，累朝珠玉實皇居，今辰內府初開處，充牣尤宜史筆書。

唐正衙宣政殿庭皆植松，開成中，詔入閣賜對官班退立東階松樹下是也。殿門外復有藥樹，元微之詩

云。松闕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自晉、魏以來，凡入殿奏事官，以御史一人立殿門外搜索，而後許入，謂之監搜。御史立藥樹下。至唐猶然。太和中始罷之。

高麗自端拱後，不復入貢。王徽立，嘗誦華嚴經，願生中國。舊俗以二月望張燈祀天神，如中國上元。徽一夕夢至京師觀燈，若宣召然，徧呼國中嘗至京師者問之，略皆夢中所見，乃自爲詩識之曰：宿業因緣近契丹，一年朝貢幾多般。忽蒙舜日龍輪召，便侍堯天佛會觀。燈焰似蓮丹闕迥，月華如水玉堂寒。移身幸入華胥境，可惜中宵漏滴殘。會神宗遣海商喻旨，使來朝，遂復請修故事。余館伴時，見初朝張誠一館伴語錄所載云爾。

石林燕語卷之三

唐舊事，門狀，淸要官見宰相及交友同列往來，皆不書前銜，止曰某謹祗候，某官謹狀。其人親在，卽曰謹祗候某官，兼起居，謹狀。祗候起居不敢稱，各有所施也。至于府縣官見長吏，諸司僚屬見官長，藩鎭入朝見宰相及臺參，則用公狀，前具銜，稱右某謹祗候某官，伏聽處分，牒件狀如前，謹牒。此乃申狀，非門狀也。元豐以前，門狀尙帶牒件狀如前等語，蓋沿習之久，後雖去，而祗候起居敢稱，猶不改。今從官而上于某官，下稱謹狀，去伏候裁旨四字，略如唐制，而具前銜，謂之小狀。他官則前銜與前四字兼具，而不言謹狀，不知有牒件狀如前謹牒七字，則謹狀字自不應重出。若旣去此七字，則當稱謹狀，以爲恭而反簡。自元豐以來失之也。

太平興國中，司天言太一，或有五福、大游、小游、四神、天一、地一、眞符、君碁、臣碁、民碁，凡十神，皆天之貴神。而五福所臨，無兵疫，凡行五宮，四十五年一易，今自甲申歲入黃室巽宮，當吳分，請卽蘇州建宮祀之。已而復有言今京城東南有蘇村，可應姑蘇之名，乃改築于蘇村。京師建太一宮自此始。

樞密使拜罷，舊皆用麻，皇祐中，狄武襄嶺南成功，迴，高文莊若訥爲使，罷爲羣牧制置使，武襄自副使補其闕，止令舍人院降辭，自是遂爲故事。

唐起居郎舍人，皆隨宰相入殿，預聞奏事，仗在紫宸，則立殿下，直第二螭頭，卽其坳處和墨以記事，故號

螭頭，或曰螭坳。自高宗後，前殿不奏事，則二史因無所書矣。本朝記注初不侍立，但于前後殿爲次，使候上殿臣寮退，而問所嘗言者書之，然未嘗有敢告之也。後始詔後殿輪日入侍。崇寧初，鄭丞相達夫爲史，復建言併前殿皆入，敢立于垛殿，雖存故事，而奏對語略不相聞，亦不敢自書，惟經筵得與講讀官敢列，嘉祐間嘗直錄所講也。

太祖初平諸僞國，得其帑藏金帛，以別庫儲之，曰封樁庫，本以待經營契丹也。其後三司歲終所用常賦有餘，亦併歸之。嘗諭近臣，欲候滿三五百萬，卽以與契丹，以贖幽燕故土，不從則爲用兵之費，蓋不欲常賦橫斂于民，故不隸于三司，今內藏庫是也。

狨坐不知始何時，唐以前猶未施用。太平興國中，詔工商庶人許乘烏漆素鞍，不得用狨毛煖坐，則當時蓋通上下用之矣。天禧元年，始定兩省五品、宗室將軍以上許乘狨毛煖坐，餘悉禁，遂爲定制。今文臣自中書舍人以上，武臣節度使以上方許用，而宗室將軍之制亦不行矣。

參知政事班雖不與宰臣同行，至道中，呂正惠公與寇萊公同爲參知政事，正惠先相，恐萊公意不平，乃請進與寇相同行，萊公罷復如舊。

服色，凡言賜者，謂于官品未合服而特賜也。故職事官服紫，雖侍從以上官，未當其品，亦皆言賜。若官當其品，雖非侍從，如館職告便不帶賜矣。告不帶賜，則亦不當入銜。近見士大夫有慢以賜爲正服之名，雖官及品而銜猶以習言賜，此不惟不知所應服，亦自闕其告不審也。

郭進守雄州，太祖令有司造第于御街之東，欲以賜之，使盡有同瓦，有司言非親王公主，例不應用，太祖大怒曰：進爲我捍契丹十餘年，使我不憂西北，豈不可比我兒女？卒用之。宅成，以賜進，進辭，乃敢受。太平興國中，始別賜進宅，或以爲因展修相國寺，併入爲寺基也。

祖宗駙馬都尉宅主薨，例皆復納入官，或別賜第。曾沂王宅，許懷德舊第也；李和文宅，亦王貽永舊第，自和文始世有之。宏麗甲諸王第，園池尤勝，號東庄。和文好賢樂士，以楊文公爲師友，其子孫多守家法，一時名公卿皆從之游。宣和間，復取爲擷芳園，後改崇德宮，以居聖德皇后云。

哲宗元祐初，春秋尙少，淵嘿未嘗語。一日經筵，司馬康講洪範，至又用三德，忽問只此三德，爲更有德？康言三德雖少，然推而廣之，天下事無不皆在。上曰然。

太宗留意字書，淳化中，嘗出內府及士大夫家所藏漢晉以下古帖，集爲十卷，刻石于秘閣，世傳爲閣帖是也。中間晉、宋帖，多出王貽永家。貽永，祁公之子，國初藏名書畫最多，眞蹟今猶有爲李駙馬公炤家所得者，實爲奇蹟，而當時摹勒出待詔手，筆多疑滯，間亦有僞本，如李斯書，乃李陽冰王衍德政碑石本也。石後禁中被火焚，絳人潘師旦取閣本再摹藏于家，爲絳本。慶曆間，劉丞相沆知潭州，亦令僧希白摹刻于州廨，爲潭本。絳本雖以五代近世人書僞出，絳希白自善書，潭本差能得其行筆意。元祐間，徐王府又取閣本刻于木板，無甚精彩。建中靖國初，曾丞相布當國，命劉燾爲館職，取淳化所遺與近出者，別爲續法帖十卷，字多作隸體，又每下矣。

楊文公以工部侍郎卒。舊制四品不應得謚。王文康公爲樞密使。明其嘗與寇萊公共議。請皇太子決事。以其家奏牘上聞。遂特賜謚。李獻臣當制。略曰。天禧之末。政漸宮闈。能叶元臣。議尊儲極。文康、萊公壻也。

張僕射齊賢爲相時。其母晉國夫人。年八十餘。尚康強。太宗方眷張。時召其母入內。撫欸如家人。命賞予張氏家見賜其母詩云。往日貧儒母。年高壽太平。齊賢行孝侍。神理甚分明。又一手詔云。張齊賢拜相。不是今生宿世遭逢。本性於家孝。事君忠。婆婆老福。見兒榮貴。祖宗誠意待大臣。固當不爲飾。蓋如此也。

宣徽南北院使。唐末宦官也。置院在樞密院之北。總內諸司及三班內侍等事。國初與樞密先後入敍班。蓋視二府一等也。每除樞密。先爲使者。必辭請居其下。而後從之。熙寧間。始詔定班樞密副使下。元豐官制行。猶存不廢。自王拱辰改除節度使。遂罷不除。元祐間復置。以命張安道。後亦廢。

燕樂教坊外。復有雲韶班、鈞容直二樂。太祖平嶺表。得劉氏閹官聰慧者八十人。使學于教坊。賜名簫韶部。後改今名。鈞容直、軍樂也。太平興國中。選軍中善樂者。初曰引龍直。以備行幸騎導。淳化中改今名。皆與教坊參用。元豐後。又有化成殿親事官。

唐中書制詔有四。封拜冊書用簡。以竹爲之。畫旨而施行者。曰發。曰勅。用黃麻紙。承旨而行者。曰勅牒。用黃藤紙。赦書皆用絹黃紙。始正觀間。或曰。取其不蠹也。紙以麻爲上。藤次之。用此爲重輕之辨。學士制不自中書出。故獨用白麻紙而已。因謂之白麻。今制不復以紙爲辨。號爲白麻者。亦池州楮紙耳。曰發。曰勅。蓋今手詔之類。而勅牒乃尚書省牒。其紙皆一等也。

職事官遷除。皆除目先下。惟中書舍人、宰相得旨。朝廷遣直省官召詣都堂。面傳旨召試。被命者致辭。丞相謝之。直省官徑引入中書省前。期侍郎廳設幕次几案於中。就坐少頃。本省吏房主首持丞相封題目來。即就試中書。具食。能侍郎致茶果。是日宰相住省。俟納試卷。始上馬。翌日進呈。除命方下。蓋名試之制也。有辭遜不即就者。往往過期。或爲留內門。然已不稱職矣。嘉祐間。有試而不除。改天章閣待制者。

韓門下維。以賜出身。熙寧末。特除翰林學士。崇寧中。林彥振賜出身。用韓例。亦除翰林學士。國朝以來。學士不由科第除者。惟此二人。

唐制。翰林學士本職在官下。五代趙鳳爲之。始請宰相任圜移在官上。後遂爲定制。本朝凡兼學士。結銜皆以職名爲冠。蓋沿習此例。自兩漢以來。謂中書爲政本。蓋中書省出令。而門下省覆之。王命之重。莫大于此。故唐以後。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宰相者。此也。尚書省但受成事而行之耳。本朝沿習唐制。官制行。始用六典。別尚書、門下、中書爲三省。各以其省長官爲宰相。則侍中、中書令、尚書令是也。既又以秩高不除。故以尚書令之貳左右僕射爲宰相。而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行中書令之職。而別置侍郎以佐之。則三省互相兼矣。然左右僕射既爲宰相。則凡命令進擬。

未有不由之出者。而左僕射又爲之長。則出命令之職。自已身行。尚何省而覆之乎。方其進對。執政無不同。則所謂門下侍郎者。亦預聞之矣。故批旨皆曰三省同奉聖旨。既已奉之。而又審之。亦無是理。門下省事。惟給事中封駮而已。未有左僕射與門下侍郎自駮已奉之命者。則侍中侍郎所謂省審者。殆成虛文也。元祐間。議者以詔令稽留。吏員冗多。徒爲重複。因有併廢門下省之意。後雖不行。然非有當奏稟。左相必批送中書。右相將上。而右相有不同。往往或持之不上。或退送不受。左相無如之何。侍郎無所用力。事權多在中書。自中書侍郎遷門下侍郎。雖名進。其實皆未必樂也。

故事。職事官以告老得請。受命即行。不入謝辭。爲其致爲臣而去也。神宗初。李少保柬之自侍讀致仕。上特召對延和殿。命坐賜茶。退從講讀官燕餞于資善堂。後數日。李侍郎受繼去。亦用柬之故事。召對賜燕。二人皆英宗經筵舊臣。故禮之特厚。非常例也。當時謂之二李。柬之、文定公子。柬忠謹樂易。受亦謹厚。名長者云。

景祐中。宋莒公爲知制誥。仁宗眷之厚。即除同知樞密院事。時王沂公爲相。以故事未有自知制誥除二府者。乃改翰林學士。明年。遂除參知政事。

唐參議朝政。參議政事。參知機務。參知政事。皆宰相之任也。參知政事。蓋劉洎爲相時名。唐初宰相。未有定名。因人而命。皆出於臨時。其後高宗欲用郭待舉爲參知政事。以其資淺。故命于中書門下同受進止平章事。參知非參佐也。蓋宰相非一人。猶言共知爾。而平章乃參佐之名。本朝太祖始以趙中令獨相。久欲拜薛文惠公等爲之副。而難其名。召學士陶穀問下丞相一等有何官。穀以唐有參知政事對。遂以命之。不知此名本自高于平章事。輕重失倫。後遂沿習莫能改云。

本朝以科舉取士。得人爲最盛。宰相同在第一甲者。王文正牓王文忠。宋莒公牓曾魯公、王伯庸牓韓魏公、文潞公。劉輝牓劉莘老、章子厚。葉祖洽牓蔡魯公、趙正夫。惟楊寘牓王禹玉、韓子華、王荆公三人皆別失又連名。前世未有也。自熙寧三年。余中牓至今。惟焦蹈牓徐擇之一人而已。他牓亦未有登執政者。正本

元豐末。文潞公致仕歸洛。入對時。年幾八十矣。神宗見其康強。問卿攝生亦有道乎。潞公對無他。臣但能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酌中恰好即止。上以爲名言。

館職初除。故事皆行啓徧謝內外從官以上。從官惟中書舍人初除。亦行啓徧謝內外。蓋惟此兩職。試而後除。與直拜命者異。故其禮亦殊。近年中書舍人行啓。但及見任執政。而不及外館職。雖在內從官亦有不及者矣。

三衙內見宰執。皆橫杖子文德殿後主廊。堦下唱喏。宰執出笏堦上揖之。外過從官于通衢。皆斂馬避。斂馬之制久廢。前輩記之矣。惟內中橫杖子之禮。迄今不敢廢也。

舊制。幞頭巾皆折而斂前。神宗嘗謂近臣。此製有承上之意。紹聖後始有改而偃後者。一時宗之。謂前爲斂巾。遂不復用。此雖非古服。隨時之好。然古者爲冠。皆前俯而後仰。斂巾尚有遺意也。

元豐既新官制，四十年間，職事官未有不經除者。惟御史大夫、左右散騎常侍，至今未嘗除人。蓋兩官爲臺諫之長，非宰執所利，故無有啓之者。或云：元豐末，黃安中爲中丞久次，神宗欲擬爲常侍，以疾不果。崇寧中，朱諤爲中丞，嘗請除二官，竟不行。

唐制，降勅有所更改，以紙貼之，謂之貼黃。蓋勅書用黃紙，則貼者亦黃紙也。今奏狀劄子皆白紙，有意所未盡，揭其要處，以黃紙別書于後，乃謂之貼黃，蓋失之矣。其表章略舉事目與日月道里，見于前及封皮者，又謂之引黃。

舊大朝會等慶賀及春秋謝賜衣，請上聽政之類，宰相率百官奉表，皆禮部郎官之職。唐人謂之南省舍人。元豐官制行，謂之知名表郎官。禮部別有印，曰知名表印，以其從上官一人掌之。大觀後，朝廷慶賀事多非常例，郎官不能得其意，蔡魯公乃命中書舍人雜爲之。既又不欲有所去取，於是參取首尾，或摘其一兩聯次比成之，故辭多不倫，當時謂之集句表。禮部所撰，惟春秋兩謝賜衣表而已。

後唐明宗嘗入倉觀受納，主吏懼其多取，乃故爲輕量。明宗曰：倉廩宿藏，動經數歲，若取之如此，後豈免折閱乎？吏因訴曰：自來主藏者，所以至破家蕩產以償欠，正爲是。明宗惻然，乃詔自今石取二升，爲雀鼠耗。至今行之，所謂加耗者是也。明宗知恤吏矣，不知反縱其斜中，遂爲民害。近世立盤量出剩法，本防吏姦，而州縣貪暴者，因以斂民，至于倍蓰，以其正數上供及應監司之求，而留出剩以自給，監司知之，亦不問，加耗又不足言也。

唐至五代，國初，京師皆不禁打織。五代始命御史服裁帽，本朝淳化初，又命公卿皆服之。既有織，又服帽，

故謂之重戴。自祥符後始禁，惟親王宗室得打織，其後通及宰相、樞密、參政，則重戴之名有別矣。今席帽裁帽，分爲兩等，中丞至御史與六曹郎中，則于席帽前加全幅皂紗，僅圍其半，爲裁帽，非臺官及自郎中而上，與員外而下，則無有爲席帽，不知何義，而裁與席之名，亦不可曉。

宋次道記：金帶，曾經賜者，皆許繫。宰相罷免，雖散官，並依舊服笏帶。因宣獻公爲學士，以玉清昭應宮災落職，爲中書舍人，仍繫過仙花帶。李文定天聖中自祕書監來朝，除刑部侍郎，仍繫笏頭帶，以爲經賜許服。祥符中著于詔令。近歲，前執政官到闕，止繫過仙花帶，從官非見帶學士，亦不敢繫，待制自如本品，無職則隨本官，在應官班中，皆繫皂帶，蓋閤門之制，不知銜改始何時。余建炎中召至揚州行在，以杭州換龍職，官朝請大夫，親如上例。

元豐以後，待高麗之禮特厚，所過州皆旋爲築館，別爲庫以儲供帳什物，始至、太守皆郊迓，其餞亦如之。張安道知南京，獨曰：吾嘗班二府，不可爲陪臣屈。乃使通判代將迎，以受餽而後報，時以爲得體。大觀中，蔡元度知鎮江，高麗來朝，遂亦用安道例。

契丹曆法，與本朝素差一日。熙寧中，蘇子容奉使賀生辰，適遇冬至，本朝先契丹一日，使副欲爲慶，而契丹館伴官不受。子容徐曰：曆家遲速不同，不已無小異，既不能一，各以其日爲節，致慶可也。契丹不能奪，遂從之。歸奏，神宗喜曰：此事難處，無踰于此。其後奉使者，或不知此，遇朔日有不同，至更相推謁而

不受，非國體也。

給事中、中書舍人雖皆四品，給事中自服緋，除受告日，便自易服，蓋品應得也。惟中書舍人必俟後殿正謝，面賜乃易服。後殿不常坐，或待數日，則或緋或綠，猶仍其舊服。祖宗時，知制誥皆然，而亦有不賜者。李憲成公諮自知制誥出守荆南，尚服緋，以學士召還，併賜紫，而後服金帶是也。

國朝選人寄祿官，凡四等七資：留守節察判官、掌書記、支使、防團判官、留守節察推官、軍事判官，爲兩使職官；防團軍事推官、軍監判官，爲初等職官；司錄、縣令、知縣，爲令錄；軍巡判官、司理、司戶、司法、簿尉，爲判司簿尉。其陞遷之序，則自判司簿尉舉令錄，遷令錄舉職官，遷初等職官自職令薦書及格，皆改京官。不及格而有二薦書，則遷兩使職官，謂之短般。以勞績賞，謂之循資。崇寧中，鄧樞密洵武建言，以爲名實渾淆不正，乃改今七等名。

大輅玉輅，世傳爲唐高宗時物，堅壯穩利，至今不少損。元豐間，禮文既一新，有司請別造新輅，詔宋用臣董之，備極工巧，珠寶之飾。既成，以正旦大朝會，宿陳于大慶殿庭，車人先以幕屋覆之，將旦徹屋，忽其上一木墜，遂壓而碎。一木之勢，蓋不能至此，人以爲異，自後竟乘舊輅。

金明池龍舟，太宗時造，每歲春，駕上池必登之。紹聖初，亦嘗命別造，形制有加于前，亦號工麗。余時正登第，在京師，初成，瓊林賜燕，蔡魯公爲承旨，中休往登以觀，至半輒墜，未幾不免相繼。哲宗臨幸，是日大風晝冥，池水盡波，儀衛不能立，竟不能移跬步，自後遂廢不用。二事適相似，亦可怪也。

石林燕語卷之四

官制，寄祿官銀青光祿大夫、與光祿、正議、中散、朝議，皆分左右。朝議、中散，有出身人皆超右，其餘並以序遷。大觀中，余爲中書舍人，奉詔以爲非元豐本意，下擬定，歸正，乃參取作名，以奉直易右朝議，中奉易左中散，通奉易右正議，正奉易右光祿，宣奉易左光祿，而右銀青光祿大夫，正爲光祿大夫，遂爲定制。

故事，百官磨勘，中書止用定辭。熙寧中，孫巨源爲知制誥，建言：君恩無高下，何獨于磨勘偷之，非所以重王命也。乃詔各爲辭。元豐官制行，惟侍從官而上，吏部檢舉，奏抄命辭；他官自陳于吏部，奏抄擬進，而不命辭。

國朝兩制，皆避宰相執政官親。曾魯公脩起居注，賈文元爲相，其友婿也，當召試，乃除天章閣待制，文元去位，始爲知制誥。劉原甫、王文定之甥，文定之爲參知政事，乃以侍讀學士出知揚州。宋子京、王原叔爲翰林學士，子京避莒公，改龍圖閣學士，原叔文安，改侍讀學士。元祐間，蘇子由秉政，子瞻自揚州召爲承旨，引原叔例，請補外，不從。近歲惟避本省官，如宰相二丞親，則不除尚書侍郎；門下侍郎親，則不除給事中；中書侍郎親，則不除舍人之類。六曹尚書避親多除翰林學士，蓋于三省無所隸，異于舊制。自子瞻以來然也。

大駕儀仗，通號鹵簿，蔡邕獨斷已有此名。唐人謂鹵，櫓也；甲楯之別名。凡兵衛以甲楯居外，爲前導，捍蔽

其先後皆著之籍揭。故曰南籍。因舉兩朝御史中丞、建康令皆有南籍。爲官臣通稱二字。別無義。此或爲甚近。或又以南爲鼓。籍爲部。謂鼓簿成于籍伍。不知南何以謂之鼓。又謂有秦亂以女騎千人爲一南部。籍乃作部。皆不可曉。今有南籍記。宋宣獻公所錄。蓋以部爲籍揭之部。則既云籍。不應更言記。

唐制。節度使加中書門下平章事。爲使相。自郭元振始。李光弼等繼之。蓋平章事宰相之名。以節度使兼。故云擁也。國朝因之。元豐官制。罷平章事名。而以開府儀同三司易之。亦帶節度使。謂之使相。蓋以儀同爲相也。

唐禮部言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蘇瓌爲相。以食貴。百姓不足。獨不進。然唐人小說所載。則此不同。乃云士子初登科。及在官者遷除。朋僚慰賀。皆盛置酒饌音樂宴之。爲燒尾。舉韋嗣立入三品。遣逵昭假余紫。崔湜復舊官。中宗皆令于興慶池燒尾。則非獻食天子也。其解燒尾之義。以爲虎豹化爲人。惟尾不化。必以火燒之乃成人。猶人之新除。必樂飲燕客。乃能成其榮。其言迂誕無據。然謂太宗已嘗問朱子奢。則其來蓋已久矣。近世獻食天子。固無是。而朋僚以音樂燕集。亦未之講也。

慶曆五年。賈文元爲相。始建議重修唐書。詔以判館閣王文安、宋景文、楊宣懿、趙康靖、梁及張文定、余襄公爲史館修撰。刊修未幾。諸人皆以故去。獨景文下筆。已而景文亦補外。乃許以史稿自隨。編修官置局于京師者。仍舊遇有疑議。取決則移文於局中。往來迂遠。書久不及成。是時歐陽文忠公非文元所喜。且方貶出。獨不得與。嘉祐初。文忠還。范蜀公爲諫官。乃請以紀志屬文忠。至五年。書始成。初文元以宰相自領提舉官。及罷去。陳恭公相。辭不領。乃命參知政事王文安。既奏書。亦皆稱公以參知政事領也。

從駕謂之扈從。始司馬相如上林賦云。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晉灼以扈爲大。張揖謂跋扈從橫。不安鹵簿。故顏師古因之。亦以爲跋扈恣縱而行。東爾從蓋作平聲。侍天子而言跋扈可乎。唐封演以爲扈養以從。猶之侍御。此或近之。然不知通用此語自何時也。

唐自明皇以誕日爲千秋節。其後肅宗爲地平天成節。至代宗。羣臣請建天興節。不報。自是歷德、順、憲、穆、敬五帝。皆不爲節。文宗太和中。復置慶成節。故武宗爲慶陽節。終唐世。宣宗爲壽昌節。懿宗爲延慶節。昭宗爲乾和節。中間惟僖宗不置。則唐世此禮亦不常。各係其時君耳。千秋節。請天下咸燕樂。有司休務三日。其餘凡建節。皆以爲例。穆宗雖不建節。而紫宸殿受百官稱賀。命婦光順門賀皇太后。及有麟德殿沙門、道士、儒官。討論三教之制。文宗時。又實禁屠宰。燕會惟蔬食脯醢。後旋仍舊。

熙寧初改經義取士。興建太學。[illegible]科。秋賦有局魁。南省皆選爲得失。始余中榜。鄧剛魁得。次徐鐸榜。余幹落。時彥榜。黃中魁得。次黃裳榜。侯殺落。惟焦蹈榜。陶直夫落。差一榜。次七榜。李常寧、畢漸、李釜、蔡嶷榜。章綡、李朴、蔡靖、陳國林、皆得。馬涓、何昌言、霍端友榜。裴元、王瞻、陳賁、皆落。不差一人。亦何怪也。時謂之[illegible]解元。

兩京留臺。皆有公宇。亦榜曰御史臺。皆爲前執政重臣休老養疾之地。故例不事事。皇祐間。吳正肅公爲

西京留臺。獨舉其職。時張遼佐以宣徽使知河南府。郡政不當。有訴於臺者。正肅即爲移文詰之。遼佐皇恐。奉行不敢異。其後司馬溫公熙寧、元豐間。相繼爲者十七年。雖不甚預府事。然亦守其法令甚嚴。如國忌行香等。班列有不肅。亦必繩治。自創置宮觀後。重臣不復爲。率用常調庶官。比宮殿給使請俸差優爾。朝廷既但以此爲恩。故來者皆走府廷。殆與廝吏無異矣。

國朝侍從官。間有換武職者。蓋唐哀故事。例皆換觀察使。如李尚書維自承旨。李左丞衛自三司使。皆然。天聖間。陳康肅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亦換宿州觀察使。加檢校司徒。知天雄軍。陳不樂行。力辭。(原闕十七字)則肅后以其有御朝而驗之曰。天雄。劇方面府。唐人融守臣爲輕重。非文武兼才不可。陳不得已受命。自是加留後。遂建節。慶曆中。陝西用兵。韓魏公、范文正公、龐莊敏公、爲帥。皆以龍圖閣直學。換觀察使。文正懇辭不拜。蓋當權者實欲排之。而以脅爲言。故文正不肯受。已而韓、龐亦辭。遂罷。

臣僚上殿劄子。末槩言取進止。猶言進退也。蓋唐日輪請對官兩員于禁中。以待召對。故有進止之辭。崔祐甫奏。待制官候奏事官盡。然後趨出。於內廊賜食。待進止。至酉時放是也。今乃以爲可否取決之辭。自三省大臣論事皆同。一體著爲定式。若爾自當爲取聖旨。蓋沿習唐制不悟也。

唐武德初。以太宗爲西討元帥。自是非親王不爲。安祿山叛。以哥舒翰守潼關。除諸道兵馬元帥。始以臣庶爲之。至德初。代宗以廣平王爲天下兵馬元帥。以郭子儀爲副。其後又以舒王謨爲荊南等道節度諸軍行營都元帥。加都字自此始。此皆實領兵柄。唐末以授錢鏐。則姑以名寵之爾。

唐乾元中。以戶部尚書李峘爲都統。淮南、江東、江西、節度使。始立都統之號。其後以節度使充者。建中三年。李勉以汴州節度使充汴、宋、滑、亳、河陽、等道都統是也。宰相充者。中和二年。王鐸以司徒中書令爲京城四面諸道行營兵馬都統是也。

高麗自三國以來。見于史者。句驪其國號。高其姓也。隋去句字。故自唐以來。止稱高麗。五代史記後唐同光元年。韓申來。其王尙姓高。則自三國至五代。止傳一姓。長興中。始稱權知國事王建。王氏代高。當在同光長興之間。而史失其傳。元豐初。王徽遣使金悌入貢。建之七世孫也。其表章稱知國事。蓋習用其舊。而年稱甲子。以其受契丹正朔故也。

唐以宰相兼昭文館集賢殿學士。諸衞皆在官下。蓋兼職官然。本朝循用其舊。而他學士則皆冠於官上。此自五代趙鳳爲之也。始後唐設端明殿學士。以命鳳及馮道。後鳳遷禮部侍郎。因繼宰相任圜。升學士于官上。蓋自示其貴重。故本朝觀文殿大學士而下。皆以爲例。亦世以職爲重故爾。若宰相之所貴。不待職也。

樞密使。唐書五代史。皆不載其創始之因。蓋在唐本宦者之職。唐中世後。宦人使名如是者。多殆不勝記。本不係職官重輕。而五代特因唐名而增大之。故史官皆不暇詳考。據續事始云。代宗永泰中。以中人董秀管樞密。因置內樞密使。敍事始爲蜀馮鑑所作也。

唐翰林學士結銜，或在官上，或在官下，無定制。余家藏唐碑多，如太和中李藏用碑，撰者言中散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王源中之類，則在官上；大中中，王巨鏞碑，撰者言翰林學士中散大夫守中書舍人劉瑑之類，則在官下。瑑仍不稱知制誥，殊不可曉。不應當時官名而升降龐雜乃爾。□

□尚書省文字，下六司諸路，例皆言勘會。蔡魯公爲相，始改作勘當，以其父名自避之也。京師有平準務，自漢以來有是名。蔡魯公相，以其父名準，亦改爲平貨務。

唐待制，集賢書藏于門下省。永泰後，以勳臣罷節制歸京師者，無職事，欲以尊崇之，乃詔與儒臣日直於集賢院待制，仍賜錢三千緡爲食本，以給其費。於是郭英乂、孫志直、臧希讓、高昇、王延昌、與裴遵慶、暢璀、崔渙、賈至、李季卿、吳令瑤等十一人，皆在選。待制之名，于此蓋無別於文武。余有裴士淹所作孫志直碑。待制給食入衛，此出一時權宜，後不以爲常，故唐書載之不詳。

向傳範，欽聖太后之叔也。在仁宗時，已爲觀察使，歷知陝州、滄州。英宗即位，徙知鄆州，楊繪知諫院，言鄆州領京東西路安撫使，不宜以后族爲之。文潞公在樞府，因稱傳範在先朝已嘗典大郡，今用非以外戚。上徐曰：得諫官如此言，亦甚好，可以止他日妄求者。乃移知潞州。祖宗用人無私，雖以材選，而每不忘後世之戒如此。

婕妤，史記索隱訓婕爲承，妤爲佐。字本皆從人，大抵古人取訓，各以其意適然者，而字多從省。蓋倢、婕也，乃相承敏捷之意，字從省去才。伃爲相予，則訓佐理亦宜。然後以爲嬪職，因易人爲女耳。

元豐既新官制，建尚書省于外，而中書門下省、樞密學士院設於禁中，規模極雄麗，其照壁屏下悉用重布，不紙糊。尚書省及六曹皆書周官，兩省及後省、樞密學士院皆郭熙一手畫，中間甚有傑然可觀者。而學士院畫春江曉景爲尤工。後兩省除官未嘗足，多有空閑處，看守老卒以其下有布，往往竊毀盜取。徐擇之爲給事中時，有竊其半屏者，欲付有司，會竊處有刀痕，議者以禁廷經由，株連所及多，遂止。然因是毀者浸久，亦可惜也。

古者婦人無名，以姓爲名，或係之字，則如仲子、季姜之類；或繫之諡，則如戴嬀、成風之類，各不同。周人稱王姬、伯姬，蓋周姬姓故云，而後世相承，遂以姬爲婦人通稱，以戚夫人爲戚姬，虞美人爲虞姬，自漢以來失之。政和間，改公主爲帝姬，此亦沿習熟慣而不悟。國姓自當爲嬴，余嘗以白蔡魯公，惟下改作而止。

曾宣靖公提舉修英宗實錄成，將上，故事當遷一官。曾官已左僕射，乃預辭于上曰：臣官進一等，則爲司空，此三公之職也，坐而論道，不可以賞勞。神宗以爲誠，遂從其請。書上，曾獨不遷官，人以爲得體。

治平初，議濮廟者六人，呂獻可爲中丞，呂微仲、范堯夫、趙大觀、傅欽之、趙鼎臣爲御史，既同時相繼被貶，天下號六御史。

唐人初未有押字，但草書其名，以爲私記，故號花書，韋陟五雲體是也。余見唐誥書名，未見一楷字。今人押字，或多押名，猶是此意。王荊公押石字，初橫一畫，左引腳，中爲一圈，公性急，作圈多不圓，往往窩匾，

而收橫畫，又多帶過。常有密議公押歹字者，公知之，加意作圈。一日書楊蟠差遣敕，作圈復不圓，乃以濃墨塗去，旁別作一圈，蓋欲矯言者。楊氏至今藏此敕。

祖宗時，監司、郡守薦部吏，初無定員，有其人則薦之，故人皆慎重，不肯輕舉，改官每歲殆無幾。自慶曆後，始以屬邑多寡制數，于是各務充元額，不復更考材實，改官人歲遂增至數倍。中有欲革弊而反以爲紛者，因不得不撤其初。治平中，賈直孺爲中丞，嘗以爲言，朝廷終莫能處。蓋人情沿習既久，雖使復舊，亦不可爲也。

祖宗時，見任官應進士舉，謂之鎖廳試，中，止令遷官，而不賜科第；不中者，則停見任。其愛惜科名如此。淳化三年，滁州軍事推官鮑當等，陳舉合格，始各賜進士及第，自是遂皆賜第。

天聖末，詔即河南永安縣訾王山建宮，以奉太祖、太宗、真宗、神宗御容，欲其近陵寢也。宮成，賜名會聖。改訾王山爲鳳臺山，自是祖宗山陵成，皆奉安于宮中。蘇子瞻神宗山陵曲赦云：瞰鳳臺之仙宇，繚溫洛之仁祠。鳳臺以山名也。宣祖初葬今京城南，既□□，遂以其地建奉先寺，仍爲別殿，歲時奉祠宣祖、昭憲太后。其後祖宗山陵，遂皆即京師寺宇爲殿，如奉先故事，興國開先殿以奉太祖，啓聖院永隆殿以奉太宗，慈孝崇真殿以奉真宗，普安殿以奉元德皇后。元豐間，建景靈宮，於是皆奉迎以就原廟，自奉先而下皆廢。普安亦元德皇后殯宮舊地也。

咸平中，以侍讀侍講班秩未崇，乃命楊徽之爲翰林侍讀學士，邢昺爲侍講學士，班翰林學士下，講讀學士自此始。其後昺以老請補外，真宗以其久在講席，使以本職知曹州。而張文節公罷參知政事，知天雄軍，改翰林侍讀學士，於是講讀學士始爲兼職，得外任。慶曆後，凡自翰林學士出者，例皆換侍讀學士，遂爲故事。

趙中令爲相，李處耘爲樞密使，處耘之女爲中令子婦，並居二府，不避姻家。皇祐中，文潞公爲相，程康穆爲樞密副使；熙寧中，王荊公爲相，吳正憲爲樞密副使，皆不避。

江南李煜既降，太祖嘗因曲燕問：聞卿在國中好作詩。因使舉其得意者一聯。煜沉吟久之，誦其詠扇云：揖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上曰：滿懷之風，卻有多少？他日復燕煜，顧近臣曰：好一個翰林學士。

咸平三年，王魏公知舉，數日，即院中拜同知樞密院事，當時以爲科舉盛事。余紹聖試禮部時，鄧安惠公溫伯以翰林學士承旨知舉，不就，拜尚書右丞。時試已第二場，鄧公自貢院上馬，揚鞭左右指諸生而去。自魏公後，繼之者惟鄧公也。

吳越錢俶初來朝，將歸，朝臣上疏請留勿遣者數十人，太祖皆不納，曰：無慮。俶若不欲歸我，必不肯來，放去適可結其心。及俶辭，力陳願奉藩之意。太祖曰：盡我一世，盡你一世。乃出御封一匣付之，曰：到國開視，道中勿發也。俶載與舟歸，日焚香拜之。既至錢塘，發視，乃羣臣請留章疏。俶覽之泣下，曰：官家獨許我歸，我何可負恩。及太宗即位，以盡一世之言，遂謀納土。

寇萊公性豪侈，所臨鎮燕會，常至三十醆，必盛張樂，尤喜柘枝舞，用二十四人，每舞連數醆方畢，或謂之

柘枝顚。始罷樞密副使。知青州。太宗眷之未衰。數問左右。寇準在靑州樂否。如是一再。有揣帝意欲復用者。即曰。陛下思準不少忘。聞準日置酒縱飲。未知亦思陛下否。上默少解。然明年卒召爲參知政事。祖宗用人之果。不使細故盡人。得深間如此。

林文節進爲開封府南廟第一。廷試皆以魁選。仁宗亦遣近璫伺其程文畢。先進呈。時試民監賦。破題云。天監不遠。民心可知。比至上前。一近侍旁觀。忽吐舌。蓋器其語忌也。仁宗由是不樂。及付考官依格考校。考官之意。不欲置之上等。入第三甲。而得章子平卷子。破題云。運啓元聖。天臨兆民。上擊許定第次。即以進呈。上曰。此祖宗之事。朕何足以當之。遂擢爲第一。

石林燕語卷之五

祥符中。楊文公爲翰林學士。以久疾初愈入直。乞權免十日起居。詔免半月。仍令出宿私第。文公具表謝。眞宗以詩批其末。賜之云。承明近侍究儒玄。苦學勞心疾已痊。善保興居調飲食。副予前席待多賢。祖宗眷禮儒臣之盛。古未有也。

太祖初命曹武惠彬討江南。潘美副之。將行。賜燕于講武殿。酒三行。彬等起跪於榻前。乞面授處分。上懷中出一實封文字。付彬曰。處分在其間。自潘美以下有罪。但開此。徑斬之。不須奏稟。二臣股栗而退。訖江南平。無一犯律者。比還。復賜燕講武殿。酒二行。二臣起跪于榻前。臣等幸無敗事。昨面授文字。不敢藏于家。即納於上前。上徐自發封示之。乃白紙一張也。上神武機權如此。初特以是申命令。使果犯而發封。見爲白紙。則必入稟。及歸而示。以下原闕

仁宗初復制科。立等甚嚴。首得富鄭公、吳春卿、張安道、蘇儀甫。惟吳春卿入三等。富公而下。皆第四等。自是訖蘇子瞻。方再入第三等。訖科以來。兩人而已。故子瞻謝啓云。誤占久虛之等。

國初貢舉法未備。公卿子弟多艱於進取。蓋恐其請託也。范杲、魯公之兄子。見知陶穀、竇儀。皆待以甲科。會有言世祿之家。不當與寒畯爭科名者。遂不敢就試。李內翰宗諤已過省。以文正爲相。因唱名。辭疾不敢入。亦被黜。文正罷相。方再登科。天禧後立法。有官人試不中者。皆科私罪。仍限以兩舉。或云王冀公

所請也。慶曆以來。條令日備。有官人仍別立額。于是進取者始自如矣。

歐陽文忠公初薦蘇明允。便欲朝廷不次用之。時富公韓公當國。雖韓公亦以爲當然。獨富公持之不可。曰。姑少待之。故止得試銜初等官。明允不甚滿意。再除。方得編修因革禮。前輩慎重名器如此。元祐中。富紹庭欲從子瞻求爲富公神道碑。久之不敢發。其後不得已而言。一請而諾。人亦以此多子瞻也。

元祐初。文潞公爲太師。呂申公爲左僕射。皆以高年特賜免拜。二公力辭。蘇子瞻爲翰林學士。因論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此但傳命。非朝見。猶且不免。周天子賜齊小白無下拜。非不拜。謂無降階。然終下拜。今二臣既辭。宜當從其請。遇見間或傳宣免。則可爲非常之恩。仍降允詔。當時以爲得體。

故事。宰相告老。一章即從。仁宗時。始命一章不允。四章而後從。所以示優禮也。熙寧末。范景仁以薦蘇子瞻、孔經甫不從。曰。臣無顏復就班列。乃乞致仕。章四上不報。最後第五章。併論青苗法。于是始以本官致仕。神宗初未嘗怒也。景仁既得請。猶居京師者三年。時王禹玉爲執政。與景仁久同翰林。景仁每從容過之。道舊樂飲終日。自不以爲嫌。當權者亦不之責。元祐初。熙寧元豐所廢舊臣。自司馬溫公以下。皆聚集於朝。獨景仁屢召不至。世尤以爲高云。

唐人記張延賞妻苗晉卿女。父爲宰相。夫爲宰相。子弘靖。皆宰相。婿韋皋。雖不爲眞相。而食王爵。以爲有唐衣冠之盛。一門而已。(原闕九字)本朝韓忠憲夫人王魏公女。忠憲參知政事。雖不爲相。而康公、玉汝、皆持國。又爲門下侍郞。長子綜雖早死。亦爲知制誥。皆王氏出。婿李內翰淑與呂氏殆不相遠。他士族未有比者。

宰執每歲有內侍省例賜新火冰之類。將命者曰快行家。皆以私錢一千贈之。元豐元年除日。□□神宗禁中忽得吳道子畫鍾馗像。因使鏤板賜二府。吳沖卿時爲相。欲贈以常例。王禹玉曰。上前未有特賜。此出異恩。當稍增之。乃贈五千。其後御藥院遂爲故事。明年除日。復賜沖卿。例復授五千。沖卿因戲同列曰。一鍾馗足矣。衆皆大笑。宣和間。一二大臣恩幸既殊。將命之人有飲食果實而得五十千者。日或至一再賜也。

司空圖。朱全忠篡立。召爲禮部尚書。不起。遂卒。宋次道爲河南通判時。嘗於御史臺案牘中得開平中爲圖薨輟朝勅。乃知雖亂亡之極。禮文尚不盡廢。至如表聖。蓋義不仕全忠者。然亦不以是簡之也。

大臣及近戚有疾。恩禮厚者。多宣醫。及薨。例遣內侍監護葬事。謂之勅葬。國醫未必皆高手。既被旨。須求面投藥爲功。病者不敢辭。偶病藥不相當。往往又爲害。勅葬。喪家無所預。一聽于監護官。不復更計費。惟其所欲。至罄家資有不能辦者。故諺云。宣醫納命。勅葬破家。近年勅葬多上章乞免。朝廷知其意。無不從者。

試院官。舊不爲小錄。崇寧初。霍端友榜。安樞密惇知舉。始創爲之。余時爲點檢試卷官。自後遂爲故事。進士小錄。具生月日時者。敍齒也。安喜考命。時考官有善談命者數人。安日使論之。故亦具生月日時。則過矣。

公燕合樂，每酒行一終，伶人必唱催酒，然後樂作，此唐人送酒之辭，本作碎音，今多爲平聲，文士亦或用之，王仁裕詩：淑景易從風雨去，芳樽須用管絃催。

京師百司胥吏，每至秋，必醵錢爲賽神會，往往因劇飲終日。蘇子美進奏院會，正坐此。余嘗問其何神，曰蒼王，蓋以倉頡造字，故胥吏祖之，因可笑矣。官局正門裏，皆於中間用小木龕供佛，曰不動尊佛，雖禁中諸司皆然，其意亦本吏畏罷斥，以爲禍福甚驗，事之極恭，此不能流俗之謬可笑，雖神佛亦可笑也。

舊制，學士以上賜御仙花帶而不佩魚，雖翰林學士亦然，惟二府服笏頭帶佩魚，謂之重金。元豐官制行，始詔六曹尚書、翰林學士、雜學士，皆得佩魚。故蘇子瞻謝翰林學士表云：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

玉堂之署四字，太宗飛白書，淳化中以賜蘇易簡。

樞密院既專總兵柄，宰相非兼領，殆不復預聞。慶曆初，元昊用兵，富公爲諫官，乃請宰相如故事兼院事，時呂文靖爲相，不欲，富公爭之力，遂兼樞密使，自是相繼爲相者，初授除皆帶兼使。八年，文潞公自參知政事相，始不帶兼，始於是。皇祐初，宋莒公、龐潁公相，皆不兼，蓋元昊已納款故也。

神宗初更官制，王荊公諸人皆欲罷樞密院，神宗難之，其後遂定官制，論者終以宰相不預兵政爲嫌，使如故事復兼，則非正名之意，乃詔並其事大小，大事三省與樞密同議進呈，畫旨稱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三省官皆簽書付樞密院行之；小事，樞密院獨取旨行訖，關三省。每朝，三省樞密院先同對，樞密院退待於殿廬，三省始留進呈三省事，退，樞密院再上進呈，獨取旨，遂爲定制。

殿廬幕次，三省官爲一幕，樞密院爲一幕，兩省官爲一幕，尚書省官爲一幕，御史臺爲一幕，中司則獨設椅子坐於隔門之內，惟翰林學士與知開封府同幕，蓋舊制知府常以翰林學士兼故也。始樞密院與中書門下同一幕，趙中令末年，太祖惡其專，而樞密使李崇矩乃其子婦之父，故特命析之，迄今不改。

唐制，惟弘文館、集賢院置學士，宰相得兼，外他官未有兼者，亦別無學士之名。如翰林學士、侍講學士、侍讀學士、侍書學士，乃是職事之名爾。自後唐安重誨爲樞密使，明宗以其不通文義，始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趙鳳爲之，班樞密使下，在于其院。端明即正衙殿也。本朝改端明爲文明，以命程羽，自後文明避真宗謚號，改紫宸，既又以紫宸非人臣所稱，改觀文，則端明、文明、紫宸本一殿，觀文雖異，而領職之意則同。四名均一等職也。明道中，既別改承明殿爲端明，仍置學士，中間又設資政殿大學士、學士，則職名猶多，不得盡循舊制。始真宗爲王冀公置資政殿學士，班樞密下，此乃文明之職也。蓋是時真宗眷冀公方厚，故不除文明，而別創此名，及丁文簡之罷參政，不除資正殿大學士，復置觀文。觀文班在資政殿大學士上，而皇祐中乃以命孫威敏，若用丁文簡故事，爾輕重疑亦不倫，近歲自資政殿以上，皆爲二府職名，乃是本朝新制，而端明殿爲從官兼職之冠，則後唐故事也。

古者喪服有負版，綴於領下垂，放之，方尺有八寸，服傳所謂負廣出于適寸者也。鄭氏：負在背上，適辟領也，蓋喪服之制，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此禮不見于世久矣。自秦漢以來未之聞，惟內翰公

張嘗言，論語式負版，非板籍之版，乃喪服之版，以予見齊衰者必式爲證。

堯稱陶唐氏，舜稱有虞氏，禹稱有夏氏，唐虞夏，其封國，或其所生土名，故其先皆命以爲氏，後因以爲國，則堯舜禹者，疑其爲謚號也，然易稱堯舜氏作，則堯舜亦氏，豈復追稱之，或以謚耶。其通稱則皆謂之帝。秦不欲稱秦皇，既去秦號稱皇帝，固已過矣。漢以後因之不能易，至唐武后天授中，加尊號曰聖神皇帝，中宗神龍加尊號曰應天皇帝，明皇又以年冠之，稱開元皇帝，其後更相衍，多至十餘字，此乃生而爲謚，果何禮哉。本朝初廢不講，仁宗景祐初，羣臣用開元故事，請以景祐爲號，自是每遇南郊大禮畢，則百官拜表加上尊號，以示歸美之意。神宗即位，諸臣累上尊號，皆辭不受，元豐三年，遂下詔罷之，帝王之盛舉也。

俗稱翰林學士爲坡，蓋唐德宗時，嘗移學士院于金鑾坡上，故亦稱鑾坡。唐制學士院無常處，駕在大內，則置于明福門，在興慶宮，則置于金明門，不專在翰林院也。然則謂金明不以爲稱，不常居之爾。諫議大夫亦稱坡，此乃出唐人之語，諫議大夫班本在給舍上，其遷轉則諫議滿，方遷給事中，自給事中遷舍人，故當時語云：饒道斗上坡去，亦須卻下坡來，以諫議爲上坡，故因以爲稱，見李文正所記。

國初取進士，循唐故事，每歲多不過三十人，太宗初即位，天下已定，有意於修文，嘗語宰相薛文惠公治道長久之術，因曰：莫若參用文武之士，吾欲于科場中廣求俊彥，但十得一二，亦可以致治，居正曰善，是歲御試題以訓練將爲賦，主聖臣賢爲詩，蓋以示參用之意，特取一百九人，自唐以來未有也。遂得呂文穆公爲狀頭，李參政至第二人，張僕射齊賢、王參政化基等數人，皆在其間。自是連放五牓，通取八百一人，一時名臣，悉自此出矣。

唐末五代武選，有東西頭供奉、左右班侍禁殿直，本朝又增內殿承制、崇班，皆禁庭奉至尊之名，然宰及戚里，當時得奏乞給使恩澤，皆例受此官，沿習既久，不以爲過。政和中，改武官名，有拱衛、親衛大夫等職，宰相給使有至此官者，會其將龍，或欲陷中之，因言人臣而用拱衛、親衛，意不可測，不知亦前日承制、侍禁之類也。

唐致仕官，非有特勅，例不給俸。國初循用唐制，至真宗，乃始詔致仕官，特給一半料錢，蓋以示優賢養老之意。當時詔云：始盡材而竭力，終告老以乞骸，賢哉雖歎于東門，邈矣遂辭于北闕，用尊者德，特示殊恩。故士之得請者頗難。慶曆中，馬季良在謫籍，得致仕，言者論而奪之，蓋以此。其後有司既爲定制，有請無不獲，人竟不以爲貴，乃有過期而不請者，于是御史臺每歲一檢舉，有年將及格者，則移牒諷之，今亦不復舉矣。

唐三院御史，謂侍御史、與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也。侍御史所居曰臺院，殿中曰殿院，監察曰察院，此其公字之號，非官稱也。侍御史自稱端公，知雜事則稱雜端，而殿中監察稱曰侍御，近世殿院、察院乃以名其官，蓋失之矣，而侍御史復不稱臺院，止曰侍御，端公雜端但私以相號，而不見于通稱，各從其所沿襲而已。

唐御史臺北向，蓋隋之舊。公堂會食，侍御史設榻于南，而主簿在北。兩院分爲東西，故俗號侍御史爲南榻。

監察御史裏行，監察御史之資淺者也。始唐太宗自布衣擢馬周，令于監察御史裏行，遂以名。唐馬周傳不載，六典言之。或曰始龍朔中王本立，亦見唐人雜記，然不若六典爲可據也。

唐詔令，雖一出于翰林學士，然遇有邊防機要大事，學士所不能盡知者，則多宰相以其處分之要者自爲之辭，而付學士院，使增其首尾常式之言而已，謂之詔意。故無所更易增損，今猶見于李德裕、鄭畋集中。近歲或遠出于宰相進呈訖，但召待詔即私第書寫，或詔學士宰相面授詔意，使退而具草，然不能無改定也。

元祐初，用治平故事，命大臣薦士試館職，多一時名士。在館率論資考次遷，未有越次進用者，皆有滯留之歎。張文潛、晁無咎俱在其間。一日二人閱朝報，見蘇子由自中書舍人除戶部侍郎，無咎意以爲平緩，曰：子由此除不離核。謂如果之核者。文潛遽曰：豈不勝汝枝頭乾乎。聞者皆大笑。東北有果如李，每熟不得摘，輒便槁，土人因取藏之，謂枝頭乾，故云。

陳恭公自爲參政時，仁宗眷之厚，不但以其嘗請建儲德之也。皇祐初，趙清獻諸人攻恭公二十餘章，意終不解。一日嘿然顧一老中官曰：汝知我不樂乎。中官曰：豈非以陳相公去住未定耶。上曰：然。中官曰：此亦易爾。既臺諫官有言，何不從之使去。上曰：我豈不知此，但難得如此老子，不毀我爾。後不得已欲罷之，猶令自舉代。恭公薦吳正肅公，即召至闕下，會賜宴，正肅疾作，不果相，然世亦以此多恭公也。

陳恭公初相，張安道爲學士，仁宗召至蠲殿，面喻曰：善爲艸麻辭，無使外人得有言，蓋恐其物望未孚也。安道遂其請建儲之事云：納忠先帝，有功朕躬。上覽稱善。及恭公薨，墓碑未立，時論者猶未一。上賜額曰褒忠之碑，特命安道爲之。故安道首言褒忠碑者，是帝神筆，表揚故相岐國公執中之遺烈也。于是遂無議之者。

陳希夷將終，密封一緘，付其弟子，使候其死上之。既死，弟子如其言入獻，眞宗發視，無他言，但有愼火停水四字而已。或者以爲道家養生之言，而當時皆以爲意在國事，無以是解者。已而祥符間禁中諸處數有大火，遂以爲先告之驗。上以軍營所聚居尤所當戒，乃命諸校悉書之門，故今軍營皆揭此四字。

元祐初，哲宗將納后，得狄諮女，宣仁意向之，而慮出過房，以問宰執。或曰：勳臣門閥可取。王彥霖爲簽樞密院，曰：有禮問名，女家若曰：臣女夫婦所生，及列外氏官諱。今以狄氏爲可，將使何辭以對。宣仁默然，遂罷議。

帝女謂之公主，蓋婚禮必稱主人，天子不可與羣臣敵，故以同姓諸侯主之，主者、言主婚爾。而漢又有稱翁主者，諸侯之女也。翁者、老人之稱，古人大抵謂父爲翁。諸侯自相主婚無名，故稱翁者，謂其父自主之也。自六朝後，諸王之女皆封縣主，隋以後，又有稱郡主者，自是遂循以爲故事，則主非主婚之名，蓋尊稱，猶言縣君郡君云爾。國初趙韓王以開國元臣，詔諸女特比宗室，皆封郡主。臣庶而封主者，惟趙

氏一家而已，而名實之濫，流俗相習而不悟。主君雖尊稱，則縣主縣君，郡主郡君，初何爲辨，但以非宗室不封，故從以爲誤也。

石林燕語卷之六

節度使旌節，門旗二，龍虎旌一，節一，麾槍二，豹尾二，凡八物。旗以紅繒爲之，凡幅上爲塗金銅龍頭，以揭旌，加木盤，節以金銅葉爲之，盤三層，加紅絲爲旄，麾槍亦施木盤，豹尾以赤黃布畫豹文，皆以髹漆爲杠。文臣以朱，武臣以黑。旗則綢以紅繒，節及麾槍則綢以碧油紅綿，故謂之碧油紅旆。受賜者藏于公宇私室，皆別爲堂，號節堂，每朔望之次日祭之，號衙日。唐制有六纛，今無有也。

殿前司與侍衛司、馬軍步軍爲三衙。其實兩司，而侍衛司都指揮使外，又分置馬步軍都指揮使附。殿前司亦參馬步軍，而總於都指揮使，故殿前司都指揮使、副都虞候，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副都虞候，與馬軍步軍都指揮使、副都虞候，兩司三衙，合十二員，分天下兵而領之。此祖宗制兵之大要也。始唐制有十二衛兵，後又有六軍，十二衛兵爲南衙，漢之南軍也；六軍爲北衙，漢之北軍也。末年嘗以大臣一人總之，如崔胤判六軍十二衛是已。都指揮使本方鎮軍校之名，自梁起宣武軍，乃以其鎮兵因仍舊號，置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而自將之，蓋於唐六軍諸衛之外，別爲私兵。至後唐明宗，遂改爲侍衛親軍，以康義誠爲馬步軍都指揮使。秦王從榮以河南尹爲大元帥，典六軍，此侍衛司所從始也。及從榮以六軍反入宮，義誠觀望不出兵，而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朱弘實擊敗之，其後遂不廢。殿前軍起于周世宗。是時太祖爲殿前司都虞候，初詔天下選募壯士送京師，命太祖擇其武藝精高者爲殿前諸班，而

殿都點檢、副都指揮使。上太祖實由此受禪。見于國史。歐陽文忠公為五代史。號精詳。乃云不知其所始。蓋考之未詳也。自有兩司。六軍諸衛漸廢。今但有其名。則兩司不獨為親軍而已。天下之兵柄皆在焉。其權雖重。而軍政號令。則在樞密院。與漢、周之間史弘肇之徒為之者異矣。此祖宗之微意。非前世所可及也。

馬數歲者以齒。唐人多謂隴右人為張萬歲。萬歲為太僕卿、掌馬政三十餘年。恩信行于隴右故也。亦未必然。他畜不計年。惟馬之壯老。人所欲知。而無以驗其實。必有其齒觀之。則以歲為齒。理因宜爾也。

唐制戶部、度支。各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蓋戶部掌納。度支掌出。謂常賦常用也。又別制鹽鐵轉運使。以掌山澤之入與督漕輓之事。中世用兵。因以宰相領其職。乾符後。改諸租庸使。以總之。至後唐孔謙暴斂。明宗誅謙。遂罷使額。以鹽鐵、戶部、度支分為三司。而以大臣一人總判。號曰判三司。未幾。張延朗復請置三司使。乃就命延朗。班宣徽使之下。本朝因其名。故三司使權常亞宰相。

國朝既以緋紫為章服。故官品未應得服者。雖燕服亦不得用紫。蓋自唐以來舊矣。太平興國中。李文正公昉嘗舉故事。請禁品官綠袍。舉子白紵。下不得服紫色衣。舉人聽服皂。公吏、工商、伎術通服皂白二色。至道中。弛其禁。今胥吏寬衫。與軍伍窄衣。皆服紫。沿習之久。不知其非也。

祥符中。始建龍圖閣。以藏太宗御集。天禧初。因建天章、壽昌兩閣于後。而以天章藏御集。壽昌閣未用。慶曆初。改壽昌為寶文。仁宗亦以藏御集。二閣皆二帝時所自命也。神宗顯謨閣。哲宗徽猷閣。皆後追建之。惟太祖、英宗無集。不為閣。

大慶殿。初名乾元。太平興國、祥符中。皆因火改為朝元、天安。景祐中。方改今名。有龍墀、沙墀。凡正旦、至大朝會、策尊號。則御焉。郊祀大禮。則齋宿于殿之後閣。百官為次。宿于前之兩廡。皇祐初。始行明堂之禮。又以為明堂。仁宗御篆明堂二字。每行禮則旋揭之。事已復去。(原闕三十一字)祥符中因火再建。易今名。紫宸殿在大慶殿之後少西。其次又為垂拱殿。自大慶殿後紫宸、垂拱之兩間。有柱廊相通。每月視朝。則御文德。所謂過殿也。東西閤門。皆在殿後之兩旁。月朔不過殿。則御紫宸。所謂入閤也。月朔以誕節、郊廟禮成受賀。契丹辭見。亦皆御紫宸。文德過受冊發冊。明堂宣赦。亦御而不常用。宣麻不御殿。而百官即庭下聽之。紫宸不受賀。而拜表稱賀。則于東上閤門。國忌未赴景靈宮。先進名奉慰。則于西上閤門。亦候庭下拜。而授閤門使。蓋以閤不以殿也。惟垂拱為日御朝之所。

集英殿。舊大明殿也。明道中改今名。每春秋大燕皆在此。太祖嘗御策制科舉人。故後為進士殿試之所。其東廊後。有樓曰升平。舊紫雲樓也。每大燕。則宮中登而觀焉。皇儀殿舊名滋福。咸平。太宗明德皇后居之。以為萬安宮。后崩復舊。明道中改今名。故常虛而不用。以為治后喪之所。

熙寧中。蘇子容判審刑院。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論當死。故事命官以贓論死。皆貸命杖脊。黥配海島。蘇請曰。古者刑不上大夫。可殺則殺。仲宣五品。雖有罪。得乘車。今杖而黥之。使與徒隸為伍。得無重汙多士乎。乃詔免杖黥。止流嶺外。自是遂為例。

皇祐初。丁文簡公罷參知政事。初除觀文殿學士。以易紫宸之名而已。其後加大學士。以命賈文元。始非曾任宰相不除。觀文殿大學士遂為宰相職名。熙寧間。韓康公自陝西宣撫使失律。以本官罷相。是歲明堂恩。復觀文殿學士。而不加大學士。自是宰相不以美罷者。止除觀文殿學士。而王子純以熙河功。王樂道以宮僚。雖非宰相亦除。蓋異恩也。然皆兼端明殿、龍圖閣學士。

國朝狀元為相者四人。呂文穆公、王文正公、李文定公、宋元憲公。文穆登第十二年拜相。文正二十一年。文定二十九年。元憲二十七年。文正、文定皆再入。而文穆三入。為尤盛。初文正行卷見薛簡肅公。其首篇早梅云。如今未說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簡肅讀之。嘆曰。足下始將作狀元了做宰相耶。

王伯庸(臣名堯)榜。韓魏公第二。趙康靖公第三。嘉祐末。魏公為相。康靖為參知政事。伯庸雖先罷去。而魏公與康靖同在政府。當時號為盛事。熙寧末。王荊公相。韓康公、王禹玉為參知政事。三人亦皆同年。仍在第甲迎名。禹玉第一。康公第二。荊公第三。荊公再入。仍與康公並相。尤為難得。時陸子履作詩云。須信君王重儒術。一時同榜用三人。

中丞侍御史上事。臺屬皆東西立于廳下。上事官拜廳已。即與其屬揖。而不聲喏。謂之啞揖。以次升階。上事官據中坐。其屬後列。坐于兩旁。上事官判按三道。後皆書曰記諾。而後引百司人吏立于庭。臺吏中廳上。屬呼曰喝。則百司人吏聲喏。急趨而出。謂之喝散。然後屬官始再展狀。如尋常參謁之儀。始相與交談。前此蓋未嘗語也。案後判記諾。恐猶是方鎮藩衛時沿襲故事。記謂記室。諾謂諾義。不知啞揖喝散為何義。然至今行之不改。

國初天下始定。尤崇文士。自殿試親放榜。狀元往往遂見峻用。呂文穆公。太平興國七年登科。八年已為參知政事。李文正昉。乃座主。于是為相。與文穆同在二府。後五年。文正罷。文穆遂代為相。李文定公。景德二年登科。天禧元年為參知政事。後三年為相。距登第亦纔十六年。登第時寇萊公已為相。馮魏公已為參知政事。後亦代萊公為相。而魏公尚樞密使。其後王文正公以咸平五年登科。大中祥符九年為參知政事。乾興元年為相。距登第二十一年。登第時馮魏公為同知樞密院事。王冀公為參知政事。亦代魏公為相。而冀公方自江寧再入為首相。自是無復繼者。

故事。外官除館職。如秘閣校理、直秘閣者。必先移書在省職事官。敘同僚之好。已乃專遣人持錢及酒餚珍饌。即館設盛會。燕同僚。請官長為之主。以代禮上之司。各隨其力之厚薄。甚有費數百千者。就京師除者。則即館上事。會亦如之。自崇寧以來。外官除館職者既多。此禮寢廢。宣和後。雖書局官亦預館職。至百餘員。故遂廢不講。崇寧初。許天啟自陝西漕對除直秘閣。用故事入館上事。以請同館從傳導至道山堂。坐吏無一出見者。館職亦各居直舍。不相謁。何天啟久之。索馬而去。人傳以為笑。

國朝知制誥。必召試而後除。唐故事也。歐陽文忠記不試而除者惟三人。陳文惠、楊文公與文忠。此乃異禮。自是繼之者。惟元祐間蘇子瞻一人而已。近例凡自起居舍人除中書舍人者。皆不試。蓋起居舍人過中書舍人闕。或在告。例多權行辭。而已試之矣。故不再試。遂為故事。

尚書省、樞密院、劄子。體制各不同。尚書年月日。宰相自上先書。有次相。則重書。共一行。而左右丞于下分書。別爲兩行。蓋以上爲重。樞密知院。自下先書。同知以次。重書于上。簽書亦然。蓋以下爲重。而不別行。

唐誥勅。宰相複名者。皆不出姓。惟單名則出姓。蓋以爲宰相人所共知。不待書姓而見。余多見人告身類如此。國朝宰相。雖單名亦不出姓。他執政則書。所以異宰相之禮也。宰相監脩國史。止用勅。不降麻。世皆言自趙韓王以來失之。然韓王初相時。范魯公三相俱罷。中書無人。乃以太宗押勅。則雖相亦是勅除。未嘗降麻。蓋國初典禮猶未備也。

故事。□□雖學士得服金帶。熙寧初。薛師正以天章閣待制權三司使。上以爲能。詔賜金帶。非學士而賜帶。自此始。

自官制行。以給事中、中書舍人爲兩省屬官。皆得預聞兩省之事。初舍人既沿舊制。差除有未當。皆得直封還詞頭。而給事中有所駁正。則先使詣執政。稟議有異同。然後繳奏以聞。韓儀公爲給事中。建言兩省事體均一。不應一得直行。一須稟議。遂詔如舍人。然舍人于中書事。皆得於檢後通書押。而給事中則但書錄黃而已。舒信道爲給事中。復以爲言。王文恭爲相。時以白上。神宗曰。造令與行令不同。職分宜別。給事中不當書押。遂著爲令。迄今以爲定制也。

祖宗時。選人初任薦舉。本不限以成考。景祐中。柳三變爲睦州推官。以歌辭爲人所稱。到官纔月餘。呂蔚知州事。即薦之。郭勸爲侍御史。因言三變釋褐到官始踰月。善狀安在。而遽薦論。因詔州縣官。初任未成考。不得舉。後遂爲法。

故事。生日賜禮物。惟親王見任執政官使相。然亦無外賜者。元豐中王荊公罷相。居金陵。除使相。辭未拜。官止特進。神宗特遣內侍賜之。蓋異恩也。

天聖前。諸路使者舉薦未有定限。選人止用四考改官。然是時吏部選人。磨勘歲纔數十人而已。慶曆以後。增爲六考。知州舉薦。吏部皆視屬邑多寡。裁爲定數。于是當薦舉者。當以應格充數爲意。遂數倍於前。治平中。吏部待次引見人至二百五十餘人。賈直儒爲中司。言其冗。時但下詔申戒中外。務在得人。不必滿所限之數。然竟不能革也。

太祖初罷范魯公三相。而獨拜趙韓王。乃置參知政事二員爲之副。以薛文惠公居正。呂文穆公餘慶爲之。執政官自此始。不宣制。不知印。不押班。不預奏事。但奉行制書而已。韓王獨相十年。後以權太盛。恩遇稍替。始詔參知政事與宰相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遂爲故事。初唐至德中。宰相分直政事筆。人知十日。正元後改爲輪日。故參用之。

祖宗時。執政私第接賓客有數。庶官幾不復可進。自王荊公欲廣收人材。于是不以品秩高卑。皆得進謁。然自是不無夤緣干求之私。進見者既不敢廣坐而言其情。往往皆于送客時羅列于廡下。以次留身。敘陳而退。遂以成風。執政既日接客。至休日。則皆杜門不復通閽吏。亦以牓揭于門曰。假日不見客。故事。見執政皆著靴。不出笏。然客次相與揖。則皆用笏。京師士人因言廳上不說話。而廡下說話。假日不

見客。而非假日見客。堂上不出笏。而客次出笏。謂之三拗。

祖宗故事。宰相去位。因除本官。稍優則進官一等。或易東宮三少。惟趙韓王以開國舊臣。且相十年。故以使相罷。蓋異恩也。自是迄太宗、眞宗世。皆不易舊制。天聖初。馮魏公以疾辭位。始除武勝軍節度使宰相。建節自魏公始。明道末。呂申公罷。仁宗眷之厚。始復加使相。蓋自韓公以來。申公方繼之。其後王文惠、陳文惠罷。亦相繼除。遂以爲例。宰相除使相。自申公始。景祐末。王沂公罷相。除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宰相除職。自沂公始。至皇祐。賈文元罷除觀文殿大學士。自是遂以爲例。蓋自非降黜。皆建節。或使相。爲優恩加職。名爲常例。迄今不改也。正本刪去

眞宗景德中。既置資政殿大學士。授王冀公。班翰林承旨上。一時以爲殊寵。祥符初。向文簡公以前宰相。再入爲東京留守。復加此職。自是迄天聖末。二十餘年。不以除人。明道元年。李文定公知河陽召還。始再命之。景祐四年。王沂公罷相。復除。三十年間。除三人。而皆前宰相也。宋宣獻公罷參知政事。仁宗眷之厚。因加此職。自冀公後。非宰相而除者。惟宣獻一人而已。時謝希深當制云。有因極資望之選。今稱五人。儒者兼禁署之華。自更九職。當時頗稱之。宣獻嘗歷龍圖閣學士。端明殿學士。再爲翰林學士。三爲侍讀學士。而後除資政大學士。至是併爲九也。

學士院舊制。自侍郎以上。辭免除授。則詔皆留其章中書。而尙書省略其事因。降劄子下院。使爲詔而已。自執政而上。至于節度使相。用批答。批答之制。更不由中書。直禁中封所上章付院。令降批表。院中卽更用紙。述其章後書辭。併其章賜之。此其異也。辭既與章相連。後書省表其之字。必長作表字。傚一警。通其章。附位上過。謂之抹階。若使不復用舊銜之意。相習已久。莫知始何時。

龍武、羽林、神武。各分左右。所謂六軍也。每軍有統軍。而無上將軍。蓋唐貞元之制。以此六尙書用待藩鎭罷還無職事而奉朝請者。國朝因之。咸平初。楚王元佐加官。有司誤以爲左羽林上將軍。後遂爲例。治平三年。始詔今後六軍加官。不除上將軍。所以正其失也。

天策上將。唐官也。初太宗破王世充竇建德。高祖以其功大。其官號不足稱。乃加是名。位三公上。開府。終唐世未嘗更命人。梁更爲天策上將軍。以命馬殷。亦開府。祥符八年。楚王元佐久疾。以皇兄之寵。故採唐舊典授之。結銜在功臣上。而不開府。其後荊王元儼薨。因以爲贈官。唐宗正卿。皆以皇族爲之。本朝踵唐故事。而止命同姓。慶曆初。始置大宗正司。以北海郡王允弼爲知大宗正事。其後相承。皆以宗室領。治平元年。英宗以宗數倍多於前。乃命增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員。亦以懷州團練使宗惠爲之。迄今以爲故事。熙寧三年。復置丞二員。以命以外官。

繼照堂。眞宗尹京日射堂也。祥符二年。因臨幸賜名。資善堂。仁宗肄學之所也。祥符八年置。舊在元符觀南。天禧初。徙今御廚址。

國朝宰相執政。未有兼東宮職事者。天禧末。仁宗初立爲皇太子。因命宰相丁謂、馮拯兼少師少傅。樞密使曹利用兼少保。而任中正王曾爲參知政事。錢惟演爲樞密副使。皆兼賓客。前此所無也。謂等因請

師傅十日一赴，賓客以下，隻日直院侍講。從之。

國朝以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爲三館，皆寓崇文院。其實別無舍，但各以庫藏書，列于廊廡間，謂之直館、直院。謂之館職。以他官兼者，謂之貼職。元豐以前，凡狀元制科一任還，即試詩賦各一而入，否則用大臣薦而試。謂之入館。官制行，廢崇文館爲秘書省，建秘閣于中。自少監至正字，列爲職事官，能直館直院之名而皆罷，仍在。獨以直秘閣爲貼職之首，皆不試而除。蓋特以爲恩數而已。

石林燕語卷之七

大中祥符五年，玉清昭應宮成，王魏公爲首相，始命充使。宮觀置使自此始。然每爲見任宰相兼職。天聖七年，呂申公爲相，時朝廷崇奉之意稍殺，因上表請罷使名。自是宰相不復兼使。康定元年，李若谷罷參知政事，留京師，以資政殿大學士爲提舉會靈觀事。宮觀置提舉自此始。自是學士、待制、知制誥皆得爲提舉。因以爲優閑不任事之職。熙寧初，先帝患四方士大夫年高者，多疲老不可寄委，罷之則傷恩，留之則玩政。遂仍舊宮觀名而增杭州洞霄及五嶽廟等，並依西京崇福宮置管勾或提舉官，以知州資序人充，不復限以員數。故人皆得以自便。

國朝館伴契丹，例用尚書學士。元豐初，高麗入貢，以畢仲衍館伴。仲衍時爲中書舍人。後遂爲故事。蓋以陪臣處之，下契丹一等也。契丹館於都亭驛，使命往來，稱國信使。高麗館于同文館，不稱國信。其恩數儀制，皆殺于契丹。大觀中，余以中書舍人初差館伴，未至而遷學士。執政擬改差人，上使仍以余爲之。自是王將明等皆以學士館伴，仍升使爲國信。一切視契丹。是時方經營朔方，頗以爲援也。建炎三年，余在揚州，復入爲學士，高麗自海州來朝，遂差余館伴。余因建言：高麗用學士館伴，出于一時之命，而升爲國信使，亦宣和有爲爲之。今屬示四夷，示以軌物，當正前日適然之失，盡循舊制。因辭疾請命他日。于是張達明以中書舍人改差，罷國信使，用元豐舊儀，自余之請也。

唐翰林院，在銀臺之北，乾封以後，劉禕之、元萬頃之徒，時宣召草制其間，因名北門學士。今學士院在樞密之後，腹背相倚，不可南向，故以其西廊西向爲院之正門，而後門北向，與集英相直，因榜曰北門。兩省樞密院皆無後門，惟學士院有之。學士朝退入院，與禁中宣命往來，皆行北門，而正門行者無幾。不特取其便事，亦以存故事也。

唐翰林院，本內供奉藝能技術雜居之所，以辭臣侍書詔其間，乃藝能之一爾。開元以前，猶未有學士之稱。或曰翰林待詔，或曰翰林供奉，如李太白猶稱供奉。自張垍爲學士，始別建學士院于翰林院之南，則與翰林院分而爲二，然猶冒翰林之名。蓋唐有弘文館學士、麗正殿學士，故此特以翰林別之。其後遂以名官，訖不可改。然院名至今但云學士，而不冠以翰林，則亦自唐以來沿襲之舊也。

紫宸、垂拱常朝從官，于第一重隔門下馬，宰相即于第二重隔門下馬，自主廊步入殿門，人從皆不許隨。雖宰相亦自抱笏而入。幕次列于外殿門內兩廡，惟中丞以校椅子一隻坐于殿門後，稍西北向，蓋獨坐之意。須坐，閤門吏自下以次于幕次廡前報班，自二史舍人而上，相繼進，東西分立于內殿門之外，南向。閤門內諸司起居畢，閤門吏復從上自尚書侍郎以次揖入，東西相向對立于殿庭之下。然後宰執自幕次從入就位，立定，閤門吏復引而北向，起居畢，宰執升殿，尚書以次各隨其班次第相繼從上卷轉而出，謂之卷班。遇雨則旋傳旨，拜于殿門下，謂之龍門。崇政殿則拜于東廊下。

太宗時，張宏自樞密副使、真宗時，李惟清自同知樞密院，爲御史中丞。蓋重言責也。仁宗時，亦多命前執政，如晏元獻公、王安簡公皆是。自嘉祐後，迄今無爲之者。

故事，在京職事官，絕少用選人者。熙寧初，稍欲革去資格之弊，于是始詔選舉到可試用人，並命崇文院校書以備詢訪差使，候二年取旨，或除館職，或升資任，或只與合入差遣。蓋欲以觀人材也。時邢尚書恕以河南府永安縣主簿首爲崇文院校書，胡右丞愈知諫院，猶以爲太遽，因請雖選人而未歷外官，雖歷任而不滿者，皆不得選舉，乃特詔恕與堂除近地試銜知縣。近歲不復用此例，自始登第，直爲禁從，無害也。

宰相除授，雖兼職，故事亦須用麻。乾德二年，趙韓王以門下相兼修國史，有司失於討論，遂止降敕。至今不能改。

京城士人，舊通用青涼繖。祥符五年，始詔惟親王得用之，餘悉禁。六年，中書樞密院亦許用。然每車駕行幸，扈從皆徹去，既張繖而席帽仍舊，故謂之重戴。餘從官遇出京城門，如上池賜宴之類，門外皆張繖，然須御帽。寇萊公、王武恭公皆朱漆檐，其夫人則慈皇后親妹也。當國主兵，皆不以爲嫌。

故事，太皇太后繖皆用黃，太妃用紅。國朝久虛太妃宮，元祐間，仁宗臨御，上元出幸寺觀，欽聖太后、欽成太妃始皆從行，都人謂之三殿。蘇子容太妃閣春帖云：新春游豫祈民福，紅繖雕輿從兩宮。

慈聖太后在女家時，嘗因寒食，與家人戲擲錢，一錢盤旋久之，遂側立不仆，未幾被選。

故事，南郊，車駕服通天冠、絳紗袍，赴青城祀日，服靴袍，至大次，臨祭，始更服袞冕。元豐中，詔定奉祀儀，有

詩建言。周官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禮記郊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王肅援家語。臨燔祭。脫袞冕。蓋先袞而後裘。因請更製大裘。以袞用于祀日。大裘用于臨祭。議者頗疑家語不可據。獨之則周官禮記所載相牴牾。時陸右丞佃知禮院。乃言古者衣必有裘。故緇衣羔裘。黃衣狐裘。素衣麑裘。所謂大裘不裼者。止言不裼。宜應有襲。襲者襲也。蓋中裘而表袞。乃請服大裘。被以袞。遂為定制。大裘黑羔皮為之。而緣以黑繒。乃唐制也。

鄧興宗初自布衣。試茂材異等中選。除建康軍節度推官。有言者論與宰相張鄧公妻為連姻。報罷。後因元昊叛。詔求方略之士。復獻康定兵說十篇。召試祕閣。始得權鄧州觀察推官。祖宗取人之慎。蓋如是也。

盧相多遜。素與趙韓王不協。韓王為樞密使。盧為翰林學士。一日。偶同奏事。上初改元乾德。因言此號從古未有。韓王從旁稱贊。盧曰。此偽蜀時號也。帝大驚。遽令檢史視之。果然。遂怒以筆抹韓王面。言曰。汝爭得如他多遜。韓王經宿不敢洗面。翌日奉對。帝方命洗去。自此隙益深。以及于禍。多遜朱崖謝表。末云。班超生入玉門。非敢望也。子牟心存魏闕。何日忘之。天下聞而哀焉。

京師省寺皆南向。惟御史臺北向。蓋自唐以來如此。說者以為隋建御史臺。取其與尚書省便道相近。故唐因之。或云。御史彈治不法。北向取肅殺之義。莫知孰是。然今臺門上獨設鵄吻。亦非他官局所有也。

國初西蜀初定。成都帥例不許將家行。蜀士輕剽。易為亂。中朝士大夫尤以險遠不測為憚。張乖崖出守還。王元之以詩贈云。先皇憂蜀輟樞臣。獨冒干戈出劍門。萬里辭家堪下淚。四年歸闕似還魂。弟兄齒序元投分。兒女親情又結婚。且喜相逢開口笑。甘陳功業不須論。自慶曆以來。天下又安。成都雖富。既甲諸帥府。復得與家俱行。無復離時之患矣。而故事例未有待制為帥者。故近歲自侍郎出守。或他帥自制待移帥。皆加直學士。尤為優除也。

神宗初即位。猶未見羣臣。王樂道、韓持國維等以宮僚先入。慰于殿西廊。既退、獨留維。問王安石今在甚處。維對在金陵。上曰。朕召之肯來乎。維言安石蓋有志經世。非甘老于山林者。若陛下以禮致之。安得不來。上曰。卿可先作書與安石。道朕此意。行即召矣。維曰。若是。則安石必不來。上問何故。曰。安石平日每欲以道進退。若陛下始欲用之。而先使人以私書道意。安肯遽就。然安石子雱。見在京師。數來臣家。臣當自以陛下意語之。彼必能達。上曰。善。于是荊公始知上待遇眷屬之意。

寇萊公初入相。王沂公時登第後為濟州通判。滿歲。當召試館職。萊公猶未識之。以問楊文公曰。王君何如人。文公曰。與之亦無素。但見其兩賦。志業實宏遠。因為萊公誦之。不遺一字。萊公大驚曰。有此人乎。即召之。故事。館職皆試于學士院。或舍人院。是歲。沂公特試于中書。

太祖與符彥卿有舊。常推其善用兵。知大名十餘年。有告謀叛者。頗徙之鳳翔。而以王晉公祐代。且委以密訪其事。戒曰。得實。吾當以趙普所居命汝。而授旨。徑使上道。祐到。察知其妄。數月無所聞。驛召面問。因力為辯曰。臣請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徙祐知襄州。彥卿竟亦無他。祐後閒居第于曹門外。手植

三槐于庭曰。吾雖不為趙普。後世子孫。必有登三公者。已而魏公果為太保。歐陽文忠作王魏公神道碑。略載此語。而國史本傳不書。余嘗親聞其家子弟言之。

范侍郎純粹元豐末為陝西轉運判官。當五路大舉後。財用匱乏。屢請于朝。吳居厚時為京東都轉運使。方以治鐵鼓鑄有寵。即上羨餘三百萬緡。以佐關輔。神宗遂以賜范。范得報。愀然謂其屬曰。吾部雖窘。豈忍取此膏血之餘耶。力辭訖弗納。

太平興國五年。契丹戎主親領兵數萬犯雄州。乘虛遂至高陽關。太宗下詔親征。行次大名。戎主聞上至。亟遁歸。未嘗交鋒。車駕即凱旋。上作詩示行在群臣。有一篇未施戎馬遁。六軍空恨陣雲高之句。

趙清獻為御史。力攻陳恭公。范蜀公知諫院。獨救之。清獻遂併劾蜀公黨宰相。懷其私恩。蜀公復論御史以陰事誣人。是妄加人以死罪。請下詔斬之以示天下。熙寧初。蜀公以時論不合。求致仕。或欲遂禍之。清獻不從。或曰。彼不嘗欲斬公者耶。清獻曰。吾方論國事。何暇恤私怨。方蜀公辯恭公時。世固不以為過。至清獻之言。聞者尤歎服云。

王武恭公德用。貌奇偉。色如深墨。當時謂之黑王相公。宅在都城西北隅。善撫士卒。得軍情。以其貌異。所過閭里皆聚觀。蘇儀甫為翰林學士。嘗密疏之。有宅枕乾岡。貌類藝祖之語。仁宗為留中不出。孔道輔為中丞。繼以為言。遂罷樞密使。知隨州。謝賓客。雖都官不與之接。在家亦不與家人語。如是踰年。起知曹州。始復語人。以為善處謗也。

狄武襄起行伍。位近臣。不肯去其黥文。時特以酒濯面。使其文顯。士卒亦多樂之。或云。其家數有光怪。且姓合讖書。歐陽文忠、劉原甫皆屢為之言。獨范景仁為諫官。人有諷之者。景仁謝曰。此唐太宗所以殺李君羨。上安忍為也。然武襄亦竟出知陳州。

天聖寶元間。范諷與石曼卿皆喜曠達。酣飲自肆。不復守禮法。謂之山東逸黨。一時多慕效之。龐穎公為開封府判官。獨奏諷以為苟不懲治。則敗亂風俗。將如西晉之季。時諷嘗歷御史中丞。為龍圖閣學士。穎公言之不已。遂詔置獄劾之。諷坐貶鄂州行軍司馬。曼卿時為館閣校勘。亦落職通判海州。仍下詔戒勵士大夫。於是其風遂革。

丁文簡公度為學士累年。以元昊叛。仁宗因問用人守資格與擢材能孰先。丁言承平無事。則守資格。緩急有大事大疑。則先材能。蓋自覬久次。且時方用兵。故不以為嫌。孫甫知諫院。遽論以為自媒。杜祁公為相。孫其客也。丁竟辯直而不甚力。及杜公罷。丁適當制。辭云。頗彰朋比之風。有為而言之也。丁自是亦相繼擢樞密副使。

呂侍讀溱。性豪侈而傲。所臨鎮。雖監司亦不少降屈。知真定。李參為都轉運使。不相能。窘其同易庫事。曾有不樂呂者。因論以贓。歐陽文忠公為翰林學士。因與同列上疏論救。韓康公時為中丞。因言從官有罪。從官救之。則法無復行矣。文忠之言雖不行。然士論終以近厚也。

國朝親王皆服金帶。元豐中官制行。上欲寵嘉、岐二王。乃詔賜方團玉帶。著為朝儀。先是。乘輿玉帶皆排

方，故以方團別之。二王力辭，乞寶藏于家而不服用，不許，乃詔加佩金魚，遂詔以玉魚賜之。親王玉帶佩玉魚，自此始。

故事：玉帶皆不許施于公服。然熙寧中收復熙河，百官班賀，神宗特解所繫帶賜王荊公，且使服以入賀。荊公力辭，久之不從，上待服而後追班，不得已受詔，次日即釋去。大觀中收復青唐，以熙河故事，復賜蔡魯公，而用排方。時公已進太師，上以爲三師禮當異，特許施于公服。辭，乃乞琢爲方團。俄又以爲未安，或誦韓退之詩，有玉帶懸金魚之語，告以請，因加佩金魚。自是何伯通、鄭達夫、王將明、蔡居安、童貫，非三師而以恩特賜者，又五人云。

學士院正廳曰玉堂，蓋道家之名。初，李肇翰林志，言居翰苑者，皆謂淩玉清，溯紫霄，豈止于登瀛州哉，亦曰登玉堂焉。自是遂以玉堂爲學士院之稱，而不爲榜。太宗時，蘇易簡爲學士，上嘗語曰：玉堂之設，但虛傳其說，終未有正名。乃以紅羅飛白玉堂之署四字賜之。易簡即揭榜于堂上，每學士上事，始得一開視，最爲翰林盛事。紹聖間，蔡魯公爲承旨，始奏乞摹就杭州刻榜揭之，以避英廟諱，去下二字，止曰玉堂云。

梁莊肅公景祐中，監在京倉。南郊赦，錄朱全忠之後，莊肅上疏論之曰：全忠，叛臣也，何以爲勸。仁宗善之。擢審刑院詳議官，記其姓名禁中，自是遂見進用。

天聖三年，錢思公除中書門下平章事，錢希白爲學士當制。希白于思公，從父兄也。兄草弟麻，當時以爲盛事。建中靖國元年，曾子宣自樞府入相，子開適草制。本朝惟此二人而已。

祖宗用人，多以兩省爲要，而翰林學士尤號清切。由是登二府者，十常六七。杜正獻公以清節名天下，然一生多歷外職，五爲使者，徧典諸名藩。在內惟三司戶部、副使、御史中丞、知開封府，遂至爲樞密副使。范文正公自諫官被貶召還，以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遷知開封府，復貶，晚乃自慶州亦入爲樞密副使。二公皆未嘗歷兩省，而文正之文學，不更文字之職，世尤以爲歉也。

吳龍圖中復性識絅，詳于吏治。自潁州通判代還，孫文懿公爲中丞，聞其名，初不之識，即薦爲監察御史裏行。或問文懿：何以不相識而薦之？文懿笑曰：昔人恥爲呈身御史，吾豈薦識面臺官耶？當時服其公。

蘇相子容爲南京察推，時杜祁公尚無恙，極器愛之。每曰：子他日名位當與老夫略同，不知以何知之也。杜公以六十八歲入相，八十二歲薨。不惟爵路相似，杜公在位百餘日，後以太子少師致仕，未乃進太子太師，而蘇公在位亦一年，後亦以太子少師致仕。太上皇即位，方進太子太保。初杜公告老，怏怏有不悅者，故特以東宮三少抑之，當時以爲非故事。而蘇公告老在紹聖初，亦坐章申公不悅，令其他公例進。是蘇公聞之，喜曰：乃吾志也。

王審琦微時，與太祖相善，後以佐命功，尤爲親近。性不能飲，太祖每燕近臣，常盡歡，而審琦但持空杯。太祖意不滿。一日酒酣，舉杯祝曰：審琦布衣之舊，方共享富貴，酒者天之美祿，可惜不令飲之。祝畢，顧審琦曰：天必賜汝酒量，可試飲。審琦受詔，不得已飲，趣連數大杯，無苦。自是每侍燕，輒能與衆同飲，退語

私第則如初。

楊文公既佯狂逃歸楊翟，時祥符六年也。中朝士大夫自王魏公而下，遺問常不輟，皆自爲文，而用其弟倚士曹名奏牘，則託之母氏。其答王魏公一書，末云：介推母子，絕希縣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守西山之餓。當時服其微而婉云。

王元之初自掖垣謫商州團練副使，未幾入爲學士，至道中復以學士謫守滁州。真宗即位，以刑部郎中召爲知制誥。凡再貶還朝，不能無怏怏。時張丞相齊賢、李文定沆當國，乃以詩投之曰：早有虛名達九重，宦途流落漸龍鍾。散爲郎吏同元稹，羞見都人看李邕。旧日謬吟紅藥樹，新朝曾獻皂囊封。餌所少報君恩了，歸臥山林作老農。然亦竟坐張齊賢不悅，繼有黃州之遷，蓋雖困而不屈也。

石林燕語卷之八

仁宗留意科舉，由是殿閣知舉，任人極嚴。天聖五年春榜，王沂公當國，欲差知舉官，從臣中無可意者，因以劉中山筠爲言。時劉知潁州，仁宗即命驛召之。是歲廷試，王文安公堯臣第一，韓魏公第二，趙康靖公槩第三。

慶曆中，劉原父廷試考第一，會王伯庸以翰林學士爲編排官。原父內兄也，以嫌自列，或言高下定于考試官，編排第受成而甲乙之，無預與奪。伯庸猶力辭。仁宗不得已，以爲第二，而以賈直孺爲魁。舊制執政子弟多以嫌不敢舉進士，有過省而不敢就殿試者，蓋時未有糊名之法也。其後法制既備，有司無得容心，故人亦不復自疑。然至和中，沈文通以太廟齋郎廷試考第一，大臣猶疑有官不應爲，遂亦降爲第二，以馮當世爲魁。

富公以茂材異等登科，後召試館職，以不習詩賦求免。仁宗特命試以策論，後遂爲故事。制科不試詩賦，自富公始。至蘇子瞻又去策，止試論三篇。熙寧初罷制舉，其事皆廢。

李文定公在場屋有盛名，景德二年預省試，主司皆欲得之，以[illegible]高第。已而乃不在選，主司意其失考，取所試卷覆視之，則以賦落韻而黜也。遂奏乞特取之。王魏公時爲相，從其請，既廷試，遂爲第一。

端拱初，宋白知舉，取二十八人，物論喧然，以爲多遺材。詔復取落下人試于崇政殿，于是再取九十九人。

而果齊猶擊登聞鼓自列。朝廷不得已。又爲覆試。頗恐齊固訟。考官賦題。特出一葉落而天下秋。凡資三十一人。而齊仍在第一。

國朝取士。猶用唐故事。禮部放牓。柳開少學古文。有盛名。而不工爲詞賦。累舉不第。開寶六年。李文正昉知舉。被黜下第。徐士廉擊鼓自列。詔處多遜即講武殿覆試。於是再取宋準而下二十六人。自是遂爲故事。再試自此始。然時開復不預。多遜爲言。開英雄之士。不工篆刻。故考較不及。太祖即召開。大說。遂特賜及第。

唐禮部試詩賦題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爲之。故舉子皆得進問題意。謂之上請。本朝既增殿試。天子親御殿。進士猶循用禮部故事。景祐中。稍厭其煩瀆。詔御藥院具試題書經史所出。模印給之。遂罷上請之制。

元豐五年。黃冕仲榜唱名。有暨陶者。主司初以洎音呼之。三呼不應。蘇子容時爲試官。神宗顧蘇。蘇曰。當以人聲呼之。果出應。上曰。卿何以知爲人聲。蘇言三國志吳有暨豔。陶恐其後。遂問陶鄉貫。曰崇安人。上喜曰。果吳人也。時暨自闕下一畫。蘇復言字下當從旦。此唐避代宗諱流俗。遂誤弗改耳。

故事殿試唱名。編排官以試卷列御座之西。對號以次拆封。轉送中書侍郎。即以宰相對展進呈。以姓名呼之。軍頭司立殿陛下。以次傳唱。

大觀三年。賈安宅榜。林彥振爲中書侍郎。有甄好古者。彥振初以眞呼。鄭達夫時爲同知樞密。在旁曰。此乃堅音。欲以沮林。即以堅呼。三呼不出。始以眞呼即出。彥振意不平。有忿語。達夫摘以爲不恭。林坐貶。

唐末。禮部知貢舉。有得程文優者。即以已登第時名次處之。不以甲乙爲高下也。謂之傳衣鉢。和凝登第。名在十三。後得范魯公質。遂處以十三。其後范登相位。官至太子太傅。封國于魯。與凝皆同。世以爲異也。

宋莒公兄弟居安州。初未知名。夏英公謫知安州。二人以文贄見。大稱賞之。遂聞於時。初試禮部。劉子儀知舉。擢其文第一。余曾叔祖司空第二。莒公第三。時就闈不廷試。既奏名。明肅太后曰。弟何可先兄。乃易莒公第一。而抑其文降爲第十。是榜上五名。莒公與曾叔祖爲高文莊、鄭文肅。與曾叔祖皆聯名。故文王內翰洙、張侍讀瓌、郭龍圖稹、皆同在第一甲。故世稱劉子儀知人。

蘇子瞻自在場屋。筆力豪騁。不能屈折于作賦。省試時。歐陽文忠公銳意欲革文弊。初未之識。梅聖俞作考官。得其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爲似孟子。然中引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事不見所據。亟以示文忠。大喜。往取其賦。則以爲他考官所落矣。即擢第二。及放榜。聖俞終以前所引爲疑。遂以問之。子瞻徐曰。想當然耳。何必須要有出處。聖俞大駭。然人已無不服其雄俊。

熙寧以前。以詩賦取士。學者無不先徧讀五經。余見前輩。雖無科名人。亦多能雜舉五經。蓋自幼學時習之爾。故終老不忘。自改經術。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經授之。他經縱讀。亦不能精。其教之者。亦未必能皆讀五經。故雖經書正文。亦率多遺誤。嘗有教官出易題云。乾爲金。坤亦爲金。何也。舉子不能曉。不

免上請。則是出題時。偶檢福建本。坤爲金字。本謬忘其上兩點也。又嘗有秋試。問井卦何以無彖。亦是福建本所遺。

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爲貴。不多有。而藏者精于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奏請。始官鏤六經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于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初不校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板本爲正。而藏書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余襄公靖爲祕書丞。嘗言前漢書本謬甚。詔與王原叔同取祕閣古本參校。遂爲刊誤三十卷。其後劉原父兄弟兩漢皆有刊誤。余在許昌。得宋景文用監本手校西漢一部。末題用十三本校。中間有脫兩行者。惜乎今亡之矣。

世言雕板印書。始馮道。此不然。但監本五經板。道爲之爾。柳玭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則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爲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板。殆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徧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監本禮記月令。唐明皇刪定。李林甫所注也。端拱中。李至判國子監。嘗請復古本。下兩制館職議。胡旦等皆以爲然。獨王元之不同。遂寢。後復數有言者。終以朝廷祭祀儀制等。多本唐注。故至今不能改。而私本則用鄭注。

太宗當天下無事。留意藝文。而琴棋亦皆造極品。時從臣應制賦詩。皆用險韻。往往不能成篇。而賜兩制棋勢。亦多莫究所以。故不得已。則相率上表乞免和。訴不曉而已。王元之嘗有詩云。分題宣險韻。翻勢得仙棋。又云。恨無才應副。空有表虔祈。蓋當時事也。

蘇子瞻嘗稱陳師道詩云。凡詩。須做到衆人不愛。可惡處方爲工。今君詩。不惟可惡。卻可慕。不惟可慕。卻可妬。

白樂天詩。三杯藍尾酒。一楪膠牙餳。唐人言藍尾多不同。藍字多作啉。云出于侯白酒律。謂酒巡匝。末坐者連飲三杯。爲藍尾。蓋末坐遠。酒行到常遲。故連飲以慰之。以啉爲貪婪之意。或謂啉爲燣。如鐵入火。貴出其色。此尤無稽。則唐人自不能曉此義。

蘇參政易簡登科時。宋尚書白爲南省主文。後七年。宋爲翰林學士承旨。而蘇相繼入院。同爲學士。宋嘗贈詩云。昔日曾爲尺木階。今朝真是青雲友。歐陽文忠亦王禹玉南廟主文。相距十六年。亦同爲學士。故歐公詩有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今爲白髮翁之句。二事誠一時文物之盛也。

東漢以來。九卿官府。皆名曰寺。與臺省並稱。鴻臚其一也。本以待四夷賓客。故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佛經至。舍于鴻臚。今洛中白馬寺。摩騰眞身尚在。或云。寺即漢鴻臚舊地。摩騰初來。以白馬負經。既死。尸不壞。因留寺中。後遂以爲浮屠之居。因名白馬。今僧居槩稱寺。蓋本此也。摩騰眞身至今不枯朽。漆棺

石室，屬嶺甚固，藏其籥于府廨。有欲觀者，旋請鑰乘燭，乃可詳視。然楊衒之洛陽伽藍記載當時經函放光事，而不及廳雘，不可解。衒之，元魏時人也。

漢太皇太后稱長信宮，皇太后稱長樂宮，皇后稱長秋宮。本朝不爲定制，皇后定居坤儀殿，太皇太后、皇太后遇當推尊，則改築宮，易以嘉名。始遷入，百官皆上表稱賀，及賀兩宮。

國初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爲三班，後有殿前承旨班，端拱後分供奉官爲東西，又置左右侍禁借職，皆領于三班院，而仍稱三班，不改其初。三班例員止三百，或不及。天禧後至二千四百有餘，蓋十四倍。元豐後至一萬一千六百九十，合宗室八百七十，總一萬二千五百六十，視天禧又兩倍有餘，以出入籍較之，熙寧八年入籍者歲四百八十有餘，其死亡退免者不過二百，此所以歲增而不已也。右選如此，則左選可知矣。

元昊叛，王師數出不利，仁宗頗厭兵，呂文靖公遂有赦罪招懷之意。而范文正、韓魏公持不可，欲經營服之。龐穎公知延州，乃密喻穎公，令致意于昊。時昊用事大臣野利旺榮，適遣牙校李文貴來，穎公留之未遣，因言賊方驍勝，若中國先遣人，必偃蹇不受命，不若因其人自以己意令以逆順禍福歸告，乃遣文貴還。已而旺榮及其類曹偶四人果皆以書來，然猶用敵國禮。公以爲不遜，未敢答，以聞朝廷，幸其至，趣使爲答書，稱旺榮等爲太尉，且曰：元昊果肯稱臣，雖仍其僭名可也。穎公復論僭名豈可許，太尉天子上公，若陪臣而得稱，則元昊安得不僭。旺榮等書自稱寧令謨，此其廝中官號，若以此復之，則無嫌。乃徑爲答書，如是往返踰年，元昊遂遣其臣伊州刺史賀從勗入貢，稱男邦泥定國兀卒曩霄上書父大宋皇帝。穎公覽之，謂其使曰：天子至尊，荊公叔父猶奉表稱臣，若主可獨言父子乎。從勗請復歸議，朝廷從其策，元昊遂卒稱臣。

寶元康定間，元昊初叛，契丹亦以重兵壓境，時承平久，三路正兵寡弱，乃詔各籍其民，不問貧富，三丁取一爲鄉弓手。已而元昊寇陝西，劉平、石元孫等敗沒，死者以萬計，正兵益少，乃盡以鄉弓手刺面爲保捷指揮正軍。河東河北事宜稍緩，但刺其手背，號義勇，治平間，諒祚復謀入寇，議者數請爲邊備，韓魏公當國，遂委陝西提刑陳述古准寶元康定故事，復籍三丁之一爲義勇，蓋以陝西視兩河，初無義勇故也。司馬君實知諫院，力陳其不可，言甚切至，且論陝西保捷，即兩河義勇，不應已籍而再籍，章六上、訖不從，蓋魏公主之也。

黃河慶曆後，初自橫隴稍徙趨德博，後又自商胡趨恩冀，皆西流北入海。朝廷以工夫大，不復塞。至和中，李仲昌始建議開六塔河，引注橫隴復東流，周沆以天章閣待制爲河北都運使，詔遣中官與沆同按視，沆言今河面二百步，而六塔渠廣四十步，必不能容，苟行之，則齊與博、德、濱、棣五州之民皆爲魚矣。時賈文元知北京，韓康公爲中丞，皆不主仲昌議，而富韓公爲相，獨力欲行之。康公至以是擊韓公，然北流既塞，果決，齊博等州民大被害，遂竄仲昌嶺南，議者以爲韓公深恨。

太宗北伐，高瓊爲樓船戰棹都指揮使，部船千艘趨雄州。元昊初臣，龐穎公自延州入爲樞密副使，首言

關中苦饑，儞請徙邊兵就食內地，議者爭言不可，以爲賊有伏，情僞難測，未可遽弛備。獨公知元昊已困，必不能遽敗盟，卒徙二十萬人。後爲樞密使，復言天下兵太冗，多不可用，請汰其罷老者。時論紛然，以爲必生變，公曰：有一人不受令，臣請以身坐之。仁宗用其言，遂汰八萬人。

夏文莊、韓魏公皆自樞密副使出再召爲三司使。

賈文元爲崇政殿說書久之，仁宗欲以爲侍講，而難于驟用，乃特置天章閣侍講，天章有侍講自此始。然後亦未嘗復除人。

元豐初，詔脩仁宗英宗史，王禹玉以左僕射爲監脩官，始成二帝紀，具稿進呈，神宗內出手詔賜禹玉等曰：兩朝大典，雖爲重事，以卿等才學述作之，固已比迹班馬矣，朕之淺陋，何所加損乎。其如擬進呈，綴成之，蓋上尊祖宗之意，非故事也。其後史成，特詔給舍侍郎以學士中丞及觀察使以上，曲燕于垂拱殿，亦非故事也。

國朝宰相自崇寧以前，乾德二年范質、王溥、魏仁浦罷，趙普相，開寶六年罷，獨相者十年。雍熙二年宋琪罷，李昉在位，端拱元年罷，獨相者四年。淳化元年趙普罷，呂蒙正在位，獨相者踰年。景德三年寇準罷，王旦相，祥符五年向敏中相，旦獨相者七年。天聖七年王曾罷，呂夷簡在位，明道元年張士遜復相，夷簡獨相者三年。皇祐三年宋庠、文彥博罷，龐籍相，獨相者二年。元祐九年呂大防罷，章惇相，七年罷，獨相者七年。七朝獨相者七人，惟趙韓王十年，其次王魏公、章申公七年，最久云。

元豐中，蹇周輔自戶部侍郎知開封府，止除寶文閣待制，而李定自戶部侍郎知青州，除龍圖閣直學士，二例不同，定或以久次也。

紹聖初，彭器資自權尚書，韓持正自侍郎出知成都府，皆除寶文閣直學士，兩人皆辭行，即復以待制爲州，蓋成都故事須用雜學士，而權尚書、侍郎皆止當得待制也。

范忠宣元祐初自直龍圖閣知慶州，進天章閣待制，即召爲給事中，未幾遷吏部尚書，辭免未報，拜同知樞密院，告自中出，特令不過門下省，公力辭，臺諫亦有以爲言，不聽，遂自同知拜相，前輩進用之速，未有如此。

慶曆二年，富鄭公知諫院，呂許公、章郇公當國，時西事方興，鄭公力論宰相當通知樞密院事，二公遂皆加判樞密院，已而以判爲太重，改兼樞密使，五年，二公罷，賈文元、陳恭公繼相，遂能兼使。

竇懷貞以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詔軍國重事，宜共平章，元祐初，以文潞公爲平章軍國重事，呂申公爲平章軍國事，遂入銜，或以爲用懷貞（下闕）

年，真宗謁太清宮于亳州還，始建應天府爲南京，仁宗慶曆二年，契丹會兵幽州，遣使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北地，始建大名府爲北京。

從官狨座，唐制初不見，本朝太平興國中始禁工商庶人許乘烏漆素鞍，不許用狨毛煖座，天禧中始詔兩省五品宗室將軍以上許乘狨毛煖座，餘悉禁，則太平興國以前，雖工商庶人皆得乘，天禧以前，庶

官亦皆得乘也。（已見第三卷，此略少異。）

故事，建州歲貢大龍鳳團茶各二斤，以八餅為斤。仁宗時，蔡君謨知建州，始別擇茶之精者為小龍團十斤以獻，斤為十餅。仁宗以非故事，命劾之，大臣為請，因留而免劾，然自是遂為歲額。熙寧中，賈青為福建轉運使，又取小團之精者為密雲龍，以二十餅為斤，而雙袋，謂之雙角團茶。大小團袋皆用緋，通以為賜也。密雲獨用黃，蓋專以奉玉食。其後又有為瑞雲翔龍者。宣和後，團茶不復貴，皆以為賜，亦不復如向日之精。後取其精者為銙茶，歲賜者不同，不可勝紀矣。

慶曆初，呂許公在相位，以疾甚求罷。仁宗眷其辭疾，欲親視之，乃使乘馬至殿門，坐椅子輿至殿陛，命其子公綽掖以登。既見，信然，乃許之。前無是禮也。

石林燕語卷之九

北京舊不兼河北路安撫使。仁宗特以命賈文元，故文元召程文簡為代，亦只領大名一路。後文元再鎮，因求兼領，乃復命之。且詔自朝廷則不許。及熙寧初，陳暘叔守北京，遂以文元故事兼領。

熙寧初，中書議定改宗室條制，召學士王禹玉草制。禹玉辭曰：學士，天子私人也，若降詔付中書施行，則當草之。今中書已議定宗室事，則當使舍人院草勅。翰林學士非所預，不敢失職也。乃命知制誥蘇子容草勅。近世凡朝廷詔命，皆學士為之，重王命也。

熙寧三年九月，詔中書五房各置檢正官二員，在堂後官之上，都檢正一員，在五房提點之上，皆以士人為之。于是以呂微仲為都檢正，孫巨源吏房，李邦直禮房，曾子宣戶房，李奉世刑房。

澶淵之盟，初以曹利用奉使，許歲幣三十萬。其後劉六符來，始增二十萬，為五十萬。元昊初遣如定來求和，朝廷許以歲幣十萬，未稱臣，乃使張子奭奉使，而肯稱臣，子奭遂許以二十萬。

樞密都承旨與副承旨，祖宗皆用士人，比僚屬事參謀議。英宗後，天下無事，稍稍遂皆用吏人。歐公建言請復舊制，而不克行。熙寧初，始用李評為都承旨，至今行之。初評受命，文潞公為樞密使，以有制不為之禮，評訴于神宗，命吏官檢詳故事，以久無士人為之，檢不獲，乃詔如閤門使見樞密之禮。

仁宗時，臺官有彈教坊倭子鄭州來者，朝中傳以為笑。歐公以為今臺官舉人，須得三丞以上，成資通

制者，所以難於充選，因請略去資格，該設御史裏行，但選材堪此選，資深者入三院，資淺者為裏行。熙寧初嘗用此議也。

元祐二年，詔職事官許帶職，尚書二年，加直學士；中丞、侍郎、給舍、諫議，通及一年，加待制。論者紛然以為不當。王彥霖為十不可之說以獻，謂尚書二年加直學士，若一年而遷，與之直學士；遷與之待制，則與尚書侍郎何異。其以罪被謫者，當例當落職，若落職名，則不問過之輕重，與職事官皆落兩重職。若止落職事官，則與平罷善能何異。官制以來，由諫議大夫、中書舍人，方為給事中，由給事中方為侍郎，而中丞又在侍郎之上。今槩以一年為待制，則等差莫辨。待制，祖宗之時，其選最精，出入朝廷，才一二人。今立法無定員，將一年之後，待制滿朝，必有車載斗量之謠。大要如是。劉莘老為中丞，劉器之為司諫，皆以為言，朝廷不以為然。其後莘老作相，亦竟不能自改也。

治平初，王景彝自御史中丞除樞密副使。錢公輔為知制誥，繳辭頭。時英宗初即位，韓魏公當國，以為始除大臣而不奉詔，恐主威不立，乃特責滁州團練副使。議者以為太過。司馬君實知諫院，意亦以為是而不救。及後論陝西義勇事，章六上不行，乃於求罷章中始云：錢公輔一上章止樞密副使，忽命于詔令未行之前，而責授散官；臣六上章，沮宰相大議于詔令已行之後，而不以為罪，是典刑不均。一奏請比公輔更責遠小處，疏入不報。蓋意指魏公也。

狄武襄狀貌奇偉，初隸拱聖籍中，為延州指使。范文正一見，知其後必為名將，授以左氏春秋，遂折節讀書，自春秋戰國至秦漢用兵成敗皆通，如出掌中，與尹師魯尤善。師魯與論兵法，終不能屈。屢立戰功，驟至涇原經略招討副使。仁宗聞其名，欲召見，會寇入平涼，詔圖形以進，于是天下始聳然其為之。神宗初即位，有意二邊。一日，忽內出御製祭文，遣使祭其墓，欲以激勵將士，或云滕元發之辭也。

（下闕）

賈文元初以晉陵縣主簿為國子監說書，孫宣公為判監，始見，因會學官各講一經。既退，謁宣公，久之不出。徐令人持唐書路隨韋處厚傳使諭文元，了不喻。已乃見之，曰：所知以示二傳乎？曰：不知。宣公言：君講書有師法，他日當以經術進，如二公，勉自愛。其後宣公辭講筵，請老，即薦文元自代，時官猶未甚顯。未幾，仁宗特為創崇政殿說書命之。崇政殿說書自文元始云。

慶曆中，契丹遣蕭英、劉六符來，求取關南地。朝廷患之。王武恭帥定州，虜密遣人來覘候，吏得之，偏裨皆請斬之以狗衆。武恭特不問。明日，出獵近郊，號三十萬，親執桴鼓示衆，下令曰：具糧糗，視大將軍旗所向，即趨，敢後者斬。覘者歸，密以告虜。疑漢兵將深入，無不懼。仁宗亟遣使問計，對曰：咸平景德邊兵二十餘萬，皆屯定武，不能分扼要害，故虜得軼境，徑犯澶淵。且當時以陣圖賜諸將，人皆謹守，不敢自為

方略。緩急不相援。多至于敗。今頗無用陣圖。第擇諸將。使應變出奇。自立異功。則無不濟。仁宗以爲然。

晏元獻公喜推引士類。前世諸公爲第一。在樞府時。范文正公始自常調薦爲祕閣校勘。後爲相。范公入拜參知政事。遂與同列。孔道輔微時。亦嘗被薦。後元獻再爲御史中丞。復入爲樞府。道輔實代其任。富韓公、其壻也。呂許公薦報聘虜。公時在樞府。亦從而薦之。不以爲嫌。蘇子容爲謚議。以比胡廣與陳蕃並爲三司。謝安引從子玄北伐云。

王武恭公自樞密使謫知隨州。孔道輔所論也。道輔死。或有告武恭。害公者死矣。武恭愀然出涕曰可惜。朝廷又喪一直臣。文潞公爲唐質肅所擊。罷宰相。質肅亦坐貶嶺外。至和間。稍牽復。爲江東轉運使。會潞公復入相。因言唐某疏臣事固多中。初貶已重。而久未得抽擢。願得復召還。仁宗不欲。止命遷官除河東。夏文莊、韓魏公皆自樞密副使爲三司使。

漢舉賢良。自董仲舒以來。皆對策三道。文帝二年。對策者百人。晁錯爲高第。武帝元光五年。對策者亦百人。公孫弘爲第一。當時未有黜落法。對策者皆被選。但有高下爾。至唐始對策一道。而有中否。然取人比今多。建中間。姜公輔等二十五人。太和間。裴休等二十三人。其下如正元中。韋執誼、崔元翰、裴洎等。皆十八人。元和中。牛僧孺等。長慶中。龐嚴等。至少猶皆十四人。蓋自後周加試策論三道于禮部。每道以三千字爲率。本朝加試六論。或試于祕閣。論選既精。士之濫進者無（下闕）

蘇子容過省。賦曆者天地之大紀。爲本場魁。既登第。遂留意曆學。元豐中使虜。適會冬至。虜曆先一日。趙使者入賀。虜人不禁天文術數之學。往往皆精。其實虜曆爲正也。然勢不可從。子容乃爲泛論曆學。援據詳博。虜人莫能測。無不聳聽。卽徐曰。此亦未足深較。但卽刻差一刻爾。以半夜子論之。多一刻卽爲今日。少一刻卽爲明日。此蓋失之多爾。虜不能遽折。遂從歸奏。神宗大喜。卽問二曆竟孰是。蘇以實言。太史皆坐罰金。元祐初。遂命子容重修渾儀。制作之精。皆出前古。其學略授冬官正袁惟幾。而創爲規模者。吏部史張士廉。士廉有巧思。子容時爲侍郎。以意語之。士廉輒能爲。故特爲精密。虜陷京師。毁合臺。取渾儀去。今其法。蘇氏子孫亦不傳云。

元昊叛。議者爭言用兵伐叛。韓魏公亦力主其說。然官軍連大敗者三。初圍延州。執劉平、石元孫于三川口。康定元年也。明年。敗任福於好水川。福死之。慶曆元年也。又明年。寇鎮戎軍。敗葛懷敏于定州寨。執懷敏。喪師皆無慮十餘萬。中間惟任福襲白豹城。能破其四十一族爾。范文正欲力持守策。以歲月經營困之。無速成功。故無大勝。亦無大敗。

神宗天性至孝。事慈聖光獻太后尤謹。升遐之夕。王禹玉爲相。入慰。執手號慟。因引至斂所。發視御容。左右皆感絕。將斂。復召侍臣觀入梓宮物。親舉一玉椀及玉琖曰。此太后常所御也。又慟幾欲仆。禹玉爲挽辭云。誰知老臣淚。曾及見珠襦。又云。朱紱湘水急。玉椀漢陵深。皆紀實也。

慶曆二年。富鄭公知諫院。呂申公章郇公當國。時西事方興。鄭公力論宰相當通知樞密院事。二公遂皆加判樞密院。已而以判爲太重。改兼樞密院使。五年。二公罷。賈文元、陳恭公繼相。遂罷兼使。

韓康公得解、過省、殿試。皆第三人。其後爲執政。自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拜相。及再宰。四遷皆在熙寧中。此前輩所未有也。蘇子容挽辭云。三登慶曆三人第。四入熙寧四輔中。

范文正公以晏元獻薦入館。終身以門生事之。後雖名位相亞。亦不敢少變。慶曆末。晏公守宛丘。文正赴南陽。道過。特留歡飲數日。其書題門狀。猶皆稱門生。將別。以詩敘殷勤。投元獻而去。有曾入黃扉陪國論。却來絳帳就師資之句。聞者無不歎伏。

王禹玉歷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爲翰林學士。其家自太平興國至元豐十榜。皆有人登科。熙寧初。葉尙由祖洽榜聞喜燕席上和范蜀公詩云。三朝遇主惟文翰。十榜傳家有姓名。此事他人所無有也。

范文正公始以獻百官圖譏切呂許公。坐貶饒州。梅聖俞時官旁郡。作靈烏賦以寄。所謂事將兆而獻忠。人反謂爾多凶。蓋爲范公設也。故公亦作賦報之。有言知我者謂吉之先。不知我者謂凶之類。及公秉政。聖俞久困。意公必援己。而漠然無意。所薦乃孫明復、李泰伯。聖俞有違言。遂作靈烏後賦以責之。略云。我昔閔汝之忠。作賦弔汝。今主人誤爾。爾食安爾巢。而爾不復啄叛臣之目。伺賊壘之去。反憎鴻鵠之不親。愛燕雀之來附。意以其西師無成功。世頗以聖俞爲隘。

太宗時。陳文忠公廷試第一。曾會第二。皆除光祿寺丞、直史館。旨纔遷殿中丞。知宣州。賜緋衣銀魚。前無此比也。治平初。彭器資諒闇榜。亦爲進士第一。乃連三任職官。十年而後。始改太子中允。蓋器資未嘗求于當路。代還。多自赴吏部銓。然卒以是知名。仕宦淹速。信不足較也。

元厚之少以文字自許。屢以贄歐陽文忠。卒不見錄。故在嘉祐初。治平間。雖爲從官。但多歷監司帥守。熙寧初。荆公當國。獨知之。始薦以爲知制誥。神宗猶未以爲然。會廣西儂智高後。復傳溪峒有釁。選可以經略者。乃自南京遷知廣州。既至。邊事乃訛傳。其謝上表云。橫水明光之甲。得自虛傳。雲中赤白之囊。旣爲危事。蓋用澤潞李文饒及丙吉傳中事。神宗覽之大稱善。後遂自荆南召爲翰林學士。

元祐初。魏王喪在殯。秋燕。太常議天子絕朞不妨燕。蘇子瞻爲翰林學士。當撰致語。上疏援荀盈未葬。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以爲非。周穆后既葬除喪。景王以賓燕。叔向譏之。以爲若絕朞可以燕樂。則平公景王何以見非。余謂天子絕朞。非謂不爲服也。不爲服則不廢樂。太常之議是矣。以爲情有所不忍。則特罷樂如屠蒯叔向之言可也。不當更論絕非爲言。如富鄭公母在殯。而仁宗特罷春燕。叔父豈不重于宰相之母。惜乎子瞻不知出此也。

治平間。歐陽永叔罷參知政事。知亳州。除觀文殿學士。相繼趙叔平罷知徐州。亦除。其後非執政而除者。王韶以邊功、王樂道以宮僚。皆特恩也。

故事。館職皆試詩賦各一篇。熙寧元年。召試王介、安燾、陳侗、蔡宗孟、朱初平。始命改試策論各一道。于是始試數天之命。惟時幾論。問古用民歲不過三日策。

呂寶臣爲樞密使。神宗欲用晦叔爲中丞。不以爲嫌。乃召蘇子容就曾魯公第草制。中云。惟是一門公卿。三朝侍從。久欲登于近用。倘有避于當途。況朕方以至公待人。不疑群下。豈以弟兄之任事。而廢朝廷

之擬才。姻在仁祖之時。已革親嫌之制。臺端之拜無以易卿。著上意也。晦叔既辭。上命中使押赴臺。趣上。公嫡亦辭位、不從。仁宗既不相避公。而相陳晦叔。乃詔晦叔班避公下。避公辭曰。國朝未有樞密使居宰相上者。惟曹利用嘗先王曾、張知白。臣忝文臣。不敢亂官制。力辭久之。不聽。乃班晦叔上。已而閤門言。舊制宰相壓親王。親王壓使相。今彥博先升之。則遇大朝會。親王位入。亦當帶壓親王。避公復辭。始許班晦叔下。

故事。三院御史論事。皆先申中書。得劄子而後始登對。諫官則不然。熙寧初。始詔依諫官例。爲直牒閤門請對。熙寧三年。制科過閤。孔文仲第一。呂陶亦在選中。既殿試。文仲陳時病。語最切直。呂陶稍直。宋敏求、蒲宗孟初考文仲。皆第三上。王禹玉、陳睦、覆考。皆第四等。王荊公見之。怒不樂。中批出。黜文仲。令速發赴本任。呂陶陞一任。與堂除差遣。自是遂罷科。

故事。南省奏名第一。殿試唱第三名不及。則必越衆抗聲自陳。雖考校在下列。必得升等。吳春卿、歐陽文忠皆由是得升第一甲。獨范景仁避不肯言。衆趣之。皆不應。至第十九人方及。徐出。拜命而退。時已服其靜退。自是廷試當自陳者。多慕效之。近歲科舉。當升等人。其目不一。有司皆預編次。唱名卽舉行。其風遂絕。

王沂公初就殿試時。固已有盛名。李文靖公沆爲相。適求婿。語其夫人曰。吾得婿矣。乃舉公姓名曰。此人今次不第。後亦當爲公輔。是時。呂文穆公家亦求婿于沂公。公聞文靖言曰。李公知我。遂從李氏。唱名果爲第一。晏元獻公嘗屬范文正公擇婿。久之。文正言有二人。其一富嵩、一張爲善。公曰。二人孰優。曰。富君器業尤遠大。遂納富。卽富公也。時猶未改名。以宰相得宰相表冠以爲盛事。爲善亦安道舊名。

張文節公初爲龍圖閣待制。求判國子監。眞宗問王魏公。國子清閑無職事。知白豈不長于治劇。欲自便耶。魏公對知白博學。通曉民政。但其所守素高。而廉于進取故爾。上曰。若此。正好爲中執法。乃命以右諫議大夫除御史中丞。上用人如此。故德天禧間。所以名臣多也。

神宗嘗問經筵官。周官前朝後市何義。黃右丞履時爲侍講。以王氏新說對。言朝陽事故在前。市陰事故在後。上曰。亦不獨此。朝者君子所集。市小人所居。向君子背小人之意。諸臣聞之竦然。

哲宗初卽位。契丹遣使入見。蔡持正以廟大使衣服與在廷異。上春秋少。恐升殿驟見或懼。前一日奏事。能從容言其儀狀。請上勿以爲異。重複數十語。皆不答。徐俟語畢。忽正色問。此亦人否。確言固是人類。但夷狄耳。上曰。旣是人。怕他做甚。持正竦然而退。

司馬溫公與呂申公。素相友善。在朝有所爲。率多以取則。溫公自修起居注。召試知制誥。申公亦自外同召。溫公既就試。而申公力辭不至。改除天章閣待制。溫公大悔。自以爲不及。命下凡九章。辭不拜。引申公自比。云臣與公著同被召。公著固辭得請。而臣獨就職。是公著廉遜。而臣無愧恥也。朝廷察其誠。因亦除天章閣待制。

政和末。李彥章爲御史。言士大夫多作詩。有害經術。自陶淵明至李、杜。皆遭詆斥。詔送敕局立法。何丞相執中爲提舉官。遂定命官傳習詩賦。杖一百。是歲冬。儲榜上。不賜詩而賜箴。未幾。知樞密院吳居厚淳御筵進詩。稱口號。自是上製作屢出。士大夫亦不復守禁。或問何立法之意。何無以對。乃曰。非爲今詩。乃禁科場詩耳。

石林燕語卷之十

蘇魏公爲宰相。因爭賈易復官事。持之未決。御史楊畏論蘇故稽詔令。蘇卽上馬乞退。請致仕。呂微仲謂蘇可見上辯之。何遽去。蘇曰。宰相一有人言。便爲不當物望。豈可更辯曲直。宜仁力留之。不從。乃罷以爲集禧觀使。自熙寧以來。宰相未有去位而留京師者。蓋異恩也。紹聖初。治元祐黨人。凡嘗爲宰執者。無不坐貶。惟子容一人獨免。

熙寧以前。臺官例少貶。間有責補外者。多是平出。未幾復召還。故臺吏事去官。每加謹爲其治行。及區處家事。無不盡力。近歲臺官進退既速。貶責復還者無幾。然吏習成風。猶不敢懈。開封官治事略如外州。督察按舉。必繩以法。往往加以笞責。故府官雖吏卒掉臂不顧。至或欺侮之。時稱孝順御史臺。忤逆開封府。

范魯公與王溥、魏仁浦。同日罷相。爲一制。其辭曰。或病告未寧。或勤勞可降。時南郊畢。質、溥皆再表求退。仁浦以疾在告。乞骸骨。故云。

王冀公罷參知政事。眞宗眷意猶未衰。特置資政殿學士命之。時寇萊公欲抑之。乃定班翰林學士之下。冀公訴以爲無罪而反降。故復命爲大學士。班樞密副使之下。自是非嘗任宰執者不除。元豐間。韓持國、陳薦非執政而除。蓋宮僚之異恩也。

王荊公在金陵。神宗嘗遣內侍李文炳傳宣撫問。因賜金二百。荊公望闕拜受訖已。語文炳曰。安石閑居無所用。卽庭下發封。願使臣且送蔣山常作常田。祝延聖壽。

王元之素不喜釋氏。始爲知制誥。名振一時。丁晉公、孫何皆游門下。元之亦極力延譽。由是衆多側目。有僞爲元之請汰釋氏疏。及何無佛論者。未幾有商洛之貶。歐陽文忠公丁母憂。服除召還。公嘗疾士大夫姦通櫥近。至(下闕)

紹聖間。嘗朝起居。章子厚押班。一日忽少一拜。遽升殿。在廷侍從初不記省。見丞相進卽止。蔡魯公時爲翰林學士承旨。獨徐足一拜而退。當時以爲得體。大觀間。蔡魯公在告。張賓老押班。忽多一拜。予時爲學士。劉德初、薛肇明、皆爲尚書。班相近。予覺其誤。卽語二人。二人曰。非誤。當拜。余不免亦從之。閤門彈失儀。皆放罪。予因語人。是日適湊有帶官見名阿理者。當進其偶忘。遂忘拜數。而予躐覺其誤。然初亦不甚著意記拜數。既聞二人之言。從而亦疑。乃知朝謁當一意盡恭。不可雜以他念也。

李孝壽知開封府。有舉子爲僕所陵。忿甚。亟縛之。作狀欲送府。會爲同舍勸解。久之氣亦平。因釋去。自取其狀。戲學孝壽押字判曰。不勘案。決脊杖二十。其僕怨之。翌日卽竊狀走府曰。秀才自學知府判狀私決人。孝壽卽令追之。既至。具陳所以。孝壽翻然謂僕曰。如此秀才所判。正與我同。眞不用勘案。命吏就讀其狀。如數決之。是歲舉子會省試于都下數千人。凡僕聞之。皆畏戢無敢肆者。當時亦稱其敏。

眞宗幸澶淵。丁晉公以鄆、齊、濮安撫使知鄆州。虜既入塞。河北居民驚移渡河。欲避于京東者日數千人。舟人邀阻不得濟。丁聞之。亟取獄中死囚數人。以爲舟人。悉斬于河上。於是曉夕並渡。不三日皆盡。既渡。復擇民之少壯者。分壁地分。各使執旗幟。鳴金鼓于河上。夜則傳更點。申號令。連數百里。虜人莫測。旋師退。境內晏然。

張乖崖再治蜀。一日問其客李畋。外間百姓。頗相信服否。畋言相公初鎭。民已服矣。何待今日。乖崖曰。不然。人情難服。前未。今次或恐未信。無道信字。如何做得成。

劉祕監几。字伯壽。磊落有氣節。善飲酒。洞曉音律。知保州。方春大集賓客。飲至夜分。忽告外有卒謀爲變者。几不問。徐令折花勸坐客盡戴。徐酒行。密令人分捕。有頃皆擒至。几遂極飲達旦。人皆服之。號戴花劉使。几本進士。元豐間換文資。以中大夫致仕。居洛中。率騎牛。挾女奴五七輩。載酒持被囊。往來嵩少間。初不爲定所。遇得意處。卽解囊藉地。傾壺引滿。旋度新聲自爲辭。使女奴共歌之。醉則就臥不去。雖暴露不顧也。嘗召至京師。議大樂。且以朝服趨局。暮則易布裘。徒步市廛間。或娼優所集處。率以爲常。神宗亦不之責。其自度曲。有戴花正音集行于世。人少有得其聲者。

宋守約爲殿帥。自入夏日。輪軍校十數。從捕蟬。不使得聞聲。有鳴于前者。皆重笞之。人多不堪。故言守約惡聞蟬聲。神宗一日以問守約。曰。然。上以爲過。守約曰。臣豈不知此非理。但軍中以號令爲先。臣承平總兵殿陛。無所信其號令。故寓以捕蟬耳。蟬鳴固難禁。而臣能使必去。若陛下誤令守一隊。臣庶幾威可使人。上以爲然。

包孝肅爲中丞。張安道爲三司使。攻罷之。既又自成都召宋子京。孝肅復言其在蜀燕飲過度。事改知鄭州。已而乃除孝肅。遂就命。歐陽文忠時爲翰林學士。因疏孝肅攻二人。以爲不可。而已取之。不無蹊田奪牛之譏。孝肅雖嘗引避。而不終辭。元祐間。蘇子由爲中丞。攻能許沖元。繼除右丞。御史安鼎亦以爲言。二人因非有意者。然歐陽公之言。亦足以厚士風也。

王繼忠。眞宗潛邸舊臣。後爲高陽關部署。咸平中。與契丹戰沒。契丹得之不殺。喜其辯慧。稍見親用。朝廷不知其尚存也。及契丹入寇。繼忠從行。乃使通奏。先道欲和之意。朝廷始知其不死。卒因其說以成澶淵之盟。繼忠是時于兩間用力甚多。故契丹不疑。眞宗召□其妻子。歲時待之甚厚。後改姓耶律。□□□于契丹。而子孫在中朝。官者亦甚衆。至□□師號陷蕃王太尉家。

陳密學襄、鄭祭酒穆。與陳烈、周希孟皆閩中人。以鄉行稱。閩人謂之四先生。烈尤爲蔡君謨所知。嘗與歐陽文忠公共薦于朝。由是知名。然烈行怪多僞。蔡君謨母死。烈往弔其家。匍匐而進。人問之。曰。此詩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者也。其所爲類如此。後爲妻訟其不睦事。爲監司所按。詔置獄劾治。司馬溫公爲諫官。上疏救之曰。烈既嘗爲近臣所推。必無甚過。若遽摧辱。恐阻傷山林處士之氣。然亦竟坐罪。

杜祁公居官清介。每請俸必過初五。家人嘗前期假請者。公怒。卽以付有司劾治。尹師魯公所知也。余在潁州士人家。嘗見師魯得罪後。謝公書。親引此事云。以其自視。雖若無愧。以公觀之。則安得爲無罪。師魯蓋坐借官錢爲吏部償債。當時有惡之者。遂論以贓云。

呂丞相微仲。性沉厚剛果。遇事無所屈。身幹長大而方。望之偉然。初相。蘇子瞻草麻云。果毅而達。兼孔門三子之風。直大以方。得坤爻六二之動。蓋以戲之。微仲終身以爲恨。言固不可不御容名也。

仁宗山陵。韓魏公爲使。時國用窘匱。而一用乾興故事。或以爲過。蘇明允爲編禮官。以書責公。至引宋華元厚葬事。以爲不臣。魏公得之愕然。已乃斂容起謝曰。某無狀。敢不奉教。然華元事□未至是否。聞者無不伏公大度。

余見大父時。家居及燕見賓客。率多頂帽。而繫勒帛。猶未甚服。皆於帽下戴小冠。簪以帛。作橫幅約髮。號額子。處室中則去帽見冠簪。或用頭巾也。古者士皆冠。帽乃冠之遺製。頭巾賤者不冠之服耳。勒帛亦有垂紳之意。雖施之外不爲簡。背子本半臂。武士服。何取于禮乎。或云。勒帛不便于搢笏。故稍易背子。然須用上襟。掖下與背皆垂帶。余大觀間。見宰執接堂吏。押文書。猶冠帽用背子。今亦廢矣。而背子又引爲長袖。與半臂製亦不同。 裹賤者巾。衣武士服。而習俗之久。不以爲異。古禮之廢。大抵類此也。

劉丞相摯。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製度。自其先世以來。皆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時。其子弟雜處士大夫間。望而知其爲劉氏也。數十年來。衣冠詭異。雖故老達官。亦不免從俗。與市井澆浮略同。而不以爲非。循鳳翔郿縣出綃。以緊細如著者爲貴。近歲衣道服者。綃以大爲美。圍率三四寸。長二丈餘。重複腰間。至五七返。以眞茸爲之。一綃有直十餘千者。此何理也。

趙清獻公。每夜嘗燒天香。必整衣冠默告。若有所祕祝者。數客有疑而問公。公曰。無他。吾自少晝日所爲。夜

必哀敏奏知上當已而復曰。養者眇冥。吾一夫區區之誠。安知必能盡達。姑亦自防檢。使不可委者。知有所畏不敢爲耳。有周棟者。嘗爲公門客。爲余言之。

杜祁公能相。居南京。無宅。假驛舍居之數年。訖公薨。卒不遷。亦不營生事。止食其俸而已。然聞里吉凶慶弔。與親識之過南京者。相與燕勞問遺之禮。未嘗廢。公薨。夫人相里氏。以稚侑不能自給。如盡出其篋中所有易居。服發二千。公本遺腹子。其母後改適河陽人。公爲前母子不容。因逃河陽。依其母傭書于濟源富人相里氏。一見奇之。遂妻以女云。

范文正公四子。長曰純佑。有奇才。方公始爲西帥時。已能佐公治軍。早死。其次即忠宣。彝叟。德孺也。皆爲人言。純仁得吾之忠。純禮得吾之正。純粹得吾之材。忠宣以身任國。世固知之。彝叟簡默寡言笑。雖家居獨坐一室。或終日不出。德孺繼公帥四方。爲名將。卒如其言云。

前輩多知人。或云。亦各有術。但不言爾。夏文莊公知蘄州。龐莊敏公爲司法。嘗得時疾在告。方數月。忽吏報莊敏死矣。公大駭曰。此人當爲宰相。安得便死。吏言其家已發哀。文莊曰。不然。即自往。見取燭觀其面曰。未合死。召醫語之曰。此陽證傷寒。汝等不善治。誤爾。亟取承氣湯灌之。有頃。莊敏果蘇。自此遂無恙。世多傳以爲異。張康節公升。田樞密況。出處雖不同。其微時皆文莊所薦也。

范文正用人。多取氣節。闊略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之徒。皆深所厚者。爲帥府辟置。多蹈藉來不羈人。或以問公。公曰。人之有才能無瑕纇者。自應用于宰相。惟實有可用。不幸陷于過失者。不因事起之。則遂爲廢人矣。世成多公此意。凡軍伍以雜犯降黜者。例皆改刺龍騎指揮。故時當權者。每懼公廢法建請。

雖于盜從。因戲之爲龍騎指揮使云。

王右丞正仲口吃。遇奏對則如流。歐陽文忠近視。常時讀書甚艱。惟使人讀而聽之。在政府數年。每進文字。亦如常人。不（文訛）異。貴人真自有相也。余爲郎官時。嘗遇視朝過殿。有御史爲巡使者。法當獨立于殿庭之南。北向。以察百官失儀。其人久在學校。素矜（慎名）。御坐始引就位。輒無故仆地。既扶而起。又仆。如是者三。上遙望以爲疾作。亟命衛士數人扶出。速至殿門。步行如常。問之曰。自不能曉。但覺足弱耳。其人官後亦不顯。亦其相然也。

崇寧中。蔡魯公當國。士人有陳獻利害者。末云。復望開燕。特賜省覽。有得之欲譏公者。摘以白上曰。請開之燕。非人臣所得辭。而魯公受之不以聞。魯公引禮孔子閒居仲尼燕居自辨。乃得釋。

司馬溫公自少稱迂叟。著迂書四十一篇。韓魏公晚號安陽戇叟。文潞公號伊叟。歐陽文忠公號六一居士。以琴、棋、書、酒、集古碑爲五。而自當其一。嘗著六一居士傳。蘇子瞻謫黃州。號東坡居士。東坡其所居地也。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翁泉。故云。子由自嶺外歸許下。號穎濱遺老。亦自爲傳。家有遺老齋。蓋元祐人至子由存者無幾矣。

王禹玉作龐穎公神道碑。其家送潤筆金帛外。參以古書名畫三十種。杜荀鶴及第時試卷。亦是一[回]。

章郇公高祖母練氏。其夫均爲王審知偏將。領軍守西巖。一日盜至。不能敵。遣二親校請兵于審知。後期

不至。將斬之。練氏爲請不得。即密取篋中金。遺二校。俾使逃去。二校奔南唐。會王氏國亂。李景師遣兵攻福州。時均已卒矣。二校即練氏在所。遣人賚金帛招之。使出曰。吾翌日且屠此城。若不出。即併及矣。練氏返金帛不納曰。爲我謝將軍。誠不忘前日之意。幸退兵。使吾城降。吾與此城人可俱全。不然。願與皆死。不忍獨生也。再三請不已。二校感其言。遂許城降。均十五子。五爲練氏出。郇公與申公皆其後也。

丁晉公初治第于東營務街。楊景宗時爲役夫。爲之運土。景宗。章惠太后弟也。後以太后得官。晉公謫。即以其第賜之。性凶悍使酒。挾太后。晚尤驕肆。好以滑稽毆人。時號楊滑稽。故今猶以名其宅云。

晁文元迥嘗云。陸象先言。天下本無事。祇是庸人擾之始爲煩耳。吾亦曰。心間本無事。卒由妄念擾之。始爲煩耳。

晁文元公天資純至。年過四十。登第始娶。前此未嘗知世事也。初學道于劉海蟾。得煉氣服形之法。後學釋氏。嘗以二教相參。終身力行之。既老。居昭德坊里第。又于前爲道院。名其所居堂曰凝寂。燕坐廬然。雖子弟見有時。晚年耳中聞聲。自言如樂中簧。始隱隱如雷。漸浩浩如潮。或如行車百子鈴。或如風雛臾(原闕十七字)歲之驗。令人靜聽。類亦有聞此聲者。豈晁固自不同耶。或云。晚嘗自見其形在前。似久漸小。八十後。每在眉睫之間。此尤異也。

王荊公性不善緣飾。經歲不洗沐。衣服雖弊。亦不浣濯。與吳冲卿同爲羣牧判官。時韓持國在館中。三數人尤厚善。無日不過從。因相約每一兩月。即相率洗沐定力院。家各更出新衣。爲荊公番號拆洗。王介甫云。出浴見新衣輒服之。亦不問所從來也。曾子先持母喪。過金陵。公往弔之。登舟。顧所服紅帶。適一

虞候挾笏在旁。公顧之。即解易其犀帶入弔。既出。復易之而去。

文潞公父爲白波輦運。潞公時尚少。一日。嘗以事忤其父。欲撻之。潞公密逃去。張靖父爲發運司軍曹司。知其所在。迎歸。使與靖同處。其父求潞公月餘不得。極悲思之。乃徐出見。因使與靖同學。後因登第。潞公相時。擢靖爲直龍圖閣。靖有吏幹。翰林學士張問其子也。

蔡魯公喜接賓客。終日酬酢不倦。家居遇賓客少間。則必至子弟學舍。與其門客從容燕笑。蔡元度稟氣弱。提見賓客。每不得已一再見。則以啜茶多退必嘔吐。嘗云家兄一日無客則病。某一日接客則病。

米芾誕譎好奇。在真州。嘗謁蔡太保攸于舟中。攸出所藏右軍王略帖示之。芾驚歎。求以他畫換易。攸意以爲難。芾曰。公若不見從。某不復生。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墜。攸遽與之。知無爲軍。初入州廨。見立石頗奇。喜曰。此足以當吾拜。遂命左右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言事者聞而論之。朝廷亦傳以爲笑。

薛文惠公居正。父仁謙。世居今京昭德坊。後唐莊宗入汴。仁謙出避。其第爲唐六宅使李賓所據。賓家多貲。嘗瘞金珠價數十萬窖中。會以罪謫。不及取。仁謙後復歸。欲入居。或告以所藏者。仁謙曰。吾敢盜人之所有乎。盡召賓近屬使發取。然後入。文惠爲相時。正居此宅。宜有是也。仁謙仕周。亦爲太子賓客致仕云。

宋元公嘗謂蘇魏公。徐鍇與鉉。學問該洽略相同。而世獨稱鉉何也。魏公言鍇仕江南早死。鉉得歸本朝。士大夫從其學者衆。故得大其名爾。元兄弟好論小學。得鍇所作說文繫傳而愛之。每欲爲敘聞。得蘇論。喜曰。二徐未易分優劣。要以是別之。異時修史者。不可易也。余頃從蘇借繫傳。蘇語及此。亦自志于繫傳之末。

曹瑋帥秦州。當趙德明叛。邊庭騷動。瑋嘗與客對棋。軍吏報有叛卒投德明者。瑋奕如常。至于再三。徐曲吏曰。此吾遣使行。後勿復言。德明聞。殺投者。卒遂不復叛。

元豐間。劉舜卿知雄州。虜寇夜竊其關鎖去。吏密以聞。舜卿亦不問。但使易其門鍵大之。後數日。虜賸送盜者。并以鎖至。舜卿曰。吾未嘗亡鎖。命加于門。則大數寸。併盜遣之。虜大慚沮。盜者亦得罪。舜卿近世名臣也。

孫公談圃

孫升撰

紹聖初黨錮禍起先公謫居臨汀竟捐館舍其平生出處誕略臨汀劉君序之爲詳後六十有八年兢以事來此訪先公之寓居與當時之故老求能道先公時事者邈不可得獨慨然太息久之偶獲所謂談圃者隨行因請于外舅郡太守晁公欲傳于世欣然領略之遂槧於木且以爲臨汀事云乾道二年六月望日季孫兢謹書于州治之鎮山堂

紹聖之改元也凡仕於元祐而貴顯者例皆竄貶湖南嶺表相望而錯趾惟閩郡獨孫公一人遷于臨汀四年夏五月單車而至屏處林谷幅巾杖屨往來乎精藍幽坞之間其後避謗杜門不出余時侍親守官長汀縣竊從公游聞公言皆可以爲後世法亦足以見公平生所存之大節於是退而筆之集爲三卷命曰孫公談圃公狀貌奇特眉目孤聳望之凛然可畏元祐時歷三院遷左史入中書爲舍人危言讜論內外憚之已而忤時宰意以集賢殿修撰留守南都後遷天章閣待制其謫官也自南都爲歸州遂以散秩謫臨汀公在汀二年竟以疾終明年歲在庚辰天子嗣位盡還公官職士大夫傷公之不及見也余辱公之知且久而公之語亦嘗屬余記焉公之子幼而孤則其事久或不傳於是詳而述之庶幾不爲負公者非特爲談圃道也公諱升字君孚高郵人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初四日臨江劉延世述之引

孫公談圃上

高郵　孫　升　君孚

藝祖生西京夾馬營營前陳學究聚生徒爲學宣祖遣藝祖從之上微時尤嫉惡不容人過陳時時開諭後得趙學究即館于汴第杜后錄陳之舊召至門下與趙俱爲門客然藝祖獨與趙計事陳不與也其後藝祖踐祚而陳居陳州村舍聚生徒如故逮太宗判南衙使人召之居無何有言開封之政皆出於陳藝祖怒問狀太宗懼遂遣之且以白金贈行陳歸半道盡爲盜掠居陳村舍生徒日衰飢寒無與從者太宗即位以左司諫召之官吏大集其門館于驛舍一夕醉飽而死趙學究即趙普也陳忘其名崔伯易能道其詳屢欲作傳

周孟陽春卿英廟宮僚也聖眷素厚書簡以老丈稱之當儲副時固辭不就而魏公亟欲定大計使人諭春卿春卿因造臥內諭意時裕陵秉燭侍立上曰所以不就者避禍也春卿曰今日之事太尉豈不知若不不就必當別立他人太尉能避禍乎上大悟即拜春卿床下遂正儲位裕陵在東宮朝廷復以春卿爲翼善春卿爲人純直謂不當爲父子宮僚上表力辭有親奉堯言躬承禹拜之句魏公怒曰不易丙吉初朝廷闕副樞人以春卿必膺是命已而寢不報迨裕陵即位孫永述其事始進天章閣待制入謝上撫慰甚厚未幾以疾終家貧不克葬靈殯佛寺元祐御史賈易請依王雱例中使護葬宣仁曰待其子來子定民至盡哀英廟所賜御札上之賜銀千兩官其一孫

趙參政抃悅道初好神仙術在成都有僧上詩云須向維摩頂上行悅道遂悟後有道士獻紫金盂悅道拒不受道士求金三兩易之悅道曰吾以三兩九金換奇金不可在青州有何郎中相傳昔時人公招之至則鬚髮皓白肌膚如槁木龍鍾幾不能步而飲啖自若悅道閱其贏使兩吏扶掖而出至門外則行步如飛吏還報悅道大駭使健步追之已失所在悅道後歸鄉里一日忽遍辭親友其子屼惟其形色異常問後事悅道厲聲斥之少項趺坐而化

泰州西溪多蚊使者行按左右以艾煙燻之有一廳吏醉仆爲蚊所嘬而死世傳飽似櫻桃重飢如柳絮輕但知從此去不要問前程范文正公詩也西溪瀚海堰呂蒙正所治至今屋記尚在後文正繼往故堰之城至今爲利

王青晏元獻公門下常賣人自號王賣頭常遇奇士傳一相術時時相公之奴婢輒中夫人一日呼至堂下青遽相其女曰此國夫人也夫人笑曰爲我擇一佳婿青應聲曰恰有一秀才姓富須做宰相明年狀元及第在興國寺下元獻退朝夫人具道其事使人通好明年富黜於春官晏以青爲妄大悔之未幾富中大科恩比狀元即大丞相鄭公也青有女壻時秀才儀兒甚偉衆以青善相必得非常人青曰吾女命薄安敢適富貴人時生亦非遠到果及第而卒

司馬溫公之薨當明堂大享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赦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而程頤固爭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頤又諭司馬諸孤不得受弔子瞻戲曰頤可謂燠糟鄙俚叔孫通聞者笑之

呂相端奉使高麗過洋祝之曰回日無虞當以金書維摩經爲謝比回風濤輒作遂取經沉之闔絲竹之聲起于舟下音韻清越非人間比經沉隱隱而去崔伯易在禮部求奉使高麗故實遂得申公事故楊康國錢勰皆寫此經往豐稷爲楊掌牋表言東海洋龍官之寶藏所也氣如厚霧雖無風亦有巨浪使人卧木匣中雖蕩而身不搖食物盡嘔惟飲少漿舟前大龜如屋兩目如巨燭光耀沙上舟人以此卜之見則無虞也

荆公爲江西漕夢小龍呼相公求夾注維摩經十卷久而忘之後至友人家見佛堂中有是經因錄而送廟及在相府夢小龍來謝

吳待問得解時母已八十餘歲欲赴禮部見鄰人泣下鄰人曰秀才但行吾遣妻兒往毋鄉其失所待問下第不果歸次舉登第及門方知毋已亡問殯所乃在一路隅待問欲遷鄰人云初已卜地無何至此柩繩自斷遂葬埜待問引術者求佳處數日無易路隅

之吉遂爲兆域後諸子相繼登第而冲卿入相

交趾犯邕州蘇緘知不可守自殘其家坐廳事罵賊而死朝廷命郭逵討之交趾地熱死者十八九至富梁江止存一二人所過暴犯無噍類士卒頗思戰逵下令敢言戰者斬相持久之食盡有覘者言審乘江外可取蕃逵疑有伏兵以蕃落騎五千衛而後往交趾洪真太子素養卒五百禁嘗戀教以陣法銳甚人執金牌爲號果遇於審傍逵以蕃落騎誘至平地大破於江中其卒猶執金牌而沒遂擒太子因是納款當時多罪逵不深入乘勝覆其巢穴也

元豐修城李士京主其役日費四百千爲備直元祐初公爲御史按圖眎開發處來山乾艮例皆發掘將至震地即上言民庶之家猶有避忌況天子乘大之君乎其論甚切因是罷役浚濠時土中得一物狀類人而無眉目埋之他處所掘得及舁去之人皆死或言太歲也又獲大蛇類龍送金明池是夜大風飄瓦

子瞻以溫公論薦簾眷甚厚議者且爲執政矣公力言蘇軾爲翰林學士其任已極不可以加如用文章爲執政則國朝趙普王旦韓琦未嘗以文稱又言王安石在翰苑爲稱職及居相位天下多事以安石止可以爲翰林則軾不過如此而已若欲以軾爲輔佐願以安石爲戒

子瞻試館職策題論漢文帝宣帝及 仁宗 神宗公率傳堯俞王嵒叟言以文帝有蔽則 仁宗不爲無蔽以宣 有失則 神宗不爲無失雖不明言其意在此久之 御批軾特放罪

仁廟聖誕乃李淑妃也謚章懿太后晏殊撰碑甆時 上幼章獻養爲己子雖 上亦不知也及即位章獻稱制而楊太妃病革 上問疾楊密語其事 上大慟即見執政欲行服章獻難之衆無敢言獨呂夷簡不去進曰陛下萬歲後獨不念劉氏乎於是持心喪然宮中稍有異說章獻崩即日遣人發李太后棺驗之形色如生鬢髮髴然無少異 上於是存撫諸劉晏殊撰神道碑不白其事 上不悅後升祔 二后敕文孫抃當筆直言爲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 上覽之感涕孫遂參大政

司馬溫公隧牌賜名清忠粹德紹聖初毀磨之際大風走石羣吏莫敢近獨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忽仆于碑下而死

鄭穀夫未第時夢浴池中化爲大龍池邊小兒數十拍手呼爲龍公來既覺猶見其尾曳牀間卒于安州十年貧不克葬滕元發爲郡一日夢穀夫來但見輔中一白龍身首即穀夫也元發因出俸營窆

荊公爲許子春作家譜子春寄歐陽永叔而隱其名永叔未及觀後因暇書讀之稱善初疑荊公作既而曰介甫安能爲必子固也

蘇洵明允作權書永叔大奇之爲改書中所用崩乱十餘字奏于朝明允因得官

崔公度伯易自號曲轅先生作太行山賦以太行近時忌改作感山賦裴煜得之獻魏公未及品藻示永叔永叔題其後曰司馬子長之流也魏公因薦其文英廟欲擢以館職魏公言未見其人之賢否召與語未爲晚也後數日伯易與友人會話坐上忽賞詰身至乃授伯易潁川防禦推官國子監直講荊公嘗云感山賦不若明珠賦

公言昔曾得椰子酒嘗之余因曰椰子本出伽盧國其地熱衛植椰子木爲蔭剖其實中有酒能醉人若他國所釀多不同西域蒲萄酒南蠻檳榔酒扶南石榴酒辰溪釣藤酒赤土國甘蔗酒

子瞻得罪時有朝士賣一詩策內有使墨君事者遂下獄李定何正臣劾其事以指斥論謂蘇曰學士素有名節何不與他招了蘇曰軾爲人臣不敢萌此心却未知何人造此意一日禁中遣馮宗道按獄止貶黃州團練副使

李撰徐禧爲同人時善景德寺嚴法華嚴死又與小法華善一日法華引禧撰往相國寺小巷中至一茅茨間見一老人藉薦而坐老人見撰曰華山童子也得也得次見禧詫曰許真君兒五代時宰相殺人多減三品後禧敗永洛以給事中贈金紫光祿大夫果第四品也禧洪州人家住許真君觀後是時京師盛傳老人有奇術西駙馬店火先一日往店後孫柒家懷中出一木略如魚狀曰此行雨龍也我於玉皇大帝處借來取水一椀以木魚盡洒屋壁懷之而去是夜火孫氏宅惟焚一廁乃木洒水不至處也

溫公大更法令欽之子瞻密言宜慮後患溫公起立拱手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二人語塞而去方其病也猶肩輿見呂申公議改都省臨終牀簀蕭然惟枕間有役書一卷故公爲挽詞云漏殘餘一榻曾不爲黃金

儂智高陷邕州狄青討之列軍陣城下智高大宴城頭鼓吹振作一人衣道服罵官軍有善射者一矢斃之青隨行倚河東王簡子爲先鋒勇甚爲鏢所殺青見之汗出如雨世言青真武神也至是曳兩皂旗麾兵而戰先用蕃落馬貫賊亂之大呼騎步夾進遂破智高是時智高可擒青疑有伏兵乃止

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繫獄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佛又無露坐者孰若以錢爲獄囚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枷鏁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錢囹圄遂空

杜祁公爲人清約平生非賓客不食羊肉時朝多恩賜請求無不從祁公尤抑倖所請即封還其有私謁上必曰朕無不可但這白鬚老子不肯

汀州地多香葺閩人呼爲香蕕公曰孰是予曰左傳言一薰一蕕十年尚有臭杜預曰蕕臭草也漢書薰以香自燒顏籀曰薰香草也左氏以薰對蕕是不得爲香草今香葺自甲拆至花時投殽俎中馥然謂之臭草可乎按本草香薷薷音柔味辛注云家家有之主霍亂今醫家用香葺正療此疾味亦辛但淮南爲香葺閩中呼爲香蕕此非當以本草爲證公曰信是

杜太監植少子灼爲李定所捃定曰莫要剝了綠衫灼從容對曰綠衫未剝恐先剝了紫衫定大怒枷送司理院求其贓罪不得以它事坐之衝替而已定未幾果以不持所生母仇氏服貶官而死灼今爲循州興寧尉

王德用號黑王相年十九從父討西賊威名大震西人兒啼即呼黑大王來以懼之德用在朝屢引年

仁宗惜其去兩爲減年一日除樞密使孔道輔上言德用狀類　藝祖宅枕乾岡即出知隨州謝表云狀類　藝祖父母所生宅枕乾岡先朝所賜時人莫不多其言

藝祖從世宗征淮南有徐氏世以酒坊爲業　上每訪其家必進美酒無小大奉事甚謹徐氏知人望已歸即從容屬異日計　上曰汝輩來吾何以驗之徐氏曰某全家人手指節不全不過存中節世謂徐雞爪追　上登極諸徐來皆願得酒坊許之今西樞曾布其母朱氏即徐氏外生亦無中指節故西樞亦然世以其異故貴不知其氣所傳自外氏諸徐也

仁宗嘗患腰痛李公主薦一醫卒即召見用針刺腰針才出即奏云官家起行　上如其言行步如故遂賜號興龍穴

劉虛白金陵人善三輔學嘗見相兩府見曾子固曰乞兒也陳執中爲撫州通判使者將劾之虛白曰無患公當作宰相使者果被召半道而去王益知韶州自期必至公輔詔有張九齡廟相傳兩府過雖赤日亦下雨王過雨作木自負還金陵盛服見虛白曰幾時入兩府虛白笑曰只做得都官益大怒欲危以事時茶禁嚴閶虛白自南來使人伺察爲一郡將庇之得免後虛白竟以它事杖脊而益果終都官郎中

荆公以雱病夜焚紙錢平甫戲曰天曹也行倉法時新立倉法胥吏重祿者皆用馬人以爲不便故平甫譏之也

夏文莊父爲侍禁時文莊尚幼有道士愛之乞爲養子父止文莊一子弗許道士曰是兒有仙骨不尒位極人臣但可惜墮落了後文莊爲通判又見昔日道士曰尚可作地仙在成都復見道士跨驢於市揺手曰無及矣遂不復見

公嘗與孫莘老傳師喬師聖閭求仁約異日爲林下友不至者以書督之公曰今莘老希聖相繼謝世獨傳師尚顯求仁碌碌仕宦而某謫遠方前日之約不能及矣良可歎也余謂林泉軒冕雖去就不同皆有命焉公曰然

孫公談圃上

孫公談圃中

高郵　孫　升　君孚

林英年七十致仕起爲大理卿氣皃不衰如四五十歲人或問何術致此英曰但平生不會煩惱明日無飯喫亦不憂事至則遣之釋然不留胷中治獄多所全活者有所見者豈其陰相耶

馮大參京嘗患傷寒已死家中哭之已而忽甦云適往五臺山見昔爲僧時室中之物皆在有言我俗緣未盡故遣歸因作文記之屬其子他日勿載墓誌中

玉清昭應宮丁晉公領其使監造土木之工極天下之巧繪畫無不用黃金四方古名畫皆取其壁龕廡下以其餘材建五岳觀世猶謂之木天則玉清之宏壯可知玉清宮道院則今萬壽觀是也後玉清五岳皆焚獨道院在丁之董役也晝夜不息每晝一拱燃臈炬一枝儲祥宮　太宗建之爲民祈福　神宗以其地屬震欲新之至元祐初落成宦人陳衍領其事凡當用黃金處皆以丹朱代之宮成兩宮臨幸肆赦

蔡確安陸詩吳處厚告於朝臺官唯李公擇言不宜長此風盛陶言無意餘持兩端故謫辭用首鼠對寒蟬之句諫官四人朱光庭吳安詩劉安世梁燾交章排論兩府獨范純仁留身力解之時王存已去行數步爲范一言而留之蔡既貶新州范王皆罷政公言使確誠無意如滄海揚塵之句非佳語也

隋開汴河其勢正衝今南京至城外迂其勢以避之古老相傳爲留趙瀛王　藝祖以宋州節度使即帝位乃其讖也

趙志忠自契丹歸明官至正郎嘗求差遣不報在都堂厲聲曰天下只有閻羅大王至公若教不公似志忠底已死了三二十箇志忠歸中國時上書及得契丹文字甚多蓋志忠嘗爲契丹史官也

劉安世范祖禹同作諫官或傳宮中誕公主時　上未納后二人即奏公言未必實二人固上之宣仁曰無此事大臣誤聽紹聖貶官安世自高州移梅州祖禹自賓州移化州

張文定嘗苦脚疾無藥可療一日游相國寺有賣藥者得藁豆兩粒服之遂愈曾魯公七十餘苦痢疾鄉人陳應之用水梅花臈茶服之遂愈子孝寬言其父異其術親記一小册子後

喬執中未過省時父球素事普照像甚嚴日夕禱之夜夢一紫衣僧至堦前指庭之東見日初出甚近而光明不可正眎後　英廟登極遂中第御名從日也

蘇少保頌爲人深沉有度量不悦於荆公罷知制誥歸班二年赴常朝未嘗一日在告與人終日無一言及之元祐中與同列爭賈易事遂以朋黨罷相而蘇平生未嘗識易也知揚州日呂溫卿出使挾孔目官以下四十餘人公怡然一聽所爲嘗奉親知婺州中途大風舟壞親溺水公皇遽入水負抱逕吏及卒數百人盡跳波間湏臾風定親獲安全世言公所以作相者孝德所召也又善言臺閣故事下至閭巷風俗士大夫吉凶禮無不能記嘗曰先朝人書狀簡尺後多用押字非自尊也從簡省以代名耳今人不復識見押字便怒

吳顒云荆公薨之前一歲淩晨閽者見一蓬頭小青衣送白楊木笏衷以青布荆公惡甚弃之墻下曰明年祖龍死子因言唐相趙憬將薨長安諸城門金吾見一小兒衣豹犢鼻携五色繩子覓趙相公不旬日憬薨此相類也

公曰昔人患冷疾用金石藥與土相和爲末種韭因論附子茯苓之性公曰附子不可常餌子曰是二藥正如君子小人之性所養彌久則所存彌厚如歲寒之松栢根節葉實脂皆能却老輕身其精氣靈液入於地中十歲爲茯苓又千歲爲琥珀又千歲爲璧狀如黑玉小人反是積小惡以至大害如烏頭其銳而僃者爲天雄而兩歧者爲烏喙歧而八角老者爲附子八角又别名側子數者其名異而一種大抵愈久而愈毒至於發爲苗幹尚能殺人董是也公異之

張靖言荆公在金陵未病前一歲白日見一人上堂再拜乃故羣牧吏其死也已久矣荆公驚問何故來吏曰蒙相公恩以待制故來荆公愴然問雱安在吏曰見今未結絕了如要見可於其夕幕廡下切勿驚呼唯可令一親信者在側荆公如其言須之見一紫袍博帶擕案而坐乃故吏也獄卒數人枷一囚自大

門而入身具桎梏曳病足立廷下血汙地呻吟之聲殆不可聞乃雱也雱對吏云吉早結絶良久而滅荆公幾失聲而哭為一指使掩其口明年荆公薨靖公門人其說甚詳

國朝謚文公者楊億王洙二人歐陽永叔薨欲以文為謚時議者謂韓愈得文已為僭矣脩豈可得於是謚文忠有曰必留與介甫紹聖初荆公果謚文

仁廟皇嗣未立羣臣多言獨韓魏公有力一日殿上陳宗廟大計　上不得已頷之遂降詔立濮邸比車駕還宮不食者再左右問安否　上垂涕曰汝不知我今日已有交代宮人有數某妃將入閤者曰何遽使它人為　上曰是他韓琦已處置了復泣下晚年每遇　真廟諱日羣臣拜慰必聞　上慟哭其聲哀咽

黔川謝師德嘗收梁職貢圖小筆尤精後有陶尚書跋尾數百字開寶時親筆公甚愛之公云其書絶妙世鮮有之師德公之女夫也

曹后稱制日韓琦欲還政天子而御寶在太后閤皇帝行幸即隨駕琦因請具素仗祈雨比乘輿還御寶更不入太后閤即於簾前具述皇帝聖德都人瞻仰無不歡慰且言天下事久煩　聖慮太后怒曰教做也由相公不教做也由相公琦獨立簾外不去及得一言有允意即再拜駕起遂促儀鸞司拆簾　上自此親政

神宗時旱一西僧呪水金明池雲氣蔽水如墨僧云羅义神灾刼重職退天神不令下雨但可於某日內東門降雨數點而已果如其言

張日用知德清軍大旱民有爭水者日用曰今為汝借水三寸三日內還汝乃於水中刻表為記日用即詣一廟為文具述借水事立廟中以俟即日大雨使人視其表果及三寸而止

滕達道錢醇老孫莘老孫巨源治平初同在館中花時人各歷數京師花最盛處滕曰不足道約旬休日率同舍遊三人者如其言達道前行出封丘門入一小巷中行數步至一門陋甚又數步至大門特壯麗造廳下馬主人戴道帽衣紫半臂徐步而出達道素識之因曰今日風埃主人曰此中不覺諸公宜往小廳至則雜花盛開雕欄畫楯樓觀甚麗水陸畢陳皆京師所未嘗見主人云此未足佳頃旨開後堂門坐上已聞樂聲矣時在諒闇中莘老辞之衆遂去莘老嘗語人平生看花只此一處

公曰荆公三經學者以謂如何余曰荆公學尤邃於理非後生所易知故學者又為穿鑿所謂秦有司負秦法度也然荆公亦有所失如周官言賛牛耳荆公言取其順聽不知牛有耳而無竅本以鼻聽詩誰謂鼠無牙荆公謂鼠實無牙不知鼠實有牙昔曾有人引一牛與荆公辨之又嘗捕一鼠與之較公曰然

石曼卿謫海州日使人拾桃核數斛人迹不到處以彈弓種之不數年桃花遍山谷中

盧桐昭州人蔡挺薦為國子直講為人朴質不脩人事至京杜門以故皆踈之唯孫莘老與之善莘老見桐看易語其義皆非今世所學得京房歷數之説莘老出京桐夜半餞之言莘老禍福後無不中者

子問公今三歲一郊奏補賞賚有不貲之費漢唐無之豈祖宗有深意乎公曰然蓋自五代士卒驕無名邀賞故制此以厭人心議者欲裁損之不知此也

契丹有一佛寺甚壯麗使者至必焚香寺有大佛銀鑄金鍍豊稷奉使見其供具器皿皆　神宗賜高麗之物蓋高麗制於契丹每遇契丹使至其國所居殿上鴟尾皆暫徹去

鄭待制穆字閎中福州人與劉彝陳襄皆以德行為世所尊號四先生時鄭歸閩公亦有詩送之曰清曉都門祖帳開路人相與嘆賢哉流塵幾騎看山眼落日休傳別酒盃何待諸生留北闕自存遺直在東臺連江四老嗟誰在白首今朝只獨來

丁晉公執政不許同列留身唯王曾一切委順嘗忤其意曾謂丁曰欲面求恩澤又不敢留身丁曰如公不妨一日留身進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數步大悔之自是遂有朱崖之行

南北郊其牲用犢取其繭栗者牽持時必先引其母然後能行及殺之際其母哀鳴人不忍聞攝祀者多避之

眞宗一日晡時宣兩府於崇政殿衆疑今日別無奏事少頃乃賜食比暮召入禁中每人設一小閤子令易衫帽　上曰太平無事與卿等飲酒為樂左右列宮人　上曰卿等家亦有之否獨王旦對曰無有　上以二人賜之及罷又賜香藥皆珍寶也宮人解紅銷金項帕繫於袖中拜賜而出

陽城貴道州未行有書生五人訪城冠帶甚弊城各以一縑與之比至道州城謁五龍祠其縑皆在神坐側今刻石載其事

公晚貴歸州遂得唐翰林學士李矗事矗嘗貴知此郡唐史即不載獨見於圖經今郡宅有翰林堂公至歸生男子遂以矗名之公在歸尤多詩什有北齋西掖青雲士千載飄零只兩人謂此也蓋公為紫微日嘗兼權直學士院

公曰硫黃神仙藥也每歲夏至三伏日必餌百粒去臟腑中穢滯有驗子因與公言硫黃與鍾乳皆生於石陽氣溶液凝結而就石陰也至陽發乎地相薄而不和故聚而為大熱之藥硫黃伏於石下泉源所發則蒸為湯池其沸可以烹飪是宜服之殺人粉以為劑老幼可服得火者多發為背疽若鍾乳生岩穴流如馬湩結如鵝管虛圓空中若不足畏者然不待火研以玉槌七晝夜不息而其性躁怒不解甚於硫黃昔夏文莊服藥粥有小吏食其餘流血而殂蓋用此二藥也硫黃信有驗迨不可多服若陸生韭葉柔脆可菹則名為草鍾乳水產之芡其甘滑可食則名為水硫黃豈二物亦性之煖軟不然徒盜其名也公撫掌而笑

公既貴歸州路逢梁燾燾時貶化州分其子孫一半在鄆梁有幼子八歲孫三歲至潭州為知州詢陟所逼家人數日環聚泣別至是梁奮然擲其子于地其孫方挽衣不肯去梁掣其手而行雨中徒步而出道路為之泣下

南海有飛鳥自空中遺糞于舟檝不可聞丁晉公之貶崖鳥雖翔而糞不汙至崖盡縱所乘牛馬於山林間數年一夕皆集無遺者翌日遂有光州之命

公為京東憲置黑漆牌雌黃字云刑獄冤濫詞理抑屈州縣不理立此牌下按部使人前佩之一日有婦

人慟哭牌下曰吾女死夫家不知其由公取其案劾之果得其冤一路震駭

公除監察御史行至泗上夜夢有人送皮筒旁有小牌子書黃州二字意謂當以言得罪責黃州後安置汀州時知州黃彥臣始知夢中黃州二字爲此行也

吳僧文捷戒律精至孫莘老知湖州日問呂吉甫如何時吉甫在潤州持服捷曰只三年便在官家左右更有一人白晳而肥一人美髯而長後三年吉甫果參大政同列韓子華馮當世皆如捷所言

公罷泰州幕時携家人謁泗州雍熙塔見聖容不悅如怒色復歸高郵大病相繼一子夭後調官西上復拜塔下見其容甚悅遂有六察之薦劉士彥爲泗州日病甚其女刲股肉以進夜夢普照云我以與汝取得藥來明日有徐州呂劉鄉人也來獻袈裟于塔下方掛塔之次於聖像中得藥一貼題云和州歷陽縣秦家治風藥服之香氣徹頂即日遂安

公嘗學詩於孫莘老嘗曰近世作詩無復有唐人風余嘗得公詩集今略記數聯宣仁挽詞云玉筍千官散珠簾一夜空峽口送　詩云來書占喜鵲落日聽鳴蛩屈宅詩云若與蛟龍爭角黍應同漁父啜糟醨述懷詩云睡須山鳥喚酒聽竹枝斟長陽道中云窮搜詩句熟老練世情通袁安道中云白雲每逐晨光出紅鶴長隨暮靄還自南京和彭九江云飛臺歌吹餘衰草湓浦琵琶帳晚風公在汀州避謗罕作詩有云蕙竹筍抽疑夏籜木犀花發認春香此一聯道盡汀州景物

范文正少養於外氏朱家朱南京人今留府後朱少卿宅是也文正學於府庠同舍有病者文正親調藥以療病極囑文正曰吾無以報子平生有一術游遠方未嘗窮乏者術之力也今以遺子因授藥一囊方書一小冊文正不得已而留之未嘗取視後二十年得其子還之封識宛然

子瞻在黃州術士多從之游有僧相見數日不交一言將去懷中取藥兩貼如蓮蘂而黑色曰此燒煉藥也有緩急服之子瞻在京師爲公言至今收之後謫海島無恙疑得此藥之力

公至汀得服石菖蒲法武平縣官時爲收採公言服之數日已覺轉側甚輕信奇藥也余因曰本草載石菖蒲久服身輕一名菖陽退之所謂此言因師以菖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以余觀之本草所謂輕身退之所謂引年迨今石菖蒲其生石磧上祁寒盛暑凝之以層氷暴之以烈石衆卉枯瘁方且鬱然叢茂是宜服之能輕身却老也若生下濕之地至暑則根虛至秋則葉萎與蒲柳同豈足比哉公頷之

孫公談圃中

孫公談圃下

高郵　孫升　君孚

子由嘗爲黃白術先治一室甚容中置大爐將舉火見一大貓據爐而溺須臾不見子由以謂神仙之術天使濟貧乏待其人然後傳予非其人遂不復講

子瞻官鳳翔陳仲亮知府好黃白術府中有術僧甚異仲亮屢迫之輒逃匿不出子瞻乘間入寺排闥見僧問其事僧云仲亮貪不可傳因授子瞻其法用黃金一兩朱砂一錢同燒之須臾化爲紫金其價數倍子瞻因爲仲亮言即呼僧至驗之果然仲亮因造金治第未幾敗官而卒

呂文靖生四子公弼公著公奭公孺皆少時文靖與其夫人語四兒他日皆繫金帶但未知誰作宰相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擎四寶器貯茶而往教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或走歸告夫人者獨公著凝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子必作相元祐果大拜

丁崖州多智數在海外有一販夫輒與數百緡任其貨易　久不問商人疑其意且欲報之曰相公或使之雖死不避丁乃預計南京春宴必有中使在坐因作表丐還封爲書投府坐約商人曰汝必須於是日到仍須宴次投之商人欣躍而去至則如其言府坐得書懼不敢發欲匿之又中使已見遂因中使回附奏自是得移光州其表云雖遷陵之罪大應立主之功多

黃魯直得洪州解頭赴省試公與喬希聖數人待榜相傳魯直爲省元同舍置酒有僕自門被髮大呼而入舉三指問之乃公與同舍三人魯直不與坐上數人皆散去至有流涕者魯直飲酒自若飲酒罷與公同看榜不少見於顏色公嘗爲其婦翁孫莘老言甚重之後妻死作發願文絕嗜慾不御酒肉至黔州命下亦不少動公在歸州日見其容皃愈光澤留貶所累年有見者無異仕官時議者疑魯直其德性殆夙成非學而能之

子嘗小釀公聞而見訪後度醸熟以詩見索云稍覺香薰鼻還思酒入脣盈缸止三斗可撥甕頭春予因

和云紫貂寒擁鼻綠蟻細侵唇蓮燭當時事壺頭此日春

公問自昔貶官至汀者爲誰予對圖經不載按唐史蘇弁自户部侍郎以腐粟貶司户蔣防自翰林學士貶刺史裴冑自宣州刺史貶司馬張又新自行軍司馬貶刺史

何殿直黥卒也善行天心正法子由婦遇祟二年何治之初見四鬼環守後止見一何更造天獄築壇追捕鞭笞之聲聞于外是夜婦如醉而醒者家人詢二年之病皆不記但如夢中耳公先娶撫州吳氏因言吳氏有女爲祟所苦得洪州道士治之而愈道士埋符廟下一夕廟屋盡圮至今修而復壞者數四其術祕不傳世

安南不戢議者歸咎王荆公進郭逵而退李憲荆公笑曰使逵無功勝憲有功使官者得志吾屬異日受禍矣他日有朝士在中書稱李憲字荆公厲聲叱之曰是何人即出爲監當

宋宣獻家藏書過祕府章獻明肅太后稱制未有故實於其家討論盡得之

王青未遇時貧甚有人告曰何不賣脂灰今人家補壁器青如其言家貲遂豐是時京師無人賣此今則多矣蓋自青始也公見高士英說少時見青監倉門時有一朝士在坐求青相青云眼昏看人不中朝士曰某不遠千里而來幸無辭也青曰無所諱則言官人山林中有寬氣所以平生坎坷守官多事不衝替即差替也朝士愕然曰某五歲時所生母死於江行父遽焚於水濱即解舟而去後求骨已亡矣無一日不恨青曰如此不須問相也

元祐初呂申公欲以張問爲給事中張老甚外議恟恟公上言朝廷欲用老成者謂其有成人之德豈特蒼頭白髮而已乎人有譏於申公申公以皓首又弟公績除慶帥辭疾不行請宮觀即以祕書少監領眞祠公言近嘗有某官亦如此請者因得罪不宜以宰相弟遂撓法申公不悅出公知濟州

胡兢除監察御史公連章言禁中何以知此人姓名且未嘗有大臣論薦及有投獻文字堅執不下引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孔子主癰疽侍人瘠環又主上春秋鼎盛太皇太后簾幃深密正當防竊美之人蓋指陳衍也其命遂寢今按家集所載乃業崙非胡兢凡稱臣寮上言即御史所陳舊日皆書御史姓名至仁宗朝因事罷之

蒲恭敏宗孟知鄆州日有盜黃麻胡者刼良民使自掘地倒埋之觀其足動以爲戲樂恭敏獲其黨先刖去足筋然後置于法先是寇依梁山濼縣官有用長梯窺蒲葦間者恭敏下令禁毋得乘小舟出入濼中賊既絕食遂散去公爲憲日一倚恭敏凡獲盜即日肇金至市中行賞以故人人用力斬捕略盡

閩中唯建劍汀邵武四處殺子士大夫家亦然章郇公建州人生時家嫗將不舉凡滅燭而復明者三有呼於梁者曰相公家人懼甚遽收養之

藍大卿丞知吉州日朝廷議行新法自念年老乞致仕忽有相手紋者曰大卿正做官何故要閑藍驚曰吾雖有意而未發言何以知之相者曰只爲手中一道紋分明藍之子方病觀其手曰有兩横紋相侵則不可救已而紋侵果卒

海陵徐神翁居天慶觀公爲僉判任滿別之神翁無他語但言做官時着緋後公入京授烏場鎮至潤尋醫六年授常山撫勾未至覃恩賜五品服遂入臺自海陵至此五年方徃事應神翁之說又王和甫乞字書一諱乃授益州益其父名也開寶試院火泰州舉人赴試求字皆從火傍徐王病遣中使設齋求字中使去得一飩字蓋王以久不食至明年三月一日日蝕是日忽索粥自是病愈莊公岳爲湖北漕得其字未幾卒和甫又嘗得三山字後提舉嵩山崇福宮公未貴時遣人求字得乙未上地四字後乙亥年貴歸州郡之公字向未也昔有監觀道士每歲見有一人至觀引神翁於三清像後閑門終日而去疑受道之異人也

許景山遜知維揚以卒子子春既除服往舊治將丐府公理遺表事時王丞相隨爲郡子春以封狀見之謁通判拒不見子春大怒拂衣去而丞相聞之曰前日一封狀甚謹況其氣節如此因立奏遺表遂授太廟齋郎時年已四十終天章閣待制

瓊崖四州在海島上中有黎戎國其族散處無酋長多沉香藥貨余靖知桂州時吳蒙爲司户管内機宜文字以卒五百安撫黎戎蒙謂此不足以立功即深入其地反爲掩殺蒙下馬請降戎得蒙待之甚厚以女妻之而蒙有子在瓊州令以銀五十星造兩餅贖之戎得餅甚喜遂放蒙還島上水出黎戎飲四州人少忓其意即毒其上流故鮮能入其巢穴國初時有一節度使忘其名姓王不悅於趙普因使討之王有知術使士卒以鐵底爲襪入其地多使斬馘至今國中一石戎過之必懼而再拜相傳王節度曾坐其上蒙即荆公夫人之叔父公先妻吳與荆公夫人同母親見蒙說如此公再娶周即春卿家有賢行

張舜民芸叟從軍高遵裕有詩曰白骨似沙沙似雪勸君莫上望鄉臺　神廟見詩責郴州稅郴多碧蓮根大如盌張嘗以墨印於詩稾上以詫北人也

紹聖初復用元豐舊人呂吉甫起知金陵公責歸州過之燕勞甚厚回謁於清涼寺問曾上荆公墳否公言不曾到但妻母墳近一省之蓋是時士大夫上荆公冢者無虛日呂因是問之

巫山神女廟其像坐帳中祕不可觀馮沆學士之幼子美秀如玉年十五隨沆知夔州日戲于郡圃必拍手呼鹿鹿至則騎之人已爲異後改蜀郡過巫山廟其子輒褰帷見神女目動歸時頭痛疾三日而卒

公言近歲乘輿唐突者多爲衛士毆傷宜造一木匣如匭狀隨駕而行以御史一員掌之庶使冤抑可伸而良民無毆傷之害

晁堯民端仁嘗得冷疾無藥可治推日中灸背遂愈

范峒善風鑒公爲中書舍人時峒曰凡坐絨毛要如半睡者公在馬上精神太銜恐不久居此未幾果出知南京

公昔與杜挺之梅聖俞同舟遡汴見聖俞吟詩日成一篇衆莫能和因竊伺聖俞如何作詩蓋寢食游觀未嘗不吟諷思索也時時於坐上忽引去奮筆書一小紙內筭袋中同舟切取而觀皆詩句也或半聯或一字他日作詩有可用者入之有云作詩無古今惟

造平淡難乃筭袋中所書也

徐君平金陵人親見荆公病革時獨與一醫者對床而寢荆公蹶然起云適夢與王禹玉露髺不巾同立一壇上已而遂薨此可怪也

杜常及第時在期集處爲公言先夢已及第猶着白衣見 主上被髪常在衆中騎馬意欲先行爲前三人擁而不得進又過一大澗幾墮後得一人狀皃甚偉扶掖而過果第四人及第則前有三人之應也後一人乃沈季長正如夢中所見時在諒闇中即被髪之應也

儂智高反時官軍屢敗孫沔余靖軍行不整所過殘掠狄青爲帥有婦人賣蔬於道一卒倍取青擒卒馬前斬之至廣召諸將責陳曉騑御名犯違節制斥起大門外已羅酒炙遂斬之孫余坐上股栗自是軍聲大振秋毫無犯遂破賊焉

杜鎬龍圖江南名士植之祖也初登第時將試之前夕寤而燭之見大鼠銜卷于前視之乃孝經正義明日果於正義中出題三道

俞次尚與其妻素達理性次尚病呼其妻曰我將死時次尚二子在外妻曰我欲先死君俟諸子至未晚也其妻奄然而化次尚爲文誌其墓已而諸子至明日告曰吾亦行矣即薰沐趺坐而化孫莘老嘗表其墓次尚官至屯田郎湖州人字退翁云

燕達爲兒時賣鴨卵嚴法華取其卵悉啖之既而撫其背曰惜取身他日一箇節度使

契丹犯澶淵奏至寇準適在病告 上遣數輩召與計事準辭疾復遣衛士舁病而入亦不至明日準入對 上引視二圖一江南一蜀中也準曰江南必王欽若蜀中必陳堯咨也二人以其鄉里皆亡國詔不可固請鑾輿親征即出懷中所擬將校姓名凡數百人詔勑皆具天戈即日言邁遂平大寇準之力也

馬亮善相人爲夔路監司日呂文靖父爲州職官一見文靖即許以女嫁之其妻怒曰君嘗以此女爲國夫人何爲與選人子亮曰此所以爲國夫人也

孫公談圃卷終

補遺

仁廟女兖國太長公主畔李瑋瑋先卒一日公主晨起語左右曰夜來夢楊太妃特來與我做女顧左右笑之明日凌晨閽者報門外有人遺下一新生女子在門臺上公主使人收養之如已女也稍長適向經遂生今太后經卒時太后臨弔其從者皆輦官稱官家供事人元祐初李稷爲副都承旨善言都城故事其說如此

熙寧三年余侍親守官泗上時公爲盱眙主簿一日見公言夢中有羽客遺詩一絕其後二句云更約與君三十載北陵原上望殘霞公自言北陵殘霞非佳語也熙寧三年歲在庚戌至元符二年己卯公卒於臨汀正三十載

高郵軍南樓東去河丈餘地有井庇以四柱屋父老相傳云鄉道光女嘗汲此水煉丹飛仙去故世號玉女井其東二十餘步即公之第宅也公嘗言嘉祐中治廳屋得廢井甃砌完好泉清且甘按圖經即此爲眞玉女井也其庇以四柱屋者市人妄爲之爾公又言治平中公之伯氏之喪其井輒浮泥而濁且苦踰月復故其後十五六年公又失長子而占相者言廳東南不利有此井尋汲之又復淤濁遂命撤去石欄以石版蔽之今公歿十五年餘矣爲宅已屬東都茆氏所有不知此井蔽覆如故或復發掘汲取也

談圃首刻于臨汀州治野客叢書稱吳氏傳本尚多三條蓋猶是未刊之本也以後高沙諸刻俱仍臨汀之舊方今

四庫館校藏書增入茲末卷後補遺三條是也讀是

編者燬不至與澠水燕談湘素記等同嘆無完帙云嘉慶甲子春三月虞陽張海鵬識於𢑱真齋

孫公談圃卷下 終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孫公談圃三卷宋臨江劉延世錄所聞於孫升之語也升字君孚高郵人元祐中官中書舍人紹聖初謫汀州延世父時知長汀得從升游因錄爲此書升爲元祐黨籍多述時事觀其記王安石見王雱冥中受報事則不滿於安石記蘇軾以司馬光薦將登政府升言軾爲翰林學士其任已極不可以加如用文章爲執政則趙普王旦韓琦未嘗以文稱王安石在翰林爲稱職及居相位天下多事若以軾爲輔佐願以安石爲戒又記軾試館職策題論漢文帝宣帝及仁宗神宗升率傅堯俞王嵒叟言以文帝有勢則仁宗不爲無弊以宣帝有失則神宗不爲無失則又不滿於軾記爭弔司馬光事亦不滿程子殆於黨籍之中又自行一意者歟王楙野客叢書曰臨汀刊孫公談圃三卷近時高沙用臨汀本復刊於郡齋余得山陽吳氏建炎初錄本校之多三段其後二段乃公之甥朱稃所記併書於此庶幾與時好事者取而附之卷末云云今考此本亦無此三條豈楙雖有是說而刊版迄未補入謹據楙所錄增入卷末成完書焉 案三段載野客叢書第五卷第十五條

四庫提要辨證

余嘉錫撰

孫公談圃三卷

宋臨江劉延世錄所聞於孫升之語也。升字君孚，高郵人。元祐中官中書舍人。紹聖初謫汀州。延世父時知長汀，得從升游，因錄爲此書。

嘉錫案：孫升宋史卷三百四十七有傳，提要蓋偶失檢，故不言事蹟見宋史本傳。談圃序末題建中靖國元年正月臨江劉延世述之。畫繼卷四云：「劉延世，公是先生之猶子也。少有盛名，元祐初游太學，不得志，棄去，築室讀書，名曰抱甕。」宋詩紀事卷三十二延世小傳即本此二書爲之。圖繪寶鑑卷三云：「劉延世字王孟，新喻人。（[illegible]）公是先生敞之猶子。」與談圃作字述之者異，蓋稱其別字也。敞子名奉世，與延世聯名，足爲兄弟之證。敞弟攽卒於元祐四年，（[illegible]）而延世之父方於紹聖四年知長汀縣，蓋敞別有一弟名孜，字叔撫，見龔明之中吳紀聞卷四。延世蓋其子也。以提要不及延世始末，故爲補考之如此。

升爲元祐黨籍，多述時事。觀其記王安石見王雱冥中受報事，則不滿於安石；記蘇軾以司馬光薦將登政府，升言軾爲翰林學士，其任已極，不可以加，如用文章爲執政，則趙普王旦韓琦未嘗以文稱，王安石在翰林爲稱職，及居相位，天下多事，若以軾爲輔佐，願以安石爲戒；又記軾試館職策題論漢文帝宣帝及仁宗神宗，升舉傅堯俞王巖叟言，以文帝有弊，則仁宗不爲無弊，以宣帝有失，則神宗不爲無失，則又不滿於軾；記爭弔司馬光事，亦不滿程子。殆於黨籍之中，又自行一意者歟。

案：宋史升本傳，叙事雖略，然已載升論蘇軾不可爲輔佐，謂王安石擅名世之學，爲一代文宗，及進居大位，出其私智以蓋天下之聰明，遂爲大害。是其不滿王安石及蘇軾，固已著明。續通鑑長編記升任職及章疏，尤爲完備，升之生平，燦然可考。觀提要之言，似必讀談圃然後知升之爲人者，是未嘗參考史傳也。元祐時有洛蜀朔三黨，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領袖，羽翼之者尤衆。邵伯溫聞見錄卷十三紀之甚詳。蜀洛相攻，人盡知之。朔黨與蘇程皆無深仇，故其於蜀洛，或離或合，或中立兩黨之間，或於兩黨並加排詆。其議論亦互有是非異同。如劉安世之爲人，殊不滿王安石，亦並不滿蘇程，是其一例。長編卷四百六十七（[illegible]）載御史中丞鄭雍劾劉摯疏，具摯黨人姓名三十人，自梁燾巖叟安世外，孫升與焉。又卷五百自注引劉跂辨謗錄云：「文及甫供稱秦孫謂當通孫升韓原，皆劉摯黨人。」雖其言出於仇忌之口，未可盡信，然觀升之奏議，大率與梁燾王巖叟等合，其爲朔黨中人，似無可疑者。其不滿王安石及蘇程，蓋與劉安世同，無足深怪。提要乃謂升於黨籍之中又自行一意，似不知元祐黨籍中又有朔黨一派者，未足與之知人論世也。升論軾不可爲輔佐，見長編卷三百八十八，（[illegible]）載其全疏，與宋史及談圃皆合。若談圃所記升論軾試館職策題事，則殊疏舛失次。長編卷三百九十三云：「元祐元年十二月壬寅，左司諫朱光庭言學士院試館職策題不識大體，獨稱漢文宣帝之全美，以謂仁祖神考不足以師法，不忠莫大焉，伏望特賜覈正考試官之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策題蘇軾文也，詔特放罪。光庭又言軾罪不當放，其言攻軾愈峻。軾聞而自辯，詔追回放罪指揮。旣傳朝廷謂光庭所言非是，將逐去之，御史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巖叟相與言朝廷命令反復，是非顛倒，不可不辨，又恐遂逐光庭，則所損益大，因欲於未逐前早救之，乃各上疏論軾不當置祖宗於議論之間，疏入不報。」李燾自注曰：「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堯俞第一奏；二十八日，巖叟繼之；二年正月八日，堯俞巖叟再奏；九日，王覿奏；十一日，覿又奏；十二日，批出令堯俞巖叟光庭不須彈奏；十三日，三人赴都堂受旨；十四日，三人又各上奏；十七日，蘇（[illegible]）軾自辯；（[illegible]）十八日，堯俞巖叟同入對；十九日，特罷；二十一日，孫升奏；二十二日，進呈堯俞巖叟所奏；二十三日，詔令各供職。是日孫升又奏；二十五日，三人持班；次二十七日，同見於崇政殿門。此一段事方竟。」燾之所注，日月明白如此。孫升之上奏，去傅堯俞王巖叟初奏時已二十餘日，談圃謂升率堯俞巖叟上言，已不免顛倒失實。以此事本末考之，知其始實發之於朱光庭，而堯俞巖叟因恐光庭被逐，起而救之，遂相繼論奏不已。及二人入對，宣仁太后面斥其黨附光庭，二人遂家居待罪，升始言堯俞巖叟必不黨諫官以負陛下，旣而太后有并逐四人之意，（[illegible]）執政爭以爲不可，乃令四人照舊供職。升又上疏言：「君子不能無過，改而不吝，則爲有德。」軾雖有罪於譏諷，而自辯飾非，則無改過不吝之德，因責朝廷不當疑堯俞巖叟黨附諫官，而以蘇軾爲無過，乞早出先降放罪指揮。其實皆似袒傅王而罪蘇軾，然終許軾爲君子，措詞優柔不迫，蓋欲稍平諫官之氣，而消朋黨之論，（[illegible]）是亦解紛之一道也。升自言待罪請職，方是非紛起之時，獨無一言，而談圃顧謂升率堯俞巖叟言之，強坐升以首言，升不任受也。且升第二奏曰：「伏見蘇軾昨撰試館職策題，而其詞以謂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而或至於偷，雖患在百官有司，而下文稱孝文寬厚長者，至於朝廷之闕，私官人過而不聞有怠惰不舉之病，則是仁祖之政有病矣。其詞以謂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而流入於刻，雖患在監司守令，而下文稱孝宣綜核名實，至於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聞有督察過甚之失，則是神考之政有失矣。且方欲師法祖宗而盛稱孝文孝宣之政無病與失，蓋言彼之無病，則此必有病，稱彼之無失，則此必有失，則軾之命詞，豈得謂之無過矣乎？軾文詞俊敏，下筆如流，不能避嫌疑遠步避迹，若謂軾有意於譏諷，則軾非喪心病狂，何至於此哉。」由是觀之，升之論軾，正因其策題言漢文宣無病與失，與仁宗神宗之政兩者相形，不免避嫌疑，談圃乃謂升言以文帝爲有弊，則仁宗不能無弊，以宣帝爲有失，則神宗不能無失，是不獨軾未嘗有此言，且與升意正相反也。軾放罪指揮已於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八日追回，孫升於二年正月二十三日乞降出放罪指揮，終未見從，而談圃謂升率傅堯俞王巖叟言之，御批軾特放罪，（[illegible]）則又顛倒事實矣。蓋劉延世未嘗見升之奏疏，僅據其口語約略記之，故所敘不能無失，提要於此殊不了了，余故詳考之如此。

唐語林

附校勘記

王讜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唐語林八卷.宋王讜撰.陳振孫書錄解題云.長安王讜正甫.以唐小說五十家.倣世說分門三十五.又益十七門.爲五十二門.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未詳撰人.效世說體.分門記唐世名言.新增嗜好等十七門.餘皆仍舊.馬端臨經籍考.引陳氏之言入小說家.又引晁氏之言入雜家.兩門互見.實一書也.惟陳氏作八卷.晁氏作十卷.其數不合.然陳氏又云.館閣書目十一卷.闕記事以下十五門.另一本亦止八卷.而門目皆不闕.蓋傳寫分併.故兩本不同耳.讜之名不見史傳.考書中裴佶一條.佶字空格.注云御名.宋惟徽宗諱佶.則讜爲崇寧大觀間人矣.是書雖倣世說.而所紀典章故實.嘉言懿行.多與正史相發明.視劉義慶之專尚清談者不同.且所采諸書.存者已少.其裒集之功.尤不可沒.惜其刊本久佚.故明謝肇淛五雜組引楊慎語.謂語林罕傳.人亦鮮知.惟武英殿書庫所藏.有明嘉靖初桐城齊之鸞所刻殘本.分爲上下二卷.自德行至賢媛.止十八門.前有之鸞自序.稱所得非善本.其字畫漫漶.篇次錯亂.殆不可讀.今以永樂大典所載.參互校訂.删其重複.增多四百餘條.又得原序目一篇.載所采書名及門類總目.當日體例.尚可考見其梗槩.蓋明初全帙猶存也.惟是永樂大典各條.散於逐韻之下.其本來門目.難以臆求.謹略以時代爲次.補於劉本之後.無時代者.又

後之.其爲四卷.又刻本上下二卷.篇頁淆紊.今每卷各析爲二.仍爲八卷.以還其舊.此書久無校本.訛脫甚衆.文義往往難通.謹取新舊唐書及諸家說部.一一詳爲勘正.其必不可知者.則姑仍原本.庶不失闕疑之義焉.

唐語林目錄

卷一
德行 言語
政事上
卷二
政事下 文學
卷三
方正 雅量
識鑒 賞譽
品藻 規箴
夙慧
卷四
豪爽 容止

自新 企羨
傷逝 栖逸
賢媛
卷五 補遺 起高祖訖代宗
卷六 補遺 起德宗訖文宗
卷七 補遺 起武宗訖昭宗
卷八 補遺 無時代

唐語林原序目

國史補 補國史
因話錄 談賓錄
弃集 幽閑鼓吹
尚書故實 松窗錄
廬陵官下記 次柳氏舊聞
桂苑叢談 紀聞談
東觀奏記 貞陵遺事
續貞陵遺事 常侍言旨
傳載 雲溪友議
開天傳信記 戎幕閒談
明皇雜錄 異聞集
大唐說纂 刊誤

盧氏雜說 劇談錄
玉泉筆端 金華子雜編
皮氏見聞 大唐新語
劉公嘉話 羯鼓錄
芝田錄 資暇集
杜陽雜編 本事詩
玉堂閒話 中朝故事
北夢瑣言 唐會要
柳氏敘訓 魏鄭公故事
國朝傳記 會昌解頤
洛中記異 乾𦠆子
開奇錄 賈氏談錄
虬鬚客傳 封氏聞見記 案王讜采五十家小說成書而永樂大典所載原序名目自國史補至封氏聞見記凡四十八家文獻通考及唐宋史志皆著於錄惟齊隨一種無考疑有脫文中多引封氏聞見記而虬鬚客傳一篇全載原文似所謂即此二家今爲補入以還五十家之舊

右小說五十家。正而取其尤要者編之。分爲五十二門。具目錄于後。

德行 言語
政事 文學
方正 雅量
識鑒 賞譽
品藻 規箴
夙慧 豪爽
容止 自新
企羨 傷逝
栖逸 賢媛
術解 巧藝
寵禮 任誕
簡傲 排調
輕詆 假譎

黜免　儉嗇
侈汰　忿狷
讒險　尤悔
紕漏　惑溺
仇隙　嗜好
俚俗　記事
任察　諛佞
威望　忠義
慰悅　汲引
委屬　砭談
僭亂　動植
書簡　雜物
殘忍　計策

右正甫集五十家之說，分為五十二門，其上三十五門出世說，下十七門正甫所續，總號唐語林云。

唐語林卷一　四庫全書原本

德行

文中子隋末隱於白牛谿，著王氏六經，北面受學者，皆時偉人，國初多居佐命之列。自貞觀後三百年間，號稱全治，而王氏六經卒不傳。至元和初，劉禹錫撰宣州觀察使王贊碑，盛稱文中子能昭明王道，以大中立言，游其門者，皆天下俊傑。自餘士大夫擬議及史冊，未有言文中子者。

姚崇每與兒孫皆集，曰外甥自非疏，但別姓耳，遺與兒姪連名。

元宗嘗午日賜丞相錦乳，宋璟命子弟將此付儲人合鍊，對曰：上之所賜，必當珍異，付其家，必遭竊換。璟曰：持誠示信，倘懼見猜，以猜示人，其可得乎。爾勿以此待人。

開元天寶之間，傳家法者，崔沔之家學，崔均之家法。

元宗諸王友愛特甚，常思作長枕大被，與同起臥。諸王或有疾，上輟轉終日不能食，左右開喻進膳，上曰：弟兄吾之手足，手足不理，吾身廢矣，何暇更思寢食。上於東都起五王宅，又於上都創花萼樓，從與諸王會聚，或講經義，賦詩飲酒，歡笑戲謔，未嘗猜忌。

肅宗在東宮，為林甫所構，勢幾危者數矣，鬢髮斑白。入朝，上見之惻然，曰：汝歸院，吾當幸汝。上到宮中，庭宇不灑掃，而樂器屏棄，塵埃積其上，左右使令，亦無妓女。上為之動色，顧謂力士曰：太子居處如此，將軍盍使我知乎。上在禁中不呼力士名，呼為將軍。力士奏曰：臣嘗欲言，太子不許，云無動上念。乃詔力士令

京兆尹嚴選人間女子頎長潔白五人，將以賜太子。力士趨出庭下，復奏曰：臣宣旨京兆尹閱女子，人間囂然，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為口實。臣伏見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沒入其家者，宜可備選。上大悅，使力士詔掖庭令按籍閱視，得五人，以賜太子，而章敬吳皇后在選中，後生代宗皇帝。

肅宗為太子，嘗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臑，上顧太子使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污漫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肅宗徐舉餅啗之，上大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

元宗西幸，車駕自延秋門出，楊國忠請由左藏庫西，上從之。望見千餘人持火以俟駕，上駐蹕曰：何用此。國忠對曰：請焚庫積，無為盜守。上斂容曰：盜至者不得此，必厚斂于人，不如與之，無重困吾民也。命徹火炬而後行。聞者皆感激流涕，迭相謂曰：吾君愛人如是，福未艾也。雖太王去邠，何以過于此也。

元宗西幸，歸入斜谷，天尚早，煙霧甚晦，頓使給事中封偶於野中得新熟酒一壺，跪獻于馬首者數四，上不為之舉。偶懼，乃注以他器，自引一滿於上前。上曰：卿以我為疑耶。始吾即位之初，嘗飲大醉，損一人，吾悼之，因以為戒，迨今四十餘年，未嘗甘酒味。指力士及近侍者曰：此皆知之，非紿卿也。

天寶中，有一書生旅次宋州。時李汧公勉年少貧苦，與此書生同店，而不旬日，書生疾作，遂至不救。臨絕，語公曰：某家住洪州，將於北都求官，於此得疾且死，其命也。因出囊金百兩遺公，曰：某之僕使無知有此，足下為我畢死事，餘金奉之。李公許為辦事，及禮畢，置金於墓中而同葬焉。後數年，公尉開封，書生兄弟齎洪州牒來，累路尋生行止，至宋州，知李為主喪事，專詣開封，詰金之所在。公請假至墓所，出金以付焉。

德宗初即位，深尚禮法，諒闇中，召朝士食馬齒羹，不設鹽酪。皇姨有寡居者，時節入宮，粧飾稍過，上見之極不悅，異日如禮，乃加敬焉。

崔吏部樞夫人，太尉西平王晟之女也。晟生日，中堂大宴，方食，有小婢附崔氏婦耳語，久之，崔氏婦頷之而去。有頃復來，晟曰何事，女對曰：大家昨夜小不安適，使人往候。晟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為人婦，豈有阿家病不檢校湯藥，而與父作生日。遽遣走檐子歸，身亦續至崔氏家問疾，且拜請教訓子不至。晟治家嚴肅，貴賤皆不許時世粧梳，勳臣之家，稱西平禮法。

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為相，未敢失禮，乃寄錢物百萬，并氈車一乘，使者未敢進，乃於宅門伺候，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襤褸，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乃止。

杜太保宣簡公大曆中有故人遺黃金百兩，後三年為淮南節度使，其子來投，公取其黃金還之，緘封如故。

檢校刑部郎中程皓，性周慎，不談人短，每於儕類中見人有所訾，未嘗應對，候其言畢，徐為辯之，曰：此皆眾人妄傳，其實不爾。更說其人美事。嘗於廣坐被人醜罵，席上愕然，皓徐起避之，曰：彼人醉耳，何可與言。

高利自濠州改楚州，時江淮米貴，職田每年得粳米直數千貫，舊例替人五月五日以前到者得職田，利欲以讓前人，發州所在故為淹泊，過限數日，然後到州，士子稱焉。

兵部李約員外，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檝相次，商胡病，因邀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絕色也，又遺一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約數萬，約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約自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也。後死商胡有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檢之，夜光果在。其密行皆此類也。

僕射柳元公家行，爲士大夫儀表。居大官，奉繼親薛夫人之孝，凡事不異布衣時。薛夫人左右僕使，至有以小字呼公者。性嚴重，居外，下吏常惕懼。在薛夫人之側，未嘗以嚴顔色待家人，恂恂如小子弟。敦睦內外，當世無比。宗族窮者無告，因公而存立者甚衆。在方鎮，子弟有非他適，所經婚內，人不知之。族子應規爲水部員外郎，求公爲市宅。公不與，潛貲所親曰：「柳應規以儒素進身，始入省，便造新宅，殊不若且稅居之爲善也。」及水部殁，公撫視孤幼，恩意加厚，特爲營居處。諸子皆貫身名。族孫寬疾病，以兒女託公。廉察鄂州，嫁其孤女，雖箱篋刀尺微物，悉手自閱視以付之。公出自清河崔氏，繼外族薛氏，前後與舅諸從同時領方鎮，居省閣。又與薛氏舅率同時爲觀察使。妻父韓僕射，同時居大僚，未嘗敢以爵位自高，誠卑下之故，其行已如此。

元和已後，大僚睦親族者，前當有司徒鄭公，中間有楊尚書憑、柳元公，其後李相國武都公宗閔。

裴尚書武，奉寡嫂，撫甥姪，爲中表所稱。尚書卒後，工部夫人崔氏，詢其仁慨泒諭。工部名佶，有清德，武之長兄也。兄弟皆爲八座，自丞相擬卿，至工部子泰章，四世入南北省，羣從居顯列者不可勝書。泰章後亦爲尚書。

沈吏部傳師，性和易，不從流俗，不矯亢。觀察三郡，去鎮，無餘畜。京城居處隘陋，不加一椽。所辟賓僚，無非名士。身歿之後，家至貧苦。二子繼業，並致時名。又以報施不妄，其父禮部員外郎既濟，撰建中實錄，見稱於時。公亦爲史官，及出領湖南、江西，奉詔在鎮修憲宗實錄，當時榮之。

劉敦儒事親以孝聞。親心緒不理，每鞭之見血，則一日悅暢。敦儒常斂衣受杖，曾不變容。憲宗朝旌表門閭。又趙郡李公道樞，先夫人盧氏性嚴，事亦類此。道樞名聲已聞，又在班列，賓至門，往往値其受杖。

滎陽鄭還古，俊才嗜學，性孝友。初家青齊間，値李師道叛命，扶老親歸洛，與其弟自舁肩輿，晝夜奔進，兩肩皆瘡。妻柳氏，僕射元公之女。有婢道，弟齊古，好博戲賭錢，還古帑中恣其所用，齊古得之輒盡。還古每出行，必封管籥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郎。」備博勿使別取債息，爲惡人所陷也。弟感其言，爲之稍節。有堂弟齊璆，投許昌軍爲健兒，還古使使召之，自與洗沐，同榻而寢，因致書方鎮，求補他職。竟以剛躁喜持論，不容於時。

路相隨幼孤，其母問：「汝識汝父否？」曰：「不識。」曰：「正如汝面。」隨號絕久之，終身不照鏡。李衛公爲其淳篤，結爲親家，以女適路氏。

孫侍郎瑴在翰林，父爲太子詹事，分司東都。瑴因春時遊宴獻，怨念溫凊，進狀乞省覲，其詞曰：「陟彼岵兮，孰不瞻父；方寸亂矣，何以事君。」自內廷徑出，時皆稱之。至華陰，拜河南尹。

宣宗天資友愛，敦睦兄弟。大中元年，作雍和殿於十六宅，數臨幸，諸王無少長悉預坐，樂陳百戲，抵暮而罷。諸王或有疾，亟去戲樂，即其臥內，躬自撫之，憂形於色。

宣宗郊天前一日謁太廟，至憲宗室，捧爵而入，嗚咽交下，左右觀者莫能仰視。

宣宗嘗出內府錢帛，建報聖寺，大爲堂殿，金碧坊坊之麗，近所未有。堂曰介福之室，憲宗御像在焉。堂之北曰虔思殿，上休息所也。每由複道至寺，凡進獻於介福者，雖甚微細，必手自題緘。

萬壽公主，宣宗之女。上在藩時，主尤鍾愛。及下嫁，武德禁中舊儀，車輿有白金爲飾者，及是進，上曰：「我方

以儉化天下，宜從近戚始。」乃命以銅飾車。每遊見上，常誨曰：「無輕待夫，無干預時事。」又降御劄勅勵，其末曰：「苟違吾戒，當有太平安樂之禍。」汝其勉之。故十五年間，戚屬翕然，如山東衣冠之法。宣宗時，前進士于琮選尚永福公主，建外趣，擢校書郎、右拾遺，賜緋，左補闕，賜紫。事忽中止，丞相上審聖旨，上曰：「此女子與朕會食，對朕輒折匕筯，性情如此，恐不可爲士大夫妻。」遂改尚廣德公主，亦上次女也。

博陵崔倕緦麻親三世同爨，貞元已來言家法者，以倕爲首。倕生六子，一爲宰相，五爲要官，太常卿邠、太原尹鄲、外省尚書郎鄖、廷尉鄖、執金吾鄯、左僕射平章事鄲（原作）鄲及鄲五知貢舉，得士百四十八人。兄弟亦同居光德里一宅。宣宗嘗歎曰：「崔鄲家門孝友，可爲士族之法矣。」鄲嘗構小齋於別寢，御書賜額曰德星堂。大中年，丞郎宴席，蔣公伸在座，忽酌一盃言曰：「座上有孝於家、忠於國、名重於時者，飲此。」衆無敢舉，李孝公拭讓起，引飲之，蔣以爲然。

李尚書蟾，性仁愛，厚於中外親戚，時推爲首。嘗爲一簿，遍記內外宗族姓名，及其所居郡縣，置於左右。歷官南曹，牧守及選人相知者赴所任，常閱籍以贈之。

東川韋有翼尚書，自判鹽鐵，鎮梓潼，有孝名。平生不飲酒，不務歡笑，爲家諱平故也。案此句難解，疑有脫誤。

王成少盜簡族之後，少入仕，遭喪服除，數年不飲食酒肉。後因會聚，人勸勉之，咸捧肉欲啗，淚下盈盤，竟不食而離席，一坐爲惻怛。後有人傳於獨孤公者，嘉其獨行，遂聘其女。

崔樞應進士，客居汴半歲，與海賈同止。其人得疾，既篤，謂崔曰：「荷君見顧，不以外夷見忽。今疾勢不起，番人重土殯，脫殁，君能終始之否？」崔許之。曰：「某有一珠，價萬緡，得之能蹈火赴水，實至寶也，敢以奉君。」崔受之，曰：「吾一進士，巡州邑以自給，奈何忽畜異寶？」伺無人，置於柩中，瘞於阡陌。後一年，崔遊亳州，聞番人有自南來尋故夫，并勘珠所在，陳於公府，且言珠必崔秀才所有也。乃於亳來追捕。崔曰：「儻窀穸不爲盜所發，珠必無他。」遂剖棺，得其珠。汴帥王彥謨奇其節，欲命爲幕，崔不肯。明年登第，竟主文柄，有清名。

懿宗器度深厚，形貌瓌瑋，仁孝出於天性。鄭太后崩，而疏衆同士人之禮，公卿奉慰，號不成泣。

沈顏游鍾陵，自章江入劍池，過臨川時，天旱水淺，泊小渚，睹敗碑，字存者十七八，乃撫州刺史顏魯公之文，即臨川所洗碑也。其文多敍魯公之德業。

李英公爲僕射，其姊病，必親爲粥，火燃輒焚及其鬚。姊曰：「僕妾甚多，何爲自苦若是？」勣曰：「豈爲無人耶？顧姊年與勣皆老，欲久爲姊粥，復可得乎？」

皇甫文備，武后時酷吏，與徐大理有功論獄，誣徐黨逆人，奏成其罪，武后特出之。無何，文備爲人所告，有功訊之，在寬。或曰：「彼嘗將陷公於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徐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安可以私害公也。」

朱正諫敬則代著孝義，自宇文周至唐，並令旌表門標六闕。

元魯山自乳兄子，兩乳湩流，能食，其乳方止。

長安中爭爲碑誌，若市賈然。大官薨，其門如市，至有喧競搆致，不由喪家者。裴均之子，求銘於韋相，許鏁萬匹，貫之曰：「寧餓不苟。」

言語

杜司徒常言處世無立敵。范僕射嘗言大夫中年能損嗜欲。未有不貴達者。
陳子云。代宗時有術士曰庶若山。餌芝庇。噏氣輔引。壽不逾八十。郭尚父立勳業。出入將相。窮奢極侈。壽踰九十。
貞元中有僧曰法欽。以其道高居徑山。時人謂之徑山長者。房孺復之爲杭州也。方欲決重獄。因詣欽以理求之。曰今有犯禁。且獄成於吾人。活之與殺之孰是。欽曰。活之則慈悲。殺之則解脫。
陳子曰。衛公之戰伐。無兵也。杜員外詠歎。無詩也。張長史草聖。無書也。
太宗止一樹下。頗嘉之。宇文士及從而頌美之。不容於口。帝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我不悟佞人爲誰。意疑汝而未明也。今乃果然。士及叩頭謝曰。南衙羣官。面折廷爭。陛下常不能舉首。今臣幸在左右。若不少順從。陛下雖貴爲天子。亦何聊乎。意稍解。
武衛將軍秦叔寶晚年常多疾病。每謂人曰。吾少長戎馬。經百餘戰。計前後出血不啻數斛。何能無疾乎。
太宗將致櫻桃於酅公。（隋恭帝封爲酅公）稱奉則似尊。言賜又似卑。乃問之虞監。監曰。昔梁帝遺齊巴陵王稱餉。遂從之。
太宗之征遼也。作飛梯臨其城。有應募爲梯首者。城中矢射如雨。竟爲先登。英公指謂中書舍人許敬宗曰。此人豈不大健。敬宗曰。健即大健。要是未解思量。帝聞將罪之。
司稼卿梁孝仁。高宗時造蓬萊宮。諸庭院列樹白楊。將軍契苾何力鐵勒之渠率也。於宮中縱觀。孝仁指白楊曰。此木易長。三數年間宮中可蔭影。何力一無所應。但誦古人詩云。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意此是冢墓木。非宮室所宜。孝仁遂拔去。更種梧桐。
昆明池者。漢武帝所穿。蒲魚之利。京師賴之。中宗朝。安樂公主請之。帝曰。前代以來。不以與人。此則不可。主不悅。因役人徒別鑿。號曰定昆池。既成。中宗往觀。令公卿賦詩。李黃門日知詩曰。但願暫思居者逸。無使時傳作者勞。及睿宗即位。謂之曰。當時朕亦不敢言。非卿忠正。何能若是。尋遷侍中。
魏徵陳古今理體。言太平可致。太宗納其言。封德彝難之曰。三代以後。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徵書生。若信其虛論。必亂國家。徵語之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理。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其所化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與蚩尤戰。既勝之後。便致太平。四凶亂德。顓頊征之。既克之後。不失其理。桀爲亂德。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而俱致太平。若言人漸澆訛。不返樸素。至今應爲鬼魅。寧可得而教化耶。德彝無以難之。徵既歿。太宗御製碑文并御書。後爲人所讒。敕令踣之。及征遼不如意。深自悔恨。乃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舉也。既渡。馳驛以少牢祭之。復立碑焉。
太宗嘗臨軒謂侍臣曰。朕非不能恣情爲樂。常每勵心苦節。卑宮菲食者。正爲蒼生耳。我爲人主。兼行將相事。豈不是奪公等名。昔漢高得蕭曹韓彭。天下寧晏。舜禹殷周。得稷契伊呂。四海又安。此事朕並兼用之。給事中張行成諫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生人於塗炭。何禹湯所能擬。陛下聖德含光。規模宏遠。雖文武之烈。實無以加。何用臨朝對衆。與之校量。將謂天下已定。不藉其力。復以萬乘至尊。與臣下爭功。臣備員近樞。非敢知獻替事。輒陳狂直。伏待葅醢。太宗深納之。俄遷侍中。
高宗朝。晉州地震。雄雄有聲。經旬不止。高宗以問張行成。行成對曰。陛下本封於晉。今晉州地震。不有徵

應。豈使然哉。夫地陰也。宜安靜而乃躁動。自古禍生宮掖。釁起宗親者。非一朝一夕。或恐諸王公主。謁見頻煩。乘間伺隙。恐女謁用事。臣下陰謀。陛下宜深思慮。兼修德以杜未萌。高宗深納之。
則天以武承嗣爲左丞相。李昭德奏曰。不知陛下委承嗣重權。何也。則天曰。我子姪。委以心腹耳。昭德曰。若以姑姪之親。何如父子。何如母子。則天曰。不如也。昭德曰。父子母子。尚有逼奪。何諸姑所能容。使其有便可乘。寶位其能安乎。陛下之子。受何禍慶。而委重權於姪手。事之去矣。則天懼曰。我未思也。即日罷承嗣政事。
太宗射猛獸於苑內。有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射之。四發殪四豕。有一雄豕直來衝馬。吏部尚書唐儉下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顧而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儉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太宗善之。因命罷獵。
太宗宮尚書令史多受賂者。乃密遣左右以物遺之。司門令史果受絹一匹。太宗將殺之。裴矩諫曰。陛下以物試之。遂行極法。誘人陷罪。非道德齊禮之義。乃免。
張元素貞觀初太宗聞其名。召見。訪以理道。元素曰。臣觀自古以來。未有如隋室喪亂之甚。豈非其君自專其法日亂。向使君虛受於上。臣弼違於下。豈至於此。且萬乘之主。欲使自專庶務。日斷十事。而有五條不中者。何況萬務乎。以日繼月。以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陛下若近鑒危亡。日愼一日。堯舜之道。何以加之。太宗深納之。
太宗幸九成宮。還京。有宮人憩湋川縣官舍。俄而李靖王珪至。縣官移宮人於別所。而舍靖珪。太宗聞之。怒曰。威福豈由靖等。何爲禮靖等而輕我宮人。即令按驗湋川官屬。魏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人皇后賤隸。論其委任。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訪闕廷法式。朝覲陛下。問人疾苦。靖等自當與官吏相見。官吏不可不謁。至於宮人。供饋之外。不合參承。若以此罪。恐不益德音。駭天下耳目。太宗曰。公言是。遂捨不問。
谷那律貞觀中爲諫議大夫。褚遂良呼爲九經庫。永徽中嘗從獵。途中遇雨。高宗問油衣若爲得不漏。對曰。能以瓦爲之。不漏也。意不爲畋獵。高宗深賞焉。賜帛二百匹。
武德初。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三上表以事諫。其一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凡曰寬紓。須順四時。陛下即位之明日。有獻鷂雛者。此乃前朝之弊風。少年之事務。何忽今日行之。又聞相國參軍盧牟子獻琵琶。長安縣丞張安道獻弓箭。並蒙賞賚。但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陛下有所欲。何求不得。豈少此物乎。其二曰。百戲散樂。本非正聲。此謂淫風。不可不改。其三曰。太子諸王左右羣寮。不可不擇。願陛下納選賢才以爲寮友。則克安磐石。永固維城矣。高祖覽之悅。賜帛百匹。遂拜爲侍御史。
武德四年。王世充平後。其行臺僕射蘇世長以漢南歸順。高祖責其後服。世長稽首曰。自古帝王受命。爲逐鹿之喻。一人得之。萬夫斂手。豈有獵鹿之後。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也。高祖與之有舊。遂笑而釋之。後從獵於高陵。是日大獲。陳禽於旌門。高祖顧謂羣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對曰。陛下廢萬幾事畋獵。不滿十旬。未爲大樂。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對曰。爲臣私計則狂。爲陛下國計則忠矣。嘗侍宴披香殿。酒酣。奏曰。此殿隋煬帝之所作耶。何雕麗之若是也。高祖曰。卿好諫似直。其心實詐。豈不知此殿是吾

所造。何須號疑是煬帝。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傾宮鹿臺琉璃之瓦。並非帝王節用之所爲也。若是陛下所造。誠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當陪侍。見陛下宅宇纔蔽風霜。當此時亦以爲足。今因隋之侈。人不堪命。數歸有道。而陛下得之。實謂懲其奢淫。不忘儉約。今於隋宮之內。又加雕飾。欲撥其亂。寧可得乎。高祖每優容之。前後匡諫諷刺多所宏益。

張元素爲給事中。貞觀初。修洛陽宮以備巡幸。上書極諫。太宗善之。賜綵三百匹。魏徵歎曰。張公論事。遂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太宗將幸九成宮。馬周上疏諫曰。伏見明敕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宮。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侍膳。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餘里。鑾輿動軔。俄經旬日。非可朝發暮至。脫上皇或思感。欲卽見陛下者。將何逮之。且車駕今行。本意避暑。則上皇尚留熱處。而陛下自逐涼處。溫凊之道。臣切不安。太宗稱善。

房元齡與高士廉偕行。遇少府少監竇德素。問之曰。北門近來有何營造。德素以聞。太宗謂元齡士廉曰。卿但知南衙事。我北門小小營造。何妨卿事。元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解陛下責。亦不解元齡等謝。既任大臣。卽陛下股肱耳目。所營造何容不知。責其訪問官司。臣所不解。陛下所爲若是。當助陛下成之。所爲若非。當奏罷之。此乃事君之道。元齡等所問無罪。而陛下責之。元齡等不識所守。臣實不喻。太宗深納之。

總章中。高宗將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以爲非便。高宗聞之。召五品以上謂曰。帝王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此蓋常禮。朕欲暫幸涼州。乃聞中外咸謂非宜。宰臣以下。莫有對者。詳刑大夫來公敏進曰。陛下巡幸涼州。宣王略。求之故實。未虧令典。但隨時度事。臣下竊有所疑。高麗雖平。餘寇尚梗。西道經略。兵猶未停。且隴右諸州人戶少寡。供待車駕。備擬稍難。臣聞中外實有竊議。高宗曰。既有此言。我止度隴存問故老。蒐狩卽還。遂下詔停西幸。擢公敏爲黃門侍郎。

德宗既貶盧杞。然常思之。後欲稍遷。朝臣恐懼。皆有諫疏。上問李泌公曰。盧杞何處姦邪。對曰。陛下不知。此所以爲姦邪也。

馬司徒之孫始生。德宗名之曰繼祖。笑曰。此有二意。謂以索繫祖也。

陸長源以舊德爲宣武行軍司馬。韓愈爲巡官。或譏年輩相懸。愈曰。大蟲老鼠。俱爲十二相屬。何怪之有。旬日傳於長安中。

高貞公郢爲中書舍人九年。家無制草。或曰。前輩有制集。焚之何也。答曰。王言不可存於私家。

高貞公致仕制云。以年致政。抑有前聞。近代寡廉。罕由斯道。是時杜司徒年過七十。無意請老。裴晉公爲舍人。以此譏之。憲宗忽問京兆尹幾員。李相吉甫對曰。京兆三員。一員大尹。二員少尹。人以爲善對。

衢州人余長安父叔二人。爲同郡方全所殺。長安八歲自誓。十七乃復讎。大理斷死。刺史元錫奏。余氏一家遭橫死者實二平人。蒙顯戮者乃一孝子。引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得復讎之義。時裴垍爲宰相。李刑部鄘爲有司。事竟不行。老儒薛伯高遺錫書。大司寇是俗吏。執政柄乃小生。余氏子宜其死矣。

憲宗問趙相宗儒曰。人言卿在荊門。毬場草生。何也。對曰。罪誠有之。雖然。草生不妨毬子。上爲之笑。

鄭陽武樹。常言欲爲易比。以三百八十四爻。各比人事。又云。仁義之有非周。綱紲律之有維紘。欲問之未能也。

王相涯注太元。常取以卜。自言所中多於易筮。

高貞公之子定。通王氏易。爲圖合八出以畫八卦。上圓下方。合則爲重。轉則爲演。七轉爲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著外傳二十二篇。定小字董二。時人多以小字稱。初年七歲。讀尚書至湯誓。問父曰。奈何以臣伐君。父答曰。應天順人。又問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父不能答。年二十三。爲京兆府參軍卒。

李直方嘗第果實。若貢士者。以綠李爲首。楞梨爲二。櫻桃爲三。柑爲四。蒲桃爲五。或薦荔枝。曰。寄舉之首。又問栗如之何。曰。最有實事。不出八九。始范曄以諸香品時輩。後侯味虛撰百官本草。皆此類也。

宋濟老於詞場。舉止可笑。嘗試賦。誤失官韻。乃撫膺曰。宋五又坦率矣。因此大著。後禮部上甲乙名。德宗先問宋五坦率否。

伊慎每求族望以嫁子。李長榮則求時名以嫁子。皆自署爲判官。奏言臣不敢專交質因上。德宗從之。

李德裕太尉未出學院。盛有詞藻。而不樂應舉。吉甫相俾親表勉之。衛公曰。好驢馬不入行。由是以品子敍官也。

李吉甫爲相。以武相元衡同列。事多不叶。每退公。詞色不懌。章武啓自曰。此出之何難。乃請憑狄梁公廟。於是武相漸求出鎮。智計已聞於早成矣。

政事上

高祖時。嚴甘羅武功人。剽劫爲吏所拘。上謂曰。汝何爲作賊。對曰。饑寒交切。所以爲盜。上曰。吾爲汝君。使汝窮乏。吾之罪也。赦之。

太宗親錄囚徒。死者二百九十人。令來年秋就刑。及期。畢至。悉原之。

岑文本謂人曰。吾見馬周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搉古今。舉要刪蕪。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亦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昔之蘇張終賈。正應爾耳。（案此條宜列言語。原書分門未當。多有類此。）

姚崇引宋璟爲御史中丞。頃之入相。宋善守法。故能持天下之政。姚善應變。故能成天下之務。二人執性不同。同歸於道。協心翊贊。以致於治。

姚元之牧荊州。受代日。民吏泣擁遮道。不使去。馬鞭鐙民皆藏留之。上聞。賜詔褒之。

元宗宴蕃客。唐崇句當音聲。先述國家盛德。次序朝廷歡娛。又贊揚四方慕義。言甚明辯。上極歡。崇因長入人許小客求教坊判官。久之未敢奏。一日過崇因。令日崇公甚蜆斗。欲爲弟奏請。沈吟未敢。崇謂小客有所欲。乃與約兩東後數日。上憑小客肩。行水巷中。小客曰。臣請奏事。上乃推去之。問曰。何事。對曰。臣所奏坊中事耳。小客方言唐崇。上遽曰。欲得教坊判官也。小客蹈舞曰。聖明。未奏卽知。上曰。兩宴都官日崇辭氣分明。我因賞之。判官何處不得。汝出報令明日元武門來。小客歸以語崇。崇蹈舞懽躍。上密敕北軍曰。唐崇來可馳馬殺之。明日不果殺。乃敕教坊使范安及曰。唐崇何等。敢干請小客奏事。可決杖逐出五百里外。小客更不須令來。散樂呼天子爲崖公。以歡爲蜆斗。以每日在至尊左右爲長入。

顏魯公眞卿爲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馬使。五原有冤獄。決乃雨。郡人呼御史雨。

玄宗御勤政樓大酺。縱士庶觀看百戲。人物喧咽。金吾衛士指遏不得。上謂力士曰。吾以海內豐稔。四方無事。故盛爲宴樂。與萬姓同歡。不謂衆人喧鬧若此。汝有何計止之。力士曰。臣不能止也。請召嚴安之處分打場。以臣所見。必有可觀。上從之。安之周行廣場。以手板畫地示衆曰。踰此者必死。是以終日酺宴。咸指其畫曰嚴公界境。無人敢犯者。

玄宗所幸美人。忽中夜夢見人召去。縱酒密會。極歡盡意。醉厭而歸。覺來流汗倦怠。忽忽不樂。因言於上。上曰。此術人所爲也。汝若復往。但隨時以物記之。必驗。其夕熟寐。飄然又往。美人半醉。見石硯在前席。密以手文印於曲房屏風上。寤而具啓。上乃潛令人詣宮觀求之。果於東明觀中得其屏風。手文尚在。所居道流已潛遁矣。

開元中。山東蝗。姚元崇奏請遣使分捕。上曰。蝗乃天災也。由朕不德而致焉。卿請捕之。無乃違天乎。崇曰。大田之詩。秉畀炎火者。捕蝗之術也。古人行之於前。陛下用之於後。行之所以安農。除害國之大事也。陛下熟思之。上曰。事既古用。可救時。朕之心也。遂行之。是時中外咸以爲不可。上謂左右曰。與賢相討論已定捕蝗之事。敢議者死。自是所司結奏。捕蝗十分去四。

進士王如泚者。妻公以伎術供奉玄宗。欲與改官。拜謝而請曰。臣女壻王如泚見應進士舉。伏望聖恩回授乞一及第。上許之。宣付禮部宜與及第。侍郎李暐以諮執政。右相曰。王如泚文章堪及第否。暐曰。與亦得。右相曰。若爾。未可與之。明經進士國家取材之地。若聖恩優異。差可與官。今以及第與之。將何以觀材。

即令奏聞。居二日。如泚賓朋詣賀。車騎盈門。忽中書門下牒禮部。王如泚可依例考試。聞之惘然自失。

張九齡累歷刑獄之司。無不稱。每有公事。省吏未敢訊劾。先取於九齡。召囚而訊曲直。口占案牘。無輕重皆引服。

張延賞爲河南尹。官吏有過。未嘗屈辱。所犯既甚。不可容者。但謝遣之。先自下拜。立與之辭。即令都官副送。由是寮屬敬憚。各務修飭。河南大治。

德宗時。李納跋扈。上表欲進錢五百萬。上怒謂宰相曰。朕豈藉進奉。崔文公曰。陛下欲知其僞不難。但詔納便以所賜三軍。即其情露矣。納若遵詔。是陛下恩給三軍。納若不從。是其樹怨於軍中也。上曰。賜之何名。祐甫曰。兩河用軍已來。大半功居多。徧延未及優賞。上以爲然。詔至。納慙恚怫然而終。

廣德二年。春三月。敕工部侍郎李栖筠。京兆少尹崔沔拆公主水碾磑十所。通白渠支渠。溉公私田。歲收稻二百萬斛。京城賴之。常年命官。皆不果敢。二人不避強禦。故用之。

閻伯嶼爲袁州刺史。時征役繁重。袁州特爲殘破。伯嶼專以惠化招撫。逃亡皆復。鄰境慕德。襁負而來。數年之間。漁商闐湊。州境大理。及改撫州。百姓相率而隨之。伯嶼未行。或已有先發。伯嶼於所在江津。見舳艫相聯之。皆云從袁州來。隨使君往撫州。前後相繼。吏不能止。其見愛如此。到職一年。撫州復治。代宗聞之。徵升戶部侍郎。未至卒。

李封爲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裹碧頭巾以辱之。隨所犯輕重。以日數爲等級。日滿乃釋。吳人著此服出入州縣。以爲大恥。皆相勸勵。無敢犯。賦稅常先諸縣。既去官。竟不捶一人。

劉晏爲諸道鹽鐵轉運使。時軍旅未寧。西蕃入寇。國用空竭。始於揚州轉運。船每以十隻爲一綱。載江南穀麥。自淮泗入汴。抵河陰。每船載一千石。揚州遣軍將押至河陰之門。填闕一千石。轉相受給。達太倉。十運無失。即授優勞官。往來至黃河迅急。將吏典主數運之後。無不髮白者。晏初議造船。每一船用錢百萬。或曰。今國用方乏。宜減其費。五十萬猶多矣。晏曰。不然。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創置。須謀經久。船場既興。即其間執事者非一。當有贏餘及衆人。使私用無窘。即官物堅固。若始謀便朘削。安能長久。數十年後。必有以物料太豐減之者。減半猶可也。若復減。則不能用。船場既毀。國計亦圮矣。乃置十場於揚子縣。專知官十人。競自營辦。後五十餘歲。果有計其餘減五百千者。是時猶可給。至咸通末。杜侍御又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兩船。用木廉薄。又執事人吳堯卿爲揚子縣官。變驗錢之制。令商人納榷。陶所造物料。皆計折納。勘每船板釘灰油炭多少而給之。物復脆長。軍將十家。即時委弊。

韓晉公鎭浙西地。痛行捶撻。人皆股慄。時德宗幸梁洋。衆心遑惑。公控領十五部。人不動搖。而閭里曾或有詰者。云里胥耳。（原注）或問其故。而云督之之語也。擒賊不獲。繼死而逃。唯緊其伯曰。我若進退皆死。何如死中求生乎。乃搜村坳縣。浸益滋多。且里胥者皆鄉縣豪吏。族系相依。杖煞一番。老而狡黠者。其後補署。悉用年少。惜身保家。不敢爲惡矣。今上在外。不欲更有小寇。以撓上心。其旨如此。其里胥不杖死者。必恐爲亂。乃置浙東營吏。俾掌軍籍。衣以紫服。皆樂爲之。潛除兇豪。人不覺也。又痛斷屠牛者。皆暴尸連日。謂人曰。草賊非屠牛醴酒不成結構之計。深其罪。所以絕其謀耳。當此際。賊皆失圖。

懿宗射親庶政。中外除授皆自擬。監察裏行御史浙東觀察判官趙傪特授高陵縣令。裴尚書武亦自鄠坊鹽宰櫟陽。二人同制。後數日因遊苑中。有執役者。上問何處人。云是高陵百姓。上曰。汝是高陵人也。我近爲

汝揀得一好長官。知否。傪貞元六年進士及第。又制策登科。

韋皋薨。行軍司馬劉闢知留後。率將士逼監軍使。請奏闢爲帥。以徇軍情。憲宗舉兵抵鹿頭關。下蜀。蜀帥李康棄走。上敕宰臣選將討伐。杜黃裳曰。保義節度使劉澭。武成節度使高崇文。皆剛毅忠勇可用。上曰。二人誰爲優。黃裳曰。劉澭自涿州拔城歸闕。扶老攜幼萬人就路。飲食舒慘。與衆共之。居不設樂。動拘法令。峻嚴將帥。人望而畏。付以專征。必著勳績。（原注）澭濟之弟。濟悍鎭幽州。澭在瀛州刺史。與濟有隙。濟欲害之。澭率其部衆遁。乃自拔所部歸闕。不由驛路而行。秋毫不犯。朝廷優遇。乃割鳳翔府普潤縣立等縣爲行秦州。以普潤爲理所。保義爲軍號。拜澭行秦州刺史。充保義軍節度使。所領將士皆於此屯田。普潤七年。徵鎭還京。上曰。卿選劉澭。甚得其人。然卿慮亦未盡。選取衆嚴肅。固是良將。性本偏躁。與濟不叶。危急歸命。河朔氣度尚在。嘗聞鬱鬱抱恨不得名藩。應有深意。若征伐有功。須令鎭西川。以爲寵貺。全蜀重地。數十年間。須德名臣。方可寄任。澭生長幽燕。只知嚴斷節制。不識朝廷憲章。向者幽燕幕吏杖殺縣令。皆河朔規矩。我亦爲之容貸。若使鎭西川。是自擾心腹。疾不如崇文久將親軍。寬和得衆。用兵沈審。乃命爲西川行營節度使。崇文下劍門。長子曰。卿不當矢石。特斬之以勵師。次綿州。斬綿州節度使李康。疏斬瑕征鎭。不爲拒敵。（原注）當時議者云。康任梓州刺史。枉殺武陵尉鄭蠡文。列官未有平之。妄文來由事爲之報。入成都日。有若閑暇。命節級將吏。凡軍府事無巨細。一取韋皋故事。一應爲闢脅從者。但自首並不問。韋皋參佐房式韋乾度獨孤密符載郗士美（原注）本名迴。文宗朝爲侍郎。論者館驛巡

官使衙段文昌。闢迫令輒按，禮同上介，亦接諸公後謁。崇文謂文昌曰：公必爲將相，未敢奉薦。此起沈衍。令尉首於府門外。衆酒與諸公盡歡，俳優請爲劉闢責買戲，崇文曰：闢是大臣，謀反，非鼠竊狗盜，國家自有刑法，安得下人輒爲戲弄。杖優者，皆令戍邊。（原注）房式除給事中，盧坦兵部郎中，獨孤密除起居郎，韋士炎除太常博士，符載除秘書郎，並未到闕而命下。劉闢就擒，得侍妾二人，皆殊色。監軍使請進上，崇文曰：謬當重寄，初收大藩，且要撫境內，萬姓復業，以寬聖慮。進美婦人作狐魅天子意，崇文此生不爲也。遂命配麾下將校。（原注）上聞之，語內臣曰：崇文得殊色不進來，又不自留，是忠直也，是田舍人也。三年，爲蜀帥，甚化大行，不事威儀，禮賢接士，身與子弟，車服玩用，無金玉之飾。一朝謂監軍從事曰：崇文河北一健兒，偶然際會，累立戰功，國家酬獎亦極矣。西川是宰相迴翔地，崇文叨居已久，豈宜自安。但得爲節制邊鎮，死於王事，誠願足矣。乃陳讓請邠寧，以至於卒。

憲宗寬仁大度，不妄喜怒。使殿與宰臣論政事，容貌恭肅，延英入閣，未嘗不以天下爲樂爲意。四方進女樂，皆不納，而左右曰：嬪御已多，一旬之中，資費盈萬，豈可更剝膚取髓，強娛耳目。其儉德愛民如此。

吳元濟亂淮西，以宰相裴度爲元帥，召對於內殿，曰：蔡賊稱兵，昨晚擇帥甚難。天子用將帥，如造大船以越滄海，其功既多，其成也大，一日萬里，無所不留。若乘一葦而蹈洪流，即其功也寡，其覆也速。朕今託卿以摧狂寇，可謂一日萬里矣。度曰：臣雖不才，敢以死効命。因泣下霑衿，上亦爲之動容。

憲宗時，權長孺知鹽鐵延院，贓敗，有司上其獄。崔相羣救曰：此德輿族子。上曰：德輿不合有子弟犯贓，使德輿自犯，朕且不赦。後知其母老，免死，杖一百，流康州。

宣平鄭相之銓衡也，選人相賀得其人銓。劉禹錫弟某爲鄭銓注潮州尉，一唱唯唯而出。鄭呼之却迴，鄭曰：如此所試場中無五六人，一唱便受，亦無五六人。此而不獎，何以銓衡？公要何官？去家穩便。曰：家住常州。乃注武進縣尉。選人翕然，投而愛之。及後作相，選官又稱第一，宜其有後於昌也。

又陳諷、張復元各注畿縣尉，請換縣，允之。既而張却請不換，嫌牓子引張綰入門，報已定不可改。時人服之。

相國晉公裴度，出鎮興元。因入覲，值范陽節度使朱克融，因春衣使奏曰：使者傲，賜衣惡，軍士皆無衣，兼請之。又聞車駕幸東都，請以丁匠五千先理宮闕。敬宗召公問，公對曰：克融兇驕者，此將滅之徵也。欲挫之，則曰：所遣工役，當令供辦，速行也。若欲緩之，則發一詔曰：聞中官慢易，俟歸當痛責之。春服所司之制，我已罪之也。遂洛之幸，職司所供，固不煩士卒也。三軍請衣，吾無所愛，但非徵役例。克融却出使宦路命回，乃發瑞寶以獻。不數月，克融果死。

李衛公鎮浙西，甘露僧知主事者，訴交代常住什物，爲前主僧隱沒金若干兩，引證前數年皆遞相交割，傳領文籍分明，且初上之時，交領分兩既明，交割之日，不見其金。鞠成之際，公疑其未盡，微以意揣之，僧乃曰：居寺者樂於知事，前後主之者，積年以來，空交分兩文書，其實無金矣。衆僧以某孤立不雜常流，欲由此擠之。因流涕言其冤狀。公曰：此非難也。俛仰之間，曰：吾得之矣。乃立召兜子數乘，命關連僧入對事，咸遣坐檐子，下簾指揮，門下不令相對，命取黃泥，各令模交付下次金樣，以憑證據。僧既不知形狀，意模不成，數遂等皆伏罪。

寶曆中，亳州云出聖水，服之愈宿疾，亦無一差者。自洛已來，及江西數十郡人，爭施金貨之衣服，其飲者，獲利千萬，人轉相惑。李德裕在浙西，命于大市集人，置釜，取其水設司，取豬肉五斤煮，云：若聖水也，肉當如故。逡巡熟爛，自此人心稍定，妖者尋而敗露。

敬宗時，吏部郎中韋顗，宰相忠貞公見素之孫，大曆中刑部員外郎鑒益昌公鎰之子，孝友貞重，未丱角，讀通大義。成長謝事，終身抱疾。及釋褐，命服襲衣，不釋緗素，博覽群書，不爲諷詠，晴學強記。自筮仕至夕拜，乘筆記錄，不暫廢輟。士流出身，內外揚歷，行能所宜，其材何適，必廣詢搜訪，於別錄。武臣謀將，教勇忠廉，可將千人，可將萬人，可攻可守，無不博記其姓名。州縣征賦重輕，物產繁闕，凋殘富庶，風俗里路，山川險易，兵甲強弱，無不備詳。山澤利害，國用經費，凡曰能吏，與之較量。濟物淳人，除苛靜理之術，嘗爲吏師。外國所習，邊鄙控扼，什經勝者，無不與之論。洞曉天之數術，陰陽易象，四方異診，朝廷休寧，無不先知。丞相裴公珀、韋公貫之、李公絳、崔公群、蕭公俛，皆有表薦，繼登台衮，每有朝廷重事，廟謀未決者，必資於韋公。及數奏施行，咸稱折中。或尹京推鞫，銜命難理之邦，全陶宋之定，（案此句疑有脫誤）其人咨於韋，韋曰：某寬和通簡，某剛勁峻急，某師物利人，某殘刻執滯，某明於辨博，某練達刑書，某可以任繁劇，某可以輯調瘵，裨贊朝略，未嘗有私。性沈厚容納，進退惟理，而士大夫親昵交友，莫能知者，丞相敬服，以爲龜鏡。相顧而歎曰：吾輩五人，智慮自皆及此，豈謨度事，不逮韋公款曜之間。房杜姚宋，相業著於簡書，吾恨不得親承規矩，韋公之才，但恐房杜姚宋不相遠也。

劉桂州栖楚爲京兆尹，號令嚴明，誅罰不避權勢。先是京城惡少及屠沽商販，多繫名諸軍，干犯府縣法令，有罪即逃入軍中，無由追捕。劉公爲尹，一皆窮治，有匿軍中名目，自稱百姓者，罪之。坊市姦偷宿猾屏跡。嘗有儒生入市，市內有一軍人，乘醉誤突生驢，過旁諸少年譏曰：擬男子何敢近衣冠也。與屬吏言不傷氣，未嘗叱責一官人，常謂府縣官曰：諸公各自了本分公事，晴天美景，恣意遊賞，勿致拘束。

權實子範爲殿中侍御史，知巡，有小吏從市求取事發，笞十數。他日復有如此者，自於臺長杖背十五。同列疑其罪同罰異，權對曰：前吏所取者名屬左軍，臺之威令不振久矣，百司尚有不奧奉者，況邀禁軍之勢耶？彼受賄於此，罪猶是抑豪強，可以矜誡。後吏則挾臺之威，以恐百姓，杖背猶爲至輕。張傑夫前自疑州從事至京，失馬，臺中三院多親友，爲求馬價，同列或有却不肯署字，權獨先署，謂衆曰：某向不與張鵠，但聞其在窮喪馬，正當求蘇求知之際，不可使徒行，且一千何足爲輕重。

開成中，李石作相，兼度支，一日早朝，中箭，遂出鎮江陵，自此詔宰相坐檐子出入，令金吾以三千人宿直。李衛公復相判云：在具瞻之地，自有國容，居無事之時，何勞武備。所送並停。（原注）李衛公初入相是大和七年，居李石之前，當云不因李事，說之者有誤。

武宗將賜杜悰之子無逸衣，所司條列其目，杉色奉進，上曰：不可賜白衣，又其年幼，未有官，不可假以服色，但賜青衣無杉可也。

會昌中，晉陽令狄惟謙，梁公之後，善爲政。州境亢陽，涉春夏，數百里水泉耗竭，禱於晉祠者，數旬無應。有女巫郭者，攻符術，厭勝之道，有監軍攜至京師，因緣出入宮掖，其後歸，遂號天師。天既久不雨，境內莫知所爲，皆曰若得天師至晉祠，則旱不足憂矣。惟謙請於主帥曰：災厲流行，旴旗焦灼，若非天師一救，萬姓

恐無聊生。於是主帥親自爲請。巫者許之。推誠具幘蓋。迎自私室。躬爲控馬。旣至祠所。盛設帷帳飲饌。自日及夕。立於庭下。如此者兩日。語推誠曰。爲爾飛符於上帝請雨。三日雨當足矣。觀者雲集。三夕雨不降。又曰。此土災沴。亦由縣令無德。爲爾再請。七日當有雨。推誠引罪於己。奉之愈恭。及期又無應。郭乃驟宗馬入州宅。推誠曰。天師已爲百姓此來。吏乞所餉。勃然怒罵曰。痛箠官人不知禮。大時未肯下雨。謂我復奚爲。推誠謝曰。明日排比相送。遲明郭將歸。看驗一一無所設。推誠坐於堂上。大怒曰。左道女子。妖惑日久。當須斃此。將敢言歸。叱左右曳於神堂前。杖背二十。投於潭水。祠後有山極高。遂令設席焚香。端笏立於其上。閤縣駭云。長官打殺天師。馳走者紛紜。祠上忽有雲如車蓋。覆推誠。逡巡四合。雷震數聲。甘澤大澍數尺。於是士民自山頂擁推誠而下。州將初意以專殺巫者。俄而嘉其精誠有感。與監軍表言其事。制書褒曰。狄推誠剸邑良才。忠臣華胄。觀此天鑒。將彌下民。當請禱於晉祠。類投巫於鄴縣。躋山椒之畏景。事等焚軀。天際之油雲。法同剪爪。遂使旱風潛息。甘澤旋流。昊天納祭於克誠。余忠豈忘於褒獎。特頒朱紱。俾爲銅章。勿替令名。更昭殊績。賜章服。幷錢五十萬。後歷絳隰二州刺史。所治皆有名稱。

盧元公鈞鎮北都。推官李璋暮中飲酒醉。決主酒軍職衙前虞候。明日。元公出赴行香。其徒百八十人。擁街見公。論無小推巡決得衙前虞候例。元公命收禁責狀。至衙命李推官所決者。更決配外鎮。其餘虞候各罰金。內外不測。璋惶恐。衣公服求見。公問何事公服。請十郎衫屨相見。璋徵引咎。公語皆不及。臨去。曰。十郎不決衙前虞候。只決所由。假使錯誤。亦不可縱。況太原邊鎮。雖故二百虞候。橫擱節度使。須當挫之。璋後爲尙書右丞。

盧公鈞太原。同日補左右都押衙。其牒並案前堦上。補右者先自探之。展見右字。却擲於堦上。退身致詞云。在軍門幾十年。前後主辦。未嘗敗績。伏蒙右補。情有嫌疑。誠未敢受。公曰。君近前。君知軍中無年勞。知有拔卒爲將否。君不同嶷變。有功朝廷。合議超寵。其人未遜。公復召前。幷排衙大校悉前曰。君挾恨右補都衙。不見盧鈞耶。軍中見節使自呼姓名。皆悚然。盧鈞進士出身。歷中外五十年。豈不消中書一頓飯。臨年暮齒。亦是得一裹香紙合如何。於是牙中感泣。頓拜謝而去。遂受左都押衙。卽日表薦爲上將軍。時建幢節鎮湖南。

武宗好神仙道士趙歸眞者。出入禁中。自言數百歲。上頗敬之。與道士劉元靖力排釋氏。上惑其說。遂有廢寺之詔。宣宗卽位。流歸眞於嶺南。戮元靖於市。

宣宗性至孝。奉養鄭太后於大明宮。不爲別宮。以鄭光爲平盧河中兩鎮節度使。大中七年。自河中來朝。上詢其政事。光不知文字。對皆鄙俚。上命留光奉朝請。后以光生計爲憂。乃厚賜金帛。不復更委方鎮。

宣宗微行至德觀。有女道士盛服濃粧者。赫怒歸宮。立召左街功德使宋叔康。令盡逐去。別選男子二人。住持其觀。

武宗於大明築望仙臺。其勢中天。宣宗卽位。殺道士趙歸眞。而罷望仙臺。大中八年。復命葺之。右補闕陳嘏已下面論其事。立罷之。以其院爲文思院。

宣宗能納諫。李蠙除嶺南節度。已命中使加旌節矣。給事中蕭倣封還詔書。上正聽樂。不暇別差中使。顧伶人曰。汝可就李蠙宅却喚使來。旌節及蠙門而返。劉潼自鄭州刺史除桂州觀察。右諫議大夫鄭裔綽

上疏言不可。中使至鄭。賜告身已數日。亦命追還。

宣宗命相。一出於己。嘗詔樞密院。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仰指揮學士院降麻處分。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以鄴先判度支。再審聖旨。未審下落。抑或仍舊。上疑左右有黨庇。乃詔翰林院戶部侍郎判戶部事崔愼由可工部尚書平章事。落下判戶部。

故事。京兆尹在私第。但奇日入府。偶日入遞院。崔鄲爲京兆尹。因徙遞獄。始命造京兆尹廨宅。京兆尹不得離府。宣宗以崔罕郗倂狀官。面召翰林學士韋澳授之。使令赴任。上賜度支錢二萬貫。令造府宅。澳公正方嚴。吏不敢欺。委長安縣尉李信主其事。遣成廨宇。極一時壯麗。尙有羨緡卻進。澳遂奏信兩上下考。

京兆府進士明經解送。設殊次第三級。以甄行能。其後撓於權勢而不行。宣宗時。韋澳爲尹。牓曰。禮部格。本無等第。京府解送。不當區分。今年所送進士明經。並以納策試前後爲定。更不分等第之限。詞科本以京兆等第爲稱級。建中二年。崔元翰崔備三人府元府試第三人。于邵知貢舉。依次放及第。蓋推借藝實。不能易也。自文學道喪。朋黨擊興。紛競旣多。澒雜愈甚。而革之。然人亦惜其故事之廢。

牛叢任拾遺補闕五年。多論事。上嘉記之。後自司勳員外郎爲睦州刺史。入謝。上命升軒。謂曰。卿頃任諫官。頗能舉職。今忽爲擯郡。得非宰臣以前事爲懲否。叢曰。新制。未任刺史。縣令不得任近侍官。宰臣以是獎擢。非嫌忌也。上曰。賜紫。叢謝畢。前曰。臣所衣緋衣。是刺史借服。不審陛下便賜臣紫。爲復別有進止。上遽曰。且賜緋。

上愼重名器。未嘗容易。服章之賜。一朝無濫邀者。于時李藩自司勳郎中知制誥。衣綠如故。鄭裔綽自給事。以論駁楊漢公忤旨。出商州刺史。始賜緋。沈珣自禮部侍郎。爲浙東觀察。方賜紫。苗恪自司勳員外郎。除洛陽縣令。齒衫赴任。裴處權自司封郎中。出河南少尹。到任本府。奏薦賜緋。給事中崔罕駁還。手詔答之曰。有不當。卿能駁還。職業旣修。朕何所慮。

唐語林卷二

政事下

宣宗嘗召學士韋澳。屏左右謂澳曰。朕每與節度觀察刺史語。要知所委州郡風俗物產。卿採訪撰次一書進來。澳即采十道四蕃志撰成。題曰處分語。自寫面進。雖子弟不得聞。後數日。薛宏宗除鄧州刺史。澳有別業在南陽。召宏宗餞之。宏宗曰。昨日中謝。聖上處分當州事。驚人。澳訪之。即處分語中事也。

宣宗獵城西。及渭水。見父老數十人。于佛祠設齋。上問之。父老曰。臣醴泉縣百姓。本縣令李君奭有異政。攷秩已滿。百姓借留。詣府乞未替。來此祈佛。上歸。于御扆大書君奭名。中書兩擬醴泉令。上皆抹去之。踰歲。懷州刺史闕。請用人。御筆曰。醴泉縣令李君奭可爲懷州刺史。人莫測也。君奭中謝。上諭其事。

宣宗厚待詞學之臣。于翰林學士恩禮特異。宴遊無所間。惟于遷轉。皆守常法。皇甫珪自吏部員外郎召入。改司勳計吏任。二十五箇月轉司封郎中知制誥。孔溫裕自禮部員外郎改司封。召入二十五箇月。改司勳郎中知制誥。

樂工羅程者。善彈琵琶。爲第一。能變易新聲。得幸于武宗。恃恩自恣。宣宗初亦召供奉。程既審上曉音律。尤自刻苦。往往令倚嬪御歌。必爲奇巧聲動上。由是得幸。程一日果以眦睚殺人。上大怒。立命斥出付京兆。他工輩以程藝天下無雙。欲以動上意。會幸苑中。樂將作。遂旁設一虛坐。置琵琶于其上。樂工等羅列上前。迎拜且泣。上曰。汝輩何爲也。進曰。羅程負陛下。萬死不赦。然臣輩惜程藝天下第一。不得永奉陛下。

以是爲恨。上曰。汝輩所惜羅程藝耳。我所重者。高祖太宗法也。卒不赦程。

故事。每能左護軍由右出。能右護軍由左出。蓋防微也。宣宗既以法馭下。每縱去。輒令自本軍出。中外不能測。宣宗雖寬仁愛人。然劉于用法。嘗曰。犯朕法。雖我子弟亦不宥。內外由是畏憚。

優人祝漢貞者。累朝供奉。滑稽善伺人意。出口爲七字詩。上有指顧。遽令纂詠。捷若夙構。尤爲帝所喜。上行幸。召漢貞前。抵掌笑談。頗言及外間事。上正色曰。我養汝輩供戲樂耳。敢干預朝政耶。遂疎之。後其子犯贓。上命杖殺。而徙漢貞于邊。

柳僕射仲郢任鹽鐵使。奏救醫人劉集宜與一場官。集醫行閭閻間。頗通中禁。遂有此命。仲郢手疏執奏曰。劉集之藝若精。可用爲翰林醫官。其次授州府醫博士。委務銅鹽。恐不可責其課最。又場官賤品。非特敕所宜。臣未敢奉詔。宣宗御筆批。劉集與絹百匹。放東回。數日。延英對曰。卿論劉集大好。

宣宗獵苑北。見樵者數人。因留與語。言涇陽百姓。因問邑宰爲誰。曰李行言。爲政何如。曰性執滯。有劫賊五六人。匿軍家。取來。直不肯與。盡杖殺之。上還宮。以書其名帖于殿柱。上後二年。行言領海州。中謝。上曰。卿曾宰涇陽否。對在涇陽二年。上曰。賜金紫。再謝。上曰。卿知著紫來由否。行言奏不知。上顧左右取殿柱帖子來宣示。

宣宗微疾。召醫工梁新對脈。〔原注〕禁中以診脈爲對脈數日自陳求官。不與。但每月別給錢三百緡。

高尚書少逸爲陝州觀察使。有中使于石硤驛怒餅餌燋黑。鞭驛吏見血。少逸封餅以進。中使亦自言。上怒曰。高少逸已奏來。深山中如此食。豈易得也。遂謫配恭陵。復令過陝赴洛。

宣宗賜鄭光雲陽鄠縣田。皆令免稅。宰臣奏不可。上曰。朕初不思耳。卿等每爲匡救。必極言毋避。親戚之間。人所難言。苟非忠愛。何以及此。

鄭光。宣宗之舅。別墅吏頗恣橫。爲里中患。積歲徵租不入。戶部侍郎韋澳爲京兆尹。擒而械繫之。及延英對。上曰。卿禁鄭光莊吏何罪。澳具奏之。上曰。卿擬如何處置。澳曰。臣欲寘于法。上曰。鄭光甚惜。如何。澳曰。陛下自內庭用臣爲京兆。是使臣理畿甸積弊。若鄭光莊吏積年爲蠹。得寬重典。則是朝廷之法獨行于貧下。臣未敢奉詔。上曰。誠如此。但鄭光再三于朕。卿與貸法得否。不然。重決貸死可否。澳曰。臣不敢不奉詔。但許臣且繫之。俟徵積年稅物畢。放出亦可爲懲戒。上曰。可也。爲鄭光所稅擾鄭。行法自近。澳自延英出。徑入府杖之。徵欠租數百斛。乃縱去。

宣宗京兆府有賊盜獄。作案勘者郭蕃屬飛龍。三牒不可取。韋澳入奏之。上曰。郭蕃屬飛龍。不錯否。翌日。內養押郭蕃付府。

宣宗每行幸內庫。以紫衣金魚朱衣銀魚三二副隨駕。或半年或終年。不用一副。當時以得朱紫爲榮。

宣宗坐朝。次對官趨至。必待氣息平均。然後問事。令狐綯進李遠爲杭州。上曰。我聞李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棊。何以臨郡。對曰。詩人言不足有實也。仍薦廉察可任。乃許之。

宣宗視遠郡謝上表。左右曰。不足煩聖慮。上曰。遠郡吏無非時章奏。只有此謝上表。安知其不有情進乎。吾不敢忽。

宣宗暇日。召翰林學士韋澳入。上曰。要與卿款曲。少間出外。但言論詩。上乃出詩一篇。有小黃門置茶牀

乾貞屏之。乃問朕於救使如何。澳曰。威制前朝無比。上閉目搖手曰。總未依前。怕他。任卿如何。計將安出。澳候不爲之偏。率意對曰。謀之於外廷。即恐有大和事。不若就其中揀拔有才者。委以計事。上曰。此乃末策。朕行之。初擢其小者。至黃至綠至緋。皆感恩。若紫衣掛身。即合爲一片矣。澳慚汗而退。

大中初。雲南朝貢。及西川質子人數漸多。節度使奏請釐革。有詔人錄詔報雲南。雲南詞不遜。詞云。一人有慶。方當萬國而來朝。四海爲家。豈計十人之有費。爾後納貢不時。境上騷擾。宣宗捐命內臣告責行及其國。南詔王豐祐已死。子坦綽酋龍繼立。號曰驃信。兒很悖慢。謂我國亦有喪。朝廷不弔問。詔書又賜故王。於是待使者禮薄。旋又累犯封疆。掠越嶲。朝廷以驃信名近廟諱。復無使朝貢。不害國喪。遂稱尊立弔祭使杜悰再入蠻。誠其雲南向化七十餘年。瀘水之陰弓弛甲解。諸蠻納職如編甿。撫恩懷來。不勞益策。悰二十年間。再領西蜀。近者投用多於往年。築者不得益費。今者雖起釁端。未深爲敵。宜化以禮義。夷狄之君。立名犯上。難爲奏聞。下詔令其改更。械未行典冊。且發使弔祭。以恩信全其國禮。詔清平官已下。論其君長名犯廟諱。朝廷未可便行冊命。驃信必遣使謝恩。易名獻貢。若不納使臣入國城。即遙陳祭禮。命使臣錄文并賻贈。悉以遺驃信。其報清平官已下。乃命左司郎中孟穆爲雲南弔祭宣撫冊命使。已報破越嶲。攻邛崍關。使臣逗留數月不發。未幾。悰出鎮鳳翔。議多異同。復言未可發使。乃詔西川令遣使示朝旨。爾後連陷城邑。徵兵討逐。朝貢遂絕。

宣宗時。党項叛擾。推其由乃邊將貪暴。利其羊馬。多欺取之。始用右諫議大夫李福爲夏州節度。刑部侍郎畢誠爲邠寧節度。大理卿裴識爲涇原節度。發日臨軒戒敕。

宣宗時。浙東觀察李訥爲軍士所逐。貶朗州刺史。訥褊狷。遇軍士不以禮。遂及於難。監軍使王宗景撫循無狀。杖四十。流恭陵。自此戎臣失律。戮軍使皆從坐。大中十二年後。藩鎮繼有叛亂。宣州都將康全泰逐觀察使鄭薰。湖南都將石再順逐觀察使韓悰。廣州都將王令寰逐節度使楊發。江西都將毛鶴逐觀察使鄭憲。宣宗命淮南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平章事崔鉉兼領宣池歙三州觀察使。以宋州刺史溫璋爲宣州刺史。以右金吾將軍蔡襲爲湖南觀察使。以涇原節度使李承勛爲廣州節度使。以光祿卿韋宙爲江西觀察使。以鄰道兵送赴任。諸州皆平。

令狐公綯文公楚之子也。自翰林入相。最承恩澤。先是宣宗詔諸州刺史。秩滿不得徑赴別郡。須歸朝奏對。後許之任。綯以隨房鄰地。除一故舊。徑令赴州。上覽謝上表。因問綯曰。此人緣何得便之任。對曰。比近換守。庶幾其便於迎送。上曰。朕以比來郡守因循。故令至京師。親問其施設優劣。將行黜陟。此令已行。而復變之。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上留意郡守。凡選尤難其人。案此下有脫文。

宣宗在位逾一紀。憂勤無怠。天下雖小康。而間水旱。又宣洪深肯綮數郡軍亂。蓋將帥失於統御。而不日安輯。時稱小太宗。

大中已後。宰相寶判無及路巖者。杜尚書慆。悰之弟。守泗州。爲龐勛所圍。以孤城自全。高錫望守濠州。要城固拒而死。嚴判崔雍狀云。錫望守城而死。已有追崇。杜慆孤壘獲全。尋加異獎。

王尚書式。僕射起之子。見重於武宗。嘗自處於上。稱有文武才。式有武幹。善用兵。既平浙東。徐州溫璋失守。朝廷以彭門頻年逐帥。乃自河陽移式領河陽全軍赴任。排軍境外而緩進。徐州將士自王智興後。驕

橫難制。其銀刀都父子相承。每日三百人守衙。皆露刃坐於兩廊夾幕下。稍不如意。相顧笑議於飲食間。一夫號呼。衆卒相和。節度多儒怯。聞亂則後門逃去。如是且久。聞式至境。先遣衙隊三百人遠接。式衩衣坐胡牀受參。乃問其悖慢之罪。命盡斬於帳前。既而後來者莫知前者已死。又斬之。數日。銀刀都數千人殆盡。徐州軍士平居自恃存喫。及式衣陘子半臂。曳履危坐。拱手栗縮就死。無一人敢拒者。其後親戚相訪。不能自知。聞式既視事。餘黨並遠配。郡中小安矣。式初爲京兆少尹。多從前詞者。令速時或避之他適。京城號爲鄭子。性放率。不拘小節。長安坊中有夜欄街鋪設酗樂者。迴明未已。式過之。駐馬萬目。巫者喜奉主人杯跪獻於馬前曰。主人多福。感逢官來。願酒味稍美。敢進壽觴。式取而飲之。行百餘步。復回目向之酒甚惡。可更一盃。復據鞍引滿而去。其放率如此。

太宗閱醫方。見明堂圖人五臟之系咸附於背。乃愴然曰。今律杖笞背。奈何髀背分受。乃詔不得笞背。

梁公以度支之司天下利害。郎關求之。未得。乃自賦之。高宗時。司農欲以冬藏餘菜賣之。以墨敕示僕射蘇良嗣。良嗣判曰。昔公儀相魯。猶拔園葵。況臨萬乘而販蔬菜。上從之。不行。

開元始年。上悉出金銀珠玉錦繡之物於朝堂。若山積。皆焚之。示不復御用。

姚開府凡三爲相。皆兼兵部。軍鎮道里與騎卒之數。皆能闇計之。

郭尚書元振。始爲梓州射洪尉。徵求無厭。至掠部人賣爲奴婢者甚衆。武后聞之。使籍其家。唯有書數卷。后令問其資財所在。皆以濟人。於是奇而免之。大足年間。遷涼州都督。元振風神偉壯。善於撫御。在涼州五年。夷夏投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諸蕃聞風請朝獻。唐興以來。善爲涼州者。郭居其最。

蘇頲神龍中給事中兼宏文館學士。轉中書舍人。時父瓌爲宰相。父子同掌樞密。時人榮之。屬機事填委。凡制誥皆出其手。中書令李嶠嘆曰。舍人思如泉涌。嶠所不及。後爲中書侍郎。與宋璟同知政事。璟剛正多所裁斷。頲皆順從其美。璟甚悅之。嘗謂人曰。吾與蘇氏父子前後皆同時爲宰相。僕射長厚。誠爲國器。獻可替否。罄盡臣節。頲過其父也。後罷政。拜禮部尚書而薨。及葬日。元宗遊咸宜宮。將畋獵。聞頲喪出。愴然曰。蘇頲今日葬。吾寧忍娛遊乎。遂中路還宮。

姚崇以拒太平公主爲申州刺史。元宗深德之。太平既誅。徵爲同州刺史。素與張說不叶。說諷趙彥昭彈之。元宗不納。俄校獵于渭濱。密令會于行所。謂曰。卿頗獵乎。崇對曰。此臣少所習也。臣年三十。居澤中以呼鷹逐兔爲樂。猶不知書。張璟藏謂臣曰。君當位極人臣。無自棄也。爾來折節讀書。以至將相。臣少爲獵師。老而猶能。上大悅。與之偕爲臂鷹。遲速在手。動必稱旨。元宗歡甚。樂則割鮮。閒則咨以政事。備陳古今理亂之事。上之可行者必委曲言之。元宗心益開。聽之亹亹忘倦。軍國之務。咸訪於崇。崇能冗職修舊章。內外有敘。又請無赦宥。無度僧。無數遷吏。無任功臣以政。元宗悉從之。而天下大理。

李尚書鎮南梁。境內有朝士莊產。子孫僑寓其間。而不肯者相效爲非。前牧以其各有階緣。弗克禁止。閭巷苦之。尚嚴明有斷。處分寬緘籠館。各召其尤者。請其家世譜第。在朝姻親。乃曰。郎君藉如是地望。作如此行止。無乃辱於存亡乎。今日所懲。貴親眷聞之。必責。老夫勉旃。遽命盛以竹籠。沈於漢江。由是其儕惕息。各務檢斂焉。

崔珏二子凶惡。節度使劉都尉判之曰。崔氏二男。荊州三害。不免行刑也。

梨園弟子有胡雛．善吹笛．尤承恩．嘗犯洛陽令崔隱甫．已而走禁中．元宗非時託以他事召隱甫對．胡雛在側．指曰．就卿乞得此否．隱甫奏曰．陛下此言．是輕臣而重樂人也．臣請休官．再拜而出．元宗遽曰．朕與卿戲．遂令曳出．纔至門外．杖殺之．俄而復敕釋放．已死矣．乃賜隱甫絹百匹．

劉忠州晏通百貨之利．自言如見地上錢流．每入朝乘馬．則爲鞭算．嘗言居取安便．不務華屋．食取飽適．不務多品．馬取穩健．不務毛色．

江淮賈人有積米以待踊貴．圖爲人持米一斗．貨錢一千．以懸於市．揚州留後徐粲杖殺之．

李惠登自軍吏爲隨州刺史．自言晉二名．惟識惠字．不識登字．爲政清淨無迹．不求人知．兵革之後．閭壤大化．

武元衡遇害．朝官震恐．多有上疏請不窮究．獨尚書左丞許孟容奏．當罪京兆尹．誅金吾舖官．大索求賊．行行然有前輩風采．時京兆尹裴武問吏．吏曰．殺人者未嘗得脫．數日．果擒張晏輩十忱爲盜尾鎖將淸苦滿下．有軍士犯禁．杖而枷之．約曰．百日乃脫．未及百日而脫者死．又曰．我死則脫．爾死則脫．天子之命則脫．非此．臂可折．約不可改也．由是秋毫不犯．李建爲吏部郎中．嘗曰．方今秀茂皆在進士．使吾得志．當令登第之歲．集于吏部．使尉緊縣．既能．復集．使尉望縣．既能．又集．使尉畿縣．而升於朝．大凡中人三十成名．四十乃至清列．遲速爲宜．既登第．遂食祿．既食祿．必登朝．誰不欲也．無淹滯以守常限．無紛競以求再捷．下曹得其修舉．上位得其更歷．就而言之．其利甚溥．議者是之．

文學

文中子見王勃少弄筆硯．問曰．爾爲文乎．曰．然．因與題太公遇文王贊．曰．姬昌好德．呂望潛華．城闕雖近．風雲尚賒．漁舟倚石．釣浦橫沙．路幽山僻．溪深岸斜．豹韜攘惡．龍鈐辟邪．雖逢相識．猶待安車．君王握手．何期晚耶．

杜淹國初爲掾吏．嘗業詩．文皇勘定內難．詠闘雞寄意．曰．寒食東郊道．飛翔競出籠．花冠偏照日．芥羽正生風．顧敵知心勇．先鳴覺氣雄．長翹頻掃陣．利距屢通中．文皇覽之．嘉歎數四．遽擢用之．

王勃凡欲作文．先令磨墨數升．飲酒數盃．以被覆面而寢．既寤．援筆而成．文不加點．時人謂爲腹藁也．

駱賓王年方弱冠．時徐敬業據揚州而反．賓王陷於賊庭．其時書檄．皆賓王之詞也．每與朝士文字．極數僞周天后毀之．言蛾眉不肯讓人．狐媚偏能惑主．初微笑之．及見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乃不悅．曰．宰相因何失如此之人．蓋有遺才之恨．徐敬業十餘歲時．射必溢鏑．走馬若飛．英公每見之曰．此兒相不善．將赤吾族也．

蘇頲少不得父意．嘗與傭夫雜處．而好學不倦．每欲讀書．患無燈燭．嘗於馬廄竈中．吹火照書誦焉．其苦學如此．

長安春時．盛於遊賞．蘇頲應制詩云．飛埃結紅霧．遊蓋飄靑雲．元宗覽之嘉賞．遂以御花親插頲巾上．

元宗初卽位．銳意政理．好觀書．留心起居注．選當時名儒執筆．其稱職者．雖十數年不去．多則遷名曹郎兼之．自先天初至天寶十二載冬季．成七百卷．內起居注爲多．

開元二年春．上幸寧王第．叙家人禮．樂奏前後．酒食沾賚．上不自專．皆令稟於寧王．上曰．大哥好作主人．阿瞞但謠爲上客．（原註）上禁中常自稱阿瞞．明日．寧王與岐薛同奏曰．臣聞起居注必記天子言動．臣恐左右史記錄其事．四季朱印聯．（蓋此上文有脫）蓋牒送史館．附於外史．上以八分爲答詔．謝而許之．至天寶十二載冬．成三百卷．率以五十幅黃麻爲一軸．用彫檀軸紫龍鳳綾標．寧王每請百部納于史館．上命宴侍臣以寵之．上寶惜此書．令別起閣貯之．及祿山陷長安．用嚴高計．（原註）祿山羣主嚴莊高尚等．未升宮殿．先以火千炬焚是閣．故元宗實錄百不敘其三四．以是人間傳記尤衆．

李白名播海內．元宗見其神氣高朗．軒然霞舉．上不覺忘萬乘之尊．與之如知友焉．嘗製樂府云．太白人月敵可攏．及祿山犯闕．時太白犯月．皆謂之不凡耳．

天寶中．國學增置廣文館．以領詞藻之士．滎陽鄭虔久被貶謫．是歲始還京師．參選除廣文館博士．虔詣然曰．不知廣文曹司何在．執政謂曰．廣文館新置．總領文詞．故以公名賢處之．且令後代稱廣文博士自鄭虔始．不亦美乎．遂升職．虔天寶初協律．採集異聞．著書八十餘卷．人有竊窺其藁草．上書告虔私修國史．虔遽焚之．由是貶謫十餘年．方從調選．授廣文館博士．虔所焚書．旣無別本．後更纂錄．率多遺忘．猶成四十餘卷．書未有名．及爲廣文館博士．詢于國子司業蘇源明．源明請名爲會粹．取爾雅序會粹舊說也．西河太守盧象贈虔詩云．書名會粹才偏逸．酒號屠蘇味更醇．卽此也．

著作郎孔至撰百家類例．第其內族姓．以燕公張說等爲近代新門．不入百家之數．駙馬張垍燕公子也．觀至所撰．謂弟埱曰．多事漢．天下族姓．何關汝事．而妄爲升降．埱與至善．以兄言告之．時工部侍郎韋述諳練士族．至書初成．以呈韋公．以爲可行也．及聞垍言．恐懼．將追改之．韋曰．文士奮筆．將爲千載之法．奈何以一言自動搖．有死而已．胡可改也．遂不改．

長安菩薩寺僧宏道．天寶末．見王右丞爲賊所囚於經藏院．與左丞裴迪密往還．裴說賊令宴於太極西內．王聞之．泣下．爲詩二絕．書經卷麻紙之後．宏道藏之．相傳數世．其詞云．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又云．安得捨塵網．拂衣辭世喧．悠然策藜杖．歸向桃花源．

代宗獨孤妃薨．贈貞懿皇后．將葬．尚父汾陽王子儀在邠州．其子尚主．欲致祭．遍問諸吏．皆云古無人臣祭皇后之儀．子儀曰．此事須柳侍御裁之．時殿中侍御史柳并字伯存．掌書記．奉使在邠．卽急召之．旣至．子儀曰．有切事須藉侍御爲之．遂說祭事．殿中初亦對如諸人．既而曰．禮緣人情．令公勳德不同常人．且又爲婣戚．令自令公始．亦謂得宜．子儀曰．正合某本意．殿中草祭文．其官銜稱駙馬都尉郭曖父．其官某．其文并敘特恩許致祭之意．辭簡禮備．子儀大稱之．

德宗暮秋．獵于苑中．是日天已微寒．上謂近臣曰．九月衣衫．二月衣袍．與時候不相稱．欲遞遲一月何如．左右皆拜謝．翌日．命翰林議之．而後下詔．李趙公吉甫時爲承旨．以聖人上順天時．下盡物理．表請宣示天下．編之於令．李相程初爲學士．獨不署名．別狀奏曰．臣謹按月令．十月始裘．月令是元宗帝刪定．不可改易．上乃止．由是與吉甫不協．

韋應物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後人多說率爾成章．不知江左嘗有人於紙尾寄洞庭橘三百顆．

韓晉公治左氏．於浙江東西道制節．屬淮寧叛亂．發戎遣饋．案牘駢雜．而未嘗廢卷．在軍中撰左氏通例

一卷，刻石金陵府學。

憲宗問宰相曰：天子讀何書即好？權德輿對曰：尚書皆王軌範，歷歷可見。上曰：尚書所載。又問鄭餘慶曰：老子、列子如何？奏曰：老子述無爲之化，若使寰瀛爲理國之樞要，即未若貞觀政要。

裴晉公平淮西後，憲宗賜玉帶。臨薨，欲還進，使記室作表，皆不愜，乃令子弟執筆，口占狀曰：內府珍藏，先朝特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間，謹却封進。聞者歎其簡切而不亂。晉公貞元中作鑄劍戟爲農器賦，首云：皇帝之嗣位十三載，寰海既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憲宗平諸鎮，幾至太平，正當元和十三年，而晉公以儒生作相，竟爲章武佐命。

楊京兆兄弟皆能文，爲學甚苦，或同賦一篇，共坐庭石，霜積襟袖，課成乃已。

劉禹錫云：案此下至芍藥和物之名也一條，多係劉禹錫云或韋絢或另條，並采自韋絢劉公嘉話，而中多誤脫，文義難通。今本劉公嘉話非完書，無可參校，姑仍其舊。與柳八、韓七詣施士匄聽毛詩，說維鵜在梁，梁，人取魚之梁也。言鵜自合求魚，不合於人梁上取其魚，譬之人自無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鵜在人之梁。毛注失之矣。又說山無草木曰岵，所以言陟彼岵兮，言無可怙也，以岵之無草木，故以譬之。因言罘罳者，復思也。今之板障屏牆也。天子有外屏，人臣將見，至此復思其所對敭，去就避忌也。魏大闕樓觀也。人臣將入，至此則思其遺闕。桓楹者，即今之華表也。桓、華聲訛，因呼爲桓。桓亦丸丸然柱之形狀也。又說古碑有孔，今野外見碑有孔，古者於此孔中穿棺以下於墓中耳。又說甘棠之詩勿拜，召伯所憩，拜言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上言勿剪，終言勿拜，明召伯漸遠，人思不得見也。毛注拜猶伐，非也。又言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言不得其人也。毛、鄭不注。劉禹錫曰：爲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餳。嘗疑之。因讀毛詩鄭箋說吹簫處注云：即今賣餳者所吹。六經惟此中有餳字。吾緣明日重陽，押一餻字，續尋思六經，竟未見有餻字，不敢爲之。嘗訝杜員外巨顙折老拳無據，及覽石勒傳云：卿既遭孤老拳，孤亦飽卿毒手。豈虛言哉。後輩業詩，即須有據，不可率爾道也。韋絢曰：司馬牆何也？曰：今唯陵寢繞垣，即呼爲司馬牆，而毬場是也。不呼之何也？劉禹錫曰：恐是陵寢，即呼臣下避之。詩曰：我思肥泉，茲源同而分之曰肥也。言我今衛女嫁于曹，如肥泉之分也。魏文帝詩云：[illegible]斛[illegible]堤，即今淮浙間輸斛逢子上[illegible]耳。唐書盧藏傳言之。案唐書無盧藏傳，韋絢唐人，亦無引唐書之理，疑有脫誤。鵩子著論，案此下原闕一字北邊之見魏詩方悟。又曰：施郎者，上側下高曰施，郎言君臣相背也。鄭注云：施當爲禁。又言蟄，未詳何也。郭璞山海經序曰：人不得耳聞眼不見爲無。案今本山海經序無此二語，疑文義亦有脫誤。非也。是自不知不見耳。夏蟲疑冰之類是矣。仲尼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韋編三絕，所以明未曾者多於解也。有楊何者有禮學，以廷評來夔州，轉雲安鹽官，因過劉禹錫與之。案此下原闕二字何云：仲尼合葬於防。防，地名，非也。仲尼以開墓合葬於防，防，隧道也。且潸然流涕，是以合非也。若謂之地名，則未聞泉而已潸然，何也。絢曰：五夜者，甲乙丙丁戊更迭之，今惟言乙夜或子夜，何也？未詳。劉禹錫曰：茱萸二字，經二詩人用，亦有能否。杜甫言醉把茱萸子細看，王右丞遍插茱萸少一人，詰優也。劉禹錫曰：牛丞相奇章公初爲詩，務奇特之語，至有地瘦草叢短之句。明年秋，卷成，呈之，乃有求人氣色沮，憑酒意乃伸，益加能矣。明年乃上第。楊茂卿云：河勢崐崙遠，山形菡萏秋。此詩題云過華山下作，而用邐迤之菡萏，極的

當而晴靜矣。劉禹錫曰：有爲能挾彈殺人，其兄怒之，其母曰：健犢須走車破轅，良馬須逸鞅泛駕，然後能負重致遠。蓋言前確不奇，即非異器矣。又曰：爲文自鬭異，一對不得。予嘗爲大司徒杜公之故吏，司徒冥謫之蟲於桂林也，低過渚宮，予時在朗州，使一介具奠酹，以申門吏之禮，爲一祭文云：事吳之心，雖云已矣；報智之志，豈可徒然。報智人或非之，事吳自思得者。柳八駁韓十八平淮西碑云：左飧右粥，何如我平淮西雅云：仰父俯子。禹錫曰：美憲宗俯下之道盡矣。柳曰：韓碑兼有冒子，使我爲之，便說用兵討叛矣。劉禹錫曰：韓碑柳雅，予詩云：城中晨雞喔喔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美李尚書愬之入蔡城也，須臾之間，賊都不覺。又詩落句云：始知元和十二載，四海重見昇平時。所以言十二載者，因以記淮西平之年。段相文昌重爲淮西碑，碑頭便曰：韓宏爲統，公武爲將，用左氏欒書將中軍，欒黶佐之文勢也，且善亦是效班固燕然碑，樣別是一家之美。又曰：薛伯皋修史爲愬傳，收蔡州，徑入爲能。禹錫曰：我則不然，若作史官，以愬得李祐，釋縛委心，用之爲能。入蔡非能，乃一夫勇耳。劉禹錫曰：春秋稱趙盾以八百乘，凡帥能曰以，由也，由趙盾也。又曰：王莽以羲和爲官名，如今之司天臺，本屬太史氏，故春秋史魚、史蘇、史墨，皆知陰陽術數也。南都賦言春茆夏韭，子卯之卯也，而公孫羅云：茆，鳧卯菜也，且背言菜也，何卯忽無言。案此句疑有脫誤方書中勞薪，亦有勞水者，揚之使水力弱，亦勞也，亦用筆心，筆亦心勞，一也，與薪勞之理，皆藥家之妙用。又曰：近代有中正，中正，鄉山之表也，藻別人物，知其鄉中賢愚出處，皆重之。至東晉吏部侍郎裴楷乃請改爲九品法，即今之上中下分爲九品官也。

王武子曾在夔州之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看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鵝形鸛勢，象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澒涌滉瀁，大樹十圍，枯槎百丈，破磑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雷奔山裂，聚石爲堆者，斷可知也。及乎水已平，萬物皆失故態，惟陣圖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垂六七百年。間淘灑推激，迨今不動。劉禹錫曰：是諸葛公誠明一心爲先主効死，況此法出六韜，是太公上智之材所構，自有此法，惟孔明行之，所以神明保持，一定而不可改也。東晉桓溫征蜀，過此，曰：此常山蛇勢也，擊頭則尾應，擊尾則頭應，擊其中則頭尾皆應。常山者，地名，其蛇兩頭，出於常山，其陣適類其蛇之兩頭，故名之也。溫遂勒銘曰：望古識其真，臨源愛往跡，恐君遺事節，聊下南山石。

陸法和背征蜀，及上白城帝，插標曰：此下必掘得諸葛亮鑯。既掘之，得箭鏃一斛。或曰：當法和至此時，去諸葛亮將近，應有人向說，故法和掘之耳。法和雖是異人，必未知諸葛亮箭鏃在此也。

諸葛亮所止，令兵士獨種蔓菁者，何也？曰：取其甲生啖，一也；葉舒者煮食，二也；久居則隨以滋長，三也；棄去不惜，四也；回則易尋而採之，五也；冬有根可斸食，六也。比諸蔬屬，其利博哉。三蜀之人今呼蔓菁爲諸葛菜，江陵亦然。

禹錫曰：芍藥和物之名也。此藥之性能調和物，或音著略，語訛也。絢時獻賦，用此芍藥字，以煙兮霧兮氣兮鹹兮，言四物調和爲害也。公曰：甚善。因以解之。

白居易長慶二年以中書舍人爲杭州刺史，替嚴員外休復。休復有時名，居易喜爲之代。時吳興守錢徽，吳郡守李穰，皆文學士，悉生平舊友，日以詩酒寄興。官妓高玲瓏、謝好好巧於應對，善歌舞。從元稹鎮會稽，參其酬唱，每以筒竹盛詩來往。居易在杭，始築堤捍錢塘湖，鍾洩其水，溉田千頃。復浚李泌六井，民賴

其假。在蘇作詩。有使君全未厭錢婿之句。及罷任。錢多留守庫。繼守者公用不足。則假而復塡。如是五十餘年。及黃巢至郡。文籍多焚燒。其俸遂亡。

張家嫡十二世掌尚命。至孫和。楊巨源贈公詩云。伊陟無聞祖。韋賢不到孫。當時稱其能與張氏說家門。

巨源在元和詩韻不爲新語。體律務實。功夫頗深。自旦至暮。吟詠不輟。年老頭數搖。人言吟詩多所致。

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公文至高。孟長於五言。時號孟詩韓筆。元和中。後進師匠韓公。文體大變。又柳柳州宗元。李尚書翺。皇甫郎中湜。馮舍人定。祭酒楊公。李公。皆以高文爲諸生所宗。而韓柳皇甫李公皆以引接後學爲務。楊公尤深於獎善。遇得一句。終日在口。人以爲癖。長慶以來。李封州甘爲文至精。獎拔公心亦如數公。甘出於李相國宗閔下。時以爲得人。然終不顯。又元和以來。詞翰兼奇者。有柳柳州宗元。劉尚書禹錫及楊公。劉楊二人。詞翰之外。別精篇什。又張司業籍善歌行。李賀能爲新樂府。當時言歌篇者宗此二人。李相國程。王僕射起。白少傅居易兄弟。張舍人仲素爲場中詞賦之最。言程式者宗此五人。伯仲以史學繼業。藏書最多。蘇少常景胤。堂弟尚書滌。譜諸家無比。而皆以清望爲後來所重。景胤登第與堂兄特並時。世以爲美。

呂衡州溫祖延之父渭。俱有盛名。至大官。家世碑誌。不假於人。皆子孫自撰云。欲傳慶善於後嗣。徵文學之荒墜。

裴晉公自爲誌銘。曰。裴子爲子之道。備存乎家牒。爲臣之道。備存乎國史。杜牧亦自銘曰。嗟爾小子。亦克厥脩。此二銘簡而備。白居易亦自爲銘。顏魯公在蔡州。知必禍。及自爲誌銘。置左右。

文宗爲帝。曾製詩以示鄭覃。覃奏曰。且乞留聖慮於萬幾。天下仰望。文宗不悅。覃出。復示李宗閔。歎伏不已。一句一拜。受而出之。上笑謂之曰。勿令適來阿父子見之。文宗尚賢樂善。罕比。每宰臣學士論政。必稱才術文學之士。故當時多以文進。上每視事後。即閱群書。至亂世之君。則必扼腕嗟嘆。讀堯舜禹湯事。即灌手斂衽。謂左右曰。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則何以爲君。試進士。上多自出題目。及所司試。覽之終日忘倦。召學士於內庭論經。較量文章。宮人已下。侍茶湯飲饌。李訓講周易。頗叶上意。時方盛夏。遂取犀如意賜訓。上曰。與卿爲譚柄。讀高郢無聲樂賦。白居易求元珠賦。謂之元祖。水部員外郎賈嵩說云。文宗好五言詩。品格與肅代憲宗同。而古調尤清峻。嘗欲置詩學士七十二員。學士中有薦人姓名者。（原注）當時詩人垂廉魏名爲謹厲從事宰相楊嗣復曰。今之能詩。無若賓客分司劉禹錫。上無言。李珏奏曰。當今起置詩學士。名稍不嘉。況詩人多窮薄之士。昧於識理。今翰林學士皆有文詞。陛下得以覽古今作者。可怡悅其閒。有疑顧問學士可也。陛下昔者命王起許康佐爲侍講。天下謂陛下好古宗儒。敦揚朴厚。臣聞憲宗爲詩。格合前古。當時輕薄之徒。摛章繪句。聱牙崛奇。譏諷時事。爾後鼓扇名聲。謂之元和體。實非聖意好尚如此。今陛下更置詩學士。臣深慮輕薄小人。競爲嘲詠之詞。屬意於雲山草木。亦不謂之開成體乎。玷黯皇化。實非小事。

文宗時。工部尚書陳商立漢文帝廢喪議。又立左氏學議。以孔子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邱明爲魯史。載述時政。惜善惡失墜。以日繫月。本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舉之春秋。則明白而有實。合之左氏。則叢雜而無徵。杜元凱曾不思孔子所以爲經。當與詩書周易等列。邱明所以爲

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二義不侔。乃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未盡。擁章有所未一。世後吳郡陸龜蒙亦引啖助趙匡爲證。正與商義同。

進士李爲作淚賦。及輕薄暗小四賦。李賀作樂府。多屬意花草蜂蝶之間。二子竟不遠大。世言文字可以見分命之優劣。

上元瓦官寺僧守亮。通周易。性若狂易。李衞公鎮浙西。以南朝佞寺多古僧。求知易者。因帖下諸寺。令擇送至府。瓦官寺衆白守亮曰。大夫取解易僧。汝常時好說易。可往否。守亮請行。衆戒曰。大夫英俊嚴重。非造次可至。汝當愼之。守亮旣至。衞公初見未之敬。及與言論。分條析理。出沒幽賾。公凡欲質疑。亮已演其意。公大嗟。不覺前席。命於甘露寺設官舍。自於府中設講席。命從事已下。皆橫經聽之。遍年方畢。旣而請講。講將半。病。請歸甘露。僧至寺。命將諸軍將由樓道升。公云。大期今至。不及回辭。言訖而終。公聞悲祭。明日舉賓客至寺致祭。適有南海使送西國異香。公於席前焚之。其煙如弦。穿屋而上。觀者悲敬。公自草祭文。謂榮世之官。撙俸賺皆加於亮。亮塡受之。可以無愧。

李德裕鎮浙西。有劉三復者。少貧苦。有才學。時中使齎詔書賜德裕。德裕謂曰。子爲我草表。能文構否。三復曰。文貴中。不貴速得。德裕以爲然。三復又請曰。中外皆傳公文誥。得以文集觀之。德裕出數軸。三復乃體而爲表。德裕尤喜之。遣詣京師。果登第。其子鄴。後爲丞相。上表雪德裕冤。同概洛中。

段郎中成式博學。文章著書甚多。守廬陵。嘗遊山寺。讀一碑二字不過。曰。此碑無用於世矣。成式讀之不過。道何用乎。客有以此二字過聞人。果無知者。連典江南數郡。皆有名山。九江匡廬。縉雲爛柯。廬陵麻姑。

前進士許棠嘗詩云。十年三領郡。領郡管仙山。廬陵時爲人妄訴。逾年方辨。乃退居于襄陽。溫博士庭筠亦謫隨縣尉。節度使徐太師留在幕府。與成式尤相善。嘗送墨一挺與庭筠。往復致謝。搜故事者凡幾函。

成式子安節。娶庭筠女。安節仕至吏部郎中。沂王傅。善音律。著樂府新錄。傳於世。

令狐綯自吳興除司勳郎中。入禁林。一夕寓直。中使宣召。行百步。至便殿。上遣內人秉燭候之。引於御榻。賜坐。問卿從江外來。彼中甿庶安否。廉察郡守。字人求撫之道如何。朕常思四海之大。九州之廣。雖明君不能自理。當須賢佐。調來朝廷皆未觀其忠盡。綯降堦俯伏曰。聖慮如此。微臣便合得罪。上曰。卿方爲翰林學士。所職者朕之詔命。向來之言。本不相及。以玉杯酌酒賜綯。有小笈置牀。有書兩卷。謂綯曰。聽政之暇。未嘗不觀書。此讀者先朝所述金鏡。一卷則尚書禹謨。復問曰。卿曾讀金鏡否。對曰。文皇帝所著之書。有理國理身之要。披閱誦味。不離於口。上曰。卿試舉其要。綯跪於御前誦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任不肖則受天下之禍。上止之曰。朕每讀至此。未嘗不三復已。書又云。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是則欲致昇平。當用此言爲首。綯奏曰。先臣每言金鏡可爲萬古格言。臣自非聰明之姿。無以探其奧。上曰。是知卿材器。今日見卿詞學。顧中使曰。持燭送學士歸院。當時近臣恩澤無比。居歲餘。遂爲宰相。

宣宗因重陽便殿大合樂。錫宴群臣。自御製詩。其略曰。款塞旋征騎。和戎委廟賢。傾心方倚注。叶力共安邊。宰臣以下。應制皆和。上曰。宰相魏謩詩最佳。其聯云。四方無事去。宸豫杪秋來。八水寒光動。千山霽色開。上嘉賞久之。魏謩辭謝。

宣宗嗜書。皆備一殿。每退朝。必獨坐內觀書。或至夜中燭灺委。禁中謂上爲老儒生。大中十二年。以左諫

議大夫鄭漳。兵部郎中李鄴。為鄆王已下侍讀。時鄆王居十六宅。夔昭已下五王。居大明宮內院。數月追制改充夔王已下侍讀。五日一入乾符門講讀。懿宗即位。遂停勸。

大中咸通之後。每歲試禮部者千餘人。其間有名聲。如何植。李玫。皇甫松。李孺犀。梁望。毛濤。具麻。來鵠。賈隨。以文章稱。溫庭筠。鄭瀆。何涓。周鈐。宋耘。沈駕。周繫。以詞翰顯。賈島。平曾。李淘。劉得仁。喻坦之。張喬。劇燕。許琳。陳覺。以律詩傳。張維。皇甫川。郭鄩。劉庭輝。以古風著。雖然。皆不中科。

陸鼎為詩有情思。其閒居即事云。衰柳迷隋苑。衡門噪暮鴉。茅廚煙不動。書牖日容斜。偷下東山石。貧於南阮家。沈發揖神慮。嘗草自開花。宴趙氏北樓云。殷勤趙公子。良夜竟相留。明月生東海。仙娥在北樓。酒闌珠露滴。歌迴石城秋。本為愁人設。愁人到曉愁。題鸂鶒。早窺柳絮燕子。皆傳於時。登科累年無辟召。一遊東諸侯。得錢僅百萬。而卒於江南。長子希聲。好學多才藝。勤於諸史。非疾病未嘗釋卷。中朝子弟好讀史者無及。昭宗時為相。

李郢有詩名。鄭尚書顥門生也。居杭州。不務進取。終（案此下原闕一字）下郎官。初赴舉。聞鄰女有容。來娶之。適有爭娶者。女家無以為辭。乃曰。備錢百萬。先至者許之。兩家具錢。同日皆至。女家無以為辭。復曰。請各賦一詩。以為優劣。郢乃得之。登第回江南。經蘇州。遇故人守湖州。邀同行。郢辭以決意春歸。為妻作生日。故人不放。與之胡琴焦桐方物等。令且寄歸。代意。郢為寄內詩曰。謝家生日好風煙。柳暖花春二月天。金鳳對翹雙翡翠。蜀琴新上七絲絃。鴛鴦交頸期千歲。琴瑟諧和願百年。應恨客程歸未得。綠窗紅淚冷涓涓。兄子咸通初守杭州。郢至宿盧白堂云。缺月斜明盧白堂。寒蛩唧唧樹蒼蒼。江風徹曉不得睡。二十五聲秋點長。

馬博士戴。大中初。為太原李司空掌記。以正直被斥。貶朗州龍陽尉。戴著書。自痛不得盡忠於故府。而動天下之議。行道興詠。寄情哀楚。凡數十篇。其方城。懷古云。中宵枉向秦庭哭。衹向終貽楚國羞。新春聞赦云。道在猶譏息。仁深疾苦除。堯聰能下逮。湯網本來疏。

李字。除果名地名人姓之外。更無有別訓義也。左傳行李之往來。注行李使人也。遠行結束。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按舊文使字作𡔣。傳寫之誤。作李焉。

漢四皓。其一號角里。角音祿。今多以覺呼者。非也。魏子及孔氏秘記。荀氏漢紀。並將來之誤。直書祿里。按玉篇。箓字音谷。皆云東方為祿。音或作角。角亦音祿。魏子秘記。漢紀不書祿而作祿者。以其字僻。又獻誤音故也。李匡乂云。角里當東方。何者。按陳留志。稱京師亦號為灞上。儒生灞。既在京師之東。則角里為東方不疑矣。字書音角直宜作祿附。然祿字亦作角。音覺者。樂聲也。或亦通用。譯角之角字。是以今人多亂其音呼之。稍西心為學者。則妄穿鑿云。音祿之角。與音覺之角。點畫有分別。又不知角祿各有二音。字體皆同。而其義有異也。又禮記君大夫鬆爪實于祿中。鄭司農注云。祿當為角。聲之誤也。既云聲誤。是鄭讀角中為祿中。祿與綠是雙聲。若讀角為覺。覺是齶際聲。綠是舌頭之聲。注復云。角中謂棺內四隅也。據此則又似音祿之角。與音覺之角義同。陸氏釋文孔氏疏。不能窮其聲義。亦但云祿當為角。漢之角里。禮之祿中。皆當作祿音。

月令。今人依陸德明說云。是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刪合為之。非也。蓋出於周書第七卷周月時訓兩篇。蔡邕云。周公作。是呂紀采於周書。非戴禮取於呂紀明矣。

論語宰予晝寢。梁武帝讀為寢室之寢。晝音胡卦反。言其繪畫寢室。故夫子歎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今人皆以為韓文公所說。非也。又傷人乎。不問馬。今亦云韓文公讀不為否。言大德聖人。豈仁於人不仁於馬。故貴人所以前問。畜賤所以後問。然不字上豈更助詞。其亦曲矣。況又未必韓公所說。按陸氏釋文。亦云一讀至不字句絕。則知其不為否。其來尚矣。誠以不為否。則宜至乎字句絕。不字自為一句。何者。夫子問傷人乎。乃對曰否。既不傷人。然後乃問馬。其文別為一讀。豈不愈於陸云乎。

殘下有譏曰。學識何如觀點書。書之難。不唯句度義理。兼在知字之正音借音。若某字以朱發平聲。即為某字。發上聲變為某字。去入又改為某字。轉平上去入易耳。知合發不發為難。不可盡條舉之。今略指一隅。至如亡字。無字。並是正。無字非借音也。今見點書每遇亡有字。必以朱發平聲。非也。毋字亦然。是不知亡字亾字。毋字毋字。點畫各有區別。亡從一點一畫一乚。（原注）舊案文當知奕。是以無字正體作亡亾失之亾中有人。毋有字。其畫盡通也。父母字中有兩點。（原注）劉伯莊音義云。凡非父母之母。皆呼為無字是也。義見字母。其无无二字。（原註）上無下既。今多混書。陸德明已有論矣。

世人多謂李氏立意注文選。過為迂繁。徒自騁學。且不解文意。遂相尚習五臣者。大誤也。所廣徵引。非李氏立意。蓋李氏不欲竊人之功。有舊注者。必逐每篇存之。仍題元注之人姓字。或有迂闊乖謬。猶不削去之。苟舊注未備。或興新意。必於舊注中稱臣善以分別。既存元注。例皆引據。李氏續之。雅宜殷勤也。代傳數本李氏文選。有初注成者。有覆注成者。有三注四注者。當初旋被傳寫之誤。其絕筆之本。兼釋音訓義。注解甚多。匡乂家幸而有焉。嘗將數本並校。不惟注之贍略有異。至於科段。互相不同。無似余家之本該備也。因而比量五臣者。方悟所注。直盡從李氏注中出。開元進表。反非斥李氏。無乃欺心歟。且李氏未詳處。將欲下筆。宜明有溫證。細而觀之。無非率爾。今聊各舉其一端。至如西都賦說獵云。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李云。許少秦成未詳。五臣云。古之捷人壯士。搏格猛獸。施巧力折。固是捷壯。文中自解矣。豈假更言。況不知二人所從出乎。又注作我上都云。上都。西京也。何太淺近忽易歟。必欲加李氏所未注。何不云上都者。君上所居。人所都會耶。況秦地厥田上上。居天下之上乎。又輕改前賢文旨。若李氏注云。某字或作某字。便隨而改之。其有李氏解而自不曉。輒復移易。今不能繁駁。亦略指其所改一字。曹植樂府云。寒鼈炙熊蹯。李氏云。今之臘肉謂之寒。蓋韓國事饌尚此法。復引鹽鐵論羊淹雞寒。劉熙釋名韓雞為寒。寒與韓同。又李以上句云膾鯉臇胎鰕。因注云。詩曰炰鱉膾鯉。五臣兼見上句有膾。遂改寒鼈為炰鼈。以就毛詩之句。又子建七啓云。寒芳苓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五臣亦改寒為搴。注云。搴取也。何以對下句之膾耶。況此篇全說修事之意。獨入此搴字。於理甚不安。上句既改寒為搴。下句亦宜改膾為取。縱一聯稍通。亦與諸句不相承接。以此言之。明子建故用寒字。豈可改為炰搴耶。斯類篇篇有之。學者幸留意。仍知李氏絕筆之本。懸若日月焉。方之五臣。猶虎狗鳳雞耳。其改字有翩翻對恍惚。則獨改翩翻為翩翩。與下句不相收。又李氏舊本作泉叟年代字。五臣皆有異同。改其字。却犯國諱。豈惟矛盾也。

衡山五峰。曰紫蓋。雲密。祝融。天柱。石廩。下人多文詞。至於樵夫。往往能言詩。嘗有廣州幕府。夜聞舟中吟曰。野鵲灘西一棹孤。月光遙接洞庭湖。堪憎迴雁峰前過。望斷家山一字無。問之乃其所作也。

李華字遐叔，以文學自名，與蕭穎士賈幼幾爲友。華作賦云：「基鎡錯交於萬緒，霜冰解於千時。擁樹成山，攢杵爲林。」穎士讀之，謂華曰：「可使孟堅瓦解，平子土崩矣。」幼幾曰：「未若天光流於紫庭，測其入於朱戶，騰祥靄於黯藹，映旭日之葱蘢。」華曰：「某所自得，惟括萬象以爲鎔，特巍巍於上京，分命傾般石之匠，下荊揚之材，操斧執斤者萬人，涉磧礫而登崔嵬，不讓東西二都也。」時人以華不可居蕭賈之間。

鄭宋此下原闕二字云：張燕公文逸而學奧，蘇許公文假古學少簡而密。張有河朔刺史冉府君碑序金城郡君云：「鼎華前落，羣將拜城隅，天使馬悲，啓滕公之室，人看鶴舞，閉王母之墳。」亦其比也。公又云：張巧于才，近世罕比。端午三殿侍宴詩云：「甘露垂天酒，芝盤捧御書，合丹同蝘蜓，灰骨慕蜉蝣。」上親解紫拂菻帶以賜焉。蘇嘗夢書壁云：「元老見逐，讒人孔多，既誅羣兇，方宣大化。」後十三年，視草禁中，拜劉幽求左僕射制，上親授其意，及進本，上自益前四句，乃夢中之詞也。又謂杜工部詩如爽鶻摩霄，駿馬絕地。其八哀詩，詩人比之大謝擬魏太子鄴中八篇。杜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吾詩曰：『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八篇中有此句不？或曰：『百川赴巨海，衆星拱北辰。』所謂世有其人。」杜曰：「使昭明再生，吾當出劉曹二謝上。」杜善鄭廣文，嘗以花卿及姜楚公畫鷹歌示鄭，鄭曰：「足下此詩可以療疾。」他日鄭妻病，杜曰：「爾但言『子章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如不瘥，即云『觀者徒驚帖壁飛，畫師不是無心學』，未聞更有太宗拳毛騧，郭家師子花，如又不瘥，雖和扁不能爲也。」其自得如此。

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帝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秘書也。」虞公爲秘監，於省後堂集羣書可爲文章用者，號爲北堂書鈔。後北堂猶存，而書鈔盛行於世。

褚遂良爲太宗哀册文，自朝還，馬誤入人家而不覺。

沈佺期以詩著名，燕公張說嘗謂人曰：「沈三兄詩，須還他第一。」

代有山東士大夫類例，其非士族及假冒者不見錄，署云和州僧曇剛撰。後柳常侍沖亦明族姓，中宗朝爲相州刺史，詢問舊官，云自隋已來，不聞有僧名曇剛，蓋懼見嫉於時，隱其名氏云。

咸通中，進士皮日休進書兩通：其一，請以孟子爲學科，有能通其義者，其科選同明經。其二，請以韓愈配饗太學，有唐以來，一人而已，苟不得在二十一賢之數，列於典禮，未爲備也。日休字逸少，後字襲美，襄陽竟陵人，少隱鹿門山，號醉吟先生，榜末及第。禮部侍郎鄭愚以其貌不揚，戲之曰：「子之才學甚富，如一日何？」皮對曰：「侍郎不可以一日廢二日。」謂不以人廢言也。官至太常博士，居蘇州，與陸龜蒙爲友，著文數十卷。皮子三卷，書集時遇害，其子仕錢鏐。

王維好佛，故字摩詰。性高致，得宋之問輞川別業，山水勝絕，清源寺是也。維有詩名，然好取人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英華集中詩也。「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李嘉祐詩也。

柳芳與韋述友善，俱爲史學。述卒後，所著書未畢者，芳緒之。

李華作含元殿賦，蕭穎士見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著論言：「龜卜可廢。」可謂深識之士。後以失節賤庭，故其文殷勤于四皓元魯山，極筆於權著作，蓋心所愧也。

李翰文雖宏暢，而思甚苦澁。晚居陽翟，常從邑令皇甫曾求音樂，思涸則奏樂，神全則綴文。

大曆已後，專學者有蔡廣成周易，強蒙論語，啖助趙匡陸質春秋，施士匄毛詩，袁彝仲子陵韋彤裴茝講

禮，章庭珪，薛伯高，徐潤並通經。其餘地理則賈僕射，兵賦則杜太保，故事則蘇冕，蔣乂，曆算則董純，天文則徐澤，氏族則林寶。

楚僧靈一，律行高潔而能爲詩，與僧皎然一名晝一，工篇什，著詩評三卷。及卒，德宗遣使取其遺文，中世文僧二人首出。

韋應物立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爲詩馳驟，建安已還，各得其風韻。

李益詩名早著，有征人歌且行一篇，好事者畫爲圖障。又有云：「回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天下亦唱爲歌曲。

沈既濟撰枕中記，韓愈撰毛穎傳，不下史遷，良史才也。張登爲小賦，氣宏而密，間不容髮，有織成隱起結綵壁金之狀。中世有造謗辭而著者（原注）雖眼苗登二文，有傳蟻穴而稱者（原注）李公佐南柯太守傳，有妓樂而工篇什者（原注）蜀妓薛濤，有家僮而善著章句者（原注）郭氏奴不記名，皆文之異也。

進士爲時所尚久矣，復又尚在其中，由此出者，爲聞人。爭名常切，爲俗亦弊。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輩，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考而升之，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謂之拔解，各相保任，謂之合保，羣居而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問，謂之往還，既捷，列其姓名於慈恩寺，謂之題名，會讌曲江亭，謂之曲江宴，籍而入選，謂之春關，不捷而醉飽，謂之打毷氉，飛書造謗，謂之無名子，退而肄習，謂之過夏，執業以出，謂之秋卷，挾藏入試，謂之書策。此其大略。其風俗繫於先進，其制置存於有司。雖然，賢者得其大者，故位極人臣，常十有二三，登顯列常有六七，而元魯山張睢陽有焉，劉闢元稹有焉。自開元二十四年，考功員外郎李昂爲士子所訴，天子以郎署權輕，移職禮部，始置貢院。天寶則有袁成川劉長卿分爲棚頭，是時常重東府西監。貞元八年，李觀歐陽詹以廣文登第，自後乃羣奔於京兆矣。貞元十二年，駙馬王士平與義陽公主不協，蔡南史獨孤申叔播爲樂曲，號義陽子，有團雪散雪之歌。德宗怒，欲廢進士科，後獨流南史而止。

或有朝客譏宋濟曰：「近日白袍子何太紛紛？」濟曰：「蓋因緋袍子紫袍子紛紛化使然也。」

元和已後，文筆學奇於韓愈，學澁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流蕩於張籍；詩章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切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名元和體。大抵天寶之風尚黨，大曆之風尚浮，貞元之風尚蕩，元和之風尚怪也。

建中初，金吾將軍裴冀曰：「若禮部先時頒天下曰，某年試題取某經，某年試題取某經，某年試題取某史，至期果然，亦勸學之一術也。」

熊執易通易，建中四年，試易簡知險阻論，執易端坐剖析，聲動場中，一舉而捷。

唐語林卷三

方正

狄梁公仁傑為度支員外郎。車駕將幸汾陽宮。仁傑奉使修供頓。并州長史李元沖以道出妬女祠。俗傳有盛衣服車馬過者。必致雷風。欲別開路。仁傑曰。天子行幸。千乘萬騎。風伯淸塵。雨師灑道。何妬女敢害而欲避之。元沖遂止。果無他變。上聞之。歎曰。可謂眞丈夫也。後為冬官侍郎。充江南安撫使。吳楚俗多尙淫祀。廟凡一千七百餘所。仁傑並令焚之。有項羽廟。吳人所憚。仁傑先檄書責其喪失江東八千子弟。而妄受牲牢之薦。然後焚之。

陸少保字元方。曾於東都賣一小宅。家人將受直矣。買者來見。元方因告其人曰。此宅子甚好。但無出水處耳。買者聞之。遽辭不買。子姪以為言。元方曰。不爾。是欺之也。

裴光庭累典名藩。皆有異政。元宗謂宰相曰。裴光庭性惡惡。如扇驅蚊蝻焉。

宋璟為廣府都督。元宗思之。使內臣楊思勗驛召。往追璟就路。竟不與思勗交一言。思勗以將軍貴倖殿中。訴于元宗。上嗟歎良久。拜刑部尙書。

代宗誌釋氏業報輕重之說。政事多託於宰相。而元載專權亂國。事以貨成。及常袞為相。雖賄賂不行。而介僻自専。升降多失其人。或同列進擬稍繁。則謂之務伯。於是京師語曰。常分別。元好錢。賢者愚。愚者賢。崔祐甫素公直。因於衆中言曰。朝廷上下相蒙。善惡同致。請曹峻府為鳳翥養賞。豈所以穆政邪。由是為

持權者所忌。建中初。祐甫執政。中外大悅。

郭尙父在河中。禁無故走馬。犯者死。南陽夫人乳母之子抵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虞候縱橫之狀。公叱而遣之。明日。對賓客歎息數四。以其事告客曰。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阿㜷兒。非奴才而何。

中書侍郎張鎰為河南節度使。鎮陳留。後兼統江淮諸道。將圖進取。中官絡繹。鎰自布衣。一二年登宰相。正身特立。不為谄媚。閹宦去來。以常禮接之。由是為閹豎所嫉。稱其無經略才。徵入。改為刑府長史。未幾。又除洪府長史。江西觀察使。相里造為禮部郎中。時宦官魚朝恩用事。嘗羅集百僚。有所評議。後樸在位。宰相元載以下。睢睢而已。造抗言酬對。無降屈之色。朝廷壯之。

崔祐甫為中書舍人。時宰相常袞當國。祐甫每見執政。閣事未曾屈。舍人岑參掌誥。屢稱疾。不入宿直。人雖懼而不敢發。崔獨入見。以舍人移疾既多。有同離局。袞曰。此子羸病日久。諸賢豈不能容之。崔曰。相公若知岑舍人抱疾。本不當遷授。今既居此。安可以疾辭王事乎。袞默然無以奪也。由是心銜之。及德宗在諒闇中。袞矯制除崔為河南少尹。上聞其事。遽追還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而袞謫于嶺外。

李惇為滑亳節度判官。其使尙衡弟亂干政。惇屢言之。衡曰。兄弟孤遺相長。不忍失意。惇曰。君既愛之。當諷以道。何使其縱恣。衡家又婦綺。車與出入。人吏苦之。惇又進諫。衡不能用。他日衡對諸客。有所聞。惇曰。惇前後獻忠。大夫不用。今復何問。衡曰。吾子好為訕訐。惇曰。忠言詆訐。久居何益。請從此辭。遂趨出。衡怒。不使追之。

裴藻者延齡之子。應鴻辭擧。延齡于吏部候消息。時苗給事及杜黃門同時為吏部知銓。將出門。延齡接見。探偵二侍郎口氣。延齡乃念藻賦頭曰。是沖仙人。黃門顧苗給事曰。記有此否。苗曰。恰似無。延齡仰頭大呼曰。不得不得。敕下果無名。藻者。劉禹錫曰。當延齡用事之時。不預質難也。非杜黃門誰能拒之。

韓太保皋為御史中丞京兆尹。常有所陳。必于紫宸殿對百寮而請。未嘗詣便殿。上謂之曰。我與卿言于

此不蔽。可來延英。訪及大政。多所匡益。或謂皋曰。自乾元巳來。羣臣啓事。皆詣延英得盡。公何獨于外庭對衆官以陳之。無乃失于慎密乎。公曰。御史天下之平也。摧剛植柔。惟在于公。何故不當人知之。奈何求請便殿。避人竊語。以私國家之法。且肅宗以苗晉卿年老艱步。故設延英。後來得對者多私自希寵。于求相位。奈何以此為望哉。

高平徐宏毅為知彈侍御史。創置一知班官。令自宣政門檢朝官之失儀者。到臺司舉而劾焉。有公卿大僚令閣之曰。未到班行之中。何必拾人細非。宏毅報曰。為我謝公卿。所以然不以繩其無禮于其君。案此下有脫文。

代宗時。久旱。京兆尹黎幹于朱雀門街造土龍。召城中巫覡。舞雩。幹與巫覡史起舞。觀者駭笑。彌月不雨。幹又請禱于文宣王。上聞之曰。丘之禱久矣。命毀土龍。罷所減膳節用。以應天命。及是大雨。百官入賀。

李希烈跋扈蔡州時。盧杞為相。奏顏魯公往宣諭。面謂顏曰。十三丈此行自聖意。顏曰。公之先忠烈公面上血。是某舐之。忍以垂死之年。餌虎口。杞聞之。踣焉。盧即是御史中丞奕之子。

裴澥為陝府錄事參軍。李汧公勉除長史。充觀察。始至官。府吏謁之。令別召裴錄事與之語。公曰。少頃有讌。使請陪判官同赴。凡三召不至。公怒。明日召讓之曰。久聞公名。故超禮分相召。何忽而不至。澥曰。必

也正名．各司其局．古人所守．某敢忘之．中丞自有賓僚．某走吏也．安得同宴．洴公曰．吾過矣．遂請入幕．謝
之子充．太常寺太祝．年甚少．時京司書考官之清高者．例得上考．充之同輩皆上中考．充訴于寺長曰．此
舊例也．充曰．寺常職重．事高不同他寺．本設考課．爲獎勵．有勞則書．豈繫于官秩．若一以官上下爲優劣．
則靡當上上考．少卿上中考．丞中上考．主簿中考．協律下考．某等當受杖矣．卿笑且慚．遂特書上．辭後累
遷同州刺史．所在有能名．充至湖州刺史．

張萬福以父祖力儒不達．因焚書．從軍遼東有功．累官至右散騎常侍致仕．萬福爲人慷慨．嫉陰佞．雖妻
子未嘗敢輒干．嘗徑造延英門賀諫官陽城罪陸贄免．時人稱之．仕官七十年．未嘗病一日．雖不識字．爲
九郡皆有惠愛．

順宗寢疾．韋執誼王叔文等竊弄權柄．憲宗在東宮．執誼懼之．遂令給事中陸質侍讀．潛伺上意．因解之．
及質發言．上曰．陛下令先生與寡人講義．何得言他．質惶懼而出．

李相國忠公貞元十九年爲饒州刺史．先是郡城已連失四牧．故府廢者七稔．公泊任後．命啓鑰而居之．
郡吏以有怪堅請．公曰．神好正直．守直則神避．妖不勝德．失德則妖興．居之在人．

李忠公之爲相也．政事堂有會食之牀．吏人相傳移之則宰臣當罷．不遷者五十年．公曰．朝夕論道之所．
豈可使朽蠹之物穢而不除．俗言拘忌．何足聽也．以此獲免．余之願焉．徹而焚之．其下鏟去聚壤十四
畚．議者稱焉．

裴先德埴在中書．有故人官亦不卑．自遠而至．埴給郵甚厚．從容款狎．乘間求京府判司．埴曰．公誠佳士．
也．但此官與公不相當．不敢以故人之私而隳朝廷綱紀．他日有瞎眼宰相憐公者．不妨卻得．其執守如
此．

柳元公初拜京兆尹．將赴上．有神策軍小將乘馬不避．公于市中杖殺之．及因入對．憲宗正色詰專殺之
狀．公曰．京兆尹天下取則之地．臣初受陛下獎擢．軍中偏裨躍馬衝過．此乃輕陛下典法．不獨試臣．臣知
杖無禮之人．不知打神策軍將．上曰．卿何不奏．公曰．臣只合決．不合奏．曰．既死合是何人奏．公曰．在街中．
本街使合奏．若在坊內．則左右巡使奏．上乃止．

柳公綽善張正甫．柳之子仲郢．嘗遇張于途．去蓋下馬而拜．張卻之不從．他日張言于公綽曰．諸郎相逢．
其禮太過．柳作色不應．久之．張去．柳謂客曰．張尚書與公綽往還．欲使兒子街市騎馬衝公綽耶．張聞深
謝之．諸郎仲郢小字也．公綽爲西川從事．嘗納一姬．同院知之．或微其出妓者．公綽曰．士有一妻一妾．以
主中饋備灑掃．公綽買妾．非妓也．

張正甫爲河南尹．裴中令伐淮西．置宴府西亭．裴公舉一人詞藝好解頭．張正色曰．相公此行何爲也．可
紀得河南府解頭．中令有慚色．

韓紘病將卒．召幕僚曰．吾不樂今將病死矣．汝詳視吾手足支體．無訛人云韓紘斷死也．

文宗時．昭義軍節度使劉從諫襲父帥潞．少年明俊．自謂河朔近無倫比．公卿輻湊其門．廣納金帛于權
倖．名聲甚著．求帶平章事．人多許之．而憚宰相李固言．欲觀其意．遇休暇．謁于私第．遂言其情．固言曰．僕
射先君以天平功．嘗于館册．及鎮上黨近二十年．但聚斂貨財．稱壯軍旅．不發一卒以遏．未嘗修朝覲之

禮．及即世後．僕射從三軍之情．擅領戎務．坐邀節秩．朝廷以僕射先君勳績．不絕賞延．嘗領偏師．輸忠濟
景．遂不行典憲．將何以上報國恩．既不能效田承嗣張茂昭王承元攜家赴闕．永保祿位．則請濟陸一鎮．
拓境復疆．朝廷豈不以袞職命賞．隔區求之．一何容易．從諫懼然失色．再拜趨出．從諫厚結倖臣．竟加同
平章事．宰相餞于郵亭．李公曰．相公少年．勉報國恩．幸保家．勿殃後嗣．從諫以笏叩額．下淚．至鎮謂將校
曰．昨者朝覲．遍觀廟望．唯李公峻直貞明．凜凜可懼．真社稷之臣也．

唐尚書持太和六年尉潤州．爲京兆府試進士．官杜丞和悰時爲京兆尹．將託親知聞等第．（原註）時重
十人內爲等第．召公從容兼命茶酒．及語舉人．則趨而下階．俯伏不對．杜公覺．不敢言而止．是年上等內
近三十餘人．數年內皆及第．無缺落者．後莫比．

崔慎由以元和元年登第．至開成已入翰林．因寓直．忽中夜有內使宣召．引入數重門．至一處．堂宇華盛．
簾幕垂蔽．見二中尉對燭而坐．謂慎由曰．上不豫已來已數日．衆自登極後．聖政多虧．今奉太后中旨．有
命學士草廢立令．慎由大驚曰．某有中外親族數千口．兄弟甥姪僅三百人．一旦聞此覆族之言．皆不敢
承命．況聖上高明之德．覆于八荒．豈可輕議．二中尉默然無以爲對．良久．啓後戶．引慎由至一小殿．見文
宗坐于殿上．二人趨階而數文宗過惡．上惟俛首．又曰．不爲此拗木枕錯失．不合更在坐矣．仍戒慎由曰．
事泄即汝也．于是二中尉自執炬送慎由出殿門．復令中使送至院．拗木枕者．俗諺強項也．慎由疑以疾
出翰林．遂命錄其事．付其子垂休．遂切于剷絕宦官者由此．

李相石在中書．京兆尹薛元賞謁石于私第．故事百寮捧至宰相宅．前驅不復呵．元賞下馬．石未之知．方
在廳．若與人訴競者．元賞聞焉．云軍中軍將．元賞排闥進曰．相公朝廷大臣．天子所委注．撫燮爽和陰陽．
安百姓．叶衆心．無敢乖越．升黜賢不肖．賞功罰罪．皆公之職．安有軍中一將而敢如此哉．夫貴賤失序．綱
紀之紊．常必由之．苟朝廷如此．納望相公赧顏頗撫．豈有出自相公者．即疾趨而去．顧左右曰．無禮軍將．
可擒于馬下橫戮．候元賞．比至則袒臂跪之矣．中尉仇士良有威權．其寵已有訴之者．宦官連聲傳士良
命曰．中尉奉屈大尹．元賞不答．即命杖殺之．士良大怒．元賞乃白衣請見士良．士良出曰．敢必杖殺軍中
大將．可乎．元賞即具言無禮狀．且宰相大臣也．中尉大臣也．彼既可無禮于此．此獨不可以無禮于彼乎．
國家之法．中尉所宜保守．一旦壞之．可惜．某已白衫．惟中尉命．士良以其理直．命左右取酒飲之而罷．石
從子庾．少擢進士第．石之力也．累拜監察御史．在東都．舊相鉉鎮淮南．到洛累日不拜謁．庾封其節將奏
之．時人稱焉．

武宗數幸教坊作樂．優倡雜進．酒酣作技．諧謔如民間宴席．上甚悅．諫官奏疏．乃不復出．遂召優倡人．數
內人習之．宦者請令揚州選擇妓女．詔揚州監軍取解酒令妓女十人進入．監軍得詔．詣節度使杜悰．請
同于管內選擇．悰曰．監軍自承旨．悰不奉詔．不可擅預．敕旁非．監軍怒．奏之．宦者請逮下悰．上曰．不可．
藩方取妓女入宮掖．非禹湯所爲．斯極羅事．豈宜詔大臣．杜悰累朝侍從．深得大體．與宰相也．及悰入相．
中謝．上曰．昨詔淮南監軍選擇酒令妓女．欲因行幸．舉酒爲歡樂耳．番嬖使奏．偶然下命．朕德化未被．而
色荒外聞．賴卿不徇苟且．不然．天下將謂朕取悅．朕何由得知．賴卿忠藎．命卿作相．內愧自賀．如得魏徵．
懿安郭太后既崩．禮院檢討王皥請祔景陵配饗憲宗廟．宣宗大怒．宰相白敏中召皥詰其事．皥曰．郭太

后是憲宗元妃，汾陽王孫，迫事順宗爲婦，憲宗崩事出曖昧，母天下五朝，不可以疑似之事黜合配之禮。敏中怒甚，皥辭色益壯，宰相將會食，周墀立敏中廳門以俟。敏中詰墀，墀正爲一書生惜亂，但它先之，墀就敏中問其事，皥益不屈。墀以手加皥額，賞其正直。翌日，皥貶句容縣令，墀亦免相。大中十三年秋八月，上崩，令狐綯爲山陵禮儀使，奏皥爲判官。皥又論懿安合配享憲宗，始升祔焉。

韋澳爲京兆尹，豪右斂手。鄭光宣宗舅，莊租不納，澳繫其主者，期以五日不足，必抵法。太后爲言之，上延英問澳曰：今日納租足放否？澳曰：尚在限內，來日即不得矣。澳既出，上遽召之曰：國舅莊租，今日納足，放主者否？澳曰：必放。上白太后曰：韋澳不可犯，且與送錢納租，頃刻而租足。案此事已見政事門，文有異同，今並存之。

李景讓夏侯孜，立朝有風采。景讓爲御史大夫，視事之日，以侍御史孫玉汝、監察御史盧相毛觀不稱職，請移他官。孜爲右丞，以職方郎中裴誠、虞部郎中韓瞻無聲績，詼諧取容，誠改太子中允，瞻爲鳳州刺史。

李景讓爲御史大夫，宰相宅有看街樓，皆封泥之，懼其劾奏也。然終以強毅爲衆所忌，故事除大夫百日內，他人拜相，而之妖蘖，景讓未旬，將相伸先拜，景讓除西川節度，不踰年，致仕歸東都。

崔琮知貢舉，以貴要自恃，不畏外議，牓出，率皆權豪子弟。其弟兄見之，輒曰：勿觀，汚吾眼。案此下有脫文。

劉允章祖伯芻、父寬夫，皆有重名。允章少孤，自立以臧否爲己任。及掌貢舉，尤惡朋黨，初進士有十哲之號，皆通連中官，郭纁、羅虬皆其徒也。每歲有司無不爲其干撓，根蒂牢固，堅不可破。郗尉于綜方以恩澤主鹽鐵，爲纁極力，允章不應，纁竟不就試。比考帖，虬居其間，允章誦其詩，有籬外桃花爛熟紅，不知熟紅何用，虬已具在去留中。對曰：詩云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侍郎得不思之，頃之唱落，衆莫不失色。及出牓，惑于浮說，予奪不能塞時望，允章自鄂渚分司東都，其制中書舍人孔晦之辭，弟紓爲諫官，乃允章門生，牽同年送于坡下，紓猶欲前行，允章正色曰：請遂公不去，故事門生無答拜者，允章于是答拜，同行皆愕然。

懿宗迎佛骨，自鳳翔至內，禮儀盛于郊祀。中出一道，夾以連索，不得輒有犯者，車馬相接，緜以綵繒，緣路迎拜，數十里不絕。天子親幸安福樓，以錦綵成橋，骨至，即降樓禮迎，然後迎入禁中，置于安國寺，宰相以下施財，不可勝計，百姓競爲浮圖，以至失業，明年，懿宗崩，京兆尹薛逢毀之無遺。

封侍郎知舉，首訪能賦人，盧駢請羅鄴與云：主司愛賦十九。案此下有脫文。官羅曰：主司安邑正，孫輿居官平，彼處愛賦，無由得知。

鄭少尹師甫知舉，放牓日，舉令到宅謝恩，至崔相公知舉，放牓日，並無人及門，時論稱之。主司放牓日，于貢院見門生，惟廣南鄭何審及楊侍郎。禮部故事，每年主司中場多作風采，鄭府尹知舉第一，李侍郎潘知舉落人極多，唯許下杜相公帖日每去一人，必吁嗟移時。

太宗得鷂子俊異，私自臂之，望見魏公，乃藏于懷。公知之，遂前白事，因話自古帝王逸豫，微以爲諷。上惜鷂子恐死，而又素嚴憚徵，欲盡其言，徵語愈久，鷂竟死懷中。

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呪術，能生死人。太宗令于飛騎中選卒之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帝以告宗正卿傅奕。奕曰：此邪法也。臣聞邪不干正，若使呪臣，必不能行。帝召僧呪奕，奕對之初無所覺，須臾胡

僧忽然自倒，若爲物所觸者，更不復蘇。

王義方，時人比之稷契。鄭公每云：王生太直。高宗朝，李義府引爲御史。李以定册立武后勳，特寵任勢，王毅而彈之，卒甚見貶，坎坷以至于終。

徐大理有功，每見武后將殺人，必據法廷爭，嘗與武后反復，詞色逾厲，后大怒，令拽出斬之，猶回顧曰：身雖死，法終不可改。至市臨刑得免，除爲庶人，如是再三，終不挫折，朝廷倚賴，至今猶懷之。其子預選，有司皆曰：徐公之子，安可拘以常調乎。

狄內史仁傑，始爲江南安撫使，以周赧王、項羽、吳夫概王、春申君、趙佗、馬援、吳桓王等神廟七百餘所，有害于人，悉除之。惟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子胥四廟存焉。案此事已見本門首條，文有詳略，今並存之。

李日知爲大理丞，武后方肆誅戮，胡元禮承旨欲陷人死刑，令日知改斷，再三不從。元禮使人謂李曰：胡元禮在此，人莫覓活。李謂使者曰：日知在此，人莫覓死。竟免之。

高祖即位，以舞胡安叱奴爲散騎侍郎，禮部尚書李綱進諫曰：臣按周禮均工樂胥，不參士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曠，皆終身繼代，不改其業。故魏武帝欲使禰衡擊鼓，乃解朝衣露體而擊之，問其故，對曰：不敢以先王法服爲伶人衣也。雖齊高緯封曹妙達爲王，安馬駒爲開府，有國家者俱爲殷鑒。今天下新定，開太平之運，起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廟，因非創業規模，貽厥子孫之道。高祖竟不能從。

周興、來俊臣羅織衣冠，朝野懼懾。御史大夫李嗣真上疏諫曰：臣聞陳平事漢祖，謀疏楚之君臣，乃用黃金七千斤，行反間之術，項羽果疑臣下，陳平之計遂行。今告事紛紜，虛多實少，如當有凶慝，豈知不先謀。疏陛下君臣，後除國家良善，臣恐爲社稷之禍。伏乞陛下迴思遠慮，察臣狂瞽，然後退就鼎鑊，實無所恨。臣得投爲忠鬼，孰與存爲諂人。如羅織之徒，即是疏間之漸，陳平反間，其遠乎哉。遂爲俊臣所構，放于嶺表。俊臣死，徵還，遂次桂陽而終。贈濟州刺史。中宗朝追復本官。

武三思得幸于中宗，京兆人韋月將等不堪憤激，上書告白其事。中宗盛之，命斬月將。黃門侍郎宋璟執奏請按而後刑。中宗愈怒，不及整衣履，岸巾出側門，迎謂璟曰：朕以爲斬矣，何以緩之。命促斬。璟曰：人言宮中私于三思，陛下竟不問而斬之，臣恐有竊議。伺請按而後刑。中宗大怒，璟曰：請先斬臣，不然終不奉詔。乃流月將于嶺南，尋使人殺之。

睿宗朝，太平公主用事，柳渾以斜封官復舊職，上疏諫曰：陛下即位之初，納姚宋之計，咸黜斜封，今以斜封之人，不忍棄也，是先帝之意不可違。若斜封之人不忍棄，是韋月將、燕欽融之流，不可褒贈，李多祚、鄭克义之徒，不可清雪。陛下何不能忍于此，而忍于彼，使善惡不定，反覆相攻，致令君子之道消，小人之道長。爲正者銜冤，將何以止姦邪，將何以懲風俗耶。睿宗遂從之。因而擢渾拜監察御史。〔原注〕太平公主見曰：柳渾拜監察御史，宮中執法之地，嗤眼儀矩，而性放誕，不甚檢束，察其摘繩其疏纇，亦惜其才，特奏爲左補闕。

韋仁約彈右僕射許遂良，出爲同州刺史，遂良復職，謂仁約爲清水令，或慰勉之，仁約對曰：僕狂鄙之性，假以雄權，而觸物便發，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然不能碌碌爲保妻子也。時武候將軍田仁會與

侍御史張仁褘不協，而誣奏之。高宗臨軒問仁褘，仁褘惶懼，應對失次。仁約歷階進曰：「臣與仁褘連曹，頗知事由。仁褘懦而不能自理。若仁會眩惑聖聰，致仁褘非常之罪，則臣事陛下不盡，臣之恨矣。請專對其狀。」詞辯縱橫，高宗深納之，乃釋仁褘。仁約在憲司，于王公卿相未嘗行拜禮。人或勸之，答曰：「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固當獨立耳。」後爲左丞，奏曰：「陛下爲官擇人，無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矣。」振舉綱目，朝廷肅然。

李義府恃恩放縱。婦人淳于氏有容色，坐繫大理，乃託大理丞畢正義曲斷出之。或有告之者，詔劉仁軌鞫之。義府懼洩，逼正義于獄。侍御史王義方將彈之，告其母曰：「姦臣當路，懷祿而曠官，不忠；老母在堂，犯難以危身，不孝。進退惶惑，不知所從。」母曰：「昔王陵母殺身以成子之義。汝若事君盡忠，立名千載，吾死不恨焉。」義方乃備法冠，橫玉階彈之，先叱義府令下，三叱乃出，然後跪宣彈文。高宗以義方毀辱大臣，言辭不遜，貶萊州司戶。秩滿，于昌樂聚徒教授。母亡，遂不復仕進。總章二年卒。撰筆海十卷。門人何彥先、員半千制師服三年，畢喪而去。

李昭德在則天朝，時諛佞者必擢用。有人于洛水中獲白石，有數點赤，詣闕請進。宰臣詰之，其人曰：「此石赤心，所以進。」昭德叱之曰：「洛水石豈盡反耶？」左右皆大笑。昭德建立東都羅城，及尚書省洛水中橋，人不知役而功成。就除數囚人獄，遂嫉以持正廷諍，爲皇甫文所構，案舊書李昭德傳，昭德爲來俊臣所構，與此異。與來俊臣同日棄市。闔人歡慰相半，哀昭德而快俊臣也。

魏元忠以摧辱二張，反爲所構，云結少年爲耐久朋。則天大怒，下獄按之，以張說爲證，召大臣令元忠與易之、說等定是非。說氣逼不應。元忠懼，謂說曰：「張說與易之羅織魏元忠耶？」說叱曰：「魏元忠爲宰相，而有委巷羅織之言，豈大臣所爲！」則天又令說言元忠不軌狀。說曰：「臣不聞也。」易之遽曰：「張說與元忠同逆。」則天問其故，易之曰：「說往時謂元忠居伊周之地。臣以伊尹放太甲，周公攝成王之位，此其狀也。」說奏曰：「易之、昌宗大無知，所言伊周，徒聞其語耳，不知伊周之本末。元忠初加拜命，授紫綬，臣以郎官拜賀。元忠曰：『無尺寸之功，而居重任，不勝畏懼。』臣曰：『公當伊周之任，何愧三品？』然伊周歷代書爲忠臣，陛下遣臣不學伊周，使臣將何所學？」說又曰：「易之以臣宗室，故託爲黨。然附易之有台輔之望，附元忠有族滅之勢。臣不敢面欺，亦懼元忠冤魂耳。」遂焚香爲誓。元忠免死，流放嶺南。

張易之、昌宗貴寵用事，相者言其當王。險薄者多附會之。長安中，右衛西街有牓云：「易之兄弟、長孫汲、裴安立等謀反。」宋璟時爲御史中丞，奏請窮理其狀。則天曰：「易之已有奏聞，不可加罪。」璟曰：「易之爲飛書所逼，窮而自陳，且謀反大逆，法無容免。請勒就臺勘當，以明國法。易之等久蒙驅使，分外承恩，臣言發禍從，即入鼎鑊，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則天不悅。內史楊再思遽宣王命。左拾遺李邕歷階而進曰：「宋璟所爭，事爲國家社稷，望陛下可其所奏。」則天意始解，乃傳命令易之就獄推問。斯須，特敕原之，仍遣易之、昌宗就璟辭謝。拒而不見，令使者謂之曰：「公事當公言之，私見即私，法無私也。」璟謂左右：「恨不先打豎子腦破，而令混亂國經，吾負此恨久矣。」時朝列呼易之、昌宗爲五郎、六郎。鄭杲曰：「公何稱易之爲卿？」璟曰：「鄭杲何庸之甚！若以官秩，正當卿號；若以親，當爲張五郎、六郎矣。足下非張氏家僮，號五郎、六郎何也？」杲大慙而退。璟在則天朝，以鯁論得失，不能容，而憚其公正，乃止。敕璟往揚州推按，奏曰：「臣以不才，叨居憲府，按州

縣乃監察御史事耳。今非意差臣，不識其所謂，請不奉制。」無何，復令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璟復奏曰：「御史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且仲翔所犯贓汙耳。今高品有侍御史，卑品有監察御史，今敕臣，恐陛下有危臣之意，請不奉制。」月餘，優詔令副李嶠使蜀。嶠喜，召璟曰：「叨奉渥恩，與公同謝。」璟曰：「恩制示禮數，不以禮遣璟，璟不當行，謹不謝。」乃上言曰：「以臣副嶠，何也？恐乖朝廷故事，請不奉制。」易之等冀璟出使，當別以事誅之。既不果，伺璟家有婚禮，將刺殺之。有密以告者，璟乘車舍于他所，乃免。易之尋伏誅。

宗楚客兄秦客，潛勸則天革命，累遷內史，後以贓罪流于嶺南死。楚客無他材能，附會武三思，神龍中爲中書舍人。時西突厥阿史那與忠節不和，安西都護郭元振奏請徙忠節於內地。楚客與弟晉卿及紀處訥等納忠節厚賂，請發兵以討西突厥，不納元振之奏。突厥大怒，舉兵入寇，甚爲邊患。監察御史崔琬劾楚客等。中宗不從，遂令與琬和解。俄而韋氏敗，楚客等咸誅。

文宗謂宰臣曰：「太宗得魏徵，採拾闕遺，弼成聖政。今我得魏謩，于疑似之間，必極匡諫。雖不敢望貞觀之徵，庶幾處無過之地。」令授謩右補闕。敕舍人善爲詞。又問謩曰：「卿家有何圖書？」謩曰：「家書悉無，惟有文貞公笏在。」文宗令進來。鄭覃在側曰：「在人不在笏。」文宗曰：「卿渾未曉，但甘棠之義，非要笏也。」

崔顥有美名，李邕常欲一見。及顥至，獻文，其首云「十五嫁王昌」。邕叱起曰：「小子無禮！」竟不接。

肅宗以王璵爲相，尚鬼神之事，分遣女巫遍禱山川。有巫者少年盛服，乘傳而行，中使隨之，所至誅求，金帛積載于後，與惡少十數輩橫行州縣。至黃州，左震爲刺史，晨至驛，門扃戶不啓。震命壞鎖而入，曳巫斬階下，惡少皆死。籍其緡錢萬，金寶堆積，悉列上曰：「臣已斬巫，請以所籍錢代臣貧民輸稅，其中使送上，臣請死。」朝廷慰獎之。

李汧公勉罷嶺南節度，至石門停舟，悉搜家人犀象，投水中。

德宗在東宮，雅好楊崖州字，嘗令打李楷洛碑，釘壁以翫。及即位，徵拜。炎有操介，言論持正，對見必爲之加敬。歲餘不偕，及後以劉晏事，上不懌。盧杞揣知上意，因傾之。

許孟容爲給事中，宦者有以權幸相誘者，拒絕之。雖不大拜，亦不爲患。

韋相貫之爲右丞，僧廣宣造門曰：「竊知閣下不久拜相。」貫之叱曰：「安得此言！」命草奏，僧惶恐而出。

朝廷每降使新羅，其國必以金寶厚爲之贈，唯李納判官一無所受，深爲同輩所嫉。

雅量

狄梁公與婁師德同爲相。狄公排斥師德非一日。則天問狄公曰：「朕大用卿，卿知所自乎？」對曰：「臣以文章直道進身，非碌碌因人成事。」則天久之曰：「朕比不知卿，卿之遭遇，實師德之力。」因命左右取筐篋，得十許通薦表，以賜梁公。梁公閱之，悚懼引咎，則天不責。出於外曰：「吾不意爲婁公所涵！」而婁公未嘗有矜色。

唐公臨性寬仁，多恕。嘗欲弔喪，令家僮歸取白衫。僮誤持餘衣，懼未敢進。臨察之，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之。」又令煮藥不精，潛覺其故，又謂曰：「今日陰晦，不宜服藥，可棄之。」終不揚其過失。

裴度在中書，印忽亡失。度命張筵舉樂不輟，夜半宴酣，左右白印復得，度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其故，度曰：「此蓋諸胥盜印書券耳，緩之則存，急之則投諸水火。」人服其臨事不撓。

陽道州城未嘗有所蓄積，雖所服用，不可闕者，客稱某物可佳可愛，公輒喜授之。有陳萇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

獲焉。

韓皐爲京兆尹。時久旱祈雨。縣官讀祝文。專心記公家諱。及稱官銜畢。誤呼先相之名。皐但憮然。因命重讀。亦不加責。在夏口嘗病小瘡。令醫傅膏。不瘉。公問之。醫云。天寒。膏硬。公笑曰。韓皐實是硬。初皐自貶所量移錢塘。與李錡不協。後皐在鄂州。錡爲萬歲樓上掛冰。因自解曰。冰者寒也。樓者高也。豈韓皐來代我乎。意甚惡之。果移鎮浙右。

文宗對翰林諸學士。因論前代文章。裴舍人素數稱陳拾遺名。柳舍人璟目之。裴不覺。上顧柳曰。陳字伯玉。近亦多以字行。

盧昇公爲門下侍郎。過吏部選人官。謂同過給事中曰。吾徒僥倖至多。此雖優一資半級。何足問也。一皆注定。未嘗退量。公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寵猪魚蒜。逢著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其宏達皆此類。

文宗將有事南郊。祀前本司進相撲人。上曰。方清齋。豈合觀此事。左右曰。舊例也。已在外祗候。上曰。此應是要賞物。可向外相撲了。即與賞令去。又嘗觀鬭雞。優人稱歎大好雞。上曰。雞好。便賜汝。

文宗時。入閣郎官有誤班者。上覺之。班退。問宰相曰。適省郎班內第某人忽斜盼視朕。何也。裴度對曰。省郎卑微。安得如此。欲與打著。上曰。此小事不打了。

靖安李少師宗閔不以威質自處。與賓客飲宴談笑。善飲酒。暑月臨池。以荷花爲杯。滿的酒密繫。持近口。以筯刺之而飲。不盡再舉。既散。有人言昨飲大歡也。李曰。今日言歡。明前日之不歡。自今好惡一不得[言]。

夏侯孜在舉場。有王生者。有時名。遇孜下第。偕遊京西鳳翔節度使館之。從事有宴召焉。酒酣。以骰子祝曰。二秀才明年但得第。當擲堂印。王生自負。怒曰。吾誠薄。與夏侯孜同年乎。不悅而去。孜後及第。累官至宰相。王生竟無所聞。孜在河中。王生之子不知有隙。偕往孜。與其父生平書疏數紙。持以謁孜。孜問其所欲。一以予之。因召諸從事歸其帑。

鄭公覃拜揖還。白太宗人言陛下欲幸山南。在外悉裝束。而竟不行。何有此消息。帝笑曰。當時有心。畏卿等嚬。遂停耳。

盧尚書承慶。總章初考內外官。有督運遭風失米。盧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自若。無言而退。盧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李昭德爲內史。婁師德爲納言。相隨入朝。婁體肥行緩。李屢顧待。不即至。乃發怒曰。耐殺人田舍漢。婁聞之。徐笑曰。師德不是田舍漢。更阿誰是。師德弟爲代州刺史。將別。謂之曰。吾以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拜州牧。叨據過分。人所疾也。將何以全先人髮膚。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亦不敢言。但拭之而已。以此自勉。庶不爲兄憂。師德曰。此適以爲我憂也。夫前人唾者。發於怒也。汝今拭之。是惡前人唾而拭。是逆前人怒也。唾不拭而自乾。何若笑而受之。當武后時。竟保其寵祿。率是道也。

皇甫德參上書。言陛下修洛陽宮。是勞人也。收地租。厚斂也。俗尚高髻。是宮中所化也。太宗怒曰。此人欲使國家不收一租。不役一人。宮人無髮。乃稱其意。魏徵進曰。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上書曰。可痛哭者三。可長歎者五。自古上書。率爲激切。不激切則不能動人主之心。激切則似訕謗。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

在陛下裁擇。今苟責之。則於後誰敢言。乃賜絹二十四。命歸。

陸兗公爲同州刺史。有家僮不下馬。參軍責之。鞭其背見血。因謁曰。小吏犯公。請去。兗公領之曰。奴見官人不下馬。打了去也得。不去也得。參軍不測而退。(原註)當日不下馬。打也得。不打也得。官人打了。去也得。不去也得。

袁傪之破袁晁。擒其僞公卿數十人。州縣大具桎梏。謂必生致闕下。傪曰。此惡百姓。何足以煩人。乃笞之遣去。

韋丹少在洛陽。嘗至中橋。見數百人喧集水濱。乃漁者網得大黿。繫之橋柱。丹不忍。問曰。幾錢可贖。曰五千。丹曰。吾驢直三千。可乎。於是與之。放黿于水。徒步而歸。

任迪簡爲天德判官。軍中宴。後至。當飲觥酒。吏誤以醋酌。迪簡以軍使李景略令嚴。發之則死矣。乃強飲之。遂病吐血。軍中聞之皆泣下。景略爲之省刑。景略卒。軍中請以爲主。自衙佐拜御史中丞。爲觀軍使。終易定節度使。

裴相垍嘗應宏詞。崔樞考之不第。及爲相。擢之爲禮部侍郎。笑曰。此報德也。樞惶恐欲墜所。又笑曰。戲言也。

長慶初。趙相爲太常卿。贊郊廟之禮。時罷相二十餘年。年七十六。衆服其健。右常侍郎李奕笑曰。是僕爲東府試官所送進士也。

元載之敗。其女資敬寺尼眞一納于掖庭。德宗即位。召至別殿。告其父死。眞一自投于地。左右皆叱。德宗曰。焉有聞親之喪。責其哭踴。遂扶出。衆皆閔滿。

識鑒

貞觀二十年。王師旦爲員外郎。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瑾並有文辭。聲振京邑。師旦考其策爲下等。舉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怪無昌齡等名。師旦對曰。此輩誠有詞華。然其體輕薄。文章浮艷。必不成令器。臣擢之。恐後生仿效。有變陛下風俗。上深然之。後昌齡爲長安尉。坐贓解。而公瑾亦無所成。

中宗將名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二子同年。上曰。爾宜記所通書言之。瓌子頲應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子亡其名。亦進曰。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上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

張守珪陝州平陸人也。自幽州入覲。過本縣。見令李元中桑梓之禮。見陝尉李桂情貌。嗚呼。張公困厄中豈能相救乎。鑑寶使奏充判官。(案)唐書裴冕傳。冕以王鉷奏充判官。非張守珪。疑此誤。冕後至宰[輔]。

代宗寬厚。出於天性。幼時元宗每坐于前。熟視之。謂武惠妃曰。此兒有異相。亦是吾家一有福天子。

西涼州俗好音樂。製涼州新曲。開元中列上獻之。上顧問寧王。王進曰。此曲雖佳。臣有聞焉。夫音者始之於宮。散之於商。成之於角徵羽。莫不根柢漾蕩於宮商也。宮雜而少。商徵亂而加暴。臣聞宮君也。商臣也。宮不勝則君勢卑。商有餘則臣下僭。君卑則畏下。臣僭則犯上。蓋形之于音律。播之于歌詠。見之于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禍。悖亂之患。莫不由此曲也。上聞之默然。及安祿山之亂。華夷鼎沸。所以知寧王知音之妙也。

安祿山初爲張韓公帳下走使。韓公嘗洗足。韓公足下有黑子。祿山竊窺之。韓公顧而笑曰。黑子是吾之

貴相。汝何窺之。祿山曰。賤人不幸。兩足皆有。亦似將軍者。色黑而加大。公奇之。約為義兒。深加慰勉。

王璵為太常卿。早起。聞永興里人吹笛。問是太常樂人。後因閱樂而撻之。問曰。何得罪。曰。以吹笛。又見康昆崙彈琵琶。云。琵聲多。琶聲少。亦未可彈五十四絲大絃也。自下而上謂之搊。自上而下謂之琶。

裴寬尚書罷郡西歸。汴中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下。衣服故敝。召與語。大奇之。謂君才識自當富貴。何貧也。舉船錢帛奴婢與之。客亦不讓。語訖上船。奴婢偃蹇者鞭扑之。裴公益以為奇。其人乃張建封也。

杜丞相鴻漸世號知人。見馬燧、李抱真、盧杞、陸贄、張宏靖、李藩。皆云並為將相。既而盡然。又大司徒杜公見張宏靖曰。必為宰相。貴人多知人也如此。

潘炎德宗時為翰林學士。恩渥極異。其妻劉氏。晏之女也。京尹某有故。伺候累日不得見。乃遺閽者三百縑。夫人知之。謂潘曰。豈有人臣京尹願一見。遺奴三百縑帛。其危可知也。遂勸潘公避位。子孟陽初為戶部侍郎。夫人憂惕曰。以爾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戶部解諭再三。乃曰。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垂簾觀之。既罷會。喜曰。皆爾之儔也。不足憂矣。末後慘綠少年何人也。答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自別。是有名卿相。

韋獻公夏卿有知人之鑑。人不知也。因退朝。於街中逢再從弟執誼。從弟渠牟、丹三人。皆二十四。並為郎官。簇馬久之。獻公曰。今日逢三二十四郎。輒欲題目之。語執誼曰。汝必為宰相。善保其末耳。語渠牟曰。弟當別奉主上恩。而速貴公卿。語丹曰。三命中弟最長遠。而位極旄鉞。由是竟如其言。

韋獻公夏卿不經方鎮。唯嘗于東都留守辟吏八人。而路公隨皇甫盧州鎛皆為宰相。張尚書賈。段給事中。衛大夫中行。李常侍翱。李諫議景儉。李湖南詞。皆至顯官。亦知名矣。

李相絳先人為襄州督郵。方赴舉求鄉薦。時樊司空澤為節度使。張常侍正甫為判官。主鄉薦。張公知丞相有前途。啓司空曰。舉人悉不如李某秀才。請只送一人。請衆人之資以奉之。欣然允諾。又薦丞相弟為同舍郎。不十年而李公登庸。感司空之恩。以司空之子宗易為朝官。人問宗易之文于丞相。答曰。蓋代。時人用以蓋代為口實。相見論文。必曰。莫是樊三蓋代否。丞相之為戶部侍郎也。常侍為本司郎中。因會詩把侍郎唱歌。李終不唱而哂之。滿席大噱。

韓太保皐生知音律。嘗觀客彈琴為止息。乃歎曰。妙哉。嵇生之音也。為是曲也。其當魏晉之際乎。止息與廣陵散同出而異名也。其音主商。商為秋聲。天將肅殺。草木搖落。其歲之晏乎。此所以知魏之季世也。其商絃與宮同。是臣奪其君之位乎。此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廣陵維揚也。散者流亡之謂也。揚者武后之姓。言揚后與其父駿之傾覆晉祚者也。晉雖興。終止息於此。其音哀憤而噍殺。操者變而憯痛。永嘉之亂。其應此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且避晉禍。託之神鬼。史氏非知味者。安得不傳其謬歟。

吳興僧晝一字皎然。工律詩。嘗謁韋蘇州。恐詩體不合。乃於舟抒思。作古體十數篇為獻。韋皆不稱賞。晝一極失望。明日寫其舊製獻之。韋吟諷。大加歎賞。因語晝云。幾致失聲名。何不但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晝一服其能鑒。

駱浚者。度支司書手也。嘗姚裴一維罪典題詩一絕於柏樹曰。幹聳一條青玉直。葉鋪千疊綠雲低。爭如燕雀偏巢此。卻是鴟鳶不得棲。會度支使巡諸司。見此題。問左右云。浚所為也。召與語。可聰。曰。餧穀粗睦。

鬬氣不卑。言辭古壯。人品亦佳。趙贊曰以監巡官李吉甫。遂擢為度支巡官。浚請兼巡覆官。自以微賤。不敢廁士大夫之列。月餘。九門內句出數十萬貫。數月。闢右蒲潼京西京北三輔句四百萬。佐大門卻河陰斗門（案此處語義難明疑有脫誤）。曹汴宿宋。無水潦之患。後與名郡有令名。於春明門外鑿樹食客。皆名人。盧中州題詩云。地勢如拳石。溪橫似葉舟。即駱氏池館也。

裴晉公為相。布衣交友。受恩子弟。報恩獎引不暫忘。大臣中有重德寡言者。忽曰。某與一二人皆受知裴公白衣時。約他日顯達。彼此引重。某仕宦所得已多。然皆公有異于初。不以輔佐相許。晉公聞之。笑曰。實負初心。乃問人曰。曾見靈芝珊瑚否。曰。此皆希世之寶。又曰。曾遊山水否。曰。名山數遊。唯廬山瀑布。狀如天漢。天下無之。晉公曰。圖畫尚可悅目。何況親觀。然靈芝珊瑚。為瑞為寶可矣。用于廈屋。須杞梓楩楠。瀑布可以圖畫。而無濟于人。若以溉良田。激碾磑。其功莫若長河之水。某公德行文學。器度標準。為大臣儀表。望之可敬。然長厚有餘。心無機術。憚于畏怯。判斷多疑。前古人民質樸。征賦未分。地不過數千里。官不過一百員。內無權倖。外絕姦詐。畫地為獄。人不敢逃。以赭染衣。人不敢犯。雖已列郡建國。侯伯分理。當時國之大者。不及今之一縣。易為匡濟。今天子設官一萬八千。列郡三百五十。四十六連帥。八十萬甲兵。禮樂文物。軒裳士流。盛于前古。材非王佐。安敢許人。

李珏字待價。趙郡贊皇人。早孤。居淮南。養母以孝聞。舉明經。華州刺史李絳見而謂之曰。日角珠庭。非常人也。當擢進士科。明經碌碌。非子發跡之地。一舉不第。應進士。舉許孟容為禮部。擢上第。釋褐署河陽府推官。書判高等。授渭南縣尉。遷右拾遺。左遷下邽縣令。丁母憂。廬居三年不入室。免喪。諸侯交辟。皆不就。牛僧孺在武昌。掌書記。歸御史府。韋處厚秉政。稱曰。清廟之器。豈隘搏才乎。擢拜禮部員外郎。改吏部。李宗閔為相。擢知制誥。改司勳員外郎。庫部郎中。文宗召充翰林學士。珏風格端凝。開詞可聽。恩傾一時。累遷戶部侍郎承旨。天子屢欲以為相。鄭注以方術為侍講學士。李訓自流人入內廷。珏未嘗私焉。訓注交譖。貶江州刺史。訓誅。徵為戶部侍郎。與楊嗣復同日拜相。上雖切於求理。終優游不斷。同列陳夷行、鄭覃。請經術孤立者進用。珏與嗣復論地胄詞彩者居先。每延英議政。多異同。卒無成效。但寄之頰舌而已。文宗將崩。以敬宗子陳王成美為託。武宗立。非由兩軍。貶昭州刺史。宣宗即位。累遷河陽三城節度。吏部尚書。崔鄲薨。又拜檢校左僕射。淮南節度使。三歲薨。諡貞穆。

李廓為武寧軍節度使。不治。右補闕鄭啓上疏曰。臣恐新麥未登。徐師必亂。乞速命良將。救此一方。宣宗未之省。麥熟而徐師果亂。上感悟啓言。擢為起居舍人。

懿宗晚年政出羣下。路巖年少固位。一旦失勢。皆仇隙。中外沸騰。所指未必實也。初巖為淮南崔鉉度支使。除監察。十年不出京師。致位宰相。鉉謂巖必貴。嘗曰。路十終須與他那一官。自監察入翰林。鉉猶在淮南。聞曰。路十如今便入翰林。何能至老。皆如言。

突厥平。溫僕射彥博請遷于朔方。以實空虛之地。於是入居長安者且萬家。魏鄭公以為夷不亂華。非久安之策。爭論數年不決。至開元中。六胡反叛。其地復空。

太宗令衛公教侯君集。君集言於帝曰。李靖將反矣。至微隱之術。輒不以示臣。帝以讓靖。靖曰。此乃君集反爾。今中夏乂安。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矣。而求盡臣之術者。將有他心焉。

潤州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是晉某歲所造也。是歲餘月。造磬者法月數。有十三。今闕其一。宜於黄鍾九尺掘之。必得焉。敕州求之。如言而得。

鄭公見秦王破陣樂。則俯而不視。奏慶善樂。則玩而不厭。

貞觀中有婆羅門僧言佛齒所擊。前無堅物。於是士女奔湊。其處如市。時傅奕方病臥。聞之。謂子曰。非是佛齒也。吾聞金剛石至堅。物莫能敵。唯羚羊角破之。汝但取試焉。胡僧監護甚嚴。固求良久乃得見。出角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今理珠者用此角。

閻立本善畫。至荆州。視張僧繇舊跡。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佳手耳。明日又往。曰。名下無虛士。坐臥觀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

高宗時。蠻獠爲寇。討之不利。乃除徐敬業爲刺史。府發卒迎。敬業盡放令還。單騎至府。賊聞新刺史至。皆繕理以待。敬業一無所問。處他事已畢。方曰。賊安在。曰。在南岸。乃從一二佐史而往。觀之。莫不駭愕。賊所持兵觀望。及見船中無人。又無兵仗。更閉營隱藏。敬業直入其營內。告云。國家知汝等爲貪吏所苦。非有他惡。可悉歸田里。無去爲賊。唯召其帥。責以不早降之意。各笞數十而遣之。境內肅然。其祖英公壯其膽略。曰。吾不辦此。然破我家者必此兒。英公既薨。高宗思平遼勳。令制其家。象高麗中三山。猶狀去病之祁連山。後敬業舉兵。武后令掘平之。大驚三日不解。乃止。

驍沛爲同州。任正名爲錄事。劉幽求爲朝邑尉。沛常呼二公爲任大劉大。若交友。元宗誅韋氏。沛兄殿中監涉見誅。并令誅沛。沛將出就刑。正名時謁告在家。聞之遽出。曰。朝廷初有大艱。同州京之左輔。奈何單使至。害其州將。請以死守之。於是繫令覆奏。送沛于獄。曰。正名若死。使君可憂。不然無慮也。時劉幽求方立元勳。以其居中。竟脫沛于難。

蕭至忠自晉州之入也。大理蔣欽緒即其妹婿。送之曰。以足下之才。不憂不見用。無爲非分妄求。至忠不納。蔣退而歎曰。九代之卿族。一舉而滅。可哀也哉。至忠既至。拜中書令。歲餘敗。

高公辭鎮蜀日。因巡邊至資中郡。舍于刺史衙。對郡山頂有開元寺。是夜僧衆禮佛。其聲喧達。公命軍候悉擒械之。來朝皆斥逐。召將吏而謂之曰。僧徒禮念。亦無罪過。但此寺十年後當有兆丁數千爲亂。以是厭之。其後土人皆兇執兵。號大兇小兇。據寺爲寨。果叶高公之言。

張九齡開元中爲中書令。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奏裨將安祿山頻失利。送京師。九齡批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法。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及到中書。九齡與語久之。因奏戮之。以絕後患。元宗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之意。枉害忠良。更加官爵。放歸本道。至德初。元宗在成都。思九齡先覺。制。詔有司。遣使就韶州致祭。

李相夷簡未登第時。爲鄭縣丞。涇軍之亂。有使走過。東去甚急。夷簡入白刺史曰。京城有故。此使必非朝命。請執問。果朱泚使。詔者。

德宗自復京闕。常恐生事。方鎮有兵。必姑息之。唯澤潞奏事不過。輒私喜曰。上不疑我。

順宗風噤不言。太子未立。牛美人有異志。上乃召學士鄭絪於小殿。草立太子詔。絪執筆不請。而書立嫡以長四字。跪呈。順宗然之。乃定。

賞譽

貞觀中。蜀人李義府八歲。號神童。至京師。太宗在上林苑便對。有得烏者。上賜義府。義府登時進詩曰。日裏揚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多許樹。不借一枝棲。上笑曰。朕以全樹借汝。後相高宗。

元宗燕諸學士於便殿。顧謂李白曰。朕與天后任人如何。白曰。天后任人。如小兒市瓜。不擇香味。唯取肥大。陛下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採玉。皆得其精粹。上大笑。

德宗每年徵四方學術直言極諫之士。至者萃於闕下。上親自考試。絕請託之路。是時文學相高。當途者咸以推賢進善爲意。上試制科於宣徽殿。或下等者。即以筆抹之至尾。其稱旨者。必吟誦嗟歎。翊日遍示宰相學士曰。此皆朕之門生。公卿無不服上精鑒。宏詞獨孤授試放馴象賦。上自考之。稱其句曰。化之式孚。則必受乎來獻。物或違性。斯用感於至仁。上特書第三等。先是代宗時。外方進馴象三十二。上即位。悉令放荆山之南。而授獻賦不偽于顧忌。上賞其知去就。

白居易應舉。初至京。以詩謁顧著作況。況覩姓名。熟視曰。米價方貴。居亦弗易。及披卷。首篇曰。咸陽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嗟賞曰。道得箇語。居即易矣。因爲之延譽。聲名遂振。

李賀以歌詩謁韓愈。愈時爲國子博士分司。送客歸。極困。門人呈卷。解帶旋讀之。首篇鴈門太守行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却援帶命邀之。

廣平程子齊昔範。未舉進士日。著程子中謨。韓文公愈讀之。及赴舉。于主司曰。程昔範不合在諸生之下。當時不曉人以爲屈。後尚書承宣知貢舉。程始登第。以試正字從事涇原軍。李逢吉在相位。見其書特薦。拜右拾遺。從因逢吉遷厄而沒。其立身貞苦。能清談。樂善。士多附之。與裴章李僖州庾相善。又交裴夷直。皆士林之望也。

元稹在鄂州。周復爲從事。稹嘗賦詩。命院中屬和。周簪笏見稹曰。某偶以大人往還高門。謬獲一第。其實詩賦皆不能。稹曰。遽以實告。賢於能詩者。

劉侍郎三復。初爲金壇尉。李衛公鎮浙西。三復代草表云。山名北固。長懷戀闕之心。地接東溟。每羨朝宗之路。衛公嘉歎。遂辟爲賓佐。時杭州有薛協律悅。善畫竹。家頗貧。白居易典郡。嘗敍云。悅之竹舉世無倫。頗自秘重。有終歲求其一竿一枝不得者。又道之歌曰。能杭邑客多窮苦。其中甚者薛兩般。天寒身上猶衣葛。日高甑中未拂塵。悅年老多病。有一女未適他。日過其甑。謂其女曰。吾聞長史劉從事亦有通家之舊。復無舉爲之力。欲自爲此下題一字。齊爲賢侯幕府。必有足觀者。今知未婚。吾雖未識。當以書託汝。三復覽其書數日未決。會夜步有黄衣使致竹一束於其門。翊日書於衛公。公曰。姦庸也。此固定矣。三復遂成婚。

白敏中在郎署。未有知者。唯李衛公器之。多所延譽。然而無資用以奉僚友。衛公遺錢十萬。俾爲酒肴。會省閣諸公。宴已有日。時秋霖涉旬。日賀拔惎員外求官未得。將欲出京。來別惎與敏中同年。主關者告以方候朝官。總以他適對。惎駐馬留書。敍羈遊之困。敏中得書。歎曰。十窮達當有時命。苟以偉俸取容。未足發吾身。豈有美饌。上邀當路豪貴。而遺舊故人乎。乃令召惎先宴。既而朝客來。聞與惎宴。衆人咸去。他日見衛公。問來者誰。敏中具對以留惎。負于推引。衛公亦稱云。此事真古人所爲。惎自後以評事先拜。而敏

中以庫部郎中入翰林爲學士。末逾三年爲丞相。

大中末，諫官獻疏，請賜白居易謚。上曰：何不讀醉吟先生墓表。卒不賜謚。弟敏中在相位，奏立神道碑，使李商隱爲之。

宣宗舅鄭僕射光，鎮河中，封其妾爲夫人，不受，表曰：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上大喜，問左右曰：誰教阿舅作此好語。對曰：光多任一判官田詢者掌書記。上曰：表辭尤佳，便好作翰林官。論者以爲不由進士，又寒士無引援，遂止。

光德劉相宗望舉進士，剝留謁鄭太師從讜，閽者某刺。裴侍郎瓚後至，先入，從容乃召劉秀才。劉相告以主司在前，不敢升坐，隔拜于砌堦上。鄭公降而揖焉。鄭公佇立目送之，久方回，乃謂瓚曰：大好及第舉人。瓚唯唯。明年爲門生。

令狐滈弟滐，皆好文，自綯及滐，三世掌誥命。有稱科場中，以父爲丞相，未得進。滈出訪鄭侍郎，道謁大尹，投園舉避之。遇廐文生吳畦，從容久之，畦袖卷呈滈，由是出入滈家。滈薦畦於鄭公，遂先揚一年及第。後至郡守。

懿宗嘗行經延資庫，見廣廈錢帛山積，問左右：誰爲庫？侍臣對曰：宰相李德裕以天下每歲度支備用之餘，盡貯於此。自是以來，邊庭有急，支備無乏。上曰：今何在？曰：頃坐吳湘貶崖州。上曰：有如此功，微罪豈合誅譴。由是劉鄴進表與冤，遂許加附。

劉仁裘劉允章門生。初，允章知舉，仁裘與李都善，即訪之，而謂都曰：儀之某爲朝廷委任，何以見稗少壅賓乎。都欲薦其所知者。允章迎謂之曰：謂不言牛孔，安得藏蔽須人。先是，牛孔數家憑勢力，每歲主司爲其所制，故允章亦云。適中都所欲言者，都曰：繼中錯也。願其往之。（案此句文義難明，疑有脫誤。）以與允章雅熟，都納焉，即孔紆也。復授允章以文一軸，發之，且大半，曰：此可以與否。允章佳賞，比及卷首，乃仁裘也。允章歸其輕薄而辭之。都曰：公是遺權者，奈何復畏譏言乎。于是皆許之。仁裘後爲華州趙騭。嘗飲酒，騭命歐陽琳作録事，酒不中者罰之。仁裘酒不能滿飲，琳罰之。仁裘曰：鄂渚尚書解取録事，不解放門生。時允章鎮江夏，仁裘皆自謂也。

畢相誠家素賤，李中丞者有諸院兄弟與誠熟，誠至李氏子書室中，諸子賦詩，誠亦爲之。頃者李至，觀諸子詩，又見誠所作，稱其美，誠初亦避之。李問曰：此誰作也？諸子不敢隱，乃曰：某叔頃來與誠秀才作也。誠遂出見。既而李呼左右責曰：何令馬入池中，踐浮萍皆聚，蘆荻斜倒。怒甚，左右莫敢對。誠曰：萍聚只因今日浪，荻斜都爲夜來風。李大悅，遂留爲客。

劉仁軌爲左僕射，戴至德爲右僕射。人皆多劉而鄙戴。有老父陳牒，至德方欲下筆，老父問左右：此是劉僕射否？曰：是戴。因急就曰：此是不解事僕射，卻將牒來。至德笑令授之。戴在職無異跡，皆似不能言者。及薨，高宗嘆曰：自吾喪至德，無復聞讜言。在時事有不是者，未嘗放過。因索其前後所陳章奏，閱而流涕。朝廷始重之。

相國劉公瞻，其先人諱景，本連州人，少爲漢南鄭司徒掌牋劄。因題商山驛側泉石，司徒奇之，勉以進修，俾之換麻衣，執贄見之禮，後解薦擢進士第，歷臺省。瞻孤貧有藝，雖登科第，不預急流。任大理評事日，餉

弼不給。嘗於安國寺相識僧處謁殮，留所業文數軸，置在僧几上。致仕劉賓客遊寺，見此文卷，甚奇之。鎖其智寶，厚有濟卹，又知其連山人，朝無引援，謂僧曰：某雖閑廢，能爲此人致宰相。爾後授河中少尹，幕僚有貴族浮薄者蔑視之。一旦有命徵入，籍尹張鎬而餞之，輕薄者呼相國爲尹公曰：歸朝作何官職。相國對曰：得路即作宰相。此郎官大笑之。在席亦有異言者。自是以水部員外知制誥，相次入翰林，以至拜相。

鄭愚尚書廣州人，雄才奧學，擢進士第，揚歷清顯，聲稱烜然，而性本好華，以錦爲半臂。崔魏公鉉鎮荊南，鄭除廣南節制，經過，魏公以常禮延遇。鄭舉進士時，未嘗以文章及魏公門，此日于客次換麻衣，先贄所業。魏公覽其卷首，尋已賞歎，至三四，不覺曰：真銷得錦半臂也。又以魏公故相，合具軍儀廷參，不得已而受之。魏公曰：文武之道，備見之矣。其欽服形於辭色也。或曰：鄭公因辭賦，左右見一白豬盜杜征南蛇吐之類。

郭曖尚昇平公主，盛集文士，即席賦詩，公主帷而觀之。李端中宴詩成，云：薰香荀令偏憐少，傅粉何郎不解愁。衆稱妙絕。或謂夙搆，端曰：願賦一韻。錢起云：請以起姓爲韻。復云：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曖出名馬金帛爲贈。是席端爲首，送王相鎮幽朔，韓翃爲首，送劉相巡江淮，錢起爲首。

獨孤郁，權相子婿也，歷掌內外制，有美名。憲宗歎曰：我女婿不如德輿。

孔戣爲華州刺史，奏江淮進海味，道路擾人，并其類十數條。後上不記其名，問裴晉公，亦不能對，久之方省，乃拜戣嶺南節度。有異政，南中士人死于流竄者，子女悉爲嫁娶之。

呂元膺爲鄂岳都團練使，夜登城，女牆已鎖，守者曰：軍法夜不可開。乃告言中丞自登，守者又曰：夜中不辨是非，雖中丞亦不可。元膺乃歸。明日擢爲前職。

品藻

姚梁公與崔監司任中書，梁公有子喪，在假旬日，政事委積，崔監皆不得言于元宗。元宗曰：朕以天下事本付姚崇，以卿坐鎮雅俗。及梁公出，頃刻間決遣遂畢，時齊平陽爲舍人，在旁見之。梁公自以爲能，顧有得色，乃問平陽曰：余之爲相，比何等人？齊未及對，梁公曰：何如管晏？曰：不可比。管晏作法，雖不及後，猶及其身。相公前入相，所立法令施未費悉更之，以此不及。梁公曰：然則竟如何？曰：相公可謂救時之相也。梁公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時齊平陽諳知今事，高仲舒審知古事，姚作相，凡質疑問難，皆此二人。因歎曰：欲知古事問高仲舒，欲知今事問齊澣，即無敗政矣。

元宗西幸，觀及古北，監武遂至，房琯新除丞相。元宗於馬上著除目，顧左右，謂裴士淹曰：亦不是滅賊手。士淹低語曰：請陛下勿復言。上色少愧。

元宗西幸，嘗鬱鬱不悅，多與裴士淹並馬語，語及平日之事，時亦解顏。上曰：李林甫之材不多得。士淹曰：誠如聖旨。近實無儔。上曰：但以妬賢嫉能，以此至敗。士淹曰：陛下既知，何故久任之？豈唯身敗，兼亦誤國計。今日之事，林甫所啓也。上愀然不樂。

喬彝京兆府解試時，有二試官，彝日午叩門，試官令引入，則已醺醉，視題，曰幽蘭賦，不肯作，曰：兩人相對作得此題，速改之。乃改爲渥洼馬賦。彝奮筆斯須而就，其辭甚工。便欲首送。京兆尹曰：喬彝崢嶸甚，以解副薦之。

崗嘗白舍人初到錢塘，令訪牡丹，獨開元寺僧惠澄，近於京得此花，始栽植于庭，欄圍甚密，他亦未知有也。時春景方深，惠澄設油幕覆其上。牡丹自東越分而種之也。會稽徐凝自富春來，未識白公，先題詩曰：此花南地知難種，慚愧僧閒用意栽。海燕解憐頻睥睨，胡蜂未識更徘徊。虛生芍藥徒勞妒，羞殺玫瑰不敢開。唯有數苞紅萼在，含芳只待舍人來。白尋到寺看花，乃命徐生同醉而歸。時張祜榜舟而至，甚若疎誕。然張徐二生，未之習稔，各希首薦。焉中舍曰：二君論文，若廉白之鬭鼠穴，較勝負于一戰也。遂試長劍倚天賦、餘霞散成綺詩。既解送，以凝爲先，祜其次耳。張祜詩有地勢連滄海，河流側讓關，多士以陳後主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此徒有前名矣。祜題金山寺詩曰：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雖綦毋潛云塔影掛青漢，鐘聲和白雲，此二句未爲佳也。祜又有觀獵四句及宮詞，白公曰：張三作獵詩，以擬王右丞，予則未敢優劣也。王維詩曰：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回看射鵰處，千里暮雲平。張祜詩曰：晚出禁城東，分圍淺草中。紅旗開向日，白馬驟臨風。背手抽金鏃，翻身控角弓。萬人齊指處，一鴈落寒空。白公又以宮詞四句之中皆偶對，何足奇乎。不如徐生云：今古常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徐凝曰：譏周室裏，定游良於邱虔，馬守帷中，分易禮于盧鄭，如我明公薦拔，豈惟偏黨乎？張祜亦曰：虞韶九奏，非瑞馬之至音；荊玉三投，佇良工之必鑒。且鴻鐘韻聲，瓦缶雷鳴，榮辱糺紕，復何定分？祜遂行歌而邁，凝亦鼓枻而歸。自是二生終身偃仰，不隨鄉試矣。先是李補闕林宗、杜殿中牧，與白公輦下較文，具言元白體舛雜，而爲清苦者見嗤，因茲有恨也。白爲河南尹，李爲河陽令，道上相遇，尹乃乘馬，令則肩輿，似乖趨事之禮。舊聞樂天爲囁嚅公，聞者皆笑，樂天之名稍減。白曰：李直木（闕 世）林宗字也。吾之猶子也，其錄不可當。後杜舍人之守秋浦，與張生爲詩文交，酷愛祜宮詞，亦知錢塘之歲，自有是非之論，懷不平之色，爲詩二首以高之，曰：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又云：如何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辭滿六宮。

昇平裴相兄弟三人俱有盛名，世謂俅不如休，休好釋典，善隸書，所在寺額，皆書之。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主選，見梁公房元齡、蔡公杜如晦，愕然降階，與之抗禮，延入內廳，食甚恭，曰：二賢當爲王霸佐命，位極人臣。然杜年壽稍減于房耳。願以子孫相託。貞觀初，杜薨于左僕射，房位至司徒，秉政二十餘年。

太宗稱虞監博聞、德行、書翰、詞藻、忠直，一人而已，而兼是五善。

貞元中，楊氏、穆氏兄弟人物才名不相遠。或云：楊氏兄弟賓客皆同，穆氏兄弟賓客皆異，以此爲優劣。穆氏兄弟四人：贊、質、員、賞。時人謂贊俗而有格爲酪，質美而多文爲酥，員爲醍醐，言粹而少用；賞爲乳腐，言最爲凡固也。

德宗晚年絕嗜欲，尤工詩，臣下莫及，每御製奉和，而退笑曰：排公在。（此句文義未明，疑有脫誤。）

杜太保在淮南，進崔叔清詩百篇。上謂使者曰：此惡詩，焉用進？時人呼爲准敕惡詩。

盧肇、黃頗同遊李衛公門下，王起再知貢舉，訪二人之能。或曰：盧有文學，黃能詩。起遂以盧爲狀頭，黃頗第三人。

太宗嘗幸洛陽，顧見可欲，多治隋氏舊宮，或譏敗瑕，魏徵驟諫，上忻然能，因非公誰此語。

肅宗清月五日，抱小公主，與山人李唐曰：念之勿怪。唐曰：太上皇亦應思陛下。肅宗泣涕。是時張氏已用事，不由己矣。

陽城爲諫議大夫，德宗欲用裴延齡爲相，城曰：白麻若出，我必裂之而死。德宗以爲難，竟不相延齡。

國子監諸生，舊新陽城爲司業，以道德訓導，有遠親三年者，勉歸覲。自天寶九年置廣文館，元和中堂宇虛椽材木堆積，主者或盜用之。（案此條語義未完，疑有脫文。）

憲宗因英睿，初即位，得杜邠公贊導，及其成功，多邠公力也。每大朝會，監察御史押班不足，則使下御史因朝奏者攝之。諫院以章疏之故，疑思略同。臺中則務苛禮，省中多事，旨趣不一，故言道袖相惜，御史相侍郎官相輕。

于司空因韋太尉奉聖樂，亦撰順聖樂以進，每宴必使奏之。其曲將半，綴皆伏，而一人舞於中央。幕客韋綬笑曰：何用窮兵獨舞？雖笑謔，亦有爲也。頔又令女妓爲佾舞，雄妙號孫武順聖樂。

夙慧

上官昭容者，侍郎儀之孫也。儀之得罪，婦鄭氏填宮，遺腹生昭容。其母將誕之夕，夢人與秤，曰：持之秤量天下文士。鄭氏冀其男也，及生昭容，視之云：秤量天下，豈是汝耶？口中嘔啞如應曰：是。

元宗善八分書，將命相，皆先以御札書其名於案上，會太子入侍，上以金甌覆其名，以告之，曰：此宰相名也，汝庸知其誰？即射中，賜若巵酒。肅宗拜而稱曰：非崔琳、盧從愿乎？上曰：然。因舉甌以示，乃賜巵酒。是時琳與從愿皆有宰相望，上將爲相者數矣，竟以宗族繁盛，附託者衆，不能用之。

蘇瓌初未知頲，常處頲於馬廐中，與庸僕雜行。一日有客詣瓌，候於客次，頲擁篲庭廡間，遺落一文字，客取而視之，乃詠昆崙奴子詩云：指如十挺墨，耳似兩張匙。客異之，良久，瓌出，客遂留，詠以其詩，問瓌何人，豈非足下宗庶之孽也？（案此下以四六字）之謂瓌加禮收舉，必蘇氏之令子也。瓌稍稍親之，有人獻兔懸於廊廡之下，乃召頲詠之，曰：兔子死闌珊，將來掛竹竿。試將明鏡照，無異月中看。瓌讀詩異之，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及元宗平內難，且夕制誥絡繹，無非頲之所出。時稱小許公云。

開元初，上留心理道，革去弊訛，不六七年間，天下大理，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諸國，悉平爲郡縣，置開遠門，亘地萬餘里，入河湟之賦稅，滿右藏，東納河北諸道租庸，充滿左藏，財寶山積，不可勝計。四方豐稔，百姓樂業，戶計一千餘萬，米每斗三錢，丁壯之夫，不識兵器，路不拾遺，行不齎糧，奇瑞疊委，重譯麕至，人物欣然，咸思登岱告成，上猶惕厲不已，謙讓數四。是時彭城劉晏年八歲，獻東封書，上覽而奇之，命宰相出題，就中書試，張說、源乾曜咸相謙歎，上以公間生秀妙，引于內殿，縱六宮觀看，楊妃坐於膝上，親爲畫眉總髻，宮人投花擲果者甚多，拜爲秘書正字，張說問曰：居官以來，正字幾何？晏抗顏對曰：他字皆正，獨朋字未正。說聞而異之。

燕文正公弟某女婦盧氏，待爲其家公求官，候公下朝而問焉，公不語，但指指牀鎮而示之，女升而歸室，告其夫曰：見得詹事矣。

開元中有李幼奇者，以藝干柳芳，念百韻詩，芳便暗記，題之於壁，謂幼奇曰：此吾之詩也。幼奇大駭，徐曰

相戲耳。此有所念詩也，因謂劾奇更念他新著文章，一遍皆能記。

開元初，潞州常敬忠十五明經擢第，數年遍通五經，上書自舉云：一遍誦千言，敕赴中書考試。燕公問曰：「學士能一遍誦千言，十遍誦萬言乎？」對曰：「未曾自試。」燕公遂出書，非人間所見也，謂之曰：「可十遍誦之。」敬忠危坐而讀，每遍畫地記數，七遍起曰：「此已誦得。」燕公曰：「可滿十遍。」敬忠曰：「若十遍，即是十遍誦得，今七遍已得，何要滿十遍？」燕公執本觀覽，不暇而敬忠誦畢，不差一字，見者莫不嗟歎。即日聞奏，命引對，賜綠衣一副，兼賜衣物，升東宮衛佐，仍直集賢院，侍講毛詩，百餘日中，三改，爲同輩所嫉，中毒而卒。

天寶中，漢州雒縣尉張陟應一藝，自舉日試萬言。中書考試，陟令善書者二十人，各執筆，操紙，就席，環庭而坐，俱占題目，身自巡歷，依題口授，言訖即過，周而復始，至午後，詩成七千餘字，仍請滿萬字，相云：「七千可謂多矣，何必須萬。」具以狀聞，敕賜雜綵，升太公廟丞，直廣文館，時號「張萬言」。

韋皋鎮西川，進奏聖樂曲，兼樂工舞人曲譜，到京，於留邸按閱，教坊人潛覷，得先進之。

李衛公幼時，憲宗賞之，坐於膝前，吉甫每以敏捷誇於同列。武相元衡召之，謂曰：「吾子在家，所嗜何書？」德裕不應。翌日，元衡具告吉甫，歸以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爲宰相，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書，其言不當，所以不應。」

宣宗強記默識，宮中廁役之賤，及備灑掃者數千百輩，一一見輒記其姓字，或將有所指念，必曰：「召某人令指某事」，無一差誤者。宣官宮婢以爲神。籍書刑獄卒吏姓名，紛雜交至，經覽多所記憶。

崔大夫涓，與之子，禮部侍郎澹之兄，俊爽強記。初守杭州，視事數日，召都押衙謂曰：「乍到郡，未能記諸走使，當直將卒凡幾人？」對曰：「直者三百。」乃令紙一幅，大書其姓名，貼于胸，每人閱過，自此一閱，至三考，未嘗誤喚一人。典杭州，端午競渡，於錢塘湖。先數日，於湖沿列舟舸，結綵爲亭檻，東西衰高數丈。其夕北風暴甚，湖水覆岸，舟舸皆漂盪泊南岸。涓至湖上，大將罷兵事，涓問競舟凡有幾，令齊往南岸，每一綵舫繫以三五小舟，號令齊力鼓枻而引之，倏忽皆至，湖州咸饌。客有獻木瓜，所未嘗有也，傳以示客，有中使即曲歸曰：「禁中未曾有，宜進於上。」頃之，解舟而去。郡守懼得罪，不樂，欲撤飲。官妓作酒監者，立白守曰：「請郎中盡飲，某度木瓜經宿必委中流也。」守從之。會送中使者還云：「果潰爛棄之矣。」郡守異其言，召問之，曰：「使者既請進，必函貯以行。初因遊觀，則以手招之。此物芳脆易損，必不能入獻。」守命有司加給，取香錦而賞之。

華陰楊牢幼孤，六歲入離學，歸誤入人家，乃父友也。二丈人彈棊次，見楊氏子，戲曰：「爾能爲丈人詠此局否？」楊登時叉手詠曰：「魁形下方天頂凸，二十四寸窗中月。」父友驚撫其背，遺以梨栗，曰：「爾後必有文。」年十八，一上中進士第，有詩集六十卷，雅狷急，累居幕府。主人同列多不容，同列有困惡之者，與詩云：「蝦蟇欲喫月，保護常教圓。」又云：「心明外不察，月向懷中圓。」又云：「雖簾若不卷，誰道中無人。」非辭多怨悲，其妻亦有志行，在青州暴卒，使出得疾，不診脈，服藥而殞。

太宗使宇文士及割肉，乃以餅拭手，帝屢目之，士及佯爲不悟，更徐拭而後啗之。

太宗令虞監寫列女傳，以裝屏風，未及闕卷，乃闇書之，一字無失。

夙慧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長孫太尉無忌、李司空勣于朝堂立語，李戲之曰：「吾所倚何樹？」嘉隱云：「松樹。」李曰：「此槐也，何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長孫復問：「吾所倚何樹？」曰：「槐樹。」公曰：「汝不復能矯對

邪。」嘉隱曰：「何須矯對，但取其鬼木耳。」李歎曰：「此小兒獠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應聲曰：「胡頭何作宰相。獠面何廢聰明。」李狀胡也。

崔相損由吏職參選，至浙西，有瓦官寺持法華經僧爲門徒，或有術士言相國面上氣色有貴子，問其姓氏之所在，夫人泊服妾間皆無所見。相國徐思之，乃召曾侍衣官妓而示術士，曰：「果在此也。」及誕日，腋下有文，相次分明，即瓦官僧名，因命小字緇郎，年七歲，尚不食肉。一日，有僧至，見乃掌其頰，謂曰：「既愛官爵，何不食肉？」自此方味葷血，即相國胤休也。

小子謀發衙已（案此上有脫文）此人豈堪富貴者乎！」幽求聞之，排兵而出，盧令遷下堦捉幽求衣，伸謝之。幽求竟去。盧詞謂諸郎官曰：「好笑劉生，禍從此始。」盧令竟爲宗紀所排，左遷金州司馬。六月，中宗晏駕，十五日酺酒間，裴漼臥於私第，幽求忽來，語漼，直入臥內，戴攔耳帽子，著白襴衫，底著細緋白衫，執漼手曰：「裴三，死生一決。」言訖而去。漼大驚，不測其故，問其妻，曰：「僕竟坐與（案此下有脫文）非笑此子，恐禍在須臾。」明日（原注略去請明九十九日），中宗小斂，百官序慰少帝，是日月華門善萇已後方聞傳聲曰：「斬決使劉相公出。」衣黃金甲，佩劍鞭，統萬騎，兵士自力擁扶。自宗紀及前時輕笑者，咸受戮於朝。又喚兵部員外郎裴漼，漼股慄而前，幽求曰：「相識否？」漼答曰：「不識。」劉曰：「幽求與公俱以本官一例赴中書上任。」其夜凡制誥百餘首，皆幽求作也。自爲拜相白麻云：「前朝邑尉劉幽求，忠貞貫日，義勇橫秋，首建雄謀，果成大業，可中書舍人，參知機務，賜甲第一區，金銀器皿十牀，細婢十人，馬百匹，錦綵千段，仍給鐵券，特恕十死。」翌日，命金州司馬盧齊卿京兆少尹知府事，取柳沖常侍所著姓系劉氏卷。

唐語林卷四

豪爽

元宗爲潞州別駕，入覲京師，尤自卑損。暮春，豪家子數輩，遊昆明池，方飲次，上戎服臂鷹，疾驅至前，諸人不悅。忽一少年持酒船唱曰：「今日宜以門族官品自言。」酒至上，大聲曰：「曾祖天子，祖天子，父相王，臨淄王李某。」諸少年驚走，不敢復視。上乃連飲三銀船，盡一巨觥，乘馬而去。

元宗幸太山回，車次上黨，路旁父老負擔壺漿，遠近迎上，親加存問，受其所獻，賜賚有差。父老有識上者，賜酒，與之話舊。所過村鄉，必令詢問，或有喪疾，俱令賑卹，百姓欣然，乞駐蹕。及車駕過金橋，（原注）橋在潞州。御路縈轉，上見數十里旌旗嚴潔，羽衛整肅，謂左右曰：「張說言我勒兵三十萬，旌旗千里，陝（案此下疑闕一字）上黨，止于太原，真才子也。」左右皆稱萬歲。遂詔吳道玄、韋無忝、陳閎，令寫金橋圖。其聖容及上所乘照夜白，陳閎主之；橋梁、山水、車輿、人物、草樹、鷹鳥、器仗、帷幕，吳道玄主之；犬馬、驢騾、牛羊、駱駝、熊猿、猪雞之類，韋無忝主之。其圖謂之三絕。

上爲皇孫時，風神秀異，英姿邁于朝堂，叱武攸暨曰：「我國家朝堂，汝安得恣蜂蠆而狼顧耶？」則天聞之，曰：「此兒氣概，終當是吾家太平天子。」

元宗在藩邸時，每歲畋于城南韋杜之間，嘗因逐兎，意樂忘反，與其徒十餘人，饑倦休息于大樹下。忽有一書生殺驢拔蒜，爲具甚備。上顧而奇之，及與語，磊落不凡，問姓名，王琚也。自此每遊必過其舍，或語多

合上意，乃從觀之。及韋氏專制，上憂甚，密言之。琚曰：「亂則殺之，又何慮焉。」上遂納其謀，平國內難，累拜琚爲中書侍郎，預配享。

元宗洞曉音律，絲管皆造其妙。制作諸曲，隨意即成，如不加意。尤愛羯鼓橫笛，云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爲比。嘗遇二月初，詰旦，巾櫛方畢，時宿雨始晴，景氣明麗，殿庭柳杏將拆，上曰：「對此景物，豈得不爲他判斷乎？」左右相目，將令備酒。獨高力士遣取羯鼓，上臨軒縱擊一曲，名春光好（原注）上自製也。神氣自得。及顧柳杏，皆已發拆，指而笑曰：「不喚我作天公可乎？」嬪嬙侍臣，皆稱萬歲。又嘗製秋風高，每至秋空迥徹，纖埃不起，即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墜下。其神妙如此。

元宗起涼殿，拾遺陳知節上疏極諫。上令力士召對。時暑甚，上在涼殿，坐後水激扇車，風獵衣襟。知節至，賜坐石榻，陰霤沈吟，仰不見日，四隅積水成簾飛灑，座內含凍。復賜冰屑麻節飲，陳體生寒慄，腹中雷鳴，再三請起，方許。上猶拭汗不已。陳纔及門，遺泄狼藉，逾日復故。謂曰：「卿論事宜審，勿以己方萬乘也。」

元宗性俊邁，不好琴。會聽琴，正弄未畢，叱琴者曰：「待詔出！」謂內官曰：「速令花奴將羯鼓來，爲我解穢。」

元宗封太山，進次滎陽旃然河，見巨黑龍，命弧矢而親射之，矢發龍滅。自是旃然伏流，于今百餘年矣。按旃然即濟水，溢而爲滎，遂名旃然。左傳楚師濟於旃然，即其地。

武后朝，嚴安之、挺之昆弟也。安之爲長安兵曹，權過京兆，至今爲獄者賴安之之術焉。挺之則登臺省，亦有時名。挺之薄妻而愛其子。嚴武年八歲，詢其母曰：「大人常厚元英（原注）妾也，未嘗慰省我母，何至于斯？」母曰：「吾與汝子母也，以汝尚幼，未知之也。汝父薄行，嫌吾醜陋，枕席數宵，遂即懷汝。自後相棄，爲汝父離婦焉。」其母悽咽。武亦懷憤。候父出，元英方睡，武持小鐵鎚擊碎其首。及挺之歸，驚愕，視之已斃矣。左右曰：「小郎君戲運鎚而致之。」挺之呼武曰：「汝何戲之甚！」武曰：「焉有大朝人士，厚其侍妾，困辱兒之母乎？故須擊殺，非戲也。」父曰：「眞嚴挺之子！」武年二十三，爲給事黃門。明年擁旄西蜀，累于飲筵，對客騁其筆札。杜甫拾遺乘醉而言曰：「不謂嚴挺之乃有此兒也！」武恚目久之，曰：「杜審言孫子擬捋虎鬚耶？」合坐皆笑，以彌縫之。武曰：「與公等飲饌，所以謀歡，何至于祖考耶？」房太尉琯亦有所忤，憂怖成疾。武母恐害賢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峽。母則可謂賢也。然二公幾不免于虎口矣。李太白作蜀道難，乃爲房、杜危之也。其略曰：「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非人，化爲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杜初自作閬中行，財狼當路，無地遊從。或謂章仇大夫兼瓊爲陳子昂拾遺雪獄。高侍御適與王江寧昌齡申冤，當時同爲義士也。李翰林作此歌，朝右聞之，皆疑嚴武有劉焉之志。其屬刺史章彝，因小瑕，武怒，遣命杖殺之。後爲彝之外家報讎，嚴氏之後遂微焉。

鄭太穆郎中爲金州刺史，一日忽致書于襄陽于司空頔，其言懇切，而傲睨自若，似無郡僚之禮。書曰：「閤下爲南溟之大鵬，作中天之一柱，騫騰則日月暗，搖動則山嶽頹，眞天子之爪牙，諸侯之龜鑒也。太穆幼孤，二百餘口，飢凍兩京，小郡俸薄，尚爲衣食之憂。溝壑之期，斯須至矣。伏惟賢公息雷霆之威，垂特達之節，賜錢一千貫，絹一千匹，器物一千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即是濃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便爲膏澤。」于公覽書，亦不嫛訝，曰：「鄭君所須，各依來數一半，以戎旅之際，不全副其本望也。」又

有匡廬符山人遺黃子發書，乞買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又有崔郊秀才者，寓居于漢上，蘊有文藝，而家貧。與姑婢通，其婢端麗，解音律，漢南之最也。姑貧，鬻婢于連帥，愛之以類無雙（原注）無雙即薛太保愛妾，至今圖畫觀之。給錢四十萬。郊思之不已，即強就府署，願一見焉。其婢因寒食來從事家，值郊立于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之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寫郊詩于公座，公覩詩，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測。及見郊，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是君製也。四百千小哉，何惜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婢同歸，至于幃幌奩匣，悉爲贈飾之物。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公遽命召焉。戎不敢違，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歌乃戎使君送妓之詩。其辭曰：「寶鈿香蛾翡翠裙，粧成掩泣欲行雲。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陽臺夢使君。」公曰：「丈夫不能立功業，爲異代之所稱，豈可奪人愛姬，爲己之嬉娛？」以此觀之，誠可宜身于無人之地。遂以紬帛贈行，爲書謝零陵守。

李尙書翱，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顏色憂悴。殷堯藩侍御當筵而贈詩曰：「姑蘇太守青娥女，流落長沙舞柘枝。滿坐繡衣皆不識，可憐紅臉淚雙垂。」李公詰其事，乃故姑蘇臺韋中丞愛姬之女也。李公曰：「吾與韋族，其姻舊矣。」速命更其衣，即延入與韓夫人（原注）吏部之姪相見，如其言語清楚，宛有冠蓋風儀，遂于賓榻中選士嫁之。舒元輿侍郎聞之，賦李公詩曰：「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帷。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李尙書初守廬江，有重繫者，當大辟，引慮之時，啓曰：「昔于某小，有習一藝，願于貴人之前試之。」乃曰：「長嘯也。」公命縱繫而聽之，曰：「不謂蘇門之風，出于縲絏之下。」遂縱其罪，後鎭山南，夜聞長笛之音，而瀏亮不絕，問是何人吹也。具云府獄重囚，令明日引來。官吏越相尤怨，夜使囚徒爲樂，罪戾必深。及至，公曰：「汝之吹笛已得其能，少不事農桑，可爲伶人耳。」卒萬而憐愍之，便令奔去。

李相紳督大梁日，聞鎭海軍進健卒四人：一曰富蒼龍，二曰沈萬石，三曰馮五千，四曰錢子濤。悉能拔橛角觝之戲。翌日于毬場內犒勞，以老牛筋皮爲炙，狀如㹠魁之樹（原注）觛酒也，盛一斗二升，多以觛爲之，戲以此也。坐于地，爲大桮，令食之，萬石等三人視炙，睥睨莫敢就食，獨五千眼目張口，兩手捧炙，如虎啖肉，丞相曰：「眞壯士也，可以撲殺西胡醜虜。」又令試觝戲。蒼龍等亦不利。獨五千勝之。十萬之衆，爲之披靡。于是獨留五千，蒼龍等退還本道。語曰：「壯兒過大梁，如上龍門也。」城北門常扃鎖不開，開必有事。公命開之，騾子營騷動軍府，乃悉誅之。自此遂安也。李公既治淮南，決吳湘之獄，而持法清峻，犯之者無宥，有鄖張之風也。狡吏姦豪，潛形匿迹，然出于獨見，僚佐莫敢諫之。李元將評事及弟仲將嘗僑寓江都，李公羇旅之年，每止于元將之館，而叔呼之。榮達之後，元將稱弟稱姪，皆不悅也。及爲孫子，方似相容。又有崔巡官者，居鄭圃，與丞相同年之舊，特遠來謁。稱判客，不意家僕與市人有競，詰其所以，僕曰：「宣州館驛崔巡官。」下其僕與市人皆抵極法，令捕崔至，曰：「昔者識君，到此何不相見也？」崔生叩頭謝曰：「適憩旅舍，日已遲晚，相公尊重，非時不敢具陳卑禮，伏希哀憐，獲歸鄉里。」遂縻留服罪，笞股二十，送過秣陵，時人相謂曰：「李公宗叔翻爲孫子，故人忽作流囚。」邑人懼禍，渡江過淮者衆，主吏啓曰：「戶口逃亡不少。」丞相曰：「汝不見淘麥乎？秀者在下，糠粃隨流，隨流者不必報來。」自此一言，竟無逾境者。又有少年勢似疎簡，自云辛氏郎君，來謁丞相，於晤對之間，未甚周至，先是白居易寄元相詩曰：「悶勸迂辛酒，閑吟短李詩。」且曰：「辛

大邱度性狂嗜酒，李二十紳短而能詩，辛氏郎君，即邱度之子也。因謂李公曰：小子每憶白二十二丈詩曰：悶勸時昔酒，閑吟廿丈詩。李曰：辛大有此狂兒，吾敢不存卹乎。凡諸宦族，快辛子之能作，遂和之受侮。有一曹官到任，儀質頗似祇公，李公見而惡之，書其狀曰：著青把笏，也請料錢，儼此形骸，足可驗。欵左右皆竊笑焉。又有宿將有過請罰，且云老兵倚恃年老，而刑不加，若在軍門，一百也決，竟不免其刑。凡所書判，或是卒然，故趨事者皆疑神破膽矣。初李公赴鎮，嘗以古風求呂光化溫，謂齊員外煦及弟恭曰：吾觀李二十秀才之文，斯人必爲卿相，果如其言。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成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先是元和中，廉察江東之日，修龜山寺魚池，以爲放生之所，戒其僧曰：勸汝諸僧好自持，不須垂釣引青絲，雲山莫厭看經坐，便是浮生得道時。李公到鎮，遊于野寺，覩元公詩，笑曰：僧有漁罟之事，必投于鏡湖。後有犯者，遂不恕。復爲二絕以示之，云：鶴髮多絲是代耕，好聞人死惡人生，祇因說法無高下，僧眾何勞借世情。設水遂池活白逑，十千鱗鬣盡生天，凡庸不識慈悲意，自葬江魚入九泉。怨有老僧踏鯽，以因果驗之。丞相問：師從何處來？答曰：貧道從來處來。遂決二十，曰：任從去處去。至如浮海商客，攻教問三數所來，俱有偈冥，詢內服其才俊。

李衛公佐武宗，平上黨，破回鶻，自矜其功，于平泉莊從植思亭、伐叛亭以自旌。

李丞相回，少嘗遊覽，依王氏別墅，王氏先世仕宦，子孫以力自業，待之甚厚，回深德之。及貴，王氏子來其家，陳情謁不得，迎于金吾鼓會，伺丞相出，拜于道左，久之方省，曰：故人也。遂處飯之，遞旬，以前銜除大理評事，取告身而授，倚側大理寺官初上，召寺僚或在朝五品以上請資保識，王氏本耕田宗，無故舊，復邀回言之。回問：有狀乎？對曰：無。又曰：有紙乎？曰：無。袖中何物？曰：告身。即取告身署曰：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平章事李回識，仍謂諸曹長曰：此亦五品以上請資也。

宣宗幸苑中，回顧使外舍屋際，有倚竹一竿，可見者止尺餘。去御馬百步外，遂命弓矯箭，上挾矢曰：朕以法制威天下，而党羌窮寇，敢來干我，迎年兵不解，我今射此竹，卜其濟否。左右皆觀。上振袖挽弓，一發洞其竹，分而爲二，矢貫于外。左右呼萬歲，賀于馬前。未逾月，羌果滅。

裴相爲宣州觀察，朝謝後閑行曲江，荷花盛發，與省閣諸公同遊。自慈恩至紫雲樓下，見五六人坐水次，裴與諸人憩于旁。中有黃衣飲酒軒昂，笑語輕脫，裴稍不平，問曰：君所任何官？對曰：諾，即不敢，新授宣州廣德縣令。復問裴曰：押衙所任何職？曰：諾，即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于是奔走而去，一席皆散，聞者大笑。左右訪于吏部，云有廣德縣令，已請換羅江令矣。宣宗在藩邸，聞之，常與諸王爲笑樂。及即位，裴爲丞相，因書廳柱，謂左右曰：諾，即不敢，新授中書侍郎平章事。

長孫趙公朝宴，酒酣樂闋，顧羣公曰：無忌不才，幸遇休明之運，因緣謬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貴，可謂極矣。公視無忌，何如越公（原注：楊素有大功封越公）？或對曰：不如。或曰：過之。公曰：吾自揣誠不淺越公，越公之貴也老，而無忌之貴也少。

李太師光顏女未聘，從事許當及幕僚，因從容次盛譽一鄭秀才，詞學門閥，冀其選揀。謝曰：李光顏一健兒也，遭遇多僥，立微功，豈可妄求名族？已選得一將也，諸賢未見。乃召客司小將，指之曰：此即某女之壻也，超三五階軍職，厚與金帛足矣。

渾太師瑊，年十一，隨父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邱戲問將乳母來否。其年立跳盪功，後二年，收石堡城，收龍駒島，皆有奇數。

馬司徒討李懷光，自太原引兵至寶鼎下營，問其地名，曰埋懷村，大喜曰：擒賊必矣。

容止

開元中，燕公張說當朝文伯，冠服以儒者自處。元宗嫌其異己，賜內樣巾子、長腳羅幞頭，燕公服之入謝，元宗大喜。

元宗早朝，百官肅班，上見張九齡風儀秀整，有異于衆，謂左右曰：朕每見張九齡，精神頓生。

裴僕射遵慶二十入仕，裹折上巾子，素皆隨俗樣，凡代之移易者五六，而公年九十時，尚幼少所裹者，今巾子有僕射樣。

韓晉公久鎮浙西，所取賓佐，隨其所長，無不得人。嘗有故舊子弟投之，與語，更無他能，留之讌而觀之，畢席端坐，不旁視，不與比坐交言。後數日，署以隨軍，令監庫門，使人視之，每早入，惟端坐至夕，警察吏卒，無敢濫出入者。

李和國程爲翰林學士，以階前日影爲入候，公性懶，每入必逾八磚，後號爲八磚學士。

鄭珣瑜爲河南尹，送迎中使，皆有常處，人吏窺之，馬足蹤跡，不出三五步，識者以珣瑜爲河南尹，可稱張延賞，而重厚堅正，前後莫有及。

大中十一年正月一日，含元殿受朝，太子太師盧鈞年八十，自樂懸南步而及殿，拜稽，賀上前，舉止中禮，士大夫歎之。十二年正月朔，含元殿受朝，太子少師柳公權亦年八十，復爲百官班首，自樂懸南步至殿下，力已衰頓。及上尊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公權誤曰光武和孝，御史彈之，罰一季俸。世譏公權不能退身自止。

薛調、李璠同年進士，調美姿貌，人號爲生菩薩；璠俊爽，人號爲劍。調寬恕而璠褊急，論者以時人所稱，協其性也。劉元章能江夏人，朝以風標自任，一日謂璠之，倒屣出迎，愛其風韻，去而復留者數四。既去，而左右曰：若不見其寒（此下有闕文也）。調爲翰林學士，郭妃悅其貌，謂懿宗曰：駙馬盡若薛調乎？頃之暴卒，時以爲中鴆，卒年四十三。當覽餘曰：薛調豈止四十三乎？豈脩有言其志者耶。

杜相審權鎮浙西，性厚，左右僕從希見其語，在翰林最久，習于愼密，在翰三歲，自初視事，坐于東廳，至其罷去，未嘗易處，雖大臣經過，亦不踰中門。視事之暇，日未夕，非有故，不離私室，端默斂衽，常若對賓賦。且日中欲寢息，則顧軍將令下簾，或四顧無人，即自起去簾，箔以手拂帳，徐下簾至地，方拱退，進止雍容如常。時杜悰先達，人謂之老杜相，而審權爲小杜相。

魏僕射元忠每立朝，必得常處，人或記之，不差尺寸。

路侍中巖風貌之美，爲世所聞。鎮成都日，委執政于孔目吏邊咸，日以妓樂自隨，宴于江津，都人士女懷擲果之羨，雖衛玠、潘岳不足爲比。善巾裹，蜀人見必效之，後乃翦紗巾之角，以異于衆也。閭巷有服飾容者，人必譏之曰：爾非路侍中耶？比至屠豚之肆，見倚家者，謂屠主曰：此豚端正，路侍中不如。用之比方，良可笑也。以官妓行雲等十人侍宴，移鎮渚宮日，于合江亭離筵，賦行雲等感恩多詞，有離魂何處斷烟

兩江南岸。至今播于倡樓也。

自新

江淮客劉圓。嘗謁江州刺史崔沆。稱前拾遺。沆引坐。謝曰。諫官不可自稱。司直郎事可矣。須臾他客至。圓稱曰。大理司直劉圓。沆益賞之。

李鋸。錡從父弟也。爲宋州刺史。聞錡反狀。慟哭。悉驅妻子奴婢。無老幼。量頭爲枷。自拘于觀察使。朝廷憫之。薄貶。

天寶已前。多刺客報恩。李汧公勉爲開封府尉。囚有意氣者。感勉求生。縱而逸之。後數歲。勉罷官。客行河北。偶見故囚。囚厚遇待之。告其妻曰。此活我者。何以報德。妻曰。以縑千匹可乎。曰。未也。二千匹可乎。亦曰未也。妻曰。大恩難報。不如殺之。故囚心動。其僮哀勉。密告勉。被衣乘馬而遁。比夜半。百餘里至津店。津店老人曰。此多猛獸。何故夜行。勉因言其故。未畢。梁上有人瞥下。曰。我幾誤殺長者。乃去。未明。攜故囚夫妻二首而至示勉。

田神功自平盧兵使授淄青節度。衙官皆偏裨時部曲。神功平受其拜。及此前使判官劉位已下數人。並留在院。神功待之亦無降禮。後因閱宋州。見李光弼與敕使打毬。聞判官張傪至。光弼答拜。神功大驚。歸幕。呼劉位問之曰。太尉今日見張郎中來。與之答拜。是何禮也。位曰。判官幕客使主無受拜之禮。神功曰。公何不早說。遂令屈諸判官謝之曰。神功武將。起自行伍。不知朝廷禮數。誤受判官等拜。又不言。成神功之過。今還諸公拜。遂一一拜之。

包誼。江湖人。下第遊淮南。與劉太眞相會歸難。劉謝屈。責其不敬。誼擲盃中其額。後太眞爲禮部侍郎。誼應舉。太眞覽其文卷于包侍郎佶之家。初甚讚歎。及視其名。乃包誼也。遂默然。至出牓。李相欲有去留。面問太眞擬一名。太眞不能對。忽記誼之姓名。遽言之。遂中第。

魏僕射本名眞宰。武后朝被誣構下獄。有司將出之。小吏聞之以告魏。魏喜曰。汝名何。曰元忠。遂改從元忠焉。

企羨

進士張倬。濮陽王柬之曾孫也。時初落第。兩手捧登科記頂之。曰。此千佛名經也。其企羨如此。

盧杞令李揆入蕃。揆對德宗曰。臣不憚遠使。恐死于道路。不達君命。上惻然欲免之。謂杞曰。李揆莫老無。杞曰。和戎之使。且須諳練。非揆不可。且使揆去。向後差使小于揆年者。不敢辭遠使矣。揆既至蕃。蕃長曰。聞唐家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那箇李揆。爭肯到此。恐其拘留。以此譎之也。揆門戶第一。文學第一。官職第一。揆致仕東都。大司徒杜公鎮淮海也。入洛見之。言及頭頭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有所自承。餘裕也。官職遭遇爾。今形骸凋瘁。看即下世。一切爲空。何第一之有。

苗給事子纘應舉次。而給事以中風語澀。而心中至切。臨試。又疾亟。纘乃爲狀請許入試否。給事猶能把筆淡墨爲書曰。入。其父子之情切如此。其年纘及第。

開元以後。不以姓名而可稱者。宋開府。陸兗州。王右丞。房太尉。郭令公。崔太尉。楊司徒。劉忠州。楊崖州。段太尉。位卑而名著者。李北海。王江寧。李館陶。鄭廣文。元魯山。蕭功曹。獨孤常州。崔比部。張水部。梁補闕。韋蘇州。二人連呼者。蕭評。燕許。（原註）大手筆。李杜。姚宋。（原註）亦曰蘇宋。蘇李。（原註）文章。元和後不以名可稱者。李太尉。韋中令。裴晉公。白太傅。賈僕射。路侍中。杜紫微。位卑名著者。賈長江。趙渭南。二人連呼者。元白。又有羅鉗吉網。（原註）酷吏。肆推革狀。（原註）能吏。又有四凶。

于良史爲張徐州建封從事。每自吟曰。出身三十年。白髮衣猶碧。日暮倚朱門。從朱汚袍赤。公聞之。爲奏章服焉。

韓僕射皋爲京兆尹。韋相貫之爲畿甸尉。及貫之入爲相。皋爲吏部尚書。每至中書。韋常異禮。以皋故吏之敬。皋家自曾門以來。三世傳執一笏。經祖父所執。未嘗輕授于僕人之手。歸則別置于臥內一榻。以示敬愼。

趙昭公以宿相爲吏部侍郎。考前進士杜元穎宏詞登科。及鎮荊南。又奏爲從事。杜公入相。昭公復掌選。至杜出鎮西川。奏宋相申錫爲從事。數年杜以南蠻入寇。貶循州。遂卒。宋以宰相被讒。謫佐開州。後數年。昭公始卒。公凡八任銓衡。三領節鎮。皆帶府號。爲尚書。惟不歷工部。其兵部太常皆再任。年八十七薨。其間未嘗遇重疾。儉素（案會聚相碑因話錄作恭儉讓者）爲朝中之首。

權文公德輿。身不由科第。嘗知貢舉三年。門下所出諸生。相繼爲公相。號得人之盛。

趙郡李氏。元和初三祖之後。同時一人爲相。藩南祖。吉甫西祖。絳東祖。而皆第三。至大和開成間。又各一人前後在相位。德裕吉甫之子。固言藩再從弟。皆第九。珏亦絳之近從。

李尚書絳。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于姑臧公。而人謂尚書爲文章李絳。庶子爲門戶李絳。而尚書尚兼門地焉。嘗姻族間有禮會。尚書歸。笑謂家人曰。大堪笑。今日局席兩箇座頭。總是李絳。

李太師逢吉知貢舉。牓未放而入相。禮部尚書王播代放牓。及第人就中書見座主。時謂好腳迹門生。前世未有。

陽城爲朝士。家苦貧。常以布衾木枕質錢數萬。人爭取之。

李愿司空兄弟九人。四有土地。愿爲夏州徐泗鳳翔宣武河中五節度。憲爲江西觀察嶺南節度。愬爲唐鄧襄陽徐泗鳳翔澤潞魏博六節度。聽爲夏州靈武河東鄭滑魏博邠寧七節度。一門登壇受鉞。無比焉。

胡尚書證。河中人。大傅昭公鎮河中。尚書遽節赴振武。備桑梓禮入謁。持刺稱百姓。獻昭公詩云。詩書入京國。旌旆過鄉關。時榮之。進士崔櫓著鄉群一篇。詩河東人物之盛。皆實錄也。同鄉卜趙氏軒冕文儒最著。曾祖祖父。世掌綸誥。櫓兄弟五人進士及第。皆歷臺省。盧少傅宏宣。盧尚書簡辭。宏正。簡求。皆其姑之子也。時稱趙家出。外家敬氏先世亦出自河中。人物名望。皆謂至於。櫓著鄉群藏之。

楊僕射於陵在考功時。舉李師稷及第。至其子相國嗣復知舉。門生集於僕射。而李公在座。時人謂之楊家上下門生。世有姑之壻與姪之壻。謂之上下同門。蓋以此況也。

李相石。庾尚書承宣門生。不數年。李佐魏博軍。因奏事特賜紫。而庾尚書衣緋。人謂李侍御將紫底緋上座主。

李相宗閔知貢舉。門生多清雅俊茂。唐沖薛庠袁都。時謂之玉筍。

柳公權與從兄璟。開成中同在翰林。時稱大柳舍人。小柳舍人。自祖父郎中芳已來。奕世文學居清列。久在名場淹屈。及擢第。首冠諸生。當年宏詞登高科。十餘年便掌綸誥。侍翰苑。性喜汲引。後進多出其門。以誠明待物。不妄然諾。士爭附之。開成三年。考官刑部員外郎紀干公。崔相寔門生也。紀干及第時。于崔相新昌宅小廳中集見座主。及爲考官之前。假居崔相故第。亦于此廳見門生焉。是年科目八人。數皆孫河南穀朱平鄭門公爲丞。紘子封鄭門公。

文宗自大和乙卯歲後。當戚戚不樂。每有開。則必有歎息之音。嘗幸三殿東亭。見備御架巨軸。上指謂學士程修己曰。此開元東封圖也。命內臣舉于東廡下。上與學士張知遠指掖咨嗟。歎曰。使吾得其中一人。則可見開元之理。

文宗爲莊恪太子選妃。朝臣家子女。悉令進名。中外爲之不安。上知之。謂宰臣曰。朕欲爲太子求汝鄭開衣冠子女爲新婦。扶出來田舍齁齁地如閒。朝臣皆不願與朕作親情。何也。朕是數百年衣冠。無何神堯打朕家事羅訶去。案此句文義難解疑有脫誤或是當時俗語。遂罷其選。

馮河南宿之三子。陶寬圖兄弟。連年進士及第。連年登宏詞科。一時之盛無比。大和初。馮氏進士十人。宿家兄弟叔姪亦八人焉。

李右丞廣年二十九爲尚書右丞。

宣宗好儒。多與學士小殿從容議論。殿柱自題曰。鄉貢進士李某。或宰臣出鎮。賦詩以贈之。凡對宰臣及上言者。必先整容貌。易衣盥手。然後召見。語及政事。即終日忘倦。

宣宗愛羨進士。每對朝臣。問登第否。有以科名對者。必有喜。便問所賦詩賦題。幷主司姓名。或有人物優而不中第者。必歎息久之。嘗于禁中題鄉貢進士李道龍。宦官知書。自文宣二宗始。

宣宗尚文學。尤重科名。大中十年。鄭顥知舉。宣宗索登科記。顥表曰。自武德以後。便有進士諸科。所傳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記錄。臣尋委當行祠部員外郎趙璘。採訪諸科目記。撰成十三卷。自武德元年至于聖朝。敕翰林自今放榜後。仰寫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仰所司逐年編次。

李裴爲中丞。奏孔尚書溫徐相商爲監察御史。孔爲中丞。李在外多年。除宗正少卿。歸而爲丞郎。每議集。時人以爲盛事。

大中九年。沈侍郎詢以中書舍人知舉。其門生李彬父叢。爲萬年令。同年有起居之會。倉部李郎中蟾時在座。因戲諸進士曰。今日極盛。某與賢座主同年。謂郴州李侍郎也。衆皆以爲異。是日數公皆詣賓客爲尚書。瀋則又郴州座主。楊相國之同年也。舉座異之。

張不疑。進士擢第。宏詞登科。當年四府交辟。江西李中丞凝。東川李相回。淮南李相紳。興元歸僕射融。皆當時盛府。不疑非淮南命。到府未幾。以協律郎卒。不疑娶崔氏。以不協出之。後娶顏氏。

東夷有識由川者。祠職五嶽。一拜而退。惟入闕貌華山。自闕西門步步禮拜。至山下仰視嗟詫。七日而去。聞京師衣冠文物之盛。由此而致。

崔起居雍。少有令名。進士第。與鄭顥齊名。士之遊其門者多登第。時人語爲崔雍鄭顥世界。自起居郎出守和州。遇龐勛寇歷陽。棄城奔浙西。爲路巖所構。賜死。雍兄明、序、福兄弟八人。皆進士。列甲乙科。當時

號爲點頭崔家。雍容貌清瘦。明白擢第升朝。崔鉉薦入。嘗先是朝中以流品爲朋甲。以名德清重者爲首。咸通中。李都爲大龍甲。頗沙汰名士。以標緻甲任。渭濟兄弟也。皆在品中。以清強援爲羅。卒不取昌胄單屈。衆見取。其爲皆避之。

琅邪王氏與太原皆同出于周。琅邪之族世貴。號鑽頭王氏。太原子弟爭之。稱是己族。然實非也。太原自號鈒鏤王氏。崔氏博陵與清河亦上下。其望族。博陵三房第二房鋪長。今其子孫卽皆升第三房。子弟爲伯叔者。蓋第三房婚娶晚。其世數因而少故也。姑臧李氏亦然。其第三房皆受大房第二房之禮。清河崔氏亦小房最著。崔程出清河小房也。世居楚州寶應縣。號八寶崔氏。寶應本安宜縣。崔氏夢得八寶以獻。敕改名焉。程之姨。北門李相蔚之夫人。蔚乃姑臧小房也。蔚鎮揚州。辟程爲揚州院官。崔甚以爲得人。蔚陞擢之。任程累爲鹽政。積小杜相聞程諸女有容德。致書爲其子讓能娶焉。程初辭之。謂人曰。崔氏之門。若有一杜郎。其何堪矣。而杜相堅請不已。程不能免。乃于寶應諸院取一姊妹嫁之。其後讓能貴爲國夫人。而程之女不顯。

進士舉人各樹名甲。元和中。語曰。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後有東西二甲。東呼西爲茫茫隊。言其無藝也。開成、會昌中。又曰。鸞絹瓊蒙。識卽命通。又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又有薄徒朋徒。多輕侮人。故裴謐侍御作美人賦譏之。後有瓊瑤華甲。又曰。瓊瑤都尉。識卽命通。又有大小二甲。又有汪巳甲。又有四字。甲言深耀軒庭。又四凶甲。又芳林十哲。言其與宦官交遊。若劉煜任江泊李巖士蔡鋌召玉之徒。鋌與巖士各將兩軍書題求華州解元。時謂對軍解。大和中又有杜顗竇紳蕭嶠。極有時稱。爲後來領袖。杜昇自拾遺賜緋後。應舉及第。又拜拾遺。時號著緋進士。鄭延昌相公爲京兆尹。兼知貢舉。

白居易葬龍門山。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于石。立于墓側。相傳洛陽士人及四方遊人過墓者。必奠以卮酒。故冢前方丈之土常成泥。

崔魏公鉉與江西李侍郎隨同在李相石襄陽幕。甲鉉自下迫人。不二年拜丞相。隨時在幕爲李相草賀書曰。寶鉉初啓。曾陪將組之歡。將幕未移。已在陶鈞之下。（原注：[illegible]與使主同爲相。）

鄭啓緯爲浙東觀察使。奏侍御史鄭公緯爲副使。賓客與府主同姓。騎名甚美。

咸通末。鄭薰之爲蘇州。鍊事。誠蛛爲鹽院官。顧幅爲院巡。俱廣文。時湖州牧李超趙蒙相次俱狀元。二郡地士相接。時爲語曰。湖接兩頭。蘇連三尾。

蘇員外綽與弟冲俱鄭部尉顥門生。後綽爲東陽守。冲爲信陽守。欲相見境上。本府許之。兩郡之守。擢賓客同府主出省。俱自外郎。兄弟之榮少比。

范陽盧自興元元年癸亥。德宗幸梁州。二年甲子。鮑防侍郎知舉。至乾符二年乙未。崔沆侍郎知舉。計九十二年。而二年停舉。九十年中。登進士者一百一十六人。諸科在外。而爲子皆聯子。（案此句疑有訛誤）所不聯者不十數人。然而世謂盧氏不出座主。自唐來。唯寶應二年考功員外郎盧逸知舉。後無繼者。至部尉保衡當怪之。咸通十三年。盧莊爲關長都尉。欲以知禮部。此七月卒。盧相攜在中書。以爲恥。廣明元年。乃追盧滋中丞入知舉。帖經後黃巢犯闕。天子幸蜀。蕭昭度侍郎于蜀代之。放十二人。

閩自貞元以前，未有進士。觀察使李錡始建庠序，請獨孤常州及爲新學記，云「緣胡之纓，化爲青衿」。林藻弟蘊，與歐陽詹睨之，歎息相與結交，繼登科第。

薛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人，平生有三恨：始不以進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

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侍郎儀獨持國政，嘗凌晨入朝，循洛水堤，步月徐轡，詠云：「脈脈廣川流，驅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羣公望之，猶若神仙焉。

元宗與蘇宋氏，掄用賢良，革中宗之政，依貞觀故事，有志者莫不想太平。中書令姚元崇、侍中宋璟、御史大夫畢構、河南尹李傑，皆一時之選，時人稱姚、宋、畢、李焉。

開元二十三年，加榮王已下官，敕宰臣入集賢院分寫告身以賜之。侍中裴耀卿因入書庫觀書，既而謂人曰：「聖上好文，書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充使，學徒雲集，官家設教，盡在是矣。前漢有金馬、石渠，後漢有蘭臺、東觀，宋有總章，陳有德教，周則虎門、麟趾，北齊有仁壽、文林，雖載在前書，而事皆瑣細，方之今日，則豈得扶輪捧轂者哉。」

傷逝

天寶十五載正月，安祿山反，陷洛陽。王師敗績，關門不守，車駕幸蜀。次馬嵬驛，六軍不發，賜貴妃死，然後駕發。行至駱谷，上登高，下馬，上謂力士曰：「吾倉皇出狩，不及辭宗廟，此山絕高，望見秦川，吾今遙辭陵廟。」下馬，東向再拜，嗚咽流涕，左右皆泣。又謂力士曰：「吾取張九齡之言，不至于此。」乃命中使往韶州，以太牢祭之。既而取長笛吹自製曲，曲成復流涕，令樂工錄其譜。至成都，乃進譜而請名，上已不記，顧左右曰：「何也？」左右以駱谷望長安，索長笛吹出對之。良久，曰：「吾省矣。吾因思九齡，可號爲謫仙怨。」有人自西川傳者，無由知其本末，但呼爲劍南神曲。其音怨切，動人。大曆中，江南人盛傳。隨州刺史劉長卿左遷睦州司馬，祖筵聞之，長卿遂撰其詞，意頗自得，蓋亦不知事之始。詞云：「晴川落日初低，惆悵孤舟解攜。鳥去平蕪遠近，人隨流水東西。白雲千里萬里，明月前溪後溪。獨恨長沙謫去，江潭春草萋萋。」其後台州刺史竇弘餘以長卿之詞雖美，而與本曲意興不同，復作詞以廣不知者。其詞曰：「胡塵犯闕衝關，金輅提攜玉顏。雲雨此時消散，君王何日歸還？傷心朝恨暮恨，回首千山萬山。獨望天邊初月，蛾眉獨自彎彎。」

德宗初登勤政樓，外無知者，望見一人衣綠乘驢戲帽，至樓下，仰視久之，便而東去。上立遣宣示京尹，令以物色求之。尹召萬年捕賊官李鎔，使促求訪。李尉佇立思之，曰：「得必矣。」出召幹事所由，於春明門外數里內應有諸司舊職事伎藝人悉搜羅之。而綠衣果在其中。詰之，對曰：「某天寶教坊樂工也。上皇當時數登此樓，每來，鴟必集樓上，號隨駕老鴟。某自罷居城外，更不復見。今鴟復集，又覩景象，宛如昔時，必知天子在上，悲喜且欲泣下。」於是敕盡收此輩，却係教坊。李尉亦爲京尹所擢用，後至郡守。

貞元四年，劉太真侍郎入貢院，寄前主司蕭昕尚書詩曰：「獨坐貢闈裏，愁心芳草生。山公昨夜事，應見此時情。」大和九年，仇士良誅王涯、鄭注。上或登臨遊幸，雖有歲列于前，未嘗少悅，往往瞪目獨語，左右不敢進問。題詩云：「輦路生春草，上林花發時。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更于殿內看牡丹，翹足凭欄，諷舒元輿牡丹賦云：「俯者如愁，仰者如悅，開者如語，合者如咽。」久之方省元輿詞，不覺歎息泣下，時有宮人沈阿翹爲上舞河滿子詞，聲態宛轉，賜以金臂環，乃問其從來。阿翹曰：「妾本吳元濟女，元濟敗，因入宮。」

王太尉播少孤，居瓜洲，寄食，多爲人所薄。及登第，歷榮顯，掌鹽鐵三十餘年，自劉忠州之後，無如播者。後領淮南，乃遊瓜洲故居，賦詩感舊，李衛公出在翰闈，嘗致和其詩以寄播。

宣宗以憲宗嘗幸青龍寺，命復道開便門。至寺，升眺，追感者久之。

杜豳公悰、公主進狀，請去駙馬都尉，云：「自每見官銜有駙馬字，悽愧難勝。」

太宗謂梁公曰：「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鏡，用防己過。今魏徵殂逝，一鏡亡矣。」

太宗聞虞監亡，哭之慟，曰：「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

杜羔有至性。其父爲河北尉，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羔嘗抱終身之戚。會堂兄兼爲澤州府判官，鞫獄于私第，有老婦辯對，見羔出入，竊語人曰：「此少年狀貌，若吾夫。」詰之，乃羔母也，自此迎歸。又往來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向。館于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煤煙之下，見字數行，拂而視之，乃其父遺迹，言我子孫若求吾墓，當于某村某家問之。羔號哭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餘，指其丘壠，遂得歸葬。

棲逸

宣州當塗隱居山巖，即陶貞白鍊丹所也。爐迹猶在，後爲佛舍。有僧名彥範，俗姓劉，雖爲沙門，而通儒學，邑人呼爲劉九經。顏魯公、韓晉公、劉忠州、穆寧、獨孤常州皆與之善，各執經受業者數十人。年八十，猶強精神，僧律不虧，唯頗嗜飲酒，亦不亂。學者有攜壺至者，欣然受之。每飲三數盃，則講說方鋭。所居有小園，自植茶，爲鹿所損，衆勸以短垣隔之，諸名士悉爲運石，共成。程兵部贄事之最謹，皆有詩酒，嘗因小疾，登壇于懷中，累石之際，自師曰：「有少好酒，和尚飲否？」範笑而謂引，徐謂程曰：「不用般石，且來聽書。」遂與剖析奧旨，至多不倦。人有得程兵部遺彥範書者，其辭云：「某偶忝名官，皆因善誘，自居班列，終日塵府，御恩昔歲臨淄澗，蔭長松，接侍座下，獲聞微言，未知何時復遂此事。遙瞻水中月，嶺上雲，但馳攀想而已。和尚薄于滋味，深于酒德，所食僅同嬰兒，所飲或如少壯，常恐尊體有所不安，中夜思之，實懷懸懸。」其誠切如此。月日之下，稱門人姓名狀，和尚前。

元和初，南嶽道士田良逸、蔣含弘，有道業，遠近稱之，號曰田蔣。良逸天資高峻，虛心待物，不爲表飾。呂侍郎渭、楊侍郎憑，前後爲湖南，皆師事之。潭州大旱，祈雨不應，或請邀之。楊曰：「田先生豈爲人祈雨者耶？」不得已迎之。良逸蓬髮弊衣，欣然就轝，到郡，亦終無言，即日降雨。所居嶽觀內建黃籙壇場，已具，而天陰晦，弟子請先生祈晴。良逸亦無言，岸幘垂髮而坐，左右整冠履，扶而升壇，亦遂晴霽。嘗有村老持一緉新屩施良逸，對衆便著，坐客竊笑，不以介意。楊憑嘗迎至潭州，良逸方洗足，便到，乘小舟便行，侍者以屐提及于衡門，即于門外坐艇踏著襪，若無人在旁。楊自京尹謫臨賀尉，使候之。遺以銀器，良逸受之，使悉付門人，使還。良逸曰：「報汝兩郎，不久即歸，勿憂也。」未幾，楊果移杭州長史。良逸未嘗干人，人至亦不迎，不記人官位姓名，第與呂渭分最深，後呂郎中溫爲衡州刺史，因祭嶽候先生，先生告以使君侍郎之子，及溫入，良逸下繩牀撫其背曰：「你是呂渭兒子耶？」溫泫然降階。先生亦不止，其真率如此。良逸母爲喜王寺尼，寺中皆呼良逸爲小師。良逸當日負兩束薪以奉母，或自有故不及往，即弟子代送之。或傳寺衆嘗起，見一虎在田媼門外，走以告媼，媼曰：「毋怪，應是小師使致柴耳。」含弘有操尚，時人以爲不及良逸，然二人齊名，嘗兄

畢良逸，善符術。後居九華觀，曾使弟子至縣市齋物，不及期返，詰其故，云：「于山口遇猛虎，當道不去，以故遲滯。」令宏曰：「吾居此，虎狼已多時，何敢如此！」即以一符於所見處，明日虎踣符下。令宏聞之曰：「吾本以符却之，豈知遂死。既以害物，安用稱爲。」取符焚之，後不復留意。又有歐陽平者，行業亦高，見事令宏而道業不及也。歐陽一夕夢三鶴自天而下，若有召致。既寤，謂告人曰：「二先生累久去矣，我輩繼之。」俄而田良逸死，合宏次年卒。桐柏山陳寡言、徐靈符、馮雲翼三人，皆田之弟子也；衡山周混沌爲之弟子也。陳、徐在東南，品地甘肅，而馮在歐陽之列，周自幼入道，善科法，亦爲南嶽之冠。

江南多名僧，貞元、元和已來，越州有清江、清晝，婺州有乾俊、乾輔，時謂之會稽二清、東陽二乾。

白居易少傅分司東都，以詩酒自娛，著《醉吟先生傳》以自敘。盧尚書簡辭有別墅，近伊水，亭榭清峻。方冬，與羣從子姪同登眺嵩洛。俄而霰雪微下，說鎮金陵時江南山水，每見居人以葉舟浮泛，就食菰米鱸魚，思之不忘。逡巡，忽有二人衣蓑笠，循岸而來，牽引篷艇，船頭覆青幕，中有白衣人，與衲僧偶坐，船後有小灶，安銅甑而炊，卯角僕烹魚煮茗，泝流過于檻前，聞舟中吟笑方甚。盧歎其高逸，不知何人，從而問之，乃告居易與僧佛光，自建春門往香山精舍。

李防漢之子有文學，氣貌淳古，非其人，雖富貴不交也。累遷司封郎中，徵拜給事中，不就，卒京師。竟不罹其禍。

李尚書褒晚年修道，居陽羨川石山，後長子君爲吳興，次子昭爲常州，當時榮之。

吳郡陸龜蒙字魯望，舊族也。其父賓虞，進士甲科，浙東從事，侍御史，家于蘇臺。龜蒙幼精六籍，弱冠攻文，

與顏蕘、皮日休、羅隱、吳融爲益友。性高潔，家貧，思養親之祿，與張摶爲吳興、廬江二郡倅，著《吳興實錄》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三卷。丞相李公蔚、盧公攜景重之。羅給事寄陸詩云：「龍樓李丞相，昔歲仰高文。黃閣今無主，青山竟不焚。」齊胥有徵聘之意，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之日疾終。光化三年，贈右補闕。吳侍郎融宣傳貽史官，右補闕韋莊撰誄文，相國陸希聲撰碑文，給事中顏蕘書，皮日休博士爲詩友，冠死浙中。

方干詩名著于吳中，陸龜蒙未許之。一旦，頓作詩五十首，裝爲方干新製，時輩吟賞降伏。陸謂曰：「此乃下富效方干之所作也。方詩在模範中爾，奇意精識者亦然之。」辭許州能以詩道爲己任，邀劉夢得詩卷，有詩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譏劉不能變態，乃陸之比也。

天寶之亂，元結自汝墳率鄰里南投襄漢，保全者千餘家，乃舉兵宛、葉之間，有城守扞寇之力。結天寶中脩中行子，始在商餘山，自稱元子。逃難入猗玕洞，始稱猗玕子。或稱浪士，漁者呼爲聱叟，酒徒呼爲漫郎。

崔趙公嘗問徑山曰：「弟子出家得否？」徑山曰：「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將相所爲也。」

大曆中，關東饑疫，人多死。滎陽人鄭損率有力者，每鄉爲一大墓，以葬棄尸，謂之鄉葬，翕然有仁義之聲。損廬藏川之墅，不仕，鄉里號爲寔居先生。

竟陵僧于水濱得嬰兒，育爲弟子。稍長，自筮，得蹇之漸，繇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姓陸氏，字鴻漸，名羽。有文學，多意思，恥一物不盡其妙，最嗜茶。茶館爲瓷偶人，號陸鴻漸，買十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輒灌注之。羽于江湖稱竟陵子，于南越稱桑苧翁。貞元末卒。韓愈好奇，嘗與客登華山絕頂，度不可下，返，發狂慟哭，爲遺書。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

陽城居夏縣，拜諫議大夫；鄭絪居閿鄉，拜右拾遺；李周南居曲江，拜校書郎。時人以爲轉遠轉高，轉近轉卑也。

賢媛

高祖乃煬帝友人。煬帝以圖讖多言姓李將王，每排斥之。而後因大會，煬帝目上，呼爲阿婆。而上不懌，歸家，色猶摧沮。后怪而問，久之，方說帝目某爲阿婆。后喜曰：「此可相賀。公是襲唐公，唐之爲言堂也，阿婆面是堂主。」上大悅。

上都崇勝寺有徐賢妃妝殿。太宗召妃，久不至，怒之。因進詩曰：「朝來臨鏡臺，妝罷且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詎能來。」

狄仁傑爲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南別墅，未嘗入城。仁傑伏臘每修禮甚謹。嘗雪後休暇，候盧氏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攜雉兔來歸，羞味進于堂上，顧揖仁傑，意甚輕傲。仁傑因啓曰：「某今爲相，表弟有何欲，願悉力從其意。」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傑慚而去。

元宗柳婕妤有才學，上甚重之。婕妤妹適趙氏，性巧慧，因使工鏤板爲雜花象之，而爲夾結。因婕妤生日，獻王皇后一匹，上見而賞之，因敕宮中依樣製之。當時甚祕，後漸出，遍于天下，乃爲至賤所服。婕妤生延王，肅宗每見王，則語左右曰：「我與王兄弟中更相親，外家皆關中貴族。」蓋柳氏奕葉貴盛，人物甚高，方輿公、康城公，皆北史有傳矣。峽州傀過，風格特異，自隋之後，家富于財。嘗因調集至京師，有名娼曰嬌陳者，姿藝俱美，爲士子之所奔走。峽州一見，因求納焉。嬌陳曰：「第中設錦帳三十重，則奉事終身矣。」本易其少

年，乃戲之也。翌日，遂如言，載錦而張之以行。嬌陳大驚，且賞其奇特，甚如約，入柳氏之家，執僕媵之禮，節操爲中表所推。元宗在人間，聞嬌陳之名，及召入宮，見上，因涕泣稱痼疾且老。上知其不欲背柳氏，乃許其歸，因語之曰：「我聞柳家多賢女子，可以備職者，爲我求之。」嬌陳乃以峽州女弟對，乃選入，充婕妤，生延王及永穆公主焉。

元宗在藩中，常稱阿瞞，亦稱鴉。壽安公主是曹野那姬所生也，以其九月而誕，遂不出降，常令衣道衣，主香火。小字蟲娘，元宗呼爲師娘。時代宗起居，上曰：「汝在東宮，甚有令譽也。」因指壽安曰：「蟲娘是鴉女，汝後可與一名號。」及代宗在靈州，遂命蘇發尚之，封壽安公主也。

刑部郎中元沛之妻劉氏，全白之妹，賢而有文學，著《女儀》一篇，亦曰《直訓》。劉既寡居，奉道，受籙于吳筠先生，清苦壽考。長子固早有名，官膳部郎、刺史。幼子司業，次子察，進士及第，累佐使府，後隱居廬山。察之長子潛，好道不仕；次子在，進士及第，亦尚道家。

和政公主，肅宗第三女也，降柳潭。肅宗宴于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綠衣秉簡，謂之參軍樁。天寶末，番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爲優，因使隸樂工，是日遂爲參軍樁。上及侍宴者笑樂，公主獨俛首嚬眉不視。上問其故，公主遂諫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得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也，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果冤橫，又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爲笑謔之具哉？妾雖至愚，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遂罷戲，而免阿布思之妻。由是賢重公主。即柳晟母。

郭子儀鎮汾陽時，殿中柳芳爲掌書記。柳君有母，汾陽王每因大讌，皆誡左右曰：「柳侍御太夫人就棚，可

先來告。及趙夫人輿至，乃降階與僚屬序立，候至揖而退。背謂柳氏曰：「子儀幼孤，不識尊卑，今日幸蒙恩顧，臨望蘇爲背盛，甚無侍御之榮。」因黯咽久之。又曰：「若太夫人可見，顧子儀之家，當使南陽夫人以下執帚，子儀自捧觴。」而趙夫人以清潔自居，終不一往。

劉元佐貴爲將相，其母月織絹一匹，示不忘本。每觀元佐視事，見縣令走陛下，退必語元佐曰：「吾向見長官白事卑敬，不覺恐悚。思汝父爲吏本縣時，當提長官祥使，今兩當廳據案，待之亦何安也。」因喻以朝廷恩寄之重，須務捐軀，故元佐終不失臣節。

陸相贄知舉，放崔相羣。羣知舉，而陸氏子簡禮被黜。羣妻李夫人謂羣曰：「子弟成長，盍置莊園乎？」公曰：「今年已放三十所矣。」夫人曰：「陸氏門生知禮部，陸氏子無一得事者，是陸氏一莊荒矣。」羣無以對。

唐語林卷五

補遺起高祖至代宗。以下補遺四卷，原采自永樂大典，原分門目已不可考見，今略以時代爲次。
無時代者編附于後。

高祖既受隋禪，坐太極前殿，會朝之次，忽報南山盜賊不測，安南大首領馮盎叫奏曰：「急擊之必過散。」誰能爲也，遣百騎襲之，俄頃報賊南遁。上召盎曰：「卿安能遠料賊果敗潰？」盎曰：「奏報之時，臣望氣雲形似樹，旋在金，金能克木，擊之必勝。」上喜，賜金帶。

武德末年，突厥至渭橋，控弦四十萬。太宗初親庶政，驛召李衛公問策。時發諸州府軍未至，長安居人勝兵者不過數萬。突厥精騎騰突，挑戰日數十合，帝怒，欲擊之。靖請傾府庫，賂其歸路，帝從其言，突厥兵遂退。於是據險邀之，虜棄老弱而遁，獲馬數百匹，金帛一無遺焉。

李密掛漢書牛角，行且讀。

隋大業中，李衛公上書，言高祖終不爲人臣，請速去之。後高祖入京師，靖與滑儀衛文升等俱見收，論將既死，太宗因見靖，引與語，因請於高祖免之。始隨趙郡王孝恭南征，討巴漢，擒蕭銑，蕩一揚越，師不留行，皆靖之力也。

英公始與單雄信俱仕李密，結爲兄弟。密既亡，雄信降世充，勣來歸國。雄信壯勇過人，勣後與海陵王元吉圍洛陽，元吉恃膂力，每行圍，世充召雄信告之，酌以金碗，雄信盡飲，馳馬而出，槍不及海陵者一尺。勣

搶退，遙呼曰：「阿兄，此是勣也。」雄信乃按槍而止，顧笑曰：「胡兒不緣阿兄，這死。」世充既平，雄信將就戮，英公請之不得，泣而退。雄信曰：「我固知汝不了。」勣曰：「平生誓共灰土，豈敢相忘，但身許國，義不兩全，雖不死之，且顧兄妻子如何？」因以刀割其股肉以授信，曰：「示不負前誓。」雄信食之不疑。

高宗立武后，褚河南謀於趙公無忌、英公勣，將以死爭。趙公請先入，褚曰：「太尉國之元舅，或事不如意，使上有怒舅之名，不可。英公勳國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逐良臣之名，不可。遂良出自草茅，無汗馬之功，蒙先帝殊遇，以有今日，自當不諱之時，躬奉遺詔，若不效其愚衷，何以下見先帝？」揖二公而入。帝深納其言，事遂中寢。

中宗正位後，有武當縣丞壽春周憬，慷慨有節義，乃與王駙馬同皎謀誅武三思。事發，同皎見害，憬逃於比干廟中，刎死。臨死謂曰：「比干紂之忠臣也，儻神道有知，明我以忠見殺。」

虬髯客姓張氏，亦髮面虬髯。時楊素家紅拂妓張氏奔李靖，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舍，既設牀，爐中煮肉，張氏以髮長垂地，立梳牀前，靖方刷馬。忽虬髯客乘驢而來，投革囊於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氏梳頭。靖怒未決，張氏熟視其面，一手映身搖示靖，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斂衽前問其姓氏。臥客曰：「姓張。」張氏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亦問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日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曰：「李郎且來拜三兄。」靖驟拜之，遂環坐。客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飢。」靖出市胡餅，客抽腰間匕首，切肉共食之。竟以餘肉亂切飼驢。客曰：「何之？」曰：「將避地太原。」客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靖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食乎？」靖曰：「不敢。」遂開革囊，取出一人頭并心肝，卻以頭貯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天下負心者也，銜之二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也，亦聞

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余謂之真人也，其餘將相而已。」曰：「其人何姓？」曰：「某之同姓。」「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爲？」曰：「州將之子也。」曰：「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善，因文靜見之可也。然兄欲何爲？」曰：「望氣者云太原有奇氣，使吾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曰：「靖計之，某日當達。」曰：「達之明日，方曙，候我于汾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如飛，迴顧已失矣。公與張氏且驚且懼，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也。」促鞭而行。及期，入太原候之，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有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文靜素奇其人，方議匡輔，一旦聞客有知人者，其心可知，遽致酒延之。使回而到，不衫不履，裼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然于坐末，見之心死，飲數盃而起，招靖曰：「真天子也。吾見之十得八九矣，然須道兄見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于馬行東酒樓下，有此驢及瘦騾，即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又別而去之。靖與張氏如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而虬髯與道士方對飲，見靖驚喜，召對環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可擇一深隱處，駐一妹。某日復會我于汾陽橋下。」靖如期至，則道士與虬髯已先到矣，仍俱詣文靜。時方弈棊，揖起而話心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道士對弈，虬髯與靖旁立焉。俄而文皇到來，精彩驚人，揖而坐，神氣清朗，滿坐風生，顧盼煒如也。道士一見慘然，失棊子曰：「此局輸矣，輸矣。于此失却局，奇哉！救無路矣。復奚言！」罷弈而去。既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子世界，他方圖之可矣，勉之，勿以爲念。」因共入京。虬髯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坊小宅相訪。欲令新婦祗謁，兼議從容，無前卻也。」言畢，吁嗟而去。靖策馬而歸，遂與張氏同往，見一小板門，扣之，有應者云：「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

久矣。延入重門，門愈壯麗。奴婢四十餘人，羅列庭前。奴二十人，引靖入東廳；婢二十人，引張氏入西廳。廳之陳設，頗極精異。巾箱妝奩冠簪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既畢，又請更衣，衣甚珍奇。既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也，紗帽裼裘，亦有龍虎之狀。歡然相見，催其妻出拜，蓋亦天人也。于是四人對坐，牢饌畢陳，女樂列奏。其飲食妓樂，若自天降，非人間之物。食畢行酒，而家人自堂來舁出兩牀，各以錦繡帕覆之。既呈，盡去其帕，乃文簿鑰匙耳。虬髯指謂曰：此珍寶貨泉之數，吾所有悉以充贈。何者？本欲于此世界求事，或當一二十年，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爲。太原李氏，真英主也。海內即當太平。李郎以奇特之才，輔清平之主，竭忠盡行，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資，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榮極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亦不能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亦不能榮一妹。起陸之漸，際會如斯。虎嘯風生，龍吟雲起，固當然也。將予之贈，以佐真人，贊功業也，勉之哉。此後十餘年，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志之秋也。妹與李郎可瀝酒相賀。因命家僕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畢，與其妻戎裝，從一奴，乘馬而去，數步乃不復見。靖據其宅，遂爲豪家，得以助文皇締構之資，遂匡大業。貞觀十年，靖以左僕射同平章事。東南蠻奏有海賊以千艘，帶甲者十萬人，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靖知虬髯之得志也，歸告張氏，具禮相賀，瀝酒東南祝拜之。是知真人之興，非英雄所覬，況非英雄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拒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言哉。或曰：衛公之兵法，半乃虬髯所傳，信哉。

太宗征遼，李衛公病不能從。帝使執政召之，不起。帝曰：吾知之矣。明日駕臨其第，執手與別。衛公曰：老臣宜從，但犬馬之疾增甚。帝撫其背曰：勉之。昔司馬仲達非不老病，竟能自強，立勳魏室。公叩頭曰：老臣請輿病行。至相州，疾篤而不能進。上至駐驆山，高麗與靺鞨合軍四十里，太宗有懼色。江夏王進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請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帝不應。既合戰，爲敵所乘，殆將不振。迴謂衛公曰：吾以天子之衆，困于蕞爾之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時江夏王在側，帝顧之。道宗具陳前言。帝悵然曰：當時怱遽不憶也。

太宗謂尉遲敬德曰：人言卿反，何故？對曰：臣反是實。臣從陛下討逆伐叛，雖憑威靈，幸而不死，然所存鋒也。今大業已定，而反疑臣。乃悉解衣投于地，以見所傷之處。帝對之流涕，曰：卿衣矣。朕以不疑卿，故以相告，何反以爲恨。太宗謂敬德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笑曰：臣雖鄙陋，亦不失爲夫婦之道。臣每聞古人云：富不易妻，仁也。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

薛萬徹尚丹陽公主，人謂太宗曰：薛駙馬無才氣。因此公主羞之，不同席者數月。帝聞之大笑，置酒召諸婿，盡往，獨與薛欸語，屢稱其美，因對握槊，賭所佩刀，帝佯爲不勝，解刀以佩之。酒罷悅甚，薛未及就馬，上遽召同載而還，重之逾于舊日。

中書令馬周以布衣上書，太宗覽之，未及終，命召之，乃陳世事，莫不施行。

太宗嘗以飛白書賜馬周，曰：鸞鳳沖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又高宗嘗爲飛白賜侍臣，戴至德曰：泛洪源，俟舟楫。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元曰：資啓沃，罄丹誠。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皇猷。其詞旨有比興。

率更歐陽詢行見古碑，晉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布裘坐觀，因宿

其旁，三日而去。

李太史與張文收坐，忽見暴風自南而至。李曰：南五里當有哭者。張以爲音樂。左右馳馬觀之，則遇送葬者，有鼓吹焉。

褚遂良貴顯，其父亮猶在，乃別開門，敕皆有所賜，遂良使者由正門而入，亮出，曰：渠自有門。

太宗宴近臣，戲趙公無忌，令嘲歐陽率更，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教麟閣上，畫此一獼猴。率更應聲曰：索頭連背煖，完襠畏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團團。帝斂容曰：歐陽詢汝豈不畏皇后聞耶。趙公后之弟。

侯君集爲兵部尚書，以罪流嶺南，于其家得二美人，容色絕代。太宗問其狀，曰：自小常食人乳而不飯。

侯君集家有金盞二，甚精妙，御府所無，隱而不獻。後君集獲罪，乃于其家得之。

太宗朝，泥婆羅獻菩羅樹，一名菩提，葉似紅藍，實如蒺藜。

太宗病，出英公爲疊州都督，謂高宗曰：李勣才智有餘，屢更大任，恐其不厭服于汝，故有此授。我死後可親任之。若遲疑顧望，便當殺之。勣奉詔，不及家而去。

唐貞觀元年，長安客有買妾者，居之數年，忽不知所之。一夜，提人首而告夫曰：我有父冤，故至此。今報矣。請歸，涕泣而訣。出門如風，俄頃却至，斷所生子喉而去。

袁利貞爲太常博士，高宗將會百官命婦于宣政殿，並設九部樂。利貞諫曰：臣以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象闕路寢，非倡優進御之所。請命婦會于別殿，九部樂從東西門入，散樂一色，伏望停省。若于三殿別所，可備極恩私。高宗即令移于麟德殿。至會日，中書侍郎薛元超謂利貞曰：卿門傳忠鯁，所獻直言，不加厚賜，何以獎勸。賜綵百匹，遷祠部員外。

高宗臨難殆甚，待詔秦鳴鶴奏曰：須針百會方止。則天大呼曰：天子頭上可是出血處。上曰：朕意欲針。卽時眼明，云：諸苦悉去，殊無妨也。則天走于簾下，自負銀錦等賞賜，如向未嘗怒也。

高宗將下詔遜位于則天，攝知國政，召宰臣議之。郝處俊對曰：禮經云：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然則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則謫見于天，下則禍成于人。昔魏文帝著令，崩後尚不許皇后臨朝。奈何遂欲自禪位天后。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可持國與人，有私于后。惟陛下審詳。中書侍郎李義琰進曰：處俊所引經典，其言至忠，惟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高宗乃止。及天后受命，處俊已殁，孫象竟被族誅。始則天以權變多智，高宗將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威福並作，高宗舉動必爲掣肘。高宗不勝其忿。時有道士郭行真出入宮掖，爲則天行厭勝之術。內侍王伏勝奏之，高宗大怒，密詔上官儀廢之。儀因奏天后專恣，海內失望，請廢黜以順天心。高宗即令儀草詔，左右馳告則天，則天遽訴，詔草猶在。高宗恐其怨懟，待之如初，且告之曰：此並上官儀教我。則天遂誅儀及伏勝等，並賜太子忠死。自此政歸武后，天子拱手而已。

閻立本，總章元年以司平大常伯拜右相，有文學，善寫真。

高宗朝，太原王、范陽盧、滎陽鄭、清河博陵崔、隴西趙郡李等七姓，恃其族望，恥與諸姓爲婚，乃禁其自婚娶。于是不敢復行婚禮，密裝飾其女以送夫家。

武后時，投匭者或不陳事，而雜以嘲戲之言，乃置使閱其書奏，然後投之匭。匭之有司，自此始也。初置匭有四門，其制稍大，難于往來，後遂小其制度，同為一匭，依方色辨之。漢時趙廣漢為潁川太守，設缿筩，而事者投書其中。匭亦缿筩之流也。梁武帝詔于謗木肺石函，各置一函，橫議者投謗木函，求達者投肺石函。即今之匭也。初則天欲通知天下之事，有魚保宗者頗機巧，上書請置匭，以受四方之書，則天悅而從之。徐敬業于廣陵作逆，保宗曾與敬業造刀車之屬，至是為人所發，伏誅。保宗父承曄，自御史中丞坐貶儀州司馬。明皇以匭字聲似鬼，改匭使為獻納使，乾元初復其舊名。

洛東龍門香山寺上方，則天時名望春宮。則天御石樓坐朝，文武百執事班于水次。

國有大赦，則命衛尉樹金雞于闕下，武庫令掌其事。金雞為首，建之于高橦之上，宣赦畢則除之。凡建金雞，則先置鼓于宮城門之左，視大理及府縣囚徒至，則撾其鼓。案金雞魏晉以前無聞焉。或云始自後魏，亦云起自呂光。隋百官志云：北齊尚書省有三公曹，赦日建金雞。蓋自隋朝廢此官，而為衛尉所掌。北齊每有赦宥，則于閶闔門前樹金雞。柱下取少土，云佩之利官，數日間遂成坑，所司亦不禁約。武成帝即位，北後河間王孝琬為尚書令，先時有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雞鳴。祖孝徵與和士開譖孝琬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雞言孝琬為天子建金雞也。帝主信之，而殺孝琬。則天封嵩岳，大赦，改元萬歲登封。壇南有大樹，樹杪置金雞，因名樹為金雞樹。

宋璟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李邕立階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事，陛下當聽。后色解，即可璟奏。邕出，或讓曰：子位卑，一忤旨，禍不測。邕曰：不如是，名亦不傳。

蘇安恒博學，尤明周禮、左氏。長安二年，上疏請復子明辟，奏疏不納。魏元忠為張易之所構，安恒又申理之。易之大怒，將殺之，賴朱敬則、桓彥範等保護獲免。後坐節愍太子事，下獄死。睿宗即位，下詔曰：蘇安恒文學立身，鯁直成操，往年陳疏，忠讜可嘉。屬回邪擅權，奄從非命，興言慘悼，用惻予懷。可贈諫議大夫。

近代音樂衛道弼為最，天下莫能以聲欺者。曹紹夔與道弼為樂令，比監郊享，御史有怒于紹夔，欲以樂不和為之罪，雜叩鐘磬使闕別之，無誤者，由是反歎服其能。洛陽有僧房中磬子夜輒自鳴，僧以為怪，懼而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曹紹夔素與僧善，適來問疾，僧遽以告。俄頃，輕擊齋鐘，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盛設饌，余當為除之。僧雖不信其言，冀其或效，乃置饌以待。紹夔食訖，出懷中錯，鑢磬數處，其聲遂絕。僧苦問其所以，紹夔曰：此磬與鐘律合，故擊彼應此。僧大喜，其疾便愈。

裴知古自中宗、武后朝以知音律直太常。路逢乘馬，聞其聲，竊曰：此人即當墜馬。好事者隨而觀之，行未半坊，馬忽驚墜，殆死。又嘗觀人迎婦，聞婦佩玉聲，曰：此婦不利姑。是日有疾，竟亡。其知音皆此類也。又善撫循，開元十三年終，且百歲。

曹懷舜，金鄉人，父繼叔，死王事。懷舜授遊擊將軍，歷內外兩官。則天嘗云：懷舜久歷清資，屈武職。後轉右玉鈐衛將軍。

則天時，郎吏王上客自恃才藝，意在前行外郎，後除水部員外，頗懷憤惋。同列張敬忠以詩戲曰：有意嫌工部，專心覓考功。誰知腳蹭蹬，幾落省牆東。謔者戲云：畿尉有六道：入御史為佛道，入評事為仙道，入京尉為人道，入畿丞為苦海道，入縣令為畜生道，入判司為餓鬼道。

左史東方虬每云：二百年後乞爾西門豹作對。

蘇味道詞亞于李嶠，時稱蘇李。崔融戲蘇曰：我詞不如公，有銀花合也。蘇即答稱不及公金銅釘。謂令同丁令威也。

劉希夷詩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其舅即宋之問也，苦愛此兩句，知其未示人，懇乞此兩句，許而不與之。問怒，以土囊壓殺之。劉禹錫曰：宋生不得死，天報之矣。

張文瓘之為大理，獲罪者皆曰：為張卿所斷，不枉也。

張柬之等既遷則天于上陽宮，中宗納以皇太子監國，告武氏之廟，時累日陰翳。侍御史崔渾奏曰：方今國命初復，當正徽號，稱唐，順萬姓之心，奈何告武氏廟？廟宜毀之，復唐鴻業，天下幸甚。中宗深納之。制命既行，陰雲四霽，萬里澄廓，咸謂天人之應。

中宗時，兵部尚書韋嗣立新入三品，侍郎趙彥昭假金紫，吏部侍郎崔湜復舊官。上命燒尾，令于興慶池設食，至時敕衛尉陳設尚書省諸司，各具彩舟遊勝，飛樓結艦，光輝蔽日。上與侍臣親臨焉。既而吏部船為仗所隔，兵部船先至。嗣立奏請歡樂上聞，吏部船何在？崔湜步自北岸呼之，遇戶部雙舸，上結師樓，兼聲樂一部，即呼至岸，以紙書作吏部字貼牌上，引至御前。上大悅，以為兵部不速也。俄有風吹所貼之紙，為嗣立所見，遽奏云：非吏部船。上令取牌探紙，見戶字，大笑，嗣立請科湜罪，上不許，但罰酒而已。

薛令之，閩之長溪人，神龍二年趙彥昭下進士及第，後為左補闕兼太子侍講。時東宮官冷落之次難進。令之有詩曰：明月夜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澀匙難綰，羹稀筯易寬。只可謀朝夕，那能度歲寒。明皇幸東宮見之，不悅，以筆贊曰：啄木觜距長，鳳凰毛羽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遂謝病歸。及肅宗即位，召之，詔下而令之已卒。

故祖初有韋令珪起自細微，好以行第呼朝士，錄坐罪為姜武略所按，以枷鎖之，乃謂姜五公名流，何故遽行此姿？武略應云：且抵承曹大無頭喚姜五。

兵部尚書韋嗣立，景龍中中宗與韋后幸其莊，封嗣立為逍遙公，又改其所居鳳凰原為清虛原，鸚鵡谷為幽棲谷。

中宗崩，陵除喪，吐蕃來弔。或曰：若擇宗室為長者，素服受禮于彼，非可乎？舉朝稱善而從之。

徐彥伯常侍，睿宗朝以相府之舊拜羽林將軍。徐既文士，不悅武職，及遷，謂賀者曰：不喜有遷，且喜出軍。

相元祐為貞作府長史。景龍末，元祐獻詩十首，其詞猥褻，背言安樂，而意及兵戎。韋氏命鞫于大理，面將斃之。月餘而韋氏伏誅，其詩言若符讖。故睿宗初以元祐為千牛衛長史。

韋鏗初在憲司，與吳競嶽同升殿，神武皇帝即位，及超出，吳競但加朝散，獨鏗不及。吳身高，齒多，並類鵲集。鏗嘲之云：一雙鷂子著緋袍，一箇鶻多一箇高，相對前除且立，自言身品世間毛。經白肥而知他日忽于承天門風眩踣地，吳詠曰：飄風忽起團團迴，倒地還如腳被錐，莫怪殿上空行事，直為元非五品才。

郗昂性捷直，源乾曜嘗戲之曰：謝安云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豈非遠祖否？郗曰：納賄以氏，公為秃髮，若不遇後魏，道武稱曰同源，賜之源氏，豈可列姓苑乎？源遂屈，後與杜黃裳同舉于嵩陽，二人同中第，郗以安

峽山僞官貶歙縣尉，黄裳入相，後除中書舍人。

源乾曜因奏事稱旨，上悅之，驟拔用，歷戶部侍郎、京兆尹，以至宰相。暇日，上獨與力士語曰：汝知吾拔用乾曜之速乎？曰：不知也。上曰：吾以其言語容貌類蕭至忠，故用之。力士對曰：至忠豈不嘗負陛下，何念之深？上曰：至忠晚乃謬耳，其初立朝，得不爲賢相乎？上之愛才宥過，聞之者莫不感悅。

魏知古性方直，扶嘗末爲侍中，明皇初即位，獵于渭川，時知古從駕，因獻詩以諷，手詔褒美，賜物五十段。後兼知吏部尚書，典選事，深爲稱職，所擢用人，咸至大官。

倪若水爲汴州刺史，明皇嘗遣中官往淮南採捕鵁鶄及諸水禽，上疏諫，手詔答曰：朕先使人取少雜鳥，其使不識朕意，將鳥稍多。卿具奏之，詞誠忠懇，深稱朕意。卿達識周材，義方敬直，故輟綱轄之重，委方面之權，果能閑邪存誠，守節彌固，骨鯁忠烈，遇事無隱，言念忠讜，深用嘉慰，今賜物四十段，用答至言。

汝南王璡，寧王長子也，姿容妍美，明皇鍾愛，授之音律，能達其旨，每隨遊幸，常戴砑絹帽打曲，上摘紅槿花一朶，置于帽上笡處，二物皆極滑，久之方安，遂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墜。樂家云：宜頭項，難在不動揺。上大喜，賜金器一廚，因曰：花奴（原注：璡小字）資質明媚，肌髮光細，非人間人。寧王謙謝，隨而短之。上笑曰：大哥過慮，阿瞞自是相師（原注：上于諸親嘗自稱此號）。夫帝王之相，且須有英特越逸之氣，不然須有深沉包育之度。若花奴，但英秀過人，悉無此狀，故無猜也。而又舉止閑雅，當更得公卿間令譽耳。寧王又笑曰：若如此，臣乃輸之。上曰：若此一條，阿瞞亦輸大哥矣。寧王又謝。上笑曰：阿瞞贏處多，大哥亦不用撝挹。衆皆獻賀。

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詔策夫子爲文宣王，改修殿宇，封夫子後爲文宣公，仍長任本州長史，代代不絕。先時廟夫子在西牖之下，武德初，幷祀周公，周公南面，故夫子配享西方，貞觀中，廢祀周公，而夫子西位不改。至是移就南楹，南面正位，十哲東西侍立，又封顏子爲兗公，閔子爲費侯，伯牛爲鄆侯，仲弓爲薛侯，冉有爲徐侯，子路爲衛侯，宰我爲齊侯，子貢爲黎侯，子游爲吳侯，子夏爲魏侯，曾參以下並爲伯，其兩京文宣廟春秋二仲釋奠，軒懸之樂，八佾之舞，牲以太牢，州縣以少牢而無樂。

學有六館：有國子館、太學館、四門館、書館、律館、算館。國子監都領之，每館各有博士、助教，謂之學官。國子監有祭酒、司業、丞、簿，謂之監官。太學諸生三千員，新羅、日本諸國，皆遣子入朝受業。天寶中，國學增置廣文館，在國學西北隅，與安上門相對，廊宇粗建，會十三年秋霖一百餘日，多有倒塌，主司稍稍毀撤，將充他用，而廣文寄在國子館中，爾後邊戈內擾，館宇至今不立。

元宗時，羽林將軍劉洪善騎射，嘗對御使人于風中擲鷄毛，洪連箭射之，無有不中。

蘇味道初拜相，門人問曰：方事之殷，相公何以燮和？味道但以手摸牀稜而已。時謂摸牀稜宰相。

元宗在東都，宮中有怪，明日召宰相，欲西幸，裴稷山、張曲江諫曰：百姓場圃未畢，請待冬仲。是時李林甫初爲相，竊知上意，及班退，佯爲蹇步，上問何故脚疾，對曰：非疾，願獨奏事。乃言：二京陛下東西宮也，將欲駕幸，焉用選時？假使有妨農穡，獨可蠲免沿路租稅。臣請宣示有司，即日西幸。上大悅，自此車駕至長安，不復東矣。旬月，耀卿、九齡俱罷，而牛仙客進。

自古帝王五運之次，凡有二說：鄒衍則以五行相勝爲義，劉向則以五行相生爲義。漢魏共遵劉說，唐承

隋代火運，故爲土德，衣服尚黄，旗幟尚赤，常服赭赤也，赭黄色之多赤者，或謂之柘木，其義無取。高宗時，王勃著大唐千年歷，國家土運，當承漢氏火德，上自曹魏，下至隋室，南北兩朝，咸非一統，不得承五運之次。勃言迂闊，未爲當時所許。天寶中，上書言事者，多爲詭異，以冀進用。有崔昌採勃舊說，遂以上聞，上納焉。下詔以唐承漢，自隋以前歷代帝王皆屏黜，更以周漢爲二王後，是歲禮部試土德惟新賦，即其事也。及楊國忠秉政，自以爲隋氏之宗，乃追貶崔昌，並當時議者，而復酅介二公焉。

扶風太守房琯，申當郡苗損，國忠怒以他事推之，自是天下有事，皆潛申國忠，以取可否。

楊國忠嘗會親知，吏部銓事且欲噱以娛之，呼選人名，引入于中庭，不問資序，短小者道州參軍，鬍者與湖州文學，簾中大笑。

元宗好神仙，往往詔郡國徵奇異之士，有張果者，則天時聞其名，不能致。上亟召之，乃與使俱來。其所爲變怪不測，有邢和璞者，善算術，視人投算，而究其善惡夭壽。上使算果，懵然莫知其甲子。又有師夜光者，善視鬼，後召果與坐，密令夜光視之，夜光進曰：果今安在，臣願見之。而果坐于上前久矣，夜光終莫能見。上謂力士曰：吾聞奇士至人，外物不足以敗其中，試飲以堇汁，無苦者，眞奇士也。會天寒甚，使以汁進果，果遂引飲三巵，醺然如醉，顧侍者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引鏡視其齒，盡焦且黷，命左右取鐵如意擊齒盡墮，藏之于帶，乃于懷中出神藥，色微紅，傅諸墮齒穴中，復寢，久之視鏡，齒皆生，粲然潔白，上方信其不誣也。

元宗時亢旱，禁中築龍堂祈雨，命少監馮紹正畫西方未畢，如覺雲氣生梁棟間，俄而大雨。

羅公遠多秘異之術，能隱形。元宗樂隱形之術，就公遠勤求而學，公遠雖傳，不盡其妙，上每與公遠同爲之，則隱沒人莫能測，若自爲之，則或遺衣帶，或露頭巾脚，宮人每知上之所在也，百萬錫賚，或臨之以死，公遠終不盡傳其術，上怒，命力士裹以油幞，置于榨下，壓殺而埋棄之。不經旬，有中官從蜀使回，逢公遠乘騾于路，笑而謂曰：上之爲戲，一何虐耶。

明皇幸東都，秋宵與一行師登天宮寺閣，臨眺久之，上四顧，凄然歎息，謂一行曰：吾甲子得終無患乎？一行曰：陛下行幸萬里，聖祚無疆。及西巡至成都，前望大橋，上乃舉鞭問左右曰：是何橋也？節度使崔圓馬進曰：萬里橋。上歎曰：一行之言，今果符合，吾無憂矣。或曰：一行開元中嘗奏上云：陛下行幸萬里，聖祚無疆，故天寶中幸東都，庶盈萬數，及上幸蜀至萬里橋，方悟焉。一行和尚滅度，留一物封緘，命弟子進于上，發而視之，乃蜀當歸也，上不諭其意，及幸蜀歸，乃知其深意，方歎異之。

元宗嘗幸東都，大旱且甚。時聖善寺有竺乾僧無畏，號曰三藏，善召龍致雨之術，上遣力士疾召無畏請雨，無畏奏曰：今旱，數當然爾，召龍興烈風雷雨，適足暴物，不可爲也。上使強之曰：人苦暑久矣，雖暴風疾雷，亦足快意，無畏辭不獲已，遂奏詔有司爲陳請雨具，而幡幢像設甚備，無畏笑曰：斯不足以致雨，悉令撤之，獨盛一鉢水，無畏以小刀于水鉢中攪旋之，胡言數百，呪水，須臾之間，有龍，其狀如指，赤色，首瞰水上，俄頃沒于水鉢中，無畏復以刀攪水，呪者三，有頃，白氣自鉢中興，如爐煙，徑上數尺，稍引去講室外。無畏謂力士曰：亟去，雨至矣。力士馳馬去，而四顧見白氣疾旋自講堂而西，若尺素騰上，既而昏霾，大風震雷，暴雨如瀉，力士馳及天津之南，風雨亦隨馬而至矣。街中大樹多拔，力士復奏，衣盡沾濕。孟溫禮爲

河南尹，日見其事。溫禮子脊胃于李栖筠，與力士同在先朝。吏部員外郎李華撰蕭抜碑，亦云前後羣詔穰其盜雨，滅火回風，昭昭然遍諸耳目也。

元宗紫宸殿櫻桃熟，命百官口摘之。

元宗命射生官射鮮鹿，取血煎鹿腸食之，賜安祿山暨哥舒翰。號國夫人就屋梁懸鹿腸其中，結之，有宴則解開，于梁上注酒，號洞天聖酒。

元宗時，以林邑國進白鸚鵡，慧利之性，特異常者，因暇日以金籠飾之，示于三相，上再三美之。時蘇頲初入相，和以忠讜勵己，因前進曰：「禮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臣顧陛下深以為志。」

申王有高麗赤鷹，每獵必從之，御前目之為快雲兒。

元宗嘗三殿打毬，榮王墮馬悶絕。黃幡綽奏曰：「大家年幾不為小，聖體又重，儻馬力既極，以至顛躓，天下何望？何不看女婿等與諸色人為之？如人對食盤，口眼俱飽，此為樂耳。傍觀大家馳逐忙遽，何暇知樂？」上曰：「爾言大有理，後當不復自為也。」

元宗問黃幡綽：「是物兒得人憐？」是物兒者，猶何人兒也。對曰：「自家兒得人憐。」時楊妃號安祿山為子，肅宗在東宮，常危懼，上俛首久之。上又嘗登北樓望渭，見一醉人臨水臥，問左右是何人，左右不對。幡綽曰：「是年滿令史。」又問曰：「爾何以知之？」對曰：「更一轉入流。」上大笑。上又與諸王會食，寧王噴飯，直及上前，上曰：「寧哥何故錯喉？」幡綽曰：「此非錯喉，是噴嚏。」或曰：鄭滁州臨于曲江，見令史醉臥湖岸，云：「更一轉入流。」又開元中，上與內臣作曆日，令高力士挾大蝕飫黃幡綽口中，曰：「鑿穴者。」幡綽遽取上前巨羅內桃中，走下，曰：「內

財吉。」上獻甚，即賜之。上好騾毬，內廄所養馬，猶未甚適，與幡綽語曰：「吾欲良馬久矣，誰能通馬經者？」幡綽奏曰：「臣能知之。今丞相悉善馬經。」上曰：「吾與丞相和官政事外，悉究其旁學，不聞有通馬經者，爾焉知之？」幡綽曰：「臣每日沙堤上見丞相所乘皆良馬，是必能通知。」上大笑。又黃幡綽滑稽不窮，皆為戲，上悅，假以緋長。忽一日佩一魚尾，上怪問，答曰：「魚袋。」上謂曰：「魚袋本朝官人閤合符方佩之，不為汝惜。」竟不賜。

打毬，古之蹴鞠也。漢書藝文志蹴鞠二十五篇。顏注云：鞠以韋為之，實之以物，蹙蹋為戲。蹴鞠陳力之事，故附于兵法。蹴音千六切，鞠音距六切。近俗聲訛，謂鞠為毬，字亦從而變焉，非古也。開元天寶中，上數御觀打毬為事，能者左縈右拂，盤旋宛轉，殊有可觀。然馬或奔逸，時致傷斃。永泰中，蘇門山人劉鋼，于鄴下上書于刑部尚書薛公云：「打毬一則損人，二則損馬，為樂之方甚眾，何必乘茲至危，以邀晷刻之歡耶？」薛公悅其言，圖鋼之形，置于左右，命掌記陸長源為贊以美之，然打毬乃軍州常戲，雖不能廢，時復為之耳。今樂人又有躡毬之戲，作彩畫木毬，高一二尺，女妓登躡毬，轉而行，縈回去來，無不如意，蓋古蹴鞠之遺事也。

拔河，古謂之牽鉤，襄漢風俗，常以正月望日為之。相傳楚將伐吳，以為教戰。梁簡文臨雍部，禁之而不能絕。古用篾纜，今代以大麻絙，長四五十丈，兩頭分繫小索數百條，掛于胸前，分兩朋，兩向齊挽，當大絙之中，立大旗為界，震鼓叫譟，使相牽引，以卻者為勝，就者為輸，名曰拔河。中宗曾以清明日御梨園毬場，命侍臣為拔河之戲。時七宰相、二駙馬為東朋，三宰相、五將軍為西朋，東朋貴人多，西朋奏勝不平，請重定，不為改，西朋竟輸。韋巨源、唐休璟年老，隨絙而踣，久不能興。上大笑，令左右扶起。明皇數御樓設此戲，挽者至千餘人，喧呼動地，蕃客庶士觀者莫不震駭。進士河東薛勝為拔河賦，其詞甚美，時人競傳之。

明皇開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御樓設繩技。技者先引長繩，兩端屬地，埋鹿盧以繫之，鹿盧內數丈立柱，以起繩之直，如弦。然後妓女自繩端躡足而上，往來倏忽，望若飛仙。有中路相遇，側身而過者；有著屐而行，從容俯仰者；或以畫竿接脛，高六尺；或蹋肩蹋頂，至三四重，既而翻身直倒至繩，還往曾無蹉跌，皆應嚴鼓之節，真可觀也。衛士胡嘉隱作繩技賦獻之，詞甚宏暢，上覽之大悅，擢升金吾衛倉曹參軍。自兵寇覆蕩，伶官分散，外方始有此技。軍州宴會時或為之。

明皇在禁中，欲與姚元之論事，時十月十五日，昔雨不止，泥濘盈尺，上令左右以步輦召之。

宋開府璟雖耿介不群，亦知音樂，尤善羯鼓。（原注）鼓樂部有好曲，云「南山起雲，北山起雨」者，是宋開府所為。嘗與明皇論羯鼓事，曰：「不是青州石末，即須魯山花甆，撚小碧上，掌下須有朋肋（原注），去聲。音（原注）去聲。此乃漢震第二鼓也。且頭用石末花甆，固是腰鼓，掌下朋肋，以手拍鼓，非羯鼓明矣。（原注）第二鼓，左以杖，右以指。開府又曰：「頭如青山峯，手如白雨點。」此即羯鼓之能事。山峯取不動，雨點取碎急。上與開府兼善兩鼓，而羯鼓偏好，以其比漢震稍雅細焉。開府之家，悉傳之。東都留守鄭叔則祖母，即開府之女。今尊賢里鄭氏第有小樓，即宋夫人習鼓之所也。開府孫沈，亦知音，貞元中集樂錄三卷，德宗覽而善焉，又知是開府之孫，遂召對，賜坐，與論音樂，又召至宣徽，張樂使觀焉，曰：「試有舛乖，悉可言之。」沈沉吟曰：「容臣與樂官商推。」條奏，上使宣徽使就教坊與樂官參議數日，二使奏：「樂工多言沈曾不留意，不解聲調，不審節拍，兼有聵病，不可議樂。」上頗異之，久之，召對，且曰：「臣年老多病，耳實失聰，若迨于聲律，不致無業。」上又使作樂曲，問其得失，承稟舒遲，眾工多笑之。沈顧笑者，忽忿怒作色，奏曰：「曲雖妙，其間有不可者。」上驚問之，即指一琵琶云：「此人大逆戕忍，當即去，不宜在至尊前。」又指一笙云：「此人神魂已遊墟墓，

不可更留供奉。」上大駭，令主司潛伺察之。既而琵琶工為人訴，稱六七年前其母自縊，不得端由，即令按鞫，遂伏罪；其笙者乃憂恐不食，旬日而卒。上益加知遇，面賜章綬，累召對，每令沈察樂，樂工悉惴恐不敢正視。沈憾懾辭病而退。

李龜年、彭年、鶴年兄弟三人，開元中皆有才學盛名。鶴年能歌詞，尤妙製渭州。彭年善舞。龜年善打羯鼓。明皇問卿打多少杖，對曰：「臣打五千杖訖。」上曰：「汝殊未，我打卻三豎櫃也。」後數年，又聞打一豎櫃，因賜一拂枝杖。羯鼓棬，後留傳至建中三年，任使君又傳一弟子，使君令取江陵漆盤底稱水棬中，竟不散，以其至平故也。又云人間鼓棬只在調豎使此棬一調之後，經月如初，今不如也。

天寶中，樂章多以邊地為名，若涼州、甘州、伊州之類是焉。其曲遍繁聲為破，後其地盡為西蕃所沒，破其兆矣。上愛幸安祿山，呼之為兒，常于便殿與楊妃同樂。祿山每就坐，不拜上而拜楊妃，上顧而問之：「不拜我而拜妃子，何也？」祿山奏云：「外國人不知有父，只知有母。」上笑而赦之。祿山豐肥大腹，上嘗問：「此腹中何物而大？」祿山尋聲而對：「腹中但無他物，唯赤心而已。」上以其真而益親之。

張巡將雷萬春于城上與巡語次，被賊伏弩射之，中萬春面不動，令狐潮疑是木人，諜問之，知是萬春，乃言曰：「向見雷萬春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理何？」巡與潮書曰：「僕誠下材，亦天下一男子耳，今遇明君聖主，時則屈膝，逢豺狼犬羊，今須展志云云。請足下多服續命之散，數加益智之丸，無令病人苦肯坐觀斧鑕也。

張巡之守睢陽。元宗已幸蜀。賊氛方熾。孤城勢蹙。人困食竭。以紙布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其謝金吾將軍表曰。想峨眉之碧峯。豫遊西蜀。追綠耳于元圃。保壽南山。逆賊祆山。戮辱黎獻。羶臊闕庭。臣被圍四十七日。凡一千二百餘陣。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忠勇如此。激勵將士。嘗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侔月暈。分守效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戰。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子。心計欲何施。又聞笛詩曰。岧嶢試一臨。虜騎附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更樓上。遙聞橫笛吟。時雍邱令令狐潮以書勸誘。不納。其書有曰。宋七昆季。衛九諸子。昔斷金成契。今乃刎頸相圖云云。時劉禹錫具知宋衛。其剔所得。謁令有道。所翼名聞補其闕也。又說許遠亦有文。其祭纛文為時所稱。所謂太一先生。蚩尤接陣。蒼龍持弓。白虎捧箭。又祭城隍文云。智非鴞翔。危堞龍護。皆文武雄健。士氣不衰。與忠烈之士也。劉禹錫曰。此二公天贊其心。俾之守死善道。向若救至身存。不過是一張僕射耳。則張巡許遠之名。焉得以光揚于萬古哉。巡性明達。不以簿書介意。為真源宰。縣有豪華南金悉委之。故時人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及巡聞之。不以為事。

吳道子訪僧不見禮。遂于壁上畫一驢。其僧房器用無不踏踐。僧知道子所為。謝之。乃滌去。

王維書品妙絕。工水墨平遠。時國坊庾敬休所居室壁有之。人有畫樂圖。維熟視而笑。或問其故。維曰。此是霓裳羽衣曲第三疊第一拍。好事者集樂工驗之。一無差舛。

王維為大樂丞。被人嗾令舞黃獅子。坐是出官。黃獅子者。非天子不舞也。後輩慎之。

或有人報王維云。公除右丞。王曰。吾畏此官。屢被人呼。不解作詩王右丞。

王縉多與人作碑誌。有送潤筆者。誤致王右丞院。右丞曰。大作家在那邊。

天寶中天下無事。選六宮風流艷態者。名花鳥使。主飲宴。

杭州房琯為鹽官令。于縣內鑿池構亭。曰房公亭。後廢。案唐房琯傳。琯河南人。未嘗歷官會鹽。疑有誤。

驪山華清宮。天寶中植松柏。徧滿巖谷。望之鬱然。朝元閣在北嶺之上。最為嶄絕。次南即長生殿。殿東南湯泉凡一十八所。第一即御湯。周環數丈。悉砌白石。瑩徹如玉。石面皆隱起魚龍花鳥之狀。四面石座階級而下。中有雙白石甕。連腹異口。甕口中復植雙白石蓮。泉眼自甕中涌出。注白石之面。御湯西南即妃子湯。湯稍狹。湯側有紅石盆四所。刻作菡萏于白石之面。餘湯逦迤相屬而下。鑿作暗竇。走水出東南數十步。復立一石表。湧出灌注一石盆中。後人為也。

潞州啓聖宮有明皇帔枕斜書壁處。并腰鼓馬槽並存。張宏靖為潞州從事。皆見之。

北邙山元元觀南有老君廟。殿臺高敞。下瞰伊洛。神仙塑像。皆開元中楊惠之所製。世稱奇巧。

鄴西鼓山東北有石鼓。俗傳石鼓鳴則兵起。左思魏都賦云。神鉦迢遞于高巒。靈響時驚于四表。案說文。鉦似鈴。小者為鐃。周禮以金鐃止鼓。然則鉦鼓雖同。知鉦乃以金為之。直謂石鼓為神鉦。失其義矣。高齊時石鼓鳴。未幾而齊滅。隋季又鳴。無何海內崩亂。近天寶末石鼓復鳴。俄而幽燕叛擾。起傅臨海客陰南康延平天水諸處。皆有石鼓。其說多同。晉武帝時。吳郡臨平湖岸崩。出一石鼓。扣之不鳴。張華云。取蜀郡桐木作魚形。擊之則鳴。于是擊聞數十里。後十六國迭據三百餘年。攻戰不息。是石鼓之鳴。咸非吉徵也。

投縣西漏澤者數十里。每歲時雨降。即自浮溢。漁魚之利。人實賴焉。至白露節即如擣。一夕而乾焉。璽題士以年代莫詳。記敘所闕。信殊異也。

漏功曹題士趙員外碑。開元中同房與敬業其有一碑。久而見東郭之跡。趙曰。可謂掀于道路矣。廟曰。無乃祿在其中。

賀鑑為禮部侍郎時。祁王附衛云。惠昭太子補齋挽郎。賀大納苞苴。為豪子和柔所辱之。吏邏俺門。賀梯牆謂曰。諸君且散。見說寧王亦甚倦遊矣。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曰。海上釣鰲客李白。宰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鰲。以何物為鉤綫。白曰。風波逸其情。乾坤縱其志。以虹蜺為綫。明月為鉤。又曰。何物為餌。白曰。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為餌。宰相竦然。

朱昌藻考功員外郎之子。天寶中為滏陽尉。刺史房琯以其名父之子。常接遇。會中使至州。琯使昌藻郊外接候。須臾却還云。被額。房公顧左右。何名為額。有參軍亦名家子。斂笏對曰。今名詆訶為額。房憮然曰。道額者已可笑。識額者更奇。近代流俗。呼丈夫婦人縱放不拘禮度者為查。又有百數十種語。自相通解。謂之查語。大抵多近猥僻。

肅宗在春宮。嘗與諸王從元宗謁太清宮。有龍見于殿之東梁。上目之。問諸王有所見乎。皆曰無之。問太子。太子俛而未對。上問頭在何處。曰在東。上撫之曰。真我兒也。

禮記祭法。累代祭名。不聞有載神節神。是知無拜祭之禮也。近代受節藏于一室。朔望必祭之。非也。凡載

天子二十四。諸侯十。今之藩鎮。即古之諸侯。在其地。則于衙門及廳。守藩國。雖爵位崇高。亦不許列于私第。上元元年。宰相呂諲立戟。有司載戟及門。諲方慘服。乃更吉服。迎而拜之。頗為有識者所嗤。則知辱命拜賜可也。拜戟祭節。大乖于禮。

海州南有滯水。上通淮楚。公私漕運之路也。寶應中堰破水涸。魚商絕行。州差東海令李知遠主役修復。堰將成輒壞。如此者數四。勞費頗多。知遠甚以為憂。或說梁代築浮山堰。頻有壞決。乃以鐵數千萬片填積其下。堰乃成。知遠聞之。即依其言。而堰果立。初堰之將壞也。輒聞其下殷如雷聲。至是其聲移于上流數里。蓋金鐵味辛。辛能害目。蛟龍護其目。避之而去。故堰可成。

越僧靈徹得蓮花漏于廬山。傳江西觀察使韋丹。初惠遠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銅葉製器。狀如蓮花。置盆水之上。底孔漏水。半之則沉。每一晝夜十二沉。為行道之節。冬夏短長。雲陰月晦。一無所差。

嚴武少以強俊知名。蜀中坐衙。杜甫袒跣登其几案。武愛其才。終不害。然與章彝善。再入蜀。談笑殺之。及卒。其母喜曰。而後吾知免為官婢矣。

杜相鴻漸之父名鵬舉。父子而似兄弟之名。蓋有由也。鵬舉父。嘗夢有所之。見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未作者刊名于柱上。因問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記得姓下有鳥偏旁曳腳。而忘其字。乃名子為鵬舉。而謂之曰。汝不為相。世世名鳥旁而曳腳也。鵬舉生鴻漸。而名字且前定矣。況官與壽乎。

杜亞在淮南。競渡採蓮。龍舟錦纜之戲。費金千萬。杜鴻漸為都統。并副元帥王縉代之。鴻漸謂人曰。一箇月乞索兒一萬貫錢。蓋計使料。多以此詰俸錢都數也。

代宗賜郭汾陽九花虬馬，子儀陳讓者久之。上曰：「此馬高大，稱卿儀質，不必讓也。」子儀身長六尺餘。九花虬即范陽節度使李懷仙所獻，額高九寸，毛拳如鱗，頭頸鬃鬣如龍，每一嘶，群馬聳耳。身被九花，故以爲名。

郭汾陽雖度量廓落，然而有陶侃之僻，動無廢物。每收書皮之右屬下者，以爲逐日須至文帖，餘悉卷貯。每至歲終，則散與主守吏，俾作一年之簿。所貯處多不遍直，文帖且又緊拈，吏不暇剪正，隨斜曲聯糊。一日所用劈刀忽折，不餘寸許，吏乃銛以應石，殆愈于全時。漸出新意，因削木如半偃勢，加于折刃之上，使纔露鋒，插其書而劈之。汾陽嘉其用心，曰：「真郭子儀部吏也。」（原注：書不假折刃也。）時人遂效之，其製妙。

武后已後，王侯妃主京城第宅，日加崇麗。天寶中，御史大夫王鉷有罪賜死，縣官簿錄鉷太平坊宅，數日不能遍。宅內有自雨亭子，簷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凜若高秋。又有寶鈿井欄，不知其價，他物稱是。安祿山初承寵遇，敕營甲第，瓌材之美，爲京城第一。太眞妃諸姊妹第宅，競爲宏壯，曾不十年，皆相次覆滅。肅宗時，京都第宅屢經殘毀。代宗即位，宰輔及朝士當權者，爭修第舍，頗爲煩弊，議者以爲土木之妖。無何，皆易其主矣。（原注：誠世說明皇爲安祿山起第于親仁坊，敕令但窮極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幄帟器皿充牣其中，布帖白檀牀二，皆長一丈，闊六尺；銀平脫屏風一，方一丈八尺；于廚廄之物，皆飾以金銀；金飯罌一，銀淘盆二，皆受五斗；織銀絲筐及笊籬各一；他物稱是。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上令中使護役，常戒之曰：「彼眼大，勿令笑我。」）

中書令郭子儀勳伐蓋代，所居宅內諸院往來乘車馬，僮客于大門出入，各不相識。詞人梁鍠嘗賦詩曰：「堂高憑上望，宅廣乘車行。」蓋此之謂。郭令曾將出，見修宅者，謂曰：「好築此牆，勿令不牢。」築者釋鍤而對曰：「數十年來，京城達官家牆，皆是某築，祇見人改換，牆皆見在。」郭令聞之愴然，遂入奏其事，因固請老。

張嘉貞爲郭汾陽從事，家嘗有怪，問于術者，對曰：「大禍將至，唯休退可免。」然不之信。及方宴，席上見血。有尼者聞之，請其杜門不納賓客，屏遊宴，暴怒而杖之。其後鎬言諸有失汾陽術之。又雖官同列卑，或獨後見。多値方宴，能在飯所，不可自掣，必掩門者令通汾陽，謂其以武臣輕忽己，甚不平。後因謁公，去所任吏，遂發怒，因之以闕，且杖死。

李太尉光弼鎮徐北，捍賊衝急，總諸道兵馬征討之務，皆自處置。倉儲府庫，軍州差補，一切並委判官張傪。傪明練庶務，應接如流，欲見太尉論事，太尉輒令判官商量，將校見傪，禮數如見太尉，由是上下清肅，東方晏然，天下皆謂太尉能任人。

代宗時，百寮立班良久，閤門不開，魚朝恩忽擁白刃十餘人而出，曰：「西蕃頻犯郊圻，欲幸河中，如何？」宰臣以下不知所對。給事劉某出班抗聲曰：「敕使反也！屯兵無數，何不捍寇，而欲脅天子去宗廟？」仗內震聳，朝恩大駭而退，因此罷議。

顏真卿爲尚書左丞，代宗車駕自陝府還，真卿請先謁五陵孔廟，而後還宮。宰相元載謂真卿曰：「公所見雖美，其如不合時宜何？」真卿怒而前曰：「用舍在相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相公再破除耶！」載深銜之。

代宗欲相李泌，元載忌之，帝不得已出泌，約曰：「俟召當以銀爲信。」忽除銀青光祿大夫，泌知載敗已且相

矣，果然。

柳相初名載，後改爲渾，佐江西幕，嗜酒，好入廛市，不事拘檢。時路嗣恭初平五嶺，元載奏言嗣恭多取南人金寶，是欲爲亂，陛下不信，試召必不入朝。三伏中追詔至，嗣恭不慮，請待秋涼以修覲禮。渾入泣諫曰：「公有功，方將而進，是爲執政所中，今少遲延，必族滅矣。」嗣恭懼曰：「爲之奈何？」渾曰：「健步追還表緘，公今日過江，宿石頭驛，乃可從之。」代宗謂元載曰：「嗣恭不俟駕行矣。」載無以對。

元和歲，用李紓侍郎知制誥。元敗，欲出官，王相縉曰：「且留作誥。」待發遣諸人盡，始出爲婺州刺史。又曰：獨孤侍郎求知制誥，試見元相，元相知其所欲，迎謂常州曰：「知制誥可難得，心知不我與也。」乃薦李侍郎紓。時楊炎在閣下，忌常州之來，元阻之，乃二人之力也。

元伯和、李騰、騰弟準、王縉，時人謂之四凶。因劉宗經、執經兄弟入，八元數。

李紓侍郎好諧戲，又服用華鮮。嘗朝回，與同列入坊門，有負販者呵不避。李罵云：「頭錢價奴兵，輒衝官長！」負者顧而盲曰：「八錢價措大，漫作威風！」紓樂採異語，使僕者訪八錢之義，答只是衣知七耳，同列爲盲，紓甚慚。

元載擅權多年，客有爲都盧緣橦歌，欲諷其至危之勢，載覽之泣下。

鄭相珣瑜方上堂食，王叔文至，韋執誼遽起延入閣內，珣瑜歎曰：「可以歸矣。」遂命駕，不終食而出，自是罷免。

元載敗，妻王氏曰：「某四道節度使女，十八年宰相妻，今日相公犯罪，死即甘心，使妾爲舂婢，不如死也。」主司上聞，俄而亦賜死。元載于萬年縣佛堂子中謂主者乞一快死，主者曰：「相公今日受些污泥，不怪也。」乃脫穢襪塞其口而終。

顏真卿撰和政公主神道碑：詩美下嫁，皆傳築館，貴其中禮，歲緋襦瑪瑙，已還寂寞，罕聞以肅雝德，則繼其常。皇唐勃興，王道丕變，平陽起娘子之軍，于司竹襄城行匹庶之禮，于宋公常樂，亂臣復之，師于武后，皆前古之所未有。其或生知禮樂，周旋法度，納行婦道，以德大倫，克順天經，光昭彤管，名著之所莫究，書記之所未聞，聚衆美于一身，鄰太嶽而獨立者，其唯和政公主乎！公主姓李氏，隴西成紀人，皇唐元宗大聖大明孝皇帝之孫，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之第二女，帝女之貴于斯爲盛，今天子之同母曰章敬皇太后。后之在襁褓也，后父贈太尉吳君曰令珪，嘗遊宦蜀中，値道士句規古之規，歎曰：「此女貴不可言，是生二子，男爲人君，女爲公主。」嫁于柳氏。其後竟配肅宗，生今上及公主，神所命也，嚴雅哉。公主三歲而孤，即能孺慕，育于儲妃韋氏，純孝過人，幼而聰惠，長而韶敏，禮華秀整，令德芬馨，婉嫕殊于天姿，肅雍形于㛃庭。今上以悌遂事韋妃如所生，蘇是特爲肅宗之所覯愛。至若左右圖史，間示佛經，金石絲竹之音，綫畫工巧之事，耳目之所聞見，心靈之所領略，莫不一覽懸解，終身不忘。天寶九載春三月，既笄，封和政公主，降于河東柳潭，既笄之三載矣。潭，周太保敏之五代孫，皇朝綿州刺史慎素之曾孫，贈祕書監岑之第四子，衣冠地胄，輝映當朝，初以美秀承家，中以名節奉國，道勝而貴能下，志欲尊而體有烈光。士林偉之，解褐左內率府胄曹，轉蔣王府戶曹、陳留郡司功參軍，以入門第一，進尚公主，拜太子洗馬。亦既好合，雅相敬貴，雖柳侯乘藝有度，能降帝女之心，而公主率履由衷，每抗古人之節，故宗族皆

吐，不獨覩其艱，先後大同，莫敢私其子，竭力供侍，不移華采，服無金翠之飾，居有沐雪之容。每至朔月大參，朝天旅進，嫣然班敍之內，迴出神仙之表，亦非希金之所及也。洎因羯亂，常闕不守，元宗幸蜀，妃后駿奔。姉曰寧國公主，孀嫠屏居，或訃告，乃棄其三子，取其夫之乘以乘之，柳侯徒行，公主愧焉，下而同趨者日且百里，每臻坎險，必先濟寧國而後從之。柳侯附公主曰：我若先沒，脫有危急，不能俱全，則棄我姉矣。柳侯感歎，躬負薪之役，公主怡然親饋飯之事。伯如華陰楊氏，太眞妃之姉也，皆倖前朝，勢傾天下。公主交無諂詞，思未綢繆，楊且云亡，以孤見託，馬嵬之役，無隱焉，感其一言，悉力營蹤，男登服冕之位，女獲乘龍之匹，出入存恤，過于己子，雖其宗親，因或能辨。柳之親屬，伯仲姑姉，叫假將迎，唯恐不至，紉迭疏剔，撫所悍務，蘇內及外，終始如一，孤窮滿目，榮悴殊倫，居薄推厚，未嘗懈倦，衣服飲食，等無有差，且或未周，思後困及。每斗伏臘，約祠烝嘗，必具禮衣花鈿之飾，以躬中饋，宗室之贊，式爲儀表，豈無婢使，姿性純儉，不以逸豫先，其休之。寶應，秋八月，元宗帝獨仍舊邑，而册公主，以潭爲駙馬都尉、銀青光祿大夫、太僕卿。屬狂將與禍，稱兵向闕，元宗親御開闕，臨觀誅討，駙馬率僮家，竪折衝衛戍童卒，闘于門中，公主及寧國，控弓送矢，駙馬乘勝突刃，所向無前，斬馘擒生，殆逾五十，節使特至，具以表聞，元宗自繫器示先帝，懸誠莫當，衆勳逢疑。今上之爲元帥也，躬擐甲胄，率先將卒，衆兩京若拾遺，攝兇逸如振槁，勞旋方及，帑藏北容，公主贊遷有無，饋則屢中，數逾千萬，悉界縣官，論者難之。肅宗彌留，衆皆迭侍，主獨瞻依，不去于旁，帝有間歲，而謂之曰：汝之純孝，乃能至是。遂賚莊一區，帝愛季女，曰寶貞公主，因奏曰：八妹未有，請以賜之。泣而諫焉，哀動左右，西陵邈從，上戒主曰：凡厥親身之物，必誠必信，勿之悔焉。主發家有無以邑八千萬，潛充經費，上深感歎焉。上既宅亮陰，未忍臨政，人之疾苦，事之得失，豈嘗私聽，動必以聞，上歎異之，朝廷賴焉。廣德元年冬，上既東幸，主志期扈蹕，迴兵充斥，咫尺不通，因至翔南，慰喩諸將，方隅載謐，職貢以修，主有力焉。上之在陝，憂主之貧，乃命中使歷救節度及轉運使，隨主所須，務令濟給。主以國用殷空，退而歎曰：吾方竭家財以賚戰士，其能斃資首冒國經？唯請名香數斤，施于佛寺，爲上祈福而已。王公戚屬相攜而至者，蕭穢膩焚，襁負鱗次，竭其資斧，親自贍恤，娶而泣之，悲感行路。初，次爲於頓于傅從翠盜蜎也，奄及靡亭，呼而搖之，曉以禍福，一言而順，北家奴之死牖他，至今猶在，綱推因極，無所算哀。從母薛氏，早孤，四人分宅居之，皆俾成立，萊宰兄弟，咸列通班，二女有行，克配良士，主之慈思，悉皆若是。規隔稼穡，躬儉節用，不憚煩黷，雅好組紃，駙馬裳衣，必親裁製，爰及子女，四衣綺紈，綵新皆成主手，每加訓誨，恭迪檢押。廣德二年春二月，歸于上都，諸主高會，議際美，嚴其親族，多曠周旋，咸以爲時經有權，粗略可也。主抗詞曰：女之移天，遂成他族，怙貴長傲，何以律人？上方理定，閨必不悅。諸主肅然，竊崇討智。續之降，殺親之速，厚翁然一變，賊主之由。夏六月，才生魄，厨邊候不謹，燈及京師，城中囂然，園視無色，主既覩月，體未甚安，曰：事亟矣，其入言之。駙馬請間，主曰：吾業已行矣，駙馬獨無兄乎？因乘轎子，可至寢殿，乃悉宗闕遺，偏陳利病以奏之，上欣然嘉納。所言未究，楊忽負未，因附退歸，邇明誕育，展轉留滯，不能編忘時，廚炎暑熱，病有加焉，悲怖凝移，起坐失次，太醫內官，相繼旁午，彼蒼不惠，以其月二十□五日辛卯，薨于常樂坊之私第，春秋三十有六，嗚呼哀哉！上友愛天深，痛毒兼至，哀然一呼，嗚咽俱咽，宣勸不若，豈伊人倫，迪迭兆恢，如失手臂，曰：予此妹，國之鴻寶，乃期同樂，云如何殛，嗟哉大寶，爲之胡寧忍予，乃輟朝三日。

命京兆尹敬護喪事，一以官供，務從優厚。柳侯招膺永悼，氣索神傷，心若而忽然忘生，泣盡而繼之以血。況乎五男三女，或齔或孩，呼阿母而哭無常聲，顧昊天而仁覆永絕，哺以滋旨，噬而莫就，其爲酷痛，曷兪于斯，以是思哀，哀可知矣。自朝及野，知與不知，聞之失聲，罔不傷悼。使有齊牛素服轅軶，主之葬也，路地哀鳴，仰天府泣，三日不秣，畜獸若是，臣僕可知。主之將葬，馭馬先殞，柎館之夕，遊神小駟乘之，周歷彷勞整道，俾屏不逮，田客兼從數騎，久已云亡，衆皆驚起，髣髴猶見，雖所濕則厚，而精氣何多。主于駙馬大義敦嶽，不恃倪天之貴，每極家人之禮。駙馬雅性夷簡，恬于名利，願究衛生之術，庶臻久視之道，主志深婉順，姑慕眞宗，故于他時並受法籙，嘗謂之曰：易崇積善，詩貴起予，不以忠孝數事迭相告勗者，則心有愧焉。率而行之，爲儕勵鑒，又以爲死生恆理，先後之間，若幸啓手足，必當從我以道服，瘞我于支提，往來行言，時見存恤，則所懷足矣。子若不諱，我若此身未亡，灑掃塋壠，出入宿罗，率若周旋，啼嗁于斯之時，以爲謹浪，豈悟今者，皆符昔言。有司率詔，將厚其禮，駙馬疏陳，皆崇允許，粤以秋八月十九日甲申，其男試太常少卿賜紫金魚袋晟，鴻臚少卿兼試秘書丞賜紫金魚袋杲，試殿中丞昱，及三女等，虔從公主于萬年縣義豐之鄉人原，從理命也。嗚呼！風詠發容，史稱彤管，纖微之善，載籍猶稱，況乎七葉帝女，分形貴能，逮下忠以導君，躬德言容功之美，服女師姆儀之訓，討之蘇古，孰與我京，昔馬遷著記，前之實錄，有道見遺，亦云無愧。某學于舊史，少識前載，歷考往代，嬪降之盛，未有如公主者焉，雖盛則家風，每挹如賓之敬，而勳崇垂懿，敢忘傳信之辭。銘曰：穆矣公主，元元之緒，聖皇之孫，肅宗之女，今上之妹，生人之矩。德言容功，義仁孝忠，溫良恭儉，敬讓宏通，年厥弗越，高明有融。下嫁于柳，猗那自久，金石著盟，琴瑟斯友，家道以正，人倫斯厚。鳳凰于飛，梧桐是依，雝雝喈喈，福祿攸歸，和樂既儒，德音莫違。麟之趾宗，振振子姓，方紹母師，奄摧邦命，一人痛毒，九有悲詠。詔葬于何？銅人之阿，支提儼起，宰樹讙過，森餘好合，來往滂沱。

永泰中，大理評事孫廣著《嘯旨》一篇，云：其氣激于喉中而濁，謂之言；激于舌端而清，謂之嘯。言之濁，可以通人事，達情性；嘯之清，可以感鬼神，致不死。故太上老君授南極眞人，眞人授廣成子，廣成子授風后，風后授務光，務光授舜，舜演之爲琴，以授禹。自後或廢或續，有晉大行仙君孫公得之，以得道，無所授。阮嗣宗所得少分，其後不復聞矣。按高氏緯略：嘯有十五章：一曰權輿，二曰流雲，三曰深溪虎，四曰高柳蟬，五曰空林鬼，六曰巫峽猿，七曰下鴻鵠，八曰古木鳶，九曰龍吟，十曰動地，十一曰蘇門，孫登隱蘇門山所作也。十二曰劉公命鬼，仙人劉根所作也。十三曰阮氏逸韻，阮籍所作也。十四曰正章，十五曰深遠極大，非常聲也。畢蓋五音之極，而大道備矣。廣云：其畢出道書。余按人有所思則長嘯，故樂則詠歌，憂則嗟歎，思則嘯吟。詩云：有女仳離，條其嘯矣。顏延之五君詠云：長嘯若懷人，皆是也。廣所云深溪虎、古木鳶，狀其聲氣可知矣。若太上老君相次傳授，舜演爲琴，崇飾過甚，余不敢聞也。按詩箋云：嘯，蹙口出聲也。成公綏嘯賦云：動唇有曲，發口成音。而今之嘯者，開口卷舌，略無蹙舌之法。孫氏云：激于舌，非動唇之謂也。天寶末，峨眉山道士姓陳，來遊京師，善長嘯，能作鼓鼙之引，初則聲發調暢，稍加散越，須臾穹窿砰磕，爲雷鼓之音，忽復裂駭，聲如霹靂，聞者莫不顫悚。

至德二年，敕天下州縣量定酤酒，隨月納稅。建中二年，更加青苗。大曆初，稅每十文，三年加五文，敕以御史大夫充使，其後割歸度支使。

開元已前，有事于外，則命使臣，否則止。自置八節度、十採訪，始有坐而爲使者，其後名號益廣。大抵生于置兵，盛于興利，普于銜命，于是爲使則重，爲官則輕。故天下佩印有至四十者，大曆中請俸有至百萬者。在朝有太清宮、太微宮、度支、鹽鐵、轉運、知匭、宮苑、閑廐、左右巡、分察、監察、館驛、監倉、監庫、左右街；外任則節度、觀察、諸軍、押蕃、防禦、團練、經略、鎮遏、招討、權鹽、水陸運、營田、給納、監牧、長春宮；有因時而置者，則大禮、禮儀、禮會、刪定、三司、黜陟、巡撫、宣慰、推覆、選補、會盟、冊立、弔祭、供軍、糧料、和糴，此其大略，經置而廢者不錄。宦官內外悉謂之使，舊爲權臣所縮，州縣所理，後屬中人者有之。

大曆中，刑部郎中程皓，家在相州，宅前有小池，有人造劍于池內淬之，池魚皆死。余家井中有魚數十頭，因有急，家人以藥白投之，信宿魚皆浮出，知魚亦畏鐵焉。

大曆末，北方有白虹夜見，東西亘地。封演曰：凡虹見皆當日之衡。朝見則在西，暮則在東，與日相近，不差分毫。今此虹見之時，日在癸，則虹見當在丙，當時虹影穹崇，望日而望。今虹在北，又可平視，知日在北方去已遠矣。略計其時當在斗極之北，斗極天中也，故北方可得而見，而日更在虹之北，又甚遼闊，故北方不得而見之。

苗夫人，其父太師也，舅張河東也，夫延賞也，子宏靖也，壻韋太尉也。近代衣冠婦人之貴，無如苗氏者。

唐語林卷六

補遺 起德宗至文宗

德宗降誕日，內殿三教講論，以僧鑒虛對韋渠牟，以許孟容對趙需，以僧覃延對道士郄惟素。諸人皆談畢，鑒虛曰：「諸奏事云『元元皇帝，天下之聖人；文宣王，古今之聖人；釋迦如來，西方之聖人；今皇帝陛下，是南贍部洲之聖人。』臣請講御製賜新銘。」講能，德宗有喜色。

德宗降誕日，三教講論，儒者第一趙需，第二許孟容，第三韋渠牟，與僧覃延嘲謔，因此承恩，渠牟遂有一擢升，拜諫議，爲侍讀於東宮。東宮，順宗也，肝膈事而壻對東宮曰：「臣山野人，不識朝典，見陛下合稱臣否？」東宮曰：「卿是宮寮，自合知也。」

李丞相泌謂德宗曰：「肅宗師臣，豈不呼陛下爲忽郎。」〔案疑字字之疑誤〕聖顏不悅。泌曰：「陛下天寶元年生，何外言改年之由？或以宗崖得寶，此乃謬也。以陛下此年降誕，故元宗帝以天降之寶，因改年號爲天寶也。」聖顏然後大悅。又嘗謂渠牟曾爲道士及僧，德宗問：「卿從道門來，師復是誰？」渠牟曰：「臣師李仙師，仙師師張果老先生。肅宗皇帝師李仙師爲仙帝臣，道合爲陛下師，由跡微官卑，故不足爲陛下師。」渠牟亦效李相泌之對。

趙涓爲監察御史，時禁中失火，火發處與東宮相近。代宗疑之，涓爲巡使，俾令即訊。涓因據堪撫，按據迹狀，乃上直中官遺火所致也。既奏，代宗稱賞。德宗時在東宮，常感涓究理詳明。及涓衞州年考既深，與觀察使韓滉不相得，滉奏免罪官。德宗見名，謂宰相曰：「豈非永泰中御史趙涓乎？」對曰：「然。」翌日拜尚書左丞。

司徒鄭貞公，每在方鎮，公廨陳設器用，無不精備，宴犒未嘗刻薄。其平居，奉身過於儉素，中外婚嫁甚多，禮物皆經處置。公與其宗叔太子太傅絪居昭國坊，太傅第在南，出自南祖；司徒第在北，出自北祖。時人謂之南鄭相、北鄭相。司徒常兄文憲公，前後相德宗，亦謂之大鄭相、小鄭相焉。

德宗西幸，所乘馬，一號神智驄，一號如意騮。

王承升有妹國色，德宗納之，不戀宮室。德宗曰：「窮相女子。」乃出之，敕其母兄不得嫁進士、朝官，任配軍將親情，後適元士會，以流落終。

顏魯公皆得方士名藥服之，雖老，氣力壯健，如年三四十人。至奉使李希烈，春秋七十五矣。臨行，告人曰：「吾之死固爲賊所殺必矣，且元載所得藥方亦與吾同，但載貪甚，竟是死，而載不如吾，吾得死於忠，非於是命。」取席固其身，挺立一躍而出，又立兩藤倚子相背，以兩手握其倚處，懸足點空，不至地三二寸，數千百下。又手按床東南隅，跳至西北者，亦不啻五六。乃曰：「既如此，疾爲得死，吾耶。其日李得歸，當來奏，吾姪女爲裴郾妻者，〔原注〕郾即魯公之親表姪。此女最仁孝，及吾小青衣蘭桂者，蘭善承事，是時故必與二人同發吾棺，知有異於常人之死。附如穆護〔原注〕穆護即魯公男嗣之小名也。天作之道，雖言至此。」至蔡州，旨希烈反逆無狀，終不敢以面目相見，亦不敢以兵刃相恐，脅命獻食者餉盛器而已。翌日，賊令官署來縊之，魯公曰：「老夫受籙及服藥，皆有所得，若斷吭，道家所忌，令明使人一黃金帶吾死之後，但割吾他支節，爲吾吭血以給之，死無所恨。」且曰：「使人悟悲如此，不事明天子，反事逆賊，何所圖也？」官署從其言。至明年，希烈死，琴師陳仙奇率將公喪歸京，猶子顏峴、賓從柳常侍，與裴氏女及蘭桂，同迎喪於鎮國仁寺，啟遺骨，膚肉如生。〔原注〕柳製魯公挽歌詞曰：此身終不朽，壽運如春。

顏真卿爲平原太守，立三碑，皆自撰書。其一立於郡門內，紀同時受者授諸郡者十餘人；其一立於郭門之西，紀顏氏曹魏時顏斐、高齊顏之推，俱爲平原太守，至真卿凡三典茲郡；其一是東方朔廟碑。鐫刻既畢，屬祿山亂，未之立也。及真卿南渡，賊寇陷城，州人埋匿此碑。河朔克平，別駕吳子晁好事者也，掘碑使立於廟所，其二碑求得舊文，買石鐫勒，樹之郡門。昨顏任撫州，子晁拓三碑本寄之，顏報謝，對之愴然曰：「碑者往年一時之事，何期大對再爲修立，非所望也。」即日專使賫書至平原致謝子晁，後至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天寶初，有范氏尼者，知人休咎，顏魯公妻黨之親也。魯公尉醴泉日，詣范問曰：「某欲就制科試，乞師姨一言。」范尼曰：「顏郎事必成，自後一兩月朝拜，但半月內慎勿與國外人爭競，恐有譴謫。」魯公曰：「官階盡在品，身著緋衫，帶銀魚，兒子得補齋郎，其望滿矣。」范尼指座上紫絲布食單曰：「顏郎衫色如此，其功業名節皆稱是。過七十已後，不須苦問。」魯公再三窮詰，范曰：「顏郎聰明過人，問事不必到底。」逾月大酺，魯公制科高第，授長安尉。遷監察御史，因押班，責武班中喧譁者，命小吏錄奏，次即哥舒翰也。翰恃有新破石堡城功，泣訴明皇，坐魯公輕侮功臣，貶蒲州掾。及魯公爲太子太師，使蔡，數曰：「范師之言，吾命懸於賊庭必矣。」

建中初，劉播爲給事中，以諸司甲庫皆是胥吏所掌，爲弊頗久，因播議用士人知之，謂之掌庫。

興元中，有知馬者曰李幼清，暇日常取適于馬肆，有致悍馬于肆者，結鑣交絡，其頭二力士以木來支其

險。三四蹄執繫而從之，馬氣色如將噬，有不可馭之狀。幼清遍而察之，訊于主者，且曰：馬之惡無不具也，將賞焉，唯其所酬耳。幼清以二萬易之。馬主尚媿其多。既而聚觀者數百蹄，訝幼清之決也。幼清曰：此馬氣色駿異，體骨德度非凡馬，是必主者不知馬，俾雜駑輩，槽棧陷敗，狼籍剛雜，不時刷秣，不適游牧，踶齧丞破，唐突志性，鬱塞終不可久，無所顧賴，蹔而為狂躁，則無不為也。旣晡，觀者少間，乃別市一新絡頭，幼清自持，徐徐而前，語之曰：爾材性不為人知，吾為汝易是鎖結雜穢之物。馬弭耳引首。幼清自負其知，乃湯沐剪飾，別其皁棧，異其芻秣。數日而神氣一小變，踰月而大變。志性如君子，步驟如俊乂，嘶如龍，顧如鳳，乃天下之駿乘也。

嗣曹王皐有巧思，精于器用。為荊州節度使，有羇旅士，持二羯鼓棬謁皐。皐見棬曰：此至寶也。指鋼匀之狀，賓佐皆莫曉。皐曰：諸公未必信，命取食柈，自選其極平者，遂重二棬于柈心，油注棬中，滿不浸漏，其腦合無際。皐曰：此必開元中供御棬，不然，無以至此。問其所自，客曰：某先人在黔中，得于高力士之家。衆服其識。賓府潛問客直幾何，答曰：不過二百五緡。及遺財帛器物，其直果稱焉。張敦素羯鼓錄云：宗正卿李琬善羯鼓，存士子以雙鼓棬貢之，還二十緡。其人怏怏，琬復貢之。客有性其厚價，琬乃取一盤，底至平者，以二棬重安盤中，灑水其中，竟無泄漏。琬曰：至精所至，其貴在茲。某案南卓郎中羯鼓錄，但云李卿妙于羯鼓，不言有得棬事，則敦素之記非耶。

宋沈為太常丞，每言諸懸鐘磬亡墜至多，補之者又乖律呂。忽因于光宅佛寺待漏，聞塔上鐸聲，傾聽久之，朝退，復止寺舍，問寺主僧曰：上人塔上鐸皆知所自乎？曰：不能知之。曰：某聞有一是近制。某請一人循鈴索觸扣以辨之，可乎？初僧難後許，乃扣而辨焉。寺衆即言往往無風自搖，洋洋有聲，非此也耶？沈曰：是也。必因祠祭考本懸鐘而應也。因求摘取而觀之，曰：此姑洗編鐘耳。且請獨掇于僧庭。歸太常，令樂人與僧同臨之，約其時彼扣本樂懸，此果應之。遂購而獲。又付送客至通化門，逢度支運乘驛馬，鐵頭忽草草排擊，別乃隨乘至左藏門，認一鈴，亦言編鐘也。他人但見鎔鑄獨工，不與衆者埒，莫知其餘及配懸音形皆合其度，異乎。

貞元中，張茂宗尚義章公主。附鄭國公主謚為貞穆。有司擇日冊命。唐已來，公主卽有追封者，未有加謚者。公主追謚，自此始也。

貞元十二年六月乙丑，始以竇文場為左神策護中尉，霍仙鳴為右神策護中尉。某月，又以張尚進為神武中護軍，左右辟仗使之始也。

貞元中，賈全為杭州，于西湖造亭，為賈公亭。未五六十年廢。案：卷五一條：杭州房琯為鹽官令，于縣內鑿池構亭，曰房公亭。後廢，全與此條相類。當是編輯者以賈全事誤作房琯，而王讜采錄者，遂兩存之。今無可參校，亦姑兩存。

貞元中，郎中史牟為榷鹽使，有表生二人自鄉來謁，其母仍使子齎一青氈枕以奉牟，牟封枕付庫，杖殺二表生。

德宗非時召拜吳湊為京兆尹，便令赴上。疾驅謁客至府，已列筵矣。或問何速，吏曰：兩市日有禮席，舉鐺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之饌，常可立辦。

韓皐自中書舍人除御史丞，西省故事，閣老改官則詞頭送以次舍人。是時呂渭舍人次當草敕，皐憂恐，謂曰：僕有何命？渭不告，皐劫之曰：與公俱左降，乃告之。皐又欲訴宰相，渭執之，候其敍勞，偶掬至午後二刻乃止。

德宗復京師，賜勳臣第宅妓樂，李令為首，渾侍中次之。馬司徒面斥李懷光，德宗正色曰：惟卿不合斥人。惶恐而退。李令聞之，請全軍自備資糧以討凶逆。因此李、馬不平。李令嘗為制將，至西川，與張延賞有隙。及延賞作相，二勳臣在朝，德宗皆令韓晉公和解，宴樂則宰臣盡在，而太常教坊音聲皆至，恩賜酒饌相望於路。張、李二家日出雛音樂之聲，金吾必奏。俄頃有中使來問：大臣今日何不舉樂。

韓晉公聞德宗在奉天，以夾練囊緘茶末，使步以進。又發軍食，皆自負米一石，登舟，大將以下皆運，一日之中，積載數萬斛。後大將石頭五城召補避役子弟，時論疑之。張鳳翔結斷難，盡出所有衣服並其家錙敍枕錢，列於小船，將獻行在。俄頃後院火起，妻女出，而綠從判官田承寶得出，匿村舍中數日，稍定，會鹽家知之，走告軍中，計議迎鹽，遂遇害。

德宗幸奉天，朱泚自率兵至于城下。有西湖寺僧陷在賊中，性甚機巧，教泚造攻城雲梯，其高九十餘尺，上施板屋樓櫓，可以下瞰城中。渾中令、李司徒奏曰：賊鋒既盛，雲梯又壯，縱之恐不能禦，及其尚遠，請以銳兵挫之。遂出師五千，束縕居後，約賊逼而燎。風逆不能舉火，二公酹酒祝之，詞氣慷慨，士百其勇。須臾風回，舉火縱之，燒梯而進，梯遂燼，請德宗御城樓以觀，衆呼萬歲。

朱泚陷京師，天子幸梁洋，齊琳侍從至盩厔南谷口，奏德宗曰：臣為陛下仙遊寺出家以禳災。上甚嗟惜其去，不能阻，乃臨之。至仙遊，不踰月，入京師，持盃乞丐。人有布施者，琳戲之曰：倘有當施，後反為泚作吏部尚書，知選事。有選人通官，云不曾僮，又戲云：只公此選，得登僊否？泚敗，上親點逆人簿，至琳，上曰：與卿平昔分深，盩厔相捨，甚欲赦卿，其如法何？持盃判官選，豈猶在耳？當時戲謔，時朕於樹時悒悒也。左右喝琳付法。

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易，往問之。王每以縑五百決一局，而來者甚多，自辰及酉，有未獲而空返者。揆持一縑，晨往，生為之開卦，曰：君非文字之選乎？當河南道一尉。揆負才與門地，不宜為此，頗然而去。生曰：君無怏怏，自此數月當拜左拾遺，前事固不華也。揆怒未解。生曰：若事驗，後一過我。揆以書判不中第，補汴州陳留尉，以生之言有徵，復詣之。生於几下取一卷書以授之，曰：君除拾遺可視此書，不爾，當有大咎。揆得而藏之。既至陳留，時採訪使倪若水以揆才品族望，留假府職。會郡有事，須上請。採與中朝通者，無如揆，乃請行。關中郡府上計，姓李者先謁宗正。璆適遇上尊號，璆請為表，三通以次上之。明皇召璆曰：百官上表，無如卿者。璆頓首謝曰：此非臣所為，是臣從子陳留尉揆所為，乃召揆。時揆寓於遠房盧氏姑之舍，子弟聞召，且未敢出，及知上意欲以推擇，遂出。既見，命宰臣試文詞。時陳黃門為題目三篇，其一曰紫絲盛露囊賦，二曰答吐蕃書，三曰代南越獻白孔雀表。既封，請曰：前二首無所復，後一首或有可疑，願得詳之。乃許。塗八字，旁注，翌日授左拾遺，旬餘，乃憶王生書，三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如之。遽往宣平里訪王生，不復見矣。

德宗時，楊炎、盧杞為宰相，皆奸邪用事，樹立朋黨，以至天子播遷，宗社幾覆。德宗懲輔相之失，自是除拜命令，不專委於中書。凡奏擬用人，十削其七。貞元以後，宰相備位而已。每擇官，再三審覆，事多中廢，貞元

三年八月，中書省無舍人，每有詔敕，宰相追他官爲之。及兵部侍郎陸贄知政事，以上艱於選用，乃上疏論之。

盧杞除虢州刺史，有奏虢州有官豬數千，常爲人患。德宗曰：「可移沙苑。」杞對曰：「同州豈非陛下百姓？爲患一也。臣謂無用之物，與人食之爲便。」德宗嘆曰：「卿理虢州，而憂他郡百姓，宰相才也。」由是有意於相。

裴延齡特恩輕躁，班列懼之，惟顧少連不避延齡，嘗畫一鵰群烏噪之以獻。上知衆怒，益信之，而竟不大用。

相國竇參之敗，給事中竇申配流。德宗曰：「吾聞申欲至人家，則鵲喜。」遂賜死。參，貞元壬申三月，居光福里第。月夜閒步中庭，有嬖妾上請者曰：「今欲啓事，郎須到堂前，方敢言。」竇亟上堂。上請曰：「庭樹上有人，請爲避之。」竇公曰：「陸贄久欲傾奪吾權位，有人在庭樹上，吾死之將至。且奏與不奏，皆受禍，必竄死於道路。汝輩流中不可多得，身死家破，汝定爲宮婢。聖君如顧問，當爲我辭上。」請泣曰：「誠如是，死生以之。」竇公下階，大呼樹上人曰：「應是陸贄使來，能全老夫性命，敢不厚報。」樹上人逐下，乃衣縗服者，曰：「家有大喪，貧甚，不辦葬禮，伏知相公推心濟物，所以卜夜而來，幸相公無怪。」公曰：「某罄所有，堂封絹千匹而已，方具修家廟，今以爲贈。」其人曰：「請左右齎所賜絹，擲於墻外，某於街中俟之。」參依其言，盡以執金吾先奏之。德宗怒曰：「卿交通節將，畜養俠刺，位崇台鼎，更欲何求？」參頓首曰：「臣起自布衣，小才官已至貴，皆陛下獎拔，實不因人。今不幸至此，乃仇人所爲爾。」中使下殿宣：「卿且歸私第，候進止。」越月，貶郴州別駕，會宣武節度劉士寧通好於郴州，觀察使上聞，德宗曰：「交通節度將信而有徵。」乃流參於驩州，以籍其家，未逮流所，詔賜自盡。上請果隸掖庭。後數年，以善應對，能煎茶，在帝左右。德宗曰：「宮內人數不少，汝本了事，從何得至此？」上請對曰：「妾本故宰相竇參女奴，竇參家破，填宮，得侍上。」德宗曰：「竇某罪不止養俠刺，亦甚有贓物，前納官銀器至多。」上請流泣而言曰：「竇參自御史丞歷度支、戶部、鹽鐵三使，至宰相，首尾六年，月入數十萬，前後非時賞賜甚厚。酒者郴州所送納官贓物，皆是恩賜。當部錄日，妾在郴州，親見州縣希贄意旨，盡刮去所進銀器上刻藩鎮官銜姓名，謬爲贓物。乞陛下驗之。」於是宣索竇參沒官銀器，覆其刻處，皆如上請言。德宗又問蓄養俠刺事。上請曰：「本實無此，悉是陸贄陷害，使人爲之。」德宗怒陸曰：「者獠奴，我脫却伊綠衫，便與紫著，又常喚伊作陸九，我任使竇參，方稱意次，須教我枉殺却。及至權入伊手，其爲軟弱，甚於泥團。」乃下詔雪參。時裴延齡探知陸贄恩衰，恣行媒孽，贄竟受譴不迴。後上請特敕度爲道士，終嫁爲金忠義妻。世以陸贄門生多位顯者，不敢說，故此事絕無人知。

裴佶常話：少時，姑夫爲朝官，有雅望。佶至其居，會退朝，深歎曰：「崔昭何人，衆口稱美，此必行賄賂者也。如此，安得不亂？」言未竟，門者報曰：「壽州崔使君候。」姑夫怒呵門者，將鞭之。良久，束帶強出，須臾，命茶甚急。又命饌，又命秣馬飯僕。佶曰：「前何倨，後何恭？」及入門，有喜色，揖佶而曰：「憩外舍。」未下階，出懷中一紙，乃贈官絁千匹。

李司徒勉爲開封縣尉，時善捕賊。時有不良試公之寬猛，乃潛納人賄，俾公知之。公召告吏卒曰：「有納其賄者，我皆知之，任公等自陳首，不得過三日，過則舁櫬相見。」其納賄不良，故逾限，而忻然自齎其櫬。公令取石灰棘刺，置於中，令不良入，命取釘釘之，送汴河訖，乃請見廉使。廉使歎賞久之。後公爲大梁節度使，

人間，公曰：「今有官人如此，如何待之？」公曰：「即打殺。」

盧何人莫，盧給事宏正相友善，謝病樂古淡，未嘗習朝市。宏正魁梧富貴，未嘗言山水。每日飲高臥，謝詔多就宅草之。宏正未嘗在假，告有賓客皆就省相見。一日寄中，舉在假，宏正將欲入省，因過舉。舉方道服於衙前茅亭，望山雪，促命延入。舉曰：「盧六，盧六，曾莫顧我，何也？」宏正曰：「月限向滿，家食相仍，且請宰府以求外任。」舉曰：「弃走權門，所不忍睹。」臘酒一壺，命共酌，宏正曰：「切欲請省。」舉又呼侍兒曰：「盧六待去，早來樂隱，宜勾越器中，我與給事公對食。」宏正曰：「不可。今且犯冷，已買血蒜炙矣。」

劉太真爲陳少游行狀，比之齊桓、晉文，時議喧騰，後坐貢院用情，遺貢前事，貶信州刺史。

韋太尉之在西川，凡軍士將有婚嫁，則以熟錦衣給其夫，以銀泥衣給其妻，又各給錢一萬。死喪稱是。積訓練待之如敬客，極其聚斂，軍府浸盛，而民困矣。晚年終至劉闢之亂，天下譏之。

劉闢初有心疾，人自外至，輒闢而吞之。同府崔佐時頭大，闢據地而吞，背裂血流，獨盧文若至不吞，故後自惑。

國子司業韋聿，皐之兄也。朝中以爲戲弄，或言九宮休咎。聿曰：「我家自方常在西南，二十年矣。」權相爲舍人，以門望自處，常戲同僚曰：「未嘗以科第爲資。」鄭寔遽謁曰：「更有一人。」遽問誰，答曰：「韋聿。」滿座皆笑。

洋州相國寺言佛像有流汗，劉元佐遽命駕，自持金帛以施，自中其妻亦至，明日復起齋場，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如恐不及。因令官爲簿書，以籍所入。十日乃閉寺門，曰汗止矣，所得盈鉅萬計，以贍軍。

崔膺性狂疏，張建封愛其文，引爲客，隨建封行營，夜中大叫，驚軍，軍士皆怒，欲食其肉，建封藏之。明日置宴，監軍曰：「某與尚書約，彼此不得相違。」建封曰：「唯。」監軍曰：「某有請，請崔膺。」建封曰：「如約。」逡巡，建封又曰：「某有請，亦請崔膺。」坐中皆笑，乃得免。

李賀爲司農卿，皆責官租，蕭祐居喪，輸不及期。賀怒，召至，租車亦至，得不罪。會有賜與，當謝狀，秉筆者有故，未至，賀乃召衣衰者，祐至，立爲草狀，賀大喜，延英面薦。德宗令問喪期，屈指以待。及釋服，日以處士拜拾遺。祐有文學，善書畫，好彈琴，其拔擢乃偶然耳。

鄭雲逵與王彥伯鄰，嘗有客來問疾，造雲逵。雲逵診曰：「熱風。」客又請藥方，雲逵曰：「藥方即不如東家王供奉。」客驚而去，自是京城曰乖宜者，爲熱風。

王仲舒爲郎中，與馬逢友善，每責逢曰：「貧不可堪，何不求碑誌相救？」逢笑曰：「適見人家走馬呼醫，立可待也。」

許尚書孟容與朱濟爲布衣交，及許知舉，朱不中第。放榜後，許自愧，累請人致意，兼令門生就見朱，乃謂許深謝之，因置酒，酣，乃曰：「某今年爲國家取卿相，時有姚嗣及第，數日卒。」乃起謝許曰：「邦國不幸，姚令公薨謝。」

鄭昉性通脫，與諸甥姪談笑無間，曾被飄瓦所擊，頭血淋漓，兩手籍俱碎。家人惶遽來視，外甥王某在後至，曰：「二十舅今日頭與俱碎。」昉大叫曰：「我不痛。」遽傷命酒酣飲盡興。

顧况從辟，與府公相失，揖出幕。况曰：「某夢口與鼻爭高下，口曰：『我談今古是非，爾何能居我上？』鼻曰：『飲食非我不能辨。』眼謂鼻曰：『我近鑒毫端，遠察天際，惟我當先。』又謂眉曰：『爾有何功，居我上？』眉曰：『我雖無用，亦

如世有賓客。何從主人。無卻不成禮儀。若無相成何面目。府公悟北饋。待之如初。又為說顧況與韋夏卿。飲酒時令紙已燒。夏卿請席徵秋。後遣。或曰寒蟬鳴。或曰班姬扇。而況云馬尾乘晒之。曰此非在秋後乎。

郎中故事。吏部郎中二廳。先南曹次廢置。刑部分兩賦。北制尚友。宿說吏部為南省舍人。考功度支為振行。比部得廊下食。以飯從者。號曰比盤。二十四曹呼左右司為都公。省中語曰。後行祠屯。不博中行都門。中行刑部。不博前行駕庫。故事度支郎中判入。員外判出。侍郎總統押案而已。乾元已後。始為使額。郎官當日發敕為重。水部員外劉約直宿。會河內奏。因配流嶺表。夜發敕符。直宿令史又不更事。惟下嶺表。不下河北。旬月後本州申後。約遂出官。貞元末有郎官四人。自行軍司馬賜紫而登郎署。省中謔為四君子。

郎士元詩句清絕輕薄。好為劇語。每云郭令公不入琴。馬鎮西不入茶。田承嗣不入朝。馬知此語之曰。郎中言燧不入茶。請左顧為說也。郎依期而往。時豪家食次起羊肉一斤。層布於巨胡餅。隔中以椒豉。潤以酥。入爐迫之。候肉半熟食之。呼為古樓子。馬燧起嘆古樓子以佇士元。至馬喉乾。如窯郎命急烹茶。各啜二十餘甌。士元已老。扁冷腹脹。歷齡。馬輒曰。馬鎮西不入茶。何遽辭也。如此又七甌。士元固辭而起。及馬氣液俱下。因病數旬。馬乃贈絹二百匹。

貞元初。穆寧為和州刺史。其子故宛陵尚書及給事。列侍寧前。時穆家法最峻。寧命諸子直饌。稍不如意則杖之。諸子至直日。必探求珍異。羅列鼎俎。或不中意。未嘗不笞。一日給事直饌。鼎前有熊白及鹿脩。曰白肥而脩脯相滋。其宜乎。遂試以白裹脩改進。寧果再飯。宛陵諸季覘之。喜形於色。曰非惟免笞。兼當受賞。寧飯訖曰。今日誰直。可與杖俱來。有此佳味。奚進之晚。

資應中。員外郎竇庭芝分司東都。敬事卜者葫蘆生。言吉凶多中。往來甚頻。一日入門甚嘆惋。庭芝問之。曰。君家大禍將至。舉族恐無遺類。庭芝惶恐。問所以避之者。云非遇黃中君鬼谷子不可救。然黃中君雖見。但見鬼谷子。當無患矣。且說形貌服飾令挾甸求之。於是竇與兄弟妻子奴僕。晝夕求訪於洛下。時李鄴侯居憂於河清縣。騎驢入洛。至天津橋南。遇大尹避道。驢驚逸而走。徑入庭芝所居。與僕者共遏其門。值東馬將出。忽見鄴侯。皆驚視之。俄有人出云。此是分司竇員外宅。所失驢收在馬廐。請客入座。員外衣服修謁。如此者數四。不獲已就其第。庭芝出。降階而拜。延接殷懃。遂陳告祈至於妻孥。咸備家人之禮。數日告去。斯送甚厚。但云昔遂之日。願以一家為託。鄴侯居於河清。信使旁午於道。〔原註〕庭芝初與鄴侯相值竇坐適至其家云既遇此人。無復憂矣。及朱泚之亂。庭芝方為陝府觀察。德宗幸奉天。遂降賊。賊平。德宗首命誅之。鄴侯自南嶽徵回。因為賊臣罪狀。論庭芝誠死。上不許。云卿以為寧王納察乎。〔原註〕庭芝姊為寧王妃。鄴侯具曰以夜事。上乃原其罪。鄴侯於奏上密使中官夜乘傳陝州問之。與庭芝云符合。德宗曰。黃中君蓋我也。謂卿為鬼谷子何也。〔原註〕或云李氏之先非鬼谷在清谷前谷後為以此目之。

竇相易直。幼時名祕。家貧。就業山里。其師事老叟有道術。而人不知。一日忽風雪暴至。學童皆不果歸。宿於漏屋下。夾爭近火。唯竇相寢於榻。夜深方覺。叟撫公令起曰。竇祕君後為人臣。貴壽之極。勉自愛也。及德宗幸奉天。易直方舉進士。亦隨駕西行。乘一蹇驢至開遠門。人除門將閉。公懼勢不可進。聞一人叱驢。策鑪其後。得疾馳而出。顧見一黑衣卒。呼曰。秀才他日莫忘閽者。及拜相。訪得其子。提挈累至大官。

趙璟盧邁二相。皆吉州旅客人。人呼趙七盧三。趙相自微而著。蓋為是姚廣女壻。姚氏獨孤問俗。善因託之。得作湖南判官。累奏官至監察。蕭復相代問俗為潭州。有人又薦於蕭。蕭留為判官。至侍御史。蕭入主留務。有美聲。聞於德宗。遂兼中丞為湖南廉使。及李泌入相。不知之。俄而除替。璟既罷任。遂入京。李元素知璟湖南政事多善。甚慕之。璟閒居慕靜。深巷杜門。不出。元素訪之甚頻。元素乃是泌相之從弟也。璟因其相訪引元素於青龍寺。謂之曰。趙璟亦自有官職。不敢怨他人也。非偶然耳。蓋得於日者焉。遂同訪之。問元素年命。謂之曰。公亦富貴人也。元素自負。亦不言於泌相兄也。德宗忽記得璟。賜拜給事中。泌相不測其由。會有和戎使。事出。新相關播為大使。張薦張式為判官。泌因乃奏璟為副使。未至西蕃。右丞有闕。宰相上名。德宗曰。趙璟堪為此官。遷拜右丞。不數月遷尚書左丞平章事。五年薨於位。此乃吉州旅人趙七郎之變化也。

苗晉卿困於科舉。一年似得復落第。春時攜酒乘驢出都門。藉草而眠。既覺。有老父坐於旁。因以餘杯飲之。老父媿謝曰。郎君殊悒耶。要知前事乎。晉卿曰。某應舉已久。有一第乎。曰。大有事。但問之。苗曰。某久窮羨一郡[illegible]可及乎。曰。更向上。廉察乎。曰。更向上。苗乘酒遂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怒而不信。因揚言曰。將相更向上。天子也。老父曰。真者不得。假者即得。苗以為怪誕。揖之而去。後果為將相。及德宗崩。攝冢宰三日。

嗣恭會為楊炎判官。故盧新州見忌。欲出之。公見桑道茂。道茂曰。年內出官。官名遺忘。願壽果然。

盧華州予之掌舅氏也。皆於元載宅門見一人頻至其門。上下瞻顧。盧疑其人。乃邀以歸。且問元相何如。曰。新相將出。拜者須去。吾已見新相矣。一人緋。一人紫。一人街西住。一人街東住。皆宰服也。然二人皆身小而不知姓名。不經旬日。王元二相下獄。德宗以劉晏為門下。楊炎為中書。外皆傳說必宜。疑其言不中。時國舅吳湊見王元事說。因賀德宗而啓之曰。新相欲用誰人。德宗曰。劉楊。湊不語。上曰。吾舅意如何。言之無妨。吳曰。二人俱曾用也。行當可見。陛下何不用後來俊傑。上曰。為誰。吳乃奏常袞及某乙。翌日並用。拜。二人為相。以代王元。果如其說。緋紫知小街之東西。無不驗者。

桑道茂之門有一蝙。無所知。大開卜肆。自桑而卜回者。必曰蝙於桑門負卜。必有異也。箴舉必來復之。桑言休則蝙言咎。桑言咎則蝙言休。厥後中否。蝙桑各半。

長安風俗。貞元侈於遊宴。其後或侈於書法圖畫。或侈於博奕。或侈於卜咒。或侈於服食。各有自也。

順宗時。五坊鷹犬恣橫。州縣不能制。多於民間張置羅。或有誤傷一鳥雀者。必多得金帛乃止。時謂供奉鳥雀。

劉禹錫為屯田員外郎。旦夕有騰超之勢。知一僧有術數。寓直日。邀至省。方欲問命。報韋秀才在門外。不得已見之。令僧坐簾下。韋獻卷已。略省之。意色頗倦。韋覺告去。僧吁嗟良久曰。某欲言。員外心不愜。如何員外後遷。乃本曹郎中也。然須待適來韋秀才知印處。禹錫大怒。揖出之。不旬日貶官。韋乃處厚相。二十餘年。在中書。禹錫轉為屯田郎中。

韋執誼自幼不喜聞嶺南州縣。拜相日出外。食一見州郡圖。遽迴不敢看。良久。臨起誤視。乃崖州圖。後竟貶於此。

裴晉公度少時羈寓洛中。常乘驢入皇城。上天津橋。時淮西用兵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橋柱立。相語云。

蔡州用兵日久，徵發正困於人，未知何時得平寧。忽覩裴公，驚愕而退。有僕擔苫蓋後行，相去稍遠，聞老人云：適覩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爲將。既歸，其僕白之，裴曰：見我龍鍾相戲耶？其秋東府鄉薦，明年登第，及爲相，詔討伐淮西，淮西平。後守洛時，對客每話天津橋老人事。

裴已令應舉，諸萌盧生問命，未之許，謂無科第之分。試日排高上門，人馬擁併，見一婦人，和質客之妻，從女奴，皆衣服鮮潔，幇一合，以紫帕封，女奴力勸倚於門閫。門闢，失婦人所在，合復在閫側，公以衫裾擁之，意爲他人所賭，竊其來復至。衆人悉集，公獨在門，日晏終不去。久之，婦人方悲號，公詰其冤抑，以狀答曰：夫犯刑憲，其案已圓，在朝夕。某家素譽者一寶帶，今有能救護者與數萬緡，至羅錦悉不取，唯須此帶。今早晨親遣女僕更持送，忽失所在，吾夫不免矣。公識其主，即以予之。婦人再拜泣謝而去。或不及免，能一報。他日復訪前盧生，生見公驚曰：君非去年相過者耶？君將來及第，兼位極人臣，蓋近有陰德。

裴晉公爲盜所傷，隸人王義扞刃死之，乃自爲文以祭之，厚給妻孥。是歲進士以爲王義傳者甚衆。

皇甫湜氣貌剛質，性褊直，爲尚書郎，乘酒使氣，忤同列，及醒，不自適，求分務洛都，值洛中仍歲之饉，正郎滯曹不遷，俸甚微，困悴甚，嘗因積雪，門無轍迹，廚突無煙。裴晉公保釐洛宅，人有以爲言者，由是辟爲留府從事，公常優容之。先是公討淮西日，恩賜鉅萬，貯於集賢私第。公素奉佛，因議捨所得再修福先寺。既成，將請白居易爲碑。湜曰：近捨湜而遠徵白，信獲戾於門下矣。公曰：初不敢以仰煩，慮爲大手筆見拒，是所願也。因請斗酒而歸，獨飲其半，乘醉揮毫立就。又明日，潔本以獻，文思高古，字復怪僻。公尋繹久之，歎曰：木元虛、郭景純江海之流也。（原注）此碑在寺西北隅，王石幅，洛中人家往往有本。命小將以車馬繒綵器玩約千餘緡酬之。湜省書，擲於地，叱小將曰：寄謝侍中，何相待之薄也！湜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曾與顧況爲集序外，未嘗造次許人。今者請製此碑，蓋受恩深厚耳。其詞約三千餘字，每字三匹絹，更減五分錢不得。小校具以白公，公笑曰：真不羈之才也。立遣依數酬之。（原注）其字共三千二百五十有四，計送絹九千七百六十有二。洛寺之老僧曰：師約者細爲人數其數亦同。自居守府及歸里第，輦負相屬，洛人聚觀之。湜褊急之性，獨異於人。嘗爲蜂螫手指，因大躁怒，命奴僕及里中小兒輩斂蜂窠，以厚值購之。頃，聚於庭，則命以碾臼校取所汁，以擣所痛。又其子松，嘗錄詩數首，字小誤，大罵躍呼，取杖不及，齒嚙其臂，血流及肘。

李汧公鎮宣武，好琴，嘗自造琴，取新舊桐材扣之，合律者裁而膠綴，所蓄二琴殊絕，其名響泉、韻磬者也。性不喜俗聞，韓晉有二雛奴，號秀奴、七七，善琴箏與歌，時進奏之。有撰琴譜兵部員外郎約，汧公之子也。以近屬宰相子，而有德量，多材藝，不邇聲色，善接引人物，而不好俗談。晨起草裹頭，對客蹙容，便過一日。多蓄古器，在潤州嘗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養一猿名山公，常與相隨，嘗月夜獨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猿必嘯和。高陵令趙儉夫人韋氏，即兵部之姨妹也，說汧公徐夫人生二子，中年於徐夫人小乖，及兵部生，情好復初，而君於諸子中寶愛懸隔。在官所俸祿，付與從子，一不問數，唯給奉崔氏、元氏二孀姊。元氏亦有美行，祭酒華陰公爲之傳。君初至金陵，於李錡坐，屢辭招隱寺之美。一日，錡宴於寺中，明日謂君曰：十郎常誇招隱寺，昨遊宴細看，何殊州中？君笑曰：某所賞者疏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綵物裹，腥羶混鹿麝，衆樂亂山鳥聲，此則實不如在叔父大廳也。錡大笑。性又嗜茶，能自煎，曰：茶須緩火炙，活火

煎。活火謂炭火之有焰者也。客至不限甌數，竟日執茶器不倦。嘗奉使，行至陝州石硤縣東，愛其渠水，留旬日忘發。

李錡之擒也，侍婢一人隨之，裂帛自書管摧之功，言爲張子良所賣，教侍婢曰：結之於帶，吾若從容奏對，當爲宰相揚益節度，不得受極刑矣。我死，汝必入禁中，上問汝，當以此進。及錡伏法，京師大霧，三日不解。憲宗得帛書，頗疑其冤，內出黃衣一襲，賜錡子，敕京兆收葬。

孝明鄭太后，潤州人也，本姓爾朱氏。相者言其當生天子。李錡鎮浙西，反，納之。錡誅，後人掖庭，爲郭太后侍兒，憲宗幸之，生宣宗。即位，尊爲太后。懿宗立，尊爲太皇太后。又七年崩，以郭太后配饗，出祭別廟。

段相文昌少寓江陵，甚貧窶，每聽曾口寺齋鐘動，詣寺求食。寺僧厭之，乃齋後扣鐘，冀其來不逮食。後登台輔，出鎮荊南，題詩曰：曾遇闍黎飯後鐘。文昌晚貴，以金蓮花盆盛水濯足，徐相商以書規之。文昌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原注）或曰此詩是王播事。

文昌少孤，寓居廣陵之瓜洲，家貧力學。夏月訪親知於城中，不遇，饑甚，於路中拾得一錢，道旁買瓜。從於柚中至一宅，門閑然，入其廳內，以瓜就馬槽破之，方啗次，老僕聞啗情聲躍出，責以擅入廄，詬罵聚之而出。鎮淮海，常對賓客說之。在中書廳事，地衣皆錦繡，諸公多撤去，而文昌每令整飭，方踐履，同列或勸之，文昌曰：吾非不知，當恨少貧太甚，聊以自慰耳。元和中，有老卒推倒平淮西碑，官司鎖其項，又以伽械守獄者。憲宗怒，命縛來殺之。既至京，上曰：小卒何故毀大臣所撰碑？卒曰：乞一言而死。碑文中有不了語，又隳殺陛下獄卒。所願於御奏文中美裴度，不還李愬功，是以不平。上命釋縛，賜酒食，敕翰林學士段文昌別撰。案愬妻入訴禁中，乃命段文昌撰文。其時碑尚未立，安得推倒。

于襄陽云：今之方面權勝於列國諸侯，遠矣。且頓押一字，轉驛天下，皆供給承稟。列國止於我驛而已，不亦勝乎。

于司空以樂曲有想夫憐，其名不雅，將改之。客笑曰：南朝相府，曾有瑞蓮，故歌曰相府蓮。自是後人語訛。乃不改。古解題曰：相府蓮者，王儉爲南齊相，一時所辟皆才名之士。時人以入儉府爲入蓮花池，謂如紅蓮映綠水。今號蓮幕者，自儉始。其後語訛爲想夫憐，亦名之醜爾。又有簇拍相府蓮，樂苑曰：想夫憐，羽調曲也。白居易詩曰：玉管朱絃莫急催，客聽歌送十分盃。長愛夫憐第二句，請君重唱夕陽開。王維右丞詞云：秦川一半夕陽開，是也。夜聞鄰婦泣，切切有餘哀。即問緣何事，征人戰未迴。簇拍相府蓮，莫以今時寵，寧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闌燭無人影，羅屏有夢魂。近來音耗絕，終日望應門。

衛侍郎次公在吏部，避嫌，宗從皆不注擬。有從子中甫，自江淮來調選，因告主吏曰：但得官便出城，即可矣。遂館中甫於別第。未幾，擬江南令，將出城，爲次公老僕所遇，不得已見次公。次公詰其由，中甫以實對。次公曰：今年所注，不省有汝姓名。驗其籤名，則次公署之也。遂召主吏，貸其罪，以問之。吏曰：凡所取押皆冒次公職。曰：某處不及此。遂遣赴官。

王智興以使侍中罷鎮歸京，親情有以選事求囑，智興面不肯應，選人懇請，遂致一銜與吏部侍郎。吏部印尾狀云：選人名銜謹領訖。智興曰：不知侍中亦有用處。

崔相群之鎮徐州，嘗以焦氏易林自筮，遇乾之大畜，其繇曰：典策法書，藏在蘭臺，雖遭亂潰，獨不遇災。及

繼王智興之幾。果除鹹寧。

元和十五年。太常少卿李建知舉。放進士二十九人。時崔嘏舍人與施肩吾同牓。肩吾寒進。爲嘏瞽一目。曲江宴賦詩。肩吾云。去古成叚。著蟲爲蝦。二十九人及第。五十七眼看花。

裴坦爲職方郎中知制誥。裴相休以坦非才。不稱。力拒之。不能得。命既行。坦至政事堂謝丞相。故事謝畢。便於本院上事。宰臣送之。施一榻壓角坐。而坦巡謁執政。至休。休曰。此乃首台謬選。非休力也。立命肩輿便出。不與之坐。兩閣老吏云。自有中書。未有此事。人爲坦恥之。至坦知貢舉。擢休子宏上第。時人稱欲蓋而彰。

劉虛白與太平裴坦相知。坦知舉。虛白就試。因投詩曰。三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人世能多許。猶著麻衣待至公。坦感之。與及第。

安邑李相公吉甫初自省郎爲信州刺史。時吳武陵郎中。貴溪人也。將欲赴舉。以哀情告州牧。附布帛數端。吳以輕鮮。以書讓焉。其詞唐突。不存桑梓之分。並卻其禮。李公不悅。妻諫曰。小兒方求成人。何得與舉子相忤。遂與米二百斛。李公果憾之。元和二年。崔侍郎邠重知貢舉。酷搜江湖之士。初春將放二十七人及第。持名來呈相府。纔見首座李公。公問吳武陵及第否。主司恐是舊知。遽言及第。其牓尚在懷袖。忽報中使宣門。數且揖禮部。從容遂注武陵姓字呈李公。公謂曰。吳武陵至粗人。何以當科第。禮部曰。吳武陵德行未聞。文章乃堪採錄。名已上牓。不可却也。相府不能移。唯唯而從之。吳若不附國庠。牓在於牓末。翌日敘集省門。聞同年曰。不期崔侍郎今年倒排牓也。觀者皆咍焉。

永寧王二十。光福王八二相。皆出於先安邑李丞相之門。安邑薨於位。一王素服受慰。一王則不然。中有變色是誰過歟。又曰。李安邑之爲淮海也。樹置裴光德。及去。則除授不同。李再入相。對憲宗曰。臣路逢中人送節與吳少陽。不勝憤憤。聖顏頗赧然。翌日。罷李丞相藩爲太子詹事。蓋與節是藩之謀也。又論征元濟時饋運使皆不得其人。數日。罷光德爲太子賓客。非饋運者。裴之所除也。劉禹錫曰。宰相皆用此勢。自公孫宏始。而增稱妙焉。但看其傳。當自知之。蕭曹之時。未有斯作。

劉禹錫守連州。替高霞寓。後入爲羽林將軍。案唐書高霞寓傳。霞寓由歸州刺史入爲右衛大將軍。與劉禹錫之守連州無涉。疑有誤。自京附書曰。以承眷顧。謂自代矣。公曰。感。然有一話。昔有老嫗山行。見一獸如大蟲。羸然跬步而不進。若傷其足者。嫗因即之。而虎舉前足以示嫗。嫗看之。乃有芒刺在掌下。因爲拔之。俄而奮迅闞吼。別嫗而去。似媿其恩者。及歸。翌日自外擲麋鹿狐兔至於庭者。日無闕焉。嫗登垣視之。乃前傷虎也。因爲親族具言其事。而心異之。一旦。忽擲一死人。血肉狼藉。乃被村人兒者呵捕云殺人。嫗具說其由。始得釋縛。乃登垣伺其虎至。而語之曰。感則感矣。叩頭大王。已後更莫拋人來也。

劉禹錫曰。史氏所貴著作起居注。橐筆於螭首之下。人君言動皆書之。君臣啟沃皆記之。後付史氏記之。故事也。今起居惟寫除目。著作局可張雀羅。不亦倒置乎。

劉禹錫曰。大抵諸物須酷好則無不佳。有好騎者必畜好馬。曰好瑟者必善彈。皆好而別之。不必富貴而亦獲之。韋絢曰。蔡邕焦尾。王戎牙籌。若不酷好。豈可得哉。

劉禹錫云。韓十八愈直是太輕薄。謂李二十六程曰。某與丞相崔大羣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

處是過人者。韓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過愈論著文章。此是敏慧過人也。韓十八初貶之制。席十八舍人爲之詞。曰。早登科第。亦有聲名。席既物故。友人曰。席無令子弟。豈有病陰毒傷寒而與不潔喫耶。韓曰。席十八喫不潔太遲。人問曰。何也。曰。出語不是當。蓋忿其責詞云。亦有聲名耳。

韓退之有二妾。一曰絳桃。一曰柳枝。皆能歌舞。初使王庭湊。至壽陽驛。絕句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兼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團。蓋有所屬也。柳枝後踰垣遁去。家人追獲。及鎮州初歸。詩曰。別來楊柳街頭樹。擺弄春風只欲飛。還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放待郎歸。自是專寵絳桃矣。

元和中。郎吏數人省中縱酒話平生。各言愛尚及憎怕者。或言愛圖畫及博弈。或怕妄與。工部員外汝南周愿獨云。愛宣州觀察使。怕大蟲。

初百官早朝。必立馬建福。望仙門外。宰相則於光宅車坊。以避風雨。元和初。始置待漏院。

元和末。有敕。申明父子兄弟無同省之嫌。自是楊於陵任尚書。其子姪兄弟分曹者。亦有數人。

沙陀本突厥餘種。元和中。三千人歸順。隸京西節度使范希朝。主之。弓馬雄勇。冠於諸番。

進士何儒亮自外方至京師。將謁從叔。誤造郎中趙需宅。自云同房。會冬。需欲家宴。揮霍之際。既是同房。便入宴。姑姊妹盡在列。儒亮饌徹。徐出。細察。乃何氏子。需笑而遣之。某按此事是趙贊侍郎與何文哲尚書相與鄰居。時俱侍御史。水部趙郎中需方應舉。自江淮來。投刺於贊。誤造何侍御第。何武臣也。以需進士稱猶子謁之。大喜。因召入宅。不數日。值元日。骨肉皆在坐。文哲因謂需曰。姪之名宜改之。且何需似涉戲於姓也。需乃以本氏告。文哲大愧。乃厚遺之而促去。需之孫頊。前國學明經。文哲姪孫繼。爲杭之戎吏。皆說之相符。而並無儒亮之說。國史補所記乃誤耶。

西蜀官妓曰薛濤者。辯慧知詩。嘗有黎州刺史（闕姓）失姓名作千字文令。帶禽魚鳥獸。乃曰。有虞陶唐。坐客忍笑不罰。至薛濤云。佐時阿衡。其人謂語中無魚鳥。請罰。薛笑曰。衡字尚有小魚子。使君有虞陶唐。都無一魚。賓客大笑。刺史初不知覺。

白太傅與元相國友善。以詩道著名。時號元白。其集內有詩說元相公云。相看掩淚應無說。離別傷心事豈知。想得咸陽原上樹。已抽三丈白楊枝。泊自撰墓誌云。與劉夢得爲師友。殊不言元相公。時人疑其隙終也。

李賀爲韓文公所知。名聞縉紳。時元相稹以明經擢第。亦善詩。願與賀交。詣賀。賀還刺曰。明經及第。何事看李賀。元恨之。制策登科。及爲禮部郎中。因議賀父名晉肅。不合應進士。竟以輕薄爲衆所排。文公惜之。爲著諱辯。賀竟不能上。

長慶初。李尚書絳議置郎官十人。分判南曹。吏人不便。後出爲東都留守。自是選曹成狀。常得逃罪。

山甫以石留黃濟人嗜欲。多暴死者。其徒盛言山甫與陶貞白同壇受籙。以神之。長慶二年。卒於余干。江西觀察使王仲舒遍告人。山甫老病而死。速朽。無少異於人者。

令狐楚鎮東平。絢侍行。嘗從觀郊外逆旅中。時久旱。絢因問民間疾苦。有老父曰。天旱盜賊且起。復曰。今風不鳴條。雨不破塊。絢以相反詰之。答曰。自某日不雨。至於是月。豈非不破塊乎。賦稅徵迫。販妻鬻子。不

給樹以桑枝，豈非不鳴條乎。

鎮州王庭湊始生，嘗有鳩數十隻朝集庭樹，暮集簷下。里人駱德播異之。及長，駢脅，喜陰符、鬼谷子。初仕軍中，曾使河陽，道中被酒，寢於路傍。忽有一人荷策而過，熟視之曰：「貴當列土，非常人也。」從者告之。庭湊馳數里，追及，致敬而問，自云：「濟源駱山人也。向見君鼻中之氣，左如龍，右如虎，龍虎交，王應在今秋。（原注）一云吾相人未有如此者。子孫相繼滿一百年。」又云：「家之庭合有大樹，樹及于堂，是其兆也。」是年，庭湊爲三軍所立。歸省別墅，而庭樹婆娑，陰已合矣。

田令孜爲王庭湊所害，天子召其子布於涇州，與之發哀，授魏博之節。布乃盡出妓樂，捨戲大哭曰：「吾不回矣。」次魏郊三十里，跣行被髮而入。後知力不可執，密爲遺表，伏劍而死。

長慶中，京城婦人首飾有以金碧珠翠，笄櫛步搖，無不具美，謂之百不知。婦人去眉，以丹紫三四橫，約於目上下，謂之血暈妝。

寶歷中，敬宗皇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不決。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爲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明皇帝宮驪山，而祿山亂；先皇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往以驗彼言。」後數日，自驪山回，語親倖曰：「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文宗在藩邸，好讀書，王邸無簡記、春秋、史記、周易、尚書、毛詩、論語，雖有少成部帙，宮中內官，得周易一部者獻。上即位後，捧以隨幸。及朝廷無事，覽書目，問取書，使殿讀之，乃詔兵部尚書王起、禮部尚書許康佐爲侍講學士，中書舍人柳公權爲侍讀學士。每有疑義，召學士入，使殿顧問討論，率以爲常。時謂三侍學士恩寵異等。於是康佐進春秋列國經傳六十卷。上善之，問康佐曰：「吳人伐越，獲俘以爲閽，使守舟，餘祭觀舟，閽以戈殺之，閽是何人，殺吳子復是何人？」康佐遲疑久之，對曰：「春秋義奧，臣窮究未精，不敢遽解。」上笑而釋卷。

臨田縣尉直宏文館柳珪，擢爲右拾遺、宏文館學士。給事中蕭倣、鄭裔綽駁還制，曰：「陛下擬位本待賢良，今命澆浮，恐非懲勸。柳珪居家不稟義方，奉國豈盡忠節？」刑部尚書柳仲郢，詣東上閤門進表，稱子珪才器庸劣，不當玷居諫垣，若誣以不孝，即非其實。太子少師柳公權亦訟侄毀之枉。上令免珪官，家居修省。貞元、元和已來，士林家禮法，推韓滉、韓皋、柳公綽、柳仲郢。一旦子稱不孝，爲士歎之。

韋溫遷右丞。文宗時，姚勗按大獄，帝以爲能，擢職方員外郎。溫上言：「郎官清選，不可賞能吏。」帝問故，楊嗣復對曰：「勗名臣後，治行無疵。若吏才幹而不入清選，他日孰肯當劇事者？此衰晉風，不可以法。」

太和三年，左拾遺舒元褒等奏：中丞溫造遵供奉官事，今月四日，左補闕李虞仲與溫造街中相逢，造怒不迴避，遂擒李虞仲祗承人笞其背者。臣等謹按國朝故事，供奉官街中除宰相外，無所迴避。

陳夷行，字周道。文宗時，仙韶樂工尉遲璋授王府率，右拾遺李洵直當衙論奏，鄭覃、楊嗣復嫌以細故，謂洵直近名。夷行曰：「諫官當衙，正須論宰相得失，彼賤工安足言？然亦不可置不用。」帝即徙璋。

新昌李相紳，性暴不禮士。鎮宣武，有士人遇於中道，不避，乃爲前驅所拘。紳命鞫之，乃宗室也。答狀曰：「勘政樓前，尚容緩步；開封橋上，不許徐行。汴州豈大於帝都，尚書未尊於天子？」公覽之失色，使逸去。

武翊黃，府選爲解頭，及第爲狀頭，宏詞爲敕頭，時謂武三頭，冠於一時。後惑於媵薛荔，苦其家婦盧氏。

進新昌李相紳，以同年蔽之，而衆論不容，終至流竄。

王升州瑤，自河南尹拜右丞，相除目穢，封少尹侯繼有宴，以書邀之，王判後云：「新命雖聞，舊銜尚在，遽爲招命，堪入笑林。」洛中以爲口實。故事：少尹與大尹遊宴禮隔，雖除官亦當候正敕也。

王沐，王涯之再從弟也。家於江南，老且窮，以涯作相，跨驢至京師，三十日始得見涯，所望不過一簿尉耳。而涯見其潦倒，無推引意。太和九年秋，沐于涯之嬖奴，道以所欲。涯始一召，許以微官處之，自是且夕造涯。及涯誅，仇士良收捕涯家族，時沐方在涯宅，以王氏之宗同坐。舒守謙即元輿之宗，十年居元輿舍，未嘗一日有間，至於車服飲饌，亦無異等，元輿謂之從子，取明經及第，歷秘書郎，及持和印，許列清曹命之。無何，忽以非過怒守謙，剩且伏謁，皆不得見。僮僕皆拒之。守謙乃辭往江南，元輿亦不問。翌日出長安，昏暮自失，行及昭應，聞元輿之禍。（原注）時李相收鄭家族，不問親疏皆戮。論者以王、舒禍福之異，若有分定焉。

鄭注以方術進，舉引朋黨，薦周易博士李訓，召入內署，爲侍講周易學士。敏捷有口辯，涉獵五經，言及左氏，以探上意。上幸蓬萊殿閣，召訓問曰：「康佐所進春秋列國經傳，朕覽之久矣。戰國時事，歷歷明白。朕曾問康佐吳人伐越，獲俘以爲閽，殺吳子餘祭，康佐云窮究未精，卿謂如何？」訓曰：「吳人伐越，獲俘即罪人，如今之所謂生口也。不殺下蠶室，肉刑。古謂之閽寺，即今之中使也。吳子是國君，餘祭名也，使中使主守舟楫，餘祭往觀之，爲中使所殺。」上嗟嘆。訓曰：「君不近刑人，近刑臣即輕死之道，吳子遠賢良，親刑臣，而有斯禍，答史書之，以垂鑒戒。」上曰：「左右密近刑臣多矣，餘祭之禍，安得不慮？」訓曰：「陛下睿聖，留意於未萌，若欲去泰去甚，臣願遵聖算。累聖知之而不能遠，惡之而不能去，睿旨如此，天下幸甚。」時鄭注任工部尚書、侍講學士，乃與訓斥逐賢良，陰構姦謀，遂有甘露之事。

大和初，京師有輕薄徒，取貢士姓名，以義理緝飾爲詞，號爲舉人露布，九年冬，觀者多是儒士。

李瓚，故相宗閔之子，自桂州失守，貶昭州司戶，後量移衢州刺史，給事中柳韜駮之，復貶瓚相普。瓚先達而奔嶠，瓚既重爲所貶，性強躁，儉且死，鄭舍人黜之，戞瓚座主也，乃爲書與竇受恩未殺極苦，累十點筆落而卒。（案此條末數語難解，疑有脫誤）

李司徒程善謔，爲夏口日，有客辭去，相留住三兩日。客曰：「業已行矣，舟船已在漢口。」曰：「此漢口不足信。」又因與堂弟居守相石投盤飲酒，居守誤收骰子，糺者罰之。司徒曰：「汝向忙鬧時，把堂印將去，又何辭焉？」飲家謂重四爲堂印。蓋譏居守太和九年冬朝廷有事之際而登庸也。又與石諸服食云：「汝服鍾乳否？」曰：「近服甚覺得力。」司徒曰：「吾一不得乳力。」蓋譏其作相日無急難之效也。又嘗於街西遊宴，貪在博局，時已昏黑，從者迭報云：「鼓動。」司徒應聲曰：「靴靴。」其意謔鼓動似受繼之聲，以將客靴靴答之，速遣去也。又在夏口時，官園納李頤，而餘者分給將校，其主將報之，軍將謝李頤，司徒手拍頭云：「着他了也。」然後傳語：「此李頭不必謝也。」

徐晦嗜酒，沈傳師善餐。楊嗣復云：「徐家肺，沈家脾，其安穩耶？」

杜悰通貴日久，門下有術士李生者甚異，悰任四川節度，馬植罷黔中，方赴闕，李一見謂悰曰：「受相公恩久，思以報答，今有所報矣。黔中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當厚遇之。」悰未之信。他日又謂悰曰：「相公將有禍

非馬中丞不能救。乞厚結之。悰始媿。乃用其言。厚幣餉之。仍令郎吏爲植於闕下買宅。爲生之費無闕。時李除光祿卿。報狀至蜀。悰謂李曰。貴人赴闕作光祿。勳矣。李曰。姑待之。植進大理卿。遷刑部侍郎。充鹽鐵使。悰始信之。未幾。拜相。懿安皇太后崩。悰懿安子壻也。忽內牓子索檢責宰相元叔故事。植論旨延英力營救。植素能言。上意寤。事遂止。

杜邠公悰。昔與同列言平生不稱意有三。其一爲澧州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自西川移鎮廣陵。舟次瞿塘。遇風。侍者擬溺。渴甚。自潑茶飲。後鎮荊南。諸院姊妹多在渚宮寄寓。相國未嘗拯濟。節臘一無音遺。有乘肩輿至府門詬罵者。亦不省問。所徙方鎮。不理獄訟。在鳳翔洎西川。繫囚無輕重。任其殍殕。人有從劍門得漆器文書。乃成都具獄案牘也。

歐陽琳父袞。亦中進士。琳與弟珹同在場屋。苦其貧匱。每詣先達。輒同幅。時人稱之。杜邠公在岐下。以子裔休同年謁之。悰嘗以事怪琳。客或有爲琳科解者。且言琳袞之子。悰不答。久之曰。某自淮南赴闕。舟次甑山。風不可進。因策杖登岸。徐步適見一僧方修道前。曰。某山和尚弟子教化。某而之曰。何言弟子。蔬休和尚也。

開成中。有龍復本者。無目。善聽。攜竹言休咎。象簡竹笏。以手循之。必知官祿年壽。宋邧補闕有時名。搢紳間不傾屬。時永樂蕭相寘亦居諫官。同日詣之。授以所持笏。復本循蕭笏良久。置於案上。曰。宰相笏。次至宋笏。曰。長官笏。邧不樂。月餘。同列於中書候見宰相。時李衞公方秉政。宋見閣佇立。就諭之。承相出。宋以手板障面而笑。未已。李公目之。謂左右曰。宋補闕笑某何事。聞者爲憂之。數日出爲河南縣令。竟殁其後。蕭公自浙西觀察使入判戶部。頃之爲宰相。

文宗時。有沙門能改塔。履險若平。換塔杪一柱。人以爲神。上聞之。曰。塔因當人功所建。然當時匠者豈亦有神沙門。後果以妖妄伏法。

盧尚書宏宣與弟衢州簡辭同在京師。一日衢州早出。尚書問有何除改。答曰。無大除改。唯皮遐叔爲中刺史。尚書不知皮是遐叔姓。謂是宗人。曰。我彌當家。沒處得盧皮遐來。衢州爲辨之。皆大笑。

唐語林卷七

補遺 起武宗，盡昭宗。

武宗時。李衞公晉奏處士王龜有志業。堪爲諫官。上曰。龜是誰子。對曰。王起之子。上曰。凡言處士者。當是山野之人。王龜父爲大僚。豈不自合有官。

李吉甫安邑宅。及牛僧孺新昌宅。泓師號李宅爲玉杯。牛宅爲金杯。玉一破無復全。金或傷尚可再製。牛宅本將作大匠康詧宅。詧自辨岡阜形勢。謂其宅當出宰相。每命相有案。詧必延頸望之。宅竟爲牛相所得。

李衞公宅在安邑。桑道茂謂之玉盌。牛相宅在新昌北街。謂之金杯。盧氏雜記。泓師云。長安永寧坊東南是金盞地。安邑里西是玉杯地。後永寧爲王鍔宅。安邑爲馬燧宅。後入官。王宅賜袁宏及史憲誠等。所謂金盞破而成。馬燧宅爲奉誠園。所謂玉杯破而不完矣。

李衞公在淮揚。李宗閔在湖州。拜賓客分司。衞公擺遣專使致信好。宗閔不受。取路江西而過。頃之。衞公入相。爲洛。宗閔憂懼。求厚善者投書乞一見。欲自解。復書曰。怨即不怨。見即無端。初衞公與宗閔早相善。中外致力。及位高。稍相傾。及宗閔在位。衞公爲兵部尚書。次當大用。宗閔沮之未效。衞公知而憂之。京兆尹杜悰。即宗閔黨。一日見宗閔曰。何戚戚也。宗閔曰。君揣我何念。杜曰。非大戎乎。曰。是也。何以相救。曰。某卽有策。顧相公不能用。曰。請言之。杜曰。大戎有詞學而不由科第。至今怏怏。若令知貢舉。必喜。宗閔默

然，曰：「更思其次。」曰：「與御史大夫，亦可平治攙槍。」宗閔曰：「此即得。」懷再三與約，遂詣安邑第。衛公迎之，曰：「安得訪此寂寞？」對曰：「靖安相公有意旨，令某傳達。」遂言亞相之拜。衛公驚喜垂涕，曰：「大門官小子豈敢當此薦拔？」寄謝重疊。其後宗閔復與楊虞卿議之，其事遂格。元和已來，宰相有兩李少師，故以所居別之，永寧少師因言性褊急，不爲士大夫所稱，靖安少師者，宗閔也。

李衛公性簡儉，不好聲妓，往往經旬不飲酒，但好奇功名。在中書，不飲京城水，茶湯悉用常州惠山泉，時謂之水遞。有相知僧允躬白公曰：「公跡並伊臯，但有末節尚損盛德。萬里汲水，無乃勞乎？」公曰：「大凡末世淺俗，安有不嗜不慾者？捨此即物外世網豈可縈繫？然弟子於世，無常人嗜慾，不求貨殖，不邇聲色，無長夜之歡，未嘗大醉。和尚又不許飲水，無乃虐乎？若敬從上人之命，即止水後，誅求聚斂，廣畜姬侍，坐於鐘鼓之間，使家敗而身疾，又如之何？」允躬曰：「公不曉此意。公博識多聞，止知常州有惠山寺，不知腳下有惠山寺井泉。」公曰：「何也？」曰：「公見極南物極北有，即此義也。蘇州所產，與汧雍同，隴豈無吳縣耶？所出蒲魚菰鼈既同，彼人又能效蘇之織紝，其他不可備紀。京中昊天觀廚後井，俗傳與惠泉脈相通。」因取諸流水，與昊天水、惠山水稱量，唯惠山與昊天等。公遂能取惠山水。

李衛公頗升寒素，舊府解有等第。衛公既貶，崔少保龜從在省，子殷夢爲府解元。廣文諸生爲詩曰：「省司府局正綢繆，殷夢元知作解頭。三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盧渥司徒以府元爲第五人，自此廢等第。

周膽，張進士，謁李衛公，月餘未得見。閽者曰：「公諱吉，君姓中有之。公每見名紙，即顰蹙。」膽俟公歸，突出肩輿前，訴曰：「君諱偏傍，則趙壹之後，數不至三；賈山之家，語不言出；謝石之子，何以立碑？李牧之男，豈合書姓？」衛公遂入，論者謂兩失之。

李衛公德裕以己非科第，常嫉進士。及爲丞相，權要束手。王起知舉，將入貢院，請德裕所欲。德裕曰：「安問所欲？借如盧肇、丁稜、姚鵠，不可在去流內也。」起從之。或曰：德裕初爲某處從事時，同院有李評事者，進士也，與德裕官同。有舉子投卷，誤與德裕。舉子即悟，復請之曰：「文軸當與及第李評事，非公也。」由是德裕多排斥之。

李德裕自金陵追入朝，且欲大用，慮爲人所先，且欲急行。至平泉別墅，一夕秉燭周遊，不暇久留。及南貶，有甘露寺僧允躬者，記其行事，空言無行實，蓋仇怨假託爲之。

平泉莊在洛城三十里，卉木臺榭甚佳。有虛檻，引泉水縈迴穿鑿，像巴峽、洞庭、十二峯九派，迄於海門。有巨魚脅骨一條，長二丈五尺，其上刻云：會昌二年，海州送到。在東南隅。平泉即徵士韋楚老拾遺別墅。楚老風韻高邈，好山水。衛公爲丞相，以白衣擢升諫官。後歸平泉，造門訪之，楚老避於山谷。衛公題詩云：「昔日徵黃綺，余慙在鳳池。今來招隱逸，恨不見瓊枝。」莊周圍十餘里，臺榭百餘所，四方奇花異草與松石，靡不置其後。石上皆刻支遁二字，後爲人取去。其所傳雁翅檜、珠子柏、蓮房玉蕊等，猶有存者。（原注）檜葉婆娑如鴻鴈之翅；柏實皆如珠子，叢生葉上，香聞數十步；蓮房下蕊，每附房之上，花分五朵而實圓大，一房也。怪石名品甚衆，各爲洛陽城族有力者取去，有禮星石、獅子石，好事者傳玩之。（原注）禮星石其石一丈，以尺餘上有斗極之象；獅子石高三四尺，孔竅千萬，遞迤相貫，如獅子首尾眼鼻皆全。

李衛公貶三朝大權，出門下者多矣。及南竄，怨嫌併集，途中感憤，有「十五餘年車馬客，無人相送到崖州」之句。又嘗稱天下窮人物情所聚。鎮浙西，甘露寺僧允躬頗受知。允躬迫於物議，不得已送至瀾所，及歸作書，言天厭神怒，百禍皆作，金幣爲鱷魚所溺，室宇爲天火所焚，哀者藉以傳布，由允躬皆怨所致。衛公既殁，子燁自象州武仙尉量移郴州郴尉，亦死貶所。劉相鄴爲諫官，先世受恩，獨上疏請復官爵，乞歸葬。衛公門人惟丞士能報其德。

李衛公在珠崖郡，北亭謂之望闕亭。公每登臨，未嘗不北睇悲咽。題詩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又郡有一古寺，公因步遊之，至一老禪院，坐久，見其內壁掛十餘葫蘆，指曰：「中有藥物乎？弟子頗足疲，願得以救。」僧歎曰：「此非藥也，皆人骸灰耳。此太尉當朝時，爲私憾黜于此者，貧道憫之，因收其骸焚之，以貯其灰，俟其子孫來訪耳。」公悵然如失，返步心痛，是夜卒。

隴西李膠年少恃才俊，歷尚書郎。李太尉稱之，欲處之兩掖，江夏盧相判大計，自中書欲取員外郎李膠權鹽使。太尉不答。盧不敢再請膠。太尉曰：「某不識此人，亦無因緣，但見風儀標品，欲與諫議大夫。何爲有此事？」盧曰：「某亦不識，但以婺地鄉論，因於袖中出文，乃佳士良書也。」太尉歸戒閽者：「此人來不要通。」後竟坐他罪出爲峽內郡丞。

李衛公性簡傲，多獨居閱覽之勤，即效攻作庇器，其自修擊阮，唯與中書舍人裴璟相見，亦中表也。多訪裴以外事。裴披下遂客退，公問：「今日有何新事？」曰：「今日披下郎官集，蒞蘇湖郡守有餞，見一郎官不容一同列，滿坐嗤訝。」公曰：「誰？」曰：「倉部郎中崔騤作酒錄事，不容倉部員外白敏中。」公問：「不容有由乎？」曰：「白員外後至，崔下四籌三，白不敢辭，其一遣自謂罪名，從命。崔曰：『也用斟處出頭出腦。』白委頓而回去，兼不敍別。」衛公不悅，遣馬屈白員外至，曰：「公在員外藝學時稱，久欲薦引，今翰林有闕，三兩日行出，將以本官充學士。」出崔爲申州，又徙邢、洛、汾三州，後以疾廢洛下。

宣宗即位於太極殿，時宰臣李德裕行冊禮，及退，上謂宮侍曰：「適行近我者，非太尉耶？此人每顧我，使我毛髮森豎。」後二日，遂出爲荊南節度。

杜牧少登第，恃才喜酒色。初辟淮南牛僧孺幕，夜即遊妓舍，廂虞候不敢禁，常以榜子申僧孺，僧孺不怪。逾年，因朔望起居，公留諸從事從容，謂牧曰：「風聲婦人，若有顧盼者，可取置之所居，不可夜中獨遊，或昏夜不虞，奈何？」牧初拒諱，僧孺顧左右取一篋至，其間榜子百餘，皆廂司所申。牧乃愧謝。牧，太師佑之孫，有名當世。臨終，又爲詩誨其二子曹師等。曹師名晦辭，曹師弟名德祥。晦辭終淮南節度判官，德祥昭宗時爲禮部侍郎，知貢舉，亦有名聲。晦辭自吏部員外郎入浙西趙隱幕。王郢叛，趙相以撫御失宜，貶。晦辭罷，時北門李相蔚在淮南，辟爲判官，晦辭辭不就，隱居于陽羨別墅。時論稱之。永寧劉相鄴在淮西，辟爲判官，方應召，晦辭亦好色。赴淮南，路經常州，李瞻給事爲郡守，晦辭于坐間與官妓朱良別，因掩袂大哭。瞻曰：「此風聲賤人，員外何必如此？」乃以步輦隨而遺之。晦辭飲散，不及易服，步歸舟中，以告其妻，妻不妬忌，亦許之。

杜舍人牧恃才名，頗縱聲色。嘗自言有鑒別之能。聞吳興郡有佳色，罷宛陵幕往觀焉。使君聞其言，迎待甚厚。于郡旬日，籍以帖飲，既官妓，曰未稱所傳也。將離郡去，使君敬詢所欲，曰：「願泛彩舟，許人縱觀，得以

嘗日使作樂悅。擇日大具戲舟畫棹鮫綖之樂。以鮮華相尚。牧衒泛肆目。冀一無所得。及暮將散。忽於曲岸見里婦攜幼女。年方十餘歲。牧悅之。令至與語。牧曰。今未帶去。第存晚期耳。遂贈羅纈一二。以爲質。婦辭曰。他日無狀。或恐爲所累。牧曰。不然。余今西行。求典此郡。汝待我十年不來。而後嫁。遂書于紙而別。後十四年。始出刺湖州。臨郡三月。卽命訪之。女嫁已三載。有子二人矣。牧召其母及女詰問。卽出留書示之。乃曰。其辭也直。因贈詩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

進士放榜訖。則眾謁宰相。其導詞者出狀元。舉止尤宜精審。時盧肇丁棱及第。有故。次乃至棱。棱口訥。貌寢陋。迨引見。遂因棱啓。聲言登科。而宰臣莫能成語。左右莫不大笑。後爲人所譏云。先輩輝辭諱曰無有。曰諸公謁宰相日。先輩獻藝云。棱等登。棱等登。

李蠙王鐸。進士同年也。蠙嘗恐鐸先大用。及路巖出鎮。蠙從失勢。鐸柔弱易制。中官貪之。先用鐸焉。蠙知之。挈酒一瓶。謁鐸曰。公將登庸矣。吾恐不可及也。願先事少接左右。鐸妻姪盛饌。使婢言之。蠙起曰。吾豈飲者。卽命大白滿引而去。

御史府有大夫中丞雜事者。總臺綱也。侍御史殿中侍御史。有內外彈。四推太倉左藏庫左右巡。皆負重事也。不常備。有兼領者。監察使有祠祭使館驛使與六察。爲八分務。東都又常一二巡。因監決案覆諸道不法事。皆監察。亦不常備。亦有兼領非者。御史不聞攝他官。自武宗始。

聖善寺銀佛。天寶亂。爲賊將截一耳。後少傅白公奉佛。用銀三鋌添補。然不及舊者。會昌拆寺。命中貴人毀像。收銀送內庫。中人以白公所添鑄比舊耳少銀數十兩。遂詣白公索餘銀。恐涉隱沒故也。

京師貴牡丹。佛宇道觀多遊覽者。慈恩浴室院有花兩叢。每開及五六百朵。僧思振說。會昌中朝士數人同遊僧舍時。東廊院有白花可愛。皆歎云。世之所見者。但淺深紫而已。竟未見深紅者。老僧笑曰。安得無之。但諸賢未見爾。眾於是訪之。經宿不去。僧方言曰。諸君好尚如此。苟道安得藏之。但未知不漏於人否。眾皆許之。僧乃自開一房。其間施設幡像。有板壁遮以幕。後於幕下啓關至一院。小堂甚華潔。柏木爲軒廡欄檻。有殷紅牡丹一叢。婆娑數百朵。初日照輝。朝露半晞。眾共嗟賞。及暮而去。僧曰。予栽培二十年。偶出語示人。自今未知能存否。後有數少年詣僧。邀至曲江看花。藉草而坐。弟子奔走。報有數十人入院掘花。不可禁。坐中相視而笑。及歸至寺。見以大畚盛之而去。少年徐謂僧曰。知有名花宅中成欲一看。不敢預請。蓄恐難捨。已留金三十兩。蜀茶二斤以爲報矣。

宣宗在藩邸。常爲諸王所法。一日不豫。鄭太后奏上言心疾。文宗召見。熟視上貌。以玉如意撫背曰。我家他日英主。豈疾乎。卽賜御馬金帶。

宣宗在藩邸時。爲武宗所薄。將中害者非一。一日宣召打毬欲圖之。中官奏斯疾遍體。脹械不可近。上命昇於殿下。果如所奏。遂釋之。武宗偉步爲虎所逐。命京兆同華格虎以進。至宣宗卽位。本命在寅。於屬爲虎。

宣宗卽位。宮中每欲行幸。先以龍腦鬱金藉地。上並禁止。每上殿。與學士從容。未嘗不論儒學。頗留意於貢舉。於殿柱題鄉貢進士。或宰臣出鎮。賜詩遺之。凡欲對公卿。必整容貌。更衣盥手。然後方出。語及政事。終日忘倦。章表有不欲左右見者。率皆焚爇。惜儉伎樂。終日嬉戲。上未嘗顧笑。賜有甚精。有時微行人間。

採聽輿論。以觀選士之得失。

宣宗時。越守進女樂。有絕色。上初悅之。數日錫予盈積。忽晨興不樂。曰。明皇帝只一楊妃。天下至今未平。我豈敢忘。召詣前曰。應留汝不得。左右奏可以放還。上曰。放還我必思之。可賜酖一杯。

宣宗多追錄憲宗卿相子孫。裴諗度之子。爲學士。加承旨。上幸翰林。諗寓直。便中謝。上曰。加官之喜。不與妻子相面。得否。便放卿歸。諗降階蹈謝。封召。上以御盤內果實賜之。諗卽以衫袖跪受。上顧一宮嬪。取領下小帛裹以賜諗。

宣宗讀元和實錄。見故江西觀察使韋丹政事卓異。問宰臣孰爲丹後。周墀曰。臣近任江西。見丹行事。道愛餘風。至今在人。其子宙見任河陽觀察判官。上曰。速與好官。御史府闕之。奏宙御史。

宣宗時。加贈故楚州刺史贈工部侍郎李德修爲禮部尚書。德修吉甫長子。吉甫薨。太常謚封簡。度支郎中張仲方以憲宗好用兵。吉居蚼之作。不得爲偷。仲方貶開州司馬。寶曆中。方遂成大夫。德修不欲同立朝。連牧舒湖楚三州。時吉甫少子德裕任荊南節度使。檢校司徒平章事。上卽位。推恩德裕。嘗追贈祖父。乞迴贈其兄。故有是命。

武宗任李德裕。德裕雖丞相子。文學過人。性孤峭。嫉朋黨。擠牛僧孺李宗閔崔珙於嶺外。楊嗣復貞穆李公廷。以會昌初冊立事。亦七年竄嶺表。宣宗卽位。嶺南五相。同日遷北。

宣宗弧矢。擊鞠皆盡其妙。所御馬銜勒之外。不加雕飾。而馬尤矯捷。每持鞠杖。乘勢奔躍。運鞠於空中。連擊至數百。而馬馳不止。迅若流電。二軍老手。咸服其能。

清夜遊西園圖者。晉顧長康所畫。有梁朝諸王跋尾處云。圖上若干人並食天廚。唐貞觀中。褚河南裝背題處具在。其圖本。張維素家收得。傳至相國張公宏靖。元和中。進宣索。并鍾元常寫道德經。同進入內。（是時張鎮并州。進圖表。李太尉衛公作。）後中貴人崔潭峻自禁中將出。復流傳人間。維素子周封前涇州從事。秩滿在京。一日有人將此圖求售。周封驚異之。遽以絹數匹贖得。經年忽聞款關甚急。問之。見數人同稱仇中尉傳語評事。知清夜圖在宅。計閑居家貧。請以絹三百匹易之。周封懼其逼脅。遂以圖授使人。明日果齎絹至。後方知詐僞。乃是一豪士求江淮海鹽院。時王涯判鹽鐵。酷好書畫。謂此人曰。爲余訪得此圖。當遂公所請。因爲計取之耳。及十家事起。後落在一粉鋪家。未幾爲郭侍郎家閽者以錢三百市之。以獻郭公。郭公卒。又流傳至令狐相家。宣宗一日嘗問相國有何名畫。相國具以圖對。復進入內。

宣宗將命令狐綯爲相。夜半幸含春亭召對。盡蠟燭一炬。方許歸院。仍賜金蓮炬送之。院吏忽見金蓮燭。遽報院中曰。駕來矣。俄然綯至。院吏謂曰。金蓮花引駕燭。學士用之得安否。頃刻有承相之命。

宣宗以左拾遺鄭言爲太常博士。鄭朗自御史大夫爲相。朗先爲浙西觀察使。左拾遺鄭言賓居幕中。朗議以諫官論時政得失。動關宰輔。言移官爲博士。至大中二年。崔愼由自戶部侍郎秉政。復以左拾遺杜群爲太常博士。群亦愼由舊寮。遂爲故事。

崔相愼由廉察浙西。左目生贅肉。欲蔽瞳人。醫久無驗。聞揚州有穆生善醫眼。託淮南判官楊收召之。收書報云。穆生性粗疏。恐不可信。有譚簡者。用心精審。勝穆生遠甚。遂致以來。既見。白崔曰。此立可去。但能安神不撓。獨斷于中。則必效矣。崔曰。如約。雖妻子必不使知。簡又曰。須用天日晴明。亭午於靜室療之。始

無疑矣。問崔飲多少。曰。飲雖不多。亦可引滿。諸生大喜。是日崔引諸生于宅北樓。惟一小竪在。更無人知者。諸生請崔飲酒。以刀圭去督。以絳帕狀血。傳以藥。道報妻子知。按數日徵詔至金陵。及作相。諸生已卒。

大中三年。李褒侍郎知舉。試堯仁如天賦。宿州李使君弟崔。不識題。試同舖。或曰。此於堯之如天。日請不悟。乃答何曰。堯指八彩之眉。因重瞳之目。賦成將寫。以字數不足。疑其同罷。絡之曰。但一聯下添一二者也。當具奏。疑之大笑。

大中四年。進士馮涓登第。榜中文學最高。是歲新羅國起樓。厚齎金帛。奏請撰記。時人榮之。初官京兆參軍。恩地即杜相審權也。杜有江西之拜。制書未行。先召長樂公密話。垂延辟之命。欲以南昌牋奏任之。戒令勿洩。長樂公拜謝辭出。宅速梗而歸。於通衢遇友人鄭賓。見其喜形於色。駐馬懇詰。長樂遂以恩地之辟告之。榮而尊。捧刺京兆門謁賀。具言得於馮先輩也。京兆嗟愕。而歸其淺露。泊制下。開幕。馮不預焉。心緒紛疑。莫知所以。廉事發日。自灞橋乘肩輿。門生咸在。長樂拜別京兆公。長揖馮曰。勉旃。由是囂浮之譽。徧於搢紳。竟不通顯。中間又涉交通中貴。愈招清議。官工部郎中。眉州刺史。仕蜀至御史大夫。

崔鄲中丞爲京尹。三司使永達亭子。宴丞郎。崔乘醉突飲。夏侯孜爲戶部。使問曰。尹曾任給舍否。崔曰。無。孜曰。若不歷給舍。尹不合衙丞郎宴。命酒糾下籌進罰爵。取三大器滿飲之。良久方起。箭引馬前。軍將至死。遂出爲賓客分司。

太常卿。封敖於私第上事。御史彈奏。左遷國子祭酒。故事。太常卿上日。庭設九部樂。盛一時之盛。敖欲使於觀閱。遂就私第視事。

大中十二年七月十四日。退朝。宰相夏侯孜獨到衙門。以御史大夫李景讓爲檢校吏部尚書。充劍南西川節度使。時中元休假。通事舍人無在館者。麻案既出。孜受麻畢。乃召當直舍人馮闓宣之。捧麻皆兩省胥吏。自此始令通事舍人休澣亦在館。

李景讓爲御史大夫。初大夫不旬月多拜丞相。臺中故事。以百日內他人拜相。爲辱甚。景讓未旬。除劍南節度使。朱幾請致仕。客有勸之曰。僕射廉潔。縱謹於富貴。豈不爲諸郎謀耶。笑曰。李景讓兒詎饑死乎。退居洛中。門無雜賓。李琢能浙西。謁景讓。且下馬。不肯見。方去。命人斷其馬芻云。

李尚書景讓少孤。母夫人性嚴明。居東都。諸子尚幼。家貧無資。訓勵諸子。言動以禮。時霖雨久。宅牆夜隤。僮僕修築。忽見一船槽實之以錢。婢僕等來告。夫人謂僮僕曰。吾聞不勤而獲。猶謂之災。士君子所慎者。非常之得也。若天實以先君餘慶。憫及未亡人。當令諸孤學問成立。他日爲俸錢入吾門。此未敢取。乃令閉如故。其子景溫。景莊。皆進士擢第。並有重名。位至方鎮。景讓最剛正。奏彈無所避。初。夫人孀居。猶未中年。貞幹嚴肅。姻族敬憚。訓勵諸子。必以禮。雖貴達。稍怠於辭旨。猶杖之。景讓除浙西。問曰。何日進發。景讓忘於審思。對以近日。夫人曰。此行日。吾或有故。不行如何。景讓惶懼。夫人曰。汝今貴達。不須老母可矣。命僮僕后去衣。笞於堂下。景讓時已斑白矣。搢紳以爲美談。在浙西。左押衙因應對有失。杖死。既而軍中洶洶。將爲亂。太夫人乃候其受衙。出坐廳中。叱景讓立於庭下。曰。天子以方鎮命汝。安得輕用刑。如衆心不寧。非惟上負天子。而令垂白之母羞頷而死。使吾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左右皆哽咽。命杖其背。賓客大將拜泣乞之。久乃許。軍中遂息。景莊累舉未登第。聞其被黜。將笞。其兄中表皆勸景讓囑於主司。景讓終不用。曰。朝廷取士。自有公論。豈敢效人求關節乎。主司知是景讓弟。并皆取名者。自當放及第。是歲景莊登科。

溫庭筠字飛卿。彥博之裔孫。文章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連舉進士不中。宣宗時。謫爲隨縣尉。制曰。放驕人於湘浦。移賈誼於長沙。舍人裴坦之詞。世以爲笑。

僧從誨住安國寺。道行高潔。兼工詩。以文章應制。宣宗每擇劇韻令賦。誨亦多稱旨。累年供奉。望方袍之賜。以棲法門。上兩召至殿上。謂之曰。朕不惜一副紫袈裟。但師頭耳稍薄。恐不勝耳。竟不賜。悒悒而卒。

南卓郎中與李修古中外兄弟。修古性迂僻。卓常輕之。修古得許州從事。奏官敕下。許帥方大讌。遞到開角。有卓與修古書。修古執書喜白帥曰。某與南二十三兄弟。平生相輕。今日某爲尚書幕客。遂與某書。及開緘云。即日卓老不死。生見李修古除目。帥覩書大笑。

諸葛武侯相蜀。制蠻侵漢界。自吐蕃西至東。接夷陵境。七百餘年不復侵軼。自大中獨守任人不當。有喻士珍者。受朝廷高爵。而與蠻習之。姦先。使蠻用五千人。日開蠻川路。由此致南詔擾西蜀。猶於是因荒窮困。人民相食。由沐溪川通蠻陬也。

大中初。吐蕃擾邊。宣宗欲討伐。延英問宰臣。白敏中奏宜興師。請爲都統。領兵數萬。陣於平川。以生騎數千伏山谷爲奇兵。有蕃將服緋茸裘。寶裝帶。乘白馬。出入驍銳。兵未交。至陣前者數四。來挑戰。敏中誡士無得應之。有潞州小將善射。躍馬彎弧而前。迎發兩中其頸。掃而殺之。取其服帶。牽馬而還。兵大呼。士衆鼓而進。追奔將及黑山。獲馬駝輜重不可勝計。降者數千人。自此復得河湟故地。宣宗見捷書云。我知敏中必破賊。

白敏中初入邠州幕府。能遊同州。謁幕府李鳳侍御。久不出見。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坐客皆非之。後爲相。鳳除官過中書。曰。此官人頃相過同州。今日將作常調。等色。

白敏中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充邠寧行營都統。討南山平夏黨項。發日以禁軍三百人從。敏中請依裴度討淮西故事。開幕擇廷臣。充大吏。上允之。乃以左諫議大夫孫景商爲左庶子。行軍司馬。駕部郎中知制誥蔣某爲右庶子。節度副使。駕部員外郎李甸爲節度判官。戶部員外郎李元爲都統掌記。將軍冉晊陳君從爲左右廂候。

白相敏中欲取前進士侯溫爲壻。其妻曰。公既姓白。又以侯氏子爲壻。人必呼爲白侯。敏中遂止。敏中始婚也。已朱衣奏。瞥戲其妻。爲接腳夫人。安用此。

萬壽公主。宣宗之女。將嫁。命擇良壻。鄭顥。宰相子。狀元及第。有聲名。待婚盧氏。宰臣白敏中奏選尚。顥深銜之。大中五年。敏中免相爲邠寧行營都統。將行。奏曰。頃者公主下嫁。責臣選壻。時鄭顥赴婚楚州。行次鄭州。臣堂帖追回。上嗣聖念。顥不樂爲國婚。銜臣入骨髓。臣在中書。顥無如臣何。自此必媒孽臣。知死無種矣。上曰。卿何言之晚耶。因命左右殿中取一檉木小函。扃鐍甚固。謂敏中曰。此是顥說卿文字。便以賜卿。若聽其言。不任卿久矣。大中十二年。敏中作荊南節度使。暇日與前進士在翁疑閑。追感上恩。宣話此事。盡以此函中文字示之。

宣宗時。御史馮緘三院退入臺。路逢集賢校理楊收。不爲之卻。緘爲朝長。攝其（臺中故事三院退朝入臺一人爲之朝長）取收僕笞之。集賢大學士馬植奏論。開元中幸麗正殿。賜酒大

學士張說學士副知院事徐堅以下十八人。不知先舉酒者。說奏。學士以德行相先。非其員吏。遂十八爵
一時舉酒。令馮紘銘收僕。是皆植僕隸一般。高點之。御史中丞令狐綯又引故事論救。上兩釋之。始著令
三館學士不避行臺。

令狐綯以姓氏少宗族。有歸投者。多慰薦之。繇是遠近趨走。至有胡氏添令者。進士溫庭筠戲爲詞曰。自
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

令狐綯罷相。其子滈應進士。在父未罷相前拔解及第。諫議大夫崔瑄上疏。滈弄父權。勢傾天下。舉人文卷
須十月前納。豈可父爲宰相。滈私干有司。請下御史推勘。疏留中不出。

邕州蔡大夫京者。故令狐相公楚鎮滑臺之日。因道場中見於僧中。令京執瓶鉢。彭陽公曰。此子眉目疏
秀。進退不懾。惜其卑幼。可以勸學乎。師從之。乃得陪相國子弟。後以進士舉上第。尋又學究登科。而作尉
畿服。旣爲御史。覆獄淮南。李相紳憂悸而已。頗得繡衣之稱。謫居澧州。爲廣員外。宣所嫁。稍遷撫州刺史。
作詩寄商山四老。秦末家家思逐鹿。商山四皓獨忘機。如何鬢髮霜相似。更出深山定是非。及假節邕交。
道經湖口。零陵鄭太守史。與京同年。遣以酒樂相迎。坐有瓊枝者。鄭君之所愛。京強奪之。鄭莫之競。邕交
所爲多如此。爲德義者見鄙。行泊中興頌所。龍勉不前。題篇久之。似有悵恨之思。繼到邕南。制禦失律。伏
法湘川。論者以安石四皓。而欲貿山於浯溪之間。不徒言哉。詩曰。停橈積水中。舉目孤煙外。借問浯溪人。
誰家有山賣。

盧司空鈞爲郎官。守衢州。有進士贄謁。公開卷閱其文十餘篇。皆公所製也。語曰。君何許得此文。對曰。某
苦心夏課所爲。公云。此文乃某所爲。尚能自誦。客乃伏言。某得此文。不知姓名。不悟以外撰述者。

盧象安仁。李潘侍郎門生。性簡易。嘗與同年生在潘座。久之。象起更衣。潘謂門生翟本風言。象適至。聞
潘言。即拱曰。是不敢。潘與門生不覺失笑。宣宗嘗微行。遇象妻肩輿。左右皆走避。上即撤輿觀之。大笑而
去。時人盛傳象妻醜。

大中十二年。李潘侍郎下。崔相沆長安令盧象同年。上巳日期集。盧稱疾不至。沆忽於曲道遇象。側席帽
映一駝車以避。沆時主爵。因舉詞曰。低垂席帽遮駝車。白日在天不識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
之心。時人比之崔嚴施肩吾。

相國韋公宙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別業。良田美產。最號膏腴。而積稻如坻。皆爲滯穗。大中初。除廣州節度。
上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京兆從容奏對。江陵莊積穀尚有七千堆。固無所貪。上曰。此可謂之足
穀翁也。

崔侍郎安潛。崇奉釋氏。鮮茹葷血。唯於刑辟。常自躬親。僧人犯罪。未嘗屈法。於廳前慮囚。必郎側以戲其
情。有大辟者。俾先示以判語。賜以酒食。而付去。鎮西川三年。唯多蔬食。宴諸司。以麵及蒟蒻之類染作顏
色。用象豚肩羊臑膾炙之屬。皆逼真也。時人比於梁武。而頗於使宅堂前弄傀儡子。軍人百姓。穿宅觀看。
一無禁止。而中盛頗吹以玷盛德。

韋楚老。李宗閔之門生。自左拾遺辭官東歸。居于金陵。常乘驢經市中。貌陋而服衣布袍。嘗見陷之。指點
自言曰。上不屬天。下不屬地。中不累人。可謂大韋楚老。羣兒皆笑。與杜牧同年生。恒好相謔。初以諫官赴

微值牧分司東都。以詩送。及卒。又以詩哭之。

李相回舊名躔。累舉未第。嘗之洛橋。有二術士。一卜者。一筮者。乃先訪筮者曰。某欲改名赴舉。如何。筮者
曰。改名甚善。不改終不成事。乃訪卜者。鄒先生曰。此行慎勿易名。將遠亦矣。然成遂之後。二十年間名字
亦當改矣。今則已應天象。異時方測余言。將行。又戒之曰。郎中必享榮名。後當重任。引接後來。勿以自衰
爲際。必爲深累。長慶二年及第。至武宗登極。與上同名。始改爲回。從辛丑至庚申二十年矣。乃曰。鄒知臨
長鄒生之言中矣。李公旣爲丞郎。永興魏相爲給事中。因省會。魏公曰。昔來府解侍郎爲武官。遂一百二人
獨小生不棄一府。今日還忝金章。廁諸公之列。坐上皆驚。李曰。今脫却紫衫。稱魏秀才。僕爲武官依前
不遂。何得以佐事相識。李尋爲獨坐。三臺肅然。而升相府。當時奇其拜者少。後數年間。魏亦自同州入
相。宣宗時。李丞相有九江臨川之行。跋涉江湖。明然而歎曰。不遵洛橋先生之戒。害自取尤者。

廣州監軍吳德鄘離京師。病腳蹣跚。三載歸。足疾復平。宣宗聞之。遂爲上說。羅浮山人軒轅集之術。上聞
之。驛召集赴京師。旣至。館于南山亭院。外庭不得見也。諫官屢以爲言。上曰。軒轅道人口不干世事。勿以
爲疑。留歲餘。放歸朝散大夫廣州司馬。集不受。

羅浮先生軒轅集。莫知何許人。有道術。宣宗召至京師。初若偶然。後皆可驗。命於禁中。往往以竹桐葉滿手
再三授之。旋鋼錢或散髮。堅賜久之。用氣上攻。其髮條直如植。忽思歸海上。上語留內殿召集。上曰。先生
道高不樂喧雜。今不可留矣。朕雖天下主。在位十餘年。兢懍不暇。今海內小康矣。所不知者壽耳。集曰。陛
下五十年天子。上喜。及帝崩。壽五十。

舊制三二歲。必于春時。內殿賜宴宰輔及百官。備太常諸樂。設魚龍曼衍之戲。連三日。抵暮方罷。宣宗妙
于音律。每賜宴前。必製新曲。俾宮婢習之。至日出數百人。衣以珠翠緹繡。分行列隊。連袂而歌。其聲清怨。
殆不類人間。其曲有播皇猷者。率高冠方履。褒衣博帶。趨走俯仰。皆合規矩。有曰葱嶺西者。士女踏歌
爲隊。其詞大率言葱嶺之士。樂河湟故地。歸國而復爲唐民也。有瑤蒙曲者。皆執幡節。被羽服。飄然有
翔雲飛鶴之勢。如是者數十曲。教坊曲工。遂寫其曲。奏于外。往往傳于人間。

相國李公福之庭有槐一本。抽三枝。直過堂前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相。惟
福一人歷鎮使相而已。

大中十二年。宣州將康全泰。噪逐觀察使鄭薰。乃以宋州刺史溫璋治其罪。時蕭寘爲浙西觀察使。與宣
州接連。遂擢用武臣李琢代寘。建鎮海軍節度使。以張掎角之勢。兵能捷。或言琢師直宣官健名曰感古衣
糧自入。宣宗命監察御史楊載往按覆。軍籍無一人應者。枝遂奏之。或者始不勝。

越人仇甫聚衆攻陷剡縣。諸暨等縣。宣宗用王式爲浙東觀察使。以武寧軍健卒二千人送之。式生擒仇
甫因獻。斬于東市。

宣宗時。吳居中恩澤甚厚。有謀於禍者。欲敗其事。禍者令書上尊號於幟。有告者。上召覩之。信然。居中
棄市。宣宗崩。內官定策立懿宗。入中書而議命宰臣署狀。宰相將有不同者。夏侯孜曰。三十年前。外大臣
皆與禁中事。三十年以來。外大臣內不得知。但是李氏子孫。內大臣立定。外大臣即北面事之。安有是非
之說。遂率同列署狀。

大中末。京城小兒疊布漬水。向日張之。謂之壘。出入。案壘出入蘇鶚杜陽雜編作拔暈。懿宗自鄆王即位。壘之言應矣。

宣宗製泰邊陲曲。其辭云。海岳晏咸通。上即位。而年號咸通。懿宗祠南郊。舊例。青城御幄前設綵樓。命僕寺張作樂。上登樓以觀。衆呼萬歲。起居郎李蠙上疏請罷。事不行。懿宗嘗幸左軍見觀音像。禮之而像陷地四尺。問左右。對曰。陛下中國之天子。菩薩地上之道人。上悅之。

滑州城北枕河。堤常有薗墊之患。貞元中。賈丞相耽鑿八角井于城隅。以鎮河水。咸通初。刺史李橦以其事上聞。立賈公祠。命從事韋岫紀其事。

政平坊安國觀。明皇時玉真公主所建。門樓高九十尺。而柱端無斜。殿南有精思院。琢玉爲天尊老君之像。葉法善羅公遠張果先生並圖形于壁。院南池引御渠水注之。疊石像蓬萊方丈瀛洲三山。女冠多上陽宮人。其東與國學相接。咸通有書生云。嘗聞山池內步虛笙磬之音。盧尚書有詩云。夕照紗窗起暗塵。青松繞殿不知春。開看白首誦經者。半是宮中歌舞人。

薛能尚書鎮鄆州。見舉進士者。必加異禮。李勳尚書先德爲衙前將校。八座方爲客司小弟子。亦負文藝。潛希進修。因捨歸田里。未踰旬。服麻衣。執所業于元戎左右。具白其行止。不請引見。元戎曰。此子甚善。才與不才。安可拒耶。命召之入。見其人質清秀。復覽其文卷。深器重之。乃出鄆巡職牒一通。與八座先德。俾能職司閒居。恐妨令子進修。賚其策名。第揚歷清顯。出爲鄆州節度也。

沈宣詞嘗爲灃水令。自言家大梁時。廄常列駿馬數十。而意常不足。咸通六年。客有馬求售。潔白而毛鬣類朱。甚異之。酬以五十萬。客許而直未及。時謁爲將校王公遂所買。他日謁公遂。閱書時馬。公遂曰。此未嘗乘。因引出至則銜嘶。始不可跨。公遂怒捶之。又仆。度終不可禁。翌日令諸子乘之。亦如是。諸僕乘亦如是。因求前所直售宣詞。宣詞得之。復如是。會魏帥李公蔚市貢馬。前後至者皆不可。公閱馬一閱。遂售之。後入飛龍。上最愛寵。爲當時名馬。

咸通十年。俘貫衆前一年日者言。已北年無文柄。値至仁必當重振。明年上加尊號。內有至仁兩字。韓賓爲補闕。上疏請復之。夏侯孜謂楊元翼云。李九丈行不得事。我行之。九丈即衛公也。

皮日休。鄭尚書愚門生。春關內宴於曲江。醉寢別榻。衣囊書笥。羅列傍側。率皆新飾。同年崔昭符。鐐之子。素易日休。亦醉。吏以告。見日休臥。疑他相知也。就視。乃日休。曰。勿呼之。渠方宗會矣。以其篋笥皆皮也。時人以爲口實。

盧隱李峭皆王鐸門生。時議皆以枉濫不修。黜點。鐸徵見聞。少相狎。言薦引用。及鐸爲丞相。除隱右司員外郎。時崔沆方爲吏部侍郎。謁鐸於私第。鐸欣然而出。沆曰。盧員外入省。時議未息。今復除紀司員外郎。省中所不敢從。他曹推相公命。鐸大怒。叱去曰。舍弟極屈。即當上陳矣。隱即放出。沆乃謁告。鐸即時替沆官。沆謂人曰。吾見丞郎出省郎。未見省郎出丞郎。隱初自太常博士除水部員外郎。爲右丞李景溫抑焉。追右司之命。故溫弟景莊復右轄。又抑之。是時諫官有陳疏者。鐸曰。諫官似狗。一狗吠。輒一時有聲。

李讜者。廷之子。自淮南赴舉。路經蒲津。謁崔公鉉。鉉以女妻之。而性忌妒。讜宰相子。憤不平。多爭競。鉉怒召讜讓之。讜初納端笏。既忿。即橫手板曰。讜及第不干丈人。官職不干丈人。語未卒。鉉掩耳而去。其妻竟

怨懷而卒。

畢誠家本寒微。咸通初。其舅向爲太湖縣伍伯。誠深恥之。常使人諷令解役。爲除官。反覆數四。竟不從命。乃特除選人楊載爲太湖令。誠延之相第。囑爲舅除其猥籍。津送入京。楊令到任。具達誠意。伍伯曰。某賤人也。豈有外甥爲宰相耶。楊堅勉之。乃曰。某每歲秋夏徵租。享六十千事例。錢苟無敗闕。終身優足。不審相公欲致何官耶。楊乃具以聞誠。誠亦然其說。竟不奪其志也。又王鐸爲相。庾傳素與其從弟凝禮皆宰蜀州唐興縣。郎吏有楊會者。微有才用。庾氏昆弟深念之。洎送乘蜀政。欲爲楊會除長馬以酬之。會曰。某之吏役。遠近悉知。忝官務官。寧掩人口。豈可將數千家供待而博一虛名長馬乎。後雖假職名。止除檢校官。竟不捨縣役。亦畢舅之次也。案此條采自孫光憲北夢瑣言。鄰會非懿宗時人。原附畢誠之舅事後。今仍其舊。

咸通初。洛中謠曰。勿雞言。遊汝樹上去。勿鴨言。遊汝水中去。又曰。勿笑父母不認汝。及李納爲河南尹。是年大水。納觀水于魏王堤上。波勢浸盛。慮其覆溺。于是策馬而回。時人語曰。昔孤子將壞。而王尊不去。洛水未至。而李納已回。是時男女多棲于木。咸爲所漂者。父母觀之不能救。

咸通中。有司天曆生胡某。以老還江南。後辟郡掾曹。辭不赴。歸居建業。盧符寶者。亦知名士也。嘗問近年宰相不滿四人。豈非三台有異乎。曰。非三台也。乃紫微受災耳。自今十餘年。未可備。苟有之。即不免大禍。後路巖于琮。王鐸。崔保衡。楊收。劉鄴。盧攜。相次拜。後不免。池州李常侍寬。守江南數郡。皆請盧符寶爲料官。及守陵陽。信子弟之讒。疏不召。盧怨謂人曰。李公爲部所無者三。無子。無宅。無家。時有龍公滿禪師李氏所敬也。於坐難之。曰。今李氏子弟皆長成。何言無子。盧曰。非承家令器。又曰。今十端甲第。花竹納不知其數。何言無宅。盧曰。是王行立宅。李氏安得歇。笑於其側。時桂林大夫即常侍兄。同登別業於金陵甲第之盛。冠於邑下。人皆號爲士廳李家宅。江南宮城西街內。石井欄在通衢中者。即宅內廳前井也。自前宅即令家人王行立。看守僅數十年矣。故盧君有此言。座客聞之。莫不笑。及池陽寇起。寬死。將歸葬新林。爲賊所邀。舟人盡見殺。棺柩不知所在。諸子悉無成立。世亂。王行立獨守其宅。竟死其中。

路巖鎮劍南。出開遠門。街巷爲瓦石所擲。故京兆尹溫璋諸子之黨也。初。李蠙舉薛能。巖取於省郎。權京兆尹事。至是謂能曰。臨行勞以瓦礫相餞。能徐舉笏曰。近事宰相出鎮。府司無發人防守者。巖甚慚。

路相巖與崔雍同在崔相鉉幕。雍恃己名聲。因醉撫巖背曰。路子路子。爭得共崔雍同恩門。巖恨之。巖爲丞相。會和州不守。有石壤者。誣之。乃賜雍死。

咸通末。曹相確。楊相收。徐相商。路相巖同爲宰相。楊路以弄權賣官。曹徐但備員而已。長安謠曰。確確無論事。錢財總被收。商人都不管。貨賂幾時休。

僖宗好蹴毬鬭鷄爲樂。自以能於步打。謂俳優石野猪曰。朕若步打進士。當得狀元。野猪對曰。或遇堯舜禹湯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且落第。帝大笑。

黃寇入京。郭妃不食。奔赴行在。乞食於都城。時人嗟之。僖宗幸蜀。御座是明皇幸蜀故物。又昇御座人李再忠。繼明皇時供奉。時以爲異。(原注)案廣明元年上距天寶將百年。此說甚妄。

僖宗入蜀。太史歷本不及江東。而市有印貨者。每差互朔晦。貨者各徵節候。因爭執。里人拘而送公。執政

曰。爾非爭月之大小盡乎。同行經紀。一日半日。殊是小事。遂叱去。而不知陰陽之曆。吉凶是擇。所誤於衆多矣。

僖宗幸蜀回。改元光啓。俗諺云。軍中名血爲光。又字體戶口負戈爲啓。其末寧乎。俄而未久亂作。長安復陷。

昇州上元縣前。有古洋岡。嘗有僧指云。爲此無縣丞正位。論之。自唐初並無縣丞。諸司准授。勾留在京。縱有赴任者。不月餘必卒。唯廣明中有丞張逕到任。纔月餘。節度周寶追命上府。築夾城訖。歸縣未久。與令爭競。移爲睦州遂安尉。

劉瞻自丞相出鎮荊南。鄭畋爲翰林承旨。草制云。居數畝之宮。仍非己有。都四方之賂。惟恐人知。路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出爲同州刺史。

鄭相畋與盧相攜外兄弟。同在中書。後因議政喧競。撲碎硯。王侍中鐸笑之曰。不意中書有瓦解之事。

太尉韋昭度。舊族名人。位非忝竊。而沙門僧澈潛薦之中禁。一二時相皆因之大升。悟達國師知玄乃澈之師。世常鄙之。諸相在西川行在。每謁悟達。皆申跪禮。國師揖之。請於僧澈處吹噓。後韋室武伐成都。田軍容致書曰。伏以太尉相公。頃因和尚。方始登庸。在中書則開鋪賣官。居翰林則借人把筆。蓋謂此也。

盧澄爲李司空蔚淮南從事。因酒席請一舞妓解籍。公不許。澄怒。詞多不遜。公笑曰。昔之狂司馬。今也悲從事。澄素彩具。羣與賭賞兆。曰彩大者乘大舸。澄擲之。得十一。席上皆失聲。公徐擲之。得掌印。澄託醉而起。後數月。澄入南省。不數年。爲入相。

翰林學士孫棨北里志云。鄭舉舉巧談諧。嘗有名賢醵宴。乾符中。狀元孫偓頗惑之。與同年數人。多至其舍。他人或不盡預。同年盧嗣業訴醵罰錢。致詩狀元曰。未識都知面。頻輸復分錢。苦心親筆硯。得志助花鈿。徒步求秋賦。持盃給暮饘。力微多謝病。非不奉同年。嗣業同年非舊知。又力窮。不可醵罰。故有此詩。曲內妓之頭角者爲都知。舉舉絳真是也。曲中一席四鐶。見燭即倍。新郎更倍。故曰復分錢。一日同年宴。舉舉有疾不來。令同年李深之爲酒糾。狀元吟曰。南行忽見李深之。手舞如風令不疑。合你風流稱醞藉。天生不似鄭都知。

杜讓能。丞相審權之子。韋相保衡。審權之甥。保衡少不爲讓能所禮。保衡爲相。讓能久不中第。及登科。審權猶其沈屈。以一子出身。奏監察御史。

崔相沆知貢舉。得崔瀣。時榜中同姓。瀣最爲沆知。謂者稱座主門生。沆瀣一氣。

許棠初試進士。與薛能陸肱齊名。薛擢第尉盩厔。肱下第。遊太原。棠以詩送之。棠登第。薛已自京尹出鎮徐州。陸亦出守南康。招棠爲倅。初高侍郎湜知舉。棠納卷。贄詩云。退鷁已經三十載。登龍僅見一千人。乃曰。世復有屈於許棠者乎。永陽劉相以其子希同年。留爲淮南館驛官。和諧棠。皆詩不通。南海僕射時爲副使知府事。笑謂人曰。相公令許棠和諧。可謂屈人也。棠嘗言於人曰。往者未成事。年漸衰暮。行像遂官門下。身疲且重。上馬極難。自喜得第來。筋骨輕健。擡舉升降。猶愈於少年。則知一名乃孤進之還丹。

華傚三衞人。早遊田令孜門。擢進士第。歷正郎金紫。李端曲江人。亦受知於令孜。擢進士第。又爲令孜賓

佐。俱爲孔魯公所嫌。文德中。與郡俱罹刑網。

裴筠婚蕭楚公女。言定未幾。便擢進士。羅隱以一絕刺之。略曰。細看月輪還有意。信知青桂近嫦娥。

秦韜玉應進士舉。出於單素。屢爲有司所斥。京兆尹楊損奏復等列。時在選中。明日將出榜。其夕忽叩試院門大聲曰。大尹有帖。試官沈光發之。曰。開解榜內有人曾與路巖作文書者。仰落下。光以韜玉爲問。損判曰。正是此。

方干貌陋。唇缺。味嗜魚鮓。性多譏戲。廉中丞與杭。軍倅吳傑患眸子赤。會宴於城樓。飲餞召傑。傑至。自爲風掠不排其若。薰笑命近座女伶裂紅巾方寸帖臉。以障風。干時在席。因爲令戲傑曰。一盞酒。一捻鹽。止見門前懸箭。何處眼上垂簾。傑遽之曰。一盞酒。一樹鮓。止見半臂著襴。何處口脣開衿。一席絕倒。後人多目干爲方開衿。

羅給事隱。顧博士雲。俱受知于相國令狐公。顧雖鹺商之子。而風韻詳整。羅錢塘人。鄉音乖剌。相國子弟每有宴會。顧獨預之。丰韻談諧。不辨寒素之子也。顧賦爲時所稱。而切于成名。嘗有啓事陳於所知。只望丙科盡處。列名于尾科之前也。羅既頗不得意。未免怨望。竟爲貴子弟所排。契闊東歸。黃寇事平。朝賢議欲召之。韋貽範沮之曰。某與之同舟而載。雖未相識。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羅曰。是何朝官。我脚夾筆。可以敵得數輩。必若登科通籍。吾徒爲粃糠也。由是不果召。

駙馬韋保衡爲相。頗弄權勢。及將敗。長安小兒競彩戲。謂之打圍。不旬日餘。韋禍及。

大中十二年。李衛公謫廬州縣。宣德兩朝無宗相。至乾符二年。李蔚爲相。俄罷去。歷乾符廣明中和光啓文德龍紀大順景福乾寧。悉無宗相。而宗室踐遊尤甚。居官者不過郡縣長。處鄉里者或爲里胥。

唐末飲席之間。多以上行盃。望遠行。拋盞爲主。下次拋副之。既而僖宗西行。後方鎮多爲下位者所據。此其驗也。

唐末士人之衣色尚黑。故有紫綠。有墨紫。迨兵起。士庶之衣俱皁。此其讖也。

唐末婦人梳髻謂拔叢。以亂髮爲胎。垂障於目。解者云。羣衆之計。自視其亂發也。

唐語林卷八

補遺 擬時代

宓犧氏以龍官。神農以火。黃帝以雲。少昊以鳥。顓頊而名以民事。又以五行爲官名。禹作司徒。敬敷五教。禹作司空。平水土。周則以天地春夏秋冬爲官名。伏以古者命官。以天地四氣五行雲鳥爲號者。皆上稟天時。下達人事。見聖人垂意。未有不及于黎民也。後代不究深旨。率爾命官。僕射侍中。尤爲不可。今有侍中僕射。其初並非官名。唯供奉左右。是其職業。侍中當西漢掌乘輿服御下至褻器虎子之類。虎子溺器也。武帝以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許掌御唾壺。朝廷榮之。班固云。侍中本丞相吏也。五人來往殿內奏事。故曰侍中。又僕射者。射管夜。尤爲非義。在秦有周青臣。孔衍注云。僕射小官。扶左右者也。亦曰論令僕射。守門之夫。在漢爲武士門僕射。在宮則曰宮門僕射。永巷僕射。蓋言僕御執射之夫也。如今官賤之首耳。皆因權倖。漸峻官名。開元元年。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是官號之不正也。又則天寵侍御者張昌宗。其官號曰控鶴監。使五王未復唐德。則控鶴亦同丞相之名也。

兩省官上事日。宰相臨焉。上事者。設牀几面南而坐。判三道案。宰相別施一牀。連上事官牀。南坐于西隅。謂之壓角。自常侍而下。以南爲上。差舛相承。貿乖禮敬。曷不爲丞相。設位于衆官之南。常侍諫議給事舍人。循次而坐。于丞相之下。尊卑有序。足以爲儀。壓角之來。莫究其始。開元禮及累朝典故。並無其文。習俗因循。殆近于理。今請去壓角以釋衆疑。

凡言九寺。皆曰棘卿。周禮三槐九棘。槐者懷也。上佐天子。懷來四夷。棘者言其赤心以奉其君。皆三公九卿之任也。唐世惟大理稱言棘卿。他寺則否。九寺皆樹棘木。大理則于棘下訊鞫其罪。所謂大司寇聽刑于棘木之下。

朝廷百司諸廳。皆有壁記。敘官秩創置。及遷授始末。原其作意。蓋欲著前政履歷。而發將來健羨焉。故爲記之體。貴其說事詳雅。不爲苟飾。而近時作記。多措浮詞。褒美人才。抑揚功閥。殊失記事之本意。韋氏兩京記云。郎官盛寫壁記。以紀當廳前後遷除出入。寖以成俗。然則壁記之起。當自國朝已來。始自臺省。遂流郡邑耳。

宮銜之名。蓋興近代。當時選曹補授。須存資歷。聞奏之時。先具舊官名品于前。次書擬官于後。使新舊相銜不斷。故曰官銜。亦曰頭銜。所以名爲銜者。言如人口銜物。取其連續之意。又如馬之有銜。以制其首。前馬已進。後馬續來。相次不絕者。古人謂之銜尾相屬。卽其義也。

近代通謂府庭爲公衙。公衙卽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祈父司馬掌武備。象猛獸以爪牙爲衛。故軍前大旗謂之牙旗。出師則有建牙禡牙之事。是軍中聽號令必至牙旗之下。稱與府朝無異。近俗尚武。是以通呼公府爲公牙。府門爲牙門。字稱訛變。轉而爲衙也。地理志稱翊右衛縣。春秋時彭衙之地。非公府之名。或云公門外刻木爲牙。立于門側。以象獸牙。軍將之行。置牙竿首。懸旗于上。其義一也。

輿駕行幸。羽儀導從。謂之鹵簿。自秦漢以來。始有其名。蔡邕獨斷。所載鹵簿。有小駕大駕法駕之異。而不詳鹵簿之義。按字書。鹵大楯也。字亦作櫓。又作樐。音義皆同。以甲爲之。所以扞敵。賈誼過秦論云。伏尸百萬。流血漂鹵。是也。甲楯有先後部伍之次。皆著之簿籍。天子出則案次導從。故謂之鹵簿耳。儀衛具五兵。今不言他兵。獨以甲楯爲名者。行道之時。甲楯居外。餘兵在內。但言鹵簿。是舉凡也。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俱有鹵簿。人臣儀衛。亦得同于君上。則鹵簿之名。不容別于他義也。又百官從駕。謂之扈從。蓋臣下侍從至尊。各供所職。猶僕御扈養。以從上。故謂之扈從耳。上林賦云。扈從橫行。顏監釋云。謂跋扈縱恣而行也。按顏此解。乃爲從放縱之義。不取行從之義。所未詳也。

御史臺三院。一曰臺院。其僚曰侍御史。衆呼爲端公。見宰相及臺長。則曰某姓侍御。知雜事。謂之雜端。見臺長。則曰知雜侍御。雖他官高秩兼之。其侍御號不改。見宰相。則曰知雜某姓某官。臺院非知雜者。俗號散端。二曰殿院。其僚曰殿中侍御史。衆呼爲侍御。見宰相及臺長雜端。則曰某姓殿中。最新人知右巡。已次知左巡。號兩巡使。所主繁劇。及遷向上。則又入推。益爲煩勞。惟其中間。則入清閑。故臺中諺曰。遠推。只得自如。言其閒適也。廳有壁畫小山水甚工。云是吳道子畫跡。三曰察院。其僚曰監察御史。衆呼亦曰侍御史。見宰相及臺長雜端。則曰某姓監察。若三院同見臺長。則通曰三院侍御。而不論其所有之事。每公堂食會。雜事不至。則無所檢轄。唯相揖而已。雜事至。則盡用憲府之禮。雜端在南榻。主簿在北榻。兩院則分坐。雖舉匕筯。皆絕譚笑。食畢。則主簿持黃卷揖曰。請事。于是臺院長自稱請日某事（或已）。臥上堂。三院長各于食堂之南廊下。先自雜端以次。各舉事。則衆曰某姓侍御史（或已）。有同以次而報其行將之。有某過。請準條主簿罰之。其兩院皆倣此。若規矩差錯。則最小殿中舉院長。則最小侍御史舉殿

院長。又錯，則向上人減聚。雜端失笑，則三院皆笑，謂之烘堂，悉免罰矣。凡見黃卷罰直，謁放悉免。臺長判諸院。凡官吏有所罰，亦悉免。御史歷三院，雜至矣。而月滿殿中推鞫之勞，憚于物兩院，以向下侍御史使推也。多不願爲，以此臺中以殿中轉西院爲戲謔之詞。每出入行步，侍御史在前，其殿察兩院在什外。有時殿中人任要，則其略之，目著〔原注〕直呼其去也。三院御史主簿有事曰端公，就其廳，若有中路自事，謂之遷端。有副殿中有免巡，遇正知巡者假故，則向上人又權知，謂之黜巡。臺官有覆案，除升及言陰之事，則謁院長、雜端、臺長，謂之取賀。凡此者，皆因徒走卒之言，遂成故事。三院每上堂了，各報諸御史，皆人立于南廊，便服靴笏，以俟院長立定，院長乃出，相揖而序行，至殿院門，揖殿中，又序行至食堂前，揖侍御史。凡入門至食，凡數揖。號指揮者，右之廊升也。臺中無不揖，其酒無起謝之禮，但云揖酒而已。酒取合敬，故恐煩御揖，往往自臺升，他官執事，亦謂作帶揖。人皆笑之。每赴朝序行，至待漏院，歇息，則有隊揖，馬上則有馬揖。凡院長在廳院內，御史欲往他院，必先白；決罰，又先白。察院有都廳，院長在本廳，亦人皆自諸于都廳。〔原注〕御史初上後，遇雜端上堂，則聚三院九人，罰錄，是新人欲供謝也。又遇雜端上堂，具犯名。察事不同。察院南院，會昌初，監察御史鄭路所葺，禮察廳謂之松廳，南有古松也。刑察廳謂之魘廳，寢于此多魘。兵察常主院中茶，茶必市蜀之佳者，貯于陶器，以防暑濕，御史躬親監啓，故謂之茶瓶廳。吏察主院中入朝人，亦號名爲讙之朝辯廳。吏察之上，而館驛使，館驛使之上，則監察使同僚之疑也，謂之院長。中敬長，三院皆有長，察院風彩尤峻。凡三院御史初上，未朝謁，先謁院長，辭疾不見，則不得謝及上奏。〔原注〕諸家御史記，多載當時御史事，敍述之詳，故事互略，並中有偏注，後漸遺闕，雖有版牘，亦俱錄一時要節，自此傳譯減矣。

御史主彈奏不法，肅清內外。唐興，宰輔多自憲司登鈞軸，故謂御史爲宰相。杜鴻漸拜授之日，朝野傾羨。監察御史振舉百司綱紀，名曰入品宰相。高宗朝，上本立、余術始爲御史要行，則天更置內供奉及員外試御史，有臺使、裏使，皆未正名也。其裏行及員外試者，俗名爲合口椒，言最有毒；監察爲開口椒，言稍毒散；殿中爲羅蔔，亦謂生薑，言雖辛辣而不能爲患；侍御史謂之掐毒，言如蜂蠆去其芒刺也。御史多以諸若介直後進，居當敵睏，騎馬至于殿庭。開元末，宰相以御史權重，遂制彈奏者先諮中丞大夫，皆通許，又于中書門下通狀，先白，然後得奏。自是御史不得特奏，威權大減。天寶中，宰相任人，不專清白，朝爲詩侖，暮易其守。順情希旨，綱維稍紊。御史羅希奭猜奇，吉溫苛細，時稱羅鉗吉網，留風氣偏。開元已前，諸節制並無憲官，自張守珪爲幽州節度，加御史大夫，幕府始帶憲官，由是方面威權益重，遊宦之士至以朝廷爲閑地，謂幕府爲要津。遷騰倏忽，坐致郎省。弼勁之職，遂不復舉。御史府例，初入臺，陪在二十五日，謂假五日，謂之伏豹，亦曰豹直。百司州縣，初授官陪直者，皆有此名。杜易簡解伏豹之義云：宿直者離家獨宿，人情所貴，其人初蒙釆升，故以此相賀。伏豹者，言衆官皆出，此人獨留，如伏藏之豹，伺候得搏，故云伏豹耳。韓琬則解爲爆直，言如燒竹，遇節則爆。余以爲南山赤豹，愛其毛體，每雷雨霧，諸獸皆出取食，唯赤豹深藏不出。古人以喻賢者隱居避世。鮑明遠賦云：豈若南山赤豹，避雨霧而深藏。已言伏豹直者，蓋取不出之意。初官陪直，已有伏豹之名，何必以遇節而比燒竹之爆也。杜說雖不甚明，粗得其意，韓則疏矣。

新官併宿本聚，曰爆直，兼作爆迸之字。惠郎中實云：合作虎豹字，言豹性潔，善服氣，雖雪雨霜霧，伏而不出，慮汙其身。

唐制，十八道節度，其後號九節度。其後河朔三鎮，及西因二寇之亂，可致大略。明皇天寶元年，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以備西邊；曰朔方，曰河東，曰范陽，以備北邊；曰平盧，以備東邊；曰隴右，曰劍南，以備西邊；曰嶺南五府經略，以備南邊。節度之號，其初固止于沿邊十道耳。自安祿山之亂，則內地始置九節度以討之，曰朔方郭子儀、淮西魯炅、興平李奐、滑濮許叔冀、鎮西李嗣業、鄭蔡李廣琛、河東李光弼、澤潞王思禮、河南崔光遠。內地之置節度，其初猶止于九道耳。自朱氏之倡亂中原也，則自國門之外，皆方鎮矣。蓋其先也，欲以方鎮禦四夷，而其後也，則以方鎮禦方鎮。十道既已兆亂，則內地必置九節以除其亂；九道又兆亂，則關外近郡又不得不置矣。至代宗廣德元年，以田承嗣爲魏博節度，李懷仙爲盧龍節度，李寶臣爲成德節度，是謂河北三鎮，各有其地，其風俗獷戾，過于蠻貊，如其河北之地，非復朝廷有矣。至于大曆九年，相推戴而謂之四王：朱滔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李納稱齊王。李希烈又以淮西稱帝，朱泚又以關中稱帝。殺土假王者四國，僭大帝者二豎，紛紛擾擾，不知其幾也。蓋唐之亂，非藩鎮無以平之，而亦藩鎮有以亂之。其初啟虐陵毀者，必得藩鎮而後可以戡定其禍亂，而其後叛宗禍亂者，亦足以構禍而救亂，故其所以去唐之亂者，亦藩鎮也，而所以救唐之亂者，亦藩鎮也。試以其一二論之：安氏之亂，懷恩平之也，而留三鎮以遺患者，亦一懷恩也；將兵至京師，冒雨寒而來，姚令言之功也，而所以迎朱泚而據京師者，亦一令言也；擒子期，破田悅者，李寶臣之功，而稱承嗣以爲己資者，亦寶臣也。卒至于終唐之世，莫敢誰何者，由三鎮始也。

露布，捷書之別名也。諸軍破賊，則以帛書建諸竿上，兵部謂之露布。蓋自漢以來有其名。所以露布者，謂不封檢，露而宣布，欲四方之速聞也。亦謂之露板。魏晉奏事云有警急，輒露板插羽是也。宋時沈璞爲盱眙太守，與臧質固拒魏軍，軍退，質謂璞城主，使自上露板。後魏韓顯宗大破齊軍，不作露布，高祖怪而問之，對曰：頃聞諸將獲賊二三驢馬，皆爲露布，臣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豎，斬擒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然則露布露板，古今通名也。隋文帝詔太常卿奇章公撰宣露布儀。開皇九年平陳，元帥晉王以驛上露布。兵部請依新禮，集百官及四方客使于朝堂，內史令稱有詔，在位者皆拜，宣露布訖，蹈舞者三，又拜，郡縣皆同。唐因其禮，然露布大抵皆張皇國威，廣述帝德，動逾數千字，其能簡要不煩者鮮矣。

古者閹寺擅權專制者多矣，其間不無忠孝，亦存編簡。唐自安史以來，兵難洊臻，天子播越，親衛戎柄，皆付大閹，魚朝恩、竇文場乃其魁也。爾後置左右軍十二衛，觀軍容處置，樞密宣徽四院使，擬于四相也。十六宮使皆宦者爲之，分卿寺之職，朝廷班行備員而已。供奉官紫衣入侍，後軍容使楊復恭率其儕篡官尊，自復恭改作也。嚴遵美內官之最良也，皆典戎，唐末致仕于蜀郡，部吏庸夫，時得真犯。其子仕蜀至閤門使，皆爲一僧攻紫裟裳，僧來感謝之，語于掌中，方扇炎天，手汗模糊文字，遂辨折腰而趨，流汗喘息，只云伏以軍容，寂無所道，抵觀掌心，良久云覷凝人微。凡事無能，嚴曰：不敢不敢，退而大咍。嚴公物故，蜀朝册命贈給事中，宦難堅不承命，雖偏霸之世，亦不苟且，士人多之。

嶧山古之嶧山。始皇刻碑處。文字分明。始皇乘羊車以上。其路猶存。案此地春秋時邾文公卜遷于繹也。始皇刻石紀功。其文李斯小篆。後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然歷代摹拓以爲楷則。邑人疲于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摹寫。然猶上官求請。行李登涉。人吏轉益勞弊。有縣宰取舊文勒于石碑之上。凡成數片。置之縣廨。須則拓取。自是山下之人。邑中之吏。得以休息。今人間有嶧山碑。皆新刻之碑也。其文云刻此樂石。學者不曉樂石之意。顏師古謂取泗濱磬石作此碑。始皇于瑯琊會稽諸山刻石皆無此言。唯嶧山碑有之。故知然也。

墓前碑碣。未詳所起。案儀禮廟中有碑。所以繫牲。并視日影。禮記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天子諸侯葬時下棺之柱。其上有孔。以穿繂索。懸棺而下。取其安審。事畢因閉壙中。臣子或書君父勳閥于碑上。後又立之于隧口。故謂之神道碑。言神靈之道也。古碑上往往有孔。是貫繂之遺象。前漢碑甚少。後漢蔡邕崔瑗之徒。多爲人立碑。魏晉之後。其流浸盛。碣亦碑之類也。周禮凡金玉錫石。揭而璽之。注云揭如今題署物。漢書云。瘞寺門揭著其姓名。注云。揭。杙也。杙于瘞處。而書死者之姓名。揭音揭。然則物有標榜。皆謂之揭。郭景純江賦云。峨眉爲泉陽之揭。又變爲碣。說文云。碣。特立石也。據此則從木從石。南朝皆並隋之制。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上不得過四尺。載在喪葬令。近代碑碣稍衆。有力之家。多輦金帛以祈作者。雖人子罔極之心。順情虛飾。遂成風俗。蔡邕云。吾爲人作碑多矣。唯郭有道無愧詞。隋文帝子秦王俊薨。僚佐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若不能。徒爲後人作鎮石耳。誠哉是言。石碑皆有圓空。蓋碑者悲也。本墟墓間物。每一墓有四焉。初葬穿繩于孔。以下棺。乃古懸窆之禮。禮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人因就紀其德。由是遂有碑表。數十年前。時有樹德政碑。亦鑿圓空。不知根本甚矣。後有悟之者。遂改焉。

人道尚右。以右爲尊。禮先賓客。故西讓客。主人在東。蓋自卑也。後人或以東讓客。非禮也。蓋緣見所在地所主在東。俗有東行南頭之戲。此乃貴其爲一方一境之主也。記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注則變君非也。唐之方鎮及刺史入本部。于令長已下。禮絕賓主。猶近君臣。至於藩鎮。皆內支郡。則俱是古南面諸侯。但以使職監臨。如臺省之官。至外地耳。既通宴饗。則異君臣。而用古天子升阼之儀。非禮也。

近代風俗。人子在膝下。每生日有酒食之事。孤露之後。不宜復以爲歡會。梁孝元帝少時。每以載誕之辰。輒設齋講經。洎阮脩容殁後。此事亦絕少。太宗嘗以降誕日感泣。中宗嘗以降誕日宴侍臣內庭。與學士聯句柏梁體詩。然則唐以來此日皆有宴會。開元十七年。丞相張說奏以八月端午降誕日爲千秋節。又改爲天長節。肅宗因之。誕日爲地平天成節。代宗雖不爲節。猶受四方進獻。德宗即位。詔公卿議。吏部尚書顏真卿奏。準禮經及歷代帝王無降誕日。唯開元中始爲之。復非本意。以爲節者。喜聖壽無疆之慶。天下咸賀。故號節。若千秋萬歲之後。尚存此日以爲節假。恐乖本意。于是敕停之。

明。皇朝海內殷贍。送葬者或當衢設祭。張施幃幙。有假花假果粉人粉帳之屬。然大不過方丈。室高不踰數尺。識者猶或非之。喪亂以來。此風大扇。祭盤帳幕。高至九十尺。用牀三四百張。雕鐫飾畫。窮極技巧。饌具牲牢。復居其外。大曆中。太原節度辛雲京葬日。諸道節度使使人修祭。范陽祭盤最爲高大。刻木爲尉遲鄂公與突厥鬬將之戲。機關動作。不異于生。祭訖。靈車欲過。使者請曰。對數未盡。又停車。設項羽與漢祖鴻門之象。良久乃畢。縗絰者皆手擘布幕。輟哭觀戲。事畢。孝子傳語與使人。祭盤大好。賞馬兩匹。滑州節度令狐母亡。鄰境致祭。昭義節度初于淇門載船桅以充幕柱。至時嫌短。特于衛州大河船上取長桅代之。及昭義節度薛公薨。歸葬絳州。諸方並管內縣。於陽城南設祭。每半里一祭。至漳河二十餘里。連延相次。大者費千餘貫。小者三四百貫。互相窺覘。競爲新奇。柩車轜過。皆爲棄物矣。蓋自開闢至今。奠祭鬼神。未有如斯之盛者也。

俗間因讖。本敍時序朔望。以表遠越之懷。此合于情理。至有敍經齋七日。此出釋教。不當形于書疏。

準禮父在爲所生母。父爲嫡子。夫爲妻。皆杖。周自周禮已降。至于開元禮及唐史二百六十年並無有易斯議。未聞爲兄弟杖者。自離亂已後。武臣爲弟始行周杖之禮。是賓佐不能以禮正之。致其謬誤也。乾寧三年九月。行弔于名士之家。親其弟爲兄杖。門人知禮者無有言其乖禮者。實慮日久寖以爲是。自今後士子好禮者。于服式之中。慎而行之。

今俗釋服多用晦時。非禮也。按儀禮。將入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雖抑子路云三年之喪亦已久矣。而復曰踰月則其善。明知月晦之朝。去縞從吉也。明日則踰月矣。故夫子怪其不待明日而歌。今之免服華式給晦日假者。蓋以朝既從吉。使竟是日吉服。盡與親賓相見。通示禮終。至明日復參公務。無樂不爲之義。又禮書皆云。前一夕除某物。服某物。又曰。夙興云云。知前夕除服。爲明旦之漸。凡曰釋服。悉宜從朝矣。（夙甚今在晦服假內反不見賓友也）禮云。大喪不避涕泣。而見人者。言既不行求見人。人來求之。不避涕泣以表至哀無飾。今世卒哭之後。朔望時節。辭不見賓客。非也。若尊高居喪。弔者以是日客多。不敢求見。遂自退去。宜矣。非所以辭也。

三日成服。聖人之制。他有至五日者。非也。

忌日請假。非古也。世說云。忌日惟不飲酒作樂。會稽王世子將以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欲作樂。王便起去。持彈往衛洗馬墓彈鳥。晉書又載桓元忌日與賓客遊宴。惟至時一哭而已。此前代忌日無假之證也。沈約答庾光祿書云。忌日制假。應是晉宋之間。其事未久。未有假前。止是不爲宴樂。本自不封閉。如今世自處者。居喪再期之內。每至忌日。哭臨受弔。雖不見人之義。而除服之後。乃不見人。實由世人以忌日不樂。而不能寂居。或以對賓客。或弛懈。故過自屏除。不與外接。設假之由。實在于此。顏延之忌日感慕。故不接外賓。不理庶務。不能悲愴自居。何限于深藏也。世人或端坐奧室。不妨言笑。迫有急卒。當無遽見之禮。甚不知禮意乎。

李匡又云。晉書稱阮咸善琵琶。是即是矣。按周書云。武帝彈琵琶。後梁宣帝起舞。謂武帝曰。陛下既彈五絃琴。臣何敢不同百獸舞。則周武帝所彈。乃是今之五絃。可知前代凡此類總號琵琶爾。又按風俗通云。以手批把。謂之琵琶。自撥彈已後。推今四絃。始專琵琶之名。因依而言。則劉煕所云貞觀中裴洛兒始棄撥用手。以搊琵琶。是又不知故事者之言也。又因此而微之。五絃之號。即出于後梁宣帝之語也。而今阮咸琵琶。正以手撫。反不能占琵琶之名。失本義矣。

今有奕局。其取一道人行五棊。謂之蹙融。融宜作戎。此戲生于黃帝蹙鞠。意在軍戎也。殊非圓融之義。庾

元規著庵有方所。言變戎是也。
今之博戲。長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黑黃各十有五。擲采之頭有二。其法生于握槊。變于雙陸。天后夢雙陸不勝。狄公言宮中無子是也。後人新意。長行出焉。又有小雙陸圍透大點小點遊談鳳翼之名。然無如長行。宮險易者喻時事焉。適變通者方易象焉。王公大臣頗或耽玩。至于廢慶弔忘寢食。閭里用之于是強名爭勝。謂之撩零。假借分畫。謂之囊家。囊家什一而取。謂之乞頭。有通宵而戰者。有破產而輸者。中世工者。有瀘鎬崔師本。閻裴次于長行。其中世工者。韋延祐楊苂弼裴斟有為之。中世工者。有吉達高越首出焉。貞元中。董叔儒進博局并經一卷。頗有新意。不行于世。
隋從明經進士科。唐承隋。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并前六科。主司則以考功郎中。後以考功員外郎。士人所趨。明經進士二科而已。及大足元年。置拔萃。始于崔翹。開元十九年。置宏詞。始于鄭昕。開元二十四年。從平判入等。始于顏真卿。是年考功員外郎李昂擯進士李權章句之疵。膀于通衢。權摘昂詩句之尖山是世難其事。乃命禮部侍郎主之。後有左補闕薛邕。中書舍人達奚珣。李苾。姚子彥。張袁。高郢。權德輿。衛次公。張宏靖。于允躬。韋貫之。李逢吉。李程。庾承宣。賈餗。沈珣。杜審權。李瑊。裴恆。王鐸。李蔚。趙騭。鄭愁。太常少卿李建。尙書蕭昕。僕射王起。常侍蕭倣。黃門侍郎許孟容。鄭絪。刑部侍郎崔樞。戶部侍郎韋昭度雜主之。而宏靖不以進士舉。
唐朝初。明經取通兩經。先帖文。乃案章疏。試墨策十道。秀才試方略策三道。進士時務策五道。考功員外郎職當考試。其後舉人憚于方略之科。為秀才者殆絕。而多趨明經進士。高宗時。進士特難其選。龍朔中。敕左史董思恭與考功員外郎權原崇同試貢舉。思恭與士輕脫。泄進士問目。三司推贓。汙狼籍。命西朝堂斬決。告變免死。除名流梧州。開耀元年。員外郎劉思立以進士推試時務策。恐復傷膚淺。請加試雜文兩道。并帖小經。明皇時。士子殷盛。每歲進士到省者。常不減千餘人。在館諸生更相造詣。互結朋黨以相尙。號之為棚。推聲望者為棚頭。權門貴盛。無不走也。以此熒惑主司視聽。其不第者。率多喧訟。考功不能禦。開元二十四年冬。遂移貢舉屬于禮部。侍郎姚奕頗振綱紀焉。後明經停口策。試口義并時務策三道。進士改帖大經。加論語。自是舉司帖經多有聱牙孤絕倒拔築注之目。文士多于經不精。至有白首舉場者。故進士以帖經為大厄。天寶初。達奚珣李巖相次知貢舉。進士聲名高而帖落者。時或試詩放過。謂之暗帖。十一年。楊國忠初知選事。進士孫季卿曾謁國忠。言禮部帖經之弊。舉人有實材者。帖經既落。不得試文。若先試雜文。然後帖經。則無遺才矣。國忠然之。無何。有敕進士先試帖。然仍前後開一行。是歲收人。有倍常歲。又舊例試雜文者。一詩一賦。或兼試頌論。而題目多為隱僻。策問五道。舊例三道為時務策。一道為方略。一道為徵事。近者方略之中。或有異同。大抵非精究博贍之才。難以應乎茲選矣。而當代以進士登科為登龍門。解褐多拜清緊。十數年間。擬跡廟堂。輕薄為之語曰。及第進士。俯視中黃郎。落第進士。揖蒲華長馬。又云。進士初擢第。頭上七尺焰光。好事者紀其姓名。自神龍以來迄于茲。名曰進士登科記。亦所以示前良發起後進也。寶應二年。楊綰為禮部侍郎。奏舉人不先德行。率多浮薄。請依鄉舉里選。于是詔天下州舉秀才孝廉。而考試章條。漸加繁密。至于升進德行。未之能也。其後應此科者益少。遂能之。復為明經進士。

唐制。常舉人之外。又有制科。搜揚拔擢。名目甚衆。則天廣收才彥。起家或拜中書舍人員外郎。次拾遺補闕。明皇尤加精選。下無滯才。然制舉出身。名望雖美。猶居進士之下。仕宦自進士而歷清貫。有八儁者。一曰進士出身制策不入。二曰校書正字不入。三曰畿尉不入。四曰監察御史殿中丞不入。五曰拾遺補闕不入。六曰員外郎郎中不入。七曰中書舍人給事中不入。八曰中書侍郎中書令不入。言此八者尤加儁捷。直登宰相。不要歷餘官也。明僚遷升。或以此更相譏弄。舉人應及第者。關檢無籍者。不得與第。陳章甫制策登科。吏部放榜。章甫上書。昨見榜云。戶部報無籍者。昔傅說無姓。殷后置于鹽梅之地。屈平臨名。楚王延以三旌之位。未聞徵籍也。范睢改姓易名。為張祿先生。秦用之霸。張良為韓報讎。變姓名而遊下邳。漢高用之為相。則知籍者所以計賦耳。本防搴小。不約賢路。若人有大才。不可以籍棄之。苟無良德。雖籍何為。所司不能奪。特諧執政收之。當舉外。復有通五經明一史及獻文章并著述之類。或附中書考試。亦同制舉。
春官氏每歲選升進士三十人。以備將相之任。是日自狀元已下。同詣座主宅。座主立于庭。一一而進曰。某外氏某家。或曰甥。或曰弟。又曰某大外氏某家。又曰外大外氏某家。或曰姊妹弟。或曰表甥孫。又有同宗座主。宜為姪而反為叔。言敘既舉。拜禮得中。乎槭議曰。春官氏選士。得其人止供職業耳。而後造之士。以經術待聘。猿探拔于有司。則朝廷與春官氏。將何恩于舉子。今使謝之。則與選士之旨。豈不異乎。至有海東之子。嶺嶠之人。皆與華族繼中表。從使拜者。而已論諸甲。嚮又何有哉。神龍元年已來。累為主司者。房光庭再。太極元年。開元元年。裴耀卿再。開元五年六年。李納四。開元七年八年九年十年。嚴挺之三。開元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裴敦復再。開元十九年二十年。孫逖再。開元二十二年二十三年。已前並考功員外郎。姚奕再。開元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始命春官小宗伯主之。崔翹三。開元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二十九年。達奚珣四。天寶二年三年四年五年。李巖三。天寶六年七載八載。李麟再。天寶十載十一載。陽浚再。天寶十二載十五載。裴士淹再。至德二年三年。姚子彥再。乾元三年。上元二年。蕭昕再。寶應二年。貞元三年。薛邕四。大歷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張謂三。大歷六年七年八年。蔣渙再。大歷九年十年。常袞三。大歷十年十一年十二年。潘炎再。大歷十三年十四年。鮑防三。興元二年。貞元元年二年。劉太眞再。貞元四年五年。顧少連再。貞元十年十四年。呂渭三。貞元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權德輿三。貞元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年。停舉。永貞元年。崔邠再。元和元年二年。韋貫之再。元和八年九年。庾承宣再。元和十年十一年。王起四。長慶二年三年。會昌三年四年。楊嗣復再。寶曆元年二年。崔郾再。大和元年二年。鄭澣再。大和三年四年。賈餗再。大和五年六年。高鍇再。開成元年二年。柳璟再。開成五年。會昌元年。陳商再。會昌五年六年。鄭顥再。大中十年十三年。
蓋生言日常右轉。星常左轉。大凡不滿三萬日。行周二十八舍。三百六十五度。餘必有差。約八十年差一度。自漢文三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至唐興元元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九度。九百六十一年差十三度矣。
含元殿豎龍首岡以為址。彤墀釦砌。高五十餘尺。左右立棲鳳翔鸞二闕。龍尾道出于闕前。倚欄下瞰。前山如在掌中。殿去五門二里。每元朔朝會。禁軍御杖宿于殿庭。金甲葆戈。雜以絢繡文武纓佩。森爽會長

昔序立，仰觀玉座，若在霄漢。

太湖中有西廟山，俗云西遵吳江以戍其區，宿諸侯于此。

西明寺、慈恩寺多古畫。慈恩塔前壁有濕耳師子，跌心花，為時所重。聖善、敬愛兩寺，亦有古畫。聖善寺木塔院多鄭廣文書并畫。敬愛寺山亭院有畫雉，尾若丹砂子。上有進士房璘題名處。後有人題曰：姚家新婿是房郎，未解芳顏意欲狂。見說正調穿楊箭，莫教射破寺家牆。西北角有病龍院，兼吳生畫。

盧言舊宅在東都歸德坊南街，廳是杏木梁，西壁有韋鑒郎中畫馬六匹。

兗州鄒縣嶧山，南面半腹，東西長數十步，其處生桐，相傳以為禹貢嶧陽孤桐者也。土人云：此桐所以異于常桐者，諸山皆發地土多，惟此山大石攢倚，石間周回皆通人行，山中空虛，故桐木響絕，以是珍而入貢也。按漢地理志，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古之嶧陽，下邳者是矣。關西西風則雨，東風則晴，皆以為常候。夫九州之地，洛陽為土中，風雨之所交也。今關西西風則雨，關東東風則雨，是風氣各自其方而來，交于土中，陰陽和則雨成。相州湯陰縣北有羑里城，周回可三百餘步，其中平實，高于城外地丈餘，北開一門。相傳文王演易之所。曹子建詰紂文云：崇侯何功，乃用為輔；西伯何辜，因之囹圄。囹圄既成，負土既盈，興立炮烙，賊害忠貞。觀此意，見文王所因之地，紂使負土實此城也。未詳子建所據。今按此東頗郎臨黃諸縣，多有古小城，周一里或一二百步，其中皆實。郭緣生述征記云：彭城東有稅城，云是崇侯家，自淮迄于潤上，城面實中，謂之稅邱。墟可陋，謂之囷。然則城小而實，皆古人因依立家，以為保固。子建所云負土既盈，或承流俗之傳耳。晉文王欲鑿九龍堰，阮步兵舉鍬掘地，得古承水銅龍六枚，堰遂成，水騰堨東注，謂之千金渠。晉世又廣功焉。石人東脅下文云：泰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大水蕩壞三堨，今改為堨，更于西開泄，名曰伐（原注）一作代龍渠，增高千金之堨一丈四尺。若五龍歲久復壞，可轉于西更開三堨。二渠合用二十三萬五千六百九十八功，以其年十月二十二日起作，功重人少，到八年四月二十日畢。代龍渠即九龍渠也。元魏修復故堨，朝廷太和中造石渠于水上。按橋西門之南，題文稱晉元康二年十一月二日，以漢司空王梁為河南，將引穀水以溉京都，渠成而水不下流，後張純堰洛而通漕，是渠今引洛水，蓋純之創也。

凡造物由水，水由土。故江東宜綾紗，宜紙鏡，水之故也。蜀人織錦初成，必濯于江，然後文采煥發。鄭人以滎水釀酒，近邑與遠郊美數倍；齊人以阿井煎膠，其井比旁井重數倍。

蜀土無兔鴿，隋開皇中，有秀鎮益州，命左右齎兔鴿而往，今蜀中鴿猶稀而兔已繁。戴祚西征記云：開封縣東二佛寺，余至此始見鴿，大小如鳩，戲時兩兩相對。江東人當未從劉裕西征姚泓，今開封縣始識鴿。江東舊亦無鴿，梁武時侯景圍臺城，軍士熏鼠捕鴿而食，數月之後，殿屋鼠鴿皆盡，然則江東有鴿亦當自北發往耳。

凡東南郡邑，無不通水，故天下貨利，舟楫居多。轉運使歲運米二百萬石，以輸關中，皆自通濟渠入河也。淮南篙工不能入黃河，蜀之三峽、陝之三門、閩越之惡谿、南康贛石，皆絕險之處，自有本土人為工。大抵峽路峻急，故曰：朝辭白帝，暮宿江陵。四月五月尤險，故曰：灩澦大如馬，瞿唐不可下；灩澦大如牛，瞿唐不可留；灩澦大如襆，瞿唐不可觸。揚子、錢塘二江，則乘兩潮發棹。舟船之盛，盡于江西，編蒲為帆，大者八十

餘幅。自白沙泝流而上，常待東北風，謂之信風。七月八月有上信，三月有鳥信，五月麥信。暴風之候，有拋車雲，舟人必祭婆官而事僧伽。江湖語曰：水不載萬。言大船不過八九千石。大曆貞元間，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養生送死婚嫁，悉在其間。開巷為圃，操駕之工數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歲一往來，其利甚大。此則不啻載萬也。洪鄂水居頗多，與屋殆相半。凡大船必為富商所有，奏聲樂，役奴婢，以據舵樓之下。

南海舶，外國船也。每歲至廣州安邑，師子國船最大，梯上下數丈，皆積寶貨。至則本道輻輳，都邑為喧闐。有番長為主人，市舶使籍其名物，納船腳，禁珍異，蕃商有以欺詐入牢獄者。船發海路，必養白鴿為信，船沒則鴿歸。

龍門人皆言善于懸水接水，上下如神，然寒食拜掃，必于河濱，終于水死也。

海上居人，時見飛樓，如結構之狀，甚壯麗者。太原以北，晨行則煙靄之中，覩城闕狀，如女牆雉堞者，皆天官書所謂蜃也。

建安郡建安縣有大蚴蠔，中有石，無小大悉如硯形。俗說此蠔人有好學而于義理不能疾曉，常自咨頻悶，每歎夏熱，著乃肉相以自負，後因雷雨，蠔中有人謂曰：念爾懇誠，吾分爾蠔內石，大小俱成硯，而用者義理速解，以旌爾志。雨止觀之，果然。今俗謂之孔硯。

輕紗夏中用者，名為冷子，取其似蕉葉之輕健而名之。林邑獻火珠，云得于羅刹國。

風媒子以調適迎風也。一說形象烽火，名烽燭子。

茶托子始建中，蜀相崔寧之女以茶盃無襯，病其熨手，取楪子承之，既啜盃傾，乃以蠟環楪中央，其盃遂定。即命工以漆環代蠟，寧奇之，為製名，遂行于世。其後傳者更環其底，以為百狀焉。（原注）貞元初，青鄆油繒為楪形，以襯茶碗，別為一家之碟。後人多云托子，非也。蜀相即昇平崔家。

元和中，酌酒猶用樽杓，所以承相高公有斟酌之譽，數千人一樽一杓，挹酒而散，了無所遺。其後稍用注子，形若罃而蓋、嘴、柄皆具。太和九年後，中貴人惡其名犯鄭注，乃去柄安系，若茗瓶而小異，名曰偏提。時亦以為便，且言柄有礙而屢傾側。

被袋，非古制，不知何時起也。比者遠遊行則用，太和九年以十家之累，士人被竄謫，人皆不自保，常虞倉卒之遭，每出私第，咸備四時服用，舊以紐革為腰囊，置于殿乘，至是服用既繁，乃以被袋易之，大中以來，吳人亦結絲為之，或有餉遺，豪徒擬而不用。

都堂南門道中有古槐，垂陰至廣，相傳夜深聞絲竹之音，省中即有入相者，俗謂之音聲樹。

叢有似薔薇而異，其花葉稍大者，時人謂之枚槐，實語訛錯名也，當呼為梅槐。按江陵記云：洪亭村下有梅槐村，當因梅與槐合生，遂以名之。今假薔薇者，得非分枝條而滋蕃哉？至今葉形尚處梅槐之間，可取此為證。且未見枚槐之義也。正使便為玫瑰字，豈有花中獨珍甚，取象于玫瑰耶？（原注）玫瑰之瑰音回，不合與其音傀者是瓌，瑰字亦有誤。

又有紅而圓長，其首烏者，舉世呼為相思子，非也，乃甘草子也。相思子即紅豆之異名也。其木斜斫之則有文，可為彈博局及琵琶槽。其樹也，大株而白枝，葉似槐，其花與皁莢花無殊，其子若稨豆，處于甲中，通身皆紅。李善云：其實赤如珊瑚是也。又言甘草非國老之藥者，乃南方藤名也，其葉似薔薇而無刺，葉假

夜合而黃細，其花淺紫而蕊黃，其實亦居中中，以條葉俱廿，故謂之廿草蘼。土人但呼為廿草而已。出在湖陽，而南漳亦有。

雄麻有花，而雌者結實。欲識麻之雌雄，以此辨之。

江東有吐蚊鳥，夏則夜鳴，吐蚊于蘆荻中，湖水尤甚。

月令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謂為國之大計，不失農時。故聖人急于從民，務成東作。今天下州郡，立春制一大牛，飾以文彩，即以彩杖鞭之，既而破之，各持其土，以祈豐稔，不亦乖乎。

七夕者，七月七日夜，荆楚歲時記云：七夕婦人穿七孔針，設瓜果于庭以乞巧。今人乃以七月六日夜為之，至明曉望于綵樓，以覓織女遺絲，乃是七曉，非夕也。又取六夜穿七竅針，謬矣。今貴家或連二宵陳乞巧之具，此不過苟悅童穉而已。

唐世謁見尊者，皆曰諾，祇候起居。起居者，動止也，理固不乖。近者復云諾起居某官，則動止某官，其義何在？相承斯誤，甘不經心。

終軍請長纓，世多云將係累于。按本傳云：南越與漢和親，遣軍使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若係單于，乃賈誼之事。按班固云：誼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乃賈誼之事也。又陳思王表云：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

有人檢陸法言切韻，見其音字，遂云此吳兒，直是翻字太僻，不知法言是河南陸，非吳郡也。又有昔生讀禮者甚精熟，不知近代事，因說駱賓王，遂云某識其孫李少府者，兄弟太多，豈謂駱賓是諸王封號也。

饆饠者，蕃中畢氏、羅氏好食此味，今字從食，非也。餛飩以其象混沌之形，不可直書混沌，從食可矣。至如不托，言舊未有刀机之時，皆掌托烹之，刀机既具，乃云不托，今俗字作餺飥，非也。（原注）元和中有數箇鑑里者，以筆之六時侍道一味，當之子今，時人不得其名，遂以其號目之曰鑑山，後俗字多作饘饌，此多此類。

肆有以筐以筥，或倚或垂，以鬻鮮物者，曰某貨鋪，言其列貨叢雜，如基之綦，今俗呼基火鋪，誤也。

襄州漢高祖廟，本為交甫解佩于漢臯之義，今為高祖，誤。

每歲有司行祀典者，不可勝紀，一鄉一里，必有祀廟，廟中有泉流出山洞，常帶樹葉，好事者曰為流桂泉，後人乃立為漢高祖之神，尸而祝之，又號為伍員廟者，必五分其髯，謂五髭鬚。江南有驛官以幹事自任，白刺史曰：驛中已理，請一閱之。初至為酒庫，諸醞畢熟，其外畫一神，問何也，曰杜康，刺史曰：公有餘也。一室曰茶庫也，諸茗畢貯，復有一神，問何也，曰陸鴻漸，刺史益喜。又一室葅庫，諸葅畢備，復有一神，問何也，曰蔡伯喈，刺史笑曰：不須置此。

吳主孫皓每宴羣臣，皆令盡醉。韋昭飲酒不多，皓密賜茶茗以代飲酒。晉時謝安詣陸納，納無所供辦，設茶果而已。案此古人亦飲茶耳，但不如今之溺之甚，窮日盡夜，殆成風俗。

軍中有透劍門伎，大宴日，庭中設幄數十步，若廊宇者，而編（原空）刃為榱棟之狀，其人乘小馬至門，審度端直，鞭馬而過，鏗然聞劍動之聲，既過而人馬無傷，宣武軍有小將善此伎，每變軍則為之，所獲賞止于三四匹帛而已。一日，主者誤漏其名，此人恚恨，訴于所管大將，得復召入，是伎之際，極為闡審，入數步，忽風

起馬驚，觸劍而死。

壁州刺史鄧宏慶，飲酒至平索、看精四字。

酒令之設，本骰子、卷白波、律令，自後閒以鞍馬、香毬，或調笑拋打時，上酒招搖之號。其後平索、看精四字，與律令全殊，多以瞻相下次據上酒，絕人罕通者，下次據一曲子打三曲。此出于軍中邠善師酒令，聞于世。（案此條文義難解，疑有脫誤。）

飲坐作令，有不與而飲罰者，皆曰蟲傷早隊。推其由，蓋以為不偶之義。蟲傷宜為蟲篇，蓋言蝗因水旱之害。呼曲子名，則下兵為下平，闍羅鳳為闍羅鳳，著詞則河內王為河奈王，黯筆上為長筆上，如斯之語甚多。

唐人酒令，白樂天詩：鞍馬呼教住，骰盤喝遣輸，長驅波卷白，連擲采成盧。（原注）骰盤卷白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令。予按皇甫松所著醉鄉日月三卷，載骰子令云：聚十隻骰子齊擲，自出手六人，依采飲焉。堂印本采人勸合席，碧油勸擲外三人，骰子聚于一處，謂之酒星，依采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過三章，次改鞍馬令，不過一章，又有旗旛令、閃擪令、拋打令，今人不復曉其法矣，唯優伶家猶用手打令以為戲云。

有齒鞋匠與樂工居隔壁，齒鞋者每卒未殺，樂工理聲不輟，匠者怒，因相訴成訟，樂工曰：此某業也，苟不為衣與食且廢。執政判曰：此本業安可喪廢？他日樂工有喪事，亦任闘齒鞋不輟。

初詼諧自賀知章，輕薄自祖詠，顛語自賀蘭廣、鄭涉，其後咏字有蕭昕，寓言有李紓，隱語有張著，機警有李舟、張彧，歇後有姚峴、叔孫羽，訛語影帶有李直方、獨孤申叔，題目人有曹著。

有王某云：往歲任同州，見御史出案迴，止州驛，經宿不發，忽追雜案，又取印曆鎖驛甚急，一州大擾。有老吏竊笑，乃因廚人以通意，旨許肴饌為賄。翌日未明，御史啓驛門，盡還案牘，乘馬而去。

起居舍人韋綬以心疾廢，校書郎李播亦以心疾廢。播常疑遇毒，鎖井而飲。散騎常侍李益少有疑病，亦心疾也。夫心者靈府也，為物所中，終身不痊，多思慮，多疑惑，乃疾之本也。

唐語林校勘記

說郛錄唐語林，寥寥數條，其標題大略，適與齊之鶚殘本合，知陶南村所見本已不完矣。然齊刻雖漫漶，頗有出永樂大典外者。試以所引原書訂之，互有出入，其語林是而今本原書譌闕，反藉以訂正者，亦不少。既遵四庫本付梓，復采列異同，附記卷末，以備參考。己亥白露前一日，錢熙祚錫之甫識。

卷一

文中子條。（此條見賓退錄，此原書多四十餘字，今說郛錄非完帙也。）

鍾乳條。元宗重午日，賜丞相鍾乳。（殘本賜上有勳字，大唐新語作元宗勳午日賜宰臣鍾乳。）必遵稱換。（與新語合，殘本作遞。）

長枕條。元宗諸王，（[illegible]）徒與諸王會聚。（[illegible]）

東宮條。願長潔白五人。（[illegible]）

斜谷條。元宗西幸歸，（[illegible]）頓使給事中封儼。（[illegible]）

李沂公條。將於北都求官。（[illegible]）累路疎生行止。（[illegible]）

禮法條。召朝士。（[illegible]）

崔吏部條。崔吏部樞夫人，（[illegible]）晟治家整肅。（[illegible]）

李師古條。擴杜黃裳爲相。（[illegible]）

程皓條。竹於廣坐。（[illegible]）何可與言。（[illegible]）

高利條。發州。（[illegible]）

李約條。因邀相見。（[illegible]）請官可發掘檢之。（[illegible]）

柳元公條。寄繼親薛夫人之孝。（[illegible]）便造新宅。（[illegible]）

元和條。元和已後。（[illegible]）

沈吏部條。又以報施不妄。（[illegible]）人。

劉敦儒條。每撫之見血。（[illegible]）

鄭遐古條。初家南齊間。（[illegible]）留侍二十九郎儲博。（[illegible]）弟戚其言。（[illegible]）

路和條。日正如汝面。（[illegible]）慕其淳篤。（[illegible]）

崔傴條。太原非鄧。（[illegible]）

大中條。飲此。（[illegible]）

元魯山條。能食其乳方正。（[illegible]）

碑誌條。其之曰。（[illegible]）

法欽條。以理求之。（[illegible]）

梁孝仁條。意此是家喜木。（[illegible]）

魏徵條。便致太平。（[illegible]）四夷亂懾。（[illegible]）

臨軒條。雖文武之類，皆無以加。（[illegible]）

武承嗣條。陛下之子，受何福慶。（[illegible]）而委重權於姪手。（[illegible]）

受賂條。太宗言。（[illegible]）

九成宮條。慈源用縣（[illegible]）宜吏訪闕廷法式朝覲。（[illegible]）

揉伏伽條。三上表以事諫。（[illegible]）遂拜爲侍御史。（[illegible]）

行臺條。蘇世長。（[illegible]）豈有獵鹿之後。（[illegible]）是吾所造。（[illegible]）

馬周條。而陛下自逐涼處。（[illegible]）

總章條。帝王。（[illegible]）寶王路。（[illegible]）餘冠尙梗。（[illegible]）人戶少寡。（[illegible]）

衢州條。爲同郡方金所殺。（[illegible]）子得復讎。（[illegible]）執白柄乃小生。（[illegible]）

鄭陽武條。仁義之有莊周。（[illegible]）

高貞公條。通王氏易爲圖。（[illegible]）爲六十四卦。（[illegible]）二十二篇。（[illegible]）

李直方條　最有智非。（[illegible]）侯味虛。（[illegible]）

伊慎條　臣不敢舉奕質間上。（與國史補合，殘本質作賢，間上字空。）

親錄條　死者二百九十人。（殘本句首有師字）

姚元崇條　事阨古川可救時。（殘本事下有當字，時下有佐字，[illegible]）

王如泚條　妻公。（與封氏聞見記合，殘本公作[illegible]）若相曰。（[illegible]）與亦得（[illegible]）即令奏聞。（殘本作令[illegible]）

居二日。（[illegible]）

劉晏條　轉運船每以十隻爲一綱。（[illegible]）揚州遣軍將押至河陰之門，填闕一千石。（[illegible]）若始謀便腰間。（殘本作使[illegible]）物復勝長。（[illegible]）軍將十家。（[illegible]）即時委

槃（[illegible]）

韓晉公條　韓晉公鎮浙西地。（[illegible]）果肯耳。（此文疑有誤，[illegible]）

韋皐條　李康乘走。（殘本[illegible]）下保義。（殘本[illegible]）原注乃皆拔所部。（殘本[illegible]）原注爲行秦州。（殘本無爲字）原注爲之報。（殘本[illegible]）

便殿條　與宰臣論政事。（殘本無事字）

吳元濟條　昨晦擇帥非難。（[illegible]）無所不留。（[illegible]）

權長孺條　知鹽鐵院。（[illegible]）

鄭和條　爲鄭銓注潮州尉。（殘本作[illegible]）

李衛公條　乃立孫兒子數乘。（[illegible]）

埋水條　貨之衣服。（[illegible]）取其水營司。（[illegible]）取豬肉五斤。（[illegible]）

劉桂州條　誤突生鹽淵。（[illegible]）

權質條　從市求取。（殘本[illegible]）可以矜誠。（[illegible]）疑傑夫。（[illegible]）

李石條　原注記之者有誤。（殘本[illegible]）

武宗條　衫色牽取。（[illegible]）

狄惟謙條　惟謙坐於堂上大怒。（[illegible]）大杖背二十。（殘本[illegible]三十）既而嘉其精誠有感。（[illegible]）

二字（[illegible]）

望仙臺條　陳嚴。（[illegible]）

納諫條　崩做。（[illegible]）

故事條　故事京兆尹（[illegible]）併敗官。（[illegible]）宗便令赴任。上賜度支錢二萬貫。

（[illegible]）尚有獎諭御進。澳連帶祈雨上下考。（[illegible]）

進士條　設殊次平等三級。（[illegible]）以京兆等第爲標級。（[illegible]）

名器條　（[illegible]）自司勳郎中。（[illegible]）沈珣。（殘本作[illegible]）方貽絮。（[illegible]）

卷二

韋澳條　即榮十道四蕃志。（[illegible]）

城西條　于御晨。（[illegible]）可爲懷州刺史。（[illegible]）

詞舉條　自吏部員外郎。（[illegible]）吏改司勳。（[illegible]）改司封。（[illegible]）

樂工條　往往令倚嬪御歌。（[illegible]）汝能所惜。（[illegible]）

有能條　宣宗雖寬仁。（[illegible]）

祝漢貞條　尤爲帝所寵。（[illegible]）

高侍郎條　石峽驛。（[illegible]）

李遠條　我聞李遠詩云。（[illegible]）詩人皆不足有實也。（[illegible]）乃許之。（[illegible]）

暇日條　僧茶林。（[illegible]）

雲南條　南詔王豐祐。（[illegible]）名近廟諱。（[illegible]）

蔡項條　臨軒戒勸。（[illegible]）

李訥條　訥性褊狷。（[illegible]）大中十二年。（[illegible]）以鄭道兵逐赴任。（[illegible]）

令狐條　上覽謝上表。（[illegible]）比近換守。（[illegible]）庶幾其便於迎送。（[illegible]）上留意郡守。

（此條另提行）

王尚書條　縱橫難制。（[illegible]）非鍛刀部。（[illegible]）節度多備怯（[illegible]）命斬於帳前。（此下[illegible]）

（[illegible]）之酒悲慼。（[illegible]）曳履危坐。（[illegible]）多從前阿者令遠時或避之他適。（[illegible]）

梁公條　郎闕。（[illegible]）高宗時。（此另提行）

郭尚書條　皆以濟人。（[illegible]）於是命而絕之。（[illegible]）

姚崇條　與之僧爲傳臘。（[illegible]）備陳古今理亂之事。（[illegible]）

李當條　（[illegible]）境內有朝士莊產。（[illegible]）各務戒欽壽。（[illegible]）

崔珏條　（[illegible]）

梨園條　有胡雛善吹笛者。（[illegible]）

江淮條　揚州留後。（[illegible]）

李惠登條　爲政清淨無迹。〔[illegible]〕

武相條　獨倚詩左承。〔[illegible]〕

銳意條　多則遷名尊郎衆之。〔[illegible]〕至天寶十二載。〔[illegible]〕内起居注爲名。〔[illegible]〕

開元條〔[illegible]〕臣恐左右史。〔[illegible]〕在四年宋因聯。〔[illegible]〕字爲一軸。〔[illegible]〕每請自部、納于史館。〔[illegible]〕傳記尤衆。〔[illegible]〕成三百卷。〔[illegible]〕

國學條　庚天寶初。〔[illegible]〕附庚詩。〔[illegible]〕

獨孤妃條　附貞皇后〔[illegible]〕時殿中侍御史柳并字伯存。〔[illegible]〕

裴晉公條　晉公貞元中。〔[illegible]〕

劉禹錫條　毛鄭不注。〔[illegible]〕又言登未詳。〔[illegible]〕其兄怒之。其母曰。健犢須走軍破轅。良馬須逸鞭泛駕。〔[illegible]〕奇。即非器矣。〔[illegible]〕有南都賦春蒴夏韭。子卯之卯也。而公孫羅云蒴爲卯。非也。〔[illegible]〕

王武子條　在嶰州之西山。〔[illegible]〕

陸法和條〔[illegible]〕本皆征蜀。〔[illegible]〕亦得箭鏃一斛。〔[illegible]〕又必未知諸葛亮箭鏃所在也。〔[illegible]〕

葛菁條　藥舒者煮食。〔[illegible]〕

白居易條　長慶二年。〔[illegible]〕自以中書舍人。〔[illegible]〕以日以詩酒寄興。〔[illegible]〕時來往。〔[illegible]〕

〔[illegible]〕居易在杭。〔[illegible]〕多留守廟。〔[illegible]〕

張宏靖條　十二世。〔[illegible]〕

韓文公條　甘出於李相國宗閔下。〔[illegible]〕宗此五人。〔[illegible]〕藏書最多。〔[illegible]〕

〔[illegible]〕坊娟。〔[illegible]〕

製詩條　受而出之。〔[illegible]〕文宗讓賢。樂喜翠比。〔[illegible]〕朗誰千斂袵。〔[illegible]〕文宗好五言詩。

〔[illegible]〕

陳商條　梁之春秋。〔[illegible]〕婉章〔[illegible]〕

上元條　性若狂易。〔[illegible]〕大夫取解易俗。〔[illegible]〕上設官舍。〔[illegible]〕道自公云大則今在。〔[illegible]〕

李德裕條　上在生德裕宽。歸伊洛中。〔[illegible]〕

段郎中條　迪典江所數郡。皆有名山。〔[illegible]〕九江匡廬[illegible]

〔[illegible]〕凡殘南。〔[illegible]〕著樂府新録。〔[illegible]〕

令狐綯條　學人求援之道。〔[illegible]〕諸御史。〔[illegible]〕諸又云。〔[illegible]〕

重陽條　辰豫秋來。〔[illegible]〕

嗜書條　大中十二年。〔[illegible]〕兵部郎中。〔[illegible]〕遂停勳。〔[illegible]〕

大中條　毛詩具廢。〔[illegible]〕周系。〔[illegible]〕雖然皆不中科。〔[illegible]〕

〔[illegible]〕

陸翺條　衡門嵯峨。〔[illegible]〕庸下東山石。貸於南阮家。〔[illegible]〕朗月生東得。〔[illegible]〕

李郢條　終□下郎官。〔[illegible]〕

馬博士條〔[illegible]〕中皆枉問秦庭哭。〔[illegible]〕堯仁能下聽。湯網本來疏。〔[illegible]〕

四皓條　東方爲鎮。〔[illegible]〕或作角。〔[illegible]〕角里當東方。〔[illegible]〕則角里爲東方。〔[illegible]〕

言。〔[illegible]〕本亦作角。〔[illegible]〕或亦通用。〔[illegible]〕

月令條　後人删合爲之。〔[illegible]〕是呂紀采於周書。〔[illegible]〕

書疑條　言大德。〔[illegible]〕聖畜賦。〔[illegible]〕豈更要助詞。〔[illegible]〕則知其不爲否。〔[illegible]〕

〔[illegible]〕

興識條　段下有諸曰。〔[illegible]〕亡從一點一畫一乚。〔[illegible]〕原注十四字。〔[illegible]〕

中有人。〔[illegible]〕其謂迪也。〔[illegible]〕原注二十三字。〔[illegible]〕原注上無下缺。〔[illegible]〕

文選條　仍題元注之人姓氏。〔[illegible]〕李氏續之。〔[illegible]〕雅首般勤也。〔[illegible]〕有覆注成者。〔[illegible]〕

〔[illegible]〕宜明有褒贬。〔[illegible]〕寒芳茶之巢靡。〔[illegible]〕仍知李

氏絶筆之本。〔[illegible]〕

李華條　墨蹟電交於萬緒。〔[illegible]〕不識東西二都也。〔[illegible]〕

張燕公條　又聞杜工部詩。〔[illegible]〕有吏有太宗瑩毛騎郭家師子花。〔[illegible]〕

庾世南條　請被詞書以從。〔[illegible]〕庾公爲鄜殿。〔[illegible]〕後北堂獨存。〔[illegible]〕

而書鈔盛行於世。〔[illegible]〕

皮日休條　竟陵人。〔[illegible]〕官至太常博士。〔[illegible]〕

王維條　清源寺是也。〔[illegible]〕

柳芳條　但爲史學。〔[illegible]〕

含元殿條　後以失節賊庭。

今據國史補補「故其文殷勤于內廷」。與國史補合。殘本脫一字，「于」作「於」。

大曆條　專學者有蔡廣成周易。

與國史補合，殘本脫二字。「廣」作「廣」。「裴」一作「袁」。徐潤圖、張參五經。

殘本與國史補合。

盧一條　一名盧一。

殘本與國史補合。「作」亦作「名」。

韋應物條　立性高潔。

殘本脫「物」字，與國史補合。

李益條　有征人歌且行一篇。

「且」作「且」，國史補有二字，殘本脫。

沈既濟條　不下史篇。

補「篇」作「筆」。國史補「張登」。以下據國史補補「中世有造謗而著者」。此條據國史補補入原注「六字」。今依國史補補入正文下。

又　有妓樂而工篇什者。

以妓樂據國史補補「原注郭氏奴」。脫國史補二字。「皆事之異也」。此據國史補正，依文改。

進士條　謂之前進。

士據國史補補，作「激揚聲聞」。作「價」據國史補「列其姓名慈恩寺」。依殘本補，下補有二字，「為樂於曲」。

江亭

據國史補補二字。「謂之秋卷」。今據國史補補，作「張雕陽」。作國史補「曲江上」。

「元錫」。殘本作國史補「為士子所許」。據國史補作「許」。

二分為棚頭。

國史補作「分」。「後獨留南史而止」。有國史補二字。

宋濟條　嵩因排褥子紛紛。

殘本三字。據國史補補「化使然也」。及與國史補合。殘本脫「化」字。

文雅條　則學流蕩於聲色。

殘本二字，據國史補合，作「詩」。殘本與國史補作「句」合。

裴翼條　某年試題取某經，某年試題取某史。

與宋國史補作「取某史」，殘本脫「二」字。

卷三

狄梁公條　廟凡一千七百餘所。

與殘本封氏聞見記合。

郭尚父條　都虞候杖殺之。

今據國史補，脫「之」字。

張鎬條　微人改為荊府長史，又除洪府長史、江西觀察使。

與殘本「荊府」作「荊州」，「洪府」作「洪州」。

崔祐甫條　人雖懼而不敢發。

此文據國史補。以舍人移疾頗多，有同離局。

李惇條　非使府術。

殘本脫「非」字。今復何關。聞見記「何」作「今」。又「惇曰忠言難評」。此六字殘本闕。

四字

裴藻條　探偵二侍郎口氣。

殘本「入侍」云云七十四字下脫。

韓太保條　惟在于公。

與大唐新語合。「何故不當人知之」。

徐宏毅條　令聞之。

與本合。殘本「不以惡其無禮于其君」。

裴謂條　除長史。

「少卿上中考」。

李忠公條　敢徵而焚之。

傳據殘本作「敢」。

裴先德條　有瞻暇宰相。

柳元公條　將赴上。

因話錄「上」上有「府」字。「不知打神策軍」。因話錄脫「知」字。

柳公綽條　欲使兒子街市騎馬衝公綽耶。

因話錄作「於」字。

張正甫條　伐淮西。

殘本作「代」。「可記得河南府解頭」。

劉從諫條　近無倫比。

殘本脫「三」字。「以天平功」。殘本「不絕賞延」。

唐尚書條　將非親知間舊館。

與因話錄合。

薛元賞條　且宰相大臣也。

殘本「且」下有「不從子廣將奏之」。

教坊條　官者請並下獄。

殘本作「治」。

韋澳條　面刻而相見。

殘本作「面」。

韋朝條　盧柏。

作「夜為有來」。「裴誠」。

看街樓條　皆封泥之。

引北夢瑣言「未句」。

劉允章條　為纏極力。

殘本「允章于是昔非」。

鄭少尹條　放牓日。

殘本空一格。

新胡條　雖舜高緯。

「但為殷鑒」。

武三思條　告白其非。

「朕以為斬矣」。「陛下竟不問而斬之」。臣恐

有竊議，因請按而後刑。

作國字疑誤。

柳渾條　今以科封之人。

「為正者衙覓」。「原注五十五字」。

李義府條　緊正義于獄。

「吾聞王母殺身以成子之義」。

李昭德條　在則天朝時，謝使者必擢用。

「然後跪宣彈文」。「貶棄州司戶」。「門人何產先」。

魏元忠條　羅織魏元忠耶。

「豈大臣所為」。「無尺寸之功」。「在右皆大笑」。

張易之條　相公。

「私見即私，法無私也」。「鄴某」。

臣之章。

「恐陛下有危」。

魏徵條　令授卷有補闕。

王珣條　代臣貸民輸稅。

東宮條　忿有崖谷。

「歲餘不得」。「及後以劉安非，上不懌」。

韋相條　造門日。

新羅條　厚為之贈。

唐公條　臨察之。

盧胥公條（當作盧公。玉泉子作…）此殺優一資半級。（玉泉子下有…字。）

入閣條 郎官有謀事者（…）

靖安條 與賓客飲宴談笑（…有話字。）

興慶條 明年但得召（…）一以予之。（下玉泉子作…）

鄭公條 皆非揣度。（…）

盧尚書條 其人容貌若（…）

吳湘條 則不能動人主之心。（…）

任迪簡條 最略卒。（…）為觀軍使。（…）

元載條 集皆附豫。（…）

張守珪條 見令李元（…）見陝尉李怪精敏（…）呼張公。（…）

涼州條 宮離而少商。（…）徵亂而加暴。（…）

安祿山條 色黑而加大。（…）

王璵條 聞是太常樂人（…）因曰何得罪。曰臥吹笛。（…）

潘炎條 以圖人材。（…）杜黃裳夫人曰此人自別是有名卿相。（…）

退朝條 而進貴公卿。（…）

薛吏條 段給事中伸。（…）衛大夫仲行。（…）亦知名矣。（…）

李相條 時樊司空澤（…）欣然允諾。（…）李相之為戶部侍郎也。（…）因會許把侍郎唱歌。（…）

韓太保條 妙哉稱生之言也。（…）其當魏晉之際乎。（…）同出而異名也。（…）一字（…）此所以知魏之季世也。其商榷（…）與宮同。（…）武后之姓。（…）言歸后與其父駿之傾覆晉祚者也。（…）晉難與（…）其應此乎。（…）將貽後代之知音。（…）字。

童一條（…）

裴晉公條 不曾忘。（…）曾受知裴公。（…）白衣時。（…）

李廷條 在武昌掌書紀。（…）歸御史府。（…）豈撣聲才乎。（…）改吏部。（…）字。（…）問日拜相。（…）

路巖條 須與他那一官。（…）

寞厭條 於是入居長安者且萬家。（…）爭論數年不決至開元中。（…）

開元本條 一日不能去。（…）

高宗條 擧烽燧為寇（…）府發卒迎。（…）無去為賊（…）實非不早降之意。（…）後敬業舉兵。（…）

張沛條 送沛于獄。（…）用事居中。（…）

高公條 是夜（…）來願著作。（…）為亂（…）雄寺為寨。（…）

張九齡條 令九齡與語。（…）

貞觀條 號神龍。（…）有得鳥者。（…）以金樹借汝。（…）

便殿條 唯取肥大。（…）

李賀條 解答。（…）雁門太守行。（…）

白敏中條 雖李衛公器之。（…）賀拔惎。（…）上遊宮路逢賀。（…）

大中條（…）

劉仁表條 故尤亮亦云。（…）

裴相條 項者。（…）稱其美。（…）

劉仁軌條 在時事有不足者。（…）

相國條 俾之換麻衣。（…）劉賓客。（…）又知其連山人。（…）此郎官。（…）

亦有錯言者。（…）

鄭愚條 除廣南節制。（…）其欽服。（…）盜杜征南蛇吐之類。（…）

郭曖條（…）

姚梁公條 相公可謂救時之相也。（…）

倚昔條（…）近於京得此花。（…）他亦未知有也。（…）此花南地知誰植。（…）

慚愧僧門用意栽。（…）數枝玫瑰不敢開。（…）唯有數苞紅萼在。（…）張祜。（…）又末之智稔。（…）地勢連雙橋。（…）河流側讓關。（…）至今（…）比徒有前名矣。（…）又有觀獵四句。（…）忽過新豐市。（…）非瑞馬之至者。（…）且非鏡沼（…）

屏糾纏。（…）祜遂行歌而邁。（…）因此有恨也。（…）與張生為詩文交。（…）

升平條 世謂依不如休。（…）

高孝基條 當為王衙佐。（…）

盧從條 一人而已。（…）

楊氏條　賞美而多文。（國史補[illegible]）

德宗條　排公在（[illegible]）

國子監條　有遺親三年者，（[illegible]）自天寶九年（[illegible]）元和中，（與國史補合）[illegible]成蹊門之。（[illegible]）

大朝會條（此條本全脫）

諫院條　省中多事（與國史補合）

八分書條　皆先以御札，（[illegible]）會太子入侍，（[illegible]）因舉觚以示，乃賜卮酒，（[illegible]）

蘇瓌條　客淹留言詠，以其詩問瓌何人，豈非足下宗熙之尊也。（[illegible]）加禮收舉，（[illegible]）且夕側詣結綬，（[illegible]）

開元條　依去弊訛，（[illegible]）不六七年間，（[illegible]）置開遠門，亘地萬餘里。（[illegible]）滿右藏，東納河北諸道租庸，充滿左藏，（[illegible]）米每斗三錢，（[illegible]）奇瑞疊泰，（[illegible]）是時彭城劉晏，（[illegible]）成相歲慰，（[illegible]）拜為秘書正字。（[illegible]）

燕文正公條（[illegible]）歸盧氏，（[illegible]）

李幼奇條　一遍皆能記。（[illegible]）

常敬忠條　遂出書，（[illegible]）遊地記，（[illegible]）何要諸十遍，（[illegible]）引對，（[illegible]）非東宮衛佐，（[illegible]）衛三改，（[illegible]）

張秒條　各執筆操紙，（[illegible]）拜太公廟洛。（[illegible]）

李衛公條　武相元衡，（[illegible]）

楊平條　華陰楊平，（[illegible]）入雜學，（[illegible]）雜翰皆不卷，（[illegible]）

崔相條　問其姬媵之所在，（[illegible]）而示術士曰，（[illegible]）相次分明，（[illegible]）因命小字緇郎，（[illegible]）

小子條（[illegible]）自宗紀及，（[illegible]）俱以本官一例，（[illegible]）劉氏卷，（[illegible]）

卷四

潞州條　唱曰，今日宜以門族官品自官，（[illegible]）上乃沛飲三銀船。（[illegible]）

太山條　所過村鄉，（[illegible]）過金橋，（[illegible]）狹上黨止于太原，（[illegible]）三稜猿猩猩之類，（[illegible]）

鄜郎條　敢于城南，（[illegible]）儀仗，（[illegible]）

音律條　作霓裳曲。（[illegible]）

武后條　輔安之之術焉，（[illegible]）子姪也，（[illegible]）為汝父嫌婿焉有大朝人士。（[illegible]）天乘醉而書曰，（[illegible]）所以謀叛，（[illegible]）遂命杖殺之。（[illegible]）

鄭太穆條　一日，（[illegible]）其言懇切，而傲睨自若，（[illegible]）作中天之一柱，（[illegible]）愛之。（[illegible]）遣値郟，（[illegible]）便是君製也，（[illegible]）悉為贈飾之物，（[illegible]）寶鈿青蛾翡翠諸。（[illegible]）殷勤好取襄王夢，（[illegible]）

澧州條　李尚書初守廬江，（[illegible]）

大梁條　以老牛筋皮為炙，（[illegible]）可以撲殺西胡醜虜，（[illegible]）于是獨留五千。（[illegible]）李公既治淮南，（[illegible]）有嚴張之風也，（[illegible]）及弟仲將，（[illegible]）李公編族之年，（[illegible]）渡江過淮消衆，（[illegible]）隨從，（[illegible]）因謂李公曰，（[illegible]）快宰子之能伴，（[illegible]）殆似就公，李公見而惡之，（[illegible]）足可駭歎。呂光化，（[illegible]）吾觀李二十秀才之文，（[illegible]）

李衛公條　佐武宗，（[illegible]）以自雄。（[illegible]）

裴相條　謝後同行。（[illegible]）

李太師條　及幕僚，（[illegible]）遭遇多。（[illegible]）

渾太師條　隨父釋之防秋，（[illegible]）皆有奇數。（[illegible]）

韓晉公條　每早入，（[illegible]）

李相國條　李相國程，（[illegible]）

杜相條　性厚，（[illegible]）亦不踰中門，（[illegible]）開頭寶曆。（[illegible]）

路侍中條　寓于江津，（[illegible]）良可笑也，（[illegible]）于合江亭離筵。（[illegible]）

李紳條　宜頭驚槌，（[illegible]）

天寶條　多綢客報恩，（[illegible]）厚遇待之，（[illegible]）老人曰，（[illegible]）幾撲殺死長者。（[illegible]）

田神功條　又不書，（[illegible]）

盧杞條　恐死于道路，（[illegible]）李揆耶老無使，（[illegible]）他那箇李揆，（[illegible]）以此謾之也。（[illegible]）今形骸凋瘁，（[illegible]）

陸相對受淮南尉吏部侍郎不與顧少連擬與江淮一尉不伏覺得之，題其廳而自吟曰，過階旋砌瀏。（[illegible]）

（作御）夾砌樹陰陰□。後綴相□□。在假日。敕下不謝宣。又貶爲忠州司馬。大官。降敕日令朝謝。但恐私忌□

亦須出入始了。（殘本此下可校四庫全本門外附事字此）

開元條　許公。（江總太尉作許）陸兗州。（國史補作公）崔太尉。（國史補作傳）段太尉。（國史補作公下）獨孤常州。（國史補作杜下）張水

部。（補國史作）韋蘇州。（國史補作容州）李杜。（國史補作）姚宋。（國史補注在校許下）蕭李。（國史補又此下原注文事二字殘本作注）

（文集十八字。因下元和云云四字此本並闕。）

于良史條　白髮衣猶碧。（傳載作碧）從宋丙袍赤。（傳載作赤）

韓僕射條　皐家。（殘本皐上有韓字）

趙郡條　三祖之後。（因話錄作在元和初上）

胡尚書條　同鄉中。（殘本此鄉字作□）曾祖。（殘本下有父字因話錄合）宏宣。（殘本宏作誤因話錄合）栫著鄉籍。（殘本著因話錄合）

庾尚書條　李佐魏博郡。（因話錄作任）

柳公權條　書判。（此二字因話錄作）紀于封閣門公。（六字因話錄作此文）

潞河南條　陶寬闈。（殘本作）馮氏兄弟進士十人。（作八人）亦八人焉。（二字）

愛賓條　必有實。（殘本作）使開所賦詩賦題。（殘本作試）

文學條　宣宗愛登科記。（此宗字）

張不疑條　嘗年四府交辟。（殘本四作五）東川李相回。（殘本此下十九字脫）

五嶽條　步步禮拜。（殘本二字倒）

崔起居條　以渭強侵爲蠱。卒不取焉。

琅邪條　號饒頭。博陵三房。婚娶晚遲。世數因而少故也。夢摔八

寶以獻。程之姨。（殘本作）

樹名條　又曰。（殘本作下空一格）

白居易條　劉醉吟先生傳于石。常成遲。

鄭爾緒條　聯名甚寡。（殘本下有）

范陽條　乃退盧遜中丞。（殘本一字不通可下）

榮王條　陳有德教。

天寶條　洛陽。上登高平。馬上謂力士曰。有人自江

兩傳者。無由知其本末。

德宗條　李銘。（因話錄作）出召幹事所由春明門外。而綠衣果在其中。某

天寶樂工也。必知天子在上。（因話錄作心）

貞元條　太和九年。焉。合者如咽。蠏鮮苑蚪。因入宮。（殘本此上有）

宣州條　猶強精神。自植茶。

南嶽條　良逸天資高峻。有村老。客竊笑。追及于衡門。因祭嶽

下繩床。合宏有操尚。時人以爲不及良逸。

田善符術。周混紆。周自幼入道。

名僧條　清晝。

白居易條　以自叙。江南山水。思之不忘。

李晦條　兩京亂。（殘本有）

陸龜蒙條　時謂吟賞降仰。奇遠精識者。

元結條　入猗玗洞。始稱猗玗子。酒徒。

關東條　大曆中關東饑疫。人多死。鄭損。

晉陵條　韓愈好奇。（殘本此條）

柳婕妤條　肅宗每見王。生延王。（殘本）

和政條　爲華倭。

劉元佐條　必謂元佐。（此下四字）

睿宗大漸。內侍議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向者武后妖蠱。幻惑高宗。擅親庶政。及中宗踐位。韋后復掩聖德。遂

行邀逸。幾於革命。賴宗社威福。神器再復。每聞其說。未嘗不疾首痛心。奈何今日吾兒厭世。卿等讓與此

議。我家九个與武氏同流。先祖汾陽王有社稷大勳。我外氏□門閥赫奕。我豈效帝室。非復嬪嬙之比。豈

可污彤管蹈悖逆者耶。今皇太子聰睿。卿等各宜慎擇賢者。輔佐左右。戒屏邪佞。勿令近密。宰相任重德

名賢。內官勿干時政。吾所願也。遂取制裂之。時太后兄劉任太常卿。聞其議。密進疏於太后曰。果爾此請。

當率子弟納官爵歸田園。太后覽疏泣曰。我祖盡忠於國。餘慶鍾於我兄。（此以下七條殘本補錄于此）

劉巽赴分寧安平公主辭。以英侍女從。宣宗曰。此何人也。曰劉郎前婦（東觀記）人。上喜安平不妒。賴左右

曰。與作卞人。不令與宮娃同處。

太宗嘗罷朝。怒曰。何須殺田舍漢。文德皇后謂帝曰。誰觸忤陛下。帝曰。豈過魏徵。每廷辱我。（大唐新語）

（下有使二字）常不自得。后退而具朝服立于廷。帝驚曰。皇后何爲若是。后曰。妾聞主聖臣忠。今陛下聖明。故魏

徵得直言。妾備數後宮。安敢不賀。

高宗乳母盧氏。本滑州總管杜才幹妻。以謀逆誅。故虜沒入宮。帝既即位。封燕國夫人。品第一。盧既精思

寵遇。辭及杜□氏臨亡。復請與才幹合葬。帝以逆罪先朝。亦不許之。

隴西李知璋妻，榮陽鄭氏。雖不見重。知璋爲江夏尉，因醉杖殺人坐，其子入復讎。知璋與鄭以牀拒門。讎者以

刃推窗而入。鄭念以身蔽知璋，舉手承刃，右臂既落，復伸左臂，讎復斷之，猶以身代夫死，方悴甚。讎者以

刀鑱其腹，腸出於外而斃。乃害知璋及其二子。州司以聞，坐死數十人。

太宗造玉華宮於宜春（當依新語作宜君）縣。徐充容諫曰：妾聞爲政之本，貴在無爲。切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

初建，南營（當依新語作宮）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藉水，非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無功之費。終以

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顧取人，豈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食，聖王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

作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不竭；不用而息之，則人皆悅矣。

充容名惠，孝德之女，堅之姑也。文彩綺麗，有若天生。太宗崩，哀慕而卒，時人傷異之。

蜀之士子，莫不沽酒，慕相如滌器之風。陳會郎中家以當壚爲業，爲不掃官街，吏毆之。其母甚賢，勉以修

進，不遂。不要歸鄉，以成名爲期。每歲糧（當依新語作糧）糗紙筆衣服僕馬，皆自成都齎至中都助業。後業

成八韻，唯螗螂賦，大行。元和元年及第。李相固言覽報狀，處分廂界收下酒旆，闔其戶，

家人猶拒之。逡巡賀登第。聖善獎諭之力也。後爲白中令婿，西川副使，連典彭漢兩郡而終。

卷五

賈嫈條　唐貞觀元年。

袁利貞條　從東西廂入。若于三殿別所。所獻直言。

投匭條　詔于謗木肺石函旁。

大赦條　今雞爲首。佩之利官。武成帝即位。則天封

禪。

蘇安恆條　長安二年。

衢道鍘條　使關別之。由是反歎服其能。

王上客條　後除水部員外。有意嫌工部。此讒者戲云。

劉希夷條　知其未示人。懇乞此兩句。

韋鍔條　相對衙前條目立。

魏知古條　五十階。

五運條　成部之柘木。採物類說。後是歲。

楊國忠條　知吏部銓事。且欲噱以娛之。與湖州文學。

神仙條　其所爲變怪不測。頹然如醉。顧侍者曰。復寢。

羅公遠條　元宗學隱形之術。勤求而學，公遠雖傳百萬錫賚，或臨之以死，公遠終

不盡傳其術。隱于楹下。

大旱條　首取水上。咒者三。龍畢致雨。

白鸚鵡條　以金龍飾之。

黃繙綽條　是物兒得人憐。猶何人兒也。

蹴鞠條　鞠陵力之事。蹴音千六切。近俗聲訛謂鞠爲毬。上數御觀。

又有蹴毬之戲。女妓登場。蓋古蹴鞠之遺事也。

拔河條　謂之牽鉤。兩向齊挽。時七宰相。

繩技條　有著屐而行。既而翻身而倒至繩。還往曾無蹉跌。眞可觀也。

拜金吾衛倉曹參軍。

宋開府條　寢沫丐亂。耳實失聰。

李龜年條　能歌詞。尤妙製渭州。因賜一拂杖枝鼓棬。後留傳至建中三年。

人間鼓棬。今不如也。破其兆矣。上愛容安樂山。

帝萬春條　諜問之，知是萬春。方知足下軍令矣。

睢陽條　以紙布蒸而食之。臣被圍四十七日，凡一千二百餘陣。嘗賦詩曰。

雖人報天子。廚騎附城陰。旌門橫笛吟。

公除條　吾畏此官，屢被人呼。不解作詩王右丞。

鞏山條　中有雙白石，蛇迎腹異口，蛇口中復植雙白石蓮。泉眼自蓮中涌出。

字。

驀功曹條　可謂拔乎道路矣。

宋昌藻條　常接遇。被額。查名誕阿爲額。

杜相條　乃名子爲鸕鶿。

郭汾陽條　然而有陶侃之僻，動無廢物。每收書皮之右，以爲逐日須至文帖。

前散與主守吏。乃餘以應召。原注言不廢折刃也。

張魯條　有尼者。多値方食，能在姬所。

李太尉條　急總諸道兵馬討之。

李舒條　與同列。（因話錄以與同列[illegible]）

元載條　謂主者。（[illegible]）

永泰條　按高氏緯略。（此五字[illegible]）係登隱蘇門山所作也。仙人劉根所作也。阮籍所作也。（上以[illegible]）

（[illegible]）見十五日深遠極大非常聲也。非謂五音之極。而大道備矣。（[illegible]）嘯旨川嘯吟。（[illegible]）

若太上老君。（[illegible]）能作鼓吹之引。（[illegible]）寫雷鼓之音。（[illegible]）

開元條　故天下（[illegible]）分余。（[illegible]）左右街。（[illegible]）有因時而書者則大禮禮儀禮令刪定三司。

（[illegible]）所縮州縣。（[illegible]）

白虹條。（[illegible]）

卷六

李丞相條　以天降之寶。（[illegible]）

關播條　以諸司甲庫皆是胥吏所掌。爲弊頗久。因播議。用士人知之。謂之掌庫。（[illegible]）

之。（[illegible]）

曹王條　不過二百五緡。（[illegible]）張敦素。（[illegible]）

宋沆條　是近制。（[illegible]）初僧難。（[illegible]）

張茂宗條　尚義章公主。附鄭國公主。（[illegible]）

竇文場條　護中尉。（[illegible]）某月。（[illegible]）

韓皋條　則詞頭送以次舍人。（[illegible]）

勸退條　馬司徒。（[illegible]）李令。（[illegible]）張李。（[illegible]）

韓晉公條　使步以進。（[illegible]）擬鳳翔。（[illegible]）而鑑從刺官田承賓得出。（[illegible]）

家知之。（[illegible]）

劉闢條　輒闢而吞之。（[illegible]）故後自惑。（[illegible]）

王仲舒條　立可得也。（[illegible]）

鄭畋條　褒傳命酒。雖飲酸輿。（[illegible]）

郎中條。（[illegible]）吏部郎中二廳。（[illegible]）刑部。（[illegible]）吏部爲南省會

人（[illegible]）四君子。（[illegible]）

竇庭芝條　俏使旁午於道。（[illegible]）

竇相條　他日莫忘閑借。（[illegible]）

盧彝州條　見王元暮詑。（[illegible]）五月寒如何。（[illegible]）非設緋紫短小。（[illegible]）

劉禹錫條　旦夕有騰超之勢。（[illegible]）且外心不慊。（[illegible]）乃本曹郎中也。（[illegible]）

韋堤州條　一見州郡圖。（[illegible]）有二籠奴。（[illegible]）有撰華讚。（[illegible]）在潤州。（[illegible]）高陵令。（[illegible]）

在官所傳錄。（[illegible]）二綵帔。（[illegible]）

崔相條　遇乾之大畜。（[illegible]）曲案法得。（[illegible]）雖遭亂離。（[illegible]）

裴垍條　此乃首台謬選。（[illegible]）立命府與便出。（[illegible]）

安邑條　非卻其請。（[illegible]）李公果誠之。（[illegible]）

郎吏條　或怕妄與。（[illegible]）

山甫條。（[illegible]）

王庭湊條　龍虎交王。廳在今秋。（[illegible]）

田令條　後知力不可執。（[illegible]）

王沐條　三十日。（[illegible]）而誰見其滾倒。（[illegible]）

李司徒條　又因與紫弟居守相石投盤飲酒。居守謨收骰子。（[illegible]）糾者罰之。（[illegible]）

之七字（[illegible]）汝向忙鬧時。（[illegible]）而登席也。（[illegible]）

徐晦條　其安穩耶。（[illegible]）

杜悰條　任四川節度使。（[illegible]）爲生之費。（[illegible]）

龍復本條　宋祁。（[illegible]）復本聽甯勞良久。（[illegible]）

沙門條　能改搭。（[illegible]）搭似當人功所建。然當時匠者。（[illegible]）

卷七

武宗條　豈不自合有官。（[illegible]）

玉磬條　賜袁宏。（[illegible]）

平泉條　昔日徵斿綺。（[illegible]）

銀佛條　爲賊將截一耳。（[illegible]）

牡丹條　僧思振。（[illegible]）初日照輝朝霞半曙。（[illegible]）

心疾條。（[illegible]）

追錄條　卻召。（[illegible]）取領下小帛裹以賜諭。（[illegible]）

朋黨條　崔珙。（[illegible]）

清夜條　求江淮榷鹽院。（[illegible]）及十家車起後落在一粉鋪家。（[illegible]）至令狐相家。（[illegible]）

令狐綯條　得安否。（[illegible]）

崔柏條　必不使知聞。又曰。[illegible]忽見一船橹。[illegible]乃去衣。[illegible]

李尚書條。[illegible]

溫庭筠條　世以為笑。[illegible]

南卓條　生見李梓右除目。仰視皆大笑。[illegible]

白敏中條　討南山。[illegible]擇廷臣充大吏。上允之。[illegible]乃以左諫議大夫。[illegible]李旬。

[illegible]

萬壽公主條　特將盧氏。[illegible]賢者公主下嫁。責臣選婿。時鄭顥赴婚楚州。[illegible]宣宗時

選駙。[illegible]

蔡大夫條　可以勸學乎。[illegible]

崔侍郎條　賜以酒食而付去。[illegible]

李公鄘條　庭有槐。[illegible]直過當食尾脊。[illegible]

吳居中條　有謀於術者。欲取其事。[illegible]

胡某條　池州李常侍寬。[illegible]

獄毬條　好獄毬鬪鴨為樂。[illegible]

卷八

容儀條　以為宜。[illegible]周則以天地。[illegible]亦曰衛令僕射守門之夫。[illegible]門僕射

在宮殿曰宮門僕射。永巷僕射。[illegible]

朝廷條　抑揚功閥。[illegible]

府庭條　是軍中號令。[illegible]字稍訛變。[illegible]漢書地理志。潁川有衙縣。春秋時彭衙之地。[illegible]

此七字上[illegible]

興賀條　而不諱南衙之義。[illegible]天子出。[illegible]下不取行從之義。[illegible]

三院條　雜端在南榻。主簿在北榻。[illegible]發院長。[illegible]原注各於食堂之南廊下。[illegible]

訊之詞。[illegible]過正知巡者假故。[illegible]然院每上堂了。[illegible]皆入立于南廊。[illegible]祇揖。[illegible]

[illegible]故恐煩劄揖。[illegible]諸人皆會話于都廳。[illegible]

舊例條　節假在日。[illegible]其人初蒙策拜。[illegible]而比燒竹之爆也。[illegible]

露布條　所以露布者。[illegible]補攉醜類。斬擒不多。[illegible]然則露布露板。[illegible]

[illegible]又拜。[illegible]

碑闕條　李儀詰。[illegible]神柩檻。[illegible]石碑皆有闕窓。[illegible]本埋葬用物。[illegible]數十

年前時。[illegible]

近代條　此事亦絕少。[illegible]八月端午。[illegible]奏章。[illegible]粉人粉帳之屬。[illegible]辛雲

京。[illegible]使人信於范陽。[illegible]劉本為樹鄴公與突厥鬪雞之戲。[illegible]初平淮門。

[illegible]緣州諸方并管內縣涇陽城南殿祭。[illegible]

釋服條　人來求之。[illegible]

忌日條　忌日制忌。[illegible]或弛懈。[illegible]顏延之。[illegible]不妨言笑。[illegible]迫有急卒。[illegible]

阮咸條。[illegible]有是即是矣。[illegible]臣何敢不同百戲錄。[illegible]可知前代。[illegible]以手搊

琵琶。[illegible]

博戲條　閥閱用之。[illegible]于是强名爭勝。[illegible]革延慶。[illegible]楊芃。[illegible]

明經條　命西堂斬決。[illegible]改帖大經。[illegible]故進士以帖經為大厄。[illegible]李巖。[illegible]

仍前後闕一行。[illegible]三道。[illegible]為方略。[illegible]其後。[illegible]

制科條　七日中書舍人給事中不入。八日中書侍郎中書令不入。[illegible]不要騰錄餘官也。[illegible]

[illegible]關檢無縫者。[illegible]昨見揚云。[illegible]或附中書考試。[illegible]

春官條　神龍元年。[illegible]

直生條　大凡不滿三萬。[illegible]

含元殿條　南山。[illegible]皆序立。[illegible]

兗州條　鄒縣嶧山。[illegible]南面半腹。[illegible]其處生桐。相傳以為禹貢嶧陽孤桐者也。[illegible]

[illegible]諸山皆發地十多。[illegible]故桐木斷絕。[illegible]西風則雨。[illegible]

[illegible]相里湯陰縣。[illegible]或一二百步。[illegible]云是崇侯家。[illegible]自淮造

于河上。城而皆中謂之菀。[illegible]皆古人因依立冢。[illegible]

造物條　凡造物由水。水由土。[illegible]造宜紙。[illegible]

蜀士條　蜀士術無冕鵠。隋開皇中荷秀鎮益州。[illegible]載於西征記云。[illegible]開封縣東。[illegible]

殿屋鼠鵲皆遠。[illegible]

東南條　南康贛石。[illegible]與一屋殆相半。[illegible]奏聲樂。

[illegible]則本滑幅帳。[illegible]商有以販詐入牢獄者。[illegible]

海上條　所謂瘞也。[illegible]

輕紗條　林邑獻火珠。[illegible]

081·18
0022
144600i

風爐子條　形象爐火。（實暇堂本脫二字。）

茶拓子條　原注衲繒爲楪形。（實暇堂本脫形字…）

被袋條　舊以紲革爲腰囊。（實暇堂本紲作絏。）乃以被袋易之。（實暇堂本脫袋字。）

薔薇條　原注不容悅。（實暇堂本同…作…）

相思子條　豆有紅而圓者。（…）非也。乃甘草子也。相思子。（此十字實暇堂本脫。）又言甘草。（…）人但呼爲甘草而已。（…）

士牛條　制一大牛。（…）

唐世條　謂起居某官。（…）

終軍條　乃買誼之罪也。（…）

韭羅條　舊未有刀扣之時。（…）

肆有條　以鬻鮮物者。（…）

襄州條　…今爲高祖誤。（…）

每歲條　…有泉流出山洞。常帶樹葉。（…）

軍中條　…端直。橫馳而過。（…）止于三四匹帛而已。（…）

飲坐條　飲酒作令。（實暇堂本…）推其由。（…）

談諧條　…（…）

21101000174618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八三
作者=
页数=784
SS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